目录

獨步仙塵

內容簡介：　　散修郭正陽意外重生回到了五十年前，更意外發現自己竟然可以預知他人即將得到的機緣，進而掠奪。　　天機渺茫，上一世郭正陽就是機緣太差，才蹉跎狼狽一生，這一世，卻可以無限掠奪各種天機。　　你氣運驚人，走在大街上都可以撿到修士廝殺遺寶，但郭正陽卻可以提前預知！　　你機緣逆天，輕鬆可以獲得讓你一路青雲直上的驚人至寶，但郭正陽只要提前斬殺，即可掠奪到手

[第一章 最後一眼 14](#_Toc20922)

[第二章 少年郎 17](#_Toc13330)

[第三章 緬懷 19](#_Toc19761)

[第四章 聚靈初期 21](#_Toc4875)

[第五章 殺了她 23](#_Toc22730)

[第六章 那個人還跟着 25](#_Toc8404)

[第七章 錯的離譜 27](#_Toc8020)

[第八章 你可是賺了 29](#_Toc30890)

[第九章 得了吧你 31](#_Toc9240)

[第十章 一天一夜 33](#_Toc6570)

[第十一章 我替他結賬 35](#_Toc14037)

[第十二章 意念再現 37](#_Toc30051)

[第十三章 古怪目標 39](#_Toc2169)

[第十四章 剛好路過 41](#_Toc28708)

[第十五章 獲得罪孽 43](#_Toc28367)

[第十六章 包在我身上 45](#_Toc18550)

[第十七章 左手異變 47](#_Toc5758)

[第十八章 刀槍不入 49](#_Toc18334)

[第十九章 意氣風發 51](#_Toc7684)

[第二十章 做到最好 53](#_Toc27436)

[第二十一章 奇怪葫蘆 55](#_Toc10651)

[第二十二章 削鐵如泥 57](#_Toc30670)

[第二十三章 記憶中 59](#_Toc16163)

[第二十四章 一絲猶豫 61](#_Toc10252)

[第二十五章 那我答應你 63](#_Toc29320)

[第二十六章 他敢？！ 65](#_Toc32153)

[第二十七章 就是個笑話 67](#_Toc28230)

[第二十八章 披着人皮的惡鬼 69](#_Toc12881)

[第二十九章 文藝腔和野獸派 71](#_Toc232)

[第三十章 佛都有火 73](#_Toc28203)

[第三十一章 真沒有比這個更坑的了 75](#_Toc24511)

[第三十二章 意念三現，異變 77](#_Toc20892)

[第三十三章 罪孽加身 79](#_Toc4137)

[第三十四章 真的太賤了 81](#_Toc8262)

[第三十五章 第一次相見 83](#_Toc13332)

[第三十六章 只是意外 85](#_Toc30183)

[第三十七章 有沒有那麼誇張？ 87](#_Toc7083)

[第三十八章 這簡直太沒天理了！ 89](#_Toc32730)

[第三十九章 失望越大，驚喜就越大 91](#_Toc19784)

[第四十章 不管是誰，我都要他全家陪葬！ 93](#_Toc18362)

[第四十一章 神清氣爽 95](#_Toc32292)

[第四十二章 一幅畫 97](#_Toc16343)

[第四十三章 就是這樣子 99](#_Toc2396)

[第四十四章 郭正陽同學 101](#_Toc2209)

[第四十五章 你就別嚇他了 103](#_Toc8259)

[第四十六章 查錯就查錯唄 105](#_Toc24127)

[第四十七章 瘋狂 107](#_Toc1558)

[第四十八章 這麼亂？沒人管？ 109](#_Toc22493)

[第四十九章 道歉都不需要 111](#_Toc31379)

[第五十章 刺殺 113](#_Toc11903)

[第五十一章 最後一個 115](#_Toc20993)

[第五十二章 出大事了 117](#_Toc12122)

[第五十三章 你真是好人啊 119](#_Toc28323)

[第五十四章 接人 121](#_Toc24063)

[第五十五章 初開殺戒 123](#_Toc11957)

[第五十六章 再殺他一次？ 125](#_Toc11489)

[第五十七章 一次兩個 127](#_Toc15204)

[第五十八章 太幸福了 129](#_Toc9976)

[第五十九章 一世英名一朝喪 131](#_Toc18520)

[第六十章 猜對了 133](#_Toc31631)

[第六十一章 搶生意的 135](#_Toc4306)

[第六十二章 螳螂捕蟬 137](#_Toc9606)

[第六十三章 混亂一夜 139](#_Toc1637)

[第六十四章 豐厚收穫 141](#_Toc29062)

[第六十五章 也太亂了吧 143](#_Toc1750)

[第六十六章 出去躲躲 145](#_Toc766)

[第六十七章 古怪寶物 147](#_Toc22956)

[第六十八章 又開始猛了 149](#_Toc13794)

[第六十九章 白長這麼帥了 151](#_Toc31595)

[第七十章 也真值了 153](#_Toc27521)

[第七十一章 別給我太丟人 155](#_Toc11163)

[第七十二章 寂寞修行路 157](#_Toc751)

[第七十三章 預料之中 159](#_Toc7169)

[第七十四章 還行 161](#_Toc465)

[第七十五章 馬上回去 163](#_Toc21179)

[第七十六章 家宴 165](#_Toc22681)

[第七十七章 有得必有失 167](#_Toc7710)

[第七十八章 以雷對雷 169](#_Toc17764)

[第七十九章 聚靈中期 171](#_Toc12413)

[第八十章 中品靈器 173](#_Toc13091)

[第八十一章 初來乍到 175](#_Toc27467)

[第八十二章 符陣 177](#_Toc7863)

[第八十三章 還有機會 179](#_Toc23607)

[第八十四章 寶貝到手 181](#_Toc6684)

[第八十五章 執念 183](#_Toc17454)

[第八十六章 一屋子紈絝 185](#_Toc1509)

[第八十七章 有些意思 187](#_Toc32618)

[第八十八章 修士 189](#_Toc7055)

[第八十九章 真正的高人 191](#_Toc7924)

[第九十章 小小邪魅 193](#_Toc30584)

[第九十一章 妖獸 195](#_Toc18246)

[第九十二章 好機會 197](#_Toc1915)

[第九十三章 你敢殺我？ 199](#_Toc17650)

[第九十四章 大豐收 201](#_Toc11135)

[第九十五章 靈海擴展 203](#_Toc3952)

[第九十六章 九死一生 205](#_Toc32642)

[第九十七章 平靜的開端 207](#_Toc29579)

[第九十八章 再見 209](#_Toc17121)

[第九十九章 故事最多的人 211](#_Toc10754)

[第一百章 去下廁所 213](#_Toc12005)

[第一百零一章 兩道腳步聲 215](#_Toc1108)

[第一百零二章 伏殺 217](#_Toc24304)

[第一百零三章 該丟的丟該留的留 219](#_Toc26836)

[第一百零四章 聖誕節了？ 221](#_Toc16048)

[第一百零五章 你還會玩樂器？ 223](#_Toc24694)

[第一百零六章 此曲只應天上有 225](#_Toc22337)

[第一百零七章 無名 227](#_Toc19450)

[第一百零八章 回味無窮 229](#_Toc23090)

[第一百零九章 這智商果然不低 231](#_Toc17236)

[第一百一十章 聚靈後期 233](#_Toc444)

[第一百一十一章 下不為例 235](#_Toc31117)

[第一百一十二章 今天沒遇到那小子，還不錯 237](#_Toc22448)

[第一百一十三章 神了 239](#_Toc4206)

[第一百一十四章 一定要拿下 241](#_Toc16623)

[第一百一十五章 很不錯 243](#_Toc25263)

[第一百一十六章 再入靈域 245](#_Toc22875)

[第一百一十七章 千獄島 247](#_Toc16517)

[第一百一十八章 千幻真人 249](#_Toc19623)

[第一百一十九章 還真是 251](#_Toc14793)

[第一百二十章 萬妖譜 253](#_Toc31358)

[第一百二十一章 別瞎扯了 255](#_Toc10753)

[第一百二十二章 舊人音訊 257](#_Toc26818)

[第一百二十三章 還真是 259](#_Toc7703)

[第一百二十四章 逃獄 261](#_Toc23804)

[第一百二十五章 一場小戲 263](#_Toc10383)

[第一百二十六章 就這樣吧 265](#_Toc32319)

[第一百二十七章 沒見過什麼世面 267](#_Toc8295)

[第一百二十八章 這話怎麼說？ 269](#_Toc11002)

[第一百二十九章 《靈域》 271](#_Toc26638)

[第一百三十章 大革命 273](#_Toc19095)

[第一百三十一章 大陣仗 275](#_Toc1309)

[第一百三十二章 夜下江畔 277](#_Toc24793)

[第一百三十三章 別無選擇 279](#_Toc22188)

[第一百三十四章 方寸山 281](#_Toc6480)

[第一百三十五章 你可以走了！ 283](#_Toc26491)

[第一百三十六章 跗骨之蟲 285](#_Toc29543)

[第一百三十七章 幸福來的太突然 287](#_Toc588)

[第一百三十八章 這是幻覺么？ 289](#_Toc15311)

[第一百三十九章 誰是郭正陽？ 291](#_Toc8735)

[第一百四十章 他根本不懂！ 293](#_Toc9814)

[第一百四十一章 要不是那誰誰誰 295](#_Toc25900)

[第一百四十二章 牛大了 297](#_Toc13166)

[第一百四十三章 靈域沸騰 299](#_Toc8397)

[第一百四十四章 無微不至 301](#_Toc9965)

[第一百四十五章 那簡單 303](#_Toc26052)

[第一百四十六章 似曾相識 305](#_Toc16846)

[第一百四十七章 風華仙子 307](#_Toc32623)

[第一百四十八章 別想太多 309](#_Toc16125)

[第一百四十九章 你沒看錯吧？ 311](#_Toc3569)

[第一百五十章 愣着干什麼？ 313](#_Toc21359)

[第一百五十一章 自己悠着點 315](#_Toc6746)

[第一百五十二章 你別過來 317](#_Toc13335)

[第一百五十三章 妖孽 319](#_Toc15698)

[第一百五十四章 除夕夜 321](#_Toc30845)

[第一百五十五章 情何以堪 323](#_Toc29651)

[第一百五十六章 任重而道遠 325](#_Toc9980)

[第一百五十七章 夜襲 327](#_Toc23282)

[第一百五十八章 不殺你殺誰？ 329](#_Toc24557)

[第一百五十九章 振奮人心的收穫 331](#_Toc4818)

[第一百六十章 真是沒天理 333](#_Toc1877)

[第一百六十一章 頓悟觀想法 335](#_Toc18984)

[第一百六十二章 頓悟 337](#_Toc2249)

[第一百六十三章 聚靈大圓滿 339](#_Toc16134)

[第一百六十四章 一臉嘆息 341](#_Toc28580)

[第一百六十五章 很鬱悶 343](#_Toc9916)

[第一百六十六章 就他這資本，算什麼朋友 345](#_Toc7624)

[第一百六十七章 小事？ 347](#_Toc15896)

[第一百六十八章 事情應該解決了 349](#_Toc32123)

[第一百六十九章 電話呢？ 351](#_Toc3147)

[第一百七十章 姐很給你漲面子吧？ 353](#_Toc12066)

[第一百七十一章 你是豬腦子？ 355](#_Toc30260)

[第一百七十二章 從哪裡開始？ 357](#_Toc31212)

[第一百七十三章 功法推演 359](#_Toc27885)

[第一百七十四章 有意思 361](#_Toc16034)

[第一百七十五章 我有那麼吃香么？ 363](#_Toc6598)

[第一百七十六章 這裏哪有你說話的份 365](#_Toc26176)

[第一百七十七章 有點不對勁 367](#_Toc15124)

[第一百七十八章 你會的 369](#_Toc20989)

[第一百七十九章 蟲災 372](#_Toc16513)

[第一百八十章 屍首妙用 374](#_Toc16619)

[第一百八十一章 你的意思？ 376](#_Toc27320)

[第一百八十二章 一天 378](#_Toc32610)

[第一百八十三章 肉身化妖 380](#_Toc4518)

[第一百八十四章 妖王 382](#_Toc5824)

[第一百八十五章 地下母巢 384](#_Toc3505)

[第一百八十六章 母巢到手 386](#_Toc10322)

[第一百八十七章 去了哪裡？ 388](#_Toc25475)

[第一百八十八章 滾出去！ 390](#_Toc13410)

[第一百八十九章 附近有人 392](#_Toc3940)

[第一百九十章 彩鯉妖 394](#_Toc22194)

[第一百九十一章 拼一拼 396](#_Toc29754)

[第一百九十二章 你真確定？ 398](#_Toc3067)

[第一百九十三章 傲視靈域！ 400](#_Toc21409)

[第一百九十四章 天降橫財 402](#_Toc28703)

[第一百九十五章 深入虎穴 404](#_Toc8131)

[第一百九十六章 唯一的機會 406](#_Toc9008)

[第一百九十七章 聚靈期？聚靈期！ 408](#_Toc15564)

[第一百九十八章 掩面而逃 410](#_Toc13185)

[第一百九十九章 最後一步 412](#_Toc14132)

[第二百章 果然沒錯 414](#_Toc7508)

[第二百零一章 你還有臉出門？ 416](#_Toc23867)

[第二百零二章 轟動八方 418](#_Toc13539)

[第二百零三章 你干什麼？ 420](#_Toc23872)

[第204章 仙府現世 422](#_Toc13787)

[第二百零五章 長生境傳承 424](#_Toc22496)

[第二百零六章 奇怪考驗 426](#_Toc19330)

[第二百零七章 空間風暴 428](#_Toc3070)

[第二百零八章 過關 430](#_Toc16146)

[第二百零九章 命源果 432](#_Toc13352)

[第二百一十章 晉陞真人 434](#_Toc9763)

[第二百一十一章 火靈圖 436](#_Toc10220)

[第二百一十二章 借勢殺人 438](#_Toc30990)

[第二百一十三章 劫殺盛宴 440](#_Toc10530)

[第二百一十四章 湖心島 442](#_Toc31146)

[第二百一十五章 聚寶涯 444](#_Toc17460)

[第二百一十六章 內有大玄機 446](#_Toc21730)

[第二百一十七章 絕對沒有了！ 448](#_Toc9188)

[第二百一十八章 這哪裡只是考驗的陣法？ 450](#_Toc32233)

[第二百一十九章 大禮 452](#_Toc31790)

[第二百二十章 詭異瀑布 454](#_Toc30742)

[第二百二十一章 思維誤區 456](#_Toc3371)

[第二百二十二章 賭的越大，收穫越大！ 458](#_Toc11446)

[第二百二十三章 遙遙領先 460](#_Toc1573)

[第二百二十四章 太噁心了 462](#_Toc5204)

[第二百二十五章 內府開啟 464](#_Toc4673)

[第二百二十六章 第一關 466](#_Toc30528)

[第二百二十七章 控制力 468](#_Toc25438)

[第二百二十八章 真被坑了 470](#_Toc26467)

[第二百二十九章 意志如刀 472](#_Toc29988)

[第二百三十章 劍意？過關！ 474](#_Toc26019)

[第二百三十一章 取了巧 476](#_Toc20822)

[第二百三十二章 勝券在握 478](#_Toc30554)

[第二百三十三章 大局已定 480](#_Toc10212)

[第二百三十四章 坑無處不在 482](#_Toc21689)

[第二百三十五章 囊中之物 484](#_Toc24652)

[第二百三十六章 新主 486](#_Toc24333)

[第二百三十七章 大手筆 488](#_Toc14157)

[第二百三十八章 有總比沒有強 491](#_Toc17971)

[第二百三十九章 不是 493](#_Toc21247)

[第二百四十章 基礎操作 495](#_Toc16076)

[第二百四十一章 無堅不摧的力量 497](#_Toc18630)

[第二百四十二章 這不怪你 499](#_Toc30441)

[第二百四十三章 那就開始吧 501](#_Toc11193)

[第二百四十四章 有人頓悟？ 503](#_Toc9549)

[第二百四十五章 瘋狂提升 505](#_Toc12153)

[第二百四十六章 也不知道會不會嚇死人 507](#_Toc12143)

[第二百四十七章 兩件事 509](#_Toc2700)

[第二百四十八章 她哪裡來的膽子？ 511](#_Toc1254)

[第二百四十九章 你想做什麼？ 513](#_Toc23732)

[第二百五十章 化生藤、亂空步 515](#_Toc745)

[第二百五十一章 天道誓言 517](#_Toc16604)

[第二百五十二章 生死台 519](#_Toc2303)

[第二百五十三章 備戰 521](#_Toc12175)

[第二百五十四章 可以 523](#_Toc28704)

[第二百五十五章 真人中期 525](#_Toc15902)

[第二百五十六章 對自己真狠！ 527](#_Toc24520)

[第二百五十七章 白痴了還是瘋了？ 529](#_Toc26576)

[第二百五十八章 他以為他是誰？ 531](#_Toc6357)

[第二百五十九章 九雷幡 533](#_Toc14814)

[第二百六十章 堪稱瘋狂 535](#_Toc19495)

[第二百六十一章 仙緣崖 537](#_Toc16395)

[第二百六十二章 真人境極限 539](#_Toc853)

[第二百六十三章 高度決定多寡，深度決定難易 541](#_Toc16135)

[第二百六十四章 來得好 543](#_Toc5109)

[第二百六十五章 小變態 545](#_Toc29454)

[第二百六十六章 意外相逢 547](#_Toc6733)

[第二百六十七章 想什麼來什麼 549](#_Toc31839)

[第二百六十八章 你在干什麼？ 551](#_Toc7785)

[第二百六十九章 你這是什麼意思？ 553](#_Toc12412)

[第二百七十章 李兄莫慌 555](#_Toc24288)

[第二百七十一章 重返世俗 557](#_Toc32337)

[第二百七十二章 你家人呢 559](#_Toc22228)

[第二百七十三章 這麼巧啊 561](#_Toc17591)

[第二百七十四章 不給面子？ 563](#_Toc247)

[第二百七十五章 我失態了 565](#_Toc13807)

[第二百七十六章 理想很豐滿，先是很骨感 567](#_Toc10127)

[第二百七十七章 你怎麼在這？ 569](#_Toc30723)

[第二百七十八章 國產奧迪而已 571](#_Toc20952)

[第二百七十九章 口氣挺大的 573](#_Toc28983)

[第二百八十章 這哪能有假？ 575](#_Toc8498)

[第二百八十一章 迦藍星 577](#_Toc26857)

[第二百八十二章 智慧種族 579](#_Toc17659)

[第二百八十三章 初見 581](#_Toc10389)

[第二百八十四章 海冕宗 583](#_Toc8711)

[第二百八十五章 禁地來人 585](#_Toc26074)

[第二百八十六章 開壇講道 587](#_Toc29464)

[第二百八十七章 幾張獸皮 589](#_Toc17834)

[第二百八十八章 顛覆性衝擊 591](#_Toc4543)

[第二百八十九章 這筆交易，真的太值了。 593](#_Toc2581)

[第二百九十章 意志海 595](#_Toc21381)

[第二百九十一章 相識一場 597](#_Toc18252)

[第二百九十二章 協議作廢 599](#_Toc1379)

[第二百九十三章 他怎麼辦？ 601](#_Toc8651)

[第二百九十四章 香餑餑 603](#_Toc8127)

[第二百九十五章 越來越鬆動 605](#_Toc26318)

[第二百九十六章 劍意初成 607](#_Toc24461)

[第二百九十七章 跑得太快了 609](#_Toc6528)

[第二百九十八章 好恐怖的一劍！ 611](#_Toc5447)

[第二百九十九章 風暴中心 613](#_Toc8833)

[第三百章 決戰 615](#_Toc16599)

[第三百零一章 又能如何？ 617](#_Toc31924)

[第三百零二章 斬殺 619](#_Toc2479)

[第三百零三章 第一霸主 621](#_Toc20858)

[第三百零四章 重返世俗 623](#_Toc23700)

[第三百零五章 傳功 625](#_Toc18371)

[第三百零六章 沒那麼容易吧？ 627](#_Toc1268)

[第三百零七章 還愣着干什麼？ 629](#_Toc9366)

[第三百零八章 等着看好戲吧 631](#_Toc1470)

[第三百零九章 追看的衝動 633](#_Toc4362)

[第三百一十章 真人巔峰 635](#_Toc22030)

[第三百一十一章 晉陞道君 637](#_Toc14524)

[第三百一十二章 趙家那孩子 639](#_Toc2096)

[第三百一十三章 叫家長 641](#_Toc19787)

[第三百一十四章 趕緊收拾東西走人 643](#_Toc21958)

[第三百一十五章 哪個趙書記？ 645](#_Toc7778)

[第三百一十六章 他的人生可能已經沒了意義 647](#_Toc8725)

[第三百一十七章 估計真不會了 649](#_Toc13138)

[第三百一十八章 稀客 651](#_Toc19400)

[第三百一十九章 再臨 653](#_Toc31315)

[第三百二十章 八成是這樣了 655](#_Toc12705)

[第三百二十一章 這是被劫持了？ 657](#_Toc729)

[第三百二十二章 這個東西，我要了 659](#_Toc10745)

[第三百二十三章 那只是靈武大陸的常識 661](#_Toc9135)

[第三百二十四章 不寒而栗 663](#_Toc27391)

[第三百二十五章 一對六 665](#_Toc12970)

[第三百二十六章 給我殺了他！ 667](#_Toc4618)

[第三百二十七章 大帝 669](#_Toc25395)

[第三百二十八章 盛怒 671](#_Toc10890)

[第三百二十九章 不見 673](#_Toc18947)

[第三百三十章 竟然是那位？ 675](#_Toc22862)

[第三百三十一章 無間地 677](#_Toc14266)

[第三百三十二章 先天靈寶 679](#_Toc14143)

[第三百三十三章 略感好奇而已 681](#_Toc26942)

[第三百三十四章 淋漓盡致 683](#_Toc32456)

[第三百三十五章 空間意志 685](#_Toc17412)

[第三百三十六章 劍意小成 687](#_Toc2418)

[第三百三十七章 那就殺 689](#_Toc17841)

[第三百三十八章 暗流涌動 691](#_Toc18313)

[第三百三十九章 終於有機會了 693](#_Toc18871)

[第三百四十章 如果我有意見呢？ 695](#_Toc27073)

[第三百四十一章 別怕，是幻象！ 697](#_Toc7380)

[第三百四十二章 浩兄？你在哪？ 699](#_Toc30009)

[第三百四十三章 似乎很不簡單 701](#_Toc21923)

[第三百四十四章 玩笑開夠了吧？ 703](#_Toc31815)

[第三百四十五章 計劃趕不上變化 705](#_Toc25249)

[第三百四十六章 這才是胡扯吧！！ 707](#_Toc19187)

[第三百四十七章 恐懼風暴 709](#_Toc330)

[第三百四十八章 經得起考驗 711](#_Toc3090)

[第三百四十九章 獵星刀術 713](#_Toc12097)

[第三百五十章 總差那麼一點 715](#_Toc21590)

[第三百五十一章 化神期妖蟲 717](#_Toc28064)

[第三百五十二章 你等不及了？ 719](#_Toc10966)

[第三百五十三章 這個提議，絕對可以有！ 721](#_Toc12260)

[第三百五十四章 待遇還真不錯 723](#_Toc8920)

[第三百五十五章 那小子還能狂到哪去？ 725](#_Toc23311)

[第三百五十六章 後來呢？ 727](#_Toc30946)

[第三百五十七章 超級戰爭準備 729](#_Toc7921)

[第三百五十八章 一份遺言 731](#_Toc30046)

[第三百五十九章 這個是神坑！ 733](#_Toc702)

[第三百六十章 卷土重來 735](#_Toc10580)

[第三百六十一章 信手拈來 737](#_Toc1887)

[第三百六十二章 輝煌的勝利 739](#_Toc32266)

[第三百六十三章 不找機會拜師，那就真是豬了 741](#_Toc5395)

[第三百六十四章 一切皆有可能！ 743](#_Toc5769)

[第三百六十五章 不是絕對行不通 745](#_Toc22370)

[第三百六十六章 丹宗那群人肯定早嚇傻了！ 747](#_Toc14932)

[第三百六十七章 待遇真不錯啊 749](#_Toc375)

[第三百六十八章 開壇講道 751](#_Toc31448)

[第三百六十九章 還要加把勁才行 753](#_Toc1611)

[第三百七十章 這種事，真有些詭異 755](#_Toc4445)

[第三百七十一章 中招了 757](#_Toc27481)

[第三百七十二章 這，是個誤會 759](#_Toc8576)

[第三百七十三章 怎麼研究？ 761](#_Toc20905)

[第三百七十四章 道君中期 763](#_Toc11391)

[第三百七十五章 什麼都別說了，修鍊吧 765](#_Toc28789)

[第三百七十六章 死屍攻陣 767](#_Toc9182)

[第三百七十七章 交給我吧 769](#_Toc21941)

[第三百七十八章 斬神丹 771](#_Toc15913)

[第三百七十九章 萬化樹 773](#_Toc9302)

[第三百八十章 關鍵是如何破滅萬化樹 775](#_Toc1764)

[第三百八十一章 歪葫蘆 777](#_Toc1261)

[第三百八十二章 疑似先天靈寶 779](#_Toc10986)

[第三百八十三章 集體式大飛躍 781](#_Toc25881)

[第三百八十四章 真不能再做傻事了 783](#_Toc19654)

[第三百八十五章 有些不受掌控 785](#_Toc17150)

[第三百八十六章 也不算意外 787](#_Toc18635)

[第三百八十七章 受傷的男人 789](#_Toc28021)

[第三百八十八章 那就開始準備吧 791](#_Toc20214)

[第三百八十九章 魔水星、深澗星域 793](#_Toc9959)

[第三百九十章 外星風光 795](#_Toc10466)

[第三百九十一章 空須族 797](#_Toc18424)

[第三百九十二章 族群戰爭 799](#_Toc29779)

[第三百九十三章 圖氏 801](#_Toc10332)

[第三百九十四章 禁空術 803](#_Toc7972)

[第三百九十五章 喂這顆星球吃了一批丹藥？ 805](#_Toc1939)

[第三百九十六章 星球之力 807](#_Toc6046)

[第三百九十七章 兩位真是化神期？ 809](#_Toc15464)

[第三百九十八章 烈火星域 811](#_Toc31867)

[第三百九十九章 別緻的星球 813](#_Toc26969)

[第四百章 金屬族 815](#_Toc12845)

[第四百零一章 星際浩劫 817](#_Toc9559)

[第四百零二章 不寒而栗 819](#_Toc12057)

[第四百零三章 門戶星 821](#_Toc17284)

[第四百零四章 小型團隊 823](#_Toc7907)

[第四百零五章 也敢這麼自信？ 825](#_Toc31187)

[第四百零六章 必然選擇 827](#_Toc15627)

[第四百零七章 進去看看 829](#_Toc26041)

[第四百零八章 人可以走，東西得留下！ 831](#_Toc2399)

[第四百零九章 殺了他們，才是絕對不會出錯 833](#_Toc10061)

[第四百一十章 無息老怪 835](#_Toc19729)

[第四百一十一章 無息老怪是什麼人？ 838](#_Toc20109)

[第四百一十二章 有人闖陣 840](#_Toc23924)

[第四百一十三章 坑死人不償命 842](#_Toc29599)

[第四百一十四章 這樣會不會太下流了？ 844](#_Toc12717)

[第四百一十五章 頂風臭千里 846](#_Toc23111)

[第四百一十六章 化神巔峰 848](#_Toc19161)

[第四百一十七章 這隻母巢，很強大！ 850](#_Toc16879)

[第四百一十八章 陰墟母獸 852](#_Toc10874)

[第四百一十九章 不合常理的萬妖譜 854](#_Toc20199)

[第四百二十章 啊，呸！ 856](#_Toc12578)

[第四百二十一章 你真是好艷福 858](#_Toc7894)

[第四百二十二章 三劫散仙 860](#_Toc20415)

[第四百二十三章 那個賤人的本錢真雄厚！！ 862](#_Toc26984)

[第四百二十四章 背面世界 864](#_Toc2031)

[第四百二十五章 真牛逼 866](#_Toc22465)

[第四百二十六章 突破了 868](#_Toc23620)

[第四百二十七章 很好，很強大！ 870](#_Toc20547)

[第四百二十八章 和我鬥智斗勇，你還差得遠了！ 872](#_Toc5988)

[第四百二十九章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874](#_Toc8600)

[第四百三十章 巨羡慕的眼神 876](#_Toc18788)

[第四百三十一章 出大事了 878](#_Toc3892)

[第四百三十二章 儘力而為 880](#_Toc5337)

[第四百三十三章 三個母巢 882](#_Toc4766)

[第四百三十四章 危局 884](#_Toc29028)

[第四百三十五章 洗白白 886](#_Toc64)

[第四百三十六章 這是什麼精神？ 888](#_Toc30674)

[第四百三十七章 一模一樣的 890](#_Toc29593)

[第四百三十八章 像我這麼好的朋友，還去哪找？ 892](#_Toc11267)

[第四百三十九章 這如何是好？ 894](#_Toc17911)

[第四百四十章 這個無所謂 896](#_Toc6961)

[第四百四十一章 有話好好說 898](#_Toc11314)

[第四百四十二章 誰可憐下我？！ 900](#_Toc6482)

[第四百四十三章 朋友，我還是看你順眼 902](#_Toc15095)

[第四百四十四章 圓滿劍意 904](#_Toc32426)

[第四百四十五章 滅頂之災 906](#_Toc20126)

[第四百四十六章 高手風範 908](#_Toc3782)

[第四百四十七章 一個人的奇迹 910](#_Toc31409)

[第四百四十八章 風騷一回眸 912](#_Toc15480)

[第四百四十九章 去不去 914](#_Toc1662)

[第四百五十章 意志交鋒 916](#_Toc23180)

[第四百五十一章 疑似仙界來客 918](#_Toc26480)

[第四百五十二章 仙界秘聞 920](#_Toc1870)

[第四百五十三章 飛升者、下遺、土着 922](#_Toc28420)

[第四百五十四章 一切都還好吧？ 924](#_Toc20764)

[第四百五十五章 長大了 926](#_Toc20887)

[第四百五十六章 盡量往大里想 928](#_Toc17553)

[第四百五十七章 我明白了 930](#_Toc5208)

[第四百五十八章 阿噗 932](#_Toc22801)

[第四百五十九章 去試試吧 934](#_Toc9257)

[第四百六十章 周兄可別誤會 936](#_Toc5828)

[第四百六十一章 這是看不起人么？ 938](#_Toc9274)

[第四百六十二章 龍潭虎穴 940](#_Toc26936)

[第四百六十三章 學海無涯 942](#_Toc14991)

[第四百六十四章 平等互換 944](#_Toc27716)

[第四百六十五章 指不定誰嚇誰呢 946](#_Toc4584)

[第四百六十六章 這是什麼比例？ 948](#_Toc11495)

[第四百六十七章 郭道友，救我！ 950](#_Toc17302)

[第四百六十八章 怪不得！ 952](#_Toc26165)

[第四百六十九章 飛升之前 954](#_Toc12610)

[第四百七十章 我先走一步 956](#_Toc17040)

[第四百七十一章 這就是仙界 958](#_Toc21944)

[第四百七十二章 飛影國 961](#_Toc11196)

[第四百七十三章 一邊涼快去吧 963](#_Toc3372)

[第四百七十四章 回生花 965](#_Toc18581)

[第四百七十五章 來晚了一步 968](#_Toc6300)

[第四百七十六章 異想天開？！ 971](#_Toc32110)

[第四百七十七章 再次飛升？仙王奪舍？ 973](#_Toc32052)

[第四百七十八章 真替飛升者丟臉？ 975](#_Toc11358)

[第四百七十九章 還有什麼值不值的 977](#_Toc10208)

[第四百八十章 我一定替你討個公道 979](#_Toc7433)

[第四百八十一章 劫殺意念 981](#_Toc15989)

[第四百八十二章 擊殺 983](#_Toc28586)

[第四百八十三章 滅世一劍 985](#_Toc4885)

[第四百八十四章 小賊該死！！ 987](#_Toc23906)

[第四百八十五章 完全沒感覺 989](#_Toc5050)

[第四百八十六章 這水準，太愁人了 991](#_Toc22562)

[第四百八十七章 回生花 993](#_Toc7947)

[第四百八十八章 太坑了啊 995](#_Toc28319)

[第四百八十九章 空間壓制 997](#_Toc12519)

[第四百九十章 聯手 999](#_Toc15668)

[第四百九十一章 真倒霉 1001](#_Toc11343)

[第四百九十二章 反撲 1003](#_Toc15014)

[第四百九十三章 他是個瘋子！！ 1005](#_Toc30101)

[第四百九十四章 我只說兩句！ 1007](#_Toc26654)

[第四百九十五章 一種名叫恐懼的情緒 1009](#_Toc26355)

[第四百九十六章 所有人都瘋了 1011](#_Toc26070)

[第四百九十七章 前因 1013](#_Toc15101)

[第四百九十八章 奇葩仙植 1015](#_Toc14921)

[第四百九十九章 問仙子 1017](#_Toc9101)

[第五百章 瘋狂誇張的有限 1019](#_Toc18420)

[第五百零一章 現在呢？ 1022](#_Toc14615)

[第五百零二章 不玩了 1024](#_Toc3545)

[第五百零三章 你是被人打傻了，還是怎麼的？ 1026](#_Toc3458)

[第五百零四章 名動一方 1028](#_Toc29032)

[第五百零五章 去看看也不錯！ 1030](#_Toc18179)

[第五百零六章 厚道人 1032](#_Toc1154)

[第五百零七章 崩盤 1034](#_Toc2693)

[第五百零八章 絕代強者 1036](#_Toc4265)

[第五百零九章 正面擊潰 1038](#_Toc31399)

[第五百一十章 恩威並施？ 1040](#_Toc14493)

[第五百一十一章 此劍名為星海劍 1042](#_Toc19446)

[第五百一十二章 好劍 1044](#_Toc27546)

[第五百一十三章 我輸了！ 1046](#_Toc1147)

[第五百一十四章 賭的很成功 1048](#_Toc8672)

[第五百一十五章 有好東西，就要和朋友一起分享嘛 1050](#_Toc25415)

[第五百一十六章 轟動八方 1052](#_Toc7488)

[第五百一十七章 一定不會讓前輩失望！ 1054](#_Toc21497)

[第五百一十八章 一個開端 1056](#_Toc9294)

[第五百一十九章 讓人驚喜的煩惱 1058](#_Toc11907)

[第五百二十章 瘋狂提升 1060](#_Toc21559)

[第五百二十一章 不敢出來見我？ 1062](#_Toc13396)

[第五百二十二章 十個呼吸 1064](#_Toc1469)

[第五百二十三章 絕世劍技、獨步仙界？ 1066](#_Toc19443)

[第五百二十四章 這也太玄了吧！ 1068](#_Toc5695)

[第五百二十五章 拔節山、混沌地 1070](#_Toc17383)

[第五百二十六章 好消息壞消息 1072](#_Toc4855)

[第五百二十七章 唏噓命途 1074](#_Toc31140)

[第五百二十八章 千羽宗、仙寶湖 1076](#_Toc30259)

[第五百二十九章 心動 1078](#_Toc10798)

[第五百三十章 真仙了 1080](#_Toc7927)

[第五百三十一章 連殺 1082](#_Toc9568)

[第五百三十二章 破陣 1084](#_Toc24327)

[第五百三十三章 一個人！ 1086](#_Toc6624)

[第五百三十四章 還能不能再丟人些？？ 1088](#_Toc1693)

[第五百三十五章 寒意 1090](#_Toc10878)

[第五百三十六章 求助？？ 1092](#_Toc31424)

[第五百三十七章 血腥鎮壓 1094](#_Toc10169)

[第五百三十八章 不對勁 1096](#_Toc4929)

[第五百三十九章 一定是他 1098](#_Toc22080)

[第五百四十章 是么？ 1100](#_Toc9642)

[第五百四十一章 不止能防守 1102](#_Toc12969)

[第五百四十二章 找到了 1104](#_Toc3237)

[第五百四十三章 明極草？ 1106](#_Toc25526)

[第五百四十四章 你們肯定聽錯了 1108](#_Toc14248)

[第五百四十五章 爭當試驗品？ 1110](#_Toc22488)

[第五百四十六章 徹底瘋了 1112](#_Toc27875)

[第五百四十七章 明買明賣 1114](#_Toc12254)

[第五百四十八章 郭氏陣典 1116](#_Toc30664)

[第五百四十九章 成了 1118](#_Toc26600)

[第五百五十章 還沒有消息么？ 1120](#_Toc4259)

[第五百五十一章 澎湃熾烈 1122](#_Toc30992)

[第五百五十二章 動手吧！ 1124](#_Toc28186)

[第五百五十三章 繼續 1126](#_Toc16762)

[第五百五十四章 他們丟的人還不夠大么？ 1128](#_Toc14225)

[第五百五十五章 同樣的當，我可不會上第二次！ 1130](#_Toc11673)

[第五百五十六章 該不會又被耍了吧？ 1132](#_Toc1987)

[第五百五十七章 福禍相依 1134](#_Toc13555)

[第五百五十八章 一天，一天就夠了！ 1136](#_Toc26895)

[第五百五十九章 還真跑錯了 1138](#_Toc3495)

[第五百六十章 有什麼好談的？ 1140](#_Toc16717)

[第五百六十一章 歸虛大陸 1142](#_Toc21888)

[第五百六十二章 先去看看 1144](#_Toc4390)

[第五百六十三章 這個只能碰運氣 1146](#_Toc9317)

[第五百六十四章 簡單 1148](#_Toc19265)

[第五百六十五章 這到底是誰在要挾誰？ 1150](#_Toc23383)

[第五百六十六章 真的安逸么？ 1152](#_Toc27075)

[第五百六十七章 鎖魂子 1154](#_Toc23654)

[第五百六十八章 不便宜，就是有了？ 1156](#_Toc23800)

[第五百六十九章 我恨啊 1158](#_Toc31552)

[第五百七十章 你們繼續 1160](#_Toc1056)

[第五百七十一章 來，叫聲師叔聽聽 1162](#_Toc13127)

[第五百七十二章 你以為你是郭正陽啊 1164](#_Toc10670)

[第五百七十三章 我不是姦細 1166](#_Toc22356)

[第五百七十四章 這到底怎麼回事？ 1168](#_Toc1664)

[第五百七十五章 好強！ 1170](#_Toc20624)

[第五百七十六章 什麼人在爭鬥？ 1172](#_Toc11224)

[第五百七十七章 我就不信拿不下你！ 1174](#_Toc27909)

[第五百七十八章 這兩位，到底是有什麼仇怨？ 1176](#_Toc29215)

[第五百七十九章 一線生機 1178](#_Toc988)

[第五百八十章 葬王地 1180](#_Toc15031)

[第五百八十一章 五行世界 1182](#_Toc9311)

[第五百八十二章 前人遺府 1184](#_Toc1385)

[第五百八十三章 這就足夠了 1186](#_Toc28218)

[第五百八十四章 幾乎秒殺 1188](#_Toc7726)

[第五百八十五章 付出與收穫 1190](#_Toc25742)

[第五百八十六章 超級仙王 1192](#_Toc3690)

[第五百八十七章 兩界之主【大結局】 1194](#_Toc23250)

# 第一章 最後一眼

　　“嘩～”　　堆滿積雪的校園，成群結隊的身影歡笑着在樓梯間穿過，一至二樓樓梯洗涮間，一道欣長的身影雙手支在水池邊，腦袋伸在水龍頭下，任由奔騰而下的溫水一遍遍沖刷着遮到耳根的長發，噗踏踏的水珠也紛亂濺射上脖頸、毛衣。　　足足過了一分鐘，身影依舊保持着沉默的姿態一動不動，直到右肩猛地傳來一下拍打，還有一道響亮的笑聲，身影才向後擺手示意。　　“那我先走了。”　　笑聲里又有腳步聲離去，但趴在水池邊的身影還保持着之前的姿態一動不動，過了好幾分鐘，水流已沿着脖頸傾灑入身，他才從水池下縮回腦袋，伸手推起垂到鼻頭的濕漉長發，顯露出一雙泛紅的眼睛。　　淚水混合著自來水靜靜流淌，郭正陽深吸一口氣，又緩緩低頭撐在水池邊沿閉目輕語，“謝謝。”　　這一聲道謝，是一種只有他自己才能聽得到的柔和聲線，因為也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他道謝的對象或許根本不存在。　　他根本沒想到當生命走到盡頭的那一刻，一切竟然還可以重來。　　就算以他的城府也足足恍惚了半天才確信他不止沒死，更詭異的回到了五十年前。　　五十年前的時光，青春蕩漾。　　他還不是卑微忐忑的靈域散修，而是堂堂郭家大少。　　五十年前，他那個威嚴持重的父親依然健在，疼他寵溺他的母親，一樣安好。　　思緒飄飛中，一陣手機鈴聲突然從郭正陽身上響起，等他在毛衣上隨便擦了下手再從口袋裡拿出手機，眼中也閃過一絲奇妙的情緒，這款手機還是一款很古老的智能機。　　當然，在郭正陽眼中它才能被稱之為古老，實際上這款手機在眼下可是最流行的，而且是全球最流行的手機。它去年年底才在國內上市，在這時間校園裡就能用得上這手機，絕對是走在了潮流最前線，更別提這還只是一個祖國內陸偏屬落後的小縣城高中。　　而這款手機，正是郭正陽母親春節前送給他的十八歲生日禮物。　　上一輩子，哪怕他離開世俗進入靈域修行，踏上追求天道的茫茫大路時，這款手機依舊被他小心珍藏在身邊。　　因為這是母親送給他的最後一份禮物。　　記憶中身為延河縣縣委書記的父親會在幾個月後榮升銘川市副市長，那段時間也剛好是郭正陽高考落榜的時刻，父親的榮升讓家裡多了不少喜氣，但可惜就在父親帶着母親趕往市區時卻遭遇暴雨，暴雨中一輛過橋的卡車因為司機疲勞駕駛，雨中還保持着高速行進，當車胎突然打滑，司機連剎車都來不及，就撞着父母所在的轎車就撞破護欄，撞入大河，……　　從那一天起，郭正陽開始被爺爺收養在身邊，但他卻開始自暴自棄，頹廢度日，最後氣的爺爺把他趕出了家門。　　不過生活費什麼的他從來不缺，每個月都會有人往他卡里打上幾千錢，那些錢不足以讓他揮霍，但足以吃飽穿暖，渾渾噩噩過了幾年，直到爺爺因病撒手離去，再然後又是幾年，南方某省時任常務副省長的大伯也被政敵打壓的踉蹌入獄，郭家才徹底垮台。　　但郭家垮台後郭正陽反而迎來了自己的機遇，他竟然巧遇一個從靈域中逃出，重傷垂危的修士，平白得了一筆遺產，有功法，有靈器，更從那修士口中得知了一片波瀾壯闊的仙神世界。　　可惜那修士死的太快，雖然留下了不少東西，但郭正陽卻無從下手，為了看懂那些秘籍上的古老的文字，他就翻查了幾個月資料，而後一本修鍊入門的功法秘籍足足摸索了五年才終於理解透徹，知道怎麼去修鍊，這五年裡他無數次放棄，無數次嘗試，到最後自己都快徹底失去了信心，才稀里糊塗入了門。　　入門之後的修鍊同樣不輕鬆。　　他足足用了四年，才從入門修鍊到聚靈初期巔峰。　　修士凝聚天地靈氣入體，為自身逆天改命，邁出去的第一步就是聚靈，聚靈期分為四個階段，聚靈初期、中期、後期、大圓滿。　　持續聚靈入體，不斷洗滌沾染無數凡塵俗氣的肉體凡胎，洗滌到通透明凈地步既為圓滿，到了聚靈大圓滿境界之後再有所突破，那就已經是超脫凡俗，可以隨意做到飛天遁地，行雲布雨的陸地仙神，被稱之為真人境。　　上一世郭正陽雖然偶得機緣，可那死去的修士也只是一個聚靈中期的小菜鳥，留下的東西並不寶貴，還因為無人教導只能自己摸索，入門用了五年，四年修鍊至聚靈初期巔峰，一個瓶頸困了他一年，再修練至聚靈中期巔峰更是用了七八年。　　七八年後，他才終於又靠着機緣得知靈域究竟在哪。　　進入靈域后那裡雖然靈氣濃郁，要比外界的修鍊效率強出十倍不止，但他一個孤魂野鬼，還只是聚靈中期巔峰，沒有多少太多和強敵戰鬥的經驗，一開始那些年基本就是整天躲躲藏藏，為了尋覓一處安身之地費盡了心機，等他終於適應了那個殘酷的世界，也在濃郁的靈氣環境中連續突破，一路到了聚靈大圓滿境界，才勉強有了尋一處洞府安身的資本。　　聚靈大圓滿，可以在靈域立足了，但也只是勉強，尤其是對於散修來說，這種勉強依舊還存在極大的兇險性。　　郭正陽在大圓滿境界又被困了幾年，依舊是經常遭遇各種危機兇險，直到幾年後，才終於迎來自己的契機，突破成為真人。　　那一刻，郭正陽信心前所未有的強大，以他的出身機遇，能走到那一步，真的足以在靈域較為輕鬆的生存了。　　多年廝殺拼搏，終於拼出了一條血路，算是散修群體里一方小高手。　　郭正陽的確是意氣風華，哪怕當時已經年近七旬，但一旦成為真人壽元就會翻倍，六七十歲的真人還算正當青壯。　　可意氣風發中郭正陽卻突遭橫禍，還沒來得及在靈域展開拳腳揚眉吐氣，就遇到兩個強者在他洞府附近廝殺，稀里糊塗就慘死了過去。　　那一生細細回想起來，哪怕他早已經在各種危險磨難中把神經鍛煉的堅韌無比，可他還是悲嗆的想落淚。　　臨死前，他心中真是充滿了不甘，充滿了憤怒。　　對這老天的憤怒，他辛辛苦苦拼搏一生，好不容易在靈域趟出一條血路，剛看到出頭之日，就這麼突遭大禍，那種憤怒和不甘也真是犹如滔天怒波，但更讓人無奈的是，他連憤怒和不甘的機會都沒有了，因為就在那一瞬間，他已經灰飛煙滅。　　可誰想到。　　不久前還在為這命運的不公而怒火滔天，不久后，他竟然回到了五十年前？　　這，難道是命運給他的補償？　　還是冥冥中有誰看他一生太過悲嗆凄涼，才施捨給了他一個轉機？　　但不管如何，徹底明白自己不止沒死，還回到了五十年前，父母遭遇那場橫禍，郭家巨變幾個月前，郭正陽真是興奮激動的想大哭一場。　　那一生巨變就是幾個月後的暑假，高考放榜之後那幾天開始。　　如果沒有那一場車禍，父親不會在他最燦爛的年歲倉促而去，他也不會自暴自棄，爺爺也不會因為晚年喪子，為最疼愛的小兒子先走一步而長期悲傷，導致身體一路垮了下去，如果爺爺健在，大伯那些政敵……也未必敢做那麼出格的事。　　歸根結底，上一世他的命運突然間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就是幾個月後那一場車禍所致。　　默默看着手中的手機，等手機鈴聲一遍遍炸響，響的洗涮間外偶爾路過的身影都有好幾個駐足觀看時，郭正陽才深吸一口氣，把手機放在了耳邊。　　“小正。”　　手機對面響起一道溫柔關切的話音，簡單兩個字，郭正陽直接轉身背對着洗涮間外，淚如泉涌。　　“小正？”　　手機對面或許因為久久聽不到迴音，話音里也多出了一絲疑惑，“是不是還在生你爸的氣？哎，父子倆哪有隔夜仇的，乖，彆氣了，快下來，媽給你帶了好吃的。”　　郭正陽眼眶中的淚水依舊在洶湧滑落，但他腦海中卻閃出了一絲疑惑，生父親的氣？　　早已經快被遺忘在腦海深處的記憶又被他翻查了幾遍，郭正陽才終於找到了源頭。　　現在還是春節剛過去不久，高三開學沒幾天。　　春節前的期末考試，郭正陽所在的高三年級五班共計九十一人，郭正陽很光榮的拿了全班倒數第十，如果放在總共六個班的高三文科班，他的名次根本不需要去找了。　　這一個春節他是被一路罵著走過來的，但當時的他卻正處於叛逆期，父親罵的越凶，他的反叛情緒也越嚴重，開學前幾天還和父親狠狠吵了一架，大半夜跑出去夜不歸宿，害的母親冒着大雪找了他好久，第二天就重感冒住院了。　　等他接到消息去醫院看母親時，被站在病房外的父親當著幾個醫生護士的面狠狠抽了他好幾個大耳光。　　他貌似好多天都沒接過家裡電話，甚至一度產生離家出走放棄學業的心思，如果不是在這個校園還有他當年很舍不得、甚至為其魂牽夢繞的女生，他或許真就一個人離家出走了。　　翻找出幾乎要被遺忘的記憶，郭正陽的淚水卻越涌越烈，等放下手機深吸一口氣，讓自己冷靜下來后他才又抓着手機道，“我洗頭呢，等我下。”　　“好，你慢慢洗，記得洗過頭之後吹乾，……”　　手機對面的聲音越發溫柔，郭正陽卻沒有聽完，聽了一半就放下手機收進了口袋。　　上一世隨着父母的離去，他自暴自棄多年，不管爺爺或者大伯是勸是罵，都無力振作，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的父母都是帶着失望走的。　　對他的失望。　　高考成績出爐，郭正陽距離專科線都差了一二百分，知道成績太差，所以他拿了成績單根本就沒回家，直到父母要搬家去市裡，他才無奈走了回去，家門口外已經上了車的父母招呼他一起上車，郭正陽卻很乾脆的拒絕，說要在同學家玩幾天，晚幾天再去市裡。　　拿着成績單他都沒有回家，而是一直在外面廝混度日，直到聽到父親榮升為副市長，他們要搬家了，他這才不得不回去拿一些自己當年比較看重的東西。　　回去的時候，父母已經搬着行禮準備上車，母親親切的招呼郭正陽上車一起走，他卻乾脆的拒絕，說是還要在同學家玩幾天，晚幾天再去市裡。　　父親原本不答應，對他冷眼相向，但母親卻在一旁勸解，說讓他散散心什麼的也好，然後過來塞給他一筆錢，才招呼父親上車。　　而父親站在車門外看他最後一眼時，眼裡全是失望。就是母親上車時，眼神雖然更多是寵溺，但郭正陽一樣看出了一些失落。　　那也是他看到父母的最後一眼。　　當時他沒有太在意，但等父母突然在去市裡的途中遭遇橫禍，真的走了，就這麼突兀的離開人世，他才哭的撕心裂肺，長久無法從無邊的愧疚中掙脫。　　少年時不懂事，叛逆張揚，和老一輩的思想往往有極大反差，可他又怎麼會一直不懂事下去？等父母走了，回想起以往種種，郭正陽才追悔莫及。　　至死，他都沒忘記父母看他的最後一眼，父親眼中全是失望，甚至憤怒，母親眼中多有溺愛，但同樣有隱藏的失落。　　他這個兒子，就讓父母帶着對他的失望和失落離世，那一眼，也正是他從此自暴自棄的根本。　　哪怕後來有不少人勸解，想試着解開他的心結，他都一直無法從其中掙脫。　　收好手機，郭正陽才再次把腦袋伸在水龍頭下，讓奔騰的溫水狠狠沖刷着一頭長發。　　他真的想好好大哭一場。　　因為現在的他已經不是經常遊走在死神邊緣，整日提心吊膽，時刻防止各種兇殺危機的靈域散修。　　現在他竟然有機會改過，有機會去抹掉那一個讓他致死難忘的失望眼神，有機會重新體驗母親的寵溺，他真的很感動。

# 第二章 少年郎

　　大雪之後，積雪融化的天氣里，氣溫比下雪時更低，行走在校園裡的身影大部分都把自己包裹的嚴嚴實實。　　郭正陽也不例外，上身一件時尚帥氣的羽絨服，下身牛仔褲搭配黑皮靴，雖然和大部分同學所穿的服飾都是同類型，但他身上這套卻很搶眼，因為這是春節時南方某省大都會裡最流行的時尚品牌，和延河縣這北國內陸小縣城的大部分衣裝比起來，至少要提前流行一年左右。　　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郭正陽默然掃視着左右，依稀熟悉的環境，給他的心境衝擊卻着實不小。　　母親來看他的時候經常都是在校門外等待，而這條出去的道路哪怕已經有五十年未曾再踏足，他還是很快找准了記憶，平靜的踏步。　　行走中，身側後方卻泛起一陣清脆的竊竊私語，伴隨着私語一道嬌俏的身影突然就紅着臉跑了上來，跑到郭正陽面前，手裡還舉着一張摺疊的很漂亮的彩色信紙，“喂，給你的。”　　郭正陽停下腳步看了身前的倩影一眼，這是一個長相屬於可愛類型的短髮女生，個頭不算高，只有一米六多，比他低了大半頭，此刻都需要仰望才能和他對視，而那張微微揚起來的俏臉上更是緋紅一片，帶着動人的嬌羞，平淡的鼻頭零星幾點雀斑，不止沒破壞女生的秀美，反而讓這女生的美映襯得真實動人。　　郭正陽平靜的接過了信紙，更利索的打開，就站在女生面前看了起來。　　“啊～”　　這動作讓女生一驚，一張可愛的俏臉紅的犹如熟透了的柿子，慌亂而嬌羞，不過她還是硬着頭皮站立，直直看着郭正陽，眼中也充滿了期待。　　“我們不適合。”　　幾分鐘后，郭正陽才把信紙重新合上，平淡的遞了回去。　　那女生的臉也瞬間一白，身子顫抖的更劇烈了。　　“你會找到比我更好的。”郭正陽則把信紙放在女生手裡，輕語一聲就跨步離去。　　剛才那張信紙是一封情書。　　記憶中那一年的今天他收到過情書么？這一點他還真沒有印象。　　記憶中的那一世，他今天好像根本沒接母親的電話，那時候的這一刻，他似乎也不在這條路上。　　而且高中那幾年他也被不少女孩子主動追求過，粗略回憶下，有的是直接問他要電話號碼，有的是從別人手裡要來他的號碼發短信，或者通過手機qq之類向他示愛，至於寫情書，在這個年頭反而很少見了，而有過這種種主動追求他方式的女生差不多就有一二十個。　　這還是指的直接示愛，把一切講明白的，如果只是單純加他qq，或者什麼也不做只是暗戀，恐怕只會更多。　　這不是誇張，而是他真有一副好皮囊，繼承了父母的優秀基因，十八歲的郭正陽不止身材高大，而且眉目清秀，面如冠玉、唇紅齒白，標準的大帥哥，每一年都是班級里的級草，全校比他帥的也基本沒有，外加他大伯一家在南部沿海某省，家裡的堂姐經常會給他郵寄來走在時尚最前線的流行服飾，所以那幾年他雖然在家裡經常被父親訓的抬不起頭，可在校園裡卻絕對是高帥酷的代表。　　那一世他遇到類似情況基本都是愛理不理，話都懶得多說一句的。　　因為高中時的他只知道耍酷玩帥，心裏雖然有喜歡的人，而且喜歡的不淺，但總覺得經常被女生追的自己若是主動去追女生太掉面子，也就一直沒有宣之於口，最多就是在有對方在場的場合時，故意耍耍帥擺擺姿勢希望引起對方的注意而已，高考之後，迎接他的就是人生劇變。　　這一副好皮囊在上一世，除了高中給過他一段時間洋洋自得的資本，從此以後就再無用處。在他自暴自棄那幾年，他暴飲暴食，嗜煙酒如命，日夜顛倒，作息沒有一點規律，而且從不出去活動，整日守在狹窄的空間里自閉自封，不止很快顯得面容衰老，也飛速發胖，直到開始修鍊，修鍊到一定程度才逐漸恢復了年少時的風采，但等他修鍊到一定程度時，已經三四十歲，皮囊是否好看卻早沒了絲毫意義。　　這隻是個小插曲，郭正陽也根本沒在意，繼續踏上出去的道路，十分鐘左右時間他才抵達校門口外。　　“小正，快出來。”同一時間，校門外站在清掃過的道路上的一名美婦人也笑着沖郭正陽招手，美婦人看上去三十五六的樣子，個子不高不矮，衣着大方得體，從容優雅的舉止里更隱隱帶着幾分貴氣。　　那正是郭母，郭母看上去年輕些，但那是保養得當，今年她已經踏入四十這道坎，郭正陽的父親年紀則小一些，郭父今年只有三十七歲，當年和母親是姐弟戀的類型。　　看了母親一眼，郭正陽微微側目移開視線，因為眼角突然發酸，但他的腳步卻加快了些。　　延河縣一高是全封閉式管理，即便是住在附近的學生不到假日也不能回家，不過隨着外面的招手，郭正陽卻從容走了出去，路過門衛室時裏面的門衛對他只有滿臉的燦笑。　　他父親畢竟是延河縣一哥，還是最大的那個一哥。　　這一點知道的人不多，門衛肯定是不清楚的，但對方卻絕對知道經常來看郭正陽，給他送飯的郭母是大人物。　　“我看看，呵，咱家小正又變帥了，在學校肯定更受女孩子歡迎了吧？”在郭正陽走出去后，郭母也馬上迎了上來，上下打量幾眼，笑的很溫和燦爛。　　也是站在了母親面前，再一次近距離觀看這一張深刻到靈魂的容顏，郭正陽才又心酸的差點落淚。　　這隻是差點，他還是很好的控制着情緒，一臉不耐煩的道，“媽，給我點錢。”　　“呵～”郭母頓時一樂，很無奈的拍拍額頭，“你這孩子，見了我之後就不能換句話說？”　　雖然無奈，她還是從隨身帶着的包里抽出幾張百元大鈔塞進了郭正陽手裡，“省着點花，千萬別告訴你爸。”　　“知道了，我又不傻。”郭正陽這才笑嘻嘻接過鈔票塞進口袋裡，然後轉頭張望，“吃的呢？”　　“車裡呢。”　　郭母指了指不遠處停靠的一輛轎車，小跑着趕向車子，“小正，你在這等我，我馬上給你拿過來，放在車裡保溫，我做了你最喜歡吃的……”　　看着母親跑着去拿飯，熟悉而刻骨的一幕幕，郭正陽急急轉頭伸手在眼角擦了擦，才又一臉自然的等在原地。　　母親並不是天天來給他送飯，不過每周都要有一次，讓他吃到各種平時最喜歡的飯菜。　　等母親又小跑着拿過來幾個保溫盒時，剛遞到手裡郭正陽就開口道，“那我回學校了啊，你也早點回去吧。”　　“好，路上慢點，回去慢慢吃。”郭母也笑着點頭。　　郭正陽點點頭轉身走向學校，和以前一樣，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宿舍樓拐角處，校門口外的郭母才轉身離去。　　掐着點計算，知道母親應該已經遠離了學校，郭正陽才又空着手走了出來，快步走向校門外，到了門口時依舊沒有任何阻攔，輕鬆出了校門，他才隨便選了條小路就走向街上。　　站在街邊攔了輛的士，他這一路直奔縣城外，到了一片荒郊野地讓出租車等在路邊，郭正陽才雙膝跪地，放聲大哭。　　哭的那司機先是頻頻側目，到最後更似乎被莫名的悲傷逐漸感染，也莫名其妙的眼眶泛紅起來，司機都想不通這個挺俊俏的少年郎，怎麼會特地跑到荒天野地里大哭，而且哭的這麼凄涼。　　“回縣城，一高附近。”　　直到哭了十多分鐘，郭正陽才拍着膝蓋上的雪跡起身，坐進出租車時更平淡的開口。　　這平靜到冷漠的神態語氣也讓司機再次一驚，夾在手指間的香煙都差點掉落。

# 第三章 緬懷

　　“報告。”　　郭正陽回到學校時還是午間自習，這個時間段通常只有到了夏季才會改為午休，而其他季節則基本都有班主任坐在講台上監督着下面的學生自習。　　他站在教室門外時教室里已經靜悄悄一片，講台上也坐着一名四十許的中年男子，鼻樑上駕着一款寬大的黑框眼鏡。　　一聲報告，驚動了不少人。　　等講台上的男子轉頭看來一眼后，眼中倒突然多了一絲驚訝，盯着郭正陽上下打量幾眼，才招手示意，郭正陽也自然的進了教室，沒有一點拘束。　　整個縣一高知道他身份的人不多，校長什麼的知不知道郭正陽不清楚，但他清楚講台上的那位王東平老師，也就是三五班的班主任絕對知道這一點。　　因為郭正陽親口告訴過他。　　告訴王東平的時候他的態度還很不爽，當年的他少年心性嚴重，喜歡玩帥擺酷，經常一副吊兒郎當的摸樣，這個從高一就跟着他的班主任對此也極為頭大，高一就說教過他很多次，尤其是郭正陽一頭總能遮掩到耳畔鼻頭的長發，更是被他說了好幾次催他去剪掉。　　郭正陽先是不搭理，不管那邊怎麼說都沒反應，後來王東平一怒，拍着桌子讓他叫家長，郭正陽卻也臉色一變，毫不示弱的拍着桌子盯着王東平眼睛張狂的道，“我爸是縣委書記，你去叫啊！”　　從此以後，三年時間這位王老師再沒管束過他，不管是他上課時間睡覺或者看課外書，亦或者戴着耳機聽音樂，又或者衣冠不整，從來沒再說過一句。　　就是郭正陽偶爾能從對方眼中看到一絲隱藏的厭惡而已。　　但少年時的他對此根本不屑一顧，有時候當面都敢沖王東平撇嘴挑眉。　　那一世他有時候的確很囂張，但九成九情況下他其實很普通，自揭老底的事也就是在王老師拍桌子吼他叫家長時來過一次，其他時間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學生，在同學面前除了愛裝酷扮靚，話並不多，也沒有什麼惡習，沒人惹他，他就是一個在教室角落裡愛漂亮愛耍酷的邊緣少年而已，從不主動惹事。　　而在行走中，他似乎也能理解王老師看他的第一眼為什麼會有驚訝。　　因為他遮耳的長發已經變成了一頭爽利乾淨的短髮。　　以前郭正陽留着長到鼻頭的長發，就是覺得這樣子很帥很酷，可以玩出來很多髮型，所以一直呵護打理從不剪太短，只會簡單修剪，僅此而已。　　這個習慣一直保持到高考後才結束。　　所以別說是王老師看他第一眼覺得驚訝，在他一路走回教室後排角落的座位時，沿途過處真有大片詫異的眼神看來。　　包括在第四排靠窗位置的一道倩影。　　倩影也是一頭長發，不過卻在腦後束成了馬尾，前面展露出來的一張瓜子臉精緻白皙，瓷娃娃一樣秀美絕倫，更帶着一股寧靜幽雅的空靈氣息，純純的素顏，彰顯着致命的勾魂誘惑。　　這個女生對高中時期的郭正陽來說，幾乎可以為她神魂顛倒，直到家庭劇變后才沒了心思掛牽，高中之後更再無交集。　　若是以前，對方多看他一眼都會讓他開心到興奮，但現在對方詫異的眼神看來時，郭正陽心下只有一片平靜，很平靜的走過了對方的位置，到了教室角落，坐在外面的一個男生才起身讓路。　　等郭正陽在位置上坐下，教室里又恢復了平靜，偶爾才會有人向後多看幾眼，但也最多只是偷看。　　倒是坐在郭正陽身側的男生偷偷瞄了講台上幾眼后，才支起書本趴在桌子上盯着郭正陽，滿臉見鬼的表情，“靠，你理髮了？”　　郭正陽看了男生一眼，表情很淡，這一眼也根本算不上回應，他現在，對周邊一切根本漠不關心，隨後更抓起一本書就開始翻看。　　“老郭，你到底怎麼了？春節開學后你就不正常啊，整天都不說話……悶得嚇人。現在還理髮，看課本？”那男生再次壓抑着聲音低語。　　上一世這個時候的郭正陽的確很壓抑，少年心性，自尊心正濃，卻被父親當著不少外人的面，抽了好幾個耳光，他那段時間本就悶得嚇人，更一直都在考慮着逃學離家出走什麼的，要不是當時舍不得牽挂了很久的那道倩影，一想到真要跑掉了，說不定一輩子就再也見不到了，他才最終沒走。　　但那段時間他的確很冷。　　所以現在郭正陽倒根本不用有什麼顧慮，又看了身側的男生一眼，他懶得理會，但看了課本幾眼后，腦海中卻又無端端翻湧起大片記憶。　　是有關這個男生的記憶，這個男生和他同桌了一年還多，是他高中時玩的最鐵的哥們，名字叫張航。　　只不過高中以後兩人也沒了交集，郭正陽對張航的下落一無所知，他先被爺爺收養在身邊，在京城度過半年歲月，然後被爺爺趕出家門，跑到了一個自己一無所知，只是坐上火車睡了一覺，睡醒後到了下一站就下車，那個目的地他以前聽都沒聽過，卻一呆就是幾年，直到爺爺去世，郭家垮台。　　以前的同學朋友，幾乎從不聯繫。　　思緒翻飛中，郭正陽突然就一片傷感，曾經最鐵的哥們……但現在看着對方坐在身側，他卻沒有多少情緒波動，好像曾經的友情已經遙遠的沒了什麼色彩。　　沉默幾個呼吸后，他還是選擇拿出紙筆寫字，“我想好好學習。”　　本子推到身側時張航看了一眼，當場驚得眼珠子都差點掉出來，看向郭正陽的視線也像是活見鬼了一樣。　　郭正陽又靜默了片刻才繼續寫道，“我爸當著不少人的面打了我幾個耳光，我要證明給他看。”　　一段話，男生身子一顫，驚訝什麼的全部化為默然。　　上一世這段經歷郭正陽從來沒對外人說過，但現在他卻發現說出來，可以對外解釋一切改變。　　這句話足以讓所有人釋懷。　　包括他的父親母親。　　就算他從此以後成績突飛猛進，也絕不會有人懷疑，最多以為他真被父親的打罵罵的開竅了。　　在男生默然中，郭正陽再次看了他一眼，這兩句話，算是對曾經友誼的回憶，或者無憂無慮，沒心沒肺的少年時期的緬懷么？　　上一世他就算一直呆在那個陌生的縣城時，同樣沒幾個朋友，住了兩三年認識的人都輕鬆數的過來，求得也只是一個安靜，但他真沒想到會在那個小城市遇到逆天改命的機緣。　　只可惜最終他的下場實在憋屈，因為他自己都不知道死在了誰手裡，兩個強者大戰，他在洞府里被驚醒后，剛剛在洞府內藉著陣法的掩護偷窺了幾眼，還在想着自己會不會被波及，然後就掛掉了。　　哪怕記得兩個強者的容顏，但對方名字來歷什麼的，他卻一無所知，想起自己在上一世偶得機緣，費勁千辛萬苦才熬到出頭的日子，進入靈域后一直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麼多年生死拼殺才勉強看到一線光明，卻又突然遭遇那種災禍驟然隕落，這命運，也真讓郭正陽難受到心疼。

# 第四章 聚靈初期

　　“鈴鈴～”　　“噗通～”　　……　　幾個小時后，下午最後一節自習下課鈴聲剛一響起，延河縣一高三五班教室里就響起了喧鬧和桌椅被粗暴移動的聲響。更有學生第一時間跑着出了教室，而更多人卻是或和左右說笑着收拾書本，或是一個人默默收合。　　教室最後排，郭正陽也放下書本，無奈的揉了揉太陽穴。　　“正陽，走不？”身側，張航大笑着起身。　　“你先走吧，我再坐會。”郭正陽則擺擺手，示意張航不用等他。　　“那我先閃了，哈，你也別想太多，有些事順其自然吧。”張航一愣，伸手在郭正陽身上輕拍了一下，才轉身跑向教室外。　　郭正陽則一直呆坐在座位上一動不動，等教室里身影逐漸空曠，他才驀地發出一聲低嘆。　　好好學習？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　　中午的話他並不是亂說，而是發自肺腑的誓言。　　回到五十年前，他現在最大的目標不是修鍊到什麼境界，不是儘快急着去追逐大道，他最大的目標只是好好學習。　　上一世的父親帶着對他的巨大失望離去，而母親哪怕對他寵溺到了極限，但臨走前充滿柔情的那一眼也隱有失落，這才是他一生最大的痛苦根源。這種痛苦遠超過他在靈域時經常被修士或者妖獸追殺，常年沒有一處安身立足之處更強烈的多。　　他現在最大的信念，就是希望在幾個月後能交出一份讓父母滿意到驚喜的答卷，哪怕這樣的答卷對他修鍊毫無幫助，但這卻是他上一世最牽挂的追求。　　上一世他哪怕到了真人境，已經有了遠超凡人的實力，對上凡人都已經有了視之為螻蟻的資本，可有些遺憾也只能做白日夢時才會實現，夢醒之後或大哭一場，或獃獃的發愣半天。　　現在有機會改過，有機會得償所願，郭正陽最感動的莫過於此。　　如今是二月份，距離高考還有四個月，他也有信心去實現那個夙願。　　所以從中午到現在郭正陽一直都在認真學習，上課時認真聽講，自習課也是老老實實攻讀着課本。　　只是放下了太久的東西現在突然拿起，哪怕他用心了，但不管是老師所講述的內容，還是課本上的文字，他卻彷彿閱讀天書一樣，根本茫然無頭緒。　　他曾經是真人級的修士又如何？修士所學的和世俗普通高校所教授的，風馬牛不相及。　　他已經發現隨着自己的重生，他的記憶力和對知識的領悟力都提高了不少，這或許是常年參悟功法修鍊的結果，也可能是因為帶着三十年前的靈魂回歸，讓他靈魂壯大的結果，但不管如何，以前書本上的東西忘了個一干二凈，這他學習起來一樣倍感吃力。　　很多基礎性的東西，他都看的抓瞎，根本不知道怎麼下手。　　“難道還要從初中的知識複習？只剩下四個月，要重新自修初中高中六年課程，這麼多門學科……”　　郭正陽是文科生，有些學科初中和高中的關聯並不算大，比如文綜，死記硬背就行，但有些東西的確需要從頭學起，比如英語、數學，他初中的東西都忘得一干二凈了，所以看起這些課本時真是如看天書。　　但如果從初中的知識開始複習，時間夠么？　　他就算感覺到自己對知識的學習能力和領域能力比以前強了不少，可他現在畢竟只是一個普通人，五十年後的靈魂回歸，並不是五十年後的一切都到了現在。　　五十年後他是真人，掌有靈識，普通知識一掃即會，但現在他只是普通人，還是要去讀去理解去記憶。　　“課本什麼的不急，還是先找個地方修鍊下，先聚靈入體，有了修為一切都會變得容易，就算聚靈中期才能催生識海誕生靈識，聚靈初期則只是鍛體，但有了強健的體魄，也是學習的資本。”　　嘆息之後郭正陽才默默起身，向著教室外走去。　　現在的確是要先找個地方修鍊一下，踏上那條道路再說。　　哪怕在俗世這靈氣稀薄的地方修鍊，難度比靈域大了十倍不止，正常情況他根本不可能在短短四個月內從聚靈初期進入中期，但有一個強健的體魄，對於他實現自己的目標也有着極大的幫助。　　修士修鍊，聚靈入體穩固下來，即為初期，初期吸納天地靈氣，作用也只是洗滌一個人的肉身，隨着肉身洗滌你的身體素質會一步步變好變強，哪怕是最普通的聚靈初期巔峰修士，不會什麼拳腳功夫，也可以靠着強大的身體素質打倒幾十個普通人。　　等修士突破到了中期才能在腦海中催生靈海，誕生靈識，靈識是修士強大的根本，不管是運用術法還是還是催動靈器，都需要靈識操控，聚靈中期你就可以靠着各種器物脫離普通人類的範疇，而從聚靈中期開始，你吸收進體內的靈氣基本不需要再去洗滌肉身，只需要不斷凝聚壯大靈海，催化更多的靈識就行。　　初期的修鍊，作用就是讓修士擁有一副多少強健些的體魄，為這條逆天路打下基礎，如果體魄不行，你坐下修鍊個半天就累了就餓了？那才是扯淡。　　大部分修士一修鍊動輒就是十天半月，靠的就是聚靈初期打下的肉身基礎條件。　　初期以後除非你是走的專修肉身的鍛體路子，否則就不需要去刻意磨礪身軀了，每次突破時那種身體巨變給自己帶來的改善，足以應對大多數事情，包括不食人間煙火，動輒上年不眠不休，那也只要你突破到足夠的境界，突破時就會有天地巨力主動改善你的身體達到那種程度。　　這雖然和專修肉身的鍛體修士比起來，身體素質還差了十萬八千里，但專修肉身，的確不是一般修士能追求的，專修肉身不止困難，境界提升難度極大，更需要經常尋找各種珍稀寶物打磨肉身，讓身體吸納改造等等，如果鍛體修士肉身大成，其戰力自然比一般修士更恐怖，但各種條件卻限制了不是出身大富大貴或者機緣逆天，你根本沒資格走那條路。　　郭正陽現在要做的就是先進入聚靈初期，用天地靈氣強化下身軀，體魄強大之後，他就算腦力不夠，無法利用靈識學習，但也可以靠着不眠不休，堅持不懈的努力去各種學習上的難題。　　體魄強大了，他完全可以把這四個月當成五個月、六個月甚至七個月去使用！　　……　　半個小時后，縣一高男生宿舍，空曠寂靜的宿舍里，躺在床鋪上的郭正陽驀地睜眼起身，身軀也泛起一陣清脆的骨骼脆響。　　握了下拳，他都能感覺到自己的力氣比之前隱隱大了一分。　　這感覺，也讓他感慨萬千。　　上一世得了那不知名修士的遺產，接觸這條逆天路后，只一個入門他就用去了五年，若加上鑽研功法典籍上的文字，那就是接近六年，一個人辛辛苦苦摸索試探，用了那麼多年才找對了方式入門。　　但重活一次只是半個小時，他就走盡了上一世的過程。　　是悲是喜？他竟有些不知。　　“只是剛剛入門，接下去還需要穩固，入門的時候，需要找一處安靜的地方，不能輕易被外物干擾，後面的修鍊我大可以隨時隨地進行，不過世俗的靈氣太稀薄了……如果是在靈域，幾個月就足夠我進入中期了，可惜現在去了也是送死。”　　郭正陽的資質不差，但資質再好也要看環境條件，上一世他入門后修鍊至初期巔峰用了三年，如是在靈域，哪怕也是靈氣稀薄的偏荒之地，也最多幾個月就能做到。　　現在他根本沒能力去靈域，想去那個地方，不是普通人能做到的。　　去靈域不可行，在靈域外就要忍受這緩慢的節奏，他雖然無奈，但現實給他的選擇並不多。　　雖然是重活了一次，能提前知道後來的很多事，但他對這世俗中的了解真不多，因為上一世他在世俗中的那些年基本處於自閉自封的狀態，對外界漠不關心，後來進了靈域多年拼殺，不可避免要接觸人，他倒是知道不少野聞什麼的，比如三十七年後靈域內某處上古遺址被發現，大量真人及以上強者前去探險，瓜分寶藏，這是三十七年後才會被人發現的，如果他現在去幾乎可以獨攬寶地，可問題是他去不了，沒能力去靈域！　　還有其他種種，情況也都和這差不多，他知道的遺寶或者將來會發生的事，大多都在靈域內。　　“算了，想那麼多也沒用，還是先去吃飯填下肚子，然後再多抽點時間修鍊，這身體剛入門，變化並不明顯，還需要多吸納靈氣洗滌。”　　感慨之後郭正陽剛一下床，一股莫名意念，卻突然在他腦海中泛濫。　　這頓時讓他臉色一變，站在當地警惕的看向左右，直到十幾個呼吸才猛的皺眉，伸手扶着額頭，眼中全是詭異之色。　　“怎麼回事？我腦海中怎麼突然多出了這麼奇怪的感覺，這感覺，就像是有道聲音在呼喊着我去什麼地方？”　　剛才看了幾眼，他已經發現左右並沒有外人，可他腦海中卻時刻泛濫着一種意念波動，就像是有人在呼喊着，讓他去什麼地方一樣。　　那意念在一開始時並不強烈，只是讓郭正陽驚了一下，可等他細細感應后，這種感覺卻越來越強，短短片刻他心下都忍不住升起一股強烈的野望，似乎真想迫不及待順着這意念的指引趕到某個地方，似乎那裡，有什麼很重要很重要的東西在等着他。　　一旦錯過，他就會後悔莫及！

# 第五章 殺了她

　　但是，郭正陽卻萬分疑惑，他腦子里怎麼會突然有這種奇怪的意念？　　那意念更是越演越烈，幾乎都要左右他的意識，強行控制着他順着意念指引走出去似的。　　要不是他意志堅定，恐怕真會被意念控制。　　站在原地用意志和意念抗衡，幾分鐘后，郭正陽就猛地伸手捂着額頭，一手按下時，抹下的卻是一大片汗珠。　　就在和意念抗爭中，他已經不知不覺間大汗淋漓，轉身從床頭拿出一面鏡子，他更發現自己臉色凄白，眉頭深皺，樣子要做狼狽有多狼狽。　　如果被他人看見，恐怕都會以為他有什麼病症突然爆發了一樣。　　這摸樣，並不合適讓外人看到。　　這種似乎要控制他意志的意念，也明顯不屬於普通人能理解的事物。　　而就算是郭正陽擁有百戰餘生的經驗，接觸過太多古怪事情，一時間也想不通腦子里怎麼會多出這樣的鬼東西。　　“不管如何，我重活一次，都不能輕易被他人左右。”扶着腦袋與意念抗爭中，郭正眼眼底也閃過一絲厲色，上一世他不說殺人如麻，但死在他手中的生靈也是三位數起步，百人屠千人斬並不誇張。　　意志也早已在鐵血硝煙里磨礪的堅忍不拔，這意念出現的突兀，更是越來越強大，而且在和意念抗爭中，抗爭的越久他都越感覺到頭疼欲裂，刀割似的痛處在大腦里翻騰，讓他忍不住都想拿着腦袋撞牆以緩解那種疼痛，但郭正陽還是強壓着一切，轉身回到床上，緩緩躺下。　　晚飯間的宿舍，距離放學半個小時后的時間的確是空曠寂寥，諾大的宿舍只有郭正陽一人，安靜的沒有一絲雜音。　　空曠壓抑的宿舍里，郭正陽靜靜躺在床上，雙手抱着額頭緊緊縮成一團，任由那漲裂般的疼痛侵襲着身軀，也只是緊咬着牙關默默忍受。　　……　　“呼，總算撐過來了。”　　十幾分鐘后，郭正陽再次從床上坐起身子，左右看了一眼，眼中才又閃過一絲喜色。　　撐過來了。　　雖然和那意念抗爭的過程里，他的頭都像是要被生生撕裂了一樣，那種痛楚絕對讓人刻骨難忘，為了抗衡那痛楚，他真想撞碎了腦袋一了百了，但整個過程他還是靠着頑強的意志生生忍受，甚至連哼都沒哼一聲。　　抗衡了十來分鐘，終於把那意念壓制下，他身上的衣衫也早已被汗水侵染的濕透，黏黏的貼在身上極為不適。　　想換一套衣衫，但動手的時候他卻又愣了在那裡，“那意念到底是什麼？要左右我的意識，操控我去什麼地方……”　　大腦快速運轉，他真想不通腦子里怎麼會多出了一股奇怪的意念。　　難道是自己身死，回到五十年前的過程里出了什麼意外？　　以前那五十年，他可從來沒遇到這種情況。　　“應該和我死亡，以及詭異回到五十年前有關，說不定我能在死了之後，靈魂重生在五十年前，就是那意念幫忙？一般人就是身死魂滅，我卻迎來了新生，本就難以理解……如果是這樣，那意念還真幫了我大忙。”他也一直不明白自己為什麼能在身死之後，詭異的回到五十年前呢。　　再結合這突然出現的古怪意念，他就是想不把兩者聯繫起來都難。　　而如果他能在死後重生真的和那意念有關，那東西反而對他有救命之恩了，這種恩情，更是不論做什麼都無法回報的。　　因為那不只是沒讓他魂飛魄散，更給了他一次彌補所有凄涼創傷的機會。　　“如果我還能活着回到五十年，真的和那意念有關，那這東西應該不是害我，如果要害我我直接就死了。”　　思索片刻，郭正陽也最多有些猜想，卻根本無法確定事情究竟是怎麼樣，所以最後也只古怪的摸了摸臉頰，就繼續準備換衣服。　　但剛脫下身上衣衫還沒來得及穿新衣，郭正陽就又身子一顫，緩緩抱着前額又重新躺了下去，身子也再次開始瑟瑟發顫。　　又來了。　　那東西竟然又來了！　　無聲的抱着額頭縮成一團，再一次和那東西頑強抗衡，郭正陽心緒卻連連翻滾，這麼快就又來了，如果這玩意隨後一直出現，他該怎麼辦？　　雖說可以壓制的下，但時不時出現，他別說學習了，就是正常生活都成問題。　　“不能讓外人發現，不然他們說不定會以為我生病了，萬一送到醫院會被父母知道的……該死，如果這意念真的和我重生有關，也算對我有天大恩情了，那我就聽它一次，看看它到底想讓我什麼地方。”臉色大變中快速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漸漸放棄了抗衡，而是準備聽意念的指引出去一次。　　等他心下閃過這個念頭時，郭正陽才突然又一愣。　　之前和意念抗爭反抗，那東西的壓迫感的確越來越強，後來都要左右他的意識，要強行操控他的身子去那個地方。　　可現在等他心下願意過去后意念反而變弱了，雖然一直還在他腦海里，但力度卻快速衰減，從強硬的壓迫很快變得淡淡的，幾乎對他再沒了什麼影響。　　“奇怪。”　　眼中又閃過一絲異色，呆了幾個呼吸他才穿衣起身，緩緩走向宿舍外，步伐緩慢的驚人。　　這行走也是休息。　　他現在只是普通少年的身體，認真學習了一下午已經很累，又修鍊片刻，算是又累又餓，之前更和意念抗衡那麼久，痛楚驚人，他現在真累的想蒙頭大睡，走路都吃力。　　不過在行走中自然運轉着功法吸納靈氣，哪怕左右靈氣稀薄的讓人髮指，郭正陽還是在緩慢移動中靜靜恢復。　　一個小時，他走出了一千米距離，才恢復到了正常水準。　　而這時候意念感應下的指引，也到了終點。　　順着指引看去，郭正陽眼中全是愕然，超市！　　這東西竟然讓他來到了距離縣一高一千多米外主街道上的一個大型超市面前。　　站在超市外愣愣呆了幾個呼吸，郭正陽還是走了進去，他只能前進，一旦後退那意念就會變得猛烈，他可以和它抗衡甚至壓制，但那種痛楚，並不合適在人多的地方出現。　　順着指引進了超市，順着指引一路穿過超市到了出口處的收銀處，意念才突然一變。　　“殺了她，殺了她，會對你有大好處！”　　原本只是指路性質的意念突然變成了另一種形式，郭正陽順着感應抬頭，一眼就看到幾步外正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在站着工作，就是幫客人結賬。　　而意念傳達的信息就是讓郭正陽殺了這個少女，殺了她，就有大好處！　　這不是有人在他腦海中說話，而只是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意念波動，波動被郭正陽理解出來的就是這意思。　　“它不是讓我來超市，而是讓我過來找到這個女人，然後殺掉她？”　　郭正陽真的很愕然，殺人對他並不算什麼，上一世這種事真的做得太多了，整日廝殺爭鬥，殺人不過是家常便飯，因為很多時候不殺人，就是他死。　　所以殺人，沒什麼。　　但……　　這東西出現的那麼強烈而詭異，最終目的卻是讓他殺掉一個看似文弱的收銀少女？　　“操。”　　領悟了這意思，郭正陽卻暗自低罵起來。　　他之前走路都吃力，被這古怪意念影響的不得不過來看一看，結果實在讓他無語。　　殺人很簡單，但他有幸重活一次，眼前最大的心愿是想讓父母滿意，在幾個月後交給父母一份滿意的答卷，而不是讓父母看着他成為殺人犯。

# 第六章 那個人還跟着

　　“不能殺。”　　郭正陽堅定的否決，不說眼前的少女和他無冤無仇，他眼下也不是非要和對方分出你死我活才能走出去，關鍵是他絕不能在這裏殺了人之後，轉身就被追捕通緝。　　這要是被父母看到，他們又該是什麼反應？　　想一想，這些他就無法接受。　　否決后，郭正陽也已經做好了心理準備等着意念反撲，等着和對方抗爭，可意外的是這一次否決，意念並沒有再變得強烈。　　只是一直在重複，一直在干擾他的思緒。　　一遍遍湧現在他腦中，就好像一直有人在他耳邊說，殺了她，殺了她，殺了她你就有大好處。　　這樣的情況雖然有些呱燥，可郭正陽還是大喜，只要不是對方強行左右他的意識，不是像之前那樣猛烈的讓他只能用意志來抗爭壓制，那小小呱燥，真不算什麼。　　“不是強行左右，小小呱燥完全可以不在乎，那我現在是不是可以走了？”　　驚喜中郭正陽轉身就走，他怕的只是在和意念抗爭時他的外觀看上去就像是有什麼大病突發，萬一被人發現可能會送他去醫院，然後怕被父母發現讓他們擔心而已。　　如果沒有這顧慮，他真懶得在這裏多呆。　　一路輕鬆走出去，十多米內沒有絲毫異狀，郭正陽越來越欣喜，但又走出十來米，意念就突然一變，從簡單的呱燥變成了之前強行左右。　　郭正陽身子一顫，臉色也陰沉下來。　　沉着臉和腦海中的意念抗衡了下，就又頹然走了回來。　　他可以壓制，但大庭廣眾讓那麼多人看到他怪異的摸樣，肯定會有人看熱鬧，他還是對此有顧慮。　　而在他順着意念走回來時，意念的強行左右趨勢又驟然消散，再次化為之前呱燥，郭正陽卻鬱悶的吐血。　　難道他要一直跟在這收銀少女身邊？　　……　　“老郭，你又去哪玩了，擦，你不是要好好學習么？”　　“有點事忙，先不和你說了。”　　……　　半個小時后，行走在堆滿積雪的馬路上，郭正陽無奈的和張航通着電話，在他身前十多米外，則是之前超市裡的收銀少女。　　很遺憾，半個小時里多次試探，郭正陽才確信只要他有遠離這少女的趨勢，那古怪意念就會強行左右他的意志讓他走回去，大庭廣眾下不好去抗爭，他只能一直在這少女附近轉悠，而只要在她附近，意念就會變成那種呱燥的波動。　　甚至半個小時里，被那東西一次次在腦海里傳播，郭正陽的心也漸漸變得興奮起來，這是不知不覺的改變，他好像身體不受控制的被逐漸感染，偶爾都突然興奮的想撲上去終結那條生命。　　這種情況卻讓他猛地驚醒后凜然不已。　　現在意念的確不是強行左右他了，而是在不知不覺間緩慢蠱惑，影響？　　這種蠱惑並不會給他帶去痛楚，但郭正陽卻清楚那比強行左右更可怕，因為你會不知不覺中招，被感染的只要多看對方一眼，都忍不住湧現獵殺的興奮快感。　　溫水煮青蛙，的確比把青蛙直接丟進沸水裡更可怕。　　這東西，太邪門了！　　如果不是他意志堅定，恐怕真的早就被控制了。　　一次次興奮中，郭正陽都不得不偶爾給自己身上來一下，期望藉著疼痛讓自己清醒。　　他確信現在他的大腿肯定已經青腫滿布，說不定一些地方已經血肉模糊了。　　而又是半個多小時后，同桌張航卻給他來了電話，畢竟現在距離下午放學已經過去兩個多小時，晚自習都過去了一節課了。　　又缺席那麼久，和他中午認真的誓言相比，的確容易讓人疑惑。　　郭正陽也只能隨便應付了下，而後才收起了電話。　　收起電話時郭正陽突然又伸手掐上了大腿，該死，又興奮了。　　他興奮的真快要忍不住撲上去，了結那個鮮活的生命了，但他知道這絕對不可行，大庭廣眾的怎麼行……那意念就算想讓他殺人，就不能多給他一點時間？比如走到什麼僻靜場所，那至少也能下手啊，像現在這樣卻實在太變態了。　　如果自己的重生真和那意念有關，他對那意念也會充滿感激和感恩，但現在，卻也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下幫對方去獵殺這麼一個無辜生命。　　“璐璐，你發現沒，那個人還跟着。”　　“誰啊？”　　“裝迷糊？後面那個帥哥啊，嘖，那傢伙好帥啊，從超市一直跟到現在，肯定是看上你了，想追你呢。不過這傢伙好搞笑啊，似乎沒有膽子追上來呢。”　　“去你的，哪有。”　　……　　郭正陽正壓抑着不由自主的興奮，而前方十多米外，兩道身影里卻有人回頭看了一眼后，馬上就偷笑着轉身對身側的同伴低笑，她的話也讓另一道倩影臉色微紅。　　後面一直跟着的郭正陽的確挺醒目的，長得高大帥氣，放在人堆里很搶眼，想不注意都難，若只是擦肩而過估計就是眼前一亮，隨後很快又會印象模糊。　　但郭正陽在超市裡已經徘徊了一陣子，大多在收銀台附近轉悠，等她們下班了還一直這麼跟着，很難讓人忽視。　　臉色微紅中，身材更加欣長的璐璐又瞪了同伴一眼，才低聲道，“你這死丫頭這麼興奮，不會自己春心動了吧。”　　“切，我有自知之明，肯定不是跟着我的，他都沒正眼看過我，而且我和你這大美女站在一起，誰還會追我啊？”但那身影卻撇撇嘴，眼中露出一絲哀怨，她長相比較普通，身材雖然不錯，但綜合水準也就是很一般的少女，和身側的楊璐璐一比，差距還是很大的。　　楊璐璐的確是美女，她並不是那種特別漂亮的類型，膚色也不算白皙，是很普通的小麥色肌膚，俏臉上還有幾顆並不明顯的小痘痘，但那種膚色並沒把她的人襯得難看，而是呈現出一種很健康的青春美，加上一張鵝蛋臉秀美甜麗，尤其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更一直都純真水靈的讓人心悸，略一裝扮，真足以讓大把男士為之心動，更別提這位身材還極為火辣，雖然冬季里無法呈現太多，但以往在超市做收銀，來往被她迷住而追求過她的男子，也真有很多很多。　　後面那個也肯定是衝著楊璐璐來的，畢竟她觀察過對方從出現後到現在，看都沒看過她一眼，雖然對方看楊璐璐的次數也不多，但的確是看過不止一次兩次，哪怕每次看一眼楊璐璐就又飛快移開視線，但若是一些膽小的男人，有這反應不是很正常么？　　這時候兩女也只有打趣般的話語，說說笑笑，偶爾還有人臉紅有人歡笑，但她們如果能真的明白後方跟蹤者的來意，恐怕……只會毛骨悚然。

# 第七章 錯的離譜

　　“被她們發現了，但我有什麼辦法，不能離得太遠，否則那意念就要強行左右我的意識，二三十米距離內，我又沒能力隱藏身影，不被發現才是活見鬼！”　　前面的人彼此歡笑打鬧，偶爾也會回頭看來一眼，郭正陽同樣發現了，可他心下卻只有苦笑。　　狼狽啊，以他多年爭戰廝殺的經驗，曾經暗中追蹤一隻妖獸長達三天，都沒被那妖獸察覺絲毫破綻，而後在對方最鬆懈的時候突然閃現，一擊必殺。　　他的跟蹤技巧，也算很不錯了。　　可現在卻淪落到跟蹤兩個普通弱女子都被發現？　　但這能怪他么，他一有遠離的趨勢，意念就會變成強迫性的壓制，搞得郭正陽除了苦笑，根本毫無辦法。　　“也不能一直這樣跟下去啊，她若是回家了，我難道一直站在她家門口外？殺？這怎麼能殺。”苦笑之後，郭正陽又煩惱起來。　　現在他暫時沒事，但的確不能一直跟下去的。　　思來想去，他發現自己只能等跟着那女子到了人煙較少的時候，強橫抗衡壓制那意念再離去，人多的地方，那種抗衡爆發起來有些刺眼，肯定會被發現，他就怕萬一被好心人幫一把，送他去醫院，和意念強行抗爭中他根本無心他顧，到時候肯定會驚動父母。　　而此刻他的大腿更已經被自己掐的血肉模糊，都和保暖內衣黏在了一起，如果不是保暖內衣外的牛仔褲色澤厚重，恐怕也早已經展露出血跡了。　　所以人少的地方，他才能放心抗爭。　　“殺！殺！殺！”　　同一時間，在郭正陽腦海中，那無時無刻都在持續的意念蠱惑依舊在泛濫，隨着這些蠱惑，他身體都再一次展露出了興奮的趨勢。　　興奮難耐的衝動讓郭正陽身子都微微顫抖，但這摸樣落入身前兩道身影眼中，卻又帶起一陣低笑。　　“看看，他好緊張啊，肯定在想着什麼時候上來向你搭訕呢。你這死丫頭，非得迷死人才罷休，不過就不能少迷幾個？長得帥的都被你勾引走了。”　　“你去死，別亂說。”　　……　　嘻嘻哈哈，兩道身影低笑着打鬧，雖然也知道郭正陽這個陌生人一直跟在後面，不過兩人的確沒什麼擔心害怕，都是從小在這附近長大的，家也就在前方不遠處，雖然縣城發展迅速，但抬頭就偶爾可見街坊鄰居，哪裡需要太多擔心，而且現在雖然是晚上八點多，但左右兩側路燈照耀下，街頭一樣有很多車流人流，熱鬧的縣城中心，很難讓人慌亂害怕。　　不過就在兩人嬉笑中，一道黑影卻突然從天而降，噗的一下砸落在更高挑的倩影身前一步外還比較泥濘的路上，倩影才猛地尖叫一聲，身子也急急後退，就是她身側的人同樣一驚，猛的後退，退出兩步后兩女才齊齊看向地下，跟着就見到一個掌心大小，小瓶子一樣的黑色事物正在泥濘里翻滾。　　“誰啊，亂扔東西，砸到人怎麼辦？”看了一眼，另一道身影才驀地抬頭，憤怒的看向左右。　　楊璐璐則在同伴怒斥中蹲下身子，捏起小瓶子，眼中閃過一絲后怕和憤怒，這東西抓在手裡好沉，像是鐵疙瘩一樣，如果剛才真的砸到她……　　不過憤怒中楊璐璐卻又一愣，愣愣伸手把小瓶子上的泥濘擦乾，眼中也露出一絲興奮，“哇，這個小瓶子好漂亮。”　　瓶子通體墨黑，彷彿黑珍珠一樣，在燈光下散發著動人的光澤，而且上面似乎有不少奇怪的紋路，更襯得這東西漂亮動人。　　它的造型同樣精美別緻，就像是精心打磨出來的藝術品一樣。　　雖然不知道什麼材質，但抓在手心裏就有種暖暖的感覺，在大冷天里，積雪融化的時刻拿在手心，更是暖的人心舒暢。　　“噗噗噗～”　　同一時間，在她身側的女伴也被這一聲嬌呼吸引注意力時，後方的郭正陽卻也快速踏步而來，就站在楊璐璐身側低頭看着小瓶子，眼中也閃過一絲錯愕。　　靈氣波動！　　這小瓶子上有靈氣波動，那波動比周圍天地環境的靈氣要濃郁的多。　　而且看了一眼后郭正陽很快就認出了，這是修士用來盛放丹藥的藥瓶，因為他已經聞到了葯香。　　怎麼會這樣？　　這個楊璐璐正走在路上，怎麼會突然從天上掉下來一個修士盛放丹藥的藥瓶，而且裏面真有丹藥？　　這東西不可能憑空出現，難道天上有修士正在廝殺？郭正陽很快又抬頭看了下天，上空卻一片漆黑，畢竟左右的路燈不可能照亮無盡夜空。　　看不到任何事物，郭正陽眼中又多出了一絲疑惑。　　剛才真有修士在上空廝殺？　　但就算有人廝殺，這種盛放丹藥的藥瓶，一般也都會被裝在儲物戒指里，怎麼會單獨掉下來？難道廝殺中有誰被打碎了儲物戒指，裏面的事物才紛紛灑落？　　“搶！搶過來！”　　就在他思索中，心下那種古怪的意念卻又再次波動，而且這一次，意念雖然不是在強行左右郭正陽，依舊只是在傳達蠱惑，可蠱惑的頻率和能力卻驟然拔高，讓郭正陽剛壓制一次的情緒又突然興奮，雀躍，甚至身子都哆嗦了一下，真差點暴起發難。　　而意念的蠱惑也從最初的殺，變成了搶！　　這也讓郭正陽一片愕然，之前意念的蠱惑和強行左右，都是傳達着到了地方，殺了她就有好處，現在卻是搶？　　他的確看到了，這個楊璐璐走在路上就撿到了一瓶修士修鍊的丹藥，丹藥這玩意彌足珍貴，郭正陽上一輩子修鍊至真人境，能接觸到的丹藥都不多。　　但這股葯香卻給他一種熟悉感，略一思索郭正陽才大為驚喜，“是風華丹，可以提升聚靈期修士修為的丹藥，一顆風華丹都足以比擬修士苦修數月之功，這還是在靈域內的效率，如果我現在吞下，說不定一顆就快讓我抵達初期巔峰了。好處，這真是大好處。”　　如果只是按部就班的修鍊，以眼下的天地靈氣，郭正陽清楚他想進入初期巔峰怕不是還需要三四年，但如果能有風華丹這樣的寶貝，他的效率絕對會快的驚人。　　這簡直讓他自己也激動的厲害。　　丹藥的確很珍貴，這不是說靈域內沒有丹藥所需的各種靈草之類，而是難在煉丹，如果是大宗門出身，對此還沒多少憂慮，但如果是散修，你去哪裡搞煉丹之術？　　沒有煉丹術就只能買，但散修能購買來的丹藥大多都是次貨，作用效果不大不說，還昂貴的嚇人，上一世郭正陽冒着生命危險獵殺幾隻妖獸，拼的一身傷回來，也最多買些很一般的丹藥而已。　　散修，就是那種苦命。　　當然，你有實力殺人越貨的話說不定也能小發一筆，但能被一個普通散修殺掉的，大部分也富不到哪去，風華丹這種提升功力的丹藥，上輩子他都只捨得買過一次，還曾經讓他心疼了好久，因為心疼，所以才印象深刻，一聞到那種香氣他就認了出來。　　可眼前的女子竟然撿了一瓶？殺了她，奪過來？　　“咦，你……”　　就在郭正陽心跳加速，興奮的不能自己時，蹲在地上的楊璐璐才猛地抬頭，愕然看了郭正陽一眼。　　郭正陽這才又一驚，匆匆從對方臉上移開視線，轉身就走。　　激動了，剛才突然感應到靈氣波動就直接沖了過來，似乎驚到了對方呢。　　行走中，他更是苦笑連連，因為他心中意念真快要泛濫到了極限。　　而且他清楚，現在自己已經不止是被意念蠱惑的想動手，而是真被那一瓶風華丹撩的蠢蠢欲動。殺人或許不行，但只是奪寶呢？搶劫？？容易太多了啊。　　但他一樣不想被父母看着成為搶劫犯！大街上搶劫……　　“噗，他臉紅了……真好玩，這麼帥的傢伙，竟然還會害羞的臉紅。璐璐，你魅力真大。”　　“去你的，你再說我和你翻臉了，噗～”　　……　　郭正陽踏步而去，身子在行走中都有些輕顫，但背後卻又泛起一陣竊笑。　　笑聲也讓郭正陽一陣無奈，她們明顯會錯了意，而且錯的離譜。

# 第八章 你可是賺了

　　“這瓶子真的好漂亮啊，讓我看看。”　　“嗯。”　　“越看越好看，璐璐，瓶子給我好不好，我當個小玩意收藏起來。”　　“那不行，剛才它差點砸到我，應該是我的。你個死丫頭，這都想要。”　　……　　不過郭正陽背後的打趣聲很快又轉移了，兩個女人站起身子又對着瓶子關注起來，關注中，等楊璐璐再次從另一個女孩手中拿過瓶子，過程里引起一陣響動，楊璐璐才又一愣，“好像裏面有東西啊。”　　說話里她也拔開瓶塞，一手拿着瓶子向另一手裡傾倒，跟着就倒出來一顆圓滾滾，只有指肚大小的丹藥顆粒。　　藥丸子上還帶着一絲絲醉人的香氣，不過這香氣卻掩埋在了更加濃郁的藥味里，這就是風華丹的味道，這種滋味對郭正陽來說很美妙，甚至恨不得搶過來，但拿着丹藥的楊璐璐在愣愣看了幾眼后，拿在鼻頭嗅了嗅，又看看左右才伸手就把藥丸子丟在了地上，“好像是顆藥丸，也不知道是什麼東西，還是丟了算了。”　　她的同伴對此也沒有異議，正常人在路上撿了一個藥瓶，如果瓶子很精美漂亮的話，精美的讓人心動不已的想收藏起來，那隨手丟棄裏面的藥丸也很正常。　　哪個成年人會隨便撿街上的不知名藥物收藏？　　所以兩個女人都沒覺得不妥，但正走着的郭正陽卻身子一顫，愣在了那裡。　　“嘿嘿，雖然差點被砸到，不過也沒事，這瓶子這麼漂亮，你可是賺了。”　　“我們走吧。”　　“後面那個……你看他剛才多緊張你，一聽到你尖叫馬上就跑了過來，你一看他就嚇得紅着臉跑了，還長得那麼帥，你真沒興趣？”　　“去死吧你。”　　……　　嘻嘻哈哈中兩個女人又起身塔步走向前方。　　郭正陽也驟然轉身，走到之前兩女立身的地方，左右看幾眼，循着香味就蹲了下去，更從路邊雪堆里扒出了那顆被丟棄的風華丹。　　拿着丹藥放在眼前看了看，郭正陽又看向左右，但卻再沒有聞到其他葯香。　　只有一顆？他之前在楊璐璐丟棄丹藥時並沒觀看，所以並不知道只有一顆，一開始他還以為是一瓶的。　　但對方既然已經開始丟了，如果風華丹有多顆的話，肯定不會丟一顆留幾顆吧？那麼說這一瓶，只有這一顆？　　愕然中直到前方猛地響起一聲呼喊，郭正陽才又抬頭看去，一眼看到和楊璐璐一起的女子正在七八步外看來，對着他嬌笑，“帥哥，我們要到家了，你要是再沒勇氣過來，可就見不到璐璐這個大美女了，我偷偷告訴你，她叫楊璐璐。”　　“哎，你亂說什麼。”　　一聲嬌笑，楊璐璐臉色猛地一紅，跟着就羞惱的去捶打女伴，她們兩個私下里議論下還沒什麼，兩個女人私底下議論議論路上看到的帥哥，和兩個男人討論下路上看到美女一樣，很平常，但哪能當著對方的面把事情說出來的？　　捶了女伴一下，楊璐璐又看了郭正陽一眼，才臉色一紅轉身就走。　　她的女伴也在笑聲里沖郭正陽眨眨眼，轉身離去。　　郭正陽則是抓着風華丹靜靜呆立，直到十幾個呼吸后，他眼中才突然閃現出一絲狂喜。　　沒了！　　這一次楊璐璐已經徹底遠離了他身邊，但他腦海中一直犹如跗骨之蟲的那古怪意念，竟然徹底消失了！　　“那東西，一直或強迫或蠱惑着讓我殺了她，說有大好處，就是指的這顆風華丹？”　　“不過不對勁，她是在半路上撿到了風華丹，我在超市第一眼看到她時，那意念就一直蠱惑我讓我殺了她，如果當時我受不了蠱惑真的動手，那又怎麼再從她身上撿到這風華丹？”　　“我當時好不容易才壓制，為了壓制都讓自己吃了那麼多苦頭，如果不壓制，直接殺了她，她就不會再回來走這條路，就不會在這裏撿到這顆丹藥，那我還怎麼得到這顆風華丹？難道意念說的好處不是這顆丹藥？但如果不是，之前她撿到藥瓶時，意念已經變成了搶，而她丟棄風華丹后被我撿起丹藥，意念就徹底消失了？”　　驚喜中，又看了手裡的丹藥幾眼，郭正陽才突然又疑惑起來，而且這疑惑越來越大。　　因為他實在想不通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皺着眉苦思冥想，郭正陽腦海中突然又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很大膽的念頭。　　意念所指的好處應該就是風華丹，否則就無法解釋他一得到丹藥，意念就徹底消散。　　楊璐璐能撿到它，完全是一個大機緣！　　這種機緣就像是上一世郭正陽偶遇那個重傷垂危的修士，才能踏上修真路一樣。　　如果郭正陽之前殺了對方，難道就能把她的機緣，變成自己的？　　若這顆風華丹真是有修士在上空廝殺，其中一人被打碎儲物戒指，裏面的東西灑落下來，因為楊璐璐自己的機緣，這丹藥才會落在她身前被她撿到，但如果他提前殺了楊璐璐，這東西再掉下來時，難道就會掉在他身前么？　　這是，殺了她，可以掠奪她即將遇到的機緣讓其變成自己的？　　“不會吧，這想法會不會太誇張了？機緣，一個人的機緣根本無法捉摸，也無法把握，上一世如果我不是機緣巧合遇到那重傷垂危修士，就不會得到他的遺產，不會接觸修鍊這條路，但上一世如果不是我機緣太差，就不會在剛剛踏入真人境后，被兩個強者廝殺餘波波及而喪命。機緣這東西，根本不可能掌控吧？”　　這樣的念頭冒出來后，郭正陽自己都覺得荒謬，荒謬的他自己都不敢相信。　　但一時間除了這樣的解釋能勉強解釋的通，他也實在解釋不了這古怪意念的突然出現和突然消失，還有手中這已經到手的風華丹，又是怎麼回事。　　“不過就算有機緣，如果機緣到來時你自己不懂把握也是白費，上一世我得到那個修士的遺產，如果不是廢了五六年時間去鑽研，在失敗無數次后修鍊出結果，恐怕也會和修鍊失之交臂，根本不能在後來飛天遁地，成為和凡人截然不同的存在，就像剛才的那個女人，這顆風華丹雖然在服下后需要功法吸納才能把它的藥性發揮出來，但哪怕你一點都不懂這些，只要生吃了，它蘊含的龐大靈氣一樣會自動沖刷洗滌你的軀體，哪怕這藥性會損失，九成九都會因為你不去吸納而自動流失，但剩下的百分之一也足以讓她身體康健，雖不能說百病不生，但也要比普通人健康太多，身體素質也會慢慢改善，比常人強大，但她遇到這機緣時根本不懂得把握，竟然丟了風華丹拿走了丹瓶。也等於和這機緣擦肩而過。”　　“機緣，你有機會遇到，如果不知道把握，一樣是白費。”　　雖然郭正陽自己都不敢相信之前他的猜想和推測，但有一點無法否認，不管一個人多走運，有多麼驚人的機緣，但如果你自己不去把握，還是會碌碌而終。　　他辛辛苦苦克制殺念，和那意念一次次抗爭，卻也真沒想到不順着那意念指引行事，不去殺戮或者奪寶，也能白撿到這一個寶貝。

# 第九章 得了吧你

　　“呼～”　　漫漫春夜，延河縣一座快捷酒店二樓客房，一片漆黑的夜色下，盤坐在床上的一道身影突然睜開雙眼，張口一吐，一道長長氣流直接噴出一米多距離才漸漸消散。　　跟着床上身影才一躍而起，踏步走向窗側，行走中渾身骨骸劈啪作響，等到了窗前，身影一拳擊出，塗了石灰粉的牆壁也嘩嘩掉落絲絲碎屑。　　強勁有力的一拳之後，身影才又輕吸一口氣，靜靜站立在黑暗中，雖然沒有什麼言語，可整個身子都在興奮的發顫。　　“短短两天而已，吸納了那顆風華丹，我現在已經走完了聚靈初期四分之三的路程，上一世，前後加起來足足用了七八年才做到的事，現在竟然只是兩三天就做到了……”　　不可能不興奮，两天前的夜間，跟隨意念指引一直跟蹤着那個楊璐璐，偶得風華丹之後，他當夜就隨意找了家街邊的賓館住下，两天多來足不出戶，只是一直運轉功法吸納着風華丹內蘊含的澎湃藥力，等這一顆丹藥被吸納完畢，雖然中途也有一些浪費，但他的修為，也的確有了飛躍般的進展。　　尤其是兩相一比對，這差距更是堪稱恐怖，上一世用了五年入門，四年修鍊至聚靈初期巔峰，前後總共九年時光就這麼過去了。　　可現在，從他重生到現在也只是過去了兩三天而已。　　雖然此刻他距離聚靈初期巔峰還有一段距離，想要靠着單純修鍊達到還需要一年多時間，但已經收穫的成果也足以讓郭正陽驚喜到不能自己了。　　“這两天，雖然沒有時間回學校學習，不過以我現在的實力，體魄遠比普通人強大，就是連續四五天不眠不休也不會覺得太疲累，以後的日子一天分成两天使用，應該還能追的回來。可惜，可惜風華丹只有一顆，如果再多一顆，若能讓我晉陞到聚靈中期，催生靈海誕生靈識，普通知識就是一掃而過，深深印入靈海啊，可是這两天那古怪意念卻沒有再出現，沒有那東西，我又去哪裡尋找更多丹藥？”　　興奮之後，郭正陽腦海里也閃過一連串念頭，他重生之後第一目標並不是想急切踏上那條逆天改命的大道，而是想在幾個月後給父母一份滿意的答卷，以彌補前世最大的遺憾，只是後來發現自己對以前的知識忘了個乾乾凈凈，要從頭學起的話以眼下的狀態根本不可能在幾個月內完成目標，才選擇先去修鍊入門。　　但他的確沒想到入門之後，腦海中突然又多了那古怪意念，意念第一次出現他還很抗拒，敵視，疑惑，而思索了一陣子后，想到他的詭異重生可能和意念有關，郭正陽才對意念不再敵視，現在短短兩天後，他反而對意念有些懷念起來。　　雖然那東西出現后是要他去獵殺其他人，但他的確可以克制下殺戮意願的，而且上一次沒有殺戮也能獲得如此好處，那隻要不是昧着良心說話，郭正陽還真沒辦法說人家不好的。只要能擋得下那意念的強行左右和悄然蠱惑，那東西的出現對他就真是好事了。　　不過這两天在他吸納風華丹時，那意念卻再沒出現過。　　“算了，先不管這些，該回去上課了。”　　思索片刻，郭正陽才拿出手機看了下，現在時間是凌晨五點，對於普通人而言，這樣的時間正是睡得香甜時，不過他這個高三學生卻沒那麼幸福，延河縣一高早自習是六點到七點，但五點四十就是早操，而對於高三學生來說，早操之前半個小時基本就會抵達教室早讀，在學校里，這個時間也差不多都該起床了。　　收拾好情緒，郭正陽很快就離開酒店向著學校趕去，這一路走的很平靜，他也沒有太刻意趕路，只是不急不慢走着，等二十多分鐘后抵達一高教學樓下時，身前的教學樓更已經是燈火輝煌。　　高三五班教室里，同樣差不多坐滿了人，黑壓壓的少年少女各自坐在課桌前，有的是放聲朗讀着課本知識，有的還正瞌睡連連，支起書本掩蓋住臉頰偷偷小睡，而班主任王東平一樣端坐在講台上看着書本。　　這一次郭正陽沒有打什麼報告，而是直接就走進了教室，這一進來，講台上的身影也把視線落在了郭正陽身上，一眼長長的注視，最終王東平還是默默不語收回了視線。　　“靠，老郭，你太爽了吧，這两天去哪玩了？周二晚上就消失了，到現在两天兩夜了。”等郭正陽回到座位，藉著早讀的嘈雜聲線，張航才趴在桌子上滿眼無語的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笑了笑，並沒有回答，只是突然抓起桌子上被壓在書本下的試卷看了起來。　　“哈哈，這是模擬考的卷子，哥比你多考了幾十分呢。”看到郭正陽的動作，張航才趴在桌子上偷笑起來。　　郭正陽則拿起試卷觀看，語文試卷滿分150，郭正陽得了72，其中作文佔了40。　　數學試卷滿分150，郭正陽是49分。　　英語好一些，已經差不多快及格了，88分，一個很好的数字，不過郭正陽隱約記得這是抄來的，這一份試卷也是最容易抄襲的。　　文綜300分，他同樣考的一塌糊塗，153分。綜合起來，滿分750的試卷他就是考了362分，這還是有抄襲之功，否則英語估計真實水準也就五六十分頂天了。　　這是春節過後剛開始學的第一次模擬考，成績和他春節前的期末考試相比，還真是半斤八兩，沒啥進步也沒啥大退步。當然，這樣的成績似乎也沒什麼可退的了。　　“我考過了四百分啊，總分407，哈哈。”郭正陽無奈的抓着試卷觀看時，一側的張航卻哈哈大笑，笑的極為歡樂，似乎對於能上四百這道坎，已經讓他極為開懷。　　“沒事，我下次就比你多了。”無奈的揉揉腦門，郭正陽才也笑着看向張航。　　這成績是很爛，爛得慘不忍睹，但也正因為爛的不能再爛了，所以他的進步空間還是很大的。　　“切，得了吧你，前两天才剛說要好好學習，結果你轉身又翹課那麼久，這還想考過我？哥真不信。”張航卻又哈哈大笑，很鄙夷的給了郭正陽一個好笑的眼神。

# 第十章 一天一夜

　　“鈴鈴鈴～”　　一天時間再次匆匆晃過，等晚自習下課鈴聲響起，教室內又是一片雜亂的歡笑聲悄然呈現，不少學生都是在鈴聲響起的第一時間就起身說笑，或直接離去。　　教室最後一排，郭正陽也合上課本就站起了身子。　　“老郭，我靠，你還真學了一天啊，不累么？”　　同桌張航同樣起身，不過收拾課本時卻是滿臉驚粟的看向郭正陽，從早自習到現在的時間，他一直都和對方在一起，自然知道這一天的郭正陽都在做什麼，那是正兒八經的投入到書山題海中，上課時認真聽講，自習課認真自學，幾乎從頭到尾都沒有一次走神。　　那態度也真讓他有些愕然，甚至中途的時候都也偶爾被感染了一下，也抓起書本認真看了一陣子，但看了一會就又百無聊賴的放棄，因為他實在堅持不下去。　　身側這位，還真點奮發向上的味道了。　　“還行吧，走。”　　郭正陽笑笑，拍了下張航的肩頭就開口道。　　他是學了一天，但收穫還是不堪啊。體能壯大了十倍不止，認真學習一天他的身體也並沒有絲毫疲累，但這純粹靠腦力的勞動，對郭正陽來說真的收穫不大，畢竟到了聚靈中期，你吸納入體的靈氣才會去催化大腦激發靈海，在這之前的確只是針對四肢身形的改變。　　學了一天後不止不累，他還準備着繼續連夜攻讀的，不過現在倒是要出去走幾圈，放鬆一下，身體不累，腦子累，的確需要散散心。　　和張航一起走出教室，兩人一路上倒是有說有笑，哪怕大部分時間都是張航在說笑，而郭正陽話則比較少，不過張航也不介意，出了教學樓到了廁所，郭正陽所做的舉動，卻讓張航大吃一驚，愕然看着在廁所角落掏出支煙點上的郭正陽，張航都無語的差點懵掉。　　“等下你回宿舍吧，我還不困，再回教室看會書。”上一世郭正陽煙癮很大，酒癮更大，後來因為身體素質的不斷強大，抽煙喝酒什麼的卻逐漸變得沒了一絲滋味，抽煙就像吸紙，喝酒則如白開水，那些玩意就是想不戒都自然而然戒掉了。　　重活一次，在突然接觸這曾經熟悉的味道，的確讓他頗為留戀，這包煙就是他得到風華丹進入賓館吞服丹藥時買的，當時還沒吞服丹藥前，郭正陽足足接連抽了半包，回味了很久很久。　　但可惜的是現在他的體魄已經強大了許多，短短兩天後再抽，香煙的味道，也已經淡了不少，和兩三天前那種熟悉味道相比，已經淡的讓他微微搖頭，不過慶幸的是，這餘味已經足以讓他振奮。　　站在廁所抽了兩根煙，在張航震驚的視線中，郭正陽才又返回了教學樓。　　而此刻的教學樓依舊是燈火輝煌，高一高二年級大部分熄了燈，但高三戰場里，基本還是都亮着的。　　走到教室門前時，郭正陽大眼一掃，此刻教室里竟還有零星七八道身影沉溺在書山題海里，很古怪的搖搖頭，他才輕聲走回自己的座位前，繼續拿起書本觀看。　　郭正陽看的很投入，現在他主要研究的就是英文，因為這個稍微容易些，只需要多去朗讀背誦就行，換了數學，他就是想研究都不行，因為初中的已經忘得一干二凈，他必須在老師講課時認真去聆聽揣摩，才能多少容易理解一些。　　而自修的時候，直接抓起數學課本，他一樣是九成九內容都茫然無解。　　挑容易掌握的知識，郭正陽一看就是幾個小時晃過。　　不知不覺間的投入，外界哪怕有什麼響動，他都絲毫沒有留意。　　直到一聲輕咳突然在身前響起，郭正陽才猛地抬頭看去，而後就看到王東平正靜靜看來，眼中的視線很奇怪。　　奇怪的就好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一樣。　　看了王東平一眼，郭正陽才又把視線投向他處，跟着就看到此刻教室里，只有後排的燈還亮着，而教室里除了他和王東平之外，也已經再無任何身影。　　“不早了，回去睡吧。”　　在郭正陽觀看中，王東平才也輕聲開口，雖然他在極力壓抑，但這句話的語氣依舊帶着清晰的怪異感。　　郭正陽則拿出手機看了下，才發現時間已經到了凌晨一點多。　　而延河縣一高晚自習下課是九點半，十點熄燈。　　郭正陽愣了一下，才平淡的道，“沒事，我還不累。”　　“學習不是一天半天的事，回去睡吧，明天還要早起呢。”王東平再次開口，聲音依舊很平淡。　　郭正陽也又看了這個班主任一眼，“我知道。”　　他的話同樣很平淡，對上王東平也絲毫不像其他學生那樣有什麼緊張忐忑的情緒，就是淡淡的，似乎不帶絲毫感情。　　一句話又說的王東平微微皺眉，不過最終他還是搖搖頭，轉身就走。　　不過就在王東平走出去兩步時，郭正陽卻又開口道，“王老師，對不起。”　　一句話前方身影才猛地頓足，再次愕然轉身，直直看着郭正陽，眼中全是錯愕和迷茫。而此刻在他視線中的郭正陽依舊是低着頭看書，頭都沒有抬。　　王東平愣了片刻才又轉身踏步，向著門外走去。　　今天的事，的確讓他這個做班主任的很無語，甚至驚奇的有些發懵，通常情況下，晚上十一點左右，他就會趕回教室催那些還在學習的學生回去休息，畢竟高三的學生就算再努力，也要保證一定的睡眠才行。　　但今天他卻驚奇的發現，放學后還留在教室里學習的人竟然多了一個，多出來的還是那個最讓他覺得不可能的那個。　　那個人會好好學習？太陽從西邊升起都比這個更靠譜吧。　　而事實卻是那個在他心下極為厭惡卻又不得不忍耐的學生，真的坐在這裏認真學習，其他學生，十一點就走了，王東平卻留在這裏看了郭正陽近兩個小時，兩個小時的觀看，親眼看着這位認真學了那麼久，但他依舊覺得不可思議，懷疑自己在做夢。　　同樣讓人錯愕的，也包括這句沒頭沒尾的對不起。　　……　　“醒醒，不是吧你？你在這裏睡？昨晚幾點睡的？”　　教學樓的燈光又依次在黑夜中亮了起來，趴在課桌上睡的正香的郭正陽是被人搖晃醒的，醒來后看到的第一眼，就是同桌張航詭異的表情。　　郭正陽這才直起頭，抓出手機看了下，五點十分，此刻教室里學生都也還不多，九十多人的教室只有三四十道身影。　　“我去洗把臉。”收回視線揉了下臉，郭正陽才又站起身子，昨夜是學到四點，他才耐不住一直發脹的腦門不得不趴下休息了會，接近二十個小時的辛苦，他的身體一點不累，大腦卻真的有些發脹。　　不過等洗了把臉回來后，郭正陽就又精神抖擻的開始早讀。　　這一天一夜，過得平淡，但他卻覺得很充實。

# 第十一章 我替他結賬

　　“老闆，來瓶二鍋頭，一斤裝的。”　　春日午後，快兩點的光景，延河縣街頭一家小飯館內，郭正陽坐在一張餐桌上點了菜之後，就對着轉身離去的老闆招呼。　　一句話，那老闆才驀地轉身，愕然不已的看來，“一斤裝的？你一個人？”　　郭正陽點點頭，並沒有說話，只是隨意拿出一根煙點上，靜靜抽了起來。　　嗜煙好酒，這愛好怕不是也沒多少時間可以享受了，體魄的強大，所帶來的各種副作用也是很明顯的。就是現在哪怕他還只是聚靈初期，但喝着白酒的滋味已經很淡了，淡的也就是比普通人喝啤酒稍重一點。　　獨自來一瓶一斤裝的二鍋頭，喝在他嘴裏也不過是普通青年喝一瓶啤酒那樣，沒絲毫影響，等二鍋頭上來后，郭正陽也沒顧忌左右食客詫異的眼神，直接就擰開瓶子對着酒瓶灌了一大口，入口輕淡中帶着一絲辣辣的味道，讓他極為舒暢。　　十天了。　　服下風華丹已經過去了十天，這已經是又一個周日午後，十天來郭正陽的生活很平淡，也很枯燥，十天里只有兩個晚上他是按照普通學生的作息，下了晚自習就回宿舍休息，其他八天則都是白天學一天，晚上繼續熬到四點左右，一天二十四個小時，最多休息兩三個小時。　　一周多的苦讀，郭正陽要說收穫還是有的，雖然進步並不是特別巨大，但至少現在他看課本，再不是剛重生時那種看天書一樣的狀態。　　這，就足夠了。　　雖然這段時間很累，不是身體累，而是心累腦子累，但他覺得很滿足，以這樣的狀態持續下去，他相信等到了高考時，絕不會再讓父母失望。　　而這個周末，因為一直持續的苦讀實在太累，他也準備給自己放鬆一下，外加緬懷些曾經已經模糊的記憶。　　獨自一人抽着煙，大口喝着二鍋頭，坐在靠窗的位置曬着已經泛暖的春陽，郭正陽的心情很平靜，也很愜意。　　“老闆，一碗麻辣燙，再來一瓶可樂。”　　靜靜的吃喝中，一道動聽的聲音也驀地在身側響起，這聲音給郭正陽的感覺很熟悉，等他愕然轉身，才看到一道倩影在過道對面的餐桌上坐下。　　他看去時那倩影也正好看來。　　一眼后，郭正陽更驀地呆了。　　真的是她？　　坐在過道對面的倩影，一頭爽利的馬尾辮，呈現出來的面容是純凈的素顏，精緻到近乎完美的五官，搭配白皙細膩的膚色，靜靜坐在那裡看過來，就給人一種極強的視覺衝擊。　　這種衝擊是安靜，彷彿一看到那張俏臉，你的心莫名其妙就突然凝滯了，周邊一切也彷彿齊齊失去了色彩，滿眼只有那一張美輪美奐的精緻容顏。　　郭正陽愣着時，倩影美眸里也閃過一絲驚訝，似乎不只是因為看到郭正陽后感覺小驚訝，等掃過郭正陽的餐桌，看着桌面上一瓶見了底的二鍋頭，外加郭正陽夾在手指間已經燃燒大半的香煙，那雙純凈眸子里的驚訝也更濃烈了幾分。　　驚訝之後，倩影還是很快恢復平靜，對郭正陽輕輕點點頭，就移開了視線。　　郭正陽也收回視線，失笑着搖搖頭，抓起二鍋頭就又喝了起來。　　雖然在這裏遇到有些巧，不過他也沒多想，畢竟這隻是上一世曾經讓他魂牽夢繞無數個日夜的倩影，五十年歲月流轉，曾經的衝動和美好也早已煙消雲散，而這裏畢竟就是在一高外的街頭，校內學生出門，可不就是在這一條街附近遊走么。　　靜靜喝酒，抽煙。　　一個人的午後難得的悠閑和愜意，對他來說本就是享受，他也並不想輕易被外界干擾。　　“老闆，再來一瓶。”　　隔壁的麻辣燙還沒有上來，郭正陽的二鍋頭就喝完了，很快就又對着里側招呼，一聲招呼，郭正陽明顯感覺到隔壁的倩影猛地注視而來，其實別說是她，就是正在裏面忙活的飯館老闆也當場一呆，雖然呆了一下就又拿着一瓶二鍋頭走了過來，但到了近前後，老闆還是笑着道，“小兄弟，海量啊，你一個人能喝二斤？這可是二鍋頭啊，不會是失戀了吧，年輕人，就算海量也要少喝點。”　　放下酒瓶的時候，老闆更是笑眯眯看着郭正陽，話語多少有些古怪。　　郭正陽倒是無語，沖老闆點點頭也沒回話，只是擰開瓶蓋就繼續喝了起來。　　他在這裏吃飯叫了兩三個小菜，不過到現在小菜基本沒動過，就是單純的喝酒抽煙了，不止酒瓶空了一個，桌子上煙灰缸里的煙頭也快塞滿了。　　繼續一個人靜靜享受，抓着酒瓶喝一口，抽一口香煙，煙霧繚繞中只是過了十分鐘左右，郭正陽就酒足煙飽，站起身子道，“結賬。”　　“大兄弟，海量啊，兩斤下肚站的還這麼穩？牛！”裏面的老闆很快走出來，沒有直接報賬單，而是率先沖郭正陽挑起了大拇指，等郭正陽笑着摸向口袋時，老闆才笑道，“總共五十二塊，零頭給你抹了，五十就行。”　　兩瓶酒不貴，畢竟只是二鍋頭，不過郭正陽叫的菜，有一盤涼拌牛肉，還有一個涼拌豬耳朵，可都是肉菜。　　等這句話落地，正在摸口袋的郭正陽卻一愣，愣愣看着老闆，眼神多少變的怪異起來。　　“怎麼？”老闆也一愣，狐疑的看來。　　“咳，我忘帶錢包了。”饒是郭正陽幾十年心境，這時候也微微有些臉紅，擦，他忘帶錢出門了，他錢包一直隨身帶的，只是今天是周末，加上天氣回暖，之前的羽絨服什麼的就在中午換成了休閑式西服，牛仔褲也換了款式。　　這一身裝扮倒是休閑帥氣的厲害，走在大街上絕對能吸引大把回頭率，但一句話后，飯館老闆卻無語的瞪圓了眼。　　“噗～”　　老闆瞪眼中，兩人身側也驀地響起一聲輕笑，笑聲很細很甜，等郭正陽扭頭看了一眼，正看到曾經的女神在輕捂着櫻唇偷笑。　　“這樣吧，我手機押你這裏，等我取了錢再來還你。”無奈的搖搖頭，郭正陽才從口袋裡摸出手機哭笑不得的開口，還好帶了手機的，這也多虧換衣服的時候，母親來了電話問他這個周末回不回家，他是在換了衣服之後一邊接電話一邊走出校門的。　　否則恐怕手機也會拉在學校。　　“啊？手機……呵，這是……”老闆這才隨着話語看去，一眼后猛地一驚，這款手機的確是眼下國內最流行的智能機，四五千一部呢，“這可不好，這麼貴的手機萬一出了事，我可賠不起，既然你帶着手機，不如打個電話讓你朋友來送錢？”　　驚了之後，老闆才連忙擺手。　　郭正陽的穿着帥氣得體，衣服款式很潮很帥氣，手機也這麼貴，看上去的確不像故意賴賬，不過這麼貴的手機他還真不好隨便拿。　　“那我打個電話問問。”郭正陽無奈點頭，而後就當著老闆的面給張航撥起了電話，重生到現在一直對外界漠不關心，偌大一個校園，他也就張航那一個朋友而已。　　只不過電話打出去，卻久久無人接聽。　　在郭正陽又苦笑着掛了電話，老闆也有些瞪眼時，身側才突然響起一聲甜甜的輕笑，“老闆，我替他結賬。”

# 第十二章 意念再現

　　“謝謝。”　　“不客氣。”　　……　　片刻后，兩道身影隔着一兩步的間距，並肩走向一高方向，男的帥氣飛揚，穿着更是瀟洒時尚，女的則純美乾淨，這樣的一對組合走在街頭，的確讓不少行人都紛紛側目，回頭率高的嚇人。　　只不過行走中郭正陽臉色卻有那麼一點不自然，他的確沒想到好不容易出來享受一回，竟然還遭遇如此糗事，還好對身側的女生已經沒了什麼感覺，否則若換了上一世的自己，在她面前如此出糗恐怕早就找個地縫鑽下去了。　　“我回學校就把錢還你。”無奈的揉了下額頭，郭正陽才再次開口。　　“嗯。”這句話也只是換來一個簡短的回答，只不過在輕嗯中女生卻瞪着美眸看來，眼中全是疑惑，驚訝，好奇……　　“怎麼了？”郭正陽這才轉身看去。　　“沒什麼。”女生急忙笑着轉頭，好像真的沒什麼。　　郭正陽看了幾眼過去，看到對方又安靜的走路，他也沒有再多說，同樣靜靜的走。　　行走中，他明顯感覺到身側的女生不斷把視線偷偷落在他身上，似乎一直在好奇着什麼，還是那句話，換了上一世，和她如此近的距離，還讓她如此偷偷關注，怕不是郭正陽早就美的心下冒泡了，只可惜幾十年滄海桑田，他現在有的只是平靜。　　沒有開口主動找話去說，郭正陽只是陪着她一起走向學校。　　但走着走着，在距離一高大門已經只剩下幾十米距離時，郭正陽才突然身子一顫，停下腳步默默站立，默默站立中，他眼中更快速閃過一絲喜色。　　因為此刻，他的腦海中突然泛起了一股奇怪的意念。　　這意念很熟悉，就是似乎要指引他去什麼地方，你到了那個地方，就會有大好處，意念的指引，一開始很淡，但眨眼間就又變得強烈起來。　　意念？　　那古怪的意念，竟然在這一刻突然出現了。　　上一次意念出現，指引着他去某超市跟蹤一個女收銀，等他跟蹤了一陣子后，從對方手下撿到一顆風華丹后，意念就徹底消失，一消失就是十多天。　　郭正陽雖然最初對意念有抵觸，可風華丹的好處，的確讓他很心動，所以在修為大進之後，他也真的不止一次想過，如果這玩意能再多來幾次，多給他指引着尋來更多的好處就好了。　　可這麼多天，這東西就是再沒出現，讓他在辛苦學習之餘，偶爾想起來都會覺得遺憾。　　但現在這莫名其妙的時刻，它竟然真的又出現了？而且又有好處？　　這樣的感覺呈現后，郭正陽還真是想不驚喜都難。　　“怎麼了？”郭正陽驚喜的頓足，和他一起同行的女生卻在又走出去幾步后才察覺到異常，也驀地頓足轉身看來，眼中依舊有着詫異。　　“我突然想起還有點要緊事沒做，現在要離開一下，那個，等我回學校再還你錢。”郭正陽也抬起了頭，不過看去時眼中的喜色也已收斂，臉上更帶着一絲歉意。　　意念出現這種事，他當然不可能告訴對方，只能先扯個理由推搡一下。　　“呵呵，那行，你去忙吧。”女生則睜了睜明亮的額眸子，好奇的視線再次從郭正陽身上掃過，但隨後還只是簡短的輕笑。　　“抱歉了。”郭正陽也笑着點頭，又歉意的看了對方一眼，才轉身就走。　　轉身之後，他眼中的喜色也再次流露而出。　　好不容易，這玩意又出現了，而且還是和上次一樣告訴他有好處，難道這也和上次一樣，去讓他去什麼地方找什麼人，找到人做目標后，能從對方身上得到丹藥？　　如果是那樣，就太美妙了。　　他現在隨便再來一顆風華丹，可就能晉陞聚靈中期啊。　　“也不知道這東西到底是什麼，難道次次出現，次次都有好處？算了，不管那麼多，還是趕快趕過去看看再說。”　　已經是第二次出現，郭正陽的表現的確和第一次有很大的不同，上一次他還和這意念抗爭了一次，強制壓下意念后，等它又突然出現讓郭正陽判斷出如果不去看看都沒法正常生活，他才不得不順着意念過去。　　但這一次，他的確是都有些迫不及待。　　這，就是嘗到了甜頭之後的變化吧。　　雖然腦海中也在思索着意念的來歷，但因為這根本毫無頭緒，所以他在思索中還是快步走着，按着意念的指引，走的遠比上一次快得多。　　就這樣大約走出二十分鐘后，他走出的距離已經距離一高有四五千米，都到了縣城一處比較偏僻的地帶，意念的指引才逐漸到了盡頭。　　而等他沿着一條狹窄的巷道，抵達了一棟破舊的宅院前，意念的指引更是提示着，前方的破宅子就是他的目的地。　　“咦？上一次意念出現，所指引的目的地距離我只有一千多米，就在學校外面大街上的超市裡，這一次，卻走了四五千米，快十里地了，可比上一次遙遠了很多。”　　看着眼前的宅子，郭正陽腦中又突然閃過一個念頭，兩次意念指引之間的確有了一些變化。　　而眼前的宅院也真的很破舊，大門都還是古老的木門，門框左右也是破舊的磚牆堆砌出的建築，門框上春聯門畫之類都已經模糊的看不清楚，一道大鎖落在門上更是銹跡斑駁。這一棟宅院和左右建築都已經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因為在巷道右側，是一棟聳立的二層小樓樓后牆，左側也是高高的水泥牆。　　小樓后牆和水泥牆壁夾起來的巷道足有十多米長，巷道出口對應的是另一條小路，因為地方有些偏僻，所以此刻這裏倒是顯得很僻靜。僻靜的環境加上破舊的門戶，木質的大門，更給人一種很深沉古老的感覺。　　不管怎麼看，這都像是一個長期無人光顧的舊宅子。　　皺着眉打量左右幾眼，郭正陽才上前兩步，貼在木門上向內聆聽。　　意念上一次指引的最終目標是一個人，這次竟然是指向這麼破舊的宅院？這宅院看上去的確像是荒廢的建築，裏面有人？還是這次的最終目標不是人？　　等貼上去聽了一陣子，郭正陽才猛地恍然，這一次的意念指引最終目標看來還是人，因為他已經聽到了細微的人聲，就在宅院深處。　　這也多虧他體能增強了許多倍的結果，否則隔得那麼遠，裏面深處的人聲也不大，換了普通人還真不可能聽得到。　　確定了破宅子里有人，郭正陽才很快又向後退，退了幾步后又猛地一側身，唰的衝上了巷道左方兩米多高的水泥牆壁上。

# 第十三章 古怪目標

　　破宅子里有人，為了不打草驚蛇，郭正陽沒有直接翻進木門環繞的舊院落，而是趴在側方水泥牆上觀看起來。　　這水泥牆壁內是另一個家庭，趴在牆上看了幾眼發現院子里沒人後，郭正陽才翻了進去。而後又沿着這個院子角落快速欺近另一道院牆，院牆隔開的才是那個木門內的院落。　　再次上牆趴在邊緣向內看，入目看到的則是雜草叢生的髒亂世界。而在破舊的院落深處是三間瓦房，那瓦房屋頂都已經有瓦片脫落，偶爾還顯露出木質的屋樑，破的不能再破了。又細細聽了片刻他才大致確定，之前聽到的人聲就是從瓦房裡傳出的，而腦海中的意念指引，同樣是指向瓦房內。　　“奇怪了，雖然裏面有人，但這個院子這麼破敗，門鎖都生鏽的破宅子，瓦房屋頂也已經露天了，又會是什麼人在這裏面？”眼中閃過一絲疑惑，郭正陽又細細觀察了片刻后才翻下院牆，貼着牆壁滑了下去。　　已經服用過一顆風華丹，他現在在聚靈初期也行進了一大段距離，體能遠比普通人強大七八倍不止，所以做起這些事也是輕而易舉。悄無聲息滑進破院落，郭正陽很快就踮着腳尖悄無聲息的靠近了瓦房，隨着靠近，屋內的聲音也越發清晰的落入了郭正陽耳中。　　“拿到了？多少？”　　“五百萬？好！好！你快點回來。”　　……　　“余哥，真拿到了？”　　“嗯，五百萬啊。”　　“真的？哈哈，五百萬啊，我們發了，不過這小子怎麼辦？”　　“怎麼辦？嘿嘿，殺。”　　……　　一句句話語落入耳中，郭正陽也貼着瓦房的窗沿向內偷窺，很快就看到了瓦房內一名穿着西服的帥氣青年被繩索緊緊捆綁着綁在一張椅子上，青年口中也被塞着一團破布，而在他身側則是兩個喜形於色的男子，其中一個長發男子手裡還拿着一把鋒芒閃爍的匕首，極力壓抑着情緒不斷低笑。　　“那就殺了吧，殺了他我們就離開銘川市，神不知鬼不覺。”另一個穿着夾克的男子也嘿嘿低笑，都忍不住興奮開始摩拳擦掌。短短的對話，被綁在椅子上的青年卻是臉色一片煞白。　　不過那青年除了臉色發白，身子輕顫之外，倒也沒有太多其他表現，看上去竟然還有一些冷靜，尤其是眼神。　　這是綁架勒索，拿到贖金后撕票？　　終於看明白了大概情況，郭正陽的臉色也直接變得古怪起來，因為他真沒想到順着意念的趕過來之後，遇到的會是這樣的場景。　　不過說的也是，這麼一個破敗的院落里，有人會藏在這裏，就算遇到的不是普通事似乎也可以理解。　　同一時間，郭正陽腦海中的意念也驟然一變，變成了曾經很熟悉的一幕。　　殺，殺了他，就有大好處！　　而這次意念指向的目標，就是那個拿着匕首低笑的長發男子。　　“目標竟然是一個綁匪，還是一個勒索成功后準備撕票的綁匪……”看着屋子里的情況，郭正陽伸手摸了下下巴，神色一片古怪。　　郭正陽覺得古怪時，屋子里的情況卻又一變，拿着匕首的長發男子冷笑着把匕首貼上了西裝男臉上，“勻少，恐怕你做夢也沒想到會有今天吧，銘川大名鼎鼎的勻少，竟然會載到我這個無名小卒手上，明年今天可就是你的忌日了，但恐怕根本沒人知道去哪拜祭你。”　　冷笑中，長發男手裡的匕首還在勻少臉上滑來滑去，似乎是想等着欣賞什麼，而勻少的表情也的確越來越白，身子都顫抖的越來越劇烈，他更緩緩閉上了眼似乎等着受死一樣。　　但這情況卻讓長發男一愣，而後才低笑道，“沒看出來啊，沒想到你這個大少死到臨頭還這麼硬氣，哼都不哼一聲？”　　說話的時候，長發男突然又伸出另一隻手，把勻少口中的布團扯了出來，“看在咱們賓主一場的份上，你有什麼遺言儘管可以說出來，說不定我一時興起，還會去幫你實現呢。”　　看得出，長發男現在並不急着殺人，反而似乎在抱着戲謔的心態逗弄手裡的人質。　　也是直到這時勻少才猛地睜開眼，仰頭看了長發男一眼，眼中全是憤怒。　　“余哥，還是一刀殺了算了，不然萬一拖久了，……”看着勻少的反應，又看看長發男，夾克男眼中倒是閃過一絲焦躁，貌似這位並沒有悠然自得的心態，反而有些急，似乎生怕拖久了就發生變故。　　不過說的也是，綁架勒索然後撕票，如果不是老手在做，有些焦躁也是正常的。　　“你怕什麼，我們把這小子從銘川綁到這裏，誰會知道他在哪？他的人就算要找也是在市裡找，咱們很安全的，我替他鞍前馬後跑了幾年，等我有麻煩了，他卻連一點小錢都不肯借給我，這不是逼着我綁他么，媽的，幾百萬對你來說根本無所謂，你卻要看着老子走上絕路，現在我就讓你死在這幾百萬身上，哈哈……”而在夾克男話語落地后，長發男倒是轉身呵斥一聲，才又狠聲對着勻少開口，滿臉都是獰笑，獰笑中手一劃，滋的一聲就在勻少臉上劃下一道傷口，皮開肉綻。　　但出乎預料，勻少雖然被這一刀割得齜牙咧嘴，可還是硬生生忍着一聲不吭。　　“呵，還真硬氣，不過等下子就不知道你還能不能硬氣的起來，老三從市裡趕過來要幾個小時，幾個小時，我可以先在這破房子里挖個坑，再把你丟進去，然後挑破你身上幾處無關緊要的血管，讓你在坑裡看着自己慢慢失血過多而死，你放心，我都準備好了，等下只要在這裏撒點東西，你的血腥味就會被掩蓋下去，……”看着勻少依舊不吭不響，長發男才再次嘿嘿地笑，說出來的話也讓勻少猛地臉色大變，變得臉色凄白的慎人，身子也又劇烈開始抖顫，但他還是緊緊咬着牙不吭不語，只是狠狠盯着長發男。　　這樣子反而讓長發男大怒，大怒中長發男剛抓着匕首要朝勻少身上刺下去，“媽的，現在還給我裝大爺，我看你撐到什麼時候！”

# 第十四章 剛好路過

　　“噗～”　　一匕首刺下，長發男挑在勻少左臂，刺出一個不大不小的傷口，等匕首再次從對方手臂內拉出時，那傷口處也開始緩慢向外滲血，不急不躁，就是緩緩向外輕流。　　“看到沒，就是這樣的傷口，只要我在你身上多來幾下，你在一個小時內都不會死亡，只會慢慢看着自己渾身血液流失，我對你不錯吧。”在勻少被這一刀刺得又眉頭緊皺，嘴角也輕微抽搐時，長發男才又嘿嘿低笑。　　低笑中他更一轉身，對着幾步外的夾克難道，“小濤，挖坑。”　　“好。”夾克男也皺了下眉，不過還是快速走向屋后，抓起一柄鐵鍬就在瓦房內的空地上開始撬起了青磚。　　這還真是要挖坑埋人的節奏，而且看上去是要把勻少活活折磨死。　　瓦房外一直在窺視的郭正陽把一切收入眼底，眼神倒是一片冷漠，並沒有出手制止的意思，只是靜靜地看。　　他並不覺得自己是正義衛士，所以就算屋子里即將發生兇案，郭正陽也沒動，說的難聽一點，別人死活和他有什麼關係？上一世見慣各種廝殺，這情況不過是小兒科罷了。不過郭正陽的眉頭卻輕皺了起來，因為他發現這次的目標不是普通人。　　這不是說對方在綁票勒索，做的事不是普通人乾的，而是指的對方的身手，其他什麼都不說，一匕首刺下去造成那種恰到好處的傷口，絕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而且殺人什麼的對方沒有一點害怕慌亂，就是正在挖坑的夾克男一樣對留血的場面見怪不怪，夾克男也就是對綁票后慢慢調戲着虐殺肉票似乎有些不贊同，但看上去也只是怕拖久了發生變故而已。　　這兩個綁匪，有一定身手。　　皺眉看着看着，郭正陽才突然身子一顫，臉色都微微一紅，呼吸也變得粗重了一分，這頓時讓他一驚，暗道一聲壞了，跟着急忙壓抑自身的不妥，更彎着腰向後退。　　是壞了，原本他隱藏的很好，屏住呼吸側身在窗側透過餘光窺探，裏面的人也根本沒有絲毫察覺，但腦海中的那該死的意念，只要他不動手，就會一直在不斷的緩慢蠱惑他，蠱惑的他的身軀逐漸變得興奮，雀躍，這種興奮的雀躍不只是帶着他的身體興奮，還會帶動他情緒興奮雀躍。　　所以他才會身子輕顫，呼吸粗重。　　上一次跟蹤楊璐璐時，這樣的興奮雀躍對於正常女孩來說，倒是被對方誤解成了另一種奇妙的情況，誤以為郭正陽對她有意思，但那是大街上正常少女的心態，可現在呢？如果被裡面的人發現，恐怕絕不會產生那樣的誤會。　　不過還好的是在郭正陽後退中，屋子里也並沒有什麼異常動靜，這讓郭正陽又鬆了一口氣，看來裏面的人就算不是普通人，也強不到哪去。　　換了真正的高手，他剛才呼吸一亂恐怕早就察覺了。　　判斷出這些，郭正陽心情放鬆時卻又皺眉開始思索，這次的目標他該怎麼處理？按照意念的指引去殺？還是那句話，他不是怕殺人，只是不想擾亂現在的高中生涯，怕被父母得知后沒法交代。　　而不殺，像是上次跟蹤楊璐璐一樣在暗中跟着？　　這恐怕也不合適，因為這次的目標是綁匪啊，對方殺人滅口之後似乎是要離開銘川市的，而不只是離開延河縣。　　思索中，郭正陽一時間還沒想到好辦法，卻突然身子一凜，猛地轉頭向後看去，跟着就看到一個留着寸頭的青年正趴在院牆上探出頭，狠狠盯着他。　　郭正陽一驚，院牆上的身影動作也很快，單手扒着院牆，另一隻手一揚，伴隨一道還在遠處的重物落地聲，一柄黑洞洞的槍口就對準了郭正陽，“別動，敢亂動我崩了你！”　　郭正陽這才靜靜呆立，一動不動看着前方，不過心下卻是一片苦笑，那寸頭距離他還有十多米，隔着這麼遠，槍支……　　對他還真有一定的威脅。　　大意了，他竟然等到對方爬上牆頭看過來才察覺，這的確太遲鈍了。　　不過這真不能怪他，主要是剛剛他的精神狀態和身體都在不由自主的興奮，為了壓制那種興奮，同時還要防備瓦房裡的綁匪，他真的還沒能力兼顧後方太遠。　　如果不是精神狀態和身體不由自主興奮，不是去分心壓制，說不定對方還沒爬上牆頭他都能察覺，但現在明顯晚了。　　現在如果對方真的開槍，他能躲過去么？應該可以吧，這些人有一定的身手，但似乎要比他弱，所以如果真的開槍，只要他的速度能比對方的手指快，就可以躲過。不過這畢竟只是猜想，郭正陽也沒有絕對把握，所以只能暫時一動不動。　　“誰？”　　……　　同一時間，屋子里也很快響起兩聲輕呼，跟着藏在屋子里的人就拉開虛掩的房門走了出來，看一眼院落，走出來的夾克男也臉色一沉，掃掃郭正陽，才又看向遠處趴在院牆上的寸頭青年，“怎麼回事？”　　“我剛帶了飯回來，就看到這小子在偷窺。”寸頭青年撇撇嘴，說話的時候屋子里也傳來一聲輕呼，“先留活口，帶進來問問。”　　輕呼中寸頭青年擺着槍支示意，而一側的夾克男同樣兇狠的盯着郭正陽，更同樣從懷裡拿出一把手槍，站在幾步外對準郭正陽。　　郭正陽連連苦笑，只能邁步走向瓦房，退步中寸頭青年也翻身進了院牆。　　“怎麼回事？附近還有沒有其他人？”　　“應該沒有，我回來的時候大致看過，沒看到什麼不妥，就是上牆時看到這小子在窗戶那裡偷窺。”　　……　　踏步進了屋子，郭正陽被後方兩個男子拿槍威脅着站在了被捆綁的勻少一側，肉票勻少也齜着牙驚訝的看了他幾眼，至於長發男則是拿着匕首走到門口，和寸頭青年低語。　　現在的情況就是一個空蕩的堂屋，郭正陽和勻少一站一坐，在最里側，三個綁匪則站在門口，中間隔了兩三米距離，夾克男拿槍指着郭正陽，寸頭青年的槍支倒是落了下去，正在和長發男交流。　　綁匪們短短交流之後，長發男眼中才凶光一閃，轉身看向郭正陽，“警察？”　　“不是。”郭正陽搖搖頭，心下卻一片苦笑，他還真沒想到還有一個綁匪出去買飯啊，他最初也只聽到這伙人有個人剛收了贖金，要過陣子才能回來。　　“張家的人？”見郭正陽搖頭，長發男眼中閃過一絲疑惑，上下打量過來幾眼，似乎也覺得郭正陽不像是警察，才又皺着眉開口，開口的時候更看了勻少一眼。　　勻少此刻還在淌血，臉上、手臂都在向外慢慢滲血，兩處傷口搞得他一直齜起牙忍着疼，倒是頗有些小凄涼。　　“也不是。”郭正陽再次搖頭，而長發男則冷笑道，“那你是什麼人？”　　“如果我說我只是剛好路過，你們信么？”郭正陽則咧嘴一笑，一句話，對面三個男子都猛地一呆，跟着就勃然大怒。　　“操，小子，他媽還嘴硬？”大怒中，拿着匕首的長發男直接踏步上前，鋒利的匕首直接對着郭正陽肚子上刺來。　　但郭正陽卻不驚反喜，因為他終於等到了翻盤的機會！

# 第十五章 獲得罪孽

　　還在院子里時，兩個人分別拿槍一遠一近對着郭正陽，他沒把握能躲得過對方的子彈，所以就算不願意也只能暫時被槍指着走了進來。　　不過現在或許是三個綁匪覺得形勢盡在掌握之中，對郭正陽的態度也有了鬆懈。　　拿着槍的寸頭男槍支都垂了下去，雖然夾克男還抓着槍在兩三米外瞄着他，不過在長發男抓着匕首刺來時，機會也終於來了。　　郭正陽站在被綁的勻少左側，夾克男拿着槍在勻少右側兩三米外對着他，雖然長發男也是從左側撲來，並沒有擋住夾克男的視線和槍口，可郭正陽的速度也是很快的。　　唰的一下，郭正陽閃身向左跨出，直接讓撲上來的長發男擋在了他和夾克男之間，擋住了那把手槍。　　而後在長發男大驚着轉身，另外兩人也紛紛晃身舉槍時，郭正陽再次跨出一步貼上長發男，左手一繞，一手刀斬在長發男拿着匕首的手腕上，在對方因為吃疼而手掌鬆動時，郭正陽才右手一抓，把匕首奪了過來。　　“開槍！”　　“這小子是高手！”　　……　　手中一空，長發男反應也不錯，驟然縮身蹲下去口中也是大呼。　　而前方的夾克男也神色一厲，扣在扳機上的手機直接就對着郭正陽扣了下去，就是寸頭男的槍也舉了起來。　　郭正陽處變不驚，先是肩頭一晃側身去躲夾克男，躲避中右手一甩，手中剛奪來的匕首也激射而出，直奔夾克男咽喉。　　同一時間，郭正陽更側着身子伸腿一挑，直接挑着蹲在地上的長發男就飛了起來。　　“噗～”　　一顆子彈幾乎是擦着半空中的長發男而過。　　這是夾克男的一槍，郭正陽的速度遠沒有子彈快，但他的速度比夾克男的手快，他扣扳機時，郭正陽已經晃身，所以這一顆子彈直接落空。　　又是一聲悶響，另一顆子彈則直接射中被挑在半空翻騰的長發男，讓長發男發出一聲慘呼。　　這是寸頭男開的一槍，他的速度更慢，夾克男開槍時他才剛瞄準，等他扣下扳機時，郭正陽已經挑着長發男飛起，剛好一槍打在這半空的肉盾身上。　　慘呼一聲，長發男身子跌落，郭正陽卻搶身撞上，推着半空中長發男的身子就狠狠撞向前方。　　轟～　　郭正陽體能遠超常人，短期內的爆發力也絕對驚人，撞着長發男的身子就像是高速行駛的跑車一樣，直接撞上幾步外的寸頭，推着兩人轟隆隆一路向後，最終肉貼肉，直直撞在後方牆壁上，才發出一聲巨響。　　伴隨着巨響，最里側直接撞在牆上的寸頭當場翻着白眼，一臉痛苦的彎下了上半身，而中間的長發男更是差點被夾成肉餅。　　除了這兩個，另外一個夾克男此刻卻已經在幾步外雙手捂着咽喉，踉蹌後退，退出幾步才噗通癱在地上，死死瞪圓了眼，吼間熱血飛濺。　　郭正陽在剛才甩出去的匕首，直接洞穿了他咽喉要害，整個匕首都插了進去，只剩下一個手柄還在咽喉外而已。　　這一切的一切，說是遲，但實際上卻快的驚人，短短一兩個呼吸，三個或拿槍或拿匕首的綁匪就被郭正陽搞定了八成。　　夾克男必然是死定了，被洞穿咽喉熱血泉涌一樣溢出，就算暫時沒死透也是連掙扎的力氣都沒了，就躺在地上捂着咽喉抽搐。　　而寸頭則像是被高速行駛的列車推着飛起來，撞在牆上當場就丟了半條命，中間的肉餅都同樣差不多。　　也是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猛地起身，鬆開被他用肩膀抵在半空的長發男，任由長發男的身子向下跌落，他則轉身走向夾克男，踏步走過去，郭正陽伸手抓出匕首，在夾克男抽搐中直接從他脖頸間抹過，徹底了結了這條生命。　　他真沒想過這次過來會殺人，也不想殺人的。　　原本以為這次按照意念指引過來，還能像上次一樣只要暗中跟着目標就能得到好處，可事實卻和想像差別太大，一過來看到的就是綁匪準備撕票，而且他還因為身體的異常被綁匪發現，被人拿槍挾持了進來，剛才那種情況如果他不出手，死的就是他了。　　危急時刻，他也根本沒有時間去顧慮那麼多，幾把槍在身邊對着他，他只能選擇最有效的手段解除威脅。　　所以就算沒想過殺人，可殺都已經殺了，他也不會再心慈手軟，現在抹了夾克男的脖子，反而是幫他快點超生。　　剛抹了這個脖子，郭正陽卻又突然一驚，驟然轉身時，就看到不遠處靠着牆軟到的寸頭竟然強忍着痛苦，顫顫巍巍要舉槍。　　郭正陽神色一厲，手中匕首刷的就又射了出去。　　又是噗的一聲，才把槍舉起來的寸頭直接就腦袋一揚，狠狠向後撞上屋牆，當場磕的連翻白眼，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他的吼間也已經被一把匕首徹底洞穿，泉涌一樣的血流啵啵啵就向外翻滾。　　而那舉着槍半起的手臂也再次垂了下去。　　郭正陽踏步走上，一伸手從寸頭吼間抽出匕首，再次順勢一割，寸頭就靠着牆徹底癱軟。　　又一個。　　沒想過殺人，卻連殺兩人。　　剩下最後一個才是他的真正目標，看着還癱在地上弓着身子的長發男，郭正陽眼中閃過一絲無奈，直接蹲下身子，一手板起長發男的腦袋，另一手就再次抹了下去。　　等長發男也身子一顫，軟軟倒下時，郭正陽才徹底鬆了一口氣。　　可松過氣后，他卻滿心都是哭笑不得的意味。　　媽的，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還是殺人了，而且連殺三人。　　半個小時前還在午後街頭愜意的喝着小酒抽着煙，享受着難得的暢快，隨後一感應到意念的湧現，他真只是以為又像是上一次的大好事，只要過來跟着誰就行。　　可這一次和上一次的出入也真的太大了。他根本沒有多少猶豫和思考的時間，自己就身處險境，不出手就是自己死。　　結果這才多久啊，三個綁匪全被他幹掉了。　　不過也就在哭笑不得中，一股意念卻突然在郭正陽腦海中湧現。　　不管這一次殺戮是不是他所願意看到的，他的確已經出手了，而且真的手刃了意念所指的目標。所以原本一直在腦海中蠱惑着殺了他，殺了他就有大好處的意念也再次變了，突然變成了另一股奇怪的意思。　　獵殺成功，獲得罪孽。　　這不是意念清晰說出這樣的話，只是一道意識在郭正陽腦海中不住翻滾，被他解讀出來后，大致就是這個樣子。　　郭正陽也猛地一愣，獵殺成功，獲得罪孽？發愣時，郭正陽突然就看到身前殞命的長發男身上冒出一縷淡淡的幾乎看不清楚的灰色氣流，直接湧入自己體內。

# 第十六章 包在我身上

　　那灰色氣流很快很快，快的郭正陽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讓這些東西盡數鑽入了體內。看着氣流入體，郭正陽卻瞪直了眼。　　獲得罪孽？意念以前一直都在或強制壓迫或蠱惑，讓他獵殺目標，然後就可以得到大好處，怎麼現在突然變成獲得罪孽了？罪孽，他不清楚這罪孽指的是什麼，但這被他理解出來的詞彙，可真不是什麼好詞。　　難道意念說的並不是罪孽，是他自己理解錯了。　　但現在腦海中的意念已經徹底沉寂了下去，就只有閉上眼時，他才能感應到體內正有一縷縷灰色氣流在肆意遊走。這些東西在意念那裡是被稱之為罪孽，但在郭正陽體內卻沒讓他感覺到什麼不適，相反……相反這灰色氣流給他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這感覺真的很奇妙，他覺得自己好像能煉化這些東西，而一旦煉化就會對他有極大的幫助，這就是一種很直白的感覺，也沒人這麼告訴過他，就是一感應到那氣流的存在，自己的身體好像都突然興奮雀躍，似乎很饑渴的要吞食這一縷縷灰氣。　　那就像是一個餓了两天兩夜的人突然看到一頓饕餮大餐，忍不住都流出了口水。　　“罪孽，到底怎麼回事？我可以煉化，煉化之後有好處，但怎麼覺得怪怪的，這詞實在是不是什麼好詞。”　　愕然無語中思索了一下，郭正陽真有些小鬱悶了。不過就在他思索中，自他身後卻突然響起一道話音，“朋友，我叫張九勻，多謝朋友救命之恩。”　　郭正陽一轉身，才看到還被綁在椅子上的勻少正滿臉古怪的看過來，這種古怪，是疑惑中帶着好奇和震驚，乃至几絲不解，同樣有不少感激。　　說的也是，他之前的處境可是極為危險的，不止可能會死，而且可能會是被虐殺，但突然出現的郭正陽卻直接把三個綁匪全部解決，這的確是救了他一命啊，而且郭正陽的身手，獵殺三個綁匪時那種乾淨利索的手段，空手對付兩個拿槍一個拿匕首的綁匪，短短十幾秒徹底扭轉戰局，把三個綁匪幹凈利索的幹掉，自己卻一點傷都沒有，這種身手，的確讓他驚艷到震驚啊。　　但郭正陽應該不是警察，而且也應該不是他的人。　　那對方怎麼會出現在這，還救了他一命？他又讓他不得不好奇和疑惑了。　　而張九勻的話，也讓郭正陽眉頭再次一皺，他現在根本沒有心思去理會這個勻少，畢竟體內還有一縷怪異的“罪孽”存在，這未知的東西給他的感覺雖然不錯，可那畢竟是未知。　　他都想轉身就走，只不過這裏的情況，不合適轉身就走。　　殺了三個人，動手的時候是乾淨利索，但這現場也必須要處理一下，不然滿地的血腥很容易讓外人發現的，就算這是老宅子平時沒人踏足，但血到處流，血腥味就容易被人發現，如果被外人察覺後果就不妙了。　　他之前在進來之後基本也沒在這裏留下太多證據，但張九勻的存在就是一個目擊證人。　　怎麼辦？殺人滅口？　　殺人滅口，挖個坑把這裏四個人全埋了，再處理一下血腥味？處理了這現場，他才能放心去研究體內的那一縷罪孽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不過殺人滅口也有些不合適。因為他現在能力有限，他並不覺得殺人滅口后真可以把現場處理的妥妥噹噹，一點痕迹都不留下。　　如果不能保證不留下絲毫痕迹，殺人滅口反而不如就這樣轉身就走了。　　因為不管怎麼說他之前斬殺三個綁匪都屬於正當防衛，最多殺長發男的時候有些防衛過當，那現在就算他轉身就走，事情也被張九勻在隨後捅出去，被警察局落了案查出他，被他父母知道，但他也是正當防衛，就是不好向父母解釋自己怎麼突然有了一身不尋常的武力。　　但如果把張九勻滅口，這就不是正當防衛的範疇了。　　如果不能保證把現場處理的不留一絲痕迹，還真不好把這小子宰了滅口。　　這卻也讓郭正陽有些無奈，如果現在修鍊出真火，毀屍滅跡絕對是輕而易舉，一點痕迹都不會留下。　　郭正陽不帶絲毫感情的看着張九勻，腦中也在思索下一步該怎麼走，張九勻卻又再次笑道，“朋友，你應該不是警察吧，幾具屍體留在這可能會有些麻煩，不過你放心，這些小事我會處理，絕不會被外人知道，不過還不知道朋友高姓大名，救命之恩，九勻沒齒難忘，改日一定……”　　“你處理？”在張九勻說笑里郭正陽才也一愣，而後打斷他的話開口道，他思索了一下，還真覺得不合適滅了張九勻，而如果對方能處理這裏的情況，倒也能幫他解決點麻煩。　　“呵，我家裡底子也不算乾淨，處理這些是小事一樁。”張九勻卻絲毫不知就在剛才，他已經在鬼門關走了一圈，主要是郭正陽即便思索着殺不殺他時，表情也是平淡的毫無波動，這哪是他能發現的，所以這時候還是燦笑着開口。　　“那你來處理。”郭正陽這才也起身踏步，抓着匕首在張九勻身側一挑就割斷了繩索。　　他倒並不太懷疑張九勻的話，這位之前即將被虐殺時，反應的確不像正常人，正常人哪有面對死亡還能保持着一些冷靜，而且聽口氣，他和長發男這一夥綁匪還是認識的，長發男還幫他做過幾年事。　　以長發男的表現，伺候的老闆不是普通人似乎也可以理解。　　“沒問題，包在我身上。”張九勻輕笑一聲掙脫繩索站起身子，就是這笑因為牽動傷勢，而讓他有些齜牙咧嘴，不過笑着看了郭正陽一眼，張九勻還是踏步上前，在向外淌着血的長發男身上摸出一個手機，才轉身道，“我打個電話，讓人來處理。”　　郭正陽點點頭，並沒阻止，他絕不想這裏的事被捅出去，不想讓這種事被外人知道，尤其是被他家裡知道，但他的確不怕張九勻耍花樣，如果對方打電話報警，他有把握在警察來之前脫身，而且順手給張九勻一個教訓。　　張九勻得了示意，也很快撥起了號碼。　　等一通電話打完，他才收起手機轉身笑道，“我的人要從市裡過來，可能要等一陣子，我先把血腥味處理下。”　　說完之後就當著郭正陽的面抓起之前夾克男拿來的鐵鍬挖土，挖出濕土向屋裡的血跡上蓋。　　整個過程，郭正陽也只是靜靜的看。　　不過郭正陽心下也有意外，因為也是直到現在他才得知隔壁那個院子，就是長發男的家，張九勻向手機對面說話時，就是說他現在在誰誰家附近一個老宅子里。說著那個名字時張九勻還指着地上的長發男向郭正陽示意。　　直到忙活了半個小時，張九勻才把一地的血液全埋在了泥土下。　　不過也就在這時，一陣手機鈴聲才突然在屋子里響了起來，等張九勻抓出手機一看，才轉身對郭正陽笑道，“我的人來了。”　　而後不過片刻，一道消瘦身影就從院子外翻了進來，進了屋子后大眼一掃，很快就走到張九勻身側開口，“勻少，你沒事吧。”　　“沒事，多虧這位朋友出手相救，不然我這次真要栽了，這幾具屍體你處理下。”張九勻笑着點頭，更看了眼郭正陽。　　消瘦男子也馬上點頭，點過頭后消瘦男子又很快離去，等再次回來時身上已經多了幾個袋子，把三個人連土帶人分別裝進三個袋子里，才扛起一個就走。　　也是一直靜靜看到這裏，郭正陽才心下一松，看來這個勻少多少還有些靠譜。

# 第十七章 左手異變

　　“朋友，這是我的名片，救命之恩九勻銘記於心，日後只要有用得上的地方，隨時打這個電話，我能做到的，一定儘力去做。”又是片刻后，等消瘦男子來回幾趟，把三具屍體乃至染了血的泥土都裝進袋子里搬出去，老房裡也重新恢復了平靜，和郭正陽一起走出瓦房，張九勻才從身上掏出一張名片，熱情的遞來。　　雖然從開始到現在郭正陽的態度一直都很冷漠，但這的確不妨礙他的感激之情，因為不管怎麼說他這條命都是郭正陽救的，而且是阻止了他被虐殺的命運。　　郭正陽倒是玩味的看了張九勻一眼，才接過名片笑道，“我倒是希望，咱們日後少見為妙。”　　說笑一聲，郭正陽才轉身就走。　　他留下來也就是看看張九勻是怎麼處理屍體的，而且主要看他是交給警察處理，還是自己處理，只要是對方自己處理，他就可以安心了。　　現在他的確沒了留下來的必要，畢竟他體內還有那麼一縷縷罪孽等着他去研究呢，要不是顧忌這裏的情況張揚出去，他早就走了。　　起身踏步，郭正陽很快就沿着來時的路翻牆走了出去，也是出去的時候他才看到老宅外的巷道里停了一輛車子，車子正是那消瘦青年開過來的，此刻則是用來裝載屍體。　　看了一眼郭正陽依舊沒有逗留，很快就沿着巷道走向街頭。　　一路走出去，走出大約上千米，確定身後沒有什麼追蹤者，郭正陽才又在附近找了個偏僻的小巷深處，就站在巷道中靠着牆壁沉思了起來。　　他現在身無分無，因為錢包還落在學校宿舍里，所以就算想找個安靜的地方研究體內的那一縷縷灰氣，也沒辦法去酒店開房，只能隨便找個無人的街角站着研究了。　　“罪孽，意念說的罪孽，我竟然覺得對我有好處，只要煉化就對我有幫助……這東西是殺了長發男之後從他屍體上湧現出來的，就算真有好處，但我怎麼還是覺得這從死人身上冒出來的灰氣有些怪怪的，還有，按照意念指引，我要是殺了目標，得到的不應該是對方即將遇到的機緣么？怎麼這次卻得了這些灰氣。”　　閉目思索中，郭正陽心下也真有許多疑惑，上一次意念的出現，從頭到尾經歷一次，他判斷出的是意念在幫他指引着尋獲別人即將得到的機緣，但這一次真殺了目標，而不是暗中跟蹤目標，最終擊殺后卻得到這麼一縷灰氣。　　這的確和最初所想有着太大的不同。　　而思來想去，郭正陽還是覺得暫時不要煉化在他體內流轉的灰氣為好，畢竟這是從死人身上冒出來的，就算感覺上這東西對他有好處，但事實是不是那樣還不一定。　　“先試試看，看能不能把它從我身體里逼出來。”　　片刻后，郭正陽心思涌動間很快就運轉功法，從外界吸納來星星點點的稀薄靈氣，運轉功法去調動吸納來的靈氣逼迫灰氣，這從死人身上冒出來的灰氣一直在他體內溜來溜去，給人的感覺還是很怪異的，就算他的肢體感覺上這是好東西，但感覺畢竟只是一種感覺，說不定也可能是錯覺。　　如果能把這玩意逼出體外，那在體外研究總比在身體內更靠譜。　　只不過等郭正陽剛催動靈氣去靠近那些灰氣時，異變卻突然發生，那些原本只是在他體內游來游去，彷彿氣箭一樣的灰氣竟然呼呼呼反撲而上，直接融入了他體內靈氣當中，而後自主隨着那些靈氣向郭正陽身軀內沉澱，要和他的身子徹底融為一體。　　郭正陽臉色一變，急忙停止運轉功法。　　可即便如此也晚了，那些融合了灰氣的靈氣依舊在快速融入他的身軀，他也真是傻眼了。　　原本只是想用功法把這些玩意逼出體外，誰想到不動還好，一動竟然徹底催化着這些東西融入他的身軀。　　“該死，這到底是什麼鬼玩意。”低罵一聲，郭正陽很快又當機立斷，運轉功法再次嘗試着催動融合了灰氣的靈氣向左手臂方向涌動。　　如果不動，看情況這些融合了灰氣和靈氣就要徹底融入他的身子，而且是全方位，幾乎要融入他身體的每一部分，那既然無力改變這局面，還不如試試能不能把這些東西趕到身體的某一處。　　如果這是劇毒，那融入身體某一個部位，比如全部融入手臂，總比分化到周身要好得多，如果這是劇毒，只融入左臂，關鍵時候他都可以斬掉手臂來自救。　　他也不知道這管不管用，但總是要試試，不能眼睜睜那些東西融入自己身軀的每一個部位。　　而這一次功法運轉中，那些正要和他身體融合的靈氣灰氣，才終於動了，很勉強，依依不舍的被他催動着向左臂涌去。　　哪怕這過程很慢，但的確是動了。　　一片片一點點，融合了灰氣的靈氣逐漸流轉到郭正陽左臂，更依次向左臂盡頭堆積，最終全部匯聚在郭正陽左手之上，等他繼續運功逼迫時，卻再也無法逼動，因為他左手掌之外已經是身體之外，這些東西怎麼都逼不出去，更開始一次次沉澱溶解，在他左手內消散。　　隨着這些東西的消散，郭正陽的左手都突然蒙上了一層肉眼幾不可見的淡淡灰氣，更有一股股微弱的電流滋滋滋作響，電的郭正陽左手逐漸微疼，乃至麻痹，最終徹底失去知覺。　　而肉眼可見下，他的左手更一直都在不由自主的顫抖。　　抖顫一直持續了差不多幾分鐘，手掌上的麻痹感才逐漸退散，而後一股鑽心的疼痛就從手掌上傳了出來，那種感覺就像是有人在拿着成千上萬的細小刀片在一點點切割着他的左手，疼的郭正陽猛地彎下腰，左手一握，靠着牆就狼狽喘息。　　也幸虧體能強大了許多倍，包括身體內的神經系統也經過了靈氣的千錘百鍊，否則這樣的疼痛，他都不知道能不能忍得下去。　　這樣的情況又足足持續了好幾分鐘，期間郭正陽都疼的眉頭緊皺，把右手塞進嘴裏狠狠咬着，才勉強讓自己沒發出聲音。　　直到右手背上都被他咬出了血痕，感覺到嘴裏腥腥的，左手上的痛楚才逐漸減輕，隨後竟又驀地傳來一陣舒爽，舒爽的讓他感覺全身毛孔都猛地綻放，像是全身都沐浴在濃郁的靈氣中接受洗滌蛻變。　　舒爽他的又差點輕吟出聲。　　舒爽，又持續了一分鐘左右，一切異狀才又消散。　　等郭正陽逐漸適應過來，再次站起身子時，身體也早已再次被汗水侵染的濕漉漉的，站在原地喘息了幾下，他才猛地舉起左手放在了眼前，而此刻的左手卻和之前一模一樣，似乎根本沒有任何變化。　　“怎麼回事？沒一點變化？”愕然中猛地一握拳，郭正陽才突然一瞪眼，力量！　　這一握拳，明顯讓他感覺到一股超乎想象的力量感正從左手上傳遞出來。　　那澎湃的力量感，甚至要超出他剛晉陞真人境時身軀給他的力量感。　　“彭～”　　愕然了幾個呼吸，郭正陽握着左拳就捶向身側的牆壁，一擊之下，原本是青磚鋪築的院牆，直接就被他左拳砸得粉碎了一片，牆上的磚頭直接被碾成了碎屑，但他的左手，卻是連表皮都沒有蹭破一點。

# 第十八章 刀槍不入

　　修士，其實也可以根據修鍊專註的方向不同，分為體修和靈修。　　靈修就是不斷淬鍊識海，吞納蘊養靈識，靠靈識操控各種術法、星器作戰，而體修則是不斷淬鍊自身，讓肉身變得強大無比，傳說中強大的體修可以純粹靠肉身拔起一座大山，靠肉身硬抗靈修的靈器法寶攻殺，強大的體修到了後期，自己的身軀就是一件無堅不摧的人形法寶。　　但不得不說，在靈域內體修的數量卻是屈指可數，大部分修士在過了聚靈初期，為自己的身軀打下一個修鍊的基礎之後，九成九都是走的靈修路子，這裏面的原因除了是因為體修突破更難，道路更坎坷以外，更關鍵的還是想要走體修的路子，基本都要是出身大富大貴，背靠大樹的人才能資格。　　因為體修不止突破起來更難，你修鍊過程中更需要吸納各種天材地寶融入身軀，不斷淬鍊着身軀讓自己變得更強大，如果不是出身大富大貴或者自身實力機緣極為逆天，走體修的路子根本就是痴人說夢。　　但現在輕鬆一拳碾碎一塊青磚，隨便一握拳，卻感覺左拳的力量比他突破真人境時的左手還要強勁有力，郭正陽的確有些懵了。　　他現在的左手，怎麼會突然變得這麼強力？　　這幾乎都要接近聚靈期的體修肢體威能了。　　一個左手，的確要比真人期的靈修的肢體力量更強！　　可不是，就算是靈修，過了聚靈初期后吸納靈氣已經不再去洗滌肉身，但隨着一次次突破，突破時修為突增，鯨吞靈氣入體讓身軀蛻變，那一剎那的改變足以讓肉身強度再次增強，以更好的應對修鍊。　　聚靈初期你修鍊到巔峰，打下的肉身強度也不過是能讓你在修鍊時可以保持幾天幾夜不覺得疲累，可以更方便後期修鍊，不用修鍊一會就跑去吃喝拉撒。　　但這身體條件若是對應到後期，動輒修鍊一年半載不挪窩的修士，還是遠遠不夠的，所以每一次突破修為提升時，你的肉身強度也在持續變強，簡單來說，你從初靈初期巔峰一路突破至真人境，中間四次突破為你帶來的身體巨變，肉身強度至少還要比聚靈初期巔峰翻上一倍到兩倍。　　如果郭正陽現在隨便揮出一拳能有幾百斤力氣，到了真人境時，就算他再沒有刻意錘鍊過肉身，突破時的改變足以讓他的肉身輕鬆揮出一拳就能有上千斤力道，到時候隨便坐下修鍊兩三個月，都不會有疲累飢餓等感覺。　　真人境時肉身要遠比現在強大，當然，等你真到了真人境，那種強大的肉身也根本對戰鬥沒什麼幫助，真人級的靈修，意念一動靈器飛舞，就是鋼鐵也能瞬間剁成肉泥，到時候你一個靈修要是靠肉身去戰鬥，即便一拳可以輕鬆打出上千斤的力量，也是眼都來不及眨一下就被對手虐成渣了，那種體魄也只是更好應對修鍊而已，適應各種兇惡環境而已。　　真人期的靈修肉身強度，只靠突破韻養出來的肉身，其實也就是和聚靈中期的體修差不多，甚至還更弱。　　但郭正陽現在卻的確感覺到自己左手的力量已經比上一世進入真人境時還要強大，說不定都能媲美一些聚靈期的體修肢體力量了。　　這變化，的確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　　怎麼他在逼迫着那些融合了灰氣的靈氣徹底融入左手后，左手的變化如此誇張？　　單純的左手，他都覺得要比右手強力三四倍還多。　　“那些灰氣，難道還是淬鍊肉身的至寶？體修的強大，就是因為修鍊時要把大量天材地寶融入身軀，那是走的把肉身淬鍊成法寶的路子，但那些灰氣在意念口中卻是罪孽……”　　再次把左手舉起，郭正陽盯着手掌細看，還是和之前一模一樣，根本看不出絲毫變化，但手掌里蘊含的力量，卻的確變得截然不同了。　　這如果只看結果，這些灰氣還真是好東西啊，超級好東西啊，簡單融入身軀后，竟然能給他的身體帶來如此駭人的變化。　　但問題是，郭正陽到現在也沒有忘記斬殺那個長發男后，意念是說獲得罪孽，然後長發男的屍體里才冒出來這些灰氣湧進了他的身體里。　　如果這真是罪孽，罪孽都能有如此效果？　　還是他當時真的理解錯了，這不是罪孽？是他自己理解的有問題。　　盯着左手又思索了片刻，郭正陽又從口袋裡摸出了一件事物，卻是一把寒光閃爍的匕首，這把匕首也正是他之前斬殺三個綁匪時留下的，這是殺人時的兇器，他自然不會交給張九勻，也不會隨便丟棄，而是準備帶着這玩意遠離現場后再處理的，現在這匕首倒似乎可以幫他做一些試驗。　　右手拿着匕首，左手舉到眼前，郭正陽手一楊，匕首就從左掌上割過。　　這一下他用的力氣並不大，但這把匕首卻是很鋒利的，如果是正常的手掌，絕對可以割破，但他的左手，卻沒有留下絲毫傷痕。　　表皮都沒有破。　　愣了一下郭正陽再次抬手，力氣更大了一分，但左掌依舊毫髮無傷。　　持續的試驗中，直到過了十來個呼吸，郭正陽才抓着匕首對着左掌刺下。　　“滋～”　　這一刺，他使出來的力道應該和正常青年全力一刺的力量差不多了，還是用的最鋒利的匕首尖部刺下，但左掌心裏，卻只有一個淡淡的白痕，彷彿依舊沒有刺破表皮，就是這一刺，郭正陽也感覺到一些疼痛。　　他這才又不知道是驚還是喜的抽了口冷氣，這左手現在，差不多都快可以用刀槍不入來形容了，當然，這是普通人拿着刀槍來刺，而且槍並不是指的手槍之類現代火器，而是說那種古代的冷兵器長槍。　　“如果這是罪孽，那這罪孽的好處也未免太大了吧。”驚喜的嘀咕一聲，郭正陽還真不知道該怎麼反應了。　　這一隻手掌單純的肉體強度已經遠超出了他上一世真人時的強度，靈修級真人雖然肉身也遠比普通人強，但也不是刀槍不入，但造成這情況的原因卻是他逼迫着體內的罪孽融進了手掌。　　如果他吸收來的罪孽足夠多，難道以後還真能把手掌淬鍊的更強大，甚至全身都淬鍊的更強大？　　但這罪孽，上一次面對楊璐璐時並沒有出現，因為他沒有斬殺楊璐璐，這一次是因為真的殺了目標，才出現了這罪孽。

# 第十九章 意氣風發

　　“這次沒有遲到，還早到了，不錯。”　　半個多小時后，等郭正陽到了一高教室，看着教室內稀疏的身影，他才跨步走向室內，這個周末外出發生這麼多事，還沒耽誤晚自習，他的確極為滿意，尤其是現在只有下午五點多，放着小半天假期的學生大部分都還沒有返回，也只有以前學生群體中的一些學霸級別的此刻還窩在教室里。　　走到座位上休息了下，郭正陽就又很快投入到了學習中。　　下午的事的確超乎預料太多，這也的確讓他明白了一個道理，意念那玩意可是能隨時出現的，第一次是在宿舍剛修鍊過，剛踏入聚靈期，這次卻是正走在路上，下次……如果還有下次，又會是什麼時候？　　而如果還有下次，那他又該怎麼辦？　　殺了長發男，郭正陽的心緒的確有了不少改變，尤其是在發現殺了意念所指引的目標后，竟然還有那種灰氣可以吸納煉化，那灰氣的好處，讓郭正陽直到現在都有些激動。　　而且左手異變直到現在，除了好處之外他也沒察覺出絲毫不妥，即便運轉功力觀察了左手好久，他都沒發現一點不對勁。　　難道融合了那罪孽，就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么？　　如果是這樣，下次意念再給他指引他一個目標，他該怎麼辦？是像斬殺長發男那樣殺，去獲得新的灰氣淬鍊身軀，還是像對待楊璐璐那樣放？只等着在對方等到機緣時，自己再想辦法去獲取？　　思來想去郭正陽都沒有頭緒，因為他發現自己被這好處搞得有些動搖，只能盡量去平復心情讓自己不再多想。　　而投入到學習中之後，時間也過得很快，期間郭正陽偶爾抬頭看向教室第四排，那裡也一直沒人出現，看了幾次他就不再理會，只是用心去攻讀課本。　　雖然還欠着那位五十塊錢，郭正陽是想早點還給對方，不過她人不在也沒辦法。　　時間再次晃過，等郭正陽身側坐下一道身影，更伸手給了他一下，郭正陽才猛地驚醒，跟着就發現教室里幾乎坐滿了人……就連班主任王東平也已經坐在了講台上。　　好吧，其實教室里人來人往，嘈雜的說笑聲起起伏伏，如果他要關注自然不會忽略，只不過他全心都在投入到學習中，對周邊的響動也根本是充耳不聞，所以直到同桌張航回來，他才恍然已經這麼晚了。　　就是教室第四排那個位置也已經坐上了人，不過這時候已經不合適過去還錢了。　　“老郭，知道我下午幹嘛了么？”郭正陽掃視一周，身邊張航則支起課本埋在課桌上，滿臉怪笑的看來。　　郭正陽搖搖頭，很不感興趣。　　“我和小敏出去約會了，還親她了，嘿嘿，連親帶摸，爽死我了，哎呀，要不是晚上要回來上課，說不定都能……哥們能這麼成功，多虧了你借給我那麼多錢，讓我帶她去唱歌，兩個人在包房，爽啊。”張航則繼續眉飛色舞的低語。　　郭正陽頓時無語，怪不得下午自己有事時找不到這貨，說起來中午放學前，他還借給張航三百塊呢，可惜一轉身出去就忘了帶錢包，反而尷尬的要別人幫助。　　不過就在張航興奮的低語時，自教室外卻又走進來一道身影，手裡還抱着一沓試卷，看到那位郭正陽才眼前一亮，對那沓子試卷的興趣明顯遠超張航的八卦。　　如果所料不錯，那應該是昨天和今天測驗的結果。　　到了高三，尤其還是下半學期，高三學生的考試的確多不勝數，除了大型的摸底考試之類，平時周末也會有一些小測驗，這些測驗很簡單，不用分桌分考場，課桌上的書籍都不用收起來，老師就坐在上面大多是不管事，學生下面自己考試。　　考試完也不用進行什麼班級排名，就是老師改一個分數，然後在上課時評講試卷。　　昨天下午到今天中午之前，語數外加文綜四科考試，其他人做的怎麼樣郭正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做的很用心，絲毫沒有作弊，而這陣子日以繼夜的苦讀，似乎也能從這次測驗看出一點成果。　　這時候拿着卷子進來好像就是數學課代表。　　對方進來后，找了幾個就近的同學就開始在教室里髮捲子。　　幾個同學在教室內遊走，很快就有人抓着試捲走了過來，卷子一發下來，正在興奮說笑的張航頓時垮了臉，他先拿到手的數學卷子，滿分150，這位只拿了35分，何止一個慘字了得。　　等郭正陽的試卷到手時，張航更是當場瞪直了眼，“我靠，64……你怎麼考這麼多。”　　郭正陽卻抓着卷子笑了起來，64，這分數他很滿意了，真的特別滿意，甚至有點意氣風發的味道。　　就是張航這句話以及郭正陽意氣風發的笑，當場讓髮捲子的那位同學腳下一滑，差點摔倒，猛地伸手扶住一側的課桌，那位同學明顯是拿着怪異的眼神打量了幾下兩人，才滿臉無語的轉身離開。　　“你才用心學了這幾天，成績這麼顯著？”張航卻依舊是目瞪口呆看着郭正陽，郭正陽則很爽快的給了他一個得意的眼神。　　64分啊。　　滿分150的科目，用盡全力也就是考了64分，但郭正陽的確很滿意了，要知道十天前，他對這科目的所有一切幾乎忘得一番二凈，而這科目有不少東西還是和初中關聯的，他一切從頭學起，這一次考試也是全靠自己，竟然能拿到64分，的確很滿足了。　　要知道上一次他數學只是考了49分，其中還有一部分蒙對的選擇題。　　這一次，是硬實力！　　而且所有科目中對郭正陽難度最大的就是這一科，數學都有這種進步，其他科目進步恐怕更大，由不得他不欣喜。　　也正是因為測驗時郭正陽只靠自己，絲毫不藉助外力，加上這十天來一直不分晝夜的苦學，這種態度影響到了張航，所以測驗時張航才也豁出去了，同樣沒有抄襲，說的就是要看看郭正陽這些天那麼用功值不值。　　測驗前張航的原話就是，你這麼晚才開始用功是不是有點晚了，再辛苦也沒用啊，哥這次也不抄，讓你看看你學的再用功，也未必有我什麼都不學考得好。　　而張航這樣的驚訝持續了一陣子，又有另一名課代表拿着一沓試捲走進來后，就變得越發劇烈了，新走進來的英語課代表兩張試捲髮下，張航試卷是46分，郭正陽，很光榮的拿到了77分。　　看着那已經快要接近及格線的分數，張航真是驚得眼珠子都差點瞪出來，而郭正陽卻像是喝了蜜糖一樣，滿臉都是笑。　　上一次摸底考試英語他拿了88分，但是抄來的，這一次才是全部靠自己，竟然拿到77分，這分數真是讓他開心的想大笑。　　畢竟這才只是一周多不分日夜的苦讀，就有這樣的成果啊，而現在距離高考還有三個多月。　　這一周多里的成績進步，的確讓他覺得比修為的進展更激動。

# 第二十章 做到最好

　　“安茜。”　　夜，冷風呼嘯，晚上九點多，高中校園裡隨着一陣放學鈴聲，教學樓方向原本安寧的景象立刻演化為一片菜市場的風光，到處都是鼎沸的人聲和散亂的身影，說說笑笑着從教學樓內走向宿舍區。　　尤其是對於高三生來說，這個時刻怕不是一天最放鬆的時刻。　　而在這樣歡笑沸騰的環境里，郭正陽的心情也前所未有的舒暢，連帶着從重生以來一直都是拿着冷漠神態觀看四周的心態也變得輕柔了一些，今天晚上的試卷給了他不小的振奮，說明一周多來的苦學沒有白費，雖然晚上也只是發了兩科試卷，語文和文綜還沒批改下來，不過想來應該也有進步。　　這進步，讓平時冷的像塊冰的郭正陽臉上也多出了一絲笑容。　　放學了，下樓散散心他還是準備繼續回來奮戰的，不過在這之前郭正陽還是在遠去的人潮中快速找到一道倩影，跟着就踏步上前招呼。　　又到了放學時間，他欠對方的五十塊錢不能一直拖下去。輕呼中踏步走來，原本陪在郭正陽身側行走的張航也一愣，愣愣看着郭正陽，愣愣跟了過來。　　而前方正行走中的兩道身影也驀地頓足，回頭后，令人安靜的倩影靜靜笑着看來，在倩影身側另一個女生卻滿臉詫異的看看郭正陽，又看看同伴，不過看着看着她眼中的疑惑又猛的一變，變的興奮而期待起來，甚至隱隱跳躍着一絲八卦之火。　　“今天下午的事謝了，還你錢。”　　郭正陽也在這時走到了近前，拿出一張五十元鈔票就遞了過去。　　“切，沒搞錯吧。”郭正陽遞還來鈔票，安靜的倩影很自然的接過，更笑着說了聲不客氣，倒是她身側女生突然白眼一翻，興奮和期待直接化為無語，“同班幾年從沒見過你們兩個說過話，我還以為你這是要表白，追我們安大美女呢，怎麼扯到還錢了，太讓人失望了吧。”　　“是啊，老郭，你那麼有錢，怎麼還欠安茜錢？這不合理啊，我也以為你要表白來着。”隨着那女生的話，張航也愣了一下后才哈哈笑着開口，“該不會你是想用這個借口搭訕吧，不過你也太老套了，都是一個班的同學，誰不知道你家裡有錢，穿的用的都是我們平時用不起的，你借塊橡皮也比這個靠譜啊。”　　簡單幾句話，郭正陽頓時翻了個白眼，跟着又瞪了張航一眼才轉身笑道，“還是謝了，沒事的話，我就先走了。”　　“好，再見。”安茜才也掩着嘴偷笑一聲，點點頭，似乎也是被左右的話逗樂了。　　就是在點頭中，安茜身側的女生突然又開口道，“哎，郭正陽，你雖然是咱們班的班草，不過我們安茜也是年紀里的級花呢，你真不打算追啊，要是追的話，下周可有個好機會，我們幾個女生打算替安茜慶生呢，要不要算你一份。”　　“呸，你亂說什麼呢。”女生對着郭正陽開口嬌笑，眉宇間更有着看好戲的神態，不過她的話卻讓安茜一驚，馬上瞪着眼拽了下女生的衣袖。　　“嘿，這小子可是咱們全校知名最難拿下的男神啊，這些年多少女生被他拒絕啊，要是主動來追你，那多有面子。”女生卻嘿嘿低笑着在安茜耳畔興奮的低語，“還有啊，別以為我看不出，他看你的眼神不一樣，有你在的時候表現也不一樣，我敢打賭，他肯定對你有意思。”　　女生的竊竊私語落入安茜耳中，再次讓她臉色一紅，又狠狠瞪了對方一眼。　　說的也是，郭正陽以前總是刻意在有她的場合玩帥熬造型，雖然他自以為做的隱蔽，不過時間長了也難免不會被心思細膩的人發覺端倪。　　而這些話雖然只是女生間的竊竊私語，還是清晰落入了郭正陽耳中，頓時讓他啞然一笑，笑着看向安茜，“原來下周是你生日，提前祝你生日快樂，不過我最近比較忙，可能沒時間，抱歉。”　　年少時的很多事，如今細細想來的確值的會心一笑，不過他現在對於身前的倩影，也就是止步於這五十塊錢而已。　　對方幫了他一次，如果日後她有什麼事，郭正陽絕對會不吝出手，但其他意思就真沒了，幾十年滄海桑田，該有的也早就磨礪的點滴不剩了。　　“啊～”　　乾脆利索的回答卻讓對面的女生一驚，驚訝的瞪眼看來時，安茜卻展顏一笑，“謝謝。”　　道了聲謝她才轉身又看向身側，多少有些無奈。　　“老郭，你還真只是來還錢啊。”　　也是這時，站在郭正陽身側的張航才驚訝的開口，他是屬於比較大條的男生，對於郭正陽曾經刻意在女生面前熬造型的事根本沒關注過，所以看郭正陽有這麼好的機會都乾脆利索的拒絕，才知道自己最初想歪了，說了一句后張航才又驀地看向對面，哈哈笑道，“嘿，美女，老郭沒時間我有時間啊，算我一份唄，他現在可忙了，天天用功學習呢。”　　“你？你有女朋友了好不？”張航的話卻讓正愣着的女生又臉色一變，好氣又好笑的瞪了一眼過來，不過瞪着眼時她才猛地一驚，像是聽到了什麼最不可思議的事一樣，“你說什麼？他在用功學習？”　　都是老同學了，班裡什麼樣的人大致什麼樣的成績，誰會不知道。　　“嘿，這你們就不知道了，我哥們受刺激了，最近天天用功的讓那些學霸都汗顏的，每天都是直接睡在教室里，你們難道沒發現過他幾乎任何時候都在教室么？白天上課就不說了，態度認真的讓我看了都牙疼，晚上更誇張啊，有天晚上我不信邪特地溜出來看看，大半夜一點多，我在窗戶外面站了十多分鐘，他都一直在認真看書，愣是沒發現我，嘖，這態度，雖然時間有點晚了，不過我敢說全校沒一個人比得上我們家老郭，要是多給他點時間，考個清華北大絕不是問題。要是不信，你們半夜來教學樓試試，他一準在教室里學習呢。”張航一聽卻來勁了，對着對面滔滔不絕，也聽得對面兩個女生一愣一愣，全都愣愣看看張航，再看看郭正陽，眼中全是茫然和疑惑。　　就是這些話聽得郭正陽有些無奈，張航這小子分明就是藉著說事的機會在和兩個女生套近乎，沒見這人都已經走到了那女生身側，差點就想要貼身了，虧這傢伙下午時才剛走自己女朋友的初吻。　　“張航，你女朋友來了。”無奈中笑着開口說了一聲，正在和安茜兩女說的興高采烈的張航馬上一驚，唰的轉頭四處張望，“在哪？在哪？我靠，老郭你嚇我，……”　　郭正陽則笑了聲，又沖安茜兩女點點頭，才轉身就走。　　因為成績的進步，讓他看到了努力的結果，讓他看到了距離實現夙願又更近了一步，郭正陽的心態的確已經有了一絲波動漣漪，不再像以前那麼冷冰冰，否則這種打趣的玩笑話他都不可能去說的。　　不過玩笑歸玩笑，還了債，郭正陽又躲在廁所里偷偷抽了幾根煙后，就又精神抖擻的走進了教室。那一絲辛苦換來的進步，並沒有讓他有絲毫鬆懈，反而更加激發了他的鬥志。　　上一世在靈域中各種兇殺危機他都可以一次次渡過，現在在安穩的環境中學習而已，就算還沒有激發靈海，不能靠着靈識一蹴而就，但哪怕只靠自己的正常腦力去學習，他也的確越來越有信心可以做到最好。

# 第二十一章 奇怪葫蘆

　　全心投入到學習到，時間再次一晃而過，等郭正陽因為長時間用腦而有些大腦昏漲時，他才坐直身子伸了個懶腰，就是伸懶腰時，才被他發現教室里又已經只剩下他一個人了。　　一個人，郭正陽覺得這是好事，因為沒人的時候可以更放鬆，所以他很快就起身走到教室外，站在窗外吸了口清涼的晨氣，才拿出一支煙點上。　　長期用腦而導致大腦昏昏漲漲，他其實早就熟悉了，只要稍微休息下就能恢復。　　但意外的是，當他一根煙靜靜抽完，準備回教室繼續奮鬥時，一股意念卻突然在他腦海中出現。　　郭正陽頓時停下腳步，眼中也閃過一絲愕然。　　意念竟然又出現了？　　第一次意念出現已經是十多天前，中間隔了十多天，今天下午才第二次出現，怎麼現在才只是過了十來個小時，就又出現了？　　愕然中郭正陽細細體會了一下，他才猛地發現了這次意念的出現和前兩次有所不同，這一次它傳達的訊息竟然是讓他去某地收穫機緣，表達的很清晰明了。　　而不再是像前兩次一樣，只是讓他去某地，說到了就有好處。　　“收穫機緣？是他，昨天下午的長發男……原來這意念真是幫我掠奪他人的機緣。”　　體會出結果郭正陽反而更驚愕了，原來殺了意念所指引的目標人物后不止可以得到罪孽，還有對方的機緣？　　昨天收穫罪孽后，就再沒有出現其他狀況，郭正陽也以為昨天的獵殺已經徹底結束了。誰想到這都距離事發時過了十多個小時，竟又出現了這轉機？　　“真的是掠奪機緣，如果我不按照意念指引，等發現目標后看着對方得到自己的機緣，就算我再想辦法從目標手中搞來那機緣，事情也徹底終結，不會再出現罪孽，但如果按照意念指引行事，我就不止可以得到對方的機緣，還能收穫那些灰氣淬鍊身體，這不是誘惑我不斷殺人么……而且這傢伙還帶有強迫性或者慢慢蠱惑我。”　　明白了一切，郭正陽才低罵一聲，不過他還是很快就轉身回去鎖上了教室們，然後按照意念的指引出了校園。　　既然這次意念是讓他去收穫已經搶到手的機緣，那他就算不去也是白白浪費，還真不如走一趟了，萬一再搞來幾顆丹藥那就真的太美妙了。　　只不過等一路按着指引走下去，越走越遠，甚至逐漸都離開了縣城，郭正陽眼中才又閃過一絲愕然。　　這麼遠？　　剛才半個小時他運步如飛，疾走的速度足以比擬普通人百米衝刺，一分鐘能走出去一里地，但足足走了半個小時，都出了縣城到了一片荒蕪的荒天野地間，竟然還沒到？　　“對了，長發男昨天下午是準備撕票，如果他沒死，撕了票之後肯定要逃離銘川市，這麼說他即將遇到的機緣是在逃亡途中遇到的？”　　愕然中又思索了片刻，郭正陽直接苦笑起來，如果這次他即將去收穫的機緣是在長發男逃亡途中遇到的，那最終目的地到底在哪？萬一在另外一個城市，或者幾百里之外，他要走到什麼時候？　　但現在時間是凌晨兩點，地點是縣城之外的偏僻公路上，他難道再回縣城找輛車？　　無奈之下郭正陽只能繼續前行，等又走出去半個多小時，他也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裡，但大約估計這裏距離一高已經有了三四十公里路程，意念的指引才終於一變。　　郭正陽也按着指引在公路邊一拐，走下了路邊深溝。　　十幾秒后，他就又抓着一個沾滿泥土的破葫蘆站起身子，眼中全是詭異。　　這，就是意念指引的最終目標。　　這是長發男的機緣？怎麼會是鄉村公路路溝里的一個破葫蘆？對方如果沒死應該是去逃亡，而對方按着這樣的路線走似乎也不是不可能，但那位逃到這荒天野地里，怎麼會去路溝里尋獲這麼一個破葫蘆？　　難道也是像上次楊璐璐那樣，走着走着天上掉下來一個葫蘆才被逃亡中的長發男發現？　　這不可能，因為這個破葫蘆剛才在溝里時只有小半個身子露在泥土外，周邊泥土把大部分葫蘆身子都遮掩的很好，絕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砸出個坑的情況。　　這葫蘆應該早就在那裡，颳風下雨，一點點泥土沉澱，不知道多長時間才形成了剛才那種泥土自然掩埋的狀況。　　“如果這真是長發男的機緣，他該不會逃亡中走到這裏，停車小便時一不小心掉進溝里，剛好摔在這破葫蘆附近，才發現這東西吧？”　　想來想去，郭正陽越想越覺得奇怪，而且這個破葫蘆他也看不出是什麼東西，感應一下吧，這玩意沒有絲毫靈氣波動，等他抹掉葫蘆上的泥土，拿出火機照了下明后，也大致看清了葫蘆的樣式。　　這就是一個看上去剛從藤上摘下來的葫蘆一樣，單手可掌握，遠沒有被人拿到市場上出售的葫蘆漂亮，反而葫蘆嘴長得有些歪歪的，上半身也不是很圓滑，只看造型就是一個長殘了的歪葫蘆。　　而且這個葫蘆通體都是黑灰色澤，看上去也有些難看。　　抓在手裡，它要比正常的葫蘆重一些，但也重不到哪去，大約也就是幾百克的重量。　　郭正陽腦海中的意念這時候也已經消散，因為意念已經指引着幫他得到了機緣，但拿着這次的機緣放在手裡，郭正陽卻真的瞪直了眼。　　上一次機緣是一顆風華丹，對他幫助極大極大，那的確是好機緣，可這一次怎麼是這麼一個奇怪的葫蘆。正抓着葫蘆摸索，不管怎麼看都看不出任何奇妙之處的郭正陽卻又身子一顫，猛地摸向了肚子。　　“飽？怎麼突然覺得這麼飽……太詭異了，我走了三四十公里，算是很消耗體能的運動了，剛才路上都已經覺得有些餓了，但怎麼突然間覺得好飽好飽，飽的都想要吐。”這破葫蘆他看不出一絲不同尋常的地方，但自己的身體卻突然有了異變，一種很飽很飽，飽的真想隨便找個地方就要大吐特吐的感覺直接從腸胃裡傳出，也讓郭正陽臉色大變。　　這身體反應太不正常了，而且出現的也這麼詭異突兀，到底怎麼回事？　　忍下那種感覺郭正陽又摸着肚子細細思索，思索片刻后，他才又大驚着看向另一隻手裡的葫蘆。因為他突然發現那種很飽的感覺，竟然是這葫蘆傳遞到他身上的。　　“這葫蘆很飽……而且竟然可以把這種很飽的感覺傳遞到我體內，讓我都想吐，這是什麼東西？”愕然中，想着想着郭正陽才突然一彎腰，抓着葫蘆的手撐在膝蓋上就吐了起來。　　這是葫蘆帶給他的感覺，所以這嘔吐也根本沒吐出任何事物，要知道他來的路上已經覺得餓了，哪裡還有東西可吐。　　吐着吐着，郭正陽才猛地又揮手丟開了葫蘆，葫蘆一離手，飽的想吐的感覺也驟然消失，郭正陽才又直起身子，滿臉都是詭異。　　到現在，他已經肯定這葫蘆絕不是普通事物了，那他肯定是要帶回去的，但這玩意一拿在手裡他自己就被影響的想吐？　　詭異的看了地上的葫蘆一眼，郭正陽才伸手脫下了外衣，如果用衣服包着拿起這葫蘆行不行？等他試探着抓着衣服向葫蘆上覆蓋去時，異變卻又驟然發生，郭正陽的外衣剛抱住葫蘆，突然就嗖的一下不見了。哪怕郭正陽又拿出火機照明，還是根本看不到他幾秒鐘前還抓在手裡的外套去哪了。　　“擦，我的衣服被這葫蘆吞了？”怎麼找都找不到，郭正陽視線最終還是落在了那黑灰駁雜的歪葫蘆身上，不管怎麼看怎麼感應，這就是一個灰不喇唧的外葫蘆，看着都有些難看，可問題是，真的接觸到這個葫蘆后，這玩意的詭異，卻屢屢讓他震驚。　　連外套都被這葫蘆給吞了？　　那他接下去怎麼辦？　　用手拿？不行啊，一拿起來就想吐，根本走不成路，用其他東西包裹？這荒天野地根本沒有可用的事物，全是泥土坷垃之類，那再脫一件衣服包着試試？　　萬一再被吞了怎麼辦？　　現在天氣逐漸轉暖，郭正陽穿的本來就不厚。　　上身就是一件保暖內衣，一件襯衣，外加一個休閑式的西裝外套。

# 第二十二章 削鐵如泥

　　站着當地猶豫了片刻，郭正陽還是又伸出了手，雖然地上的歪葫蘆剛才一抓在手裡，他就被感染的想嘔吐，但他同樣不敢再隨便拿自己的衣服去實驗，所以他也想試試看，這葫蘆在吞了他一件衣服后，會不會有什麼變化和不同。　　畢竟這歪葫蘆吞了一件衣服，重量什麼的會不會有變？或者其他方面？　　等他真的伸手抓起葫蘆后，郭正陽臉色很快就又一變，變得十分古怪，因為他發現這玩意還真有變化了，但不是重量之類的變化，而是他現在拿着它沒了那種飽的想吐的感覺。　　現在他拿着葫蘆就像是拿着一個正常的普通葫蘆，沒一點不適。　　而除此之外葫蘆還是之前的葫蘆，和他最初發現時相比也沒有任何不同，長得還是那歪瓜裂棗的樣子，灰不喇唧的。　　它吞了郭正陽一件衣服后唯一的變化就是很飽的感覺消失了。　　“不是吧，它給我的感覺是飽的想吐，但飽的想吐卻在吞了我一件衣服后就不覺得飽了？飽的想吐，吃件衣服不吐了？”　　愣愣看着葫蘆，郭正陽還真是有些哭笑不得，這感覺的確太怪異了。　　你在哪見過有人吃的很飽，都快吐了，又急忙再吃點東西就不飽了？這不合邏輯。　　不過不管這合不合邏輯，郭正陽又在原地思索了片刻，跟着就馬上起身抓着葫蘆走向來路，雖然損失一件衣服，但這葫蘆的確可以被他輕鬆抓着走了，這麼奇怪的東西，還真是要好好抓回去研究研究。　　這一走就是一個小時，時間也到了凌晨三點多，延河縣縣城才遙遙在望，郭正陽也真是有些慶幸，因為他剛才差點迷路。　　雖然離開的時候，他一直都是沿着幾條公路行走，拐的彎並不多，但漆黑的夜色下，抹黑走了三四十公里，能再按照原路返回來也不容易啊。剛才他就走岔了兩次道路，拐彎拐錯了，走着走着又發現不對才及時轉身，總算又摸回了縣城。　　“總算回來了，等到了學校得好好研究一下這葫蘆，它怕不是要遠比一顆風華丹更貴重呢。”看了眼前方，郭正陽的腳步也加快了許多，不過走着走着他又身子一頓，愕然看向右手。　　之前他右手只有一件東西，那就是歪葫蘆，可就在剛才右手裡卻突然多出了一件事物，看了一眼郭正陽才發現是他之前被葫蘆吞掉的外套。　　愣愣看着手心裏突兀多出來的外套，郭正陽很無語。這東西莫名其妙被葫蘆吞了，過了一個小時怎麼又突然出現了？而且在看了幾眼后郭正陽更是猛地低下身子，把右手裡的外套和外套下的葫蘆一起放在地上，然後單獨抓起外套就打量起來。　　變了，他的外套變薄了。　　原本的休閑式西裝外套，用料是和正常外套一樣的厚度，但現在這外套卻薄的像襯衣一樣，雖然色澤款式沒變，但的確變薄了好多，而且變輕了，抓在手裡就像是抓着一張紙，毫無感覺一樣。　　這變化讓郭正陽有些發愣，而等他又仔細研究了一番才倒抽一口冷氣，眼中全是活見鬼的表情。因為，外套不止變薄了變輕了，而且質量驚人，薄的和襯衣一樣的外套，郭正陽全力去撕扯，都撕不爛！　　他的全力爆發絕對能輕鬆撕扯出三四百斤的巨力，但卻連一點裂痕都撕不出。　　又想了想，郭正陽從褲子口袋裡拿出鑰匙串，這鑰匙串上有一個多功能摺疊刀，郭正陽拿着刀子去隔，去划，一樣沒辦法在這外套上留下絲毫痕迹。　　但要知道這多功能摺疊刀被以前的郭正陽打磨的很鋒利，向下甩一下都能輕鬆扎進木桌里，可這麼鋒利的刀子，對這外套卻毫無辦法。　　幾百斤巨力撕不爛，刀子隔不爛，這還是布衣么？　　“我這衣服被這歪葫蘆吞了一個小時，竟然變成寶衣了？”愣愣看着外套，郭正陽真是傻眼了，饒是他上輩子曾經是真人，也從來沒見過如此邪異而且不可思議的葫蘆。　　普通一件外套吞進去，等再吐出來就成了寶衣？刀槍不入？　　愣了片刻他突然又變的激動起來，簡單一件外套都能發生這樣的變化，那如果是其他東西呢？比如刀子，丟進去還能變得削鐵如泥不成？　　想到這裏，郭正陽就把自己鑰匙扣上的多功能摺疊刀取下貼在了葫蘆上，再然後他就手心一空，再次被葫蘆吞了。　　但隨後，歪葫蘆卻一直沒了動靜。　　直到三四個小時后，郭正陽早回到了學校教室里，早自習課都已經結束，周邊左右的同學也抓着餐具下樓吃早飯時，郭正陽才又從課桌里拿出了葫蘆，此刻的葫蘆是被他用之前蛻變過的外套包着塞進課桌里的。　　等打開外套時，歪葫蘆不止靜靜躺在外套里，被吞掉的摺疊刀也終於再次出現。　　刀子樣式還是和之前一模一樣，不過也變小了，變薄了。　　原本的多功能摺疊刀刀身加刀柄有一指厚，但現在卻變得只有一兩毫米厚度，等郭正陽彈出刀片，連他自己都被刀片上隱含的銳利鋒芒給驚得心悸。　　稍微向左手一碰，原本拿着可以輕鬆殺人的匕首用力刺下都刺不破表皮的左手，輕鬆就被割出了血痕，等郭正陽拿着刀片刺向牆壁，水泥牆都被輕鬆刺透，他都覺得自己不是在拿着刀刺向牆壁，而是在刺一塊豆腐，不怎麼用力，就把刀片插進了牆壁內。　　“這是什麼寶貝？吞一件普通衣衫，就能讓衣服變得刀槍不入，吞一件玩具似的小刀，都能讓這小刀變得削鐵如泥？太不可思議了，要是放進去一件修士使用的靈器，難道還能讓那靈器提升品階不成？”　　簡單實驗出來的結果卻震得郭正陽心裏發矇，這葫蘆的恐怖簡直超乎想象，不管怎麼感應它都沒有一點靈氣波動，不管怎麼看，這就是一個長殘了的歪葫蘆，樣子都很難看，抓在手裡也很輕鬆，但它所表現出來的邪異，卻讓曾經的真人境強者都為之瞠目結舌。　　郭正陽不是沒見過好東西，比被葫蘆改造過的外套更堅固的甲衣，比這刀片更鋒利的飛劍之流，他上輩子見得太多了，也用過很多，但那些東西都是要尋找各種天材地寶，再用特殊手段煉製才能催生的，哪裡像這葫蘆一樣，隨便一個小破爛丟進去，再出來就變成了寶貝？　　這歪葫蘆的能力和它的賣相相比，真是就想星球和米粒之間的差距一樣。　　震驚之後，郭正陽才又欣喜無比的趁着左右沒人時間開始研究起了歪葫蘆，這葫蘆他還是一知半解，知道的不多，所以可要多研究研究，比如研究下它都能吞食什麼，不吞什麼。是不是所有被吞掉的東西都能發生異變？　　這歪葫蘆，郭正陽已經可以肯定要遠比一顆風華丹貴重了無數倍，這原本應該是屬於長發男的機緣，也絕對是了不得的超級大機緣，現在被他搶到手，真是他的大幸。　　但這也的確還有太多疑惑等着他去探索。

# 第二十三章 記憶中

　　“器物，原來它只吞各種人工打造出來的器物，對於各種原材料並不會吞噬，而且準確的說只吞各種用具，比如食物藥品之類可以吃的，也不吞。”　　又是幾天後，時間再次到了周末，夕陽西下的時間縣一高附近的街頭，郭正陽背着一個單肩背包從一家超市內走出，眼中也閃過一絲恍然。　　周一凌晨得到那個歪葫蘆，到現在眨眼間又是五天晃過，五天來他一直都趁着飯時或晚自習放學後到熄燈前的短短空閑在做着各種實驗，試驗了這麼多次后，他基本也摸清了那個歪葫蘆的特性。　　那玩意吞下一件東西，再吐出來時就會讓某種東西產生質的變遷，普通刀子可以變得削鐵如泥，彷彿神兵利器，普通衣衫都可以變得刀槍不入，彷彿寶甲一樣，但這歪葫蘆只吞人工打造出來的用具，就是比如刀子，衣服，茶杯，書本，錢包之類。　　其他東西比如樹恭弘=叶 恭弘、青草這種原生態的事物，歪葫蘆根本不吞，還有包子、零食、藥品等雖然也是人工打造，但不是用具而是食品，歪葫蘆也不吞。　　吞一件東西，在葫蘆里待一陣子它就會吐出來，而這個吞噬時間也和它吞進去的東西自身強弱有關，比如吞一件衣服，歪葫蘆一個小時才會吐出來，而吞一張紙，它幾分鐘就吐出來了，吞一塊青磚，要兩個小時左右，刀子要三四個小時。　　它吞噬之前的東西越脆弱，越容易被摧毀，吐出來的就快，而且吐出來后的改變同樣也比較弱，比如被葫蘆吞過的紙，雖然也要遠比普通紙張堅韌，普通人可能用力都撕不爛，但郭正陽還能比較輕鬆的撕裂，但被吞過的衣服郭正陽幾百斤巨力都撕不動，再有被歪葫蘆吞過的磚頭，硬度都可以和鋼鐵媲美，但還是可以被它吞噬過的刀子輕鬆割裂。　　所有的東西進去一圈再出來，改變方向也只有兩個，要麼變得堅韌無比，要麼變得鋒利無比，而被它吞過一次的事物，它則不會進行第二次吞噬。　　除此之外，郭正陽還發現了歪葫蘆的另一個特性，那就是如果它沒有吞噬東西的時，郭正陽用手去拿，根本沒辦法拿，一拿到手就會被感染的想吐，這時候他要麼就要給歪葫蘆找一件東西吞食，它吞了東西后就可以隨意去拿取，要麼，也可以拿被葫蘆吞過的事物包裹着葫蘆再拿取，也或者拿一些它不會吞噬的東西去包裹，中間只要有了阻隔，就可以抓起來。　　“這東西的特性現在暫時被我摸清楚了，但這到底是什麼，竟然如此神奇，任何人工用具進去一圈都能變得極為強大，簡直不可思議。”　　雖然大致摸清了歪葫蘆的一切，可郭正陽的疑惑反而越來越大，主要是這東西的能力實在有些逆天啊。　　他也真覺得如果自己現在有修士用的靈器，那應該也可以被歪葫蘆吞，進去轉一圈是不是那些靈器就可以提升一個或者兩個品階？從下品靈器直接變成中品，上品，極品？　　極品靈器直接變成法寶？　　如果真能這樣，這葫蘆，足以讓整個修真界都為之瘋狂的。　　這別說一顆風華丹遠遠比不上，就是再來一萬顆風華丹也是連替這歪葫蘆提鞋都不配啊。　　這一次殺了長發男之後從對方手裡搶來的機緣，的確讓郭正陽都有些像做夢一樣，兩相一對比，他更發現雖然同樣是機緣，但這機緣卻可大可小，相差何止千萬里？　　不過震撼之餘，郭正陽還是很快收拾起情緒趕向一高，今天又是周五了，雖然沒有考試，但一周這麼過去，距離高考也又更近了一周，他的時間也越來越短了，所以還是要回去學習的。　　“學習很重要，但這歪葫蘆也要收好，先用衣服包着，免得它沒東西吞了直接把我的課桌吞了，那才是搞笑，以後也不能隨便給它吞東西，它吞的東西越多，吐出來之後我都沒地方處理了，沒有儲物戒指，太不方便了……”　　收拾起情緒，郭正陽暫時不打算繼續研究這葫蘆了，畢竟不管葫蘆再好，眼下對他卻沒有太直接的作用，他也只能先收着等以後修為提升了再使用。　　但就在郭正陽行走中，一聲驚呼卻突然在他身側不遠處響起，“郭正陽？”　　等郭正陽聞聲轉頭，才一眼看到馬路對面正有兩男四女盯着自己，那些人也全是少男少女，其中有兩個郭正陽算是認識，一個正是安茜，另一個則是安茜的同桌，上周日晚上放學他去還安茜錢時，和安茜一起的那個女生，不過開口喊出他名字的並不是這兩女，而是另外一個個子高挑，雖然不算很漂亮，但也有幾分姿色，加上時尚的裝扮，熱火的身材，顯得很青春飛揚。　　那一行四個女生，最漂亮最搶眼的是安茜，其次就是這個女生了，她的容貌和安茜相比要差上兩籌，但身材卻是四個女生里最辣的，鼓囊囊的胸前要甩開其他三女一條街，一雙美腿雖然不算很細，但極為修長，看上去肉肉的有些小豐潤，顯得極為性感。　　似乎也是因為那個性感女生的呼喊，她身側的其他幾人才紛紛看來。　　看到那邊的情況后郭正陽先是一愣，跟着就又盯着那喊他的女生徹底愣了。　　竟然是她？　　真的認出了這女生是誰，郭正陽也的確有些失神，因為這個女生在他曾經的記憶里，留下過一筆痕迹。　　對方追過他，但這不是關鍵，郭正陽高中的這幾年，追過他的女生還真有些多，可以說重生之後他除了記得自己高中時蠻受歡迎之外，對究竟都有誰向他表白過還真記不清楚了，他記得對面那個性感身姿，只因為印象中再過一個月左右，這女生就從教學樓四樓窗口跳了下去，腦袋先落地，直接香消玉殞。　　因為那是上輩子郭正陽第一次見到死人，而且死的還是追過他的女生，他才記得那個名字，方小瑩，也記得那件事。　　記憶中方小瑩是被一個楊姓男生強暴，才產生了輕生的念頭。　　不過這樣的原因一開始根本沒人知道，因為方小瑩跳樓時也沒留下什麼遺書之類，警方對外公布的原因則是說她臨近高考，成績太差，壓力太大才選擇了輕生。　　直到事情過了一個多月，臨近高考時才有另一個古姓男生爆出真相，說是有次他們幾個出去玩，楊姓男生強暴了她，而後第二天她就跳樓了。　　據說古姓男生是受不了心理壓力才說出真相，但這真相卻很快就被掩蓋了下去，古姓男生突然退學，校方闢謠，楊姓男生也轉了校……　　郭正陽上輩子也就是在只言片語得知過，爆出真相的古姓男生退學是因為家裡受到威脅，他自己也屢遭毒打，因為楊姓男生家裡很有勢力，據說還是不清不白的黑勢力，而最後整件事還是不了了之，他上一世還在學校時，高考之前就聽說過楊姓男生在另一個學校依舊活的很滋潤，混的風生水起，高考後的時間，他就對此事再沒關注過。　　記憶中，馬上就要輕生的方小瑩此刻卻活生生站在馬路對面看着他，還略帶驚喜的表情，讓郭正陽一瞬間都有些恍惚。

# 第二十四章 一絲猶豫

　　“你一直看着我幹嘛？不認識了？”　　郭正陽看着對面的方小瑩有些失神，這樣子卻讓方小瑩一喜，連馬路上來往的車輛都沒怎麼看，這位就從馬路對面走了過來，而後瀟洒的一揚秀眉，喜滋滋的看來。　　在郭正陽印象中，她本就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甚至很外向的女生，其他被郭正陽拒絕過的女生，大部分都是從此見了他就繞路走，似乎當初表白也只是好不容易才鼓起勇氣，一被拒絕就沒臉見人了似的，但方小瑩的開朗卻讓她每次不管是在校園還是校外看到郭正陽，都會主動招呼，哪怕郭正陽愛理不理，也似乎很少妨礙這位的洒脫。　　“沒，有些意外，這都快上課了，你們似乎不是要回學校。”郭正陽這才回了神，平靜的笑笑。　　“呵，今天你們班安茜生日啊，我們準備出去替她慶祝下，怎麼樣，你要不要一起去？”方小瑩呵呵一笑，不過輕笑中眼眸似乎又亮了一份，很熱情的開口邀請，一句話，郭正陽才又想起了什麼，上周日晚上還錢時就有人說過安茜這周生日，原來就是今天。　　不過他還真不清楚方小瑩也是慶生團之一。　　看起來這位和那邊的人關係不錯？　　“不了，我就不去了，要回學校。”恍然後郭正陽再次平靜的拒絕。　　“哎，你這人，幹嘛老是這麼酷？”方小瑩再次嬌笑，笑的燦爛無暇，很難會讓人相信這麼一個如花的少女會在一個月後主動跳樓終結了自己的生命。　　而在兩人言談間，馬路對面另外的兩男三女也齊齊走了過來，安茜和她的同桌都在笑着向郭正陽點頭示意，微笑中更全都拿着失笑的眼神在方小瑩身上打量，倒是另外的兩男一女，看郭正陽的眼光有些不感冒。而這兩男一女和方小瑩一樣，全都不是三五班的，郭正陽對他們也毫無印象。　　“我當是誰，原來是三五班的班草啊，哈，一個人背着包，逃難啊還是翹課啊。”兩男中一個留着寸頭，一米八多的男生直接笑着開口，言語間很有些打趣的意味。　　“哎，楊明傑，你怎麼說話呢。”郭正陽對這話還沒反應，方小瑩倒是一瞪眼，轉身看了男生一眼才笑着對郭正陽道，“給你介紹下，這是我們班的楊明傑，這是古帥，這個是柳茹，這兩位就不用我介紹了吧，哈哈，你們班的兩個大美女呢。”　　一番介紹，郭正陽視線頓時變得有些奇妙，楊明傑，古帥……牽扯到方小瑩命案里的，好像就是他們兩個吧？　　而現在看起來，古帥跟在楊明傑身側就像是一個跟班小弟。　　“郭正陽，你真不去？走吧，一起去玩玩，人多了也熱鬧啊。”在郭正陽看去時，方小瑩才又笑着開口。　　“哎，小瑩，這你就別想了，現在人家可是好學生，肯定急着回去學習呢，哪有時間陪我們翹課。”方小瑩話語落地，站在她身後安茜的同桌倒是突然開口，帶着一絲揶揄看來。　　“啊～不會吧？”方小瑩頓時愣了，就是楊明傑幾人也一愣，不過楞了一下，楊明傑才噗的一聲笑了，笑哈哈看着郭正陽，“我沒聽錯吧，我可記得你成績不咋地啊，不比我好到哪去，現在還好好學習？”　　“是真的，我們班現在誰不知道啊，他幾乎一天二十四小時都窩在教室學習，我們班每天教室都不用鎖門的，他經常熬通宵，人家是想考北大清華的，和咱們不是一路人。”安茜的同桌再次嬌笑着開口，依舊充滿了戲虐之色。　　“玲玲，你怎麼這樣說話。”就是她說了這麼一句后，安茜直接皺眉瞪了她一眼，才又歉意的看向郭正陽，“不好意思啊，玲玲今天心裏有事，說話有點沖。”　　“沒事。”郭正陽笑笑，他也不可能為這個介意，畢竟他也知道陶玲玲語氣這麼怪，應該和他上次拒絕她的邀請有關。　　笑過後郭正陽才又看了方小瑩一眼，“我就不去了，你們玩得開心。”　　“你真是回去好好學習啊？現在還來得及么？”方小瑩卻瞪着悄目，一臉的古怪。　　“我也不知道。”郭正陽搖搖頭，又沖其他人點點頭才轉身走向學校。　　“哎，郭正陽，等下。”　　其他人對於郭正陽的告別並沒在意，但方小瑩卻猛地開口又要追來，在郭正陽頓足時，楊明傑的聲音才也又再次響起，“小瑩，你還叫他幹嘛，沒聽玲玲說嘛，人家是好學生啊，和咱們不是一路的，哈。”　　“是啊，好好學習？嘿，學習再好又有什麼用，就算他考上一本，畢業了還不是屁事不頂。再說了，他什麼水平咱們還不知道，還不如我們呢，現在裝什麼裝。”一直沒怎麼說話的古帥也隨着楊明傑的話嗤笑起來，很有附和大哥的意思。　　不止這兩位，陶玲玲和另一個女生也拉住了方小瑩，在郭正陽轉頭看去時才看到方小瑩被身邊人纏的幾乎沒空和他說話，他這才又失笑着轉身起步。　　就是起步中，後面的話語還能清晰落入郭正陽耳中。　　“小瑩，不是我說你，聽說你追過他幾次啊，這傢伙有什麼好的？平時除了裝酷啥也不懂，我剛才當面說他，他連個屁都不敢放，窩囊的要死，這樣的草包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我早就揍得他跪地求饒了。”　　“就是，那樣的傢伙怎麼能和咱們比，現在還裝什麼好學生，也不怕讓人笑掉大牙。”　　“喂，我們你們說話別太過分啊，我就喜歡他怎麼了，關你們什麼事啊，真是的！”　　“好了，別吵了，咱們出來是替安茜慶生的，別為了這點事吵架啊。”　　……　　郭正陽走的很穩，一步步遠去，後方的話音也逐漸變小了許多，直到再也聽不見，也是到這時，他原本平靜的表情才顯出一絲猶豫。　　方小瑩，這個女生其實除了有點花痴，也算挺不錯的一個女生，不知道也就算了，真的知道以後會發生什麼，他真能毫不在意的看着她在一個月跳樓么。　　不過，別人的死活又和他有什麼關係？　　靈域中早已見慣了生死，他哪裡管得了別人太多事？生死這種事，不是很正常也很隨意么，他根本不該為了這點小事而分心的。　　但他也的確發現，自己心下似乎多出了一絲本不該出現的猶豫。

# 第二十五章 那我答應你

　　“嗨～”　　夜，再次深沉了下來。　　深夜十二點多，三五班教室後排，正在埋頭學習的郭正陽突然被窗外一聲輕呼驚醒，等他抬頭看去時才看到窗外站着一道性感的身姿，正滿臉燦笑的向他伸手招呼。　　看了一眼，郭正陽微微有些無語。　　因為那竟然是方小瑩。　　“原來她們說的是真的啊，你現在這麼用功？我都在這看你好一會了，你都一直在看課本。”郭正陽無語中窗外的身影才嘻嘻一笑，展露出燦爛的青春嬌顏。　　“你怎麼跑這了？”郭正陽抓出手機看了下，時間是十二點半，教室里又已經只剩下他一人，窗外也是一片寧靜。　　“嘿嘿，我來看看你需不需要幫忙啊，我成績可比你好，你要是有什麼題不會，我可以幫你啊。”方小瑩再次一笑，更是期待的看來。　　“那倒不用。”郭正陽擺擺手，“你快回去睡吧。”　　他學習基礎很差，在學習上也的確有很多疑問和難題，尤其是數學這一科，不懂的地方太多了，但早習慣了一個人拼搏，幾十年的習慣很難改變，所以這幾周來的苦學，郭正陽就算遇到難題也從沒向誰求助過，都是等着老師上課時認真聽，外加自己私下研究而已。　　“那你餓不餓？”方小瑩聽到這乾脆利索的拒絕，眼中的期待也明顯一黯，不過還是馬上又笑着開口。　　郭正陽再次無語，碰上這麼一個活潑外向的他還真有些不適應，無語中他更突然發現站在窗外的方小瑩身子微微顫抖，可看上去卻不像是緊張，而像是冷的。　　再次打量了對方一眼，郭正陽才開口道，“冷就快點回去睡覺吧。”　　窗外的方小瑩明顯是刻意裝扮過的，穿的很時尚，而且為了呈現出漂亮和性感，那衣裝還有些薄，在春夜裡的確有些不合適。　　“哦。”又看到郭正陽平淡的拒絕，方小瑩臉色再黯了一分，輕輕點點頭，又看了窗內一眼，才起身就走。不過在她離開后，郭正陽又抓起書本看了幾眼才突然站起身子，無奈的拍了下腦門，就踏步向外走去。　　“方小瑩。”他走得很快，出了教室后一眼看到前方正要走下樓梯的身影，才開口喊道。　　“啊～”前方的身子也停頓下來，慌里慌張看來，臉色也有些緊張和害怕。　　“你和楊明傑很熟？”而郭正陽在踏步走上前後，才皺着眉開口。　　方小瑩這才猛地一呆，愣愣看了郭正陽一眼，才噗嗤笑道，“哎，你嚇死我了，還以為你是覺得我好煩，讓我以後別來煩你呢。”　　嬌笑着拍了拍鼓漲漲的胸口，方小瑩才又道，“和他還算可以啊，我們一個班，前後座，有時候就會聊天，不過關係也一般，晚上去替安茜慶生，是他聽到了之後非要厚着臉皮一起去啊，我們拒絕都拒絕不了，怎麼了？”　　“沒什麼，看他流里流氣的，不像什麼好學生，這樣的人我覺得你還是少接觸點比較好。”郭正陽笑笑，算是給了她一個忠告。　　但這忠告卻讓方小瑩一愣，而後盯着郭正陽看了幾眼才又嘻嘻一笑，“下午他那麼說你，你生氣了啊？”　　“沒。”郭正陽搖搖頭，他不可能為了那一點小事和人置氣，真要來氣，他一貫選擇就是殺人泄憤，而不是把氣憋在心裏。　　“哈，那你不會吃醋了吧？”方小瑩卻眼前一亮，喜滋滋看來。　　郭正陽這才一翻白眼，轉身就走。　　“那我答應你，咯咯。”身後也再次響起方小瑩爽朗的笑聲，笑聲里她更快速跑上前，原本一直背在身後的手也拿到了身前，在郭正陽課桌外的窗口向里一塞，就把一個麵包放在了郭正陽桌子上。　　做完這些，她才又沖在教室門口頓足看來的郭正陽一笑，轉身就跑。　　郭正陽也沒有追，只是靜靜看着跑掉的歡快身影，微微有些出神。　　現在不管怎麼看這都是一個很活潑開朗的女生，誰又能想到她會在一生里最燦爛的時節，主動終結自己的生命？出神了片刻郭正陽才收拾起情緒走回座位，把課桌上的麵包放進書桌下的抽屜，就繼續開始看書。　　這一學，又是連續不斷的節奏，直到又過了一天多，周日下午，樓外也下起了淅淅瀝瀝的春雨，郭正陽才背着挎包走向校外。　　又是一周辛苦，也是該去校外放鬆一下了，雨後的街頭，坐在街邊喝點小酒賞賞雨，似乎也是不錯的主意。不過郭正陽還沒走出校門，就突然在細雨中頓住身子，更是微微皺起了眉。　　因為有人跟蹤。　　站在細雨中停頓了下，郭正陽還是平靜的起步，不過他的注意力已經向身後不遠處投去。　　“明傑，你真要揍他啊？”　　“廢話，不揍他我跟着他幹嘛，草，這小子我早就看他不順眼了，媽的，長得比我還帥，現在方小瑩竟然突然不理我了，八成和這小子有關係。說不定那天咱們說的話，惹那妞生氣了，嘿，我就要讓她知道，這小子就是個草包，讓方小瑩看看他在我面前有多窩囊！”　　“嘿，明傑，不是說我你，你怎麼看上方小瑩了？她長得也不是多漂亮啊，要說漂亮，五班的安茜才是美女啊，你怎麼不追安茜？”　　“你懂個屁，安茜就是個排骨妞，只是臉好看有屁用，哥喜歡大奶妹。再說方小瑩也不差啊，媽的，我本來都和越處越近了，突然對我愛理不理的，肯定和這小子有關，不揍他一頓，哥咽不下這口氣。”　　“那咱們就跟着他？他要是上街后一直在人多的地方，咱們怎麼下手啊。”　　“我說古帥，你膽子太小了，只要不是校園裡，管他人多人少，我照揍不誤。”　　……　　身後不遠處，零星的低語透過雨幕落入正走着的郭正陽耳中，聽得他一陣搖頭。　　跟着他的是楊明傑和古帥？而且這兩位是準備跟着他到校外揍他么？　　因為方小瑩這两天突然對楊明傑愛理不理？　　慢慢走着，郭正陽伸手在下巴處摸索了幾下，才啞然一笑，走的明顯更快了些，而且出了校園后他還是撿着人少的小路行走，不過十來分鐘就走到了一條偏僻的油路上。　　這裏不是沒人，在一高附近的居民區只能說有的地方人多，有的地方人少，尤其下着雨的時候，這條油路上的身影更是稀少的屈指可數，郭正陽還想繼續再走走，再找個更偏僻的地方，但後方的跟蹤者卻似乎有些不耐煩了，騰騰騰的腳步聲很快就由遠及近，同時還有一聲呼喝，“郭正陽！給我站住！”　　郭正陽頓足轉身，看了眼雨中幾步外的楊明傑和古帥，才笑道，“有事？”　　“有，哥們手癢了，想找你練練，這算不算事？”楊明傑嬉笑一聲，雙手在胸前一對撐，劈啪作響，而不得不說，一米八多的楊明傑加上黑黑的膚色，看上去的確很健碩，突然擺出這摸樣，膽小的恐怕還真會被嚇住。　　但郭正陽只是啼笑皆非的搖搖頭，搖頭中楊明傑卻臉色一沉，呼的一下就揮拳對着郭正陽臉上撲了過來，“哥早就想揍扁你這張臉了。”

# 第二十六章 他敢？！

　　楊明傑出拳很快，眼看這一拳就要落在郭正陽臉上，郭正陽才也動了，對楊明傑撲上來的拳頭不聞不問，郭正陽右腿一抬，對着他左耳就掃了下去，腿勢凌厲兇猛，直接帶起一片冷冽的呼嘯。　　楊明傑這才大驚，大驚中也早忘了繼續揮拳撲下，倉皇支起左臂就擋在了左耳側，但他也只是剛支起左臂，郭正陽就一腳掃在楊明傑手臂上，推着他左臂直撞向左耳，轟的一聲，劇烈的碰撞中，直接撞着楊明傑的身子騰空而起。　　“噗～”　　半空中的身影足足騰飛出一兩米才重重落地，摔在已經有些積水的油路邊，濺起一片濕雨，一聲慘叫也隨之揚起。　　郭正陽則踏步上前，在地上的人抱着左耳慘呼時，一腳踩下，已經沾染了些泥濘的皮靴直接踩在楊明傑臉上。踩得楊明傑腦袋一晃，臉頰另一側也啪的壓在了油路面上。　　“郭正陽！”慘呼中的身影才臉色一變，驚怒不已的開口怒喝，身子同樣在地上一擺，掙扎着要起身，但郭正陽右腳一發力，踩着他的臉不斷下陷，又疼的楊明傑馬上停止掙扎，慘叫着開口，“停，停，哎……”　　“我以後不想再看到你，懂么？”直到這時郭正陽才輕笑着開口，皮靴依舊踩着楊明傑的臉，身子也蹲下了下去。　　“看你……”下面的人再次慘哼着開口，但一句話還沒有說完，郭正陽又一發力，楊明傑這才馬上顫着身子道，“明白，明白，懂。”　　郭正陽這才一樂，其實他真沒打算去找楊明傑的麻煩，即便知道這是個人渣，但郭正陽也就是上次提醒了方小瑩一句，沒想過親自出手收拾，畢竟這是外人的事，他已經提醒了方小瑩，也算仁至義盡了。　　只是真沒想到楊明傑會自己過來送死。　　現在怎麼辦？就這樣揍他一頓放了他，郭正陽可以肯定以這小子的背景一轉身就會找人過來報仇的，畢竟是家庭背景涉黑的，聽說還做得不小，強暴后鬧出人命都可以快速擺平，能做的小么？如果他就這麼放了楊明傑，必然會有源源不斷的麻煩，但不放吧，郭正陽也不可能殺了他，至少不可能在這大街上殺人。　　思索了一下他才笑着開口，“你現在是不是覺得特別羞辱，是不是想着只要我放開你，就要和我拼了，或者你一個人拼不過，那就再多找些人來報仇？”　　“不是，當然不是……”不過在他話語之後，下面的楊明傑卻連忙否認，就是否認中郭正陽再次發力，疼得他馬上又慘叫起來，“是，是，唉，輕點，你怎麼知道的。”　　可不是，一腳被人踹飛，那種驚人的疼痛就不用說了，關鍵是現在郭正陽還一腳踩在他臉上，少年心性，這種奇恥大辱他怎麼可能忍得下？所以心下真是報了打算，只要郭正陽一走馬上叫人來找場子的。　　但這種心思竟然直接被郭正陽揭破了？　　“你別管我怎麼知道的，我只是以後不想再見到你，給我滾出一高去，滾得越遠越好，你家是混黑的，聽說家裡勢力還不小，那你可以去打聽一下我的底細再做決定，再讓我在一高見到你，可就不是現在這麼輕鬆了，下一次我會讓你更疼。”郭正陽依舊笑眯眯開口，踩在楊明傑臉上的皮靴又扭了下，疼的楊明傑又一次慘叫出聲，不過慘叫中楊明傑心下卻全是駭然，對方知道他家是混黑的？　　他怎麼知道的？　　而且對方知道了還敢放出這種狠話，難道這小子真有什麼大來頭？　　“明白么？”郭正陽又一次踩下，楊明傑再也顧不得其他，連忙點頭，“明白，明白。”　　郭正陽這才直起身子抬腳就走，就是行走中看到還在原地呆愣愣看來的古帥，他才露齒一笑，這笑也嚇得古帥怪叫一聲，當場就跳了起來，更連連擺手，“不關我事，不關我事。”　　郭正陽哭笑不得的收回視線，繼續平靜的踏步前行。　　古帥……，古帥就算了，他不過是跟着楊明傑跑腿的，上一世最後他還受不了心理壓力把真相說了出來，家裡經常受到威脅，自己也屢遭毒打，這個孩子還不至於太讓人厭惡。　　也是在郭正陽離去后，地上的楊明傑才猛地翻起身子，雙手捂着臉頰疼的齜牙咧嘴，疼痛中，楊明傑更死死盯着逐漸遠去的郭正陽，眼中全是怨毒和仇視，就是這些怨毒和仇視之下，也有難掩的駭然和慌亂。　　……　　“查出來沒？那個小子什麼底細？”　　春雨連綿，哪怕幾個小時后延河縣依舊還籠罩在綿綿細雨中，而縣城某處繁華的別墅區，一座獨立別墅洋房內，一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剛給自己夾了根煙，一側的一名青年馬上就彎腰點火，等點上火抽了一口，中年才吞雲吐霧的看向青年，表情也看不出喜怒。　　“查出來了，縣委書記家的。”青年馬上點頭，臉上也帶着一絲古怪。　　一句話，正在抽煙的中年頓時一驚，愕然看了青年一眼后，才也滿臉都是古怪，“郭書記？”　　“嗯。”青年再次利索的點頭，中年這才也深吸一口氣，嘿嘿笑道，“怪不得這麼囂張，在這延河縣敢踩着我兒子的臉說話的，也就那麼幾個了。”　　“楊總，接下去怎麼辦？”青年也再次開口。　　這一次中年倒是沒有回答，只是靜靜抽着煙，直到一根煙快抽完才開口道，“縣委書記這尊佛太大了，息事寧人吧，畢竟是明傑那小子自己要去找死。”　　靜靜說完一句話中年才猛地一拍頭頂，一臉的鬱悶，“媽的，要換了不是郭書記的孩子，我早砍了他了，不止踩着我兒子的臉說話，還讓他滾出一高，簡直比老子還囂張，這他媽哪像個學生，標準就是一紈絝。”　　但鬱悶歸鬱悶，中年臉上卻也不見什麼害怕慌亂，說的也是，縣委書記這尊佛是很大，不過他楊明紳在延河縣卻也是呼風喚雨的存在，而且是根深蒂固，縣委書記想動他也不是說動就能動的。　　身為一個涉黑的老總，楊明紳背後自然有後台，不然也不可能混到現在，而且他的後台很不簡單，並不是在縣裡，而是在省里，他的親弟弟在省城也是一號人物，雖然同樣是涉黑，但關係極硬，因為弟弟的關係市裡不少領導都要給他面子，所以他才能在延河縣這地方混的呼風喚雨。　　但縣官不如現管，他就算背景很深，也不可能直接和縣裡的一哥叫板，說得不好聽了，他有後台有背景，縣委一哥能走到現在，能是舉目無親？到了那個位置，怕不也是同學滿天下，領導遍地走的存在。　　而他不管怎麼說也只是個涉黑的，他可以不用太怕縣委書記，不用像普通人那樣一聽到惹了那邊的人就渾身發抖，但同樣不可能去輕視一方大佬。　　所以鬱悶之後中年又點了根煙抽上，才看向一側，“有那小子電話沒？”　　青年馬上開口報出一串数字，不過在中年撥號時青年才又古怪的開口，“楊總，萬一，萬一他不給面子呢？你知道的，年輕人，年輕氣盛。”　　“他敢？！要是不知進退，就算是縣委書記家的我也要他好看，咱不能直接和他爸對着干，對付他一個毛孩子還不簡單？”楊明紳這才臉一沉，一臉冷笑。　　他的實力的確並不需要在縣委書記面前搖尾乞憐，只是因為不想就這麼和那邊對着干起來，他才願意息事寧人，而如果楊明傑只是挨了一頓打，他也就啥都不說了，就當這事沒發生過，但那邊在踩着楊明傑的臉說話時，還點名了要楊明傑滾出一高，這卻讓他不得不站出來說兩句了。否則若不吭聲，自己兒子還怎麼在一高上學？真被那小子見一次打一次？或者直接讓兒子從一高退學？這還混個蛋蛋。　　他畢竟也是有頭有臉的人，隨便被人唬一句就讓兒子退學，傳出去他還混什麼？　　而這件事，也還真得找郭正陽說說才行。　　但如果那一點面子都不給，那就是那小子自己找死了，和縣委書記直接對着干，那是白痴才會去做的，但只是對付一個毛頭小子，他要不買賬，隨便搞點事抓住他的把柄，還不是隨便揉捏？　　而在他想來，年輕人好面子，只要自己這個老江湖擺幾桌，給足那位面子也就是了，應該還是很容易就能擺平的。

# 第二十七章 就是個笑話

　　“啪！”　　片刻后，原本還是神色自然的楊明紳卻啪的一聲就把手機摔在了桌子上，更是黑着臉看向一側，“你確定這是他的號碼？”　　可不是，原本以為能比較輕鬆就搞定的事，結果電話打出去連打了三四個都無人接聽，這卻讓他有些窩火。　　“真的是，要不我多打打？說不定那邊有事。”青年急忙點頭，話語里也多出了一絲問詢。　　“不用，我再試試。”中年這才強壓着火氣，繼續抓起手機撥號，撥號中更是深吸了一口氣，勉強讓自己冷靜了下來，而這一次號碼也終於撥通了，中年這才一喜，馬上爽朗的笑道，“郭少，沒打擾吧，我是楊明紳，明傑他爸，哈，是這樣的，聽說你和明傑鬧了點矛盾，是我管教無方，讓郭少你壞了興緻，這樣吧，我在景泰閣定個位子，希望郭少賞個面子，讓我有機會向郭少陪個不是。”　　但說著說著，正大笑的楊明紳一張臉才猛地一沉，站起身子抓着手機就又摔在了地上，“操，還真當自己是大爺了！媽的！我已經夠給他面子了！”　　“楊總，冷靜，冷靜。”一側的青年急忙上前勸慰。　　但這一次楊明紳卻揮手給了對方一巴掌，“冷靜你妹，我已經很克制了好不好？下午挨打的是我兒子，讓人威脅着滾出學校的也是我兒子，現在還給我冷冰冰來一句沒空就掛了電話，我是老大還是他是老大？給我叫楊九過來。”　　“楊總！”青年頓時大驚。　　“讓你去你就去，廢什麼話！”楊明紳卻再次大罵著開口，火氣也越來越大。　　他真不想和對方鬧的太僵，對於縣委書記這個現管他也很顧忌，所以他已經很克制了，但郭正陽實在太囂張了，也是該給那小子點顏色看看，畢竟縣委書記是郭正陽他爹，而不是郭正陽自己。　　一個紈絝真在外面惹了事，家裡的老子未必一定會出頭的，也要看形勢的。　　他楊家對上縣委書記，也不是非要低聲下氣的求饒。　　這個破孩子不給他點顏色看看，還真以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只要坑他一把，抓着對方把柄，他也不信他敢把事情捅回家裡求助。　　……　　延河縣某地，縣城裡呼風喚雨的楊總火冒三丈的摔了手機，但一高里，郭正陽卻正喜得眉飛色舞。　　因為這時候已經是晚上六七點的光景，昨天測驗的試卷也又發下來了兩科，所以對於剛才的電話他真沒空去搭理，一開始看到是陌生電話他都懶得接，實在是對方打得次數多了，手機一直在口袋裡震個不停，他才接的。　　而這兩科試卷的分數，也是他懶得搭理那些破事的源頭。　　數學試卷，78分，英語試卷，90！！　　又是一周的苦學之後，他的進步的確還很大，數學也就算了，這最難的一科郭正陽也沒辦法，只能慢慢去學，慢慢去研究，不過這次和上周相比也又進步了十多分，而且英語分數竟然上了及格線，就真由不得他不驚喜了。　　三周前，他對這些還幾乎是一無所知的，因為以前知道的差不多早就忘了個一干二凈，只是三周，就算他是日以繼夜，三周就可以比擬普通學生一個半月的辛苦，但這麼短時間能有如此明顯的進步，還是讓郭正陽大為振奮。　　“說起來也得感謝下上一世的底子，雖然那底子很爛，幾乎忘得一干二凈，什麼都要從頭學，但學着學着也能隱約從腦海里挖出一些模糊的印象，否則如果真的是全部空白開始，三周可絕不會有如此進展的，再給我幾個月，我也肯定能做的更好。”　　眉飛色舞中郭正陽的確有些感慨，雖然說自己把所有知識忘了個一干二凈，都是從頭學，但這情況和完全空白開始還是不一樣的。　　他英語就算再爛，但yes，No之類還是很清楚的，也會一些簡單的語句，對26個字母更是爛熟於心，這畢竟是上一世多年學生生涯打磨出來的，和真正第一次接觸英語的學生還是有很大不同的，記憶哪怕再模糊，認真去重拾時也要比完全沒接觸過的容易的多，比如讓一個普通高校畢業多年的上班族重新進校園學英語，就算他好多年沒碰過了，但也比第一次剛認識這些字母的小孩子更容易上手，那隻要認真去學，去背，腦子再聰明點，重拾知識也不是特別難。　　否則三周時間哪怕經常都是日夜苦讀，也不可能有如此進展。　　拿着試卷眉飛色舞，郭正陽很快又投入到了學習中，對的為什麼對，錯的錯在哪裡，這都是一晚上需要研究的，他也根本不會浪費時間。　　時間，就這麼靜靜流逝，直到又是到了半夜，教室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郭正陽才準備出去透透氣，不過等走出教室后他卻突然發現在樓梯口哪裡，正有一道身影靠着牆角在抽煙，忽明忽暗的煙頭，在黑暗中極為醒目。　　郭正陽詫異的看了一眼，還正在疑惑，那身影才猛地掐滅煙頭笑着走了上來，“郭少，我是楊九，算是楊明傑的哥哥。”　　郭正陽這才皺起了眉頭，看了楊九一眼，很平靜。　　“我真沒想到，堂堂郭少身手竟然不錯，一腳就踹飛了明傑。”楊九走到郭正陽身前幾步外，身子恰到好處的隱藏在五班教室內的燈光陰影中。　　郭正陽依舊沒開口，只是靜靜看去。　　楊九這才再次一笑，緩慢而平靜的開口，“我這次來意很簡單，就是想替明傑說個情，他被郭少揍了是活該，不過要是就這麼退學，有些太可惜了，不如事情就這樣算了？我可以保證他以後不會在校園內煩到郭少，希望郭少放他一馬。”　　“如果我說不呢？”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笑了，話語卻有些冷。　　下午的時候，他揍了楊明傑就放話說對方可以先查查他的底細再做什麼決定，怕的就是揍了楊明傑又惹來其他人找事，但他的確沒想到，楊家既然查出來了他的底細還會一二再來騷擾他，尤其是楊九在說這些話時也不像是正常求情，反而像告誡。　　告誡郭正陽這事最好就這麼算了。　　如果是一般的黑老大，不應該有這種底氣啊，難道他小看了楊家？　　而趕楊明傑出一高，也的確不只是因為下午時楊明傑要揍他他才那麼做的，這句話他既然說出去了，就不會輕易收回。　　“那就沒辦法了，我只好請郭少回去慢慢說下這事了。雖然郭少有些身手，但你也最好別太自大，要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在郭正陽冷笑中楊九也哈哈一笑，笑得很燦爛。　　一聲笑，郭正陽神態也變的玩味起來，其實他也發現楊九步履輕盈，氣息有些凌厲，不像是普通人，不過他也沒在楊九身上感應到靈氣波動，這應該不是修士，只是世俗中身手好的吧？至少眼前的楊九，沒有給他一點威脅的感覺。　　“你確定？”神色玩味，郭正陽其實也有些鬱悶。　　楊九對他威脅應該不大，但他也真小看楊家這黑勢力了，縣城裡的黑勢力，敢說強請他回去的也絕對不多。　　“我確定，因為家裡正有一場好戲等着郭少，等那場好戲之後，咱們只會成為朋友。郭少你也應該不會把這事告訴郭書記的！只要郭書記不知道，一切就都好辦。”楊九再次一笑，說笑中卻突然一閃身，彎着腰彷彿突然撲擊的獵豹，直接就對郭正陽撲下，右拳更是犹如下山獵豹的利爪，直刺郭正陽小腹。　　這速度很快，但郭正陽卻更快，楊九撲到身前時郭正陽一屈膝，一擊膝頂撞在楊九拳上，砰地一聲，讓楊九的身子又撞得直接倒退，郭正陽卻一踏步，快速伸手抓起楊九肩頭，生生就把楊九舉在了半空，轟的就砸向地上。　　噗通一聲，楊九直接就砸得七葷八素，郭正陽才輕聲冷笑，“就你這水準，也想請我回去？”　　下午揍了楊明傑，當時郭正陽已經顯露了一定的身手，但楊明傑畢竟只是一個普通孩子，他顯露出來的身手也很有限，就是比普通人強一點而已，不然真全力一腳踢下去，一腳能踢死楊明傑的。　　所以就算楊家已經知道了他比普通人強，身手不錯，才刻意派了個身手好的過來，但恐怕那邊做夢也沒想到，郭正陽的身手遠不止是比普通人強一點點，而是強出太多太多。　　這個楊九，水平也就是和上周的三個劫匪差不多而已。　　就這還想強行請他回去？簡直就是個笑話。　　“你……”地上的楊九卻隨着這話勉勵抬頭，一臉活見鬼的看着郭正陽。　　是啊，預想和現實，差別太大了。　　雖然知道下午時郭正陽一腳踹飛了楊明傑，但楊明傑回去后也沒受什麼傷，疼了一會就好了，所以他們也就以為郭正陽像是那些練過一點跆拳道截拳道之類的花架子一樣，外加有點蠻力而已，但這預想，真的和現實差別太大了。

# 第二十八章 披着人皮的惡鬼

　　“你們在家裡準備了什麼等着我？”在楊九駭然欲絕時，郭正陽才蹲下身子冷冷的開口。　　這些人看來是準備製造一些把柄抓在手裡，到時候讓他有苦說不出，讓他只能和對方做朋友？一幫涉黑分子又有什麼準備？　　郭正陽雖然知道那肯定不是好東西，但也得問了才知道。　　不過這句話后，地上的楊九卻馬上一低頭，一聲不吭。見了這一幕，郭正陽倒是眉頭一皺，還打算死撐？但對付這樣的人他也不是沒有辦法，畢竟是黑份子，而且來意不善，郭正陽動起手來卻也絲毫不用介懷，一腳踏在楊九后心，防止這位胡亂掙扎，郭正陽才取下隨身攜帶的鑰匙串，跟着就抓起楊九一隻手臂，拿着鑰匙串上的刀子在楊九手臂上一割，那裡也直接顯出一道血痕，噗踏踏向外滲血。　　而不出所料的是，對於這樣的場面楊九根本都連眉都沒有皺一下，畢竟看他的樣子，也不像是那種稍微一點疼痛就大呼小叫的人。　　不過楊九還是猛地抬頭，愕然不已的看向郭正陽，眼中充滿了驚訝和迷茫。　　那的確不算疼，但看着郭正陽幫他放血，卻一臉平靜至極的樣子，這，這還是縣委書記家的大少么？　　打聽來的消息，這是縣委書記家的大少啊，尼瑪，身手好的不像話也就算了，替人放血也是眉頭不眨，他是出身縣委書記那樣的家庭么？　　那種冷冷的表情，不管怎麼看都像是殺人不眨眼的亡命徒啊，這和高高在上的大少形象比起來，差別真的太大了，也由不得他不吃驚和迷茫，他都懷疑是不是自己找錯了目標。　　“我知道你怕這點小兒科，不過我也不是想靠這個讓你說話，你看這是什麼？”郭正陽卻沒搭理楊九的疑惑迷茫，而是踩着楊九的後背蹲下身子，手心一擺，就讓手中的事物呈現在了楊九面前。　　他剛才割楊九那麼一下，只是讓楊九明白自己不是那種沒見過血，不是心慈手軟的人。　　而現在他要做的才是重點，被他托在手心的，是一顆布滿利刺的彈球，這彈球原本是膠做的，彈性很好那種，但球體上卻有一根根或長或短的倒刺，而且這還是經過歪葫蘆吞食過的透明膠彈球，在被歪葫蘆吞過之前這玩意雖然布滿利刺，但那些刺扎在人身上也就痒痒的，一碰就軟，並不會真的刺疼人。　　但被歪葫蘆吞一次……　　普通小刀能削鐵如泥，這原本的透明膠彈球，也絕對成了殺器。　　讓楊九看了一眼，郭正陽又捏着彈球在楊九身上刺了一下，讓他明白了這東西的鋒利，才低笑道，“你說我把這東西送你嘴裏，沿着咽喉下去，會不會從咽喉開始，把你的咽喉、食道、腸胃全部刺得千瘡百孔？”　　“嗡～”　　一句含笑的話語，卻聽得楊九當場身子一綳，身子都劇烈抖顫起來，尼瑪……這也太毒了，這手段的確已經惡毒的遠遠超出了他的想象，別的什麼都不說，這就像是一個鋼鐵打造的小刺蝟，從喉嚨里下去滾一圈，真會把他的咽喉到腸胃全部刺得千瘡百孔的，到時候他也肯定不可能再活得下去。　　而且不止是死，還是受盡折磨痛苦而死。　　至於這是不是唬人？　　剛才郭正陽一片平淡的幫他放血，這不管怎麼看，都不像是沒見過血的學生娃，更像是說的出做的到的兇徒。　　“當然，我不會在這裏讓你吞下去，你要是死在這裏我也有點小麻煩，所以我可以帶着你走到荒天野地里，隨便挖個坑把你丟進去，再把這東西喂進你肚子里，你說呢？”郭正陽戲謔的低笑再次響起，雖然是在笑，笑容里卻不帶一絲感情，再次聽的楊九一陣頭皮發麻，頭皮發麻中也連連點頭，“別，郭少，我說，我說。”　　這尼瑪哪裡是縣委書記家的公子啊，這根本就是一隻披着人皮的惡鬼，這麼折磨人的方法都能想得出來，太坑爹了。　　他自問自己這個混黑的，也沒有這種這麼殘忍的折磨人的手段啊，混黑的整人時了不得也就是打斷人家腿腳，斬下手指？這位呢？要把你的臟器搞得千瘡百孔啊。　　“家裡也沒準備什麼，就是準備了一些葯，然後還有一個女人，等你吃了葯時，會有一場強暴的場面上演，到時候再把這些錄下來，那樣子你就算被坑了應該也不敢說出去，不管是那種視頻，還是你大少的前途，應該都能讓你不敢對外聲張。”楊九硬着頭皮說出一切，而這些手段也聽得郭正陽一陣火大。　　火大中伸手就在楊九後腦扇了一巴掌，直接扇的正仰着脖子向他解釋的楊九大腦嗡嗡作響，更是一臉磕在下面的水泥地上，磕的水泥地上都染出了一片血污。　　“還真是混黑的，你說我該怎麼回報你們？”火大中，郭正陽也再次冷冷開口。　　但楊九卻快哭了，因為他發現自己的門牙被那一巴掌給扇的磕掉了，現在滿嘴都是血。　　“郭少，這可不是我的主意。”滿嘴含血，楊九才又急忙求饒。　　“起來吧，我也知道真正出主意的，應該用不着親自出馬來請人。”郭正陽也沉着臉站起身子移開腳，冷冷的開口。　　楊家竟然準備了這麼大的禮等着他，他如果不回應一下，似乎就有些不厚道了。　　至於該怎麼回禮，這還得思考一下才知道。　　而隨着他的話，楊九卻也捂着嘴站起了身子，滿臉恐慌的看了郭正陽一眼，眼中也還是一片崩潰和迷茫，這，這位下手怎麼會這麼黑心？　　他真是縣委書記家的？會不會老大查錯了？從和郭正陽短短的接觸來看，不管怎麼看，對方都不像啊！　　“還愣着干什麼？把地上擦擦。”不過就在楊九崩潰的看來時，郭正陽才又一惱，伸手就給了楊九一巴掌，直接扇的楊九踉蹌向前載去，又差點一頭磕在教室外面的牆壁上。　　等好不容於穩住身子，楊九真是快哭了。　　他不管怎麼說也是個狠人，可是遇上一個這麼暴力份子，還真是有種欲哭無淚的感覺，不過他還是急忙脫下外套就去擦地上的血跡。可不是么，就剛才那麼一會，自己手臂上被割了一刀，嘴裏的牙磕掉一顆，走廊上也染了不少血跡了。　　“還有一個問題，你們查到了我的身份，怎麼還敢這麼對我？就算你們是準備靠拿捏我的把柄讓我不敢對外聲張，但一般涉黑的也沒這麼大膽子吧？”在楊九蹲在地上擦血時，郭正陽才又問出了心中的另一個疑問。

# 第二十九章 文藝腔和野獸派

　　夜已深，戶外還依舊在下着蒙蒙細雨，這場雨從昨天下午一直下到現在還沒有停歇，所以雖然只是很小的細雨，走在雨中完全不用撐傘，但縣城裡大部分地區也已經帶出了濕意和輕微的泥濘。　　而在細雨連綿的深夜中，縣城裡大部分地帶都已經陷入了絕對的黑暗中，但某片奢華的別墅區里，一棟主別墅卻還燈火輝煌。一輛奔馳緩緩從別墅外駛來，电子化的大門自動打開，等奔馳駛進后又自動閉合，把寬敞而幽深的院落和院外隔離成兩個截然不同的世界。　　“哈，郭少駕臨，楊某有失遠迎，恕罪，恕罪。”　　當奔馳又緩緩駛到主別墅前，一名西裝革履的中年才從大廳內走出，站在走廊下對着剛下車的身影哈哈大笑，不過就是這笑，真看不出多少誠心歡迎的姿態，反而流露着深深的戲謔。　　說的也是，發生在一高的事某位楊老闆絲毫不知，楊老闆還以為是楊九順利完成任務，把郭少強行帶了回來準備享受他精心安排的節目。　　而只要這節目一過，那麼郭少怕不是就要對他言聽計從，這一對比下午時自己受的窩囊氣，自然讓楊老闆心下大為暢快。　　就是楊老闆在大笑中，絲毫沒有留意到從駕駛座上走下的楊九，低着頭一聲不吭。　　“楊明紳？我是不是該叫你一聲楊總？”副駕駛座上走下的郭正陽先是掃了楊九一眼，才抬頭看向台階上。　　“哈哈，不用見外，過了今天咱們就是兄弟，叫我楊哥就行。”半明半暗中楊明紳也看不清郭正陽的臉色，只是再次大笑，“郭少，我可是一切準備妥當，就等你來了，楊九，快請郭少進來。”　　笑過之後楊明紳轉身就走進了客廳，但屋外的楊九卻當場苦笑起來，一苦笑，掉了顆門牙的牙關更有些漏風，這又讓他笑的更難看了。　　“走吧，讓我好好招待下你這大伯。”郭正陽卻也一笑，對楊九低語一聲就踏步走向房內。　　楊家，還真不只是混跡小縣城的涉黑勢力啊，原來在省城還有一位混的更黑的老二，衝著那位楊老二，就是市裡不少大佬也要忌憚楊明紳一些，怪不得對方在知道自己的身份背景后，還敢耍這種招數。　　這招數是很下三濫，但也的確很有效，換了正常的富家公子，哪個被人抓住這樣的把柄怕不是都會投鼠忌器。　　姓楊的好手段啊，就是這手段讓郭正陽很不爽很不爽。　　所以今天晚上，怕不是要下大力氣招待一下了。　　心下有火，郭正陽走進別墅大廳時表情也很陰沉，但這份陰沉落入已經坐在大廳沙发上的楊明紳眼中，卻讓他看的很滿意。　　畢竟他還以為郭正陽是被強行帶過來的，滿意中楊明紳才再次哈哈一笑，“郭少，怕不是楊九也沒詳細告訴你我為你準備的精彩節目，事情就是這樣的。”　　說笑中楊明紳一拍手，自大廳一間客房裡直接就走出來一道倩影，倩影看上去柔柔弱弱，穿的也頗為普通，不管怎麼看都是一個很正常的小家碧玉型美女，尤其是那張白嫩的鵝蛋臉上偶爾還會留露出一絲恰到好處的羞澀，但凡被人看一眼，第一印象這就是一個很完美的鄰家女孩，漂亮，清純，柔弱，等着人呵護。　　倩影走出來后先是看了郭正陽一眼，眼中更閃過一絲驚喜，而後才馬上又恢復了之前的清純柔弱。　　“等下子，郭少會強行和她發生點關係，她會反抗，我們會旁觀，盡量造成一種讓任何外人看了都會對你恨得咬牙切齒的禽獸風格，怎麼樣？郭少明白了么？”　　指着倩影說了一聲，楊明紳才突然又哈哈大笑，“郭少，你是自己來還是讓我幫你？你自己來也可以，像你這種年輕人有的是資本，玩砸了大不了多來幾次，我已經給足了錢，這個你可以放心，我幫你找的這個技術很好，用過的都是說這個，包你以後流連忘返。而今晚這別墅，也只有我們四個人，你可以放心盡興的去玩。”　　大笑聲再次充滿了戲謔，楊明紳上下不斷打量着郭正陽，眼中也全是難以形容的爽快，讓這小子傲？過了今天看他還拿什麼在他面前傲，到時候只要把柄抓在手裡，他想怎麼揉捏，就怎麼揉捏。　　只要視頻拍好了，就算這位把真相說出去，怕不是也沒幾個人會相信。　　“任何外人看了都會恨得咬牙切齒的禽獸風格？”在楊明紳笑聲里，郭正陽卻也突然笑了，哭笑不得的重複了楊明紳一句話，牙根有些疼，這位楊總說話還帶着文藝腔來着？　　也是這一聲笑，本是一副大局在握姿態的楊明紳才一愣，他怎麼覺得郭正陽這笑有些不對勁？似乎，似乎少了憤怒，或者恐懼？　　正常人聽了這個，應該少不了這些表情吧？　　愣了一下，楊明紳又看了眼站在郭正陽身側的楊九，才突然一皺眉，“楊九，你怎麼不說話？”　　是啊，他現在才想起從回來到現在，只顧着和郭正陽說話了，卻忘了楊九到現在都沒開過口，還一直低着頭？但這忽略也不算什麼，畢竟郭正陽到這才多久？一兩分鐘？這麼短時間會忽略一些事太正常了。　　而一句問話，一直悶着頭不吭聲的楊九才也愣了，抬頭看了楊明紳一眼，眼中全是崩潰和惶恐，楊明紳這才大驚，大驚中呼的伏身，伸手就摸向桌子下。　　楊九的反應不對勁！！　　不過他也是剛從桌子下摸出一把槍，還沒來得及抬起來，一陣痛楚就突然從手腕上泛起，疼的楊明紳身子一顫手一松，抓起來的槍支也啪的一聲隨之掉落。　　等楊明紳一低頭，才駭然看到手腕處一道刀痕割破血管，讓那裡的鮮血咕咕咕向外翻湧。　　“啊～”　　剛想開口大叫，一道身影就直撲而下，一巴掌括在楊明紳後腦，扇的這位身子一撲，噗通一聲就磕在了身前的桌面上。不過還好，這裏傢具都是比較高檔文雅的木質傢具，這一磕倒不像楊九那麼悲劇直接磕掉一顆門牙，就是磕的他疼的厲害。　　但更疼的還在後面，一隻大手突然從身後卡着他的脖子一提，提着他臉頰離開木桌，而後又重重按了下去。　　“嘭！嘭！嘭！”　　一次次起伏，劇烈的讓人心驚肉跳的撞擊聲直接在大廳里泛濫，聽得不遠處還在裝小家碧玉的倩影馬上就尖叫起來，但尖叫中被一道視線冷冷掃過，倩影才猛地伸手掩住櫻唇，眼中全是恐懼到極點的神色。　　而這一次次撞擊，同樣磕的楊九一陣心驚肉跳，都不知不覺閉上眼瑟瑟發抖。　　“好了，這是前戲，算是答謝你替我找了一個美女，不算太丑。接下來咱們再入正題。”一個捂嘴一個閉眼，撞擊聲繼續泛揚幾次，郭正陽才抓着楊明紳的脖子把人提了起來，提起來也只是一張血肉模糊，慘絕人寰的血餅。　　不過郭正陽說的卻是事實，這的確只是前戲。　　因為他真不是一般的火大，這幫人設計他竟然用這麼爛的招數，招數爛不說，打的還是他處男身的主意，七十年守身如玉，要被這樣的人渣設計？而且人渣們還要旁觀，還要他表演出讓任何一個外人看了都會對他恨得咬牙切齒的禽獸風格？　　這讓活了七八十歲的郭正陽都怒火不是一般的暴漲啊，你還文藝腔，他現在就是要楊總變成野獸派！而現在楊總這張臉，的確是有了野獸派的基礎了！

# 第三十章 佛都有火

　　郭正陽一句話落地，楊明紳卻沒有回答，只是張口開始慘呼，就是這慘呼剛一揚起，郭正陽就抓着一顆東西放在了楊明紳嘴裏。　　楊明紳也猛地跳了起來，張口一吐，雖然把那東西吐了出來，但卻也吐出了不少熱血，等他疼的再次想慘呼時，又猛地想起了什麼，馬上就伸手捂着嘴，一臉崩潰的看向郭正陽，當然，這臉色此刻在他的臉上根本無法顯現，就是那雙眼睛裡帶着無盡的崩潰。　　“不叫了？”郭正陽卻平靜坐在了沙发上，淡然看去。　　楊明紳連連點頭，郭正陽則輕笑道，“其實你可以繼續叫的，反正時間長了，失血過多而死的是你。”　　一句話楊明紳才再次大驚，大驚中更突然想起來手腕，等他往手腕上一看，那裡依舊在向外不斷涌着熱血，只是剛才臉上的痛處太厲害，他才一時間沒留意到而已。　　“坐下來回答我幾個問題，然後我給你時間去處理傷口。”郭正陽再次開口，楊明紳也立刻連連點頭，他真是快嚇尿了。　　現在不管臉上再疼，也明顯沒有手腕上的傷更重要了。　　割腕自殺什麼的，聽的多了，真的到了他身上，看着那裡一直向外淌血，想不惶恐都難，“你問，問什麼我說什麼。”　　“今天晚上的事，有多少人知道。”郭正陽平靜的開口，一句話后楊明紳才馬上利索的回答，“包括你在內，五個，這種事我也本就沒打算聲張，這裏的四個之外，還有小陸。”　　“小陸現在在哪？”郭正陽再次開口，楊明紳也馬上回答，“在他家，他家的地址是……”　　回答的很利索，乾脆的講出了小陸的地址后，楊明紳才又猛地一驚，驚粟的看向郭正陽，“你想做什麼？殺人滅口？”　　是啊，這位出手把他收拾成這樣，好不容易停了手后，一開口就是問這種問題，這……這不就是打算殺人滅口的徵兆么？要不然他問下都誰知情也就算了，幹嘛還問小陸在哪？　　擦。　　剛才只想着要儘快抓緊時間避免自己失血過多而死，他也是真心誠意配合郭正陽，但配合著配合著他才發現問題大了。　　所以這句話后，就彷彿突然有一股西伯利亞寒流猛地涌盡了客廳，別說是楊明紳身子巨顫，就是不遠處的楊九和那小家碧玉也馬上臉色發白髮青，全都一臉崩潰和惶恐，但攝於郭正陽的威勢，卻也根本沒人敢開口出聲。　　郭正陽卻哈哈一笑，笑着看了楊明紳一眼，雖然他在笑，但表情卻很冷，冷的楊明紳馬上就噗通一聲跪在了郭正陽面前，“郭少，我錯了，求你大人大量，就饒了我這一次吧。”　　郭正陽沒回話，只是靜靜笑着看去，這笑又讓楊明紳身子顫抖的更劇烈。　　而郭正陽依舊在笑，只不過輕笑中他卻在心下一嘆，其實，殺人滅口他真的考慮過，而且考慮過不止一次。　　但滅口的話他同樣有顧慮，比如楊家在省城還有一個混的更大更猛的，這邊一剷平，省城那邊恐怕肯定不會當做沒事發生。　　“你給我個不殺你的理由？”　　地上的人瑟瑟發抖，郭正陽才終於開口說話了。　　“我有錢。”楊明紳馬上抬頭，但剛說出一句話就見郭正陽眉頭大皺，楊明紳這才立刻改口，“我以後唯郭少馬首是瞻。”　　郭正陽再次皺眉，楊明紳這才垮了臉，“郭少，你到底想怎麼怎麼樣？”　　“不是我想怎麼樣，而是你想怎麼樣，你看，時間拖得越久，你流的血就越多，現在難道你不覺得頭暈暈的？”郭正陽再次輕笑，也指了指楊明紳的手腕。　　這一說楊明紳還真是身子一晃，似乎真有些暈了一樣。　　不過他還是馬上穩住身子，“我……，以後郭少說什麼我就聽什麼，要是郭少不放心，我可以放些東西在郭少那裡，有這些，郭少就絕對不用擔心我有二心。”　　郭正陽依舊不說話，只是靜靜坐着。　　楊明紳這才看了楊九和那小家碧玉一眼，馬上支起身子貼在郭正陽耳邊嘀咕起來。　　“這個沒用。”聽了之後，郭正陽才哈哈一笑，“你背景不小，就算這些東西在我手裡，交出去也不能馬上起作用，你還可以靠關係擺平，同時我還要擔心你再暗殺我什麼的。”　　剛才楊明紳說的，就是他的一些犯罪證據，比如他殺過人，用非法手段奪過別人家也什麼的。　　這些事還真是就算郭正陽捅出去，效果也不大。　　楊明紳頓時欲哭無淚。　　但郭正陽卻依舊平靜，反正他拖得起，不怕拖，真要拖下去，拖到楊明紳失血過多而死，大不了就順手把其他幾個知情的也滅口，只要做的乾淨些，就算楊家在省城的那位知道了，也未必能查出什麼來。　　楊家省城也有大勢力，這很麻煩，但郭正陽也並不是真的特別怕。　　“噗踏踏～”　　靜靜的等待中，楊明紳手腕上溢出來的熱血也越來越多，都是細細向著地毯上流逝。越流越多，楊明紳神色也越來越慌張，直到停頓了幾十秒，才猛地一咬牙，再次趴在郭正陽耳邊低語。　　這一次低語后郭正陽才猛地愕然，愕然轉頭看向楊明紳，“這你都做得出來？”　　“我，我……”楊明紳崩潰而狼狽的低着頭，郭正陽卻哈哈大笑，“這個還可以，但一個不夠，你既然這都做得出來，那應該還有其他的吧？”　　“有，有。”血越流越多，楊明紳雖然真不想吐這麼多秘密，但這時候也根本別無選擇了，畢竟不管怎麼看，郭正陽都是一副大不了就把屋子里所有人都殺了，一了百了的架勢，那他為了活下去，還真是什麼都要說了。　　而這時候，郭正陽卻的確笑得很滿意。　　對付楊明很這種混黑的，而且背景很深，一個縣城裡混黑的在省城都有大靠山，那想拿捏着他讓他以後不敢耍什麼花樣。　　抓着他的普通犯罪證據，還真是作用不大。　　但如果是抓着一些足以讓他的後台對他出手的東西，那才能讓他投鼠忌器，可不是，你就算拿着他殺人放火的證據，捅出去之後一樣有很多流程要走，他一樣可以靠背景擺平或者壓制，過整里還能抱着大不了一拍兩散的心態，對郭正陽下手，滅郭正陽的口。　　這些對方一般情況下不會做，畢竟他肯定也不想放着呼風喚雨的生活不過而去流亡逃竄，但真到了那份上，他肯定敢。　　但你要是拿着一些一旦被他後台知道，都要出手砍了他的證據，那楊明紳才絕不敢搞鬼，因為他的後台要對付他，那才是根本不需要任何流程，直接就能派殺手來搞。　　而剛才楊明紳對郭正陽說的，就是一個足以讓他在省城混的呼風喚雨的二弟翻臉砍死他這個親大哥的證據。因為楊明紳和他二弟的老婆有私情，不止如此，他二弟現在養到十多歲的兒子，其實都是楊明紳的種。　　楊明紳手裡沒有和他弟妹的艷照什麼的，但卻有他和那個侄子的DNA驗證報告，親父子。　　這玩意要是捅出去，恐怕真是佛都有火的，足以讓親兄弟變成死仇。

# 第三十一章 真沒有比這個更坑的了

　　“郭少，到了。”　　一個多小時后，縣一高，一輛奔馳緩緩抵達一高之外，車子里滿臉傷痕，接近被毀容的楊明紳才苦哈哈的對着郭正陽開口，而說話時楊明紳的聲線也很嘶啞，完全是被郭正陽收拾的話都快說不出來了。　　隨着這話，郭正陽也平靜的睜開眼，看了楊明紳一眼，那邊急忙擠出一副燦爛而討好的笑容，郭正陽倒沒有理會這些，而是爽利的下車，下車后一轉身，對楊明紳揚了揚手裡的一個包裹，才轉身離去。　　看着那邊終於走了，楊明紳這在縣城呼風喚雨的黑老大，卻當場就哭了，兩行熱淚止不住往下流。這一次真是徹底完蛋了，以後他還想活下去，必然是要費盡心力討好那位才能有一絲活路了。　　該說的不該說的，為了活下去他都全說了，證據也全在郭正陽那裡，只要郭正陽一個不喜，把手裡的東西隨便送出去幾分，他楊明紳也馬上會變得上天無路下地無門啊。　　可不是么，對於一個涉黑人員來說，最讓人恐慌畏懼的不是被人掌握殺人放火的證據，而是被人掌握着一些足以讓他各方後台知道后，都必然要滅掉他的把柄。　　他能混的風生水起，不就是靠那些後台么……　　殺人放火被人知道，捅出去也可以靠背景和關係網去壓制，但後台對他出手，那就真是死路一條了。　　尤其是今天他不只是把很多不該被人知道的事，被郭正陽拿捏住，之前在別墅里他也被郭正陽整的欲仙欲死，好多次都忍不住想直接一死了事了，那一個多小時，最開始爆出來不少事讓自己免得一死後，結果他剛包紮了手腕的傷口，讓那裡不再留血，郭正陽就又對他下手了，那各種手段，真是讓楊明紳痛不欲生。比較起來最初被郭正陽抓着脖子一直推着他向桌子上撞？後面的真是太小兒科了，那情況隨讓讓他差點毀容了，但和郭正陽後來的手段比起來，真的就是超乎想象的幸福了。　　而默默流淚中，楊明紳更深深的納悶起來，郭正陽真是縣委書記家的？　　尼瑪，他那些整人的手段，很多連他這個黑老大都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那的確要比太多作奸犯科的人能想出來的整人手段都先進和兇殘了太多。縣委書記家的大少，在這方面竟然比他這個黑老大還熟悉，而且從折磨人肉體和心靈的技術來說，更是完爆他幾條街？　　他在被折磨的那段時間，真的不止一次恍惚起來，他和郭正陽到底誰才是涉黑人士？　　而現在郭正陽終於走了，楊明紳也真的感動的涕淚橫流，終於不用再對着那個惡鬼了，這是暫時逃出升天了么？　　狼狽不堪的擦了把淚，楊明紳才又突然抬頭看向駕駛座，“楊九，郭少都問過你什麼？”　　抬頭之後楊明紳情緒雖然很萎靡，說話也有些有氣無力，實在是被折磨的太慘了，但這句話，卻也驀地有了一絲陰森。　　因為有些事他不得不防。　　他為了活命時向郭正陽爆了很多猛料，而郭正陽也不是那種他說什麼對方就信什麼的人，所以在他竊竊私語之後，郭正陽當時也很快就走向楊九，和楊九又私語了片刻，最終才回來給了留了一條小命。　　難道郭正陽是向楊九求證了？　　如果真是那樣，有些事的確是要防範的，別的什麼都不說，楊九也是楊家的人，是他侄子，雖然不是親侄子，但的確也是能和他弟弟說上話的人，萬一這位也知道了那件秘密，這，這也是個炸彈啊。　　“郭少問了很多，第一次過來是向我打探二叔家的情況，我也是實話實說，就說了二叔的名字，還有二嬸，小光他們的一些情況。”楊九倒是沒有聽出後面老狐狸心中的殺意，很快就轉頭開口。　　而楊明紳聽着聽着，雖然眉頭微皺但還是馬上道，“把他當時的原話，還有你說的，全部給我複述一遍。”　　他向郭正陽爆料求生時話語很輕，不可能被楊九聽到，但郭正陽和楊九都說過什麼，他也的確不知道。　　“好。”楊九也再次利索點頭，等一句句重複當時的情況時，楊明紳才猛地鬆了一口氣，這樣子看來郭正陽當時問的很有技巧，在楊九口中，那位一開始就問你二叔叫什麼，在省城靠山是誰，等楊九說他也不清楚二叔的靠山時，對方又在這方面追問了幾句，才問起了他二叔家裡的情況，比如老婆是誰，夫妻關係如何等等。　　而楊九也是實話實說，直說二叔和二嬸關係極好，夫妻挺恩愛，同樣挺疼兒子之類。　　這，也的確是表面上的事實。　　當然，郭正陽問楊九的不止這一個，因為楊明紳為了求生，向郭正陽爆的料也不止這一個，其他比如還有他和市裡另一位大佬之間，黑吃黑的齷齪事等等。　　這些郭正陽都是轉身單獨和楊九私聊，彼此印證無誤后才給楊明紳活路的。　　“那沒事了，走吧，回家。”又追問了幾次，把後來兩人的對話也聽了一遍，楊明紳才擺擺手示意楊九開車。　　楊九也乾脆利索的點頭。就是他根本不知道在開着車轉向時，後面的大伯盯着他的視線，也又多出了一絲隱藏的很深的冷意。　　“楊九應該不知道我都說了什麼，剛才他的表情神態也不像作假，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他知道了，或者自己察覺出什麼，麻煩可就大了。”　　很快就閉上眼靠在車座上，楊明紳看上去像是在閉目休息，其實心下已經對前方的侄子生出了殺意。只不過這殺意，很快就又被滿腔的悲痛代替，不過片刻功夫，楊明紳這呼風喚雨的黑老大就又捂着臉默默淌淚。　　媽的，其實他最想殺的是郭正陽啊，因為他自己的命都在對方一念之間，但他真被郭正陽收拾了一次，卻連升起這念頭的勇氣都沒有了。　　雖然這主要是因為自己有太多絕不能被他人知道的秘密掌控在對方手中，但也有不小一部分原因是因為他真對那個大少生出了由衷的敬畏和恐懼之情。　　今天晚上他經歷的一切根本就是一個噩夢，這別說是普通人不可能有那麼多變着花樣折磨人的手段，就是在積年慣犯和殺人兇徒，都很難有那麼多匪夷所思的手段啊，這些手段的受害人如果不是楊明紳，如果他只是旁觀，怕不是都要佩服的頂禮膜拜，拿那些手段當做教科書去觀摩學習的。　　而有這麼多手段，施展起來的時候不管他多慘，郭正陽也都只是平靜的笑，根本沒有一點表情波動，不管怎麼看，就是積年慣犯都沒那種冷血態度啊，這樣的郭大少，真的讓他太惶恐了。　　可是在車子行走後，又淚眼模糊的看了一高一眼，楊明紳馬上就哭的更兇猛了。　　坑爹啊！　　這麼一個不出世的超級兇徒，竟然是校園裡的學生？？？把他收拾的這麼殘之後，竟然回去上課學習了？　　真沒有比這個更坑的了。

# 第三十二章 意念三現，異變

　　“哎，我操，老郭，你瘋了吧，語文竟然考了89分？只差一分就及格了，文綜，文綜你小子拿了182？嘶，這一次四科加起來，439分了？靠，一個月都不到你進步了七八十分啊！”　　天，再一次亮了起來，昨夜經歷的一切，對於某些人來說不啻於噩夢，但那些對郭正陽來說，卻幾乎都不值得哪怕多浪費一絲心神關注，讓郭正陽更欣喜在意的還是在於天亮之後，下午時，上周末測驗的最後兩科試卷也發了下來。　　而這一次的分數同樣讓郭正陽極為滿意。　　不止是他滿意，同桌張航也再次趴在課桌上大呼小叫。　　可不是么，春節過後剛開學那次摸底考試，郭正陽語文72，數學49，英語88，文綜153，四科加起來總分不過362，而且這裏面張航還知道有郭正陽抄襲之功，但只是短短三周，這樣的成績卻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他可以肯定這次測驗郭正陽一點都沒抄襲，而考出來的四科成績，卻真讓張航驚呆了。　　這樣的成績比起班裡那些真正的好學生來說，當然還只是兒戲，因為延河縣一高算是本縣最好的高中，沒有之一，就是放在市裡也是數一數二，滿分750的文綜，真正的好學生各種考試隨隨便便都在六百左右，而哪怕因為銘川市位於高考困難省，想報考各個名校的話，分數不是一般的高，但每一年一高一千多名畢業生里也至少有兩三位能進清華北大一流。　　郭正陽這樣的分數別說放在全校了，就是放在三五班一樣還只是下游水準。　　如果張航沒記錯，開學后那次摸底考試，三五班第一名就考了665分，已經是超越往年北大清華錄取線的分數了，去年北大在省內錄取線文科620，理科669，復旦之類也是六百三四十分左右。班裡那位學霸已經是名校任選的成績，比起那種真正的學霸，郭正陽這次考來的成績還不值一曬。　　但該死的是郭正陽三周多前摸底考試成績還只有362呢，全班倒數第十，就這裏面還有不少是抄來的成績。　　現在一點沒抄，短短三周多，就提升了七八十分啊。　　“你也不看看我這幾周都是怎麼學的，有這提升多正常啊，成績越差，只要你認真學了，提升起來反而也越容易，真正的好學生成績基本已經穩定，再努力都不好提升了。”在張航震撼的低呼中，郭正陽卻滿臉燦爛，拿着卷子揮指一彈，意氣風發。　　他這成績和剛開學時比起來提升的確很大，但這並不是突然一下子冒起來，而是一點點進步的啊。比如上周他總分就四百零幾分，再上上次，也是一次二三十分進步，緩慢而穩定。　　不只是總分，四個科目單獨羅列出來，如果不算摸底考試那次抄襲來的分數，一樣都是在穩定提升，每一次幅度都不是很大，但一直都在踏步，三周後有這樣的成績看上去也沒有一點突兀。張航會這麼震撼，關鍵就在於兩個人以前半斤八兩，甚至張航的成績還比他好一點，但這一次張航的分數，376分。　　比起他春節后那次摸底考試還低，不過怎麼說呢，摸底考試張航也作弊了，成績算不得真，這幾周他沒作弊，成績基本都在這個水平徘徊。那看到郭正陽如此醒目的提升，摸底考試比他還低，而後趕上他，超過他，越超越多，甩開他五六十分，想不驚粟都難了。　　“靠，你就美吧你，我就不信我能比你笨，不行，我也得好好學習了，下次就要超過你。”而在郭正陽眉飛色舞中，張航卻綠着臉罵罵咧咧低語，似乎真的很看不慣郭正陽如此囂張的態度。　　這貨那得意的樣子實在欠揍啊，也很容易刺激人。　　聽了這話郭正陽哈哈低笑一聲，而後也沒有再多說，繼續拿起試卷就觀看了起來。　　總分四百三十九，這樣的分數的確很好，大幅度的成績提升，也沒有愧對他三周多來大部分時間都只睡一兩個小時的苦學和奮鬥。　　不過這樣的分數還是不夠啊。距離真正能讓父母驚喜還是差的太遠了，可不是么，比起班裡那些真正的學霸差距還是天差地別啊。而且成績提升本就是如此，你底子越差，考的分數越低，在真的認真投入后一開始提升起來就越快，但這樣的快速提升，必然也有一個瓶頸期。提升着提升着就會變慢，越來越難以提升。　　現在已經是三月中旬，距離高考只剩下兩個多月，十周多些而已。　　如果他只想隨便考個二本，兩個多個月必然能輕易實現，但他的目標可遠不止於此，那想達到目標，以後別說放鬆，恐怕還要更加努力才能做到。　　之前的三周每隔三四天他都會回宿舍正常休息一晚，但以後這休息時間怕不是也要延長了。　　誰讓這時間真的太緊迫了呢。　　拿着試卷認真觀看，又過了片刻等上課鈴聲響起時，語文老師就走進了教室，這位語文老師，也正是三五班班主任王東平，那位進教室后也是拿着試卷，評講剛考過的小測驗卷子。　　郭正陽也很快就投入到了聽講中。　　課堂時間悄然流轉了一小半，郭正陽一直都聽得津津有味，很專註很用心，只不過聽着聽着，一道意念卻突然在他腦海中泛起。　　正聽講中的郭正陽才猛地一皺眉，而後馬上一驚，心情也變得複雜起來。意念出現了？又出現了，這是第三次。距離上次又過去了七八天，七八天來他也一直在想念期待呢，畢竟上次獵殺給他的震撼和驚喜太大了，不管是灰氣還是歪葫蘆，都讓他驚喜的不能自己。　　但意念竟然這個時候出現，王東平正講到他不會的題目，他也正在認真學習呢，而且這個題目后還有好幾個都是他不會的，做錯的，現在離開？換了以前哪怕班主任正在上課，郭正陽也是想走就走，隨便扯個理由就行，王東平也從來不加阻攔，但這次，……　　學習重要，還是意念重要？　　郭正陽在一剎那間竟然糾結了起來。　　意念真是好東西啊，上一次指引給他的機緣，也絕對是逆天的大機緣。　　但學習對他也重要啊！好好學習拿到一個好成績，是郭正陽上一世的夙願。雖說簡單一節課是否聽講，和郭正陽實現夙願的關係並不是特別大，但郭正陽卻發現這玩意真是隨時會出現，第一次是在宿舍，第二次在路上，這次在教室里，那，萬一正高考時它突然出現呢？到時候他怎麼辦？　　糾結中郭正陽還真是突然走了神，不過走神了片刻，他才突然身子一顫，眼中閃過一絲錯愕。　　“怎麼回事？這次意念后我沒有按照它的指引行事，沒有直接趕去它指示的目的地，但它竟然沒有出現強迫性？沒有再強迫我前去？”　　剛才只顧着糾結了，他的確沒有立刻按照意念的指引行事，在以往那玩意應該就會強迫他的意識，試圖控制他的意識強迫他去目的地，但這次意念卻沒有，只是在他腦海中一直存在，一點強迫性都沒有。　　沒有強迫性？難道這一次意念指引的目標，就在附近？就在教學樓？因為距離近所以它一出現就不是強迫，而是緩慢蠱惑？　　愕然了片刻郭正陽依舊沒有動，如果目標真是在教學樓里，那現在出去似乎也沒什麼用，此刻教學樓里的目標，不是老師就是學生，他就算到了目標附近看着目標，又能做什麼？　　大白天人潮密集的學校里，他能做什麼。　　一念及此郭正陽才收起思緒，轉而開始聽講，不過心下也防備着意念的緩慢蠱惑。　　可……可一節課快講完了，郭正陽卻徹底愣在了當地，因為一節課快講完了，又是二十多分鐘過去，意念的緩慢蠱惑也一直沒有出現。　　這才讓郭正陽徹底驚呆，這一次意念出現竟然絲毫沒有強迫他的意思，也沒有蠱惑他不斷下殺手，只是平淡的存在於他的腦海中？

# 第三十三章 罪孽加身

　　“到底怎麼回事？這意念第三次出現，竟然不再強迫我也不再蠱惑我，只是在腦海中指引一個目的地，平平淡淡存在，我不去理會的話對我就沒有絲毫影響，它怎麼變得這麼好說話了？”時間繼續流轉，一節語文課結束，課間休息的時刻郭正陽依舊靜靜坐在座位上，沒有趁着這機會去尋找目標，而只是在皺着眉思索，這第三次意念的出現怎麼會和前兩次差別那麼大。　　這玩意怎麼突然變得善良了？　　這不合理啊。　　第一次意念出現時郭正陽一開始是反抗，所以意念就強迫他，那種強迫郭正陽體會甚深，真是差點就控制住他的意識操控他的身子行事。後來他沒殺目標，意念也一直在緩慢蠱惑，威力簡直比強迫還恐怖。　　到了第二次出現時郭正陽雖然第一時間就選擇了跟隨意念指引行事，所以沒遇到強迫，但到了目的地后，意念也一直在緩慢蠱惑他獵殺，要不是那種蠱惑，他都不會疏忽大意到身後有人靠近而毫無知覺，最終被人拿槍指着進了屋。　　前兩次或強迫或蠱惑，意念的壓迫性很大的。　　但這次竟然什麼都沒有了。　　差別這麼大，郭正陽一時間反而不急着去尋找目標了，反而覺得這玩意的變化更值得費些心思去多研究下。　　“難道是因為我已經殺了目標，知道了殺了目標后的好處，所以心境已經不再對意念抗拒，那玩意才沒出現壓迫性？”思來想去郭正陽倒是很快想到，意念的異變可能和上次真正殺人有關。　　他不殺人時，意念一直試圖讓他獵殺目標，第一次沒獵殺，第二次依舊或強迫或蠱惑，等他真的獵殺了目標，殺了一次，明白了獵殺目標的驚人好處后，意念才不強迫了，只是讓他自己選擇？　　這個可能性應該很大。因為郭正陽真的發現在上一次殺戮之後，就算意念不強迫他，如果遇到合適獵殺的人，怕不是他也會忍不住動手的，沒辦法，獵殺之後的好處太驚人了，和不獵殺比起來差別也太大了。拋開機緣不談，就是獵殺后的灰氣，都足以讓人震驚。　　那灰氣的誘惑，他能擋得住？　　不過就在郭正陽坐在座位上一次次思索時，一直存在於他腦海中的意念卻猛地一變，變成了另一股波動，不再是給他單純的指引目的地，而是在傳達另一個意思。　　等這新傳達來的意思被郭正陽解讀出來后，郭正陽當場臉色巨變，唰的一下起身，轟的一拳砸在課桌里側的牆壁上.　　有力的拳頭重重砸落牆壁造成的巨響，瞬間讓原本雜亂的教室猛地一滯，教室內前排的許多學生都是愕然看來，獃獃看着郭正陽發愣，但對這些郭正陽卻根本毫不在意，只是噗通一聲狼狽坐下，滿臉血色消失殆盡，身子也在輕微顫抖。　　因為意念剛才傳達來的新訊息，被他解讀出來后，可以簡單用一句話來概括，掠奪天機，為天地所不容，罪孽加身，天劫即將降臨！！！　　真的理解了意念傳達來的意思，郭正陽差點淚流滿面。　　天劫？要不要這麼坑？　　他記得上次獵殺長發男之後，意念是說獲得罪孽，然後從長發男的屍體上才湧現出了那種可以讓他左手變得刀槍不入的灰氣。　　當時他知道那玩意被意念稱為罪孽，但後來罪孽的好處實在太大，所以郭正陽曾一度懷疑自己聽錯了。　　可現在聽到罪孽加身，天劫即將降臨，他才徹底肯定上次他沒聽錯，那真的是罪孽。　　他也沒猜錯，意念果然是在幫他掠奪別人的機緣，掠奪別人的天機！！　　但掠奪別人的天機竟然為天地所不容，會降下天劫誅殺？　　這他媽的怎麼不早說？　　他現在殺了一次，罪孽已經加身了對方才說？　　天劫？？？　　真沒有比這個更坑的了。　　天劫啊！！　　這玩意哪怕在靈域中，都是傳說里才有的。　　傳說中當修士修鍊到極高的境界，凡塵俗世的星空已經容不下你，你可以輕易打破這個世界的一切枷鎖，天地再也容不下你，到時候就會有天劫降臨誅殺你，你一旦扛過這個天劫，就可以羽化飛升，白日升仙，跳出輪迴成為仙人！　　天劫，這是修士修鍊到傳說中的至高境界，一道靈識都可以打碎虛空的層次，才是被天地容不下，會有天劫降臨啊。　　那種境界別說現在的郭正陽了，就是上一世靈域中都根本不存在，那隻存在於傳說。　　修士修鍊一開始聚靈入體稱之為聚靈期，聚靈之後既是真人，已經可以飛天遁地，呼風喚雨，真人之上是道君。　　各方道君的威能郭正陽不清楚，因為他上一世不過是散修，野路子出身，也沒機會去接觸那種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存在，自然不可能清楚。　　但他的確知道道君距離站在凡塵俗世的頂點，距離那些隨便一道靈識都能打碎虛空，讓星球崩滅的志高存在，還有着天與地之間的差異，道君之上肯定還有其他境界，那些境界他不清楚，但卻知道道君之上的之上，都未必是最巔峰的存在。　　在靈域中主宰一切的道君，對上即將羽化飛升的巔峰一樣是螻蟻而已，差距絕對比道君對上凡人更大。　　天劫……　　這太坑了。　　就是靈域中最強道君面對天劫，一樣會眨眼間灰飛煙滅，絕不可能有一絲反抗之力的，而郭正陽呢？現在只是聚靈初期罷了。換了以前你要說有哪個聚靈初期修士會遇到天劫，絕對會被人當成白痴或者瘋子一樣的存在，到處都是一片白眼。　　可現在郭正陽這個聚靈初期修士還真的遇到天劫的威脅了！！　　那些可是能滅殺隨便一道意念都能打碎虛空的至高存在的恐怖東西，天劫滅殺那些至高存在，是因為這天地容不下對方，會被那些至高存在輕易顛覆，才會降下天地誅殺。　　但郭正陽呢？他是因為掠奪天機，才被天地不容。　　修士修鍊也都是在逆天改命，最終追求的目的也都是為了被天地不容，扛過天劫羽化飛升，跳出輪迴，成為逍遙自在的仙人啊。　　郭正陽的最終追求，也是這個。　　但，這個會不會來的太早了點？他還只是聚靈初期啊！！　　這次意念所傳達來的訊息，的確讓郭正陽驚得痴痴獃呆，早忘了意念為什麼沒有或強迫或蠱惑他了，因為他滿心都被天劫這個東西，塞滿了。

# 第三十四章 真的太賤了

　　“我一個聚靈初期要渡劫，這要是說出去，誰會信？”　　坐在座位上臉色難看的嚇人，郭正陽心下也只有一個念頭，他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　　但那似乎真的沒錯。　　現在怎麼辦？　　等着天劫降臨抹殺他？抹殺的乾乾凈凈，渣都不剩一滴？　　不過就在他臉色發白中，腦海中卻又湧現一股新的意念，這才讓他身子一顫，馬上認真去解讀，畢竟這事關生死。而等這新的意念被解讀之後，郭正陽才突然一呆，身子逐漸不再顫抖，臉色也逐漸恢復了一些血色。　　“原來，天劫即將降臨指的是我突破時，只有我突破時天劫才會降下，就好像凡俗中的至高存在，遭遇天劫也就是他們要突破這凡塵世界飛升仙界之時，我也一樣，只有從一個境界突破到下一個境界，天劫才會出現……”　　“還有就是天劫雖然是在誅殺為天地所不容的生命，但天道也不會大材小用，根本不會降臨那種足以抹殺至高存在的天劫，而只是誅殺我這個掠奪天機者的天劫，針對我的天劫，和正常天劫並不相同？雖然一樣會是極盡凶煞，但並不是完全無力抵抗？”　　……　　這一次意念的出現算是對上一次的補充，補充了一些有關天劫的信息，這些信息也讓郭正陽聽得精神大振。　　他還真以為自己即將遭遇的是那些至高存在飛升時遇到的天劫呢，原來不是，這隻是針對他這個掠奪天機者的天劫，雖然形式一樣，但強度卻截然不同。　　說的也是，他只是一個聚靈初期，如果降下一個足以抹殺至高存在的天劫來誅殺他，還真會有種大材小用的感覺。那些至高存在一道靈識打碎虛空，揮手間星球破滅，針對那些傢伙的天劫又該多恐怖？　　怕不是一次下來，都也能毀滅一顆星球的。如果用那種天劫對付郭正陽這個聚靈初期，說不定都要拉地球上千萬億生靈和他一起陪葬，郭正陽是不可能擋得下，其他人也會全部被波及而死。　　不過他即將遇到的並不是那種，而只是針對他，只是足以抹殺他現有境界修士的天劫。　　他如果從聚靈初期突破至中期，那麼遇到的天劫就是足以抹殺任何聚靈初期強者，生還者萬中無一。　　但萬中無一，也代表着還有一線生機，只要郭正陽的真正實力遠超聚靈初期，那麼就有希望活下去。　　而這天劫一旦渡過，同樣有大好處。　　畢竟這天劫雖小，但意義也是抹殺被天地不容的存在，這和抹殺那些能打碎這一方世界的至高存在是一樣的，那些人若是渡劫失敗自然魂飛湮滅，但渡劫成功就是羽化飛升，跳出輪迴，再不受壽元限制。　　郭正陽如果能渡過自己的天劫，一樣可以獲得極大的好處，究竟是什麼好處他不清楚，但意念卻說，是比罪孽還要強大的好處。　　“只有突破時才會遇到天劫，而且天劫雖然無情，但我也有一線生機，怪不得，怪不得這次意念出現之後再也沒對我進行強迫或者蠱惑，因為那已經沒了必要，我要想活下去，必須讓自己變強，變得越來越強，因為天劫足以抹殺我所在境界的所有修士，我想活下去必須成為遠超這個境界的強者才有希望。而罪孽和機緣就是我活下去的根本。除此之外我一個散修，也不可能再有其他辦法讓自己成為最出類拔萃的一撮人。”　　“罪孽，畢竟不是毒藥，哪怕我在吸納罪孽入體時已經有所預防，把所有罪孽都驅趕到了左手，但這根本於事無補，因為這罪孽是被左右天地排斥，被天地所不容的罪孽，一旦加身就已經不是人力能清洗的，只能等着天劫誅殺清洗，扛過去就沒事，抗不過就是罪消孽散，但死在天劫下也絕對是魂飛魄散，什麼都不可能留下了。”　　一遍遍思索和理解着意念傳達來的信息，郭正陽終於恍然大悟為什麼這次意念會出現變異，不強迫他了。　　因為已經沒了必要！！！　　現在的他似乎就只有有兩條路，第一就是停止修鍊，做一個安安穩穩的普通人，一生再不去想什麼逆天改命的事，只要他不修鍊不突破，即便身上有罪孽，天劫一樣不會降臨。　　它什麼時候來，你什麼時候要面對，還是可以控制的，只要你能控制住修為。　　但這，是他想要的么？　　不是！　　上一世雖然對那個修真者的世界了解也不算太深入，但已經習慣了去追求那種掌控自己命運的生活，他也絕不想重活一次卻是碌碌無為，甘做凡夫的生活。　　追求大道極限的心態，早已經在他幾十年廝殺爭鬥中根深蒂固，絕不可能輕易改變。　　而如果不選擇這一條。　　那就只剩下一條路，讓自己不斷變強，而且不是一般的變強，至少要在每個境界都要遠超同流，他才有資格在以後的一次次突破中，一次次去面對天劫的誅殺。　　做不到就是灰飛煙滅，被天地誅滅，做到了就是另一番前所未有的廣闊天地。　　那意念還逼他去獵殺目標幹嘛？郭正陽想做到那些，想面對天劫，只有不斷獵殺目標，不斷斬獲罪孽和別人的天機才有資本活下去。　　等腦海中的意念不再傳達新的訊息，而是又重新變為平靜的指引着一個目的地時，郭正陽才總算恢復了些冷靜。　　不再像初聞天劫時那般驚懼了。　　說的也是，一開始他真以為是那種要誅殺飛升者的天劫呢，要是那種，還是很快就會降臨，他自然必死無疑，絕不可能活下去，那就算以他的心態也不可能冷靜下來，畢竟重活一次，連上輩子的夙願都還沒實現就又要掛掉，還是被天地誅殺，那未免太慘了，而且若真是那種天劫，恐怕腳下地球一星球生靈都會陪着他一起覆滅，為他陪葬。　　但原來這不是，原來這隻是誅殺他這個掠奪天機者的天劫。　　他至少有能力去拼一把的，而不是只能坐着等死。　　只要努力，儘力，做好萬全的準備，他都也還有機會活下去。　　而只要有這一線生機，也足以讓他逐漸冷靜下來去思索這個問題了。　　不過逐漸冷靜之後，郭正陽眼中還是閃過一絲鬱悶，這意念太坑了，早說獲得罪孽要被天劫誅殺啊，它非要等自己罪孽真的加身了，躲無可躲必無躲避了才說，真的太賤了。　　那現在他似乎也要去意念指引的目的地看看了，畢竟知道了這些后，他已經深切明白，只有不斷變得強大，遠超同流的強大，他才能有希望繼續活下去，活着去追求心底的最終願望，和天爭和地爭，逆天改命。

# 第三十五章 第一次相見

　　“媽的，要不要這麼饑渴。”　　一個多小時后，延河縣距離一高數千米之外的街頭，這裏已經遠離了學校區域，而是靠近縣城繁華的商業中心，昨天下了十多個小時的春雨，今天的天氣晴的也不算好，偶爾一陣冷風吹過，都能吹得大街上不少穿着並不厚重的行人猛地緊緊衣衫，郭正陽站在一個批發超市門外的綠化帶邊，抽一口煙，嘴裏也響起一聲低罵。　　他已經翹課一個多小時了，也早沿着意念的指引到了目的地，但卻萬萬沒想到自己這一次的目標會這麼扯淡。　　那個目標並不是在他身後的超市裡，而是在距離超市二三十米外的一家洗浴中心裏。　　一個多小時前他就到了。　　為了觀察一下目標，他還特地進去洗了個澡，最終才鎖定了目標，是一個三十多歲的青年男子。　　但那位的行為卻讓人無語，郭正陽剛鎖定時，這個目標已經洗過澡，進了包房叫了個按摩的妹子，嗯，當時還好，只是正規的放鬆按摩。　　郭正陽就在不遠處的房間里休息了下，靠着過人的聽力想打探下目標的底細，畢竟他就算知道斬殺了目標會有好處，會有罪孽，但那種地方也不可能下手。　　這家洗浴中心規模還是很大的，地方大就代表着人多，各種服務人員，按摩小妹，還有提供特殊服務的小姐加起來，人真的很多，裏面要發生命案，恐怕下午進過這地方的所有人都會被逐一調查，郭正陽可不想被人知道他來過這裏。　　所以當時就算髮現了目標，他也不能直接下手，而且他也並不是見人就殺的暴君，所以就想着既然不合適出手那就先等等看，觀察下目標是什麼樣的人。　　但他的確沒想到，目標在包房裡只是單純的調戲那個按摩的妹子，其他事什麼都沒說，郭正陽也根本聽不出絲毫有用的東西。　　聽了一陣子后他一無所獲，而目標的按摩也結束了。　　當時郭正陽還以為目標會離開，結果按摩一結束，那位直接上了頂樓，頂樓里似乎就是特殊的服務了。哪怕郭正陽耳力再好，如果不上去也只能隱約聽到一些撩人的哼叫聲。　　而這也氣得他差點吐血。　　最後一思索，還是乾淨利索的結賬走了出來。　　還是在外面等吧，誰知道那個目標會玩到什麼時候？　　這一次的跟蹤，也的確讓他頗為蛋疼，不過蛋疼中郭正陽還是印證了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什麼樣的人，都有可能得到自己的機緣啊，第一次他遇到的目標只是一個超市裡的收銀少女，第二次目標是一個綁匪，這一次呢？這一次卻是一個大白天就泡在洗浴中心好幾個小時的色鬼。　　他在下午第一節語文課時，意念就開始給他指引目標，但當時因為意念的古怪表現，郭正陽在意念出現后又坐在教室里呆了一節課才離開學校。　　而現在他都離開學校一個多小時了，從學校走到這裏也最多花費二十分鐘左右，那個目標卻一直沒出過這個洗浴中心，這還真是讓他又好氣又好笑。　　“該完了吧？我還真不信他能在裏面一蹲就是一天。”抽着煙低罵中，郭正陽一想起之前一個多小時的遭遇，就有些鬱悶的揍人。　　就在他小聲嘀咕中，一輛銀灰色別克轎車卻突然從街道東方平穩駛來，郭正陽並沒有在意這輛車子，畢竟這裏也算是縣城一個比較寬敞的街道，雖然再向東三四百米的大十字路口才是繁華的商業區，但這裏也是靠近商業區，大街上來往的車輛還是極多的。　　他依舊只是在悶着頭站在花池邊抽煙，等着意念指引的目標離開那洗浴中心。　　但那輛別克在駛過郭正陽所在地后，剛離開十多米，正抽煙的郭正陽才猛地一驚，愕然抬頭看向別克方向。　　一眼后，郭正陽當場傻了。　　別克後排，一張帥氣儒雅的臉龐正探出落下的車窗，有神的雙眼直直盯着看過來，越看，臉色也越陰沉。　　車子，似乎都也因為那男子的動作而速度變緩，甚至逐漸停靠在了路邊。　　傻傻看了中年一眼，郭正陽轉身就走。　　行走中更是滿心崩潰。　　怎麼會這樣？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在這個地方遇到他？　　那看上去三十六七歲摸樣，帥氣儒雅的男子，在郭正陽印象中的確是刻骨銘心，上一輩子，就是那一張臉上飽滿失望憤怒的眼神，讓他整整愧疚狼狽了一生。　　而在重生以後，郭正陽也已經在高中校園裡生活了三周多，三周多時間，他不想見見父親么？不是的，其實他真的恨不得馬上回去看看父親，但他一直沒回去，其實就是希望下次見面時，能給對方一個驚喜，比如拿着自己努力了許久才爭取到的好成績給對方看看？　　雖然不管再好的成績對郭正陽都毫無用處，但這是父母想看到的，他就願意去做。　　他的確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奮鬥，希望下次回去再見到父親時，能讓對方開懷。　　可現在，他卻真沒想到會在這樣的情況下遇到父親。　　讓對方看到自己在課堂時間，跑到遠離校園幾千米之外的馬路邊，站在那裡抽着煙……　　這，恐怕還真是百口莫辯，郭正陽也根本無從辯解。　　“站住！！”　　郭正陽轉身就走，手裡的煙也丟在了地上。　　但他才走出幾步而已，身後不遠處就驀地響起一聲怒斥，不用轉頭，郭正陽也能知道那是父親的怒斥聲。　　而且聽聲音，對方已經下了車。　　隨着怒斥，郭正陽也嘎然止步，沒有回頭，只是靜靜站着，滿心都是苦笑。　　那個該死的老淫蟲啊，都是洗浴中心裏那個該死的老淫蟲，在裏面一泡幾個小時，讓他等都等的蛋疼，也根本懶得去聽對方找小姐偷歡時的浪叫聲，才會想着出來呼吸下新鮮空氣，結果，結果卻讓他在這裏遇到父親。　　這是重生后第一次相見啊。　　竟然會是這樣的相見，還真是超出他預想的太多太多。　　郭正陽靜靜呆立，在他身後，卻也響起了一道由遠及近的腳步聲，腳步聲走的不算快，逐漸逼近中，郭正陽都也聽到了一道在勉強壓抑着的呼吸聲。

# 第三十六章 只是意外

　　“你怎麼會在這？還抽煙？什麼時候學會的？！”腳步聲越來越近，等抵達郭正陽身後兩步外，強行壓抑的低斥才又驟然揚起。　　郭正陽滿臉都是苦笑，低着頭一聲不吭。　　是啊，現在的他能說什麼？　　雖然翹課外加抽煙什麼的，對他來說根本不算事兒，但這應該都是父親極不願意看到的，可偏偏卻全落入了對方眼中，失望和憤怒似乎也都可以理解，他雖然很不想看到這樣的場面發生，但已經發生的事他也根本沒辦法，只能面對。　　不過他心下的鬱悶卻真的不輕，要說這一帶雖然是縣城中心，但父親也不應該出現在這裏啊，這裏不管是距離縣委辦公大院還是家屬院都還有一段距離的，而他也隱約記得，這條路一直向西，是出城的。　　父親的座駕卻偏偏在這時候經過這裏，還有比這個更倒霉的么？　　“你啞巴了？”　　郭正陽一聲不吭，甚至站在那裡就一直保持着一動不動的姿態，這摸樣卻讓後面的人更加火大，再次沉着臉低斥。而這也讓郭正陽再次苦笑連連，他當然不是啞巴，只是這時候他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所以，哪怕都因為背後憤怒的話語而聽得有些心疼，他還只是默默不語。　　“你……”身後，卻被這樣的沉默又刺激的怒火膨脹，開口說了一聲你字，飽含憤怒，甚至郭正陽哪怕沒回頭，都能感覺到父親隨着這個字，手臂都猛地抬起指了過來，不過一個你字之後，背後的人卻又突然凝滯。　　凝滯了幾個呼吸，指過來的手臂才又頹然垂下，怒火也化為失落，“給我滾回學校去！”　　這一句斥罵，聲音都由高轉低，話語中的失落就像是夢想徹底破碎時的那種寂寥，帶動着自身言行都變得有氣無力。　　一句話，也讓郭正陽心下一揪。　　生疼生疼。　　期望越大，失望越大，這句話由來已久，上一世，他一直都是等到父親真的離開，才逐漸明白這些話的含義，但明白時卻已經悔之恨晚。　　但他也的確沒想到，重生一次，和父親的第一次相見，卻會是這種場面。　　如果只是簡單的一次的逃學加抽煙，或許還不足以讓父親如此失落，但問題的關鍵在於，郭正陽這個時期在父親心目中本就是劣跡斑斑啊。　　污點已經太多太多，開學前的最後一次見面還惱的父親在不少人面前抽了他好幾個耳光，或許他當時以為會抽醒他吧，只是這一次相見，卻讓他有夢想破碎的痕迹？　　郭正陽其實很想說些什麼，很想轉頭去告訴身後的人，他真的已經改變了，改變的還很徹底，為的就是不辜負他的期望，也不想讓他如此失望，但那些話在這樣的情況下，又怎麼來敘說？難道轉身告訴他，他現在在上課時間在遠離校園的街頭抽着煙瞎站着，只是一個意外？　　雖然事實的確如此，可郭正陽自己都不覺得這些話有什麼說服力。這些話要真說出來，身後的人恐怕也只會覺得這是他可笑而幼稚的狡辯，只會讓他更憤怒。　　所以哪怕心疼，郭正陽還是一聲都沒吭。　　“趕快回學校，我也不管你了，高中隨便你怎麼混算了，就是以後也隨便你怎麼混，……”父親的聲音再次響起，不過說著說著聲音卻越來越小，更是在說話中轉身就走。直到郭正陽聽着不遠處的車門彭的一聲重重關上，他才終於轉過身子看去，看着車子沿着馬路一路向西，越行越遠，眼中的苦笑也越來越大。　　隨便他怎麼混算了，這是父親已經對他失望到絕望了么？　　上一世父親對他失望透頂的一幕幕，並不是出現在現在，因為上一世的這個時間，他還真沒有在校園遇到過父親。　　發生醫院那件事後，他也很長時間沒有回家，不過基本也沒再給父親什麼打擊。　　現在好了，雖然重生之後他一直都在努力，一直都在奮鬥，但萬萬沒想到卻讓不好的一面呈現在了他面前。　　但這，也真只是一個意外。　　盯着遠去的車子看了幾眼，郭正陽才轉身就走，這並不是真的要走，只是他怕父親在車裡回望過來，所以才做做樣子。　　就這樣走出去一段路，偶爾回頭更看到父親的車子已經徹底遠離，郭正陽才頓住腳步，再次站在街頭，身子一松，松垮垮站定，眼中閃過一絲難掩的狼狽。　　今天這事發生的的確出乎預料，不過狼狽不堪中郭正陽卻也突然閃過一絲慶幸，是啊，幸虧父親是在他站在批發超市門口的時候坐車路過，如果是他剛從洗浴中心走出來時坐車路過，怕不是後果不堪設想。　　今天的遭遇也的確讓他鬱悶的吐血，那個泡在洗浴中心的色鬼，真是把他坑慘了，而且那個色鬼直到現在還沒出來！　　站在街頭又等了差不多半個下時，等的郭正陽心下也越來越鬱悶時，他才突然一轉身，眼中閃過一絲喜色，那個色鬼終於出來了。　　雖然此刻距離洗浴中心已經有一二百米距離，但他卻能感覺中腦海中的目標在移動，越來越靠近他。　　片刻后，等郭正陽看着一輛奧迪從身側街道呼嘯而過，郭正陽眼中才閃過一絲詫異，他的確沒想到那個色鬼竟然還挺有錢的，開的都是奧迪A8。　　而且他發現這輛奧迪的車牌竟然是外地牌照，不是銘川市的。　　“外地人路過這裏？”腦海中閃過一絲錯愕，郭正陽還是馬上就踏步追了出去，是啊，意念也從來沒說過他只能掠奪本地人的天機不是？　　因為那輛奧迪是沿着街道向繁華區域駛去，所以郭正陽就算只是步行，走的也並不是特別快，還是可以不緊不慢追在奧迪身後一兩百米外，有意念的指引他不會怕目標跟丟了，怕只怕自己離得太遠，對方真的遇到了自己的機緣時，自己卻錯過那一幕而已，不然他也不會跟的這麼近，一二百米，以他的視力，也足以把前方車子的情況看的清清楚楚。　　就這麼跟着車子在縣城附近轉了幾個圈，等車子在一棟居民小區外停下，車內的人也打出一個電話，而後不過片刻，等小區內也有人迎了出來時，雙方略微一交談。　　馬路對面不遠處的郭正陽才瞬間愕然。　　“老師？這個色鬼竟然是個老師？怎麼會……不是說老師不能去那種地方，不過開奧迪的老師？”愕然中，郭正陽看了對面一眼，眼中突然閃過一絲很詭異的目光。　　對面小區門口，從小區內走出來迎接那色鬼的是一對母女，哪怕距離不算近，郭正陽還是清晰看到那對母女全是美女，這對母女的漂亮，談不上傾國傾城什麼的，但的確都是很真實，很搶眼的美人。　　母親大約三十齣頭的樣子，穿的優雅時尚，渾身上下散發著濃濃的成熟性感風情，畫著淺妝下的俏臉，一顰一笑都撩的人蠢蠢欲動，這是標準的前凸后翹，飽滿的身形在春季的修身服飾映襯下顫巍巍鼓漲漲，那種成熟的誘惑力幾乎要撕裂任何一個正常男性的心扉，而小女孩大約十三四歲的樣子，生的粉雕玉琢，清純可愛。　　色鬼在面對那對母女時也表現的儒雅得體，雖然他長得不算帥，但端正的五官加上服裝和眼鏡的襯托，不管怎麼看，也都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熟男。　　在那對母女口中，就是稱那色鬼為賀老師。

# 第三十七章 有沒有那麼誇張？

　　“媛媛，聽話，你看賀老師都來接你了，乖，去上學吧。”　　“我不想去。”　　“呵呵，媛媛，你藝術天分那麼好，不去上學可就太可惜了，如果是有什麼其他事困擾，你儘管告訴老師，我會幫你的。”　　……　　小區門口，一男兩女，兩大一小站在門口輕聲笑語，就是兩個大人一直在勸解着讓小女孩去上學，小女孩卻有些不情願。　　後來勸得多了，那個母親也有些不耐煩了，說話的語氣逐漸變得嚴厲起來，反倒是這時賀老師一直在從旁勸慰，說著孩子還小，尤其是這樣的年紀，說不定就會遇到什麼情感困惑或者苦惱，千萬不要對孩子動氣，那樣只會適得其反什麼的，這樣的孩子需要慢慢耐心開導，媛媛是他教過的最有藝術天分的孩子，如果好好培養以後肯定有大前景，人也乖巧聽話什麼的，現在應該只是一時有事想不開。　　站在馬路對面幾十米外抽着煙，郭正陽運足了耳力去聆聽，這聽出來的對話，也讓郭正陽忍不住偶爾抬頭多看了那個色鬼老師幾眼，只從這些話去判斷，這個老師還真是一個不錯的傢伙？嗯，他還從這些聽出了，那個色鬼是美術老師，而且聽那迷人母親的話音，這色鬼還是什麼頗有名氣的新銳畫家。　　只不過，只不過郭正陽又多看了那個小女孩一眼，他卻發現這件事有點不簡單，因為那個站在母親身側的小女孩偶爾偷看賀老師的眼光，很複雜，簡直比許多成年人的視線都要複雜，裏面有依戀，有痛苦，有不甘，有難受，也有開心等，各種情緒多的數不清。　　看着看着郭正陽才一皺眉，感覺有些怪怪的，這該不會是師生戀吧？不管怎麼看，他都覺得那個小女生看賀老師的眼光有些不正常。　　而在靜靜的看了一陣后，郭正陽最終看到的結果就是小女孩雖然很不情願，但還是耐不住母親加上老師的雙向勸說，跟着賀老師上了車。　　奧迪上，賀老師沖那位風韻迷人的母親擺擺手，就開着車又離開了小區。　　郭正陽也很快轉身，又在路邊人群中快速行走，注意力也一直在那輛車子上，不過他心下也有些鬱悶，這輛車是外地牌照，難道那個小女孩也不是在本縣上學？如果是這樣，對方要是一路開車去外地，他怎麼辦？　　當然，這不是郭正陽怕自己的腳力跟不上，他有意念指引，不怕跟丟目標，但他只怕自己在跟蹤途中目標突然遇到自己的機緣，到時候，意念可能就會中斷。　　但現在他也根本沒法下手啊！那個色鬼一直都是在大庭廣眾下行事，他真沒好機會。　　雖然鬱悶，郭正陽還是跟着，但跟着跟着……　　他才再次呆了。　　因為賀老師在開着奧迪在縣城轉了半個圈后，並沒有直接離開縣城，而是進了一家酒店開房。　　“媛媛，你這個小妖精，想死我了……”　　“嗚～”　　“乖，不哭，老師疼你～”　　“賀老師，我是真的喜歡你，你為什麼要讓我去陪那個男人。”　　“我錯了，以後再也不那麼做了，媛媛別生氣，讓老師好好疼疼你。”　　……　　郭正陽沒有進酒店，就是站在酒店外對方所開房間的街頭靜靜站着，靠着出眾的耳力，他也清晰聽到了樓上房內的一些對話，這些對話，真讓郭正陽聽得無語。　　他猜對了。　　真是師生戀，但事情似乎也不只是簡單的師生戀，那個十三四歲的小女生，對頗有成熟魅力的賀老師好像是挺喜歡的，不過問題是在她的哭訴中，郭正陽卻聽出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早已經被賀老師破了童貞的媛媛，在幾天前被賀老師要求去陪另一個男人過夜，媛媛這才從學校跑了出來。　　而今天賀老師會出現在這裏，也正是來哄小女生了。　　“還真是人渣，那個女孩才幾歲？看上去14歲都有些不夠，這是幼女啊。”靜靜聽清楚了一些事，而樓上房間里又響起了一些頗為撩人的哼唱聲，郭正陽卻聽得一陣蛋疼。　　這個人渣才在洗浴中心泡了幾個小時，竟然就又對那個小女生下手？　　而且看樣子，樓上一大一小對這些也都很熟悉了。　　但在蛋疼中郭正陽也有些哭笑不得，這個人渣是有多色？過來哄小女生去上學，來之前還去洗浴中心發泄了一次再過來，過來后剛接了人就又開房？這他媽是餓了幾千年的色鬼投胎啊？　　已經活了六七十年，形形色色的人見得太多了，但郭正陽對樓上的人依舊有些無語。　　色到這份上的，的確太罕見了。　　至於那個小女孩，郭正陽倒是沒什麼評價，簡單評價一下也就是人太小，太笨太蠢……不過這種由於自己太笨而被這樣的人渣破了身子的，他一個局外人，也的確不存在什麼觀點。　　“老賀，你怎麼回事？天天吹着自己多有魅力，怎麼連那個小丫頭都擺不平？”　　“哎，我說輝子，不是我擺不平，是你太色急，嚇到她了，我都帶她出去玩了，還沒喝暈呢你就亂來，嚇得她自己跑出來，我有什麼辦法？我還沒說你呢？媽的，害的我跑到延河縣這破地方，去洗浴中心享受一下，地方都爛的要死，服務他媽的也超差。”　　“哈，不是吧你？你堂堂賀少，還去那種地方？逗我呢吧？”　　“我操，你別說這個，說起來這個我就受不了，你不知道，我今天到了那個小妞家裡，才發現她媽簡直漂亮的讓人扛不住，我這是被她媽撩的了，中午匆匆和那邊吃了頓飯，說讓她媽回去再勸勸她，然後就馬上跑去卸火了，這個宋媛媛，長得已經是我這麼多年來見過最水靈的了，沒想到她媽更媚，隨便看我一眼就把我電的渾身發麻，不行，媛媛你就別想了，這小妞我得好好招待，等哪天把她們母女倆一起弄上床，真要爽死我了。哎，我這現在上不了那個少婦，只能先再拿小丫頭泄泄火。”　　“有沒有那麼誇張？”　　“有，絕對有！”　　“草，真的假的，你說的我都想去當老師了，尼瑪的，你這小子這些年玩了多少嫩妹子？都是十三四歲的水靈貨，我當時還發迷，你堂堂賀少，也不像我們這幫傢伙一樣一事無成，而是在畫壇闖出了一定名氣，不管是家世還是前景，都算頂呱呱，做什麼不好，竟然還跑去客串美術老師，原來是為了那些小女生。”　　“哈哈，你以為呢，現在這年頭要玩就玩初中生啊，你還別說，我在那裡呆了幾年，雖然只是偶爾才去上上課，玩過的小女孩也只有十多個，但隨便一個都要比你在外面精挑細選的爽得多。關鍵是純，乾淨，一點點調教……看着一個什麼都不懂的小丫頭，被我調教的百依百順，那種成就感，太他媽爽了。”　　……　　半個小時后，樓上最初的雲雨聲早已煙消雲散，小女孩更似乎睡了過去，不過某客房衛生間里卻響起了一陣通話聲。　　等這些聲音幾乎一字不差落入樓下的郭正陽耳中，卻聽得郭正陽一張臉不時微微抽搐。　　他突然發現，只是用人渣評價樓上的色鬼，似乎都有些羞辱人渣這個字眼了。

# 第三十八章 這簡直太沒天理了！

　　“老賀，尼妹的你不地道啊，玩了十多個？你怎麼只帶出來兩個讓兄弟爽？這個媛媛什麼的，再試試唄，那水靈勁，看的哥們心癢啊。”　　“得了吧你，就上次那兩個，我好不容易才調教好，被你們這幫爛人給搞大了肚子，你知不知道差點被小丫頭們家裡發現？”　　“發現就發現唄，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大不了塞幾個錢，要不然再找人收拾一下就行了，這種事你又不是沒做過，怕個鳥。我就不信那十多個學生妹全是你靠魅力給擺平的，我能不知道你？尼妹的一肚子壞水，上學時就用強玩了好幾個水靈妹，都是你家裡給你擺平的好吧，現在給我裝純潔？”　　“嘿嘿，這個心照了，不過用強的事多了，總歸不是好事。”　　“行了，還跟哥們裝純？要我說，媛媛這丫頭你再帶過來，我爽一次就行？怎麼樣？就一次，反正大的我又不和你搶，只是一個小的，你又不缺。”　　……　　樓上的對話依舊在繼續，樓下，郭正陽卻也聽得牙酸。　　他突然發現，這一次跟蹤，真的太無趣了。　　從出來以後到現在，不是聽着這人渣在辦事，就是聽着對方在談論這些齷齪事，真的太敗興了，敗興的讓郭正陽都想直接走上樓，順手把這什麼賀老師給宰了，然後乾淨利索的走人。　　這種人渣還真是宰了也就宰了，只能算是還這世界一片清凈。　　侮辱幼女，還不止一個，還有不少是用強的？然後調教一番拿出去給朋友共享？這種事真聽得郭正陽很無語，爛人他見得多了，不過像這麼爛的，還是少見。　　只不過郭正陽並沒有那麼做，因為他已經在這酒店外呆了半個小時還多，哪怕他只是站在酒店外的街頭，怕不是也會落入有心人眼中。　　主要是郭正陽外形也有些顯眼，真在這裏殺了目標，掠奪天機之後屍體沒辦法處理，那桶出去就是命案，到時候警察也必然會調查一切可疑人士，尤其是看起來這個姓賀的，家庭背景似乎還不簡單。　　不止自己開的奧迪a8，和他一起通電話那輝子口中，貌似兩人就算侮辱了誰家閨女，也根本不怕人家家長出來告發。　　這種事他們都似乎做的不少。　　這樣的人能簡單么？恐怕還真有一定的家庭背景。　　如果郭正陽就這麼宰了目標，留下屍體轉身就走，估計要不了多久就會有大力度的排查，那他一個外形很搶眼的人站在樓下半個多小時，的確容易被人升疑。　　“算了，他既然不是延河縣的，肯定是要離開的，我就一路跟着他，等他回了自己的地盤再下手，到時候殺了人直接遁走，讓那邊的警察去煩吧。”　　思來想去，郭正陽最終還是下定主意，不準備在延河縣動手了。　　劫殺的目標距離他生活的圈子越遠，等他殺人越貨之後一擊遠遁，安全性才更高，哪怕這個過程可能出現意外，但他會謹防着意外發生就是了。　　下定了主意，郭正陽沒有再多聽樓上的對話，反而動身走開了一段距離，只是用腦海中的意念鎖定着目標，一直在不遠處的一個路口等候。　　這一等就是一個多小時，直到下午六七點的時候，賀老師才帶着媛媛走出了賓館，而後兩人上了奧迪，沿着馬路就駛向城外。　　郭正陽也立刻動身，就是靠着步行一直跟在奧迪身後一千米左右。　　這個距離，他一樣能大致看清楚奧迪的情況，就是等奧迪車速飆升起來后，郭正陽只靠走已經跟不上，只能用跑的。　　好在那邊開着車離開縣城時天色已經有些昏暗，所以在城外的公路上郭正陽也可以放開速度追逐。　　這一追又是一個小時，一個小時追着奧迪，斷斷續續的追逐，郭正陽也逐漸跟着目標進入了另一座城市。　　“原來是清源市……”奔走在清源市街頭，看着目標把媛媛送進了一所初中校園，郭正陽藉著黑暗繼續追蹤，不過這目的地倒讓他多少感慨。　　清源市在地理位置上就挨着銘川市，兩個地級市是兄弟市，而延河縣則位於兩個市之間，說起來雖然延河縣是銘川轄下的縣區，但其實離清源市區更近些。但他的確沒想到，在清源這市級中學里，還有這麼無恥的教師混跡其中。　　當然，其實那什麼老賀也算不上真正的教師，畢竟聽對方的通話，他也就是一個玩票性質，專門奔着去玩弄不懂事的初中女生才兼了這份職的色鬼而已。　　依舊遙遙跟蹤着目標，郭正陽看着目標在送那個媛媛進了學校后，就又轉身離開校園，開着奧迪駛向街頭。　　這一走又是幾千米路程，目標也逐漸接近了清源市一個高檔別墅小區。　　因為這一帶較為高檔，所以環境也變得清凈優雅起來，左右大量景觀植物點綴着街角道路，越行越近，郭正陽還在思索着該怎麼下手時，卻沒想到奧迪突然在無人的路邊停下，跟着駕駛座的賀老師就走下車子，站在綠化帶外開始小解。　　“呵～”　　看到這一幕，看着左右幽暗而清凈的道路，趙軒突然笑了，他還在想着要一直跟着目標進入別墅才有機會動手呢，現在卻提前迎來了大好時機。　　笑聲里，郭正陽風一樣從陰影中掠出，飛速奔向賀老師。　　“誰……”　　等郭正陽飛身欺近時，正小解一半的賀老師才猛地一驚，轉身看去時，一道厲芒直接從郭正陽手中飛出，直接刺入對方咽喉，帶出一片血雨。　　在賀老師猛地捂着咽喉想嘶叫時，郭正陽才笑眯眯站在了對方身前。　　不出預料，等賀老師掙扎着倒地時，郭正陽腦海中也泛起了熟悉的意念。　　伴隨着意念，一縷灰氣直接從賀老師身上湧出，沒入郭正陽手臂內，郭正陽也很快閃身走到十多米外，彎腰撿起一片染血的利刃，快速消失在了黑暗中。　　這一帶算是路中央的偏僻之處，不是路口，過來的時候郭正陽也根本沒發現什麼監控設施，而就算沒發現監控設置，他也給自己做了些防護，比如衣裝早已反穿，找了點東西遮掩住面容之類。　　就算這裡有監控設施，在昏暗的環境下，那些設施也最多拍攝到他的大致身形，連衣裝都無法準確捕捉，更別說面容了。　　“搞定，沒有出什麼意外，從我追蹤到現在，他都沒遇到自己的機緣，只要沒有這個意外，其他就都不算意外，不過我怎麼覺得自己現在像是在替天行道一樣？”　　殺了人就遠遁而出，雖然只是靠雙腿離開，但郭正陽跑的卻很快，雙腳一點一點，一次次飛躍出數米距離，就彷彿黑暗中的一個幽靈，不過片刻就遠離了兇案現場，就是在飛奔中，他心下卻升起一股很古怪的情緒。　　這麼一個人渣殺了也就殺了，免得他還留在這世上禍害人，不過自己奔行數十里，為的就是殺掉這麼一個人渣？這真讓他有種費盡心思去做好事的感覺。　　但問題是，他這個做好事的不會留名也就算了，竟還會受到天劫的誅殺，被天地所不容，這簡直太沒天理了！

# 第三十九章 失望越大，驚喜就越大

　　殺了人就走，屍體就丟在路邊絲毫不做掩飾，這種行為，猛一看上去似乎頗為粗糙，似乎處理的太草率，留下太多隱患。　　其實則不然，這已經是郭正陽在發現那一線時機時，快速思索判斷出來的最好處理方式。　　因為他現在只是聚靈初期，只是手腳利索，根本沒有識海靈識，無法運轉修士術法，殺了人就算要處理屍體，也只能靠手動。　　而既然是手動，那還不如不處理了。　　因為手動處理就要來回搬運屍體，大晚上的，不管是把屍體從哪裡搬到哪裡，都很可能留下破綻，比如自己的衣物纖維，指紋甚至頭屑什麼的都可能是罪證，這一點可以預防，但他也未必能做到毫無破綻，畢竟現在的他除了身手遠超普通人之外，各種手段也還在普通人範疇，而現代科學又太發達了。　　所以直接在路邊襲殺，殺了目標后直接遠遁，過程里他都不需要碰觸目標，這才是最安全的方式。　　這種方式即便被警察發現屍體后開始追查，也根本無從查起，這一帶沒有監控設施，沒有路人，郭正陽還做的有掩護，殺了人之後不管是屍體還是賀老師的車子，他從頭到尾沒碰過一下，那不管警察把這定義為仇殺，還是情殺等等，基本都會從賀老師接觸的圈子里查找兇手，但郭正陽在今天以前和這位根本沒有絲毫交集，兩人的生活圈子也八竿子打不到一處去，而且殺了人，他這個真兇就會遠離清源市，躲在幾十裡外縣城內的高中上學。　　這樣的兇殺，就算清源市的警察全是福爾摩斯一樣的天才，恐怕也絕不可能把他和兇手關聯在一起。　　這種方式，才是對郭正陽最有利的。　　否則若是選擇其他手段，比如跟蹤着賀老師一直回到別墅？別墅內有沒有監控設施，郭正陽無從判斷，如果有的話那就會糟糕之極，而且就算到了別墅內，郭正陽如果進屋殺人，就容易留下證據。　　又或者，萬一賀老師回去的別墅里還有其他人怎麼辦？　　而且就算跟着他回了別墅獵殺，殺了目標后他一樣不好處理屍體，沒有真火毀屍滅跡，處理屍體不外乎就是一些常規的辦法，挖坑埋掉，或者藏起來……但這種種方式，以現代科學的技術去追蹤，都很容易追蹤到蛛絲馬跡。　　而眼前的手段，路邊殺人後直接遠遁，看似粗獷的不加一點掩飾，反而才是最有效率，也是最容易混淆視線和注意力的方式。　　他從頭到尾都是吊在賀老師身後幾百米或者上千米的路程，從沒接近過，獵殺過程幾秒鐘而已，殺了就走，從頭到尾還沒碰過對方一下，只是射出一把利刃洞穿賀老師咽喉，這種近乎完美的襲殺，不管是效率還是隱蔽性都讓郭正陽很滿意，如果這樣都還能被人追蹤到，他也只能說那是自己太倒霉，而絕不是他做事草率。　　“呼，到了。”　　一兩個小時后，等郭正陽再次走回一高，看着大部分地帶都陷入黑暗中的校園，郭正陽卻是喜色畢露，他今天下午兩點多就離開校園，到現在才回來，這出去的時間是夠長的，不過現在才回來也是好事。　　晚自習都已經放學了，他一個人去教室里，也正好可以安安靜靜把新收穫的那一縷罪孽煉化。　　雖然這個時候教室里應該也好有一些學霸在學習，但那些人都是坐在教室前排，和他相隔並不近，平時也根本毫無交集，他一個人躲在後排角落偷偷煉化完全沒問題。　　又只是片刻，等郭正陽在自己座位上坐下，看着前方遠處幾道認真學習的身影，才馬上開始煉化起了體內的罪孽。　　這一次，他依舊是把所有罪孽都逼入左手，在經歷了和上一次差不多的過程之後，郭正陽才猛地起身，一握拳，清晰感應到了左手內澎湃的力量感。　　當然，只是力量可不夠，等郭正陽又坐下去，拿出一把被歪葫蘆吞食過的小刀割向左手時，他才徹底驚喜起來。　　“割不破了，又煉化了一些新的罪孽，現在這左手就是神兵利器都割不破了，這堅硬程度，就是用手擋子彈說不定也可以試試了。”　　他第一次獲得罪孽，把所有罪孽煉化進左手之後，左手已經變得刀槍不入，但那只是指的普通冷兵器中的刀槍來刺，如果有人力氣再大點，比如郭正陽這種蠻力抓着普通的利器去刺，一樣可以刺破，又或者經過歪葫蘆吞食過的普通刀子去割，一樣可以輕鬆刺破他的手掌。　　但這一次又煉化了新的罪孽，把左手繼續煉化一邊。　　就是那種被歪葫蘆改造的神兵，都刺不破他的左手錶皮了，而郭正陽在實驗時，所用的力氣也已經超過了普通人的全力。　　這樣的結果也讓他大為滿意。　　說的也是，罪孽這玩意好是好，但殺一次目標所得的罪孽卻太少了，只把左手煉化一下還能看到效果，但若是放在全身效果恐怕都可以忽略不計，既然如此還不如專精一處。　　如果不斷用灰氣淬鍊左手，說不定他這左手到最後可能都比一般的靈器更恐怖。　　坐在座位上對左手一次次研究，最後的結果郭正陽也很滿意，這左手現在並不是無物可破，他若是抓着歪葫蘆吞食的刀子用盡全力去刺，一樣可以刺穿左手，但想來如果再吞食幾次罪孽，那就真的可以堪比靈器了。　　搞定了這些后，郭正陽才又思索起來，這一次獵殺那個人渣，他又會搶來什麼樣的機緣，只不過直到現在他腦海中的意念也沒有一點提示，說明那個機緣應該還未到，就像是上次獵殺那個綁匪后又過了十多個小時，意念才指引着他去收穫天機。　　看來郭正陽收穫天機的時間，應該也就是那些目標人物遇到天機的時間，他斬殺了目標，就是等於在同一個時間點代替目標前去而已，既然現在意念一直沒有動靜，那他也只能慢慢等了。　　“還是抓緊時間學習吧，今天又浪費了那麼多時間，這些時間，少睡一晚也要爭取回來。”思索之後郭正陽才很快又抓起書本看了起來，今天去獵殺，大部分過程還算順利，但最大的意外就是竟然在翹課時偶遇父親，這重生后的第一次和父親相見，卻讓那邊失望透頂，郭正陽現在想起來還有些心疼。　　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對這句話郭正陽印象真的太深了，但反過來，父親現在對他充滿了失望，但如果他能再拿出超出他預料的驚喜，恐怕失望越大，驚喜也越大了。　　這個驚喜，他還會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爭取的！

# 第四十章 不管是誰，我都要他全家陪葬！

　　“彭～”　　清源市，一棟高檔奢華的獨立別墅內，一名頭髮已經隱現花白的男子猛地揮手一拍，身側一張精緻的木桌竟然瞬間被拍的碎裂坍塌。　　而如果有精通古董傢具的行家在此，怕不是更會放聲疾呼，這一張被人一掌拍碎坍塌的桌子，竟然是黃花梨地桌，如果再抓起碎裂的木質細細觀摩一番，恐怕更會驚呼起這一張桌子的價格，都比一棟普通房子更珍貴。　　但一掌拍碎一張價值驚人的地桌，男子卻絲毫不見心疼，只是陰沉着臉看向身前，“查出來沒？是誰殺了明光？”　　“爸，你息怒，彆氣壞了身子。”隨着問話，站在男子身前的另一名西裝革履的中年急忙上前一步勸慰。　　“息怒？那是你親弟弟，是我賀亦仲的親兒子，我怎麼能息怒？！警察局那幫廢物是不是還沒線索？”男子卻再次大怒着開口，原本略顯老態的面容此刻更是猙獰畢露，一股殺氣噴薄而出，駭的中年都猛地後退一步，才馬上苦笑着解釋，“事發地附近沒有監控設施，也沒有目擊者，那個兇手更沒有留下絲毫證據，所以雖然市局刑偵大隊已經熬了一夜，但還是沒有絲毫頭緒。”　　說著說著，見老者怒容更盛，中年才急忙道，“不過那邊也給出了一定的方向，下手的是老手，不然不可能這麼乾淨利索，還有明光身上的現金名表絲毫未動，不是劫殺，那應該是仇殺或者情殺之類，而且明光是被人一擊洞穿咽喉，沒有絲毫反抗掙扎的痕迹，所以可以斷定是個高手，要知道明光雖然身手不怎麼樣，但也……，雖然現在他被酒色掏空了身子，但對付普通青壯，一個人至少還能對付兩三個。”　　解釋着解釋着，中年才條理清晰的指出方向，“按照這個方向，應該很快就能有結果，不是劫殺，那九成是和明光有仇，還是個高手，只要我們查一下明光都得罪過什麼人，應該就會有結果。”　　而賀亦仲在聽着敘說時也逐漸壓抑下了怒火，似乎也很贊同大兒子的說法，“那就給我查，不管是誰，我都要他全家陪葬！！”　　說完一句話，他才猛地起身走向樓上，大廳里還站着的中年才忍不住擦了把冷汗，而擦過冷汗后，中年眼中更閃過一絲苦笑。　　雖然賀明光被殺一事已經有了大致的追蹤方向，但，但想要從茫茫人海中把這個狡詐的兇手揪出來，恐怕也不容易。　　誰讓，誰讓自己那個死鬼弟弟，這些年得罪過太多人？　　往遠了說，他在清源市讀中學時，就糟蹋過七八個在校女生，還毆打過不少那些女生的護花使者，那些被毆打的重則傷殘，輕了也是要住院一陣子，雖然都能靠着老賀家的能量擺平，但這是不是仇？雖然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但說不定就還真有人隱忍了多年才爆發，誰讓賀家是清源市首富，而且賀家不只是清源市首富，更是黑白通吃。　　賀家不是靠混黑起家，但整個清源市地下世界也沒人敢捋賀家的虎鬚，因為賀家內高手真不止一個兩個，別說賀亦仲實力強橫，就是他這個新首富賀雲廣，年輕時一樣是高手，只不過最近這些年被酒色財氣掏空了身子，身手才落了下來，哪怕是死去的賀明光其實也曾經練過，要不然他也不會自高中就是混世小霸王級別的，只可惜那位現在比起賀明光也更加不堪，被酒色財氣掏的比他更空。　　要不然，恐怕他也不會被這麼輕易襲殺。而這一點，其實也可以從郭正陽下手時看得出來，當時郭正陽從黑暗中突襲而出，風一樣的速度，換了普通人哪裡可能察覺的出，但當時賀明光卻能及時轉身，還發出一聲驚呼，這已經是彰顯了他的反應速度要超出常人的。　　賀家不涉黑，那只是看不上本地那些黑勢力而已，在賀家眼裡，市內那些黑勢力根本就是上不了檯面的小丑罷了。　　如果他們想的話，輕易就能掃平清源所有黑勢力。　　而賀家雖然沒在本地涉黑，但賀亦仲卻絕對沾過血，這隻從他一震怒，所發氣息都能讓賀雲廣感覺出顫慄的死亡陰影就可以判斷出來。　　不過對於這親老子當年怎麼從一個普通工人家庭把家族發展到這一步，怎麼從一個普通人變成一方豪強，賀雲廣就不清楚了，他只知道因為老賀家財雄勢大，明面上和不少高層交好，私底下也足以威懾清源市整個地下世界，所以就算以前那個死鬼弟弟做出再過分的事，都能輕易擺平，也正因為此，真要追查誰和他有仇，怕不是查上幾天幾夜都無法把所有嫌疑人網羅進來。　　他中學時已經是混世小魔王，隨後出去上大學到底捅了多少窟窿，一樣不好細說，就是畢業后，回了清源市賀明光才開始漸漸收斂，雖然依舊做了不少齷齪事，但總是不再像以前年少時那麼張揚。　　但不張揚也只是不像以前那麼囂張而已，那一樣是做了不少足以讓人心生殺機的事了。　　這怎麼查？　　雖然，雖然以前被那個死鬼弟弟欺壓過的大部分都只是普通家庭，面對賀家也根本無力反抗，可問題是，問題是萬一有誰家請了殺手了？　　要是有誰家真想報仇，自己沒有殺人的實力，難道還不會花錢請個高手來動手么？　　而且就是以前高中結過的仇怨，人家當時沒能力報復，但未必不會記在心裏，一旦這幾年要是賺了點錢，或者認識了些心狠手辣，身手不凡的兇徒，難道不可能花錢請人幫忙么？雖說老賀家在清源市的能量根深蒂固，絕對是土皇帝級別的，但萬一人家是請的外地的，外省的呢？　　這各種可能性實在太多太多，所以就算知道這應該是仇殺或者情殺，可以按照這個方案去排查嫌疑人，但難度一樣太大太大。　　如果真要把弟弟得罪過的愁人都羅列出來，這都得從他中學開始算起，光是籌集資料怕不是都要好幾天。　　查，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啊。　　“記得，警察萬一查出了結果，不要讓那邊抓人，我只要那個兇手的下落，還有，讓那些地下老大也動起來，嚴查一下這陣子清源市都有哪些高手過境，一個嫌疑人都不能放過，另外替我對外開出一千萬懸賞，刺激下那幫廢物，只要找到對方的消息，馬上通知我！不管是誰，我都要親手宰了他！”　　就在賀雲廣苦笑中，正在上樓梯的賀亦仲才又驀地開口，頭也不回說出一句話，賀雲廣馬上身子一凜，“知道了，爸，你放心，不管是誰，不管他躲在哪裡，我都會幫你找出來！”　　凜然中賀雲廣心中也閃過一絲凶光，是啊，不管對那個色鬼投胎的弟弟有什麼看法，但那畢竟是他親弟弟，就這麼被人在街頭暗殺，他其實一樣很震怒。　　畢竟那個弟弟也只是對女色最感興趣，平時在家族事業上也對他根本沒一點威脅，說起來兩兄弟也是有不少感情的。　　所以不管那個弟弟得罪過多少人，有人敢在老賀家的地盤對他下手，這都是在騎着賀家脖子上拉屎拉尿啊，對方敢對他弟弟下手，未必不敢對他下手！　　但可惜的是，就在下定決心的這一刻，他卻根本不知道這個決定一開始就錯誤的，任他挖空腦袋也不可能想到襲殺賀明光的老手根本和賀明光沒有一點仇怨。　　按這個方向，不管賀家發動多少人力物力，都不可能有一絲收穫。　　但這實在怪不得他們，賀明光死的乾淨利索，身上財物沒一點損失，正常人不管怎麼去想，怕不是也最多想到仇殺情殺之類而已。

# 第四十一章 神清氣爽

　　賀家一聲令下，整個清源市黑白兩道都徹底沸騰起來。　　就算不說賀家在清源的威望，只是那一千萬的賞金就足以讓無數人為之動容了，在如今這個年代，錢雖然越來越不值錢，哪怕如今清源這地級市，隨便一套房產都能賣到四五十萬，可也有太多人奮鬥一輩子，都未必能掙的下一套普通房產。　　而不管是警察還是涉黑的混混之類，對這一千萬都基本沒什麼抵抗力。　　所以在隨後的時間，整個清源市大街小巷，幾乎都隨處可見四處游弋或者打探各種動靜的身影，在諸多賓館，出租屋密集地等進出遊弋。　　同樣有不少人走街串巷，打聽着以前和賀明光結過仇怨的相關人士的一切信息。　　整個清源都動了起來，但可惜的是日子一天天過去，不管是警察還是混混們，幾乎把整個清源翻了一遍，卻幾乎都沒有任何收穫。　　哪怕一點頭緒都沒有。　　三天後，賀家別墅。　　坐在沙发上靜靜聽着賀雲廣的彙報，賀亦仲臉色卻越來越沉，聽着聽着，猛地就伸手拍在一側沙發，重重一聲悶響，“夠了，這幫廢物，清源屁大一點地方，追查了三天，一點頭緒都沒有？！”　　“爸，你消消氣，這件事實在是那個兇手太狡猾，下手之後雖然沒對明光的屍體做過絲毫處理，但正因為沒有絲毫處理，又是大街上，所以才從明光屍體上發現不了絲毫線索。”　　“我們只能從以前和明光有仇怨這條線去查，但哪怕從他中學闖的禍就開始查，查了幾十家，基本都沒有嫌疑，那些家庭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沒有人是高手，基本也都是窮酸，連好一點的殺手都請不起那種，一個個排查，現在是鎖定了三四個目標，有一個是移民國外的，咱們的能量查不到，兩個是在外省做生意發了家，都移居到南方沿海城市了，在當地也算風生水起，關係盤根糾錯，這些人倒是有可疑，不過咱們的力量波及不到。但你放心，我已經託了關係去調查，一旦查出任何可疑之處，不管他們現在在當地混的如何，我都會替明光報這個仇！”　　等賀亦仲再次小心翼翼解釋中，賀亦仲臉色才逐漸平緩了些，雙目中寒光閃爍，“那就快查，就算是移民，只要是他們做的，我也要他全家陪葬！”　　說了一句話后賀亦仲才突然道，“對了，明光死之前都去了哪裡，做了什麼？”　　“查過了，他被殺之前去了延河縣，接了一個不想上學的女學生回來。”賀雲廣也馬上開口，就是說話的時候多少有點訕訕的，“這個女學生倒是被明光搞上床了，據宋局家那位輝少說，明光當時也想把那個女學生的母親搞了。”　　這話些，饒是賀雲廣見多識廣，也真有點不好意思向父親提起，主要是這事太操蛋了，他這個死鬼弟弟就沒幹過正經事。　　不過賀亦仲卻沒有絲毫色變，只是抬眼看去，“那家有可疑么？”　　“沒，那一家男人在南方做生意，包了幾個女大學生，不經常回來，女的就是在延河縣開了個美容店，對明光的事根本不清楚，也沒有資產異動，小女孩反倒是明光靠魅力哄上床的。”賀雲廣再次解釋，“那一天他去了延河縣后，中午和這對母女吃了一頓飯，飯後明光就是去延河楊家開的洗浴中心玩了一次，但也沒和任何人起衝突，出了洗浴中心就回去接了那個小女孩，再到了一家賓館開房，中間一樣沒和任何人起衝突，然後就回來了，回來之後，他把那個小女孩送到學校，在回家的路上被殺。”　　賀家的力量也的確很龐大，就算是延河縣的楊家對上他們一樣上不得檯面，所以賀明光被殺那天的一切行程，輕易就被查了個清清楚楚。　　但那一天，同樣沒有絲毫可疑之處。　　賀明光死之前除了爽爽快快玩女人之外，一點衝突都和人升起過。　　現在的調查還真是陷入了僵局，看上去大方向明確，就是找不到一個真正可疑的對象。　　“那看來應該不是那天的事。”賀亦仲也緩緩點頭，不過點頭后還是馬上沉着臉道，“不管這個下手的有多狡詐，總會留下線索的，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就不信把他挖不出來，給我放話出去，賞金加到2000萬，一切再重新查一遍，還有，誰要是能查出真兇，我賀亦仲就欠他一個人情，混白的我會讓他平步青雲，混黑的我會捧他上位，不管如何，我都要把那人挖出來！”　　“是。”　　一番話賀雲廣才猛地一震，而後立刻點頭，點頭中更十分清楚父親的這句話，又會讓整個清源沸騰成什麼樣子。　　兩千萬，足以讓任何一個普通人瘋狂了吧，不管是警察還是混混，誰又能擋得住這衝擊力？而且更別提還有賀亦仲的一個人情，這人情，怕不是比那兩千萬都更有吸引力了。　　說的也是，就算是普通警察，賀亦仲如果要力捧，至少能讓對方的仕途明朗幾十倍，再普通的一個警察，賀家力捧也能輕鬆捧到一定位置，警察嘛，多給對方破幾件案子，再加上上面關照，輕鬆能讓對方少奮鬥幾十年，至於混混？更簡單，再普通一個混混，賀家要捧，也能輕鬆捧得對方成為清源市內數一數二的大佬。　　這，似乎真的要比兩千萬賞金都更讓人瘋狂的。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賀雲廣剛一放話出去，本就沸騰着的清源直接就變得越發熱絡，本是追查了幾天沒有絲毫收穫的人群，現在不止沒有絲毫疲憊，反而更全都像是打了雞血一樣興奮，查過的重新排查，沒查過的，也被更多人更加細膩認真的去搜查。　　但不得不說，不管再認真細緻的排查，這無數動起來的身影，還真是一開始就徹底查錯了方向，根本沒人知道，他們恐怕就算再忙碌十倍，也只會一無所獲。　　而就在清源越發沸騰之時，一條幹凈暢闊的馬路街頭，隨着一輛出租車緩緩在街頭停下，真正的兇手，就踏步站在了清源街頭。　　當真正的兇手下車那一刻，左右或遠或近，都猛地有好幾道身影掃來，但一眼之後就又很快移開視線不再關注。　　而兇手也只是大眼一掃左右，就神清氣爽，大搖大擺的背着一個肩包走向身後。　　“三天了，周一晚上殺了那個傢伙，真沒想到隔了三天，現在都周四了，意念才出現讓我收穫機緣，這一次竟然隔了這麼久，而且收穫意念的地點竟然還是清源。”　　平靜走在街頭，郭正陽心情很不錯，這第三次掠奪來的天機又會是什麼？是像第一次那樣，只是普通的機緣，還是第二次那種驚天的大機緣？　　沒有真的拾獲機緣時，這種對未來的憧憬和期盼，的確足以讓人激動。

# 第四十二章 一幅畫

　　“市中心，這一帶還挺熱鬧的，機緣竟然是在這裏，奇怪。”　　踏步走在街頭，邊走邊喃喃自語，郭正陽對於這一次即將遇到的機緣，的確不只是有期待和憧憬，同樣有疑惑，幹掉目標三天後才出現機緣，時間長了些沒什麼，但出現的地點竟也是在清源市中心，大白天的鬧市街頭。　　這樣的地方能出現的機緣？一個小時前正在上課時，突然感應到意念的波動，他就翹課跑了出來，然後越走感覺越像要遠離縣城，郭正陽直接打了輛車，也沒說目的地只是不斷給司機指着路一路而來，就在剛才路過某個十字路口時，意念才指示目標已達。　　這地點……　　有些意思。　　按着意念指引，郭正陽繼續走出了數十米才突然頓足身子，而後眼中也露出一絲極為古怪的神色。　　到了。　　意念指引的地點到了，但這地點，竟然是路口一個垃圾箱身旁？　　看看身前的垃圾箱，再看看左右正在等紅燈的行人，又或者馬路上流來流去的車流，郭正陽眼中的古怪之色也越來越大。　　任是之前怎麼想，他也想不到最終目的地竟然是清源市一個垃圾箱旁邊。　　這個路口……　　又左右掃了幾眼，他才發現不遠處有着醒目的建築標誌，古玩城。　　“第一次天機，是從天上掉下來，可能是有修士正在打鬥，打碎了儲物戒指讓裏面的東西直接掉在楊璐璐面前，第二次是在路邊泥土裡，已經不知道埋在了那裡多久，可能是那個劫匪逃亡中小解沒站穩，摔下溝里剛好撿到，這一次……這一次在街頭的垃圾箱旁邊？”　　古怪的看了左右幾眼后，郭正陽才從懷裡拿出包煙，抽出一根點上，靜靜開始等待。　　如果機緣已到，目標即將可能獲得的天機已經出現，那他腦海中的意念就會直接鎖定那機緣，現在那意念沒有提示，說明機緣還沒出現，他也只能等。　　靜靜等待中，郭正陽一根煙還沒抽完，街頭的紅燈變成綠燈，不少行人也紛紛起步朝着馬路對面走去。　　“草，幾塊錢，媽的，還不值一趟路費，太坑爹了，老子就是扔了也不賣給你們這些奸商。”而就在這時，自古玩城方向突然跑了一趟身影，嘴裏罵罵咧咧的，跑到路邊隨手就把一卷捲起來的紙張揉成一團扔向垃圾箱，而後快速趁着紅燈時間趕向馬路對面。　　不過這位因為跑得急，那一團皺紙並沒有被他準確丟進垃圾箱，而是噗的一聲掉在地上，紙團也隨着春風開始滾動，但剛滾出去半米，正等着的郭正陽就猛地踏步，彎腰撿起了紙團。　　再然後，郭正陽看了眼已經走到馬路中央的那青年的背影一眼，眼中，全是哭笑不得的表情。　　這，就是他搶來的第三次機緣？一個被人揉成一團丟棄的紙張？　　不，準確的說這應該是一幅畫。　　等郭正陽收回視線把紙團伸展開來后，才發現這是一幅畫在宣紙上的人物畫。　　這幅畫色澤有些陳舊，看上去應該有一定的年頭，大約半米多長，二十多厘米寬，一片乾淨的背景下，是一名古裝男子背手而立，而這畫，看上去也不像好東西，至少就算是沒有絲毫美術功底的郭正陽，也能看出這畫畫的很一般。　　再然後，沒了……　　這就是天機？好東西？　　雖然意念已經在敘說這是好東西，但看着手中的這幅畫，郭正陽卻一陣瞪眼，瞪眼中他甚至還看到畫卷有些破損，就是邊角之類地方有被撕裂的痕迹。　　雖然這些撕裂的痕迹不大，但的確是爛着的，等郭正陽稍微試驗了下，才發現這就是普通的紙張，隨便一撕就能撕爛。　　“這就什麼都沒了？”　　瞪圓了眼，郭正陽細細撫平字畫，雖然沒辦法把字畫的所有褶皺都消除，不管他怎麼伸展，這畫紙還是顯得皺巴巴的，而畫上的內容匆匆觀看一下，也就是一個負手而立的古裝男子看向天空的場景，一點都不出奇。　　而且此刻他腦海中的意念已經消失了，說明他已經拿到了機緣。　　張口把嘴裏的煙頭吐掉，郭正陽雙手拉着畫卷上下兩側，把畫伸展到身前細細打量，一開始一副平平無奇的畫卷，他卻看的越來越用神，看的越來越投入。　　直到看着看着，郭正陽突然臉色一白，張口噴出一口熱血。　　跟着他才猛地伸手合上畫卷，急急深吸一口氣。　　“啊～”　　身側，也突然傳來一兩個路人的尖叫，等郭正陽猛地轉身看去，剛扭過身子還沒看清尖叫的人是什麼摸樣，就又身子一彎，張口又噴出一口熱血。　　“你怎麼了？”　　“啊～”　　……　　不遠處那個正瞠目看來的路人差點被噴了一身血，匆忙躲避后，又發出一聲尖叫，而身側不遠處卻也有人驚粟的開口問詢。　　“沒事，謝謝。”　　郭正陽這才撫着胸口直起身子，沖那好心人擺擺手，轉身就走。　　不過行走中他眼中卻滿是駭然，好強的劍氣！　　這一副畫，竟然充滿了一股凌厲霸道的兇殺劍氣，畫卷上的人，一筆一劃，換了普通人去看，怕不也就是覺得那線條痕迹蒼勁有力，頗有凌厲的筆勢而已，但真的懂些什麼的高手去看，才會發現那每一道線條里，都充滿了凌厲至極的殺伐劍氣！那種意境，就像是一把把飛劍在盤旋飛舞，撕裂着天地貫穿而出。　　就是那股劍氣，郭正陽看着看着才被劍氣侵襲，差點就被劍氣直接撕碎。　　只是吐了兩口血，這還真是大幸了，因為他只是剛剛開始觀看，剛發現那些筆畫線條內涵玄機就被劍氣反撲，如果真的看的很深入，郭正陽可以肯定，他真會被這幅畫內涵的劍氣斬殺！　　但，但問題來了，這隻是普通的紙張啊，很普通很普通的一張紙，普通到隨便一個小孩撕扯一下都能撕爛，這麼強勁的劍氣竟然可以刻畫在這麼平凡的紙上？　　這簡直不可思議！　　如果深入去看都能直接斬殺他的劍氣，就綉刻在這麼普通的紙張里，這簡直比你用紙做的劍鞘去裝載一把削鐵如泥的寶劍更困難的多。　　這幅畫，是不是寶貝？　　郭正陽暫時不敢肯定，但他絕對肯定，畫這幅畫的人是超乎想象的強者，這麼不可思議的事，就是他上一世是真人，也沒有能力把充滿凌厲的殺伐劍氣畫在一張普通的紙上。　　那得需要多強的控制力，才能把飽滿到可以殺人的劍氣灌入這麼一張紙，卻不傷這紙張本身分毫？

# 第四十三章 就是這樣子

　　“這幅畫只能先保留着，等我有了足夠的實力再去觀看，現在，不能看……硬要看下去，怕不是真有被畫卷斬殺的兇險。到底是什麼變態，把這麼凌厲的劍氣畫在這麼一張普通的紙張上？他留下這些東西又是做什麼？”　　卷着紙張走出去，郭正陽氣息依舊有些萎靡，任他之前千想萬想，也沒想到重生之後第一次受傷竟然是傷在了一副畫手中，這簡直不可思議。　　而現在寶物既然已經得到，他也該走了。　　所以郭正陽在走出去一段距離后，先是靜靜站在街頭調養一番，才揮手招起了出租車。　　等上了出租后，他也就是報了聲去延河縣，就又開始坐在出租車上閉目調養。　　剛才因為及時驚醒，一感應到那凌厲的劍氣有反撲的危險，他馬上就從畫卷上移開了心神，所以這一次受傷並不算嚴重，靜靜運轉功法療養了一路，等車子到延河縣時，郭正陽的傷勢也恢復了七七八八。　　他這才長舒一口氣，踏步趕向校園。　　原來只是拾獲機緣也會有危險啊，這次他還真是漲了見識。這手中的畫卷在有足夠的實力之前郭正陽是不打算再碰了，那就只有先收起來，等着日後再去細看。　　至於現在，也沒什麼需要多想的，回學校，學習。　　今天已經是周四，而且是他重生后的第四周，這個周末就該放一次大假了，不過在放假之前還有一場考試，這次考試並不是周末的小測驗，而是全市範圍所有高中統一的模擬考試。　　要不是之前正在上課時突然感應到意念波動，郭正陽也不可能在這時候離開校園的。　　行走中，一想起即將到來的考試，他眼中才又閃過一絲喜色。　　這一次考試，他一定會拿出一個還不錯的成績吧，至少，至少肯定比寒假前的期末考試，以及寒假后的摸底考試要好得多吧。　　這一個月辛苦，的確是到了最終檢驗的時候，下次如果父母問起他的學習成績，他也絕對不會再狼狽的躲躲閃閃，根本不敢開口了。　　一路平靜的回到學校，郭正陽把畫卷精心收藏在課桌深處，就又投入到了書山題海當中，這一學就是一天，等周五下午時，第一場考試才拉開了帷幕。　　雙休日什麼的，也就是對高一高二的學弟學妹們還有效，高三生，尤其是再有兩個多月就高考了，雙休日基本就是夢。　　一場考試分班分考場，所有考場騰挪一空，周五下午開始，到周六下午才結束，郭正陽也就是隨着大流進入考場，直到所有考試徹底考完，校園裡到處都是歡笑沸騰的聲響時，他才也站在寢室收拾着東西準備回家。　　“老郭，考的怎麼樣？擦，你這次肯定要遠遠甩開我了，尼妹的，你不是人啊，連續一個月玩命去學習，我當時還真以為你只是說說而已，過两天就沒勁了呢。”宿舍里，同桌張航也在快速收拾着背包。　　不過收拾的時候卻滿臉糾結的看着郭正陽，在以往任何一次考試，都有郭正陽和他一起墊底，這次突然只剩下他一個，實在讓人有些不能淡定。雖然說不久前張航也已經被郭正陽的穩定進步給刺激了些，曾經也說過要好好學習，但這孩子，才是两天熱度就又消退，只是跟着郭正陽一起認真學了兩三天就偃旗息鼓，重新進入了懶散無度的狀態，要不然他現在也不會這麼鬱悶。　　而郭正陽的傷勢早已徹底恢復，等把該收拾的東西都收拾進背包背在肩頭時，他才哈哈笑着拍了拍張航的肩頭，踏步就向外走去。　　這是重生后第一次回家，他還真有些小期待，甚至是緊張忐忑。　　畢竟那個印象中的家，早已煙消雲散了五十年之久。　　現在突然還有機會重新踏入那個家門，哪怕以他的心境，也再無法保持徹底的冷靜，不過些微的緊張中，郭正陽卻也有些苦笑連連。　　雖然家門還沒有踏入，但這一個月母親也見了幾次，父親也見到了，和母親見面的時候還好，她一直都只是那麼寵溺着郭正陽，可是和父親那次見面……就讓人無法輕鬆了，也不知道這次回去，父親又會是拿什麼樣的態度對他。　　即激動又期待，還帶着一點小忐忑，郭正陽還是在半個小時后回到了縣委家屬院附近。　　等敲開熟悉的房門后，房內的郭母頓時驚喜的看來，“小正，你回來怎麼不說一聲，讓我去接你啊。”　　感受着久違的溫暖，郭正陽原本還忐忑緊張的心情，一下子就趨於平緩，“沒事，從學校到這也不遠。”　　“累了吧，你先歇會，餓不餓？要不要我現在幫你弄點吃的？”郭母讓開身子，喜笑顏開的讓郭正陽進了屋。　　這屋子面積並不大，但布置的卻很溫馨，很有家的感覺，郭正陽踏入進屋后，看着熟悉的一切，心情也的確有些恍惚，沿着熟悉的足跡走過客廳，郭正陽才笑着對母親道，“不餓，我先把包房屋裡。”　　說完話，他才朝着一卧室是走去。　　等再次推開門，看着卧室內熟悉的傢具擺設，雖然這卧室很簡陋也很普通，但卻被整理的乾淨有條，一張床，一張書桌，一個書櫃，外加一台電腦，這就是郭正陽卧室里的一切。　　慢慢走近卧室，郭正陽在床頭坐下，輕輕撫摸着床頭的桌椅，眼中也全是緬懷之色。　　五十年，這的確是五十年前的卧室。一切都那麼熟悉，一切都那麼平靜而又溫馨。　　“你這孩子，想玩電腦就玩吧，你爸不在家，在外面忙呢，你想玩就玩，我不會告訴他的，等你餓了就說，對了，渴不渴？渴的話家裡有飲料，你想喝什麼？”郭正陽正緬懷着熟悉的景象，房門口卻突然響起了母親的笑聲。　　一聲笑，郭正陽反而也樂了。　　母親也還是那樣子，一面對他就有點小��嗦。　　“不渴。”笑着回了一句，郭正陽在感覺到母親又遠去時，才把背包放在床頭，寂靜無聲的享受着沉默。　　他無數次幻想過再回到家時，又會是什麼樣的場景，原來，就是這樣子，家裡還是一如既往的平靜，母親寵溺中帶着點小��嗦，父親還不在家。　　這一切，也的確就是他一直很熟悉的家，和印象中一模一樣。

# 第四十四章 郭正陽同學

　　郭正陽的父親身為延河縣一哥，還是三十七八歲的一哥，算是一生中最燦爛風華的歲月，所以經常都很忙，呆在家的時間也比較少。　　而且郭正陽還清楚知道，再有兩三個月父親就會更進一步成為銘川市副市長，那這段時間，父親是不是已經在運作着什麼？比如上次他在跟蹤那個賀老師時，下午四五點，父親的車子卻突然經過那條馬路，當時他還挺鬱悶，只是後來想想才想起那條路一路向西就是出縣城，駛向銘川市市區方向。　　所以原本回家之前，郭正陽還一直有些小忐忑，怕回到家以後面對父親不知道那邊又會怎麼對他，但誰想到直到晚上十點多，父親才一身酒氣回了家，跟着母親就是邊嘮叨着邊照顧父親。　　過程里母親雖然對父親說了聲小正回來了，但喝的有點暈的父親也只是嗯了下就不再吭聲，等一夜匆匆過去，第二天郭正陽起床時，父親卻已經又離開了家門。　　在家呆了一天，雖然日子平靜的都有些無聊，但郭正陽卻很享受這種感覺，這一天他沒有學習，也沒有修鍊，同樣沒有膩在母親身邊，就是一個人躲在卧室里發獃，時而還會傻笑一下，直到下午五點多，他才吃了點東西就趕向學校。　　家，就是這個樣子。　　在遇到那場車禍之前，他的家經常平淡的讓他都呆不下去，但重生之後來看，這種平淡中的幸福和溫馨，卻是什麼也難以換回的。　　到了學校后，郭正陽也繼續開始學習，周日的晚自習時光依舊很平靜，雖然不少同學都還沉浸在假期的興奮中，真正能踏實坐下的很少，但這對郭正陽卻沒有絲毫影響。　　一如既往的我行我素，两天多時間再次匆匆晃過。　　也是到了周二，模擬考試大部分試卷也已經發了下來。　　大型的模擬考試，學校老師對此的重視程度也要遠超平時的小測驗許多，班主任王東平趁着晚自習上課前的時間，一直在講台上說著什麼。　　而講台下不少拿着試卷的學生也有人喜有人優，表情姿態各不相同。　　至於郭正陽，就是安安靜靜拿着試卷在研究，直到同桌張航猛地碰了下他一下，等郭正陽看看張航，又順着張航的視線抬頭看去時，才發現此刻班裡不少學生都正向他所在的方向看來，王東平也正看着他。　　“郭正陽同學的進步非常大，他的成績，如果放在年級里，算不上好，就是單獨在咱們班一樣算不上什麼，但是他的學習態度，卻值得你們所有人學習，包括江恆，你雖然成績突出，但談到學習態度，也比不上郭正陽。”　　“連續一個月，沒有人比我清楚郭正陽都在做什麼，現在我就讓大家聽聽他的成績，春節前的就不說了，開學后的摸底考試，郭正陽數學49分。”　　講台上，王東平平靜而讚許的說著，但一報出真實的数字，班上不少人卻笑了，主要是這個成績，實在有些讓人蛋疼。滿分150，考了49？這是不是該挨批鬥的水準？但現在班主任卻在一本正經的表揚着郭正陽。　　“不要笑！”王東平則拍了下手，才又開口道，“開學后第一周測驗，郭正陽數學是39分，比第一次還不如，但第二周小測驗他已經拿到了64分，第三周模擬考試，他的數學是78分，這一次呢？這一次全是模擬考試，郭正陽數學成績是91分，及格了！”　　隨着王東平的一句句話，班級里的笑聲才逐漸消散，而後更多人看向郭正陽的目光，卻都多了一絲說不清道不明的神色。　　“下面說下英語，開學后摸底考試，郭正陽考了88分，第一周測驗他考了36分，這之間差距為什麼這麼大，我就不說了，只說第二周，他英語又考了77分，第三周90分，及格了，這一次模擬考試，郭正陽英語101分！”　　“還想不想聽我說更多？更多我就不說了，我只說他這一次語文拿了97，文綜201分，總分490！這距離上好一點的本科，分數都遠遠不足，比起江恆總分627，更是差了不止一點半點，但是你們有沒有發現什麼？”　　……　　王東平的話語徐徐落地，不急不躁。　　卻聽得整個三五班鴉雀無聲，他們的確發現了什麼，發現了一個月來，坐在教室最後一排的那個班草成績是穩定提升，每一次，每一科，提升出的成績都要有一二十分，這樣的分數提升單獨去看，基本都不需要在意，但是一個月來綜合一看，這提升才是驚人。　　比如一個月前剛開學的摸底考試郭正陽是總分362，穩穩的全班倒數，根本不需要懷疑，但一個月後，中間一次次小幅度提升，竟然就堆積出了一個490的總分。　　這距離全班第一名江恆真差了太多太多，490對於延河縣的考生來說，連二本線都差些呢。　　但放在90多人的三五班裡，也是中游水準了。　　至於這是不是郭正陽的水準，這次模擬考試他有沒有抄襲？這一點，反而整個班上都下意識的認為，郭正陽沒有抄襲。畢竟都生活在同一個屋檐下，郭正陽一個月來幾乎次次都是睡在教室里，只為多爭取一些時間去學習的情況，大家就算沒見過也都聽說過的。　　那種刻苦和用功還真是足以讓所有人汗顏，包括班裡的學霸也遠遠不及。　　這麼用功刻苦，持續了一個月，考試的時候還需要去抄襲么？再抄還有什麼意義。　　“我為什麼單獨表揚郭正陽？你們明白了么？就算他的分數現在還比不上很多同學，但這份堅持和認真足以讓你們所有人學習，或許有人會說，高考考得再好有什麼用？到了大學基本用不上，到了社會更是白搭，還不如趁着有時間好好玩玩，不過我可以很肯定的告訴你們，高中校園所學的知識，對於在社會上生存是有不足，但對於走入社會在社會上生存來說，你在高中校園裡的學習，比起你們以後成家立業，養家糊口，根本就是小菜一碟，這麼一點小事你們都沒能力做好，還談什麼以後？”　　……　　這一節晚自習上課前的時光，不知不覺就變了樣，到最後先是變成了王東平對郭正陽的表揚時間，後來又引申了更多，卻也聽得不少同學渾然不在意，無聊的差點打瞌睡，但也聽得一部分人若有所悟，似乎明白了什麼，同樣聽得一些人暗暗撇嘴，擠眉弄眼。　　“哎，我操，一個月而已，你這傢伙竟然成了全班同學的楷模了，這麼被表揚，我也就上小學時遇到過，擦，不過你也太誇張了，490分，快接近二本線了，這還有六七十天才高考，你要再這麼下去，上個二本很輕鬆啊。”張航是屬於那種聽得無聊的想打瞌睡的類型，雖然一開始聽到郭正陽被單獨表揚時有些受觸動，但等王東平越說越多，逐漸就走神了。　　最後更是趴在桌子上對着郭正陽擠眉弄眼。　　是啊，一個月而已，不知不覺間以前班裡的渣子生，竟然成了被表揚的典型，被班主任拿出來讓大家學習的好目標？這反差，真的太大了。　　尤其是對於同樣是渣子生，還是郭正陽鐵哥們的張航來說，真讓他糾結到蛋碎了一地了。　　倒是郭正陽對張航的話並沒有在意，只是有些出神的想起了什麼。　　被王東平表揚，被班上大部分同學拿着佩服加讚歎的眼神看來，郭正陽根本毫無感覺，他只是被王東平的某一句話給搞得有些小觸動。　　王東平的觀點是不是全部正確，這個先不說，但有句話的確讓他感慨，因為其實上輩子時郭正陽也有些不清楚不明白，以他的家世，大伯現在就是市長，老爸是縣委書記，這種家庭不管學習好壞，其實到了社會上都不會發愁吃飯問題，高中學的知識是否好，也根本不重要，真要只是為了上大學，以他家的底蘊，全國什麼大學走後門塞不進去？　　但從小開始，父親對他的學業都很上心很重視，他學習越差父親就越失望，為什麼？一個分數真有那麼重要？　　分數對於郭正陽這樣的家庭，似乎也根本沒有意義的。　　但王東平的一句話卻給了他一定的觸動，高中校園裡的學習生涯，和日後踏入社會所遇到的各種問題比起來，根本就是小菜一碟，你要是連這麼點小事都做不好，還談什麼以後？　　就算是郭正陽現在，對這句話也頗有些理解，窩在校園裡學習，和以後成家立業什麼的比起來，難么？簡直太輕鬆了。　　這麼點小事都做不好，才是讓父親那麼失望的根本吧。　　或許父親也並不是真想看他拿出多少分數，因為單純的分數對於郭家來說，意義真的不大，在父親心裏他應該只是覺得自己的兒子若是連這芝麻綠豆大的小事都沒能力做好，以後真踏入社會，怕不是也難以做出什麼大成就。　　這個觀點並不是完全正確，因為社會上也真有很多上學時學習不好，或者根本沒怎麼上過學的人卻能混的風生水起，比很多高材生要風光無數倍，但這觀點也有一定的道理，至少郭正陽知道在校園裡學習，比起社會上立足，又或者比其他上一世在靈域立足，還真是簡單的不值一曬，而他父親的心態應該也就是這樣。對他報了很大的期望，不是簡單期望他能考多少分，而是期望他日後走出社會能有一番大成就吧，只是一次次看到他在校園裡這點小事都做得一塌糊塗，爛的沒法說，才會那麼失望吧。

# 第四十五章 你就別嚇他了

　　“老闆，老樣子。”又是一個周末，歲月不輕不重的從人群中悄然流過，四月上旬的天氣里，春光已經很明媚，街頭上行人衣裝也越來越淺薄。　　大街上小巷上已經到處可見絲襪美腿在遊盪，散發著迷離而絢爛的異樣美感，周日的下午，郭正陽走進熟悉的飯館，開口就沖老闆招呼。幾乎每個周末他都會來到這個小餐館喝上幾口，老闆也熟悉了一切，爽快的應了一聲就先拿來了二鍋頭。　　就是當郭正陽在窗戶邊坐下時，卻發現這面積並不算大的飯店裡，不少食客都正對着他上下打量，有的目光明顯，有的躲躲閃閃，被他看過去后馬上就會移開視線。　　這些打量他的也全是年輕的面孔，看摸樣都是十七八歲左右的學生仔，不過說的也是，這本就是距離一高最近的商業街頭，消費主力也就是學校內的學生，吃個飯遇到一群學生，再正常不過，但以往郭正陽來的時候即便有人看他，也絕不似這次這麼多，更沒有這次那麼多人都不加掩飾，充滿好奇詫異的注視。　　不過這樣的注視，也並沒有讓郭正陽太詫異，只是搖搖頭就不再理會。　　同一時間，前方也突然響起一聲嗤笑，“靠，看來看去，也就那樣唄，除了比哥帥點，也沒啥了，犯得着六個班輪番表揚么？這陣子聽到這個名字就煩，沒想到出來吃個飯還能碰到。”　　坐在餐館里喝酒的不只是郭正陽一個，前面一個桌子上也有四五個男生在吃喝，剛才那聲嗤笑也正是那桌子上一名身材高大的男生髮出的。　　而這句話，也算解釋了郭正陽為什麼像是成了明星一樣，進個屋都能惹來這麼多視線關注。　　因為這一周，他的確成了高三文科班的名人，自從周二下午王東平在班裡着重表揚了他一次后，他的事，就以很驚人的速度在文科班裡傳播，畢竟這也算是一個渣子生的逆襲了，摸底考試三五班倒數第十，全校六個文科班四百六十多名學生，他也是排名四百多的。　　結果這次模擬考試總分490，成績並不算好，在三五班也只是排名四十多，全校更只是二百多名，中游而已。　　但問題是這進步實在有些誇張，一個月，從倒數進入中游，如此進步就是一些老師也被震得無語，畢竟郭正陽不是一下子突然就起來的，而是一個月內每一周小測驗都有進步，一點點一滴滴堆積上去，每一次和上次相比都穩定提升，提升的都不多，每科基本每次都只是一二十分，大部分情況下還是在及格線以下。　　可連續多次提升后，這成績的總飛躍就嚇人了。　　所以郭正陽的事剛一傳開之後，就是其他各班的班主任也紛紛把郭正陽掛在嘴邊，在自己班裡拿郭正陽當榜樣，去讓其他班的學生學習，聽說這還不只是一次兩次。　　因為這段時間就連一些老師也不信邪，晚上一兩點突然走到三五班教室外向內觀看，而不管是誰去看，就基本只會看到郭正陽在學習，晚上的時間都那麼刻苦，白天更不用說了，只要有老師講課，就幾乎沒人發現他走神過，一直都是在用心聽講。　　就像是王東平曾經說的那樣，郭正陽的成績真不算好，但學習時的態度和認真，卻值得所有人學習。所以雖然學校內沒幾個人清楚這個以前的渣子生為什麼突然轉了性子，但郭正陽學習時的態度，卻讓一幫老師為之嘆服。　　甚至還有幾個外班老師有些晚上都主動找郭正陽談話，勸他就算是想好好學習也要注意身體，不要太拚命之類。　　王東平周二那一晚的一次總結，真讓郭正陽名聲大噪，雖然他以前就在學生群體頗有名氣，沒辦法，誰讓他長得帥，看上去家裡也有錢，吃穿用度都是走在潮流前線，想不引人注意都難。　　但郭正陽以前的出名和現在相比卻真的不值一曬，以前大家也就是知道三五班有個帥哥，很多人一樣連他名字叫什麼都不清楚，這就像是知道哪個班有美女，卻不清楚美女的名字一樣。　　現在郭正陽的名字，卻是被一個個老師掛在嘴邊不住讚揚，誇這孩子真是用功，學習態度無可挑剔，怪不得一個月進步就那麼大，他這拚命的架勢一個月就比得上別人兩個月了，那還是至少兩個月。而高中的知識也不過是三年而已，那換了隨便一個其他學生，只要不是豬腦子，像他這樣用功，一樣能讓自己的成績飛速提升。　　表揚的次數多了，自然而然就搞得更多同學們對他分外矚目。　　表揚的次數多了，也自然可能會讓有些人不爽，妒忌什麼的，所以對於另一張桌子上有人對此嗤笑，郭正陽一樣沒在意，只是對老闆道了聲謝，就打開酒瓶給自己倒酒。　　“小兄弟，沒想到啊，你還天天在學校都是受表揚的，呵，有出息！”就是飯館老闆也感覺到了什麼，沒有直接走開，而是沖郭正陽挑了下大拇指。　　郭正陽再次笑了下算是回應，不過就在這時之前嗤笑的高大男生卻又笑了，“這就是有出息？老闆你別逗了，只是學習好有個屁用，你說高中學的這些，在社會上有用么？多少大學生畢業了都找不到工作？還不如那些高中都沒上過的人？”　　“呵呵。”老闆倒是呵呵一笑，沒介意那邊的態度，一臉和氣生財的樣子，沖幾位顧客點點頭就走向餐館里側，以他的身份也懶得和一些學生去爭辯這個不是？　　不過在老闆走了后，那高大男生倒像是打贏了一場勝仗，越發得意的一拍桌子，“你們說是不是？這年頭學習再好有吊用？再說他學習也不咋地呢，二本線都沒上呢。”　　“是，學習再好，出來也是打工的命，那些老師也真是蛋疼，還真把他當成我們的榜樣了。”　　“榜樣？就他？我估計他現在也就會學習了，出了校門就是個菜。”　　……　　幾個男生已經喝了點，有的已經臉紅身子暈，也根本沒在意郭正陽就在身側，毫無顧忌的就放聲言談。說著說著，最先開口的高大男生才一拍桌子站起來，走到郭正陽身側就笑道，“姓郭的，你說你累不累啊，就算你想做好孩子，也不用這麼出風頭吧？你信不信，我什麼都不學，以後上的學校也比你好？”　　郭正陽看了眼身前的男生，出風頭？他還真沒想過，而對於眼前這男生的豪言，他更是很無奈。只是想出來平平靜靜喝點酒，竟然還遇到這種意外的小麻煩？　　“靠，你怎麼不說話？啞巴了，還是看不起我？”郭正陽默不作聲，只是端起杯子把杯中的酒水送進嘴裏，而那高大男生卻猛地一怒，伸手在郭正陽桌子上拍了下。　　“哎，老趙，別。”　　“老趙，你不是想揍他吧？咱們和他無冤無仇的，犯不着吧？”　　“是啊，你別嚇壞人家了，人家可是好孩子，你嚇壞可就不好了。”　　……　　高大男生這話和動作，郭正陽還沒反應，倒是另外桌子上的其他男生紛紛一驚，有的是急忙上前拉人，有的雖然在說笑着調侃郭正陽，但也是拉勸的趨勢。　　說的也是，他們雖然有些看不過眼，覺得老師們天天表揚一個外班的，那感覺讓人蛋疼，但也犯不着為這個揍人家一頓不是？　　“球，我揍他？我才沒那個興緻，看看這傢伙軟蛋成啥了，哥拍下桌子就嚇得他發懵，哈哈，這樣的好學生我可沒興趣。”老趙這才也在同伴勸阻下哈哈一笑，居高臨下看着郭正陽，一臉鄙夷。　　“哈哈，人家好學生和咱們不是一路的，你就別嚇他了。”　　“是啊，走，繼續喝酒，咱們的日子多瀟洒，看誰不順眼就揍誰，想玩什麼就玩什麼，你和他較什麼勁，這種好學生也就是乖寶寶類型，你等會把他嚇哭了可就麻煩了。”　　……　　老趙鄙視中，其他幾個男生也頗為輕蔑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才拉着老趙回了餐桌，言談間更是意氣風發。　　這樣的一幕幕，也看的郭正陽一陣哭笑不得，擦，他這個手上沾染的人命都數不清的屠夫，竟然也有被鄙視膽子小的時候？　　而且人家害怕嚇哭了他。

# 第四十六章 查錯就查錯唄

　　哭笑不得之後，郭正陽就抓起酒瓶給自己倒酒，他也懶得和這幾個喝的有點高了的同學計較，畢竟那只是一群小孩子。　　靜靜的喝到酒足飯飽，期間飯館里人來人去郭正陽也一直沒在意，酒足飯飽后結了帳，他才背着背包走向學校，這一個周末就算又過去了。　　只不過就在他走出餐館不久，沿着一條比較僻靜的小路走向學校時，卻突然發現前方巷道深處竟然有人在打架。　　而且打架的他似乎還認識，不，準確的說是見過。　　幾個在巷道里動手的，其中一方就是之前在餐館里，拍着桌子斥罵郭正陽的老趙等人，另一方卻是兩個社會青年，三十歲左右的年紀，一個留着寸頭，身材高大欣長，另一個個頭普通，只有一米七左右，但出手卻極為狠辣。　　一拳一腳，幾乎都能放倒一個學生，而那一場打架也很快結束，因為就在郭正陽看過去的短短時間里，老趙等五名高三學生就全被放倒了。　　“看什麼看？滾？”　　這巷道雖然有些幽靜，但周日下午依舊是人來人往，因為這小巷就是連接着一高和外面的商業街，而且比另外幾條馬路路程更近些，不少學生都在這裏出入，所以此刻不只是郭正陽在旁觀，或遠或近的地方還有七八道過路的男女學生在駐足觀看。　　而放到了五名高三生后，那一米七左右的青年才冷冷看向一些在不遠處觀看的學生，爆出一聲低斥，也直接嚇得不少人紛紛轉身。　　“草，你們他媽的是誰？敢打我，知不知道我是誰？”　　圍觀的紛紛轉身離去，躺在地上慘哼的老趙卻撐着身子想站起來，更是在過程中對着兩個青年怒罵。　　但罵聲一起，那個子較矮的青年就一腳踹在老趙肚子上，直接踹的他撞上後方院牆，又痛苦的捂着肚子蹲了下去。　　矮小青年才踏步走到牆邊，伸手搭在老趙脖子上，雖然兩人身高有些不和諧，老趙足有一米八多，那青年才一米七左右，但因為老趙捂着肚子彎着腰，所以矮小青年還是很輕易拐着老趙就走。　　看到這裏郭正陽才也失笑着搖搖頭，並沒有打算理會這檔子破事，畢竟在餐館里的時候，幾個喝高了的青年直接嚷嚷着他們的生活就是想打誰就打誰，想玩什麼就玩什麼，多瀟洒自在，他也只以為這是普通鬥毆而已。　　但就在郭正陽靠着路邊行走中，前方青年卻夾持着老趙低聲笑道，“小子，我知道你家裡有錢，你舅舅是延河縣城關派出所所長，你爸生意做得也不小，有幾千萬資產，不過你最好給我老實點，我知道你的底細還敢動你，你就應該明白，我根本不怕那些。”　　一番話，遠處的郭正陽也眉頭一挑，怪不得這老趙在餐館里時那麼囂張，原來家裡條件很不錯啊。　　但他依舊沒有理會，只是平靜向前踏步。　　“你到底是誰？想干什麼？”　　郭正陽行走中前方青年也狹着老趙越走越近，老趙更是捂着肚子慘哼。　　“你別管我是誰，我問你答，聽說你和谷芳走得很近？你喜歡她？因為喜歡她，所以你對谷芳的女兒也比對親妹妹還親，平時有誰敢惹小丫頭生氣，你就去揍誰，那前陣子那個小丫頭不上學回家后，有沒有和你說過什麼？”青年卻沒有理會老趙的慘哼，只是繼續冷笑着開口。　　一番話老趙倒也懵了，懵懵的看向青年，“媛媛？”　　“想起來就好，你最好把你知道的全部說出來，不然老子廢了你，事後大不了蹲幾年。”青年也再次冷笑，冷笑中又伸手在老趙肚子上來了一拳，“那個宋媛媛都和你說過什麼？”　　“什麼啊，我根本不知道她不上學啊，那陣子我一直在一高啊。”老趙卻是既痛苦又一臉迷茫。　　就是兩人的對話落入正走着的郭正陽耳中，卻讓郭正陽眉頭一皺，詫異的看了過去。　　宋媛媛？　　這兩個青年，竟然是為了宋媛媛找上老趙的？　　如果說只是一個宋媛媛的名字，郭正陽還不敢肯定這是不是自己知道的那個，但加上前陣子輟學這事一聯繫……　　郭正陽突然就想到了什麼。　　那夾着老趙脖子走着的瘦小青年說的媛媛，應該就是被某個姓賀的人渣侵犯了的小女孩，而對方說的谷芳，也應該就是那個宋媛媛的母親，老趙和那一家有關係？聽這瘦小青年說的，貌似這個叫老趙的高三生，還喜歡那個三十多歲的美熟母？　　對宋媛媛更是比親妹妹都親？　　而現在的老趙被打，也不是一般的街頭鬥毆，而是某個人渣背後的力量在追查兇手？　　想到這些，郭正陽也突然對這件事變得有些關注起來。　　雖然還是刻意避開了從他前方走來的幾人，但隨後郭正陽卻一直吊在幾人身後開始偷聽起來，畢竟那個賀老師是郭正陽殺的，雖然當時他下手時非常乾淨利索，應該沒有留下絲毫破綻，但這些追查者都追到延河縣了。　　追到了一高範圍，他的確也想多知道些情況。　　一直吊在前方几人身後數十米外，走的也比較隱蔽，但前方的大部分對話，還是被郭正陽一絲不差的聽進了耳中。　　“我真不知道啊，前陣子我一直在一高，根本不知道媛媛沒上學，怎麼了，她怎麼了？你們和她什麼關係？”　　“草，你是不見棺材不掉淚，小心老子捅了你。”　　“彪哥，看上去這小子真不知情？我們會不會找錯了方向了？”　　“干，有可能，看來這傢伙還真是什麼都不知道。”　　“那怎麼辦？他舅舅可是派出所所長啊，家裡也有錢，萬一真找咱們麻煩？”　　“怕個鳥，查錯就查錯唄，咱們是清源的，一個延河縣派出所所長有吊用？就算有用，大不了也就是蹲幾天，但如果咱們能找到兇手，那就發了，賀雲廣親自在道上發話，誰找到真兇，懸賞五千萬，還捧你做咱們清源的地下老大，妹的，別說他舅舅是派出所所長，就是縣委書記，只要是他做的，老子就敢捅他。”　　“是啊，老賀家開的條件太好了，殺人坐牢都值了，可惜咱們查來查去，都找不到線索。不過既然應該和這小子沒關係，那咱們怎麼辦？”　　“靠，白跑一趟，揍他，泄泄火。”　　……

# 第四十七章 瘋狂

　　“我草，你們查錯了還敢這麼揍我，給我等着……”　　片刻后，毗鄰大街的小巷路口，一道被打的鼻青臉腫的身影扶着牆壁支起身子，對着前方大街方向就破口大罵，罵咧咧中一牽動傷勢，直接就又疼的齜牙咧嘴。　　而他看去的方向卻根本沒有任何身影，因為動手的早就跑了。　　反而是在身影後方數十米外一家院落的大門屋檐下，正有一道身影皺着眉抽着煙，狠狠吸一口，臉上突然閃過一絲苦笑。　　這小巷已經不是老趙被劫持，直接通向一高的那條小巷了，而是這附近一帶另一條巷子。　　之前兩個劫持老趙的夾着老趙邊走邊問，到最後問來問去實在也感覺老趙不是他們要找的人，直接就把這傢伙按在地上好一頓暴揍，揍得那小子幾乎哭爹喊娘，而後兩個社會青年才揚長而去。　　而兩個青年的對話不只是郭正陽聽得幾乎一字不差，就是一直被夾着的老趙也聽到了一些，聽到對方查錯了人，要找的根本不是他，卻還對他下了這麼重的手，知道錯了以後還揍他，只是為了瀉火，這情況也讓老趙怒的滿肚子邪火。　　不過揍他的人都走了，老趙此刻卻也只能扶着牆低罵幾聲，才又踏步走向大街，他這被揍得鼻青臉腫一身傷，雖然是外傷，但也的確很疼，自然要去醫院看看。　　也是等老趙離開小巷，郭正陽才突然從屋檐下走出，看了無人的巷口一眼，眼中的表情，頗有些複雜。　　跟了一路，他也聽到了許多自己想知道的事。　　比如十多天前他襲殺賀明光時，做的的確是乾淨利索，不留一點痕迹，搞得十多天來哪怕清源市的賀家發動了無數力量，對外開出了驚人的許諾和懸賞，但在無數人嚴密查探下，依舊沒人發現絲毫線索。　　這，是好事。　　但郭正陽卻突然有些鬱悶。　　甚至有些不怎麼開心。　　只因為從那兩個青年對話里他也聽到了很多事，比如現在的清源市地下世界，幾乎瘋了。　　因為賀家對外開出的懸賞從最初一千萬人民幣賞金，慢慢漲到兩千萬，還包括賀亦仲的人情，再到三千萬，四千萬，以及現在的五千萬。　　不只是開出五千萬懸賞追查兇手，賀家更對外放話，只要誰找到兇手，混白的賀亦仲會捧他走到副處級，混黑的，賀亦仲捧對方做清源市地下老大。　　無比誘人的前景，外加五千萬的金錢誘惑，又有多少普通人能擋得住這些誘惑？如今清源市的混混，或者一些涉黑的底層人士幾乎全都瘋了。　　瘋魔一樣在整個清源尋找着一切蛛絲馬跡，同樣有不少人沿着賀明光臨死前的行蹤追查，剛才那個身子矮小但出手狠辣的彪哥，就是追查這條線的混混之一。　　用彪哥和那個彪哥跟班兩人的話說，老賀家如此懸賞，足以讓他們不惜冒着殺人坐牢的風險去追查。　　哪怕兩個人都知道，之前被他們暴揍一頓的老趙背景不錯，舅舅是派出所所長，還是城關派出所的，算是縣城裡一個體面人，外加親老子還是千萬富翁，這樣的家庭，平時那些混混遇到了怕不是得熱情的去巴結，可現在就因為老趙平時對宋媛媛很好，所以就有了一絲嫌疑，所以兩個清源市普通混混都敢把老趙揍得半死！　　這還是他們覺得老趙應該不是兇手，只是為自己白忙一場而覺得窩火，就敢下這種黑手。　　這是不是瘋了？　　但老賀家開出來的條件，的確值得任何一個混混瘋狂啊，不惜殺人坐牢的瘋狂。　　和五千萬以及地下世界老大的地位比起來，就是真的進牢里蹲一蹲，恐怕這些人也絲毫不怕。　　這，就是郭正陽鬱悶乃至開心不起來的原因。　　賀明光是他殺的，他做的乾淨利索沒留下一絲線索，但問題是因為他殺了賀明光，又有多少人被牽連進來，被幫老賀家做事的混混們欺壓打砸？　　老趙是他唯一見到的無辜受害者，但這裏畢竟是延河縣，根本不是那些混混們折騰的主戰場，清源市才是這些發瘋發狂的混混們下黑手的主戰場吧。　　那又有多少人被郭正陽痛快的襲殺而無辜牽連？　　想到這裏，他還真有些開心不起來。　　是啊，連老趙這種富二代背景的，都被發瘋的混混揍個半死，要是普通人呢？會不會更慘？　　“我擦，這事搞的。”怪怪的盯着巷口出神了片刻，郭正陽猛吸了一口煙，心下總覺得不對勁。　　他隱藏的很好很深，但就這麼讓大把普通人幫他買單，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吧？郭正陽不管是上一世還是這一世，都是殺人不眨眼的傢伙，說他冷血也很貼切，只是重生一個多月，就殺了四條人命，平時也照樣吃得香睡得甜。　　但現在突然得知可能有不少普通人被他牽連的有些慘，他心下也還是覺得怪怪的。　　那現在，怎麼辦？　　賀家的追查到現在還是沒有線索，他如果現在選擇轉身回學校，還是可以安安穩穩上學的。　　又抽了口煙，郭正陽才轉身就向學校方向走去。　　只不過等平靜的踏步中，快要到了一高校門口外，郭正陽才突然又頓住了身子。　　而後猶豫了片刻，還是踏步又走向了街頭。　　這一走，二十多分鐘后郭正陽就到了縣城一處高檔住宅小區附近。　　“還是先看看，看看情況到底是怎麼回事，上次那個宋媛媛的母親，是叫谷芳，他們家住在這裏？”　　不過郭正陽還在思索着，並沒有走進小區，就突然看到裏面有一輛警車駛了出來。　　小區里，同樣有一些看熱鬧的人跟着警車走出，邊走邊議論。　　“奇怪，宋明家最近怎麼了？前陣子他們家開的美容店被人砸了，今天家裡還遭賊。聽說谷芳這些天都躲回娘家了。”　　“是啊，普通遭賊也就算了，但這明顯不是一般的偷竊案，前幾天美容店剛被砸，砸店的人就被抓了，還在看守所蹲着呢，現在又遭賊，家裡面被翻得一團亂，東西丟的是不多，就是一些家電都被砸了，這是故意找事的啊。”　　“嘿，這你就不知道了吧，不只是宋明家，這幾天東邊一家快捷酒店也被人鬧了好幾次事，裏面好幾個服務生被打，我聽說，就是楊明紳開的洗浴中心都被人砸過，人是抓住了，但是抓了一批，還有人繼續來鬧事。”　　“嘶，不是吧？楊明紳？那可是咱們延河的名人啊，誰敢動楊家？”　　“鬼知道，這幾天是很亂，不過也就那幾個地方亂，其他地方也不見有事，太奇怪了。”　　……　　郭正陽原本還不知道該怎麼打探那個美少婦到底有沒有被牽連，但現在好了，根本不用去打探了。

# 第四十八章 這麼亂？沒人管？

　　“你們這幫天殺的，我們到底哪裡惹你們了？去婷婷的公司鬧事，害得她被老闆開除，還把鵬飛打的住院，我跟你們拼了……”　　“草，這個老傢伙怎麼辦？”　　“老頭老太的，算了。”　　“滾，再他媽唧唧歪歪，別看你們年紀大，老子照打，我們走！”　　……　　夜，再次落下帷幕，清源市街頭，輝煌的燈火照耀着大部分市區，點綴的陰沉夜空多出了無數精彩，不過在清源市某舊式小區內，一棟居民樓前卻圍聚了不少身影，都在樓道外一邊探頭探腦向內看，一邊竊竊私語。　　而樓道內的二樓方向，卻正有人邊哭邊罵，同樣有人火大的踹門等等。　　片刻后，自樓道里就快速走出三四道彪悍的身影，身影一出來，看到聚集在樓道外的人群，為首一人頓時凶光畢露，惡狠狠掃視一圈，圍觀者眾紛紛倉惶凝滯。　　“看什麼看？沒見過辦事？你們是不是想試試？”等那凶光畢露的人又惡狠狠低罵一聲，圍觀者們才紛紛退步，忙不迭躲閃，而那三四道身影則罵咧咧揚長而去。　　伴隨着那些人的走遠，樓到深處的哭喊聲卻越來越大。　　哭的不少圍觀者都紛紛不忍的搖頭低嘆。　　“哎，老張家最近這是怎麼了？聽說女兒女婿一直被人找事。”　　“是啊，他女兒原本在一家大公司上班，還是部門主管，女婿聽說還是公務員呢，多讓人羡慕的一家，結果現在好了，女兒因為一直有人去公司鬧事，工作都被辭了，後來他女婿站出來，卻被人揍得住了院。”　　“公務員都敢打？”　　“切，那幫人就是瘋子，打老張家女婿的早被抓了，但抓了一批又有新的冒出來，這些根本就是不怕被抓的，這不今天又來老張家翻東西，人在家，都強行闖進去了。”　　“嘶，這，這到底回事？”　　“你沒聽說么？咱們清源首富賀家的少爺被殺了，首富放話了，誰抓到兇手賞金五千萬，混白的捧他到副處級，混黑的捧他做地下老大，這麼大的誘惑，那些每天為了幾百塊小錢着急的混混，誰擋得住誘惑？真要能有機會找到真兇，能有機會領賀家的賞，坐牢都有的是人願意干，去牢里混幾年出來，身價幾千萬，還能當老大，在市裡呼風喚雨，誰不願意？”　　“不是吧，這麼誇張？五千萬啊，一輩子沒見過那麼多錢，不過，不過這和老張家有什麼關係？”　　“嘿，這你就不知道了吧，賀家那個少爺可是個人渣，聽說被殺應該是仇殺，結果以前他造了太多孽，和他有仇太多了，現在咱們清源好幾十家，天天都被一幫混混打砸鬧事。”　　“這麼多？這麼亂？沒人管？”　　“你傻了吧，咱們清源多少人口？上百萬人，只有幾十家被人鬧事，算是大事么？而且鬧了事，人家還讓你抓，讓警察局破案，……”　　……　　哭聲，議論聲，在昏暗的路燈下齊齊泛揚，一句句落入人群外圍一道隱藏在邊角陰影中的身影耳中，聽得那身影只是默默抽煙，抽完一根煙后，身影才悄然離去。　　“我自問算不上什麼好人，不過一人做事一人當，連累這麼多無辜人，這些人還本來就是賀明光手下的受害者，很多人好不容易才在多年後撫平創傷，現在又被揭開傷疤，丟工作，家裡被打砸，親人被毆打，這老賀家還真夠無恥的。”　　行走中，身影的步伐一開始還有些緩慢，但走出去幾步后，走着走着就變得堅定而有力，半遮掩在夜幕下的眸子也散發出一層寒光。　　是啊，郭正陽自問不管是上輩子還是這輩子，他都和好人的定義差了十萬八千里。　　但他也算是個堂堂男兒，行得正走得直，這兩輩子不管殺多少人都問心無愧，現在沒道理自己造的孽，讓一幫無辜的老弱婦孺幫他來抗不是？　　如果不是下午偶然看到那個同校的老趙被打，他還真不知道那個賀家如此瘋狂，找不到他，就對這麼多無辜的老弱婦孺下手！　　雖然這些動手的，並不是賀家派出來的人，而是被賀家懸賞刺激的有些瘋魔的混混們，但賀家能不知道這些混混們的所作所為？更別提現在這些受創的，還本就是以前被賀家糟蹋過的。　　下午在延河縣某小區看了一幕後，郭正陽就打車來了清源繼續觀看情況，雖然他到了清源后根本毫無頭緒，不知道該去哪裡查探自己想看的東西，但這問題卻被他靠着過人的耳力和聽力很快就找到了方向。　　此刻的清源，大街小巷上到處都有游弋着探查線索的人，那些人里有一大半都不是什麼好鳥，郭正陽只要隔着幾十米，聽聽那些人的對話，就能大致知道這些人去過哪裡，或者準備去哪裡。　　然後隨意跟蹤了幾波混混，他看到的就全是賀家以前的受害者再次被壓迫欺辱的一幕幕。　　比如現在這一家，那個叫什麼婷婷的，是賀明光以前的高中同學，高中時被賀明光強行羞辱，家裡不服告發，但後來卻迫於各種壓力自己去撤案，現在事情已經過了十年左右，那個婷婷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但，因為她和賀明光以前有仇，丈夫還是個公務員，小有身份，所以不斷有人去她上班的地方鬧事，再然後丈夫出來維護妻子，還被毆打的住院。　　打人的很快就被抓了，但卻又有新的鬧事者不斷湧現。　　而這個婷婷，也只是如今被賀家懸賞刺激的有些瘋魔的混混們欺壓的其中一個目標而已，除了她，在整個清源市，還有好幾十個這樣的人或者家庭。　　雖然這樣的鬧事看上去讓整個城市有些亂，但有句話說怎麼說呢？清源上百萬人口，幾十個家庭被鬧事尋仇，放在整個城市裡根本就是大海中的一朵小浪花，根本毫不起眼，而且鬧事的還不斷被抓。　　所以即便這情況有些亂，也還沒有鬧到天怒人怨，還能輕易被賀家擺平。　　郭正陽跟蹤了幾個小時，聽到了太多太多被鬧事處左鄰右里的議論言談，也聽到了太多鬧事的混混們之間的言語。　　這樣的事最初讓他覺得怪怪的，但現在，卻讓他殺機四射。　　他不是好人，但也沒有淪落到讓一幫老弱婦孺幫他背債的地步。　　“賀家，原本只殺一個賀明光就夠了，但現在想讓這亂局平息，怕不是要大殺開戒了。”該是自己的責任，郭正陽從來不會退縮和推卸。　　平平穩穩踏步中，他心下的念頭卻前所未有的堅定。

# 第四十九章 道歉都不需要

　　“賀總，我只是一時糊塗，之前真不知道那是您的女人，如果知道，借我十個膽子我也不敢動啊……求求你放過我吧。”　　……　　依舊是夜，陰沉的夜色下，清源市一處偏僻地帶，一名男子跪在地上對着身前不斷磕頭求饒，而男子跪去的方向，站着的正是清源市的首富賀雲廣。　　看着男子苦苦的哀求，賀雲廣卻是一臉的厭惡和噁心，猛地一撇嘴，在他身側一名男子就踏步上前，掏出一把裝了消聲器的槍支對準男子腦門，啪的一聲，正惶恐哀求的男子直接就倒在了地上。　　看到這一幕，賀雲廣才轉身走向後方的車子。　　行走中同樣有兩名步履輕盈的男子快速跟上，而在後方，自然也有其他人幫忙處理屍體。　　“媽的，就這種人渣也敢給我戴綠帽子，天天在家被老爺子罵，已經夠讓人火大了，那個賤女人還敢給我戴綠帽子，操。把那個賤女人給我安排到監獄里去，多花點錢無所謂！”　　車子緩緩啟動之後，直接就平緩的開向賀宅方向，而坐在後座的賀雲廣則是陰着臉破口大罵。　　這陣子他的確已經夠煩了，煩的本就想殺人，因為已經快半個月了，殺他那個死鬼弟弟的兇手還沒抓到。　　所以這半個月，他每天在家都要承受着家裡老爺子的怒火，天天被訓的跟狗一樣。　　這也就算了，等他今天突然興起，準備去找自己包養的一個女人泄泄火時，卻突然來了一出捉姦在床的好戲，那個被他包養的賤女人竟然勾搭小白臉。　　而這個小白臉的底細也不過是市裡一個混吃混喝，經常出沒於酒吧之類場所勾引寂寞女性的賤種而已。　　就這麼一個小痞子，竟然都敢給他戴綠帽子，這種事也實在讓賀雲廣火大的厲害。這陣子本就窩囊的想殺人，還有這麼不開眼的東西搞出這麼噁心的事噁心他，他肺都快氣炸了。　　“明峰，還沒消息？”　　“沒。”等賀雲廣低罵之後，又抬頭向前問了一聲，正在開車的一名男子才馬上恭敬的回答。　　一句話又氣的賀雲廣破口大罵，看來今天回家又得被老爺子訓的跟狗似的了。　　不過再生氣也於事無補，賀雲廣也只能坐在車廂里生悶氣。　　“對了，廣哥，今天市局那邊傳話來，讓咱們收斂一點，雖然這陣子打雜鬧事的混混被抓了不少，但幾十家人，……”　　就在賀雲廣生悶氣時，前面的明峰又小心翼翼回頭。　　賀雲廣則猛地一愣，而後煩躁的扯開領帶不屑的低罵，“狗屁，還不是想多要點錢，市局那位就是喂不飽的白眼狼，不用搭理他，該怎麼做就怎麼做，有些人真的會隱藏的很深，這個兇手就是，說不定還真是哪一家裡某個人乾的，給我繼續逼，讓那些打砸的動手狠一點，真不行就打殘幾個，哪怕搞出人命我們也能幫他們搞成誤殺，不逼的狠一點，那藏起來的傢伙根本不會露面。”　　事情剛發生不久的那幾天，賀雲廣已經對所有嫌疑目標排查了一遍，當時他也覺得市裡的那些目標可能性不大，重點都放在了移民國外，或者移居南方某省的幾家了，因為那幾家有錢，而市裡的眾多目標卻基本都是窮酸，像樣的殺手都請不起。　　只是誰也沒料到就在一周前，有一家人正在被混混挑釁時，原本一個看上去很普通的傢伙，竟突然凶性大發，搞殘了兩個混混，然後直接跑路了。　　結果等他們一查，廢了很大力氣才知道那個看上去很普通的傢伙，普通的平時就只是在外面擺個地攤賣早點而已，可原來他在外省也背的有命案。　　只是回來后他一直偽裝的很好，才根本沒被人發現。　　這件事也的確讓賀雲廣大受觸動，是啊，雖然猛一看去市裡那些目標都是乾乾凈凈的老實人，錢都沒幾個，但只要是人，怕不是都有自己不為人知的秘密，那幾十家老實人里，未必就沒有那種隱藏的很深的傢伙，平時一直一副老好人的養子，發起很來卻能幹凈利索的捅死人就跑。　　所以這陣子，清源市那麼多針對普通家庭的打砸事件，賀家不止是知道，而是還是授了意讓混混大力去做的。　　真要不是那些人做的，也就是打錯了砸錯了而已，道歉都不需要。　　可如果真有誰隱藏的很深，那你不逼的狠一點，說不定就永遠錯過了，永遠也查不出來了。　　一聲令下，前方的男子也再次急忙應聲。　　而後車廂里也恢復了一陣沉默。　　就是走着走着，正煩躁的抽出一根大雪茄點上，才抽了一口的賀雲廣突然就身子一顫，手中的雪茄直接掉落，更伸手就捂向自己咽喉。　　“廣哥？”　　“該死，有殺手！”　　……　　等賀雲廣捂着咽喉掙扎，咽喉處更是向外快速淌血時，車廂里的幾道身影才紛紛大驚，大驚中開車的人直接加快了車速，更在路上走起了S型路線，而其他幾人有的是急忙查看賀雲廣的傷勢，有的直接就掏出了槍戒備看向車外。　　幾乎所有人，眼中都是充滿了震怒以及難掩的惶恐。　　說的也是，自從賀明光被殺后，賀家的確做了很多事，也防着真的激怒那個兇手后，有人跑出來對賀雲廣下手，所以賀雲廣平時出入都帶了不少保鏢，這些保鏢更都是被賀老爺子收下的徒弟，絕不是外面一般的保鏢。　　可就算這樣，竟然……　　“咽喉被貫穿，怕不是活不成了。該死，……”幾個呼吸后，正查看賀雲廣傷勢的男子直接驚怒的開口大罵。　　一句話，車廂內才猛地陷入一片死寂，如果賀雲廣活不成了，那他們？　　但就在這時，車廂左側一名拿着槍戒備的男子猛地一閃身，一道利刃才擦着男子肩頭劃過，血水濺射中，那男子也咬牙對着車廂外就扣動了扳機。　　“噗噗噗～”　　其他幾人反應同樣不慢，只要是拿着槍的，都是快速朝着那男子對準的方向扣下扳機，車子也猛地在附近停了下來，另一側還有人快速開門下車，從兩側藉著車子的掩護夾擊包抄。　　賀雲廣剛被襲擊，他們只想快速開着車先逃出去，送賀雲廣去醫院，但突然發現賀雲廣可能活不下去了，咽喉都被洞穿還怎麼活？那這些人也都知道，就算他們把賀雲廣送到醫院，等着他們的恐怕也是死路一條，既然如此，還不如拼一把，如果能把兇手擊斃，他們才可能有活路。　　就是當有人接着車身掩護，向一側林蔭中開槍時，又一道利刃突然就穿破虛空，直刺而下，直接刺得車頭方向一個剛抬頭準備開槍的人，噗的一聲手一揚，放了下空槍，就捂着咽喉倒了下去。

# 第五十章 刺殺

　　修士，如果不是體修而只是靈修的話，雖然在聚靈初期后肉身要遠比普通人強大的多，但正常的靈修在手腳上也根本沒什麼利索的手段，就是只有蠻力和強健的體魄，哪怕能輕鬆打翻十幾個普通人，但如果讓一個正常的聚靈初期靈修去面對拿着槍支的世俗練家子，怕不是也會輕易被打成馬蜂窩，更別提在槍林彈雨中一邊躲避着子彈一邊反擊了。　　因為靈修注重的是靈海的拓展以及靈識的運用，主要是用靈識操控靈器、法寶，意念一動，百里之外取人首級。　　那才是靈修。　　正常的靈修，也根本不會去用肉身和人戰鬥，而聚靈初期時靈修也就是沒有爪牙的老虎，最多力氣大點，速度快點，能更強的忍耐飢餓苦寒等環境。　　像是郭正陽這種在黑暗的環境下，甩出一把刀子就能準確命中十多米外的目標要害一擊斃命，這的確和正常靈修截然不同。　　不過這也沒辦法，正常的靈修基本都是在靈域中，聚靈初期對他們來說只是一個過渡，時間也不長，誰困個一兩年已經是爛到渣的修鍊資質，基本代表着沒啥前途，正常修士渡過這個階段，基本都是一年半載水準。　　而打造修鍊基礎的過渡期，靈修們基本也都是閉門不出一直修鍊，等過了初期以後，有了靈海靈識，才能大放異彩，根本沒人會去用肉身和人戰鬥。　　因為靈修肉身也就那麼強，比普通人是強，但那種強度別說和體修比，普通人隨便拿把鋒利的刀子一樣能刺死你，所以不管你再訓練，訓練的再熟悉，隨便一個聚靈中期靈修用靈識操控着一件靈器就可以在百米外輕鬆斬殺你，你近身都近不了，那誰還會浪費時間去鍛煉肉身的戰鬥力？　　但郭正陽卻不是正常的靈修，因為上一世，他從踏入修鍊門檻到抵達聚靈初期巔峰，足足用了四年，瓶頸卡了一年，這些時間他一直都在世俗，只有強大的體魄可以運用，而那些年時間里他也只是和普通人一樣生活，也遇到過不少事，所以就對自身的力量多加訓練，練習，也多有靠着肉身和人衝突的經驗，對於肉身的掌控也要遠超一般靈修。　　哪怕他對自己肉身的掌握和訓練等後來進入了靈域，根本沒起一點用，也幾乎再沒使用過，但重生之後這些曾經的訓練和對肉身的掌控，卻幫了他大忙。　　就比如他以前在楊家，隔着好幾米甩出一把飛刀，直接割破楊明紳手腕血管，割得不多不少，能讓對方快速失血，卻不至於直接斬斷手腕，分寸拿捏的恰到好處，又或者剛才他在跟蹤着賀雲廣的車子，車子高速移動中他卻能甩出一把飛刀，一擊貫穿車廂鐵皮，再準確命中賀雲廣的咽喉，靠的都是上一世在世俗那些年鍛煉出來的準頭，當然，這也多虧了他當初拿那個歪葫蘆做實驗時，給自己催生了不少削鐵如泥的利器，如果不是那些削鐵如泥的利器，他準頭再好，也不足以做到從車外刺破車廂再貫穿目標咽喉。　　就靠着飛刀刺殺，郭正陽在短短几分鐘內斬殺兩人，不遠處馬路上也隨着第二人的死亡，馬上又泛起一聲聲驚怒不已的咆哮。　　那輛車子里最初也只是坐了四個人而已，這麼快就有兩人死在刀下，可想而知剩下的人又會是什麼反應了。　　“噗噗噗～”　　子彈出膛的聲音不斷在不遠處泛起，同時還有人在焦急慌亂的撥打着電話報信，郭正陽則只是冷靜躲在一顆大樹后，讓自己的身影完美的遮掩在夜幕中。　　直到他聽得外面的射擊聲突然中止，跟着還有彈夾退膛聲響起時，郭正陽才又一閃身，閃身中快速鎖定目標，右手一甩，一把削鐵如泥的刀子再次脫手而出，噗的一聲刺入車廂，但這一次，卻又失敗了……　　坐在車廂里換彈夾的身影在刀子刺破鐵皮時，猛地就反應過來一閃身翻到了車子後排，壓在賀雲廣屍體上。　　而躲在車體外的另一人則是抬手就對着郭正陽又射來幾槍。　　郭正陽卻身子向前一撲，一個翻滾不止躲過了空中的子彈，更直接衝刺到車子后，伸手一拉車門，車門大開中，後排壓着賀雲廣的屍體剛裝上子彈的男子也大驚着抬手，只不過在車廂里他的速度卻受到空間限制，這速度比起郭正陽還是遠有不及。　　噗～　　又一擊飛刀甩出，男子直接也身子一顫躺了下去，哪怕躺下的過程中手中槍支也扣了下來，可郭正陽卻也早已閃開，靠在了前車門處。　　“還有一個。”　　而到現在，原本一車四人也只剩下最後一個還在車體另一側，和郭正陽之間就隔了一輛車身的寬度。　　郭正陽都能清晰聽到對方急促而慌亂的呼吸聲，以及略帶着哆嗦的彈夾退膛聲。　　好機會！　　眼前猛地一亮，郭正陽身子一彈就沖了出去，繞過車體衝到車頭另一側，在身子出車頭之前，又甩手刺出一把飛刀，還正在換子彈的男子倒也反應不慢，一個懶驢打滾就躲了過去，就是他身子剛剛滾出去，又一刀直接刺破虛空，噗的一聲刺入他后心，更從胸前貫穿而出。　　那最後的男子也在滾動中身子一軟，噗的一下趴在了地上。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猛地舒了一口氣，在車頭前方站直了身子。　　而站直身子的郭正陽，此刻全身都包裹在層層掩護下，頭上一頂黑色太陽帽，帽檐壓得很低，下面還有一個口罩遮掩着面容。　　就連雙手也都帶着一層層薄如蟬翼的手套。　　他其實也沒想到，自己在下定主意把事情扛上肩頭后，最先遇到的會是賀雲廣。　　他最初想斬殺賀家眾人，免得他們再去迫害那些無辜的普通家庭，其實是想潛入賀家斬草除根的，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賀家地址在哪，也不敢隨便打聽，免得被人懷疑，然後他就隨意走在街頭不斷選擇混混群體偷聽對方的談話，想找到線索。　　好在這些混混們，不管是在辦事的，還是吃飯喝酒什麼的，所聊的事情八成都和賀家有關，畢竟這陣子讓他們瘋魔的就是賀家的懸賞，那聚在一起不談這個談什麼？　　不過郭正陽還是聽了好幾十波混混們的閑談，才僥倖從一波正在吃飯的混混口中聽到了有用的信息，那波吃飯喝酒的，就是在飯店大肆說著如果他們能找到真兇拿到懸賞，以後該怎麼怎麼風光，再然後有人說不管多風光，其實也就是賀家一條狗，又有人說能那麼風光的話，做狗也值了，像是賀少那些人，玩明星包二奶，個個頂級美女，多饞人什麼的，最後就又有人說之前還看到賀少的車子去了某某小區，估計在裏面就養的有女人，就是不知道是什麼水準的。　　等郭正陽也趕到那個小區時，卻也很快見到賀雲廣的車子從小區內開出來，不過卻不是賀雲廣一個，而是兩輛車，好多人。他又跟着賀雲廣出來轉一圈，卻沒想到對方竟會是拉了一個給他戴綠帽子的小白臉到市郊外處決。　　因為這位賀大少也是在干殺人的勾當，所以下手的地點也很偏僻，僻靜的車燈熄滅之後，這條路上就只能看到月光星光而已，要不然他也不會選擇在這地方下手。　　“算算時間，賀亦仲也該知道消息了，他是會自己來，還是報警？他是個高手，自己來的可能性比較大，而且老傢伙恐怕還想着親手殺我，不會報警吧？那我就在這裏等着他。”掃了眼現場，郭正陽很快就動身開始拾取之前射出去的飛刀，心下也在盤算着什麼。　　他最初是想潛入賀家殺人，但遇到這些事，卻反而是好事。　　在這荒天野地里的刺殺，比真的潛入賀宅安全多了，畢竟現代社會，任何一個好一點的別墅，裏面以及附近都可能有監控設施，沒有靈識不能靠着靈器在數裡外取人首級，郭正陽要殺人就會有很大風險被監控拍下影像，所以如果等下賀亦仲會趕過來的話，在這裏襲殺，絕對要比潛入賀宅安全太多了。　　這也是為什麼之前在刺殺時，郭正陽聽到有人打電話報信，卻只是靜靜等着對方通話，根本沒有絲毫阻止的動作。

# 第五十一章 最後一個

　　“嗡～”　　驚人的發動機聲響在黑暗中由遠及近，彷彿一條正在咆哮的惡龍，清源市郊外，等一輛奔馳快速沿着一條大路急行十數里，在一條僻靜的路口拐下，駛入慌亂的林蔭道中，隨後只是過了十多分鐘，車子就猛地停在了另一輛亮着車燈的寶馬前方。　　一老一青兩道身影也急急下車，風一樣敢向寶馬附近。　　“明峰，雲廣……啪！！”　　真的趕過去后，老者也只是看了幾眼，就暴起一聲怒斥，更是伸手拍在寶馬車前蓋，一掌拍的那車蓋都深深凹了下去。　　“師傅，廣哥他們四個全是被冷兵器刺穿要害，這個兇手好恐怖，明峰他們全部拿了槍，還開了不少槍，以他們的身手，……”老者暴怒中青年也深深吸了一口氣，眼中有着難言的惶恐。　　死在車裡車外的四人全是被冷兵器刺破要害身亡，但這四個人除了賀雲廣之外，其他三個都也是好手了，平時空手對付七八個青壯都是小兒科，這樣的人拿着槍，看情況都還開了不少槍，畢竟有的人是臨死前還在換彈夾，這開的槍能少么？　　但就是這樣的好手，卻被人用冷兵器一一斬殺？這樣的刺殺者，絕對是超級高手啊。　　“是他，肯定是他！！”在青年驚呼中，賀亦仲也猛地看向左右陰沉的林木，眼中的怒意也幾乎要把眼眉都點燃。雖然這句話說的沒頭沒尾，不過青年還是聽得很明白，是他，這個下手的絕對就是襲殺賀明光的那個。　　也就在青年附和着點頭時，正在觀看左右林木的賀亦仲才突然一甩手，自手心裏飛出一道寒光，直接刺向一側林木陰影。　　利刃出手那一刻，賀亦仲的身子也直接撲了出去。　　青年這才大驚，難道那個兇手殺人後還沒走？大驚中青年也翻身掏出一把手槍，戒備的看向賀亦仲方向，只不過就在他戒備中卻又身子一綳，閃身躲向身側。　　但可惜的是這躲閃已經有些晚了，一道利刃從他後方切割而過，切着脖頸大動脈飛掠直下，青年的慘叫也隨之揚起。　　而撲出去的賀亦仲同樣急忙轉身，一眼之下又看的目眥欲裂，因為就在兩輛車車燈的餘光下，和他一起過來的青年已經落入一道帶着太陽帽，遮掩着口罩的男子手中，在青年還掙扎時，那男子右手直接在青年吼間一劃，青年也徹底癱軟了下去。　　“小賊，我和你拼了！！”　　目眥欲裂中賀亦仲怒喝一聲，又轉身就撲了過來，手中拿着的一樣並不是槍支，而只是一把寒光閃爍的刀子。　　看得出來這位身手高強的老首富，也更習慣用冷兵器。　　而他撲擊的速度同樣很快，鬼魅一樣的身子直撲而下，速度快的都讓郭正陽有些驚駭，用手一推把懷裡的青年推出去，郭正陽也貼着青年的身子就欺了上去，手中匕首也對着賀亦仲腰間就刺了下去。　　就是在穿刺中賀亦仲身子一晃，以很詭異的步伐突然繞到郭正陽身後，手中短刀也帶出一片殘影，反撩而上。　　郭正陽躲都有些躲不及，剛有動作就感覺肋下一疼，不過疼了一下，他卻大喜。　　大喜中身子一晃直接撞向賀亦仲懷裡，賀亦仲卻大驚失色，“怎麼可能？”　　是啊，他手中刀子刺在郭正陽身上，竟然刺不破那衣衫。　　不過這時候他也沒太多時間去思索這個了，身子一個虛晃，原本已經靠着他貼來的郭正陽又一次貼空，踉蹌到了幾步外。　　“你小小年紀，不可能刀槍不入，身上有寶衣？！”賀亦仲這次卻沒有在急着出手，而是驚怒交加的看向郭正陽。雖然郭正陽全身幾乎都武裝的密不透風，但眼眉額頭卻是顯露在外，還是很容易被他看到這是一個年輕人。　　怒喝中幾步外站穩身子的郭正陽卻也大感慶幸，他的確沒想到賀亦仲身手這麼好，好的都要比他更強。　　不過幸虧早知道這次可能遇到危險，所以郭正陽身上足足穿了四件背心，兩件襯衣。　　這六件衣服也都是經過歪葫蘆吞食的，因為被那東西吞過的東西都會變薄，正常外套被吞一次，薄的就像襯衣，正常背心襯衣被吞一次，薄的就像是輕紗，穿六七件在身也不會有絲毫厚重感。　　而被歪葫蘆吞食的衣服普通人全力拿着刀子去刺都刺不破，所以哪怕賀亦仲不是普通人，但他手裡的短刀估計也不是神兵利器，至少還沒能力一次刺穿他六件寶衣的防護。　　要不是有寶衣，郭正陽說不定還真會載在這老傢伙手裡。不過讓郭正陽意外的是，老傢伙身手雖然很強大，但他也並沒有從對方身上感應到靈氣波動。　　他不是修士？　　不是修士竟然這麼強……　　出現后第一時間爆發的劇烈衝突，差點都讓郭正陽挂彩。　　思緒翻飛中，郭正陽突然就又合身撲了上去，這一次埋伏本就是要斬殺賀家最後一個高手，那既然目標出現，雙方也根本不需要多說什麼廢話。　　“就算你有寶衣，但自己水平不夠，還是不夠看！小子，我一定要你死無葬身之地！”郭正陽合身撲來，賀亦仲卻也在閃身躲開這一撲后大怒着出手。　　又是靠着那種奇妙的步伐鬼魅般閃身到郭正陽身後，賀亦仲這一刀，直刺郭正陽後腦。　　不過郭正陽卻並沒有躲，而是身子一矮，左手向後一揚，啪的就在短刀刺在他太陽帽上時，用左手抓住了刀刃。　　而後任由賀亦仲發力，郭正陽的左手就是穩穩抓着刀刃一動不動，只論力氣，他並不比賀亦仲低，兩人所差更多的是戰鬥技巧。　　左手抓着短刀，郭正陽才一翻身，右手中匕首對着賀亦仲肚腹就捅了下去，同一時間，賀亦仲也大驚着鬆開短刀向後急退，就是郭正陽突然改捅為甩，手中匕首直接就飛脫出去，在賀亦仲又大驚着躲閃時，郭正陽左手奪來的短兵也甩了出去。　　這一次，賀亦仲又勉力躲了過去。　　但郭正陽第三記飛刀卻又直刺而下。　　那邊賀亦仲接連兩次躲閃，舊力已消新力為生，雖然還在強行扭着身子躲開，但還是被飛刀一擊刺在肩頭。　　等賀亦仲身子一晃，步伐混亂時，郭正陽才又揚手甩出去一道刀影。　　“噗噗噗～”　　一記記飛刀脫手而出，哪怕賀亦仲已經全力躲避，但還是在倉促間又被兩把利刃貫穿身軀。　　前後總共中了三刀，一刀被貫穿肩頭，另外一刀貫穿小腹，第三刀直接順着賀亦仲左胸而過，三刀之後，這身手極強的老首富，直接就轟的一聲倒了下去。　　而郭正陽卻伸手摸向後腦，那裡，太陽帽都已經被刺破，要不是他這太陽帽都是都歪葫蘆吞過的，經過改造后都能扛得住普通人拿着冷兵器全力去刺，那也沒辦法爭取那一線時機，讓他抓住賀亦仲的兵器。而如果不是一身寶貝，左手還刀槍不入，能抓着利刃而絲毫無損，那郭正陽和賀亦仲之間，誰生誰死恐怕還真不一定。

# 第五十二章 出大事了

　　“還真不能隨便小看了誰，賀亦仲這老傢伙明明不是修士，身手卻這麼好，如果不是來之前多穿了幾件寶衣，一上來我就挂彩了，而如果不是寶衣讓賀亦仲忌憚，讓他下手時可選取的目標不多，我恐怕也很難抓住機會拿捏他的兵器。”　　賀亦仲已經徹底倒了下去，身中三刀，其中一刀還是被貫穿心臟要害，的確死的不能再死了，不過摸了下後腦后，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慶幸。　　是啊，如果不是他在斬殺某個劫匪后，搶來了對方那逆天機緣，讓自己有了一個可以隨便製造寶貝的超級寶貝，那就算以他的身手遇到這老傢伙，怕不是也會凶多吉少。　　但現在因為他一身寶衣護身，帽子都算刀槍不入的小寶物，把老傢伙逼的對他下手都沒幾處目標可以選擇，他想抓機會恐怕都抓不到。　　當然，這也多虧他的左手被罪孽鍛煉的更加堅韌，比一般的寶衣都堅韌，不然直接去抓兵刃，還要用大力氣制止老傢伙的穿刺，一樣會讓自己傷痕累累的。　　慶幸之後郭正陽又大眼一掃一地的屍體，眼中猛地閃過一絲狡黠。　　之前他是躲在馬路西方，而賀亦仲出現后，看了現場幾眼，卻對着馬路東側撲殺，讓他抓住機會幹掉那個持槍的青年，其實這也只是中了郭正陽一個小小計謀。　　因為在那邊開着奔馳還沒抵達現場時，郭正陽就遠遠看到了車燈，而後大致估算了一下，拿出手機設置了一個鬧鐘，鬧鐘還是調的震動，然後他才把手機放在路東邊林木后，自己則屏住呼吸壓抑着心跳躲在了路西。　　這種匿藏手段他也極為精通的，要不然也不會騙過賀亦仲。　　而這個小手段現在看來也很關鍵，否則那個持槍的青年在一旁幫賀亦仲掠陣，他恐怕也沒時間接連對賀亦仲射出五把飛刀。　　一個小小的手段加上幾次出其不意，郭正陽硬是在短短一兩分鐘內把一個戰鬥經驗手段比他都要強些的對手斬殺，自己則只是腰間和後腦挨了一下，因為有寶衣護體，肌膚都沒被刺破，這樣的戰果的確讓他極為滿意。　　大為滿意中，郭正陽也快速衝進了馬路東側的林間，而後從樹下抓起手機，又在現場搜颳了一下自己射出去的飛刀，才邁步向黑暗中奔走而去。　　賀家，打探來的消息就是賀亦仲一個老傢伙坐鎮，下面兩個兒子。　　其中賀明光早就被郭正陽斬殺，而且賀明光根本沒有子嗣，賀雲廣倒是結了婚生了子，不過賀雲廣的老婆孩子似乎只是普通人，普通的婦孺，估計也沒能力以及膽量再去發動懸賞迫害那些無辜人，那郭正陽倒也懶得殺了。　　這一行，也算是功德圓滿了。　　而等郭正陽離開后，又只是過了十多分鐘，另一輛車子就從更遠處的黑暗中駛來，這輛車子里卻是之前在廢棄廠房方向幫賀雲廣處理某個小白臉屍體的人，等車子駛到寶馬奔馳近處，車上的兩個人疑惑下車后，也不過幾分鐘，兩個人就紛紛滿臉凄白的快速上車，發動車子狼狽逃竄而出。　　那奔逃車速，簡直要比F1賽車還要誇張。　　等這輛車子消失后，僻靜的馬路也徹底陷入了幽靜死寂的氛圍下，直到第二天有人從附近馬路上經過，才似乎發現了什麼不妥，趕到近處一看，就一邊尖叫一邊逃。　　又是半個小時后。　　一輛輛呼嘯的警車才從市區方向疾馳而來。　　“嘶……”　　“這是賀亦仲？賀雲廣？？……出大事了。”　　……　　的確是出大事了。　　名震清源的賀家，震族老爺子賀亦仲是什麼人？普通人可能只是知道這是一個把賀家變成首富家族的牛人，但一些不普通的人卻知道這位老爺子絕對是高手，而且在清源有着驚人的威懾力，就算老爺子說要讓清源地下世界的老大馬上下台滾蛋，恐怕那位老大也是屁都不敢放，只會收拾家當走人而已。　　而在白面上老爺子似乎也交遊廣闊，不止和市裡幾位主要領導相交莫逆，聽說省里的領導一樣有熟人。　　這麼一個黑白通吃的大鱷，竟然就這麼死了！！　　這件事，在被警察發現之後的短短時間里，就像是颶風一樣席捲了整個清源市，震得整個清源都像是突然凝滯了下來一樣。　　原本無數遊走在街頭幫忙着追查賀明光凶殺案線索的人，突然間就齊齊失聲，彷彿全都找個地縫鑽了起來一樣，再也見不到任何身影。　　不知詳情的，只是被賀亦仲賀雲廣的被殺而驚得急忙停止原本的行動，龜縮着四處打探消息，而已經打探來一些消息的，更是驚得恨不得插個翅膀馬上飛離清源市。　　因為賀亦仲之死，真的太恐怖了。　　這不是因為有人能殺賀亦仲而恐怖，而是賀亦仲是高手啊，很強大很強大的高手，這樣的高手身邊還一樣死了五個人，拋開賀雲廣不提，其他四個死者也全是賀亦仲的徒弟，那種隨便都能空手打趴七八個青壯的高手，而且這四個人還都帶了槍，聽說兇案現場退下來的彈夾都有好幾個，打空了幾個彈夾啊。　　那種高手都打空了彈夾，還包括有賀亦仲這老變態，這麼強力的一伙人，就這麼全部被殺了。　　還全是死於冷兵器暗殺！！！　　殺掉這些人的，用的是冷兵器啊，在高手們的槍林彈雨中干翻了整個賀家？而且除了賀亦仲之外，其他所有死者幾乎都是一刀斃命？？　　這得是什麼樣的人，才能在槍林彈雨中幾乎把所有高手都一刀斃命？　　能做出這種事的人，身手又得誇張到什麼程度？不只是身手誇張，更誇張的是任由市裡的警察把兇案現場翻了幾百遍，除了找到幾個陌生的腳印之外，再沒有發現絲毫有用的信息，就是腳印，其實也沒啥用，畢竟在他們抵達現場時，那些人都死了很久，當地的腳印本來就不少……　　這麼殘暴的兇殺，這麼老練而又成熟的做事手法，又如何不讓人驚恐？　　不知不覺的，在整個清源市就有無數人只要一想起誰，就會猛地一打哆嗦，忍不住的縮縮脖子慌里慌張看向左右，一臉的凄白和惶恐。　　那個下手的究竟是誰，沒有人知道，但怕不是所有人也都知道，這應該就是斬殺賀明光的那個，因為兩次兇案手段太相似了，所有死者都是死於冷兵器，兇手更是老練狡詐的都不留下絲毫線索。　　所以就算沒人知道那個神秘人是誰，但那個傢伙的冷血殘暴，卻足以讓所有人心底發寒，誰讓這陣子有太多人因為老賀家的懸賞而四處追查那個神秘人的底細？　　現在好了，懸賞沒拿到，無數人把市區翻了幾遍沒發現一點線索，反而發布懸賞的大佬全被被斬殺？？　　這，這恐怖而血腥的死亡陰影，也無端端就湧現在了無數人心頭。　　這一天也真有太多人突然間就收拾家當跑出了清源，而這些也大多都是前陣子幫賀家做事做的賣力，做了不少惡事的。　　因為他們真沒勇氣再在這個城市待下去了，而跑出清源那一刻，無數人回頭看一眼後方熟悉的城市，卻都又像是驚恐的看到了一隻隱藏在城中的殘暴凶獸正盯着他們一樣，嚇得所有人都又不得不急忙加快了逃竄的速度。

# 第五十三章 你真是好人啊

　　“老郭，這道題怎麼做？給我講講。”　　清源市無數人被一場冷血殘暴的屠殺嚇得屁滾尿流，大量人都在最短時間內收拾家當逃出了清源，但害的這些人逃竄的元兇，這時候卻正坐在教室內認真學習，學習中，同學張航遞着卷子過來，指着試卷上一道大題就小聲開口。　　現在已經又是周一晚上，兩三天前的周末小測驗試卷也發了下來，郭正陽的成績比起那次模擬考試又有了一定的進步，不過這次進步幅度並不大，四科總分加起來才漲了二十分左右，總分五百一十多，平均下來每科不過四五分的增長幅度，拿數學來說，他全市統一的模擬考試考了91分，這次只考了95，郭正陽自己也知道這是他遇到了瓶頸。　　學習上還有瓶頸？　　這似乎是有的。　　以前他學習太差，腦子里幾乎沒有任何知識，只要去學了就會容納新知識，成績就可以提升，比如他之前一個多月的分數一直在進步。　　但這種容納並不能做到無限制容納，等他腦海里學來的知識積累到了一定的量，就會處於一種學了新知識忘了舊的，或者舊知識記憶混亂，模糊不清。答題的時候明明記得這道題好像會做，但做着做着卻不敢肯定，總懷疑自己記錯了什麼，對舊知識不敢肯定，結果導致原本會的題目最後卻做錯了。　　這時候他就算一路挺近，繼續不斷去學習新知識，學過的也會越忘越多，然後總分數還會是在以前的水準波動，沒辦法做到像以前那樣不斷提升。　　這個，應該就是學習上的瓶頸。　　而這嚴格說來也不算瓶頸，只能說他現在也只是普通人，並不是過目不忘，所以郭正陽知道現在要想繼續讓自己的分數段向前挺進，就必須暫緩學新知識的速度，要停一停，先把學會的東西一邊邊複習，複習的滾瓜爛熟之後，確保那些學過的九成都不會忘記，才能再去學新東西。　　所以他在拿到這次的試卷后並沒有急着去學新知識，而是在把以前所有試卷都拿出來，在梳理着已經學會的舊知識。　　而在張航遞來試卷時，郭正陽才突然笑着道，“你不會又是三分鐘熱度吧？”　　自己這個同桌每次考試發下試卷后，總是會被自己的分數刺激一下，受刺激后也會學一學，但這種學習總是堅持不了多久，少則幾節課，多則一两天就重新歸於懶散，搞到現在郭正陽都懶得替他講題什麼的。　　“哥，這次真不是，哎，你別問那麼多了，幫我講講唄。”張航一聽卻臉色微變，想說什麼似乎又懶得去說，最後更是頗不耐煩的瞪了郭正陽一眼。　　意思很明顯，你這小子怎麼這麼煩啊，讓你講個題都那麼唧唧歪歪。　　郭正陽也無語，但還是接過試卷就看了起來。　　講就講吧，畢竟他朋友不多，張航算是唯一的一個了，哪怕重生之後他和張航之間也不算多熟悉，但一個多月同坐在一張課桌下，處的久了，加上上一世的記憶，交情自然也就有了。　　看了一遍試題，郭正陽又在腦海中梳理了做題的脈絡步驟，而後就把卷子放在張航面前小聲講解。　　就是講着講着，張航一雙眼越瞪越大，明顯滿臉茫然，根本聽不懂。　　郭正陽頓時一拍腦門，這哥們基礎太差，自己提到一些基礎的定理什麼的，他壓根沒印象，這還怎麼講？無奈中郭正陽又耐心的找出課本，把解這道題需要的各種定理知識給張航圈起來，讓他複習一遍后才又重新講解。　　張航卻依舊是學着前面忘了後面，幾經對比才總算把這道題大致學會。　　這學會後，一道題就差不多用了二十分鐘，很簡單的一道題，如果郭正陽自己來做，幾分鐘搞定，給張航講解硬是花了四五倍的時間，結果這小子還是半通半不通，搞得郭正陽也很是哭笑不得。　　“嘿嘿，你再來看看這道題。”不過好不容易弄明白一點后，張航卻又很快指着另一道題尋求幫助，搞得郭正陽雖然無語，但還是耐心幫他尋找答案。　　一堂課匆匆過去，兩個人一直在課堂上竊竊私語，聲音不大不小，就像是蚊蟲嗡鳴，搞得附近一些同學都頻頻回頭側目，不過那些回頭的在搞清楚兩人是在學習而不是閑談，也就不怎麼上心了。　　等下課後張航又活躍的跑了出去，郭正陽則坐在座位上細細回味起了之前的一節課，回味后他才詫異的發現，通過一節課講解，張航到底記住多少東西他不清楚，但他自己卻對講出去的那些東西記憶的更深刻了許多，主要是那麼簡單的東西，他都要一遍遍給張航解說，過程里不管是覺得好玩還是好笑，也都等於他自己複習了好幾遍。　　甚至這種複習效果比他自己硬啃課本都要更好，在替別人講解的時候，是兩個人在互動，雖然互動效果不怎麼樣，但也比他一個人死記硬背更生動些。　　“這麼說幫別人講題，也是個複習的方式。”　　眼前微微一亮，郭正陽還真覺得找到了一個更好的複習方法，雖然這方法比自己死記硬背效率慢，一節課他才講了兩道題，比起自己複習時慢了好幾倍，但這兩題的內容他卻記得更深刻清晰。　　不過郭正陽很快就又搖頭失笑起來，他清楚這個同桌經常都是三分鐘熱度，估計這次也差不多，要不了幾節課說不定就又沒興趣學習了，他想靠這個方式來複習，恐怕也行不通。　　但在隨後的時間里，郭正陽卻發現他竟然看錯了，這一次張航一直認真學習了兩三天，有不懂的就問郭正陽，搞得這些天不少時間郭正陽一天里有一半時間都在幫他補課。　　但他自己對這情況倒也喜聞樂見，幫張航講解各種題目時，他自己也的確是在一遍遍溫習着舊知識，把那些東西掌握的更牢固了，而且比他硬啃課本去複習效果好得多，雖然幫張航補課效率慢，比他自己直接複習慢了幾倍，但那記憶卻更深刻。　　一天24個小時，郭正陽睡覺佔一個小時，還有一兩個小時放鬆大腦，吃飯等等，剩下二十一個小時左右的時間，十個小時左右是幫張航複習，這互動式複習效率慢歸慢，但郭正陽畢竟還有十個小時在自己複習，雙向發展下，加起來還是遠比他自己硬啃課本好很多。　　“哥們，你真是好人啊，不枉咱高中幾年這麼掏心掏肺對你。”三天後，又是一節晚自習結束，放學的時候張航才突然拍了下郭正陽肩頭，很感慨的開口。　　“你怎麼了？這次竟然堅持了三天？”郭正陽古怪一笑，張航這才嘿嘿笑道，“還不是因為小敏，這些天找她去玩，她經常說沒空，要複習，還經常找她班裡一個男生問東問西，我看不過說她幾句，結果她甩來一句找你幫忙你也幫不上啊，蛋疼，你說，以後放學了我能不能把小敏也叫過來啊，她有啥不懂的，可以問咱自己人啊，天天和她班那個男生在一起，我總覺得不靠譜啊。我本來是想着自己學學，學會了再幫她，但現在發現學起來太慢也太難了，還不如直接找你幫忙。”　　郭正陽頓時無語，無語的看看張航，這事，答應還是不答應？　　想了想，郭正陽還是答應了下來。就是答應之後他自己心下也覺得怪怪的，好像自己在好學生的道路上真的越走越遠了，現在不止學習進步經常受老師表揚，成了好學生典型，難道以後還要再貼個樂於助人的標籤么？　　不過這事，還真的可以干。　　因為他已經發現這種雙向複習的效果要比自己單獨死記硬背好很多，那幫張航也是幫他自己。　　好學生？那就好學生吧。

# 第五十四章 接人

　　“老郭，考試完別急着回家，等等去吃飯，咱們一起搓一頓，我請客，哈哈，這次哥說不定也能揚眉吐氣呢。”　　“那就不用了，好不容易放次假，你還是和你的小敏一起去甜蜜吧。”　　“靠，我也想啊，是小敏非讓我拉你一起去，要謝謝你啊，這幾個星期一直麻煩你，嘿嘿，說起來我也有些不好意思呢，要不是浪費你那麼多時間，你的成績也不會……”　　“那個和你們沒關係，我是到了一定的瓶頸，暫時提升不了了。我也早和你說了幫你們複習也是幫我自己，你們可別在意。”　　“那也不行啊，今天下午就這麼說定了，考完別急着走，你走了我跟你急啊。”　　……　　時光荏苒，歲月如梭。　　兩周多時間悄然晃過，又過了兩周多，時間也到了四月中下旬交接處，此刻距離高考只剩下四十多天，一高里的高三生們也迎來了第二次全市統一的模擬考試。　　中午飯間，正在吃飯的郭正陽卻突然被刻意尋來的張航打斷進餐，非要讓他下午考試后別急着走，而且放下幾句話后就直接閃人，看着張航離去的背影，郭正陽眼中全是苦笑。　　這孩子，請人吃飯也這麼不客氣？　　不過說起來張航這請客似乎也是應該的，因為兩周多來，郭正陽一直都在幫他補習，各種不會的題目郭正陽都一一耐心幫他講解，搞得這段時間他自己分數沒什麼進步，張航卻進步不小，甚至連他女朋友小敏也受益匪淺。那邊非要請客的話也算是常理，就是郭正陽對這個不感興趣啊。　　他說的是實話，幫那邊補習什麼的也是他自己在複習，他可真沒想過靠這個蹭飯。　　這些時間郭正陽的成績變化不大，比如上個月模擬考試他考了490，隨後這個月的第一次周末小測驗，512分，第二周小測驗才只考了498分，第三次小測驗也就是上周末那次，同樣只有508分。　　或許在張航心裏是覺得這是郭正陽幫他複習才搞的沒學好，但郭正陽卻清楚這是他的瓶頸問題，這個瓶頸就是短時間內吸納了太多知識，卻掌握的並不算牢固，開始學新的忘舊的，舊知識模糊不清，明明學過但考試時卻不肯定了，會的也做錯什麼的。　　不過從這一周開始，郭正陽又已經開始容納起了新知識，畢竟兩三周的時間在他這裏就比得上別人一個半月了，這麼長時間，他對以前掌握的知識才算是徹底掌控，至少有九成內容已經背的滾瓜爛熟。　　所以這一周在幫張航講題的時候，郭正陽也一直都在吸納着新知識，這一次模擬考，他都也有信心再讓自己的成績提高一部分。　　但有人請客吃飯什麼的……　　他真沒打算去，所以郭正陽在看着張航越走越遠時，才古怪的摸了下下巴，還是考完就走吧，有這時間，還不如讓張航和他那小女朋友多親熱親熱。　　下定主意后，郭正陽又趁着吃過飯的時間溫習了下書本，等下午一點多才走向考場。　　下午這一科是文綜，兩點開始，考到四點半。　　他已經準備的很充分，但卻萬萬沒料到自己剛進考場，考試都還沒有正式開始，腦海中突然就湧現一股意念。　　“暈，這個時候意念出現……”　　坐在考場里，郭正陽的確有些愣神，雖然早就知道意念這東西隨時會出現，甚至他也想過這玩意萬一在他考試時出現他該怎麼辦，但他也真沒想到自己曾經的擔心還真成了現實。　　愣神中，郭正陽更漸漸皺起了眉頭，因為這一次意念出現，距離上一次還真是有些時間了，準確的說，這四次意念出現距離第三次之間，已經隔了一個多月。　　上一次是第一次模擬考前四五天呢，還是三月間。　　這中間的間隔已經是最長的一次，他第一次意念出現是他剛重生后，剛踏入聚靈初期，第二次出現則是相隔了十多天，第三次出現又和第二次隔了一周多些。　　這第四次，卻讓他足足等了一個多月。　　這一個多月里，郭正陽也不是沒期待過，就是不管他是否期待，這玩意都一直沒動靜，他也沒辦法，只是繼續等下去，等了這麼長時間，意念才終於出現，他其實有些小激動的，也絕不想就這麼錯過，但這玩意出現的時機還真讓人無奈。　　有些無語，郭正陽又思索了片刻，卻突然發現腦海中意念指引的目標，竟然距離他越來越近，準確的說是意念這次指引的目標，竟然在向他所在的位置靠攏。　　那目標應該還是在很遠很遠的地方，但的確在逐漸接近一高方向。　　發現這個變化后郭正陽才突然不動了，只是靜靜坐在考場里等待。　　而隨後他也發現意念指引的目標距離他越來越近，等考試正式開始，文綜試捲髮下來后，郭正陽才發現意念指引的目標終於不動了，而且此刻對方所在的位置距離他很近，近的可能就在學校，在考場附近幾百米範圍……　　這個距離他無法肯定，只是一個大致的估計，畢竟他也有隨着意念指引跟蹤了好幾次目標的經歷，對於意念指引的目標距離他的遠近也有一定的經驗判斷。　　所以大致有了判斷之後，郭正陽還真是不急了。　　目標竟然就在考場附近停了下來，再也沒動了。　　這似乎真是好事。　　接下去的時間郭正陽也就是靜靜坐在考場里答題，期間偶爾關注下意念中的目標，他也發現那目標就一直在考場附近再也沒了動靜。　　這個過程足足持續了兩個小時左右，等他認真答完試卷，又細細檢查了幾遍，他才起身向外走去。　　出了考場后郭正陽都還沒怎麼行走，就在教學樓上一眼看到了目標。　　意念指引的目標，就是此刻停在教學樓前方百米外的一輛奔馳。　　“難道是某個學生的親戚？周末過來接人的？”郭正陽恍然大悟，看着那輛奔馳，眼中也閃過一絲古怪。　　接學生的，萬一奔馳里要接的人，是他認識的學生，怕不是就不好下手了。　　不過就在思索中，等奔馳副駕駛座上猛地走下一道倩影，郭正陽當場一瞪眼，差點傻掉。　　“來接我的？不會吧。”　　看着那穿着黑絲高跟的倩影，郭正陽真差點懵了，因為他發現這車子竟然是來接他的。

# 第五十五章 初開殺戒

　　毋庸置疑，此刻從奔馳上走下來的美女，郭正陽認識，而且很熟，甚至上一世他第一次殺人，就是為了那道倩影。　　那倩影也正是郭正陽大伯家的女兒，他堂姐郭玲玲。　　老郭家裡，郭正陽的爺爺只有兩個兒子，據說郭正陽曾經也有個小姑，不過那個小姑在幼年時就夭折了，郭正陽知道的郭家第二代就是他大伯和他老子兩個人而已。　　而郭正陽的大伯郭衛東膝下也只有兩個女兒，說起來郭正陽還是老郭家的獨苗男丁。　　因為這個，他小時候不止受盡了長輩的寵愛，就是大伯家的大姐對他一樣特別親，這種親昵一直持續到郭正陽長大都不曾改變過。　　高中這些年，他經常能收到來自南方某省的潮流服飾或者用具，也全都是這個大姐郭玲玲給他郵寄來的。　　不過上一世郭玲玲的機遇，也只能算是凄涼……　　在大伯倒台之前，這個性子柔順的大姐就是聽從父母安排，來了一場沒什麼感情的政治婚姻，大伯倒台之前，這場婚姻對大姐還算不錯，至少在夫家那邊頗受尊重，畢竟雙方家裡地位相當，不看大姐的面子，看在大伯面子上她也不會受太多氣什麼的。　　但等大伯一倒台，這場婚姻就徹底變成了一個折磨。　　男方那邊並沒有在大伯倒台後和她離婚，就是男的經常在家裡動手打罵她。　　郭正陽上輩子第一次殺人，也的確和郭玲玲有着直接關係，因為他殺的第一個人，就是他那個所謂的姐夫。　　他是在大伯倒台之後迎來了自己的機緣，而那個所謂的姐夫一家，也是在大伯倒台後開始對大姐態度轉變的。　　不過一開始郭正陽並不知道這些，那時候他剛迎來自己的機緣，所以一心都在投入到那修士的遺產中，對外界關注不多，也並沒有和大姐同住一個城市。　　差不多是他得到那修士遺產一年之後，有次郭玲玲去看他，才被他發現了一些不妥，後來他試探了好多次，才終於得知她在家經常被打罵。　　也是那時，郭正陽去找那個姐夫理論，替大姐出頭。　　只不過那時候郭家早就垮了一年了，郭正陽雖然遇到了自己的機緣，但還沒有入門，也只是一個普通青年，也根本沒被他那個家道正盛的姐夫放在眼裡，面對他的理論，對方根本不鳥他，還找了幾個混混修理了他一通，直接把他修理的住了院。　　為了這事大姐要和那人離婚，但那人卻放了狠話，她敢離婚，他就敢找人做掉郭正陽。　　從此以後大姐為了他，不止依舊在家經常被羞辱，那人更是多次帶着別的女人回家過夜，完全就不把她當人看。　　不過這些事郭玲玲卻沒有再敢告訴郭正陽，還騙郭正陽說過得很好，郭正陽雖然不信，但大姐也不知道付出了什麼代價，竟然讓那個人又和她一起演了場戲，演戲的時候那人親口對郭正陽說知道以前錯了，以後會好好對郭玲玲，或許是演技太好，也或許是當時的郭正陽入世太淺，所以就信以為真，對大姐那邊也放了心。　　直到又過了一年，郭玲玲也被打的住了院，住院時都是處於被搶救狀態，郭正陽才知道自己以前是被騙了，再然後因為那次大姐差點沒搶救過來，他一時怒發衝冠，就把那個所謂的姐夫給殺了，他當時雖然還是普通人，可對方也是普通人，郭正陽就是裝作惹不起，想請他放過大姐，以哀求的姿態騙了對方出去，在那邊趾高氣昂的當面羞辱他時，他才幾刀捅死了那人。　　再然後，他也好幾次差點死在那一家人的報復下。　　而郭玲玲在那段時間處境同樣不好，最後還是郭正陽父親的一個老同事知道了這些后，出面保住了大姐，至於郭正陽則被那個官至正部級的叔伯輩故交安排到一個地方躲了起來。　　再然後又過去幾年時間，郭正陽終於修鍊入門，而且實力越來越強……實力一強就要出去把那家滅門。　　不過還是他父親那位故舊出面，勸他收手。　　郭正陽也感念當年那位保下他和她大姐的恩情，才沒有把誰家真的滅門，畢竟當年那位叔伯輩的大佬不止是保過他的命，在那以後的幾年裡還一直把郭玲玲照顧的很好。　　這樣的恩情他不可能忘記，也沒辦法拒絕對方的話。　　這件事最終也就是那樣不了了之。　　而最後實力越來越強，甚至世俗都沒了什麼牽挂，因為他大姐的生活也越來越好，郭正陽才在找到進入靈域的方式后，看了大姐幾次，就離開了。　　至於郭正陽的二姐……　　好吧，他二姐是很有個性的一個，比郭正陽大一歲，從小就和他關係不好，因為二姐妒忌他受盡了家裡長輩寵愛，甚至郭正陽的大伯以及大娘對他都比對二姐更親些，所以他和二姐之間關係真的很一般。　　而且那個二姐大學時追求自由戀愛，為了自由戀愛都不惜和大伯翻臉，她自由戀愛的那位也算是有擔當的好男人。　　所以一輩子就陪着二姐過平平淡淡的生活。　　大伯倒台前那邊沒沾過什麼光，大伯倒台後，也沒誰因此而嫌棄二姐，還是不緊不慢過着小日子。　　而且對方老家還是西北某省，地方窮是窮，但也因為窮苦，距離大姐、大姐夫那一家相隔千萬里，所以幾乎沒受過絲毫影響，他們對那些也根本就不清楚。　　上一世事情發展最劇烈那幾年，郭正陽和郭玲玲幾次險死還生，但也沒人告訴二姐一家，後來郭正陽也就是去靈域之前去看了二姐一次，當時他也已經是意念一動，可以操控飛劍殺人於幾百米之外的小仙人了，但看了二姐家一次，對方還是有滋有味過着小生活，而且二姐都也有了孩子，所以郭正陽招呼都沒打，暗中看了一次就閃人了。　　看着遠處奔馳上走下來的倩影，郭正陽的確是傻眼了。　　上一世的記憶紛紛湧現，等這些記憶全部在腦海中過濾一遍，郭正陽都也突然覺得眼角酸酸的，畢竟上一輩子，他和郭玲玲一起經歷了太多事。　　不過很快郭正陽還是反應過來，當場陷入了無語中，這，這一次意念指引的目標，難道是大姐？　　不……　　不是大姐，因為他回味了片刻，等思緒重新平緩時才發現此刻腦海中意念指引的目標，還在奔馳內，而並不是已經走下車的大姐。　　而隔得遠遠的透過車窗看去，那駕駛座上坐着的，卻好像是一個他並不認識的帥氣青年。那個青年，也的確並不是上一世讓他初開殺戒的那個所謂的姐夫。　　就在郭正陽再次看去時，百米外奔馳一側的黑絲美女才也甜笑着沖郭正陽所在的位置揮手。

# 第五十六章 再殺他一次？

　　遠處的郭玲玲已經沖這裏揮手，郭正陽才也回應了一下，搖搖頭，踏步向樓下趕去。　　郭玲玲要比郭正陽大出不少，今年已經二十四了，大學畢業也有一年了，而他也清楚知道大姐要在明年才會嫁給某個人，所以重生以後即便會回想起，也並沒有急着去見的衝動。　　而且上一世不管他和這個大姐一起經歷了多少事，最終他離開世俗時郭玲玲過的卻不錯，當時他都已經放下了很多牽挂。　　這一世這個時候她一樣正處於幸福期，所以他重生到現在，連個電話都沒打過，因為在郭正陽心裏，重視和思念，並不一定非要常見面常聯繫，甚至他早已經習慣了把一切情緒都收縮在心底，反而並不習慣把那些對外展露出來。　　所以現在突然見到郭玲玲，一開始他很感觸，但這情緒也漸漸開始放緩。　　畢竟對於父母的情緒他都可以控制的很好，對上現在還正幸福的大姐，他更可以輕鬆控制的點滴不露。　　不過緩步行走中，郭正陽又很古怪的摸了下下巴，眼中也閃過一絲玩味，難不成，某個曾經的所謂的姐夫，自己重生一次，還要再殺他一次？　　可不是么，雖然覺得自己已經放下了，上一世他進入靈域前，因為父親那位曾經的故交的勸說，再加上大姐生活已經趨於穩定，也有了一些平淡中的幸福，郭正陽對某個家族的仇恨，的確算是放下了。　　但現在，那些卻都還是沒發生的，而且很可能會在隨後發生！　　重生一次，郭正陽這輩子不會再讓父母遭遇那場車禍，父母不是意外離世，那這輩子的郭家估計也不會再像是上輩子那樣犹如骨牌一樣一步步垮下去。　　到時候就算大姐還是被大伯命令着嫁給那人，恐怕那人也沒了像上一世那樣的機會去羞辱大姐，但就算如此，郭正陽也不可能看着大姐再嫁給那樣的人。　　可那是大伯安排的政治婚姻，而大伯現在已經是南方某省分量很吃重的城市裡的市長，很快更會變成書記，更過幾年就是副省級，垮台時更已經是常務，那樣的人安排的政治婚姻，恐怕就算郭正陽學習再好，拿出再出色的成績，而大伯一家又不管多麼疼他，也不可能因為他說不喜歡就改變主意的。政治聯姻什麼的，說起來也是最無情的。　　如果沒辦法影響大伯的決定，他又不可能真看着大姐嫁給那個人，那麼……　　“好哇，你這小傢伙偷笑什麼？哎，你這個小沒良心的，這麼長時間也不說主動給我打個電話？”郭正陽在行走中想到了些什麼，嘴角突然就露出了一絲很古怪的笑容，但這笑容卻不可能被只是大學畢業沒多久的郭玲玲理解，所以在郭正陽越走越近時，頓時就嬌笑着上前，站在郭正陽身前伸出雙手就輕捏起了郭正陽的臉……　　就像是逗弄嬰孩一樣，捏着郭正陽兩邊臉頰向外拉。　　這也當場讓郭正陽臉色一黑，差點吐血。　　之前只顧想起和這個大姐上一世經歷的種種磨難了，想起最多的也是她上輩子遭遇的各種苦楚磨難，結果他卻忽略了她在無憂無慮的歲月里，最喜歡的就是逗他。　　上一世郭正陽十七八歲，是最喜歡玩酷耍帥的時候，但偏偏和這個大姐一見面，那邊就受不了他各種熬造型的耍帥，非要捏臉蛋揉頭髮，把他弄得崩潰不可，現在嘛……現在郭正陽是不玩什麼帥，不玩造型了，但他心態卻已經是殺人不眨眼，手上染過成百上千條生靈性命的超級兇徒了，突然被這麼一搞，還真是比上輩子崩潰的更快。　　說的也是，一個六七十歲殺人無數的屠夫被人這麼搞，還真是有夠彆扭的。　　當然，如果這一幕被清源市或者沿河縣那些被郭正陽嚇得魂飛魄散的惡棍們看到，恐怕更會讓無數人崩潰的神經錯亂的。　　“玲玲，這就是你弟弟？”郭正陽崩潰中，在郭玲玲身後也響起一聲輕笑，郭玲玲這才也放開了郭正陽，轉身笑道，“抱歉，看我都忘了給你介紹，主要是我這弟弟從小就和我親，這從春節到現在都沒有再見過。”　　“呵，沒事，不過你們姐弟感情這麼好，倒是讓人羡慕。”那青年也走了過來，笑着對郭正陽伸出了手，一臉的友好，“介紹一下，我是你玲姐的朋友，江偉傑。”　　“郭正陽。”這個江偉傑賣相不錯，開的也是奔馳，似乎還是進口車，車牌倒是銘川市的，言談舉止同樣頗為得體，一時間郭正陽卻好奇起來，自己這個大姐還認識這一號人？不管是上一世還是這一世，他都對這人沒一點印象。　　當然，不只是對江偉傑沒印象，就是對這一次正在考試時，郭玲玲突然和朋友一起來了學校里等他，他一樣沒印象，上一世這個時候這個大姐好像沒來找過他啊。　　“你考試完了吧？走，你姐我好不容易來次銘川，你這個假期可要陪我好好玩玩。”郭正陽還在疑惑，郭玲玲倒是再次一笑，拉着郭正陽的手臂就走。　　郭正陽瞪了下眼，但最終還是什麼話也沒說，只是心下卻有些古怪。　　這次看來沒法推了，不過宿舍里……　　宿舍里他一身寶貝都在啊。　　就這麼走了的話，那把一身寶貝放在宿舍合適不？自從得到某個歪葫蘆后，郭正陽從此外出基本都要背個包，這當然不是他在耍帥，而是歪葫蘆，還有各種歪葫蘆吞噬過的寶物都在那個包里，那麼貴重的事物他也不敢亂放，也就只有模擬考試這種大考試不好隨身帶，他才會把東西放在宿舍一陣子，其他時間基本都是包不離身，至少不離開視線範圍。　　但現在那些東西肯定不能拿的。　　否則自己這個大姐非得奪過來看看裏面有什麼小秘密不可，誰讓這個姐姐在外人面前是溫柔乖順的賢妻良母類型，但一到他這裏就是頗不講理，疼他歸疼他，但也最愛作弄他，最喜歡看他出糗的樣子。　　這種情況一致保持到郭正陽父母去世，郭玲玲才再沒有逗弄過他，反而經常為了安慰他開解他搞得自己也情緒低落的一塌糊塗。　　包是不能帶了，郭正陽在行走中卻也看了眼率先走向車子的那帥氣青年一眼，詫異的看向身側，“這是誰啊？不會是你談的男朋友吧？”　　“彭～”　　一側的郭玲玲直接嬌嗔着在郭正陽頭上鑿了一下，搞得郭正陽再次一陣崩潰，無語的摸向腦門時，郭玲玲才把聲音壓低，“亂說什麼，你個小屁孩懂什麼？這是我一個大學同學的表哥，我這次來就是參加那個同學的婚禮，誰知道他一見面就……呸，我都說要來沿河縣看我弟弟，他還厚着臉皮追了過來，我也沒辦法啊，總不能不照顧下同學的面子。我說小正，你等下的給我想辦法支開他，我可不想一直被粘着啊。”　　得，一番解釋后郭正陽再次無語。　　感情這個大姐過來找他只是拉擋箭牌的？是被這人被煩的不輕才從市裡來了延河縣？不過上一世郭玲玲的確沒在這時候過來，難道上一世她沒來參加同學的婚禮，還是上一世沒有被這個江偉傑黏上？　　無語中看了郭玲玲一眼，郭正陽其實也有些好笑，自己這個大姐並不算很漂亮，只倫臉蛋也就是個七分美女，比起網絡上那些流傳的頂級美女寫真要差上一籌，也沒有郭正陽那個二姐外貌出眾，但巧笑言兮之間也自有一番動人風韻，加上柔弱溫順的性子造就出來一番可人的溫柔氣質，其實也真有不少吸引的男人傾心的資本。就是她性子太好，對身邊人根本不懂的反抗，才被大伯上輩子的命令式婚姻拖累了半輩子。　　而在無語中郭正陽又眼前一亮，看向身前奔馳的視線又變的奇怪起來，因為從他發現自己這次要找的目標是和郭玲玲一起來的時候，心下已經自然而然打消了掠奪天機的念頭。　　天機雖然要緊，甚至他還要靠着不斷掠奪天機去抗衡天劫，實力不夠遇上天劫那就是找死，所以每一次天機出現對他都是大事，但看到這人是和郭玲玲一起來的，郭正陽最初的掠奪意念還真是瞬間就消散了，消散的自然而乾淨。　　可現在一聽雙方的關係……

# 第五十七章 一次兩個

　　“咱們現在去哪？”郭正陽看着江偉傑的目光微微發亮，不過這些也很快又沉積下去，等他跟着郭玲玲上了車，才又笑着看向大姐。　　“去市裡？我同學明天結婚的，你要不要給二叔他們打個電話？”郭玲玲也笑眯眯看來，這一聲笑也讓郭正陽無從拒絕，不過他就是覺得心下怪怪的，這大姐去參加同學婚禮，他誰都不認識，去湊這種熱鬧？　　不過說的也是，自從大姐說是為了躲這個江偉傑才來的縣城后，他就知道那場婚禮八成還沒開始，否則若婚禮已經結束了，大姐直接可以回家，那是從北國到了南國邊緣……哪裡還需要用找郭正陽的借口甩脫這個追求者。　　就是前面的人明顯太“熱心”，硬是又開車把郭玲玲送了過來，估計這才是讓他大姐最無奈的地方。不過郭正陽還是很痛快的給母親打了個電話，說是這個周末有事不回去了，過程里更根本沒提郭玲玲。　　雖然這被母親說了幾句，但等他放下電話時，郭玲玲卻嬌笑着又伸手在郭正陽頭頂狠狠揉搓了幾下，“算你聰明。”　　是啊，要是郭正陽說她也在，都到家門口了卻不去家看看，估計郭母肯定又要抓着人嘮叨抱怨的，她剛才也是一時忘了說，等郭正陽拿起電話時才想起，誰知道郭正陽這麼聰明。　　“呵呵，那咱們去市裡？小正，我比你大幾歲，就跟你玲姐一起叫你小正吧，晚上你和你玲姐一起住酒店，這次來參加小悅婚禮的很多，都在一個酒店住。”前面開車的江偉傑看到這一幕卻也忍俊不禁，笑着岔開了話題。　　“好。”郭正陽點點頭，江偉傑才又笑道，“沒想到你是高三生啊，這都快高考了，怎麼樣，準備上哪個大學？”　　就是他這句話剛落地，郭玲玲突然一瞪眼，輕咳一聲才笑着道，“對了，江哥，之前聽你說你開了家公司，是做什麼的？”　　“額，房產中介。”　　“不錯啊，現在房地產這麼熱。”　　……　　看着前後兩人很突兀的轉移話題，郭正陽這才一臉無語。不過無語中他倒是心下暖暖的，好吧，他以前學習太差，高中三年，有兩年半都差得不堪入目，經常一提起這個就火大，好經常因為這個被父親教訓，所以熟悉他的，基本也都知道以前的他最煩提學習上的事，估計郭玲玲也是要照顧他的感受，才一聽到江偉傑的話就轉移話題，但問題是這兩個月來，他的成績早有了突飛猛進，在學校那是天天被老師表揚，當典型樹立的……　　現在他也不怕別人提這個。　　不過這些事，他身邊的家人似乎還沒人知道。　　因為照顧他的感受，兩個月來他不管在學校變化多大，母親也每周都來看他，但從來沒問過成績的事，至於父親，或許是一個多月前那次在校外相遇讓他太失望，這麼長時間里他也再沒過問過他的成績。　　這還真搞得郭正陽有些鬱悶，他這麼長時間努力學習，可不就是為了讓家人開心欣慰一下么？結果他真的努力了，也博得了不少老師學生的讚揚敬佩，反倒是他家裡人，對此要麼真的不關心了，要麼就是刻意避忌着不去問。　　這種事，給人的感覺還真是太詭異了。　　無語的搖搖頭，郭正陽也沒有說什麼，只是靜靜坐着。　　而後奔馳駛向市區，路上大部分時間都是江偉傑在說話，郭正陽這對姐弟基本是聽，前面那位很健談，談吐還頗為幽默風趣，不時逗得郭玲玲輕聲嬌笑，但卻聽得郭正陽索然無味，都差點昏昏欲睡。　　江偉傑是很風趣，不過注意力都在郭玲玲身上，言談什麼的也都是在女士面前賣乖賣巧，對郭正陽一開始還算照顧，但說幾句話后就再沒怎麼關注過。　　郭玲玲倒是挺照顧郭正陽這個弟弟的，怕他悶，經常找他說話，但說著說著就變成了逗，搞得他更加鬱悶。　　“哎，我說小正，你最近怎麼變得這麼深沉了？在你姐面前還玩深沉裝憂鬱？這裏又沒有其他女孩子？”車子已經快到了市區，前方的大都市在天地盡頭隱隱浮現，車子里郭玲玲才詫異的看向郭正陽，眼中全是好奇。　　畢竟是很熟悉的人，郭正陽的變化她還是能感覺到的，以前她逗他，很容易就能把這小子搞得欲哭無淚，因為這小子也從來不對她發脾氣，所以不管她怎麼逗弄，弄得他再生氣，也只會自己忍，就是那種氣鼓鼓欲哭無淚的態度，讓郭玲玲覺得特別好玩，可這一次，不管她是去捏臉蛋還是揉頭髮，又或者其他什麼的，郭正陽就是一臉無奈，任她怎麼揉捏都毫無反應。　　這變化的確還是很大的。　　“我能怎麼辦，都被你糟蹋的不成人形了。”郭正陽這才也重重一嘆，牙酸。　　這一臉迷茫和無奈的神態，卻也當場又讓郭玲玲哈哈大笑，“哦，我知道了，你最近喜歡扮成熟了是吧？”　　“呵，玲玲，你弟弟脾氣真好，換了我們家小悅，我隨便說她幾句，肯定當場就和我嗆起來了。”郭玲玲大笑中，前面的江偉傑也笑着開口。　　“那是，我們家小正可不止脾氣好。”郭玲玲也驕傲的一仰俏臉，似乎很為郭正陽這個弟弟而驕傲，那種驕傲的神態，也又看的郭正陽一陣哭笑不得。　　不過等他視線掃過前方，卻發現江偉傑聽了這話，眼中閃過的只是不以為然，但不以為然的眼神下，卻是歡聲笑語的贊同符合，“這個看得出來。”　　郭正陽嘴角一彎，對前面的目標其實也挺玩味的，這一次的目標，聽了一路后他也大致了解了不少，其實這個江偉傑，如果他說的全是實話的話，那還真是一個很了不起的人，今年二十八歲，白手起家，家裡背景就是普通工人家庭出身，以前在某中介公司做到高管，積累一批人脈后自己出來創業，短短一年多就讓自己的公司在銘川市二手房買賣市場佔有了一席之地。　　在他嘴裏，這還真是一個讓人敬佩的青年才俊，加上年輕帥氣，還真是很有魅力的成功男士。　　當然，這些話有多少真多少假，暫時還無法判斷。　　男人嘛，在心儀的女士面前，擺出追求姿態時偶爾吹吹牛，美化美化自己似乎也很常見。　　不過就算拋開這些，郭正陽也能大致判斷出來一些事，這個江偉傑應該就是一個很普通的小老闆，並不是像他上兩次遇到的目標一樣讓人蛋疼。　　這次目標，很可能就是一個普通人。　　也就在郭正陽玩味的思索中，他腦海中的意念卻突然一變。　　這頓時讓他一愣，眼中閃過一絲狐疑，江偉傑這個目標就在身前，而這一路上意念也就是簡單在他腦海中指引着方向，一直指引着目標就在他身前，現在怎麼突然有了變化？　　等默默感應着意念的變化，郭正陽才一瞪眼，眼中閃過一絲很詭異的色澤。　　“不是吧，又有新目標出現？江偉傑這個目標還沒拿下，竟然又出現了一個？一次兩個獵殺目標，兩次天機可以掠奪？”　　意念的變化就是一分為二，分裂開的意念一股還是指引着江偉傑，另一股卻指向了前方的銘川市區。

# 第五十八章 太幸福了

　　一次兩個獵殺目標，這種事郭正陽還真的從來沒遇到過，確認自己沒有感覺錯，他也隱隱都變得激動起來。　　畢竟這都是天機啊，有過幾次經歷，他也很明白這蘊含的意義是什麼。　　“今天這運氣未免太好了，看來大姐還是我的福星啊！”　　自重生後到現在已經過了兩個多月，這麼長時間里，郭正陽對意念的了解也已經比較清晰了，這玩意能感應出他附近有誰即將獲得天機，然後給他指引。　　這個附近有一定的距離限制，應該就是在郭正陽身邊幾公里範圍，至少之前的三次感應，目標距離郭正陽最遠的只有幾公里而已，再遠的他似乎就感應不到了。　　再就是意念也只是能感應到即將獲得天機的人，這個即將時間也不長，少則幾個小時，多則幾天。　　如果是幾個月或者幾年後才會遇到自己機緣的人，意念應該是感應不出來的，至少之前幾次，郭正陽等的時間都不長。　　有這些條件限制，郭正陽平時想主動去尋找目標都不好下手，因為能遇到或大或小機緣的，只是極少極少數人，比如延河縣雖然不是大縣，但縣城內至少也生活了十來萬人，屁大一點縣城，郭正陽就算出去的次數不多，但也不少，那陣子給歪葫蘆找東西吞噬，做實驗的時候，他幾乎每天都要在吃飯時間往校外跑。　　以意念一次感應幾公里範圍，卻從來沒發現過新目標，這說明了什麼？　　從頭到尾，他在延河縣感應到過四個目標，只有兩個是縣城本地的，另外兩個都是路過而已，十幾萬人里只有兩個人遇到過天機……　　這概率，簡直小的可憐。　　或者有人會說，十幾萬人的縣城放在現代社會也只是彈丸之地，只要他多往大都市跑跑，單獨一個人遇到機緣的概率很低很低，但往成百上千萬人口生存的大都市轉一圈，那麼大的人口總數，總會有不少運氣好的即將遇到機緣，那就可以讓他掠奪？　　但，郭正陽並不是沒跑過。　　他這兩個月可是三入清源市，清源市也是人口過百萬的都市，第一次跟蹤賀明光，一路上他走了至少幾十里路程，第二次他進入清源市，是按照意念指引去拾獲從賀明光身上搶來的機緣，那一路同樣走了很遠，從無數人身邊經過，至於第三次則是對賀家剩下的人下手，那次他在清源市轉得時間更長，轉來轉去搜集想要的信息，差不多把大半個城市都走了一遍，按照意念能感應他身邊幾公里內誰有可能即將獲得機緣的條件去判斷，他那三次去清源，差不多把這上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感應了一遍了，但從頭到尾，意念卻只給他指示過賀明光一個人而已。　　那個賀明光還是郭正陽在縣城時遇到的。　　那麼大一個城市，還遠不如延河縣一個小縣城給他的驚喜多。　　所以靠意念感應機緣，不是只要人多就一定能有收穫，能不能感應到目標，一樣要看運氣。　　有這樣的結論，加上他一直都在努力着要完成上一世的夙願，自己也沒多少時間，所以之前哪怕一個多月意念都沒有再出現過，他也沒急着主動去尋找，只是一直在等。　　但這真不是他對這個不在意。　　和生死相關的事他怎麼可能不在意，之前沒急着去尋找是因為他的境界還可以壓制，暫時不用面對天劫那個問題，而且就算他真的放棄學習，放棄上一世的夙願天天往人多的地方跑，結果卻也很可能和三入清源市一樣一無所獲。　　甚至就算他能搜獲掠奪來大把天機，事後能不能扛過天劫一樣是未知，抗不過就是死，那難道活兩輩子都沒辦法讓父母滿意一次么？　　既然如此，那真不如先窩在學校，實現了夙願，改變父母的厄運后再放手去追求。　　這是郭正陽的心態，即便有期待，有渴望，但也被他壓制下去，一直按照心底的計劃行事，所以突然發現今天一次竟然遇到兩個可以劫掠的對象，還真讓他的心緒有了不小波動。　　而能遇到這兩個目標，的確多虧了郭玲玲。　　江偉傑這個目標是追着他大姐一起去沿河縣才被他發現的，現在他也是被郭玲玲強拉着來銘川市，還沒進市區就又遇到一個。　　當然，這些激動依舊很好的被他控制，激動過後，郭正陽又默默感應了一下意念指引的第二個目標，就安靜的縮在座位上等待。　　大姐就在身邊，身前也還有一個目標，他也不方便直接下車去追蹤第二個目標。　　還是等下看看，找機會自己一個人溜出去探查。　　只不過車子開着開着，郭正陽才突然又身子一顫，眼睛又睜了一下。　　因為意念又變了，而且再次分化……　　指引着兩個目標的意念二化為三，變成指引三個目標。　　郭正陽所在的車子也一直都在行進，這時候更已經駛入了銘川市，所以目標突然又從兩個變成三個的驚喜還沒有被郭正陽消化掉，新的變化又驀地誕生，三化為五。　　方圓幾公里內，竟然直接出現了五個目標！！！　　“不對，有大事，絕對有大事即將發生，意念指引的是即將遇到機緣的人，這可不是街邊賣白菜的，延河縣十幾萬人，清源市上百萬人，兩個月來我只發現過三個目標而已，現在突然到了銘川卻一下子出現這麼多，這恐怕絕不是巧合！”　　可不是，一開始突然發現目標又多了一個，郭正陽還覺得這是巧合，他運氣好的直接一次遇到兩個目標，但現在目標又在短短時間內增加三個，這還是巧合？　　不可能的。　　難不成這裡有什麼寶藏即將現世？比如這附近有什麼上古修士的洞府？突然一場地震，或者有人闖入破壞了禁制，讓裏面的寶物紛紛飛出，才被這些意念感應的目標一一撿到？　　他印象中雖然沒聽過這陣子清源市有地震，但若是有外人闖入破壞禁制的話，那就……　　又或者天上有人廝殺，打碎儲物戒指灑落一地珍寶？才被這些意念感應中的目標人物一一撿到？　　就像是他第一次遇到的那個楊璐璐，也是走在大街上就撿到了風華丹，那一次郭正陽就懷疑當時是不是有人在上空廝殺，有人被打碎儲物戒指裏面的東西才掉了下來。　　這可能性真的很多很多，但不管是什麼樣的可能，郭正陽卻真的激動了。　　激動的牙關都默默咬合了一下。　　一次五個目標啊！　　如果全殺了，那是多少罪孽？　　不，不是五個目標，又多了，就在他思索的這一陣子，車子繼續行進，他感應中的目標竟然又多了兩個。　　七個了！！　　“七個目標，咦，一個目標離開感應範圍，感應不到了，不過離開感應範圍的在意念感應中是向西方消失，東邊卻又出現一個，這新出現的又是新目標，那是八個？又一個，九個目標……嘶。”變化越來越大，目標越來越多，郭正陽心下驚訝也越來越大，但他外在的反應反而徹底變得冷靜下來，再不見一絲異樣。　　因為他已經肯定這裏要不了多久，肯定會發生一件大事。　　這些目標，此刻全是在他身邊幾公里左右，小小區域出現這麼多可能得到機緣的人，要不是會發生大事那才是活見鬼了。而這麼多目標，這麼多人，要是全殺了，他都可以把全身輕微淬鍊一遍吧？　　這次被大姐拉來銘川市，還真是，太幸福了。

# 第五十九章 一世英名一朝喪

　　“到了，我這次和幾個同學一起過來的，等下咱們先吃飯，吃過飯再出去玩，咦，小正，你怎麼了？”片刻后，江偉傑的奔馳在一棟裝修的富麗堂皇的酒店門口停下，下車的時候，郭玲玲也笑着對郭正陽開口，就是說著說著她才突然一頓，愕然看向郭正陽。　　因為郭正陽這一刻正盯着酒店不遠處馬路邊幾個正在玩耍的孩童發愣。　　“哈哈，小正，你這麼大年紀了，不會還想和那幾個小傢伙一起玩吧？”不遠處那幾個小傢伙就是在玩球，一個小皮球搶來搶去，而在他們馬路對面，則是一個高檔住宅小區的入口，在郭玲玲拉了郭正陽一下時，江偉傑也笑着打趣。　　郭正陽這才收回視線，無語的翻了個白眼，他再無聊也不會去和幾個四五歲的小屁孩踢皮球去。　　剛才他看向那裡是因為意念感應的眾多目標里，有兩個都在那群孩子中。　　這真的讓他很無語。　　兩個四五歲的孩子竟然也是獵殺目標？　　這怎麼下手？尼瑪。　　郭正陽就算再冷血，就算知道殺了目標所獲得的罪孽對他好處極大，但面對這樣的目標，他一樣無從下手。　　收回視線后他才看向郭玲玲，“這附近好像人不多啊。”　　“恩，這是銘川的新開發區，才興建起來不久，住的人也不算多，小悅她們的新房就買在這了，所以婚禮和酒宴也都在這附近。”郭玲玲這才笑着解釋。　　這一帶就是新開發區，之前過來的平整馬路直通城外，馬路邊的建築漂亮整潔，住宅小區看上去也都是很清爽的風格，雖然只是一個內陸市，但只看這附近一帶的景觀，已經可以媲美一些大都市了。　　而這裏距離城外同樣不遠，郭正陽過來時一路感應到九個目標，此刻也還有八個都在感應範圍內。　　那件可能發生的大事，也應該就在這附近，就是不知道是會來自天上，地下，還是河裡？郭正陽來的時候倒是見到一條還算寬闊的河流從這一帶城外繞過。　　“走，帶你去認識幾個美女姐姐。”郭玲玲解釋之後再次開口，拉着郭正陽就走向酒店。　　而後不過片刻，等上了酒店9樓時，他就又見到了三道正从里側走出來的身影。　　走來的三個都是女子，二十四五的年紀，走在左側的細細看下竟然真是個美人，那五官輪廓若是細緻一些的觀賞，真的挺動人，要比郭玲玲都更美，屬於性感輪廓，但那只是細細辨別，乍一看，那位美人卻真有些胖，不止臉型因為發胖有些走樣，走樣的不再性感精緻，而是圓乎乎的樣子，胳膊腿更比郭正陽還壯，身高也有一米七五，走在那裡都有些唬人。郭正陽是眼力好，能隱約從對方發胖的輪廓中看出曾經的動人，但換了正常人去看，第一眼怕只會嚇上一跳，讚歎一聲好一個女漢子。　　中間那位身材不錯，但長相實在很一般，哪怕裝扮的很時尚，但卻是看了身材想犯罪，看了臉蛋心裏直接空蕩蕩，好大落差感的類型。　　最後一個，和身邊兩個一比就搶眼多了，嬌小的身材玲瓏有致，臉蛋也是可愛的娃娃臉，雖然算不上極品，但也有種小家碧玉的可愛模樣，就是和郭玲玲站在一起一比，差距直接呈現，這不是說郭玲玲臉蛋比她漂亮很多，而是郭玲玲身上那種溫柔如水的女人味，能不知不覺讓人看的更迷醉。　　這應該就是氣質上的差異了。　　“玲玲，你這丫頭還真把你弟弟帶來了？咦，原來你弟弟這麼帥，還這麼嫩？哈哈，帥哥啊！”　　幾個女人一見面，頓時一陣嘻嘻哈哈，其中那位壯女更是笑哈哈盯着郭正陽上下打量，說話很豪爽。　　另外兩個也差不多，全都在盯着郭正陽打量，小家碧玉更是看着看着就撲哧嬌笑起來，嬌笑着沖郭正陽拋了個媚眼，“小帥哥，聽說還在上高中啊，準備去哪上大學？要不去運城，到時候也給姐姐一個機會。”　　“滾，你這麼老的姑娘，還想荼毒我弟弟？”郭玲玲卻大怒，嬌嗔着推了小家碧玉一把，才馬上笑拉住郭正陽的手臂道，“這是我的，你們想搶？沒門。”　　“呵，你這不是都有個大帥哥了，江哥，這你可得幫我們一把啊。我們都幫着撮合你和玲玲了，你怎麼也得幫我們撮合撮合。”看得出來幾個女人和郭玲玲感情極好，哪怕是和郭正陽第一次見面，但開起玩笑來卻葷素不忌，被推開的小家碧玉就絲毫不見介意，只是咯咯嬌笑。　　那邊嬌笑中江偉傑也笑着開口，“呵，看來還是小帥哥受歡迎，小正，你可不能讓幾個姐姐失望啊，等下吃過飯咱們一起去唱歌怎麼樣？到時候誰能灌醉小正，誰就把小帥哥帶走。”　　一句話，那邊三個女人全都笑着贊同，郭玲玲卻也大笑，“你們就做夢吧，小正，快告訴她們，你是我的，堅決不受誘惑。”　　郭正陽頓時無語。　　就算知道這是大姐她們在開玩笑，他也根本不介意，但還要他也開口加入這玩笑中？　　他真想很認真的哀求大姐一聲，他已經六七十歲的人了，還是個殺人如麻的冷些屠夫，能不能不玩？　　無語中郭正陽沒有開口，幾個女人頓時咯咯亂笑，而郭玲玲也嬉笑着看向郭正陽，伸手就去捏他的臉頰，“別在那裝成熟了，你還真想勾引誰啊，快說。”　　“我說，我是你的。”郭正陽被折磨的沒脾氣，當場崩潰，他從頭到尾哪裡有刻意去扮過成熟？　　倒是他這一崩潰，又惹來一陣驚呼。　　“不是吧，你弟弟這麼大了，你還這樣對他？他竟然不發脾氣？”　　“那當然，我家小正最好了，可從來不會和我發脾氣，要不然我怎麼會這麼疼他。”　　“哇，這麼乖？你也太幸福了吧。”　　……　　一開始幾個女人只是在和郭正陽打趣說笑，就是等見了這一幕，加上郭玲玲驕傲的解說，卻真惹的幾人都眼睛放光。　　有個帥哥弟弟的女人恐怕真不少，但這麼大的弟弟還這麼乖巧聽話的，恐怕就真的稀少了。至少小郭那股乖巧勁足以看得人心裏發癢。　　“走，咱們吃飯去，別理她們這群瘋婆子。”郭玲玲則在幾個女人眼睛放光時，驕傲的挽上郭正陽的手臂就走。　　郭正陽也沒反抗，只是踏步時在心下重重嘆息一聲，自己一世英名，算是徹底毀在這個大姐手裡了。　　不過他也真的沒有覺得惱怒過什麼的，說句不好聽的，這些情況雖然讓他有些狼狽，尷尬，那種老成持重的心態遭遇這樣的場面，的確是顛覆性的打擊，不過重活一世，能再見到年輕開朗的大姐，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不是？　　比較起來英名什麼的，還似乎真不那麼重要了。

# 第六十章 猜對了

　　吃飯，唱k。　　被大姐拉着走出酒店，隨後的時間里，郭正陽也就算是一個牽線木偶，很机械的跟着大姐行事，哪怕此刻在他身側有很多可以掠奪的目標，但有大姐在身側，他還真沒時間去一一調查。　　而且就算有時間，讓他一一找到感應中的幾個目標，他也發現自己這次未必能下的去手了。　　別的不說，萬一再蹦出來幾個小孩子，就是意念讓他截殺的目標，他怎麼下手？　　這情況，的確讓郭正陽有些小失落。　　一開始發現這裏目標那麼多，他最先想到的就是好多罪孽啊！　　那麼多罪孽如果全部煉化，又該讓自己變強多少？　　但，但一下車就發現其中兩個目標只是幼童，他還真做不到獵殺那些孩子。　　當然，剩下的應該也不全是孩子，至少江偉傑就不是……　　小小區域聚集這麼多目標，這事情八成就是他所猜想的那樣，不知道哪裡可能會有寶藏現世，批量寶物同一時間揮灑而出，被一群很普通人的碰巧撿到，讓這些人同時遇到自己的機緣。　　又或者哪裡有爭鬥，某個強者遺物灑落一地，讓這麼一群人撿了便宜。　　而不管是哪種情況，得利的應該都不只是孩子。　　但在吃飯的時間一直和大姐在一起，他也真沒機會跑出去按着指引去搜索觀察目標。　　吃了飯，一群人就上了江偉傑的車，被這位青年才俊帶着去附近一個ktv唱歌。　　郭正陽也還只是無奈隨行，很無奈的聽着一群人彼此說笑，他只是靜靜坐着，基本不說話，只是聽。　　就是他這安靜的模樣，偶爾被郭玲玲這大姐逗弄一下也是從不發火，那乖巧勁卻讓大姐幾個女同學個個看的眼發光，也紛紛加入逗弄行列，搞得郭正陽直想吐血。　　他一個老怪物被自己姐姐逗着玩也就算了，還被另外幾個小丫頭調戲，真是太沒天理了。　　“哈哈，小正，你真太好玩了，來，姐姐敬你一杯。”　　“去你的，別教壞我弟弟，他這麼小喝什麼酒。”　　“切，他只是你弟弟，等我把他搶來當小男朋友，看我想怎麼調教就怎麼調教。”　　“你？省省吧，你什麼時候管得住你那張嘴，戒了吃貨這稱號再說吧。小正，別搭理他，來咱們唱歌。”　　……　　Ktv里，幾人也是剛坐下一會，就又有人過來調戲郭正陽，雖然被大姐擋了下來，但是郭正陽反而越來越鬱悶，隨後在那邊說笑中更快速起身，借口上廁所躲了出去。　　這陣仗他真受不了了，單獨面對大姐沒什麼，外加其他幾個小丫頭，真不行。　　“哈，小正，你不會是不敢回去了吧？我給你說，男人膽子小了可不行啊，臉皮薄也不行，那幾個女人你可別怕她們，你越怕她們越喜歡逗你玩。”郭正陽也就在走廊里待了一會，江偉傑就從包房裡走了出來，看了郭正陽一眼，頓時就大笑着上前，伸手在郭正陽肩頭拍了一下。　　郭正陽皺了下眉，但也沒說什麼，只是沖江偉傑笑了笑。　　“別怕，走，下次她們再敢逗你，我幫你擋着，你是玲玲的弟弟，我可也把你當弟弟看的。”江偉傑再次一笑，倒是很親熱。　　就是這話又讓郭正陽撇嘴，他並不覺得自己臉皮薄，不過他也發現眼前這位，臉皮的確還真厚。　　從頭到尾大姐明顯都是對他保持足夠的客氣和禮貌，這位還真不見外。　　“對了，你家裡是做什麼的？我聽小悅說玲玲他爸在南明是公務員，他們一家都在，應該過的還不錯，那邊我照顧不到，不過既然你在咱們銘川，以後有事儘管說一聲，能幫的我一定幫，千萬別和我見外。”郭正陽從他出來一句話都還沒說，反倒是江偉傑話很多，拉着郭正陽要走，邊走還邊豪氣的開口。　　這話又讓人一陣哭笑不得，而郭正陽也終於開口，“這個不用了。”　　江偉傑不知道郭家的底細？這不意外，大姐並不是那種愛張揚炫耀的人，而且她大學是在東海市、長三江一帶上的，郭正陽大伯卻在南明市、珠三角一帶任高官，兩地相隔何止千里，那麼遠的距離也沒必要把大伯的身份對同學講得一清二楚，說聲公務員也已經很清晰了。　　“嘿，你這孩子，膽子小就算了，怎麼還這麼見外？和我真不用客氣，就這麼說定了，等下我給你個名片，以後你有事儘管吭聲。”郭正陽的拒絕卻讓江偉傑啞然失笑，再次一拍郭正陽肩頭，才很大氣的一錘定音。　　說話里兩人也重新回了包房，剛一推開門，江偉傑就哈哈笑道，“幾位美女，你們的小帥哥回來了。”　　“哈哈，好，江哥，玲玲就交給你，這個給我。”　　“胡扯什麼呢，來，小正，坐我邊上，我看誰還敢欺負你。”　　……　　包房裡頓時又嘻嘻哈哈笑鬧成一團，這場景也再次讓郭正陽皺眉，大姐的確是他的福星，這次要不是託大姐的福他也不會來市裡，不會發現有這麼多目標人物和天機，但這福星同樣快把他折磨的抓狂了。　　隨後就這麼又過了兩三個小時，期間大姐的另一位同學，也就是明天的新娘小悅也來了一趟，又多了一個女人時場面也更熱鬧了幾分，而且那個新娘也有些不着調，很是跟着幾個姐妹調戲了郭正陽幾次，而後才又匆匆離去。　　畢竟結婚的事貌似也挺麻煩，那邊也正忙。　　新娘來了又走，兩三個小時后大姐這群人才算玩夠了，也都喝的不少，郭正陽徹底鬆了一口氣，總算清凈了。　　和江偉傑一起把四個都有點喝多的女人送回酒店，站在單獨的酒店客房玻璃窗前，郭正陽看着下方準備開車離去的江偉傑，目光倒是有些閃爍。　　終於清凈了，大姐都在隔壁房睡下了，他也可以行動了啊。　　江偉傑，他還要不要跟？　　是跟江偉傑，還是不管這個而去查探其他目標？畢竟附近還有其他八個目標呢，連最初下午時擺脫意念感應範圍的那個目標都也早回來了。　　就在郭正陽猶豫中，一股奇怪的波動卻突然從城外方向襲來，就像是一層海浪從窗外呼嘯而過，郭正陽猛地一驚，失聲低叫，“靈氣？？”　　可不是，那一層彷彿海浪，從城外撲向城內，從他窗外席捲而過的東西雖然肉眼看不到，但郭正陽卻感受的一清二楚，那就是靈氣波浪。而且是很濃郁的靈氣波浪，這種濃郁程度至少是正常世俗的十幾倍，甚至可能是幾十倍，比靈域中某些偏荒之地都要更濃郁。　　而失聲驚叫中，等郭正陽一轉身看向城外方向，更直接看到在無邊夜空中，一道道流光撕裂夜空，噗噗噗衝擊而出。　　有的直接沖入附近小區，有的沖入某座大樓，有的……就在郭正陽身前，一點寒光噗通一聲砸在江偉傑剛開出去的車子後車蓋上，發出一聲重重悶響。　　而伴隨着點點流光砸落，原本燈火還算明朗的附近街景，突然間就陷入了一片漆黑中，就是郭正陽的屋子里，燈光也驟然熄滅。　　“這麼快就出現了？還真有什麼上古洞府現世？一次湧現出這麼多寶貝？還有那麼濃郁的靈氣波浪。”如果是修士廝殺戰鬥，絕不會有那麼濃郁的靈氣波浪席捲着夜空而過，那恐怕還真是什麼上古洞府開啟，才有這種境況啊！！　　郭正陽頓時身子一閃，快速就沖向客房門外。　　他猜對了，小小區域內一次有那麼多人即將遇到機緣，其實這也只是一次性的，恰好是一次大機緣在附近出現，噴洒出多件寶物能被大批人撿到而已，但他的確沒想到他還沒開始行動，這一幕就出現了。

# 第六十一章 搶生意的

　　“靠，怎麼停電了？”　　“怎麼搞的，這麼大的酒店。”　　……　　郭正陽衝出客房走向走廊時，在他左右身後也泛起一陣走動聲，低罵聲，更也有人快速朝着電梯走廊方向走來。　　不過這些郭正陽根本沒理會，推開樓梯間的門就快速走了下去，停電？剛才幾道流光紛紛從天際遠處疾馳而來，一片片砸落，那些東西或大或小，說不定就是有哪個東西直接砸在了通電線路上，讓這一帶陷入了黑暗中。而現在的時間雖然已經接近晚上12點，很多人都已經睡熟，這樣的停電對那些睡下的人影響不大，但現代社會也不缺乏夜貓子。　　沒理會身後的響動，郭正陽很快就走到了樓下，等穿過已經點上蠟燭的酒店大廳，郭正陽剛到酒店外，就見到不遠處路邊的江偉傑正站在車子附近破口大罵。　　“哪個缺德鬼這麼沒公德心？媽的，我的車子……”　　郭正陽當場就想笑，不過他並沒有急着趕過去，而只是隔得遠遠的看去，眼中也閃過一絲古怪。　　結束了？　　不遠處的江偉傑原本是他的獵殺目標之一，腦海中意念也一直指引向江偉傑等待他去獵殺，但現在他腦海中指向江偉傑的意念已經轉化為搶，搶江偉傑手中的寶貝。　　不只是指向江偉傑的意念變了，原本在郭正陽腦海中感應的目標足有九個，而現在卻只剩下五個還是殺。　　指向江偉傑的意念變成搶，而另外三個卻直接消失了。　　指引着讓郭正陽殺戮目標的意念，能在幾公里內一直出現，但目標一旦得到機緣，轉為為搶的意念，距離就遠沒有那麼遠。　　“機緣已經出現，那些消散的目標，也是因為他們已經得到了機緣。”　　這時候的江偉傑，就算郭正陽再去獵殺，也沒辦法再從對方身上得到罪孽，最多只能搶來他的機緣而已。　　這情況也讓他心情變得頗為複雜，原本這麼多目標，如果全部獵殺的話又該是多少罪孽，可事情的發展卻不受他控制，他還沒開始下手，這些人的機緣就出現了，有的人更在第一時間得到了機緣，讓他錯失了獵殺良機。　　就在郭正陽看去時，遠處的江偉傑才在罵罵咧咧中揮手把手裡的什麼東西砸在地上，氣沖沖就走向酒店，郭正陽這才看了眼被他丟掉的東西，快速退回了酒店大廳。　　這時候酒店大廳還是亂糟糟的，部分住客正走下樓圍在吧台前爭論、質問……　　而大廳里也只有吧台有蠟燭的燈火，並不明亮。　　郭正陽避開江偉傑，等那邊進入大廳走向吧台時他才又閃身到了酒店外，等到了奔馳附近，郭正陽也只是看了眼被砸的深深凹陷下去的奔馳後車蓋一眼，就快速到了路邊彎腰，順手撿起一個賣相古樸的圓球。　　“靈器？”　　這圓球看上去樣式很古舊，大小和高爾夫球差不多，入手並不沉重，色澤灰暗，上面還有不少奇妙的花紋，藉著淡淡的星光，他不止看清了圓球的大致模樣，更能從圓球上感應到清晰的靈氣波動，就是這靈氣波動並不強烈，很淺淡。　　這是靈器！　　不過郭正陽也只是看了一眼，就快速把圓球裝在褲子口袋裡，藉著夜幕的掩護沖向馬路對面。　　不管這是什麼樣的靈器，現在都不是研究的時候，因為這附近幾公里範圍還有不少寶貝等着他入手呢。　　行走中郭正陽也從褲子口袋裡拿出了一個口罩遮在臉上，同時還有兩雙薄如蟬翼的手套。　　他大部分裝備都在學校，但因為早知道意念可能隨時出現，他也隨時可能面對各種突發情況，所以隨身也攜帶有部分裝備，像是被意念吞噬過的口罩，手套，薄的就像一張餐巾紙，隨身放在口袋裡都是輕而易舉，就是衣服他也脫了下來反穿在身。　　做好一切準備，郭正陽也到了馬路對面。　　此刻腦海中剩下的五個指引，最近的並不是正對酒店的小區，最初那小區里有兩個目標，但剛才就中斷了，現在距離他最近的還在前面。　　沿着指引快速在街道上行走，但走着走着郭正陽突然一頓身子，變轉方向就走向大路邊的花壇。　　等到了車道和人行道間的花池邊，郭正陽看了眼地下，又看看花池外的電線桿，眼中才閃過一絲狐疑。難道這次停電，和這裡有關？　　這路邊花池中間就是兩根電線桿，電線桿上架的有變壓器，下面是配電箱等等，不過距離這些東西幾米外卻是一片焦黑，焦黑的水泥路面上，一根東西直直刺入路面，只剩下一小截顯露在外。　　而那外漏的一截上偶爾還有電光閃爍，同樣也有一股股靈氣波動泛濫。　　郭正陽開始是奔目標而去，就是走到走着感應到這股靈氣波動才繞路過來的。　　看得出，這插在變壓器附近的寶貝並沒有真的撞擊在變壓器和線路上，它和地面的配電箱還隔了三四米距離，但這東西上偶爾乍現的細小電蛇，似乎說明了這是一件蘊含雷電屬性的寶貝。　　看了幾眼郭正陽卻犯了難，剛才那件圓球靈器，他可以毫不避諱的抓在手裡，那是因為之前江偉傑已經拿在手裡過，說明那圓球沒有殺傷力，但眼前這寶貝周邊還電蛇四溢，他怎麼拿？　　他現在只是聚靈初期，如果是強大的寶物，隨便外泄一點殺傷力，都能把郭正陽搞死的。　　“對了，這件東西應該是某個目標路過時發現，才有機會拾獲，既然意念指引這是某個目標的機緣，說明對方能拿得到，別人能拿，……那它現在向外逸散的電蛇是會消散的？再等等的話，我應該也拿的起來。”　　腦中閃過一絲思緒，郭正陽剛覺得找到了頭緒就突然身子一震，愕然看向城內方向，“又有新目標出現？”　　可不是，他還猶豫着該怎麼拿下這雷電屬性的寶貝呢，腦海中原本只指向五個目標的意念又突然多出了三個，那三個正是從城內方向趕來，更在快速靠近。　　愕然之後，郭正陽臉色也馬上一變。　　現在有人從城內方向趕來，而且來得很快，偏偏這三人都還是意念的獵殺目標，而且是從三個方向從城內趕來，很明顯是三伙人……　　“糟了，這新來的，怕不是被靈氣衝擊驚動才趕過來，而如果是被靈氣衝擊驚動的，那就很可能不是普通人。”　　這一次的事情，就是不知道哪裡的寶藏或者上古洞府突然出現，吞吐出驚人的靈氣席捲着城市而過，同時還有不少寶貝飛舞而出，而那些寶貝就散落在這附近，最初郭正陽感應到的那些目標是在這附近生活的普通居民，運氣好直接被寶貝砸在身側，順手撿起。　　這是他們的機緣。　　但不是住在這附近的人，就沒有這種好運了。　　他們遠不在寶物灑落的範圍內，但如果那些人里有高手，被之前席捲着城市而過的靈氣波浪驚動，自然也會趕來看看吧？　　之前那比世俗濃郁十幾倍甚至幾十倍的靈氣波浪，在普通人眼中自然是什麼也看不到，最多就是覺得有氣流從城市掠過，跟着就覺得空氣突然清新了好多，吸一口氣都讓人精神振奮什麼的。　　但高手的話，卻絕對不會簡單的以為那是一場清新空氣席捲而過。　　那樣的高手，如果能分辨出靈氣和正常空氣的不同，那隻要趕過來，自然也能發現在無邊夜幕下散落的種種寶物。　　畢竟在此刻，之前的靈氣波浪已經席捲着過去了，空氣里又恢復了最初的乾涸，枯燥，最多也就是靈氣波浪席捲之後，有部分靈氣遺落在這一帶，讓這一帶的環境比最初時好一些。　　但散落在這一代的寶物卻自帶靈氣波動，要比天地環境中的靈氣更濃郁，這對於高手而言就像是黑夜中的燈火一樣，很容易被發現的。　　郭正陽能在行走的時候突然感應到靈氣波動，發現隱藏在路邊的寶貝，那其他高手自然也能發現。　　這三個新來的目標，很可能也是高手，和郭正陽搶生意的！　　當然，這隻是一個猜測，說不定這也真是有三個普通人剛好開車從城內出來，路過這一帶，然後紛紛撿到幾件好東西。　　但郭正陽卻覺得後者的可能性太低，三個人，從三個方向，剛好在靈氣衝擊波動后快速趕向這裏？不管怎麼想，第一個可能性都更大。

# 第六十二章 螳螂捕蟬

　　“行動要加快才行。”很可能來了搶生意的，郭正陽也不再糾結這一個蘊含雷電屬性的寶物了，而是轉身就走。　　畢竟這寶貝他現在根本不敢拿。　　快速沿着路邊向前行走，郭正陽因為能感應到新來的三個目標在向哪個方向移動，所以很輕鬆的就朝着一個目標趕了過去。　　他也要先看看，他們究竟是真的高手來搶生意，還是碰巧路過，畢竟剛才的一切都只是他的推斷。而如果那真是高手，他更要觀察下對方是什麼層次的高手。　　快速行走中，幾分鐘后他到了一個小區外牆處，找了個陰暗角落翻了進去。　　但進入小區后沒走出幾步，郭正陽又突然一驚，好強烈的靈氣波動，那股靈氣波動真的太強烈了，要遠比他身上的圓球，還有之前在路邊看到的插在變壓器附近的東西強烈的多，那幾乎把大半個小區都籠罩在內。　　驚了一下，郭正陽又猛地抽動了下鼻頭，跟着就臉色微變。　　“血腥味？是人血……”　　在那強烈的靈氣波動下，他更隱約嗅到了一股血腥味，就在前方百多米之外層層高樓之後。　　郭正陽這才驀地加快了步伐，輕手輕腳到了前方一棟大樓拐角處，他身上這時候也有一件靈器，就是從江偉傑手中得來的那個圓球，那靈器也有靈氣波動，只不過圓球的靈氣波動很淡，郭正陽也就是能在幾米範圍內才能感覺得到，但前方的靈氣波動卻比這個強烈了幾十倍，那麼濃烈的波動，輕易就把他身上的細微波動遮掩了下來。　　要不然他也不會直接趕過去。　　而等他貼着大樓拐角處向前一看，頓時瞳孔一縮。　　前方大樓一個門洞外暢闊的水泥地上，一名穿着睡衣的女子正躺在地上失去生息，而在女子手裡還抓着一件散發微微光亮的事物，女子身前卻是一個西裝革履的中年，正要彎腰去女子手中抓起什麼。　　這樣的一幕，突然就讓郭正陽恍然大悟。　　“原來這兩個目標，即將得到的機緣是同一個！那個死去的女子，之前也是我感應到的一個目標，她運氣好，直接撿到灑落在家門口的寶物，但隨後卻會被那中年殺人越貨。”　　是啊，最初的時候郭正陽在附近感應到九個目標，異變發生時有四個人直接得到了機緣，其中一個貌似就在這小區中。　　但一個人能得到機緣，並不是一定可以把握住，像是江偉傑得到機緣時，是被寶物直接砸壞了奔馳座駕，氣得他罵罵咧咧中把東西砸在地上就想找人理論，而這個小區里有幸得到機緣的，卻是剛得到機緣不久，就會被人劫殺。　　她得到機緣后，恐怕都還不知道手裡的東西到底是什麼，就被人殺掉了。　　機緣，竟然就是導致她橫死的原因？？　　而那个中年，也正是剛才從城內方向快速趕來的三人之一。　　對方絕對是高手，被靈氣衝擊驚動趕過來，感應到那東西劇烈的靈氣波動趕了過來，然後突下殺手。　　恍然大悟中，郭正陽身子一閃手一揚，就從手中射出一道寒光，直奔那中年脖頸要害而去。　　對方殺這些普通婦孺毫不手軟，郭正陽要殺他，同樣不會手軟。　　而敢下手，也是因為郭正陽能感覺得出那個高手的實力並不算多出眾，至少對方沒有帶給他什麼危險感，要不然他只會轉身就逃。　　“呼呼～”　　一記飛刀射出，前方正要從那女屍手中拿寶的中年也猛地一驚，伏身滾向地下，但郭正陽卻早有預料，第二刀早已又從手中射出。　　第三刀更跟着第二刀一起射出。　　這些飛刀同樣是他隨身攜帶的，畢竟被歪葫蘆吞噬之後，這些原本的小水果刀都變得薄如紙張，裝在同樣被歪葫蘆吞噬過的刀鞘里，就像是一根根鋼筆，隨便一個口袋裝上四五把，都還沒一個正常錢包占的空間大呢。　　因為他現在只是聚靈初期，遇到戰鬥只能靠肉搏，加上意念出現向來都是出其不意，而他自重生后也殺過不少人了，可以說招惹了不少孽債，這種利器自然要隨身攜帶着以防萬一。　　兩記飛刀一前一后在黑夜中劃破二十多米距離，一上一下直取中年要害，中年在身子翻滾中雖然又躲過了一刀，但第三刀卻噗的一聲就從他肩頭刺過。　　一刀之後，郭正陽第四刀第五刀又直追而出，在中年身形一閃勉強躲過第四刀時，第五刀就噗的一聲穿過左胸，直刺得中年身子一僵，噗通一聲就癱軟在了那裡。　　郭正陽這才快速上前，等到了兇案現場時，大眼一掃，眼中突然就閃過一絲怪異。　　好性感的一個女人……　　到了兩具屍體前，他最先看到的就是夜色下，一張漂亮動人的精美臉蛋，這個穿着睡衣的女人要比他大姐還漂亮幾分，身材更火辣的厲害，細腰豐臀，胸前鼓囊囊的，算是一個小極品美人了。　　但可惜這個極品美人卻被人用利器刺穿了心臟，甚至動手的還用力在她心臟處攪了幾下，死狀凄慘的厲害。　　看了一眼，郭正陽才快速蹲下身子收拾現場，不止把自己射出去的幾把飛刀一一撿了出來，同樣把那女屍手中散發著熒光，以及強烈靈氣波動的東西拿在了手裡。　　當然，那被他斬殺的中年，屍體上一樣冒出了一縷縷罪孽被郭正陽吸納，就是現在郭正陽沒時間煉化罪孽。　　讓罪孽沒入體內，他才觀看起了寶物，這東西似乎是什麼妖獸的鱗片，不過它上面卻帶着一股荒涼悠遠的蒼茫氣息，讓郭正陽都身子一顫，似乎感覺到一股奇妙的威壓。　　這種威壓是來自靈魂上的壓迫，似乎要壓迫的他靈魂凝滯一樣。　　“這鱗片上的靈氣波動，遠超我剛才得到的圓球許多倍，怪不得這中年會感應到。”　　猛地一哆嗦，把視線從鱗片上移開，郭正陽才快速向原路返回。　　至於現場，他也真沒時間處理了。　　畢竟探查了一次，他也發現了新出現的三個目標還真的是高手來搶生意，現在處理了一個，還有另外兩個呢。　　他要在留在這裏處理現場，不說這裏的血腥味隨時可能驚動居民，另外兩個搶生意的也會隨時把其他寶物搶掠一空的。　　“咦，……”但也是剛離開小區，郭正陽就身子一頓，猛的看向馬路對面。　　馬路對面，原本感應中的一個目標突然消散，這目標是最初那幾個目標之一，似乎也是附近的居民，感應消散說明他已經把機緣拿到了手裡，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後來的幾個高手裡，正有一人快速趕向那目標消散處。　　“嘿，機緣，機緣……這天機可都是好東西，誰能有幸遇到天機都是走了大運，但這一次，卻不知道有多少人會因為這些天機而橫死。”　　輕語一聲，郭正陽並沒有直接趕過去，而是快速走到路邊，沿着路邊花壇走出近百米，才抓出一個刀子就在花壇邊挖土，挖出一個坑洞，把手裡的鱗片和圓球全部放入泥土中掩埋住，又站起身子在原地感應了下，他才快速又趕向馬路對面。　　最初那個圓球靈氣波動很輕微，他才敢隨身帶着去查探目標，但新得的鱗片靈氣波動那麼強烈，他只要不是白痴就不會一直帶在身上。雖然就在路邊挖個坑掩埋這方式很不保險，可現在的郭正陽也沒其他更好的選擇。

# 第六十三章 混亂一夜

　　“來晚了。”　　“咦，這個人已經得到了一件寶物，我腦海中的意念竟然還沒消散？意念感應中他還是我的獵殺目標，看來他這次機緣，是要得到好幾件寶物，……”　　……　　片刻后，等郭正陽又按着意念指引穿過一個小區，到了某一棟大樓下，但剛到這裏他看到的就是一道身影從小區深處的院牆翻了出去。　　而在此刻郭正陽身側的住宅樓上，也有一股股血腥味飄散。　　不過讓郭正陽意外的是那個離開小區的背景，明顯已經從飄散着血腥的房間內得到了一件寶物，因為他走的時候身上也有強烈的靈氣波動，但在郭正陽腦海中，對方依舊是他的獵殺目標。　　正常情況下，目標如果得到機緣，距離遠的話意念就會消散，這次卻沒消散，依舊還是指引着他去獵殺，所以郭正陽在思索了一瞬后馬上就明白前面的目標這一次的機緣，並不只是一件寶物，而是多件。　　不過說的也是，對方既然是能感應到靈氣波動的高手，現在又是在這一帶尋寶，而這裏又有那麼多寶貝，他只要一直尋找下去，恐怕還真不止能搜刮到一件寶貝。　　思索之後，郭正陽也快速按着意念感應輕手輕腳追了過去。　　至於散發著血腥味的房間，郭正陽也並沒有上去看看的心思，不用看他也能感應到，那血腥味不只是發自一個人。　　如果判斷沒錯，那個房間里應該至少死了兩人。　　不同人的血液味道，本來就有不同。　　從這個小區逃出去的身影，比上一個西裝中年都更狠啊！　　說不定就是闖入誰家之後直接滅門。　　快速追出去，郭正陽追着追着卻突然一愣，又猛地放慢了追蹤的速度，嘴角更閃過一絲奇妙的笑容。　　因為他發現有兩個目標正在彼此靠近，而且感應中這兩個目標還都是不久前才過來的高手。　　“來了三個高手，一個已經被我斬殺，剩下的兩個也都是感應着寶物的靈氣波動在四處搜索，他們最先感應到的就是靈氣波動最劇烈，範圍最大的寶貝，但正因為這些寶貝波動強烈，所以也很容易被多個人同時發現。這次說不定有樂子看了。”　　速度放慢，等郭正陽發現兩個目標相遇后，才又加快速度趕了過去。　　而後還是站在街邊一處牆角，他很快看到前方一條巷道里，兩道身影正在翻飛騰挪，彼此壓抑着聲響快速交戰。　　兩人里其中一個是留着寸頭，身形高大的青年，他的身手極好，郭正陽看了幾眼后就判斷出對方怕不是只比賀亦仲弱了一籌，和郭正陽自己的身手也差不多，而這個寸頭，也正是從方才小區里走出來，郭正陽一路跟蹤者的那個。　　另一個長發男子，身手應該只和賀亦仲的徒弟差不多，就算長發男手中拿着利器，但還是在短短時間內就被壓制的崩潰，等寸頭一把抓住長發男拿刀的手腕，猛地向前一桶，一刀刺入長發男肚子，戰局已經基本接近尾聲。　　剎那之間郭正陽才猛地出手，在三十多米外甩出一記飛刀，直奔寸頭后心。　　寸頭的反應卻極為敏銳，猛地一個閃身就到了長發男身後，速度快的驚人，讓長發男的身子擋在了飛刀去路上。　　但噗地一聲之後，飛刀直接從長發男心臟處刺過。不止穿透了長發男的心臟，更是直接刺入了躲在長發男身後的寸頭體內。　　畢竟這不是一般的利器，而是被歪葫蘆吞噬過，幾乎是削鐵如泥的利器，正常情況下就算是遇到有人拿槍暗殺，寸頭的反應也是很正確的，拿個人肉盾牌擋在身前，子彈都能擋下，可惜郭正陽的刀比子彈都鋒利的多。　　噗噗～　　又是兩刀在黑夜中穿刺而過，從寸頭胸腹間沒入他身後。　　短短几個呼吸，郭正陽才快速走了過去。　　等到了近前時，他看到的也就是兩具疊在一起倒下去的屍體。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今天晚上的一切實在有些亂，那些居住在這一代的居民，有那麼一批運氣真是好的爆棚，正在家裡睡覺都有寶貝掉在家門口，讓他們輕鬆撿到機緣。　　可是這些好運氣卻在今晚成了不少人被殺的原因，那些運氣好的居民對於隨後趕來的三個高手來說，還真的只能算是等待被捕獵的羔羊。　　而相對於這幾個高手，郭正陽反而是螳螂捕蟬黃雀在後，成了最後的獲益者。　　甚至這幾個高手裡，那個寸頭死的更是冤枉至極，他的身手真的很不錯，如果是面對面和郭正陽搏殺一場，最後誰生誰死都不一定。　　但郭正陽突下殺手，對方卻拿長發男的屍體當肉盾，直接就被過於鋒利的飛刀連串刺殺，估計他到死都沒看清楚下手的是誰。　　看了地上兩具屍體一眼，郭正陽才快速開始吸收罪孽，又是兩個目標的罪孽，短短時間內他收穫的罪孽就比以前兩個月還多，感受着體內充盈的灰氣，郭正陽先是一喜，隨後還是一一從兩人身上翻找出他們獲得的寶物，然後又把甩出來的飛刀裝進口袋，才快速消失在了夜幕下。　　最初他感應到九個目標，靈氣衝擊之後有四個人直接獲得機緣，隨後在三個高手殺來的時候，也還有一人獲得機緣，不過那個人剛得到機緣不久就被寸頭青年獵殺。　　所以到現在，他腦海中也只剩下四個目標還沒得到自己的機緣。　　這些自然都要一一去看看。　　同樣的，就算是那些已經獲得機緣的他也要去看看，雖然那些獲得者，江偉傑直接把機緣扔了，一個美女被西裝男捅死，寸頭殺了一家。　　但剩下的一樣還有兩個人沒事。　　這一夜，註定是一個混亂的夜晚，短短時間內就有至少六條人命喪生，因為郭正陽也不清楚之前寸頭獵殺的那個房間里究竟是死了兩個人還是更多，他只能嗅得出那血腥味不止來自一個人而已。　　而區區幾公里範圍內，一晚上就有那麼多人喪命，到了明天怕不是肯定會引起巨大轟動，但現在郭正陽卻根本沒時間去理會這些。　　畢竟他現在還有太多事要做！

# 第六十四章 豐厚收穫

　　“發了，這一次真是發了，九件寶物全部到手。雖然我也不認識這些都是什麼，不過肯定是好東西無疑。”　　半個小時后，銘川市新區一條幽靜的巷道內，郭正陽看着地上一件件寶貝，心情也頗為激動，雖然這一次天機現世引出了一大片亂相，但最終所有揮灑在這一帶的寶貝還是全被他搜刮到手，而且他還斬殺三個目標獲得三次罪孽。　　這收穫很大很大，大的驚人啊。　　只不過在驚喜中，郭正陽突然又無奈一嘆，他發現自己心還是不夠狠，如果心夠狠，那他能斬殺的目標就不只是三個，而是更多。　　但之前半個小時，等他按着意念指引一一發現最後四個目標時，面對一個正在家裡熟睡的八九歲的女童，一個六七十歲的老頭子，還有另外兩個同樣在睡覺的普通男女，思來想去他都沒能下的去手。　　所以在隨後他只是靠着靈氣波動的感應，把對方將要得到的機緣提前拿走了而已。　　至於已經得到機緣那兩個，郭正陽同樣只是偷走了對方的寶貝。　　說起來也好笑，已經得到機緣卻沒有被之前三個高手發現的那兩個，就是他剛來酒店時在酒店不遠處玩耍的小屁孩。　　其中一個小孩子都還在睡覺，一件寶貝直接穿過打開的窗戶落在了那小屁孩床頭，小傢伙甚至都沒醒，就讓寶貝落在了身上，另一個似乎是寶物落下時醒了，還拿着寶貝玩了一會才扔到了玩具堆里。　　郭正陽偷走這東西時，倒沒什麼心理不安，說起來要不是他斬殺了三個高手，那兩個孩子就這麼把寶貝擱在身邊，下場……　　就算那三個高手已經被解決，那兩個小屁孩就這麼把帶有靈氣波動的寶貝放在身邊，一樣很可能在隨後被其他高手發現。　　所以他就算不告而取，但心下反而覺得對方要謝謝他才對呢。　　等最後一一把各種寶貝收拾到手，包括之前被他埋在花池裡的兩件東西也被拿了出來，看着地上的九件寶貝，郭正陽欣喜之餘，卻又一陣頭大。　　寶物得到了，很多，但這些東西身上不少都散發著靈氣波動，埋在地下時還好，但帶在身上，他又怎麼遮掩那些靈氣波動？　　靈氣波動不遮掩的話，這些東西就是禍根，但他現在也沒什麼能力遮掩這些寶貝的靈氣波動，而且這九件東西或大或小，最大一個都比籃球還大，似乎也不好隨身攜帶。　　“沒有儲物戒指，太不方便了，以前被歪葫蘆吞噬的各種寶貝都只能裝在背包里，眼下這些有靈氣波動的寶貝更不好存放，不過現在給我一個儲物戒指也沒用，我又沒誕生靈識，……”　　“算了，還是先找個地方埋起來，不過不能埋在這附近，雖然我沒殺最後的四個目標，但這裏已經死了那麼多人，要不了多久就會驚動全城，到時候肯定有大批警察地毯式搜索，要埋，也要埋在城外。而城外……我更要去看看。”　　……　　頭大了一會，郭正陽還是很快用外套捲起地上的寶物就趕向城外。　　這些東西不好隨身攜帶，只能先找個地方埋了。而城外才是最安全的，畢竟這一夜附近可死了不少人，引起轟動是必然，到時候警察們也會地毯式搜索，他也必須要先處理下一身贓物。　　還有就是，這些寶物很可能是附近某個上古洞府突然現世吞吐出來的，那是不是說，如果他在附近找一找還能找到什麼上古洞府的痕迹？　　靈氣衝擊剛出現時他只在附近搜刮寶物，是因為這些東西距離他近，就在身邊，並不是說他已經忘記了這些東西為什麼會出現。　　所以他現在一樣還有很多事要做，根本沒有浪費時間的資本。　　快速帶着一批寶物全力奔向城外，雖然此刻天色陰沉，但郭正陽超凡的視力受到的影響並不是很大，在找了一個偏僻之處，又在附近做了些標記后，他就拿出刀子在地上挖坑，等把所有東西埋進地下，又收拾一番后，時間又已經過去了半個小時。　　做完這些他才又起身朝着更遠處的黑暗中走去。　　但這一走，足足耗費了一個小時，郭正陽都沒有發現自己想尋找的目標。　　他已經肯定這些東西應該是從什麼寶藏或者上古洞府里噴洒出來的，不然之前不會有那麼濃郁的靈氣波浪衝擊而過，而在靈氣衝擊后還有這麼多寶物揮灑在銘川市新區，說明那地方應該不遠的，以他的腳程，全力奔跑的話速度也是很不錯的，可是在附近搜索了一個小時，他最終還是一無所獲。　　“奇怪，怎麼會一點痕迹都找不到，難道那什麼寶藏或者上古洞府在噴洒出一波靈氣和一批寶物后，又隱匿了下去？”　　站在市區幾公裡外的河道邊，郭正陽苦思冥想，臉上也帶着一絲鬱悶和失落。原本以為還能找到更大的寶藏，但現在怎麼也發現不了端倪，他怎麼可能不失落。　　當然，就算真的被他找到寶藏或者上古洞府的入口，他也未必就敢直接進去，那些地方肯定有前人留下的厲害禁制，這不是可能，而是必然，要不然那麼一個洞府或者寶藏就不可能在附近隱藏起來，早被人發現了。　　他只是聚靈初期，如果冒然進入那樣的地方，說不定眨眼間就會被禁制抹殺。　　所以就算能找到他也未必敢直接進去，但找到之後會不會進入，和找都找不到，意義明顯還是截然不同的。在河邊又思索了片刻，郭正陽才又快速動身，繼續向更寬廣的地帶搜索，還是再找一下，要是真沒一點線索，那他也沒辦法。　　只不過這次尋找依舊是落空，等時間已經到了凌晨三點多，郭正陽的身影才出現在了銘川市新區。但走着走着他才突然又神色一凜，深深看了前方市區一眼，眼中也閃過一絲古怪，亂，好亂啊。　　雖然隔得還很遠，但他已經聽到了大量的警車呼嘯聲和嘈雜的人聲……　　不過說的也是，雖然新區住戶不多，但畢竟也住下了不少人，之前那麼多兇案，四具屍體都是在戶外，要麼小區樓道門洞口要麼就是巷道里，在兩三個小時后被發現，似乎也不值得意外。　　唯一還好的是這時候的新區大部分地帶都還在黑暗中，依舊停着電。　　要不然郭正陽現在想混進酒店怕不是都有些麻煩。　　“這一帶的電路可能是被那蘊含雷電屬性的寶貝破壞了，破壞的還比較嚴重，不過這的確是好事，要不然事情也不可能這麼順利。”　　警車呼嘯的地方，距離郭正陽等人下榻的酒店並不近，等小心翼翼抹灰酒店上了9樓，更確信這一路應該沒被什麼人發現，郭正陽才長長鬆了一口氣，癱在床上就開始睡覺，之前幾天不眠不休學習已經很累，剛才又全力奔走幾個小時，他真是快累垮了。　　巨大的疲累席捲而上，郭正陽對於樓外疲於奔走的大量警察，根本就不聞不問，很快就陷入了香甜的昏睡中。

# 第六十五章 也太亂了吧

　　“哈～”　　凌晨五點多的光景，天還沒有亮起來，但銘川市公安局會議室內，卻已經坐滿了身影，而這些身影看上去也基本都是剛從被窩裡爬起來似的，有的人還忍不住哈欠連連。　　但在大部分人精神並不怎麼振奮的情況下，坐在首座一名男子卻是皺着眉抽煙，一根接一根，身前煙灰缸里已經快塞滿了煙頭。　　在會議桌左首靠下位置，同樣有一人身前的煙灰缸里也塞滿了煙屁股，兩個人的煙霧繚繞，把整個會議室都搞得有些煙雲瀰漫。　　“好了，既然都來了，那現在就讓刑警隊的小王把事情說一下。”　　又抽了一口煙，把煙屁股塞進煙灰缸，為首的中年男子才驀地看向左側。　　一句話后，不少也還帶着疑惑的身影才紛紛看去，的確，到現在很多人還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都是正睡着被人從被窩裡叫起來，消息靈通的隱約知道出了大案子，好像是人命案，死的還不止一個，消息不那麼靈光的，到現在更只是一頭霧水。　　而在眾人注視下，看上去已經三十多歲，不過面對一屋子年紀都在四十左右，還真只能稱作“小王”的青年警察也站了起來，一臉嚴肅的彙報，“今天凌晨兩點二十七分，110值班員接到消息，有人在新開發區昌平小區發現屍體，等值班民警和刑警隊趕過去，才確認了死者身份，其中女死者是市裡萬華地產萬總的女秘書，被人用匕首捅穿了心臟，而且心臟處還有利器攪動的痕迹，而根據現場觀察，行兇者應該就是另一個男死者，劉氏企業的劉總。劉總應該是先用匕首殺了女死者，又被第三者殺死。”　　“嘶？萬華地產？劉氏企業？”　　“……”　　……　　簡單幾句彙報，屋子里不少人才紛紛一驚，有的人甚至倒抽起了冷氣，這還真是大案子，萬華地產的萬總，那可是市裡萬書記的小舅子，市裡數得着的人物，他的女秘書被殺了？被劉氏企業的劉總？　　劉氏企業，那可也是市裡的明星企業家啊，和市裡好幾位大佬都有很不錯的交情，竟然死了？　　大半夜的，劉總怎麼會跑去新區捅死了萬總的女秘書？這……什麼情況？　　“發現情況之後，刑警隊已經全力出動，開始在周邊一帶排查線索，跟着就在距離昌平小區一千多米外的小巷深處，發現了另外兩具屍體。”在人群紛紛驚愕時，小王也再次開口，“新發現的屍體，其中一人是市裡張家的打手，很受張家器重，另外一個，卻是公安部通緝五年的一個逃犯，身上已經背了12條人命。根據屍體推斷，這兩個人的死亡時間應該在劉總兩人之後，不過相差不會超過半小時。”　　轟～　　會議室里一下子又亂了，很多人還都亂的很錯愕，不過錯愕中小王就繼續開口道，“剛發現這兩句屍體不久，辦案刑警又在小巷五百多米外一個小區內發現一宗滅門案，兩大一小，那一對夫妻年紀大約二十七八歲，都只是普通上班族，而死去的那個孩子只有三歲。根據現場偵查，滅門案應該是那個被公安部通緝五年的逃犯做的，那個逃犯先是殺了這一家三口，逃出去后，又和張家的打手起了衝突，兩人爭鬥中，逃犯把兇器刺入張家打手的肚子，但就在這時候，兩人又被第三者突下殺手，全部死於非命，而且這個下手的第三者，應該就是之前殺害劉總的那個。”　　這一段話完畢，小王才一一衝會議室內的領導們點點頭，而後就坐了下去，給自己重新點上一根煙就狠狠抽了起來。　　但會議室里卻猛地炸了鍋，領導們全都被震得面面相覷，就算有些人來之前已經知道了是發生了命案，還是大案，可現在認真聽了王隊長的訴說，一樣被這案子給震得發矇。　　可不是么，七條人命啊！　　短短時間里死了七個人？　　這對於一個普通地級市來說，也絕對是了不得的大案子了，更別提這些命案里，還牽扯到了不少身份奇怪的人。　　大老闆的女秘書，明星企業家，張家……市裡涉黑而且混的最大的那個張家的打手？公安部通緝多年的重犯？　　這麼一幫人，身份也太亂了吧。但這麼亂的一批人，就幾乎都在同一個時間段橫死。　　“大晚上的，劉氏企業的劉總，跑到新區捅死了萬總的女秘書？然後又被第三者殺害。”　　“公安部通緝的重犯，先是在新區殺了一家三口滅門，又遇到張家打手起了衝突，在要殺死張家那個打手時，又被神秘第三者殺死？就連張家那個打手最終也是死在那個神秘第三者手裡？”　　“這到底怎麼回事？”　　“這麼說來那個第三者才是關鍵，找到他就能破案？王隊，有線索沒？”　　……　　會議室里亂成一團，不過很快就有人在喃喃自語中猛地看向王隊長，王隊長也馬上滅了煙，起身道，“有！我們現在基本已經知道了第三者是誰？”　　“知道了還不快抓人？”　　“這麼大的案子，肯定會引起廣泛關注，人抓到沒？！”　　……　　一聽刑警隊已經鎖定了目標，會議室里極為領導才紛紛開口。　　但王隊長卻臉色一變，變得甚至都有些慌亂，“我們只知道，那個人應該就是前陣子在清源市殺死賀家眾人的神秘人，除此之外就什麼都不知道了。因為今晚的三個死者，劉總，那個逃犯，還有張家那個打手，三個人致命傷都是由食指指肚寬，薄如指甲蓋的利器洞穿心臟而死，這種創傷，和清源市賀家所有死者的致命傷幾乎一模一樣，而且劉總等人的死亡現場，也都沒有絲毫證據留下，種種跡象都和清源市賀家被滅門的情況差不多。”　　一句話，原本亂糟糟的會議室，突然間就死一樣沉寂了下去，幾乎所有人都猛地瞪圓了眼，張大了嘴，愕然不語。　　愣了片刻，突然就有人猛地把衣服緊了緊，才也帶着一絲慌亂。　　是啊，哪怕在座的一群人都是掌控銘川市所有警力的大領導，可是一聽到賀家滅門案，所有人還都是不寒而栗。　　主要是那個滅了賀家那個兇手，太殘暴，太恐怖，也太神秘了。　　臨市那個殺人狂魔，一手滅了整個賀家，而且其中一處現場還是好幾個練家子，高手射空了好幾個彈夾，卻被那個殺人狂魔用冷兵器全部斬殺，那個傢伙的恐怖想起來就讓人顫慄。　　而且直到現在，賀家都被滅了那麼長時間了，臨市出動無數警力都沒查出一點頭緒。　　甚至他們都聽說臨市那些警察根本就沒幾個人敢真的去認真查探，幾乎都是在打醬油一樣磨磨蹭蹭耗着……說的也是，好多個平時輕鬆能打趴七八個青壯的高手拿着槍，打空了自己的子彈夾，卻被人用冷兵器斬盡殺絕，這樣的兇徒，簡直就像是無影無形的惡鬼一樣，有幾個普通警察敢去真的查？他們難道不怕死么？　　那麼恐怖的傢伙，在那一段時間里更是嚇得整個臨市雞飛狗跳，嚇得無數道上混的都像是受驚的老鼠一樣倉皇逃出了臨市，辦事的警察也不敢儘力去查，就在前幾天，領導群里還有人在心下感嘆臨市的同行不知倒了多大霉才這麼點背，碰上這麼一個變態兇徒，賀家的案子估計也鐵定沒法破，要成懸案了呢。結果怎麼他的轄區內也遇到了那變態？　　這不是坑人么。　　一聽到今晚新區里好幾起命案都是那個惡鬼所為，會議室里，真的當場抓瞎了。一眾領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有些崩潰。　　不過在不少人崩潰中，同樣有人一臉的蛋疼，今天晚上的事，也太亂了吧。　　這絕對是大案無疑，但牽扯到案中的各人身份關係，還真是亂的一塌糊塗，亂的人無語。

# 第六十六章 出去躲躲

　　“砰砰砰～”　　天，終於亮了起來，伴隨着一陣敲門聲，癱在床上睡得正香的郭正陽也猛地睜開了眼，等抓出手機看了下時間，他才輕輕一笑，七點多了，這一睡，直接睡了三個多小時，可真是夠長的了。　　而睡了三個多小時后，充沛的精力又重新回到了體內，郭正陽很快就下床走向門口。　　昨天晚上回來后他也本就是穿着衣服睡得。　　“哈，你這傢伙，還這麼喜歡睡懶覺。”等客房的大門被打開時，門外一臉神清氣爽的郭玲玲也笑着向郭正陽看來，在郭玲玲身後也正是她的幾個女同學。　　“小帥哥，早啊。”　　“哈哈，昨天晚上辛苦你了。”　　……　　幾個大姐姐級的人物紛紛沖郭正陽招呼，郭正陽也笑着回了聲，然後郭玲玲才招呼着讓他一起下樓吃早飯，吃了早飯，一起去參加婚禮。　　郭正陽答應的很痛快，回頭洗了把臉就和大姐等人一起走向樓下。　　就是走着走着，剛到大廳，郭玲玲等人才紛紛一驚，愕然看向前方。　　此刻的酒店吧台附近，兩個穿着警服的警察正在盤問着什麼，門外還有一輛警車，除了這些之外，他們甚至都能看到附近有不少面色慌亂，搞得整個大廳里氣氛也有些壓抑。　　“出什麼事了？一大早就有這麼多警察？”　　幾個人還在愕然的時候，吧台附近的警察也看到了下樓的幾人，很快就有一人走過來問詢，問了下幾人身份，哪裡人等等，又問幾人昨晚有沒有聽到什麼不尋常的動靜。　　毋庸置疑，昨天回來后就喝醉的郭玲玲等人全是一臉茫然。　　而那警察問的同樣不敬業，隨便盤問了幾句就轉身離去，就彷彿應付差事一樣，跟着也只是幾分鐘后兩道身影就離開了酒店。　　等警察一走，大廳里才猛的亂了，原本在休息區或者通向餐廳路上還有些壓抑的身影，紛紛就亂嗡嗡開口。　　“到底怎麼回事？一大早就有警察上門？”　　“你不知道？死人了，昨天晚上這附近出命案了！”　　“不是吧？命案？”　　“嘿，不是一般的命案，我聽說死了八九個呢！”　　“噗～吹吧你，死了八九個？凈扯淡，要是死那麼多人，這些警察隨便問問就走了？早就上樓一個個房間盤查了吧。”　　“那你是不知道，這些警察是不敢查，因為殺人的太恐怖，其實市局已經知道是誰殺的了，但是從上到下，沒幾個人敢真的追查下去。”　　“我靠，你到底睡醒沒有？死了那麼多人，知道兇手了不敢查？”　　“不信就算了，我也懶得和你說，媽的，那個殺人狂魔竟然也在銘川，就在這一帶，我靠，我得先閃了，先去省城避避。”　　……　　亂槽槽里先是有人發出一聲問詢，跟着就有人好像真知道什麼似得，神秘兮兮說了幾句，在惹來不少人的關注，同樣有人滿臉不信的質疑時，那人卻隨便說了幾聲就裹了裹衣衫，慌亂的看了左右一眼，逃一樣溜向了酒店外。　　這貌似知情的人一逃，剩下的卻面面相覷，紛紛無語。　　剛才那人說的是真的？昨晚真出命案了，還死了那麼多人？一大早就有警察登門，這似乎的確出大事了，但真要死了那麼多人，警察卻又查的那麼敷衍？難道也真的像是之前某個人說的那樣，就算警察們知道兇手是誰，卻根本都不敢認真去查？　　殺人狂魔，嚇得警察不敢查？然後之前那人一提起來，語焉不詳隨便說兩句轉身就逃？聽口氣還是要逃離銘川市？　　詭異的一幕幕，也讓郭正陽身側的幾個女人紛紛驚得花容失色，全都驚恐的看着左右，幾人眼中更都帶着迷茫，到底怎麼了？也是在疑惑中，酒店入口處卻突然走來一人，看到那人，郭玲玲等人才紛紛一喜，不過很快眾女就又再次呆了。　　剛進酒店的是江偉傑，但此刻江偉傑在行走中卻有些畏縮而慌張，臉上，眼中，全都有着難以遮掩的惶恐。　　“你們起來了？走，咱們去市裡吧，今天婚宴換到市中心了，我就是來接你們過去。”畏縮而慌張中江偉傑也發現了幾人，馬上就踏步走了過來。　　“換到市中心了？怎麼了？”　　“不是吧，昨天晚上這真發生命案了？”　　……　　江偉傑的話卻又讓郭玲玲等人再次懵了。　　“你們知道了？是有命案，我聽說就是晚上兩點左右，死了七個。”江偉傑也一驚，而後才壓低聲音開口。　　一句話就嚇得幾女馬上紛紛尖叫，不過驚叫中郭玲玲卻也瞪圓了眼開口，“真死了那麼多人？不過剛才那些來查案的警察，辦事好敷衍啊，隨便問兩句就走了。”　　“切，他們哪敢查啊，你們是不知道下手的有多狠，那個殺人狂魔，我敢打包票，就算市局那些人知道對方現在在哪，有沒有人真敢去抓都不一定。”江偉傑卻不屑一笑，不過還是馬上又道，“咱們先走，路上再說。”　　神秘而緊張的表情，無端端又給現場增添了幾分恐怖氛圍，嚇得幾女雖然又想尖叫，但還是全都白着臉起步，表情動作同樣變得慌亂起來。　　而起步之後，等幾人在酒店外上了車，才終於有人忍不住開口，“江偉傑，到底是誰啊，那麼嚇人？死了這麼多人，警察都不敢查？”　　“你們是不知道，這個人最早是在臨市清源市出現的，一出現就滅了清源市首富一家，死了八九個，殺人不是關鍵，你知道那個人多變態么？清源市首富，聽說可是練家子，身邊的保鏢，赤手空拳都能輕鬆打趴下五六個青壯年，這麼多好手全都拿着槍，打空了好幾個彈夾，卻被那個人用小水果刀全部殺了，而且據說現場沒留下絲毫罪證，好像那人一點傷都沒受，這種人簡直就是惡鬼，警察也沒幾個不要命啊，就算知道他在哪，又有幾個人敢去查？”　　江偉傑卻隨着問話猛的打了個寒顫，讓正在發動的車子都猛地死了火，而他說的話，也當場又讓車子幾個女人紛紛大驚，全都嚇得瑟瑟發抖。　　對方這說的還是人么？平時赤手空拳輕鬆打趴下五六個青壯年的高手，全都拿着槍打空了好幾個彈夾，還被人輕鬆給滅了？用的小水果刀？　　“那個人在清源市滅了首富一家，現在隔了快一個月了，清源市都沒查出一點線索，誰知道昨天又出現在了咱們銘川，哎，這次樂子大了，你們也小心點，今天婚禮完就趕快回去吧，我也得出去躲躲。”　　等江偉傑又一句話說出口，幾個女人才再次大驚，“你也要出去躲？你和他有仇？”　　“當然沒啊，要有仇我早死了，不過誰知道那個惡鬼為什麼殺人啊，昨天死的七個人，身份背景亂的一塌糊塗，有的是市裡一個大老闆的小秘，有的是明星企業家，有的是混黑的，還有一個逃犯，更有普通上班族，聽說最小的才三歲，亂七八糟的全被殺了，估計那就是個變態，萬一在哪遇到他看我不順眼就把我殺了，我才死的冤枉。”　　江偉傑再次開口，一番話硬是說的幾個女人都猛地互相抱在了一起，全都面色發青，渾身輕顫。　　而車子里似乎也無端端多出了一股恐怖的死亡陰雲似的，氣氛陰森恐怖到了極限。　　副駕駛座，郭正陽動了動嘴皮子，但最終也只是翻了個白眼，什麼都沒說。

# 第六十七章 古怪寶物

　　殺人狂魔來了，就是滅掉清源市賀家那個，沒人知道這個傢伙是男是女，是高是矮，也沒人知道對方究竟為什麼殺人，很多人也只知道那個邪惡的傢伙一出手，就讓銘川在一個晚上丟了七條人命，七個人身份各異，彼此幾乎毫無聯繫，全被人殺了，好像那就是個見人就殺的瘋子。　　短短時間內，這樣的流言蜚語就席捲了整個銘川，搞得不少人只要一提起那個名字就臉色發白，彷彿附近就隱藏着一個恐怖分子在威脅着大家的安全一樣，讓整個城市都蒙上了一層死亡陰影。　　這樣的情況的確遠超出了始作俑者的預料，郭正陽真沒想到他這次動手，會給市裡帶來這麼多影響，甚至影響的某對正在結婚的新人，結婚現場的喜慶氣氛都受了些影響。　　昨天晚上還和姐妹們一起不少調戲郭正陽的新娘小悅，今天結婚時都被嚇得神經兮兮，另外幾個調戲郭正陽的主力也差不多，包括他大姐，都時不時猛地抓下郭正陽的手臂，然後慌里慌張看向左右，好像某個惡魔就隱藏在人群中一樣。　　這情況真讓人無語。　　至少郭正陽就很無語，昨天他還被一群女人調戲，今天就又把這些人嚇成這樣，如果被這些人知道她們恐慌害怕的對象就是她們眼中乖巧好玩的小弟弟，真不知道那又會是什麼樣的場景。　　無語的直到中午時有市局的人出來闢謠，情況才算好了些。　　市局方面就是出面說昨晚的凶殺案並不是單純的案件，而是案中有案，比如某個女秘書是被大老闆捅死，大老闆又被神秘人殺害，再有某個逃犯殺了一家三口后才被某個神秘人殺死。　　雖然這種案件詳情，通常情況下也根本不會向大眾公開，但誰讓短短時間里謠言越傳越邪乎，大家都在瘋傳是某個狂魔見人就殺，不管你什麼身份背景，碰到了就是死，搞得整個城市都有些人心惶惶，那不出來闢謠都不行了。　　而且闢謠的同時市局方面還對外宣布不管下手的是誰，局裡都會儘快破案，把犯罪嫌疑人繩之以法。　　有了這闢謠，原本慌亂的城市才總算少了些慌張。　　至少不管那個人多兇殘，只要他不是見人就殺的瘋子，那就還不至於引起全城驚顫，哪怕還有不少人情緒緊張，一提起誰就嚇得瑟瑟發抖，但大體上的情況都比之前好了不少。　　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郭正陽才和大姐分別回了延河縣，雖然臨走前他也邀請大姐一起去縣裡玩玩，不過卻被大姐拒絕了，她的原話就是反正都見過你了，再回去你也要去學校，她一個人在家對着長輩也沒意思，所以就不去了。　　這倒也是事實，郭正陽也就沒強求，等回了延河縣，新一月的課程也正式開始，當天晚上郭正陽沒有任何異動，依舊是在教室里老老實實學習，直到半夜12點，他才趁着夜色翻出了校園。　　按着記憶中的路線一路趕到銘川市外，在一片荒地中挖出了昨夜埋下了九件寶貝，郭正陽才又帶着寶貝趕回延河縣。　　這些東西，昨天是不方便戴在身上他才在埋在了市區外，但那也只是暫時，現在不用顧忌被大姐等人發現不妥，自然還是要帶回縣裡的。　　就是等趕到縣城外時，郭正陽又在一處偏荒之地停了下來。　　“沒辦法遮掩這些東西上面的靈氣波動，那還是不能把它們帶在身邊，就算帶回縣城，也不能簡單放在學校，還是要找個地方藏起來。”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沒有直接去找地方隱藏這些寶貝，而是就地蹲在荒天野地里研究起了手中的諸多寶貝。　　昨天晚上因為有太多事要做，他得到這些玩意只是大致觀看了下，並沒有詳細研究，現在時間充足，自然不能再草率的找個地方就埋起來。　　而地上的九件寶貝，昨天時他已經看出這裏面有四件都是靈器，靈器對於現在的郭正陽根本毫無用處，因為他還沒有修出靈識，根本無法使用，也難以判斷。　　所以剩下的五件東西才是他研究的對象。　　這五件東西，一個就是昨夜那蘊含雷電屬性的寶貝，放在地上看上去，這玩意竟然像是一道色澤暗淡的雷電似的，一條主幹彎彎曲曲，中間偶爾向外分散出一些枝幹，同樣彎曲而不規則，就像雷雨天里突然出現在雲團里的電蛇，只不過大小縮小了無數倍，現在只有十多厘米長，色澤也很暗淡，不過通體卻很晶瑩剔透。　　再有就是昨晚郭正陽從某女屍手中拿來的古怪鱗片，這鱗片不大，依舊還帶着濃烈的靈魂威壓，壓得郭正陽根本不敢輕易直視。　　第三個寶貝則是一個籃球大小，奇形怪狀的事物，這玩意是所有東西里最大的，看上去倒像是什麼礦石，色彩斑駁而昏暗，外觀也是凹凸不平，極不規則，彷彿一顆很普通的石頭，但它身上濃烈的靈氣波動，卻足以說明這玩意不簡單，因為那上面的波動幾乎要比那古怪鱗片還強烈，而這東西看上去像是礦石，入手之後卻很輕，輕的彷彿沒有重量一樣，但郭正陽昨晚拿着被歪葫蘆吞噬過的刀子去刺，都難以對它造成絲毫損傷。　　第四個，卻是一棵小樹。　　小樹就是一指多長，彷彿被人從泥土裡連根拔起一樣，雖然不再粘着泥土，但小樹依舊是清脆玉綠，充滿了勃勃生機，枝恭弘=叶 恭弘不止沒有枯萎，色澤看上去更比春季里大部分生命力正旺盛的樹木都更動人。　　而最後一件寶貝卻更加古怪，因為這是一團不規則的雲朵，你要是隨便把它丟在地上，它也是輕微漂浮在地表，並不會真的接觸到地面。用手去觸摸，手掌同樣可以輕易穿過雲團，就彷彿那是無形無質的東西一樣，郭正陽昨天把這東西埋在地下時，還怕它被泥土給壓散了什麼的，但今天他去挖掘時，才發現這玩意絲毫不受泥土影響。　　埋進去的時候是什麼樣子，挖出來還是這樣。　　這麼一批東西，饒是郭正陽上輩子是真人，依舊看的一頭霧水，一個都不認識，不過他也明白自己這個真人算不上見多識廣，上一輩子一直是散修，還一直都在為了生存而掙扎，幾乎在靈域立足都吃力，然後剛晉陞真人就被波及而死，所以在見識上，的確是連一些出身大宗門的聚靈期弟子都不如。　　遇到寶物而不認識，實屬正常。　　見識不算廣那就只能自己研究，但蹲在地上研究了片刻，他卻怎麼也研究不出絲毫頭緒，無奈中郭正陽才掏出一支煙放在嘴裏，拿出火機點火。　　但意外的是火機按來按去，他卻一點火苗都打不出，而這個隨手買來的一次性火機，氣還是滿的。　　郭正陽頓時無語。　　無語中他就取下後背的背包，在背包里翻找起來，這一次出門他可是把一身裝備都帶在身上的，而以前被歪葫蘆吞過的各種東西就都在背包里，裏面還包括兩個火機。　　翻找片刻拿出兩個火機，一個就是一次性燃氣火機，另一個卻是燒油的火機，郭正陽繼續撥打，但這次兩個火機依舊是連一點火星都打不出。　　他才頓時愣了。

# 第六十八章 又開始猛了

　　一個幾乎滿氣的火機出問題，可能是引火的电子壞了，但第二個第三個火機竟然也一起出了問題？　　愣了一下他才視線一轉，突然又發現那團白雲不知道何時起了變化。　　那雲團凝聚在一起，最底部似乎有什麼東西正在凝結，等細細看了下他才發現那是一滴水要從雲團中脫落。　　昨天晚上他可沒有發現雲團還有這變化，就是剛才把這些玩意挖出來，一直到現在也差不多有一個小時了，這麼長時間里這雲團一樣沒有絲毫異狀，突然間才出現這變化，郭正陽很快就從背包里翻了一個瓶子出來。　　這瓶子一樣是他以前做試驗時被歪葫蘆吞過的玻璃瓶，把瓶子放在雲團下，伴隨着一聲輕響，雲團上也脫落一滴水掉入了瓶中。這水，看上去也就和普通水滴一樣，但卻散發著陣陣靈氣波動，反之雲團在滴落一滴水后，其上的靈氣波動似乎減弱了一些。　　對着瓶子里的水看了片刻，又觀察下雲團，郭正陽還是發現不了絲毫頭緒，但看着看着他才突然靈光一閃，“難道火機打不着火，和這滴水有關？”　　他拿着三個好好的火機，一個都打不着火，而且以前一直沒變化的雲團也開始結水，那他想不懷疑這玩意都難。　　想到這裏郭正陽再次實驗着打火，而這一次火機依舊打不着，雲團也沒絲毫變化。　　思索了下，他才把玻璃瓶密封了起來。　　因為被歪葫蘆吞噬過，這玩意現在密封性能極好，一旦扭緊幾乎是嚴絲合縫，徹底把瓶子密封，裏面的水滴也被困在瓶中，靈氣波動無法再向外逸散。　　就是那團怪雲，他也拿出一個被歪葫蘆吞噬過的大塑料袋裝起，再用膠布黏住袋口，同樣讓這東西的靈氣不再向外逸散。　　但等做完這些，他再試着打火時，依舊打不着火……　　“火機打不着火，八成和這雲團有關，雖然現在我已經把水滴和雲團密封，靈氣不再向外逸散，但如果這玩意真是水系寶貝，之前殘留的一絲靈力也足以碾壓任何凡火，還是等等再繼續實驗。”腦海中閃過一絲思緒，郭正陽暫時拋開雲團繼續研究其他的。　　原本第一次研究沒有絲毫收穫，但突然想抽煙了，打不着火才讓他發現一絲頭緒，現在他自然也多了些激情，看來只要找對方法，說不定也能讓其他四個寶貝出現異狀的。　　而這些異狀對他也有幫助，至少現在他知道了這雲團很可能有壓制火焰的能力。　　但可惜的是在隨後的時間里，任是郭正陽使盡了辦法，都再沒有從其他寶物身上發現絲毫異常，其他幾件東西，不管怎麼研究都還是老樣子，沒一點頭緒。　　而且呆在原地又過了兩個小時，郭正陽的三個火機還是全打不着火。　　這也讓過郭正陽微微駭然，水滴和雲團都被密封，裏面的靈力波動應該不會再衝出來輻射到正常空間，這裏打不着火，也應該是之前雲團和水滴殘留的靈力在作祟，但這都過了兩個小時了還點不着火。　　那這玩意對火焰的壓迫也未免太強了吧？　　畢竟他是在空曠的野外，之前這玩意逸散出來的靈力應該不斷在外擴散才對，擴散了這麼久壓迫感還一直存在？　　駭然之餘他倒也沒時間再在這裏逗留，因為此刻時間已經到了凌晨三點多，還是要找時間把手裡的東西處理一下的，所以他很快又背起背包，再用另外的塑料袋把其他幾件寶貝裝起來，跟着就趕向學校方向。　　走在路上，郭正陽一樣在不斷實驗着火機，直到走出大約一公里，他手裡的火機才噗的一下，終於跳躍出一絲火苗。　　微微愣了下，又回頭看了眼，郭正陽眼中也全是古怪。　　古怪的思索了下，先是給自己點根煙，他又把手裡東西放下，然後在附近找了些易燃的樹恭弘=叶 恭弘枯草之類，用火機點燃后，才又拿出之前密封的瓶子，等瓶子一擰開，原本正在燃燒的火堆忽的就寂滅了下去，別說是火苗，連郭正陽正抽着的煙都很快徹底熄滅。　　等他再次撥動火機時，火機就再也打不着了。　　再次把手裡的瓶子擰上蓋子，密封的嚴絲合縫，郭正陽一路走一路實驗，這次直直走出三四公里，都到了學校附近時，火機才又再次噴洒出了一抹火苗。　　“就這一滴水，打開蓋子后逸散一點靈力就再次密封住，竟然能壓制的三四公里範圍升不起火焰，這玩意……如果多來幾滴，而且不封閉，難不成還能一直壓制的整個縣城都升不起一點火焰？”　　雖然一晚上實驗，也就把那古怪雲團試驗出了一絲結果，其他東西根本找不到頭緒，但這雲團里滴落的一滴水，給郭正陽的震動還是極大。　　重新點上煙，郭正陽才又快速趕向學校，而後在校園偏僻角落裡又找了個地方，重新挖坑把幾件寶物和那雲團都埋在泥土下，他才鬆了口氣，踏步走向教室。　　現在已經早上四點多了，教學樓方向也有了零星的燈光，他的確不能在這裏逗留太久。　　……　　“我靠，你這次又開始猛了，數學107分，英語110分，語文105，文綜212，總分這都534了，日，這二本都輕鬆上了，尼妹啊，……”　　一天多后，周二下午，三五班教室里，隨着上次模擬考最後一科試捲髮下來，教室最後一排，張航再次趴在桌子上對着郭正陽大呼小叫。　　聲音都驚動左右不少同學，也讓不少人紛紛注視而來。　　對於這些注視以及張航的驚訝，郭正陽卻毫不在意，只是笑着掃了掃試卷，就也對張航道，“你不是也進步了？”　　是啊，之前兩三個星期，郭正陽也幫張航補習了不少，兩三周下來，這貨現在考試成績基本都能穩定在四百分以上了。　　比如這次總分就拿了四百三十多，和以前比起來也有不少進步，就是這進步比起郭正陽就真差遠了，畢竟他這次發力，可是又把總成績又拔高了一截。　　之前一個月，總分490、512、498、508，這樣五百分左右的成績徘徊了快一個月，現在考試又一次性翻過這個分數段二三十分，也真讓郭正陽頗為驚喜。　　這種驚喜也足以沖淡了他空有一把寶物卻基本研究不出什麼頭緒的鬱悶了。　　自重生以來，辛辛苦苦努力兩個多月，兩個多月日夜不休，絕大部分時間每天都只睡一個小時左右，這份辛勞到現在終於有了不錯的收穫，終於拿出了還算體面，至少能說的出去的成績，這喜悅，也的確讓他大感振奮。

# 第六十九章 白長這麼帥了

　　“老郭，你準備上哪所學校啊？”　　“不知道。”　　“靠，你個賤人，這有什麼好保密的，我又不是要追着你去，反正也追不上。”　　“我真不知道。”　　……　　自從暫時放下在銘川市得來的一批寶物，重新投入到學習中之後，時間也再次不徐不疾的穩定流逝，一两天，一周，兩周，一個多月，時間眨眼間就溜到了五月底，而高考的時間也越來越逼近，到現在距離高考也就只剩下七天時間。　　距離高考只剩下七天，延河縣一高校園裡到處都可見緊張複習的身影，哪怕平時對於學習再沒心沒肺的人，這時候都難免多了些凝重。　　而郭正陽在這新近的一個多月里，也沒有再遇到新的意念提示，只是按部就班一點點複習。　　他的成績，同樣越來越喜人。　　一個多月前模擬考，總分534，這在當時也並不算多出眾的成績，只不過隨後這段時間的提升，卻依舊迅猛而穩定。模擬考後第一周小測驗，總分556，第二周小測驗，總分572，第三周測驗，總分587，月底那次大考，總分直接到了594，再有上一次，602。　　每一周都有提升，每一周都有進步，雖然現在每一周的複習之後，郭正陽的提升分數越來越少，從最初一次提升二十幾分，到十幾分，再到幾分，幅度越來越小，但學習本來就是這樣，一開始成績差，分數容易提升，到了後面距離滿分越來越近時，也就越來越難提升。　　但他現在的成績卻也已經站在了全班，乃至全校前列。　　六百分左右的成績，這不是全校第一，全班也算不上，至少上次班裡的老牌第一名學霸江恆，總分就還比郭正陽高出二十來分，但郭正陽也已經是全班第三，放在全校也是十幾名的成績。　　這樣的成績，當時一出籠之後，還是引來了一片驚嘆，不管是老師還是學生，紛紛都被郭正陽的分數給震撼住了。可不是么，哪怕大家都知道這三個多月里，郭正陽一直都在努力學習，努力程度足以讓所有人汗顏，而他的成績也一直都在穩步提升，並不是一下子飛躍到頂，是一點點穩定而緩慢的提升，可恍然間一對比，春節后第一次摸底考試考了362分，全班墊底的人，驟然就成了最拔尖的六百分以上，那種震撼，一樣讓人瞠目。　　這幾天時間，不管郭正陽走到哪裡，幾乎也都能引來一大片無語的注視，哪怕是老師們看向郭同學的目光也多是獃獃的，似乎想說什麼都不知道怎麼去說。　　當然，面對郭正陽的時候，不少老師都是獃獃的，但平時在各個班級里，卻也真有太多老師拿着郭正陽做典型，一遍遍在教育着大片高三生。　　可以說現在不管哪個老師表揚起郭同學都是理直氣壯，甚至滿臉敬佩。　　就拿上一節課時，三五班班主任王東平在課堂上的原話來說，像郭正陽同學這樣的人，憑他的毅力和堅持，不止能在校園裡取得最優異的成績，就是真的走到了社會上，不管做什麼事，沖這份拼勁，恐怕也沒什麼能難倒他的。　　就算你們在座的，可能有人家庭背景比他好，未來前途也不需要指望在校的分數，但以後的社會生涯，也難以有郭正陽同學百分之一的精彩。　　表揚的課堂上，王東平甚至直白的解說以前的他都很看不起郭正陽，但現在對這小子，只有滿心敬佩。　　連續三個多月對自己這麼狠，硬是把成績從全班倒數提升到頂尖，這份毅力連他這個成年人都絕對沒有。　　又是一大通表揚，樹立典型，而直到下課後班裡的氣氛都還有些怪怪的，這個時間距離高考只剩下七天，再沒心沒肺的人也難以像平時那麼活躍。　　教室最後一排，張航同樣是滿心驚嘆的趴在課桌上低語，他算是全校唯一一個“知道”郭正陽為什麼性情大變的，雖然那個原因並不是很全面，但現在真的看到同桌再不用為考試發愁，感嘆同樣是巨大的。　　成績穩定的到了六百分左右，而且現在的郭正陽依舊學的很用心，估計到了高考只要沒有意外發生，他這水平，也是可以輕鬆挑着國內大學去上的，不過等問了幾聲，問不出這小子要上哪個大學時，張航卻滿心蛋疼，嘿嘿怪笑着低語，“還給哥們裝起來了？你現在是挑花眼了吧，這水平，現在是想上哪就上哪啊，再加把勁上北大，到時候哥上大學了，你就是咱吹牛炫耀的資本啊。”　　一個渣滓生，硬是在三個多月里變成了頂尖的高材生，這的確算是一個小奇迹了，拿出去吹牛炫耀也是硬邦邦的資本，無壓力啊。　　只不過在張航怪笑中，郭正陽卻也嘴角一撇，露出一絲古怪的笑容，裝？　　他這真不是裝的，他也真沒想過上哪個大學的，一直以來那麼努力，也只是想讓父母驚喜一下，現在他是有了這樣的成績，但好成績之後的軌跡，他都還沒有打算。　　若要按照他的心思，那就是拿了高考成績后再不進校園，畢竟校園裡的生活，除了實現上輩子的夙願之外，對他根本沒有意義。不過他父母肯定不會同意，那到時候，他是該向父母說明自己已經是一個修士，上學根本無意義，還是隨便找一個高校混日子？　　向父母說明一切似乎不大合適，別的不提，天下任何一對父母，都肯定不希望看着自己的孩子經常在生死線上掙扎的。　　而如果不說，那隨便選一個高校，只要遠離父母，似乎也是一個辦法，大學他了解的不多，但似乎也聽說過那是很自由的場合。　　“你呢，準備上哪的大學？”　　並沒有向張航解釋太多，因為他自己都還沒有考慮好，郭正陽這才放下手裡的試卷，看向自己這個同桌，高考馬上就近了，高考後，估計再見張航的時間也沒幾次了。　　“不知道，小敏去哪我就去哪，嘿嘿，說起來哥現在成績雖然不咋樣，但上個大專還是比較輕鬆的。”隨着他的話，張航倒是馬上嘿嘿一笑，“等過幾天放假，哥們就找個機會把小敏給哄上床，哎，不是我說你，你小子還是處男吧，白長這麼帥了，你是不知道，……”　　等張航滿臉猥瑣的開始說話，郭正陽頓時一翻白眼，再懶得搭理他。

# 第七十章 也真值了

　　七天，六天……　　一天天倒計時，在六月四號下午，縣一高高三生終於迎來了假期，五號六號放假，七號就是正式的考期。　　四號的下午，雖然大部分人還要為兩三天後的考試發愁，但正式放假的那一刻，校園裡已經到處都是一片片歡呼沸騰的聲響，不少人更是激動的收拾着行李向校園跑，一個個人大包小包離開校園，人群中郭正陽剛和張航擺手分別，身上就也響起了一陣電話鈴聲。　　等他抓出電話一看，才發現是母親打來的。　　毋庸置疑，母親這是來接他回家的。　　郭正陽接聽電話后，也很快就在校園外找到了母親，等把自己的書籍和被褥等全部搬上車，他才也跟着母親向家趕。　　“小正，你打算上哪的大學？”今天的母親一樣是滿臉喜氣，車子行駛在路上時，也終於開口問起了什麼，不過她的問話依舊不是直接問的郭正陽的成績，而是直接問學校。　　這情況也讓郭正陽有些哭笑不得，這麼長時間了，這還是母親第一次主動問他和學習有關的事，而問想去哪個學校，意義也不言而喻，以郭家的能力，估計還真是想去哪個學校都能把他塞進去。　　“你想讓我去哪上大學？”哭笑不得中，郭正陽平靜的看向身側。　　這幾天里思來想去，他還是覺得在高考畢業后，還是隨便找個大學熬幾年吧，現在直接向父母說明自己的情況並不合適，還是找個大學，等遠離了父母，到時候他也不需要再在學習上浪費時間，在外面天寬地闊的，也可以自由修鍊。　　當然，去哪上學他依舊沒主意，這方面父母希望他去哪就去哪吧。　　“我？我哪知道，關鍵是你啊，你說去哪就去哪。”郭母愣了一下，才溫和的笑着開口。　　“那看爸的意思吧，他說去哪就去哪。”郭正陽搖搖頭，笑着開口，“對了，他在家么。”　　“不在，你爸這些天特別忙，你別怕他，好不容易才放假了，你想怎麼玩就怎麼玩。”郭母倒以為郭正陽是害怕父親，馬上就開口安慰。　　一句話又說的郭正陽啞然，不過想一想，父親這段時間恐怕想不忙都不行，記憶中上一世父親是在高考分數公布時迎來了副市長的任命，那也就是六月下旬，高考後半個月，距離現在也只剩下二十天左右，那正式任命出來之前又有多少事要辦？　　所以回到家時，小小的房舍里也的確只有他和母親兩個人。　　又把自己的東西收拾了收拾，郭正陽就又窩在家裡看起了書，他現在的成績拿個六百一二十分沒問題，但這分數距離北大之類錄取線還差一點點，至少不怎麼穩定，延河縣所在的省份，往年北大之類高校分數錄取線最低都在六百二以上。　　他這成績還不是很保險。　　就是他這一學習倒讓郭母給看愣了，剛拿了幾個洗好的水果走進卧室的郭母就愣在了門口，畢竟在她印象里，這個兒子回家之後還看書，那都是多少年沒發生過的事了？　　看到母親愣愣的樣子，郭正陽卻也笑了，笑着起身，不過起身的時候倒是拿出了厚厚一沓子試捲走了過去。　　沒有說什麼，就是平靜的笑着把試卷遞給了母親。　　母親對他向來只有溺愛，不管什麼事她都會包容，支持，這份母愛，也的確讓郭正陽很享受乃至依戀，但這並不是說她對他沒有一點期望期待。　　“什麼？”郭母在這情況下又愣了下，不過還是把手裡的果盤遞給郭正陽，才接過了試卷。　　接過卷子后看到最上面的一張，她也只是看了一眼就噗嗤一聲笑了。　　試卷最上方式一張數學試卷，醒目的49分，真看得人忍俊不禁。　　不過郭母還是馬上收斂笑意，抬頭看了郭正陽一眼，發現兒子只是笑，才又疑惑的翻了下去。　　第一張卷子，分數49，第二張是39，第三張64，第四張78，第五張91，第六張98……一張張翻下去，這些卷子上的分數穩定提升，幅度不算大，但就是穩定，中間有好幾張還一直在一百零幾分左右徘徊，但到後來又再次提升，最後幾張，分數已經穩定在一百三以上。　　看着看着，郭母臉上的驚訝也越來越大，越來越多，甚至最後身子都開始發顫。　　她畢竟也上過學，自然也清楚這是什麼意義。　　等堆疊裝訂在一起的數學試卷全部翻閱一遍，郭母才又急忙去翻下方的語文、英語、文綜等試卷，而這些卷子的情況也和數學試卷差不多，分數都是從慘不忍睹的情況一路攀升，中間有一段穩定期，但穩定之後又是飛躍。　　“小正，你……”　　看完所有試卷，郭母才嘩啦一下，驚得手裡的試卷都跌落了下去，滿臉驚駭的抬頭看來。　　“被爸打了幾耳光，我倒是被打的有點不服。”　　這當然不是春節後父親幾個耳光扇出來的效果，但現在這樣的解釋才似乎最合適，郭正陽笑嘻嘻的開口，一句話又說的母親身子一顫，不過很快就大笑起來，“哈，你……對，我早就說了我兒子那麼聰明，這麼聰明的孩子什麼事做不好，以前成績差，只是懶得去學，哈哈，看他還敢不敢罵你沒出息，敢說我兒子沒出息，我這就給他電話，臭罵他一頓，看他還拽什麼拽。”　　激動的開口中，郭母的話都有些語無倫次，滿臉驚喜擋都擋不住，驚喜的抓着手機就要給誰打電話，只不過手機拿出來后她卻又馬上按住了手機，“不行，不能就這麼算了，等他回來，等他回來了我把這些卷子摔他臉上，看他什麼反應。”　　說著說著又急忙把地上的卷子全都拾了起來，緊緊抓在手裡，郭母卻又猛地一搖頭，眉飛色舞的道，“我怎麼覺得這樣還不解氣？要不咱先不告訴他？等你高考成績出來，再把這些東西摔他臉上？先不告訴他，他最近也一直忙，估計也沒時間問你那麼多，不過等高考後他肯定會問，說不定問之前就要訓你，到時候你就算說出成績，他估計都會嚇一跳，還不信的，我再把這些卷子摔他臉上，看他什麼反應？！”　　……　　母親的確激動的有些不像樣了，滿臉燦笑和驚喜的不斷喃喃自語，卻也聽得郭正陽一陣無語，他實在沒想到母親還有這種惡趣味，不過，看着她歡喜激動的模樣，郭正陽卻也深深為之着迷，能讓她開心成這樣，這幾個月他連修鍊都沒在意，只是刻苦的去做着一些雜事，能換來這樣的成果，也真值了。

# 第七十一章 別給我太丟人

　　高考前的假期，因地而異，有的地方放假時間長些，有的地方放假時間短，延河縣幾所高中基本也都是兩三天假。　　郭正陽在這兩三天里，對於學習的事雖然沒太鬆懈，不過也的確再不需要像學校時那麼刻苦，尤其是在家裡他想刻苦都不行了，自從拿出一沓沓試卷，讓母親知道他的努力之後，一開始母親真的只有滿心驚喜，驚喜的都有些失態，但隨後等她給學校老師打了幾個電話，問詢了一些情況后，她卻大為心疼，甚至當著郭正陽的面，心疼的都快哭了，一個勁在抱怨郭正陽就算要好好學習，也不該那麼拚命。　　可不是么，以前的她，是為了照顧郭正陽的感受所以不主動問這些，但突然發現兒子的總成績能穩定在六百分以上，第一時間她只有驚喜，但驚喜之後就是狐疑，就算她覺得兒子很聰明，而且這些成績也是郭正陽一點點提升上來，看得出來他沒少努力，但短短春節后的三個多月，就提升的這麼多……　　所以，從學校老師那裡得知郭正陽在這三個多月里幾乎每天都是熬大半個通宵，一天24小時差不多有十八九個小時都在努力學習，那種刻苦奮鬥，給她更多的感受就是心疼啊。　　在這種心疼下她更是千叮萬囑，在家學習可以，千萬不能拚命，要好好休息，一直在郭正陽耳邊喋喋不休，甚至晚上都要多次突然襲擊，推開郭正陽的卧室門看他有沒有睡。　　這都驚醒了郭正陽好幾次，而後連連苦笑。　　再三向母親保證不會那麼辛苦，才安慰住了她。　　當然，郭母的心疼還有另一個副作用，那就是等郭父回家的時候，動不動訓他幾句，端碗飯過來啪的一聲重重放在郭父面前，郭父要是抽空抽根煙，剛點上就被母親狠狠奪過來，橫眉冷對什麼的，種種行為，搞得郭父都一頭霧水兼大為無奈和鬱悶。　　這全是因為郭正陽說了句會努力學習，是被父親抽的不服，所以才讓郭母把心下對兒子的心疼，全部轉化為對丈夫的惱怒。　　不過郭母倒也真沒有直接對郭父說出郭正陽的成績變化，似乎真打算把某些惡趣味的舉動進行到底，不止她自己沒說，還告訴郭正陽先別開口，等高考成績出來了再好好嚇嚇他。　　至於郭父自己，也沒有主動問，好像就是以前失望了太多次，而且那一次他和郭正陽在校外的相見更似乎讓他絕望，所以第一天回來對郭正陽板着臉說了句回來了，然後就很快又走了，第二天醉氣熏熏，第三天也是回來后就累得悶頭大睡。　　直到七號早上，等郭正陽起床後走進客廳，才看到父親難得的沒有離開家門，正坐在客廳沙发上看早間新聞。　　“等下你媽送你去考場。”見到郭正陽出來，郭父才從電視上移開視線，看了郭正陽后就平靜的開口。　　“我自己去就行，也不遠。”郭正陽笑着開口。　　考場就在縣城裡，還真沒必要送。　　“那你盡量考吧，別給我太丟人。”郭父皺了下眉，突然很無奈的嘆了一口。　　“呵，什麼叫別給你太丟人？”就在郭父嘆氣中，自廚房裡也驀地走出一道身影，滿臉不忿的看去。　　“……”一句話就讓郭父眉頭皺得更深了，新聞也不看了，直接站起身子，“你這幾天不對勁，算了，我不和你吵，這幾天高考事情多，我也得提前走。”　　看得出郭父走的很鬱悶，不過等他鬱悶的離開家，郭正陽卻滿臉苦笑的看向母親。　　“嘿，別搭理他，我得好好替你出出氣，把我兒子累成這樣，他別想再過好日子。”郭母卻笑眯眯看了郭正陽一眼，“你先去坐着，我給你端飯。”　　郭正陽這才也快速走向衛生間洗刷。　　高考，終於到了，過了這两天，他只要完成了前世的夙願，就是海闊天空。　　等吃過飯後，郭正陽就簡單的背着肩包走了出去，他並沒有讓母親送行，自己到了考場，看着考點學校附近不少學生都是被家長送來，到處都是一片熱鬧的盛景，他卻有些好笑，失笑着搖搖頭進了學校。　　接下去的半天，考試進行的也很順利。　　這一場語文考試，以郭正陽估計，自己應該拿到130分以上，因為語文試卷波動比例比較大，所以這分數也應該有不少不確定因素，不過他也發揮出了正常水平。　　語文考試很順利，接下去數學考試更是讓郭正陽大為滿意，畢竟高考分數多少也看試卷難易，看發揮程度，有時候更也看運氣，而這一次考試試題難度有，但並不算太誇張，至少他做起來很順利，簡單預判一下，他也可以拿120～130。　　等到了第二天的英語，郭正陽同樣覺得自己分數還能拿140左右，最後一場文綜同樣不難，雖然主觀分數可能會有波動，但想來他的成績也能在230～260。　　“大致判斷一下，總分還能到620以上吧，就算到不了全校第一，更別說全縣，全市之類，但這成績也是一流水準了。”　　渾身輕鬆的走出考場，两天的高考也正式結束，郭正陽滿臉都是喜氣。　　雖然他沒做到最好的那一個，但也沒辦法，這畢竟是三年的課程，他也沒有修出識海誕生靈識，以前努力幾個月也只是靠自己的正常腦力去學習，三年的課程能在三個多月里做到這程度，他也滿意了，就算他三個多月辛苦能比得上別人六七個月時間，可他這方面也並不是那種最拔尖的天才。　　而這樣的成績，也足以讓任何人開懷了。　　“小正，考的怎麼樣？”就在郭正陽站在校園裡思索時，一陣手機鈴聲才從他身上響起，這是母親打來的，郭正陽在接聽后也立刻聽到了母親充滿激動和期待的聲音。　　“不錯，我挺有信心的，總分應該能考到620以上，等等再在網上對下分，就能估計的更準確吧。”郭正陽實話實說，一句話后電話對面直接響起一聲歡呼，他這樣的回答，的確讓對面的母親開心的就像個孩子一樣，歡呼聲里更充滿了激動和驕傲。　　“對了，媽，這幾天我準備出去玩玩，和幾個同學一起，高考完，很多同學都要各奔東西……”聽着對面的歡呼，郭正陽也笑的燦爛，不過還是很快說出了打算。　　是啊，六月上旬高考就結束了，就算他準備按照父母的意願隨便找個大學混一下，但這中間也還有兩三個月時間是自由的。　　拿到了滿意的成績，他也該用心去修鍊了。　　“去吧，去吧，你想去哪玩就去哪，哈哈，成績先別告訴你爸，我再幫你多收拾他幾天，好好替你出口氣。”　　電話對面大笑中，郭正陽則無語搖頭。　　不過既然母親開心，那自然一切都依她。

# 第七十二章 寂寞修行路

　　“咦？這東西，還沒被吐出來？”　　六月八號，這個放在全國範圍都是比較特殊的日子里，哪怕到了深夜，估計也有太多地方泛響着雀躍和歡呼聲。　　等夜幕深深落下時，空曠寧靜的校園深處角落，郭正陽靜靜蹲伏在黑暗中，手裡抓着一個葫蘆凝視，眼中也帶着一絲詫異。　　高考終於結束了，他也算完成了上一世的夙願，至少這輩子他已經讓母親開心的歡呼了好幾次，而到現在也是該修鍊了。所以在高考後回家和母親說了幾聲，他當晚就又背着包走了出來，然後在外面隨意找了家酒店住下，辦了不少雜事，一直到深夜12點，郭正陽才返回學校把自己埋在學校某地的東西挖了出來。　　他在這裏挖了好幾次坑，不止是把上一次在銘川市得到的那些寶貝埋在了這裏，就是歪葫蘆也在後來被埋了下去，其他還有一些被歪葫蘆吞噬過的刀子，衣服等等，這些東西不能隨便丟棄，更不能輕易帶着家裡，在沒有儲物戒指的時候也只能先隨意埋在地下。　　而且早早埋下歪葫蘆的時候他就做了實驗，比如拿着歪葫蘆去吞噬那次在銘川得到的靈器，這葫蘆可以吞下幾乎任何人工打造的用具，再吐出來，就會讓用具品質狠狠提升，普通刀子吞下去一次就削鐵如泥，普通衣衫吞下去一次就可以變得幾乎刀槍不入，所以剛得到葫蘆時，他就想過若是吞噬靈器又會是什麼變化，難道提升靈器品質？　　只是當時他並沒有靈器，所以對此也無法實驗，但那次在銘川市得了四件靈器，這就是最好的實驗材料，可惜，一個多月前歪葫蘆就吞了一件靈器，但直到現在歪葫蘆還沒把那靈器吐出來，這都一個多月了啊。　　平時普通刀子一兩個小時就吐出來的。　　這麼長時間，郭正陽說不驚訝是假的，但既然沒有結果，他也只能繼續等。　　低語之後，郭正陽先是收起歪葫蘆，才又繼續在地上挖坑，等一一把以前埋下去的所有東西都挖出來，時間已經到了半個小時后。　　而他身後的背包也從一個變成了三個。　　“沒有儲物戒指，太不方便了，不過總算暫時遮掩住了那些寶貝的靈氣波動，雖然不是完全遮掩，但至少讓這波動變弱了，之後，我也該找個地方好好修鍊了，都市裡絕對不行，得找一處人煙罕至的地方。”　　郭正陽上次得到的幾件靈器和異寶，都帶着或強烈或稀疏的靈氣波動，不過現在那幾件東西都被他用被歪葫蘆吞噬過的大塑料袋包裹住，再封上封口，雖然對於波動強烈的幾件，這些塑料袋並無法完全封鎖其靈氣逸散，可總算也有一定作用。　　比如那鱗片，若是毫無遮攔，靈氣波動都足以向左右輻射出一二百米距離，但被幾層塑料袋包裹住，逸散的靈氣波動就稀薄的只能輻射幾米十幾米。　　要不然，郭正陽還真不敢帶着這麼一批寶物隨意行走。　　這些玩意對於修士來說就是黑夜中的明燈，在靈氣稀薄的地方，很容易招惹來修士關注，殺人奪寶什麼的，對於修真界來說也是稀鬆平常，郭正陽現在能做的還真是不多。他可以選擇一直把這些埋在地下，等有了儲物戒指后再把這些東西取出來，這是最安全的辦法。　　但現在，他卻不能那麼做。　　因為他要修鍊的話，用得上這些東西！　　雖然這些靈器還有異寶，他基本都研究不出多少頭緒，不知道這些都是什麼，但有一點無法否認，這些玩意都蘊含着濃烈的靈氣，而這些逸散出來的靈氣，都要比世俗環境濃郁的太多太多。　　所以若是能找個僻靜的地方，吸納這些寶物逸散出來的靈氣修鍊，絕對要比直接在世俗中修鍊效率好的太多太多。　　如果他想儘快提升修為，就必須要冒點險把這些東西帶出去。　　一一抓起地上的背包，兩個小背包跨在肩頭身後，大的抱在懷裡，郭正陽才快速翻出了校園，而後藉著夜色就向清源市方向趕去。　　修鍊的地點他也已經有了打算，清源市就是個好地方。　　當然，這不是去市區，而是去山裡。　　延河縣所在的銘川市基本都是平原地形，臨市清源倒是平原山地都有，找一處深山，再藉助身上寶物的靈氣修鍊，這是最好的辦法。　　之前在酒店的時候，他也利用酒店電腦查閱了不少資料，大致路線也還記的。　　……　　“就是這裏了。”　　兩個多小時后，清源市某縣城外一座山峰深處，被綠色覆蓋的山林間，郭正陽擦了把汗水，才把背包丟在地上，快速翻開了背包。　　取出幾件衣服鋪在山林中的枯枝落恭弘=叶 恭弘上，又解開背包把密封在塑料袋裡的寶物拿出放在身側，郭正陽才盤坐了下去。　　這些靈器和寶物，全部堆疊在一起，逸散出來的靈氣波動足以讓郭正陽身側的靈氣比靈域一些地方還濃郁，對於修鍊的幫助的確是很大的。　　別的不說，若是正常世俗內的靈氣，他從聚靈初期修鍊至巔峰，上一世都用了四年，雖然之前服用過一顆風華丹，讓他的修為提升不少，但想一點點修鍊到聚靈初期巔峰，怕不是還要一年左右。　　但有了這些寶物溢出的靈氣幫助，這個時間絕對可以大幅度縮短。　　一坐下就開始修鍊，這一修鍊，眨眼間就是一两天過去。　　一两天來，郭正陽也就是從隨身帶着的背包里取了些方便面和礦泉水吃食之外，基本都再沒有絲毫異動。　　不過兩天後他倒是站起身子，又動手在林間挖坑把東西埋下去，而後才收拾起一個背包走出了山林。　　出去以後，走到有信號的地方給母親報了平安，聊了幾句后他才又返回山林開始修鍊。　　“修士修鍊，本就是一件很寂寞的事，動輒十天半月，或者一年半載和外界無接觸，不過我總是要向母親報下平安，免得她一直找不到我而胡思亂想，就是一來一回，總是浪費時間，哎……”　　這一條逆天改命的道路，走起來並不輕鬆，不止經常會遇到各種兇殺危機，經常要和天爭，和地爭，和人爭，和妖獸掙，就是修鍊的過程中同樣寂寞而枯燥。　　沒有超凡的毅力以及堅持，你也根本不可能一坐下就是十天半月或者更久，根本承受不了那種孤獨和壓抑。　　不過郭正陽卻早已習慣了這種生活，早已習慣了這種孤獨和寂寞，他最不缺的，就是耐性。

# 第七十三章 預料之中

　　“轟～”　　晴朗的午後，縣城外偏僻山野間，原本清凈明朗的天際突然間飄來一團團陰雲，雲團中雷聲滾滾，伴隨着一股懾人心魄的壓力，山野間無數蛇蟲鼠蟻彷彿受到了最致命的驚嚇，全都一窩蜂的向山林外潰逃，一顆顆原本挺拔的樹木，也無端端各自搖擺趴伏，有的甚至咔啪一聲泛起陣陣碎裂聲。　　“不好！要突破？！”　　密林深處也隨着天際異變猛地響起一聲驚呼，而後赤身盤坐在林間的一道身影馬上散去正在運轉的功力，一頭冷汗也隨之浮現。　　要突破了？　　在山林中苦修十多天，因為有多件靈器寶物逸散出來的靈器幫助，讓身邊靈氣變得濃郁程度不輸靈域內一些偏荒地帶，所以這些天郭正陽的修鍊效率也的確值得驚喜振奮，短短十多天，他的修為就一路逼近聚靈初期巔峰，但修鍊着修鍊着，突然感覺到了巔峰瓶頸的存在，又加上上一世這個瓶頸他本來就撕破過，所以竟是有藉助上一世的經驗，直接撕裂瓶頸進入聚靈中期的趨勢。　　這在平時絕對是好事，一突破進入聚靈中期，那就代表着催生識海誕生靈識，就代表着可以運轉靈器殺人於無形，好大一番天寬地闊。　　但突破的趨勢一呈現，天劫卻也隨之而來……　　散去正在運轉的功力，廢掉突破的趨勢，郭正陽緊張的看向高空，看着那充滿毀滅暴虐氣息的雲層，彷彿要把整個世界都摧毀的滾滾雷聲，郭正陽表情一直很緊張，更是全身心戒備，萬一雲層內真有天劫降下，那他現在也只有拼了。　　不過還好的是，在他緊張的戒備下，上空那股充滿毀滅暴虐的氣息又逐漸變淺，變淡，而雲層也逐漸變得稀薄，一根煙的功夫，所有一切才又銷聲匿跡。　　郭正陽這才長舒一口氣，一屁股坐在地上，滿臉都是苦笑。　　天劫，他的修鍊現在是很有效率，就是一突破就有天劫降臨，這天劫又怎麼抗？現在他只是聚靈初期，無法運轉靈識御使靈器，只能靠肉身去抗衡？　　但他肉身哪怕比普通人強大，卻也還不足以說完壓所有聚靈初期修士，而天劫，卻能滅殺所有正常的聚靈初期。　　若剛才的天劫真的降臨，那對他來說也絕對是九死一生的局面。　　渡劫，還是要從長計議的，幸好他壓下了突破的勢頭後天劫也隨之消散，他還有時間細細思量。　　“繼續修鍊就突破了，一突破天劫就要降臨，我現在最大的依仗就是左手，前後五次罪孽全部煉化進左手內，現在的左手，就是我全力拿着被歪葫蘆改造的神兵利器去刺，也根本刺不破表皮，我的左手，也能比擬一些普通的下品靈器了吧，或者更強？不過就算如此，若天劫降臨時直接拿左手抵抗天劫，也未必能活下去，這裏倒是有幾件靈器，但沒有靈識就無法發揮靈器威能，只用手抓着揮舞？這渡劫一樣不靠譜。”　　坐在地上喃喃自語，郭正陽很快就陷入了沉思中，靜靜思索着，也不知道過了多久，天色都已經變得陰暗起來，一陣手機鈴聲才突然在他身側響起，郭正陽這才一驚，等轉身在樹下的背包里拿出手機一看，才發現是自己定的鬧鈴。　　這一下子，他才徹底驚醒。　　“原來已經24號了，時間過得好快。”　　是啊，已經24號了，明天高考分數就出來了，放在全國範圍，每個省分數公布的日期並不一致，而郭正陽所在的省份分數出爐就是在25號，而他九號趕來這山林，眨眼間已經修鍊了半個月。　　刻意在這個時間定下鬧鐘，郭正陽就是防止自己一投入到修鍊中就忘記了時間，錯過了父母那一場劫難。　　上一世，可不就是高考分數出爐之後第二天，父親和母親搬家前往市裡，結果路上出了車禍？那就是後天！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才馬上收拾起了行裝。　　半個月來，他的生活若是普通人眼中，那絕對是很誇張的，除了每隔一两天走出山林和母親通個電話，或者手機快沒電的時候，跑出去充下電，其他時間郭正陽一直都在這山林中修鍊，餓了，啃點方便面喝點礦泉水，困了，就靠在樹背上小眯一下，下雨了，淋着雨一樣修鍊，雨後衣服一脫，爬上樹榦曬一下，這完全就是野人一樣的歲月。　　但修鍊本就是這樣。　　這條修行路本就充滿了寂寞和孤獨。　　而且現在的郭正陽修鍊還需要藉助手中靈器和其他寶物所逸散的靈氣波動，這種東西也絕不能隨意放在大都市中，免得招來其他高手的覬覦，那他只能在荒山野林中獨處。　　穿好衣服后，郭正陽就又帶着幾件寶物在山林中尋找地方挖坑，那幾件蘊含強烈波動的靈器和寶物，還是暫時埋在這裏更合適，畢竟他現在已經到了聚靈初期巔峰，再修鍊就是突破，而突破時因為天劫的威懾，他就是要突破也需要尋找一處偏僻場所，這裏，也本就是一個不錯的地點。　　等什麼時候有把握了，他還可以回這裏突破。　　當然，這一次掩埋也不是把所有事物全部掩埋在這裏，歪葫蘆他還隨身帶着，因為這玩意根本沒有靈氣波動，就是曾經被歪葫蘆改造過的大量事物也被他掩埋了下去。　　他隨身就是帶了歪葫蘆，一兩件衣服，幾把飛刀，除此之外的基本都留在了山中。　　而走出山林后，天色又已經昏暗了不少，藉著昏暗的天色直奔延河縣，等他趕到縣城時時間也已經到了晚上七八點，沒有直接回家，郭正陽先在附近找了家賓館，又給自己來了一遍大清洗，才躺在床上靜靜思索起了該怎麼面對天劫。　　難道真的只能用手抓着靈器去抗？　　而不管怎麼想，這方式似乎都有些不靠譜。　　一直思索的毫無頭緒，思索中郭正陽倒是又接到了母親的電話，問他什麼時候回家，郭正陽也答應的爽快，明天就到家。掛了電話，一直的苦思也沒有什麼頭緒，郭正陽才出去吃了點東西，再次回賓館躺了一會，時間也終於到了12點。　　12點后，他才暫時拋開修鍊的問題，用賓館里的電腦上網。　　637！　　等高考成績躍入眼帘，郭正陽才興奮的起身，猛地擊了下拳。　　這個成績，似乎在預料之中，但也一樣值得驚喜。

# 第七十四章 還行

　　“哈哈哈，老王，這你就不知道了，我家那小子這回可是真爭氣了，637分，一點水分沒有，怎麼樣，比你家小子考得好吧？別羡慕，這你可羡慕不來……”　　上午，毒辣的太陽盡情揮灑着激情，延河縣縣委家屬院，郭正陽剛剛走進大院，就猛的聽到了某棟房舍內傳來的大笑聲，熟悉的笑聲讓郭正陽都猛地愣了一下，是父親，他知道了？　　而且看樣子父親不止知道了他的成績，同樣對此非常滿意，聽那滿口炫耀的語氣，就可知那邊的人有多開心了。　　更別提以父親的身份，會用這種語氣和人說話，本就不常見。　　愣了一下，郭正陽倒也覺得有些好笑，在他印象中的父親，不管是上一世還是這一世，都很少為他這麼驕傲過。　　就是不知道父親口中的老王是誰，當然，這個不重要，等郭正陽收斂心神繼續行走時，遠處房舍里父親的通話也很快結束，就是炫耀了一番就掛了電話，然後母親的聲音也響了起來，“喂，姓郭的，你怎麼這麼無恥啊，你不是一直覺得小正不爭氣么？我還正準備等你問他分數的時候嚇你一跳，再臭罵你一頓呢，你這提前知道就算了，從昨天晚上到現在，還把能通知的都快通知的差不多了，你這是故意氣我吧？”　　母親的聲音，這時候似乎充滿了鬱悶，好像是期待了很久的事，眼看就要成功了，卻突然功虧一簣，鬱悶的有些小抓狂。　　這倒讓郭正陽忍不住想笑。　　是啊，之前母親一直叮囑郭正陽不要把學習成績突飛猛進的事告訴父親，然後更準備在高考分數出來后嚇他一跳，他到時候要是不相信，母親還準備把郭正陽以前的試卷砸在父親臉上解氣呢。　　不過現在聽口氣，這很惡趣味的事似乎是黃了？而且父親昨晚就知道了？還幾乎一個人就把能炫耀的對象全搞完了？　　“哈哈，昨天晚上一高的盧校長第一時間就給我打了電話報喜，我兒子這麼有本事，還不許我在別人面前誇幾句？”　　母親充滿鬱悶的話語中，父親的大笑也很快響起，一番話倒也讓正走着的郭正陽釋然。　　原來昨天晚上第一時間就有人主動向父親報喜，把他的高考分數說了出去。　　不過說的也是，父親畢竟在這裏做了好幾年縣委書記，現在已經是副市長了吧，明天就搬家的，現在正式任命應該已經下來了。這樣的身份地位，郭正陽的考試成績如果很差，自然沒人會對他亂報信，但現在這成績，足以讓不少人千方百計想在父親面前報聲喜了。　　雖然這種報喜壞了母親的小打算，但對此郭正陽卻很無所謂的，畢竟他努力學習只是為了讓前方屋子里的人開心一次，興奮一次，眼下父親如此興奮，不再對他失望，而是為他驕傲，那目的已經達到了。　　越走越近，郭正陽都快走到家門口了，卻無語的發現父親又不知道和誰通氣了電話，電話內容又是一番驕傲十足的炫耀，雖然以郭正陽的耳力，這電話在接通之後，對面的人第一時間是恭喜父親高升，但父親卻很快岔開話題，談起了今年你家閨女高考怎麼樣，然後就是很惡趣味的笑着說你那閨女太不爭氣，我兒子考了多少多少……　　“呸，以前都是誰覺得我兒子沒出息啊，現在你這算什麼？”　　郭正陽都聽得有些不好意思，在屋子外停頓住了腳步，而等這通電話結束，母親鬱悶加分外不爽的聲音也又響了起來。　　“哎，我錯了還不成？你也是的，怪不得高考那些天天天對我莫名其妙發脾氣，原來是心疼那小子，我哪知道他真這麼用功，看來我那幾巴掌沒白打，以後要是再不爭氣，這方法可以再用用。”　　“你敢？”　　……　　屋子里聲響越來越清晰，郭正陽最終還是失笑着到了門前，等他敲響房門后，裏面的聲音也馬上中止。　　“小正回來了，懶得理你，這孩子出去玩，一玩就是那麼長時間，……”爭論中止，母親又很快低語一聲，才快速走來開門。　　而等房門打開時，滿臉喜色的母親一看到郭正陽，喜色也越發明顯起來，“回來了。”　　“恩。”郭正陽點點頭，隨着母親一起進屋時，他倒是又愕然發現父親一臉嚴肅的坐在沙发上，抓着報紙在看，似乎對他回來都像沒發現是的。　　這和他之前聽到的情況，反差還真是……　　“小正，考的真爭氣，看有些人還敢不敢再說你沒本事。”在郭正陽無語的看向父親時，母親倒是在他身側笑嘻嘻開口，更是又瞪了沙发上的父親一眼。　　一句話，沙发上的人倒是表情不變，只是淡淡抬頭看了一眼，就放下報紙站起身子，“也就那樣吧，還行。”　　“呵～”　　郭母頓時瞪圓了眼，郭父則踏步走向門口，“我還要出去辦點事，對了，明天咱們搬家，去市裡。”　　邊說邊走，等到了門口時郭父又看了郭正陽一眼，才踏步走了出去。　　等房門又啪的一聲關上，外面才響起略顯急促的腳步聲，聲音傳出去十多米后，極度壓抑的低笑聲才又泛濫。　　“差點在這臭小子面前露相，嘖，……”　　郭正陽當場又忍俊不禁，父親這是上演的哪一出？　　不過思索了一下，他倒也有些理解，畢竟父親以前在他面前都是充滿了威嚴，還經常訓斥他，恐怕現在一時間還真不好意思轉變太大。　　就是萬一被父親知道，他之前的幾個電話還有現在的偷笑都早被郭正陽聽得一清二楚，那他又會是什麼反應？　　會不會尷尬的抓狂？　　“這傢伙。”郭正陽忍俊不禁中，母親卻也在一側很無語的瞪直了眼，不過在隨後她還是馬上就大笑起來，笑着拉郭正陽在沙发上坐下，“你出去玩這麼久，肯定累了，先歇會，我給你拿點水果，對了，你剛回來還不知道，你爸升副市長了，咱們這两天就要搬去市裡，不過這方面你就別管了，這個假期，你只要玩好就行，……”　　看着母親接過他的背包，一邊忙碌一邊嘮叨，郭正陽只是笑，笑的很幸福，最大的一個心愿在今年徹底了結，這種滋味，的確很美妙。

# 第七十五章 馬上回去

　　“啪～”　　一天後，延河縣一間封閉的酒店客房內，隨着一陣清脆的金屬聲響，躺在卧床上的郭正陽在點燃口中的香煙后並沒有直接合上手中的防風火機，而是抽了一口煙，把左手擺到眼前，右手抓着火機就放在了左手下。　　“想來想去，都不知道用什麼辦法抗衡天劫，難道真的只能用拳頭？不過用拳頭的話，就算抓着靈器抵禦天劫，但那天我放棄突破時卻聽到了不少雷聲，雷劫？我的左手能不能抗衡雷電？”又過了一天，今天就是郭家搬去市區的日子，不過上一世的今天，父母卻在去市區的時候遭遇那場車禍，這件事早已印入了郭正陽的靈魂深處，所以今天他也絕不可能再讓那樣的事發生。　　所以，在今天上午父母收拾着行李準備搬家時，郭正陽直接找了個借口，說忘記有件東西拉在了同學那裡，讓父母先等着他，等他去向同學取了東西后再一起去市裡。　　上一世那場車禍，是發生在上午十點多，郭正陽就是在一家人準備出發時才找了這借口，報的打算也正是拖延一個小時，避開這個時間段后再去市裡。　　得益於自己這次高考成績很出色，所以等他要走了才突然“想起”有東西落在同學那裡，耽擱了行程，但別說是母親沒在意，就是父親也一句訓斥的話都沒有，只是說讓他快去快回。　　靠着這個借口離開家后，郭正陽一開始也只是打算隨便在街上逛一逛，隨便逛一兩個小時拖過那場車禍發生的時間。　　但逛着逛着，他腦中才突然閃過一絲念頭，而後就在街頭一家酒店裡開了客房。　　這念頭，就是和渡劫有關。　　關於突破時會遇到的天劫，思來想去好幾天，郭正陽都沒有想到太好的辦法，不管怎麼想，以他現在的能力，能做的恐怕最多就是抓着靈器去硬抗天劫。　　靠他的左手，靠靈器本身的材質之力抵擋天劫。　　既然如此，一個很關鍵的問題就出現了。　　上次天劫即將出現時，天空中陰雲密布，雲層里雷聲滾滾，這似乎是雷劫，那他若是用手抓着靈器去抗，這左手，有沒有阻隔電流的能力？　　如果有阻隔電流的能力，他這方法或許還能試一試，畢竟他現在的肉身最強的就是左手，現在這左手，哪怕是他用盡全力用歪葫蘆改造出來的神兵去刺，都刺不破表皮，堅硬程度的確可以稱得上恐怖，但除了左手之外的軀體，隨便一個普通人拿把稍微鋒利點的刀子都能捅進來。　　那若是雷劫真的下來，左手卻不能阻隔雷電，被雷電傳導向全身，到時候危險程度絕對翻了好幾倍的。　　所以郭正陽突然就想試試，看左手能不能擋下普通的電流，若是普通電流都擋不下，那想去擋天劫根本是痴人說夢，只有能擋下普通電流，他才多少有信心試一試。　　當然，他也不會蠢的直接讓左手抓着電線實驗，試驗電力之前用火焰先試探一下，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法。　　“滋～”　　防風火機跳躍的火苗一直在手心下飄擺，郭正陽眼中也逐漸多出了一絲喜色。　　他這隻手前後經過五次罪孽煉化，增強的不只是堅硬度，火機噴洒出來的火焰，現在都讓他感覺不到絲毫異樣。　　這是一個很不錯的結果。　　一直抓着火機燃燒了兩三分鐘，郭正陽才合上火機，而後把左手放在眼前細細打量，打量片刻，他的笑容也越來越大。　　跟着他更很快起身走向床下，蹲在牆邊卸下一個電源插口外殼，看了眼裡面的構造，郭正陽直接就伸手探了進去。　　這次試探，他的速度很快，挨了下插座內的金屬片就快速抽離，中間的停頓連一秒都不到。　　而結果同樣讓他驚喜，接下去再次試驗了幾次，每次接觸金屬片的時間越來越長，最後一次，郭正陽的手指直接按在插口內。　　“罪孽的煉化，的確讓這手掌變得很強，不止刀槍不入，普通火焰、電流也難以損傷，這些家用電，對我來說只有一點點酥麻感，幾乎感受不到。”　　實驗的結果的確讓人驚喜，至少現在他對於用左手抓着靈器抵抗天劫，已經多了一點點信心。　　不過驚喜中，一陣手機鈴聲卻突然從身上響起，郭正陽這才抽回手掌，快速拿出了手機。　　“小正，你怎麼還沒回來？”　　電話是母親打來的，等那邊一句話落地，郭正陽頓時笑了，看了眼時間，發現現在已經是上午十一點半，他才笑着回道，“我馬上回去。”　　已經和車禍錯開了近一個小時，應該可以了。　　等掛了手機后再次把插口外殼裝上，郭正陽才快速走出了客房。　　“你這孩子，去拿什麼，去這麼久？”　　“那邊家有點遠，沒事了，走吧。”　　……　　片刻后，等郭正陽到了縣委家屬院外，一直在車外等待的母親也無奈的抱怨了下，不過也就是抱怨了一句而已，並沒有詳細追問郭正陽究竟去拿什麼，郭正陽自然也樂得輕鬆，其實他已經想好了怎麼回答，不過既然父母都沒問，他也懶得再多說。　　跟着和母親一起上了車，車子，也在郭父發動下朝着市區方向行去。　　其實，郭家搬家，要搬的東西還是很多的，畢竟他們一家已經在縣裡住了好多年，不過之前已經有一輛車提前走了，現在這輛轎車是母親的私人財產，所以才會讓郭父這個新晉的副市長做司機。　　上一世，郭正陽是搬家的時候要趕回來，家裡的大部分東西已經上了另一輛車，因為父母要等他，所以和那輛車錯開，等他回來一趟后才開着車去了市裡。　　這一次，父母依舊是開着私家車在等他，就是郭正陽兩次被等待的意義截然不同而已。　　車子逐漸駛出縣城趕向市區，隨着距離市區越來越近，地面也變得逐漸濕滑，記憶中的這一場大雨，也並不是席捲整個銘川市，而只是在小半個市降落，延河縣一直是晴空高照，接近市區的方向才下了大雨，不過近十二點時，大雨也早已停歇。　　等一家人逐漸接近一座大橋時，車子才停了下來，因為前方出現了擁堵。　　一輛輛私家車堵在路上，前面則隱約可見警車和救護車在橋上停放，不少人在濕漉漉的路邊奔走。　　“怎麼了？”　　“不會出車禍了吧？”　　……　　等郭父郭母停車后愕然看向前方時，郭正陽倒是早已靠着過人的聽力聽到了前面擁堵的車主間的私語。　　是出車禍了，一輛載貨的卡車在不久前大雨正下的急躁時，衝破護欄撞入了大橋下的河道里，現在正在搶救，而且聽上去這一次只有那個貨車司機自己帶着車撞破護欄沉了下去。　　郭正陽只是靜靜聽着，表情沒有絲毫變化。　　但心下，他卻知道，自己一家人的生命軌跡，已經徹底擺脫了上一世的陰影。

# 第七十六章 家宴

　　“等會記得要有禮貌，你也不小了，做什麼事，說什麼話之前，都要好好考慮之後再說再做。”　　“恩。”　　“小正，你也別緊張，你馮伯伯一家人都挺好的，……”　　……　　夜幕再一次降臨，避開了一場致命的車禍后，郭家一行人很順利抵達市區，下午的時間就是先把住處整理了一下，臨到晚飯時間，郭父郭母才帶着郭正陽一起來赴一頓家宴。　　說是家宴，不過地點則是在市裡一座飯店內，郭正陽原本不想來，不過父親卻直接瞪了他一眼，說這頓飯就是慶祝他高考考出了高分，他不去誰去？　　結果郭正陽就又跟着父母一起上了車。　　現在他們一家人也還在前往飯店的路上，父親更是認真叮囑着他什麼，也或許是覺得父親在說這話時表情有些嚴肅，郭母才也笑着安慰郭正陽別緊張。　　郭正陽當然不會緊張，只是被母親一句馮伯伯說的有些出神。　　馮伯伯……難道是他？　　如果是那位，這頓飯，還真是值得吃一吃。　　記憶中，上一世在他為了大姐一怒殺人之後，幾次險死還生，可不就是父親一位姓馮的正部級故交出面保住了他和她大姐的命么，上一世若沒有馮省長的庇護，郭正陽也根本沒能力走出後來的精彩。　　只不過那時候的馮省長，因為郭正陽的父親已經去世好多年，所以雖然在郭正陽最為難的時候保住了他的命，但也並沒有和郭正陽提什麼想當年。　　那邊就是出手護着他和郭玲玲，從頭到尾，郭正陽也根本不知道那位馮省長是什麼時候和父親共事過，又和父親有多深的交情。　　原本對這頓家宴並不感興趣，只是帶着敷衍的情緒而來，聽了這些話后，郭正陽才終於升起了不少興趣。　　期待中，他依舊沒表露什麼，很平靜坐在車裡等待，等車子到了某飯店外，郭家一行三人才下車趕向飯店，不過到了飯店後父親並沒有直接帶着他和母親上樓，而是讓他們母子在大廳休息區坐着，他自己則離開幾步打起了電話。　　“對了，小正，你這都該上大學了，也該談女朋友了，你在高中時有沒有談？”等待中母親突然開口，突如其來的話直接讓郭正陽一愣，跟着就搖頭道，“我暫時還沒想這個。”　　“呵呵，真的假的？不會不敢說吧，咱們家小正這麼帥，學習還這麼好，我就不信沒人看出來這是塊寶。”郭母連連輕笑，“你不會不好意思說吧？”　　“真沒有。”郭正陽一陣哭笑不得。　　郭母則在又看了郭正陽幾眼后，才突然笑道，“真的？那等下你馮伯伯一家來了，你可要多留意下，你馮伯伯家也有個女兒，剛好比你大一歲，正在東大讀書。你要是看上了，也去東大上學？”　　“……”　　郭正陽默默無語，母親這思維轉折的也太誇張了吧。　　而思索了一下他倒也越來越確定，等下即將到來的馮伯伯，恐怕就是上一世的那位馮省長一家，那位馮省長膝下就有一兒一女，兒子年紀大些，比郭正陽大五六歲，女的則只比他大一歲。　　“你馮伯伯家的女兒很漂亮啊，我見過的。”郭母的興緻越來越大，再次興奮的對郭正陽低語。　　一番話說的郭正陽更加無語。　　無語中，不遠處收起手機的父親才踏步走了過來，伸手招呼，“來了，咱們出去接下。”　　這個打斷終於讓母親不再糾纏某個話題，等三個人走到酒店外時，等了片刻，自遠處就駛來一輛私家車。　　車子在停車場停下后，裏面也很快走下五道身影。　　為首一人是一名四十多歲的中年，一張臉國字臉很有威嚴感，在他左手側是一名同樣年紀的中年婦人，體態有些發福，不過也算風韻猶存，另外還有一名一米六左右的時尚女郎，雖然個子不高，但膚色白皙細膩，臉部輪廓精緻俏麗，的確是很出眾的美女。　　右邊，則也是一男一女，年紀大約二十四五，男的身材不高，長得也較為普通，類似於中年的國字臉卻沒什麼威嚴可談，頓時淪落成了普通平凡，而那女子同樣算不上太出色，一句話形容，氣質極好，但也只有氣質極好而已。　　“書記，……”一行人踏步走來時，站在郭正陽身前的郭父直接就笑着迎了上去，但才開口招呼一聲，走來的國字臉中年就笑着打斷，“今天咱們是家宴，別這麼正式。”　　說笑中，中年則轉頭看向身側，“馮磊，小唯，曉菲，這是你們郭叔叔。”　　“郭叔叔好。”　　三個年輕人都是很快衝着郭父招呼，郭父也笑着一一回應，回應中郭正陽和母親也到了近前。　　靜靜站在父親身側，郭正陽心情卻有些感慨。　　還真是他，馮省長！　　不過現在的馮省長應該只是馮書記吧，銘川市委書記？算算時間，他應該就是市委一哥了，不然不可能七八年後就到了省長的位置，上一世，郭正陽父母在今天上午就慘遭不幸，所以上一世這個時間郭正陽也根本沒見過馮家這些人，等他見到的時候，眼前馮書記已經是五十多歲的老者，就是他身側的馮磊等也已經是三十多歲，馮曉菲，二十七八。　　“你就是小陽吧，早就聽說你爸生了個好兒子，學習全校頂尖，在咱們省都能過了北大清華線，沒想到小伙子還長這麼帥，自強，你這讓我都羡慕了，哈哈。”郭正陽靜靜打量着記憶中的一群人，對面馮書記也笑着看了過來。　　“馮伯伯好。”郭正陽也笑了下，向身前的男子問好。　　就是在問好的時候，郭正陽明顯可以感覺到在馮書記身側的幾人，全都拿着古怪的目光盯着他不斷打量，尤其是在他身前的馮磊，目光幾乎是詭異，似乎覺得像他們這種身份的傢伙，學習好成這樣，很不可思議。　　不過郭正陽並沒理會這些，只是一一向對方几人問好，而後才收口不語，就算他對馮書記有感激情緒，不過這些情緒他卻不可能顯露出來。　　而一番熟悉后，人群才動身走向飯店，行走中郭母卻突然拉了下郭正陽的手臂，等郭正陽轉頭看去時，母親才拿着含笑的眼神向馮曉菲方向示意。　　“小菲很漂亮吧，你要是有意思就去追啊，其實今天這頓飯，你馮伯伯家也有這個意思，就是先讓你們兩個看看。”示意了一下，母親才小聲低笑道。　　郭正陽頓時一瞪眼，原來之前母親突然間的思維跳躍，不是突發奇想啊，竟然是有準備有預謀的相親？　　但很快他就又哭笑不得起來，他對前方的馮書記是有感激之情，但對馮曉菲，也真沒興趣，就算這的確是個美女，但郭正陽眼裡，兩人根本是兩個世界的人，有些事，他會盡量讓父母滿意，但有些事，恐怕只能帶給他們失望。　　相親？還是政治聯姻？　　不管哪一種，這都不會有結果的。

# 第七十七章 有得必有失

　　“這孩子，以前我都也以為沒救了，天天在家訓他都不改，結果有次他大半夜跑出去，她媽為了找他都凍的感冒住院了，氣的我狠狠抽了他幾耳光，沒想到抽好了，從那以後，在學校里天天沒日沒夜學習，說是被我抽的不服氣，哈哈，不服氣好啊，短短三個多月，分數硬是從全校墊底提升到了全校頂尖，這一次他在縣一高，全校第四名，……”　　“你還好意思說，哪有你這樣當爹的，孩子吃了這麼多苦，我聽了都心疼。聽那些老師說，他幾乎每天都睡在教室里，分數是上來了，但中間吃得苦，讓我想想都難受。”　　……　　一群人進了飯店包房，因為這場家宴，名義上是替郭正陽考了高分慶祝，所以最初的話題也多和這些有關。畢竟以馮家那邊的身份，就算是父親榮升副市長，似乎也不好直接以這個名義來聚餐慶祝。　　而坐在飯桌上，郭父更是談笑風生，很為郭正陽這幾個月的努力而驕傲，倒是郭母聽了后，不止一次恨恨的抗議。　　等這些緣由講清楚，馮家一群人也紛紛又對郭正陽側目，馮書記看着郭正陽的視線全是讚許，而其他人則多是好奇，好笑，同樣有人目露敬佩。　　“不服氣好啊，人活着就是為了爭口氣，小陽這麼小就這麼爭氣，是好事，難得的是他真有這麼毅力和堅持，馮磊要是有這性子，也就不用我這麼頭疼了，上學時就不說了，現在畢業一兩年了還是一事無成。”目露讚許時，馮書記先是誇了郭正陽幾句，才又恨鐵不成鋼的看向馮磊。　　一句話訓的馮磊訕訕不已，馮曉菲則連連偷笑，馮書記卻又瞪了女兒一眼，“你還好意思笑，去年那高考成績我都懶得說你，要不是你爸還有點關係，你能進的去東大？看看人家小陽，憑自己實力，全國名校隨意選。”　　馮曉菲頓時也蔫了，低着頭不吭聲，倒是郭父這時候哈哈一笑，插話進來圓場，免得氣氛尷尬，不過說笑中郭父卻也滿臉得意，至少看得出這一次見面，馮書記對郭正陽是很滿意的。　　就是馮夫人看向郭正陽的目光都也挺柔和，充滿了滿意，這代表的意義他當然也懂。　　等轉移開話題后，以郭父的口才，也很快讓席間又充滿了歡笑，家宴也在一片歡欣氛圍中進行，郭正陽自己大部分時間並不插話，只是很安靜坐着，真正開宴后很有禮貌的敬了馮書記幾杯酒，其他時間就是安靜作陪。　　這種蘊含特殊目的的飯局，郭正陽也的確沒興趣，就是打算混過去了事。但卻沒想到他這表現卻讓那邊馮家長輩越看越滿意，馮書記都再次誇了幾句不驕不躁，成熟穩重什麼的，又狠批了幾句馮磊坐沒坐相，站沒站相，搞得郭正陽啞然無語。　　只不過這樣對比的誇獎和批評，並沒讓馮磊對郭正陽橫眉冷對，那位反而隨着對比對郭正陽越來越感興趣，拉着郭正陽喝了幾杯酒，言談間頗為親熱，反而馮曉菲看他的視線逐漸多了鬱悶，不爽等。　　局勢發展出乎預料，郭正陽卻看的暗喜。　　他也看出馮家長輩對這個小女兒頗為疼愛，就算這頓飯抱了相親，還是政治聯姻性質的目的，但如果馮曉菲對他看不順眼的話，以馮書記兩人對馮曉菲的疼愛來看，估計也會照顧下女兒的感受吧？　　畢竟這隻是一次試探性的接觸，能不繼續發展，郭正陽也只會樂得輕鬆。　　但等這頓飯結束后，要散場的時間，郭正陽又苦笑起來，原因很簡單，雖然馮曉菲對他頗有不感冒的表現，似乎就是因為馮家長輩誇他誇的太多了，引起了小女生的叛逆心理，但馮家長輩卻真對郭正陽很滿意，馮夫人說了兩三次，讓郭正陽有時間就去馮家玩，反正都住在一個大院里，馮書記也只是笑着點頭，連馮磊都對他很感興趣，直接和郭正陽互換了電話。　　“我看這事能成，馮書記一家，對這小子都很滿意啊。”　　馮家人離開后，郭家一行也上了車，不過現在是換了郭母開車，因為郭父喝的不算少，車子離開停車場時，副駕駛上的郭父更笑着拍了下手掌。　　“是啊，曉菲不止人漂亮，也挺有禮貌，我看那孩子就挺喜歡的，小正，你覺得怎麼樣？”母親同樣一臉喜色，先是誇了馮曉菲幾句，才轉頭看向郭正陽。　　“我才剛高中畢業，談這個是不是太早了？”郭正陽微微苦笑。　　但一句話后，郭父直接一揮手，“小什麼？放在古代你這年紀早就當爹了，事情就這麼定了吧，你成績考的好，等報志願時直接去東大，年輕人多接觸多接觸，感情就出來了。”　　“……”　　郭正陽聽的無語，郭母卻也一瞪眼，“你這話說的，總要讓孩子也願意才行啊。”　　“他生在這樣的家庭，享受了別人羡慕都羡慕不來的各種資源，自然也要有付出，有得必有失，能有曉菲這樣的好條件已經是他運氣好了，人長得漂亮，也沒有什麼嬌氣，錯過了這個，說不定找個難伺候的，到時候有他哭的。”父親的話依舊霸氣，而且不容置疑，但這些話卻讓郭母瞪直了眼，“你這話怎麼說呢，當初咱們倆……”　　“咳，咱們那時候情況特殊，和現在不能比。”　　……　　伴隨着父母的爭執，郭正陽無奈的縮在後座，滿心古怪。　　畢竟聽到父母爭論他們之間的事，這種情況還很少見的，而他也知道父母之間並不算政治聯姻，而是自由戀愛，他父親出身還算不錯，郭家老爺子當年也是一方大員，走到副省級退了下來，雖然算不上什麼豪門，但也是很不錯的了，但母親出身就是很普通的工人家庭。　　母親那邊也是一大家子，郭正陽外公外婆都健在，同時他還有一個舅舅，一個阿姨。　　不過他大姨也只是普通公務員，還是靠了郭家的關係，而郭正陽舅舅則是商人，同樣是靠着郭家積累起了一些財富，不過那個舅舅是在南方經商，藉助的也是郭正陽大伯的能量。　　恩，若讓郭正陽認真評價一下自己的家人，他大伯和他父親為官都算不上真正的大公無私，大錯誤不去犯，但能照顧自己人的時候，基本也都是不去大力支持，但同樣是默許的態度。　　聽着父母的爭執，郭正陽卻漸漸又出了神，相親之類的事，對他只是一個過場，他現在最緊要的，還是怎麼面對天劫。　　之前已經試驗了左手可以扛得下普通家用電器的衝擊，那麼接下去的實驗怎麼試驗？是不是該進一步試驗一下左手能不能擋得下高壓電？　　再然後，就等雷雨天氣的時候再讓左手拿着靈器去實驗，是否擋得下普通的自然雷電？　　只有可以靠左手揮舞靈器打碎普通雷電，他才敢去面對真正的天劫。　　甚至他都想過，既然要來的天劫是雷劫，那可不可以利用現代器具躲避，比如站在避雷針附近渡劫，但這念頭卻又被他排除了，畢竟這是去抗衡天劫，而不是普通雷電，如果天劫能那麼好對付，能躲開，那就不是天地迸發的殺劫了。

# 第七十八章 以雷對雷

　　“轟～”　　五天後，陰沉沉的雷雨天籠罩夜空，瓢潑大雨傾灑而下，清源市一處山巔，郭正陽站在暴雨中抬頭看了眼天際里時而閃現的電蛇，眼中一片堅定。　　該來的總是要來，前幾天又拿着左手試驗了一下高壓電，左手卻是連高壓電都可以阻隔，雖然去嘗試的時候，高壓電一樣帶給他了一定的痛楚，而不再像是普通電流那樣幾乎沒影響，但他總是赤手擋下了高壓電，所以下一步實驗自然也提上了日程。　　雷雨中實驗能否抗衡自然雷電，郭正陽足足等了五天，靠着天氣預報看到清源市今晚有雷雨，他才早早趕過來準備。　　原本被他埋在地下的靈器和寶物，也全被他又取了出來。　　現在那幾件寶物也都正在郭正陽身下，而他左手裡則是抓着一把長劍，長劍不知道是由什麼材質鑄成，不像一般飛劍那樣輕盈而鋒利，而是很厚重，以他現在的體力，都是勉強才能提得起劍身，這玩意給他的感覺差不多有兩三百斤重量，劍體寬闊無鋒，而且還能隔絕電流，否則他也不會用這件靈器來實驗。　　郭正陽左手上，還套着幾層絕緣的手套，畢竟這是要抗衡雷電，他心下也真沒太多把握，說不定自然雷電下來都能把他劈死，準備功夫，他自然也要做足，所以他不止左手帶着幾層絕緣手套，就是身上也穿着膠質的連體衣，同樣是絕緣材料製成，幾乎把整個身子都遮掩的密不透風。　　天劫屬於天發殺機，要誅殺他這個掠奪天機者，躲應該躲不過，但硬抗的時候，能對他有幫助的任何事物，他都要試一試。　　“轟～”　　站在位置最高的山頭，成為最醒目的高點，雖然天空中的銀蛇並不會全部奔着郭正陽而下，但等了片刻，雲團中還是有一道銀蛇驀地奔襲而來，在電光乍現時，郭正陽也猛地揮起重劍就朝着電蛇刺去。　　但就在一人一雷電快要撞擊在一起時，郭正陽身側腳下卻突然暴起一層電光，一件閃亮的事物騰空而起，自主懸浮在郭正陽身側，從天空奔下的銀蛇也驀地一轉，捨棄郭正陽呼的一聲就遁入那事物中消失不見。　　“……”　　郭正陽已經冒了生命危險要對抗雷電，卻真沒料到會發生這樣的異變，等他愕然轉身時，看到的也正是銘川市那次獵殺，收集來的雷電系寶物正在散發著邪異光澤。　　這寶貝，長得就像是一道彎彎曲曲，還分出幾條岔道的自然雷電，原本只是光澤暗淡的被郭正陽收集起來，此刻卻在吞噬了一道雷電后毫光大放，比人工打造出來的電燈都更明亮的多，光芒綻放中，一層層電弧也在體外來回閃爍跳躍。　　“轟～”　　天際中又一道雷電對着山頭劈下，但依舊不是對着郭正陽劈下，而是對着那雷電系異寶，而這道雷電一樣再次被這異寶吞下，眨眼間消失不見。　　又吞了一道電光后，這寶物光芒更盛，大量電弧在體外跳躍，都輻射到了身側兩三米範圍，幾道電光炸在郭正陽身上，滋滋作響。　　不過連續吞噬兩道雷電后，天際中卻再沒有雷電劈下，反而有種雲收雨歇的趨勢，不止雲團里的閃電減少，雨勢也開始變小。　　夏季的雷雨本就來得快，散的也快。　　郭正陽心思一動，揮劍刺向這異寶，重劍噗的一聲刺在這異寶體外，大片電流也轟的爆發，沿着巨劍劍體就向下摧殘。　　絕緣的劍體硬生生承受電力，但很快又被大片電光淹沒，寶物內傾灑出的電力，潮水一樣席捲而下，直接越過劍體撲上郭正陽的手背，強大的電力，摧殘的手套都很快被撕裂。　　巨量電力噴薄而出，轟的一聲推着郭正陽的身子向後拋飛。　　等他重重跌落在幾米外山石上，撐着身子站起時，左手上手套已經被撕扯的支離破碎，而就連手掌也被電的一片焦黑，這種焦黑更是沿着手臂向上蔓延，他半條手臂都近乎失去了知覺，只有一股股焦味泛起。　　這是真正的雷霆之力，而不是什麼家用電，高壓電。　　郭正陽不驚反喜，這東西受到攻擊爆發出來的殺傷力很大，但卻似乎給他指了一條明路，它吞噬雷電，那能不能吞噬天劫？　　天劫是天地殺劫，或許並不會被輕易吞噬，但就算不能吞，他至少也可以靠着這東西去對抗天劫，一受到攻擊就自然散發電力反撲，那天劫降下時，它就算吞不了天劫，等被天劫攻擊時，至少可以爆發反擊吧？　　以自然雷霆之力對抗天劫。　　“它剛才吸收了兩道雷電，只是兩道，對抗天劫還不夠吧？吸收的越多，把握才越大，不過等它吸收的雷電多起來后，我又怎麼用？這玩意現在碰都不敢碰。”　　一次次思索中，郭正陽左臂逐漸傳來了陣陣疼痛感，原本被電的幾乎焦掉的左臂終於恢復了一些知覺，畢竟他日夜用靈氣練體，雖然左臂還比不上左手那麼強，但也比普通人的肢體強的太多，恢復力同樣如此。　　鑽心的痛楚中，郭正陽再次不驚反喜，這麼疼，說明他左臂剛才並沒有徹底被電壞。　　這是好事。　　等天空里雷雲徹底消散，不遠處那雷電系異物也一直都懸浮在空中散發著道道電弧，郭正陽先是走到一側，用右手打開背包取出了有些藥物，這些也都是為了抗衡雷電準備的燒傷電傷之類的藥膏，跟着他才盤坐而下，先用右手給自己塗藥膏，才又運轉功法催動靈器去滋養左臂。　　藥物和靈氣雙向滋養，在他左臂逐漸恢復中，劇烈的痛楚也快把他整個人都折磨到虛脫。　　又坐在山石上休養很久，郭正陽才終於站起身子，脫下身上一套絕緣外衣，揮手丟在了依舊懸浮半空的雷電系異寶上，噼噼啪啪，絕緣外衣很快被撕成碎片，郭正陽則連連苦笑。　　不過他很快又神色一動，用右手在泥水中抓起一張大網套了上去，雖然大網套上時，那雷電依舊電光四射，但卻並沒有撕裂大網，郭正陽則又試着用左手拉了下網，發現大網並不導電時，才拉着空中懸浮的雷電把它拽下。用大網牽扯着把這玩意埋在了山石中。　　這大網就是一件靈器，他當初得了四件靈器，一件是一個古怪圓球，一個是之前的巨劍，再有就是這大網，最後一個還是一把劍，不過卻是鋒利無雙的利劍。　　靈器，也的確要遠比絕緣衣好多了。　　“等，現在只能等下去，等歪葫蘆把那件靈器吐出來，然後再用歪葫蘆多吞噬一些絕緣衣，然後等下雨天，讓這雷電系異寶多吸收幾道雷電，到最後，我多套幾層被歪葫蘆吞噬過的絕緣衣，再抓着這異寶抗衡天劫。就算他不能吸收天劫，等天劫降臨時，受到天劫誅殺也會自然反撲，以雷對雷。”　　郭正陽今天穿的絕緣衣並沒有經歪葫蘆吞噬過，以前剛拿歪葫蘆做實驗時，他並沒有選擇這種連體衣做實驗材料，後來拿着歪葫蘆實驗吞噬靈器，結果一實驗，到現在兩個月了還沒把靈器吐出來，這的確讓人鬱悶。　　否則若是被歪葫蘆吞噬過的絕緣外衣，應該不會那麼輕易被雷電撕碎的。　　不過現在也沒什麼，只要他繼續等下去就行了。　　這一等，就是十多天，十多天後，郭正陽手裡的歪葫蘆終於把吞掉的靈器吐了出來，這吐出來的就是那把利劍，吐出來時，這本就寒光四溢的長劍，鋒利程度也更加讓人心驚，看一眼，其上的鋒芒都有種讓郭正陽心寒的感覺。　　不過他並沒有在這件利器上糾結，而是很快着手購買更多的絕緣手套和連體衣。　　被歪葫蘆改造了多件，直到等他穿着連體衣和帶着多件手套，可以直接去抓那件雷電系異寶而不會再被電的受傷時，郭正陽才又着手開始收集雷電。　　又等了幾個雷雨天，讓那雷電系異寶收集了七八條雷電，讓他穿着好多件被歪葫蘆吞噬過的絕緣手套和連體衣都差點要擋不住雷電之威時，他才終於信心大振。　　籌備了這麼久，時間都到了八月份，他似乎也有了足夠的底氣去面對天劫了。

# 第七十九章 聚靈中期

　　八月份，依舊還是炎炎夏日，晴朗的夏日夜空里，一團團陰雲突然在荒山野嶺上空凝聚，伴隨着一股恐怖至極的毀滅氣息，山中大群蛇蟲鼠蟻狼狽奔逃，屹立在山腰一片山石上，郭正陽全身都遮掩在幾層厚厚的絕緣外衣下，而他左手間更抓着一道電弧閃爍的迷你雷電，抬頭看一眼天際，漫天烏雲中濃郁的殺機，讓他這個百戰餘生、兩世為人的傢伙都忍不住打了個哆嗦。　　好強烈的壓迫感，天劫……　　天劫的確和普通雷霆相差很大，劫雲初聚，還只是蓄勢待發之姿，流露出來的毀滅肅殺之氣就已差點壓得他喘不過氣。　　不過郭正陽還是一咬牙，運功吸納來更多靈氣，催動自身就撕裂瓶頸。　　轟～　　就在突破那一刻，天際間也驟然降下一道雷光，雷光從郭正陽頭頂直撲而下，不似普通雷電那樣大多傾斜着劃破天空，也不似普通雷電那樣一道電光下來，中間可能分出不少岔道，這一道雷光，就在無盡陰雲中，從郭正陽頭頂筆直砸落，所有光芒凝聚成一束，夾帶着無窮威壓撲殺而下。　　劫雷未至，狂暴的毀滅氣息就似乎要摧毀整個天地，更是壓得郭正陽腿一軟，差點跪倒在地。　　不過他還是咬牙抓着手中雷電直刺而上。　　幾乎是他剛有動作，被他抓在手中的雷電也猛的爆發一道奔雷，由下向上噴薄而出，狠狠撞擊向毀滅劫雷。　　兩道雷電在離地數百米處轟然對接，形勢卻出乎預料，劫雲中奔下的劫雷只有手臂粗細，而從郭正陽手中細小雷電內撲出的電光卻差不多有大腿粗，但這粗壯的自然雷電在對上劫雷時，卻一擊即潰，劫雷摧枯拉朽一路撕裂，咔嚓嚓的電弧翻飛潰散中，數百米長的自然雷電就像是紙糊的泥胎，一路分崩離析。　　郭正陽臉色大變，他就知道天劫必然和普通雷電不同，手中異寶可以自主吸納一道道自然雷電，但用來對抗天劫，卻恐怕根本不可能吸納，畢竟那不是自然雷電，而是天地迸發的殺劫，所以他手持這玩意對抗天劫，多半也只是靠它儲存的自然雷電反撲。　　事實也的確如此，天劫都還沒真的降下，這東西就被劫雷的毀滅氣息刺激的反擊而上，但他卻沒想到儲存了七八道自然雷電后，這麼多雷電之力聚集在一起，對上天劫竟如此不堪一擊？　　臉色大變時，郭正陽剛想有所動作，手中異寶卻又光芒大盛，在頭頂劫雷撲殺到百米內時，又轟的一聲爆發出一層更強烈迅猛的雷光，足有水桶粗的雷電逆流而上，又在三四十米的高空和劫雷對撞而上。　　劈啪啪～　　雖然這雷電依舊未能徹底阻止劫雷的撲殺，卻也終於讓劫雷降落的速度變緩。　　“滋～”　　“嘭～”　　電光對撞聲，爆炸聲，在郭正陽頭頂不斷閃現，劫雷的撲殺速度越來越緩，從最初勢不可擋直到變的每秒只能撕裂幾米長的雷電，但等到了這時，那劫雷距離郭正陽頭頂也只剩下十多米而已，最多兩三個呼吸就會侵襲到底。　　又一聲劇烈爆炸聲，郭正陽手中異寶再次爆發一股強烈的電光，隨着這波雷光噴洒，那異寶都猛地黯淡了下去，似乎吐盡了雷霆之力，而伴隨強烈電光噴洒，已經欺壓到郭正陽頭頂八九米上空的劫雷也終於被推着向上後退。　　就是這劫雷只後退了幾米就又驟然反撲，徹底撕碎一切電光侵襲而下。　　郭正陽左手一甩，暗淡的異寶直接甩到一側，右手中一把重劍也瞬息沒入左手，再次一揚手，直刺劫雷。　　剎那之後，郭正陽整個身子就被劫雷吞沒。　　重劍拋飛，衣衫破碎……　　郭正陽轟然倒地之後，癱在地上一動不動。　　只不過這時的劫雷，卻也煙消雲散，原本充斥天地的毀滅氣息同樣消失不見，更有一縷縷異樣光芒從天灑落，彷彿光雨一樣星星點點傾灑在郭正陽身上。　　原本被劫雷撲殺的有些焦黑的肢體，也在這些光雨中快速回復。　　僅僅幾個呼吸，郭正陽的身軀就徹底恢復如初，而他也猛地一顫身子，恢復了知覺。　　“沒死……”　　“好恐怖的劫雷，這隻是針對聚靈初期么？只是用來抹殺聚靈初期的修士，就這麼恐怖！”　　……　　恢復知覺那一刻，郭正陽只有滿心慶幸，意念感應中，這隻是針對聚靈初期的他，只是足以抹殺正常的聚靈初期修士而已，但自己做了那麼多準備，用那雷電系異寶吞噬了七八道自然雷電和劫雷對沖，應該已經抵消了不少劫雷的力量，再加上穿了那麼多件被歪葫蘆吞噬改造過的絕緣服飾，這都也是刀槍不入的寶衣了，外加一件靈器的緩衝。　　這麼多準備，竟然還是短短几秒鐘就被劫雷撲殺的失去知覺？一頭栽下昏迷了過去？　　這天劫，真的太變態了。　　不過很快，郭正陽又猛地翻身坐了起來，驚喜的抬頭看了眼天空，天際里陰雲依舊還在，就是雲層中破開一片空洞，淅淅瀝瀝的多彩光雨從雲洞中不斷灑落。　　灑落到他身側，光雨沒入體內，給他的感覺極為獨特。　　哪怕他什麼都沒做，但這些東西卻輕易修復了他在劫雷中受到的創傷，跟着更一點點向他軀體內沉澱，讓他全身酥麻酸癢，甚至有種輕微的撕裂痛楚。　　這種感覺，倒是和他利用罪孽煉化身軀時相似。　　這，就是渡過天劫之後的好處？　　驚喜中，郭正陽快速運轉功法去進一步催動這異變，功法運轉中，他更是清晰感覺到了大腦中多了些什麼。　　閉目感應中，那正是一方乾涸的靈海，靈海面積不大，內部更是空空蕩蕩。　　聚靈中期！　　“幸虧劫雷只有一道，如果再多來一道，後果不堪設想。”　　感應到什麼后，郭正陽再次滿心狂喜，心中同樣也有深深的慶幸，抗過了劫雷轟殺，他也終於踏入了聚靈中期。　　從此催生靈海，面對他的就又是另一番廣闊天地。　　等片刻后，天際里雲團消散，異樣的光雨也不再灑落，郭正陽更一躍而起，伸手掐捏了下身軀，很快就又一彎腰，從不遠處的背包里取出了一把匕首，拿着匕首刺向胸前，試驗了幾次后，他眼中的喜色也越來越濃郁。　　渡過了天劫就有大好處，這是曾經意念給他的信息，而現在他也的確感受到了偌大的好處，渡過了雷劫，他全身都被劫后的那奇妙光雨淬鍊了一遍，現在全身都變的比被罪孽淬鍊過兩次的左手還強些，雖然這還遠比不上淬鍊過五次的左手，但這可是全身範圍。

# 第八十章 中品靈器

　　“我也沒什麼，就是運氣好才賺了第一桶金，等有了錢之後，再賺錢就容易多了。”　　……　　“呵，銘川是好地方啊，我以前談生意時去過幾次，好玩的地方不少。”　　……　　動車沿着軌道呼嘯而過，一等座車廂里，一名看上去三十歲左右，成熟斯文的青年正興緻勃勃對着過道對面，坐在外側的一名少女談天說地，交談里，青年架在鼻樑上的眼鏡片之後，時而還會閃過一絲隱秘的貪婪。　　對面這個着裝時尚性感的俏麗女郎，長的實在太漂亮了，哪怕見慣了美色的他，初見之下一樣覺得很驚艷，所以動車開動不久，他就毫不猶豫的選擇了搭訕，而搭訕的結果卻也喜聞樂見，雖然剛開始少女對他一副不感冒的樣子，根本沒搭理，只是自顧自在玩着平板電腦上的遊戲，不過這一路路程真有些長，七八個小時車程，少女玩遊戲玩膩了，平板電腦也沒電了，百無聊賴中，他再次的搭訕就終於有了結果。　　至少從後面開始，雙方交流還算愉快，哪怕對面話不多，更多只是在聽，但時而乍現的淺笑，明媚皓齒間的動人風情，也更撩的他有些魂不守舍。　　“對了，等下咱們到站，已經是晚上十點多了，你學校距離車站還有那麼遠，要不我送你回去？”強壓下心中各種念頭，青年抬起手腕看了下錶，才又對對面的女子開口。　　“呵呵，不用了，我到了坐地鐵就行。”少女再次淺笑，不過卻很果斷的拒絕。　　一句話頓時讓青年一愣，跟着才笑道，“地鐵是方便，不過這麼晚了，就怕不安全，我家就在你們學校附近，反正順路……”　　“沒事，我和朋友一起的。”　　少女再次笑着拒絕，青年卻一呆，朋友？這一路七八個小時車程，他還真的沒見對面的少女和誰有過交流。　　而少女則在此刻無奈的皺眉，轉身對着她里側位置上一道正閉目休息的身影開口，“郭正陽，別睡了，快醒醒，要到站了。”　　喊了一聲，里側的身影也驀地睜開眼，抓出手機看了下時間后，才平靜的轉頭，“恩。”　　“你是豬啊？上車就睡，一睡到現在？”少女卻不滿的抱怨一聲，俏目里明顯有着不少的鬱悶情緒，“等下下車坐地鐵，到學校附近，我幫你找個酒店先住着，等明天再帶你逛逛，熟悉下環境。”　　“好。”郭正陽再次平靜點頭，言語間都不見什麼情緒波動，過於簡短和平靜的話，也再次讓少女一瞪眼，眼中的鬱悶明顯又多了些，不過她也沒再說什麼，只是氣哼哼縮回了座位靠背上。　　“這是，你男朋友？”突然的變化卻讓過道對面的斯文青年呆了，愣愣看了對面幾眼，才古怪的開口，他自然早知道對面坐着兩個人，只是一路走來七八個小時，裏面的人一直都在睡覺，他也根本沒見過兩人有絲毫交流，還真沒想到他們是一起的。　　而現在一看，裏面那小子長得高大帥氣，年紀也和少女差不多，都是十八九歲的樣子……真心說一句，這一對少男少女坐在一起，還真有那麼幾分很般配的味道。　　“不是，我才看不上他呢。”少女這才一撇嘴，很不爽的嘀咕，說話的聲音也不小，似乎生怕裏面的人聽不到一樣。　　但說是這麼說，斯文青年眼中卻明顯閃過不少失落，這不是獨身美女，而是有伴的，他……他也只剩下乾笑。　　乾笑中，身下的動車也逐漸開始減速，車廂里同樣有悅耳的聲響開始回蕩，動車到站，車廂里一道道身影也逐漸起身。　　“你還有一周多才開學，先說好啊，我就明天有時間，帶你熟悉下校園，後面你自己照顧自己，我可沒功夫一直陪你瞎轉。”旅客們紛紛準備下車，少女也在取行李時，再次轉身對着里側的郭正陽開口。　　郭正陽依舊笑着點頭，並沒什麼廢話，而後兩人才也在動車徹底停下后，隨着人潮走向車外。　　毋庸置疑，眼前的少女正是馮曉菲。　　現在他會和馮曉菲一起在動車上，是因為時間已經到了八月底，馮曉菲這個大二生開學了，而郭正陽自己，被他父親勒令着報了東大，隨後毫無懸念的被錄取，雖然他只是大一生，而大一開學也比大二晚了八九天，但家裡父母卻讓他提前跟着馮曉菲一起過來，讓這位姐姐級的人物多帶他熟悉下環境。　　這不只是郭正陽父母的意思，就是馮家那邊，兩個長輩對此也很贊同。　　“切，裝什麼酷，快點走，一會趕不上地鐵了，只剩下最後一班了。”在郭正陽點頭中，馮曉菲也驀地翻了個白眼，再次不爽的瞪他一眼，踏步就走，至於路上一直找機會和她搭訕那斯文青年，這時候馮曉菲也根本沒理會。　　郭正陽倒是有些好笑，裝酷？　　他真沒有。　　不過他也不會解釋什麼，只是很平靜的提着背包前行，雖然這是大一開學，剛踏足一個陌生城池，不過郭正陽的行李卻很簡單，就是背後提個一個很長很大的背包，然後拿了張銀行卡而已，裏面裝了三四萬，就是學費和生活費，裏面很大一部分都是做生意的舅舅給他的。父母的意思，到了東海市后缺什麼就買什麼，也沒必要再帶一堆亂七八糟的東西，郭正陽也樂得清閑。　　行走中，郭正陽靈識綻放，前後左右二三十米範圍，一切的一切都被他輕易納入眼底，這種感覺，只有兩個字可以形容，愜意。　　終於又進入了聚靈中期，雖然這隻是比以前突破了一個小境界，但靈識的出現，代表的卻是質的變化，有了靈識，他才能算是一個正兒八經的修士。　　修士突破聚靈中期，一開始修鍊積累出的靈識，最多只能覆蓋身邊兩三米範圍，而且稍微堅持兩三分鐘就會力竭，並無法持久，只有隨着修鍊的積累，積累出海量靈識更不斷強化拓展，到中期巔峰時，才能意念一動，把身邊百米方圓的一切納入眼底。　　郭正陽是月初渡劫，中間這一個月，有部分時間去了趟京城，見了見爺爺，在爺爺家呆了一兩天後就又返回市裡，而後二十多天都也一直在藉助那些靈器還有異寶身上散發的靈氣波動修鍊，修鍊二十多天，他的靈識不斷累積拓展，如今也已經能向左右延伸出二三十米範圍了。　　雖然這還只是很差勁的水準，但現在的他若想斬殺誰，就是意念一動靈器飛舞，只要在身邊二三十米內，就是殺人於無形，和曾經只能靠着甩出飛刀射殺目標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語。　　而他手裡也已經煉化了一件靈器，就是那把重劍，除了重劍之外，其他三件靈器，郭正陽卻無力煉化，因為那三件靈器品階太高，他聚靈中期的修為，根本無力掌控。　　靈器，按品階劃分就是下品靈器、中品靈器、上品靈器、極品靈器，靈器之上則是法寶，一樣分為下中上以及極品四個等級。　　不過法寶對於修士來說，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存在，據說在靈域中，那些各方主宰，道君級的強者擁有的法寶都是屈指可數，對於聚靈期，誰能有幾件中品靈器已經是身家豐厚了，真人境，上品靈器以及極品靈器才算是普及，郭正陽煉化的那柄重劍就是中品靈器，他煉化后也只是能勉力催動而已。　　至於剩餘的三件靈器，郭正陽也不知道那是上品靈器，還是極品靈器，甚至他都想過，那說不定也可能是法寶。而現在那些東西，也全都被他背在背包內，雖然每一件東西都經過好幾層塑料袋之類密封，不過其中蘊含的靈氣波動一樣可以輻射到身側幾米範圍，帶着這麼多寶貝亂跑，還是有一定危險性的，如果有高手出現在他幾米範圍內，很輕易就能察覺出他一身寶貝，所以眼下對郭正陽最重要的，就是先找個地方把幾件靈氣波動大的東西埋了。

# 第八十一章 初來乍到

　　地鐵一路沿着軌道穿梭而過，郭正陽靜靜站在走道上，一手抓着扶手，一手插在褲子口袋裡，猛一看去就是一名再普通不過的旅客。不過實際上他一直都在戒備着左右，帶着一堆寶物從銘川市一路抵達東海，雖說這些寶物的靈氣波動被控制在了身側數米之地，但這一路路途真有些長，橫跨千里之地，沿途經過太多城市，而且每到一站，中途停頓之地都是人流密集的火車站，眼下的東海市更是國內頂尖的大都市，常駐人口都有一兩千萬，再加上流動人口，這人數只會更多。　　這麼多人里，指不定就有什麼高手隱匿其中。　　萬一碰巧遇到，那危險性也是不低的。　　當然，他明知道有一定危險還帶着一堆寶物亂跑，也並不是他太傻，從銘川出發之前他已經仔細衡量過這麼做的風險，應該還在可控制範圍內。　　只要不是太倒霉，一路平安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　　別的不說，真正的高手，一個上百萬人口的大都市恐怕也就那麼寥寥幾個，比如清源市，真正高手似乎只有賀家，比如銘川市，那一晚寶藏出現，濃郁的靈氣席捲全城，被驚動的高手也只有三個，如果按照這樣的概率計算，郭正陽從銘川到東海也只經過五六站，五六個城市而已，那些城市就算有高手，數量肯定也是屈指可數，只要不是倒霉透頂，這會遇到高手的幾率的確在萬分之一之下。　　畢竟他一直都在車上，根本不下車，寶物靈氣也在身側幾米內波動，這樣還能遇到高手，那得需要多差的運氣？　　等到了東海，這幾千萬人口的大都市，高手數量就算遠比一般城市多，但他到了東海時已經是晚上十點多，這麼晚的時間乘坐地鐵穿梭着都市而過，靈氣波動也只在身邊，恰巧碰到高手在身邊路過的幾率同樣在千分之一之下。　　仔細權衡了一下風險程度，郭正陽才會選擇把一身寶物帶出來，如果不帶這些東西過來，以後他怎麼修鍊？世俗中靈氣那麼稀薄，想有效率的修鍊，他目前也只能藉助這些寶物逸散的靈氣波動。　　“雖然會在路上遇到高手的幾率很低，不過就這麼一直帶着一堆寶物亂跑，也明顯不是事，儲物戒指，……，沒有儲物空間，真的太不方便了。”　　一路戒備着，等地鐵又快速穿梭出幾站路，坐在郭正陽身側不遠處一張座位上的馮曉菲才猛地起身，招呼郭正陽準備下車，到了這時距離目的地也很近了，郭正陽也終於鬆了口氣，看來他今天不算太倒霉，畢竟千萬分之一的出事幾率，那平安無事的結束旅程，還是很正常的。　　就是準備下車時，郭正陽還是滿心無奈，隨着自己搜刮的寶貝越來越多，他對儲物空間的渴求也的確越來越大了。　　“今天晚上你就在這開房好了，距離學校近，我明天找你也方便。”郭正陽的無奈和戒備，馮曉菲根本不知道，等帶着郭正陽出了地鐵車，沿着繁華依舊的馬路走出去一千多米，馮曉菲才驀地轉身，指着路邊一個酒店開口。　　指了下酒店后她更指了指前方，前方几百米外就是東大東江校園，東大，也是全國名校，僅次於清華北大之類，在東海市內的校區就有好幾個，不過大部分學科院系都在前方的東江校區內。　　“行，那你回學校吧。”郭正陽也笑着點頭，依舊話不多。　　不過這話卻讓馮曉菲又一瞪眼，恨恨瞪了郭正陽一眼，才轉身就走。那眼神自然被郭正陽看的一清二楚，不過他也懶得理會這丫頭為什麼對他越來越不爽，只是很平靜走向酒店內。　　開房上樓，把行李丟在寬敞的客房裡，郭正陽又無奈的搖了搖頭，那丫頭是不是故意在耍他啊，東海市經濟發達他早聽說過，那是全國的標杆之一，但這路邊酒店也貴的離譜了，雖然看上去規模不錯，內里設施也還湊合，可隨便住一晚都要六七百塊？　　他還有一周多才開學，真要在這酒店住上八九天，那就是五六千的開銷。　　他就算身上還有三四萬，但這是半年的生活費，還包括學費等，總不能八九天的住宿費都花費這麼多吧。　　不過郭正陽很快就不再想這些雜事，只是盯着背包微微出神。　　“用密封的包裝裝載那些寶貝，雖然安全性要好的多，但密封狀態下這些寶貝逸散的靈氣也稀薄了許多，比起靈氣最濃郁時要稀薄七八倍，修鍊效率也慢了七八倍，但如果我把這些寶貝的包裝撕開，讓靈氣徹底逸散，又太危險，最強的一件寶物，靈氣能向左右擴散出幾百米，在這大都市中心，危險性可不是一般的大。”　　皺眉思索了下，郭正陽卻發現眼下的問題很尷尬，而思索片刻后，他卻突然起身走向窗口，拉開窗帘看向窗外的大都市夜景，他眼中也再次閃過一絲古怪。　　“東海市，可是有幾千萬人口，我之前一路走來，竟然一個目標都沒感應到，看來這方面也的確要看運氣。”　　這一路上他經過那麼多地方，走出那麼遠的距離，以腦海中意念一個感應就能籠罩身側幾里範圍去推斷，他這一路感應過的人口怕不是也有幾百萬人了，但從銘川到這裏，意念卻一次都沒出現過。　　而且說起來，從他上次在銘川市按着意念指引獵殺之後，到現在都有四個多月再沒遇到過目標了。當然，這也是因為這四個多月里，九成時間他要麼是在學校複習，那一帶的獵殺目標被清理過一遍，短期內發現不了新目標很正常，又或者他就一直窩在荒無人煙的深山裡修鍊，為渡劫做準備，身邊根本沒人。　　“算了，先不管這些，今天晚上還要先探查一下地形，先去校園裡轉一圈，找地方把寶貝埋了，前面的東江校區佔地上千畝，找一個偏僻角落埋一些寶貝還是很容易的。”　　“埋下寶貝后，也要想辦法解決修鍊的問題，我現在修鍊必須藉助那些寶貝逸散的靈氣，但大都市裡直接把寶物釋放出來又太危險，要麼，我查探一下東海市的環境，學當初在清源市那樣，找一處荒無人際的深山老林，在那種地方修鍊，要麼就要布置陣法了，隨便租一間公寓，在住所裡布置一座簡單的聚靈陣，到時候就算拿出寶物，有陣法影響，這些東西的靈氣也會被困在方寸之地，不用害怕逸散出去。但布置陣法也不是說做就能做到，陣法，也需要一些準備。”　　“除了這些之外，我也要找時間把整個城市走上幾圈，幾千萬的人口總數，雖然剛才一路走來沒發現目標，但剛才我也只是乘着一輛地鐵走了一段路，感應的人口怕不是連東海總人口的百分之一都沒有，只要把這城市幾千萬人口都感應一遍，應該還能發現新的劫殺目標吧。”　　……　　站在窗口看着夜景，郭正陽心下閃過一個個念頭，算是把隨後該做的事都捋了一遍。　　這大學是為了應付父母才上的，所以上大學，已經不需要像高中時那麼用心，尤其他現在已經到了聚靈中期，普通知識靈識一掃就可印入大腦，那就算想保持好成績也不需要花費太多時間，所以以後修鍊才是最重要的。　　他現在修鍊，需要藉助各種寶物逸散的靈氣幫忙，但已經到了聚靈中期，他的手段也多了不少，中期以前只有肉體強橫，他為了避免招來橫禍，想修鍊只能往深山老林里跑，但現在有了靈海靈識，可以運用術法之力，再想藉助寶物逸散的靈氣修鍊，也多了不少選擇，找一個地方布置下陣法就是很不錯的選擇。　　當然，布置陣法，也要做不少準備，不是說布置就能布置的。幾番思索后，郭正陽卻發現自己初來乍到，要做的事情還真不少。

# 第八十二章 符陣

　　嘩～　　九月初的東海市，突然就籠罩在了一層暴雨之下，窗外雨幕越來越大，臨近東大東江校區的一座幽靜小區里，三樓一棟兩室一廳的住宅，一道高大帥氣的身影正穩穩站立，凝神靜氣之後，豎起中食二指快速在虛空中書寫勾畫，伴隨着手指舞動，一道道肉眼難以窺見的靈氣波動快速凝聚，等少年中食二指書寫速度驟降時，一片巴掌大的薄木板突然從腳下凌空騰起，少年則驅動手指，帶動指間翻轉靈氣呼的一下刺上木板，剎那之間，木板驀地散發出一層瑩瑩白光，少年則張口一吐，吐出一道奔騰清流，彷彿稀薄的瀑布銀河，清流沒入木板那一刻，木板豪光綻放，而少年卻彷彿被抽空了所有力氣一樣，身子都猛地虛晃，差點摔倒在地，臉色更也快速化為一片虛白。　　不過他還是很快伸手一抓，把散發著熒光的木板抓在手裡，眼中也閃過一絲驚喜。　　“成了，這聚靈牌，雖然不能持久，但想來也能維持一周時間，哎，想布置陣法，需要各種靈物為基，奈何我根本不知道去哪裡尋找靈物，只能自己煉製，但以我的修為，煉製出的靈物最多維持一段時間，以後每隔一周左右，都還要重新煉製。”　　……　　驚喜中，又突然輕嘆一聲，少年才把木板放在身後的玻璃桌上，而那桌上此刻卻已經擺放了三四塊各式各樣的木板，這些東西都不大，最大不過成人手掌大小，形狀也是沒有什麼規則可言，就像是傢具廠里隨意丟棄的邊角材料。　　不過此刻這些木板卻都散發著瑩瑩豪光，就像是鍍上了一層仙氣，讓每一塊木板都多出了几絲生動，彷彿活了過來一樣。　　這，就是郭正陽為了布施聚靈陣準備的材料。　　布施真正的陣法，往往需要各種靈物作為陣基，經過特殊手段布施，牽動周邊天地靈氣為力，交相輝映中才能引發天地巨力，或攻，或守，或迷惑，或困人。　　但現在的郭正陽根本不知道去哪搜刮布陣所需靈物，沒有這些東西那就只能自己創造，他上一世作為散修，陣法一道的心得其實很差，也就是在聚靈後期時，在靈域一處散修雲集的交易市場里購買了幾本陣法典籍，能布置簡單的陣法。　　不過那幾本簡易陣法典籍里，也有一本是專講符陣，符陣，也是所有散修最常用的陣法，因為符陣不需要太昂貴的材料，只要隨便找一些有輕微靈性的載體，再用自己修為去刻畫，引動天地之力，就能成型。　　這種陣法威力小，沒真正的大陣恐怖，但勝在不需要太多材料，方便布施。　　郭正陽沒有什麼靈物陣基，符陣就是眼下的最佳選擇，在國內各種傳說或者道家典籍中，符�同樣是很常見的事物，道士們治病，驅鬼等常用此類事物，不過真正的符�其實並不像傳說中那樣必須用硃砂，黃紙等繪製。　　只要是有靈性的載體即可，載體的靈性越強，符�威力就越大，郭正陽連太好的載體都找不來，所以就在市裡尋了一顆年頭很久的古樹，從古樹上偷偷割下一些木片。　　萬物皆有靈，沒有一點靈性就是死物了，區別只是靈性強弱，像他之前得到的那奇形閃電，晶瑩小樹，無疑都是檔次很高的靈物寶貝，但普通樹木花草一樣有靈，靈性強大的就是靈草靈藥，靈性弱小的就是普通植物，而普通植物里生命力越強盛，年頭越久的大樹，靈性就越強，雖然那靈性一樣不高，比不得真正寶物的千萬分之一，但常年受到世俗里稀薄的靈氣滋養，一樣可以當做符�載體。　　雖然這效果很差，但總是能用，畢竟符陣之流，主要消耗的還是修士自身修為，以及溝動的天地靈氣。雖然這附近天地之力很少，但郭正陽的修為匯聚出來后一樣是不小的力量。　　當然，如果載體靈性太差，根本承載不了修士的修為以及勾引的天地之力，那就會刻畫著刻畫著突然崩潰，還好郭正陽找的那顆古樹，靈性多少強一些，沒有在刻畫中崩盤，不然這一切就是白做了。　　繪製幾張聚靈符�后，郭正陽體內積攢的靈識幾乎消耗一空，整個人都虛弱的厲害，不過他還是撐着身子抓起幾塊木牌快速遊走，等按照特定的方位把所有木牌擺放妥當，一股莫名的氣息就開始充斥整個房內。　　郭正陽又走到沙发上打開背包，把背包里的重劍取了出來。　　這重劍此刻一樣是包裹在幾層塑料袋內，密封狀態，密封狀態下它的靈氣只能向外擴展幾十厘米，郭正陽看了幾眼，就撕開塑料袋把重劍取出，剎那之後，強烈的靈氣波動輻射而出，不過等這些波動想衝出客廳時，卻又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穩穩壓制，根本無法向客廳外逸散。　　“成了，有這簡易的聚靈陣，寶物靈氣波動被限制在客廳，以後就可以安點心了。”　　來回在房內走了幾遍，站在卧室門口都再感應不到靈氣，郭正陽才滿臉驚喜的低語，陣法簡易歸簡易，但有效果就行。　　真正的聚靈大陣，一旦布下，不只是陣內靈氣無法向外逸散，就是大陣外一定範圍內的靈氣都會被陣法吸攏而來，讓陣內的靈氣遠比平時濃郁的多。　　但那樣的聚靈大陣卻需要不少靈物為基，所以郭正陽布置的，根本無法吸攏左右靈氣，只能保證陣內的靈氣不外泄，但這對他已經足夠了。　　畢竟世俗的環境，就算布下聚靈大陣把四周幾十里內的靈氣全部吸攏到這房內，那效果都一樣不大。　　“還要再布置一個陣法，遮掩聚靈陣的波動，等陣法波動也遮掩下去，就可以把埋在校園裡的寶物取出來了，以後修鍊也可以在這裏進行。”　　臉上喜色瀰漫，郭正陽卻又感覺到一陣陣虛弱感襲來，這也讓他一陣苦笑，自己的修為還是太低了，只是幾道靈符就耗空了修為，以後還是要抓緊時間修鍊才行。　　坐在客廳沙发上休息一陣，運轉功法吸納着重劍上的靈氣波動，足足過了半個小時，虛弱感才逐漸消散。　　等半個小時后，窗外的大雨已經逐漸變小，但依舊稀稀拉拉下着，郭正陽才摸了下肚子，快速走向室外。　　到東海市已經两天了，當天晚上他就是潛入東大校園，把佔地上千畝的校園熟悉了一遍，找地方把寶貝埋在一處偏僻地，第二天，跟着馮曉菲又在校園裡轉了幾圈，那個丫頭帶着他逛校園也是毫無責任心，看上去若不是父母之命，估計根本懶得搭理郭正陽，而就算搭理，也只是帶他草草轉了幾圈，還是偷偷摸摸生怕被人發現似的，隨便應付之後兩人就散夥，下午時郭正陽才在附近找房子，這距離校園一千多米外的住宅小區，被他看中后直接就租下了一個兩室一廳的住所，租金一繳半年，他也算是在東海市安了家。　　今天才着手布施陣法。　　他從從某棵古樹上偷偷割下的木片還有幾分，是準備繼續布施斂息陣法壓制聚靈陣波動的，不過之前畫符耗空了修為，現在還沒徹底恢復，還是等吃了午飯再繼續。　　而且下午也要置辦些日用品。　　空手走向樓下，郭正陽剛走出小區樓洞，就突然身子一頓，猛地轉頭看向東方，眼中也閃過一絲驚喜。　　“有目標？意念終於又出現了。”　　可不是，剛走下樓，腦海中突然多出了一道莫名意念，指引着東方數里之外某個正在移動的目標。　　他原本還打算把小窩布置妥當后，就坐地鐵或者坐公交先把整個城市轉一圈，看能不能在這幾千萬人口裡找到新目標呢，沒想到還沒去做，就遇到了一個新目標。

# 第八十三章 還有機會

　　驚喜中，郭正陽很快就衝進雨幕，快速向著感應反向趕去。　　只不過才走出去幾步他又突然一愣，頓住腳在腦門拍了一下，才又邁步向東方跑去。　　“地下，這次感應目標竟然在地下？什麼情況下會是出現在地下？地鐵！！”　　意念剛出現時，郭正陽只是隱約感應到目標在東方，但走出幾步后又細細感應了下，他才發現目標大概方位竟然在地面之下，這能解釋的情況絕對不多，要麼是地下室之類場所，要麼就是地鐵。　　不過，不過因為對附近已經有了些熟悉，郭正陽很快就判斷出，那目標現在所在位置，八成就是地鐵。　　他來的時候，就是在火車站乘地鐵趕來了東大東江校區，那個地鐵出站口就在校園東側一兩千米之處，而現在郭正陽挑選的小區，則是在校園西方一千多米外，已經大致熟悉了些環境，他仔細一對比，還真是發現目標所在位置，很可能就是來學校時路過的地鐵站口。　　這又讓他如何不急？　　目標要是進去坐地鐵離開，那……很容易就能靠着地鐵這種工具把他遠遠甩開。　　“兩三千米，五六里的距離，要快，如果他是坐地鐵遠離，等車的時間……”腦海中一道道思緒翻轉，郭正陽邁開大步奔跑，雖然不能在光天化日下放開全速，但他的速度一樣能媲美普通人百米衝刺的速度，而且一路都是如此。　　一分鐘過去，他已經跑出一里多路程，兩分鐘后，東大校園已經被他遠遠甩開。　　四分鍾而已，郭正陽已經距離地鐵站越來越近，甚至他已經可以遙遙看到地鐵站入口。　　但眼看再加把勁就能進入站口，感應中的目標卻突然速度暴增，快速向著東方更遠處而去，那種速度，要比郭正陽全速奔跑更快的多，等他終於到了站口時，感應中的目標已經徹底消失，早已超出了他能感應的範圍。　　“我日！”　　身子猛地又在站口停頓下，郭正陽鬱悶不已的又伸手拍了下大腿，目標真的在地鐵站下，而他也真的慢了幾步，跟丟了。　　現在怎麼辦？　　短暫的思索后，他才突然又踏步走向地鐵站內，快速排隊買票。　　“雖然跟丟了，不過他總是要下車的，我只要坐上下一班地鐵，沿着他離開的軌跡一路跟過去，那他不管在哪個站下車，等我路過時都有很大可能感應到。同一班地鐵，前後兩班發車間隔不會太長，跟上去，還有機會。”　　生平第一次跟丟了目標，這情況雖然讓人鬱悶，但並不是無法挽救，一個地鐵站台所通行的地鐵一般也就是幾條線路，軌道都是固定的，他既然知道對方是向哪個方向遠離，那就能推斷出對方乘坐的是幾號線，只要他乘坐這條線路的下一班地鐵，就有機會重新發現目標。　　目標人物等下不管在哪個站台下車，下車后對方都要在站台附近停留一陣子，如果對方下車后直接轉乘，直接在站台下乘坐另一輛地鐵離開，那前後時間差可能讓他跟丟，但如果對方不是轉乘，而是直接出站台的話，那離開站台就需要不少時間，他一個感應好幾里範圍，還有很大希望重新鎖定的。　　哪怕這隻是一個可能，但也值得試一試。　　因為就算跟丟了，他也不過是白跑一趟而已。　　排隊買票，因為不知道對方會在哪條線路下車，郭正陽直接買了終點票，等下了站之後，根據感應中的方向判斷出目標乘坐的是幾號線后，郭正陽也靜靜開始等待，等了幾分鐘，就又有一輛地鐵呼嘯而來，郭正陽也快速上了車。　　不過上車后他卻逐漸皺起了眉，因為，擁擠。　　之前站台處人不是特別多，但地鐵里卻已經人山人海，站的地方似乎都有不足，在人潮中擠來擠去，郭正陽滿心都是無奈。　　一開始站在出入口，勉強行了一站路，快要到站台時，左右大量人群就湧向出入口，下車的剛下車，站外又擠上來一大群，擠着他想不向里走都不行。　　沿途剛走了兩三站，郭正陽已經被人潮擠到了遠離上下車口的走到中央，這感覺，還真是不爽，因為這兩輩子加起來他都沒體驗過幾次這些情況。　　“已經三站了，沒有感應到目標，他應該還沒下車吧，就算目標也可能在之前三站的某一站轉乘，但轉乘也需要時間，我一點都沒感應到，應該是他還沒下車。”在人潮中擠來擠去，哪怕很不適應這種擁擠，郭正陽也只能忍，腦海中更快速思索着一切。　　就是思索着思索着他突然又猛地一驚，愕然看身後方向，這一眼看去，仗着身高的優勢，郭正陽倒是能清晰看到一片人頭，但人頭並不是重點，重點是，靈氣波動！！！　　在身後二十多米外竟然有一絲絲靈氣波動，雖然這波動不是很強烈。　　愕然之後，郭正陽就是大喜，毫不猶豫的就向著目的地擠了過去。　　哪怕人擠人的車廂里想要行走移動是力氣活，但郭正陽的體力，卻足以讓他輕鬆排除各種困難，等一點點靠近目標后，郭正陽也很快看到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此刻正站在他幾步外，兩三道身影之後，用很猥瑣的姿勢在騷擾着他身前一道柔弱背影。　　說猥瑣，是因為這傢伙的身子幾乎緊貼上了他前面的背影，更是藉助車廂里人潮擁擠間帶來的晃動，時而挺起腰垮向前頂一頂……　　而那靈氣波動，也正是從這二十多歲的猥瑣青年身上傳出的。　　看了一眼，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古怪。　　這樣一個傢伙，身上有靈氣波動？　　郭正陽無語中，青年再次藉著人潮頂了前方一下，前方身子也快速分開人潮奮力向前擠，青年卻也快速跟了上去。　　就是跟着跟着青年身子突然一頓，視線從之前的柔弱背影上移開，驀地落在了幾步外另一道倩影身上。　　郭正陽順着對方的視線看去，當場就一齜牙，這傢伙不是準備換目標吧？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郭正陽思索中，那青年則快速甩開之前的柔弱背影，擠向車廂一側的門邊。　　而在門邊角落裡靠牆站着的，則是一名極為性感惹火的倩影。　　倩影一頭披肩長發，長發下一張性感的瓜子臉微微有一點點嬰兒肥，但卻絕對不是胖，只是為那張性感的輪廓增添了一絲圓潤，凸顯出了一對迷人的小酒窩，讓那種性感多了些豐潤，也多了一絲可愛，更加撩人心弦。　　性感撩人的俏臉彰顯着主人的年紀應該就是二十二三歲左右，青春逼人，但她的裝扮卻是成熟風，上身一件白襯衣，襯衣下黑色短裙，緊緊包裹着丰韻的美臀，美臀下絲襪美腿，修長圓潤，這麼一雙筆直渾圓的美腿，緊繃繃裹在黑絲下，俏生生站在那裡，本就是一種極為養眼的性感誘惑。　　很簡單的裝束，但因為倩影火辣的身材，卻烘托出一股熟透了的成熟風情。　　此刻的倩影就正背着一個單肩包靠在車廂角落，低着頭聽着音樂，也根本沒察覺到猥瑣青年的靠近。　　看到這一幕，郭正陽卻一陣哭笑不得，這麼一個爛人，眼光倒是不錯啊，恩，這一次他選擇的目標，的確是一個極品美女。

# 第八十四章 寶貝到手

　　當然，不管前方的青年眼光怎麼樣，郭正陽對這些都不感興趣，現在的他只是對那猥瑣青年身上的靈氣波動感興趣。　　並沒有太接近那青年，郭正陽跟在對方几步外，隔着兩三道身影，散發出靈識細細感應對方身上的波動，而後就快速鎖定了最終目標。　　戒指！　　那青年身上散發出靈氣波動的就是一枚戒指，但戒指並不是被他帶在手上，而是裝在口袋裡。　　“冰屬性……這應該是一枚常規類型的靈器，並不是儲物戒指之類有特殊作用的靈器，而且靈氣波動這麼微弱，似乎還是有些損壞的。”　　細細感應了一下，郭正陽心中也有了大致判斷。　　判斷中，前方的情況也有了變化，青年終於擠到那倩影左側，藉著人潮的晃動，自然向倩影傾斜，但靠在牆角的倩影也很警覺，警惕的看了青年一眼，就向右移動身子，在她右側站着的也是個男子，不過是个中年，中年之前也一直都在窺探着倩影的美色，所以很自然就發現了什麼，發現后，等中年臉上閃過一絲喜色，似乎覺得有了英雄救美的機會，剛想說什麼時，對面的青年卻狠狠掃來一眼，眼中全是陰狠和冷笑，直接又嚇得中年閉了嘴，身子也不由自主向後靠。　　倩影避無可避，才猛地取下耳機瞪着青年，“你想干什麼？”　　“什麼干什麼？車裡人擠，我又沒真的擠到你。”青年神色不變，表情坦然自若，一句話又讓倩影臉色一變，恨恨瞪了青年一眼，轉身就走。　　這一次她是直接離開了這個角落，一路艱難的分開一道道身影遠走，這情況同樣讓青年訕訕不已，剛才倩影的嬌嗔聲音並不小，已經吸引了附近不少人的注意，剛才他可以厚着臉皮反將一軍，但現在如果再跟着對方遠去，似乎就太顯眼了。　　無奈的站在角落，青年佯裝着轉移視線，等附近人群也不再關注他時，他才不時看向之前倩影消失的方向，眼神很複雜，有貪婪有垂涎，同樣有些惱羞成怒。　　就這麼停頓了一會，青年才又馬上起身，朝着倩影消失的方向走去，已經隔了一會，雖然他這一走也又引起了附近一些人詫異的注視，但他卻毫不在意，只是向前行走。　　走出去沒多遠，青年身邊自然也再沒了關注他的視線。　　“這傢伙，膽子不小啊。”唯一一直關注着青年的就只有郭正陽了，在看到這一切后，郭正陽的心情也很古怪。　　輕笑一聲，他也跟了上去，而後就見到青年在車廂里走來走去，終於又發現那倩影的所在後，這次他卻沒有直接上前，只是隔着四五個人的間距，不時看過去幾眼。　　等那邊倩影也再次發現跟蹤者后，頓時就在俏臉上閃過一片愕然，隨後就是慌亂，張張嘴想說什麼，但她似乎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畢竟這一次青年也沒有靠近她。　　所以最終倩影就是慌亂的一轉身子，再次沿着車廂向深處走。　　青年則低笑一聲，和前方距離再次拉開一些后，才又跟了過去。　　走走停停，不過片刻時間，最前方的倩影就逐漸走見到了地鐵尾部盡頭，而青年也一直遊盪在身後，並沒有靠的太近，一直也都和對方隔着三四米距離，也到了車廂尾部。　　而那倩影也在隨後臉色大變，身子都縮在車廂盡頭瑟瑟發抖，眼中也明顯帶着驚恐，不過就在這時，列車又到了一站，看到那倩影並沒有在這一站下車的趨勢，青年才笑着讓開人潮，再次向里走了走，距離倩影明顯也更近了些。　　就在倩影臉色也更加發白時，一直跟到這裏的郭正陽才突然踏步上前，伸手搭在青年肩頭，在倩影和青年明顯都發愣時，郭正陽卻笑着拐着青年就走，雖然青年色變中也急忙張口問了句你是誰。　　但郭正陽根本沒理會，只是拐着青年肩頭走向出口，鬆開攬着他肩頭的手，在青年後背一推就把他推下了車。　　“草，你干什麼？”青年勃然大怒，剛想再次上車，郭正陽卻一腳踹在青年肚子上，直接又把他踹出了地鐵，這動靜驚動了不少人，附近剛下車的，或者準備上車的都紛紛愕然看來時，郭正陽才笑着沖躺在地上的青年招手，“不怕死就上來。”　　他的笑很平和，但眼神卻很冷，當場就嚇得青年一驚，愣在了那裡。　　片刻而已，郭正陽一直站在地鐵車身最後一個出口，直到地鐵大門合上，車身再次發動時，他才輕笑一聲，一抬手，一枚賣相古樸的戒指就躍入眼帘，戒指似金非金，不知道是什麼材質鑄成，其上還有着一縷縷奇妙的花紋，讓這玩意看上去極富滄桑美。　　“寶貝到手，破損的靈器？也不知道還能不能用，等下再找地方試驗試驗。”　　其實，他真沒有什麼英雄救美的心思，只不過跟來跟去，發現這青年實在太猥瑣，他才忍不住把那傢伙丟下了車。　　當然，對方身上的戒指也早已被他悄無聲息摸了過來。拿戒指才是主要的，把他丟下車只是順手而已。　　“謝謝。”就在郭正陽拿着戒指打量時，在他身後卻響起一陣腳步聲，而後更有一道甜軟的道謝聲泛響。　　香風襲來，郭正陽轉身看了一眼，平靜的點點頭，就又收回了視線。　　這過來道謝的正是那道倩影，不過他雖然幫她解決一個小麻煩，但並沒想過和她有什麼交集，剛才那只是順手而為。　　似乎那倩影也沒想到眼前的少年這麼冷漠，愣了一下后，她才又再次笑道，“我叫劉夏，你呢？”　　郭正陽頭都沒抬，只是試着把手中的戒指往自己手指上套，一個個手指試驗，最後試驗出戒指的寬度也只適合他的無名指，不過他並沒有直接帶着戒指，而是從口袋裡掏出一個塑料袋，把戒指丟進塑料袋后，又把袋口扎了起來，才裝進了口袋裡。　　做完了這些，郭正陽才沖倩影笑了笑，“我還有事，先走了。”　　說完一句話，他就分開人群向著車廂前方行去。　　這不是有事，只是懶得多說什麼。

# 第八十五章 執念

　　“跟丟了……”　　幾十分鐘后，地鐵某幹線終點站，已經逐漸變得稀疏的人潮紛紛走下列車，郭正陽也從座位上起身，皺眉看了看左右，最終還是無奈一嘆，踏步下了車。　　還是跟丟了。　　這一路經過幾十個站台，他都再沒有感應到意念之前感應的目標，而同一線路兩班車之間，相隔時間並不是很長，這麼短的時間里，他路過那麼多站台都再沒發現目標，只能說明之前的目標是在某站下車后，直接轉乘另一輛地鐵離去。　　所以就算在下地鐵站之前，郭正陽就知道他這樣的跟蹤只是有可能追到目標，也可能追丟，幾率就是一半對一半，但真的追丟了，他還是有着淡淡的鬱悶。　　不過還好的是雖然可劫殺的目標跟丟了，但這一路他也並不是一無所獲，至少還得到了一枚帶有靈氣波動的戒指。　　這也已經是不錯的收穫了。　　“還是先回去把陣法完善一下，等家裡收拾妥當之後再去尋找目標。”　　走下車思索了一番，郭正陽很快又重新買了票，繼續乘坐着這輛地鐵趕向東大方向，畢竟已經跟丟了目標，他就算再轉乘地鐵或者公交把整個城市轉一遍，也未必能找到，因為東海市太大了，想把整個城市轉一遍，花費的時間絕對不是幾個小時就能做到的，而且目標也是會移動的。　　就像剛才，對方一直乘坐地鐵跑來跑去，他也一直在後面追都追丟了。現在他更不知道目標去了哪裡，如果刻意去追逐，想在幾千萬人口中尋找一個在移動的目標，的確太難了。　　而他現在的住宅布置也不算太完善，雖然用聚靈陣壓制了那把重劍的靈氣波動，但聚靈真本身也有陣法波動，雖然那種陣法波動只會在小小房間內泛濫，並不會溢出太遠，但如果有強者靠近一樣可以感應的出來，只有再布置一個斂息陣法，把大陣的波動也遮掩下去，那才算是安心。　　繼續乘坐地鐵向回趕，又花費一個多小時才到家，沿途郭正陽也買了些吃食，隨便對付了下后就開始刻畫斂息陣所需的靈符，又是幾個小時過去，等夜幕再次降落時，又被抽幹了所有力氣的郭正陽才軟軟癱在客廳沙发上，眼中全是滿意的笑容。　　終於搞定。　　現在他的住所內因為斂息陣的加持，就算是他從外面感應一下，也只會覺得這裏沒有絲毫靈氣波動，如此一來，除非修為遠超過他，或者對陣法一道比較精通的修士，否則就算有普通強者從門外的走廊上的路過，也不可能感應到這裡有寶貝的。　　癱在沙发上休息片刻，郭正陽才又坐起身子運轉功法恢復枯竭的修為，等時間一晃到了晚上八九點，他才龍精虎猛的站起身子，下樓隨便找了個飯館吃點東西，然後又藉著夜色把前幾天埋在校園裡的幾件寶貝全部取了出來。　　“家裡布置的差不多了，至少暫時可以安心了，那等明天開始，就可以多逛逛東海市，尋找下可劫殺的目標，先逛一圈，然後就安心修鍊。”　　一切都是按部就班，按着他預定的規劃行走，等郭正陽把所有寶物擺放在室內，讓小小的客廳內靈氣變的充盈無比時，才又打開下午得到的那枚戒指開始觀摩。　　試探着輸入一些靈識，而在持續的查探觀摩中，郭正陽體表都逐漸泛起了一層細微的冰凌，臉色也被凍得有些發青。　　不過他卻毫不在意，只是繼續研究着戒指的構造。　　等又過去了十來分鐘，郭正陽才放下戒指閉目運功調息，調息片刻，一張口就吐出一道冷氣，冷氣出口后直接噼噼啪啪凍結虛空，竟在眨眼間凍出一根二十來厘米長的冰棍，而後啪的一聲掉落。　　“下品靈器，果然只是下品，而且還有破損，怪不得靈氣波動那麼弱……但這對現在的我來說，卻是好東西，我還正發愁能運用的手段太少呢，現在得到一件下品靈器，比中品都更趁手。”　　……　　看着冰棍掉落，郭正陽臉上也呈現出一絲喜意。　　這件在地鐵上順手得來的意外之喜，的確算不上太好的東西，這隻是一件下品靈器，而且和他最初預料的也差不多，戒指不止品階不高，還有破損，之前他從銘川市得來的幾件靈器里，隨便拿出一件都遠比這戒指更好，不過靈器並不是品階越高就越好，品階太高，你根本無力煉化，或者用一次直接耗空修為，那還遠不如可以隨意使用的下品靈器更合適。　　所以這戒指，的確讓他很驚喜。　　喜色瀰漫中，郭正陽更着手開始煉化這戒指，雖然戒指是破損的，但破損程度並不算很嚴重，依舊還能煉化。　　就像是一把刀，哪怕刀劍折斷，剩下的部分還能被用來砍殺，只是威力變小了而已。　　等把戒指煉化后，郭正陽才欣喜的把戒指套在手指上，意念一動，一股寒氣直接從戒指內撲出，咔啪一聲，被他放在桌子上的一塊麵包就被凍成了冰塊。　　而這一次攻擊給他帶來的損耗卻很小，遠不像是那把被煉化的重劍，用一次就幾乎要耗干他八成靈識，那重劍威力大是大，但不到緊要關頭根本不能隨便使用。　　不過這戒指以後攜帶的話，還是只能裝在密封的塑料袋裡，並不好直接戴在手上，沒辦法，若這是靈域，你帶一身靈氣波動的寶貝都是常態，如果是一身下品靈器，誰也不會多看你一眼，但現在他卻身在世俗，帶着靈氣波動亂跑，就是自找麻煩。　　這也又讓郭正陽無奈搖頭，如果有儲物戒指多好，儲物戒指是特殊用途的器具，牽扯到芥子空間，和空間之力有關，任何波動都會被空間之力遮掩，一枚儲物戒指，你就算戴在手指上，也只有運用的時候才會有一絲波動，平時就和普通戒指一模一樣。　　有了那個，不止可以把所有寶物都裝進去，更可以大搖大擺攜帶着，要用的時候意念一動即可，方便的厲害。　　可現在他根本沒有，而且儲物戒指正因為牽扯到空間之力，所以就算在靈域內也不是誰都能有的，對於散修來說，也只有散修群里數得着的強者才有資格擁有，大部分散修平時也只能用普通方式裝載寶物。　　上一世郭正陽也是修鍊到聚靈大圓滿，才靠着積累多年的財富換了一枚只有幾平米大小的儲物戒指。　　那玩意，就算是品階最低的下品靈器，價格也是昂貴的嚇人，不是出身大宗門或者強大散修，根本就用不起，當然，如果你運氣極好，那就另當別論了。　　再次把那枚冰戒指包在塑料袋裡裝好，收在褲子口袋裡，郭正陽又念叨了一聲儲物戒指，才正式開始修鍊。　　隨着得到的寶物越來越多，儲物戒指都已經逐漸成了他的執念。

# 第八十六章 一屋子紈絝

　　兩天後，近中午時，一輛正在行駛的公交車上，隨着一陣手機鈴聲泛響，坐在靠窗位置的郭正陽才猛地睜開眼，停頓了一個呼吸收斂功法運轉，他才伸手抓出了手機。　　來電显示，是馮曉菲。　　“喂，你在哪？”　　等接通了電話后，郭正陽看了眼公交上的路線牌，才報出了地點。　　“你怎麼跑哪去了？”手機對面馮曉菲的話音卻充滿了驚訝，郭正陽倒是默不作聲，他現在就是滿城亂跑着尋找可獵殺的目標呢，前天晚上把小窩搞定，暫時可以安心之後，昨天上午開始，他就一直乘坐着地鐵或公交車在城市裡遊盪。　　只是遊盪到現在，一個目標都沒發現。　　“你去那邊有事？”見郭正陽沒怎麼回答，馮曉菲帶着小不爽的語氣也再次傳來，郭正陽這才笑着開口，“沒事，就是剛來東海，走走轉轉。”　　“哦，那中午一起吃飯？”等對面又一句話落地，郭正陽倒是皺了下眉，眼中也閃過一絲疑惑，馮曉菲那丫頭對他算是不怎麼感冒的，來到第二天帶他逛校園都是應付式的，草草轉了小半圈，還帶着偷偷摸摸的性質，然後從那天到現在，好幾天都再沒聯繫過，怎麼突然要請他吃飯？　　疑惑之後，郭正陽才開口道，“行，在哪？”　　其實他對馮曉菲也不感興趣，只不過這畢竟是馮書記家的閨女，而他上輩子卻欠了那位馮伯伯不小的恩情，他不會因為欠了馮伯伯的恩情就要娶了他女兒，但如果馮家人有事，能幫的他也會幫。　　馮曉菲對他不怎麼感冒，好幾天沒聯繫過，現在突然打來電話請他吃飯，說不定就是遇到了什麼事，想到這裏，他自然不會拒絕。　　而等隨後馮曉菲報出了吃飯的地點，郭正陽才在公交車到站後下了車，暫時中止巡遊，攔了輛出租就向回趕。　　一路上，他依舊是坐在車裡修鍊，雖然外界靈氣稀薄，在外面修鍊一天都比不上家裡一小時，但閑着也是閑着，還不如修鍊一下。　　就是等車子逐漸靠近東大東江校區時，郭正陽才突然一睜眼，眼中閃過一絲古怪。　　“我這是運氣好，還是運氣太差……一直在外面遊盪着，把東海市轉了一半，都找不到一個目標，現在回來吃個飯，竟然發現一個目標？”　　可不是，出租車距離馮曉菲約定的地點越來越近，一直蟄伏在他腦海中的意念也突然出現了，發現可劫殺目標。這除了讓郭正陽覺得驚喜之外，也讓他有點啼笑皆非。　　辛辛苦苦在外尋覓而不可得，被馮曉菲一個電話叫回來后，還沒到地點竟然就感應到一個目標，還就在學校附近，那豈不是說如果他這两天一直窩在家裡不動，在這時候都能感應到這個目標？　　神色古怪中郭正陽沒有下車，因為目標所在方位，就在此刻出租車駛去的方向。　　等又過了片刻，出租車終於抵達目的地，在東大東側幾百米外一家檔次不錯的飯店停下時，郭正陽眼中的古怪之色也越來越大。　　這家規模不錯的飯店，就是馮曉菲約他吃飯的地點，而意念中感應的目標，也在飯店裡。　　甚至似乎就在樓上，等他意念一動，散發出靈識感應了下，目標竟然還就和馮曉菲坐在一個包房裡，正在說笑……　　“我要是不來吃這頓飯，這目標說不定就錯過了，還真是……”古怪的感慨一聲，郭正陽才摸出手機給馮曉菲打電話。　　電話接通后，那邊說了包房名字，郭正陽才也快速進了飯店，等走到二樓某包房外敲了下門，裏面也響起了爽朗的笑聲。　　“我說曉菲，你爸給你介紹的相親對象不會這麼有禮貌吧？”　　“嘖，還敲門？”　　……　　說笑中裏面也有人走來開了門，開門的瞬間，郭正陽也看清了包房內的一切。寬敞闊氣的包房裡，此刻正坐着兩男兩女，而過來開門的也是一名女子。　　這一屋子人年紀都不大，年紀都是在二十歲左右，兩個男子年紀大些的是一個留着寸頭，身材高大的肌肉男，看上去二十一二的樣子，穿着也很隨便，籃球運動裝，另一個則是一身名貴服飾，看上去是想走成熟穩重的風潮，但年紀就是十九二十的樣子。　　三個女人里，馮曉菲和一個高挑性感的身影坐在一起，那女生看上去也不錯，至少第一眼看去很妖嬈，就是細細看下，這種妖嬈卻是被太多性感裝扮烘托出來的，至於艷妝下的容顏如何，還真不好判斷。　　而此刻在門口開門的則是一個微胖的女生，一樣是二十左右的青春年華，長得則很普通。　　而郭正陽這次要截殺的目標，就是坐在馮曉菲身側的妖嬈女子。　　“哇，曉菲，你這死丫頭，你男朋友這麼帥？”　　“我說你藏東藏西的，不是你爸媽給你打電話被我偷聽到了，我還不知道這事呢，靠，你連姐妹都防着？有沒有搞錯，我又不和你搶。”　　……　　郭正陽打量着包房內，包房裡幾人也全都在關注他，關注了一下，兩道略微誇張的驚呼就響了起來，也正是從那妖嬈女子和微胖女生口中響起的。　　“別胡說，他才不是我男朋友。”　　“哈哈，真不是？不是姐可下手了啊，這麼帥一個小帥哥，被我糟蹋了總比便宜別人強。”　　……　　驚呼中，馮曉菲撇着嘴解釋，但坐在她身側的妖嬈女子卻嬌笑着起身，沖郭正陽招呼，“帥哥，快進來坐。”　　這局面……郭正陽多少有些不解，畢竟一開始他還以為是馮曉菲有事找他幫忙，單獨請他吃飯，不過就算不解，郭正陽還是平靜的進了包房。　　“給你介紹下，這些都是我同學，也算是你學長，她是曾穎，她是林悠悠，這個大個是顧明程，這個老愛裝成熟的是古博。”　　在郭正陽行走中，馮曉菲也坐在椅子上替郭正陽介紹。先是介紹了一圈人，馮曉菲才指着郭正陽鬱悶的介紹，“他叫郭正陽。”　　“帥哥，你還有哥哥或者弟弟沒？”介紹的話音剛落地，之前驚呼的最誇張，甚至還爆過粗口說要糟蹋郭正陽的曾穎就又笑着開口，更拉開一張椅子對郭正陽招手，示意他坐在她身邊。這曾穎，也正是那個裝扮妖嬈的女生，也是郭正陽這次劫殺的目標。　　就是她這話和動作直接被馮曉菲打斷，狠狠瞪了曾穎幾眼，馮曉菲眼中全是惱怒。　　郭正陽則古怪的回了一句沒有，就順着馮曉菲打斷的趨勢坐在了幾個男生和女生中間，畢竟這裏的人他只認識馮曉菲，兩人關係還不算好。　　“切，不就長得帥點，現在這年頭，長得帥大多都是草包，我說曾穎，你不會花痴到這份上吧？”郭正陽坐下時，在他右側卻響起一聲鬱悶的抱怨，是那個愛裝成熟的古博。　　“哈哈，我說古博，你這是妒忌吧？你追曉菲這麼久，看來是要白忙一場了。”曾穎再次嬌笑，但這句話卻讓郭正陽明白了什麼，古博是馮曉菲的追求者？　　“論身高，你沒人加正陽高，論帥氣，人家也甩你一條街，論家世背景，你也好不到哪去啊，你爸也就是咱們東海一個副區長，和人家級別一樣。而且現在這是曉菲他爸媽很同意的事，還有，人家正陽是靠自己實力考上的東大，六百多分呢？你去年高考多少分？哈哈……”　　“切，我爸是靠自己拼上來的，而且是東海的，他家能比么？我怎麼聽說他爸是被曉菲他爸提上去的？”曾穎再次笑着開口，一番話說得古博臉都綠了，不過綠着臉時古博還是狠狠瞪了曾穎一眼，再次陰陽怪氣的開口，似乎一句話就把郭正陽徹底比了下去似的。　　郭正陽則聽得嘴角微微抽動。　　“正陽，剛才曉菲介紹的不仔細，我再給你介紹下，免得你被古博給陰了，他可是你的情敵，他爸是咱們東海一個副區長，也是副廳級的，那個顧明程是古博的死黨，他爸是咱們東海市局副局長，還有悠悠，別看她是個吃貨，她家可是咱們圈子里來頭最大的，恩，副市長，副部級，不過悠悠可是咱們一圈人脾氣最好的，標準的老好人，你看一屋子人，她這來頭最大的去開門，你就知道了。”在郭正陽無語中，和他隔了兩個位子的曾穎也再次笑着看來，甜甜軟軟的給郭正陽詳細介紹了下，甚至還衝他拋了個媚眼。　　郭正陽這才明白，原來這一屋子全是紈絝，雖然曾穎沒介紹自己，但看她毫不猶豫的嘲弄古博，已經說明了不少事。　　但他卻更不明白了，現在不管怎麼看，馮曉菲叫他來吃飯都不是真的有事，一屋子紈絝聚在一起，叫他來做什麼？　　“咯咯，幸虧我們聽到了曉菲她爸給她打電話，才知道這丫頭在家相親了，要不是一直逼着這丫頭把你叫出來，我還真不知道咱們東大來了個這麼帥的小師弟。”郭正陽還在疑惑，話最多的曾穎卻再次替他解釋了什麼。　　一番話又說的他一陣無語，原來，只是因為這個？　　這樣的原因還真讓人哭笑不得，如果換了平時，只是這樣的原因叫他過來，他肯定找個借口就要閃人，但現在席上卻有一個獵殺目標。

# 第八十七章 有些意思

　　這一個包房，坐了一屋子紈絝，恩，說紈絝或許不太恰當，這裏也並不是每個人都像喜歡仗着家世胡作非為的，至少曾穎有句話沒錯，那個胖胖的林悠悠，身為一圈人里來頭最猛的，剛才卻是她去給郭正陽開門，當了跑腿的，這就不太像紈絝的作風。　　這一屋子，應該用都是背景不淺的二代去形容才更合適，而郭正陽，似乎也不知不覺被划入了這個二代行列。　　“我說曾穎，你也太花痴了吧，這才第一見面就叫的那麼親近，至於么？”郭正陽沒多說什麼，但他右側的古博卻不爽了，很膩歪的看了曾穎一眼，眼中全是鬱悶。　　誰讓自郭正陽一出現后，曾穎那邊一直都在誇郭正陽的好，甚至稱呼都直接變正陽了……太讓人膩歪了。　　“姐樂意，你這擺明了是妒忌，因為你連讓人犯花痴的資格都沒有。說我花痴，你追曉菲不也是看曉菲長得漂亮？色狼一個，和我有什麼區別？只許你們男人喜歡美女，就不許姐喜歡帥哥么？”曾穎卻咯咯一笑，毫不示弱的反擊，一句話說的古博再次綠了臉。　　“哈哈，好了，你們倆每次見面就要吵來吵去，也不嫌煩么。”倒是在這時，一直沒怎麼說話的顧明程才笑着開口，替古博解了圍，“曾穎，別瞎扯了，扯這些也沒意思啊，你不是要我們幫你出主意么，現在多了一個人，也多了個幫手，正陽還不知道你家的事，說出去讓他也聽聽。”　　“噗～”　　……　　顧明程只是轉移話題，免得兩人繼續吵起來，但他的話一出口，屋子里卻突然就有人笑的噴水，是林悠悠剛喝了一口茶，直接就噴了出來，而馮曉菲也是一臉古怪，似乎在強忍着笑，哪怕是古博，原本難看的臉色也變得戲謔起來，很戲謔的看着曾穎，似乎在看什麼笑話。　　“我說你們這都是什麼表情？”曾穎卻怒了，惱怒的看了幾人一眼，才轉頭對郭正陽道，“雖然這事有點荒唐，不過既然你是曉菲的男朋友，那就是自己人，我也不怕丟人，說出來你也幫我參謀參謀。”　　雖然她在說這話時，馮曉菲又猛地咳嗽了一聲，瞪了曾穎一眼，但曾穎卻沒在意，只是滿心鬱悶的開口，“是這樣的，我爺爺和我三叔病了，得了很奇怪的病，就是每天特別嗜睡，多了一天能睡十八九個小時，短了也要十三四個小時，睡醒后也都是無精打采，一直打瞌睡，不知精神萎靡，身子也很虛，這都持續快一個月了，請了好多醫生都看不出原因，結果現在我爸不知道被誰忽悠的，請了幾個和尚，道士啊，風水師之類去我家看，那些傢伙根本全是騙子，但是我爸卻對他們深信不疑，鬱悶死我了，……”　　說著說著，林悠悠等人才終於忍耐不住心下的笑意，紛紛或大笑或低笑，氣的曾穎又連拍了幾下桌子，橫眉冷對。　　而這時，就是郭正陽的神色也變的古怪起來。　　“我就是看他們不爽嘛，什麼年代了，這一群騙子還在那蹦�Q，也不知道我爸到底是怎麼了，就算我爺爺和我三叔的病比較奇怪，也不能指望那些騙子啊。”曾穎再次氣呼呼開口，“喂，你們別只是笑啊，幫我出出主意，看怎麼拆穿那些騙子的把戲。”　　“簡單啊，讓明程打個電話，找幾個警察抓上幾個，告他們宣揚封建迷信，……不過說真的，曾穎，我真沒想到你爸會信這個，哈哈……”　　“就是，這都二十一世紀了，要說那些經濟不發達的偏遠山區，接觸外界少的話，有人還被愚弄也就算了，情有可原，但是曾叔叔，哈哈……”　　……　　雖然曾穎在很嚴肅的要求幾人想辦法，但隨後還是有人笑了場。　　畢竟這事說出來的確讓人捧腹，有人生病了，醫院查不出原因，但那可能是什麼新型病症，一時沒頭緒而已，但你也不用去找和尚道士或者風水師幫忙吧，而干出這種事還是國際化大都市裡身價百億的大集團老總。　　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這樣的笑場，無疑也讓曾穎臉色越發難看，不過幾個二代卻你一言我一語，越說越樂，因為這事太好笑，也沒人再關注郭正陽了。　　“說真的，我長這麼大，還沒接觸過和尚道士呢，難道他們是去抓鬼？覺得你爺爺和你三叔是被鬼壓了？”　　“呸，你全家才被鬼壓。”　　“哈哈，那是改一改風水就能治病？”　　“咱們吃了飯之後去看看吧，我也挺好奇的，和尚抓鬼，風水師改風水？嘖嘖，現實里真沒見過。”　　……　　一直都是笑場，根本沒人能嚴肅起來，現在這樣子也根本不像是幫曾穎正式出主意，完全就是在湊熱鬧打趣，這樣的場面也讓曾穎越來越鬱悶，鬱悶的都快抓狂了，不過很快她就突然一愣，愕然看向郭正陽，“正陽，你有辦法么？”　　一屋子人，不笑場的只有郭正陽一個，沒打趣她的也只有郭正陽。　　“沒，我也沒見過這些。”郭正陽這才搖頭。　　“噗，你還真指望他能有什麼意見啊？這小子是第一次見你，不好意思笑你，指不定心下早就樂翻了。”隨着郭正陽的話，一側的古博也再次開口，滿臉揶揄。　　“去你的，人家這是穩重，哪像你們這麼損，我當你們是朋友才把事情說出來找你們出主意的，你們倒好，一個個在那看笑話。”曾穎也沒有因為郭正陽的話而失望，只是又瞪了古博一眼。　　古博這才嬉笑道，“要說還是按我說的辦，直接讓人抓幾個，宣揚封建迷信，本來就該抓的是不？你在家裡盯着，他們什麼離開你們家，你就打電話，這邊明程也行動，到時候什麼事就都沒了。”　　嬉笑中，一側的顧明程也一拍手，“是啊，他們真要那麼神，能抓鬼算命什麼的，看他們算不算得出自己有牢獄之災？不過動手之前，讓咱們去看看唄，我這輩子還沒見過這種好玩的事呢。”　　“要去看，要去看，吃了飯就去，大家覺得怎麼樣？”　　“那好，等吃了飯，大家一起去。”　　……　　包房裡話語不斷，幾個二代討論的興高采烈，完全就是發現了很好玩的事，要趕過去看熱鬧的樣子，而郭正陽也只是靜靜坐着，心情變的古怪起來。　　曾穎是獵殺目標，說明她即將得到一次機緣，而她家裡長輩則染了怪病，還有和尚道士風水師……這些事，是不是牽連在一起的？如果是，那這些事估計還真有些意思。

# 第八十八章 修士

　　一個多小時后，東海市某獨立別墅區，等兩輛車子一前一后抵達一座幽深的別墅外時，車上一行人也紛紛走了下來。　　這些無疑也正是曾穎、馮曉菲和郭正陽等人。　　“哎，每次想到曾穎年紀輕輕就住別墅，開名車，我就牙疼，她這種才是土豪生活啊，過個生日收到的禮物都是瑪莎拉蒂，擦，哥一個月生活費才幾千塊。”　　“你也可以啊，以你的家世，只要你敢收，還怕沒人送么？想要什麼有什麼，咱們東海可不缺有錢人，就看你有沒有那個膽子。”　　“……”　　……　　二代們只是乘出租車過來的，在下車站定，出租遠去時，略微幾句口角爭論，一行人才又在曾穎招呼下走向別墅內，也是剛進入別墅，一群人就紛紛樂了。　　“嘿，你看那邊，那傢伙拿着一個盤子走來走去，是干什麼的？”　　“真有和尚啊，哈哈，那和尚在做什麼？”　　……　　曾家的別墅很大，佔地有幾千平，從大門口到主別墅住宅也有幾百米距離，而在大門和主別墅間，就是修剪平整的草坪，花園，游泳池等等，都是現代豪宅別墅里常見的事物。　　不過此刻卻有一道道身影正在別墅中遊走。　　右側方几十米外，一個唐裝中年就正拿着一個羅盤在邊走邊察看着什麼，在他身後，則恭敬的跟着一男一女兩個青年，男的清秀帥氣，女的妖嬈美艷，站在一起很有金童玉女的味道，單論賣相，那邊一對男女，男子的帥氣俊秀要比郭正陽都更勝一籌，而女子的妖嬈美艷烘托出來的美色，也要比馮曉菲更讓人驚艷垂涎，只論臉蛋，那女子並不比馮曉菲漂亮多少，只能說是風格不同，馮曉菲的俏臉是精緻俏麗，偏重於清純風，給人很清爽很素雅的感覺，而那女子則是赤裸裸的妖媚，彷彿天生媚骨，看一眼就電的你魂不守舍，被撩撥的殺氣騰騰，恨不得馬上把她就地正法，這樣的媚色加上蜂腰細腿，以及偉岸的豐挺，絕對是極品尤物。　　反倒是那唐裝中年長相普通，不過一身漂亮的唐裝加上不俗的氣質，卻也被襯的很有成熟味。　　除了這三人之外，在幾步外還有一個西裝青年正恭敬作陪，看上去像是主人家派出來的陪客。　　而左前方，車庫方向則有一個一身僧袍的和尚，就靜靜站着看向左右，他身邊並沒人作陪。　　別墅更深處，似乎還有一個穿着道袍的身影在遊走，不過因為距離太遠，倒是有些看不清楚，而那穿着道袍的，身邊一樣有人作陪。　　這幾個外形比較獨特的人，立刻就吸引了一群二代的注意，議論紛紛中曾穎也帶着幾人踏步向里走。　　就是行走中，根本沒人發現走在人群后的郭正陽臉上有着不少凝重，而這些凝重之色也又很快消散，重新恢復常色，郭正陽也只是很平靜的跟着曾穎踏步。　　但心下，他卻已經變得驚疑起來。　　“好多新目標，四個……除了馮曉菲之外，竟然一下子就多出來四個新目標。”　　“奇怪，難道這裏也有什麼寶藏出現？上一次在銘川市，一次發現12個目標，但那是不知道哪裡的前人洞府或者寶藏吞吐出來一批寶物，能得到機緣的人才比較多，而且有的人即將得到的機緣都是同一個寶貝，只是前者會被後者劫殺，難道這裏也是？”　　“不過，這多出來的新目標怎麼會有一個是在地下？曾家草坪花園之下可沒有地鐵站，就是密室也說不過去，誰會把密室修在院子里的草坪下。”　　“除了好多新目標，越靠近這裏，我還隱隱覺得心悸，心驚肉跳的感覺，有危險……”　　……　　可不是，有新目標了。　　郭正陽來之前就猜想，曾穎得到機緣以及家裡長輩染了怪病，曾家請和尚道士之類的事，會不會有什麼關聯。　　結果他隨着曾穎一起前來曾家大宅，之前還在出租車上時就發現了新目標，而且是一次就多了四個。　　但這並不是讓他臉色凝重的原因，他神色凝重，是因為隨着距離曾家大宅越來越近，一種讓人很不適的心悸感也突然湧現。　　這種心悸，應該是屬於修士的靈覺，或者普通人口中的第六感，一個久經廝殺戰陣的強者，如果身邊埋藏着什麼致命的危機，哪怕肉眼和靈識還沒發現，但感覺卻能隱隱察覺出不對勁。　　這才是讓郭正陽警惕慎重的原因。　　有危險？還是足以致命的殺機？　　在靈域里遇到致命兇險的時候很多，但在世俗，這還是郭正陽第一次有這種心悸感。　　而到這時，他也確認了新出現的四個目標，恩，至少確認了三個，那三個就是此刻正拿着羅盤走在曾家草坪上的唐裝中年，還有中年身後的一對俊男美女。　　第四個目標……　　則是在唐裝中年遊走的草坪之下，地下深處二三十米，不過那並不是唐裝腳下的草坪，而是他身側幾十米外的草坪地下。　　也就在郭正陽思索中，前方，大宅深處也有不少人都看到了這一群走來的二代，跟着很快就有一名西裝革履的中年男子走了過來，“小穎？你現在回來做什麼？”　　中年男子快速走來時，不止開口對着曾穎發問，更帶着疑惑的眼光看向郭正陽等人，眼中也有一些不悅。　　“爸，這些都是我同學。”曾穎也快速上前，先是沖中年說了一句，隨後又小聲在他耳邊低語。低語之後，面帶不悅的中年才馬上在臉上湧起了燦笑，“原來是這樣，既然來了，那就多玩會，小穎，替我好好招待下咱們東大的才子才女。”　　剛才曾穎的低語就是把一群二代的背景介紹了下，否則若只是普通同學，那在現在比較特殊的情況下，中年恐怕很難笑臉相迎的，但一群官二代，家裡較生猛的是副部級，最差也是副廳級做靠山，他也很難不說點好聽的客氣話。　　“曾叔叔，曾爺爺的身體好點沒？”那邊笑臉相迎，這邊二代們也紛紛上前問候，中年卻又看了曾穎一眼，才苦笑着道，“還是老樣子，沒什麼起色。”　　“曾叔叔，這些和尚道士真能幫上忙？”這一次開口的是古博，古博眼中也全是疑惑，一句話卻說的中年臉色微訕，不過他還是馬上小聲道，“別亂說話，這些都是很有名氣的大師，有真本事的，要不然，我也不會去請這些人。”　　“爸，你那是被騙了，都什麼年代了，治病還找和尚道士幫忙。和尚道士也就算了，竟然還有風水師，爺爺和三叔生病，關風水什麼事？”曾穎卻驀地插口，很不爽的看向父親，似乎很想不通一向很明智的父親怎麼會上這種當。　　“呵呵，曾總，查出問題了。”　　就在曾穎不爽的開口時，前方的唐裝中年倒是收起羅盤，大笑着走來，他這一來，郭正陽則快速低頭收斂了所有氣機。　　修士……這個唐裝中年竟然是修士！而且應該是和郭正陽修為差不多的人，應該都是聚靈中期，掌控靈識的存在，因為他並沒有太刻意收斂氣息，所以才被郭正陽察覺。　　這也讓郭正陽即吃驚又疑惑，修士？風水師？？不只是唐裝中年，在他身後走來的俊男美女，體內同樣有靈氣波動，也是修士，不過那兩位則只是聚靈初期。　　這一次，情況的確大大出乎預料，一共發現五個目標，曾穎是一個，她也就是一個普通的富二代，但其他的竟然三個都是修士，最後一個則是隱身在地下幾十米處？

# 第八十九章 真正的高人

　　“真的？於大師，我爸和三弟到底怎麼回事？”　　郭正陽發現了這風水師是修士，包括他身後的一對青年男女都是，但那邊似乎並沒察覺出郭正陽也是修士，走過來時也只是大眼一掃一群紈絝，就含笑看着曾總，曾總同樣大喜，滿臉激動的上前問詢。　　“貴宅風水實屬上乘，看來在建造時也經過名家指點，不過現在是有邪物作祟，風水最多起到旺宅生運的作用，對上邪物卻於事無補。”於大師也輕笑着開口，一句話就說的曾總臉色大變，而曾穎、馮曉菲等二代們卻也臉色齊變，變得神色異常古怪。　　邪物作祟？　　“噗～我說對了吧，曾穎，你家真鬧鬼，嘿嘿，不過風水師不是只會看風水么？怎麼也還能抓鬼？”　　“胡說八道，我不知道你怎麼騙的我爸這麼信任你，不過你想靠着騙術裝神弄鬼，還的先過了我這一關。”　　……　　神色古怪中，古博直接低聲輕笑，打趣着曾穎，而曾穎也踏步上前，怒視於大師一行。　　“住嘴，不得對大師無禮！於大師學究天人，風水命理，相學，易學都極為精通，是真正的高人！”古博和曾穎的話落入於大師耳中，這位大師卻一片雲淡風輕，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倒是於大師身後的俊男美女隱現怒色，這情況也讓曾總大急，先是狠狠訓斥了女兒一句，又瞪了古博一眼，才馬上轉身對於大師道，“大師莫怪，小女年紀尚淺，不懂是非……”　　“不妨事，現代社會科技昌明，經過一代代無神論教育，生長在新社會下的年輕人排斥風水異術，很正常。”於大師真是一幅高人模樣，很平淡的擺擺手，才又看向曾穎和古博等人，“不過老祖宗幾千年積累的學問也自由乾坤，信與不信，各看本心，本人對相學命理也有些微研究，今天既然是受曾總邀請而來，就要盡一份綿力，我觀令千金面相清貴，若有將來，必定是享盡榮華，不過近日間卻有一劫，過不過得去……”　　“廢話。”　　於大師說著說著，曾穎卻勃然大怒，很不爽的低叱一聲，而曾總卻一驚，“大師，小穎她？大師，你可要幫幫我，我可只有這一個女兒。”　　“受人所託忠人之事，我這裡有一塊玉佩，令千金若帶在身上，關鍵時刻或許能起到一定作用。”於大師也根本沒理會曾穎，只是笑着拿出一塊賣相漂亮的玉佩，遞給曾總。　　曾總頓時大喜，急忙連連道謝，道謝后更是快速走到曾穎身前，“快戴上，大師賜給你的寶物，說不定就能救你一命。”　　“爸……”曾穎卻無語的看着父親，而曾父卻不容分說，直接以命令的語氣，“給我戴上。”　　曾穎也鬱悶不已的接過玉佩，曾父這才又命令道，“快向大師道謝。”　　“曾總，我早就說過，信與不信各由本心，勉強不得，我們還是去談談令尊的事吧。”於大師卻輕笑一聲，轉身就走。　　而他這種擺明了不和凡夫俗子計較的模樣，也的確頗有種世外高人的味道。這種味道，也看的曾總再次滿心嘆服，又狠狠瞪了女兒一眼，才又急忙追了過去。　　但曾穎卻是抓着玉佩氣的直跺腳，馮曉菲，林悠悠幾個的表情無疑也更加精彩了許多。　　“哈哈，你近日將有一劫，不會是血光之災吧，這些話我怎麼聽着這麼耳熟？好像電影里那些騙子們總喜歡玩這種把戲，哈哈哈……”　　“曾穎，你小心了，最近最好別出門啊。”　　……　　幾個二代完全是標準的損友模板，全都在低笑着打趣，這種打趣也無疑讓曾穎越發氣惱，氣的差點都想動手給幾人來幾下。　　人群后，郭正陽雖然沒上前打趣，但也是滿心古怪，心情古怪的一塌糊塗。　　曾穎，得到了機緣！！！　　就在剛才於大師拿出玉佩遞過來時，郭正陽腦海中的意念就變了，提示着曾穎已經得到了機緣。　　她的機緣，就是那塊玉佩！　　被於大師賜下來的玉佩！　　這機緣……竟然是別人賜予的？不過怎麼說呢，剛才的於大師的確是修士，他如果賜給普通凡俗一件寶物，可不就是普通人的機緣么？　　這塊玉牌，上面也的確有淡淡的靈氣波動，雖然波動很微弱，微弱的只是向外輻射處幾厘米範圍，但這的確是有靈氣波動。　　這也說明了這玉佩是有一定作用的。　　不過這也並不是讓郭正陽覺得古怪的全部原因，他覺得最古怪的還是前面的於大師，竟然真的在替人看相看風水……這不是扯淡么？　　別說他是聚靈中期的修士，就是真人，道君，也不可能真有看透一個人命運的能力。　　“這傢伙是騙子，就是一個堂堂聚靈中期修士，用這種手段來騙人……還真是讓人牙疼。是了，修士冒充世俗中的玄學大師，絕對是再輕鬆不過的事，這於大師還真是夠沒品的，他是用這些手段斂財么？”　　極度的古怪中，郭正陽心下也閃過一個個念頭，徹底確認了前面的傢伙是騙子，別的什麼都不說，他說能靠着面相看到曾穎的未來，這就是標準的騙子行為。　　但修士冒充騙子真的太得天獨厚了，強大的修士，靈識一動，直接可以潛入別人靈魂之內，把你的一切記憶強行搜刮一遍，不過那種手段，通常會讓被施術者靈魂崩壞，不死也會變成白痴，弱小的修士沒那種能力，但也能靠着迷惑類術法，就類似於普通人的催眠手段，不過卻要比催眠有效而且強大的多，還不會有什麼后遺症，稍微動用這些術法盤問你一些事，到時候就是標準的神算。　　只要你還記的，你從小到大一切事都會被盤問出來，而這些也並不是什麼高深術法，郭正陽就會。　　至於算出你有劫難？也太容易了，我說你有你就有，你就算沒有，我離你遠遠的，意念一動，天上掉下來塊磚頭砸在你面前，或者你過馬路時，突然有輛車剎車失靈沖向你，這都是劫難！　　稍微來幾次，你就算是再堅定的無神論者，也要被忽悠的成為最虔誠的信徒。　　怪不得曾父這樣身價百億的大老總，卻對於大師如此信服。　　就是郭正陽還是有些哭笑不得，堂堂一個修士，用這些手段來糊弄普通人，前面的傢伙真的太沒品了。　　不過若是貪圖世間榮華的修士，這種方式卻足以讓對方輕易就享盡一切富貴，稍微忽悠幾個富豪，就能斂來無數財富，這比搶劫都來的快，也更方便！富豪們心甘情願的一轉賬，你要多少有多少。　　於大師是騙子，其他人呢？　　等隨後郭正陽又隨着氣鼓鼓的曾穎再次上前，剛走近主別墅，就也遇到了另外的和尚道士，而這和尚道士之流，體內卻沒有絲毫靈氣波動，看上去就是普通人。　　不過這和尚道士卻是滿口玄學理論，口才極佳，而且看上去，這和尚道士和於大師也並不是一夥的，似乎只是單純的騙子。這兩個騙子雖然和於大師不是一夥的，但卻對於大師一行極為恭敬忐忑，滿口附和於大師的觀點，附和中，大師一片雲淡風輕，他身後的帥氣青年則是多少嘲弄了兩位幾句，又讓那兩人一陣忐忑不安。

# 第九十章 小小邪魅

　　“大師恕罪，上次我雖然想請大師前來，但大師並沒有應允，這才請了宋道長和……”　　主別墅前，一個和尚一個道士都被於大師身後的青年嘲諷的忐忑至極，曾總卻也連連苦笑着向於大師道歉。　　一番解釋，在不遠處旁觀的郭正陽才又看明白了不少事。　　原來於大師一行並不是國內人士，而是南洋某地的高人，半個月前，曾家出事已經有了一段時間，遍尋名醫找不到絲毫原因，曾總也是從生意圈裡一個經略南洋的大商人口中，才知道那邊有於大師這樣一個高人，等去拜會後，雖然被大師風采折服，但於大師並沒有前來國內的意思，也是受到於大師的影響，回來后他才在國內打聽一些高人的蹤跡，請了宋姓道士和那和尚，就是沒想到請了人以後，和尚和道士卻大談棘手，事情不好辦之類，他也被說的忐忑不安，而且心下對於大師更信服的多，就再次去拜會，費盡禮數才把大師請了過來。　　結果於大師來了一看，曾總這裏還有其他大師……這才引起了於大師那邊的不快，恩，當初於大師第一次沒被請來，應該是欲擒故縱之類，這不是曾總說出來的，而是郭正陽的猜測，只是沒想到欲擒故縱中、放縱的這段時間里曾總又請了其他大師。　　這不是找人來搶生意么？　　於大師一直都是雲淡風輕，一副高人模樣，但如果沒他的允許，恐怕他身後的青年也不敢幾次出口表達不滿。　　不過現在看上去，那和尚道士倒早不知不覺被於大師收拾住了，不然也不會對那邊這麼服帖，但說的也是，一個正牌修士想要嚇唬幾個普通騙子，簡直太簡單了。　　甚至郭正陽覺得當初和尚道士剛被請來時，說什麼事情棘手也不過是先抑后揚，只有說事情棘手，他們才更容易騙來更多東西，只是恐怕那兩位也沒想到曾總本已經在別人的局中，他們這麼一說，才更加劇了曾總多次去拜會邀請於大師的心思。　　結果倆低級騙子遇到高級神棍，估計私下里沒少被於大師收拾，要不然也不會這麼誠惶誠恐。　　推斷出不少事，郭正陽卻更看的無語。　　而他無語中，曾穎見到父親對於大師這麼敬畏惶恐，又一陣大怒，再次發揮二代本色，很是當面指責了幾個騙子一番，絲毫不留情面，說了不少難聽的話，就是這樣的指責又招來了曾總的訓斥，甚至鬧到最後見曾穎屢教不改，曾總直接就把曾穎給趕出了家門。　　他雖然想好好招待一下曾穎帶來的一群二代們，但這閨女明顯也讓他真怒了，既憤怒又害怕觸怒高人，那曾總也真沒心思再招呼郭正陽等人了。　　“氣死我了！我爸到底怎麼了，對那個騙子那麼信服，氣死我了。”　　被趕出家門，曾穎怒的連連跺腳，其他人也紛紛面面相覷，雖然大家根本不信那於大師，一樣覺得對方是騙子，更都覺得曾父這表現很可笑，可曾穎都被趕出家門了，他們就算是損友，這時候也不大合適再嘲笑什麼。　　“放心吧，就按照咱們說得來，我這就打電話叫幾個人盯着這裏，只要他們出來，就把這幾個騙子抓了，到時候看他們怎麼辦，我也多少知道一點，現在一些冒充大師的騙子，多數都精通心理學之類，不過咱們別搭理這些，給他來狠的。”　　沒有再嘲笑，顧明程直接大氣的拍着胸膛保證，一番話也惹來不少贊同，馮曉菲和林悠悠也開始上前勸慰曾穎，勸他別生氣什麼的。　　郭正陽倒是沒動靜，只是又古怪的看了幾人一眼。　　叫幾個警察來守着門口，大師一出來就抓人？不給他講文的，直接動粗？這些手段，若是對那個和尚或者道士或許有用，但對上某位真正的高人肯定沒用。　　不過很快郭正陽就沒心思理會這些了，他的注意力還是在這別墅內。　　曾穎已經得到了機緣，但院子里還有四個目標沒有得到機緣。　　於大師一行三人全是目標，還有別墅草坪區的地下……　　“邪物作祟，聽剛才說姓於的似乎是要晚上辦事，我也得回去一趟拿些東西再過來。”之前於大師說曾家的事就是邪物作祟，曾父也在哀求大師幫助，而大師也給出了答案，等晚上就動手對付那邪物。　　這對於郭正陽來說，也是好事。　　至少他還有時間回去準備一下，畢竟院子里的目標，也有一個聚靈中期修士，如果不準備齊全的話，真產生什麼衝突，那郭正陽還未必是那個高級神棍的對手。　　而且除了那三個神棍，隱藏在曾家地下的究竟是什麼，郭正陽一樣還不知道。　　決定了要回去做些準備，多帶些東西再過來，他心下卻又突然冒出了一個古怪的念頭。　　“對了，機緣，一個人的機緣，可大或小，但普通人的機緣和修士的機緣定義，應該也不一樣吧？對於普通人，一顆風華丹就是機緣，但對於修士，尋常丹藥可算不上機緣吧？否則若是靈域內出身大宗門的，豈不是天天都在遇到機緣？”　　這個念頭一湧現，郭正陽心下也開始疑惑起來，畢竟這是他第一次遇見修士目標。　　所以對於別墅內的幾個修士，即將得到的機緣，他也越發好奇起來。　　……　　“曾總，在你家作祟的這邪物，可有些不簡單，等下也肯定會有些什麼不同尋常的事，你最好先做個心理準備。”　　“好的。”　　“別墅里不能留太多人，無關人等都遣出去了？”　　“恩，現在別墅里除了我和家父，以及三弟之外，其他人就只剩下兩三個保鏢，監控系統也關了。”　　“好，那我等下就動手。”　　……　　幾個小時后，夜色降落，高檔奢華的獨立別墅區，人影也越發稀疏，曾家別墅內，佔地七八千平的大宅，也就只有零星七八人在內。　　主別墅前，一副高人模樣的於大師輕語幾聲，曾總也連連附和，附和之後，於大師才輕笑一聲，踏步走出去了幾米，邊走邊對一直跟着他的俊男美女道，“江宇，小雅，你們兩個留下保護曾總。”　　“是，師傅。”　　俊男美女恭敬回應，更是一臉如臨大敵的模樣，這模樣卻也讓曾總和曾總身後幾個曾家保鏢大為緊張，緊張里，曾總更看向不遠處站着的僧道二人組，“宋道長，你們不去幫下忙么？”　　“不用，於大師乃真正的高人，有他出手足以。”　　“是啊，我等若是上前，只會成為大師累贅。”　　……　　僧道二人組倒是面面相覷，其實他們也被於大師一行這緊張模樣搞得有些心虛，不過還是佯裝着鎮定回應，話語里更再次捧了於大師幾句。　　這吹捧也讓站在曾總身側的江宇和小雅略感滿意，看了僧道二人組一眼，略帶讚許。　　“孽畜，還不現形！”讚許中，前方走出幾步的於大師卻爆喝一聲，揮手打出一道亮光，沒入前方漆黑夜空，而後突然地，前方就浮現一片紅雲，雲團妖異詭秘，懸浮在夜空里若隱若現，裏面似乎還有一隻奇形怪狀的鬼怪張牙舞爪，伴隨幾聲讓人毛骨悚然的怪嘯，就撲向於大師。　　雖然現在是夜，前方別墅宅院里也沒有開什麼燈，但曾總等人身後的別墅里還有亮光，藉著燈火餘光外加天上的繁星，曾總和一群保鏢，乃至僧道二人組也直接看到了邪雲，以及邪雲內那恐怖至極的怪影，一下子，人群頓時傻了。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傻傻看着前方，曾總整個人都倒抽一口冷氣，差點嚇暈過去。僧道二人組更是面如土色，嚇得兩雙眼珠飄忽不定，似乎隨時準備腳底抹油閃人。　　而留下來保護曾總的江宇和小季卻急忙踏前一步，把曾總守在身後。　　“曾總放心，有師傅在，小小邪魅，根本玩不出什麼花樣。”踏出去一步，美艷撩人的小雅也大聲開口，充滿信心的一句話，總算讓曾總等安了些心神。　　同一時間，幾米外的於大師再次大喝一聲，一揚手打出一道雷光，仿若閃電般沒入邪雲，一下子就擊的邪雲稀薄了許多，邪雲中怪影更慘叫一聲，卷着紅運急退。　　曾總等人這才眼前一亮，紛紛舒了一口氣時，看向前方於大師的目光，全是敬若神明般的視線。　　但，但在於大師賣力表演時，別墅前方深處黑暗的夜空下，裝備齊全，全身都被遮掩在寶衣下的郭正陽卻滿心詭異。　　“是靈符，那邪雲是姓於的搞出來的幻術，嚇唬嚇唬普通人足夠了……但是，但是他是這樣嚇人？地下呢？地下那個目標，到底是什麼？”可不是，郭正陽一早就知道曾家別墅草坪下隱藏了一個目標。但現在看來除了他之外，根本沒人知道這個，就連裝神弄鬼的於大師也不知道。　　就在郭正陽疑惑中，地下某處，某個一直隱藏着的目標似乎也被於大師的表演給驚動了，畢竟不管是於大師之前釋放出來的幻術靈符，還是後面一記雷光，都是術法符�之力，有不小的靈氣波動。　　轟的一聲，彷彿一層陰風吹過，自別墅大宅草坪下，突然就又響起了一道道足以撕裂靈魂的凄厲嘯聲，跟着一道道半透明的怪影就從地下掠出，快速奔向主別墅前。　　這些半透明怪影有的是人形，但卻是缺胳膊斷腿，渾身爛肉，就像是被巨獸吞入腹中，消化了一半的殘屍，看一眼就讓人毛骨悚然，但更多的卻是老鼠、鳥雀等動物影像，同樣都是外型驚粟，渾身黑煙繚繞……　　“啊～”　　……　　一下子，主別墅外剛剛穩住心神的人群又紛紛嚇得一陣尖叫，就是正威風八面的於大師也當場傻了。

# 第九十一章 妖獸

　　“媽的，怎麼真有這些邪異玩意，這隻是一棟普通別墅。”　　主別墅前，曾總幾人又被這些恐怖的影像嚇得紛紛尖叫，幾米外的於大師也有些傻眼，傻了一瞬間他才在心下破口大罵一聲，臉色也變得一片殘綠。　　因為他清楚知道這些並不是他搞出來糊弄人的幻術，這是真正的妖邪。　　真正的妖邪啊！他自己只是仗着多年前一次機緣，偶然幫了一個落難的高人一把，才被對方傳授了一些典籍。　　懵懵懂懂踏上這條路，他也知道自己不是修鍊這塊料，所以也沒想過真的能逆天改命，追求長生什麼的，反而他更喜歡在世俗中紙醉金迷，呼風喚雨的生活。　　所以他才經常仗着一點修為裝神弄鬼，雖然到現在他已經成了無數權貴心目中的真正高人，有大把人對他敬若神明，但他自己也知道，那只是他靠着一些術法故意裝神弄鬼哄騙出來的信徒。　　要他利用修士修為去欺負凡人，這方面他很拿手，就是和凡俗世人中一些高手對陣，他一樣有過不少經驗，但和真正妖邪廝殺的經驗？那少的幾乎為零。　　這一次來東海市，原以為也就和以前一樣稍微做下樣子就能騙得這東海巨富化為他自己的虔誠信徒，就算他不會治病，也可以拖，顯露了神通，到時候自己說什麼就是什麼，還怕曾總不信么？　　哪怕曾老爺子和那曾老三最後死了，他也可以說是妖邪太恐怖，曾家剩下的人若不想死，還是要依仗他這神仙般的人物保命，要不然，他也不會在今天下午時送給曾穎一個護符，那護符就是他自己煉製的靈符，可以在人遇到生命危險時激發一層術法防護，雖然只是一次性的，但對凡人而言也是足以救命的，普通人得到也是大機緣，能保一次命，他煉製起來也不輕鬆。　　可是他萬萬沒想到自己還在做戲，竟然引出了真正的妖邪鬼怪？　　而且前方撲過來的一群鬼影，不只是賣相恐怖，渾身黑煙繚繞，更充滿了戾氣，仿若真正從陰曹地府跑出來的一群惡鬼，這景象，也真嚇得他臉綠。　　大驚中就要腳底抹油，但他剛抬起腳要逃，就又勃然色變着一揮手，打出一道雷光。　　這些鬼魅影像速度太快了，他才剛起腳，沖的最快的已經到了他身前幾米外，不出手也不行了。　　轟的一聲，一道掌心雷擊出，擊在那沖的最快的殘屍虛影上，原本賣相恐怖至極，渾身更是黑煙繚繞的殘屍影像竟然直接被雷光擊潰，這卻又讓於大師猛地呆了。　　這麼輕鬆……就搞定了？　　之前看到這些東西賣相那麼恐怖，而且這一波衝殺過來的鬼魅影像足有二三十個，個個渾身戾氣，殺氣騰騰，嘶叫聲讓他聽了都心裏發毛，他也以為這些東西很難對付，才第一時間就慌了心神要逃，但一道掌心雷就擊潰一個殘影？　　呆了一瞬，在更多鬼影衝殺而來時，於大師卻猛地大喜，雙手一伸，穿花蝴蝶般在身前來回飛舞，一道道小指粗細的雷光也紛紛從他掌中湧現，噼噼啪啪，一連串電閃雷鳴，雖然這動靜比起真正的自然雷電，威勢都不足其千分之一，但還是在短短時間內就把衝上來的所有鬼影徹底擊潰。　　他畢竟是個修士，危機中激發出來的本能也是很可怕的。　　“我知道了，這些鬼影剛好被雷術克制。”　　眨眼間就把所有鬼影消滅，於大師才是真正的大喜。　　就是大喜中，他腳下的地面突然暴起一道黑影，黑影直接刺破水泥地表，張開血噴大口就咬合而上。　　“師傅小心！”　　“蛇！”　　……　　剎那之間，幾米外的江宇和小雅也紛紛驚呼出聲，就是這呼叫已經晚了些，哪怕於大師在地下突變的瞬間已經驚覺，猛地就從當地一躍而起，騰空躍出兩三米高，但那黑影還是順勢而上，嘎嘣一聲，把於大師半個身子都吞進口中。　　只不過這一咬並沒讓於大師斃命，因為在黑影咬下時，他體外已經綻放出了一層青色熒光，就像是護盾一樣把他整個身子都包裹起來，黑影咬在熒光上，鋒利的獠牙也並無法刺穿熒光。　　“疾！”　　於大師也在臉色再次大變中驚怒交加的爆喝一聲，一柄寒光閃爍的利劍憑空出現，在空中一翻，就刺上黑影碩大的身軀。　　熱血飛濺，雖然利劍並沒真的洞穿黑影，但也刺破了表皮，直接讓黑影身子一顫，一甩頭就把於大師甩出血噴大口，而黑影的身子也又猛地縮回了地下。　　“大師？你怎麼樣？”　　“於大師……”　　……　　這樣的交戰也只是在幾個呼吸內就終結，速度快的讓身為普通人的曾總等人都看不清楚，但他們也隱約看到了憧憧鬼影欺來后被於大師快速用雷光轟殺，而後一道怪影一閃把於大師吞進肚中，又快速縮回了地下。　　而從地下竄出來又縮回去的怪影，還真的就像是一條蛇……不，像蟒，一隻斑斕大蟒，之前探出來的身子真的比小雅的水蛇腰還粗些。　　這種種情況也真嚇的曾總等人魂飛魄散，別說是曾總，就是僧道二人組也各自瑟瑟發抖，不止看的口乾舌燥，頭皮發麻，更是雙腿發軟，似乎隨時都會跌倒在地。　　於大師，自然也成了幾人心目中最大的靠山和救星，誰想到這漂亮奢華的現代別墅里會有這麼多詭異的東西？鬼影重重，妖魅橫行，於大師這種高人若都會出事，那他們的下場，絕對慘不忍睹。　　“不礙事，這妖邪雖然極為厲害，不過想對付我還欠缺點道行。”眾人緊張的驚呼中，被甩出去四五米的於大師才又從地上一躍而起，臉上雖然還殘留着慌亂，但也已經漸漸平復下來，因為剛才的交手也讓他明白了一些事，似乎那條怪蛇，還不足以撕裂他的護身靈器。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一旦真的和敵人交過手，哪怕因為缺乏戰鬥經驗而顯得有些狼狽，可剛才他卻不止沒受傷，還佔了上風，至少真用飛劍刺傷了那怪蛇，這也足以讓他冷靜不少了。　　“多虧這些年那位高人偶爾也會來世俗，我也把他伺候的妥妥噹噹，被他賞賜了幾件靈器，不然今晚就真的兇險了……”勉強維持了下高人風範，對曾總等人擺擺手，於大師又急忙探出靈識快速向地下探索。　　那怪蛇在地下轉了一圈，卻也打通了一條蛇洞，足以讓他的靈識輕鬆探入。　　也是剛探入地洞，於大師就猛地一驚，“好濃郁的靈氣波動，怪不得曾家地下會有這玩意，原來地下有寶貝！”　　可不是，就在這時，一股股靈氣波動正沿着之前的蛇道向外逸散，他靈識才剛探入地洞，就被那濃郁的靈氣衝擊的身子一顫，渾身都變得極為舒暢。　　有寶貝！　　心思電轉中，於大師手指在虛空一晃，一柄利劍就快速刺入地下，而後在地下蛇洞里穿梭五六十米，就噗的一聲又刺出地表，從前方一片泥土下飛出，於大師也再次踏步，到了利劍洞穿之處，再次從這裏探下靈識。　　他的靈識，一次只能探索出五六十米而已，並不能直接探索到蛇洞盡頭，但卻可以判斷出蛇洞是向哪個方向行進的。　　探索中，後方的人群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也紛紛白着臉趕了過去，他們也根本不敢單獨呆在別墅前了。　　噗噗噗！　　一次次靠着飛劍在地下穿梭，刺破大地來辨別方向，而後也不過幾分鐘，於大師就走到了曾家草坪上，其他人自然也緊緊跟隨。　　而越行進，他心下也越激動。　　“這麼強烈的靈氣波動，到底是什麼寶貝？發了，那妖蛇似乎沒能力擊殺我，我就算也很難斬殺它，但若是能尋來寶貝……”　　“轟～”　　也就在他探索中，一道道鬼魅影響突然又從地下暴起，呼嘯着撲向曾總以及江宇，小雅等人，幾人也只是剛驚呼一聲，曾總和幾個保鏢，還有僧道二人組就被一道道猙獰鬼影撲入體內，倒是在那些鬼影撲向小雅和江宇時，自兩人體外也猛地泛起一層青藍色水光，把鬼影擋了下去。　　“孽畜！”　　於大師這才大驚，揮出幾道雷光打向小雅兩人身外的鬼影，打滅了這兩道鬼影后，等他看向其他人，臉色卻也一沉，其他人被鬼影入體，當場就全都殘哼着倒了下去。　　不過這幾人卻沒有昏迷，只是紛紛白着臉瑟瑟發抖。　　“大師，救我……”　　倒在地上的曾總更像是在承受着什麼恐怖的折磨，伸手招向於大師，滿臉驚恐，於大師也愣了一下，探出靈識剛靠近曾總就又猛地收回，而後一招手，一件泛着亮光的寶物就漂浮到了曾總面前，但等看到寶物並沒什麼效果，於大師才又一揮手，揚起一道掌心雷劈向曾總身側的和尚，一雷之下，和尚被劈的當場慘叫，鬼影卻依舊在他體內肆虐，哪怕肆虐程度減低，但和尚的情況明顯也被那一雷劈的更慘了。　　“媽的，它是在拖延的我時間，曾家死就死了，關我什麼事。”又放出幾道雷光，雖然和尚體內的陰邪氣息很快虛弱不堪，但這和尚也快被他劈死了，還是沒什麼效果，於大師才又突然一驚，低罵一聲就不再理會，轉身繼續探索。　　說的也是，他原本是打算想讓曾家這巨富成為他的信徒，以後好讓他予取予求，世俗中權貴的逢迎不止能讓他享盡榮華，對他討好那位真正的高人也有很大幫助，但現在情況卻有些不同，就算曾家死光了和他關係也不大，再換一個目標就行。　　但萬一這是那妖蛇拖延他時間，想轉移地下寶物，那損失就大了。

# 第九十二章 好機會

　　“妖獸，地下那東西竟然是妖獸……原來妖獸也可以獵殺？我還以為只有人才能被獵殺，不過說的也是，一旦普通獸類蛻變成妖獸，也已經是極為強大的生命。就算可以被獵殺也沒什麼，不過曾家地下怎麼會有妖獸？”　　曾家大宅里，情況不斷變化，一直隱藏在遠處黑暗中窺探的郭正陽卻也看的愕然不已。　　他一開始也的確沒想到躲在曾家草坪下的目標會是一隻妖獸，畢竟以前的他，獵殺目標只有人類而已。　　他也以為只有人類才能被他掠奪機緣。　　不過驚訝了一下，郭正陽很快又拋開了這個念頭，跟着就直直盯着於大師，眼中，也真有不少激動。　　儲物戒指！！　　這個神棍身上竟然有儲物戒指？　　可不是么，之前一身唐裝的於大師，身上平鋪直敘，哪裡有地方去藏一把飛劍？但剛才和那妖蛇廝殺時，他卻是靠着飛劍刺傷了妖蛇。　　這飛劍是憑空出現的，那不是儲物戒指是什麼？　　儲物戒指啊，這讓郭正陽如何不激動，隨着自身積攢的寶物越來越多，他對儲物戒指的渴求也越來越大，但也根本不知道去哪尋找，現在突然發現了於大師身上就有，這……　　“不過，這傢伙到底什麼來頭？會不少術法，有飛劍，有護身靈器，還有儲物戒指……這可不像是一般在世俗中懵懵懂懂獲得機緣踏上修鍊的散修啊，難道他身後還有其他修士？”雖然激動，郭正陽也沒有立刻撲出去劫殺誰，畢竟他也不是白痴，儲物戒指在靈域中，也只有強大的散修或者宗門勢力內的人才能擁有，絕大多數聚靈後期的散修都很難得到這種寶貝，但那個裝神弄鬼的傢伙卻有。　　這讓人想不懷疑他背後還有其他修士都難。　　而且他背後的人說不定還是什麼大人物，至少對於聚靈中期的修士來說，是大人物。　　思索中，又看了眼前方躺在地上呼救的曾總，郭正陽雖然皺了下眉，但也並沒有出去救人，他和曾穎只是一面之緣，如果是順手就能救下，他或許會看在曾穎是馮曉菲好姐妹的份上幫襯一把，但現在情況卻很不明朗，有於大師這麼一個似乎有些來頭，也有不少手段的修士，底下還隱藏着一隻可以遁地的妖獸，郭正陽現在出去，也絕對有致命危險的。　　他不可能為了一個只見過一次的人去冒生命危險的。　　繼續埋伏在黑暗中觀望，等了幾分鐘，前方的情況卻沒太多變化，曾總等人依舊在躺在那裡慘呼，而於大師卻帶着兩個徒弟越走越遠，終於到了草坪中央，等他又一次散發靈識探下，而後只是幾個呼吸，於大師就猛地神色一變。　　“小雅，快，殺了他們！”　　一聲疾呼，倒讓跟着他的小雅和江宇一愣，有些不解，但於大師卻厲聲道，“快，把別墅內所有人全部殺掉！！”　　小雅兩人這才一轉身，快速從身上各自掏出兩把槍支，對着遠處躺在地上的人就扣動扳機，砰砰砰，並沒有安裝消聲器的手槍發射而出。　　地上還在慘呼的人也應聲失去了聲息。　　但同一時間，自地下又猛地探出一道黑影，正是那條妖蛇，迅猛撲向於大師，於大師也揮舞飛劍刺殺而上。　　就是這一次飛劍刺入妖蛇體內時，妖蛇卻不管不問，繼續撲飛着一下撞在於大師身上，一次就擊的於大師騰空飛起，向遠處跌落。　　“呼～”　　正擊殺曾總等人的小雅和江宇也大驚着逃竄，妖蛇似乎也知道那兩個對他沒什麼威脅，只是再次撲出，又撲向於大師。　　於大師體外同樣光芒綻放，催動靈器護身，再次操控着飛劍回斬。　　一人一蛇眨眼間就陷入了纏鬥，於大師雖然戰鬥技巧不怎麼樣，但仗着靈器護身，雖然形色狼狽，實際上卻大占上風，倒是那蛇妖很快被飛劍刺殺出一道道創口，充滿腥臭的血腥味也開始在別墅里瀰漫。　　“好機會！”　　這樣的廝殺，小雅和江宇根本幫不上忙，兩人都只是躲得遠遠地，臉色發白的觀看，但躲在更遠處的郭正陽卻隨之大喜。　　大喜中郭正陽放下背包，很快就取出了一個被層層絕緣雨衣包裹着的事物。　　又快速分開絕緣衣，郭正陽同樣帶着好幾層絕緣手套的左手就猛地抓上絕緣衣內的事物，正是一道不斷逸散着電弧的迷你雷電。　　拿着雷電對準前方，郭正陽意念一動，化為攻擊性意念從身前刺向雷電，剎那之後，迷你雷電中就噴騰出一道大腿粗的雷光，洶湧撲向正在纏鬥的一人一蛇。　　哪怕雷電噴發時，前方的一人一蛇已經警覺，妖蛇已經身子一縮，要躲閃，但這是郭正陽吸納來的真正雷霆。　　轟的一聲巨響，雷光過處，前方一人一蛇就全都被驚雷淹沒。　　“正面對敵，我都未必是那個神棍的對手，他身上寶貝不少，而那妖蛇雖然也只是堪比聚靈期的妖獸，但能和那神棍纏鬥這麼久，實力也很強，至少對現在的我來說很強。”　　巨響中前方夜空都被巨大的雷電炸裂的一片煞白，郭正陽也快速撲了出去。　　這可是他昨天晚上才收集來的雷電，東海市夏秋季節多雨，對他來說也的確是好事，昨天晚上一次收集了三道自然雷電，剛才一次刺殺，幾乎全部放了出去，雖然用靈識刺激異寶時，他的靈識也被雷電灼燒了一些，但那根本連輕傷都算不上。　　快速奔跑上前，前方煞白的夜空也逐漸恢復常色，已經追近的郭正陽一眼之下看到的，就是渾身焦黑癱在地上的妖蛇，還有同樣一片焦黑癱在地上的於大師。　　不過於大師並沒有死，只是護身的靈氣光澤潰散，癱在那裡大口咯血。　　“開槍！！”　　似乎也感應到了郭正陽的靠近，於大師大喝一聲，還正在發愣的小雅和江宇才猛地驚醒，舉起槍支就對着郭正陽一陣狂射。　　這兩個也是聚靈初期，而且似乎還都接近了初期巔峰，所以哪怕沒有靈識，但反應速度等等，卻並不比郭正陽慢太多，一樣在黑暗中快速瞄準了郭正陽。　　夜色下連連躲閃，哪怕已經盡了力，郭正陽還是被一顆子彈擊中，身子猛地停頓了下來。　　不過停頓了一剎那，郭正陽甩手就激射出兩道厲芒。　　太遠了，他的靈識只能輻射二三十米，而小雅和江宇都在他四五十米外。不過就算目標很遠，郭正陽也知道，局勢已經落入他的掌控之中。　　之前那顆子彈，根本沒有真的傷到他。　　多層被歪葫蘆吞噬過的寶衣，外加被天劫淬鍊過的軀體，他是硬生生擋下了那顆子彈。

# 第九十三章 你敢殺我？

　　“唰！唰！”　　兩記飛刀在夜色下破空而出，前方的小雅和江宇也瞬間大驚着躲閃，就是在他們躲閃中，郭正陽嘴角卻露出了一絲笑意，飛刀建不建功，對現在的他根本不重要。　　輕笑中趁着前方兩人躲閃的時機，郭正陽全力衝刺而出，以最快的爆發力沖向江宇，對方也就是躲一個飛刀的時間，郭正陽已經抵達江宇三十多米外，又一個呼吸，再次兩把飛刀射出，等兩人又一次躲閃中，郭正陽已經進入江宇二十米內。　　轟的一聲，一把重劍就騰空而起，快速刺向江宇，江宇雖然也再次靠着強大的體能躲閃，但這重劍卻又驀地一個轉折，本就寬大的劍體迎風一漲，變得足有半扇木門大小，捲起一層黑光就對着江宇迎頭砸下，哪怕在重劍接觸到這帥氣飛揚的異國帥哥體側時，江宇體外也猛地亮起一層水光，卻一樣被重劍碾壓而下，生生破滅靈光，更把其下的身影砸成了一片肉泥。　　郭正陽得到的幾件靈器里，只有這一把重劍可以操控，而這重劍的威能，正是力量。　　真要徹底激發重劍威能，它足以演化幾萬斤巨力，不過那樣的巨力，一次全力揮舞都足以耗空郭正陽八成修為，所以剛才這一擊，他也只是激發了重劍兩三成威能而已，可即便如此，對付聚靈初期修士，只是輕微錘鍊肉身的修士也足夠了。　　一次碾壓，重劍又快速縮回正常大小，盤旋飛舞回郭正陽身側，而他也在另一側小雅的驚叫中，快速欺向於大師。　　於大師之前讓兩個徒弟開槍，也本就不是指望靠他們擊殺郭正陽，只是想拖延時間，在郭正陽被阻擾的幾個呼吸中，他已經吞下一顆丹藥，調養一兩個呼吸就猛地從地上跳起，厲聲大喝，“我師尊乃靈域大修士，你敢殺我？”　　正快速奔去的郭正陽身子一頓，猛地停在了原地。　　就是停頓的這一刻，厲喝中的於大師眼中才閃過一絲喜色，喜色瀰漫中，一把飛劍已經不知不覺刺入郭正陽靈識範圍，二三十米距離，瞬息刺穿。　　但眼看飛劍已經要刺穿郭正陽腦袋，郭正陽卻一伸左手，啪的一聲，把飛速刺下的飛劍抓在手心，跟着在他身側盤旋的重劍也激射而出，疾飛中搖身一變，對着於大師就迎頭砸下，甚至直到這時，於大師還以為偷襲得逞，眼中的驚喜都沒消退。　　“你……”　　眼睜睜看着門板大小的劍體撲殺而下，於大師也只是開口怒斥一聲，激發出一層炫光，就被重劍嘭的一聲砸成肉泥。　　“在我面前還玩這種小心思。”　　又抹殺一個目標，而且是最具威脅力的目標，郭正陽眼中才閃過一絲好笑，整個人都鬆懈了幾分，可不是，在窺探到於大師有儲物戒指，還掌有那麼多靈器和術法，他就已經猜到了這傢伙不簡單，背後應該有人。　　早已知道這些，又已經選擇了出手，他怎麼會被對方故作恐嚇的一句話嚇到？剛才那一下停頓，就是為了讓對方鬆懈，同時他也時刻防備着對方的刺殺，要不然也不可能在飛劍斬下時及時出手抓住飛劍。　　畢竟這是修士飛劍，若不是早有防備，真等飛劍進入他靈識感應範圍才阻攔，那早就晚了，因為郭正陽現在靈識感應只能擴散二三十米罷了，距離太近。　　抹殺了於大師，郭正陽才猛地看向後方，後方三四十米外，妖嬈美艷的足以讓任何正常男人衝動的小雅也早已嚇得尖叫連連，等尖叫中看到郭正陽回身看來，她才猛地驚醒，轉身就逃。　　郭正陽則手一揚，飛刀脫手而出，更是藉著對方躲閃飛刀的時機快速追趕，兩個呼吸，他就欺近小雅三十米內，重劍再次盤旋而出，轟的一聲砸了下去。　　“不要，不要殺我。”　　重劍還沒真的降臨，奔逃中的絕代尤物也噗通一聲就跪在地上，對着郭正陽哭訴着求饒，這一番梨花帶雨的哭泣，加上驚慌畏懼到極點的表情，也更加讓這美艷撩人的女子顯得楚楚可憐，但郭正陽卻沒有絲毫憐惜，只是快速奔上前，飛劍一縮，盤旋在身後，等地下的美女以為能逃過一死，擠出一片討好乖巧的笑臉看來時，郭正陽卻催動靈識釋放出了迷惑術法。　　“你叫什麼名字？”　　“溫小雅。”　　“從哪裡來？”　　“大馬。”　　“於大師師尊是誰？”　　“不知道，那個人一兩年才出現一次，……”　　……　　聚靈初期修士，只是淬鍊肉身，對上郭正陽施展的迷惑性術法也根本毫無抵擋之力，這也是郭正陽暫時留下一個活口的原因，而且也只能對他們入手盤問，若是對於大師下手？那傢伙修為似乎比郭正陽都高，還有不少寶貝護身，這樣的術法能不能起作用真不好說，萬一給被於大師抓住機會拖延時間，靠丹藥恢復修為後再翻盤，那危險性就太大了。　　一點點盤問出自己想知道的東西，郭正陽眼中也逐漸閃過了一絲怪異之色。　　“靈域大修士？這於大師的修鍊典籍，護身法寶，掌握的術法之類全是從那人手中所得，賞賜都能賞賜出一枚儲物戒指，恐怕是宗門人士，……不過還好，那人一兩年才來世俗一次，上次離開也只是半年前，正常情況下也要半年或者一年多才會再出現。”　　“宗門出身的修士，在宗門內應該也有一定地位，每次出現就是讓於大師幫他準備一些極品處女做修鍊爐鼎，靈域內，似乎沒什麼靠雙修或採補之術聞名的宗門，難道是宗門弟子偶然得到一些此類典籍……悄悄出來採補？”　　……　　問出了想知道的不少事，郭正陽的確覺得怪怪的，因為這次於大師會來東海市，就是南陽一帶似乎已經搜刮不出太極品的美人給那位大修士做爐鼎，才準備擴展版圖，而想找美女，十幾億人口的共和國，無疑也是最方便的。這麼多人口基數，就算這年頭處女不好找，但只要有了足夠的影響力，也自然能找得到極品。　　他不止問出了這些，甚至還問出了眼前的小雅，明面上是於大師的徒弟，或者偶爾兼任女秘書的職務，但實際上她也早被於大師享用了無數次了，算是於大師的後宮之一，眼前這個，的確也是極品尤物，奈何跟着於大師時已經不是處子，所以就算是足以撩的人魂不守舍的絕代尤物，但那位大修士也根本懶得多看一眼，才會被於大師霸佔了。　　問出了想知道的一切，又仔細盤問幾番，確信從眼前女子口中再問不出什麼，郭正陽才手一揚，一股寒氣洶湧奔下，咔啪一聲，還處於術法影響下神志不清的絕代尤物直接就凍成了冰雕。　　郭正陽表情卻沒有絲毫波動，只是快速從小雅身上汲取罪孽。　　罪孽吸納完畢，他才手一揚，一團團真火翻飛而出，又徹底把冰雕融成虛無。

# 第九十四章 大豐收

　　“姓於的背後有大修士，善後工作要做的妥善些，不過還是先吸收了罪孽，再毀屍滅跡，就算日後那位大修士出來，發現姓於的消失了，但也最多追查到曾家，可曾家也根本沒什麼線索了，所有目擊者早已被全部擊殺……還是先處理現場，修士和妖獸，和普通人比起來已經截然不同，那我劫殺這種層次的目標，罪孽會不會多一些？”　　把身前的絕代尤物毀屍滅跡后，郭正陽又思索了一下，才踏步走向於大師和那妖蛇屍體處，心下更也有了一絲期待。　　修士，和普通人絕對不一樣。　　普通人得到一顆丹藥，就是機緣，得到一個修士隨手煉製出來的護符，一樣是機緣，但修士得到這些東西，則應該算不上機緣，否則豈不是大把修士天天都在不斷遇到機緣？修士有機緣，應該都是遠比普通人大的機緣才合理。　　這個問題他下午時就考慮到了。　　而既然機緣的定義應該有所不同，那獵殺修士目標后獲得的罪孽會不會也變的多一些？雖然剛才他從小雅體內吸收的罪孽還是和以前獵殺普通人時一樣，但怎麼說呢，聚靈初期，其實依舊還算是普通人範疇，聚靈初期除了體能強大之外，沒有絲毫術法之力，和普通人也根本沒有本質的區別，只有聚靈中期開始，修士才徹底脫離凡俗世人範疇。　　所以從小雅身上獲得罪孽沒變化，郭正陽也並沒太意外，關鍵是於大師，還有那蛇妖……　　踏步走到於大師面前，郭正陽收繳着罪孽時，身子也猛地一震，隨之就是大喜。　　“果然沒猜錯，姓於的一個人提供的罪孽，要比平時獵殺三個目標都多，四個，五個……獵殺一個聚靈中期目標，竟然當於獵殺五個普通目標？嘶，發了。”　　大喜中，郭正陽又猛地看了蛇妖一眼，才又把視線落在了更遠處的草坪之下。　　到現在他自然也知道了蛇妖守護的地下有寶貝了，畢竟這裏距離那裡並不遠，一股股濃郁的靈氣波動早已隨着蛇妖開拓的蛇洞湧出。　　“修士的機緣和普通人有差別，那下面的寶貝……嘿，今天晚上才是大豐收。”　　徹底吸納了獵殺於大師獲得的罪孽，郭正陽也沒有立刻去蛇洞下尋寶，而是在於大師屍體處翻找一番，才抓起了一枚儲物戒指。　　於大師已死，儲物戒指已經成了無主之物，郭正陽的靈識也輕鬆探入了戒指內，而後才發現這隻是一個品階很低的儲物戒指，因為其芥子空間只有一立方米大小，一把劍想放進去，都要斜着存放才行……　　而這空間里，雜七雜八的東西一樣很多。　　“雖然這裏東西很多，但我並不能留着，萬一這裏面有什麼東西，上面有於大師背後的大修時留下的印記，就糟糕了，我要是佔有，就會被對方循着感應追蹤到我，只有被於大師煉化的靈器才不會有問題，應該沒什麼印記痕迹，若是有他人印記，於大師也根本不能如臂指揮，但除了他煉化的靈器之外，一切都不能要，安全起鑒，除了這沒儲物戒指和那把飛劍，其他一切得全部丟棄。”　　儲物戒指里東西雖多，但郭正陽卻不敢要。　　對於大修士來說，手段是很多的，在別人身上或者隨身攜帶的物品里留下一點印記，而後想找你時，不管你在哪裡都可以靠着感應追蹤過來，這些手段都是很常見的，也只有被於大師如臂指使的靈器，安全性才比較可靠。　　比如他之前的飛劍，還有這儲物戒指本身，這些東西如果有別人留下的印記，那於大師就根本無法隨意施展。　　戒指他可以留下，飛劍也可以使用。其他的，一概丟棄。　　下定了主意，郭正陽也沒有立刻煉化戒指，只是把戒指裝進一個塑料袋內收好，才又走向蛇妖的屍體，不過這具屍體卻給郭正陽帶來了一定的困擾。　　罪孽的吸收，依舊讓人驚喜，這蛇妖足足給他提供了相當於獵殺七個普通目標的分量，比於大師還多，但屍體的處理……　　“堪比聚靈中期或者聚靈後期的妖獸，外體堅韌程度堪比一些下品靈器，我的真火根本做不到毀屍滅跡，而這傢伙，二三十米長，又這麼粗，別說剛才儲物戒指裝不下，真要裝載，得開一輛卡車過來。說起來這妖獸的蛇膽之類也是寶，但我要做的事太多了。”　　可不是，於大師等人的屍體毀屍滅跡容易，但蛇妖的屍體要毀屍滅跡，難度就大了，郭正陽真火丟上去，根本燃燒不了屍首。　　皺眉思索了片刻，他還是快速走向江宇，把江宇身上的罪孽也吸取后，一樣毀屍滅跡，跟着才撿起於大師的那把飛劍，觀察了一下，這也只是一把普通的下品靈器，就是鋒利而已，郭正陽煉化之後就操控着飛劍快速把蛇妖的蛇皮剝落，又把蛇膽取出，才把蛇妖的屍首斬成一段段，堆積在一起后操控重劍又把剩下的屍首砸成肉泥，才運轉真火把這些毀屍滅跡。　　這個過程也遠比之前毀滅其他幾人屍首複雜的多，光是處理這一個屍首就耗費了他近一個小時。　　不過等一切終於搞定時，郭正陽心情也輕鬆下來。　　這草坪上雖然還有不少血跡，但那些都無關輕重了。　　“總共14人分量的罪孽，一枚儲物戒指，一把下品飛劍，一堆蛇妖鱗片，一枚蛇膽，這收穫真的好大，以後再煉製靈符，都不需要去找什麼百年古樹的樹皮了，隨便一塊蛇妖鱗片，都是再好不過的載體，還有地下的寶物……”　　忙碌這麼久，事情依舊沒有結束，郭正陽只是稍作休息，就又快速走向草坪中央，而後運轉飛劍刺向地下。　　以飛劍削鐵如泥的鋒利，挖掘普通泥土還是很輕鬆的，而後又是半個小時多些，他就在草坪出挖掘出一個長有二三十米，只容一人通下的洞穴。　　等順着洞穴滑下地底，郭正陽才猛地呆了。　　不過呆了片刻，郭正陽卻又大喜着趕向地表，上了地表后把儲物戒指取出，而後找來自己的背包取出幾個大塑料袋，先是煉化了那枚儲物戒指，才又把儲物戒指里的所有東西全部裝進了塑料袋。　　再跟着，帶着空空的儲物戒指趕向地下，把地底的東西裝進儲物戒指，他才又返回地表，揮汗如雨的把挖掘出的洞穴填上。　　等做完這一切后，又已經是一個小時后，郭正陽再次草草處理了下現場，確認沒留下什麼痕迹，才背着背包，提着大塑料袋離去。　　這一走，又走出去很遠很遠，抵達長江附近把於大師儲物戒指里原本裝載的東西全部丟入大江，郭正陽才又向住所趕去。　　雖然回到家時已經到了凌晨三四點，郭正陽自己也累得快虛脫，但他卻只有滿心歡喜，因為今晚的收穫，實在太大了。

# 第九十五章 靈海擴展

　　晚上一場戰鬥，外加處理現場毀屍滅跡，的確讓郭正陽累得不輕，不止靈識接近枯竭，就是肉身一樣疲累不堪。　　不過真的坐回自己租來的小屋裡時，他的情緒卻很興奮！　　“14人份的罪孽，煉化到哪裡？這麼多的量，是全部煉化進左手，還是把左臂淬鍊下？又或者全身？如果全部煉化進左手內，那我左手估計都能和中品靈器媲美，但那也只有左手強，如果煉化進左臂，那我整條左臂估計都能和左手媲美，達到只比下品靈器稍弱的程度，但如此一來，我還是只有一條左臂強橫，而且依舊是達不到下品靈器的堅硬，14人份的罪孽，看起來極多，但分攤到整條左臂，效果已經不太明顯，如果分攤到全身，效果微弱的就更不起眼了。這東西現階段我只能拿去淬鍊身軀的某一處，但到了聚靈中期，若是遇到戰鬥，一隻左手強大與否，影響根本不大。”　　處理現場外加趕回住所的這段時間內，郭正陽一直都沒急着煉化罪孽，主要是他一時間還沒想好怎麼使用這些罪孽。　　換了以前，他得到罪孽就是全部煉化進左手，根本不用考慮太多。　　第一次那麼做，是因為不清楚罪孽的底細，不敢貿然煉化到全身，後來則是為了對抗天劫考慮，聚靈初期的他當時只有肉身可以依靠，那把罪孽全部練入左手，專精一處，去應對天劫時明顯比煉化到全身更安全。　　這根本不需要懷疑，以前得到的罪孽若是煉化進全身，煉化前和煉化后相比，肉身強度估計也就是豆腐和饅頭的差別，但全部煉化進左手，煉化前和煉化后相比，強度就是豆腐和鐵疙瘩的差距。　　當時只有肉身能依靠，專精一處無疑是最明智的。　　但現在呢？他怎麼做，還全部煉化進左手繼續專精一處，把自己的左手打造的堪比中品靈器？可就算那麼做，他也只是相當於多了一件靈器，還是只有堅硬度，沒有其他神通威能的靈器。　　如果遇到戰鬥，影響依舊不大。　　思來想去，郭正陽才眼前一亮，“如果我把這些罪孽煉化進靈海呢？全部專精於一處的話，煉化進靈海明顯要比煉化進左手更有用。聚靈初期時我沒有靈海，只能把罪孽練入肉身，但現在我已經催生了靈海……而且只要我能渡過突破時降臨的天劫，天劫本身就會幫我淬鍊肉身，還是全身上下每一寸地帶，肉身既然有天劫淬鍊，那若沒有幾百上千份海量的罪孽，還真不如拿去淬鍊靈海了。”　　不可否認的是，修士當中，專修肉身的體修戰鬥力往往比靈修更強大些，因為他們全身上下都堪比靈器，但郭正陽斬獲的罪孽卻太少了，今天已經是他收穫最大的一次，一次14人份的罪孽，快比上他以前所得全部罪孽的三倍了，但就算如此，這些罪孽若全部練入全身，起到的效果也絕對很微弱，微弱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而聚靈中期以後，如果不能讓全身都變得同步強大，那真的對修士幫助很小。　　而他現在也根本不知道下次遇到目標又會是什麼時候，說不定一直到中期巔峰都再遇不到新目標呢？　　所以若要把罪孽淬鍊進身體某處，靈海無疑要比左手更合適。　　就是一時間，郭正陽也根本不知道把罪孽淬鍊進靈海又會產生什麼變化，甚至他都不知道罪孽到底能不能煉化進靈海呢。　　不知道，那就試一試。　　思索之後，他才催動體內遊走的罪孽向靈海涌去，當然，這一次只是試驗，所以郭正陽催動的也只是一人份的罪孽。　　“可以煉化！”　　等罪孽湧入靈海，功法運轉下，郭正陽很快就一喜，而後慢慢忍受着靈海撕裂重組般的痛楚，靜靜繼續着實驗，直到這一份罪孽徹底融入靈海，靈海也不再變化，郭正陽才又閉目開始感應。　　感應了一瞬間，郭正陽當場大喜。　　“靈海，好像變大了。”　　“聚靈中期修士，催生靈海誕生靈識，說是靈海，其實稱之為小坑凹還差不多，剛誕生的靈海只是一個兩三平方米的小坑，等把這小坑凹累積滿靈識，就到了中期巔峰，然後突破進入後期，這兩三平方米大小的坑凹就會變成十來個平方米的小池子，再次靠着修鍊累積靈識，累積到極限就是後期巔峰，等突破進入大圓滿，靈海也會再次擴展，變成小池塘，然後突破至真人境，這小池塘就會變成大池塘。我剛才煉化了一人份的罪孽，竟然就讓靈海擴大了……擴大了兩三成，一個平方左右，那如果我把所有罪孽全部煉化進去，豈不是在聚靈中期時，靈海大小就能堪比聚靈後期？到時候只要修鍊出充足的靈識，那我在聚靈中期巔峰，靈識強度就能堪比後期巔峰？嘶……”　　修士開闢靈海，就是在腦海中開闢，這也類似於在人體內開闢出一方新的天地，閉目感應，就像是一片混沌中天地初開的樣子，靈海，就是混沌中新開闢的天地，這一方天地雖然稱之為靈海，但在聚靈中期時，它只有兩三個平方米。　　新開闢出來大小如坑凹的靈海，一開始也是空空蕩蕩，修士修鍊就是不斷累積靈識，逐漸填滿靈海。　　這種修鍊是無中生有，就像是在天地中創造萬物，速度較慢，而若是已經創造出來的靈識，損耗之後重新恢復則快得多。　　等你在這大小隻如坑凹的方寸之間堆滿靈識，就到了中期巔峰，一旦突破，就是又一次開天闢地，讓靈海面積大為拓展。　　但靈海的開闢拓展，正常情況下也只有突破時才會出現！！　　郭正陽也的確沒想到，自己把罪孽練入靈海，竟然讓靈海大小隨之擴展了兩三成……　　這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代表着他一旦把靈海內的靈識堆積到滿溢，靈識數量和強度都要比普通聚靈中期更強大，靈識夠多，夠強，那就能催動更強力的靈器，能更持久的作戰，施展術法等等。　　哪怕因為靈海擴展了，他想要修鍊至巔峰，也要花費比平時更多的時間，但郭正陽現在並不缺時間。耗費一些時間，能讓自己更強大，這絕對是值得的。　　驚喜中他就再次催動剩餘的罪孽全部湧向靈海，直到又過了片刻，等所有罪孽全部融入靈海，郭正陽閉目感應一番，就驚喜的猛一握拳，放聲大笑。　　“十四人份的罪孽，竟然真的讓我的靈海擴大了三倍還多，現在都有十來個平方大小，堪比聚靈後期！雖然因為靈海擴大，我想修鍊到中期巔峰花費的時間也要比以前多三四倍，但等到了巔峰，我的靈識數量和強度就能媲美聚靈後期巔峰……這比起煉化進肉身，強出了太多太多。到時候我面對天劫，把握也要大出三四倍！而只要我渡過一次天劫，肉身自然就會被劫雷淬鍊！”　　大笑之後，郭正陽也倒頭就睡，他真的太疲累了，不管是精神還是肉身都撐不下去了，就算還有其他事也要等休息之後再說了。　　比如，他從曾家地下得來的那寶貝，還是等睡醒再研究。

# 第九十六章 九死一生

　　“五品靈植，竟然真的是五品靈植九死一生，怪不得，怪不得曾穎的爺爺和三叔會突然得了那種怪病，肯定是那蛇妖在操控陰靈汲取他們兩個的生命力，直接損耗生命力，當然會變的無精打采，長睡不醒，而且也越來越虛弱。但可笑的是那蛇妖根本對九死一生不了解，九為極，九轉死氣之後催生的這一生，是死亡極限凝結出的轉機，並不能靠着汲取其他生命的生機去催化，要催化，也只能尋覓更多的死氣才能讓它繼續生長。”　　一睡三四個小時，早上八九點時，郭正陽精神飽滿的起身，才又開始研究被他從曾家地下挖出來，裝在儲物戒指里的寶貝。　　這寶貝其實是一株賣相奇異的靈植，靈植，也就是修士對那些有着各種奇妙功效的靈草靈藥的統稱。　　這世間的大部分靈植，只有在靈氣濃郁之地，吸納海量靈氣才能孕育而出，但也的確有一些奇妙的靈植，生長過程所需的並不是靈氣，而是其他一些特定的條件，比如此刻在郭正陽儲物戒指中的九死一生，它的誕生只需要一點，那就是周邊有濃郁的死氣，陰邪之氣即可。　　郭正陽也不清楚曾家草坪地下幾十米處的地底，怎麼會有附和九死一生誕生的條件，但那地下的確是誕生了一株九死一生。　　而且是快要到了成熟期的九死一生。　　靈植在靈域中共分九品，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一二品靈植煉製出來的丹藥，已經足以讓所有聚靈期修士使用，三四品靈植則是真人境需求的靈植。　　五品以上靈植，那在整個靈域數量都不多，隨便一棵五品靈植，都足以讓道君心動，更何況眼前的九死一生，可是五品靈植里最出色的一種。　　九死一生賣相很奇怪，就是一株蜿蜒小樹，大約幾十公分高，主幹通體漆黑，樹體上向外伸展十根樹枝。　　其中九根樹枝上，還分別有一恭弘=叶 恭弘，一花，而且這些樹枝、枝恭弘=叶 恭弘、花朵都是通體漆黑，體表黑煙繚繞，看上去陰氣森森，而最後一根伸展出來的樹枝卻翠綠動人，充滿了勃勃生機。不過這根翠綠的樹枝上並沒有凝結枝恭弘=叶 恭弘花朵。　　九死一生，也正是因此得名。　　若最後那根翠綠的樹枝也凝結出枝恭弘=叶 恭弘和花朵，那已經是徹底成熟的九死一生了。　　這玩意，只有在死氣極為濃郁之地才能誕生，它的九根死氣繚繞的枝幹花恭弘=叶 恭弘，也都是修鍊陰邪術法的修士眼中的極品寶貝。　　一個人要是死在這樣的靈植身側，靈魂都不會潰滅，而是直接轉化為陰靈，被九死一生九根死枝吞吐的死氣孕養，陰靈就會不斷壯大，若你吞下一根死枝上的花恭弘=叶 恭弘而沒有被撐爆靈體，那就會成為恐怖程度不輸聚靈大圓滿修士的惡鬼。　　當然，普通陰靈真要生吞一根死枝上的花恭弘=叶 恭弘，也是必然會被撐爆靈體，徹底煙消雲散的。　　但你若是在九死一生身側吸納吞養個幾十年，一點點吸收其花恭弘=叶 恭弘上逸散的死氣，就會一點點壯大，到時候吞下一片花恭弘=叶 恭弘，就能力壓聚靈大圓滿，若是你有實力吞下九片充滿死氣的花恭弘=叶 恭弘而沒有爆體，那就是兇猛的堪比真人巔峰的超級凶靈，不過一個普通陰靈想要有實力吞下九片花恭弘=叶 恭弘，沒個幾百年孕養也根本做不到。　　而九死一生若是拿去煉製丹藥，亦或者把其枝幹拿去煉製法寶，同樣都是很出色的極品寶物。　　這些事，也都是上一世郭正陽從其他散修手中買來的一些典籍上看到的，他上一世在靈域中，就是靠在妖獸密布的凶地獵殺低級妖獸，外加尋獲一些靈植去積累財富，所以還真買過許多介紹各種靈植的典籍。　　哪怕上一世他見過最好的靈植也只是三品下等靈植，但三品以上的靈植，他也認識不少。　　“怪不得曾家地下會誕生一條那樣的蛇妖，九死一生身側，若它只有死氣枝幹時，普通生靈一靠近就會被那純粹的死氣抹殺，化為陰靈，但生枝一出，九死之後的一生，哪怕只是初露端倪，也足以讓普通生命保得性命，就算是一條普通蛇類，一直生存在這地方，不斷吸納生機死氣，也會演化為妖獸，而且一直吸食生機死氣，這蛇妖天生就可以操控陰靈。”　　“不過普通蛇妖並沒有太多靈智，所以它才會誤以為操控陰靈吸納來更多活人生機，能催熟這生枝？才對曾穎的爺爺和三叔下手？一點點緩慢汲取其生機，是怕短時間死太多人，讓那裡再不敢有生人靠近？……”　　郭正陽昨晚採集地下的九死一生時，在地下蛇洞里也只發現了九死一生，除此之外並沒有其他異常，那說明原本瀰漫地下的死氣，可能已經被這九死一生吸納一空，沒了死氣孕養，九死一生也無力繼續生長，蛇妖才想靠汲取活人生機催熟？　　這雖然是郭正陽的推斷，但估計事實也和這差不多了。　　而那蛇妖一直吊著曾穎爺爺和三叔的命，沒有一次吸干兩人的生命力，恐怕也是害怕短時間內死太多人，嚇的別墅內門再不敢有活人停留。　　畢竟那蛇妖已經成了妖獸，就算還沒有完整而成熟的靈智，也要比普通動物聰明的多。　　昨晚的一戰，如果沒有郭正陽參与，那最後的結果很可能就是蛇妖和於大師誰也殺不了誰，然後雙方瓜分這一棵九死一生，否則他的感應也不會是有四個目標可以獵殺。　　不過現在這一切都過去了，這一次，郭正陽才是最大的贏家。　　儲物戒指是真空狀態，一般靈植存放其中，雖然不會繼續生長，但也不會輕易損壞破敗，保存個一年半載絕對沒問題，這一棵九死一生，他以後不管是自己使用，還是拿出去出售，都能給他帶來極大的好處。　　拿出去出售，一株極品的快要成熟的五品靈植，至少能賣出他上一輩子都沒積累出的財富。若是自己使用？　　以後若殺了誰，直接煉化操控其靈魂，再讓陰靈不斷吸納九死一生內的死氣，他也很快就能培養出很強大的陰靈做幫手。　　但就在郭正陽一次次思索中，他卻突然眉頭一皺，而後抬手就把九死一生放了出來。　　“不對，這是……擦，這幾個傢伙，什麼時候跑來的？”　　“對了，蛇妖從地下竄出來時，開闢的蛇道也把九死一生和地面連接在了一起，所以他們幾個被殺后，並不是身死魂滅，而是被九死一生逸散的波動保住了靈魂不滅，化為了陰靈，若九死一生沒有誕生生枝，那在他附近隕落而誕生的陰靈，就沒有絲毫神智，只是凶鬼惡靈，但生枝一出，哪怕只是初露端倪，這些陰靈也會保存生前記憶，我當時毀滅蛇妖屍首，都花費一個小時，估計就是那段時間，這幾個傢伙的靈魂順着蛇道攀附到了九死一生之上。”　　“我在帶走九死一生時，竟然把他們這些陰靈也帶了出來。”　　……　　這一棵九死一生，只有二三十公分高下，一開始郭正陽也的確沒發現其他異常，但剛才看着看着，他才突然發現了不對，那九根死枝上，竟然有六根枝幹上，都有着一層隱約的鬼臉。　　細細辨別，那正是被江宇和小雅斬殺的曾父，三個曾家保鏢，還有僧道二人組等六人。　　至於蛇妖、於大師等人，因為被郭正陽用靈器抹殺，外加真火焚屍，才是真正的形神俱滅。　　反倒這六個普通人，因為只是死於槍殺，就算死之前他們也被陰靈附體汲取生命力，但那些陰靈也隨着蛇妖的橫死煙消雲散，畢竟那些陰靈應該本就是依附於蛇妖，而且是被蛇妖煉化的，主人一死，自然也跟着魂飛魄散。　　“還不出來！是不是要我動手把你們徹底抹殺？”細細辨別下，雖然依附於九死一生的六個陰靈都在極力隱藏身影，但還是在那枝幹上留下了一些痕迹，郭正陽頓時目露凶光。　　一下子，原本隱藏在死枝上的六道靈體才唰唰唰遁出，各個都化為生前那般模樣，只是身軀透明，而且有些模糊不清，更全都戰戰兢兢，惶恐無比的看着郭正陽。　　“你……你是郭少？”　　無邊的惶恐下，還是曾穎的父親顫巍巍開口，滿眼驚恐的看來。　　郭正陽卻沒有理會這些，只是突然伸手摸向下巴，大眼掃着六個陰靈，眼中全是詭異，他之前還想過，九死一生若是不拿去出售，讓他自己使用，那最好的辦法莫過於培養一批惡靈，只要惡靈足夠強大，也將會成為他的助力。　　若是要讓他培養，那自然不會像蛇妖那樣只孕養出一些低級的惡靈，除了賣相恐怖之外，根本沒絲毫威能，最多附身凡人汲取一下凡人的生命力。　　但他也真沒料到，這想法才剛出現不久，身邊就已經有了六個陰靈。　　難道，他以後還真要成為發展成一個陰氣森森的老妖不成？　　眼前六個陰靈，若要抹殺，對他不過是彈指即可，畢竟這是剛誕生的陰靈，哪怕依附在九死一生這種極品靈植身側，沒個幾年十幾年自然孕養，也成不了什麼氣候。　　隨便一道雷霆術法即可讓他們形神俱滅。　　但如果郭正陽賜給這些傢伙一些修鍊典籍，讓他們以陰靈之體，藉助九死一生的濃郁死氣修鍊，絕對可以很快就成為一方鬼修。哪怕這種陰靈天生就被雷霆克制，但很多時候也能成為他的助力，畢竟不是每個修士都專修雷霆之術的。　　若用得好，六個凶靈都要比一兩件靈器作用更大，靈體天生可以飛天遁地，可以穿牆入室，可以用去跟蹤，打探消息等等。　　就是如果那樣，以後郭正陽要讓他們出場，也必然會把他襯的陰氣森森，身邊鬼魅縱橫。

# 第九十七章 平靜的開端

　　“郭正陽？長得挺帥啊，小伙子不錯。”　　幾天後，東大東江校區，新生接待處，一名二十六七歲的斯文青年看了郭正陽一眼，隨手遞來一沓資料，順口還誇了郭正陽一句，郭正陽也平靜接過各種資料，道了聲謝，就踏步離去。　　東大終於開學了。　　今天就是正式的報道期，郭正陽現在也就是拿著錄取通知書來報到，雖然來之前他已經在入學網站上查了宿舍號，所在班級以及導師，輔導員等各種信息，不過今天還是要在輔導員這裏領取一下臨時的校園卡、入學登記表，新生入學指南等各種材料。　　哪怕他也只打算在東大混幾年，應付一下父母，但就算是混，也要走一些流程。　　東大實行的教育制度有些獨特，屬於通識教育。　　一般大學入學后就是按專業分配班級、宿舍，然後一直到畢業，但東大這裏，來自全國各地的全體一年級學生入校后，都會成為東大旗下四大書院之一的學生，每個書院有10到11個混編班級，每個班級內的學生也來自各個不同專業，宿舍同樣是按混編班級分配，而不是按專業，可以說同一個宿舍，室友來自天南海北，不同專業才是常態，反而同一宿舍住着同專業的情況才比較少。　　等一年通識教育之後，所有大一生才會重新進入專業院系，重新分配室友等等。　　郭正陽當初報考的中文系，眼下就是被分配在學而書院八班，宿舍樓也就在七號樓，不過他也沒打算現在就去宿舍，等下去宿舍樓下領了鑰匙后，他就準備閃人的，等晚上……第一晚輔導員查寢時進去轉一下，應付下就行。　　“就算我只是打算混一下，不過初來乍到，還是不要搞得太獨特，逆天改命的大道，並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走完，而是幾年、幾十年緩慢積累，些微幾天時間倒不怕耽擱。”　　真的開學了，郭正陽也打算平靜的走一個流程，就算為此浪費幾天時間也沒什麼。　　而且說起來東大與一般大學的差別，也不只是體現在大一分配班級宿舍上，一般大學入學后，很多都要經過一段軍訓，之後才正式開始大學生活。　　但這裏，一開學之後就是要為入學考試做準備。　　入學考試有兩種，一個是入學英語考試，測驗你的大學英語開始的等級，這個基本沒影響，只是按照考試劃定你以後的學習什麼程度的大學英語。　　另一個是考試校規校級，書院設置等入學教育的內容，這個考試才決定你能不能成為正式的東大學生，過了才是東大生，但若過不去，情況就會很蛋疼。　　不過入學教育考試是開卷考試，難度也不大，而且還是兩三個月後才開始。　　至於軍訓什麼的，反而是大一進大二暑假才需要面對的事。　　比如馮曉菲，她今年暑假才需要軍訓，但馮曉菲來東海市時，軍訓時間都已經結束了，明顯是在規避軍訓。　　林林總總，郭正陽需要面對的各種大學生活，從今天才算是正式拉開帷幕。　　離開註冊處，到宿舍樓下靠錄取通知書領了鑰匙，郭正陽就又走出了校園，直到晚上才出現在了宿舍內，同時他也帶了一床被褥，算是應付差事。　　而這時候，小小的四人宿舍里其他三人也早已抵達，見郭正陽抱着被褥進來，正聊得熱火朝天的其他三人倒也微微愣了下。　　郭正陽則很和善的開口打了招呼，都是新生，他一招呼其他三人才也熱情的招呼起來，一番簡短介紹，郭正陽明白了這一幫室友的來路。　　三個人，全是來自不同專業院系，其中一個個子較高，比郭正陽還高半頭，瘦的彷彿麻桿一樣的，名字叫李淳，來自西山省，歷史系。　　另一個年紀稍大，身材矮胖的叫顧明偉，來自北疆省，力學與工程學系。　　最後一個長得有點小帥，身高一米七五，賣相算是不錯的叫楊廣濤，就是東海市本地人，環境科學與工程系。　　稍微客套幾聲算是認識了，郭正陽整理了一下床褥，就安安靜靜躺在床上，一邊把玩着手機，一邊聽三個室友交流。　　而他們交流最多的也就是關於這幾天的選課該怎麼選。　　這也是東大比較讓新生迷茫的一個地方，大一課程都是學生自己選擇。　　入學第一周很多麻煩事，選課、註冊、入學儀式、考試、領書等等，過程都很繁瑣，但對剛渡過高中生涯的青少年們來說，最迷茫的估計也只有自主選課了。　　郭正陽三個室友討論了一番，話題才又不知不覺偏移，卻是楊廣濤突然邪笑着說不知道選什麼課，就讓輔導員幫忙，正好是個好機會，可以和那個美女師姐親近下。　　一番話讓顧明偉和李淳都愣了，愣着發問咱們輔導員里有美女么？結果楊廣濤才哈哈笑道，他們八班一個輔導員，外加三個助理輔導員，其中某個助理輔導員可不就是大美女么，這你們都不知道。　　先是調侃兩人錯失見識美女的良機，而後話題就徹底歪樓了，顧明偉被調侃的不服，直接說楊廣濤見識少，不服着不服着，兩人就開始對女人方面的話題爭辯，一來二去，就扯到誰談過幾個女朋友之類。　　談着談着，話題才突兀扯到郭正陽身上。　　“你帥？得了吧你，要說帥你和人家郭正陽比比？要我估計，那傢伙在高中時就換過五六個女朋友還正常，就你？這牛吹的太大了。”　　“……”　　“正陽，你這麼帥，肯定認識不少美女吧，咋樣，哥哥還是還是個處男呢，幫我介紹一個唄？”　　……　　雖然郭正陽一直都只是安安靜靜躺在床上，偶爾玩下手機，但之前和他們介紹交流時也很平和隨意，所以哪怕交流不多，有些自來熟的顧明偉還是在打擊了一下楊廣濤后，馬上就跑到郭正陽面前怪笑。　　郭正陽則啞然，笑着擺手中，心情倒多少變得有些古怪。　　大學生活，這就是一個正式開始吧。　　這個開始很平靜，一晚上沒怎麼插話，應付了輔導員巡查，接下去的幾天，郭正陽也只是很平靜的走了一下所有大一新生都要面對的流程。　　而對於東大新一屆的學而書院新生來說，或許不少人也都知道八班有個帥帥的傢伙，絕對是院草級，但因為某個傢伙太過內斂，除了一個宿舍內的人偶爾會聊幾句之外，其他人一概沒交流的興趣，哪怕有個別女生主動邀請某人參加什麼活動，對方禮貌歸禮貌，客氣歸客氣，但各種活動卻明顯都不怎麼參加，時間一長，也就逐漸淡出了大家的視野。

# 第九十八章 再見

　　“咕～”　　方方窄窄的酒瓶，採用黑色外殼包裝，顯得神秘而華麗，瓶身上一串串純粹的英文字母，显示着出產地似乎並不屬於國內，桌面上擺着幾道用了一大半的小菜，猛灌一口酒水，郭正陽放下酒瓶時，眼中卻閃過一絲無奈。　　淡，口感太淡了。　　這已經是他找到的最烈的酒了，出產自蘇格蘭，號稱全球最烈的伏特加，其ABV為88.8%，ABV也就是酒精含量的體積比，但這樣的烈酒喝在他口中，口感還不如普通人喝啤酒呢，淡的就像是用水稀釋過的啤酒，只有一點點零星的酒味。　　無奈搖搖頭，郭正陽又灌了幾口，把酒瓶放空，才招呼服務員埋單。　　等結過賬走出飯店，飯店外的街道上，細雨依舊稀稀拉拉下着。　　東海是個多雨的城市，郭正陽在來到的這幾個月，也算是深有體會了，現在時間已經到了11月份，但自從進入11月以來，這天氣幾乎就沒怎麼晴朗過。　　撐起雨傘踏步走進雨幕，郭正陽靈識一放，感受着方圓八九十米內的人間百態，嘴角也閃過一絲愜意。　　更讓他愜意的，則是前景。　　換了正常狀態，聚靈中期時靈識一放就籠罩左右八九十米範圍，已經是快要到了巔峰的標誌，因為正常聚靈中期，靈識最多延伸至身邊百米範圍，而到了聚靈中期巔峰就要面臨突破了。　　但因為他的靈海經過罪孽改造，比普通聚靈中期大了三四倍，所以現在的他，在聚靈中期不過走了四分之一左右的路程而已。　　兩個月修鍊，靠着收集來的各種寶物逸散的靈氣輔佐，達到這種程度算是正常狀態。　　但平平靜靜修鍊兩個月，這對他已經是難得的美事了。　　想一想上輩子修鍊時，經常都要一邊修鍊一邊警惕會不會有妖獸打擾，會不會有修士劫殺，會不會被別人戰鬥餘波波及，每天修鍊時都要提心吊膽，而現在，只要在租來的小屋裡一坐，就可以安安靜靜，沒有顧忌的潛修，這就是天堂。　　“周二，又到班會時間了，還是去湊下人數。”　　安靜的收回靈識，郭正陽才踏步走向校園方向，他之前用餐的飯店也就在學校外而已，而這兩個月，除了剛開學那幾天他修鍊較少，在學校時間多些，過了一周后，他在校園裡的時間就直線減少，除非遇到一些需要大家都去，很少有人缺席的集體活動時他會湊個人數，比如每周二下午八班的班會，比如他自己選修的一些重要課程，其他時間基本都在校園自己租來的小屋裡修鍊。　　參加那些也只是不讓他自己的行為顯得太出格，這雖然會讓修鍊時間減少，但平均下來，一天也只減少三四個小時修鍊時間，剩下還有近二十個小時可以修鍊，根本沒什麼影響，還有一點就是，在這些集體活動時，他也正好可以休養一下。　　畢竟若每時每刻都一直在修鍊，也是很累的。　　所以兩個多月來，郭正陽外在表現也只是一個最普通的東大新生，沒有一點出奇之處，但私下里他的修為卻越來越強，已經直逼一些聚靈中期巔峰的修士了。　　邁步行走在雨天的午後，在校園中穿過一條條道路，等郭正陽快要抵達班會所在場合時，才突然一愣。　　因為在他後方二三十米外，正有人呼叫他的名字。　　轉頭看去，一眼后郭正陽才笑了，安靜的笑着看去。　　雨幕後，穿着漂亮時尚的馮曉菲也正撐着一把雨傘走來，在她身側則是曾穎，不過此刻的曾穎倒和上次有所不同，衣裝漂亮時尚不減，但俏臉上卻沒了以前的妖嬈艷妝，而是清清秀秀，顯得很自然，素顏下的曾穎原來是單眼皮，沒了漂亮的眼影和假睫毛襯托，這女生眼睛也略微被襯的有些小，但也只是略小，搭配一張性感白皙的俏臉，以及性感高挑的身形，依舊是難得的美人。　　“郭正陽。”　　等兩道倩影走得近了，馮曉菲也再次開口叫了聲郭正陽的名字，而曾穎倒是沒了早日的跳脫，只是很平靜的沖郭正陽點點頭，笑一下就沒了言語。　　“你們去上課？”郭正陽也笑着點頭，略微多看了曾穎一眼，他倒也明白這巨富之女的改變，父親的突然身亡，恐怕真給了她不小的打擊。　　“恩，你也是？”馮曉菲笑着接過話，看了郭正陽一眼，語氣倒是很和善，和兩個多月前對他的態度截然不同。　　這倒讓郭正陽也有些奇怪起來，這丫頭以前明顯一副橫看豎看都看他不順眼的模樣，今天怎麼這麼和氣？不過他還是從容點頭，“下午班會，過來混一下。”　　“呵呵，混一下，你說的真直白。”馮曉菲頓時嬌笑出聲，不過笑了一下，才又猛地沉默下去，靜靜看着郭正陽不言不語。　　“怎麼了？”郭正陽再次笑着開口，心下也有疑惑。　　“沒什麼。”馮曉菲搖搖頭，而後猶豫了一下才突然笑道，“那個，其實這麼久過去，我想我也明白了什麼，如果咱們拋開家裡長輩的命令，只是以做普通朋友的心理接觸，你這個人似乎也還湊合。”　　“只是還湊合？”郭正陽啞然，是啊，兩個多月，雙方再沒有過一絲聯繫，足以讓以前怎麼看都看他不爽的丫頭明白什麼了吧，怪不得她態度突然變了。　　“是勉強湊合，主要你這人太冷了，對什麼都不感興趣，哎，誰要是做你女朋友，真會倒大霉的。”馮曉菲玩味的搖頭，語氣中終於多了一絲奚落，但也只是開玩笑的姿態。　　郭正陽笑而不語，馮曉菲卻擺擺手，“那以後只做普通朋友吧，我們走了。”　　“再見。”　　郭正陽客氣的送行。　　跟着就看着兩道倩影從身側離去，就是兩女剛走去幾步，馮曉菲卻又突然回頭，咯咯嬌笑着沖郭正陽道，“郭正陽，你會後悔的，竟然看不上我，哼，姐以後找的男朋友，肯定要比你優秀一百倍！你以後的女朋友，肯定也要比姐差得多。”　　嬌笑一聲，馮曉菲才拉着曾穎離開。　　郭正陽倒是摸了下下巴，再次失笑着搖頭，搖頭之後，郭正陽才看向身側，身側虛空中一道模糊近透明，普通人肉眼都看不清的虛影，才噗的一聲，滴下一滴虛幻不清的眼淚。　　“看來你不適合這條路。”　　“我明白。”　　……　　“郭少，你說我還能投胎么？”　　“不能，那只是傳說，人死了就是魂飛魄散，徹底磨滅。”　　“能不能讓我再多看她幾眼。”　　“隨便，但你記住，現代社會靈氣稀薄，在我身邊，你還可以藉助九死一生逸散的死氣護住靈魂不滅，但離開時間太久，就會自然潰散。”　　“謝謝郭少。”　　……　　一句句輕語后，模糊不清的虛幻身影就快速飄向前方。　　郭正陽則平靜的看向儲物戒指，戒指里九死一生之側已經空空蕩蕩，再沒了一絲雜質。　　當初六個陰靈，除了郭父之外，其他五個也早已魂飛魄散。　　雖然當初郭正陽想傳授一些功法給六個陰靈，讓他們藉助九死一生的死氣成為凶靈，以後對他也是一個幫助。　　但可惜，這計劃才剛開始就破滅了。　　首先是某個道士的陰靈剛開始修鍊，一次吸入太多死氣，直接把自己撐爆了，其次是修鍊着修鍊着，某保鏢突然被死氣衝擊的迷失神智，強行吞噬了另外一個保鏢的魂魄，兩個陰靈的記憶相互衝擊，導致那保鏢徹底喪失一切神智，要反撲郭正陽，結果被郭正陽一指抹殺。　　就是剩下的，也逐漸開始迷失神智。　　思索了很久郭正陽才明白，這是因為他手裡的九死一生並不完整，雖然生枝已出，誕生在它身側的陰靈可以保存生前記憶，但因為生枝還未成熟，只有枝幹而並沒誕生花恭弘=叶 恭弘，所以和其他九隻死枝散發的死氣比起來，威能還是相差太大，一根並不成熟的生枝，對抗九根大成的死枝，暫時可以保住陰靈神智不失，但陰靈長期呆在附近，一樣會時刻受到澎湃的死氣衝擊，直到神智逐漸模糊，乃至徹底喪失。　　而一旦修鍊，讓陰靈汲取死氣速度變快，更只會加快這個進程。　　明白之後郭正陽才無奈發現，拿着一個並未成熟的九死一生，就算他想煉製一些陰魂化為己用，也並不容易。　　因為和曾穎多少有些交情，算是認識，他才出手保了曾父一次，不過那次也耗費了他不少心力，更只是勉強維持曾父生前記憶沒有徹底潰散，但曾父也早已放棄了他傳授的功法修鍊，剛剛恢復一點點。　　原本，這幾天郭正陽就打算見曾穎一次，這也是曾父唯一的請求。　　現在在校園裡遇見，也算了了一樁事。　　雖然剛才曾父沒說，但郭正陽心下卻有種直覺，這一次曾父離去，怕不是就不會再回來了。

# 第九十九章 故事最多的人

　　“每個人的性格，其實都和成長環境以及經歷有關，內向自閉，或許就是受以前某些不開心的事影響或者刺激，不過我們要向前看，……”　　八班班會所在教室，等郭正陽抓着雨傘走進來時，教室前排已經坐了幾個人，一名西裝革履，二十六七歲的儒雅青年也正對着幾個男女學生輕笑着言語。　　儒雅青年正是八班輔導員任海洋，東大的班會，每個書院都各有特色，每個班的模式也自有差異，八班這裏，任海洋這個輔導員向來就是擺出一副老大哥的樣子，包容，溫和，也不介意和大家打成一片開開玩笑什麼的，而他自己本就只是東大研究生兼任輔導員，大家的學長而已。　　短短兩個多月接觸，八班七八十個來自全國各地，不同專業的新生，也有大把都對任海陽有了很大認同感。　　他的受歡迎程度，絲毫不輸於八班那位美女助輔。　　而現在，就是來的早的人先聊上了，郭正陽早在沒進來時就聽到了什麼，似乎是有男生說自己性格內向，不善於和身邊人交流，為此感到很困惑，任海洋則笑着誇了那男生一句你能當著這麼多人的面說自己內向，已經是很強大了，想他當初內向的暗戀一個女生兩年都不敢和對方說一句話，要是有你這份勇氣就好了，一句話引來一片輕笑，任海洋才又侃侃而談，輕鬆開導。　　“不會吧，任哥，你也有這麼�潘康氖焙潁俊彼淙蝗魏Ｑ笳�在分析開導，但明顯他之前的話更讓人興奮，正被他開導的對象頓時驚訝的發問。　　任海洋也笑着道，“我可不就是個�潘棵矗�小時候家裡窮，初中時喜歡一個女生，天天穿着最漂亮的衣服，出入有小車接送，是我們班最漂亮的小公主，一比對，自卑的厲害，我當初的內向就是源於自卑吧。”　　“哈，那你現在怎麼這麼……”那男生頓時瞪直了眼。　　“我也是大學時，有次暑假去了西山省，和一個室友嘗試了一次徒步穿越沙漠的旅行，算是自我鍛煉的挑戰，等你和大自然的殘酷抗爭的時候，而且能勝出，就會發現自己其實還可以。”任海洋推了下鼻樑上的眼鏡，笑着開口，一番話卻引起了一片驚嘆。　　倒是這時，任海洋也發現了從他們不遠處走過的郭正陽，頓時在眼中閃過一絲詫異，不過還是沖郭正陽笑着點點頭。　　郭正陽也回應了下，徑自走向教室後方。　　但正走着，任海洋的笑聲卻響了起來，“郭正陽，別跑。”　　等郭正陽頓足轉身時，任海洋才沖他招手，“來的這麼早，一起過來聊聊吧。”　　郭正陽也笑着點頭，“不是要批鬥我吧，其實我就是想混個日子，沒想到來得早也被你抓住了。”　　一句話，不遠處幾道身影頓時全愣了，愣了一下，一個帶着眼鏡的女生才訝然道，“不會吧，你還會開玩笑？”　　“哈，看來你酷哥的形象已經深入人心了。”女生訝然中，任海洋才也一笑，先是調侃了一句才又接着道，“我發現，咱們班裡面，背後故事最多的就是你了。”　　郭正陽倒是詫異的看了對方一眼，才在幾人圈外拉了張椅子坐下，笑了笑，既沒否認也沒承認。　　“怎麼樣，開學兩個多月，習慣不習慣？”任海洋再次開口，依舊一臉笑意。　　郭正陽的回答也很簡潔，“挺不錯。”　　“其實，你算是所有新生里最獨特的一個了，我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你，不過有句話，我說一下，你多少可以聽一下。”見郭正陽依舊是那股習慣的作風，任海洋卻也苦笑一聲，才繼續道，“不管你以前發生過什麼事，既然進了大學，都是一個很好的放鬆期，這個階段，就是你們最無拘無束，最自由自在的時光，挺值的享受的，一旦過了這段歲月，就再難有這種舒適的環境了。”　　一番話竟是讓郭正陽愣了下，才認同的點點頭，其實說起來，他在這些時間里每逢班會或者一些重要課程就來走下流程，雖然主要原因是不想讓自己在學生群里顯得太突兀，只想做一個普通的路人甲，但也未必沒有很享受這種悠閑的心情。　　這種悠閑，他上輩子沒怎麼享受過，這輩子，在踏入大學校園以前，一樣是沒有的。　　“不是吧，任哥，你怎麼知道他背後故事最多？他也就是一個大一新生，能有什麼故事？他不也就是天天裝酷，比我還不合群。”就在郭正陽點頭時，坐在他對面的一個男生倒是不服氣的開口，斜了郭正陽一眼，眼中竟有些一絲妒忌和吃味。　　好吧，男生不服氣的開口后，最先笑的是郭正陽，無奈搖搖頭，他和這種小孩子真的沒有共同語言。　　反倒是任海洋，看人的目光多少敏銳一些。　　“你這是妒忌了吧，我早就聽說班裡好幾個小美女主動約過他，讓不少人吃醋，沒想到你也是其中之一。”任海洋也笑了，笑着打趣開口的男生，“其實男人的魅力，可不只是外表，你看我，長得還沒你帥呢，不過靠着豐富的內涵，現在我好像也挺受小女生歡迎的。”　　“呵，任哥，你臉皮真厚，哪有你這樣自賣自誇的。”這一次卻是那眼鏡女生偷笑起來，一番笑語，氣氛卻變得融洽起來，之前那男生多少不和諧的話音，徹底被這些打趣給搞的無影無蹤。　　郭正陽也笑了，幾個人說說笑笑，他也依舊是老樣子，聽得多，說的少，或者基本沒怎麼開口，這模樣落入任海洋眼中，倒是讓這位輔導員眼中又閃過几絲古怪，不過在隨後的時間里，教室里已經陸陸續續來了更多人，幾個早來者的聊天也只能暫時終結。　　郭正陽同樣客氣的沖幾人點點頭，就轉身走向教室角落。　　就是他並沒想到，之前任海洋一句評價，竟然在教室里逐漸傳開了。　　“哈哈，老郭，我沒聽錯吧，你怎麼突然就成了咱們班故事最多的人了？”　　“是啊，雖然我也覺得你一直挺神秘，不過也不覺得你有啥故事啊，難道是你干壞事被任哥發現了？”　　……　　八班的班會本來就很輕鬆，就像是個普通聚會，大家一起談天說地，一個輔導員、三個助理輔導員外加兩個學生助理帶着一幫子學生談各種話題，雜亂而輕鬆自由的教室里，一群群學生各自以一個輔導員或者助理輔導員為中心，融合在一起渡過着輕鬆的午後時光。　　就是在某個評價不知覺流傳后，坐在教室後面的郭正陽，卻又在這一次班會裡受到了不少關注，有的人看看，就是純粹好奇，有的人看看，是疑惑懷疑，但也有不少是覺得好笑，郭正陽幾個室友更不只是看，而且很直白的對郭正陽表達了好笑。　　是啊，一個剛進大一的學生，身上能有多少故事？那不是瞎扯么。　　雖然郭正陽有些不合群，但類似的內向學生也不少的，不少人也真是只把這當個笑話。　　反倒是郭正陽自己對這些好笑的眼神或者自己室友的打趣話音毫不在意，只是笑笑，就繼續混日子。

# 第一百章 去下廁所

　　“嘩～”　　稀拉拉的雨幕下，東大某教學樓外，一道欣長的身影撐着雨傘走進屋檐下，等收起雨傘后，就顯露出了一張神采飛揚的英武臉龐。　　這身影長相併不算很帥，不過整個臉部線條卻很硬朗，刀削般的輪廓，烘托出來的就是勃勃英氣，充滿了男性陽剛魅力。　　但在這一刻，這張充滿陽剛氣息的臉龐卻有些陰沉。　　沉着臉掃了一眼教學樓，身影腦部就驀地綻放出一片潮水般的波動，剎那間就把整個教學樓內的情況收入眼底。　　“曾穎……於景最後出現的地點是東海市曾家，曾家地下還有一道道蛇洞縱橫，是蛇妖？難道於景是死在蛇妖手中？但似乎不對勁，如果是妖獸乾的，曾家別墅怎麼會沒一點線索？那現場就像是被人刻意處理過，沒有一點痕迹，妖獸怎麼可能會處理的那麼乾淨，下手的八成也是修士！”　　“如果是修士，那不管你是誰，我都要把你找出來！於景就算只是我養的一條狗，但打狗還要看主人，我上雷宗不管怎麼說，也是靈域大宗，雖然比不得三山一府，但也總不能就這麼莫名其妙就折了。”　　“不過曾權已死，事發當晚所有清醒着的人都死的乾乾凈凈，現場又沒一點線索，那這個曾穎，到底知不知情？”　　……　　眯着眼又看了樓內一眼，硬朗身影眼中也又閃爍着一絲寒氣。　　是啊，他江繼武在世俗里拉扯起來的一個修士就這麼莫名其妙消失了，生死不知，那八成就是死了，怎麼可能讓他不惱怒。　　打狗還要看主人，就算在靈域中江繼武也算是小有薄名，不少人都要賣他一個面子，世俗，世俗里誰敢就這麼把他的人給幹掉了？　　要不是感覺到瓶頸鬆動，要出來再找一批極品處子加把勁，他還真不知道養在世俗里的於景已經死了呢。　　於景一死，算不上太大的事，但也的確有事，他在世俗中只布置了這麼一顆棋子，現在誰去給他大量極品處子供他修鍊？　　上雷宗，在靈域中並不是主宰級的超級宗門，整個靈域，三山一府才是絕對主宰，因為三山一府內都有道君級強者坐鎮，但除了三山一府之外，靈域內也有不少中小宗門，上雷宗就是靠着各種雷法稱雄一方的中型宗門，而且是中型宗門內最頂尖的，雖然沒有道君坐鎮，但當代宗主也已經是真人巔峰級強者，除此之外，其宗內還有八大真人境長老，達到巔峰的同樣有四五個。　　江繼武就是上雷宗內最傑出的青年才俊，年僅三十多歲就修鍊至聚靈大圓滿巔峰，只要再跨出一步，就是真人！　　當然，江繼武也不只是一個聚靈大圓滿巔峰這麼簡單，上雷宗內同樣是真人巔峰的三長老就是他親爺爺。有這樣的背景，加上自身實力，江繼武的確算得上一方俊傑，前途無量。就算在靈域內他自覺也是一號人物。　　只可惜，想從聚靈大圓滿巔峰突破至真人，難度真不是一般的大，就算是他，被困多年一樣毫無頭緒。　　一直找不到突破契機，江繼武在幾年前才突然靈光一閃，想到了一個辦法，那就是上雷宗靠雷術稱雄，所修功法也是雷屬性功法，修鍊者修為越高，體內陽剛之氣就會越強橫，如果天資足夠，修士的確可以靠着純粹的陽剛之氣撕裂瓶頸進入真人境，只要天資足夠，或者運氣好的在關鍵時刻有所感悟，那你都足以仗着純粹的陽剛雷氣進入道君境呢。　　但他卻困了多年就做不到，既然如此，那是不是可以嘗試一下靠着陰陽交融，以陰補陽的形勢去突破？　　多年前想到這辦法他就準備實驗一下，也是那時候，他才在世俗讓於景替他準備大量極品處子，靠陰陽雙修、采陰補陽去衝擊瓶頸。　　因為陰陽交融，以陰補陽去衝擊瓶頸，雖然形式可以很多，但找女人雙修卻是最輕鬆也最容易實現的，但在他靈域中所圖甚大，還希望和三山一府內某位長老之女結為道侶，所以這種事只能在靈域外偷偷進行。　　於景，則真在這些年裡幫他尋了大量極品的修鍊爐鼎，就是世俗中那些極品處子所蘊含的元陰對於修士而言太弱，一個兩個根本無濟於事，他才需要靠量去彌補，上一次採補之後他也真感覺到了平靜大為鬆動，似乎隨時都可以突破，但回去這幾個月嘗試了好多次，依舊無法突破，似乎總差了那麼一點點，這也讓他大為氣惱，只能再次出來準備加把勁，可誰想到，於景竟然死了？　　他一死不要緊，誰再幫他籌備大量極品處子？如果是一個兩個，他在大街上隨便找找，多花些時間總能找到，但他需要的不是一兩個，而是大量，這年頭世俗里美女好找，但極品美人，還要是元陰未失的處子，就真的不好找了。　　於景之死，的確不只是關乎到他的面子，更關係到他的突破啊！　　雙眼中寒光一閃即逝，江繼武才又踏步前行，行走中靈識再次掃過教學樓，鎖定了目標后，就沿着樓梯間走向五樓。　　……　　“有修士……”　　“這裏怎麼會突然有修士的靈識掃過？”　　……　　在江繼武踏步走向五樓時，三樓某教室內，不久前還在有一句沒一句聽着不遠處一個助輔和幾個同學交談的郭正陽，面色雖然依舊一副輕鬆自然的模樣，但眼中，卻出現了不少凝重。　　是啊，這裏怎麼突然有靈識搜掃過？剛才還在被顧明偉和楊廣濤幾個室友笑着打趣，他身上能有什麼故事，但他卻突然感應到了什麼，而後馬上運功收斂所有氣息，跟着就感覺到一波靈識從左右潮水般的掃過。　　跟着又只是過了幾個呼吸，就又有一波靈識掃過。　　那種感覺，可絕不會錯。　　那絕對是修士的靈識啊！　　“難道東大這校園裡，還有其他修士？”　　“不過，這麼強大的靈識，這修為要遠在我之上，不然在掃過我身上時，也不會給我帶來那麼大壓力。”　　“但這是隱藏在校園中的修士的可能性不大，畢竟我也在校園裡呆了這麼久了，那會是什麼？難道……難道這修士是來找曾穎的？和那個神棍有關？”　　一次次思索，郭正陽眼中的凝重之色也越來越多，跟着他就站起身子，輕聲沿着教室邊的走道向外走去。　　“你幹嘛？”郭正陽剛起身，坐在他身側的楊廣濤就詫異的開口。　　“去下廁所。”郭正陽也平靜的笑了笑，大學課堂很輕鬆，中途離席上廁所的話，的確是連報告都不需要打。　　他並不知道之前掃過的靈識究竟是誰的，也不知道對方要做什麼，但出去查看一下，只要小心一些，應該就沒事。畢竟剛才那靈識從他身側掃過，卻沒發現他也是修士，這已經說明不少問題了。

# 第一百零一章 兩道腳步聲

　　“打擾一下，我有急事找曾穎。”　　五樓，某教室外，一身世俗裝扮的江繼武笑着敲了敲教室門，才對着講台上正在上課的某講師很禮貌的開口。　　一句話，教室內的講師和一眾學子才紛紛看來，看了一眼，那講師才笑着點頭，“好，哪位是曾穎？有人找。”　　而正坐在教室後排的曾穎也滿臉詫異的站起了身子，狐疑的看了看門口的江繼武，眼中也全是疑惑，可不是，她根本不認識江繼武。　　只不過之前江繼武的話音並不小，幾乎整個教室都聽到了對方說有急事找人，所以曾穎還是快速走了過來。　　就是在她行走中，江繼武的眼光卻突然落在了曾穎座位一側，眼中也猛地閃過一絲詫異，極品啊，之前曾穎起身的位子上，竟然坐了一個極品美人，就是因為隔得遠，他並沒辦法知道對方是不是處子。　　說起來，這也是他以前讓於景幫他搜尋極品處子的原因之一，靠着修士的靈覺在大街上找美人，這還是很好找的，但對方是不是處子，不說概率低，就是怎麼分辨也是個問題，畢竟江繼武並不是精通雙修一道的修士，如果他從一開始就是修鍊陰陽雙修之術，修鍊到聚靈期巔峰的話，那普通女子是不是處子，恐怕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來，但他主修的是正宗雷術，陽剛霸道，雙修採補之術只是輕微涉獵，想分辨一個女人是不是處子，絕不是隨便看看就能斷定的。　　看了一眼后，他還是很快收回了目光，把視線落在了曾穎身上。　　而看着看着，他眼中倒也閃過一絲異樣，這個曾穎其實也不錯，雖然沒有另一個極品，但長得也挺水靈，只是眼睛略微小些，沒有後面那個完美。　　“你是誰？”也就在這時，曾穎也從教室內走了出來，看了江繼武一眼，她才滿臉疑惑的開口。　　“我是你爺爺的朋友。”江繼武輕笑一聲，帶着曾穎走向門外，等站到了走廊上，沒等曾穎再次開口，江繼武就意念一動，猛地催動了迷惑性術法。　　“你認識於景么？”雙目中散發出一層異樣光澤，一眼后，正疑惑的曾穎才猛地呆了，雙目變的獃滯而空蕩，更是快速開口，“不認識。”　　“就是前陣子你父親請回家的風水大師？”江繼武這才微微皺眉。　　“哦，那個騙子？我見過。”曾穎雙眼依舊空洞無神，但這一次卻給了肯定的回答。　　“他是誰殺的？”身影再次開口，但這一次得到的答案依舊是不知道。　　……　　“看來這個曾穎根本不知情。”　　對着曾穎盤問了幾句后，江繼武眉頭才逐漸越皺越深，一問三不知啊。　　曾家這線索應該算是斷了，他唯一問出來的情況，也就是曾穎是在於景死前的下午回過家，似乎還有一群官二代跟着她。　　貌似某個官二代還叫了幾個警察，準備在曾家別墅外抓人。　　但這樣的答案卻更說明了對方應該不是殺死於大師的兇手，一個堂堂聚靈中期修士，怎麼可能會被普通警察幹掉？這普通紈絝的招數，根本不值得在意。　　皺着眉頭又看了曾穎一眼，江繼武才突然開口，“你是處女么？”　　“不是。”曾穎再次机械的開口，一句話卻讓江繼武眼中大為鬱悶。　　大街上美女好找，但分辨處子他的確不在行，如果每見到一個美人都用迷魂術法迷惑着盤問一下，什麼時候才能找到大量？當然，他也知道這是因為現代社會比較開放，極品美人還是處女的可能性也低了很多，找些樣貌普通的多問問還差不多，但樣貌普通的，他實在下不了手。　　“之前和你坐在一起的那個女孩是處女么？”厭惡的看了曾穎一眼，江繼武才再次開口。　　一句話后曾穎倒是搖搖頭，“不知道，不過好像是。”　　“把她叫出來。”江繼武這才一喜，而曾穎也馬上轉身走到教室門前，叫喊了一下馮曉菲才又轉身走到了走廊一側。　　“干什麼？”　　教室里馮曉菲也疑惑的走了出來，就是剛走出來說了一句話，站在曾穎身側的江繼武馬上就笑着看了過去。　　迷惑性術法再次施展，江繼武也輕笑着開口，“你是處女么？”　　“是。”馮曉菲雙眼也很快變得空洞無神，机械的點頭。　　……　　“還真是姓於那神棍背後的大修士……他怎麼這麼快就找了過來？從曾穎那裡沒問出什麼……不過，這傢伙怎麼突然問起了她們是不是處女？”　　“兩道腳步聲，他帶走了馮曉菲？”　　……　　五樓的盤問聲聲音並不大，但此刻站在三樓走廊里的郭正陽還是把對話聽得一清二楚，跟着他就臉色大變，之前他雖然想過這突然出現的修士可能是來找曾穎的，可能是於景背後的人，但那只是一個可能而已。　　誰想到小小可能性竟然變成了事實！！　　這事實，有讓郭正陽略感慶幸的，那就是對方並沒從曾穎嘴裏盤問出什麼，但等後面對方突然問起曾穎和馮曉菲是不是處女時，郭正陽臉色卻又變得古怪起來，而聽到樓上有兩道腳步聲一起離開，他的臉色就不只是古怪，而是糟糕了。　　他當然沒忘記，從小雅口中盤問出來的一些事，那就是於大師一直都在為某人尋找大量極品處女。　　那貨竟然帶走了馮曉菲？現在怎麼辦？　　他可以當做什麼事都沒發生的。　　但馮曉菲是馮書記的女兒，馮書記上一世卻對他有救命之恩。　　“要儘快想出辦法，他們在下樓，一旦他們離開教學樓，我根本連跟蹤都不敢跟蹤，他修為比我高，我在三樓收斂所有氣息，只靠耳力偷聽還沒事，可一旦跟蹤絕對會被發現！”　　“沒時間了，要麼就此不理，看着他帶走馮曉菲，要麼就要在幾十個呼吸內想出辦法。”　　“該死，那丫頭還是處女啊，如果不是也就沒這樣的劫難了，像曾穎不就沒事么，這傢伙修鍊的不是簡單的雙修，而是采陰補陽，被糟蹋的女子，就算不死也要丟半條命。”　　……　　表面上，郭正陽依舊是很輕鬆自若的樣子，外人絕對看不出一點端倪，但腦海中，郭正陽的思維卻不斷翻轉。　　他最多只有十幾秒去想辦法，到底怎麼辦？　　於景背後的這個大修士，能賜給於景那麼多術法，法寶，連儲物戒指都隨便賜予，絕對不簡單啊，修為恐怕遠超過他，他如果為了保下馮曉菲而出手，危險性絕對不是一般的大。　　他也的確沒想到，馮曉菲是處女這件事，竟會把他搞得如此為難。

# 第一百零二章 伏殺

　　“噗噗～”　　兩道腳步聲一前一后響起，從樓上走下樓下，三樓樓梯間，等江繼武帶着馮曉菲下樓時，倒是一眼看到了正躲在樓梯間邊上抽煙的一道身影。　　那身影在看到他們下來，還瞪着疑惑的眼神抬頭看了過來。　　江繼武也並沒有在意，畢竟這教學樓很大，同一時間有七八百學生在，有人站在樓梯間抽煙有什麼奇怪的？　　絲毫沒理會那疑惑的身影，江繼武只是繼續帶着馮曉菲下樓。　　就是剛走到三樓下二樓的樓梯口，江繼武就突然一愣，視線也落在了樓梯盡頭水泥地面上的一幅畫之上。　　這畫……　　猛一看去就是很普通的一幅畫，但多看一眼卻似乎充滿了玄機，深邃玄奧的畫卷，彷彿蘊含着無窮大道真意，竟讓他不知不覺就提起心神看下，越看，裏面也似乎更加深邃迷人。　　被畫卷吸引后江繼武才猛地一驚，唰唰兩步就跨到拐角平台，盯着畫卷細看，但看着看着，江繼武才突然身子一顫，體表猛地爆發一層水藍色光澤，可這光澤剛剛升起，畫卷內就猛地暴起一層無形劍氣，直接撕裂水藍色光澤，讓江繼武身子一顫，張口噴出一道熱血，臉色也驟然變得慘白起來。　　正在拐角處抽煙的郭正陽也身子一閃，衝到二樓上三樓樓梯中央，抓着一道由層層絕緣衣包裹的雷電，意念一動，大腿粗的暴雷就撕裂着一米多短暫虛空噴洒而下。　　江繼武大駭着轉身，體表再次亮起一層防禦光澤，但那光澤又被大腿粗的雷電轟的撞上，瞬間把江繼武的身影淹沒。　　兩個多月，藉著每一次雷雨田的吸納積攢，郭正陽手中這雷電系異寶，已經吸納了足足近二十道普通雷電，比他上一次渡劫時還恐怖的多。　　炫目的光華閃過，下方一陣防禦光澤碎裂聲，郭正陽手指一揚，一道絢麗的華光就直刺而下，但刺到江繼武體外時還是驀地受到一層阻力，郭正陽又瘋狂催動靈識，才猛地刺破阻礙。　　噗通一聲，飛劍才又驟然回收。　　等雷光消散。　　一具無頭屍體也猛地摔下。　　郭正陽則快速衝下去，拋灑一團真火就開始毀屍滅跡。　　等虛空中連血腥味都被灼燒的點滴不剩，郭正陽才猛地鬆了一口氣。　　“太他媽刺激了！”　　意念轉動間，破損的畫卷，雷電系異寶、飛劍、以及江繼武身上跌落的儲物戒指全部被收起，郭正陽也低罵一聲，冷汗直流。　　成了？成功了？　　這於景背後的大修士就這樣被自己幹掉了？　　整個過程一秒還是兩秒？　　而且應該沒被人發現？　　這個樓梯間是教學樓一側盡頭，比較偏僻的樓梯間，並不是主樓梯，不然郭正陽也不會選擇在這裏下手，此刻這裏也只有馮曉菲還站在三樓走廊處，不過她是處於意識不清醒的狀態，絕對不會發現什麼的。　　擦了把冷汗，郭正陽才快步走上了三樓，直到現在他連剛才的那傢伙叫什麼名字，是什麼修為都不清楚呢。　　不過現在，應該暫時沒事了吧？　　雖然他也不知道這傢伙出來查於景被殺的事是只有他一個人知道，還是還有其他人一起行動的，但現在他能做的，也就這麼多了。　　能殺掉剛才那傢伙，已經是萬幸了。　　這也多虧了那副怪畫，畫中充滿了凌厲劍氣，劍氣第一時間反噬而出，讓之前的傢伙受到重創，那幅畫似乎就是修為越高，受到的反噬越大，郭正陽剛得到時，不過是聚靈初期，在大街上看了幾眼，不知不覺入迷，而後哪怕及時驚醒還是被劍氣反噬受創，之後休養調息了一路才恢復。　　後來在聚靈初期時他就再沒看過那幅畫，不過進入聚靈中期，修為越來越高，就在神念可以籠罩左右五六十米距離時，他也再次拿出了那幅畫看過一次，卻沒想到上一次觀看，直接讓他重傷的休養了半天才恢復。　　剛才那傢伙修為比他高，但若是還達不到觀看畫卷的水平，受到的反噬也只會更大。　　可看得出那傢伙也不笨，至少他沒有被劍氣直接斬殺，等郭正陽又一次性激發了儲物戒指內儲藏的所有自然雷電，才也只是剛剛又破滅了對方第二次撐起的防禦光澤，一樣沒能靠着雷電擊殺。　　他的實力，真的不簡單啊！　　就是郭正陽最後操控的飛劍，也是一把中品飛劍，那把得子於大師的下品飛劍，在被他拿給歪葫蘆吞噬一次后已經蛻變成中品，而且鋒利程度絕對比大部分中品飛劍都更強，全力刺殺時他一樣還感覺到了一股抵抗之力。　　“如果正面廝殺，要不了幾個照面，我恐怕就會被他斬殺吧，連續受到重創之後，零星的抵抗，都讓我差點耗空了靈識才刺殺下去。”　　站在三樓又看了馮曉菲一眼，馮曉菲卻依舊處於迷迷糊糊的受迷惑狀態，郭正陽這才一伸手，啪的一下砍在馮曉菲後腦，讓她軟軟倒了下去。　　扶着馮曉菲的身子靠坐在樓梯上，郭正陽才踏步走向教室。　　大修士如果直接施展術法從別人靈魂中搜刮記憶，那被施術者隨後輕則變成白痴，重則當場死亡，而簡單的迷惑性術法，雖然不會變成白痴或死亡，也會造成短時間內的虛弱，而且被施術時的遭遇，一樣根本記不起來。　　郭正陽現在也懶的照顧她了，畢竟已經把她從那傢伙手裡救了下來，這就已經仁至義盡了。　　踏步走回教室，郭正陽很快又沿着邊角走道走回了後排。　　“擦，你這上個廁所，去了四五分鐘，大號似乎時間不夠，小的時間又太長了，腎虧吧。”不過郭正陽也是剛在座位上坐下，一側的楊廣濤就嘿嘿低笑着開口。　　隨着楊廣濤的話，另一個位子上顧明偉也深以為然的點頭，“我看是，咱們班好幾個女生主動約過他，其中也有一兩個長的還可以啊，他都從來不答應，我看他就是腎虧，太自卑，根本不敢交女朋友。”　　一連兩聲打趣，郭正陽卻聽得無語，無語的白了兩人一眼，什麼都沒說。　　“默認了？嘿嘿。”　　“哎，多好一個帥哥，可惜腎虧，說出去不知道多少妹子都要傷心了。”　　……　　一側，兩道低低的奸笑聲卻又再次揚起。

# 第一百零三章 該丟的丟該留的留

　　“噗～”　　夕陽西下，一片一眼既可把所有景象都收入眼底的小小客廳里，郭正陽揚手拋起一張破破爛爛的畫卷，而後噴出一口熱血，沿着飛舞的畫卷下灑落。　　只不過在身體受創時，郭正陽眼中卻全是喜色。　　“雖然這幅畫都快被撕成四五截了，但裏面的劍氣依然還在，不錯，以後還可以用。”　　今天下午利用這幅畫卷打先鋒，重創了江繼武，但只是這一副畫遠遠不足以斬殺那樣的修士，所以郭正陽隨後的襲殺，也就是那道噴薄而出的電光，哪怕並不是對着這畫卷所發，當時這畫卷也都還在地面上，並沒有被江繼武拿起來，但只是餘波，也足以把畫卷撕的四分五裂了。　　現在的畫卷，一道道長長裂痕上下縱橫，真快被分成四五截了，好幾處都是只有小指長的地方才勉強相連，這還多虧了畫卷是被歪葫蘆吞噬過、強化過的。　　要知道最初這畫卷，就是普通人隨便折一下都能折出來裂痕，那本就是最普通不過的紙張，如果不是被歪葫蘆吞噬改造過，怕不是早就在雷電餘波衝擊下徹底化為灰燼了。　　因為擔心這幅畫有了太多裂痕而失效，所以郭正陽從學校返回后，第一時間就是察看畫中內容，也是等他又被畫卷內鋪面而出的劍氣所傷，他才肯定畫還能用，這就足夠了。　　“這隻是普通紙張被改造了一次，而且還沒被正面波及，只是在地面上被波及，就損傷成這樣，下次絕不能再輕易用這畫暗算人了，不然就可能被徹底毀掉了。”　　“這樣一副畫，雖然已經傷了我幾次，但裏面的劍意絕對是寶貝，要好好保存起來，以後有了足夠的修為，能擋得住裏面的劍氣后再好好研究。”　　……　　這一次只是試驗，所以郭正陽只是感應到裏面的玄奧氣息后就一觸即收，哪怕在收攏心神時，畫卷里的劍氣已經反撲而來，但因為他是提前撤離，所以傷的並不重。　　又伸手接住畫卷小心翼翼收起，放入儲物戒指，郭正陽才開始閉目調息，也只是一二十分鐘后，他就又恢復了神采。　　“是該檢驗一下成果了，雖然在學校里已經檢查了一遍，不過只是在儲物戒指里檢驗，總是不細緻。”　　今天下午的伏殺雖然讓他手中的畫卷破損，而且破損的很嚴重，但也讓他收穫了江繼武的儲物戒指。　　在學校時，這儲物戒指被他放在自己的儲物戒指里，隔着一層雖然也可以探入靈識察看，但總是沒辦法探查細緻，現在到了家，到了只有一個人的場所，的確可以好好檢索了。　　“東西好多，靈材、靈植，丹藥，靈器……靈石，這傢伙才是土財啊，只是靈石竟然就有兩三千下品靈石，一百多中品靈石，比我上輩子一生的積累都昂貴。”　　匆匆看了一遍，隨後細數了下江繼武儲物戒指里的靈石，郭正陽就是一聲低呼，這玩意就是最純粹的靈氣精華結晶，要比一些寶貝上逸散的靈氣更純粹，也更利於吸收，修士可以直接拿着靈石修鍊，當然，這更多還是用作貨幣使用。　　而靈域內的靈石等級，一樣是下、中、上品階，最高階的就是上品靈石，一上品靈石等於一百中品，一中品靈石則等於一百下品靈石。　　對於聚靈期修士而言，能有幾百下品靈石已經算是不錯，幾千上萬的下品靈石，在散修群體里絕對是富豪級的角色了，而通常情況下只需要幾十個下品靈石，就能購買來一件普通的下品靈器，幾百靈石，足以挑選到不錯的中品靈器了！　　上一輩子郭正陽修鍊到真人境，手中積攢的中品靈器也不過寥寥幾件，以此就可以推斷靈石的價值了。　　所以江繼武儲物戒指里的靈石數量，的確是一筆巨款啊，那一百多中品靈石就是一萬多下品靈石呢。　　當然，除了東西多之外，江繼武的儲物戒指本身就是一件寶貝，這戒指竟然足有十多個立米的空間，是郭正陽從於大師那裡得到的戒指的十多倍大小。　　這一個戒指，價值就已經超越了一堆靈石的價值。　　而除了戒指和靈石之外，其他各式各樣的寶貝足以讓郭正陽看花眼。　　很多東西他能認得出來，但也有不少根本就認不出來。　　一次次查探中，郭正陽才又逐漸冷靜了下來。　　“那個傢伙，修為絕對不到真人境，因為壓迫感不夠，我上輩子也達到過真人境，所以對於真人的氣息也算熟悉……一個聚靈期修士，財富卻是我上輩子的幾十倍，他背後，還有靠山啊。”　　“既然還有靠山，那這戒指里的東西就不能全部留下，還是那句話，萬一有人在這些東西里留下了什麼印記，我拿着這些就是找死。雖然這隻是一個可能，但安全起鑒，這裏面的東西，只能留下一些我能肯定不會被做手腳的，其他不肯定的，全部丟棄。”　　……　　財富雖然讓人心動，但郭正陽更清楚，不管再龐大的財富，一旦蘊含威脅到他安全的隱患，那就絕對不能貪！　　命在，就不怕積攢不來財富，命不在了，就是放一座上品靈石礦脈在他手裡，那也沒用。　　“可以肯定沒事的就是儲物戒指，戒指可以留下，至於靈器……我根本不知道這裏面的靈器都有哪些是被他煉化的，因為那傢伙死了以後，靈器上所有印記都已經消散，都成了無主之物，萬一裏面有他沒煉化的，卻被其他強者留下了印記？靈器全部丟棄。”　　“丹藥可以留下，丹藥是直接吞噬的，不會有印記，不過盛放丹藥的藥瓶也要丟棄。”　　“靈石可以留下……不妥，靈石內也未必不會被人動手腳，每一塊靈石都要檢驗一下，把所有靈石都試着吸納一下，如果能正常吸納入體，就留，不然就丟棄。”　　“煉製丹藥的靈植，丟掉！就像是我手裡的九死一生，如果我想做手腳，完全可以做，你只要不拿去煉丹，就不會有影響，煉製靈器的靈材，一樣丟掉。”　　……　　一次次梳理着思緒，郭正陽很快就又行動起來。　　該丟的丟該留的留，等先把要丟的東西都收拾一下，天黑了就直接丟掉江里去，哪怕這麼多寶貝全丟了，很可惜，這可是他上輩子一生都積累不來的巨富，但郭正陽動作卻很快，也很穩，檢索的過程沒有絲毫停頓。　　就是檢查着檢查着，他突然又拿出了一張玉簡，探入靈識一看，才瞬間勃然色變，“上雷宗？這是上雷宗的九霄雷典，這傢伙來頭竟然這麼大？上雷宗，那可是秘境第三大勢力，宗內三大道君級強者坐鎮，……”　　看了秘典一眼，郭正陽真被嚇了一跳，哪怕早知道被他劫殺的傢伙應該出身不凡，但一看到九霄雷典還是讓他大驚，畢竟那可是雄霸秘境的主宰宗門之一！！　　“咦，錯了！我記憶中的上雷宗，是幾十年後的上雷宗，秘境第三勢力，三大道君坐鎮，但現在，現在上雷宗應該還沒有出現道君級強者，應該還是三山一府把持一切，上雷宗只是仙途山的附庸宗門吧。”　　“應該是二十多年後，上雷宗偶得上古洞府傳承，一下子湧現三大道君，才正式崛起，後來更是取代了血幽府，力壓仙途山，因為上雷宗主掌雷術，剛好克制血幽府的道法。”　　……　　突然間想起什麼，郭正陽臉色才又逐漸緩和，抹了把冷汗，很是無語，自己嚇自己啊，原來只是自己嚇自己，他可是重生回到了五十年前，雖然重生已經快一年了，但這時候上雷宗可不是後世那個三大道君坐鎮的超級宗門。

# 第一百零四章 聖誕節了？

　　“風華丹，足足十多顆風華丹，這十多顆風華丹，夠我晉陞到中期巔峰了，這可是好東西，如果沒有丹藥，我擴展了三四倍的靈海若想堆積滿靈識，還要近一年苦修，但有了這十多顆風華丹，只需要吸納穩固一個月左右，就夠了！”　　“這是明境丹，用來療傷有奇效，七八顆明鏡丹，全是寶貝。”　　“氣語丹，快速恢復修為，我就算到了中期巔峰，修為全部耗空，只需要一顆氣語丹，最多十幾分鐘就能徹底恢復，而這裏的氣語丹足有四十多顆。”　　“發了，這一瓶瓶丹藥，完全都是可以留下的，而只是丹藥就又價值幾千下品靈石，土豪啊，真是土豪，上輩子，我花費五十下品靈石購買一顆風華丹，就心疼了好久，那可是一件下品靈器的造價了，而明鏡丹則是比風華丹更昂貴的丹藥，這傢伙才是標準的二世祖。”　　……　　一一把該丟棄的東西都篩選了出來，而可以讓郭正陽放心留下的，就是那一個足有十幾個立方米的儲物戒指，還有一把把丹藥，一大堆靈石。　　這些東西不管是實用性還是價值，都讓他心動不已。　　畢竟上輩子一生窮苦，現在宰殺了某人後暴富到這種程度，很難不讓人激動，也當然，越是激動，郭正陽心下要丟棄絕大部分寶物的心思也越來越堅定。　　可不是么，一個聚靈期修士竟然有這麼多財富，那也越發證明了江繼武背後有大樹。　　在修為低弱時，那樣的大樹也絕對是郭正陽惹不起的！　　歸納整理了一陣子，等天色又逐漸黑了下來，郭正陽才起身走向門外，這一次出去他是直接打車趕向長江邊，到了江邊時就又仗着靈敏的身手把該丟的全部分散着丟盡了滾滾江水中。　　“雖然丟了這麼多東西很可惜，不過只要有丹藥在，讓我的修為提升上去，等我到了中期巔峰，其實就可以媲美正常的聚靈後期巔峰，到時候我手中的幾件靈器也夠用了。”　　“有靈器，外加那件雷電系異寶吸納自然雷電，下一次突破時的天劫，安全渡過的把握也還是很大的，而從我擊殺那人到現在已經過了好幾個小時，卻再沒有其他修士在這一帶出現，似乎說明他是一個人過來追查於景之死，只是他一個人的話，我也暫時不用害怕被他背後的人發現，可以開始吞服丹藥提升修為了。”　　……　　丟掉大部分寶物后，郭正陽又在附近街道上攔了輛的士向回趕，一路上，他的心情卻也越來越激動。　　因為這一次他的收穫的確太大了，而且很實用！　　……　　“嗡～”　　又是一個月後，時間已經到了12月下旬，東海市大街小巷上，到處都是張燈結綵，充盈着歡快的節日氛圍，但距離東大東江校區較近的一座小區內，遙遙天際之上，隨着一顆掌心大小的圓球綻放出道道黑芒，本就充滿冷冽的天際，瞬間就變得陰冷至極限。　　一片片深黑色的冰層，直接在距離地面四百米處的高空凝結，一縷縷驚粟的寒氣，更快速向冰層外逸散，寒氣過處，虛空中也噼噼啪啪凍結一片冰晶，呼啦啦就墜下雲層。　　“竟然是一件冰屬性靈器，冰屬性上品靈器，看上去威能似乎還很不錯。”　　“加上這件靈器，現在我手裡可以操控的靈器也足有四件了，一個是那把重劍，全力催動之後可以激發數萬斤巨力，還有就是被歪葫蘆吞噬過一次的利劍，上品靈器，充滿鋒銳猙獰之氣，再有就是這小球，最後一件則是從於景那裡得到的普通飛劍，不過被歪葫蘆吞噬一次，那把飛劍也蛻變成了中品，雖然也只有鋒利，但一樣算是不錯的利器。”　　“兩件中品靈器，兩件上品靈器，加上還有那個雷電異寶，而我的靈識也已經足以和普通的聚靈後期巔峰媲美，輕鬆就能向左右輻射四百多米，有了這麼多準備，那現在就是再渡劫，也有了很大把握。”　　……　　又是一個月左右，郭正陽這段時間以來也一直都在吸納着得來的丹藥，藉助丹藥之力，原本需要八九個月才能累積出來的修為，硬是被他在短短一個月內堆積而出。　　而這期間也的確沒有人因為江繼武的事來東大一帶探查。　　那就這樣安安穩穩提升修為，對他而言也的確是再好不過的美事了。　　不過到今天他的修為也提升到了極限，再提升就要突破了，而且上輩子已經突破過這個瓶頸，所以他依舊是隨時可以突破。　　若不是有天劫的威脅，他早就進入聚靈後期了。　　“不過就算有天劫，想來我得把握也是很大的。”　　“而我在聚靈中期巔峰，靈海就堪比聚靈後期，雖然這段時間意念也再沒有出現，沒有讓我繼續獲得新的罪孽去淬鍊靈海，但每一次突破依舊會讓靈海擴展，那等我真的渡過了天劫后，進入聚靈後期，靈海又會擴展到什麼程度？”　　……　　腦海中閃過一道道意念，這一次面對即將到來的天劫，郭正陽的確沒了以前的緊張和畏懼，反而更多出了不少期待，主要就是靈海的擴展，讓他在中期就能媲美後期巔峰，有了充沛的靈識可以操控更強力的靈器，手中一樣還有多件寶物護身，他的信心自然而然就開始變得堅定。　　現在他反而很期待突破后靈海的擴展，會擴展到什麼地步了。　　畢竟每一次突破，修士靈海都會擴展的，正常中期突破進入後期，靈海會從幾平方擴展到十來個平方，後期進入大圓滿，靈海則會從十來個平方變成一方小池塘。　　那難道一旦突破，他的靈海就可以直接媲美聚靈大圓滿的修士？　　一次次思索，郭正陽還真是有種想法，現在就找個地方渡劫去。　　就是沒等他下定主意，一陣手機鈴聲突然就響了起來。　　等郭正陽意念一動，把卧室里的手機挪移到客廳，抓在手裡一看，他才發現竟然是方小瑩打來的……方小瑩？高中那個？　　“帥哥，聖誕快樂。”　　“額，聖誕快樂。”　　……　　只是一個祝賀電話，等郭正陽在電話里和方小瑩笑着聊了幾句，才剛掛了手機，手機就又響了起來，這一次是短信。　　還是高中一個同學……不過貌似這同學他都沒什麼印象，只是看名字，好像是女生。　　內容也差不多，平安夜快樂。　　好笑的回了一個信息，隨後就又電話打了進來。　　“帥哥，平安夜了，準備去哪玩。”這一次是曾穎，大學里的。　　……　　“汗，怎麼全是女的。”　　曾穎的電話掛了之後，很快又有一條祝賀信息，這一次是一個叫趙柯的，印象中是八班一個長腿女生。　　聖誕節了？這種節日郭正陽還真是從來不在意，只是讓他臉色發黑的是，怎麼收到的信息全是女生的，這也太蛋疼了。

# 第一百零五章 你還會玩樂器？

　　“老郭，快點，擦，就差你了。”　　“就是，也不知道你這貨天天都在做什麼，早就給你電話了，現在才來，害我們等這麼久。”　　……　　平安夜，東大校園外，郭正陽剛從路邊走來，站在校門口的幾道身影就紛紛開口，話語間也多有抱怨，就是正抱怨着的楊廣濤和顧明偉卻又紛紛沖郭正陽眨着眼睛，似乎在暗示着什麼。　　一番眼神示意，郭正陽卻當場哭笑不得。　　“算我錯了。”哭笑不得中，郭正陽也笑着開口，不過他的話卻只說了一截，沒說出來的內容就是誤交了你們這麼一幫損友。　　此刻在他身前的正是宿舍里的幾個傢伙，不過除了這幾位，另外還有四個女生，楊廣濤和顧明偉等人的抱怨，似乎也是為了博取幾個妹子的歡心，所以才會在抱怨中對他擠眉弄眼。　　開口就是認錯，等郭正陽到了一行人身前才再次笑道，“抱歉，讓幾位美女久等了，我開始以為是我們宿舍幾個人一起吃飯，就在家洗了洗頭。”　　是啊，之前正在家裡修鍊，夜幕降落後才接到一個個電話、短信，都是祝詞一樣的格式，一開始給他打電話發短信說平安夜或者聖誕快樂的，大多都是女生，只不過後來接着接着，宿舍里顧明偉的電話就也打了過來，說是晚上一起吃飯。　　那邊一開始也沒說有其他人，就是宿舍里一群人聚聚，郭正陽正好也餓了，就痛快答應了下來，答應之後還在家洗刷了一下才出門，更是慢悠悠走了過來，因為以前宿舍里幾人聚餐，那邊三個都是慢吞吞烏龜一樣的速度，郭正陽都是按以前的節奏分配時間的。　　“沒事，不過我說大帥哥，你大一就在外面租房子，是不是在外面金屋藏嬌了啊，也不帶出來讓我們見見？”　　隨着郭正陽的道歉，四個女生里倒是有一個長腿妹子嬌笑着開口打趣。　　這長腿妹子就是趙柯，不久前才給郭正陽發過短信的同班同學，說起來，眼前的趙柯還是八班的班花……，恩，趙柯容貌其實只算順眼耐看，但因為八班本就沒有美女，而且她雖然長相不算很出眾，可一雙美腿卻又細又長，長的讓人銷魂，所以已經是毋庸置疑的班花，算是瘸子里挑將軍挑出來的。　　趙柯身側，站着的是一個一米六的微胖女生，帶着一款秀氣的眼鏡，同樣是八班的，名字叫楊欣。　　不過另外兩個女生郭正陽就不認識了，而且另外兩個女生里有一個還是很出色的美人，微圓的臉蛋搭配瘦肖的下巴，加上一頭俏麗短髮的襯托，看上去即可愛又性感，只談容貌，幾乎不比馮曉菲差，身材雖然比不上趙柯，但看上去也算養眼。　　最後一個則是一米七多的身高，身材是幾女是最火辣的，但長相只能說是普通。　　“這個真沒有。”在趙柯打趣中，郭正陽則笑着搖頭，而後才看向另外兩人，“這兩位是？”　　“這是我高中同學，劉芳，這是劉芳的室友溫心婭，她們兩個不是東大的，今天來找我玩，便宜你們這幫色狼了，給你們一個機會認識個大美人，……”趙柯也笑着介紹，不過卻是一邊介紹一邊打趣，主要是在這段時間里郭正陽三個室友，幾乎都一直在偷偷摸摸關注着溫心婭，模樣說不出的好笑。　　“哎，趙柯，話可不能這麼說，我們可都是正人君子，經不起你這麼詆毀啊。”　　“就是，大家不管怎麼說都是同學，可不能這麼污衊我們啊。”　　……　　介紹中，郭正陽笑着沖另外兩個女生打招呼，那邊一一禮貌回應，而顧明偉和李淳卻叫起了屈，倒是楊廣濤一拍手，“好了，別掩飾了，你們兩個就是最大的色狼，不過最難請的大爺既然過來了，咱們現在出發？”　　“……”　　……　　楊廣濤這廝一句話打擊了一群，直接惹得兩個還想在美女面前保持形象的人大怒，就差要動手揍人了，而後一行人才在楊廣濤怪叫着逃竄時，走向飯店方向。　　這一頓飯，其實吃飯的地點也不遠，就是在東大附近一家檔次不錯的火鍋店，眾人走了十來分鐘就到了地方，而一路上顧明偉、楊廣濤等人似乎都想在美女面前多表現一下，所以說笑、表現從不停斷，卻也讓一群人間的氣氛極為融洽。　　哪怕一開始時因為劉芳和溫心婭是第一次見到眾人，表現的有些含蓄，但耐不住楊廣濤這個性格外向的傢伙各種笑料和逗人手段頻出，不時搞得一群女生連連嬌笑，等一頓飯吃着吃着，眾人間的氣氛倒也逐漸變得熟絡起來。　　“我說郭正陽，你怎麼一直都這麼酷？是天生的，還是刻意的？我可告訴你，你要是看上我們溫大美女，也得學學楊廣濤那樣，只裝酷可不行啊。”不過這一路加上一頓飯的時間里，郭正陽表現卻依舊很穩，很淡然，雖然也會附和着楊廣濤的笑料笑幾下，但整個過程他的話卻真少的可憐，有人問才回答幾句，其他時候就是安安靜靜吃飯，自覺也和郭正陽有些熟了，坐在他身側的趙柯才又笑嘻嘻看了一眼過來。　　郭正陽頓時啞然，“我只是喜歡安靜，可沒想過裝酷。”　　“切，別聽他的，這傢伙就是裝酷，心婭，你可別上當啊，別看這小子長得帥，還老是酷酷的，其實他才是一肚子壞水的，你們可別被他的外表騙了。”就是郭正陽話剛落地，不遠處挨着溫心婭坐下的楊廣濤就笑哈哈開口，一番話又引的顧明偉和李淳大聲附和，其他幾女則是笑聲不斷，似乎在等着看郭正陽笑話，這又再次讓他無語。　　楊廣濤這傢伙為了在美女面前表現，說笑的過程里可沒少打趣他們幾個男人，當然，這種打趣若是針對顧明偉和李淳，那兩位自然是惱怒的反駁，但對上郭正陽時，郭正陽往往也都是淡淡一笑，從不和他爭辯什麼。　　這一次，郭正陽的反應依舊如此，就是在他輕笑中，溫心婭才笑着開口，“我倒是覺得郭正陽挺成熟的啊，和他比，你們才像是小孩子一樣。”　　得，大美人一句話，三個男生頓時傻了，全都無語的看看你我，跟着就一臉崩潰，而三人活寶一樣的表情，又惹得幾個女生嬌笑不止。　　“好吧，你們是認識他時間短，被他外表給騙了，等認識時間長了就知道了。”崩潰了一下，楊廣濤才馬上又大笑一聲，而後起身道，“吃了飯之後咱們做什麼？唱歌去？”　　“好啊，找個ktv唱歌唄，今天平安夜，明天就是聖誕節，今天晚上得好好玩一下。”顧明偉頓時附和，就是女生里也有人笑着贊同，你一言我一語的，接下去的行程就這麼敲定了。　　但等一群人在走出包房結賬時，走在人群的郭正陽卻一臉無奈，唱歌什麼的，他根本沒興趣，也不會，不過這時候大家都興高采烈的，他也沒再多說，只是平靜的跟了過去。　　Ktv，依舊選擇的是在學校附近的，等眾人到了ktv開了房間叫了些啤酒後，一場興高采烈的歡鬧就此開始，幾個男生都在起鬨讓幾個美女先唱，趙柯、溫心婭等人也不扭捏，大大方方唱了幾首，而後才又笑着讓男生出場。　　就是幾個男生一出口，場面頓時笑瘋了，顧明偉的歌聲簡直就是殺豬聲，楊廣濤也只是湊合，就只李淳勉強能比得上幾女里唱得最差的一個。　　“郭正陽，到你了。”　　“是啊，來一首，你們男生唱的這也太差了，就看你能不能翻盤了。”　　“笑死我了，顧明偉，你那叫唱歌么？”　　……　　一群人歡聲笑語中，幾個女生又紛紛都把視線落在了郭正陽身上，郭正陽卻笑着搖頭，“我真不會唱歌。”　　這是事實，活了兩輩子，郭正陽都不會唱歌。　　但這樣的話卻沒人信，不止幾個女生一直在讓他唱，就是楊廣濤等人也重色輕友的厲害，一起在旁邊起鬨。　　郭正陽說了幾次，趙柯卻直接把話筒塞進了他手裡，而溫心婭更是跑到了點歌器那裡，大聲笑着讓郭正陽報歌名。　　“我真不會，要不我喝酒，你們說喝多少我就喝多少。”郭正陽再次搖頭，一臉苦笑。　　就是這次解釋依舊沒用，那邊一群人依舊在紛紛堅持着讓他表演，郭正陽才無奈的嘆了口氣，對着左右苦笑，“唱歌我真不會，不過我會吹笛子，要不給你們吹一首笛子吧。”　　“暈，吹笛子？”　　“真的假的，你還會玩樂器？”　　……　　就是這話卻讓正鬧着的幾人都愣了，紛紛愕然看來，但很快幾個女生就又馬上點頭，催着讓郭正陽趕快開始。　　郭正陽則笑着起身，“吹笛子也得有笛子才行，我去問問ktv有沒有，沒有的話，估計還要出去買。”　　“靠，你這哪是吹笛子，你小子是要跑吧？”　　“別讓他出去，他是要跑。”　　……　　這一次卻是楊廣濤幾個乍唬唬開口，楊廣濤還直接拉着郭正陽，才轉身道，“明偉，你出去問問看有沒有，沒有的話就去買，大一點的超市裡應該就有，別讓他跑了啊，哈哈，我算看出來了，這傢伙真不會唱歌，難得看他出糗一次，不能讓他溜了。”　　“好。”顧明偉也大聲回答，而後直接就跑了出去。　　郭正陽則再次一臉苦笑，他要跑？他要跑的話，誰攔得住？他剛才說的可是真的，兩輩子都不會唱歌，但吹笛子，倒還真會。　　這是上輩子在靈域時，一個相熟的散修教會他的。　　和一群室友一起出來玩，其實玩到現在他雖然話不多，但心情也挺放鬆的，所以也就想放輕鬆玩一陣。　　不過顧明偉已經跑了出去，郭正陽倒也不再反抗，只是又靜靜坐了下來。

# 第一百零六章 此曲只應天上有

　　“買回來了，老郭，你要是吹的不好，別怪我揍你，擦，這一根笛子可是花了我一百多塊呢。”　　二十多分鐘后，ktv里，溫心婭正在唱着一首甜甜軟軟的歡快音樂，而其他人則是有的在用心聆聽，有的在說笑，等包房的門猛地被從外推開，拿着一根紅色長笛的顧明偉才走了進來，開口就是大叫。　　得，一下子，包房裡才安靜了下來，而後幾人就全都笑哈哈看向顧明偉，這傢伙頭髮以及身上都濕漉漉的，還喘着粗氣，加上一臉鬱悶的表情，樣子真有些狼狽。　　“辛苦你了。”郭正陽則笑着起身，看了眼顧明偉手中的笛子，只是一眼就看清了這是一根竹笛，而且還是一根賣相很不錯的竹笛。　　“外面下雨了？”楊廣濤也詫異的看向顧明偉，顧明偉則鬱悶的道，“靠，我出去的時候還沒下，剛從超市出來就下了，還不小，鬱悶死我了。”　　抱怨中，顧明偉把笛子遞給郭正陽，其他人則全都幸災樂禍的打趣顧明偉。　　“好了，別吵了，讓郭正陽給咱們吹一首，他要是吹不好，真要揍他一頓才行。”　　“你們還真指望他能吹多好啊，等着看笑話吧。”　　“哈哈，那可不一定，聽聽就知道了。”　　……　　嘻嘻哈哈打趣了顧明偉幾句后，幾個年輕男女才又紛紛看向郭正陽，而郭正陽也只是又坐回了沙发上，抓着笛子把玩了幾下，才把笛子放在嘴邊，試着吹了幾下。　　這幾下也只是試音，聲音算不上好，有幾聲還很刺耳難聽，紛紛讓正期待的眾人嚇了一跳，在那邊又一陣笑罵中，郭正陽才沖幾人點點頭，“剛才只是試音。”　　說了一句，他眼中也突然閃過一絲緬懷。　　這緬懷，是對某個人的緬懷，也是對上一生的緬懷。　　緬懷了片刻，又調整了下心情，在幾人都等的有些不耐煩時，郭正陽才抓着笛子開始吹奏。　　剎那間，一股空靈悠揚的笛聲就在包房裡泛起，也只是一聲，不耐煩說著什麼的楊廣濤等人就猛地靜了下來。　　因為，這笛聲真的很好聽。　　彷彿剎那間就能把握住人心扉中最軟弱的方寸之地，讓人不自禁的心神一震，情緒也跟着笛聲開始飄揚。　　而隨後，空靈悠揚的笛聲也逐漸蔓延，一股輕淡的蒼涼、哀傷在不知覺間出現，隨着笛聲的泛響悄無聲息入住每一個人心扉，被笛聲帶的平靜下來的幾人也逐漸開始緩緩落座，全都靜靜盯着郭正陽，盯着紅唇白齒外的漂亮竹笛，思緒飄飛。　　笛聲空靈透徹，卻又帶着讓人心跳麻痹的魔力，一點點婉轉悠揚，郭正陽眼中，也逐漸泛起了一絲難掩的酸楚。　　作為一個散修，在逆天改命的大道之上行走，過程真的太難，也太苦了，每一次冒着生命危險和妖獸搏殺，帶着遍體鱗傷的身軀返回，為的，也可能只是幾件別人眼中可以隨手丟棄的下品靈器。　　而在搏殺的道路上，認識幾個至交好友，轉眼間，不知道有誰已經成為妖獸口中餐，腹中物，死無葬身之地，那種心酸，有誰懂？　　作為一個散修，辛辛苦苦奮鬥一生，好不容易在靈域中熬出了出路，剛剛晉陞至真人，還沒來得及揚眉吐氣，就被不知名強者的廝殺餘波波及，眨眼間灰飛湮滅。　　那種心疼，那種不甘，有誰懂？　　父親、母親、爺爺，一個個親人離世，就連最疼她的大姐，也在命運中飽受折磨和摧殘，偌大天地間幾乎再沒有能容納他感情的歸宿，那種心疼，有誰可以體會？　　楊志明，一個對他有情有義，幾乎把他當親弟弟看待的魁梧漢子，幾次險死還生間，都願意不惜損傷去救他，但卻因為無意間得罪一名宗門弟子，輕微的衝動，就導致他被人抓了生魂置入邪寶中承受永生永世不間斷的摧殘，等他想去拯救，卻費盡心機連對方的面都見不到，就被那人手下走狗差點打死打殘，那種悲嗆和憤怒，有誰可以體會？　　宋依依，那個對他百依百順，芳心暗許的倔強女子，他卻總是嫌她煩，從來沒分出過一分愛情，卻是那樣的女子，在一隻堪比真人境妖獸的追殺下，不惜自爆肉身來換取他一次逃亡的機會，那種後悔和懊惱，有誰能幫他分擔哪怕一分？　　……　　一件件熟悉的往事，一個個似熟悉似陌生的面孔，在腦海中不斷回蕩，伴隨着乾淨而亂人心魄的笛聲，輕柔優雅的飄散，郭正陽目光中卻也不知不覺間泛起一點點淚光。　　一曲傷樂，點點滴滴傾訴。　　整個包房裡，坐在郭正陽或遠或近之地的男男女女，卻也逐漸淚眼模糊，他們或她們，當然不懂郭正陽的心疼，不懂郭正陽的傷，同樣不知道他的悲嗆和憤怒以及後悔。　　但，這笛聲卻彷彿帶着無窮的魔力，緊緊抓住一個人心底最柔軟的情緒，無限放大，無限擴張，讓幾個男女生聽的心碎。　　不知不覺間，趙柯、溫心婭等人竟是突然就輕聲抽泣起來，而哪怕是幾個男生，也聽得安安靜靜中，帶着一片傷心欲絕的表情，默默無聲。　　直到一曲終了，包房裡，依舊都只是安靜，安靜的只有零星的抽泣聲。　　郭正陽也在放下笛子后，怔怔愣了片刻，才悄無聲息伸手擦了下眼角，跟着臉上就又浮現出一絲淺淺的笑。　　“你們怎麼了？都愣着做什麼？”輕笑着看向楊廣濤等人，郭正陽心下卻是一嘆，失態了，失態了，沒想到只是準備放鬆下，畢竟辛辛苦苦修鍊那麼久，好不容易修鍊到聚靈中期巔峰，那在面對天劫之前，他的確是要好好放鬆一下，才能以最佳的狀態面對天劫。　　但他也沒想到被幾個室友拉過來唱歌，竟會演變到非表演一下不可，而一抓起手中笛子，一吹出那熟悉的樂曲，所有的感情和記憶，卻不可避免的紛紛湧現。　　這也讓他很自然的就傾注了心神，不止讓他吹奏的眼角閃現淚光，連幾個女生都聽哭了，而幾個室友現在也全是一臉心疼傷痛的模樣。　　這，這哪裡還是玩樂放鬆？　　而等郭正陽開口之後，不遠處，原本只是細細抽泣的趙柯和溫心婭等女才猛地一驚，驚了一下，溫心婭和趙柯是直接去擦眼淚，更坐直了身子，而劉芳卻猛地從抽泣轉為放聲大哭，至於楊欣卻依舊是獃獃愣愣，似乎根本沒聽到郭正陽的話。　　至於幾個男生反應也差不多，有人驚醒有人發獃，也有人默默擦眼淚。　　“太好聽了，你吹得太好了……”　　“郭正陽，你故意的吧，我都被你弄哭了，天啊，太不可思議了，我竟然被你一首笛子弄哭了。”　　“好聽！我靠，真是見鬼了，你這吹得什麼曲子？我這輩子從來沒聽過這麼好聽的笛子。”　　……　　有人痴痴獃呆，有人放聲大哭，但驚醒的趙柯和溫心婭卻紛紛開口，要麼是一臉震驚的讚歎，要麼就是活見鬼一樣的不可置信表情。　　“瘋了，老郭，你瘋了，這笛子吹的竟然這麼好，我草，我擦，我都不知道怎麼去形容，反正我是被你徹底鎮住了。”　　三個男生，驚醒的是楊廣濤，先是怪叫一聲，而後就又跑到郭正陽面前，滿臉的瞠目結舌，修士和普通人之間，討論個體的強大程度，雙方根本不是一個層次的存在，就是仙神和螻蟻間的差距，但音樂，卻沒有這個界限。　　郭正陽吹奏的這一首曲子，不張揚，不激烈，就是空靈飄逸的笛聲，宛轉悠揚中帶着一縷縷哀傷、悲嗆直入人心，在輕舒慢奏間越演越烈，直到演化的幾乎無可抵擋。　　楊廣濤以前根本沒聽過笛聲獨奏的曲子，但這一曲卻真把他震傻了。　　要說現代人，各種音樂和組合樂器輪番轟炸，對音樂的抵抗力應該很強大的，但就這麼一首竹笛獨奏，卻真把他整個人聽懵了，哪怕笛聲消散之後，那笛聲似乎依舊在他心底徘徊不散，乾淨透徹的笛音，讓他現在都沒能從那種哀傷和悲嗆中走脫。　　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又得幾回聞？　　這一刻，楊廣濤真被郭正陽震撼的痴了，這曲子的美妙，真讓他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 第一百零七章 無名

　　“是啊，郭正陽，你吹的這曲子叫什麼名字？”　　“對，快說下名字，等下我下載到手機上再好好聽聽，剛才只顧着心疼了，都沒有聽太仔細。”　　……　　覺得這首笛曲震撼的也真不是楊廣濤一個人，在楊廣濤話語之後，趙柯和溫心婭也急忙走了過來，就坐在郭正陽另一側，紛紛興奮的開口發問。　　而此刻的包房裡，因為幾人大為興奮震驚的話音，其他幾個男女生也終於全部清醒，就是清醒后，顧明偉等人眼中依舊有着茫然，全都又盯着郭正陽發獃，呆了一下，顧明偉和李淳才也紛紛走來，各自神情同樣極為精彩。　　只不過在幾人的注視下，郭正陽卻張了張嘴，什麼話都沒說出來。　　這首曲子叫什麼名字？　　他不知道……　　因為他從來沒真的為這首曲子起過名字，因為這首曲子是他創造出來的，也本就承載着他一生的回憶和感情，所以剛才一吹起熟悉的樂曲，郭正陽自然而然就回憶起了諸多往事，自然而然把自己的感情灌入其中。　　竹笛，這種樂器的確是一個相熟的散修教會他的，那個散修也是郭正陽在靈域中為數不多的朋友之一，在郭正陽進入靈域初期那七八年裡，也只和對方最熟，關係最好，兩個聚靈中後期的孤魂野鬼，相互幫助相互扶持，一起經歷過不少風風雨雨，而在廝殺和修鍊之餘，那人就經常拿起一根竹笛吹奏一曲。　　就是那時候，郭正陽接觸到了這種樂器。　　從一開始的無所謂，到聽得多了，漸漸也被對方的笛聲勾起一些回憶和情緒，然後他也逐漸開始接觸。　　說起來，在這方面郭正陽也算是有着一些天分的，至少這種天分都被那位不止一次稱讚，而他在吹奏竹笛方面也絕對是大師級水準。閑暇中跟着那人學習，直到自己的水準一步步提升，在短短五六年裡，就已經不輸於對方。　　後來郭正陽更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趨勢，只可惜，那位好友卻在一次探險中死於妖獸之口，郭正陽臨走也只是帶回了對方的竹笛。　　再後來，那位雖然不在了，但郭正陽偶爾也會在鐵血生涯中吹奏一曲放鬆下，這种放松，有時候是吹奏那人譜寫出來的樂曲，有時候，郭正陽也會靈光一現，獨自創造一些零散的曲調。　　零零散散斷斷續續，差不多三四年時光，才最終演化出了剛才那一首曲子，而且這首曲子在後來也被他改善過一些細節，如果改善的細節也算上，這曲子從最初乍現某一個片段到最後成型，差不多都耗費了六七年時間。　　哪怕這不是說他六七年都在創作，而是在六七年時光中的閑暇或鐵血殺戮之後才抽空放鬆，但六七年的閑暇餘光，一樣說明了這曲子底蘊。　　不過譜寫的時間雖然很長，譜寫之後郭正陽卻也從來沒起過名字，因為在靈域中，笛曲什麼的只是他自己的放鬆方式，寫幾首曲子也從來沒想過流傳之類，所以他寫過的幾首笛曲，都沒起名字，因為最開始隨手想的幾個名字都讓他不太滿意，覺得沒辦法用幾個字概括這容納了一生記憶和苦澀的曲子，試了幾次后，他也就懶得為這個耗費太多心神了。　　所以現在被趙柯等人追問曲子名字，他一時間還真答不上來。　　答不上來，郭正陽又沉默了一下，在那邊又追問一聲時，他才終於笑道，“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名字。”　　幾人明顯發愣中，郭正陽才又道，“這是我一個朋友寫的曲子，他譜寫出來后並也沒有取名，我也就是跟他學會了吹笛子，然後學了這首曲子。”　　無奈，真的很無奈，明明是自己寫的曲子，但現在他只能說是別人寫的。　　畢竟他只是一個大一學生，十九歲生日還要到春節才到，如果他說這一首充滿滄桑悲涼感的曲子是他寫的，怕不是只會讓人疑惑和置疑。　　而相反的，如果只是說跟別人學的就簡單多了，也容易讓人相信。　　“啊～不是吧？”　　“噗，你玩我吧？這麼好聽的曲子，竟然沒名字？”　　“你那朋友是誰？見鬼，他寫出來的這曲子簡直太棒了，雖然我不懂音樂，但也聽得出一首曲子是否好聽，剛才那曲子我現在想想都還很有感覺，好聽的不像話，而且直接把我聽哭了，這麼好聽，竟然沒名字？你那朋友也太懶了吧？”　　“牛人啊，能寫出這麼動聽的曲子，絕對是牛人！”　　……　　等郭正陽話語落地，趙柯、楊廣濤等人再次愣了愣，才紛紛無語的開口，甚至還有人無語的爆了粗話。　　可不是么，這麼好的曲子，寫出它的人竟然不起名字？　　“對了，你朋友有沒有把這曲子錄製下來，或者上傳到網上？”無語了片刻，溫心婭才又猛地開口，一臉古怪的看來。　　而郭正陽也平靜的搖頭，當然沒有。　　“那怎麼辦？我還想聽。”　　“我也想，老郭，再吹一次，我用手機錄下來。”　　“哈哈，對，你再吹一次。”　　……　　這首曲子的確包含了太多感情，太多動人的樂章，畢竟這是郭正陽這個活了幾十年的老傢伙，把一生中對宿命的不甘、心酸、傷感等情緒都寫了進去，這樂曲，調子輕柔悅耳，卻承載了他一生的感情，加上他自己在這方面也有天分，還經過名家多年指導，演奏水準本身就是大師級別。　　所以這曲子也絕不是一般流行音樂可以比擬的，其中的內涵和意境，足以讓任何一個聽到他的人回味悠長，久久不能自拔。　　上一輩子，那個相熟的散修去世后，郭正陽也認識過其他一些朋友，把他當親弟弟一樣看待，最後卻被人抓了生魂承受永生永世折磨的楊志明，又或者被他救過兩次，而後經常走在一起，對他芳心暗許，甚至最後不惜自爆肉身為他爭取一線生機的宋依依，和那些朋友在一起，每當他吹奏起笛曲，宋依依也永遠都是百聽不厭，靜靜坐在他身側相守相依，而且每次都被他的吹奏搞得情緒激動，哪怕是楊志明那個豪邁男兒，表面上對這樣的音樂不屑一顧，但其實也經常偷偷隔的遠遠的靜心聆聽，輕鬆就能被郭正陽的演奏左右情緒。　　所以眼前的趙柯等人只聽了一次就被徹底震住，也並不算太意外，音樂的魅力和你是修士還是凡人關係根本不大，只要是有感情的，就會被動人的笛聲把握住情緒。　　而在一群人的要求下，郭正陽卻也開始哭笑不得起來，再吹一次？而且這幾個傢伙還要錄下來？　　這……這，反正他都已經演奏了一次，似乎也不差第二次了，郭正陽只能無奈點頭。　　他一點頭，幾個年輕男女才猛地發出一聲歡呼，而後就紛紛拿出了手機。　　“快開始，我做好準備了。”　　……　　等人群里楊欣催促了一聲，郭正陽才平靜的把笛子放在嘴邊，再一次開始吹奏。　　靜靜的吹奏中，其他幾人也又不知不覺間就被笛聲抓住心扉，沉浸在了這動人心魄的樂聲里。　　雖然已經是第二次，但聽着聽着還是有人突然就又紅了眼，不過這一次，也有幾人都還能在震撼和心動中保持一份清醒。　　趙柯就是保持着一份清醒，一邊紅着眼眶看看郭正陽，再看看手機，來回翻轉間，這妹子竟是漸漸盯着郭正陽痴了起來。　　因為現在不只是樂聲動人心魄，坐在那裡靜靜吹奏的郭正陽，竟也似乎在散發著無窮的魅力，那優雅的演奏，如鮮花綻放般的手指舞動，外加俊秀陽光的帥氣容顏，都像是在產生着無窮的吸引力，讓她不知不覺間心跳越來越快，甚至連呼吸都漸漸急促，而後又逐漸變得凝滯。　　她是這樣，溫心婭也差不多，她今天還只是第一次認識東大八班的這些人，對郭正陽第一印象，雖然覺得這小子很帥，但帥哥她也見過很多，那帥氣的容顏雖然讓人都忍不住想多看幾眼，但那也只是止步於欣賞，可現在，吹奏着竹笛的郭正陽，卻真不只是帥，那種演奏時的認真和投入，帥氣飛揚的唇角輕輕鼓動，讓人心動的都有些不可自拔的美妙樂章就此開始緩緩釋放，直入人心靈深處，這樣的畫面也讓她看的、聽的心跳紛亂，俏臉都不知不覺微紅起來。　　……　　“哎，我擦，不對啊，尼瑪，這小子玩這麼一手，竟然把所有美女都迷住了。”女生們大多都被郭正陽的演奏搞得心亂如麻，既有被那樂章震撼，抓住心神的心跳和感動，又有被郭正陽賣相搞的臉微微紅的羞澀，但男生里，正擦着眼角的顧明偉卻突然看了幾女一眼，而後就在心下破口低罵。　　他會有這反應，也是因為突然發現郭正陽吹奏竹笛時的模樣好像真的特別帥，特別有魅力，讓他都妒忌，跟着才生出去觀看女生們反應的心思，結果一看，頓時就傻了。　　只不過破口低罵中，顧明偉還是又忍不住擦了下眼角，很快又被樂章抓着靈魂和思緒翻飛，因為這首竹笛獨奏，真的太動人了。

# 第一百零八章 回味無窮

　　東大校園附近，隨着一下微重的關門聲，某住宅樓內，一名五十多歲的男子就踩着微醉的步伐走進了房內。　　脫下腳上皮鞋，男子大眼一掃暢闊的客廳，雖然此刻客廳燈火通明，但並不見任何人影，不過他也沒在意，只是穿上拖鞋就走向沙發，到了沙發前向後一躺，重重靠在沙发上閉目休息。　　晚上喝的有點多，男子很快就睡了過去，就是睡着睡着才猛地一驚，抬眼看去時才發現是老伴正在往他身上搭毛毯，男子這才又閉上了眼，但幾個呼吸后，他才猛地又睜開眼，原本靠在沙发上的身子也一下子綳直，雙眼中全是驚愕。　　“你哭了？”　　可不是，此刻剛把毛毯蓋在他身上的老伴竟然雙眼泛紅，明顯是剛哭過的樣子，這，發生了什麼事？　　一下子，男子連酒都醒了，急忙站起身子看去，“出了什麼事？”　　“沒，沒什麼。”身前的婦人這才擺手，擺手的時候還擦了下眼角。　　“到底怎麼回事？”男子臉色一沉，很認真的看向身前，他這媳婦可是五十多人的人，她竟然哭了？還哭的雙眼微微紅腫，這肯定是發生了什麼大事。　　“哎，真沒事。”不過在男子發問時，身前的婦人又無奈擺擺手，肯定的回答。　　這回答明顯無法讓男子接受，再一次認真看了對方一眼，他才壓抑着情緒開口，“說吧，不管什麼事，我都做好心理準備了。”　　只是這樣認真的回答卻讓女人翻了個白眼，瞪着眼道，“真沒事啊，就是小靜讓我聽了首歌，然後感動的哭了。”　　“……”　　絕對是超出了預料太多的答案，當場聽得男子瞪直了眼，愣愣看着自家媳婦，看了好久，不管怎麼看對方都不像是撒謊，男子才一閉眼，嘴角的肌肉都開始不斷顫抖。　　他真無語的差點吐血。　　“你這是什麼反應？”男子極度無語中，婦人聲音卻猛地拔高，帶了一絲呵斥的意味。　　“沒什麼。”男子又睜開眼，伸手摸了下嘴角的肌肉，滿臉崩潰。　　不崩潰都不行啊，回到家看到媳婦哭的眼睛微微紅腫，他會怎麼想？他能怎麼想？不管是再壞的結果他都想到了，也覺得自己做好心理準備了，但事實卻是對方聽了一首歌？然後被感觸的哭了？　　他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　　“小靜，你爸在笑話我們呢！把那首歌放給他聽聽，看他聽了是什麼感受！”在男子崩潰中，婦人卻大怒，大怒着沖裏面一間卧室大喝。　　男子再次嘴角一抽，真崩潰了，什麼意思？難道他老伴以為他也會因為那一首歌聽哭？　　“媽，那不是歌，是橫笛獨奏。”在他又一次崩潰時，自不遠處卧室里也猛地響起一聲嬌呼。　　“哦，哦，橫笛獨奏，是了，你聲音放大一點，你屋裡不是有音響么，好好讓你爸聽聽。”婦人這才連連點頭，說話的聲音也更大了。　　“好了，別胡鬧了，我晚上喝的有點多，讓我睡會。”　　男子實在無語到了極限，很不耐煩的一揮手，低聲喝斥。　　這要不是閨女還在家，他都忍不住要罵人了。　　一大把年紀的人了，不要那麼幼稚好不好？？　　呵斥一聲，男子才又靠在沙发上閉目就睡。　　只不過剛閉上眼躺在那裡，一陣空靈乾淨的笛聲，突然就從不遠處卧室里飄來，清晰卻不吵鬧，一點點一滴滴彷彿清澈的泉水湧入他的耳內，讓男子身子都一僵，臉上也出現一絲愕然。　　橫笛獨奏？只聽這前奏，似乎也還不錯？　　感覺到還不錯時，後續的悅耳笛音才不知不覺加重，就彷彿醉人的春雨，悄無聲息間湧入心扉，還帶着一絲淡淡的哀傷。　　這哀傷的情愫並不重，但卻似乎剎那間就擊中了他心扉中最脆弱的一點，撩的他漸漸入神。　　美妙的笛聲依舊在泛揚，空靈透徹的犹如仙家樂曲，給人一種極為舒適放鬆的聽覺享受，讓他不知不覺間就卸下了所有心理防備，全身心投入到了美妙無比的樂曲中，就是聽着聽着，一股點點滴滴匯聚起來的哀傷，突然就在剎那間爆發，瞬間點爆了他的情緒，讓他心都一緊，揪心的疼。　　疼的撕心裂肺。　　為什麼會突然這麼心疼？這種感覺似乎似曾相識，男子心下閃出一絲疑惑，而後繼續被樂章帶着心靈行進，不知不覺的，他就突然想起了什麼。　　是啊，剛才為什麼會突然那麼心疼？　　他突然想起在母親被病魔折磨時，他的心，就是那麼疼。　　他出身窮苦，自小就沒有父親，打記事以來，就是母親一把屎一把尿把他帶大，他兄弟姐妹四個，那個時候還是生產隊的時代，母親為了養育他們，每天沒日沒夜的上工，幾乎每一個夜晚都要熬到凌晨，他兒時對母親最大的記憶就是不管什麼時候，母親就像是一個機器人一樣，辛苦勞作，原本一個年紀輕輕的婦人，卻硬是在短短几年裡把自己折磨的骨瘦如柴，落下了一身病根，為的，不就是讓他們兄弟姐妹四人有一條活路？　　等他這個大兒子辛苦拼搏，終於熬出了一點頭緒，卻沒來得及回報母親，她就已經身染重病，整日躺在病床上備受折磨，看着本就乾瘦的母親被病魔折磨的不成人形，每天都要靠着儀器為生，那種痛苦，那種折磨可不就是這樣撕心裂肺？　　原本已經過去了十多年的記憶，突然間紛紛湧現，加上耳畔動人心弦的樂聲撩撥，卻彷彿燃油波上了火堆，讓他再無法壓抑心底絲毫情緒，伸手撐住前額，漸漸把整張臉都埋在了手心。　　樂曲飄揚，輕柔的哀傷彷彿帶着無窮無盡的魔力，又漸漸分扯出一絲悲嗆、一絲憤怒，再一次撩撥着他心底深處的情緒，一段段新的記憶，也逐漸再一次在樂曲爆發中，突然就紛亂湧現，……　　“……”　　片刻后，動聽至極的美妙笛聲悄然消散，原本坐在沙发上已經淚流滿面，一隻手撐着前額插在發間，不停抓攏扯攏的男子才突然抬頭，一抬頭，看到的卻是兩張充滿古怪笑容的臉頰，一大一小兩個女人，此刻也正全都笑嘻嘻，一臉看樂子的表情。　　男子頓時呆了。　　“咔～”　　就在發獃中，活力四射的小女人才拿着手機把他一臉茫然的表情抓拍了下來。　　男子這才一驚，大怒着站起身子，“你干什麼？”　　“哈哈，爸，你真的哭了，你看。”小女人嬌笑着吐了下舌頭，更把手機遞了過來，智能手機抓拍到的畫面就是一個淚流滿面，雙目通紅，表情茫然而又痴獃的中老年男子景象。　　看着手機畫面，男子再次愣了，愣了片刻才突然又坐回沙发上，充滿失落的低聲搖頭，“你不懂，你不懂……”　　喃喃低語了幾句，男子才又猛地抬頭，充滿震驚的看去，“這是什麼曲子？竟然這麼……”　　是啊，她根本不懂他的情緒，根本不懂他究竟都經歷了什麼，因為那個經歷，早已被他掩埋在心底深處，他自認為這輩子經歷過這麼多事情，神經也早已鍛煉的堪比金鐵，再不會輕易失態，可那一首橫笛獨奏卻真有着無窮魔力，不只是悅耳動聽的讓人心醉，更在你毫無防備時就抓住了你最脆弱的心靈軟肋，讓你一次次回味那些或痛苦或甜蜜的記憶，火上澆油，動人到心碎，這看似很殘酷，但殘酷中卻又帶着醉人的旋律，讓你在殘酷中沉迷，在殘酷中感動。　　這樂曲，真的太棒了，棒的連他這個東大學而書院的院長都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我不知道。”只不過在男子追問中小女人卻又咯咯輕笑一聲，“這是有人在咱們東大bbs上上傳的，說是一首無名樂曲，還沒流傳到市面上，他只是在他朋友演奏的時候錄了下來，然後放上網讓大家聽聽，而且發帖的人還是你們書院的新生，哎，現在那個帖子真是火爆了，我也是在bbs上下載下來的，好聽死了，也不知道是誰演奏的，真的太棒了。”　　男子也再次愕然，東大的？他們學校的？還是他書院的？　　“爸，你說過幾天元旦晚會，咱們能不能請那個人來演奏一下啊，發帖的人說手機錄音，音質不清晰，和現場比起來效果差遠了，可是手機錄音都這麼好聽，哎，真想知道到底是誰演奏的，這曲子太神了，竟然讓你和媽都聽哭了，咱們東大真是人才輩出啊。”小女人再次開口，更是一臉的激動和期待。　　男子卻疑惑的道，“難道演奏的也是咱們東大的學生？”　　“是啊。”小女人利索的點頭，男子卻滿臉震撼，不可能吧，這麼有深度，餘韻悠長的樂曲，學生，能演奏的出來？一首曲子，樂曲很重要很重要，但演奏者的水準一樣很重要，演奏者水準不夠，再好的曲子也會被糟蹋的不成樣子。　　雖然有些不敢相信，但他心下卻也突然期待起來，這麼一首充滿魔力的樂曲，聽得他這麼老頭子都淚流滿面，這一刻他也真恨不得馬上想見見，到底是什麼人，能演奏出這麼出色的樂曲了。　　可是他直到現在還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竟然會因為聽着一首橫笛獨奏而淚流滿面。　　這不科學啊，一首笛曲而已，竟然會有這麼大魔力，真的太不可思議了，但很快，男子就又猛地起身，走向女兒的卧室。　　因為他突然很想再聽一遍，剛才那殘酷至極的心醉和感動，餘韻悠長，真的讓人回味無窮啊。

# 第一百零九章 這智商果然不低

　　誠如某個小女人所說，東大bbs上某個帖子徹底火了，火爆的嚇人。　　某帖子標題很普通，名字就叫做無名神曲，橫笛獨奏，不過這普通的標題卻已經被置頂在了板塊最醒目的地方，還已經被加亮設置。　　打開帖子后，主題內容就是一段mp3格式的音樂，除此之外一句多餘的廢話都沒有，可是下面的回復，才彰顯着這帖子的魔力。　　緊挨着主題的二樓回復就是一串大大的感嘆號，外加問號，標點符號幾乎堆滿了屏幕，在最後才出現一句話，我竟然聽哭了！　　三樓也是簡單一句話，驚艷，不負神曲之名！　　一樓樓下去，最前排一行幾乎都是在表達着對這首曲子的感嘆和驚艷之情，直到十七樓的發言才長了一點。　　“這位學弟，這首曲子太有內涵和意境了，短短時間我已經聽了十多遍，但是每一次聽着，心情依舊沒辦法平靜，每次都即心疼又悸動，問個問題，這曲子到底什麼名字？”　　“七樓是學姐？”　　“恩，是啊。”　　“你是哪個系的，大幾的？”　　“我說這位學弟，不要歪樓行不行，問你曲子的名字啊，刷新的我手酸，你就算泡妞也能不能先回答了問題再泡？”　　……　　發表帖子的某學弟，在終於被人問詢曲子名字后，先是歪了下心思，但很快就又被拽回主題，等他很無奈的表達自己不知道曲子是什麼名字時，卻引發了不少人的質疑和憤怒。　　突然就插進來好幾個樓層，全都是罵聲，有的是罵這傢伙裝蒜，曲子你发上去的，會不知道名字？不知道名字你在哪下載的？　　有的是罵小子別瞎得瑟了，趕快說下名字，好讓他們去找音質更好的版本什麼的。　　結果某學弟才信誓旦旦的發誓這曲子真沒名字，因為創造出這曲子的人還沒起名字，也從來沒流傳到市面上，他只是有幸聽到朋友演奏，一時驚艷，然後才再三哀求，讓對方又吹奏了一次，用手機錄下來，現在發到bbs上已經是心繫學院，讓大家搶先獨享這麼出類拔萃的美妙樂曲了。　　一下子，帖子里才又轟動了，不少人在震驚之餘，又紛紛追問這曲子是誰演奏的，而某學弟又在帖子神神秘秘的說，誰演奏的不能說，但對方卻是東大學院書院的新生，而且現場版的橫笛獨奏，效果要比這手機錄音更震撼的多。　　“哥們，你朋友誰啊，叫什麼名字？哪個班的，這麼有才？”　　“mp3里演奏者竟然是咱們東大學生？太有才了，就算不是他譜的曲子，但能演奏到這種水準，已經是標準的演奏家水平了！”　　“是啊，一首曲子，不只是要曲調好，演奏也很重要，再好的曲子如果吹奏的人不行一樣是白搭，就像是不管再好的劇本，找幾個毫無演技的人來演，一樣會成為爛片，這曲子里蘊含的意境和神韻，完全被這傢伙表達到爆棚，太牛了！”　　“我朋友說了，他的名字要保密，不能隨便外傳，他不喜歡張揚，我們就是一起玩的時候他才露了一手，所以我沒辦法告訴你們他的名字。”　　“那你是誰？”　　“嘿嘿，無可奉告。”　　……　　經過某學弟在帖子里幾經挑逗暗示，短短時間內，某個學弟在bbs上的id也火了，很快就收到了大量私信好友，甚至還有不少人加了他的qq。　　沒辦法，這帖子里的橫笛獨奏太動聽了，讓不少人都聽的心神為之深深悸動，這麼動聽的音樂，自然也有人想了解的更多一些，可這竟然是還沒流傳到市面的神曲，連名字都還沒有，發帖的人既然說他和演奏這曲子的人是哥們，那想知道更多情況，不是只能和他聯繫么？　　短短一兩個小時，某宿舍內，三台擺放着的電腦就一陣咳嗽聲不斷亂響。　　“顧明偉，只加女生啊，你別男的也加啊，哥對男生可不感興趣。”　　“那是沒問出來男女，哥只能試探，也不能太直白不是？”　　“我擦，顧明偉，怎麼加我的人，就沒一個美女？我逛了這麼多空間，長得最好的連劉芳都不如，尼妹，是不是你先篩選了一遍，把美女都挑走了？”　　“扯淡，我哪有？這是輪流分配的啊，咱們三個一人輪一個，你找不到美女，那是你運氣不好！”　　“靠！楊廣濤，這女的是誰？咱們東大有這麼漂亮，太漂亮了，她qq多少？”　　“滾蛋，說好了一人一個的，你想幹嘛？哥好不容易才找到一個美女，你還想搶？”　　……　　隨着一陣陣咳嗽聲，一個個好友加進來，某宿舍里三道身影都是興奮的開始點進一個個空間查看，一張張照片翻轉，看到姿色普通的多了，頓時一臉鬱悶，甚至是叫罵，而對對方發來的qq信息之類也愛理不理。　　可一旦發現有什麼美女的話，那就會變成一團亂，爭搶着要聯繫方式。　　今天晚上東大bbs上的神貼，還就是某宿舍三個宅男為了泡妞故意炒作起來的，至少一開始是炒作，等炒了幾次后，帖子自然就吸引來了一些關注，而後也不用費事了，這麼出眾的曲子，你只要聽一遍，自然而然就會被俘獲心神。　　而三人回來后全都蹲在電腦前炒作這一首曲子，原因也很簡單，就是為了泡妞，在帖子里，對於郭正陽的信息刻意遮掩，真不是他們被郭正陽這麼叮囑，而是故意拋出去一個神秘的由頭，吸引的那些被曲子征服的學生自動來追着他們要信息，一旦要了，男的就直接無視，女的則三個人一人一個輪流分配，……　　至於同樣知道曲子來歷的趙柯兩女，在炒作之前三人就神神秘秘打去了電話，說是別輕易告訴別人這是郭正陽演奏的，而且這是郭正陽的意思，唬住那邊后他們才動手的。　　就這麼把郭正陽賣了，宿舍里三個宅男卻沒有絲毫不好意思，反而個個乾的樂此不疲，說的也是，他們三個普通男生，什麼時候這麼受歡迎過？　　大把大把女生主動問他們要聯繫方式啊，主動和他們聊得熱火朝天，這感覺，太幸福了！　　“顧明偉，我才發現，你小子真的太賤了，這麼淫蕩的點子你都想得出來。”　　“你怎麼說話呢？要不是我，你現在能這麼幸福？”　　“幸福是幸福，不過還是要說一句，你真的很賤，就這麼把老郭給賣了。不過這才一個多小時，就有這麼多人知道，還真是……”　　“這有什麼奇怪的，這裡是校園啊，一個宿舍里只要一個人聽了，就是整個宿舍都聽了，就算一個宿舍里這時候都沒人上bbs，但隔壁宿舍音樂聲放大一點，自然就能傳到隔壁，聲音再大些，一次就是傳到了好幾個宿舍，校園可是黃金地帶。”　　“怪不得你能上東大，這智商果然不低。”　　……　　郭正陽的一首無名樂曲，在短時間就打動了無數人，幾乎是老少通殺，這形勢的火爆還超出了三個猥瑣男的預期，不過這也是不算太意外，畢竟這一首曲子，的確包含和承載了太多情緒，是郭正陽用一生的記憶和宿命譜寫出的悲歌，再加上他自己的超凡演繹，那所表達出來的內容，的確經得起沉澱和考驗。　　而且這樣的樂曲，主抓的就是傷感和不甘，只要是有故事的人，都會輕而易舉被抓住心扉間最軟弱的地帶，不由自主隨着樂曲的演奏而悸動，誰沒有幾件傷心事？誰沒有不甘、後悔的時候？　　年輕的男女閱歷少一些，就算聽到這樂章時被勾起的回憶可能淺淡一些，但那種動人心魄的旋律，卻也足以讓你心臟一次次悸動，緊揪，那種心動的美妙，足以讓九成九的人沉迷，但若是年紀大一些，閱歷豐富一些的，那就真慘了，因為年紀越大，基本就代表着故事多，一旦被樂章抓住心臟跳動的頻率，那就是足以讓鐵漢淚流滿面的大殺器，就像是某院長一樣，失態到茫然。　　只不過在這一曲大發神威時，東大校園之外某個出租房內，已經震撼過無數心靈的演奏者此刻卻愜意的伸了個懶腰，懶懶躺在床上，舒服的閉上眼，靜靜思索着什麼。　　“我現在已經到了聚靈中期巔峰，有了一定的實力，也改變了父母的命運，是不是可以去看看那些人？”　　“只不過，楊志明那個傢伙，上輩子只說了一次他是西江省的人，具體在世俗中是做什麼的，卻沒說過，西江省那麼大，我去哪找人？”　　“依依這丫頭倒是什麼都告訴我了，她老家就是黃海省的，但是現在，那丫頭上小學了沒？我記得她可是比我小了十多歲，現在也是什麼都做不了。”　　“李哥年紀比我大得多，不過現在他已經在靈域中了，我想見他，也得去靈域才能找到，但就算想去靈域看看，也要渡劫之後再去，渡劫之後我就是聚靈後期，實力強一些，去那裡才能活的更安穩呢。”　　……　　吹奏一曲樂章，郭正陽的心的確亂過一陣，不過這些情緒也早已經被他控制，而那些人和那些事，他其實也想過去看一看，但問題是關係最好的幾人，他就算想提前去看看，似乎也有些困難。　　上一輩子，他和楊志明相交莫逆，但那位表面上豪邁健朗，其實也是一個心思細膩內斂的人，他和郭正陽在一起時，根本沒有詳細說過在世俗中的生活，這不奇怪，就算郭正陽當年也沒有對他說過多少世俗中的事，他們兩個人認識的時候都是聚靈後期修士，都已經在靈域中奮鬥多年，整天都是生死搏殺，為了生存而奮鬥，談的也基本都是靈域內和修鍊相關的事，世俗？那些對當時的兩人都是很多很多年前的回憶，而他們兩個也全都是男人，男人的情感大多較為內斂，誰會經常把幾十年的事經常掛在嘴邊？　　現在他就算想看看現在的楊志明在做什麼，似乎也不知道去哪找人啊。　　至於宋依依情況則不一樣，對方戀着郭正陽，幾乎是想把自己的一切都告訴他，也想把他的一切都問出來記在心底，所以有事沒事就喜歡呆在他身邊不斷說著各種話題，郭正陽倒是清楚知道宋依依在世俗內的一切狀況，但宋依依年紀卻比他小了十多歲，上輩子，他都四十多了，宋依依才二十多歲。　　那現在呢？對方……還沒上幼兒園吧？　　也只有教導郭正陽吹奏橫笛的那位散修，現在若郭正陽去尋找的話，把握會大些，但對方此刻應該已經在靈域中了。　　靈域……　　他就算要去，也要等實力更強大些時，才能安心的去啊。　　靈域！　　入口其實也就在東海市附近！　　郭正陽轉頭看了東方一眼，東海市以東，茫茫大海大洋之中，那就是他上輩子奮鬥半生后的葬身之地。

# 第一百一十章 聚靈後期

　　“郭正陽，我是何文麗。”　　“何老師？”　　“呵呵，別叫的這麼好聽，我只是一個助理輔導員，也只是大你們幾屆，私下里叫我名字就行。”　　“……”　　“是這樣的，bbs上那首橫笛獨奏的曲子是你演奏的吧？”　　“什麼bbs？”　　“你不知道？就是你們宿舍顧明偉放到bbs上的那首曲子啊，他們說是你演奏，他們用手機錄下來的。”　　“……”　　“那首曲子太好聽了，郭正陽，沒想到你整天不說話，竟然還這麼有才，都把我給聽哭了，現在你那首曲子，真的火了。”　　“謝謝，不過那不是我寫的，是我朋友。”　　“呵呵，這個沒關係，曲子再好，演繹也是關鍵啊，你這水準絕對可以稱作演奏家了，像現在那些鋼琴家、指揮家之類，不都也是演奏別人的作品么。再比如一部電影，編劇很重要，導演也很重要，但真正拍攝時演員演得好不好，一樣是很關鍵的，而且往往那些演員才是最大的明星。”　　“何老師，你這次打電話應該不是只為了誇我吧？”　　“哦，是這樣的，過幾天就是元旦晚會，你有沒有興趣參加？如果你願意，肯定會震動全校的，你不知道，現在學校里已經有不少你的粉絲了，你要是去表演一下，可就為咱們班爭大光了。”　　“我不想參加。”　　……　　郭正陽一開始的確不知道自己被人給賣了，而且被賣到了網絡上，因為他壓根就沒上過東大bbs，連註冊都沒有。　　只不過等第二天一大早起床，他就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還是八班那個美女助輔打來的，電話里一通聯繫，郭正陽才聽得無語，對於何老師的誇獎，他倒是很有禮貌的說了聲謝謝，但對方想請他參加元旦晚會之類的事，他卻根本沒有猶豫就選擇了拒絕。　　結束了和何文麗的通話，郭正陽皺着眉搖了搖頭，但跟着就又接到了顧明偉的電話，顧明偉一開口就是道歉，很是厚着臉皮向他承認了錯誤，說沒經過他同意就把那首曲子上傳到了網上，主要是那首曲子太好了，他本着新一代互聯網的共享精神，希望把這麼偉大的作品，還有這麼出色的演繹讓更多人聽到，更多人享受到，也想讓更多人感受到郭正陽的魅力。　　郭正陽聽得牙疼，毫不客氣打斷了這室友的扯淡，顧明偉這才嘿嘿低笑着說，想讓郭正陽幫他一個忙，關係到他的終生幸福，就是答應何文麗的請求，希望他元旦晚會……　　郭正陽直接就掛了電話。　　“昨天一時失態，倒忘了叮囑那幾個傢伙，沒想到眨眼間就被他們搞的人盡皆知。”無語搖搖頭，他對於元旦晚會什麼的，根本不感興趣，也沒一點心思去表演，吹奏橫笛什麼的也只是他一個小興趣。　　現在他還在為天劫做準備，哪裡有心思跑去表演。　　收起手機后，郭正陽倒是坐在沙发上輕微敲起了手指，昨天修鍊至聚靈中期巔峰，也熟悉了手中幾件靈器的運作，那渡劫的事，也是可以提上日程的了。　　只不過還有一點，那就是那件雷電系異寶里儲存的自然雷電，在上一次伏殺某上雷宗修士時被他揮霍一空，而隨後的一個月里，因為雷雨天少了一些，他也只是儲備了七八道雷電，這麼少的儲備去渡劫可是遠遠不夠的。　　“初期進入中期的突破，儲備了八條自然雷電都壓不住天劫，這一次的天劫，那至少要儲備起上次兩三倍的雷電才行，但進入了冬季，下雨天少了不說，打雷的次數一樣在變少，如果我只是在東海市裡等着，也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馬月，還是主動出擊吧。”　　思索了一番，郭正陽才起身走向門外，走出去的時候他更拿出了手機打電話，這電話是打給輔導員任海洋的，打過去也就是請假。　　東大的課程，他平時會遷就一下，但到了修鍊的關鍵時刻，自然不會再去浪費那時間。　　隨意扯了個理由請了幾天假期，郭正陽才到了小區附近一家網吧上網。　　“現代社會交通發達，查一下附近哪裡有陰雨天氣，再去看看能不能收集自然雷電，等收集到足夠的雷電，也就可以渡劫了。”　　……　　“這裏環境還不錯，呼，終於要來了。”　　“三四天時間，跑了上千里路程，跑空了不少地方，但總算收集來了一些自然雷電，現在那寶貝里儲備了二十三道自然雷電，已經是第一次渡劫時的三倍，再多，我就很難把持住了，畢竟最近很少淬鍊身軀，雷電再多一些，我都沒能力去操控那異寶了。”　　……　　28號，長江中游地區一處偏僻的荒山野嶺之間，踏步邁上一座山頭，郭正陽放牧眺望了一下，眼中也閃過一絲滿意。　　聖誕節上午離開東海市，一直靠着現代的天氣預報在附近幾千里範圍內奔走，雖然天氣預報並不準確，讓他跑空了很多地方，但坐着動車火車，他跑的也很快，三四天，七八十個小時，也跑了幾個省，遇到了三四場自然雷雨，這三四場自然雷雨，更讓他收集到了不少自然雷電。　　做足了準備之後，郭正陽才在晚上抵達了這一片荒山野嶺，準備開始渡劫。　　查看過環境后，他才邁步走下山頂，等到了半山腰位置，才把儲物戒指里該取出來的東西都拿了出來。　　一切準備妥當，他就運轉功法開始吸納左右寶物上逸散的靈氣波動，短短几分鐘后，原本晴朗的夜空突然間陰雲密布，雷聲炸亂中，一股恐怖的毀滅氣息就從上空席捲而下。　　在這股氣息下，郭正陽也猛地皺了下眉，不過還是一鼓作氣就開始突破。　　“雖然這一次的天劫毀滅之氣要比上次強大了許多，不過畢竟只是中期進後期的劫雲！”　　“轟～”　　……　　黑沉沉的雲層里，一道雷光夾帶着無窮的壓迫奔騰而下，郭正陽才猛地抓起一側雷電異寶，抬手對準了劫雷。　　也只是眨眼間，在劫雷的壓迫下，不用他再刺激，迷你雷電中奔出一道大腿粗的電光扶搖直上，在郭正陽頭頂二三百米處狠狠和劫雷撞在一起。　　電光四射，伴隨着轟隆巨響，上空劫雷再一次撕裂着雷光奔下，下壓三四十米，迷你雷電中才又激射出一道更粗壯的雷電，洶湧而上。　　轟隆隆～　　咔啪啪！　　……　　兩撥雷霆之力一上一下，就在百米多外的空中對撞衝擊，劫雷撕碎自然雷光的趨勢也逐漸減緩，直到在郭正陽頭頂七八十米外徹底終止，而後一步步被自然雷光推着倒退。　　就這樣僵持了十幾個呼吸，在迷你雷電中的雷光盡情噴洒中，那劫雷竟然漸漸後繼無力，呼的一聲，就消散在了天地間。　　郭正陽先是一愣，跟着才不敢置信的狂喜，結束了？這一次，只靠迷你雷電中儲備的自然雷光就擊潰了天劫？　　但，但這喜色也只是剛剛開始瀰漫，郭正陽就臉色大變。　　“這一次竟然不只是一道劫雷？還有？”　　可不是，剛才那道劫雷雖然被硬生生擊潰，但，高空之上的劫雲並未消散，依舊在醞釀着驚人的壓迫感。　　而上方劫雷醞釀中，郭正陽手中迷你雷電里不管是電光還是氣勢都已經變得弱小了許多。　　剛才驅散那一道劫雷，這自然雷電的儲備也削減了六七成，這一次渡劫不只是劫雷數量多了，威能也比上次更大。　　不過劫雷也沒有給他太多時間思考，伴隨着轟隆一聲，上空雲層里就又奔下一道劫雷，郭正陽也只能再次舉起雷光對準了劫雷，而後等迷你雷電中雷光噴發，也只是一兩個呼吸，迷你雷電中剩餘的雷光就被徹底擊潰。　　上空劫雷幾乎是勢如破竹般碾壓而下！　　郭正陽冷喝一聲，一個黑色小球就騰空而起，在上空百米外綻放出道道黑芒，無窮的冰寒之氣也席捲而出，這樣的冰寒之力，倒是輕微減緩了劫雷的撕裂趨勢，但，也只是輕微減緩。　　郭正陽再次催動靈識，一柄寒光四射的飛劍就對準劫雷刺去。　　“轟～”　　也只是眨眼間，飛劍劍身就被無窮雷霆之力淹沒，而他操控飛劍的靈識同樣被雷光吞噬，但他卻不得不瘋狂催動着更多靈識保持和飛劍的聯繫，瘋狂驅動下，銳利無匹的飛劍也堪堪阻擋的劫雷又變緩了幾分。　　就是在對抗中郭正陽猛地就身子一顫，張口噴出一口熱血，上方剛變緩的雷光又猛地加速，奔騰而下。　　郭正陽也再次爆喝一聲，靈識瘋狂湧出，一劍一圓球，都在拚命散發著威能，他上空八九十米範圍的空間，都被圓球噴洒出的冰寒氣息徹底凍結，形成了一個驚粟的浮天黑冰層，但這冰層卻又處於劫雷瘋狂摧毀破壞的節奏中。　　斷裂，彌合，斷裂，彌合。而每一次僵持，劫雷都會繼續向下撲殺一段距離，距離郭正陽的頭頂也越來越近。　　他操控靈器的靈識更被劫雷時刻灼燒摧殘，給他帶來了偌大的重創，但他卻不敢有絲毫懈怠，身子顫動中，更不時噴出一口熱血。　　一點點僵持，足足過了好幾秒，在劫雷一路撕裂，都逼近郭正陽頭頂四五米處時，正僵持着的局面才猛地一轉，劫雷忽的一聲煙消雲散，就連上空的無窮壓迫感也隨之消散。　　郭正陽整個身子也猛地癱了下去，上空中正爆發威能的小球和飛劍也迅速跌落，噗噗砸在了郭正陽附近。　　“第一次渡劫，一道劫雷，這一次卻是兩道劫雷，難道下一次渡劫，會是三道劫雷么？”虛弱無比的癱在山石上，郭正陽腦海中閃過一絲意念，遙遙高空上，雲層也猛地洞開，一道道多彩光雨稀稀拉拉垂落。

# 第一百一十一章 下不為例

　　寒光閃爍，利刃翻轉，皎潔的月色下，一把泛着冷芒的匕首對着郭正陽赤裸的胸腔就疾刺了下去，但下一刻，嗆得一聲脆響，匕首卻彷彿刺上一片鐵牆，除了脆鳴之外，那匕首卻連一點痕迹都沒有留下。　　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驚喜。　　“這一次天劫，要遠比上一次恐怖了幾倍，但渡劫之後的收穫也實在驚人，我現在的身軀幾乎相當於每一寸地帶又都被五六份罪孽淬鍊過，那加上原有的堅韌，現在就算比不上下品靈器，也差不多了吧。”　　“不只是肉身的改變，就連靈海，也直接擴展的堪比聚靈大圓滿大小，只要我一步步修鍊至巔峰，那就和普通聚靈大圓滿一樣，而且以後若是獵殺來罪孽再練入靈海，那它還會繼續擴展？只要罪孽夠多，豈不是說我在聚靈後期，靈識就能比一般的聚靈大圓滿巔峰更強？”　　……　　赤裸的胸膛遭遇匕首攻擊，並不是郭正陽遭遇到了襲殺，其實這隻是在渡過天劫，吸納了劫后降落的光雨後，他自己在拿着利器實驗肉身的強度。　　一點點實驗，得出的結果也讓他驚喜莫名，這一次天劫很恐怖，但渡過之後好處也實在不錯，一次劫后淬體，差不多等於他全身都經歷過大量罪孽煉化，是全身上下每一寸肌膚，再加上上一次渡劫后的提升，現在的他，肉身每一寸地帶都比之前的左手更強，而他左手以前也只是比下品靈器的強度差一點。　　這代表的意義，也足以讓人驚艷了。　　畢竟他只是一個聚靈期修士，而聚靈期修士所使用的靈器，大多也都是中下品靈器，可郭正陽的肉身都能和下品靈器媲美！！　　這在散修當中，絕對是個小變態了。　　當然，若是比起他以前劫殺的那個上雷宗修士，對方肯定還有不少辦法輕鬆毀滅他的肉身，若是遇上現在靈域中三山一府的強橫弟子，估計更能輕鬆完爆他，但那種出身大宗門的修士，背靠大樹，各種修鍊資源想要多少就有多少，先天的優勢，的確足以讓他們甩脫普通修士太多太多。　　但郭正陽現在強大的可不只是肉身，還有靈海啊！　　不出之前預料，他在聚靈中期時，靈海大小已經堪比後期，現在突破之後靈海也自然而然又有了新的突破和改變，直接從十來個平方大小變成一個小池塘，和正常的聚靈大圓滿差不多，那隻要不斷修鍊着積累靈識，到了後期巔峰他就能比擬一般的大圓滿靈修！　　而且只要他能斬獲新的罪孽，就還能繼續讓靈海擴展！　　讓在他聚靈後期時，靈識的強度和量都能超越一般大圓滿修士。　　肉身和靈海全方位進化，都要超出同類修士太多，現在郭正陽的實力，也的確是全方位的大幅度提升。　　不過很快他又收斂起情緒，重新穿上衣裝，把其他東西收入儲物戒指，而後就快速趕向山外。　　已經突破到了後期，他也可以回學校了，回去以後就是繼續修鍊，等修為再繼續提升提升，他就可以去靈域看看了。　　因為他隨便再提升提升，就已經是標準的大圓滿靈修水準，而這個水準只要小心謹慎一些，運氣也不是太差，那在靈域中還是能得到一定安全保證的。　　而且他也很有必要去靈域走一趟，這不只是因為去了靈域可以找一找某位散修的下落，更重要的還是去了靈域，他才能買來一些提升類的丹藥，加快修鍊的過程。　　上一輩子郭正陽太窮，提升修為根本沒能力靠着丹藥提升，只能自己辛苦修鍊，而重生之後，開始那段時間他一樣是沒能力，不只是沒能力買丹藥，連去靈域的實力都不足，畢竟靈域是在茫茫東海和太平洋之中。　　入口是在海底，不到聚靈中期有了足夠的手段，怎麼去？　　但現在他修為已經足夠，而且上次劫殺還從那上雷宗修士手中得到了幾千下品靈石和一百多中品靈石，雖然這全部資產加起來也就是相當於一個上品靈石多些，但購買聚靈期丹藥也足夠了。　　一顆風華丹，上輩子時正常市價也不過是幾十個下品靈石，一件普通下品靈器的造價而已。　　如果有丹藥，幾個月時間他就能修鍊至巔峰，不藉助丹藥的話，就算他藉助各種寶物逸散的靈氣修鍊，或者直接吸納靈石修鍊，一樣需要幾年才能修鍊至巔峰。　　快速穿梭在山野間，郭正陽也是剛離開大山，還沒抵達最近的城市，一陣手機鈴聲就突然從他身上響了起來。　　等郭正陽拿出手機一看，才發現是顧明偉打來的。　　“大哥，我錯了，咱別生氣了好不。”等電話一接通，顧明偉可憐兮兮的話音也馬上傳了過來。　　郭正陽頓時一陣無奈，這幾天他一直遊走在附近幾個省份，尋找自然雷電吸納，過程里也真接了不少電話。　　助理輔導員何文麗的，顧明偉的，楊廣濤的，李淳的，還有趙柯、溫心婭，以及八班正牌輔導員任海洋等等。　　這些人，趙柯、溫心婭幾女就算了，只是偶爾提出想約他一起出去玩，郭正陽拒絕了一兩次，那邊也就不打電話了，但其他人，打來電話基本都是想讓他參加什麼元旦晚會，露一手。　　一開始郭正陽給任海洋請假的時候，那位還不知道在東大內引起轟動的神曲是郭正陽演奏的，等他走了任海洋才知道，然後就電話打來兩次，想請他表演一下，為八班爭爭光，但任海洋、何文麗等也就是各自打了兩三個電話吧，可顧明偉這廝，已經打了不下十個電話了，李淳和楊廣濤也各自給他打了五六個電話不等。　　郭正陽對這個真不感興趣，他根本不喜歡刻意去出風頭，這不是在高中時，學習成績突出能讓父母滿意，那時候為了目標，出太大風頭也無所謂，這演奏什麼的，對他毫無意義的。　　但接觸了三四個月，他雖然並沒有和顧明偉等人太親近，多少也把那邊當朋友，至少能算半個朋友吧。　　如果那些傢伙態度不好，郭正陽自然不會去理會，問題是這些傢伙每次打電話來，就是一個勁陪着說好話，道歉，哀求。　　一次兩次郭正陽自然是毫不猶豫的拒絕，但次數一多……　　“難道是何文麗逼你找我的？”在顧明偉又一次道歉中，郭正陽才無奈的開口反問。　　顧明偉一聽這口氣，頓時大喜着道，“怎麼會，我的女神可不是那種人，是她一直發愁請不到你，我才想幫她解決這個麻煩，到時候自然能在女神心下留下好印象，哥們真求你了，這可是關係到咱的終生幸福啊，你幫我這一次，以後哥們什麼都聽你的。”　　郭正陽也又聽得一撇嘴，就算他答應了，能讓何助輔對顧明偉留下一個好印象，但提到解決終生幸福什麼的也太不着邊際了吧。　　何文麗不管怎麼說也是東大研究生，怎麼可能因為這一點事就對顧明偉那廝芳心暗許？　　再次無奈搖頭，郭正陽才又開口道，“我聽說你們拿我的曲子炒作，三個傢伙每個人至少加了幾十個美女，李淳還勾搭了一個外國研究生，你的目標應該有很多啊。”　　可不是么，一開始郭正陽什麼都不知道，但這幾天一個個電話接過來，什麼事都一清二楚了，對於當初三個室友玩了一招神秘把戲，個個搞到手幾十個女生的聯繫方式，這事，真讓他無語的想給那邊一人一巴掌的。　　全國那麼多人上大學，他一群室友竟然都這麼極品，這得是倒了多大的霉？　　只是就算無語，還有點生氣，可面對事後三個活寶一次次道歉，他也真不能真給那幾個傢伙幾耳光吧？　　“話不能這麼說，我對咱們何女神可是一往情深啊，只是以前她以前根本不鳥我，哎，這次是她主動加我的，機會難得啊……這两天我都以拉你的名義請她吃了兩頓飯了，也讓她深深了解了哥們的內涵，正是發展的關鍵時期啊。”顧明偉則再次開口，一開口就是滔滔不絕，反正是吹得天花亂墜，說是發展多麼快，感覺多麼好，就差郭正陽這最後一根稻草，就能壓垮女神對他的戒心了等等。　　“晚會在什麼時候？”　　實在聽不下那邊大才子的滿嘴胡言亂語，郭正陽翻了個白眼，才打斷對方的話音。　　“31號晚上，雖然現在學生會那邊應該已經搞定整個策劃，估計都在綵排了，不過只要你答應下來，這就不是問題啊，只要你答應，那邊肯定可以更改策劃流程。”顧明偉這才哈哈一笑。　　郭正陽在靜靜聽完之後，才平靜的開口，“只有這一次，下不為例。”　　“你答應了？好！好！哈哈，一次，一次就夠了！”　　聽着手機對面歡快的笑聲，甚至在這笑聲附近還有另外兩道驚喜的笑聲響起，更有人在喊着他馬上約誰誰誰之類，郭正陽這才果斷掛了電話。　　這一幫傢伙，真的太沒品了，三個人都拿他當泡妞工具了，擦。　　不過郭正陽自身雖然屬於情感內斂的人，但他也真不是沒感情，面對室友一次次死不賴臉的請求，他最終還是沒能保持住一貫的冷漠。　　無奈嘆息一聲，把手機收進口袋，郭正陽才又快速奔跑向附近最近的城市。

# 第一百一十二章 今天沒遇到那小子，還不錯

　　“蘇雅，明天晚會你去看不？”　　“元旦晚會？”　　“是啊。”　　“不去，那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如上會網得了。”　　“真不去？我可是聽說明天會有特別演出。”　　“特別演出？那又是什麼？”　　“就是這幾天那首爆紅的神曲啊，橫笛獨奏，聽說那個學弟也加入節目組了，會在明天晚會上現場演奏。”　　“真的假的？那曲子可好聽了，在這之前我從來沒想到簡單一根笛子也能吹出那麼好聽的音樂，要是有他演出，那我得去看看。”　　……　　剛剛渡過了聖誕節、即將迎來元旦節的東大校園內，此刻充滿了一片節假日的輕鬆氛圍，但原本平靜輕鬆的校園裡，隨着一條流言不脛而走，突然間就有不少學子對明天即將到來的晚會期待起來。　　說起來，元旦晚會放在三十一號晚上，這個時間大學校園已經迎來了假期，除了參加表演的一些學生之外，剩下的學子，通常情況下也只有一小部分才會去觀看這個晚會。　　畢竟現代社會各種娛樂項目實在太多，也太讓人眼花繚亂了，區區一場由校園內學子演出的晚會，很多時候還真的很難吸引來太多觀眾，只是這一次隨着某流言的傳播，卻真有了大把學子紛紛改變部分流程規劃，只等着明日的晚會來臨了。　　經過幾天時間醞釀，那一首在東大bbs上爆紅的神曲，的確已經征服了太多學子的心神，雖然沒幾個人知道這曲子到底是什麼名字，也沒人知道究竟是誰演奏的，但這並不妨礙那絕妙的樂曲俘獲人心。　　而那演奏者的神秘，更是勾起了太多人的好奇，那麼好聽的曲子到底是誰演奏的，雖然知道是個男的，但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那麼小的年紀怎麼會有這麼出眾的演繹水準？等等等等，未知的一切，的確太容易讓人好奇了。　　現在突然有消息說那個神秘的演奏者要在明天登陸學校院校的晚會，那想見一見這神曲背後之人的廬山真面目的，也太多了。　　“明天你們打算去看學校的元旦晚會？不是吧？”　　“怎麼？”　　“沒，你們也是為了聽那首橫笛獨奏吧？不過話說那首純音樂聽起來雖然不錯，但網上已經有下載了，也沒必要刻意去元旦晚會上聽吧，多浪費時間。”　　“我說古博，我又沒非要拉你一起去，你不去就算了，少在這嘰歪，反正我覺得很值。”　　“……”　　……　　原本平靜的校園已經漸漸熱鬧沸騰起來，等又有幾道身影從一片林蔭道走過，伴隨着輕微的爭執，一名年輕男生臉上雖然有着不屑，但還是無奈的搖了搖頭。　　這男生若是郭正陽在場，絕對一眼就會認出來，這正是他開學前認識的幾個二代之一，一直在追求馮曉菲的古博，在古博身側一樣是郭正陽的熟人，正是曾穎、馮曉菲、以及顧明程。　　“古博，今天你是自找難受，現在曾穎可是那神秘傢伙的粉絲了，你還說他壞話。”倒是在古博搖頭時，馮曉菲噗嗤一笑，笑着打趣了古博一聲。　　郭正陽那首樂曲，最能勾起傷心人的回憶，這階段的曾穎明顯是正容易被樂曲左右的時候，當然，這種傷心事若是被音樂溝動心神，牽連的大哭一場，對人來說反而是好事，傷心的情緒發泄出來，總比憋在心裏好得多。　　而一旦你被樂曲牽引的心亂如麻，也只會越來越覺得這曲子棒，所以曾穎在幾天內被樂曲感染的大哭幾場之後，的確已經成了某人的粉絲，越來越覺得那曲子太棒了。　　古博也又被說的乾笑一聲，才摸摸後腦勺，“嘿，算我錯了，行不，大小姐，聽就聽，我其實也是慕名過去的，對那演奏者神往已久了。”　　一番話直說的曾穎連翻白眼，馮曉菲也一陣怪笑，不過古博很快就又道，“對了，曉菲，郭正陽最近在做什麼？好久沒見那傢伙了。”　　“我怎麼知道。”馮曉菲卻瞪了古博一眼，這傢伙擺明是故意的，她就不信他不知道她和郭正陽之間基本沒什麼聯繫。　　“哈，我就是隨口一說，也不知道明天晚會會不會見到他，說不定那小子也會去看呢，不過我估計，他去也最多就是看美女，去欣賞音樂，他還沒那藝術細胞吧？”古博的確是故意的，雖然也知道那個情敵和馮曉菲能成的概率低的已經可以忽略了，不過他還是不放棄一切打擊小郭的機會，神曲這事在校園裡這麼轟動，好多人都奔着這曲子準備看下晚會，那郭正陽會去的可能性也是不小的。　　到時候一群人未必能遇上，但遇上的概率也有。　　就算那傢伙和馮曉菲能成的概率低，可誰讓那小子那麼帥，加上他和馮曉菲還是父母之命，雙方家長都極為滿意，以前兩個人不成，也是因為郭正陽一直表現的對馮曉菲沒一點意思，才讓馮曉菲越來越惱，覺得她自己好像是被父母逼着非要倒貼對方似的，才對他越來越不爽，但萬一那小子哪天真的突然追求馮曉菲，對馮曉菲好起來，以那傢伙那麼帥的資本，還有雙方父母的說和，他還真覺得潛在威脅依舊很大。　　能多打擊一下，他當然不會錯過這機會。　　“他去不去關我什麼事？我是去聽音樂的。”馮曉菲則驕傲的一仰頭，輕哼一聲，的確，郭正陽去不去和她有什麼關係？自從上次見面說了那麼幾句后，她心下也早就放開了。　　最多也就是對郭正陽對她毫不感冒的行為多少有點不忿，覺得那傢伙有眼無珠罷了，自己這麼一個漂亮的大美女他竟然一點沒興趣，實在有些傷人，但這樣的不忿，還遠達不到記恨什麼的，只是小小的不舒服而已，就像是當初她對郭正陽說的話一樣，以後若是能找一個比郭正陽更優秀一百倍的傢伙，把那傢伙徹底比下去，那自然而然就出氣了。　　除此之外，她對郭正陽可沒一點其他情緒了。　　而明天去參加晚會，她也只是去聽那個神秘學弟的橫笛獨奏的，有句話她之前沒說，其實在聽了多次那神秘樂曲后，她也算是對方的小粉絲了。　　能有機會欣賞到對方的現場演奏，她也很期待的。　　期待中，時光一點點流逝，到了31號晚上，東大榮輝堂附近晚會還沒正式開始，已經變得人影憧憧，熱鬧程度遠勝往昔，不止正式的晚會地點，一座寬敞舒適的階梯式大會堂里很快就坐滿了人，就是榮輝堂外的綠茵地上，也到處可見來往的身影。　　這種熱鬧也讓承辦晚會的學生會方面大為振奮，能不振奮么？晚會還沒開始，禮堂里已經座無虛席，甚至還有不少人直接是站着，哪一屆晚會都沒這一次這麼火爆啊。　　也當然，承辦方的學生們也知道大多數校友過來都是為了什麼，不過他們卻不可能直接把那個帥氣飛揚的學弟推到人前。要不然人家一表演，後面的節目肯定演不下去了啊，之前試聽了那學弟的一次獨奏，所有人都被震得無語，所有人也肯定，和那位真正國際化大師級的演奏家比起來，其他學生們的表演的確太幼稚，真要一開場就把那位帥哥學弟拉出來，後面的晚會肯定得崩盤。　　這就像一群普通影視學院學生在表演演技，突然請來一個國際化大影帝登台，誰敢放在最前面？　　等主持人走上舞台，興奮的掃了眼台下時，心情也再次激動起來，不能不激動啊，今天不只是學生多，還有好多校領導，前幾排幾乎坐滿了老人家，全是老領導，老教授什麼的，以前的晚會雖然也有領導賞光坐鎮，但絕對沒有這麼多啊，這麼多老人家過來，意義不言而喻，這一屆的晚會的確是空前盛況！　　不過主持人也並沒有亂了陣腳，而是很快就把晚會拉開了帷幕。　　各種基本流程走過，一組組學生表演也正式登場。　　只不過一開始，台下眾多觀眾都還是在認真觀看欣賞，不時爆發一陣掌聲，但漸漸的隨着節目流程行進，台下卻也有不少人都鬧起了意見。　　他們早早過來等待，期待的可不是這些普通的表演，若是上台的是他們認識的還好，若是不認識的，那大部分表演比起現代化各種娛樂來說，的確有些不咋地，吸引力太不夠了。　　“有沒有搞錯，這都多久了？那位呢？還不上場？”　　“是啊，這都等了一兩個小時了，有幾個美女還不錯，但除了那幾個，其他節目看的我想睡。”　　“那個學弟怎麼還不場？鬱悶死我了。”　　……　　學生們素質還可以，就算心下都各有期待，隨着時間流逝心下也有了些煩躁，但就算台上有誰表演的不好，也至少沒人起鬨什麼的，若是有表演的還不錯的，一樣不會吝嗇掌聲。　　但台下更多人還是逐漸開始亂嗡嗡的私語，就是前排的一批批老人家也都漸漸有些走神，心不在焉似的，這情況落入承辦方眼中，也無疑讓不少人苦笑連連。　　不過晚會還在正規流程下進行，直到又過了一陣子，晚會逐漸接近尾聲，下方觀眾們反應也越來越大，逐漸有受不了的趨勢時，主持人才急急走上台前。　　先是客套的感謝了一下觀眾，總結了一下晚會，而後才如釋重負般笑道，“晚會已經到了尾聲，不過相信大家也都知道，接下來還會有一個重要節目，這次出場的演奏者，可以說已經是咱們東大名人，今天晚上很多人都是為了一睹這位神秘學弟的現場演繹，才來觀看晚會，而等了這麼久，相信這位學弟也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下面就有請學而書院八班這位學弟為大家帶來精湛的橫笛演繹……”　　“嘩～”　　禮堂里，等的有些走神的老人家們，頓時就齊齊精神一震，後方眾多學子同樣精神大震，一陣如潮的掌聲轟然泛響，伴隨着熱烈的掌聲，更有不少人從外面急急走了進來，短短片刻，禮堂里就連走道之類位置都幾乎站滿了人。　　所有人都充滿期待的看着舞台，期待着某人的登場。　　“出來了，終於出來了！”　　“現場演奏肯定要更出色，終於能聽到現場演奏了，也不知道這位學弟帥不帥，主持人太該死了，到現在還在玩神秘，也沒介紹他的名字。”　　……　　會場第五排，已經是很靠前的位置，伸出兩雙小手鼓着掌的馮曉菲和曾穎都是激動的盯着舞台入口，興奮不已的低呼。　　等了這麼久，終於要等到那位神秘學弟的登場了，不容易啊。　　久久的等待終於要實現，那位也終於要在人前揭開面紗，現場演繹，這感覺，真的讓人小激動。　　而坐在馮曉菲兩人身側的古博，倒也在鼓掌中快速打量着左右，打量着幾遍后，還是沒看到什麼身影，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今天沒遇到那小子，恩，還不錯。

# 第一百一十三章 神了

　　只不過，等古博剛鬆了一口氣，轉頭看向台上時，馬上就當場一愣，徹底呆了，傻傻看着從舞台通道走出的一道身影，古博當場瞪直了眼，人都僵了。　　不只是古博，一連兩聲充滿震驚的嬌呼更直接從他身側響起，卻是馮曉菲和曾穎也看傻了。　　能不傻眼么，任她們之前千想萬想，也沒想到那個讓她們期待了這麼久的神秘學弟，竟然會是郭正陽！　　此刻的郭正陽，在萬眾期待中平靜走下，一身得體的休閑服飾烘托，真把整個人襯得帥氣飛揚，俊美的五官，高大帥氣的身形，加上面對成百上千道關注的目光，郭正陽不止沒有像之前一些同學那樣一出場就帶着些微的小緊張、不自然等情緒，反而嘴角一直帶着一絲從容不迫的微笑，這微笑不止看得人賞心悅目，更也能給不少人都帶去一種安寧平靜的氣息，充滿了男性的陽光和陽剛魅力，更感染的不少人都也不知覺平靜下來，就彷彿有一股無形氣場如影隨形，潛移默化着身邊所有人。　　那種溫和陽光中卻帶着一絲小霸道的感染力，的確讓太多人都猛地一呆，直接看的太多女生雙目泛光。　　所以這一刻，發出驚叫的也不只是認識郭正陽的一些人，也包括不少和他素不相識，只是被剎那間的光彩迷惑的人。　　“好帥啊！”　　“這就是那個神秘學弟？”　　“嘶，這傢伙竟然這麼帥？還那麼有才？”　　……　　一片低聲驚呼中，正在發獃的馮曉菲才猛地驚醒，而後看看台上郭正陽，她眼中還是滿眼的不可思議，因為她根本不敢相信郭正陽這樣的傢伙竟然能演繹出那麼有深度的樂曲，她同樣萬分不願意相信，自己期待了那麼久的神秘才子，竟然會是他……　　這個曾經讓她鬱悶了很久，而且還在心下發誓以後一定要找一個比他好一百倍的人，再帶到他面前炫耀一下。　　可現在……　　“各位老師，學長學姐，還有大一的同學，祝大家元旦快樂。”　　而舞台上，不管下面人群反應如何，郭正陽只是在走到舞台前擺放的一張高腳椅之前後，就平靜的開口，他也沒有說什麼廢話，只是簡單祝賀了一下在場所有人節日快樂，而後就介紹了下自己名字，然後說代表八班為大家獻上一首橫笛獨奏。　　從容不迫的開場白之後，台下才猛地又爆發起了一陣轟烈的掌聲。　　“小傢伙挺有型的，颱風不錯，見到這麼多人一點都不緊張，看來以前也見過不少市面。”　　“呵呵，颱風什麼的不重要，關鍵是能力，我可是很期待他的演奏，多少年沒有這麼感觸過了。”　　“老常，你可是收了一個好學生啊，不過等下千萬別被你這學生搞得在大庭廣眾下哭鼻子啊，那可就糗大了。”　　“我看這是你自己的擔心吧。”　　……　　如潮的掌聲中，前排一些老人家也不吝手掌，很是拍了幾下，而後才又紛紛竊竊私語，他們這麼多人會在今天過來看這晚會，可不就是為了等着聽一聽那樂章的現場演繹么，這一群老頭子也大多都是有着豐富的閱歷，但正因為閱歷豐富，才會更加容易被觸動、感動，比如學而書院常院長，曾經聽一首手機錄音都感動的淚流滿面，現在終於有機會聽到現場演繹，那還真是充滿了期待。　　掌聲里，台上郭正陽其實也清楚聽到了台下不少私語，不過他一樣沒在意這些，只是笑着道了謝，就轉身走回高腳椅坐下，又靜靜等了幾個呼吸，台下掌聲褪去，他才再次沖台下點點頭，抬手把橫笛放在了嘴邊。　　剎那之後，空靈透徹的笛聲，就從舞台上散發而出，透過頂級的音響設備清晰泛揚在整個會堂。　　熟悉的樂章，曲調是一樣的，但凡到場的，幾乎都已經不止一次聽過這首曲子，但真的有郭正陽親自來演繹，面對面聽着熟悉的樂曲，台下無數觀眾卻猛地又都精神一震，紛紛在各自眼中臉上泛濫出一絲驚喜，驚艷！　　是驚艷，手機錄製畢竟只是手機錄製，再好的手機，錄製后的產品也遠無法和現場演繹帶來的震撼相比，因為只有現場，親耳聆聽着演奏家的傾訴，才能深深體會到樂曲的神髓，那就是感情的投入起伏。　　再好的手機，也不可能把郭正陽演奏時的感情完全把握錄製。　　而缺少了感情的樂曲，又怎麼能和現場聆聽相比？　　短短片刻，會場里就徹底陷入了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是靜靜關注着台上，關注着那宛如童話中走來的優雅美男子傾情演繹的絕美樂章，各自感情也都隨着樂章的流動而跳動，等一顆顆心臟又被樂曲把握、抓攏，心疼、悸動，又或者各種不知名的體會紛紛湧現。　　再堅強的人，也難以承受這麼動聽撩人的樂曲撩撥，不知不覺就又有人或渾身緊繃握緊了拳頭，或渾身鬆軟靠在座位上閉目無聲。　　又或者控制力差一些的，已經再一次被感動的雙目泛紅。　　這才是真正的樂曲魔力，親耳聽着大師級水準的演奏家釋放演繹，那種衝擊和觸動，足以讓人徹底迷失。　　不知過了多久，優雅的演繹已經消散，但大廳里卻依舊安靜寧和，等逐漸有輕微的抽泣聲泛響，正在魔化狀態似的人群才紛紛驚醒。　　下一刻，坐在最前排的一位位老者都是猛地站起身子，或紅着眼，或任由淚水滑落眼眶，用力鼓起了手掌。　　“嘩嘩～”　　掌聲由小到大，直到泛濫無邊，而且久久不息，台上郭正陽才再次站着向台下道謝，謝了一番，他才平靜走向台後。　　“神了！這小傢伙，竟然又把我感動的哭了，哎，一世英名一朝喪啊！”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啊，我來之前已經聽了好幾遍這曲子，以為已經可以控制好情緒，只是想欣賞一下現場的感覺，沒想到，……”　　“老常，你牛大了，一個新收的學生，竟然把咱們一幫子老頭子都感動哭了。”　　……　　安靜的背影走向台頭，其實多少帶着一絲落寞，看着那背影，幾個老者都是滿目驚艷和讚許，但那略帶一絲落寞的背影，落入會堂里大部分女生眼中，卻又讓不少女生給震的目露痴迷。　　剛才那一場演繹，絕對是完美。　　不只是樂曲動人到了完美驚艷的程度，就是演奏者本身一樣充滿了無窮的魔力，那的確不只是一個帥氣的男生，而是一個即優雅又風度翩翩，卻又充滿內涵，更似乎帶了一些小傷感的完美異性，這一刻，那略帶寂寥的背影，的確讓不少女生心跳加速，雙眼中明顯還有不少人都帶着淚光，但卻又不可遏制的心跳加速，面頰微紅。　　至於男生們……　　“我們可是好哥們，他那笛子還是我買的呢。”　　“我怎麼覺得他這個人充滿了故事呢，要沒有足夠的閱歷，只是靠天賦，時間再長也很難把一首曲子演繹的這麼精彩啊。”　　“其實他的事我多少知道一些，等有時間再告訴你。”　　“真的？”　　……　　中間某一排座位上，顧明偉眉飛色舞的對着身側一名性感撩人的美艷女子講解着什麼，在他不遠處，身材瘦乾的李淳則是多少帶着一絲靦腆，輕聲安慰着一個被感動的依舊還在低泣的乖巧女孩。　　至於楊廣濤，這傢伙仗着有點小帥，以及其他幾分手段，已經把一個甜美可人卻哭紅了眼的妹子攬在懷裡，細聲說著什麼，很快也讓那女子驚訝的抬頭，滿臉驚喜。　　但第五排位置上，不久前還帶着驚喜的古博此刻卻滿臉糾結和心碎，轉頭看看依舊還在發獃的馮曉菲，再看看坐在他和馮曉菲中間，一邊抽泣一邊擦着淚的曾穎，他真心碎了啊。　　那個神秘的學弟，怎麼可能是郭正陽？　　而且那不只是郭正陽，他這一首現場演繹，不只是樂曲還是本人，都充滿了無窮的魅力，看看馮曉菲傻到現在還在關注着那已經無人的舞台，就說明了很多事了。　　這傢伙太賤了，他在舞台上怎麼可能玩的那麼帥？　　帥的讓他都升不起妒忌的心思，因為他清楚知道，換了是他上去的話，別說拿出什麼令人震撼的演奏了，只是面對下面成百上千的目光關注，都足以讓他緊張的話都說不清楚了，可那小子呢……　　“你真衰，碰上這麼一個對手，哎。”在古博心碎中，坐在他身側的顧明程倒是嘿嘿一笑，伸手在古博肩頭拍了下，滿臉的幸災樂禍。　　這一句話卻差點說的讓古博吐血，因為他其實很清楚，郭正陽那廝，恐怕從來就沒把他擺在對手的位置上看待過，這才是最讓人憋屈的啊。　　“這小子火大了，雖然咱們比家世不比他差，但比能力，真的差太多了，他一首曲子感動了這麼多老傢伙，這些老傢伙又都是門生遍天下，比咱們家裡還牛的學生也不止一個兩個，這麼多人對他這麼讚賞，哎，你呀，完蛋了。”古博憋屈的吐血，顧明程則再次幸災樂禍的開口。　　這也直接讓古博臉都綠了。

# 第一百一十四章 一定要拿下

　　轟動！　　東大這一年的元旦晚會，的確是取得了轟動性的效果，原因就是郭正陽最後上場，上演了那麼一首橫笛獨奏，差不多聽得現場六七成人都忍不住或紅了眼或淚流滿面，而在那略顯寂寥的背影下場時，久久不息的掌聲，更足以說明了這場演奏究竟有多麼成功。　　當天晚上，等有人把刻意錄製的錄像傳到互聯網上時，這一首純音樂也再次引發了極大的轟動。　　其實在之前的幾天，也有人把bbs上的那首手機錄音傳到了網上，不過那首曲子並沒有引起太大的波瀾，主要是因為bbs上的曲子，曲子沒名字，演奏者也無名無姓，能在校園裡短短時間就引起轟動，關鍵還是得益於校園的特殊環境，就像是顧明偉曾經說的，校園裡，一個宿舍挨一個宿舍，一個人宿舍里一個人聽到，就是全宿舍都聽到，一個宿舍聽音樂時聲音放大一點，就能傳遞到附近大片宿舍里，而且演奏者雖然無名，但卻的確是東大學生，這也無疑會讓其他東大學子倍感親切，畢竟大家都是一個團體，都是一樣的身份，很容易就引起了轟動，但若是放在校外的花花世界，這樣沒有曲名，沒有演奏者名字的純音樂，就算質量極為出類拔萃，可若是不得到大量宣傳，也很難在短時間引起太多人關注。　　所以前幾天那首mp3格式的曲子雖然已經傳到了外面，但幾天時間也就是積累了十幾萬的點擊量，在人群中默默傳揚。　　但這一次，晚會現場的演繹，卻很快就點爆了網絡。　　因為這一次，噓頭變大了。　　把剪輯過的視頻上傳到某主要視頻網站后，上傳者似乎生怕標題不夠拉風，也為這視頻起了一個非常拉風的名字。　　“東大第一帥哥元旦晚會傾情演繹，動人樂曲聽哭數百人。”　　一個東大第一帥哥，在如今網絡時代，這本就是容易引起好奇的，而後一首曲子聽哭數百人，無疑更會引起太多人好奇。　　加上這還是視頻，有清晰畫面，不再是簡單的手機錄製出的mp3，所以當上傳到某主要視頻網站后，31號當晚短短几個小時時間，這帖子就吸引了十幾萬點擊，而且很快就被頂到了視頻網站主頁。　　而在視頻之下的留言回復，也在短短時間內暴增到了幾十頁。　　“不可思議，一根簡單的笛子，竟然可以吹出來這麼震撼的樂曲？”　　“一樓明顯沒見識，好聽的笛曲多着呢，你去找找雨碎江南，笛子和琵琶合奏的，雖然那首和這個比起來還是差的遠，少了太多心跳感和悸動，已經更是相差太遠，但也不比那些流行樂差。”　　“好帥啊！東大這種名校，竟然也有這種頂級帥哥？”　　……　　“呂松賢版本的琴笛合奏不是也超好聽么？小時候可覺得那是最好聽的音樂了，這都是金曲啊，不過和這首比起來，哎，純粹的笛聲，竟然能有這種魔力，怪不得聽哭了那麼多人，我只是看一個視頻，竟然都被感染的哭了，聽着的時候，不知不覺就心裏發緊，頭皮發麻，那種心靈上的震撼，太驚人了。”　　“七樓太扯了吧，那個版本是琴簫合奏，有沒有常識。”　　“有沒有常識我不知道，我只知道笛子是橫吹，蕭是豎著吹，而電視里放這段音樂時，演員都是橫着吹的橫笛。”　　“聽你這麼一說，我怎麼也覺得怪怪的，難道是bug？國內的電視劇出現bug倒也是常事。”　　“管他是不是bug，咱們說這些只是給你們證明一下，不是只有吉他鋼琴才能彈奏出好聽的音樂，流傳上千年的樂器，但遇到大家演繹名曲，絕不輸給那些國外的頂級樂曲，而視頻里這個傢伙，演繹水準簡直絕了！”　　“好聽，心疼死我了，還有那個傢伙好帥啊，晃得我眼暈。”　　“這歌能不能下載到手機上，太好聽了！”　　……　　一連幾十頁回復，滿篇都是震撼感動的字眼，也真有太多人在欣賞了視頻之後被裡面的巔峰演繹震撼的不知所措，現代社會，基本都是各種潮流樂器和音樂的天下，充斥眾人耳膜的也大多都是鋼琴、吉他、架子鼓等各種現代化、西方化的樂聲，而突然間出現的這麼一首頗有古風的橫笛獨奏，那種空靈乾淨的美妙曲線，讓人驚艷震驚的動人樂章，以及幾乎是聽兩個就要哭一個的感動節奏，短短時間讓這視頻徹底火了。　　甚至為了這個，都引出了一些人對於樂器的評價和爭執，當然，在這些爭執中，對於視頻里郭正陽的演繹同樣有無數人充滿了讚譽，也同樣有不少人只是感慨着好帥，似乎短短時間，郭正陽的無窮魅力就透過這一個小小視頻傳遍了大江南北，征服了無數坐在電腦前的男女一樣。　　而這個視頻，等到了第二天，也就是正式的元旦假期時，點擊量更是狂猛飆升到了百萬之數，被它震撼和震動的人群，也無疑還在快速增加。　　這首曲子，同樣在短短時間里又成了新一代神曲，不過這樣的神曲卻又似乎和以前那些爆紅的網絡神曲不一樣，以前那些神曲，有得是靠搞怪取勝，有的是靠莫名其妙的嘈雜喧囂莫名其妙爆紅大紅。　　但這一首曲子，但凡聽過的，卻都是被那種近乎完美的悅耳旋律吸引，被裡面蘊含的豐富情感起伏而感動，悸動。　　以前的神曲，大多都是讓年輕人聽了覺得嗨，被年輕人奉為經典，但這一次，主動熱捧的卻大多都是有了一定年紀，而且年紀越大，聽着越動心的。　　這裏面的種種差別，也絕對是很大很大的。　　“老闆。”　　東海市，一家富麗堂皇的摩天大廈內，一名上了年紀的男子正抱着一個美艷女子在老闆椅上嬉鬧，門外卻突然響起了一陣敲門聲，跟着還有略顯急促興奮的低呼，這雖然打亂了中年男子的享受，讓他猛地皺了下眉頭，但隨後還是伸手在美艷女子臀上拍了下，才對外開口說了聲進。　　等辦公室大門被從外推開，一名三十許的青年也猛地踏步走了進來，此刻的青年，雖然衣冠整齊，看上去風度翩翩，但雙眼卻竟然有些泛紅，樣子看上去有些怪怪的。　　“小宋，出了什麼事？”一看到青年眼眶泛紅，中年才詫異的開口。　　“是好事，老闆，現在網絡上又冒出了一首神曲。”青年這才興奮一笑，踏步來到了辦公桌前。　　中年頓時一呆，而後才不以為然的道，“情況怎麼樣？”　　“作曲的是誰不知道，這個應該只有演奏他的人才知道，而那演奏者就是咱們東海的，我肯定這是這首曲子第一次面世，而那人的演奏也真是絕了，我都被感動的哭了。”青年邊說邊翹起大拇指，滿眼讚許。　　中年這才又詫異看了青年一眼，他們公司可是東海市最大的音樂公司，雖然比不上滾石、華納那種字號名聲響亮，但也絕對是國內數得着的，而眼前的青年，在音樂鑒賞上的水準自然也是沒的說，不然不會被他委以重任。　　現在一首曲子竟然把對方都聽哭了？　　詫異了之後，中年才也生起了一點興趣，又好奇的看了過去。　　青年才馬上道，“現在那首曲子的視頻就在網絡上，你稍微搜一下就能看到了，昨天上傳到現在，點擊量已經有好幾百萬了，而回復也全都是讚譽。”　　解說中，中年才很快打開電腦搜索了起來，等辦公室猛地泛起一道動聽的笛聲時，中年才滿臉古怪的聽了起來，因為他實在沒想到這會是東大的元旦晚會上出現的神曲……　　但聽着聽着，中年整個人卻漸漸靠在老闆椅上不言不語，身子也陷入一種極為奇妙的節奏，雙拳時而緊握，時而猛的一顫，足足過了好久，樂聲消散，房間里依舊是靜靜無聲。　　靜了好幾分鐘，才有一聲好帥啊的驚呼響起，一下子，中年才也被驚醒過來，卻也有些雙眼泛紅。　　紅着眼掃了下不知覺走在他身後的美艷女子一眼，中年才又馬上盯着視頻觀看，一條條回復看下去幾遍，他才收斂情緒抬頭道，“曲子一定要買下，最好再把這個人簽到咱們公司？這傢伙的外表就是標準的偶像級歌手，再加上這麼驚艷的演繹水準，是個寶貝。”　　“他似乎才是東大大一的學生，而且曲子似乎不是這人寫的，以他的年紀和閱歷，能演繹到這種地步已經是讓人震撼，若說譜寫，……”　　“不管曲子是誰寫的，砸錢就行，他只是個大一學生而已，開價五十萬，不行就一百萬，他還能有錢不賺？這首曲子，完全可以開拓一個新的市場，現代音樂市場越來越難做，到處都是外來的电子樂器獨霸市場，這一首充滿古風的橫笛獨奏，倒是一個炒作的好路子，而且還可以打上發揚傳統文化的招牌。”　　等中年一次次話語落地，前面的青年頓時也聽得雙眼一亮，笑着道，“老闆英明。”　　是啊，他能想到的，中年只是聽了一邊就想到了，這的確不是笨蛋。　　這首曲子太有內涵了，完全可以針對中老年人市場，閱歷越豐富的，只會越容易被感動觸動，這可不就是開闢新市場么。　　曲子要買下，那個東大校草也要買下啊，這都是寶，雖然他現在也有些擔心，一個東大學生，那可是全國名校，和北大清華一個檔次，但這事，應該也不難吧，畢竟東大學生也不是誰都能輕易見到幾十萬上百萬款子的，如果能輕鬆砸暈了對方，那就好辦了。　　不過這件事一定要辦的快才行。　　以這首曲子的內涵和火爆程度，他要是不快一點動手，必然會被別人搶先的。

# 第一百一十五章 很不錯

　　“自強同志，早啊。”　　銘川市市委家屬院，等郭自強從一棟樓內走出，邁步走向大院外時，卻沒想到自他身後驀地響起了一聲輕笑。　　等郭自強轉身看去，眼中才閃過一絲詫異，吳市長？　　和他打招呼的，可不就是銘川正牌的吳市長么，這還真稀罕了，要知道郭自強只是剛榮升不久的副市長，常委常務統統不是，分管工作也比較邊緣化，哪怕他是馮書記大力提拔推薦上來的，只不過一上來也不可能坐到太好的位子。　　而且也正因為他是馮書記提上來的，平時在私下對上吳市長時，雙方也基本沒有什麼交流，吳市長也最多沖他點下頭意思下而已。　　最近他的情況也都有些不妙，因為馮書記要高升了，這是好事，但接下來吳市長估計就會成為一把手，哪怕馮書記是高升省部，就算他走了，依然還有一片馮系大佬，並不用去怕吳市長，但這和馮書記在時相比，他的處境必然會艱難些的。　　但今天這吳市長是怎麼了？在他已經走過了家屬樓時，對方竟然笑呵呵主動沖他打招呼？難道是對方想拉攏他？這根本不可能。　　心中思緒翻轉，郭自強表面上倒很淡定，也很客氣的沖吳市長打了招呼。　　“自強同志，聽說你家小子今年考上了東大，我這都還沒來得及向你道賀呢，哈，真是個好小伙，靠自己能力考上東大，而且在短短三四個月內那麼用功刻苦，成績提升那麼迅猛，真是不簡單啊，和你家小子比起來，我家那個還真是太不爭氣了。”　　在郭自強招呼后，吳市長也並沒有直接離開，反而走到郭自強身前笑着誇讚起了郭正陽，就是這一誇獎，頓時讓郭自強無語了。　　到底怎麼回事？　　吳市長這表現不正常啊，主動那麼熱情的和他打招呼已經反常，更反常的是還狠狠誇起了郭正陽……而且，對方怎麼知道郭正陽的成績是在短短几個月內提升的？是靠實力考上東大的？　　這些事郭自強也只是和一些相熟的人說過，在市裡，知道的人絕對很少。　　吳市長，刻意調查過他兒子？　　他都覺得這想法很荒謬，堂堂吳市長，怎麼會去刻意調查他兒子？　　但事實卻是吳市長走上來后，就是和他聊了一會郭正陽，很是誇獎了幾句，而後才轉身離去。　　莫名其妙的接觸讓郭自強都很無語，甚至連原本走出家門的目的都快忘了，只是在不斷思索着什麼，思索中一陣手機鈴聲突然響起，等郭自強拿出手機一看，才發現是馮書記的私人電話。　　“自強，你在哪？沒事的話來我家裡一趟？”　　“好。”　　……　　郭自強也很快答應下來，更朝着一號家屬樓走去，不過他心下更詫異了，他和馮書記關係很好，既有很好的私交，也有政治上的聯盟，甚至雙方都彼此訂了讓晚輩互相結合的心思，這關係無疑是極為牢固的，但平時他卻基本不會登那個門，要聚也是在外面聚。　　今天馮書記竟然直接讓他上家裡？　　等郭自強狐疑的到了馮家門外，敲開門走近后就聽到書房裡正范響着一段動人的樂聲，沖馮夫人笑了笑，邊客套邊走向書房，郭自強的注意力卻不知不覺就被那樂聲打動，而後就在書房外站立，靜靜聽着樂曲。　　不只是他，馮書記也正在所在一張椅子上不斷感受着什麼。　　直到一曲終了，郭自強站着回味了很久，才突然一嘆，因為他發現不知不覺間就被這一首歌搞得心神大亂，甚至眼角都有些濕濕的，當然，這種情緒還是被很好的隱藏了起來。　　“你覺得這首曲子怎麼樣？”在郭自強感慨中，馮書記倒是笑着起身走來。　　“不錯。”郭自強點點頭，說了一句不錯后才又不自覺補上一句，“很不錯。”　　而馮書記卻沒有說話，只是靜靜笑着看向郭自強，看的郭自強也越來越狐疑，因為他發現對方的笑容很古怪。　　“今天早上七點，王省長給我打了電話過來，你知道他都說了什麼么？”古怪的笑了片刻，馮書記才終於開了口，一句話卻讓郭副市長聽的無語，他怎麼會知道？　　“王省長打電話只為問一件事，就是你家那寶貝兒子的情況。”馮書記哈哈一笑，一番話卻聽的郭自強大驚，眼中全是駭然，怎麼會，怎麼可能？　　這到底怎麼回事？　　剛才在外面，突然被吳市長莫名其妙攔住，誇了他兒子一頓就走了，現在竟然有省里大佬打電話過來問他兒子的情況？王省長？那是省政府一哥啊。　　“是不是很吃驚，哈哈，我真沒想到，正陽這小子這麼有本事，牛大了，剛才那首曲子，就是他演奏的，只是不錯么？他可是把王省長的恩師給聽哭了，哭了不止一次，結果昨天晚上老爺子就打給了王省長，問他正陽的情況，早上時……”馮書記哈哈大笑，笑聲里也是充滿了對郭正陽的讚許，而且這種讚許把他自己也樂得不着邊際，明顯是老丈人看女婿，越看越得意的心態。　　但在他大笑中郭自強卻聽得瞠目結舌，滿臉都是震驚震撼。　　“昨天是東大元旦晚會，你家小子一上場，震撼了無數人啊，我聽說好多退休的老教授，老校長之類，都是特意過去為了聽着一首曲子，結果一群老爺子全都被感動的熱淚盈眶，也有大把人對你家小子充滿了好奇和興奮，我估計這段時間，那些老教授老校長們向外打聽你兒子情況的，絕對不是一個。”　　“你呀，真是生了個好兒子，現在王省長都記住你了，而且我估計省里知道你名字，絕對不止王省長一個。”馮書記再次笑着開口，郭自強卻恍然大悟，他終於明白了之前遇到吳市長時對方的奇怪表現了。　　可他還是覺得不可思議，他竟然因為這個兒子，進入了一群大佬眼中？這是什麼意義？說起來被大佬們知道名字，猛一看去沒一點意義，畢竟那只是人家知道你名字而已，根本沒有任何直接幫助。　　但這還真蘊含了無數意義。河下是大省，副廳級官員數百上千，他的名字卻被多位大佬得知，這意義真的很大，你如果不會把握，事情到最後也自然沒了一點意義，但如果你有能力把握住，那就能起到很大作用。　　比如王省長詢問他家的事，對王省長自己來說，也只是因為恩師問起了郭正陽的事，才讓他不得不過問下，但外人會怎麼想？會不會覺得郭自強已經成了省長關注的人？而郭自強若什麼都不做，王省長問一句也就不再過問了，但如果郭自強把握一下，操作些什麼，說不定真能讓王省長對他看重起來。　　而且這一次還不止是一個大佬過問。　　但郭自強也萬萬沒想到，這竟然會是他兒子搞出來的事。　　“有這麼一回事，你的路要好走得多了啊，雖然這兩件事看起來沒一點直接影響，但東大那些老教授老校長們，桃李滿天下，王省長也只是其中之一，他們只是單純被樂曲感動，對你兒子感興趣，但下面的人可不會簡單那麼想，你這傢伙還真是讓人羡慕啊。”馮書記再次一笑，笑着拍了拍郭自強的肩頭，才又道，“你現在還覺得這首曲子只是還不錯么？來，咱們再聽一遍，還有視頻呢。不得不說，正陽這小子颱風不錯啊。”　　“這小子，什麼時候會吹笛子了？”又聽了一遍，郭自強卻也滿心歡喜驚喜，都有些驚喜的不知所措，但他也實在疑惑的厲害，這小子什麼時候能有這麼出色的演繹水準了？　　“他上大學都小半年了，在外面遇到什麼事，你怎麼可能都知道？就算他從上大學剛開始學，幾個月後就達到這種水準也不奇怪，看看他高三後半年怎麼努力的？而且我還聽說這小子在學校，一開始就在校外租了房子，整天不見外人，說不定就是在學什麼呢。”馮書記卻不以為然，只是再次放聲大笑。　　“不行，我得給這小子打個電話，好好問問他。”郭自強也是笑，笑着拿出手機就要給郭正陽打電話，但無奈的是打了幾個電話都沒人接，倒也讓郭自強徹底無語了。　　“他現在徹底火了，都成明星了，估計電話早被打爆了。”馮書記笑聲爽朗，一番話倒也讓郭自強釋然。　　是啊，看看視頻上那龐大的點擊量，看看那滿屏的讚譽和讚許，這的確是火了啊，打不通電話似乎也不奇怪了。　　不過對這個兒子他卻越來越滿意了，滿意到驚喜無限。　　但有人驚喜就有人焦急，東大校園裡，一名西裝革履的男子卻是堵着一個小胖子鬱悶的開口，“五千。”　　小胖子眼中明顯閃過一絲動搖，但隨後還是果斷搖頭，“哎，我擦，你別在這扯淡了，我都說了幾遍了，我不知道他在哪，也不知道他住哪。”　　“六千？”男子再次加碼，小胖子卻轉身就走。　　男子攔都攔不上，最終才又無奈一嘆，他實在沒想到接了老闆指示趕來東大找那位帥哥，結果折騰了那麼久，連人家在哪都發現不了。　　花幾千塊從他室友口中買來一個電話或者地址，這原本應該是不可能有意外的，竟然失敗了。　　“這個不行，那就換一個，我還真不信這幫大一學生都能擋得住金錢誘惑。”嘆了口氣，男子才又一咬牙，朝着某寢室走去。　　就是行走中他又突然一頓，愕然轉頭看向後方，後方，卻有另外兩個成功人士裝扮的人快速走來，男子臉上頓時閃過一絲緊張，更是低罵一聲，這些傢伙行動也好快啊。　　現在就算能找到郭正陽，恐怕想買下那曲子，想買下這個校草，也不那麼容易了。

# 第一百一十六章 再入靈域

　　“成了！三顆風華丹的藥性全部吸納入體，我現在差不多可以御劍飛行了，現在去靈域看看，只要小心謹慎，問題應該不會很大。”　　時光一晃而過，元旦過後四五天，在租來的小屋裡，郭正陽猛地張開眼，眼中也閃過一絲喜色，斬殺那個上雷宗修士后得來的所有風華丹，終於被他全部吸納完畢。　　手上沒了丹藥，但他也有了一定的自保能力，現在去靈域看看？　　這不只是可以去看看，找一找某位和他關係極好的散修，他同樣也需要進去購買一批丹藥。　　“正常的聚靈初期，一顆半的風華丹，就足以讓人從初入初期提升到初期巔峰，而正常的聚靈中期，也只需要三四顆風華丹，就能提升至中期巔峰，不過我當時靈海擴展的比正常中期大幾倍，得來的十七顆風華丹，也足足用了十四顆才提升到巔峰，而現在我的靈海更堪比聚靈大圓滿，若用丹藥提升至少也要三四十顆，換了上一世，這就是價值幾千下品靈石，根本沒有幾個散修能消耗的起，但現在我卻有足夠的財富，否則若只靠自己修鍊，就算身邊靈氣充沛，沒有幾年根本不可能走完這段路。但我現在斬殺了上雷宗修士，還是有大背景的人，就算當時做的隱蔽，可萬一被追查到，沒有足夠的修為就是死路一條，又怎麼能真的慢慢修鍊？”　　……　　腦海中閃過一絲絲思慮，郭正陽猛地起身，意念一動，一柄飛劍就從他儲物戒指里盤旋而出，不過這一次的飛劍卻貼着地面鑽入他腳下，而後托着郭正陽的身子就騰空而起，距離地面幾十厘米，快速在小屋裡飛舞旋轉。　　修士，一旦抵達聚靈大圓滿，的確是可以靠着器物走上高空，上一輩子郭正陽就是在聚靈大圓滿時才勉強有了一處安身之地，建立洞府。　　不過到了大圓滿才能御器飛行，只是因為御器飛行所消耗的靈識太龐大，只有大圓滿才有那種底蘊。在正常的聚靈後期，靈識儲量只有那麼多，根本無力催動那種術法。　　郭正陽現在能御器飛行，也正因為他靈海的詭異擴展，讓靈識的強度和量都遠超正常後期，能和真正大圓滿媲美，不過只是在房內飛舞了幾十秒，郭正陽就又落下身子，身子也虛晃了一下。　　這又讓他連連苦笑，御器飛行的消耗的確太大了，他只是在進入後期后吞噬了三顆風華丹，這讓他的修為又增長了一些，但如果御器飛行的話，也最多幾分鐘就會讓他修為耗費一空。　　只有到了聚靈大圓滿巔峰，儲存起海量靈識，那御器飛行的時間才會延長許多。　　正常的大圓滿巔峰，全身修為只用來飛行，至少能支撐一小時左右。　　等到了真人境，不依仗靈器也能催動飛行術，那時候才是自由自在翱翔天空，不過剛進入真人境時不依仗靈器飛行，一樣支撐不了多久，只有在真人初期巔峰，或者中後期的真人，才能輕鬆飛行幾個小時。　　但那卻是他上輩子都沒達到的高度。　　又靜靜坐下身子拿出一顆靈石吸納片刻，修為再次滿溢，郭正陽才猛地站起了身子，是該去靈域一趟了。　　以前他可以按部就班緩慢修鍊，但現在得罪了上雷宗，修為還是要儘快提升才有保證。　　動手收拾了一下，郭正陽就是穿着一些簡單的服飾，背着一個背包就走向門外，現在已經是五號晚上，這幾天他也沒關注外界都發生了什麼，也懶得關注，只是把手機關了靜音，一直呆在房內吞服丹藥。　　學校那邊他請了假，這次請假的原因倒是讓郭正陽哭笑不得，他給輔導員說的就是自從那次晚會之後，有太多人打電話什麼的，在學校一出現就有好多人圍上來，影響了正常生活，先避下風頭。　　這也本來就是事實。　　要不是手機幾乎是不間斷的亂響，他也不會關靜音。　　離開住宅小區后，郭正陽先是打車到了東海市一個客運碼頭，跟着就買了船票，晚上十點多后，他才抵達一座大島。　　靈域就隱藏在東海和太平洋之間，通過陣法聚攏靈域中的靈氣免得外溢，那地方佔地面积極大，估計要比共和國的疆土面積都大，這麼大一片地域被陣法隱藏起來，那陣法的恐怖，也遠遠超出了郭正陽的想象，那就是道君級修士也絕對無力布施那樣的陣法。　　絕對是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靈氣還比較濃郁，有遠超道君級的修士坐鎮時，才修建的大型陣法，這也可能都是上千年前的事了。　　這種悠久的歷史郭正陽一個散修也根本不清楚，不過他卻知道靈域的出入口，就有一個在極遠之外的一個小型海島附近海水之下。　　靈域，不只是一個出入口。　　他的出入口據郭正陽所知，總共有七八個之多。　　這些出入口也分為自由入口和正式入口。　　一開始，靈域只有一兩個出入口，全是把持在靈域內最大的勢力手中，誰想進去或者出來，都需要得到大宗門的同意，後來因為靈域護域陣群年久失修出現紕漏，才導致一些邊緣地區出現鬆動，多出了幾個新的出入口，這些破損處，道君級強者都無法修復，只能盡量掌控而已。　　一些比較安全地帶的出入口，已經又被靈域內大勢力把持，這種正式出入口你想出入都需要得到大宗門同意，而且還需要繳納一定費用，過程很麻煩，也不是想出入就能出入。　　若是一個無名無姓散修，把持那些出入口的宗門人士根本就懶得鳥你，從那裡出入，你拿出大量靈石賄賂都不安全，一不小心都可能被宗門坐鎮者殺人越貨。　　而沒財富的，人家說不定就揮手把你打成重傷，遠遠趕走。　　所以對散修來說，想進出靈域，基本都是靠剩餘的自由出入口。　　但自由出入口只有兩個，至少已知的只有兩個，沒有被大宗門把持，就是因為其附近充滿了危險，那是妖獸縱橫之地，宗門修士根本不敢在出入口建立據點，否則估計據點才建立，就會經常受到妖獸滋擾攻殺，所以他們才會放任不管。　　這地方自由歸自由，卻充滿了危機，其中一個位於強大妖獸盤踞之所，根本沒人敢從那裡進入，而那個地方也是遠在太平洋深處。　　只有這距離舟海群島附近的出入口才安全些，它是位於一些只是聚靈期妖獸盤踞的地帶，而且入口處靈氣也比較匱乏，並沒有真正的妖獸在那裡落戶，只要小心一些還是比較安全的。　　當然，每次出入時你也只能偷偷摸摸而已，若是運氣不好引發了妖獸圍攻，聚靈大圓滿也未必能活着離開，因為一旦爆發大戰，戰鬥波動很容易就會引起更遠處的妖獸關注，甚至趕來圍攻。　　能不能從那裡出入，不只是要看實力，運氣也很重要，靈域內的散修若不是有要緊事，基本也很少從那裡出來，一不小心或者運氣不好就是橫死，誰會有事沒事在那裡出入？　　“眼下靈域中的妖獸基本被分為九品，一品對聚靈初期，二品對聚靈中期，三品對聚靈後期，九品，則是泛指堪比道君級的所有妖獸，這個自由出入口附近，方圓數百里之內最強也只有幾隻四品妖獸坐鎮，我上輩子能活着進去是運氣好，但這次只要小心謹慎一些，把握還是很大的。”　　又認真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沿着大島趕向靈域入口方向，等到了海邊，他更是毫不猶豫的跳下了水，向著遙遙遠方遊了過去。　　這座舟海群島的主要島嶼，距離入口還是很遠很遠，足有幾百上千海里，但到了這裏后郭正陽也並沒有再乘船坐車，而只是靠步行，靠肉身橫渡海洋。　　因為他不想被人把握行蹤，尤其是他現在幾經天劫淬鍊身軀，體能本就極為強大，完全可以橫渡過去，天劫淬鍊身體，增強的也不只是他肉身強度，還有力量，耐力等有所暴增的。　　……　　“嘩～”　　第二天上午，溫熱的日光傾灑在海面上，原本一覽下去一片空寂的海域里，卻突然從海面下探出一個人頭。　　漂浮在海面上深吸一口氣，郭正陽臉上才閃過一絲喜色，終於要到了，他已經隱約看到了前方一座孤零零的荒島。從昨天晚上到現在，見島就上岸行走，遇海則下水遊動，一直到現在十多個小時，他總算看到了這座荒島，不容易啊。　　驚喜中郭正陽又快速遊動身子，等到了荒島上岸休息片刻，他才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一些吃食，休養片刻后，就又動身潛入了海下。　　在荒島幾裡外一處海面下海水深處找到一條海溝，深入兩三百米，郭正陽才很快就感應到了一股靈氣波動，沿着波動遊走，不過片刻他就找到了一個海底洞穴。　　這洞穴里，就是靈域的自由出入口。　　體表泛着淡淡靈光，郭正陽停頓了幾個呼吸后，才小心翼翼走向了洞穴深處，遊走幾十米，等看到一片淡淡的光幕漣漪，他才猛地扎了進去。　　靈域，上一輩子在這裏奮鬥至身死，他也真沒想到還能再經歷一次如此體驗。

# 第一百一十七章 千獄島

　　從海面下潛入光幕，等郭正陽再次穩住身形時，出現的地點依舊是一片深海之下，這也是這個出入口危險的地方之一。　　靈域位於東海和太平洋之間，佔地面積很大，大宗門佔據的都是一片片靈氣濃郁的龐大島嶼，有些島嶼面積甚至可以和共和國內的一省之地媲美，比祖國寶島還大些。　　但散修們盤踞的地點大多都是小島群之間，散修實力本來就不強，加上此處妖獸多有水域妖獸，在水下作戰，人類修士的實力往往還會被壓低一個層次，聚靈後期修士在水下作戰，可能都比不上堪比聚靈中期的二品妖獸……　　這也是為什麼說即便聚靈大圓滿修士，在這附近出入，一個不小心也可能隕落的原因，因為這附近數百里內的幾隻強大妖獸，大部分都是水域四品妖獸。　　而即便是水下，因為已經進入靈域，吸一口氣，郭正陽已經能感覺到空氣中蘊含的充沛靈氣了，這雖然是出入口附近，靈氣比較稀薄，但也比世俗大部分地帶都更濃郁五六倍不止。　　短暫的停頓中，郭正陽取下儲物戒指收入口袋，才背着背包快速游向東南方，向北，那可是妖獸較多的地帶。　　過程里他一直小心翼翼，連靈識都收縮起來，而後一路潛游，過了二十多分鐘才在水下隱約看到一片逐漸高升的陸地。　　“這是千獄島？千獄島是狹長島嶼，足有幾百里長，北寬南窄，北部妖獸縱橫，不過大多也只是一至三品妖獸，南部則已經是散修盤踞之處，更有一座坊市，修士想進入妖獸地盤，不管是獵殺妖獸還是尋找各種天材地寶，基本都會以千獄島南的坊市作為中轉站。”　　眼中閃過一絲思索，郭正陽很快又潛向島嶼，他這一次來只有兩個目的，一個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當年和他交好的那散修，那位的名字就叫李哲，不過這難度比較大，只能碰運氣，他上輩子是在父親死後六年左右，二十四歲時遇到了機緣，五年入門，四年修鍊至初期巔峰，一年突破，又修鍊七八年到中期巔峰，前前後后加起來，他進入靈域時自己已經四十二歲，人到中年。　　再然後就是進入靈域，剛進來時他什麼都不懂，就是在進來后不久遇到李哲，當時對方已經是聚靈後期巔峰，幫了他幾次讓郭正陽頗為感激，隨後才跟着李哲渡過了七八年，那些年若不是李哲照拂，郭正陽想安全活下來絕對是奢望，因為對於一個從外界進來的散修而言，剛進來的時間絕對是最危險的，孤身一人從外面入內，一開始的死亡率是最高的，因為這裏和外界世俗絕對是截然不同的世界。　　這裏殺人根本不需要任何理由，不止妖獸殺你不需要理由，修士殺你同樣不需要，上一刻還相談甚歡，下一刻拔劍相向，根本就是家常便飯。　　沒有人指點照拂，很多人都渡不過剛進來的一段時間。　　也是在李哲照拂的時間里，郭正陽一次出行時偶爾遇到了宋依依這個剛入靈域的小姑娘，情況和郭正陽當年差不多，很不適應靈域的兇險，被他順手幫了兩次，算是認識，那一年郭正陽四十四，宋依依才二十七。　　而現在郭正陽十九，甚至十九歲的生日還沒過，宋依依那丫頭，可不就是幼兒園還沒上么？　　上一世剛認識時，他只是順手幫了宋依依兩次，並沒有對那個小姑娘多做理會，幫完就走了，等再次相見時，宋依依已經成了一名女性散修的弟子。　　雖然那邊對他挺熱情，但郭正陽並沒心思結交，隨後又過了幾年，等一直和郭正陽一起的李哲慘死，沒過多久宋依依的師傅也葬身大海，都成孤家寡人的雙方才來往多了些。　　而認識楊志明也是在李哲慘死之前，不過一開始雙方不算熟，接觸的多了，才成了生死之交。　　所以，郭正陽知道現在他就算想找李哲難度也很大的，對於對方二十多年後經常在哪一帶出沒，他很清楚，但現在……他真不清楚。　　想起李哲郭正陽心情也很複雜，主要是那位的修鍊資質不是一般的差，甚至可以用愚鈍來形容。　　郭正陽上輩子在外界修鍊，從中期到巔峰也只是七八年，若是換了在靈域內，靈氣足足濃郁十多倍，那最多幾個月就夠了。　　但他知道自己遇到李哲時對方已經六十五歲了，比郭正陽大了二十三，而他是三十多歲時在聚靈中期踏入靈域的，對方已經在靈域呆了近三十年，如此環境下，才從聚靈中期修鍊至後期巔峰，可想而知這資質有多糟糕了，甚至他和郭正陽又一起呆了七八年，等七十多歲了，依舊還是聚靈後期。　　而郭正陽42歲踏入靈域，不到70已經晉陞真人境，這中間只耗費了二十五六年，就從中期巔峰晉陞真人啊。　　雙方一比較，差距可想而知。　　李哲最大的優點，就是資質雖然愚鈍但為人卻很小心，腦袋瓜也挺靈活，保命手段還不錯。　　“現在的李哲應該是四十一歲，進入靈域五六年了，而且還困在聚靈中期巔峰，他資質太差，如果不是在世俗得到機緣時，不止有功法還有一些靈植，他在世俗就根本不可能修鍊至聚靈中期，只是每一次瓶頸，聚靈期小瓶頸就要被困多年，聚靈後期巔峰的瓶頸更是困了一二十年，他這段時間應該是在距離妖獸較遠的地方，但具體在哪裡倒是不確定，他上輩子告訴我不少事，但並沒有把他初入靈域那一二十年的所有行蹤都說的太詳細，我只知道他剛進來時，認識得有好心散修，後來加入一個小宗門外圍，但那小宗門不久也被滅門，然後就是四處浪蕩……如果找不到，只能先購買一批丹藥，等下次進來時再找。”　　靈域太大了，比共和國疆土面積都大，到了真人境能飛行還好些，不然就只能靠普通船隻或者雙腿遊走，而這裏基本見不到現代船隻，因為現代船隻動靜太大，機器一響就是吸引妖獸來滅殺你，這種情況，想走遍如此龐大的地域找人，絕對是很困難的。　　他也知道李哲保命手段很多，至少在最近沒有生命危險，所以若真要找不到，那也只能暫時作罷，只有等他實力真的提高了，有了強大的實力，到時候找人也會輕鬆許多。　　在水下收斂着所有氣息，只是靠純粹體能游到千恭弘=叶 恭弘島，郭正陽隨後就上了島嶼，小心戒備着左右，快速趕向島嶼南部。　　雖然島嶼北部妖獸較多，但那也比水下安全多了，在水下遇到妖獸，郭正陽的實力會大打折扣，遠不如岸上安全。　　而這島嶼，北部也幾乎有七成地帶都遮掩在茂密的山林中，如果被外界發現這樣的山林，必然會引起大大的驚嘆，這裏的山翠綠的不像話，空氣純凈的簡直讓人心馳目眩，就是樹，輕鬆就能見到三四人合抱都合抱不住，或者上百米高的龐大樹體。　　甚至一些隱藏在深林中的樹木，本身就是妖獸，樹妖。　　行走在這樣茂密的山林中，郭正陽走得並不慢，上輩子剛入靈域那些年，他一直都在千恭弘=叶 恭弘島附近廝殺，對於這裏的環境還是認識很深的。　　輕鬆穿越一片片山林，幾百里路程他也只是花了七八個小時，等天色再次昏暗時，就逐漸靠近了島嶼南部。　　“這段時間在靈域稱雄還是三山一府，仙途山、落河山、上界山，以及血幽府，千獄島距離落河山的勢力範圍較近，落河山在千獄島坊市也開設的有產業，而且向來信譽極好，想購買丹藥，落河山是首選……”　　眼看即將抵達目的地，郭正陽心下也早有了權衡，這次他至少要購買三四十顆風華丹，差不多價值幾千下品靈石，這麼大一筆財富，一個散修突然亮出來是很危險的，只有去信譽較好的地方購買才行。　　千獄島的坊市，並沒有歸屬哪個強者或者宗門統治，這裏的情況很複雜，根本是三不管地帶，只有附近一些大中小宗門在這裏設立了一些收購各種靈材靈植，或者妖獸皮毛等寶物的產業，當然，這些產業也會對外出售靈器、丹藥等等。　　這樣的地方在坊市裡至少有幾十個，最大的當然是落河山麾下產業，除此之外則都是真人境坐鎮的中小型宗門開設的。　　散修們在這裏和妖獸廝殺，尋獲來的寶物也都是出售給這些產業，換取自己所需的事物。　　而整個坊市規定，只是在眾多宗門開設的各種產業里不得動武，出了那條街，千獄島的一切都是無序的。　　所以究竟在哪裡購買寶貝，選擇很重要，若是你進了一些中小宗門開設的產業出售收購寶物，很可能都會被對方轉身派人把你幹掉，只有落河山信譽最好，但信譽好歸好，落河山卻是最黑的，你出售寶物他們給的價格最低，你購買所需的丹藥靈器，他們給的價格最高。　　拿風華丹來說，市價是五十下品靈石一個，但若是在落河山購買，價格能到70靈石。　　郭正陽若買四十顆，市價是兩千下品靈石，但在落河山開設的坊市購買，要多花費800下品靈石。　　不過郭正陽還是決定去落河山，不然他一個聚靈後期，還是生面孔，一下子拿出幾千靈石，太容易招來橫禍了。　　“這位朋友，請留步。”就在郭正陽藉著夜色快速趕向千獄島坊市時，一聲低呼卻突然從側方百米外傳來，郭正陽頓時一愣，而後馬上停下身子，戒備的看向發聲地。

# 第一百一十八章 千幻真人

　　郭正陽聞聲看去時，一道身影也快速從百米外趕來，因為這一帶還是處於妖獸活躍的地盤，所以那身影趕來時也是貓着腰，步伐也很壓抑。　　隨着靠近，郭正陽倒是看清了來人模樣，這就是一個穿着一身緊身的勁裝，背後背着一個包裹的青年男子，年紀大約三十歲左右，身材瘦小靈動，容貌也很普通，幾乎沒有絲毫出彩之處，屬於那種丟在人堆里就會被忽視的類型，而他手中更提着一把寒光閃爍的長劍。　　那長劍以及他背後包裹中都有靈氣波動，不過這片天地間本就有着極為濃郁的靈氣波動，所以他隨身事物的靈氣波動若不是走進其身側，也根本難以察覺。　　修士，如果修為高深，而且是靈修，大多都是衣袂飄飄，走向仙氣飄渺的袍服，但那指的是修為高深，能飛天遁地，有儲物戒指隨身攜帶也不怕被人知道的類型，對於聚靈前中後期修士來說，根本無力飛行，跋山涉水基本靠肉身步行，所以衣裝多為乾淨利索的緊身服。　　至於背着包裹，沒有儲物戒指的修士就是這麼悲哀。　　這也是郭正陽來的時候，明明有兩枚儲物戒指，卻背了一個背包的原因，如果他空手行走在靈域，很容易會讓人懷疑他有儲物戒指，而散修，大部分聚靈後期都沒資格擁有如此寶物，任何人空手行走都很容易引來覬覦和麻煩的。　　到大圓滿的話，你還可以戴上儲物戒指行走，但不到大圓滿那就是自找麻煩，郭正陽雖然實力可以和大圓滿相比，可氣息卻只是後期，所以他手上也帶了一枚戒指，不過確實那次在地鐵上搞來的冰屬性戒指，只要被人隨便查看一下，就能知道這是攻擊性的靈器，還是破損的下品靈器。　　而且他的背包也被包裹在一團黑布中，猛一看去就像是個普通的包裹，而不是世俗中的現代化背包，就是衣裝也早已化為了一身類似於古代緊身衣的勁裝，如只從外表看，還真的很難被發現他是剛從世俗進來的，猛一看去倒是和青年男子相差不大。　　這也不意外，郭正陽畢竟不是菜鳥，很清楚靈域內衣裝服飾和世俗的差別。　　這裏主宰靈域的都是傳承幾百年的大宗門，所以衣裝服飾等等，也大多和幾百年前的世俗相仿。　　看了一眼后，他才後退了幾步，依舊戒備着看着來人，並沒有說話，而來人在靠近郭正陽后也打量了他幾眼，才笑道，“朋友，你是剛從北島回來么？”　　郭正陽點點頭，還是沒開口。　　那男子對他的戒備也不以為意，只是突然笑道，“我叫楊揭，是這樣的，我之前在搜尋一種二品靈植時，意外發現一隻在岸上受了重傷的龜角獸，雖然那隻龜角獸受了傷，但我一個人的實力還是有些吃不下，所以，我們兩人聯手如何？”　　郭正陽神色一動，龜角獸，是三品妖獸里較為著名的一種，形似世俗中的海龜，但和海龜又有很大不同，最獨特的就是龜身上布滿一根根獸甲一樣的長角，而它讓人頭疼的就是一身近乎堅不可摧的龜甲，聚靈大圓滿都很難破滅，如果用龜甲煉製靈器，也是一種極為不錯的中品防禦靈器，至少價值五六百下品靈石，就是單獨的材料也能價值一二百下品靈石。　　而其龜甲外的長角更是一種殺器，可以激發極寒之力，又可以用來撞擊衝刺，同樣是一種寶貝。　　正常情況下，聚靈後期獵殺龜角獸基本是找死，若是在海中遇上，聚靈大圓滿能全身而退已經是很不錯了，但若在岸上，其實力卻會大打折扣，而若龜角獸不只是在岸上，還本就重傷，那還真是撞了大運撿來了大便宜。　　他剛進入靈域，竟然就遇到這種好事？　　有些不太敢相信這好運氣，郭正陽靜靜盯着楊揭，打量了幾眼后，他才突然又心下一動，想起了一件事。　　上一世他是四十二歲，也就是二十四年後進入靈域，那時候遇到李哲，跟着李哲一起渡過幾年，對方不只教會了他吹奏橫笛，同樣教會了他在靈域中生存的技巧，期間更摻雜了不少靈域的野聞之類。　　上一世的二十多年後，李哲就告訴過郭正陽，在他進入靈域前幾年，有一位鼎鼎大名的散修真人，曾經干出了一件極為轟動的事，那就是騙殺了三山一府上界山少主，然後遭到上界山一位道君追殺數載，依舊安然無恙。　　這簡直不可思議，那位散修真人不只能“騙殺”上界山少主，被道君追殺幾年都安然無恙啊，這是什麼樣的意義？　　只不過這位鼎鼎大名的散修真人，最終卻死在了落河山一名真人強者手中。　　那位真人死之前，他幾乎還是無數靈域散修的偶像級角色，但他死了之後卻很快就成了無數人唾罵的對象，這不是散修們要用唾罵他的形勢來討好誰，而是因為隨着他的身死，很多以前根本沒人知道的事就逐漸流傳了出來。　　那位真人從聚靈期就一次次騙殺一個落單的散修，從此積累大量財富，而他騙殺的手段，就是突然在某一帶出現，攔住單獨的散修說在哪裡發現重傷的妖獸，邀請對方一起去獵殺，這種時候，他所說的地方也基本都真的有受傷的妖獸在，等被他引誘的散修真的和他聯手擊殺妖獸過程中，大戰正酣時，他才會突下殺手，襲殺正聯手的同伴。　　當然，這不是絕對的，如果在戰鬥過程中被他發現邀請來的人修為極高，沒把握襲殺的話，他就會真的和對方合力幹掉一隻妖獸。　　只有在戰鬥中大致摸清對方的底細，覺得幹掉對方的把握很大，他才會出手襲殺。　　這種事他幹了許多次，甚至是靠這種騙殺行為發家的，從單獨的散修一路晉陞至真人，最後還騙殺了上界山少主，在道君追殺下依然逍遙。　　能有這種能力，最主要的就是他有一件很奇特的寶物，而且因為這件寶物，他還被眾多修士稱之為千幻真人。　　那寶物叫什麼名字郭正陽不知道，因為自對方死後寶物就落在了落河山手中，但那寶物功效郭正陽卻清楚，那就是可以讓一個人演化為一隻妖獸。　　據說還不只是一種妖獸，只要達到一定條件，把某種妖獸的氣息攝入那寶物，千幻真人就可以把自己偽裝成那種妖獸，到時候不管是外貌還是氣息都和那種妖獸一模一樣，甚至就算髮生輕微的廝殺，他釋放出來的也會是某種妖獸的攻擊手段，簡直以假亂真到了極點，只有真正的大戰，才會讓他暴露出人形。　　有這種能力，他想伏殺哪種妖獸，只要演化為那種妖獸，然後混進該類妖獸群體，突然對妖獸下手……等重傷了妖獸，再用重傷的妖獸設計陷阱騙殺落單的修士。　　那隻要小心一點，還真的又很容易殺人越貨。　　畢竟像他這樣在大路上攔到一個散修，邀請對方一起劫殺重傷妖獸，如果是類似於龜角獸之類的，很難讓一般聚靈後期或者大圓滿修士拒絕啊。　　就算一開始你對這樣的半路邀請會很戒備，但真的見到了受傷的妖獸，就會自然而然對千幻真人多了份信任，戒備也會多少降低一點，等兩人聯手時，如果你實力能被千幻真人吃下，對方就會下手襲殺，如果你實力夠強，對方也會真的配合你獵殺妖獸分贓，事後你還會覺得這人很不錯……　　就算真的失敗了，想找對方麻煩，只要千幻真人幻化成一隻妖獸往妖獸群里一躲，你怎麼找？這種手段，才是他當年以真人境修為就能從一名道君手下逃生的關鍵。　　這些全部是郭正陽聽說來的，事實究竟是不是如此郭正陽也沒辦法肯定，但現在剛進入靈域就遇到這麼一件事，他還真有些懷疑自己的運氣是不是真的那麼好。　　不過當年李哲告訴他這些時，說出來千幻真人的名字卻並不是楊揭，千幻真人的真名其實是趙飛景，但據說他每次作案，都會隨口胡謅一個名字，從不以真名示人，他的真名還是後來落河山內強者擊殺他之後流傳出來的。　　也正因為千幻真人死後，這些事傳來了出來，以前把他當做偶像的眾多散修才紛紛開始罵娘，因為這傢伙就是靠着這種騙殺手段崛起的，可想而知他在晉陞真人境之前，騙殺過多少散修了，說不定裏面就有不少散修的朋友之類。　　而落河山那位真人幹掉他，就是因為這廝在被上界山道君追殺時，不止不知道收斂，反而更把主意打到了那落河山真人身上，簡直就是膽大包天，最終踢到鐵板，被對方反殺。　　“難道這傢伙就是千幻真人？趙飛景？我上一世進入靈域是24年後，當時千幻真人已經死了三四年，而在他死時也已經是真人中期強者，眼前的楊揭，氣息倒是也不弱，差不多在後期巔峰。”　　想起重重事迹，郭正陽還真有些無語，這要真是以後鼎鼎大名，曾經被無數散修封為偶像，隨後又被無數人唾罵的千幻真人，那還真是個大名人啊。　　不過這件事他也不肯定，如果這不是千幻真人，而只是真的有人發現了重傷妖獸請他一起擊殺呢？這種事在靈域也是很常見的，要不然上一世千幻真人也沒辦法行騙那麼久。　　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裝出一副即心動，又有些不敢相信的表情，狀作狐疑的道，“如果真有這種好事，你不去找相熟的修士，怎麼會白白便宜我？”　　“如果能找當然不會便宜你，只是一來那龜甲獸正在往海里逃，我一來一回太浪費時間，二來若是在我離開時被他人撿了便宜，就更加得不償失，……”楊揭倒是也鬱悶的開口，表情看不出絲毫破綻。

# 第一百一十九章 還真是

　　“獵殺之後，我們如何分配？”表情上看不出破綻，郭正陽才又心動的開口。　　這種心動也不需要偽裝，若身前之人不是千幻真人，而是對方在真心誠意邀請他獵殺一隻受傷的龜角獸，那麼這本就是好事，郭正陽肯定會和對方通力合作，拿下那隻龜角獸，他現在也正缺少一件防禦性靈器，而龜甲獸龜甲鍛造的防禦靈器，絕對是中品靈器里極為出類拔萃的。　　如果對方是千幻真人，那他就要黑吃黑了，到時候收穫肯定比一隻龜甲獸更豐厚的多。　　關鍵是那件可以讓修士化身成妖獸的寶貝，絕對是一種奇寶，一個真人操控寶貝演化成妖獸，都能躲過道君的追殺，可想而知這寶貝有多貴重了，絕對是保命的大殺器。　　“東西是我發現的，所以大頭歸我，龜角獸的龜甲和龜角我要六成。”楊揭也很快開口，這分配方式郭正陽倒是並沒意見，很爽快的點點頭，楊揭才笑道，“那我們快點，遲而生變。”　　說罷他就轉身走向來路，郭正陽快速跟上，行走中也從背後包裹里取出了一把長劍，這長劍就是那黑漆漆的重劍，而後兩人一前一后，在一頓飯的功夫里穿過一片片山林，最終就到了一片海風呼嘯的沙灘外。　　“就在那裡。”　　楊揭小心躲在一顆大樹后，對郭正陽使着眼色，郭正陽也藉著月色看清了目標，前方沙灘百米外正有一個半米高，四五米方圓的龐然大物慢吞吞爬向海邊，在大獸脊背上，更有一根根手臂粗細的長角林立而起，看上去就像是刀劍叢林一樣。　　不過這隻龜角獸氣息卻有些紛亂，一路爬過沙地更留下一片血跡，看上去受傷不淺。　　看了一眼，郭正陽沖楊揭點點頭，那邊也小聲道，“事不宜遲，動手吧。”　　說完之後他更直接衝出了樹后，原本提在手裡的飛劍也嗖的一聲直刺龜角獸，郭正陽也眼角一跳，這傢伙，如果是千幻真人，而他也只是普通被邀請的散修，在受邀而來后看到一隻重傷的龜角獸，就算之前防備不淺，這時候必然也會鬆懈下來，而且這楊揭二話不說，直接上去打頭陣，更容易讓人誤以為這是一個真心想合作，聯合絞殺妖獸的散修。　　那還真容易讓人中招的。　　不過只是思索了一下，郭正陽就也沖了出去，衝出去時前方龜角獸也爆發一聲怒吼，身子一晃，張口噴出一道洪流，直撲楊揭，楊揭身子一閃躲開洪流，只是操控飛劍對着龜角獸腦袋刺下。　　郭正陽緊隨而至，手中重劍猛地激發到門板大小，帶着無窮的威勢對着龜角獸就狠砸而下。　　這種妖獸在海下極為難纏可怕，不止防禦驚人，而且速度極快，身子一縮縮回龜甲下，帶動身軀上的猙獰龜角對着修士衝殺而下，誰被撞上都要承受恐怖的衝擊，但在岸上，他的速度卻慢了無數倍，唯一留下的威脅就是口吐毒液，外加龜角上的冰寒之力激發，會凍結虛空，讓修士速度受到影響。　　速度慢就是它的軟肋，郭正陽和楊揭分散而開，並不上前，只是各自操控飛劍從兩側撲殺，短短片刻，那龜角獸就受到好幾下重擊，先是被楊揭飛劍刺在頭顱上一下，跟着又被郭正陽的重劍狠狠砸在體外，那一下要不是它的腦袋及時縮回龜甲，怕不是都要被砸個稀巴爛，而它的反擊，卻被兩人仗着靈活的身手一一躲避。　　哪怕此刻空氣中冰寒之力越來越重，虛空都噼噼啪啪開始凝結冰棱，使得郭正陽兩人在騰挪跳轉身形時受到不小影響，但卻對大局並無妨礙。　　“朋友，這隻龜角獸快不行了，我們要加把勁，免得這裏的戰鬥波動吸引來其他妖獸或者修士。”糾纏中楊揭也低喝一聲，不止操控着飛劍不斷刺殺，身子向前一衝，甩手又拋出一道火光，仿若一顆小太陽猛地懸浮在龜角獸上空，道道炙熱的光線直刺而下，不止在瘋狂蒸騰着虛空中的冰寒之力，隨着火光下壓，更刺激的龜角獸怒吼連連，再次激發出無窮冰寒之力，一冰一火，在虛空中對撞衝擊。　　郭正陽心思翻轉一瞬，也沖了上去，不過奔跑中從他身後也又飛出一把長劍，配合著楊揭的飛劍聯合絞殺。　　正常聚靈後期修士，剛入後期不久的話全力操控一把靈器，自然可以遠遠躲在一百多米外刺殺，但如果是同時操控兩件靈器，距離太遠都難以讓兩件靈器全部如臂指揮，因為靈識強度不夠，只能靠距離的拉近讓靈器恢復靈動和迅猛。　　雖然以郭正陽現在的靈識，就算不靠近也能隨意玩轉兩件靈器，不過他卻不想暴露全部實力。　　而隨着距離靠近，郭正陽也自然而然發現了身邊的冰寒之氣越來越強，都在他身外凍結出一層冰屑，換了一般修士怕不是已經寒氣入體，被凍結的行動不便，比如不遠處楊揭的身子就沒了之前那麼靈活，騰挪間明顯有着僵硬和不自然的停頓。　　郭正陽雖然肉身強大無比，不過還是裝作和楊揭一樣受到不小影響，緩慢騰挪中，操控着兩把飛劍不斷刺殺，而短短時間，前方龜角獸的形勢也越來越糟糕，虛空中不斷散發的火光，還有三把飛劍來回穿梭刺殺，很快就在它碩大的腦袋上留下了一道道血痕。　　“快，在加把勁！他快不行了，在岸上，他的速度連水下的半成都沒有。”照這樣的情況看，兩人速度雖然受影響，但依然要比龜角獸快，只要持續片刻，必然能把這妖獸拿下，不過楊揭又低喝一聲，不斷催促，催促中還是他率先發力，瘋狂催動頭頂火光蒸烤着附近的冰寒之力，不斷和龜角獸角逐。　　郭正陽也催動着重劍一次次砸壓而下，就是重劍大部分都擊砸在龜角獸獸甲之上，沒辦法像是利劍那樣輕易命中頭顱，一次次砰砰巨響，雖然給龜角獸帶來一定影響，牽動的這巨獸身子不斷晃動，嘴角血液也越流越多，但短時間內並無法造成太大困擾。　　就在郭正陽狀似拚命時，原本正在瘋狂催動火光的楊揭卻突然身子一閃，猛地遠退而走，火光消散，沒了火色壓制，龜角獸的冰寒之力瞬間爆發，咔咔咔就讓郭正陽體外凍出一層薄薄冰層，龜角獸更怒吼一聲，張口噴出一團洪流淹向郭正陽，在郭正陽後方，一道猙獰鋒利的金銳之氣也撕裂着寒光而下。　　同一時間，他卻是受到了一獸一人合力絞殺，重傷的龜角獸極度瘋狂，似乎在激發著最強的力度撲殺，做臨死前的反撲一樣，而後方的襲殺一樣要比之前楊揭攻殺龜角獸更凌厲悍勇的多。　　面對前後襲殺，郭正陽卻突然笑了。　　擦，這還真是千幻真人那廝。　　只可惜現在的千幻真人還不是真人中期，被道君追殺都能安然無恙的一方大佬，而只是聚靈後期巔峰。　　輕笑一聲，郭正陽儲物戒指里卻突然飛出一顆圓球，圓球出現那一刻，一層遠比之前龜角獸散發的寒氣更恐怖黑色寒流就席捲而出，短短一個呼吸，正從他後方襲來的飛劍就被凍成了冰雕。　　連龜角獸吞吐來的洪流也在空中凍結，而郭正陽則身子一晃，體外冰層碎裂，一把飛劍驟然潛入腳底，猛地就飛上了高空脫離戰團。　　“聚靈大圓滿？？！”　　一聲充滿震驚的驚呼也隨之響起，正是在後方百米外，身體都被凍住的楊揭滿臉驚粟的開口。　　他真是又驚又嚇，差點吐血。　　這個傢伙氣息明明是剛入聚靈後期不久，怎麼會是大圓滿？如果他是聚靈大圓滿，在剛才過來見到這隻龜角獸時，一隻重傷的三品妖獸，應該會被這傢伙乾脆利索擊殺吧，哪還需要纏鬥這麼久？若是那樣，到時候他也只是好心幫對方引路獵殺一隻妖獸的好心人……　　“趙飛景？”　　在“楊揭”驚粟的低呼中，飛上低空的郭正陽卻轉身看去，一口道出一個名字，正驚粟的人才勃然色變，活見鬼了一樣看着郭正陽，他，他怎麼知道他的真名？　　不過這些疑惑郭正陽卻沒有給他解釋，而是意念一動，另一把鋒銳無匹的利劍就刺破虛空，對着還凍成冰雕的趙飛景直刺而下。　　雖然在刺殺中對方已經猛地撐起一層防禦光澤，融化着體外冰層，但這速度卻遠沒有飛劍快。　　噗的一聲，飛劍刺破冰層，撕裂着那泛起的防禦光澤就沒入趙飛景體內，從對方身後洞穿而出。　　而後郭正陽再次意念一動，飛劍盤旋飛舞而回，直接刺入龜角獸體內。　　一隻已經重傷到垂危的龜角獸，可遠遠擋不住一個大圓滿修士操控上品靈器的刺殺，先是乾淨利索幹掉龜角獸，郭正陽才收起龜角獸屍體，再次運轉飛劍從趙飛景軀體內穿刺而過，等把他搞得奄奄一息，重傷垂危，郭正陽才笑着到了趙飛景身前，這傢伙，殺是要殺的，不過也要等問清了那寶物的下落和功效后再動手。

# 第一百二十章 萬妖譜

　　“我還真是幸運啊，竟然只是這傢伙第三個顧客，他才得到這寶貝不到兩個月。”　　“而這寶貝，若要讓人幻化成某種妖獸，所需要的也並不是像傳聞中那樣，吸納妖獸氣息，而是把該類妖獸的屍體吞下去，吞噬的越多，幻化能力就越強。”　　“若我想幻化成龜甲獸，讓這寶貝吞噬一隻完整的龜甲獸屍體，就能幻化出龜甲獸的外型和氣息，可遇到修為比我高的人，一眼就可以看穿這幻術，等吞噬到七八隻龜甲獸完整屍首，到時候修為比我高一些的也難以看穿，不過一旦施展術法或者受到攻擊，還會被輕易發現破綻，等吞噬幾十隻完整的龜甲獸屍身，到時候就算輕微戰鬥，我一樣可以以龜甲獸的外形作戰，運轉出術法，自然而然就會演化為龜甲獸的攻殺手段，等吞噬成百上千隻龜甲獸，就是生死大戰，一樣難以被看出絲毫破綻。”　　“這東西，竟然這麼詭異。”　　……　　一個多小時后，遠離之前戰鬥的另一處山林，一條背生倒刺，渾身斑斕多彩，大約兩三米長的小蛇正盤旋在一顆龐大的樹體枝幹上，原本冰棱而尖銳的三角眼，此時卻散發很異樣的光澤。　　這條在靈域中只屬於一品妖獸，名字叫做飛花蛇，幾乎隨意一個修士都可以宰殺的傢伙，其實正是郭正陽幻化出來的。　　一個多小時，他已經從重傷的趙飛景口中得知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也得到了那件上一世時讓趙飛景聲名鵲起的重寶，只不過郭正陽也萬萬沒料到，此刻的千幻真人竟然只是剛得到那寶貝一兩個月，而郭正陽也只是他騙殺的第三個客戶，人家的事業只是剛剛開始，還沒開始發揚光大，就被郭正陽給攔腰斬斷了。　　想想那位不久前一臉駭然和死不瞑目的表情，似乎到死都不明白郭正陽怎麼會知道他的真名，到底都不明白郭正陽怎麼會知道他手上有這麼一件寶貝，這情況也讓郭正陽有些好笑。　　可不是么，不管是上一世還是這一世，郭正陽以前都和對方沒有絲毫交集，卻能一眼看穿對方的所有底細布局，還將計就計幹掉了他。　　這足以讓人死不瞑目了。　　不過現在那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新得來的這件名叫萬妖譜的寶貝，這東西的詭異還真是超出了想象啊。　　萬妖譜是一本書籍，拿在手裡就像是一卷古樸的書本，郭正陽並不知道這是什麼材質鑄造的書卷，他只看到這東西沒有絲毫靈氣波動，沉重肅穆的黑色書卷上書寫着萬妖譜三個大字，字體並不是郭正陽已知的任何文字，看上去很怪異，但他卻看一眼，就清晰理解了萬妖譜三個字的意思。　　煉化萬妖譜，同樣沒有絲毫難度，就像是一件很普通的下品靈器，輕鬆簡單的不像話，可這東西的作用實在讓人驚艷。　　翻開萬妖譜，第一頁上就是一條飛花蛇的影像，像是被人畫上去的一樣，畫的栩栩如生。　　而他從趙飛景口中問出來的結果，這東西並不是畫上去，而是吞噬一條飛花蛇的屍體，就可以顯出一部分輪廓，吞噬一條飛花蛇完整的屍身，書頁上就出現一層朦朧的霧氣，隱約可以看到飛花蛇的形狀，這時候萬妖譜的主人已經可以演化成飛花蛇了。　　不過這種幻化很無力，修為比你高一點，一眼就可以看穿這幻影。　　等吞噬的飛花蛇多了，書頁上的飛花蛇影響也會越來越清晰。　　飛花蛇是屬於檔次最低，很常見的一品妖獸，趙飛景足足獵殺了幾百條飛花蛇，才把這妖獸的影像在萬妖譜上显示的栩栩如生，而此刻若是幻化成飛花蛇，就算超出你好幾個境界的修士也再難以看穿其偽裝，甚至運轉術法攻殺，都不會再露出絲毫破綻。　　而此刻的萬妖譜上除了飛花蛇之外，後面也只是還有零星十多頁有影像，這些影像大多也都是一二品妖獸，其中一品妖獸的影像基本都比較清晰，栩栩如生，而二品妖獸的則比較模糊，至於三品妖獸，此刻上面也只有兩種，一種是龜甲獸，另一種則是一種怪魚，形似鯊魚卻又肋生利爪。　　不過這兩種三品妖獸的影響都很模糊，只能隱約看清楚一些輪廓，要不是趙飛景說出來，郭正陽都看不清那是什麼妖獸。　　據趙飛景所說，他也只讓這萬妖譜吞噬了一兩隻三品妖獸屍身，因為那種妖獸很難獵殺，他之前暗算那龜甲獸也正是因為妖獸智慧不高，才被他幻化出的龜甲獸迷惑，帶到岸上偷襲成重傷，再布局引人過來。　　“這萬妖譜絕對是奇寶，珍貴程度簡直不輸於那個歪葫蘆啊，……”郭正陽此刻就是正坐在大樹枝幹上，不過這時候估計任誰過來查看，都只能發現那是一條飛花蛇盤旋在樹榦上。　　而這東西的寶貴也讓他大為驚嘆。　　除了萬妖譜，郭正陽其他收穫一樣不小，首先就是一枚儲物戒指，趙飛景的家底也是很可觀的，雖然今天只是他利用萬妖譜第三次行騙，但在得到萬妖譜之前，那個聚靈後期巔峰的修士也沒少干齷齪事，不止有一個儲物戒指，儲物戒指中更足有七八件中品靈器、一件上品靈器，外加十多顆風華丹，還有其他各種丹藥，一二品靈植靈材，兩千多下品靈石，十多塊中品靈石。　　而這些東西，郭正陽卻不需要再像以前那樣為了安全起鑒全部丟棄，而是可以留在手中了。　　這樣的收穫也絕對值得驚喜。　　在樹枝上又休息了一會，郭正陽才又躍下樹身，等感應一番左右沒有什麼危險時，才猛地驅散萬妖譜的演化，恢復人身。　　不過這時候他又很快從儲物戒指中拿出了一套衣裝，這衣裝就是一件寬大的黑色袍服，把他整個人都遮掩其中，包括頭部。　　此刻他就像帶了一個大大的連衣帽，帽子一拉，衣帽足足伸出前額幾厘米，下方還有類似口罩的黑布遮掩，對外只顯露出一雙眼睛。　　這也是郭正陽在世俗定做的，定做之後還被歪葫蘆吞噬了一次，有着一定的防禦力，等下到了坊市后以這樣的封閉裝束進行交易，才更安全。　　至於這樣會不會引起其他人的狐疑？　　絕對不會，如果會的話，郭正陽就不會這麼穿戴了，千獄島一片混亂無序的環境，大部分人在那裡出售購買寶物時，都是如此裝扮。　　畢竟誰也不想剛買了寶物后就被人惦記上，對於大部分散修而言，大家都是辛辛苦苦在死亡線上掙扎，每天都是如履薄冰戰戰兢兢，各種掩護手段其實都很充足的。　　原本遇到趙飛景之前，郭正陽就打算換裝了，現在稍微被耽擱一會，也根本沒影響。　　換了衣裝后，他才快步趕向千獄島坊市，一個小時左右，一片舊式建築也逐漸出現在了郭正陽眼中，就在他前方几百米外，一個類似於古代小鎮的聚集區，在黑夜中正散發著朦朧的亮光，極為醒目。　　越靠近坊市，這一帶的人影也逐漸多了起來，或是單獨而行，或是三三兩兩，有的就是一身勁裝，有的則和郭正陽差不多的裝扮，或進或出，邁着輕快的步子，郭正陽也到了坊市，看一眼，一股熟悉的異樣感覺也莫名在他心底湧現。　　這千獄島坊市並不大，一條主街道直通而下，街道兩側一排排低矮建築，有的是住宿休息所用，有的是吃喝類的酒樓，此刻一樣有不少人出入，也有部分人正靠着臨街的酒肆吃食。　　畢竟對於修士來說，聚靈期也只是比普通人肉身強大了幾倍十幾倍，可以做到五六天不吃不喝，但時間長了一樣要進食。　　而靈域中一樣有一些特殊靈植釀造的佳肴，類似於世俗中的酒類，不過那種東西大多都不是散修能享受的，基本都是宗門弟子才能享用，不止可以享受美酒的滋味，還多對修鍊有所幫助。　　但千獄島坊市內，也根本沒得出售。　　郭正陽一路前行，對左右景象也並不關注，直到沿着街道走出一千米左右，這裏的身影才逐漸稀少起來。　　這街道深處的也正是各個大中小宗門設在坊市的交易產業。　　郭正陽走馬觀花一路而過，很快就到了一棟闊氣奢華的三層閣樓之前，閣樓入口大門上也懸挂着一方白玉牌匾，書寫着龍飛鳳舞的三個大字，落河山。　　此刻閣樓一樓內也只有零星七八道身影，三四個是落河山宗門內的，另外兩三個也都是和郭正陽差不多裝扮，只是身高體型有所差異的身影，正在一樓內行走觀覽。　　這一樓里，擺放的也正是一種種靈植、靈材，或者成型的靈器、丹藥，乃至修鍊功法、或者術法典籍等等。　　不過這些東西大多都只是一品二品，檔次較低。　　郭正陽走到一名穿着落河山袍服的老者身前，才輕聲開口，“麻煩一下，我想購買一些風華丹。”　　“70下品靈石一顆。”老者盤坐在一個蒲團上，眼都沒睜開，不咸不淡的開口。　　郭正陽早有心理準備，點點頭再次開口，“我要一百顆。”　　他一開始只打算買40顆，等自己修鍊至後期巔峰后，渡過了下次巔峰，再進來繼續購買，因為買得太多的話，一次幾千靈石，就算是落河山這種信譽較好的，他也不敢保證會不會引來個別人的追殺，但突然遇到了千幻真人，得了萬妖譜如此重寶，郭正陽的膽子也大了不少。　　到時候就算因為自己一次購買的量太大，引來誰的覬覦，但這條街上是沒人動手的，那就算有人要追殺他，他出了這坊市也可以直接幻化成妖獸跑路，安全性大大增加，他的膽子自然也大了不少，畢竟三四十顆丹藥最多只能讓他修鍊至後期巔峰而已。等大圓滿時還要批量購買一次的。　　“一百顆？七千下品靈石！”一句話后，後面原本毫不在意的老者才猛地睜開眼，詫異的目光落在郭正陽身上，眼中全是驚訝。　　這句話聲音有些大，就連原本在一樓遊走的幾道身影也猛地一頓，齊齊看來，七千下品靈石？就算只是下品靈石，這也是好多大圓滿都拿不出的財富啊。

# 第一百二十一章 別瞎扯了

　　“快，別讓他跑了。”　　“那小子買風華丹都花費了7000靈石，他身上的財富肯定遠超這個数字，不過100顆風華丹，估計不是一個人用的吧？一個人哪裡需要那麼多。”　　“所以我才叫你們一起來，我們四個聚靈大圓滿，就算那小子背後還有人，也不用怕他。”　　“小心一點，別驚動太多妖獸了，他倒是聰明，直接向北島逃竄，害的咱們根本不敢隨意用靈識搜查。”　　……　　夜色下，一道道矯健的身影快速穿過叢林，雖然幾人已經在極力壓抑動靜，但沿途還是驚起了好幾隻低品妖獸四處逃竄，而對於這些逃竄的妖獸，幾個追蹤着什麼的身影也根本無暇顧及，只是在低語中快速向著叢林深處趕去。　　就是在幾人消失在山林中之後，一條細小的飛花蛇卻突然盤在一塊岩石上悄悄探起腦袋，向幾人離去的方向看了一眼，原本冰冷陰森的三角眼裡，卻閃過一絲笑意。　　萬妖譜的功效的確特彆強大。　　不止可以把人幻化成妖獸，就是路過的痕迹一樣是妖獸痕迹，這一點很重要，一個一米八多的青壯年人類走過叢林，和一條大拇指粗細的小蛇游過草叢，留下的痕迹能一樣么？但在萬妖譜的幻化之下，郭正陽路過一地，留下的痕迹就是和正常飛花蛇遊動的痕迹一模一樣，根本沒有絲毫破綻。　　所以他在離開坊市之後，剛進入叢林就幻化成飛花蛇，而後靠着幻化的體型在山林在遊走，短短片刻而已，就被他發現有三四波人影從附近掠過，而那些人影也全是衝著他而去的。　　這感覺和外面的世俗是截然不同的，你只是明買明賣，買了一批丹藥而已，眨眼間就有三四波準備打劫的尾隨而上，換了任何一個剛從世俗踏入靈域的人，恐怕都會被驚得瞠目結舌，不過郭正陽對此早習以為常，他反而只是在感慨萬妖譜的強悍。　　感慨之後，郭正陽幻化的飛花蛇就快速游向海邊，等在夜色下游到海水中時，猛地潛入深水，細小的飛花蛇又搖身一變化成了一隻半米多長，渾身漆黑，滿口獠牙利齒的怪魚。　　這是另一種一品妖獸�\啖魚妖。　　“有了萬妖譜，我以後再想來回靈域就安全太多了，若是人類修士想從那自由出入口出入，每一次都要冒不小風險，一個運氣不好就可能遇到妖獸獵殺，而且根本不敢大戰，因為一旦爆發大戰，人類修士的氣息就會引來更多妖獸圍攻，但幻化成妖獸之後，就算和其他妖獸發生衝突，爆發廝殺，兩股妖獸廝殺氣息也根本不會引來更多妖獸圍攻，而一旦不用擔心被妖獸圍攻，以我的實力就算遇上四品水域妖獸，要逃命還是可以做到的。”　　化身魚妖之後，郭正陽再次滿心驚喜。　　這一次來靈域，他其實就是辦事，辦完事還要返回世俗的，畢竟買了丹藥之後，也只有在世俗修鍊才更安全。　　在這裏修鍊，就算是單獨的吞服丹藥，也難以找到安身之地，要時刻提放各種危險，哪裡有在靈域之外的世俗中修鍊安全？　　原本從自由出入口來往靈域，他每次都要冒不小風險，可現在有了萬妖譜護身，這安全性真的提升太多太多了。　　至於現在他卻是要去找找，看能不能找到李哲。　　郭正陽只知道李哲在五六年前進入靈域后，先是遇到了一個好心散修，然後又加入了一個小宗門，等小宗門破滅就四處浪蕩，因為他後來東躲西藏遊走的地方着實不少，根本沒固定的立身之所，所以郭正陽就是想去那個小宗門看看。　　那個小宗門的地址，上一世李哲也帶他去看過，哪怕上一世去看的時候，那裡已經被另外一個宗門盤踞，他們兩個也只是遙遙看了一眼就走了，但郭正陽也記住了那個地點。　　如今那小宗門是否還在，有沒有被破滅？郭正陽不知道，之前抓住趙飛景時他倒是問了趙飛景，不過對方也不清楚，因為趙飛景一直都在千獄島遊盪，他知道那個宗門的名字，但那個小宗門近況如何，他就完全不了解了。　　在水下化身妖獸向著目的地出發，其實郭正陽也不清楚即便能見到李哲，他又能做什麼？告訴李哲上輩子其實兩人很熟？這不可能。　　那見到他之後重新認識一下？靈域中你無緣無故向另一個散修示好，只會引起對方警惕和懷疑。　　又或者他自己不現身，只拿出一些好東西悄悄送給他，比如放在他途徑的路上讓他撿到？　　這倒是可以試試，如果能找到，不如悄悄送他一個儲物戒指，外加一些療傷類和恢復類的丹藥。　　但半天後，等郭正陽化身的�\啖魚妖猛的從海面下浮起，入目可見的卻是一座破敗的小島，到處都是已經被摧毀的陣法痕迹。　　默默看了眼破敗島嶼，郭正陽才又無奈一嘆，再次沉下了水面。　　雖然早知道這裏的宗門會破敗，會被人破滅，但現在他竟已經被破滅了，還是讓他有些遺憾，現在他是徹底不知道去哪尋找李哲了。　　……　　“嘩～”　　又是一天多后，與寧市隔海相望的舟海群島邊緣，朦朧的黎明晨光之下，伴隨着一道破水聲，一道身影就從海水中走出，踏步走上了海岸。　　上岸之後，身影先是找了一個偏僻的地方脫下濕漉漉的衣衫收進儲物戒指，而後才又穿上了一套乾淨爽朗的現代服飾。　　伴隨着一陣開機聲，等手機打開后看了眼時間，身影眼中才閃過一絲興奮，三四天時間，這一次去靈域走這麼一遭，雖然有些事沒辦成，但他的收穫一樣極大。　　“現在我手裡總共一百一十三顆風華丹，最多再有三四十顆就能修鍊至聚靈後期巔峰，就算一顆丹藥需要耗費兩三天時間吸納，但也只是兩三個月，等春節后在過段時間就差不多了……”　　喃喃自語一聲，郭正陽才踏步走向島嶼建築密集的地帶，一走三四天，的確該回學校了，現在已經快到一月中旬了，東大都快要放寒假了。　　走到碼頭附近，郭正陽又找了地方吃了些早點，等第一班客輪開始售票時，他就直接買了票準備返回東海市。　　就是準備上船的時候，一陣手機鈴聲才突然從郭正陽身上泛起。　　等他抓出手機一看，才發現是顧明偉打來的。　　“我靠，老郭，我還以為你人間蒸發了，這麼多天電話都一直打不通，要麼沒人接要麼是關機。”手機剛一接通，對面顧明華誇張的低叫就響了起來。　　郭正陽頓時一樂，狀作不爽的道，“這是不是該怪你？我這人喜歡清靜你又不是不知道，被你煩的去元旦晚會表演一下，搞得我現在都只能先請假避避風頭。”　　他現在心情不錯，雖然這次靈域之行沒見到李哲，但他知道對方也不會出什麼大事，所以在換來大把所需的丹藥，順手還得了一件至寶時，都有心情調侃那個猥瑣的室友了。　　一聲調侃，顧明偉頓時訕訕一笑，不過很快就開口道，“對了，有事和你說，這次我可是很夠哥們的，你還不知道吧，這幾天有幾個唱片公司的人，非要找我和李淳幾個要你的電話，住址，哥們這次很堅挺啊，他們只要一個電話，一個地址就願意出價七八千塊，但咱們硬是沒說，夠意思吧。”　　郭正陽頓時啞然，“他們要買那首曲子？”　　“是啊，見從我們嘴裏問不出，所以有好幾個留了話，說是願意出五十萬買你手裡那首曲子的發行權什麼的，我跟他們說那首曲子不是你寫的，是你朋友的，他們說不管是誰寫的，就是先把價格開出來，讓你自己考慮，還有就是好幾個傢伙也都說了，他們想簽你，只要你願意就捧你做明星，我擦，你小子發了啊。”顧明偉咋咋呼呼的開口，說出來的話卻讓郭正陽哭笑不得。　　買曲子？捧他做明星？別瞎扯了。　　不過這一番通話，卻也說明了很多事，那就是他又回到了和靈域中截然不同的世界，這個世俗世界靈氣環境遠無法和靈域相比，但卻是個安靜有序的世界。　　在靈域中買點東西他都需要偷偷摸摸藏頭露尾，生怕招來禍端，但在這裏，卻可以悠然自得的享受着安寧和舒適。　　又和顧明偉聊了幾句，掛了電話后郭正陽就上船開始等待，只不過在等待中，他倒是發現有好幾道目光都若有若無的在他身上徘徊。　　轉頭看了幾眼，那些目光又快速閃爍開，郭正陽才閉目開始休息。　　船行一路，等逐漸抵達東海市東大附近時，他才又搖頭苦笑起來。　　因為他發現當初真不該去元旦晚會上表演，這一路他竟已經享受到了一些明星待遇，路途上不止受到不少關注，甚至還有好幾個都主動來搭訕，這些搭訕往往一開口就能叫出郭正陽的名字，比如你是郭正陽？東大晚會上演奏橫笛那個帥哥？　　雖然這些搭訕，還沒發展到問他要簽名之類的程度，卻也讓他少了安靜休息的環境。　　而他也清楚記得從東海市來舟海之前，他可沒那麼高的關注度，看來他去了領域一趟，消失了三四天後，知名度反而越傳越廣了。

# 第一百二十二章 舊人音訊

　　“郭正陽？”　　“郭正陽，早啊。”　　……　　等郭正陽到了東大時，時間已經是下午，他看了下日期，發現今天還正好是周二，周二下午則是班會時間，所以他並沒有直接回自己租來的小屋修鍊，而是準備參加下班會，還是那句話，修鍊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既然他現在生活在世俗，身份還是大一學生，那他也並不想把自己搞的太奇特獨行。　　等他一路走過校園，走向班會所在教室方向時，這一路上倒是也有不少同學紛紛沖他打招呼，其中有很多同學根本不是八班的，也不是郭正陽所在專業的同學，完全是生面孔，這也彰顯了上次晚會之後，雖然他消失了幾天，但名氣依舊還是很大。　　雖然對這些不大感冒，但郭正陽還是一一笑着回應了，不過他也加快了步伐，等進了班會教室他才無奈搖搖頭，這名人生涯，他的確並不喜歡。　　“呵～”　　就是在他輕微搖頭中，教室里原本還有些亂糟糟的環境卻猛地一滯，一道道目光馬上就落在了門口，在前排和幾個同學正聊天的輔導員任海洋更很快失笑，失笑着打量郭正陽幾眼，才又沖他點了點頭。　　郭正陽也點點頭，大眼一掃教室，就朝着最後排方向走去，那裡依舊是某宿舍的穩定聚集地，顧明偉、李淳以及楊廣濤早已經坐在了那裡。　　而此刻教室也已經快坐滿了人。　　“郭正陽，你這一次逃課逃的時間挺長啊，近一周沒見人。”等他剛走過去，還沒坐下，不遠處一名美艷撩人的長發御姐就笑着開口打趣，這也正是八班那位美女助輔何文麗，此刻何文麗坐的位置，就是在顧明偉身前。　　在以往，這位美女助輔還真的從沒和某宿舍的宅男們這麼近距離過，看得出前陣子的事，還真讓顧明偉拉近了不少和對方的關係。　　“不是逃課，是有點不習慣，避避風頭，我已經和任哥請假了。”郭正陽也挨着最外側的楊廣濤坐下，輕笑着回應。　　“切，你正享受呢吧？現在出入校園，是不是很有大明星的感覺？”何文明也只是比幾人大幾歲，研究生學姐而已，還只是一個助理輔導員，所以平時也根本不會擺什麼老師的威嚴，現在說笑同樣隨意，不過隨意的說笑里卻又大大白了郭正陽一眼，有點小不忿似的，“當初我請你那麼多次，你都不同意參加晚會，太讓人傷心了。”　　得，郭正陽看了何文麗一眼，又看看顧明偉正在偷笑，才狀做無奈的開口，“這不怪我啊，是顧明偉讓我那麼做的，他說你請我的時候讓我千萬別答應，好讓這件事顯得難度大一點，到時候他才好显示出重要性。”　　一句話何文麗頓時愣了，正在偷笑的顧明偉卻直接綠了臉，綠着臉時，顧明偉慌張的看了何文麗一眼，才馬上轉頭看向郭正陽，“老郭，你不能這麼坑我啊。”　　郭正陽卻沒有回應，只是沖何文麗很誠懇的笑笑，就不再言語。　　“哥，還是你牛。”同一時間，何文麗狐疑的看向顧明偉，另一側楊廣濤卻也古怪的沖郭正陽挑了挑大拇指。　　不過也只是挑了一下大拇指，他就馬上又偷偷低笑，坐在楊廣濤和顧明偉之間的李淳同樣滿臉偷笑。　　一群人偷笑，顧明偉卻壓着聲音要向何文麗解釋什麼，只不過何文麗似乎並不想給他解釋的機會，只是瞪了顧明偉一眼才馬上轉移話題，“這個社會的確有黑暗，這一點咱們沒辦法否認，不過我們也要相信大部分情況還是好的，剛才李淳說的案子，事實究竟是怎麼樣，咱們其實都只是道聽途說，並無法肯定什麼才是事實，所以咱們不能因為他們雙方一個是弱者，一個是官二代就先有了心理傾向，雖然同情弱者是大眾常態，但我們還是要客觀的看問題，客觀事實就是那個人真的殺了人，中間有沒有冤情，要交給警察去查證……”　　郭正陽剛才那聲打趣，的確不只把顧明偉搞得崩潰，就是何文麗也很尷尬，畢竟她正在和一群學弟學妹聊天呢，被那麼一說好像她真的和顧明偉有什麼似的，所以她自然不會在那個話題上糾纏，而是回到了郭正陽來之前的話題。　　等這句話落地，李淳倒也收斂低笑，皺眉反駁道，“不過死者是那個縣公安局副局長的兒子，警察查證時是不是會偏斜？被告方就算是殺了人，但誤殺和謀殺差別還是很大的，誤殺罪名成立，可能只判三至七年徒刑，但現在被告被判謀殺，一次判了三十年，他現在還只是25歲，等三十年後就算出來，整個人生也荒廢了啊。我覺得差別這麼大的案子，就不該讓當地的警察查證。”　　“就算派市裡的人去查，又有什麼用？如果那個副局長要插手，一樣可以靠關係顛倒黑白，哎，說起來也是那個姓楊的太倒霉……”楊廣濤也順着李淳的話開口。　　“你們這是一開始心下就不相信警察會公正查案。”　　“不是不相信，只是覺得這傢伙太可憐了，他就算真殺了那個副局長的兒子，我也覺得不虧，……”李淳再次開口，繼續和何文麗爭辯，郭正陽倒是聽的一頭霧水，詫異的開口，“你們在說什麼案子？怎麼談到這上面了？”　　他也的確疑惑，八班的班會雖然輕鬆，就像是聚會沙龍模式，話題也基本都是無所不包，但一群在校學生也很少會提到刑事案件上的。　　“這不班會還沒開始，咱們幾個聊天的時候，李淳突然說起了一件在新聞上看到的案子，就拿出來討論。”楊廣濤也很快笑着解釋。　　不過笑了一下，他也馬上變得感慨萬千，“這案子說起來也挺讓人無奈的，就是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殺了一個他們縣的官二代，在謀殺和誤殺上爭辯了很久，最後被判謀殺，入獄三十年，如果真是誤殺的話，那就太可憐了。”　　“給，你看看這案子，關鍵是評論，評論里有人說是兇手的親屬，在發帖講述事情的來龍去脈，那回復被頂的很高，看了你就知道這社會多黑暗了，那幫該死的官二代，天天就不幹好事。”李淳也在這時把手機遞了過來，屏幕上显示的正是一則新聞。　　楊繼明案一審判決謀殺成立，入獄三十年。　　這是新聞標題。　　等郭正陽順着視線看去，卻猛地身子一綳，當場愕然，愕然了一個呼吸他才低着頭把手機接了過來，盯着新聞里一張圖片細細觀看。　　這圖片上，就是一個眼部和部分鼻樑都打着馬賽克的短髮青年，穿着一件橘黃色馬甲站在法庭上。　　圖片沒有異常，就和大部分罪犯被審訊時的景象一模一樣，但郭正陽心下卻泛起了不小的波瀾。　　“楊志明？”　　雖然這張圖片上的青年，眼部和部分鼻樑都被打了馬賽克，而且圖片上的這張臉，也要比郭正陽記憶中的臉龐年輕了太多太多，但，但那隱約熟悉的輪廓，還是讓他一眼就認出了那八成就是楊志明。　　當然，這也可能只是長得相似，畢竟世界那麼大，有毫不相關的人卻長的很像，這種事也屢見不鮮，所以他很快就盯着新聞觀看起來。　　新聞很簡短，大意就是說西江省轟動一時的某案件終於有了判決，爭執了許久，讓大眾討論了很久的楊繼明謀殺與誤殺案，最終因為證據確鑿而被判定謀殺，一審判決楊繼明入獄三十年。　　而在新聞里，也有標註楊繼明這個名字是化名。　　西江省，楊繼明的化名，郭正陽看了幾眼，心下卻突然有些激動起來。　　難道真是楊志明？　　如果只是長得像也就算了，連化名都這麼類似，對方也是西江省的人，和楊志明是一個地方的人。　　太多巧合湊在一起，那恐怕就不是巧合了。　　楊志明在世俗時，入過獄？　　這些他上輩子還沒真說過。　　不過每當郭正陽閑來吹奏橫笛時，那個豪邁的漢子表面上不屑一顧，私底下卻經常在遠處靜靜聆聽，也經常都有很大的感情起伏……　　郭正陽也的確沒想到，上一輩子在靈域中和他關係最親密的三個人，他就算想去找過，但之前也只覺得現在尋找李哲把握大些，如果李哲當年剛入靈域不久后加入的小宗門還在，那去走一圈就能找到，找楊志明的話才是毫無頭緒，一個省那麼大，怎麼找？　　可他去靈域一趟，刻意尋找了李哲一次，卻沒找到對方的絲毫信息，現在從靈域返回，竟然在這樣的情況下，意外發現了這些。　　哪怕這還不能肯定，但可能性也是不小的。　　激動了一下，郭正陽又很快翻開新聞的評論查看起來，跟着就也發現了之前李淳說的評論，這是一條很長很長的評論，評論下是大量回復，把這帖子頂的很高，翻開評論第一眼就能看到。　　細細閱讀下去，郭正陽對於整件事也有了大致的了解，就是這樣的了解，卻也讓他心情頗為複雜。

# 第一百二十三章 還真是

　　化名楊繼明的青年殺死某個官二代，這事按照某條評論里所寫的，源頭都可以追述到一年半以前。　　去年夏季一個午後，下雨天里楊繼明的母親外出，被一輛快速行駛的車子撞倒，然後肇事車輛逃逸，幸好楊母傷勢並不算太嚴重，等在外打工的楊繼明接到消息返回后，就和父親一邊照顧母親，一邊去報案。　　楊繼明母親記得那車子車牌，所以報案時他們目標倒是很清晰，但後來卻一直查不到結果。　　楊家幾番打聽才知道那個車牌是他們縣局某副局長的兒子開的車。　　為了這事，作為兒子的楊繼明很憤怒，要去找誰理論，卻被他父母攔下，兩個老人就是覺得反正傷勢也不重，還不如小事化無，免得招來人家報復什麼的。　　楊繼明雖然不服氣，最終還是被父母勸下。　　但沒想到的是等楊母治好了腳，沒過多久卻突然爆發了另一個病症，就是由車禍等外傷引起的滑膜炎。　　這種病一旦發作，就是膝蓋附近腫脹，即疼痛又僵硬，幾乎可以讓人失去行走能力，因為一走就疼得厲害。　　楊母一病幾十天，好好一個四十多歲，還算年輕力壯的婦人就差點和廢人無異，做兒子的楊繼明從醫生那裡得知是由那場車禍引起的后遺症，而且這種后遺症雖然並不需要花費太多錢財，但經常都反反覆復很難根治，過程里對人造成的影響卻極大，不止是疼，而且路都不好走。　　他原本被壓抑的火氣才冒了出來。　　私下里找到那個二代，狠揍了對方一頓，結果……麻煩大了。　　二代回過神來就找了幾個警察隨意栽贓他盜竊，抓進拘留所，讓楊家又花費了大量財物打點，低聲下氣不斷哀求，才總算把人撈了出來。　　這一次楊志明出來后沒有再衝動，似乎也受到了教訓，只是把火窩在心裏，留在家裡好好照顧父母。　　就是又過了一陣子，兩人在外面意外相遇，喝高了點的二代在大庭廣眾下羞辱了楊繼明幾句，徹底惹惱了他，當場動手下，一不小心就殺了人。　　殺人是事實，不過在帖子里，發帖人卻以楊繼明親友的口吻說楊繼明後來多次解釋，是他自己力氣大，當時正在氣頭上，對方又有好幾個人群毆他，被群毆的火氣上涌，才一時間出力太大，活活打死了那個二代。　　這就是事實的全部經過。　　只可惜在法庭上，判決是謀殺，楊繼明也被判入獄三十年。　　這樣的帖子，的確引來了大量回復，比如很多人就抓住案發時的特徵提出了不少質疑。　　“楊繼明真要是蓄謀殺人，為什麼要在大庭廣眾之下動手？那是街頭飯店外，他殺人的時候那個二代身邊還跟着好幾個人，蓄謀殺人，誰會找那種場合？”　　“樓上說得對，蓄意謀殺，誰也不會那麼蠢的挑那種地方啊，不過說起來這個楊繼明還真是猛啊，就用拳頭活活把那個二代打死了。”　　“是啊，用拳頭打死，這還不能說明問題？如果是蓄意謀殺，他難道連個兇器都不準備？”　　……　　一條條回復看下去，郭正陽的確發現有不少人都在質疑這次的判決，更提出了很多有利的論點。　　但這樣的論點也不是沒人反駁，十多條贊同性質的回復之後就有人反駁道，“楊繼明在大庭廣眾下動手，殺了人之後也沒跑，而是等着警察來抓人，也就說明他很可能是想和對方同歸於盡，他是蓄意殺害被害者，但是是臨時起意，比如見到了被害者之後才起了殺人的心思，才倉促的連兇器都沒準備，而是用拳頭把被害人活活打死，然後等着被抓。但臨時起意的殺人，一樣是謀殺。”　　“法院也說了，楊繼明殺害被害人的時間，正是他母親第二次滑膜炎複發，備受折磨的時候，身為一個孝子，看到母親承受各種折磨，再意外見到受害人花天酒地，心情激動下他才蓄意殺人，而和被害人一起的幾人，都可以作證被害人並未挑釁嘲諷過楊繼明。”　　“扯淡，那幾個傢伙就是那二代的狗，說的話能信么？看那二代手段，濫用私權栽贓陷害，要不是他挑釁嘲諷，也不會讓楊繼明受不住刺激，對方在激動下用力過大過猛，根本就是誤殺。”　　……　　“用拳頭活活打死，是天生力氣大，還是因為踏上了修鍊之路，讓體能不斷擴增？這楊繼明，八成就是志明了。”　　看着看着，郭正陽心下又是一陣感慨，長得像，化名像，地點也是西江省，還有殺人的手段是用拳頭打死，聚靈初期修士不斷淬鍊肉身，力量速度暴增，一個控制不好，還真有隻靠拳頭就能打死人的資本。　　聚靈初期巔峰修士，隨意揮出一拳可就有好幾百斤氣力的，若是你要用拳頭打碎別人頭骨，聚靈初期修士還真做不到，但打死人，並不是非要打碎了骨頭才能致死。　　“老郭，你相信哪一邊？相信那個人是誤殺還是謀殺？”就在郭正陽感慨中，一側則響起了李淳的話音。　　郭正陽愣了一下，才點點頭，“可能是誤殺吧。”　　“看吧，我就說這幫官二代是為非作歹慣了，好東西太少了。”李淳頓時像是得到了支持一樣，再次對着何文麗辯駁，就是一句話讓郭正陽一陣哭笑不得，因為嚴格說起來，他也是個官二代。　　李淳這打擊面有點廣。　　不過他也不會多說什麼，只是看了李淳一眼就又收回了目光。　　這一次能發現疑似楊志明的信息，他的確是要謝謝李淳的，要不是這傢伙談起這新聞，他也根本不會去關注百千里之外的新聞內容啊。　　而接下去，身邊幾人又爭辯討論了一陣，等班會正式開始后這話題才被中斷，郭正陽也只是靜靜坐着，拿出自己的手機上網，一點點搜索着和這案子相關的一切。　　案子中的“楊繼明”，老家地址乃至現在所在監獄名字位置，都很快被郭正陽搜集出來，印入了腦海。　　等班會之後，他也放棄了回小屋的打算，而是離開校園朝着火車站趕去。　　因為楊繼明所在的上廣市和東海之間本就有動車組經過，坐上動車只需要三四個小時就能抵達。　　……　　幾個小時后，夜色降落。　　西江省上廣市郊區，一片依山而建的深邃建築之外，一條五彩斑斕的小蛇卻正在黑暗中沿着牆角遊走。　　遊動片刻，等快要抵達大建築正門時，小蛇才停止遊動，而後支起半個身子，陰冷的視線里也閃過一絲詫異。　　毋庸置疑，這條小蛇正是郭正陽幻化出來的。　　也是在化身小蛇沿着這上廣市關門關押重刑犯的玉豐監獄走了一圈，放出靈識查探了許多地方后，郭正陽才再次體會到了萬妖譜的妙用。　　可不是么，他雖然速度很快，但若是在攝像系統較多的地方行走，也很容易被現代監控設施拍下痕迹，就算他實力強，可以率先靠靈識探查環境，但怕就怕百密一疏，不過現在有了萬妖譜在手，那才是可以大搖大擺辦事，根本不用害怕現代監控設施了。　　查探了一圈，郭正陽也大致摸清了左右環境，這佔地面积極廣的監獄，外面就是高高的圍牆，很多地方還在牆上方探出一些鐵網，大門入口有持槍的警衛戒備，在那附近還有一棟小樓，裏面也住着一批警衛。　　不止如此，就在這監獄附近，都還駐紮着上廣市武警大隊。　　不過監獄裏面高牆一角，卻還有車間之類的地方，並不是單純關押犯人的牢房。　　又查探了一下，郭正陽才御使飛劍身子一閃，就飛入了監獄，這情況若是落入外人眼中也只會看到一條細小的蛇類騰空一躍，直接躍過幾米高的監獄外牆……　　進去以後，郭正陽就繼續散發靈識搜索，這裏大約有十多個分監區，查探一番他才發現每個分監區大約住着八十到一百二三十人，犯人牢房大多也都是十多人一個房間，上下鋪設置，內置衛生間和洗涮台等等。　　這地方，關押的犯人還真不少。　　郭正陽在幾個分監區掠過一圈，卻沒費什麼力氣就發現了目標。　　“有靈氣在身，聚靈初期的修士……找到了。”　　這麼多人里若只是尋找一個普通目標，那還真有難度，但這次他尋找的卻超乎想象的順利，靈識一放能向左右各輻射三四百米，走一圈郭正陽就在某牢房內感應到了一個身懷靈氣波動，快要到聚靈初期巔峰的目標。　　快速趕到那目標所在牢房后，郭正陽輕鬆躍上高高的窗檯，單手按在窗沿，透過玻璃和鐵柵欄就看向房內。　　這牢房很簡潔，挨着窗戶的是廁所，向外是分別靠着左右牆的六張上下鋪床，其中九張床上都躺着人。　　而廁所里也正有四人，一人抱着頭躺在地上，另外三個則正對着地上的人拳打腳踢，下手頗為狠辣。　　看了一眼，郭正陽頓時心下一驚，楊志明，地上躺着正挨打的，還真是楊志明！　　但，但楊志明已經快到聚靈初期巔峰了，怎麼會被三個普通人如此毆打？　　“小子，你不是挺橫么？草，下手真狠啊。”　　“你不挺牛么，還手啊，你敢還手試試？你對我們下手，外面就有人把這些回報你父母身上，你起來啊。”　　……　　不過就在他心驚中，正拳打腳踢的幾人才壓低着聲音咒罵，淡淡的月光下，這三人映照出來的臉頰，其實也有些皮青臉腫，頗為凄慘。

# 第一百二十四章 逃獄

　　幾個犯人低聲斥罵，斥罵中下手也依舊狠辣，而窗外的郭正陽已經確認了這就是楊志明，如此一幕幕，頓時看的他雙目寒光四射。　　只不過郭正陽並沒有出手阻止幾個犯人的毆打，因為他很清楚，地上抱頭挨打的楊志明，自己就有能力輕鬆揍死這三個傢伙。　　他不還手只是因為對方的話，一旦他在這裏還手，就會有人在外面把痛苦施加在他父母身上。　　所以他一時間也不知道該怎麼出手，直接動手幹掉這三個犯人？然後告訴楊志明他幫他保住他的父母？　　讓他不用那麼擔心那些？　　這，郭正陽又該以什麼理由向對方解釋他幫對方的目的？　　就在他思索中，監舍里的情況卻猛的一變，原本一直縮在地上挨打的楊志明突然低吼一聲，翻了下身子忽的站起，揮起一拳，噗的一聲捶在一個正踢打他起勁的中年胸口，直接捶的中年身子一揚，轟隆撞在了牆上，當場就白了臉。　　而楊志明則身子一晃，抓着另一個嚇了一跳的青年就用手肘卡着對方的脖子攬在懷裡，同時一腳踹飛了最後一人，再次踹的對方大聲慘叫。　　“你們要我死？就算死我也要拉你們一起墊背！”　　楊志明的身材很高大，站在那裡足有近一米九，面孔談不上多帥氣，但卻稜角分明，強硬有力，加上魁梧的身形，這一發怒，還攜帶着雷霆萬鈞之勢瞬間擊潰三個犯人，陰森森的話語泛揚時，頓時就嚇壞了不少人。　　“你，你想干什麼？”　　“楊志明，你難道不怕你父母……”　　“你再提一句我爸媽，老子現在就宰了你，再出去殺了你全家！”　　……　　幾個犯人嚇得倉皇驚叫，被楊志明卡住脖子的青年更是綠着臉要繼續拿楊志明父母作威脅，但一句話后，楊志明卻陰沉的低罵一聲，嚇得那青年身子一顫，才急忙開口，“明哥，別啊，我們只是聽人命令辦事，就算沒我們，也會有其他人辦這些事。”　　“冷靜，冷靜，楊志明，你爸媽還在外面。”　　“千萬別衝動。”　　……　　隨着青年的軟化，另外兩個受到重擊的人也紛紛色變着開口，都是白着臉勸慰，身子也直打顫，說的也是，真要逼急了楊志明，那對他們也是災難，這傢伙的恐怖，其實他們都是很清楚的。　　要不是可以拿對方父母的安危做威脅，他們恐怕早就被揍成死狗了，哪裡敢在這個變態面前囂張？　　而最初拿對方父母做威脅時，楊志明也一直都是任由他們打罵，怎麼突然間就爆發了？難道是他們下手太狠了？一想到這裏，三個犯人都是一臉叫苦不迭。　　不過在三人勸慰中，楊志明卻抓起懷中青年的手臂，放在嘴裏一咬，生生撕下一片血肉，當場疼的那傢伙放聲慘呼，另外兩人看到這一幕，同樣驚得眼皮直跳，身子一哆嗦，差點嚇尿了。　　“快叫，有犯人自殺，老子要逃獄，敢不配合我現在就打死你們。不讓我活下去，誰也別想活。”不止是他們，在青年慘叫中，原本還在監舍床鋪上的人群也紛紛驚起了身子，而楊志明卻在人群大驚中，惡狠狠對着外面低喝。　　“有人自殺了！”　　“快來人啊！”　　……　　接下去，原本驚得目瞪口呆的人群才馬上有人發出尖叫，更有人拚命拍着監舍的大門。　　楊志明卻看了被他咬下一塊血肉的犯人一眼，向前一推，又伸腳一踹，揣着那犯人就撞上廁所圍牆，自己則閃身就跑到了監舍鐵門之後。　　監舍外，也響起了一陣焦急的腳步聲。　　就是這樣的事態，卻讓窗外的郭正陽看的直瞪眼。　　好快啊，楊志明被判入獄三十年，還只是昨天才宣判的，那只是昨天的新聞，結果今天自己這個兄弟就要逃獄了。　　不過這也是逼得走投無路了啊。　　要是不逃獄，他不止要在監獄里受盡凌辱，還一直要擔心外面父母的安危……　　而普通凡人想逃獄，當然不是說走就能走，可以楊志明超越普通人七八倍的體能，那可是全方面的體能，力量速度反應力都要超越普通人太多太多，所以就算以這種這麼簡單粗暴的方式逃獄，也絕對有很大可能性。　　事實也的確如此，等外面跑來兩個獄警，透過門上小窗打來手電筒看了監舍一眼，看到衛生間門口一個人躺在地上捂着手腕，地上也有不少血跡，另外則有兩個人蹲在那身影身邊白着臉疾呼，獄警才快速開門。　　再然後，雖然開門時兩個獄警也做了防備防止生出亂子，甚至也有人對外通報，外面都響起了警鈴聲，但楊志明的速度卻太快了，門開的一剎那身子一閃，就打暈了一個獄警。　　而後抱着另一個獄警向外跑。　　哪怕那也是一個成年男子，但楊志明抱着對方時依舊是健步如飛，比普通人百米衝刺都更快。　　在其他人反應過來之前，楊志明就帶着那獄警一路狂奔，遇到上了鎖的門就威脅對方開門，獄警稍一猶豫，就是一拳砸在鐵門上，差點砸的鐵皮凹陷……　　郭正陽雖然有些無語，但還是默默看着楊志明逃獄。　　有超越常人好幾倍的速度，爆發力，耐力，這一次楊志明的逃獄很沒技術含量，但效率卻極高，畢竟看守監獄的獄警想要反應過來追捕，一樣要靠身體行動，獄警一秒鐘跑四五米？楊志明衝刺時一秒就能跑出二三十米，這還是抱着一個人被拖累的。　　那些人都沒怎麼反應過來，還正在向出事的地方跑，楊志明已經挾持那獄警跑出了監舍，更遠處有人提槍追趕，但跑着跑着這邊已經沒影了。　　此刻楊志明奔跑的速度，的確甩開了那些獄警反應速度太多。　　而等他跑到監舍時難度倒是出來了，這監獄外牆足有兩三米高，其上還有一層層鐵網，幾乎無死角，所以楊志明直接就奔着大門跑去。　　玉豐監獄大門形似城樓狀，三層建築，中央一個五六米高的門洞，晚上大門自然早已落鎖，而大門處也駐紮了一批警衛，等他跑到大門附近時，那些警衛也早接到了消息，部分人提着槍衝下樓防衛，有的則是在二樓窗口對外戒備。　　楊志明一路直奔而下，到近前時已經又把懷裡抱着的獄警擋在了身前，而後繞過守在正門口的幾個警衛，直接繞到了樓體側方，這裏，光禿禿的牆體足有八九米高，不過也不是沒有絲毫借力處，在牆體中央近兩三米處就有一個窗口，普通人自然無法接力，但楊志明則甩開手裡的獄警，向前一衝，刷的一下跳起三米就上了窗檯。　　到這時，他距離挨着樓梯的圍牆已經只剩下一兩米遠，而窗檯的位置也只比外牆上電網低了幾十厘米，楊志明深吸一口氣，在窗台上後退一步，而後向前一衝，直接就越過兩米多距離，雙腳幾乎是擦着電網上沿，跳出了牆外。　　同一時間，監獄內持槍核彈的警衛才剛追到側方，而後一個個就傻傻看着只有那狼狽獄警的樓牆下，各個都是面面相覷。　　不過愣了一下，還是有人快速就要追出去，同樣有人快速打電話彙報着什麼。　　也根本沒人注意到在高高夜空下，一條凌空懸浮的小蛇也落入牆外黑暗的世界，尾隨着一道一瘸一拐的身影就遠離而去。　　……　　“你……”　　“你認的我就好，我告訴你，老子現在是逃獄，以後我爸媽出一點事，我就全算在你頭上，你最好祈禱我父母沒事，他們被人打一頓，我就要你家一條命，你，你老婆和女兒，你也還有父母，一個弟弟，一個妹妹，一家十幾口，不想死，就替我照顧我好爸媽！”　　“憑我的身手，只要一心逃亡，誰他媽也抓不住我，你一天沒能力殺了我，就給我安安分分老老實實，敢生一點歪心思，我讓你全家雞犬不留！”　　……　　一個多小時后，上廣市某縣城，一棟中檔居民小區四樓，從樓下攀爬上陽台，楊志明直接把一個正在抽煙的男子卡着脖子頂在牆上，雙目通紅的盯着對方，一字一頓開口。　　一番話卻嚇的那男子渾身發顫，而楊志明則伸手給了對方一耳光，括的男子嘴角熱血橫溢，才又冷冷看了對方一眼，快速走向陽台。　　到了陽台他就沿着一側的下水管道，靈蛇一樣游下了地面，直到這時，卧室里的男子才追到陽光看下。　　楊志明又狠狠看了樓上一眼，才快速消失。　　而樓上的男子，帶着血跡的臉色卻不斷變幻，紅了青，青了紅，最終才又化為一片慘綠。　　他哪裡想的到，才通過關係把這人搞定，判成謀殺罪入獄三十年，結果第二天對方就逃獄了？而那人的身手也簡直恐怖的嚇人。　　以前還不知道，今天一逃獄，監獄那邊傳來的消息，差點讓他以為對方在開玩笑，而監獄方面的熟人還正叮囑他小心些，擔心這人來報復他，結果他一根煙沒抽完，對方就已經來了。　　現在呢？看着那位上下四樓如履平地，玉豐監獄那種關押重犯的地方都被對方輕而易舉逃脫，那對方剛才的威脅？

# 第一百二十五章 一場小戲

　　嘴角泛着血光，還穿着睡衣的中年男子就愣愣站在陽台，看着樓下已經消失在黑暗中的楊志明，臉上神色再次不停變幻。　　愣了一會他才猛地轉身回屋，臉色一厲，伸手抓起放在客廳石桌上的手機，就要撥打什麼電話。但等他拿着手機正翻查號碼時，中年卻又突然一愣，身子當場綳的緊直，連呼吸都不由自主凝滯，只是傻傻看着身前一米外。　　那裡，竟然有一條五彩斑斕的小蛇，凌空懸浮盤旋着蛇體，瞪着一對冰冷的眼珠子看着他。　　他徹底傻了，一條蛇……凌空懸浮？？？？　　傻傻的綳直了全身神經線，懸浮着的小蛇才突然泛起一陣莫名波動，而後，而後這條蛇，就在他親眼注視下化成了一個一米八多的大活人，這大活人還全身都遮掩在連體的黑色衣裝下，只有一雙眼睛顯露在帽檐下，閃爍着異樣的冷芒。　　“鬼……”　　中年嚇得頭皮發炸，剛要尖叫，那黑影就手一伸，一層肉眼可見的水光把兩人包裹在內，形成了一個透明的水球。　　做完這一切黑影才靜靜注視着他，似乎在等着他嘶叫，但這時候中年卻猛地伸手捂住嘴唇，不敢叫了。　　因為眼前的一幕幕已經徹底超出了他的認知！　　不管是一條凌空懸浮的小蛇化成人，還是一揮手，一個透明水球把他籠罩在內，這都不科學啊！　　“你可以叫，但我保證你的聲音傳不出去。”直到這時黑影才淡淡開口，一股沙啞滄桑的聲線也隨意泛起，這聲線不止沙啞滄桑，更還帶着一層刻骨的冰冷，聽得他都頭皮一炸，再次瞪圓了眼。　　而黑影則繼續開口，“我要你做三件事，第一，楊志明逃獄，這件事你擺平，被我發現真有人不顧一切追捕，就是你的死期。”　　“第二，楊志明的父母，你要好好照顧，就像他剛才說的那樣，他父母以後出一點事，你全家都要陪葬，雖然他剛才已經說了一遍，但我對你並不放心，所以你最好認清楚現實，如果你做不到讓我滿意，你就會像這張桌子一樣。”　　……　　淡淡的沙啞聲線落下地，黑影一伸手，一股漆黑的寒氣直接洶湧而出，在中年身下一米多長的大理石桌子咔啪啪就被凍結，而後頃刻間碎裂一地，跟着又一團火色落地，地上的碎石也快速被灼燒成了一片虛無。　　中年頓時嚇得跳了起來，放聲尖叫，臉上更是早已失去了所有血色。　　其實他剛才真打算着手布置一下，以楊志明父母的命要挾那傢伙就範的，剛才那場面，被楊志明卡着脖子頂在牆上冷冷威脅，外加還被括了一耳光，的確讓他又驚又怒，即驚怒又害怕的差點暴走。　　而對於那樣的威脅他當然也很怕，因為楊志明的身手太恐怖了。　　不過楊志明的身手不管再恐怖，難道他真不會死？不怕槍支？這不可能，他已經知道那個傢伙一旦被打，一樣會疼，就是身手利索的不像話而已，所以，只要他先把自己家人轉移一下，藏起來，再讓人抓住對方父母，他一個小小的打工仔，就算身手好又如何？還能勢力通天把他從人海里找出來？　　那樣的要挾，的確讓他驚怒的有殺人的心思了，如果不把楊志明幹掉，他以後恐怕真的會寢食難安的，剛才那電話他也是打算打出去布局的，就算手段下流一些，也沒什麼，能除掉這個威脅就行。　　可是誰想到電話還沒打出去，竟然又蹦出來這麼一個不是人的傢伙？　　開什麼玩笑，眼前這個真的不是人啊！　　對上楊志明那種身手好的人，他還可以動用各種手段，但這麼一個非人的傢伙？他怎麼辦？　　從原地跳起來尖叫，就是在他尖叫中，黑影卻一伸手，猛地也卡住了他的脖子，卡的他聲音戛然而止，連呼吸都困難時黑影才再次開口，“我說的話記住了么？”　　中年卻被卡的連話都說不出，只能狼狽的點動腦袋。　　黑影這才一甩手，把中年甩在沙发上，等那邊猛地咳嗽時，他才無奈一嘆，似乎是自言自語，也似乎是在說給中年聽，“其實我是想直接殺掉你的，那樣才能永絕後患，只是現在殺掉你，我是絲毫不怕，但這筆賬肯定會算在楊志明頭上。”　　中年也頓時停止咳嗽，臉色再次一片慘綠。　　“你最好保證他沒事，過的舒適一點，不然你就會從人間蒸發。”黑影也再次輕笑一聲，就是這笑不管怎麼聽，都有些毛骨悚然的味道。　　笑聲里，中年真的快被嚇尿了，不過還是勉強開口，“第三件事是什麼？”　　“第三件事就是，我的出現，不能被他知道。”黑影再次一笑，笑聲里更揮手打出一道道指痕，憑空畫出一道靈光閃爍的透明圖案，手指一引，唰的一下就沒入了中年體內，“這東西是一道印記，從此以後不管你走到天涯海角，我都可以毫不費力找到你，不信的話你可以試試，等我真的找你時，你就是生不如死。”　　再次一笑，黑影才搖身一變，化為一條小蛇騰空飛出了房內……　　毋庸置疑，這黑影正是郭正陽，他不殺對方一部分原因就是如他所說，一旦殺了中年，這筆賬就會算在楊志明身上，到時候還只是聚靈初期的楊志明，情況絕對會糟糕至極，除非郭正陽出面護着他，但他還是想不出該怎麼向楊志明解釋自己為什麼幫他。　　若是你幫了就走，不繼續接觸，自然不用去管別人怎麼想，就像是上一世他順手幫了素不相識的宋依依兩次，幫了就要走的，也沒想過再和宋依依有接觸，那出手時根本不用想太多，但他以後必然是要和楊志明接觸很多的，也不只是要幫對方一次。　　既然如此，還不如留着誰的命，讓他發動自己的力量去替楊志明解決逃獄的麻煩。　　而像他這樣的修為展露神神鬼鬼的手段恐嚇凡人，也遠比楊志明用普通的好身手去恐嚇有效果的多。　　當然，這隻是一個原因，另外就是這件事畢竟是楊志明的家事，算是他的大仇，這中年以後怎麼處置，還是讓楊志明自己決定比較好。　　做完這件事，郭正陽才又散發出靈識感應左右，很快找到楊志明所在方位，悄無聲息跟了上去。　　半個小時后。　　某縣城外一處偏荒的農田裡，淡淡的月色下，郭正陽卻站在一處小路邊，古怪的搖搖頭，看一眼左手方向，眼中的感慨也又多了一絲。　　楊志明此刻就在他左側四百米外，蹲坐在一處田邊地頭哭着。　　是在哭，他畢竟還沒有經歷過靈域那種殘酷環境的洗禮，所以這一次的事情，估計真給他造成了極大的打擊。　　剛才逃獄時雖然兇狠，但一離開縣城他的行蹤就變得漫無目的起來，走走停停，等走累了之後就一屁股坐在田間地頭喘息，休息了片刻，哭聲才逐漸揚起。　　而站在原地聽了片刻，郭正陽也沉思起來，現在他該怎麼辦？　　伸手摸了下下巴，郭正陽才很快抓出一枚儲物戒指，飛身遁向高空。　　“轟～”　　“嘩～”　　“嘭！”　　……　　短短十幾個呼吸，荒野高空就猛地泛起一道道雷光，撞擊聲，爆破聲，還有血雨灑落，血雨灑落中更有一枚閃閃發光的事物從雲頭墜落，帶着驚粟的寒氣砸落在楊志明身前幾步外。　　等楊志明大驚着抬頭看去時，他也只看到兩道流光從他頭頂一閃而過，速度迅若奔雷。　　這變故都讓楊志明愣了，傻傻看着已經再看不清事物的夜空，他才又一驚，低頭看向身前幾步外，那裡，卻有一個冰凍的戒指正躺在小路上，被黑冰包裹的戒指，寒氣四溢。　　“怎麼回事？”　　“剛才……”　　……　　又驚了一下，楊志明才一閃身子，快速抓起地下戒指，而後飛速就向夜幕中逃竄。　　等他逃出去很遠很遠，臉色有些發白的郭正陽才出現在他身後幾百米外，看了一眼，眼中全是笑意。　　“那枚儲物戒指里有一些術法典籍，有丹藥，有靈器，有靈石，還有一些靈植靈材，而儲物戒指本身則不帶靈氣波動，等他修鍊至聚靈中期，到時候就可以隨意使用了。我還在一個靈材中打下了特殊印記，以後就算想找他，也能感應出大致方向。”　　笑過之後，郭正陽才拿出一顆丹藥吞下肚子，剛才只是做了一場小戲，但因為是在高空運作，所以他的修為消耗的也特別快。　　而楊志明現在已經快接近聚靈初期了，說明他早已經得到了機緣傳承，所以還是讓對方自由發展吧。　　上一世，印象中他是一直在世俗修鍊至聚靈後期才知道靈域在哪裡，所以哪怕他比郭正陽早了很多年踏上這條路，但修為進展速度卻很慢，那主要就是世俗里靈氣太稀薄，現在郭正陽基本把所需的東西全給他準備了一些，倒是可以排除這顧慮了。

# 第一百二十六章 就這樣吧

　　“呼～”　　等中午溫暖的陽光透過窗帘落入室內，盤膝坐在床上的郭正陽才猛地睜開眼，緩緩吐一口濁氣，終於又吞下了一顆風華丹，雖然這也只是從靈域返回后吸納的第二顆丹藥，從西江省回到東海市的第六天，但他的感覺卻不錯。　　回來這幾天，他吞服的丹藥的過程也並不是一直都心無旁騖的吸納，期間若是遇到主要課程什麼的，他都會暫時壓下對藥性的吸收，走到學校后再在課堂上煉化，哪怕這效率會被打斷片刻，但影響也不大，就是來迴路上浪費一點時間而已。　　那段時間就算不吸納丹藥藥性會導致藥性流失，不過來回走一遭，根本要不了多少時間，那對於動輒需要兩三天才能吸納完畢的一顆丹藥來說，都是可以忽略的損失。　　而又過了五六天，大一新生們也陸陸續續迎來了期末考試，今天下午就是郭正陽第一科考試科目的日期，雖然這一個學期，他投入到學習上的時間也不多，但郭正陽對自己的成績還是很有把握的，也根本沒有擔心過。　　“若是有充足的丹藥，以及修鍊所需的靈氣，那對於散修來說，還是眼前這世俗環境更適合修鍊，在靈域中，哪裡有這麼安心的場所。”　　收起功法運轉，他才猛地站起身子踏步下床，眼中也閃過一絲愜意。　　上一世他沒什麼靈器寶物，也買不起多少丹藥，只能在靈域中戰戰兢兢苦修，甚至上一世他的實力，也根本不敢隨意出入靈域，那個自由出入口不確定的危險性太大，進去以後就不敢輕易出來，因為每一次路過都有着隕落的風險的。　　那現在他能擁有如此條件，的確讓人滿意。　　下床洗刷了一下，郭正陽才又走向門外，在外面吃了午飯，就朝着學校方向走去。　　就是在他行走到東大校門口附近時，一聲略帶緊張的嬌呼卻突然從他身後響起，而嬌呼聲呼喊的也正是他的名字，等郭正陽轉身看去，才看到一個裝扮時尚，長相雖然不怎麼漂亮，但也算秀氣的女生正沖他甜笑，恬靜的微笑也讓那張並不算出色的白嫩臉頰增色不少，“郭正陽，去考試啊？”　　“恩。”　　一看到這女生，郭正陽頓時樂了，不過卻忍着心下的笑意，很平靜的沖對方點了點頭。　　“呵呵，那祝你考個好成績，我先走了。”女生也臉色一紅，垂在腰際的小手都不自然緊了一下，才點點頭，繞過郭正陽就走。　　“好的。”郭正陽也再次點點頭，直到秀氣女生走過身側，邁着靈巧的小碎步走出好幾米，郭正陽才古怪一嘆，想笑吧，想想又覺得沒什麼可笑的，跟着他就也平靜踏步。　　這個女生，他其實並不熟悉，對方不是八班的，也不是中文系的。　　他只知道她名字叫李琳，第一次見李琳，就是他從靈域回來的那天，在回學校的路上巧遇，當時李琳就走上前和他說了幾句話，話的內容就是郭正陽，我叫李琳，你在晚會上的演奏好出色。　　這麼一句話后，郭正陽笑着謝了對方，那邊也就走了。　　一開始的時候，郭正陽對這些也沒在意，因為自那次晚會以後，在校園裡有不認識的人主動向他打招呼，真的很常見，李琳只是眾多學子之一。　　但讓他古怪的是從那天開始，只要他來學校上課，基本上每天都能“巧遇”李琳一次，然後在路上巧遇后，對方也根本不會多說什麼，就是簡單和他打個招呼，然後略帶緊張的微笑着走人。　　一次是巧合，兩次也能是巧合，因為這些天，他遇到原本陌生的同學向他打招呼的，超過兩次的也有好多個，但連續五六天的巧合……就絕對不是巧合了。　　元旦晚會以後，這個校園裡似乎多了不少欣賞他的人，但李琳每次和他刻意偶遇，打招呼時話音還勉強算自然，但過程里經常握緊的小拳頭，還有雖然克制着，卻依舊有些小緊張的神色，他卻怎麼可能看不到。　　對方一次次刻意偶遇，猛一看去有些好笑，但多想一點點，郭正陽反而有些鬱悶，自己算不算又禍害了一個單純少女的心靈？　　無奈中平靜踏步，郭正陽的腳步都刻意慢了一些，而走着走着，等他進入校園后，前方的李琳也已經遠遠離去。　　等郭正陽也準備加快腳步時，卻沒想到後方又有一道較快的腳步聲沖他趕來，等他皺了下眉轉身看去時，才看到一名中年男子正一邊盯着他打量一邊靠近，看到郭正陽轉身，男子也愣了一下，但很快就走了上來，眼中也多出了一絲詫異，“是你？”　　郭正陽狐疑的看去，什麼意思？　　“我是李琳的父親。”男子到郭正陽面前才停下腳步，開口一句話介紹更加讓郭正陽無語。　　李父則站定身子上下打量郭正陽，看了幾眼后眼中才閃過一絲滿意，“今天是李琳生日，中午我們一家人出去吃飯，結果吃飯的時候她一直都在看時間，說是怕耽擱考試，不過我看不大像，果然，等我之前送她來學校，剛到校門口她就催我快點走……然後我就開着車在遠處看着她站在校門外等着什麼，等你來了之後，她和你說了幾句話才進校園。連飯都吃不好，還在校園外等了一陣子，就是為了和你說句話么？”　　郭正陽皺了下眉，最終還是平靜的搖頭，“我不知道。”　　雖然已經感覺出和李琳的一次次巧遇有刻意的痕迹，但他也沒想到會刻意到這種程度。　　“你也還湊合，如果你們兩個在一起的話，我也不反對，我聽過你的曲子，吹的可以，有點藝術水準，說出去也不丟人。”李父也皺了下眉，不過還是又打量郭正陽幾眼，略帶無奈的開口，“她從小就不喜歡和人交流，有些自閉，能主動和你交流，我也不會反對。”　　“這個，我和她沒什麼。”郭正陽張了張嘴，滿心古怪的開口，還湊合？有點藝術水準，說出去也不丟人……　　這都什麼跟什麼啊？　　頓了一下，郭正陽才又補充了一句，“以後應該也不會。”　　他對李琳是沒有惡感的，那就是一個單純的小姑娘吧，一輩子難免有什麼行差踏錯，但他卻不會和對方發生什麼。　　而他也萬萬沒想到幾次刻意的巧遇之後，對方的父親竟然就追到了眼前，還說出來這麼一番話來。　　這會不會扯的太遠了？　　但更讓郭正陽的意外的是在自己話語落地后，對面的李父卻也眉頭大皺，又審視了他幾眼，略帶不滿的道，“你說話也別這麼絕對，第一次見面，我也不想說太多，就這樣吧。”　　說完這話，李父才轉身就走。　　就是在他離去時，另一道不咸不淡的話音才又響了起來，“記的，對我女兒好一點。”　　郭正陽卻伸手用力揉了揉眼角，才轉身走向校園內。　　雖然對李父很無語，不過他也不會再追上去解釋什麼。　　只是讓郭正陽沒想到的是，等這半天時間晃過，回到住所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起床準備應對上午的考試時，他還沒走到校門附近就又感應到了早在他即將經過的路線上等待着的李琳。　　那個小女生並不是就站在路中央等待，而是在他即將經過的道路一側另一個分岔路的一棟建筑後，一邊背着身子向手心哈着熱氣，一邊時而轉頭觀望一下。　　感應到這些，郭正陽停住腳步思索了一下，才特地饒了一個方向，走向校園另一個門口。　　雖然這隻是一個單純小女生的異樣心思，他也不覺得李琳有什麼不好的，但他和她，本就不是一條路上的人，還是儘早消失在她視線里為妙，也免的再讓她繼續行差踏錯下去。　　恩，她應該就是元旦晚會開始關注他的，到現在也沒多少天，及早消失才是最好的。　　第二天是如此。　　第三天還是如此，如果郭正陽想刻意避開一個普通人的話，絕對不會有絲毫意外發生，而等到第四天時，這次已經不用他刻意避開什麼了，經常行走的那條路上，已經沒了經常在等待的身影。　　直到這時，他才鬆了一口氣。　　不過心底下，郭正陽也覺得怪怪的，這些都是什麼事兒啊！　　他不是沒被女生主動追求過，高中時已經有兩位數女生主動向他示好，就是來大學這半年裡，班上也有好幾個女生不止一次主動想約他，以前那些他都拒絕的乾淨利落，絲毫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只是這一次，這個總是提前出現在他經常行走的道路上，等上一陣子只是為了在他出現時和他打個招呼就走的小女生，卻讓他拒絕的有些不忍心。　　當然了，這種不忍心也只是偶爾在他心下一閃即逝，他的心思也沒受到真正的干擾。　　“等今天下午考過這一場，明天休息，後天再有一場，到時候就算放假了。”　　再次踏步進入考場，郭正陽還是安安靜靜考完眼下一科，才又回了住所休息。

# 第一百二十七章 沒見過什麼世面

　　“郭正陽，早啊。”　　“早。”　　……　　又是一天日出之後，踏着上午的陽光走向校園，這一路上因為逐漸接近學校，郭正陽也收到了不少熱情的招呼聲，而對這些他也漸漸習慣了，只是一一溫和笑着回應。　　就是正回應着，一輛掛着東海市本地牌照的奔馳才突然從後方駛來，在郭正陽身後不遠處驟然減速，而後猛地按響了喇叭。　　郭正陽這才轉身回望，一眼后就微微皺眉。　　身後幾步外奔馳車裡，駕駛座上是一個素不相識的青年，而在車廂後座，坐着的則是正在閉目養神的李父，就是李琳的父親。　　前幾天見過一面，對方臨走還似吩咐似告誡的讓他對他女兒好一點。　　“喂，你過來下。”在郭正陽皺眉時，駕駛座上的青年才伸手對窗外招了下，招呼正是沖郭正陽而發，言語也談不上客氣。　　至於後排的李父，依舊是老神在在的閉目養神，眼都沒睜一下。　　郭正陽看了一眼，才轉身就走，對那邊的招呼也根本不聞不問。　　說的也是，雖然他不清楚李父來是為了什麼，但沖對方這種倨傲的姿態，他還真懶得搭理。　　“嗨，說你呢，怎麼越叫越走？有沒有禮貌你？”只是郭正陽起步后，後面車子的人才也一愣，黑着臉低斥。　　正走着的郭正陽才頓了下身子，而後搖搖頭，繼續起步。　　“李總？”而見到他越叫越走，那低斥的青年才轉身看向身後，車廂後排正閉目養神的李總終於睜開眼，看了路邊遠去的背影一眼，雖然有惱怒，不滿，但還是伸手推開車門下車，踏步追了過去。　　“你想干什麼？”直到這時郭正陽才停下腳步，皺眉看着追來的李父，對李琳，郭正陽心下沒惡感，但眼前這位，就真有些不讓他待見了，畢竟上一次輕微接觸，他也能感覺出這位根本就是把眼光放在頭頂上打量人的。　　“我還正想問你，你都對我女兒做過什麼？我上次不是對你說過，要對她好一點？但這幾天她在家可過的不好，經常一個人發獃，失魂落魄一樣。”李父走上前後，同樣張口就是斥責。　　郭正陽伸手搓了搓下巴，心情真是詭異到了極點，不過既然李父是擔心女兒才來找他，他倒也不想和對方計較態度問題了，跟着他就很認真的解釋道，“我和她之間，什麼都沒發生過，也沒對她做過什麼不好的事。”　　雖然這解釋有些籠統，但李父還是明白了什麼，皺眉道，“你拒絕了她？”　　“算是吧。”郭正陽點點頭，就是這一點頭，對面李父頓時樂了，不過卻像是氣樂了，“你是覺得我女兒長的不漂亮？配不上你？”　　說一句配不上時，李父眼中全是慍怒，似乎受了偌大羞辱一樣，就好像他能同意郭正陽和他女兒在一起，已經是分外看得起這小子，給了他不少榮光和榮耀了，結果對方反而不識抬舉？　　這就像出門遇到一個乞丐，自己難得好心一次，拿出一張錢打賞給對方，結果對方反而嫌錢少，又把錢砸了回來一樣。　　而在李父慍怒中郭正陽卻沒說話，只是靜靜看着對方，因為他實在懶得再解釋什麼了，他刻意迴避李琳，真不是覺得對方配不上他，也不是因為對方長的不夠漂亮，說起來被他拒絕或者刻意疏遠的女性，美女真有不少的，方小瑩、馮曉菲、趙柯、還有那個溫小雅什麼的，可不全是美女么，長相如何，他真的從來不在意，郭正陽刻意避開李琳，只是因為雙方道不同……　　普通凡俗女子追求的愛戀，就是希望兩個人開開心心，平平靜靜生活？希望自己另一半一直陪着自己？但他追求的卻是無上大道，經常要面對各種兇殺危機，動輒就是生死永隔，身邊陪伴的，九成時間都是孤獨和寂寞，剩下一成也是殺戮和危機。　　因為道不同，郭正陽基本也沒想過這些，以往遇到女孩子邀約之類也都是乾脆利索拒絕，這和美醜什麼的根本毫不相干的。　　而若拋開道不同的本質差異，其實他還覺得李琳很不錯的，至少那個靦腆柔弱的小女生給他的感覺都要比外表出眾的趙柯、溫小雅之類還好的多，畢竟對方所做的事雖然不多，但每天那麼費盡心機就是為了見他一面，打個招呼就走，那種態度，其實也讓他有一點點點小感動。　　但這些他不會隨便向人解釋，更別提還是李父這樣的姿態，要不是看在李琳面子上，郭正陽都想抽他幾巴掌了，他那一臉神態，真的太讓人噁心了。　　合著能被對方看上眼，他還需要歡天喜地的去慶祝一番？　　“年輕人，你知不知道你拒絕的是什麼？”看郭正陽不說話，李父才神色一滯，而後又勃然大怒，不過還是強壓着怒氣，對郭正陽低語。　　不過質問了一句后，李父才又深吸一口氣，似乎在告訴自己要冷靜，“算了，像你這樣的人，也沒見過什麼世面，我也不和你計較那麼多，不要以為能上東大，能吹一下笛子，自己就真的是天之驕子了，什麼都不放在眼裡，像你這樣的人，我見得多了。”　　李父喃喃自語，像是在勸自己又像是在勸郭正陽，低聲說了幾句后，他才又放大了些聲音，“我現在再給你一次機會，最後一次機會，你可以把之前的話收回去，我就當做沒聽到，要不是那丫頭性格自閉，難得肯主動那麼熱情的接觸一個外人，我才懶的和你說這些廢話。”　　“……”　　郭正陽嘴角一抽，再次看了李父一眼，轉身就走。　　“站住。”　　李父一怔，大怒着開口，郭正陽腳步卻連停都沒停頓一下，只是繼續前行，李父也徹底愕然了，愕然之後氣極反笑，“小子，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郭正陽腳步依舊走的穩定，但心下卻無奈一嘆，他還真不知道對方是誰，但這根本不重要。　　“那小子，你還有沒有禮貌？我們老闆叫你呢，你知不知道我們老闆是誰？”就在這時，原本在車子里等着的青年看到自家老闆和郭正陽似乎談崩了，而他的老闆更是氣得火氣衝天，才也馬上從奔馳里走下，大聲對着郭正陽呵斥。　　郭正陽最近好歹是個名人，此刻又是大上午的校園門外，所以附近人倒是挺多的，也大部分都是學生，這樣的呵斥自然引來了不少人關注的目光，只不過，關注者也大多都是滿臉詫異和狐疑，根本沒人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而已。　　大家也只是聽到看到有兩個人一個在大怒着呵斥你知不知道我是誰，另一個也差不多，而郭正陽則對這些呵斥毫不在意，只是平靜的踏步前行而已。　　不少圍觀者都是既好奇又像是看樂子一樣盯着李父和那司機打量，這可不就是樂子么，郭正陽他們幾乎都認識，雖然沒人熟悉，但也知道這位往日里都是溫和有禮，風度翩翩，有一句話是怎麼形容人的？從不發怒，對誰都那麼有禮貌客氣，就像是，君子如玉。　　加上這位也的確很有才，至少他那首橫笛獨奏征服了太多了，所以不少圍觀的對郭正陽印象都挺好的，反倒是兩個人站在那裡低吼你知不知道我是誰的，這話，就真的太低俗了……　　看他們這麼氣急敗壞的開口，反而讓人有種捧腹感，這可不就是樂子么。　　而等圍觀的目光一多，正怒的李父才又呆了，他自然也發現了左右那些古怪的注視，外加上不管怎麼喊怎麼怒斥，郭正陽都不搭理他只是自主行走，他現在又能怎麼辦？　　呆了一下，臉上驀地又浮現一絲紅暈，李父才黑着臉轉身，“上車。”　　可不是么，被郭正陽對待，他還真是感覺受到了偌大的羞辱。　　那小子，真的太不是抬舉了，他李總身家億萬，在整個東海市雖然算不上最上流的人士，但平時不管走到哪裡也大多都會備受禮遇和尊崇，郭正陽一個區區大一學生，竟然如此無視他？　　他一個身家億萬的大老總，肯屈尊降貴親自過來，看他還覺得順眼，和他說幾句話，表一下態不反對這小子追她女兒，已經是這小子燒高香了吧，但對方這態度，卻是赤裸裸的打臉啊，根本沒把他放在眼裡！！　　他真是怒的也想上去抽郭正陽幾耳光了，好抽醒這小子，不要以為你考上了東大，能吹一下笛子就多牛逼，對方到底知不知道他一個身家億萬的大老闆，代表的是什麼意義？　　可是，可是他也真不可能在大庭廣眾下把自己家底說出來不是？真要那麼說，那也太不體面了，太落檔次了不是？　　哪怕在一些富豪圈裡，他向來都被其他人覺得沒什麼底蘊，只是突然崛起的暴發戶，談不上多少內涵，更被部分富豪在私下里鄙視沒涵養，但他如今也正在努力塑造着涵養和內涵，自然不可能真在人這麼多的地方抓住郭正陽怒斥他到底長沒長眼，連他李總的賞識都有眼無珠的錯過。

# 第一百二十八章 這話怎麼說？

　　“老闆，怎麼辦？”　　李父強壓着怒意坐回車子里，青年司機也急忙走了回去，很尷尬的開口，他也不知道老闆這次來要和那個大學生談什麼事，不過他卻知道談崩了，而且老闆很不開心。　　“回公司！”　　一句話后，李父才又瞪了司機一眼，這貨問的不是廢話么，太沒眼力了。　　這下子司機才急忙點頭應是，更快速發動了車子，但就在車子剛剛發動不久，奔馳車頭也剛調轉，想要從東大門口的橫向道駛向路對面時，司機就又猛地踩了急剎車，開口對着車前開過的一輛車子大罵，“草，你們沒長眼啊，正掉頭呢！”　　但就在這時，奔馳後座卻突然響起一聲怒斥，“閉嘴！”　　司機當場一呆，愕然看去時，才發現自家老闆正古怪的看着從奔馳前開過的那輛保時捷內的人，神色都有些激動。　　“老闆？”　　“你個白痴，那個裘總，飛圖唱片的老總，不想活了你？”李父這才低罵一聲，而後馬上興奮的道，“快停車，竟然在這裏遇見裘總，運氣真不錯。”　　是啊，那可是裘總的車子，只是車子也就算了，關鍵是裏面坐在後排的中年男子，可不就是裘總么？　　裘總麾下的飛圖唱片，的確在東海市鼎鼎大名，或者說在整個國內都有不小名氣，雖然比不上環球之類國際化唱片公司，但旗下一線歌手也是有好多的，不管是老牌天王天後，還是這幾年新出道的明星歌手，都不止一個兩個，這也算是娛樂行業的一面旗幟的。　　當然，裘總麾下可不只是有飛圖唱片這麼一家公司，關鍵還是裘總自己的身份地位，不管是財富還是關係網，亦或者背景，那都是遠遠甩出李父太多的牛人，兩者基本就不是一個等級的老總。　　他見過裘總幾次，以前倒是很想結交，就是對方對他興趣不大，他若是沒理由，也不好主動去人家府上拜會，不過能在這路邊遇到，打打招呼總是可以的，打打招呼，說不定多聊幾句就能增進下感情呢。　　在司機臉色發白的停了車，李父也快速走下車后，前方保時捷同樣快速在路邊停下，而後，一身西裝革履的裘總就走下保時捷。　　“裘總，哎呀，沒想到在這裏遇見你。”李父頓時大笑着迎上去，早早伸出了雙手一臉的熱情。　　而前方裘總也隨着招呼聲頓了下身子，轉身看來時，眼中雖然帶着一絲疑惑，但還是很快就恍然大悟，“老李？你怎麼在這？”　　這一聲老李叫的很隨意，根本談不上什麼尊重，但李父卻滿臉歡笑，“呵，我家丫頭在東大上學呢。”　　裘總這才恍然大悟，伸手在李父肩頭拍了下，才淡淡點頭，“不錯，有出息。”　　“不敢，……”李父馬上客氣的擺手，但裘總卻轉頭看了校門方向一眼，才對李父道，“我還有事，有機會再聊。”　　說罷也懶得理會李父的客套，直接就快步走向校門處，李父也一愣，不過倒也不敢介意，只是很客氣的對着走開的裘總背影笑道，“裘總你貴人事忙，那我就……”　　“郭少，等一下。”　　疾步離開的裘總，也根本沒在意後方的客氣和熱情，只是又加快了步伐，幾乎是小跑着趕向校園，更滿臉熱情的沖前方一道背影招呼。　　一開始，李父還不知道裘總這是招呼的誰，只是等前方二三十米外的郭正陽猛地頓住身子，疑惑的回頭看來，而在他眼中的大人物裘總也熱情的走到郭正陽面前停步時，李父才猛地身子一顫，徹底瞪圓了眼。　　郭，郭正陽？　　郭少？　　這都什麼跟什麼啊？裘總親自來東大，找的竟然是郭正陽？而且看上去，裘總對姓郭的可不是一般的熱情。　　這也是廢話，沒見那位大老闆都是小跑着過去招呼郭正陽么？　　瞪着眼看着前方裘總在郭正陽面前談笑風生，以為此刻那邊已經離得遠了，他倒是聽不清楚對方都在說什麼，但裘總的姿態卻真讓李父傻了，不只是傻，更是猛地就覺得身子一冷，不止心下發懵，還有些慎得慌。　　那個在眼裡不識抬舉的土鱉？竟然還有什麼大來頭？而且是讓裘總都如此熱情客氣，甚至主動過來陪着笑臉說話的來頭？　　“老闆？裘總……裘總是找那個郭正陽？”就在李父心下發懵時，青年司機也不知不覺走到了近前，同樣是滿臉驚恐的開口。　　其實司機並不清楚裘總的底細，他知道飛圖唱片很牛，但關於裘總更多的事，他就不清楚了，畢竟他只是一個司機，但就算不清楚裘總底細，他也能看清楚自家老闆對裘總的態度啊。　　自家老總眼巴巴上去熱戀貼冷屁股，人家裘總壓根不在意，結果反而對那個郭正陽那麼熱情？這太科幻了吧？　　那個郭正陽竟然讓老闆要巴結的人都那麼熱情？　　那想一想之前他還在對郭正陽呼來喝去，他都也覺得有些身子發冷。　　“老闆，我們會不會闖禍了？”身子發冷時，青年司機才一臉哭喪的看向李父，心情忐忑的不像樣，一句話也聽得李父臉都綠了，他也正在考慮是不是闖禍了呢，也正忐忑呢，那司機這麼一說，無疑更讓他心下不安。　　但李父還是很崩潰，也根本理解不了，前方為什麼發生那樣的一幕。　　也當然，李父兩人的心情，此刻也沒人會在意。　　二三十米外，看着一臉熱情燦笑着的裘總，郭正陽心下也有疑惑，“你是？”　　他的確挺疑惑，今天來參加最後一場期末考試，怎麼還遇到這麼多人主動找過來？李父也就算了，眼前的又是誰？做什麼的？　　“郭少，我是裘紹兵。”隨着郭正陽的話，挺着一個啤酒肚的裘總倒是哈哈笑着遞來一張名片，等郭正陽接過後，才看清上面的內容，飛圖唱片……　　一下子，郭正陽才明白了什麼，而後鬱悶的擺手，“我對你們說的事的沒興趣。”　　原來是唱片公司老總？他倒是想起來顧明偉以前說的話，那就是他元旦后不在學校那段時間里，有好幾家唱片公司的人都來找過他，要買那首笛曲，還有想簽他捧他做明星的意思。　　但擺手中，裘總也馬上苦笑着開口，“不是，郭少，你誤會了，今天我可是來向你道歉的。”　　“這話怎麼說？”郭正陽這才又詫異的看去。　　“呵，是這樣的，前幾天下面人辦事，不懂規矩，來找郭少的時候可能態度不太恭敬，所以我今天特地來，就是向郭少道個歉。”裘總再次笑着開口，一番話又說的郭正陽一頭霧水，他前陣子根本就沒見過對方派來的人好吧？只是聽顧明偉轉述了一次而已。　　而顧明偉的轉述中也沒什麼不好聽的話或者態度，就是很直白的說那些人願意出五十萬買那首曲子，還有想捧他做明星的意向而已。　　他也的確不知道，當初第一次聽到郭正陽那首曲子，裘總還正在和女秘書調情，然後大受觸動，覺得這曲子很棒很棒，說不定還能打開一個新市場，所以就存了一定要拿下的心思，更吩咐下面的人，五十萬買不來就一百萬，砸錢砸暈了作曲的也要買下。　　當時他也只以為郭正陽只是一個普通大學生，態度很隨意。　　可後來自己派出來的人，忙了許多天連郭正陽的面都沒見到，後來那邊跑的也惱了，才給郭正陽的室友留了話，話語也不算客氣，總體上和他當時說的差不多，就是想砸錢砸暈人唄。　　這些手段對一般人來說雖然簡單粗暴，卻往往很有效，一首曲子，若是無名無姓的人寫的曲子，能賣幾千塊就是好價格了，他們給的是幾十萬，一般的名家譜寫的好曲子也沒這麼貴。　　可誰想到，話是放在郭正陽室友那裡了，結果一晃這麼多天還是沒回應，裘總也納悶了，這才花了點心思打聽了一下郭正陽的底細，不查不知道，一查這傢伙尼瑪還是個官二代，而且不是一般的官二代，現在這傢伙大伯是南方一個發達城市的市委書記，親老子也是副市長，根正苗紅的二代啊。　　這樣的背景還不至於讓裘總害怕，因為裘總的關係網其實比那些還大些，可問題是，他也不想為了這一點小破事就和一個前途很遠大的二代交惡啊。　　換了普通人手裡有東西，他想買的話，對方不買，五十萬不賣就一百萬，這種態度，的確多少帶着一絲羞辱意味，對上普通人的話，裘總也根本不在意，但若對象是一個比較猛的二代，再心胸狹窄一點的話，恐怕這仇也就結下了。　　人家大伯和親老子都是年輕力壯，就紛紛走上了如此高位，前途的確很遠大，而他背後的大靠山哪怕眼下比對方背景還猛，卻也已經到頭了，基本沒啥進步空間。　　而這次又是他一開始沒把對方看在眼裡，所以問了辦事人當時對郭正陽室友的態度后，就覺得不妙了。　　萬一要真因為這樣的事，和郭正陽起了嫌隙，被對方記恨上，他現在是不用害怕的，但那也太不值了。　　所以思來想去，他才決定親自趕過來道個歉，順便也了解下郭正陽到底是什麼樣的人，畢竟有些事，對於心胸寬闊的人來說，根本不會在意，但心胸狹窄的，可是莫名其妙就會得罪人的。　　但裘總也根本不知道，他手下辦事時，對郭正陽室友留話時雖然態度不好，可那些態度，中間人根本沒轉達過。

# 第一百二十九章 《靈域》

　　裘總態度很好，這次他過來本就是想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不想莫名其妙因為一點小事就和郭正陽這麼一個前途遠大的二代結怨。　　郭正陽也聽的有些無語，雖然他真不知道對方手下人怎麼對顧明偉講的買曲子的事，但看裘總的態度他也猜到了一些情況，說不定那就是和之前李父對他的態度差不多，言語不太好聽吧……　　“都是過去的事，就算了。”猜到了什麼，郭正陽也沒和誰計較，而說完這話后，他才再次開口，“我等下還要考試，沒事的話就這樣吧。”　　“等下。”而那邊裘總眼看郭正陽要走，才急忙開口，當攔下人後他才再次笑道，“郭少，我這次來，可還給你帶了份小禮物，你度量大，不和下面人計較，不過我這做哥哥可不能失了禮數。”　　說話里，他才沖不遠處的保時捷一招手，保時捷也馬上走下一名三十多歲的青年，手裡還拿着一個盒子。　　“這就不用了。”郭正陽愣了下，肯定的擺手。　　“你不收，那就是還生老哥的氣啊。”裘總哈哈一笑，在那邊青年走到近前時，裘總才接過盒子對郭正陽道，“我這也不是什麼太好的禮物，就是知道老弟你喜歡吹奏橫笛，所以給你挑了根玉笛，就是個小物件，你可一定要收下。”　　邊說便把盒子打開，郭正陽也一眼看清了盒子里的東西，那也就是一根造型漂亮精緻的青玉笛，猛一看去倒是和清脆的竹子的差不多，色彩頗為生動，笛子一端還有一截笛穗，就是幾根絲線綁在笛子一端，幾根細細的絲線向下蔓延，穿過一個掌心大小的圓形玉環，下方是更長的流蘇。　　但這笛子雖然漂亮，郭正陽也真沒想過收裘總的禮物，所以很乾脆的拒絕，“不用了，你的好意我心領了，但無功不受祿。”　　“郭老弟，像是這麼漂亮的玉笛，放在其他人手裡也是糟蹋，只有你這種橫笛大家拿上才合適啊。”裘總卻不知不覺把稱呼改了好幾次，很熟絡的拿起笛子遞給郭正陽。　　郭正陽並沒接手，只是視線也又掃了玉笛一眼，再次一絲無奈。　　雖說禮多人不怪，但他也真沒隨便收別人禮物的習慣，哪怕這是對方為了表達道歉送出來的，但他還是不會輕易收誰的禮物，更不想在這種事上浪費時間。　　就在他準備開口拒絕時，他卻又突然一愣，而後皺眉看了眼裘總手裡的玉笛，才又抬頭看了裘總一眼，一伸手，就把玉笛接到了手裡。　　“這就對了嘛，咱們雖然是第一次認識，不過我可是看得出老弟你人不錯，一點小禮物，也是老哥一番心意，推來推去太見外了……”裘總並沒有發現異常，只是哈哈一笑，似乎自覺地雙方距離都拉近了一些，笑的很親熱。　　但郭正陽卻又看了玉笛一眼，主要是抓起笛穗，對着笛穗中間的圓形玉環看了看，才滿心都是古怪！　　仙途山？這圓形玉環上，竟然刻着仙途山三個大字，當然，這字體因為是很古老的文字，和現代漢字並不相同，所以恐怕這裏也只有他能認出這三個字。　　靈域中，那些大宗門都是傳承幾百上千年，雖然到了這年代，靈域中修士所使用的文字大多都和外界相似，要麼是簡體字要麼是繁體字，因為靈域中很多修士，也都是由外界世俗入內的，文字之類運用自然和自身習慣有關。　　但對於幾大巨頭而言，標註自己的標誌時，所使用的文字還是很古老那種，那是幾百上千年傳承，根本不會隨意更改。　　而這掌心大小的玉環，正面刻着仙途山三字，背面卻是一片精美動人的圖畫，畫面上就是一條穿入雲端的大山，山上一條崎嶇坎坷的石道直入雲中，雲中內容也是朦朧而不可見。　　這還就是仙途山標誌。　　仙途山的標誌，取義就是仙途坎坷崎嶇，而且前路渺茫。　　郭正陽從這上面感覺不到靈氣波動，玉笛本身用靈識探索，也不見異常，就是笛穗之上的流蘇都沒異常，反而是這笛穗中裝飾用的圓環，竟然有靈域四大巨頭之一仙途山的標誌。　　要不是這個標誌，郭正陽也不可能接過這笛子。　　看了裘總一眼，對方也只是普通人，體內沒有絲毫靈氣波動。　　郭正陽這才沖裘總笑笑，試探着把靈識探入玉環，剎那之後，他才又一愣，表情也略微古怪，多少有點小失望，“《靈域》？這竟然是仙途山的一期《靈域》……我還以為是什麼好東西。”　　探入靈識后，他終於發現了玉環的面目，但也真沒想到這會是仙途山刊發的一期《靈域》。　　這個靈域指的並不是那個實實在在，無數修士逆天改命的生存之地，而是一期由仙途山刊發的修士刊物，說穿了，就是和世俗中的報刊雜誌等類似。　　修士的世界也有雜誌？　　這猛一聽去簡直不可思議，但這的確是有的，不過修士界的雜誌，和世俗中的雜誌卻有着本質的區別，這並不是記錄的消遣娛樂的內容，而是各種術法改良以及靈器鍛造運用改良，或者靈材培育方式等對修士有着很大實用性的東西。　　修士運轉修為，揮手放出一道雷光，像這種雷系術法，流傳最廣的就是青陽雷術，這種雷術就是在修鍊時吸納靈氣中蘊含的日光，結合人體本身的陽剛之氣激發的雷術，偏重於火屬性雷力，也只是屬於低級術法，最原始的青陽雷術，就只是一品術法。　　這種品階也和靈器品階類似，整個靈域所有術法，就是被分為了九品，一二三品術法對應聚靈期，四五六對應真人境，七八九品則是對應道君。　　九品以上？當然也有，但靈域中很早很早以前，就已經沒了道君以上的強者，再高的術法也根本沒人能施展出來，所以眼下靈域中的術法品級，最高就只是針對道君級的九品術法。　　而青陽雷術在很久以前一直都只是一品術法，容易激發，威力不大，損耗小，流傳度廣，這是它的特徵，但就在一百多年前，有人對青陽雷術做出了改良，改良后的青陽雷術直接躍升三品術法，特徵則是容易激發，威力大，損耗中等。　　改良后的青陽雷術，一次消耗是老版青陽雷術的兩倍，但威力卻飆升到了八倍，已經成為靈域聚靈期修士中，很知名也是威力很強的強力術法之一。　　而改良版的青陽雷術，就是通過由仙途山頒發的第一期《靈域》雜誌，面向了眾多修士。　　這玩意是仙途山這第一巨頭首創，所以取名也很大氣，直接以靈域本身命名，他們創辦雜誌的目的就是一為了斂財，二是吸納人才，第三似乎還有一種惠澤大眾的意思。　　斂財好說，《靈域》雜誌賣的很貴，隨便一本都要幾十中品靈石或者更貴，具體價格，還要看內容的珍貴程度而定。　　但基本上每一期《靈域》也都是物有所值，上面記載的東西，往往都對修士有極大幫助，所以每一期《靈域》基本都是供不應求，有能力的誰都不會吝嗇那點財物去購買一本的，而且都是第一時間購買，因為那都是記錄的好東西，誰也不會想知道的太晚。　　再至於吸納人才？也好說。　　因為仙途山是接受整個靈域所有修士投稿的。　　一百多年前他們創辦靈域雜誌，本就借鑒了世俗社會中的雜誌模式，所以接受投稿也是理所當然，每一個修士，若是對某種術法或者其他方面的改良願意投稿，一旦被錄取就能獲得極為不錯的財富，甚至包括地位名氣等等。　　若你是某方面極為出眾的人才，自然會被仙途山看中，拉攏。　　到時候不止有財富，還能背靠大樹成為大宗門人士。　　至於第三點，惠澤大眾，是因為雜誌內的東西都很實用，而且這東西你買了之後也可以借給其他人看，這樣一些術法之類就可以慢慢流傳開，提升了大眾實力。　　比如改良版的青陽雷術就是如此。　　一旦流傳廣了，修士群體整體實力提升，就有更多人可以進入妖獸所在地盤獲取更多寶物資源，然後又流入修士所在群體。　　不過那種流傳，也不是瞬間普及到每一個修士手中，你買一期《靈域》，花費不少財物，會隨便借給別人看么？恐怕就算借也只會借給關係好的，關係不好的，你能轉手賣給對方已經很不錯了。　　再比如看到一些新興改良術法，你同樣不會立刻對着左右四處宣揚，怕不是短時間內你巴不得身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所以這種惠澤大眾，是需要長時間去過度的，這其實也和坊市內出售的那些典籍功法類似。　　既然各類坊市有各種功法典籍出售，那麼會出現這種定期刊物性質，大多是創新型內容的東西，也就不值得意外了。　　上一輩子，郭正陽可是連一期及時的《靈域》都買不起的，買到不知傳了多少手，不知道多少年以前的期刊，裏面內容已經幾乎人盡皆知的還差不多。　　所以在發現這是一期靈域之後，他還真有些失望。　　當然，這也是因為《靈域》這東西，幾乎沒有太固定的形式，這一期載體可能是圓形玉環，下一刻可能就是方形玉牌，又或者其他事物，要不然他第一眼就該認出來了。

# 第一百三十章 大革命

　　“寒靈草培育改良。”　　“二品術法斂息術改良，效果堪比四品術法之能。”　　……　　“還真是老黃曆啊，我重生回到五十年前，那就是今年剛刊發的一期《靈域》，對我來說已經是很過時的東西，更別提這一期竟然只是第十二期《靈域》，暈了，一百多年前的期刊。”　　最終，郭正陽還是收下了玉笛，主要是這上面竟然掛着一期《靈域》刊物，雖然這玩意讓人失望了些，並不是臆想中太好的寶貝，但不管怎麼說這也是由仙途山出售的修士刊物，多少有點紀念價值，也可以翻看下有沒有什麼他不知道的內容。　　只不過在郭正陽謝過裘總，然後帶着玉笛進入學校時，邊走邊查看手中玉環，他的臉色也很快就變得略微精彩起來。　　想象過這期《靈域》可能是很早以前的東西，但他也沒想到會這麼早，竟然是第十二期，仙途山頒發的《靈域》分兩種，一種是定期發布的，一年一期，這一年裡，他們會收集整理所有修士投去的方案，然後一一驗證篩選，最終確定印製，出售。　　而另一種則是特別追加期刊，就是某一種大改良，大創造，足以引起轟動的內容才會及時刊印出去對外發布。　　仙途山創辦《靈域》，具體時間是在152年前，發行到現在正常期刊也就是152期，但特別追加期刊只有寥寥幾期，十年二十幾年才會追加一期。　　其中第一期內容只有一種，那就是由某位聚靈期修士對飛行術的改良，飛行術原本是四品術法，只有到了真人境才有能力施展，但那位聚靈期修士卻對這四品術法進行改良，可以讓飛行術藉助靈器施展，所以，聚靈大圓滿才有了飛行的能力。　　這的確是一個小革命了。　　在那位修士之前，整個地球基本就沒聽說過有哪個修士能在聚靈期獨立飛行的，所以這修士剛把自己的改良提交到仙途山，仙途山也直接為那人追加了一起特別期刊。　　而第二次特別追加期刊，是一個真人境修士對某種三品靈材的改良，那靈材是煉製風華丹的主要材料，在他之前，那三品靈材從種下到成熟，過程需要十多年，但經過他培育改良之後，這過程足足縮短了一倍，只需要六七年就能成熟，效力不減，頓時又引起一場小轟動，畢竟這是整個聚靈期最好也是最重要的提升類丹藥來源，而聚靈期也是各個宗門的未來基石，能積攢更多的基石，就是更廣闊的未來前景，這的確不是小事。　　排除那幾期特別追加期刊，《靈域》就是一年一期，第12期可不就是……140年前，十九世紀時發行的？　　經過一百多年時間流轉，這期《靈域》內記載的內容基本早已傳遍了整個靈域，翻看之後，也果然全是郭正陽早就知道的內容。　　看來手裡這玩意也只剩下收藏作用了。　　匆匆看完玉環內的內容，郭正陽才又收起笛子，眼中也閃過一絲古怪之色。　　其實別說是140年前的《靈域》，他多了五十年記憶，還真是現在發行的最新期刊也差不多全知道裏面的內容啊。　　甚至他也早就想過，自己既然已經知道以後五十年內的諸多創新，可不可以自己去投稿，然後換取大量資源……　　如果那麼做的話，好處絕對是極大極大的。　　別的什麼都不說，以後的五十年裡，有一件事就足以引起整個靈域的震撼、轟動，而且還是大震撼大轟動。　　那件事，不止是讓一個默默無名的散修一舉成為整個靈域知名度最高的，為他自身迎來無數財富，更是讓仙途山好幾個道君搶着收他為徒。　　而那一期特別追加的《靈域》，更是直接賣瘋了。　　主要就是對方做出的事太瘋狂了！　　他竟然對修士的本命靈器孕養做出了驚人的改良，那的確是遠超出了可以讓聚靈期修士飛行等引起的轟動。　　對修士來說，使用靈器怎麼使用？　　兩種，一是普通煉化，運轉靈識使用，能發揮靈器本身威能，這也是所有修士最常見的使用靈器手段，這種手段只要你靈識足夠，靈器也夠多，那想煉化幾件就煉化幾件。　　但除此之外還有一種靈器使用手段，那就是挑一件靈器，把它孕養成自己的本命靈器。　　這東西，每一個修士同一時期只能擁有一件，先用普通手法煉化，之後就是不斷拿自身靈魂靈海溫養，直到把它孕養的成為自己身體的一部分。　　這個過程少則幾年，多則十幾年，情況不一而足。　　而付出這麼大代價，修士本命靈器的威能也極為恐怖，簡單來說，你挑一件下品靈器做本命靈器，那麼孕養之後它發揮的威能都能和上品靈器媲美，因為這樣的靈器催動之後，其發揮出來的還有修士自身的生命之力，而且日後隨着你修為的加深，它的威能還會繼續提升。　　當然了，這樣的提升也有極限，你把下品靈器煉化成本命靈器，最強也就是提升到極品靈器程度，還是極品靈器里較差的。　　不可能說你可以把它控制的比法寶還牛。　　這樣的靈器，孕養時間長，威能恐怖，但同一時期只能擁有一件，而且一旦靈器被毀，修士也直接會丟掉半條命。　　所以等三十七年後，某位散修提出的改良，真的徹底震撼了整個靈域，他的改良，竟然是可以把對本命靈器的孕養效果，直接嫁接到其他靈器上。　　簡單來說，一個修士把一件下品靈器孕養成自身的本命靈器，戰力是有很大提升的，相當於你多了一件上品靈器，如果你選擇的是中品靈器，那效果就堪比極品，選擇的是上品靈器，那你催發的效果就只比法寶差不太多了，但你一旦孕養成功，卻很難替換……你想換成另外的？可以，你先把本命靈器摧毀，自己丟半條命，然後再重新孕養幾年十幾年就行了。　　這個條件很苛刻，讓無數修士都叫苦不迭，因為你在聚靈中期時，可能手裡最好的就是中品法寶，結果孕養成本命靈器了，卻得到了一件上品、極品靈器，這時候，你換不換？換，就要重傷，還要重新花費幾年十幾年時間，但不換，可惜啊，因為那可是能讓你實力提升許多許多的。　　但那個散修提出來的改良，就是直接把你對一件靈器的孕養轉嫁到另一件上，你想替換本命靈器時，不需要讓自己重傷的只剩下半條命，也不需要重新孕養幾年十幾年了，直接就成了！！　　雖然這種轉嫁也只能進行一次。　　但卻等於可以讓修士在短時間內戰力飆升啊。　　因為有太多太多修士都是在成長過程中孕養出本命靈器，然後又得到了更好的……跟着就開始猶豫着換不換本命靈器，糾結的讓人吐血。　　但那個改良出現后，你真的不需要猶豫太多了，轉嫁就行！　　那一次的轟動，的確相當於一次靈器革命！　　而且這還是大革命！　　像是四品飛行術改良？和這一比簡直就是小兒科啊，飛行術改良之前，只有真人能飛行，改良之後聚靈大圓滿就可以飛行，這也是革命了，但那也只有聚靈大圓滿受益。　　但那一次靈器革命影響卻太大了，不管是聚靈期修士還是真人，又或者站在靈域巔峰的道君，都會受益，那是全體修士的革命。　　所以那一起的《靈域》特別追加期刊真的賣瘋了，而提出這個革命的散修，同樣獲得了讓無數人眼紅的收益，更還有好多道君爭搶着收他為徒，哪怕這個散修修鍊資質不高，也根本不會煉製靈器，但他一樣成了無數人眼中的寶貝。　　而事實證明那位也的確在靈器使用上有着超乎想象的天賦，只是又過了兩年而已，他就又提出了新的改革，原本只可以轉嫁一次的本命靈器，又被他改良的可以轉嫁兩次。　　再次引發了轟動。　　一次和兩次猛一看去差別不大，但差別真的很大啊，如果只能轉嫁一次，那你是留着以後得到更好的靈器時在使用，還是現在用？這恐怕一樣會讓人猶豫的厲害，但可以進行第二次轉嫁，那……　　不過這些都是三十多年後才會發生的，因為郭正陽臨死時，這些事也已經發生了十多年，所以他對這改良手段都很清楚，十多年，還是賣的最瘋的兩期特別追加期刊，足夠傳遍整個靈域了。　　他也真的想過，如果自己把這改良提出去，那能獲得的收益也絕對超乎想象的，但他沒有提，因為他這一世只是剛接觸修鍊一年，連自己的本命靈器都沒有，因為沒有足夠的時間孕養，你卻提出了靈器革命？　　到時候別人會不會懷疑？　　雖然這也可以用實驗時失敗了，本命靈器碎裂了等等去解釋，但這些一樣有風險，所以郭正陽才一直都是安靜修鍊。　　而除了那引發靈域大地震的革命之外，其實在十多年後，還有一次特別追加期刊，那是一個修士提出的對於另一種靈材的培育改革，效果一樣很大，但這一樣不適合他去提，他在世俗里，沒有種植靈材的環境，年紀也這麼小，提出去后的確很容易讓人質疑的。　　除了這些大革新，未來五十年內的一些小革新，郭正陽同樣知道不少，只不過那些小革新，倒似乎更不值得他刻意跑去投稿了。

# 第一百三十一章 大陣仗

　　“終於考完了，寒假，我是直接回家，還是等等再回家？”　　又是幾個小時過後，等郭正陽從考場里走出，心情頗為輕鬆，雖然現在上大學只是混一下日子，讓父母安心，不然他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年若是不上學，還整天找不到人，正常一點的父母都會問東問西，擔心不已的。　　為了避免那些麻煩他才在這裏混日子，不過就算是混日子，若能混的不錯，也多少讓人欣慰，郭正陽就是如此，靠着修士的記憶力，靈識一掃既可以把普通知識印入靈海，這半年來他的成績，應該也還是全繫上游水準。　　正式考完最後一科，接下去就是假期了。　　不過就在他走向校外時，一陣手機鈴聲突然就從身上響了起來。　　“小正，放假了吧？”電話接通后，母親親切的笑聲也傳了過來，郭正陽很自然點頭，是放假了，他還正想着什麼時候回家呢。　　而郭母聽了這話，再次笑道，“現在才初三，你也不用急着回來，多和曉菲在東海一起玩幾天再回來也不遲，你這孩子，我怎麼聽說你都沒主動約過曉菲？那怎麼行？”　　“……”　　母親在手機對面頗為嘮叨，還帶着一絲抱怨，而整個通話所傳達的內容也只有一個，現在只是一月十幾號，若是換算成農曆才臘月初三，讓他不用急着回市裡，最好抓住機會多和馮曉菲一起遊玩一下什麼的。　　靜靜的聽着母親嘮叨，等那邊最終掛了電話，郭正陽真有些無奈，以前的母親一旦到假期，可是巴不得他早點回去，現在倒好，史無前例第一次讓他晚回去點。　　當然，晚回去一點也是可以的，不過陪馮曉菲遊玩還是算了吧，想到什麼后，郭正陽很爽快的就走回自己租來的小屋，稍微準備一下，就是吃了點東西后就開始拿出風華丹吞食。　　晚回去點也好，他可以更專心的吞服丹藥提升修為。　　安靜專註的修鍊中，時間一點點流逝，眨眼間就又到了晚上，但就在郭正陽持續吸納丹藥藥性中，他卻猛地一驚，快速收斂體內所有氣息，抓出手機就佯裝把玩。　　短短几秒，一股強大的靈識波動就驀地從屋內掃過，這靈識還在郭正陽身上停留了一下，才又悄然退去。　　“這靈識強度，是聚靈大圓滿……”　　郭正陽這才放下手機，皺眉看向靈識退去的方向，眼中也升起不少狐疑。　　聚靈大圓滿修士在搜索什麼？出了什麼事？　　重生到現在，差不多在世俗中渡過了一年，郭正陽以前也只遇到一次有修士搜查環境的事，那一次也正是在校園內，某上雷宗修士搜索曾穎時把他驚動。　　現在，這是第二次。　　想了想，郭正陽才踏步才收拾了一下行裝，踏步走向房外。　　“正常聚靈中期，靈識最多籠罩左右100米，後期巔峰，靈識能擴展三四百米，而大圓滿，最強也只能籠罩身邊一千多米之地，那個搜索什麼的大圓滿修士，就在我附近一千多米處。”　　突然發現有修士在附近搜索什麼，這猛一看去似乎和郭正陽無關，但，也可能有關係的。　　畢竟郭正陽可不會忘記，自己還殺了一個上雷宗的大圓滿修士。　　那雖然是幾個月前的事，而幾個月來似乎一切都是平平靜靜，也根本沒人知道那位被他伏殺，但這事卻不可能一直瞞下去的。　　總有被那修士背後之人發現的一天，如果現在就是對方背後的人發現了誰的死訊，在追查兇手，那目標就是郭正陽。　　對上一般聚靈大圓滿，郭正陽現在根本不怕。他自己是聚靈大圓滿不說，一旦運轉斂息術，就能達到五品術法的威能，這也是上一世一二十年後，某位散修對斂息術做出的改良。　　這斂息術本身，也正是郭正陽今天在第十二期《靈域》中看到的那個，一百多年前有人對他做出改良，使一個二品術法在運轉之後，收斂氣息的威能不低於四品術法，隨後一百多年裡都沒人再能對這術法做出更好的改良，甚至很多人已經覺得這術法的威能已經提升到極限了，不可能再有創新了。　　畢竟二品術法只是二品，卻能爆發出四品威能，堪比真人境中的術法之威，這已經是很逆天了，但一二十年後，還真有奇才又對這術法做出改良，讓它威能再次放大了許多。　　改良之後，這斂息術最終品階提升到三品。　　這個品階就是針對聚靈期修士的，正常的四品術法，意思就是非真人修為無力施展，聚靈期能用的，最高品階就是三品。　　品階越高的術法，代表的就是消耗越大，但現在斂息術消耗是大了，隱匿功效也更加出色，以郭正陽現在的修為施展，支撐一個小時問題不大，而施展過程中，就是一般真人中期後期，都未必能輕易發現他的底細。　　要不然，它也不會被稱之為擁有五品術法威能的斂息術。　　所以郭正陽才有信心敢出去查找。　　而在經過天劫兩次淬體后，郭正陽體能的增強的確是全方位的，不止是力量速度，還有各種聽覺靈覺等等，靠着之前靈識退散的方向判斷，郭正陽一路走出去，只不過是十多分鐘后就發現了目標。　　就在東大附近的街頭上，在他前方一百多米外，正有一個三四十歲的西裝男漫步遊走在街頭，猛一看去和正常行人毫無差別，但對方卻一直都在散發著靈識搜索左右。　　“一直這樣搜索，聚靈大圓滿也支撐不了太久啊，最多幾個小時而已，他在搜索什麼？到底和我有沒有關係？”　　郭正陽同樣化身正常行人，在東海市這擁有幾千萬人口的國際化大都市裡，晚上七八點時間，這樣的行人在大街上幾乎多不勝數，所以他暫時不用擔心被對方發現，只是看了一眼后就快速陷入了思索。　　思索片刻他還是悄悄跟了下去，不過距離卻離前方的男子更遠了些。　　跟蹤了十多分鐘，對方也一直都在搜索，但十多分鐘后，那人走到一個十字路口時，從一側卻突然走來一個穿着夾克的四十多歲婦人。　　“宋師兄，有發現么？”　　“沒。”　　“我怎麼覺得事情不靠譜？江師弟可是聚靈大圓滿巔峰，他被人殺掉的話，那對手的實力……我們就這樣大搖大擺搜索，未必能找到不說，一旦找到，還可能有很大危險的。”　　“你怕什麼，師尊就在東海，如果真發現那人，只要捏碎玉符，師尊就會第一時間趕過來，能殺掉江師兄的，修為肯定不錯，但他卻把江師兄身上的寶貝全部丟入大江，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他怕……至少他遠遠得罪不起咱們上雷宗，這些手段，更像是那些散修老手所為，再強的散修，對上咱們師尊也是不夠看。”　　“我知道啊，但是我們……我們只是剛入大圓滿不久，就怕師尊來之前，已經被他斬殺，那可就白死了。”　　“師妹，你就是膽子太小了，師尊可是真人巔峰，整個東海市屁大一點地方，只要我們捏碎玉符，師尊最多幾分鐘就能趕過來，而我們三十多個聚靈大圓滿守望相助，某處一旦爆發戰鬥，身邊至少能有好幾人發現端倪，及時趕來援助。那個殺掉江師兄的就算再強，也翻不出任何風浪，你可別忘了這次就連趙師叔、王師叔也和師尊一起出來了，三個真人，三十多個聚靈大圓滿，只要不是道君在，誰能跑的掉？所以儘快查出兇手才是關鍵，師尊最疼的就是江師弟，卻被人無聲無息幹掉，他老人家有多震怒你也不是不知道，而只要我們能有機會找到線索，以後飛黃騰達指日可待。”　　“哎，你說的其實我也知道，不過我心下還是有些擔心。”　　“呵，你呀，我們現在就算有擔心，也只應該擔心找不到那人，若是無法招惹的對手，他會把江師弟的寶物都丟進大江么？我怕只怕，他並不是在東海市動手，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殺了趙師弟，然後把東西丟在江里，又遠遁而走，那我們在這裏就很難找到線索。又或者他就算是在這裏動手，殺了人之後卻遠遁他方，我們一樣難以尋覓，東海市不大，但整個地球……如果他隨意找個地方躲起來，除非師尊請道君出手，否則根本不可能有線索。”　　……　　一兩百米外，兩個修士就穿着一身現代衣裝站在十字路口低聲交流，這情況就算落入從他們身邊經過的行人眼中，也不可能發現絲毫異常，誰會對大都市街頭一對中年男子的私語感興趣？　　但正在後方偷聽的郭正陽卻逐漸被對方的話搞得一陣心驚。　　表面上他依舊是平淡自如，和街頭任何一個正常行人毫無差別，但心下，那真是驚起了不少波瀾。　　“還真是上雷宗，為了追查我才過來的。”　　“怎麼辦？三個真人，三十多個聚靈大圓滿？一旦我被發現，就算我手段再多，也不可能有絲毫活路啊，這根本就是扯淡，上輩子活了一世，也沒經歷過這麼大陣仗啊。”　　“我當時的處理果然是對的，那個傢伙背後有大人物，對方也真在他隨身攜帶的物品里留下了一些印記，要不是我當時把那些東西都丟入江里，現在就不是在這裏偷聽，而是直接被真人殺上門了。”　　……　　即心驚又慶幸，郭正陽心下也逐漸變的冰寒，主要是這股追查他的力量太龐大了，就算他自認為當時殺人越貨做的乾淨利索，但，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啊。　　萬一被這麼一股龐大力量找上門，找到他，那絕對是十死無生。

# 第一百三十二章 夜下江畔

　　東海市寶河區，臨近長江某處地帶，漆黑的夜色下，卻有一道道身影站在河堤上，任由寒風吹拂着身軀。　　這四五道身影彷彿在等待着什麼，等了片刻后，原本略顯平靜的江面上才突然有一道身影破水而出，凌空懸浮在水面十多米上空，手裡抓着一個散發著青芒的事物，面目陰沉如水。　　“啊～”　　“有人，有人會飛……”　　……　　懸浮着的身影並沒有說話，站在堤岸上的四五道身影同樣一片默然，只不過靜默了幾十秒后，堤岸遠處幾十米外，一輛停放的車子里卻突然響起一兩聲尖叫，似乎還正是衝著江面上懸浮的身影所發。　　這一帶比較偏僻，但偏僻的夜色下也的確有人，人也不多，就是在幾十米外有一輛車子，還有更遠的幾百米外，還有另外一輛車子，甚至這兩輛車子在之前的時間里，還一直都在很有頻率的晃動着。　　現在近一些的車子里，就是之前在晃動的男女被懸浮的身影驚動，發出了驚粟震驚的尖叫。　　尖叫中，懸浮低空的身影才猛地轉身，冷冷看了不遠處一眼，一抬手，一道雷光就仿若奔騰的雷龍呼嘯而出，瞬間就把車子里正驚恐的兩人劈成灰燼。　　“江師兄。”　　身影的出手也並沒有讓岸邊的人有什麼動容，那站着的四五人里，為首一名看上去五十多歲的老者低嘆一聲，隨着嘆息，懸浮的身影也驀地遁下，站在了幾人身前，“老夫一生只有一個兒子，但威兒卻在十多年前葬身妖獸口腹，連婉茹也因為得罪了血幽府，被人虐殺，只留下繼武這孩子……我無力替他父母報仇雪恥，已經是愧對這孩子太多，現在竟然連他……”　　“江師兄，節哀啊。”　　“師兄放心，不管動手的是誰，我們都會把他從人海里揪出來，那人下手之後，卻把繼武儲物戒指中大部分寶物丟入大江，說明他怕，對上血幽府我們無力反抗，但這人，我們一定拿下他替師兄出這口氣。”　　……　　江師兄沉痛的低語，一番話惹得五旬老者再次無奈一嘆，而另一個四十多歲的中年則是大怒着開口，眼光一片凶辣。　　凶辣話語之後，江師兄才也一嘆，“如果能找到，我自然不會放過他，怕就怕不好找，如果東海市並不是他擊殺繼武之地，對方是在其他地方下手，然後刻意把東西丟在這裏誤導我，又或者他在這裏動手，然後遠遁他方，那想找到他絕對不容易。這麼乾淨利索的手段，這麼多寶物毫不猶豫的丟棄，這是一個老手啊。”　　嘆息中，江師兄面目卻又猛地變得猙獰，“不過就算他做的再乾淨，我也絕不會讓他就此逍遙無事，如果在東海找不到，那老夫就前去仙途山，求千絕老祖出手相助……只要老祖肯出手，任他做的再隱蔽，也逃不過老祖手中法寶查探。只要有一絲線索，不管他躲在哪裡，我也要把他揪出來，練化他的生魂，承受永生永世折磨！”　　一番冷冽冰寒的話音，也聽得左右幾人紛紛一陣心驚，再加上江師兄那猙獰的面目，後方更遠處兩三個還只是聚靈期的弟子，頓時都嚇得後退了幾小步。　　生怕眼前之人一個不喜，就幹掉他們撒氣。　　哪怕他們也是上雷宗內有一定實力地位的天才弟子，要不然也不會在這時候，能站在幾位真人身側，但正處於暴怒中的某大佬，明顯不是能以常理揣測的。　　就是兩個真人境強者，江師兄的兩個師弟此刻也被這位師兄的猙獰嚇的微微心驚，不過，不過他們倒是還好些。　　“師兄，要請千絕老祖出手的話，恐怕不簡單啊，他那件至寶，聽說可是中品法寶，擁有莫測威能，雖然只要他答應了，應該就能找到線索，但每動用那法寶一次，對千絕老祖都是不小損耗……”沉吟了一下，四十多歲的中年才小心開口，提醒了一下。　　“我知道，不過不管付出再大的代價，我也要把那人揪出來。”江師兄面色依舊猙獰，但這些猙獰也被壓制了一些。　　冷冷說了一句后，他才再次一嘆，盯着手中事物就發起了呆。　　而這一刻若是郭正陽在場，恐怕也會又驚得心驚肉跳的，因為眼前的“江師兄”，其實他認識……　　不，應該是上一輩子他無數次聽過對方的大名。　　這位江師兄，就是如今上雷宗內三長老江夫語，眼前的江夫語還只是上雷宗一個真人巔峰，而上雷宗也只是靈域第一霸主仙途山的附庸，只是在二流宗門中拔尖，但二十多年後，上雷宗偶得仙府傳承，異軍突起，在短時間內湧現三大道君，江夫語就是其中之一，再然後十多年裡，這原本屬於仙途山的附庸宗門卻屠滅血幽府，力壓仙途山，成為靈域第三大勢力！　　而江夫語也開始被尊稱為絕滅老祖，一手雷術幾乎出神入化，簡直有淬滅萬物之能。　　不過，不過眼前的絕滅老祖，還遠沒有達到後世那種恐怖的高度，仙途山也還沒有衰落，依舊還是第一霸主。　　仙途山的衰落也是二十多年後，上雷宗崛起過程中，隕落了一位強力道君，才被其他霸主勢力力壓趕超的，而在那位強力道君隕落之前，仙途山也的確一直都是當之無愧的第一霸主，那位影響大局的道君，還正是江師兄口中的千絕老祖。　　千絕老祖主修冰寒靈氣，不管是功法還是術法，亦或者靈氣法寶大多都和此類有關，一手冰寒之力運轉的登峰造極，他被尊稱為千絕老祖，就是因為一旦和他對敵，那可怕的冰寒之意，足以讓任何對手心下冰冷絕望千萬次，那位也一直都是仙途山支柱之一。　　仙途山，原本是六大道君坐鎮，但能被無數修士冠以尊稱封號，敬稱為老祖，也只有兩個，就是整個靈域，現在三山一府全部加起來近二十多位道君，也只有五六人有封號而已，每一個能被人敬稱老祖都是一方霸主。　　仙途山百多年來一直是兩個，落河山兩個，上界山一個，血幽府一個……　　這情況一直持續到上雷宗得到仙府傳承，上雷宗崛起之後，三大道君里，就有兩人獲得封號被人尊稱老祖。　　如果郭正陽在場，怕不是真會苦笑不已的，就算他當初伏殺江繼武時，從對方儲物戒指內的財富已經推斷出那是個有大背景的人，但恐怕他也不會想到對方背後竟然會是日後的絕滅老祖，畢竟上雷宗九大真人，一下子就撞在一個最強者手中，這也有夠倒霉的了。　　當然，現在的江夫語，還不是絕滅老祖！　　他只是一個還需要在仙途山霸業下搖尾乞憐的真人巔峰而已。　　一想到追查兇手的事很可能困難重重，若只靠普通巡查，恐怕根本不可能找到兇手，此刻的江夫語，也是滿肚子邪火亂跳。　　若是發生在普通人中的凶殺案，一旦找不到絲毫線索，自然是從此一籌莫展，不過對於修士來說，做的再乾淨利索的凶殺案，也不是沒希望破開重重迷霧找到真兇，畢竟修士的世界，本就有着太多不可思議的種種奇異偉力。　　比如仙途山千絕老祖手中就有一件中品法寶，有着很奇特的作用。　　簡單來說，一件修士用的靈器，被人打碎，你收集起靈器碎片交給千絕老祖，他就可以通過手中法寶中查找出打碎這靈器之人的靈魂氣息。　　這就像是普通人用手摸下刀子，會留下指紋，一個修士運轉術靈器法攻殺時，除了消耗修為，一樣損耗的有靈魂之力，靈魂，可不就是一個人的根本？這樣的靈魂烙印氣息，普通修士自然感應不出，但一些具有妙用的法寶卻能感應出，或者一些專修靈魂，在這方面有特殊秘法的強大修士，一樣能感應出。　　不管是誰殺了江繼武，不管對方事後功夫做的多麼妥善，他打碎江繼武的護身靈器，只要把這些靈器碎片收集一下交給千絕老祖，對方就能找出是誰下的手。　　當然，千絕老祖只能感應出是什麼樣的靈魂氣息下的手，但只要抓住那絲氣息，製作一個簡易的探索靈器，對方就是逃到天涯海角也能找出來。　　甚至，那也不需要非要找到江繼武被打碎的護身靈器，其實江繼武身上，本就一個專註靈魂之力的奇異靈材，對方在攻殺時，強烈的戰鬥中必然會留下一些靈魂烙印。　　這也是以前江夫語布下的暗旗以防萬一，那東西還被他用特殊術法烙下追蹤印記，平時也是被江繼武隨身攜帶，而不是裝在儲物戒指里。　　怕的就是江繼武萬一遇到致命危險時，這東西被收在儲物戒指的話，很難吸納到對手的靈魂氣息。　　所以，就算找不到江繼武被打碎的護身靈器碎片，只要找到那奇異靈材就行了。　　而那東西，現在就被江夫語抓在手裡，這上面有他的追蹤烙印，自然不會找不到！　　這就是追查兇手的最重要線索！　　如果用普通手段真的找不到目標，那就只能去求千絕老祖了，因為普通修士根本無力涉足靈魂之力，就是道君也不是誰都在行的，整個靈域二十多位道君，在靈魂之力上有所成就的，絕對不超過三位，那三位里，也就是千絕老祖和他們關係最近。　　就算千絕老祖運轉一次那法寶搜索，也會耗費不少心力，同樣不是誰去求都能求得對方鬆口幫忙。　　但江夫語畢竟是上雷宗大佬，上雷宗又是仙途山麾下最強助力，只要付出足夠的代價，必然能求的千絕老祖出手。

# 第一百三十三章 別無選擇

　　“葛師兄，我有個問題。”　　“什麼問題？”　　“師尊為什麼派我們這群聚靈大圓滿出來搜索，不管是誰殺了江師弟，那都是有實力殺掉一個聚靈大圓滿的，這樣的實力就算我們遍地搜索，也未必能發現線索，反而容易驚動對方，說不定對方就在我們附近觀察形勢呢。所以師尊他們為什麼不直接出手？由真人來搜索，才不會打草驚蛇啊。”　　“你難道不知道在知道江師弟身亡后，師尊發現他留下烙印的一些寶物被丟入大江那一刻，他自身都也不抱多大希望能通過普通手段找到線索了。那個兇手不受寶物誘惑，把大部分所得都丟入江里，這是老手，那他還留在東海市的可能性真不大，在這裏搜索很可能是無用功，所以師尊才派我們搜索，而不是他自己出手，因為他還在江里搜索江師弟的遺物，那些東西被分散丟入大江，順着江水奔騰，一路搜尋也很難找的。”　　“啊，原來師尊自己都覺得希望不大啊。”　　“對，師尊有更重要的事，兇手還留在東海市的可能性也太低，所以就算我們找不到，只要師尊在江里找到想要的東西，到時候還沒有線索的話，師尊就是請道君出手了，那再狡猾的傢伙，也有很大可能被抓出來。”　　……　　依舊是夜，東海市另一處街頭，在市裡搜尋片刻無果后相遇在街頭的另外兩名修士，又聚在一起輕語了片刻。　　一番輕語落入後方一二百米外的一道帥氣身影耳中，才讓身影猛地一驚，同樣還有一絲恍然。　　“這兩個人，也提到了請道君出手，道君，道君的手段，真那麼詭異莫測么？我當時處理現場已經很小心了，應該沒留下什麼破綻，不過他們所說，似乎只要請道君出手，就有很大把握把我揪出來啊。”　　“那怎麼辦？一旦他們真有辦法把我找出來，可就危險了，三個真人，隨便一個就能輕鬆滅殺我，就是那三十多個聚靈大圓滿，一樣驚人。”　　毋庸置疑，這帥氣身影正是郭正陽，不久前被某修士搜索波動驚動，走出來后聽到了什麼，郭正陽已經知道了這群修士的底細，還頗為對方展現的力量心驚，不過他也不敢一直跟着那兩個修士，所以偷聽一陣就走了。　　而後也不需要太刻意尋找，他很容易就又發現了其他修士，畢竟那些人都在散發著靈識搜索城市，太容易尋找了。　　等又聽了這兩人的談話后，郭正陽也無疑更心驚，他覺得當時自己處理現場很小心的，但是聽前方這兩人的談話，得出的結論卻讓他駭然，對方竟然覺得只要他們師尊請道君出手，就很有把握找到他。　　這，他還真不知道，畢竟他重生回到五十年前，在很多事上有先知之名，可很多事他也受限於上一世的實力眼界，根本不懂。　　至少他就不知道自己處理的那麼小心的現場，還能被人搜查出線索來。　　道君有那麼恐怖么？上一輩子，千幻真人幹掉上界山少主，被道君追殺數載都安然無恙，那現在某仙途山道君，真能把他從茫茫人海里揪出來？　　但郭正陽也沒時間懷疑太多了，現在對他最重要的是，萬一上雷宗真能發現是他幹掉了江繼武，那他下場會是什麼？　　面對三個真人，三十多聚靈大圓滿，他真的無力反抗啊。　　逃？　　逃到哪去？對方現在就不知道他在哪裡，卻覺得只要請了某道君出手，就很有把握把他找出來，那他現在不管逃到哪，都不安全。　　而且他就算可以靠着萬妖譜逃逸，說不定日後就算上雷宗發現了他，他也能在上雷宗追殺下活下去，但他親人怎麼辦？他父母爺爺等人，能逃過宗門修士追殺？　　臉色一片如常，心情卻逐漸更緊張，郭正陽很快就離開了這一帶，邊走邊思索，思索了片刻后，他才突然又苦笑起來。　　因為不管怎麼想，面對三個真人，三十多聚靈大圓滿這麼一股龐大勢力，他只靠自己不可能扛得下去。　　唯一活下去的出路，就是借勢！　　藉助更強大的勢力護住自身。　　怎麼借勢？　　“看來只有儘快再去靈域一趟，然後去仙途山投稿，而且必須要投一些足以引起轟動性，足以讓道君對我分外看重的稿子，才能引來大勢。雖然一開始我並沒有這樣的打算，不過眼下也只有這方法能扛過上雷宗的追殺了。”　　自重生以後，郭正陽自己也早知道他有着別人無法比擬的優勢，但他一開始真沒打算在短時間內依仗那些去營造什麼，這不是出於道德水準考慮，不好意思剽竊他人的發明創造，可以說奮鬥一生的散修，經歷無數廝殺，道德水準基本都高不到哪去的。　　他以前沒做什麼，主要是為了安全考慮，他這一輩子接觸修鍊時間太短了，雖然別人不知道，但他卻怕被別人發現什麼蛛絲馬跡，到時候就不好解釋了。　　就算做那些之前他也可以率先安排一下，盡量做到天衣無縫，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小心行事已經是一個個散修養成的生命本能了。　　可現在他想不去造點大聲勢都不行了。　　如果不去做，後果他就承受不起，他自己不止會被無法抗拒的勢力追殺，還極可能連累到家人。　　而既然決定了要做什麼，郭正陽也徹底放開了心思，開始思索若是想震動靈域的話，該拋出什麼樣的手段，效果才最好。　　“去提出對某種靈材的培育改良？這個絕對不行，我才十八九歲，世俗里也沒種植靈材的環境，我就算說自己是這方面天才，也很容易就能被人發現破綻。”　　“那提出本命靈器的嫁接？我現在沒有本命靈器，但可以推脫到戰鬥中破裂……我這半年在世俗里，經常一個人躲起來不接觸外界，到時候就算有大力量四處查探，也會發現我有很多不為人知的時候，那就可以把這些時間推脫到對靈器使用方式的研究上。”　　……　　邊走邊思索，郭正陽很快速就完善起了思路，等最終決定要用靈器使用方式的改良去震撼靈域時，他同樣也知道這件事宜早不宜遲，直接就攔了輛出租車趕向寧城。　　上一次，他是在東海市坐客輪抵達舟海，這一次，東海市內有太多修士在搜尋，還是盡量避開他們，從寧市去舟海，再進入靈域。　　一路上小心收斂氣息，直到幾個小時后，等他抵達寧市才鬆了一口氣，現在應該暫時遠離危險了。　　不過接下去他也沒有休息，而是直接從寧市水下潛向舟海群島。　　面對上雷宗，郭正陽的壓力很大，尤其是上雷宗內的人還隨時可能都去請道君出手追查他的下落，不知道那位道君究竟有什麼能力之前，他的時間也絕不敢輕易浪費。　　就這樣靠肉身橫渡，一天後，郭正陽就抵達了靈域靠近千獄島的自由出入口，化身一條小蛇，他再次行進到千獄島，逐步接近坊市時，郭正陽才解除偽裝，直接朝着坊市行去。　　那坊市盡頭，其實也本就有通向靈域各地的傳送陣。　　要不然若只是一個孤零零的坊市，很難在千獄島立足的。　　不過行走中郭正陽心下也是充滿了苦笑的，其實他自重生后，一直規劃的就是想先把自己的修為提升到真人，等到了真人再來淌靈域這渾水，到時候他也有了一定自保之力。　　重生快一年了，他也就來了靈域一次，上次來也只是買丹藥，那些足以讓他進入真正的聚靈大圓滿，到時候真正實力更幾乎力壓所有大圓滿。　　但計劃趕不上變化。　　這才沒多久，他就要迫不得已再進入靈域一次。　　而且這一次他進入靈域的目的，就是為了要震撼整個靈域，掀起一場大革命大風暴！　　走上這條路，他以後絕對沒辦法再一個人安安靜靜修鍊，恐怕只會成為無數人關注的對象，進入所有人視野之內，包括一個個道君老祖。　　這和他本意是相違背的。　　但他別無選擇。　　“沒見過你，新來的？”　　片刻后，等郭正陽一路穿過坊市街道，走到街道盡頭時，入目可見的就是一個小型廣場，佔地數百米的廣場盡頭是一座殿宇。　　進去以後，殿宇里一個鎮守修士倒是詫異看了郭正陽一眼。　　經常出入千獄島，在這一帶廝混的，恐怕對方還真會有些眼熟的，而郭正陽也絕對是生面孔。　　不過這個無所謂，那鎮守修士也就是隨口一問罷了。　　郭正陽也點了點頭，很從容。　　這傳送陣是屬於三山一府落河山開設，這一帶也是落河山勢力，不過傳送陣卻可以通往整個靈域，畢竟這裡是靠近妖獸地盤的一個前線基地，有很多好寶貝流通，所以也有不少其他各地修士來尋寶什麼的，而類似的前線基地，靈域內自然也不止一個，其他巨頭也開闢的有，不過上輩子郭正陽只熟悉眼前的千獄島坊市。　　“去哪？”在他點頭，鎮守修士才漫不經心的開口。　　“仙途山。”郭正陽回答的乾脆利落。

# 第一百三十四章 方寸山

　　從千獄島通過傳送陣抵達仙途山，費用很黑，20中品靈石，這相當於2000下品靈石了，不過郭正陽也沒可惜這一點費用，現在的情況對他有點不妙，他從外界抵達千獄島已經花費了一天，還真不敢耽擱了。　　等傳送陣光華閃爍之後，郭正陽就站在了另一座傳送陣之中，這傳送陣外，一眼看去，左右一樣是一座寬闊殿宇，不過大殿里的傳送陣卻不止一座，而是有七八座。　　傳送陣內，一名名修士不斷走出，傳送陣所在殿外，同樣有修士走來，這一刻雖然人不多，但來往人士也足有十多人。　　踏步走出傳送大殿，郭正陽一眼就看到了一片寬闊的廣場，這廣場足有幾千平，全是平整乾淨的青石鋪築而成，大殿門口，還有幾名修士站立鎮守。　　“站住，你是？”　　修士的記憶力根本不用質疑，所以郭正陽剛看了幾眼環境，殿門一側一名鎮守修士就詫異的開口。　　“我是來向《靈域》投稿的。”郭正陽直接道出目的，那鎮守修士才恍然，指着廣場左側道，“這裏一直向左，走出十多里就是方寸山，記住，方寸山不得隨意飛行，步行走過去吧。”　　“謝謝。”郭正陽道了聲謝，又向前看了一眼，才踏步走向方寸山。　　方寸山，當然不是神話傳說中西遊記里菩堤老祖的安身之地，那只是世俗神話傳說而已，純屬古學者杜撰，這個方寸山，取的是方寸之心，如海之納百川的意思，和《靈域》初創本意也有一些契合，才被那位創辦《靈域》的老祖取了此名。　　十多里路程，郭正陽走的也不慢，只是十來分鐘就看到了目的地，遙遙看去，前方方寸山還真有一片仙家福地的景象，一座飄渺靈山遮掩在虛幻的白色雲霧間，一道道靈動的瀑布從山體上奔騰而下，青山綠水之間，仙氣飄渺的閣樓拔地而起，只論賣相，端的靈秀無雙。　　而在方寸山之前則有一條平整的大道直通傳送廣場，道路兩旁奇樹林立，偶爾還可以見到神駿的靈獸出沒，這絕對是最完美的仙家景象，至少郭正陽兩輩子，都沒見過這麼漂亮安詳的福地。　　上一輩子他在靈域中大多出入凶山惡水，那些地方也有漂亮的，但卻有太多兇殺埋伏，哪有這裏的一絲寧靜祥和？　　“我倒是聽說過，來方寸山投稿時，任何修士不得在此鬧事，否則就是有道君出手制裁，到了這裏暫時可以安心了，但是，不得不做些防備，還是要看清楚情況，再決定送出哪份底稿。”　　方寸山內不得廝殺，這是定律，哪怕日後仙途山沒落，這定律一樣不會有絲毫更改，畢竟幾十年後，仙途山只是隕落了一位支柱道君，還有另一位支柱道君坐鎮，而那位道君老祖就是方寸山內《靈域》創辦者，一兩百年內一直催動着《靈域》的發展，因為這份修士雜誌的創辦，不止讓無數奇特天才異軍崛起，給修真界帶來了無窮變數，進入了一個創新改革大噴發時代，還把這些革新用一種很容易被廣為傳播的方式流傳，給整個修真界都帶來了不少福利，所以那位道君在近代的功績，的確可以稱之為偉業，他也被無數修士敬稱為無雙老祖。　　沒有那位無雙老祖借鑒世俗中雜誌運轉模式，給靈域開闢了一個新時代，那麼就算有人會在聚靈期時就把飛行術改良的能借物施展，恐怕這也只會成為一兩個人的手段，而後逐漸失傳，很難被大眾廣為人知，很難提升整個修真界的整體實力……　　沒有那位運作，不會有那麼多人修鍊天賦不好，甚至煉器煉丹方面都也談不上有多少天賦，卻能在其他方面大放異彩，為無數人帶來一次次巨大變革，而各種術法、靈材培育等改良方式，一樣無法普及性面向所有修士。　　說穿了，這一切還是窮苦給鬧的……近現代社會地球環境越來越惡劣，靈氣越稀薄，修鍊之路越來越難，以前你可以一年渡過一個階段，現在可能是十年，二十幾年，以前濃郁的環境能讓人兩年突破一個瓶頸，現在卻需要幾十年，以前隨地可見的靈材靈植，現在卻越來越少，可能都需要你拿命去換。　　條件越來越苦，路越來越難走，那就是窮則思變。　　變革一出，就是一股潮流。　　無雙老祖就是帶動這個潮流這人，還一手使其發揚光大，那一個無雙，的確就是在稱讚那位的獨一無二，引為靈域第一人！　　不管對方創辦《靈域》的最初目的都是什麼，現行目的又都是什麼，那位都讓無數人尊敬不已，他的出現也造就了一個新修真時代。　　要不然，短短一兩百年裡也不會有那麼多創新改革出現。　　有無雙老祖在，仙途山就不會倒！　　一路抵達方寸山之前，近處的景象也越來越清晰，站在山前向上看，那依舊是仙山名府隱匿在雲端山間，不過卻有一條寬闊而陡峭的石道從山地筆直而上，直直沒入千米之上的山腰，石道入口，則有一座由兩根石柱，一個石質牌匾組成的大門，上書就是龍飛鳳舞方寸山三個大字。　　門內，兩名修士安靜盤坐。　　在門外又是一片廣場，不過廣場很小，只有幾百米方圓，而廣場邊緣水潭邊或者樹蔭下，也還有三三兩兩修士盤坐或等待或交談。　　每個修士提出一項改良或者革新，都需要一定時間驗證，如果是靈材培育改良，動輒幾年去驗證，根本不需要在這裏等待，但若是術法改良革新，只需要等方寸山上經手人實驗就行，所以等着的也大多是此類人，山上驗證之後會不會收錄下來，都是很快就給予回復的。　　郭正陽走到了石門石道前，坐在那裡的兩名修士也立刻有人睜開了眼，是坐在左側的一人。　　“麻煩一下，我有一向關於靈器使用的革新，想提交到方寸山。”郭正陽也很直白客氣的說明了來意。　　“靈器使用革新？”那修士也詫異看了郭正陽一眼，不過還是很快點頭。　　但這時候郭正陽也沒有立刻拿出玉簡，而是笑着道，“請問一下，不知道無雙老祖如今在不在山上？”　　“不在。”那修士再次一笑，跟着就好笑的看着郭正陽，“什麼樣的革新，你還想讓老祖親自過目？”　　無雙老祖平時並不常住方寸山，各種革新的驗證檢驗，都是由老祖交給一些真人驗證，當然，方寸山也還有另一位老祖，是跟在無雙老祖身側的堅定支持者，那位倒是一直常在，但一樣不經常出現，而是經常閉關潛修。　　郭正陽即將提交的，可是會引發大革命大風暴的超級革新，所以由不得他謹慎，如果這樣的革新落入普通真人手中，卻被對方貪墨了怎麼辦……　　這不是不可能的。　　《靈域》名氣極大，無雙老祖的招牌也一向都是公正，無私，但修真界也並不是大同世界，並不是路不拾遺的理想世界，反而是一個充滿血腥和利益衝突的殘暴世界。　　所以老祖之下那些人，有心思厚黑的並不意外。　　一般修士提出的改良革新，落入老祖手中，對方自然不會貪墨，但下面的真人就未必靠譜了，這不是郭正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是這樣的事發生過不止一次，有些修士辛苦研究出什麼改良，卻被驗證修士私自吞下把人趕走，然後還會追出來殺人滅口，再上報說是自己的革新。　　這種事，郭正陽上輩子可聽過不止一次。　　主要就是《靈域》已經創辦一百多年了，形成了穩定的機制，在創辦之初，這種事根本不會出現，因為無雙老祖為了《靈域》的聲譽，對這方面抓得很嚴，但任何機制運轉一百多年，都會出現黑暗腐朽的一面。　　道君老祖一閉關修鍊動輒幾年，方寸山事物也大多把持在真人手中，而每一項革新經過《靈域》刊發之後，都會拿到不菲的報酬，那些真人也是活生生的人，有大利益，自己鋌而走險也是可能的。　　雖然那不是全部驗證真人都如此，也有大公無私的。　　但心思難測的也有，貪墨這種事，因為無雙老祖一直健在，所以並不會經常發生，可一旦發生，就是貪墨的重要革新，畢竟那些真人也不是沒眼力的，一般小革新人家還看不上呢，畢竟那可都是背靠仙途山的真人！　　這也是郭正陽來時會考慮選擇哪份底稿投交的原因，如果現在無雙老祖恰好在的話，可以直接交出真正的轉嫁之術，如果不在，那還是交出另一份……不怕一萬就怕萬一，萬一自己就倒霉的遇上了心思難測的人呢？郭正陽可不敢去賭驗證修士的人品。　　本命靈器大革命，這麼重要的事沒人敢賭着玩。　　就是當年提出這革新的修士投交革新時也考慮過各種可能，所以直接設計了兩份革新方式，一個是直接轉嫁成功，一個是暫時轉嫁。　　就是你可以把本命靈器轉嫁到另一件靈器上，但只維持幾分鐘就會失效，怕的就是自己提交出革新卻被下面檢驗辦事的人貪墨。　　只可惜後來他來方寸山時，恰好遇到無雙老祖在此坐鎮，而那位一旦在方寸山，下面人就沒人敢動手腳貪墨什麼，所以，上一世那位天才來了之後才發現自己準備的防備手段根本不需要使用，後來才把這事當做笑話說了出去。　　如果讓郭正陽自己選擇，他自然也願意選一個無雙老祖在方寸山的時間提交革新，但現在他卻根本沒有選擇。　　沒有選擇，郭正陽才拿出一張玉簡遞給那修士，“是修士本命靈器使用的革新。”　　這玉簡，就是那個革新的備份，也是蘊含小花招的，只能讓修士暫時轉嫁本命靈器，但這也足以引起轟動的，這東西既能驗證郭正陽提出的革新是真實的，又不用擔心被人貪墨，絕對是最佳選擇。

# 第一百三十五章 你可以走了！

　　“本命靈器使用的革新？呵，好大的口氣。”等郭正陽話語落地，對面修士也猛地樂了，不過他也只是笑着說了一句，就接過玉簡對郭正陽道，“等着吧，我這就交到山上去，有沒有用，就等着審核吧。”　　說罷，那修士就抓着玉簡快速走上山，郭正陽也再次道了聲謝，轉身就走。　　這數百米的廣場上的確有着不少人，他隨意挑了棵廣場邊林蔭下就坐了下去，現在該做都做了，剩下就是等待了。　　等待中，方寸山器物殿。　　之前接過玉簡的修士也邁步進了大殿，而此刻大殿里，也足有四五名修士或坐在長案后觀看什麼，或在舞動靈器，看一眼殿堂，就邁步走向左側一張長案后一名身着紫袍，留着美須的中年男子，在中年身前長案上，也堆滿了玉簡。　　“韓師叔，這有一份新的革新，是關於……”那修士看了一眼后，就快步走到殿堂左側一張長案后，一名紫袍飄飄的美須中年身前。　　雖然對於郭正陽所說有些好笑，因為本命靈器使用革新，他實在想不出這方面能有什麼革新，一百多年裡，修士各種創新層出不窮，當然不會沒人想過革新本命靈器的使用，可以說進行這種嘗試是有很多的，只是從沒人成功罷了。　　所以時間長了，也很少有人涉足這個領域了，今天突然又冒出來一份，還真讓他有些好奇，因為好奇，他也想提醒一下韓師叔這是一份有關很久沒人再涉足過的領域的革新。　　但修士的話還沒說完，正在抓着一枚玉簡觀看，更邊看邊皺眉的思索的韓師叔就擺擺手，一下子，那修士才恭敬的把玉簡放在長案上，轉身就走。　　就算他有好奇，也不敢打算韓師叔的思索啊。　　說起來，方寸山《靈域》各部大殿內的檢驗真人，都是很忙的。　　他們每天都要檢驗不少革新，而且這些個新也不是每一個都是有用的，已經有實際效果的，不然也不用檢驗了，這些革新，有的雖然有用，有了實際效果，但實用性不大，那對於很注重實用性的修士們來說，自然要排除此類玉簡，而就算是實用性都不錯的革新，一樣要分出輕重，但這些都不是最困難的，最難的是分辨那些半成品革新。　　或許有人會問，堂堂仙途山，靈域第一霸主，旗下《靈域》更也成了新修真時代的一個標誌，有人敢投來半成品革新？那不是消遣仙途山？但事實上半成品革新是有很多的。　　有太多不得志的修士做夢都想靠着這種方式出人頭地，以獲取更多資源。　　所以真有不少人提出一個大膽假設，然後研究了一半研究不下去，就拿着半成品的革新來投稿，先是把自己已經驗證的寫出來，然後無力驗證的，就按照自己的思路構想以及後續的驗證方式寫出來，再交給方寸山。　　你能說人家錯了么？不能，因為那些人研究不下去，未必是不想研究，更多只是沒能力繼續研究。　　拚命研究創新的，大多都是修鍊資質不好，身邊資源不夠的修士，對於增強自身直屬實力沒有太大信心，才想靠這條路博得前程，否則若是天資極高，資源無盡的修士，誰不是拚命抓緊時間修鍊自身，哪有那麼多時間搞革新？　　再好的革新，也沒有自身實力的強橫來的實在啊。　　所以問題就來了，那些提出革新的修士，或許在某方面真有很多天賦，但因為受限於自己實力，還真有很多都只能提出假設和構思，實驗一半就無力繼續，那或者是因為修為不夠，或者沒能力得到繼續革新實驗所需的材料，所以只能提交出來半成品構思再讓有那份眼力和實力的人去繼續完善。　　這些半成品，就太考校人的眼力和能力了，也太費腦力了。　　因為那是半成品，雖然有不少人思路和研究方向都是對的，但也有不少前期看着是對的，可按照這方向研究繼續走下去就會走錯路，所以檢驗修士不只要判斷這些半成品前期的可行性，思路是否正確，還要補充後續的研究，繼續完善。　　覺得不行的放棄，覺得行的再多方面深入考慮，這其中牽扯到的各方面心力腦力，很龐大，也很累人。　　萬一你正在思考一個比較好的半成品，卻被人打斷思路，那後果絕對很糟糕。　　所以拿着郭正陽的玉簡走來的修士，就算因為對着玉簡好奇，想好心提醒一下韓師叔這是一份有些意思的革新，因為他涉足了已經很少有人再涉足的靈域，但他也不敢在長輩揮手后再多說什麼。　　這修士一走，剩下的就是等待流程了。　　方寸山下，看到拿着自己玉簡上山的修士再次走下來，郭正陽倒也沒有上前多問，因為對方下山後看都沒看他一眼，就自顧自坐在石道前修鍊。　　所以郭正陽也只能等。　　等待中，時間也一晃而過。　　足足過了半天，期間這小廣場上也走了幾人，那幾乎全是被方寸山駁回投稿的，但也有人初來乍到，遞交了稿件后就也隨意尋了一處地方等待。　　就是等待着等待着，突然就有一道身影從通向外面的大道上走來，這身影，是一名五十多歲的老者，一身紅袍在行走中隨風舞動，衣袂飄飄，雖然已經上了年紀，但剛硬俊朗的面容，依舊還帶着幾分陽剛霸氣，在老者從山外走來時，手裡還拿着一個外表被黑色煙雲覆蓋，通體漆黑的小球。　　而且那小球似乎還在指引着什麼，老者踏步走來時，就是一邊看着小球一邊行走，到最後，他就在小廣場左右幾十道身影里，直直步行到了郭正陽身前，而後看一眼小球，又抬頭看看郭正陽，��逵猩竦乃�目中，直接綻放出一層恐怖的凶厲之氣。　　“是你？？”　　老者一句飽含震怒的是你，卻讓正等待的郭正陽一驚，看了老者一眼，一顆心也猛地一沉。　　他不認識眼前之人是誰，因為上一輩子他只聽說過絕滅老祖的名號，那是威震靈域的恐怖字號，但絕滅老祖本人他並沒見過，可就算沒見過，他也大致猜到了什麼，畢竟這一次他來靈域就是害怕上雷宗找到他，才想藉助即將引發的一場修真界大革命的革新來借勢。　　但他還是沒想到自己提交的革新玉簡已經送到了方寸山，但在等待結果時，就有人找到了他！！　　難道某位道君的神通，真有這麼可怕？　　上一輩子千幻真人騙殺上界山少主，被某道君追殺多年都能安然無恙，這一次，他怎麼會這麼快敗露？　　心下震動間郭正陽也沒有說什麼，因為現在說什麼都沒用，所以他只是看了老者一眼，就繼續等待。　　這裡是方寸山前，是無雙老祖的地盤，就算上雷宗也不可能亂來的，要不然眼前的老者就直接出手了。　　等吧，只要等到自己的玉簡被檢驗之後，引起全靈域大震撼，那就應該沒事了，畢竟他交出去的只是一份暫時性轉嫁之法。　　“嘿，聚靈後期？一個聚靈後期，竟然能殺了繼武，好！很好！”郭正陽不說話，那老者卻盯着郭正陽，雙目中凶光四射，隨着他充滿冷意的話語，原本坐在郭正陽附近的幾名修士也察覺出了什麼，頓時就悄悄想左右移動了下身子，遠離是非地。　　郭正陽再次看了老者一眼，依舊沒說話。　　而老者見到郭正陽一直不說話，眼中的震怒也更加強烈，只不過就算再震怒他也不敢在這裏動手，所以又盯着郭正陽看了片刻，他才突然踏步就走向石道前，兩個鎮守修士所在方向。　　“老夫乃上雷宗江夫語，有事打擾兩位小友。”到了石道前，老者才笑着開口，一句話后，兩位鎮守修士也馬上起身，向江夫語行了一禮。　　“不知道那人來這裏，提交的什麼創新？”方寸山外誰也不敢輕易動武，否則就會觸怒到道君，但如果那人的革新被駁回了呢？到時候對方必然不可能再留在方寸山。　　這也是廢話，方寸山不能動武，若是有人藉助這樣的條件擺脫各種仇殺，一直躲在這裏怎麼辦？所以放方寸山的規矩，等待稿件審核時，你自然可以等，可一旦稿件被駁回，必然要離開。　　江夫語又怎麼可能真的一直等着，真的付出諾大代價，請了千絕老祖出手幫他鎖定目標，也找到了殘殺他孫子的兇手，他怎麼可能等的下去？　　“原來是江真人，失敬失敬，那人我知道，他提交的是一份有關修士本命靈器的革新，現在是在韓師叔那裡等着審核。”之前拿着郭正陽稿件遞交上去的修士馬上就對江夫語再次行了一禮，乾脆利落的回答。　　上雷宗，畢竟是僅次於三山一府的最頂尖中型勢力，而江夫語又是上雷宗巨頭，同樣依附於仙途山，和千絕老祖走得比較近，一般的仙途山修士可不敢怠慢。　　……　　“你可以走了，你的稿件被駁回。”片刻后，之前拿着郭正陽玉簡遞交上方寸山的某修士，再從仙途山走下后，就來到郭正陽身前冷冷開口。　　而在修士開口中，江夫語則一臉冷笑的站在不遠處，死死盯着郭正陽，雙目中的懾人寒光幾乎足以讓炙陽凍結。　　郭正陽也張了張嘴，滿臉錯愕。　　稿件被駁回，可以走了？一離開這裏，他……　　他在遞交稿件前想過很多可能，卻沒想到正在稿件審核中就被江夫語橫插一杠，直接運用關係把他的稿件打回。　　“該死，到底是誰在審核我遞交的玉簡？他到底看沒看玉簡中的內容？我只是交了一份暫時性嫁接之術，只要對方看過，試驗一下，就不可能駁回吧。”臉色同樣陰沉，郭正陽腦海中閃過一道思緒，但現在他的問題就是無法留在這裏等待稿件審核了，因為他的稿件已經被駁回！！　　不管審核他稿件的人到底有沒有看那玉簡里的內容，現在他都正面臨着仙途山的驅逐！！　　仙途山的驅逐，他不可能也沒能力去硬抗，反抗，那怎麼辦？　　“仙途山不行，那就只能去其他地方了，上界山，還是落河山？落河山吧，落河山在幾十年後，仙途山沒落時，一躍成為靈域第一大勢力，我一開始沒選擇那裡，是因為心下也有些尊重無雙老祖，但現在……”臉色陰沉中，郭正陽才馬上起身，就走向方寸山外。

# 第一百三十六章 跗骨之蟲

　　靈域內，並不是只有仙途山創辦了《靈域》，這種類似於世俗雜誌，卻有着諸多妙用的事物，是仙途山最先創辦，名氣也最大，但其他巨頭勢力內的老祖也不是傻子。　　《靈域》剛創辦，它還屬於新型事物時，其他巨頭內的老祖就算知道這東西的好處，也絕對不好意思立刻模仿無雙老祖的創意，在自己麾下創辦出類似的事物，但隨着時間流逝，他們想不這麼辦都不行了。　　《靈域》可以斂財，因為只要你有靈石，誰都可以買，而裏面的東西又很實用，基本都是大家所需的，所以《靈域》可以斂很多財，財富多了之後，仙途山打破了以往靈域內的宗門格局，比如以前有很多中小型宗門依附於四大巨頭，而這些被四大巨頭庇護的宗門，必須每隔一段時間交納一定的財富，說孝敬也好說保護費也好，反正這些財富，都是足以讓中小宗門肉疼的。　　但仙途山靠着《靈域》大斂其財后，就宣布麾下中小宗門不需要再向仙途山進貢。　　這種進貢，類似於臣民向帝王交納的稅收，年頭好的時候交點稅無所謂，但地球環境越來越差，各種資源越來越匱乏，所以這種制度雖然是傳承了許多年的，但到了近代許多中小宗門一上貢，剩下的自己都吃不飽，也因此對這種制度是頗有怨言。　　就像是世俗中鬧了大飢荒，很多人自己都沒飯吃，上面還徵收不少重稅……　　所以等仙途山宣布終止進貢這一項后，聲望立刻就如日中天，但其他三巨頭卻鬱悶了，仙途山有自己的各種產業，外加一個斂財機器在手，有資本不讓中小宗門進貢，但他們卻不行，每一個巨頭都是家大業大……免除麾下中小宗門進貢？宗門內財政就吃緊，繼續讓下面進貢？對於環境越來越惡劣的地球而言，一直這樣下去，難免會讓下面有種苟活在暴政下的心態，到時候怕不是就壓迫越大，反抗就越大。　　所以只這一點，足以讓其他巨頭鬱悶的抓狂。　　這還不止，《靈域》不只可以斂財，更能吸納各種稀奇古怪的人才，而那些人才就算戰力不行，也不精通煉丹煉器，但人家在術法改良，靈材培育改良等各方面都有天分，長時間下去，若此類人才全部被仙途山吸納，那怎麼得了？　　可不是么，若仙途山匯聚了大把此類人才，宗門內使用的都是改良過的，威力大還容易施展的新興術法，那他們的弟子和仙途山麾下弟子實力，其實根本不在一個檔次？對方若種植的都是改良過的靈材，產量高，生長周期縮短，他們卻是老樣子，在資源上一樣會被徹底壓下去。　　這種模式，同樣讓其他巨頭惶恐。　　再則，仙途山很多新興創新都會經過《靈域》傳播，有惠及大眾的意思，很多散修之類也都受益頗多，也有不少人都在感念仙途山的好。　　就這麼一份《靈域》而已，仙途山獲得大量財富不說，還幾乎拉攏了所有中小宗門乃至散修的心，更收攏大量很有實用性的各方面天才。　　這樣的局勢，最終導致的結果就是哪怕其他三巨頭拉不下臉面去偷學對方的招數，畢竟大家都是道君，主宰，就算關係不好，也都是撼天動地的大人物，誰會好意思明目張膽學別人玩剩下的？可形勢迫人，其他三巨頭最終還是在各自麾下勢力創辦了類似的雜誌。　　只不過他們動作終歸是晚了一點，最先拉下臉創辦期刊的是落河山，在《靈域》創刊十三年後，推出了《銀河》。　　上界山則是在《靈域》創辦第十四年，推出了《上界》，至於血幽府，是和上界山差不多的時間推出了《星辰》。　　可惜這三本修真界的刊物，在一百多年裡一直被《靈域》壓得死死的，不管是出身中小宗門的還是散修，有了什麼創新已經習慣去《靈域》投稿，也習慣花費巨資購買《靈域》，在無人強買強賣的情況下，聲望這東西就是足以左右大局的了。　　一百多年裡，《靈域》每一年一期，都需要篩選下不少用不上的稿件，每隔一二十年還有特別追加期刊之類大革新，好創新幾乎用不完，但其他三大刊物，《銀河》還好一點，許多被《靈域》篩選掉的刊物大多會去投給落河山，拾人牙慧也總能混口飯吃，算是第二大刊物，但《上界》就真不咋地了，再至於血幽府的《星辰》，有好多年頭都沒有足夠的創新支撐起出刊所需，導致《星辰》斷斷續續，經常兩三年才出一期，落魄的不像樣。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幾十年後血幽府被滅，《星辰》才徹底成為歷史。　　但就算血幽府被滅，靈域內的第一刊物巨頭依舊是《靈域》，哪怕仙途山在戰力上被上界山壓下一頭，《靈域》依舊獨領風騷，登頂的落河山旗下《銀河》，依舊還只是靠拾人牙慧過日子而已。　　當時仙途山就算頂尖戰力縮水，損失了一位支柱老祖，但宗內依舊有五大道君，而且無雙老祖依然健在。　　決定了去落河山，郭正陽走的也很快，比來時更快一些就從方寸山前到了仙途山傳送廣場，而這一路上，江夫語也一直都是臉色陰沉的跟着他。　　對方也沒再多說什麼話，就是刀子一樣的目光不斷在郭正陽身上剜來剜去，如有實質的視線都足以讓人心驚。　　“麻煩一下，我想去落河山。”郭正陽倒是沒心思太關注那些視線，很快就對着鎮守傳送陣的修士開口。　　江夫語這時候才也冷冷一笑，“想去落河山拖延時間？就算到了落河山，你一樣要很快滾蛋，老夫倒要看看你身上的靈石能支撐起幾次傳送。”　　但凡是因為投稿來往巨頭宗門的修士，也有規定可以使用各宗門內傳送陣，這很重要，投稿的大多都是散修，而靈域比整個共和國疆土還大，如果不能傳送，到處都是兇殺危機，有太多人可能都會死在路上，所以修士不止可以使用傳送陣，往往還能拿個半價使用權，這同樣是無雙老祖為了照顧投稿修士首先提出的，後來則被其他巨頭紛紛效仿。　　江夫語也無力阻止，只是在冷笑后同樣對鎮守修士說出他一樣要去落河山。　　而就算是半價使用，從這裏到落河山也是二十五中品靈石，2500下品靈石，因為雙方一南一北，相隔太遠，還本就是不大對頭的勢力，比郭正陽來時還黑。　　等又一陣傳送光華閃過，郭正陽踏步走出落河山傳送陣，看着身後犹如跗骨之蟲一樣跟過來的江夫語，卻也一陣頭大。　　這個老傢伙，真讓他很鬱悶啊。　　但他也沒多說什麼，只是打聽清楚落河山內《銀河》所在地，就快步趕了過去。　　不過……　　“你可以滾了。”　　片刻后，等拿着郭正陽遞交的稿件前往《銀河》總部的修士轉身從山上走下，第一時間就來到郭正陽面前，不耐煩的揮手。　　郭正陽也面色一僵，對方才把他的稿件拿上去，就下來駁回，他可以肯定對方的檢驗修士一樣沒看他的稿件內容，看都不看，希望他們不要後悔！！　　“多謝小友相助，小小意思，小友可要收下。”另一側，江夫語卻拿出一個儲物戒指遞給讓郭正陽滾蛋的修士。　　而那修士倒也利索手下儲物戒指，輕笑道，“江真人太客氣了，千絕老祖親手幫你找出真兇，老祖的意思，我們自然不會阻擾。”　　之前郭正陽遞交稿件時，江夫語也走到那鎮守修士身前輕聲言語幾句，內容就是他和郭正陽有仇，而且還是千絕老祖親手把郭正陽的下落揪了出來，那小子來投稿是假，只是想藉助落河山的規定拖延時間。　　所以就算仙途山和落河山一直都不怎麼對付，是競爭對手，但這邊的小修士自然也不可能去駁鼎鼎大名的千絕老祖的面子。　　哪怕江夫語也是在借勢，他其實是付出偌大代價才請了千絕老祖出手，可對方的名號也足以讓對頭都給幾分薄面的。　　就算是對手，那畢竟是個超級大敵，你沒辦法對付時，誰會因為一個不知名小散修，還是聚靈期小散修而不給千絕老祖面子？　　就算創辦銀河那位老祖在這裏，也未必為了這樣一個螻蟻不留情面。　　所以那鎮守修士剛把稿件拿上去，遞交的時候順口給檢驗修士說了幾句，裏面直接就發話讓這準備借規矩躲避追殺的人滾蛋，稿件也隨手丟棄，看都沒看。　　郭正陽想借勢，江夫語同樣不是沒有勢可借！　　短短片刻，剛來就被驅逐，郭正陽面色陰沉如水，而江夫語在和那小修士客套一番后，才又陰沉沉冷笑着看向郭正陽。　　“去上界山。”郭正陽也很快轉身，快步走到傳送廣場后，直接就對着鎮守修士開口。　　他真的沒想到，自己拿着手握一場足以震撼整個靈域的大風暴來投稿，會遇到這麼多波折。　　下面呢？如果那傢伙一直跟着他，恐怕去上界山的路程也可能變得艱難起來，但，但大不了最後就去血幽府罷了，血幽府可一直和上雷宗不對付，他就不信江夫語趕跟着他一起去，他敢去，就算他能借千絕老祖的勢，恐怕也要丟層皮才能出來。　　只不過不到萬不得已，他真不想去血幽府。

# 第一百三十七章 幸福來的太突然

　　“小友，這人其實並不是來真正投稿，而是他要躲避我的追殺，才藉助貴宗規矩拖延時間，我能找到他，還是千絕老祖出面給了指點，還希望小友通融一下，江某一定感激不盡。”一段時間后，上界山內，同樣是距離傳送廣場並不算遠的另一座奇駿仙山之前，郭正陽剛把自己的稿件遞給一個修士，江夫語就快步上前，滿臉笑容的開口。　　這番話，江夫語已經在落河山說過一次，等再次說出口后，剛接了稿件的修士也頓時眉頭一皺，皺眉看了郭正陽一眼，神色已經不再像之前隨意。　　這一眼，也再次讓郭正陽神色更凝重了些，難道還真要去血幽府么？　　不過那修士卻在郭正陽微微色變時，擺手對江夫語道，“今天老祖在山上，你的事，隨緣吧。”　　說罷，那修士才轉身就遁向高空。　　上界山《上界》所在地，雖然也是一座奇駿仙山，不過這座仙山只談賣相，卻比方寸山都更神駿，因為這裏的仙山一側，竟然有一個個凌空懸浮的仙島漂浮半空，仙島上長河奔騰而下，真的犹如騰空滴落的銀河，濺射在山下形成一個清澈大湖，景色華美的讓人心醉。　　只不過景色雖然美絕，可這裏卻極為空寂，郭正陽去方寸山時，山外一直都能有四五十名修士在等待稿件審核，來來往往，人數變動不大。　　去落河山《銀河》所在地，那裡也一直都有一二十修士等待着審核，雖然比不上方寸山的繁華，卻也算是湊合。　　但這裏，仙山華府之外，空空蕩蕩幾乎沒人等着什麼。　　沒辦法，《上界》創辦時間本就晚了些，大名望已經被方寸山吸納一空，論實力，緊隨《靈域》的落河山也要更強，有兩位獲得封號的道君老祖坐鎮，自然成了無數人第二次選擇，兩波之後，上界山和血幽府這方面就真落魄了。　　除非是他們親近宗門內的人有什麼創新革新才會投來，其他的，幾乎湯水都撿不到，因為湯水全被落河山撿走了。　　所以這裏的修士想登上仙島，都需要御器飛行。　　而等那修士飛遁離去，原本還滿臉笑容的江夫語也臉色一沉，不過他很快又變得平靜起來，就算是創辦《上界》那位老祖在，難道還能不給千絕老祖一點面子？而且他也本就不相信郭正陽能提出什麼好革新。　　只要不是能引起大轟動的革新，就算他的稿件被收錄，他一樣要離開這裏的，那他最多多等片刻而已。　　就算此刻他心下的怒意和殺機已經膨脹到了極限，真的一刻都不想多呆，真想立刻動手宰殺了郭正陽，但某位老祖在，他也只能等。　　深吸一口氣，江夫語才又冷冷看了郭正陽一眼，轉身走到幾步外盤膝坐下，靜靜等待。　　郭正陽也神色一緩，眼中閃過一絲期待，上界山老祖在？　　上界山那位老祖在的話，他是不是可以不去血幽府了？不去的話，還是不去的好啊。　　但江夫語也又搬出了千絕老祖的名號，事情會不會如願發展，還真不一定，畢竟他根本也不了解山上的某位老祖，所以他也只能等而已。　　看了江夫語一眼，郭正陽也找塊地方坐了下去。　　……　　“東西給我。”山下等待中，幾百米上空一座足有幾里方圓的懸浮仙島上，某弟子剛拿着玉簡踏上仙島，不遠處一片清澈的水潭邊，一名一身華貴黑袍的中年男子就笑着沖那弟子招手，一句話，那弟子頓時大驚。　　老祖？？　　那站在水潭邊的中年可不就是上界山創辦《上界》的那位老祖么？而且還是整個上界山五大道君中，唯一獲得封號尊稱的，被外界稱為星河老祖，是整個上界山當之無愧的支柱。　　雖然剛才他在下面也對江夫語說過，此刻老祖在山上，但這弟子也萬萬沒想到，自己才一上來，老祖就主動向他討要郭正陽遞交來的玉簡啊。　　不過不管再震驚，那弟子還是馬上快步上前，恭敬的把手中玉簡遞了過去。　　“一個聚靈後期的小傢伙，被上雷宗江夫語追殺不說，還是千絕那老傢伙出手指點？這小傢伙，還真有意思。”星河老祖也在接過玉簡時喃喃自語一聲，眼中流露的就是頗感有趣的神態。　　身為道君，還是道君中能獲得封號的至強者，山下發生的一切他都一清二楚，所以他還真對郭正陽產生了一點興趣。　　畢竟這事太扯淡了不是，一個聚靈期小修士竟然被真人巔峰追殺，背後還是道君指點，而千絕老祖，是足以讓他都忌憚不已的恐怖強者啊。　　那就算郭正陽修為不高，也足以讓他感興趣了。　　所以對於郭正陽究竟提交出來的是什麼革新，他也想看看。　　抓着玉簡就探入靈識觀看，也是普一查看，星河老祖頓時樂了，“本命靈器革新？這小傢伙口氣還真大，多少年都沒人涉足這個領域了……咦？好像有點意思。”　　一開始，星河老祖只是因為郭正陽被相對於他而言幾乎無可抗拒的人追殺，還有千絕老祖插手而對郭正陽產生了一點興趣，才會討要玉簡來看看，畢竟《上界》太冷清了，他就算人在這裏也是閑着沒事做。　　興之所至，自然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而第一眼看到郭正陽討論的是什麼樣的革新時，他還覺得有些可笑，那個聚靈小傢伙竟然也敢涉足這個多年無人問津的領域？這個領域沒人再嘗試，不就是因為以前失敗的人太多，都快讓人絕望了么。　　可繼續看下去時，星河老祖才突然發現，這小傢伙不止膽子大，敢涉足這個領域，提出的觀點還真有些新奇。　　不只是新奇，越看下去，星河老祖原本漫不經心的態度突然就變得凝重了些，而且這種凝重，竟然越來越強。　　他畢竟是一個道君，還是整個靈域最巔峰的道君之一，眼力見識自然不用質疑，所以通篇看下來，對於這玉簡中提到的新奇嘗試，他心下自然而然也有了一定判斷，而根據他的判斷，這方法，竟然似乎真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但怎麼可能！！　　這可是，可是本命靈器直接轉嫁？　　這是什麼意義？？　　這意義，足以讓星河老祖這絕世強者也震撼的身子發顫，如果這玉簡里提出來的都是真的，那，那他手裡這可就不是一張簡單的玉簡，不是一個小小的簡單革新，而是足以引動一場大風暴的革命啊！　　“怎麼會……竟然還可以這樣？竟然還這樣可以？這樣到底行不行……看上去是可行的，但已有的本命靈器真的可以直接轉嫁生成新的本命靈器？這簡直不可思議……”雖然心下震撼的厲害，甚至已經靠着經驗和眼力判斷出這玉簡中的方式八成是可行的，但星河老祖還是有些不敢相信。　　因為這幸福，是不是來得太突然了？　　星河老祖以一手星辰術法稱雄，所修功法也和此有關，那些和他對敵的人，就像是一個人在面對茫茫星海，只會讓人迷失無助到崩潰，這種恐怖手段，是他被尊稱為星河老祖的根本，但，但星河老祖一直以來最大的遺憾就是，自己的本命靈器，卻和他最擅長的能力不契合。　　不只是這樣，他現在的本命靈器是一件火屬性下品法寶，這是他以前煉製本命靈器時，手中最強寶物，當時他煉化了，但煉化之後卻意外得到了一件契合星辰之力的中品法寶，如果能把那件星辰之力的法寶轉換成本命靈器，配合他自身所修功法，擅長的術法等等，他的實力絕對可以立刻飆升幾個台階……　　但，換么？得到那件和自己契合的法寶時，他已經是上界山唯一支柱，自己的行為也已經變得舉足輕重，足以影響宗門大局，換就要先銷毀原本的本命靈器，讓自己丟半條命，而且孕養新的本命靈器也需要一二十年時間，那一二十年裡恐怕他都會牽絆住。　　上界山如今也只有他一個支柱老祖，一旦被牽絆住，上界山整體形勢都會被牽制的越來越弱。　　這件事，都已經快成了他的心病了啊！！　　為了這件事，他一直都在糾結，但一直都不敢輕易嘗試，因為一去嘗試，萬一在自己重傷以及重新孕養本命靈器時，上界山發生什麼變故，那就遭大了……　　那種感覺，也真難受的足以讓人崩潰，讓道君都崩潰的。　　可不管再強橫的道君，意志再堅定，再果斷的人，這種事上也根本不敢輕易下決定，一個決定就要耗費一二十年時光，還可能導致宗門有大起落。　　所以這張玉簡的出現，突然就讓星辰老祖徹底懵了，他真不敢相信啊，幸福竟然能來的這麼突然？？？　　這是真的假的！真的還是假的？　　看着看着，星辰老祖徹底亂了，整個思緒亂成一團，一直想相信這就是真的，又有些不敢相信，但這玉簡中的方法似乎也真的可行，這是他靠着自己的眼力推斷的，可行性還是很高的！！　　不止思緒亂成一團，星辰老祖的身子都逐漸開始顫抖，越顫抖越厲害……　　顫抖着顫抖着，他才身子一閃，忽的一下就消失在了當地，等下一刻出現時，他更已經到了仙山之巔，盤坐在山巔，星辰老祖一揮手，兩件華光閃爍的法寶就齊齊浮現在了他身前。　　不管是真的還是假的，試試吧！！　　這一刻，他的心情也激動的簡直比要期待了很久才終於有破處機會的小男生都更緊張的多，這種喜悅和激動，乃至忐忑，大起大落的心境，有誰能懂？

# 第一百三十八章 這是幻覺么？

　　方寸山器物殿。　　四五名真人境修士各自都在忙碌着身前的工作，有的人依舊在抓着玉簡苦苦思索，有的則是運轉着靈器騰挪飛舞，情況不一而足。　　身着紫袍，留着一把美須的韓姓修士，此時也依舊還在觀看一份玉簡內的記錄。　　就是在觀看中，幾十米外另一個藍袍修士則驀地收起飛舞的靈器，然後邊皺眉邊行走，似乎遇到了什麼難題讓他大費心神。　　而藍袍修士的行走也很隨意，從自己所屬地帶直接走到另一人之處，然後又走到第三人的地盤，最終轉了一圈才在韓姓修士身前停住。　　眉頭依舊皺得很深，藍袍修士頓住身子思索片刻后才無奈一嘆，“不行，腦子都亂了，得先休息下，之前那人提出的半成品革新，雖然前面看起來不錯，也已經經過驗證，但後續的發展若是按照他那種設計，並不可靠。”　　無奈搖頭中，藍袍修士也隨手就從韓姓修士身前的長案上抓起一張玉簡，準備換下思路讓自己腦子清醒下。　　對於方寸山來說，這也算是整個靈域第一學術研究聖地，能進來的無疑都是在某方面極有見識的人，不然也不會有承擔分析判決所有修士提出的革新的責任。　　但再有見識的人，面對層出不窮的各種稀奇古怪革新，還有不少半成品需要他們靠知識腦力判斷，時間長了，也會讓人累得不輕。　　這些人在大腦疲累不堪時，經常會做的就是暫時換一個思路，看一看其他革新，放鬆下緊繃的大腦。　　這情況很常見，時而都會發生，所以藍袍修士的行為絲毫沒有引起其他人的詫異，而他也在抓起玉簡后快速探入靈識察看，一看，藍袍修士才頓時樂了。　　“咦，竟然是涉足到了本命靈器的領域，這傢伙還真有勇氣，那麼多年都沒人再隨意碰觸的領域了……”看一眼，發現手中玉簡的內容后，藍袍修士直接笑了，他的笑倒是和不久前某位道君老祖的笑差不多。　　不過他也繼續看了下去，他本就是思考的累了，在某個問題上困擾了許久而沒辦法解決，才隨手拿起一張玉簡看看，換換思路休息下，那就算眼前的玉簡里記載的內容是個笑話，也無所謂的。　　能讓他樂一樂，輕鬆下，就足夠了。　　只是，等藍袍修士笑着繼續看下去時，他臉上的笑容，卻逐漸凝滯……逐漸變成了真的感興趣，而後又逐漸變的凝重，越來越凝重，甚至身子也開始一點點顫抖，顫抖的頻率更是越來越誇張。　　“本命靈器嫁接，直接把對已擁有的本命靈器的孕養轉嫁到另一件新的靈器上……這，這樣的方向不是沒人想到過，但卻從來沒人成功，可是，可是眼前這個，思路另闢奇徑也就算了，按照這個思路走下去，竟然，竟然真的很合理，似乎有不小的可能性，而且這不是一個半成品，是完整的革新，……怎麼會，怎麼會……難道，難道真的可以？？？”　　顫抖着顫抖着，藍袍修士突然就覺得頭皮發炸，渾身發麻，激動？忐忑？緊張？　　在這時，以自己超凡的眼力，突然發現這玉簡上提出來的構思，似乎真有很大可行性，他怎麼可能不激動？！　　這是本命靈器的嫁接啊！　　本命靈器對一名修士的重要性，根本毋庸置疑。　　這方面的困擾同樣也不需要多說，因為幾乎每一個修士，差不多都曾被那難題困擾過無數次，但眼前這玉簡，竟似乎能解決那個困擾？　　這，這簡直不可思議。　　他都不敢相信。　　但不管敢不敢相信，藍袍修士還是猛地就一揮手，兩件流光溢彩的靈器也直接出現在了他身前。　　這兩件靈器，一件是一柄燃燒着火雲的長劍，另一個則是清脆玉綠的大印。　　而從表面上看那清脆玉綠的大印，卻要勝出長劍太多太多，只一股充滿炸裂行的勃勃生機，就幾乎要把長劍徹底壓制下去。　　這也是廢話，雖然長劍和大印都是極品靈器，品階一樣，但那大印卻被他煉製成了本命靈器，所以其威能，都能堪比真正的下品法寶了。　　而且這不只是品階的提升，還有實用性！　　簡單來說，一個真人境修士，即便擁有一件法寶，也根本使用不了幾次，就像當初郭正陽在聚靈中期時，手中雖然有一件重劍類中品靈器，但揮舞一次重劍都差不多能耗空他八成修為。　　所以現在就是給藍袍修士一件下品法寶，他隨意揮舞一次，也差不多能耗空七八成修為，但這件威能堪比下品法寶的大印，本質只是極品靈器，可以任由他隨意舞動的靈器，所以他施展的時候也並沒有太恐怖的消耗，沒有大消耗，能隨意施展，卻能發揮出不輸於下品法寶的威能，這的確遠比一件下品法寶更重要的多！　　這，就是本命靈器的重要性！！　　但問題是，藍袍修士其實專註火屬性靈力，他修鍊的功法還有能施展的最強術法，基本都是火屬性。　　所以另一件燃燒着火雲的長劍，才是他最想孕養成本命靈器的。　　但那東西得到太晚了，然後就也一直在糾結，根本不敢隨意替換。如果替換了他的戰力還能飆升許多許多，但問題是那替換卻損耗太大，所需時間太長太長，他根本沒辦法輕易下定決心。　　這，同樣是他的一塊心病啊。　　這種心病和某位道君也差不多，甚至整個靈域絕大部分修士都有類似的心病，畢竟修士都是在成長的，所得寶物也是在增加的，變化的，一件本命靈器，有幾個人能一開始就煉化到最合適以及最佳的？　　大家的情況都差不多，某一階段有最好的選擇，然後煉化了，等了幾年十幾年或者更久，突然就又得到了更好了，跟着就開始糾結了。　　但現在這張玉簡，卻……　　“谷師兄？”　　“谷師兄怎麼把本命靈器取出來了？”　　……　　就在藍袍修士激動的顫抖中，他取出兩件靈器的波動，卻驚動了其他正在推演或者演練着什麼的修士們，那些修士也紛紛愕然，都有些不明白藍袍修士怎麼突然把本命靈器放了出來。　　但藍袍修士對那些愕然也根本沒有在意，而是快速伸手在虛空中指點勾畫，快速打出一張張奇妙的印記，而後，推着印記沒入本命靈器。　　剎那之間，他心頭就變得一片空蕩，似乎感覺不到自己的一部分肢體一樣，那種感覺很難受，但他卻大喜。　　“真的可以暫時假裝切斷和本命靈器之間的聯繫，這隻是一個二品術法，是那修士自創的？從斂息類術法發展出來的，但這斂息術的異變，竟然能異變的連自己的一部分都遮掩，成功了，成功了，第一步是可行的，那後面？”　　……　　激動的喃喃自語，修士才又快速勾畫起另一個術法，然後打入火雲長劍中，跟着才再次運轉一個奇妙的法決，把火雲長劍和大印融合。　　這兩件靈器也在那法決的牽引下，漸漸真的像是海水遇到河水，原本並不相同的事物，徹底融合在一起。　　“融合只是假象，這時候再溝動與自己本命靈器的聯繫，利用新的法決，再配合孕養之術，……”　　越來越激動，藍袍修士激動的不止面色通紅，身子都在抽風一樣不斷顫抖，不過還是按照玉簡中的指引，雙手傳花蝴蝶一樣在虛空中指點勾畫，一道道靈力波動泛濫飄揚，短短片刻后，融合在一起的靈器呼的一聲，就齊齊沒入藍袍修士大腦。　　真正的本命靈器一旦成型，平時就是隱藏在修士靈海之內，那也本就成了修士的一部分肢體身軀。　　但，但也只有本命靈器可以做到隱匿靈海，其他靈器根本不可能！　　所以等看到藍袍修士的本命靈器竟然融合了另一把火雲長劍，帶着火雲長劍也一起沒入藍袍修士靈海，整個大殿里啪啪啪，一地玉簡靈器掉落聲。　　其他修士也徹底傻獃獃起身，全都死死看着藍袍修士。　　怎麼可能？　　這怎麼可能！　　不是本命靈器，怎麼可能沒入修士靈海？　　這是幻覺么？　　“哈哈哈，哈哈哈……成了！！竟然真的成了！！天啊，我的本命靈器，竟然直接轉嫁到了烈雲劍之上，烈雲劍，竟然直接成了我的本命靈器，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其他人還在發獃中，藍袍修士卻又閉目養神醞釀了片刻，才猛地一睜眼，散發出一陣瘋狂的大笑，伴隨着笑聲，之前沒入他靈海的靈器也再次飛舞而出。　　不過這一次，在飛舞中原本融合在一起的靈器也一分為二，重新化為了翠綠打印和火雲長劍。　　但這一刻的火雲長劍，氣息爆裂的簡直足以像要融化整個大殿似的，反而是那聚靈大印，氣息猛地暴跌，只是變得和一般的極品靈器相仿。　　藍袍修士也激動的差點手舞足蹈，成了！　　他的本命靈器，現在直接就成了烈雲劍，過程里不需要摧毀那翠綠大印，也不需要讓自己受到重創，甚至也不需要再花費幾年十幾年去重新孕養，只是一頓飯的功夫，就成了！！！　　而其他修士見到這一幕，看着那氣息爆裂的火雲長劍，所有人都也徹底凝滯，不止沒人說什麼，就是眾人的呼吸聲都消失，所有人都面色通紅，激動不已的看着藍袍修士。　　這，怎麼可能？　　若不是親眼看着這一幕幕發生，他們絕對不相信，竟然會有這種事發生！

# 第一百三十九章 誰是郭正陽？

　　“轟～”　　一團火燒雲彷彿電光一樣在方寸山器物殿劃過，所過之處一片雞飛狗跳，其他真人境修士也紛紛被驚的狼狽躲閃，畢竟他們也只是真人，谷師兄在他們之中修為本就不錯，何況對方現在揮舞的還是本命靈器？　　這可是足以比擬下品法寶之威的，法寶之威，除非拚命，又有幾個真人能擋得住？　　更別提，這本命靈器還是屬性和谷師兄分外契合合拍的火系靈器，那其即便不爆發全部威能，也足以比肩火屬性下品法寶了，全力爆發，只會更可怕！！　　但在一陣雞飛狗跳中，幾個修士卻又紛紛拋卻害怕，而是全都紅着眼，風一樣衝到谷師兄面前。　　“谷師兄，你怎麼做到的？”　　“這怎麼可能，你竟然只是在那麼短的時間里，就把自己的本命靈器替換成了和自己屬性相合的靈器？”　　“你怎麼做到的，快說！”　　……　　紅着眼衝上去，幾個修士真的瘋了啊。　　因為谷師兄之前所做的一切都被他們看在眼裡，所以，所以這件事對眾人的衝擊簡直就是天翻地覆一樣的震撼，當然，這是極為驚喜的震撼，這件事里只有驚喜，無限驚喜！　　“我的本命靈器，雖然和自身屬性契合，但品階太低，只是上品靈器，是我真人中期時孕養的，但我後來又得到一件和自身屬性契合的極品靈器，只是不敢輕易替換，谷師兄，快告訴我！”　　“谷師兄，……”　　……　　都是驚喜又激動的圍着谷師兄，其他幾名修士有的已經伸手抓住了谷師兄的衣襟，有的則是伸手就捧住了谷師兄的臉，也不管大男人之間這麼做會不會不合適，他們根本沒心思顧忌這些啊。　　“停，停！”　　而過分的激動中，被圍住的谷師兄也當場鬱悶了，尼瑪，自己才剛把做夢都想孕養成本命靈器的烈雲劍搞成本命靈器，現在正是意氣風發，準備好好體會一下烈雲劍的威能呢，可卻突然圍上了這麼一群傢伙，拉衣服抓臉的，太他媽掃興了！　　“出了什麼事？谷牧，你們都在做什麼？像什麼樣子？”不過就在谷師兄鬱悶不已的喝止中，一道身影卻突然出現在了器物殿門口，而後看一眼殿內，頓時大怒。　　正激動的人群才猛地蔫了，所有人馬上紛紛抽手靜立。　　而後，而後韓姓修士才急忙對着門口的身影開口，“郭師叔，出大事了！！谷師兄竟然在十幾分鐘內，就把烈雲劍孕養成了他自己的本命靈器，而他自身也沒有受一點傷！”　　出現在門口的是一名勁裝老者，一頭白髮自然垂落肩頭，面目不怒自威，正是方寸山另一個主事者，這位主事者無疑也是道君，但這位道君只是普通道君，而他平時也根本不管方寸山的運作，只是在這裏坐鎮，潛修罷了。　　很少有出來的時候。　　不過這一次郭道君也是不得不出來了，因為正在潛修，突然感應到一股讓他都略微動容的波動，那波動的威能幾乎堪比道君運轉下品法寶了，怎麼能讓他不出來？　　只不過他也萬萬沒想到自己剛抵達這器物殿，看到的竟然是幾個真人抓着谷姓修士，抓衣的抓衣，抓臉的抓臉，都似乎在詢問着什麼。　　更讓他想不到的是韓姓修士的話，對方，對方剛才說的什麼？？？　　他是不是聽錯了？　　“郭師叔，我剛才發現一張玉簡，這上面記載的就是關於本命靈器的革新，而我試驗了一下，真的成功了！我原本的本命靈器是木屬性的滄瀾印，剛才只是十來分鐘，就真的把對滄瀾印的孕養轉移到了烈雲劍上。”　　某道君還在懷疑自己是不是聽錯了什麼，但谷姓修士卻快速踏前一步，急忙把手中一枚玉簡遞了過去。　　一下子，道君也徹底傻了，愣愣看着谷姓修士，眼中神色逐漸越來越亮，越來越亮，甚至都快要亮的刺眼，讓真人都慎的慌。　　不過郭道君還是馬上深吸一口氣，唰的把玉簡抓在了手裡，而後匆匆一看，也急忙放出兩件華光閃爍的法寶凌空飛舞。　　之後的過程，倒是和之前谷姓修士差不多了。　　只是十來分鐘時間，等一件法寶從郭道君靈海噴射而出，又一分為二，整個大殿頓時都承受不住某件法寶上散發的恐怖威壓，轟隆隆開始晃動。　　而一群真人也紛紛驚的倉皇躲避，但某道君卻對這些不管不問，只是放聲大笑，笑聲震得大殿都為之晃動。　　“成了？？竟然真的成了！！我不是做夢吧？”　　大殿晃動，笑聲震天，如此大威勢驚動的也不只是器物殿，其他幾座或遠或近的殿堂里，也紛紛湧現出一道道身影，全都駭然看着器物殿方向，太多人都是面面相覷，久久無語。　　怎麼回事？　　這不是他們仙途山的道君么？可是堂堂道君怎麼會笑的這麼瘋狂，這麼愜意？　　這……　　就在無數人疑惑中，器物殿里。　　同樣也正在一邊心驚着躲避郭道君散發的法寶威能，一邊喜得不能自己的谷姓修士，才突然臉色一變，而後他更猛地從原地跳起來，伴隨着跳起，一件靈器直接從他靈海中射出，而後忽的一下就失去了之前的爆裂氣勢。　　不止如此，原本已經被他斬斷和自身聯繫，從本命靈器變成一件普通靈器的滄瀾印，也很快重新誕生了和他的聯繫。　　“怎麼回事？怎麼又回來了？”　　突然的變故徹底讓谷姓修士懵了，怎麼回來了？怎麼會這樣？好不容易以為美夢得逞，但他才高興了多久啊，這才多久時間，怎麼新孕養的本命靈器又失效了？　　這變故不止讓他驚叫不止，就連正在狂笑的某道君也一愣，瞬間停止揮舞自身法寶，看看自己的法寶，再看看谷姓修士，滿眼都是痴獃。　　不是吧……　　難道這種轉嫁，只能維持十來分鐘？　　他還正在欣喜的不能自己呢，怎麼突然就又失效了？如果這轉嫁只能維持十來分鐘，那也太坑了吧？豈不是讓他空歡喜一場？　　伴隨着道君的傻眼，其他修士也紛紛呆了，全都獃獃看着谷姓修士，滿臉痴傻。　　不過就在人群寂靜時，某道君才把玉簡交到了谷姓修士手中，“你再看看，是不是你之前遺漏或疏忽了什麼過程？”　　現在郭道君絕對萬分期望那是谷牧自己的問題，是他看漏眼了什麼步驟，因為若是那樣，就代表不是這革新有錯，是谷牧自己的錯，而只要革新沒錯的話，那他已經轉嫁過的本命法寶就也不會出錯。　　可一旦不是谷牧看錯看漏，而是革新本身，那……那就太殘酷了，他還正驚喜興奮，絕對不希望這隻是一場短暫的美夢。　　一句話后，谷牧也馬上接過玉簡一次次查看。　　這一次他看的也分外細緻。　　看一遍，谷牧表情很凝重，看兩遍依舊如此，直到看了好幾遍，谷牧的表情都變成有些灰白時，他才又突然一怔，而後抓着玉簡傻了。　　因為他突然發現這玉簡其實他沒看完，除了講述那革新的一部分外，還有一點內容隱藏着。　　修士製作玉簡記錄內容時，手段基本是兩種，第一就是打入意念，其他人閱讀時就像是聽着製作者在親口講述，那種是靠心感應。　　第二種則是打入文字，修士看這類玉簡就像是看書。　　眼下這個玉簡就是文字類型，谷牧閱讀時就像在翻書，從上看到下，轉嫁之術講完就是空白，之前他也以為看完了，可剛才翻着翻着，他才發現空白之下隔了好一段，還有字。　　然後字的內容大致意思就是，上面的革新只是一種暫時性的轉嫁之術，完整的轉嫁之術還在他手裡。　　至於為什麼先交一個暫時性轉嫁之術，對方沒有說，但谷牧似乎也有點理解，這麼重要的東西，萬一被……所以預留一點防備，不出奇。　　“怎麼回事？”看谷牧一直在發愣，郭道君才猛地開口，谷牧又急忙驚醒，大喜着道，“原來這轉嫁之術本就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完整版在遞交這革新的修士手中，只要找到他，就能得到的完整的轉嫁之術。”　　似乎也是為了證明什麼，就在谷牧話語落地，郭道君原本轉嫁成功的法寶，也突然靈光一暗，失去了之前的神彩。　　郭道君再次愣了一下，才很快抓住玉簡觀看，在谷牧解說下他才也看清了最後的留字。　　跟着這位堂堂道君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只是臉色古怪的變換了幾下，才又狂喜的大笑道，“這小傢伙是不相信我們方寸山啊，不過只要有真正的轉嫁術，這些都沒什麼，這小傢伙竟然也姓郭，還和老夫是同宗啊，哈哈，好！好！這個郭正陽的，現在在哪？”　　原來他拿到的本就是暫時性的？怪不得會失效。　　不過沒什麼，這一個暫時性的轉嫁術已經說明了問題了，說明對方手中有完整版是真的。　　所以說著說著，他的狂喜也再無法抑制，激動的有些手舞足蹈，更顧盼生輝的看向左右，留下這玉簡的叫郭正陽的小傢伙在哪？　　看了一眼，發現器物殿所有人都是茫然。　　郭道君才身子一閃就到了殿外山下，掃一眼此刻依舊還有幾十人在等待的人群，他才充滿期待的看去，“誰是郭正陽？”　　但，迎接他的依舊是面面相覷。

# 第一百四十章 他根本不懂！

　　“怎麼這麼長時間……”　　上界山，《上界》所在仙山之下，郭正陽的玉簡已經交上去二三十分鐘了，雖然只是二三十分鐘，若是對於正常的革新提交，這時間絕對極短極短，因為就是隨便等個一两天的革新都是很常見的。　　但盤坐在山下的江夫語，卻覺得這二三十分鐘就是度日如年！　　殺死他唯一孫子的兇手就在身邊幾十米外，看着對方就逍遙自在的坐在那裡，他真恨不得馬上撲過去把對方斬殺，再抓住其魂魄煉製成陰邪法寶，讓他承受永生永世的折磨。　　可這裡是《上界》所在本部仙山之下，上方有道君坐鎮，他要真那麼做，還沒成功恐怕就已經激怒道君，讓對方出手滅了他了。　　憑着背靠仙途山的關係，一般其他宗門的人都要給他點面子，就是上方那位道君知道他在這裏，還是等着斬殺提交革新給《上界》的人，但那位也絕不會對他出手，只會當做看不到，但如果他真的在這裏動手，那對道君和上界山就是打臉了，對方也絕不會容忍這種行為。　　那即便不想等，他也只能等。　　就是這等待，真是一種煎熬。　　陰鬱的嘀咕一聲，江夫語才又看向郭正陽，那裡，那小子依舊安安穩穩坐着，不動聲色，但這不動聲色的樣子，卻讓江夫語再次震怒不已。　　“小子，就算你的革新真的上界山收錄，難不成你還以為他們會保住你？你在這裏托延再久，也最多不過一天半天的苟活。”震怒中，江夫語才又恨恨開口，話語擲地有聲。　　不過郭正陽聽了這話后也只是看了江夫語一眼，就又閉目無聲。　　“你……”　　竟然被無視了，江夫語再次大怒，身子都猛地站起，但說了一聲你，他最終還是又悻悻坐下，繼續陰沉不語。　　等吧，還是再等等，這裏不能動手。　　他是想報仇，而不是想在大仇得報前觸怒道君，被道君斬殺。　　等江夫語又坐了下去，不遠處郭正陽卻也微微皺眉，他的心情，其實真的並不像表面那麼平靜，畢竟身邊就跟着一個要殺他的傢伙，實力強大的他幾乎反抗不了，他怎麼能無動於衷，只是現在他也做不了任何事，只能等。　　他倒是希望，上面的人真能發現那玉簡的妙處，不然要是再像之前那樣，他現在就只能去血幽府了，可他實在不想去，不是因為血幽府實力最低，幾十年後還會被滅，而是血幽府那群修士是最不值得信任的。　　“上去這麼久了，應該有人在檢驗了吧。不過檢驗那些也不需要二三十分鐘啊……難道還在等流程？但這裏明顯很清閑，根本沒什麼人提交革新。”　　“轟～”　　就在郭正陽疑惑時，一連兩道遁光突然就從山頂直奔而下，瞬間停頓到郭正陽身前，而後遁光消散，兩个中年修士就直直盯着郭正陽，雙目泛光，那種光芒，簡直就像是不知饑渴了多少年的色狼遇見一個無力反抗的赤裸羔羊。　　亮的郭正陽都身子一頓，急忙站起了身子。　　就是不遠處的江夫語也一驚，猛地起身時，驚恐的低叫，“星河老祖……”　　兩名修士，一人是一身華美黑袍的俊朗中年，另一人則是一身大氣黃袍的硬朗中年，這兩人郭正陽是不認識，但江夫語卻有幸見過，那黑袍中年正是鼎鼎大名的上界山支柱星河老祖，另一人，雖然還沒資格被外界冠以尊稱封號，但卻正是上界山之主周易青。　　毋庸置疑，周易青也是道君！　　可是，兩大道君，一個是被尊稱老祖的存在，一個是上界山宗主，這樣的恐怖存在，怎麼會突然都出現在了這裏，出現在了郭正陽面前？　　“小友，你的革新，我們上界山錄取了。”　　就在江夫語震驚中，一直雙目泛光盯着郭正陽的兩大道君終於有人開口了，開口的也正是星河老祖，開口一聲小友，差點把江夫語驚的跳起來，目瞪口呆看來，滿眼都是茫然和不可思議。　　開什麼玩笑呢？堂堂星河老祖，靈域最強力的幾大巨頭之一，竟然稱郭正陽小友？　　不過那邊震驚中，郭正陽卻鬆了一口氣，但他還是馬上對着兩大道君行了一禮，才也開口道，“多謝老祖賞識。不過我在來上界山之前，也已經在《靈域》和《銀河》投了稿子。”　　其實郭正陽也有些擔心的，他也擔心星河老祖會生出貪念，畢竟論口碑，無雙老祖才是公認的好，上一輩子也有事實證明，就算這樣的大風暴，無雙老祖也沒起私心，可他卻被方寸山驅逐，那現在一句話提到自己已經向《靈域》和《銀河》投稿，也算是一種暗示和自保，就算前面之人有了一點貪念，必然也會驚覺這件事就算他們想隱瞞就隱瞞不下去。　　但郭正陽話語剛落地，兩個老祖卻對視一眼，而後紛紛放聲大笑。　　“你這小傢伙，倒也有趣，不止先是投了一個殘缺版，留下一手，現在還擔心我等堂堂道君，會貪墨你這革新？”　　大笑中，星河老祖笑的極為燦爛，甚至是驚喜。　　能不驚喜么？這樣的革新，眼前的小傢伙已經去仙途山和落河山投過稿子了？但是他現在又出現在了這裏……　　這是什麼意義？聯想起之前郭正陽剛來時，才交出玉簡一側江夫語就說了某些話，星河老祖真是笑的差點捧腹。　　“好小子，雖然這隻是你自己想得太多了，不過本道君也不和你計較，不止不和你計較，反而會送你一些見面禮……這小傢伙在追殺你？那我就把他殺了，就算事後仙途山來犯，我們也力保你無恙！”大笑中，一側的上界山宗主也開了口，同樣是笑意盎然，但卻看向了江夫語，而後一揮手，在江夫語驚駭欲絕中，一柄長劍就揮舞而下，眨眼間就把江夫語一分兩半，而且被斬成兩瓣的江夫語還直接自燃，瞬間化為灰燼。　　上一世威震靈域的絕滅老祖，就這麼沒了……　　“怎麼樣，這個見面禮還可以吧？”滅殺江夫語之後，周易青才又哈哈大笑，“其實就算老夫不殺他，等被那幾個老傢伙知道，你把如此革新送到他們眼前，卻被這江夫語利用關係驅逐，恐怕那些老傢伙都會把他抽筋扒皮，讓他一心求死都難以做到的，他根本不懂，他都做了什麼！！”　　四溢飛揚的笑聲里，郭正陽也看的無語。　　一直犹如跗骨之蟲的江夫語，後世的堂堂老祖，就這麼消失了？　　這場危機，就這麼沒了？　　雖然他也知道自己是在借勢，等這個革新提交之後，肯定會引來整個靈域的大地震，但上界山這邊如此乾淨利落幹掉江夫語，只是當做送他的一份見面禮，他還是有些小意外。　　說意外，是因為江夫語自身不算什麼，但他畢竟是背靠仙途山的修士，而仙途山如今還是第一霸主，上界山這邊竟然絲毫不顧忌仙途山的面子，就這麼幹掉了？　　不過仔細想想江夫語都做了什麼，倒也能讓人釋然。　　是啊，這份革新原本他是準備交給仙途山的，但因為江夫語橫插一杠，卻把他驅逐了，但郭正陽卻也還留了一份殘缺的革新在方寸山，只要有人發現那革新，然後明白事情始末，恐怕仙途山內的老祖都要把江夫語輪上好幾遍出氣的。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又拿出一份玉簡，多少尷尬的遞交向星河老祖。　　星河老祖也再次大喜，不過接過玉簡后他也沒有立刻觀看，而是盯着郭正陽看了幾眼，才笑道，“仙途山的規矩，誰在《靈域》投稿，所獲收益仙途山佔七成，投稿者三成，不過我們上界山更大方些，以後這份革新刊發之後，所有收益給你五成，如何？”　　“五成？”郭正陽再次一驚，詫異看去，上界山這麼大方？　　“你年紀輕輕，就已經是聚靈後期，修鍊天資本就不錯，竟然還能在這方面有如此卓越才華，若小友沒有師長，不如就拜入吳師兄門下如何？”郭正陽還在驚訝，周易青卻再次話題一轉，直接想讓他拜師了。　　甚至連郭正陽的來歷出身他都不聞不問。　　一份本命靈器革新而已，真有那麼重要？真有的！！　　這一份革新在星河老祖實驗時，周易青也是被氣機驚動才趕了過去，而後，兩人遭遇情況和方寸山某大殿內的眾人差不多。　　所以才會浪費了一些時間。　　而之前的那份殘缺版本里，郭正陽也已經提過，這種轉嫁雖然可行，但只能進行一次轉嫁。　　這就是說，眼下就算他們可以轉嫁一次，能把手頭上最好的法寶直接替換成本命靈器，但如果以後再得到新的，更好的法寶呢？　　到時候已經轉嫁一次，自然是不能再繼續的。　　那以後怎麼辦？　　眼前的郭正陽，既然在這方面展露了才華，那說不定以後還能提出更強的轉嫁，這種寶貝，他們怎麼會不希望把他抓在手裡？　　更別提這傢伙不止在這方面有才華，就是修鍊天賦也不差啊，看他樣子十八九歲而已，就已經是聚靈後期了啊！這麼有前途的傢伙，要是不爭取機會抓在手裡，那才是眼瞎了。

# 第一百四十一章 要不是那誰誰誰

　　大笑着徵詢郭正陽意見時，周易青倒又和星河老祖對視一眼，眼中再次閃過一絲喜色。　　就算郭正陽還沒答應拜星河老祖為師，眼前的小寶貝也還沒被上界山抓住，但他們畢竟已經把真正的轉嫁術抓在手裡了。　　這就足以讓人狂喜了。　　因為一旦刊發出去，這東西絕對會引起整個靈域的轟動，相當於一次大革命了，那也絕對會為上界山帶來無數好處，怎麼能讓人不驚喜？　　雖然，之前確認殘缺版革新的作用之後，眼看郭正陽就在山下，兩個道君不是沒考慮是不是把這個革新只留在上界山，只讓這種技術掌握在上界山手裡，並不外傳，如果只把革新抓在手裡，只有他們一小撮人能掌握轉嫁術，讓本命靈器轉嫁之後，個個實力都會提升，到時候，上界山戰力也會暴增。　　那對上界山的實力的確有不小影響。　　但思來想去兩人還是決定，把這東西刊發出去。　　如果只把革新留在上界山，到時候他們是讓道君掌握這轉嫁術，還是所有弟子都掌握？如果是所有弟子都掌握，那就很容易外泄出去，還不如大大方方刊發呢。到時候反而會讓弟子們身陷險境，畢竟這麼重要的東西，只有你上界山有，其他人沒有，但其他人都很覬覦……不搶你才怪。　　但如果他們只讓道君掌握，那也只有寥寥幾人戰力提升，可這種提升增加出來的也並不是壓倒性優勢，就算上界山五個道君全部替換一下本命靈器，全體實力都提升，也只是五個頂尖戰力提升一截，一樣還是和仙途山、落河山差別不太大，就算他們能靠着這手段，把原本弱於仙途山和落河山的宗門變成可以稍壓仙途山、落河山一頭，但那又如何？　　那最多稍壓那邊一頭，又不能是真的徹底壓制。　　稍壓一頭之後，對大局影響並不大。　　既然如此，還不如大大方方刊發，誰想要都行，花錢來買吧。　　到時候必然能給上界山聚集無數財富，這是肯定的，如此重要革新，就算上界山賣的再貴，一樣會有無數人願意購買，這才是對整個宗門發展都很重要的。　　誰讓上界山很窮。　　以前靠着壓榨麾下中小宗門，還能多些收入，讓宗門收支平衡，只是後來仙途山玩了一手免除麾下中小宗門的進獻，他們是有《靈域》了，不缺財路，迫於形勢上界山也不得不放棄對麾下中小宗門的壓榨，取消了進貢制度，然後想靠刊發《上界》斂財，可上界山刊發的《上界》基本沒啥吸引力，很多時候沒革新刊發也就算了，就算東拼西湊一些，也賣不出去。　　長時間下來上界山也越來越窮，這就是家業大了，人很多，卻沒有太多好收入導致的。　　這個處境其實不管是星河老祖還是周易青都很想改變，再一直這麼下去，他們連宗門麾下弟子都快養活不起了。　　難道以後還要持續縮減開支么？　　所以把這革新刊發出去，不止能在短時間內為上界山帶來巨量財富，甚至還可以靠着這一次革新，把整個《上界》給盤活了。　　只要操作得當，這是很可行的，主要就是這一次郭正陽提交的革新太震撼了。　　而一旦把《上界》給盤活了，若能做的像是《靈域》那麼風光，到時候那更是一條穩定的財路。　　財富多了，宗門發展才能更快。　　畢竟修真界的財富可都是指的靈石，那是能直接拿來加快修鍊效率的。　　身為站在宗門最巔峰的兩人，他們考慮的更多也的確都是整個宗門的發展，而不只是提升幾個頂尖戰力，頂尖戰力對一個宗門很重要，但他們已經有了，暫時提升一下也提升不出壓倒性的優勢，還不如放眼大局着眼未來，收斂巨量財富后，培養更多更好的宗門基石。　　“這個，會不會太突然了……”兩個道君還在笑，為能抓住這一次革新而大感滿意，反倒是郭正陽被周易青的話搞得有些不自然。　　哪怕早知道如此轟動性的革新一旦提交，肯定會有許多人看清其重要性，然後就算有道君想收他為徒也正常。　　但他也沒想到事情來得這麼快。　　眨眼之間，這上界山大佬就幫他滅殺大敵，然後還提出要收他為徒。　　“哈哈，不急，這件事你可以慢慢考慮，不過想來小友以前還沒有來過我上界山，不如就由老夫派人帶你遊覽一下，然後細談刊發革新的事。”周易青也不以為意，大笑一聲后，很快就又有一道身影從上方懸浮仙島上遁下，周易青則對那人道，“扶兒，你要替我好好招待一下郭小友。”　　“父親放心，我一定讓郭兄滿意。”那人也正是一個高大英氣的青年，對着周易青和星河老祖恭敬開口說了一句，才又笑着走向郭正陽，“郭兄，吳師伯和家父剛得到你的革新，恐怕還要抽時間真正轉嫁一下本命靈器。”　　郭正陽倒也點點頭，客氣的請兩位道君自便。　　等兩大道君又紛紛笑着遁走，郭正陽才又看了眼前的周扶一樣，神色多少有些異樣，眼前這個，就是上界山少主啊……　　上一輩子，會在幾十年後被千幻真人騙殺的那位？　　不過如今千幻真人已經被郭正陽幹掉了，所以這位應該也不會再有上一世的劫難了，所以他不知不覺間，竟然也救了這位周少主一次？　　這，還真讓人有些異樣感的，不知不覺的他和上界山的聯繫竟然已經這麼多了。　　救了周扶一次，連那革新也會在上界山刊發，到時候對他和上界山其實也都是雙贏。　　上界山，其實也不差，雖然眼下上界山只是位於三山之中排名最靠後的，只有一位獲得封號的老祖坐鎮。　　只不過在幾十年後，上界山已經是靈域第二大勢力，就是周扶的父親，剛才的周易青也會一步步提升到深不可測的地步，最終一樣被無數修士尊稱為裂空老祖。　　就是眼下的靈域，已經因為郭正陽的重生而引發了不少變數，千幻真人死了，周扶還活着，而且連上雷宗內的江夫語也死了。　　……　　“轟～”　　片刻后，周扶還整帶着郭正陽在《上界》所在的仙山遊走觀覽，一片驚恐的波動突然就鋪滿了整個仙山，卻是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被無窮夜空覆蓋，夜空中點點繁星閃爍，就彷彿時間猛地從白天跳轉到黑夜。　　不過那些閃爍的繁星卻越來越下壓，越來越逼近地面，一顆顆散發著無窮魔力的星辰籠罩而下，就彷彿讓人突然從地球跳轉到了無邊星宇，那種對於無邊無際的星空的震撼，足以讓任何人失神。　　郭正陽剛驚了一下，一聲爽朗的笑聲才猛地揚起。　　“郭小友，我上界山突然來了一批不速之客，怕不是過來尋你的，不過小友放心，只要小友不願意，誰都無法強迫小友做不想做的事。”　　笑聲燦爛悠揚，正是星河老祖的聲音，而在星河老祖大笑中郭正陽也身子一輕，就站在了無盡星空間一顆星辰之上。　　這星辰當然不是真實的星辰，站在那裡就像是站在一顆凌空懸浮的圓球之上。　　在他身側的，還有周扶，周扶也是一臉愕然。　　不過眨眼間，兩人就齊齊看到這無邊星空前方突然多了一群人，周扶這才大驚，“是仙途山的無雙老祖，還有落河山摘星老祖他們……”　　周扶大驚中，其實剛剛趕來的幾個道君卻也紛紛心驚不已。　　哪怕早知道星河老祖本就和他們一個級別的強者，但現在星河老祖展現出來的可怕，卻讓他們也駭然啊，那已經是能壓下他們一籌的恐怖實力了。　　“吳道友，你這是什麼意思？”遙遙遠處，那一群人似乎並沒有發現郭正陽和周扶，只是有人對着左右虛空冷喝。　　“這話我也正想問，不知道無雙老祖和摘星老祖一起前來我上界山所為何事？”虛空中，星河老祖的大笑再次揚起，話音里卻充滿了張揚和霸道。　　“我們是來尋找一位郭小友……不過現在看來，吳道友已經把本命靈器真正轉嫁成功了。”人群中，一名白髮老者無奈一嘆，眼中全是鬱悶。　　而這白髮老者，也正是以往被許多人奉為靈域第一人的無雙老祖。　　換了以前，任何一個人想見無雙老祖一面，恐怕都是難上加難，那不啻於普通人想覲見天顏，可現在卻是他主動想見一個聚靈期小散修，這傳出去，郭正陽的大名必然會轟動整個靈域，只不過現在就算這件事不傳出去，郭正陽也一樣會引發更強烈的轟動。　　“哈哈哈，那還要多謝葛道友，若不是葛道友把郭小友驅逐出方寸山，吳某人也撿不了這麼大便宜。”星河老祖再次一笑，一聲笑，當場刺激的無雙老祖麵皮一紅，嘴角都微微抽搐起來。　　其實不只是他，在他身邊的人，反應都差不多。　　現在這一群趕來上界山的道君，還真是各個都有活剝了某人的心思了，要不是那誰誰誰，事情怎麼會鬧到這步田地？

# 第一百四十二章 牛大了

　　“道友休得胡言，先前只是那江夫語假借張師兄之名，騙了下面修士，我也已經問過，張師兄對此根本不知情，只是隨手幫了江夫語一個小忙，並不知道姓江的會假借他的名義欺詐。”麵皮一紅，滿頭白髮的無雙老祖先是瞪了星河老祖一眼，才又笑道，“老夫這次來，也正是帶了被江夫語欺騙的弟子向郭小友道歉。”　　無雙老祖表面上笑意盎然，心下卻已經罵起了星河老祖無恥至極，他什麼時候驅逐郭正陽了？明明是下面一個韓姓真人被江夫語以千絕老祖的名號唬住，才把郭正陽趕走的，這件事和他根本沒關係，他也根本不知情，現在倒好，姓吳的一見面就把髒水潑到他身上？　　太無恥了！　　不過他倒也三言兩語就摘乾淨了，更是坦言這次就是帶了被騙的韓姓修士來道歉，這誠意的確也很足了，畢竟無雙老祖可是靈域第一人，還是公認的，能不遠千裡帶着弟子向一個聚靈期小修士道歉，這份誠意，足以讓任何人動容。　　“就是那江夫語，若不是他當初假借千絕道友名號欺詐，我落河山也萬萬不會對郭小友無禮，這一次，老夫也是帶了弟子來向郭小友道歉，吳道友，難道你是打算囚禁郭小友？讓他與外界從此隔絕？”另一側，摘星老祖同樣笑着開口，態度擺的很帥，先是把罪責推到誰誰誰身上，然後擺明了自己是來道歉，显示誠意，跟着就又黑了星河老祖一把。　　不過說真的，不管說的再好，現在的摘星老祖也是肺都氣炸了，要不是還要留着麾下某弟子向郭正陽道歉，以示誠意，他早就把那弟子給幹掉了。蒼天可鑒，他們落河山《銀河》雖然也算混的可以，至少不會像以前的《上界》和《星辰》那麼凄涼，但那也一直都只是在喝《靈域》漏出來的湯水而已。　　這種情況，難道摘星老祖不想改變么？難道不想讓《銀河》發揚光大，力壓《靈域》成為真正的靈域第一號雜誌？他又不是傻子，怎麼會不想？他做夢都想啊！　　結果，結果也不知道走了多大的運氣，足以一場掀起靈域大革命的重要革新，就這麼被方寸山給看走眼，把革新人給驅逐了出來，然後對方竟然到了《銀河》投稿，如果這樣的機會抓住，那絕對是《銀河》崛起的機會啊！　　可，可他做夢都想實現的事，眼看真的有了機會，卻被那個該死的弟子也把郭正陽驅逐了？結果又讓這機會流轉到了上界山？如果不是要帶着那驅逐郭正陽的弟子來道歉，摘星老祖何值想殺了他，抽筋扒皮都是輕的。　　但現在看上去，星河老祖已經真正轉嫁成功了本命靈器，說明真正的轉嫁之術已經落入了上界山？一想到這裏，摘星老祖都氣的滿心邪火亂跳，想收拾某弟子的心也無疑更加強烈，不過他也知道現在不是時候，現在還是那個提出革新的郭正陽最重要。　　對方就算把革新交給了上界山，但他人呢？他現在只要沒加入上界山，那就是值得摘星老祖大力拉攏的。　　畢竟他也看過了那份殘缺般的革新，知道這種轉嫁只能進行一次。　　所以，現在他們雖然能把手中最好的法寶直接變成本命法寶，讓實力暴增，但以後呢？萬一以後再得到更好的法寶……豈不是還要糾結？而既然郭正陽提出了第一次轉嫁，以後未必不能研究出來第二次，只要能把這個寶貝抓在手裡，他們以後也還有機會啊！　　要不是這樣，他們也不會急切想見到郭正陽，以及哪怕明知道上界山已經把東西吃了下去，他還要擠兌噁心星河老祖了。　　就算對方已經把東西吃了下去，但若是能把郭正陽抓在手裡，拉進山門，以後那就還有的是機會。　　“王道友口才果然了得，不過事實勝於雄辯，事實就是當郭小友遇到生命危險，希望求助於仙途山和落河山時，卻被你們無情驅逐，哎，……”不過摘星老祖話說的雖然漂亮，但星河老祖也不是泥捏的，一句事實勝於雄辯，當場就讓對面一群人聽的臉皮微顫。　　是啊，當初郭正陽拿着這玉簡去投稿，還真是在被追殺，遇到了生命危險，一個聚靈後期被真人大圓滿追殺，這……這事實就是他在仙途山和落河山時，哪怕那邊的辦事人明知道對方被追殺，一樣毫不在意的驅逐，那不就是看着郭正陽去送死么。　　人家遇到生命危險時，你毫不猶豫的驅逐了人家，看着對方去死，現在事後說的再好聽，有什麼用？　　幾個老祖臉色難堪，星河老祖則哈哈一笑，“既然你們是來向郭小友道歉，那就請郭小友自己處理吧。”　　笑聲里，原本一直在遠處的郭正陽也猛地就出現在了人群之前。　　“郭小友，老夫葛立言，之前劣徒受了那上雷宗江夫語欺詐，差點令小友置身險境，現在老夫次特地帶了劣徒前來，向小友道歉……”　　“郭小友，……”　　郭正陽一出現，對面臉色正難看的兩個老祖才馬上紛紛開口，各自指着身邊一個惶恐忐忑的弟子要向郭正陽道歉，而在話語里那兩人也都戰戰兢兢，欲哭無淚的向郭正陽賠罪。　　這場面，的確有些大，畢竟這可都是站在靈域最巔峰的老祖啊，竟然各自帶着弟子來向一個聚靈期小修士道歉。　　感慨了一下，郭正陽倒也急忙推脫，在推過這道歉后，又向兩個道君老祖致了謝，最終才開口解釋，星河老祖對他有救命之恩，而他手中的革新遇見也已經交由上界山處理。　　可不是，不管眼前的兩位老祖誠意有多充足，又給了他多大面子，但事實就是若不是上界山這邊的星河老祖救他一命，他現在……　　“呵呵，這是郭小友自己的選擇，我們當然尊重，我們這次來，除了是向郭小友道歉，再有就是想邀請小友去我仙途山，小友如此大才，只有在我仙途山內《靈域》這般學術聖地，才能綻放出更耀眼的光彩……”　　“張道友，你這話就不對了，我承認你方寸山是有不少人才，不過……”　　……　　對於郭正陽說出的現狀，兩個道君倒也沒辦法強求，所以只是在隨後哈哈一笑，就各自向郭正陽拋出了橄欖枝，甚至過程還有些不和諧，這時候就是星河老祖也插話進來，笑道郭正陽提出的革新如此重要，那即便把刊發權利交給了《上界》，但郭正陽身為革新者，一樣需要把關什麼的，上界山還要讓郭正陽幫忙等等。　　反正意思就是，你們兩個老傢伙就想當著他的面挖人，沒那麼輕鬆。　　三大道君老祖，靈域三山一府里三大巨頭都對郭正陽拋出橄欖枝，還頗有爭議，事情最終的選擇權自然還是落在郭正陽自己身上。　　而郭正陽猶豫了一下，還是笑着暫時婉拒了無雙老祖和摘星老祖的邀請。　　還是那句話，不管他以前是不是對無雙老祖有敬意，最想去投稿的地方是不是方寸山，但事實上最終救了他一命的就是上界山，所以他也不可能剛在上界山幫了他大忙后，直接就被其他人拉攏去。　　事情發展到這裏，無雙老祖和摘星老祖哪怕無奈，這種時刻也不可能強求，只是在隨後又各自發出邀請，日後不管何時郭正陽想去，他們都會隨時歡迎。　　郭正陽再次笑着謝過，那邊才準備無奈的告辭。　　不過告辭之前，無雙老祖才突然開口，“吳道友，敢問一句，江夫語現在在哪？”　　一句話，明顯點燃了不少人的火氣，和無雙老祖一起來的人，一聽到這個名字，都是雙目漢光四射，臉色鐵青的滲人。　　“被我殺了。”星河老祖雲淡風輕一句話，卻又聽得其他人身子連顫，但最終，也只能各個黑着臉離去。　　“郭兄，嘖嘖，你現在可真是牛大了。”等那邊人群退散，之前還在後面並未露面的周扶才也馬上出現，笑着拍了下郭正陽肩頭，滿臉羡慕，他就算是上界山少主，以往也最多在上界山牛一下，和現在郭正陽的風光比起來，真是差太遠了。　　倒是郭正陽苦笑一聲，其實這種風光，並不是他想要的。　　這件事宣揚到這種地步，他還怎麼會世俗安安穩穩修鍊？當然，現在修鍊的話，他也可以選擇在上界山，估計上界山肯定會保護他的周全，但他能從現在就消失在父母的視線里么？　　“小友，我和周師弟商量過，決定儘快刊發你的革新，為你的革新單獨刊發一期上界，在定價方面，你有什麼建議？”不過星河老祖並不知道郭正陽的心思，而是突然笑着開口，拋出了一個問題。　　郭正陽也馬上驚醒，而後才笑着看向星河老祖，“這個我還真不在行，不知道老祖意思？”　　“50中品靈石，如何？”而星河老祖也直接拋出一個数字，一句話反而讓郭正陽愣了，50中品靈石？　　這麼大的革新，只是50中品靈石？上一世這革新在仙途山刊發時，定價可是20上品靈石，那可是相當於2000中品靈石的！　　這麼大的革新，就算上一世的仙途山定價20上品靈石，一樣引得無數人第一時間不惜傾家蕩產也前去購買，現在上界山的定價竟然便宜了那麼多？便宜了四十倍啊！　　但愣了一下郭正陽才反應過來，上界山，這是要走薄利多銷的政策，更關鍵的他們要藉助這次革新的刊發，贏取聲望！！

# 第一百四十三章 靈域沸騰

　　明湖島。　　上界山旗下明湖島，一樣是位於妖獸所在地盤的前線之一，有大量散修在此島嶼附近為了生存而掙扎。　　而明湖島的形勢同樣和千獄島差不多，就是在島嶼一端，設立供人來往的傳送廣場，之後就是上界山以及依附於上界山的中小宗門開設各種收購出售各種寶物的產業。　　前來此處求存發展的散修，數量一樣不少。　　有的是附近宗門被滅后的遺落散修自行發展，有的則是外界獲得機緣踏上修鍊之路后，進入靈域后最終在明湖島安身，雖然明湖島附近並沒有出入靈域的自由出入口，這方面比不上千獄島，但千獄島自由出入口也不是隨意出入，而是有很大風險，尋常散修根本不會從那裡隨意出入，而且就算有人從外界進入，也會有不少因為覺得千獄島競爭激烈，而遷移生存地的。　　所以明湖島的繁華就算比不上千獄島，也頂多弱上一籌罷了。　　畢竟前去妖獸地盤尋找各種天材地寶，亦或者在這裏坊市尋購寶物的並不是只有散修，就是宗門人士若是手頭緊了，又沒有好進項，一樣會來冒險。　　清晨下的明湖島，算不上人聲鼎沸，不過也有不少夜裡在坊市休息的修士，藉著安靜的晨光或紛紛從一些住宿區走出，或是直接從長街廣場某一角落站起。　　散修們若不是混的好的，就算在明湖島坊市休養，也真不乏一些就地找個角落打坐安歇的，能進入坊市內客棧類場所休養的，往往要麼是來自宗門的，要麼就是散修中較強橫的類型。　　安靜的晨光中，眾多散修也是剛動身打破寧靜，一聲聲喧嘩，突然就從上界山設置的產業大門處泛響。　　“這位執事大人，請問這公告是真的假的？上界即將刊發可以讓修士直接轉嫁變更本命法寶的革新？”　　“嘶，這樣也可以么？本命靈器也可以這樣轉嫁？那豈不是就算想替換自己的本命法寶，也不需要再銷毀原本的本命法寶了，更不需要重新孕養？這……這都可以？”　　“你們這些傢伙簡直可笑，我堂堂上界山，會在這種事上誑你們？”　　“嘶，那就是真的了？”　　“是真的？天啊，太好了！那我的黑炎甲豈不是可以直接轉嫁成本命法寶了？到時候我的防禦力絕對大幅度提升，就算再去明湖島深處獵殺妖獸，也安全了好幾倍？可以更深入些，尋找各種寶貝的機會也更大了。”　　“當然是真的，執事大人都發了公告，怎麼可能有假，上界山可是咱們靈域巨頭，哪裡會拿咱們尋這開心？不過，不過這麼重要的革新，肯定很昂貴吧？我們哪裡買得起……”　　“你眼瞎了么？沒看到這革新只需要50中品靈石？”　　“50中品靈石？這麼便宜？不是吧，仙途山隨意刊發一期《靈域》，提到一些術法改良，隨便都要賣幾十中品靈石啊，咱們往往也只能等，等那些革新推出幾年，基本廣為人知時才能購買不知道轉了幾手的。”　　“那是仙途山太黑了，還是上界山心善啊，這麼重要的革新，竟然只出售50中品靈石，嘶，就算50中品靈石我也拿不出，那是5000下品靈石，不過找幾個人湊一湊，還是能拿下的。”　　“肯定要拿下，這麼重要的革新，拿到之後就能讓我戰力立刻提升不少，就算借錢，我也要買一份，不然真等它流通的廣為人知時，誰知道等到什麼時候了，其他人都有，我卻沒有，身邊人實力都提升，只有我沒提升，那怎麼行？”　　……　　轟動，整個明湖島，直接就因為天亮之後，某上界山執事在產業外貼出一份公告，變得轟動沸騰起來。　　能不轟動么？　　這樣一份革新的確是福澤萬眾，不只是革新的意義重大，關鍵還是上界山賣的便宜啊。　　只是五十中品靈石，這價格其實和從落河山傳送到上界山，收取的傳送費用一致，可想而知這價值便宜到什麼程度了。　　上一輩子，郭正陽一個散修修鍊到聚靈大圓滿，手中下品靈石都遠不到5000之數，而大多數散修的家底也都差不多，但這樣的價格，兩三個散修湊一湊，或者四五個人湊一湊，基本都買得起。　　買一份幾個人用，也是正常的。　　散修都能買得起，更別提宗門人士了，隨便湊湊，賣點家產，或者幾個人合夥購買，基本都能有實力拿下。　　這和上輩子仙途山所出售的20上品靈石的價格比起來，還真是相差太遠太遠了，上輩子仙途山的售價也就是真人級強者才能買得起，還大多都是指的宗門內強者，隨後一年年過去，不斷流通擴展才算是把這革新徹底擴展。　　但眼下上界山開出的價格，卻基本都是聚靈期散修湊一湊都能買到，自然也引起了比上一世更多的多的修士的動心。　　就算誰都知道上界山既然賣的這麼便宜，估計要不了多久，或者幾個月差不多就能撿到很便宜的貨，就算他們現在不買，等幾個月可能就只需要花費幾百下品靈石就能買到。　　但不得不說，真正寄希望於等這革新便宜了再買的，也只是少數。　　七八成修士都是立刻開始找熟人商量，幾個人湊錢準備第一時間趕往上界山，原因很簡單，對修士們而言，時間就是金錢啊，你第一時間買到，實力立刻提升許多，進入妖獸所在地盤尋找天材地寶，也更容易了，能探索到更深的領域，那就會獲得更多寶貝，到時候自然把本錢賺回來。　　可你等上幾個月……　　等大家實力都提升了，都深入的更深了，深層的寶貝或者資源已經被搜刮一空，那就算幾個月後你能買來更便宜的，還有用么？？　　如果這是一個安寧有序的世界，等幾個月問題不大，自然可以等，但這是一個殘酷的修真世界，各種資源就那麼多，你搶先一步購買下，搶先一步提升自己的實力，就能有實力獲得更多資源，一旦晚幾個月，就算實力提升了，可以搜刮的地方卻已經被別人洗劫一空，到時候你怎麼辦？　　而且不只是關係到資源，修士的世界那麼殘酷，你不急着提升實力，身邊人卻都提升了，你一外出，遇到實力大增的人來劫殺你，你怎麼辦？　　所以，就算對於多數修士來說，就算想等東西便宜了再買，大部分人也根本不敢等，畢竟現在的東西他們買得起，只要湊一湊就能買下，而不是買不起。　　從這一刻開始，大量修士都開始趕向上界山，上界山也一舉就成了靈域中心。　　畢竟上界山已經開始着手造勢，自然不可能只在明湖島坊市張貼出這樣的公告，而是通過各種手段渠道，幾乎在最短時間內，就把這些訊息傳送到了整個靈域七八成地帶。　　所以也只是明湖島修士群體趕去，包括其他地帶都是如此。　　甚至在趕路行走中，才有更多修士發現，上界山為了大眾福利，竟是把通往上界山的傳送費用也大大降低。　　原本距離遠的，通往上界山傳送一次都可能需要五十中品靈石，夠買一份革新了，但眼下距離遠的，只需要平時的半價，距離近的最少只需要幾个中品靈石就能包你送到。　　剎那之間，上界山徹底火了。　　到處都是對上界山的仁義之舉交口稱讚的修士，畢竟靈域中就算是趕路也是一個大麻煩，誰讓這裏七八成地域都被海洋覆蓋，除了三山一府附近根本沒有妖獸蹤跡，其他就是上雷宗此類中型宗門附近，也偶爾會有深海妖獸出沒，就像是人類修士需要進入妖獸地盤搜獲寶藏，妖獸同樣會潛入人類修士所在的地域獵殺修士，因為對妖獸來說，吞食一個血氣強大的修士，對它們一樣是不小的提升。　　很多人就算想去上界山第一時間購買革新，但也怕路途遙遠太危險，結果連傳送費用都降低了那麼多，上界山的聲望，在短短几天內就幾乎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峰。　　在這幾天內，有太多人對上界山贊不絕口。　　這樣的聲望，還不足以追上仙途山《靈域》，畢竟仙途山的《靈域》可是經歷一百多年積累，那聲望已經成了許多人心下根深蒂固的印象，上界山雖然這次做得很漂亮，但遠不足以一舉追上人家一百多年的底蘊。　　但不得不說，就算《上界》還比不上《靈域》，卻也已經靠着這一波地震式的革新，一舉迎頭趕上《銀河》，甚至超越。　　沿途趕往上界山的修士，也有太多都在私下嘀咕，原來上界山也這麼厚道，這麼為大家着想，那看來以後他們若是有什麼革新創新，就算《靈域》不行，也還是拿去上界山更好些。　　聲望這東西，很多時候似乎沒用，因為更多的時刻，在血腥赤裸的世界里，大家更看重實力，但若是在幾個勢力實力相差不大時，聲望的確就已經可以左右局勢了。　　而大量類似的私語，通過各種渠道再傳入上界山耳中時，外加此刻上界山本就是無數修士雲集，那熱鬧景象比很多時候的方寸山還繁華，這些情況自然也有引起了好多上界山修士都笑的合不攏嘴。　　眼前這些，的確是上界山的大幸，也是即將振興的徵兆啊。

# 第一百四十四章 無微不至

　　“哈哈，好！好！我上界山多久沒這麼熱鬧過了？這次多虧了郭小友的革新，才能讓咱們重鑄輝煌。”　　“不只是熱鬧，最新統計，這两天咱們已經出售了三千多份《上界》，每一份50中品靈石，咱們也已經入手了一千多上品靈石，而且眼下只是開售第二天，前來購買的大多是附近宗門人士，估計到最後，賣出去幾萬份問題不大，那就是上萬上品靈石的收入，而除了出售《上界》的收入之外，就是傳送陣的進項一樣很大。”　　“咱們上界山，終於要闊綽了。”　　……　　短短時間內，一份革新徹底引發了靈域大地震，上界山的聲望在這大地震中也如日中天，被無數修士稱讚。　　但除了聲望收穫之外，財富進項一樣讓上界山內幾名道君都笑的合不攏嘴。　　只是第二天他們就售出幾千份《上界》，入手上千上品靈石，那可是十多萬中品靈石，而這也只是剛剛開售，大頭還在後面。　　如此形勢如何讓人不喜？以前上界山一直都在精打細算着花銷，現在一下子富裕了，哪怕是暫時的，絕對是大喜事。　　《上界》所在仙山，最高的一座龐大懸浮島嶼上，幾名衣袍華美的修士看着山下幾乎從山頭延伸到傳送陣所在，人山人海的繁華景象，眼中的喜色也越來越濃。　　不過在驚喜中卻也有人突然笑着看了不遠處一名帥氣高大的身影一眼，才開口道，“郭小友，你真打算就這麼一直隱姓埋名下去？如果你願意，在我們出售的《上界》中刊印上你的名字，那小友大名，絕對會在最短時間內威震靈域，成為無數修士心中的偶像啊。”　　這開口的也正是星河老祖，隨着他的話，附近其他幾名道君也紛紛看向郭正陽，每個人眼中都有着強烈的笑意。　　上界山如此繁華景象，就是眼前的小傢伙帶來的，讓眾人如何不喜？而且這個小傢伙現在雖然還沒正式拜入山門，但關係無疑和他們最親密，如果以後他再有什麼研究創新，也很可能繼續投來上界山，到時候說不定又是一次大興。　　如此形勢下，一看到郭正陽，道君們想不笑都難。　　不過其實也有人很疑惑的，比如這次刊发上界，郭正陽基本就是什麼也沒插手，一切交給上界山做主，而他唯一提出來的條件，就是希望上界山幫他保密，不要讓外界知道，這份革新是他送出的。　　這還真讓人疑惑。　　這麼重要的革新，誰冠名上去，馬上就能威震靈域，成為無數修士心目中的偶像啊，畢竟這是幫了所有人大忙，郭正陽竟然還要刻意隱藏，不只是讓上界山幫忙隱藏，他還請求過星河老祖，希望對方出面讓已經知道他身份的仙途山和落河山也盡量遮掩，這又怎麼讓人不好奇？　　他小小年紀，竟然如此不注重名利？　　按說少年人應該更希望名動天下才是。　　“老祖的美意我當然知道，不過我父母都只是普通人，更不知道我的事，這件事之後，我也還想回世俗修鍊，所以我如果在這裏名聲越大，對我反而越不安全。”在眾人看來時，郭正陽才笑着向星河老祖道了聲謝，而後就開口說出了原因。　　這的確是他要刻意遮掩自己就是送出這本命靈器革新之人的最基本原因，這件事若是傳出去，如果他以後是留在上界山內修鍊，有上界山庇護，那自然不用擔心名動天下。　　但如果他不留在上界山，而是準備回世俗的話，名氣越大隻會越危險……誰不知道你提交稿件由三山一府刊發后，會獲得不菲的收益，而且都是分成模式。　　普通小革新也就算了，若是小革新，好多人的革新一起出刊發，到時候收益被許多人分攤，才不怕引出太多亂子，但眼前卻是他一個人革新單獨刊發，又賣的這麼火爆，只要他名氣傳出去，傻子也知道這小子暴富的不像話。　　那財帛動人心，又會有多少人會想發點死人財？　　如果他的名氣傳出去，他自己又回了世俗修鍊，那以後也別修鍊了，天天等着被劫殺吧。　　至於郭正陽為什麼最終下定主意回世俗修鍊，而不是就這麼留在上界山，有兩個原因，首先就是他父母不知道他的事，如果他要留在這裏，從此在世俗消失，必然要給父母一個解釋，到時候父母那邊會不會同意他就這麼踏入一個充滿兇險的世界？誰家父母會希望自己兒女經常過着充滿不確定危險性的生活？　　當然，若只有這個原因，其實也還是可以解決的。　　只要郭正陽多費點唇舌，而且再從上界山請一位大人物去父母解釋下，說自己以後依附這巨頭，安全有保證，那估計最終也能讓父母安心。　　可最大的問題就是他若留在靈域中，除了要向父母解釋之外，還有一件事不得不提，那就是……他這傢伙可以劫殺別人的機緣，然後每突破一次，就會遇到一次天劫！！　　這怎麼解釋？　　到時候若被上界內的修士發現自己一個小小的聚靈期修士，都能經常被天劫誅殺，這怎麼去說？　　這根本沒得解釋，只要被人發現就會引起大轟動，這些轟動還和之前革新引起的轟動沒得比，郭正陽提出本命靈器的革新，只會讓人覺得他在這方面有天賦，但天劫……就絕對不是什麼天賦可以解釋的。　　只會讓人把他當成怪物來研究！　　他或許也可以選擇在每當要突破的時候，離開靈域到外面找一個偏僻之地再突破，以防止被人發現這個秘密，但問題是誰也不是傻子，你第一次在即將突破時突然離開，回來時已經突破，別人不會在意，但你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還是如此？到時候有點腦子都會好奇，隨便一個道君跟着他出去看看，觀察一下，就能發現他最大的秘密。　　他再先知先覺，也不可能在聚靈期或者真人境能察覺出道君的追蹤。　　有這個秘密在，郭正陽也根本沒辦法留在靈域內修鍊！　　或許有一天，等郭正陽實力強橫的不怕道君發現他的秘密了，那他自然可以不用再顧忌，但那絕對不是現在。　　“原來你還打算再回世俗修鍊，怪不得。”　　等郭正陽話語落地，一群好奇的道君才紛紛恍然，就是恍然中，有的人眼神已經有些異樣，不過大多人還是滿臉燦笑。　　“既然小友放不下父母親人，想回世俗修鍊，那我等也不會強求，這一點你也可以放心，無雙老祖和摘星老祖那邊已經動手了，知道你是這場革新引發者的，絕不會把事情說出去，我們上界山也是如此，他們都是一方老祖，既然答應下來的事就不會食言，更別說，他們也指望能交好小友之後，若小友以後再在本命靈器上提出新的革新時，會去他們那裡投稿呢。”星河老祖就是小的很燦爛溫和的一個，更是再次開口，安慰郭正陽不用擔心消息泄露出去，引發其他人覬覦。　　郭正陽自然不傻，當場就點頭道，“多謝老祖了，不過當日出手救我性命的，畢竟是上界山，所以我以後就算在本命靈器使用上有所新的發現，自然也會送來上界山以答謝救命之恩。”　　這一句話，才讓原本神色異樣的道君們紛紛又笑了。　　笑歸笑，道君們說話一樣很漂亮。　　“郭小友這是哪裡話，你的革新，也是靠自己努力才實現的，送到哪裡，當然全由小友決定。”　　“是啊，這些以後再說也不遲，不過有一點我們可以保證，以後上界山的大門永遠為小友敞開。”　　……　　“對了，小友打算什麼時候回去？如果不急，就等這一期《上界》收尾之後再回去，到時候我們也好把小友的靈石給你結算一下。”笑聲里，周易青這個上界山宗主也再次開口，但郭正陽倒是暫時拒絕了。　　“那些靈石還是暫時放在上界山吧，我自己在外面修鍊，也用不上，帶的靈石太多，反而只會是麻煩。”　　可不是，這一期《上界》賣得太好了，他五成分紅，最後差不多也能拿上萬上品靈石，那就是上百萬中品靈石。　　這樣的財富足以讓上界山這巨頭宗門手頭都鬆動不少，他一個聚靈期修士，哪裡需要這麼多？帶在身上用不上，反而是個隱患，還不如留在上界山，也好讓這幫大佬放心，他以後就算真有革新，為了拿回那些靈石也要繼續投來上界山。　　“這怎麼行？”　　“這是小友應得的，放在我上界山，若是傳出去還以為我們要貪墨小友的資產……”　　“好了，放這裏就放這裏吧，這小傢伙是怕我們不放心，你呀，太小心了。”　　……　　郭正陽的話再次惹來一片推脫，最終還是星河老祖一錘定音，不過隨後就道，“靈石我們可以暫時可以替你保管，不過也不能讓你空手回去，你一個聚靈期，需要什麼丹藥，靈器，儘管開口，還有就是在世俗中若你遇到普通事務上的麻煩，我們也可以安排一些人手幫你解決，說起來，世俗那邊也有幾個能量不小的家族，多少被我們上界山幫襯過，雖然平時我們上界山也沒理會過那些家族，不過等下我們會派人把你的事告訴他們家族內一些主事的，最後，這一枚玉符你收下，遇到危險只管捏碎玉符，不管什麼樣的危險，最多一刻鐘，就會有人過去。”　　眼前郭正陽一次革新，就讓上界山有了大興的勢頭，但那也只是勢頭，以後能不能繼續，還要看操作和發展，但不管操作再好，沒有足夠好的革新引來更多聲望，也是白費。　　所以這一刻，星河老祖對郭正陽的關照，還真是有點無微不至的感覺。

# 第一百四十五章 那簡單

　　“郭兄，你還會吹笛子，而且吹的不錯？”　　“呵呵，會一點。”　　“可不止是一點，郭先生的橫笛獨奏，可不知道感動過多少人，我就是其中之一，只是沒想到郭先生……”　　“行了，這裏哪有你說話的份。”　　“是，是。”　　……　　又是一天多后，靈域之外東海市街頭，一輛寬敞大氣的勞斯萊斯房車內，幾道身影分散坐在車內，在車輛開向東大方向時，車子里倒是偶爾響起一陣輕聲笑語。　　只不過兩個看樣子年紀最小的隨意說笑中，當有一名年過六旬白髮老者稍微附和一句，卻頓時引來另一個留着短髮的中年一聲呵斥，訓的那六旬老者唯唯諾諾。　　見到這一幕，正在說笑的兩個年輕人則紛紛啞然，啞然中，高大英氣的周扶才擺擺手，“蘇師兄，算了，這位也一把年紀了。”　　“呵呵，一把年紀那也只是個小輩，你和郭兄交談，哪有他這種小輩插話的份。”挨着周扶的那中年馬上陪着笑解釋。　　解釋中又看了那老者一眼，中年才開口道，“建南，你記住，師門這次派我出來，讓你在繁瑣塵事騷擾郭兄的時候幫襯一下，那是咱們蘇家的榮幸。也幸虧郭兄是在東海市生活，不然這樣的好事可遠輪不到你，……”　　“是，是，三叔說的是。”隨着中年語重心長的教育，那老者也馬上連連點頭，一臉乖巧。　　這樣子似乎有些滑稽，甚至如果老者這樣子若是落入外人眼中，怕不是馬上就會引發世俗內的大地震，因為眼前的老者蘇建南，在整個東海市，那絕對是最頂尖上流的人物之一，雖然蘇家只是從商，但資產卻是遠超百億之數，就是郭正陽認識的曾穎，家族裡資產和眼前這位一比，一樣是差距很大。　　當然，那不只是財富。　　蘇建南在東海市的能量和地位，同樣可以用恐怖去形容，就算是東海市市委一哥以及市長在這位面前，都要給幾分面子的，因為據說這位蘇老關係是真正通天的。　　這位跺一下腳，怕不是都能讓東海市晃一晃。　　但眼前的蘇建南在中年面前，卻被訓的跟孫子似的。　　只是怎麼說呢，蘇建南本就是那中年的晚輩，這位出身上界山的真人蘇寶，就是蘇建南的親叔叔，甚至蘇家的崛起就是這位蘇真人幫襯出來的。　　在郭正陽打算離開靈域時，星河老祖對他的照顧可謂無微不至，不止給與了郭正陽不少靈器、丹藥等等，以及一枚遇到危險后只要捏碎就能馬上有人趕來支援的玉符，另外的，就是說以前上界山雖然看不上眼，但多少幫襯過一些的世俗大家族，也會給予郭正陽一定援助。　　當然，這些援助還是限於一些普通的凡塵俗事，如果是大事，那些力量也根本幫不上忙。　　對於這些照顧，郭正陽其實還有些不適應。　　只是那邊說了之後，上界山的周少主就熱情的要親自送他回來，回來時還帶了幾個人，就是宗門內的人去聯繫那些世俗家族什麼的。　　結果等那邊一得知郭正陽原來在東海市生活，才有人一拍手，大聲笑着道真是巧了，他們在東海還真有一點關係，拍手的也正是蘇寶。　　而後郭正陽就和周扶、蘇寶一起回了東海市。　　雖然他並不想去見什麼蘇建南，奈何周少主和蘇真人太熱情，他也不好拒絕太多，然後幾人到了蘇家，蘇真人把某位別人眼中驚天動地的老爺子直接訓的給孫子一樣，再然後就是一番接待，吃了頓飯。　　蘇老爺子才讓兒子開着車，送郭正陽回家。　　而且可以看得出是在前面開車的某蘇總，根本不知道蘇家太多秘密，一見到父親叫一個看上去和他年紀差不多的人做叔叔，外加那誠惶誠恐，忐忑不安的樣子，頓時嚇的那位蘇總好多次都走神的反應不過來。　　當然，這樣的走神自然引來了蘇建南一番番訓斥，又把那位給訓的給孫子似的……　　這樣的場面，郭正陽還真看的有些無奈。　　“蘇兄，算了。”　　無奈中看到蘇建南一大把年紀又被蘇真人耳提面被，郭正陽才笑着開口打斷。　　蘇寶也馬上笑道，“既然郭兄開口，那就算了，饒這小子一次，哎，不過說起來，真是歲月催人老啊，想當年建南這小子還是光屁股亂跑呢，現在一眨眼，已經六十多了。”　　“所以掙脫生死，把命運操控在自己手裡，才是咱們的追求。”蘇寶感慨着，周扶才哈哈一笑，意氣風發。　　其實不要看周扶年紀輕輕，但修為卻真的不低，他是上界山少主，現在已經是真人初期修為，而且他現在的真實年紀也不大，……真的不大，和郭正陽同年。　　這就是背靠大樹的優勢，背後有一個道君老子，還是一山之主，優勢的確是常人難以想象的。　　笑聲里周扶才又開口道，“郭兄，咱們上界山在世俗關係也不多，好像只有幾家吧，不過這幾家裡蘇家算是最差的，而且也不是都在國內，其他那幾家也有人過去了，估計你的信息已經傳遞過去了，而我估計，恐怕仙途山和落河山也會做點什麼，爭取在這段時間里和你搞好關係呢，哈哈，你現在在這地方折騰，就算弄垮一個小政權估計也不是難事。”　　“其實，真不需要這麼做，我在世俗就是一個人，基本不惹事。”郭正陽無語搖搖頭，都不知道說什麼了。　　是啊，自己提出一個革新，在靈域中被幾個道君老祖看中，爭相拉攏也就算了，沒想到世俗里對方也安排這麼多事。　　不過上界山這邊一直盛意拳拳，他也沒辦法。　　“你不惹事，我就是怕有人不長眼非要惹你，要是背景太硬的，萬一也和什麼人有關係，多少是麻煩，以防萬一吧。”周扶再次一笑，一番話倒也讓郭正陽只能笑着點頭。　　說說笑笑，等一行人快要抵達東大方向時，郭正陽才開口讓幾人送到這裏就行了，雖然他離開了東海市兩三天了，但東大附近估計還有不少他的同學根本沒離開，他也不想這麼張揚的坐着勞斯萊斯回家。　　“咦，對了。”　　不過就在車輛停止，郭正陽也準備下車時，他卻又猛地一頓，而後開口看向蘇建南，“不知道蘇老在南廣有熟人么？”　　一開始他的確覺得上界山這番安排，有點用不上，不過既然對方已經安排了，他才突然想起，有件事還沒辦。　　那就是若按照上一世的命運軌跡，他大姐在明年就會嫁給某個大少，這件事在他還讀高中時，大姐去縣裡看他，他就考慮過這一世絕不能再讓大姐嫁給那人，不過當時的他，雖然殺人很輕鬆，但估計也遠影響不了大伯安排的政治婚姻。　　所以他都考慮自己動手再殺那人一遍。　　不過現在上界山拉了好幾個在世俗中有偌大影響力的家族幫襯他一把，他似乎也沒必要再刻意跑到南廣去宰了誰了。　　這件事也的確是他剛剛想起來的。　　“不敢，郭先生太客氣了，可別這麼叫。”不過隨着郭正陽的話，蘇建南倒是一驚，馬上就紅着臉擺手，似乎頗為受寵若驚。　　那也是廢話，蘇家能有今天，全靠他三叔在某些動亂年代，不止搞了不少古董之類的寶貝，還幫了不少人，後來他三叔是走了，基本很少再在世俗出現，卻留下了巨量財富和恐怖的人脈，要沒有蘇真人，蘇家哪有今天。　　蘇真人在蘇老爺子心目中，那也是絕對的犹如神一樣的長輩，可今天看看這個神長輩，就在兩個年輕人面前卑躬屈膝刻意賠笑，那樣的姿態簡直讓他震撼的發懵，所以面對郭正陽和周扶時，蘇建南也是恭敬的不能再恭敬。　　被別人稱一聲老爺子他受得住，被郭正陽這樣的人物這麼喊，他真有些惶恐。　　“別廢話了，郭兄問你事呢。”就是在他惶恐中，蘇寶則不耐煩的打斷，一句話又讓蘇建南一驚，才接口道，“南廣有點遠，似乎……”　　“真是廢物。”蘇寶頓時破口大罵。　　一聲罵就讓蘇寶臉色一白，急忙辯解，“我還沒說完，南廣市我不認識誰，不過南廣所在的嶺南省，有熟人。”　　蘇寶還想說什麼，郭正陽才馬上笑道，“那有件事，我還真想請你幫下忙。”　　頓了一下他才繼續道，“是這樣的，我知道大伯想給我大姐安排一場政治聯姻，不過男方我有點看不順眼。”　　這樣的解釋，若是換了郭正陽對父母親人去說，他老子或者大伯恐怕直接就要揍他，但這樣的解釋，對這一車子人來說卻足夠了。　　“那簡單，找人幹掉他。”　　“我親自去一趟。”　　……　　修士們，對於凡俗世人的性命，的確大部分都看的極淡極淡，所以在郭正陽話語落地后，周少主就爽快的下了命令，而蘇真人也輕笑一聲，把活攬上身了。　　“先別，要殺他我自己就動手了。”郭正陽卻無語，擺了下手才笑道，“是這樣的，我還不知道我大伯有沒有開始撮合他和我大姐在一起，也不知道我大姐現在認識他沒。”　　“恩，我去打聽一下，如果認識了，他會先讓他身敗名裂，然後具體怎麼處理，再請示郭先生。”蘇建南這才終於插了句話，滿心激動。　　他也不是笨蛋，自己敬若神人的三叔都這麼拍郭先生馬屁，這是什麼樣的機會，他當然懂。

# 第一百四十六章 似曾相識

　　“總算清凈了，可以安心修鍊，幾個道君老祖都出力幫我保守秘密，既然答應了，那些大佬應該就不會輕易食言，否則就沒必要答應。”　　“不過不管是上界山，還是仙途山、落河山，會這麼看重我，無非就是希望以後我還能在本命靈器革新上再提交出更好的結果，但這也不用急，我已經把自己本命靈器在實驗中‘破損’的事說了出去，那再孕養新的本命靈器也需要好多年，有這些年時間緩衝，我都可以安安穩穩提升實力。”　　“等實力足夠了，再把第二次轉嫁的方式交出去也不遲。”　　……　　半個小時后，坐在租來的小屋床榻上，郭正陽腦海中閃過一串串思緒，才拿出一顆丹藥開始吞服。　　終於可以安心修鍊了。　　要不是前幾天上雷宗壓迫而下，面對那股無可抗拒的力量他不得不借勢，還真不用浪費這幾天時間跑去靈域一圈，不過現在事情總算告一段落。　　送他回來的某少主和蘇真人也都已經離去，至於暗中是否還有上界山或者其他勢力的修士在“觀察”他，這一點他並不知道，暫時也不用顧忌，只需要安安穩穩修鍊就行。　　吸納吞噬着藥性，時間也很快流逝，等不知不覺到了晚上，正在吸收丹藥的郭正陽才被一陣手機鈴聲驚動。　　這電話正是他室友顧明偉打來的，電話里顧明偉就是多少抱怨了下，問郭正陽這幾天去哪了，原本宿舍里打算在離校前吃頓飯聚一聚，結果一直找不到他的人，現在他和李淳都已經在回家的路上，恐怕也只有楊廣濤還在東海市了，到今天電話才打的通，你這小子太不夠意思等等。　　郭正陽啞然失笑，找了個理由解釋一番，和顧明偉說笑幾句，才又掛了線。　　那幫傢伙，全都只是正常的大一新生，又有哪個知道他身上的事。　　放下手機繼續修鍊，但也只是又過了半個小時，又一陣鈴聲就驟然揚起，郭正陽無奈一嘆，還是接通了起來。　　這一次，是馮曉菲的電話。　　“郭正陽？你什麼時候回家？我媽非要我和你一起回去，不過現在咱們倆也不是回一個地方，最多只是順路，你要是有事，咱們各自回各自的也行。”電話對面馮大小姐第一時間就表明了打這個電話似乎是情非得已，只是礙於父母壓力。　　“行，那就各自回各自的吧。”郭正陽爽快的點頭。　　電話對面倒是呆了片刻，才嘟嘟嘟響起了盲音。　　不過郭正陽也沒在意，只是繼續投入到了修鍊中，這一次之後他也沒有再受到什麼打擾，一晃一周多時間，等郭正陽安安穩穩吸納了三顆風華丹之後，他才收拾了下行裝準備回家。　　現在已經是臘月十幾號，再不回家車都不好坐了。　　“是你？！”等郭正陽買了車票走上返回銘川市的動車時，還正在尋找自己的座位，一道驚訝中帶着一絲小喜色的嬌呼就突然從身側響起，“你是郭正陽？”　　郭正陽一愣，轉頭看去時，入目可見的就是一張性感可愛的魅惑俏臉，漆黑的披肩長發下，一張白嫩細膩的瓜子臉略微帶着一點嬰兒肥，一笑起來，一對醉人的小酒窩甜美動人，可愛素美的俏臉卻又因為暗藏的性感輪廓弧線，平添幾許魅惑姿態，漂亮，第一印象，這年紀只是二十三四歲的年輕女子，給人的就只有一種性感漂亮到極致的醉人感。　　雖然俏臉的主人此刻穿着厚厚的羽絨服，不過因為是在動車車廂里，所以那羽絨服也並沒有拉上拉鏈，衣衫內修身的白色毛衣，呈現出的則是凹凸起伏的驚心曲線。　　看一眼，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詫異，好像在哪見過？　　當然，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並不是因為對方一口叫出了他的名字，可以說自從東大的元旦晚會後，走在路上被陌生人交出名字，那早不是一次兩次。　　讓他詫異的，是他對眼前的女子也似乎略有印象。　　“你不認識我了？我叫劉夏，幾個月前在二號線地鐵上，多虧了你……”在郭正陽詫異中，女子也站起身子，甜甜笑着對郭正陽伸出了手。　　一聲解釋郭正陽才一頓，終於想起了什麼，怪不得眼前的人有些熟悉。　　那一次還是他剛來東海市，東大還沒開學，自己剛租下房子，突然感應到有一個劫殺目標從不遠處地鐵下經過，等他追出去后，沒追到那個目標，卻在地鐵上看到一個色狼在圖謀不軌后，一直盯着眼前的女子，而那個色狼身上還有一枚破損靈器，當時他就在順手拿那件靈器過程中把那色狼踹下了車。　　修士的記憶力很好，但這種小事郭正陽當時就沒放在心上，所以要不是眼前女子提醒，他恐怕一時間還真想不起來。　　“想起來了。”郭正陽這才沖劉夏點點頭，伸手和劉夏輕握了手之後，他才也笑道，“是挺巧的。”　　可不是么，當初在地鐵上他也只是順手而為，事後這美女過來向他過來道謝，他也根本沒理會，之後兩人就分道揚鑣，沒想到幾個月後竟然又在動車上相遇。　　“我家是銘川的，現在在商大讀大四，你呢？我只知道你在東大讀大一，之前在網上看到你的視頻，認出是你，還想去東大向你道謝呢，不過我又怕你早就忘了那點事，所以也就沒去，沒想到今天還能遇到你。”　　在握了手后，郭正陽也找到了自己的座位坐下，這位子就在劉夏身後，劉夏似乎對於這樣的巧遇也頗感興奮，轉過俏臉就再次開口。　　郭正陽頓時啞然，沒想到兩人不止同坐了一輛動車，竟然還是一個地方的。　　恩，至少現在是一個地方的，大四……他記得上次見眼前的劉夏時，對方還是一身比較爽利的職業女郎裝扮，難道是當時在求職找工作？　　不過就算在動車上巧遇，他除了最初的一絲詫異外，可真沒打算說太多，所以在沖劉夏笑着點了點頭，說了聲自己也是銘川人，他就沒再開口。　　“啊？咱們還是老鄉啊？”劉夏卻一愣，而後再次嬌笑着開口。　　就是笑着笑着，原本坐在劉夏身側的一個青年才終於打斷了這笑聲，狐疑的轉頭看了看郭正陽，才又看看劉夏，“劉夏，他是誰啊？”　　“嘿，你看我都忘了給你們介紹，郭正陽，這是我高中同學宋友，他也是咱們銘川的，也是在東海市讀大學，現在也是大四，不過我們倆沒在一個學校。”　　先是介紹了一下青年，劉夏才又看向宋友，“你真不認識他啊？他現在可火了，網上上傳了他在東大元旦晚會上演奏的神曲，點擊率那麼高，你都沒看過？”　　“不認識。”宋友年紀也是二十三四，看劉夏介紹郭正陽時一臉親近熱情還帶着興奮的姿態，頓時就有些小不自然，而且還多出了不少戒備和提放。　　就是這神態落入郭正陽眼中，卻讓他覺得好笑。　　看看宋友，再看看劉夏，郭正陽原本是打算再客套一下就想終結這巧遇后的談話的，只是等他視線落在劉夏俏臉上，看了一眼后，卻又突然一皺眉。　　心下再次閃過一絲詫異。　　他怎麼還覺得這張臉有似曾相識的感覺？　　而且這種似曾相識，似乎也不是因為幾個月前見過她那一面，而是更久更久以前……　　“他是郭正陽啊，這你都不認識，太老土了，說起來還巧啊，我今年暑假剛從家裡來，準備找工作實習時，有次在地鐵上……”在郭正陽狐疑中，劉夏依舊在嬌笑着向宋友解釋什麼。　　大意就是把當初的地鐵上的遭遇說了一遍。　　言談里的感激和以及在這裏巧遇郭正陽的開心，她也表露的十分明顯，但這幅模樣落入宋友眼中，卻讓那位看着郭正陽的神態越發緊張了幾分。　　沒辦法，他和郭正陽兩個之間，只談賣相，差距已經很大，誰想到後面那個傢伙還幫過劉夏那麼大忙，算是英雄救美。　　而且那一次英雄救美給劉夏留下的印象似乎極深刻，還有，在她口中，這小子似乎還很有才華？讓劉夏提起來都有些小崇拜？　　這……　　“呵，不就是會吹一下笛子，沒你說的那麼誇張吧？”越看越不是味，宋友才鬱悶的瞥了郭正陽一眼，又對着劉夏道。　　“什麼叫不就是會吹一下笛子啊，你根本沒看過那視頻，不知道人家郭正陽吹得多好，我們宿舍好幾個女生都聽哭了呢，哎，當時我就認出他了，還想着我要是說出去我認識他，肯定讓那幫丫頭羡慕死。”劉夏卻大大白了宋友一眼，很興奮的開口。　　這樣的話語又讓宋友臉色一變，看郭正陽時眼中的戒指都已經多出了一絲敵視……　　但劉夏卻似乎沒發現這些，只是轉頭又對郭正陽嬌笑道，“郭正陽，這次咱們好不容易遇上，太有緣了，而且咱們還是老鄉，等到了銘川市，我請你吃飯吧？”　　“劉夏，落河山……是她？竟然是她？！怪不得會覺得似曾相識，怪不得，上一世的她，從二十多歲開始修鍊，在世俗中短短四五年就抵達真人境，一入靈域就是真人巔峰，不到四十歲已經晉陞道君，不止實力強橫無匹，姿容更是風華絕代，被無數修士尊稱為風華仙子，是銘川市那個上古洞府……她原來是在世俗得到了那個上古洞府傳承！”劉夏笑盈盈，滿臉期待的對郭正陽發出了邀請，郭正陽卻古怪的看了劉夏一眼，眼底深處的詭異之色，差點就要外泄出來。

# 第一百四十七章 風華仙子

　　郭正陽的確是驚住了。　　他真沒想到，幾個月前在地鐵上順手幫過一個小忙的美女，竟然會是那個鼎鼎大名的風華仙子。　　只不過，一想起銘川市那個上古洞府，他才又微微釋然……　　她家是銘川的，而銘川市附近的確隱藏着一個上古洞府，他還在讀高三時，就是因為那次去銘川參加大姐同學的婚禮，才會一次得到那麼多寶貝，而且那些寶貝里真不乏好東西，四件靈器，其中一件中品、兩件上品，一件極品靈器，這也就算了，剩下的幾件異寶還有不少他根本弄不清楚，但那個可以吸納自然雷電的雷電形異寶，卻是他前兩次能安然渡過天劫最大的依仗。　　這還只是那上古洞府偶爾外泄，吞吐出來的一批寶物，那洞府內究竟還有多少寶貝，郭正陽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應該還有不少好東西，只是上一次他在洞府外泄那一晚，雖然在市外找了很久，卻沒發現一點端倪，根本找不到入口。　　不過可以肯定，若是有誰能得到那洞府，收穫絕對極大極大。　　但他也沒想到身前還只是大四學生的劉夏，竟然很可能就是那洞府的獲益者。　　劉夏……　　上一次郭正陽和她在地鐵上偶遇，因為當時只是看了幾眼這美女的側臉，外加當時心下還在關心着劫殺目標，所以對她關注很少，可以說都幾乎沒有真正正眼看過她。　　所以上次郭正陽也沒因此而產生什麼聯想。　　只是這一次寒假回家在動車上巧遇，距離如此接近，還正面看了劉夏幾次，他才終於發現了一些端倪。　　這個，可不就是上一世印象中那個高高在上的風華仙子么？　　上一世的風華仙子，也絕對是一個傳奇。　　對方出身和大多數散修差不多，都只是在世俗中偶然得到機緣，懵懵懂懂踏上了修鍊這條路，但她和九成九的散修，卻也有着截然不同的地方。　　因為她在二十多歲遇到機緣，隨後只是在世俗中修鍊四五年就一躍成為真人，成真人時，這位最多三十一二歲吧，因為壽元的延長，讓自身衰老速度也變緩，所以隨後幾乎一直都是三十左右的容顏，算是一個女人一生中最燦爛絢麗的美好歲月，不止容顏依舊美貌動人，更又多出了不少成熟性感的誘惑。　　因為那艷蓋靈域的絕世姿容，才被修士們稱為風華仙子，取義就是風華絕代。　　但這不是關鍵，關鍵是這位的修鍊資質只能用妖孽去形容，四五年時間跨過整個聚靈期也就算了，隨後從初入真人境到晉陞道君，竟然也只是短短八九年……　　這種妖孽資質何止一個變態了得？不到四十歲的道君，甚至算起來她從剛接觸修鍊到晉陞道君，加起來也只是十三四年。　　那種恐怖的進展幅度，完爆靈域九成九修士。　　郭正陽的修鍊資質也是極好的，他在靈域外世俗中修鍊，走過聚靈初期要四年左右，但若是放在靈域內那種靈氣濃郁的環境下，其實也只需要幾個月，這樣的資質在靈域中同樣屬於上乘，可和眼前的劉夏比起來，差距真不是一點半點的大。　　上一世風華仙子不止美絕靈域，實力同樣是高高在上的道君級主宰。　　郭正陽和對方，還真沒有絲毫交集……他唯一的交集就是在剛進入靈域不久，在千獄島坊市生存時，偶爾見過這落河山內的耀眼新星從坊市經過兩次。　　當時她已經是道君，雖然還只是出入道君境不久，但和郭正陽比起來也根本就是天上地下，而且兩次路過坊市每一次都是長裙飄飄，艷麗無雙，身邊簇擁者眾……　　那兩次，郭正陽也只是從側面看了對方兩眼，最讓他受觸動的同樣不是此女的美艷性感，而是機緣，同樣天資不錯，同樣都是野路子出身，他蹉跎狼狽，還在為能安然生存而掙扎，但對方剛進入靈域時就已經是真人巔峰，隨後直接被落河山一女性道君看中收為弟子，短短時間就聲名鵲起，各種資源幾乎享之不盡，而後也沒過多久就突破成為道君，一躍成為一方大佬。　　怎麼可能讓人不羡慕。　　但因為雙方差距太大太大，郭正陽這個小散修就是連羡慕妒忌的心思都不敢對身邊任何人說。　　那種高高在上的主宰，他連說羡慕妒忌的話語，都底氣不足。　　上一世，他偶爾見過風華仙子兩次，那時候對方容貌也一直都保持在三十歲左右，和眼前差別雖然不算很大，但臉上的一絲嬰兒肥卻沒了，只剩下純粹的美艷性感，單純的誘惑力，要比眼下勝出好幾倍，而且衣裝也基本都是靈域中的類古代華美長裙。　　所以上次在地鐵上，心下有心事，也沒怎麼正眼看過對方，郭正陽都沒把劉夏和那個印象中風華絕代的仙子聯繫在一起。　　可這次近距離正面接觸了一下，他才恍然大悟，怪不得那麼近距離正面注視后，眼前此女會給他似曾相識的感覺。　　而上一世他雖然只是一個小散修，但畢竟經常在落河山地盤求生，風華仙子又是落河山內知名度極高的焦點人物，所以有關她的一些傳聞，在修士群體中傳播的也很快，比如這位能在外界短短几年就從普通人晉陞真人，其實就是運氣好偶得上古洞府傳承，然後一直在世俗修鍊至真人巔峰。　　這種事郭正陽也只有羡慕的份，但現在突然想起這些，加上眼前的劉夏也是銘川市的人，他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對方崛起的源頭是什麼了。　　他上一次苦苦尋求而不可得的寶藏，原來是眼前女子的機緣啊……　　不過現在郭正陽卻沒從劉夏身上感應出絲毫異常。　　說明對方就算能得到銘川市附近的上古洞府傳承，也不是最近，說的也是，他記得風華仙子進入真人境時年紀大約三十一二，而那時她也只是修鍊了四五年，說明她是二十六七歲時得到那傳承的，現在，現在的劉夏還是大四，看上去二十三四的樣子。　　還早啊！　　那現在他就是想把眼前的女子抓起來拷問，也不可能從對方口中得知那上古洞府的下落，因為她都還不知道，沒遇到。　　甚至因為這一世郭正陽命運的改變，以後名震靈域的風華仙子，眼下竟然還對他有一些小崇拜？？這種感覺的確有些古怪。　　不過心情古怪中，郭正陽還是笑着點了點頭，“吃飯是小事，不過你請我就算了，還是我請你吧。”　　眼前女人可是會在幾年後得到上古洞府傳承的，現在他抓了對方也問不出結果，估計還要等幾年，那現在和她保持一點聯繫，似乎也不是壞事。　　畢竟雙方已經算是認識。　　“那怎麼好意思，還是我請你，就這麼說定了，一頓飯也沒必要爭來爭去的。”等郭正陽點頭后，劉夏也猛地一喜，再次開口。　　就是他們兩個交流愉快，坐在劉夏身側的宋友卻臉色微變，很不爽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才笑着插口道，“還是我請吧，既然你幫了劉夏一次，那也算是朋友了，等到了市裡，我來請。”　　插口的時候，宋友還刻意向劉夏的位子上靠近了些，更瞪着郭正陽似乎想表達什麼意思。　　這卻看的郭正陽失笑，就算知道劉夏會是後世的風華仙子，而且這也本就是一個極為出眾的絕色美女，但他對劉夏本身是不感興趣的，他感興趣的也只是劉夏幾年後可能遇到的機緣而已。　　宋友的反應，他也只覺得好笑罷了。　　“暈，哪能你請，這是我謝謝郭正陽上次幫我忙呢。”在郭正陽好笑中，劉夏卻瞪了宋友一眼，而後才又興緻勃勃看向郭正陽，“對了，你手機號多少啊？”　　郭正陽很爽快報出了手機號。　　等和那邊互換了電話，劉夏才舉着小手興奮的低呼一聲，“太好了，哈，你不知道，我們宿舍可有幾個姐妹都是你粉絲呢，要是讓她們知道，我和你認識，肯定羡慕死那幫丫頭。”　　郭正陽無聲笑笑，心情再次一片古怪。　　若這是上一世，被身邊散修知道風華仙子主動邀請他吃飯，恐怕一樣是能羡慕死一大群人的，畢竟眼前這位不是只有美貌那麼簡單，而是主宰級的一方道君啊。　　對修士們來說，一個人是否漂亮帥氣，其實影響真不大，至少郭正陽認知的大部分修士對這方面都不在意，比如上一世經常跟在他身邊的宋依依，長相也是極為出眾，只論容貌，並不比眼前的劉夏差，但若你只有容貌而沒有足夠的實力地位，也很難讓太多人正眼看你。　　地球幾十億人口，很多散修都是出身世俗，哪個沒見過頂級美女？　　上一世的劉夏，能名震領域，關鍵還是對方妖孽般的修鍊資質，以及身為一方道君的威懾力，外加風華絕代的姿容，才會讓人一次次驚嘆……　　“切，不就長得帥點，會吹下笛子。”就在劉夏興奮的低呼中，一側宋友卻又無語的撇撇嘴，小聲嘀咕一下，才馬上笑着看向郭正陽，“呵，聽劉夏這麼說，咱們銘川還真是出了個人才啊，對了，郭正陽，你家在哪住的？做什麼的？你這還在上學都成明星了，還考上了東大，以後可不愁出路了啊。”　　宋友是在笑，不過笑聲里卻多了意識別樣意味，更是不着痕迹轉移話題，這些話題換了其他一些在外剛認識的同鄉人，也都是很正常的問話，就是宋友的話，多少帶了一些玩味，似乎在等着表現一樣……　　可不是么，這傢伙學習好，考上東大，長得帥，還會吹笛子，似乎還吹得很棒，不然劉夏不會這麼讚賞，而且他還幫過劉夏不小忙，幾乎讓現在的大美女一直都在圍着郭正陽說笑，他就不信找不到能打擊這傢伙，彰顯自己優越感的地方。

# 第一百四十八章 別想太多

　　“是啊，郭正陽，你高考考了多少分啊？能考上東大，太強大了，那可是全國數一數二的名校啊，我就差太多了，只是上了普通本科，我報考時，我們學校還是剛從大專升級成本科沒多久，學校差，所以現在快畢業了，找工作也發愁的厲害，不過你以後肯定不用愁，不止是名校生，笛子還吹奏的那麼好，現在都明星了，以後畢業了直接當明星就行啊。”宋友是想從某些方面找一找優越感，但他話語剛落地，劉夏就又興奮的開口，一番話說得即羡慕又佩服，直接讓宋友又綠了臉。　　他說郭正陽以後不用愁出路，只是順口誇讚一下，然後往自己話題上引，現在反而適得其反，讓身邊美女對這小子更佩服了？　　“沒什麼，我能上東大也是運氣好。”郭正陽也古怪的笑笑，才又道，“上次見你都是四個月前了，你當時就在找工作，現在還沒找到？”　　“沒，雖然找到了幾份，不過每一次都做不長，哎，算了，不說了。”劉夏一聽這個，也頓時鬱悶了，俏臉上還閃過一絲無奈和羞惱。　　“不用急，會找到的。”郭正陽笑着安慰一下，後世的風華仙子，一方道君主宰啊，現在竟然在為找工作發愁？這真有點古怪啊。　　“劉夏，你幹嘛一直非要留在東海市啊，等咱們畢業了回銘川也行啊。”隨着郭正陽的安慰，一側宋友卻急了，這話題越歪越遠，真讓他鬱悶，所以急忙插話道，“你要是願意回銘川，到時候我幫你介紹工作，也不用在外面受氣。”　　“這倒不用，哪好意思讓你幫這忙。”劉夏卻輕笑着回絕。　　“這有什麼不好意思的，你也知道，我爸在咱們銘川也開了家公司……”宋友倒不覺得見外，一提起自己老子，表情更變得有些眉飛色舞起來，更是帶着點傲氣瞥了郭正陽一眼，似乎想從郭正陽身上發現什麼震驚之類的情緒。　　但可惜他的介紹都沒說完，劉夏就古怪的輕咳一聲，打斷了宋友的介紹，“還是算了，其實我也想試試自己的能力，看能不能靠能力找到滿意的工作。”　　宋友頓時啞然，話也說不下去了，後排郭正陽同樣笑的不行，不過郭正陽卻拿出了手機，就算他準備提前認識一下未來的道君，但也沒打算就這樣一路熟絡的聊下去，沒打算要和劉夏混的太熟，要是太熟了，以後她得到了自己的機緣，他也不好下手了啊……　　所以簡單交流之後，他就準備隨意找個借口終止談話的。　　現在既然宋友那麼愛表現，就讓他表現吧。　　裝成玩手機的樣子，郭正陽隨後就很少再插話進兩人的言談，期間劉夏倒是不時回頭和他說上幾句，但一旦這時候，宋友就會變着花樣要打斷兩人交流，似乎總想讓兩人少聊幾句，郭正陽樂的清閑，倒也很配合。　　動車，也就在這樣的交流下發動，一路向北之間，郭正陽也早已不知不覺放下手機，佯裝小睡，七八個小時車程，那在車上睡一覺也是大部分乘客的選擇。　　不過小睡中的郭正陽，其實還是在吸納吞服着丹藥。　　一晃兩三個小時，等他感覺到動車行駛中，身前的劉夏去了洗手間，另一側宋友才驀地轉過頭，一直盯着郭正陽上下打量。　　“這傢伙這麼能睡？”一邊打量，宋友還一邊在嘀咕，更似乎伸手要推醒郭正陽，不過最終他還是悻悻收回了手。　　這樣的小插曲，郭正陽也沒有在意，而後一路上繼續修鍊，直到動車快到站時，時間也到了下午四五點，他才猛地睜開眼，像正常人睡醒了似的伸了下懶腰。　　“你真能睡啊，睡了一路，昨天晚上肯定沒幹好事。”前排，劉夏也轉過身子笑眯眯打趣。　　“玩電腦熬了一晚上，本來就打算在車上睡。”郭正陽隨意回了一句，而後又是簡單說笑，等車子到站時幾人才紛紛提着行李下車。　　這時候，宋友也殷勤的要幫劉夏提行李，就是那位一樣很客氣的拒絕。　　“郭正陽。”被拒絕的有些鬱悶的宋友才在隨後刻意拉開了一些和劉夏的距離，伸手在郭正陽肩頭拍了下，“劉夏這人就是脾氣好，和誰都談得來，不過你可別想太多。”　　郭正陽笑着搖頭，“是你想多了。”　　他說的是事實，但宋友卻聽得眉頭一皺，很不爽的看了郭正陽一眼，“算了，不管是不是我想多了，反正她是哥正追的，你最好給我閃遠點，等下吃了飯咱們就各奔東西，以後最好讓我少見你。”　　郭正陽沒說話，宋友卻又瞪着眼拍了下他肩頭，“不服氣？別以為自己長得帥點，能上個名牌大學就特別了不起了，你既然是銘川的，要是得罪了我，有你哭的。”　　說完一句話，他才甩開郭正陽就踏步走向前。　　其實若只是其他劉夏剛認識的男生，他還真不會這麼緊張，但郭正陽卻的確給了他太大壓力，長得那麼帥，名牌大學生，幫過劉夏大忙，吹笛子優秀的讓劉夏都小崇拜，一路上劉夏也都主動對他那麼熱情，親近，主動要和他換手機號，主動請他吃飯……那妹子以前都從沒對他那麼親近過，怎麼不讓他壓力山大。　　這麼大的威脅，自然是儘早扼殺在幼苗狀態才是最妥善的。　　當然，只是這樣嚇唬郭正陽幾句，宋友自己也知道未必能嚇住那小子，所以等三人出了車站，在附近準備攔車時，宋友就又笑道，“現在五點多，快下班時間，火車站人太多了，還是我叫人送輛車過來吧。”　　雖然過程里劉夏一直推脫着不用，說幾個人要去吃飯，他讓人送車太麻煩，但宋友一再堅持，而且這一段時間的確基本沒有空置的出租車，幾人等了片刻都是如此。　　最終，等宋友打了電話出去，然後又過了十來分鐘還沒攔到車，宋友才輕笑一聲，對着郭正陽和劉夏道，“來了，你看，還是送車方便。”　　說話里向前方道路上一指，指着一輛正向幾人方向駛來的奔馳，宋友眼中全是得意和期待。　　什麼長得帥，什麼的名校生，什麼笛子吹得好？那些都是瞎扯淡。　　等你真的走出了校門，能隨便叫一輛奔馳過來接人，那才是牛！　　得意中，宋友看向郭正陽，似乎就在等着這小子目露震驚和膽怯，畢竟他之前才威脅了對方一把，當時郭正陽根本沒反應，可現在難道他還沒反應？　　但事實上，郭正陽還就是沒反應……　　人家就是平平靜靜看着奔馳過來，沒一點反應。　　宋友頓時鬱悶了，鬱悶盯着郭正陽又看了一眼，心下才破口低罵，都這時候了，這小子還在裝？　　不過低罵中，一側的劉夏倒給出了一些反應，“奔馳？宋友，你爸的公司不小啊。”　　此刻劉夏的確是滿臉驚訝，這種驚訝也頓時讓宋友再懶的理會郭正陽的情緒，馬上就哈哈笑道，“還湊合吧，一輛奔馳也沒什麼的。”　　他和劉夏是高中同學，不過高中時只是同校，並不同班，當時也不熟，是後來上了大學，有一次一群來自某高中，卻在東海上大學的同學們聚會，他才算是第一次認識了劉夏，然後驚為天人，下力氣追求。　　但就算他想彰顯一下力量，也不好意思太膚淺的直接把我爸是誰誰誰一直掛在嘴邊不是？他以前介紹時也就是說過他爸是在銘川開了個公司，混的還不錯，但並沒有太詳細說過自家老子的公司規模，資產，因為人家不主動問，你也不好意思說的太詳細不是？不然就太低級了。　　現在終於有了機會彰顯些什麼，也真的讓劉夏目露驚色，那種心下的爽快，才讓他興奮到不行。　　笑聲里奔馳開到幾人身前停下，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也很快從車下走下，快步走到宋友身前笑着道，“友哥，你一打電話，我這馬上飛車過來的，沒來晚吧？”　　“還行，這幾個都是我同學，幫我把行李搬上車，等下找個地方吃飯，吃了飯再送他們回家。”宋友很愜意的一揮手，那青年才馬上動身。　　推推拖拖，一行人上了車，奔馳才又快速駛上大路，這時候青年司機倒問了聲去哪吃飯，等宋友報出一個地點，司機痛快應聲時，劉夏卻一瞪眼，“去那？”　　不只是瞪眼，她俏臉上更閃過一絲尷尬。　　宋友報出來的地點，是銘川很知名檔次也很高的星級飯店，她是要答謝上次郭正陽幫了她才請他吃飯，但以她的家底，在那麼好的地方吃飯都有些請不起。　　“沒事，郭正陽幫過你，就是幫了我，今天晚上這頓自然也要我請，你說是吧？”宋友卻再次一笑，先是沖劉夏很燦爛一笑，才又瞥了郭正陽一眼，眼中倒是閃過一絲挑釁和示威。　　這小子，應該明白他在下車時說的那些話含金量有多高了吧？

# 第一百四十九章 你沒看錯吧？

　　宋友的小算盤打的不錯，名車接送，星級飯店餐飲，一來可以向郭正陽彰顯一下力量感，讓這小子知道輕重，另外去那種地方就餐，劉夏若是付不起帳只能讓他來請，這樣子至少可以讓劉夏覺得欠着他點什麼，還可以拉近和對方的關係。　　這欠着點的當然也不是一頓飯，而是人情，這頓本是劉夏答謝郭正陽幫忙的餐宴，最終若是他替劉夏付賬，自然也拉近了和對方的關係不是？　　所以就算劉夏看上去有些不想去，但郭正陽此刻坐在這裏反而是好事了，難道她能當著郭正陽的面說我請客吃飯答謝你，卻請不起好地方？　　這情況劉夏肯定不好意思開口說太多，所以成功率還是很高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在宋友堅持下，劉夏雖然臉色尷尬，但還真不好意思多說什麼，隨後應付了一下宋友，劉夏才在私底下拿出手機開發短信。　　短信發給誰其他人不知道，只不過片刻后，正在後車廂坐着的劉夏卻突然一驚，驚愕的轉頭看向郭正陽，“郭正陽，不好意思啊，我可能要回家一趟。”　　“怎麼了？”郭正陽還沒回話，前排的宋友才也一愣，詫異的開口問詢。　　“我家出了點事。”劉夏才也急急開口。　　“出什麼事了？你家在哪？我現在就送你回去。”宋友雖然有些愕然，還是馬上開口，而現在劉夏似乎也顧不得那麼多了，只是很快報出了一個地點，而後才在宋友注視下說出了什麼。　　她剛才就是在給家裡發短信，想問家裡要點錢等下付賬，結果發出短信后才知道家裡也正遭遇着麻煩。　　這麻煩還不小。　　劉夏家裡在老城區，如今到處都是發展建設，她家是處於一個挺不錯的地段，前陣子就有一個大老闆看中了那塊地，打算推了舊式住宅小區重建新的高檔住宅區。　　不過當地的住戶並不樂意，因為對方開出來的條件並不算高，所以劉夏家裡所在的小區，有不少人都並不同意，但那個大老闆似乎很有手段，只是一周左右，小區里大部分住戶都願意出售了。　　到現在那大老闆也拿下了大部分產權，剩下的也只是零星幾個釘子戶，而到了這時剩下的幾個釘子戶其實也基本願意了，沒想到那個大老闆反而再次把條件壓低了些，給出來的條件還不如原來，意思就是你們早不同意，現在想同意也晚了。　　想同意，就得接受更苛刻的條件。　　結果剩下幾家又不滿了，但他們的不滿面臨的就是更大麻煩事，不止被那大老闆通過關係手段讓那裡經常停水停電，還經常有人去鬧事。　　反正那幾家是輪着出事，今天就是劉夏家裡出了事。　　“是我弟弟被打了，打人的說是我弟弟先在外面打了人，他們才過來的，不過事情肯定不是這樣的，我弟弟還在上高中，平時也很老實，怎麼會在外面打人，那些人肯定還是逼着我家答應那些條件同意拆遷的。”　　“我早知道那些不是好人，不過沒想到這麼喪心病狂，我家裡停水停電也就算了，現在連我弟弟也被打了……”　　……　　在車子猛地掉頭之後，劉夏也又急又怒的開口說著事情的來龍去脈，她回來之前是知道家裡正面臨着搬遷之類的事，但因為她遠在外地，家裡人也並沒有把事情說的太詳細，所以要不是剛才發那個短信想再拿點錢，她也真不知道眼下家裡的具體情況。　　一番話直接聽的奔馳里宋友一喜，但這喜色卻被他很好的遮掩了下去，更是義憤填膺的道，“你放心，這事我既然知道了，就不會不管，那幫傢伙也太過分了，不過這事包在我身上。”　　“是啊，既然友哥出面，就肯定沒事了，到時候讓他們好好賠禮道歉，這幫傢伙太過分了！”正在開車的司機也馬上附和，很是捧了捧宋友，司機畢竟也不是笨蛋，到現在他哪裡還看不出宋友對後面的大美女有意思？　　附和之後，奔馳更被他開的飛快，一路超車闖紅燈根本不管不顧，只是快速朝着目的地駛去。　　“其實你家的事，動手的基本就是一些小混混，這些人好收拾的很，關鍵還是後面那個大老闆要拿剩下的幾家立威，給出的條件太差讓你們不滿意，不過這些也好辦，只要友哥出面了，看在宋總的面子上，他們肯定要給面子。”　　車子飛快的行駛中，青年司機不斷捧着宋友，無非是想讓宋友的高大形象更勇猛一些，而在這些話里，宋友倒是略顯不好意思的訓斥了那司機幾聲，就是這種不好意思，一看就不那麼真誠，甚至過程里他也再次瞪了郭正陽幾眼。　　上一次郭正陽只是幫了劉夏一個小忙，這一次，他可是要替劉夏解決家裡的大麻煩的，看以後這小子還怎麼�N瑟。　　示威性的幾眼之後，車子也快速進了老城區一條頗為熱鬧的街道，沿着街道又走出一段距離，拐了幾拐，奔馳就到了一座破舊的五層小區。　　這小區位置很黃金，但樓房只有五層，樣式什麼的都頗為老舊，怪不得有人盯上這裏準備改建高檔小區。　　進入小區后，幾人也根本不需要刻意尋找什麼，就看到了一棟五層舊樓外，正有一輛寶馬停着，寶馬遠處則是一些住戶之類的圍在樓道前，根本不敢靠近寶馬，而樓道里似乎還有廝打聲叫罵聲。　　“這幫傢伙，太過分了。”　　看到這些情況宋友頓時低罵一聲，而後排的劉夏更急着就要打開車門下車。　　可就在這時，開車的司機卻猛地一個急剎車，直接讓車子里幾人都晃了一下向前撲。　　“你干什麼？”這裏距離前方還有二十多米呢，而且對方剎車還剎的這麼急，宋友頓時惱怒的看去。　　但一眼之後宋友卻又一呆，因為此刻的司機臉上，全是驚慌驚恐，臉都白了。　　“友哥……，是勻少的車！！”　　“什麼勻少？”　　在司機抽着冷氣開口時，宋友才疑惑的看去。　　司機這才無語的掃了宋友一眼，不過還是馬上道，“張家，張文廣，勻少就是張文廣他兒子。”　　一下子，宋友也身子一顫，臉都白了……　　張家，張文廣，這在整個銘川市的確是鼎鼎大名，表面上張文廣也是個正經商人，大老闆，可但凡有點耳力的，誰不知道張家是銘川最大的黑惡勢力？　　宋友老子是一個大商人，也算是在銘川很有名號的大老闆，但和張家一比，還弱了些。　　尤其對方還是混黑的……　　再有就是來之前他也聽劉夏說過，這幫混混逼迫剩下的人只是幫一個更大的老闆做事，能讓張家幫忙的大老闆？那就絕對和他們不是一個級數的了。　　如果逼迫剩下幾家釘子戶的只是一般小混混，那宋友出面自然可以輕鬆搞定，但若是來這裏坐鎮的都是黑道大亨的兒子，那不是扯淡么？　　“你沒看錯吧？”白着臉，宋友才又瞪了司機一眼。　　司機卻苦笑着道，“這怎麼會錯？車牌五個5，不就是勻少的車么？辦這事的都是勻少……”　　似乎這一次話都沒說完，只是怪怪看了宋友一眼。　　不管之前話說的多大，現在趕緊撤吧。　　“張文廣？”就在這時，後排的劉夏也穩住了身子，同樣臉色不自然的說了句話，才推開門就走了下車。　　張文廣這名字的確是連銘川市很多普通人都聽過的，畢竟那是全銘川最知名的幾人之一。　　劉夏下車下的很果斷，但前排副駕駛座的宋友卻猶豫了，因為面對這樣的黑二代，他真有些底氣不足。　　但猶豫了一下宋友還是快速走下了車，雖然他怕，但也覺得以自己老爸的面子，應該多少能讓那勻少給點面子吧，至少可以停止對劉夏家人的騷擾？　　哪怕沒什麼底氣，他還是硬着頭皮下了車。　　而車子後排另一邊，郭正陽同樣皺了下眉后，踏步下了車，他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不過人都到了這裏，自然也不會一直坐在車上看熱鬧。　　三個人紛紛下車，劉夏走在最前面，走的最急也最快，宋友走的有些忐忑，不時帶着害怕的神色瞄一眼前方的寶馬，倒是郭正陽走的最自然。　　這也是廢話，他不可能對眼前這種小事有什麼擔憂的。　　就是幾人剛走出十來米，還距離事發地點隔着十來米，原本停在小區樓道外的寶馬車裡，猛地就走下一道西裝革履的帥氣身影，再然後那身影就愣愣站在那裡，愣愣看着郭正陽三人，再準確的說，是愣愣看着郭正陽。　　就是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詫異，是他？　　勻少勻少……混黑的黑二代，前面那西裝革履的傢伙竟然也和郭正陽有過一面之緣，那就是半年多前，郭正陽第二次感應到意念指引的劫殺目標，到延河縣某地時，看到的那個被幾個綁匪綁架的肉票。

# 第一百五十章 愣着干什麼？

　　郭正陽還覺得有些巧，逼迫劉夏家人的竟然也和他有過一面之緣，但這時候走在最前面的劉夏卻已經爆發了，這美人直接大怒着上前，開口就是斥罵，“你們這群人還有沒有良心？黑社會了不起么？黑社會就可以這麼欺負人？”　　看得出，身為一個女生，還只是在校的大學生，所以劉夏哪怕已經充滿了憤怒，可清麗的言語間卻也說不出什麼太粗俗的語言，只是眼角含着悲憤的熱淚，大聲斥責。　　畢竟現在的她，還不是上一世那個威風八面，威震靈域的風華仙子，那個時候有人敢這麼欺負她家人，恐怕早就眉都不眨，意念一動，大把人頭落地了。　　而這樣的斥責卻似乎也並沒有被勻少聽入耳中，此刻的勻少依舊是愣愣看着郭正陽，只是臉色也逐漸發白，越來越白……　　同一時間，因為還隔了十幾米，天色本已有些昏暗，加上心下慌亂忐忑，跟在劉夏身後的宋友同樣沒注意到勻少的視線，只是急忙拉了下劉夏的胳膊，才又緊張的向前開口，“勻少息怒，劉夏她不懂事，說話有點沖……”　　“你什麼意思？”劉夏卻又怒了，憤怒的瞪了宋友一眼，雖然來的時候宋友說得很好，要幫劉家擺平這個麻煩，當時的劉夏同樣有感激，可那畢竟只是說說而已，剛一到現場，這傢伙卻張口就是這種話？前面的人可是派人毆打她弟弟，恐嚇她家人的。　　“別衝動，別衝動。”宋友自然也知道現在的他很狼狽，不過還是又拉了下劉夏。　　就是在勸慰中，前方的勻少才終於一驚，從最初的錯愕中驚醒，再跟着，就是一頭冷汗水一樣湧現。　　冷汗直冒時看了眼郭正陽，又看看就走在郭正陽身前的劉夏，他眼中倒是閃過一絲恍然的神色，不過這神色之後，卻是更大的崩潰。　　崩潰中勻少二話不說，扭頭就走向寶馬駕駛座，等他再次轉身時，手裡已經拿了一把匕首，而寶馬駕駛座上也走下一個五大三粗的青年，驚愕的看着勻少以及郭正陽等人。　　這模樣，也讓正發怒的劉夏還有正勸慰的宋友也愣了，全都愣愣看着勻少，這什麼意思？拿刀？　　不用玩這麼大吧？　　就算他們剛才說話有些不好聽，這勻少也不用直接拿刀吧？　　“郭少，我錯了。”　　就在兩人愕然中，勻少卻白着臉看了郭正陽一眼，頂着一額頭汗水一低頭，咬牙就朝自己肚子上捅了一道，利刃入肉，熱血橫流，勻少一張臉也當場變來變去，糾結在一團都變得不成人形，但他還是咬着牙欲哭無淚看向郭正陽。　　滿心崩潰……　　不能不崩潰啊。　　郭正陽？？天殺的，這位大佬怎麼會出現在這裏？這不是要玩死他么？　　郭正陽，第一次見郭正陽，張九勻也只知道對方是一個殺人不眨眼的屠夫，那一次他被以前幾個保鏢合謀綁架，把他從銘川綁到延河縣，勒索張家幾百萬，當時要不是郭正陽出手，乾淨利索幹掉幾個綁匪，說不定他就死了。　　郭正陽對他是有救命之恩的，而且對方身手極為可怕，可怕的不像樣，綁架他的那幾個身手也不錯，可就算那幾人帶着槍，面對郭正陽也只是無力反抗的羔羊，輕鬆被郭正陽幹掉。　　郭正陽的冷血和可怕，也早在半年多前就深深印入了他的腦海。　　但，但這絕不是他現在會直接自殘謝罪的原因！！　　因為那件事畢竟已經過去了半年多，而一個普通人的記憶力也是有限的，八九個月多以前，你和某個人擦肩而過，就算當時對方救了你一命，但從此以後再無聯繫，你恐怕也忘得差不多了，這麼長時間以來，張久勻也真的已經快把郭正陽的面容忘得一干二凈了。　　就算他記得那件事，但對郭正陽的容貌，卻真的忘得七七八八了。　　只是，只是就在不久前突然有一個大人物來了銘川，那種人物的可怕，絕對是隨便打個噴嚏都能讓整個銘川市張家陷入萬劫不復之地的，那大人物的恐怖，絕對是超乎張家想象太多太多，畢竟張家只是共和國內某省一個普通地級市的涉黑勢力，說穿了，這樣的家族，放在省里已經不起眼，放在國內根本更是浪花都算不上。　　但那位大人物絕對是能讓河下省省委書記都以禮相待的。　　那樣恐怖的大人物，特地來銘川市找到張家，就是要辦一件事，討好郭正陽……　　也是那時候，他才終於通過對方拿出來的現代化視頻，想起那個在視頻中演奏橫笛的東大帥哥，似乎就是半年多前救過他一命的郭正陽。　　而那位大人物要辦的事，就是想在銘川市增加一下郭正陽父親的政績，走這種迂迴路線來討好郭正陽。　　而郭正陽的父親現在是銘川副市長，主抓的工作多少和城建有關，所以那位大人物就是決定把整個銘川老城區改建一下，那是整個老城區……　　那位大人物當時就說錢不重要，錢也無所謂，反正要儘快拿下整個老城區能改造的任何一處地皮，然後興建出來一個可以比擬一流城市的豪華城區。這件事那大人物也就是布置了一下，然後就走了，留下來的是那大人物的一個晚輩，雖然大人物當時說了錢不重要，但對方直接要買下一個城區進行改建，這樣的工程卻太大，所以留下的主事者，還是決定先找一個立威，先以雷霆之勢拿下一個小區，立了威，讓這小區的人知道他們手段有多硬，以後再抓其他城區就容易了。　　而張家就是對方立威的工具，畢竟外面再牛的，到了這地盤，也要藉助一下當地的地頭蛇。　　要不然，若只是一個簡單舊式小區的改造，也根本不需要張久勻這銘川最大的黑二代出現在這裏坐鎮。　　這件事進展同樣很快很快，從下了主意到現在，一個星期左右而已，這一箇舊式小區上百戶人，如今已經只剩下寥寥四五家還住在這裏。　　速度絕對是駭人聽聞的。　　可以說政府來搞都沒這樣的效率！　　但恐怕誰也沒想到，就在這件事就要步入一個尾聲，或者說這小區的事項步入尾聲，而整個老城區卻要以這件事為開端步入全盤改造過程時，郭正陽竟然出現了。　　而且郭正陽還是跟着一個對他厲聲疾斥的女人一起過來的，雖然到現在他都不知道這女人是誰，但聽對方口氣，也知道這和剩下的那幾家有關係。　　而眼前的這個女人還長的這麼動人，哪怕是他這種見慣了美色的大少，一樣看的驚艷不已。　　這是什麼意義啊？　　他已經不敢多想了。　　郭正陽自己行事多狠辣，他親眼見過，而這件事本來就是某個大人物在拐了幾個彎拍郭正陽馬屁，現在卻突然被他發現馬屁似乎拍到了馬腿上……　　要不要這麼悲劇？　　這件事也別問郭正陽怎麼看了，就是策劃這件事的某大人物知道恐怕也要剝了他，人家當初定這個計劃就說了，他不差錢，只是要事情儘快做好。　　不過張久勻也覺得冤枉啊，畢竟他又不是出錢的，是那位大人物走後，對方留下來的主事者覺得這工程太龐大，如果按部就班去談，一個老城區全部搞下來，那得搞得猴年馬月？搞到郭正陽父親高升都未必能搞定，為了儘快搞定，所以才先找一個地盤立威，條件刻意給的不高，就是打算先讓附近的人看看他們的手段。　　等這個小區拿下了，讓附近的人知道厲害，他們再給出寬鬆些的條件和籌碼，才能更順利拿下老城區其他地帶。　　這是一盤大棋，也不能說留下來的那個主事者太摳門，畢竟對方下的棋太大，竟然要以自己的力量改造整個銘川市老城區，然後為正主抓城建的郭副市長送政績，再這樣拐彎抹角拍郭正陽馬屁。　　銘川再差也是個地級市，老城區有多大？能有這種目標的集團，你就已經能想象得出對方有多恐怖了。　　再恐怖的集團，要承辦一個城區建設改造，砸下去幾百上千億都不一定夠的，四五年時間也未必能辦下來。　　但幕後大老闆還吩咐着盡量要快點搞，事情才會演變成這樣。　　張久勻這銘川最大的黑二代才會親力親為，親自盯着這裏……運用的手段自然也不光彩。　　但誰會想到事情才開始，就遇到了郭正陽這個正主。　　想起郭正陽的狠辣，殺人不眨眼的秉性，再想想背後那個那麼恐怖的傢伙，準備砸出來幾百上千億也只是為了拐彎抹角拍人家馬屁。　　他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　　不過他也真不想死，所以第一時間就問自己的新保鏢要了一把刀，自殘謝罪。　　不由分說捅自己一刀，任由鮮血不斷外溢，張久勻雖然差點疼暈過去，但還是強壓着一切痛苦看着郭正陽，這樣的一幕幕，卻也彷彿帶着無窮的魔力和驚粟氣場，當場讓正惱怒以及惶恐的劉夏和宋友全都懵了。　　別說是他們，就是走在張久勻身後的高大男子也臉色一白，活見鬼一樣看着自家大少，滿心滿眼都是無止盡的惶恐。　　“愣着干什麼？快讓他們滾下來賠罪，郭少要是不滿意，把他們全部給我埋到沙場里。”高大男子發懵中，張久勻才冷臉看了對方一眼，強壓着痛楚，一臉猙獰的開口。　　一句話，場面已經不止是冷清，而是彷彿瞬間有一股恐怖的幽冥鬼風吹過……滲的所有旁觀者都臉色鐵青。

# 第一百五十一章 自己悠着點

　　“干什麼？怎麼回事？”　　張久勻話語落地，整個樓道前這一帶，空氣都似乎猛地變的殘忍陰冷起來，足以嚇得普通人毛骨悚然，而被張久勻呵斥一聲的那高大男子，也急忙身子一顫，轉身就跑向樓道。　　直到這時，劉夏才也震驚的尖叫一聲，死死看着張久勻，似乎根本理解不了對方的所作所為，說的也是，她們剛走過來話都沒說幾句，對方就直接捅了自己一刀，然後張口說著什麼郭少，我錯了……　　這是賠罪么？　　可就算賠罪認錯，也不用這麼誇張吧？直接自己捅自己一刀？那把匕首劉夏也看到了，匕首刀刃是要超過手指長的，但張久勻拿着刀對自己捅下去時，整個匕首都幾乎沒入了身軀內。　　而幾個呼吸后他肚子間的衣衫已經盡數被衣衫染紅。　　要不要這麼兇殘？就算是賠罪，也不用這麼狠吧？　　等等，郭少？　　尖叫之後，劉夏才又猛地轉頭看向郭正陽，此刻只有她們幾個一起走過來，而走來的幾人里，也只有郭正陽姓郭！　　難道是他？　　但這又怎麼可能，郭正陽只不過是一個大新學生，長得那麼帥那麼陽光，怎麼會讓銘川這最大的黑二代如此惶恐？　　在劉夏注視下，郭正陽此刻倒是表情並沒怎麼變化，只是多少帶着一絲好笑盯着張久勻打量而已。　　就是這種平淡和自然卻又讓劉夏臉色一白……普通人見到這種場面，絕不可能有如此態度，而且她也被這一幕溝動的想起了什麼，比如那一次郭正陽幫她，隨意一腳就把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從地鐵里踹飛了出去，還有把那人踹飛後站在地鐵上下口對那青年說的一句不想死就上來的話。　　當時她只顧驚訝害怕以及感激，現在想想，那種態度似乎也有着與常人截然不同的冷漠，這，難道眼前的郭正陽，真的是比張久勻更恐怖的黑二代？　　不過不對啊，他家是銘川的，銘川為大眾所知的，最大的黑老大就是張文廣。　　而若說劉夏只是震驚，疑惑，站在劉夏身側的宋友，就真是渾身瑟瑟發抖……看看還捂着肚子間傷口，一縷縷血跡從手指間不斷滴落的張久勻，再看看一臉平淡的郭正陽，宋友突然覺得自己快瘋了。　　他老子在銘川也是號人物，宋家的招牌在很多時候也很管用，但對上張久勻這最大的黑二代，他已經底氣不足，根本不敢惹，之前鼓着勇氣過來也只想借父親的名字讓對方賣他一點面子，就算想找誰家開刀立威也最好能換一家，但這種底氣不足的求饒，他都沒把握能實現的。　　可就是這麼兇殘的黑二代大少，一見到郭正陽和他們一起過來，直接自己捅自己一刀向郭正陽賠罪認錯？　　這是演戲么？要不要這麼誇張？　　但已經飄入鼻尖的血腥味，卻告訴宋友，這不是誰在演戲……　　尼瑪，看看這一幕，再想想自己還在下動車后在威脅郭正陽？現在的宋友，都覺得自己胯間有點濕濕的。　　而就在幾人驚粟中，樓梯間方向也呼啦啦跑下一群人，四五個彪悍的小青年跑下來以後，一看到眼前的一幕，自家大少肚子上插着一把匕首，這場面同樣讓四五個彪悍小青年全傻了。　　“別愣着了，快向郭少道歉，如果郭少不滿意，我只能安排人替咱們收屍了。”　　在幾人發懵中，張久勻也再次眯着眼開口，雖然此刻他的聲線已經變得很虛弱，虛弱中帶着強烈的顫抖，就是身子也開始搖晃漂浮，似乎隨時都會摔倒。　　但，但那話音里的冷意，卻再一次飄散。　　冷意瀰漫中，幾個小青年全都驚粟至極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根本不用人介紹，他們也能認得出正主，畢竟張久勻身前只站了三個人，其他兩個都嚇的面色發白魂不附體，只有一個淡然自若。　　而張久勻的話，更加讓人驚慌的手足無措。　　什麼叫做如果郭少不滿意，我只能安排人替咱們收屍了？是咱們啊！！　　說明張久勻這大少也包含在內？　　“郭少，小的有眼不識泰山，我錯了。”　　“郭少饒命。”　　……　　他們只是張家圈養的打手，平時就是在張家旗下的夜總會洗浴中心之類地方看場子，很明白什麼人能惹什麼人不能惹，連張家大少都要自己捅自己謝罪，而且名說了對方一個不喜，都可能要讓別人來收屍？這樣的人……　　呼呼啦啦，一群人都來到張久勻身側，對着郭正陽所在跪了下去，其中一人直接一邊驚呼一邊死命向下磕頭，咚咚咚幾聲響動之後，那人竟然直接把自己磕暈了過去，身子一癱，就倒了。　　其他人也是玩命求饒，有的是自己括自己耳光，有那眼尖的，竟然也不知道從哪拿出了刀子就要捅自己。　　場面亂成一團，一聲聲尖叫也驀地揚起，尖叫聲里，宋友直接嚇得腿一軟噗通就摔倒在了後方，而劉夏同樣尖叫着後退。　　人群求饒的方向，郭正陽依舊靜靜站着，只是靜立中看了張久勻一眼，發現張久勻也快暈了，他才又看了樓上一眼。　　樓上方向，其實還有哭罵聲和呼痛聲，應該就是劉夏的家人了。　　雖然他壓根不知道究竟都是怎麼回事，不過自己既然在這裏，也是打算提前結交一下後來的風華仙子，所以他才沒有阻止這些人自己對自己下狠手。　　不過現在看上去也差不多，再拖下去，恐怕張久勻真會自己把自己玩死的。　　所以郭正陽才平靜看向劉夏，“劉夏，你打算怎麼處置他們？”　　“我？”劉夏卻被這一問嚇了一大跳，差點從原地蹦起來，很不可思議的看向郭正陽。　　“他們之前打的，可是你家人。”郭正陽再次開口，這句話才讓劉夏一愣，她真的愣了，因為之前張久勻等人的反應太誇張，她一時間都忘了她為什麼會在現在在這裏了。　　可現在就算想起來了，看看身前的幾人，幾乎都在或流血或昏迷，樣子一個比一個慘，劉夏張了張嘴，卻根本不知道眼下怎麼辦了。　　“那先讓他們養下傷，等你想好了再說。”郭正陽這才轉身看向張久勻，“去醫院治下吧。”　　一句輕飄飄的話，卻又讓張大少淚流滿面，折騰了半天，總算等到這句話了。　　再等不到，他怕不是就要真死在這裏了。　　“謝謝郭少，謝謝劉小姐。”哪怕一片虛弱，還是忙不迭開口道謝，張久勻這才沖保鏢一使眼色，那邊直接就抓起手機撥起了急救電話。　　送醫院什麼的，現在這群人根本無能為力了，因為那保鏢自己也把自己折騰的不輕，根本也沒人再有開車的能力了。　　“你先上去看看，這裏我來處理。”在那邊撥電話時，郭正陽才又沖劉夏說了一句，一句話后，這妹子看向郭正陽時依舊是滿臉恐慌驚懼，不過還是馬上顫抖着點了點頭，而後又看看張久勻等人，就急忙轉身走向樓上。　　臨走時就是連向郭正陽道謝都忘了，因為她現在真是嚇得魂不附體。　　劉夏一走，郭正陽又看了癱在地上的宋友一眼，倒是搖搖頭，才走向張久勻。　　宋友現在已經嚇得失禁，坐在地上胯間一片濕漉漉的，真讓人看的眉頭大皺，不過郭正陽也沒心思理會，只是在到了張久勻身前時就疑惑的小聲開口道，“怎麼回事？咱們雖然見過一面，但還不至於讓你一見面就自己捅自己一刀。”　　可不是，郭正陽上次和張久勻之間的一面之緣，雖然也算留下了冷血殘暴的印象，但也不至於讓張久勻嚇成這樣，剛才他沒問，但不代表不疑惑。　　“郭少，您不知道么？”張久勻身子又晃了幾晃，勉強撐着身子開口。　　郭正陽皺了下眉，才伸手抓住張久勻的身子就走向寶馬，等進了車和外界隔絕，郭正陽才拿出一顆丹藥遞了過去，“先吃了。”　　張久勻雖然疑惑，還是馬上接過丹藥吞下了肚子，而後短短片刻，他才滿臉震驚的看向郭正陽，就是這顆藥丸子吞下肚，自己原本疼的厲害的傷口竟然逐漸變得酥麻難耐，痛感消失，甚至也不流血了，就是因為失血以及疼痛而造成的虛弱，竟然也逐漸消失，重新變得精神振奮。　　“郭少，是這樣，前陣子……”震驚之後，雖然以他的思維根本理解不了這一切，但他還是馬上解釋起了事情的原委。　　等解釋着解釋着，本就疑惑的郭正陽才當場翻起了白眼。不是吧？這逼迫式的拆遷，竟然是有人為了討好他而做的？　　“那位其實也不是摳門，不是不想給足滿意的價格明買明賣，主要是他圖謀太大，是整個老城區，想讓郭市長在主抓城建工作時，把市區變得煥然一新，因為地方太大，投下來幾百上千億都未必夠用，而且事情還趕得及，所以想打算拿第一家立威，後面的才好下手，不然只是明買明賣，住習慣的人，就算你出再多錢也未必肯賣，那位也不願意等太久……郭少，我們真不知道你和她有關係。”張久勻欲哭無淚的解釋，郭正陽聽的也蛋疼。　　蛋疼中，郭正陽才一拍張久勻的肩頭，“匕首還在你身體里，現在那傷是好了，不過等你拔出匕首，那些癒合的傷口還會破裂，自己悠着點，最好你現在就動手，趁着我給你的葯還有效力在。”　　丟下一句話，郭正陽直接下車，而寶馬里，張久勻卻又瞬間崩潰。

# 第一百五十二章 你別過來

　　“哦，啊？……好，……哦。”　　一個小時后，銘川市老城區一家還算可以的飯店裡，一身冬裝的劉夏站在不遠處接聽着手機，偶爾驚訝的低呼偶爾茫然的輕哦，因為這女人哪怕渾身都穿着厚厚的冬裝，但艷美無雙的絕色姿容，依舊吸引的左右大量食客都或明目張膽或偷偷摸摸注視而來。　　而在劉夏幾米外，一張簡單的餐桌上，郭正陽也並沒有在意其他事，只是端起一杯淡綠色液體，先是放在鼻頭嗅了嗅，才小心翼翼喝了一口。　　剎那之間，郭正陽白皙的臉龐上直接浮現一絲酒紅色，身子都也晃了晃，但他整個人卻精神一震，暗自叫了聲爽。　　是爽快啊！　　到了他現在的地步，世俗中普通酒水對他已經淡而無味，也只有靈域中這種靈植釀造的靈液，才能帶來那種暢美的滋味。　　這些由靈植釀造的靈液，就是這次他從上界山返回世俗時向上界山索要的，上輩子他一個散修根本買不起這樣的靈液，不過這一世上界山卻無應不允，何況只是區區靈液？　　上界山很大方，直接給了他好幾大壇靈液，其中最差的是二品靈植釀造的果酒，聚靈大圓滿修士喝下去，喝上一小壺也能醉個七八天，不過這種靈液喝了之後，本也就相當於吞服一些丹藥了，能自然提升修為，只是沒有正經服用丹藥效力大。　　可以說你醉個四五場，浪費兩三個月時間，提升的修為才和正經服用一顆風華丹差不多。　　畢竟你一喝醉之後，根本不需要運功吸納，這些靈液內蘊含的靈力就會自主向你身軀內沉澱，這樣的效果自然也不可能比得上真正吸納丹藥的效率。　　而郭正陽的體能卻被劫雷淬鍊的極為強大，所以那些二品靈植釀造的靈液，根本不會讓他喝醉，就是即便不喝醉，靈液自然沉澱的效果也遠不比上丹藥，還是那樣緩慢，只有高品質的，由三四品靈植釀造的靈液效果才好些。　　但那些東西郭正陽也不多，所以平時也只是當做酒水來引用，給自己找一點醉意就夠了。　　細品慢咽中，不遠處的劉夏也收起了手機走了回來，等在郭正陽對面坐下后，看郭正陽一眼，這美人眼中也全是古怪。　　“怎麼了？”　　郭正陽倒是笑着問了句，劉夏張了張嘴，隨後才哭笑不得的道，“剛才那幾個下午打我弟弟的去我家了，都跪在門外面哭着求饒，幾個大老爺們，哭的一把鼻涕一把淚，……”　　郭正陽這才也笑了笑，“你是不是打算就這樣了結這件事？”　　“那怎麼辦？他們下午自己把自己打得住院，現在都是包着腦袋或者其他地方去我家哭鬧求饒，我……”劉夏張張嘴，根本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　　說著說著她又不說話了，只是再次詭異的看着郭正陽。　　而郭正陽也再次一笑，“你是不是很好奇，他們怎麼會那麼怕我？”　　劉夏沒說話，只是瞪着漂亮的大眼睛看來，其實她也有點怕了，像是下午那麼兇殘的一幫傢伙，卻對郭正陽畏懼成這種樣子，想不讓人害怕都難啊。　　那些人怕郭正陽怕的只要這邊一個皺眉就敢拿刀子捅自己？這得是多坑人的惡魔才能讓人嚇成那樣子？可她又偏偏疑惑的厲害。　　畢竟眼前的郭正陽，據她了解卻因為長得陽光帥氣，加上一曲橫笛獨奏，都不知道成了多少少女的白馬王子來着。　　和那犹如深淵魔鬼一樣的形象反差，實在太大太大。　　“你總有一天會明白的。”郭正陽又端起酒杯喝了一小口靈液，被辣的咂舌時，才也又神色複雜的看了劉夏一眼。　　他的情緒的確很複雜，對劉夏，自從認出她就是上一世的風華仙子后，也猜到對方的崛起，應該和銘川市附近的某上古洞府有關，郭正陽的打算也很簡單，那就是現在先和對方認識一下，等以後……　　以後他都可能會出手暗中搶奪對方即將得到的機緣。　　但這有一個前提，那就是不影響到劉夏的生活軌跡！！　　她上一世能得到那個上古洞府傳承，這一世，如果生活軌跡和上一世一樣，那就應該還能得到，但如果生活軌跡受到了大改變和大影響，那對方還能不能得到那個上古洞府傳承，就真的不一定了。　　就比如，上一世郭正陽大伯會在幾年後倒台，那是因為郭正陽的父親意外離世，因為這個，郭正陽的爺爺身體也因為悲傷過度而快速垮了下去，等爺爺一走，老一輩留下的人脈都幾乎人走茶涼，才有人敢那麼下死手打壓大伯。　　如果只是正常情況，他大伯雖然不是清廉如水的官員，對自己家人一些輕微照顧也會睜隻眼閉隻眼，但也不至於直接踉蹌入獄那麼嚴重。　　歸根結底，那和很多事都有聯繫。　　而這一世郭正陽的父親也沒有再因為意外而離世，郭正陽爺爺也還身子骨健朗，他老爺子在，他父親也是官運日隆，那大伯的政敵還敢對大伯下死手么？　　這就是命運軌跡的改變帶來的影響。　　拿劉夏來說，如果她上一世是畢業后在銘川市上班，才有機會遇到那個上古洞府，得到了傳承，但若這一世她在東海市找到好工作，還能有機會發現那洞府么？　　命運的改變，帶來的影響絕對是極為重要的。　　雖然郭正陽也根本不知道上一世的劉夏在世俗中都有什麼經歷，但他也不敢輕易改變，生怕自己稍微影響一點，就影響的她以後得不到那上古洞府傳承。　　所以他一開始也只打算和劉夏吃頓飯而已，留個電話，雙方算是認識就行了，但卻從沒打算影響她的生活一絲一毫，甚至以後還打算刻意避開的。　　可問題是……他現在不知不覺間已經影響到了對方的生活軌跡！！而且關係很大。　　要不是仙途山在世俗中的幾個勢力為了討好他，準備給他父親搞出一些政績，劉夏一家眼下所住的小區就不會面臨今天這檔子事。　　上一世對方也應該不會遇到這些，可現在卻遇到了，甚至郭正陽之前根本一無所知的，就影響到了。　　之前來吃飯前，已經有人給郭正陽打了電話，自稱是誰誰誰，……　　那邊的世俗背景說出去也是足以駭人聽聞的，比東海市蘇家的能量還龐大，但那卻不是上界山在世俗中的力量，而是仙途山的。　　以前某老祖說的不錯，他這一回世俗，仙途山和落河山不止會幫他保守秘密，恐怕還會也在世俗中盡量接觸他，給他留下好感。　　現在星河老祖的話一語成讖，仙途山世俗中的力量，直接把郭正陽父親所在的周邊一切都打點的妥妥噹噹，不管是官場還是商場，在他父親身邊的，都聯繫好了，只要再把一個老城區翻新一下，搞得漂亮一點，到時候他父親什麼都不做，就是實打實的干出漂亮政績，還有上級提拔賞識，名正言順向上走一走，而這些事也只有郭正陽父子毫不知情，因為人家打算事情辦成了再出面說的。　　那也是廢話，你事情都沒辦，哪好意思出來說太多？　　因為那電話，郭正陽才知道他已經在不知不覺間深深影響到了太多人的命運軌跡！　　包括眼前的劉夏。　　如果今天郭正陽沒出現，不是恰好發現這件事，那這一世的風華仙子命運肯定要出現和上一世截然不同的大轉折。　　她還能不能和上一世一樣得到仙府傳承，真的太未知了。　　這又讓郭正陽如何不糾結？　　他已經不知不覺影響了對方，而且很難再讓她搬回原來的軌道了，因為她原本都有什麼命運軌跡，郭正陽一樣是不知道的。　　就算他現在叫停那些人為他父親鋪路的手段，讓一切恢復原樣，但有些事必然已經變樣了。　　更別提命運這回事，有時候很小一個改變，卻很可能引來整體的大走樣。　　下午才發現對方是上一世的風華仙子，還準備認識一下就閃人，以後等着……但現在，他已經不確定對方還會不會遇到上一世的機緣了。　　“我會明白？”在郭正陽苦笑着邊喝酒邊開口時，劉夏卻瞪圓了眼，狐疑的看來。　　郭正陽也沒有再多說什麼，因為他心中的思緒根本沒辦法對任何一個外人去說，所以很快他就搖頭一嘆，“吃飯呢，今天這頓不是你為了謝我才請的么？吃飯吧。”　　“哦。”劉夏雖然滿腹疑惑，但還是馬上點點頭。　　點頭后郭正陽也沒有再說話，只是喝口靈液吃點東西，看上去很悠閑自在，他不說話，劉夏雖然一直都是滿臉狐疑古怪，但不久前見識了郭正陽的可怕和恐怖，她也再不敢像下午在動車上時那樣自然隨意。　　一頓飯吃得很快，草草收場。　　吃了飯走出飯店，任由飯店外的冷空氣一吹，郭正陽才輕吸一口氣，一直很複雜的心情，也終於定了下來。　　“走，我帶你去個地方。”不管他想再多，已經產生過的影響的確很難消除了，所以原本的計劃，似乎也要改一改了。　　“去哪？”劉夏詫異的開口問詢，美眸里全是疑惑。　　“到了你就知道了。”郭正陽笑笑，率先踏步走了出去。　　只是等走着走着，兩人步入一家街邊酒店后，看着郭正陽對前台說開一間房，原本正疑惑的大美女才臉色大變，即羞惱又惶恐，想說什麼，看看郭正陽卻似乎又不敢說，最終她才啊的低叫一聲，轉身就跑。　　“你別過來……我，我其實很感激你幫過我那麼大忙，還是兩次，而且你還長得那麼帥，笛子又吹得那麼好，那麼有才，我也對你有點好感，不過，不過我們這樣是不是太快了？”等郭正陽追出去，在路邊攔住劉夏時，這美人才一臉忐忑到崩潰，瑟瑟發抖的細聲哀求。　　“你想錯了，我只是要給你看些東西。”郭正陽搖搖頭，很無語，不過自己那麼做本就容易讓人疑惑，所以他才耐心解釋起來。

# 第一百五十三章 妖孽

　　“妖孽，果然是妖孽……”　　“怪不得上一世她修鍊速度那麼恐怖。”　　“從沒接觸過修鍊的人，我只是指點了一下如何修鍊，竟然只是十幾分鐘，就正式踏入了聚靈初期，簡直變態，雖然我這一世也是一下子就跨過了那個門檻，但那是因為上一世有了經驗，換了正常人，修鍊天資還不錯的，有人指點的情況下，能用半天時間入門已經很出色了，她竟然只是十幾分鐘，而且根本不需要我指點，就能發現靈氣濃郁程度提升后的空間和正常空間的不同。”　　……　　又是一個小時后，某酒店客房內，伸着手指在窗台上輕輕敲打，郭正陽視線不斷在盤坐在卧床上的劉夏身上打量，雖然此刻的劉夏已經脫了外套，包裹在緊身毛衣下的玲瓏曲線，足以讓九成九男性看的口乾舌燥。　　但郭正陽目光里卻沒摻雜一絲色慾，只是滿眼驚嘆的看着劉夏。　　他不久前拉着劉夏來開房，當然不是對她有什麼非分之想，而是在發現自己已經不知不覺間改變了她的命運軌跡后，又不知道她以前的命運軌跡如何，那以後她還能不能遇到銘川市那個洞府傳承，都不一定了。　　既然如此，郭正陽思索之後，才想着從另一個方面入手，那就是，由他充當劉夏的引路人，把她引領上修鍊這條道路，把這個絕世天才變成自己的徒弟？　　劉夏的修鍊資質那麼恐怖，上一世只是短短十三四年就從普通人晉陞到道君，這麼一個奇才，也是後來仙途山落敗之後，落河山能成為第一勢力的一部分因素。　　上一世就算仙途山隕落一個支柱道君，可上界山也湧現了一個新的支柱道君，只論支柱，落河山並不比仙途山多，但落河山最終能力壓仙途山，就是因為劉夏這個異軍突起的道君站在落河山。　　她當時雖然晉陞道君成功，但還沒達到成為一山支柱的程度，還達不到被無數修士尊封老祖稱號的地步，風華仙子只是一個別稱，並不是星河老祖、無雙老祖那種封號。　　但因為她修鍊資質太妖孽，實力提升太快，所以才能成為上一世落河山壓下上界山的一個重要籌碼。　　既然劉夏以後能不能得到那上古洞府傳承已經不確定，那若是現在由郭正陽傳授她道法，拉她上路，以後說不定也會成為郭正陽的助力。　　上一世，風華仙子為人品性如何，郭正陽不清楚，但聽說還不錯，而這一世幾次接觸，他也覺得這女人品格還可以。　　有了這樣的打算，郭正陽才會直接在吃過飯後拉她開房，但他還是沒想到，劉夏的修鍊資質妖孽到這種地步，只是剛剛給她指點了一下，她稀里糊塗嘗試了幾次，就吸納着房間內已經變得濃郁的靈氣入了門。　　這試驗的過程也就是十來分鐘！　　而現在……　　現在就是等劉夏情況穩定之後，郭正陽又拿出了兩顆風華丹給她讓她煉化，既然決定這麼做了，郭正陽也不會吝嗇，以前他只是買了一百顆風華丹，用起來還不能太浪費，但這次他從上界山出來，卻又得到了大量丹藥、靈器等等。　　幾顆丹藥，郭正陽也根本不用在乎了。　　那兩顆丹藥，一顆已經被她吞下，另一顆則是放在床頭，等她吸納完第一顆丹藥，再加上另一顆差不多就能達到聚靈初期巔峰了。　　又看了劉夏一眼，郭正陽才踏步走向了房外。　　事情不知不覺發展到這一步，他也該回家了。　　收拾了下，輕手輕腳離開酒店，郭正陽帶着行李走回家，但他也沒想到這次回家以後直接被爸媽訓了一頓，兩個長輩訓他就是因為他一直對馮曉菲愛理不理，回家的時候人家馮曉菲還約他一起回來，結果他一句話就堵得人家閨女生了大氣。　　為這事郭正陽解釋也不是，不解釋也不行，最終無奈尷尬的應付了一陣子，才總算擺脫。　　暫時安撫下父母，郭正陽也開始沉溺到了修鍊中，至於某些勢力為了討好他幫他父親鋪路，他一樣也沒有告訴父親。　　反正那不是一天两天能完結的事，現在說了也沒用。　　投入到修鍊中，時間的流失也不知不覺就變快起來。　　直到一周多后，一通電話才讓郭正陽猛地驚醒，差點從床上跳起來。　　“你說什麼？你突破了？”　　“是啊，你說兩顆丹藥就差不多能讓我到聚靈初期巔峰了，我第二顆丹藥的藥力也只是吸納了四分之一左右就到瓶頸了，然後那些藥力就一直留在體內衝來衝去，搞得我難受，我就多試了試，然後，……”　　電話是劉夏打來的。　　不過打來的內容卻真的讓郭正陽無語。　　就算知道劉夏資質變態，正式入門只是十來分鐘，但他也沒料到自己留下兩顆丹藥給她，一周多而已，嚴格算起來那也就是十天，她就突破了聚靈初期進入了中期……　　而這十天里，她恐怕至少有三天在吸納風華丹的藥性，這麼說，她真正用來突破瓶頸的時間，估計只是一周，七天？　　上一輩子，郭正陽也是在世俗突破的聚靈初期進中期的瓶頸，他足足用了一年！！　　劉夏竟然只用了七天？　　就算劉夏的情況和他上一世不一樣，他上一世就是在正常世俗空間，靈氣稀薄，也沒丹藥相助，這一次劉夏不止體內有不能繼續吸納的丹藥藥力不斷衝撞，而且郭正陽也給她留了幾塊下品靈石，至少能輕鬆讓她身邊靈氣變的比正常空間濃郁七八倍。　　濃郁的靈氣環境，外加體內有丹藥藥性衝擊軀體，這自然要比什麼條件都沒有的人更容易突破的多。　　但，一周突破？？　　深深的無語中，郭正陽很快就到了劉夏所在的地方，她也依舊還住在某賓館里。　　這是郭正陽叮囑她的，這幾天讓她好好修鍊，以及適應一下暴增的力量，先不要回家……畢竟就算沒想過她能這麼快突破，但吸納丹藥之後她的體能卻會大幅度提升，到時候不能操控這些力量，一不小心抓個茶杯都能捏碎，那才是扯淡。　　就像以前的楊志明，一不小心都能把人打死，那就是因為體能暴增，你自己卻沒辦法對這些力量操控的太完美，導致出來的惡果。　　這些事，這一世的郭正陽根本不需要適應時間，就是後來他因為天劫淬鍊身軀而導致體能身軀力量等再次暴增，因為他的眼界在，有着百戰餘生的經驗，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掌控身軀，但若是換了第一次剛接觸這些力量的人，絕不是一天半天能適應的。　　等郭正陽剛到酒店敲響某客房的大門，就聽見房間里泛起一聲輕響，那響動還是從幾米外直接落到門后。　　“太好玩了，怪不得那些人那麼怕你，我現在力氣好大……”　　客房門一打開，依舊是穿着緊身毛衣牛仔褲的劉夏就喜滋滋看向郭正陽，美眸里也全是驚喜和興奮，隨便揮下手就有幾百斤力氣，客房裡的桌子輕輕就能搬起來，那種感覺對普通人來說也絕對是超出想象的刺激和欣喜。　　“……”　　郭正陽則搖搖頭，向劉夏示意了下就進了房。　　房門再次關上后，看着客房裡亂糟糟的事物，比如被打碎的杯子，移位的床鋪桌椅……　　郭正陽還在看，劉夏卻俏臉一紅，尷尬的解釋，“我就是練習着控制那些力量時，有時候沒把握好。”　　“不錯，你進入聚靈中期，已經開闢靈海了吧？”郭正陽也只能說一聲不錯，點點頭再次看向劉夏。　　“恩。”劉夏也點點頭，郭正陽才又拿出幾顆丹藥，這幾顆丹藥，差不多都夠劉夏修鍊到聚靈中期巔峰了。　　到時候她也能成為靈識一放，就能探視左右百米的小仙人了。　　吸納丹藥，自然也用不了太久，估計也就是十來天，就是不知道她這一次又會什麼時候突破進入後期……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也有些無語，千要不要沒過多久，對方的修為就把他遠遠甩開啊。　　不過擔心了一下他又很快放了心，應該不會的，他有上一世的經驗在，眼下突破沒什麼瓶頸，只要不斷服用丹藥，半年多左右估計就能晉陞真人。至於劉夏？上一世她也用了四五年才晉陞真人……　　初期瓶頸對方只用了一星期，但後面肯定是時間越來越長。　　“等你再服用一顆丹藥，積攢一些靈識后，我再教你怎麼煉化和運用靈器。”思索之後，郭正陽又笑着開口，“還有，快過年了，等你熟悉了那些暴增的力量，也該回家了。”　　“好啊，等修鍊真人境，真的可以長生不老么？”劉夏再次興奮的點頭，看向郭正陽時也充滿了期待。　　“當然不是，真人只是壽元翻了一倍，到時候你能活個一百六七十年問題不大，容貌的變化也會變緩。”郭正陽解釋了下，劉夏卻又興奮的一握白嫩的小拳頭，滿臉驚喜，“那就是說我就算到了四五十歲，外表也能和現在這麼年輕？”　　說這話時，她何止是興奮，整個人都驚喜的差點蹦起來。　　郭正陽再次給予肯定的回答后，又放下幾顆丹藥準備離去時，才突然詫異的開口，“我說，我教會你這麼多東西，把你領進門，你怎麼從來不叫我一聲師傅？”　　“你比我還小呢，叫你師父不是把你叫老了，叫你弟弟還差不多。”一句話，劉夏卻俏臉一紅，而後笑嘻嘻吐了下紅嫩的丁香小舌，伸手推着郭正陽就走。

# 第一百五十四章 除夕夜

　　“小正，這一年乾的不錯，總算不用再讓家裡人替你操心了，哈哈，以後可要繼續保持下去，給，你的紅包。”　　時間再一次不徐不疾流失，也終於到了新年關卡，除夕夜這晚，郭正陽人已經到了京城，通常情況下過年的時候，他們一家人也都會到京城和爺爺一起過，郭正陽的爺爺今年近七十高齡，不過在二十一世紀，尋常老人活個八九十歲也很常見，所以郭正陽的爺爺此刻看上去依舊是精神矍鑠，身子骨一樣很健朗，畢竟他只是近七十，真實年齡還不到七十，只是六十九歲而已。　　而老爺子今年在面對郭正陽的時候，笑聲也幾乎就沒停過，他是眼下郭家第三代唯一的男丁，平時也的確不只是父親對他報以厚望，就是大伯以及爺爺同樣如此。　　就是以前的郭正陽天天除了玩，其他什麼正事也不幹，很明顯有朝紈絝發展的趨勢，搞的郭家長輩們沒少為他費心，不過從今年起，這一年裡郭正陽的努力和變化，卻實在讓不少人喜出望外。　　在老爺子發紅包時，郭正陽也笑着接了過來，再然後，他父母以及大伯大伯母的紅包同樣給的很厚，一群長輩面對他時也都是笑盈盈，誇來誇去，誇的郭正陽都有些不好意思了，也誇的年夜飯的飯桌上，一個性感漂亮的少女重重冷哼一聲，放下筷子飯都不吃了，只是撇撇嘴，滿臉鬱悶。　　這樣子，頓時又惹起了一群長輩的大笑。　　“怎麼，小柔，我們誇誇小正你就吃醋了？你以前還不常說，要是只論自己實力，你能甩開他幾條街么，今年人家小正可是靠自己就考上了東大，比你那個爛學校好太多了。”笑聲里，郭正陽的大伯郭衛東也調侃了自己這個二女兒一句。　　這一頓年夜飯坐了一桌子人，除了幾個長輩之外，郭家第三代就是郭正陽，以及他大姐郭玲玲，還有二姐郭小柔。　　說起來，這還是重生以後郭正陽第一次見到二姐，就是第一次見面那邊就橫看豎看看他不順眼的樣子，搞的郭正陽也多少有些鬱悶，這個二姐，還是那麼要強，長的漂亮也就算了，她的美貌程度基本是青出藍而勝於藍，比郭正陽大伯母年輕時更漂亮幾分，同樣要比郭玲玲更漂亮的多，只論容貌和馮曉菲不相上下，比起劉夏來，也只是身材差了些。　　不過這個二姐從小性格就倔強要強，一直覺得父母對郭正陽比對她還親，兩兄妹關係幾乎沒怎麼好過，而她的軌跡也和郭家其他人大有不同，郭玲玲高中時學習成績不咋滴，靠走後門上了東大，郭玲玲高中時很要強，似乎想證明自己才是郭家第三代里最出色的，結果靠自己實力考上了一個二本院校，大伯給她安排更好的名牌大學，她也不去，硬是自己偷報了她靠實力考上的二本，開學時招呼不打就跑了，木已成舟，大伯再生氣也沒辦法。　　再然後大姐聽從父母之命嫁給了某個大少，二姐就找了一個相貌普通，出身普通，除了性格老實憨厚外幾乎毫無優點的男生，一談戀愛多年，大學畢業后不惜和父母翻臉，氣的大伯都說出不認她這個女兒的話，最終她還是嫁給了那個男生。　　這個二姐，的確是郭家三代里最具主見的，恩，至少上一世的前半生軌跡如此。　　“切，我吃他的醋？”郭小柔也臉色一垮，雖然想反駁什麼，卻似乎又找不到反駁的話，最終還是憤憤瞪了郭正陽一眼。　　“上什麼大學，只是一個開端，不過開端好，起點就好……”郭正陽的父親也插話進來，笑着岔開了話題，不過岔着岔着這話題就徹底歪了，“正陽這小子，這一年表現的確讓我很滿意，滿意的喜出望外，他要是一直這樣保持下去就好了，看來我當初打他那幾巴掌，真是打得不錯，不過這小子現在翅膀也硬了，我給他介紹了一個好對象，不管是家世人品還是相貌都是一等一，這小子倒好，一直給我玩陰的，表面上答應的好好的，一轉身就對人家不理不睬，搞的我現在都沒辦法向老領導交代了，想起這個我就想再揍他一頓。”　　年夜飯桌上終於出現了訓斥他的話，而這一句話又讓郭正陽只能幹笑，乾笑中，飯桌對面的大伯倒也皺了下眉，才古怪的道，“說起這個我也鬱悶，年前給玲玲撮合了一個，一開始雙方也接觸了幾次，感覺都還不錯，誰想到那小子竟然入獄了……”　　“入獄？”一句話直接讓一桌子人全愣了，郭衛東才哭笑不得的搖頭，“他在香江那邊吸毒被抓，身上還搜出了足以判重刑的毒品，人家那邊的人根本不給面子，直接送進牢房了，這事也算是黃了，黃就黃吧，最讓我生氣的是小柔這丫頭，她如今翅膀也硬了啊，在學校里談了個，不是有個老朋友給我打招呼我還不知道，結果見了那小子一面，窩囊的要死，我橫看豎看看不順眼……”　　說著說著，飯桌上的話題就扯到三代們的感情問題上了。　　結果三個人都受到了老一輩的不滿和訓斥，訓着訓着，三個三代才全都灰溜溜離開了飯桌。　　老爺子住的地方就是一箇舊式四合院，面積不大，但環境挺不錯，站在院子里吹着冷風時，幾個小輩間的氣氛也明顯鬆懈了不少，郭玲玲噗嗤一笑，走到郭正陽面前就捏了捏郭正陽的臉，“呦，咱們小正現在翅膀硬了啊，學習那麼好，什麼時候還會吹笛子了？這麼多事都不和你姐說說？是不是長大了，你個沒良心的就都不理你大姐了？”　　“大伯給你介紹的對象都入獄了，這麼大事，你不也沒告訴我么？”郭正陽無奈承受着摧殘，不過還是笑着反問。　　就是這反問明顯有點心黑，大姐那個對象入獄明顯就是他點頭同意后才有人辦的。　　“這種事告訴你干什麼？”郭玲玲瞪了瞪眼，明顯為這小子敢反問她的婚嫁事搞得有些羞惱，就在兩人說笑時，一側的郭小柔才輕哼一聲，“你們在這玩吧，我出去了。”　　之前就算被訓斥她受到的火力也最多，現在心情也巨不爽呢，可不是，郭正陽和她都是不接受家裡的安排，但郭正陽推掉一個，除了郭自強抱怨幾句，郭衛東和老爺子都是哈哈笑着說這家不行就算了，再換一個，明顯是什麼都依着這傢伙，到她了……全火力開動，幾個長輩都在或訓斥或溫聲勸慰什麼的。　　狠狠嘀咕了幾聲重男輕女，她現在一刻都不想在這裏多呆。　　“等等。”就在郭小柔準備離開時，郭玲玲才猛地開口，而後踏步走上前，把自己剛得來的幾個紅包塞進了郭小柔手裡。　　郭小柔也頓了下，有些鬱悶的看了大姐一眼，才又倉皇瞥了郭正陽一眼，逃也似的就走。　　“怎麼了？”等那邊離開后，郭正陽才狐疑的看向郭玲玲。　　“還不是你二姐那邊，談的那個男朋友，家裡有事缺錢，你得到的紅包最多，不支援一下你二姐？”郭玲玲這才笑眯眯解釋。　　一番解釋郭正陽也有些啞然，二姐談的男朋友家裡條件不好，他其實早就知道，不過也沒想到這時候會窮到這地步……　　那其實也不是太大的事，就是在偏貧困地區，家裡有好幾個孩子，然後父母也不甘貧困，包種了不少地種了些經濟作物，結果今年收下來的東西賣不出去。　　搞的那一家還背了不少債，現在幾個孩子新一年學費生活費等等都快湊不出了。　　二姐這是拿自己壓歲錢去支援那個男朋友。　　“你會不會覺得她很傻？”在郭正陽啞然中，郭玲玲才又古怪的看來，這種事她們也只能瞞着長輩們，不然恐怕郭小柔又要被訓的年都沒法過了，而她性格也向來好勝要強，真要再挨訓估計也要跑出去了。　　“這不是傻。”郭正陽搖搖頭，才笑着拿出自己的壓歲錢遞給大姐。　　上一世，他雖然知道二姐看中的男人家裡條件不咋樣，但太具體的他還真不清楚，畢竟上一世的這段時間，他還正沉浸在父母的意外離世中而不可自拔，他只知道為了那個男人，郭小柔和家裡鬧的很僵而已。　　不過二姐的眼光還是不錯的，至少二十多年後郭正陽進入靈域之前，偷偷去看二姐一家，他們一家還過的挺美滿幸福的，那個時候她們家條件一樣不算太好，但已經也步入小康，過的挺有滋味。　　關鍵是男方几十年如一日，一直對二姐那麼好。　　所以對那個姐夫，郭正陽的個人感覺也很不錯。　　而隨着郭正陽的動作，郭玲玲也眼前一亮，笑眯眯伸手在郭正陽頭上撫弄了下，“你還真是長大了。”　　郭正陽頓時也笑了，長大？他在某些方面的成長，早就超出了身邊人的心理預期太多太多。　　笑了一下他才又低嘆一聲，今天這一晚上，算是他重生以後過的最輕鬆自在的，而過了這一晚，就是新的一年。　　新的一年裡，他也要更加努力才行。

# 第一百五十五章 情何以堪

　　“老郭，春節前你乾的不地道啊，現在怎麼說？自罰一杯？”　　“一杯怎麼夠，三杯！他們北方人能喝，一杯下去都不夠他打牙祭的。”　　“我自罰，三杯就三杯。”　　……　　依舊是夜，東海市，新年的氣氛剛剛過去不久，眼前的大都市也還存留着不少喜慶氛圍，剛剛渡過了寒假的某宿舍成員，此刻就在距離東大不遠處一個檔次還不錯的火鍋店包房裡開喝。　　晚到一步的郭正陽直接被室友們紛紛笑着要罰他酒，對這個他自然也不會推卸，很痛快的喝了三小杯白酒才臉不紅氣不喘的坐下。　　這樣的一幕卻又看得一群人紛紛無語。　　“擦，咱們今晚會不會被他坑了？以前只知道他喝啤酒能喝，沒想到白的也這麼厲害？”　　“咱們還是上啤的吧。”　　包房裡這一群就是四男三女，除了郭正陽孤身前來，其他三個男生都有伴，郭正陽也都認識，坐在顧明偉身邊的就是他們班助理輔導員何文麗，陪着李淳和楊廣濤的兩個女生也都長的挺不錯。　　雖然幾人間親密姿態各有差異，楊廣濤那邊似乎已經徹底攻佔了陪着他的那女生的身心，兩個人不時顯露一些甜蜜，而李淳和顧明偉與其他兩女，親近歸親近，但親密點的肢體接觸都沒有，似乎還在努力階段。　　但這些和郭正陽的形單影只一比，明顯還是有不小差異。　　所以在自覺找了一個孤身方向坐下后，郭正陽才哈哈笑道，“你們各自都帶着伴，是要刺激我啊，那做朋友的也得祝賀一下，來，我敬大家一杯。”　　他這自然是說笑，不過說笑里又給自己滿了一大杯白酒，直接嚇的其他三男臉都綠了。　　“老郭，你不能這麼坑啊！”　　“這麼大一杯？”　　……　　在李淳等人色變中，郭正陽才哈哈一笑站起身子，說了聲我先干為敬，一口氣把一大杯全部幹掉，剩下三個男生才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一臉欲哭無淚。　　早知道就不該灌這貨，現在他們才是被整到了絕路啊，當著幾個女士的面，人家這麼乾脆利落，他們喝還是不喝？　　幾個人崩潰中，郭正陽倒是笑眯眯端起一杯飲料喝着，邊喝邊看樂子，就是等一陣手機鈴聲響起，郭正陽接通了手機，剛聽到一句話當場就一瞪眼，張口就把嘴裏的飲料吐了出來，直接噴了一桌子，連火鍋湯底里都沾染了不少。　　“靠，你幹嘛？”　　“老郭，就算你長得帥，暗戀你的妹子不少，也不能讓咱們喝你的口水啊。”　　……　　幾個男生頓時一陣怪叫，不過這怪叫里卻有不少慶幸心態，被郭正陽這麼一搞他們總算不用糾結着喝不喝酒的問題了，可以名正言順轉移話題。　　“不好意思。”郭正陽這才也合上手機，一臉尷尬，真的挺尷尬的，這才開學沒幾天，宿舍里聚下餐，自己這麼一搞的確太壞氣氛。　　但郭正陽也真的很無語，能讓他這麼失態的情況也絕對不多。　　可剛才那個電話，還是太讓人崩潰了。　　劉夏……突破了！　　剛才那電話剛一接通，對面就是劉夏興奮的說我突破了，一句話太讓人糾結，郭正陽才一時沒把持住。　　“我去讓人換一份湯底，再換些餐具，從新來。”說了抱歉后，在其他人嘻嘻哈哈的話語里，郭正陽才很快起身去招呼外面的服務生。　　不過行走過程里，他也真是滿心無語。　　她怎麼可能又突破了？怎麼會這麼快？　　臘月二十六，那妹子才剛突破到聚靈中期，到現在多久？一個月還不到，今天不過是正月十九，中間還穿插着新年，劉夏也說過，新年裡她也好幾天都沒時間修鍊，走親戚過年什麼的，修鍊的事需要緩一緩很正常的。　　而她從初入聚靈中期到後期，中間就算只是吸納丹藥的時間都需要十來天，所以嚴格算起來，她才剛剛抵達聚靈中期巔峰三天都不到。　　郭正陽和她一起坐動車從銘川到東海，也就是两天多前，那時候劉夏也只是剛到瓶頸前。　　两天多？尼瑪這就突破了？　　要不要這麼坑？　　郭正陽現在一直吞服丹藥什麼的，修為也只是在聚靈後期走出了一小半，想抵達後期巔峰，也還需要一個多月時間。　　而在來的動車上，劉夏還問他她要想進入後期，突破這瓶頸需要多久？當時郭正陽就說，慢慢等吧，修鍊這件事根本急不來，你能在初期是只用一周就突破，已經很不錯了……等上幾個月，說不定就能抓住冥冥中的契機突破。　　當時聽了這話，劉夏還一臉鬱悶，覺得幾個月時間太長太長，而那種小鬱悶的表情，也看的郭正陽蛋疼不已。　　畢竟這是突破啊，撕裂瓶頸啊。　　郭正陽當年從初期進入中期花費一年，這在外界來說已經很不錯，劉夏只用了一個星期，就算這是因為對方的條件比郭正陽當年好了太多太多，但說出去都足以讓不少人瞠目的，她竟然還覺的慢，那不是要刺激人么。　　郭正陽就被刺激了一次。　　而在動車上時，她也剛修鍊至中期瓶頸，就急着想突破，那也太不知所謂了。　　至少在郭正陽這個實打實接觸修鍊幾十年，有着六七十歲記憶和閱歷的老頭子來說，那個丫頭，都讓他覺得很不爽，她以為修鍊是干什麼的？是隨便玩玩的？　　當時他還不爽的擺了擺姿態，多少不輕不重訓了劉夏幾句，想振一振師綱呢，就算這丫頭資質很妖孽，但心態明顯還只是普通人的心態，還沒有擺正到修士心態上。　　結果，結果這才多久……　　两天多，那個丫頭竟然突破了！！　　儘管見過不少世面，郭正陽還是被當場刺激的吐了一口飲料。　　坑爹呢這是？　　她從聚靈中期進入後期，撕破這道瓶頸竟然比初期進中期還快的多！這讓郭正陽這個辛辛苦苦努力一輩子的老傢伙情何以堪？　　她臘月十幾號接觸修鍊，現在只是正月十九，中間還有幾天都在為春節而忙碌，沒怎麼修鍊，竟然就到了聚靈後期了！！　　“真是坑，太坑了，我收下這麼一個弟子，不是擺明了要刺激死我？還有，她現在已經是聚靈後期了，只從境界上來看，和我一樣了……我去，看來我的真實修為還真不能告訴她，不然她那小尾巴得翹到天上去，這丫頭本來就對我不怎麼恭敬，看我年紀小，也沒太多尊師重道的心態，反而像是把我好朋友一樣看待，現在要是被她知道她的修為已經追上了我，至少明面上我們兩個是在一個境界，那還怎麼指望以後重振師綱？”　　走來走去忙活着張羅上一個新鍋底，郭正陽的心情卻複雜的厲害，表情不斷變換，真是糾結的心都碎了。　　知道劉夏是天才，還是超級天才，但他怎麼也想不到對方能妖孽到這地步。　　太坑了！　　不過說起來，突破和修鍊，的確就是兩回事。　　拿修鍊來說，你在聚靈初期依靠吞服丹藥提升修為，其中吸納鞏固藥性，需要三四天才能讓你積攢到足夠的修為從初入初期到巔峰，那到中期時，一樣是吞食丹藥，這個過程可能就會增加好幾倍，變成十二三天，等到了後期，哪怕一樣是靠丹藥吞食，你也需要一個月左右，這種修為積累的過程難度一直在變大，而且還有規律可循，一般突破一個小境界后，後面都會增加一兩倍時間。　　但突破瓶頸？　　這方面也是越來越難，難度越來越大，但想找什麼規律就難了。　　你突破前期瓶頸花費三個月，突破中期瓶頸時，可能是六個月，但也的確可能會是一兩年，又或者比上次時間更短。　　它難度是增加了，但突破最重要的是契機，這種契機很難形容，或許是厚積薄發，一點點衝擊開瓶頸壓制，或者是遇到危險突然爆發，莫名其妙突破，又或者修鍊時猛的一次感悟，莫名其妙頓悟就沖開了瓶頸。　　它難度的增加和你要花費時間才能突破它，關係真的關係不大。突破瓶頸最重要的就是看運氣，以及天資。　　這也是為什麼會有不少人突破後期進大圓滿瓶頸，可能只用了兩三年，但大圓滿進真人或許一輩子都突破不了。　　你突破一次次瓶頸，在時間性上真沒有絲毫規律可言。　　劉夏的天資不用懷疑，絕對是整個靈域最頂尖的，因為上一世她從普通人變成道君只用了十三四年，這在整個靈域都是足以稱雄的，或許有人可以在道君以前和她比一比，但真人巔峰進道君這道坎也突破的這麼順利，卻根本沒人能和她比肩。　　就是靈域現存的眾多道君，都一樣沒人能在天資上超過她，最強大的也要比她差一些。　　可就算郭正陽在準備收這個弟子前，已經有了充足的心理準備，還是沒想到這個妖孽，從中期進入後期，瓶頸只困了她两天多……這真是比她從初期進入中期還快了幾倍啊。　　這讓一心想做一個老成持重，充滿威嚴的師尊的郭正陽情何以堪？　　他肯定，雖然在吐出那口飲料，身邊一群人怪叫時，哪怕他已經及時關了電話，不想讓這個被他當做徒弟的女人聽到他的失態，但那邊肯定應該聽到了……

# 第一百五十六章 任重而道遠

　　“老郭，到底怎麼回事？你剛才接一個電話能搞成那樣？擦，我也認識你半年了，從沒見過你這麼失態的。”　　“是啊，不是發生什麼大事了吧？”　　“你要是有急事先走也行，反正咱們什麼時候一起吃飯都一樣。”　　……　　糾結到心碎中，包房裡一切也都換了新的，畢竟只是換一個鍋底還有一批餐具並不麻煩，而之前幾人點的菜都還沒有端到桌子上，也沒有受到污染，等郭正陽重新在位子上坐下時，顧明偉等人倒也紛紛開口，或是笑着打趣或是一些關心之言。　　說的也是，他們都認識郭正陽半年了，這小子以往一直都是成熟穩重，你就是想看他像其他大一學生那樣大叫大笑着和身邊人玩鬧，都根本難以看到。　　那剛才這貨突然一口水噴了一桌子，這場面太罕見了。　　一群人注視下，郭正陽才笑着擺擺手，“沒事，是一個朋友出了點事，不過不急，咱們吃飯吧。”　　劉夏突破的事給郭正陽帶來的刺激很大，不過他也真沒打算急着去見劉夏，怎麼說呢，現在見那丫頭，他還真有點鬱悶，怕看到她就來氣。　　身為一個散修，上一輩子活了近七十歲，帶着一生記憶重生，郭正陽的心態的確一直很穩重成熟化，他不否認自己第一次接觸劉夏時，有功利心在。　　這也不需要否認，廝殺拼搏半輩子的人，見慣了各種齷齪事，自己所在環境同樣充滿赤裸裸的功利血腥，那見到一個劉夏那麼一個存在，他沒一點功利心才奇怪了，一開始他接觸劉夏，就是想通過對方尋找什麼上古洞府，後來發現這很可能已經不行了，他才收對方為徒，也是想着這樣一個超級天才以後成長起來能對他有幫助。　　不過既然已經收對方為徒，那不管最開始接觸時他有沒有功利心在，在指引她踏上修鍊那一刻起，郭正陽就已經準備真心對待這個徒弟了。　　因為他也知道人與人交往，若只是以功利心為基礎，根本不可能相處出真正的交情，只有你真誠的對別人，別人才有可能以真誠之心回報你，雖然這隻是可能，也可能遇到白眼狼，但你至少要拿出真誠的心態去付出，才能有發展。　　所以從第一次教導劉夏開始，郭正陽在隨後都是不遺餘力的支持。　　但身為一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家，郭正陽的心態真的很成熟化，自然是希望收下一個對自己恭恭敬敬，很傳統的，對師長很敬重的弟子。　　畢竟他不是年輕人，而是一個活了六七十歲的老頭子。　　若是有人收他為徒，對他好，他自然也會對師長恭敬有禮，反過來，他也希望自己的弟子這樣對他。　　但問題是，問題是他心態雖然很成熟，甚至偏向老化，但他外貌上卻太年輕，現在只是正式過了十九歲生日不久，二十歲罷了。　　就是這樣的外貌，讓劉夏對他真的很隨意，師傅都不叫一聲也就算了，往往都是一副對朋友的心態，這其實讓郭正陽有點小不爽的，做師尊的，一大把年紀，兩輩子加起來收的第一個弟子，對方卻經常在你面前活潑的過分，要和你稱姐道弟？　　這在郭正陽這老齡化的心態下，還真覺得劉夏有點沒大沒小的。　　所以在和對方接觸時，他一直都想擺一擺師綱的。　　可在來的動車上剛擺了擺師綱，訓了訓那丫頭修鍊不易，不能急，你能停幾個月突破已經很不錯了，等等等，這訓話似乎餘音還在耳畔沒有消散，結果對方就真的突破了。　　郭正陽除了氣，怕見到劉夏就被她那種妖孽資質刺激的來氣之外，更怕那丫頭再蹬鼻子上臉，更加沒大沒小，而且現在他就算再想訓訓她，一時間都不知道拿什麼來訓話了。　　所以他真不急着去見劉夏。　　還是先晾晾她吧，免得現在一過去，那丫頭小尾巴直接翹到天上去。　　“是了，她上一輩子，從初入聚靈期一路突破到真人境，雖然花費了四五年時間，但這四五年裡她吞服過丹藥么？她是得了一個上古洞府傳承，但問題是那個洞府流傳到現在，裏面就算還有靈石，有濃郁靈氣讓人修鍊，但保存完好的丹藥卻未必有了，她上一世走完這段路程用了四五年，怕不是更多時間都是在修鍊着積攢修為，沒有丹藥相助，那修鍊積攢修為的時間就長的嚇人了，我在靈域中靈氣濃郁之地，從初入初期到巔峰也需要修鍊三個月左右，而若是吞服丹藥，一顆多風華丹，四天左右就能搞定，上一輩子如果她沒有丹藥就只用了四五年晉陞到真人，那這一世我給她提供足夠的丹藥，這效率……我擦，不是真的很快就要超過我吧？”　　言語上對幾個室友解說了自己不需要急着離去，等接下去包房裡人群也開始吃喝時，郭正陽心下卻突然又閃過一個念頭，而後他就覺得心下一緊。　　再次抑鬱了。　　那就是這個徒弟的修為，會不會超過他這個師傅……　　以劉夏的資質這是很有可能的，就算郭正陽身邊也有充足的修鍊資源，但他也知道自己和劉夏那稱雄靈域的修鍊資質比起來也還有很大不足。　　所以對方會不會有一天在修為上完爆他這個師傅，這可能性很大。　　但以前郭正陽卻覺得就算有這一天，這一天來得也不會太快，至少他眼下踏入真人境之前，這一路瓶頸都沒有絲毫障礙。　　只需要服用足夠的丹藥就行。　　所以他開始做的心理準備也是就算劉夏有一天能在修為爆了他，那應該也是幾年後，在真人境的事。　　但今天的事真給了他不小刺激啊。　　更讓他發覺這個徒弟說不定能在聚靈期就在修為上爆了他！　　因為郭正陽經過罪孽改造的靈海雖然讓他實力倍增，但同一階段積攢修為所需要的時間也要遠超一般人。　　就比如眼下，他想突破到聚靈後期還需要一個多月，這還是指的一直不停的吞服丹藥，但正常剛入聚靈後期的修士，一直不斷吞食丹藥，也只需要一個月左右就能到巔峰。　　那就是說現在他給劉夏提供足夠的丹藥，對方差不多能和他一起到後期巔峰？到時候，郭正陽只要準備一下，渡過天劫的話就能到大圓滿，但劉夏呢？　　萬一她還是這麼快突破，等兩人一起到了大圓滿，郭正陽想修鍊至巔峰的時間，也要比劉夏多出好幾倍時間，多出半年不止，萬一這個徒弟比他還先進入真人……　　越想越多，郭正陽的臉色也越來越難看，雖然不管是在修真界還是世俗里，徒弟的能力超越師傅都不是太新奇的事，要不然就不會有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語句流傳了，但他卻絕對不想剛收下兩輩子來第一個徒弟，自己還有重生的優勢，卻眨眼間就被這弟子完爆幾十條街的。　　事情真要發展到那一步，你讓他情何以堪啊！！　　就算以後劉夏修為突破到真人，戰力也未必能壓下他，但，只是這種明面上的修為差距，已經足以讓人崩潰的。　　臉色越來越難看，包房裡顧明偉等人倒也漸漸發覺了什麼，跟着幾人才又紛紛開口問詢，但郭正陽自然不會把這些事告訴他人，再次說了幾次沒事，等說著說著，一陣手機鈴聲再次泛響，郭正陽剛接通手機，就聽到了對面一陣清脆悅耳的嬌笑。　　就只是笑，電話對面的劉夏沒說話，一直笑，哪怕這笑聲很動聽，不止清脆的犹如珠玉落盤聲，還帶着甜甜軟軟的嬌嫩，笑聲動聽的能讓人心裏發緊，可郭正陽卻聽的臉黑。　　她果然還是聽到了，聽到了之前她一說突破，郭正陽這邊有多狼狽……　　“笑什麼？有話快說。”黑着臉低聲訓了一句，郭正陽這一板臉，自有一股無形威嚴，竟是讓其他正說笑着吃飯的幾人都猛地一驚，而後不自然看去，紛紛一陣錯愕，沒人見過郭正陽這麼嚴肅的時候，但這一嚴肅，還真是給人帶來了不少壓迫感。　　可包房裡幾個普通人被嚇住了，手機對面的劉夏卻依舊咯咯的笑，又笑了片刻，劉夏才終於止住笑，開口道，“你在哪啊，我突破了，找你慶祝去啊。”　　“我這還有事忙，等我忙完了再去找你。”郭正陽很持重的點點頭，自從發現很可能在短短時間內就會被劉夏在修為上完爆，郭正陽心裏就發緊，也越發想在劉夏還稚嫩時把師長的威嚴擺出來，不然現在都搞不定，等她以後真的完爆他？那還得了？　　“嘿嘿，我現在在出租車上，快到東大了，你不告訴我，我就自己找。”　　但可惜這份持重，換來的又是一陣嬌笑。　　這也讓他更無奈了，出生在現代社會下的學生，還沒有走出校園時對師長的態度，也真的很難有那種經過殘酷洗禮之後才能催生的敬重。　　現在這丫頭，屁股後面的小尾巴已經翹起來了，這也真把郭正陽鬱悶壞了。　　而對於修士來說，還是靈識一放就可以探查左右百米範圍的修士，她只要到了東大附近，想找到郭正陽也絕對不是什麼難事。　　鬱悶中，郭正陽無奈拍了下額頭，自己兩輩子收這麼一個徒弟，但想維護師長尊嚴的話，卻還是任重而道遠啊。

# 第一百五十七章 夜襲

　　“那你在天府撈下車。”　　拍了下腦門，郭正陽才對着手機輕語一聲，而後收起電話，就對顧明偉等人說要出去接個人，才踏步離開了包房。　　雖然心下已經決定要好好教訓下這個徒弟，但眼下還是先把她接過來吧。　　只不過等郭正陽剛走出包房，卻突然身子一震，眼中也閃過一絲愕然。　　意念？　　已經很久很久再沒出現過的意念，竟然在這時候出現了，有劫殺目標，而且劫殺目標在逐漸靠近郭正陽所在的位置。　　“五六個月了，上次意念出現還是在曾穎家裡，東大都還沒開學，從那時候到現在可不就是快半年了么，這麼長時間都沒出現了……現在？”　　愕然之後，郭正陽眼中才閃過一絲狂喜。　　不能不喜啊，意念鎖定劫殺目標的事，的確是快半年沒出現了，雖然這半年裡郭正陽去的地方不多，八成時間都一直在自己租來的小屋裡修鍊，那周邊沒有新劫殺目標出現也不意外，但這半年裡他也去過不少地方，走過兩次靈域，路途經歷那麼多地方，一樣沒有再發現新目標。　　所以現在意念突然出現，還真讓他有些激動。只不過就在郭正陽激動中，一股靈識卻突然從樓外馬路上掃來，而且靈識的感覺還很熟悉，是劉夏的。　　對方已經到了么？　　閉上眼感應了一下，十幾個呼吸后，郭正陽才突然笑了，笑的很愜意。　　“這個白痴，被人盯上了都不知道，竟然還在炫耀着……原來這次我要截殺的目標，現在正在跟蹤着劉夏，是想劫殺她？說的也是，像她這樣一直散發著靈識探查左右，在大都市裡就像是黑夜中的明月，再顯眼不過，而她的靈識強度還那麼弱，只是剛進聚靈後期。運氣不好被人盯上，並不算多意外。”　　郭正陽閉目感應時，清晰感應到正散發靈識探查左右的劉夏正在快速靠近火鍋店門口，而腦海中的劫殺目標，一樣在跟着劉夏移動，就在劉夏後方幾十米外，如果只是這樣，他還不敢肯定，但因為現在兩個目標都在樓下，所以郭正陽刻意向某個方向感應了下，結果那個劫殺目標雖然在收斂着氣息，但對方運轉的斂息術，卻被郭正陽感應到了。　　對修士來說，有收斂氣息的斂息術，就有刻意針對斂息術，查探各種隱藏危險的明心術。　　郭正陽重生之後，運轉的明心術都是幾十年後幾次改良的，要比眼下的各種查探術法強得多，只要不是收斂氣息的修士修為超過他，那都很容易被發現蛛絲馬跡。　　而發現自己的徒弟被一個修士不懷好意的盯上，郭正陽卻真的不驚反喜，一來那個修士是他劫殺的目標，目標終於又出現一個，這是好事，代表的就是劫殺之後有機緣掠奪。　　二來，劉夏這小丫頭也的確該受點教訓了。　　既然那個修士能被他察覺出端倪，說明對方的修為應該比郭正陽低的，那這件事應該是可以控制的，所以他才不急。　　就在郭正陽思索中，一陣手機鈴聲才又響了起來，等拿出手機一看，他才發現是劉夏打來的。　　這一次郭正陽沒有接，而是掛了電話后給劉夏發了條短信。　　修士體能強大，現在說話，很可能被對方偷聽到的。　　所以郭正陽發的短信，就是讓劉夏去東大校園內。　　要想幹掉這個尾隨的修士，也只有一些偏僻的地方才最合適，而在這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裡，也只有不遠處的高校內才有偏僻場所，佔地上千畝的校園，在夜間是很容易找到荒無人煙之地的。　　“去東大校園？我看到你了啊，你不就在樓上，去校園做什麼啊。”　　等郭正陽短信發出去后，劉夏那邊也很快回了信息。　　郭正陽只是簡短又回了兩個字，快去，後面還有一個感嘆號。　　新短信發出去后，樓下的劉夏才不再多說，轉身向著東大校園走去。　　“我終於明白，以往那些大宗門強者若是收了一些天才為弟子后，為什麼總是喜歡派他們自己歷練了，這不是那些強者不怕天才隕落，而是若那些天才只懂得修鍊，就算修鍊上擁有再得天獨厚的天賦，沒有一點心機也是白費……”　　劉夏一走，感應中的劫殺目標也悄無聲息沿着人潮跟了過去，樓上的郭正陽才無奈一嘆。　　其實他早就告訴過劉夏，在世俗中不要輕易使用靈識探查周邊，但那個小丫頭明顯沒聽，這怪誰？郭正陽倒也並不覺得過錯全在劉夏身上，他這個做師傅的也有一定責任。　　因為她畢竟才接觸修鍊一個月左右，一個多月前還是普通人，現在就能擁有這些超凡脫俗的能力，那任何一個正常人，恐怕都難免會耐不住興緻玩心大起。　　任何一個正常人突然有了透視的能力，身邊其他人也發現不了，你讓他一直藏着掖着別用，有幾個人能辦到？這股新奇勁還沒過去時，估計誰都會玩得樂此不疲，只有等真的受到教訓，才會醒悟。　　劉夏以前也只是一個普通學生，大學還沒畢業，根本不懂也沒見過太多險惡。　　不過今晚倒是可以給她上一課了，看這丫頭以後還敢不敢那麼隨意。　　……　　“奇怪，怎麼越走越偏啊，他讓我來這裏做什麼啊？不會是……應該不會，就算他有什麼壞心思，也該去開房才對，呸……”　　片刻后，按着一條條短信提示，某道高挑性感的身影也在東大校園裡越走越偏，而她心下也越來越疑惑，因為她怎麼也想不明白郭正陽讓她來這裏做什麼。　　甚至想着想着她都有些想歪了，不過很快又臉頰發燙的低呸一聲，再次快速向前。　　應該不是她想的那樣，雖然剛才一路走過，還碰到幾對小情侶在寒風中、美景下親熱，但他叫她來這裏應該不是有那種心思吧？　　那傢伙真要有什麼壞心思，也不會來這種地方不是？但如果真是，她該怎麼辦？反抗還是不反抗？　　對郭正陽她真有着很濃烈的感激和好感，畢竟對方幫過她太多太多，而且那傢伙還那麼帥，吹奏橫笛時那麼迷人，再想起那人兩次都在她最窘迫最慌亂的時候突然站到她身前替她遮風擋雨，她真是想沒好感都難。　　這也是為什麼她不想叫他師傅的原因，叫師傅豈不是比他矮了一輩，她本能的就很抗拒，這也是為什麼她一有新突破，第一時間就想告訴他，聽到他狼狽的樣子更讓她分外得意開心，誰讓那傢伙一直在她面前都是老成持重，明明比她還小，做派卻像個老頭子一樣，她就是特別想讓他的老成持重崩潰，恢復年輕人的朝氣和青春，那樣子她和他之間距離似乎才能更近一些。　　她辛苦修鍊，大多時候也只是想追上他不落下太遠。　　而平時她喜歡和他開玩笑，同樣只是想顯得和他親近些。　　越走越遠，劉夏心情倒也逐漸變得緊張慌亂，雖然對郭正陽有不少好感，但現在那也只是好感，還沒發展到太深的地步，現在舉目一望，左右儘是黑漆漆的草地，草地前還有一片清澈的湖水，湖邊綠蔭環繞，這麼幽靜卻又帶着一絲醉人色彩的夜景，想到他可能很快就會過來，附近更沒有其他人，到時候他要是真是喝多了些，酒氣上涌一時衝動對她下手，她怎麼辦？　　但也就在夜色下的倩影心亂如麻，身子都漸漸緊繃起來時，一道流光卻突然從她身後破空而下，帶着凌厲陰冷的氣息，直接撕裂進劉夏靈識輻射範圍內。　　劉夏這才猛地一驚，駭然轉身後，就看到一柄散發著青芒的長劍在她視線中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她也身子一僵，徹底傻了，傻傻看着那飛劍對着她胸前刺下，一動不動。　　剎那之間，不遠處隱藏在黑暗中的一道身影才猛地大喜，這麼容易？　　這個白痴受到伏殺，反應竟然是一動不動？　　而更遠處，另一道身影卻一拍腦門，當場崩潰，雖然知道她從來沒經歷過這樣的襲殺，表現可能會有點挫，但他真沒想到她的表現挫到這種程度和地步。　　郭正陽真想抽這個徒弟幾耳光打醒他，他給她儲物戒指、防禦靈器、攻殺靈器，還教着她煉化，現在受到刺殺竟然什麼反應都沒有，眼睜睜看着敵人的飛劍對自己要害襲下？　　“誰？！”　　郭正陽一拍腦門，在他身前另一道身影才又從大喜變成大驚。　　而在他大驚中，郭正陽則沉着臉低喝，“水衍甲。”　　喝聲里，也知道前面的弟子不靠譜，郭正陽體內也暴起一道黑光，后發先至，以驚人的速度出現在劉夏身前，嗆的一聲擋在了那刺下的飛劍之前。　　伴隨着一聲驚叫，劉夏體表也終於浮現出一抹藍色水光。　　郭正陽則身子一閃，一層恐怖的冰寒氣息快速瀰漫，咔啪啪就凍結了前方几十米空間，雖然在冰寒逸散時，前方身影已經大驚着逃竄，但依舊被凍結在了黑冰邊緣，只是還在撐着防禦光澤才沒成冰雕。　　“聚靈後期巔峰。”　　思緒一閃即逝，另一柄寒光閃爍的飛劍就從冰層中直刺而下，不過等到了那被凍結的身影身前時，這飛劍卻沒能直接刺下，而是硬生生被對方的防禦星器擋下。

# 第一百五十八章 不殺你殺誰？

　　“嗆嗆嗆！”　　……　　夜色下的黑影，身軀被凍結在黑冰中，體表呈現着一層綠色光澤，而綠芒之外，一柄鋒銳無匹的飛劍卻化為一片狂風暴雨，沿着一條僅容飛劍穿過的冰道，毫無保留的傾灑而下，每一次撞擊都能在綠色光澤上帶出一絲漣漪。　　但連續攻殺多次，那綠芒依舊堅挺，並沒有破損的痕迹。　　郭正陽的身子也快速上前，陰沉的看着冰層中的黑影，這，算不算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眼前襲殺劉夏的修士只是聚靈後期巔峰，他所使用的防禦靈器也並不算太強大，至少憑感覺，那只是一件上品靈器。　　但郭正陽操控着同樣的上品靈器襲殺，在修為上又高出對方那麼多，卻根本攻不破那防禦。　　本命靈器！　　這是這修士的本命靈器吧。　　說不定這還是郭正陽送出去的本命靈器革新大賣之後，對方才能把眼前的防禦靈器替換成本命靈器的。　　要不然，一個散修……可不是，這黑影還背着背包呢，可不就是散修么，連儲物戒指都沒有的散修，直接煉化一件上品靈器做本命靈器，可能性真不大。　　“道友，誤會，誤會……”　　雖然郭正陽一時間攻不破對方的防禦，但那修士卻也急了，白着臉開口，話音透過飛劍穿梭的冰道逸散出來，郭正陽卻黑着臉低罵一聲，誤會？這種無恥的話他都說得出來？　　黑着臉，郭正陽依舊操控着飛劍快速攻殺，鋒利的劍身也在冰道內彷彿電光一樣一進一退，不斷刺殺同一個點。　　他是無力攻破對方的防禦，因為一件上品靈器被煉化成本命法寶，外泄氣息雖然不會有質變，但威能卻實打實快要接近一些下品法寶之力。　　他現在沒有本命靈器，最強只能運轉上品靈器，想攻破近乎法寶威能的防禦，絕對很難。　　但對方也只有這一件本命靈器強硬些，那還只是一個防禦靈器，所以那修士也只能被凍結在冰層中承受襲殺。　　現在已經化成了消耗戰，雖然本命靈器的損耗很低，但再低那也是一個聚靈後期操控上品靈器的消耗，郭正陽修為佔優勢，對方現在也只是一個肉靶子，耗也能輕鬆耗死他。　　“叮叮叮！”　　飛劍運轉的越來越快，刺殺越來越高效，連撞擊聲都變得逐漸更清脆，被困在冰層中的修士也越來越慌亂，不過慌亂中他卻突然拿出一道玉符，啪的一下捏碎。　　郭正陽這才一愣，不過他表情並沒有什麼變化，只是繼續瘋狂催動着飛劍攻殺，因為他要斬殺冰層中的修士，不只是因為對方想殺劉夏，更因為這是意念指引的目標，殺了他，就是罪孽和機緣。　　聚靈後期修士的機緣，絕對和普通人不一樣，而且聚靈後期提供的罪孽，恐怕也超出普通人太多太多。　　“要加快效率才行。”　　表情毫無波動，郭正陽又放出一把飛劍，不過這把飛劍卻帶着繚繞的火色，彷彿剛從熔爐里拿出來的一樣。　　眨眼之後，那飛劍就也劃出一條冰道，從另一個方向，對着冰層中修士瘋狂襲殺。　　一鼓作氣四五分鐘，冰層中散修才臉色一白，張口噴出一口熱血，體外防禦光澤也黯淡了許多。　　郭正陽攻不破那靈器防禦，但高頻率的暴力襲殺給他帶去的壓力也很大，首先就是攻殺越多消耗越大，他消耗一大，能催動的靈器威能就會變弱，一旦威能變弱，高頻率刺殺就會給他帶去強烈的震動。　　就像是一個人坐在鐵桶里，外面有人砸鐵桶，雖然打不破鐵桶，但強烈的震動一樣可以震得他耳膜嗡嗡作響，最終給大腦都能帶去不小震動創傷。　　等被震傷時，他自身會受到更多影響，所能發揮的靈器威能也越來越弱，從而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所以在那修士吐血時，郭正陽的刺殺越來越快，越來越暴力，劇烈的撞擊聲犹如暴雨下的屋檐，噼噼啪啪，短短時間內再次激的那修士連連噴出兩口熱血，神色再次萎靡了許多。　　而郭正陽的刺殺也在對方體外防禦光澤再次暗淡許多時，終於一鼓作氣，噗的一聲刺穿了那防禦光澤，噗的一聲刺入那修士胸腹。　　到這時，戰局基本已經進入尾聲，但郭正陽也身子一晃，差點摔倒，雖然他真正實力堪比聚靈大圓滿，比眼前修士渾厚好幾倍，但一次操控三件上品靈器瘋狂襲殺，給他消耗一樣極大。　　身子晃動中拿出一顆丹藥吞下，郭正陽才揮散冰層，踏步到了這修士身前。　　運轉靈魂秘術盤問幾句后，飛劍再次一動，一顆大好頭顱就此落地。　　而這個過程哪怕持續了近二十分鐘，但這麼長時間以來，在郭正陽身後的劉夏卻一直都是獃獃發愣，愣着不出聲，只是傻看着郭正陽刺殺，直到那修士人頭落地，劉夏才終於驚叫一聲，嚇得噗通一下跌坐在了草地上。　　“快起來，他通知了同伴，很快就會有人趕來。”郭正陽則站在屍首前頓了頓，才揮手放出一團真火把修士毀屍滅跡，更轉身對着劉夏低喝。　　“他……他為什麼要殺我……”劉夏依舊嚇得俏臉發白，眼中全是迷茫和惶恐。　　她到現在都不知道自己什麼人也沒招惹，對方就在後面跟着直接下了殺手。　　“因為你肆無忌憚散發靈識，手上還帶着儲物戒指，他不殺你殺誰？你知不知道一枚儲物戒指有多貴重？”郭正陽剛才盤問的時候也已經問了這個問題，劉夏竟然沒聽清？　　那修士就是和四個散修一起追殺另一個莫姓散修，總共五個追殺者，加上一個被追殺的莫姓修士，六個人從落河山千獄島附近的自由出入口離開靈域，有兩人死在了出入口，被妖獸滅殺。　　活着出來的只有四個。　　剛才那追殺者就是在東海市尋找莫姓散修下落時，突然感應到劉夏散發著靈識肆無忌憚查探左右，而後被那修士發現這妞靈識強度不高也就算了，手指上還帶了枚戒指。　　大都市裡，手指上帶戒指的人多不勝數，一般人自然不會引起注意，但像劉夏這樣肆無忌憚散發靈識的，手上還有一枚賣相較為古樸的戒指，修為也不高，沒一點防備之心，被對方跟蹤了片刻，確認這是一個純粹的菜鳥后，那修士就懷疑這隻是一個在世俗中運氣好，得了好傳承的菜鳥，才起了殺人越貨之心。　　這幾句解釋，也再次聽得劉夏面色發白，身子也劇烈顫抖起來。　　她似乎根本理解不了，兩個毫不相關的人，因為她帶了枚儲物戒指，就能讓另一個人毫不猶豫的痛下殺手？　　而看她恐慌害怕的樣子，郭正陽反而再次笑了，用這種事實來教育弟子，才能起到真正的震撼效果，看劉夏發懵發傻的樣子，他估計也不用再擔心以後這弟子還那麼跳脫了。　　至於之前那散修捏碎了玉符一事，郭正陽反而不擔心了。　　因為剛才盤問中他已經問清了大致情況，莫姓散修被追殺就是因為得了重寶，而五個追殺者兩個死在出口，活着出來的三個裡，修為全只是聚靈後期。　　而且三個追殺者只有剛才被他幹掉的，本命靈器是一件防禦性上品靈器，畢竟聚靈後期能得到上品靈器本就是很艱難的事，另外兩個追殺者，一個人根本還沒孕養出本命靈器，第二人，手中本命靈器也只是一件攻殺型中品靈器。　　這樣的對手，如果讓郭正陽提前做好準備，想要斬殺絕對不難。　　所以他才沒有立刻拉着劉夏逃掉，而是在這裏教育弟子。　　“這個人是我的劫殺目標，他出來是追殺莫姓修士，卻也是意念讓我劫殺的目標，難道說若是沒有我的干預，莫姓修士最終還是被他找到，幹掉？才得到了莫姓修士手中寶貝？若是這樣，剩下的其他兩個目標，是不是也是劫殺目標？如果是的話，那就發了，剛才那修士，我竟然汲取了十七人份的罪孽，比當初的於神棍要多出太多……那再來兩個的話，就真的發了。”　　一邊用事實教育着劉夏，郭正陽心中同樣泛起了不少波瀾，雖然當初獵殺於景那個神棍時，從對方身上一次汲取相當於五個普通目標的罪孽，他就知道獵殺修為越高的目標，罪孽收穫也越多，但剛才從那修士身上一次汲取十七人份的罪孽，還是讓他喜出望外的。　　近半年沒有再發現劫殺目標，這一次只是斬殺了一個目標就收穫這麼大，那若是後面趕來的兩人也是劫殺目標的話，這就真的發大了。　　還有，這幾人都是出來追殺那莫姓修士，莫姓修士又身懷重寶，而郭正陽提前劫殺目標，基本也就等於也把機緣搶到了手……　　那個莫姓修士手中重寶他也還不知道是什麼，因為剛才沒問出來，這伙人里最初的發起人其實已經掛了，剛才那修士也是受人邀請，說莫姓修士有重寶，大家一起聯手追殺，結果發起人在離開靈域時，死在了妖獸手裡，剩下的人只知道莫姓修士手中有重寶，並不清楚到底是什麼寶貝。

# 第一百五十九章 振奮人心的收穫

　　“要來了。”　　“啊～我……我害怕。”　　“有我在，你怕什麼？我教給你的斂息術經過多次改良，你現在也已經是聚靈後期，那隻要不是真人都很難發現你身懷修為，現在過來的也只是一個聚靈後期，只要你鎮定一點，他根本發現不了……我說這麼多你聽沒聽進去？”　　“聽了，聽了。”　　……　　片刻后，伏殺現場幾百米外，此處已經遠離了草地，是通向校園繁華區的一條林蔭道盡頭，道路前方偶爾還能隱見在路燈附近遊走的身影，這也不奇怪，東大校園環境很漂亮，雖然現在天氣還有些冷，但在燦爛的星光下行走在漂亮的夜色下，對一些情侶學生來說也有一定誘惑力。　　而在道路盡頭通向草坪和人工湖的位置，一樣有一男一女兩道身影在夜色下行走，邊走邊說著什麼。　　外人若是看到這一幕，也只會以為這是出來幽會的學子，但那也只是匆匆一看罷了，細看之下卻能發現行走中的美艷女郎俏臉依舊慘白的厲害。　　不過還好的是在帥氣青年的遊說下，女子也逐漸變得平靜，甚至平靜中，女子低垂下的俏臉上都猛地閃過一絲紅暈。　　郭正陽給她解釋了很多，解釋着兩人現在的情況危險性並不大，但後面一大串解釋，她還真沒有聽清楚，她聽得最清楚的就是那句有我在，你怕什麼……　　也是那一句讓她真正安了心，然後本就很熟悉的功法運轉之下，她的氣息也越來越平靜，原本還胡亂波動逸散着的氣息，也徹底收斂平息。　　看到這一幕，郭正陽才點點頭，雖然要教導好這個弟子，明顯是一條任重而道遠的漫長路途，但至少她現在表現的已經很不錯了，已經讓他滿意了。　　不管怎麼說，劉夏以前一直只是一個很正常普通的大學生，還只是一個女孩子，剛剛才經歷突然的襲殺，面對生死危機之後能這麼快恢復平靜，這表現要比大多數男人都更優秀。　　郭正陽用事實教育徒弟的手段還算成功。　　現在這活潑跳脫的徒弟在他面前總算多了不少恭敬，而現在，兩人就是佯裝成普通學子，在等着之前那修士的同伴趕過來。　　郭正陽帶着劉夏一起出現在對方即將趕來的路上，就是為了鍛煉劉夏的膽子，也是試一試這徒弟的成色，只有修鍊資質出眾明顯是不夠的，若是一遇到危險就嚇的手忙腳亂，那修鍊資質再好，一遇到戰鬥一樣是抓瞎。　　所以既然有現成的磨練，不用白不用。　　他就是告訴劉夏，那個剛才襲殺她的修士的同伴馬上過來，就從他們正走着的路上趕來，讓劉夏運轉斂息術瞞過對方，如果她能做到對方從身邊經過而不漏破綻，這才是好弟子啊。　　而一開始報了這樣的打算后，郭正陽也並沒指望她能馬上進入狀態，畢竟她只是一個第一次接觸這種兇殺危機的大學生而已，前後不到一小時就能指望她做到像老鳥一樣，這根本就是強人所難。　　任何一個普通人，剛經歷被人襲殺后不久，就要她裝作若無其事的從另一個暗殺者面前經過？這真是大部分男人都做不到的。　　所以郭正陽已經做好了劉夏被發現，露出破綻的準備，只是沒想到在自己訓話時，雖然這丫頭表情看上去獃獃的，都不知道有沒有把他的話聽進耳中，可她竟然還真能逐漸恢復平靜，把一團亂的修為氣息徹底收斂……　　這表現，很不錯。　　郭正陽也真的很滿意！　　滿意中，等前方一千多米外猛地走來一道身影，郭正陽雖然看不到，卻早已憑着意念指引感覺到了獵殺目標在快速靠近時，他才又突然一笑，低聲道，“來了，再有一兩分鐘，他就會從咱們身邊經過，你要……”　　“呼～”　　一句話，剛剛收斂好氣息的劉夏又當場嚇得從原地跳起來，體內氣息再次亂的一塌糊塗，還是郭正陽黑着臉拉了她一把，伸手按着她肩頭把她按在地上，盯着她雙眼認真的低聲道，“別怕，他是快來了，不過他根本不知道我們在埋伏，大學校園裡學生這麼多，你不怕，他就只會把你當成普通學生。”　　亂成一團的劉夏才又在這安慰中漸漸平息，直直盯着郭正陽，雖然這一帶沒有燈火，但卻有星光，淺淡的星光下，看着眼前夜色下散發著驚人魔力的一雙眼眸，小丫頭表情也重新開始變的安靜，平和。　　郭正陽又點點頭，才鬆開手笑着道，“對了，你開學來了以後，出去找工作沒？”　　“沒啊，我也有點不想去找了。”　　劉夏依舊盯着郭正陽，情緒似乎也徹底平緩下來，更被對方的話問的轉移了心神。　　“你不找工作，等畢業了吃什麼？”郭正陽再次一笑。　　現在的話題，他其實只是刻意扯到了普通學生最經常談到的話題上而已，因為感應中的目標已經越來越近。　　等他和劉夏稍微聊了幾句，前方几百米外就顯出一道輕鬆行走着的身影，在快速朝兩人方向接近。　　郭正陽聊的隨意，根本沒去看那身影，只是邊走邊說笑，等那身影也越來越接近，到兩人身前十幾米外時，那身影才饒開路程，打算從郭正陽兩人身邊路過。　　就是在對方剛剛經過兩人身側，郭正陽才意念一動，飛劍瞬間撕裂夜空而過。　　嗖的一聲。　　兩人身後幾米外，正走着的身影再次跨出一步，大好頭顱才又從肩頭墜落。　　只是普通聚靈後期，身上也沒有上品防禦靈器被煉化成本命靈器抵禦，那被郭正陽這樣的老手伏殺，修為還本就超出對方很多，那修士也真是連掙扎的機會都沒有。　　就是在這時，正和郭正陽聊天的劉夏才又猛地一呆，猛地轉身看着那倒下的屍首，臉色又一次變得慘白無比，曼妙的嬌軀同樣在夜色下劇烈發顫，甚至她眼中都閃過太多不可思議和震驚。　　哪怕早知道郭正陽是在這裏埋伏人，也是準備殺人，但這麼乾脆利落，一條命就沒了……　　“別發獃了，另一個也過來了。”　　郭正陽則快速衝到屍體前，先是汲取了罪孽，等又一次汲取大約十七人份的罪孽后，他才揮手毀屍滅跡，而後快速走到劉夏身前，拍了拍這徒弟肩頭。　　感應中，第三個目標也已經到了意念感應範圍，就在三千多米外，不過卻是從另一個方向趕來。　　這三個追殺莫姓修士的聚靈後期散修，就是分散着在東海市尋找探查，第一個修士捏碎玉符，其他人雖然被驚動，但估計也根本不知道這裏發生了什麼。　　當初他們約定就是誰發現了莫姓修士，再捏碎玉符通知其他人的。　　所以現在從不同方向趕來也不出奇。　　“還，還要這樣么？”等郭正陽話語落地，劉夏才又白着臉開口發問。　　郭正陽卻燦爛一笑，終於給了這弟子一點鼓勵，“你看剛才你做的不是挺好的？只要你不怕，這些人也並不可怕，剛才他從你身邊經過都沒發現絲毫不對。而且就算真的有事，有我在，也不會讓人受傷的。”　　劉夏再次盯着郭正陽看了幾眼，雖然臉色逐漸又恢復平緩，但一雙美眸里也漸漸多出了不少古怪之色，今天的事，對她來說真的太刺激了，那種刺激絕對超出了她前半生遭遇的所有事，刺激的她一直都頭皮發麻，一顆心都一直揪着，緊張的不像話，雙腿站都有些站不穩，但不知道怎麼的，被郭正陽帶着嚴肅的表情訓幾聲，她又真覺得很安心。　　“你想修鍊到真人，讓壽元延長，想永葆青春，容顏不老，那就要適應這些危險，現在我在你身邊還能保證你的安全，但我不可能一直護着你，若是今天我不在，你想沒想過最終後果又是什麼？”郭正陽也注意到了劉夏神色的古怪，不過還以為她是對這種生活漏了怯，動搖了信心，頓時又黑着臉開訓。　　訓斥中，看到劉夏又俏臉一紅，快速低下頭，他才再次寬慰道，“不過你今天表現的確很不錯，這次就不用你過去了，他從另一個方向過來，再帶你也來不及了，我去搞定，你在這裏等着就行。”　　第三個目標已經從後方快速靠近，他也真來不及帶劉夏過去訓練了，而剛才一次培訓，劉夏的表現已經算是不錯，後面是該讓她自己消化消化了。　　培養好一個好徒弟，任重而道遠，而且他還真沒經驗，畢竟這是兩輩子收下的第一個徒弟，所以只能自己摸索着培養，現在看來效果似乎也還可以。　　恩，師長威嚴肯定要維護，不過也不能一直訓人，得在嚴厲中再保持點溫和，也不能太打擊她的信心，該誇就得誇。　　對自己的特訓成果很滿意，郭正陽丟下一句話后才又快速沒入了身後黑暗中。　　也只是幾分鐘后，等又一道身影在黑暗中伏屍，郭正陽才鬆了一口氣。　　三個目標全部幹掉，剩下就沒事了。　　至於莫姓修士？　　他既然已經幹掉了所有劫殺目標，那對方的機緣就會自動落在郭正陽頭上，現在他不去刻意尋找，等等意念也會主動提示他去收穫機緣的。　　所以在鬆了口氣后，郭正陽就開始整理起了收穫。　　三個散修，其實基本也都沒有儲物戒指，都是用普通手段包裹自身的靈器，壓抑着靈氣波動趕路，不過這些傢伙財產真的很寒酸，最好一件上品靈器，還是某人的本命靈器，人已死，本命靈器自動潰散，其他中品也只有兩件，剩下全是下品靈器，至於靈石？三個人加起來都沒有幾塊，可以說是一貧如洗。　　最終，郭正陽才抓起一枚方形玉牌無奈一嘆，看來這三個傢伙之前為了買刊發著本命靈器革新的那期《上界》，早把自身財富掏空了，他手裡的，可不就是一期《上界》么。　　嘆息一聲，郭正陽才又快速開始煉化罪孽。　　雖然其他收穫很少，但一次獵殺三個目標，加起來儲備了大約五十一人份的罪孽，這就是振奮人心的收穫！！

# 第一百六十章 真是沒天理

　　“原來，一人份的罪孽，只能增加一平方米左右的面積，不過就算如此，獵殺一個個修為高深的修士，這收穫一樣恐怖啊，剛才殺了三人，收穫大約51人份罪孽，我的靈海面積又擴展了五十多平方，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雖然這還遠比不上真人境的靈海面積，但也比大圓滿都大多了，只是靈海面積擴展之後，我修鍊時間又要增加不少。”　　……　　片刻后，等郭正陽在草坪上煉化了新得的罪孽，心中也對這罪孽淬鍊有了更多認識。　　他獵殺一個普通人獲得的罪孽，算作一人份的話，那收穫的罪孽練入靈海，就相當於擴展一平米方圓。　　這樣的擴展對於修為弱的修士來說，自然是很給力的，比如聚靈中期修士靈海面積只有兩三個平方大小，隨便積攢一些，就能讓靈海面積倍增。　　但若是對於修為高深的修士而言，一次獲得一人份罪孽，再練入靈海后的增長就幾乎可以忽略了。　　聚靈中期，靈海兩三個平方的樣子，後期是十來個平方，大圓滿則是六七十平方的小池塘，等到了真人初期，因為聚靈進真人的質變，這本就是一個大幅度跨越，所以靈海的擴展幅度也更大，真人初期靈海面積基本能等於上千平方的大池塘。　　比大圓滿要暴增十多倍。　　所以對聚靈大圓滿或者真人境來說，若只是煉化一人份罪孽，那靈海的擴展幅度真不大，幾乎可以忽略的。　　可就算如此，這次郭正陽獵殺的修為不錯的修士目標，殺一個目標相當於積攢17人份罪孽，三個目標之後，積攢了51份罪孽全部練入靈海，一樣讓他的靈海擴展了近一倍。　　從原本堪比聚靈大圓滿，差不多近六七十平方的小池塘，變成一百多平方，雖然他的修為沒有直接增長，但一修鍊至巔峰，修為渾厚程度都要遠超一般的聚靈大圓滿許多。　　一個聚靈後期，若修為遠超聚靈大圓滿，那應對足以抹殺聚靈後期的天劫時，自然也更加安全，靠譜。　　這好處無疑讓人大為興奮，但壞處同樣明顯，他現在想修鍊至後期巔峰，也要比正常大圓滿耗費的時間更龐大的多。　　原本六七十平米左右的靈海，郭正陽在經過一個多月吸納吞食丹藥后，已經積累出了大半個池塘的靈識，只要再用一個多月就能抵達巔峰，可現在他想到巔峰，還需要三四個月吧？　　這還多虧了他現在不缺丹藥，從上界山搞到了不少丹藥，但就算這樣，形勢一樣不大妙，因為同一類丹藥吃多了，你的身體就會產生抗性，會使丹藥效力越來越弱，這是常識。就像是普通人治感冒，一開始吃一種葯，以後一直吃這種葯，吃的多了，效果都會越來越差。　　他在聚靈後期時，或許還不用為這個發愁，但等到了大圓滿的話，靈海再一次擴展，說不定到時候比真人初期的靈海還要更龐大，那……估計到時候只能尋找適合真人境的丹藥才行了，不過真人境丹藥，他應付的了么？　　越強橫的丹藥，蘊含的靈氣就越龐大，一經吞服后，在體內的爆發力就越強，一般聚靈期若是吞噬針對真人境的提升類丹藥，一不小心那丹藥就會變成殺機，過於澎湃龐大的靈氣奔騰而下時，都可能沖潰撕裂你的身軀，那就像黃河突然改道到一條小河，只會頃刻間撕破河堤，不過郭正陽想了想，自己的身軀幾經天劫淬鍊，靈海也變得遠比同階修士龐大堅固，現在讓他去吸納真人境的丹藥，還未必靠譜，但等到了大圓滿，應該問題不大。　　“算了，還是先慢慢修鍊，等真到了大圓滿再說。”久久思索之後，郭正陽才從原地一躍而起，快速趕向之前劉夏所在位置。　　是了，突然間遇到這幾個目標修士，他都差點忘了今晚這個徒弟找他是來慶祝她突破的……　　一想到這，郭正陽又有些小鬱悶。　　原本還覺得就算劉夏已經踏入了後期，但他也在後期走出了不短的距離，那應該還可以比劉夏先進入大圓滿，可現在又煉化了一些罪孽，他的修鍊難度又提升了不少，估計就算只吃丹藥，劉夏也要比他更早多抵達聚靈後期巔峰，至少要早兩個月。　　如果劉夏還像這次那樣這麼快突破，那這個徒弟，還真會眨眼間在明面修為上超過他？爆了他？　　行走中郭正陽也真鬱悶了，她怎麼會這麼快突破？　　她到中期巔峰才两天多就突破了，簡直……刺激死人。　　“你回來了？”郭正陽雖然有些鬱悶，但腳步卻並不慢，幾分鐘后就到了劉夏所在的位置，那丫頭也一直都在慌亂的看着左右，站在寒風中，雙腿一直在強烈打顫，直到看到郭正陽過來才猛地一喜，快速走上了前，而且行走中發顫的美腿竟也漸漸恢復了平緩。　　看到這些，郭正陽再次很滿意，看來自己這個師傅給她帶來的信心還是不錯的。　　“事情搞定了，就不用多想了。”滿意的點點頭，郭正陽才突然好奇的看去，“你這次是怎麼突破的？”　　两天多啊，這也太快了，比她從初期進中期還快了兩三倍。　　劉夏也愣了一下，才馬上解釋，就是這次解釋中，她似乎還停留在之前的襲殺陰影中，就算還有興奮，但也沒了剛給郭正陽打電話時的雀躍和活潑。　　一番解釋，郭正陽再次聽的無語……　　她的原話，就是說她覺得困在瓶頸時壓力很大，至於什麼壓力她沒說清楚，紅着臉不好意思說明似的，就是說在巨大壓力下一直想儘快突破瓶頸，但心裏越想，她整個人反而心越亂，這两天都一直靜不下去修鍊，突破什麼的也根本看不到絲毫頭緒，然後，然後她就翻出郭正陽流傳在網上那個吹奏橫笛的視頻觀看，看着看着不知道怎麼的心就靜了，人越來越安靜，心緒越來越安寧，再跟着就莫名其妙進入了一種很空靈的狀態，那種狀況劉夏也描述不清楚，反正感覺很奇妙，很玄奧……　　再然後，突破了。　　聽完這些解釋，郭正陽嘴角一直輕微抽搐，都不知道怎麼反應了。　　頓悟？　　那種很空靈，很奇妙，很玄奧，難以用言語訴說的狀態，應該就是傳說中的頓悟吧？上一輩子郭正陽一生都沒遇到過一次，只是聽說某些頂尖天才不管是在修鍊時，還是突破瓶頸時，都可能遇到這種狀態，若是在修鍊，那短暫的頓悟就能讓其實力突飛猛進，若是突破瓶頸時遇到，也很容易就能撕裂瓶頸。　　頓悟，可以說是修士很僥倖的進入了一種接近天道至理感悟的狀態，你真有那機緣，別說是聚靈中期進後期，就是聚靈巔峰進真人，亦或者真人巔峰進道君的瓶頸都能很順利突破的。　　那，那就是在三山一府那種超級勢力內，一百年下來也沒幾個人能遇到這種珍貴的機緣。　　自己這個小徒弟，竟然在看着他演奏橫笛的元旦晚會視頻時，莫名其妙頓悟了？　　嘴角來回抽搐了片刻，郭正陽真不知道怎麼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默默無語盯着劉夏看了幾十秒，郭正陽才點點頭，“不錯，你的資質果然很好，這麼快進入聚靈後期，很不錯。”　　誇了劉夏幾句，在誇的這小徒弟又有些喜上眉梢時，郭正陽才拿出了更多丹藥，還有一些聚靈後期能運轉的中品靈器遞了過去，等劉夏接下時，他才又板着臉道，“雖然你修鍊資質很不錯，不過實戰經驗太差，尤其是心性，我知道你剛踏上這條路，對各種術法道法之力覺得很新奇，不過這麼做是很危險的，就比如今晚，如果不是你肆意散發靈識感應左右，手上還帶着儲物戒指，之前那修士也不會見財起意……”　　一下子小丫頭又蔫了，低垂下微紅的俏臉任由郭正陽說教。　　郭正陽眼中也又閃過一絲喜色，知道怕就好，換了以前，她怕不是還要撒嬌裝可愛，隨意糊弄過去他的說教，現在知道怕了。　　又表揚又訓斥，半個小時后，擺手讓劉夏坐着出租車離去，郭正陽才很快就走向自己租來的小屋方向，雖然今天晚上他是正在和室友吃火鍋時離席，不過出了這麼多事，其實他也早打了電話回去讓他們別等他了。　　在回到小屋后，郭正陽也很快打開了新買的電腦，這還就是昨天剛買的。　　以前他覺得這些玩意根本沒用，不過前半年幾次搜索天氣預報信息什麼的，他也跑了好幾次網吧，過年後才入手了一台，更接通了網線。　　打開電腦上網，郭正陽搜到自己去年元旦時的視頻，一遍遍看下去，短短四五分鐘的視頻看了十多遍，他才頹然放棄。　　“看看這玩意都能遇到頓悟，真是沒天理。”　　“我吹奏這笛曲時，能帶給人很強烈的感情起伏波動才對，她怎麼會越看越安靜？越看越安心？簡直不可理喻。”

# 第一百六十一章 頓悟觀想法

　　看了十多遍自己的演奏視頻，跟着又頹然放棄后，郭正陽才又收拾好心態開始修鍊。　　那種超級天才的思維模式，他發現以自己這種一般天才的水準去衡量，真的很難揣度，所以還是安安穩穩修鍊，穩步提升修為更踏實。　　再次拿出一顆風華丹吞下，郭正陽就開始運轉功法吸納藥性，而後時間不知不覺流失，直到六七個小時后，他腦海中才驀地閃過一絲意念。　　“來了？機緣到了！”　　意念普一出現，郭正陽就猛地睜開眼，而後快速起身朝着意念指引的方向就趕了過去，只要成功獵殺了目標，那對方即將得到的機緣就會被他獲得，而且獲得的時候，意念還會指引他去拾獲。　　所以在這段時間里他雖然一直在修鍊，但也早做好了準備去拾獲機緣。　　只是他也沒想到只是等了幾個小時就來了，要知道某一次他殺了目標后直到等了两天多才拾獲機緣。　　比較起來，這一次的效率的確很不錯了。　　而在朝着意念指引的目的地行去時，郭正陽心下也多出了不少期待，這一次，可是三個聚靈後期的機緣，那到底又會是什麼寶貝？　　六七個小時后，東海市的天空依舊籠罩在夜色下，而且現在還是凌晨兩三點時光，郭正陽走在大街上，左右到處一片安寧空寂，直到在街道上行走了半個多小時，他才抵達一座酒店外。　　感應了下機緣指引竟然是酒店某客房，他眼中也閃過一絲詫異。　　難道之前被那三個修士追殺的莫姓修士，在這酒店裡？　　詫異之後，郭正陽先是放出靈識感應一下，眼中又閃過一絲愕然。　　“死了，莫姓修士死了……就死在這酒店裡，而意念指引的機緣，竟然是他手中一張玉簡？”　　愕然之餘，郭正陽很快踩着飛劍上了酒店十九樓某客房外，等通過玻璃窗進入客房，他的視線也落在了盤坐在床上，身子已經歪倒下去的一名老者身上，這老者大約六七十歲，一身生機已經徹底斷絕。　　他左手裡還抓着一枚修士常用的記錄玉簡，甚至在那左手無名指上還帶着一枚戒指，郭正陽只是散發出靈識感應了下就發現那是儲物戒指。　　這個修士要比追殺他的三個修士富有的多啊，聚靈後期就能擁有儲物戒指，這在散修中所佔比例是極少的。　　但讓郭正陽覺得意外的是，意念指引的機緣並不是在對方儲物戒指里，而是那枚玉簡。　　“這隻是修士用來記錄的玉簡，竟然就是機緣？而並不是他儲物戒指里的什麼寶物？奇怪……難道這玉簡里還記錄了什麼好東西？”　　皺了下眉，郭正陽伸手從老者手中拿過玉簡，而後探入靈識就開始觀看。　　也只是看了一眼，郭正陽就身子一震，差點懵掉。　　“頓悟觀想法？”　　“不會吧，這玉簡記錄的是頓悟觀想法？開什麼玩笑，頓悟，頓悟這種三山一府內，百年來都未必能有幾人獲得的機緣，也能形成功法體系？扯淡吧……頓悟，那可是冥冥中進入了天道至理感悟的狀態，根本就是可遇而不可求，這竟然形成了功法？”　　……　　郭正陽是懵了，懵的徹徹底底，哪怕早知道意念指引的機緣就在這張玉簡里，他也想過這玉簡里記載的可能是好東西，但他也最多想到這裏面記錄的可能是什麼好功法，或者極品術法改良，或者好一點的靈植培育改良等等。　　若是普通修士得到只要在靈域一投稿被錄取，那就是一場富貴，可不就是機緣么？　　但任他怎麼想也不可能想到這會是記錄的頓悟觀想法。　　這玉簡是文字記錄的內容，他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頓悟觀想法幾個字。　　頓悟，這種只能靠運氣，靠天資拼運氣，九成九修士一輩子都遇不到，最頂尖的那一撮超級天才修士一生也可能只遇到一次，然後要麼是修為突飛猛進，要麼是撕裂瓶頸突破，這種只靠運氣的東西，也能形成功法去刻意獲取？　　這不可能！　　第一時間，郭正陽腦海中泛起的念頭就是這玉簡在扯淡，騙人。　　但愕然之後，等他想起這是意念指引的機緣，郭正陽才又呆了，難道，難道這是真的？難道頓悟真的可以靠着功法去有目的的獲取？　　畢竟這是意念指引的機緣啊！！　　徹底激動了，郭正陽馬上就又繼續深入看了下去。　　“頓悟？對於絕大多數修士而言，那種突然間獲得感悟，進入和天道至理極為契合的狀態，導致自身實力突飛猛進或撕裂瓶頸進入新的天地，這或許根本是痴人說夢，可遇而不可求，整個靈域以萬計修士，百年內能遇到頓悟的都屈指可數，誰能僥倖遇到一次，都只會以為是走了逆天大運，但老夫有一天卻突發奇想，或許頓悟並不是只能靠運氣博取，……”　　“要想刻意尋求頓悟，就必須要先明白什麼是天道至理，修士修鍊的根本就是逆天改命，想跳脫生死，成為自掌命運的天道，在這個過程修士不斷汲取靈氣壯大自身，犹如蝗蟲過境，不斷蠶食一顆星球生命力，奪星辰生機施加己身，與天爭命。但抱着此類與天為敵的心態，還想感悟天道至理，無異於南轅北轍，……”　　“我們掠奪星辰生機壯大己身的路沒有錯，若不如此，很難讓自己擁有飛天遁地之力，逆轉自身命運，但此心態下的確很難再契合大道至理，才會導致頓悟難如登天，但在掠奪天命的同時，其實我們不妨多考慮一下，如今正被我們掠奪的天機，是從哪裡來？”　　“星球為什麼會有旺盛的生命力，演化成靈氣滋養萬物？”　　“星球又是從哪裡來？”　　“老夫參考世俗眾生對星宇的理論，又結合修真二十餘載經歷，大膽推測，修士想逆天改命，跳出生死，最終是需要在靈海內開天闢地，演化一方真正星宇，到時才能真正超脫生死，若做不到這些，就算達到白日飛升之境，恐怕一樣難逃生死之苦，難以真正逆轉命運，所以靈海的開闢，既然是仿若在人體內開闢一方新天地，然後不斷吸納星辰生命力壯大發展，那麼發展到一定極限，會不會彷如宇宙大爆炸理論？使生命力四溢，膨脹，再演化星宇……”　　“有了猜測，老夫在靈域中二十餘年，有一半時間都在參考世俗對宇宙誕生的觀點，再結合修士修鍊的理論道路，最終推敲出一觀想之法，在靈海中模擬宇宙大爆炸，星辰誕生，育養萬物之過程，這雖然只是自身觀想，但想來或許也可能會和真正的天地至理契合，如果能真正成功，說不定就能讓修士自己掌握頓悟的節奏。”　　“只可惜此法尚未徹底完善，就遭逢大難，雖然拚死逃出追殺，但靈海崩壞，仙亦難救，才靠最後的時光書寫下小半生心血結晶，不管是誰得到此法……”　　……　　一點點把玉簡內的內容看下去，郭正陽真的震撼了，這玉簡竟然是在床上的老者垂危臨死前，剛剛書寫出來的，而對方提出來的理論同樣讓人震撼。　　他竟然把世俗中對宇宙誕生的觀點論調和修士修鍊結合起來，自創一套觀想之法，要以此來掌握天道至理，掌握頓悟……　　只是這功法還沒有徹底完善，莫姓修士就遭逢大難被幾個修士追殺，雖然他還活着逃了出來，卻傷重不治，臨死也只是留下了一個並未完善的功法。　　但，但現在郭正陽腦海中的意念，卻指引着這玉簡就是這一次的機緣！！　　這麼說就算是這不完善的功法，也有可能真的有效？　　如果玉簡無效，那麼他腦海中的意念就不會指引着這是他的機緣了！　　可如果真的有效，這也未免太瘋狂了！！　　頓悟啊！　　讓自身狀態和天道至理契合，進入頓悟狀態，想主動抓住頓悟，這簡直就是瘋的不像話。　　如果這是真的，那這樣的玉簡若暴露出去，絕對能引起一場比上一次郭正陽提出的靈器革命更加恐怖千倍萬倍的大地震。　　看看劉夏，突然間進入頓悟狀態，然後就突破了瓶頸，就可以想象這頓悟狀態有多難得，如果這是人為可以掌握的，又被散播出去，那……那恐怕頃刻間靈域內就能蹦出來幾百上千道君的！　　畢竟靈域也是很大的，比共和國疆土還大，其中也不乏生活了幾百年的修士，一輩輩積累下來，靈域中修士數量也是以萬計，可能是十幾萬也可能是幾十萬。　　那麼多人里，真人巔峰恐怕絕不在少數，一旦頓悟能主動掌控，這……　　“不對，不對，這玉簡的功法，連他自己都說還沒完善，自身也並沒有被這功法真正帶入過頓悟狀態，說明這還不成熟，可意念卻又指引着我說這就是機緣……”　　震撼到不行，郭正陽又很快皺起了眉頭，苦苦思索片刻，他還是決定先找個地方試驗一下玉簡內最後記錄的觀想法。　　不過在實驗之前郭正陽還是一轉身，對着床上的屍首就行了幾個叩拜大禮。　　這個修士或許修為不高，但他提出來的論點和試驗方向簡直就是駭人聽聞，讓郭正陽這活了兩輩子的老傢伙都震撼到發懵啊，如果這真的能成功，那……那就真是福澤萬眾，足以成為無數修士心目中的聖人了。　　而上一世，這功法並沒有流傳出去，至少郭正陽沒聽過有這種功法現世。不過這也不是沒得解釋，或許就是追殺這位的幾個修士，即便得到了玉簡也不敢相信裏面的內容？或者他們實驗玉簡內容時失敗，根本無法靠此觀想法獲得頓悟，失敗的多了就丟棄了？　　又或者就算真有人實驗成功，也未必會傳揚出去啊？　　普通革新，對於散修來說還能拿出去刊發，出售，但這種堪稱妖孽級的功法，就算真有人得到，又會有誰敢輕易出售……　　而不管是什麼可能，郭正陽都要親自去驗證一番。

# 第一百六十二章 頓悟

　　“修士修鍊，就是汲取天地靈氣，從聚靈中期開始在人體內開闢靈海，彷彿開天闢地，然後不斷孕養靈海，使靈海不斷擴展，不斷積累靈識，而靈識就是靠修士汲取一顆星球的生命力轉化而出，它們本質上也是星辰生命力。”　　“靈海不斷擴展，擴展到無邊無際，靈識也堆積到無窮之量，然後一切能量突然凝聚到一起，並壓縮成很小的體積，這麼多生命力凝聚在一起，導致溫度升高，密度變大，再瞬間產生無與倫比的龐大壓力，發生大爆炸。”　　“大爆炸中能量擴散，空間不斷膨脹，溫度下降，到時候這些經過壓縮爆炸，產生變異的生命力就會催生星辰、演化星系，最終形成宇宙。”　　“而一顆顆星辰，因為本就是生命力凝聚所出，一樣會滋養出生命。”　　“這麼說，眼下修士所修靈海，就是宇宙本源了，……”　　……　　又是一個小時后，郭正陽租來的小屋裡，一道道靈符擴展在四周，組成了一個小型的聚靈陣法，客廳里，一塊塊手掌大小的下品靈石堆積如山。　　郭正陽自己則抓着玉簡觀看，先是把玉簡最後記錄的觀想之法記下，而後才按照功法運轉在靈海中觀想宇宙誕生，演化萬物的過程。　　這是一個不完整的功法，不成熟的功法。　　郭正陽按照功法行進，就是假想自己的靈海不斷擴展，不斷擴展，擴展到無邊無際的汪洋大海程度，這是假象，卻要做到以假亂真，讓他自己都以為自己靈海真的龐大到了那種地步，這需要的就是功法催動。　　而靈海不斷擴展之後還要物質化，海量的靈識就代表無窮能量，再結合宇宙大爆炸的世俗論點壓縮……　　“噗～”　　觀想着觀想着，無窮無盡的靈海靈識快速壓縮中，郭正陽卻突然身子一顫，張口吐出一口熱血，跟着就從那功法催生的幻想中驚醒。　　受傷了……　　他竟然被這觀想法所傷，果然是不完善，不成熟的功法。　　急忙停止功法運轉，然後拿出一顆丹藥療傷，跟着郭正陽在體內氣息平復中，思索了片刻，才急忙拿出電腦開始搜索起了世俗中的科學家們對宇宙大爆炸理論的闡述。　　這一套觀想法，來源就是修士修鍊過程和世俗宇宙大爆炸理論的結合，他對修士修鍊過程很熟悉，但對宇宙大爆發理論真的不算多了解。　　剛才，是他太心急着想試驗了。　　畢竟這是要觀想一個完整的宇宙誕生過程，必須要對這方面有深刻的認識，才能按照功法運轉去觀想一個詳細的過程。　　用電腦一次次搜索，但郭正陽很快就搖頭嘆息起來，在網絡上搜索來的信息太粗略化了。　　等他搜索了幾個小時，天再一次亮了起來后，郭正陽才收拾了一下住所，然後快速趕向東大方向。　　東大圖書館或許可以對他的修鍊有所幫助。　　而到了學校后，郭正陽也直接投入到了圖書館內龐大的書山書海里。　　整整一周，他都沒有在修鍊，沒有再做其他任何事，而是靠着修士的變態記憶力，在搜索和宇宙大爆炸，星宇誕生的一切相關知識，等搜羅來足夠的信息，並粗略吃下以及理解類似的內容后，郭正陽才又開始按照那觀想法在自己小屋內觀想。　　這一次情況立刻好了許多，畢竟他已經惡補了許多這方面的知識。　　對於在腦海中模擬那個過程，也要遠比上一次順利的多。　　“轟～”　　安寧的夜色下，某出租房內，一道身影靜靜盤坐在地上一動不動，看上去沒一點出奇之處，就像是一個睡熟了的人。　　但在他體內，準確的說是靈海之中，卻正在上演着一幕幕驚粟至極的可怕場景，那就是觀想出來的宇宙大爆炸，開天闢地類的景象。　　這一次郭正陽不止是順利的把靈海觀想到無限大，然後所有物質能量一起收縮，變成一團，更是順利使其爆炸，真正演化出了一幕幕宇宙誕生的場景。　　那種景象和聲勢，也絕對驚人的可怕。　　而在這個過程里，郭正陽就像是一個造物主一樣，以一種真正的超脫視角觀摩着這一切，他就像是俯視眾生的天道，在一點點觀看者星空變化，星辰誕生，運轉……　　這個過程在刻意的操控下，演化速度都極快極快，甚至有的星辰上已經開始誕生出空氣、生靈。　　但，但一夜晃過，一切演化結束。　　郭正陽再次睜開眼時，眼中全是茫然。　　雖然他這次順利把觀想法全部運轉了一次，也體會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震撼，可還是根本無法進入什麼頓悟狀態。　　觀想一次之後他自身也根本沒產生絲毫變化，畢竟那只是他在靈海中模擬出來的假象。　　無奈的皺眉思索之後，郭正陽才又投入到了觀想中。　　一次不行，就再來一次。　　如果第二次還是不行，那就來第三次。　　……　　時光悠悠而過，半個月後。　　等又一天清晨降臨，郭正陽再次從觀想中掙脫，眼中，終於閃過了一絲疑惑。　　還是沒用！　　半個月了，如果加上自己閱讀世俗中對宇宙誕生的理論推斷時間，那就是三周多時間了，這麼長時間他一直在研究着觀想法，連自身修鍊都放下了。　　那不成熟的觀想法也已經被他運轉的熟練無比，眼下他再觀想這樣的宇宙誕生場景，根本就是輕車熟路，再輕鬆不過的事。　　但不管演練的再成熟，也根本沒一點用。　　“耗費了這麼長時間，卻沒有絲毫效果……這樣做到底有用沒用？”　　“如果這些時間我全部用來修鍊，有那麼多丹藥在，修為也已經提升不少了吧。”　　……　　太多次失敗，或者不能說是失敗，只能說是太多次毫無效果，郭正陽心下對這觀想之法真的開始動搖了。　　都覺得自己是在浪費時間了。　　只是當初意念的確指引着這觀想之法是他的機緣，既然是機緣，說明它可能是有效的。　　所以在無奈的嘆息幾聲后，郭正陽才起身走出房內，到學校上了幾節課，先是讓自己的心暫時平靜下來，又返回住所時才重新開始運轉觀想之法。　　這一次，他依舊沒抱太大希望，但心下一樣有期待，就是一種很複雜的心情下，功法運轉，觀想宇宙大爆炸時，郭正陽突然就莫名其妙覺得自己好像迷失了……　　他已經感覺不到了自己的存在，甚至連思維都消失了一樣。　　在以一種很玄奧的視角，漠視的看着靈海中的宇宙演化。　　而且這一次的大爆炸不知不覺間就變得很慢，很慢，要比他平時演化時慢上許多倍。　　才只是剛到宇宙大爆炸之後，能量還在擴散，高溫還未冷卻，郭正陽就突然感覺到一股驚粟的毀滅氣息突然降臨，一下子把他從某種奇妙的狀態震出。　　等他快速停止功法運轉，抬頭看一眼上空，那是雪白的天花板，但郭正陽卻馬上跳了出來。　　“天劫？”　　“怎麼會，我……我到了後期巔峰？”　　“嘶……我堆在房內的靈石，竟然少了上萬塊！”　　“頓悟……我竟然真的進入了頓悟狀態，然後不知不覺吸納了上萬塊下品靈石，修為一路暴增，到了聚靈後期巔峰。”　　……　　大驚中，郭正陽才快速驅散體內一切功法運轉，讓氣息徹底平息，跟着就是狂喜，驚喜得簡直不知道怎麼去形容的心情。　　他竟然真的頓悟了！　　在他對那功法已經不報多大希望時，真的靠着功法觀想冥冥中和天道至理契合，進入了頓悟狀態，頓悟狀態中他自身實力也在瘋狂提升，看看自己堆在客廳里的大量靈石直接被吸空了上萬塊，而靈海中的靈識也不知不覺堆積到了滿溢。　　這……　　這要不是有天劫突然降臨，他甚至可能直接突破。　　當然，更讓他驚喜的是莫溪山留下的觀想之法，竟然真的可以用啊。　　這是主動掌控頓悟的功法啊！！　　這功法的意義，簡直都不能用言語去形容了。　　這才多久？他竟然一路提升了那麼多修為……　　驚喜中，郭正陽才又拿出手機觀看時間，結果一下子他才又愣了，這一次頓悟，竟然足足耗費了三天？他上次從課堂上回來，再次試驗這觀想法可是三天之前。　　眨眼間就過去了三天？　　可剛才那情況對他來說似乎就像只是過了幾分鐘……那觀想法才運轉到宇宙爆炸，擴散的能量都還沒有冷卻。　　這隻是整個觀想過程的十分之一左右。　　平時他觀想一整次宇宙誕生的情況，也就是幾個小時而已，這一次只是觀想十分之一左右就耗費了三天時間。　　又驚了一下，郭正陽才深吸一口氣讓自己冷靜了下來，雖然已經過去了三天，但其實那也沒什麼。　　畢竟三天提升，就讓自己的修為一路飆升到後期巔峰，而若是靠丹藥提升，那也需要三四個月才能做到的。　　這就是頓悟的可怕，自身狀態和天道至理契合，你的身體狀態根本就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奇迹，只要身邊有充足的靈氣，你也沒有受到打擾，沒有從頓悟狀態結束，那你所遭遇的就是奇迹！　　短短三天，吸納了上萬靈石，幾乎把他以前的靈石儲備耗空。　　這就是道君都不可能有這種修鍊效率啊。　　可是，可是等真的冷靜之後，郭正陽卻又猛地瞪直了眼，因為他突然想起，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麼進入頓悟狀態的。　　“到底怎麼進入那種狀態的……，該死，果然是不完善的功法，想進入頓悟本就不穩定，我試驗了半個月，每天觀想三四次，總共失敗了五六十次，才突然進入頓悟，然後，也根本不清楚自己怎麼進入那種狀態的，那以後再想頓悟，豈不是還是充滿了不確定性？”

# 第一百六十三章 聚靈大圓滿

　　“應該沒人跟蹤，那就可以渡劫了……渡過了天劫就是聚靈大圓滿，而我晉陞之後靈海又會擴展到什麼程度？會不會真變的和真人初期差不多？”　　又是幾天後，依舊是長江中游地區，郭正陽藉著淡淡的夜色奔走在山林間，等來到上一次渡劫之地，又左右查探一番發現應該沒人跟蹤時，他才快速取出一件件靈器準備渡劫。　　終於到了聚靈後期巔峰，雖然這次修鍊到巔峰的過程玄妙的讓他都有些不敢相信，竟然是藉助頓悟的時機一次吸納了上萬靈石蘊含的能量，才順順利利到了巔峰。　　但這的確不是夢！　　所以就算上次得到的那莫姓修士所書寫的觀想之法並不成熟，也不完善，但郭正陽卻知道自己撿到寶了，撿到了驚人的巨寶。　　這種寶藏只要一想起來就讓人有種心驚肉跳的感覺，頓悟啊，還是人為控制的頓悟，這要是傳出去，絕對能引起遠比他上次提出的本命靈器革新強烈幾十倍，上百倍的大地震。　　想想他頓悟一次，短短三天就走完了哪怕是吞服丹藥都可能耗費三四個月的路程，而他那個便宜徒弟頓悟一次，輕鬆就突破了瓶頸，頓悟這事若是被外人知道可以人為操控，那就算是一方道君主宰也能激動到發狂的。　　就算是道君巔峰，遇到一次頓悟，都很可能直接跨越瓶頸，成為道君之上的存在……　　這樣的事現在就掌控在郭正陽手裡，萬一泄露出去，後果真的不堪設想。　　他也根本不知道它又能引起多麼恐怖的轟動和震撼。　　不過可以肯定的是，他現在是絕不打算把這件事泄露出去的，因為這和上次本命靈器的革新，差別也真的太大太大了。　　如果說飛行術改良和本命靈器革新，一個是地一個是天，那麼本命靈器革新和頓悟觀想法，就又是一次天與地的差距。　　他肯定若自己把這信息傳出去，事情也絕對會發展的失控的。　　而既然決定要把觀想法當做自己的秘密，那郭正陽現在面對的就是突破了……這也是宜早不宜遲的。　　甚至在郭正陽上次離開靈域時，他都想過因為自己提交的本命靈器革新，上界山、仙途山、落河山等會不會派人暗中一直跟蹤自己，觀察自己。　　不過也是因為幾天前的頓悟，郭正陽才大致肯定他身邊應該沒什麼強者暗中在觀察他。否則當天一不小心差點在頓悟中引發天劫，那暗中要有人隱藏恐怕早就蹦出來了。　　這除了讓他感慨了一下自己真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外，對渡劫也更放心了些。　　畢竟他當初沒留在上界山，更大的原因就是害怕被人發現他每突破一個層次就要面對一次天劫誅殺的秘密，若是懷疑身邊有暗中隱藏的觀察者，他也不好隨便渡劫呢。　　不過既然暗中沒人，那這一次渡劫他也真有了很充足的把握。　　修為比一般的聚靈大圓滿還要恐怖近一倍，修為充足，就代表着可以施展更強力的術法，可以操控更強力的靈器，甚至是多件靈器，那他渡劫真的底氣充足了。　　“這一次應該是三道劫雷，不過我現在修為渾厚，就是靈器，上次離開上界山也得到了不少上品靈器，包括幾件防禦型靈器……”　　站在山腰一塊岩石上，郭正陽輕吸一口氣，運轉功法之後原本平靜的天空也很快就雲集來大片陰雲，雲層內恐怖的毀滅氣息滾滾而下，在郭正陽體外也馬上綻放出一層明黃色光澤，光澤撐出一個橢圓形護盾，像是透明的蛋殼一樣把他整個人護衛其中。　　這就是一件得自上界山的上品防禦靈器，要比他平時準備的被歪葫蘆吞噬過的絕緣衣靠譜太多了。　　而等天空之上雲層中猛地爆射下一道銀蛇，郭正陽也一揮手，手中掌控的迷你型雷電頓時噴發出一道更粗壯的雷光，對着劫雷就撲殺而上。　　“轟～”　　雷光交接，水桶粗的雷電先是被劫雷快速摧毀，跟着被摧毀的速度就越來越慢，直到劫雷後繼無力，短短几個呼吸，從天降下的第一道天劫就這麼被抵銷潰散。　　“這迷你雷電的威能還真是讓人驚喜，至少能幫我抵禦一道劫雷，不錯……”　　驚喜之後，第二道劫雷又快速降下。　　而這一次情況倒是和他第二次渡劫差不多，迷你雷電中儲備的自然雷電也只是抵銷了一部分劫雷之力，就很快消散。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甩開迷你雷電，意念一動，手指在虛空飛舞，上空劫雷撲下時，一根直徑足有近一米粗細，純粹由山石組成的巨型手臂就在山間噴薄而出，就彷彿一個隱形的上古巨人對着天空揮出鐵拳，轟隆隆一聲，他所在山體都猛地爆發一陣震顫，隨着巨型石臂的揮舞而舞動。　　“轟～”　　又是一聲驚天巨響，當劫雷擊殺上石臂，雖然石臂前端鐵拳快速被劫雷破滅，但剩下的雷力，卻又生生被寸寸鐵臂阻擋。　　直到徹底消散。　　“第二道劫雷也接下了，毫髮無傷，只是運轉這蘊含石之力的上品靈器有了破損。不過不礙事……”　　天空中，第三道劫雷夾帶着更恐怖的毀滅氣息正在雲端醞釀，郭正陽卻不驚反喜，這一次的渡劫絕對是他最輕鬆的一次。　　因為有着不少靈器，還有充足的修為支撐，剛才那一個靈器外加術法之力輔佐而成的攻殺手段，一次就擋下了大半雷力，剩下的一道劫雷，他更是信心滿滿。　　“起！”　　信心滿滿的低喝一聲，功法瘋狂運轉，在郭正陽頭頂就又再次暴起一層石化岩壁，彷彿他頭頂突然多了一座懸浮的小山，這也是一件上品靈器外加三品術法催動之後產生的聯合效果。　　轟隆一聲，當第三道劫雷撲面而下，瞬間犹如利刃一樣射入石壁，咔的一聲把石壁一分為二，沿着中央裂痕撲擊中。　　郭正陽再次牽動手指，一層層瘋狂的石力就又在還未被切開的山體內泛濫，眨眼間催化那片山體都爆發出一層仿若金甲般的幽暗光澤。　　而劫雷的撕裂趨勢也再次被延緩，越來越慢，雖然那種慢只是相對而言，可郭正陽在瘋狂催動着靈氣運轉術法時，也讓那劫雷漸漸失去了奔雷之勢，速度緩慢的已經清晰可見。　　“咔～”　　等劫雷徹底撕裂最後一片山壁，再次向下撲殺時，郭正陽才又催動一柄飛劍直刺而上，一劍分割劫雷，讓雷光分散着向下砸落。　　“噗～”　　等最終的劫雷砸落在郭正陽體表，卻只是讓他體外的明黃色光幕晃了幾晃，就徹底消散。　　三道劫雷，至此也全部潰滅。　　這一次他竟是還有餘力的輕鬆渡過了天劫。　　下一刻，等天空中雲層里再次稀稀拉拉墜落一片光雨時，郭正陽才盤膝坐下，快速運功吸納。　　……　　“大圓滿，終於到了大圓滿！”　　“我現在的肉身強度再次經過天劫淬鍊，已經到了只比中品靈器稍差的程度，這，這怕不是只靠肉身就能縱橫散修之間了，不過這樣的肉身，也就是在散修群體中可以自傲一下，碰上真正的宗門修士，上品靈器層出不窮，還是不堪大用。”　　“不過我的靈海，竟然只是擴展了三四百平方，加上原來的面積，現在只是正常聚靈大圓滿的六七倍左右，遠遠達不到真人水準？”　　……　　渡劫之後，郭正陽也快速檢驗着收穫，肉體的變強在預料之中，原本比下品靈器還脆弱些的肉身，現在直接變的接近中品靈器水準。　　這提升幅度很大很大。　　大的他現在只是靠肉身，差不多就能縱橫散修群體之間了，但靈海的擴展卻並沒有像最初的預想那樣直追真人初期，而是只在原來基礎上變大了兩倍多些，現在那差不多就是五百多平方，只是相當真人境的一半。　　皺眉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恍然大悟。　　聚靈大圓滿的靈海，在晉陞真人後能一次擴展十多倍，因為那是大境界的突破，是聚靈期到真人的大境界差距才讓靈海瘋狂擴展。　　所以他現在只是突破一個小瓶頸，那只是擴展二三倍，也很正常。　　這是好事還是壞事？　　恍悟之後，郭正陽很快又變的激動起來，因為這次沒有進行大幅度提升，那下次恐怕就會出現了！　　下次他面對的就是大瓶頸，一旦出現大突破大飛躍，那就是在現在基礎上大幅度飛躍，若是他現在已經有五六百平米的靈海，再次在大瓶頸突破中擴展十幾倍，那真人初期時，豈不是比其他真人初期強橫六七倍？比一般真人中期還恐怖的多？　　而就是現在，他若是修鍊到聚靈大圓滿巔峰，修為一樣要比正常大圓滿渾厚六七倍，一樣可以施展一些四品術法，甚至能催動極品靈器了，這已經是碾壓九成九大圓滿的實力！　　而且只要他能獵殺來罪孽，靈海就能繼續擴展！　　未必不能在聚靈期真的在修為上趕超真人。　　但驚喜了片刻，郭正陽很快就皺眉苦笑起來，靈海擴展了不少，修為前景很喜人，很廣闊，但積累修為的過程？　　這是比正常大圓滿龐大了六七倍的靈海。　　雖然他可以繼續嘗試利用那觀想法進入頓悟狀態，到時候只要身邊有充足的靈氣或靈石可以吸納，那修為還能以最快的幅度累積。　　但那觀想法並不靠譜，不完善的功法可靠性太低，若是下次沒辦法再進入那種狀態？只靠丹藥積累，到時候，聚靈期使用的風華丹絕對不行了，靠風華丹，一直吃丹藥也要積累一兩年，還會有藥效減弱的難題。　　所以那得尋找效力更強的丹藥才行。　　不過很快郭正陽就又笑了起來，其實到現在，重生才一年多些，他就已經到了聚靈大圓滿，還有什麼不滿足的？

# 第一百六十四章 一臉嘆息

　　四月初的東海市，天氣已經逐漸變得暖和，氣溫大部分都能穩定在二十度左右，這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裡，行人中的絲襪美腿也逐漸多了起來。　　又是一天課程結束，郭正陽正平靜的從學校走向住所，一陣手機鈴聲就突然從他身上泛起。　　等抓出手機一看，他才咧嘴一笑，接通了電話。　　“你在幹嘛？”　　“剛下課。”　　電話是劉夏打來的，開口一句老朋友式的問句，郭正陽倒也沒在意，只不過對面下一句話，就讓他輕聲笑了起來。　　“哎，突破好難啊，我都到這瓶頸一周多了，還突破不了，你說我怎麼就遇不到上次那種情況了？”　　聽到這樣的抱怨，郭正陽除了笑還是笑，笑聲還越來越大，就像是當初劉夏發現他被刺激的頗為狼狽后，打過來的那個電話那樣。　　現在聽到這個徒弟又在抱怨突破好難，還遇不到頓悟狀態，郭正陽心下那個愜意啊，他有頓悟觀想法這種逆天的東西，這麼長時間以來也不過遇到一次頓悟，那邊什麼都沒有，只靠天資就想一而再遇到頓悟狀態？那也想得太美了吧？　　可不是，現在距離郭正陽渡過天劫，踏入聚靈大圓滿又過了一周多，這一周多里，郭正陽去了趟靈域，就是拿了點靈石，差不多一萬塊中品靈石，如果自己再能遇到頓悟狀態，頓悟的時候修為想突飛猛進的話，身邊必須也要有足夠的靈氣讓他吸納才能飛的起來，而世俗中的靈氣根本不可能供應上頓悟時的汲取效率，只有準備足夠多的靈石才可以。　　上一次他頓悟，一次吸空了一萬多下品靈石，現在靈海又擴展了許多，必須也要準備更多才行，不過這方面也不是問題，上界山那一期《上界》在渡過幾個月時間后，最終還真賣出了兩三萬上品靈石，而一塊上品靈石就是一萬下品靈石，郭正陽五成分紅，他簡直暴富的不像話，所以自己去了之後一開口，輕鬆拿到了一萬中品靈石，剩下的，他還是暫時寄存在了上界山。　　因為一萬中品靈石已經夠他使用很久了，一萬中品就是一百萬下品，他上次頓悟也只是吸空了一萬下品靈石蘊含的靈氣，眼下的靈石夠他輕鬆提升到真人境了，就是成了真人後，暫時也足夠他使用。　　而除此之外，他還入手了不少適合真人期修士使用的丹藥，這些也都是必須的。　　雖然剛去的時候，上界山內幾位大佬也對他突破進入大圓滿感到些驚訝，但這畢竟不算太誇張的事，他上次離開上界山已經是三四個月前，正常聚靈後期服用丹藥，一個月左右就能到巔峰，那就算他說自己用了兩三個月突破這瓶頸，那也只屬於較很不錯的天才行列，這樣的人，上界山聚靈期弟子中都絕對不止一個兩個，並不會引起什麼震撼效果。　　而也是因為到了聚靈大圓滿，郭正陽才說自己需要為真人境的東西做些準備，等萬一哪天突破了也好直接用的上，所以這一次行程很順利。　　靈石、丹藥，還有幾件極品靈器，上界山無有不應，帶着一堆寶貝出來后，郭正陽也沒有直接服用丹藥修鍊，而是整整又參悟《頓悟觀想法》一周，畢竟他知道頓悟時的提升效率有多誇張，自然想再進入一次那種狀態。　　可是一周來幾十次參悟到現在一無所獲……他再沒能進入頓悟狀態。　　這也是為什麼一聽到劉夏的話，他會笑的這麼愜意。　　因為有充足的丹藥，劉夏也提升到了聚靈後期巔峰一周多了，如果她這次還能隨隨便便就遇到頓悟，郭正陽真會被刺激的吐血的。　　“暈……”　　在郭正陽愜意的笑聲里，對面卻響起一聲鬱悶至極的話音，“你這什麼反應？我突破不了，有你這麼幸災樂禍的么？”　　“咳。”郭正陽這才輕咳一聲，收斂笑聲道，“我這不是幸災樂禍，而是覺得現在你不能突破，對你來說反而是好事，你的修為進展太快了，以前有沒有絲毫底蘊和經驗，所以暫時不能突破，正好可以讓你利用這段時間把自己已經掌握的靈器、術法，運轉操練的更熟練些。”　　這也是事實，並不是郭正陽胡謅的，劉夏修鍊提升速度太快了。　　才剛接觸修鍊兩三個月就到了聚靈後期巔峰，一路突破下去並不全是好事，這不是修為穩不穩固的問題，而是只專攻修為提升，忽略了術法靈器運用，那就等於不去磨練爪牙的老虎，真遇到突發事件，只會狼狽的一塌糊塗，一身能力連一成都發揮不出。　　“哎呀，知道了，明明年紀那麼小，偏偏每次語氣都和老頭子一樣，真沒趣。”就是在郭正陽認真的叮囑時，劉夏卻略感鬱悶的開口，稍微抱怨了句，頓時讓郭正陽黑了臉。　　這個小丫頭，一個多月前剛發生那件事時，她在他面前總算多了份恭敬，他說什麼就是什麼，現在這才多久……　　“對了，你看你，我原本是找你有事來着，結果被你一打岔，我都忘了說正事了。”郭正陽黑着臉，對面反而抱怨的更多了，一番話也說的他真抑鬱了，什麼叫做被他打岔？　　“什麼事？”黑着臉開口問了一聲，對面劉夏才嘿嘿低笑一聲，“我遇到難題了啊，你前幾次教我的幾個術法，我怎麼使用都不順手，我去找你，你多指導指導我？這都是你說的，現在趁着困在瓶頸前時，多熟悉一下自己能運用的能力。”　　“那來吧。”　　郭正陽無奈搖搖頭，他感覺自己這個師傅做的並不是多稱職，恩，該有的威嚴，總是不知不覺被這小丫頭搞得一團亂。　　又黑着臉叮囑一句，等郭正陽剛收起手機，一聲呼喊卻又突然從後方響起，“老郭，等等。”　　不用回頭郭正陽已經知道這是顧明偉，停下腳步后他才笑着看向身後，而十幾秒鐘後顧明偉也從幾十步外跑了過來。　　“差點沒堵上你。”　　“有事？怎麼不打電話？”郭正陽這才詫異的開口，他還以為是巧遇……顧明偉雖然和他一個班級一個宿舍，但並不在一個系，所以平時上課兩人課程並不一樣。　　“嘿，你這傢伙就跟機器一樣，什麼時候上課什麼時候下課哥早就一清二楚，正好我這節也有課，下課直接找你就行。”顧明偉嘿嘿一笑，才張口道，“你還有多少錢？”　　“……”　　頓了一下，郭正陽才哭笑不得的道，“你借多少？”　　“你能借給我多少？”顧明偉再次一笑，郭正陽才又鬱悶了，這小子借錢也這麼討價還價？“我手裡還有兩三萬塊吧，你都借？”　　顧明偉當場就懵了，“我靠，你這麼有錢？”　　郭正陽點點頭，那邊才馬上驚喜的道，“這麼多錢，土豪啊，咱哥們也認識了一年了，第一次找你借錢，借兩千？不，一千好了，兩千我也不好還。”　　郭正陽這才利索的從口袋裡取出錢包，數了一千塊給顧明偉，這的確是大學室友第一次找他借錢，高中時那個同桌張航倒是經常找他借錢擋擋，所以眼前倒給他一種很久違的熟悉感。　　“哎，搞定了，早知道你這麼有錢，哥們也不用去求楊廣濤和李淳那兩個賤人了啊。”收下錢後顧明偉先是抱怨了句，才又馬上笑嘻嘻拍着郭正陽肩頭道，“你今天晚上的時間我也定了，等等一起吃飯，然後去唱歌。”　　郭正陽剛想說什麼，顧明偉就馬上再次道，“今天何文麗生日啊，哥們努力三四個月，終於拉上小手了，你得捧場啊。”　　“行。”郭正陽這才點頭應了下來，一晚上幾個小時時間，無所謂。反正之前一周參悟那《頓悟觀想法》都沒收穫，他也準備先停停。　　“六點我給你電話。”顧明偉再次拍了下郭正陽肩頭，一臉笑嘻嘻的轉身就走。　　就是等郭正陽也走出去兩步，那邊突然又回了身，“等下。”　　“又怎麼了？”郭正陽無語的看去，這貨有話能不能一次說完。　　“嘿，我這是關心你，老郭，我問你一個問題，你如實回答。”顧明偉神秘兮兮走來，很認真的看着郭正陽。　　見郭正陽不說話，他才鬱悶的一拍腦門，開口道，“我說，你小子是不是喜歡男人啊？”　　郭正陽臉一黑，伸手在這室友肩頭拍了一下，差點把他拍趴下。　　“靠，你怎麼這麼大力氣？”顧明偉再次咋呼一聲，崩潰的看來，“不是被我說中了吧？我就說嘛，快一年了，咱們學校那麼多女生主動約你，你從來不在意，還有不少都很漂亮啊，你一概拒絕，而且你這也不是專情，咱們根本從來沒見過你和哪個異性有接觸，不只是我這麼懷疑，李淳和楊廣濤都為這個打賭了，就是何文麗她們幾個私下里討論，也覺得很有這可能，別……大哥，我以前怎麼就沒發現你手勁這麼大。”　　“趕緊滾蛋。”郭正陽再次伸出來的手最終還是沒落下，只是一咧嘴，滿心糾結。　　這都什麼跟什麼啊。　　這幫賤人。　　“惱羞成怒了？有本事你給哥們帶個美女出來看看，其實也不至於啊，這年頭喜歡同性也沒什麼，好多國家都是允許同性註冊結婚的，就算咱們身邊這類人還不算多，但你也不用不好意思，怪不得你笛子吹得那麼哀怨，原來是隱藏了太多不被身邊人理解的哀傷……”顧明偉依舊咋咋呼呼，一臉賊笑的向後閃，邊閃邊一臉嘆息。　　可不是么，太可惜了，這小子這麼好的資本，哎……

# 第一百六十五章 很鬱悶

　　顧明偉滿臉都是嘆息，甚至還帶着很可惜的眼神看來，話語也那麼猥瑣，郭正陽也真有點想揍人了。　　這傢伙，思想太齷齪了吧？　　他只是喜歡一個人獨來獨往，拒絕了幾個對他显示過好感的女生，就是喜歡男人了？而且在他口中，這幫損友還為這個打賭了。　　“你小子就是欠揍。”踏出一步，輕輕伸腳在顧明偉身上踹了下，留下一個淺淡的腳印，郭正陽才又笑罵一聲。　　不過認真想想，一個二十左右的大好青年，入學近一年，幾乎從不和異性有多少交流，身邊人也沒見過他和哪個異性有深入來往，還真容易讓人懷疑？　　但就算事實是這樣，他的心思又有人誰能體會……　　上一世唯一一次暗戀，卻因為父母離世嘎然終止，然後多年沉浸在傷痛中，後來踏上修鍊道路，還出了大姐那檔子事，他很多時候都是被人庇護着躲起來修鍊，心懷仇恨，再後來就是經常面對各種兇殺危機，連安身之地都難以覓來一塊，他哪裡還有心思去想旁枝末節的情愛之事。　　就是二三十年後，某一個女子也一起跟着他浪蕩漂泊，經常喜歡圍着他轉，但因為身邊沒有一點安全感，他都也從沒想過為那種事分心，甚至還偶爾覺得她煩，直到，直到佳人香消玉殞，他才覺得失落？難受？　　一生起伏，到現在就算重回到了青少年時，可他的心境思緒，卻根本不可能再像正常青少年一樣無憂無慮，整天只想着男女情愛之事了，這些人，對於幾十歲的老人家來說，其實還真覺得有些拖累。　　要不是這一年裡生活過的大致都很安寧，讓他也適應了這樣的環境，現在就是笑罵此類的言行他都不會有的。　　“哥們，彆氣啊，說說唄，你喜歡的是哪個男人？反正只要不是我，咱就幫你出謀划策……”顧明偉被輕踹了一下也不惱，依舊笑嘻嘻追問。　　而郭正陽則是準備再次出手了，還準備下手再重一點。　　就是在這時，一聲甜美的呼喊卻突然從不遠處響起，“郭正陽！”　　伴隨着呼喊，等郭正陽收手看去時，眼中才又閃過一絲無語，劉夏？這丫頭……她幾分鐘才打了電話說要來吧？現在已經到了？　　不用想了，肯定是她已經快到了東大時才打那個電話的。　　這丫頭越來越會自作主張了！　　在他無語看去時，本還正在調侃的顧明偉卻當場傻了，傻傻看着從路邊二三十米外走來的一道倩影，人都痴了……　　別說是他，此刻在附近的不少行人也紛紛被那一聲嬌呼驚動，等看去之後，幾乎九成九男生都是當場石化，就連女性也幾乎被那艷光四射的身影照耀的失神。　　到了春季，天氣轉暖的時刻大街上絲襪美腿真的很多，不過劉夏此刻的裝束並不是尋常的絲襪美腿，而是下身一條紅色鉛筆褲配高跟鞋，上身一件T恤外搭修身款的時尚小西服，幹練帥氣的裝束，勾勒出來的是一副饞死人的魔鬼身材，還有一股性感到極致的時尚美。　　劉夏個頭本來就很高，足有一米七出頭，而且身材比例一樣極為完美，緊繃繃的鉛筆褲包裹着一雙修長細嫩的渾圓美腿，踩在高跟鞋上款款而來，就彷彿兩截天然雕琢出的美玉，一步一盪，只一雙長腿的魔力就足以勾魂。　　而上身的黑色休閑式小西服，更把她襯得成熟中帶着幾許爆炸式性感衝擊，柔弱纖細的腰肢，向上蜿蜒烘托着鼓囊囊的豐挺，完美烘托出了女性身軀的極限誘惑。　　這身材已經足以看的人眼暈，但等視線上移之後，看清圍襯托在微卷的披肩長發中的俏臉，那就是絕對的窒息。　　原本的劉夏，精美性感的俏臉已經是屬於千萬里挑一的頂尖絕色，現在隨着修鍊加深，靈氣淬體，整個人肌膚更加白膩無暇，明媚俏麗的眼眸就犹如一汪清澈的泉水，鑲嵌在精美性感的臉蛋上，搭配一種空靈脫俗的優雅氣質，給人的衝擊也絕對是致命的。　　至少看看身邊人群的反應，就知道這樣一個女子的出現，帶來了多麼強烈的吸引力。　　“郭正陽，你也會和同學打鬧着玩？哈，可被我逮到了。”一群人獃獃注視着遠方走來的倩影，倩影卻絲毫不在意這些目光，似乎她的視線里也根本沒容納其他人，只是快速走到郭正陽深淺，才笑嘻嘻一吐丁香小舌，很興奮的在郭正陽和顧明偉身上看來看去。　　這個傢伙，從認識他到現在，一直都是老成持重的樣子，幾乎從來沒有年輕人的隨意，今天終於被她逮到一次，也真讓她像是發現了新大陸一樣。　　“怎麼說話呢？”不過這樣的笑容卻看得郭正陽眉頭大皺，黑着臉訓一句，劉夏卻又笑嘻嘻看了他一眼，根本不在意，只是並肩站在郭正陽身側，對顧明偉伸出了手，“我是劉夏，你是郭正陽同學？”　　“啊……擦，老郭，我還以為你喜歡男人，原來藏了個這麼……我叫顧明偉，老郭的室友。”被劉夏問了一句，顧明偉才終於從呆愣中回過神，先是對着郭正陽低罵一聲，才馬上和劉夏握了下手，開口介紹。　　“什麼喜歡男人？”劉夏也一瞪眼，好奇的看去。　　“哎，你不知道，這小子長這麼帥，又有錢，吹笛子也那麼出色，我們學校……”顧明偉這才馬上滔滔不絕的講解起來，就是這講解才剛開始，郭正陽就伸手在他肩頭拍了下，“趕緊滾蛋。”　　“哎，你這傢伙有異性沒人性，虧我還以為你夠哥們，不過也好，知道你喜歡女人，我就不用擔心自己被你暗戀了。”顧明偉頓時鬱悶的蛋疼，糾結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才又對劉夏道，“美女，晚上我女朋友生日，你可也要來啊，對了，我得先回去賭一把，李淳和楊廣濤正賭他是不是同性戀呢……”　　等說著說著，見郭正陽臉色又黑了，他才馬上怪笑着就跑。　　就是這些言行又讓劉夏聽的看的笑聲不斷，笑聲里，等郭正陽瞪了一眼過來，劉夏才馬上止住笑，也故作嚴肅乖巧的板起臉，還一臉專註認真的看來，似乎在等着他訓話。　　“六點去吃飯，還有一個小時，有什麼問題回家說。”郭正陽瞪都懶得瞪她了，轉身就走，後面的人這才唇角一彎，露出了兩個得意的小酒窩，不過也快速跟了上去。　　“你學校里是不是很多人追你，你都拒絕了啊？”追上來時劉夏也好奇的看來。　　“不多。”郭正陽言簡意賅的回應。　　“為什麼啊，看不上？還是你有喜歡的人了？”劉夏再次追問，郭正陽卻又瞪了她一眼，“這些是你問的？”　　“不說就算了，反正我已經知道答案了，要不然他們也不會覺得你是同性戀啊，嘿嘿……”　　……　　“你怎麼這麼笨？算了，先去吃飯，這些下次再說。”　　一個小時后，簡陋的客廳里，郭正陽無語的拍了下腦門，又訓了劉夏一句，才站起身子向外走去。　　而原本在他對面的女人也馬上一臉鬱悶和狼狽的起身，再次乖乖跟了上去，就是等跟在郭正陽身後一步外時，女人明媚的眼眸里才閃過一絲偷笑和得意。　　“呼～”　　“啊～”　　……　　偷笑和得意之色剛剛閃現，劉夏才又猛地止住腳步抬頭看去，櫻唇里也發出一聲驚呼，等見到郭正陽正轉身盯着她打量，她才疑惑而鬱悶的抱怨，“怎麼突然停下來？嚇我一跳，差點撞到你。”　　郭正陽也再次看了劉夏幾眼，才轉身走向了門外。　　他怎麼覺得有點不對勁。　　劉夏按說不該這麼笨……幾個簡單的二品術法，竟然還不能做到瞬間凝聚散發，他都又指點了她一個小時，還總是笨手笨腳的要耽擱幾秒鐘才能釋放出來。　　她的資質，按說應該沒這麼笨才對。　　不過，修鍊資質和對術法運用，本就是兩回事吧。　　剛才他突然回頭查看，也沒發現什麼不對，她的反應似乎很正常。　　搖搖頭，郭正陽才在鎖了門后就帶着劉夏赴宴。　　而之前還被他訓的一臉鬱悶和苦惱的劉夏也很快恢復了神采，尤其是在和顧明偉等人見面后，雖然那邊有短暫的失神，齊齊默然，似乎都被這女子的絕代風華給驚住了，但她卻很輕鬆把氣氛調動起來，更很快就和何文麗等女打成了一片。　　反倒是郭正陽三個室友，有的人喜得眉飛色舞，是顧明偉和李淳，有的人卻一臉苦逼樣，看看郭正陽再看看劉夏，心都碎了一樣。　　“我說你們別在背後隨意詆毀我行不？還有，我和她也不是你們想的那樣，她就是我一個晚輩。”郭正陽不用問也能明白什麼了，賭他喜歡男人的肯定是楊廣濤了，他也直接就給了楊廣濤一巴掌，當然還是拍在肩頭。　　“才不是，我跟他學吹笛子呢，他就想着讓我叫他師傅，當他晚輩，我才不答應。”就是郭正陽話剛落地，前面正和何文麗幾女談論着怎麼保養皮膚的劉夏才突然轉頭，插口解釋一句，然後也不等郭正陽回應馬上又把話題轉移到了女性保養皮膚上。　　“我靠，你小子太不地道了，仗着自己會玩樂器，也不能拐騙這麼漂亮的美女吧？”　　“怪不得你看不上學校那些。”　　“老郭，我發現晚上得是你請客才對。”　　……　　顧明偉等人也馬上對郭正陽開始進行品格鞭策，個個一臉痛心疾首，郭正陽則無語看了前方一眼，很鬱悶。

# 第一百六十六章 就他這資本，算什麼朋友

　　“哎，我說你們等下不是還要去唱歌么，現在就喝醉了，等下怎麼辦？”　　半個多小時后，東大附近一個檔次還不錯的飯店包房內，看着個個喝的面紅耳赤，甚至身子已經有些發暈的顧明偉和楊廣濤等人，郭正陽也在喝了杯白開水后，哭笑不得的開口。　　“不行啊，咱們三個大老爺們，不能被一個女生比下去吧？再來。”　　“就是，不過說起來，老郭，你這從哪騙回來的美女？這麼能喝？這次哥們算是栽了。”　　“我去下洗手間，回來再戰！我就不信，喝不過你，連劉夏也喝不過。”　　……　　在郭正陽話語之後，顧明偉三個卻紛紛又漲紅了臉，稍微有點高的顧明偉和楊廣濤是拍着彼此肩頭或抱怨或彼此打氣，李淳則直接站起身子就向外閃，但行走中，這位腳步已經有些不穩……　　會出現眼下這種情況，就是幾人在到了飯店點了菜后，剛上來幾個開胃小菜，顧明偉就張羅着每人滿了一杯啤酒，舉杯向何文麗慶生。　　第一輪過去大家喝的很開心，然後情況就變了，三個男生看看郭正陽，才又不懷好意的瞄向劉夏。　　跟着就是輪番上前，說第一次見，敬杯酒意思意思。　　原本他們是打算從劉夏身上報仇的，想通過灌劉夏幾杯讓郭正陽着急着急？誰讓以前喝酒每次都被郭正陽搞得鬱悶死，結果他們灌劉夏酒時郭正陽毫不在意，劉夏還喝的豪爽異常，三人敬酒來者不拒，還變着花樣灌反敬回去，正常普通青年，被一個艷蓋群芳的頂級美女稍微誇兩句，外加還是妹子主動舉杯，自然不可能不喝……　　結果一桌子菜都只是剛上齊不久，幾人也都還沒吃多少東西，郭正陽三個室友就快全部陣亡了，反倒是劉夏一直笑嘻嘻的，一點事沒有。　　“沒事，讓他們喝吧，你要是現在不讓他們喝，他們非得鬱悶死，就算等下不去唱歌，只要在這裏吃好了也就行了。”　　李淳離開后，顧明偉和楊廣濤還在一邊抱怨一邊一臉憋悶的看向劉夏，而楊廣濤也已經又對劉夏舉起了杯子，不管是神態還是表情都似乎在擺明了說，哥們三個大男人要被你一個女生灌得求饒，那不可能……　　劉夏也再次甜笑着誇了句楊廣濤真是海量，夠豪氣，結果又讓這本就犯暈的傢伙臉色一紅，頗為激動似的馬上把杯中之物一飲而盡，同一時間，何文麗才也嬌笑着開口，而且這個八班的美女助輔差點就笑的前仰后合，估計她也真沒想到單純的拼酒上，三個大男生竟然被一個絕色美人給欺負到這程度，明明都知道輸定了，卻又根本不敢認輸，也不想認輸，還非要硬着頭皮喝下去。　　就是另外兩個女生也沒什麼勸阻的意思，只是笑着看熱鬧，郭正陽也不說話了，反正大家都不在意，而今晚大家在一起吃飯也只是圖個開心。　　就是等劉夏又在向顧明偉敬酒時，郭正陽才突然眉頭一皺，詫異的看了眼包房外。　　這個時候也只有他聽到了什麼，就是劉夏也根本沒發現不妥。　　“李淳？怎麼打起來了……”　　可不是，就在剛才他突然聽到了李淳的叫罵聲，而後眨眼間那邊似乎就開始上演起了拳腳糾紛。　　詫異之後，又看包房裡其他人根本毫無反應，郭正陽這才也笑着起身說了句去廁所，跟着就向外走去。　　而走着走着，郭正陽甚至還沒走到李淳和人動手的地方，就已經把事情聽了個清清楚楚。　　“我草，你他媽吐我一身，不道歉還罵我，當我是泥捏的？”　　遠處，李淳邊打邊罵，簡短的話語就把事發經過詮釋了一遍，等郭正陽走到二樓的公共衛生間時，看到的就是胸前被人吐了一大片污穢的李淳正揮着拳腳對另一個抱頭挨打的男子不斷踢打。　　看到這樣的情況，郭正陽也真的很無語，這貨是有多倒霉，出來上個廁所竟然被人吐了一身，還正中胸口，而要知道現在天氣已經比較暖和，加上之前包房裡喝的熱鬧，李淳身上也只有一件休閑款的襯衫，被吐那麼一大片，肯定衣服下都濕透了。　　怪不得這平時脾氣挺不錯的小青年這時候也暴跳如雷了，被吐一身，對面還先罵人。　　所以郭正陽在古怪的搖搖頭后，也沒有上去拉架，只是看着那邊李淳以完勝的姿態揍人，這傢伙身高足有近一米九，比郭正陽還高出不少，雖然體型偏輸瘦弱，但手長腳長可佔了不少便宜，對面偶爾想反擊，但一抬頭就被李淳往臉上揍，嚇得那人不斷怪叫着咒罵，還又不得不繼續護着臉。　　而這裏的打鬧也很快驚動了不少人，幾個服務生飛快從遠處趕來，加進去勸解拉架。　　等李淳兩人被服務生拉開，郭正陽才看清被李淳揍得那傢伙，也就是一個二十四五歲的青年，雖然身材不高，只有一米七出頭，但長的很帥，五官比郭正陽更俊美，不過這種俊美偏屬秀美陰柔，這貨要是稍微穿點女裝，恐怕也能以假亂真的比大部分美女都漂亮。　　但此刻這張帥氣的臉龐上，卻有着一個大大的青紫色眼圈。　　“你他媽給我等着！”　　被拉開之後，那青年也惡狠狠瞪了李淳一眼，不過見到李淳又要掙脫服務生拉扯上來揍人，才馬上嚇的臉色一變，轉身就跑。　　“有種你別跑！”　　李淳也在後方大罵，等罵聲里身子扭動，濕噠噠的前胸蹭到拉扯他的一個服務生身上，卻也讓那服務生怪叫一聲就推開了李淳。　　郭正陽這才笑着上前，拍了下李淳肩頭道，“趕快洗洗吧。”　　“我草，你過來了也不幫我一起揍那小子。”李淳也抱怨一聲，不過只是隨口抱怨了下，就馬上脫了衣服沖向洗手池。　　洗着洗着，不遠處卻也又走來了一人，正是楊廣濤。　　結果那位一看到李淳光着膀子在洗手池洗衣服，頓時暈了，“我說，你不會自己吐了自己一身吧？”　　“是就好了，我剛才剛進廁所，裏面一個正走出來的傢伙就張口吐了我一身，結果他還罵我擋路，讓我滾開，我當時就惱了，直接給了那小子一拳……”李淳一邊洗一邊罵，看樣子現在還正處於暴怒中。　　就是楊廣濤一聽，直接樂了，差點笑噴。　　這也又讓李淳笑着罵了幾聲，就是正笑着，不遠處又猛地快步走來一群身影。　　為首一人正是之前被李淳揍的跑掉的俊美青年，而在他身側則是一個四十多歲，西裝革履的中年，兩人身後，是四五個身高體壯的保安。　　“就是他，給我打，今天不把他伺候好了，老子砸了你這家店。”　　“魏總？”　　“魏總！”　　……　　人群抵達后伴隨着俊美青年的怒罵，還在附近的幾個服務生卻也紛紛驚訝的看向那中年，似乎對方就是這飯店的老闆。　　“你們想干什麼？”　　“草！”　　……　　驚呼中幾個保安還沒動身時，李淳也馬上臉色大變的喝問一聲，更把正擰着的襯衫抓在手裡，戒備的看去，廁所里還沒開始方便的楊廣濤也拉着褲帶沖了出來，張口就是罵。　　至於郭正陽，則站在李淳身邊沒動，只是頗為詫異的看了俊美青年一眼，他的詫異不是因為這青年叫了飯店老闆帶着一群保安找茬，而是……　　踏踏踏的。　　在一陣腳步聲之後，又有幾人在保安們身後冒了出來，這冒出來的還全是郭正陽熟人。　　家裡有一個老子是東海市市局副局長，五大三粗的顧明程，以及總是喜歡扮成熟化，卻總是缺了點心理成熟，老子是東海市某區副區長的古博。　　再有就是馮曉菲，曾穎，還有一圈紈絝里來頭最大，背靠副省級大佬的林悠悠。　　這才是郭正陽詫異的原因。　　他想過之前那青年走後可能會有報復，但的確沒想到，這貨竟似乎也是紈絝圈裡的。　　“還愣着干什麼？沒聽到蘇少的話么？動手！”　　郭正陽詫異中魏總才臉一沉，對着身後保安呵斥一聲，更也馬上又對幾個新來的紈絝的擠出了一副燦爛的討好笑容。　　雖然他是這裏的老闆，按說老闆是不該唆使手下保安去揍顧客的，但這麼一圈子紈絝，來頭太猛烈了啊。　　就是老闆話才落地，保安們也剛起步，一陣驚呼就馬上響了起來。　　“住手！”　　“郭正陽？！”　　……　　驚呼聲又讓附近所有人都愣了，愣愣看去時，率先叫住手的也正是顧明程，呵斥住幾個保安后，顧明程才踏前一步，“郭正陽？這是你朋友？”　　“恩。”郭正陽點了點頭，那邊顧明程才馬上轉身看向蘇少，“蘇哥，誤會，這個也是咱們朋友，只是一場誤會，我看……”　　“誤會？”蘇少則陰沉的看了顧明程一眼，又看看郭正陽，才冷笑道，“他算什麼朋友？”　　“蘇哥，這小子來頭也不小啊，他爸是河下省銘川市副市長，大伯是南廣市委書記，而且和曉菲家裡，以前是準備撮合著在一起的。”顧明程先是小聲點出了郭正陽背景，才又看看後方馮曉菲。　　這聲音的確很小，只有蘇少和站在蘇少身側的魏總聽到了，結果魏總直接臉色一白，有些抓瞎，原本只有一邊是紈絝，他惹不起，現在？那邊也是紈絝？家裡兩個廳級高幹，雖然那都不是東海市的，但紈絝的圈子，……　　倒是蘇少也愣了一下，再次看看郭正陽，又轉頭看了馮曉菲一眼，本就陰沉的臉色反而更陰冷了些，“別在這扯淡，就他這資本，算什麼朋友，給我打！”

# 第一百六十七章 小事？

　　蘇少再次厲斥，指使魏總動手，但這次卻沒換來什麼回應。　　保安們是沒聽到老闆命令不敢亂動，而魏總則苦笑連連的不願意動了，畢竟他剛才也聽到了郭正陽的背景，一開始不知道，蘇少這邊壓力太大，他一個小飯店老闆自然不敢違背，但現在……　　“都先別動，到底怎麼回事？”　　魏總正感覺為難時，曾穎則踏出一步狐疑的開口，這句話才算是替魏總解了圍，那位直接後退幾步，更示意幾個保安後退。　　“曾穎？我的事，什麼時候輪到你插手？”不過蘇少卻大怒着轉身，狠狠瞪了曾穎一眼，充滿壓迫性的目光更逐一在顧明程和古博等人身上掃過，掃的古博和顧明程都微顯狼狽的低頭，倒是幾個女二代眼中都各自閃過一絲不舒服，而曾穎更是對着退到一側的魏總道，“你們先走吧，這裏沒你們的事。”　　魏總如逢大赦，帶着一群保安就灰溜溜轉身離去。　　“曾穎？”蘇少勃然大怒。　　曾穎則不爽的瞪了蘇少一眼，“我知道你家世比我們在場的所有人都牛，不過我就插手又怎麼了？我還真不信你能把我怎麼地！你有那本事么？為了這種破事，你蘇家還能直接把我家整垮了不成？”　　曾穎毫不示弱的一句話，倒是一下子把蘇少給噎的不輕，愣愣看着曾穎，又轉頭看看郭正陽，他似乎都有些理解不了，在明知道他身份背景的情況下，曾穎竟然會毫不猶豫的選擇站在郭正陽那邊，而不是順着他。　　郭正陽不是只在外地有些背景？那些背景和東海市相隔千里不止，在這裡有個屁用？再說了，就是對方的關係真的在東海市，那也只是兩個廳級靠山，在他蘇家面前一樣不堪一擊，比如古博和顧明程，被他瞪幾眼就顯得狼狽不已……　　“郭正陽，到底怎麼回事？你朋友膽子挺大的，連他都敢打，不過打得好，我早就看他不爽了，在我們面前都拽的二五八萬似的。”而曾穎在硬生生頂了那邊一句后，也上前一步，笑着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啞然，原本他還以為這幫紈絝和這蘇少是一條心，如果是那樣，下手多少有點顧忌，畢竟其他人他可以不顧及，但馮曉菲不能不顧及一下，就是只看馮省長的面子那也得顧忌下，結果他也真沒想到這幫傢伙一出現，竟然毫不猶豫選擇支持他？　　失笑着搖搖頭，郭正陽倒也很給曾穎面子，輕笑着解釋，“也沒大事，就是我朋友上廁所，被他吐了一身，然後他主動開罵，我朋友就揍了他。”　　輕聲解釋一句，曾穎頓時也瞪直了眼，而後轉頭很不屑的看了蘇少一眼，才又看向林悠悠，“悠悠，你介紹這朋友太不靠譜了，就這德性還介紹給曉菲，咱們就算也不是好鳥，但也沒這麼低素質的。”　　“你……”連番被曾穎擺明了打臉拉麵子，蘇少直接氣的面色通紅，轉頭看過去一眼，卻又愕然發現其他幾個紈絝雖然沒說話，但明顯還是都向著曾穎的，至少只從這些傢伙把身子都刻意遠離了他一些，就足以看出端倪。　　“好，你們好，很好！”愕然一瞬間，蘇少一張臉也再次陰沉的可怕，狠狠又瞪了曾穎一眼，才轉身就走。　　“謝謝誇獎。”曾穎倒是又伸手打了個清脆的響指，咯咯低笑，一句話氣的蘇少連行走的步伐都晃了一下，不過他還是沒回頭，反而走的更快了。　　“曾穎，值不值啊，為了這點事和這傢伙搞僵。”　　“雖然我也看他不爽，不過他可是蘇家的……”　　……　　等蘇少離開，顧明程和古博才上前一步，瞥了郭正陽一眼，略帶擔心的看向曾穎，而林悠悠則尷尬的沖郭正陽笑笑，也滿懷歉意的看向曾穎，“抱歉啊，我以前只知道這傢伙很帥，對人也很有風度，其他的還真了解的不多。”　　“怕什麼，我家就是個做生意的，也不是沒關係，我還不信蘇家能為了這個一個晚輩的破事，就打壓我們曾家。”曾穎倒是毫不在意，笑嘻嘻說了一句，才轉頭看向郭正陽，“就算要打壓，他也是先找郭正陽出氣，不過這小子關係都在外省，他能使出什麼勁？是吧，郭正陽。”　　“剛才那個，來頭很大？”　　直到這時，原本被之前飯店老闆和一群保安嚇了一跳的李淳才有些懵懵的開口，雖然他一開始什麼都不知道，但眼睜睜看着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也猜到了不少事。　　一句話，一群紈絝頓時笑了。　　“來頭很大？曾穎家裡集團上百億資產，你說大不大？”古博笑着瞥了李淳一眼，才指了指曾穎，一句話就嚇的李淳綠了臉。　　但古博下一句話，卻讓他臉色直接轉為一片鐵青。　　“但和剛才那傢伙一比，曾家家裡就不算什麼了，那邊不管是財力還是關係網，都要甩開曾穎家裡太多。”　　這句話落地后別說是李淳臉色鐵青，就是楊廣濤也深吸一口氣，臉色發白。　　雖然他們只是大學生，但也明白一個家資百億以上的富二代，能有多麼恐怖。　　“要只是有錢也就算了，不過聽說蘇家背景是通天的，東海市級別很高的，但就是市委書記和市長那樣的大佬見了蘇老爺子也會給不少面子，郭正陽，這次曾穎為了挺你，可是惹麻煩了，……”　　“是啊，聽說那傢伙在蘇家挺受寵的，蘇家第三代里的精英，就算素質低了點，但麻煩就是麻煩，他以後要是想找回場子，咱們恐怕也愛莫能助，我爸只是市局一個副局長，和蘇家比起來差太遠了。”　　……　　郭正陽兩個室友臉色連變，古博和顧明程倒是鬱悶不已的向郭正陽抱怨，似乎覺得為了郭正陽捲入這種事，很不值得。　　這也是事實，他們兩個和郭正陽關係本來就不咋地啊，突然為了這事招惹一個來頭比他們恐怖的多的二代，太不值了。　　就算姓蘇的以後會報復，估計也會是衝著郭正陽、李淳亦或者曾穎過去，他們並不是第一線的，但剛才那事，恐怕也已經讓雙方關係交惡了，交惡那種大二代就是一種很大的鬱悶啊，而且交惡原因還是為了郭正陽這鳥人。　　“怕個屁，既然害怕，剛才你們怎麼不幫他？”就在兩人抱怨中，曾穎卻俏眉一豎，很不爽的開口。　　結果只是輕微抱怨的古博和顧明程也惱大了，直接就氣沖沖反駁，他們不站在那邊還不是看你面子……　　幾個二代吵來吵去，站在郭正陽身後的楊廣濤和李淳卻面面相覷，因為在爭吵中，他們的確隱約聽明白了些事，眼前這些竟然都是二代。　　甚至背景還都不錯，最差的要麼就是百億富豪家族出身，要麼也是副廳級老子坐鎮，而東海市的副廳級絕對要比絕大多數地級市副市長都牛的，可是這麼一群二代，竟然都為得罪那個蘇少而這麼不安？　　臉色變得更加糟糕，李淳才突然狐疑的看向郭正陽，小聲道，“老郭……，你和他們？”　　這麼一群二代，平時在他們眼中絕對都是高高在上的，怎麼今天會突然因為郭正陽而站在他們這邊，甚至不惜得罪了一個更兇殘的傢伙？　　“你們不會不知道吧？這傢伙來頭可也不小，不過他背景都在外省，一個外省的副市長、市委書記，放在東海市頂個屁用。”李淳話音雖然小，可還是被古博聽到了，這位頓時也又抑鬱不已的抱怨一句。　　結果李淳和楊廣濤才當場石化，全都愣愣盯着郭正陽，似乎怎麼也想不通郭正陽這傢伙，竟然也是二代？這和他們想象中的二代形象，的確差別太大了。　　“好了，別吵了，都是我的錯行了吧。”就是在兩人石化中，那邊爭吵越來越烈，林悠悠才也猛地插口，低斥一聲，一下子就讓人群安靜了下來。　　古博和顧明程都是訕訕一笑，想說什麼也不好意思說了，只是又鬱悶的瞪了郭正陽一眼，而林悠悠則上前一步，“郭正陽，蘇斌是我請來的，之前他的事，我替他向你朋友道歉，你也放心，以後有事我攬着，他要敢來找茬，我幫你們擋着。”　　“呵，這點小事，也就別爭來爭去了，那邊我會搞定的，你更不用替他道歉。”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笑着看了林悠悠一眼。　　“小事？”　　“擦，你以為這是你老家啊，小地方出身就是小地方。”　　……　　就是郭正陽的話又讓剛閉上嘴的古博兩人一齜牙，紛紛表示起了不爽，這傢伙也太能吹了，讓蘇家大少怒氣勃發的離去，竟然是小事？　　他到底聽沒聽到他們之前的解釋？那個蘇家，是比曾穎家裡更可怕的多的龐然大物。　　而剛才的傢伙，也是蘇家裡很受寵以及被看好的精英，對方能調動的能量，也絕對不是一個小地方出身的二代能理解的。　　可不是么，要不是馮曉菲出身銘川市，他們這些人哪知道銘川是哪啊。　　不過恥笑一下后兩人也沒有再說太多，而是在曾穎和林悠悠又瞪眼看過去時，直接就訕訕的轉身就走。　　其他人卻也在隨後一一離去，就是離去時，曾穎嬌笑着拍了拍郭正陽肩頭說讓他別擔心，馮曉菲則是鬱悶不已的盯了郭正陽一眼，不過這種鬱悶看上去並不是擔心蘇少的報復，而似乎是其他事，林悠悠則是飽含歉意看了郭正陽一眼才走的。

# 第一百六十八章 事情應該解決了

　　“郭先生？”片刻后，飯店衛生間附近，不止幾個二代紛紛離去，就是李淳和楊廣濤也先回了包房，他們兩個倒是準備和郭正陽一起回去的，甚至還因為之前二代們的擔憂而搞得驚慌不已，畢竟那一群二代都是他們平時仰視的對象，結果那些人都因為得罪了蘇少起了那麼大爭執，何況是他們這些普通學子？所以他們更希望能多和郭正陽交流下，然後看有沒有什麼解決辦法。　　只是郭正陽安慰着讓他們先走，兩人也沒辦法，只能先行離去，等那邊走了后郭正陽才撥起了手機，這電話也正是撥給上界山蘇真人在世俗中的那個侄子蘇建南的。　　蘇家……蘇家大少，晚輩里的精英，剛才那個蘇斌既然有那麼大威懾力，而且聽古博等人所說他家也是經商，比曾家還牛，那恐怕還就是蘇真人提拔起來的蘇家了。　　畢竟都是在東海市的，東海姓蘇的自然不止一家，可姓蘇的，還能混到讓省部級大佬都很給面子，資產數百億的大豪，恐怕蘇斌所在的蘇家就是蘇真人那個蘇家了。　　他也沒想到，這事真鬧起來，鬧到最後竟然算是自己人在他面前挑事……　　而在郭正陽電話撥通之後，對面也馬上響起了蘇建南驚喜的低呼，是驚喜，某位蘇老爺子此刻突然接到郭正陽的電話，原本還是剛吃過飯正在別墅里散步呢，結果差點就喜的蹦起來。　　畢竟蘇老爺子可清楚知道，郭正陽有多生猛！　　他三叔蘇真人在他心目中就是神一樣的存在，而他三叔那種神人，在郭正陽面前都是拍着馬屁的。　　甚至三叔也早說過，要不是郭先生是在東海市生活，壓根就輪不到他來見郭正陽，外面有的是比蘇家更猛的家族等着幫郭先生辦事呢……這些話都是他三叔當著郭正陽的面說的，而其實在那次送走了郭正陽之後，他三叔也在私下里給他單獨交代了一些事，那次他三叔是冷着臉告訴他，不管郭先生以後遇到什麼事，蘇家一定要全力支持，哪怕是蘇家傾家蕩產，或者子孫死上幾個都無所謂，只要是替郭先生辦事，那就是好事，只要能幫上忙，蘇家再大的損失也是值得的。　　甚至若真能替郭先生辦事的話，蘇家損失越大越好，蘇家損失越大，以後他們就能獲得更恐怖的收益。　　相反，如果一路走下去，蘇家屁事都幫不上一點忙，或許郭先生不介意，但他三叔就會很不高興……　　當時他三叔那種神態話語真是把蘇建南嚇懵了，他都不相信這是三叔說出來的，只要能幫上忙哪怕蘇家傾家蕩產，或者小輩死傷幾個都無所謂？甚至那還是越是如此越好？越是如此，蘇家收穫就會越大？　　雖然有些被嚇住了，而且還覺得不可思議，但他三叔當時的神態表情以及叮囑，卻一直都在他腦海中徘徊，久久不能忘卻。　　可問題是，他三叔帶着郭先生一起出現也好幾個月了，那都是年前就出現的，現在已經過了年，又過去幾個月，蘇家卻一點屁事都幫不上忙，因為無忙可幫……郭正陽剛出現時，倒是有件事托蘇家幫忙，比如南廣市他大伯準備給郭玲玲定的親事，可是那件事，一提起來蘇建南就覺得崩潰，因為他才剛通過嶺南省的關係把對面的人和近況調查清楚，結果也不知道驚動了誰，不知道是哪泄露的消息，香江一家大佬直接以雷霆之勢發力，把人給抓了，把功勞給搶了，結果屁事都不關蘇家的了。　　那事他三叔後來知道了，就差點把他罵死，一點小事都不會辦，人家郭先生第一次托你幫忙，你就搞成這樣，半路被別人截糊，估計要不是他三叔看他年紀不小了，都得動手收拾他的。　　這又讓蘇建南一直深感忐忑不安。　　同時更深深明白了有多少人在搶着等郭先生時有事時幫忙啊，那種無形中的能量人脈，絕對是超乎想象的恐怖。　　那正在散步中，突然接到郭正陽的電話，可想而知蘇建南的驚喜有多強烈了。　　郭先生這肯定是有事了，郭先生不喜歡張揚，所以沒事的時候，他就是想去巴結一下，也不敢啊，現在對面主動打電話，肯定是有事了。　　只不過某棟豪宅里蘇建南剛驚喜的差點跳起來，叫了一聲郭先生，手機對面下一句話就讓蘇建南當場懵了……　　“蘇老，你家有個小輩叫蘇斌么？年紀和我差不多，二十多歲，個頭也不高，一米七出頭，長的也挺秀氣。”　　“蘇斌？有，有，是的，他是秉業的孩子，秉業就是上次開車的，是我大兒子，郭先生，怎麼了？”蘇建南真懵了，盼星星盼月亮，好不容易盼來一次郭先生的電話，怎麼對面第一句就是問蘇家有沒有個蘇斌的？而且對方描述的幾乎就是他孫子，至少這些特徵都是吻合的。　　而那個孫子他平時也是很疼愛的，不過正因為他很疼愛，所以才知道這個孫子多少被他寵壞了點，萬一……不是吧？如果是那樣……　　連連點頭中，蘇建南心都馬上揪了起來。　　盼星星盼月亮，只希望以後能為郭先生出點力，而他三叔也說了，讓蘇家出面是蘇家榮幸，是讓蘇家替郭先生搞定一些有眼無珠的傢伙，怕郭先生被小事滋擾。　　但萬一忙還沒幫上卻先是蘇家人招惹了郭先生，那後果，他都不敢去想，估計這事捅出去，他三叔都會回來親自提了蘇斌的腦袋去向郭先生道謝的。　　畢竟他三叔沒有子嗣，在眼下蘇家也只對蘇建南有些情分感，小輩，那位老人家根本不會在意的，要不然上次也不會說出最好能幫忙幫到蘇家破產，小輩死傷幾個才是最好結果的話。　　而就在蘇建南發懵着問訊中，等郭正陽又講出幾句話，還正在講着，沒有徹底把事情講完，蘇建南就當場身子一僵，驚叫一聲就活生生嚇暈了過去……　　“喂？喂？”　　蘇建南直接被郭正陽描述的事嚇暈了，而某飯店衛生間前，郭正陽也聽到了那尖叫聲，跟着就愣了。　　對着手機就喊了幾句，卻得不到一點回應，郭正陽徹底無語了。　　他給蘇建南打這個電話，就是覺得以剛才蘇斌的秉性，在飯店裡直接叫飯店老闆帶着保安回來揍人，但那件事卻被曾穎等人阻止，估計那個蘇斌怒氣沖沖離開飯店后，可能還會再從其他方面來找麻煩，報復。　　因為這些他才想知會蘇建南一下，讓那邊點一點蘇斌，畢竟他也不想在明知道可能發生什麼時還一動不動的乾等着。　　可他也真沒想到電話打過去，事情都沒有講完整，蘇建南竟然嚇暈了？？？　　現在……現在蘇建南暈了，他也沒蘇家其他人電話了，上一次他也只留了蘇建南電話而已，至於上次開車送他回來的那個司機蘇秉業，當時那位根本都沒資格在他面前說話……留電話也輪不到他，郭正陽也根本沒主動索要。　　無語的抓着手機看了看，郭正陽才一拍腦門，那位老人家，要不要這麼脆弱啊。　　他只是剛把事情講到蘇斌帶着飯店老闆和一群保安過來要下令打人，對方直接就暈了，擦，……　　不過對方只是一時嚇暈，應該很快就會清醒吧，因為有蘇真人在，蘇建南雖然不可能以凡人之軀獲得幾百年壽元，但身體素質還是很好的，那普通驚嚇的暈厥，應該很快就會蘇醒，又或者蘇家那樣的豪門，蘇老爺子要是暈了，應該也很容易會被身邊人發現，到時候會有人叫醒他吧。　　腦海中思索着類似的念頭，郭正陽才收起手機走向包房。　　就是等他剛一進包房，卻突然被包房裡一群人詭異的目光搞的一愣，可不是么，此刻包房裡顧明偉、何文麗等人，都是面色古怪的盯着他呆看。　　就是劉夏的神色一樣顯得很古怪。　　“怎麼了？”　　郭正陽鬱悶的開口，那邊正看着的劉夏才也終於一眨眼睛，古怪的道，“郭正陽，你還是官二代啊，不是吧，以前怎麼沒聽提過。”　　“就是，老郭，我聽李淳說你爸是副市長？你親大伯還是市委書記？擦……太牛了吧？你竟然隱藏的這麼深？”　　“官二代？平時聽的多了，真沒想到咱們身邊就有一個，不過你也太內斂了吧？有你這麼低調的二代么？”　　“看看，我就說吧，官二代也不全是紈絝啊，上次李淳為了西江省那個新聞，還和我爭辯了好久，說社會多黑暗，你看你們室友，多好一個二代，平時一直那麼謙和有禮，還從不惹事，相反你們這幫損友可沒少坑他，人家都沒在意過。”　　……　　劉夏一開口，包房裡才轟的亂了，一群人都紛紛驚咦的低呼，似乎很想不通，郭正陽這傢伙竟然也是傳說中的二代，不過這麼低調內斂的二代，還真是超出了他們想象。　　何文麗更是拿某次班會上李淳討論的新聞說事，因為當時李淳幾個可沒少罵那群二代沒幾個好鳥，差不多全是人渣之類的話。當時郭正陽這個二代可就在身邊聽着，不過這小子從頭到尾竟然毫無反應。　　也是在人群大亂時，郭正陽才臉一黑，無語的走上前拍了咋呼的最強烈的顧明偉一巴掌，跟着才又對雖然也目露驚色，但臉色還有些發白的李淳道，“別擔心，事情應該解決了。”

# 第一百六十九章 電話呢？

　　“解決了？”　　“不是吧？那個蘇斌不是來頭很猛么？剛才你那幾個朋友，最牛的一個，親爹可是東海市副市長啊，咱們東海市是正省級城市，市委書記是正部，相當於外面的省委書記，副市長也是其他地方的副省長啊，她都覺得蘇斌很麻煩，你一個電話就解決了？”　　……　　郭正陽安慰了李淳一下，李淳則驚喜的反問一聲，似乎想得到確認，而一側楊廣濤卻驚駭的開口，驚駭中更是說了很多猛一看去不相關，其實卻和這件事牽扯很深的內容。　　東海市這國際化大都市，何止市委書記是正部，那基本也還都是中央zzj委員的，而之前那幾個二代描述的蘇斌，那傢伙的靠山就是東海市委書記這種超級大佬，同樣要給不少面子……所以那群二代哪怕一樣各個出身不凡，一樣為和蘇斌鬧僵而感到不安。　　在他們口中郭正陽雖然也是二代，來頭還不小，家裡兩個廳級長輩，還都是實權大佬，那些人物，不管是市委書記還是副市長，若放在當地也絕對是嚇死人的猛人，可那樣的關係，在東海也能起作用？　　郭正陽的背景，在他那群二代朋友里似乎也就是一般，普普通通而已，畢竟那邊還有兩個副省級長輩的女二代呢，郭正陽絕對不是最出色的。　　也所以，那麼多比郭正陽來頭更猛的人都覺得棘手，不大好辦的事，郭正陽就在外面打個電話，待了一會，就解決了？　　隨着楊廣濤的話，正驚喜的李淳才又臉色一晃，深感苦逼，是啊，他雖然萬分願意相信郭正陽說的，可楊廣濤點出來的可怕背景，又讓他覺得不安。　　他也真沒想到自己隨便揍個吐他一身污穢的傢伙，竟然有那種嚇死人不償命的來頭背景。　　這都懷疑這是不是他這輩子乾的最牛逼的一件事了，能把來頭那麼大的人揍個鼻青臉腫……　　就是其他人，也被楊廣濤那種驚駭的話給搞得有些色變，徹底從郭正陽是官二代的事情上轉移了注意力，只是全都臉色不自然的看看李淳，再看看郭正陽。　　恩，除了劉夏，除了劉夏在聽郭正陽說解決后就沒再多想，其他人卻真都有點不大敢相信。　　“他來頭是不小，不過這事也本就不是大事，幾個年輕人喝多了起了點爭執，你們還真以為非要搞得翻天覆地才行么。”郭正陽也被楊廣濤的咋呼搞的無語，笑着拍了下李淳，他才又道，“你這傢伙，衣服還濕着就穿在身上，不怕感冒么。”　　“……”　　李淳頓時無語，無語看了看郭正陽，才又馬上驚喜道，“老郭，你神態這麼輕鬆，不會這搞定了吧？”　　“我有必要騙你么？”郭正陽瞪了瞪眼，一下子就讓李淳又愣了，但愣了之後還是徹底變得驚喜起來，他雖然不明白以郭正陽的背景和蘇斌那邊背景相比，應該是郭正陽處於弱勢才對，但老郭這傢伙的確沒必要騙他！！　　真的沒一點必要，這件事完全是他引起的，當時郭正陽若不想管，大不了撒手不管，那其他幾個二代也未必會出手阻止，如此一來郭正陽也根本不會和那什麼蘇少交惡。　　對方這是完全幫他把事扛了起來，有必要騙他？絕對沒有。　　所以就算不大理解，也想不明白，但他卻知道這事應該就是解決了。　　這一下子，他才終於輕鬆了。　　更是激動不已的站起身子就給郭正陽來了個熊抱，說話的聲音都感動的有些語無倫次，“老郭，謝謝……”　　“好了，你要謝我，就來和我拼酒。”郭正陽也不想一桌子慶生氛圍被這事破壞的一干二凈，直接就推開李淳笑着道。　　“好，雖然知道拼不過你，不過哥們今天就是喝倒在這也陪你。”李淳也激動的拍着胸脯，差點又濺出水來，畢竟他的襯衣就是剛洗了幾次擰了幾次，還都濕漉漉的。　　“好啊，能碰上老郭這麼個仗義好脾氣的二代，咱哥們不陪你都說不過去。”就是顧明偉和楊廣濤等人也明白了什麼，全都站起身子端起了酒杯。　　他們和李淳心思差不多，不明白郭正陽怎麼解決的，但卻明白這個室友沒必要騙他們。　　酒桌的氣氛，也因此得到了鬆懈，雖然並不是立刻就從之前那件事的影響下走出，但等人人都喝了幾杯酒後，氛圍也逐漸再次熱烈起來。　　就是熱烈中郭正陽會偶爾皺下眉，因為他並沒有接到蘇建南的電話……按說那位暈一下應該很快就醒來的，怎麼到現在都還沒給他回電話？　　不過就算沒接到電話，郭正陽也沒太在意，很快就又投入到了餐宴中和幾個室友以及室友的女人們喝起酒來。　　而他也的確不知道，此時此刻，在東海市某著名別墅區，一座比曾家別墅還要暢闊的獨立別墅里。　　一個老者剛剛被身側的人喚醒，剛剛睜開眼，耳畔還在迴響着親人驚喜的歡呼，老者就又想起了什麼，而後身子一僵，再次抽了過去……　　“爸，爸……”　　“怎麼回事？爺爺怎麼又暈了？”　　“醫生來了么？”　　“到底出了什麼事？怎麼會這樣？”　　“快被秉業打電話，快讓他回來啊，爸這短短時間就暈了兩次，肯定是大事，他到底怎麼暈的？”　　“不知道，蘇爺爺正在散步，突然就暈了。”　　……　　老者這一次是躺在客廳沙发上暈過去的，而在他身側則圍着四五道身影，各個都是面色慌亂不已。　　慌亂中，也有人再次拿出電話不斷撥打，打通之後就是要麼催促對方快點過來，要麼就是神色慌張無比的報信，把蘇建南短短時間暈了兩次的事說出去，就又馬上引起一聲聲驚叫。　　時間不知不覺流逝，等片刻后一名中年男子快步從廳外走來，客廳里一群人才紛紛迎了上去，那人也不推辭，快速帶着各種儀器就替蘇建南檢查，等又過了幾分鐘，中年才再次把蘇建南救醒。　　不過這一次他身邊的人也根本不敢太驚喜，只是全都又緊張的看去，生怕老爺子剛醒來就又暈過去，畢竟這不是已經發生了一次么？　　而這一次，事實也的確還不容樂觀。　　老爺子醒來后又迷茫了幾個呼吸，眼中才突然閃過一絲常人應有的神色，但接下去，老爺子卻猛地起身，張口就罵，“蘇斌呢？蘇斌呢？那個畜……”　　一句罵聲還沒完畢，老爺子又身子一顫，張口吐出一口熱血，仰頭又倒了下去。　　客廳里再次亂了，尖叫聲雜亂泛響，中年醫生也是一臉瞠目結舌，老爺子的身體明明沒病，六七十歲的人比大多數四五十人的都更健朗，但這情況……　　“秉業？你可算回來了，爸他……”　　就在客廳里亂成一片時，又一道帥氣身影驀地就出現在了客廳門口，而這人也像是救星一樣，讓不少人大喜，急忙就圍了上去。　　這個新出現的中年也正是蘇家二代里的支柱，眼下掌控整個蘇氏的掌舵人，恩，上一次郭正陽回世俗時，開車的那位司機。　　不過此刻面對吐血暈倒的老爺子，外加他也聽到了老爺子暈倒之前那聲大喝，蘇秉業也是嚇的不輕，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回事？蘇斌是他兒子，平時雖然有些不爭氣，他都想教訓教訓，不過老爺子卻疼愛的厲害，這一次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會讓老爺子短短時間氣暈了三次？最後一次還是吐血暈過去的啊。　　難道那傢伙把天都捅塌了？不然也不會……　　一想到天塌，蘇秉業才猛地又一驚，臉都綠了。　　“老爺子第一次暈之前在做什麼？”綠着臉，直冒冷汗，蘇秉業抓着身邊一人就厲聲喝問，那猙獰的模樣也嚇的那人直接尖叫起來。　　不過還是有人在一側回答，老爺子暈之前在散步，一個人在花園裡散步，還是他暈了一陣，有別墅里的保姆發現，才把老夜子救了回來。　　“電話，爸的電話呢？”一個人散步，還是空曠的花園裡，那除非是老爺子接到了什麼電話，才會氣成這樣吧。　　等一句話結束，房間里的人卻都愣了，老爺子的手機在哪，似乎還真沒人知道。　　不過很快就有人跑出去找電話，那估計也就在老爺子暈過去的地方附近呢。　　有人跑出去了，蘇秉業也不只是乾等，而是哆嗦着手就抓出自己的電話撥號，他這個父親比他都疼蘇斌，能活活氣成這樣，只能是對方把天給捅了個窟窿才有這效果啊。　　但是一想到可能中的事，蘇秉業都也再無法淡定，他上一次只是做了個司機，但見到的那些事，還有事後老爺子給他的一些指點，也讓他深深明白，什麼才是蘇家的天，什麼是他做夢都沒想過的恐怖人物。　　一隻手不斷哆嗦，從手機里找兒子的電話都似乎不利索，蘇秉業找着找着，才猛地把手機放在了一側誰手裡，咆哮着開口，“快把蘇斌那個混賬叫回來！”　　說完這一句，他也是越想越激動，越想表情越精彩，跟着竟也在怒吼一聲后，身子一軟眼一翻，就暈了過去。

# 第一百七十章 姐很給你漲面子吧？

　　“還真都喝趴下了，怎麼辦？”　　“送回學校吧，歌是唱不成了。”　　……　　蘇家裡，蘇建南被郭正陽講了半截的話又嚇又氣，短短時間內竟然暈了三次，而某飯店包房裡，酒酣宴罷，郭正陽和劉夏卻面面相覷，很是無語。　　他們這一桌子人來的時候有八個，但現在站着的只剩下他們兩個了。其他六個，三個男生是喝的爛醉如泥，癱在那裡徹底沒了聲息，三個女的多少好一點，但也是有的閉目小睡，你去碰一下她可能有反應，可一樣是半醉半醒狀態，有的則是笑嘻嘻還在叫着再來點，再來喝。　　一開始，郭正陽只是不想飯桌上的氣氛停留在婆媽的感激感謝言語中，才說了李淳要謝他就多喝幾杯，結果喝了幾杯氣氛鬆開了，那邊卻主動叫着繼續喝，攔都攔不住，因為那時候這幾位可能已經上頭了，有點暈了，你和一個半醉人講理也根本不好講清楚。　　再最後事情就發展到了眼前一幕。　　今天晚上這慶祝何文麗生日的慶生宴，也的確不可能再繼續下去了。　　不過送人也是個麻煩，怎麼說呢，郭正陽和劉夏要想靠自己力量把眼前的男男女女送回去，的確很容易，但各個都帶上三個健步如飛攙回學校，那會不會太驚世核俗了？　　“我先去結賬吧，再叫幾輛車子，咱們等下把他們扶下去。”無語的揉了揉太陽穴，郭正陽才丟下句話就走。　　就是等他走下一樓吧台準備結賬時，剛報出包房號，吧台一個收銀的女孩就慌亂的對郭正陽道，“你是郭少么？我們魏總說你們包房免單……”　　“不用。”郭正陽還在招呼那邊快報數目，一聲大笑就從遠處響起，“郭少，郭少。”　　笑聲快速接近時，郭正陽不用回頭都能感覺到了魏總一張燦爛無雙的笑臉。　　“郭少，真對不住了，先前是我有眼無珠，差點衝撞了郭少，今晚這頓飯一定我請，我請，……”來的的確是魏總，笑的也超乎想象的熱情，那滿臉的歉疚之意幾乎能讓冰雪動容。　　郭正陽推脫幾次，也實在懶得為這點小事和魏總扯皮了，所以也不再堅持，只是又開口說幾個朋友都喝醉了，魏總這才馬上一臉喜色的道，這是小事，樓上有乾淨包房，可以讓人直接休息一晚上，等郭正陽再次說不用，送他們會學校就行，魏總這才馬上拍胸脯說他去叫車，更招呼幾個服務生上去扶人。　　片刻后，顧明偉何文麗等人都被或男或女的服務生夾着送下樓，郭正陽才也和劉夏一起踏步走下，就是正走着時，劉夏才突然笑嘻嘻開口，“他們都醉了，那等下我們去哪啊？”　　“你還想去哪？還不快回你家修鍊去。”郭正陽瞪了劉夏一眼，直接又讓這妹子一撇嘴，滿臉鬱悶。　　不過鬱悶中，一聲驚呼卻突然從後方響起，“郭正陽？”　　卻是曾穎那一桌人也吃得差不多了，也是這時候走了出來，開口叫住郭正陽的還是曾穎，不過叫歸叫，但此刻那一群二代的視線，卻幾乎都全落在劉夏身上，個個都是看的眼發直。　　“不是吧，郭正陽，你不和曉菲談，就是為了她啊？”　　眼睛發直時，曾穎幾乎一步兩個台階下樓，站在大廳里就艷慕的看着劉夏，是艷慕，這個女人的明媚動人，的確讓身為女人的她都妒忌的不輕。　　雖說以前的劉夏，只論臉蛋的漂亮程度也就是和馮曉菲水準相仿，但經過幾個月修鍊，修為加深……那種氣質的改變，卻讓那張本就是絕色的俏臉更加增添了無窮魅力，現在就是單論臉蛋，那種明媚性感以及空靈脫俗的氣質，已經要甩開馮曉菲一籌不止，皮膚什麼的經過靈氣淬鍊洗滌，更加雪膩的讓人眼暈。　　再談到身材，劉夏更是足以甩開馮曉菲幾條街。　　這也是哪怕曾穎本也算一個美女，還是看的眼發直，其他人也差不多，女的全是震撼，男的，古博和顧明程差點都痴了。　　不過在曾穎驚呼和呆看中，劉夏卻臉一紅，而後古怪的看看郭正陽，又看看還在台階上的馮曉菲，眼中全是詭異。　　“別亂說，她只是我一個普通朋友。”郭正陽這才鬱悶的看了曾穎一眼，不過因為之前曾穎的力挺，他現在對這個女生倒也有了一定好感，所以對這種亂說倒也不在意。　　“切，你就美吧你，還真以為我們家曉菲非要倒貼你？我給你說，今晚其實就是悠悠給曉菲介紹帥哥的，你也見了，比你還帥，只是素質太低，我們開始也不了解，不過下次肯定能找個比你更優秀的。”曾穎也一翻白眼，很不屑的看了郭正陽一眼。　　郭正陽再次無語，難道馮曉菲還真賭氣的非要找個比他帥，更優秀的？雖說兩個人某次在校園裡相遇時，對方攤開了和他說幾句話后，臨走時也說過以後一定要找個比他優秀一百倍的男朋友，但對方難道不是隨便說說？而是認真的？　　古怪的看看曾穎，又看看馮曉菲，郭正陽現在都不知道該說什麼。　　今天晚上剛升起衝突的時候，曾穎是說過蘇斌是林悠悠介紹給馮曉菲的，當時他聽到了，也沒在意，畢竟當時他還真不知道對方是抱了要挑個比他更優秀的人的目標介紹人的。　　“哼，別說了，快走。”　　就是在郭正陽無聲以待中，後面馮曉菲也被曾穎的話驚醒，從劉夏身上移開視線，然後上前拉着曾穎就走，不過臨走時，還是再次大感抑鬱的瞪了劉夏一眼。　　可這氣鼓鼓的一眼，等她從劉夏身側經過時，又馬上變得多了一絲氣餒，上次她和郭正陽說再見，還是元旦晚會之前，那次和郭正陽攤開了說，兩人以後只做普通朋友，而臨走前她說的，不只是以後要找個比郭正陽優秀一百倍的男朋友，還說郭正陽以後的女朋友，肯定要比她差很多。　　但現在看到劉夏，不管怎麼看，她都覺得自己有些自卑。　　長相、身高、身材、氣質……除了長相還能勉強比一比，其他的似乎都差太多。　　再想想不久前林悠悠幫他撮合的男朋友，長得是比郭正陽帥點，但素質……好吧，她們雖然也都是二代，但其實也都比較低調那種，像蘇斌那種喝多了點就變得發酒瘋，到處亂咬人的，還真覺得有點看不上，素質太差。　　雖然馮曉菲和蘇斌也沒什麼，兩人只是第一次見面，但誰讓這一次剛好遇到郭正陽，那種鬱悶感，簡直讓人抓狂。　　馮曉菲拉着曾穎一走，林悠悠才也跑了上去，不過跑過去時也鬱悶的瞪了郭正陽一眼，那種鬱悶似乎比馮曉菲還多。　　“我靠，哥們你行啊。”再跟着是顧明程，這位走到身側時，伸手就拍了郭正陽一下，又看看劉夏，滿臉擋不住的羡慕。　　至於古博卻是苦逼着臉，走過時冷冷看了郭正陽一眼，才不屑的道，“虧你現在還笑得出來，等蘇斌找你麻煩時，你哭都哭不出來了。”　　“算了，那事都過去了，還說什麼。”倒是顧明程拉了古博一下。　　古博卻又不爽的道，“我就覺得因為他攤上這事，太不值，這傢伙憑什麼啊，美女都讓他泡了，曉菲也就算了，反正我也追不上，死心了，可是現在……現在還讓咱們受累，我擦，太鬱悶了。”　　輕聲嘀咕言語幾句，古博才又馬上變得幸災樂禍起來，“不過還好，蘇斌就算找麻煩，也是直接找他，咱們看戲就行，郭正陽，你完蛋了，以後肯定沒好日子過，現在看悠悠和曾穎他們還幫不幫你。”　　幸災樂禍中他還戲謔的看了劉夏一眼，不過那戲謔很快又轉化為深深的鬱悶，越看，劉夏的明艷動人，那足以迷死人的絕色姿容以及超塵脫俗的氣質，都足以讓他崩潰，羡慕到崩潰。　　一群人嘩啦啦走過，郭正陽則伸手摸了下下巴，真是覺得很滑稽。　　他什麼都沒說，說了一句也是解釋他和劉夏不是他們想的那種關係，怎麼這些傢伙腦細胞都這麼發達？　　“嘿，姐很給你漲面子吧？剛才那個女生是你前女友？”就在郭正陽鬱悶時，站在他身側的劉夏才嘿嘿一笑，把俏臉湊在郭正陽耳邊嘀咕。　　一句話郭正陽頓時黑了臉，黑着臉瞪了劉夏一眼，伸手就給就在這位前額上敲了一下，“你當誰姐呢？”　　劉夏頓時伸手摸着雪膩的額頭，一臉苦悶。　　這傢伙難道真是鐵石心腸不成，那麼多人都被她迷得不輕，怎麼他就沒一點反應？而且見人就解釋，生怕別人誤會似的。　　“郭少，郭少……”　　就在這時，大廳外卻突然跑了一道身影，張口一陣疾呼，卻是臉上汗雨如下，更一片凄白的魏總。　　等郭正陽轉身看去時，也很快看到了魏總身後走來的幾人，那幾人，也正是被人攙扶着走來的蘇建南，以及攙着蘇建南的蘇秉業，還有滿臉茫然跟着兩人一起踏步的蘇斌。　　除此之外，就是之前剛走出去不久的一群二代，這時候都也紛紛滿臉惶恐和愕然的回了頭，悄悄跟在了這幾位身後。

# 第一百七十一章 你是豬腦子？

　　“郭……”　　郭正陽看到了蘇建南、蘇秉業等人，那邊自然也看到了郭正陽，而在第一眼之後，被攙扶着走來的蘇建南直接張口叫出一個字，這字的聲音還沒發出來，只是一個口型，同一時間，蘇建南就伸手一推蘇秉業，更是雙膝一軟，似乎要跪。　　這動作其實都發生的很快很細微，附近其他人根本看不清楚，就是走在他們身側的蘇斌恐怕都看不清楚，但卻被郭正陽看的一清二楚，所以郭正陽頓時眉頭一皺，開口就對幾人身前的魏總道，“魏總，我和蘇老有點事要談，這裡有沒有清凈點的地方？”　　這裏可是飯店大廳，左右人來人往不少人不說，就是門口那一群正瞅着的二代，也都不是瞎子，真要讓蘇建南大庭廣眾直接跪下求他，估計事情就真翻天了……　　這不是說會造成什麼惡果，而是真要來那麼一出，郭正陽也別想過正常生活了，馮曉菲幾個二代對蘇家底細很清楚，到時候別說能嚇死他們，他們背後的人也得被嚇得不輕，而馮曉菲家裡卻和郭正陽家關係那麼近。　　所以搶先開口說一句，郭正陽更沖蘇建南擺了擺手。　　這才讓蘇建南馬上閉上了嘴，也止住了動作。　　“有，郭少，去樓上吧，樓上我辦公室，……”魏總也在這時馬上接話，不過依舊忐忑的厲害。　　能不忐忑么？雖然知道今晚在他飯店裡差點鬧出事的，都是來頭不小的二代，但突然看到蘇建南和蘇秉業出現，還是差點沒把他嚇死。　　蘇建南他不認識，因為這位老人家都快退居幕後了，但蘇秉業，那可是整個東海市最牛的巨商之一，各種新聞頭條幾乎天天上。　　他在東海市，差不多能比得上某超人家族在香江。　　這位竟然來了，還是在外面叫住他問他郭少在不在，來見郭正陽的？這真把人快嚇死了，以魏總的智商自然明白這位過來肯定不是找茬的，要是找茬需要親自出面么？哪怕不久前蘇斌還在這裏被人揍了，揍他的還是郭正陽的朋友，但現在蘇秉業親自出現，也絕對不是找茬。　　那是為了什麼？他不敢想！　　“恩，謝謝魏總了。”郭正陽這才笑着點頭，那邊蘇家人自然也是開口謝了聲，一番話又讓魏總嚇的不輕，這是受寵若驚到驚嚇了。　　再跟着一群人就直接走向樓上，他們是走了，可門口處，一群二代卻依舊滿頭霧水。　　“怎麼回事？那是蘇斌他爸，蘇秉業啊，他攙着的是蘇家老爺子……那可是咱們長輩級的，他們怎麼會出現在這？”　　“還能幹什麼？蘇斌被打了，肯定是來收拾那小子唄。”　　“你是豬腦子？？這種話都說得出來？就算蘇家為了這事找郭正陽麻煩，長輩也不可能出面的，更別說親自過來了，換了你，你在外面被人打了，你爸會馬上過去帶着你把對方揍一頓么？”　　“……”　　……　　一群二代滿頭霧水中，的確也根本想不通蘇秉業以及蘇建南怎麼會出現在這裏，等古博說了句是來收拾郭正陽的，頓時就讓站在他身邊的顧明程給聽噴了，很鄙夷的瞪了古博一眼，一番話也說得古博啞口無言。　　隨後等其他幾個女二代也轉頭看去時，更是把古博給臊的都想找個地縫鑽進去了，顧明程話雖然難聽，但那是事實。　　像他們這種二代，才更清楚這樣的家庭不可能說小輩在外面打架，剛打過架沒多久，長輩就帶着小輩一起出來討公道，那才是扯淡。　　長輩就算覺得自家孩子被打了，覺得不爽，要報復，也不可能親自出面的，他剛才只是一時口快，想看郭正陽倒霉才說了那話，說了之後才後悔了。　　當然，無言之後，一群人的疑惑也更大了，都對眼前出面的這一幕覺得很不合理，也很不科學。　　“曉菲，郭正陽家裡到底做什麼的啊？不是說他爸他大伯，再上面幾代？難道是老一輩和郭家有交情？比如郭正陽爺爺什麼的認識蘇家長輩？今天他們是來敘舊的？”　　“我只知道他爺爺也是部級退下來的，不過也就是和我爸現在一個級別，那就算認識，也不用蘇家長輩親自登門敘舊啊。”　　“或許不關級別的事，可能是以前認識，幫過蘇家？要不然沒法解釋啊。”　　“不管有沒有辦法解釋，反正現在應該是沒事了，蘇秉業和蘇老爺子一起出來見郭正陽，估計雙方關係是不錯的，蘇斌這次白被打了，擦，這小子竟然和蘇家有關係？還是值得蘇總和蘇老爺子親自出來見他的，太走運了吧。”　　……　　幾個二代怎麼想都想不通，深深覺得蘇總和蘇老爺子親自出來見郭正陽根本不合理，甚至有人見到蘇家主事的主動過來見郭正陽，已經是這小子天大的榮幸，讓他們都羡慕的榮幸，但若是被他們知道，剛才要不是郭正陽阻止，蘇老爺子怕不是就跪下去了的話，那恐怕就真的把幾人也嚇暈過去的。　　而他們暫時沒被嚇到那種驚粟的程度，可此刻剛走到樓上的魏總，卻直接被嚇懵了。　　魏總也只是帶路給幾人找個清靜地方，到了自己辦公室，等剛把人帶過去，他還準備快點閃，免得看到一些屋內人不想被他看到的事，結果一抬腳沒走出去，蘇建南和蘇秉業就直接噗通一聲全跪了。　　“郭先生，饒命……”　　這樣的一幕真是把魏總嚇得跳了起來，頭皮一陣發麻，張張嘴都沒叫出來，因為叫不出聲。　　至於蘇斌，也傻了。　　愣愣看着自家老子和爺爺直接跪在郭正陽面前喊饒命，雖然來之前他已經知道因為自己要收拾郭正陽，而把爺爺都氣暈了三次，就連他老子也暈了一次，可他還是想不到，這剛一進門，就上演了這麼恐怖的一幕。　　這一屋子里也只有郭正陽一臉無奈，伸手抓着蘇建南和蘇秉業，把他們拉起來后，才笑道，“今天這點小事，你們沒必要這樣。”　　他真覺得沒必要，不管怎麼說他和蘇真人也算認識，哪能因為這點小事大動干戈。　　但他卻真不理解蘇建南的惶恐，因為郭正陽和蘇真人認識也不多……根本不明白那位真人在上界山並不算多受重視，一樣為了真人境所需的各種資源而冒各種危險，所以他也不知道在他上次和蘇家人分別後，蘇真人對蘇建南的叮囑。　　那命令，那表情，有多冷。　　“郭先生，是我沒用，是我太廢物，三叔當時把我叫出來，就是說怕有不長眼的騷擾郭先生，讓我們蘇家幫襯一點，沒想到第一個騷擾郭先生竟然是我們蘇家人，要是被三叔知道，……”蘇建南此刻還是想跪，只是被郭正陽拉着跪不下去，才一臉慚愧和狼狽的開口，痛心疾首的陳詞中，更是惱火不已的盯着蘇斌，見那孩子依舊在發懵，直接又氣的蘇建南伸手就向蘇斌臉上擴了下去。　　是啊，今天這事不是大事，但他永遠不會忘記蘇家本就不是要幫郭正陽處理大事的，那是某些高高在上的大人物的原話，真有大事，根本不指望蘇家這點小胳膊小腿，他們意義就是幫郭先生攬下一些不長眼的東西，別讓郭先生被細微的凡塵俗世滋擾。　　可誰想到第一個滋擾郭正陽竟然是蘇斌，蘇家人……　　有這麼坑的么？　　這就算蘇真人知道了不教訓他們，萬一被其他人知道了呢？蘇建南也很清楚，世俗中有多少比蘇家更龐大的力量，都像是一群待命的餓狼，只要等着誰不長眼來煩了郭先生，馬上就會興奮的撲出來。　　而郭先生又太低調，這樣的事本就很少，因為少，一旦出現才會更珍貴。　　這事要傳出去，哪怕他三叔沒動作，其他人恐怕也會爭搶着先把蘇家往死里搞，然後好去向郭正陽報喜拍馬屁的。更別提他三叔若是知道了，也根本不會當做什麼事都沒發生的，恐怕他三叔才是下手最恨的。　　“蘇兄那裡，我會處理的。”等蘇建南啪的一聲給了蘇斌一個嘹亮的耳光，又轉身哭訴求饒，郭正陽這才恍然，明白了對方一些擔憂，頓時就又給他一個安慰。　　這事，他真的從沒想過搞大。打那個電話時，他就想過給蘇建男說清楚，只要讓他管一下蘇斌，讓那小子別離開返點后再安排什麼後續的報復套路，讓他身邊清凈點就行，但他哪想到自己一個電話打出去，話都沒說話，那邊就暈了。　　“畜生，還在愣什麼？還不快跪下！”　　郭正陽安慰中，蘇建南也頓時感激的差點淚流滿面，倒是這次蘇秉業又惱了，因為被擴了一耳光的蘇斌還是愣愣的在發懵嗎，這頓是又讓蘇總氣的伸手在蘇斌後腦勺來了一下，一下子扇的蘇斌踉蹌踏步，暈頭轉向。　　而這樣的一幕幕，卻又看的一直想走，去根本還沒來得及走出去的魏總汗如雨下，差點尿了褲子，他雖然想過蘇家人出現不可能是找茬，也想過可能是蘇家長輩本就和郭正陽認識，但也萬萬想不到事實會這麼驚粟。

# 第一百七十二章 從哪裡開始？

　　“還是不行，進入不了。”　　夜，如期而下，又過了幾個小時后，晚飯時發生在某飯店的事已徹底了結，郭正陽並沒有為蘇斌那一點小事而小題大做的心思，所以等蘇建南和蘇秉業到了那飯店時，反而成了郭正陽安慰兩位蘇先生的時間，一直安慰他們沒事……　　安慰住蘇家人之後，郭正陽就也離開了飯店，先是把顧明偉等人送回了宿舍，才又送走劉夏，跟着就回了自己租來的小屋繼續修鍊。　　就是回來以後，繼續試驗了一下《頓悟觀想法》，耗費幾個小時之後他依舊還無法進入頓悟狀態，這也讓他更加無奈。　　以後想靠這功法提升修為或者突破瓶頸，真的充滿了太多不確定性啊。　　那他現在是不是只能老老實實吞服丹藥？靠《頓悟觀想法》太不穩定，可能連續幾十天觀想都會毫無收穫，上一次他能在參悟半個月後突然進入頓悟狀態，說不定也是湊巧或者碰了運氣，若是下次沒那運氣，那估計再這樣持續一個月，兩個月，可能都是無效。　　時間都浪費到這方面，郭正陽也有些心疼的。　　“還是吃丹藥吧，我現在手中有真人境的提升類丹藥，效果應該會比風華丹好得多，而我應該也可以承受的住高級丹藥的壓迫。”　　思索之後，郭正陽才決定暫緩《頓悟觀想法》的參悟，而是準備靠丹藥提升，只不過在下了這個決定后，他並沒有直接拿出丹藥吞服，而是拿出記載《頓悟觀想法》的玉簡，輕微摩挲片刻后，他眼中才又閃過一絲異色，“這功法充滿不確定性，是因為它並不完善，也不成熟，那我，可不可以靠自己的能力把這功法改善到成熟，完整的地步？”　　“功法也都是由人創造的，之前那位莫姓修士能從無到有，憑空創造出這頓悟觀想法，或許這是因為他在這方面有天資，有驚人的天賦，而我或許並沒有此類天資天賦，但我手裡畢竟已經有了大致可以使用的觀想法，在此基礎上完善，卻要比憑空創造容易了無數倍，就算我在這方面資質愚笨，只要肯投入足夠的精力和時間，應該也不是沒希望把它完善。”　　“這玩意，在我抵達真人境之前，或許只對我提升修為有幫助，但等我晉陞到真人後，再面對各個瓶頸就需要靠自己的力量去突破，而突破瓶頸有多艱難，這根本不需要多說……所以一旦能擁有完整的頓悟觀想法，對我以後修鍊的幫助，絕對不可估量。”　　……　　郭正陽暫時決定放下頓悟觀想法的參悟，但也的確是暫時放下，並不表示從此以後徹底放棄這手段，甚至那不只是不放棄，他更打算以後靠自己能力去完善這功法。　　這一點很有必要。　　畢竟頓悟這種事，不只是可以飛速提升修為，更可以幫助修士突破瓶頸，甚至對絕大部分修士而言，修為提升並不是太難的事，至少提升修為有極多的捷徑可以走，但瓶頸，幾乎沒有任何捷徑。　　可以說絕大多數修士困在一定境界，都是因為瓶頸。　　郭正陽對此也是一清二楚的，他現在因為重生的關係，在真人境之前的瓶頸根本不需要擔心，可一旦晉陞到真人，那各種瓶頸就足以困死人的。　　所以《頓悟觀想法》這種至寶是絕對不能放棄的，不止不能放棄，更十分有必須去完善它。　　哪怕郭正陽知道自己在這方面未必有太大天資，但他眼下畢竟是站在肩膀上出發的，已經有了大致可以運用的功法，再去進行完善，絕對比直接憑空創造容易了無數倍。　　而以後只要能完善這東西，他就是進入真人以後的境界，也再不需要擔心被各個瓶頸困個幾年幾十年……　　下定決心后，他才又收起玉簡，很快又抓出了一瓶丹藥。　　這丹藥就是針對大部分真人境強者使用的明心丹，一顆丹藥的效力，要超出風華丹太多太多，當然，正因為它的效力太強大，普通聚靈期修士也根本不敢使用，因為這對普通聚靈期修士而言那就是毒藥。　　還是那句話，就像是奔騰的黃河水突然進入一條只有十幾米寬的小河道，只會衝破河堤，摧毀這河道。如果說聚靈期修士的身軀就是十幾米寬的小河道，那麼風華丹就是可以被容納的河水，衝下去也會被河道束縛住，然後讓修士慢慢吸納、消化。　　而明心丹，就是足以衝破堤壩的恐怖洪流。　　不過郭正陽在取出一顆明心丹之後，還是毫不猶豫的就吞了下去，剎那之間，他就感覺到一股澎湃的靈氣洪流從唇齒咽喉間快速席捲向四面八方。　　這種衝擊，不只是針對郭正陽的身軀，還包括對靈海的衝擊！　　“轟轟～”　　一浪賽過一浪的靈氣洪流，全方位衝擊拍打之下，郭正陽的身軀卻仿若擎天巨石，又彷彿一片巍峨的大陸，根本不為那恐怖的靈氣所動，畢竟他這身子，經過多次天劫淬鍊，堅硬程度堪比中品靈器，也要遠比普通真人境的修士肉身強大無數倍，承受這丹藥之力還是可以勝任的。　　但眼下最大的難題就在於，這恐怖的靈氣洪流對靈海的衝擊，呼的一浪打過，郭正陽的整個靈海都被盡數淹沒，等又一次大浪襲來，他靈海都被撐得膨脹欲裂，讓郭正陽自身也猛地漲紅了臉，瘋狂運轉功法吸納着這藥性。　　可是吸納中又一浪打來，差點就讓他頭疼欲裂，唯一還好的是他的靈海也要比普通大圓滿龐大太多，龐大六七倍，更是真人境的一半大小，所以就算這洪流很龐大，也能算是相當於擁有一半的河道，就算被那恐怖洪流撐漲的不斷搖曳，也還能在短時間內穩穩盤固下來，換了正常聚靈大圓滿，只會被這丹藥直接撐破靈海，到時候就算不崩壞也會讓靈海破損處不少裂痕，重傷一場。　　這也沒辦法，真人境靈海面積是聚靈大圓滿十幾倍，想要靠丹藥積攢修為，那丹藥之力必然要遠遠強過聚靈期丹藥，而就算真人境初期強者一開始靈海是空的，但總是有那龐大的容量足以容納下靈氣沖刷，束縛住那些靈氣浪潮，然後才能按部就班一點點吸納。　　而郭正陽在頭疼欲裂中，也一直都在堅持，壓抑着那痛楚瘋狂吸收藥性。　　這時候，肉身強大的好處就呈現了出來，要不是有着強大肉身，可以讓他遠比一般修士更能忍受痛楚，只是這痛，就能痛的他無力修鍊。　　而在持續的吸納中，他體內的靈氣洪流也一點點減弱，直到過去幾個小時，那種驚人的疼痛才逐漸降低，降低到了可以輕鬆忍受的地步。　　這幾個小時，也並不是說郭正陽已經把明心丹的藥性吸納了許多，而是一邊吸納一邊流失，甚至流失的都要遠比他吸納的多，就像是一桶水倒進一個茶壺裡，等茶壺滿了之後，其他水只會直接流出去。　　這雖然有些可惜，但也根本毫無辦法。　　又是一個小時后，等多餘的藥性已經流失的差不多了，郭正陽身上的痛楚也徹底消散，不過他還是在持續吸納着剩餘的藥性，畢竟流失的那一部分只是超出他身體能容納的極限之外的，而被他身體承載的，一樣還有一半。　　這一修鍊，又是四五天時間晃過，等四五天後郭正陽再次睜開眼時，才驚喜的發現，自己的修為暴增了不少。　　“一半，我現在的修為增長，差不多等於正常修士初入大圓滿到大圓滿巔峰之間的一半修為，再次來一次，差不多就等於正常修士從初入大圓滿到大圓滿巔峰所有修為積累了，而我的靈海就算比普通修士大了六七倍，那也最多在需要十顆左右的丹藥，因為我進入大圓滿時，體內一樣有不淺的修為，而一顆明心丹耗費四五天時間，不到兩個月，就能抵達巔峰。”　　雖然吸納明心丹的過程一開始比較痛苦，後來等痛苦消散后，持續吸納丹藥的時間同樣比風華丹長的多。　　這還是因為有一半藥性都被浪費了，要不然郭正陽吸納一顆明心丹，估計都要十來天時間。　　但拋開那些條件不提，明心丹給他帶來的進展，還是非常喜人的。　　如果他不是吸納明心丹，而是繼續吸納風華丹，那想提升到聚靈大圓滿巔峰，都還需要一年多時間，而現在按照這種效率，只需要一兩個月就能到巔峰。　　而第一次吞服丹藥，除了前幾個小時郭正陽無力控制，要忍受驚人的痛楚之外，後面幾天時間他也基本都像是以前吞服風華丹一樣，吸納藥性之餘還可以做些其他事，因為後面幾天時，他吸納的都是已經被他身體束縛在體內的藥性，那些多餘的，他身體承受不住的也早已流失了出去。　　“吞服丹藥可以按部就班，接下去我也要為完善《頓悟觀想法》做準備了，一旦等我提升到真人境，以後的瓶頸就必須一步步來，《頓悟觀想法》也是最好的利器，用得好，就能讓我實力提升更快。”　　“不過這方面該從哪裡開始？”　　……

# 第一百七十三章 功法推演

　　要推演一種功法，究竟從哪裡做起，郭正陽一開始真的頭緒不大。　　隨後的一段時間里，他只能再一次投入到了各種現代學說，尤其是現代宇宙學，關於大爆炸宇宙論，只要是他能翻閱到的書籍和知識，他都一次次重新認知，研究，再結合自己的知識去解析。　　“爆炸之初，物質只能以中子、質子、电子、光子和中微子等基本粒子形態存在，等宇宙爆炸之後的不斷膨脹，導致溫度和密度很快下降，又隨着溫度降低冷卻，逐步形成原子、原子核、分子，並通過複合成為通常的氣體，氣體逐漸凝聚成星雲，星雲進一步形成各種各樣的恆星和星系，最終才形成現在普通人都可以觀測到的宇宙。”　　“這些理論，是世俗中科學家對現有宇宙誕生的推斷，而莫姓修士的構想，則是宇宙爆炸之初，物質只以純粹的生命本源存在，爆炸中生命本源演化為金木水火土等各種元素，各種元素複合成為星雲，再進一步演化成各式各樣的恆星，星系，以及真實的世界。”　　“他的這種觀點的確是結合了雙方的不同價值觀，也更符合修士的視角，但為什麼，功法會不完善。”　　……　　推敲功法用了兩三天，郭正陽才準備開始新的嘗試，那就是純粹以世俗科學家所敲定的物質基礎去演化功法，就是在爆炸中，他的靈識不再演化成生命本源以及各種基礎元素能量，而是演化成中子、質子、电子等粒子，再演化原子、原子核。　　這一個實驗牽扯到的東西很多，首先郭正陽都要自己去了解一下什麼是中子、質子等等，好在他腦力強大，靠着修士得天獨厚的學習能力，也不過是用了一周左右，就把要學的東西學了個粗略精通。　　再然後，就是真實的去按照這個步驟觀想，參悟。　　但結果，還是毫無懸念的失敗。　　他參悟了好幾次，觀想了好幾次，都沒有絲毫收穫。　　這個試驗失敗后，郭正陽又開始着手從另一個方面細化觀想，這是他突發奇想冒出來的念頭，因為他突然覺得直接以參悟宇宙誕生的過程去接近天道，契合天道，是不是太宏大化了？不如細微一點，直接從生命星系的形成來參悟演化，那也是一種天道吧？　　其實後者也是包含在前者里的，不過前者飽含的內容太多太廣，所以若是從細微處出發，專註一項，說不定也能有用。　　這方面，他依舊是參考着世俗中的科學家理論來結合自身情況推演的。　　世俗中科學推斷太陽系形成，就是首先這裡有一塊大爆炸時期中子質子等基本粒子在爆炸中產生的星雲，這星雲是塵、氣混合物，形成時就有自轉，自轉中引力收縮，溫度密度不斷增加，於是就漸漸在星雲中心形成了原始的太陽。　　其餘殘留部分則圍繞太陽形成包層，沿着太陽赤道方形漸漸擴展，形成星雲盤，星雲盤是行星的物質來源，蘊含星子，星子則像塵埃物質一樣向星雲盤中間平面沉降，形成較薄較密的塵層。　　而塵層亦並不穩定，在太陽引力作用下瓦解成許多小塊塵、氣團，這些東西由於自行引力收縮，又形成小行星大小的第二代星子，饒太陽運行時偶爾發生碰撞，有的破碎，有的合併增長，當一個星子增長到半徑幾百公里，它的自行引力就可以干擾附近星子的運行軌道，也更容易吞併附近較小星子凝聚成一個行星的核心。　　最後將一定區域內的所有塵粒和星子一掃而空形成行星。　　這些現代科學的推斷演化，郭正陽甚至都可以找到相應的現代科學模型去觀摩，而等細化了這個環節之後，他就直接把原本的《頓悟觀想法》修改到了細緻的星系誕生，當然，這隻是觀想的修改，而不是功法的修鍊。　　腦海中觀想着靈海不斷擴展，最後瞬間收縮，再瞬間爆炸，只不過這一次爆炸后形成的不再是宇宙，而是形成太陽系星雲，再演化太陽系的形成。　　第一次試驗，他是按照修士的觀點，以生命本源和各種能量元素去推演，等把觀想推演完善後，就一遍遍開始參悟，而且主要觀想的就是太陽以及地球的誕生的形成。　　只是這樣的實驗又試了多次后，依舊是無效。　　下一刻他才按照世俗理論，以中子、質子等粒子演化原子和原子核等，複合出氣體形成太陽系星雲。　　而這一次他才只是剛剛第一次演化，在演化着地球的形成時，就突然又進入了一種莫名其妙的空靈狀態，以一種很玄奧的視角去觀察着放緩了無數倍的星雲演繹。　　不知不覺，也不知道過了多久，郭正陽才突然猛地驚醒，卻是因為自己在觀想中操控不成熟，只記得觀想太陽和地球的形成，結果忽略了其他星子的運轉，讓演化崩盤。　　因為崩盤，他才立刻從那種奇奧的狀態中跌出。　　等心下升起一股悵然若失的感覺，郭正陽才迷茫的轉頭看向左右，看了一眼，他眼中才又閃過一絲精光。　　因為一眼之下，他已經看到被他擺在客廳里的靈石，少了幾十塊！　　又閉上眼感應了下郭正陽才驚喜的發現，自己的修為竟然又有了不小提升，他上一次吞食一萬多下品靈石，就讓他直接提升到聚靈後期巔峰，而眼下吞掉幾十塊中品靈石，那也是相當於幾千下品靈石的。　　這效果，差不多等於他吞服一顆明心丹了。　　而時間，這一次竟然只是過了幾個小時。　　“頓悟！！剛才那就是頓悟……我竟然真的又進入了頓悟狀態，可惜，可惜我是第一次演化以世俗理論為基礎的星系形成，對世俗理論中那些粒子、原子演化操控不熟練，竟然讓這頓悟演化一般就崩盤。”　　“不過就算崩盤了，但這種演化第一次就進入了頓悟狀態，難道是要以這種方式觀想，成功率才更大？”　　“也不是不可能，我腦海中吸納的靈識都是來自於地球的靈氣，直接去觀想宇宙演化，雖然宏達壯觀，但似乎並沒有觀想地球形成來的親切……後者，或許更能和我自身狀態契合，也更契合身邊環境，我本就是地球生長，身軀每一部分都帶着地球的烙印，觀想地球的誕生，似乎更合地球的道。”　　“如果是這樣，那以後的頓悟觀想法，也應該就以這裏為起點才更貼切。”　　“不過這也可能只是一次巧合，說不定就像是上次一樣，只是莫名其妙就進入了頓悟，……一旦跌出這狀態，下次再想進入，就算我把眼下正參悟的功法徹底運轉熟練，也還是無門可入。”　　……　　雖然這是一次不成功的頓悟，而且頓悟帶來的效果也並不是特別龐大，就是差不多提升了他服用一顆明心丹的修為，但這一樣讓郭正陽驚喜的不能自己，因為他終於又踏入了頓悟狀態。　　這種狀態，才是足以讓人痴狂的！　　驚喜中，郭正陽才突然感到一陣巨大的飢餓感襲來，等摸摸肚子，他才恍然想起自己自從開始研究太陽系形成時，已經有好多天沒進食了。　　那主要也是因為這些天已經是五一假期，他也不用再分心去上課什麼的……　　當然，若只是幾天不吃飯，對現在的他來說根本沒影響，關鍵是這些天他耗費了巨大的心力腦力，一直在推演功法，一直在演化功法，那種消耗卻是極大極大的。　　摸了下肚皮，郭正陽才馬上收起地上靈石，隨手施展一個術法給自己清洗了下，才踏步走向樓外，樓外的世界，陽光已經變得毒辣，大街上小巷裡，行人衣裝也大有不少變成了短袖、短裙。　　可不是么，自從決定自己完善功法之後，到現在不知不覺又過了一個月。　　這一個月，他連吞服丹藥提升修為也放緩了一些，因為他有太多新知識需要吸納，需要理解，那種投入進去的狀態下，也不適合分心吸納藥性，否則只會彼此拖累。　　所以這一個月他只是有八九天在修鍊，吸納了兩顆明心丹，其他時間一直在汲取知識和推敲功法演化。　　不過就算如此，在又吸納兩顆明心丹，加上之前那片刻的頓悟之後，他的修為也一樣又有了不少進展，原本面積差不多是五六百平的靈海，現在已經有一半都堆滿了靈識。　　他現在的修為也已經超越了普通聚靈大圓滿巔峰三倍左右。　　這樣的成果也已經是很不錯了。　　但相比於功法上的收穫，又讓他進入了一次頓悟狀態，那種感覺明顯更讓人激動。　　就是激動中，郭正陽心下也有不少疑惑。　　這一次他是按照世俗理論推演觀想，才進入頓悟的，而且還是一次並不是成熟的觀想，這都能頓悟？　　按說以修士觀點去推演，以各種元素為本演化星辰，那才更契合修士追求的天道，但之前他用那種方式觀想了幾次，還都是很成熟的觀想，卻根本沒辦法進入頓悟。　　這也的確給人一種挺奇怪，甚至小鬱悶的感覺。　　“一次不成熟，只是實驗性的觀想都能進入頓悟，到底是純粹的碰巧，還是這種觀念更符合天道演化？”

# 第一百七十四章 有意思

　　自己這次再次進入頓悟，究竟是巧合，還是自己新推敲的觀想法更契合天道，這一點郭正陽並不知道，他自己都還帶着強烈疑惑，不過不管是否疑惑，郭正陽在隨後還是到了自己租住的小區外，一家街邊飯店裡點了些飯菜就開始吃食。　　不管之前是什麼樣的原因，現在對他來說，填飽肚子才是比較重要的。　　點了幾個小菜，狼吞虎咽進食中，郭正陽的心態一樣很鬆懈，之前他是過量腦力心力的消耗，所以眼下對他最重要的就是自然休養。　　就是在吃飯中，一陣手機鈴聲突然就從他身上響了起來，等郭正陽抓出手機一看，才發現是劉夏打來的。　　“我突破了，我終於突破了！”　　等這電話接通后，對面一句興奮不已的嬌呼，頓時讓正大口吃飯的郭正陽無語，飯含在嘴裏，都忘了繼續咀嚼吞咽。　　“你在哪？我終於進入了聚靈大圓滿呢，哈哈，有沒有獎勵？”郭正陽發怔中，對面的劉夏也再次興奮的開口，而且這開口還給了郭正陽一種很怪異的感覺，可不是么，這就像是小孩子做出了什麼好成績，興緻勃勃的開口報喜，等着長輩表揚，竟然還主動索要獎勵……　　這丫頭，逆天改命的道路那麼難行，她到底搞清楚那意義沒有，怎麼現在就給郭正陽一種很兒戲的感覺？　　噎了一下后，郭正陽才用力吞咽下口中食物，笑着道，“你還需要問我在哪么？以你現在的能力，既然到了我家附近，不是隨便都能發現我么。”　　“啊～你怎麼知道我快到了？”劉夏這才一愣，就是這問話讓郭正陽又一陣搖頭，她還好意思說，她哪次過來不是人都已經基本到了才打電話問他？　　不過很快劉夏又馬上嘻嘻一笑，“我現在不是不敢隨便再亂用靈識探索了么，快說，你在哪。”　　“吃飯呢。”　　郭正陽笑着回了一句，又說出自己的地點后才收起手機放下筷子，滿臉古怪的搖頭。　　劉夏竟然又突破了。　　這個變態，活着的意義就是為了刺激人吧！　　雖然現在時間也又過去了一個月，而在一個月之前，她已經困在了聚靈後期進巔峰的瓶頸處，算起來她突破這個瓶頸也用了一個月多，四十天左右，但這依舊無法掩蓋她是變態的事實。　　可不是么，郭正陽上次去上界山的時候，被一群道君老祖發現他修為已經到了大圓滿，都引起了道君的驚訝，當時他解釋說自己困在聚靈後期瓶頸耗費兩三個月才突破。　　這情況都足以讓道君目露驚容了。　　因為那已經是資質極佳的表現，雖然這樣的資質也不是絕無僅有，在上界山那種超級勢力內，一樣可以找出以如此短時間突破的，所以上次上界山的大佬們對郭正陽的突破，也只是最初顯露了下驚容之後，笑着讚許了幾句就過了。　　但若是這時間再短一倍，上界山內都找不出如此出眾的了。　　別說上界山沒有，就是整個靈域都未必能挑出幾個！這如果被道君主宰知道，那就不只是驚容，恐怕也只會引起更大的反應。　　畢竟你突破一個瓶頸，耗時一個多月還是兩三個月，猛一看去差別不大，但這隻是前期小瓶頸……若是到了後期，那可能就是一年和兩三年，又或者十年和二三十年的差距，你的資質若是比上界山內修鍊資質最出眾的人都優秀那麼多，那能引起的反應和刺激也可想而知。　　如果不是上一次已經被劉夏刺激的失態，而且心下也早知道這個弟子的修鍊資質，絕對是稱雄整個靈域，郭正陽現在就不只是被飯噎了一下那麼簡單了。　　無語的搖搖頭繼續吃飯，而後也不過片刻，郭正陽就猛地轉身，也一眼看到了正在飯店窗外透過玻璃窗探着身子看進來的劉夏。　　對方同樣是一眼看到了他，而後就興奮的燦笑着走向門口。　　這位剛一進來，那絕世的姿容又引得飯店內不少顧客紛紛瞠目，倒是郭正陽上下掃了劉夏幾眼，眼中並沒有異樣。　　劉夏穿着挺簡單的，就是上身一件白色印花體恤，下身一條灰色的緊身休閑式七分褲，白生生水嫩嫩的小腿下，是一雙黃色運動鞋。　　這裝束沒絲毫出奇的，雖然有休閑秀美的時尚味道，但大街上此類着裝也很多，她的回頭率那麼高，主要還是這妹子自身條件太妖孽，才會讓那麼多人失神回顧。　　而劉夏進來后也是直奔着郭正陽走來，走到郭正陽對面拉開一張椅子就坐下，也不說話，只是雙手在桌面上一撐，撐着雪白的下巴，喜滋滋盯着郭正陽看。　　郭正陽原本還想晾涼她，免得她太驕傲，可這位進來后的姿態，實在讓他無語，他正吃飯呢，對面的人就瞪着大眼睛一直看，一直笑，他還怎麼吃。　　“做的不錯。”沖劉夏點點頭，郭正陽笑着誇了一句。　　劉夏也興奮的眨了眨美眸，雖然嘴角的笑更甜了，也更動人明媚了，但依舊沒說話，只是笑着看來，笑容里依舊充滿了期待。　　郭正陽再次無語。　　要表揚也不用這樣吧……　　瞪了劉夏一眼，郭正陽才抓起飯碗就繼續吃飯，雖然這情況讓他有些不習慣，但那邊一直這樣，他在大庭廣眾下，難道還非要把她誇到天上去她才滿意？　　而劉夏在見到郭正陽又抓起碗筷時，本是帶着強烈期待的明媚眼眸才驀地一愣，而後笑臉頓時凝滯，狠狠白了郭正陽一眼，“就這啊？”　　可不是，她這麼長時間，也一直辛辛苦苦在為怎麼突破苦惱，就是想突破時能讓他驚喜，和他一起分享喜悅，可好不容易突破了，就一句做的不錯？　　白了一眼過去，劉夏還又伸腳就在桌下輕踢了郭正陽的小腿一下，滿臉氣鼓鼓的小鬱悶。　　郭正陽則無奈揉揉腦袋，她是不是越來越放肆了？　　“你看，修鍊那麼難的事，我都做得這麼好，從我接觸修鍊到現在才四五個月，就到了聚靈大圓滿，你就一句不錯就打發了？”劉夏卻在這時又嬌笑一聲，單手撐着臉蛋，身子前傾着都快讓白皙的額頭湊到了郭正陽眼前，才眨着眼睛驕傲的低語，“你以前總是告訴我修鍊有多難啦，我也知道很難啊，不過正因為艱難，才顯得我多麼努力啊，那麼難的一道道瓶頸，我第一次用了一周多，第二次三天，這一次也用了一個多月，你都不知道心疼人么？”　　因為距離近，吐氣如蘭的輕聲嬌語，似乎都要吹打到郭正陽臉上，這略帶小香艷的情形，不知道羡煞了多少鄰座的人，但郭正陽卻只覺得詭異，猛地後仰身子離劉夏遠遠的，他才瞪了這徒弟一眼，“說就說，靠那麼近做什麼？”　　“我不是怕別人聽到么？”劉夏卻絲毫不怕，只是又嬌笑着看了郭正陽一眼，這次笑，甚至蘊含着一種很得意很得意的情緒，因為她突然發現在自己距離他很近時，這個傢伙竟然臉上竟然閃過一絲局促。　　不是這麼好玩吧……　　郭正陽則在這笑容下，眉頭大皺，就是這一次，他還沒來得及再對劉夏說什麼，就突然轉身看向身後窗外。　　而此刻兩人窗外，除了遠處有一些行人走過，根本沒絲毫異常。　　“怎麼了？”　　劉夏這才一愣，狐疑的看去。　　郭正陽沒有回答，只是依舊盯着窗外，不過卻是向斜側方看去，而後幾十個呼吸，一道身影就快速走來，站在了窗口向飯店內看來。　　這身影是一名高大魁梧的青年，年紀大約二十六七歲，一張剛毅俊朗的面容，搭配得體的休閑服飾襯托，很有男性的陽剛美。　　郭正陽並不認識對方，不過他的神情卻逐漸變得凝重，那青年在看了這裏一眼后，對郭正陽也就沒太留意，而是很快就把視線落在了劉夏身上，臉上的驚訝之色也越來越濃，甚至除了驚訝之外，還有滿滿的疑惑和懷疑。　　這表情讓劉夏也變得茫然疑惑，她也不認識那青年，但對方一直盯着她看，還有這麼強烈的情緒外露，也讓她覺得有了些不妙。　　“呼～”　　窗內窗外默默無聲的對視幾眼，窗外的人才猛地起步，直奔着飯店大門走去，等推開門后，直接就朝着郭正陽兩人走來。　　到了近前，身影更是絲毫不客氣，拉開一張椅子就坐在了兩人中間，看看郭正陽，再看看劉夏，他才玩味的一笑，“有意思，沒想到能碰到這麼有趣的事，你們兩個都是修士？兩個這麼年輕的傢伙，竟然都是修士，還都是聚靈大圓滿！”　　先是笑了一句，青年才看向郭正陽，“你修鍊了多久了？”　　郭正陽沒說話，只是戒備的盯着青年，青年等不到答案倒也不以為意，只是又轉頭看向劉夏，“我剛才沒聽錯吧，你，竟然只是四五個月？就從普通人修鍊到聚靈大圓滿的地步？第一個瓶頸一周多突破？第二個瓶頸三天？第三個瓶頸，一個月多些？”　　說著這話時，青年眼中依舊帶着強烈的疑惑和懷疑，可濃烈的懷疑情緒下，卻是隱藏的激動，帶動他表情都有些不自然起來。

# 第一百七十五章 我有那麼吃香么？

　　而面對青年的問詢，劉夏一樣沒有回答，反而在對方逼問下俏臉上也閃過一絲慌亂，跟着就起身繞過青年走到了郭正陽身側，拉出一張椅子坐在了郭正陽身後，驚疑不定的打量青年。　　這個新出現的人，到底是什麼人？　　突兀的出現，表現的也不怎麼客氣，似乎還聽到了劉夏之前的話，現在更對這個很感興趣，修為上，從對方一眼就看穿兩人的實力，那似乎也說明了不少事，這在不清楚對方目的前，劉夏想不害怕都難。　　“一個人的資質，其實和年紀大小沒關係，因為世俗中有不少人，都是在不同年齡段得到自己的機緣，你看上去也就二十歲左右，比她年紀還小，但並不代表你資質強過她，因為你可能已經接觸修鍊四五年或者更久，我說的對么？”　　而那青年在看到劉夏的反應后，一樣沒在意，只是張口笑了笑，再次把視線落在了郭正陽身上，“不過不管再好的資質，就算偶得一些散修或者上古傳承，也很難能在幾個月內修鍊到聚靈大圓滿，所以我想你們兩個應該不止是散修那麼簡單。她突破三次瓶頸，用了不到兩個月，而她總共修鍊的時間也只是四五個月，積累修為竟然和突破瓶頸時間差不多，應該是有充足的丹藥支撐，一般只是得到從靈域逃出來的散修傳承，或者上古傳承之類，都很難有足夠的丹藥支持修鍊，所以你們應該是靈域某宗派弟子？”　　笑意盎然中，青年也一句句開口，說出來一段猜測。　　對於這樣的猜測郭正陽是閉口不語，既不承認也沒否認，劉夏同樣沒說話，還只是充滿了緊張的看去。　　“不過就算你們是靈域某宗派弟子，也有點不合理，如果她的資質真有她之前所說的那麼妖孽，那在她還沒成長起來時，誰會放任這麼一個天才獨自在外？天才的成長需要歷練，但也不是在這種程度歷練，我對你們也越來越好奇了。”　　青年再次開口，不過這一次說話時視線已經不是落在了郭正陽兩人身上，而是認真而警惕看向左右，似乎想搜索一下左右是不是有強者隱藏。　　可不是，他到現在都依舊不敢相信劉夏之前的話，不敢相信有人竟然能在短短四五個月內突破到聚靈大圓滿，這簡直就不合理，至少靈域眼下還沒這麼妖孽的天才。　　就是那些資質極為出眾的大宗門弟子，什麼資源都不缺，以前最快從普通人晉陞到聚靈大圓滿，也用了七八個月或者更久，而且這類人，往往也都是各大宗門裡的寶貝，是道君眼中的寶貝。　　沒有足夠的實力時，誰會放任這種寶貝一個人外出？就算天才成長需要磨練，但也往往都是等這些天才有了一定實力，比如到了真人境，煉化了自己本命靈器后，才放任他們出去磨練下？　　所以如果劉夏剛才說的是真的，那眼前這個丫頭，就是一個活着的奇迹了。　　而這樣的奇迹，足以讓任何一個強者搶奪……　　就算到現在他都還不敢相信這些，可剛才他可是在外面偷聽，那丫頭之前也不知道他的存在，自己人之間的私語，卻也應該不會有假。　　一想到這裏，他就心熱起來。　　如果自己能收下這麼一個徒弟，那……　　不過他也肯定對方修為進展這麼快，不只是因為資質出眾，肯定還有充足的丹藥和環境支持，否則她總共修鍊四五個月，突破瓶頸都用了三四成時間，那若沒有丹藥支持，又怎麼可能短短時間就提升出那麼多修為？　　有丹藥支持，就表示對方不是簡單得到散修傳承，或者上古洞府傳承之類，因為那些情況下很難有充足丹藥留下來供人吞食，這隻可能是眼前兩人也是屬於靈域某一勢力。　　而若是那樣，眼前兩人背後也有宗門在，那以這丫頭的資質，豬腦子也不會放任她一個人在這種實力時在外磨練吧。　　那附近，到底還有沒有隱藏的其他高手？　　感應了一番，青年卻又絲毫沒感應出不妥，才又微微皺了下眉，等再次轉身看了郭正陽兩人一眼，發現這兩人依舊是充滿戒備看着他，他才啞然一笑，伸出手對郭正陽道，“我是來的冒昧了，正式介紹一下，趙名閣，靈域血幽府弟子，你們既然應該也是出身靈域宗門勢力，那就應該聽過血幽府的名字。”　　淺淡的笑語下，趙名閣的笑多少帶着一些孤傲，說的也是，血幽府那可是幾位道君坐鎮，靈域四大巨頭之一，但凡出身此類巨頭宗門的，天生就有自傲的資本。　　就是這介紹又讓郭正陽一陣苦笑，不過還是伸手和對方握了一下。　　血幽府……這個傢伙不只修為高深，應該是真人，竟然還是出身四大巨頭之一。　　而這傢伙現在明顯是被劉夏之前小驕傲的話語吸引，動了劫人的心思。　　這的確給郭正陽帶去了不少壓力。　　“你們呢？”握手之後，見到郭正陽只是笑，並沒有回答，趙名閣才眉頭一皺，反問出聲。　　“上界山。”郭正陽雖然並沒有正式加入上界山，不過現在他也只能先拿上界山擋一擋了，否則別看眼前趙名閣還很客氣，但之後事情會怎麼發展，就真不一定了。　　一句話上界山，趙名閣猛地一怔，深深看了郭正陽一眼，才笑道，“上界山內我也有不少熟悉的道友，不知道小友是拜在哪位真人門下？”　　很明顯，趙名閣並沒真的相信。　　郭正陽倒也不露怯，反而在這時候神態越來越放鬆，更是報出了周易青的名字。　　周易青也正是上界山宗主，一方道君級的強者。　　既然眼前趙名閣有顧忌，那他自然也要說出擁有足夠威懾力的人才能唬住對方了。　　不過這也不算全是在嚇唬，上一次剛交出本命靈器革新時，周易青已經開口說過，要讓郭正陽拜入星河老祖門下，所以只要郭正陽願意，還真的很容易成為上界山內道君老祖弟子。　　而他現在沒直接說星河老祖，反而說周易青，只是不想讓面前的人聯想到他就是那本命靈器革新的提交者，因為星河老祖弟子不多，寥寥一兩個還都是上界山內的大人物，知名人物，他一個小聚靈期修士說是星河老祖弟子，對方要麼不信，要麼就會懷疑到他是本命靈器革新的提交者，因為只有那件事，才可能讓主掌《上界》的星河老祖收他為徒。　　而那件事三山一府中三山裡有不少人知道，但血幽府應該沒人知道。　　既然如此能瞞就瞞，因為三山一府中，郭正陽最不想面對的就是血幽府，這個超級勢力內的修士，做事向來都是沒底線的代名詞。　　“周宗主？”隨着郭正陽的話，趙名閣表情一下子就變得愕然，更充滿了震驚。　　雖然知道郭正陽兩人可能出身宗門，但他也沒想到來頭這麼大。　　如果這是周易青的弟子，那還真是借他十個膽子也不敢搶對方的弟子啊，這是廢話，人家一代宗主，堂堂道君大佬，他一個真人去搶那位的弟子，那不是活膩了。　　不過趙名閣又有些不敢相信……　　“這是師尊當時交給我的玉符，只要遇到危險捏碎，師尊就會在片刻之內趕來。”郭正陽也拿出一枚帶有上界山印記的玉符亮了亮，這玉符是當時星河老祖交給他的。　　而上界山的標記落入趙名閣眼中，頓時就讓他一張臉黑的厲害。　　到現在他自然清楚，自己想搶下劉夏這個天才做弟子是絕對不可能的了。　　但自己不敢搶，不代表他背後的人不敢搶……　　劉夏這樣的超級天才絕對是足以讓道君動容，搶着去收徒的，他唯一不確定的，就是不知道他師尊肯不肯為了這麼一個徒弟和另一個道君死磕了。　　既然不確定，他現在自然也不敢隨便做什麼了。　　沖郭正陽笑了笑，又順口誇讚了劉夏幾句，趙名閣才很快起身告辭。　　等他一走，郭正陽才猛地鬆了一口氣。　　同時更苦笑不已的看了劉夏一眼，這個徒弟，還真是成了麻煩了啊。　　她這種妖孽般的修鍊資質一傳出去，必然會引起不少覬覦和垂涎的，道君肯定也得動心，到時候，他怎麼辦？　　“到底怎麼回事啊。”就在郭正陽苦笑時，劉夏俏臉上才終於恢復了些神采，之前趙名閣在的時候她一直都緊張的厲害，而且直到現在，她都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因為趙名閣的心思，可沒直白說出來。　　郭正陽也一直都在和對方打啞謎。　　“可能有大麻煩了。”郭正陽又看了劉夏一眼，他也不確定在自己唬走趙名閣后，事情是不是就這樣終結了，或許趙名閣這一走，就把這件事放下了，但也可能對方轉身就告訴對方背後的道君，……　　誰讓劉夏修鍊資質太妖孽？比她差不少的，放在三山一府內都是道君們眼中的寶貝，值得道君爭搶，何況是她這樣的？　　又看了劉夏一眼后，他才開口道，“說不定等不久，就很可能會有人來搶着收你為徒，要是面對那種情況，你會怎麼選擇？”　　劉夏直接瞪直了眼，愕然道，“不會吧？我有那麼吃香么？”　　“有。”郭正陽很肯定的回答。　　劉夏這才一喜，喜滋滋看了郭正陽一眼，大眼睛都快笑彎了，“那你現在是怕我被別人搶走么？怕我離開你？”　　“……”郭正陽都不知道怎麼回答。　　劉夏卻得意的笑着不說話，只是一直笑看着郭正陽，似乎非要他給一個答案。

# 第一百七十六章 這裏哪有你說話的份

　　“哎，你就不會說一句好聽的？哄哄我也行啊。”劉夏一雙明媚的大眼睛笑成了月牙狀，一直等着郭正陽回話，但郭正陽卻默默無聲，他這算是默認吧，就是劉夏卻有些不滿意，很鬱悶的白了郭正陽一眼，才突然抓住郭正陽的手，伸出指甲在他手心掐了一下。　　在郭正陽又甩開劉夏的手時，她又附身在他耳畔吐氣如蘭的嬌笑，“你真不說呀？那以後可別後悔哦。”　　郭正陽徹底無語，他在問她一個很嚴肅的問題好不好？怎麼氣氛就成這樣了？　　她怎麼像是在撒嬌逗弄他一樣？　　瞪了劉夏一眼，郭正陽才起身招呼老闆結賬，這時候身邊的女人倒是乖巧的跟着他不說話，只是依舊拿着彎彎的月牙眉看來，笑的甜美而帶着一絲小狡黠。　　等郭正陽走出飯店時，她也一直都把雙手插在褲子口袋裡，一雙修長的美腿輕快柔美的起起落落，側着臉一直笑看來，還在等什麼似的……　　“怕了你了，我是擔心你被別人搶走。”郭正陽心中萬般無奈，但在走出一段路之後，發現這位一直都是這模樣，還是黑着臉開口給了一句肯定的答案。　　“哈。”劉夏的笑臉瞬間就擴展到了極限，驕傲的就像只小孔雀，猛地探過身子把俏臉湊在郭正陽眼前，再次帶着醉人的小酒窩嬌笑道，“那看在你這麼誠懇的份上，我也勉強答應你，不管是誰要收我做徒弟，我都不會拋棄你的。”　　一句話落地，她才馬上縮回身子，再次不斷嬌笑，充滿了得意和開心，本就輕快的步伐更加多出了一些明媚動人的節奏，就差得意的要一步一蹦跳起來。　　郭正陽很鬱悶，就是在鬱悶中他卻突然一瞪眼，愕然看着從天際上空遁下兩道身影，直直落在了他和劉夏身前。　　大白天的鬧市街頭，突然有兩道身影從天空飛下，這情況若是被普通人看到，絕對會驚得無數人尖叫轟動，而此刻這街頭也的確有不少行人，可那麼多人，卻似乎根本沒看到從天降落的身影，甚至都沒人注意到那兩人的存在。　　這也不奇怪，如果是頂尖強者，自己從某處飛過卻不想被普通人看到，自有無數種術法可以遮掩。　　不過那種遮掩似乎也只是針對普通人，至少郭正陽看的一清二楚，劉夏也看得一清二楚。　　兩人都一驚，郭正陽更意念一動，就打碎了星河老祖給他留下的玉符。　　剎那間，前方的人才眉頭一皺，雖然揮手在虛空抓了下，但他還是馬上臉色一黑，“這不是周易青的道符，倒像是星河那老傢伙的。”　　“什麼？星河老祖？”皺眉開口的是一個四十多歲，一身黑袍的中年男子，隨着他的話，跟在他身側的人也大驚，而這位正是不久前離開的趙名閣。　　大驚中，黑袍男子也瞪了趙名閣一眼，不過很快就又踏步上前，直直朝着郭正陽兩人走來。　　“你們要干什麼？”劉夏這時候也大驚失色，快步躲到郭正陽身後，緊張的抓住了郭正陽手臂，聲音也有些發顫。　　“哈哈，別怕，老夫這次過來，可是有一場大機緣送給你……”黑袍中年則大笑一聲，聲音很洪亮，但笑聲依舊沒有驚動街頭行走着的眾多普通人，這場面也很詭異，就好像他根本不存在，是透明人一樣。　　而且在大笑中，黑袍中年的視線也突然變得奇異起來，彷彿充滿了無窮魔力，就彷彿那雙眼睛已經不再是人眼，而是通往無邊黑暗的大門，深邃幽謐的讓人驚粟，等盯着劉夏打量幾眼后，中年才喜得幾乎不能自己。　　“好！好！好！”　　大喜中連道三聲好，甚至伸手在身前擊了一掌，他才轉頭對趙名閣道，“做的很好，讓你出來查究竟是誰提供了那份給革新給上界山，沒想到你竟然發現這麼一塊美玉。”　　誇獎一句，等趙名閣喜出望外時，中年才又看向身前，“小丫頭，老夫乃是血幽府道君馮輝，你既然已經是聚靈大圓滿修士，應該也能明白道君的意義，現在老夫想收你為衣缽弟子，不知道你意下如何？”　　“不，我不同意。”劉夏這才明白究竟發生了事，但她臉上也還是充滿了迷茫，雖然剛才郭正陽說可能要不了多久，就會有人來搶着收她為徒，可她也沒想到事情會發展的這麼快，這才多久？趙名閣離去二十分鐘都沒有，就真有人趕了過來？還是一個道君要收她為徒？　　不過就算愕然，她還是抓着郭正陽的手臂堅定的回絕。　　一番拒絕，馮輝也不生氣，只是哈哈笑道，“你才接觸修鍊四五個月，對很多事可能都並不知道，不過老夫並不怪你，……”　　就是正笑着時，郭正陽才突然插口，“我已經捏碎了玉符，吳師伯很快就會趕來，所以雖然在下也很感激老祖美意，不過……”　　“這裏哪有你說話的份。”就是郭正陽的話還沒落地，黑袍中年就不滿的一揮手，揮手放出一道氣流卷着郭正陽騰空而起，遠遠向後拋飛，在劉夏大驚着尖叫中，黑袍中年才又伸手一抓，就把劉夏抓到了身邊，“雖然為師很想和你詳細解說一些事，不過現在事情緊急，等我們回了血幽府，為師再慢慢替你解釋。”　　再次一聲大笑，黑袍中年才卷着劉夏和趙名閣就遁向高空。　　“噗通～”　　那邊遁走時郭正陽才重重摔落在地，等他從地上躍起抬頭看去時，看到的也只是被包裹在一團水光內的劉夏，正滿臉慌亂擔心的看着他，看到他起來，劉夏臉上的慌亂擔心倒是少了些，不過還是很快就急急張口，趴在那水光內對着下方大呼。　　看口型那是在呼救，讓郭正陽救她。　　但聲音，卻絲毫穿不透那光幕。　　而且此刻的劉夏，被馮輝帶着遁走的很快，快的只是眨眼間就遠遠離開了都市低空，眨眼間就連郭正陽的視力都快要看不清楚那情形，遙遙高空之上，越遁越遠的劉夏，臉上的慌亂也終於瀰漫到極限，整個人都癱在水光里，瘋了一樣拍打着光幕，邊哭邊大喊……　　再然後，一切就已經徹底脫離了郭正陽的視線。　　這一切只是發生在短短一個呼吸間，郭正陽甚至連駕馭起飛劍追逐的念頭都剛剛升起，那邊已經徹底遠去，超出了他的感應範圍。　　現在就是想追，恐怕他都不知道向哪裡去追。　　畢竟那是道君，他只是一個聚靈期修士，就算現在郭正陽的修為比一般聚靈大圓滿巔峰都渾厚好幾倍，可是和道君比起來，卻實在有着天與地的差距。　　深深的無力感，剎那間就在郭正陽心底湧現。　　不過無力感之後，那種屈辱和憤怒，更讓他怒的臉色鐵青，緊緊握拳咬着牙關，手指上並不長的指甲更幾乎要切入掌心！　　雖然早知道既然被外人知道了劉夏的資質，那肯定會有人來搶着收她為徒，但收徒這種事，也應該是你情我願吧，如果只是強來，那不管資質再好的徒弟，不管前景如何廣闊，如果你做師傅的和對方關係不好，難道就敢放心栽培？　　所以他還覺得即便有人來搶着收劉夏為徒，只要劉夏不願意，對方也不會太強迫，畢竟他也打出了上界山的名號，若劉夏自己不願意，加上上界山的威懾力，那恐怕誰也不會毫不顧忌的強迫出手。　　可他還是低估了那位血幽府道君老祖的肆無忌憚。　　對方一點不怕就這麼劫走劉夏，讓她懷恨在心？以後他敢放心培養？對方一點不怕上界山追究？　　“血幽府，馮輝，黑獄老祖。”緊緊握拳看着已經再無人影的高空，郭正陽心中的怒火也膨脹到了極限，不管那位道君為什麼敢那麼肆無忌憚的做事，他都已經把事情做了，而他這個做師傅的，卻看着徒弟哭喊着求助，都無能為力，甚至他自己在黑獄老祖面前都還是一個笑話，一句哪有你說話的份，就把他揮手打翻擊飛。　　讓他毫無反抗之力，只能眼睜睜看着弟子被劫走。　　那種壓抑的憤怒，也讓郭正陽渾身血液都快燃燒起來，他清楚這還是因為他捏碎了星河老祖留下的道符，有星河老祖壓力在，對方才會這麼輕易放過他，否則……恐怕，他就不是還能沒一點事的站在這裏。　　無比的屈辱感和憤怒洶湧而出，郭正陽雖然知道自己現在的實力和鼎鼎大名的血幽府支柱道君黑獄老祖比起來，的確是天差地別，根本連對方一根發毛都比不上，但今天的事，他也絕不會就這麼算了。　　換了普通修士，可能對此只能無奈的承受，但他的選擇，卻不是只能承受。　　就算不藉助上界山的力量，只要郭正陽能晉陞到真人境，然後提前尋找到上一世上雷宗得到的那個上古洞府傳承，繼承裏面剛好可以克制血幽府一系的上古傳承，他就有機會。

# 第一百七十七章 有點不對勁

　　“咦？郭小友，你這裏……”　　片刻后，郭正陽租住來的出租房內，郭正陽正靜坐在客廳沙发上無聲凝思，一道詫異的低呼，才突然從在客廳內泛響。　　等郭正陽抬頭看去，才發現開口的正是星河老祖，此刻的星河老祖依舊是一身華美的袍服，看上去把他整個人襯的犹如星辰大海一樣深邃而不可測，但星河老祖臉上，卻帶着明顯的驚訝和疑惑。　　說的也是，他交給郭正陽的玉符，就是說等郭正陽捏碎了玉符，他會最快趕來，這一般也就是遇到大危險時才會如此。　　但他之前感應到玉符碎裂，然後不惜損耗一路施展大法力奔波而來，卻沒想到看到的卻是平平靜靜的郭正陽。　　而這一帶，他感應了一下也沒絲毫危險，郭正陽甚至都沒受什麼損傷。　　不過星河老祖也只是疑惑，驚訝，並沒目露不滿什麼的，因為幾次接觸后他也知道郭正陽不是沒腦子的人，相反這小傢伙為人處事很謹慎，甚至有些時候謹慎的過頭，這樣的人以他的眼界看來，或許那種謹慎有些小好笑，但也絕對可以證明他不是隨意胡來的人。　　現在郭正陽這裏沒事，只能說剛才讓他足以捏碎玉符的危險，已經暫時過去了。　　只是他也分外疑惑，到底什麼事會讓郭正陽這很謹慎的小傢伙急的捏碎他給的玉符，但就在他從靈域趕來的這短短時間，事情不止已經過去，郭正陽自身也根本沒受什麼損傷？　　這的確有些不合理。　　而隨着星河老祖的話，郭正陽也急忙站起身子，先是向星河老祖道謝一番，在對方笑着擺手之後，郭正陽才苦笑着道，“我之前捏碎老祖留下的道符，是因為剛才血幽府的黑獄老祖突然出現……”　　“馮輝？”星河老祖頓時一驚，臉也沉了下來，馮輝怎麼會出現？那個傢伙和他在上界山地位相仿，同樣是一山一府的支柱，甚至論單純的個人戰力，對方還要強他一些，只是血幽府其他道君整體實力不如上界山普通道君，就是下一代弟子前景也沒上界山好，所以上界山排名才在血幽府之上的。　　怪不得，怪不得郭正陽捏碎了玉符。　　碰上一個實力比他還強一點，哪怕只是一點的道君老祖，那的確已經遠超出了郭正陽更抵抗的範圍。就是他還疑惑的厲害，馮輝怎麼突然出現？難道他知道了郭正陽是那本命靈器革新玉簡的提交者？　　雖然疑惑，但星河老祖也沒問太多，而是示意郭正陽說下去。　　郭正陽這才繼續道，“黑獄老祖出現，是搶了我一個弟子。”　　“……”星河老祖頓時愣了，無聲看着郭正陽，眼中全是錯愕，他想着馮輝出現可能是知道郭正陽是那本命靈器革新的提交者，也像其他人一樣要拉攏郭正陽，或者拉攏不成就想逼迫什麼的，但千想萬想也沒想到對方出現是搶了郭正陽的弟子？　　一個獲得封號尊稱的道君老祖，竟然出手搶一個聚靈期修士的弟子？這……　　“我那個弟子叫劉夏，是我四五個月前遇到的，她修鍊天賦很好，雖然以前從沒接觸過修鍊一事，但我指導她修鍊只是十來分鐘，她就正式登堂入室，踏入了聚靈初期，而後我身上有丹藥，交給她一些之後，她也只是用了十多天就踏入了聚靈中期，聚靈初期瓶頸，她只是用了一周多就突破。”　　郭正陽繼續解釋，一番解釋中，星河老祖倒是微微點頭，怪不得馮輝去搶這種弟子，從沒接觸過修鍊，十來分鐘就入門，十多天就到聚靈中期，就算有充足丹藥，有師長指點，但這資質，已經比肩上界山內最出色的那一撮弟子了。　　上界山雄霸靈域一方，道君足有六人，真人境強者數百，聚靈期弟子或者一些外圍弟子加起來更有上萬之多，這些都還是從無數人中挑選出來的天才，但那個劉夏的資質，也絕對是最出類拔萃的。　　也只有這種最頂尖的，讓道君都動容的超級天才，才會讓道君出手搶奪。　　只是點頭之後，星河老祖還是很快又聽了個瞠目結舌，因為郭正陽下一句話，又讓他徹底無語了。　　“不止是前期，等她進入聚靈中期后，吞服丹藥十多天，修為剛以提升到瓶頸，困了三天就遇到頓悟，直接突破進入聚靈後期。”　　“頓悟？一個聚靈中期，頓悟？？”星河老祖真無語了，甚至都瞪圓了眼，一周多突破聚靈初期瓶頸也就算了，因為上界山內最出類拔萃的，也能和這個勉強比一比，但只是聚靈中期就遇到頓悟，三天撕裂中期瓶頸進入後期，這……這簡直就是變態。　　頓悟啊，那是冥冥中和天道至理契合的狀態，上萬修士里，一百年也未必有一個能遇到頓悟，整個靈域百年內，能遇到頓悟的也是屈指可數。　　而且大部分修士都是在後期遇到頓悟，只是聚靈期就頓悟，簡直不可思議。　　畢竟那是和天道至理契合，修為高的，希望才會大點……　　“你這麼說，一個月左右，她就從普通人晉陞到了聚靈後期？”驚呼之後，星河老祖才陰沉的開口，這種陰沉是因為如此一個讓他都震驚的超級天才，妖孽，竟然被那個該死的黑獄老祖搶走了……　　“恩，頓悟這種機緣，可遇而不可求，不過並不能完全體現一個人的資質，在進入聚靈後期后，她又花費一個多月到了巔峰，然後也只是四十天左右，就突破了後期瓶頸，現在她也是剛進入聚靈大圓滿，結果正在向我報喜時，被一個血幽府真人聽到了，然後黑獄老祖就出現，把她搶走了。我當時已經說過，我和她都已經拜在了上界山門下，想着可以拖延一些時間，只是沒想到黑獄老祖根本沒在意。”郭正陽又一次解釋，而這一番解釋又聽得星河老祖火大不已。　　不是吧，聚靈後期進大圓滿，竟然只是一個月出頭，四十天左右就突破？　　而且那個叫劉夏的，從頭到尾滿打滿算，就是四個月多些，就從普通人修鍊到了聚靈大圓滿？　　這……這到底是什麼樣的妖孽啊！！　　這樣的妖孽真的足以讓他震驚，然後都想不惜代價收對方為徒了，而郭正陽所說的，他已經對外說過，對方已經是上界山弟子……結果卻又被黑獄老祖那老傢伙搶了？　　這麼一個超級妖孽，真是都有着讓道君不惜出手搶奪爭搶，道君也不可能無視的，現在，竟然，被黑獄老祖搶了。　　火大的厲害，星河老祖甚至對正在解釋着的郭正陽都有了些火氣。　　可不是，這麼一個超級妖孽，你早說啊，早說出來他早就當寶貝一樣迎回上界山，好好培養栽培了，哪裡還會有別人什麼事。　　現在好了，你被人搶了才說……　　他都忍不住想罵郭正陽一句你這小子不懂事，太不懂事了！　　不過這種火氣也很快就消散了，因為他能理解郭正陽的心情，遇到那樣一個天才，誰會願意拱手讓出去。所以最可惡的還是黑獄老祖，這麼一個天才就被那老東西搶了，太讓人窩火了。　　而更讓人火大的是在遇到血幽府的人時，郭正陽已經點名了他們都是上界山的人，黑獄老祖那老傢伙竟然一點不給面子，說搶就搶，這是打臉啊，赤裸裸的打臉。　　“小友，你和你那弟子，關係如何？”氣的一陣面紅耳赤，星河老祖才又馬上開口。　　這一點也很關鍵，不管是什麼樣的天才，你要想收為徒精心栽培的話，雙方關係才是關鍵，如果關係不好，對方天資再好，你也不敢下手大力栽培。　　只要郭正陽和那劉夏關係好，那他就敢殺上血幽府，把人搶回來。　　“關係很好。”郭正陽倒是開口的爽快，只是語氣多少帶了一點古怪，因為他和劉夏的關係，他是想真心把劉夏培養成得力弟子的，就是那丫頭對他，不管怎麼看都不像徒弟對師傅的態度。　　“那就好！你放心，你既然對外說了你們都是我上界山的人，老夫就不會讓人這麼白白被搶。”一句話，星河老祖才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樣，大為舒暢。　　甚至舒暢中他也突然發現，這件事並不完全是壞事，因為以前，郭正陽雖然和上界山很親近，但還沒有答應加入上界山，現在經過這事一催化，這小子不止是對外說他是上界山的人，甚至還附贈了那樣一個超級妖孽。　　這，這真是天大的好事啊。　　最初他對郭正陽藏着掖着那麼一個超級天才的小小不快，也徹底煙消雲散，更是變得愜意起來，要不是黑獄老祖這傢伙一壓迫，眼前的小傢伙還未必就這麼願意痛快的承認他是上界山的人呢。那個劉夏在修鍊上是超級妖孽，郭正陽也不差啊，而且郭正陽在其他方面更有天賦，這甚至比單純的修鍊資質還更重要。　　舒暢中，星河老祖也馬上變得激動了，恨不得直接飛去血幽府，馬上把劉夏搶回來，就算為此動用大武力大幹戈，也是值得的。　　就是在激動中他才突然眉頭一皺，“不對，有點不對，若是要栽培弟子，就算一開始這弟子不情願，做師傅的是強迫收徒，但對我們這些老傢伙來說，也有的是手段在漫長歲月里，改變徒弟的觀念，但黑獄那老傢伙明知道這樣一個弟子，我不可能坐視不管，就算帶着周師弟他們大鬧血幽府，也會把人搶回來，他怎麼還能做的這麼肆無忌憚，不對勁。難道他有什麼手段，可以讓我們上界山無暇去因為劉夏和他們血幽府開戰？”

# 第一百七十八章 你會的

　　“師尊，如果上界山為了她來犯，我們怎麼辦？”就在東海市某棟出租房內，星河老祖突然皺起眉頭叫着不對時。　　靈域某處高空，快速飛馳的遁光里，趙名閣也諂笑着看向身側馮輝，而在說這話時，他更轉身對馮輝另一側被包裹在水光裡帶着遁行的劉夏露出了大大的笑臉。　　師尊竟然真動手搶奪了劉夏這天才？還動的這麼乾淨利落，絲毫不顧及什麼上界山的感受，這種果斷的作風的確讓趙名閣感慨不已，那畢竟是排名還在血幽府之上的上界山啊，師尊難道一點不怕？真是有夠霸氣的！　　就是這時候不遠處被包裹在水光里飛行着的劉夏，情緒似乎有些讓人無奈，這丫頭自從被抓走那一刻開始就又哭又叫，先是可笑的對那個聚靈期小修士求助，等看不到那邊后，就一個人在水光里哭泣，不過現在她倒收斂了哭泣，只是充滿惶恐和憤怒的盯着他和黑獄老祖，這還真是個毫無城府的小丫頭啊，竟然連憤怒都不會遮掩。　　不過看到馮輝不在意，趙名閣自然也不敢說什麼。　　哪怕他心下也覺得，他們似乎低估了劉夏和那個聚靈期小修士之間的關係，搞得現在劉夏對他們都有些仇視，這樣的心態下去強收對方為弟子，似乎並不妥當。　　但既然馮輝選擇了這麼粗暴的劫人，他也知道師尊肯定有辦法收拾這小丫頭，能讓她服帖的。　　他並不擔心那個，只是略帶擔心的問起了下一步怎麼處理，不管他師尊剛才的處理方式是不是夠霸氣，現實問題卻無法迴避，就這麼劫了劉夏這個超級天才，妖孽一樣的人物，那上界山肯定不會善罷甘休啊。　　難道真要為了這個丫頭和上界山死磕么？　　隨着趙名閣的話，馮輝卻哈哈一笑，不在意的道，“這個你不用擔心，老夫自有打算。”　　大笑中，遁光再次犹如驚鴻一樣掠過長天，等天際盡頭隱現一座黑氣蒸騰的龐大島嶼時，馮輝才又對趙名閣道，“你等下傳令下去，從今天起，她就是為師的衣缽弟子，在我血幽府，待遇等同普通道君，任何人但有不敬，一概處死，另外把消息放出去，三個月後，為師要舉辦收徒儀式，廣邀各方道友前來觀禮。”　　“……”　　趙名閣頓時聽得瞠目結舌，更當場綳直了身子，駭然看去，不是吧？就算這是個超級天才，也不用這麼誇張吧？？　　這何止是誇張，簡直誇張的不像話了，黑獄老祖在血幽府就是支柱，雖然他也不是血幽府府主，但他的話在血幽府比府主的話還管用，就是府主也絕對不敢違抗的。　　所以馮輝的弟子，比如他，在血幽府也是地位尊崇，身份顯赫，可那和道君比起來還是相差太遠太遠，那突然聽到劉夏一入血幽府，待遇就等同普通道君，這簡直就像是開玩笑一樣，就算再天才的人物，在沒成長起來之前，也不用這麼捧着吧？　　他知道劉夏資質妖孽，但她眼下只是聚靈大圓滿，竟然就獲得等同道君待遇？？？　　而且不止如此，馮輝竟然要把這收徒儀式大搞特搞，廣邀各方強者觀禮？　　這一點同樣讓人錯愕，對於道君大佬們來說，一般收徒就是兩種方式，一種就是在宗門內收徒，通知一下門內人，另一種則是廣邀各方強者，舉行隆重的收徒儀式。　　前者簡單方便，入門也都是一般弟子，在門派內地位不俗，在外遊歷報出師長名號，一般也都會得到不錯的禮遇，至少大佬們不會為難你。　　而後者則都是某道君最看重的弟子，廣邀各方強者觀禮也只是在向外界傳達訊號，這是老祖最看重的弟子，誰以後對付他或她，就是和某老祖結了不死不休的生死大仇，這樣的弟子外出可就不是簡單的禮遇，而是基本等於……就算在外面惹了道君，對方也未必敢真的動手教訓你。當然，這一點也完全看收徒道君的實力，若是實力普通的，根本沒必要舉辦這種隆重的收徒儀式，也只有黑獄老祖這種獲得封號，算是整個靈域最巔峰幾人之一的超級道君，才有資格舉行這種大典。　　而一旦黑獄老祖舉辦了那種收徒典禮，可以說劉夏已經算是在整個靈域頂層揚名了，畢竟黑獄老祖這種等級，真要邀請人了，邀請的也是三山一府的各個巨頭觀禮，也自然的，既然舉辦這種大型典禮，血幽府也要做不少準備，發請帖或者迎接靈域各方巨頭豪強什麼的，各種瑣事下來，等三個月也正常。　　簡單一點來說，黑獄老祖打算這麼做了，自然是想請來大量強者觀禮，但強者們也不是天天都沒事做，動輒一修鍊可能幾個月，提前三個月通知，也是給其他強者一些準備時間。比如你現在送請帖給某個老祖，人家正在修鍊，你總得等到人家出來才通知，一等說不定就是一兩個月也不一定，所以這種事，必然是要提前很久通知的。　　可趙名閣還是震驚錯愕到不行，就算劉夏資質很妖孽，馮輝這決定是不是也下的太快太誇張了？　　不只是命令誇張，超出了趙名閣預期，還有就是劉夏資質好是好，好的嚇人，但眼前這丫頭還對他們很仇視的，三個月，師尊能扭轉她的觀念讓她心甘情願拜入門下？這種強扭的瓜，沒有長時間磨合根本做不到吧？若是等邀請了三山一府各巨頭來，典禮上劉夏卻不願意拜師，那就是天大的笑話了。　　最後，這還是從上界山搶的人啊，黑獄老祖就算不這麼做，上界山的怒火恐怕也很難消除，他在這麼做，不是擺明了往人家傷口上撒鹽？　　“你有意見？”就在趙名閣瞠目結舌時，馮輝才突然轉身，冷冷看了趙名閣一眼，那冰冷徹骨的一眼頓時讓趙名閣嚇得渾身發毛，馬上收斂所有思緒，恭恭敬敬點頭，“當然不是，徒兒馬上就去辦。”　　而在說話間，三人遁光也沒入了血幽府所在島嶼，剎那之間，本還在水光中憤怒而惶恐看着黑獄老祖兩人的劉夏就猛地又嚇得尖叫起來。　　血幽府所在島嶼，整體環境倒也是安靜祥和，華美動人，就是偶爾一些地帶，一直都繚繞起伏着大片黑沉沉霧蒙蒙的煙雲，雲霧中一些奇形怪狀的奇花異樹上，偶爾還能看到飄忽的鬼魅聲嘶力竭的掙扎咆哮。　　各種奇形怪狀慘不忍睹的魅影，也真把劉夏嚇得差點魂飛魄散。　　而他們降落之地，就是一座建立在駿山之上、通體漆黑中隱現些紅色的殿宇，殿宇左下方一個佔地十數里的山谷間，到處都是黑雲繚繞，雲層里偶爾咆哮中一張鬼臉，凄厲兇殘的模樣，絕對超乎劉夏這二十多年的認知和想象。　　“不用怕，這些只是一些不聽話的人，被老夫抓了生魂煉製溫養，在這裏，他們都受制於那些法陣以及靈植，並沒威脅力。”　　馮輝揮手讓趙名閣離開，才笑着放下劉夏，和藹的輕笑。　　就是這笑聲搭配那言語，卻再次讓劉夏嚇得頭皮發麻。　　“以後你就住在那裡，除了你本人不能出那山谷，其他一切要求，都可以要求下面弟子去辦，但有不順你心意，要殺要刮隨意。”黑獄老祖再次溫和一笑，又指向殿宇右側一座山峰，那山峰雖然隔得有些遠，但也可以大致看出其上景色優美動人，和左下方山谷內的森羅地獄景象一比，就是截然不同的兩個世界。　　“我……我不會拜你為師的。”　　劉夏白着臉看了馮輝一眼，又看看遠處山峰，才戰戰兢兢開口。　　“你會的。”馮輝啞然一笑，對這話不在意，而後向後一招手，就從殿宇里走來一名裙裝麗人，而他也冷臉轉身道，“送她去明玉宮，以後你就在那裡照顧她。”　　宮裝麗人先是一驚，才馬上恭敬領命，帶着劉夏就遁向遠處山峰，雖然過程里劉夏並不配合，但那麗人在得到馮輝同意后，還是強行帶了劉夏離去。　　等只剩下一個人，馮輝才很快遁入大殿，等到了殿宇深處一間凈室，他臉上才閃過一絲激動，以及強烈的期待。　　揮手放出一顆黑氣繚繞的透明晶球，他眼中又閃過一絲狂熱。　　“強扭的瓜不甜，老夫又怎麼會不知道，但又有誰知道，老夫要的根本不是這個人，而是她的身子。”　　“百年難得一見的絕頂資質，只要茗兒你奪舍成功，就可以借體重生，為父尋了幾十年，才總算找到一個各方面都是最頂尖的爐鼎，你現在要好好休養靈體，盡量運轉熟練奪舍之術，三個月後，就是你重見天日之時。”　　……　　隨着馮輝壓抑着興奮的低語，透明的晶球內也莫得浮現一道模糊不清的殘影，看樣子也是一個宮裝麗人，這麗人也算眉清目秀，此刻更是一臉耐不住的狂喜，“爹爹，奪了這麼一個超級天才的身子，那我以後就再不怕壽元大限了。”　　驚喜的歡呼一聲，殘影才又擔心的道，“可是，上界山那邊？”　　“你放心，為父手中早就抓着一個隱藏的大殺器，原本是準備對付仙途山的，不過現在既然是從上界山搶來這麼一個超級天才，那這殺器，還是讓上界山享用吧，到時候，他們肯定自顧不暇，哪還有時間來找我們麻煩。”馮輝也冷笑一聲，才又陰沉的開口。　　他是在劉夏極為不情願的情況下把她搶來的，怎麼會不明白這種收徒，很難扭轉徒弟心中的觀念？他同樣很清楚這樣搶了上界山的人，要面對上界山的怒火。　　不過這一切，他都早有定計。　　如果是正常收徒，他還會顧忌一下劉夏感受，慢慢通過各種手段把這弟子觀念扭轉，但現在這不是正常收徒，而是在為他女兒尋找奪舍鼎爐。　　這件事，他已經留意了十幾年，讓血幽府弟子留意各種超級天才，而這些命令倒也沒讓外人有絲毫詫異和懷疑的，因為幾乎每一個強者都在做類似的事，大宗門內的人下這命令，更是再合理不過。　　只是超級天才向來難尋，而馮輝的女兒還比較挑剔，就算要找奪舍鼎爐也不可能找男身奪舍。　　如此一來，天才的概率一下子少了一半。　　就算是女兒身，若是姿容平庸，又或者找到時已經是殘花敗柳之身的，被不知道哪裡的野男人壞了貞潔，再有找到時年紀大了些的，並不屬於風華正茂之時，這些別說他女兒看不上，就是馮輝也看不上，所以等了這麼久，他們都一直難以找到最滿意的人選。　　直到接到趙名閣傳訊，等他趕過去后，先是用秘術觀察了一下劉夏資質，以及是否還是完璧之身等等，外加讓他女兒親自看了看，發現這個目標各方面都是滿意的讓人驚喜，他才動手的。　　因為這些，他才會絲毫不顧及什麼上界山的壓力，哪怕剛到時就發現了星河老祖的道符氣息，他同樣沒在意。　　因為這些，他才會直接命令趙名閣傳訊下去，讓劉夏以後在上界山直接擁有道君地位，更會在三個月後舉行盛大的收徒典禮。　　否則只是普通收徒，就算是再天才的弟子，他也不會一開始就把對方捧到如此高位。　　而上界山的怒火他更早有準備，到時候上界山絕對是自顧不暇，不死也得脫層皮，哪還有精力為這事找他麻煩。　　甚至，如果郭正陽此刻知道他的準備是什麼的話，怕不是直接就會驚呼起來，因為對方準備的殺器，就是上一世導致仙途山隕落一位支柱道君，從此被落河山仙途山連連壓下的那件事。　　冷笑之後，黑獄老祖才又突然變得慈祥無比，更認真的盯着晶球內的殘影道，“茗兒，你要記住，這奪舍之法，是上古修士才掌握的逆天術法，到近代時早已經失傳，為父也是僥倖得到，這是我們最大的秘密，所以就算你成功奪舍，也要記住不要輕易暴露。”　　奪舍重修，這對於修士而言的確是很早以前，在靈域出現之前，地球還處於修鍊鼎盛時期才廣為人知的，不過隨着一代代流傳，很多修真術法秘典等要麼失傳的失傳，要麼變得殘缺不齊。　　就像是世俗社會中古代匠人的技藝，往往都是只傳親近之人，一代代口口相傳，還只是少數人之間流傳，傳着傳着說不定就會出現斷層，失傳。　　所以現代的地球不只是修真環境不如上古，各種珍貴道法一樣斷層了不少。　　奪舍之術就是其中之一。　　黑獄老祖也只是僥倖得到一個傳承，但這絕不能輕易暴露出去，他不只是打算讓自己已經壽元流盡，被他用奇法才保住靈魂不滅的女兒奪舍重生，就是以後他自己也準備如此的。　　但在這之前，這秘法絕對不能被太多人知道，不然恐怕人人都會動心，也會有很多目標提防警覺的。　　他現在倒是恨不得馬上讓女兒奪了劉夏的身子，只是在這之前，也要對劉夏進行一些培養，培養的適合奪舍才行。就是他女兒的狀態，一樣不是立刻就能進行奪舍的，她已經死了十多年，這些年雖然被秘寶護住靈魂，但狀態一直在下滑，只有等找到合適的肉身準備奪舍時，才能進行一些增強準備。　　這種逆天改命，把一個人的生命轉嫁到另外一人之上重新獲得新生，絕對是一種很恐怖的大術法，當然是有很多條件限制，不可能隨隨便便就能施展，不過等三個月左右的話，也就差不多了。　　到時候劉夏體內的靈魂，就是他親生女兒的了，又怎麼會不同意拜他為師？

# 第一百七十九章 蟲災

　　“吱～”　　黑沉沉的夜空，靈域一座龐大的仙島邊緣，深海碧水中的地底洞穴內，隨着一聲輕微的吱鳴。　　一個掌心大小，通體漆黑中泛着一層流光的甲蟲就突然從一個拳頭大的蜂巢內飛出，而後飛身撲向洞穴深處地面上的一顆靈石，張口就吞食撕咬。　　就像是餓狼在蠶食羔羊一樣，甲蟲只是短短几個呼吸就把靈石蠶食一空，等吞噬之後，它原本只有掌心大的身軀竟然也隱隱漲大了一圈，體外流光也更加動人，彷彿黑寶石一樣讓人心醉，但這不是重點，重點是隨着它吞噬靈石，在不遠處懸挂在地穴里的蟲巢，也隱隱漲大了一圈。　　下一刻，甲蟲才再次撲向另一顆靈石，又是短短几個呼吸就把靈識蠶食乾淨，這一次它的體型沒有再變大，只是體外光澤更加動人了些，而蟲巢卻又變大了，比起最初時，足足大了一倍，有兩個拳頭大小，甚至那蟲巢還像活人心臟一樣在呼呼跳動，跳動中，從密集的巢穴通道里，也再次飛出一隻甲蟲。　　新的甲蟲一出，也立刻撲向了不遠處的靈石……　　這一幕幕，盡數落在不遠處一道半蹲在洞穴里的黑影眼中，也看的黑影身子一顫，眼中閃過一絲心悸。　　“這到底是什麼妖物，雖然已經研究了這麼久，但卻一直沒有頭緒，老夫也根本無法掌控，否則以此物無所不吞的恐怖，加上那讓人驚粟的繁殖能力，誰能掌控此物，哪怕修為不高也能稱霸一方的，可惜，可惜我好幾次差點徹底毀掉它，都掌控不了，現在用來暗算上界山，也是上界山的福分了，能被這種上古妖蟲折騰，一般人還真沒這福氣。”　　心悸之後，黑影卻又馬上詭異的低笑起來，這黑影其實正是黑獄老祖，此刻在他眼前兩個拳頭大小的蟲巢，以及那黑色甲蟲，就是他對付上界山的大殺器，別看眼前的蟲巢和甲蟲氣息低迷，以他的實力揮手就可以磨滅，但他絕不會忘記，這東西若是成長起來后又有多恐怖。　　這些黑色甲蟲幾乎就是無所不吞的惡鬼，靈石、靈植、靈材、靈氣，一波妖蟲過去，能直接讓一座仙府化為廢墟。　　而且最初的黑色甲蟲雖然只有一品妖獸的實力，這還是指的眼下靈域中的妖獸品級，只相當於聚靈初期，但隨着不斷吞食，這些妖蟲都會不斷變強，最強的甚至能成長到讓道君都顫慄。　　這是他當初偶入一個上古洞府發現的，當時這蟲巢是被封印的，他不小心解開封印后，出現這些蟲子時也沒在意，結果……等他在仙府里不斷搜刮著寶物，以及小心應對仙府殘留的禁制，等好不容易快把仙府掌控到手時，這些妖蟲，已經演化成了蟲災。　　鋪天蓋地黑壓壓一片，能飛天能遁地，一路而過，儘是荒蕪。　　還好那時候妖蟲們吞食的東西不算太多，最強的實力還只是堪比真人境，才被他勉強壓制抹除，最後得到了蟲巢。　　也是在那個上古洞府里，他才得到了奪舍之術的傳承。　　若是能真的掌控這些妖蟲，讓它們聽從自己的命令如臂指揮，那你能獲得的收益，絕對是超乎想象的。　　但這麼多年了，馮輝幾乎用盡了所有辦法，都沒辦法操控那蟲巢，反而他還要一直儘力壓制，因為這玩意無所不吞啊。　　除了最初壓制它的，從上古流傳下來那禁制之外，馮輝就沒見過有什麼是這些玩意不能吞的，就連他自己施展的禁制，純粹的能量都能被這些東西不斷吞食。　　而只要任何一個蟲子吞食了些靈物，就能壯大蟲巢，然後讓蟲巢孕養新的甲蟲，加速吞食一切，現在剛開始，蟲巢還是一個個吞吐甲蟲，等成長一陣子，那蟲巢一次跳動，就能吞吐出上千妖蟲。　　馮輝這些年為了壓制這東西，一樣耗費了巨大心力，你用禁制或者陣法、術法、法寶壓制，壓制一段時間，這些東西能把你對付它們的手段都全吞掉，然後他也只能出手滅殺，滅殺一波后，重新讓蟲巢陷入極度虛弱，再重新壓制。　　長時間如此，他不止損耗了不少寶貝，自己也累得夠嗆，生怕哪天自己有事忘記壓制，讓這東西演化成災，到時候恐怕整個血幽府都會毀於一旦。　　而這麼多年都找不到控制這東西的辦法，他也真的累了。　　早就想着等哪天拿着這東西去禍害別人呢，原本他是打算禍害仙途山的，而上一世的軌跡也就是如此，等他在仙途山島嶼下放下這蟲巢后，沒過多久整個仙途山就陷入了一場浩劫，支柱之一的千絕老祖都因為這蟲巢而隕落，雖然最終仙途山除了這蟲巢，但也實力大損。　　不過這一世，為了那個極品爐鼎，他才準備把這禍害放在上界山，這也不是簡單的放下，他還準備了不少靈石幫助這些妖蟲成長。　　至於會不會因為這個導致整個靈域都生靈塗炭？那倒不至於，因為這些東西都是沒有靈智，吞噬起事物來肆無忌憚，絲毫不懂得壓制，一開始它們實力小，也是在地底之下橫行，上界山根本不可能發覺。　　但等他們壯大到一定程度就會遁出地下，向陸地蔓延。　　到時候上界山必然會發覺，如此一來就是大戰。　　以上界山的實力，最終應該可以毀掉這東西的，就是需要付出不少代價就是了。　　就算，就算它真的毀了上界山，到時候還有仙途山和落河山那些個高的頂着，最好其他三山都實力大損，他們血幽府這墊底的超級勢力才能崛起。　　“這蟲巢，被我埋在地下，這地方也比較偏僻，足夠它們早期發展一下了，而最多一两天，這些東西就會泛濫成災，到時候上界山哪還有時間找老夫麻煩，……”　　眼中再次閃過一絲冷笑，馮輝又在周圍放置了一批靈石，才轉身就走，正常情況下這些玩意要泛濫成災是需要幾十天才有可能，但他為這些東西準備了這麼多可口的靈石，絕對會讓它們的繁殖和壯大加快數倍。　　只要等三四天，這三四天里上界山就算去了血幽府他也會硬頂一切壓力，撐過去，就再不用擔心了。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在這三四天里以星河老祖為首，包括上界山宗主周易青，還有其他幾名道君，很快就一起到了血幽府，強勢要求馮輝交出劉夏。　　只不過血幽府那邊卻直接開啟護府大陣，由馮輝親自主持，加上血幽府其他四位道君，硬生生抗下所有壓力。　　道君們大戰一番，聲勢稱得上驚天動地，可最終除了周易青等人負傷遠遁之外，根本沒有任何收穫。　　血幽府整體實力不如上界山，只有五位道君，除了馮輝之外其他四位道君的實力也都偏低，四個加起來未必能比得上上界山三個普通道君，而上界山總共則有六大道君，雖然這次只來了四人，但整體戰力並不差。　　不過這畢竟是在血幽府地盤廝殺，對方仗着護山大陣之威，的確有着太大的便利性。　　“該死，這個馮輝太狂妄了，不止搶了我上界山的人，竟然還明大明廣發邀請，要在三個月後舉行收徒大典。”　　“血幽府這是要和我上界山開戰么？欺人太甚！”　　……　　一两天時間，血幽府的請帖也早已到處散發了出去，廣邀強者參加他三個月後收受衣缽弟子的典禮。　　要不是被這刺激的不輕，上界山還未必就這麼輕易殺上血幽府的。　　一個個負傷遠遁的道君，全都邀立虛空怒罵不止。　　就是在怒罵中，為首的星河老祖眼中卻有一絲疑惑，深深看着前方的血幽府，他心下也真疑惑到不行。　　一開始馮輝那麼肆無忌憚的搶走劉夏，赤裸裸去打上界山的臉，他還以為馮輝是有什麼後續手段讓上界山無暇為這事出手，結果等他們過來后，遇到的反而就是血幽府的親手阻擾。　　事情應該不會這麼簡單……　　就在星河老祖疑惑中，他卻又面色一變，猛地一揚手，手心裏就多出了一枚破碎的玉符。　　“不好，宗門有變。”　　這枚玉符，可是他一直提放着什麼，而刻意留給在宗門坐鎮的另一個道君的，現在玉符碎裂，說明了什麼？　　色變之後，星河老祖才馬上一揚手，展示了下玉符，其他正低罵的人才也紛紛色變，而後就全速趕向上界山。　　等片刻後幾大道君趕回山門，看到的就是已經撐起了防禦陣法，把整個島嶼都籠罩在內的山門，不過此刻在護山大陣外圍，卻有着無數密密麻麻，彷彿災厄一樣的甲蟲從海水下冒出，從幾十處地段不斷湧入陣內。　　這些甲蟲氣息並不強，最強的只是堪比真人境，大多更只是和聚靈期相仿，能輕鬆被陣法滅殺。　　但問題是，它們竟然在蠶食陣法之力……　　陣法一動，一道滅殺手段攻下，妖蟲竟然是張口吞食那些攻殺手段，哪怕是純粹的術法能量都能吞噬。　　其他的，更幾乎沒有它們不吞的了。　　而就算這些妖蟲在被一波波陣法之力絞殺，可海面之下卻彷彿有着無窮無盡的妖蟲，一直在不斷湧現，幾乎就是殺之不盡。

# 第一百八十章 屍首妙用

　　“這些都是什麼怪物？術法能量都能吞食。”　　“該死，我的靈器都被吞了。”　　“我的本命靈器破損了，天殺的……”　　……　　上界山護山大陣內，情況也早已亂成了一團，無數修士都在即驚粟又憤怒的怒罵著，都躲在護山大陣內看着不少妖蟲衝進大陣，然後被陣法滅殺。　　雖然直到現在，上界山還沒出現人員傷亡，可看到那幾乎是殺之不盡的妖蟲，還是讓不少修士都不寒而栗。　　沒有出現人員傷亡，這也是得益於妖蟲們剛出現時，都是從島嶼外的海水下飛出來，它們最初出現的地方也基本都是島嶼邊緣，要麼是沒人，要麼就是人多的地方。　　人多的地方，一旦有蘊含妖獸氣息的東西出現，自然會受到大量修士襲殺，所以最初時這些蟲子只是出現了幾十隻，幾百隻，而且大多只是堪比聚靈中後期，輕易就被滅殺，還是毫無懸念的被滅殺。　　這件事，也根本沒引起多少人的關注。　　除了有斬殺幾隻妖蟲后的修士狐疑的開口提到上界山怎麼會有妖獸出現之外，就沒再引起什麼關注。　　但短短時間后，這些蟲子就像是無窮無盡一樣湧現，從海水下飛出，撲向上界山，才引起了不少修士惶恐。　　而且在戰鬥中，有的修士靈器飛舞下去，斬殺一隻蟲子，但身邊卻立刻有大把妖蟲撲上靈器，張口就吞，而且還真能啃咬的動那些靈器，才讓眾人越來越驚駭，驚駭中也終於有人發現，就是他們用術法撲殺，那些術法能量在斬殺妖蟲之前，也會被妖蟲吞食一些。　　而且後面湧現的妖蟲，竟然越來越強。　　等到了修士已經不能輕鬆斬殺時，而且妖蟲也幾乎從幾十個方位，一批成千上萬隻湧現，其中不乏堪比真人境的妖蟲，上界山才徹底亂了，直接由道君出手啟動了護山大陣，靠陣法滅殺。　　但這時候，上界山雖然沒有修士隕落，可還真有不少人都受了傷，那些之前操控本命靈器撲殺妖蟲的，本命靈器都被群蟲一擁而上瘋狂蠶食，一旦本命靈器破損，就是重傷。　　“怎麼回事，到底怎麼回事？該死，這些見鬼的東西都是從哪冒出來的？”　　一樣是護山大陣之內，站在一處不斷湧現着妖蟲的大陣內圍，看着不遠處一道道攻殺術法撲下，一次次撕碎大片妖蟲屍體，但外面卻依舊不斷湧現更多妖蟲，周扶也是臉色一片駭然，神色充滿了驚疑。　　其實不只是他，就是站在他身邊的郭正陽也是一臉鐵青，眼中帶着難掩的驚懼。　　“蟲災，蟲災怎麼會出現在了上界山？？這不是上一世讓仙途山衰落的劫難么？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因為有着上一世的記憶，所以郭正陽對這件事的理解，的確要比身邊任何人都清楚。　　這不就是後世大名鼎鼎的蟲災么。　　就是因為這些幾乎殺之不盡，無所不吞的妖蟲，而且這些東西的實力還越來越強，所以上一世一直雄霸領域的仙途山，最終是靠着隕落一位支柱道君的代價，才剷除了禍根。　　那也絕對是一場浩劫。　　要不是那次仙途山的千絕老祖能深入地底找到這蟲災根源，不惜一切代價和對方同歸於盡，說不定還沒辦法終止這浩劫，直到最終恐怕整個仙途山都會葬送在這些妖蟲之下。　　上一世郭正陽也只是道聽途說，知道那件事的恐怖。　　但他真沒想到眼下的上界山會出現這玩意。　　“黑獄老祖，這蟲災竟然是黑獄老祖人為操控出來的。”上一世記憶和眼前景象重合，郭正陽臉色也更加陰沉。　　而幾乎就在他思索到這些時，一聲冷哼也突然從他身後響起，更快速接近。　　“這些東西，就是黑獄那老怪物制約我們的手段？他從哪裡搞的這些妖蟲，這些東西可從來沒在靈域出現過。”冷哼聲泛響后，等郭正陽一轉身，看到的也正是剛剛落下的星河老祖等人，開口的正是星河老祖，他在說話時更揮手從前方護山大陣內捲來了一批妖蟲屍首，似乎在研究這妖物的底細。　　“吳師兄，這些蟲子越來越強了，而且能吞噬一切，包括純粹的能量，我看我們要儘快下海尋找這些東西的源頭。”周易青同樣揮手捲來一批妖蟲，抓在手裡打量時，也擲地有聲的開口。　　一句話頓時引起了所有強者的贊同。　　星河老祖同樣點頭道，“是要儘快下海，不過這些東西從幾十個地方湧現，恐怕想找到源頭，並不簡單。而且我們單獨下去，恐怕還會有不小危險。”　　無窮無盡無所不吞的妖蟲，其中已經有不少氣息達到真人境，雖然只是和真人境初期相仿，但數量一多，道君也沒辦法一直輕鬆斬殺，一旦被鋪天蓋地的蟲子圍上來，不斷蠶食你的一切，包括你揮放出去的能量，這……還真是道君都有危險的。　　“我們結伴下去，先找到一個突破口再說。”周易青再次開口，等這話又引來一片贊同之後，周易青才突然轉頭看向郭正陽，臉上多少帶着些無奈，“郭小友，你那弟子，我們這次沒能帶回來，而且現在看來，我們必須要先處理了這些妖蟲才能再去幫你討個公道了。”　　郭正陽也急忙開口，先是道謝一番，等道過謝后，等他看到幾個道君急着下海查探，再想張口說什麼，卻張了張口，也根本不知道該說什麼。　　他能說什麼？　　說這些妖蟲很可怕？這是廢話吧，現在看看身邊所有上界山修士，就是道君們都一臉凝重，誰不知道這妖蟲的可怕？　　說要儘快找到源頭滅殺這禍根，不然就是大禍？周易青等道君本就是這樣想的，根本不用他說。　　至於說讓幾位道君小心一點，別不小心隕落？星河老祖都說了他們下去也可能有危險，幾個道君還是選擇結伴下去，已經小心謹慎到了極點。　　而除了這些之外，有些東西，他卻根本不敢在現在說，比如，他其實也知道這些妖蟲的一些缺點，或許說不能是缺點，而是它們的一些短板，比如它們吞食什麼樣的能量吞食的最慢，或者用什麼手段抹殺最快捷有效，這些都是上一世仙途山被困了很久之後，無數大修士耗費不少心力研究出來的。　　因為後來妖蟲及時被抹除，這些事才逐漸流傳，郭正陽也知道了些。但這些，他能說出去么？這些妖蟲剛出現不久，根本沒人研究出絲毫頭緒呢，他就張口去說……那就不是好事而是麻煩了。　　所以在隨後，郭正陽也只是什麼都沒說，然後看着上界山六大道君，以星河老祖為首，有三個都一起選擇了一個方向遁下海。　　剩下的道君，有的還在操控陣法滅殺妖蟲，有的則是快速收集已經被滅殺的妖蟲屍體，準備做研究。　　看到這裏，郭正陽倒是心下一動，也開始收集妖蟲屍體。　　是了，他知道這些妖蟲的一些短板，甚至知道這些東西很恐怖，不管妖蟲在哪，只要吞了一些事物后，就會通過一種很詭異的方式把吞食的能量傳遞迴母巢，然後讓母巢吞吐更多妖蟲，母巢不除，這些東西就不會死光，就是源源不斷。　　但這些，他現在不能說，只能在做做樣子搞搞研究之後才能說。　　上一世，仙途山被這妖蟲困了足足一兩個月，後來一些妖蟲都成長到了堪比道君初期的水準，最終才被千絕老祖抱着玉石俱焚的心態，和母巢同歸於盡。　　而眼下這些妖蟲，卻還遠達不到道君境，他有的是時間可以慢慢研究下。　　而且這時候，上界山內很多人都在做同樣的事，畢竟這是一種新型妖蟲，以前幾乎所有修士都沒見過，對新發現的事物，也有太多人充滿了好奇和疑惑，都在研究。　　在上界山護山大陣內被滅殺的妖蟲更多的幾乎數不清，就算有很多是直接被陣法之力斬殺成虛無，但也有不少遺留下了屍首。　　有很多修士做不到像道君那樣舉重若輕，站在陣法外一揮手就卷回來大片妖蟲屍體，但他們卻是仗着對陣法的熟悉，衝進陣內收集。　　收集來一批，就有更多修士圍上去討要研究。　　郭正陽同樣問衝進大陣帶出大把妖蟲屍體的周扶要了一批屍首。　　再然後，他就抓着一隻掌心大小的黑色甲蟲研究，卻又把另外幾個妖蟲屍體收入了儲物戒指。　　儲物戒指里，郭正陽意念一動，突然就有一本古樸的書籍懸浮而出。　　書籍自動翻卷到一頁空白，郭正陽催動意念，幾隻在他儲物戒指內的妖蟲屍首，很快就被萬妖譜吞食，而後，書頁上也漸漸浮現出了一絲妖蟲痕迹，雖然這痕迹還是模糊不清的厲害，但郭正陽卻大喜起來。　　“這妖蟲，也可以被萬妖譜吞食。那豈不是說只要吞食的夠多，我就可以化為妖蟲？”　　想到了什麼，郭正陽的確驚喜的不能自己。　　萬妖譜竟然對在這種恐怖的災厄妖蟲都能有效，那他豈不是也可以演化成此類妖蟲？因為他知道，這些看似無所不吞的怪物，其實也還有着一種絕不會吞食的事物，那就是同類。　　剎那之間，郭正陽就知道了，自己需要大量的妖蟲屍首，還是需要完整的屍首。

# 第一百八十一章 你的意思？

　　災厄性質的恐怖妖蟲，的確是充滿了許多現代修士都無法理解的奇異能力。　　據郭正陽所知，這些妖蟲隨着不斷吞食各種事物，自身能力也一直都在提高，一直都在變化。　　它們沒有明顯的缺陷，只是有不同的短板，而且短板越來越弱小，等妖蟲實力越來越強時，這些東西的可怕就足以驚天動地。　　比如聚靈期的妖蟲，它的長處是越強大的能量吞食的越快，修為越高的修士，揮動的術法之力越強橫，它吞噬的就越多……　　一個道君修士釋放一道七品術法，可能瞬間滅殺成千上萬妖蟲，但在滅殺那些妖蟲之前，這些怪物已經吞噬了大量能量，然後通過一種奇詭的方式傳回母巢，讓母巢能量壯大，越來越強，然後孕育更強大的妖蟲。　　可以說對實力弱小的妖蟲，你最好的方式，就是不要以強大能量滅殺，滅殺的修士施展的術法、靈器之力越強，反而是助長妖蟲母巢的壯大。　　它的短板就是越輕微的能量，滅殺起來越有利。　　這雖然很不可思議，簡直有違一切修士的常識，可事實就是如此。　　滅殺聚靈期的妖蟲，最好用的辦法，就是一二三品術法或者中下品靈器去滅殺，這不是說能更快滅殺妖蟲，甚至這樣子做滅殺妖蟲效率的確會慢上許多。　　但卻能從源頭上控制上母巢吞吐的妖蟲變強的速度。　　越是大型術法能量，滅殺妖蟲雖然更快捷，但卻越助長了妖蟲的繁殖和變強，越是低弱的術法能量，它們消耗的也越慢，成長的也越慢。　　這一點是上一世的仙途山用無數血淚代價才知曉的結果。　　上一世的仙途山也和現在的上界山差不多，一開始都是瘋狂催動大術法，大陣法之力瘋狂滅殺，一次輕鬆滅殺成千上萬妖蟲，結果那恐怖的力量在滅殺妖蟲前卻被吞噬了不少，導致妖蟲越來越多，不止殺之不盡，而且後續妖蟲越來越強。　　等有一位大修士研究出聚靈期妖蟲的詭異之後，事情已經有些晚了。　　仙途山已經隕落了大量低階修士。　　仙途山作為數百年來稱雄靈域的第一巨頭，尤其還是在推出《靈域》之後，不止盡得無數散修人心，收斂了大量在某些方面有奇才的修士，同樣讓底層力量發展壯大了一種極限，或許上一世仙途山頂尖的戰力只有那麼幾位，並不比其他巨頭強太多，但真人境以及聚靈期修士，一開始絕對是一種膨脹式發展的狀態。　　遠超排名第二的落河山一倍還多。　　可是那一役，經過這妖蟲肆虐之後，其不止支柱道君隕落一位，就是道君以下的真人，聚靈期修士同樣隕落了極多。　　那正是因為他們一開始並不知道這些，一開始就全力催動大術法大陣法之力攻殺，導致後續的妖蟲不止數量多，而且越來越強，有好多衝進護山大陣內，撲殺了不少宗門的未來基石。　　堪比聚靈期的妖蟲，簡單來說就是這種妖物母巢的敢死隊，以無限量的低級生命換取更多的能量，發展壯大母巢。　　而除此之外堪比真人境的妖蟲，性質又不一樣了。　　這些怪物雖然看上去形狀差不多，外型基本相似，但等實力提升一個大等級，卻好像是蛻變成了一種新的物種一樣。　　雖然吞噬能力一直都是一樣的，可害怕的東西以及短板卻會發生截然不同的變化。　　堪比真人級別的妖蟲，不管是大能量術法還是小能量術法，都吞食的很快，在這方面根本沒有短板。　　不過這些妖蟲雖然吞食能量的效率瘋長，卻誕生了一種致命缺點，那就是害怕自然之力。　　什麼是自然之力？　　颳風下雨，只要不是由修士催動的術法誕生的巨力，而是由天地間自發的自然之力，它們就畏懼，這種畏懼不是說那自然之力能對妖蟲造成真實的傷害，而只是妖蟲從內心深處對自然之力的敬畏。　　那種自然之力，也可以說成是天發的殺機，越殘酷的自然之力，對妖蟲影響越大，雖然那不能對它們肉身造成創傷，但其戰力以及吞食事物的能力卻會成倍削弱，最嚴重的，比如有地震海嘯爆發的天地殺機，能讓堪比真人境的妖蟲虛弱的彷如聚靈初中期。　　可是一等妖蟲晉陞到堪比道君的程度，那……　　那就真的糟糕了。　　它們幾乎又屏棄了以前的所有缺點，不止無限量吞食各種高低級能量，連天發殺機都不再畏懼，幾乎沒有任何缺陷，只能靠實力去強硬斬殺。　　唯一，唯一好一點的就是到了道君境的妖蟲，吞食各種事物滋補母巢的效率變緩了許多。　　緩慢的還不如聚靈期妖蟲的一半效率。　　但就算那樣，母巢也能一次吞吐出好幾隻堪比道君初期的強橫妖蟲，哪怕這比起一次吞吐上千隻聚靈期妖蟲少了無數倍，速度也變慢了。　　可總是讓修士們有了反應的機會，否則上一世的仙途山也根本沒能力根除這種妖蟲，只會讓千年基業毀於一旦。　　“這些東西，聚靈期妖蟲就像是炮灰，以無限的生命換取無盡的資源，不斷髮展壯大，真人境時害怕天發殺機，但那種情況只能靠運氣，所以根本上還是在妖蟲初期就減緩他們的壯大發展，否則情況只會越來越糟糕，真等出現堪比道君境的妖蟲，那就是必須要道君抱着玉石俱焚的姿態，才能和母巢同歸於盡，而且這還是不一定的，萬一連玉石俱焚都失敗，等這些怪物進一步發展壯大，壯大到成百上千隻堪比道君境的妖孽，整個靈域都會毀於一旦吧。”　　“黑獄老祖那廝簡直不可理喻，上一世我並不知道他為什麼把這些妖蟲放在仙途山附近，不知道他和仙途山有什麼恩怨，但這一次只是為了讓上界山沒能力去把劉夏搶回來，就放出這麼恐怖的妖物，簡直就是神經病。”　　一點點回想着上一世自己聽來的各種訊息，腦海中也閃過一道道思緒，郭正陽更不斷從身邊的上界山修士手中索要完整的妖蟲屍首。　　就這麼持續了一陣子，等他大約搜集來了上百隻妖蟲屍首后，並沒有走遠，也是在附近研究妖蟲的周扶才詫異的看向郭正陽，“郭兄，你怎麼要那麼多妖蟲屍首？”　　可不是，就算附近不少修士都在研究這玩意，但通常不少修士只是索要搜集幾個妖蟲屍首就足夠了，就算消耗快的，也最多搞來一二十隻，而且大多數修士都不管屍首完不完整，只有郭正陽一直索要完整的屍首，還是不斷索要。　　雖然在上界山護山大陣內的妖蟲數量多的不計其數，屍首一樣多不勝數，隨便捲來一把就能有幾百隻。　　但郭正陽的行為還是引起了周扶的詫異。　　不過對這些疑惑，郭正陽倒是早有準備，很快就拿起一隻妖蟲屍首對周扶道，“你發現沒有，這些妖蟲甲背上有一些奇妙的紋路。”　　聚靈期妖蟲全是炮灰，靠無限生命在死亡之前吞食大量能量或者靈氣傳遞迴母巢，它們傳遞能量的方式很奇妙，根本就是無影無形，上一刻吞食，下一刻就被滅殺，但之前吞食的能量已經被傳回了母巢，讓那邊吞吐更多的妖蟲，其實這些就和妖蟲甲背上的奇妙紋路有關。　　那些紋路就是天生的，玄奧而複雜，彷彿修士們研究出來的傳送陣一樣，……　　猛一看去，很容易被忽略，就像是每個人類身上都有指紋、肌膚紋理之類的事物，那種東西，又有多少人會深刻研究？上一世仙途山發現聚靈期妖蟲的炮灰作用，也是隨着時間推演，越來越疑惑，外加有一個偶的上古陣法傳承的大修士偶然間關注到了這些奇妙的紋路，發現這些東西和他所知的一些上古陣法竟然有些類似，才最終發現不妥的。　　等郭正陽拿着完整的妖蟲屍首走到周扶面前解釋一句，讓周扶微微愕然時，郭正陽才又皺眉道，“我其實覺得挺奇怪的，這些妖蟲是從上界山附近海水下湧現的，看數量，已經被咱們斬殺的都有十幾萬幾十萬之多，再加上這些東西還一直源源不斷，……你難道不覺得疑惑？上界山什麼時候多了這麼多妖獸？十幾萬幾十萬之數，或者幾百萬，上千萬……那麼多妖蟲，都是妖獸，怎麼在它們出現之前我們一點都沒發覺？”　　周扶頓時愕然。　　是啊，靈域內雖然是人類修士和妖獸平分天下，修士們佔據了偌大地盤，妖獸同樣盤踞了不少地帶，可四大巨頭所在洞府附近，妖獸基本是絕跡的。　　偶爾跑來一兩隻不知死活的妖獸，還可能。　　但一下子湧現這麼多，以萬計的數量，的確不合理。　　“你的意思？”　　“這些紋路似乎有些蹊蹺，你也知道我是在世俗得到的傳承，而我得到的傳承里，也有一些和陣法相關的，總覺得這些紋路有些奇妙，暗暗蘊含一些天道玄機，不過我一時間還沒發現到底是什麼，所以需要更多的完整妖蟲屍首對比。”　　……　　萬妖譜，吞食幾隻妖獸屍首，能讓人幻化該類妖獸，但這種幻化只是簡單幻影，修為高一些就能看穿，而且你行走移動時的軌跡，還和你本人一致。　　只有吞食的妖獸屍首越多，它的幻化能力才越出色，直到吞食幾百隻后，別說高你幾個境界的修士都難發現絲毫不妥，你行走移動間留下的痕迹，也和該類妖獸一模一樣，比如以前郭正陽一個大活人幻化成某蛇類妖獸時，行動移動的痕迹就和手指粗的蛇類妖獸移動一樣。　　郭正陽不得不需要大量完整的妖獸屍身。　　而最合理的解釋，無疑就是從研究妖獸入手了，這方面他也本來就有足夠的底蘊。　　說起來，郭正陽還很好奇，萬妖譜吞食幾百隻某一種妖獸，就能讓你行走痕迹和氣息變得和該類妖獸一模一樣，那若是你吞食幾萬隻……或者更多該類妖獸屍體呢？　　現在上界山蟲災剛出現不久，半天都不到，他並不適合直接把所知的東西捅出去，但正好可以趁着時間多收集準備。

# 第一百八十二章 一天

　　“快，誰手裡有完整的妖獸屍首，都給我送過來。”　　隨着郭正陽一次次解釋，周扶也很快從最初的驚愕中清醒，而後就對左右下令，他畢竟是上界山少主，所以在命令下達時，自有大量修士把一些完整的妖獸屍首都傳遞給了郭正陽。　　而因為這些妖蟲實在太多，所以短短片刻，郭正陽就又聚集了數百隻完整的妖獸屍首。　　“聽你這麼一說，我也覺得很不可思議，咱們上界山附近，偶爾派來一兩隻妖獸，還說得過去，就是十幾隻，幾十隻一樣沒什麼值得奇怪的，畢竟我們都是生活在海島之上，雖然這附近妖獸較少，但畢竟左右全是大海，那些深海里指不定就有什麼深海妖獸蹦出來，可是，可是一下子出現這麼多，隨便一波陣法之力都能滅殺數百上千隻妖蟲，到現在已經滅殺了數不清的數量，這些怪物還是源源不斷，從幾十個方位不斷侵襲，實在不合理。”命令着左右送來大量完整的妖蟲屍首，周扶也的確是眉頭大皺。　　這位周少主上一世雖然死在了千幻真人手裡，算是時運衰到了極點，但並表示他是個笨蛋。　　他已經隱隱感覺到，郭正陽提出來的問題很重要。　　“恩，我儘力研究一下，看能不能發現什麼。”　　郭正陽也點點頭，當著周扶的面，他先是把眾多妖蟲屍首收進儲物戒指，而後才又拿起另外幾個妖蟲屍首一一比對。　　更很快提出了新的疑問，“周兄，你發現沒有，這些妖蟲甲背上的紋路，幾乎每一個都很相似，甚至相似到一模一樣的程度。”　　頓了一下，郭正陽才開口道，“我們每個人身上也有各種肌膚紋理，比如指紋等等，但就算眼下地球已經有幾十億人類，卻很難發現有陌生人之間擁有完全相似的指紋。或許這些紋路，並不只是像我們想的那麼簡單。”　　拋出一個論點后，周扶才猛地一驚，現代修真，和世俗社會難免有很多接觸，世俗里很多東西，也都值得修士們借鑒。　　指紋等肌膚紋理一說，周扶也聽過一些，那似乎還真沒有什麼完全相同的，幾十億人口，或許完全不相干的人之間，相貌可能相似度極高，但這些肌膚紋理……　　驚了一下，周扶才馬上也抓着兩個完整的妖蟲的屍身對比起來，其實不只是他，在郭正陽這邊說著什麼時，附近不少上界山修士，包括留在島嶼上坐鎮的幾個道君也都早已聽到了郭正陽的論調，而後同樣有不少人開始對比起了這些紋路。　　那些妖蟲仿若黑寶石一樣的屍身上，隱隱浮現的一些奇妙紋路，立刻就開始被無數修士入手研究。　　趁着眾人研究的時間里，郭正陽快速把儲物戒指里大量妖蟲屍首吞入萬妖譜……　　“一樣，竟然真的完全一樣！”　　“是啊，這些妖蟲甲背上的紋路，應該不是正常的肌膚紋理，每一個正常的生命，不管外形再相似，肌膚紋理等細微特徵總是有些差別，可這些妖蟲甲背上的紋路竟然真的一模一樣，這不合理！”　　“這些紋路好複雜，深邃玄奧，彷彿天生自帶着一種天地玄機，不簡單，不簡單……”　　……　　很多時候，很多事怕就怕沒有絲毫頭緒，你找不到絲毫頭緒時，或許無數人都覺得這件事棘手無比，不管投入再大精力都找不到一點破解之法，可一旦有人提出了一點頭緒，提出一點方向，就也會有不少人發現不妥，甚至從此追究出更多的線索。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開始郭正陽沒說出這些疑點時，大家根本沒注意到妖蟲甲背上若隱若現的奇妙紋路，但郭正陽一提起這些，頓時就有不少人發現了大量疑點。　　不管是人類，還是其他生靈，若只是天生的自然紋理，真有完全一模一樣的么？地球上幾十億人類，有誰發現過擁有完全相同指紋的？又或者樹木，外皮紋路，年輪等等，就算外觀再相似的，又有幾棵擁有一模一樣的紋路？　　而且同樣有人發現這些妖蟲甲背上的紋路，不止是全都一樣，那些紋路更充滿了玄機，越看竟然越引人震驚，彷彿裏面自帶無窮玄奧，都足以讓人迷失。　　“這是一個重要線索，幸虧郭小友提醒，不然老夫還發現不了這玄機。”　　“我也一直在疑惑，我們上界山就算是被黑獄老祖那廝暗算，也不可能馬上湧現如此多妖獸……就算那是黑獄老祖帶過來的，也不會這麼多，或許，這些妖蟲的數量幾乎無窮無盡，就和這些它們無所不吞的特性，以及這些怪物甲背上的奇妙紋路有關。”　　……　　發現不妥后，幾個鎮守的道君都紛紛開始驚呼，言語間對郭正陽也充滿了感激。　　可不是，若不是郭正陽體型，誰會去觀察這些肌膚紋路？　　而他們的話同樣讓郭正陽微微驚訝，自己只是剛提出了一個方向，竟然就有人推斷出了妖蟲數量和這紋路有關？？　　不過等看到說出這話時是一個白髮蒼蒼的道君，他才微微釋然，說的也是，那位可是活了兩三百年的老怪物，見多識廣，思緒活絡些也沒什麼。　　驚訝之後郭正陽先是客氣了幾句，才馬上提出自己需要一個偏僻點的地方，對這些妖蟲做進一步研究。　　這一點同樣沒人懷疑，研究嘛，有的人或許可以毫不在意身邊有人沒人，有的人卻喜歡一個人獨處，這方面完全根據各人習慣。　　加上郭正陽是最先發現奇妙處，為大家指點思路的，所以這條件也很快被應允，一個道君親自出手把郭正陽送到了不遠處《上界》所在仙山的一座懸浮島嶼上。　　郭正陽也在進入一間殿宇后，先是認真細緻的觀摩妖蟲，足足觀摩了手中妖蟲許久，期間還不乏利用一些術法催入妖蟲屍首內，催動的屍首爆裂然後拿出新的屍首研究。　　各方面做樣子，做了足足幾個小時，他才又離開殿宇，繼續收繳更多的妖蟲屍首。　　三番五次如此，直到郭正陽在這方面耗了一天左右。　　他才最終踏出大殿，而後直奔着前線走出。　　“這些妖蟲越來越多了，一天多時間，咱們靠着護山陣法差不多滅殺了足有數億之多，竟然還是無窮無盡，而且這些怪物中出現堪比真人境的數量也越來越多，該死，到底怎麼回事？”　　“肯定和這些紋路有關，我猜測，那些妖蟲吞食掉的各種事物包括能量，可能就是被它們甲背上這些紋路傳送回了某處，然後又有什麼東西利用這些能量，製造更多的妖蟲，否則形勢不會變成這樣。”　　“差不多是這樣，但是我們不斷滅殺，它們只有臨死前吞那麼一批，怎麼還會這麼麻煩？”　　……　　郭正陽剛抵達一處大陣內圍，附近一些修士的言語就落入他耳中，這頓時讓郭正陽再次詫異的看了看左右。　　他有上一世記憶，能知道這些妖蟲的底細，很正常，但左右這些修士，只是根據他提出的一點方向，然後短短一天，就能推斷出這些妖蟲是靠臨死前吞食各種食物，再依靠甲背上紋路傳遞迴母巢，又讓母巢製造更多妖蟲。　　這，這簡直全都聰明的不像話啊。　　不過說的也是，踏上這條路的，還能被上界山搜刮進宗門，的確很少有笨蛋的，只不過這些人雖然猜到了不少事實，可他們還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面對低等級妖蟲，越是強大能量越容易被吞食，越是強大的滅殺力量，對它們越是大補，這一點才是至關重要。　　不過這也不怪這些修士，而是這種方式太超出想象，要不然上一世上界山也不會那麼損失慘重，從原本雄霸領域數百年的第一巨頭，經過此役后直接滑落到靈域巨頭墊底的程度。　　“周兄，我發現一個奇怪的地方。”詫異之後，郭正陽很快就找到了周扶。　　周扶也馬上專註的看來，郭正陽同樣快速把自己推斷說了出來，說的也正是越高級的能量滅殺妖蟲，似乎越糟糕。　　這一點，他也還是推到了自己得到的傳承身上。　　“我以前得到的傳承里，有上古陣法知識，研究了這麼久，我發現這些妖蟲吞食各種食物，很可能是靠着甲背紋路傳送回某個地方，滋養孕育更多妖蟲，而且越強大的能量滅殺它們，也更容易被蠶食，……雖然我不敢肯定，但或許我們滅殺這些妖蟲，應該換一種思維，比如用細微的力量去滅殺？”　　說自己得到上古傳承，或許很危險，但現在他卻必須把事情說出來，不然上界山承受的損失，很可能無法估量，事情拖得越久，妖蟲繁衍就越快，也越強。　　上一世仙途山某大修士發現這疑點后，能靠自己傳承推斷出這些，可這一世的地點是上界山，若是他不及早說，萬一上界山內沒有類似修士能看穿這些，慢慢僵持下去，就真的是浩劫了。　　因為只是一天，形勢有糟糕了許多。　　比如一天前，妖蟲從二三十處地方攻入上界山大陣，一次湧現成千上萬隻，但裏面只有百分之一左右是堪比真人初期的妖蟲，但現在，裏面堪比真人的妖蟲已經增長到了百分之十左右。　　這種速度太可怕了，力量同樣可怕。　　眾多方向一次就是上百堪比真人境的妖蟲撲殺，哪怕只是堪比真人初期，但幾十個地方加起來，那就是上千堪比真人的妖獸啊。　　一天而已，就繁衍這麼快，再等幾天，肯定會出現堪比真人中期、後期……　　要不是為了劉夏，為了他，上界山也不會承受這樣的災厄，而且和上界山接觸這麼久，對方真幫過他不少，郭正陽也大致了解了一些上界山幾個主事者的行事作風，所以現在就算坦白說自己得到什麼傳承會有風險，他也並不在意了。　　當然，在這麼做的同時，郭正陽自身也已經有了巨大收穫，簡單來說，一天內，他儲物戒指里的萬妖譜，已經吞噬了數千隻聚靈期妖蟲屍首。

# 第一百八十三章 肉身化妖

　　“越強大的能量滅殺，雖然殺的快，但被它們吞食的也越多？用細小的能量滅殺？”　　“恩，我猜測這些低等級妖蟲很可能就是炮灰，用無限的生命獵取無限能源，咱們操控大陣巨力去殺戮，雖然殺得快，但對這些東西的老巢滋補也更快。”　　……　　郭正陽提出來的觀點是事實，但這事實卻讓周扶聽了個瞠目結舌，前面的還好說，前面一些已經有不少修士提出了懷疑，也讓許多人都漸漸相信事實就是如此，但後面的，強大力量滅殺妖蟲反而對妖蟲有利？　　看着護山大陣陣法之力輕鬆一次滅殺上百妖蟲，殺的乾淨利落，周扶還真有些不信。　　愕然無語後周扶才突然苦笑道，“郭兄，不是我不相信你，只是這關係太大，若我們不用大力量滅殺，這麼多妖蟲數量，那可就會變成大禍……”　　郭正陽一怔，剛想在說什麼，卻沒想到自他身後突然響起一聲果斷的話音。　　“聽郭小友的，咱們控制下陣法之力，降低一些殺傷力度。”這開口卻是郭正陽剛提出妖蟲甲背上紋路疑點時，那第一個想到這可能和妖蟲繁殖速度有關的白髮道君。　　等郭正陽和周扶轉身看去，那道君才再次開口，“雖然我也覺得這有些詭異，甚至不敢相信世間有如此奇特的事，但郭小友斷斷不會在這裏誤導我等。而且之前一天，咱們一直都是用大力量滅殺妖蟲，殺的越快，它們冒出來的也越多，既然如此，那就試試吧。”　　說話里那道君沖郭正陽點點頭，才很快又對高空道，“動手吧。”　　“好的，木師兄。”　　“是啊，郭小友的天資那麼出眾，和咱們的關係又這麼親密，這方面自然不會胡來，老夫也信你。”　　……　　高空中兩道爽朗的話音傳來后，上界山外圍的護山大陣，滅殺妖蟲的速度突然就暴降無數倍。　　原本大陣某處一道水桶粗的雷電砸下去，一次能湮滅上百隻妖蟲，現在立刻變成小指粗的細小電光，分散着劈向一個個單獨的妖蟲，而且一次都未必能劈死它們。　　原本大陣某處一片妖艷的水光過後，一次能消融上百隻妖蟲，現在則是變成了稀薄的水霧，就算能消融妖蟲，也只是消融聚靈初期相當的，堪比後期大圓滿的妖蟲最多受創。　　種種情況，護山大陣滅殺妖蟲的效率很快暴降十倍不止，滅殺速度慢了，外圍自有更多妖蟲湧入大陣，很快就讓這護山陣群內的妖蟲數量膨脹了好多倍。　　原先那些妖蟲從幾十處圍攻上界山，每一處基本一直都保持着妖蟲剛湧入，就被滅殺，活着的數量基本都控制在千隻左右，但現在卻很快就上萬，乃至更多。　　密密麻麻，一層層一片片掌心大小的黑色妖蟲，徹底在陣群中泛濫。　　這樣的一幕幕，也看的無數修士都為之駭然，雖然這些東西個頭小，但數量太多了……　　就像是普通人突然發現身前爬滿了幾萬十幾萬螞蟻，在瘋狂蠶食一切，哪怕你能輕鬆滅殺幾隻幾十隻螞蟻，可一樣會被那恐怖的數量驚得毛骨悚然。　　就是開口說相信郭正陽的幾個道君，也被這場面搞得眉頭大皺，不過他們也沒多說什麼，既然選擇相信郭正陽，他們也預料到了這場面，所以現在眾人也只希望郭正陽說的沒錯。　　這個，還要時間才能證明。　　而事實就在幾個小時后，徹底得到了明證！　　“還真是，該死！我們差點都被這些東西耍了！”　　“前一天，我們一直用大能量滅殺，殺的雖然快，但這些東西出現的也快，而且裏面堪比真人境初期的妖蟲，一天內就從百分之一的量增長到百分之十，但現在，改用小能量陣法之力滅殺，到現在四五個小時了，這些妖蟲群體內堪比真人境初期的妖蟲，幾乎都沒有增長。”　　“就是後續撲來的數量，似乎也沒之前那麼多了。”　　“該死，太可怕了，這些低等級妖蟲，真的全是敢死隊啊，用生命換取發展。”　　……　　幾個小時而已，幾個道君就從妖蟲的進攻狂潮里發現了不少變化，而後紛紛驚呼，甚至有人後怕的臉都白了。　　不可能不后怕啊，幾個小時，鐵一般的事實已經證明了，越是大能量術法滅殺妖蟲，妖蟲們發展的就越來越快，不止低等級的數量多，裏面更強大的妖蟲也越來越多。　　殺之不盡。　　可現在改用小能量滅殺后，雖然妖蟲依舊是源源不斷撲殺過來，但裏面高等級妖蟲的含量卻沒有再增加的明顯。　　如果不是郭正陽提醒，他們都不敢想那後果。　　一下子，別說是幾個道君，就是附近其他一些上界山修士也全都對郭正陽充滿了感激，紛紛開口道謝。　　這又讓郭正陽苦笑不已，因為他知道如果不是他，這一次蟲災應該就不會出現在上界山，……　　而就在妖蟲的增強速度稍微被控制時，昨天遁入海面下的星河老祖等人也紛紛從護山大陣外飛來。　　三個老祖和昨天離去時相比，卻紛紛有些灰頭土臉的樣子。　　“這些蟲子太麻煩了，根本沒辦法尋找老巢，你散發出靈識感應，靈識都能被那些蟲子一擁而上蠶食而光，探索不出去。”　　“靈識探查不成，只能靠追蹤它們攀爬的洞穴追蹤，但是那些洞穴就像是蛛網一樣，雜亂無章，到處都是分岔路。”　　……　　很明顯，星河老祖等人離開一天後全是無功而返，根本沒找到妖蟲老巢在哪，說的也是，整個上界山所在島嶼，面積比世俗中祖國的寶島還大，那麼大片地域尋找一個妖蟲老巢，有靈識探索還好說，但你散發的靈識都被群蟲一擁而上蠶食。　　這……　　修士一沒了靈識探索，只會成為盲人摸象。　　而且這都是道君的靈識，道君的靈識很強橫，但是越強橫，反而越容易被那些低等級的妖蟲吞食掉。　　幾個道君抱怨中，其他人才也紛紛上前，快速把之前郭正陽的推斷說了出來，推斷加上事實證明，幾個道君也紛紛駭然，而後個個都差點被冷汗侵蝕了全身。　　“怪不得，怪不得那些蟲子明明只是堪比聚靈期，我一個道君放出去的靈識，卻眨眼間就被蠶食掉，原來越強的能量越容易被蠶食。”　　“那我們要換下思路了，不如挑一批修為弱的帶下去，我們替他們護航，然後再讓他們散發靈識探索。”　　……　　星河老祖等人同樣對郭正陽紛紛報以巨大的感激之情，而後幾人也很快又有了定計，滅殺妖蟲的時候大修士不施展高級術法，也可以施展小術法滅殺，但靈識強度，一個大修士的靈識強度卻很難偽裝的比聚靈期修士弱。　　很快，星河老祖等人就在宗門內挑了幾個聚靈後期修士，由道君帶着又遁向陣外，而山門內情況也越來越嚴重，雖然小術法滅殺能減緩妖蟲變強的速度，但小術法滅殺效率太慢，導致此刻已經有無數妖蟲湧入大陣，只靠陣法滅殺，都有些力有不逮。　　剩餘的道君也紛紛全力操控陣法，甚至不少真人境修士都也進入大陣幫着聯合絞殺。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終於抓住機會，而後返回之前的大殿，又等了片刻，才突然催動萬妖譜，身子一晃就化身妖蟲。　　讓萬妖譜吞食那麼多妖蟲屍首，他其實早就想試試效果，但之前一直不敢輕易試驗，生怕被人發現，現在幾乎整個上界山都忙得一塌糊塗，郭正陽才總算敢試驗一下了。　　只是，只是等幻化之後。　　郭正陽卻徹底呆了。　　“……我竟然真的變成了妖蟲？”　　可不是，這一次幻化，郭正陽竟然眼睜睜看着自己的肉身，直接變成了一隻掌心大小的黑色妖蟲，而不再只是外觀氣息的偽裝。　　更可怕的是，他突然感覺到體內傳來一股分外饑渴的慾望，在這股慾望催動下，郭正陽突然就張口吞食起了身邊一件玉簡，咔嚓嚓，眨眼間那不知道什麼作用的玉簡就被他吞進了體內。　　這玉簡併沒有蘊含太濃烈的靈氣，吞食之後郭正陽也沒感覺到有什麼大變化，但等他意念一動，揮手放出幾塊靈石，然後快速撲上去把這些靈石也吞噬一空，郭正陽才感覺到有大股靈氣直接被他練入體內。　　這種效率，卻是比修士修鍊的效率要快太多太多。　　“萬妖譜……，吞噬一兩隻某種妖獸，只能簡單幻化，修為和你差不多的都能輕易看穿，吞噬十來只某種妖獸，修為高你一截的能輕易看穿，吞噬幾百隻某種妖獸，修為高你幾個境界的也難以看穿，吞噬的越多，它的幻化能力就越強大……但，但吞噬幾千隻后，它竟然真的可以讓我肉身也幻化成妖獸，還能擁有這種妖獸的能力？”　　體內的吞噬慾望越來越強烈，但郭正陽腦海中卻不斷閃過一道道思緒，真是震驚的有些不知所措，這萬妖譜到底是什麼寶貝啊。　　不過就在思索時，一股新的變化卻突然發生，之前被郭正陽吞噬掉的靈石所化能量，竟然有八成都突然莫名其妙消散，就在他體內噗的一聲消失，似乎被極遠極遠處，什麼神秘的東西攝取一空，只剩下一兩成還殘留在它體內。　　郭正陽再次一驚，徹底愣住了。　　他用萬妖譜幻化的妖蟲，竟然也能被那母巢影響？

# 第一百八十四章 妖王

　　郭正陽對萬妖譜的了解，有些是來源於上一世的道聽途說，有些是來源這一世還沒成長起來的千幻真人。　　在以前，他還真的並沒有徹底了解這寶貝的所有能力。　　不過根據千幻真人的講述，他也明白這玩意吞食某一種妖獸的數量越多，幻化能力就越強，所以他才想盡可能多吞食一下這些詭異妖蟲，看看收集幾千屍首後會有什麼變化，但這變化，卻真的超出了他的預期。　　他眼下再催動萬妖譜已經不是單純的氣息幻化，而是肉身真的化成了妖！　　甚至還能擁有這種妖獸的能力！！　　這簡直不可思議。　　不過很快郭正陽就又重新化為人形，快速朝着外面趕了出去。　　收集！　　這時候，他唯一的念頭就是收集更多妖蟲屍首。　　幾千隻完整的妖蟲屍體被萬妖譜吞噬后，能讓他肉身化妖，還擁有這妖蟲的能力，那若是萬妖譜吞噬幾萬，十幾萬此類妖蟲的屍首呢？　　到時候又會有什麼變化？　　郭正陽現在真的充滿了期待，充滿了狂喜。　　他甚至都要感謝黑獄老祖了，要不是對方把這蟲災放在了上界山，他哪有機會這麼肆無忌憚乃至無限量收集同一種妖獸屍體？　　若不是這蟲災，其他任何一種妖獸，他想收集來幾千上萬的屍體，都和做夢差不多啊，因為就算是靈域內最低級的一二品妖獸，比如飛花蛇之類，你想找到幾百隻還容易些，可找上千隻都已經很難了，更別說上萬什麼的。　　這還是比較常見的低品妖獸，若是換了一些高品級妖獸，你想收集幾隻完整的屍首怕不都是難比登天。　　也只有在這上界山蟲災狂潮里，這些妖蟲的數量才會多的這麼誇張啊！　　而這一次收集，郭正陽更是一下子就收來了上萬隻完整的妖獸屍首，主要就是他已經提出了一個足以挽救上界山基業的發現，有那個先例在，道君們都是對此大力支持，希望郭正陽多做研究，最好能再多發現一些妖蟲的缺陷。　　那只是要妖蟲屍首，自然很簡單。　　帶着妖蟲屍首再次返回，不斷讓萬妖譜吞食，外表上他卻是在一直做研究，就這麼又過了一天多，郭正陽再次抽時間幻化成妖蟲時，才驚愕的發現。　　自己似乎……似乎竟然能控制一些妖蟲了。　　萬妖譜在吞食幾萬同類妖獸屍體后，他一幻化，整個人都變的和正常妖蟲一模一樣，不止擁有妖蟲的能力，竟然還能控制。　　這是一種莫名的感覺，就在他幻化之後，以妖蟲的感覺感應到附近有大量同類，而且似乎可以對那些同類進行指揮操控。　　郭正陽再次驚到不行。　　為萬妖譜的奇詭而感到震驚，不過更讓他狂喜的是，這些妖蟲有多恐怖，他可是一清二楚的。　　如果他能控制這些傢伙，那……　　當然，這還只是一種冥冥中的感覺，事實是不是如此還不一定，所以郭正陽再次外出后，很快就開口問人要了幾隻活着的堪比聚靈期的妖蟲。　　再次返回殿堂內研究，等他肉身化妖之後，原本還是充滿狂暴吞食慾望，連困着它們的術法能量都在瘋狂吞食的妖蟲突然就變得一動不動。　　郭正陽意念一動，幾隻妖蟲才又開始吞食，意念再動，幾隻妖蟲立刻停止了吞食。　　“真的可以控制？？”　　“吞食幾萬隻妖蟲屍首，竟然會有這麼恐怖的變化，這萬妖譜絕對是無價之寶啊！”　　……　　用實驗證明了什麼后，郭正陽驚喜的真有點不能自己了。　　這也真不怪他啊，畢竟這些妖蟲可是足以掀起領域浩劫的恐怖事物啊，他竟然能靠着萬妖譜操控？　　下一刻郭正陽立刻又幻化成人身，但眨眼間，原本還受他控制的妖蟲立刻就變得暴躁無序，再次恢復了之前的狀態。　　郭正陽也無奈皺眉，只有他化身成妖時才可以控制？　　不過皺過眉之後，他很快又滅殺了這幾隻妖蟲，更再次趕向了外面。　　他還是需要更多的妖蟲。　　“噗～我說郭兄，你就算是研究，這也消耗的太快了吧，這幾天你都收集幾萬隻了。”　　就是這一次等郭正陽提出要求時，雖然上界山的人還是毫無保留的支持，但周扶卻也在送來一批妖蟲屍首時，很驚訝的吐槽了一下。　　說的也是，什麼樣的研究，才會有這麼恐怖的消耗啊。　　而此刻的周扶看上去還是疲累不堪的樣子，因為他之前也在大陣內獵殺妖蟲呢，畢竟上界山真人境強者也只有數百而已。　　面對幾乎是滔滔不絕的妖蟲，再用小能量滅殺，速度慢了之後，就算靠護山大陣幫助，一樣給上界山帶來了很大壓力。　　“我發現聚靈期妖蟲和真人境的妖蟲，似乎性質不一樣。”　　“聚靈期妖蟲是純粹的敢死隊，用生命換取能量，越強大的能量吸收的越快，相反小能量反而吸收的比較慢，但真人境的妖蟲，不管是大能量還是小能量都吸收的很快，……它們的實力在提升一個等級后，似乎就產生了質變，屏棄了前期的缺陷。”　　……　　面對周扶的疑惑，郭正陽卻也張了張嘴，直接把話題轉移到了新發現上，因為他自己不知道怎麼解釋，他也不是神，就算想盡量維護秘密，為這秘密做了許多次遮掩，但也不是能把所有事都遮掩的天衣無縫。　　誰讓萬妖譜需要吞食的量太大了。　　大的如果不是面對蟲災這種滅絕性的災厄，他根本就不可能有機會收集這麼多同類妖獸。　　所以這一次他也不打算解釋了，就算那邊有懷疑也沒辦法了。　　而等他提出這個論點后，周扶才又馬上變得神色凝重，就是道君們也快速反應過來，開始調整對真人初期妖蟲的策略，幾乎所有人都根本懶得問為什麼了，只是郭正陽說什麼就聽什麼，畢竟有了上一次事實證明，加上郭正陽這些時間一直撲在後方做研究，看上去也是廢寢忘食的樣子。　　策略調整了一些，上界山護山大陣附近，依舊是到處充斥着殺戮，郭正陽也帶着更多妖蟲屍首返回之前大殿，進一步滋養萬妖譜。　　時間一晃又是一天多。　　等郭正陽手中萬妖譜吞食的妖蟲屍首又比之前翻了一倍還多，郭正陽又一次實驗中，才驚喜的發現，他現在就算不化身成妖，竟然也用了操控妖蟲的能力。　　“吞食幾百隻妖獸屍體，幻化氣息可以以假亂真，高出我幾個境界的修士也發現不了，遺留氣息也是和妖獸類似，吞食幾千隻妖獸屍體后，我自己就能演化成妖，還能擁有該類妖獸的能力，等吞食一兩萬妖獸屍體，我化身成妖時都能操控該類妖獸，吞噬四五萬該類妖獸屍體，我就是不化身，也能操控該類妖獸……活的，現在我需要大量活着的妖蟲。”　　對萬妖譜的認識有了更深刻的發展，郭正陽隨後時間再索取妖蟲時，就點名每次除了屍首之外還要捎帶一些活口。　　這也簡單，畢竟動手幫他收集的不是道君就是真人，而對方收集的則大多是聚靈期妖蟲，很輕鬆就能抓住活的。　　而一次次試驗下去，郭正陽才發現他能操控的妖蟲數量，其實也是有限的。　　這還和狀態有關。　　比如萬妖譜吞食四五萬妖蟲屍首后，他在正常狀態，能控制的妖蟲數量只有一千左右，等化身成妖，則可以一下子操控四五千妖蟲。　　“一成？化身成妖時，我能操控的妖蟲數量是萬妖譜吞食的屍首數量的一成。”　　突然間的，郭正陽突然非常不希望眼前的蟲災被消滅了。　　如果這蟲災被上界山徹底滅絕，他還去那裡尋找這麼多妖蟲？如果他能把這些妖蟲都留下來，讓自己掌控住，這可就會是一股足以讓任何人驚粟的恐怖武力啊。　　或許一千隻妖蟲或者四五千妖蟲對人的威脅並不大，至少對道君之類威脅不大，但如果這數量再繼續提升，那就是一個宗門也得為之戰慄。　　如果他能完全操控這次蟲災湧現出來的妖蟲，那現在他就可以帶着這些蟲潮移動到血幽府，讓那個放出這恐怖災厄的神經病嘗嘗苦果。　　但前提，得是他能暫時保住這些東西不被上界山滅絕掉。　　這一點難度卻非常大……　　“這些妖蟲，就算達到上億數量，若是巨頭宗門開啟護山大陣，再有道君支持，一樣威脅不大，只有源源不斷，源源不絕的發展，才能形成真正的威脅，所以現在的關鍵不是我能操控多少妖蟲，而是關鍵要找到母巢，找到母巢，把那東西抓在手裡，才能真正掌控這恐怖的殺器。”　　一次次思索后，郭正陽很快就理出了一條思路。　　到現在越來越明白萬妖譜的功效，這東西的功效絕對是逆天級的，雖然上一世千幻真人在真人境就能躲過周易青那個道君的追殺，躲了好幾年，但那位也絕對沒有發現萬妖譜的真正威能。　　這東西，是讓人化身妖王啊！！　　而他也發現了，想真正把眼前這股足以驚世駭俗的力量掌控在手裡的話，他只能提前找到母巢，把那東西控制住才行。

# 第一百八十五章 地下母巢

　　郭正陽若想找到母巢的下落，的確有着極大的便利性。　　在一個佔地面積足有四五萬平方公里的大型島嶼下，其他人想找母巢，靈識一放就會被無數妖蟲吞食乾淨，沒辦法靠靈識感應搜索，而且一旦下地就要面對左右無盡妖蟲的攻殺，這難度還真是道君都會頭大到心碎的，要不然從妖蟲攻島到現在已經好幾天了，星河老祖等人也不會一直都毫無建樹。　　就是上一世的仙途山那種超級巨頭，同樣被困了一兩個月才找到母巢下落。　　可郭正陽不同，郭正陽只要化身成妖，吞一塊靈石，然後吞噬來的力量就會通過妖身被母巢汲取，汲取的時候，他都能隱隱感應到那些力量被抽向了哪個方向。　　所以他尋找母巢的話，只要化身成妖蟲多吞一些靈石試驗試驗，多感應感應，應該很快就能確認方位，然後妖蟲之間還不會彼此攻殺，他完全可以沿着島嶼下縱橫如蛛網的妖蟲蟲道趕過去。　　這一點，絕對是星河老祖那些超級大佬拍馬都趕不上的效率和便利。　　但郭正陽想下去尋找母巢，卻也有一個難題！　　他怎麼瞞過上界山內眾多強者下去？　　以他的實力，若只是安安穩穩躲在《上界》大殿內，鎮守島嶼的修士們正在奮力和妖蟲廝殺，而且壓力很大，所以道君們都無暇分心關注他在這裏做什麼，可他若是想離開這大殿，離開護山大陣潛入海島之下，這就很難不引起他人的關注。　　甚至對於眼下已經處於封閉狀態的上界山而言，他若想離開恐怕還要提前告訴操控陣法的道君們，否則難道讓他硬闖上界山護山大陣？這護山大陣可以全方位無死角守護着上界山，包括地下，不然妖蟲們就不是一直從左右海面下湧現，而是早從地底攻殺上來了。　　一次次思索，郭正陽最終還是走出大殿，提出自己要離開一下上界山，回世俗一次。　　這樣的要求，雖然上界山內道君真人們都有些疑惑，但也沒人多問什麼，畢竟郭正陽只是聚靈期，留在這裏除了研究妖蟲缺陷之外，對於真正的廝殺也幫不上多少忙。　　隨後一位道君就開啟傳送陣送了郭正陽出去。　　“難道這小傢伙怕了？怕留在這裏遇到危險？”　　“不像，這小傢伙向來謹慎，我倒是覺得他這麼做，似乎是不好意思明面說些什麼，在從側面提醒咱們。”　　“恩？”　　“他是不是在提醒我們，要我們必要時候捨棄上界山，或者至少轉移一下聚靈期弟子？”　　“荒唐，上界山乃我宗門千年基業，怎麼可能捨棄！？”　　“你看，我就說有些話，他可能是不好意思正面去說，所以才從一些行為上提醒。雖然咱們及早發現了一些妖蟲的特徵，控制住了妖蟲變強的速度，但直到現在形勢依舊很不容樂觀，雖然那些怪物里沒出現堪比真人中期的，但只是一次幾百隻真人初期的，一樣忙的我們焦頭爛額，殺之不盡，如果找不到源頭，一直這麼僵持下去，我們怕不是會撐不住，而一旦被攻破護山大陣，我們雖然不至於有危險，但聚靈期弟子……”　　……　　雖然在郭正陽提出要回世俗一趟時，沒人對此多問什麼，但等郭正陽走後，懸浮在高空主持陣法的幾個道君卻有人狐疑的開口，以為郭正陽這是見情況危急，要提前逃掉。　　就是這疑惑很快就有人反駁，更是無端端自己聯想到了什麼。　　若這些話被郭正陽聽到，恐怕他自己也會哭笑不得，不過此刻的他也沒心思去思索那些了，通過上界山內傳送陣，他直接就抵達了上界山掌控的靈域出入口所在地，等通過出入口進入世俗。　　此刻他所在的位置，也正是一片茫茫大洋。　　落河山千獄島坊市那自由出入口距離舟海群島比較近，而上界山掌控這出入口，卻是毗鄰菲律賓了。　　郭正陽先是從世俗抵達菲律賓某地，搭乘飛機抵達東海市，而後才又在東海市外下水，化身成妖橫渡向千獄島坊市，通過那個入口進入靈域，再一路橫渡，朝着上界山趕去。　　這一路上，他倒是不擔心自己的安全，因為化身成妖時，他把之前收在儲物戒指里的妖蟲也放了出來，帶着一千多妖蟲簡直是遇神殺神，遇鬼吞鬼，偶爾吞噬一些東西，等體內吞下的能量被母巢汲取后，他也能靠着那一瞬間的感應辨明方向。　　前前後后，從他通過傳送陣離開上界山，到再靠肉身從靈域北部橫渡而來，差不多花費了四五天，郭正陽才終於抵達了目的地。　　而到目的地時，看到上界山島嶼東部海域下還是有大量密密麻麻妖蟲從水中衝出，郭正陽卻也無奈嘆了口氣，到現在那邊還是在和妖蟲對峙，實在不值得意外，主要是這些東西太難纏了，這一世他雖然提前告訴了上界山一些妖蟲缺陷，讓那邊可以減緩壓制妖蟲壯大的速度，但他們想找到母巢，也絕對是極難的。　　畢竟這可是讓上一世勢力遠超上界山的仙途山都元氣大傷的災難，哪有那麼容易解決。　　正因為並不擔心在短短几天內就被上界山道君找到母巢，他才敢採用這種迂迴策略，而且又過了這麼多天後，妖蟲雖然已經被壓制了許多變強的速度，如今從海下湧出來的妖蟲，一樣有了不少堪比真人中期的。　　郭正陽也沒有多想，很快就帶着自己控制的一千多妖蟲從海水下衝進了妖蟲大軍。　　這股外來勢力也沒有引起妖蟲的絲毫關注，因為這些東西根本沒有絲毫靈智。　　衝進妖蟲大軍，郭正陽就沿着妖蟲湧來的方向逆行而下，從海面下幾百米深處的水底進入島嶼底部。沿着被眾多妖蟲之前吞食開闢出來的道路，一路挺進。　　這種情況很詭異，身子真的縮小成掌心大小，穿梭在一片黑暗的地底世界，左右全是密密麻麻幾乎數不清的蟲子，潮水一樣湧出來，換一個心智不太堅強的，恐怕都會被這恐怖的場景搞的崩潰。　　郭正陽就算心志堅毅，奔行的時間長了，一樣覺得心下發冷，渾身不自在。　　硬着頭皮在地底世界穿梭大半天，沿途還休息了一陣子，他才最終靠着吞食靈石后被汲取力量的瞬間感應，越來越接近母巢所在。　　“呼嗵呼嗵～”　　隨着距離的接近，一絲絲微弱的亮光突然就在前方泛起，同時還有一陣陣心臟跳動聲，就像是輕微的擂鼓一樣從極遠處傳來，郭正陽這才一喜，又加快了些速度。　　等再次奔行一陣子，亮光越來越清晰，心臟跳動聲也越來越明朗，郭正陽又在地下拐了幾個彎道，最終才猛地闖進了一個廣闊陰森的地底洞穴。　　這洞穴足有七八米高，佔地數百個平方，形狀沒有絲毫規則可言，而在洞穴正中央，一個足有兩米多高，陀螺一樣的血紅色事物就正懸挂在洞穴內，彷彿人類心臟一樣，一漲一縮，散發著邪異的血光。　　這東西上，還密密麻麻布滿了蜂巢類的孔洞，每一次收縮，郭正陽都能感應到有無盡的能量被直接吸入其體內，等再次一漲，就會有數百上千隻掌心大小的妖蟲从里面飛舞而出。　　這些飛舞出來的妖蟲，幾乎全是聚靈期。　　一次上千隻，這是什麼概念？整個靈域不過十幾萬或者二三十萬修士，這玩意一次跳動就能吐出來上千聚靈期妖蟲……　　而它一次跳動，也只需要一分鐘左右！！　　等母巢又多次跳動，吞吐出上萬聚靈期妖蟲后，伴隨着又一次跳動，這一次它吐出來的妖蟲倒是少了，只有四五十隻，數量比上次少了一二十倍。　　但這四五十隻，卻全是堪比真人境的妖蟲。　　如此恐怖的一幕，又看的郭正陽頭皮發麻。　　上界山那種巨頭宗門，也不過只有幾百真人境修士，這玩意吐一次都能吐出來幾十隻，雖然它吐一次真人境妖蟲都要隔十來分鐘，但這效率？？　　這還多虧了郭正陽一開始就把聚靈期炮灰妖蟲的特徵說了出去，讓上界山盡量控制了妖蟲的增長。導致直到現在它吞吐出來的妖蟲，差不多也全只是堪比真人初期，否則現在它要是吞吐出大片真人後期的妖蟲，那上界山的護身大陣怕不是也再難以做到周密防禦，一旦被這麼多妖蟲闖進陣內，就是一場浩劫。　　“神經病！”　　越是清晰的感覺到這些東西的可怕，郭正陽就又忍不住罵了一聲，血幽府那個老傢伙，真是神經病，這玩意絕對是上古時期的異種，上古時期，修士群體里強者輩出，那個時候道君恐怕都只是小腳色，面對那種即將白日飛升的至高存在，出現這樣的異種還可以收拾，可現如今的環境下，修士們最強不過道君，一旦讓這樣的異種發展起來，別說是靈域浩劫，整個地球怕不是都會毀於一旦的。　　那個神經病，竟然把這玩意放出來，那就算是坑人也沒這麼坑的吧。郭正陽可以肯定，血幽府那個老傢伙不能掌控這些異種，否則血幽府早就雄霸天下了，只要讓妖蟲孕養出一批道君級妖蟲，也別太多，只要來個幾百隻，還不是指哪滅哪？血幽府哪裡還會排在四大巨頭之尾？所以黑獄老祖絕對沒辦法掌控這東西。　　一股不能掌控的，足以摧毀整個靈域乃至地球的異種力量，他就這麼放出來禍害人，不是神經是什麼？　　不過吐糟了一下，他還是很快就嘗試着看能不能操控母巢。

# 第一百八十六章 母巢到手

　　萬妖譜只有吞食某一類妖獸達到巨大的數量，才能控制這類妖獸，郭正陽之前也只是吞噬了幾萬妖蟲，對於母巢他都還是第一次見，所以能不能控制這東西，他還真不知道。　　不知道那就只能實驗。　　意念一動，郭正陽剛想讓母巢暫停吞吐，正在跳動，也是剛收縮一下，吸納來巨量能量準備綻放的母巢就猛地一頓，沒有再直接發漲吐出新的妖蟲，就像是一顆心臟突然停止了跳動一樣。　　郭正陽頓時大喜，看來這是有效的！　　雖然他以前吞食的是妖蟲，而不是母巢，但看來妖蟲和母巢本就是一體的，吞的妖蟲多了，對母巢也……　　郭正陽還在大喜，母巢就又忽的一下綻放，一下次吐出來上千妖蟲，然後這些全部是聚靈期的妖蟲，並沒有再像之前的妖蟲那樣奔向洞穴外，而是轟轟轟就彷彿潮水一樣席捲向郭正陽這隻妖蟲。　　母巢，是有靈智的！　　至少要比那些毫無靈智的妖蟲聰明一些，有自我意識。　　郭正陽大驚，不過還是意念一動，爭搶着操控那些撲來的妖蟲，他一個小小聚靈期修士，如果不靠萬妖譜，面對鋪天蓋地的妖蟲攻殺，絕對一個呼吸都擋不住就會被吞成渣。　　好在萬妖譜不愧是奇寶，等郭正陽意念下達后，那些殺氣騰騰撲來的妖蟲就猛地戛然而止，而後，郭正陽又感覺到有偌大的力量正在和他爭搶操控權，那些被控制的妖蟲猛地掙脫他的控制，繼續壓進。　　郭正陽也繼續放大意念，再一次強制着操控。　　這一批妖蟲控制權轉來轉去，搞的妖蟲們身子都是呼的起來，又呼的停下，就在郭正陽身邊起起落落，僵持起來。　　就在郭正陽努力操控中，那種壓力卻突然消散，他這一次徹底掌控了這一批上千妖蟲，可是還沒來得及驚喜郭正陽就又面色大變，因為之前已經被母巢吐出來放出去的妖蟲，竟犹如潮水一樣從左右卷了回來，全都衝著他而下。　　這一波妖蟲，足有上萬……　　不止衝著他，就是那些被他操控的妖蟲也是獵殺目標。　　吱吱吱，一批飛舞着的真人境妖蟲撲飛最快，眨眼間就要從空中襲下，這一批足有上百隻，也是附近的所有真人境妖蟲了，因為更多的早已分散着遠離了洞穴。　　郭正陽意念再動，嘗試着操控真人境妖蟲，這一次還是成功了。　　一次就被他操控住上百隻真人境妖蟲，除此之外他的控制力也增長到極限，還控制了兩三千聚靈期妖蟲，密密麻麻護在身前，一邊抵禦潮水一樣涌下的其他妖蟲，一邊向母巢移動。　　“吱吱～”　　“茲茲～”　　……　　這大洞穴里，真人境妖蟲只有一百多隻，但聚靈期妖蟲足有幾萬之數，郭正陽控制的幾千妖蟲眨眼間就被淹沒，到處都是讓人頭皮發麻的啃食聲，也幸虧最強的武力在郭正陽身邊，他控制的一百多真人境妖蟲牢牢佔據一片地帶，像是一個兩米大小的大圓球，盤旋飛舞着不斷騰挪，一次飛翔，就能割裂一地屍體。　　是割裂而不是吞噬。　　郭正陽刻意操控妖蟲不要吞噬其他妖蟲，而是讓它們用嘴角的嘴器切割。　　割開之後，郭正陽也快速放出萬妖譜，催動吸納身前的一截截蟲屍，萬妖譜需要吞食完整的屍首，但那是指的不缺胳膊斷腿，這些妖蟲雖然被一切兩瓣，但兩瓣屍首接起來還是完整屍首。　　短短時間，郭正陽就又吸納了幾千蟲屍，沒辦法，上百堪比真人境的妖蟲衝進聚靈期妖蟲群內，就是屠殺。　　他也明白了自己和母巢之間的關係，只要自己能吸納來更多屍首，就能徹底控制它，剛才他控制了一下就突然中斷，是因為萬妖譜吞食掉的妖蟲還不夠。　　那還有什麼地方比這裏更好的？　　這裏到處都是妖蟲，只要操控高端戰力護在身前屠殺低級妖蟲，那就是一個無窮無盡的絕妙撿屍之地。　　“嗡～”　　“不好！”　　就是剛剛又撿了幾千屍首，郭正陽突然就面色大變，因為他聽到了從遠處正有一大片嗡嗡聲靠近。　　這是母巢操控了更遠處的真人境妖蟲回來，郭正陽現在的極限就是操控四千多聚靈期妖蟲，換成真人境妖蟲這數量還會減少十倍，只剩下四百隻左右，但母巢絕對能一次操控所有妖蟲，無窮無盡的數量。　　“讓他們回去。”　　郭正陽瞬間轉移操控目標，放棄對妖蟲的操控直接命令母巢，結果母巢被影響一下，立刻又讓那嗡嗡聲遠去。　　雖然這一下影響只是瞬間的，但郭正陽已經抓住機會，再次操控身邊妖蟲屠殺低級妖蟲。　　一個呼吸，一百多真人境妖蟲已經又在地下劃破密密麻麻的方位，留下了上千屍首，等遠去的嗡嗡聲又回頭時，郭正陽才再次命令母巢，打斷了它一秒。　　趁着這一秒，郭正陽又把下方上千屍首收入萬妖譜。　　這個方式真的讓郭正陽大喜。　　大喜中不斷重複，遠處的妖蟲也一點點飛近，飛遠，一直在洞穴遠處僵持，郭正陽則很快就操控着一百多真人境妖蟲把整個地穴里幾乎所有妖蟲都屠殺一空。　　這一次屠殺，差不多又為他積攢了兩三萬屍首。　　屍首一多，他對妖蟲的操控力也成倍增長。　　甚至現在命令一下母巢，就能達到兩秒左右才會被它掙脫。　　兩秒看似不多，卻足夠郭正陽做許多許多事了。　　一次命令，讓外面奔走的妖蟲再次返回一批，他又操控更多真人境妖蟲開始撲殺。　　時間一點點流逝，直到一個多小時后，這一個多小時里，母巢再沒有吞吐任何新的妖蟲，一直都在被郭正陽干擾着不斷爭奪妖蟲控制權，而郭正陽斬殺收穫的妖蟲屍首，也越來越多，逐漸達到了十多萬。　　這個時候他每一次對母巢下令，都能讓它被控制住三四秒。　　而他身邊聚集的真人境妖蟲也越來越多，差不多有了八九百隻，屠殺起低級妖蟲的效率更是越來越快。　　等又過了一個小時左右，郭正陽再次汲取十多萬妖蟲，一個命令之下，母巢才徹底沒了抵抗之力，被郭正陽控制後足足過了一兩分鐘，都沒有再傳來掙扎之力。　　郭正陽這才一愣，“不對，上一次控制它，過了九秒它就開始掙扎，這一次，竟然持續一兩分鐘都沒抗爭跡象？”　　“難道控制時間一旦突破九秒，就徹底成功了？”　　沒有再繼續吞食妖蟲，而是在靜靜等待，直到又過了十多分鐘，母巢都沒有絲毫掙扎跡象，而這段時間里也沒有吞吐孕育新的妖蟲，郭正陽才狂喜起來。　　看來他真的把這怪物控制住了！　　前前後后差不多吞噬了幾十萬妖蟲，才終於把這東西控制住。　　狂喜中，郭正陽才拿出一個儲物戒指，試探着想把母巢收進去。　　其實正常的儲物戒指，只能儲存死物，並無法把活着的事物收進去，但之前在上界山時他已經試驗過普通妖蟲可以被收起，在裏面也安然無恙。　　要不然他也沒辦法通過儲物戒指帶着一千多妖蟲離去，再輾轉返回。　　這一點也讓他覺得挺奇怪的，但這些玩意本就是很奇異的物種，所以他就算有疑惑也沒有太深究，不過眼下這母巢是否能收入儲物戒指，他還真不知道，只有試了才知道。　　結果一實驗郭正陽才大喜，也能收進去。　　這儲物戒指竟然連母巢也能收進去。　　他也實在好奇了，這些玩意到底都是什麼物種，竟然這麼奇異。　　心情詭異中，郭正陽才準備了一個十立方的儲物戒指，不止收好母巢，更是在附近收起了幾十萬妖蟲，才又快速帶着一批妖蟲趕向島外。　　“黑獄老祖用這怪物來禍害上界山，現在也是該讓他嘗嘗苦果了，不過他已經不知道把這東西拿在手裡多久了，說不定已經很了解這東西的習性特徵，我就算要下手，也要好好謀劃一下，最好等培育出一批堪比道君境的妖蟲，到時候一出現，就是雷霆之勢直接把血幽府鬧的人仰馬翻，讓他擋都擋不住！”　　真的控制了母巢，隨身還帶了一大批妖蟲，下次他就算想讓這母巢去禍害別人，也是一開始就有了一定的基礎。　　而且有郭正陽這個擁有正常思維的人類去控制，他絕對有把握一開始就能讓這玩意以災難性質出現，讓血幽府擋都擋不住。　　也就在郭正陽帶着母巢離開后，他還在沿着水路從深深海水下，被一百多真人境妖蟲護衛着遠去，上界山……　　經過差不多十天左右的妖蟲攻殺，已經變得傷痕累累、岌岌可危的上界山，卻突然發現，那原本像是無窮無盡，怎麼殺也殺不完，怎麼搞都搞不死，上界山內也已經有了一定聲音，是不是要放棄這千年基業帶着一些弟子轉移他處呢，結果這次蟲災蟲巢，竟似乎莫名其妙的就消散了。　　地面之下，已經沒了無窮無盡的妖蟲湧出不說，就是正在圍攻上界山的那些，竟也開始紛紛撤出上界山大陣，犹如潮水一樣退下深海。

# 第一百八十七章 去了哪裡？

　　“退了？”　　“退了，真的退了！”　　“太好了，太好了，哈哈……”　　“終於退了，我還以為我要死在這裏，它們真的退了！”　　……　　上界山，此刻的上界山的確是傷痕累累，形勢也岌岌可危，護山大陣內，大量渾身血污的弟子眼看就要撐不下去了，眼看就要被妖蟲衝到身上蠶食了，結果妖蟲們卻嘩啦啦退了出去，那種劫后餘生的感覺，的確讓無數人都忍不住歡呼起來。　　十天了，這十天里一開始形勢還好些，有道君主持着護山大陣，妖蟲是來一批殺一批，但時間一長，陣法滅殺效率低了以後，雖然控制住了妖蟲變強的速度，但殺的也慢了，效率變慢，代表着的就是道君主持陣法也殺之不盡，陣內妖蟲越來越多，瘋狂蠶食各種陣法之力，乃至陣基之物偶爾也會被吞掉，導致零星的陣法崩壞，只能讓真人境修士也踏入陣中，協助擊殺，再到後來就是聚靈大圓滿修士也不得不入陣協助擊殺。　　但這戰鬥卻沒完沒了，似乎永遠看不到頭，主持陣法的道君還能堅持下來，但大部分真人境修士也最多持續殺戮一两天就會疲憊不已，聚靈大圓滿更加不堪。　　長時間下來，已經有不少修士被傷，嚴重的只剩下半條命，才被主陣道君挪移出去，又或者被身邊人帶出，但這種事也不是每次都能及時救助，已經有不少修士看到身邊同伴直接被蜂擁而上的蟲子席捲淹沒，被吞的渣都不剩一滴。　　疲累的修士一批換一批，輪流上陣，休養，廝殺，休養，廝殺。　　無止境的殺戮下，他們真是都隱隱心生絕望了。　　而且上界山護山大陣群的破損也越來越嚴重，這些陣群，有迷陣、殺陣、守陣，彼此相輔相成，互為依託，威能自然是極為可怕的，但一群群蟲子用下來，你迷幻用的迷霧，都能被這些傢伙咔嚓嚓吞的七零八落，防禦類型的光盾，或是其他類型事物，一樣是一擁而上不斷蠶食。　　到現在護山大陣破損最厲害的，已經被妖蟲們從外貫穿，打通了入內的通道，要不是還有不少修士在防護，堅守……可就真被這些傢伙衝進來了。　　這也是上界山和仙途山之間的差距。　　上一世仙途山不知道妖蟲習性，早期靠着各種巨力滅殺妖蟲，讓妖蟲變強速度至少比眼前的上界山快兩倍，但上一世仙途山依舊守了二十多天才被妖蟲在陣群上打出通道，殺進山內，而眼下上界山只是十天左右就快被打穿大陣。　　因為仙途山在頂尖力量上，雖然只比上界山多了一位支柱道君，但他們道君以下的強橫真人，亦或者天才級的聚靈期修士，卻要比上界山多出一倍不止。　　有支柱道君操控陣法，絕對比普通道君強得多，而有更多的強橫真人以及天才級聚靈期修士在陣內協助廝殺，同樣守得更堅固。　　更別提仙途山收斂了大量奇才，其中也不乏一些在陣法上有獨特天賦的，早對仙途山各種護山陣群進行了一次次改革，有些改革還是秘而不宣，只在仙途山內部流轉，使得仙途山護山大陣遠比眼下的上界山更強。　　才導致了各方面的種種差異。　　也導致了哪怕妖蟲變強速度已經慢了許多，還是只是十天左右，上界山就真的差點被攻破護山陣群。　　一旦攻破那就是生靈塗炭，上界山上萬聚靈期修士，還不知道要隕落多少。　　所以突然間在危機時眾多妖蟲潮水一樣退去，消失在了海面之下，眾多上界山修士簡直就喜得不能自己，甚至有不少人都懷疑自己眼花了，在做夢一樣。　　“怎麼這就退了？”　　“它們再堅持一下，我們就慘了，就算最終還能守住一些基業，恐怕也會讓實力縮水到極點，這些妖蟲，太可怕了。”　　“難道是吳師兄找到了那些妖蟲的老巢？”　　……　　不只是眾多低階修士驚喜而疑惑，就是幾個主持大陣的巨頭也紛紛驚疑不定，即驚喜又有些不敢相信。但這些怪物的確退了，退得一干二凈，只剩下一地屍首。　　也是在驚疑中，前方海水下才突然遁出幾道流光，卻是一臉疲憊，還同樣滿臉驚疑的星河老祖等人。　　“這些蟲子怎麼退了？”　　“難道不是你們找到了老巢？”　　……　　雙方一見面，彼此都能發現對方的疲累，可不是么，就算是道君堅持十多天的戰鬥，哪怕面對的對手都不強，最強只是堪比真人初期，但那數量太多了，殺之不盡，殺到你手軟，頭皮發麻，一樣能讓道君累得接近虛脫的。　　而雙方見面后也只是輕微幾句話，就讓所有人愕然。　　“雖然不知道這些蟲災怎麼退了，不過它們的確是退了，我們剛才在水下查看了下，退下去的蟲子都從海底向東北方去了，應該是要遠離咱們上界山。”　　雖然愕然，但周易青還是馬上帶着難掩的喜色開口，這差點就是滅宗的慘劇，哪怕沒人知道為什麼消退了，可這絕對是大喜事。　　大喜之後周易青才又看向木姓道君，“木師兄，宗門損失怎麼樣？”　　“損失不小，死了七八個真人級弟子，還有幾十個聚靈期修士，除此之外，一百多真人境修士都有或輕或重的傷勢，聚靈大圓滿重傷的就更多了，足有上千，護山大陣破損嚴重，咱們護山陣群總共結合了三百多中小陣法，差不多報廢了一成，兩成不同破損。至於資源消耗，暫時還沒統計出來，不過絕對不會少。”木姓道君也馬上開口，一句話說的所有道君都面色陰沉。　　幸虧這蟲災莫名其妙退了，如果不退，那後果……　　但就算退了，這損傷一樣極為嚴重，他們總共才三四百真人境強者，死了七八個不算多，但受傷的都有兩三成？　　“馮輝！該死，這次蟲災肯定是他搞的鬼，等老夫休養一下，一定要這老匹夫血債血償！”　　面色陰沉中星河老祖才猙獰的低罵，一句話就把所有人的火氣都挑了出來，其他幾位道君也個個都是咬牙切齒，雙目幾乎要噴出火來。　　雖然沒人有證據證明這蟲災是黑獄老祖搞出來的，但這事情畢竟太巧了，那邊剛搶了一個超級天才，這邊上界山就遭受蟲災，就算這事不是黑獄老祖搞得，他們這火氣，也絕對只會撒在對方身上。　　不過周易青突然又皺起了眉，“若這蟲子真是被馮輝搞出來的，那蟲子退下去，難道也是他搞得？若是那樣，……”　　一句話，眾道君也全綠了臉。　　如果這蟲災真是黑獄老祖搞得，他還能控制這蟲災，他們就算想去對方麻煩，都要掂量掂量。　　“應該不會吧，如果他真能控制，早就掃平咱們三山了，血幽府也造成了無上巨頭，我看就算是他搞的，他也沒能力掌控，最多把這禍根放在咱們上界山。”不過也有人很快提出了反駁。　　爭論片刻后，誰也給不了肯定的答案，眾道君才馬上下令，先休養再說。　　不修養也不行，上界山此刻受創真的不輕，那麼多受傷的真人和聚靈期，就是幾大道君也耗的虛弱不堪，護山陣群還破損這麼嚴重。　　眼下就算想報復也只能修養好了再說。一聲令下，人群才紛紛退散，都各自退到了上界山深處休養。　　也就在上界山享受着劫后餘生的安寧時，整個靈域，卻也轟動了。　　突兀的蟲災圍攻上界山，這件事已經持續了十天左右，也早已傳遍了靈域，早就引發了無數關注，而關注之下，其他大中小勢力或者散修其實也都對可怕的蟲災深感震撼，顫慄。　　所以當蟲災退去，上界山也被折騰的傷痕累累時，整個靈域都為之嘩然。　　嘩然中，無數修士都為這種妖蟲的可怕而感到心悸，連四大巨頭之一的上界山，靠着護山大陣之力防護都被折騰成這樣，換了其他人，後果可想而知。　　但在心悸中也有不少人疑惑不已，都在疑惑這些妖蟲到底是什麼物種，竟然這麼變態，這麼可怕。　　還有它們來自哪裡？這方面也有人偶爾想到了可能是血幽府放出來的，因為之前不久，在妖蟲出現之前靈域最大的事就是黑獄老祖廣發請帖，邀請各大強者血幽府觀禮，觀看黑獄老祖的收徒典禮，而據說為了那事上界山幾大巨頭還到了血幽府和黑獄老祖大戰一場，雙方還在激戰剛結束，上界山就出了這事，讓人想不懷疑都難。　　但就算懷疑，沒人有什麼證據也不能為此多說什麼，反而對血幽府的驚恐更加深了許多，萬一那些怪物真是黑獄老祖放出來的，那那位也未免太可怕了。　　就是仙途山、落河山這樣的巨頭實力，同樣對血幽府忌憚的厲害，畢竟這些妖蟲真是把上界山折騰慘了啊，而那些東西的可怕也已經不用多說了，一旦控制不好，那就真的是整個靈域的浩劫。　　如果這真是黑獄老祖放出來的，誰能不忌憚？？　　巨頭都對黑獄老祖這麼忌憚，其他中小實力或者散修，也絕對更加誠惶誠恐到了極限。　　不過除了這些情緒之外，無數靈域修士卻也深深感到了疑惑和心驚，原因就是，那些妖蟲再把上界山折騰的不輕后，突然間就退散了，那麼，這些東西退到了哪裡？去了哪裡？？　　一想到這個問題，所有修士都是面無人色。　　不清楚這些東西去了哪裡，就是仙途山同樣淡定不起來，一樣很怕這些東西溜去了他們地盤，那就一樣會是一場浩劫啊。　　可不管眾多修士都是什麼心情，那些可怕的妖蟲究竟去了哪裡，還真是沒人知道。

# 第一百八十八章 滾出去！

　　“師尊，師尊！”　　……　　血幽府齊雲峰，一座通體泛着血黑色的殿堂，等一道帶着驚喜之色的身影驀地降落在殿堂外，馬上就恭敬的向殿內呼喊。這身影也正是當初在世俗意外聽得劉夏信息的趙名閣，呼聲過後小片刻，殿堂內也傳來一道略顯疲憊的聲音，“進來吧。”　　趙名閣也踏步進入殿堂，而後沿着熟悉的道路拐了幾拐，就抵達一間靜室偏殿，靜室的門是開着的，趙名閣進去后一眼就看到了坐在深處高台一張椅子上的馮輝，此刻馮輝臉上也有着一些疲憊，不過依舊充滿威嚴感，趙名閣倒似乎明白了什麼，馬上就諂笑着鞠了一躬，“師尊威武！”　　馮輝皺了下眉，才開口道，“是上界山那邊有什麼消息？”　　“是的，圍攻上界山的蟲潮已經退了下去，不過上界山卻損失慘重，聽說死了近兩位數真人，重傷更是接近一兩成，幾個道君也幾乎全累得虛脫，其他損失絕對更大。”趙名閣低垂着臉，一臉恭敬加佩服的開口，但一番話卻說的馮輝雙眼一眯，眼中閃過一絲難掩的震驚和不可思議。　　蟲潮退了？怎麼會？　　他這弟子說的是蟲潮退了？而不是被消滅？　　怎麼可能！那些東西一旦發展起來，怎麼會退？　　馮輝滿心震驚和不理解，趙名閣卻沒有留意這些，依舊垂着頭在充滿敬佩的嘆服的道，“現在外界幾乎所有修士都深深為那些妖蟲而顫慄，那些東西太恐怖了，只是圍上了上界山幾天，連這靈域巨頭都被搞得狼狽不堪，如果不是蟲潮退去，那恐怕上界山不死也得脫層皮啊……”　　他是充滿了敬佩和嘆服，因為現在外界不止有無數修士在為蟲潮震撼以及顫慄，更有不少修士在猜測這些蟲巢和血幽府有關。　　猜測蟲潮是馮輝搞的鬼……　　就是他，也懷疑這些東西和師尊有關啊，畢竟當初的馮輝可是想都不想就去打上界山的臉，後來還一直那麼強勢，就把上界山幾大道君圍在護山大陣里圍殺，強勢的嚇人。　　當時還有人疑惑，為了一個天才而已，到底值不值得那麼做，這些疑惑包括他在內都升起過，不過等上界山一被妖蟲圍山，等那些妖蟲展現出可怕的逆天能力后，趙名閣才深深驚嘆，難道這就是師尊的底氣？難道這些真是師尊放出去的手段？　　如果是的話，師尊這也太牛氣了。　　可不是么，那蟲子的恐怖現在幾乎所有靈域修士都一清二楚，四大巨頭對上一樣會深感不安，如果這是師尊手段之一，那師尊的深不可測，足以讓無雙老祖等人忌憚不已的。　　而他師尊如此強勢，豈不是彰顯了眼下就是血幽府強勢崛起之時？　　所以剛進來的時候一看到馮輝臉上有些疲憊之色，他才會覺得很自然，或許這就是遠距離操控那些妖蟲，太耗費心力？讓師尊給累着了？　　不過就算那樣，這也足以說明馮輝有多恐怖了，一個人操控妖蟲都能搞的整個上界山雞飛狗跳？這簡直太威武了！　　跟上這麼強力的師傅，他自然也深感榮幸。　　所以雖然還不能肯定那些蟲子是不是師尊放出去，操控的，但趙名閣還是不着痕迹的開始拍馬屁。　　就是說著說著，趙名閣卻沒發現馮輝的臉色已經綠的滲人。　　綠的馮輝差點就想一巴掌拍死他了！　　開什麼玩笑？那些妖蟲退了不說，上界山的損失，就那麼點？只是死了近兩位數真人，近兩位數，那不還是個位數？？？　　而道君只是累到虛脫？　　這絕對是開玩笑吧，那些蟲子的可怕他知之甚清，自己放下那蟲巢時還刻意留下不少靈石幫助那些玩意前期發展，而一旦發展起來，至少也要耗死上界山幾位道君才能擺平吧？死幾個道君，這才是他的心理預期，不然哪對得上那些蟲子的殺器之名？　　可現在人家道君別說只是累得近虛脫，連真人都沒死到兩位數，這蟲巢卻退了？直接退下深海消失了？　　怎麼會這樣？　　他當初放下那些蟲子時，的確並不是沒想過會被人懷疑到他頭上，不過後來又想想就算被人懷疑也沒什麼，如果那些蟲子順利發展，讓上界山最後消耗幾個道君的代價去擺平，那就算被別人懷疑是他下的手，也只會讓其他老對頭對他更加忌憚，以後辦事也更方便些。　　可他萬萬沒想到，蟲巢竟然這麼莫名其妙退了！　　這不合理，那些蟲子都快要攻破上界山了，怎麼會退走？難道……難道真有人什麼人控制住了那些妖蟲？　　以他對那些要妖蟲的了解，這些上古異種不把身邊一切都摧毀，根本就不會平息下來的，除非有人控制着它們退下去，才會退吧。　　但這更不可思議啊，難道眼下靈域真有人還能控制那些蟲子？如果是，那也未免太可怕了！！　　“師尊，現在外界有不少流言，都在傳着說那些蟲子是您老人家對付上界山的手段，現在有太多人一提到咱們血幽府，就敬畏異常……”　　黑獄老祖心中泛起了無數波瀾，但台下的趙名閣還在低着頭拍馬屁，言語間似乎馮輝一出手，就讓整個血幽府的地位拔高了無數，連其他巨頭都心寒敬畏等等。　　而且他說這些時也真是眉飛色舞，似乎要旁敲側擊的拐着彎把黑獄老祖誇到天上去，但誇着誇着，黑獄老祖才勃然大怒，“滾出去！”　　一聲怒斥，趙名閣才猛地一驚，駭然抬頭，才發現馮輝正怒瞪着眼看來，眼中全是猙獰，一下子他才徹底毛了，腿一軟差點跪倒，不過還是馬上應了一聲，才屁滾尿流趕向室外。　　直到他離開后，馮輝才猛地起身，來回在室內踱步，眼中明顯有着慌亂。　　他當初放這些災厄出去，的確是想過除了藉著這些東西的手搞殘上界山外，還要讓外界人對他敬畏一些，他當時想的就是就算上界山付出幾個道君之命擺平那個蟲巢，但其他人也未必不會懷疑他手裡還有其他蟲巢，只要有人懷疑，到時候，就算是仙途山那些老傢伙對上他也會心驚肉跳，不到萬不得已絕不會惹他，這對於助長他的威勢也是很有用的。　　可他萬萬沒想到那些蟲子竟然退了，這不合那些蟲子的本性啊，那些東西，除了母巢有一點靈智，但也只是低級智慧，根本就是餓狼一樣只知道消滅身邊的一切，根本不知道畏懼和害怕為何物。　　母巢其他妖蟲更絲毫沒有靈智，這種東西，怎麼可能會退？　　難道真有人還能掌握這些東西？　　現在好了，立威什麼的效果似乎是出來了，聽剛才趙名閣彙報，現在外界對他的確充滿了敬畏，但那些上古異種卻不是被消滅，而是退下去消失不見，消失在了茫茫大海中，不知道去了哪，這是坑爹么？　　如果這是不知道被誰掌控了那些異種，那這隱患，真的太大了。　　如果智慧人類可以掌控如此異種，那就相當於擁有了一個足以巔峰靈域的殺器啊……　　那個人會是誰？又帶着那些東西去了哪裡？　　……　　“上！”　　“吱吱～”　　“嗡～”　　……　　自蟲巢從上界山退走，消失在茫茫深海之後，整個靈域有太多人都在為這蟲子震撼，心驚，也有無數人都懷疑這是黑獄老祖搞的鬼，從而對血幽府敬畏莫名，哪怕是其他巨頭提起血幽府，同樣忌憚的厲害，這一次妖蟲圍攻上界山，的確是讓這些從未出現在過靈域修士眼中的妖蟲，聲名鵲起。　　不過卻沒人知道，外界無數人一提起黑獄老祖名字就心驚肉跳時，黑獄老祖卻也早已綠了臉，膽寒不已，一樣在猜測那些妖蟲到底去了哪裡。　　而那些妖蟲，此刻卻也正在茫茫大洋深處，接近妖獸地盤範圍肆虐。　　海面之下二三百米深處，隨着郭正陽一聲令下，一片綿綿無盡的妖蟲就彷彿大洋下的洪流，對着前方一隻體長數十米的深海妖獸沖了上去。　　這妖獸氣息不弱，差不多都是真人中期的程度，但自郭正陽後方一次湧出數百隻真人初期的妖蟲，眨眼間就把妖獸蠶食的渣都不剩，那妖獸也只來得及發出一聲慘叫，震得左右海水盪起一圈漣漪，而後就徹底消失在天地間。　　等這妖獸消失后，在郭正陽身側，被以萬計妖蟲維護在中央的母巢也輕鬆一吸，就吸納來不少能量。　　不過郭正陽卻沒有命令母巢立刻用這些能量吞吐新的妖蟲，而是對它下令，嘗試一下看能不能把那些能量轉嫁到他身上。　　試了一下沒有絲毫結果，郭正陽才無奈一嘆。　　不行啊！　　他現在就算也是妖蟲的身軀，也不可能讓母巢吸收的那些能量轉嫁到他身上，不止如此，郭正陽現在以妖蟲之身吞噬一塊靈石，那種效率比吞服丹藥都快，但吞食來的能量卻會被母巢吸走八成……　　郭正陽實驗着命令母巢不要吸取那些能量，結果母巢是不汲取了，但那些被他吞下的能量，一旦他化成人身，就會自主流失，又或者還需要一點點煉化。　　看來他想藉助妖蟲提升自己的實力是不行了。　　他想提升實力，還是只能靠自己修鍊。　　“自己修鍊就自己修鍊吧，得抓緊時間培育出來一些高級妖蟲，我在操控妖蟲時可以繼續參悟頓悟觀想法，然後在妖獸地盤提升妖蟲實力，等實力夠強了，再去血幽府……”

# 第一百八十九章 附近有人

　　靈域，是三山一府稱雄，不過由三山一府帶領的人族勢力也只是佔據了整個靈域七成地帶。　　在領域東北方，估計有共和國十個省份左右的地域，就一直是被妖獸盤踞稱雄的。　　三山一府，落河山在靈域西北方，接近域外舟海群島一帶。　　其南部和共和國寶島海峽位置較近的，是屬於仙途山勢力範圍。　　再向東南，已經毗鄰菲律賓等地的，是上界山宗門所在地以及勢力範圍，而血幽府則是位於偏東南區域，已經接近東西經180度，靠近國際日期變更線一帶。　　此刻郭正陽在帶着母巢妖蟲遠離上界山後，就是向上界山和血幽府之間接近妖獸地盤的方向行進。　　他也清楚知道，現在的母巢還沒有發展壯大起來，對上真人境妖獸還可以靠恐怖的數量一擁而上，蠶食消滅妖獸壯大自身，但若是遇上實力堪比真人的妖獸，那種獸王一級的存在，絕對很危險。　　這批怪物能搞得上界山雞毛鴨血，要不是他提前帶走了母巢，說不定上界山都會隕落幾位真人，那主要就是母巢藏得好，外人找不到母巢所在，可以讓妖蟲們肆意發展。　　所以他現在想讓母巢發展壯大，讓妖蟲群體壯大，也需要為母巢尋找一個穩妥的藏身之地。　　在海水下橫渡了幾天，郭正陽帶着妖蟲母巢越過上界山和血幽府設在妖獸地盤的前線，也就是兩大巨頭設立的坊市所在地，又向前行進了數百里，這雖然算是距離人類地盤很近的位置，但再繼續深入的話，郭正陽也有些不太敢了。　　因為再向前深入，萬一運氣不好遇到獸王級妖獸就慘了，就是有母巢在，因為還沒藏好身影，也很容易被獸王級妖獸直搗而下。　　這裏因為距離人類地盤近，所以獸王出沒的可能性較小，也因為這裏越過了上界山和血幽府所在坊市，人類修士涉足的同樣不多。　　在附近尋了一個佔地數百里的島嶼，郭正陽才又在島嶼下找到一個地底洞穴，讓眾多妖蟲開路，很快就向內打通了一條通道，把母巢放了進去。　　再然後，他並沒有立刻讓妖蟲們在這個島嶼肆虐，而是繼續深挖，一路挖到海水盡頭的海床之下，從海床下繼續向妖獸地盤挺進，又向前越過兩三個小島嶼，挺進了數百里，才命令妖蟲們在更遠的島嶼上吞食。　　此刻的情況，就是在郭正陽所在島嶼西南幾百裡外是上界山坊市所在地，東南幾百裡外是血幽府方式所在地，這個島上奇峰林立，古樹繁茂，很少有人類涉足，盤踞着的依舊是妖獸，而這島嶼向北幾百裡外，另外一座大島上，更是強橫妖獸密布，眾多妖蟲就在海床之下的通道里從這裏深入妖獸地盤，在另外的島嶼上肆虐。　　這種肆虐也不是見什麼就吞什麼，而是只吞食妖獸。　　等這些計劃完成時，時間又已經過去了十多天，畢竟就算郭正陽從上界山帶走這些東西時，麾下已經聚集了無數妖蟲，包括正在攻殺上界山的他都下令帶走了，但從他離開上界山到這裏，橫渡的時間外加在海面下的海床里打出通道，一樣是很耗時間的。　　這些時間，郭正陽也並不是什麼都沒做，除了在從上界山附近橫渡過來那幾天，他必須趕路之外，等到了這裏后開始讓妖蟲們打洞時他已經清閑了下來，而後就在地底洞穴里研究起了頓悟觀想法。　　幾天時間，他已經把以前並不完善的思路理順，直接觀想太陽系以及地球形成，還是以世俗科學家那套理論為基礎的觀想徹底整合以及操控熟練。　　但遺憾的是這幾天十幾次觀想，他卻再沒有進入頓悟狀態。　　“難道真的只是巧合？我第一次觀想時，都沒有完善就直接進入頓悟，現在已經完善，而且掌控熟練了，但卻次次失敗……”　　再一次從頓悟觀想中醒來，依舊沒有收穫，郭正陽眉頭皺的很深，當初第一次運用這方式觀想，還沒掌控熟練時就進入頓悟，結果因為掌控不熟練而使頓悟失敗，當時他就想過這可能是巧合，也可能是這種方式更接近天道，更接近地球的天道。　　只可惜他還正在歸納總結時，就遇到了血幽府的不速之客，搞得他最近也沒時間再完善，現在等他真可以靜下來完善了，也完善了，卻還是連續失敗了多次。　　要說不鬱悶那絕對是假的，不過郭正陽也沒氣餒，看了不遠處地底洞穴內的母巢一眼，等看到母巢一次吞吐，吞吐出來的妖蟲已經是堪比真人中期的妖蟲時，郭正陽眼中才閃過一絲喜色。　　他自身實力提升上收穫是不大，但這些妖蟲發展真是快啊，只要能讓母巢吞吐出堪比道君期的妖蟲，積攢個幾十隻，到時候他一定會讓血幽府吐血的。　　晃了晃腦袋，郭正陽又讓自己平心靜氣冷靜了一些，才再一次進入觀想。　　這一次觀想也只是剛開始不久，郭正陽突然就逐步迷失了自己，迷失中他更能感應到太陽系的形成，速度比平時觀想慢了無數倍……　　不過因為是處於一種很奇妙的感悟狀態，所以郭正陽的心情沒有絲毫變化，只是以一種漠視的視角看着大爆炸產生后，以中子、質子等粒子演化原子和原子核等等。　　這個過程真的很慢，慢的郭正陽剛剛看到太陽星雲的形成，原始的太陽還沒有成型，一聲聲吱吱吱的尖叫就驀地把他從頓悟中驚醒。　　思緒一受到干擾，郭正陽才從那奇妙狀態驚醒，而後先是悵然若失了一下，才猛地皺眉看向前方。　　前方，他在距離母巢不遠處開闢的石室外，一大群妖蟲正全都在對着它吱吱亂叫。　　這些妖蟲還是以一種很詭異的方式排列，就是一大片蟲子圍聚在一起，排成整齊的四方形……　　“有人？”　　郭正陽這才一驚，他在深入這海島地下幾十里的範圍開闢出一個地下巢穴，雖然已經遠離了人類地盤，但距離上界山和血幽府坊市也並不是特別遠，所以也早對母巢下了命令，一旦發現人類修士，就要通告他一聲。　　因為母巢智慧太低，只是類似於貓狗之類的靈智，甚至比那個還有點不如，所以他也操練了一天才讓那邊明白自己的意思，一旦有人靠近，母巢就會下令手下妖蟲排成整齊的四方形告訴他。　　再複雜的，因為母巢靈智太低，也根本教不會。　　附近有人？郭正陽當時告訴母巢這些時，讓它監控的也並不是他們藏身的島嶼，如果是島嶼上有什麼人類修士涉足，因為他們遠在地面之下，郭正陽根本不會太在意，他讓母巢監控的就是若有人類修士在他們隱身的洞穴不遠處，海水之下出沒時，才讓它通告。　　這裏已經遠離了兩大勢力的坊市島，就是島嶼上也很少有修士涉足，更別提海面之下了，畢竟對於人類修士來說，海水下遠比地面危險的多，因為海水下大多修士都沒辦法發揮自身全部實力，而深海妖獸卻能在水下讓威能全力爆發。　　就算是在坊市島附近，也沒太多修士願意下水尋寶的。　　驚了一下后，郭正陽馬上就站起了身子，而後他才又突然一頓，閉上眼感應了下。　　結果馬上又大喜起來。　　可不是么，雖然這附近有人有點出乎預料，他當初也只是以防萬一才下這麼個命令，但誰想到還真有人在附近出沒，結果好巧不巧，正在他頓悟時出現了……　　他剛才可不就是在頓悟么？　　頓悟雖然被再次打斷，但他感應了一下體內氣息后，還是發現自己的修為已經攀升到了極為接近聚靈大圓滿巔峰的程度。　　他頓悟之前，大小五百個平方左右的靈海，只有一半堆滿了靈識，而現在，裏面竟然有九成多地帶都堆滿了靈識。　　就算妖蟲們不打擾他，要不了多久，他也會抵達瓶頸，然後被天劫驚醒的！　　驚喜之後，郭正陽才從身上拿出一塊精裝機械錶看時間，結果發現自己這次頓悟，竟然已經持續了五六天！！　　而他原本放在身後的中品靈石，也已經被吸空了六七百塊，那就是相當於六七萬下品靈石的量。　　“嘶，五六天才觀想到太陽星雲形成后不久？原始太陽都沒成型呢，就五六天了……而且我一次就吸空了六七萬下品靈石，怪不得修為暴增這麼多。”　　“看來這種新的頓悟觀想法，的確是更接近天道，接近地球的道，不然我也不會在這麼短時間內就遇到兩次頓悟，第一種觀想法直接觀想宇宙，不斷重複觀想一個月，才僥倖遇到一次，那隻能說是僥倖，就算持續觀想，也不知道還要過多久才能遇到第二次，不過這一種，我第一次觀想就遇到頓悟，後來雖然差不多有一周觀想，也觀想了十多次都沒有遇到頓悟，但十多次后就遇到了第二次，這種新觀想法就算也不能讓你百分百遇到頓悟，但比第一種卻更好了許多倍，概率提高了不少！”　　……　　腦海中閃過一道道意念，郭正陽才又很快睜開眼，而後化身妖蟲就沿着地下通道趕向外面。

# 第一百九十章 彩鯉妖

　　郭正陽開闢的地底洞穴，距離島外海域足有二三十里遠，而那通道也只有人類大腿粗，還在島嶼下的山石內七拐八拐，繞了很多彎，等他化身妖蟲趕到出口附近時，還沒怎麼觀察就聽到了洞穴外海水中一兩道話語。　　“王兄，還是快走吧，這裏離血翼島那麼遠，本就不安全，咱們還在水下，是不是太冒險了？”　　“再找找，不行就撤。”　　“附近已經找遍了，根本沒有彩鯉妖，這玩意太稀少了。”　　“就是因為稀少，一旦找到咱們就發了，一條彩鯉妖可是一百多中品靈石啊，現在血幽府開價那麼貴，還是大量收購，機會難得啊。”　　“這倒是，不過我倒是好奇，血幽府收購彩鯉妖做什麼？這玩意只是二品妖獸，實力不高，數量也稀少的可憐，雖然若是烹調了之後，算是口感最鮮美的佳肴之一，但也犯不着那麼大力收穫吧，平時一條彩鯉妖，只是十幾塊中品靈石。”　　“你管那麼多做什麼，我只知道找到一條彩鯉妖就發了，一百多中品靈石，把咱們賣了都沒有那麼多資產，冒險也是值得的。再說了，再有一個多月就是黑獄老祖收徒大典，到時候肯定有大量頂尖強者觀禮，血幽府不得招待一下？不高價收購，一時間也收不來那麼多彩鯉妖啊，誰讓這東西那麼少，口感又那麼好，是整個靈域最頂尖的佳肴之一啊。”　　……　　洞穴外兩道身影是在水中交談，雖然聲音在水中傳遞沒有空氣中清晰，但說話的全是修士，而且郭正陽自身身體素質也是妖孽級，還是聽了個一清二楚。　　聽清楚之後，郭正陽也頓時臉色大變。　　血幽府在收購彩鯉妖？而且是平時市價的十倍！！　　血翼島，就是血幽府打入妖獸地盤的最前線島嶼，也是血幽府勢力範圍內散修雲集的坊市所在地，因為形似鳥類伸展開的羽翼得名。　　而彩鯉妖則是一種鯉妖，實力只有二品，堪比聚靈中期，這種魚妖基本沒什麼大用，恩，至少在眼下絕大多數修士眼中是沒什麼大用的妖獸，被大眾所知的，它唯一出眾的地方就是妖肉是整個靈域最頂級的無上美味佳肴。　　而修士其實也不是不用吃喝拉撒，至少聚靈期、真人境修士們，也只是比凡俗世人能更強的忍耐飢餓，每過一段時間一樣要進食的。　　所以一隻彩鯉妖售價平時都能達到十幾塊中品靈石，這可是相當於一千多下品靈石，要知道一件下品靈器通常只有幾十下品靈石的價，平時能賣這麼貴也是因為彩鯉妖極少極少，這種東西，要麼是落入修士口腹之中，要麼是落入其他強大妖獸口腹。　　平時也偶爾只有大宗門出身的修士才能嘗嘗鮮，但能不能嘗到一樣要看運氣。　　不過血幽府現在以市價的十倍價格收購彩鯉妖，卻很不正常！　　就算血幽府一個多月後要舉行收徒大典，還是黑獄老祖那廝在舉行收徒大典，若是用彩鯉妖這種無上佳肴招待前去觀禮的強者，似乎也說得過去。　　但郭正陽卻知道，彩鯉妖還有另外一種作用。　　這種作用，直到他重生之前才在靈域流傳開來，那都是近五十年後的事了。　　“在我重生之前那幾年，上雷宗有段時間也一直都在對外收購彩鯉妖，因為那次收購，具體是什麼原因不知道，可能是上雷宗內幾大巨頭鬧內訌，才對外傳出來，彩鯉妖竟然有可以讓一個人靈魂和肉身融合的更緊密的作用。”　　“不過因為幾乎每個人的靈魂和自己肉身都天衣無縫的銜接，所以平時這東西的作用，也根本用不上，只有，只有在修士奪舍……強佔另一個人的身軀重生時，讓靈魂得到新的肉身，才需要一些特殊的方式讓靈魂和新肉身融合的天衣無縫，彩鯉妖就是其中之一！”　　“因為那一次很可能是上雷宗內訌，奪舍之法才重見天日！”　　“當時很多人猜測，這奪舍之法可能是上雷宗某老祖從之前的上古洞府內得到的傳承，現在血幽府竟然也在收購彩鯉妖，難道是……上一世上雷宗在滅了血幽府後，才有人得到這傳承？這麼說血幽府內有這傳承？而且血幽府內有人準備奪舍重生？”　　……　　幾十年後才會爆出來的辛密，現在的修士們自然沒幾個人知道，所以正常修士只會覺得血幽府準備在一個多月後的收徒大典上招待各方前來觀禮的強者才收購彩鯉妖的。　　但郭正陽卻知道，那東西的另一個驚人秘密。　　修士奪舍啊！！　　你自己壽元已到，正常情況下要麼是灰飛煙滅，要麼是尋找各種增長壽元的異寶維持生命，很長一段時間里，修士們除此之外根本別無選擇，但據說上古修士群體之間卻有奪舍之法，可以奪掉另一個人肉身借體重生。　　這種方式絕對是極為逆天的，所以條件也很苛刻，有很多要求，首先就是你進入別人體內奪舍，在對面身體內作戰，要磨滅別人靈魂，這很有難度，但最難的就是一個人肉身和靈魂不可分割，渾然天成，你若真在對方體內抹殺了那個靈魂，那麼同一時間，和對方靈魂一起誕生一起成長的肉身，也會立刻喪失一切生機，直接成為死屍。　　你最難的就是要在抹殺對方靈魂時，還能保持住那肉身生機不滅，這需要很多奇寶去孕養，讓那人的肉身和靈魂聯繫不再緊密，不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這不止需要奇寶，還需要時間去慢慢培養。　　就算如此，等你奪舍成功后，新的靈魂入住新的身軀，因為先天上的排斥，想要完全操控那身軀，一樣很難很難，一樣需要很多奇寶去融合，而且這種融合必須要快，一旦慢了，一樣會導致沒有靈魂掌控的肉身崩壞死亡，喪失一切生機。　　整個過程里，彩鯉妖只是所需的奇寶其中之一，而且並不是決定性因素。　　不過彩鯉妖卻是一種很獨特的東西，因為少！　　彩鯉妖繁衍很艱難，而且因為口感極為出眾，實力低，在人類地盤一被發現，直接就被抓了去吃了，妖獸地盤裡，那種實力弱小的東西也幾乎是一出現不久就會成為其他妖獸果腹之物，而這東西不止是少，還很難找，它天生有一種奇妙能力，那就是可以和環境融合。　　這能力類似於世俗中的變色龍之類，可以藉助身軀顏色變幻和環境色彩一致，不過彩鯉妖的能力卻比那個出眾無數倍，在清水中它色澤一變，就會變得和水色一模一樣，哪怕是透明的水域，肉眼能看得一清二楚，但別說你用肉眼看發現不了彩鯉妖的變化，就是靈識感應一樣感應不出。　　它甚至還能偽裝成海草之類事物，在偽裝上，彩鯉妖是冠絕靈域的，雖然也有人研究彩鯉妖的偽裝，想藉助那種偽裝之力增強自身實力，但別說現在，就是郭正陽重生之前，也沒聽說有誰能研究出什麼。　　主要就是那是彩鯉妖天生妖體和人類差別太大。　　可就算有這種能力，妖獸們一張口，往往一吞一大片海水，不知不覺就可能吞掉彩鯉妖，人類修士一戰鬥，不知不覺可能就幹掉一隻彩鯉妖。　　加上那些東西繁衍困難，所以想抓住一隻彩鯉妖，真的太難了。　　但若只是這樣也就算了，像是巨頭宗門想收購，不管再難也能收來一些，問題關鍵就在於修士奪舍時所需的彩鯉妖，量很大……　　據說一次奪舍你得收集百八十條，而彩鯉妖卻根本沒辦法人工培養，因為那東西是妖獸，性格暴躁，一旦發現有不可逆轉的生命危險往往會選擇和敵人同歸於盡，哪怕傷不了人，也會自己尋死，而妖身一死，它的肉身最多一兩個月就會腐化，這還是特殊保存方式，若只是平常保存，不到十天彩鯉妖肉身就會化成渣。　　正因為這樣，上一世上雷宗已經成了四大巨頭之一，有人想奪舍時，還是不得不在奪舍之前才對外收購。　　據說那一次內訌原因，是因為以前上雷宗一個巨頭很疼愛的道侶隕落，不過那一次隕落是某女修傷重不治，他眼睜睜看着道侶死掉。　　如果那時候他知道奪舍之法，也絕對有希望讓對方藉助新的身軀奪舍重生的，但當時有奪舍之法的巨頭卻沒把秘法說出去，一直是藏私。　　所以當死了道侶的巨頭意外發現那位有奪舍之法，當年卻沒幫他，頓時火大的直接和那邊鬧崩。　　這隻是郭正陽道聽途說，事實究竟是不是如此，他不知道。　　但他知道上一世那件事之後，靈域巨頭們幾乎都在逼迫藏有奪舍之法的巨頭交出奪舍大法，後來還爆發幾場戰鬥，結果如何散修們不清楚，但從那以後彩鯉妖……就身價無數倍劇增。　　“血幽府現在收購彩鯉妖，到底只是為了在收徒大典上招待其他巨頭，還是為了有人奪舍準備的？如果只是為了招待其他巨頭，似乎用不着大量收購，……也用不着十倍收購吧？出這麼高的價，說明那邊急！”　　“難道真是奪舍？那如果是奪舍，又是奪誰的肉身？劉夏……我一直不明白，那個老瘋子明明知道劉夏根本不願意拜他為師，還那麼強勢抓人，還早就對外宣布幾個月後舉行收徒大典。”　　“也想不通為了劉夏，他竟然真的開啟護山大陣帶着血幽府道君和上界山眾道君死磕……甚至竟然還放出這些妖蟲肆虐。”　　“奪舍！！”　　“我原本以為他是真心要收劉夏為徒，但奪舍？”　　……　　通過洞穴外兩個修士的言談，又想起上一世的不少事，郭正陽一張臉，徹底變得森寒無比。

# 第一百九十一章 拼一拼

　　“郭兄？你怎麼在這？”　　“呵，前幾天過來的。”　　……　　半天後，鏡湖島上界山坊市，等郭正陽踏步抵達坊市傳送陣所在，負責鎮守此處的修士猛地就發出一聲驚訝的低呼，很是詫異的看向郭正陽，很不解這位怎麼出現在這裏。　　不過郭正陽對於這樣的驚呼，並沒有回答，而是在笑着客套了一句后才對那修士道，“林兄，要麻煩一下你了，我想回下宗內。”　　“好說。”那鎮守修士見郭正陽避而不答，倒不以為意，只是很痛快的點頭。　　或許換了以前，郭正陽提交有關本命靈器的革新后，因為他自己刻意選擇隱蔽，所以就算是在上界山內，除了幾大巨頭和那些負責託付世俗力量照顧他的修士之外，其他修士知道他的還並不算多。　　但經過妖蟲圍攻上界山一役，郭正陽才算是在上界山內聲名鵲起，因為那一役里，要不是郭正陽儘早研究出妖蟲的一些特徵，上界山的下場絕對不堪設想。　　而在他研究妖蟲時，因為也從大量修士手中求購妖蟲，所以他不只是名聲鵲起，就是見過他的人亦不少，眼前負責鎮守此處的林姓修士，在那一役里就親手給過郭正陽一批妖蟲屍首，這也是為什麼一見郭正陽他就認了出來，也為什麼會驚訝，因為他記得郭正陽在妖蟲一役結束前就離開上界山返回世俗了，也沒見他回來……現在卻突然在靈域深處。　　不過隨後林姓修士還是很快啟動傳送陣，郭正陽也笑着道了謝，而後才踏入傳送陣。　　就是踏入傳送陣這一刻，他的心情，卻並不輕鬆。　　劉夏……劉夏真要被奪舍么？　　半天前聽了那兩個散修的言談，知道劉夏可能是被奪舍的對象，郭正陽的確不可能再靜得下來。　　他不否認第一次遇到劉夏，知道她是後世的風華仙子時，他存在功利心。　　但從真的收劉夏為徒那一刻開始，他就是全心對她好。　　這種好當然不是男女之情，是對弟子的關愛和照顧，那現在弟子可能有生命危險，郭正陽自然不能再等了。　　他原本是想着等把妖蟲培育起來，培育到有道君境的妖蟲坐鎮之後，再指揮妖蟲殺上血幽府，但現在他卻不敢等了。　　上一世妖蟲在仙途山肆無忌憚的發展，也是發展了近兩個月，吞噬了上界山無數靈材靈植，靈氣靈力波動以及真人和聚靈期修士的血肉之軀，才發展到能培育出道君境的程度。　　這一世的妖蟲一開始被郭正陽提醒，沒能在上界山全力發展，那現在他要等着培育出道君境妖蟲再出發，還真是說不定等發展到了那地步，劉夏也已經被奪舍了。　　畢竟現在劉夏已經被劫到血幽府一個多月了，血幽府也開始大量收購彩鯉妖，他一個外人，還真不知道那邊什麼時候會準備充分，然後對劉夏進行奪舍。　　所以他不敢等，也不能等，必須儘快去救劉夏。　　而想要救人的話，最好的方法無疑是找上界山求助，畢竟現在劉夏處於血幽府看護中，血幽府還有好幾個道君坐鎮，只靠他自己現在的力量，太難了。　　哪怕郭正陽現在也不知道能不能在上界山求來幫助，但他總要試一試，就算上界山現在不能幫他把劉夏救出來，他也會盡全力去營救這個弟子。　　“郭兄！”　　“郭兄回來了！”　　……　　等郭正陽帶着壓抑的心情通過傳送陣抵達上界山後，剛一出現，就立刻收到了不少熱情的問候，此刻的上界山剛經歷過一場浩劫，雖然浩劫已經過去近二十天，但依舊可以在不少地帶看到浩劫的痕迹。　　比如島嶼外圍一些殘破的陣法，還有在傳送廣場出入的修士，也不乏一些面色慘白，氣息低迷的。　　郭正陽一一笑着回應了問候，才御使起飛劍朝着島嶼前方飛遁而去。　　“郭小友。”等他快速飛遁到一座巍峨的大山之前時，自山腰一座宮殿里也馬上傳來一聲輕笑，伴隨着笑聲還有一股巨力揮下，帶着郭正陽就到了大殿前，一身華袍的星河老祖更是站在殿前笑意盎然的看向郭正陽。　　“見過老祖。”郭正陽客氣的拜見了一番，才笑着道，“我這次來，是有事想求老祖幫忙。”　　“是為了劉夏？”星河老祖倒是微微皺了下眉，才疑惑的反問。　　“恩。”郭正陽也痛快點頭。　　只不過這一次，星河老祖卻無奈苦笑起來。　　他苦笑中郭正陽同樣無奈一嘆，看來……看來還真是就算開口救助上界山，也未必能行了，就算他來之前已經想過這種可能，但看到這一幕，還是讓他頗感無奈。　　“正常情況下劉夏的事，老夫絕不會推辭。”星河老祖也在苦笑中終於開了口，這一句話倒是讓郭正陽點點頭，對方絕不是在瞎扯，而是事實，因為在妖蟲圍攻上界山之前，星河老祖已經為了劉夏的事去血幽府大鬧過一次，那是正常情況，那種情況下星河老祖等人還真是絕不會吝嗇出手的。　　“但現在你也知道，咱們上界山剛經歷過妖蟲圍山，我們幾個道君是沒受什麼重傷，但各個累得幾近虛脫，到現在都沒休養完畢，木師弟和盧師弟還在休養，就是我和周師弟，雖然已經休養了七七八八，但也還沒恢復巔峰戰力。”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就是那些妖蟲之前雖然退了，但我知道那不是被咱們打退，而是莫名其妙退了，在不知道它們退到哪裡，又會什麼時候再次出現，我們現在還真不敢再輕舉妄動。而且現在不少人都懷疑，那些東西是馮輝那老匹夫放出來的，如果事情真是那樣，馮輝可以掌控那些蟲災的話，我們幾個就算去……”　　……　　剛經過妖蟲一役，上界山的確損失很大，這一點郭正陽清楚，所以來之前他才知道未必能求來幫助。　　幾個道君是沒受傷，但各個累得近虛脫，換了普通人虛脫之後，可能一两天就能休養過來，但道君……那種比普通人能力妖孽千萬倍的恐怖存在，一旦虛脫，休養時間一樣要比普通人長的太多。　　就算是現在的郭正陽若耗力過度，讓自己累到虛脫，至少也要休養一周或者更久才能恢復，那眼下上界山幾大道君都還在修養期，也正常。　　在修養期，實力都不在巔峰，就算全力出手去血幽府救人，也真是沒什麼把握的。　　而且還有妖蟲的顧忌在，他們不敢輕易出手的確很正常。　　聽着星河老祖的話，郭正陽苦笑之餘，都在思索是不是告訴星河老祖，其實那些妖蟲被他控制住了……如果他把事實說出來，讓上界山不用再顧忌妖蟲的威脅，估計對方八成會同意幫他去救劉夏的。　　但這能說么？　　足以顛覆靈域的浩劫啊，若是被人知道他可以掌控這浩劫，而他的實力又這麼低，對方會不會打破沙鍋問到底，問他為什麼能掌控妖蟲？問是一定會問的，他也根本沒辦法解釋，除非把萬妖譜的事說出來，否則就沒法解釋怎麼掌控那些異種的。　　妖蟲這麼強大的武力，只要一個小修士徹底掌控，都有可能在靈域稱雄稱霸，星河老祖會不會動心？從以前幾次的接觸中，這位人品還是很可靠的，但只是賭人品，郭正陽還是覺得不大靠譜，而且就算現在他把事情說出來，星河老祖不用再擔心妖蟲，他一個人也根本沒能力把劉夏從血幽府救出來，他也必須要拉着所有道君一起去才有希望。　　那豈不是要把郭正陽能掌控妖蟲的事告訴所有上界山道君？到時候就算星河老祖人品靠譜，其他人……只要有一個動心，就能有無數機會把萬妖譜從他手裡搶走。　　這就像是一個手無寸鐵的幼童背着一袋子鈔票，在武力至上，只靠人品定生死的一群青壯身前經過，只能賭對方人品，郭正陽真不敢輕易下決定。　　賭，還是不賭？　　來之前他已經想過這種可能，也考慮了無數次到底賭還是不賭，現在真的面對這一幕，他也又開始猶豫起來。　　“小友也不用灰心，只要再等一陣子，等我們實力徹底恢復，自然會再去血幽府討個公道，就算不說劉夏的事，這一次那些妖蟲讓我們傷的這麼痛，這個仇也是徹底結下了。”見郭正陽默默不語，星河老祖倒是開口寬慰。　　可郭正陽苦笑的卻更厲害了，再等一陣子？他哪知道道君們什麼時候徹底恢復？再等一個月？兩個月？　　他根本不知道馮輝什麼時候會讓人去對劉夏奪舍，幾天他都不敢等了，不然也不會這麼急！　　他也考慮過，是不是把星河老祖手裡有奪舍大法的事宣揚出去，如果宣揚出去，因為事關重大，只要別人相信了，估計靈域內三山巨頭都會聯手逼迫血幽府，到時候他就有機會去趁亂救劉夏。　　但問題是他宣揚了，別人若不信呢？　　畢竟他沒什麼證據，他也根本不知道奪舍大法除了彩鯉妖之外都還需要其他什麼異寶，他一個聚靈期小修士說的話，能讓其他巨頭全深信不疑，從而聯手壓迫血幽府？　　這方面，如果他自己能把奪舍大法的完整傳承都掌握在手，還有機會取信證明，否則只靠血幽府收購彩鯉妖就斷言馮輝有奪舍大法，那就算他曾經提出過本命靈器革新，別人也絕不會輕易相信的。　　再次沉默了一下，郭正陽才突然開口，“我也知道老祖所言非虛，不過一天不把劉夏救出來，我實在沒辦法安心，所以我想自己去試一試，還請老祖幫我打造一套傳送陣，一邊設在上界山，另一邊我帶在儲物戒指里，只要有了傳送陣，我就有辦法混進血幽府，把劉夏帶出來。”　　上界山幾大道君現在不能隨便動，也不敢輕舉妄動，而他也不敢輕易把自己能掌控妖蟲的事說出去，那就要自己拼一拼了。　　哪怕郭正陽知道他一個聚靈期修士潛入血幽府救人，危險性真不是一般的大，動輒就可能有大危險，但現在為了劉夏，他也要試一試。

# 第一百九十二章 你真確定？

　　“你……”　　隨着郭正陽的話，星河老祖卻當場瞪直了眼，更是難得出現了無語的情形，開口說了一個你字，又愣愣看着郭正陽，星河老祖好片刻無語后才猛地一嘆，“你自己去？你只是聚靈大圓滿，竟然說有辦法混進血幽府？你知不知道這有多危險？”　　先是這麼說了一句，又生怕郭正陽沒理解他的意思，星河老祖才再次道，“你要知道，這不是簡單混進血幽府所在的九崖山，馮輝早在一個多月前就廣發請帖，邀請眾多道君前去参觀他的收徒大典，請帖都發了出去，這也是最近除了妖蟲圍攻我上界山之外，整個靈域最大的事，所以馮輝那老匹夫絕對不會讓這件事出任何差錯，否則他一張老臉可就丟干丟凈了，我可以肯定，就算是我使盡手段能混進九崖山，但也沒辦法接近劉夏眼前所在之地，……”　　星河老祖的確很無語，他都懷疑自己聽錯了，郭正陽竟然要自己去血幽府把劉夏就出來？混進去？　　如果這指的是混進九崖山，那難度並不大，就像是上界山，任何散修只要說是向《上界》投稿，都可以輕鬆抵達，血幽府那邊也有一個《星辰》雜誌呢。　　想要混進血幽府所在九崖山，真的很容易，有很多辦法。　　但，想要混進九崖山內找到劉夏，絕對難比登天。　　馮輝早在一個月前已經廣發請帖邀請眾強者觀禮，那麼在收徒大典之前，劉夏所在之地也絕對是九崖山最核心之地，有着各式各樣的安全防護措施，就是他想偷偷接近恐怕都不可能做到。　　畢竟馮輝難道不知道眼下的上界山想把劉夏搶回來？　　他絕對知道，對方知道這些，還早早就發出了請帖邀請眾強者觀禮，那說明對方根本不怕劉夏在大典之前被搶走或者救走，否則，若是請帖發出去，幾大巨頭各個道君都準備去觀禮了，你徒弟卻被人搶了，那不就成了整個靈域最大的笑話？還不笑死人么？　　就算只是為了不成為笑柄，對方也絕對對劉夏所在地做足了一切準備。　　所以聽到郭正陽的話星河老祖才會無語成這樣，他都懷疑郭正陽是不是瘋了……他只是一個聚靈期小修士，竟然敢說這種話？　　一個道君手裡看護着一個寶藏，明知道可能有人來偷有人來搶，做好了一切防護準備，一個聚靈期小修士竟然說能把人救出來，這不是扯淡么。　　“我想試一試。”隨着星河老祖的瞠目，郭正陽倒是再次開口，話語也很堅定。　　這想法其實也是早在來上界山前他就計劃好的，早知道上界山道君未必會在這時候出手搶人，他又不敢輕易說妖蟲在他手裡，那沒有完整的計劃他也不會隨意過來。　　靠自己能力混進血幽府救劉夏出來，當然很難！　　因為他也清楚劉夏此刻在血幽府內必然受到了重重看護，道君想潛入進去也不容易，但他卻有一定的希望，那就是……利用萬妖譜化身成彩鯉妖！！　　如果眼下血幽府收購彩鯉妖是為了奪舍做準備，那收購之後，彩鯉妖所存放的位置也應該距離劉夏不太遠。　　只要他能化身成彩鯉妖，想混進血幽府見到劉夏，真有不小希望。　　當然，這方面難題也有不少，第一，想利用萬妖譜化身彩鯉妖，必須要讓萬妖譜吞食大量彩鯉妖，第二，混進去后彩鯉妖是不是放在劉夏所居住之所，也只是有一定希望，並不是一定。　　第三，那就是就算他化身彩鯉妖見了劉夏，又怎麼把她帶出來。　　不過既然有了這樣的構思，那郭正陽也早考慮到了各種情況。　　拿第一條來說，萬妖譜的幻化，要吞食幾百個某類妖獸，才能讓你幻化之後，修為高出你許多的修士也無法看穿幻象，你經過的地方留下的痕迹也和妖獸類似，但想要肉身化妖，就需要吞食幾千隻該類妖獸……　　以彩鯉妖的稀少性，正常情況想找到幾千條彩鯉妖，絕對是難的不像話。要不然現在的血幽府以及上一世的上雷宗也不會高價對外收購。　　但他卻知道有個地方，有着成族群的彩鯉妖。　　這也是上一世在上雷宗內爆出某辛密后，各大巨頭道君紛紛出手逼迫上雷宗巨頭交出奪舍大法，跟着彩鯉妖在靈域內價格暴增，搞得靈域都掀起了尋找彩鯉妖熱潮，而後就有幾位道君在妖獸地盤深處發現一個彩鯉妖族群……那個族群很大，因為裏面有好幾條變異彩鯉妖坐鎮，才保證了族群的發展。　　正常彩鯉妖只有二品，堪比聚靈中期而已，除了天生極為出色的和環境融合能力之外，彩鯉妖幾乎一無是處，但那個彩鯉妖族群內，竟然有一隻堪比道君境的九品妖獸，而且還是堪比道君中期，除此之外還有幾隻七八品彩鯉妖，也是堪比真人境後期和大圓滿的存在，所以才能在妖獸地盤深處佔據了偌大地帶。　　所以才保證了族群的發展，當時那個彩鯉妖族群，數量也足有數千，足夠好幾十位道君進行奪舍的量……　　現在郭正陽重生回了五十年前，那個彩鯉妖族群現在是不是在？這有很大可能。　　就算是異變的妖獸，一個大多是二品的品種，想異變到堪比道君境的九品妖獸，需要的時間絕對極為漫長的，更別提那還是堪比道君中期的存在。　　現在郭正陽重生回到五十年前，去尋找的話，那隻堪比道君的彩鯉妖肯定在，他不確定的只是那彩鯉妖現在的實力程度，是堪比道君初期，還是真人大圓滿？又或者不確定那個彩鯉妖身邊又有多少同類……　　只要去找一找，如果能找到的話，又能吞食掉大量彩鯉妖，他就可以化身成妖，以彩鯉妖之身混進血幽府。　　第一點很有希望解決，第二點，血幽府收集的彩鯉妖是不是放在劉夏所居住之地，這個不一定，但郭正陽只能看運氣，而且可能性也很大。　　只要血幽府收集彩鯉妖是為了奪舍，那八成都會把這些材料放置在距離奪舍目標不遠處，就像是一個普通人買了蔬菜回家，就算不是馬上去做飯吃，也會放在廚房……　　所以前兩點郭正陽是有一定把握的，他唯一沒把握的就是即便混進血幽府找到劉夏，又怎麼帶她出來！！　　所以他才會想請星河老祖幫忙，打造一套傳送陣，一端放在上界山，一端隨身攜帶。　　若有了這樣的傳送陣，他就可以實行這樣的計劃了。　　而這樣的傳送陣也只有道君級的巨頭才能打造！　　這種可以攜帶的傳送陣，不管是難度還是耗費的材料都要遠比一般傳送陣更大更多。　　一般兩端固定在某處的傳送陣，三山一府這樣的巨頭隨意都可以打造出來，根據傳送距離遠近不同，選取的材料也不同罷了，但便攜式的，往往也都是一次性消耗品，你暫時把某一端攜帶在儲物戒指里，可一旦放出來，就沒辦法再移動了。　　而且這種技術，要比固定傳送陣困難的多，這就好比世俗中的有線電話和無線電話，雖然同樣是電話，但運用的技術卻不一樣。　　便攜式傳送陣不止技術更難，它所消耗的各種靈材一樣很珍貴，三山一府也沒辦法隨意打造此類傳送陣，否則若每個重要弟子都隨身攜帶一個傳送陣，一遇到危險直接放下傳送陣回到宗門，哪裡還會有那麼多天才隕落？這種傳送陣隨便打造一套，一次性使用品，都足以讓上界山這樣的巨頭也肉疼的。　　郭正陽敢提這樣的要求，是因為上次他提出的那本命靈器革新的分紅還有九成多都在上界山，上次他分紅一萬多上品靈石，前後也只是拿走了一萬多中品靈石和價值幾千中品靈石的各種寶物而已，那算起來只有一二百上品靈石。　　剩下的，絕對夠打造這樣一套傳送陣。　　有了傳送陣，他就會返回母巢所在的島嶼，操控妖蟲去尋找彩鯉妖……這個辦法，如果能成功最好，如果不能成功，那他就只能選擇把自己掌控着妖蟲的事說出來了。　　甚至也是因為已經想到了這種手段，所以他才猶豫着沒有說出妖蟲是被他掌控着的事，因為那個關係太大，他不敢隨便賭。　　只有等這個辦法失敗后，他徹底沒了其他辦法，才敢賭。　　“我知道那類傳送陣很貴重，耗費各種奇珍異寶極多，所以老祖若是願意，我可以拿我留在上界山的一萬上品靈石去換。”再一次開口，郭正陽神色很堅定。　　但星河老祖卻又無語的張了張嘴，最終才苦笑道，“那倒不用，如果你堅持這麼做，我會幫你打造一套，之前妖蟲圍困時若不是你及早提醒，咱們上界山的損失可能還會擴大十倍，所以一套這樣的傳送陣，給你就是。不過你真確定你能混進去？萬一失敗，那可是會有生命危險的！”　　他也真不知道郭正陽到底有什麼辦法能混進血幽府，但看着他的樣子，那也不像說謊啊，這個小傢伙向來是很謹慎的，絕不會胡來……　　可，可這種事，是不是還是太荒謬了？一個道君看護的人，明知道有人可能去偷去搶，早做好了一切防護準備，結果一個聚靈期小修士信誓旦旦要說去搶槍試試，能不荒謬么？　　任星河老祖想破頭皮，也想不出郭正陽有什麼辦法能混進去。　　不過他卻知道如果郭正陽真能成功，那……絕對會立刻轟動靈域！！　　一個聚靈期修士能讓道君栽跟頭，還是老祖級別的，最強的幾人之一，這要是能成功，郭正陽絕對會成為整個靈域幾百年來最牛最耀眼的一個！　　這事都足以載入靈域修真史冊的！

# 第一百九十三章 傲視靈域！

　　“郭兄，你……”　　“怎麼？”　　“沒什麼，我等你的好消息……你要真能把這事辦成了，以後你就是我親哥。”　　“……”　　……　　又是半天後，上界山某大殿內，兩個道君親自動手打造的便攜式傳送陣已經快要落成，不過在快落成時兩個動手的道君，還有兩個在一旁觀看的道君，全都拿着詭異的視線不斷郭正陽。　　雖然不說話，但幾個道君眼中的詭異，卻真足以讓人心裏發毛的。　　站在郭正陽身側的則是周扶，這位周少主城府可沒道君們深，所以早就又一次開口，對着郭正陽說起了胡話。　　沒辦法，誰讓郭正陽現在準備做的事，太駭人聽聞了！　　這絕對比一個聚靈期修士正面挑戰一個道君還誇張！　　因為眼下的血幽府不止一個道君在，除了那個被封為老祖的馮輝，實力絕對屬於整個靈域最頂尖的存在之外，血幽府還有其他四位道君坐鎮，總共五個道君啊，而他們看護着劉夏的地方，也絕對是屬於防備最森嚴的，肯定不只有各種陣法防護手段，稍微有些風吹草動，就會立馬驚動五個血幽府道君……　　這種情況下一個小聚靈期修士，說要考自己的力量混進去，再把劉夏帶出來？這真的比一個聚靈期修士直接去找一個道君決鬥更誇張。　　這種話郭正陽都說得出來，真的太不可思議了。　　關鍵還是大家都了解這傢伙是個很謹慎，並不會胡來的人！　　因為多少了解郭正陽的性格，所以哪怕再不敢相信，星河老祖還是和周易青一起開始打造起了傳送陣。　　就是過程里難免還有詭異就是了。　　“成了，郭小友，這個便攜式傳送陣，一端就放在這大殿里，然後老夫親自坐鎮看守，不管任何時候你回來，老夫都替你斷後。”就在周扶一句胡話說的郭正陽無語時，不遠處星河老祖為傳送陣一收尾，才再次帶着一絲疲憊看來。　　周易青同樣笑着開口道，“另外一端，你收進儲物戒指吧，不過你記住，這另外一端只要你放出來一次，就再無法收起了！這便攜式也只能便攜一次，而且你這次去，一定要以自己的安全為主，只要有危險，就馬上放下傳送陣回來……如果來不及，那你就告訴那些傢伙，你就是提出那本命靈器革新的人，手裡還有快完成的第二次革新，只要你說了，就算是黑獄老祖也未必會立刻斬殺你，只要不死，命保住，我們就有機會救你出來！”　　“恩，我知道了。”郭正陽也快速上前，先是對兩個道君的關心道了謝，然後才按照對方指點收起了傳送陣一端。　　收起之後，他也沒有太久留，又謝了幾個道君一次才轉身走向殿外。　　就是在郭正陽離去時，這一大殿里的人看着那離去的背影，還是個個都充滿了詭異。　　“你們說，這次他能成功么？”　　“從理智上考慮他成功的可能性是零，不過他向來謹慎，說不定也真有一些奇妙手段，從我對他的了解來判斷，他應該還有百分之一的可能性成功。”　　……　　看着那背影逐漸消失，周易青和星河老祖才紛紛開口，就是開口時也個個一臉苦笑。　　可不是么，理智上他們是絕對不信郭正陽能成功的，但從對這位小朋友的了解上去考慮，要是沒一點可能性，他也絕不會這麼要求。　　所以，那還是有一點點成功可能性的吧？　　百分之一？這已經是很可怕的比例了。　　畢竟郭正陽是以一個聚靈期修士的身份，去挑戰血幽府啊！而且不止是挑戰血幽府一位道君，劉夏所在地必然充滿重重防護，不止各種陣法禁制維護，稍微有點動靜就是五個道君動身……百分之一的可能性，還是從郭正陽性格上考慮，才給出的判斷。　　“不過只要有百分之一的可能，那也是可能，萬一他真能把這事辦成了，這位，絕對足以載入靈域史冊的，也絕對會引起轟動！”　　“是啊，這都能成，那就是咱們也得佩服他。”　　“不佩服都不行，血幽府那幫傢伙，仗着陣法之力，把咱們都打退了幾次，如果他能成，豈不是說還強過咱們四個道君聯手？”　　“嘖嘖，郭兄這是要去完成一次史無前例的壯舉啊，不管成不成，只要他活着回來，這份勇氣，都足以傲視靈域了！”　　……　　一群道君，包括周扶在內都忍不住對郭正陽此行進行了點評，這些點評也全是發自肺腑，誰讓那小傢伙現在去辦的事，太扯了呢？　　不過周扶說的話也沒錯，不管他做的事成不成，只衝他這份勇氣，就足以傲視靈域了！！　　……　　“嘩～”　　“沙沙沙！”　　……　　又是三天後，靈域東北方，血翼島東北千裡外一座龐大島嶼之上，伴隨着一陣蟲子爬行聲，還有枝恭弘=叶 恭弘被踐踏撥開的聲響，一片連綿無盡，幾乎一眼望不到邊的蟲巢就出現在了一座景色華美的山谷前。　　“昂～”　　幾乎是同時，在山谷前一座龐大的淡水湖內，猛地就騰空盤起一條似魚非魚，似龍非龍的奇異生物，奇異生物賣相雖然詭異，但卻很漂亮，個頭不大，只有一米多長，但盤旋騰挪在一片青雲中，亦給人一種極為尊貴的衝擊感。　　除此之外就是威壓，一種可怕而龐大的威壓，直接從前方鋪面而下，碾壓的無邊密林都咔啪啪斷裂無數。　　但就在這一刻，林中無邊無盡的蟲巢，卻驟然飛舞出上千掌心大小的甲蟲，張口就吞食起了前方魚龍的威壓……　　是，純粹的威壓，都可以吞食！！　　不止是那些騰空飛舞的甲蟲，就是在地面上無盡甲蟲一樣猛地張口開始吞食，一陣密密麻麻，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聲之後，地面上直接有數千甲蟲被濃郁的威壓直接壓死，壓得肢體四分五裂，空中的上千甲蟲一樣有數十隻噗噗墜落。　　但後面卻是更加多更多密集的恐怖甲蟲蜂擁而上，對着那層威壓就瘋狂蠶食。　　眨眼間就把這無形的威壓蠶食的一干二凈。　　如此境況，卻讓盤旋在半空的魚龍都看呆了……　　不過下一刻魚龍還是張口一嘯，就噴洒出一層洪流對着甲蟲們席捲而下，但這妖術形成的致命洪流，一樣被甲蟲們瘋狂吞食。　　一次洪流過去，直接死掉上萬隻妖蟲，可後面卻密密麻麻湧現出更多妖蟲！　　無窮無盡，以無限的低級生命換取無盡的能量資源，然後孕育更多更瘋狂的妖蟲，這就是蟲巢，足以湮滅靈域的浩劫。　　山谷前無盡甲蟲瘋狂踩着無數同類屍體撲向前，半空中騰雲駕霧的恐怖妖獸也猙獰畢露，對着妖蟲瘋狂屠殺，場面很快就陷入了一片僵局。　　而在山谷下，地底極深之處，藏在一個很隱蔽的洞穴內的郭正陽卻隨之大喜！　　“成了！還是找到了，找到了那個最強的變異彩鯉妖，看這母巢的孕育速度，那是遇到道君級妖獸屠殺，才能攝取這麼多能量啊！”　　“原來現在那隻變異彩鯉妖就已經比擬道君境了？是好事！只要我自己藏好身形，就不怕被它追殺，只要不怕被它找到母巢，道君級妖獸也得被這些妖孽活活累死，活活托垮！而一個道君級妖獸坐鎮的區域，它們的族群才能發展起來，我才能有機會獵殺更多彩鯉妖！”　　“三天了，從離開上界山到現在，只是找這隻彩鯉妖就用了三天，也不知道那邊怎麼樣了，不知道血幽府到底收集夠足夠的彩鯉妖沒有，這件事不能拖得太久。”　　……　　郭正陽帶着傳送陣離開上界山到返回之前母巢藏身的海島，只是花了半天時間，不過後來尋找那頭上一世堪比道君境的變異彩鯉妖，然後再在對方所在島嶼下打挖洞穴重新隱藏母巢，他卻足足用了两天半。　　這也沒辦法，上一世他只是道聽途說，大概知道幾十年後那隻彩鯉妖所在地盤是哪裡，這地方他上一世也沒來過，中間都差點走錯路，不過現在總算找到了。　　只要找到就好，那變異彩鯉妖的實力堪比道君期，反而是好事，因為如果那隻彩鯉妖實力不強的話，也很難庇護自己的族群發展，如果它現在只是真人境修為，七八品妖獸，那絕不可能讓麾下族群發展壯大到那種程度，它的實力強，才說明郭正陽更有機會獲得大量普通彩鯉妖。　　有母巢在手，只要藏好，他還真不怕道君級的壓迫。　　驚喜中，郭正陽現在能做的也只有等。　　而這一等就又是半天。　　半天而已……島嶼上方某山谷前，形勢卻已經大變了樣。　　原本盤旋在湖泊上，威風凜凜，一面倒屠殺着妖蟲的騰雲魚龍，這時候卻已經有着難掩的驚懼，甚至都起了逃竄的心思，越戰越向山谷後方退，越戰越無力。　　而在它身前山谷內，地面上密密麻麻堆積的妖蟲屍體，都把方圓數十里內的地面墊高了不少，這還是因為有不少妖蟲屍首都是被直接摧毀成炸，更有不少被它的妖術洪流卷到了不知哪個邊際。　　但屠殺了這麼多妖蟲，它自己都快累得虛脫了，在它眼前的妖蟲卻越來越多……不只是地上爬的越來越多，天空中飛舞的也早已變成了足以遮掩地面的陰雲，一片片毫不畏死的衝殺，繼續屠滅幾波妖蟲后，魚龍才怪嘯一聲，卷着麾下雲層就瘋狂逃竄。　　只是半天就逃，這其實也不奇怪，因為妖獸畢竟是妖獸，道君級妖獸已經有了一定靈智，但靈智絕對不高！　　換了人類道君，看到密密麻麻殺之不盡的妖蟲，或許還會知道保留實力，但妖獸，妖獸一暴怒就是不把對手撕成渣不罷休，結果撕來撕去，發了半天狂，全是施展的大妖術大滅殺手段，一直不停歇持續半天，那道君也受不住的。

# 第一百九十四章 天降橫財

　　清晨，朝陽初升的時刻，整個血翼島也籠罩在了一片燦爛的霞光下，照耀的整個島嶼都散發著澤澤晨輝，異常動人。　　而停留在血翼島坊市休息的眾多修士，也或是從一些住宿區走出，或直接從傳送廣場角落裡站起，開始了新一天的征程。　　“古兄，昨天還沒的來及恭喜你呢，你運氣真是太好了，竟然得到一條彩鯉妖，現在這玩意又漲價了吧？”　　“是啊，血幽府直接開價一百三中品靈石收購一條，嘖，古兄真是發達了。”　　“嘿嘿，發達歸發達，不過可要小心，萬一被別有用心的人盯上，那就危險了。”　　……　　等一道穿着勁裝的高大身影從一座休息類的別院內走出后，幾個剛從廣場上走到這裏的修士馬上就圍了過去，紛紛對那修士報以羡慕妒忌的神色。　　可不是么，眼前的修士昨天得到一條彩鯉妖，轉手賣給血幽府，直接入手一百三中品靈石，這……這是大財啊，那可是一萬多下品靈石！　　而以前上界山出售的那一起刊登着本命靈器的革新的《上界》，售價不過五十中品靈石，當時為了買那《上界》，散修們大多都是好幾人湊錢買。　　一百三中品靈石，的確是相當於好幾名散修的資產總和了，這樣的運氣，足以讓太多散修羡慕妒忌恨不已，搞到一條彩鯉妖，資產暴增數倍，的確是天降橫財啊。　　血幽府對外收購彩鯉妖也有十天左右了，但整個血翼島也就是有寥寥七八人有收穫而已，畢竟那是十倍價格收購啊，這陣子整個血翼島修士都在為這個奔波，才只是有七八人收穫，可想而知這有多難。　　也是在眾人羡慕不已的吹捧下，古姓修士才哈哈一笑，笑的春風滿面，“沒事，這些天我就一直呆在這裏不出去了，先把財物消化一下，反正在坊市內是沒人敢動手的。”　　古姓修士也只是聚靈後期而已，突然間得到那麼多財帛，自然也明白不知道有多少人在暗中盯着他呢，不過只要他先在這坊市住一陣子，等財帛消化完畢就沒事了。　　有了這些他可以購買充足的丹藥，或者靈器，那對實力提升也絕對極有幫助的。　　笑聲里，等古姓修士又驀地看到從幾人身前走過的兩道身影，頓時就眼前一亮，嘴角閃過一絲冷笑，他才開口笑道，“關兄，別來無恙。”　　一聲招呼，兩道身影也齊齊頓足，這是一男一女，男的大約四十多歲，女的才只是二十左右，一樣全是乾淨利索的勁裝，背後背着包裹，是靈域中最常見的裝束。　　頓足之後，中年男子看了古姓修士一眼才嘴一撇，繼續踏步，女子同樣差不多，瞪了古姓修士一眼轉身就走。　　就是行走中，兩人偶爾又回頭看了後方一眼，眼中也難免有不少酸楚和無奈。　　“看他能得意多久。”眼中又閃過一絲厲色，女修先是小聲低罵一聲，跟着才又一皺秀美，無奈的道，“關大哥，你說要是我們也有那運氣，能得到一條彩鯉妖就好了。現在姓古的發了橫財，肯定會用這些東西好好提升自己的實力，等以後咱們再在外面遇到他，就危險了。”　　“哎，彩鯉妖……”關大哥卻也無奈一嘆，眼中閃過一絲很複雜的情緒，有羡慕，有妒忌，也有不甘，鬱悶，失落……　　他們和之前的古姓修士關係不止不好，甚至還可以說是死對頭，最初結怨原因就是他們兩個和另一個交好的散修在血翼島深處偶然發現一株三品靈植，大喜中正準備採集，卻被古姓修士暗算，最後不止靈植沒到手，害死了一個好友。　　從此以後，雙方就是死仇。　　可惜他們活着的兩人，他自己是聚靈後期，實力卻不如古姓修士，身邊的女伴更只是聚靈中期……若是坊市外遇到古姓修士也只能自保而已，結果現在仇敵還得到一條彩鯉妖，資產暴增數倍，那麼多靈石，足以讓他再把自己武裝好幾遍了。　　以後再在野外遇到，他們恐怕連自保之力都沒有。　　彩鯉妖，這的確是無數修士的機遇，難得血幽府開那麼高價格收購，誰得到一條都能發大財，但可惜……太難了啊。　　“關大哥，我們也今天也下海吧？看能不能碰到運氣？”就在關大哥嘆氣中，身側女修才再次開口，一臉難掩的期待。　　這情況又讓關大哥一臉無奈，自從血翼島掀起彩鯉妖熱潮后，的確有太多修士下海在附近搜索，雖然彩鯉妖不止可以生活在海中，就是陸地湖泊之類也有蹤跡，但血翼島上的一些淡水湖，絕對沒那些玩意存在的，有也早被殺絕了，畢竟這是修士們活動的最前線。　　所以自這次血幽府開始收購之後，幾乎所有彩鯉妖都是下海的修士們找到的。　　但他們從一開始到現在，卻從沒下過海，因為實力太低。　　而且附近海域，也早被修士們搜颳了多遍，有很多修士都已經前往更深處的島嶼搜尋了，他們就算下海，這實力也根本無法在水中久留，沒辦法深入太遠，那下海，意義根本不大。　　就是理智上雖然知道這意義不大，但看看女修期待的表情，再想想後方的谷姓修士，關大哥最終還是一點頭，“走吧，碰碰運氣去。”　　“好！”女修頓時也激動起來，而後兩人很快就朝着海邊走去，等在血翼島海岸線上找了一處偏僻之地，兩人才各自撐起一層防護水光就準備下海。　　就是等關大哥剛潛入水，女修正也準備跟着下水時，才突然一呆，猛地愣在了海邊……人都傻了。　　“嘩～”潛入水的關大哥這才也浮出水面，詫異的道，“小雯？”　　“彩……彩……”小雯隨之驚醒，而後馬上就激動的有些語無倫次，伸出素白的小手指向左側海面，等關大哥一轉頭，卻也當場懵了。　　懵了一瞬間他才馬上遊了過去，滿臉都是掩不住的驚喜。　　就在他左側十多米外，海面上竟然漂浮着兩條死魚……這種魚就是半米多長，體型有些纖瘦，形似鯉魚，一身多彩的漂亮魚紋，外觀極為漂亮。　　他怎麼也沒想到竟然才下海就遇到了彩鯉妖？而且還是兩條！！　　更是已經死了的彩鯉妖，這運氣？？　　“快！別發愣了！我們快回去！”　　無限的驚喜中，關大哥很快就解開背後包裹，而後拿出一個袋子把兩條彩鯉妖裝進去，又重新把袋子塞進包裹，才馬上衝上岸對着小雯低喝。　　這運氣也太好了吧？這可不就像是一個窮困慣了的普通人，某一天睡醒之後剛出門，就在門口地上撿了兩麻袋鈔票？　　這時候的關大哥激動的臉色一片通紅，話音都顫抖起來。　　“好，好！”小雯也馬上點頭，點頭中才驚醒過來，同樣激動的渾身發顫，更是跟着關大哥就走。　　只是兩人才走出去幾步，關大哥才又突然停了下來，而後對小雯道，“先別回去，你在這裏等我。”　　說完也不等小雯發問，他就很快從後方包裹里取出一套寬大悠長的袍服，以最快的速度換上袍服，關大哥才又開口，“我一個人回去，把東西賣給血幽府，再出來和你匯合。”　　修為低弱的修士若是得了重寶，其實大部分都是遮遮掩掩，絕不希望外露的，所以一些遮掩行頭，幾乎每個散修都是必備的。　　換上衣裝后，關大哥不止背開始駝了一些，身子似乎也胖了不少，全身遮掩周全后又對小雯說出了個地點，他才快速趕向坊市。　　不過直到現在，他都覺得自己像是在做夢一樣，今天這運氣怎麼會這麼好？附近海域已經被搜颳了那麼多遍，應該說根本沒有彩鯉妖才對……　　但仔細一想，這還真不好說，或許這是從其他海域被海水沖帶過來的？還有彩鯉妖的偽裝能力幾乎是冠絕靈域的，就算它們是生活在附近的，也未必不會瞞過一次次搜索，只是不小心被其他強大妖獸和強大修士的戰鬥波及而死。　　而不管怎麼說，他這一次真是撿了大便宜啊。　　不止一出來就遇到彩鯉妖，還是兩條死的，隨手撿起來就可以，若是活的，就算他在水中遇到，一次兩條他也未必能殺得死彩鯉妖啊。畢竟這可是二品水域妖獸，就算是很弱小的妖獸，在水中也能發揮出堪比聚靈後期的實力。　　如果是活的，一次遇到兩條，就是他和小雯有危險了。　　但現在這一切卻太美妙了。　　發財了，這可是兩百六十塊中品靈石啊，那麼多靈石，能兌換多少丹藥靈器亦或者其他什麼寶物？他甚至可以買幾件上品靈器了，一件上品靈器也不過是幾千下品靈石，幾十中品而已，到時候替換一下本命法寶，實力都可以提升不少。　　那他不止自保能力會變強，只要找准機會，也不是沒希望報仇雪恨，哪怕古姓修士也得了一條彩鯉妖，但他卻是得到兩條啊！！　　走路的步子都有些飄，在關大哥快速走向坊市時，卻根本想不到他身後的兩條彩鯉妖里，有一條正也在散發著人類的喜悅之情！！

# 第一百九十五章 深入虎穴

　　毋庸置疑，關大哥撿起來的兩條彩鯉妖，有一個正是郭正陽靠着萬妖譜幻化出來的。而另外一條，同樣是郭正陽帶過來的。　　在妖獸地盤深處某大島靠着妖蟲嚇走了那個妖王級的彩鯉妖之後，那片大湖裡所有小彩鯉妖也盡數被郭正陽殺掉，讓萬妖譜吞了下去，讓他驚喜的是哪怕現在不是四五十年後，那龐大湖泊里的小彩鯉妖一樣有幾千條之多，其中也還有幾條是堪比真人境的修為，雖然那些彩鯉妖很會和環境融合，你一眼看下去那裡面似乎一條都沒有，但能改變身體顏色和環境融合，也只是一種幻術而已，它們的身體還是存在於那湖泊中的，操控着無窮無盡的妖蟲穿梭而下，碰到實體，那就能把對方找出來。　　萬妖譜吞下大片彩鯉妖后，郭正陽也有了幻化的能力，跟着就又花了两天趕來了血翼島。　　而從他得知血翼島在收購彩鯉妖到現在，時間已經過去了近一周，這些準備功夫都花了這麼長時間，郭正陽也有些無奈。　　不過現在看上去也還不晚。　　他之前帶着一條彩鯉妖隱身在血翼島附近，其實也看到身邊經過好幾撥修士，不過那幾波修士路過時，郭正陽並沒有現身，因為那些走得早的，大多都是聚靈大圓滿又或者甚至是真人級散修。　　那些人大多都有儲物戒指，郭正陽雖然幻化成彩鯉妖，但他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若是在那些人身前現身，儲物戒指就不可能把他收進去的。　　所以一直看到這兩個背着包裹的人出現，他才選擇現身。　　而在現身時他還帶出了另外一條彩鯉妖，也是為了更好隱藏自己，郭正陽化身的彩鯉妖可是活的……雖然他用一些獨特手段隱藏了生機，但怕就怕被修為比他高太多太多的人認真檢索，所以多帶一條死魚在身側，也更好掩護一些。　　“彩鯉妖若是普通存放方式，最多幾天就會腐化，那種普通存放大多也是指的隨意放在儲物戒指里，如果是有儲物戒指的修士，在野外遇到彩鯉妖，必然是會收進儲物戒指再帶回坊市，眼前的關姓修士沒有儲物戒指，只能用普通袋子，而等他帶着我到了血幽府坊市，把我出售給血幽府修士的話，對方卻必須使用特殊的保存方式，那種方式根本沒辦法收進儲物空間，計劃到現在，第一步已經快成功了。”　　驚喜中，靜靜縮在關姓修士背後的包裹里，隨着對方行走靠近坊市，隨後不過片刻，郭正陽就感覺到了關姓修士進入血幽府對外產業內，找到一個負責修士，把他和另一條彩鯉妖拿了出來。　　這個過程里，郭正陽也感覺到了那血幽府修士的驚訝，還有關姓修士甚至拿出一些錢財打點，希望對方替他保密，不要宣揚出去他出售兩條彩鯉妖之類。　　血幽府修士倒也怪笑着應了下來，而後就抓起兩條彩鯉妖走上了樓上。　　等到了二樓一間密室后，修士才把郭正陽幻化的彩鯉妖和另一條彩鯉妖，輕輕放入了一片池子里。　　這是一個由不知名玉石打造的池子，長寬都是五六米的樣子，一米多深，裏面八成面積都被一種散發著奇異味道的藥水填充着，想讓彩鯉妖屍首保存的時間長些，必須用特殊的藥物侵泡着，才能保持那屍首不會快速腐爛。　　而且在保存的時候還不能進入真空狀態，必須也和外界正常空間有接觸，因為儲物戒指之類的死寂空間，對那些藥水有破壞作用。　　如果把裝着彩鯉妖的池子一起收入儲物戒指，到時候只會讓那些藥水快速失效，以及形成反效果，從而大大加劇彩鯉妖的屍身腐化。　　這就像是雪糕只能在冰箱里保存才長久，放在太陽下就會很快融化一樣。各類事物都有自己獨特的特性。　　因為知道這一切郭正陽才會想出這個計劃，否則他也不會去上界山求助了。不然被人往儲物戒指里一收，收不進去，那他偽裝的再好也會立刻露餡的……　　而此刻這個葯池裡也已經存放了七八條彩鯉妖，等郭正陽被放進去時，彩鯉妖的總數已經到了十條，達到了兩位數。　　郭正陽一直沒有絲毫異動，現在他也根本不敢動，只能等。　　這一等就是漫長時間，足足過了四五天，期間葯池裡又新來了兩條彩鯉妖，也全是死屍。　　四五天後，才有修士從上界山趕來，然後兩個真人級修士就抬着葯池一起走出坊市，趕向血幽府。　　正常修士在野外剛得到彩鯉妖，若有儲物戒指的話，肯定會先把彩鯉妖收入儲物戒指，到了坊市再拿出來出售，因為方便，那也更保險，不容易其他散修發現你收穫了寶貝。　　但經過藥水侵泡的彩鯉妖已經不能收了，泡了那麼久的屍首，藥液已經入肉，和彩鯉妖屍首混為一體，而那些藥液一進入死寂空間就會產生反作用，那隻要泡入葯池的彩鯉妖，直到進入人類口腹之前，都再不會進入儲物空間。　　被兩個真人抬着走，郭正陽其實也有些擔心的，他的修為雖然是一般聚靈大圓滿的六七倍，就是剛踏入真人初期的真人修為都未必有他高。　　修士突破一個境界，靈海擴展很大，但也並不會立刻提升許多修為，聚靈大圓滿和真人的差距，一個是前者再無法進步，一個是只要辛苦修鍊積累，就能一路向前挺進，直到真人初期巔峰時，修為渾厚程度足足是聚靈大圓滿十倍左右。　　但剛晉陞時，單純修為差別並不大。　　郭正陽的靈海是真人初期的一半左右，修為也已經接近滿溢，也就是說，哪怕是真人初期巔峰，修為也只比他高一倍，他甚至要比許多剛入真人初期的修士修為都更渾厚。　　而且他運轉的是上一世幾十年後經過改良的秘術，隱匿效果極佳。　　可就算如此，若真有修為高出他太多太多的人認真盯着他幻化的彩鯉妖檢查，一樣可能發現不對的。　　不過還好的是這一路到了血幽府，都根本沒人對他做出絲毫檢查……　　這也不奇怪，十二條死去的彩鯉妖，大家一眼就能看的清清楚楚，又有誰能想到有人可以幻化成妖獸？這根本就是超出常理的，沒人檢查也正常。　　就像是世俗里一堆饅頭堆在一起，外觀看上去一模一樣，誰會把一個個饅頭抓起來認真細緻的研究？　　就這樣被血幽府真人抬着，一路招搖過市，郭正陽輕鬆深入九崖山，直到過了很久，郭正陽才感覺到自己被擱置在了一間屋子里。　　他根本不敢查看環境，不敢散髮絲毫修為，所以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哪。　　但他卻能聽！　　聽得到兩個抬着他的修士之間的言談！　　“已經四十三條彩鯉妖了，師尊要那麼多做什麼啊？就算是招待賓客，其實只招待一下道君也就行了，那準備個一二十條就夠了，現在已經四十三條了，還在對外一直收購，不止在咱們血幽府，就是落河山、仙途山那邊一樣有人收着，奇怪……”　　“師尊的決定，哪裡容得你非議？”　　“嘿嘿，我就是隨口一說。”　　“算了，反正這裏也沒外人，不過說起來師尊還真是疼那個小師妹啊，竟讓讓她住在明玉宮，這可是以前大師姐的住處，自從大師姐壽元耗盡之後，這明玉宮所在的山峰一直都是封閉的，沒想到小師妹一來就住了進來，而且待遇等同道君，嘶……真是讓人羡慕啊。”　　“是啊，師尊也真看重這小師妹，不過我怎麼聽說，她一直都不同意拜師尊為師？這都一個多月了，再有一個多月就是拜師大典，如果小師妹一直不同意，等到了大典上各方強者雲集，她當著眾多強者的面說不拜師，師尊豈不是很丟面子？但師尊好像從來不在意……”　　“別說了，要說也先離開這裏，萬一碰到小師妹可就麻煩了，雖然她脾氣還可以，但對着一個聚靈期小丫頭，要咱們恭恭敬敬行大禮，我可不習慣。”　　“我也不習慣，那快走吧。”　　……　　郭正陽不敢查探什麼，但兩個把他送過來的修士卻在輕聲交談中，告訴了他許多信息！！　　包括劉夏住在明玉宮，而對方所住明玉宮，是原本他們大師姐的住處？？那個大師姐一死，明玉宮從此封閉？直到劉夏被抓來后才開啟？　　“看來那什麼大師姐，可能就是要對劉夏奪舍的人了……這裏就是明玉宮？不然這兩個修士不會害怕在這裏遇到劉夏，太好了，還真是直接把我送到了劉夏住處附近。”　　腦海中閃過一道思緒，郭正陽也沒想到事情這麼順利，他當初構思這個計劃時，就知道有三個難點，第一點已經被他解決，第二點竟然也順利實現，而他現在要做的，就是只要找到劉夏，放出傳送陣然後馬上帶她離開……　　“正常人買了蔬菜回家，就算不立刻吃，也會先放在廚房，看來劉夏居住的明玉宮，就是以後她會被奪舍的地方，我現在是立刻去找人，還是再等等？”　　驚喜中，郭正陽就在大大的葯池裡靜靜浮着，等又思索了一下，他還是決定再等等。

# 第一百九十六章 唯一的機會

　　分為三步的計劃已經成功了兩步，這最後一步他也有準備，現在差只差，只要見到劉夏就能帶着她逃出去，這由不得郭正陽不謹慎，因為他清楚現在是在血幽府最核心的地方！　　他就算知道劉夏是住在明玉宮，他知道自己應該也在明玉宮。　　但他並不知道明玉宮有多大，也不知道這地方除了劉夏之外，還有多少其他人在。　　如果他現在冒冒然出去，稍微一點風吹草動驚動其他人，那就是功虧一簣！　　“馮輝是把劉夏搶走的，也知道上界山會想盡辦法搶人，他肯定有充足的防備，那這明玉宮距離馮輝下榻之處絕對不遠，我只要一個不小心就會被發現，如果在見到劉夏之前被發現，那所有的一切就都白費了。”　　又思索了一遍，郭正陽還是收斂一切氣機慢慢等待。　　他決定等下去，也是因為之前聽到的那幾句話。　　之前那兩個真人離開時，有一人說想儘快離開這裏就是害怕在這裏遇到劉夏，然後讓他們堂堂真人不得不對一個小丫頭片子行大禮，因為那份不適應，他們才想走。　　這種心態很正常，修真界武力至上，一個突兀起來的小丫頭，修為在真人眼中低的可憐，那還真不是誰都能放下一切對她行大禮的。　　不過正是因為他們這句話，才讓郭正陽發現就算他等在這裏，也可能遇到劉夏。　　如果他真能遇到劉夏跑到這間房內的情況，那才是再好不過的事，……　　反正為修士奪舍準備的彩鯉妖至少需要八百十條，而現在血幽府在多個巨頭地盤收購彩鯉妖，也只是收來了四十多條，還差的遠呢，他還有一定的時間慢慢去等。　　這也多虧了他現在運轉的術法消耗極低，這也是廢話，他現在施展的是收斂生機裝死的術法，而任何人遇到需要裝死的時候，都不會是裝個幾分鐘了事，所以這類術法最大特點就是消耗低，能維持長時間運轉，不然郭正陽之前也不可能一等就是四五天。　　這一等又是半天，半天後，正在漂浮的郭正陽才突然一喜……　　因為他聽到了劉夏的聲音！　　“你別一直跟着我好不好？”劉夏帶着鬱悶和懊惱的聲音正從房外不遠處響起，回應她的，卻是另一道略苦笑的聲音，“小姐，這我可不敢答應你，這是老祖的命令，只要你不出明玉宮，那在這裏做什麼都可以，但我也必須要看着你。”　　“我再說一遍，別叫我小姐，而且我也不會拜那個老傢伙為師的。”劉夏鬱悶至極的聲音也再次響了起來，不過這一次回應她的，也只是一聲輕笑。　　這兩道聲音兩個人都是由遠及近，從門外遠處一直抵達門口。　　郭正陽驚喜之後才又漸漸鬱悶起來。　　劉夏身邊一直有人跟着么？那人是什麼修為？聽她的稱呼，倒不像是黑獄老祖的弟子，叫劉夏也不像是其他人那樣叫她小師妹，而是小姐？　　難道那個什麼大師姐是黑獄老祖的女兒，這是她死去女兒的婢女？　　不過對方既然是看着劉夏的，那修為肯定比劉夏高……真人？　　怎麼辦？　　別看劉夏現在就在門口，但身邊一直跟着一個真人，那他根本毫無辦法！　　他現在出現，恐怕剛跳出葯池那婢女就會發現，只要對方一聲驚叫，然後他還沒衝到劉夏身前，估計黑獄老祖就會發現不對趕過來。　　當然，這也不是絕對沒希望成功。　　如果他放出儲物戒指里大片堪比真人境的妖蟲，估計就能在那婢女驚呼中瞬間抹殺對方，他再趕過去救劉夏，就算黑獄老祖過來，妖蟲估計也能擋一秒鐘……　　但那只是可能，這個婢女既然看護劉夏的，黑獄老祖也防備着劉夏被人劫走，那婢女身上肯定也有寶貝，一些即便面對道君突下殺手也能拖延幾秒鐘的寶貝。　　所以就算是放出妖蟲也未必能真的瞬殺對方，只要不能瞬殺，那對方直接帶着劉夏逃的話，郭正陽估計就追不上，拖延一兩秒黑獄老祖就到了，他就會功虧一簣！　　而且那樣子做的話，郭正陽能掌控妖蟲的秘密就再也保不住了。　　那樣的選擇還不如當初直接把秘密告訴星河老祖呢，他也根本不用冒這麼大風險來這裏。　　認真權衡之後郭正陽才發現，自己現在不能動手。　　他必須要在一秒鐘之內解決這個婢女，至少讓對方暫時失去戰鬥力，然後還要放出傳送陣，帶劉夏入陣。　　但他只是聚靈期，而對方很可能是真人，估計還有能拖延道君一兩秒的實力……　　所以郭正陽還是眼睜睜看着劉夏和那婢女又從房外走過，漸行漸遠。　　“得想辦法，想出好辦法。這個婢女一直跟着劉夏，怎麼解決？”　　來的時候他已經考慮過這種狀況，所以其實心下也有答案，不過這方法可不可行，還一定，而且還要冒一定風險。　　不過現在似乎也只有那辦法了。　　等片刻后，徹底感應不到身邊有人存在。　　郭正陽化身的魚妖才突然活了過來，在池邊張口噴出一張破破爛爛的畫卷，動作輕微到了極點，而在破爛畫卷隨風飄落時，郭正陽化身的彩鯉妖也又重新“死”了過去。　　就是繼續裝死的郭正陽，額頭已經布滿了汗水。　　雖然他知道，血幽府不可能時時刻刻監控着明玉宮的一切，修士也不是機器，不可能長年累月散發出靈識監控一座宮殿，不然之前送他過來的兩個修士也不敢在這裏竊竊私語。　　所以只要他開啟儲物戒指的波動夠小夠弱，應該就沒事，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這麼做的時候，他一樣緊張到了極限，稍微被人發現一點風吹草動他就完蛋了……　　畢竟這可是在道君身側搞小動作，一旦提前被發現，後果根本不用想。　　但等畫卷靜靜飄落之後，又過了片刻左右也沒一點動靜，郭正陽心下才長長舒了一口氣。　　看來是沒事了。　　那麼現在局已經布下，就只等魚兒上鈎了。　　這副破爛畫卷，就是他對付跟在劉夏身邊那婢女的殺手鐧。　　如果對方看到這畫卷，只要看幾眼，就會被畫卷內那深邃的意境吸引，吸引到失神，對方失神的時候就是他出手之時。　　而且這畫卷不只會讓人失神，還會等你在被吸引的快迷失時爆發出無形劍氣反殺，郭正陽被這畫卷傷過幾次，但那一次面對上雷宗某個聚靈期修士，他也正是靠着這畫卷設伏，才能擊殺那人。　　這玩意沒有一點靈氣波動，就像是世俗中最普通的一幅畫，被人發現也不會太警惕，那婢女就算是跟在劉夏身邊看護劉夏，防止意外發生的，但也不可能見到一副沒有絲毫靈氣波動的畫都驚動黑獄老祖的。　　她看到之後，最多懷疑一下這裏怎麼會有畫出現，但她懷疑中只要看一眼，就會不自覺被畫中深邃的大道真意迷住……越看越認真，越看越投入。　　那種吸引力和迷惑力，郭正陽是深有體會的。　　不過這樣做也不是一定能成，如果下一個出現在這裏的不是劉夏和那婢女，而是其他送彩鯉妖過來的血幽府修士，那麼……那麼就扯淡了，郭正陽到時候估計只能犧牲這寶貝，另想辦法。　　不過血幽府對外收集彩鯉妖，十來天才運送一批，而劉夏卻是一直住在這裏，還挺喜歡到處亂跑，不然最初送他來的不會怕遇到她。　　所以整體來說這方法可行性至少也有五成幾率。　　不過就算成功，郭正陽也很有可能失去這幅畫。　　那婢女就算被畫迷住，他也只能抓緊時間跳出來，放下傳送陣拉劉夏跑路，來不來得及收回這幅寶畫還不一定呢。　　但就算如此，郭正陽暫時也沒其他選擇，為了救人，有些犧牲在所難免。　　做完這一切后，剩下的還是靜靜等待。　　只是郭正陽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两天，直到又過了两天，熟悉的腳步聲才又從遠處響起，更逐漸接近。　　“小姐，你也太有精力了吧，明玉宮都被你轉了好多遍了。”　　“不用你管，我就喜歡逛着玩，你們要把我一直囚禁在這山上，還不許我到處看看？”　　……　　腳步聲逐漸接近時，聽着劉夏鬱悶不已的抱怨聲，郭正陽卻大喜起來。　　機會，運作了這麼久，從他開始構思整個計劃直到現在都已經過去了半個月還多，半個多來一直細緻的籌劃，他更是把自己的一切手段和底牌都發揮得淋漓盡致，終於等到這一步了？　　能不能成功，能不能真的把劉夏從血幽府救出去，就看接下去的了！　　大喜中，他都也有些緊張起來。　　而在緊張中，兩道腳步聲和話語聲也逐漸接近，等到了房門處時，一聲不出所料的疑惑聲才突然響起。　　“咦，這裏怎麼有幅畫？”這是劉夏驚訝的低語。　　“等下，先別動。”　　伴隨着劉夏的低呼，那婢女同樣疑惑的聲音也響了起來，郭正陽更感覺到有一波強大的靈識從葯池上掃過，跟着那婢女的腳步聲才從外向內，直奔葯池而來。　　“等她停下腳步，一個呼吸后，就是被畫卷內的大道真意迷住的時候！”　　郭正陽的心也立刻揪緊了起來，事情走到這一步，成不成，就看接下去的幾秒了，接下去的幾秒鐘，就是他唯一的機會。

# 第一百九十七章 聚靈期？聚靈期！

　　“恭喜馮道友喜得愛徒！聽說你那徒弟天資高的驚人，足以稱得上冠絕靈域，道友真是好福分啊！”　　“呵，李道兄太客氣了，老夫這也是運氣。”　　……　　就在郭正陽下好了套，魚兒即將上鈎的時間段，九崖山距離明玉宮不遠處，就是相隔數里空間的另一座山峰上，通體都是被血黑色奇石打造出的宏輝殿宇之前。　　一身黑袍的黑獄老祖正哈哈笑着和他身前另一位紫袍老者行禮。　　在黑獄老祖身後是一臉恭敬姿態的趙名閣，還有另外一名英俊青年。　　紫袍老者身邊，一樣隨行着兩名青年，不過是一男一女，男的相貌雖然普通，但舉止優雅有度，氣質極為溫和迷人，女的更是千嬌百媚，儀態萬千。　　而在兩個大人物客套中，小一輩修士都是恭敬肅立，並沒有絲毫言語動作。　　“馮道友，我這次過來，就是向道友提前道個喜，然後替葛師兄送上賀禮，葛師兄近些日子一直在閉關，還不知道什麼時候出來，所以馮道友的收徒大典，葛師兄未必能來得及前來觀禮……”黑獄老祖還在客氣的擺手，紫袍老者也再次一笑，點名了來意。　　黑獄老祖舉行收徒大典，提前三個月發出去消息，就是要給其他一些巨頭們一些準備時間，那些巨頭隨便一修鍊，一閉關，可能就是幾個月或者更久，若是不提前準備，去的早一點，還真不一定都能請過來。　　不過，不過就算提前準備，也一樣不能人人都見得到。　　就比如紫袍老者所說的葛師兄，在黑獄老祖派人把請帖送過去時，對方其實已經在閉關，而且直到現在還沒出關，眼看距離黑獄老祖收徒大典的時間越來越接近，外人依舊不知道對方還會閉關到什麼時候，紫袍老者才會提前過來說一下。　　免得真到了大典舉行時葛師兄還沒出關，讓黑袍老祖心生不快。　　而事實上若是換了以前，換了妖蟲圍攻上界山之前，就算葛師兄真的一直閉關到收徒大典結束，沒能來觀禮，也根本不需要紫袍老者親自提前過來知會，大不了等大典時過來說一句就是了。　　因為紫袍老者是出身仙途山的道君，而他口中所說的葛師兄，其實也正是一直被封為靈域第一人的無雙老祖！！　　正常情況下就算是黑袍老祖舉行收徒大典，無雙老祖不想來，也就是一句話的事，不來就不來了，不打算給你面子的話，你就算不爽又怎麼樣？　　但是，上次妖蟲圍攻上界山一事鬧得太大，那些妖蟲的可怕和恐怖，已經深深印入了整個靈域所有修士心中，而外界又有不少人懷疑那些妖蟲是黑獄老祖放出去的，也因此而對黑獄老祖忌憚的厲害，所以李姓修士才會在這時候過來。　　提前一個月過來說一聲，這裏面所包含的意義，的確是……很大很大。　　如果不是對那些妖蟲太忌憚，如果不是懷疑那些東西可能是黑獄老祖放出去的，他們仙途山哪裡會如此重視。　　“哦？無雙道友還沒出關？”等李姓修士話語落地，馮輝也微微一怔，眼底深處先是閃過一絲笑意，才馬上又客氣的開口。　　不能不笑啊，你辦喜事請了別人，別人提前一個月前過來告訴你到時未必有時間，這裏面的誠意的確是很足的。　　足的他以前都從來沒享受過這種待遇，畢竟那可是無雙老祖在閉關！　　而提前過來說一聲的，也是仙途山道君！　　這面子，給的真的前所未有的充足。　　他們這些巨頭，一直都是稱霸靈域慣了，除了彼此之外基本沒對手，那彼此有聯繫時，爭的除了利益之外，更多的也還是面子。　　“呵，這個沒辦法。”李姓修士也再次輕笑，他說的是實話，遇到修士閉關不湊巧，誰都沒辦法，就算很忌憚馮輝，他們也不可能直接把正閉關的無雙老祖驚醒，刻意讓他來參加對方的收徒典禮。　　“不妨事，對我們來說修鍊才是最重要的。無雙道友不能來觀禮，老夫雖然深感遺憾，但修鍊更重要，老夫倒是要先預祝無雙道友有大收穫才是。”黑獄老祖也再次笑着開口，對方這靈域第一巨頭都給足了面子，他當然不會不識趣……　　甚至他也明白，這一次仙途山給的面子這麼足，估計也就是懷疑那些妖蟲和他有關，懷疑他能操控那些妖蟲，才這麼客氣。　　雖然一想起妖蟲的事，馮輝也快糾結到了心碎，因為那些妖蟲消失了這麼久了，卻再沒人知道它們究竟去了哪裡，就好像真的徹底從天地間消失一樣。　　這種隱藏的危險，其實讓他也挺不安的。　　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明顯超出了他的掌控，他也只能順勢而為，畢竟當初放出妖蟲時，他除了想搞殘上界山，也有藉此立威的心思。　　大笑着說了一句，黑獄老祖才又一側身一伸手，“李道友，既然來了，那你可要在我血幽府多呆幾天，也好讓我盡一下地主之誼。”　　“那老夫就打擾了。”李姓修士大笑着起步。　　就是在同一時間，正伸手邀請的黑獄老祖才突然臉色大變，猛地看向了幾裡外的明玉宮，看過去的時候他的身子也驟然遁起，化為一道黑光就撲了過去。　　剎那之間，還正在笑談的幾人也紛紛愕然！　　明玉宮。　　一名宮裝麗人正盯着地面上一副破損的畫卷痴看，在她前方卻是騰起的水花正在濺落。　　伴隨着水花濺落，郭正陽的身子也到了宮裝麗人身後三四米外，揮手放出了傳送陣，伸手拉住正一臉驚喜呆看着他的劉夏就進入了傳送陣。　　機會。　　謀劃了這麼久，唯一的機會降臨時，事情的發展也和郭正陽預料的差不多，等那從門口走到葯池邊的婢女停下腳步一秒后，郭正陽從葯池內撲出，看到的就是正在出神不已、看着畫捲髮呆的婢女，對方對於他的突兀出現，似乎都毫無察覺。　　這不奇怪。　　那畫卷的恐怖和深邃，到現在郭正陽都絲毫看不透，他只知道修為越高，越容易被畫卷迷住！　　而等一個人被蘊含大道真意的內容迷住，暫時間失去對身邊世界的關注，就是常態。　　剛撲出來后，他就一躍到劉夏身前揮手放出了傳送陣。　　而劉夏對於他的出現，就是一驚，跟着就驚喜的呆愣無語，沒一點其他反應。　　直到郭正陽把劉夏拉進傳送陣，啟動傳送陣的那一刻，郭正陽才又一揮手，放出一大片大術法撲向前方，術法撲飛中，地面上畫卷內也暴起一層無形劍氣直接戰向那婢女，雖然那婢女體外也驀地綻放出一層動人的熒光，但那劍氣卻直接撕碎了熒光，當場讓那婢女臉色一白，張口噴出一道熱血。　　郭正陽這才又操控靈識抓向畫卷。　　“竟然是你？？？”　　不算小但也不算大的殿室內，從婢女被畫卷迷住，到郭正陽暴起救人，乃至畫卷反殺，跟着他又抓向畫卷，所有事都是發生在一兩呼吸的時間內。　　就是畫卷還沒被他抓到手，傳送陣也沒能徹底發揮功效，自門口方向就驀地暴起一聲震怒不已的話音。　　說話的，也正是目茲欲裂的黑獄老祖。　　可不是么，正在迎接仙途山道君呢，突然感應到這裡有變化，他就瞬間催動了大術法趕過來，但他也真是萬萬沒想到，突然出現在這裏的竟然會是郭正陽，而不是什麼道君。　　開什麼玩笑？　　他其實在劫掠了劉夏后，也一直都在防備着上界山道君出手搶人，所以劉夏居住的明玉宮，不止距離他所在府邸很近，近的只要他願意一個呼吸就能趕來，而且外圍也布滿了各種陣法禁制。　　這是最重要的一層防護，所有人出入明玉宮，都會被他看得一清二楚，而且沒有他的允許，外人根本進不來。　　就是道君想靠着各種手段進來，也會被陣法禁制困住，根本進不來。　　不過在安全的防護，也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所以他還在這明玉宮也留了手段，派了一個真人巔峰的女修在時刻跟着劉夏，這女修還就是他女兒以前的貼身婢女，現在改為24小時貼身保護，那婢女身上還有他送出來的一件防禦法寶，就算面對道君突然襲殺，哪怕那婢女反應不過來，法寶都會自動護主，面對道君突襲也能撐上幾個呼吸。　　那就是萬一遇到那個逆天的道君溜進來，也很難立刻壓制住那婢女救走劉夏的，只要那婢女拖住對方一個呼吸，他就能過來殺敵！　　到時候靠着明玉宮附近的禁制，道君也得被搞的很慘。　　但他千想萬想，也沒想到能躲夠一切，混進明玉宮，還能讓那婢女連一個呼吸都托不住的，竟然是郭正陽，那個當初他劫走劉夏時見過的聚靈期修士，而郭正陽現在氣息一樣是聚靈期！　　聚靈期？？？聚靈期！　　這在眼中根本就是螻蟻的存在，竟然能躲過明玉宮外的各種禁制，躲過他的視線混進來？？還動手把劉夏拉進了傳送陣？傳送陣已經啟動？　　震怒不已的驚怒中，黑獄老祖真的有些懵了。　　因為不敢相信！！　　他發獃的時間，連十分之一個呼吸都不到，跟着就又怒吼一聲，一隻通體漆黑的鬼爪就驀地出現在了傳送陣上，轟的一聲抓下。　　可是在他出現時，傳送陣已經啟動，所以鬼爪還沒真的抓到傳送陣上，陣內的兩人已經噗地一聲消失，哪怕只要他再快一點點，剛才看到郭正陽沒有失態那麼一點點時間，說不定就趕上了。　　但現在，鬼爪轟的一聲摧毀傳送陣時，陣內的兩人，已經提前消失，而且在消失前，那副古怪畫卷也已經被郭正陽帶着消失。

# 第一百九十八章 掩面而逃

　　“啊～”　　鬼爪摧毀了傳送陣，但一切都已經晚了，以黑獄老祖的眼力自然可以看的清清楚楚，在鬼爪抓毀傳送陣時，裏面的人已經跑了……　　所以，黑獄老祖徹底怒了！　　憤怒的咆哮一聲，無窮威壓犹如潮水般涌下，擠迫的整個室內的虛空都劈啪啪一陣爆裂般的炸響，室內其他事物，深處的葯池裡，本就已經被撕碎不少的彩鯉妖再次被這威壓碾碎了不少，連葯池都咔嚓碎裂，藥液猛地向下一凹，沿着碎裂的痕迹快速激射而出。　　而被那古怪畫卷重傷的婢女，同樣又被這濃重威壓壓迫的面色一白，噗通一聲就暈了過去。　　黑獄老祖卻不理不顧，只是繼續憤怒的咆哮，伴隨着咆哮聲，他所在的殿宇終於承受不住那恐怖的壓迫，轟隆一聲紛亂碎裂坍塌。　　一塊塊碎石從天而降，不過在跌落中卻又被威壓和聲波衝擊直接碾碎，殿宇支柱同樣崩裂着濺射而出，黑獄老祖卻是額頭青筋滿布，雙拳死死握在一起，手心裏噗踏踏直向下滴血。　　他真是瘋了！！　　他千想萬想，都沒想到真有人能從他身邊救走劉夏，更別提動手的竟然是一個聚靈期小修士？？？　　一個聚靈期小修士，竟然在他多重措施嚴密看護下，把人劫走了？　　他現在也只剩下瘋狂，只剩下暴怒，怒的想殺人，他已經憤怒的失去了思維和理智，滿心都只剩下狂暴和不敢置信。　　就在此刻，黑獄老祖身後也響起了一聲聲驚呼。　　卻是另外幾道身影疾奔而來，在遠處停立，紛紛驚呼震驚不已的看向室內。　　這些人全是血幽府其他道君。　　除了這幾位，其他人也根本不能隨意出入明玉宮。　　比如之前還被黑獄老祖迎接着的、來自仙途山的李姓道君，就正在明玉宮所在山峰的禁制之外，根本進不來，至於李姓道君兩位弟子，倒是沒能及時趕過來，還在之前的殿堂外站着。　　不過，不過就算這些趕來的人到的比黑獄老祖晚，甚至是還在明玉宮之外的李姓道君都沒有進來，可所有道君級強者……還是都清楚這裏發生了什麼事，剛才在黑獄老祖動身的時候，他們也早已經全被驚動。　　黑獄老祖修為最強，飛遁的最快，但其他人就算沒有黑獄老祖遁速快，可道君級靈識一動，就能輕鬆把數十里方圓納入眼底。　　就算不散發靈識，只靠氣機感應，也能感應出不少東西了。　　他們都能感應的出，被黑獄老祖發威追殺，最終卻逃掉的，只是兩個聚靈期……　　所以別說是沖入明玉宮的幾個血幽府道君滿臉全都是不可置信，傻掉了一樣的表情，還在明玉宮外半空中懸浮着的李姓道君，差點就讓飛行術運轉出現紕漏，從半空掉下去。　　這也太荒謬了啊！　　靈域四大巨頭之一的血幽府，五個道君坐鎮，就在這明玉宮身邊，這宮外還充滿了各種防護困禁陣法，如此條件下竟然讓一個聚靈期修士溜進來，把黑獄老祖準備招收的弟子劫走了？？？　　這簡直就像是做夢一樣，也怪不得眼前的黑獄老祖已經氣得失態至極，除了發瘋一樣散發著威壓和咆哮，生生摧毀一片殿堂，都沒其他反應。　　距離黑獄老祖並不遠的其他幾個血幽府道君，同樣是滿心崩潰。　　事情演變到這一步，劉夏被劫走，的確不只是黑獄老祖丟臉丟到了姥姥家，他們一樣是顏面掃地，畢竟這是血幽府地盤深處，五個道君身側，人被劫走了啊！　　這事情傳出去，絕對會讓血幽府立刻成為整個靈域的笑柄。　　而且不止是在他們五個身邊，讓人把劉夏劫走，動手的竟然還只是一個聚靈期修士……螻蟻一樣的存在，竟然把幾個老祖的臉打的啪啪作響？　　這臉，已經丟在了外人面前。　　沒見明玉宮外那仙途山道君，飛都有些飛不穩，似乎隨時會掉下來一樣，要不是震驚到了極點，真人初期巔峰都能隨意運轉的飛行術，在道君手裡能飛成這樣？　　所以在驚呼中，其他幾位道君也都很理解黑獄老祖的心情，他們其實一樣的憤怒，一樣的羞愧，羞臊……各個心下都像是在燒着一把火。　　坑爹啊，一個聚靈期，怎麼可能……怎麼可能做到這些？？　　有的道君一想到事情傳揚出去的結果，整個血幽府的臉面都會這一次劫人行動被剝落的點滴不剩，徹底成為無數修士嘲笑的對象，當場就喉頭一甜，真又羞又急，吐血了。　　現在事情還沒傳出去，但這事能瞞得下去么？對方離開是藉助可攜帶的傳送陣，這肯定是上界山的手筆……難道要他們去求上界山別說出去？　　但明玉宮外還有一個仙途山的旁觀者呢！　　而且，而且就算他們去求，別人也答應了，但血幽府內部有多少人知道劉夏就是黑獄老祖要收的弟子？那人都被劫走了，一個月後去哪再找個人來舉行收徒大典？　　轟轟烈烈，黑獄老祖近兩個月前就廣發請帖邀請強者來觀禮，參加他的收徒大典，結果大典沒舉行徒弟卻被人劫走了，動手還只是一個上界山的聚靈期修士！！　　這樣的刺激實在有些大，大的老祖們的心臟都承受不住。　　不過就在極度的刺激中，有的道君眼前發黑，有的道君直接嘴角溢血，正瘋狂咆哮的黑獄老祖卻突然止住了嘯聲，而後神色一沉，猛地就看向了西北方！　　看了一眼，他眼中才又閃過一絲喜色。　　“快，追！他們沒能回到上界山，而是在傳送過程中被我打碎傳送陣，導致空間波動，被傳送到了妖獸地盤，快追！不論付出任何代價，都要那個小癟三給我抓回來，生要見人，死要見屍！！”　　喜色一閃即逝，黑獄老祖才猙獰無比的開口。　　對着身後大喝一聲，身子一閃就遁出了明玉宮，不過出了明玉宮后，一眼看到還是滿臉古怪和詭異的李姓道君，黑獄老祖才又一愣，愣的剎住身子，呆看李姓道君一眼，才臉一紅，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黑血，掩面而逃。　　他剛才的確因為太過憤怒，並沒有太留意身邊其他景象，也是出來后看到李姓道君，才突然想起剛才那一幕幕，應該也被這位仙途山道君察覺了？就算他看不到郭正陽的樣子，甚至就算他靈識都沒能探入明玉宮，但氣機感應，也絕對能感應出劫走劉夏的是一個聚靈期……把血幽府一竿子道君老祖的臉打的啪啪作響的是聚靈期修士。　　這，丟死人的一幕被同樣是老祖級別的人看到，真的太讓人無地自容了。　　不過狼狽奔逃后，黑獄老祖還是很快又穩住體內修為，深吸一口氣，就快速抵達了傳送陣方向，直奔血翼島。　　可不是，剛才他趕到的時候，郭正陽已經啟動了傳送陣，他還因為過度的震驚而讓自己出手慢了一拍，但那的確是在郭正陽兩人剛消失在傳送陣內時，就摧毀了傳送陣。　　那個時間段郭正陽兩人還在陣法影響中，還在被傳送，被傳送過程里陣法被毀，結果就是會導致傳送方向不穩定，使傳送過程出現紕漏。　　而他在劉夏身上，也留下的有一些手段。　　所以才能大致感應出兩人沒有出現在上界山所在方位，上界山在血幽府西部海域，現在他對劉夏的感應卻在西北方，更接近妖獸縱橫的地盤。　　追！　　這個臉丟的太大了，若不把人追回來，他一生積累的威嚴都會被這一次給踐踏的點滴不剩，不管任何代價，必須要把人追回來。　　而在黑獄老祖動身之後，血幽府其他幾個道君才也紛紛一驚，等人群正大驚着想尾隨黑獄老祖一起追下去。　　有人卻突然詭異的開口，“等下？”　　喝住其他人後，那人才又驀地揮手放了術法，把幾人圍在術法防護內才開口道，“我們可是堂堂五個道君，難道真要一起去追殺一個聚靈期修士？？？”　　“噗～”　　一句話，臉上剛升起一絲疑惑的另一個道君當場身子一顫，眼前一黑，張口就又噴出一口熱血。　　是啊，雖然黑獄老祖的話在血幽府無人敢違背，剛才他也下了命令讓他們追，但是，但是難道真的讓他們五個道君追殺一個聚靈期？　　被那個聚靈期修士打了個措手不及，在他們身邊把劉夏劫走，這事已經能讓活了幾百年的巨頭們羞臊的想死，但那的確是出乎預料，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心理準備。　　現在讓他們正兒八經的去追殺一個聚靈期，還是一群道君？　　這可是足以讓人羞恥的吐血倒地的。　　有人張口吐血，有人卻又猛地抬頭看了看不遠處還在半空中的仙途山李姓道君，跟着就臉一紅，撕開之前某道君散發出來的術法防護，掩面而逃。　　不過這掩面而逃的方向和黑獄老祖並不一致，只是掩面逃向了深處另一處山峰，似乎在用事實說明，他一個堂堂道君，真沒臉和其他道君一起去合力追殺一個聚靈期螻蟻。

# 第一百九十九章 最後一步

　　“轟～”　　就在郭正陽帶着劉夏逃亡，血幽府內一群老祖也各個被刺激的面紅耳赤，深感羞恥時，上界山某大殿，豎立在殿堂中央的一座傳送陣卻轟的一聲，靈氣潰散。　　正在不遠處盤坐着閉目休養的星河老祖也一躍而起，臉上帶着一絲驚色，“不好！傳送陣靈力崩塌，是另一端被人摧毀！郭正陽……”　　此刻在這大殿內的並不只是星河老祖一個，此外還有上界山宗主周易青，那位同樣在傳送陣靈力崩塌時驚醒，沉着臉站起了身子。　　這種便攜式傳送陣雖然有了很大的便利性，但缺陷也的確很多，比如耗材貴重，不能隨意打造，一端被摧毀后另一端也會受到牽連影響崩壞。　　所以當初打造這傳送陣時，兩人也就知道就算郭正陽真能在幾乎不可能的局面下完成那壯舉，混進血幽府把劉夏救出來，另一端傳送陣也必然會被摧毀，因為他要放出傳送陣救人，只能把陣法設在血幽府深處，到時候黑獄老祖不可能還讓這陣法完整保存下去的，甚至對方都可能在發現什麼后，也會率領強者追過來。　　所以他們早已在等待中蓄勢待發，如果郭正陽能成功，雖然那可能性低的他們都不大敢相信，但萬一，萬一郭正陽能把人帶過來，而馮輝也率領其他血幽府老祖掩殺而至，那麼他們就會配合這裏附近的陣法，給那群傢伙一個迎頭痛擊。　　但現在郭正陽並沒有出現在傳送陣內，傳送陣卻被摧毀？　　“失敗了？”　　“我去打探下消息。”　　……　　驚異的輕語幾句，兩人雖然心情沉重，但也沒有說太多，星河老祖更在話語後身子一閃就遁了出去，但他身子才遁出大殿，就又猛地一頓，一伸手拿出一張破碎的玉符，而後才又大喜。　　“吳師兄？”周易青也一驚，急忙趕了過去。　　“小傢伙在求救，而且根據感應他現在在東北方，是妖獸地盤！剛才傳送陣被毀，難道是他在傳送過程中被人搗毀傳送陣，導致傳送出了岔子？”星河老祖先是快速解釋一句，而後才馬上大喜着道，“這傳送陣，他不會輕易使用，也不會輕易被人搗毀，能瞬間摧毀那傳送陣，導致他還在傳送過程中就后力不濟，那就是幾個真人巔峰聯手都做不到，難道事情真的成了？”　　雖然只是猜測，但星河老祖還是很快把事情推斷的差不多了，而後就大喜着道，“我現在馬上趕過去救他，你趕快派人去打聽，如果他真把事情辦成了，就要好好宣揚一下，也能更好保證他的安全。”　　“我這就去打聽。”周易青也馬上點頭，不過臉上的表情還是也充滿了古怪和詭異。　　難道郭正陽真成功了？　　傳送陣之間傳輸，過程也就是一兩秒鐘，這麼短時間內摧毀一座傳送陣，還是由他們兩個道君打造的傳送陣，選取的各種靈材一樣極為昂貴和堅固，真人境是做不到的。　　所以能讓郭正陽還在傳送過程里就因為陣法被毀而導致傳送出錯，那八成就是道君出手。　　道君出手了也只是搗毀傳送陣，沒能抓住那小傢伙，這的確很容易讓人懷疑。　　如果真成功了，那，那這小傢伙還真是趕下了史無前例的壯舉啊！！　　一個聚靈期，就在血幽府這四大巨頭之一的超級勢力內，把一群道君的臉打的啪啪作響。　　這事如果是真的，絕對是需要好好宣揚的。　　這可不是刻意為了幫郭正陽揚名，而是更好的為了他安全考慮。　　畢竟這是一個聚靈期修士，把血幽府的面子掃的一干二凈，讓一干道君老祖的面子都丟的點滴不剩，就算不宣揚，血幽府馮輝為首的幾個道君，也會把郭正陽恨得咬牙切齒，恨不得把他生吞活剝了，不宣揚，郭正陽一樣會面對來自的無盡追殺。　　而且這種追殺可能不只是老祖出面，還包括老祖之下眾多血幽府真人境以及聚靈期修士的追殺。如果大家都不知道緣由，那你四大巨頭之一不管派出多大力度去追殺，外人也最多詫異，又能說什麼？　　就算一次追殺不成，還可以繼續追殺，無止境追殺，直到殺死為止。　　反而宣揚一下之後他們即便會更惱怒，更恨不得把郭正陽千刀萬剮，但那是堂堂巨頭，總是有羞恥心的，就算一樣會追殺郭正陽，但也要顧忌臉面，力度反而會輕些，至少他們很可能沒臉再去光明正大追殺郭正陽。　　可不是么，你一干道君老祖，血幽府也是靈域巨頭，卻被一個小聚靈期修士暗算的灰頭土臉，把面子丟干丟凈，直接成了整個靈域的笑柄。但這畢竟是被暗算。等事後你再大張旗鼓去追殺一個聚靈期，那就不再是簡單的笑柄，只會成為永遠無法洗刷的恥辱了。　　不管你殺不殺得了郭正陽，都會成為血幽府歷史上最噁心的恥辱，你殺了又怎麼樣？一大群道君老祖追殺一個聚靈期，你好意思說這是報仇雪恨？　　就算他們追殺成功，這種恥辱一樣一輩子都無法洗刷，反而若是追殺不成功，好吧，估計臉皮再厚的人都難有臉出來見人了。就是靈域中修為最弱的人，也可以打心底里瞧不起血幽府的。　　所以事情宣揚一下，雖然會讓血幽府更加記恨郭正陽，但卻沒有絲毫壞處。　　隨着周易青的話，星河老祖才哈哈一笑，大笑着向遠處遁去，他也不敢耽擱，畢竟現在郭正陽是在妖獸地盤裡呢，得趕快把人救回來才行。　　若是郭正陽在算計了一幫道君，做下史無前例的壯舉之後，卻隕落在妖獸手裡，那才是扯淡，另外他也知道，現在郭正陽很可能已經在被血幽府修士追殺呢，若郭正陽真成功帶走了劉夏，劉夏又在血幽府呆了那麼久，難道血幽府的那幫老傢伙不會在劉夏身上留點什麼印記？他可是一點都不敢耽擱的。　　……　　同一時間，就在黑獄老祖和星河老祖從不同方向趕向靈域北方妖獸地盤時，某座龐大海島之上，一大群黑壓壓的甲蟲剛把一隻看似恐怖的妖獸蠶食的點滴不剩，才在地面上站穩不久的郭正陽就馬上轉頭看向劉夏。　　劉夏此刻卻還是一身世俗里的時尚裝束，雖然俏目里充滿了好奇和疑惑，但還只是喜滋滋看着郭正陽，一句話都沒說，就是喜滋滋看着。　　“發什麼愣，快把你身上所有東西全部丟掉。”郭正陽這才眉頭一皺，馬上開口。　　“都丟什麼？”劉夏這才也笑眯眯回答，還是一直盯着郭正陽。　　“除了儲物戒指之外，其他全部丟掉，我們得快點走，雖然我通知了星河老祖，不過若你身上有什麼東西被黑獄老祖下了印記，他卻先比星河老祖先追上來，我們就慘了。”郭正陽再次開口，一聲命令下劉夏倒是很乖巧的執行了一切命令，直接把儲物戒指里所有事物全部丟干丟凈。　　等她做完這些，郭正陽才拉着劉夏就逃，不過他並不是駕馭飛劍飛遁，而只是靠肉身騰挪。　　心下，郭正陽充滿了苦笑，之前謀劃了那麼久的事，眼看已經成功把劉夏帶進傳送陣，更是在黑獄老祖的攻殺抵達之前和那鬼手差之毫厘的錯開。　　但他真沒想到剛渡過傳送陣的傳送波動后，會出現在一片荒無人煙，妖獸縱橫的島嶼上。　　他們兩個片刻前剛出現，正在從半空跌落時，地下左側十多米外，就是一條斑斕巨蟒正警惕的盯着兩人打量，而那巨蟒在感應出兩人修為後，更是還沒等兩人落下，就張開血噴大口咬了下來，再跟着郭正陽揮手從儲物戒指里放出幾十隻真人境妖蟲，眨眼間就把巨蟒蠶食的乾乾凈凈。　　但他也很清楚這不代表兩人就此沒事了，哪怕他已經在妖蟲蠶食巨蟒時就捏碎了從星河老祖那裡得來的玉符，可是劉夏身上有沒有被黑獄老祖下了烙印的寶貝，黑獄老祖有沒有追來，這都是未知。　　如果在星河老祖趕來之前，黑獄老祖就殺到了附近，那……那還真是會讓人崩潰的，畢竟營救劉夏這件事，從他拉着對方進傳送陣那一刻起，整個計劃已經成功了九成九，若是現在再被黑獄老祖抓住，那種鬱悶都足以讓人崩潰的。　　所以他第一時間就讓劉夏丟棄了除儲物戒指外的所有事物。　　不過現在他們身邊一樣充滿了不確定因素，如果這附近突然出現什麼堪比道君境的妖王級妖獸，直接把兩人當成一盤菜吞掉，那更加會讓人崩潰的。　　他現在就算身上還帶着無數妖蟲以及妖蟲母巢，可若突然遇到妖王級妖獸，恐怕一樣是九死一生，沒有掩護好的母巢和妖蟲，的確還沒能力正面直對道君。　　所以在根本不清楚自己究竟在哪的時候，郭正陽絲毫不敢大意，連飛起來逃竄都不敢。　　事情已經辦成了九成九，只剩下最後一步，這最後一步到底是康莊大道，還是末路險徒，的確充滿了太多未知性。

# 第二百章 果然沒錯

　　拉着劉夏瘋狂逃竄，郭正陽連用靈識探查左右都不敢隨意去做，只能是認準一個方向見路就走，就是走着走着，他才發現劉夏真是個累贅。　　就算他已經盡量拉住這丫頭，讓對方在行走中藉助了不少他的力量，可那種速度還是拖累的他不輕，讓他比起自己全力奔行時的速度都慢了好多倍。畢竟郭正陽的身體經過全方位的天劫淬鍊，不只是身軀硬度接近中品靈器，就是體能已經遠遠甩開了普通修士太多太多。　　無奈之下郭正陽才又猛地停住身子，看了劉夏一眼才皺眉道，“事情緊急，我背着你逃。”　　“好啊。”劉夏一怔，微紅着臉看了郭正陽一眼，但還是馬上點頭。　　郭正陽也不客氣，轉身拉住劉夏就安置上後背上，才撒開身子向前奔跑，雖然入手兩截滑膩的小腿肌膚讓他手心輕微顫了下，貼在後背上的嬌軀更是觸感驚人，但這些也只是讓他在瞬息之間失神了下，就再懶得顧忌，只是一心一意逃竄。　　妖獸橫行的地盤他是不敢飛行，否則驚起大片妖獸，道君以下還好說，真驚動道君級就死的太悲慘了些。　　不過仗着強大的體能，郭正陽的奔逃速速一樣不慢，短短十來分鐘見路就走，見林就渡，一身氣機收斂到極限，只靠純粹體能移動，十幾分鐘后他已經奔逃出了數十里，這距離，對於頂尖的道君老祖來說，可能一次靈識探索就能籠罩在內，但這裏畢竟是妖獸地盤，估計就算道君趕過來也未必敢肆無忌憚的飛行，未必敢肆無忌憚的搜索，這就是他的機會。　　“吼～”　　就是正在奔逃中，前方突然響起一聲森寒的咆哮，一隻滄瀾虎妖猛地從山林間竄出，從數百米外迎頭就對郭正陽兩人撲下，郭正陽反應也不慢，揮手放出一大片妖蟲直撲而上，正撲來的大虎當場一懵，轉身就逃。　　而郭正陽則在直線奔逃中很快收回妖蟲，繼續趕路。　　那虎妖速度很快，他也根本不可能和它糾纏。　　繼續逃亡的時候，自他後背卻突然響起一聲輕笑，笑聲里充滿了興奮和開懷，甚至還有另外一種莫名其妙的味道。　　郭正陽頓時火了，扭頭瞪了劉夏一眼，才低聲開訓，“你笑什麼？”　　可不是，她知不知道自己為了救他，冒了多大風險……而且這一次的事，說起來還全是劉夏惹出來的，雖然那是一個意外，但當初要不是她得意洋洋問他索要獎勵什麼的，不把自己歷來突破的時間一一細說，哪裡會有這災禍？　　這麼一個寶貝弟子，郭正陽在收她為徒時的確明白依她的資質，只要被人發現就很容易有人心生搶奪之心，但只要她不刻意張揚，卻也真沒那麼容易被人發現，畢竟修鍊天資這種事，雖然修真界也有一些特殊的手段可以查探，但全球幾十億人類，只要你不是主動冒頭，就是道君也沒辦法一一查探的。　　那種探查資質的術法消耗雖然不大，但也不是太小，一個全盛時期的道君老祖，要是一直運轉術法探查別人資質，別說把幾十億人類查看一邊了，你連續看個一萬人，都能把你累得吐血的。　　所以當初郭正陽雖然知道劉夏資質妖孽，收下她為徒，一旦被人發現就可能引起別人搶奪，甚至可能因此惹來禍端，但他更明白只要不是運氣太差，劉夏也別太張揚，別人基本就發現不了。要不是她那一次在他面前獻寶一樣說那些，加上運氣不好剛好碰到血幽府的真人在外面搜尋他的信息，被對方聽到，這次的禍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也幸虧他成功了，把她從血幽府救了出來，不然那就是被人奪舍的惡果！　　現在倒好，自己冒了無數風險，各種底牌手段用盡，好不容易把她救出來，她還好意思笑，而且自從把這丫頭救出來后，雖然到現在也只是過了十幾分鐘的時間，但她好像除了說了那一句好啊之外，從頭到尾就這一直在笑。　　“嘿嘿，我就覺得開心。”被訓了一句，趴在郭正陽後背上的劉夏嬌憨的吐了下舌頭，才又瞪圓了美眸直直盯着郭正陽道，“我就知道你會來救我的，果然沒錯，不過我真沒想到你會變成魚啊，那是幻術么？”　　郭正陽在明玉宮時，從儲存彩鯉妖的池水裡躍出時，那個看護劉夏的婢女因為一直被怪畫里的大道真意迷惑，所以並沒注意到那變化，但劉夏還離得遠，所以她也是唯一目睹了什麼的目擊者。不只是唯一的目擊者，當時郭正陽在拉着劉夏進傳送陣時還揮手釋放了一個大術法，就是在摧毀那些剩下的彩鯉妖屍首，他可不想讓別人從彩鯉妖的數量變化上察覺出不對。　　聽了這話后，郭正陽也在奔跑中快速回頭，不再盯着她看，只是小聲道，“你記住，我能幻化成彩鯉妖的事絕對不要告訴其他人，還有剛才滅殺驅逐那些妖獸的蟲子，也千萬不要對外說。”　　“轟～”　　就是他的話還沒迎來回應，自兩人後方遠處突然響起兩聲震天咆哮，伴隨着咆哮聲，一層恐怖的火雨突然就從後方襲來，彷彿一顆顆隕石降落，一片片密密麻麻的火球呼呼呼砸在密林中，瞬間就點燃了不少林木，同時也有十多片火團衝著郭正陽砸來。　　郭正陽頓時鬱悶的不輕，瞬間催動體能全力躲避。　　在他後背上的劉夏也驚慌的低呼，直到郭正陽敏捷的躲過眾多火團，在火雨中和一片片火焰擦肩而過，把後方火海遠遠甩開，劉夏才又心有餘悸的半撐起身子，即緊張又興奮的低語，“太刺激了。”　　“……”　　郭正陽懶得搭理她了，只是繼續悶頭逃竄。　　剛才那兩聲咆哮，有一聲就是被他放出來的妖蟲群下走的虎妖，另一聲也是妖獸的咆哮，就是不知道是什麼物種了，或許就是那虎妖被一大片幾十隻氣息都在真人境的妖蟲嚇破了膽，逃到其他妖獸地盤才引起了衝突。　　剛才的火團，似乎也是某妖獸的妖術被另一隻妖獸打散才砸落下來的，那並不是普通火焰，看看原本一片奇駿的大好原始森林風景被瞬間全部點燃，就知道那火焰不簡單了。　　這种師徒倆亡命逃亡，充滿兇險的旅程，她竟然覺得很刺激，甚至低呼里還有些小興奮，郭正陽真不知道說什麼了。　　訓她都沒時間。　　不過在繼續逃亡中郭正陽的心思，卻變的即驚喜又有些鬱悶起來。　　他現在最怕的是什麼？一是怕黑獄老祖先追上來，二是怕遇到太強大的無法抗拒的妖獸。　　剛才短短時間就遇到三隻真人境妖獸，那這地方看起來還真是在妖獸地盤深處，這附近這麼多堪比真人境的妖獸，還真是黑獄老祖來了也不敢輕鬆深入吧，那對方追蹤他，難度自然大增。　　這是好事！　　但正因為這裡是妖獸地盤深處，他也根本不知道具體位置，所以遇到無法抗拒的妖獸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這又是很讓人抑鬱的。　　如果只有他一個人在躲避黑獄老祖的追殺，就算對方是道君，他也有把握能輕鬆逃脫，隨便操控幾隻妖蟲在地下打洞，打一個手臂粗細的洞穴，他也化身成妖蟲一躲，黑獄老祖去哪找？　　可是帶着劉夏，他操控妖蟲打洞都得打一個能讓正常人類同行的地方才行。　　那無疑會拖延不少速度，所以至少也要等遠離了劉夏丟棄隨身物品的地方才能去做。　　又本逃出十幾分鐘，疾行了數十里，沿途兩人也又遭遇幾隻妖獸，不過仗着有妖蟲在，而且郭正陽往往念頭一動就是幾十上百隻真人境妖蟲撲出來，所以遭遇的那些妖獸也全是跑得慢的直接被妖蟲蠶食，跑得快的就是虛驚一場，或許就不小心又引起了其他妖獸的爭鬥，害的兩人又在一次從天降落的洪流、亦或者電網危機中狼狽穿梭而過。　　十幾分鐘后，逃亡到一座大山附近，郭正陽又回頭看了一眼，估摸着自己已經奔逃了上百里，而且這一帶還這麼多妖獸，所以就算黑獄老祖追到之前他們被傳送到的地方，在不知道他們逃亡方位的情況下估計也很難追蹤，他才快速在大山內找了一個山洞，放下劉夏讓她跟在身後，快速深入了山洞。　　毋庸置疑，還是無窮無盡的妖蟲開路。　　這一個只有幾十米的山洞盡頭，在眾多無所不吞，而且吞食速度的很快的妖蟲肆虐下，逐漸就開闢出了一條足以讓人走進去的通道，持續深入山體深處。　　而且郭正陽還在劉夏進入通道后，又從遠處找來了一些巨石封住了出口。　　“還是在地下穩妥，劉夏所有物品都丟在了百裡外，附近有這麼多妖獸，黑獄老祖過來也沒辦法隨意搜索，能找到這裏的可能性不大，只要耽擱他一陣子，星河老祖應該也能趕過來……”　　持續向地下深處行進，郭正陽算是為了這次逃亡絞盡了腦汁，眼前的也已經是他能想出來的最安全和妥善的方法了，畢竟他不敢一直在外面四處逃竄，萬一他們奔逃的方向就是一個道君級妖獸的地盤呢？再逃下去，豈不是自己找死？　　而且逃得太遠了，他也已經把星河老祖留下的玉符捏碎，而星河老祖並沒有在他身上留其他可以感應反向的寶物，逃的太遠，反而會讓星河老祖找他也變得困難。

# 第二百零一章 你還有臉出門？

　　郭正陽為了逃亡絞盡了腦汁，而且對於自己那便宜徒弟的沒心沒肺還深感惱火，充滿險徒和危機的逃亡旅程，她竟然只是覺得刺激，又或者眼睛里泛着異樣的光澤，表情怪怪的，那種光澤似乎是害羞，又或者憧憬陶醉什麼的，卻獨獨沒有害怕之類，這怎麼讓人不惱火。　　但他卻根本不知道，就在他操控着妖蟲在山體內打洞時，位於血翼島和明鏡島北部，一片蔚藍的大海之上卻是一片翻江倒海、日夜顛覆的大戰場景。　　兩個道君大戰，還是全靈域道君中最頂尖的，絕對都是站在地球最巔峰武力的存在，這樣的恐怖人物爆發大戰，那景象就算稱不上毀天滅地，也是駭人聽聞至極。　　一顆散發著無窮威勢的小星球從天而降，轟的一聲墜入無邊黑暗死獄，等又被黑暗死獄騰挪翻轉，直接墜入大海，能濺起上百米的恐怖巨浪，又或者一下子砸在一些全是礁石的小島上，瞬間就能讓島嶼砸下海平面。　　一邊是星辰大海吞天噬地，傾覆過去，足以磨平一切，一邊是無盡深幽的絕對死寂空間，輕微一波晃動，就能把一切事物化為虛無，恐怖的大戰，只是餘波就能波及數百里方圓，如果這戰場不是正位於海域之上，而是在陸地，恐怕一切事物都早已被摧殘的支離破碎。　　郭正陽的確想不到，他絞盡腦汁在躲避的黑獄老祖，才剛從血幽府傳送陣傳送到血翼島，一路沿着氣機感應飛向西北方時就遭遇了星河老祖的襲殺，兩個絕世強者就在郭正陽曾經操控着母巢隱匿的那大島附近上演了驚天動地的戰鬥。　　到現在大戰已經持續了快半個小時……依舊是難分勝負。　　而這裏的恐怖戰鬥也早已驚動了無數人，畢竟這裏距離血翼島坊市和明鏡島坊市都不遠，而這一陣子，因為血幽府開出十倍高價收購彩鯉妖，也有太多修士都深入了妖獸地盤控制的海域尋找彩鯉妖，那不只是生存在血翼島的散修，就是一些生活在明鏡島的散修都會四處尋找彩鯉妖，然後抵達血翼島出售。　　所以在戰場數百裡外，一個個修士就直接漂浮在海面上，全都是瞠目結舌，滿臉震撼的看着前方戰團。　　他們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只是前方的大戰太恐怖，那毀天滅地的景象已經超出了眾人想象，也自然很容易就能震撼無數心靈。　　而這樣的大戰毀滅性是很恐怖的，圍觀的也都清楚就是他們在遠處觀看也可能有生命危險，所以他們心中也充滿了驚懼，不過眼下並沒有逃竄，因為之前已經有太多修士逃掉，留下來的全是膽子最大的。　　原本在這一帶海域搜索彩鯉妖的，沒有幾百也有上千，但現在留下來圍觀的也就是零星一二十人，二十分之一都遠遠不到。　　這一二十人也不是不怕，萬一前方大戰挪一下戰圈，可能就會把他們全部碾壓死，但這種級別的較量也真的充滿了無窮魔力，讓他們哪怕害怕，卻又充滿了憧憬。　　所以這些人留下的，不只是最膽大的一批，而且各個都做好了逃命準備，都是只要一發現戰場有移動趨勢就會全部遁入深海之下的……　　這裏畢竟是汪洋大海，就算那戰鬥餘波恐怖，但只要能在最短時間內潛入深海，安全性也會大大提升不少。　　“那一手星辰術法，是上界山星河老祖吧？”　　“另外一邊過處，全是絕對的黑暗和死寂，肯定是血幽府黑獄老祖，他們怎麼打起來了？”　　“這就是老祖的威能？太可怕了！”　　……　　被眾多修士尊稱為老祖獲得封號的道君，一旦真的爆發大戰的確是很好辨認，比如星河老祖招牌手段就是一出手茫茫星空，讓人迷失，而黑獄老祖則是能布施絕對的死寂領域和空間，在裏面除了無盡黑暗之外，再無任何事物，一進入就是永久的黑暗和孤獨，所以才被稱為黑獄。　　這兩位竟然在坊市更遠處戰的昏天暗地，的確讓所有留下來的修士都疑惑不已。　　就是眾修士正在心驚膽戰的觀望中，一聲肆意的大笑聲才從前方戰團內暴起，遠遠傳播出到圍觀的眾修士耳中，當場聽得所有人都傻了。　　“馮老鬼，你堂堂道君，還是受封一方的老祖，整個靈域最巔峰的存在，竟然親手追殺我上界山一個聚靈期弟子，你不覺得丟人么？”　　觀戰的修士群體全傻了，星河老祖的笑聲雖然很大，但並不刺耳，落入眾修士耳中也只是覺得聽得很清晰，但他們也真被這話雷的不輕。　　一個道君老祖，還是所有道君里最頂尖的，竟然在追殺一個聚靈期修士？這也太扯了吧……如果說這話的不是星河老祖，恐怕在場根本沒人會相信。　　不過眾修士在疑惑中卻沒聽到黑獄老祖的回應，那邊就是不吭聲，繼續在和星河老祖廝殺，這似乎是默認？　　“馮老鬼，看來你真是一點都不顧道君的臉面，不過說的也是，你眼下還有什麼臉面可言？搶了我上界山的弟子，還厚顏無恥的要召開收徒大典，結果五個道君坐鎮，竟然被我上界山一個聚靈期修士在你眼皮底下把人救走，五個道君，敗在一個聚靈期修士手裡，你還有臉出門？”　　等星河老祖又一聲大笑傳開，正在疑惑的眾圍觀修士才猛地又再次呆了。　　所有人都是猛地瞪圓了眼，嘴巴張的一個比一個大。　　開什麼玩笑？？？　　這是在扯淡么？　　可是等了片刻，廝殺中的黑獄老祖還沒回應，似乎又是默認，眾修士才徹底暈了。　　這不是開玩笑？　　但，但那怎麼可能會不是開玩笑？黑獄老祖要舉行收徒大典，邀請靈域眾強者觀禮，這是這陣子靈域最大也最隆重的事情之一，他們這麼多修士在這附近，就是在尋找彩鯉妖呢，而無數人推斷血幽府花十倍高價收購彩鯉妖，也是為了那個典禮準備，現在？那個弟子被人救走了？弟子沒了？　　這，黑獄老祖可不就成了笑柄么！　　但更讓人不敢相信的是在血幽府深處，五個道君老祖看護下把人救走的，是一個聚靈期？　　一個聚靈期修士，竟然打翻了整個血幽府，把五個道君坑成這樣？　　所有還在冒着危險觀戰的修士，全都對那個聚靈期修士升起了不可抗拒的敬仰之心……想不敬仰都難，聚靈期修士，別說對於道君了，就是對於真人來說基本就是螻蟻一樣的存在，對上道君還真是稱他螻蟻都有點高看了。　　可是一個聚靈期，竟然把真箇血幽府都坑的無地自容？一個人，搞翻了血幽府五個道君？這哪還是聚靈期修士啊，根本就是個神跡！　　不管對方怎麼做到的，這傢伙，也絕對把黑獄老祖坑慘了。　　堂堂黑獄老祖，霸主一樣的存在，這一下子絕對要成為無數人的笑柄了，甚至連整個血幽府這巨頭勢力都成了一個笑話，怪不得堂堂老祖，會追殺一個聚靈期。不過他還好意思出來追殺？　　在這一刻原本看着遠方戰場還是滿心敬畏的修士們，突然間就在眼中或嘴角多出了不少笑意，雖然那不是燦笑，有很多人都是露出了哭笑不得的意味，但那的確已經沒了多少敬畏之心……　　就像是原本高高在上的神明，卻被一個修為連他們還不如的凡俗狠狠戲弄一把，戲弄的灰頭土臉，雖然動手的肯定也不一般，讓他們都驚嘆敬仰起來，但那個被戲弄的神明也自此從他們心中的神壇跌落，很難再讓人像以前那樣敬畏，因為一看過去，他們就忍不住想笑。　　就在他們無聲的看去，嘴角和眼神里都帶了些古怪時，前方戰團里卻突然就傳來哇的一聲，似乎有人吐血了似的。　　再跟着，一片絕對死寂的黑暗空間直接就夜幕一樣疾馳而去，速度快的嚇人……而對方飄飛的方向也正是血幽府所在。　　他們也的確不知道，黑獄老祖本就為這事被刺激的抓狂，在和星河老祖廝殺時原本是滿腔的怒火都爆發出來，瘋了一樣拼殺，給星河老祖帶去不少壓力，剛才幾句話也正是星河老祖的攻心之計，簡單那麼說，已經是向黑獄老祖傷口上撒鹽，等遠處的人又露出那樣的神態表情時，這無疑讓黑獄老祖更被刺激的傷上加傷，那種羞恥的事在這麼多人面前被揭出來，連一些低弱散修看他的視線都多出了一些看笑話的心態，那真是臉皮再厚的人也不好意思再出來丟人現眼了。　　畢竟老祖都是要面子的啊！　　可現在他的面子真是被踐踏的點滴不剩了，而和星河老祖大戰這麼久，他也知道根本拿不下對手，有對方在他已經無力在追殺郭正陽，那一直留下來繼續丟人現眼么？　　“哈哈哈……”　　等黑獄老祖羞臊難耐的逃竄之後，星河老祖才也大笑一聲，看了看那些依舊在發獃的散修們一眼，才又快速遁向北方。　　不過他是走了，泡在海水裡的眾修士還是一直在發獃，直到呆了好久，人群才終於轟的一聲徹底沸騰了。　　因為所有人都知道，整個靈域都要為剛才星河老祖所說的事，而被深深撼動了。　　雖然他們到現在都還不知道那個聚靈期修士究竟是何方神聖，但所有人都知道，從今天起，那修士絕對會名動八方，震撼整個靈域。

# 第二百零二章 轟動八方

　　“嘖嘖，這個郭正陽到底是何方神聖？竟然這麼恐怖？”　　“韓兄，郭正陽是誰？這名字沒聽過啊。”　　“不會吧？你到現在連郭正陽的名字都不知道？”　　……　　明鏡島坊市，等一名聚靈大圓滿的散修滿臉詭異的行走在坊市街道上，還滿口驚嘆敬仰的說了一句話后，正走在他身後的一名散修也猛地一愣，詫異的看向韓姓修士，這位可是聚靈大圓滿，在散修群體中已經是屬於頗為地位的了，在這明鏡島坊市也算是一號人物，突然聽到這位滿口敬仰的說什麼郭正陽，他自然好奇了起來。　　不過等那散修一句話開口，韓姓修士也一瞪眼，分外不可思議的看了過去，似乎對於對方到現在連郭正陽的名字都沒聽過，倍感震撼。他雖然也不知道郭正陽是誰，但那名字，卻是如雷貫耳了。　　那種震撼的目光也讓那修士臉色一汕，很有點不好意思，心下更古怪的嘀咕起來，難道這郭正陽很出名么？怎麼自己沒聽過這名字，就像犯了什麼不可饒恕的罪過一樣？　　“哈哈，你這可是太落伍，連那位都不知道，那位絕對我們所有聚靈期修士的偶像啊！”韓姓修士在對方發獃中才哈哈一笑，一聲大笑，頓時又吸引了左右無數目光。　　“偶像？”　　“韓兄，你這牛皮吹大了吧？有什麼人配做咱們所有聚靈期修士的偶像？”　　“就是，什麼郭正陽，我也壓根也沒聽過，哪裡的？難道也是咱們明鏡島坊市的？”　　……　　左右不少人也都不知道這個名字，頓時就被韓姓修士的話說的不樂意了，可不是么，他們雖然混的不怎麼如意，但也同樣不覺得有什麼人能做他們所有人的偶像。　　不過面對眾多詫異質疑的目光，韓姓修士卻嘴一撇，很鄙夷的看向眾人，“你們不服？那個郭正陽，區區一個聚靈期修士，把血幽府五個道君都玩慘了，你們有那種實力？”　　“……”　　……　　一句不屑的話語，當場就像是龍捲風暴一樣席捲了小半個街道，所有人都被這句話驚得震得瞠目結舌，痴痴獃呆沒了絲毫反應。　　一個聚靈期修士，把血幽府五個道君都玩慘了？這怎麼可能？　　“血幽府黑獄老祖要在一個月後舉行收徒大典，廣邀各方強者觀禮，這是咱們靈域最轟動的事吧？不過據我所知，黑獄老祖要收的那個弟子，其實是從那個郭正陽手裡搶來的，道君出手從一個聚靈期修士手中搶奪弟子，已經夠不要臉了，誰想到，等黑獄老祖大張旗鼓宣揚收徒，為這事已經籌備了兩個月，結果那個郭正陽竟然不知道怎麼的混進血幽府深處，在血幽府五個道君眼皮子底子又把那個弟子救走了，牛！太他媽牛了！黑獄老祖廣邀各方強者觀禮，怎麼可能不怕有人在大典之前把人搶走？肯定是做足了一切防備手段啊，五個道君坐鎮，加上那還是血幽府最核心之地，竟然被一個聚靈期混進去把人救走了，這位前輩簡直我們所有聚靈期修士的楷模啊，聚靈期能把道君玩成這樣，太猛了！”　　小半個坊市街道都在因為韓姓修士之前的一句話而倍感震撼時，韓姓修士則再次一臉眉飛色舞的開口，細細解說著整件事，硬是又把附近一大片修士聽的傻傻愣愣。　　“不會吧？黑獄老祖要收的弟子，被搶了？”　　“不可能！人家為了收徒大典籌備了這麼久，廣邀各方強者觀禮，這種大事怎麼可能會不做足準備防止出現意外？一個聚靈期，再牛也不可能在血幽府最核心之地，五個道君眼皮子底下把人救走啊！”　　“我說姓韓的，你就算吹牛也要找點靠譜的事來吹不行么？這麼荒唐滑稽的事，你都有臉說的出口？”　　……　　傻傻愣愣之後，人群中才爆發一陣陣反駁之音，這種事，他們不可能相信，也不敢相信。　　一聲聲駁斥里韓姓修士卻也惱了，這幫白痴竟然不相信他？而且對方駁斥的，可不就是他的偶像么？同樣身為一個聚靈期，在第一次聽到這件事時，他也充滿了不信，但這些他可是從上界山內幾名大修士口中聽到的，他剛從上界山回來呢，眼下這件事也早已經在上界山傳的沸沸揚揚，那麼多巨頭宗門的修士都在談這個，無數真人一提起這個名字，都滿臉驚嘆敬仰。　　那不可能是假的！　　所以在斷定這是真事之後，那個素未蒙面的郭正陽，也已經在短短時間就成了他的偶像，聚靈期啊，別說在道君眼中了，就是在真人眼中都是螻蟻，他們也向來活的戰戰兢兢，對隨意一名真人以上強者都要充滿敬畏忐忑，現在突然聽到其實聚靈期也可以這麼牛逼，可以把一群高高在上的老祖玩的無地自容，那種震撼，的確也讓他這個聚靈期倍感榮幸，畢竟他也只是聚靈期……　　結果現在這一群耳目閉塞的傢伙，竟然不相信他說的，還在詆毀他的偶像。　　“你們這群白痴，這麼大的事，事關血幽府道君級強者，我敢胡說么？再說現在這件事已經在上界山傳開了，我剛才去提交一份革新，那可是親耳從幾名上界山真人強者口中聽到的，而且這麼說的可不止一個兩個，我能亂說么？”惱羞成怒中，韓姓修士劈頭蓋臉就對着這幫修士大罵起來。　　他說的倒也當場讓不少人又愣了，是啊，韓姓修士在他們群體里是有點地位名望，但他畢竟只是一個聚靈大圓滿的散修，敢隨意詆毀道君級強者的事？如果這些事不是真的，他就是吃了龍膽也不敢去詆毀道君啊。　　難道是真的？　　有人沉默，但有的人還是不信，直接就又和韓姓修士爭吵起來，整個坊市都因為這個突兀起來的話題徹底亂了，就是在一片紛亂中，一道道身影卻突然從坊市外圍趕了回來。　　這些回來的人不多，只有七八人而已，不過他們剛一回來，就馬上吸引了無數人關注。　　“李真人，是李真人他們！”　　“他們回來了？嘶，難道在青溪島附近那場戰鬥結束了？”　　“他們這幫傢伙還真是膽大，那麼恐怖的戰鬥，他們都敢留下來旁觀。”　　“這幾位全是咱們散修里最強大的真人級強者，只要躲得遠遠地，看到不對馬上潛入深海，保命希望還是不小的。”　　……　　可不是么，在韓姓修士出現以前，整個坊市島最激烈的話題無疑就是在向北幾百裡外，青溪島附近海域上那一場驚天動地的大戰，當時可是有成百上千修士在那一帶搜尋彩鯉妖的，只是其他人被驚動的早就嚇跑了回來。　　但提前被嚇跑回來不代表他們對那場恐怖的大戰不好奇，甚至人人都分外好奇那到底是誰在戰鬥。　　現在看到幾個膽大的真人境旁觀者回來，自然吸引了無數人的關注。　　但就在人群關注中，那幾個回來的真人卻個個都是一臉的驚嘆乃至小崩潰……而且彼此間都還在竊竊私語。　　等這些話語，一一落入其他修士耳中，頓時又讓無數人聽懵了。　　“到底是誰啊，一個聚靈期修士竟然能把血幽府五個道君坑成這樣？”　　“聚靈期能在五個道君老祖眼皮子底下把人救走？這簡直不可思議，如果那些話不是星河老祖親口說的，而黑獄老祖還默認了，我到現在都覺得那是扯淡。”　　……　　幾個走回來的真人話音的確不大，可修士們基本也都有着強悍的體力，所以還是有大把人把這事聽了個一清二楚，結果，所有人又徹底沉默了。　　畢竟剛才韓姓修士還在宣揚什麼，只是很多人根本不敢相信，但現在一聽這些觀戰的真人所說，星河老祖那種巨頭都親口說出來有聚靈期修士把黑獄老祖等人坑慘了？當著一群老祖的面把人救走？　　這是真的？這不可能有假了！！　　老祖親口所說還能有假？之前那場大戰是星河老祖和黑獄老祖？星河老祖那麼說了，黑獄老祖還是默認？　　一片死寂突然就像是瘟疫一樣開始在坊市島蔓延，而後整個明鏡島坊市都徹底陷入了絕對死寂中。　　又只是短短片刻，整個坊市才徹底炸了。　　“真的？竟然是真的！”　　“那個郭正陽真那麼生猛？聚靈期能猛成這樣？”　　“嘖，血幽府完蛋了，轟轟烈烈的要召開收徒大典，請帖都發出去這麼長時間了，結果五個老祖看護的人竟然被一個聚靈期救走了，這一下子，血幽府要徹底成為笑柄了。”　　……　　確認了事情的真實性后，整個坊市都沸騰了，眾多修士不知不覺間，突然再提起血幽府，真的再沒了以前的敬畏，要知道不久前轟動靈域的蟲災，還有很多人都以為是血幽府搞出來的，那個時間段里血幽府可是就算仙途山那樣的巨頭提起來，都心懷忌憚，而且忌憚的不輕，他們散修提起來，更加誠惶誠恐到了極限。　　但現在突然確信了這麼一件事，就算是修為再弱的，都有種想捧腹大笑的感覺，一想想堂堂巨頭被一個聚靈期玩成那樣，他們怎麼可能不想笑？　　這是壓都壓不住的本能反應！　　無數修士一提起血幽府就想笑時，再一提起郭正陽，還真是都馬上變得充滿了神往和敬仰，那個傢伙雖然大家都不認識，可這也太妖孽了。　　對方乾的事，絕對是一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歷史性轟動事件啊！　　而這件事，此刻也不只是在明鏡島坊市傳揚，而是已經開始在整個靈域蔓延，短短時間，如此爆炸性的事件就傳遍了整個靈域，郭正陽的大名，也在最短時間內就轟動八方。

# 第二百零三章 你干什麼？

　　“對不起啊。”　　黑暗的地底世界，一條剛剛被開闢出來不久，僅容一人彎着腰通過的石道深處，左右除了妖蟲吞噬石壁的咔吱聲和幾不可聞的腳步外，就只剩下黑暗。　　這情況持續了大約十來分種，一聲壓抑的低語才突然從郭正陽身後響起。　　正在行走的郭正陽頓時一愣，詫異的回頭看了後方劉夏，才失笑道，“你也會說對不起？”　　他的確有些詫異，這丫頭也知道錯了么？　　從救她出來開始，她除了一開始在發獃，隨後就一直在笑，面對他背着她狼狽的從妖獸廝殺餘波中奔逃的場景，她還低呼好刺激之類，這樣的表現，真讓郭正陽有些火大，甚至都覺得自己這個師傅真是失敗，就算他兩輩子加起來都沒有收徒的經驗，但把一個徒弟教導的這麼沒心沒肺，也夠失敗的了。　　他還覺得這弟子都沒救了，以後都很難再教好了。　　所以也真沒想到兩人躲進山體深處地下，靜靜沿着妖蟲開闢出來的道路前行時，她會突然來這麼一句對不起。　　郭正陽一聲打趣，換來的倒是一片沉默，劉夏又不說話了，聽不到回應他也沒有在意，只是繼續沿着妖蟲們開闢出來的道路前行。　　他並不知道外界的事，所以這時候的所作所為就是為了防止被黑獄老祖追上來，才不斷在地下深挖通道，這都是按照藏身母巢的節奏去執行的，到時候只要在這地下搞出來的通道夠深，就算真的被黑獄老祖發現了，他一樣可以靠着母巢以及妖蟲多出一份自保之力。　　所以此刻在郭正陽控制下，他們不止早已經遠離了地面，更是不斷在山體地下深入，妖蟲們更是在這一片大山下開闢着四通八達，繁瑣如蛛網的洞穴。　　面對道君級的追殺，不這麼做，郭正陽也根本沒辦法安心。　　只不過就在行走中，身後卻突然傳來一聲輕呼，還有輕微的磕碰聲，郭正陽這才愕然轉身，皺眉看了身後一眼，“你干什麼呢？”　　可不是，劉夏不管怎麼說也是聚靈大圓滿修士，就算這裏很黑暗，但聚靈大圓滿的靈覺呢？走着走着都能碰到石壁上，這也太讓人無語了，聽那一聲磕的還不輕……　　“沒事，嘿嘿。”被訓了一聲，劉夏卻喜滋滋開口，聽動靜風勢，她此刻倒是伸手捂住了額頭，似乎被碰疼了，但那一聲沒事，卻又充滿了喜悅和小愜意，也讓郭正陽又一陣無語。　　腦門被碰壞了吧？　　無語的搖搖頭，郭正陽真有些不理解，自從見到她之後她哪來的這麼多笑意。笑了一路還不夠，現在自己磕到石壁上還這麼笑意盎然的。　　搖過頭后郭正陽又懶得搭理她了，只是繼續跟着妖蟲開闢出來的路徑前行，就是走着走着，左右石壁大地突然一晃，郭正陽才猛地駐足，眼中也閃過一絲愕然。　　怎麼回事？　　石壁和大地都晃了一下？愕然之後他眼中才又閃過一絲驚粟，不是這麼倒霉吧？難道遇到地震了？　　剛剛想到這裏，左右石壁以及腳下大地就又猛地一晃，這一次晃動比上次還劇烈，郭正陽心下也猛地升起一絲毛骨悚然的感覺，該死，不會真的遇到地震吧？　　不可能不毛骨悚然啊，雖然知道他所在的山體很雄偉，別說是小地震，就是大地震應該也震不塌整座山，但整個山體不會坍塌，這地下洞穴會不會坍塌崩壞就不一定了，萬一地下洞穴塌了，那可就慘了。　　如果坍塌中上方山體多墜落幾米，估計砸不死他們也能讓人脫層皮的，畢竟他們只是聚靈期而已。　　毛骨悚然中，郭正陽立刻下令母巢讓蟲子們停止開路，地震中他真不敢讓這蟲子亂咬了，不過下令時他的心情也真的充滿了抑鬱，難道他真倒霉到這種地步？好不容易從道君手裡逃出來，正在費盡心機躲避追殺呢，竟然又遇到地震這種天災？　　“轟～”　　左右石壁和腳下大地再次一下晃動，這一次晃動的也很猛烈，郭正陽呼的就撐起了防禦星器，剛想開口讓劉夏也撐起防禦星器，卻沒想到後方的小丫頭反應也不慢，不止唰的一下撐起了防禦星器，那星器的防護光澤更一下子越過來，把郭正陽也籠罩進去，再然後小丫頭突然就一伸手，狠狠推了郭正陽一把……說推或許不大合適，準確一點形容，那應該是小丫頭猛地伸手抓住他的雙肩，向前下方按，似乎想要把他按着趴到，而且劉夏的身子也貼了上來，這趨勢好像是想先把郭正陽按到，然後趴在他身上似的。　　再加上劉夏撐起防禦星器時，還是一次把郭正陽也籠罩在內，所以這形勢多少有些古怪。　　郭正陽紋絲不動，只是在山體晃動中古怪的轉頭，“你干什麼？”　　“啊～”　　劉夏這才一愣，倒是突然變得有些訕訕起來，“沒，沒幹什麼。”　　“轟隆隆～”　　兩人還在輕語，左右山體突然就晃動的更加劇烈，這一次是還是連續晃動，山體一晃，郭正陽就算體能強大，也不可能再站得穩了，馬上就隨着晃動狼狽向前載去，畢竟他讓妖蟲開闢的石道只是容人彎着腰通過，重心前傾，狼狽栽向前時，郭正陽心下充滿駭然，但很快就又感覺到後方的劉夏身子一撲，順着他栽向前的趨勢把他撲倒在地，小丫頭才又死死壓在他身上，呈掩護狀把他壓在下面。　　郭正陽剛想有所反應，整個山體晃動的也越發劇烈，帶動兩個人身子就在洞穴里一抖一顫，直接把他們甩飛了起來，噗通一聲，上方的劉夏磕在洞穴頂部，跟着就又狠狠彈落。　　而就在這時，自前方也驀地傳來一陣奇異的光芒，把整個石洞都照亮了不少，那種光芒不知道是經過多少個彎的反射，反射到這裏時已經變得很昏暗，但的確已經暫時照亮了洞穴，至少以兩人的體能，已經足夠把左右一切清晰納入眼底。　　本能反應式的抬頭看去，郭正陽看到的也只是彎曲的洞穴，而在這一眼中，他和劉夏的身子也一直在隨着山體的劇烈晃動來回震顫，在石洞里一上一下彈飛，期間石道里還有呼啦啦的碎石從上以及左右墜落。　　情況足足持續了好幾秒，一切才又逐漸平息。　　就連洞穴里也重新恢復了黑暗。　　這不是絕對的黑暗，而是隱約有着一絲絲輕微光亮，正常人肉眼難以窺見，但以郭正陽的體能，還是能隱約看到左右事物的。　　所以很快的，他就滿臉詭異的在地下翻了個身，把一直死死伸出手抱着他把他掩護在下方的劉夏推開。　　剛才的事的確充滿了驚險，在深深的山體底部，若真是石道附近的山體崩塌的話，還真會把他活埋下來的，他不怕活埋，怕就怕一層層山石坍塌下來時直接把他們兩個砸死或者砸成重傷什麼的。不過還好，剛才的震顫雖然不小，也導致了洞穴附近一些事物塌落，但並不是大段大段的塌陷，而只是零星的石塊土塊墜落。　　只是在這段時間里，劉夏的反應……　　“沒事了？”等郭正陽把推開時，劉夏也感覺到左右似乎又平息了下來，才慘白着臉支起身子，一臉驚喜的開口。　　藉著微弱的光源，郭正陽發現她剛才被那顛簸和撞擊搞得有些狼狽，但也只是狼狽，並沒有真正受傷，那一臉的慘白應該只是嚇的。　　“沒事了，去前面看看。”盯着劉夏看了幾眼，郭正陽才把她扶好，彎着腰站穩后又看了劉夏一眼，就轉身走向前方。　　這丫頭，剛才在洞穴晃動坍塌間，竟然要用她自己的身體幫他抵擋什麼？　　情緒變的有些古怪，郭正陽在行走中很快又變得極度鬱悶起來，他們的運氣也太差了吧，差到一種讓他都忍不住小崩潰的地步，在山下挖着洞穴躲避道君追殺，都能遭遇這種事？　　就是這種鬱悶，又很快變成了疑惑。　　因為隨着行走，洞穴里的光芒也越來越亮。　　這種光不刺眼，但很快就亮的犹如白晝，讓他能清晰看到整個石壁內的一切，但這絕對不是陽光，而是……　　片刻后。　　沿着彎曲的石道快速兜轉，走到洞穴盡頭，郭正陽才愕然抬頭，愣愣看着上空，人都徹底痴了。　　“這……”　　一直跟在他後面的劉夏也站在他身側茫然看去，眼中全是震撼和驚疑。　　兩人身前洞穴盡頭，是一個龐大到可怕的空曠地，深不見底，似乎這一帶山體都被挖空了，但其實這卻不是真被誰挖空了，而是這一帶山體升了上去，凌空懸浮在了半空。　　一大截懸浮的山石上，一座宏偉到可以稱之為波瀾壯闊的仙府建築，正向四面八方綻放着動人的寶光。　　“我擦，不是地震，是隱藏在這山體內的仙府現世？嘶……好大一座仙府，這裏竟然有一座仙府？？難道是我剛才指揮着妖蟲挖空時，有些妖蟲直接吞噬到了仙府的護府禁制，觸發了禁制，才導致仙府現世？”　　愣愣看着上空懸浮的仙府，郭正陽滿心都是苦笑，他還以為是他太倒霉，躲避追殺時都能遇到地震之類的天災，沒想到卻是仙府現世，而且這八成還和他有關。估計就是無所不吞的妖蟲們吞到了隱藏的仙府禁制，才導致這玩意現世的。　　而那府邸已經帶着一大片山石脫離了地面，此刻距離兩人所處位置足有數千米高。

# 第204章 仙府現世

　　心中全是苦笑，郭正陽在這一刻，也真不知道該說自己運氣好，還是不好了。　　原本是躲避追殺來着，竟然意外的觸發了仙府現世，但剛才這玩意現世的場景，卻真把他嚇得不輕，還以為碰到了大地震什麼的……　　就是郭正陽剛剛苦笑一聲，自上空仙府之內突然就乍現兩道探照燈一樣的光束，瞬間從上空把郭正陽和劉夏籠罩在內。　　而後，兩人全都只是剛發出一聲驚呼，就被那光束帶着不由自主遁向高空。　　遮掩之間，兩人就沒入一片動人的光幕中，消失不見。　　……　　“昂～”　　“吼～”　　……　　仙府現世，動靜的確很大，那是一片方圓足有數十里的龐大山體，直接從雄壯的山脈間撕碎左右山體懸浮而起，更有無窮動人的寶光輻射向四面八方。　　郭正陽只是在地底，能看到的事情並不多，他和劉夏剛才更多的還是在感受着山石的晃動，驚嚇的不輕。　　但此刻這島嶼附近眾多妖獸，所看到的卻和他們截然不同。　　雖然妖獸們也感應到了那驚天動地的威勢，但更多還是被一股犹如朝霞般鋪滿天空的寶光驚動，在那股光芒照耀下，紛紛咆哮嘶吼着從大島遠處趕來。　　群獸嘶吼，一道道遁光泛濫。　　飛行最快的一些妖獸，眨眼間就從極遠處遁到了仙府百里內。　　但，但原本在百裡外還是在自主飛行着接近的妖獸，剛一踏入百里範圍，自懸浮在高空中的仙府內就驀地射出一道道光柱，呼呼照射在一隻只獸體上，而後拖拽着這些妖獸就沒入了仙府。　　跑得快的如此，跑得慢的……　　就算看到什麼，但妖獸們智慧低下，也根本沒幾個能分得清楚自主遁行和被寶光拖拽着進入仙府的差異，因為那些被拖拽的妖獸，連驚呼都來不及驚呼就被拽了進去。　　所以跑得慢的也依舊是一路狂奔，剛剛踏入仙府百里之地，就呼啦啦又被紛紛席捲着墜入。　　而就在一道道身影，一個個妖獸，全被懸浮在高空的仙府拽入其中時。　　距離這島嶼還較遠的海域上空，一道正急速飛遁的流光也猛地一頓，在空中驟然中止，而後駭然看向前方。　　“怎麼回事？那裡出了什麼事？這氣息，難道……”　　這遁光，正是剛剛用言語擠兌的黑獄老祖掩面而逃，然後一路而來的星河老祖，只是在這一刻，就連星河老祖也被前方的景象被深深驚到了。　　他距離仙府現世之地還遠，很遠很遠，但他眼中所看的一幕，一樣駭人之極，那就像是平平靜靜的天際盡頭，突然躍升起一輪明日，帶着無盡霞光輻射向整片天地。　　那感覺和普通人去看日出所見到的情形差不多，雖然現在本就是白天，還是夏季的白日，烈陽高照。　　但前方天際盡頭的寶光綻放，輻射向四面八方時卻真的連高空中的烈陽都黯然失色，整個天際盡頭都盡數被最無窮的寶光遮掩，比凌晨時天邊突顯的朝霞都更加動人數十倍，也更加明亮醒目的多。　　和那光芒一比，原本照耀天空的陽光，卻彷彿被襯托的成了夜幕一樣，昏暗低沉。　　駭然驚呼一聲，星河老祖才突然大喜，“仙府，肯定是什麼上古仙府現世！”　　大喜之後，星河老祖才又猛地加快了遁速，風一樣趕向天際盡頭。　　只看這驚人的威勢，他就知道這突然出現的仙府遠不是一般的仙府可以比擬的，這絕對是足以名列整個靈域所發現的上古仙府里最前茅的檔次。　　這怎麼可能讓人不激動？　　現代修真，因為各種天地環境越來越差，修士們的路途無疑也越來越艱難，而修士們口中的仙府也正是指的上古修士洞府，上古，也就是靈域出現以前，地球修真環境還很好的時代。　　那個時代強者輩出，整個地球到處都有着充沛的靈氣資源，修仙者眾，頂尖的大修士們都可以煉化一片真實空間，可以供人居住繁衍的空間形成洞府，然後就像是一方小世界一樣隨身攜帶，遠不是眼下修士們手中所使用的儲物戒指可以比擬的。　　不過上古時代以後，地球環境越來越差，頂尖修士的實力一路從可以白日飛升的境界逐漸跌落到只是道君。　　自然也再沒了什麼人有那種煉化一方小世界的驚人偉力，甚至有太多傳承都漸漸在歷史長河中中斷，煙消雲散。　　所以靈域中每發現一個上古洞府，基本都要代表着一場腥風血雨的爆發。　　但不得不說，就算是星河老祖這樣的大修士，也從來沒見過只是威勢就這麼驚人的仙府，只是一層寶光乍現，就彷彿艷陽初升時那樣驚天動地，這威勢絕對恐怖到了極限。　　不過正因為這威勢驚天動地，星河老祖才更知道如此宏偉的仙府，雖然是出現在妖獸地盤深處，但遲早會被整個靈域所知，到時候自然是各方搶奪，那誰能在第一時間搶佔先機進入這仙府，收穫才會達到最大。　　以最快的速度趕向仙府所在地，又快速遁行片刻，等星河老祖終於趕到仙府所在的龐大島嶼時，他依舊沒有太多停歇，只是繼續向著寶光盡頭急遁。　　遁行着遁行着，他也逐漸看清了仙府形狀。　　此刻在他視線盡頭，就是一座宏偉龐大的仙山府邸懸浮在一座大山之上，向外散發著動人的光澤。　　先是被仙府的宏偉靈動的賣相驚了一把，星河老祖繼續飛遁中，心下才突然閃過一絲古怪情緒，“郭正陽那小傢伙，是在傳送過程中被馮輝摧毀了傳送陣，導致傳送出現波動，跌落在了這座島上？好傢伙，這小子運氣真好啊，竟然剛好跌落在仙府附近……他應該就在附近，那會是在哪？”　　“咦……不對，仙府現世，這麼大的動靜，怎麼這座島嶼上，一隻妖獸都沒？”　　……　　飛遁中，星河老祖還先是為郭正陽的運氣感慨了一把，可感慨着感慨着他才似乎發現了什麼不對勁的地方。　　等驚愕的看向左右，的確是連一隻妖獸氣息都感應不到時，星河老祖才臉色一變，剛想停下身子，自前方仙府內唰的就射來一道光柱，頃刻間把他籠罩在內。　　而後老祖也是臉色大變，猛地暴起一層光華就要和那光柱抗爭。　　但這抗爭卻像是蚍蜉撼樹，一個呼吸不到，星河老祖驚叫都來不及，就被光柱拖拽着進入了仙府。　　……　　遙遙遠處，明鏡島坊市，偌大的坊市裡，無數來往修士還正在驚嘆不已的談論着郭正陽的豐功偉績，談着血幽府的尷尬處境。　　正眉飛色舞們的眾修士就紛紛一怔，愕然看向北方。　　北方天際盡頭，光線先是一暗，似乎原本烈日高照的天空都昏暗下來，而後天際盡頭一輪動人心魄的寶光才徐徐擴散輻射，剎那間又照耀了整個天空。　　更是越來越亮，越來越動人。　　在這股動人的寶光下，天空的烈陽都似乎再沒了顏色，只是空洞的懸挂在星球之外。　　而他們視線中的天地，也只剩下北方那一個充滿動人色彩的光源。　　那一刻的恐怖衝擊力，就像是一顆新的太陽升起，取代了高空中原本的烈陽，恐怖的一幕讓所有言語都嘎然消散，所有人都是痴痴愣愣看着北方，久久無語。　　“什麼東西，這麼恐怖？竟然似乎都取代了恆星的照耀？”　　“嘶……這光澤，動人心魄，明顯是極品寶物的寶光，但竟然連恆星光芒都能壓制的寶光，雖然那時恆星距離咱們所在星球太遠，但這……”　　“有仙府現世！”　　……　　轟，剎那之間，誰也再顧不得談什麼郭正陽有多生猛，把血幽府搞得有多慘了，所有人都只剩下對前方天際盡頭那動人光幕的震撼。　　而在震撼中，根本不需要誰去說，一道身影突然就架起遁光快速趕向北方，一個人動，隨後就是呼啦啦一群人動。　　能飛遁的聚靈大圓滿又或者散修真人，全都是以最快的速度架起遁光沖向北方，不能飛的，也是全力向北方奔跑。　　距離明鏡島坊市不太遠之地，血幽府血翼島坊市，情況也差不多。　　那取代了恆星位置的仙府，聲勢的確太恐怖太恐怖，眨眼間就驚動無數人，也使的無數修士都在快速趕向當地。　　就是距離更遠的一些地方，上界山，原本還是各有各事，或是在宗門內遊走，或是在宗門內打理葯山，又或者正在閉關修鍊的。　　突然間就被天際盡頭湧現的一層層動人寶光照耀，驚動。　　而後幾乎所有人都猛地放下了手頭的事，駭然看向東北方。　　“這是怎麼回事？東北方的那層光芒，竟然連陽光都能壓制下去？”　　“這光澤……快！有仙府現世！”　　“木師弟，你留守宗門，我和江師弟他們先去看看！”　　……　　寶光泛濫中，恆星失色，整個天地都陷入了天剛亮那一瞬間，無窮朝霞式的寶光從東北方輻射而來。　　一道道身影也快速從上界山各處遁起，幾個道君大佬簡單議論一下，就確定了一切，除了留下兩個道君繼續坐鎮上界山之外，以周易青為首的三個道君則快速遁向東北方。　　不止上界山，就是仙途山、落河山、血幽府等等，雖然大家所處方位不同，彼此相隔還都極遠，但這一刻還是很快就也被極遠處的仙府寶光驚動，跟着就有大量身影紛紛飛遁而出。　　地球上，朝陽初升那一刻，陽光能覆蓋多大地域？這一點或許並沒有誰精確統計過，但這一刻的仙府現世所散發的動人寶光，的確是轉瞬間就幾乎把整個靈域籠罩在內。

# 第二百零五章 長生境傳承

　　“歡迎來到老夫的火府。”　　一片霧蒙蒙的空間，向前看一眼卻看不到邊，郭正陽和劉夏被兩道光束吸扯進入仙府後，第一時間就發現他們兩個正站在一座龐大平台上，這平台不知道是有什麼材質鑄成，平整的犹如火紅色的珠寶一樣，佔地足有數里方圓，大致呈半圓形向前輻射，半圓後方和左右就是一片霧蒙蒙的地帶，探出靈識查探，但靈識卻被那些霧層阻隔，探不進去。　　而半圓的平台之前就是筆直向下，深不見底的深淵，靈識可以探下去，但也探索不到邊際，空蕩蕩的深淵對面是什麼一樣看不清，只能看到一座座兩三米多寬石橋從平台延伸向前，無邊無際。　　郭正陽隨後試驗了一下，發現在這平台上連飛行都飛行不起來。　　雖然靈識可以探索，但卻無法施展絲毫術法，連儲物戒指都打不開，正在他驚疑不定的查看着左右環境時，一道滄桑的聲音才突然在虛空中泛起。　　這聲音很大，卻絲毫不顯得刺耳，反而有種中正平和的味道，一句話后，正在探索着左右，還有跟在他身後的劉夏都被嚇了一跳，兩個人都驚異的左看右看，卻還是什麼也看不到。　　“火府？這是那仙府的名字？這麼簡單？”　　驚疑不定了下，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狐疑，之前仙府現世動靜極大，不過他還以為那只是一個空蕩的仙府，怎麼仙府里還有人？　　“老夫修道兩千一百三十年有餘，一生勤勉謹慎，才終於僥倖抵達長生境，再向前踏一步，就是仙人之身，能真正長生，但面對天劫卻沒幾分把握，見過太多同道隕落在天劫誅殺之下，為了避免一生道統失傳，所以老夫在渡劫之前，……”　　就在郭正陽驚疑中，虛空中也再次響起了一道道話音。　　隨着話音解釋，郭正陽才猛地一呆，徹底懵了。　　長生境？天劫？　　這，這話音竟然是一位長生境強者的？　　修士修鍊，追求的無上大道就是超脫生死，不再受壽元限制，而那些需要面對天劫誅殺，渡過天劫即可白日飛升的至高存在，就是長生境強者。　　不過修鍊至長生境卻並不是說已經可以長生不死，跨過長生境才是白日飛升，化身成仙，擁有無盡壽元。　　跨不過，一樣要在承受生老病死各種苦難，一樣跳不出這天道枷鎖。　　但問題是長生境啊，地球修真界，多少年沒有那種級別的強者出現了？　　懵了一下，郭正陽才認真聆聽虛空中的話音，聽着聽着他才逐漸恍然大悟，終於明白了什麼。　　原來這火府就是那長生境強者留下的傳承，是對方在渡劫之前怕自己在天劫下身死道消，把道統放在了自己煉化的洞府之內！！　　明白了這些，郭正陽才又當場激動了，不可能不激動啊，長生境，這已經是仙人之下，眼前星宇世界內的最強存在啊！　　就算上輩子，他也聽過有不少修士獲得各式各樣的機緣，尋找到各式各樣的上古洞府，但卻從來沒聽到過有誰得到過長生境強者的洞府傳承的。　　修士修真，第一步是聚靈，再向上是真人，然後道君，道君之上卻還有化神，化神之上是合道，再之上才是長生境，而長生境其實也還有一個別稱，那就是問仙。　　那種才是揮手間可以天翻地覆，星球崩滅，打碎虛空的恐怖存在，眼下的世界已經容不下那種級別的強者，才會面對天劫誅殺。　　在眼前的地球，誰要是能得到一個化神境強者留下的仙府，已經是驚天大機緣，若有幸能得到一個合道境強者的傳承，足以讓默默無聞之人都有很大可能一躍成為主宰級的存在。而在靈域中即便能發現什麼洞府傳承，大多也只是很久以前，一些化神境和合道境強者留下的。　　上一輩子的上雷宗，也不過是得到了一個主修雷系術法的合道境強者遺留的洞府，才一路崛起，屠滅血幽府取而代之，成為了靈域第三巨頭。　　所以突然間得知這仙府竟然是長生境留下的，而且對方還是在刻意尋找傳人……　　郭正陽不只是激動，更是震撼的不行。　　這種巨頭，的確是意念一動，都能輕鬆毀滅地球的恐怖人物啊。　　“老夫留下道統挑選傳人，不看境界資質，只看是否與老夫有緣，不管你是剛剛踏入修仙一途，只是聚靈期的小角色，亦或者已經抵達化神、合道，勉強算是尚可的修士，一概一視同仁，所有備選者都會從同一起點出發，歷經種種考驗，直到最終選取出一名傳人，不過鑒於不同境界修士差別亦是極大，所以不同境界修士的考驗亦有所不同，聚靈期修士進入老夫火府，面對的只是針對聚靈期的考驗，真人境修士進入火府，面對的也只是針對真人境考驗……”　　在郭正陽充滿震撼時，虛空中滄桑的聲音也再次響起，而這一次對方所說，倒讓郭正陽臉色再變。　　認真聆聽了所有內容后，他才滿臉都是古怪。　　不覺得古怪都不行。　　剛才那段話總結起來意思就是，想得到這位長生境強者的傳承，實力並不重要，關鍵是看是否有機緣，不管你是聚靈期修士進入這火府，還是合道期強者進來，差別並不大。　　因為這仙府內的考驗，是分為六個層次的，聚靈期進來，會出現在針對聚靈期修士的道路上，根本見不到聚靈期以上修士。　　就是同樣是長生境強者進來，也會遇到針對長生境的禁制陣法，除非有實力打破這仙府，否則就會被這位仙府主人留下的手段制約住。　　郭正陽和劉夏是聚靈期，進來后遇到的就是聚靈期修士的考驗，他們的考驗具體是什麼還不知道，就是從這個平台向前，選一條石橋挺進，這裏總共九座石橋，前方的情況也各有不同。　　具體是什麼，等你向前探索了、遇到了才知道。　　而且仙府挑選傳人的考驗也有一定的危險，說不定你正在考驗中就可能被那些考驗手段抹殺。　　而且這考驗只有三個月期限，從仙府出現這一刻開始，三個月內你如果歷經種種考驗，最終掌控煉化仙府，那麼就會得到一切，得到這位長生境強者的傳承，如果得不到……　　這時候會有兩種情況，第一種情況就是離開，至於怎麼離開？之前的話音說仙府內有着許多出口，你找到那些出口就可以離開，回到外面的世界。　　而如果三個月時限抵達，你又根本沒找到出口，那麼仙府禁制會自動發動，抹殺府內所有生靈！　　這，這不是坑么。　　剛才那話語只是說了仙府內有許多出口。　　但具體在哪根本沒說，只說讓參加考驗的修士自己尋找，找到了還好說，萬一找不到呢？一個長生境強者留下的洞府，這裏面的手段絕對超乎眼前一切靈域修士的想象，就是道君老祖過來，也根本不可能有反抗的實力。　　這也是廢話，各方道君在眼前的靈域雖然可以被稱為老祖，但你真遇到了長生境那種揮手都可以讓星球崩滅的變態，那算個屁的老祖，螻蟻都算不上。　　這也是郭正陽覺得古怪的原因。　　在這裏三個月若得不到傳承，又或者找不到出口就是死，而且各種考驗手段也有不少是能致命的，這位大能還真是夠兇殘啊。　　不過唯一還好的就是，郭正陽眼下只是面對聚靈期考驗，針對聚靈期的考驗就算再嚴苛的環節也絕不會讓聚靈期修士毫無反抗之力，那以郭正陽如今遠超聚靈期修士六七倍的修為，外加還有妖蟲母巢在手，至少安全性上還是比較靠譜的吧？　　認真思索之後，郭正陽才看向劉夏，劉夏此刻也正看着他，好像就是在等着他說話發令，然後照做就行。　　“九條路，每一條都是不同的考驗，或難或易，我們選擇哪一個？”但郭正陽此刻也沒主意，畢竟這是長生境留下的洞府，他也從沒來過，眼下該怎麼做還真是絲毫不知道。　　這仙府的一切都是未知，那面對九條不同的道路，似乎只能看運氣。　　“你說選哪個就哪個。”在郭正陽話語落地后，劉夏倒是很快開口，但這回答直接讓郭正陽翻了個白眼，盯着劉夏看一眼，他才無奈道，“還是碰運氣吧，咱們走中間這條。”　　說完之後他才轉身走向前方，後面劉夏也快步跟了上來。　　兩個人隨後就一路深入石橋，向前方雲霧中行去，也是等一踏上石橋，郭正陽才突然發現，原本在平台上還無力施展的術法，沒辦法操控的靈器紛紛都又恢復到了正常狀態。　　以防萬一，他還是立刻撐起了防禦星器，劉夏也差不多。　　兩個人撐起星器后，走的才快了些，這一走，就是一個小時……　　走了一個小時，以他們的體能都不知道到底走出了多遠，但這石橋卻像是無邊無際，一直看不到盡頭，下方是深不見底的深淵，左右全是灰濛濛的霧氣。　　郭正陽眉頭逐漸皺了起來，不過也沒多說什麼，只是繼續穩定踏步，就是正走着，左側霧海中才突然傳來一聲咆哮，而後一個詭異事物就從雲霧中對着兩人衝殺而下。　　靠氣息感應，郭正陽察覺那是一個四品妖獸，實力應該接近聚靈大圓滿，所以他直接揮手放出幾個真人境妖蟲，眨眼間就把那妖獸殘屍的乾乾凈凈。　　就是，就是那妖獸剛剛被滅殺，一股詭異的空間之力才突然出現在郭正陽身側，卷着郭正陽就消失在了當地。　　下一刻等他再出現時，石橋已經消失不見，劉夏也消失不見了……他自己，卻是位於一片連綿的沼澤邊緣。　　“怎麼回事？？”郭正陽愕然呆了幾秒，臉色才又驀地一變，該不會，自己展露出真人境妖蟲，然後被這仙府自動挪移到了真人境的考驗場所了吧？　　如果是那樣，那也太坑了。

# 第二百零六章 奇怪考驗

　　身前，沼澤地一眼望不到邊，身後則是一馬平川的平原，同樣看不到頭。　　這裏的靈氣極為濃郁，濃郁的要比上界山都強出好幾倍，在這裏修鍊，吸一口天地靈氣，恐怕都要比得上直接吸納下品靈石的效率了。　　如此驚人的環境，恐怕足以讓眼前靈域中任何人動容。　　但郭正陽臉上卻充滿了苦笑。　　“難道我真來到真人境的考驗場所？按說這種考驗，應該是根據各個修士自身的修為做依據的吧？我放出來的妖蟲氣息雖然堪比真人，我本人修為……”　　“算了，就算是真人境考驗場所也沒什麼，畢竟我有妖蟲母巢在，就算面對真人級的妖獸，又或者其他什麼危險，只要是針對真人的，就不會讓真人毫無反抗之力，那以我手中的妖蟲數量，安全性一樣挺大，就是劉夏現在恐怕還在那石橋上，以她的實力，……”　　……　　苦笑之後，郭正陽真有些無奈。　　其實對他來說，就算真的進入真人境考驗場所，因為手中有大量妖蟲，所以差別應該都不是很大，他只是鬱悶自己這一走，剩下劉夏一個人在石橋上，恐怕危險性就會大大增加。　　但現在他似乎也無計可施，只能希望那丫頭自己爭氣一些了。　　還好的是在剛把劉夏從血幽府救出來時，雖然郭正陽讓她丟棄了儲物戒指里所有事物，但隨後他又給她了不少寶貝，不管是靈器、丹藥還是其他的靈石之類，都給她補充的滿滿的，所以她以聚靈大圓滿的修為面對考驗，應該也有一定自保之力。　　再多的，那就誰也沒辦法保證了。　　面對長生境強者留下的考驗，他們這些底層修士根本無力反抗，就是郭正陽自己能不能活着離開這裏也不一定，別的不說，三個月後如果沒人掌控仙府，他又沒有找到仙府出口，那就會被長生境強者留下的禁制抹殺！　　那種抹殺，就是道君也不可能扛得住的。　　所以郭正陽很快又專心打量起了左右環境。　　但不管怎麼看他也發現不了絲毫頭緒，全是一眼看不到邊的景象，考驗在哪裡？難道這沼澤和平原深處，都也有不少妖獸？　　不過問題應該不會那麼簡單，長生境強者收傳人，絕不會只是讓修士進入仙府獵殺妖獸那麼簡單的。　　就是剛才被郭正陽滅殺的那一隻妖獸，來路都值得推敲，那會不會也是附近被這火府吸扯進來的妖獸？並不是仙府本身設置的考驗，只是為修士們增加一點點難度。　　思索片刻，郭正陽很快就架起飛劍，快速向著後方急退，前方的沼澤有太多水地，還大多是污水譚，不知道隱藏了多少危險，真沒有後方一馬平川的平原看着安全。　　就是飛着飛着，原本晴朗無雲的天空突然就變的陰雲密布，而後更很快呼啦啦就下起了大雨。　　郭正陽也降下了雲頭，下雨天在高空飛行明顯不智，修士們也不是誰都敢在雨天里亂飛的，實力高深的，自然不用害怕自然雷電之類，但修為不高的，絕不希望正飛着時突然被雲層里的電蛇對着自己來一下。　　大雨，持續了一陣子后才逐漸消散，天空又逐漸恢復晴朗。　　郭正陽依舊走在一覽無邊的平原，還是沒發現絲毫異常，考驗，他知道這是仙府在考驗人，但眼下他接觸又到底是什麼考驗？　　這就像是一個上了考場的人，揣摩半天連考題都看不懂，那就更談不上怎麼去答題了。　　他已經入了場，但之前那麼長時間，除了在和劉夏一起通過那石橋時，意外遇到一隻妖獸襲殺，除此之外一切都是平平靜靜。　　他現在遇到的，又到底是什麼？　　走了一陣子，郭正陽又再次架起飛劍前行，但隨後差不多又奔行半個小時，一路越過的距離已經記不清楚，可他除了發現平原外觀不斷變化之外，還是沒發現絲毫不妥。　　安靜，空曠！　　一覽無遺的荒野平原，除了天地間偶爾出現一些樹林或者池塘之類事物外，再無絲毫異常。　　郭正陽的眉頭也越皺越深，這到底怎麼回事？不是說有些考驗也很兇險，是足以致命的么？但他怎麼一直遇到的都是這麼平靜的景象？　　就這麼又過了片刻，他還是一無所獲時，左右天空卻又突然發生一片變化，卻是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逐漸變得寒冷，隨後沒過多久，突然又下起了鵝毛大雪。　　“咦，情況有些不對。”　　“我飛行了這麼久，路過這麼多地段，竟然沒發現絲毫靈植，這裏的靈氣那麼濃郁，比上界山最濃郁的地方還要濃郁幾倍，吸一口靈氣煉化，效率都比得上直接吸納靈石，按說這樣的環境應該能生長出許多檔次不錯的靈植才對，但怎麼會一點都見不到。”　　“還有就是，天氣變化。晴天，大雨，晴天，大雪……雖然我遇到大雨的地方距離現在立身處已經很遠了，但這天氣變化也太大了。”　　……　　等天際里鵝毛大雪飄落，郭正陽才突然靈光一閃，似乎察覺出了些不對勁。　　這安靜空曠的平原上到底有什麼考驗，他一直都絲毫沒有頭緒，但現在卻似乎察覺出了點不同。這麼好的環境里，沒有絲毫靈植生長，只有一些普通的樹木和野草，這是不合理的。　　再有就是天氣變化似乎變得快了些。　　難道他遇到的考驗和這些有關？說的也是，之前那聲音說過有許多考驗很危險，但也不是說所有考驗都充滿了危險，說不定也有一部分平和安寧的考驗，考的是腦力，悟性？　　發現了一點點頭緒，隨後的時間郭正陽就開始圍繞這個主題探索起來，探索着探索着，他才發現了更多不同尋常的地方。　　這平原很大，但關鍵是平原里天氣變化很頻繁，甚至不同地帶，也處於不同季節。　　郭正陽的修為，駕馭飛劍飛出半個小時，輕鬆能奔行幾百里左右，幾百裡外，是懶洋洋的春季氛圍，或是陽光普照，或是春雨綿綿，但你再行幾百里，就會突然進入一片處於夏季籠罩的平原，日光毒辣，大雨磅礴……　　又或者走的更遠些，卻是寒冷的冬季下，冰霜滿布，或大雪紛飛。　　“每隔幾百里，就是不同的季節，天氣變化劇烈，這到底是在暗示什麼？”　　站在一片被凍出冰層的小湖泊之上，郭正陽怔怔看着左右天地，腦海中也湧現出無數思緒。　　他現在遇到的考驗應該不是兇殺性的，應該和各人悟性有關，他似乎發現了什麼，但似乎又沒多少頭緒。　　……　　就在郭正陽站在冰凍的小湖上陷入苦思中時。　　仙府之外卻已經變得人山人海，不過那也是在仙府百里之外的地方。　　百里之內，只要有誰一不小心踏出一步，就會直接被從仙府探出來的光束吸納，瞬間捲入府內。　　“別動了，該死，我可不想被莫名其妙卷進去。”　　“這仙府看上去寶光流轉，絕對不凡，不過怎麼會主動把人卷進去？以前若有什麼仙府現世，往往都是要我們費盡心機才能進去，很多時候更是根本進不去，怎麼這個，不管你願不願意，只要踏入它百里範圍，都會主動把你吸進去。”　　……　　百里之外的人山人海，不只是指的地面上，還有無數道身影懸浮在空中，伴隨着一聲聲驚詫的低呼，無數人眼中、臉上，都帶着明顯的驚疑不定之情。　　說的也是，以往若是有誰能僥倖發現仙府出世，大家最擔心的都是怎麼才能進去，很多洞府你在外面根本不得其法，絞盡腦汁都破不開仙府禁制，闖不進去，然後只能在外面望洋興嘆。　　但這一次這驚天動地的仙府，怎麼這麼詭異？　　一開始就是一大群修為高的修士趕過來，飛着飛着突然就有一道流光射出來，捲住人就消失，被捲住的人根本毫無反抗之力就進入了仙府。　　而那些趕來最快的也無疑正是各方道君，好幾個道君都不幸被卷進去，跟他們一起來，比他們稍微慢幾步的才駭然止住身子，停在了百裡外高空中觀察。　　再然後就又看到一個個跑得快的真人級修士一頭扎進被吸扯範圍，身不由己的被捲入府內。　　這種情況出現的多了，後來者才一個個變得都謹慎起來。　　最後都是一靠近百里範圍，就停住身子，運轉各種�t望類的術法增強視力之後，在外圍發起了呆。　　誰讓眼前這仙府的詭異，和以前他們所接觸過的，相差實在太大。　　“已經被卷進去一百多人了，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高空之上，一身黃袍的周易青緊緊皺着眉頭看向仙府方向，滿臉都是苦笑，如此詭異的府邸，在不清楚裏面到底是什麼之前，他也真不好隨便入內了。　　和他一起來的兩個上界山道君，已經有一個不幸被卷了進去，除了上界山之外，不遠處血幽府幾個道君里，也有兩人被不幸捲入。　　就是仙途山和落河山，也各自有一兩個道君進去了，不過那卻是另外兩山在過來之後，看到仙府會主動吞人，又見到上界山血幽府已經有道君入內，所以雖然第一時間沒人被仙府吞進去，但一幫道君研究后，還是主動有人走出去被仙府吸入。　　畢竟不管這東西為什麼會主動吸扯人入內，這府邸絕對不簡單就是了，那看到上界山血幽府已經有人進入，他們自然不可能一直等着，至少也要先派人進去看看。　　有危險也要闖一闖。　　但除此之外，更多人此刻還一直都在仙府外漫無頭緒、各自一臉驚疑的等待。　　等待着等待着，遙遙遠處仙府中才突然晃起一道亮光，而後一道身影就尖叫着被甩了出來。　　一下子，正驚疑的人群才紛紛動容，所有視線都唰的一下落在了那邊尖叫邊拋飛的身影，直到對方呼的一聲墜落在人群之前。　　四大巨頭勢力里，各方道君才唰唰唰就出現在了那人身前，各個都是一臉的驚喜。　　這是第一次走出仙府的，若他們想知道什麼，眼前之人無疑就是最好的突破口啊。

# 第二百零七章 空間風暴

　　“嘶～無雙老祖、千絕老祖？摘星老祖……黑獄老祖，噗～”　　……　　第一個被仙府拋出來的人是一名散修真人，等在拋飛中猛地被一股大力穩住身影，那真人才又一驚，可轉身一看看到一大群巨頭正圍着他觀看，那真人又倒抽一口冷氣，差點嚇暈。　　仙途山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落河山摘星老祖，血幽府黑獄老祖……好吧，越看越驚嚇，只是剛看到黑獄老祖，那真人才突然撲哧一笑，表情瞬間變得古怪不已。　　不過這古怪的情緒也是剛剛綻放，他又猛地悚然一驚，急忙收斂笑容再次抬頭看去，才發現黑獄老祖正綠着臉瞪着他，瞪得他渾身汗毛倒數，差點嚇尿。　　坑啊，他怎麼敢當著這麼多道君老祖的面去恥笑黑獄老祖？剛才那雖然是本能反應，主要是一看到黑獄老祖就想起這位堂堂道君老祖，卻被一個聚靈期打臉打的啪啪響，實在沒忍住，但，但笑過後他才又嚇懵了。　　“這仙府是怎麼回事？”　　“小友別怕，只要你告訴我們這仙府的情況，老夫保你無事。”　　……　　那真人還在發矇發慌，一側無雙老祖和摘星老祖等人才紛紛也笑着開口，雖然開口中幾人都忍俊不禁的看了黑獄老祖一眼，讓黑獄老祖一張臉更是綠的滲人，但眾人還是很快就沖那真人下了保證。　　也是聽到無雙老祖和摘星老祖一起保證，那真人才大喜，大喜中知道自己應該沒事了，才馬上恭敬的沖一幫老祖行了一禮，開口道，“這仙府，是上古時一名長生境強者的洞府，現在仙府現世，就是那長生境強者要挑選傳人。”　　“長生境？”　　“不是吧？長生境？”　　……　　短短一句話，一群正疑惑着的老組們才紛紛大驚失色，失色瞬間，跟着老祖們就都變得呼吸粗重，甚至有人身子都開始發顫。　　長生境，那可是星空內的最強存在啊！　　“恩，那位長生境強者說他是在渡劫之前，害怕自己死在天劫之下，讓道統失傳，所以才在洞府內留下了一些手段，為挑選傳人繼承道統……”看到一句話讓老祖們都驚顫不已，那真人倒是前所未有的激動，馬上就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講了出來。　　講着講着，一群老祖們才又紛紛駭然，更各個又激動的面紅耳赤。　　長生境，還是即將渡劫的存在，那是長生境巔峰啊，距離仙人也只是一步之遙……這樣的人留下的挑選繼承者的仙府？　　雖然來的時候就知道這仙府絕對不凡，因為靈域這麼多年來，就沒人見過聲勢如此驚人的仙府，但眼前的一切還是出乎了所有人預料。　　不過，不過這個仙府挑選傳承，竟然不看實力……不管是聚靈期還是道君入內，能得到的傳承的幾率都是一樣的？　　因為聚靈期、真人以及道君，進入之後所面對的考驗難度都不一樣。　　那豈不是說只要有緣，一個聚靈初期也可能得到這仙府傳承？　　剎那之間，道君們在激動中就知道自己錯了，大錯特錯，一開始看到仙府現世，他們還想着各自所屬的勢力內只要他們這些道君出面就行了，畢竟以往各種仙府現世，就算爭搶也只是道君間的爭奪，有道君出面時，其他真人和聚靈期根本沒希望爭搶。　　所以這一次仙府現世，幾大巨頭勢力也只走出來了一些道君，其他人都是留守在宗門內紋絲不動。　　可現在知道了這仙府的一些底細，他們才知道自己大錯特錯！　　“你是怎麼出來？”　　“你遇到了什麼考驗？”　　……　　知道自己大錯特錯，在激動中一個個道君才又快速開口，再次對着這真人發問。　　對方已經說了，仙府挑選傳承者不看實力，只看是否和仙府主人有緣，但那還有更重要的一點就是，為期三個月的考驗，如果到結束時還沒人掌控仙府，裏面的人想出來，就只能看你自己找不找得到出口。　　找到了就能出來，找不到就是死，被長生境強者留下的禁制主動抹殺！！　　一想到那些，就是道君也是不寒而栗，哪怕是被譽為靈域第一人的無雙老祖也知道，如果他進去后找不到出口，三個月期限一到，禁制一發，他手段再多也是百分百死路一條。　　如此一來，出口就是至關重要的！　　眼前這個真人能出來，肯定是找到了一個出口啊。　　“我……我和另一個相熟的散修真人準備採集一些靈植時，突然遇到一場空間風暴，鋪天蓋地的空間裂縫移動着襲來，我們逃都逃不及，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被吞噬，然後我看到我那朋友被空間裂縫撕成了碎片，我自己也被一個大裂縫吞了進去，但誰想到被吞進去后，我竟然沒死，還出來了，才知道那個吞下我的大裂縫是出口……”　　等道君們再次發問，那真人才心有餘悸的開口，等他講出一切，原本還正充滿期待的眾道君頓時全傻了。　　這……　　空間風暴？密密麻麻的空間裂縫，有的能直接撕碎人，有的卻是出口？而且你被吞了之後，被甩出來發現自己還活着，才知道那是出口？　　要不要這麼坑爹？　　他們還想着若是能知道對方知曉的出口，那就算進去后沒辦法掌控仙府，事後也可以活着出來，但鋪天蓋地的空間裂縫像是風暴一樣襲來，有的真的可以撕碎人，有的卻是出口，你要試着被吞一次才能知道哪個是出口，這不是坑爹是什麼？　　“那裡面好多靈植，而且有不少還是見所未見的頂級靈植，可惜我們兩個人剛衝進那個山谷，剛剛開始採摘，空間風暴就出來了……”　　在一群道君無語中，那修士才又痛心疾首的開口，滿臉都是崩潰，隨着這些話，其他道君才終於知曉了他都遇到了什麼。　　簡單來說就是他們進去后，剛遇到的和郭正陽遇到的差不多，就是一個平台，九條石橋，他們兩個相熟的人選了一個石橋走出去，越走越遠，走到盡頭后就是一片大山，山下有一座山谷，裏面充滿了各種奇珍異寶級的靈植，眼下靈域修真界，靈植分為九品，一二品對應聚靈期，三四品對應真人境，五六品對應道君……郭正陽曾經在世俗里曾家地下得到的那個九死一生就是一株五品靈植。　　而那個山谷里，一些在靈域中屬於是罕見的隗寶級的五六品靈植，在那山谷里卻只是低檔貨，最出眾的，那修士根本都不認識，但只看外觀卻能判斷出甩開那些五六品靈植太多太多。　　然後他和那同伴就瘋了一樣沖向那山谷，結果剛一進去，剛準備開始採摘，空間風暴就來了，他同伴直接被撕碎，他自己也以為自己要死了，沒想到竟然活着出來了。　　要不是這樣，他也不會出來的這麼快。　　一番話語落地，眾老祖們又紛紛聽得目瞪口呆，畢竟這修士報出來的幾種靈植名字，在平時的確是他們都極為想擁有的重寶，在那山谷里竟然只是邊緣貨色？　　不過想想那是一個長生境留下的仙府道統，那針對道君境使用的靈材，可不就是破爛貨么……　　一群老祖紛紛又心熱不已，但心熱中，所有人又很快變得苦笑起來。　　這個仙府，內里也的確像是它的外觀一樣，寶貝的超乎想象，比以前靈域現世的任何一個仙府都更貴重的多。　　但裏面的危險性，也的確不是蓋的。　　在這樣的仙府面前，就是道君老祖也絕不敢說自己有什麼把握能得到這傳承，他們面對長生境強者，也只是螻蟻而已。　　“回宗門。”　　“不管是聚靈期還是道君，在裏面都是平等的，那人越多才越好。”　　“不過也不能把所有人都投進去，裏面那麼危險，最終卻只能有一個人得到傳承，萬一到最後得不到傳承又找不到出口，就是死路一條。但裏面的出口又那麼詭異……”　　……　　苦笑之後，眾道君還是紛紛又快速下定主意，很快又朝着各自山門方向趕了回去。　　這樣的仙府，絕對沒人想錯過。　　雖然誰都知道三個月後未必有人能真的掌控這仙府，但不試一試，誰會甘心？　　一群道君紛紛遁走之後，那真人才剛鬆了一口氣，但跟着他就又很快被無數散修圍了上來。　　……　　“裏面聚靈期修士和真人境各自面對的都是同境界的考驗，考驗的場地也不一樣，你們記住，進去以後一定要互幫互助。”　　“還有就是，仙府出現之後，那個郭正陽還有劉夏，應該也是通過傳送陣抵達了這一帶，說不定他們也早已經被仙府吸扯了進去，甚至這仙府可能就是被他們觸發才現世的，他們都是聚靈期，所有聚靈期弟子聽令，只要發現郭正陽，殺無赦！他的影像，我已經讓你們看過，如果他真在裏面，也被你們遇到，誰能殺了他，老夫就收他為衣缽弟子！聽到了沒！”　　……　　又是幾個小時后，仙府百里之外，一大片烏壓壓的陰雲從遠處席捲而來，雲層最前方，臉色即激動的有些潮紅，又猙獰的來回變幻不定的黑獄老祖才不斷開口。　　一句句話語落地，一眾血幽府弟子頓時轟然應是。

# 第二百零八章 過關

　　“季節變化快，天氣變化快，自然輪迴，每隔幾百里一個季節，不斷循環，難道眼前的悟性考驗和自然輪迴有關？”　　“又或者，季節和天氣一直在改變，那又有什麼是不變的？不變的是這平原，一直廣袤無邊，不變的還有我，……”　　……　　外界無數修士為了仙府而沸騰，仙府之內，平靜走在一片青蔥的草地上，感受着頭頂毒辣的烈陽，郭正陽卻眉頭緊皺，他猜到了自己遇到的考驗應該和悟性有關，應該就是從這平原上一直變幻不斷的季節和天氣中尋找參悟什麼。　　但即便有了頭緒，也思索了不短的時間，他還是沒找到突破口。　　眼前這悟性考驗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了，運氣好還是不好？他在這裏沒有遇到任何兇殺危機，一眼望去全是蒼茫，一切都平平靜靜，這是運氣好吧，至少不用擔心身邊突然出現生死危機。　　但如此詭異的考驗，只靠單純的腦力和悟性，想破解這難題，難度也不是一般的大。　　“轟隆～”　　“嘩～”　　……　　就在郭正陽行走中，頭頂天空的天氣再次驟然改變，炙熱的烈陽又被陰雲覆蓋，伴隨着雷鳴聲，瓢潑大雨迎頭灑下，眨眼間就把郭正陽視線範圍內的一切納入雨幕中。　　傾盆大雨里，郭正陽依舊緩緩踏步，眉頭緊皺。　　畢竟這樣的天氣變化他已經不知道遇到多少次了，也根本不值得在意，繼續踏步中，苦苦思索着卻還是找不到頭緒，郭正陽視線漫無目的灑落，看着腳下一株株青草在大雨中被砸的噗噗作響，甚至有不少青草都很快被砸的趴伏了下去，淹沒在雨水中。　　他也依舊沒在意，直到過了一陣子云收雨歇，烈陽再次高照，毒辣的陽光不斷烘烤着大地，不止逐漸把之前聚集在大地上的雨水蒸騰乾淨，更是在隨後持續散發著炙熱的高溫，蒸烤着一切。　　郭正陽再次漫步中，視線又飄忽的從一片青草上掃過，看到的卻是勃勃向上的清脆生命，迎着烈日招展，當然，也不是所有草恭弘=叶 恭弘都在伸展着肢體，有的已經被蒸烤的枝恭弘=叶 恭弘枯卷，但依舊在頑強的生長。　　等踱步走出這一片被夏季籠罩的地帶，他很快又抵達了一片秋季平原。　　這秋季氛圍里平原上除了草叢之外，偶爾還可見一些普通小樹，不過不少草叢已經開始呈現枯萎狀，就是那些小樹，一樣隨着秋風席捲不斷灑落枝恭弘=叶 恭弘。　　秋之後，是冬。　　郭正陽在思索中又不時看到一株株光禿禿的小樹在寒風中迎風擺顫，一陣寒潮襲來，一些樹木都被凍出了冰霜，脆弱的狀態下再一陣大風襲來，可能都會斷裂幾根枝幹，但那些樹木，依舊在頑強的生長。　　又或者白雪皚皚，壓在一些小樹枝頭，沉重的積雪偶爾都能壓斷一根小樹。　　“季節一直在變化，天氣一直在變化，到底怎麼回事……這些變化都在說明什麼？”　　“大量變化中，又有什麼是不變的？”　　……　　走來走去，郭正陽都不知道過去了多少時候，但腦海中一直還是沒什麼頭緒，而且不斷走下去，不管是靠着強大的體能行走，還是靠着星器飛行，這平原也像是無邊無際一樣一直走不到頭，心下一直苦苦得不到思緒，郭正陽都偶爾有了一絲煩躁。　　就是等他又走到一片被春季籠罩的地帶時，視線掃過前方，跟着他的身子才一怔，又快速把已經掠過前方一株小樹的視線拐了回去。　　踏步走到樹前，郭正陽盯着這棵樹，眼中也似有所悟。　　這是一株斷裂的小樹，手臂粗的枝幹從地下向上生長，但延伸到半人高的位置時就出現了一個斷口，其上樹榦以及枝恭弘=叶 恭弘早已不見，這貌似是被風雪吹裂的斷口處，卻已經在和美的春風下，散發出了一隻只嫩芽。　　看着這株斷樹，又突然想起之前走過一片東的季節時，一些被冰霜或暴雪壓斷的樹木，郭正陽腦海中才突然閃過一絲靈光。　　“這個草原上，天氣一直在變，季節一直在變，但不變的就是生命！！這個生命不是指的我，而是這些普通的花草樹木。”　　“不管是溫和適宜的和美環境，還是嚴酷的烈陽、無情的冰雪，這些普通花草樹木對生命的執着，都不曾改變，哪怕肢體斷裂，一樣會在風雪之後綻放新的生機。”　　“難道這考驗，是讓我體會生命的執着，不屈？”　　……　　一下子突然間把之前走過的一段段路，所見所聞聯繫在一起，郭正陽腦海中剛冒出什麼念頭，他就突然感到一陣天旋地轉，視線昏暗無序，等世界逐漸又恢復秩序，郭正陽睜開眼卻發現眼前全是黑暗，揮揮手，一無所獲，他根本感覺不到肢體的存在。　　突然遇到這種奇詭的變故，郭正陽先是慌亂了一下，但很快又強迫自己冷靜，而後細細體會了片刻，他才發現自己竟然變成了一株小樹。　　就是一株一米多高，枝幹比嬰兒手臂還細些，在春風中迎風伸展的小樹。　　“看來我真的猜到了這平原考驗的關鍵，現在化身成樹，是讓我以樹木的肢體，去體驗自然的嚴酷？體會生命的執着，不屈？”　　“是了，一株普通樹木，面對大自然的嚴酷，有太多太多不可抗力的因素，稱得上森寒無情，修士雖然擁有各種偉力，但面對逆天改命的大道，面對天道而言，其實並不比一株小樹面對大自然強大什麼，甚至更加渺小，只有擁有一顆執着不屈的心，才能一直走下去。”　　“暈了，這麼大的平原，悟性只是第一步考驗？悟性只是讓你從天地間發現考題，跟着才是心性考驗，……”　　……　　腦海中閃過一串串思緒，郭正陽還正在思索着，卻突然感覺到自己的記憶犹如潮水般一樣流失退去，短短時間，他就連自己是個修士，是郭正陽都全部忘卻，大腦中一片空白，空曠……　　忘了自己是誰，忘了自己是個人類，漸漸的他只知道自己就是一株小樹。　　就在和美的春風下生長，伸展的枝恭弘=叶 恭弘進行光合作用，努力壯大，那種對陽光的渴望，對水分的需求，在生長中不斷變大。　　每一場春雨過後，小樹都會暢美的伸展開枝恭弘=叶 恭弘，帶着還殘留着雨水的樹身，享受的生命的快樂。　　只不過等天氣逐漸變得炎熱，逐漸變的乾涸，太陽越來越毒辣時，小樹才逐漸感覺到了饑渴，脆弱的小樹，地下根莖還無法探入地表太多，沒辦法從乾涸的泥土中汲取太多養分，一種致命的饑渴感越來越強，虛弱無力的感受一樣越來越恐怖。　　乾涸、難受，那種痛苦強烈到了小樹都忍不住想就此沉沉睡去才好，那就再也不用忍受這毒辣的陽光折磨。　　“轟～”　　不知道忍受了多久的乾涸難受，在無數次想放棄一切，就此酣睡過去時，小樹思緒深處卻總有一種堅持，總有一種倔強出現，不甘心也不想就此放棄，等好不容易挺到天空里多了一份濕意，他也正想歡呼，正想拚命吸收那些濕意一解饑渴，一道雷光突然晃過天際，轟的一聲砸落在小樹身側，一下子擊碎一塊巨石，巨石碎屑翻飛，其中一塊拳頭大的石屑啪的一聲擊在小樹枝幹上，竟是當場讓樹榦斷裂不少。　　疼！　　肢體的斷裂，又讓小樹疼的撕心裂肺，疼的似乎意識都要就此消散，這種痛楚折磨，卻要比之前的乾涸和難受感更恐怖。　　疼得他又一次次想就此放任，只要閉上眼，似乎就可以再不用忍受痛楚磨難，可以永祥安寧。　　但在無數次想放棄時，思緒卻又有冒出一股堅持，連他都不明白這股堅持是從哪裡出現，一直支撐着他挺了下去。　　天，逐漸再一次變得乾燥，悶熱，好不容易從上一次傷痛中恢復的小樹，又感覺到了極度的饑渴難受，汲取不來水分，極度缺水的枯竭感又一次降臨，這一次更比上次更加嚴重許多許多，嚴重到他都不得不主動放棄一些枝恭弘=叶 恭弘，減少自身水分的蒸騰，自斷肢體，只為求活。　　不管再嚴苛的環境，不管再殘酷的命運，他心底總有一份堅持！那是對生命的渴望！　　……　　無比嚴酷的自然環境下，一次次輪迴磨難，無數次都想放棄，但最後為了生，為了尋求春暖花開那短時間的綻放，小樹一次次忍受，一次次堅持，最終也不知道過了多久。　　一股莫名的意識才突然從腦海中復蘇，伴隨着一陣天旋地轉，郭正陽才突然醒了過來。　　醒來時他身上已經早已被冷汗鋪滿，重新感應到了肢體的存在，閉目凝思片刻，郭正陽才猛的睜開眼，入目可見，他卻是置身在一片翠綠的湖泊邊緣。　　荷塘月色，濃郁的天地靈氣襯托下，周邊景色華美漂亮到了極限。　　而在郭正陽身前，正有一株動人心魄的奇樹迎風招展，只是嗅一口那奇樹上所結異果散發出來的香氣，郭正陽就精神大震，整個人都似乎充滿了力量感。　　“這，是過關了？心性考驗？不止考題藏得那麼深，讓我費了那麼久心思才發現，後來考驗過程，竟然連我本人的意識都磨滅，純粹化身成樹，以樹的思維去和自然抗爭，自己意識都磨滅，這種心性考驗也太可怕了吧？難道是直接本心？”　　“排除一切虛妄，抹除你一切身軀和記憶，直指內心深處的堅持？只要本心有一點動搖，在各種嚴酷磨難下恐怕都會甘願就此消散，那考驗估計也就失敗了。”　　……　　大致明白了什麼，郭正陽心下依舊充滿了震撼，想得到這仙府傳承還真不容易，他遇到的第一個考驗，竟然就詭異到這程度，不止考驗了觀察力，悟性，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本心對於修鍊的堅持和不屈。　　現在，自己突然又從那平原轉移到了這華美的荷塘一畔，是考驗過關了？眼前這動人心魄的奇樹異果，是自己的獎勵？

# 第二百零九章 命源果

　　樹立在郭正陽眼前的果樹並不高大，半米多高，枝幹通體翠綠，而且是彎曲着生長，猛一看去它的枝幹形狀就像是一個從泥土中蔓延出的問號，翠綠的問號型枝幹上，一片片或巴掌大、或只有掌心大小的樹恭弘=叶 恭弘，就像是一雙雙小手捧着枝幹一樣，或揚天綻放，或內斂收縮和枝幹貼合。　　而不管是這彎曲的枝幹，還是那些綠恭弘=叶 恭弘，都綠的讓人心驚肉跳，看一眼你就能感覺出有着澎湃的生命力在裏面流轉，而在小樹盡頭的問號尖部，幾片綠恭弘=叶 恭弘掩護下則是一個拳頭大小，形似心臟類的異果，看上去就是這心臟型的紅色異果才壓得枝幹彎曲……　　微微的夜風吹過，那被壓彎的樹桿還一顫一顫，帶動着紅色異果像是在跳動一般，每一下跳動還會帶出一層無形的漣漪向外擴散。　　郭正陽就是嗅到了那異果上向外擴散的無形漣漪，才會覺得精神大震，整個人都充滿了力量感。　　盯着小樹看了幾眼，郭正陽並不認識這東西到底是什麼，但不管怎麼看這都是好東西。　　他從那種天旋地轉的感覺中蘇醒后，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這東西，那還真是想不懷疑這是自己渡過了之前考驗后的獎勵都難。　　如果這不是獎勵，怎麼會那麼巧的他剛一清醒，剛一離開那無邊平原就站在了這異果面前？　　“想繼承這仙府，遇到的考驗並不是只有一次，之前出發時那虛空中的話語就說過，是需要渡過重重考驗，剛才我是渡過了第一個？而只要成功渡過一個考驗，就算還沒辦法掌控仙府，也能得到一些獎勵？那眼前這東西又到底是什麼？”　　郭正陽還在疑惑着，一聲驚呼就突然從他身後遠處響起，“命源果？？”　　驚呼中伴隨着大笑，一道遁光也快速疾馳而來，郭正陽大驚中轉身，看到的就是一個身披黑袍，一頭長發盤在腦後形成一個道稽的中年修士。　　這修士看着他身後的異果，滿眼都是驚喜和貪婪，而對方此刻則是凌空飛行，並沒有藉助什麼星器。　　“真人！不藉助靈器施展飛行術，是真人啊。”　　郭正陽在石橋上用妖蟲滅殺一個妖獸后直接被空間波動卷着到了一片沼澤和平原交界地，當時他就猜想過自己可能被仙府禁制卷着進入了真人境修士的考驗地段，但當時那只是猜想，現在看到這个中年男子，猜想似乎才得到了證實。　　而這個真人他也並不認識。　　對方口中所說的命源果他更是聽都沒聽過，不過這也不奇怪，上一輩子他也只是在一些坊市購買了一些靈植大全，認識了一些靈植，但那些對外出售的未必就特別齊全，論見聞，他肯定比不上那些出身大宗門的。　　因為坊市出售的靈植大全，最多是記錄著眼下能在妖獸地盤內可以尋找到的靈植，但宗門出身卻能從宗門典籍內看到不少已經絕種的靈植典籍。　　郭正陽思索中，那真人的視線才終於從命源果身上移開，落在郭正陽身上打量幾番，眼中又閃過一絲驚疑，“聚靈期……這裡是真人境的考驗場所，你一個聚靈期怎麼進來的？”　　郭正陽沒說話，只是靜靜看去，這個真人應該不是上界山的。　　面對足以讓他升起貪婪之心的異寶，郭正陽也很自然就在體外撐起了防禦光澤。　　就是這光芒乍現時那真人卻啞然失笑……失笑中臉色一變，一座小山就呼的騰飛，在空中一轉化為兩人高下，對着郭正陽就呼嘯着砸落。　　郭正陽意念一動，身子急退時揮手則放出了一片妖蟲，密密麻麻足有上百隻，全是真人境修為的妖蟲。　　“我操……”　　那真人本是在御空飛行的，結果一看到妖蟲頓時驚得眼睛一鼓，綠着臉就逃，逃竄中攻殺向郭正陽的小山也瞬間被他收了回去。　　妖蟲圍攻上界山，讓上界山那種靈域巨頭都差點被玩垮，他怎麼會不知道？這件事也只是發生了一個多月而已，只要有點耳目的，就不可能不清楚這些東西的變態。　　可是他在奔逃中卻萬萬沒想到這麼可怕的妖蟲，怎麼會從這聚靈期修士手中飛出？　　這一刻，他真是罵娘的心思都有了。　　但他雖然來得快，逃得也更快，可還是慢了些，妖蟲的速度其實也不弱的，不然不會讓上一世的仙途山從幾百年來的第一巨頭直接跌落到第四，不會讓上界山吃那麼多苦頭，除非是極為擅長速度的妖獸或者修士，否則根本逃不掉。　　那真人剛剛飛遁出幾百米，一大片密密麻麻妖蟲就呼嘯着把他圍聚在一起，咔咔咔啃食起了那修士的防護罩。　　“道兄饒命，我是仙途山李廣宇，賀道君座下弟子……”　　一百多真人境妖蟲吞食一個真人的防護罩，哪怕這防禦星器已經是那真人煉化的本命靈器，本身就是極品靈器不說，化為本命靈器后更可以發揮出下品法寶的功效。　　但一百多真人境妖蟲還是太恐怖了，短短几個呼吸就把那本命靈器啃的漣漪激蕩，也啃得那修士身子連顫，張口吐出幾口熱血，哭嚎着臉向郭正陽求饒。　　“命源果是什麼？”　　郭正陽依舊在戒備着，不過還是笑着開口，問了聲。　　“道兄，你先把這些妖蟲收起來啊，我……”但李廣宇卻哭了，郭正陽說話間那些妖蟲依舊在拚命蠶食他的本命靈器，眨眼又啃的他連連吐血。　　他現在終於明白為什麼郭正陽只是聚靈期修士，卻被仙府傳送到真人境的考驗場所了，坑爹啊，應該把這位傳送進道君級的考驗場所才是。　　但在李廣宇帶着哭腔的哀求中，郭正陽卻沒有讓妖蟲停下，只是笑着道，“你最好快點說，不然在你說完之前被這些妖蟲吞掉……”　　“我說，命源果是五品靈植，已經在靈域絕種了，據說這是體修們眼中的極品至寶，只要煉化進體內，不止可以讓你肉身變強許多，還能讓你的肉身自愈能力數十倍甚至上百倍增長，受到一些創傷，根本不需要治療，就會自動癒合，而且它最貴重的一點就是，這東西就算是聚靈期修士也可以煉化。”　　“正常五品靈植，蘊含太恐怖的功效，修為若是差一些的修士，就算吞下去也會撐爆你的身子，但命源果蘊含的卻是生命之源，你聚靈期吞下去，就算頃刻間被撕裂身軀，也會馬上癒合，雖然過程痛苦了一點，但只要煉化……哎，道兄，快住手，快讓這些妖蟲住手啊……”　　……　　李廣宇頓時一個機靈，吐着血以一種瘋狂的頻率把命源果的功效說了出來，一二百字的話語在那瘋狂頻率下，十來秒就講了個大概，但說著說著他就又連吐幾口熱血，轟的一聲就從高空墜落。　　他倒是想在妖蟲攻殺中靠着本命靈器能發揮法寶功效的時間，去撲殺郭正陽，但問題是，問題是他知道這些妖蟲連攻殺手段，術法靈識都可以吞，所以這念頭也只能想想而已。　　而在李廣宇墜落下來時，郭正陽眼中才閃過一絲狂喜。命源果，竟然這麼珍貴？　　不止能讓你肉身變強許多，還能讓身軀自愈能力數十倍上百倍增長，更關鍵的是這五品靈植本是針對道君境，換了其他的，聚靈期就算得到也不敢用。　　就像是聚靈期修士服用丹藥，服用風華丹還可以，但普通聚靈期修士吞一顆真人境修士的丹藥都有被撐碎靈海的危險，就是因為越強大的丹藥，效力也越恐怖，超出你身體極限時，極品丹藥也會變成毒藥。　　靈植一樣如此，蘊含龐大威能的靈植如果遠超出你的境界，你吞下去，只會在短時間內撐爆你的肉身。　　可因為命源果是幾十倍上百倍增加你肉身自愈能力，所以聚靈期得到也能服用，你吞下去，那龐大的靈力即便會成碎你的身軀，但碎裂的第一時間，其蘊含的特殊功效也會讓你身軀再次癒合，然後再次碎裂，再次癒合……　　直到完全煉化這異果。　　大喜中，郭正陽依舊只是冷冷看着倒在地上，被妖蟲不斷蠶食防禦星期的李廣宇，隨後只是又過了幾個呼吸，那位的防禦星器光澤就被咔啪啪啃咬的徹底破碎，而李廣宇也再次身子一顫，慘叫一聲，就失去了聲息。　　眨眼之後，眾妖蟲更是徹底把李廣宇屍首蠶食的點滴不剩，才又呼嘯着盤旋到了郭正陽身側，被他收進了儲物戒指。　　從這傢伙出手的第一時間開始，郭正陽就已經判了他死刑，更別提妖蟲一出現，他就更不可能留他活口了。　　幹掉李廣宇之後，郭正陽才又上前把對方遺落的東西收了起來。　　以前殺人越貨，為了害怕對方背後的人報復，他即便收穫寶物也往往要丟棄八九成，但現在，他對這個倒是不太怕了，因為他也算是上界山內很被看重的，背後有人，的確多了不少底氣，再說也不是每個人都有師長輩修士在其身上留下一些感應烙印的。　　收好這位的儲物戒指，郭正陽才又快速走過去收起了命源果。　　這一刻，郭正陽眼中甚至還有一絲驚訝，因為命源果。　　“我之前遇到的考驗，考驗了悟性，心性，結果得到的獎勵，怎麼是一個增強肉身的異寶……不過，或許就是因為我的心性悟性都合格了，所以才給予提升實力上的獎勵。”

# 第二百一十章 晉陞真人

　　“一天？”　　“原來我從進入這仙府到現在，才過去了一天。”　　“時間還早，要不要先吞下這顆命源果？還有就是，我正好可以在這裏渡劫，把修為真正提升到真人境。其實如果不是遇到仙府現世，我就算被星河老祖救回上界山，修為快要到了聚靈大圓滿巔峰，再向上就是瓶頸，到時候一突破就是渡劫，也根本沒辦法在上界山突破，但我之前為了救劉夏，卻把血幽府得罪慘了，如果不在上界山渡劫的話，走出上界山卻太不安全，這仙府內倒正是個突破的好機會！”　　……　　滅殺李廣宇收起命源果后，郭正陽嘀咕了幾聲，就拿出了一個精工表去查看時間，這仙府只能容身三個月，三個月期限一到，如果沒煉化仙府又或者找不到出口，就會被長生境大能留下的禁制抹殺，所以時間對於仙府內所有修士來說都是很重要的。　　而郭正陽在聽着那平台附近虛空中的聲音講解時，就已經知道這些，當時他是剛進入仙府，也拿出了世俗中的精工表去看記時間。　　現在再對照一下，他才發現自己已經進入這地方一天了，之前在那無邊平原上走來走去，尋找考驗的題目然後破解，不知不覺就用去了一天。　　這個時間並不長。　　不過過去了一天，仙府的期限就縮短一天，那現在他該做什麼？繼續一路尋找考驗，一路破解？　　思索一番后，他還是覺得先提升一下實力更重要。　　這提升實力不止是要吞食掉命源果，增強肉身實力，他更準備在這裏渡過聚靈期到真人境之間的瓶頸，正式踏入真人境。　　可不是么，如果不是仙府突然現世，郭正陽若是被星河老祖找到接回上界山，那在上界山，他反而不好找機會突破。　　當初他沒加入上界山留在世俗修鍊，最大的原因就是每次突破都要渡劫，怕被人發現這秘密。　　如果此刻他沒有進入仙府，那……到了上界山都沒地方突破，離開上界山的話又太危險，把血幽府得罪的那麼慘，自己只要一離開肯定有無數追殺，一樣沒辦法安心渡劫，所以這個地方，反而是最合適的突破場所。　　想到這些后郭正陽沒有立刻吞服命源果，也沒有立刻為修為提升做準備，而是先在四處遊走一番，查看了一下是否還有其他人，等把方圓數十里範圍都查看了一遍，他才又潛入之前命源果生長的那池塘處，潛入水下，在水底挖出一個洞穴遁了進去。　　一直用妖蟲開路，這效率很快，一個小時后就做足準備，郭正陽才拿出之前李廣宇的儲物戒指，幾經翻找，找出一本記載各種靈植知識的典籍，查看一邊找到命源果的信息，上面的記錄的也李廣宇所說的基本一樣。　　他這才拿出命源果，張口就咬了下去。　　拳頭大的異果，一口咬下一小塊，香氣四溢的果肉入口即化，直接化為洶湧澎湃的靈氣潮流沖入郭正陽體內，那股龐大的衝擊力，瞬間就要把郭正陽的肉身漲破，而要知道，郭正陽的肉身本就堪比中品靈器……　　所以這命源果的可怕功效，的確是駭人聽聞。　　不過在隨後，郭正陽還是發現在肌膚快要被漲破撕裂的一瞬間，一股奇異的偉力就自主散發，快速催動那些幾欲撕裂的軀體又重新癒合。　　這就是命源果。　　大喜中郭正陽才催動功法吸納果肉效力，雖然這個過程疼痛難忍，甚至可以說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折磨，你全身上下每一寸幾乎都要被撕裂出裂痕，那種痛楚，絕對是超乎想象，但等命源果效力發揮時，那些肉身癒合的瞬間，卻又會有一種飄飄欲仙的舒爽感襲來，不止讓肉身癒合，同樣還能讓你享受無邊的精神快感。　　一下是刀割地獄，一下又是沉淪天堂。　　不過不管肉身和精神變化有多劇烈，郭正陽都保持着一份清醒，維持着肉身對於這異果的吸納。　　時間一點點流逝，直到幾個多小時后，他之前吞下的一點果肉才被徹底融化進軀體。　　等郭正陽再次睜開眼時，眼中也閃過一絲心悸和苦笑，這東西，吸收起來的確太可怕了。　　不過之前他已經有過在聚靈期就服用真人境丹藥的經驗，雖然眼下比那個的折磨還大，但他總是有了充足的準備和經驗去適應。　　“剛才只是吞下了五分之一左右的果肉，想要全部煉化，還要不少時間……”　　苦笑之後，郭正陽又從儲物戒指里抓出剩下的大半個命源果，再次張口咬下一塊。　　同境界的體修，往往都要比靈修更可怕一些，就是因為體修修鍊起來更難，需要讓肉身容納煉化大量天材地寶，修鍊難，消耗多，成長起來才會更可怕。　　現在得到這種寶貝，就算吞服過程艱苦些，郭正陽也絲毫不會動搖。　　……　　“嗆～”　　一天多后，地下洞穴里，郭正陽抓着一把飛劍刺向手掌，但一劍刺下，卻只是發出一聲金鐵交鳴聲，他的手掌連一絲破損都沒有。　　而他手中的飛劍，已經是上品靈器了。　　原本肉身強度只是堪比中品靈器，甚至比中品靈器還弱了一點點，只是接近那個程度，但吞服一個命源果后他的肉身強度卻再次暴增，只是堅硬度，就能和上品靈器硬抗了。　　這種結果讓郭正陽驚喜不已，隨後又拿出一件極品靈器實驗，這一次，他才終於操控着靈器刺破了肌膚，但在右手掌心刺出一個一兩厘米長的傷口后，只是短短一個呼吸，那傷口就自動癒合，不見絲毫傷疤。　　這結果已經不是驚喜，而是狂喜了。　　不過他很快又收拾起情緒，抓出一顆明心丹就吞了下去。　　在得知劉夏被抓進血幽府是準備被人奪舍之前，他已經在某座海島下有過一次頓悟，靠着那次頓悟他的修為已經接近滿溢，聚靈大圓滿的道路已經走了九十多步，只差幾步而已。　　眼下就要算想修鍊至巔峰，只需要一顆明心丹就足夠了。　　吞服丹藥之後，郭正陽更發現自己現在吸納明心丹的藥性時，已經幾乎感覺不到什麼痛苦了，主要是之前吸納命源果的痛苦太強烈，讓他對眼下的痛楚已經可以毫不在意了。　　一顆丹藥不斷吸納吞食，又是兩三天過去，明心丹的藥性都沒有吸納完，郭正陽頭頂上空就突然浮現一層陰雲，一股恐怖的毀滅氣息也從雲層中驟然出現。　　郭正陽這才猛地睜開眼，眼中也閃過一絲驚色。　　“擦，在地下洞穴里渡劫，劫雲直接出現在我頭頂……這也太坑了。”　　可不是么，終於到了聚靈大圓滿巔峰，這個瓶頸他上一世一樣是撕破過的，所以眼下依舊沒什麼難度，只要想突破就能突破。　　但在地下洞穴里突破劫雲竟然直接出現在他頭頂的洞穴頂部，這的確太坑了。　　原本在野外渡劫，劫雲在高高的天際盡頭浮現，從雲層中砸落都要經過幾千米或者更高的高度，這個距離也是一種優勢。　　因為在這個距離內，郭正陽可以隨心所欲的發揮各種手段不斷蠶食劫雷。　　但他也沒想到這一次自己躲在地下修鍊時，劫雲就在頭頂一米外出現了。　　那如果不及時制止的話，豈不是說劫雷只要劃破一米距離就能砸到他身上？距離這麼近，代表也絕對是更加危險！　　急忙收斂氣息，郭正陽才又收拾了一下，快速離開了這洞穴。　　“渡劫，聚靈大圓滿進真人的天劫，可是跨越一個大境界的，肯定要比以前的天劫都更強得多，而且應該也是四道劫雷，每一道威力都要遠超以前，不過，不過我現在渡劫，手段卻太多了，妖蟲無所不吞，不知道能不能吞噬天劫？”　　“就算不能吞食天劫，但我肉身堪比上品靈器，靈識修為是正常大圓滿六七倍，都已經可以嘗試着操控極品靈器攻殺禦敵，也可以勉強施展四品術法，這把握絕對很大的。”　　……　　離開洞穴后，郭正陽就架起遁光快速在左右遊盪起來，先是確認附近幾百里內都沒其他人影，才又找了個偏僻處，拿出一件件靈器開始渡劫。　　做足一切準備，他才功法一動，瞬間撕裂了瓶頸，同一時間，高高的天際上空也直接浮現一層驚人的劫雲。　　只是那股毀天滅地的威勢，就呼的一聲壓得郭正陽猛地彎了腰。　　……　　“真人，終於過去了。”　　“不過這也太坑了，雖然早知道聚靈期進真人是大境界的突破，劫雷的威力應該也會變強許多，但它竟然強到這種地步，簡直變態，我靈識已經是正常聚靈大圓滿六七倍，竟然……”　　……　　十幾分鐘而已，等十幾分鐘過後，天空雲層消散，赤條條盤坐在地上的郭正陽，猛地抬頭看一眼天空，眼中卻全是驚粟。　　真人，他終於又踏入了真人境，但剛才的渡劫，卻真差點把他玩死。原本以為可以很輕鬆渡劫，就像是上次後期進大圓滿，很輕鬆就過去了，可誰想到，這一次大圓滿進真人，卻真有徹底毀滅他的趨勢，他甚至都在慶幸，如果不是先吞了一個命源果，他就真的交代在這劫雷下了。　　大瓶頸之間的天劫，真的太可怕了！

# 第二百一十一章 火靈圖

　　妖蟲無所不吞，但面對天劫的時候，這些蟲子卻差點把郭正陽玩死，第一道劫雷降臨，郭正陽試探性的放出一隻真人初期的妖蟲撲飛上去，結果原本應該只是吞吐一道劫雷的劫雲，刷的一下降下兩道劫雷，一道對準妖蟲，一道對準郭正陽。　　而且對準妖蟲的那劫雷，比對準郭正陽要強大的多，眨眼間摧毀妖蟲，兩道劫雷就一先一后全衝著郭正陽撲殺而下。　　這一次，郭正陽先是用那迷你雷電中儲存的自然雷電撲殺，但那雷電連對着他的劫雷都沒消滅，就被徹底摧毀，剩下的劫雷怕不是還有三四成力量，加上另一個強大劫雷，這一波，就差點把郭正陽搞死……　　用盡了手段也只是打消了自己那道劫雷，而原本對着妖蟲的劫雷，也只是被他削弱了部分威能，最終轟隆一聲降在郭正陽身上，直接把他全身都劈的慘兮兮，要不是吞了命源果，讓肉身自愈能力大幅度增強，那一次郭正陽都要垂危！　　不過就算有命源果，他一樣受了不淺的傷勢，更是深切明白了一個道理，妖蟲雖然無所不吞，但妖蟲是生命，而天劫你卻不能藉助其他生命的力量去面對，一旦有其他生命插手幫你，那就會降下更多劫雷誅殺，幫你的人越強，降下的劫雷也越恐怖！　　郭正陽事後不止一次驚嘆，幸虧當初只是放出一隻妖蟲，如果放出幾十隻，他命再大也得被劫雷轟殺成渣。　　幾十道天劫撲下來，他絕對是死的不能再死的，道君都能被坑死。　　挺着重傷之軀面對後面的劫雷，郭正陽再不敢藉助妖蟲之力，完全靠自己的實力硬拼，雖然受了傷，但命源果功效的確很可怕，很值得驚喜，快速修復着傷勢時，他用盡了手段底牌，才終於抗過了這一次天劫。　　不過等第四道劫雷撲殺之後，他一條命都已經丟了九成，主要還是因為第一道劫雷受傷太重，因為那道針對妖蟲的劫雷是抹殺真人初期的劫雷……　　要不是妖蟲也抵銷了一部分威力，外加他各種手段底牌也不少，自身不止靈識修為是聚靈大圓滿好幾倍，比不少真人初期都強大，肉身更是堪比上品靈器，而真人所使用靈器基本也都是上品、極品而已，不是這重重手段，他真會被那一隻妖蟲坑死的。　　但這也怪不得誰，因為是他自己放出妖蟲的，說坑，也是被自己坑了。　　不過現在一切總算過去了，大瓶頸間的突破，天劫威能嚇人，但只要渡過了之後，收穫一樣驚喜。　　比如郭正陽此刻的靈海面積，已經從最初的五百多個平方，一躍到了六七千平方，十多倍的增長，這種幅度很驚人，正常真人初期靈海面積不過一千多個平方，長寬各三四百米的大池塘，現在郭正陽如果走到真人初期巔峰，論修為，絕對比中期巔峰都更強，說不定都能和不少真人後期強者比一比，因為據他所知，真人中期靈海面積也不過四五千平方大小，小湖泊而已。　　真人後期靈海大小是一萬多平。　　到真人大圓滿，靈海面積差不多就是四五萬平，已經是長寬各有兩三千米的中型湖泊了，而一等晉陞道君，才是真正的向著大湖泊以及“海”擴展，道君級的靈海，才能真正稱之為海！！　　而他的收穫也不止如此，肉身再一次經過天劫淬鍊，已經可以媲美極品靈器了，這才是最大收穫，整個靈域也只有道君級強者才有資格使用法寶，真人境就是拿到法寶也最多使用一兩次就力竭，只有那些煉化極品靈器為本命靈器的才能發揮出堪比法寶的功效。　　也就是說，如果只是一個普通真人巔峰，只要他煉化的本命靈器不是攻擊性靈器，那麼郭正陽站在這裏，任由對方拿着極品靈器攻殺都未必攻得破他的肉身防禦。　　站着不動，一個真人全力施為都未必搞得動他，這種優勢的確是足以自傲的。　　就是等郭正陽欣喜的拿出一套新衣服穿上，剛準備離開這裏時，一道滄桑的聲音突然就在左右虛空中泛起。　　“終於有人收集到了老夫留下的火靈圖，等集齊九幅火靈圖，持有火靈圖者即可進入老夫火府內府……”　　一道話音，郭正陽當場聽得一怔，而後臉色大變。　　等靜靜聽完這話音所講內容，郭正陽的臉色也徹底變得古怪起來。　　“火靈圖，原來只有收集到火靈圖才有資格進入內府，嘗試煉化這仙府，沒有火靈圖，就算渡過再多考驗也根本和這仙府無緣，最多得到一些其它獎勵。”　　進入仙府到現在已經有五六天了，三個月的期限也已經過去了百分之五左右，但到底如何才能煉化眼前仙府，郭正陽之前根本沒一點頭緒，因為在之前他也只在那平台上聽了這話音解說一次，知道對方尋找的傳人需要渡過重重考驗才能走到最後。　　但重重考驗，究竟是幾次考驗，又都是什麼樣的考驗，卻根本沒說明。　　現在隨着這話音又一次解說，事情才逐漸浮出水面。　　像是郭正陽這些進入仙府的修士，其實都只是在仙府外府，那位長生境大能在外府設下了重重考驗，只要你能渡過一個考驗，那麼就可以得到一件獎勵，這些獎勵或許是奇珍異果，或許是極品靈器法寶，又或者是其他一些奇特的功法術法傳承。　　但也有可能，是火靈圖！　　這方面你就只能碰運氣了，運氣好渡過一次考驗就能得到火靈圖，這就是進入內府的鑰匙！　　當九幅隱藏在無數考驗之後的火靈圖被集齊，仙府內府就會開啟。　　當然，因為火靈圖是隱藏在無數考驗之後的獎勵之一，而外府也根本沒人知道總共隱藏了多少考驗，所以也有可能一直到最後都沒人能把九幅火靈圖全部找出來。　　但這一點，剛才的話音里也說過，如果仙府開啟兩個月後，九幅火靈圖還沒有被全部找出來，那麼剩下的一些無主火靈圖就會自動現身，結合其他修士手中的火靈圖一起開啟內府。也就是說，內府一定是會開啟的，看就看開啟的時候你手裡有沒有這東西。　　沒有火靈圖的，就絕對進不去內府！也就等於徹底失去了得到傳承煉化仙府的機會，到時候內府開啟，那你就趕緊尋找出口逃吧，不然……八成就是死路一條。　　不管最終這仙府有沒有被煉化，你都得逃，沒被煉化，仙府會發動禁制抹殺一切生命，而一旦被人煉化，仙府新主人會允許你帶着不少原本屬於他的寶物繼續活下去？到時候就算仙府新主人只是一個聚靈期，但藉助仙府禁制，也很可能能抹殺道君！　　而持有火靈圖的，就算最終無力煉化仙府，一樣不會被禁制抹殺，那不只是仙府內府的鑰匙，同樣是護身符，只要你有這玩意，哪怕沒有煉化仙府，一樣可以藉助火靈圖安全離開，不受三個月的誅殺限制。　　“火靈圖，九幅火靈圖，但，但誰知道這裏總共隱藏了多少考驗？這還真是只能看運氣，也就是看你和這仙府有沒有緣了，有緣才能在渡過考驗后得到火靈圖，沒緣，就是破解幾百次考驗，得到的一樣只會是普通寶物。”　　“第一幅火靈圖現世，又是被誰得到的？那傢伙運氣也太好了吧。”　　……　　臉色變幻不定，郭正陽腦海中又閃過一道道思緒，最終還是無奈一嘆，架起遁光就隨便選了一個方向遁去。　　他原本以為自己在渡過之前的考驗后，能得到一個命源果已經是很值得驚喜的事了，但現在和人家一比，才知道差距有多大。　　那個得到火靈圖的修士已經拿到了進入內府的鑰匙，也拿到了三個月期限抵達時，不被禁制誅殺的護身符啊！　　這也太讓人眼紅了！　　尤其是，如果兩個月下來，只有那人一個人得到火靈圖，其他火靈圖又沒有被找出來，那麼到時候內府開啟，就是只有一個人才能進入煉化，只有他一個人有機會煉化仙府？？和整個傳承相比，一個命源果算什麼？命源果只是針對道君境的異寶而已，那對於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傳承來說，絕對是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如果知道對方是誰，也知道對方在哪，郭正陽估計都會升起殺人奪寶之心的，而且他也相信有這種心思的絕對不止自己一個……　　不過之前響徹在左右的話音，卻根本沒說那得到火靈圖的修士是誰。　　……　　“火靈圖？火靈圖！”　　“這玩意才是掌控仙府的關鍵，該死，老夫以為得到一件下品法寶，已經是驚天的運氣，可是和這傢伙比起來，差別太大了。”　　“到底是誰？誰得到了火靈圖？聚靈期修士，還是真人，又或者道君？”　　“兩個月內，若九幅火靈圖都被找出來，就是九個人有資格進入內府，嘗試煉化仙府，但如果只有一個人得到火靈圖，那就是只有一個人能進入內府，操他奶奶的，這得到火靈圖的傢伙究竟是誰？運氣也太逆天了吧！”　　……　　在郭正陽隨便選了一個方向飛遁中，其實在整個仙府外府，也早已有無數人都被之前那道響徹仙府的聲音驚動，而後明白了對方話語里的內容，頓時也讓無數修士都為之沸騰，許多渡過一次考驗，突然得到一些寶貝的，原本還是驚喜的不能自己，就像是不久前的郭正陽一樣，可一聽到這聲音，頓時就紛紛妒忌到心碎。　　而連一次考驗都還沒渡過，什麼都沒得到的，更是被這聲音刺激的差點抓狂。　　火靈圖，在短短時間內就徹底響徹外府，被無數修士深深綉刻在了腦海深處。

# 第二百一十二章 借勢殺人

　　“天殺的，到底是哪個白痴有這種運氣？”　　“這誰知道，反正這人很可能就是未來的仙府主人了，若是被咱們知道，嘿，免不得……”　　……　　仙府轟動，無數正在忙碌的修士都被之前的話音驚動，聚靈期修士考驗場所，一座小小石山之下，幾個穿着勁裝的聚靈期修士也在紛紛大罵。　　不過就在罵聲里，自幾人身前石山上卻突然飄來一股動人靈力，等幾人隨着呼吸吸納靈力入體，頓時所有人就又轉移了注意力，紛紛看向石山。　　這石山只有幾十米高，而且在幾人身前還有一條石階路直通向上，石階盡頭卻是一座小殿，就是純粹的岩石堆積起來的殿堂，面積很小，而在殿堂前，還盤坐着一個黑袍修士。　　只不過在燦爛的陽光照射下，卻能看出那修士其實並不是真正活人，因為其肌膚竟隱隱散發著動人的流光，根本不似活人肌膚，而似乎是寶物煉製出來的傀儡。　　就是這傀儡做的太逼真，幾乎以假亂真而已。　　而那股靈氣就是從盤坐着的黑袍傀儡身後石殿內散發出來的。　　“又來了一次，嘶，這裏面到底是什麼寶貝？輕吸一口逸散出來的靈力，就能讓我修為增加，比直接吞服丹藥效率還強，如果能闖進這石殿，把寶貝拿到手，那才是不虛此行。”　　“嘿，這是考驗！不過看來並不是考驗咱們實力，而是智慧。想闖進這石殿，蠻力根本不可取，得靠智慧才行，肯定有什麼巧妙的辦法可以進去，只是咱們還沒發現。”　　……　　輕語幾聲後幾個修士臉色既激動，又有些鬱悶，每一個進來的修士都會遇到各式各樣的考驗，現在已經距離仙府現世過去了好幾天，所以也有很多修士知道只要你能渡過考驗，就能得到一些獎勵。　　眼前他們這群人就是被這石殿吸引，分外想渡過那看守石殿的傀儡，進入殿內把寶物拿出來，因為那裡面的寶物偶爾逸散出來的靈力，都能讓他們修為增長，這種速度都比吞服丹藥更有效率，而且還是一次能讓所有人修為增長，可想而知裏面的東西有多寶貝。　　要知道他們這裏可是有七八名聚靈期修士，還都是後期，大圓滿，唯一遺憾的就是那靈力逸散的頻率有些慢，半天才逸散個幾次，但如果能得到寶物，就肯定不會這麼簡單了。　　但可惜的是這石殿前的傀儡實力十分古怪，第一次是一個聚靈中期修士上去，結果傀儡張口吐出一道劍氣，直接斬殺，那劍氣實力就是剛好可以斬殺聚靈中期的程度……　　再然後聚靈後期上去，一樣是一道劍氣斬殺，剛好斬殺對方的程度，再然後兩三個聚靈後期，又或者四五個聚靈大圓滿，都是一口劍氣全部斬殺，力度不輕不重，剛好可以斬殺。　　原本他們這一群是足有二三十人的，一起發現這石殿，到現在死了一二十個，還是沒辦法。　　所以眾人已經徹底明悟，這傀儡和石殿考驗的絕對不是武力，而是智慧，或許能有什麼取巧的辦法能進去，只是他們一時還沒發現。　　輕微幾句言語后，幾個修士又都陷入了沉默，各自都開始思索，該怎麼才能破解這個考驗取得寶物。　　沉默片刻，一名黑袍男子才突然開口，滿臉驚喜的道，“有了。”　　“恩？”　　“趙師兄，你想到辦法了？”　　……　　其他修士也紛紛驚醒，全都充滿期待和驚喜的看去。　　“我想到的不是破解這個石殿，而是斬殺郭正陽的辦法……”黑袍男子這才輕笑一聲，等看到其他人全都被這話驚呆，他才冷笑着道，“考驗雖然重要，仙府也很重要，但進入仙府的修士以萬計，差不多整個靈域有一半人都進來了，卻只有一個人能得到仙府，我並不覺得自己有那個運氣，所以還是斬殺郭正陽更重要，只要殺了他，老祖就會歡喜，有老祖照拂，可比在這裏破解一個個該死的考驗更好，我們為了這石殿已經折了一大半人了！”　　先是說了一番話，聽得其他人也紛紛意動時，他才繼續道，“我們馬上對外把消息散播出去，就說之前的那張火靈圖是被郭正陽得到的，只要消息傳出去，那小子就會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老鼠，恐怕就是上界山內部修士，也未必不會心生殺人奪寶之心。”　　“……”　　一群修士面面相覷，但很快就有人狂喜的點頭。　　“是了，這仙府這麼大，我們想要在這裏遇到那傢伙，只能看運氣，但眼下人人都被那火靈圖信息驚動，卻又根本沒人知道火靈圖在誰手裡，只要我們把這髒水潑到郭正陽身上，別人就算不信，但說的人多了，也就信了。”　　“火靈圖事關重大，就算是將信將疑，哪怕你心下只信了一成，可寧殺錯不放過，和長生境大能的道統傳承相比，殺一個聚靈期修士又何妨？只要做的神不知鬼不覺，誰都會動心的，只要咱們去散播消息，那小子就必死無疑。”　　“對，這個石殿太邪門了，雖然裏面的寶貝肯定驚人至極，但我們根本無法近身，想破解他太難，我們與其在這裏耗時間，不如把這件事辦了，只要辦好了，老祖的賞賜，肯定要比這個更好。”　　……　　一人開口之後，其他人也紛紛附和，跟着就紛紛大喜，這一群全是血幽府弟子，來之前都備受黑獄老祖叮囑，只要能殺了郭正陽就能成為老祖衣缽弟子，這樣的誘惑，的確要比山上石殿內的東西更吸引人。　　可他們也是進來之後才發現，這地方太大了，大到他們最初一起進來的一波二三十個修士，除了最開始起點所在地人多，過了那段路之後一路走下來走了五六天，才只有兩三次遇到其他人的機會。　　這種情況下，就算血幽府這次進來的聚靈期修士足有數千，想遇到郭正陽的幾率也真不大。　　這也讓不少人很鬱悶的，畢竟郭正陽做出來的事是讓那小子的名望在靈域內攀升到了極點，但同樣讓血幽府給搞慘了，不止道君顏面掃地，就是其他弟子同樣深感羞恥，就是老祖們不說，他們一樣想找回這個場子的。　　但你碰不到，心下再窩火也沒辦法。　　所以等趙師兄突然想到這個辦法時，才大喜起來，這辦法其實不見得多高明，就是潑髒水而已。　　可以說你第一次說別人基本都不會相信吧，畢竟誰也不是傻子，眼下靈域內誰不知道郭正陽和血幽府有多大仇怨？他們就這麼對外說，別人也絕對會懷疑這是故意潑髒水。　　但就算懷疑，只要你說的多了，也未必沒人會動搖，三人成虎，這句流傳了那麼久的話可未必沒道理，到時候哪怕只要你心下有一點點動搖，因為牽扯到的利益太大，估計也會有不少下殺手的。　　這可是事關長生境大能的傳承啊！！　　再看看眼下仙府里又有多少寶貝？破解一個考驗就能得到一件寶貝，偌大仙府以萬計修士在破解，這寶物數量又有多少？只要你能煉化仙府，這一切都是你的了，這麼貴重的傳承，恐怕你只要有百分之一的疑惑覺得火靈圖在誰手裡，都會下殺手的。　　就算是上界山修士，都未必不會對此動心。　　那到時候可就不是血幽府修士追殺郭正陽了，而恐怕會是所有人……　　一旦形勢發展到那一步，那小子有九條命恐怕都不夠用。　　他能瞞過老祖的感應混進血幽府把劉夏救走，這小子身上肯定有奇寶，還是隱藏氣息身影的奇寶，但你再有奇寶，所見到的九成修士都會和你為敵，想追殺你，你也不可能再活得下去。　　“快，既然決定要這麼做，那就要快，說不定也還有其他同門師兄弟想到這辦法呢，我們現在就要快點動手，到時候出了仙府也好向老祖邀功。”　　“恩。”　　……　　下了決定后，幾個修士才紛紛又看了石山一眼，雖然各個眼中都也還有遺憾，但也全都又果斷選擇了離開。　　事實也的確如他們所料，此刻想到把髒水潑到郭正陽身上，不只是他們這幾個，而是有好多血幽府修士都想到了，而且開始這麼做了。　　甚至就連真人境修士的考驗場所，都是如此。　　“先別忙着考驗了，我們先分散開，把消息放出去，那小子雖說以前只是聚靈期，但以防萬一，萬一他突破到了真人境進入真人境考驗場所，我們就得提前做準備。”　　“恩，動手吧，那小子雖然資質比不上劉夏，但也是難得一見的天才，畢竟他以前只是散修，就能在二十歲左右修鍊至聚靈大圓滿，不管以前用了多少時間，這資質已經是天才水準了，而在仙府里只要渡過一次考驗就會有重寶獎勵，說不定他還真會藉著這些突破呢。敢把咱們血幽府的臉打成這樣，他就等着被追殺吧。”　　……　　呼啦啦，在郭正陽毫不知情，還在一邊四處飛遁一邊對某個不知名修士羡慕不已，羡慕對方運氣逆天到這種程度，能得到火靈圖時，大量血幽府修士卻已經開始四散出擊，開始散播謠言，把火靈圖這髒水潑到了他身上。

# 第二百一十三章 劫殺盛宴

　　“咦？這座山……”　　真人境考驗場所，等又飛過一片地域，正四處打量左右的郭正陽才突然在一座小山前停了下來。　　這座山大約一二百米高，成錐形向上，但整個山體卻全部籠罩在一層蒙蒙迷霧之中，根本看不清楚究竟，就是在山頂之上卻有着一層動人的寶光綻放，寶光衝破迷霧，撕裂着虛空射出，只是那股讓人心顫的光澤悸動，就能看出來這是寶貝。　　也正是被寶光吸引，郭正陽才會停下身子，而後盯着寶光看了片刻他才恍然大悟，“這也是一個考驗？不過這個考驗不同於我之前的考驗，我之前的悟性、心性考驗，似乎是進入了一個獨立的場所，裏面只有一些普通花草，還除了我之外根本沒有其他人……但這裏，似乎是只要能破開這些陣法上去，就能得到寶物。”　　“這是考驗的陣法知識？”　　……　　明白了什麼之後，郭正陽卻當場苦笑起來，陣法……他除了上一輩子在靈域散修雲集的坊市內購買了一些基礎的陣法大全，能布施一些很簡陋粗淺的陣法之外，對此懂得根本不多。　　而這裏卻是長生境大能留下的考驗。　　這陣法知識，恐怕肯定遠超出他的想象的。　　如此一來，想靠着破解陣法上山收穫考驗后的獎勵，絕對難比登天。不過，不過就算對陣法不精通，若是可以靠着蠻力破解，似乎一樣能衝上山。　　單純蠻力破陣，就算郭正陽自己已經是真人，而且肉身強度更是堪比極品靈器，其他真人拿着極品靈器全力攻殺他都未必能破的開他的肉身，但靠這些蠻力破陣，一樣是遠遠不夠的。　　別的不說，一個高級迷陣幻陣，輕鬆就能把一個不通陣法卻修為強大的修士玩死。　　但郭正陽卻有另外的底牌，那就是妖蟲！！　　那些無窮無盡的妖蟲，連上界山護山大陣都可以蠶食的破破爛爛，那可是一代代道君老祖布下的足以抹殺道君的護山大陣啊，而這裏的陣法應該只是針對真人，所以只要郭正陽小心操控，還真是有希望蠻力破陣，想到這裏他就是一喜。　　畢竟這被陣法覆蓋的小山之巔，那散發寶光的東西實在有些饞人啊，他或許並沒有那種運氣可以在無數考驗獎勵之後得到火靈圖，但若是能多得一些類似命源果之類的寶貝，一樣是極大的收穫的。　　不過他也沒有立刻只會妖蟲攻山，因為他知道就算靠着妖蟲攻山，也不是一時片刻就能攻陷的，比如以前妖蟲圍攻上界山，圍攻了十天左右，才讓上界山護山陣群出現破損，這樣的地帶，有需要多久就能攻破陣群？　　而這裏卻隨時可能有其他修士過來，所以他雖然有很大希望靠蠻力破陣，卻不敢隨便使用。　　“只要不是能立刻攻破陣群，就要防備被其他人發現妖蟲，這個問題如果不解決，可就不好施展手段。”　　靜靜懸浮在小山前思索，郭正陽還沒想出頭緒，就又猛地看向身子左側。　　左側遠處，四五道流光彷彿流星劃破天空一樣快速接近，等那些流光逼近郭正陽數里之地，郭正陽才一驚，眼底深處突然閃過一絲喜色。　　“目標？有獵殺目標！！”　　一開始他只是被那群人破空飛行時的聲勢驚動，才看了過去，但他萬萬沒想到等這群人靠近時，腦海中卻突然出現了意念指引，有可劫殺目標出現！　　這一次卻是他先看到了人，等人接近后才發現對方可以劫殺。　　因為意念只能感應他身邊數里內有沒有劫殺目標，而在晉陞真人後，郭正陽只要稍微施展一些加強視力的術法，就可以讓自己看得更遠。　　至少效果不比普通的望遠鏡差！　　這還用說么？世俗中普通人都可以製造望遠鏡，對於修士來說，只需要利用水系光系術法模擬出類似世俗望遠鏡原理的事物，就能看的更遠。　　劫殺目標，他上次發現目標都還是好幾個月前，劉夏藉助頓悟剛剛突破入聚靈後期，遇到一波修士，也是那次他得到《頓悟觀想法》。　　從那時候到現在，這還是第一次出現目標。　　而這次出現的目標也只有一個，從遠處遁來的足有四五人，但其中只有一個是目標。　　那人即將得到機緣……　　“是了，是了，這裡是仙府啊！只要你能渡過一次考驗，就能得到一件獎勵，而這些獎勵對於修士來說，都是機緣！比如我之前得到那命源果，就算我是真人，命源果對我來說也是機緣啊！這個目標，就是會在不久后破解一次考驗的修士！！”　　看一眼還在接近的遁光，郭正陽心下恍然大悟。　　大悟中他更是一驚，想到了更深更遠處，自己完全可以靠着意念感應，分辨出有誰能破解考驗得到珍寶啊……不管是誰，只要他在自己身邊轉一圈，郭正陽就能感應出對方一两天內能不能破解某個考驗，能不能得到寶貝。　　這，這是什麼意義？　　火靈圖隱藏在無數考驗所得獎勵之中，如果只靠郭正陽自己的力量去一一破解，想碰到那運氣自然很難很難，但，但如果他能把其他修士即將遇到的機緣都搶來，……　　“唰唰唰！”　　就在郭正陽思緒翻飛時，遠處流光也終於到了近前，跟着四五名修士就紛紛停止飛遁，在低空顯出了身形，這是三男兩女一波真人組合，三個男士一個白髮蒼蒼，氣息並不算高，雖然比郭正陽強，但估計也只是強大兩三倍。　　一個正值中年，也比郭正陽強，不過同樣不算太離譜，還沒老者氣息強大。　　另外一個卻是和郭正陽年紀差不多，面相只有二十左右，氣息還不如郭正陽。　　兩個女真人，則都是長裙飄飄，紫裙麗人大約三十左右，是個姿容婉約的美少婦，另一個則是氣質出眾的清麗少女，氣息一樣都不如郭正陽。　　而他感應到的劫殺目標，就是那個白髮蒼蒼的老真人，這五個，都只是真人初中期的！　　“咦，郭正陽？”　　郭正陽還在打量來人，幾個真人停下身子后同樣一眼把左右看了清楚，跟着那青年男子就發出一聲驚呼，眼中甚至猛地暴起一絲貪婪和殺機。　　就是其他人反應也差不多，區別只是貪婪之色和殺機是外露出來，還是隱藏的很好而已。　　郭正陽倒是愣了。　　這幾人他都不認識，可對方一見到他就全都露出貪婪和殺機？這是怎麼回事？　　他還在疑惑中，就猛地感覺到有一層靈識擴散了出去。　　而後，白髮老者就驚喜的道，“寧殺錯不放過，動手！”　　驚喜的話音落地，五個真人就紛紛祭出了靈器，更是瞬間分散而開，成扇形圍攻而下。　　“血幽府？”郭正陽眼中又閃過一絲疑惑，見到他就要殺的，除了血幽府恐怕沒其他人了，但就算是血幽府修士見了他，目露殺機是正常，貪婪就……　　有點想不通，但郭正陽也懶得想了，對方已經下了殺手，他也不用顧忌，揮手放出一大片密密麻麻幾百隻妖蟲，郭正陽體外也暴起了一層防禦光澤。　　再跟着，就是一聲聲見鬼了似的的驚呼，還有原本正對着郭正陽撲殺的靈器都紛紛調轉，就是五個人，也倉皇逃竄。　　不過可惜這些人一樣沒能逃過妖蟲的追殺。　　畢竟這些玩意速度很快。　　同期內，不是極為擅長速度和身法的修士以及妖獸，根本逃不過這追殺，如果這些人是真人後期或者大圓滿，或許還有希望逃掉，但他們只是一群真人初中期而已。　　所以那清麗少女以及婉約少婦，第一時間就被幾十隻妖蟲撲上體外，眨眼間就被妖蟲撕裂防禦光澤，快速被蠶食着墜下半空。　　再跟着是那青年男子，中年……　　那白髮老者倒是逃得快，似乎還是催動了什麼秘術，幾乎是瞬移一樣就到了數裡外，但真人期能施展的身法秘術也根本強大不到哪去，還是又快速被妖蟲追過去，又追逃十數里就被眾妖蟲紛紛圍身。　　不過這個並不是直接死在妖蟲口中，他是意念獵殺目標，郭正陽必須親手斬殺才能汲取到罪孽，以及搶來機緣。　　而且他也還疑惑，為什麼這群人剛見到自己會有那種反應，所以只是在妖蟲蠶食了對方防禦靈器，同樣在他身上啃出幾個傷口，在老者氣息衰敗時，郭正陽才上前套問。　　只不過，只不過等他從嚇得魂飛魄散的老者口中問出結果時，卻當場聽了個瞠目結舌。　　揮手斬掉那白髮老者頭顱，快速汲取着對方體內的罪孽時，郭正陽一張臉也變得隱隱發黑。　　想不臉黑都不行，誰讓竟然有人到處在潑他髒水？那幫血幽府修士竟然到處在傳揚着火靈圖是被他得到的……　　那幫傢伙，太無恥了啊！　　“嘶，這罪孽，差不多有一百多份了，只是斬殺一個真人中期修士，竟然一次收穫一百多份罪孽，豈不是可以讓我的靈海再次擴展一百多個平方？而這裏又是仙府，那麼多修士，又有多少人能破解考驗得到機緣？這，……”　　剛剛在心下低罵一聲，郭正陽卻又很快轉移了注意力，因為他發現，只是殺了白髮老者一個，自己就汲取了一百多人份的罪孽。　　不止罪孽數量驚人，隨後他還能得到這老者的機緣，而整個仙府到處都是修士在破解考驗，隨時都可能有新目標出現，那是多少罪孽？多少機緣？　　他突然發現，這仙府，怕不是要成為一場劫殺盛宴！！一場比他在高中時，在銘川市遇到的那場更龐大了無數倍的盛宴。

# 第二百一十四章 湖心島

　　一百多份罪孽練入靈海，又讓郭正陽的靈海面積擴展了一百多平，雖然這對於眼下的他來說增長並不算大，因為他現在靈海面積足有六七千平，增加一百多平算是可有可無，但一想到他還可能在這仙府內找到許多目標，那……　　別的不說，如今進入仙府的足有幾萬修士，就算那大多是聚靈期，他現在卻只能在真人境考驗場所出入，根本遇不到聚靈期目標，但進入仙府的真人至少也有上千人。　　如果能找到幾十個目標，他的靈海就能擴展幾千平，在真人初期就能和真人後期相比！　　當然，能不能做到這些還不一定，畢竟就算這裡有上千真人，也不是誰都能破解考驗，比如剛才一次出現五個真人，卻只有一個是獵殺目標，說明其他四個都沒能破解某個考驗，至少他們四個未來一两天內無力破解考驗。　　因為郭正陽腦海中的意念感應只能感應到目標一两天內的情況。　　但不管如何，他已經肯定在這仙府內，想搜尋獵殺目標會比以前容易了太多倍，以前在外面幾個月不一定遇到一個，但在這裏，運氣好的話一天遇到好幾個都正常。　　“不過，我殺了剛才那個白髮老者，又怎麼得到他的機緣？他的機緣應該是破解某個考驗后得到的，說明他有能力破解某個考驗，這些考驗是長生境大能留下的，獎勵都在考驗之後，我殺了他，卻怎麼去撿機緣？”　　驚喜的思索中，郭正陽也很快疑惑起來，以前每一次遇到劫殺目標，他只要劫殺了人，對方的機緣基本都是等着他順手撿一下就行。　　比如歪葫蘆，他殺了目標后，隔幾個小時跑到鄉村公路路溝里撿起來就行。　　比如那副怪畫，他殺了目標后，隔了一天跑到臨市馬路街頭等着撿就行。　　再比如《頓悟觀想法》，也是殺了目標后，過一陣子就去固定地點撿機緣。　　但如果剛才的白髮老者所得機緣是隱藏在某個考驗之後的話，那麼白髮老者死了，就沒人破解那考驗，寶貝還會被仙府禁制看護着……郭正陽怎麼撿？難道到時候還要讓他出力去破解考驗？　　可萬一他沒能力破解考驗呢？豈不是得不到了？　　帶着這些疑惑，郭正陽一時間左思右想，卻也根本想不出頭緒，所以很快他就又懶得想了，反正要不了多久意念就會有提示，到時候過去看看就知道了。　　而這個要不了多久，也的確並不久，只是一個多小時后，郭正陽就感受到意念在腦海中出現，指引着他去一個地方，按照指引飛遁，又只是幾十分鐘，他就抵達了一片古怪的地帶。　　這地帶像是一個小湖泊，佔地十數里，但整個湖泊都被霧蒙蒙的霧氣籠罩，只有在郭正陽身前的位置，有一條水道。　　水道四五米寬，長一百多米，清澈的湖水上是從天而降的雨幕，嘩啦啦不斷傾灑着雨水落入水面。　　而在一百多米外的水道深處，則是一個崛起在湖心的小島，透過雨幕可以看到湖心島上有一座簡陋小屋，小屋內還向外散發著動人的光澤。　　站在水道外，郭正陽倒是皺眉看了下左右的霧層，那灰霧能阻隔視線，外觀就像他最初進入仙府時，在仙府平台左右的霧氣似的。　　而這水道上空灑落的雨水，卻給他一種危險的感覺。　　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放出一隻妖蟲撲入大雨，結果妖蟲剛被第一滴雨水砸在甲背上，噗嗤一聲，無所不吞的妖蟲直接被雨水腐蝕成虛無，消失的乾乾凈凈。　　一隻真人初期的妖蟲，眨眼間就被消融的點滴不剩。　　這一幕，直接讓郭正陽瞪直了眼。　　雖然這雨水已經給了他一種危險感，但他還是沒想到這玩意會這麼恐怖。　　寶物就在水道對面，這也只是一百多米長的水道，……但這一層雨水，卻似乎阻隔成了一道無法逾越的死亡線。　　又看了前方一眼，郭正陽才快速抵達了左側一片灰霧籠罩的地帶，雨幕不敢輕易去碰觸，那這些灰霧呢？雖然這玩意看着很像仙府入口平台的灰霧，但未必就是一模一樣的。　　試探了一下，靈識無法探入，放出一隻妖蟲，妖蟲進入灰霧之後，不是立刻死亡，至少郭正陽沒看到妖蟲死亡，只是再也感應不到它了。　　要知道郭正陽讓萬妖譜吞噬了那麼多妖蟲屍首后，對妖蟲都是可以如臂指揮的，但現在他卻像是被斬斷了和那隻妖蟲的聯繫。　　這灰霧，似乎比之前充滿腐蝕性的雨水還可怕。　　“這還真是一個考驗！想得到湖心島內小屋裡的寶物，必須要走進去才能得到，但怎麼進去？之前被我斬殺的白髮老者，似乎找到了進去的辦法才能得到裏面的機緣，但我現在……”　　就在郭正陽疑惑時，他腦海中卻突然又冒出一道意念，然後感應了下意念，他才猛地在體外撐起一層防禦光澤，刷的一下踩着飛劍就衝進了雨幕。　　不過他也只是衝進了雨幕一米之地。　　噼噼啪啪～　　在郭正陽立身處的雨水從天降落，擊砸在他防禦靈器散發的光澤上之後，卻沒有殺傷力，反而像是普通雨水砸落。　　郭正陽愣了一下，又放出一隻妖蟲撲出左手邊的雨幕，結果妖蟲又噗的一聲就被消融成虛無，左邊不行，前方，一樣是被瞬間腐蝕成渣，輕微幾次試驗，郭正陽才發現除了自己立身之地降下的雨水是正常雨水，其他方向全是足以致命的恐怖酸雨。　　“我明白了，這水道上的雨幕，並不是時時刻刻都會降下那種可怕的酸雨，而是偶爾會在某一地點降落正常雨水，想通過這水道，必須要在外觀一模一樣的雨幕中找出那些普通雨水。”　　心下剛閃過一絲思緒，他腦海中又冒出一道意念，跟着就身子一晃，向右前方側着身子衝出一步。　　而在他衝過去時，上一刻還是足以致命的酸雨，已經變成了正常雨水。　　站定后，郭正陽再放出一隻妖蟲撲入上一秒立身的地方，妖蟲卻直接被消融成渣，不止是上一秒的立身之地，就是前後左右其他各個方向他也一一實現，結果全是死地！！　　就只有他現在站的位置才是生地。　　“這，考驗的是智慧？這一片酸雨里，偶爾會出現一點正常雨水，形成一個僅容一人通過的安全通道，但這通道並不是固定的，只會出現幾個呼吸就又消失，你要在幾個呼吸內找到下一步的安全路線，不然就是死……”　　徹底明白了什麼，郭正陽心下也充滿了駭然。　　這種駭然不是因為眼前的雨幕考驗，把一條斷斷續續偶爾出現的生路隱藏在一片死路里，讓你靠智慧發現規律，走過這條死亡之路得到寶貝。　　這樣的考驗，真算不上讓人多出奇，畢竟這仙府內充滿了無數考驗，這估計只是其中之一，很平凡的一個。　　但，但他可是絲毫不知道這條路線的，意念竟然可以每每在生路出現那一刻主動提示他怎麼做，提示他找到正確生路？　　這是因為他獵殺了目標，跟着把對方渡過考驗的方式也劫掠了過來？　　他不久前還在懷疑，白髮老者若是破解考驗后得到的機緣，他卻提前把人殺了，那等該拾獲機緣時，如果自己無力破解考驗又怎麼得到對方的機緣，豈不是會被仙府內的禁制困住？結果，這結果還真是出乎預料太多！！　　這種事，郭正陽以前從來沒遇到過。　　畢竟他以前劫殺的機緣，大多都是目標人物有那種逆天運氣，靠運氣撿來的，所以他在拾獲對方機緣時，也只需要在一定的時間去某個地點撿起機緣就行。　　之前的白髮老者，卻應該是他重生以來，第一個靠自身實力獲得機緣的人，他殺了對方，得到機緣的方式也的確和以前所遭遇的截然不同。　　“這玩意，就是能看穿未來啊，它肯定是在我獵殺那老者時，已經看到了對方一個小時后怎麼破解這考驗，才把路線記了下來。”　　驚駭中，郭正陽卻又快速一閃身，又向前沖了一步。　　雖然對於意念的詭異他又有了更深刻的認識，不過仔細一想，其實這不是很正常么？意念幫他劫殺機緣，就是能感應一個人未來一两天內是否有機緣……如果把這能力理解成它可以看到一個人未來一两天的一切。　　那現在這一切，倒和以前它的所作所為沒什麼不同了。　　它以前看的目標，都是在未來某段時間在某個地方撿到機緣，因為只是撿，所以就算郭正陽劫殺了目標，代替目標去收穫機緣時，也只需要到了地方再去撿就行。　　而這一次，它看到之前白髮老者會在這時候在這裏破解這個考驗，看到對方破解考驗的過程，因為這一次不能隨便走過去撿機緣，它就把對方破解這考驗的過程也說了出來。　　這樣理解的話，意念此刻彰顯的能力，的確還是和以前一模一樣，只是以前那些獲得機緣的收穫方式簡單，現在這一次收穫方式困難，才導致在表現形式上有了極大差異。　　想通之後，郭正陽才很快又狂喜起來。　　而在隨後按照意念一次次指引，他也快速通過了這一百多米的死亡通道，終於抵達了湖心島。　　踏上湖心島那一刻，左右也徹底沒了致命的酸雨或是恐怖的灰霧，郭正陽輕鬆站在島嶼邊緣的土地上，又向後深深看了一眼，才踏步走向小屋。

# 第二百一十五章 聚寶涯

　　“該死，血幽府那傢伙，又登上去了一步！！”　　“只差兩步，他就要登上第三座寶台了，真眼睜睜看着他拿走那重寶？”　　“第三座寶台被拿走也沒什麼，讓他拿了也就拿了，關鍵是第五座寶台啊，嘶，那玩意不會就是火靈圖吧？如果真是火靈圖，再被那廝拿走，這就太刺激人了！”　　“哈哈，合著你們不服氣么？不服氣又怎麼樣？有馬師兄在，後面三座寶台上的寶貝，自然全是我們的了！”　　……　　真人境考驗場所，一座高高的石山聳立在密林外，在朝陽下散發著燦爛的霞光，而在這座石山山腳下，卻圍聚了大量修士，修士們分為四波站立，四波修士每波人數少則五六人，多則十多人，總共三十多位氣息都在真人境的修士，此刻卻紛紛都緊張的盯着山體上幾道身影，或是破口低罵，或是眉飛色舞的炫耀着。　　而本就在低罵的人，聽了炫耀之人的話音，當場就又會氣的滿臉陰鬱，似乎就準備動手廝殺似的。　　只可惜在臉色變換一番之後，準備動手的也不得不又悻悻放棄，反而讓自身心情更加陰鬱。　　眼前的石山，名叫聚寶涯！　　拔地而起的山體極為雄壯，更直聳入雲，不過在眾修士所站立之地身前的山體，卻被開闢出了整齊平整的石階。　　這些石階很長，每一階橫向長度都有上百米，縱向寬度也有半米，高倒是並不高，每一階之間只有二三十厘米落差，從山腳前平整的石台盡頭第一階開始，向上延伸九階后，就是一個廣闊的平台，一樣橫長上百米，縱寬卻足有三四米，中央位置更豎起一個高大的玉質寶台，彷彿四方桌一樣擺放在那裡。　　雖然這寶台上光禿禿的沒有任何事物，但那是因為其上寶物已經被拿走了！　　越過第一個寶台後又是九階石階，再向上就是另一個平台外加寶台，上面一樣是空空蕩蕩沒有任何事物。　　等過了第二個寶台，還是九階石階，但在石階后的第三個寶台上卻正有一柄凌空懸浮，華光四溢的寶甲在綻放着動人的光澤。　　這不是關鍵，哪怕山上山下許多真人已經從那寶甲的氣息判斷出這很可能是一件法寶，還是極為難得的防禦型法寶，但這真的不是關鍵，因為第三個寶台之後還是第四個寶台，上面則是一張玉簡懸浮。　　玉簡之後第五個寶台上，竟然是一張彷彿由純粹火焰組成，形似伸展開的紙張的異物，上面似乎還浮現着什麼圖畫。　　哪怕沒人能確認，可……可看着那東西，卻幾乎所有人都差不多猜到了什麼，難道那就是火靈圖？　　看看那玩意的外觀，還真的很難讓人不懷疑，而且這寶台上的事物本就是遵循着越向上越珍貴的規律，那麼被擺放在最高位置的由純粹火焰組成的圖紙，意義不言而喻。　　每兩個寶台之間都是九階石階，總共五個寶台，取九五之數，還有分外神似的外觀，哪怕沒人能把那東西拿在手裡，可火靈圖的名字，也早已經在所有修士心中盤旋了無數次。　　火靈圖啊！　　這是仙府內府鑰匙啊！！　　但可惜的是，哪怕極度疑似火靈圖的事物就在他們身前幾十米高處，而這裏的山腳下也站了三十多名修士，但真正登上石階的，只有五人。　　走的最高，已經走在第25階的是一個俊美中年，一身飄然道袍更加襯得他出塵脫俗，他此刻距離第三個寶台只差兩步。　　僅次於俊美中年的則是一個三十許青年，一身藍袍瀟洒飛揚，走在第22階。　　再然後是一个中年美婦，走在19階。　　最後兩個，則是一男一女，只是在十三四階徘徊。　　台階下其他修士們，不是不想上去拿到火靈圖，而是沒那個能力！！　　這聚寶涯，雖然看上去就是平平靜靜的石階，每九階之後一個寶台，看上去隨意就能走上去，但其實每走一階，都會受到大量禁制攻殺。　　他們每向上登一階，都要破解不少禁制才有資格踏步，所以能上去的全是人群中對陣法最精通的修士，你不在行，那想上去也上不去，要不然誰會甘願放棄搶奪火靈圖的機會？　　“馬師兄雖然並不是咱們血幽府修為最高深的，但談到陣法，道君以下足以傲視靈域，你們這群傢伙，也只有羡慕妒忌的份。”　　山腳下的修士，四撥人里最趾高氣昂的就是站在一起的八名修士，或男或女或中或青，都是血幽府真人，等見到其他修士臉色都難看的想滴水時，一名看似領頭的青年美少婦才更加得意，自豪的瞥了走在最高台階上的馬師兄一眼，眼中全是笑和驕傲，而看向那些心有不服的修士的視線，更充滿了嘲弄。　　這一句話，雖然因為美少婦聲線悅耳，使得軟綿綿的話音頗為動聽，可還是立刻激的不遠處另一波五六名修士破口大罵。　　“放屁，要不是姓馬的早來一天，他能和我們江師兄比？”　　“切，就算你們來得早又有什麼用？姓江的雖然也算有點能力，但也就是和上界山那姓楊的八斤八兩，你看他，也是和馬師兄差不多時間過來，但現在只是走在22階，你們的水準差太遠了，連替馬師兄提鞋都不配。”　　“媽的，敢這麼詆毀我們江師兄？找死是吧？”　　“誰怕誰？有種你動手啊，看你有沒有那個膽子！”　　……　　眨眼之間，爭吵越來越劇烈，但爭吵的結果卻是血幽府一群修士更得意，更趾高氣昂，另外幾波更窩火，要是能動手，他們早就動手了！　　這聚寶涯就是山腳下佔地幾百平的石地上，都不能動手，你一動手，就會有大禁制之力誅殺，石階上的禁制你還能抵擋破解，石階下的禁制之力一發動，就是秒殺！　　至於等着上面最先得到火靈圖的修士得手后，在聚寶涯外面圍殺搶奪火靈圖？也沒門，因為最高的第五個寶台上，火靈圖一側還有一個傳送陣……沒人知道那是傳送到哪裡了。　　而仙府外府又這麼大，只要第一人登上寶台，拿走火靈圖，直接就消失的無影無蹤，太坑了……　　所以他們在這裏不管聚集了多少人，也只能眼睜睜看着有能力的人拿走上面所有寶貝，被刺激的眼紅而已。　　但也真有不少人窩了偌大的心火，肺都快氣炸了，因為仙府那麼大，並不是所有人都是第一時間就發現聚寶涯的，發現的早就來得早，發現的晚的，就算在陣法禁制上實力不輸於對方，但起步晚了一樣只能眼整整看着對方拿走寶貝，人倒霉了就這樣！　　也就在一群群修士爭執的越來越劇烈時，一道身影才突然從山外林間遁來，這身影剛一接近，爭吵的人才紛紛一驚，而後全都愣了。　　愣了一下，最左側一群修士里才馬上有人驚喜的低呼，“郭兄？你真的突破到了真人境？”　　“郭正陽？”　　“這就是郭正陽？？嘶，他身上真的也有一張火靈圖？”　　“說起這個我就火大，你們有沒有腦子，這根本就是血幽府想借刀殺人，再說了，就算郭兄手上有又如何？第五個寶台上就有一張，你去拿啊。”　　……　　等第一道驚呼后，其他身影才也紛紛亂了，有人直呼郭正陽名字，但也有人根本不認識，聽身邊人提起后才紛紛大呼的。　　呼聲里，從外趕來的郭正陽才落在山腳下，先是詫異看了人群一眼，才踏步走向左側，“周兄，你怎麼也在這？”　　可不是么，最左側這一群七個真人都是上界山修士，之前開口招呼郭正陽的也正是周扶。　　“我是聽說這裡有火靈圖才過來的，你不是？”周扶也詫異開口。　　一句話，郭正陽才猛地一愣，火靈圖？　　等順着周扶的手勢指引看向寶台上，郭正陽才眼神一動，心下也激動起來，第五個寶台上那玩意，還真的很像火靈圖啊！難道真的是？　　不過這裡有火靈圖很多人都知道了？周扶是聽了消息才過來的？　　“也不知道幾天前，有第一個真人發現了聚寶涯，然後就在向外散播消息，因為那個人並不擅長陣法禁制，而想要登上寶台，每過一個台階都要受到一重重陣法禁制攻殺，沒有實力也根本上不去，所以消息遠傳越廣，這裏聚集的人就越來越多，我們是昨天來的，血幽府來的最早，落河山幾個今天才到，仙途山那波來得最晚，媽的，太便宜那個姓馬的混蛋了，他雖然對陣法也算精通，但絕對談不上遠超咱們楊師兄，就是咱們也比他晚了幾個小時。”周扶也在隨後快速開口，先是解說了一遍才又詫異看向郭正陽，“你不是聽到消息才來的？對了，我還沒恭喜你呢，你小子行啊，真的晉陞真人了？半個月前聽到血幽府在四處散播消息，我還以為他們只是故意黑你呢。”　　“不是，我碰巧路過這裏。”郭正陽則在周扶話語之後，古怪的搖頭。　　他的確並不是聽到這消息過來的，而是受到意念感召……恩，此刻距離他獵殺第一個目標之後進入湖心島獲寶，已經又過去了半個月，半個月來，他還真殺了不少目標，就是昨天他還幹掉了一個意圖劫殺他的，結果剛才意念出現，指引他過來收穫機緣，……　　所以在搖頭后又看了聚寶涯一眼，郭正陽的心突然就變得灼熱起來，難道，難道昨天干掉的目標，是陣法上的超級妖孽不成？　　意念讓他拾獲的機緣就在聚寶涯啊！　　而此刻聚寶涯上，似乎只剩下三個寶台了。

# 第二百一十六章 內有大玄機

　　“不過有點不大對勁……我昨天斬殺的似乎只是一個小宗門真人，小宗門真人，想在陣法上超越四大巨頭裡最精通陣法的修士？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他得到了什麼隱秘傳承，專攻陣法，那能超越也不奇怪，問題是我來的這麼晚，走的最前面的血幽府修士已經到25階了，我抵達這裏的時間，應該也是那真人抵達這裏的時間，25階的差距，就是要破解25個陣法或者陣群，他就算陣法能超越，也不該超越的這麼誇張吧？”　　心下雖然變得灼熱起來，但郭正陽也很快有了疑惑，他按照意念指引，殺了目標后收穫機緣的時間，基本也都是目標人物收穫機緣的時間。　　所以雖然殺掉那個真人是昨天的事，但按照慣例，對方應該也是這個時候才到聚寶涯的。　　現在才到，而聚寶涯石階上走的最高的修士已經走到了25階，他卻要從第一階開始，還能追的上去？本就出身小宗門，資源見識都比不上四大巨頭出身的修士，就算偶得隱秘傳承，應該也很難超越這些大宗門精英這麼多吧？　　疑惑了一瞬間，郭正陽才馬上不再多想，畢竟意念指引不會錯，說不定對方就是這方面的超級天才，還得了寶貴傳承呢？還有就是走在最前面的馬姓修士距離登頂還差的遠呢！　　所以現在對他來說，還是趕快收穫機緣最好！　　想到這裏后，他才馬上對周扶笑道，“周兄，我對陣法知識也有點心得，既然來了，我倒也想去試試。”　　郭正陽一句話，頓時讓周扶愣了，不止是周扶，身側其他六個上界山修士也紛紛一呆，全都很愕然。　　“不自量力！就憑你？別讓人笑掉大牙了。”　　“哈，你以為你是誰！”　　……　　周扶幾人發愣時，不遠處血幽府修士群體內，一群修士倒是紛紛嗤笑着開口，個個一臉鄙夷和奚落，有的表情更是誇張的驚人，擺明了就是說郭正陽在自找難看，他現在竟然也要去試？那不就是丟人現眼么。　　等這群人一開口，還在發愣的周扶等人才紛紛勃然大怒。　　“你們這群混蛋，少在這呱噪，遲早老子要把你們全部乾死！”上界山修士，的確是早已經把郭正陽當成自己人了，而且在這裏本就和那邊起了多次衝突，現在一經刺激，頓時再次火大的厲害，周扶這廝絲毫沒了少主的威嚴，只是氣的怒視而下，恨不得現在就和血幽府那幫孫子火拚。　　“就憑你？省省吧，要不是仗着你老子是周易青，你算什麼東西！”而那一群領頭裡的美少婦卻也毫不示弱，先是鄙夷的看了周扶一眼，才又綠着臉看向郭正陽，“姓郭的，別以為你有些偷偷摸摸的能力，偷襲我們血幽府一次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談到陣法，你連我們馬師兄一根腳毛都比不上，虧你還有臉這麼大言不慚。”　　血幽府眾人一聽郭正陽的話，會擺明了奚落和嘲諷，當然是因為郭正陽干下的豐功偉績，讓那邊時刻都恨不得活剝了他，所以才會這麼容易爆發。　　自從郭正陽來了之後，原本還是趾高氣昂的眾修士，其實都早已是各個綠着臉盯着郭正陽不斷打量，恨不得直接把他千刀萬剮，只是在這裏沒人敢動手而已，但如此大好的打臉機會，他們又哪會放過？　　在這裏，你說去試試，肯定不是體驗一下台階上的禁制就回來了，而是試着去爭取上方寶台上的寶物！　　這就是天大的笑話了，就這小子，現在才過來，還想和馬姓修士比一比？那不是扯淡么。　　他們不否認以郭正陽如此年紀就能踏足真人，天資的確很出色，但修鍊資質和陣法天資完全是兩回事，修鍊天才往往未必精通陣法，因為他們的時間大多都用在修鍊上了，很少有時間分心鑽研陣法的。　　就算，就算郭正陽這廝在陣法上也是個天才，但也不看看他的年紀？他能有多少年是去鑽研陣法的？　　而馬姓修士在陣法上的天資，也的確是可以傲視靈域的，就算不是力壓道君以下所有人，也是最頂尖的一批，而最最重要的，則是郭正陽現在才剛到，馬姓修士已經上了25階，已經領先了一半路程，這小子竟然還大言不慚說要試試，可不就是讓人笑掉大牙么。　　美少婦的話語一點也不客氣，充滿了鄙夷，一番話又說的周扶大怒，真是怒的就想忍不住衝動上前動手了，其他上界山修士同樣差不多，就是郭正陽一樣聽得眉頭大皺，不過所有人都知道這裏根本不能動手。　　或許這才是血幽府修士如此肆無忌憚的原因。　　所以郭正陽在隨後還是按住周扶，才轉身道，“我是只有一點偷偷摸摸的能力，不過好像你們血幽府連這都發現不了，豈不是更無能？”　　輕飄飄一句話，頓時讓正嗤笑着看來的血幽府全都臉色大變，那已經不是發綠，而是各個面露青筋，比周扶看上去還暴怒的多了。　　但郭正陽也懶得和他們糾纏，只是笑着拍了拍周扶肩頭，才道，“我是來得晚了，不過這裏台階總共有45個，路還長，行不行試一試就知道了。”　　笑了一下，郭正陽才施施然走向第一階，更毫不猶豫的踏了上去。　　剎那間，郭正陽就感到視線一暗，似乎來到了另一個截然不同的新世界，這世界里只有灰濛濛一片，前後左右全是霧氣，靈識可以探索出去，但根本探索不到盡頭。　　第一階，似乎是迷幻類陣法禁制。　　踏上這一階就進入了一個迷幻世界，他再也看不到外面，但奇怪的是外面的動靜卻可以清晰落入耳中，至少他耳中就聽到了後方遠處，彷彿遠在天邊的周扶的話音，周扶說的也只是郭兄加油。　　笑了一下，郭正陽等腦海中的意念出現提示時，才馬上沿着一個方向遁去。　　不過他飛遁的速度雖然很快，幾乎是一下子就奔行數百米，但這隻是他在這迷幻世界中的感覺，而在外人眼中，第一階台階上還是空空蕩蕩平平靜靜，沒有絲毫霧氣，郭正陽的一切都清晰可見，他遁出數百米，在其他人眼中就只看到他向左側了一步。　　“無知！”　　台下，周扶等人已經不在言語，畢竟郭正陽已經上了台階，再說什麼也都沒用了，就是其他人同樣沒有誰再多說什麼。　　反而是台階上上方，站在25階的馬姓修士此刻回頭看了一眼，不屑的冷哼一聲，就轉頭繼續對付自身的陣法。　　其他方向，其他三巨頭裡也在台階上的修士，雖然都向郭正陽所在位置看了幾眼，但一樣沒人說什麼，只是全都又對付起了自身所在台階的陣法禁制。　　而郭正陽自身雖然聽到了什麼，卻絲毫不為所動，只是按照意念的提醒不斷催動身法遠遁。　　這一遁行，中間還不時轉折騰挪，他自己估摸，自己在這迷幻陣法里都遁行了差不多二十來分鐘，但左右一切依舊是霧蒙蒙，靈識可以探索，卻一樣一直望不到邊。　　“不對啊，我怎麼覺得好像是在沒頭蒼蠅一樣亂跑……”　　不止是左右環境一直探索不到邊際，郭正陽同樣感覺到這些遁形又隨意感，比如經常的轉折，一直都是正跑着跑着毫無預兆突然轉彎！　　但他還是很相信意念指引的，所以就算覺得不對勁，一樣一直按照意念指引行駛，又遁行了片刻，郭正陽才猛地停住身子，而後揮手釋放出來一個術法，撲向四面八方。　　術法之後，他才又馬上起步，又選了一個方向遠遁。　　就是等這一切落入外人眼中后，卻很快又惹來一陣誇張的嘲笑。　　“哈哈，不是吧，就這水平？”　　“我還以為他真是陣法方面天才呢，第一階的陣法是最簡單的，馬師兄只是用了六分鐘就破解了，他到現在還是沒頭蒼蠅一樣亂跑，就這還想挑戰馬師兄？笑死我了。”　　“不知所謂，也不知道這個白痴到底有過什麼機緣，得到了什麼寶貝才在隱匿方面那麼出色。”　　……　　其他人，此刻見到的郭正陽就是一直在台階上走來走去，向左走走，向右走走，一直在台階上打轉。　　而過去了一二十分鐘，他竟然連第一個陣法還沒破解，可不就是讓人笑掉大牙么。　　台下的血幽府修士自然不會放過這麼嘲笑的機會，很是肆意的大笑，因為他們清楚這些笑聲會傳入郭正陽耳中。　　就是台階上，遠在25階的馬師兄一樣回頭看了一眼，發現郭正陽的情況后，一樣再次不屑的冷笑。　　就這種素質？而且還來的這麼晚，對方竟然還想挑戰他？真真太不知所謂了！　　不過就在這時，一直在第一階陣法中亂跑的郭正陽再次急遁之後，才突然一喜……　　因為他竟然在無窮迷霧中，突然用靈識探索到了一座傳送陣！！！　　“暈，我就說，就算之前獵殺的那個小宗門修士可能得到了什麼陣法傳承，自身也是陣法天才，但來的這麼晚，也很難在這麼大差距下追上走在最前方的那血幽府修士，原來這裡有傳送陣？這不是一個簡單的迷幻陣法，而是內有大玄機啊！”

# 第二百一十七章 絕對沒有了！

　　看到傳送陣之後，郭正陽真是大喜，心下也想以最快的速度趕向傳送陣，不過他卻沒有亂動，因為他清楚自己能在無窮迷霧中發現這座傳送陣，完全是仗了之前獵殺的小宗門修士的光，是按着意念指引的方向行進的，所以在意念沒下達之前，他可不敢亂動。　　不過還好的是，郭正陽腦海中的意念很快就傳達了新指示，正是讓他奔向傳送陣的……　　就是等郭正陽驚喜的催動身影前遁時，卻突然又一愣，因為他感覺到自己明明是向那傳送陣方向遁去，可傳送陣卻突然在感應下消失，靈識再也感應不到！　　“迷陣，這是迷陣效果……大部分迷陣都是為了困人，所以你感覺到出口后，明明向出口方向走去，卻會發現距離出口越來越來，這種情況很常見，看來想接近那傳送陣，還得對這陣法破解更深一些。”　　“還好，還好我是按照意念指引在破陣，如果靠我自己的實力，戰鬥還可以，對上陣法禁制，不說一竅不通也好不到哪去。”　　……　　感覺到傳送陣消失在感應範圍，郭正陽先是一驚，不過很快又冷靜下來。　　他在陣法上的所得哪怕很淺薄，但一些基礎原理還是明白的，知道這是迷陣困惑的效果，他一點都不急，只是繼續按照意念指引遁行，偶爾還會放出一些術法試探左右，兜兜轉轉，再次在陣中不斷轉折。　　這一晃又是十幾分鐘過去，郭正陽是不急，但在他前後各個方向，卻真有不少人急了。　　22階，等22階上的藍袍青年猛地伸手在身前虛空戳出一道劍指，跟着又踏上23階后，回頭一望，看了眼還在第一階走來走去，左走一步右走一步的郭正陽，頓時就無奈一嘆，苦笑連連。　　這藍袍修士正是上界山楊師兄，其實在妖蟲圍攻上界山一役時，也和郭正陽熟悉了些，所以在對方剛來時說要闖陣試試，楊師兄心下倒是有一些期待的，畢竟郭正陽以前表現出了太多優異之處，雖然來得晚了，但畢竟不是沒一點希望拼一下，就像是仙途山和落河山，雖然也來得晚，比他們晚了十幾階，不一樣義無反顧的踏了上來么，但誰想到，郭正陽踏上第一階都半個多小時了，還在第一階踏步……　　這也太讓人無語了。　　第一階，那是整個聚寶涯內最簡單的陣法，血幽府馬姓修士六分鐘破陣，他花了七分鐘，落河山那中年美婦花了五分而已。　　最後兩個仙途山人士同樣是五六分鐘破陣！　　郭正陽在這第一階就耗費半個小時還多，真是讓他不知道說什麼了。　　無奈一嘆后，楊師兄才又馬上轉頭專心對付起了眼前陣法禁制。　　而在他上方，依舊還在25階的馬姓修士倒是回頭看了他一眼，才又看向郭正陽，一眼后，這位表情也是精彩到了極限，看上去似乎卻是連鄙視郭正陽都懶得鄙視了，那種水平，真是挫的太離譜了。　　其他落河山、仙途山破陣修士同樣是啼笑皆非，紛紛看一眼就帶着笑意繼續專供自己的陣法。　　這些人還是因為各有要事，如果不是這踏上台階的是郭正陽，而郭正陽名氣又太大，才讓他們分心觀看一下，正常情況，換了其他人不管是誰上台他們恐怕都懶得去理會了，就是現在看來這個名氣極大的小郭，真不是一般的扯淡。　　台上修士無暇分心，最多一笑、一嘆了事，台下，就在郭正陽身後幾步外的眾修士卻又忍不住樂了。　　血幽府一群修士都是各個眉飛色舞，一臉鄙夷的看看郭正陽又轉頭看看上界山眾修士，這時候眾人也沒多說什麼，就是這種鄙夷的神態，卻紛紛讓人再次怒的邪火亂跳。　　但就算憤怒，等周扶等又抬頭看看身前的郭正陽，卻又各自無語。　　郭兄這次是不是太扯了？　　不過不對啊，認識這小子這麼長時間，他既然說要去試試，應該不是亂吹牛才對……但他竟然在第一階都被困了這麼久，真的有點不對勁。　　“郭兄，加油，你可別為了他事分心啊。”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周扶在苦笑中才又猛地開口，他知道這話郭正陽應該聽得見的。　　周扶還是相信郭正陽的，原因不止是因為以他認識郭正陽，不像是胡來的人，更因為他記得，當初能發現妖蟲脊背上的紋路奧妙，就是因為郭正陽說那些東西類似一些天然的陣法禁制紋路，而他在那方面有傳承。　　現在郭正陽第一階就被困了這麼久，的確不合理。　　以他上次能發現妖蟲古怪的表現看，他陣法知識再差也不該差到這種地步，該不會是這小子分心了吧。　　就是隨着周扶的話，前方郭正陽還沒回應，一側正鄙夷看來的血幽府修士里，那美少婦頓時又哈的一聲笑了，笑的花枝亂顫，“我說周扶，你這就算為你們找借口，也找的太沒水準了吧？分心？開什麼玩笑，我看他就是屁都不懂，硬裝大頭，別被第一個陣法困住就出不來，困死在裏面才是天大的笑話。”　　“哈哈，林師姐說的有禮，就這種檔次，還想……”　　在美少婦嬌笑中，站在她身側的一名血幽府修士也大聲恥笑，就是他一聲恥笑的話語還沒講完，原本正站在第一節上的郭正陽突然就身子一閃，在眾目睽睽之下突兀消失。　　一下子，原本還整關注着這裏的眾人全都一懵，紛紛愕然。　　愕然中剛消失的郭正陽才又再次出現，但這一次出現，他已經直接越過四個寶台，出現在了第45階石階上，再向上一步，就是第五個寶台！！　　“啊？”　　“怎麼回事？他怎麼直接出現在了45階上？”　　“嘶，開什麼玩笑！這是作弊！！”　　……　　又愣愣盯着站在45階的郭正陽呆看了幾眼，台下眾修士才轟的一聲亂了，大亂特亂。　　能不亂么，這整個聚寶涯，不管怎麼看最上方寶台上的事物，都極度疑似火靈圖，而火靈圖卻是進入內府的關鍵，有火靈圖，你才能有希望成為仙府主人，沒火靈圖，你得到再多其他寶貝也根本比不上仙府的九牛一毛。　　所以火靈圖才是大家的最終追求，其他四個寶台上的寶物哪怕看上去也很不凡，但和火靈圖一比，根本就是螢火和皓月之別。　　而在所有人心裏，也早已認定了想登上第五個寶台，在聚寶涯登頂，只能一步一步走上去，畢竟在這裏的所有修士都是這麼走的。　　根本沒人能有絲毫例外。　　而在這樣的規則下，血幽府修士不用說，看着一路破竹而上的馬師兄，他們也早就認定火靈圖應該是馬師兄的囊中之物了，在此處的也都是和對方親近的人，自然也深感榮幸激動，要不然他們也不會一直這麼興奮。　　就是其他巨頭勢力內的真人，眼看和自己親近的人落後了不少，但他們也未必不希望自己人能迎頭追上，最終拿下火靈圖的，畢竟這些陣法禁制都是越向上越難，從第一階大家都只是幾分鐘就渡過，到後來二十多階時，動輒一個小時左右才能破陣，那上面的只會更難，一旦來得早的速度被拖延住，後面的人未必沒一點機會。　　所以大家也全憋足了勁為自己人加油，希望自己人能好好爆發一場，快點迎頭追上。　　但憋了這麼久的勁，看着自己人努力這麼久，突然蹦出來這麼一個傢伙，真是當場打懵了一圈人，天殺的，那貨怎麼可能直接從第一階跳到了45階？距離火靈圖只有一步之遙？　　所以在場的直接就有人叫罵起了作弊！更是被刺激的都快吐血了。　　當然，這些傢伙還只是被刺激的快吐血而已，等他們的驚呼聲驚動還在破陣的一群人時，第25階的馬姓修士一抬頭，看到的就是站在45階的郭正陽施施然起步，竟是停頓都沒有停頓，直接踏上了第五個寶台。　　馬姓修士頓時傻了。　　整個大腦一片空白……直到左右陣法之力驟然襲下，層層攻殺轟轟墜落，激的馬姓修士猛地身子連顫，體外寶光急轉，跟着才張口噴出一口熱血，身子搖搖晃晃的都差點從台階上滾下去。　　還有什麼比這個更刺激人的？沒有了！絕對沒有了！　　眼看火靈圖就要成為了自己囊中之物，這一天來他都一直興奮的不能自己，但當這股興奮都快要攀升到頂點時，卻突然出現這麼一個變數來橫插一杠，這他媽坑爹啊！　　“馬師兄！！”　　……　　馬姓修士差點被活活氣死，在他吐血搖晃中，台下眾修士才紛紛驚呼。　　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在驚呼，在此刻卻也突然有好幾個修士眼前一亮，瘋了一樣衝上前，唰唰唰就踏上了第一階。　　在這裏的哪怕是台下的，也未必沒嘗試過什麼，可以說這裏所有人都嘗試過這陣法禁制，現在在台下的只是覺得自己和馬姓修士等人相比差太遠，最終都是沒走出幾階都放棄了，轉身下來。　　可郭正陽這突然違背常理的表現，卻讓他們突然明白了什麼。　　其實大家錯了，錯的離譜，這聚寶涯並不是一定要一步步走上去才能得到火靈圖……坑爹啊，不過他們卻是覺得被仙府主人，那位長生境大能坑了。　　這個聚寶涯考驗，不止是考驗的陣法之力，估計還有細心之類的性格考驗。　　但就算這已經明白什麼的幾個修士反應很快，這和郭正陽比起來還是差遠了，站在第五個寶台上，郭正陽手一揮，就把火靈圖抓在了手裡，滿臉驚喜。

# 第二百一十八章 這哪裡只是考驗的陣法？

　　“火靈圖，真的是火靈圖！”　　第五個寶台上，郭正陽剛把火靈圖抓在手裡，一股意念就傳入了他腦海，這並不是他腦海中的劫殺意念，而是從火靈圖上傳來的，內容正是那偶爾出現在虛空中的聲音，單獨沒入郭正陽腦海說他得到了火靈圖，可以在內服開啟後進入內府，成為仙府繼承者的候選者之一。　　在沒有抓住這東西之前，不管是九五之數的安排，還是這玩意的外觀讓人多麼懷疑這是火靈圖，但那畢竟只是猜測，只有現在郭正陽才確信，自己真的拿到了一張火靈圖。　　這怎麼讓他不激動？　　激動中，郭正陽剛剛又打量火靈圖一眼，下方就驀地響起一陣肆意的大笑聲，等郭正陽放眼下看，第一個看到的卻是嘴角溢血，滿臉崩潰的馬姓修士，死死盯着這裏，馬姓修士之下是一臉苦笑的上界山楊師兄，再然後，就是其他落河山和仙途山的破陣修士連連抽搐的詭異的面容。　　大笑聲是在台階下，周扶所發出的，而站在周扶身側的其他幾個上界山修士，同樣都是各個眉飛色舞，一臉喜氣洋洋。　　“郭兄，恭喜恭喜，血幽府這幫爛貨，以前還肆意宣揚說你身上有火靈圖，根本就是借刀殺人，但現在咱們總算出了這口惡氣，姓馬的不是把這火靈圖當成自己的了么？郭兄這事做得實在快意，我就說，你不可能無緣無故在第一階困那麼久的！”周扶在大笑之後，更是沖郭正陽一揮手，才一臉得意的看向血幽府眾人。　　那邊，卻是各個臉綠的滲人，沒人說什麼話，只是全都綠光閃爍的盯着郭正陽以及火靈圖。　　對此郭正陽卻啞然一笑，笑着和周扶客套了下，才好整以暇的把火靈圖收進了儲物戒指，這玩意看着是一團燃燒的火焰，呈圖紙狀，但入手之後你才會發現那些火焰沒有殺傷力，可以輕鬆拿起，因為它本就只是內府鑰匙。　　郭正陽也並不怕自己入手火靈圖的事被別人看到，怎麼說呢……他之前什麼都沒有，血幽府已經把第一張火靈圖的髒水潑到他身上，已經引得不少覬覦垂涎火靈圖的修士見了他就動殺機。　　那現在就算他藏着掖着，也根本沒差別的。　　甚至郭正陽心下都覺得有些古怪，如果不是血幽府往他身上潑髒水，他還未必能有機會拿下這張火靈圖呢。　　如果不是血幽府到處亂傳他手裡有火靈圖，就沒有那麼多心存歪心的修士，比如他昨天斬殺那個，在斬殺前詢問幾聲，才知道對方其實第一次見到自己，根本沒打算和他起任何衝突，而是急着尋找下一個考驗呢，結果等戒備着和郭正陽擦肩而過後，才突然想起郭正陽貌似就是郭正陽……又從后追上來埋伏暗殺，但最終反而被郭正陽幹掉，搶了對方機緣！　　恩，那修士並沒見過郭正陽，所以第一次見面並沒認出來，他也只聽其他修士大致形容過郭正陽的外貌，第一眼沒確認，打算走了，越走越覺得郭正陽就是其他人口中玩了血幽府，得到火靈圖的傢伙，才返回來暗殺。　　如果不是血幽府到處向外界說郭正陽手上有火靈圖，郭正陽還真未必能幹掉那位。　　這不是妖蟲實力不夠，而是對方是一個真人後期，遙遙一見郭正陽，隔得遠遠的戒備着繞路離開，郭正陽就算已經從意念感應中知道對方是劫殺目標，但雙方隔着幾里地，對方又戒備着繞路，郭正陽手中妖蟲最強只是堪比真人中期，那種情況他還真不敢一見面就揮散妖蟲撲殺，萬一被他跑了，事情就糟糕了，幸虧對方又在後來折了回來準備伏殺他，所以他才在暗中一路布置，帶着那貨繞了一個圈，圈子外留下不少妖蟲，最後把他帶到群蟲環繞的中央地帶，讓妖蟲從四面八方一起撲殺，才了解那目標。　　所以如果不是血幽府在亂說潑髒水，想借勢殺人，郭正陽真未必能有機會殺掉那個目標，也就和眼前這張火靈圖失之交臂了。　　而且不只是那一個，這半個月來他前前後后斬殺了近二十個目標，收穫近二十份機緣，有時候一天一個，有時候一天兩個，還真有不少情況都和昨天獵殺的類似。　　這也是常態，大部分修士在這裏遇見后，真不是見人就殺，因為這裏充滿了機緣，與其無謂爭鬥還不如早點尋找新機緣呢，所以不同修士間相遇，大部分都是遠遠的就彼此戒備，紛紛繞路走，能不衝突就不衝突，都想着抓緊時間尋找新機緣……　　這種情況，郭正陽發現目標也不好隨便下手，反而是那些傢伙在懷疑他可能就是手握火靈圖的人後，又跟蹤伏殺等等，才一次次被他算計。　　他到現在，還真不怪血幽府這些傢伙往他身上潑髒水了，不是那些髒水，他這半個月不會收穫兩三千份罪孽，讓自己靈海擴展到了近萬平米，也不會輕鬆收穫近二十份機緣，包括手中這火靈圖了！！　　而因為有妖蟲在手，在真人境他還真不怕被人追殺。　　所以他都覺得血幽府那幫傢伙有點可愛呢……　　當然，如果有機會郭正陽還是絕對不介意把血幽府的修士全部幹掉的。　　“郭兄，你既然得了火靈圖，那就快走吧，先藉著傳送陣離開，等日後到了仙府外，咱們在替你慶賀，這幫惡賊可是各個都包藏禍心的。”　　腦海中閃過一道道思緒，郭正陽正在思索着什麼時，台下的周扶才又哈哈一笑，又對郭正陽揮手。　　一句話，郭正陽這才看了眼不遠處的傳送陣一眼，其實在第一個台階內發現傳送陣時，他還以為那個傳送陣是連接這第五寶台上的傳送陣呢，誰想到不是，他是出現在了45階，而且45階上根本沒陣法，要不然他也會直接跨上來。　　這麼說，四五個寶台上的傳送陣還真是那長生境大能為爭奪火靈圖修士留下來的後路！　　“那好，我就先走一步。”　　雖然並不怕台下眾人圍殺，但妖蟲的事也不能輕易顯露，畢竟他每次釋放妖蟲都是不留活口的……輕笑后郭正陽又看了馬姓修士等人一眼，才笑眯眯走向傳送陣，更很快就消失在了陣中。　　“噗～”　　“媽的，快啊，你們倒是快點傳送陣上第五寶台，過去追啊！”　　……　　而剩下的其他人，眼睜睜看着郭正陽拿走火靈圖，有的是氣的吐血，有的卻對着還在第一階上摸索的修士大罵，場面一時間好不熱鬧。　　就是這種熱鬧又紛紛讓上界山眾修士紛紛大笑。　　亂了一陣子，剩下修士，在第一階的根本找不到直接通向上空的方法，紛紛又氣的大罵不已，至於走在更上方的幾個精通陣法的反倒是有不少人猶豫起來，有的就站在台階上看看上面，再看看下面，最終還是又鼓起勇氣，勉強讓自己冷靜下來，繼續攀登。　　就算火靈圖被拿走了，但還有第三第四寶台上的寶物在呢。　　此刻上界山馬姓修士距離第三寶台只差兩步，讓他放棄？這不可能！　　就是上界山的楊師兄一樣沒放棄，他在23階，距離第三寶台也只差四階。　　至於落河山仙途山那幾位，卻已經沒心思競爭第三寶台上的東西，直衝着第四寶台上的玉簡去了。　　僅次於火靈圖的第四寶台上，放着一張玉簡，裏面記載的到底是什麼？那比第三寶台上的防禦型法寶都更貴重，誰會輕易放棄？？　　“楊師兄，加油，血幽府姓馬的不行了，他這差點被郭兄氣死呢，導致自己受創，楊師兄，你再把第三寶台上的寶甲拿了，估計他真會活活氣死的。”繼續的僵持中，台下的周扶等人也沒走，反而是在幾個小時后，看到馬姓修士還困在25階，而楊師兄都已經也走上了25階，周扶才又大樂，激動的開口助威，其他修士也差不多。　　一番喊話，頓時讓25階的馬姓修士當場又氣得吐血。　　他之前的確是受刺激太大，一時沒注意陣法攻殺，外加氣血翻滾，受了一定傷，所以都被楊姓修士追上了！！　　更氣人的是周扶的大笑，無疑讓人更崩潰。　　但越急反而越不利於冷靜思考，所以在幾個小時后，等看到和他同在27階的楊姓修士又跨出一步，上了第三寶台快速把寶甲收起，馬姓修士徹底怒了，張口噴出一口熱血，直接暈倒。　　但他又被陣法禁制攻殺驚醒，才不得不崩潰的快速療傷。　　……　　又是近一天後。　　聚寶涯上，第四寶台，楊姓修士大笑一聲，猛地踏出一步站在第四寶台，伸手抓住玉簡，在他身後36階、35階、33階的幾名修士頓時全都紛紛臉黑的嚇人，還是失敗了？被楊姓修士搶先了？　　只不過就在這時，正大笑的楊姓修士靈識一探入玉簡，笑聲頓時戛然而止，而後也綠着臉看了下方一眼，才悶悶的走向台下。　　“楊師兄？”　　“哎，……”楊師兄一揮手，把之前得來的玉簡遞給周扶，等周少主一看，當場就笑的前仰后合，“我草，這位長生境大能太坑了吧？這不是故意噁心人么？還好是郭兄拿走了火靈圖，還好你也拿到了一件寶甲，不然就虧大了……”　　這玉簡，並不是什麼想象中的高深功法典籍，而是簡單兩句話。　　聚寶涯第一階迷陣中隱藏的有通向45階的傳送陣，而聚寶涯第37階是死路，道君進入也是必死！！想得火靈圖，必從第一階入。　　大笑中，周扶才也猛地就把玉簡遞給了其他幾個剛從聚寶涯上走下的修士，等那邊幾人一看，馬姓修士當場就臉一黑，張口噴出一口熱血，徹底暈了。　　而其他幾個反應也好不到哪去，全都像是死了爹娘一樣，臉色滲人無比。　　這個考驗，太坑爹了！　　這哪裡只是考驗的陣法？

# 第二百一十九章 大禮

　　“晦氣，真他媽晦氣。”　　“血幽府欺人太甚，明目張膽霸佔驅逐，也不知道那裡面究竟有什麼。”　　“算了，趕快尋找下一個機緣吧，現在距離仙府開啟都二十多天了，沒必要和那些巨頭置氣，那邊山谷至少聚集了幾十個血幽府真人，咱們哪裡有資格去爭搶，能活着逃出來已經不錯了。”　　……　　仙府某片山林上空，幾道遁光罵罵咧咧的從低空遠遁而去，直到遁光徹底消失在天地間，自山林間某條小溪內，才突然浮現一道身影踏着溪水而出，抬頭看一眼幾人消失的方向，身影眼中也閃過一絲異色。　　“有幾十個血幽府修士，霸佔了前面某個山谷？裏面有什麼寶貝？”　　“嘿，幾十個血幽府修士，二十多天了，還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多血幽府的人，來而不往非禮也，是該給他們一點甜頭嘗嘗了！”　　……　　異色閃爍之後，身影才輕笑起來，雖然這笑並沒有帶來聲音波動，但那一張帥氣飛揚的臉龐，卻呈現着越來越燦爛的趨勢。　　毋庸置疑，身影正是得了火靈圖離開聚寶涯之後的郭正陽，離開聚寶涯已經又過去了一天，自從從第五寶台的傳送陣離開后，他也不清楚自己被傳送到了什麼地方，因為這仙府外府太大，感覺到四周完全陌生的環境，郭正陽又漫無目的的遊走了一天，期間……又斬殺了一個企圖暗殺他的修士，再次煉化不少罪孽，而後繼續趕路尋找考驗時，才突然看到自前方山林中遁來幾道光影，那些光影速度極快極快，快的以郭正陽判斷，怕不是幾個真人後期或者大圓滿，為了防止意外，他才藉助萬妖譜化身彩鯉妖，隱藏在了一條小溪內。　　原本他只是打算避開這幾個真人，卻沒想到幾人在飛遁過去時，卻帶來這麼一個消息。　　進入仙府二十多天了，郭正陽雖然殺了不少人，收穫了不少機緣，但說起來被他斬殺的那些修士，還真的很少有血幽府修士，只有三四個罷了。　　畢竟靈域內，三山一府各數百真人，外加幾十个中小型宗門，還有散修……林林總總加起來上千真人，血幽府修士佔據的比例也並不是很大，所以他就算早就想給那些傢伙一些教訓，也要有運氣遇到那麼多血幽府修士才行。　　他遇見的最多一波的血幽府修士，就是昨天在聚寶涯時那十來個，但那裡還有不少其他人，他也不好下手。　　現在，才是天賜良機！　　不過在笑聲里郭正陽卻也知道，想獵殺那一批血幽府修士，並不能魯莽行事。　　別的不說，若是直接放出妖蟲去攻殺，那邊鐵定第一時間就四散逃竄，妖蟲的大名，現在靈域中誰人不知？不逃才怪。而幾十個真人四散逃竄，裏面肯定也有真人後期和大圓滿，比最強的妖蟲境界都更強的多，也肯定有人能逃出去。　　所以最穩妥的辦法，無疑是事先布置一下，就像他以前伏殺一樣，四面八方悄悄埋伏下大量妖蟲，等一動手時就是從各個方向一起圍攻，那他們不管是逃向哪個方向，都會被圍堵，那樣才能做到全殲。　　思索之後，郭正陽就快速向前方趕去，不過這一次他並不是靠遁光飛行，而是收斂氣息化身成彩鯉妖，再藉助彩鯉妖的幻化能力，讓自己身體顏色變得和環境一模一樣，才又靠肉身能力奔行。　　在這些偽裝技巧下，郭正陽整個身子都像是隱形了起來，更沒有氣機外泄，如果不是有特殊勘察能力的修士，就算是從郭正陽身邊走過，恐怕也難以發現絲毫破綻。　　這也是他敢一個人去埋伏暗算幾十個真人的底氣之一。　　就這樣一路潛行，大致奔走出幾十分鐘，郭正陽才逐漸抵達一座龐大的山谷幾十里處，隱藏在空氣中施展術法向前眺望，更一眼看到那三面環山的山谷，寬約二三百米的山谷入口處，正有四五名修士在徘徊警戒。　　郭正陽剛看過去一眼，那邊人群中也立刻有一道身影唰的看了過來，這頓時嚇了郭正陽一跳，馬上閉目收斂氣息。　　而山谷入口處，也有人詫異的低呼。　　“王師兄，怎麼？”　　“我好像感覺到有人窺探……”被稱作王師兄的是一個青年修士，年約三十，一身飄渺的雲袍下，魁梧的身子微微繃著，炯炯有神視線落在前方林間，查看了幾個呼吸后才又驀地放出靈識，潮水一樣的靈識在前方密林掃了幾遍，王師兄才疑惑的皺眉。　　“我們去看看？”　　在王師兄疑惑中，其他幾個修士才紛紛開口，王師兄是他們之間修為最高的，一身修為已經是真人大圓滿巔峰，而且在警戒探查上有特殊秘法，要不然也會在此刻鎮守入口。　　所以既然對方說可能有人在暗中窺探，其他幾人也絲毫不敢大意。　　一句話后王師兄點點頭，而後才帶着其他四人就向前遁來。　　五個真人在山谷外細細搜索一陣子，甚至其中一名真人還是直接從郭正陽頭頂三四米上空飛過……　　好在彩鯉妖的幻化能力冠絕靈域，才險險渡過了這次搜索。　　“沒有發現，就算有人應該也已經走了。”　　“可能是，不過說起來，咱們的力量還是太小了，這裏只有三十多名師兄弟鎮守，如果人再多些，咱們也不用小心翼翼警戒着了。”　　“好了，回去吧。”　　……　　把山谷前數十里範圍都認真搜索之後，幾個血幽府修士才再次輕語一番，又快速退了回去。　　郭正陽這才也慢慢向後退，直到又後退幾十里，才開始放出妖蟲小心翼翼打洞。　　不過這一次妖蟲打洞並不是要打造出密密麻麻的蛛網洞穴滲入地下，而只是在地下挖出一些幾十厘米深的孔洞，讓妖蟲們潛伏在這裏就行。　　畢竟郭正陽的目的不是要在這裏建立據點對抗道君級的強者，而只是準備布下妖蟲，一經發動就能從四面八方合圍着攻向山谷，所以這些洞穴不需要深，只要能暫時讓妖蟲潛伏着不被發現就行。　　所以這樣的安排效率是很快的，就是郭正陽繞着山谷入口外的密林走一圈，灑下一片片妖蟲，讓這些蟲子挖個坑把自己埋進去就行。　　短短几個小時，那山谷入口外就布滿了妖蟲大軍，以半圓形把谷口圍住。　　而半圓形也當然遠遠不夠，先是掩埋了半圓，隨後郭正陽直接上山，這山體大約都是幾百或者上千米高，小心翼翼駕馭飛劍上去，郭正陽又在山體四周灑下大量妖蟲，爭取要以最完美的圓形合圍，把四面八方所有生路徹底斬斷。　　只有這樣，他才有信心把那三十多個真人全部葬送在這裏。　　到時候他們不管是什麼修為，不管是向哪個方向逃竄都能遇到妖蟲大軍，這才能全殲！　　當然，這個過程也並不是沒一點風險，別的不說，這時候若是有一群修士從妖蟲埋伏的地帶上空飛過，細細搜索一下，肯定能發現不妥，因為妖蟲們並無法收斂氣息，他們可不會什麼隱匿功法之類，藉著大地的掩埋，若沒人認真搜索，也不容易被輕易發現，但只要一認真，就會被人察覺。　　又或者有修士大戰，只要稍微來一點戰鬥餘波，可能就會把妖蟲們從地下掀出來。　　郭正陽前些天不斷伏殺時，就有過剛埋伏一半，就被某個目標修士察覺出地下不妥慌亂逃竄的，可惜當時那只是一個人，郭正陽的埋伏圈也布下了一半，對方就算提前驚覺也沒有選中生路，而是朝着已經被妖蟲圍住的方向逃竄，最終才掛掉的。　　所以這個過程並不是萬無一失。　　但這一次，郭正陽的運氣還不錯，至少在這段時間內，守在山谷入口的幾個修士並沒有飛遁出來細細查探，這一帶同樣暫時沒有其他修士路過，所以等幾個小時后，郭正陽已經把整個山谷四面八方都埋下了大量妖蟲，徹底以合圍的形勢圍住那山谷，他才鬆了一口氣。　　而後意念一動，所有妖蟲就呼嘯着騰空而起。　　數以百萬計的妖蟲密密麻麻鋪滿整個大地和天空，潮水一樣湧向那山谷，也在第一時間就驚動了山谷外的鎮守修士。　　“不好！妖蟲！”　　“該死，這裏怎麼會有妖蟲？快逃！”　　“快通知他們！”　　……　　守在谷口的王師兄等人，的確是第一時間就紛紛嚇得魂飛魄散，這距離雖然還很遠，那些妖蟲都是在六七十裡外突然現身的，但修士加持各種類似世俗中望遠鏡原理的術法后，能看到那麼遠的情況都很正常。　　那一眼看到六七十裡外各個方向都湧現大批妖蟲，快速撲向山谷，誰能不驚慌。　　驚慌中，四五人全部以最快速度退向山谷，而後自那山谷內也遁起一道道流光，懸浮在了山谷上空數百米處。　　但隨後也不過一兩個呼吸，一道道惶恐的呼聲就此起彼伏，站的越高，他們也看的更清楚，此處他們所在山谷間，四面八方每個方向都有妖蟲襲來，包括天空，幾乎是全方位無死角把這山谷圍了起來。　　“快，選擇一個方向突破！”　　“所有集合，殺出去！”　　……　　無邊的恐慌中，所有修士幾乎都白了臉，更有人在第一時間下了最正確的決定，但這些決定就算正確，還是有不少修士飛都飛不穩，根本是嚇得連戰鬥的勇氣都不足了。

# 第二百二十章 詭異瀑布

　　“這地方竟然這麼詭異。也怪不得會有三十七個血幽府真人都聚集在這裏了！”　　半個小時后，等郭正陽抵達山谷看清楚谷內的情況，心下也閃過一絲驚嘆。　　佔地數十里的山谷，景色漂亮華美到了極點，而在山谷深處則有一大片水潭，一條奔騰的瀑布仿若銀河一樣從幾百米高的山峰中間處一個洞穴內不斷向下墜落，而這裏最引人注意的無疑也正是那條瀑布，因為奔騰而下的水幕里經常會出現寶光肆意的事物，郭正陽剛到這水潭前，看到的就是一跟青煙繚繞的異幡在瀑布內墜落，直接墜入青潭，再然後快速沉入水底消失不見。　　而在異幡消失后，自山峰中間的瀑布頂端又驀地出現一道流光溢彩的飛劍，一樣是順着瀑布墜入潭水，再次消失不見。　　短短時間，郭正陽剛架着飛劍抵達瀑布前，又有一株奇異果樹從瀑布中墜落，雖然那奇異果樹沒有生長在泥土中，而是在水流內浮現，可依舊是活靈活現，異香四溢。　　這樣的一幕幕真看得郭正陽瞪直了眼，怎麼也想不到會有這麼奇妙的地方。　　“這裏的寶物，是怎麼獲取的？”驚嘆之後，郭正陽才看向身側，在他身側，是一名重傷垂危的真人初期修士，而此刻這修士也不只是重傷垂危，眼神中更帶着無盡惶恐和驚亂。　　沒辦法，眼睜睜看着三十多名師兄弟，包括不少強大的真人後期和大圓滿修士都在短短時間被妖蟲吞噬的點滴不剩，那恐怖的一幕幕，只要想一想都足以讓人嚇瘋的。　　而更讓他驚恐的是，在妖蟲把一批血幽府修士快蠶食乾淨時，他卻沒有直接被滅殺，跟着妖蟲群里反而蹦出來郭正陽……　　這些妖蟲，竟然是郭正陽操控的！！　　看着這小子把所有妖蟲都收了起來，他就知道自己就算沒立刻死掉，也絕對活不了多久，對方不可能留活口的，只要問清楚了這裏的情況后必然會殺他滅口。　　所以在惶恐和驚亂中，這修士並沒有回答郭正陽的話，只是一副等死的模樣。　　等郭正陽看過去幾眼，才啞然失笑，自己這次的確給血幽府送了一份大禮啊，血幽府總共四百多真人境修士，自己一次滅殺三十六人，這情況若是被那些血幽府道君知道，肯定會“驚喜不已”吧。　　至於眼前這個活口不說話，他也不是沒辦法，留下一個修為比他弱的，他自然早抱了施展迷惑術法的打算。　　一念之後，等術法催動，郭正陽才很快問出了自己想知道的一切。　　這個山谷考驗就是那瀑布，瀑布的水是正常水流，下面水潭也是正常潭水，但那深潭根本就深不見底，血幽府一名真人大圓滿試着探查過，向下深潛了半天，自己都不知道潛下去了多長距離，一身修為差點耗干，還是根本發現不了邊際。　　而山峰處那瀑布出口處卻沒辦法進入，有禁制力量把那裡封印着，至少真人境是毫無辦法入內的。　　所以想得到從瀑布內留下來的寶物，只能靠那些寶物在落下來的短短時間內抓取。　　不過，不過想要抓住那些東西卻很難，難到血幽府三十多個真人在這裏已經呆了五六天，從最初發現到隨後四處派人呼朋喚友，幾乎把這一帶的血幽府修士全部匯聚到了這裏，但這麼長時間也只有一名真人大圓滿修士抓了一件下品法寶而已。　　而在這裏呆了這麼久，據血幽府的修士們統計，這裏的各種寶物差不多有幾十種。　　“你們還有人在外面四處尋找同門趕來這裏？”　　大致了解了瀑布內的情況，郭正陽倒是再次為這瀑布的詭異驚訝了一番，不過另一個消息，卻也又聽得他怦然心動。　　據這位所說，他們還派出去的有人在更遠的地方尋找血幽府修士趕來。　　最開始發現這裏時，前幾天人群四散着尋找同門比較容易，幾乎隔幾個小時或者半天就能新來幾個，但隨後再有新血幽府修士趕來就越來越慢了。　　上一次新來的幾個血幽府修士已經昨天上午時過來，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天半，還沒人前來。　　但還沒人過來不代表一直不會有人過來，因為那只是出去尋找同門的去了更遠的地方尋找！　　“這麼說，隨時還可能有更多血幽府修士過來啊！”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的確是驚喜莫名，他和血幽府之間早已是不死不休，一次殺了對方三十多個修士，雖然數目不少，但也並不算太多，如果有機會，就是讓郭正陽殺盡血幽府四百多真人，他也絕不會皺眉的。　　又盤問了那修士幾句后，郭正陽才揮手把此人滅口。　　而後思索一番，他並沒有直接去嘗試着抓取瀑布中的寶物，而是在山谷開始布置起來。　　這一次他也只是在山谷內各個邊緣埋下了一些妖蟲，谷外就不再理會了。　　很快做完這些，郭正陽才趕到了瀑布前。　　而眼下的瀑布里，也正有一對漂亮的黑色羽翼從水中滑落。　　黑色羽翼降落速度和正常流水一樣，或許普通人去看時，還會覺得這很快很快，但以郭正陽的眼力卻能清晰看到它流動的每一分軌跡。　　整個瀑布長有四五百米，黑色羽翼剛滑落二三十米，郭正陽就猛地到了瀑布前，伸手抓向羽翼，他的速度不說快若閃電，也和一般修士猛地綻放靈識的速度差不多了，但就算如此，他的手指剛深入水中時，那羽翼就像是活了過來一樣，驟然加速，唰的一下就越過郭正陽手掌，到了他下方十多米處。　　郭正陽靈識一動，幻化出一隻虛幻大手抓下，但那虛幻大手又是剛碰到水幕，羽翼就又驟然加速，下滑的更遠。　　幾個來回而已，黑色羽翼就徹底沉入潭水，消失不見。　　“果然如此，普通手段根本抓不住，也不知道那個抓到一件下品法寶的血幽府修士是怎麼抓到的……”　　等黑色羽翼消失在潭底后，上方瀑布出口又浮現出一把充滿爆裂感的霸氣長刀，厚重的刀背，鋒銳的刀刃，看一眼就能讓人心驚肉跳。　　但郭正陽卻沒有立刻上去抓攏，只是站在原地思索起來。　　這些東西用普通手段根本抓不住的，要不然三十多個血幽府修士，也不會用了五六天才只有一人抓到了一件下品法寶。　　但那個修士怎麼抓到法寶的，郭正陽就不知道了，因為在圍殺的時候他根本不知道那些，一次面對三十多個血幽府修士，自然是儘早下殺手，所以那個有所收穫的修士也早被妖蟲吞食了。　　而之前被他留下活口問詢的修士，也並不知道對方怎麼抓到寶物的，因為那修士並沒有公開自己的手段。　　說的也是，就算是同門之間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大公無私的，這裡有這麼多寶物，就算有人發現了一點抓取寶物的端倪，也未必會把方法無償公布出去，誰不想藉著這機會多抓幾件？只要你有足夠實力不怕其他同門發難，就能盡可能獲得更多寶物，而之前那修士所說，能抓出一件下品法寶的修士就是他們所有人中最強的同門之一，……　　“普通手段抓不出來，要在這裏面發現規律才行，而且同一種手法，對某件寶物可能有效，但對其他寶物卻未必有用，不然之前那真人既然有能力抓出第一件，怎麼沒一直抓下去，抓到更多的？”　　騰飛在半空，郭正陽看着那長刀一點點墜落入深潭，心下也有了一定計較。　　這裏寶物看起來很多很多，足有幾十種，這比之前的聚寶涯都多的太多了，聚寶涯上似乎也只有五個寶台而已，但想要得到這裏的寶物，也絕對很難很難。　　“嘩～”　　瀑布席捲着一件件寶物持續奔騰，郭正陽站在瀑布前也觀察了好一陣子，但依舊發現不了絲毫頭緒，他到現在都不知道這玩意到底考驗的是什麼。　　正常觀察不出，那就算知道自己用手去抓也抓不到，郭正陽只能選擇下手實驗，而每一次動手，都是只要他剛接觸到那奔騰的水流，裏面的寶物就驟然加速，總是能第一時間就快速下滑。　　各種手段試驗了一個小時左右，還是茫然無頭緒。　　郭正陽對此也很無奈，不過想想之前血幽府幾十修士在這裏研究了幾天才抓走一件寶物，他倒也微微釋然，這裏的考驗不是一般的難啊。　　就看你能不能真的研究出什麼，不然恐怕在這裏呆再久，也難以从里面抓到寶物。　　就在繼續思索中，郭正陽才突然神色一動，眼中猛地閃過一絲喜色。　　因為他突然聽到了山谷外有一聲驚訝的低呼傳來。　　“咦，王師兄他們呢？怎麼沒有人在入口鎮守？難道出了什麼事？”　　“快進去看看，不會是裏面的寶貝已經被抓走完了吧？”　　……　　伴隨着一道道驚呼，還有七八道遁光猛地從山谷外遁來，聽那些話音里的口氣，這些無疑還都是血幽府修士。　　郭正陽頓時笑了，他守在這裏就算沒辦法從這瀑布中抓出寶物，倒也可以一次次獵殺血幽府那幫修士，這也很不錯了。　　畢竟每殺一個真人，基本都會有不菲收穫的。

# 第二百二十一章 思維誤區

　　“我好像明白了什麼。”　　嘩嘩嘩的奔騰聲之下，整個山谷依舊是安寧祥和，景色華美到了極限，早一步埋下了妖蟲伏殺，不久前過來的七八名血幽府真人又很快被郭正陽下令斬殺的一干二凈，等一切重新歸於平靜，郭正陽依舊還是懸浮在瀑布前觀察着這奇異之地。　　就這麼又過了一個小時，等又試驗了無數種辦法之後，郭正陽才突然隨着之前的動作一怔，而後眼中猛地閃過一絲靈光。　　驚喜的低語一聲，他又看了眼瀑布出口，等看到從上方隨着水流流下來的是一件寶甲時，郭正陽才一揮手，手裡也多出來了一件靈甲。　　這靈甲就是上半身甲胃，其上青光流轉，雖然光澤比起水流中留下的寶甲弱了許多，一看就知道珍貴程度遠不如上方流下那個，但郭正陽卻並沒有在意，而是揮手把手中靈甲送進了水流，畢竟這隻是他想試驗一下什麼。　　剎那間，靈甲進入水流那一刻，唰的一下就消失不見，上空流下來的寶甲，原本就是肉眼可見的墜落速度也猛的變慢了一拍。那種感覺雖然幅度不大，但的確有了變化。　　“還真是這樣？奇怪……這裏的考驗，難道竟然是要我先付出，才能拿到回報？有得必有失？這怎麼好像是一個哲學命題似的……”眼神再次亮了幾分，郭正陽又快速從儲物戒指中拿出一件件甲胃，全都是中上品防禦靈器，短短几個呼吸，他就向水流中塞進去了十幾件，而每一件靈器都是剛一接觸到水幕就瞬間消失，消失的無影無蹤，別說是肉眼看，靈識感應都感應不出它們是怎麼消失，又消失到了哪裡。　　而隨着這些靈器的消失，從上空流下來的那件寶甲流遁速度也越來越慢，越來越慢。　　等那東西終於流到郭正陽懸浮之地，郭正陽才猛地伸手，探入瀑布水流就去抓攏，唰……這一次，依舊是手剛碰觸到瀑布，那寶甲就速度暴增，快若光線一樣繞過郭正陽繼續下遁。　　這種快，依舊快的他反應不及，不過這一次它在繞過郭正陽后，只是下流了三四米就猛地速度暴跌，又恢復了那種慢騰騰的速度。　　“還是不夠么？”　　郭正陽一愣，才馬上又從儲物戒指里掏起了防禦靈器，這方面他的存貨還真是很多很多，別的不說，自己這些天斬殺的真人加在一起快近百名人了，哪一個真人手裡沒有幾件防禦靈器？　　雖然他沒有刻意整理過，但意念一動，掃過眾多儲物戒指后還是又快速拿出了二三十件靈器，一一快速塞進水流。　　等呼啦啦的塞進去一大通靈器，下方寶甲速度越來越慢，直到慢的都快要變成靜止的地步，郭正陽才大喜過望，又猛地向下一遁，伸手探入了水幕，在他手掌碰觸到水幕時，那寶甲依舊晃動了下似乎要逃，但這次它逃遁的速度卻也很慢，慢的已經在郭正陽承受範圍內，啪的一下就被他捏在了手中，而後抓着寶甲就從瀑布中掙脫。　　寶甲入手，嘩嘩嘩的奔騰聲依舊在繼續，而且自瀑布入口也又驟然浮現一件新的寶物，再次沿着水流奔下。　　郭正陽則放聲大笑，笑聲里全是驚喜。　　可不是，他的確沒想到，自己竟然真研究出了一點頭緒！　　想有收穫，必須先付出？這就是眼前這瀑布的考驗？　　如此考驗，哪怕他已經按着這樣的規律付出了幾十件靈器，然後換來了一件貌似法寶的寶物，可還是有些不敢相信，這簡直太出乎意料了，要不是剛才靈光一現，他恐怕困死在這裏也很難想到會是這樣的規則……　　雖然這樣的規則在看透之後，簡單的不像話，只要你拿出來東西放進瀑布，瀑布內的寶物就會降低流速，你有付出，他就給你收穫的機會。　　簡簡單單一目瞭然。　　但對於修士來說，不管是仙府外還是仙府內，你一旦遇到寶貝，恐怕所有人第一時間升起的意念，都是如何得到，很少有人會想到先付出什麼，……所以這規則看似簡單，卻是完全站在了所有修士慣性思維的對立面。　　這就像是一個普通人看到地上躺着一捆百元大鈔，身邊左右又沒其他人，那恐怕大部分人第一反應都是把這玩意拿在手裡自己吞掉，而不是撿起來后尋找失主。　　所以等真的抓住這寶甲后，郭正陽的心情也真的很感慨。　　這樣的考驗，真是稀奇古怪。　　要不是之前用盡了正常手段，不管是靠速度抓，還是靠靈器、術法試着去截斷水流，各式各樣明搶明拿都根本碰不到這些寶物一點邊角，搞得他短短時間修為都損耗了許多，等抓出幾顆丹藥吞服時，因為還一直還在苦思冥想，結果手中丹藥送在嘴邊時突然掉落了一顆，丹藥剛一掉進水幕，就突然消失不見，而已經快要從瀑布流進水潭的一株奇異果樹，卻隨着那顆丹藥的消失而猛地遁了一下，速度似乎變緩了一分……　　那他恐怕還真的很難發現這蹊蹺。　　畢竟在之前，他的思維已經陷入了一個誤區，在鑽着牛角尖，只是費盡心機只想着怎麼把寶物從瀑布里抓出來，而根本從沒想過先付出什麼！　　在這種鑽牛角尖的狀態，如果不是受什麼事情觸動，真的很難自己一個人走出來的。　　而之前的血幽府眾多修士，恐怕也絕大多數人都是鑽了牛角尖，和郭正陽一模一樣的思緒，才會守着這裏五六天都基本沒什麼收穫，恩，有一人从里面抓出來一件寶物，不過那個人估計也是偷偷摸摸發現了什麼規律，然後秘而不宣，想靠着這手段獲得更多寶貝。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才突然又在心下升起一絲疑惑，“似乎有點不對，如果那個有所收穫的血幽府也是先付出一件件寶貝，讓水流中的寶物速度變慢，這就算他想秘而不宣，不告訴其他人，也很難不被發現吧？”　　可不是么。　　郭正陽之前為了抓到那寶甲，足足向瀑布中送了三四十件防禦靈器，等瀑布吞下這些靈器后，那在水流中的寶甲流速也越來越慢，這個時候如果有外人在，恐怕也根本瞞不住人的。　　而當時血幽府在這山谷內的修士足有三十多個，那修士如果是以這種方式從瀑布里抓取寶貝，絕不可能瞞的住其他人！　　愣了一下，郭正陽倒是有些想不通了，難道之前血幽府內有所收穫的修士，和他之前的辦法並不一樣？　　而且對方在收穫第一件寶貝后，隨後很長時間都沒有收穫到第二件，……　　這讓郭正陽一開始剛來時，都覺得這些水流中的寶貝，每一件的獲取方式都各有分別呢。　　越思索心下反而越疑惑，郭正陽很快就又排除了心中雜念，專心看向瀑布，這個時候，之前在寶甲之後留下的寶物已經跌入了水潭，又有一件新寶貝從上流下。　　這次流下來的，是一艘寶船，一艘只有一米多長，造型華美動人的漂亮船隻，這是飛行法寶？　　郭正陽遞進去一把飛劍，飛劍倒是被瀑布吞沒，但流下來的寶船流速卻沒有絲毫降低。　　皺了下眉，他很快就又呼啦啦向瀑布里賽起了飛劍，結果眨眼間就被瀑布吞噬了四五十把飛劍，而寶船的速度也終於變換了一些。　　但那也只是一點點。　　此刻它的流速依舊是快的驚人。　　郭正陽皺眉思索了一下，才又以最快的速度繼續向裏面遞送飛行靈器，眨眼間送進去的飛行星器都快要二三百件了，寶船的速度才終於徹底變緩，緩慢的和之前的寶甲差不多。　　等郭正陽又快速遁向下方，伸手抓攏，又被寶船躲開一次，不得不繼續塞進去不少飛行靈器，才終於徹底抓住寶船，把這玩意從瀑布中抓了出來。　　但抓出來后，他的表情卻變得極為精彩！　　“十倍？收穫這第二件寶貝，付出竟然是第一次十倍？嘶……第一次換一件防禦法寶，我付出了三四十件上、極品靈器，換這寶船竟然付出了三四百件還多，難道下一次再想拿什麼，還會再暴增十倍？這，這就算是我斬殺了近百修士，恐怕也最多再從這瀑布中收穫一件吧？”　　有些明白這瀑布的規則是先付出才能收穫，付出的時候還必須是和你想要的東西同一類型，比如你想抓取防禦法寶就必須付出防禦靈器，你想抓取飛行法寶就必須付出飛行靈器，而且這些東西還必須都是無主之物，自己煉化的此類靈器並不在此列……要不然之前郭正陽多次嘗試用術法和靈器截斷水流，或直接抓取的時候，恐怕早就發現了端倪。　　但即便明白了一些規則，可第一次和第二次之間需要付出的代價相差如此巨大，還是讓郭正陽驚得厲害。　　當然，這也是他並不知道之前某個血幽府修士的付出……，當時幾十個血幽府修士在這裏瀑布里抓攏寶物，某個有所收穫的修士也是意外發現了規則，不過他發現的規則和郭正陽有點不一樣，他能從瀑布里拿走第一件寶物，是付出了一隻左手手指的代價。　　這是那修士之前在外面鎮守驅逐追殺其他遊走在附近的修士時，不小心受了傷，而後用秘法護住斷裂的手指，繼續在抓捕時，突然發現自己手指被吞，結果本是運轉靈識找手指的，卻一下子抓住了一件流遁的寶物，從這裏他才明白了什麼……　　然後，然後那修士差點糾結死，因為第二次付出是要付出第一次的十倍代價，所以那修士一直糾結到郭正陽出現，都沒能拿到第二件寶物。　　也是因為這些，他的抓取手段才沒被其他人發現，因為他和郭正陽發現的並不是一個規則。

# 第二百二十二章 賭的越大，收穫越大！

　　“……”　　一個小時后，等瀑布上空驟然流下一隻異幡，郭正陽只能眼睜睜看着異幡墜落，因為他不知道這法寶是什麼類型，手裡沒有同類事物，那隻能幹瞪眼。　　異幡之後是一柄飛劍，郭正陽查看了一下儲物戒指，之前一個小時，他就是在整理以往的收穫，把以前獵殺到的97枚儲物戒指內所有事物整理歸類，因為如果第三次付出還是第二次的十倍，那就是要付出幾千件靈器，那若不整理歸類一下，他速度再快也難以跟得上這瀑布流速了。　　這一查看，發現整理出來的飛劍類靈器，上極品只剩下五六百件，郭正陽才又古怪的撇了下嘴，再次放棄。　　他進入仙府二十多天，獵殺九十多名修士全是真人，裏面有散修，有中小宗門出身，有血幽府內的巨頭修士，但就算如此，這些人所有的飛劍類靈器加起來也不過一千左右，數量多的一人有七八件，十多件，少的一兩件……　　上一次付出三四百上極品飛劍兌換了寶船，這一次恐怕難以再換去那飛劍了。　　飛劍繼續墜入清潭，再跟着是一株奇異的果樹，雖然樣貌古怪，但卻難掩這奇樹異果的澎湃靈力，這一次郭正陽才眼前一亮，一揮手，自一枚儲物戒指里就射出密密麻麻的靈植。　　他收穫的三四品靈植差不多也有三四千件，其中一個疑似精通煉丹的修士，一個人儲物戒指里就提供了幾百種三四品靈植，所以就算有的真人儲物戒指里只有一兩種三四品靈植，但總數下來還是很多的。　　等這些靈植遁入瀑布，一次三四百，直接被瀑布吞食后，水流中的奇異果樹也變緩了一些，但效果卻不怎麼樣，直到郭正陽一次次操控着更多靈植入內，被吞噬了三四千靈植，那異樹才終於在水流中停止。　　等郭正陽又飛身抓出這異樹，自瀑布上方也再次流落一件寶物，卻是一對黑色羽翼。　　可看着這黑色羽翼，郭正陽心下只剩下苦笑而已。　　“第一次三四十，第二次三四百，第三次三四千，我就算斬殺了不少修士，可也最多只能從這瀑布里拿走三件寶物了吧？這裏的規則也太狠了！”　　到現在不管這裏剩下的寶物有多饞人，郭正陽都知道自己很難再有新收穫了。　　所以在收起這奇異果樹后，郭正陽心下也萌生了退意，只不過等他準備離開時，卻又突然一頓，眼中閃過一絲異色。　　“這裏的規則，是有付出才能有收穫……我之前可以用大量低階靈器、普通靈植換取高級法寶以及高品靈植，但，但如果我直接送進去高級法寶或者高品靈植靈材呢？”　　可不是么，他以前的着眼點只是在如何獲得這瀑布里已經顯露出來的法寶上，只想着以低換高，但如果自己直接送進去的就是高品質寶物，又能換來什麼？　　想到這裏后，郭正陽卻不急着走了，而是又懸浮在半空中靜靜看着瀑布。　　直到瀑布中一次次流過一件件寶物，還是那些熟悉的事物，只看寶物光滑，並不比他手裡已經得到的諸多寶物強到哪去。　　但認真思索之後，郭正陽還是猛地拿出了一對長靴。　　這長靴不知道是什麼材質鑄成，其上寶光流轉，氣息極為強大，他知道這應該也是一件飛行法寶，不過就是因為這是法寶，所以他根本用不上！　　對修士而言，真人大圓滿才能全力運轉一兩次下品法寶攻殺，而後一身修為就會耗空，在真人大圓滿之下，你就是得到法寶，也只能先留着以後使用。　　所以這幾十天里，郭正陽得到的寶物是很多，不止獵殺近二十個目標得到了一二十件寶物，就是獵殺一些不是目標的修士，他們儲物戒指里未必沒有，因為郭正陽只能感應到即將得到機緣的目標，如果是已經得到的人，他自然感應不到。　　而仙府已經開啟了這麼多天，還真是有不少人早早就得到了機緣，比如之前被他斬殺的四十多個血幽府修士里，手中有從仙府獲得法寶或者高品質靈植靈材的，足有一半，而且有的人也不止得到一件，最多的一個手中法寶足有四件外加兩株高品靈植，差不多等於那一位在這二十多天里破解了六次考驗。　　雖然這是極少數修士，郭正陽獵殺那麼多人，也只有這麼一個表現的極為出類拔萃，其他的大多都是收穫一兩件寶物，還有不少進來二十多天，一件寶物都沒收穫到。　　但這所有收穫加起來已經是讓郭正陽暴富的不像話，他現在手中各種法寶加起來足有六七十件，五六品的靈植靈材一樣是足有四五十。　　深切印證了殺人放火金腰帶這句話，畢竟這麼多天他不靠獵殺，只靠自己去破解禁制考驗，也只是收穫了三四件寶物而已，這水準已經很不錯了，但一殺人放火，收穫就是幾十倍暴增。　　就是這麼多東西，卻九成九都沒辦法直接使用，對他的直接幫助並不大，他就算靈海面積已經接近真人後期，足有上萬平，但享用法寶，估計還得等進入中期后才有希望。　　“手裡已經有了那麼多法寶，就算損失一兩件也沒什麼，可以試試。”輕語一聲后，等看着上方瀑布又流下來一件飛行法寶，郭正陽才抓着長靴就送入了瀑布。　　眨眼之間，這法寶也立刻被瀑布水流席捲着下滑，是的，它並沒有立刻消失，而是像瀑布中原本就有的法寶一樣，直接下墜。　　而在下墜中，上方的那件飛行法寶一樣還是保持着原速，沒有絲毫變化。　　郭正陽倒也不急，只是靜靜看着之前的長靴墜入深潭消失不見，包括後續的飛行法寶也消失……　　再然後自瀑布出口才突然閃現一縷火光。　　火光淹沒在水流中快速下墜，郭正陽也愣在了當場。　　“火靈圖？？！我送進去一件法寶，竟然引出來了一張火靈圖？嘶……有得必有失，看來果然是付出越大，收穫也越大！！”　　“這個瀑布，最貴重的寶物就是火靈圖啊！之前的那些寶物只是迷惑人的？”　　愣了一下，郭正陽才大喜。　　原本只是隨手試驗一下，卻沒想到會試出來這樣的結果，這結果也的確讓他驚喜的有些不能自已。　　不過等看着火靈圖快速下滑時，郭正陽還是很快又動了起來，再次抓起一件寶物就試探着送了進去，是試探，之前把寶貝送進瀑布，只能送進去同類型的事物，但現在瀑布內流下的火靈圖他卻不敢直接把手中的火靈圖送進去，所以只能試探着看其他法寶能不能對火靈圖起作用。　　一下試探，郭正陽就驚喜發現的這東西又被瀑布吞沒，快速沿着水流向下墜落，而上空的火靈圖，速度也似乎變緩了一分。　　“看來任何法寶都能對火靈圖起作用？”再次驚喜一番，郭正陽繼續送起了法寶，第三件，第四件、……　　以他的手速自然是很快很快的，眨眼間送進去八件法寶，上空火靈圖的速度也越來越慢，慢的郭正陽在驚喜中身子一閃，就快速抓向瀑布。　　但是唰的一聲，火靈圖又避開了郭正陽，猛地下墜。　　再次試探，還是避開。　　郭正陽才又遁向更下方送進去一件高品質靈材，這一次之後，火靈圖的速度才驟然降低，幾乎慢的已經和靜止差不多了。　　等他又一次伸手，一下子就穩穩抓住了火靈圖。　　“九件高品質法寶，換來一張火靈圖？值了，太值了！反正那麼多東西我現在基本都用不上，只有火靈圖才是最實用的，雖然我也不知道一張火靈圖和兩張火靈圖的差別，但這是掌控內府的關鍵，多拿一張總是好事。”　　真的把火靈圖抓在手裡，郭正陽才徹底明白了眼前瀑布的一切，這玩意是付出越大收穫越大，但想得到火靈圖，卻必須要先送進去一件法寶或者五六品靈植靈材，只有送進去這些貴重的寶物后，火靈圖才會現身，否則你根本就看不見，那恐怕還真不是誰都有那種魄力敢這麼做的。　　大喜中郭正陽快速把火靈圖收了起來，然後又看了這瀑布一眼，眼中也再次閃過一絲異色。　　付出越多，收穫越大……　　之前付出一大批靈器和低品靈植，收穫幾件法寶，付出九件法寶，收穫一張火靈圖，那如果他繼續往這瀑布里送寶貝呢？　　他不確定，不確定自己繼續送寶貝進去還能不能收穫新的火靈圖，但這陣子暴富的不像話，所以就算浪費幾件法寶也沒什麼了。　　下一刻，郭正陽又放進去了一件法寶，等了片刻……瀑布水流卻毫無變化。　　他放進去的法寶墜下水潭后，接下去的依舊是已經在這裏面流轉多次的普通法寶。　　直到瀑布內所有寶物都流轉一圈，又開始了第二次循環，裏面也絲毫沒有火靈圖的身影。　　想了想，郭正陽又放進去一件靈材。　　放進去第二件也毫無變化，但郭正陽還是不在意，繼續向裏面丟寶物，第三件第四件，直到放進去八件寶物這瀑布依舊沒有絲毫變化，依舊持續着普通寶物的循環，他的臉色才逐漸變得古怪起來。　　但隨後，他還是毫不猶豫又放入了新的寶物。　　畢竟有過用低品質寶貝換高品質的經驗，他已經摸清了大致的倍數變化，而等第九件寶貝放進去后，郭正陽才一怔，而後放聲大笑起來，驚喜的不能自已。　　“又一張火靈圖，嘶！！這地方，還真是非要賭，賭的越大，收穫越大啊！”

# 第二百二十三章 遙遙領先

　　“九倍，第一張火靈圖，我送出去九件寶物才拿到，第二張火靈圖，送出去九件寶物才剛出現，隨後又扔進去七十二件寶物，總共八十一件寶貝才拿到手，那……那剩下就算還有第三張火靈圖，我也絕對拿不到手了。”　　片刻后，又一張火靈圖到手，此刻流轉在瀑布間的諸多寶物，數量已經到了上百之多，這也是廢話，郭正陽自己就扔進去了九十件寶物，加上原本的可不就是一百多件了么。　　拿下這兩張火靈圖，郭正陽自然驚喜的厲害，因為再加上他手裡的那張，他已經有三張火靈圖了！　　雖然他也並不清楚拿到一張火靈圖和三張火靈圖又有什麼差別，但這內府鑰匙，多拿一件在手至少就等於以後少了一個對手，可不是壞事。　　不過現在他卻也清楚，就算眼前的瀑布中還有火靈圖，他估計也拿不到了。　　按照之前的規則，就算裏面還有火靈圖，但他估計也要投入進去八十一件法寶和高品質靈材靈植才能出現，想得到，你需要投入的數量就更多的嚇人了，多的哪怕他把手中所有家當投入進去也遠遠不夠。　　剛才為了這瀑布內的第二張火靈圖，他以前所有收穫都差點耗空，原本靠着自己和劫殺其他人得到的一百多寶貝，一次就空了八九成啊，眼下他手裡的法寶以及高品質靈植，也只剩下一二十件。　　“投入越多，收穫越多，我雖然沒能力再投入一般靈器和法寶了，但火靈圖呢？如果我投入一張火靈圖又會是什麼後果？”　　低語一聲后，郭正陽腦海中又閃過另一道異樣思緒。　　投入法寶和高品質靈植玩不起了，但火靈圖……　　想到這裏郭正陽又苦笑起來，火靈圖他還真不敢輕易去試驗，別的不說，萬一投入火靈圖真能引來什麼寶貝，卻是需要好幾張才能得到寶貝，那他手裡只有三張，豈不是即拿不到寶貝，也拿不會火靈圖了？　　就比如他最初投入一件法寶引出火靈圖時，如果他手裡只有六七件法寶，那就真的虧死了，到時候就是既沒能力得到火靈圖，也拿不回那些法寶，賠的血本無歸！　　所以就算深切明白了在這裏投入越多收穫越大，但火靈圖他真不敢隨便實驗！　　但不實驗的話似乎又有些可惜，萬一投入一張火靈圖，能得到更好的寶貝么？火靈圖是仙府鑰匙，總共才只有九張，在這真人境考驗場所無疑是最貴重的，肯定沒比這更好的了，這樣看上去似乎投入一張火靈圖，也很難引出來更好的寶貝，但萬一投入一張后，能提前引出仙府入口呢？　　因為這裏的規則就是投入的越好，回報越高，之前一切經歷都說明了這些，那郭正陽想不期待都難啊。　　儲物戒指里揣着三張火靈圖，郭正陽越想越糾結，既不敢隨便實驗，又不想就這麼放棄。　　思索到最後，他還是無奈一嘆，下定了主意。　　試一試吧，不試試的話，他不甘心。　　就算投入火靈圖后真的被吞掉一張，引出更好的寶貝卻沒能力得到，但他也還有兩張，有資格拼一拼。　　抓着火靈圖遞向瀑布，但下一刻，郭正陽卻又愣了。　　遞不進去？原來拿着火靈圖的結果是放不進去？　　就在發愣中，一股意念卻突然從瀑布內驀地湧入了郭正陽腦海，這意念，還是那偶爾出現在仙府虛空內的滄桑話音。　　說的內容也馬上讓郭正陽一驚，而後變得狂喜，狂喜中快速收起火靈圖，神色也變得分外激動！　　“原來，火靈圖還有這種作用！！怪不得，怪不得是九張火靈圖，我現在已經得了三張，以後就算進入內府，也大大領先了其他人太多！”　　不是嘗試着把火靈圖置入瀑布，他還真不會知曉這些啊。　　仙府開放，會自動汲取他附近的修士入內，更會綻放出無窮寶光，吸引的無數還在其他地方的修士趕來，這是長生境挑選挑選傳人的方式，就是盡可能吸引到無限量修士來參加選拔，到時候能挑選出來的人，也必然會更優秀。　　而這些進入仙府的修士，第一步都是在外府，破解各種考驗，或得到至寶或得到火靈圖，收集到火靈圖的才能進入內府，成為真正的候選者和繼承者。　　這些是郭正陽以前就知道的，但他的確不知道，拿着火靈圖進入內府後會面對什麼情況，而剛才意念說的，就是手持火靈圖的修士進入內府後，還需要破解九次考驗。　　每一個候選者都是如此。　　在限定的時限內，誰能最先破解九次考驗，就能去煉化仙府成為新主人，如果時限抵達，卻沒人成功，那麼沒有火靈圖的會被抹殺，手持火靈圖的會被傳送出去，仙府則會再次消失。　　那九次考驗究竟是什麼，意念並沒有說清楚！　　但它卻說了手持火靈圖者，可以靠火靈圖免除一次考驗！　　意思就是，你手裡有一張火靈圖，就可以直接在某個考驗中選擇直接過關！　　你有兩張，可以直接選擇兩次過關！　　你有九張，那就不需要考驗，進入內府後直接選擇煉化內府。　　這樣的話音，的確聽得郭正陽驚喜莫名，所有候選者進去都要面對九次考驗啊，如果你手裡只有一張，那等於有一次機會跳過一關，只需要面對八次考驗。　　但他手裡已經有三張火靈圖，卻可以直接跳過三關，只需要面對六次考驗！　　掌控仙府比拼的就是時間，看誰能渡過最後九次考驗，他現在直接就能比只有一張火靈圖的修士少過兩關，這如何讓人不喜？　　一場考試滿分90，他只需要能做對60分就等於滿分，這是什麼意義？現在郭正陽就是和其他獲得火靈圖的修士比起來，也已經領先了太多！　　有這樣的領先，如果最後還不能煉化仙府的話，那他也真只能怪自己沒用了！　　剛才那意念雖然沒說清楚九次內府考驗究竟是什麼，但也大致說了，內府考驗基本都會是考驗修士的學習能力。　　既然是學習能力的考驗，那不管是道君還是真人，修為上的差距真的沒太多意義了，拼的就是個人能力。　　“外府考驗，大多是考驗的心性、悟性、智慧等等，也有一部分是考驗戰力，陣法知識各個層面，非常考校一個修士的綜合實力以及存活能力，畢竟誰得了寶貝，一樣要面對其他修士的覬覦，你能活下去也是考驗的一種，而內府考驗則是考驗學習能力，這一點更是關鍵，同樣包含了各式各樣的心性、悟性、智慧等綜合水準，更是一個大能收徒最看重的，……這個長生境大能尋找傳人，還真是不一般啊。”　　再次一嘆，郭正陽才快速走向左右，收拾起之前埋伏下的妖蟲才準備離去，畢竟在知道了內府的設置之後，他也深切明白了火靈圖的重要性，雖然手裡已經有了三張，但剩下的時間若能尋找到第四張，他絕對也還會儘力去尋找的。　　就是郭正陽剛飛遁到山谷出口，就猛地看到遠處有道道流光疾奔而來，這一群人人數還真不少，乍一看足有三四十人。　　郭正陽頓時嚇了一跳，不過等運轉術法仔細觀察一下，才又愕然發現裏面有好多熟面孔，那竟全都是上界山修士。　　他這才一愣，也沒有急着離去，只是靜靜等待。　　片刻后，遠處的修士們飛奔而至，還沒真的靠近，飛遁在最前方的幾名真人就紛紛驚呼起來，“郭兄？你怎麼在這？”　　“我們聽幾個散修說，血幽府修士在這裏聚集，還或驅逐或追殺一切過路者，怎麼他們不在么？”　　……　　等為首幾名真人開口之後，郭正陽才猛地釋然。　　可不是么，他來的時候就是因為聽到了被血幽府驅逐的修士的言談才趕過來的，那有其他人聽到這些也不奇怪。　　區別只是郭正陽聽到這些，仗着妖蟲坐鎮，敢一個人過來，而其他人聽到的話，中小宗門只能當做沒聽到，就是其他三山巨頭修士聽到也絕不敢隨便過來，要來，也得聚集起幾十人才敢。　　怪不得這次一過來就是幾十名上界山真人。　　釋然後，郭正陽才詫異的道，“血幽府修士？我來的時候這裏並沒人，可能他們已經走了吧。”　　雖然都是熟人，但郭正陽此刻也只能這麼說了，不然說自己一個人幹掉四十多個血幽府修士，別人恐怕根本不會信。　　“呵，那你運氣真好，要我說你還真是走運，不然你要是早來一些時間，碰到那一群血幽府真人可就危險了。”　　“那幫傢伙聽說在這裏聚集了二三十人，這山谷里到底有什麼寶貝？”　　……　　聽着郭正陽的話，那群修士也快速飛遁到了近前，跟着有人就慶幸的開口，但也有人狐疑的向山谷內眺望。　　結果剛剛站穩的一群修士，頓時就有人一驚，看着山谷內的瀑布發出了驚呼，“寶貝？那瀑布里有寶貝流下來，怎麼回事？那瀑布里有寶貝，血幽府那群傢伙怎麼沒拿走？還有郭兄，你難道沒發現？”　　這麼一聲呼喝，其他眾真人也紛紛看去，很快就看到一件流光溢彩的法寶隨着瀑布墜入水潭，而更讓人震驚的是那一件法寶剛墜落，就又有新的法寶從瀑布頂端墜落。　　這一下子，上界山眾人才紛紛嘩然，嘩然中還帶着激動，倒是郭正陽一愣，哭笑不得的搖頭。

# 第二百二十四章 太噁心了

　　“咦，這麼快？”　　“太快了，根本抓不到。”　　……　　片刻后，新來的幾十名上界山真人就紛紛轉移到了瀑布之前，雖然有一些老成持重的，比如最先招呼郭正陽的兩三人還站在郭正陽身側，並沒有立刻對瀑布內流下來的一些寶物動手，但這裏總共三四十人，可不是各個都不會動手。　　事實是一群人剛過來抵達水潭上方時，雖然有幾個真人還陪在郭正陽身側，但八成修士都是呼啦啦衝上瀑布，紛紛對着瀑布下手，有的是靠手速，有的是施展術法，有的是運用靈器捕捉，場面一時亂成一團糟，幾十個真人分散在上下四五百米的瀑布各個段落，一有寶物從身前流下，馬上就動手抓捕。　　可幾十個真人，硬是拿瀑布中流下的寶物沒辦法，眨眼間那寶貝就落入水潭，雖然也有人立刻遁入深潭想繼續尋找追蹤，但也有不少人發現那一件法寶剛沒入水面，瀑布頂端又有新寶物出現，頓時又引起了新一輪爭搶。　　就是這樣的爭搶根本沒有絲毫作用！　　所以片刻而已，一群上界山紛紛驚呼不已，都是即捉急又鬱悶，卻又只能幹瞪眼。　　“郭兄，這裏到底怎麼回事？”直到這時，站在郭正陽身側一名短髮中年才古怪的開口，這位也正是上界山真人中的領頭者之一，郭正陽也認識，對方名字叫周大元，名字雖然普通，卻是星河老祖座下大弟子，在整個靈域道君以下都有一定威名的。　　其實在來了之後，周大元對瀑布內的寶物也是很心動的，他也不是不怕這些寶貝一下子就被其他同門師兄弟搶走，能耐着性子沒出手而是陪着郭正陽，只是因為他知道這些寶物若是容易被人得到的話，恐怕早就被郭正陽拿走了，所以才沒動。　　而看了片刻，發現幾十個真人上下動手都拿那些寶貝沒辦法，周大元也在如釋重負間，又徹底疑惑起來。　　寶貝果然沒那麼容易被同門師兄弟搶走，他自然如釋重負，但這裏到底什麼情況？短短時間，已經有七八件截然不同的寶貝從瀑布上流下，這寶物之多已經超出了他以前二十多天的見聞，以前二十多天各種搜尋，一個考驗里也最多有兩三件寶貝在，這裏卻這麼多？還怎麼拿不到？　　“普通辦法，根本得不到此間寶物。”而在此刻，等周大元疑問出口之後，其他幾個也算是首領級的真人頓時也紛紛看了過來，他們心態都和周大元差不多，自然都想從郭正陽口中問出點什麼，見狀郭正陽也沒扭捏，而是很直白的道，“我之前在這裏守了一天，用盡了各種手段都得不到裏面寶物，想來以前若真有血幽府修士守在這裏，恐怕情況也和咱們差不多。”　　一番話頓時聽得周大元等人紛紛恍然，不過也沒人多嘴，只是繼續聆聽。　　郭正陽這才笑道，“就是不久前，我才偶然靠着一個巧合發現了一點端倪，在這裏想要收穫，必須要先付出。我們在獲取寶物時，不要先想着怎麼把它從瀑布內抓出來，而是先把一些同類型的低級寶物送進去，就能降低它的流動速度，我第一次用了三四十件普通的中上品靈器，才換去了一件法寶，後來又用了三四千普通靈植，才換取了一件高品靈植，一次近十倍的增幅，所以我得了兩件寶物后，就對第三件徹底絕望了。”　　郭正陽在講解時的確沒有隱瞞，因為他其實也想知道，他自己在以低換高時，每過一次所付出代價都是上次十倍左右，那其他人來了以後，是按照他之前的兌換法則接下去，還是從新開始？　　這很重要，要不然郭正陽也不會跟着這群上界山修士走回來了。　　他之前用低階寶物兌換高階，第三件可能需要三四萬低階寶物才能換取一件出來，那新來一個人，對方想兌換時，第一件如果是接着郭正陽，也需要三四萬兌換，那這瀑布內的一切足以讓人絕望了。　　但如果對方是從心開始，第一件兌換隻是三四十……　　這豈不是說如果有人丟進去法寶和高品靈植，也能以最小代價兌換出火靈圖？　　這個很關鍵，關係到還能不能從瀑布內拿出火靈圖，所以郭正陽自然沒有絲毫隱瞞的必要，他現在想兌換火靈圖，瀑布內也真的還有的話，那麼都需要729件法寶或者五六品靈植才行，這根本不可能完成。　　就算眼前三四十個上界山真人所有財富湊在一起，估計一樣遠遠不夠，但如果新來一人後兌換規則是從新開始，那就是只需要九件法寶或者高品靈植就能換一張火靈圖啊！　　那隻要隨便一些真人湊一湊都能換的出來，所以要是真的可行的話，整個外府九張火靈圖，排除已經出世的，這瀑布里也還真的有，那真的能被全被兌換出來的。　　這個可能雖然並不大，但有機會驗證一下，郭正陽自然不會錯過。　　畢竟這是一群上界山修士，也算是自己人。　　“要想收穫，得先付出？還有這種事？”　　“嘶，不是吧，郭兄，你一個人能拿得出三四件三四品靈植？這……”　　……　　等郭正陽懷着異樣心思把所知的說出來后，周大元幾人卻當場全都聽直了眼，不過有的人是在為這裏的規則而感到錯愕驚訝，看上去這也是一個早陷入思維誤區鑽了牛角尖的，如果不是被提醒，根本就沒想到遇到寶物時還要有付出才能收穫。　　但也有人在震驚另外的事，那就是郭正陽一個人拿出了那麼多靈植，三四品靈植，也是真人境常用的……　　對這些郭正陽也沒在意，只是輕笑着開口，“血幽府修士到處在傳我手裡有火靈圖，然後幾乎所有修士都是見了我就想奪寶，結果被我殺了不少，才積攢了不少東西，但也最多兌換到第二次。第三次實在承受不住。”　　他不想暴露自己一個人斬殺三四十血幽府修士，是因為那群人是一起的，你零零碎碎一次對一個殺掉上百人，和一個人一次滅殺三四十人，完全是兩個意義。　　所以這方面他並沒掩飾，也沒辦法掩飾，如果等下上界山修士去實驗，還是接着他之前的規則，那自然能發現端倪。　　周大元等人再次聽的了瞠目結舌，面面相覷，雖然郭正陽已經往小了說了，但能湊齊三四千三四品靈植，那又要殺多少人？這個郭兄，還真是……　　不過瞠目之後，幾人還是馬上驚喜的道，“那我們還是試試，郭兄現在想兌換寶物，一次需要三四萬同類型寶貝，哪怕只是低品，一樣可以坑死人的，如果我們能從頭開始，那就美妙了。”　　顯然這位開口的也明白了郭正陽回來的意思，馬上就笑着開口，甚至開口中他心下更充滿了期待，似乎和相信自己去試的話，應該會是重新開始，而不是接着郭正陽的兌換規則。　　這位為什麼會這麼想不得而知，但隨後那修士還是大喝一聲，先喝止住那些亂抓亂搶的人，等眾人紛紛移開瀑布之前時，那修士才到了瀑布前，看到從上方流下來的是一件防禦法寶，才馬上出手，拿出幾件防禦靈器遞向瀑布。　　“還真被吞了，消失的無影無蹤！”　　剎那后，那人就馬上確信了郭正陽所說的一切，畢竟靈器一沒入普通的瀑布就消失的無影無蹤，這本就是不可思議的事。　　“是被吞了，不過那防禦法寶可沒減速……不是吧，難道接着郭兄的來？要三四萬上、極品防禦靈器才能換來這一件法寶？”他雖然驚喜了下，但站在他身後的周大元卻綠了臉，因為如果是從頭開始，第一件法寶只需要三四十上極品靈器就能換出來，那之前丟進入三四件，肯定也能影響到一定速度，可在肉眼觀測下，那水流中的法寶卻絲毫沒有減速。　　三四萬上、極品靈器換一件？這也太坑了，坑的他們整個上界山所有真人都在這裏，都把渾身家當折騰出來也不夠看啊。　　更別提現在他們也只是三四十個真人，上品靈器還好說，極品？大部分上界山真人也就是能有十幾件就不錯了。　　臉綠中似乎有些不信，其他真人才也紛紛動手，各自抓出一把把上品靈器就置入了瀑布，極品靈器大家都也不算太多，但上品還好說些，一個人丟出去十來件都壓力不大，一個人少，幾十個真人一起動手，眨眼間就丟進去了上百件上品防禦靈器。　　結果，眾人倒是發現從水流中流下來的那防禦法寶，速度似乎慢了一點點，但那一點點若不是認真觀察，根本就發現不了，因為那只是百分之一左右的減幅，如果不是大家眼力好，一直在盯着看，怕不是也根本發現不了。　　“真是噁心，這裏明明有那麼多法寶，高品靈植，竟然不會重新開始，第三件已經要有幾萬上、極品靈器，第四件豈不是要幾十萬？這誰玩得起？”　　“太噁心了！”　　……　　一發現這些后，不少真人才又鬱悶的抓狂，更是有人破口大罵。　　郭正陽卻也再次苦笑，換了其他人來規則也不會重新開始，看來想從這裏拿到第三張火靈圖，真的不可能了！

# 第二百二十五章 內府開啟

　　“三張，看來我這運道，也只能尋來三張火靈圖了，再想入手第四張，實在太難了。”　　一個多月時間匆匆而過，而此刻距離仙府開啟時限也基本逼近了兩個月大關。　　仙府內府開啟條件，首先就是若九張火靈圖全部被人找出，那什麼時候找出來就什麼時候開啟，若是九張火靈圖一直沒能全被找出，那麼等兩個月時限抵達，餘下的火靈圖會自動獻身，開啟內府。　　所以眼看時限已經要到，內府卻一直沒開啟，郭正陽就知道九張火靈圖，肯定還有遺落在外的。　　立身在一處山巔，又回頭看了後方林中一眼，郭正陽眼中也全是無奈。　　離開那詭異瀑布一個多月，期間又斬殺了二三十個目標，讓自身靈海又擴展了不少，到現在他已經和正常的聚靈後期靈海面積差不多，除此之外還收穫了二三十次機緣，但這些機緣也全部是火靈圖。　　那對現在的他來說，的確有和沒有差別並不大。　　但尋找了這麼久，也沒能找到第四張火靈圖，郭正陽的確對這個已經不抱希望了。　　嘆息一聲后，他沒有再繼續奔波，而是盤膝坐在山巔開始靜靜等待。　　反正他手裡已經有了三張火靈圖，進入內府是板上釘釘的，自然也不急。　　所以他倒是想好好休養一下，養精蓄銳等內府真的開啟后，再進去一爭高下。　　雖然他現在也挺好奇除了自己之外，還有幾個人得到了火靈圖，得到火靈圖的又都會是誰，但現在不到內府開啟，恐怕根本沒辦法知道。　　所以現在他只能等。　　“只差半天，半天時間，剩下的那些火靈圖想被找出來，恐怕也並不容易，只能等自然開啟，然後就是比拼學習能力，九次學習，也不知道都是學習什麼……不過那位長生境大能給了一個月時間，而且還說明了一個月後若是無人通過九次考驗，仙府還會再次遁去消失，這說明那些學習考驗並不容易實現，關鍵時刻，我手中三張火靈圖就是制勝的根本。”　　腦海中又閃過一絲思緒，郭正陽倒也很快不再多想，只是靜心收斂氣息調養，這一等就又是半天，而後左右空曠的虛空，也響起一道清澈的滄桑話音。　　“二個月期限已達，雖然九張火靈圖並未被全部找出，但餘下火靈圖亦會自動遁出，開啟老夫內府，手持火靈圖者，即可進入內府，無火靈圖者速速離去，否則一月之後，通通抹殺！”　　滄桑話音清晰落入郭正陽耳中，也立刻讓正在休養的他精神一震，緊隨其後，郭正陽也馬上感到儲物戒指內傳來一陣古怪波動，他的身子也隨着這些波動快速消失在了當地。　　這種類似於空間轉移的大神通，郭正陽自然無力抵抗，等他感覺到隨着波動，自己又似乎猛地踏足一片堅硬的實地時，才馬上睜眼向左右看去。　　這是一片廣闊的殿宇，宏偉程度遠超上界山殿宇規模，而在他左右，也正有幾道傳送波動泛濫，正在呈現着幾道身影。　　郭正陽剛看清楚那是四道身影，一側就馬上就響起一聲驚喜中外加震怒的陰森話語，“是你？得來全不費工夫，小子受死吧！”　　伴隨着陰森話語，一隻恐怖鬼爪也呼的一下閃現，對着郭正陽就迎頭抓下。　　“黑獄老祖？他也是備選者之一？”郭正陽大驚，剛認出那是黑獄老祖的話音，就見到子大殿內泛起一股莫名威力，一根手指似的粗大光柱憑空出現，啪的一下點在那鬼爪之上，直接碾碎鬼爪，更是去勢不減，直直按在黑獄老祖胸前，轟的一聲就擊的黑獄老祖揚空拋飛，拋飛過程中更是張口噴出一串熱血。　　直到這時，宏偉殿宇內才又泛起一聲充滿威嚴的話語，“大殿之內，不得放肆。”　　“……”　　“……”　　……　　一句話之後，整個大殿內顯出身影的幾人頓時紛紛無語。　　全都無語的看着那手指似的光柱消散，又看向癱在地上一臉凄白，滿眼惶恐的黑獄老祖，靜靜沉默片刻，人群中才突然響起一聲輕笑。　　一聲笑打破沉默，等郭正陽抬頭看去時，才驚喜的道，“老祖。”　　那笑的是上界山一位道君，不是星河老祖，而是周易青！　　而在此刻，郭正陽也看清了殿內的形勢，整個大殿內加上他在內，也只有五人。　　他，周易青，黑獄老祖，無雙老祖，還有一個氣息竟然只是聚靈後期巔峰的修士，不只是他，就是其他人也看清了大殿內形勢，而後所有人都是即慶幸又古怪的神色。　　九張火靈圖，五個人？　　“不錯，進入內府的，果然有你一個。”臉色古怪中，周易青也很快就走到了郭正陽身側，先是讚許不已的點點頭，他才又把詫異的視線落在了那聚靈後期修士身上，眼中，一樣帶着不少疑惑。　　其實不只是他，就是不遠處的無雙老祖一樣疑惑不已，看上去似乎都不認識那位。　　“見過無雙老祖，見過周宗主，見過黑獄老祖……”那聚靈後期修士也馬上變得戰戰兢兢，更恭敬的向幾人一一行禮。　　“小友是落河山人？”周易青和無雙老祖也紛紛對那修士點頭，神態倒是頗為客氣，就是客氣中，等兩人掃過還癱坐在地上的黑獄老祖，眼中又各自閃過一絲忍俊不禁。　　可不是么，一入內府就被擊傷，在幾人面前搞得灰頭土臉不已，這黑獄老祖還真是衰啊……　　隨着兩人的忍俊不禁，黑獄老祖卻也麵皮一紅，當場羞愧的差點無地自容，不過，他還是狠狠瞪了郭正陽和周易青一眼，摸出一顆丹藥就吞下口中。　　內府之內不得攻殺？這一點他還真不知道啊，早知道他就不可能出手了，也不會落得如此狼狽地步。　　畢竟之前黑獄老祖等人在道君境考驗場所時，偶爾在某地遇到其他道君，動手廝殺也是正常！以前他們可真沒有遇到過禁制廝殺的場合！　　所以他剛進來的時候，一看到郭正陽就火冒三丈，恨不得把他直接抹殺，那不只是能抹除心中羞恥，更能磨滅一個競爭對手，不過他也想過，自己在這裏出手不一定能成功，也想過可能會受到仙府禁制攻擊，所以他出手時其實也只是試探性的攻擊，那一擊並不是真的能徹底抹殺郭正陽，在出手時他也留了不少心思觀察左右，如果真的沒事，才會下死手，否則就只是虛晃一槍……可誰想到哪怕只是試探性攻擊，就被一根光柱碾壓而下，不止輕易摧毀他的術法，更把他打至重傷。　　而這一幕還落在這麼多人眼中，這簡直太讓人崩潰了。　　“回老祖話，在下只是一名散修。”黑獄老祖崩潰的吞服下丹藥療傷時，之前被問到的聚靈期修士才恭恭敬敬開口。　　這一句話，才算是轉移了幾人注意力，而後所有人都啞然看去，就連黑獄老祖的視線也落在了那修士身上，眼中全是古怪。　　整個仙府進來數萬修士，搶奪九張火靈圖，最後五個人勝出，三個是道君，一個是郭正陽，郭正陽也就算了，就算實力不算太強，但至少那也是干過幾件驚天動地的事情的，能在黑獄老祖等人眼皮子弟子混進血幽府把劉夏救出去，這更說明了這小子至少在隱匿能力上是足以讓道君也吃癟的，單靠這一手隱匿能力，郭正陽也算是傲視靈域。　　能入選，雖然讓人意外，但他畢竟也有不少過人之處。　　可眼前這個聚靈後期修士，竟然只是個散修，聚靈後期散修在數萬聚靈期修士中脫穎而出？　　“不錯，很不錯。”　　看了那修士幾眼，周易青也馬上笑着開口讚許了一句，就是無雙老祖都忍不住誇了這位幾聲，才又哈哈笑着和郭正陽打了招呼。　　倒是不遠處的黑獄老祖在服下丹藥調息一番后，才冷哼着起身，綠着臉站在了郭正陽十多米外。　　也就是在幾人適應着內府的環境時，空曠的大殿內才又驀地響起了那熟悉的話音，這一次，那話音依舊是在解說什麼……解說的也正是內府的規則。　　都是郭正陽已經知道的。　　不過等這些話音泛濫時，其他幾個人卻紛紛勃然色變。　　“內府竟然是考驗的學習能力？”　　“九次學習考驗，有一張火靈圖，就能直接跳過一次考驗？嘶？怎麼還有這種事？總共九張火靈圖，我們這裡有五個人，那是剩下的四張都沒被找出來，還是有的人，擁有不止一張火靈圖？”　　……　　周易青等人以前並不清楚這些規則，都是第一次聽到，所以很快就各自摸向手中的儲物戒指，更充滿了警惕的看向其他人。　　到了這一步，大家都到了最後一關，現在他們五個不管實力差別多大，在爭奪仙府一事上似乎都用處不大，看只看每個人的學習能力啊，這就等於仙府主人是老師，他們五個是學生，老師教導知識，大家一起學，然後進行九次考試，誰最先過關誰就能煉化仙府，成為最後的大贏家！　　但火靈圖，一張就等於一次滿分！誰手裡多出來一張，就已經領先了其他人太多。　　“萬幸，他們四個最多有一人手裡有兩張火靈圖，我獨得三張，已經是最多的了！”其他幾人紛紛色變時，郭正陽倒是心下一喜，他的確已經走在了其他人前面至少一步，多則兩步。

# 第二百二十六章 第一關

　　大殿內，眾人神色各自變幻，虛空中的滄桑話音也再次響起，“考驗正式開始，第一關，煉器考核。”　　一句話，五道身影紛紛或驚喜或皺眉，煉器考核？　　五個修士，有的以前根本從沒接觸過煉器，比如郭正陽從不懂煉器，看那聚靈期修士估計也差不多，而幾個道君各自活了幾百歲，就算再差的，恐怕也能輕鬆煉製靈器，基礎知識要比他們紮實的太多。　　如此一來，就算在考核之前，仙府主人也可能會替他們講解一些煉器知識，但有基礎和沒基礎的差別肯定還是存在的。　　五人中最欣喜的莫過於無雙老祖，就是周易青和黑獄老祖看向無雙老祖的神色同樣充滿古怪，那是羡慕，妒忌，不甘……　　不過也就在眾人心思各異時，虛空中的話音又響了起來，“爾等修為各自不同，修真時間一樣各有差異，老夫設置考核，雖然會儘力做到公平，但很多事根本沒有絕對公平，所以老夫只能盡量，第一關煉器考核所考內容，乃是老夫獨創星辰寶器，和大多數修士所掌握的煉器手法有很大差別，乃是藉助星辰之力淬鍊靈材鍛造，此法尚不完善，但用來考核相信已經足夠，聚靈期修士，只要藉助星辰大陣煉製一品星寶即算過關，真人境修士則成功需煉製二品星寶，道君境需煉製三品星寶……”　　虛空中話音再次響起，五道身影也紛紛愕然。　　“星寶？藉助星辰之力淬鍊？”　　“這是什麼手法？”　　“呵，葛道友，看來你之前所學，似乎並無大用。”　　……　　愕然之後，有人驚疑不定的開口，有人卻長舒一口氣，放輕鬆了不少。　　可不是，如果是正常煉器考核，因為各人基礎不同，基礎好的在考核中肯定佔據了諾大優勢，比如無雙老祖，那是整個靈域最頂尖的煉器師，自己就能煉製中品法寶……眼前靈域最強級別的寶物。　　所以之前一聽說第一關是煉器考核，其他兩個道君反應才會那麼古怪。　　但現在這竟然不是煉製什麼靈器、法寶又或者後天靈寶什麼的，竟然是煉製什麼星寶？這長生境大能獨創的煉器手段，自然讓人倍感欣慰。　　而在輕微的言語中，在幾人身前空曠大殿內，也驀地出現了五張凌空懸浮的玉簡，虛空中的話音也做出指引，指出玉簡內的就是這長生境大能獨創的星寶煉製傳承，五人各自取其一觀摩學習，而後可以到殿宇左側偏殿內開始考核。　　話語指引中，五個人才紛紛踏步，各自隨手取了一張玉簡就開始觀看。　　也是隨着觀看，郭正陽才逐漸對着星寶有了一定了解，正常修士使用的法寶，就是尋找各種靈材，通過自身真火以及現有的煉製手段煉製，成功以後就是下中上極品靈器、以及下中上極品法寶，而法寶以上則是後天靈寶，先天靈寶。　　不過先天靈寶並不屬於煉製產物，而是宇宙初開，誕生在無邊星宇中天生就擁有各種奇異偉力的至寶，那不需要煉製，得到即可使用，但數量卻是稀少的可憐。　　所以修真界使用的寶器，被煉製出來的最高就是後天靈寶，那是修士能鍛造的最強寶物。　　但這玉簡內提到的煉寶手段卻是藉助一種奇異的鍛星大陣，從遙遠星空中汲取星辰之力煉製寶物，修士只需要操控大陣即可，這裏面，關鍵點和普通煉製手段差別極大。　　而煉製出的星寶威能一樣和正常寶器不同，這種星寶成型之後，只要運轉催動，除了能發揮材質之利，更可以引動星辰之力，所以一品星寶，既可媲美修士眼中的極品靈器。　　二品星寶，都差不多能比肩下品法寶之威。　　三品星寶，幾乎都能比肩上品或極品法寶之威，而且這種星寶威能大，主要還是有一部分藉助了星辰之力，修士催動它們所耗費的修為並不苛刻。　　聚靈中後期即可催動一品星寶，真人都能輕鬆御使二品星寶……　　逐漸了解了星寶的一些情況后，別說是郭正陽，就是幾個道君老祖的震撼都極大極大。　　能不震撼么？　　聚靈中後期能輕鬆御使一品星寶，等於輕鬆御使極品靈器啊？而通常情況下，聚靈大圓滿運轉一次極品靈器都會耗空修為，他們除非把一些中上品靈器孕養成本命靈器，才能發揮出類似功效。　　這種星寶一旦能普及，絕對可以讓全體修士實力飆升，這震撼比郭正陽曾經提出的本命靈器革新所帶來的震撼，也大出太多太多。　　因為本命靈器只是一件靈器，雖然讓人實力提升，但只有一件，而且一旦靈器受損就會讓修士也備受牽連。　　星寶則不同，在能發揮出恐怖威能時，只要你有多件，就能輕鬆御使多件，等於聚靈期修士可以輕鬆操控好幾件極品靈器，等於真人可以輕鬆操控好幾件下品法寶，就算寶物受損，對自己損傷也不大……　　這星寶的確讓人震撼到不行，不過玉簡中也說過，星寶的體系並不完善，那位長生境大能開闢出此類煉器手段后，最強也只是能煉製四品星寶，威能比極品法寶要強，卻還是比後天靈寶弱些。　　再強不是不行，但再強就等於牽引了大把星辰之力，會讓御使者承受不住，反而率先被星辰巨力抹殺，受限於御使修士的承受力，這星寶之法才沒能完善到成熟。　　“陣紋，煉製這種星寶，最關鍵是要在靈材上綉刻陣紋，只有陣紋刻畫完善，才能使得成型后的星寶一經催動，就能牽引星辰之力，再有就是操控星辰大陣的力度，若一個不小心，牽引來太多星辰之力，就會直接摧毀靈材……其他的，需要關注的並不多。”　　大致明白了流程，郭正陽抬頭掃了左右一圈，很快就發現無雙老祖臉上帶着一些苦笑，其餘人等反倒是都帶着欣喜。　　郭正陽倒也能明白什麼，無雙老祖的苦笑恐怕還是在感慨自己最大的優勢幾乎被剝乾淨吧。　　如果是煉製正常靈器、法寶，無雙老祖肯定是隨手拈來，輕鬆過關，就算讓他煉製法寶，郭正陽煉製普通靈器，雙方差距一樣是天差地別，可現在雙方卻走在了同一起跑線了，他還有優勢，這種優勢在於以前的煉器經驗，比如火候掌控等等，這方面肯定要超出郭正陽等人許多。　　但比起煉製正常靈器法寶來，他佔據百千倍優勢，眼下最多佔據幾成優勢。　　就如仙府主人所說，因為各個參選修士境界壽元不同，他的考核做不到絕對公平，但至少會盡量維持公平。　　而有了這一關的例子，估計以後幾個考驗也差不多，或許某人會在某個考核里有先天優勢，但也會被仙府主人留下的規則打消九成。　　看一眼就收回了目光，郭正陽才很快研究起了陣紋的奧妙，這些陣紋總共分成許多種類，比如攻擊性陣紋，狂暴難以駕馭，引來的星辰之力也是如此，能大幅度增加星寶攻擊力，但就是太狂暴了才不好操控，防禦類陣紋，能引來的星辰之力也比較溫和，厚重。　　探索類陣紋，彈力強，一張一縮幅度強大，速度類陣紋，引來的陣紋比較迅疾。　　觀察片刻后，又認真做了對比，郭正陽最終選擇下手的是防禦類陣紋，因為這種陣紋最中正平和。　　又站在大殿內研究陣紋足足幾個小時，腦海中默默勾畫綉刻時的景象，不知道推演了多少遍，郭正陽才驀地睜開了眼，而後就發現其他四人里已經有人走到了不遠處偏殿開始嘗試。　　他這才也踏步走了過去。　　極遠處的偏殿面積很大，還是露天的景象，就像是一個寬闊廣場，不過構建殿宇的石柱卻似乎都是按照玄妙規律排列，站在這裏，就像是拿着天文望遠鏡觀看天空一樣，星宇中的一顆顆星辰不止是恆星清晰可見，就是一些行星一樣看的清楚透徹。　　偏殿內又是九座大陣，每個大陣都還連通着擺滿靈材的貨架，看幾眼后，他才走向一個大多是二三品靈材的大陣。　　等順手抓起貨架外圍擺着的一張玉簡，再次抓起來觀看，郭正陽才笑着點點頭，這玉簡記錄的是後方各種靈材的名字、特性，包括哪些材質配合能煉製出什麼類型的星寶，都介紹的一清二楚。　　若沒有這介紹，他這樣的純粹新手選材上都會被折磨死。　　挨着玉簡的則是一根類似筆狀物的靈器，這是綉刻陣紋所需的器物。　　“御星牌，二品防禦星寶，可選溫霞石、明隕光……”決定要煉製最溫和的防禦型星寶，郭正陽很快就從玉簡內找到了一種星寶的介紹，而後按照指引從倉庫中找出所需的四種靈材，才着手開始試驗。　　溫霞石，好像並不是地球產物，這東西外形就像是朝霞，各式各樣的形狀都有，看上去極為漂亮，摸上去溫溫的，軟軟的，就像溫水，但這的確是一種石質靈材，這也是御星牌所需靈材里唯一需要綉刻陣紋的，其他三種靈材只是輔佐，到時候操控緞星陣使其與綉刻了陣紋的溫霞石完美融合即可。

# 第二百二十七章 控制力

　　抓起一塊溫霞石放在地上，郭正陽又盤坐在溫霞石身前閉目調養了一下狀態，才抓起綉刻靈器，心念一動，靈識匯入靈器，沿着構想了無數次的綉刻方式，驟然下筆。　　一氣犹如神助，靈識意念隨着筆鋒流轉，原本形似奔馬的溫霞石上，從無到有快速就勾勒出一幅玄奧深邃的畫卷開端。　　這牽引陣紋整體極富美感，只論藝術性恐怕就不輸世俗中一些大家名作了，就是郭正陽一氣下去剛綉刻十分之一，好比一副人物畫像剛畫出一個漂亮絕倫的容顏，筆鋒就突然一頓，溫霞石上也嘭的一聲炸起一層煙雲，原本極漂亮的朝霞雲石，頓時破裂處不少裂紋。　　失敗！　　繪製這種陣紋就是要一氣呵成，因為中間稍微停頓一下，就會導致陣紋出現裂縫，不再渾然一體，從而失敗，跟着就讓材質受損。　　不過失敗了一次他也並沒有在意，雖然在腦海中勾想了無數次綉刻的手段，但空想和實際操作之間的確有着不小差異，他也從沒想過會第一次就成功。　　這需要的是練習，只有多加練習才有能力真正做到下筆如有神，一氣呵成。　　剛才那次實驗失敗，主要就是他持續灌注輸送靈識時，沒能把握好度量，整個陣紋的輸出，都要保持一定的量度，每一毫秒由靈海輸入靈器的靈識，說是直徑一毫米粗細的流量，就一直要是如此，勻速穩定輸出，讓每一點陣紋所蘊含靈識濃郁多寡都一致，才是正路。　　他就是保持着均勻輸出時，剛保持了片刻突然在下一刻多輸出一點，然後發現自己輸出多了，停頓了一下……功敗垂成。　　“第一步就是要練習均勻輸出，讓這陣紋沒一點線條的粗細濃度都一致，這個以前畢竟沒操作過，所以必須要多練。”　　調養了一下，郭正陽才繼續抓起靈器，在那破裂的溫霞石上開始綉刻，這奔馬形的溫霞石，十多厘米長，五六厘米寬，只是他剛才停頓的地方才破裂處幾道半厘米多的裂紋，剩下的地方還能用。　　因為那長生境大能留下的材料也是有限的，所以他自然不敢隨便浪費，比如煉製御星牌的靈材，那位就只留下了一百份，他必須盡量減少失敗，否則綉刻陣紋都浪費幾十份溫霞石，到時候真正煉製時再失敗幾十次，說不定沒成功就沒材料了，那還得從新選擇煉製其他星寶，可就真麻煩大了。　　至於他為什麼不先選擇在其他靈材上練筆，只是控制勻速輸出，似乎在其他材質上也能練？這方面如果真的可以，他早就做了，每一種不同星寶，哪怕都是同品階的同類型星寶，因為取材不一樣，你綉刻陣紋時輸出的靈識量都不同。　　如果說在溫霞石上綉刻，每一毫秒輸出都是1單位靈識，穩定輸出，那換一種材質，可能就是2單位，3單位，不同材質不同星寶，大方面就算相同，原理一樣，但細節卻各有差別，這一切都在之前玉簡上介紹的很清楚。　　所以你選擇煉製哪一種星寶，最好還是一開始就拿對應的材料煉製，不然他要是熟悉了每一毫秒輸出3單位靈識，練熟了再去更改，一樣不容易。　　畢竟1單位和3單位只是一個比喻，並沒有準確的度量工具，需要他自己揣摩的。　　“唰唰唰！”　　進一次實驗中，郭正陽埋頭不語，就是其他四個修士一樣都是如此，整個偏殿里就只剩下一片靈器摩擦各種材質留下的聲響，偶爾的，還會有一些炸裂聲、破裂聲泛響。　　足足一個小時后，郭正陽才大喜着抓起一塊溫霞石，連續一個小時實驗，失敗了幾十次，他總算能做到從頭到尾，一直保持允許輸出靈識了。　　而這幾十次失敗，也足足消耗了七八塊溫霞石。　　驚喜中，郭正陽看了左右一眼，發現其他幾人也都還在埋頭綉刻，才又繼續抓起一張殘破不少裂痕的溫霞石練習。　　“輸出頻率已經能控制，但連貫性還是有待商酌，我之前為了刻意控制頻率，每一次都會中斷不少次……現在要練習一下一氣呵成。”　　……　　“呼～成了，終於成了，第一張綉刻着完美陣紋的溫霞石，終於成了！”　　“五個小時，只是練習綉刻陣紋，我就用了五個小時，加上之前在腦海中勾畫模擬的時間，已經過去七八個小時了，……而總共九次考驗，限期一個月，每次考驗時間最好限定在三天內。要抓緊時間才行！”　　……　　又是幾個小時后，等郭正陽終於一氣呵成，揮手繪就出一幅完整的陣紋，而且還是在一張嶄新的溫霞石上揮斥出來的，他才驚喜的抬頭。　　抓起這半截手臂長的溫霞石，眼中充滿欣慰。　　這麼長時間練習，報廢了二十多張溫霞石，終於找到感覺繪製出去第一張完整陣紋，不容易啊，到現在，他腦海中靈識就接近枯竭。　　看一眼手中大作，郭正陽才又放下溫霞石，從儲物戒指中抓出一顆恢復性丹藥吞下，在感覺着澎湃的靈氣恢復修為時，才轉頭看向左右。　　結果一眼之下，他就心下一沉。　　三個道君，竟然都已經在嘗試着操控鍛星大陣了！　　最遠處的黑獄老祖，已經操控大陣從無邊星空中牽扯下一道光柱持續注入陣中，鍛造着什麼，無雙老祖則是在操控空蕩的大陣，沒有放入材質。　　周易青則是在正從鍛星大陣中拿出一件報廢的靈材……皺眉思索。　　“優勢，道君們的優勢還是有的，他們各自活了幾百年，接觸修真數百載，控制力上，要超出我太多……而之前綉刻陣紋，第一步穩定輸出，考校的就是個人對靈識的控制力！”　　驚了一下，郭正陽又看向右側那聚靈期散修，一眼就看到對方還在磨練控制力……別說和道君們相比，就是和郭正陽比起來，還有一定差距。　　至少郭正陽已經繪製出一張帶着完整陣紋的溫霞石，對方還沒做到。　　控制力，郭正陽加上上輩子，畢竟也已經修鍊了幾十年了，比不上道君，也比一般修鍊沒多久的修士更強。　　搖搖頭就開始繼續吸取丹藥靈力，又過了十來分鐘，等修為恢復的七七八八，郭正陽才踏步走向鍛星大陣，而後按照玉簡中的指引嘗試操控了一下，等大陣運轉起來，轟的一下泛亮中，郭正陽才又馬上看向頭頂的無數星辰。　　防禦性星寶，汲取來的是中正平和的星辰之力，這方面恆星之力肯定是不合適的，最合適的，要麼是土系力量濃郁的行星，又或者水系力量濃郁的……　　而這就需要他自己選擇，看一看那些星辰外觀，那些光芒刺眼的恆星直接排除，金燦燦的一樣不行，最終郭正陽才把目標鎖定在了一顆不知道距離地球多遠，但外觀卻和地球差不多，七八成都覆蓋著水域的星辰。　　不只是目光鎖定，他同時還操控着鍛星大陣鎖定，而後陣法一動，就自遙遙無邊際的星辰上驀地射來一道湛藍色水光，轟的一聲墜入大陣。　　郭正陽此刻沒有在鍛星大陣內投入靈材，他也不敢隨便浪費，所以眼下只是嘗試操控這種星辰巨力而已。　　卻沒想到他剛想試着操控那沒入陣中的水藍色波動，大陣就突然轟的一下輕微震蕩，而後整個陣法立刻失去光亮，而從上空源源不斷射來的光柱，也驟然終止。　　“力量過大，在你汲取來的力量超過緞星陣的承受能力時，陣法會自動中斷，免得讓星陣爆裂……嘶，幸虧沒有材質，不然肯定是還沒怎麼操控就爆裂了。”　　郭正陽頓時苦笑一聲，等陣法冷卻了一下，才又重新啟動大陣，這種力度的操控，看來一樣要多學多練。　　……　　“彭～”　　又是一個多小時后，郭正陽正操控着陣法運轉，看着自己置入陣中的溫霞石和其他幾種輔助材料在一股透明的水藍色氣流中翻滾，陣中就猛地響起一陣炸裂聲，而後所有材質瞬間化為灰燼。　　一個多小時操演，他已經可以控制住從星辰中汲取來的力量，不會讓陣法難以負荷，不會撐的大陣終止運轉，但去鍛煉材質時卻一樣經常出現差錯，動不動就要麼摧毀靈材，要麼，卻又因為用力過小，和遙遠星空內的星辰失去聯繫。　　唯一還好的是自己操控實驗時，一開始投入的都是破損的報廢的材質，所以暫時也不用可惜。　　不過一個多小時操演，他的修為再次消耗一空。　　無奈的停止運轉，再次拿出恢復性丹藥休養時。　　郭正陽又看向左右，卻鬱悶的發現，遠處的幾個道君又領先了不少，那邊三個人都已經在看似很熟練的操控着星辰對各種材質鍛造熔煉，雖然不知道對方嘗試的是破損材質還是完好的，但只看人家操控大陣的程度，已經超出他太多。　　還是控制力……控制力差太多。　　等郭正陽又轉頭看向那聚靈期散修時，眼中才閃過一絲安慰，那位直到現在還在嘗試着綉刻陣紋，對大陣碰都沒碰。　　但郭正陽的競爭者，可不只是那聚靈期散修一個，而是包括三大道君的。

# 第二百二十八章 真被坑了

　　“呼嘩～”　　廣闊的露天殿宇，一座八角形的奇妙大陣中，隨着一道源源不斷的水藍色光芒從天降入陣中，陣內，一波波彷彿液體的流光不斷翻滾蕩漾，席捲着幾種奇妙的物質在波浪中輕微碰觸，融合。　　操控着大陣運轉，郭正陽的精神早有了一定的疲憊，但雙目中的神采卻依舊攝人，煉器的確不是非用火熔煉材質才行的，眼前這些水藍色的星辰之力就絕對不是火，無形無質，只彷彿氣流一樣的事物，卻能在流轉間爆發驚人的威能，讓御星牌的各種材質接洽溶解，逐漸合為一體。　　時間又過去了一天多，從進入內府到現在，差不多已經两天了。　　到現在郭正陽才能完好的操控這鍛星大陣熔煉材質，而御星牌的鍛造也早開始踏入正規，眼下陣中的幾種材質就全是完好的靈材，綉刻着完美陣紋。　　眼見其他幾種輔助性靈材逐漸在星辰之力作用下融入溫霞石，而溫霞石的形狀也在星光流轉騰挪間，逐漸快要蛻變成他想要的形狀，郭正陽心下的確有些激動。　　御星牌說是牌，不過卻是那長生境大能取的名字，成型后的形狀也並沒有特定要求，完全根據鍛造者的愛好而定。　　郭正陽心中設計也並沒追求什麼藝術性，他就是想鍛造一個四四方方的傢伙就行了，因為簡單。　　甚至就算最後成型的御星牌連完美的四方形都做不到，郭正陽也不會在意，只要這星寶能鍛造出來就行，畢竟他現在是在和好幾個競爭者一起在競賽，看誰先打造出能過關的星寶。　　“哈哈，成了，老夫終於練成了星寶！！”　　就是在郭正陽全神貫注的鍛造中，一聲大笑突然就從不遠處響起，這笑聲很大，很刺耳，期間更充滿了得意，一聲笑就讓郭正陽正小心翼翼操控着的星陣出現一絲凝滯，而後啪的一聲，陣中正在融合的幾件靈材也瞬間分離，雖然分離之後，幾件靈材並沒有損壞多少，但郭正陽卻知道，這一次恐怕又要白忙了。　　故意的，那傢伙一定是故意的。　　無聲看向笑聲發源地，郭正陽看到的就是無雙老祖正抓着一件流光溢彩的飛梭，一臉的眉飛色舞。　　對方的飛梭並沒有利用靈識催動，但就算如此，其上一樣在散發著強烈的靈力波動。　　無雙老祖練成了考核所需的三品星寶？而且對方故意把這件事宣揚出來，恐怕就是為了破壞其他人煉製星寶的心境，心情只要一亂，就容易出差錯，那正在煉製的星寶就會報廢。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眼中卻閃過一絲大大的苦笑，沒想到這被譽為靈域第一人的頂尖老祖，竟然也會用這種小把戲來刺激人，拖延對手。　　等郭正陽又把視線從無雙老祖身上移開時，看到的就是周易青以及黑獄老祖依舊在小心翼翼操控着緞星陣鍛造星寶，雖然他們兩個的視線也不由自主被無雙老祖吸引，但卻並沒有因此導致正鍛造的星寶出現紕漏。　　這份控制力，一樣是超過了郭正陽不少。　　這一次真正被無雙老祖影響的，就是郭正陽和那聚靈後期的散修而已，不過說的也是，那邊畢竟都是道君老祖，就算拋開修為不說，其他心性、意志力、控制力上，幾百年的經驗積累，一樣要比一般修士強出太多。　　“周兄、馮兄，老夫倒是要先走一步了。”就在郭正陽嘆息中，無雙老祖也看了幾人一眼，才又對着馮輝和周易青溫和一笑，抓着星寶就大搖大擺走向偏殿門口一個迷你傳送陣。　　他們進來時也早已從玉簡上得知，煉製出星寶后只要把星寶置入傳送陣，就會得出結果是否過關，過關之後，則可由傳送陣進入第二場考驗場所。　　當然，如果煉製的星寶不合格，那恐怕就要重新煉製才行。　　大笑着走到傳送陣處，無雙老祖也輕鬆把煉製的飛梭置入陣內，而後不過片刻，殿宇內就響起一聲過關的聲響，無雙老祖也再次大笑一聲，對着身後的兩個道君喜氣洋洋的一拱手，就踏入了傳送陣消失不見。　　“這個老傢伙是在攻心，想刺激一下拖延我們的時間？嘿嘿，什麼靈域第一人，沽名釣譽而已。”　　等無雙老祖消失，黑獄老祖才怪笑一聲，不咸不淡的視線從郭正陽幾人身上掃過，才開口道，“周兄，看來老夫也要比你先走一步了，比姓葛的慢一拍沒什麼，比我慢一拍也沒什麼，但如果你連這兩個小東西都比不上，那二百多年歲月，可就都活到狗身上了！”　　所有進入內府的修士，並不能彼此攻殺，這一點大家都是一清二楚，但不動手的時候，動嘴也可以的。　　所以在見到周易青和他一樣並沒有被無雙老祖的小伎倆刺激到，同樣在有條不紊的鍛造星寶，黑獄老祖才刻意加重了刺激，而他的話不止夾雜着不少刺激，同樣難聽到了極致。　　就是聽了這話後周易青並沒有絲毫色變，只是啞然笑道，“是么？”　　簡單一句話落地，周易青很快又細心操控起了大陣，隨後不過是幾十個呼吸，他陣中不斷翻滾着的火紅色光芒才猛地停止運轉，一把燃燒着火焰的霞衣也露出了猙獰姿容。　　“看來老夫還是快你一步，原話送給你，比無雙那老頭子慢一拍沒什麼，比我慢一拍也沒什麼，如果你連郭小友和那位小兄弟都比不上，你那三百年壽元才是活到豬身上了。”　　溫和一笑，周易青的話音並不刺耳，只是抓着火紅色霞衣就走向傳送陣。　　一下子，黑獄老祖才猛地呆了，直直盯着周易青，眼中全是不敢置信的神色，這廝怎麼會這麼快？竟然只是比無雙老祖慢了幾分鐘？　　而關鍵是自己才說出去的話，現在對方就又如數奉還！　　他現在的確已經走到了兩個道君之後，成了道君里最墊底的？　　怔了一瞬間，黑獄老祖才馬上清醒，有些手忙腳亂的持續操控有潰散趨勢的星辰之力，勉強才銜接住了上一刻的煉製……　　而等殿內又響起了一聲過關話音，周易青才哈哈一笑，並沒有立刻進入陣中，只是轉身對着郭正陽道，“郭小友，你可要快點，最好能超過那個老傢伙，我先走一步，在第二關等你。”　　“好。”郭正陽倒也不介意多刺激黑獄老祖一下，很爽快的點頭，而後才開口道，“其實我在報廢了三十多份材料后，也把握到了完整的節奏，估計要不了多久就能過關。”　　周易青頓時大喜，大喜着沖郭正陽挑了下大拇指，才施施然踏入傳送陣，而郭正陽，卻馬上感覺到有一雙略帶緊張的視線落在了他身上，那也正是黑獄老祖……　　剛才他都差點亂了心境，差點讓正在熔煉的寶物功虧一簣，現在如果郭正陽說的是真的？那，那難道真會被這廝比下去？　　一想到這裏，黑獄老祖就有些急……　　不過對黑獄老祖的視線，郭正陽卻並沒有在意，只是笑着看了一眼過去，“馮輝，要不要咱們兩個比一比？看誰先過關？”　　“哼！”　　黑獄老祖臉都綠了，重重冷哼一聲，根本不搭理郭正陽，只是繼續低頭操控星陣。　　開什麼玩笑，他堂堂道君老祖，要比也不可能和郭正陽一個真人去比不是？雖然在這樣的考驗下，修為差別造成的差距並不大，但心境、控制力以及煉器經驗上，他都甩開了郭正陽太多太多，如果真和對方比，那本身就是個羞恥！　　不過看着郭正陽雲淡風輕的樣子，黑獄老祖心下卻更捉急了，難道郭正陽也真的快成功了？如果對方真的和他一起出線，或者比他還提前幾步，那……那他恐怕真會噁心死的。　　畢竟不提雙方修為差距，就是關係上，兩邊也是惡劣到了極點的。　　心下一急，黑獄老祖原本還算掌控純屬的星陣就猛地有了一絲晃動，這一次，他卻是在焦急心情下操控，雖然又勉強穩住了星陣，可隨後只是過了幾分鐘，自他的緞星陣內驀地就響起一道炸裂聲。　　廢了，還是廢了。　　郭正陽則哈哈一笑，看了那邊一眼，看到黑獄老祖臉色不斷在青綠之間轉換，才輕吸一口氣平復心情，重新開始新一次煉製，嘗試。　　其實他距離成功煉製御星牌的有多遠，自己也不清楚的，在用完好的材料煉製實驗，失敗了三四十次后，他感覺上已經有了一定把握煉製成功，但感覺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之前那麼說只是為了刺激黑獄老祖而已。　　現在刺激已經有了成效，那他也是要抓緊時間煉製了，畢竟無雙老祖和周易青已經提前走出了一步，他也不敢浪費時間了。　　不過他也知道煉器這種事不能急，一急就容易出錯，所以在進行新一輪嘗試之前，他還是率先把心境徹底平復，才着手煉製。　　又是幾十分鐘后，等緞星陣內一陣晃動，原本快要成型的星寶卻突然又隨着星辰之力運轉而變成一灘爛泥，郭正陽才驚喜的大笑一聲，“成了！！我終於也成功了！”　　“什麼？不可能，……”　　“轟～”　　……　　因為郭正陽驚喜的大笑，遠處黑獄老祖所在地頓時也響起一聲驚呼，還有一陣炸裂聲。　　等那邊震驚的看來時，郭正陽才笑着搖頭，“我的確沒成功，只是隨便喊喊，沒想到拖累的你也失敗，抱歉。”　　可不是，他之前是失敗了，只是所選星辰之力比較溫和厚重，所以這一次失敗並沒有大聲響，他也故意喊着成功，就是為了刺激人，結果沒想到這一次黑獄老祖還真被坑了。　　不錯！　　“你……”在郭正陽笑着道歉時，不遠處的黑獄老祖才驀地瞪圓了眼，死死盯着郭正陽，一張臉陰沉的簡直無法形容。

# 第二百二十九章 意志如刀

　　呼的一聲響動，等鍛星大陣內的星辰之力流轉一圈，一塊四四方方，比成人手掌略大些的彩色石牌展露在眼前，郭正陽才瞬間大喜。　　成了？　　御星牌終於成型了么？　　停止陣法操控，高空中源源不斷汲取下來的星辰之力也隨之終斷，郭正陽伸手抓起四方牌，探入靈識觀看幾番，最終驚喜的忍不住笑咧了嘴。　　這應改是成了！　　雖然此刻時間又過去了幾個小時，距離最早離開這大殿的無雙老祖和周易青離去，已經是七八個小時后，就是黑獄老祖馮輝也在四個小時前離去，但他總算只是比那三位道君只慢了半天就成了。　　這已經很不錯了，道君們畢竟是一方主宰，各自活了幾百歲年紀，在靈識的控制力，鍛造星期的火候掌控上，的確都有着諾大優勢，他只是慢半天，雖然讓人很無奈，可這結果已經很不錯了。　　抓起御星牌，郭正陽又看了不遠處的那聚靈期散修一眼，對方依舊在專心致志操控着星陣鍛造，郭正陽倒是沒刻意去刺激那位，只是起身就走向了偏殿入口的傳送陣。　　他之前刻意刺激馮輝，那是雙方本就有不死不休的惡劣關係，能拖延一下對手，就算手段猥瑣了些他也不介意，不過他們現在已經落後了許多，看那散修也不知道何時才能出線，他還真沒打算故意去刺激他。　　就算不提這個，他已經比無雙老祖等人慢了半天，也沒時間留在這裏刺激人了。　　把御星牌置入傳送陣，等虛空中很快響起過關的話音后，郭正陽才無奈一嘆，踏步進了傳送陣，這一嘆，倒是為不能得到之前自己煉製出的御星牌而嘆。　　可不是么，這煉製出來的星寶，如果被自己煉化之後使用，威能堪比下品法寶的，還是防禦性星寶，那對郭正陽的實力提升也是不小幫助。　　可惜你煉製出來后卻需要把它交上去，然後就徹底和自己無緣了，因為這隻是考核的試驗品。　　如果能得到，就算最後沒拿到仙府控制權，有這麼一件可以大幅度提升實力的星寶，效果也是不錯的，可惜過了這一刻，你若最終沒得到仙府控制權，就算已經掌握了陣紋綉刻，以及操控鍛星大陣的能力，但若不在仙府內，也根本不可能有實力重新煉製星寶。　　因為鍛造星寶，最重要的是能從滿天星空中汲取來星辰之力……　　這些就是偏殿內的陣法輔佐才能做到的，這殿宇本身的石柱就是按照特殊規律布施，可以拉近遠處星辰和此地的聯繫，再加上鍛星大陣，才能汲取來星辰之力，這是雙層防護，郭正陽就算能自己布施之前的鍛星大陣，若沒有偏殿陣法的幫助，一樣汲取不來星辰之力，更何況他到現在也只是能操控鍛星大陣，而根本不懂布施。　　兩層陣法，外圍一層他絲毫不知絲毫不動，裏面一層也只是會用不懂布施，所以別說是他，就是無雙老祖黑獄老祖等人，一旦離開這裏，一樣不可能私下鍛造星寶。　　那就算他已經知道世間還有比靈器法寶更優秀的星寶存在，但若不能最終掌控仙府，一切都還是和他無緣。　　“關鍵還是掌控仙府，這仙府內的確不止有充足的資源，不止有各種靈器法寶，還有這長生境大能的一切傳承，只是星寶一項，誰若得到，就足以傲視領域，其他的根本不敢想。我已經落後了半天，接下去也要儘快去追趕，雖然我手裡有三張火靈圖，但後面還有八關，若是次次都落後，三張火靈圖也根本不夠用的。”　　腦海中閃過一道思緒，郭正陽也隨着傳送陣光華閃爍，快速消失在了當地。　　……　　四天後，等郭正陽又渡過一次考驗，隨着傳送陣踏足到第三關時，前方不遠處也立刻響起一聲大笑。　　“周兄，馮兄，老夫先走一步了，在第四關等你們。”　　大笑聲里，無雙老祖已經踏步走到了傳送陣一側，等看到郭正陽憑空出現時，無雙老祖才一愣，而後笑着對郭正陽點點頭，一片雲淡風輕，“小友做的不錯，只是比馮兄晚了一天就抵達了第三關，實在不錯。”　　輕笑着點頭后，無雙老祖才笑着進入傳送陣消失不見。　　剎那之間，不遠處的黑獄老祖和周易青都是臉色鐵青。　　不可能不色變，因為踏入內府已經六天多了，接近一周時間，他們才只是還困在第三關，而無雙老祖那廝已經進入了第四關。　　第一關的時候，無雙老祖只比周易青領先幾分鐘，比馮輝領先三四個小時，但第二關時，對方卻已經領先了兩人一两天，現在他們才只是剛踏足第三關一天多，還在研究着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的知識傳承，還沒正式開始試驗，無雙老祖已經破關而出，進入了第四關。　　總共九關，一個月期限，那位已經渡過了三關，三分之一的路途。　　到現在不管怎麼看，所有人都已經明白，無雙老祖才是他們最大的競爭者，那位才是最有可能率先破陣而出，獲得這仙府傳承的人。　　所以在無雙老祖的笑語之後，不管是和郭正陽關係較好的周易青，還是和郭正陽關係極為惡劣的馮輝，對於郭正陽的入內，都已經沒什麼心思顧忌了。　　周易青只是沖郭正陽點點頭，就沉入了繼續的觀摩學習中，而馮輝卻是看都沒看郭正陽一眼，只是冷哼一聲，就繼續之前的事。　　郭正陽也苦笑連連，無雙老祖不愧是靈域第一人，不只是被大家尊稱為靈域第一人，實力一樣是……　　在大致公平的前提下，雙方一起出發，學習同樣的新知識，無雙老祖竟然在短短六天時間內，就徹底甩開了他一關的差距！　　這能力，的確讓人想不感慨都難。　　不過感慨了一下，郭正陽還是馬上就隨着虛空中的話音指示，走到周易青和馮輝不遠處抓起一張玉簡就開始觀看。　　他才只是剛進入第三關，不只是比無雙老祖落後了不少，就是比起其他兩個道君一樣落後不少，眼下也必須盡全力追趕才行。　　三關之內，幾個道君已經甩開他這麼遠，若不努力，就算他手中還有三張火靈圖，可以直接跳過三關，但一樣有被無雙老祖等人靠着強橫的能力甩開的趨勢。　　郭正陽的資質是很不錯的，這資質包括修鍊資質，悟性等等在眾多修士中都是很好的，但各方道君的資質，一樣足以傲視靈域，若不然他們也不會走到靈域最巔峰，成為一個個主宰級存在。　　所以單純談到學習能力，郭正陽不是最差的，但也不是最好的，加上每一關里，那位長生境大能雖然盡量去維持公平，可道君們活了幾百歲，比他多出幾倍壽元，各方面也的確都有無法磨滅的優勢。　　他只能選擇儘力！　　“恩？第三關，用獨特方式在前方鎖神涯上留下印記，不管是道君還是真人亦或者聚靈期，只要能留下印記就行。”　　“鎖神涯，封鎖一切靈識，肉體力量，任何有靈氣波動的手段器物都會被封鎖，而且就算你還其他方式可以留下在這山石上留下印記，也根本不算過關，非要靠玉簡內的東西才能過關……”　　……　　抓住玉簡后，郭正陽又看了前方一眼，對這一關的考驗也大致瞭然。　　考驗第一關是鍛造星寶，考驗第二關，是要通過學習通過長生境大能留下的一個禁制，第三關，竟然是要在前方石崖上留下痕迹。　　那就是一片光禿禿的山石，看上去沒有絲毫出奇的，就彷彿世俗中的普通石崖，但修士去面對時卻會被封鎖住靈識靈海，體修也會被封鎖肉身力量，甚至一切法寶術法等等，只要蘊含靈氣波動都會被封鎖。　　只能靠玉簡中記載的獨特方式才能破解。　　你最早學會這長生境大能留下的玉簡，最早能掌控那發力方式，就能早一步在鎖神涯留下痕迹，進入第四關。　　認真搞明白了規則之後，郭正陽才開始觀看玉簡內記錄的內容，而後發現這裏面的東西，竟然是一種鍛煉意志力的法門。　　通過獨特的錘鍊，竟然可以把原本無影無形，只是精神層面的意志力鍛煉的可以外放，還可以犹如刀劍一樣鋒銳無比。　　這的確讓人很感慨，不過他也沒時間感慨，隨後很快就開始閱讀器了這鍛煉意志力的法門。　　鎖神涯，封鎖一切靈識和肉身能力，包括任何蘊含靈氣的波動，但如果只是這樣，想要在那上面留下印記，也不是沒辦法。　　因為在封鎖一切靈力波動后，鎖神涯就只是普通山石了，那就是普通人對上普通山石，也可以靠炸藥，強酸之類留下痕迹，但這是考驗入選修士的學習能力，所以除了玉簡內記載的意志鍛煉方式，其他方式留下痕迹也不能過關的。　　只有把你的意志鍛煉的犹如神兵利器，可以主動像利器一樣劈砍，才能嘗試過關。　　所以就算已經落後了許多許多，郭正陽也根本沒有捷徑可走，只能靠自己的領悟能力和學習能力去嘗試。

# 第二百三十章 劍意？過關！

　　意志，到底什麼是意志？　　籠統來解說一下，意志就是人自覺的確定目的，並支配行動，克服困難實現目的的心理過程，它是一種心理現象，也是純粹精神層面的體現。　　一個人定一個目標，為了這個目標努力奮鬥，期間不管遇到再大的困難痛苦都不動搖，不放棄，排除一切艱辛走到最後，這就是意志堅定的體現，若是你遇到一點困難就動搖了信心，放棄目標，那就是意志薄弱，不堅定。　　可以說在場包括郭正陽在內的修士，每一個人的最終目標，怕不都是追求長生大道，打破天道枷鎖，而且每個人都在此過程中遇到了無數困難挫折，能走到這一步還在堅定追求大道，追求自身極限的，都是意志堅定之輩。　　郭正陽上輩子遇到無數磨難挫折，到死也沒放棄過目標，沒有捨棄靈域中各種兇殺磨難，反而一直在迎難而上，他的意志也本就堅定無比，別的不說，追求大道那麼難，在靈域中各種生死危機，求個生存都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若是他意志不堅定，那往世俗一躲，只要不是干出太出格的事，輕鬆可以富貴百年，一邊是富貴榮華，一邊是無盡兇殺，意志稍微薄弱一些的，恐怕都會動搖。　　他從來沒那麼做過，這足以說明他的意志有多堅定。　　但只是這種意志堅定，還遠不足以讓意志外放，犹如刀劍一樣形成殺傷力，所以靠長生境大能留下的意志錘鍊法，才能做到如此。　　而在深入觀看了意志錘鍊法之後，郭正陽也發現了這玉簡內記錄的功法，基本可以分為兩種，一種就是通過功法營造各種幻境，在幻境中磨礪自己的意志，直到磨礪的意志可以外放。　　第二種則是通過功法去領悟天地意志，天地萬物，看似尋常，但其實也有許多事物都擁有自己的意志，比如水、火等自然元素其實都擁有自己的意志，如果你能領悟其中一種意志，那麼就會讓自身原本只是精神層面的意志，擁有恐怖威能。　　這兩種方法，後者的好處無疑要遠超前者，你若真能領悟天地間某一種意志，化為己用，到時候可不只是能過關，而且會讓自身實力突飛猛進，到時候隨便意念一動，施展出來的不只是術法、靈器，還包括某種天地意志，那種意志足以讓你的攻殺防禦手段暴增數倍殺傷力。　　就好比你若領悟火之意志，領悟火的瘋狂、焚盡一切的意志，那隨便施展一個一品火系術法，因為有火意催動，每一份被你調集起來的天地靈力都會充滿火之意志，不顧一切瘋狂焚燒，到時候一品術法恐怕都能擁有三四品威能。　　這種情況下，就是聚靈期修士都未必不能和真人境周旋抗衡，真人抗衡道君也不是沒一點希望。　　但玉簡中也說了，雖然玉簡內留下了功法，但這功法並不完善，那位長生境大能也不過是靠機緣領悟了一種天地意志，然後把自己領悟的過程推演為一種功法，它還很粗淺，所以真想靠功法領悟天地意志，難度也遠超前者……　　想靠這個領悟，關鍵還得看運氣。　　所以這一種方式領悟，效果雖好，但你沒有那份悟性，沒有那種運氣，別說幾天，就是幾年幾十年都未必能真的領悟某一種天地意志，而第一種鍛煉意志的方式，雖然效果並不好，只是能讓人做到意志外放后犹如普通刀劍一樣，對於修士間的拼殺幾乎沒什麼幫助，但想過關，就是第一種方式更優勝。　　而此刻的鎖神涯之前，黑獄老祖和周易青都是閉目盤坐在草地上默默無聲，看上去似乎也都是選擇的第一種方式。　　就是已經離開的無雙老祖，也絕對是選擇的第一種方式，因為那位只是在鎖神涯上留下了一個掌印，那是純粹的無雙老祖的意志，並不是天地意志，否則若他領悟了某種天地意志，領悟水意，那麼他留下的痕迹就會充滿水之意志，領悟火意，也會充滿火之意志，隨便看一眼就能發現不同的。　　“第二種方式好，若真能領悟，對我實力提升絕對有着極強的幫助，但卻太難，我要選擇第二種，恐怕等有人掌控了仙府，我還困在這裏毫無頭緒呢。而第一種，我自問在學習能力等各方面，也並不比幾個道君老祖優秀太多，就算一直研究下去能做到意志外放，一樣會被他們逐漸甩開的更遠……選哪一種？”　　觀看過玉簡后，郭正陽也很快陷入了思索中，思索着思索着，郭正陽才突然眉頭一皺，而後一揮手，就從儲物戒指里取出了一份破破爛爛的畫卷……　　“意志，如果靠功法領悟天地意志，因為這也是一種草創的功法，很不完善，所以很難領悟，但我手裡這畫卷，似乎就蘊含一種天地意志，似乎是劍意？這畫卷里的劍意，我一直都沒能力承受，但若是加上那位長生境大能的功法呢？”　　他原本是傾向於選擇第一種磨練方式的，因為那個穩妥，而這裏又是考核場所，根本不能浪費時間。　　可突然想起自己手裡還有一副古怪畫卷時，郭正陽才突然有了些意動，這畫卷的來歷，直到現在他都不怎麼了解，也不敢深入探索，因為修為越高，那從畫卷內承受的反撲之力就越大，那種無堅不摧的煌煌劍意，絕對是駭人聽聞的。　　不過若是配合那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功法？　　拿出畫卷后，郭正陽並沒有把視線落在畫卷上，而是就把畫卷留在身前，快速抓着玉簡了解起了玉簡中記載的第二種功法。　　十幾分鐘后，等郭正陽大致了解了功法，一經運轉催動，馬上就感覺到自己的思維情緒都變得奇妙起來，那是一種很難形容的獨特感覺，彷彿自己靈魂思緒已經脫離了身軀，可以更清晰看到世界的運轉，也看得更深。　　比如眼前平靜的虛空，正常狀態去看那就是普通空氣里夾帶濃郁靈氣，可現在，他卻發現這虛空似乎活了過來，期間充斥着無數種歡欣跳動的情緒，有水的輕柔、有火的歡快爆裂、有雲的輕盈飄渺、有木的生動……　　各式各樣的歡快情緒，的確讓他把眼前世界看得更深刻。　　不過也僅止於此，除了這些他一樣感悟不到什麼特異之處了。　　默默觀看左右片刻，他發現左右世界不一樣了，但想從這不一樣的世界里領悟什麼，依舊是茫然無頭緒。　　又看了幾眼，郭正陽才把視線又投向身前地下的畫卷上，畫卷，還是那副畫，一個負手而立看向天空的背影，但第二眼，郭正陽卻猛地發現了一些不同。　　以往他觀看畫卷，第二眼的時候只會感覺到那人物畫上每一筆一劃，每一個線條都似乎充滿了天地間最玄奧的玄機，深不可測，卻又在無形中吸引一個人的心神。　　但這一次在這種特殊功法運轉下，他可以把周邊看的更清晰，更深刻，所以對畫卷的第二眼感覺也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轟～”　　無聲的畫卷里似乎傳來一道驚天動地的轟鳴，跟着那勾勒畫卷的一筆一劃，都突然活了過來一樣，化為一道道猙獰劍光，萬劍齊鳴，一股純粹由利劍所發的玄奧天理鋪面而出，那一刻，郭正陽所看到的就是無窮的毀滅殺戮，這些毀滅殺戮氣息雖然恐怖，恐怖的差點在第一時間就震碎了郭正陽的靈魂，但卻又似乎有什麼力量在護着他的靈魂，讓他更清晰看到那道道劍光的本質……　　那本質，就是一種意！　　一種純粹乾淨，不夾帶任何雜質的意志，劍意！　　凌厲無雙，撕碎虛空的劍意。　　“噗～”　　萬劍再次一下震顫，郭正陽靈魂也一顫，彷彿被一柄足以斬碎天地的意志力瞬間抹殺一樣，直接讓他從空靈狀態跌落，張口噴出一道血劍，噗的一聲刺破一米外的地面，深深沒入地下。　　“劍意，這幅畫果然是蘊含着天地意志的寶畫，畫這幅畫的人本身就領悟了劍意，才把自己的劍意綉刻在畫中流了下來，這也是一個傳承……是作畫者希望把劍意傳承留下來，若它不是傳承，那我剛才第一時間就會被那劍意撕碎，而不是受傷了。”　　吐出一口血劍，看着身前犹如被利劍刺穿出來的洞口，郭正陽氣息衰弱時，卻不驚反喜。　　甚至大喜過望，驚喜的幾乎不能自己！　　因為他突然發現了什麼……　　這些發現，在片刻后就被他付諸行動，就是吞下一顆丹藥稍微療了一下傷，而後郭正陽就抓着畫捲走向鎖神涯。　　到鎖神涯前他才把畫卷擱置在地面，而後運轉第二種感悟意志的功法，再次讓自己遁入那種奇妙的狀態，放眼下望，而後又只是幾個呼吸，郭正陽就又被煌煌劍意震撼的身子一顫，張口噴出一道熱血。　　血劍唰的一下刺入鎖神涯，直接在鎖神涯上留下一道驚粟的劍痕。　　“過關！！”　　同一時間，虛空中也響起了一道滄桑話音，隨着這話音顫動，還正在感悟什麼的周易青和黑獄老祖頓時紛紛大驚，大驚着從各自的磨練中猛地睜開眼，駭然看來。

# 第二百三十一章 取了巧

　　“怎麼會？過關了？”　　“你才進來一個小時都不到？就過關了？”　　……　　震撼的睜開雙眼，周易青和黑獄老祖一眼看到鎖神涯前的郭正陽，也看到了郭正陽身前石崖上的血色劍痕，跟着就全都驚得目瞪口呆，兩個老祖明顯都是傻掉了的表情。　　能不傻么？　　這第三關有多難？他們進來一天了還是在默默磨練着什麼，到現在連絲毫意志外放的趨勢都做不到，更別說在鎖神涯留下意志痕迹了。　　所以他們對於已經離去的無雙老祖，也更加忌憚無比。　　至於郭正陽？別扯了，隨着時間推移，他們幾乎都再沒把過這個傢伙當做對手，可現在，這小子進入第三關一個小時都不到，竟然過關？？　　瞠目結舌之餘，周易青才刷的跳起，快步走到了鎖神涯前，而後看着郭正陽留下的一道劍痕，眼中全是駭然，“劍意？你以前領悟了劍意？”　　一句話，黑獄老祖同樣面色大變，驚疑不定的看看郭正陽再看看鎖神涯，眼中也竟閃過一絲驚懼……　　不過等黑獄老祖也快速上前，在鎖神涯前看了看，才長舒一口氣，“這算不上劍意，連皮毛都算不上，單純這種劍意的殺傷力，連聚靈後期都斬殺不了。”　　可不是，鎖神涯上的劍痕，的確帶了零星一點劍意，帶着劍的猙獰的鋒銳，看一眼你就會覺得自己看到的不是一道劍痕，而是一柄利劍。　　但這利劍給他的感覺，也就像是普通的下品靈器飛劍一樣，根本不入眼，也只是勉強在鎖神涯上留下了一些痕迹，郭正陽就算在這方面有所領悟，但也絕對連入門都算不上。　　這樣的劍意，也根本沒什麼威脅力。　　不過鬆了一口氣后，馮輝一張臉還是很快又綠了，不管郭正陽領悟的劍意有多粗淺，但他，卻真的過關了！！　　這一關就這麼過去了！　　這貨進來到現在還不到一個小時，而他和周易青都差不多進來一天了，卻連簡單的意志外放都做不到，更別提形成殺傷力在鎖神涯上留下痕迹了。　　也是在兩個老祖色變中，郭正陽才笑着看向周易青，“我只是以前略微有些感悟，還談不上劍意，加上之前玉簡內的功法，勉強做到讓意志外放，算是取了巧。”　　虛空中響起過關的聲音時，兩個老祖被驚醒那一刻，郭正陽也已經收起了畫卷，所以那東西並沒被兩人看到。　　而這一關，他也算是實話實說，取了巧而已。　　還是取了大巧！　　他之前吐出的血劍，並不是自己在畫卷內領悟了什麼，而是靈魂隨着畫卷內劍意震蕩，受傷時，把那些擊傷自己的劍意又吐出來。　　所以這一道劍意，其實還是畫卷內的劍意，只是被他借了過來而已。　　他平時觀看怪畫，雖然會感覺到煌煌劍意，但根本看不清楚就被擊傷，那就算傷重吐血，也只是普通傷勢，沒絲毫異常，就是剛才利用那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功法，可以更深刻的看清周邊世界時，他才也更深刻看清了畫卷的內容。　　畫里的劍意一次震蕩，竟然還會帶動他的靈魂彷彿劍鳴一樣震蕩，他受的傷，其實就是靈魂隨着劍意震蕩帶來的傷勢。　　以前他看不懂，所以就是普通受傷，什麼都沒有。　　現在藉助長生境大能留下來的功法，看出了一些端倪，受的傷形勢也更深刻了一些，吐出來的淤血都自帶一絲劍意。　　比如之前草地上的那口精血就是化為血劍，一劍刺穿地面。　　為什麼會這樣？郭正陽有自己的猜測，這畫卷也是傳承，傳承是為了傳達知識而不是傷人，所以在自己快要被畫卷內的煌煌劍意抹殺時，才會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保護住他不死。　　這也是為什麼以往不管是誰被這畫卷所傷，不管是郭正陽，還是那個上雷宗修士，亦或者在血幽府明玉宮看護劉夏的真人，不管是誰面對這畫卷，都是只傷不死。　　這畫卷見誰傷誰，卻從不會真的導致人死亡。　　這就是畫卷內本身就有保護措施，只是以前郭正陽眼界太低，根本看不破天地意志這層面的事物，所以才感覺不到。　　而這個傳承能保證只傷人不殺人，或許就是它的傳承方式比較古怪，由畫卷內的劍意攻擊你，帶動你靈魂自然按照劍意震顫，看得多了，受到的攻擊多了，你漸漸也就了解了一些劍意真諦。　　就好比別人用一套劍術攻擊你，一直是這一套劍術，就算只是攻擊你而不是教導你劍術理論，你被攻擊的多了，也能逐漸了解這劍術的優缺點……進而逐漸領悟掌握這套劍術。　　這種傳承方式很詭異，但……但煌煌劍意，天地意志之一，根本無法用語言形容，無法用語言理論去傳授給其他人，那使用這種方式傳承，也不算意外了。　　甚至有人能想到用這種方式傳承，已經是驚天動地的大才華了，畢竟這是天地意志，是一個人對天地的領悟，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精神層面感悟，能通過一定方式傳授給別人，已經是很了不得的事了。　　就是因為這樣，郭正陽才能藉助這畫卷內的劍意震顫，帶動自身靈魂以一種同樣的規則震顫，借來了一絲劍意。　　他現在對劍意還是沒什麼領悟，沒什麼了解的，不過卻真的借住了那劍意，以受傷的代價破解了這一關考驗。　　當然了，這種事他也沒辦法對外人隨便細說，所以只是籠統帶過。　　等話語落地后，周易青和黑獄老祖卻再次無語，無語中，黑獄老祖就又冷哼一聲，轉身就走了回去，雖然不敢相信郭正陽所說的，但他的確在鎖神涯上留下了意志痕迹，一絲帶着劍的味道的意志痕迹，只能說他以前就在這方面略有心得感悟，然後藉助之前的功法做到外放顯露……　　就是周易青也哭笑不得的拍了拍郭正陽肩頭，才古怪的道，“加油，原本我還以為你沒希望了，會一關關被我們不斷甩開，沒想到你以前竟然就領悟了一點劍意皮毛，直接過了一關，不錯，現在姓葛的進入第四關還不到一個小時，你趕超他的機會比我都大。”　　“恩。”郭正陽也點了點頭，心下重新變得充滿了期待。　　原本剛一進來，就看到無雙老祖踏入第四關，整整一關的差距，真讓他有了不少擔憂，覺得自己就算有三張火靈圖也很難再追上無雙老祖，可現在直接取巧跳了一關，他的確已經距離掌控內服又邁進了一大步。　　他有三張火靈圖，可以直接跳過三關，而現在已經過了三關，也就是說，只要他能破解到第六關，剩下的全部跳過……　　四五六關，就算在這三關內，無雙老祖再甩開他一關的時候，對方卻不可能有三張火靈圖的！！他現在距離掌控仙府，已經有了五成把握啊。　　對周易青點點頭，郭正陽才快速走到傳送陣前，踏步走了進去。　　……　　一周多后。　　第五關，正在閉目調息的郭正陽猛地起身，在一條筆直的石道上踏步前行，每走一步，腰都會猛地向下一沉，他也會站在原地停頓片刻，但隨後就又會堅定邁出一步。　　等走出去十來步后，郭正陽也漸漸甩開了身後的周易青和黑獄老祖，就是距離前方的無雙老祖，也越來越近。　　第五關了！　　距離內府開啟半個月，期限時間過去了一半，五個入內的修士，除了那聚靈期散修，都已經到了第五關。　　而第五關就是一條充滿重力壓迫的石道，這石道一樣是禁制封鎖一切靈識術法和肉身力量，只能靠那位大能留下來的傳承重新鍛煉肉身，調節肉身對重力的抵抗力后，才能前進。　　總共一百步的石道，每走一步，重力都會增加一些。　　看就看誰能最先掌握一切，最先走完這一百步的石道，現在走在最前方的無雙老祖，已經走到了七十多步，郭正陽僅次於無雙老祖，走到了五十多步的位置，後面是周易青，十多步，黑獄老祖僅比周易青慢了三四步。　　第三關取了巧之後，原本還是落後不少的郭正陽已經逐漸追了上來，雖然還是比無雙老祖慢，但他和對方的差距已經逐漸縮減到了肉眼可見的地步。　　這卻也讓前方的無雙老祖眉頭大皺，原本並沒有太在意的表情，這時候每看到郭正陽一次，都會不自然的微微色變。　　至於周易青，神態表情更是屢屢出現一絲焦躁，甚至偶爾都會心生落寞。　　黑獄老祖馮輝則是一直陰沉着臉，就從沒見他笑過。　　“郭小友果然不愧是小輩里最出類拔萃的，竟然能連連甩開周道友和馮道友，實在讓人嘆服，不過時間已經過去了半個月，我們還在第五關蹉跎，而看起來，這內府里沒向後一關，難度都會暴增，只剩下半個月，我們就算是走得最快的，也未必能真的走到最後啊。”　　就在郭正陽又邁出一步，感覺着無影無形，全方面的重壓鋪面降臨，壓得他都不得不又猛地坐下時，前方的無雙老祖才猛地一嘆，苦笑着轉身看來。　　一句話，石道上所有人的臉色都似乎更陰沉了一份。　　從第一關，大家雖然每渡過一關的時間都不一樣，但也都是越來越難的趨勢，比如周易青和馮輝都是第一關两天左右，第二關三天，第三關四天，第四關五天，現在他們兩個剛踏入第五關半天到一天之間，期限已經過去了一半，這樣下去，如果大家手裡都只有一張火靈圖，恐怕到最後都沒能力在一個月內連過九關破陣而出，煉化仙府的。　　郭正陽若不是在第三關取了巧，現在恐怕還在第四關。　　就是走的最快的無雙老祖，眼下也已經在第五關困了好久……　　臉色陰沉中，郭正陽看了無雙老祖一眼，眼底深處卻突然閃過一絲異色，“這位靈域第一人，又在不着痕迹的打壓大家的信心？雖然形勢如此，但如果信心動搖，只會破解的更慢，這傢伙……還真是無所不用其極。”　　不過只有郭正陽自己知道，就算形勢越來越難，只要他破了第五關，再渡過第六關，就可以連跳最後三關……半個月，絕對足夠了！！所以無雙老祖的伎倆，對他根本沒用。

# 第二百三十二章 勝券在握

　　郭正陽並沒有被無雙老祖的話擾亂心神，只是靜靜坐下來繼續調養。　　而無雙老祖在又看過來一眼后，也露齒一笑，“郭小友，老夫能不能冒昧問你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郭正陽抬頭看去，眼中多少帶着一絲疑惑和戒備，沒辦法，不管以前他是不是對這位有些敬意，但自從踏入內府後，無雙老祖雖然話不多，可一旦說話基本都是在想辦法打壓其他人的信心，或者故意刺激人，所以別看他笑的犹如春風撲面一樣溫和，但郭正陽卻不得不戒備，免得這位又出什麼陰招。　　“呵，其實這個問題，不只是問郭小友，也算是問周道友和馮道友的，你們手裡各自有幾張火靈圖？”無雙老祖再次一笑，笑的很輕淡。　　就是一句話后，郭正陽和周易青等人都紛紛色變，這樣的問題？　　“葛兄，你問這個做什麼？不會又是有什麼陰損主意吧？”郭正陽沒有回答，後方的周易青則皺了下眉，不爽的開口。　　因為周易青的確被無雙老祖之前的話給刺激到了，他剛踏入第五關不久，一個月期限就過了一半，按照考驗越來越難的趨勢推斷，就算他前面沒有無雙老祖和郭正陽在，只有他一個人在這內府，一個月內，似乎都很難有希望真的闖過所有考核，因為他只有一張火靈圖，只能跳過一關，也就是說他必須要闖過第八關才能算了結這考核。　　但前面四關都用了半個月，從第五關到第八關也是四關，不管怎麼看，他似乎都和這仙府無緣了。　　所以之前他的神態才會屢現焦躁之色，偶爾還會有落寞。　　畢竟都走到這一步了，誰不想煉化仙府？但理智上推斷，就算沒有其他競爭者自己能煉化仙府的可能性都低的可憐，這如何讓人不抑鬱？　　伴隨着周易青不爽的話音，最後方的黑獄老祖也冷笑一聲看來，沒說話，只是冷冷看着無雙老祖。　　大家都不是傻子，誰能不知道這一路上無雙老祖一直在用各種言語攻心？現在突然張口問大家都有幾張火靈圖，這種秘密誰會說出來？　　諸人神色不善，無雙老祖卻毫不在意，只是哈哈一笑，開口道，“我知道這個問題，大家並不好回答，所以不如先由老夫向大家交個底，我手裡有兩張火靈圖，可以連跳兩關，也就是說老夫只要能闖過第七關，後面八九關就形同虛設，可以直接走到最後去煉化仙府，而老夫現在，距離破解第五關也只剩下四分之一左右的路程！”　　一聲笑，郭正陽等人才又紛紛色變，全都駭然看着無雙老祖，神色同樣都變得很精彩，無雙老祖有兩張火靈圖？　　就算是拿着三張火靈圖的郭正陽聽到這話，臉色一樣變得很難看，這就更別提周易青和馮輝了，那兩位的臉色簡直難看的要滴出水來。　　他們本就落後了無雙老祖近一關的差距，如果對方還可以多跳過一關，那和無雙老祖比起來，幾乎都再沒可能煉化仙府了。　　畢竟從一開始到現在，無雙老祖都是一直領先。　　“你說你有兩張火靈圖，老夫怎麼知道這是不是真的？”臉色陰沉的嚇人，周易青才又冷笑一聲，擺明了不信對方所說。　　無雙老祖卻啞然一笑，猛地站起身子，踏步走了回來。　　這一條石道是越向前重力壓迫越大，你每向前走幾步，都會艱難無比，但你若是向後倒退，重壓則會越來越小，所以無雙老祖走的很隨意，也很輕快。　　他一路退到郭正陽身側，對郭正陽笑了笑，又繞過郭正陽一直退，退到石道入口，身體不再受禁制壓迫，才一揮手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了兩張火靈圖。　　這一下子，卻是誰也無法再懷疑什麼了。　　這種肉眼可見的事實，也根本沒法反駁！　　無雙老祖真的有兩張火靈圖，可以連跳兩關，只要他能破解第七關，那就等於全部過關了。　　而按照他的速度，就算不提他領先眾人，以那種效率也絕對可以在半個月後破解第七關的。　　“葛老鬼，你什麼意思？”　　臉色都有些發綠，眼神中更充滿了落寞和不甘，周易青再次開口看去，都恨不得把無雙老祖手裡的火靈圖搶過來，但他也知道那根本不可能。　　這貨現在突然這麼做，還是為了打擊他們的信心？如果是這樣，那他的確做到了，至少周易青就被他打擊的不輕。　　“呵呵，老夫的意思其實是，如果周道友或者馮道友無望過關的話，不如把手中火靈圖送給老夫，那一旦老夫可以煉化仙府的話，必然不會忘記兩位道友的恩情，雖然火靈圖是我們進入內府的關鍵，也是考驗的關鍵，但這仙府主人也從沒說過彼此之間不可交易火靈圖……如果能交易的話，兩位又無望過關，還不如賣老夫一個人情。”無雙老祖這才收起火靈圖，站在通道入口侃侃而談。　　一句話直接聽得周易青和馮輝瞠目結舌，不過很快兩人就又徹底默然起來。　　可不是么，火靈圖是進入內府的憑證，也是考核中的關鍵，手裡多一張這玩意就可以多跳過一關。　　而內府也是禁制一切攻殺的，剛進來的時候，馮輝襲擊郭正陽的那一次就是最好的明證。　　但，但仙府主人也的確從沒說過彼此修士間不可交易。　　火靈圖難道真可以轉增給其他人么？　　如果是的話，這……　　默然了一瞬，周易青又突然看了前方的郭正陽一眼，眼中也閃過一絲火熱，如果火靈圖可以交易，而郭正陽手裡的火靈圖轉贈給他，那他豈不是也有了兩張？也可以跳過兩關？　　那他就不是沒希望過關了。　　這樣火熱的視線，自然也被郭正陽看的一清二楚，而後郭正陽的神色就變得古怪起來，他和周易青關係的確很好，如果火靈圖能轉增，他也把手中火靈圖送給周易青，那周易青就能有四張，只要過了第五關，就可以徹底煉化仙府。　　但，但他還想讓周宗主的火靈圖送給他呢。　　“你這老匹夫，倒是想得美，就算火靈圖可以轉增，但老夫難道就憑你一句話，就把火靈圖送給你？”就在郭正陽和周易青神色古怪的對視時，後方馮輝則冷笑一聲，很鄙夷的看向無雙老祖。　　“呵呵～”　　無雙老祖卻再次一笑，沒有直接回答馮輝的話，只是笑着看看馮輝，又看看周易青和郭正陽，隨着這視線，等馮輝也轉頭看去時，心下直接一沉。　　他也只有一張火靈圖，以現在的形勢來看，就算沒有競爭者都沒辦法煉化仙府的。　　這是事實，他很明白！　　而以現在的形勢看，就算有競爭者，就算他不把自己的火靈圖轉增給無雙老祖，無雙老祖也有很大可能能煉化仙府。　　自己似乎已經和仙府絕緣，無雙老祖卻有很大希望笑到最後，既然如此，只要那邊願意付出足夠的代價，這件事似乎也不是不能做。　　至少在這裏，他們四個人之間，他和周易青以及郭正陽的關係，都是不死不休。　　讓無雙老祖笑到最後，總比上界山那邊兩兩結合，最終拿到仙府控制權更得利！！若是最後上界山兩人互相結合拿了仙府，那就是血幽府的災難了，到現在誰還能不明白這仙府有多重要？　　上界山如果拿到，只要上界山內的修士人人裝備幾件星寶，就能碾壓血幽府！！　　一想到這裏，馮輝心情再也難以輕鬆起來，只是一直默默無聲盯着周易青兩個。　　而這樣的情況，也讓正在和趙軒對視的周易青心下一沉，看了後方一眼，臉色再次綠的嚇人，因為他也清楚，萬一馮輝和無雙老祖合作，而火靈圖又真的能交易，那麼無雙老祖就是手持三張火靈圖，那就算郭正陽把自己的火靈圖交給他，他一樣都爭不過無雙老祖。　　當然，會這麼想也是周易青覺得郭正陽同樣只有一張火靈圖，……畢竟這玩意太難獲得了，他一個道君拼搏一個月，都只有一張，他還真不覺得郭正陽能得到一張之上的數量。　　“馮兄，周兄，郭小友，你們可以多考慮考慮，如果願意幫老夫這一把，那老夫一定會感激不盡。”第五關內，幾道身影都沉默下來，靜默片刻后無雙老祖才哈哈一笑，笑的雲淡風輕，一副勝券在握的氣勢。　　那也的確如此，在內府走到現在，他一直領先的事已經是事實，誰都無法否認，加上他手裡有兩張火靈圖，佔據偌大的先天優勢，那想說服這幾個人有人直接投降，把火靈圖轉贈給他，還是有很大希望的。　　畢竟他清楚知道上界山和血幽府關係多惡劣，這兩幫人之間是不可能合作的，既然如此，和他這個外人合作才是最好的。　　至於為什麼現在才提出這樣的交易，自然是因為他也感覺到了威脅，在不知道郭正陽和周易青手裡都有幾張火靈圖時，這兩個還一直追的這麼近，萬一這兩人提前合作，那他就處於弱勢了。所以還不如讓他先提出來，就算郭正陽兩人不配合，但馮輝，八成是會配合他的，畢竟以那兩邊的關係，馮輝就算便宜他，也不會讓上界山得利的。

# 第二百三十三章 大局已定

　　“等你過了這關再說吧。”無雙老祖一臉勝券在握的姿態，但在飄揚的笑聲里，馮輝卻又冷笑一聲，很不爽的給了無雙老祖一個白眼。　　他的確被無雙老祖說的有些意動了。　　畢竟按形勢來看，他自己能煉化仙府的可能性太低，而不管有沒有他手裡這張火靈圖，無雙老祖能煉化仙府的可能性都很大……　　既然如此，賣無雙老祖一個人情也不是不可以，反正只要不讓上界山得到仙府，對他就是好事。　　但意動歸意動，讓他現在就答應還是不可能的。　　因為哪怕形勢上看，他能煉化仙府的可能性很低，但也不是沒一點希望，萬一後面幾關考驗里，有對他很有利的呢？　　無雙老祖能走的這麼快，除了資質悟性好之外，不可否認的是很多關他都佔了一定的便利性，畢竟就連仙府主人也說了，因為每個參選者年紀不一，修為不一，他雖然在設置考驗上盡量維持公平，卻沒辦法做到絕對公平。　　而這些關考驗里，也的確都不是絕對公平，有的人一開始就佔了不少優勢，比如第一關煉器，雖然是全新的煉器手段，但本就是煉器大家的無雙老祖在火候控制等方面本就比他們領先的多。　　後面第二關禁制考驗，大家差別不大，但第三關無雙老祖也有優勢，他的優勢雖然不大，但總是有的，而且第三關里郭正陽的優勢才是最大的，不到一個小時過關，可不就是憑藉了他以前在意志方面的優勢么？　　所以，後面的關卡如果有哪一關是他在佔了優勢，未必不能快速過關，追趕。　　哪怕這可能性並不是很大，但也不是沒一點可能。　　而且如果火靈圖真的可以轉增，他就算沒辦法從無雙老祖手裡拿到火靈圖，也不可能從郭正陽以及周易青手裡拿到火靈圖，但，但後面不是還有一個聚靈期散修么？若是他能從對方手裡拿走一張火靈圖，同樣也有希望破關了。　　“呵，也好，那老夫先破了這一關。”馮輝冷笑聲里，無雙老祖臉色也沒有絲毫變化，只是看看馮輝，又看看前方的周易青和郭正陽，才重新踏步走上了石道。　　他同樣記得後面還有一個聚靈期散修呢，同樣知道對方手裡至少也有一張火靈圖，不過他也只能先破關再說了。　　因為那個聚靈期散修，還在後面，並不在這一關，而這裏每一個關卡，都是只能向前，不能後退，因為那是單向傳送陣。　　你在第一關進入第二關，進入傳送陣后，一出現在第二關並不是在另一座傳送陣，而是第二關的空地上。　　就像是當初郭正陽從第二關踏入第三關，也是直接出現在鎖神涯之前的空地，並不是什麼傳送陣內，所以在這裏你就算想退回去找人都不行。　　他這麼說，也是明白自從提出火靈圖說不定能交換轉增之後，那幾位也猛地都又升起了一定心思。　　現在說再多都沒用，只能等他破了這一關后再說其他了。　　踏步走到七十多步位置，無雙老祖就重新坐下開始調養。　　等他沉默下去時，郭正陽卻也回頭又看了周易青和馮輝一眼，眼中，全是凝重，雖然直到現在，誰也不確定火靈圖到底可不可以轉增，但如果可以轉贈，那他就真的危險了。　　不過現在說再多也沒用，還是儘力破關才最重要。　　……　　“哈哈，馮兄，考慮好了么？”　　一天多后，原本一片沉默的石道盡頭，突然就響起一聲大笑。　　伴隨着笑聲，幾道正在調息的身影才紛紛一驚，而後全都抬頭看去，這一眼看到的，也正是站在石道盡頭的無雙老祖，意氣風發的笑臉。　　過關了！　　一天多些的時間，無雙老祖已經走完了最後二十多步，徹底通過了這石道，而此刻的郭正陽，還停留在八十幾步，距離過關還差十多步，至於周易青，是在四十多步的位置，馮輝一樣是緊挨着周易青。　　而到現在，後面那個散修依舊還沒出現。　　笑聲里，郭正陽幾人也紛紛色變。　　不過大多也都是苦笑。　　這位靈域第一人，走的的確是太快了。　　已經過了第五關，他現在只剩下六七八九這四關，而他手中還有兩張火靈圖，如果火靈圖真的能轉贈給其他人，……　　苦笑一聲，郭正陽並沒有投去太多關注，只是深吸一口氣，就繼續開始對付眼前的石道，現在說再多也沒用，只有儘快渡過剩下的十來步，他才能有資格繼續競逐仙府啊。　　其他的想再多也只是浪費時間。　　郭正陽沒說話，周易青一樣如此，只是看了無雙老祖一眼就收回了視線，倒是馮輝一直看了無雙老祖好幾眼，最終還是悶着頭一聲不吭。　　似乎並沒有考慮好。　　說的也是，就算馮輝知道自己能得到仙府的可能性低於百分之一，但哪怕只有萬分之一的希望，也絕不會輕易放棄的。　　一片沉默中，無雙老祖的笑聲倒是逐漸消散，跟着又看了這幾位一眼，才緩慢的道，“那我就再等馮兄一陣子。”　　說完之後，無雙老祖沒有立刻進入第六關，而是在石道盡頭盤坐下來慢慢等待。　　他打的自然是好算盤，只要能拿走馮輝的那一張火靈圖，自己手裡有了三張，剩下的郭正陽和周易青，就算不給他，恐怕也會絕望。　　到時候自己在努力一下，說不定就真能拿到了，一旦那樣，剩下幾關就可以全部跳關，所以等一下並沒什麼不妥的。　　等時間又過了一兩個小時，看到郭正陽又邁出了兩步，此刻已經到了八十四步，距離終點只剩下十六步，而最後那個聚靈期散修還是沒出現，無雙老祖才眉頭一皺，笑着道，“馮兄，你還沒考慮好？”　　馮輝依舊沒說話，只是回頭看了後方一眼，又過了這麼久，最後那一位聚靈期散修還沒音信，實在讓人無語。　　他如果還有萬分之一機會能搶奪仙府，這也是建立在他能從那位聚靈期散修手上得到火靈圖來說的，得到的話，自己手裡有兩張，後面也還有一關能讓他佔據偌大優勢，才能追的上無雙老祖。　　但後面的關卡究竟有沒有讓他佔據偌大優勢的，不一定，這個幾率本就不高，而就是那位聚靈期散修手中的火靈圖會不會交給他，一樣不一定……　　所以他才會覺得機會渺茫。　　但機會渺茫也可以試一試的，不試誰會甘心？可誰想到直到現在，那位都還沒影。　　“馮兄是在等那位聚靈期散修么？”無雙老祖也看穿了馮輝的心思，再次一笑間，才又開口道，“即便那位出現，馮兄覺得可以比老夫開出更好的條件么？”　　一句話，馮輝直接綠了臉。　　比條件他自然比不過無雙老祖的，他期待的是無雙老祖不會在這裏等太久，畢竟他已經破關了，總不能一直留在這裏等吧？　　“老夫可以等，如果能等到那位，可就能省卻一關時間，而現在每過一關，至少也要三四天，葛某不差登上一時片刻。”無雙老祖再次開口，一句話說的馮輝再次吶吶無言。　　不過他依舊沒說話。　　無雙老祖見狀，倒也不說話了，只是繼續坐在那裡等待。　　勸說之類的並不能太急，他要擺出佔盡優勢的姿態，才能盡可能的打磨對手的信心。　　這一等又是幾個小時，等郭正陽又踏出幾步，走到了九十步，距離終點只剩下十步時，無雙老祖才哈哈一笑，“馮兄，現在不管怎麼看，要麼是我得到仙府控制權，要麼就是郭小友或者周兄，你選擇什麼？”　　“……”　　馮輝再次無語，無語的看了看前方，看着無雙老祖一直雲淡風輕的在等着，又看看郭正陽距離第五關終點越來越近，他才一咬牙，“好，老夫就把手中火靈圖交給你！”　　可不是么，如果無雙老祖真的一直等下去，那就是那聚靈期散修出現了，他也未必能從對方手中要來那張火靈圖，失了這一點，那就是後面真有某一關讓他佔了先天優勢，一樣比不過無雙老祖的。　　甚至在拖下去，那也真可能被郭正陽追上去，到時候，就是上界山和無雙老祖競爭，以他和上界山的關係，絕對不會希望最後勝出者是上界山。　　所以就算他萬分不舍，看到上界山的壓迫越來越大，他也必須要捨棄了。　　誰讓他自己能煉化仙府的機會太渺茫？　　“哈哈，好！既然馮兄願意助老夫一臂之力，那老夫也在此立誓，只要老夫最後煉化仙府，一定少不了馮兄好處，別的不說，星寶一事，老夫盡可任馮兄索取。”笑聲里，無雙老祖大喜着後退，馮輝也起身後退，兩個老祖退到入口處，馮輝才拿出火靈圖遞向無雙老祖，無雙老祖試探着伸手一抓，就輕鬆把火靈圖抓在了手心，而失去了火靈圖的馮輝，一樣沒有立刻從內府消失，一樣還站在那裡。　　說的也是，火靈圖只是進入內府的鑰匙，比如你進入一個鎖着的房間，有鑰匙了才能開鎖進去，但進去以後就算把鑰匙交給其他人，也不是說再不能在這已經打開的房內逗留。　　“哈哈……”又真的拿到了一張火靈圖，無雙老祖的笑聲也越來越燦爛，大笑聲里，他才看向郭正陽兩人，“周兄，郭小友，老夫已經入手三張火靈圖，可以直接跳過三關，現在只需要一張，就能直接去煉化仙府了，還希望周兄和郭小友助老夫一臂之力！”　　他一直都是先從馮輝下手，就是因為郭正陽兩人手中火靈圖不止一張，郭正陽距離他也很近，如果直接從那邊下手，根本不可能成功，但現在他自覺大局已定，以那邊的智慧，也應該明白他們不管交不交，都翻不出風浪了。

# 第二百三十四章 坑無處不在

　　“火靈圖真的可以轉贈，該死，無雙老祖手裡也有了三張，只要再來一張，他就可以直接跳過後面所有關卡，直接去煉化內府……”　　無雙老祖大笑聲里，坐在九十步位置的郭正陽卻面沉如水，實在是被後面的交易刺激到了，哪怕一天多前無雙老祖就提到了這些，提到說不定火靈圖可以轉贈，還一直在利用各種語言刺激人，但那時候這些畢竟不確定。　　現在看到那位真從馮輝手中又得到一張火靈圖，郭正陽心情也鬱悶到了極點。　　如果火靈圖不能轉贈，那他靠着手中三張火靈圖，已經等於有五成把握把仙府抓在手中了，另外五成，自然還是無雙老祖的。　　畢竟對方也有兩張，而對方的破關速度又是所有人里最快的，在第五關他依舊還拉開了郭正陽一两天時間，那第六關如果對方再拉開郭正陽一两天，到時候未必不能在郭正陽破解第六關時直接破解第七關，一旦他搶先一步破解第七關，那麼就算他比郭正陽少一張火靈圖，一樣有一半機會搶先煉化仙府。　　所以哪怕火靈圖不能轉增，郭正陽和無雙老祖煉化仙府的幾率也都是一半對一半，競爭還是處於較為激烈的狀態。　　但現在火靈圖可以轉增，那雙方的競爭，直接就跳轉到了白熱化的地步！　　如何白熱化？只要周易青也願意把手中的火靈圖轉增給無雙老祖，那麼無雙老祖就可以直接煉化內府，幾分鐘就能塵埃落定？當然，若是周易青把手中火靈圖轉增給郭正陽，那麼……就是郭正陽可以快速煉化仙府。　　“火靈圖真可以轉增，這樣的話，考驗還有什麼意義……如果一開始就有人把其他人火靈圖收過來，那直接就能破解內府所有關卡，還考驗什麼？”心下又低罵一聲，就是在罵聲里，郭正陽卻又突然一頓，似乎明白了什麼。　　他似乎真明白了為什麼火靈圖可以轉增了。　　說不定這也是那仙府主人刻意留下的設置，作為一個考驗環節讓參選者發揮的。　　火靈圖可以轉增，猛一看去似乎破壞了考驗規則，但實際上不然，因為這裏不能廝殺，你就算想得到別人手中火靈圖，只能靠智取，但火靈圖又是掌控內府的關鍵，所以一開始你要想收取別人手中火靈圖，根本就是扯淡，關係再好的，面對仙府這樣的龐大寶藏，有一點機會能得到，就不可能放棄自己手中火靈圖給予別人。　　所以就算火靈圖能轉增，一開始也沒人能從別人手裡得到，只能在隨後靠形勢壓迫，讓別人心生絕望，才能智取……　　這種智取，似乎就是考校一個修士如何以最小的代價打壓對手的信心，以最小的力量取得最大成功。　　在外府中，那長生境大能留下各式各樣的考驗，智慧、心性等無一不包，那麼在內府，對於火靈圖本身也設置一個智慧考驗，似乎並不出奇？關鍵，關鍵是有一句話，郭正陽現在都沒有忘記，那就是一開始他得知內府考驗的時候，那虛空中的話音說的是內府考驗，基本都是有關學習能力的考驗，基本，代表的並不是絕對。　　基本都是有關學習能力的考驗，和全部都是學習能力的考驗，差別還是很大的。　　而郭正陽在進入內府以後遇到的考驗全是學習能力，除了學習能力外，根本沒見過其他考驗，如果一直是這樣的，那當時仙府主人解釋時就沒必要用基本這個詞。　　一一聯想到這些，郭正陽才恍然大悟，看來火靈圖轉增，就是內府中除了學習能力之外的其他考驗了！　　如果你只有學習能力，而沒有留意到這一點，那就會花費更多力氣才能破陣，說不定後面六七八九關，每一關都會耗費你超出預期的時間，或者一直困住你，讓你單純靠學習能力根本無法過關，只有藉助火靈圖轉增這個考驗才能過關？　　就比如，比如在外服時郭正陽第一次遇到火靈圖的聚寶涯，當時四十多個台階，五個寶台，猛一看上去規則就是一節節向上破陣，才能最終走到巔峰拿走第五個寶台上的寶貝，一般人去了之後也就是在一節節向上破陣，但實際上那卻是個坑！　　真正想拿走火靈圖的方式，只有靠發現第一階內的傳送陣才能實現，你如果忽視了第一階，一直向上走，那第四個寶台之後的坑，是足以抹殺任何道君的，更別提真人了。　　當時郭正陽並不清楚聚寶涯後面有多坑，只是後來他在外府遊盪時，也又遇到過周扶等人一次，聽周扶等人講了聚寶涯后的大坑，他才明白當初自己有所幸運……　　所以在恍然大悟中，他也明白了內府設置，說不定就是和聚寶涯類似的。　　這裏基本考驗學習能力，但只是基本……其實最後還是考驗修士能不能靠智慧從其他人手中獲得火靈圖，到時候以最小代價破關，而不是單純靠學習能力一路走到最後，你若只靠學習能力破陣，很可能後面的關卡累死你你也破解不了。　　從聚寶涯的設置推斷這仙府主人的心性，這一點還是很有可能成立的。　　恍悟之後，郭正陽再沒了不滿，只是心生慶幸，如果不是無雙老祖提前提起火靈圖的轉增，他還未必能想到這裏，到時候他恐怕只會一直想着只要能破解第六關，就能連跳七八九關，從而掌控仙府。　　但萬一從第六關開始就是大坑，靠單純學習能力困個你半個月都過不去，那一旦熬到最後期限還沒過關，就徹底和掌控現付無緣了……　　這一點，似乎從每一個關卡間只能向前而不能後退也能看出一些端倪，你只能向前，也就是說一旦無法在前面幾關取得絕對優勢，無法以勢壓人從別人手中拿到其他火靈圖，那就算以後看破這一點，醒悟了，也再難以回頭去問別人索要火靈圖，一樣會徹底和煉化仙府無緣，要不然仙府為什麼不能後退，為什麼會有一個月期限？　　一個月後若無人煉化，仙府會自動遁走？　　聚寶涯那裡不就是如此么？過了第三個寶台後，一個個修士費勁心苦，耗盡心機破解後面的台階，終於走上第四寶台，結果卻發現玉簡里記載的是足以讓人吐血的坑。　　滿心慶幸，郭正陽又伸手摸了下額頭，都擦下了幾滴冷汗。　　這仙府主人的心思太難揣測了，也太深沉了，那位留下的坑簡直無處不在啊。　　那無雙老祖現在這麼做，是早就看穿了這些？早就看懂了仙府主人心思的詭秘？　　“周兄，郭小友，老夫只差一張火靈圖就能破解所有關卡，你們還在猶豫什麼？”就在郭正陽擦下幾滴冷汗時，後方則又響起了無雙老祖的笑語，不過這一次，無雙老祖的笑聲里卻多了一絲壓迫感，“有沒有你們這一張火靈圖，都再無法阻礙老夫獲得仙府的大勢，兩位又何必不做個好人。”　　又一句話，郭正陽沒有絲毫反應，倒是周易青臉色一僵，眉頭皺的緊緊的，似乎真被說的動搖了。　　無雙老祖已經拿下了馮輝手中的火靈圖，那……他就有三張了，剩下還有半個月時間，就算他們手裡的火靈圖不交給無雙老祖，似乎也阻擋不了對方破陣的大勢了，在這內府里的關卡是越來越難的趨勢，但第五關對於無雙老祖而言也只是用了三四天，後面他就算只有這三張圖，單純靠自己能力破陣，似乎也絕對用不了半個月，而他們，就算他和郭正陽加起來，似乎也不可能有任何翻盤希望了。　　既然如此，似乎真不如賣無雙老祖一個人情。　　要不然真等無雙老祖掌控了仙府，對方要是記恨起來，他們可未必頂得住啊……　　大勢，這是對方在拿着大勢壓人，壓得周易青除了苦笑，根本沒其他反應了。　　就是周易青苦笑中，馮輝的冷笑也突然響了起來，“葛兄，你簡單這麼說，可不見得有什麼成效，畢竟這兩個上界山的傢伙本就是一夥的，人家兩個加起來，至少兩張火靈圖，說不定還有三張呢？如果真有三張，而郭正陽那廝也馬上就要破解了第五關，到時候，可就和你一樣的進度了，你讓他們放棄，嘿嘿……”　　馮輝的冷笑是在煽風點火，這不是他不想無雙老祖儘快煉化仙府，只是不想讓無雙老祖同樣欠那邊一個人情罷了，能記恨上界山才最好。　　能記恨上界山的話，一旦無雙老祖最終掌控仙府，他才能藉助這位的大勢，去欺壓上界山不是？　　所以他絕對不介意挑撥一下雙方關係。　　雖然他也不覺得那邊加起來能有三張火靈圖，畢竟這玩意這麼珍貴，他一個道君才得到一張，自然不願意相信周易青或者郭正陽能得到兩張……而且那肯定沒有吧，至少周易青是沒有的，否則對方現在不會這麼猶豫。　　周易青都沒，郭正陽？別扯了，他只是一個真人，還是剛入真人初期不久。　　他能比他們兩個道君都出色？　　但就算不相信，可自己這麼說說，卻絕對能讓無雙老祖對那邊加深忌憚。　　事實也的確如此，這一聲冷笑后，正在猶豫的周易青和無雙老祖才都一怔，齊齊看向郭正陽，而此刻的郭正陽依舊在冷靜的應對着眼前關卡，似乎根本沒有為無雙老祖的話分過神，一下子，無雙老祖的神色就變得驚疑不定起來，就是周易青眼中也突然閃過一絲激動，難道，難道那邊真有兩張火靈圖？那豈不是說，只要他把手中的給郭正陽，就也還能有機會拼一拼？

# 第二百三十五章 囊中之物

　　一開始的時候，周易青也的確從沒想過郭正陽會有兩張火靈圖，主要也是這玩意太難得，他實在不信郭正陽能比他得到的還多。　　而且一開始在得知火靈圖說不定能轉贈時，他想到的，也是希望郭正陽把手中火靈圖轉贈給他，讓他拼一拼……畢竟仙府這麼重大的寶藏，誰都會有私心，這根本不可避免。　　但現在，他卻再沒想過讓郭正陽把手中的火靈圖交給他了，因為他落後太多，以現在的進度，郭正陽最多十來個小時就能破解第五關，但他卻至少需要兩三天。　　這種情況下有無雙老祖的壓迫在，白痴都知道就算把火靈圖給他也是輸定了。　　相反，若是把東西給郭正陽，還有機會拼一拼的。　　當然了，這拼一拼的機會，也得建立在郭正陽有兩張火靈圖的基礎上，雖然他不敢相信，但還是隱帶激動的開口，“郭小友，難道你真有兩張火靈圖？”　　“恩。”郭正陽一開始也沒想過暴露自己有幾張火靈圖的，但現在形勢壓人，都是在靠智取，所以郭正陽也根本沒辦法繼續隱瞞了，很痛快的就點了點頭。　　而他只說自己有兩張，而不是三張，自然是在壓迫無雙老祖。　　如果說自己有三張，加上周易青一張，那就是四張，一旦這暴漏出來那就完蛋了……白痴都知道只要他破了第五關，後面就可以全部連跳，一旦如此，無雙老祖都沒必要再進入第六關了，只會一直在第五關等待。　　等待最後那個聚靈期散修過來，從對方手中獲得火靈圖。　　那樣子還是很危險的，如果那聚靈期散修在郭正陽破解最後十步前進入第五關，最後一張圖也被無雙老祖拿走，那麼無雙老祖就能先一步跳關，直接走到最後煉化仙府。　　但現在他只說兩張，加上周易青的一張就是三張，和無雙老祖一樣。　　再者，他也在一步步接近第六關，同樣可以跳三關的情況下，恐怕無雙老祖就不敢在這裏一直等了，只要他為了搶佔先機進入第六關，那才是徹底和仙府無緣了。　　所以郭正陽現在的回答一樣是個坑，不過卻是在坑無雙老祖。　　等這句話落地后，後方幾個道君才全都一顫，周易青直接大喜過望，“真的？你真的有兩張？”　　“不可能，你一個真人，怎麼會比我們兩個道君得到的還多？”馮輝同樣驚呼一聲，看向郭正陽的視線充滿了不信任，他剛才只是隨口一說，哪料到郭正陽真有兩張？　　而無雙老祖則沒說話，只是一張臉突然就黑了下去，黑的嚇人。　　郭正陽也有兩張，距離破解第五關也只剩下那麼一截路，這麼說他就算掌握了先機和大勢，但這樣的先機和大勢，卻根本壓不倒上界山兩人了。　　“好，老夫手裡這張就交給你，你可要加把勁！”無雙老祖臉色發黑時，周易青卻再次驚喜的開口。　　甚至直接就起身走向通道入口。　　也是這時，郭正陽才起身走了回去，兩個人走到入口處，站在無雙老祖兩人幾步外，周易青就把手裡火靈圖遞向郭正陽。　　“謝謝老祖，我會儘力的。”又到手一張，郭正陽也是滿臉驚喜，不過只是鄭重的對周易青道了聲謝，就馬上轉身走向了石道深處。　　只差最後幾步了，手裡四張火靈圖，只要走完這幾步他就可以直接煉化仙府，現在，現在他唯一的威脅就是在走完這幾部之前，那個聚靈期散修突然出現，到時候被無雙老祖截糊。　　“郭小友放心，你手中有三張火靈圖，只要破解第五關，那就和無雙道友一樣了，如果那個聚靈期散修現在進來，老夫也會儘力幫你爭取這最後一張。”　　周易青同樣明白什麼，立刻就大笑着開口，一句話說的無雙老祖臉色更加陰沉。　　他倒不信在拉攏人上拼不過上界山，畢竟身為靈域第一人，他背後的仙途山也是靈域第一勢力，單純拉攏人的話，他絕對有信心壓制住上界山。　　但問題是，問題是誰也不知道那個聚靈期散修現在在哪，究竟什麼時候會進入第五關。　　萬一對方還要兩三天才進來，那他一直在這裏等么？如果能確定對方只要兩三天就能進入第五關，他就會一直等。　　因為他知道第六關絕對不是兩三天就能破關的，越來越難的考驗，第五關他都用了三四天，就是他進入第六關，也沒辦法在兩三天破陣，如果能得到那聚靈期散修的火靈圖，等幾天也值得。　　但萬一那個聚靈期散修隔個五六天或者十天才進來呢？到時候郭正陽直接進入了第六關，甚至破開了第六關，他還沒等來那個聚靈期散修，就已經輸了！！　　這方面不是不可能，而是有很大可能。　　內府關卡全是考驗學習能力，考驗一個人資質悟性等各方面，若是道君在這裏，再差的道君也不會走的太慢，因為每一個道君都是資質極為出類拔萃的修士，否則就走不到道君這地步，走不到雄霸一方的程度。　　可一個聚靈期修士，資質悟性真不敢確定！　　整個靈域十幾萬修士，聚靈期佔了九成，但那麼多聚靈期修士，能晉陞真人的不足百分之一，這就是資質悟性的限制，可以說所有聚靈期修士里，九成九修士資質都比道君差太多。　　最後方那個聚靈期修士若是資質悟性比道君差個四五倍，那每過一關花費時間可能都會是他們的四五倍，周易青他們破解第一關用了三四天，換一個資質差幾倍的，用上十來天都很正常。　　所以眼睜睜看着郭正陽一直在破關，而對方手裡也有了三張火靈圖，無雙老祖真着急了，即想等一等，又有些不敢等。　　現在無雙老祖心下都也充滿了懊惱和後悔，如果一開始就能從其他人手中得到火靈圖，也不用在這裏乾等了……　　當然，這也幸虧郭正陽說了自己只有兩張，如果郭正陽直接說自己有三張，他也根本不用考慮了，只會毫不猶豫的選擇在這裏等下去。　　“那個傢伙，怎麼還不來！”　　就這麼又沉默了一陣子，等郭正陽又猛地起身向前踏出一步，距離終點只剩下九步時，站在入口處的馮輝才也眼皮直跳，惡狠狠低罵一聲，就是無雙老祖的臉色也綠了幾分。　　反倒是周易青再次大喜，大喜着看了兩人一眼，才笑道，“不用急，只要再等一等，那位肯定會過來的。”　　仙府競爭已經到了白熱化地步，每個人的心情都極為複雜，簡單的言語中，幾乎都充滿了刺激和撩撥，撩的人心情在無法平靜。　　無雙老祖也隨着周易青的話又看了後方一眼，身子都晃了一下，但還是沒動。　　他不敢在這裏一直等下去，但也不敢輕易起步進入第六關，不然萬一在自己剛起身後，後面聚靈期散修就來了，那更加讓人崩潰。　　這一刻，無雙老祖也真是糾結的要死。　　這種情況又持續了幾個小時，等眼睜睜看着郭正陽再向前踏出去幾步，距離終點只剩下五步時，無雙老祖才再也忍不住色變，踏步就向前走去，“馮兄，我先去第六關，如果在我走後，那聚靈期散修進來，一切就交給你了。”　　不能再等了，再等下去，郭正陽就真的徹底追平他了。　　所以他真不敢再等了，萬一等到最後那個聚靈期散修都沒出現，豈不是眼睜睜看着到手的仙府從手心裏溜走？　　所以他還是得搶佔先機，至於自己走後，那聚靈期散修會不會進來，這一切就只能看馮輝的了，反正自己已經從馮輝手中得了一張圖，而馮輝絕對不會看着仙府被上界山掌控，所以就算自己先走一步，也還有一定把握能限制郭正陽。　　說了一句馮輝也臉色凝重的點頭后，無雙老祖才從郭正陽身邊走過，很是鬱悶的冷冷瞪了郭正陽一眼，才走向傳送陣。　　郭正陽則是大喜……　　強耐着喜色一動不動，只是繼續平穩行進。　　等隨後看着無雙老祖踏入傳送陣進入第六關，郭正陽臉上才猛地綻放出了燦爛的笑意。　　進去了，對方真的進入了第六關，從他踏入傳送陣那一刻起，仙府的掌控權，已經有九成九落在了郭正陽手中！　　現在就是那聚靈期散修進來，被馮輝從對方手中拿走火靈圖，馮輝想進入第六關都也需要一两天或者更久才能做到。　　而他破解最後幾步，只需要幾個小時！　　大喜中，郭正陽繼續破解，後方的兩人卻也早又進入石道繼續破解起來，就這麼過了幾個小時后，等郭正陽又踏出一步，呼的一下走到了終點，他才猛地大笑起來。　　終於走完了這幾步！　　手中四張火靈圖，可以連跳後面四面，仙府，已經是囊中之物了！想起這一路上，不止要和幾個最頂尖的主宰級存在比拼學習能力，比拼資質悟性，還有後面各種挖坑刺激人，比拼智慧，一路走到現在，真的太不容易了。

# 第二百三十六章 新主

　　“郭小友，快，你只比葛老鬼慢了幾個小時，還有機會追上，你放心，如果在你進入第六關后，那個聚靈期散修進來，老夫會盡一切努力幫你爭取到那張火靈圖的。”　　就在郭正陽大笑中，一樣走在石道上的周易青才也大喜過望的開口，眼中全是激動，能不激動么？郭正陽現在也有三張火靈圖……恩，他知道的是三張，還也走完了第五關，那隻要再破一關就能煉化仙府啊。　　以他們上界山和郭正陽的關係，若這仙府被郭正陽得到，必然是一大助力，所以此刻看到郭正陽破關，他自然是興奮的不能自已。　　而現在郭正陽和無雙老祖也只差了幾個小時，這的確有很大希望爭取的。　　至於那個聚靈期散修，就算對方進入第五關，他一樣會盡一切全力爭取對方手裡的火靈圖，以助郭正陽獲取最後勝利。　　驚喜的話語里，正在大笑的郭正陽才也轉頭看去，看了周易青一眼，馬上就點頭道，“多謝老祖了，我這就去去。”　　到現在他依舊沒說明自己手裡其實有四張火靈圖，依舊沒明說從此以後可以全部跳關，這不是故意要瞞着周易青，而是一旦說了，黑獄老祖就一樣會聽到，而他卻不想對方聽到，在郭正陽心裏，最好自己悄無聲息煉化仙府，然後動用仙府禁制抹殺馮輝！！　　如果他現在說自己其實有四張火靈圖，那結果根本不用質疑，馮輝第一時間想到的肯定是逃！！　　他可不想讓這傢伙提前逃掉！！　　笑過後，郭正陽才踏步走向傳送陣。　　就是在行走中，一聲冷笑卻也從後方響了起來，“老夫不得不承認，以前一直太小看你了，不過你已經落後無雙道友幾個小時，而在資質悟性上更本就不如無雙道友，現在你能走到這一步已經是極限了，想最終煉化仙府，根本不可能，那個聚靈期修士不出現，你會被無雙道友靠着實力一點點甩開，他就算出現了，你們上界山一樣不可能搶到那張火靈圖，就憑你們，也想和仙途山以及我血幽府抗衡？簡直不自量力！”　　這冷笑聲無疑是屬於馮輝的，話語里也帶着濃濃的不屑，雖然他這麼說是故意在打壓郭正陽的信心，但也的確是馮輝的真實心裏寫照，在他看來，眼前的郭正陽和周易青，根本就是在做着無謂的最後掙扎。　　不管是比拼學習能力，還是把希望寄托在最後那個散修身上，都不可能成功。　　聽了這些話，郭正陽卻也啞然一笑，並沒有在意，如果他只有三張火靈圖，說不定還會被搞得動搖，畢竟對方說的在理。　　但此刻他連腳步都沒有停頓一下，就穩定的踏入了傳送陣，就是在傳送陣消失前，才給了黑獄老祖一個很淺淡的眼神。　　也是這一眼，馮輝頓時一愣，而後勃然大怒，該死，那個小子什麼眼神？那姿態神情，擺明了是根本沒把他的話放在心上，根本就是無視……太該死了！　　“哈哈，我說馮輝，到現在你還想靠這點言語打壓郭小友信心？未免也太看輕人了，只是自討沒趣。”倒是周易青在隨後哈哈大笑起來。　　笑聲里，馮輝更加惱怒的話語也響了起來，不過這時候郭正陽已經靠着傳送陣抵達了第六關，對那一切也再也聽不到了。　　等雙腳再次踏足地表，郭正陽也一眼就看清了第六關的大概形勢。　　這一關的場景又是一座大殿，大殿內懸浮着幾張玉簡，而先前過來的無雙老祖也正在抓着一枚玉簡參悟。　　郭正陽打量大殿時，無雙老祖才猛地轉頭，看了郭正陽一眼，眼中閃過一絲忌憚，不過很快就又笑道，“郭小友的實力實在出乎預料，老夫也沒想到最後的對手竟然是你，不過小友想從老夫這裏搶走仙府控制權，恐怕還差了幾分火候。”　　無雙老祖笑眯眯的神態，也還算和藹。　　就是郭正陽卻也早領教了這位靈域第一人的手段，早知道他很會不動聲色打壓對手的信心，所以此刻並沒有回話，只是啞然一笑，就從儲物戒指里掏出一張火靈圖，而後靈力運轉中，本就像是一團燃燒着的火焰的火靈圖轟的一聲就燃燒的更加劇烈。　　最後更是在短短几個呼吸內燒成了灰燼。　　利用火靈圖過關，就是運轉簡單的發決讓火靈圖徹底蒸騰，這一點在幾人剛進入第一關時，玉簡上就有提示。　　只是以前大家手裡火靈圖都不多，自然不會在一開始就輕易使用，等後來明白了越到後面的關卡就越難，那不到最後關頭，就更加不會有人使用了。　　但現在郭正陽卻毫不猶豫的選擇了動用，連第六關的考題是什麼他都懶得去探索了。　　而在火靈圖化為灰燼后，大殿內也馬上響起一道滄桑話音，正是一聲過關。　　郭正陽這才笑着對正在發獃的無雙老祖點點頭，踏步走向里側傳送陣。　　“你竟然第六關就是用火靈圖跳關？？”　　直到郭正陽快要走到傳送陣時，無雙老祖才猛地從愕然中驚醒，而後滿眼不可思議的開口。　　郭正陽依舊不說話，只是在站進傳送陣內時，才又笑着沖無雙老祖點了點頭。　　平淡從容的笑，卻讓無雙老祖心下猛地升起一絲很不妙的感覺……　　就那麼愣愣看着郭正陽消失，他還是一直皺着眉呆看着傳送陣，不對勁，不對勁啊，到底哪裡不對勁？　　郭正陽不可能不知道這裏的關卡是越來越難，那手裡就算有火靈圖，也應該留到最後才使用的。　　他在踏入第六關后竟然毫不猶豫就使用了火靈圖？　　“不好！上了這小子的惡當，他原本手裡就不止兩張火靈圖，而是三張！！在得到周易青那一張后，他已經有了四張，六七八九關都可以直接跳過！該死，該死……上當了，如果早知道他有四張，我就絕不會進入第六關，那一直在第五關等着，還有一線希望從那個聚靈期散修手中拿到一張火靈圖和他搶一搶，現在……”　　愣了片刻后，無雙老祖才猛地站起身子破口大罵。　　他畢竟是活了三百多歲的人，而且不管是實力還是聲望都是靈域內最出類拔萃的，自然也不蠢。所以就算郭正陽沒有明說，可言語動作間還是透漏了太多信息。　　等明白之後，無雙老祖真是差點被噁心死。　　這不只是因為發現自己上了郭正陽的當，堂堂老祖被一個小真人耍了一次，更噁心的是走到現在，他早已經有了八成以上的信心去獲取仙府，已經認定了這仙府成了自己的囊中之物。　　可現在卻發現郭正陽在最後一刻把仙府從他手裡搶走，那種噁心和鬱悶，真是刺激的人差點崩潰。　　一張臉紅了黑，黑了白，短短片刻，無雙老祖才又噗通一聲癱坐在了地上，滿臉苦笑。棋差一招，棋差一招啊！！　　一直都是領先，一直都在遙遙領先，可最後卻在已經看到成功的那一刻，被人搶走了勝利果實，這種刺激，太大了。　　也就在無雙老祖崩潰中，原本平靜的殿宇內，突然就響起了一道滄桑話音。　　“火府已得新主，無關人等速速離去！”　　一句話，就震得還在崩潰的無雙老祖又臉色一綠，那苦笑已經徹底泛揚到了極限，除了苦笑之外，更是心酸不甘到了極點。　　但就算如此，他對於已經開始煉化仙府的郭正陽也根本無力阻止，甚至在這一刻，自他儲物戒指里猛地就升起一股絢麗火光，卷着還在崩潰的無雙老祖就消失在了當地。　　而同一時間，雖然同樣是在內府，卻因為送出了火靈圖，所以沒有直接被卷出內府的周易青和馮輝，也紛紛被虛空中的話音驚得齊齊臉色大變。　　兩個人都是驚疑不定的起身，駭然看向左右，不管怎麼看，兩人都像是被那話音驚得失去了思考能力，只剩下一片獃滯。　　可不是么，怎麼這麼快，就有人煉化仙府了？　　這時候距離無雙老祖進入第六關不過六七個小時，距離郭正陽進入第六關更只有十來分鐘而已！！　　正常情況下不管是那兩位誰在最後贏得仙府，都不應該這麼快啊。　　“是誰？是無雙道友六七個小時破關？”傻傻愣了片刻，馮輝才驚叫一聲，眼中依舊還全是驚疑。　　這一聲話也直接嚇了周易青一跳，讓他臉都青綠起來，不過綠了片刻，周易青才突然一挑眉，嘴角也閃過一絲古怪。　　“好傢伙，我都被這小子騙了，他哪裡是只有兩張火靈圖，三張！他絕對原本就擁有三張，要不然之前剛破解第五關，那小子不會笑的那麼輕鬆，如釋重負一樣。”　　周易青畢竟也是活了二百多歲的老祖級別，很快就想到了什麼，真是心下想不覺得古怪都難。　　同時他也明白了為什麼之前的郭正陽沒有明說，那小子怕不是還準備坑馮輝一把呢！！　　現在他們只知道有人在煉化仙府，卻根本不確定是誰在煉化，如果馮輝以為是無雙老祖下手，而一直在這裏等着，那……　　“不好，操他奶奶的，被那小子騙了！”就在周易青目露古怪之色時，剛剛還在驚叫的馮輝才也猛地從原地跳起，一張臉當場就綠了，臉綠中，他更是快速飛退向後方，退出石橋后，就瘋了一樣在四周尋找出口。　　原本有一張火靈圖，那隻要有人煉化仙府，他就會直接被火靈圖傳送出去，可現在卻突然想到這很可能是郭正陽在煉化仙府，他的火靈圖卻又交給了無雙老祖，這一刻，馮輝真是嚇毛了。

# 第二百三十七章 大手筆

　　“這鎮府界碑這麼難煉化？過去片刻，我卻連十分之一都還沒完成。”　　“不過說起來，這火府真是恐怖，恐怖到了驚粟，我之前雖然知道這地方很大，卻萬萬沒想到竟然會是一顆星球煉製而成，一顆比地球還龐大的多的星球，嘖，這內府之中，竟然還有通往其他修真星球的傳送陣，豈不是說只要我願意，都可以抵達其他星球？”　　……　　在無雙老祖被火靈圖席捲着離開內府，而黑獄老祖則是驚粟不已的在第五關尋找出口時，內府深處，一座漂亮的殿宇建築內，正操控着真火煉製一座玉碑的郭正陽臉上表情卻連連變換，極為精彩。　　主要是進入內府最深處，在這裏撿起一張玉簡后，上面的內容讓他驚得不行。　　用火靈圖連破四關，郭正陽抵達這大殿後，空曠殿宇里只有兩件事物，一件是矗立在殿宇中心，高約兩米的古樸石碑，另一件就是一張懸浮的玉簡，也是那張玉簡告訴了郭正陽，想要最終煉化仙府，只需要煉化這鎮府界碑就行。　　這界碑就是整個仙府的控制中樞。　　揣摩了一下玉簡上記載的煉製手法，開始煉製鎮府界碑時，郭正陽另一邊還在閱讀玉簡中的其他信息，這些信息就是對仙府的介紹。　　短短几個呼吸而已，郭正陽就被接連幾句話震得無語。　　首先就是，此火府乃老夫生前擇一星球煉製而成……，這一句話就真的把郭正陽嚇得差點跳起來，早知道仙府很大，但大到這種地步還是讓人無語。　　他隱約知道長生境強者有多恐怖，那是揮手間可以讓星球崩滅，一個意念就能打碎空間，讓星宇支離破碎的至強存在，正因為那種存在的恐怖已經超出了這個宇宙的限制，所以才會有天地大劫降臨，對其進行誅殺。　　你抗過了天地大劫，就能羽化飛升。　　抗不過去就是灰飛煙滅。　　那樣的存在恐怖程度想一想都讓人不寒而栗。　　可這位火府的主人隨手把一顆比地球面積還大的生命星球煉製成自己的府邸……這種手段還是讓人驚到木然。　　先被這句話驚了一下，隨後另一句話又讓郭正陽無語，那就是眼前火府中還有以前的仙府主人留下的星際傳送陣，可以通過這些傳送陣直接抵達其他星球……　　唔。　　其實這些傳送陣是這樣的，一經發動，就會把整個火府傳送過去，這是仙府主人原先預留的手段，在多個修真星球的一些隱秘之地都留下了傳送陣，和火府內的一些星級傳送陣聯通，組成雙向的穩定傳送。　　等仙府現世后，吸引一個星球的修士前來探索，如果有人能在期限內煉化仙府，那麼就能掌控仙府，但如果期限抵達后卻沒人掌控仙府，仙府就會自動遁去，這自動遁去，指的就是靠着設置在仙府和其他星球的雙向傳送陣，直接遠遁到下一個星球。　　按照玉簡中的介紹來說，處於無主狀態的仙府，每一個星球都只會逗留一次，這一次若是無人能煉化仙府，那麼仙府遁去后，就再不會在這星球上出現。　　拿地球來說，仙府會出現在這裏，八成就是仙府在某個星球現世之後，引起了一輪爭搶，最終無人煉化，仙府就通過傳送陣抵達了這裏，重新隱藏起來，等被人觸發之後才會現世，吸引大量修士前來。　　而仙府通過傳送陣從上一個星球抵達地球時，那位長生境大能留在上一個星球設置的傳送陣就自動破滅了，再也回不去了。　　若這一次仙府現世也沒人能煉化它，那麼等它遠遁到其他星球，地球這裏的傳送陣也會自動崩壞。　　錯過一次就再沒機會，這指的還是一個星球上的所有修士都沒了機會去掌控煉化。　　原本這仙府主人，也只是在九個生命星球上設置了傳送陣，若是九個星球最終都沒人煉化仙府，那仙府就會遠遁到茫茫太空徹底隱跡……　　這樣的設計，的確讓郭正陽看的嘆為觀止。　　大手筆啊！　　長生境大能出手，果然不同凡響，尋找一個傳人而已，竟然在九個星球布下傳送陣，而每個星球的修士都只有一次機會。　　現在它被郭正陽煉化，那麼地球上的傳送陣就不會摧毀了，剩下的通往其他星球的傳送陣，也會保存下來，當然，這取決於郭正陽這個新主人的態度，如果他不想和外星球修士聯繫，那麼完全可以在煉化仙府後，第一時間就摧毀所有傳送陣，如果他不想摧毀，也可以通過傳送陣進入其他星球，因為這些雙向傳送陣的確不止能讓仙府穿梭，仙府內的人也能使用。　　現在郭正陽也並不知道這火府總共在幾個星球出現過，但等最終煉製了火府後，去那個保存着星際傳送陣的殿宇看一看就知道了。　　除此之外玉簡中還介紹了，在他隕落之後，一直掌控仙府運作的就是曾經的火府主人煉製出來的一件後天靈寶……那後天靈寶誕生了器靈，開啟了自己靈智，而且因為是特殊生命，並不受壽元限制，所以才會按照仙府主人的遺願操控仙府尋找傳人。　　“後天靈寶？誕生靈智的後天靈寶，這是法寶的器靈啊，那還真是特殊生命，怪不得一直以來仙府都能如常運轉。”郭正陽再次一驚，就是在驚呼中，一道滄桑的話音突然就從不遠處響起，“那是當然，我是由主人創造而出，自然會一直維持他的意願，讓主人的意志得以實現。”　　等郭正陽轉頭，看到的就是一張火紅色的樹恭弘=叶 恭弘……正懸浮在他身側不遠處的虛空。　　這樹恭弘=叶 恭弘很漂亮，通體燃燒着漂亮的火苗，郭正陽雖然用肉眼看到的只是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可靈覺上卻感到那片恭弘=叶 恭弘子正在不斷的打量他。　　“你就是那個後天靈寶？”看一眼后，郭正陽才詫異的開口，他的確想不到那位長生境大能鍛造出來的後天靈寶，外形竟然只是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雖然這恭弘=叶 恭弘子面積不小，伸展在虛空中，比他躺在那裡的面積都大些。　　“你運氣不錯，直接跳過了六七八九最後四關，我還以為這一次你們這幫修士，也會像上次那群人一樣，全部困死在第六關呢。”　　不過那片恭弘=叶 恭弘子並沒有回答郭正陽的疑問，而是平淡的開口，一句話就說的郭正陽的黑了臉……還真是啊。　　自從發現火靈圖可以交易之後，他就想過，這火靈圖的交易很可能也是考驗一環，以外府中聚寶涯的表現去推斷這仙府主人的心性，他的確懷疑過內府最後幾關，很可能也有坑死人不償命的表現，但那之前畢竟只是懷疑。　　現在那卻得到了證實，當初如果不是在第五關就從周易青手中拿走一張火靈圖，如果他還一直抱着只要靠能力破解第六關就可以連跳最後三關的打算，那恐怕到期限抵達，也破不開第六關，最後只能白白看着仙府遁走了。　　那留下這個仙府的老傢伙，的確太能挖坑了。　　“以前火府都在幾個星球出現過？”臉黑了一下，郭正陽才又問出了心中的疑惑。　　這一次那片紅恭弘=叶 恭弘倒是很爽快的道，“兩個。”　　郭正陽也神色一變，變得很古怪，“這麼說這裏還有六座傳送陣連通着六個不同的修真星球？”　　“對，你要毀掉那些傳送陣么？”紅恭弘=叶 恭弘再次開口，話語依舊是波瀾不驚，就是那種很平穩很滄桑的語調，感覺不到絲毫波動。　　“暫時不用，還是先保留着吧。”郭正陽倒是急忙擺手，擺了下手后，才突然道，“我該怎麼稱呼你？”　　這是一個後天靈寶，只不過是誕生自己思維，有了情緒觀感的後天靈寶，第一次面對這種特殊的生命存在，郭正陽還真覺得有些怪怪的。　　“隨便。”紅恭弘=叶 恭弘再次開口，但一聲隨便卻讓郭正陽聽得蛋疼。　　怎麼稱呼也能隨便？這怎麼隨便？？？　　而對方的態度更讓他覺得有些怪怪的，自己現在是這仙府主人的傳人了，不過怎麼感覺這後天靈寶對他這麼冷淡呢？若不是冷淡，之前他也不會說一聲隨便。　　不過也只是想了一下，他就不再理會，只是全心去煉化鎮府界碑。　　而後足足過了半個小時，郭正陽都累得靈識將要枯竭，才終於徹底煉化了鎮府界碑，隨後的一剎那，一種奇妙的感覺就湧上了郭正陽心頭。　　在煉化之前，他也只能看到感應到這大殿附近的情況，而煉化之後哪怕不用刻意去查看，仙府內不少地帶的事物，都清清楚楚落入他腦海之內。　　這感覺就像是從外太空近距離俯視一顆星球，乍一眼看去，朦朧而粗糙，但你想看清哪一片，只要凝神去看就能看的一清二楚。　　郭正陽也很快看到自己所在位置，就是在一片大陸中央，一座高高山脈之上。　　這山脈的宏偉，絕對比地球上最龐大的山脈還醒目幾倍。　　而連綿的殿宇群之外就是一層層陣法禁制，他也清晰看到了一個禁制內，正在一片灰霧中追逐廝殺的周易青和馮輝。　　剎那間郭正陽才大喜。　　正在驚喜時，一側的紅恭弘=叶 恭弘才突然開口，“你已經煉化了火府，現在是否要抹殺還在府內的其他生命？”　　仙府規則，三個月期限抵達，若無人掌控，禁制會主動發動抹殺一切生命，現在郭正陽提前煉化，這個是否抹殺的控制權，也落在了他手中。　　郭正陽這才一笑，轉頭道，“我可不可以殺一批，留一批？”　　“不行，你現在有兩個選擇，一是全部抹殺，一是全部驅逐，我不會主動幫你抹殺仇敵的。”　　郭正陽頓時愕然。　　而那一片紅恭弘=叶 恭弘也看不出絲毫表情變化，畢竟它本就只是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只是淡淡開口道，“你雖然繼承了主人的傳承，但主人的意願里，並沒有讓我幫你做事的意思，你想做什麼，都需要靠你自己的能力去獲取，如果你有能力操控這些禁制，把主人的傳承融會貫通，自然可以自己出手。”　　“全靠我自己能力獲取？我如果想得到內府第一關的星寶……”　　“等你學會怎麼操控這些禁制，自然一切隨你，不止星寶，包括這裏的一切資源，都是如此。”　　……　　郭正陽瞪直了眼，隨後才對燃燒的紅恭弘=叶 恭弘道，“那我若是離開這裏，能收起仙府么？”　　“可以。”　　這一次對方倒是痛快的點頭。　　郭正陽這才一喜，一顆星球煉化成府邸，還能收起來隨身攜帶，這的確是大手筆，跟着他就再次開口，“如果我在外面遇到危險，你會幫我么？”　　這是一個有了思維意識的後天靈寶啊，動動意念能發揮的威能恐怕也是足以毀天滅地的。　　不過這一次，他得到的答案卻又讓他無語。　　“主人說過，想與天爭命就不能一切都順順利利，如果凡事都幫你，那就算靠着火府的資源把你堆砌到長生境，面對天劫一樣是死路一條，那樣的廢物根本不配做主人的傳人，所以你就算在外面遇到生死危機，我一樣會袖手旁觀，等你死了，我會操控火府繼續尋找下一個傳人。”　　“……”　　鬱悶的瞪了這片恭弘=叶 恭弘子一眼，郭正陽真的很蛋疼，不過很快他就又釋然了，因為對方說的是實話，與天爭命，這條路可不好走，溫室里的花朵，就算修為再高也沒用，就是上界山等宗門巨頭對那些天才弟子一樣會放出去磨礪的。　　所以這火府主人會這麼做似乎也正常，而就算如此，他這一次的收穫，已經豐厚的無法形容了，直接得到一顆比地球還龐大的多，靈氣濃郁程度也遠超靈域許多的星球。　　這裏面可是無盡資源啊，就算想得到這些資源，他也必須要先學會操控禁制才能收穫，但操練這些禁制的同時，對他也本就是一種鍛煉，好處極大極大。　　那他還有什麼不滿意的？　　雖然他很想在煉化仙府後就藉助仙府禁制誅殺黑獄老祖這大敵，但眼下這片紅恭弘=叶 恭弘根本不會幫他，靠他自己？他也根本不懂得怎麼操控禁制。　　要麼，他全殺，要麼，全部驅逐。

# 第二百三十八章 有總比沒有強

　　“有決定了么？”就在郭正陽鬱悶中，那片紅恭弘=叶 恭弘再次平淡的開口。　　郭正陽也隨着這話又鬱悶的看了一眼過去，就算對方不肯幫他抹殺仇敵，但就不能多給他一點考慮時間么？如果沒時間考慮，他自然只能選擇全部驅逐，但他還想着拖一拖時間，看能不能在有決定之前，就可以操控內府第五關的禁制呢。　　“這些沒用的螻蟻，根本沒資格在主人的府邸內多逗留。”火紅的樹恭弘=叶 恭弘則似乎感覺到了什麼，又是很平靜的開口。　　郭正陽頓時一陣哭笑不得，如果自己沒有煉化仙府，那肯定也是沒用的螻蟻之一了，就算自己現在煉化了仙府，這紅恭弘=叶 恭弘都不怎麼看重他呢。　　沒資格在主人的府邸多逗留，要麼死，要麼滾蛋？　　“全部驅逐吧。”哭笑不得之餘，他才無奈的開口。　　而那片火紅的恭弘=叶 恭弘子也瞬間消失在了當地，在消失的那一刻，一道滄桑的話音也再次響了起來，“你既然通過了主人的考驗，成為火府的新主人，看在主人面子上，我也會給你一點便利，多的我不會做，以後你若是需要哪方面傳承，說一聲我就可以幫你送來，但我給予你的幫助也僅限於此，其他方面，你完全可以當我不存在。”　　在郭正陽嘴角微微抽搐的時候，他卻也清晰看到了原本還存在於仙府內府外府各地的一個個修士，都突然被空間波動加身，而後眨眼間所有人就消失了個乾乾凈凈。　　又粗略觀看了幾遍，郭正陽才又猛地笑了起來，“我如果想有能力操控內府那些禁制，應該學習什麼知識？”　　有總比沒有強。　　雖然這片恭弘=叶 恭弘子根本沒怎麼打算幫他，但對方剛才的承諾也不容忽視，他想學哪方面傳承，說一聲就行？這個忙的確很大，不然他就想算學什麼，也還要一點點尋找，查探對應的知識，這可不是容易的事。　　而現在他最想做的事，無疑是把內府第一關考驗里那些星寶掌控在手，雖然星寶的煉製體系並不成熟，最強的星寶都還比後天靈寶差些，只能煉製出比極品法寶稍強的，但這對眼下的郭正陽，甚至對於眼下的地球修真界都夠用了。　　郭正陽若想提升戰力，最快的是什麼？煉化出一件本命靈器，讓極品靈器發揮出堪比法寶的功效！　　那他的戰力就會立刻飆升許多。　　但問題是本命靈器孕養太難，動輒幾年十幾年，根本不是能快速實現的，而只要他能掌控星寶，那可就等於一下子有了無數本命靈器啊……二品星寶就能堪比下品法寶之威，真人操控運轉起來的消耗也並不算特別大。　　那些東西的重要性也絕對是毋庸置疑的。　　等這句話問出后，大殿左右的虛空倒是一片平靜，似乎那片樹恭弘=叶 恭弘都沒聽到似的，不過等了十多秒后，在郭正陽身前才出現了一張張懸浮的玉簡。　　這些玉簡足有幾十份……　　“陣法禁止一道，博大精深，雖然主人最擅長的是煉器，曾以煉器一道縱橫星宇，但陣法上主人的造詣也並不差，這些就是他在陣法一途上的傳承，你可以細細參悟。”　　樹恭弘=叶 恭弘這次出現都沒出現，就是丟下一片玉簡外加一句話就消聲遺迹，郭正陽也習慣了它的態度，並沒有說什麼，很爽快的就抓起了身前最近的一張玉簡，探入靈識就開始觀看。　　……　　“出來了？我出來了？哈哈……”　　“嚇死老夫了，我還以為真會死在裏面，媽的，找了那麼久都沒找到出口，真坑啊。”　　“是啊，從內府開啟那一刻我就在尋找出口，但直到有人煉化這仙府，我也還沒找到，真以為要被禁制抹殺了呢。”　　“真是慶幸，應該是這仙府的新主人把咱們送出來了吧？不過到底是誰得到了這仙府？嘶，誰啊，這運氣太好了吧？”　　……　　就在郭正陽抓着火府主人留下的陣法傳承觀摩時，仙府之外，依舊是那座深入妖獸地盤的龐大島嶼之上。　　一道道身影突兀的被甩出仙府，眨眼之間，仙府方圓數十里內就密密麻麻布滿了數千修士，等這些修士發現自己是出現在仙府外，而不是被禁制抹殺時，頓時就激動的歡呼起來。　　能不激動么？他們這些人幾乎也都是從仙府內府開啟那一刻就火急火燎開始尋找出口，結果過去了半個月，還是一直找不到出口……　　那一想起剛進入仙府時聽到的規則，時限一道就會被禁制抹殺，他們不急都不行。　　當然，數千人都沒找到出口，直到現在才被送出來，也並不是說仙府內出口太少，而是這次進入仙府的修士太多，整個靈域十幾萬修士，有大半都進入了仙府，然後，也有幾萬人及時找到出口出來，所以剩下的這群也只是少數派。　　因為這仙府也的確太大了，出口雖然多，可也不是布滿了所有地帶。　　也就在這群人歡呼的慶幸中，更遠處一道道身影才呼啦啦圍了上來，那一片修士群體一樣是人山人海，足足數萬之多，密密麻麻幾乎布滿了高低空凌空，烏雲一樣遮掩着天際。　　“周師弟，你可總算出來了！”　　“楊師兄，我還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　　……　　一大群人圍上來后，也有不少人都是慶幸不已的歡呼，歡呼聲里，同樣有不少人疑惑的問詢到底是誰得到了仙府之類，這個問題現在並沒有被太多人得知，也的確有太多人疑惑，好奇的厲害。　　可不是么，這仙府內的一切有多珍貴，歷經幾個月大家哪還有不清楚的？那最終不管是誰煉化了仙府，這都是得到了一個恐怖的無法想象的寶藏啊，誰能不好奇，誰能不疑惑？　　不過大部分疑惑的人都是沒頭沒尾的問詢，得來的也只是茫然和無解的回答。　　也只有寥寥兩人在被圍住后，圍着他們的人，都是充滿了興奮和期待。　　這兩人也正是不久前還在內府追逐廝殺的周易青和馮輝……　　因為的確也有人知道他們兩個都是手持火靈圖進入過內府的，誰得到了仙府，只有他們最清楚。　　圍着周易青的，也正是星河老祖，以及上界山其他幾位道君，而且在幾個道君后還跟着幾個真人境以及聚靈期弟子。　　“嘿嘿……”面對眾人緊張而期待的問詢，周易青卻低笑一聲，笑着看了遠處一眼，遠處，以無雙老祖為首的仙途山等人並沒有隨着這波潮流過來，只是在雲端靜靜凝立，刀子一樣的視線不斷射來。　　這一下，周易青也無疑更肯定了得到仙府的就是郭正陽了。　　哪怕早就猜到了這些，可這一刻得到證實，周易青還是驚嘆的厲害，畢竟他以前怎麼也沒想到過，能在以萬計修士中脫穎而出，最終搶走這仙府的會是郭正陽啊，而且一路上那小子還和幾個道君鬥智斗勇，最後更是把無雙老祖都陰的功虧一簣。　　不過在笑了一下后，他並沒有回答什麼，只是突然把視線落在了星河老祖身後一道窈窕性感的倩影上。　　這倩影很漂亮，一身還是接近世俗中衣着形狀的時尚裝束同樣很醒目，所以周易青的注意力，也徹底被對方吸引，劉夏？　　上界山以前為了救劉夏，還出動多個道君去血幽府搶人，爆發一場場大戰，所以周易青自然也早見過了劉夏的照片，就算眼下是第一次見到本人，還是第一眼就認了出來。　　而此刻的劉夏雖然是御劍飛行在低空中，跟隨在星河老祖身側，但神態卻並不像其他人一樣，對誰獲得了仙府充滿緊張和疑惑，而是滿臉焦亂的看着左右，左看看右看看，似乎在找人，等她一直沒找到目標，才又直直瞪着周易青，焦急的開口，“見過老祖，你見沒見到我師傅？他怎麼沒出來？不會是出什麼事了吧？”　　周易青頓時笑了，哈哈一笑，雖然眼前小丫頭片子對他行的那一禮倉促敷衍到了極限，就是抬了抬手，手還沒供起來就迫不及待開口發問，但周易青還真沒在意，只是沖她溫和一笑才又轉頭看向身後，依舊還懸浮在山巔上，外形猛一看去像是空中樓閣似的仙府。　　一下子，不只是劉夏，就是星河老祖等人也全都愣了，而後就又紛紛狂喜。　　喜色瀰漫中，周易青卻又擺擺手，看向右側遠處，在他右側千米之外，是血幽府幾個道君正圍着馮輝追問什麼。　　郭正陽得到了仙府的事若能不宣揚出去，最好不宣揚，不過現在他卻知道，這件事會不會宣揚出去，還得看黑獄老祖的意思。　　對方若是要宣揚，他根本攔不住。　　不過等他看過去后，卻很快發現不遠處的黑獄老祖也只是冷冷掃來一眼，就帶着血幽府眾道君遠遁而去。　　“果然沒說，看來這件事，暫時也只有我們幾個知道了。”看着那邊遠遁而去，周易青才突然鬆了一口氣，隨後就對身前眾人道，“我們也先回去，兵分兩路，我帶着大家坐鎮上界山，然後還要勞煩師兄把郭小友的親人接回宗門，不怕一萬，就怕萬一，如果他們選擇聯手逼迫，或者以郭小友親友性命要挾他交出仙府控制權，就糟了。”　　“我這就去！”星河老祖也凝重的點頭。　　雖然猛一看去，其他三大巨頭各個道君老祖很難會聯手以抓住一個真人境修士的親友去要挾對方就範，這種事若是傳出去，巨頭們怕不是所有裡子面子都會蕩然無存，徹底成為笑柄，但不怕一萬就怕萬一，仙府如此貴重……　　真的有讓人不惜一切自毀麵皮去獲取的資格的，尤其是對於一些本就成為靈域笑柄的傢伙們來說，恐怕為了無比貴重的利益，更會毫不猶豫選擇再自毀麵皮的，反正他們本就是笑話了，沒什麼臉面存在於靈域了，還怕什麼？

# 第二百三十九章 不是

　　“葛師兄，我們現在這是去哪裡？”　　“世俗。”　　“去世俗？去那裡做什麼？你該不會想對郭正陽還在世俗中的親友下手，以此要挾他交出仙府吧？”　　……　　上界山一行眾人遠遁而去，緊隨其後，原本一直在遠處旁觀的仙途山眾修士也紛紛離去，就是在離去的過程中，兩道身影卻悄然脫離大隊，提前一步消失在天地間，就是在飛遁中，一名黑髮中年才疑惑的皺眉。　　等中年身前的無雙老祖聽了問話，給出一番答案后，那中年卻猛地眉頭大皺，言語間的神態也頗為古怪。　　這中年，也是整個靈域大名鼎鼎的支柱道君，在仙途山內和無雙老祖地位相仿的千絕老祖，而在無雙老祖被火靈圖卷着離開靈域后，仙途山幾個核心道君也早都從無雙老祖那裡得知了最後獲得仙府的是郭正陽。　　對於這個消息，千絕老祖一樣驚得不行，他的確沒想到那個小傢伙竟然在和無雙老祖的競爭中都能勝出，最終拿下了仙府。　　但一時間除了震撼震驚，他暫時也沒想好下一步怎麼做，現在突然被無雙老祖帶着要去世俗，千絕老祖才猛地想到了什麼，而想到那些后，他的臉色就算想不古怪都難。　　難道這位葛師兄，真的要前去世俗把郭正陽的親友劫持在手，以此為要挾讓對方交出仙府？這，他媽的不合適吧？若這樣子做了，他們堂堂仙途山像什麼了？靈域第一巨頭，對付一個真人還要從對方的親友下手要挾？這可是把祖宗千年基業傳承出的尊嚴的面子踐踏的點滴不剩了。　　但這雖然有點不合適，卻又似乎沒什麼，畢竟那可是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傳承啊，如果真能得到那樣的傳承，就算名譽一朝喪盡似乎也沒什麼。　　所以在這一刻，千絕老祖的神色才會這麼古怪。　　“不是。”但就在他疑惑的反問過去時，無雙老祖卻搖搖頭，一句話又讓千絕老祖愣了，不是？不是的話，那是什麼？　　“我也想過劫持他的父母親友做要挾，讓他交出仙府，但思來想去，這樣做並不合適，這並不是老夫放不下宗門掩面，而是你並不了解仙府內都有什麼……我們如果以他親友做要挾，就不能殺了那些人，只能抓在手裡要挾，到時候如果那小子拿出一批星寶交給上界山幾人，那就完蛋了，上界山那批道君絕對能完壓我們的，那威脅什麼的，也就成了笑話，加上你也知道，那小子上一次能在血幽府那麼嚴密的看護下，把他那個弟子救出去，所以就算不提上界山等人在得了星寶后可以完壓我們，他們也未必沒辦法在我們眼皮子底下把人救出去，所以這方法根本不行，風險太大太大。”無雙老祖再次開口，話語間倒是充滿了感慨。　　一番話又讓千絕老祖聽愣了……　　就是在他發愣中，無雙老祖才馬上解釋了星寶的存在，以及意義。　　結果千絕老祖就不只是發愣，而是發懵發寒了！！　　“不會吧？三品星寶，道君可以輕易御使，威能甚至都堪比上品或極品法寶了？這麼恐怖？那不是說只要有這玩意，等於隨便一個道君都有了好多件本命靈器？”　　可不是，真的明白了那意義，千絕老祖想不懵都難，以前靈域中的道君們，所持寶物最強不過下品或中品法寶，再強的道君都沒辦法隨意施展，只能勉力運轉而已，所以只有等某個道君把手中的中品法寶孕養成本命法寶，才能發揮出堪比極品法寶的功效。　　但這樣的法寶，一人也只有一件而已！！　　不管是無雙老祖還是千絕老祖，都只有一件本命法寶能發揮出堪比極品法寶的功效。　　可那些星寶，道君都可以輕易御使三品星寶，那些玩意威能卻能和上品或極品法寶比肩，豈不是說你有三件堪比極品法寶的星寶，就相當於一個道君有了三件本命法寶？還不怕損傷，不怕那些玩意破損后讓自己受到牽連？　　這意義簡直無法想象。　　真要是那樣的話，就是上界山一個普通道君得到三四件三品星寶，說不定都能戰力飆升好幾倍，到時候未必不能和千絕老祖這樣的傢伙戰一戰……　　獲得封號的道君老祖，戰鬥力不只是在法寶上，還有其他術法秘術，亦或者自己所修力量屬性的運用有關。　　所以千絕老祖也未必怕了能掌控三四件星寶的普通道君，但那的確會讓上界山的實力產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普通道君以前在千絕老祖眼中，都是隨手可以完壓的，可一旦對方掌控三四件星寶，就算他不怕，也絕對有了和他爭一爭高下的實力，普通道君都如此……仙途山五個普通道君，豈不是等於一下子都有了堪比老祖的戰力？　　而原本就有封號的星河老祖，一旦獲得多件星寶，只會更可怕，可怕的嚇死人，說不定一個人就能壓下他和無雙老祖。　　所以只是星寶這一件，還真是都有了讓仙途山突然崛起，力壓整個仙途山的實力，頂尖戰力壓下仙途山，那就算仙途山在聚靈期和真人境的實力上時上界山好幾倍，一樣會被搞死的，沒有頂尖戰力做靠山，你發展中的基數群體再龐大又有什麼用？　　這的確是讓人驚駭欲絕的消息啊！　　所以他也徹底明白了，為什麼星河老祖會那麼說，如果他們真是去世俗劫持了郭正陽的親友做要挾，那麼劫持來的人就不能殺……不然還要挾個屁？　　而不能殺，就要防止郭正陽給上界山提供大批量星寶，防備着讓戰力飆升好幾個台階的上界山道君們來挑事壓迫，同時還要防備郭正陽那小子混進仙途山救人……　　這方面，那小子是有前科的啊！！　　以前仙府還沒現世呢，血幽府馮輝劫持了劉夏，五個道君重重看護，都被那小子混進去把人救走，他們如果那樣做了，這風險真的太大太大了。　　“我們這次去，是等機會。”　　“有星寶的存在，上界山的戰力絕對可以很快飆升幾個台階的，所以直接和他撕破臉，風險太大，這方面不大行的通，所以我們不妨反着來，對他施以恩惠……那個小傢伙，也似乎不是薄情寡義的人，不然他不會在以前冒那麼大風險去血幽府救那個弟子，所以，我們去了世俗就在暗中守着，如果血幽府想從這方面下手，咱們就以雷霆之勢滅了馮輝那老匹夫，事後等他知道了，肯定不會忽略這個恩情的，咱們就也有機會了。”　　無雙老祖再次一笑，笑聲很清脆，但其實他心下卻充滿了崩潰和無奈，如果當初不是被郭正陽那小子給耍了，說不定得到仙府的就是他了。　　那現在也這麼糾結了。　　不過事情都發生過了，那想再多也沒用，接下去他能做的，就是盡量避免和那邊產生劇烈衝突，甚至還要想盡手段獲益。　　所以他去世俗真的是為了保護郭正陽的親友，而不是要把那些普通人抓在手裡做要挾。　　一次次慎重考慮之後，他的確發現把那些人抓在手裡做要挾的風險，遠超過對郭正陽施以恩惠以圖分贓的風險太多倍。　　雖然這方面，事情並不是一定會按照預期中的景象發展下去。　　如果血幽府不對郭正陽的親友下手，那麼他們埋伏在暗中也就沒意思了，成了完全無意義的事……　　但這件事卻真的很有可能發生，因為血幽府和郭正陽的關係，早已惡劣的不死不休的，恐怕馮輝就算也能想到若以郭正陽的親友性命為要挾，風險極大極大，但他也不得不冒着大風險去做。　　因為仙途山和郭正陽以前並沒有多少正面衝突，就算無雙老祖等人這次選擇什麼事都不做，等郭正陽帶着仙府回上界山後，也未必會直接對仙途山下手。　　但他卻絕不會輕易放過血幽府的。　　血幽府一方既然做不做事都要等着郭正陽崛起之後的壓迫，那麼，他們有選擇么？　　沒有！　　所以無雙老祖這一刻是帶着千絕老祖一起急遁而出的，如果只有他自己，還未必能吃得下馮輝等人。　　徹底講明了心思，無雙老祖才不再多言，就是千絕老祖也再沒說什麼，兩個頂尖老祖都是在以最快速度朝着世俗趕去。　　而同一時間，靈域另一個方向，四五道身影卻也紛紛在駕馭着遁光趕向世俗。　　“快！這次我們一定要把那小子的家人劫持在手，逼迫他就範，不然日後等他成長起來，就足以有讓我們覆滅的危險，但如果我們能成功，一切形勢就會徹底逆轉！”　　“師兄放心，我們都明白的。”　　……　　寥寥的言語間，以馮輝為首的血幽府五大道君，也全都在盡全力趕向遁行。　　就是在遁形中，飛在最前方的馮輝臉上卻偶爾會閃過一絲苦笑，其實他何嘗不知道星寶的恐怖，何嘗不知道這次選擇去世俗劫持郭正陽的親友做籌碼，不止會讓血幽府的面子再一次丟個底朝天，更是充滿了危險和風險。　　這些顧慮，和無雙老祖的顧慮是一樣的，畢竟馮輝也不傻，他也本就是和無雙老祖一個層面的強者。　　只是就算危險和風險都很大，以他和郭正陽的關係卻根本別無選擇，只能在最短時間內做出決定，快速下手，然後馬上趕回宗門封鎖整個山門。

# 第二百四十章 基礎操作

　　“陣法一道太複雜了，裏面所涵蓋的知識稱之為浩瀚如海也不為過，如果我想全部掌握這些知識，恐怕沒個幾十年幾百年，根本不可能。”　　“不過還好，若只是進行一些簡單的操控，並不算很難。”　　火府之外，上界山等三大巨頭內的道君們快速帶着門下弟子遠去，火府內，郭正陽卻放下一張玉簡，滿臉苦笑着搖了搖頭。　　苦笑之後，郭正陽又閉上了眼默默凝思，足足過了十來分鐘他才猛地站起身子，一揮手，腳下就出現一方石碑，等他右手擊在石碑上，自石碑內也冒出一圈透明的漣漪波動，而後卷着郭正陽的身子就消失在了當地。　　等再次出現時，他已經站在了之前第一關考驗場所所在的那個偏殿。　　這不是郭正陽已經學會了操控眼前偏殿，只是學會了如何利用鎮府界碑在仙府內遁行。　　有了鎮府界碑，就等於煉化了仙府，之前那些玉簡足有幾十張，是原本火府主人在陣法一道上的完整傳承。　　想要把那些知識全部融會貫通，那還真不是一般的艱難，郭正陽只是隨便看了幾眼，就感覺自己完全像是在看天書一樣。　　所以他很快就放棄了深入研究的心思，至少他現在沒有那個時間和精力一直撲在陣法研究上，跟着他就選擇了記錄著鎮府界碑使用方法的玉簡觀摩。　　這鎮府界碑才是整個仙府的最核心事物，很多事都可以靠着鎮府界碑實現，甚至只要吃透了界碑的運轉，他就可以操控內府外府一切禁制。　　不過現在郭正陽卻只能進行一些最基本的運作，例如靠界碑遁行。　　又或者利用界碑收放仙府大小……　　這就好比一把手槍的誕生，中間牽扯到各個方面的海量知識，從無到有的鍛造包含無數科學理論，但你只是想學會開槍的話並不難，簡單的一扣扳機就行。　　郭正陽眼下也是如此，鎮府界碑的形成原理他絲毫不懂，但卻可以簡單的使用。　　不過站在片殿內看了幾眼左右大陣，他又馬上苦笑起來。　　“我眼下雖然可以靠界碑穿梭仙府，但那也只是最基礎的運用，想精通，一樣需要許多不少時間學習，而在沒能精通之前，我就很難藉助界碑之力，讓那些已經被陣法吃下的星寶再吐出來。”　　……　　開槍扣動扳機，估計誰隨便學兩下都能做到，能發射齣子彈，但想成為百發百中，指哪打哪的神槍手一樣不容易。　　郭正陽現在也只能進行一些基礎操作，再多就不行了。　　比如之前他們幾個參選者在第一關時煉製出來的星寶，已經被這一層的陣法禁制吃了下去，郭正陽如果對界碑掌控更精通些的話，那麼就能直接操控界碑，讓那些被吃下的星寶再露出來。　　但他現在還做不到。　　什麼時候才能做到那些他一樣不清楚，還需要慢慢學習。　　所以他現在就算到了這偏殿，可想獲得星寶，要麼重新煉製幾件，要麼就要繼續深入研究界碑。　　後者是遲早都要學的，可鬱悶就鬱悶在他並不清楚要花多少時間才能學到那種地步，如果時間太長的話，還不如重新煉製了。　　皺過眉之後，郭正陽才突然看向外面，這個外面不是指偏殿之外，而是仙府之外，他可以通過界碑看穿整個火府，所以很輕易就看到了此刻仙府之外，還有一片片一群群修士都依舊停留在那海島上。　　有無數人都還在激烈的討論議論着什麼，其中最熱門的話題，就是究竟是誰獲得了仙府……　　“奇怪，我獲得仙府的事，竟然沒一個人宣揚出去？周宗主不宣揚也就算了，但無雙老祖和馮輝竟然也秘而不宣，並沒對外說？這就古怪了。”　　此刻距離郭正陽徹底煉化鎮府界碑也不過半個小時左右，但如果有人要存心宣揚什麼的話，半個小時也足以讓所有事都浮出水面了。　　周易青沒有對外說是他獲得仙府，很正常，但馮輝等人也不說，那可就奇怪了……　　疑惑了一下，郭正陽很快又轉移了思緒。　　“不管他們為什麼沒宣揚，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似乎是怎麼離開這裏，我不可能一直呆在仙府里的，總是還要出去的，但現在和島嶼上還留下了這麼多人，我又該怎麼離開？”　　可不是么，上一個問題雖然讓人疑惑，但現在對郭正陽最重要的是，他怎麼在無數修士注視之下離開這裏？星寶他已經有了得到的辦法，畢竟已經可以自由出入這偏殿，大不了重新煉製幾件星寶就是了。　　這個問題暫時有了解決方法后，最重要的就是如何離開了。　　但此刻外面的島嶼上，卻還大約停留着幾萬道身影。　　而且郭正陽並沒有從這些人影中看到熟悉的人，他發現這裏面幾乎連一個上界山修士都沒有，上界山眾修士已經走了？　　上界山眾修士離開，仙府外卻有幾萬人逗留着，從那些人的話語里判斷，他甚至都發現有不少人本就抱了一直留在這裏，想等等看到底是誰能從這裏面出來……　　“有了！”　　又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猛地大喜，再次招出鎮府界碑，又是一掌拍下，這一次，伴隨着界碑晃動，仙府內並沒有新變化產生，但府外，卻馬上響起了一片驚呼。　　“怎麼回事？這仙府怎麼在變大？”　　“嘶，快跑！”　　……　　一群群修士，的確全都在郭正陽控制着界碑運轉時，被突然變大的仙府嚇到了，因為這玩意變大的太快了。　　從外面看的時候，這火府在普通修士眼中的形象就是一座懸浮在虛空的大山，山上有一片連綿飄渺的宮殿建築群，那面積本就不小，但現在它卻又再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擴展。　　從最初只是懸浮着的佔地數十里的懸空府邸，快速變大一成，兩成……短短几個呼吸，距離較近的那些修士飛快驚呼着逃遁時，仙府也越來越大，變大了一倍，兩倍，足足佔地數百里，而且這勢頭還在增加！　　一些跑不及的修士，都被快速擴張的仙府撞在身上，被撞得揚空拋飛。這一下子，整個島嶼上幾萬修士都徹底亂了。　　能飛遁的全都是亡命飛遁，不能飛的聚靈中後期修士也是玩命奔跑着逃竄。　　因為那仙府不止是縱向面積在變大，厚度一樣在擴張，向更高的天空擴展，同樣向地下擴張，看上去就像是要從天上掉下來一樣。　　雖然它向下擴張的速度很慢，但那種恐怖的衝擊力和壓迫感，卻足以讓人嚇得魂飛魄散。　　“轟～”　　無數人狼狽逃竄中，突然聽到一陣恐怖至極的撞擊聲和崩塌聲，等有人在奔逃中向後看上一眼，卻當場就又嚇得屁滾尿流。　　因為那是仙府在變厚的過程里，府邸下方已經碾壓上一些山頭，直接就把一座座山峰壓得支離破碎，有的是直接從山腰崩斷，大半截山體轟隆隆滾落下來，有的是從山峰頂部一點點被磨滅成石沫子……　　這景象絕對稱得上毀天滅地，就算在場的也有不少都是擁有各種神通的修士，而並沒有普通人存在，可一樣都被嚇得不輕，因為那一次就是十幾座山峰都被壓塌，一片片山體崩壞。　　而且這樣的趨勢還在擴散，還在變大。　　……　　“這仙府，本就是一顆比地球還大的行星煉製而出的，雖然我只能利用界碑進行最基本的操控，但這些基本操控力也有收縮仙府大小一項，只要我把這玩意無限放大，就能驅逐走附近所有修士。”　　府外，一群群人逐漸原退，這時候誰也不可能再有膽子一直留在原地不動的，火府內，郭正陽眼中也閃出了一絲笑意。　　他都突然發現只是收放仙府大小這一項基本操作，其實也能擁有驚粟的殺傷力的。　　這是一顆比地球還大的星球煉製成的啊，如果在地球上把仙府擴展到極限，也就是原本大小，那就是有一顆比地球還大的星球直接從地球誕生，都能直接把世界毀滅！！　　當然，這一點郭正陽是做不到的，因為他在實驗的過程里才發現收放仙府大小雖然是一項基礎操作，可卻極為耗費修為。　　別說把這仙府綻放到比地球還大的面積了，就是眼下他只是讓仙府擴展到數百里方圓，一身修為就差點耗空……　　不過就算如此，如果他突然帶着仙府出現在某個巨頭山門內，再突然放大仙府，一樣可以以碾壓姿態，把巨頭級的山門碾壓成渣滓的。　　他現在靈海面積足有上萬平，和真人後期相當，但其實裏面也只有五六百平堆滿了靈識，連二十分之一都不到，就能把仙府放大到數百里，如果他修鍊到巔峰，讓靈海堆滿靈識，那一次放大估計也能把仙府放大到數千里方圓，那就是一塊懸浮的小大陸從天而降，而且這小大陸外面還布滿了各種高深的陣法禁制……　　這要是從天上砸下去，就是仙途山所在的島嶼也會被壓成碎片的。　　最基礎的操作，卻已經擁有神鬼莫測的殺傷力，絕對是神擋殺神佛擋殺佛，至少眼下地球，絕對沒人能阻止的了，這的確太讓人驚嘆了，唯一的難題就是，他現在修為低弱的厲害，若是想考這個坑誰，還得一次次恢復修為，一點點緩慢圖之。

# 第二百四十一章 無堅不摧的力量

　　“停了？”　　“停下來了，這玩意沒有再變大了……”　　“還好，要是它一直這麼擴張，得有多少人被碾壓成渣？”　　……　　仙府的擴張又突然停頓了下來，一群群正在狼狽奔逃的修士，等有人又回頭看幾眼，發現這停頓后頓時就驚喜的大呼起來。　　一個人歡呼，很快就成了無數人歡呼，不過就算是它停止了擴張，可這一刻一樣有許多人還在頭也不回的繼續奔逃。　　會停下來的已經成了少數人，主要是之前這府邸擴張時，那毀天滅地的景象真的嚇壞了太多人，它現在停了下來，誰知道以後還會不會繼續擴張？不趁着這時間逃得遠一點，那怎麼行？　　而後，大多數修士依舊一路瘋狂逃竄，只有極少數人才準備繼續留下來觀看，就這麼持續了一陣子，等仙府又開始新一輪變大，才又驚得那些留下來的少數人心膽俱裂，再一次瘋狂向外逃逸。　　來回幾次，幾個小時后，仙府所在的龐大島嶼處，就再也沒了絲毫修士逗留，就算還有膽大的，也是在島嶼之外極遠處逗留觀看。　　更多人則是選擇從哪裡來，就回了哪裡去，再不敢看什麼熱鬧。　　也是直到這時，火府內的郭正陽才鬆了一口氣，都趕跑的差不多了就好。　　既然用無限擴展的趨勢嚇跑了那些人，現在也是該收小了，只要把仙府收縮到微粒之間，那他就可以遁出仙府，到時候化身成彩鯉妖，和環境一融合，自然可以悄無聲息遁走。　　當然，郭正陽也知道並不能直接收縮仙府，因為那種收縮不是一下子就能做到的，收小仙府和放大仙府一樣都一樣很耗費修為，剛才為了放大，他都恢復了幾十次修為，才一點點讓它擴展這程度，幾乎嚇走了所有修士。　　現在如果收縮，所耗費的時間一樣不會短。　　而外面的確也還有一些修士在極遠處觀望，如果一點點收縮，恐怕那些傢伙又都會跑回來。　　所以郭正陽在收縮之前，卻是又激發鎮府界碑，催動了仙府另一個功效，那就是幻化之力！　　這仙府本身是一顆星球，真實外觀也是一顆星球，比地球還大的星球。　　但它在無數修士眼中卻是一座懸浮的大山上背負着一片連綿的宮殿群，這就是仙府的幻化之力。　　一種簡單的幻術禁制。　　郭正陽對界碑的操控還很粗淺，但也多少學了下怎麼操控仙府幻化。　　所以在隨後，他先讓仙府幻化了一下，才又催動它縮小……　　又是幾個小時后，在外人眼中，此刻的仙府還是佔地足有數千里，凌空懸浮在島嶼上，活像一片懸浮的小大陸。　　但實際上它的真實面積卻已經收縮到了最初，只剩下幾十里。　　等又一次調養恢復，郭正陽又驀地睜開眼后，揮手在身側鎮府界碑上拍了一掌，幾十里方圓的仙府唰的一下就收縮到了縱向佔地數里大小。　　又停了片刻，等他再次一拍，這仙府大小已經變的只剩下幾個立方米。　　到了這時他才輕笑一聲，自己先化身成彩鯉妖，而且變換的和空氣色澤一模一樣，跟着才遁出仙府，運轉儲物戒指把仙府收了起來。　　收起仙府的那一刻，原本還維持着數千里方圓的幻術，直接就啪的一聲煙消雲散，徹底消失在了天地間，而幻術下原本被遮掩着的支離破碎的島嶼，也瞬間暴露在了空氣中。　　是支離破碎，這一座島嶼原本充滿了各式各樣的奇山峻岭，但之前在仙府擴張中，卻早已被壓塌了無數大山，看上去就像是有一隻無形大手，把大半個島嶼都抹平了……　　郭正陽也只是看了眼這破碎的大島，就快速帶着仙府奔逃向海邊。不過等他遁入一側海域后，一道道遁光卻突然從遠處射來。　　等幾道遁光猛地又在仙府最初所在地上空停下后，幾道身影卻連連抽着冷氣，眼神中的驚駭簡直都無法遮掩。　　“這，他竟然利用那仙府摧毀了這座大島？”　　“可怕，這種力量，真的太可怕了。”　　“幸虧……”　　……　　幾道身影暴露后，露出來的也正是無雙老祖、千絕老祖以及星河老祖幾人充滿震撼的面容。　　幾個老祖都沒有說話，只是各自心下，卻真驚得泛起了無數驚濤駭浪。　　可不是么，眼前這座島嶼真的很大的，面積雖然還比不上仙途山和上界山所在島嶼，但也差不多了，可之前景色秀美的大島，此刻就是天崩地裂后的破碎景象，數千里方圓都被折騰的只剩下殘渣。　　而三人在趕過來的時候也隱約從那些逃竄掉的修士們口中得知這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這又讓他們如何不震驚，不震撼？　　震驚和震撼中，無雙老祖又和千絕老祖對視一眼，眼中全是慶幸，幸虧他們這次去世俗是為了對郭正陽施恩，而不是想挾持對方親友脅迫他。　　不然要真惹怒了那傢伙，讓對方也在仙途山本部來這麼一手，那就是千年基業毀於一旦了，誰會想到那仙府竟然可以無限變大，無限擴展？　　最後擴展的都像是一塊懸浮着的小陸地，往下一壓，就能壓得一座島嶼崩塌！　　“原本還想着這附近留下了那麼多人，郭小友就算想要離開都不好做到，我們這才過來準備接應一下，沒想到他現在已經走了，哈，看來老夫是白擔心了，既然如此，吳兄，我們就先走了，等郭小友回了上界山，老夫再抽時間去拜會下。”駭然之後，無雙老祖才又哈哈一笑，對着星河老祖一拱手，又看了眼千絕老祖一眼，兩人才又快速遠遁着離去。　　而星河老祖也看了左右幾眼，甚至發出靈識細細探索了一番，卻又根本感應不到郭正陽在哪，這才也無語的搖搖頭，轉身遠遁。　　可不是，他現在過來就是準備接郭正陽回去的，他也以為就算郭正陽得到了仙府，但外面還有那麼多修士逗留，如果沒有接應，郭正陽就算想走也不好做到，誰知道這才多久，那小子就又摧毀一座大島嚇跑無數修士。　　現在看來他也已經安全離開了？那還真是白跑了這一趟。　　不過在遠遁着離去時，星河老祖嘴角卻閃過一絲玩味之色，“血幽府這次完蛋了，這種無堅不摧的力量，一想起來就讓人膽寒，那邊準備劫持那小傢伙父母親友的行動雖然失敗了，但也會徹底觸怒那小傢伙吧，而他現在似乎都有了破滅血幽府的能力啊，別的不說，只要把帶着仙府出現在血幽府外，一路無限擴展碾壓下去，就算殺不了多少人，也能讓血幽府山門化為廢墟的，嘖……”

# 第二百四十二章 這不怪你

　　“嘩～”　　半天多后，靈域明鏡島，隨着島嶼邊緣泛起一陣破水聲，等一道高大身影剛從水中踏上地面，遠處馬上就傳來一聲爽朗的大笑，還有一道遁光轉瞬即至。　　“郭小友，我可總算等到你了。”　　剛踏上岸卻被笑聲嚇了一跳的郭正陽這才知道過來的是星河老祖，頓時就笑着道，“見過老祖。”　　“不用多禮，你小子現在可了不得了，得了那位長生境大能的傳承，那可算是那位長生境大能的弟子了，原本老夫還打算收你為徒的，現在好嘛，你就算要拜我為師，我也不可能厚着臉皮做那種事了。”星河老祖也快速從空中遁下，站在郭正陽身前幾步外，先是上下打量幾眼，才又開懷大笑。　　一番話倒是說得郭正陽愕然。　　可不是么，他其實也早打算正式加入上界山了，在仙府現世之前，和上界山眾人一次次接觸，那邊一次次幫他，他也早對上界山有了歸屬心，要不是突然出現的仙府讓他在裏面用掉了幾個月時間，估計他也已經正式拜師了。　　但現在星河老祖的話？　　“你煉化仙府之後這半天多，發生了幾件事。”不過星河老祖在郭正陽發愣中，卻又啞然一笑，開口道，“首先就是我去了趟世俗，準備把你父母接過來，害怕的就是有人從這方面下手脅迫你交出仙府，結果還真有，我還沒趕到地方，就遇到了馮輝一行人，所幸仙途山的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出手相助，不止保得你親友平安無事，還當場擊殺了血幽府一位道君，就是馮輝和其他幾人也是重傷敗逃，現在你的一些至親都被我接到了上界山，安全性方面你已經不需要擔心了。”　　一番話落地，郭正陽頓時勃然色變，深吸一口氣后，他才立刻對着星河老祖就拜了下去，“多些老祖出手。”　　這一點其實他也想到過，不過就算之前想到了，他被困在仙府里也根本沒辦法，只能盡可能想着及早趕回來。　　但他還是沒想到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血幽府五大道君出手？而仙途山兩大老祖卻和星河老祖一起聯手幫他？當場斬殺了血幽府一位道君？其他人也是重傷敗逃？　　這若不是星河老祖等人，那這一次就真的糟大了。　　雖然他也知道就算自己親人被人劫持，短時間內也不會有生命危險，因為不管是誰下手，目標都只會是以他親人性命做要挾逼他交出仙府，而不是殺人泄憤。　　但這些事能不發生，才是最好的。　　“現在血幽府已經閉門封山，徹底和外界隔絕，你不管想做什麼都不用急，可以慢慢來，我們先回宗門吧，你父母等人雖然沒有受到什麼驚嚇，不過他們似乎一時間還接受不了很多事，還是你向他們慢慢解釋吧。”　　星河老祖倒沒有在這個話題上多逗留，而是伸手托起郭正陽叩拜的動作，才笑着道。　　郭正陽見拜謝不下，堅持都堅持不了，才也點點頭，而後星河老祖就捲起他就朝着傳送陣遁去。　　就是在遁走的過程里，郭正陽腦海中卻湧出一個念頭，“我現在既然煉化了火府，那能不能帶一些關係好的人進去？”　　這一個念頭，其實是郭正陽問詢火府中那件後天靈寶的器靈的。　　他煉化了鎮府界碑，的確可以把念頭通過和鎮府界碑的聯繫傳送到火府內。　　“隨便。”　　等這句話之後，郭正陽也很快聽到了一聲應答，這應答也讓他大喜，可以的么？雖然他現在是仙府的主人，但之前對於能不能把其他人帶進仙府，還真沒把握。　　誰讓他剛煉化界碑時，那紅恭弘=叶 恭弘就讓他或者殺或驅逐所有還在火府的修士，更是說了句那些沒用的螻蟻根本沒資格在主人的火府逗留……　　所以如果那片紅恭弘=叶 恭弘就算說不能帶人進去，郭正陽也不會覺得意外。　　“當初我讓你驅逐的修士，是我邀請他們入內的考核修士，你自己帶人進去，那是你自己的事。”　　驚喜中，又一道滄桑的話音也在火府內泛起，卻是紅恭弘=叶 恭弘又多解釋了一句，才讓郭正陽恍然。　　是的，那片紅恭弘=叶 恭弘的確有資格蔑視眼前靈域中的所有修士，包括道君在內，對它那種存在也只是螻蟻而已。　　所以郭正陽剛煉化仙府，對方就讓他選擇是驅逐還是抹殺，因為那些修士全是這片紅恭弘=叶 恭弘拉進仙府的，它是打心底看不起那幫傢伙。　　但郭正陽若是自己帶人進去，那那片恭弘=叶 恭弘子就算也不怎麼看重郭正陽，卻一樣會給他這個仙府新主人一點面子。　　明白后郭正陽才下定了主意，等回了上界山，他也是該好好答謝一番幾位巨頭了，當初能得到仙府就有周易青的幫忙，給了他一張火靈圖才起到了決定性作用，現在星河老祖又幫他親友擋下一劫。　　那他要答謝也是必然的，而仙府內對道君們能馬上就有大用的，無疑就是星寶了，到時候他就可以讓周易青等人進入仙府自己煉製星寶……　　因為他現在還是沒能力太好的操控仙府內的禁制，沒辦法把已經被禁制吞下的星寶吐出來，而且就算他能做到了，恐怕那些被吞下的星寶數量也不多。　　拿這一次來說，只有三個道君渡過了第一關，煉製了三件三品星寶而已，就是以前也還有另外兩個星球的修士進入過火府，那些人也煉製過幾批星寶，但前兩次加起來也只是十一人入內，其中道君更只有兩個。　　三品星寶一樣是只有兩件！　　據紅恭弘=叶 恭弘所說，仙府第一次現世，是在一個修真還算鼎盛的星球，那個地方最強都有合道期修士存在，一次進去五名修士，一個合道期，兩個化神期，一個道君，一個真人……　　第二次仙府現世，所出現的星球一樣有不少化神境強者，一次進去六個人，三個化神一個道君，一個真人一個聚靈期！　　所以就算把以前被吞食的星寶都拿出來，三品星寶加起來也只有五件，還不夠仙途山六大道君每人分一件。　　至於化神境和合道境煉製的四品星寶，那已經是只比後天靈寶差一點的恐怖威能，道君根本用不了。　　那還真不如讓幾個道君全部自己入內，想要什麼就自己練什麼。　　除此之外，整個仙府一樣有大量資源，幾乎無窮無盡的資源，那是一顆還處於鼎盛期的星球被煉製成洞府，各種資源加起來絕對是靈域的無數倍。　　郭正陽同樣不打算自己獨佔。　　上界山屢屢幫他大忙，他也真不會可惜什麼。　　“上界山，除了上界山之外，還有仙途山，說起來要不是仙途山兩個老祖出手，這一次事情未必會那麼順利，就算他們出手，是故意為了施恩給我，以覬覦仙府內的寶藏，但他們畢竟幫了我大忙，這方面我也不會小氣，不過回贈力度肯定不能和上界山相提並論，還有就是血幽府……如果我現在想的話，現在就可以到血幽府外，一點點催大火府，直到最終碾壓破滅血幽府宗門，但以我現在的能力，想靠着無限擴展的仙府摧毀血幽府宗門基業不難，想殺人卻遠遠不夠，別說殺道君了，以我的實力，就算是真人都能在危險真的降臨時急早離開，那我該怎麼辦？暫時先不去報復，先努力提升一下自己實力？”　　腦海中閃過一道道思緒，郭正陽也在思索中隨着星河老祖的帶領，再次踏入了上界山內，而他也馬上就看到了極遠處，一道道熟悉的身影，這一下子，郭正陽才立刻拋開了所有思緒，只是激動的看去，眼中更閃過各種奇妙的複雜滋味。　　他也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此刻的心情了，甚至都有種不大敢去接近的心態。　　因為這一次，他的父母等人可能遇到的危險，完全是由他引起的。　　如果不是他掌控了仙府，卻又沒能力滅殺所有威脅，那也不會有人去打他父母等人的主意，得到的機緣太好，很多時候也的確就是一片禍根。　　現在的郭正陽看着遠處正在發獃的一道道身影，心下也真升起了不少狼狽慚愧之情，雖然上一世，他已經經歷了一次次生離死別，早就看過一個個至親的離世，這一世也是因為他一直在暗中做事，才避免了一個個悲劇的重演。　　但這次也真的是因為他差點導致至親們落入險境，他一樣自責的厲害。　　“你做事向來都很小心，只是誰也沒辦法控制所有事，所以這不怪你，如果這都要怪你，那難道大家即便面對機緣也都全放棄？”就在這時，站在郭正陽身側的星河老祖才笑着拍了拍郭正陽肩頭，輕聲寬慰。　　郭正陽這才一驚，轉身看了星河老祖一眼，才苦笑着點點頭，而後運轉飛行術就飛遁了過去。　　片刻而已，郭正陽就抵達了一座向下奔騰着銀河的懸浮島嶼上，這一片小島上，景色華美秀麗，他父親，母親、爺爺，大伯、大伯母乃至郭玲玲等人全都在場，還有劉夏。　　而一群人大部分都在一片漂亮的湖泊前發獃，唯一沒發獃就是劉夏了，那丫頭正在他父母身側笑意盎然的解說著什麼，等郭正陽從天降落，站在了一群人不遠處。　　郭父等人才紛紛驚醒着看來，看到是郭正陽回來，所有人臉上也都猛地浮現一層喜色，但喜色之後，郭父郭母乃至郭正陽的爺爺等人，又全都面面相覷，只是傻傻盯着他呆看，有人動了下腳似乎想走過來，但腳步也只是剛抬起就又垂落，臉上的表情古怪的也更厲害了。　　雖然已經到了上界山幾個小時了，但這群人，還是全都沒能適應這眼前的一切。

# 第二百四十三章 那就開始吧

　　“這些就是煉製星寶的地方？”　　“太宏偉了，只是組成這偏殿的陣法，就宏偉的不像話，這可不只是讓咱們能把星空中的一顆顆星辰看得更清楚，更真的拉近了和那些星辰的距離，所以我們才能藉助這些小型的鍛星大陣汲取來星辰之力。”　　“不只是陣法宏偉，那位長生境大能，在煉器一道上的成就絕對是震古爍今，無數修士間流傳了無數載的靈器、法寶、後天靈寶之類的規則，竟然被他徹底推到，重新擴展出星寶一道，這就是大多數煉器大宗師也做不到的。”　　……　　一天後，上界山六大巨頭紛紛被郭正陽邀請進入火府，等看到曾經內府第一關煉製星寶的偏殿後，除了周易青之外，其他五人包括星河老祖在內也全被震驚的瞠目結舌。　　聚靈期修士，難以想象道君的各種威能神通，因為那是凡俗和神明之間的差距，但道君和長生境大能之間的差距，只會更多了無數倍。　　哪怕這偏殿內的一切也並沒有把長生境的可怕完全展露出來，只是展露了九牛一毛，但這九牛一毛，一樣充滿了顛覆性的震撼力，哪怕他們來之前已經早從周易青口中聽到了什麼，可真的見到這些時一樣備受震動。　　而在星河老祖等人震撼的左看右看中，周易青卻又哈哈一笑，對着不遠處的郭正陽道，“上一次老夫在此，一直都急着和其他人比拼，根本不能靜下心來好好煉製星寶，而且就算煉製出來的一樣被這仙府回收了，根本沒機會帶出去，這一次倒是沒了時間限制，這裏也有這麼多靈材，哈哈，還真是要多謝郭師弟了，要不是這小傢伙，咱們可沒這樣的好機會。”　　一番笑語落地，星河老祖等人這才紛紛驚醒，而後又有人捋着長須大笑，“說的是，咱們幾個老傢伙能在有生之年有這等幸事，可不就要多些郭師弟么？有了這些星寶，我們等於一人都有多件本命法寶，而且還不用害怕受損，就算是老夫這種普通道君，一旦掌控多件星寶，都有信心和無雙老祖那些人拼一拼了，哈哈……”　　……　　笑聲越來越大，但這幾位道君左一聲郭師弟右一聲郭師弟，卻聽得郭正陽尷尬不已。　　回到上界山已經一天了，這一天里郭正陽做得事情不多，也不算少。　　首先就是向父母等人解釋這個神鬼皆存的世界，陪着他們解說了好久才總算讓一直驚疑着的親人們多少接受了這些，就算他們想不接受都難，畢竟看着懸浮高空的浮天島嶼，看着左右輕鬆可以見到的，飛天遁地的仙人們，哪怕一開始幾人所受到的衝擊力都太大太多，讓他們茫然無措，但看得多了接觸的多了，也就漸漸適應了。　　而後，那一群親人對於郭正陽眼下也是屬於飛天遁地的仙人一流，反應一樣各有不同，有的是驚喜興奮，有的是恍惚中帶着擔憂，有的是抓着他問東問西，一直從他什麼時候接觸這些，到現在都是怎麼度過的，一概細細相詢，有的則是拍着腦門苦笑，說怪不得當初他壓根對馮曉菲什麼的不感興趣，感情雙方根本不是一類人，這不是簡單的性格不合什麼的，而是接近於仙凡之差。　　親人們反應很強烈，也很複雜，郭正陽只能耐着心思一一應對。　　等安撫的差不多了，才讓他們現在上界山住下，再跟着，郭正陽做的第二件事就是正是拜入了上界山門，成為上界山的一份子。　　只是這件事在今天，卻和以前的預想有了極大的差距。　　他以前是打算拜星河老祖為師的，就是上界山各巨頭的意思也是如此，但這一次他一提出來，那邊卻紛紛苦笑着拒絕了。　　還是那句話，郭正陽得到了仙府傳承，成了一位長生境大能的傳人，這件事他們都知道，那就是星河老祖這種足以在靈域內稱雄一方的霸主，也根本不可能厚着臉皮再收郭正陽為徒了。　　受不起啊！　　所以郭正陽說加入上界山，大家都是舉雙手歡迎，但最終他卻沒拜在哪個道君門下，而是直接以和道君地位相仿的身份，成為了上界山長老團內的一員，和星河老祖以及周易青等道君以師兄弟相稱。　　論修為他當然還差的遠，可是這方面卻沒人提出絲毫異議。　　等舉辦了一些加入宗門的簡單儀式后，郭正陽就成了上界山六長老，現在若是周扶見了他，都還得乖乖叫他一聲郭師叔。　　當然，對這些虛名郭正陽也沒在意，做完這些后他就和幾個道君攤開了說，自己雖然成了仙府新主人，但仙府內的規則卻讓他並不能馬上就可以做到想做的一切事，他必須要花費大量時間去學習各種傳承才能更深刻掌握仙府。　　幾個道君倒也沒懷疑，至少表面上大家都覺得這很正常，畢竟他們也都在仙府考驗中呆過很長時間，也都了解了不少仙府規則，依此推斷那位大能的心性，對方會對自己的傳人設下各種限制也是常態。　　所以眼下，一群人才會出現在這裏。　　不過就算他們知道現在想獲得星寶只能靠自己去學習去親手煉製，這依舊讓所有人都極為興奮，興奮的有些失態了。　　而且大家也都明白，這種方式對他們來說更有好處，因為他們大可以想要什麼星寶就煉製什麼，這樣子只會讓所得重寶更合心意，更有助於他們勢力的提升。　　在笑了一陣子后，星河老祖才又道，“那就開始吧，我們人手一張玉簡，誰想要什麼就自己嘗試着去煉製，等大家實力提升后，咱們再去血幽府，好好出一口惡氣！”　　“說的是，上一次馮輝那老匹夫就已經把咱們暗算的夠慘了，現在有機會出氣，可不能錯過。”　　……　　這句話后，一群道君又紛紛即激動又期待，很快就各自抓起一張張玉簡開始觀摩，也就只有周易青笑了一聲，直接就抓起幾份已經熟悉過的靈材煉製起來。　　郭正陽同樣如此，他一樣準備先煉製一兩件星寶在手。　　不過在重新綉刻起御星牌的陣紋時，郭正陽心下卻也憋足了火氣，他何嘗不想立刻就前往血幽府，讓那幫老傢伙嘗嘗惡果，不過現在他實力的確有些太低了。　　因為實力低，這一段時間他都只能把自己的親人安排在上界山內，才能讓他們免於承受各種災禍的危險，但這樣子安全歸安全了，卻變相等於被困在了上界山不敢出門，一天沒有足夠的實力，他連讓父母等人自由在外出入都不敢，這口氣憋得實在讓人難受。　　所以先煉製兩件星寶護身之後，他一樣要盡量提升自己的綜合實力。

# 第二百四十四章 有人頓悟？

　　“成了！”　　兩天後，鍛星大陣所在偏殿內，一道道正在忙碌的身影中，郭正陽揮手從眼前大陣內抓出一把色彩偏暗的長劍，眼中也湧現一絲喜色。　　終於成了。　　這两天，他一是煉化出了兩件御星牌，再有就是在鍛造一把金屬性飛劍，這把劍在玉簡中的名字是暗語劍，它的造型也很別緻，就是一把看上去好像沒有開鋒的重劍，通體沉重的漆黑色調，讓這把劍看上去顯得極為普通。　　但你真的把它抓在手中，才能感覺到其內蘊含了多麼澎湃熾烈的金銳之氣，郭正陽的肉身已經堪比極品靈器，可抓着暗語劍在手，一陣陣金銳鋒利氣息幾乎都要刺得他手心微疼。　　暗語劍，單純提到攻擊力，在玉簡上記載，是那位長生境大能所煉製出來的最強二品星寶之一。　　郭正陽想煉化幾件星寶提升實力的話，首先選取的還是防禦，而防禦之後就是攻擊了，一攻一守，都是能發揮出堪比法寶威能的星寶，這的確能讓他戰鬥力飆升許多。　　當然，若只是想煉製一件攻擊性星寶，其實他有很多選擇，在玉簡記錄中還有另外幾種二品星寶雖然在攻擊力上比暗語劍稍弱，但卻附加有其他一些奇妙的能力，不過郭正陽最終還是選擇了這把劍，因為他手中還有那張怪畫，那張怪畫上綉刻的可是劍意傳承，他現在就算連皮毛都沒領悟，但已經讓他在各種攻擊性寶器的選擇上，有了不少偏向性。　　欣喜的抓着暗語劍觀賞了一下，郭正陽才快速開始煉化，等煉化之後又轉頭看了左右幾眼，發現周易青等人依舊都在聚精會神的煉製星寶，他才微微一笑，催動鎮府界碑離開了偏殿。　　“兩三件星寶，讓我的攻擊防守能力都提升一下就足夠了，接下去還是要抓緊時間提升修為，以及參悟鎮府界碑的運轉。”　　可不是么，當初和幾個道君留在偏殿里煉器，他也只準備隨便煉製幾件而已，因為他現在有太多事要做，不可能在煉器上分心太多。　　到了火府中央殿堂，郭正陽很快又盤膝坐下，開始參悟《頓悟觀想法》，以他如今的靈海面積，想提升修為只有靠頓悟才是最快的，否則就算是吃藥，沒有大量時間也堆砌不出多少修為，所以他也早對自己的修鍊做好了一定規劃。　　那就是一邊參悟頓悟觀想法，一邊學習操控鎮府界碑，因為頓悟觀想法並不穩定，就算已經改進過的版本想頓悟一樣看運氣，所以等幾個小時后，完成一次觀想的郭正陽發現自己又白忙了一場，卻也絲毫沒在意，只是收起頓悟，抓起記錄著鎮府界碑操控之法的玉簡就觀看起來。　　又是幾個小時匆匆晃過，等郭正陽又掌握了幾種鎮府界碑的使用方式，更親自動手試驗了幾次，而後才收起界碑，開始第二次參悟頓悟觀想法。　　就是這一次還沒正式開始時，他腦海中卻突然閃過一個念頭。　　“我以前使用改進后的觀想法，直接觀想太陽系和地球的形成，成功率要比第一種高一些，但那是因為我本身就在地球，在太陽系生活，那種觀想和地球的道更契合，現在，我卻在火府內，火府可是一顆完整的星球……那豈不是使用改進后的方式，反而失去了地利性？”　　突然間想到這些，郭正陽很快皺着眉起身，來回踱步走了幾下，他才又催動界碑到了周易青等人所在的偏殿，然後用界碑之力在偏殿內開闢出一個出口。　　才閃身到了火府之外的上界山。　　等他出現在上界山時，所在位置也正是上界山主峰，因為這裏陣法禁制防護最嚴密，是整個上界山的核心之地，當初他和周易青等人進入火府的位置就是主峰。　　在郭正陽正式加入上界山，成為長老團一員之後，他就已經在主峰附近有了自己單獨的山峰，既然在火府內不利於施展觀想法頓悟，那自然在上界山觀想更合適。　　分身遁出大殿，快速抵達一座靈峻的山峰之上，郭正陽才盤膝坐下開始觀想。　　……　　“還是不行啊？我每次參悟觀想法時已經是在地球內參悟，但一周過去，參悟了這麼多次，還是一直沒能再次進入頓悟狀態。”　　“反倒是這一周內，我對仙府的掌控又加深了許多，雖然還沒能力利用界碑操控大陣攻殺，但已經有了利用界碑在各種攻殺大陣內穿梭的能力……”　　……　　一周后，上界山某座山峰之巔，等郭正陽再次從觀想中醒來，發現一輪完善的觀想過後還是沒有收穫，他才忍不住嘆了口氣。　　沒想到就是把參悟頓悟觀想法的地點放在了地球，連續參悟這麼多次，他還是一無所獲。　　不過還好的是這些時間他也不是沒一點收穫，每參悟頓悟觀想法一次，他都會直接從這山峰遁入火府，再對鎮府界碑研究幾個小時，《頓悟觀想法》和參悟界碑輪流交替着施展，雖然在一方面沒有收穫，但另一方面他的收穫還是不錯的。　　嘆氣之後，郭正陽才起身飛離山峰，朝着父母親友等人所居住的地方趕去，畢竟他們現在一直困在這裏，就算在這裏也算是衣食無憂，但郭正陽也要經常去看看。　　……　　“哈哈，好了，老夫要煉製的最後一件星寶也成了！”　　又是兩周后，火府某座偏殿內，等星河老祖又從身前鍛星大陣中取出一件星寶后，頓時就欣喜的放聲大笑，隨着笑聲，在他附近幾人卻紛紛轉頭看來，跟着就有一位白髮蒼蒼的道君忍不住翻着白眼咳嗽起來，“吳師兄，你成就成吧，需要笑的這麼大聲么？害的老夫手一抖，這一次的煉製恐怕又要重來了。”　　一句話，其他幾個也正看着星河老祖的道君紛紛莞爾，莞爾中周易青也忍不住笑道，“無妨，現在咱們可不需要和誰較量着比拼速度，廢掉一件重練就是，這裏這麼多材料，哈哈。”　　“話是這麼說，換了你試試？看你還能不能笑的這麼幸災樂禍。”白髮蒼蒼的道君再次翻了個白眼，不過說著說著自己卻也笑了，更是停止了對星陣的操控，撫須笑道，“不過說起來老夫現在也煉製出了六件星寶，兩件攻擊性，兩件防禦型，還有一件速度類星寶，外加一件形似領域場類似的重力星寶，這些東西，每一件幾乎都能發揮出堪比上品或極品法寶的威能，都和老夫以前煉製的本命法寶威力相當了，這還真是讓我都有種迫不及待的想去找人大戰一場，驗證一下成果的衝動了。”　　隨着他的話，其他人等也都喜笑顏開，因為那位所說的，可不就是他們心中所想么？　　從進入這裏已經三周多時間了，三周來，哪怕每煉製一種星寶，他們都需要重新學習一種陣紋的刻畫，重新學習鍛造，但平均兩三天就能熟悉一種星寶類型，三周下來，每個道君的收穫都是很不錯的。　　“這一點你可以完全放心，等咱們所有人大功告成，正好可以去血幽府試驗一下。”星河老祖也在喜色翻飛中大笑一聲，而後才又轉頭看了左右一眼，“我所需的已經全部煉製完畢，現在再呆在這裏也沒用了，周師弟，木師弟，你們繼續吧，我先出去看看。”　　說到這裏又頓了一下，星河老祖才接着道，“也不知道郭師弟現在在做什麼，這小傢伙倒也貼心，還給咱們留下了一個出口，呵。”　　可不是，這麼長時間過去，雖然經常都在全神貫注的煉製星寶，對外界之事充耳不聞，但星河老祖等人每煉製一件星寶之後都也會休息一陣子。　　自然也早知道了郭正陽留在這裏的那個出口，那是一個單項出口，只能讓在火府內的人出去，而外界的人卻進不來。　　說完這話后，星河老祖就踏步趕向出口，其他幾個道君這才也紛紛笑着重新開始自己的煉製。　　而另一邊，等星河老祖剛隨着那出口踏出火府，站在上界山主峰大殿內時，當場就臉色一變，唰的一下飛遁到了主峰之上的高空，更駭然看向左側數十裡外，“怎麼回事？”　　等色變着看過去一眼，星河老祖才看到處於陣法掩護中的一座山峰外，已經早站滿了不少修士，那些修士也全是上界山真人，此刻全都駭然無語的看着那山峰……　　這也不怪這些修士們駭然，因為此刻那座山峰內，就彷彿正有着一個黑洞在鯨吞世界一樣，把那山峰附近的海量靈氣不斷吸納入內。　　這是上界山最核心之地啊，靈氣濃郁程度絕對是冠絕靈域，是整個地球靈氣最濃郁的地方之一，但如此濃郁的靈氣卻根本不夠那黑洞鯨吞的，山峰附近的靈氣快速被蠶食之後，更遠處的靈氣就席捲而下，像是海水一樣填滿那些枯竭之地，但很快就又會被鯨吞……　　這樣的景象，的確很嚇人的。　　星河老祖一開始也是感覺到左右靈氣快速被吸扯着湧向那山峰，才勃然色變的，而現在看清了什麼后他才又很快就變得目瞪口呆，眼珠子都差點瞪得掉出來，“頓悟？嘶……這，有人頓悟？那是郭師弟的座峰，難道……那小傢伙竟然在頓悟？？”

# 第二百四十五章 瘋狂提升

　　瞠目結舌的瞪着那處山峰看了片刻，星河老祖才又猛地驚醒過來，而後唰的一下飛遁到郭正陽座峰外，看了左右一眼，發現那些圍觀的修士都是默默觀看，還有幾名真人巔峰在自發組織着防禦陣型，在防止郭正陽的頓悟被打擾，他這才滿意的點點頭。　　頓悟啊，這種事對於修士來說真的太重要太重要，一旦遇到這種機緣，不管是提升修為還是突破瓶頸，對修士的幫助都極大，那若是在頓悟過程中被人打算，絕對是足以讓任何人崩潰的。　　所以眼下這些真人的所作所為，也讓他很滿意。　　不過滿意歸滿意，星河老祖眼神中還是帶着強烈的震動，主要是頓悟太難得了啊，一百年裡，整個靈域十幾萬修士，都不一定能遇到幾次。　　若是落到單個修士頭上，這概率更是低迷的令人髮指。　　所以一出關就看到郭正陽在頓悟，這也真讓人又妒忌羡慕又感觸的厲害。　　不過星河老祖還是猛地在心下升起一絲古怪感，可惜，可惜啊……　　他這是為郭正陽感到可惜，頓悟這種事這麼難得，郭正陽能遇到自然是驚天的大運氣，但他頓悟的時機，似乎不大合適啊。　　頓悟，那無疑是在瓶頸期遇到才好的，因為那幾乎可以輕鬆幫助修士撕裂瓶頸，就算是大瓶頸一樣如此。　　而現在郭正陽竟然只是在剛進入真人初期不久就遇到頓悟，這次頓悟對他產生的幫助也只是提升修為？？　　真的太可惜了，畢竟他知道郭正陽的資質本來就極為出眾，甚至就算資質不是太出眾的，也能藉助各種提升類的丹藥提升修為啊！　　而頓悟卻不能中途被打斷，只要一被打斷就會消失的，這種打斷不管是外部原因還是內部原因都是一樣的，比如你原本頓悟時在提升修為，等修為提升到極限時就要面對瓶頸，這個時候就會出現一次停頓……　　就像你一直在一條暢通的路上行走，走到一扇封閉的房門前，就得停下來轉而去推門。　　而這就是打斷了頓悟的節奏，會導致頓悟消散。　　只有你一開始就在瓶頸期，然後一開始的頓悟就是面對瓶頸，那頓悟才會幫你直接撕裂瓶頸。　　所以他這一次竟然是藉助頓悟提升修為，這簡直太浪費了！！　　如果這是對方在真人大圓滿巔峰遇到頓悟，那就直接能撕裂瓶頸提升到道君境了，但現在這麼難得的機緣卻被用來提升修為……修為對於大宗門人士來說，都是可以用丹藥堆積起來的，至少真人境修士的修為是如此。　　不過事情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他也只能眼睜睜看着了。　　接下去，星河老祖也就是站在郭正陽座峰之外，靜靜守候。　　只不過，只不過等時間漸漸流逝，星河老祖的臉色突然又變得古怪起來，其實別說是他，就是那些一樣在外面守護的真人境修士都是如此。　　因為郭正陽這次頓悟的時間，未免太長了？　　他鯨吞掉的靈氣，也多的不正常！　　這座峰外一波波靈氣被吸空，外界更遠處剛補充進來就又被吸空，一直這麼循環，如此情況幾乎持續了……　　“我出來之前，郭師弟頓悟了多久？”想到了什麼后，星河老祖才一閃身到了一名真人身前，那真人也馬上恭敬的道，“四五天左右。”　　此刻兩人都是用的傳音，因為他們連大聲說話都不敢，生怕驚擾了郭正陽，而在這句傳音之後，星河老祖一張臉也變得越發精彩起來。　　四五天？他從火府出來之前郭正陽已經頓悟了四五天，而他出來到現在，時間又已經過去了三四天了！！　　這已經是一周多時間了！　　而按照郭正陽鯨吞靈氣的效率來看，這樣的時間加上這樣的效率，正常真人初期應該已經讓修為堆積到巔峰了吧？　　郭正陽現在鯨吞的效率，絕對比直接在他身邊堆積一大堆靈石還更效率的。　　不過就算心下已經覺得有些古怪，星河老祖還是什麼話都沒說，只是靜靜等待着。　　而在隨後的等待中，又一道滿眼詭異的身影就悄無聲息站在了星河老祖身側，同時那人也充滿感慨的嘆息一聲，“可惜了。”　　這是周易青，而周易青的話哪怕不用解釋太多，星河老祖也能理解。　　點了點頭，星河老祖也沒再說話，只是依舊靜靜等候。　　……　　“嘶～這是開玩笑吧？”　　“這小子靈海面積到底有多大？他只是真人初期而已？已經頓悟了三十天還沒停頓下來？咱們整個上界山的靈氣都快被他吸薄了半分了。”　　“不只是靈氣，我半個月前已經在他的座峰附近放置了一批上品靈石呢。”　　“變態，這小子吸納的靈氣，都快夠一個出入真人初期的修士直接提升到真人中期巔峰了吧？”　　……　　又是幾周后，等郭正陽所在的座峰深處依舊像是黑洞一樣不斷吸納着濃郁的天地靈氣，早就神色古怪的星河老祖和周易青等人，也在耐不住心中驚駭，各自紛紛驚嘆不已。　　雖然為了避免打擾到郭正陽，這種驚嘆都是幾個道君在傳音交流，可幾個道君的表情卻是變來變去，誇張的厲害。　　可不是么，誰讓郭正陽這一次頓悟，竟然好像沒完沒了了似的，能不扯淡么？　　一個真人初期修士，怎麼好像提升起修為來沒有盡頭了？　　不過他們也依舊還是只能暫時在外圍戒備，繼續看護着郭正陽持續頓悟，而在這個過程里，星河老祖又頗為無語的在郭正陽身邊置放了一批上品靈石。　　……　　“呼～”　　又是一個多月後，一直盤膝坐在一座宏偉大殿中央的郭正陽，依舊還在觀想着恆星系的演化，而這一次的演化雖然進展過程很慢，他也已經參悟到了原始太陽形成的地步，就是在這時，一股朦朧的阻礙才突然讓持續吸納着靈氣的郭正陽一頓，而後觀想過程瞬間破碎。　　“頓悟？我果然又遇到了頓悟，現在是結束了？”等觀想破碎，郭正陽猛地睜開眼，瞬間就感覺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飽滿感襲來，輕微內視一下，他已經發現自己足有一萬四五平米的靈海內，堆滿了充足到近乎滿溢的靈識。　　剎那間，郭正陽臉上也浮現出了強烈的驚喜感，真人初期巔峰，他終於到了！

# 第二百四十六章 也不知道會不會嚇死人

　　“果然是經過改良后的頓悟觀想法才更適合在地球參悟，雖然靠這種觀想頓悟的概率也並不是特別高，但我已經藉助這個版本頓悟了三次，第一次是還在完善功法時就頓悟，第二次是完善之後參悟一周，這一次則是參悟了兩周多，不過這兩周多我並不是一直在觀想，而是經常停頓，放下觀想法去研究火府的鎮府界碑，那差不多也花費了一半的時間……”　　……　　郭正陽的修為提升的確是瘋狂性的，一下子就讓靈識渾厚程度暴增了二三十倍，雖然他也不知道提升這麼多修為又花費了多少時間，但那肯定比吞服丹藥快得多就是了，以他的靈海面積，堪比真人後期巔峰，是普通真人初期巔峰的十倍左右，就是不斷吞服丹藥也需要一兩年才能堆積出那麼多靈識修為，而若只是靠修鍊，這樣的時間只會更長。　　現在他卻一下子就達到了，雖說現在的他已經正式遇到了瓶頸，從此以後每一次突破，都需要靠自己努力，而不能再像聚靈期一樣一捅即破。　　但一而再藉助頓悟觀想法進入頓悟狀態，郭正陽已經明白對現在的他來說，就算是面對一個個大修士都談之色變的可怕瓶頸，他也佔據了恐怖的優勢，只要不斷參悟頓悟觀想法，再大的瓶頸他都可以撕裂。　　所以就算剛才的那一次頓悟，因為受到他自身情況的影響而中斷，沒能一鼓作氣突破進入真人中期，但這一點他也並不在意，這一次頓悟被打斷，消散了，以後他還有能力進行下一次頓悟的……到時候直接面對瓶頸，那就不會再受內部原因打斷，可以順利進入真人中期。　　當然，實現這些也有一點點難度，那就是他下一次參悟頓悟觀想法，恐怕就不合適在上界山內施展了，因為一旦在這裏施展，又真的再次獲得頓悟，那麼就會有天劫降臨！　　郭正陽在利用頓悟提升修為時，可以毫不在意被上界山內的眾修士發現他在頓悟，因為這種事概率雖然小，但也真有部分修士遇到過，甚至他早就明白提升修為到極限遇到瓶頸，因為內部因素的轉換會讓頓悟中斷，才敢在這裏頓悟的。　　可若是他下次沒了什麼需要轉換的，一頓悟，一突破，天劫突然降臨，這種事就真的太聳人聽聞了。　　所以下一次頓悟，他要麼在火府內，但火府內施展改良后的頓悟觀想法，未必有效，說不定反而會有反效果，因為火府已經是另外的星球……要麼，他就要在地球上尋找一處安靜安全的場所靜靜參悟，即便下次頓悟遇到天劫，也不用害怕身邊有人會發現。　　這個問題，說困難的話似乎並不是特別艱難，但說簡單，也不是那麼容易就能找到合適的辦法……　　畢竟不在上界山修鍊的話，換了以前無所謂，但換了現在，恐怕他一出山門就會有太多人盯着他。　　而火府，不清楚那顆星球的來歷形成，他就是想再次改善頓悟觀想法都沒有頭緒。　　“郭師弟，恭喜！”　　“是啊，沒想到郭師弟年紀輕輕，竟然就有機會遇到頓悟這種機緣，實在可喜可賀！哈哈……”　　……　　就在郭正陽思索中，一道道破空聲才驀地泛起，跟着星河老祖和周易青等人就紛紛遠遁而來，抵達郭正陽所在位置后，幾個道君卻是呈合圍姿態，各自站在幾米外，對着郭正陽笑容滿面的讚歎。　　只不過這幾個正在道賀的道君，表情卻也有着不少怪異之色。　　這種怪異，一是來源於郭正陽這次修為提升的幅度，簡直稱之為恐怖，對方所吸收的靈氣和靈石真的多的嚇人。　　所以幾個道君也自然都對郭正陽為何能有如此龐大的靈海而感到驚疑不定。　　不過這隻是一個方面，而且這個方面，幾大道君都沒有興趣追問，因為這肯定牽扯到郭正陽的私密，這種事自然不好問，況且就算問了又怎麼樣？就算郭正陽會把他如何在真人初期，靈海面積就能和真人後期相仿的方法說出來，難道幾大道君還敢去跟着一起改變自己？　　那是笑話，靈海比同境界修士更龐大，這代表着一旦你積累到巔峰就能在修為上遠勝同期修士，這方面大家誰都不會否認！　　但問題是這同樣代表着你想修鍊至巔峰的話，所需要耗費的時間更長的多，就比如郭正陽，若不是這次頓悟幫他瘋狂提升修為，那他想修鍊至巔峰就是其他修士十倍的時間。　　真人境靠吞食丹藥積累至初期巔峰就需要一兩年，那若是道君呢？正常情況下的道君，靠吞服丹藥提升修為，從初入初期積累至巔峰的時間也遠超一兩年許多，如果幾大道君也把自己的靈海擴展到那麼大，豈不是代表靠吞服丹藥提升一個小境界修為都需要幾十年？　　道君壽元最長不過四百餘載，其中還有四個瓶頸，你如果全都需要幾十年修鍊才能抵達巔峰，還拿什麼時間突破？多花幾十年上百年去積攢修為，還不如留着那些時間尋求突破契機，一旦突破大家一樣會讓靈海面積暴漲，一樣會讓修為不斷提升呢！　　所以別說他們不好意思問，就是真問了，郭正陽也說了，他們都未必會去碰。　　這方面他們除了最初的震撼震動之外，興趣就真的不大了。　　幾人表情如此詭異的原因，還是……　　還是郭正陽這次頓悟，浪費啊。　　修為可以靠時間積累，這小子就算靈海面積誇張，一樣可以靠時間積累，但瓶頸就不一樣了。　　所以等幾人在圍着郭正陽道喜之後，原本並不想說太多的周易青最後還是嘴角一抽，無奈的一嘆，“郭師弟，你能遇到頓悟這種機緣的確是天大的幸事，可惜，可惜就是浪費了這次機緣啊，以你的資質，以咱們的資源，就算你靈海面積遠超同階修士，一樣可以靠時間積累出來，如果是以後你到了瓶頸期再遇到頓悟就好了，那就是直接撕裂瓶頸，瓶頸咱們修士之間的大難題啊，如果你是在真人巔峰時遇到這次頓悟，那咱們上界山就直接又多了一位道君，哎……”　　好不失落的話語，一下子就讓其他正笑着的道君們也紛紛苦笑起來。　　不過苦笑中，一名白髮蒼蒼的道君也很快道，“算了，事情已經發生了，頓悟這種事隨意性太大了，真的沒辦法強求，所以這次郭師弟的頓悟雖然有些浪費了，但他既然能遇到第一次，說不定以後遇到無法突破的大瓶頸時，還能再次遇到第二次呢。”　　這位明顯也是好心，似乎是怕郭正陽聽了周易青的話后，被打擊到，所以在勸慰，就是這句話剛說完，左右幾人頓時紛紛對他翻起了白眼。　　這一頓白眼絕對都是深刻的鄙夷，那表情是擺明了說你老兄就算是安慰人，也不用說這麼沒水準的話吧？頓悟啊，你以為那是什麼？　　整個靈域十來萬修士，百年內能遇到這種事的人都屈指可數，雖然也絕對有，但多則七八個，少則一兩個，不會超過兩位數。　　郭正陽能遇到一次已經是驚天之幸，他還想遇到第二次？　　那真是想糊弄人也不用這麼瞎扯啊！　　“木師弟前面的話說的沒錯，事情已經發生了，就沒辦法強求了，或許你現在還不明白頓悟的難能可貴，所以也不太理解之前周師弟的話，但你以後肯定會明白的，到時候你切記別太在意就行。”翻了個白眼后，星河老祖才也笑着沖郭正陽點點頭，他說木師弟前面的話沒錯，卻沒提後面的，意義可想而知。　　跟着星河老祖才又對左右道，“既然郭師弟的頓悟已經結束，我們這群老傢伙也沒必要一直留在這裏了，想來這小傢伙一次頓悟兩個多月，這麼長時間也是該出去轉轉了，咱們還是走吧，哈。”　　也的確，見到隨着周易青連道可惜的話語，郭正陽的臉色沒有太明顯的變化，星河老祖真以為那是郭正陽不了解頓悟到底是怎麼回事，畢竟他只是野路子出身，就算得到了不少好傳承，但那些傳承里也未必會提起這種事。　　估計郭正陽就是對這些還不清楚，才理解不了他們覺得的心情，不過他總有一天會明白的，他也只希望盡量安慰下這小傢伙，提前給他打下一些心理準備，當然，這種預防針，卻絕不能像木姓道君那麼扯了……　　“是，是，吳師兄說得對，呵呵～”等星河老祖話語落地，木姓道君卻聽得臉一紅，而後尷尬的點點頭，“那我們就先走了，不妨礙郭師弟了。”　　接下去，周易青等人才也紛紛和郭正陽拜別，不過臨走前卻也各自說了幾句以後希望郭正陽看開一點，就算明白了什麼，也別太在意過去，尤其是已經發生過的事實，因為那隻會自己給自己添堵，自找難受，大家也都是勸他一定要多向前看等等。　　而郭正陽自己，也在這樣的話語里，滿臉古怪的目送着上界山六大道君飄然離去。　　浪費？以後別太後悔？？　　別因為這次的浪費搞得他自己太糾結？？　　神色情緒都古怪的厲害，郭正陽滿心都是苦笑，浪費么？頓悟這種事，換了正常人若是把這機緣用在提升修為上，的確是太浪費了，說不定還真會有人為此懊惱到崩潰的，但他……，他其實短短半年多里，已經有過四五次頓悟經歷了，如果這樣的事說出去，也不知道會不會嚇死人。

# 第二百四十七章 兩件事

　　被一群道君的“勸慰”搞得哭笑不得，不過很快郭正陽又一驚，想起了之前星河老祖所說，他已經頓悟了兩個多月……　　“兩個多月了？這麼說，已經快過年了？距離我重生到現在，也已經近兩年了。”　　驚了一下，郭正陽表情有些奇怪，甚至還浮現出一層歉疚之情，可不是么，他頓悟之前幾天還去看過父母等人一次，那時候距離農曆新年就已經不遠了……　　劉夏是五月份被劫持，等他把劉夏救出來，已經過去了兩個多月，在仙府內又困了兩個半月還多，等從仙府出來后，到現在又過去了近三個月，這前後時間加起來就是七個多月。　　眼下的時間肯定是接近農曆年關了。　　農曆年關，但這一年因為他有血幽府那樣的大敵在前，恐怕父母等人還要被困在上界山內過年！　　歉疚之色閃過，郭正陽又馬上開始思索，現在他到底有沒有能力破滅血幽府這個威脅？一天不解決這個，他那些親人都要被困在上界山，事情也絕不能一直這麼持續下去的。　　“我的修為比起頓悟前提升了二三十倍，現在如果我要操控仙府不斷擴大，一鼓作氣就能把仙府催生到數千里方圓的大小，若在血幽府山門外面擴展，必然可以破滅血幽府防護大陣，到時候若星河老祖等人出手，以他們都有了不少星寶的底蘊，讓個人戰鬥力飆升許多，那麼血幽府很多人恐怕都會死在圍殺之下，不過，不過能不能真的斬殺馮輝，還不一定，馮輝畢竟是全靈域最強的人之一，上一次面對星河老祖、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三個人的圍殺，一樣能逃掉……如果這樣的存在一心要逃，還真是很難把他徹底留下。”　　“而只要馮輝逃掉，我就還不能放心讓父母離開上界山。”　　……　　認真思索了一下，郭正陽卻無奈的發現，他父母被困上界山一事，如果不把馮輝幹掉，就很難得到妥善解決，但想解決那樣的頂尖老祖，卻真的並不容易。　　上一世的上雷宗等人得了某個上古洞府傳承后，能滅掉血幽府，包括馮輝這個老祖在內，那也並不是得了洞府傳承就滅掉血幽府，而是經過好幾年的積累。　　如果讓郭正陽積累一段時間，他也相信自己能做到，可問題是積累實力，就代表着要讓父母親友等人被困在這裏更長時間。　　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一閃身就消失在了當地，等再次出現時，已經到了火府之內，等意念一轉，他已經從火府中央大殿到了火府內一片荒蕪之地……　　說這地方荒蕪，是因為這裏的一切，都在被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妖蟲吞噬着，入目可見方圓百千里之地，全是光禿禿黑壓壓的妖蟲。　　他在頓悟之前，研究着界碑的那兩周多里就把妖蟲放在了火府培養，現在過去這麼久，他也想看看把這些妖蟲培養到什麼程度了。　　就是郭正陽還沒來得及觀察母巢最強能產出什麼等級的妖蟲時，一片火紅色的樹恭弘=叶 恭弘就驀地出現在了一側。　　這頓時讓郭正陽一驚，愕然看去時，那紅恭弘=叶 恭弘才淡淡開口，“你手裡這些蟲子挺獨特的，好像並不是這個世界的物種。”　　“恩？”　　等郭正陽反問一句，那紅恭弘=叶 恭弘才再次道，“你現在雖然是主人火府的繼承者，但我卻不可能看着你把整個火府摧毀，所以，這些蟲子可以出現在火府內，但它們的發展，也要受到限制，只能在一片區域內活動，這片區域我給你畫出來了。”　　隨着這句話，那紅恭弘=叶 恭弘枝恭弘=叶 恭弘一顫，郭正陽身前就出現一顆實心的圓球，這圓球猛一看去就像是地球儀一樣，不過卻比地球儀精美太多，其上山川陸地等地形都像是真實的，而在這圓球上面，還有一片用火色圈起來的地域。　　這片地域相對於整個圓球來說，更只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比例。　　郭正陽頓時明白了紅恭弘=叶 恭弘的意思，對方這是在給妖蟲限定地盤，免得它們肆無忌憚發展起來，把整個火府都葬送成渣。　　那眼前的圓球應該就是火府的迷你模型了，百分之一的範圍是對方能容忍的極限么？　　不過郭正陽還是馬上笑道，“謝謝，我肯定不會讓他們把火府都吞食掉的。”　　百分之一，已經很多了！　　要知道火府比地球還大的多，大出好幾倍，若是具體細說一下，那就是差不多三倍大小。　　而地球的陸地和海洋總面積都有5.1億平方公里，共和國的陸地面積也就是960萬平方公里，約佔地球總面積的百分之一到百分之二之間。　　所以火府的百分之一，那是比共和國面積還大出一半的，差不多一千五百平方公里左右。　　上次郭正陽剛放下這些妖蟲時，這紅恭弘=叶 恭弘根本沒出現，現在卻直接出現，講明了來意，說明對方已經在這兩個多月里深刻明白了妖蟲們的可怕。　　“這個界限之外，我已經用陣法禁製做出了防護，你這些小東西不管是什麼實力等級的，只要敢去闖，就是必死無疑。”　　等郭正陽話語落地，那紅恭弘=叶 恭弘也再次開口，丟下一句話就又消失在了當地，就是剛才憑空凝聚的圓球也隨之潰散。　　郭正陽則啞然失笑，他真的從沒想過讓這些妖蟲把整個火府都吞食掉的。　　以前剛放出這些妖蟲時，他都已經下過命令，只讓這些東西在大約相當於國內一個縣的範圍內肆虐，一千平方千米，期間充滿了各種靈材靈植，濃郁的天地靈氣，這一切就足夠了。　　笑過後，郭正陽才快速抵達母巢所在地，而後命令母巢讓它產出的最強的妖蟲都收攏回來。　　命令下達過幾分鐘而已，一道道氣息龐大的黑影就從遠處嗡嗡而下，快速在郭正陽面前盤旋着落地，匍匐在了地面。　　這些妖蟲，外觀大致還是和正常妖蟲一樣，不過顏色已經略顯一絲暗金色，個頭也發展到了一個成年男子的拳頭大小，數量更是足有三四十個。　　這一下子郭正陽才大喜起來。　　“這是堪比道君境的妖蟲？”　　可不是么，他的修為已經堪比真人後期巔峰，那就算是堪比真人大圓滿巔峰的修士，修為也只比他強大三倍左右，他就算可以感覺出差距，也不會像是感應這些拳頭大的妖蟲時，有種面臨深淵大海一樣的心悸感。　　這隻能說明，這些全是道君境的妖蟲。　　兩個月多些，母巢在火府內發展，的確已經有了孕育道君境妖蟲的資本了！　　而三四十個道君境的妖蟲，就算這全是堪比道君初期的妖蟲，一樣會給任意一個宗門帶去毀滅性的災難的，畢竟眼下靈域最強的三山一府，各自府內不過六七位道君。　　狂喜中，郭正陽眼中才又閃過一絲冷意。　　如果他悄悄帶着這些妖蟲前去血幽府，那血幽府又會面臨什麼景象？這個恐怕比上界山六大道君聯手圍殺都更有效果吧？　　只要他好好操作一下，未必不能真的斬殺馮輝。　　當然，如果他在放出妖蟲肆虐的時候，再聯合星河老祖等人，讓那些人在血幽府外守着，只等去獵殺逃竄的道君，把握絕對會更大。　　現在唯一的問題就是，要不要把自己掌控的事告訴星河老祖等人？　　以前他不說，是因為他怕自己實力太弱小，卻掌控着足以毀滅靈域的殺器，容易讓人心生覬覦，但現在呢？不說有了三四十隻道君境初期的妖蟲，讓他足以不懼任何一個道君的威脅，就是星河老祖等人誰都知道他就是火府掌控者，也從沒人想表露過要從他手裡搶過來的念頭，那這件事暴露了沒什麼了。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有了主意，而後又在火府內逗留了半天，主要是為了搞清楚母巢到底需要多少時間能孕育一隻堪比道君境的妖蟲，這方面因為母巢不會說話，靈智太低，他只能自己觀察……　　結果就是發現母巢孕育一隻道君境妖蟲，還需要半天多！　　雖然那需要其他妖蟲吞食海量的資源，但面對火府中近乎無窮無盡的資源，似乎也沒什麼了！　　搞清楚這點后，郭正陽才離開火府，又出現在了自己座峰下的殿宇內。　　就是這一次等他剛出現，卻發現星河老祖等人都是面色凝重的站在殿宇等着什麼，看到他出現后，星河老祖等人才紛紛一驚，而後齊齊看來時，每個道君臉上也都是很複雜的表情。　　“怎麼了？”　　郭正陽怔了一下，才疑惑的開口。　　而星河老祖也馬上苦笑連連的道，“兩件事，第一就是，你那個徒弟劉夏，受了重傷。”　　郭正陽臉色一變，眼中全是驚愕，劉夏受了重傷？　　“不過你用急，我們已經替她診斷過了，那傷勢雖然很重，但並不致命，休養個幾年應該就能恢復的，她已經晉陞到了真人境，幾年時間關係並不大。”星河老祖則擺擺手，隨後才繼續道，“第二件事就是，血幽府楊句死了，馮輝再次受到重創，這全是你寶貝徒弟做的。”　　郭正陽頓時石化。　　“如果這兩件事綜合在一起來敘述，那就是你徒弟看你這個師傅一直在發愁，所以私自前往血幽府，重傷了馮輝，殺了楊句這個道君，然後重傷而歸。”周易青則古怪的替星河老祖做了一個總結，郭正陽卻是獃獃的，滿臉都是不可思議和錯愕。

# 第二百四十八章 她哪裡來的膽子？

　　“到底怎麼回事？她現在在哪？”　　巨大的驚愕之後，郭正陽才急急開口，眼中的情緒也和一幫老祖一樣，複雜到了極限，他實在是聽懵了，這到底怎麼回事？　　劉夏竟然晉陞真人了？而且還去血幽府，殺了一個道君，重傷了馮輝？這，這樣的消息，就算是星河老祖等人講出來的，他都有些不敢相信。　　“你們這一對師徒，我都不知道怎麼去形容了，師傅為了徒弟，以聚靈期修為去血幽府，在五個道君重重看護下，冒了無數生命危險把徒弟救了出來，現在卻是徒弟看師傅煩惱太多，一樣不惜冒生命危險，在聚靈期就前往血幽府，在四個道君眼皮底下，不止殺了一個道君，還再次重創了馮輝，過程里更突破到了真人境，一樣活着回來了……得，很你們一比，老夫都真覺得自己很沒用。我上次和無雙老祖以及千絕老祖三人聯手，才殺了血幽府一個道君，外加重傷馮輝，現在一個劉夏，竟然在聚靈期就做到了這種事！”面對郭正陽的追問，星河老祖沒有立刻回答，只是充滿古怪的感慨一聲，表情再次詭異到了極點。　　而後見到郭正陽表情已經很焦急很焦急，星河老祖才又苦笑着擺手，“你最好還是不要太急，劉夏現在已經昏迷了過去，你就是馬上去見她，也做不了什麼，該做的我們都做了，而且就算她就醒了你也不要太激動，不然讓她也激動起來，對傷勢恢復並不是好事。”　　這一番話，頓時說的郭正陽連翻白眼。　　不過翻着白眼時，他心中的情緒一樣複雜到了極點，劉夏，是在暗殺黑獄老祖等人時，才突破到真人的？　　而她是因為看自己一直太發愁，所以才……以聚靈期的修為，就準備深入血幽府暗殺黑獄老祖？這樣的事，的確讓他不知道怎麼去形容了。　　“事情是這樣的，在你頓悟的時候，劉夏突然過來找老夫，說她要去血幽府殺掉馮輝，替你分擔些煩惱，所以就想讓我給她準備一套當初給你準備的傳送陣，方便她暗殺之後逃回來，她剛說這些時老夫真是驚得吐血，以為她瘋了。不過隨後她卻證明了，她的確有希望做到那些，雖然這個過程很危險很危險，老夫也一而再勸說，但她卻是鐵了心要去，甚至說就算老夫把她囚禁起來，也要去，大不了和馮輝等人同歸於盡，沒辦法，我才不得不答應了她。”　　“她能做到那些，主要是靠了這一次她在火府現世時在裏面的收穫，她在裏面收穫了三張小挪移符，捏碎一張，即可讓自己進行一次短距離空間挪移，就是當著老夫的面，只要她意念一動，就可以瞬移到幾百裡外，而另外的就是兩顆小隕滅雷珠。一顆小隕滅雷珠，就是全力防備着的我一樣會受到不小創傷，如果只是暗算的話，的確有希望滅殺道君的，這玩意同樣是她在火府內的收穫，不過她當初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胡來，已經在我們面前用掉了一張小挪移符和一個小隕滅雷珠，所以走的時候，她就是帶了兩枚小挪移符和一顆小隕滅雷珠，當時具體情況怎麼樣我並不清楚，因為她是勉強維持了一絲清醒才傳送回來的，而我們判斷她所受到的傷勢，也正是因為小隕滅雷珠的波及導致的。後來等把她體內的傷勢安穩住，我們才得知血幽府那邊的情況，一死一重傷，眼下的血幽府已經只剩下兩個不在現場的道君還算完好，不過那兩個都是普通道君而已。我和周師弟他們已經有了直接殺上血幽府的準備，憑我們眼下的實力，的確有很大希望衝進血幽府，直接把這第四巨頭變成歷史。”　　……　　在郭正陽又急又鬱悶的盯着星河老祖時，那邊才把事情的經過大致講述了出來。　　這一番經過，也聽得郭正陽再次無語。　　張了張嘴，他的確都不知道自己現在該說什麼，又能說什麼，這個消息來的太突然了，他做夢也沒想到在自己頓悟的這段時間里，竟然會發生這種事。　　小挪移符，小隕滅雷珠？劉夏在火府內得到的？　　他還真不知道自己這個徒弟在仙府現世的過程中，得到了這些東西啊，這不是他沒問過，而是問的時候那丫頭沒說，在他問詢的時候，她只說自己得到了一些普通的靈器、靈植之類，過程雖然偶爾有一兩次驚險，但她都提前跑了，所以在仙府兩個月基本都很平淡，郭正陽也沒想到這是對方在忽悠他啊。　　主要是出了火府後，他一回來時，自己的父母親友等人都已經被困在了上界山，所以在頓悟前的那段時間里，他就算不去觀想或者學習操控界碑，做的最多的事也只是去陪一陪親友，安慰他們什麼的。　　對於劉夏，他這段時間的確有些忽視，沒精力也沒時間顧忌她太多，以前幾次見面，雖然問過她都在火府內經歷了什麼，但也沒認真確認過，尤其是沒辦法太詳細的確認，除非他用迷魂術之類的術法盤問……但他根本沒想過那樣做。　　除此之外，他也就是叮囑劉夏好好修鍊什麼的。　　他哪裡會想到在他進入頓悟的這段時間里，這丫頭竟然會做出這麼驚天動地的事？　　她哪裡來的膽子？？　　在她被黑獄老祖抓起來之前，那丫頭可是屬於知道有人要殺她，明明一身不錯的修為，卻連一成都發揮不出來的，因為她已經被有人要殺她的信息嚇懵了，那時候的劉夏，你要她主動去殺人？別開玩笑了，你讓她殺個雞她恐怕都不敢。　　而在她被黑獄老祖抓起來后，被困在血幽府的那段時間，她更是什麼都沒做，就是被困在血幽府明玉宮而已，等郭正陽把她救出來后，也並沒有發現這個徒弟在性格上有太多變化，面對那麼大的生死危機，還是沒心沒肺笑了一路。　　這都讓他心下很不爽，沒少訓她，也真覺得這樣的徒弟都快沒救了，至少他自己是教不好了。　　在隨後就是仙府現世，兩個人進去沒多久就分開了……　　所以現在聽到這些，郭正陽的心情也真複雜到了極點。　　那個丫頭就算把得到小挪移符和小隕滅雷珠的事隱瞞了下來，沒告訴他，但她哪裡來的那麼大勇氣，以聚靈期的修為去準備去暗殺黑獄老祖？　　這還是劉夏么？　　“她現在就在你這座峰內，我們派了兩個女弟子一直在照看着，等你心情平靜了，再過去看看吧。”星河老祖卻又在郭正陽沉默中開口說了一句，而後才對左右使了使眼色，跟着幾個道君就悄悄退了出去。　　郭正陽甚至都因為巨大的震驚和錯愕，沒有太留意到幾個道君的離去，直到站在原地愣了許久許久，才猛地驚醒，跟着一個感應放出去，也立刻就發現了劉夏的身影。　　對方就在他座峰內的殿宇群里，距離他現在所在位置只隔了一百多米，的確很容易發現。　　而在靈識觀察下，此刻的劉夏正泡在一個葯池裡，像是死屍一樣一動不動。　　深吸一口氣，郭正陽才快速朝着那偏殿走了過去，幾個呼吸就到了偏殿外，守在那殿宇門口的兩個女真人倒也馬上對郭正陽行禮，很恭敬的稱呼着郭正陽郭師叔。　　“你們先退下吧。”郭正陽看了兩人一眼，才平靜的擺手。　　兩個女真人也立刻領命後退，就是在退走的時候，兩女又看了偏殿深處一眼，兩對美眸里全是驚嘆和敬畏。　　“這個劉夏真是太……”　　“郭師叔這樣，他的唯一一個弟子也這樣，真是，真是讓人不知道說了，這一對師徒，也太傳奇了。”　　“是啊，都是在聚靈期，一個是在五個道君眼皮底下底下救人，另一個更強，直接暗殺了一個道君。”　　……　　兩個女真人直到退到極遠極遠處，離開了殿宇后才忍不住竊竊私語，等這些脆生生的話音落入郭正陽耳中后，卻也讓還站在門口發獃的郭正陽又驚了一下，才搖搖頭，踏步進入了殿內。　　這間偏殿內裡布置倒是很空曠，就是在大廳左側深處，有一個大大的葯池，池子里早已經被多彩的藥液填滿，依舊還是一身世俗裝束，不過衣衫卻有些破爛，臉色白的幾乎沒有一絲血色的劉夏就正漂浮在池水面上，紋絲不動。　　真的站在了這裏，用肉眼去觀看這個徒弟的情況，那種感覺卻要比靈識察看清晰了太多太多倍，看一眼池水內的情況，郭正陽心都猛地揪了一下。　　跟着就是一陣好大的怒火升騰。　　這個丫頭瘋了么？　　她竟然一個人跑去血幽府做出那種事？　　就算她身上有從火府內得到的小挪移符，在道君眼皮底下只要意念一動就可以挪移出數百里之地，還有小隕滅雷珠這種大殺器，連星河老祖那樣煉化了多件星寶的強人，哪怕已經做好了準備也會受傷。　　這似乎真有了暗算道君的資本，可她到底從哪裡來的膽子？以前殺雞都不敢的小女人，現在竟有勇氣去做這些事？做出了比郭正陽救她還瘋狂的多的事！

# 第二百四十九章 你想做什麼？

　　“靈海破碎？嘶……還好破碎的不是太嚴重，不過這些破碎痕迹邊緣，竟然還有一絲絲雷力在持續破壞着她的靈海，唔，這些藥液一直在修復那些破損處，雖然效力並不是特彆強勁，但總算能和那些雷力破壞的速度相當，能勉強維持住局面。”　　“經脈斷裂……斷裂了好多，這丫頭都快成廢人了啊，怪不得臉色白成這樣子，這麼重的傷勢，就算這些藥液已經在修復，但恐怕也需要好長時間才能復原，幾年么？”　　……　　默默站在葯池邊，郭正陽靜靜看了一會，發現劉夏還是一直紋絲不動，就像是死屍一樣，甚至就連呼吸和心跳都微弱到了極限，如果不是他耳力出眾，能聽到一些端倪，恐怕都以為她已經死了。　　這樣的情況的確很嚴峻，而等他自己去探查了一下對方的傷勢后，更當場又驚得抽了幾口冷氣，劉夏已經進入真人境，所以靈海面積也已經大到了幾百平面積，但此刻這靈海卻有太多破損，最長的破損都有一米多長，看上去觸目驚心。而且那些破損處還有一絲絲呈現黑色的雷力在持續蠶食她的靈海，持續破壞。　　就是她的身體，抓起手腕探入靈識，一樣可以查看到有大量脈絡被撕裂，這些身軀脈絡，就是修士用來吸納運行靈力的根本，一個修士修鍊時，肉身吸納來靈氣后就是靠着體內的神經脈絡等各種器官把靈氣輸送到靈海的。　　脈絡和靈海都破損的這麼厲害，這樣的傷勢，也真不是一般的嚴重。　　皺着眉探索了片刻，郭正陽才突然又輕咦一聲，而後釋放出大片靈識，形成一個小術法把泡在葯池裡的劉夏託了起來，等托着這丫頭漂離葯池，他才猛地一怔，而後盯着劉夏的後背就發起了呆。　　因為她的後背，好大一片衣衫已經消失不見，雪白細膩的背部肌膚之上，卻有一道道猙獰的黑色細線彷彿刀劍痕迹一樣深入脊背，把她的脊背搞得觸目驚心。　　怪不得，他剛才的靈識持續探下時會感覺到她後背處那裡，不只是脈絡破損，脊椎臟器等破損嚴重，五臟六腑大面積灼傷，脊椎骨一樣有斷裂……　　這樣的傷勢，如果出現在一個散修身上，那就是必死之局了吧？　　也多虧上界山是巨頭宗門，才能找得到對應的恢復方法。　　不過就算是星河老祖這樣的頂尖存在，剛才也說了這樣的傷勢，可能都要幾年時間才能休養的過來。　　又靜靜把劉夏放入葯池，郭正陽臉上全是苦笑，苦笑着拍了拍腦門，他才突然眼前一亮，“這樣的傷勢雖然很嚴重，但如果有命源果這樣的好東西，說不定能讓她很快回復呢，命源果，可是會幾十倍增加修士的自愈能力，這種自愈能力不止體現在靈海上，一樣可以展現在肉身上。”　　可不是么，星河老祖等人雖然說劉夏的傷勢需要幾年才能恢復，但那是建立在上界山所能尋找到的各種靈材靈植的基礎上的，而上界山所能找到的，也就是靈域內的，眼前的靈域卻是早已經走到了修真時代的末期，有太多奇珍異寶都已經絕跡。　　比如命源果？那都是記錄在各個宗門已經絕跡的典籍上的至寶，但郭正陽背靠火府，卻絕對可以找的到更多更好的奇珍異寶。　　別的不說，就是一個命源果，估計就能大大增加劉夏的自愈能力。　　就是這玩意他雖然得到過一個，卻已經被他自己吃了，……　　想到了什麼，郭正陽才很快又遁入火府，而後靠着對鎮府界碑的掌控，一點點查探外府，郭正陽找了好久好久才鬱悶的抬頭看向天空，“恭弘=叶 恭弘子，你能不能幫我找一找哪裡還有命源果？”　　他現在雖然對鎮府界碑的掌控已經比以前純熟了許多，但想在外府那無數個各式各樣的考驗之後找出命源果，還是只能一點點尋找，因為那些禁制後面都有什麼寶貝，很多都需要你能看破那些考驗才能發現。　　所以郭正陽找的並不快，不是他不想，而是做不到。　　他可以清楚看到那些暴露在外的寶物，比如像是聚寶涯或者那詭異瀑布等等，他可以看的一清二楚裏面有沒有命源果，但很多地方，他卻看不透。　　找來找去根本找不到命源果，郭正陽才不得不抬頭問了一句，希望能加快效率。　　但下一刻，在郭正陽頭頂就響起了一聲平淡的話音，“自己找。”　　“……”　　郭正陽再次苦笑，他就知道自己的求助很可能被忽視，可真的得到這答案還是讓人着急，他只是想讓對方告訴他哪裡有命源果，又不是讓那片紅恭弘=叶 恭弘直接幫他拿過來，這都不行？　　“你不是說我想學習什麼傳承，你會幫我整理過來么？既然那個你都願意做，我現在也只是想讓你告訴我哪裡有命源果，而不是讓你直接拿給我。”苦笑中，他才再次開口，“你只要說一下哪裡有，怎麼得到，我會自己去爭取的。”　　這一次話語之後，半空中倒是很久都沒話音響起，足足過了幾分鐘，紅恭弘=叶 恭弘滄桑的話音才再次出現，“你說的好像也有點道理。”　　郭正陽頓時大喜。　　可恭弘=叶 恭弘子下一句話又讓他差點吐血，“不過主人在臨走前說過，我只是一個後天靈寶，就算開啟了靈智，也沒辦法比得上姦猾的人類，所以如果他真的有了傳人，最好任何捷徑都不要提供，幫你整理傳承典籍，已經足夠了，你只要把那些傳承融會貫通，加上有鎮府界碑的幫助，任何普通禁制都可以輕易看穿，所以，還是你自己找吧，我如果這次幫了你，那你說不定就會讓我幫你整理一下火府內到底都有多少種靈材靈植，哪裡又有什麼樣的寶物，如果一直幫你，你就沒心思全面學習那些傳承了，只會挑揀有需要的學習，所以……”　　郭正陽聽了一半就黑了臉，對虛空中的傢伙真是都懶得理會了。　　只是繼續操控着鎮府界碑查看整個火府。　　一點點看下去，直到看了好大一片地域，這差不多都有共和國三十分之一的面積大小了，他還是沒能發現命源果，跟着郭正陽才又驀地放棄對界碑的操控，揉了揉腦門，再次遁出了仙府。　　他發現自己若只是奔着命源果去尋找，想找到的概率真的太低了，還不如先去問問，有沒有其他能和命源果差不多的奇珍異寶，能多一些選擇的話，那想實現目標才會更容易的多。　　而郭正陽這一次出現，依舊是出現在了劉夏所在的偏殿內。　　不過等他出來后，卻一眼就看到了正漂浮在葯池內的劉夏竟然醒了，此刻的她正滿臉痛楚，虛弱無比的看着左右，不過這種觀看，似乎只有眼珠子的移動，她雖然正吃力的想移動下腦袋，但最後卻失敗了。　　晃下腦袋這麼簡單的事，她都做不到，而要知道這動作就是對普通人都是輕而易舉的，劉夏就算是靈修，也已經是進入真人境的靈修了，體能可要比普通人強出幾十倍的。　　“別亂動，你現在只要放開心神，讓身體好好吸收這些葯池內的藥液，才能讓你更快恢復。”發現這一幕後，郭正陽才擺擺手，輕聲說了一句。　　一句話，劉夏頓時瞪着眼珠子看來，看到郭正陽后，這丫頭眼中倒是閃過一絲焦急和慌亂，似乎急的都想坐起來，不過手指輕微彈了下卻再沒帶出其他動作，她才馬上又閉上了眼。　　“你想做什麼？”　　郭正陽狐疑的開口。　　不過劉夏卻沒有回答，直到過了幾十個呼吸，她才突然睜開眼，嘴角一扯，對郭正陽露出一個笑容，“嘿～”　　笑聲似乎又牽動了傷勢，劉夏臉上也再次露出一絲痛苦，疼得她眼眸一翻，又差點暈過去。　　郭正陽這才無語的道，“別笑，你現在什麼都不要做，什麼也別想。”　　劉夏還是不說話，就是一直盯着他低笑，雖然笑的很勉強，但那笑容的確一直在維持着。　　而這種笑容郭正陽還很熟悉，因為他以前在劉夏臉上看到過無數次，就是那種沒心沒肺的傻笑。　　她在說自己頓悟突破，驚得郭正陽滿心崩潰時，就是這種笑，她在遭遇散修襲殺，被郭正陽護着時，還是這種笑，她在被郭正陽從血幽府救出來后，他背着她逃亡時依舊是這種笑。　　只不過現在這種笑，已經幾乎聽不到聲音，就算勉強聽到也是很嘶啞的乾笑，而且那笑臉也沒了以前那麼漂亮，反而因為臉部肌膚的扭曲帶着不少牽強。　　但那唇角弧線的確就是笑，眼眸里也全是笑意。　　看着這丫頭就一直這樣，郭正陽再次鬱悶的一拍腦門，轉身就走，不過行走中還是開口道，“你好好休息，我會盡量幫你找一找能讓你快速復原的藥物。還有，以後別再做這種傻事。”　　丟下一句話，郭正陽走出偏殿時，卻明顯聽到後方的笑聲更大了一些。

# 第二百五十章 化生藤、亂空步

　　“你總算提出這個問題了，我們在替劉夏治療時，就已經想過若能從火府內得到一些絕跡的奇珍異寶，能對她的傷勢恢復有大用，不過當時你還在火府內，所以只能用我們手頭能找到的靈植給她配藥。”　　片刻后，上界山主峰大殿內，等郭正陽講明來意，星河老祖和周易青則對視一眼，眼中全是笑意，開口說了一句話后，星河老祖更遞來了一張玉簡，“這張玉簡上記載的，就是老夫在典籍上看到過，卻早已經在靈域絕種，不過只要能找到就對現在的劉夏有大用，除了你剛才說的命源果之外，還有其他十多種靈植，你找到的越多，對她幫助越大。”　　“恩。”郭正陽接過玉簡后很果斷的點點頭，雖然都還沒有看玉簡內到底記錄了什麼樣的靈植，不過這裏面的東西他肯定會盡量去尋找。　　就在郭正陽準備觀看玉簡內容時，一側的周易青才突然道，“郭師弟，我們幾個老傢伙剛才商量了一下，準備讓木師弟留在山門內鎮守，其他人等下就去血幽府。”　　“恩？”郭正陽抬頭看去一眼，神色倒並不是太驚訝。　　周易青也笑着道，“血幽府原本是有五大道君，如果換了以前，就是咱們六個一起殺過去，讓他們藉助護山大陣群的便利，一樣可以搞得咱們灰頭土臉，不過眼下的血幽府，已經死了兩個道君，馮輝也是重傷，就算還有兩個完好的，可他們兩個操控護山陣群的話，也根本沒辦法發揮陣群的全部威能，而我們又都得了不少星寶，讓實力提升許多，五個人去，已經有能力破滅血幽府大陣了。”　　笑聲里的話語，倒是和郭正陽思索的差不多，其實要不是有劉夏這意外，從仙府出來后郭正陽本就是打算把妖蟲的事說出來，然後和幾大道君聯手殺上血幽府的。　　現在為了儘快治好劉夏，郭正陽倒是沒時間去做那些，所以隨後他也只是笑着點點頭，對周易青等人說了幾句預慶的話，就又快速遁入了火府，認真觀看過玉簡后，才開始操控界碑尋找玉簡內記錄的各種靈植。　　眼下的血幽府就算他不放出妖蟲，已經無力抵抗上界山諸人的壓迫。他就算放出妖蟲，那些妖蟲最多也是起到破陣作用，因為若是堪比道君初期的妖蟲，的確很難對老牌道君形成致命威脅，到時候一樣要靠星河老祖等人出手襲殺，眼下他們自身都有了破陣能力，妖蟲的事，還真是放出去也沒了意義。　　“化生藤，六品靈植，擁有極為精純的生命力，如果搭配另一種五品靈植回靈恭弘=叶 恭弘，竟然都擁有斷肢再生的能力？”　　“化生藤的外貌，似乎就像是一根青色藤蔓，它最獨特的地方就是不管生長在哪裡，都會逸散出極為精純的生命力，使得左右各種事物受益，比如一顆普通青草生長在化生藤一側，都可能變得比普通小樹還高大，這玩意，我似乎見過？”　　……　　尋找的過程中，郭正陽的確從玉簡內見到了許多擁有匪夷所思功效的奇材靈植，比如化生藤加回靈恭弘=叶 恭弘的組合，連斷肢都可以重生，若是能找到這些寶貝，研製成藥液讓劉夏的身體吸收一下，那她的肉身創傷恢復速度肯定能提高無數倍。　　而更讓郭正陽欣喜的是，這化生藤，他都似乎在哪裡見過。　　這種印象還很清晰，好像就是他上次在火府尋找命源果時，在那些搜索過的地帶里看到過類似的事物。　　畢竟他上次搜索，雖然搜索過的地域相對於整個火府來說很小，可實際上也有三四十萬平方公里的地域了。　　那麼大的地域，隱藏的靈植也是極多極多的。　　想起可能見過化生藤后，郭正陽就又重新搜索起了之前搜過的地帶，一點點尋找下去，而後不過一個多小時，就猛地眼前一亮，而後大喜。　　找到了！　　此刻在真人境考驗場所內，一座陡峭的山壁底部，正向上攀爬着一根長約三四米的青藤，而在青藤附近，光禿禿的石壁上都生長着一株株青草之類。　　如果不是化生藤向外逸散着強橫的生命力，那麼普通的柔弱青草想從岩石內生長出來，絕對不可能。　　看到這些，郭正陽才催動鎮府界碑就到了石壁前。　　只不過他剛一出現在這裏，身邊就突然傳來一股奇妙的力量，卷着他刷的一下遠離了石壁，退到了一百多米外的谷間草地上。　　考驗……　　這個石壁前，也有一個仙府主人原本留下的考驗，等郭正陽試探着走出幾次，卻發現自己每次都是向前他一步，卻都會受到莫名力量的干擾，讓這向前的步伐變成向後，或者向左向右。　　那種感覺很怪異，你明明是奔着前方而去的，可真的走出去后，腳步卻亂的一塌糊塗，距離化生藤反而越來越遠。　　而且在這裏，你更看不到絲毫陣法波動的痕迹。　　就是曾經的聚寶涯，外觀上只是一個個普通石階，等郭正陽入內后也會發現自己進入了一座大陣內，可以清晰看到陣法，但這裏卻一點陣法痕迹都沒有。　　“沒想到我都成了火府主人，想得到什麼，還要一點點破解禁制考驗？真鬱悶。”試了好幾次都無功而返，甚至根本都看不透這個石壁前的考驗究竟是什麼，郭正陽心情也抑鬱的不輕。　　他這個仙府主人也真夠落魄的。　　不過很快郭正陽又拿出鎮府界碑開始運轉，鎮府界碑，是整個火府的靈魂中樞，掌控了這玩意就等於徹底掌控火府，只是各種掌控需要你循序漸進，一點點學習，只要你學的多了，火府的一切都可以靠着界碑操控運轉的。　　包括查探之類。　　現在郭正陽就是嘗試着運轉界碑，查看這裏的考驗究竟是什麼。　　他在剛掌控界碑時，還沒能力靠界碑查看一個個考驗的面目，或許只能靠自己才智去推敲猜測，但現在他已經有了這能力，畢竟他也已經研究了一周多的界碑，熟知了許多掌控方式。　　就是等真的看清楚這考驗的目的后，郭正陽才猛地一驚，眼中也閃過一絲錯愕。　　“身法？這竟然是身法考驗，而且考驗的目的就是要修士學會這套記錄在石壁前的身法。”　　可不是么，之前他一直都以為這是陣法考驗，畢竟每次向前踏步卻受到不知名力量左右，轉為向後或者向左向右，這像極了一些迷陣的功效，可誰知道這裏竟然是要修士來學習一種身法。　　身法，這在整個修士群體中都是很少見的，少見的令人髮指。　　因為這玩意若不是特別出類拔萃的話，根本沒什麼用。身法指的是小範圍騰挪移動，躲避各種攻殺的移動技巧，但修士作戰，就是站的遠遠的，意念一動靈器飛舞，隔着幾百上千米絞殺你，你就算提前躲閃，但人家放出去的靈器一樣可以隨便轉移方向，繼續追殺，所以身法等閃避技巧用處真的不大，而就算你掌握的是極為強橫的閃避技巧，小範圍內犹如鬼魅一樣，快的人家思維速度都跟不上，但到時候對方一個大範圍攻殺型靈器或者術法砸下去，一樣可以傷到你，讓你躲無可躲避無可避。　　所以身法這東西很罕見，因為實用性太低。　　但這裏的考驗就是讓修士學習一種身法，學會了就是過關！　　郭正陽如果對鎮府界碑掌控的再精通些，自然可以不用學習，但現在他也只是掌握了一些皮毛能力，還無法做到直接越過考驗取走後面的東西。　　不過他也沒在意，很快就收拾起情緒，研究起了眼前的考驗，就算身法之類很少見，而且實用性也有限，但這畢竟是長生境大能留下的，說不定學會了之後還真有驚喜呢，而就算沒驚喜，為了後面的化生藤，他也必須去學。　　就算為此耗費一些時間也無所謂。　　……　　“汗，這個學習類考驗，竟然比內府中的一些考驗都難，我在內府學習第一關煉器，只是用了两天多，第二關也只是三天左右，這一個，竟然足足用了五天！”　　五天後，等郭正陽終於通過考驗走到了石壁前，從石壁上取下化生藤后，又向後看了一眼，眼中卻全是一片古怪。　　他的確沒想到這套身法這麼難學啊，比內府中前幾關考驗都難了許多。　　不過好在他的資質悟性都極為不錯，所以在用了五天時間后，還是把這套身法學會了，而等一想起這一套身法的詭異，郭正陽更是深深慶幸這五天時間絕對用的值。　　因為這東西已經不止是一個簡單的身法，而是內涵不少玄機。　　在學會這套身法后，石壁前已經冒出了一道聲音，正是紅恭弘=叶 恭弘那該死的滄桑話音，解說了這套身法的名字，叫做亂空步，亂空步一經施展，不只是要修士身子移動，更需要讓體內靈力按照特殊方式運轉，透過雙腳沒入虛空，那一步步散發的靈力，結合在一起，就會形成一個顛亂空間的小力場，小力場出現后，才是真正的亂空步，到時候那就是真正顛亂虛空，不管是你還是敵人，又或者範圍性攻殺術法一入內，都會因為空間顛亂而亂竄一通……　　這種身法，的確是一種可以抗衡範圍性攻殺術法的極品身法。

# 第二百五十一章 天道誓言

　　“呼～”　　伴隨着一道淡淡的空間波動，郭正陽的身子就出現在了上界山主峰大殿內，此時距離他進入火府尋找對劉夏有幫助的各種靈材靈植已經過去了半個月，而在郭正陽剛剛出現時，身側馬上就射來幾道關注的視線。　　“郭師弟，你可算出來了。”　　“收穫怎麼樣？有沒有找到合適的東西？”　　……　　投來視線的幾人也正是星河老祖等人，郭正陽馬上笑着道，“收穫還可以，找到了一株化生藤，不過並沒有找到和化生藤配合的回靈恭弘=叶 恭弘，除此之外還有一滴洗靈液，一顆大衍果。”　　這句話落地后，幾個道君老祖頓時一喜，不過喜色閃爍后星河老祖卻又馬上皺起了眉，更搖頭苦笑，“化生藤是六品靈植，藥性太過強烈，劉夏的身子未必承受的住那種藥性衝擊，如果有回靈恭弘=叶 恭弘就好了，兩者配合能讓斷肢重生，那就算衝擊撕裂開她的身軀一樣能馬上癒合，只有化生藤，難度有點大。”　　“洗靈液也差不多吧，同樣是五品靈植，若沒有一些靈植輔佐，太強勁的藥力反而是一種毒性了。”　　……　　就是周易青等人也紛紛苦笑，不過在苦笑着解說中，星河老祖還是很快又笑着點頭，“不過這總歸都是好事，雖然咱們怕這些寶貝藥性過於強烈，但可以稀釋之後使用，那樣子就算效果會微弱些，也絕對比咱們現在正使用的藥液更好。”　　“是會好很多，在你出來之前，我們也想到了事情不會那麼順利，所以每一種情況都考慮過，現在可以先嘗試製作一些以化生藤為主的藥液，然後稀釋一下讓劉夏使用。”周易青同樣開口，等他這句話說出來，郭正陽也把裝着化生藤等寶貝的儲物戒指遞了過去。　　遞過去時，郭正陽卻也笑着道，“血幽府那邊情況怎麼樣？”　　他進入火府之前，這一群道君已經集結起來殺去了血幽府，他也很想知道那邊的情況。　　就是不問還好，一問星河老祖等人的臉色都變得很難看。　　“沒收穫，馮輝那廝跑得太快，我們剛一出現，血幽府內就是一群真人境在操控大陣，等我們殺進血幽府，馮輝和另外的兩個道君已經藉助傳送陣不知傳送到了靈域哪個角落，從頭到尾，咱們都沒見到那三個傢伙。”　　“照面都沒打就跑了，雖然這是他們最正確的選擇，但那老傢伙也真捨得，丟下宗門基業不管不顧，自己卻藉助傳送陣一躲，靈域這麼大，再想找人可就難了。”　　……　　郭正陽頓時愕然，不過愕然之餘卻也無奈的發現，這其實是很正常的情況。　　上界山這邊已經有了充足把握，五個道君出手就能破開血幽府大陣禁制，那麼血幽府會不知道么？血幽府必然知道郭正陽得了火府傳承，也知道火府內有星寶這種存在，因為馮輝就是當初的參選者之一。　　他們既然知道這邊會實力暴增，而血幽府自身卻連連受損，五個道君死了兩個不說，馮輝也一直在重傷。　　那對方留下後路不奇怪，不留才是不合理。　　只要在宗門內布下一個傳送陣，另一端隨便在靈域某個角落一放，等外面一有人闖血幽府護山大陣就直接逃出去，然後摧毀傳送陣，那還真是去的人實力再強也只能幹瞪眼。　　誰也不是傻子，何況是道君這種活了幾百歲的老妖怪，人家照面都不打就逃亡，那上界山哪怕實力暴增了許多倍也無處用力。　　或許也只有劉夏那種一個人出發，還是以一個聚靈期修士的面目出現，根本不會給道君老祖們帶去絲毫威脅感，才能讓馮輝等人放下戒心，然後才有靠着各種奇寶偷襲成功的可能性。　　想到這些后郭正陽雖然心情很鬱悶，但也不得不無奈的接受事實。　　道君們能成為一個個支柱，就是因為這些老傢伙命大，不會輕易隕落，而這樣的強橫人物一旦躲起來逃亡，那就算是上界山、仙途山這樣的巨頭，一樣沒辦法掉以輕心。　　這時候就算血幽府的道君們都不在，只剩下一批批聚靈期和真人，但估計星河老祖等人也不敢隨便屠滅那些低階修士，否則馮輝若是一直躲在暗中，專門襲殺上界山的低階修士，誰能擋得住？　　這種威懾力，也是四大巨頭能一直屹立靈域平分天下的根本。　　無奈的嘆了口氣，郭正陽還是發現決定一切的還是實力，還是他實力不行，太低微，才沒辦法解決馮輝這個大麻煩。　　不過也就在嘆氣中，一道身影卻突然從大殿遠處遁來，等大殿內幾名道君以及郭正陽都側目看去時，才發現過來的是星河老祖坐下的大弟子。　　而那弟子在進來后，先是很恭敬的對殿內諸人一一行禮，才紛紛表明了來意。　　“稟告師尊，有血幽府修士來訪，是黑獄老祖座下弟子，那邊帶來一個口信，說是黑獄老祖授意，想和咱們上界山和解，立下天道誓言，彼此以後永不侵犯。”　　“放屁！”　　“可笑，馮輝這廝腦子被驢踢了，他和咱們上界山已經到了眼下這一步，竟然還想以後永不侵犯？就此想平安無事？”　　……　　那弟子一句話，頓時讓大殿內一群人紛紛大怒。　　就是郭正陽也嘴角一撇，眼中全是古怪，這一年來上界山和血幽府之間，已經爆發過太多次衝突，雙方的損失雖然輕重不同，但關係卻已經惡化到了極點，都是不弄死對方都不肯罷休的程度，現在馮輝竟然突然來這麼一出，的確讓人很錯愕。　　天道誓言？　　修士逆天改命，走的是抗衡天道的路子，但不得不說的是，你一天沒能破空飛升，就一直還在天道制約之下，就是破空飛升後會不會受到天道制約，這也不一定，所以天道誓言對於修士來說也是很有威懾力的。　　這不是說你立下天道誓言后，一旦違反就會有天地巨力把你誅殺，而是立下誓言后一旦違約，就會遇到各種無形限制，比如以前你修鍊速度極快，一旦違約，左右天地卻會排斥你，你資質再好，因為天地靈氣的排斥，也會導致你修鍊速度暴跌，再比如各種丹藥，提升類、療傷類、恢復類等等，一樣是採取各種蘊含無窮靈力的天地異寶煉製，那些東西一樣會排斥你，讓你服用丹藥的效果暴跌數倍，以前一顆丹藥就能提升多少修為，以後可能需要幾顆，幾十顆，療傷，以前很快就能恢復的傷勢，以後卻會變慢許多許多。　　又或者瓶頸的壓制，你原本有五成把握突破下一個瓶頸，背棄天道誓言后卻可能連一成可能性都不足，……　　所以就算立下天道誓言后，違背誓約也不會直接身死，更不會直接面臨什麼磨難，但這種種無形的壓制，也足以讓任何一個修士不敢輕易違背了。

# 第二百五十二章 生死台

　　天道誓言，沒一個修士會輕易去起立，不過眼下上界山和血幽府之間的局面，卻也有些尷尬。　　這個尷尬問題就是上界山已經佔盡了優勢，六大道君人人實力飆升幾倍，只是單論頂尖戰力估計都有了壓下仙途山一頭的能力，但對於一個大宗門來說，頂尖戰力很重要，沒有這個就等於失去了依託，可除了頂尖戰力之外，真人、聚靈期等宗門基石一樣很重要，但以上界山和血幽府已經是不死不休的局面來看，如果沒有什麼制約在的話，上界山內的一些重要弟子根本不敢輕易出山門。　　因為上界山實力雖然提升了許多許多，可一時間還是沒能力去滅殺躲起來的馮輝等人。　　難道從此以後，大家不修鍊到道君境都不敢輕易出門？一直龜縮在山門內？　　恩，至少重要的核心弟子沒有足夠實力是不敢輕易出門的。　　一般弟子在這方面的困惑並不大，因為血幽府內也有大量真人和聚靈期修士，不到緊要關頭，雙方估計都不會輕易碰觸這個底線。　　可就算如此，這依然讓上界山諸人頭疼不已。　　所以在聽了那弟子的彙報后，雖然一開始迎接這信息的是一片罵聲，但罵聲消散后，大殿內還是很快又變得沉默起來。　　沉默了片刻星河老祖才開口道，“現在咱們上界山難得佔了優勢，要就此放棄這些和血幽府互不侵犯，的確太便宜那老傢伙了，不過這件事也不能直接拒絕，這樣吧，先晾着那邊，不答應也不拒絕，拖下去。”　　“這樣也行，先拖一陣子，看能不能在這段時間找到馮輝那個老匹夫，只要能找到他的藏身之地，能搞掉這個老傢伙，自然可以不用理會這些。”隨着星河老祖的話，周易青也無奈的開口。　　“恩，就先這麼定了吧，現在也別管那些，老夫還是先去替劉夏調養一下恢復藥液，哎，說起來老夫倒是有些慚愧，咱們一群道君都拿馮輝那老匹夫沒辦法，還不如那丫頭做得漂亮，現在只能幫忙善後，真是羞煞人了。”星河老祖再次開口，說這話的時候更轉身就準備離開大殿，就是他這句話又讓一群道君面面相覷，而後全都一陣無奈和崩潰。　　上界山和血幽府爆發各種劇烈衝突也有快一年了，但他們所取得的最大成果就是劉夏上一次的偷襲……　　雖然那丫頭的偷襲是藉助了在仙府內得到的傳承，藉助了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來的寶貝才偷襲成功，但不可否認的是，這麼長時間一來，這邊做的最漂亮的就是那件事。　　一個聚靈期小丫頭帶着兩張小挪移符外加一顆小隕滅雷珠，做掉了一個血幽府道君，還重傷了馮輝，這讓一群老祖情何以堪啊。　　不過，也就在幾個道君老祖面面相覷，星河老祖也走出一段距離快要消失在大殿內時，郭正陽卻突然輕咳一聲，開口道，“或許，我有辦法除掉馮輝。”　　“什麼？”　　“你有辦法除掉馮輝？”　　……　　這一句話就像是炸雷一樣，瞬間又讓所有道君大驚，就是星河老祖也停下腳步轉身看來，眼中全是驚喜和錯愕。　　他們這麼多人加起來都束手無策，因為馮輝根本連照面都不和他們打，只是暗中躲起來，那靈域這麼大，對方隨便一躲，找人都沒處找，又能怎麼辦？　　正是這樣的原因才讓人這麼鬱悶。　　可郭正陽卻說他有辦法能除掉馮輝？這絕對是個天大的好消息，只要馮輝這支柱道君一死，血幽府就等於徹底完蛋了。　　但問題是郭正陽真有辦法？他們一群道君都束手無策，郭正陽卻有辦法？這又真讓人覺得不敢相信。　　甚至幾個道君都有種荒謬感，難道對上血幽府這樣的大敵，他們一群風風光光的道君老祖什麼事都做不成，一切事都只有郭正陽這對師徒才有能力解決？這是不是太讓人無語了？　　眾人巨大的震驚和錯愕中，郭正陽才又苦笑一聲，繼續道，“我只是說或許，事情成不成，風險都很大，而且這件事也不是馬上就能進行的。”　　頓了一下他才繼續道，“我之前在為劉夏尋找那些療傷的靈植時，意外在火府內發現了一件很奇妙的東西，叫做生死台。”　　生死台，就是之前半個月郭正陽在尋找化生藤等寶物時的意外收穫，這東西，作用很奇妙，並不是屬於提升修士實力的物品，而是一件追殺仇敵的奇物。　　簡單來說，你想殺一個人的時候，只要把對方的氣息納入生死台，那麼從那一刻開始，你和要追殺的目標之間就會產生一種奇妙的靈覺感應，到時候不管雙方彼此都在什麼地方，都能感應到彼此的存在，感應到彼此的大致方位。　　只是這一點的話，生死台還遠遠稱不上奇物，因為這種方法，靈域中很多修士都有能力施展，比如你在別人身上留下一個獨特的秘法烙印，一樣可以起到類似的功效，普通聚靈大圓滿或者真人都能輕易施展這樣的烙印。　　而這種情況下，如果被追殺者一心逃亡隱匿，你就算知道他的大致方位，如果對方實力也不低，或者極為擅長速度，又或者往什麼大勢力、絕地等地方一躲，你根本不敢進去，一樣都是沒用。　　生死台被稱為奇物，關鍵就在於這玩意的另外一種功效，那就是你自從留下烙印的那一刻起，一年之內，如果一直找不到對手，那麼到時候就會有種奇偉的力量，把身在不同方位的兩個修士挪移到一個獨立的虛空戰場……只有一個人才能活着走出去。　　這才是它最奇特的地方，如果郭正陽現在在生死台上烙下馮輝的氣息烙印，就算他這一年根本不去找，只要期限一到，到時候不管他和馮輝各自身在何處，都會被生死台的奇偉力量憑空挪移到一個獨立的虛空戰場，分出生死才能罷休！　　這種情況下你若是想追殺誰，只要能有蘊含他氣息的東西，最遲一年，就能搞定！　　等郭正陽把生死台的功效講解出來后，一群正在震驚錯愕的老祖才紛紛大喜。　　“世上竟然還有這種奇寶？嘶……哈，不過說的也是，那是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寶物啊，這生死台有把人挪移到獨立戰場的偉力，肯定是那位長生境大能在上面留下了高深的空間陣法禁制，只要攝入修士氣機，期限一到不管是否成功，都會靠禁止之力挪移。”　　“哈哈，郭師弟，你可是嚇死我了，原來你是有了生死台這樣的奇寶，我還以為你說的是你有辦法親手斬殺馮輝呢，搞得我還以為自己那麼沒用，破滅血幽府這大敵都只能靠你們師徒倆出力，我們一群道君反而只能看熱鬧。”　　“我現在煉化了多件星寶，實力大增，馮輝又是重傷，只要能感應到他的位置，把他找出來，老夫就有八成把握可以把他斬殺，郭師弟，把生死台交給我吧，至於馮輝那老匹夫的氣機，我會去找的，他人雖然不在血幽府，但那裡畢竟是他老巢，想在裏面找到一點蘊含他氣機的東西並不難。”　　……　　大喜中，一群道君又紛紛開口，更是全都猛地鬆了一口氣，甚至都有人無語的笑罵了郭正陽幾句，剛才郭正陽第一次開口，說的是他或許有辦法除掉馮輝，他們也真理解成了郭正陽有辦法單獨斬殺馮輝，讓他們以為自己只能看熱鬧，無處使力，這真的讓人很鬱悶的。　　畢竟從上界山和血幽府爆發劇烈衝突以來，一群道君真的沒幹什麼大事啊，馮輝搶了劉夏，道君們沒能力搶回來，是郭正陽搶回來的，妖蟲圍攻上界山，又是郭正陽最先提出妖蟲的缺陷，才避免上界山損失慘重，跟着妖蟲還是莫名其妙退走，消失……　　再後來星河老祖雖然重創了馮輝一次，還斬殺一個血幽府道君，但那是和無雙老祖以及千絕老祖聯手！　　對方會和他一起聯手襲殺馮輝等人，一樣是衝著郭正陽這個仙府主人去的，那一役也是對方出力最多最大。　　後面的，劉夏又暗殺一個血幽府道君，重創馮輝，則是郭正陽這個徒弟乾的。　　一路算下來，他們六個道君主宰，哪怕各個實力都提升了許多，卻一直只能打打後援什麼的，真讓人慚愧啊。　　就是這些往事，才導致道君們一聽郭正陽之前的話，表情就變得那麼古怪。　　不過等聽說了生死台的事情后，諸人才發現郭正陽只是可以提供這麼一件利器，並不是說他要親手斬殺馮輝，這自然也讓人猛地都鬆了一口氣。　　星河老祖更是興奮的走回來，直接沖郭正陽索要起了生死台。　　但就在一群人興奮中，郭正陽卻沒有把生死台交出來，而是苦笑着看了幾個道君一眼，一下子，眾道君才又一愣。　　郭正陽也搖頭低嘆，“那個生死台，我剛得到時並不清楚它的功效，所以它已經攝入了我的氣機，現在根本不能轉交給其他人了，要不然我早就拿出來了。”　　如果不是一開始不明白這玩意的功效，不小心讓那東西把他的氣機攝入了進去，郭正陽哪會到現在才說出來？　　現在，他要麼就是從火府內找到新的生死台，要麼，就只能自己用這個已得的生死台，由他出手去和馮輝一戰定生死。

# 第二百五十三章 備戰

　　“郭師弟，你這是什麼秘術？好可怕，嘶……”　　……　　片刻后，上界山主峰大殿外，郭正陽在虛空中平靜踏步，卻給人一種極為強烈的錯亂感，你肉眼看着郭正陽向前踏出一步，但這一步落下，他整個人卻是猛地倒退了上百米，又或者向左、向右……　　不只是這樣，就是和郭正陽對陣練戰的木姓道君情況一樣很滑稽，他揮手對着郭正陽發出一個範圍性術法，足以席捲方圓百千米的洪流，但一出手，這洪流立刻就被分割成了幾百波，或上或下或左或右，又或者向前以及向後，嘩啦啦像是被分割成無數道細小水流亂七八糟對衝著流失消散，根本還沒衝到郭正陽身邊就成了亂麻，集結不出有效的殺傷力。　　範圍性術法都是如此，如果是單件集中攻殺型的法寶，比如你放出一把飛劍，那場面就更搞笑了，你明明對着前方刺出一劍，根本看不到郭正陽躲避的動作，人家就是閑庭信步一樣隨便走走，結果這一劍卻莫名其妙變更了方向，只會距離郭正陽越來越遠。　　不止攻殺手段如此，木姓道君自身也好不到哪去，他早已經不知不覺被籠罩進了這個顛亂的空間里，自己的攻擊落不到郭正陽身上，但郭正陽卻能輕易攻擊到他，搞得木姓道君想走，可原本是向前逃的，一飛遁就身子直接撞向郭正陽襲來的星寶上……好像刻意去往刀尖上撞。　　那種感覺，別提多彆扭了。　　彆扭的不止木姓道君自己的方向感大為崩潰，就是體內氣機運轉都有種被徹底大亂，要亂成麻的趨勢。　　這隻是一場簡單的實驗性對陣，場面卻怪異的一塌糊塗，怪異的木姓道君差點生生被這種錯亂感給亂的吐血內傷，就是在戰團外觀看的星河老祖等人一樣是各個臉色怪異，看着都看的糾結。　　也是在眾人一片糾結中，郭正陽才輕笑一聲，對着木姓道君道，“木師兄，你的修為提升一點，也好讓我實驗一下亂空步的承受力極限。”　　“好！”　　木姓道君似乎也早已鬱悶的不輕，聽了郭正陽的話頓時大喜，應了一聲時，他原本只是保持在真人後期巔峰、和郭正陽此刻差不多的修為氣息也猛地暴漲，一下子就衝到了真人大圓滿巔峰。　　只不過……　　以這樣的修為和郭正陽對戰片刻，木姓道君一樣走不出這怪圈，甚至因為一直都有着強烈的錯亂感，終於讓他忍不住喉頭一甜，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真人巔峰也不行，郭師弟你要小心了，老夫要把修為提升到道君境了。”吐出一口血箭后，木姓道君的臉色反而變好了一些，跟着就很快開口變態，等郭正陽應了一聲，他的氣機也再次暴漲。　　這一次郭正陽才也臉色一變，原本一直閑庭自若的步伐直接就被那強橫氣機衝擊的出現一絲紊亂。　　不過也只是亂了幾個呼吸，局面就又馬上恢復了之前的狀態，道君境初期的修為，對上亂空步一樣會受到不少影響。　　但此刻這些影響，卻已經不再像是之前那麼強烈，至少木姓道君幾次逃逸或者攻殺，已經偶爾能出現按照自己心中所想方位行進的情況了。　　又對戰了片刻，郭正陽才笑着叫了聲停，等收起亂空步后，木姓道君卻難受的身子一閃，就張口到了一側吐了起來。　　這次吐得不是血，而是水。　　就像是一個被顛暈了的人受不住那恐怖的暈眩感嘔吐一樣，道君雖然很強大，不會出現暈車暈船等現象，但被亂空步折騰這麼久，他自己的方向感、體內靈力運轉等也真的全被搞得亂七八糟，讓道君都有些扛不住。　　郭正陽也得到了真切的資料，亂空步果然不愧是極品身法，以他堪比聚靈後期巔峰的修為施展，竟然都有能力讓道君初期狼狽交加，雖然對上道君初期時，這種顛亂感會受到不小破壞，並不是一直都能如意施展，而是時而都會出現一絲紕漏，但這一樣是極為了不起的情況了，至少郭正陽在和剛才的木姓道君對戰時，對方就算偶爾出現能控制方位的情況，那些攻殺還是能被郭正陽輕鬆躲開。　　這是一種足以讓真人後期能在道君初期追殺下保命的極品身法啊。　　當然，若真的是一個真人後期對上道君初期，就算一直施展亂空步，恐怕也只是能讓這真人在短時間內有保命能力，因為它的消耗很大，和道君比拼消耗的話，真人自然不可能比得上。　　“郭師弟，你還是再去找一找，看能不能找到新的生死台，就算你剛才施展的術法很詭異，而且你本身的實力一樣很妖孽，真人初期恐怕就能在真人境無敵了，但對上道君初期，一樣最多只有短時間保命的能力，可馮輝那廝卻是最強的道君之一，他的修為是道君後期巔峰，你們兩個的差別……”　　“是啊，剛才那種術法，的確有着極為恐怖的功效，把這東西掌控在手，你都可以在道君追殺下躲藏一陣子，但想靠這個幹掉馮輝，還遠遠不夠，還是尋找新的生死台更穩妥些。”　　……　　在郭正陽判斷着亂空步的威能時，之前在一側旁觀的星河老祖等人才也紛紛上前，雖然眼中各自都帶着許多驚嘆之色，但隨後還是紛紛開口，言語全是無奈。　　郭正陽得到的生死台，已經沾染了他的氣機，只能由他使用，而且這玩意生效后還是會把一決生死的雙方吸扯進一個獨立空間，根本無法藉助外人之力，就是妖蟲之類的底牌郭正陽都一樣用不上，因為那個獨立空間只能容納兩個目標生命，其他的一切都會被排斥之外。　　所以剛才郭正陽就是在檢索自己的戰力，不只是亂空步，還包括他的攻擊力等等，那一戰，在木姓道君把實力提升到道君初期時，郭正陽也已經開始運轉暗空劍全力攻殺，但哪怕這玩意在他手中已經能發揮出堪比下品法寶的威能，卻一樣破不開木姓道君的禁制，這還只是對方把修為壓制在道君初期而已……　　比起來馮輝，更是相差甚遠甚遠。　　也明白郭正陽此次實驗的目的，所以哪怕星河老祖等人對郭正陽所施展的亂空步驚嘆不已，可這次實驗帶來的也並不是太大的好消息。　　隨着諸人的話，郭正陽也再次苦笑起來。　　是啊，他的修為和頂尖道君老祖比起來，的確是相差太遠太遠了。　　就算他現在利用生死台把馮輝的氣息攝入進去，他也和馮輝來一場生死大戰，那恐怕結果就是他用盡全力，連那傢伙的防禦都破不了。　　怎麼辦？尋找新的生死台？這可能性真的不大啊，就像是他找了那麼久，也沒找到新的命源果！不過郭正陽很快就又變得神采奕奕起來。　　現在的情況，他想完成目標的難度是很大很大的，不過，不過也不是沒有一點希望，畢竟就算他現在就把馮輝的氣息攝入生死台，他也還有一年時間可以備戰，過去兩年，他就從一個普通人晉陞到了真人初期巔峰，真正修為更是堪比真人後期巔峰，如果再過去一年，他又能背靠上界山和火府這樣的參天大樹，手裡又有頓悟觀想法這種神器，誰能肯定他就沒能力斬殺馮輝？　　所以接下去，他依舊會在火府內尋找新的生死台，如果能找到新的，那麼他肯定會先把這東西交給星河老祖使用，但如果找不到，只要他努力提升實力，也真不是沒希望靠自己能力斬殺馮輝這個大威脅！

# 第二百五十四章 可以

　　“要突破真人初期進中期的瓶頸，要麼就是靠悟性，一點點參悟，要麼就是在生死危機中突破，又或者藉助頓悟觀想法，不過因為突破時我會遇到天劫，所以這次參悟頓悟觀想法只能在火府內……火府內的話，藉助修改后的版本效果估計還沒有原本直接觀想宇宙形成合適，這個過程里，我還要繼續參悟鎮府界碑，繼續尋找新的生死台。”　　再一次進入火府後，郭正陽並沒有直接去做什麼，而是先把自己的思路理清了一下，眼下他靈海面積已經是正常真人初期巔峰的十倍左右，又煉化的有幾件星寶，所以就算直接突破，面對天劫的話也有了極大的把握。　　所以最大的難題反而是如何才能突破。　　這一點卻只能慢慢爭取，要麼像上一世一樣靠自己悟性一點點衝擊瓶頸，要麼繼續仰仗頓悟觀想法。　　理清了思緒后，郭正陽就盤膝坐在殿宇內，開始新一次的參悟，這一次參悟，就是參悟第一個版本的頓悟觀想法，大爆炸之後的宇宙形成。　　幾個小時匆匆晃過，等一無所獲的睜開眼，郭正陽就又拿出鎮府界碑開始研習，又是幾個小時過去他才開始第二次參悟，而第二次，他參悟的則是大爆炸之後太陽系的形成。　　雖然他也知道，在火府內是等於身在另外的星球，那參悟太陽系形成已經沒了地利優勢，但這畢竟只是猜測，事實究竟怎麼樣，必須要多試驗才行。　　眼前的交替實驗，就是他最終敲定的修鍊方式。　　而另一方面，尋找新的生死台，郭正陽還真是一開始就沒抱太大希望，所以在這方面上安排的時間也最少。　　畢竟他已經有過先例，之前想尋找一株新的命源果樹，結果一直用心找了半個多月都一無所獲，這方面只能靠運氣，既然如此，你不管投入再多精力，若沒有那運氣一樣找不到，還不如少投入一些時間，碰到了運氣是好事，碰不到，郭正陽也已經在為自己全力備戰，只要實力提升上去，那一切就都不再是問題。　　時間，就在交替學習參悟中悄然流逝，四五天後，郭正陽才又從火府內遁出，到了劉夏養傷所在的偏殿內。　　這一次，也是郭正陽剛進去，他就看到漂浮在葯池裡的劉夏馬上看了過來。　　看過來的時候，劉夏這丫頭一張俏臉上也馬上浮現出一層喜滋滋的喜氣，雖然因為笑，這丫頭俏臉上又也帶出了一絲痛苦色澤，但看上去她自己卻毫不在意。　　“感覺有沒有好一點？”郭正陽也笑了笑，走到葯池邊蹲下身子，靜靜看着劉夏，她的傷勢似乎是好了一點，因為她這一次已經可以輕微做到轉頭，看向他時也不再只是眼珠子移動，而是微微側着俏臉。　　這已經比上次好了許多。　　“恩。”劉夏還是在笑，笑眯眯盯着郭正陽，輕恩一聲后才又馬上皺起俏眉，沙啞着嗓音道，“不過好無聊啊，整天泡在這裏，什麼都不能做。”　　郭正陽頓時啞然，隨後才板着臉開口，“看你下次還敢不敢這麼做？你瘋了么？你當時只是聚靈期，竟然就敢去暗殺黑獄老祖。”　　這件事哪怕已經過去了二十天左右，可只要一想起來，郭正陽依舊驚嘆的厲害，實在被自己這個徒弟的膽大包天給驚到了。　　而哪怕知道劉夏已經活着回來了，可只要看看她現在已經在葯池裡泡了二十天左右，依舊還是只能泡在這裏動都不能動，他一樣心悸的厲害，那麼危險的事，這丫頭去之前到底考慮沒考慮後果？　　就算她做好了一切準備，也真有暗算那邊的能力，可她只是一個聚靈期就敢深入虎穴，去血幽府內部暗殺最頂尖的道君，……　　想起這些，郭正陽真的很感動，因為她豁出了命去做那些事，只是想替他分擔些煩惱，郭正陽也不是鐵石心腸，當然會感動，可他更多的還是氣，氣這丫頭在亂來。　　萬一她當時沒能活着逃出來，那就算殺了黑獄老祖，又有什麼用？　　“嘿嘿。”面對郭正陽的訓斥，劉夏卻又唇角一彎，盯着郭正陽嘿嘿低笑，依舊只是笑，並沒回答什麼。　　郭正陽也再次無奈一嘆，以前看到這樣的笑他就來氣，現在同樣如此，甚至更來氣，只是卻又有些氣不起來。　　嘆了一聲，他才搖搖頭轉移話題，“你當時是怎麼進入血幽府找到馮輝的？”　　“我就直接到了血幽府外，說要見馮輝，然後就見到了。”劉夏這才停止燦笑，揚了揚秀氣的眉頭，一臉小得意的道，“當時我們關係這麼差，換了你去，他或許會毫不猶豫的殺掉你，但如果是我去，他肯定不會殺，因為殺了我沒一點好處，反而把我抓在手裡做人質，好處更大，所以我去之前就知道，只要我出現，就能活着見到馮輝。”　　郭正陽愣了一下，才又贊同的點點頭，事實的確如此，以當時雙方的關係來看，如果是郭正陽到了血幽府外說要見馮輝，那麼恐怕對方會直接就下殺手，但換了劉夏去這麼做，她還真有九成以上的可能見到。　　因為劉夏只是聚靈期，還是一個人，在道君眼裡根本沒威脅，殺了她的話，對雙方關係沒有絲毫影響，甚至只會讓上界山更惱怒，報復也會來的更猛烈，反而是抓着活的劉夏，才是最有利的。　　“見到他們以後，我也沒直接動手，因為剛見面時他就算對我不怎麼在意，也肯定會有戒備，而引爆小隕滅雷珠也需要時間，以道君的反應力，肯定能比我更先逃出去，所以我第一次見他什麼都沒做，就是說想代表你和他們談談，看雙方能不能和談，然後那邊沒答應，就把我囚禁了起來，不過這次他是把我囚禁在了自己的座峰內，我就是在那裡等了兩三天，期間也裝着對他囚禁我的事非常不滿，經常亂走亂轉，不過那麼做是為了看在他在不在那裡，還有就是讓他放鬆戒備，等找到機會後我才拿出小隕滅雷珠引爆的，就是逃的時候，被雷珠的爆炸波及到了。”劉夏細聲細氣的解釋，俏臉上雖然有着不少得意之情，但卻也漸漸多出了一些疲憊。　　“他剛見你的時候，沒有對你施展迷魂術？不可能你說什麼他就信什麼吧？”郭正陽也看到了劉夏臉上的疲憊，伸手把她的俏臉扶正，免得她一直側臉盯着自己太疲勞，才又疑惑的開口。　　劉夏說的倒是合情合理，但問題是劉夏假藉著代表他去和血幽府和談的大旗出現，血幽府就真的全信了？直接使用搜魂術不合適，因為一旦施展劉夏就會變成傻子，那和直接殺了她沒分別，但簡單的迷魂術盤問，卻是很輕鬆的。　　“有，我去之前也考慮到這一點了，所以走之前就請星河老祖幫忙了，在我體內布下了另一個秘術，就是即便被人迷惑，我說出來的也會是代表你去和談的。”劉夏卻又略顯吃力的轉過頭，繼續盯着郭正陽笑着開口。　　不過這一次的說笑對她卻越來越吃力，不止聲音越來越低，眼眉間的痛楚也更多了幾分，可小丫頭依舊維持着燦爛的笑意，更是得意洋洋橫來一眼，似乎在等着要表揚。　　郭正陽這才釋然，不過很快又黑着臉道，“下次不許再這麼做，不管你做這些之前計劃的多精密，有多大把握能辦成類似的事，但這樣的事，以後絕不能再出現。”　　這個徒弟主導的這次暗殺的確計劃的很好，很周詳，但越是如此，給郭正陽的震撼也越大，因為她在進入仙府之前，可是一個連殺雞都沒膽子的小女孩而已。　　聽到有人要殺她都會嚇得手足無措，什麼都忘得一干二凈，只是發傻，所以郭正陽很難想象，她到底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　　不說這計劃周詳不周詳，你計劃的再好，實施的時候只要出一絲差錯，就會前功盡棄。　　這件事聽起來很簡單，但她面對黑獄老祖時，若稍微露出一絲慌亂忐忑的表情，甚至是心跳節奏變亂等細節，肯定就會被對方察覺出不妥……而不久前還是一個殺雞都不敢做的小女孩，竟然能真的瞞過黑獄老祖那種老狐狸，還不止瞞過對方一次，而是兩三天。　　面對面騙了老狐狸兩三天，表情心緒等沒有絲毫破綻，最終還真的暗殺成功。　　這變化，真的讓郭正陽都有些不敢相信。　　“嘿嘿。”面對第二次訓斥，劉夏卻又是喜滋滋輕笑一聲，並不回答。　　郭正陽無語的拍了拍腦門，盯着劉夏的笑臉看了片刻，才無奈起身，“你好好休息，我去見見吳師兄。”　　說了這句話，郭正陽才站起身子準備離開，就是劉夏卻小臉一跨，終於不再傻笑，而是細細弱弱的開口，“你能不能多陪我一會？我一個人真的好無聊啊。”　　郭正陽怔了下，才痛快的點頭，“可以。”　　可不是，這個要求他真拒絕不了，只是重新蹲下身子后，郭正陽才又笑着道，“不過你不能再說話了，好好休養。”

# 第二百五十五章 真人中期

　　“轟～”　　三個月後，火府內一座奇駿的山峰之巔，原本晴朗的天際上方，突然就浮現出一層濃郁的陰雲，同時更有一股股澎湃的毀滅氣息席捲而下。　　正盤膝坐在山巔的郭正陽倒是紋絲不動，只是繼續盤坐，從他體內更猛的泛起一股突破氣息，原本困鎖着他進階的瓶頸，在這股氣息下就彷彿蛋殼一樣被噼啪打碎，郭正陽這才一躍而起，而後在天際中驀地砸下一道驚粟的劫雷時，揮手放出一把暗金色寶劍，席捲出一層暗金色流光，呼啦一聲直接撕碎劫雷。　　“星寶的威能果然可怕！堪比下品法寶，加上是最重攻殺的劍道，竟然毫無阻礙的就撕碎了第一道劫雷？”　　眼睜睜看着第一道劫雷在半空中就煙消雲散，被飛劍所綻放出來的劍氣斬滅，郭正陽直接就驚喜的眉飛色舞。　　當然，更讓他驚喜的是，突破了！　　又過了三個月，現在怕不又是新的一年中的四月份了，估計那些和他一起讀大學的傢伙們，眼下大二下班學期都快結束了。　　他也終於突破進入了真人中期，三個月，三個多月時間，他這一次還真是藉助參悟宇宙大爆炸的形成才再次進入頓悟，從而撕裂瓶頸踏入中期的。　　不過現在對郭正陽來說最重要的就是劫雷。　　只有渡過了這次天劫，他才有時間去欣喜呢，若是過不了，就是直接死在天劫誅殺之下了。　　但郭正陽對於能否渡過天劫，卻有了九成把握，甚至他都已經肯定，自己渡過眼下的劫雷應該會比較輕鬆就能辦到的，畢竟他的靈識修為是正常真人初期的十倍啊，修為越高，就代表着能更輕易操控寶器激發出更大更純粹的威能，而他手中的飛劍暗空還是一件星寶，一件足以媲美下品法寶的星寶。　　“轟～”　　又是一道劫雷從天際雲頭間鋪面砸下，郭正陽也再次揮舞着暗空直刺而上，而後眨眼間就又撕裂了新的劫雷。　　第三道、第四道！　　短短時間之後，這一次渡劫所面對的五道劫雷都已經盡數被暗空撕裂，雖然郭正陽也在短短時間內損耗了許多修為，但他的確是以很輕鬆的姿態就渡過了這一次天劫，而不再是像聚靈期進真人時那般差點死在劫雷下。　　天劫一過，伴隨着靈海的擴展，天空中也降下一層光雨，瞬間把郭正陽的身軀淹沒在雨幕中。　　而後又過了片刻，等一切天地異象煙消雲散，郭正陽再次睜開眼時，也立刻感覺到自己的肉身又變強了不少，輕微做了幾次實驗，他已經斷定自己的肉身比極品靈器還要強出許多，雖然這還比不上下品法寶的硬度，但的確比以前又強出許多，不止如此，就是靈海面積也再次暴增三四倍，達到了四五萬平方米。　　這是和真人大圓滿差不多的進度。　　突破小瓶頸的時候，只靠突破之力給靈海帶來的面積擴展，的確遠低於大瓶頸的改變。　　正欣喜的查看着自己的實力時，一片紅恭弘=叶 恭弘卻突然出現在了郭正陽身前，雖然那是一片恭弘=叶 恭弘子，根本沒有人類的表情變化，但郭正陽還是馬上看出這恭弘=叶 恭弘子此刻的心情似乎很激動……　　因為那片恭弘=叶 恭弘子一直都在虛空中發顫。　　“怎麼了？”詫異的看了紅恭弘=叶 恭弘幾眼，郭正陽才笑着反問。　　“你剛才是在，渡劫？天劫？”紅恭弘=叶 恭弘也終於開了口，不過話語已經不再像是以前那麼平淡無波，而是帶着顫抖之意。　　“是。”這件事他倒是不怕被紅恭弘=叶 恭弘知道，所以很痛快就點了點頭。　　而紅恭弘=叶 恭弘則再次顫了顫枝恭弘=叶 恭弘，跟着就消失在了當地。　　郭正陽啞然，但愣了片刻，又試探着問了幾下虛空，卻等不到紅恭弘=叶 恭弘的回應，他才也再懶得顧忌，只是快速又操控界碑離開了仙府。　　離開仙府後，他這一次直接就出現在了劉夏休養所在的偏殿內，出現的那一刻，他卻發現那丫頭正在津津有味的看着一套連續劇……　　劉夏依舊是漂浮着躺在葯池裡，在她頭頂上方辦米外懸浮着一個平板電腦，上面播放的東西，郭正陽是不知道，但也能聽出是一套世俗內的連續劇。　　“啊～”　　也是在郭正陽出現后，躺在那裡的劉夏才馬上從平板電腦上移開視線，刷的一下就坐了起來，滿臉驚喜的看着他。　　又過去三個月，三個月來郭正陽就是參悟幾個小時的觀想法，再轉移注意力去學習界碑的操控，隔上一周左右就出來看看。　　所以他也早知道了劉夏的傷勢已經恢復了許多許多，現在的她，靈海的破損依舊還在，體內脈絡臟器等依舊還是處於重傷階段，但卻已經恢復了三四成，估計再有幾個月就能下地行走了，畢竟這幾個月里，劉夏所在的葯池內填充的全是化生藤、洗靈液等高級靈植，遠比最初時的藥液好了好幾倍。　　所以恢復起來也快了不少，原本可能需要好幾年才能徹底復原的傷勢，現在只是過去三個多月，她也已經能輕微移動身子了。　　“你倒是挺悠閑的……”　　在那邊驚喜的看來時，郭正陽卻笑着打趣了一聲，其實他自己也知道這陣子不只是劉夏，就是他的父母等人也早已開始享受起了世俗中的娛樂方式。　　因為就算郭正陽的父母等人都是健健康康的，可是一直被困在上界山不敢出去，一樣是很無聊的，這方面，那些人也並不是對修鍊不感興趣，比如他大姐二姐，又或者他爺爺都對修鍊充滿了興趣。　　但遺憾的是郭家一家人，修鍊資質竟然都很差……只有郭正陽的母親資質很出眾，郭正陽似乎也是遺傳了母親的資質，但父親那一邊，那已經差得可以用慘不忍睹來形容了，所以就算本就對修鍊有興趣的大姐二姐等人，嘗試了多次后也變得興趣缺缺了，就更別提父親等原本就對修鍊不大感興趣的人了。　　如此一來，世俗中一些娛樂，不可避免的就流入了上界山，這也簡單，上界山在世俗內也有一些依附實力，都是超級財團和大家族，搞一些電腦什麼的進來，簡直再簡單不過，甚至，甚至連網絡都通過上界山控制的靈域出入口延伸進了上界山內。　　那就是依附於上界山的一個菲律賓內的超級富豪動用無數資源，把一根光纖網線鋪進了靈域。　　“你突破了？”在郭正陽笑着打趣時，劉夏卻也喜滋滋看了郭正陽一眼，才狐疑的道。　　她自然是感應不出郭正陽的氣機變化的，但卻從郭正陽的表情上判斷出了什麼。　　“恩，真人中期了。”郭正陽也笑着點頭，卻沒想到一句話，劉夏頓時俏臉一跨，很幽怨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搞得郭正陽也有些疑惑起來，“怎麼了？”　　“看來我想在修為上追上你，又變難了。”劉夏再次滿心鬱悶的開口，一聲抱怨聽得郭正陽當場大笑起來。　　好吧，他其實剛認識劉夏不久，就知道這丫頭一直想在修為上追平他，而且也真有好多次都差點被這丫頭追上，至少是明面上的境界，雙方都相差不大了。　　不過他也沒想到到現在她還有那樣的心思。　　笑聲里，郭正陽才又開口道，“想追上我，等你養好傷再說吧。”　　其實若不是因為劫殺意念，為自己搞來了各種各樣的奇妙資源，郭正陽的境界恐怕早就被劉夏追上了，畢竟這丫頭上一世沒依仗什麼丹藥之力，就只是花了四五年就修鍊至道君境的，這簡直就是超級變態。　　而這一世她接觸修鍊也有一年多了，修為也到了真人初期，這速度比上一世還快。　　笑過後，郭正陽才突然收斂笑容，對着劉夏道，“我準備啟動生死台，和馮輝一決生死。”　　終於跨入了真人中期，他的實力沒有太直接的提升，但只要修鍊至巔峰，他的修為就又是幾倍提升，修為越高，那對付起馮輝來也會越來越有把握。　　現在啟動生死台的話，未來一年之內，郭正陽依舊只會是繼續積攢實力，提升修為，他也有信心在真的和馮輝一絕生死時，至少能讓自己進入到真人後期。　　到時候他的修為就算比道君差，應該也不會差太遠了。　　正常真人大圓滿巔峰，靈海面積四五萬平方米，而道君初期應該就是四五十萬平方米，如果他能進入真人後期，靈海也會擴展到十二三萬平方米，如果他能進入真人大圓滿，就已經和道君初期差不多了。　　他這次出來后，也不打算再藉助頓悟來提升修為了，因為就算是頓悟，所耗費的時間一樣很長很長，比如上一次他從出入初期不久，吸納了大量靈氣和靈石，也足足耗費了兩個月才提升到巔峰。　　眼下靈海又擴展幾倍，就算他再在上界山頓悟一次，一樣需要大量時間才能提升到中期巔峰。　　這說不定還不如直接去吞服針對道君境的提升類丹藥來的有效，雖然這個過程會有些痛苦，但吞服過命源果的郭正陽，已經有了充足的信心可以輕鬆擋得下那些痛苦。　　現在啟動生死台，隔一年再決一死戰，這一年裡，在靈域外藉助道君境的丹藥提升，然後再進去火府靠頓悟突破，他的確有極大把握讓自己到時候能有斬殺道君的實力，畢竟他這三個月里，一樣又在火府內找到了幾件很不錯的寶貝。

# 第二百五十六章 對自己真狠！

　　“你現在就要啟動生死台？這怎麼行？就算你已經進入真人中期，而且你在初期時就有在道君初期手中逃命的實力，但是……這決定是不是還下的太早了？”　　“郭師弟，你還是再考慮考慮，我知道你是不想讓自己親友一直被困在山內，但已經等了這麼久，過去半年了，似乎也不差這麼一點時間？”　　“要找蘊含馮輝氣息的東西不難，但現在我可真不敢替你辦這事。”　　……　　郭正陽已經下定了主意，現在就要啟動生死台，等再潛修一年之後，就靠着生死台釋放的獨立空間和黑獄老祖一決生死，只不過等他離開劉夏所在的偏殿抵達上界山主峰，把自己的決定說出來后，卻立刻引來了星河老祖等人的反對。　　雖說幾個老祖一見到郭正陽時，無一不是大吃一驚，因為這小子竟然又突破了？三個多月前他才剛晉陞到真人初期巔峰好吧，三個多月就突破……這絕對是駭人聽聞的。　　哪怕他們早就知道郭正陽資質不錯，已經是屬於放在上界山內也很一流的檔次，但三個月就進入真人中期，一樣是很嚇人的速度。　　但幾個老祖還在吃驚呢，就又被郭正陽接下去的話被雷到了。　　這段時間，郭正陽每隔四五天或者一周都會出來一次，所以星河老祖等人也知道他沒有再在火府內找到新的生死台，但現在他們卻分外希望郭正陽繼續找下去，多找一些時間。　　畢竟不管怎麼看，這小子都是天資極佳的妖孽，又得了火府傳承，那是長生境老祖的傳承啊，只要給他足夠的時間，他們也都相信郭正陽能成長起來，至少能成長到和他們一樣的高度……　　這也是廢話，他在真人初期就能在道君初期手下逃命，那就算這小子一輩子都突破不到道君境，等他晉陞到真人巔峰時，估計也已經有了和真正道君拚命的戰力，所以就是他一輩子都只是真人，那也相當於一個道君戰力，和他們差不多的高度了。　　那對於郭正陽的未來，沒人不看好，但他現在就要啟動生死台，一年後和黑獄老祖一絕生死，不死不休？這還是太急躁了吧？　　哪怕誰都知道郭正陽這麼做，是因為不想讓父母親人等一直被困在上界山，像是坐牢一樣。　　但也不能拿命去拼啊，再多等幾年，一切就都沒事了。　　所以就算星河老祖等人有能力拿到蘊含馮輝氣息的事物，也真不想這麼去辦。　　那一點真的太簡單了，就算他們一去血幽府馮輝就會提前跑路，照面都不和他們打，但血幽府畢竟是馮輝的老巢，他肯定帶不走所有蘊含他氣息的事物，別的不說，血幽府護山大陣，有馮輝布施的沒有？只要隨便找找，把馮輝親手布施的大陣陣基搞來幾件，就能抓到他的氣息。　　他們只是不想這麼做，就算現在郭正陽開啟生死台，也是一年後才和馮輝決一死戰，這一年裡郭正陽肯定還能讓修為提升不少，但估計他提升到中期巔峰就要耗費極多時間，這小子靈海是中期修士的十倍左右，上一次在初期遇到頓悟就吸納了兩個月靈力才提升到巔峰，眼下他靈海面積又擴展許多，那就算再遇到一次頓悟，也要吸取四五個月？剩下的時間哪還有時間突破瓶頸？更別提根本沒人覺得郭正陽還能再次頓悟，而若不頓悟，只是吞服丹藥，那一年時間他能不能提升到中期巔峰都不一定。　　就算他在中期巔峰就能和大圓滿巔峰媲美，手裡也有不少來自仙府的寶貝，但危險性一樣太大太大了，畢竟馮輝可是頂尖老祖之一啊。　　開玩笑也不是這麼開的。　　一群人無一不是或直接拒絕幫郭正陽獲取蘊含馮輝氣息的事物，或勸他打消念頭，倒是郭正陽在此刻意念很簡單，很快就笑着道，“幾位師兄，我知道你們這是為了我好，不過我已經經過了深思熟慮，我現在靈海面積和真人巔峰相仿，只要直接吞服針對道君境的提升類丹藥，估計三個月左右就能到中期巔峰，剩下的時間，絕對足夠突破至後期，說不定一年期限抵達就是後期巔峰，到時候道君初期巔峰的修為也只比我渾厚兩三倍，馮輝是道君後期巔峰，雖然在修為上可能勝出我八九倍，但也不是完全沒希望，你們知道我的亂空步，在以前就能影響到木師兄，而並不比亂空步差的寶物，我一樣還有幾件，絕對有實力拚一下的。”　　這件事他的確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並不是一時頭腦發熱，如果沒有一定的把握，他哪會胡來？他可是很珍惜自己的小命的。　　就是這些話一說，星河老祖等人頓時又傻了，全都愣愣看着郭正陽，更有人連連抽起了冷氣。　　“你準備服用道君境的丹藥提升修為？”　　“你這傢伙，這是自殺啊！你就算靈海面積已經達到了四五萬平方米左右，但那只是道君初期靈海的十分之一，一顆丹藥下去，直接就會撐爆你的靈海！”　　……　　可不是，他們還真的不知道郭正陽竟然想用這麼瘋狂的方式提升修為。　　“我融合過命源果，自愈能力和恢復能力是普通修士幾十倍，絕對沒問題。”郭正陽只能繼續無奈解釋，甚至不得不把自己在聚靈期時就服用過針對真人境的明心丹一事也講了出來，以次來表明自己有很大把握。　　結果星河老祖等人再次紛紛無語，全都活見鬼了一樣盯着郭正陽，最終，星河老祖還是拿出一顆丹藥就對郭正陽道，“你三個月就突破到了真人中期，所以如果你能在最短時間內提升到中期巔峰，那一年後或許真有很大希望突破至後期，不過為了安全考慮，你還是先服用一顆丹藥讓我們看看。就算你在聚靈期就服用過明心丹，但你剛才也說了，那時候你的靈海面積已經是真人初期的一半，而現在，你的靈海卻只是道君初期的十分之一，上一次是兩倍以上的藥性衝擊，這次卻是十倍……”　　郭正陽倒也不廢話，直接就接過這顆丹藥，然後在一群老祖注視下毫不猶豫的吞了下去。　　再跟着，一股澎湃入大江大河的靈力洪流直接就從郭正陽咽喉間爆發，轟隆隆衝著向他整個肉身。　　這一次的衝擊也的確談得上讓人心驚肉跳，幾乎是肉眼可見的，郭正陽的肉身都被撐漲的漲裂出絲絲細微裂痕，彷彿他整個人都要被瞬間撕成無數碎片。　　但這些裂痕剛一出來，自郭正陽體表驀地就閃出一絲紅光，瞬間又讓那些裂痕癒合。　　如果不是融合過命源果，郭正陽還真不敢現在就吞服針對道君使用的提升類丹藥，畢竟星河老祖那句話沒說錯，他在聚靈大圓滿那次服用明心丹，靈海面積已經是真人初期的一半，可現在他的靈海面積卻只是道君的十分之一。　　兩倍的差距，上一次已經讓他靈海差點被漲碎，十倍的差距，若是沒有命源果的功效，絕對會立刻把他撕成碎片。　　但現在這一切卻全都在郭正陽可以承受的範圍內了，甚至就算這個過程中蘊含的痛楚，都被他輕鬆忍受了下來，因為這還沒有他吞服命源果時肉身承受的痛苦大。　　服用命源果時，他是聚靈大圓滿吞服五品靈植！那時這靈植內蘊含的藥性，何止是超出他的承受力十倍？　　很輕鬆承受着一切，再運轉功法瘋狂吸納丹藥內爆棚的藥性，這種痛楚足足持續了兩三個小時后，原本郭正陽身軀靈海裝載不下的藥力才徹底消散，再跟着，郭正陽的吸納已經是趨於平緩，已經是按部就班的穩定吸納，再沒了絲毫意外。　　而幾個旁觀的道君，卻也再次都看的一片目瞪口呆。　　目瞪口呆之餘，星河老祖才無語的翻了個白眼，拍着額頭道，“看來這小傢伙還真沒吹牛，不過我也真沒想到真人境他就敢這麼瘋狂……走吧，咱們去血幽府。”　　“好。”　　……　　看到郭正陽真的承受了下來這澎湃的藥性，他們也真相信了他之前所說。　　那現在的確可以去血幽府取一些蘊含馮輝氣息的事物了。　　普通道君初期從初入初期提升到巔峰，就是服用丹藥也要三年左右，若是他們在道君初期時靈海面積也是普通道君十倍，那服用丹藥提升都要三十年，所以他們就算知道郭正陽靈海很不正常，也沒人對這個感興趣。　　不過郭正陽靈海只是道君初期的十分之一，那隻要他能承受得住這種恐怖的藥性衝擊，的確也能大幅度縮短提升修為的時間。　　就是直到現在，幾大道君都依舊有些不敢相信，他竟然真的撐下來了。　　這小子，對自己真狠啊！　　“吳師兄，就算這小傢伙能撐下來，應該能在三個月左右就能再次把修為提升到巔峰，不過，我覺得我們這次可以回來的晚一點？”　　而在幾個道君離開大殿，準備趕向血幽府時，一名道君卻突然開口，一句話就讓其他人一愣，而後星河老祖才笑着點頭，“恩，我們這次去，估計還是剛一到血幽府，馮輝他們就會跑掉，那這次想獲取蘊含馮輝氣息的東西並不會有多難，不過若是馬上就取回來，讓他現在就激發生死台，但他也還要三個月左右才能提升到中期巔峰，剩下的時間都未必夠他突破的，等一陣子也好，等他到了中期巔峰再把東西拿出來，也等於多給了她幾個月準備時間。”

# 第二百五十七章 白痴了還是瘋了？

　　“郭師弟，這就是蘊含馮輝氣息的東西，給你。”　　……　　又是三個月後，北半球的時間又已經進入了夏季，上界山內，等郭正陽又一次從修鍊中清醒，不遠處很快就多出了一道身影，更笑拿着一枚儲物戒指遞了過來。　　郭正陽頓時無語，因為他的確沒想到，星河老祖等人去血幽府尋找蘊含馮輝氣息的事物，竟然一去三個月，更是剛好在他抵達真人中期巔峰時回來？　　故意的吧！　　而且這種故意對方更是絲毫沒加掩飾，要不然也不會巧的這麼厲害。　　但他很快就又笑了起來，笑着起身從星河老祖手中接過儲物戒指，才開口道，“謝謝吳師兄了。”　　這聲道謝，一是謝對方把蘊含馮輝氣息的東西送來，二來也是謝他們故意把時間向後拖了三個月，出發點肯定還是在為他的安全考慮。　　已經到了真人中期巔峰，他現在只要把馮輝的氣息納入生死台，那麼之後再潛修一年，的確有極大極大的把握可以晉陞到真人後期巔峰，甚至，連真人大圓滿都並非無望。　　道謝中，那邊星河老祖等人卻是笑而不語。　　郭正陽倒也沒有太多客氣，只是很快就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了一枚懸浮的黑色玉柱，這玉柱更蘊含着絲絲澎湃靈力，彷彿幽暗的無邊地獄，給人一種極為冷冽的深邃感。　　而星河老祖等人則是快速遠退，郭正陽則收起空曠下來的戒指，而後才又從自己儲物戒指里取出來了一方玉台。　　這玉台不大，就是直徑大約半米，厚四五厘米的小圓台，不過其上卻有一層層動人的金色符文流轉。　　生死台，郭正陽剛得到的時候並不知道這玩意是什麼，才不小心被它汲取了他自己的氣息，後來還是火府內的紅恭弘=叶 恭弘告訴了郭正陽它的作用，但他知道的時候，已經只能由他自己使用。　　看了眼前的生死台一眼，郭正陽心下倒是無奈一嘆，其實他也清楚只要再拖上一年半載，那麼他的實力應該會提升更多更多，說不定到時候都能晉陞道君，而以他眼下的靈海面積，只要一進入道君境，估計在初期時就能在修為上勝出道君後期，到時候想斬殺馮輝把握絕對會更大。　　不過他也知道，事情不能這樣一直拖下去。　　如果一直都抱着多拖延的心理等下去，就算斬殺馮輝的把握會越來越大，但父母親友等可就會一直在這裏浪費歲月，他自己的銳氣和膽量也會被逐漸消磨，這也和他參悟的劍道真意有關，劍道真意，就是不管面對任何敵人事物，都要保持一顆無堅不摧，無所畏懼的純粹劍心才能一路向前。　　越是強大的敵人，越是強大的壓迫，才會越容易讓他爆發出更強的凝聚力，在參悟劍意上走的更快！　　看過一眼，郭正陽眼中又閃過一絲堅定，而後手一揚，就也快速在虛空中勾畫一道道符文，生死台吸納第一道氣息，是主動吸納，但這是認主，也就是主動吸納了你的氣息，你才能掌控生死台運轉它去吸納獵殺目標。　　而這種運轉也需要一些術法手段配合，這些都是紅恭弘=叶 恭弘告訴他的，不然就算得到了馮輝的氣息，恐怕也不好下手。　　呼呼呼～　　等虛空中符文凝聚而出后，一下下鼓脹收縮，彷彿心臟跳動一樣，很快就帶動生死台上符文漲大收縮，而後符文下的玉台也爆發一層吸力，吸扯着同樣懸浮在一側玉竹瞬間沒入台內。　　同一時間，郭正陽也擲地有聲的開口，“我郭正陽，願以生死台為媒，和馮輝一絕生死！”　　這話音雖然很大，但遠處的星河老祖等人卻絲毫聽不到一點聲響，因為聲音也盡數被生死台汲取。　　剎那之後，寶台又綻放一層炫光，等光芒散盡，郭正陽才驀地感覺到腦海中多了一層感應，這感應就像是意念幫他指引目標一樣，不過卻比那個更清晰，更深刻，指引着在他東北方某地，一絕生死的目標正在那裡穩穩不動。　　……　　“馮師兄，怎麼辦？咱們也不能一直這麼逃來逃去啊，事情總是要解決的。”　　“該死，上界山那幫傢伙，竟然不同意和解，明明咱們吃虧最大的人，他們上界山以前就算被妖蟲圍攻，也不過是損失了一批真人和聚靈期弟子，而我們血幽府已經損失了兩大道君，現在主動放棄姿態議和，他們竟然不同意？惹惱了老夫，老夫就一直潛伏在暗中不斷獵殺上界山弟子，看他們能怎麼辦？”　　……　　靈域東北方某地，妖獸地盤深處的一座道君地下，被開闢出來的地底石室面積不大，而石室中央一座傳送陣附近，兩道身影卻是即惱火又鬱悶不已的看着身側的黑獄老祖。　　兩人的話落入黑獄老祖耳中后，那位道君老祖一樣是聽得面色陰沉，眼眸中同樣綻放出一層極度的羞惱之意。　　可不是么，現在的他們，處境的確已經變的有些滑稽，每一次只要上界山一幫道君侵犯血幽府，第一時間得到消息，他們都只能選擇逃逸，哪怕早已經在靈域好多個地方都布下了傳送陣，而且隱藏的還很隱秘，但他們堂堂道君，每次都是連照面都不敢和那邊打就逃，這已經不是恥辱不恥辱的問題了。　　可形勢比人弱，他們再惱火也沒辦法啊。　　郭正陽得了火府，上界山一幫道君也因此得益，拿到了不少星寶，單純談到戰力他已經被星河老祖壓下，那邊道君數量一樣遠超血幽府，他們根本沒底氣和那邊一戰了。　　所以在第一次上界山道君侵犯血幽府，他們逃掉之後，已經在苦苦思索對策，等後來想到要和上界山和解，結果那邊竟然根本不回話，隨後又侵犯上界山一次，更是一直盤踞在那裡不走了……害的他們一直在這地底洞穴躲到現在都不敢回血幽府。　　這何止是羞辱？　　馮輝都也忍不住目露冷芒，看來真要多給上界山一些教訓，才能讓那邊知道怕啊！　　他還真有了埋伏在上界山四周，見對方弟子就獵殺的心思，就算為此也可能導致上界山前往血幽府大肆屠殺弟子，但如果捨棄一些弟子性命，就能讓上界山答應議和，似乎也是值得的，畢竟他清楚知道郭正陽得了仙府，那既然他沒能在第一時間挾持對方父母脅迫對方就範，以後事情拖得越久，就會對血幽府越不利，拖得越久，那邊從仙府獲得的幫助也越大，優勢也越大啊。　　不過就在馮輝目露冷色時，在他腦海中卻突然響起一聲擲地有聲的話語，“我郭正陽，願以生死台為媒，和馮輝一絕生死！”　　一句話，馮輝頓時身子一顫，驚得差點從原地跳起來，跟着他更是馬上感覺到腦海中多了一層奇妙的感應，感應到在西南方某地似乎有什麼人，和他建立起了一種古怪的聯繫。　　可是等馮輝細細品味了一下之後，他卻突然間就又變得狂喜起來，甚至是驚喜的有些不敢相信。　　郭正陽？郭正陽要和他一絕生死，以生死台為媒？　　那句話音之後，他腦海中同樣多出了一道莫名意念，就是解釋生死台的功效，從今天起，他就是處於被郭正陽追殺的狀態，而只要一年之內，郭正陽沒能殺掉他，兩個人就會被生死台捲入一個獨立空間，不死不休，只有一個人能活着出來！　　之前不管再鬱悶，心情再煩躁，可腦海中突然多出這些信息之後，馮輝卻真變得驚喜無限起來。　　“那個小子，白痴了還是瘋了？竟然要和我一絕生死？換了星河老祖來，怕不是真有能力斬殺我，但他？半年前還是初入真人境不久，就算他得了仙府，會得到大量寶物，也不可能在一兩年內是我的對手啊！”　　那小子瘋了，即瘋又白痴，驚喜的有些不敢相信，馮輝突然就哈哈大笑起來，笑的原本也正在惱火鬱悶的其他兩個道君紛紛一呆，全都傻傻看去。

# 第二百五十八章 他以為他是誰？

　　“馮師兄？”　　“出了什麼事？你……”　　……　　馮輝放聲大笑時，另外兩個呆傻了片刻的道君才又紛紛驚醒，而後全都滿臉古怪的開口，他們血幽府如今的形勢這麼糟糕，馮輝竟然突然發笑，還笑的這麼開心，怎麼讓人不驚訝？　　而隨着兩人的話，馮輝依舊在笑，只是笑聲終於小了一些，又笑着看了兩人一眼，才道，“郭正陽那小子，竟然要在一年後和我一絕生死，而且還是在一個獨立空間，外人根本無法插手，你說老夫能不笑么？”　　馮輝腦海中泛起的意念，是大致解說了這一年裡，他和郭正陽之間都會彼此感應到對方的方位，然後彼此可以追殺，只有到了一年之期后，追殺還是無果，那才會讓兩人進入一個獨立空間，一決生死。　　但馮輝直接說的就是一年後兩人會一決生死，因為他清楚這一年裡，他自己根本不會去追殺郭正陽，那也是廢話，這一年裡，郭正陽肯定會在星河老祖等人身側，他根本不敢去追殺……真要去了，那就是他自己找死了。　　他才不會那麼傻。　　至於郭正陽那邊會不會追殺他？這個還是有可能的，既然郭正陽可以感應到他的存在，那麼說不定就會是郭正陽帶着星河老祖等人一起，沿着感應來追殺他，但這方面他卻有十足的把握可以讓這追殺一次次落空。　　想做到這些是很簡單的，郭正陽既然可以感應到他，他也能感應到對方，那對方只要靠近了，他就能提前逃逸，而他的速度又不比星河老祖差多少，他更早已經在靈域各地都布下的有傳送陣，就是為了逃亡準備的，自然有十足的信心可以逃來逃去。　　一個頂尖的老祖若是一心想逃，還提前做了不少準備？誰能追的上？　　所以馮輝一開口，說的就是一年後兩人會一決生死，而不是這一年內兩人會彼此追殺。　　“不是吧？郭正陽要和你一絕生死？真的假的？他傻了么？”　　“這小子腦袋被驢踢了么？他只是一個真人，竟然要和師兄你一絕生死？該不會是陰謀吧？”　　……　　而在馮輝話語落地后，另外兩個道君卻紛紛大驚，大驚中全都是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主要是這事本就讓人不敢相信啊。　　誰敢相信一個真人竟然主動要去找道君一絕生死？　　對方主動想自殺也不用……不用用這麼這麼誇張的方式吧？　　“是真的，這小子動用了秘寶，名字叫做生死台，這一年裡，我們兩個都可以彼此感應到對方方位，只要一年內沒人死亡，到時候生死台就會自動發力，把我們兩個拉入一個獨立空間，只有一個才能活着出來。這一年裡，老夫是不可能去追殺他的，他就算和姓吳的一起來追殺我也不可能成功。所以他很可能會瘋狂提升自己的修為，然後在仙府內尋找各種寶物增加滅殺老夫的把握，不過半年前他才只是真人初期，現在就算再給他一年，他也不可能成功的。”馮輝也再次一笑，對着左右道，“你們兩個現在把事情傳出去，就說老夫同意在一年後和郭正陽一決生死，這件事傳的越廣越好，最好鬧的人盡皆知，那樣子的話，就算他們還有什麼后招，也沒了施展的機會。”　　可不是么，馮輝是絕不相信郭正陽能在一年後能幹掉他的，那簡直是扯淡，他堂堂道君老祖，是所有道君里最出類拔萃的人，就算再給郭正陽兩年或者三年，對方也是個天才，也不可能有滅殺他的實力的。　　就算郭正陽背靠火府，火府內有不少寶物，但能滅殺他的寶物也絕對很稀少，就比如上次劉夏前往血幽府偷襲時所使用的小隕滅雷珠，也最多是在他沒有防備時，能把他暗算到重傷，但那種寶貝卻是範圍性殺傷，一旦使用就會滅殺所有目標！　　如果郭正陽到時候也使用那東西，他只要有了防備，最多還只是受傷而已，但郭正陽卻也會被那東西滅殺。　　所以對方就算想和他同歸於盡都很難做到。　　他唯一害怕的只是在一年後，如果兩人進入生死台的獨立空間，即便他把郭正陽殺了，卻也會陷入伏擊之中。因為他不知道那個生死台所散發的獨立空間在哪裡。　　如果那個獨立空間就在上界山內……外面站了一大群上界山的道君，那就算他能在獨立空間內斬殺郭正陽，出來之後一樣會被星河老祖等人圍毆致死。　　所以必須要把事情傳揚出去，傳揚的人盡皆知才最好。　　只有那樣子，一旦他們兩個一絕生死時，外面站着的才會不只是上界山眾道君，還會有仙途山、落河山等大勢力內的道君。　　到時候他擊殺了郭正陽，外面的人才不會連手滅殺他，因為人一多，還都是來自不同勢力的話，郭正陽一死，剩下的人就都會為了爭奪仙府而陷入大亂中。　　所以這件事不管上界山那邊是如何對待的，他都要盡量把消息傳播出去。　　“是，雖然不知道那小子是不是腦袋被驢踢了，不過這件事絕對要傳揚出去才行，如果不傳揚，到時候只有上界山知道，那就算師兄你幹掉了郭正陽，若外面只有上界山的人，那不管是仙府還是師兄你都會落入星河老祖等人手裡，人多了，才有機會。”　　“我們這就去辦，哈，不過我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那小子竟然要靠一己之力和師兄你決生死，真是瘋了！”　　……　　兩個道君也在隨後再次開口，各個都驚喜的眉飛色舞，哪怕在眉飛色舞中，兩人也都覺得這事有點扯淡，還有些不敢相信，可事實如此，他們也只能紛紛感慨一聲，是姓郭的那小子瘋了。　　……　　“噗～”　　“開什麼玩笑？”　　“你是不是瘋了？就算是開玩笑，也不用開這麼滑稽的玩笑吧？你說郭正陽要在一年後和黑獄老祖一決生死？大哥，我記得那個郭正陽才只是真人初期吧？和黑獄老祖那種頂尖道君決戰？”　　……　　血幽府幾大道君準備把事情傳揚出去，所以這件事，也很快就開始在靈域內擴散起來，畢竟血幽府如今還有大量真人、聚靈期弟子存在，他們除了損失兩個道君外，底層弟子並沒有受損多少。　　那麼多人想傳播一條消息，的確很容易。　　就是這樣的消息在傳播過程中，第一次聽到的全都被雷的不輕，血幽府麾下血翼島坊市，幾個血幽府弟子剛把事情一說，就當場讓不少修士直接噴了。　　主要是一個真人要和一個道君決生死，這事根本就是扯淡好吧？更別提那個道君還不是一般的道君，而是那種高高在上的老祖，一個人就有實力單挑五六個普通道君的頂尖老祖啊。　　這別說是郭正陽那樣的真人境修士去挑戰了，就是普通的道君去挑戰，一樣會讓人覺得那普通道君是找死！　　這怎麼讓人不噴飯？　　不過在一群散修被這消息驚得目瞪口呆時，負責散播信息的血幽府修士卻紛紛都信誓旦旦的確定事情的真實性，哪怕他們並沒有拿出什麼證據，也沒有太詳細解釋生死台的事，但一句如果你們不信大可以自己去上界山詢問，就自然讓不少人又傻了。　　可不是么，就算要騙人，只要有點智商的也不會拿這麼滑稽的事來騙人啊，他們只要去上界山問一下不就知道了？　　一下子，雖然還沒人能百分百確定這事就是真的，倒也有不少人信了七八成。　　而後，眾多散修們才紛紛嘩然。　　“竟然是真的？我還以為是你們瘋了，沒想到是那姓郭的瘋了啊，如果是星河老祖要和黑獄老祖一決生死，那還正常，他一個真人竟然敢放出這種話，真是……”　　“他以為他是誰？這小子就算能在聚靈期，就在幾大道君眼皮子底子把那個劉夏救走，不得不承認他很有幾分自傲的資本，但現在他竟然主動找黑獄老祖決戰？也未免太不自量力了吧？”　　“何止是不自量力？那根本就是自己找死，而且還非要把自己當個笑話來擺弄。”　　“去上界山問問吧，雖然我覺得只要有點腦子的就不會拿這種事騙人，不過還是去問問才能確定。”　　……　　整個血翼島坊市都被這一條消息驚得瞠目結舌，也有不少人大致相信了什麼，可同樣有很多人依舊不信，所以在隨後就有不少修士紛紛湧向上界山。　　恩，單純散修來說是沒能力也沒資格直接本走到上界山內部找人亂問的，但去上界山所屬坊市問一問，還是很輕鬆的。　　所以這消息也很快就像是一道炸雷，馬上又讓明鏡島坊市為之轟動，連明鏡島內不少隸屬上界山的修士都紛紛被驚得瞠目結舌，而後自有人快速趕回宗門問詢。　　等這些上界山修士趕回去問一次，再返回坊市后，那各個都是一臉詭異到內傷的表情，無疑也是在證明着什麼，接下去，無數修士也紛紛再次嘩然，甚至是當場沸騰。

# 第二百五十九章 九雷幡

　　“葛道友，胡道友，請。”　　“哈，半年不見，看起來吳兄修為似乎更精進不少，實在可喜可賀。”　　“哪裡，比起葛兄來，吳某這點修為，可是遠遠不夠看。”　　……　　外界，因為郭正陽要在一年後和黑獄老祖一絕生死的消息而沸騰不已，就是上界山內一樣並不平靜，因為這件事若不是血幽府在大肆宣揚，就是上界山內知道這事的也一樣不多。　　就是在上界山內部也為之震動時，兩道身影卻從山門外傳送陣飄然而來，直接就驚動了上界山內最強的那幾位巨頭，紛紛下山迎接。　　原因無他，只因這兩個前來的正是仙途山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　　迎接到這兩位靈域內最巔峰的存在後，以星河老祖為首的上界山眾道君也是剛把兩人接到主峰大殿，無雙老祖就哈哈一笑，對着星河老祖道，“吳兄，之前老夫倒是聽到一條消息，不知道……”　　一句話，星河老祖等人頓時苦笑起來。　　他們之前就猜想過這兩位突然出現肯定不是閑的沒事隨便過來逛逛，現在一聽，無疑更證實了他們的猜想，苦笑中星河老祖才肯定的點點頭，“是真的。”　　“竟然是真的？嘶……”　　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頓時也紛紛愕然，兩雙眼睛內全都湧現出一層不可思議的神色。　　“呵，果然是英雄出少年啊。”不可思議的瞪眼看過去一下，千絕老祖也感慨一聲，而後才古怪的道，“那一年後，不知道郭小友和姓馮的決戰時，地點是在哪裡？”　　可不是么，他們兩個也正是被那條消息驚動，紛紛趕來上界山，除了是確認下這件事的真實性之外，就是想問一下決戰地點是在哪裡。　　就算是這兩位，知道郭正陽天資出眾，知道郭正陽得了仙府肯定能從仙府內得到不少助力，但依舊沒人看好郭正陽能在一年後能滅殺黑獄老祖。　　那根本就是扯淡，要知道黑獄老祖可是和他們一個級數的人，上一次他們三個聯手也只是讓黑獄老祖受傷跑掉了而已，郭正陽如果在真人境就能滅殺黑獄老祖，那也太扯了，所以這次來問一下地點，倒是如黑獄老祖猜想的那樣，到時候郭正陽戰死的話，仙府又成了無主之物……　　“地點就在上界山，這一次郭師弟是動用了一件秘寶，到時會開闢出一個獨立空間，供他和馮輝決一死戰，外人根本無法干涉，只有決出生死之後那獨立空間才會潰散。而這獨立空間就設在我上界山內。”星河老祖再次一笑，很爽快的給出了答案。　　這消息倒讓無雙老祖兩人驚了一下，秘寶？獨立空間？之前他們聽聞的消息里倒是沒有這方面的信息，不過驚了之後兩人才又馬上哈哈大笑。　　“好，郭小友勇氣可嘉，一年之後老夫必然會前來觀禮，若能親眼見到郭小友完成這史無前例的壯舉，也是一大快事，在這裏，老夫就先祝郭小友旗開得勝了。”　　“是啊，以真人境修為挑戰道君，還是獲得封號的老祖級別，郭小友的確是開了我靈域先河了，老夫也要提前恭賀郭小友一聲才是。”　　……　　大笑中，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也紛紛開口道喜。　　當然，表面上是一番恭賀預祝之情，心底下兩個老祖卻全都是滿心的古怪，他們也不知道該怎麼評價郭正陽那廝，那廝不會是得了仙府就妄自尊大，目空一切吧，不然怎麼會下出這麼一招臭棋？　　如果再等個十年八年，兩個頂尖老祖真的不懷疑以郭正陽的資質，以他得到仙府的底蘊，能在以後有實力滅殺黑獄老祖。　　可現在，他們也只能說那小傢伙腦袋被驢踢了，才會在一年後就要和馮輝一絕生死！！　　恭賀之後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信息，又和星河老祖等人客套謙遜了片刻，無雙老祖兩人才紛紛起身就要告辭，就是在這時，星河老祖才也開口挽留，說是希望兩人多留幾天，因為上次這兩位出手保下郭正陽的父母親友一事，直到現在郭正陽都還沒道謝，主要是沒時間去仙途山道謝，這次來了倒是希望兩人等幾天，等到郭正陽出關后再走。　　對於這番熱情的挽留，星河老祖兩人雖然有動心，不過隨後還是紛紛拜別，言道一年後再來也不遲。　　見兩人堅持，星河老祖等人才又紛紛起身把兩位送了出去。　　等通過傳送陣又抵達了仙途山，無雙老祖才和千絕老祖紛紛對視一眼，眼中全是曬然和古怪之色。　　有些話，他們真的沒辦法當著星河老祖等人的面明說，現在沒了那些人，就連兩個頂尖老祖的城府，都有種不吐糟不快的感覺了。　　“這個郭正陽，嘿，真不知道怎麼說他了，我都懷疑他到底是犯了什麼傻，才會做出這樣的決定。”　　“他得到仙府已經半年多了，而現在距離他和馮輝決戰還有一年，加起來一年半時間，他就算天資出眾，也最多修鍊到真人中期或者後期吧？這點實力，和馮輝比起來何止是幾十倍的差距，上百倍差距都有了，如此差距下他就算有仙府幫助，也不可能有絲毫勝算。老夫開始還以為是下面的修士在亂傳呢，嘖……”　　“是啊，百倍以上的修為差距，就算在仙府得到重寶，他有能力施展么？再等個十年八年還差不多，他一個人犯傻不要緊，姓吳的那幫傢伙竟然也由着他犯傻，真是不可思議。”　　……　　正常真人大圓滿，靈海面積不過四五萬平方米，後期才只是一萬四五，中期更只有四五千平方米左右，而道君初期靈海面積就有四五十萬平方米，中期一百四五十萬，後期更是足有四五百萬平方米那麼恐怖。　　上一次他們見到郭正陽時對方才只是真人初期，所以就算一年後郭正陽修為再突飛猛進，估計到時候也就是最多到後期吧？真人後期一萬四五平方米的靈海，和道君後期四五百萬平方米比起來，可不就是百倍以上的修為差距？　　修為差距那麼誇張，他就算在仙府得到大量寶物，也根本用不了啊，用不了的話，再好的寶貝也只是一個擺設而已。　　那這種行為何止是一個犯傻可以形容的？　　“算了，如果不是這小傢伙犯傻，咱們還沒機會重新搶奪仙府呢，他自己犯傻，等一年後死在馮輝手裡，咱們才有機會重新搶奪仙府。”幾句言語后，強忍着心下的古怪感，無雙老祖才又輕笑一聲，眼中也迸發出了一層新的野望。　　這句話也立刻讓千絕老祖一樣隱現激動起來，更重重的點頭，“是機會，不過到時候觀戰的肯定也還有落河山那幫傢伙，我看馮輝故意把消息傳出來就是為了這個，如果不傳出來，他就算在上界山斬殺了郭正陽，一樣會被星河老祖幾個圍殺，只有咱們都去了，重新爭搶仙府所有權，他才有活下來的機會，不過那也沒什麼，咱們還要感謝那傢伙一番呢。”　　輕笑幾聲，兩個老祖對視一眼，才又紛紛架起遁光朝着各自的座峰趕去。　　一年後，雖然是郭正陽和馮輝一絕生死，但他們似乎也要提前準備一番才行了。　　……　　“唰！”　　伴隨着一聲輕叱，火府某地，從郭正陽手中驀地飛舞出一桿青幡，青幡落地之後，又隨着法決舞動，一個足有十多米高下，通體都是由雷電組成的高大巨人就仿若來自遠古的神靈，握着雙拳揚天一嘯，高空之上滾滾雲層中，也立刻飛舞下一道道銀蛇，沒入雷電巨人體內，讓這巨人的體型又漲大了一圈。　　不管外界如何評價，郭正陽自己卻知道他不是犯傻，而是有一定把握可以滅殺黑獄老祖，畢竟他對自己的小命還是很珍惜的。　　“這九雷幡是雷系法寶，我現在修為只是和真人大圓滿相當，只能勉強催動一幡，不過只要再突破一次，等靈海面積擴展到十四五萬平方米，就可以更容易催動，只要九幡齊出，組成殺陣，就剛好能克制黑獄老祖，到時候勝算自然會加大不少。”　　“九雷幡，亂空步，外加其他幾種寶物，贏面還是很大的，再說這一年裡我一樣有機會尋找其他寶物。”　　……　　看着身前的雷電巨人，郭正陽心下也閃過一絲激動，如果不是之前半年在學習操控鎮府界碑時，意外發現了九雷幡這異寶，他還真不敢現在就使用生死台的。　　九雷幡，不只是幡內各自有一個雷電巨人那麼簡單，這一套雷幡結合在一起，更能組成一個殺陣，九種雷力相輔相成，就會讓殺陣威能再次暴增。　　而雷力卻剛好克制血幽府一系，上一世上雷宗能在得到那個雷府傳承之後，積攢幾年實力就滅絕血幽府，靠的就是雷力剛好克制血幽府修士所修力量。　　拿黑獄老祖來說，他一旦施展術法法寶，就會形成一片絕對死寂的無邊黑獄，那種術法形成就涵蓋了不少陰邪之力，除了這拿手手段之外，黑獄老祖其他法寶、或擅長的術法都多偏重於煉化陰魂惡鬼，使其形成恐怖的殺傷力。　　但這一切，都剛好被至剛至陽的雷力克制。　　如果只是一根雷幡，郭正陽還沒太多把握，就像是水能滅火，可若是水之力太弱，一樣能被火克制，但他手中所持有的卻是一套形成殺陣的九雷幡，就算全是下品法寶，一樣擁有恐怖的威能，他現在差的，也只是操控九雷幡的修為而已。

# 第二百六十章 堪稱瘋狂

　　“一個多月？這次好快，上一次突破瓶頸時的頓悟，足足花了我三個月時間，沒想到這次只用了一個多月，確切的說只有34天，只是上次的三分之一左右，不過說起來，我上次用三個月左右的時間頓悟，是因為有一半時間在增加對鎮府界碑的掌控，只有一半時間是在參悟頓悟觀想法，不過這一次我可是一直在參悟，中途並沒有分心。”　　“還有就是，頓悟觀想法畢竟是一個概率問題，早一點碰到和晚一點碰到，都是看運氣！”　　……　　又是一個月多些的時間，火府之內，等正在參悟什麼的郭正陽體內驀地泛起一股突破氣息，而他頭頂上空也早已布滿毀滅性的壓迫感的烏黑雲層之後，郭正陽頓時一躍而起，眼中也閃過一絲驚喜。　　可不是，又只是34天參悟就又遇到一次頓悟，讓他直接撕裂真人中期瓶頸，這個效率的確出乎了之前的預料，足以讓人大喜。　　腦海中閃過一串念頭，也伴隨着雲層上空降下一道劫雷，郭正陽依舊是操控暗空劍直刺而上，操控飛劍和劫雷在半空對撞，靠着無堅不摧的猙獰劍意，郭正陽瞬間就撕裂這一道劫雷，破解的依舊較為輕鬆。　　啟動生死台已經過去了34天，因為有了一年生死之期的壓迫，這一段時間他的確再沒有去研究如何更深一步掌控鎮府界碑，只是全心參悟頓悟觀想法，不過他也沒想到這次頓悟，竟然靠着參悟太陽系和地球的形成進入了頓悟狀態。　　畢竟他是在火府內，是在另外一顆星球，他都以為在這裏參悟地球形成會比參悟形成概率低很多……　　較為輕鬆的破滅一道劫雷，等天空又降下第二道劫雷時，郭正陽依舊是御劍而上，仗着高深修為以及暗空劍能發揮出堪比法寶的功效，真人期之內的普通劫雷，對他的威脅真的不大。　　上一次他已經是輕鬆渡過，這一次一樣不難。　　“轟轟轟～”　　又是接連幾道劫雷依次砸落，等郭正陽一一破滅雷力，天空中也再次降下一片光雨時，郭正陽才馬上驚喜的開始吸納讓自己產生新的蛻變。　　等又過了片刻，他體內也泛起一連串的骨骼爆響之後，郭正陽充滿驚喜的睜開了眼，又渡過了一個新的台階，真人後期了！　　這一段時間，他一直專註在修為的提升上，而這修為的提升也的確堪稱瘋狂，短短半年時間里多，他就一路從聚靈大圓滿提升到真人後期，這進展也足以嚇死人了。　　不過很快郭正陽就又收斂心虛開始檢驗起渡過劫雷后的收穫來，靈海，靈海面積已經擴展到了十四五萬平方米，比起道君初期也已經是對方的三分之一大小，不止是靈海，此外還有肉身，上一次他從初期進入中期，肉身強度已經蛻變的比極品靈器強，但還是比下品法寶弱，這一次呢？　　……　　也就在火府內，郭正陽正因為新的突破，進入新的天地而檢索着自己的收穫時，火府之外的上界山，幾道原本正盤坐着休養的身影里，卻突然有人睜開眼，古怪的看了左右一眼，才苦笑着開口，“吳兄，郭小友還沒出關？這都一個多月了……”　　隨着這話，坐在身影不遠處的星河老祖才也突然睜開眼，而後一樣露出了一絲古怪之色。　　跟着星河老祖才無奈搖頭，“說來也真是不巧了，以往郭小友閉關修鍊，每隔四五天或者一周左右，總是會出來看看，休整一下，但這一次老夫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啊，這一進去一個多月都沒有音信。”　　搖了下頭，星河老祖的苦笑卻也更大了，甚至都有些鬱悶的看了對面不遠處的身影一眼，“不過說起來，老夫哪裡知道你們落河山竟然如此寶地，若是早知道，怕不是不用王兄前來，老夫也會主動帶着郭師弟去登門拜會的。”　　“……”　　一番話，卻也說的王姓修士張了張嘴，最終才又啞然失笑，“那隻能怪咱們趕得不是太巧，老夫在得知郭小友會在一年後和馮輝一絕生死後，第一時間已經趕了過來，只是沒想到郭小友已經閉關，嘿，運氣。”　　又頓了一下，王姓修士才又開口道，“不過我們落河山那處寶地，雖然對於修士提升實力有大幫助，只要能成功，就有不菲收穫，但若是無法成功也只是白忙一場，而且一個人一生只能進入一次，外加資源越用越少，所以若不是老夫也承過郭小友不小的人情，現在也未必會主動說出來，但就算郭小友出來之後，能不能真的藉助那寶地提升實力，還是看郭小友自己的實力。”　　星河老祖倒是隨着這話眼角一跳，但很快就又哈哈大笑，“王兄說笑了，不管成與不成，到時候都是郭小友的運數，王兄這份人情，咱們肯定是會記下的。”　　大笑中，星河老祖心情其實也有些古怪的，現在坐在他對面正和他笑談的，正是靈域四大巨頭之一落河山的當家老祖摘星老祖。　　而摘星老祖會出現在這裏就是一個多月前郭正陽要和馮輝一絕生死的消息傳出去后，那邊就趕了過來，說落河山內有一寶地，有機會讓人在短期內提升不少實力，那邊願意助郭正陽一臂之力，……　　具體是什麼寶地，摘星老祖並沒有名言，只說等等到了郭正陽就知道了，卻沒想到這一等就是一個多月，郭正陽自從上次進入火府後就再沒也沒出來。　　這情況到處多少出乎預料，讓幾人都有些無奈，就算是直到現在，星河老祖都還在懷疑摘星老祖為什麼會在這時候出手幫郭正陽，但接觸這一段時間，他也清楚對方是真想幫忙，所以原因什麼的倒是不重要了，他只是鬱悶郭正陽那小傢伙以前總是進去之後很快就會出來的，怎麼這次一下子就超出常例了，還超出了這麼久，也真讓人鬱悶了！　　實際上，他也的確不知道摘星老祖心情同樣憋屈的厲害。　　他們落河山在接到郭正陽即將和馮輝決一死戰的消息后，最開始一樣很震驚很震撼，一直都覺得郭正陽是在自尋死路……　　可問題是落河山幾大道君一研究情況，卻發現不管一年之後郭正陽是生是死，他們都要提前幫對方一把，而且是幫的忙越大越好。　　原因么，很簡單，也讓人很窩火。　　第一次仙府剛現世時，郭正陽從數萬修士中脫穎而出，最終拿走了仙府，但這些消息根本沒人在第一時間告訴落河山，落河山完全是不知情，所以錯失了最大的良機，當初他們如果知道郭正陽就是仙府的獲得者，那麼絕對不會傻傻站在一旁什麼都不做，要麼會像馮輝一樣，去劫掠郭正陽的家人要挾對方交出仙府，要麼就會像是仙途山那樣，選擇交好郭正陽……　　因為不管哪一個方式，都可能給他們帶去無窮收益和好處，若是劫持勒索，一旦成功的話好處自然不言而喻，就算是像上界山那樣，也能交好郭正陽這個仙府主人，對他施以大恩，也好謀求一些寶貝啊？　　但當時他們根本不知情，所以只是像傻子一樣旁觀，直到馮輝去劫持郭正陽的家人，然後被仙途山和上界山聯手擊退，他們才後知后覺，但那時候一切都已經晚了，所以等他們知道仙府內有星寶這種逆天的存在，知道上界山獲得不少星寶，知道仙途山也因為那次對郭正陽的父母有救命之恩，也獲得了一些星寶，雖然數量沒有上界山那麼多，也沒上界山得到的星寶趁手，但總算是也各自得了一些星寶后，落河山一群人差點都鬱悶的吐血。　　能不吐血么？星寶那麼貴重，普通道君多拿幾件就能發揮出幾乎不弱於頂尖老祖的實力，這麼恐怖的提升沒人不心動，而其他人都提升了，他們沒提升，那就等於他們實力暴跌了。　　但當時他們後悔也沒用了，所以只能暗自抓狂。　　結果現在一聽郭正陽要和馮輝一決生死，摘星老祖等人就知道機會來了。　　到時候郭正陽如果死在馮輝手裡，那麼仙府就成了無主之物，又要引起新一輪的爭搶，但他們落河山面對實力暴增的上界山，面對實力提升有不小提升的仙途山，那豈不是徹底落了下風？如果不想辦法提升實力的話，恐怕就算郭正陽死了他們也沒資格爭搶。　　所以在郭正陽和馮輝決戰之前交好對方，給對方提供一些大幫助，到時候也好弄幾件星寶？那就算郭正陽死了，他們也有了重新搶奪仙府的資格。　　而如果一年後是郭正陽戰勝了馮輝，抹殺了馮輝……　　那這個投資，更加要得。　　現在靈域九成九修士都不看好郭正陽，都以為他會死在馮輝手裡，如果落河山在決戰之前儘力給郭正陽提供幫助，讓對方實力暴增，擁有了斬殺馮輝的把握，那以那小傢伙的秉性，這一樣是大好事啊，估計對方也不會忘記落河山的恩情。　　所以落河山的人也的確是一聽到消息就來了，卻沒想到來了以後等到現在，卻一直沒見到郭正陽的人。

# 第二百六十一章 仙緣崖

　　“時間這麼久還沒出來？該不會郭小友又突破了吧？”伴隨着星河老祖的大笑，摘星老祖心情倒是挺鬱悶，不過鬱悶中卻突然開口，略帶詫異的反問。　　星河老祖頓時一怔，而後才哈哈大笑，“王兄，開玩笑也不是這麼開的，郭師弟才進去一個多月，真人中期進後期的瓶頸，哪是那麼容易突破的。”　　雖然這一次郭正陽進入火府，足足一個多月還沒出來，但他也真不覺得郭正陽就這麼又突破了一個瓶頸。　　那小子的資質，的確不是一般的出眾啊，得到仙府的時候他還只是初入真人境不久，到現在也就是半年多還不到一年，就直接晉陞到了真人中期巔峰，而且中間用來提升修為的時間就佔了七八成。　　算起來他上次突破真人初期進中期的瓶頸，也只是用了兩三個月，這就是放在上界山所有修士當中也是最出類拔萃的那一小撮，但就算如此，也不可能現在就又突破吧？　　若這都是真的，那也未免太扯了，他相信郭正陽能在和馮輝決戰之前突破這個瓶頸，但這至少也得花費半年左右的時間才合理啊，畢竟每一個瓶頸，都是越向後越難的趨勢。　　“呵～我可不是開玩笑，換了其他人這麼說自然有些誇張，但郭小友以往連續突破提升境界，簡直勢如破竹，說不定還真有可能呢。”摘星老祖倒是曬然一笑，他真不是開玩笑啊，誰讓郭正陽以前一路提升真的太恐怖太順利了呢？　　第一次見郭正陽那小傢伙，對方還只是聚靈後期吧？而那時到現在也不過是一年多時間，對方就唰唰唰一路提升到了真人中期巔峰，來的時候，剛一聽到這消息，他自己都被驚得頗為無語呢。　　現在郭正陽已經下定了決心要在一年後和馮輝一絕生死，這恐怖的壓力下，說不定就能爆發出更可怕的潛能呢。　　萬一那小子真的又突破了，突破進入了真人後期，那他這次還真來對了，說不定對方還真有不小希望能在一年後斬殺馮輝呢。　　隨着這話，星河老祖也再次一瞪眼，正想說什麼時，一道身影突然就伴隨着空間波動出現在了大殿內，星河老祖這才一喜，而後馬上放出了感應，郭正陽出來了？　　就是這一感應，卻當場又驚得星河老祖直接就從原地跳了起來，“不是吧，郭師弟，你……你還真突破了？”　　“哈哈，恭喜郭小友再次突破一個新層次，真人後期，嘖……”摘星老祖其實也是第一時間就放出了感應的，結果一感應到郭正陽氣息已經是真人後期，頓時就驚喜的放聲大笑，而面對兩人各自不同的反應，郭正陽也先是驚了一下，才馬上笑着行禮。　　“郭小友，外間多有傳言，一年後你和馮輝的決戰是你自己尋死，不過現在看到小友精進神速，老夫卻真覺得一年後有難的會是馮輝了，哈哈。”摘星老祖也在隨後回了一禮，才又拍着郭正陽的肩頭大笑。　　“郭師弟，你還真是變態，這次竟然只是三十多天就突破了中期進後期的瓶頸，眼下距離決戰還有11個月，說不定到時你都能突破了真人大圓滿呢！”星河老祖也是雙眼泛光，狠狠在郭正陽肩頭來了一下，言語中全是喜氣。　　可不是么，郭正陽這麼快又突破一個瓶頸，的確讓他驚得不輕，但回過神來之後，卻也讓他對郭正陽的信心又增加了許多許多。　　畢竟他不是摘星老祖，只知道郭正陽突破進入了真人後期，他可是清楚知道郭正陽的靈海有多變態，在中期時就足有四五萬平方米，堪比真人大圓滿，現在突破一次，靈海必然又有了不小擴展。　　十四五萬平方米？剩下11個月，也足夠他提升到巔峰，說不定也夠繼續突破一次了，而只要郭正陽突破到真人大圓滿，靈海就是四十五六萬平方米，和真正的道君初期一樣。　　一旦那樣，郭正陽就算氣息還只是真人大圓滿，但修為卻和道君初期相仿，那在靠着他從火府內得到的各種寶物，的確有了斬殺馮輝的可能，而且可能性還很大。　　普通真人後期或者大圓滿，和道君後期比起來，修為相差百倍以上？那想越級斬殺，難度也真不是一般的可怕和恐怖，但若是郭正陽這種變態，大圓滿就能和道君初期相當，和道君後期也只是差了八九倍修為，再靠長生境大能遺留的各種寶物，越級斬殺也不再會令人覺得不可思議了。　　可星河老祖還是覺得不可思議，這小子怎麼就又突破了？比上次時間還短了那麼多。　　驚喜中，星河老祖卻也很快笑道，“你現在既然又突破了，正好可以和王兄一起前去落河山，若是在落河山寶地能有大收穫的話，說不定還會讓你的實力再次突飛猛進的。”　　“恩，我們山門內那寶地，雖然也看機緣，並不是一定能有大收穫，但相信以郭小友的實力，一定不會空手而回的。”摘星老祖同樣大笑，就是這連番的笑語卻讓郭正陽聽得一頭霧水。　　落河山寶地？能提升實力？摘星老祖這次出現，是幫他的？　　疑惑中，星河老祖就再次笑着道，“走吧，郭師弟，我和你一起去，我也想見識見識落河山這寶地呢，要不是你的話，我還不知道王兄那邊有這東西呢。”　　郭正陽頓時釋然，星河老祖和他一起去，那這應該就不是坑，而是摘星老祖真想幫他一把……　　雖然不清楚對方為什麼幫他，但這應該不是壞事。　　接下去，一行三人才紛紛遁向前方，通過上界山和落河山之間的傳送陣，幾人倒也很快又抵達了落河山，隨後更是直接深入落河山深處，在一座鳥語花香的山谷間立足，這山谷外，有着不少隱含待發的禁制，谷口處還有一名鎮守修士在坐鎮。　　而谷內同樣還有一兩個真人級修士在一座崖壁前駐足。　　等郭正陽三人落下時，那兩個真人才紛紛一驚，而後馬上上前拜見，對於摘星老祖和星河老祖，兩個真人的拜見很是恭敬，就是到郭正陽這裏時，兩個真人的神色多少就變得奇妙起來，那種感覺就像是在看什麼稀罕物一樣。　　不過說的也是，自從郭正陽上一次以聚靈期修士就在黑獄老祖等人眼皮子底下把劉夏救走，現在還以真人期修為就要在一年後和馮輝一絕生死，這樣的傢伙哪怕是對於大宗門出身的核心弟子來說，也足夠傳奇的了。　　“伊川，文綉，你們兩個是打算今天出手么？”在兩個真人拜見中，摘星老祖卻也笑着問了一聲，而後才對着星河老祖和郭正陽道，“這兩位是張師弟門下弟子，想來他們是打算今天進入仙緣崖的。”　　落河山能讓修士實力在短時間獲得提升的寶地，名字就叫仙緣崖。　　來的一路上，因為已經要帶着郭正陽入內，所以摘星老祖也解釋了不少事，仙緣崖是落河山上幾代大修士從一個上古宗門遺址內尋來的，裏面蘊含的寶貝，就是散仙所修仙元。　　修士修鍊至長生境，需要面臨天劫，渡過天劫即可羽化飛升，但若是渡不過，九成九都會魂飛魄散，不過也有百分之一左右的概率，能讓一些逆天的強者可以保住一絲殘魂不滅，然後轉修散仙。　　散仙依舊是屬於這個世界里的存在，吸納修鍊的依舊是靈氣，但散仙卻又因為都是從長生境轉修，所以論實力，往往比長生境大能還可怕恐怖的多，有的散仙已經接近真正的仙人，甚至可能超越一般仙人……　　而一些強橫的散仙不只是實力和仙人接近，甚至超越，就是吸納修鍊靈氣孕育出的靈識，也轉化為了傳說中仙人擁有的仙識。　　仙元，其實就是仙識，不過卻是經過特殊手段煉製成寶貝的無主仙識，可以讓普通修士吸納，然後藉助其中的一絲“仙”屬性，起到一些奇妙功效。　　這種煉製很複雜，很特殊，絕對不是眼下哪個修士能做到的，就是一般的長生境大能都做不到，只有同樣強大的散仙才能做到，那就是剔除靈識中的自我意識，只保留一絲仙屬性，普通修士拿到手，因為那一絲“仙意”是完全超越這個世界的存在，所以你使用它的時候，不管是配合一般丹藥服用者提升修為，還是平白吞下之後衝擊瓶頸，都有着不凡效果。　　你若是利用仙元配合一般丹藥提升修為，那足以讓你提升的效率提高十倍左右，而就算是衝擊瓶頸一樣能多出許多把握，這不是能讓你直接撕碎一切瓶頸，但一樣可以讓原本無望突破或者希望很小很小的瓶頸增加不少機會。　　落河山前幾代的一些強者在發現那上古洞府，發現仙緣崖之後，是直接運用大力量把這玩意挪移進了落河山，然後當做最大機密一直流傳到了現在。　　不過這裏，一個人一生只能進去一次，進去后能不能得到仙元，得到多少仙元，也都還是看自己實力和運氣。　　這不是落河山定下的規矩，而是仙緣崖禁制本身的規則。　　似乎在那個上古宗門內，這仙緣崖就是作為一個獎勵考驗寶地出現的，而此刻的落河山內，也往往只有極個別弟子才有資格入內收穫仙元。　　畢竟那裡面最寶貴的就是仙元，那玩意也只有強橫的散仙能煉製而已，用完了就沒了，一代代流傳至今，裏面的存量本就已經稀少的可憐……若不是這樣的限制，恐怕落河山也早就已經力壓仙途山好多了。　　這仙緣崖在落河山，至少是在如今的落河山，也只有幾個道君，外加十多個最頂尖的真人級核心弟子進去過而已。

# 第二百六十二章 真人境極限

　　“只要得到一滴仙元，郭小友不管是利用這滴仙元提升修為，還是留下來等着遇到瓶頸時使用，都會有極大助力。平時我們落河山內的弟子，也往往都是到了真人巔峰，遇到真人進道君的大瓶頸時才藉助仙元突破，不過可惜的是那些傢伙就算得到了一滴或者兩滴仙元，已經讓突破的概率變大了不少，卻一樣沒辦法進入道君境，倒是白白浪費了不少。”　　又笑着對郭正陽說了一句后，摘星老祖才又指着前方的崖壁道，“想要進去，就要修士在這仙緣崖上留下印跡，不管是什麼樣的印記都行，不過越深刻和越高的印跡越好，因為越深刻和越高的印記，也代表着你進入仙緣崖后，能有更大幾率獲得更多仙元。”　　這一下子，郭正陽和星河老祖的視線才齊齊落在了仙緣崖崖壁上，這一個高約上千米的崖壁，零零散散的確留下了極多痕迹，有刀痕劍痕亦或者其他一些掌痕之類。　　有的深入崖壁十多厘米，有的只是淺淺的刮痕。　　而摘星老祖也再次笑着道，“你們可別以為這些痕迹全是我們落河山修士留下的，其實在我們把這仙緣崖移回來時，上面就已經有很多痕迹了，那些可能是上古宗門內的修士留下的，至於我們落河山，在這上面留下的痕迹也只有幾十道。”　　“而仙緣崖前越向上壓力越大，還有實力等級分化，一百米以下是聚靈期，二百米是真人境的極限，三百米是道君境的極限，三百米以上就是化神、合道期修士才能飛躍的了，老夫當初也是靠着在真人境時的機會，在裏面得到了兩滴仙元，才突破進入道君境的。”　　解釋中摘星老祖更指着仙緣崖一百九十多米高的位置那裡的一道拳痕開口。　　這樣的解釋，郭正陽只是在認真了解着規則，反倒是星河老祖一張臉漸漸變了顏色，很是古怪的打量着摘星老祖，眼中全是詭異，似乎就是在驚嘆着落河山內竟有如此奇地，可以給修士帶來如此巨大的幫助。　　可不是么，利用仙元加快修為的提升，這真的沒什麼，大不了耗點時間就是了，估計也沒幾個人會在得到仙元後去提升修為的，估計大家都會用這玩意來幫助自己突破瓶頸的，而一個個瓶頸的磨難那麼殘酷，落河山眾修士竟然都可以靠着仙元取巧，實在讓星河老祖無語，不止是無語，星河老祖都有些心動……他也困在道君後期巔峰好久了，一直沒能力突破，如果能得到一滴仙元的話，豈不是能增加不少突破的希望？　　“伊川，你們兩個若是準備進入仙緣崖的話，儘管出手就是。”在星河老祖神色古怪時，摘星老祖倒是再次一笑，不過這次他卻是對着另外兩位落河山真人說的。　　“是。”　　隨着這句話，兩位真人中一名中年修士也馬上恭聲領命，笑着應了一聲后，他才在崖壁前飛身而起，這飛遁的速度並不算太快，而且越向上越慢，直到飛起一百七十多米，就漸漸懸停在了那裡再也無力向上。　　接下去，中年修士才取出一柄飛劍，迅若奔雷般刺下，嗆得一聲之後，就在岩壁上留下一個只有指甲蓋深的小小劍痕。　　這樣的痕迹稱不上多好，甚至有點差，至少比起摘星老祖一百九十多米高的拳印來說，不止低了二十多米，更是淺淡的厲害，但那叫伊川的修士也並沒有在意，只是很快就飛遁而下，恭敬站在了一側。　　同一時間，自崖壁底部也泛起一道淺淡的光幕，就像是呈現出了一個光門一樣，但伊川似乎並沒有直接入內的打算，而是看了眼身側的同伴，才又好奇而期待的看向郭正陽。　　“只要在這上面留下痕迹，就會出現進入仙緣崖的門戶，這個門戶會一直維持到你出來，不過也只有你才能在這裏出入。”摘星老祖倒也沒有阻止，而是又轉頭對星河老祖道，“伊川是我落河山內，在練丹一道上最有天分的弟子，所以並不太擅長攻殺，而我落河山內，除了我和張師弟等道君之外，眼下最出類拔萃的真人級弟子，就曾經在比老夫還高了一米的位置上留下痕迹，那小傢伙才是不錯。而正常情況下，因為一個人一生才只有一次機會進入仙緣崖，所以大家往往都是在一個階段的巔峰修為時才過來，比如老夫等人入內時，都是在真人巔峰，就是伊川和文綉他們也是真人巔峰，但眼下情況有些特殊，郭小友等下只要儘力就行。”　　講到這裏，摘星老祖臉上也是充滿了自得之意，因為你能在仙緣崖之前飛起多高，留下多深的痕迹，都代表着你的實力。　　200米就是真人境的極限實力，至少仙緣崖進入落河山也有好幾百年了，但摘星老祖卻從來沒聽過有誰能在真人境時飛躍200米高的。　　他當年能在一百九十多米，準備來說是192米的位置留下一道拳痕，一直也讓他頗為滿意的，至少這是力壓所有落河山道君的成績，其他那些道君可沒人能在那個階段超越他。　　而幾百年來唯一超越他的一個人，還正是他的得意弟子。　　所以就算眼前的伊川留下的痕迹，只能算是差強人意，可對方擅長的是丹藥之術，並不在戰力，自然也就無所謂了。　　說笑中，那邊的文綉才也笑着沖幾人點點頭，而後也飛身向上，一點點飄向高空，文綉是一個女性修士，大約二十多歲的年紀，姿容也算頗為秀美柔氣，不過等她逐漸飛躍，一直飛到之前伊川挺身的位置時，還是沒有絲毫停止的趨勢，再跟着一路越過一百八十米，一百八十五米，在極度接近一百九十米時，才似乎無力破開上空的壓制，終於停了下來。　　這一下子，別說伊川臉色大變，看向文繡的視線充滿了驚嘆，就是摘星老祖也眼前一亮，輕笑着道，“沒想到這小丫頭實力竟然這麼出眾，已經快要追上張師弟當年了。”　　說笑中，文綉裙擺隨風舞動，伸出秀氣的右掌向前一按，一層層虛幻的掌贏也噴薄而出，呼的一聲拍凹了進去大約三四厘米深的山石。　　等半空中倩影降落下來，崖壁底部也再次出現一道光幕時，文綉才踏步走到郭正陽幾人身前，先是沖摘星老祖等人行了一禮，才又笑着對郭正陽道，“郭師叔，你能在一年後挑戰黑獄老祖，想來實力在真人期內肯定是無敵的存在，等下小妹可要好好見識一下郭師叔的戰力。”　　郭正陽頓時莞爾，這個秀氣耐看的女修士，是打算等着看他笑話么？　　不過對於一個年紀比他還大點的女修士開口叫他師叔，還小妹什麼的，本身也就有些讓人發樂的。　　倒是隨着這位的話，一側的摘星老祖卻猛地皺了下眉，想說什麼時卻又突然閉上了嘴，並沒有開口。　　不過就算沒開口，文綉似乎也留意到了這神色，頓時就調皮的沖摘星老祖吐了下舌頭，才又快速後退，而後又興緻勃勃的看向郭正陽，美眸里不乏期待。　　郭正陽這才也笑着踏步，而後同樣運轉飛行術，沿着崖壁就向上飛遁，也是飛遁起來的這一刻，郭正陽就感覺到了有一股無形的壓力從四面八方撲面而下，壓着他的飛行趨勢，就是前一百米內，這些壓力低弱的幾乎可以忽略。　　等進入一百米的方位，壓力才猛的加大，一下子暴增十倍左右，這似乎就是聚靈期和真人境之間的分水嶺。　　但對於這個分水嶺，郭正陽依舊是輕鬆抗了過來，在隨後一路迎壓而上，郭正陽很輕鬆就飛躍到了之前那伊川留下痕迹的位置，就是一百八十米的位置，對他一樣不難，看着他穩定上升的趨勢。　　下方倒是響起一聲輕呼，似乎正是那伊川的呼聲。　　“郭師叔才剛進入真人後期吧，這麼輕鬆就破了一百八十米……”　　說的也是，伊川是在真人大圓滿巔峰才勉強飛舞到那個地方的，就算他是擅長丹藥之術，可看到郭正陽在初入後期時就輕鬆破了他的記錄，一樣讓他有些驚嘆。　　不過他驚嘆中，文綉倒是輕哼一聲，似乎覺得伊川太大驚小怪了……　　但這一聲輕哼卻也很快就轉化為了低呼。　　“不會吧，一百九十米了？還在上升？”　　“呵，郭小友的實力果然不俗，竟然這麼輕鬆就破了老夫的記錄！”　　這時候，就連一直不動聲色的摘星老祖也低呼一聲，笑着開了口，因為郭正陽在破了一百九十米那條線后，很快就又超越了他以前留下的痕迹。　　不止如此，在隨後郭正陽依舊一路上升，很快超越一百九十五的方位，直到逐漸逼近二百米，這速度才緩緩凝滯下來。　　“嘶，二百米極限了？再向上就是非道君不可破了。”　　“怪不得他敢挑戰黑獄老祖，剛進入真人後期，竟然就能在仙緣崖前上升到真人境的極限高度？”　　……　　又是兩聲驚呼響起，仙緣崖之前，郭正陽懸浮在半空，整個身子都在發顫，因為這一刻，他直感覺自己頭頂好像壓着一座巍峨大山一樣，壓得他渾身輕顫。

# 第二百六十三章 高度決定多寡，深度決定難易

　　“還能不能再上去了？”　　頭頂無窮壓力，郭正陽身子發顫中，心下卻在估算自己還有沒有再上幾步的實力，他現在也並沒有使勁全力，或者說他現在靈海的力量算是用盡了，用得差不多了，但肉身力量卻還沒有全部爆發出來。　　因為郭正陽並不只是一個單純的靈修，他的肉身力量一樣要比不少體修都強大的，因為他現在，單從肉身強度來說，已經堪比下品法寶的堅硬，這的確是九成九的真人境體修都達不到的高度。　　所以若郭正陽的肉身力量也全部爆發出來的話，自然也有資格去嘗試着繼續衝擊。　　問題就在於有沒有這個必要了……　　思索了一下之後，郭正陽還是發現，有這個必要。　　因為摘星老祖早已經說過，沖的越高，那進入仙緣崖之後就有更大可能收穫仙元，收穫的也可能更多。　　對於其他人來說，收穫仙元之後也大多是利用這東西來增加自己突破的幾率，但對郭正陽來說，用這玩意來幫助提升修為才是最好的。　　如果是正常服用丹藥之力，他現在想提升到真人後期巔峰差不多都需要六個月左右，這還是指的直接服用針對道君境的提升類丹藥，上一次他把靈海從一萬四五平方米堆積到滿溢，也就是四五萬的靈海全部堆滿靈識，這期間就用了三個月，現在他靈海面積是十四五萬，雖然已經有四五萬範圍已經堆滿靈識，但剩下的也至少是上次的兩倍時間才能換來的。　　若是有仙元的話，加上仙元的輔助功效，就可以縮短十倍左右的時間，到時候只需要二十天左右？　　所以仙元這玩意，郭正陽還真是一定要去爭取的。　　但摘星老祖也說了，進去以後能不能得到仙元，能得到幾滴，並不是一定的，所以上升的越高，那把握就越大。　　想到這裏后郭正陽才一握雙拳，一身蠻力也驟然爆發，轟的一聲頂着上空無盡壓力，再次讓自己的身形提升了半米。　　雖然只是半米，但這感覺卻像是扛着一座大山上升，剛剛把這山扛起來，就又壓得郭正陽身子一軟，差點又跌落下去。　　郭正陽的身子倒也很快又重新落了下來，不過落下來之後又只是停頓了一個呼吸，他就再次爆發出所有力量，轟的一聲終於撐着無窮壓力上升了一米，剛才那一次他依舊沒有用盡全力，只是試探性的爆發，現在才是毫無保留的展露出了所有力量。　　一下子，仙緣崖之下也立刻又暴起一聲聲驚呼。　　“不是吧？破了200米極限？”　　“嘶……他竟然真的破了200極限？破了真人境能達到的極限？”　　……　　摘星老祖和伊川以及文綉等人，全都瞠目結舌的看着上空的郭正陽，各個一臉驚呆之色，也只有他們這些都試着衝擊過仙緣崖的人，才更明白上空的壓力有多麼龐大，所以對於郭正陽在初入真人後期時就能飛躍200米的界限，直接飛入道君境才能抵達的距離，讓他們都驚到了極點。　　而在驚嘆中，郭正陽的身子也繼續上浮，只要破解了200米的極限，後面的空間對他來說就略顯容易了些，這不是說後面的壓力變小了，而是200上下之間，這道坎足足暴增了十倍重壓，過了這一道線之後，壓力再增加就是緩慢增加，他只要過去了200米這個堪，就能慢慢適應，慢慢挺進。　　201米，202米……一點點上浮，直到到了209米之後，郭正陽不管如何用力都再也破不開上空壓力，再也難以繼續上浮，他才知道自己已經到了極限。　　甚至這時候別說上浮了，就是想讓身體維持在這個高度都已經變得極為困難，他這才深吸一口氣，運轉暗空劍就直刺而下。　　但一擊后，郭正陽卻愕然發現暗空劍竟是根本刺不進去……這真的連一點點痕迹都沒留下。　　皺眉思索了下，郭正陽才突然伸手抓住暗空劍，而後爆發出全部力量揮臂直刺，嗆得一聲，這一次暗空劍直接就刺入崖壁了近十厘米深。　　郭正陽這才滿意的抽出劍身，飛身回落。　　同一時間，下方崖壁底部也又多出了一道模糊的光幕，這是他開啟出來的入口。　　“噗～你是體修？”　　“開什麼玩笑？郭師弟，你怎麼會是體修？我怎麼從來不知道……”　　“而且你的肉身力量，要遠超靈識修為？”　　……　　也是在郭正陽落下后，這一次就連摘星老祖和星河老祖等人都驚得瞠目結舌，就更別提兩個落河山真人級修士了。　　大家誰都不是傻子，之前看到郭正陽運用靈識操控飛劍，都根本刺不進去崖壁，結果用手抓着飛劍揮刺卻一下子刺進去那麼深，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郭正陽的肉身爆發力量，遠超他靠靈識操控飛劍所能爆發的力量。　　這的確是事實，郭正陽現在的靈海面積雖然足有十四五萬平方米，但其中也只有四五萬堆滿了靈識，修為還是和正常真人大圓滿差不多的，但他的肉身卻堪比下品法寶，一個真人大圓滿煉化的本命靈器，也最多只能發揮出下品法寶之威而已。　　面對一眾震驚的話音，郭正陽卻低笑兩聲，並沒有解釋太多。　　反倒是那邊一群人愣愣的驚呼后，摘星老祖才終於反應過來，當場就大笑一聲，伸手拍了拍郭正陽肩頭，對着一側的文綉道，“小丫頭，你之前不是還想和郭小友比一比么？現在沒話說了吧？”　　文綉依舊是滿臉驚呆之色，獃獃看了郭正陽一眼后，才一翻白眼，嘀咕了一聲變態，踏步走向了之前她開啟的門戶。　　伊川也差不多，愣愣盯着郭正陽又看了好久，才也終於轉身走了過去。　　摘星老祖這才又笑道，“看到你現在的表現，我倒是越來越相信你有能力在一年後斬殺馮輝了。不過老夫還是覺得不可思議，你竟然是體修，而且肉身爆發力竟然遠超靈識修為，嘖……”　　“呵呵。”郭正陽客氣的笑笑，摘星老祖則再次開口，“不過郭小友，你要記住，等下你進入仙緣崖的話，雖然在裏面的時間不受限制，你什麼時候想出來都可以，但有一點，每滴仙元，你只有九次出手機會，能在九次內抓住這東西，你就是真的抓住了，若抓不到，就是徹底無緣……”　　郭正陽認真聆聽，又細細聽那邊解釋了一番，隨後他才又笑着謝了摘星老祖一次，踏步走向之前的光幕。　　這光幕看上去是模糊不透明的，踏步穿進去時，給人的感覺更像是走進了一層水幕，等走出一步越過光幕，郭正陽就看到了一片和之前截然不同的景象。　　剛才他還是置身在一片鳥語花香的絢麗山谷內，此刻卻是站在了一片灰濛濛的廣闊天地間。　　一眼望不到邊的天地里，前方正有一滴滴仿若水珠一樣的明黃色的事物在左右飛遁。　　大致看了幾眼，郭正陽才驚喜的發現，這些水滴狀的事物竟然足有十八滴……　　“十八滴仙元，嘶！這豈不是說，只要我有能力，就可以得到十八滴仙元？”　　在外面仙緣崖上飛得越高，你進來以後能看到的仙元就越多，比如一個真人，若是只能在一百一十米的位置留下痕迹，那麼你進來后最多只能看到一滴仙元，之前摘星老祖也說過，他以前在一百九十二米的位置留下痕迹，進來后也只是見到了七滴仙元，他那個超越他的徒弟也是見到了七滴。　　郭正陽越過了真人境的極限，早知道自己所能見到的仙元應該比摘星老祖多，但也沒想到一次就見到了十八滴。　　而在進入仙緣崖之後，獲取仙元的方式就是靠速度或者範圍性術法抓捕等等，而這些玩意的速度，每個人遇到的情況也都不一樣，分別就在於你能在外面崖壁上留下的痕迹的深淺。　　你留下的痕迹越深，進來以後遇到的仙元飛遁速度就越慢，越容易抓取，留下的痕迹越淺，那你遇到的仙元就越難抓取。　　高度決定多寡，深度決定難易。　　正是因為這樣的規則，郭正陽才會在之前盡可能的飛高，盡可能的在崖壁上留下足夠深的痕迹。　　當然，由深度決定出來的難易並不是一直不變的，比如你一滴仙元都沒抓到手時，所有仙元飛遁速度都是一樣的，都是比較容易獲取的，但等你抓到了第一滴之後，剩下的仙元飛度速度就會增加一些，你抓到第二滴后，剩下的那些速度還會增加。　　靜靜觀察着遠處虛空里來回飛遁的仙元，郭正陽也運轉術法飛了過去，在一滴仙元飛遁的軌跡附近停下，相互對比了一下，發現此刻的仙元速度並不是太強，他才在仙元飛舞中驟然出手。　　唰的一下。　　這第一次抓捕，輕而易舉就被郭正陽把仙元抓在了手裡。　　但同一時間，剩下的十七滴仙元原本並不算太快捷的速度，卻一下子暴增了許多……

# 第二百六十四章 來得好

　　幾個小時后，仙緣崖，隨着一道身影驀地從崖壁內走出，正在等候的幾人才紛紛驚醒，而後全都大喜着迎了上來。　　“郭小友，收穫如何？”迎上來后，摘星老祖也大笑着開口。　　隨着這句話，剛走出來的郭正陽也馬上笑着對摘星老祖道謝，等道過謝后才開口道，“收穫很大，我在裏面總共得到了十二滴仙元。”　　一下子，所有人都是一愣，愣了一下摘星老祖才又大喜着道，“好，好！郭小友果然不愧是破了我落河山紀錄的人，一次十二滴仙元，這次郭小友別說是晉陞到真人大圓滿了，恐怕就是直接衝擊道君境也有很大希望了。”　　“十二滴仙元，我才一滴。”　　“我也只有兩滴……”　　……　　倒是一樣在這裏的伊川和文綉紛紛翻起了白眼，全都又羡慕又妒忌的看向郭正陽，神色一片古怪。　　可不是么，仙元作為不可再生資源，在落河山內，也只有最核心最受重視的弟子才有資格入內索取，拿眼下的落河山來說，整個山門內足有數百真人境修士，上萬聚靈期弟子，這麼多修士里也只有寥寥十幾人有資格入內。　　而這些入內的，有史以來最多的也就是得到四滴仙元，郭正陽這小子，一個外來戶直接拿走了十滴，哪怕你能得到幾滴仙元完全是看自己的實力，可這情況依舊讓人無語。　　“哈哈，那是你們自己實力不濟，都是一樣的機會，你們自己拿不到更多，可怪不得別人。”倒是摘星老祖在聽了這樣的抱怨之後再次哈哈大笑。　　絲毫沒因為郭正陽這傢伙拿走了大量珍貴資源而不快，不過說的也是，他這次來本就是希望通過對郭正陽施以援手而交好對方，既然已經下了決定，那就絕不會因為郭正陽拿走的仙元有點多而不快，堂堂一方老祖，活了幾百歲的老人家，這點心態還是有的。　　“這一次王兄可是幫了我們大忙，有了仙元這東西，郭師弟再對陣馮輝的確也有了更大的把握，如此大德，我上界山都不知道該怎麼回饋王兄了。”星河老祖也是大笑，雖然他心下也恨不得進入仙緣崖一次，獲取一些仙元以助自己突破，但在這個時間點，他自然不會多言，只是笑着看了郭正陽一眼。　　郭正陽卻也心領神會，再次笑着對摘星老祖道謝，道謝之後才直接講出，自己獲得火府後，在火府內偶得星寶煉製之法，但因為自己不太擅長煉器，所以想邀請摘星老祖入內，對自己做一些指導。　　摘星老祖頓時大喜，不過大喜中卻也有些不好意思的推脫了一番，他幫助郭正陽的目的雖然就是為了星寶，但卻也沒想到郭正陽竟是直接讓他進入火府自己煉製？　　他記得以前打探來的消息里，仙途山那幾位雖然也幫過郭正陽大忙，不過那邊得到的星寶也只是星河老祖等人煉製之後，送過去了幾件。　　自己煉製和被隨意贈送幾件，差別還是很大的啊！　　自己煉製，那是你想要什麼類型的星寶，想要什麼屬性的就煉製什麼，絕對能做到和自己完美和一，真的勝出被人隨便贈送幾件太多太多了啊。　　推脫中，郭正陽自然是再次熱情的邀請，言語間也很給這邊面子，又謙讓兩次，摘星老祖才哈哈笑着應了下來，再隨後等郭正陽真的請對方入內時，就已經不只是請摘星老祖入內，而是還有落河山其他幾位道君。　　洛河山，一樣是兩大支柱道君坐鎮，此外還有四個普通道君，除了摘星老祖之外，還有一位以御使飛劍劍陣稱雄的天劍老祖，據說那位天劍老祖單論攻擊力，算是靈域之王，一套組合劍陣在以往幾乎是攻無不克，連星河老祖、無雙老祖等人都不敢與其正面爭鋒，而郭正陽請落河山眾道君進入仙府時，摘星老祖、天劍老祖都是直接入內，包括另外兩名普通道君，整個落河山也只剩下兩個普通道君沒有進去，留在了外界鎮守山門而已。　　帶着這幾位進入煉製星寶的大殿後，由他們自己研究星寶的煉製，郭正陽也在火府內隨便選了個地方，就開始嘗試着依靠仙元提升修為。　　對於現在的他來說，時間一直都很緊迫，還了落河山這個大人情后，他還是得抓緊修鍊。　　吞下一滴仙元，而後不過片刻郭正陽就明顯感覺到了自身的變化，那種變化很奇妙，也很難用言語來形容那種狀態，而在這種狀態下，郭正陽的修為並沒有直接提升，只是等他再吞服一顆針對道君境的提升類丹藥后，自己吸收丹藥藥性的效率，卻真的暴增了許多許多……　　以前吞一顆丹藥，那些澎湃的靈氣在體內還需要通過功法運轉轉化，吸納，過程很漫長，但這一刻卻彷彿什麼都不需要做，丹藥中的藥性就自動轉化為修為，緩緩向著靈海內流淌，雖然這種自動轉化也並不快，可一旦他運轉功法轉化，那就是近乎瘋狂的轉化效率了！　　“還真是好東西啊，仙屬性，一絲仙屬性就這麼可怕……難道是因為仙的屬性高出眼前星空的力量太多？”　　雖然並不清楚原理，但郭正陽也沒有想太多，而是很快就投入到了修鍊中，因為仙元的效果也是有時間限制的，一滴仙元，最多是在一定時間內對修士提升修為或者突破瓶頸有幫助。　　……　　“來得好！”　　“轟～”　　……　　歲月匆匆流逝，又是半年後，火府內部深處，一片空曠無垠的暢闊平原上，伴隨着一聲大喝，一顆散發著璀璨光澤的小太陽直接從天降落，夾帶着無窮的熱度灼燒着一切，不只是熱力驚人，這龐大的恆星砸落時更幾乎覆蓋了整個天地，似乎要把天地都埋葬進去。　　在大地下方的郭正陽面對如此壓迫，倒也不見慌亂，只是揮手舞動一桿紅幡，跟着在他身側數十米內懸浮的另外八道異幡中，就洶湧彙集出一股股澎湃雷力，九隻異幡雷力匯合，快速在墜落的恆星下勾畫出一個無限拔高的雷電巨人。　　巨人仰天咆哮一聲，雙臂一伸，生生撐住墜落的艷陽，無窮雷力自手心席捲而出，而後伴隨一聲驚人的炸響，半空中的艷陽就被直接炸成了虛無。　　雖然這恐怖的爆炸也炸的巨人肢體斷裂湮滅，但九隻異幡中雷力運轉，眨眼間就讓雷電巨人恢復如初。　　“郭師弟，短短半年，你就能接下我全力一擊，不錯，不錯！不過生死搏殺，可不只是靠正面搏殺，只比拼攻殺力度，接下去你可要小心了！”　　高空中卻再次響起一聲大笑，而後就是天翻地覆斗轉星移，原本還站在大地上的郭正陽突然就發現自己被挪移到了一片無垠星空之內。　　腳下立足之處也成了茫茫太空，向左向右，全是漫無邊際的太空，靈識散發出去，除了清一色的虛空之外，根本看不到絲毫異景。　　而原本腳踏地面仿若天神一樣的雷電巨人，此刻置身在茫茫星空下一樣成了極為渺小的存在，這就更別提郭正陽了，在這無盡虛空內，他自身的存在感渺小的幾乎可以忽視。　　皺了下眉，郭正陽揮舞手中紅幡，操控雷電巨人雙手一抓，似乎想要撕裂虛空跳出這幻境，但用力之下卻打不到任何事物。　　再次操控雷電巨人試探了幾下還是無果，郭正陽又一搖紅幡，讓雷電巨人消散，只是用意念操控九隻雷幡圍繞着自己舞動。　　一邊戒備着左右，一邊小心翼翼打量四周。　　又是半年了，這半年來，靠着從落河山內得到的12滴仙元，郭正陽的修為也再次有了極大的提升，靠着仙元幫助，他只是二十多天就把修為提升到真人後期巔峰，再然後，兩個多月的參悟，參悟頓悟觀想法，郭正陽也再次撕裂後期進大圓滿瓶頸，直接讓自己進入真人大圓滿。　　到了大圓滿，他的靈海面積已經堪比真正的道君初期，足有四五十萬平方米大小。　　而後又是三個月靠着仙元提升，修為再次一路突飛猛進，郭正陽的修為也逐漸逼近真人大圓滿巔峰。　　說是逼近，是因為仙元用完了，所以那種驚人的吸納效率也已經中斷。　　一滴仙元，能讓修士吸納丹藥提升修為的效率增加十倍，也能增加不少突破的希望，但這的確有時間限制，這個時間也不過是三四天而已。　　在這三四天內，你不管是修鍊還是突破都是出於犹如神助的狀態，但可惜的是郭正陽的靈海面積太變態，第一次提升就用了五滴仙元，而在進入真人大圓滿后，剩下的七滴仙元，也直接讓他的修為又提升了接近一半，那也只是耗時一個月。　　四五十萬平方米大小的靈海，在服用完仙元之後，其中三十多萬平方米範圍都堆滿了靈識，可因為仙元耗盡，所以在隨後的修鍊效率就又慢了下來，仙元耗盡后的兩個月修鍊，他的修為也只是提升了幾萬平方米而已。　　以他的估計，按照現在的效率計算，等再過五個月，也就是一年之期抵達，他的確可以修鍊到大圓滿巔峰，但想真正踏入道君境，似乎還是有點不現實。　　修為進展一緩慢下來，郭正陽也就把對戰提上了日程，眼下就是在和星河老祖切磋，而哪怕他現在還沒修鍊至大圓滿巔峰，靠着從火府內得來的各種異寶，他也已經能正面接下星河老祖全力一擊了。

# 第二百六十五章 小變態

　　“哈，看來你還需要多練練，不過沒關係，現在距離你和馮輝決戰還有五個月，還有時間……這次你落敗是因為後力跟不上，剛開始作戰時，咱們可是相差不大，你這樣的實力，已經足以壓下一般道君了。”　　又是一個小時后，等各種恐怖的術法寶器波動散去，原本平靜的平原也被摧殘的破敗狼藉，星河老祖快速從高空遁下，站在郭正陽身側輕笑。　　而此刻的郭正陽卻是臉色發白，就站在大地上踹着粗氣。　　這一次切磋，他還是敗了。　　雖然他的戰力，已經能接下星河老祖偶爾爆發的全力一擊，但大部分時候，他還是處於下風的，只是被壓着打，一直處於防守姿態，很少有機會反撲。　　等後面隨着法寶的揮舞，修為快速損耗，他更是越來越難以支撐星河老祖的壓迫，最終落敗。　　但這不奇怪，以他的修為，若是不能在一開始就取得輝煌戰果的話，只會越戰越虛弱，因為他的修為比起對方還是差的太遠。　　他靈海大小四五十萬平方米，其中只有三十多萬平方米範圍堆滿了靈識。　　而星河老祖卻是道君後期巔峰，靈海面積足有四五百萬平方米，這麼大的靈海內靈識堆積到了滿溢，論持久性自然還是超出郭正陽太多。　　九雷幡對上星河老祖擅長的星空術法以及寶器，也談不上克制，那落敗也成了很自然的事，而正常情況下，一個真人大圓滿的修為能和一個獲得封號尊稱的道君老祖戰上一戰，已經是足以引起轟動，讓無數人都驚得目瞪口呆的了。　　但郭正陽的目標卻是要斬殺馮輝，所以對於剛才一戰的成果卻也沒什麼驚喜，反而還有些無奈。　　不過還好的是，他還有五個月的準備時間，剩下的這段時間他也必須好好利用。　　五個月，是一直在火府內修鍊，儘快把修為提升到真人大圓滿，還是……　　“吳師兄，我準備出去一趟。”　　喘息片刻，等氣息順暢之後郭正陽才突然笑着開口，剩下五個月，為了盡可能有最大把握能斬殺馮輝，他還是決定出去一趟，出去，把上一世上雷宗發現的那個上古洞府拿到手。　　在以前，他還覺得只要自己修鍊到真人大圓滿巔峰，然後加上在火府內得到的幾件寶貝，應該有了足夠的實力斬殺馮輝，不過真的修鍊到了這一步，又和星河老祖切磋一次，他的信心反而有些降低了。　　以他現在的實力，就算把修為提升到大圓滿巔峰，恐怕和星河老祖作戰的話，也只是能在對方面前再多支撐一陣子而已，依舊還是大部分時間都被壓着打，處於下風。　　這樣的戰鬥中他連傷到星河老祖都做不到，更別提滅殺了。　　就算這是因為星河老祖手中有星寶，他所展現出來的戰鬥力已經壓下了黑獄老祖不少，但剛才的切磋中，星河老祖也並沒有和他拚命！　　雙方廝殺，真正的拚命和友好切磋之間差別一樣很大的。　　所以就算他手中九雷幡能克制黑獄老祖所修，黑獄老祖也沒有星寶，到時候爆發生死大戰，他未必不能一開始壓制對方，也未必會處於下風，但他一樣沒把握能真的在五個月後斬殺那廝。　　既然如此，那還不如去上一世那個雷府傳承地看一看，若是能從哪裡得到更多雷術傳承，他的把握也會更大許多。　　那個上古洞府論整體的寶貴性，肯定不如郭正陽所得火府，但談到眼下對於郭正陽的實用性，卻超越了火府。　　他若一直在火府內尋找各種寶物，這裏的寶物數量肯定超過那個雷府，但他想從火府內找到更多克制黑獄老祖的寶貝卻絕對不容易，只能看運氣。　　反而若能找到那個雷府，裏面大部分寶貝恐怕都是雷屬性之力，而且上一世，上雷宗幾個真人入內就獲得了雷府傳承，說明那個上古洞府危險性也並不是特別大，他現在實力遠超真人，能和道君媲美，只要進去的話，能得到那傳承的把握一樣很大，唯一的難題就是郭正陽並不知道那個雷府的具體位置……　　畢竟上一世的他也只是道聽途說，聽說上雷宗的崛起是因為得到了那個雷府，那邊具體在哪得到的，他並不清楚，只是知道一個大概方位。　　不過郭正陽還是決定去找一找，還有五個月，哪怕浪費幾天時間也無所謂的。　　“出去？你自己？”隨着郭正陽的話，星河老祖倒是一怔，不過他也很快笑着點頭，“這個隨你了，你現在的實力就算是單獨出去，也已經有了自保之力。”　　可不是么，剛才的切磋，他的攻殺手段就算不含殺機，而且大部分時間都是壓着郭正陽打，一直處於上風，但郭正陽能和他持續廝殺了一個小時左右，一樣展現出了逆天的實力，就算出去后在外面遇到無雙老祖等人，爆發衝突的話，郭正陽一樣可以輕鬆逃掉的。　　所以郭正陽想出去，自然已經變得很隨意了。　　隨着這話，郭正陽也再次一笑，點點頭就拿出一顆丹藥開始恢復之前損耗的修為。　　……　　“仙途山坊市島，上一世的上雷宗得到那個仙府，就是從仙途山坊市島出發，聽說也並沒有深入妖獸地盤太多，就意外發現了那個雷府的入口，應該就在這一帶吧。”　　……　　半天後，一艘迷你輕舟劃破虛空，快速出現在了仙途山坊市島附近，而後在坊市島外的海面上略作停頓，就又朝着前方海域遁去。　　輕舟內，郭正陽靈識散發，不斷查探着左右，也自然是為了尋找那個雷府所在。　　而在飛遁中，小舟內郭正陽身後卻還站着一臉興奮的劉夏，這小丫頭此刻還是一身世俗內的便裝，就瞪着大眼睛興緻勃勃不斷打量着左右。　　等探索一番后沒發現絲毫想要的東西，郭正陽回頭看一眼劉夏，眼中卻也閃過一絲苦笑，他也沒想到自己這次出來時，會被這丫頭纏上。　　時間又過去了這麼久，劉夏的傷勢的確已經恢復了……　　確切的說在郭正陽剛啟動生死台後不到一個月，這丫頭的傷勢就恢復了，而後就也一直在修鍊，半年左右的時間，當初剛進入真人初期的劉夏，眼下也已經是真人中期巔峰。　　這讓剛和星河老祖切磋之後走出火府的郭正陽都又嚇了一跳。　　這個丫頭，才是真正的妖孽啊。　　郭正陽能一路修鍊的這麼快，是因為他有着重生的優勢，重生之後真人以前沒有瓶頸可言，真人之後也能靠頓悟觀想法突破瓶頸，但就算如此，他重生也已經三年了，到現在才只是真人大圓滿。　　這丫頭接觸修鍊不過兩年，期間還有兩個月被抓，兩個月左右在火府內探寶，上次受傷也休養了七個月，算起來只有一年時間在修鍊。　　一年時間而已，輕輕鬆松靠着資質一路提升，眼下就已經到了真人中期，還真是嚇死人。　　劉夏的情況也不只是嚇到了郭正陽，就是星河老祖等人早已經被郭正陽驚了不少次，可認真盤算一下劉夏的情況后，一樣又紛紛驚得連翻白眼，直呼變態，比郭正陽都變態……　　畢竟郭正陽就算有頓悟觀想法，但每次頓悟突破也需要一兩個月不等，劉夏上次突破真人初期進中期瓶頸卻只用了二十多天，還是莫名其妙就突破了。　　而在郭正陽古怪的看去時，劉夏也馬上從飛舟外收回了視線，抓着郭正陽的手臂就興奮的連連輕晃，“快憋死我了，今天總算可以出來逛逛了。”　　郭正陽無奈一嘆，這也是他被小丫頭纏上以後，哪怕明知道自己有事要辦，卻沒辦法拒絕的原因，她連續近半年都躺在葯池不能動，可不就是因為她么，所以此刻，做師傅還真沒辦法拒絕這丫頭這麼簡單的要求。

# 第二百六十六章 意外相逢

　　仙途山坊市島的名字叫做東溟島，而東溟島東南方向，數百海里內大約有三座島嶼，郭正陽上一世道聽途說聽來的消息，那上古雷府就在東溟島附近島嶼上。　　駕馭着靈舟破空遁行，大致在三座目標島嶼上空轉了一圈卻沒發現絲毫線索，郭正陽才又在東側一座佔地大約數十公里的小島上降落。　　“應該就是在這三座島嶼上，粗略的查探既然查探不出，那下一步該怎麼尋找？”　　踏在臨海的一片礁石上，郭正陽眼中閃過一絲思索，不知道那個上古雷府的具體位置，那怎麼尋找，還真需要計劃一下的。　　來的路上他也想過怎麼做，計劃中的步驟大致分為兩步。　　第一步就是靠靈識搜尋陣法禁制的蹤跡，一個上古洞府隱藏在這裏卻不被人發現，自然是和護府禁制有關，不過這方面郭正陽真沒多少把握。　　他雖然得到了火府，也從火府內那個古怪的恭弘=叶 恭弘子手中得到了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來的陣法禁制傳承，但直到現在他都沒時間深入研究，他現在對火府的研究還是停留在鎮府界碑的掌控呢，陣法一道上依舊只是個菜鳥。　　那現在想從這三座島嶼內找出那個上古雷府的蹤跡，真的不容易。　　很大程度都要拼運氣。　　哪怕上一世上雷宗幾個真人都能闖入雷府，說明那洞府護府禁制很可能出現了紕漏，但上一世他們也是幾十年後才進去的，說明那是幾十年後才出現的紕漏，現在出現紕漏的可能性絕對很小很小，否則也不會再等上幾十年才被人發現，闖進去。　　所以想靠着靈識感應隱藏在這三座島嶼某處的上古洞府，難度很大。　　而除了這一步之外，另外就是藉助妖蟲破陣……　　妖蟲無所不吞，而且數量極多，現在郭正陽也已經在火府內養了那些傢伙一年時間，早已經培育出了足以席捲靈域的浪潮，而且最強大的妖蟲個體，已經培育到了道君後期。　　他都想過是不是藉助自己對黑獄老祖的感應，然後嘗試下派一些妖蟲去追殺黑獄老祖，不過這個念頭在仔細思索之後還是被他放棄了，因為他能感應到黑獄老祖的位置，對方也能感應到他的方位，而那些妖蟲都沒有靈智，只有郭正陽在附近的時候才能下達命令操控，一旦距離太遠，操控就會出現不便，無法完美掌控，所以他若派妖蟲追殺黑獄老祖的話，自己也必須跟過去，但他一趕向黑獄老祖所在地，對方也會根據感應知道他過去了，到時候恐怕馮輝每次都能提前逃掉，……　　對方若一直藉著傳送陣逃來逃去，郭正陽就算一直在後面追，也根本追不上。　　所以若不是大範圍摧毀整個世界，讓他無處可逃的話，操控妖蟲追殺都很難做到，只是浪費時間。　　不過雖然不能隨便藉助妖蟲追殺黑獄老祖，但這些東西無所不吞，那隻要派出來大片妖蟲在這幾座島嶼肆虐一下，肯定可以讓妖蟲啃到那上古雷府的護府禁制，當年火府的現世，可不就是郭正陽在操控着妖蟲打洞時，被妖蟲啃食到了火府的護府禁制才激發的么？　　所以只要他放出大把妖蟲在這一帶蠶食一番，想把隱藏在這裏的那個上古雷府找出來，把握還是很大的，唯一的問題就是這裏距離仙途山太近，就算放出妖蟲蠶食，恐怕也只能在地下打洞，否則若在海島表面上肆虐，絕對會驚動外界，那到時候也肯定會有無數修士匯聚到這裏。　　這玩意的恐怖靈域幾乎無人不知，大家都知道一旦讓這些東西發展起來那就是足以毀滅整個靈域的浪潮，那一旦它們出現，必然是會引起轟動的。　　那就算妖蟲把雷府啃出來又怎麼樣？到時候附近有無數修士趕來，難道郭正陽還要和眾多修士一起搶奪雷府？　　所以就算操控妖蟲在附近蠶食，也只能是地下悄悄蠶食，但若是那個雷府隱跡在島嶼之上，妖蟲恐怕也咬不到。　　所以郭正陽計劃中的兩步需要同時進行。　　而且哪怕同時進行了，最後能不能把那雷府找出來一樣看運氣，如果那東西是在地下，妖蟲能咬出來的把握很大，若是在地面，藉助他的靈識探索，就算探索的再細緻也要碰運氣。　　也正因為這件事要靠一定的運氣，所以他也並不準備在此事上花太多時間，如果花費幾天十幾天就能尋找到那雷府，他自然會嘗試，但若是在這裏浪費十多天還找不到的話，他就會放棄。　　也就在郭正陽思索中，和他一起降落在礁石上的劉夏倒是慵懶的伸了下小蠻腰，又深深嗅了嗅清新的海風，才馬上又瞪圓了美眸看來，“咱們來這裏做什麼啊？”　　“找東西。”　　“找什麼？”　　“我聽說這裏可能隱藏着一個上古洞府，雖然之前並沒人真的找到那洞府，但是我想來碰下運氣。”郭正陽無奈的看了眼劉夏，這丫頭明顯是一副打破沙鍋要連續追問的趨勢，所以很乾脆講的詳細了些。　　“洞府？這裏？比你之前得到的那個長生境強者留下的火府還好么？那個火府你不是還沒有徹底掌控么？”但哪怕他已經解釋的比較細緻，劉夏還是馬上又冒出了不少問題。　　郭正陽則笑着道，“應該沒有我得到的火府好，不過據說這裏的上古洞府可能是一個雷府，裏面遺留的功法術法寶物大部分都是雷屬性，是剛好可以馮輝的力量，所以對我更實用些，如果能找到，那五個月後我和馮輝決戰，把握也會大上許多。”　　說著說著，劉夏俏臉上的驚喜之色也越來越濃烈，等郭正陽的話講完后，這小丫頭才馬上興奮的道，“那我們快去找，我幫你一起找，你從這邊找起，我從島對面。”　　“不行，我自己來，你跟着我就行，這裏並不安全。”郭正陽斷然拒絕，這裏雖然距離東溟島很近，基本也是屬於人類修士活動的地盤範圍，但這畢竟超出了東溟島，這三座島上，剛才他從上空掠過時，可是感應到了不止一隻堪比真人境的妖獸的。　　“沒事，我現在也是真人中期巔峰呢，手裡也有星寶，只要小心一點就沒事。”劉夏並不見害怕，只是開口催促讓兩人一起動身尋找。　　但郭正陽卻翻了個白眼，一句話就打消了劉夏的念頭，你懂陣法禁制么？　　看着小丫頭被自己的話問的啞口無言，郭正陽才為之莞爾，隨後他就開始潛入海島海水之下，從火府內釋放出來大片低階妖蟲，先是讓妖蟲在島嶼地底挖洞，主攻島嶼下方，郭正陽自己則帶着劉夏就開始在島面上搜索起來。　　這一次搜索，他更搜的極為細緻，哪怕是島嶼上的一些小湖泊或者山洞之類場所都認真探查，絕不放過一點可疑之處，雖然這樣的效率是慢了下來，但他也並沒在意，只是持續地毯式搜尋。　　而整個過程里，劉夏卻一直帶着小鬱悶跟着他，表情兜轉變幻，郭正陽偶爾在搜索之餘看過去一眼，都會看的發樂。　　幾個小時后，搜過大約三分之一個島嶼卻還是一無所獲，等他再次回頭看了劉夏一眼，一眼看到小丫頭竟有些垂頭喪氣的低頭不語，他才啞然失笑，“怎麼，很無聊么？”　　認識她這麼長時間了，郭正陽還是第一次見劉夏會有這種喪氣的表情，和她在一起，她九成時間可都是樂觀開朗，唇角經常掛着傻笑的。　　“不是，是我覺得自己好沒用。”　　劉夏悶悶的白了郭正陽一眼，才伸出腳丫踢飛身前一塊小石頭。　　“……”　　郭正陽無語，又看了小丫頭幾眼，等他準備開口勸解下她時，卻又突然身子一頓，眼中也閃過一絲錯愕。　　“怎麼了？”劉夏這才也停住腳步狐疑的看來。　　“沒事，我感應錯了，還以為發現了陣法禁制波動，不是……”郭正陽這才回過神，而後轉身繼續行走，不過在行走中他卻不知不覺咬緊了牙關，就連雙手都輕握了一下，才又平緩伸展。　　驚喜！　　郭正陽這一刻的失態，只是因為心中有着巨大的驚喜感不斷湧現，這種驚喜的來源不是因為他發現了那上古雷府的蹤跡，而是突然在這島上感應到了一個老熟人的蹤影！！　　“他怎麼會在這？聚靈中期……他還只是聚靈中期，怎麼跑到了這裏？”　　驚喜中，郭正陽都有些不敢相信，李哲怎麼會在這座島上？　　郭正陽清楚記得自己駕馭靈舟剛過來時，第一次匆匆查探島嶼，這島嶼上雖然也有零星幾個修士在，但那裡面絕對沒有李哲，對方是在他搜索的這幾個小時內上的島？　　不過那個傢伙現在還只是聚靈中期，怎麼敢跑到這裏？　　輕吸了幾口氣，勉強讓自己重新恢復冷靜，但他嘴角的一絲笑意卻怎麼壓也難以徹底壓制下去，李哲啊，自己重生以後，有了進入靈域的能力之後，第一次來靈域，他其中一個目的就是想找到李哲，但那一次卻是無功而返，在隨後又過了這兩年，他要麼是沒時間，要麼是不敢隨意走動，而靈域十幾萬修士，若沒有目標的話，想從茫茫人海中尋找一個人，也的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他真沒想到這次出來尋找上古雷府的所在，結果雷府還沒發現絲毫端倪，竟意外遇到這位老友。

# 第二百六十七章 想什麼來什麼

　　李哲比郭正陽大了二十三歲，上一世郭正陽遇到他時，自己四十二，李哲六十五，當時郭正陽是聚靈中期，李哲是聚靈後期。　　不過那個時候，那位已經在靈域呆了近三十年了。　　現在郭正陽二十二，意外遇到這位老友，對方卻還處於風華正茂的歲月，只是四十多歲，還是一個風度翩翩的中年。　　說起來，那位還是不太適合修鍊啊，資質差的簡直無法想象，他聽對方說過，三十多歲時踏入聚靈中期，機緣巧合進入了靈域，然後一直到死，都只是聚靈後期，這中間足足近四十年時光，雖然那也是因為散修實力低微，根本買不起丹藥之類，不止修鍊需要耗費大把時光，動輒受個傷一樣會休養一年半載。　　但四十年左右的時間，他只從聚靈中期晉陞到後期巔峰，可想而知這資質有多差。　　當然，郭正陽也並不會在意李哲的修鍊資質和實力，猛然間見到中年期的老友，雖然此刻的李哲給他一種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因為他上輩子從未見過對方中年時的樣子，但他也能肯定自己沒認錯人。　　此刻遠在數里之外，一處穿越山林的小溪邊移植一種靈植的灰袍中年，絕對是他。　　哪怕郭正陽還在疑惑他一個聚靈中期……　　“咦，原來不是一個人過來的，怪不得，我就說他一個聚靈中期，正常情況下不可能深入的這麼遠。”　　疑惑中，郭正陽又把靈識散發的更遠，而後才恍然大悟。　　仙途山在靈域西部，台灣海峽一帶海域以東，而東溟島則是在仙途山東方，再向東以及東南，就是連接的妖獸地盤。　　甚至東溟島大半個島嶼都是妖獸林立，一般散修都是輕易不敢靠近的，那裡的局勢和落河山坊市島差不多，在島嶼最西部是宗門坊市、散修棲息地，那段地段只是大約十幾公里長，然後再向西長約數百里之地，就都是密林奇山，聚靈期修士，若不是特殊情況，連東溟島都不敢太深入的，更何況是眼下這座還在東溟島更遠處的島嶼？　　若不是有人帶着，聚靈中期修士連活着走過來都很難。　　而此刻郭正陽就又感應到有兩個聚靈大圓滿巔峰的修士從李哲左側的山林中走出，在和他交談……　　“好不容易遇到這傢伙，這次可不能錯過了，得找個機會重新認識下，但又該用什麼方式認識？”恍悟之後，郭正陽的心思也逐漸偏離了最初的計劃，現在他都沒有再去細緻探查雷府線索，只是想把握住機會重新認識下李哲。　　散修的命運那麼坎坷，日子狼狽艱辛的無法形容，而郭正陽眼下有了一定的能力，自然希望能幫這位前世的好友也過上一些“好日子”，別的不說，以他在上界山的地位，只要說句話，就能讓李哲輕鬆進入上界山享受到以前他做夢都不敢去夢的各種資源，保護，不用再去戰戰兢兢，每日睡醒之後都要為今天還能不能繼續活下去而擔驚受怕。　　但這也需要個原因才行啊。　　素不相識的兩個人，你直接過去給予對方在他眼中犹如夢幻一樣的資助和保護，若沒有合適的原因，恐怕只會嚇到人。　　比如世俗中一個衣食住行都難以維持的落魄中年，突然被一個不認識的億萬富豪施以援手，幫你買豪宅買豪車，拉你混入上流社會，幾乎不遺餘力，這絕對會嚇到人的。　　“他資質這麼差，我就算是說想收他為徒也不合理，而且這傢伙不止修鍊資質不行，其他方面也基本沒什麼閃光點，煉丹不行，煉藥不行，也沒什麼創新能力，就是逃命的能力強一點，每次遇到危險都能提前開溜，運氣也不算太差……咦，對了，我記得他其實也有一點較為擅長的，那就是靈植培育，這傢伙在培育靈植方面還有一手的，不過我若是以這個為借口照顧他，一樣說不過去，他雖然在培育靈植上有一手，但也只是在散修群體中算好，放在上界山那樣的巨頭宗門內，恐怕一樣根本不夠看，否則上一輩子他也早靠着這種能力被收入大宗門了。”　　緩緩向前踏步，郭正陽樣子上還是像不久前一樣，看似在持續搜索，但他的心思早已轉移到了李哲身上。　　一直思索着該以什麼樣的理由接近李哲，最好還能“合情合理”的一見對方之後就對他極為欣賞。　　而思來想去，郭正陽卻又逐漸苦笑起來，上一輩子他是很了解這傢伙的，所以也清楚這傢伙在修鍊上幾乎是一無是處。　　“有了，橫笛！他在修鍊上基本沒有閃光點，或者說他天生就不大適合走這條路，但我若想合情合理的接近他，並不一定要從修鍊上下手，橫笛就是借口，那傢伙可是一個橫笛演繹大家，我現在也算是吧……如果我吹奏一曲橫笛，不知道能不能把他吸引過來，到時候可以以修鍊以外的愛好認識，熟悉？”　　苦笑中，郭正陽腦海中卻猛地閃過一道靈光，想到了解決辦法。　　他想重新認識李哲，然後合情合理的給予對方各種幫助，給與他各種修鍊資源和保護，的確可以從“愛好”這方面下手。　　不同身份地位的兩個人，因為公共的愛好相識，熟絡，這種情況也很常見。　　確定了方式以後，郭正陽也並沒有立刻拿出橫笛吹奏，而是繼續裝作搜尋的樣子，逐漸向著李哲所在的方位接近。　　行走中，他更多次回頭看向劉夏，所以走着走着，小丫頭才也又狐疑的瞪圓了眼，“你一直看我幹嘛？”　　“你不是出來透氣的么？一直愁眉苦臉的，哪裡像透氣？”　　面對這句話劉夏卻只是白了郭正陽一眼，並沒回答。　　郭正陽也無奈的伸手揉了揉腦門，其實他猜到了一些劉夏的心思，這丫頭來的路上那麼歡欣雀躍，只是從自己說她幫不上忙后，才變得這麼鬱悶……　　“你會不會覺得現在這條路很無趣？不管是一天還是一年，除了修鍊還是修鍊，動輒還會有生死危機，這樣的生活會不會覺得很沒意思？”　　劉夏又瞪圓了眼，愣愣看着郭正陽，足足過了好幾個呼吸才突然噗嗤一笑，動人的笑顏仿若初升的驕陽，醉的人失神，“你說這個做什麼？不會是想開導我吧？”　　郭正陽臉都綠了一下，他的確是有這打算，因為在發現李哲之前他已經看到了劉夏的抑鬱，所以想開解下這個徒弟，只是因為李哲的出現打斷了這個思路，現在他對怎麼面對李哲已經有了計劃，才回過神準備開解劉夏，但這丫頭這笑，燦爛歸燦爛，可這話聽着怎麼像是她覺得他的行為很搞笑一樣？　　“做師傅的，看到徒弟心情不好，開解一下不行么？”黑着臉反問一句，劉夏卻笑的更燦爛了，不過這丫頭又固態萌發，只是俏生生站直着身子一直笑，什麼話都不說。　　“當我沒說。”郭正陽轉身就走，再也不看她了。　　“哎，等等我。”劉夏這才踏步追過來。　　……　　半個小時后，一前一後行走，走在前方的郭正陽表情淡然，跟在郭正陽後面的劉夏卻像是快樂的雲雀隨着他亦步亦趨，左看看右看看，完全是一副野外郊遊欣賞美景的輕鬆做派。　　就是走着走着，一陣微弱的笛聲卻突然從前方山林間傳出，低聲優美動聽，仿若直指靈魂的醉人魔音，瞬間就能抓住人的心扉，所以正走着的郭正陽和劉夏都猛地一頓身子，轉身看向山林。　　“有人在這裏吹笛子？”愣了一下，劉夏才驚訝的開口，說完這句話后又停頓了幾個呼吸，她才猛地低呼，“真好聽。”　　郭正陽也瞬間大喜，這是李哲在吹笛子？還真是想什麼來什麼，他還想着等接近對方后，自己吹一下笛子把李哲吸引過來呢，沒想到那傢伙反而先放鬆起來了，現在好了，他根本不需要刻意去尋找太多借口了。

# 第二百六十八章 你在干什麼？

　　密林中笛聲悠揚，雖然聲音不大，但笛曲間卻充滿了昂揚鬥志。　　郭正陽曾經在跟着李哲學會吹奏橫笛后，用了幾十年時間把自己的一生苦難譜寫成了一曲悲歌，那幾乎是聞者落淚聽者心酸，但此刻密林中李哲所演繹的笛曲，貫穿期間的主題則是堅持，不放棄。　　先是一陣厚重壓抑的節奏，彷彿吹來了一片兇殺苦難，吹來了一曲坎坷命途，期間的揪心和難受，雖然比不上郭正陽曾經演繹的悲歌，但一樣足以讓人揪心的難受，但烏雲蓋頂之後，卻又是歡快明朗的曲樂，彷彿暴風雨的一恭弘=叶 恭弘扁舟，雖然艱難，卻極盡堅持，更能讓人聽出演繹者的樂觀豁達。　　這和郭正陽演繹的悲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心態，郭正陽上一世經歷了太多生死離別，眼睜睜看着一個個至親死亡，卻無能為力，比如父母，比如爺爺，甚至他爺爺最終病死，未必沒有他一直自暴自棄的原因，所以那些刻骨銘心的痛苦和懊惱悔恨幾乎佔盡了心房，眼睜睜看着一個個至交因為這樣那樣的意外，比如李哲、楊志明，或者像是宋依依那樣為了他活下去而獻出生命，那種難受和心酸，幾乎都讓人再難以振作起來，而他的資質算是很出類拔萃的類型，卻又因為各種原因導致自己在修鍊一道上充滿艱辛坎坷，所以他當時，何止一個悲字了得。　　所以最終把內心感情譜寫出來之後，就是一首無法言語的哀樂。　　但眼前的李哲書寫的感情更多卻是苦中作樂，他必然也已經在這些年的修鍊生涯中體會到了散修的苦，體會到了生存的艱辛和磨難，但此刻貫穿這笛曲卻是以积極的心態去面對，那笛曲的陰鬱和狂風暴雨來的迅疾猛烈，來的粗放狂野，相比之下其歡快明朗也一直都在風暴中蕩漾，似乎始終擺不脫風暴的摧殘，可卻一直堅持樂觀。　　這一曲，絕對把散修的心酸和痛苦不甘都寫的深刻無比，但認真聆聽之下，卻只會讓人心生鬥志，在無窮的磨難之後心曠神怡，如久旱逢甘霖。　　站在密林外帶着激動的心情靜靜聆聽，其實這首曲子郭正陽也早已聽過的，畢竟上一世他認識李哲時對方已經六十五歲，也正是因為李哲在閑暇之餘愛好吹奏橫笛，才會逐漸讓郭正陽也沾染了這喜好，這一首曲子同樣是上一輩子他所聽過的，李哲演繹出來的最動聽的美樂。　　聽這傢伙演奏過不止一次，不過郭正陽也沒想過這輩子和他第一次見面，就又聽到了這熟悉的樂章……　　恩，現在的李哲，比起上一世他六七十歲時的演繹還差了那麼一點，差了一些火候，雖然主題樂曲已經有了讓人怦然心跳，隨之沉醉的魔力，但比起他幾十年後的演繹，笛曲中的心酸還是少了些讓人心碎的壓迫感，因為壓迫感不夠，那種狂風暴雨中的堅持和樂觀，也自然又少了一些震撼。　　“這首曲子，看來還沒有徹底成型，他現在只是把握住了曲調，卻還沒有把樂曲中蘊含的感情演繹到極限，而一首樂曲，演繹着的感情起伏才是其神髓……”　　靜靜的聆聽中又和上一世所聽過的做了下對比，郭正陽卻又啞然失笑，就在失笑中，前方林間的演繹卻戛然而止。　　“啊～怎麼沒了？”　　笛聲消散，林內林外都是一片沉默，足足沉默了好幾個呼吸，站在郭正陽身側的劉夏才猛地一驚，而後悵然若失的開口，這絕對是意猶未盡的表現，巴砸着紅潤的櫻唇嘀咕一聲，劉夏看了看林內，才又馬上轉身，笑眯眯的對着郭正陽道，“沒想到在這裏碰到一個這麼有才的傢伙，他的笛子吹得真棒，雖然比起你還差一點，但也算是大師級水準了，你有沒有遇到知己的感覺？”　　一句話，郭正陽再次失笑。　　劉夏卻又興緻勃勃的看來，“咱們要不要去認識認識？”　　“好。”就算劉夏不說，郭正陽也要用這個借口去認識一下呢，所以在點過頭后，就帶着劉夏走了過去。　　而他們兩個和李哲間的距離也並不遠，只有一百多米而已，剛走出去十幾秒，兩人就發現了在林間溪邊的灰袍中年。　　中年時的李哲還是一個充滿成熟魅力的美男子，雖然袍服談不上高雅，但一張臉龐卻是丰神俊朗，陽光四射，加上成熟儒雅的氣質，這要是拉在世俗中，換一身得體的西服，也絕對是有着驚人魅力的大叔了。　　不過此刻這大叔正拿着一根橫笛盤坐在草地上悵然若失，在他身後是一個防水的皮囊包裹，不遠處，還有一株連帶着泥土挖掘出來的二品靈植。　　郭正陽和劉夏已經走到了對方二三十米外，正在出神的李哲都依舊沒能發現兩人，只是坐在那裡失神……　　直到郭正陽看了幾眼后，輕笑着咳了一聲，李哲才猛地一驚抬頭看來，看一眼，看到靜靜站立的郭正陽兩人，馬上就慌亂的起身，對着兩人行了一禮算是問好，才忐忑的看來。　　“剛才的笛曲怎麼不繼續吹下去？”那邊忐忑慌亂，郭正陽卻笑着開口，一句話卻讓李哲呆了，獃獃看着兩人，似乎都有些不知所措。　　“你別怕，我們只是偶爾聽到你吹笛子，覺得曲子動聽，才過來看看。”劉夏同樣笑的很和善，更是指了下郭正陽，“他也很喜歡吹笛子呢，而且吹得比你還好，我就覺得他聽了你的演奏后，說不定還會覺得你是知己呢。”　　這句話明顯是安慰李哲的，但郭正陽翻了個白眼，瞪了劉夏一眼，這小丫頭怎麼從來不叫他師傅？就算在陌生人面前也只是用他代稱？　　“啊～”李哲則隨着這些話再次一呆，依舊是不敢相信的神態，不過表情卻也比之前輕鬆了些。　　說的也是，他只是一個聚靈中期的散修，一窮二白什麼都沒有，要說有，也只有身前剛挖掘出來的一株二品靈植而已，如果前面兩人不是因為他演奏的笛聲而來，而是為了殺人奪寶什麼的，恐怕根本沒必要和他瞎扯，直接動手就行了……畢竟他看得見，郭正陽兩人都是空手而來，這說明什麼？儲物戒指！　　有儲物戒指的人，要麼是散修里運氣極好或者極為強大的，要麼就是出身大宗門的得力弟子，不管是哪一種若是為了殺人奪寶，都沒必要在這裏和他閑聊。　　而在李哲略顯輕鬆時，郭正陽更隨手拿出了一根橫笛，這橫笛還是當初某個室友幫他買來的那根……　　就是拿出笛子的時候，郭正陽的手卻略微頓了一下，而後才哭笑不得的搖搖頭，把橫笛放在了嘴邊，自顧自演奏起了自己以前譜寫的一曲哀樂。　　笛聲一起，震撼人心的樂章就緩緩而出，直接就吸引的劉夏側目看來，就是前方李哲也神色一震，目不轉睛的看着郭正陽，郭正陽則是傾心演繹，等幾分鐘后，一曲笛音落地，劉夏還是一直獃獃看着他，目光都有些痴迷的樣子，李哲卻也在回味了片刻后，才馬上鼓掌，“好！”　　不只是鼓掌叫好，李哲更踏步走了上來，“沒想到道友技藝如此精湛，李某甘拜下風，不過不知道道友剛才所用指法……”　　郭正陽頓時笑了，他知道自己真要演繹一曲肯定能把李哲吸引來，因為自己所用指法，也和世俗中大部分橫笛演藝家的指法有些不同，這些指法，最開始是有李哲獨創的，後來又經過了郭正陽的改良，這些獨特的指法也是一種極為精湛的技巧，絕對要比一般的演繹指法更出眾。　　畢竟這是兩代演繹大家所創，對於在橫笛演奏上達到大成期的李哲也絕對有一定的震撼性，至少上輩子郭正陽把李哲的指法改良后，就讓這位驚嘆了好久，那更別提現在的李哲了。　　只要他一演繹，那麼不管是樂曲的華美，還是指法的改良，都足以讓一個真心喜愛橫笛的人為之心動的。　　所以在李哲踏步走來時，開口提出一些疑問，郭正陽倒也沒藏私，很爽快的就和李哲討論起了指法問題。這畢竟不是什麼功法秘術，只是普通愛好，可沒必要藏私。　　兩個人談到指法問題，隨後又牽扯到樂曲，牽扯到創作時的各種問題，外加提起以往橫笛的各種名曲，談的極為盡興，不知不覺，卻逐漸就忘記了一切，直接坐在地上你吹幾聲我演奏幾下，氣氛很快就變得融洽熱烈起來。　　如此景態，卻也看的劉夏一陣目瞪口呆，不過呆了一會後她倒也沒在意，因為這很正常，就算是世俗里，兩個素不相識的人，若是同時喜歡足球，喜歡某個球隊，那談起這些后一樣可以談論的興高采烈呢。　　所以隨後劉夏也笑着坐在地上，就安靜看着兩個人討論，這種情況足足持續了近一個小時，兩人的共同話題依舊像是說不完一樣。　　“李哲，你在干什麼？”　　直到一個小時后，自不遠處猛地響起一聲呵斥，林間溪邊的三人才齊齊一驚，愕然轉頭看去。　　那卻是一男一女兩個修士正在數十米外，其中的男性修士正滿臉陰沉的看來，不過在呵斥之後，那男性修士的目光落在劉夏身上后，眼中明顯露出了幾許驚艷和震撼之色。

# 第二百六十九章 你這是什麼意思？

　　“吳道友恕罪。”一聲呵斥下，李哲呆了一瞬，才馬上從當地躍起，狼狽的向前方男性修士認錯。　　郭正陽和劉夏同樣站了起來，劉夏是略顯不快的瞪了那吳姓修士一眼，因為對方看她的眼神讓她很不快，郭正陽則滿臉輕笑，笑的很古怪。　　可不是么，前方一男一女，男的也算丰神俊朗，大約二十七八歲的樣子，女的則是三十左右的容貌，長得妖嬈撩人，是一個熟透了的美少婦，兩個聚靈大圓滿巔峰的修士，郭正陽早就見到了，他剛發現李哲時，靈識繼續散發就發現了這兩位，甚至他也早知道了李哲三人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座島嶼上。　　當初那一男一女和李哲談論時，就是說附近的妖獸已經被他們清理乾淨，他們兩個繼續去更遠的地方尋找靈植，讓李哲安心留在這裏移植靈植……恩，郭正陽也知道，李哲在培育靈植上比較擅長，至少在散修群體內是很出眾的，所以這應該就是兩個聚靈大圓滿帶他過來的原因，移植一些還未成熟的，在一二品里比較好的靈植。　　或許李哲會在移植出來一株還在生長期的靈植后，能有閑心坐在溪邊吹奏一下橫笛，就是因為那兩位說了這附近已經安全了，不然他一個聚靈中期，哪敢在妖獸地盤內坐下來吹笛子？　　不過真看到這兩位，郭正陽還是覺得好笑，因為他在剛才和李哲坐下討論之前，就是從儲物戒指里拿出笛子的那一刻，也再次散發出靈識感應了一下這兩個傢伙。　　那一次感應，甚至讓郭正陽差點笑場，就是他發現這兩位在數里之外一處山洞里，正在苟合……　　兩個聚靈大圓滿，在妖獸地盤做這些事，雖然他們在辦事的時候在洞外也布下了一層防護，但那種防護對郭正陽來說根本就毫無效果的，他對陣法禁制之類再不精通，也要比一般的散修精通。　　他更清楚知道這兩位會在妖獸地盤做那事的原因，因為這兩個並不是一對道侶，女的貌似是什麼“楊兄”的道侶，至少兩人在辦事時，那吳姓修士就不止一次提起楊兄，女的則是在激烈的運動中嬌嗔連連，說什麼若被他發現，肯定要了你的小命等等。　　這兩位就是趁着楊兄沒有和他們一起出來，才在把附近的妖獸清空之後，避開李哲在荒野中偷情。　　也是因為這些，郭正陽在拿出橫笛吹奏自己所創的樂章時，才會突然頓了一下，目露哭笑不得之意。　　這兩個都是極品啊，不過說的也是，大家都是修士，如果不是在野外，那誰敢偷情？若是他們回到坊市，在那楊姓修士身側，而從他們的言談中也可以得知楊姓修士的實力是最高的，似乎都是一個真人初期，這兩個哪敢在真人身邊胡來？　　“你這個廢物，我和陶師姐辛辛苦苦把左右妖獸清理乾淨，就是為了讓你可以安心移植靈植，你倒好，竟然在這裏偷懶？！”郭正陽古怪的輕笑中，吳姓修士卻又怒瞪了李哲一眼，才惡狠狠開口。　　就是開口說話時，他也再次看了劉夏一眼，眼底深處閃過一絲火熱，才又把視線落在郭正陽身上，眼中多出了不少疑惑。　　他自然也能發現郭正陽和劉夏都有儲物戒指，甚至可以感應出，兩人修為氣機不在他之下，這樣的人，是不能輕易得罪的，不過，不過劉夏和郭正陽，卻都穿着世俗中的服飾……難道是世俗中新來的散修？但世俗中新來的卻有儲物戒指，還都已經可能達到了聚靈大圓滿，還都這麼年輕？　　這樣的組合，簡直就不合理。　　當然，也不是絕對沒得解釋，或者這兩個是在世俗外遇到什麼好傳承，好洞府，一直修鍊至聚靈大圓滿的好運兒以及天才！　　郭正陽看上去二十一二的樣子，劉夏要大些了，她在遇到郭正陽時已經是大四，現在兩年過去，看起來也已經是二十三四的美女，卻不能稱為少女了，所以就算是在世俗內得遇好傳承，但那也絕對都是天才級別的。　　如果是這樣，李哲心下還真有殺人越貨的心思了。　　就算是好傳承，如果修鍊時間太短，沒有時間培育本命靈器，那戰鬥力一樣會和擁有本命靈器的修士差很多。　　更何況那個美女的姿容竟然如此讓人驚艷，至少要比他身後的陶師姐勝出兩籌。　　當然，這隻是一個可能而已，另外一個可能就是……這兩個是被某個宗門看中，收為弟子的天才！他們這樣的年紀，修為氣息已經不比他們差，讓他都看不透，很可能已經是聚靈大圓滿，那就是被宗門看中收為弟子也不算意外。　　若是這樣，他可就不敢輕易動手了，就算他們背後也有一個真人級的楊兄，但問題是隨便一個宗門都要比那位楊兄更可怕。　　所以到現在，他也只是呵斥訓斥李哲而已，否則早就動手了教訓了。　　“吳道友恕罪，我只是一時激動，……”訓斥下，李哲卻也再次連連求饒，滿臉惶恐忐忑。　　這模樣卻看的劉夏眉頭大皺，想說什麼，不過見到郭正陽沒有反應，才也不吭聲站在郭正陽身側，只是等候。　　“兩位道友，在下吳凡，這位是陶敏陶師姐，咱們都是依附在東溟島坊市的散修，不過近來陶師姐的道侶楊師兄突破進入真人境，正有創建宗門之意，所以此來正是為了尋覓各種未成熟靈植回去培育，不知道兩位道友是哪個宗門麾下？”而對面的吳凡面對李哲的話語卻根本沒在意，只是很快就看向郭正陽兩人，抱了下拳介紹了下自己，才開口發問。　　這話無疑也有試探之意，如果這兩個還穿着世俗流行服飾的傢伙真是出身宗門，他就會客客氣氣請對方離開，等他們走了再教訓李哲也不遲，但如果這兩個並不是宗門出身，卻還穿着世俗服飾，那可就是肥羊了，這麼年輕，肯定沒時間孕養本命靈器吧，那就算他們兩個也是聚靈大圓滿，他和陶師姐聯手一樣能斬殺。　　一番介紹郭正陽才恍然，怪不得這兩位會帶着李哲移植未成熟的靈植，原來是那邊準備創建宗門……恩，靈域中的中小型宗門，基本也都是一些真人級散修創建，或者是一個散修創建，或者是好幾個真人級散修聯合。　　這樣的宗門，一開始是自然一無所有，什麼都要從零開始，而且發展過程中很容易破滅。　　當然，郭正陽也聽出了對方言語間的試探，不過他並沒有在意，而是轉身看向李哲，“李兄，你和他們關係如何？”　　郭正陽知道李哲和眼前的吳凡以及陶敏關係很一般，甚至可以說是惡劣，不然對方也不會一見面就這麼訓斥，所以他這次問的其實是李哲和那姓楊的真人之間的關係。　　“……”　　不過這一句話卻讓李哲猛地一呆，茫然看向郭正陽，根本不知道對方這話是什麼意圖。　　而吳凡也呆了一下，才勃然大怒，“道友，你這是什麼意思？”　　不可能不怒，郭正陽對他根本就是無視的態度，現在這麼問李哲，難道還有挖人的意思？他並不清楚郭正陽和李哲之前都談論過什麼，但之前過來時卻也看到雙方的氣氛和融洽。　　大怒中，吳凡才又冷笑一聲，“道友，或許兩位的修為並不在吳某和陶師姐之下，但不要忘了，我楊師兄可是真人，而且還和多位真人交好……”　　他有些忌憚郭正陽兩人，也自認為很給那邊面子了，但對方卻這麼不識好歹，根本是無視他？

# 第二百七十章 李兄莫慌

　　“李兄，我看他們對你，並不像是在對待同伴，如果你是受了脅迫才不得不來替他們移植靈植，盡可以說出來。”不過面對吳凡暴怒的話音，郭正陽依舊是直接無視，只是笑着看向李哲，再次解釋一句，李哲也身子一顫，還是繼續發獃。　　不過他這一次發獃倒不是搞不明白郭正陽的意圖了，畢竟這句話說出來后，郭正陽要幫他的意思已經擺明了，他只是一時間有些不敢相信郭正陽會出手幫他，雖說……雖說兩個人之前因為共同的愛好談的頗為投機，甚至因為很多相同的音樂理念，都讓他也在短短時間內生出一種相逢恨晚的意味，在那些時間里都忘了雙方的實力差異，只是在全心談着橫笛。　　但他們畢竟只是初識，認識還不到兩個小時？　　就是正放話威脅的吳凡也再次一呆，再次愣了，郭正陽竟然又無視了他，而且他說出這樣的話，是真打算替這個李哲出頭？　　還有，他對自己說出來的一點都不在意？他可已經說出他們背後還有一個真人境的楊兄……對面這小子難道真可以無視真人級強者？難道他們還真是出身什麼大宗門？　　以郭正陽兩人表現出來的年紀，就算他感應不出對方的修為深淺，說明對方修為應該不在他們之下，但他壓根也不願意相信對方兩人修為在他之上，心底下最多覺得和他們差不多而已。　　畢竟這兩位還是世俗裝，眼下靈域大部分修士都是來自世俗，所以如果是外出離開靈域，很多修士也會換回世俗裝，但在靈域內除了那些新來的，可很少有人穿世俗裝的。　　綜合判斷，他最多也就是覺得郭正陽兩人可能背靠宗門而已。　　看郭正陽完全不在乎他們背後的真人，吳凡在發愣中，心下也猛地一緊，不會真遇到惹不起的了吧？　　不過就算已經有了害怕之意，但他也不可能因為對方只是疑似真人就嚇的轉身就逃，那才是扯淡，所以吳凡很快就色厲內荏的道，“道友，我已經很給你面子了，你可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就算你被哪個宗門看重，被收為弟子，但我們楊兄也不是吃素的，他認識的真人里，可有仙途山弟子，你若是識相……”　　“郭兄，我這邊只是一點小事，可犯不着為了這個起什麼衝突。”就在吳凡色厲內荏的怒斥中，李哲也終於反應過來，甚至都帶着一些感動急忙對過郭正陽擺手，剛才他的確是有些不敢相信郭正陽想幫他，現在回過神，還真有些怕那邊因為他的事惹出什麼麻煩。　　“仙途山？”郭正陽看了李哲一眼，對他投去一個撫慰的眼神，才又失笑着看向吳凡，這個吳凡還真是極品，一直在拿着那個楊師兄的大旗嚇唬人啊，可是他也不想想，他自己不久前才把那位楊師兄的道侶給睡了。　　“你這是什麼表情？該死，難道你以為吳某騙你不成？就算你天資出眾，在世俗中就被大宗門修士看中，但放在仙途山的修士眼中，那也不過是渣，……”　　隨着郭正陽的笑，原本心下本就心虛的吳凡卻再次大怒，畢竟他也不傻，自己已經因為心怯而拉出了仙途山的虎皮，對面那貨竟然是一臉啼笑皆非的表情？這是在嘲笑他？　　對方這絕對是根本就沒相信他剛才所說的話！　　若他真的信了，絕對不可能還敢這麼囂張的。　　不過在吳凡大怒中，郭正陽卻再次樂了，笑着搖搖頭，才開口道，“就算你那位楊兄真的認識仙途山弟子又怎麼樣？如果被他知道你們兩個剛才做的事，你以為你那位楊兄還會幫着你對付我不成？”　　“什麼？”　　“你……”　　……　　這一句只是調笑，但對面的吳凡和陶敏卻瞬間都驚得跳了起來，兩個人臉上都失去了血色，全都是不敢置信的看向郭正陽。　　這樣的反應自然在郭正陽意料之內，反倒是李哲和劉夏全都看的目瞪口呆，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而就在兩人發獃中，驚叫着跳起來的吳凡和陶敏卻對視一眼，而後則是陶敏開口怒斥，“滅口！”　　一聲滅口，一顆火紅色的珠子就鋪面而出，直對着郭正陽奔騰而下，同一時間，吳凡也爆射出一柄飛劍，同樣是對着郭正陽刺殺而下。　　看兩人一臉凄白卻又充滿凶厲的模樣，這絕對是用盡全力的撲殺。　　只是這樣的撲殺在郭正陽眼中無疑犹如兒戲，只是輕鬆一揮手，一股無形巨力就鋪面而出，不止瞬間碾壓的飛劍和火珠噗通落地，就是不遠處的吳凡兩人也如遭重擊，轟的一聲各自向後拋飛。　　拋飛到數十米外的地面上，兩人更各自噴出一口熱血，神色也徹底萎靡了下去。　　再跟着，就全都是驚慌失措的看向郭正陽，眼中全是無邊駭然。　　靈器都沒動用，只是靈識碾壓，就輕鬆擊潰他們？　　“你是真人？”　　癱在地上的吳凡驚駭欲絕的尖叫一聲，就是站在郭正陽身邊的李哲也驚呆了。　　但郭正陽卻沒有理會那邊，而是轉身看向李哲，“李兄，你我雖然只是初見，但李兄在橫笛的造詣卻讓郭某傾佩不已，如果李兄不介意的話，日後郭某可還要多和李兄討教幾番。”　　對吳凡陶敏兩個，郭正陽的確就沒放在心上過，只是沒想到自己隨便打趣幾聲，那兩位竟然直接就暴起殺人。　　他沒直接下殺手，還是因為不清楚李哲和那個什麼楊兄的關係而已，如果李哲是被劫持脅迫着來做苦力，那麼他自然可以毫無顧忌的幹掉這兩位，如果李哲是被那個楊兄庇護，被他救過，那麼他也只會把這兩人丟給那楊兄自己處理。　　所以下一步怎麼辦，完全還是看李哲的表態。　　……　　“嘶～不是做夢啊，疼～”　　片刻后，東溟島坊市，獃獃站立在坊市出口外，李哲在那裡足足愣了好久，才終於一個機靈清醒過來，而後狠狠掐了一下自己的手臂，等驚人的痛楚沿着神經線蔓延，他才齜牙咧嘴的連連甩手。　　可是在劇烈的疼痛下，他腦海里依舊充滿了獃滯。　　主要是他真的懷疑自己是在做夢，要不然，怎麼會有這種逆天的好運，竟然結識了郭正陽？？　　可不是么，之前那個揮手打翻吳凡兩人的，竟然是郭正陽？他在和對方討論橫笛時，都還沒來得及問對方的名字，所以在剛才終於知道郭正陽是誰時，李哲差點沒驚得暈過去。　　郭正陽啊，那可是在聚靈期就能坑道君老祖的超級妖孽啊，聽說如今還拜在了上界山門下，而且不是拜眼下任何一個上界山道君為師，而是和道君們平起平坐，以師兄弟相稱，更是在真人境就敢向黑獄老祖那種級別的霸主下生死戰書的？　　就是之前一直站在郭正陽身側默不作聲的那個漂亮女子，竟然也就是劉夏，那個同樣是聚靈期就暗算黑獄老祖等人，直接殺掉一個血幽府道君，甚至讓黑獄老祖重傷的超級妖孽？　　那種驚天動地的大人物，竟然和他成了朋友？　　這一切，也真的讓李哲有種夢幻般的感覺，深切覺得這些經歷太不真實，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散修而已，還是資質愚鈍那種，每天連溫飽都解決不了，而且每天醒來都生怕自己見不到第二天的太陽。　　就算是在靈域最低弱的散修群體里，也絕對是最墊底的存在，他竟然和那種高高在上的大人物成了朋友？　　這感覺真的太不真實了。　　可是想想不久前，抓着他把他奴隸一樣使喚的兩個聚靈大圓滿修士已經灰飛煙滅，甚至他手裡還有一枚令牌，一枚綉刻着上界山郭字的令牌，拿着這令牌，以後他可以隨時去上界山找郭正陽討論橫笛樂理。　　這一切，怎麼可能有假？　　這不是假的，但李哲卻激動的不敢相信，開什麼玩笑，這絕對比一個在世俗中都需要露宿街頭的流浪漢用乞討來的錢買一張彩票，結果一睡醒就發現自己中了幾億大獎還刺激人啊。　　“李哲？你怎麼在這？吳凡和小敏呢？”　　不過就在李哲被刺激的不輕，依舊都不敢相信這一切時，自仙途山坊市內卻突然傳來一聲驚疑的怒斥，伴隨着怒斥聲，更有一道身影御空遁來。　　這一下子李哲才再次大驚，臉上也顯出一絲慌亂，那可是真人級別的楊姓修士……　　“李兄莫慌！”　　但就在李哲驚恐時，自高空卻又馬上響起一陣大笑，“我還正在找你，你就主動跳了出來，也省了我不少功夫。”　　伴隨着一聲大笑，一道暗金色劍光劃破天空，正衝著李哲撲來的青年真人頓時一分為二，化為兩截殘屍轟然墜落，甚至在這殘屍墜落時，之前青年修士那句話語都還在虛空中划拉着餘音。　　李哲頓時再次呆了，獃獃看着那高高在上的真人化為一具伏屍，眼中的震撼久久無法消散。　　但片刻后，這震撼就化為了濃濃的感動和激動，或許這樣的事，對那位高高在上的人來說只是举手之勞，對方只是因為在橫笛上和他有共同愛好，頗為投緣，才隨手幫他一把，但這對他，卻是足以感動一生的重恩了。

# 第二百七十一章 重返世俗

　　“還是沒有，找不到。”　　“不止在地面上搜索不到，就是深藏地下的妖蟲，一樣咬不出那洞府，難道真是白忙一場？”　　……　　十天後，東溟島東南部一座佔地方圓百里島嶼上，踏步從一片山林中走出，來到茫茫大海邊緣，郭正陽卻皺着眉頭，一臉苦笑。　　在這三座島嶼上已經搜索了十天了，這十天來除了為了李哲的事用去了小半天時間，其他日子他也一直在儘力搜索，但卻一直都是徒勞無功，就是一直在三座島嶼下肆虐的妖蟲，也沒啃到什麼護府禁制。　　到現在他一直都是白忙，這樣的結果的確讓人有些失望。　　妖蟲的搜索，應該沒有破綻，只要那個上古雷府在地下的話，肯定會被咬出來的，但一直以來他都沒收穫，說明上古雷府不在地下，那麼，是在地面上？只是以他的實力還不足以發現隱藏在地面某處的洞府？　　苦笑中，這十天來一直跟着郭正陽的劉夏突然就笑着開口，“嗨，沒事的，第一次沒找到，咱們再來一遍，在搜索的認真一點，說不定就找到了呢。”　　劉夏的話音充滿了樂觀，還帶着濃濃的安慰之情。　　不過在這句話落地后，郭正陽卻擺了擺手，“不找了。”　　不找了，這一遍他已經用了全力，卻一直找不到，那就說明以他現在在陣法上的造詣還無法看破那洞府的禁制，就算再來一遍也是白忙，他不可能在這洞府上一直耗下去。　　“啊？那怎麼行？”劉夏卻急了，剛想再繼續勸解一下，郭正陽卻突然轉身，“你有多久沒回家了？”　　劉夏頓時一呆，愣愣看着郭正陽。　　“從你被黑獄老祖抓走以後，回去過么？”郭正陽再次開口，劉夏則疑惑的眨了眨眼，才點頭道，“回去過啊，就在一個月前，唐師伯還陪我回去了一次呢，我暗算了血幽府一個道君，也不敢自己一個人出門，所以這幾次回去的時候，都是幾位師伯暗中保護着我回去的，其實我也想過要不要把父母接過來，不過吳師伯他們卻說沒那個必要，因為血幽府會有對伯父伯母下手的念頭，是因為你身上有長生境大能留下的仙府，為了這個，血幽府就算再不要臉都無所謂，但我只是一個普通真人，也沒那麼多寶貝，血幽府還不可能下賤到要對付我也去威脅我父母的。”　　聽到這樣的解釋，郭正陽才為之啞然，原來劉夏已經回去過了？　　他還以為這丫頭從一年多前被抓來之後就再也沒回去過呢，不過說的也是……　　“你問這個做什麼？”劉夏卻再次疑惑的開口，而郭正陽則在沉默了一下后，才笑道，“只是突然離開了世俗一年多，有點想回去看看的衝動。”　　“……”劉夏沒有在說話，只是瞪着眼看來。　　郭正陽也沒有再說話，突然提起這個話題，主要是因為他對半年後和馮輝的決戰，沒了必勝的把握。　　如果能找到上古雷府的話，多得到一些雷電異寶，他有九成以上把握可以斬殺馮輝，但現在的結果卻是找不到，這把握自然就少了一些。　　所以他突然想起，如果自己在四個多月後真的戰敗，又會是什麼下場？死！　　一想到有可能會死，那他還有什麼事沒做，有什麼事是想做的？越想越多，他才突然想起，如果真要就這麼隕落了，有些事似乎真的要去做一做，至少也要看一看。　　世俗中，因為他的父母親人已經進入了上界山，所以能牽挂的不算多了，不過那也的確還有，比如他還有個舅舅、舅媽，兩個阿姨，外公外婆，這些親人，郭正陽對他們的印象比較淺淡，這不是他冷血，只是上一世的時候他和他們的關係本就不算親近，遠親不如近鄰，雖然舅舅和外公外婆等不算遠親，但問題是他因為父親工作的關係，一直都沒和他們生活在一個城市，從上一世開始就是一年只能見一兩次面。　　經過一世的疏離，至親也難免會有生疏感。　　而除了親人之外，世俗內也還有兩個人需要看一看吧？楊志明？他這一世已經見過楊志明一次，還幫他處理了一些瑣事，在他身上留下一個儲物戒指，裏面有蘊含着郭正陽氣息烙印的東西。　　也不知道那傢伙現在過得怎麼樣了。　　再有就是宋依依？上一輩子，那是為了救他，為了給他尋覓一線生死甘願自爆的女孩，只是因為重生之後，宋依依還太小，她比他足足小了17歲，所以郭正陽以前也沒打算去見他，但如果自己真的死在幾個月後，那就算隔得遠遠地看她一眼，也能讓自己心安一些吧？　　“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沉默了片刻，看到郭正陽的神情越來越古怪，劉夏才突然溫柔的開口。　　“不用，我自己回去吧，就是隨便看看，最多兩三天就回來。”郭正陽卻笑着擺手。　　劉夏這才柔順的點點頭，不過很快就又笑了起來，燦爛的笑容下，小丫頭卻突然在心下默默下了一個決定。　　……　　“快過年了？沒想到離開這麼久，第一次出來，竟然會趕在這個時候。”　　對現在的郭正陽來說，很多事就是想做就可以做，所以只是半天後，他就出現在了世俗街頭，而他也是出來之後才發現又快過年了。　　雖然現在只是一月中下旬交接，換算成農曆也只是臘月二十，眼前這座繁華的國際化大都市，雖然不少人依舊是行色匆匆，但一樣有了一些新年的氛圍。　　“真沒想到，楊志明竟然跑來了香江。”　　在靈域內的時候，因為隔着靈域大陣群，所以郭正陽並沒辦法透過自己以前留下的獨特烙印感應清楚楊志明的方位，但一出了靈域，那種感應就又清晰呈現，得知楊志明在香江，郭正陽才也直接飛遁了過來。　　而先過來看楊志明，也是因為這裏距離他比較近，上界山所在位置，位於菲律賓一帶，通過上界山控制的出入口出來后，郭正陽也是出現在了菲律賓某地，而後他就駕馭者靈舟一路疾馳而來，這速度卻要比坐飛機什麼的快太多了。　　而感應中，楊志明此刻就在前方數百米外。　　等靈識散發出去后，郭正陽也很快就在傍晚時分的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楊志明。　　很快，郭正陽就當場失笑起來，“這傢伙，戀愛了？快兩年沒見，竟然還是聚靈初期……汗。”

# 第二百七十二章 你家人呢

　　郭正陽重生之後，第一次見楊志明就是兩年前的一月中旬，那時他還在讀大一，接近大學寒假時間，現在如果他還在讀大學的話，那就是大三寒假了。　　所以他剛好兩年沒見過那位了，不過兩年前，楊志明的修為已經很接近聚靈初期巔峰了，現在這麼長時間過去，對方卻還在聚靈初期巔峰，這修為進展幾乎為零。　　而郭正陽也知道楊志明的資質其實還算可以的，雖然沒有他好，但也比李哲強出了許多倍，兩年時間，他還沒破開聚靈初期的瓶頸，是資質原因還是其他原因？這方面因為郭正陽剛出來所以並不清楚，他只是看到楊志明在一棟商業大廈外，正和一名靚麗女子有說有笑，互相親密的挽着手臂，熱戀姿態一覽無遺。　　失笑之後，郭正陽才快速跟了上去，他沒有直接出現在楊志明身側，只是走到對方所在街道上，落後了二百米左右，靠着過人的視力在後方悄悄打量。　　兩年過去，楊志明如今也27了，陪着他的美女年紀也就是二十一二的樣子，兩個人穿着都算不上好，只是簡單廉價的流行服飾，站在一起的時候，男的雖然談不上多帥氣，但勝在身材高大面容硬朗，也頗為男性陽剛魅力，女的則是小鳥依人，甜美乖巧，很般配。　　郭正陽一路尾隨，淹沒在滾滾人潮中看着那兩位一路閑逛，隨後一起回家……　　“這傢伙有了女人，卻是連修鍊都暫時放下了，怪不得兩年過去修為幾乎沒怎麼增長。”　　幾個小時后，站在香江街頭，郭正陽眼中帶着濃濃的苦笑，跟蹤了那位一陣子，他發現過起了同居日子的楊志明壓根就沒怎麼修鍊過，而是在香江這裏甘願做起了正常的普通人，找了一份很普通的保安工作養家糊口。　　上一世的他是不是這樣郭正陽並不清楚，因為上一世的楊志明根本沒提過這些，就像是郭正陽也並不會對對方提起他在初高中時有多受女生歡迎，有過多少女生追求他一樣，上一世的楊志明對於他的感情問題，從來都沒對外解說過。　　不過現在看到楊志明很滿足於眼前的生活，和女朋友過着甜蜜的同居歲月，卻真讓郭正陽有些無奈，他這次出來本打算把這小子拉進上界山，為他以後的修鍊歲月鋪平一條康莊大道的，可現在，怎麼下手？　　那傢伙明顯是有了女朋友就對其他方面無欲無求了……郭正陽在跟蹤的時候還聽到對方接聽了一個電話，似乎是某個大老闆想請對方做貼身保鏢，給出的價碼很高，但他卻以不大自由等原因拒絕，不想跟着那大老闆亂跑，而是甘願在一個普通商場做保安，朝九晚五。　　在香江呆了半個晚上，等凌晨時分，郭正陽才駕馭靈舟遁向蘇北省泰安市，到了泰安之後，郭正陽也沒有急着去尋找宋依依的下落，而是隨意找了個酒店下榻，休息一晚上，等第二天上午十來點才踏出酒店找人。　　“依依那丫頭，現在也有五歲了吧？這麼小的年紀，就算我想做什麼也做不了，還是遠遠看幾眼就行。”　　行走在泰安街頭，郭正陽卻知道這一次的行動，一樣是最多看幾眼記憶中的小丫頭就行了，畢竟現在的宋依依太小了，只有五歲。　　而記憶中宋依依的家庭環境還是不錯的，據那丫頭上輩子所說，她父親是經商的，家業經營的還不錯，算不上大富大貴，但也要比一般家庭環境好一些，而她母親則是一名警察，不止是她母親，就是她外公也是一名警察，不過那兩位做了一輩子，好像也都只是普通民警，而她爺爺卻是泰安市一所市立高中內的教師。　　這家庭環境的確還湊合，小丫頭十來歲以前也都是無憂無慮，似乎是她在十六七歲讀高中的時候，才突然得到了傳承，而她的資質也挺出眾的，十六七歲得到傳承，二十齣頭就修鍊到聚靈中期，期間所花費的時間比郭正陽上一輩子還少。　　不過那丫頭究竟住在哪裡？　　郭正陽一時間倒是想不起來了，這不是宋依依上輩子沒說過，而是郭正陽上輩子並沒在意，好像是什麼路什麼小區來着……　　行走在泰安市街頭，這個問題他昨天晚上已經想了好久，都一直沒能想出來，現在只能散發出靈識自己搜尋。　　“什麼路什麼小區記不清楚了，不過我記得她小學時讀的是實驗小學，那按理說她家距離實小應該不遠。”　　郭正陽的靈識已經可以媲美道君初期，靈識一放，雖然還沒辦法把整個泰安市區籠罩在內，但也能輕鬆覆蓋周邊數十里範圍，只挑年紀在四五歲的小女孩搜尋判斷，足足用了一多個小時，郭正陽才突然一喜，而後快速趕向了一個十字路口。　　片刻而已，郭正陽就站在十字路口附近失笑出聲，雙眼盯着路口不遠處道路左側一個小女孩，郭正陽差點笑翻。　　二三十米外，一家關着門的門店前，光禿禿的柳樹下，一個一米出頭，穿着一件明黃色羽絨服的小女孩正雙眼含淚，目露驚慌的看着左右，粉雕玉琢的小臉蛋上全是緊張，左看看右看看，小嘴緊繃繃抿着，手裡還抓着一個智能手機。　　宋依依。　　還真是這小丫頭，雖然那張精緻的小臉蛋還沒有長開，但已經呈現出了一種絕美誘惑，從精緻的輪廓中郭正陽已經認出了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但他也真沒想到這輩子第一次見到她，竟會是這樣的場景，小丫頭該不會迷路了吧？　　上輩子記憶中，他也沒聽過小丫頭有走失的經歷，所以就算她眼前是迷路了，但結果應該不會糟糕到哪去，看着小丫頭此刻一臉害怕和委屈的樣子，郭正陽真覺得挺好笑。　　他沒有直接上前，只是站在二三十米盯着小丫頭打量。　　看着略顯熟悉的小臉輪廓，上一世無數記憶也從腦海中紛亂湧現，除了最初時的好笑之後，郭正陽的心情逐漸又變得複雜起來。　　尤其是想到最後，他們兩個那一次探險，遇到妖獸追殺，為了給他爭取一條活路，她毫不猶豫的選擇自爆來拖延後方妖獸，臨死前一聲你快逃，帶着凄美決然的神色，他就徹底和對方天人永隔……　　心情變得複雜，逐漸想起過往的一幕幕經歷，郭正陽眼角都變的酸酸的，不過很快他就臉色一變，因為前方正抿着小嘴左看右看的小丫頭髮現了郭正陽的注視，而後就用含着淚的大眼睛警惕的看來，小身子也慌亂的後退，在後退中都沒注意後方幾米外有一塊地面上的方磚碎裂缺失，小腳丫子很快就要退進那破碎的磚塊里。　　“小心你後面。”臉上掛起溫和的笑容，郭正陽才對着前方輕喝。　　但可惜這善意的提醒，小丫頭根本沒聽進去，依舊充滿警惕的看着郭正陽不斷後退，這一下子，郭正陽才無奈的拍了下腦門，而後踏起腳步快速上前。　　“哇～”　　他這一走不要緊，不遠處本還是盯着他後退的小丫頭頓時一急，抿着的小嘴馬上就放聲大哭，更是在大哭中轉身就跑。　　但剛跑出去兩步，小丫頭就一腳踩進破碎的磚頭裡，小腳一崴，噗通一聲摔向一側。　　郭正陽無奈看了眼左右，而後猛的加速，堪堪在小丫頭摔倒前伸手抓住小身子扶好，但他手裡的小丫頭卻急忙掙扎，而且越掙扎哭聲越大。　　這一條街並不繁華，此刻行人也不多，但郭正陽還是擦了把冷汗，順手釋放出來一個小術法免得小丫頭哭聲傳的太遠。　　跟着他才鬆開小丫頭的身子，本是想哄哄她，卻沒想到手一松小丫頭直接就癱坐向地上，更是伸手抓向左腳腳踝，哭聲里更帶着不少痛楚。　　郭正陽這才一愣，又伸手抓住小丫頭跌落的身子，拖着她坐在地上，才伸手抓起她左腿，扒開褲管看了下去。　　“疼？”看一眼，那裡並沒什麼不妥，但郭正陽還是溫和的問了一聲。　　小丫頭這才也抽泣着看了郭正陽一眼，大眼睛里全是委屈，“好疼呀～”　　郭正陽想了想，就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一顆丹藥，不過並沒給小丫頭喂服下去，而是捏碎了丹藥向她腳踝處抹了下去。　　藥粉抹在受傷處，隨後幾個呼吸，正在大哭的小丫頭就逐漸止住了哭勢，同時更奇怪的伸手摸向腳踝，“咦？”　　臉上還掛着淚，小臉蛋都哭花了，但此刻她小臉上卻全是好奇。　　“不疼了吧？”郭正陽笑着問了一句，小丫頭這才轉過頭，此刻她對郭正陽倒也不再那麼害怕，反而又充滿好奇的開始打量起了郭正陽，“叔叔，你給我抹的什麼呀？這麼快就不疼了？”　　郭正陽失笑，並沒有回答她的問題，只是笑着道，“你怎麼一個人在這？你家人呢？”　　一句話，小丫頭頓時又急了，大眼睛里頓時又湧出了不少淚，“我……我找不到回家的路了。”

# 第二百七十三章 這麼巧啊

　　“媽媽～”　　片刻后，泰安市某住宅小區外的馬路上，郭正陽剛帶着哭花了小臉的宋依依走過來，小丫頭就眼前一亮，衝著前方一道穿着警服騎着電動車的倩影脆生生嬌呼，言語間也充滿了驚喜。　　“啊～依依？”　　那警服倩影是背着兩人行車的，聽到呼聲后一轉身，俏臉上也馬上泛出一片狂喜。　　接下去事情就簡單了，姿容美艷的美少婦立刻停車跑向宋依依，小丫頭也撒開腳丫子就跑了過去，等一對母女在路邊抱在一起，美少婦仔細盯着女兒看了幾眼，才又驚喜的抬頭看向郭正陽。　　“我剛才迷路了，是叔叔送我回來的。”小丫頭靠在母親懷裡向後一指，對郭正陽露出一個甜甜的笑臉。　　美少婦這才滿臉感激的起身，拉着小丫頭的小手就走了上來，“謝謝，謝謝……”　　“不客氣。”郭正陽笑着擺手，看了美少婦幾眼，卻也能從對方美艷的俏臉上隱約看出宋依依長大后的樣子，眼前的女警不止秀美絕倫，身材也極為高挑，年紀大約二十八九歲的樣子，正是一個女人一生中最動人的年紀，只看賣相，卻是比起劉夏來都不差多少，而且還要比劉夏多出幾分成熟的性感誘惑。　　不過郭正陽也只看了一眼就收回視線，笑着伸手在宋依依頭頂揉了下，“既然孩子送回來了，那我也不打擾了。”　　“別！”美少婦卻急忙開口，見郭正陽目露疑惑，才笑着道，“你好心把依依送了回來，怎麼能這麼快就走，可得留下來讓我們好好謝謝你，你看現在也快12點了，至少也得吃頓飯吧？”　　笑着說了一句，她才再次道，“說這麼多，還不知道你的名字呢，我叫莫欣蘭。”　　“郭正陽。”郭正陽也笑着說了下自己的名字，隨後才道，“吃飯就不用了吧，我也沒做什麼，只是剛巧知道這個地方，就順路把依依送了回來，她剛才迷路的地方離這裏也不遠，只有幾百米路。”　　可不是，宋依依這丫頭剛才迷路的地方，距離眼前這條路也只隔了兩三百米，雖然中間隔了幾個路口，但的確挺近的。　　“那可不行，你是不知道，剛才我還正在上班，結果接過依依她奶奶的電話，說孩子不見了，電話打不通，是關機，小區里找來找去也找不到，當時我都快嚇死了，急忙就趕了回來，沒想到還沒進家門，你就把孩子送了回來，萬一要是遇到壞人，……”郭正陽不想麻煩，但莫新蘭卻又笑着開口，非要表達一下謝意。　　她說的也是事實，今天只是臘月二十一，她也還在上班，結果接到電話后真嚇得臉都白了，而且這種事絕對是越想越嚇人，回來的一路上她都差點嚇哭，畢竟這年月，拐賣兒童什麼的雖然不是天天都有，但也絕對有不少，卻沒想到自己還沒走到小區門口就遇到郭正陽這種好人，這一刻要是讓郭正陽就這麼走了，她還真會良心不安的。　　“叔叔，我媽媽做的飯可好吃了，你不留下來嘗嘗么？”在莫新蘭不斷道謝挽留中，宋依依也突然插口，充滿期待的一句話，頓時讓郭正陽莞爾。　　不過這句話落地，莫欣蘭卻突然一頓，伸手就在小丫頭頭頂拍了一下，“你還有臉說話，你剛才跑那麼遠做什麼？幸虧遇到郭叔叔這麼好的人，萬一遇到壞人怎麼辦？”　　“臭媽媽，幹嘛打我？”小姑娘惱了，恨恨瞪了莫欣蘭一眼，小嘴也撅的高高的。　　莫欣蘭頓時又瞪直了眼，想收拾小丫頭吧，隨後還是又笑着看向郭正陽，“郭先生，現在你可不能走，你幫了我們這麼大的忙，要是這就走了，回頭我爸媽還不得把我說死，……”　　“叔叔別走，吃過飯再走呀。”　　小丫頭也再次插口，甚至上前一步拉住郭正陽的手不住搖晃。　　郭正陽再次笑了，還笑的很古怪，因為他發現這時候的小丫頭讓他留下來時，雙眼裡明顯帶着一絲皎潔和哀求，更是多少忐忑的瞄了瞄莫欣蘭。　　小姑娘也不笨啊，估計是猜到了如果郭正陽現在就閃，那等她回家以後可能會面對什麼不好的事，才故意拉他當擋箭牌吧？　　想了想，郭正陽還是笑着點頭答應了下來。　　這一下，莫欣蘭和宋依依都是大喜，大喜中小丫頭一雙眼珠子咕嚕嚕亂轉，莫欣蘭則是笑着道回家換件衣服，讓郭正陽先等一下什麼的，然後再去外面飯店吃飯。　　郭正陽自然答應，但等莫欣蘭拉着宋依依要回家時，小丫頭卻不同意了，嚷着非要和郭正陽呆在一起，她要和郭叔叔在外面等她。　　再然後莫欣蘭似乎也發現了什麼，一臉哭笑不得，不過她也只是說了一句你看你臉都花了，不回家化個妝？小丫頭才啊的一聲尖叫起來，很快就跟着莫欣蘭一起跑了回去。　　郭正陽當場無語。　　他自然知道宋依依小臉早就哭成小花貓了，而臉花的原因就是因為那張小臉上化了妝，只是一開始他還以為這是莫欣蘭等人幫她畫的，做父母的喜歡把孩子打扮的漂漂亮亮的，不是很常見么？　　所以等現在突然發現，原來是小丫頭自己喜歡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而且對這些非常在意，他也真的很無語，這才幾歲啊？這麼愛美？　　……　　“郭正陽，好名字，人也長的帥，咯咯，正陽，我就叫你名字得了，你也別那麼見外，要是不嫌棄，直接叫我蘭姐就行，不過說起來，我怎麼覺得你的名字有點耳熟呢？就是一時間想不起來在哪聽過了。”　　半個小時后，一輛紅色別克穩穩行駛在馬路上，朝着預定的飯店趕去，車廂里，開着車的莫欣蘭卻是笑着看向郭正陽，此刻的女警已經換成了便裝，雖然這裝扮並不妖嬈，只是正常的時尚裝束，卻也把一朵警花襯得越發動人美艷，不過讓郭正陽心情古怪的是，他等了半個小時並不是因為莫欣蘭換裝太慢，而是宋依依這小丫頭重新給自己化妝用了半個小時，才拖了這麼久。　　看着煥然一新的小姑娘就坐在他身邊玩着智能手機上的小遊戲玩的不亦樂乎，偶爾還把小腦袋湊到郭正陽耳畔偷偷說媽媽好壞，剛才在樓上揍了她好幾下，郭正陽更加捧腹。　　他的注意力全在宋依依身上，不過莫欣蘭的注意力卻幾乎全在他身上，少婦警花很快就通過談話拉近了和郭正陽的距離，他自然也沒有推脫，很爽快的就叫了聲蘭姐。　　而對於莫欣蘭說聽着他名字耳熟一事，郭正陽同樣沒在意，這可能就是兩年前他元旦晚會上的橫笛獨奏鬧的，當時他可因為那一場晚會成了小明星了，走在大街上都會被很多陌生人認出來，不過兩年過去，那也絕對已經成了被人遺忘的信息。　　一路閑談，郭正陽雖然注意力都在宋依依身上，也通過談話了解了不少那邊的情況，上一世宋依依告訴過他的，現在都被莫欣蘭又講述了一遍，通過講述郭正陽才知道眼下的宋家，宋依依的父親都還在外城跑生意，而平時都是宋依依的奶奶在家裡照顧小丫頭。　　那邊同樣問了他不少事，郭正陽的回答也簡單，就說自己在東海讀大三，寒假畢業后並不想直接回家，而是打算遊玩一下，就是一個個城市獨自旅遊，剛好路過泰安。　　這回答無疑讓莫欣蘭頗為驚訝，不過還是笑着狠誇了郭正陽幾句，隨後等車子在一座星級大飯店的停車場停下，一行人才又說笑着走向飯店。　　“叔叔，你這两天就要走呀？”　　這次行走中，倒是宋依依收起手機，好奇的看向郭正陽。　　“是啊，明天就走。”郭正陽笑着回答一聲，小丫頭卻撅起了嘴，“那要是我以後想見了你怎麼辦啊？”　　郭正陽和小丫頭接觸不多，加起來不到一個小時，而且剛開始見面的時候，小丫頭看着他都嚇得不輕，不過這一路上郭正陽卻對她頗為照顧，不時說笑逗她，看來這些接觸還是給她留了不少好印象的，不然她也不會說出這些話。　　“那簡單啊，等你想見我了，可以去東海市，到時候叔叔帶你玩。”又笑着揉了下小丫頭的黑髮，小姑娘則欣喜的瞪圓了眼，“那裡都有什麼好玩的？”　　“什麼都有，你想玩什麼就有什麼。”郭正陽笑着回應，卻沒想到小丫頭卻一翻白眼，“切，騙人。”　　郭正陽愣了，愣了一下才哈哈大笑。　　不只是郭正陽，就是莫欣蘭也當場失笑，不過笑聲里，自兩人後方卻突然快速駛來一輛黑色奔馳，奔馳哪怕已經進了停車場範圍，車速依舊極快，更是直直朝着幾人撞來。　　“啊～”被快速接近的車聲驚動，莫欣蘭當場一驚，驚叫着轉身看了一眼，俏臉直接發白，茫然失措的時候，郭正陽才一把抱起宋依依，更猛一伸手拉着莫欣蘭退避。　　不過那邊車子也猛地轉彎急剎，穩穩在幾人身側停下，看情況就算剛才郭正陽不避讓，車子也根本撞不到人，最多是擦着幾人而過。　　“蘭姐，這麼巧啊？”車子停下后，駕駛座上才走下一道高大帥氣的身影，嬉笑着沖莫欣蘭打招呼。　　“熟人？”郭正陽愕然，是熟人開玩笑的？等他轉頭看向莫欣蘭時，發現莫欣蘭隨着帥氣身影的招呼，俏臉上的神色反而比之前更難看了些。

# 第二百七十四章 不給面子？

　　莫欣蘭面對高大身影的招呼，臉色比之前還更難看幾分，但她還是在臉上擠出一絲笑容沖男子點了點頭。　　而高大身影卻再次笑着道，“幾天沒見，蘭姐你倒是更漂亮了，哎，我可是越來越羡慕宋哥了，要是早讓我遇到你幾年多好，哪裡還有宋哥的事。”　　這位的神態表情很輕鬆隨意，看上去也不知道是調侃還是調戲，說話時更踏步走了上來，莫欣蘭則尷尬的後退兩步，“蘇少真愛開玩笑。”　　“哈～”蘇少一咧嘴，還想說什麼時，才突然把視線落在了郭正陽身上，上下打量幾眼，“這位是？”　　“這是郭正陽，今天我家依依在外面迷路了，多虧了正陽把依依送了回來。”莫欣蘭客氣的介紹一句，才又對郭正陽道，“正陽，這是蘇少。”　　“哈，我還以為你趁着宋哥不在家，出來約會小情人呢，害我白吃醋了，我就說么，要約會你也得選我才對不是。”蘇少卻在莫欣蘭介紹中，聽了一半就懶得再看郭正陽，只是又笑着看向莫欣蘭，一句話頓時說的莫欣蘭怒氣上涌，但卻又似乎敢怒不敢言。　　“壞蛋！”就在這時，被郭正陽牽着小手的宋依依則是大怒，對着蘇少嬌聲斥罵。　　一句話反而讓蘇少莞爾，踏步上前就要去摸宋依依的腦袋，不過卻被宋依依躲了過去，更再次怒氣沖沖的瞪着他，蘇少這才哈哈一笑，“呵，你就是蘭姐的女兒？小丫頭挺懂事的，不過我這可不是欺負你媽媽，雖然我真想欺負她，但地點肯定不是在這裏，現在我只是和你媽媽開玩笑呢。”　　笑過後，蘇少才又對莫欣蘭道，“那你們忙，等下我再去敬這位郭老弟一杯，他幫了依依，可就是幫了我大忙。”　　“那行，我們先走了。”莫欣蘭則像是鬆了口氣一樣，僵硬的沖蘇少點點頭，才轉身拉着宋依依就走，“正陽，咱們先走。”　　郭正陽皺眉看了看蘇少，才也轉身踏步。　　“媽媽，那個壞蛋好可惡，我去告訴外公，讓外公抓他，看他還敢不敢欺負你。”行走中，看着蘇少又重新回了奔馳，幾人也走出去了幾步，宋依依才脆生生對着莫欣蘭道。　　小姑娘或許懂得不多，也未必能聽得出之前蘇少話語里的調戲意味，但卻看出了母親似乎很怕那個傢伙。　　“小孩子別亂說話。”莫欣蘭欣慰的摸了摸宋依依的黑髮，才笑着道。　　“蘭姐，剛才那個？”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狐疑的開口。　　剛才那傢伙，可真有些不着調。　　莫欣蘭頓時停下身子，看了郭正陽兩眼后，才滿眼苦笑着起步，“沒事，他也就是說話口無遮攔，還不敢做過分的事。”　　郭正陽又認真看了莫欣蘭一眼，發現對方似乎並沒有說謊，才放下了某些心思，不過他還是又回頭看了後方一眼，笑着道，“官二代？”　　“恩，他爸是我們分局副局長。”莫欣蘭也詫異的看了郭正陽一眼。　　郭正陽愕然，“分局副局長的兒子，開奔馳？還是進口的？”　　可不是么，郭正陽自己也是官二代了，而且他也接觸過認識過不少二代，像是馮曉菲、古博那些傢伙們，出校門往往還都是坐出租而已，這位只是一個普通地級市公安分局還是副局長的兒子，開的就是上百萬一輛的大奔？　　“應該不是他的車，估計是借的，經常見他換車，他就算買得起也應該不敢那麼招搖。”莫欣蘭又笑着說了一句，而後才詫異的看向郭正陽，“你眼光不錯啊，能看出這是進口的？”　　不過這句話她也並沒有讓郭正陽回答，很快就又笑着道，“我都忘了你是男孩子，男孩子喜歡車，估計你平時沒少看車類雜誌吧。”　　郭正陽順勢笑着點頭，而後兩人間的話題也很快偏離了之前的蘇少，重新回到了原來的主題。　　而在進了飯店后，因為莫欣蘭之前已經定了包房，所以三人也是直奔包房而去，就是在包房裡看着莫欣蘭一個勁點菜，足足點了七八道，郭正陽才在旁苦笑着勸阻，這裏就是兩大一小，哪裡吃得了那麼多。　　莫欣蘭堅持，硬是點了八菜一湯，隨後才笑着道，“正陽，我等下還要開車，下午也要上班，所以現在不能喝酒，不過等晚上下班了，我一定好好陪你喝幾杯。”　　“不用，下午我還有點事……”郭正陽一聽失笑，他可不想一直這麼蹭飯蹭下去，不過莫欣蘭卻也沒有再多提，只是問了下他和白的還是啤的，而後等酒上來后就以飲料代酒主動敬起了郭正陽。　　碰了幾下，那邊才興緻勃勃的問起了郭正陽現在已經大三，等畢業后準備做什麼之類，說說笑笑，等飯菜上來后，氣氛也逐漸變得熱鬧起來，主要是宋依依這丫頭跑來跑去，一會要吃這個一會要吃那個，她一個就把氛圍調動的很歡樂。　　“你還吃？吃這麼多，小心吃成小肥豬。”又是一二十分鐘后，等小丫頭依舊嚷着要吃這個吃那個，莫欣蘭才失笑着彈了下宋依依的腦門。　　“媽媽壞，叔叔幫我。”小丫頭則憤憤瞪了莫欣蘭一眼，跑到郭正陽面前拉着郭正陽的手臂撒嬌。　　郭正陽笑着給她夾菜，這卻也讓莫欣蘭頗為無奈，狠狠抱怨了幾句這孩子太沒禮貌之類，而小丫頭則驕傲的抓着小盤子不住往嘴裏塞食物，一點都不在乎。　　就是在幾人繼續用餐時，包房的大門卻突然被從外推開，而後喝的臉色泛紅的蘇少就端着一個酒杯踏步走了進來，看了包房一眼，蘇少才哈哈大笑，“蘭姐，這就是你的不對了，我是想過來敬郭老弟一杯感謝他呢，結果打你電話你怎麼一直不接？害我還要問一下才知道你在哪個包房。”　　蘇少不請自來，正說笑的莫欣蘭頓時眉頭一皺，但還是無奈的起身，而宋依依則猛地停下咀嚼的動作，氣哼哼的看了一眼，趴在郭正陽耳邊道，“這個壞蛋又來了，好討厭。”　　郭正陽則揉了下宋依依的頭髮，才也不爽的看了過去。　　“蘭姐，來，咱們一起敬郭老弟一杯。”但蘇少卻似乎沒看到幾人的神態，或者說他就算看到了也沒在意，而是踏步走到桌前，伸手就要拍莫欣蘭的翹臀。　　莫欣蘭快速躲過，“蘇少，你喝多了吧？”　　“沒，我的酒量大着呢。在街上迷路，這事說大不大，說小可也不小，郭老弟可真幫了咱們大忙了，就算依依不是我親生的，哈哈……開玩笑。”蘇少繼續往莫欣蘭身邊靠，莫欣蘭則又走開了幾步，滿臉陰沉的看着蘇少，“蘇少，就算你喜歡開玩笑，不過我希望有些玩笑最好還是別開。”　　“好，好，我嘴賤，別介意。”蘇少絲毫不以為杵，笑嘻嘻說一句才又對郭正陽舉杯，“郭老弟，來，哥哥敬你一杯。”　　郭正陽卻紋絲不動。　　這一下蘇少才猛地一愣，而後臉色也變了，“呵，不給面子？”　　“正陽，來，姐姐再敬你一杯，給姐姐個面子。”見蘇少語氣已經變了，莫欣蘭才急忙端起飲料杯子，一邊說話一邊沖郭正陽使眼色。　　郭正陽這才端起酒杯，起來和莫欣蘭碰了一杯，對於蘇少他依舊沒搭理。　　蘇少大怒，啪的一聲把酒杯磕在桌子上，踏步向郭正陽走去，“小子，你什麼意思？”　　“蘇少，別衝動，都是誤會。”莫欣蘭大急，急忙放下杯子就去拉蘇少。　　就是她剛拉住蘇少的手臂，蘇少卻一轉身，唰的一下就把莫欣蘭抱在了懷裡，伸手就抓向莫欣蘭翹臀，“哈哈，你上當了，我怎麼會和那種傢伙一般見識。”　　“你！”莫欣蘭卻也一驚，而後俏臉上全是怒氣，怒斥中雙手用力一推，推着蘇少就踉蹌後退，這一下子也不知道是她使出的力氣太大，還是蘇少身子太虛，竟是讓蘇少猛地倒退三四步，而後噗通一聲向後跌坐了下去，跌下去的時候這位更是直接磕在了包房牆上。　　“壞蛋，不許欺負我媽媽。”　　同一時間宋依依也沖了出去，怒氣沖沖抓着手裡的餐碟就砸向了蘇少，啪的一聲，碟子砸在蘇少身上，砸了他一身油膩。　　“依依。”莫欣蘭卻是驚呼着抓住宋依依，而遠處的蘇少則伸手摸了把身上的殘羹剩飯，又皺着眉呼了聲疼，才從原地站起，揉着腦袋看向莫欣蘭母女，眼中全是震怒，“賤人，你敢動手？”　　震怒中蘇少唰唰踏步，揮起手掌就朝着莫欣蘭臉上括了下來，嘴裏則就大罵，“裝什麼純，都是早被玩剩的爛貨，老子想上你，那是看得起你……”　　“啊～”　　兩聲尖叫同時泛起，莫欣蘭拉着宋依依急退，俏臉上也全是驚怒和慌亂，不過就在驚慌中，正揮手括下來的蘇少卻慘叫一聲，身子轟的又倒飛了出去，重重撞上後方包房牆壁，才又慘叫着滑了下來，那慘叫聲里甚至已經帶出了一絲哭意。　　因為太疼了，疼的他忍不住就哭了。　　卻是郭正陽走來，一腳甩出去就把人踹飛了。　　甩出一腳后，郭正陽淡然的站在宋依依和莫欣蘭身前，微微皺起的眼眉中，已經在考慮要幹掉這傢伙了。　　不過也只是頓了一兩個呼吸，郭正陽身後的莫欣蘭才突然又尖叫一聲，猛地上前拉住郭正陽的手臂，惶恐的低叫，“壞了，壞了，你怎麼真打了他。”　　叫了一聲，莫欣蘭一張俏臉也變得凄白一片，不過很快她就又急急開口，“正陽，你先走，你先離開泰安吧，這裏的事我來搞定，等搞定這件事，姐姐再請你吃飯。”

# 第二百七十五章 我失態了

　　“叔叔好棒，叔叔好棒，幫媽媽打壞人！”莫欣蘭慌亂的話語中，站在後面的宋依依才突然歡呼着鼓起了掌，小身子湊到兩人中間，才又疑惑的看向莫欣蘭，“媽媽，為什麼要讓叔叔走啊？”　　“……”　　莫欣蘭頓時無語，因為她不知道該怎麼向女兒解釋那麼複雜的事。　　就是在這時，前方癱在地上的蘇少才慘哼着扶着牆壁站了起來，站起身子后，這位帥氣的臉龐上卻還掛着淚，淚眼模糊的低哼着看了郭正陽一眼，蘇少臉都綠了，張口想說什麼，可一張口就又疼的齜牙咧嘴，深吸一口氣，揉了揉肚子，蘇少才狠狠看向郭正陽，“小子，你有種！！哎～操，老子馬上就讓你明白什麼叫做惹了不該惹的人！”　　又呼疼又怨恨的低罵，但等郭正陽一眼看去，那邊蘇少才嚇了一跳，扶着牆就向外跑。　　“正陽，你快走，這傢伙肯定……”莫欣蘭也急了，再次催促。　　倒是郭正陽啞然一笑，才轉身道，“沒事，我會動他，就不怕他事後找事。”　　笑着說了一句，在莫欣蘭又一愣時，郭正陽才開口道，“咱們繼續吧，吃完這頓飯我再走，你們先坐，我打個電話。”　　郭正陽已經有宰了蘇少的心思了，不過想了想他還是決定先不動手，大庭廣眾的就這麼幹掉他，就算他可以做的神不知鬼不覺，不會被人抓到絲毫把柄，但蘇少也不過是借了他老子的勢，他總不能幹掉蘇少后再把蘇少背後的人連根拔起吧？　　而如果不把蘇少背後的人幹掉，自己就算宰了蘇少，對方事後一定會追究，就算他能做的天衣無縫，但這邊剛起衝突那邊就人間蒸發，一樣容易惹人懷疑，有了懷疑，就可能有報復，他不怕報復，只怕那邊針對宋家。　　所以要殺了蘇少的話，還真得也把他背後的人幹掉才靠譜，但這樣子太麻煩，還不如一個電話來的快捷。　　“啊？”莫欣蘭依舊發愣，只是愣愣看着郭正陽。　　倒是宋依依跑到郭正陽身側，好奇的就要攀着郭正陽的身子向上爬，似乎是小丫頭覺得自己一直仰着臉說話很累，搞得郭正陽哭笑不得的伸手抱起小丫頭，她才興奮的道，“叔叔，你給誰打電話啊？”　　郭正陽笑着搖搖頭，沒有回答這個問題，而是直接撥號，號碼也正是撥給蘇建南的。　　恩，雖然東海市那位大亨也是姓蘇，但郭正陽可不認為那邊的蘇家和之前的蘇少有什麼關係，估計兩者只是同姓而已，若兩個蘇家是一家，蘇少的父親就不可能只是一個地級市分局副局長了……　　“郭先生？”這號碼也很快撥通，對面更傳來了蘇建南驚喜不已的話音。　　“恩，我現在在泰安市，遇到一點小麻煩，你這邊認識的有人沒？”郭正陽很直白的講述，電話對面的蘇建南也沉吟了片刻，才馬上道，“有，您在哪？我馬上讓他們過去。”　　東海市距離泰安也並不遠，一個在長三角以南，一個在長三角以北，以東海市蘇家的能量，把關係網輻射到周邊也不奇怪，要不然郭正陽也不會打這個電話。　　郭正陽在隨後很痛快報了地點，才笑着道，“一點小麻煩，你就不用過來了，我也很快就走的。”　　說笑之後就掛了電話，郭正陽才抱着小丫頭走向座位處拉開椅子坐下，看到莫欣蘭還在發獃，他才笑道，“蘭姐，坐吧。”　　他叫人，其實不只是因為方便，同時也是想讓人幫襯一下宋依依的長輩親人，可以幫他們處理一些小麻煩之類，不然剛才電話里只需要說出蘇少的名字就行了，哪裡還需要讓人過來。　　“正陽，你？？”　　莫欣蘭總算回了神，隨着郭正陽的話也在之前的椅子上坐下，但她卻依舊是滿臉驚疑不定。　　“呵，其實我也算是個二代吧，雖然我家裡沒在蘇北省任過職，但在這也有點人脈。”等下可能會發生什麼，郭正陽也有所預料，所以他才稍微解釋了一下。　　就是這解釋，當場就把莫欣蘭聽懵了。　　因為她真沒想到郭正陽會是個二代，太不像了！　　“叔叔，二代是什麼？”倒是郭正陽懷裡的宋依依又好奇的開口，結果郭正陽還沒回答，宋依依就又轉移了注意力，即好奇又帶着一絲崇拜的看來，“對了，你剛才好厲害啊，一下子就把他踢飛那麼遠，你會武功么？”　　“會，你想不想學？”郭正陽頓時樂了，這丫頭思維跳躍真快。　　“真的，你真的會么？那快教我，等我學會了，誰再敢欺負我媽媽，我就揍他。”宋依依頓時興奮了，甚至有些迫不及待的晃着郭正陽的肩膀就要學。　　“依依，別鬧！”倒是莫欣蘭一驚，張口訓斥。　　“沒事，我們鬧着玩的。”郭正陽則哈哈大笑。　　玩鬧了一陣子，郭正陽雖然說是要讓午餐繼續，可看到不管是莫欣蘭還是宋依依都根本沒有進食的趨向了，這頓飯才隨之終結。　　“正陽，你家是河下省的？真的在泰安也有關係？”下樓結了賬，兩大一小走向飯店外時，莫欣蘭才突然又開了口，雖然看情況郭正陽似乎真是二代，但這畢竟是外省的，真能擺平這事？　　她之前一直就在疑惑，只是看郭正陽不在意才忍住沒問，可隨着時間流逝，她卻也越來越疑惑，最終還是沒能忍住。　　“可以的。”郭正陽剛回了一句，飯店門外方向，才突然響起一聲怒斥，“就是他，操……”　　一句話，莫欣蘭抬頭看去時才猛地一驚，眼中也閃過一絲慌亂。　　飯店門外，一輛奔馳正停在門口不遠處，而在奔馳附近還停着一輛警車，臉色發白的蘇少正指着郭正陽對身側兩個警察大喝。　　那兩個警察也看到了郭正陽，但他們卻沒立刻行動，而是又盯着莫欣蘭發起了怔。　　“蘇少，那是蘭姐？”　　“怎麼回事？蘇少，自家人？”　　……　　怔了一下，兩個警察才紛紛疑惑的開口，話語間更似乎有勸和的趨勢。　　“操，什麼自家人？”蘇少卻又破口大罵，只是惡狠狠的對着兩人道，“快去抓人啊，媽的，他都把我打得傷殘了。”　　兩個警察欲言又止，莫欣蘭卻急忙跑了上去，“李哥，小楊，是誤會，都是誤會，蘇少，……”　　雖然郭正陽一直都表現的很淡然，但現在姓蘇的卻帶着警察到門外了，她自然不能看着郭正陽被抓。　　反倒是郭正陽並沒在意，只是冷笑着看了蘇少一眼，才又抱着宋依依走了出去，而在看到懷裡的宋依依明顯目露害怕時，郭正陽更笑着揉了揉小丫頭的腦袋，“別怕，沒事的。”　　“誤會個屁，莫欣蘭，今天這事你也跑不了！”同一時間，前方蘇少卻又對着莫欣蘭大罵，一臉陰森。　　不過就在莫欣蘭被罵的臉色發白，而兩個警察也被罵的猶豫不決時，自遠處路邊卻快速駛來一輛邁巴赫，掛着泰安拍照的邁巴赫快速在奔馳和警車附近停下，而後一名中年才跳下車子，左右看一眼，就踏步跑向門口台階上。　　“郭先生？我是劉瑜。”站在郭正陽身下一個台階，中年彎腰鞠躬，充滿虔誠和敬畏的向郭正陽打招呼。　　這一下子，蘇少和莫欣蘭等人才紛紛愕然，四個人看看身側後方的邁巴赫，再看看劉瑜，蘇少是當場傻了，而兩個警察卻是倒抽一口冷氣。　　“鼎盛的劉總？”　　“嘶，他……”　　……　　這是泰安數得着的猛人啊，聽說和市裡好多個大佬都關係密切，和劉瑜一比，蘇少簡直就是渣，別說蘇少了，就是蘇少他爹在劉總面前都算不上人物。　　劉瑜在問過後好，也馬上轉身看向了下面，看了四人一眼，視線就落在了蘇少身上，眼中直接閃過一絲狂喜，這狂喜都喜到了不能自己的程度，帶動劉總的身子都在顫抖。　　這樣的狂喜，卻也讓下面幾人都再次愣了，怎麼回事？　　“郭先生，是他給你添麻煩了吧？”劉瑜卻壓根沒理會幾人的態度，只是又轉身看向郭正陽，先是諂媚一笑，才又指向蘇少。　　郭正陽恩了一聲，劉瑜卻突然哈哈大笑，笑聲剛起，這位才又猛地捂住嘴，一臉惶恐的對郭正陽道，“郭先生恕罪，我失態了，失態了。”　　郭正陽也有些無語了，這劉瑜在想什麼？　　無語中，劉瑜又小心抬頭看了一眼，見郭正陽臉上沒有怒色，才一伸手，把西服袖子卷了起來，而後以百米衝刺的速度沖向蘇少，還沒到身前就唰的一下飛起一腳，轟的一聲踹在了蘇少身上，直接把蘇少踹的猛撞向了後方奔馳車上。　　劉總身手竟然不錯，一把踹飛蘇少后，剛一落地就又握起拳頭劈頭蓋臉砸了下去，一邊猛砸一邊大笑。　　被蘇少叫過來的兩個警察徹底懵了，懵了一瞬間，才馬上大驚失色，就要上前拉人。　　但劉總卻哈哈大笑，“別攔我，誰他媽攔我，我跟你拚命！老子打了他就去警察局自首總行了吧！”　　噗通噗通～　　拳拳到肉，手腳並用，劉總這一刻簡直犹如發情了一樣，拼了命把蘇少往狠里揍，就是揍人的時候卻一直在笑，他真的不想笑，不想失態，但正在吃飯時突然接到電話，然後發現自己竟然遇到了如此機遇，他真是忍不住啊，這他媽是比天上掉金磚還難得的大機緣啊。

# 第二百七十六章 理想很豐滿，先是很骨感

　　“劉總～別打了，……哎，劉爺，求求你了……”　　劉總亢奮無比的揮舞着拳腳，興奮的像是發情的公雞，但被他拳打腳踢的蘇少卻真的慘了，當場就被揍得又哭了，一邊用手臂擋着腦袋，一邊哭喊着求饒。　　這樣的一幕幕，卻再次看的幾個警察痴痴獃呆，每個人眼中都是一副活見鬼的神色。　　“開……開玩笑吧？那是鼎盛的劉總？”　　“天啊，真的是劉總？那輛邁巴赫可是劉總的座駕啊，他怎麼……”　　“劉總這是在揍誰？”　　……　　其實不只是幾個警察看的痴痴獃呆，飯店門口也早已看傻了一群人，這也是廢話，這裏畢竟是一座生意不錯的星級飯店，還是下午一點左右，來往客人正繁多呢，所以自從蘇少拉着一輛警車往飯店門口一停，已經吸引了不少人的關注。　　而等這裏上演起了全武行，有人捲起西裝袖子對着另一人拳打腳踢，被打的都被揍得哭爹喊娘了，這樣的事怎麼可能不吸引人注意？　　所以飯店內一些工作人員，包括迎賓大堂經理等等，亦或者一些跑下來看熱鬧的客人們，此刻已經在飯店門口台階上圍了一堆。　　但這幾十道身影，此刻卻也全是一片痴傻。　　能不傻逼么？　　揍人的人在泰安市太有名了啊，那可是泰安數得着的大富豪，而且官方背景盤根糾錯，絕對是整個泰安市最體面的人之一，這樣的人平時在大家眼中自然也都是風度翩翩、有禮有節，被人看到的都是最高雅最華美的一面。　　結果現在看到劉總捲起袖子瘋狂揍人，像是街頭混混揍人一樣，這簡直就是顛覆性的衝擊，這絕對不比你看到高高在上的副市長級別的牛人卷着袖子和人在街上打架的衝擊力弱，因為劉總的體面，的確要超出不少副市長之類的巨頭的。　　更衝擊的是劉總揍人時的態度啊，這位竟然一邊狂揍一邊不時發笑，笑聲里充滿了狂喜和一絲絲癲狂。　　不少人都懷疑劉總是不是病發了什麼的，神經了吧？　　一群人發傻，劉總又賣力的揍了一通，才終於氣喘吁吁的停了手腳，打累了……　　他的身手是比普通人好些，但那也是因為經常健身，讓他身體比一般人強壯些而已，可這麼一通劇烈運動下來，依舊讓他累得不輕。　　氣喘吁吁站在奔馳面前，看着下面抱頭痛哭求饒的蘇少，劉總又喘了兩口氣，才猛地又伸腳踹了蘇少一下，才終於轉身，瞄了幾個警察一眼，馬上就又一臉諂笑的跑向台階處，依舊是跑到郭正陽身下的台階站定，劉總也壓根不管郭正陽身後的方向站了多少人，只是先小心瞄了郭正陽一眼，才馬上按捺着驚喜，即燦爛又帶着一絲訕訕的笑道，“郭先生，失態了，讓您看笑話了，不過我實在忍不住，這個小癟三，竟然敢冒犯您。”　　郭正陽無語。　　不過他不說話，可台階下方和台階上方，一大群身影卻紛紛嘩然。　　所有人都是猛地後退一步，全都滿臉驚恐的看着郭正陽，不少人都直接綠了臉。　　而就在劉瑜再次諂笑着想說什麼時，自遠處的馬路邊卻又轟的一聲，急急駛來一輛造型華美流暢的阿斯頓馬丁。　　這輛超級跑車的造價，卻比劉總開來的邁巴赫還高出了好幾個身價，劉總那輛邁巴赫也就是八九百萬左右的身價，但這輛阿斯頓卻是市價四五千萬，衝擊力無疑也是很強的。　　原本還在驚駭嘩然的人群，視線不由自主的就看向了阿斯頓，而那輛車子也快速在邁巴赫身側停下，再跟着等車上的青年跳下來時。　　又是一陣嘩然之音。　　“魏總？”　　“這不是天元的魏總么？”　　“他……”　　……　　魏總就是三十齣頭的年紀，身材高大硬朗，猛一看去恐怕誰都要暗贊一聲好一個狂猛硬漢，但下一刻讓眾人大跌眼鏡的是，魏總一掃左右局勢，當場就快哭了。　　哭喪着臉跑向郭正陽，同樣是在郭正陽身下一個台階處站定，彎着腰就朝自己臉上抽了下去，“郭少，我來晚了，住的地方有點遠。”　　前後人群再次惶恐無比的倒退幾步，魏總卻充滿憤恨和幽怨的看了劉總一眼，那眼神中的幽怨，簡直比被拋棄的怨婦還糾結。　　混到這地步的誰都不是傻子，看看郭正陽站在台階上一動不動，再看看姓劉的那讓人作嘔的討好嘴臉，再看看縮在奔馳附近哭嚎的蘇少，同樣是人精的魏總還能不明白？　　坑爹啊，正在吃飯時突然接到了電話，明白事情經過後，魏總也是激動的差點哭出來，這得是燒了多少高香，才能遇到這樣的好事？　　結果自己火急火燎趕過來，事情擺平了？被人捷足先登了？　　尼瑪，那個惹禍的就不能撐一撐？多少讓他表現一下啊。　　但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他現在恨不得詛咒姓劉的終生不舉。　　“已經沒事了，不過還是多謝魏總趕過來。”直到這時，郭正陽才也哭笑不得的沖魏總擺擺手，看着一個三十多歲，身高近一米九的魁梧硬漢在自己面前哭喪着臉諂笑，那感覺真的讓人有些難受。　　等郭正陽話語落地，魏總頓時更崩潰了，已經沒事了，天殺的，但他還是不得不擠出一副笑臉對郭正陽連連搖頭，“不敢不敢，郭少您千萬別這麼說。”　　另一側劉總卻是喜氣洋洋瞄了魏總一眼，滿心都是得意和慶幸，幸虧他早來一步啊，不過劉總卻也馬上轉頭諂笑，“郭先生，這個癟三敢打擾你用餐，真是死不足惜，如果您要是沒吃好的話，不如我再換個地方請您？這破地方的老闆也沒用了，就這麼讓那個小癟三去騷擾您。”　　得，就在郭正陽身後不遠處的飯店老闆臉都綠了，更是雙腿發軟，只覺得自己比竇娥還冤枉，坑啊，這位郭少或者郭先生，到底是哪路大神？雖然人家沒怎麼說話，但看看之前劉總的表現，再看看現在劉總和魏總的態度，老闆就知道，如果郭先生要說一句這地方真的不咋地，他明天就得卷鋪蓋滾出泰安市了。　　就算他也有些能量，不然辦不起這五星級大飯店，不然之前蘇少不會帶着警察在飯店外面等，而不是直接衝進飯店騷擾人，可這和魏總劉總比起來，也真是屁都不如啊。　　“不用麻煩了，也差不多了，咱們走吧。”好在讓飯店老闆長舒一口氣是，郭正陽開口說出來的話，並沒有太殘酷，而郭正陽在說了這句話后，在他身前的劉總和魏總也馬上連連點頭，兩個人就像是哼哈二將一樣，迅速轉身彎腰，彬彬有禮的伸手請人。　　郭正陽依舊是抱着宋依依踏步，直到走下台階，才踏步來到莫欣蘭和兩個警察身前，看了兩個警察一眼，那兩位卻是急忙低頭，汗如雨下，郭正陽才笑着對莫欣蘭道，“蘭姐，走吧，先把依依送回家。”　　“……”莫欣蘭獃獃愣愣，依舊在發傻。　　反倒是劉總眼前一亮，看看莫欣蘭，又看看郭正陽，再看看被抱着的宋依依，才馬上轉身對兩個汗雨如下的警察道，“兩位小同志，你們放心，人是我打的，等我送下郭先生，就去你們局裡自首，醫藥費什麼的我絕不會拖欠，也絕不會讓你們難做。”　　“好，好。”兩個警察對視一眼，再次連連點頭。　　郭正陽這才啞然看了劉總一眼，才又起步。劉總反應自然很迅速，又一路跑到邁巴赫身前，拉開車門彎腰請郭正陽入內。　　雖然這個時候魏總也很想表現一樣，但郭正陽也只是笑着沖魏總點點頭，跟着就坐進了邁巴赫內。　　再然後，再然後魏總幽怨的又差點內傷。　　……　　“轟～”　　片刻后，莫欣蘭的小別克、劉總的邁巴赫，紛紛駛離飯店，在觀望的人群以為事情就此結束時，魏總卻開着阿斯頓馬丁轟的一聲就撞在了蘇少開來的大奔上。　　一次狂猛撞擊，兩輛車子同時出現嚴重損傷，魏總卻還不解氣，快速後退，隔開十來米才又發動馬力，轟的一聲又撞了上來，這一次直接撞翻了大奔，讓奔馳在當地翻了一個圈，駭的無數圍觀者又紛紛屁滾尿流，已經被警察拉近警車的蘇少則是面無人色的趴在車窗處，哭都有些哭不出聲。　　不過蘇少此刻坐進警車並不是被抓，只是因為他受傷太重，根本沒辦法開車而已。　　“你個小癟三！媽的，多撐一會啊，這麼快就被姓劉的揍趴下，草！”　　魏總卻驀地從阿斯頓車窗內探出腦袋，一臉兇殘的盯着蘇少大罵。　　這樣的斥罵當場讓蘇少慘嚎一聲，瞬間爬了下去，同時更有一陣新的哭聲泛響，而這哭聲里也充滿了無窮無盡的恐慌害怕，蘇少當然不是豬，所以他明白魏總這麼罵，不是真為他着想，只是狠他沒能撐到魏總過來一起揍他吧？？　　而罵了一聲，魏總才快速開着破破爛爛的阿斯頓疾馳而去，只留下一地崩潰的心臟。　　好多人已經早嚇得癱坐在了地上，哪怕他們只是旁觀者，可今天這事，真的太瘋狂了，哪怕是心臟還處於強有力狀態的年輕人，一樣差點沒被活活嚇死啊。

# 第二百七十七章 你怎麼在這？

　　“小關，來拿車子吧，我把車子放在……”　　一天後，京城街頭，郭正陽斜靠在一輛黑色奧迪上，一邊隨意掃視着街頭，一邊輕笑着對手機輕語。　　“郭少，這麼快？不多用一會么？”手機對面也馬上響起一聲親熱的笑語。　　“不用了，我下午就走。”郭正陽笑着說了一句，不過這句話剛落地，一聲驚呼突然就從他身後響起，“郭正陽？”　　隨着呼聲，等郭正陽轉身看去時才猛地一愣，盯着十多米外一道身影就發起了呆，那是一個身材高大的青年，既熟悉又陌生的感覺，讓郭正陽一時間都差點沒認出來，不過那邊的青年卻發出了一串大笑，“我靠，真是你啊，老郭你行啊，開起奧迪來了？日……原來是國產的，我還以為是進口奧迪A6呢。”　　郭正陽愣神的時候，那高大青年也踏步走來，走到郭正陽身前伸手就拍了一下，“你什麼時候來京城了？我還以為你小子人間蒸發了呢。”　　郭正陽也笑着錘了青年一下，才對着手機道，“遇到老同學了，等下再給你電話。”　　掛了手機，郭正陽才又看向身前青年，“你怎麼在這？這都臘月二十二了，沒回家過年？”　　眼前的青年竟然是張航，他高三的同桌！　　郭正陽倒是知道張航在京城讀大學，上一輩子他雖然不清楚這些，可這一世他在高考之後並沒有遇到什麼家庭巨變，還讀了半年多大學，所以也在偶爾聯繫中知道了張航和他的小女朋友小敏都來了京城讀大學，小敏是本科，張航是大專，但現在已經逼近年關了，張航怎麼還在這裏？　　“我今年不打算回家了，和小敏一起打工，倒是你小子，這兩年跑哪去了？靠，打你電話一直是關機，qq留言也一直沒反應。”張航也哈哈開口，但言語神態卻帶着不少鬱悶，似乎在怪責郭正陽這廝一消失就是幾年。　　一番話說得郭正陽只是苦笑，這兩年……他真沒想到會在和外公外婆大姨等人吃過飯後，準備返回靈域時竟遇到了這位。　　昨天在蘇北省泰安市，算是認識了童年時的宋依依，午飯之後郭正陽就離開了，雖然昨天那頓午飯發生了一些小插曲，而且那插曲對莫欣蘭等普通人的震撼力估計還比較大，但對郭正陽來說那就是一個無關輕重的小插曲，就算午飯後莫欣蘭對他的態度頗為古怪，但他也只是解說了一下自己是個二代就算完事了。　　然後他就來了京城，因為他外公外婆，大姨一家，以及舅舅家都在這裏。　　郭正陽這次出來的目標就是要看看那些熟悉的人，所以來了之後，他就在外公外婆家住了一晚上，今天中午才約了一幫親戚一起出來聚餐，因為人多，郭正陽還順手借了輛車子，就是身後這輛一汽出產的國產奧迪，那也是上界山某位真人在世俗中的後代家族內的人送來的，而且說起來那位關真人後代在世俗中的力量，卻是比東海市蘇家都更龐大可怕，那位關真人的侄子，已經是副國級大佬，送來這輛車子的小關，就是那位關老總的孫子，郭正陽是特意叮囑了對方不要送太誇張的車子，否則以世俗這幫人的態度，送來的就絕不止是一輛三四十萬的國產車了。　　吃過飯和舅舅分別開着車把人送回去，郭正陽正準備還車子走人，卻沒想到遇到了張航這廝，兩三年不見，張航和高中時相比變化很大，雖然那張臉還是老樣子，但髮型服飾等卻比高中時潮了許多倍，要不然郭正陽也不會愣了一下才認出來。　　“這兩年都沒玩qq了，電話也換了。”苦笑之後，郭正陽才向張航解釋。　　“擦，換電話也不說一聲？就算你不喜歡玩qq，偶爾總得登陸一下吧，合著咱們這些老同學你都不想搭理了？就是從大一寒假之後，身邊就沒人能聯繫上你了……”張航再次拍了郭正陽一下。　　“呵呵，就是那段時間，你知道我這人喜歡安靜，但大一元旦時表演了一次，結果經常有陌生電話打過來，qq上也一直有陌生人加我，搞得挺煩的，才把qq卸載了，手機也換了。”郭正陽再次笑着解釋。　　“這樣？不過說起來也是，你不說我都快忘了，那一陣子你小子可是火了，我在我們學校說你是我高中時的同桌，到處都有妹子找我問你的qq呢，靠，你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換了是我，有那麼多妹子主動追過來，早樂瘋了。”張航一頓，眼中才閃過一絲恍然。　　“你還這麼花心？不怕小敏吃醋么？”見這老同桌似乎“原諒”了自己，郭正陽才也笑着打趣。　　“哎，別提了。”不過一說起這個張航卻臉色一變，再次鬱悶起來。　　“怎麼？”郭正陽詫異的看過去，張航卻擺擺手，“算了，先不說了，你怎麼在這？”　　“我外公外婆家就是京城的，剛和他們吃過飯，正準備回家呢。”郭正陽又笑着說了一句。　　張航也又愣了一下，才哈哈大笑，“還回毛家，走，先跟我一起去我們學校看看，我學校就在附近，離這裏不到三百米，咱們一塊去，也讓我冒充一回高富帥，國產奧迪也是奧迪啊，晚上再一起吃飯。”　　郭正陽這才恍然，怪不得能在街頭碰到張航，這小子學校就在他外公家附近？他之前是送外公外婆回家的，所以此刻停頓的街頭距離他外公外婆家也只有幾百米路程而已。　　恍然後，郭正陽也笑着點頭，而後就開車帶着張航一起向學校趕去。　　又是幾個小時后，等夜色降臨，奧迪才沿着馬路趕向另一所學校，那所本科院校是張航女朋友小敏就讀的學校，距離張航所在學校還算比較遠，隔了十多公里路程。　　而這時候，因為有過半天相聚，所以就算剛剛遇到時，他和張航或許還因為長時間不見而顯得有些隔閡，但此刻兩人又重新熟絡起來。　　因為熟絡，郭正陽也終於知道了張航提起小敏時為什麼會有點鬱悶了，一開始這小子還不願提，但隨後卻向郭正陽吐起了苦水，他鬱悶的地方就在於，他那個小女朋友雖然是和他一起打工的，但收入卻遠遠甩開了張航太多……　　小敏從大二開始就開始做起了兼職，網絡模特，就是幫一些淘寶之類網站上的店鋪拍一些服裝之類的廣告，因為長得清純可愛，外加鏡頭感很強，所以小敏雖然是意外入行的，但一年多走過來，也已經嶄露頭角，據說她現在只要有工開，一天能輕鬆賺個三四百塊左右，恩，那個網模的工作基本都是按小時收費的。　　哪怕只是兼職，但一個月少了也能賺四五千，最多的話一月能賺兩三萬，這可把張航刺激的不輕，他在外打工最多就是發發傳單、送送外賣之類的活，暑假時就算做全職一個月也只有一兩千，平時更加不堪。　　所以時間長了，這貨都快崩潰了，畢竟大家都是年輕男女，一起約會吃飯看電影，或者開房什麼的，九成時間張航都付不起錢，基本都是小敏來付賬，時間長了，男性自尊可被傷的不輕。　　聽着張航不斷沖自己大吐苦水，郭正陽卻也覺得很喜感，這種事，他多少能理解，但其實這說穿了也純粹是張航個人的心理問題而已。　　“到了，就在前面，我看她了，咦，這妞還帶了朋友一起？是她，日。”車子一路行過一個個街頭，等抵達一座院校外時，正在吐苦水的張航才猛地指着路邊開口。　　郭正陽順着張航的指示看去，也看到了兩道站在路邊路燈下的倩影，其中一個身材較矮，只有一米六齣頭，容貌也並不是特別漂亮，如果一個女人的相貌滿分是100分的，那倩影也就是七十多分水準，但卻有一股清純可人的風範，而且裝扮很時尚養眼，那個就是小敏了。　　在小敏身側的也是一個美女，只論相貌比小敏還勝出一籌，個頭也更加高挑性感。　　那兩位也並沒有第一時間發現張航兩人，直到郭正陽開着車到了兩女身側，路邊的兩位美女才終於發現了。　　“郭正陽，還真是你啊？呵，大帥哥，見你一面可真不容易啊。”看到停車下來的郭正陽兩人，小敏直接就誇張的笑了起來。　　而另外一個女生的視線也在郭正陽身上停頓了好幾個呼吸，上下打量幾遍后，才驀地看向張航，“呦，張航，你這次還真準備充下高富帥啊，連奧迪都拉出來了，可惜怎麼是輛合資車？換成進口的那才是名符其實啊。”　　郭正陽先是沖小敏笑了笑，兩人雖然不熟，但因為張航的原因，高中時也見過幾次，幾年後再見，雖然依舊算不上熟，但也不陌生，倒是另一個女生讓郭正陽多少愣了下，因為對方剛才的話，可有點陰陽怪氣的味道。　　尤其是想到在車上時，張航一認出對方就破口低罵，他才更隱約確認了什麼。　　看起來這個和小敏關係不錯的美女，和張航倒是很不對盤啊。　　“切，國產奧迪也是奧迪，有本事你開一輛試試？”事實也果然如此，隨着那女生的揶揄，張航也猛地翻了個白眼，很不屑的反擊。　　“姐只要想買，還不是隨手就能買來，哪像你，長得高高壯壯，誰想到就是一個軟飯男。”女生也很不客氣的冷嘲熱諷。　　就在張航勃然大怒中，小敏才馬上上前一步，瞪了那女生一眼才嬌笑道，“哎，你們兩個別吵了，次次見面就吵架，多沒意思，對了，給你們介紹下，這是郭正陽，這可是我們高中時的校草，郭正陽，這是吳婷，我同學。”

# 第二百七十八章 國產奧迪而已

　　“你好。”隨着小敏的介紹，郭正陽也笑着向吳婷打了個招呼，吳婷則沖郭正陽點了點頭，雖然笑了，也點頭了，但看得出這位還是有些矜持，不止沒和郭正陽認識的心思，就是連你好之類客套話與都懶得多說。　　“你叫她出來做什麼？今晚咱們老同學聚會，添這麼個傢伙不是膈應人么。”見吳婷高傲的樣子，張航卻再次眉頭大皺，很鬱悶的沖小敏道。　　“哎，咱們春節沒回家的人不多，我想着多個人也熱鬧一下。”小敏也立刻笑着解釋，更沖郭正陽笑道，“郭正陽，你別在意啊，吳婷人挺好的，主要是她和張航不合，次次見了面就吵架，這會估計正在氣頭上。”　　“沒事。”郭正陽擺手，雖然吳婷態度不怎麼好，但他自然不會計較這些，或許吳婷態度高傲，懶得搭理自己，就是他被張航拖累了呢？　　“還有點風度。”就在郭正陽擺手中吳婷才啞然一笑，瞥了郭正陽一眼，才又看向小敏，“這個可比你男朋友強多了。”　　“尼妹……”張航再次大怒，不過小敏卻馬上拉住了張航，制止他發怒。　　“算了，咱們去吃飯，攤上這麼一位算咱們倒霉，老郭，別和她計較。”張航這才鬱悶的一撇嘴，悻悻開口。　　郭正陽再次笑着搖頭，“行，去吃飯吧，你們選地點，幫我指路。”　　“我想吃火鍋了，郭正陽，你這土豪都開奧迪了，今晚得你請啊。”小敏也立刻嘻嘻哈哈嬌笑，郭正陽自然爽快點頭。　　而後一行人就踏步上車，就是在把兩個女生送到後座時，郭正陽正準備上車，張航才拉住他在車外面低語，“媽的，真倒霉啊，那個賤女人也在，老郭，晚上那賤女人要是有什麼得罪的地方，看在我的面子上，別計較啊，咱們哥們吃飯喝酒，別搭理她就行。”　　“你和她到底怎麼回事？”郭正陽這才無語的反問。　　“小敏做網絡模特是她帶入行的，能有今天她也幫了不少忙，所以她們兩個關係挺好，不過那賤人卻一直攛掇讓小敏甩了我，說我沒出息，天天諷刺我吃軟飯，我草，那女人眼睛長在頭頂上一樣，看誰都看不上，不就是做個網模賺了點錢了么，日。”張航再次開口低罵。　　罵聲里，郭正陽也古怪的看了後車廂一眼，他開始還以為張航和吳婷只是不合，有什麼普通矛盾。　　“早知道小敏會叫她，我就不來這了，咱們兩個自己去吃飯喝酒多爽。”張航再次嘀咕一聲，郭正陽則拍了拍張航肩頭，“那你就爭口氣給她看。”　　“我也想啊，可是我只是上個垃圾大專，長得也不帥，小敏一個月少了也能收入五六千，那個吳婷更是網模里的大牌，一個月就是拍拍照什麼的，輕鬆一兩萬，多了就更不用說了，而且據說在網上也有粉絲團了，我日，不就長得漂亮點，太不公平了。”張航則是罵罵咧咧，抑鬱的不輕。　　郭正陽頓時默然。　　網絡模特一行他知道的並不多，在遇到張航之前他對這個更是一點都不了解的，也是張航給他科普了一下，他才知道網絡模特，長相雖然有一定因素，但卻不是決定因素，關鍵是鏡頭感強，穿着各式各樣的服飾等足夠上鏡，能穿出那種又潮又時尚的范，而且還要合適，比如一個淘寶網上主打賣給胖人穿的服飾的網店，就算給你個窈窕動人的大美人也不適合你的產品，又或者你想賣中性化的服飾，找一個千嬌百媚的大美人，同樣拍不出效果。　　主打珠寶之類的模特，很多時候更根本不用看長相，只要手、脖頸、耳垂之類好看之類就行。　　網模這一行，對於身高身材的要求也遠沒有車模、T台模特之類要求高，不然小敏一米六齣頭的身高也根本不夠資格。　　當然，硬件要求夠了也並不一定就能火、就能賺錢，硬件只是一部分因素，畢竟共和國十幾億人口，找鏡頭感強的美女之類的實在太容易找了，你能不能成功也看運氣。　　就好像影視圈裡不乏一些長相演技都很不錯的演員卻一直處於半紅不黑的狀態……　　剛才他也看了，吳婷雖然比小敏漂亮些，但充其量也就是八十分美女，比起劉夏、莫欣蘭那種絕色可不止差了一籌，但這妹子膚色極為細膩，裸漏在外的頸部以及雙手等都極為出眾，身形一樣很誘惑，做網模的大部分硬件還是不錯的。　　關鍵是她已經有了那種運氣，已經成功了……　　一個月輕鬆一兩萬收入，這比不少白領都強了，而她還只是一個大三學生，或許正是這樣的成功，才會讓她眼睛長在頭頂上吧。　　也怪不得那邊就算看到他開着三四十萬一輛的奧迪過來也可以蔑視，憑這妹子的收入，買一輛國產的奧迪似乎也不是難事。　　默然之後，郭正陽才又笑着拍了拍張航肩頭，“努力吧，好好爭口氣。”　　“哎，說著容易，做起來難啊，要不你幫哥們一把？不管咋說你也是開奧迪的，日，我這普通專科生，還是垃圾專業，除了發傳單送外賣之類我都不知道還能做什麼。”張航卻又鬱悶的抱怨一聲。　　郭正陽則當場失笑，“可以啊，你想讓我怎麼幫你？”　　“哈哈，能幫多大就多大，最好讓哥們也能有一天開得起奧迪，到時候咱再好好讓那賤女人刮目相看一次。”張航再次大笑，不過看得出這位只是在和郭正陽開玩笑。　　郭正陽也再次哭笑不得的搖頭，“你這要求太低了。”　　可不是，或許張航覺得能開一輛國產奧迪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事了，但若是郭正陽真要幫他，這點要求還真是太隨意了。　　“切，你這傢伙，幾天不見怎麼變得這麼能吹了？”張航則一瞪眼，鄙視的瞪了老郭一眼，才又哈哈笑着道，“走，上車，咱們吃飯喝酒，別搭理那妞就行。”　　接下去兩人才一起上了車，車子上，張航指着路線，郭正陽駕車，一行四人直接就向著附近一家火鍋店行去。　　坐在車上時，張航剛抽出一根煙點上，後座原本正縮在一起小聲談笑的吳婷頓時一皺眉，厭惡的看了張航一眼，又看看郭正陽，才突然笑道，“張航，你還在送你的外賣？”　　這聲笑語里也充滿了鄙夷和嘲弄之情，聽得張航手一抖，香煙的過濾嘴都差點夾扁，不過他並沒有回答，只是把臉轉向車窗外方向，擺明了懶得搭理吳婷。　　“吳婷。”倒是後排的小敏猛地拉了下吳婷。　　可惜那位根本不在意小敏的態度，只是又撇了下嘴角，“真不知道你幾輩子修來的福分，能找到小敏這麼好的女生，吃她的用她的，你都不會不好意思么？”　　“吳婷，你今年春節不回家，就打算一直一個人？咱們學校那麼多追你的男生，你一個都沒看上？”這句話說出口后，小敏又拉了吳婷一下，見這位還是鄙夷的看着張航，才猛地轉移話題。　　“那些傢伙一個比一個沒出息，我怎麼會看得上，你呀……我可不想學你一樣養男人，再說就算養也得養個帥一點的啊。”吳婷也再次一撇嘴角。　　這一次則是張航嗤笑一聲，接過了話，“就你這水平還看不上你們學校的男生？你還想找個啥樣的？”　　“至少肯定比你強。”　　“你……”　　“哎，你們兩個別說了，真是的，兩個人在一起，誰賺錢多誰賺錢少有什麼區別，主要是在一起開心就行，你說是吧，郭正陽？”見兩人沒兩句話就又要吵起來，小敏才馬上打斷了談話，看得出這位也充滿了無奈。　　說的也是，一邊是男朋友，一邊是……好姐妹加恩人？要不是吳婷一路幫忙的話，她還真走不到這一步，還在校園裡就能比得上外面的白領們。　　所以這時候她除了和稀泥，根本無計可施。　　“這話說得對，兩個人在一塊，計較那些太沒意思了。”郭正陽也笑着點頭。　　就是這話之後，吳婷又無語的翻了個白眼，看上去她是想說什麼，不過似乎又因為第一次和郭正陽見面而有些不好意思說，所以最終也只是嗤笑了一下，沒有吭聲。　　“擦，合著咱們一圈人，就你一個人有本事是吧？我承認我是比不過你，但人家老郭咋說也是開奧迪的，只是懶得和你計較。”這一聲嗤笑又讓張航聽惱了，鬱悶的轉身低喝。　　“切，國產奧迪而已。”吳婷一撇嘴，明顯懶得和張航爭辯這些。　　張航也說不下去了，只是猛地握了下拳頭，才又鬱悶的坐了回去，不過坐回來時，卻也伸手拍了下郭正陽肩頭。　　郭正陽同樣一齜牙，糾結的蛋疼，雖然下午時張航已經向他吐過不少苦水，說自己能掙的和小敏差太多，太傷自尊什麼的，但現在看來，張航下午時還是少說了不少事啊。　　至少他沒說小敏身邊有這麼一個眼鏡長在頭頂上的傢伙。　　這個吳婷，還真是夠讓人無語的。

# 第二百七十九章 口氣挺大的

　　“我說老郭，其實我一直都懷疑你是不是gay來着，高中的時候，那麼多女生追你你一個都看不上，也沒見你追過哪個，哎，那幾年我真害怕的，怕你對我表白，還好沒發生這種事，為了咱哥們的友誼還能存在，來干一杯。”　　片刻后，火鍋店包房內，酒菜一一上齊，就着熱騰騰的火鍋，張航哈哈大笑着端起杯子向郭正陽敬酒，敬酒沒什麼，但這貨敬酒的時候說的話，卻讓郭正陽眼角一跳，差點抽他一巴掌。　　“哈哈。”　　“不會吧，郭正陽，你真的不喜歡女人？”　　……　　看着郭正陽臉色難看，兩個女生同樣被逗得嬌笑連連，郭正陽無語，舉起杯子和張航碰了一下，一飲而盡，“敢這麼編排我，你就等着受罪吧，今天晚上不怕你灌趴下，就算你厲害！”　　“扯，提到喝酒誰怕誰？”張航一樣一口悶，再次哈哈大笑，不過笑聲里張航才也古怪的道，“不過說真的，咱們認識這麼多年了，我怎麼不知道你在京城還有親戚？日，那不是說你經常來這裏？以前怎麼沒來找過我，你也太不仗義了。”　　郭正陽頓時苦笑，“其實我家就是這裏的吧，我爺爺我外公外婆都在這，就是我爸工作調動，調到了延河，我也一直跟我爸媽一起住，平時基本不回來，只有過年才回來了。”　　張航這才釋然，隨後就又笑道，“不管你有什麼理由，這都你不地道，哥得再罰你一杯。”　　郭正陽笑着舉杯，就是在這時小敏才笑着插口，“還真沒看出來啊，你竟然是京城人？你要不說咱們還真不知道，你這傢伙平時說話也沒一點京城口音，全是咱們延河方言呢。”　　就在說笑中，張航卻突然怪叫一聲，而後一拍腦門虎視眈眈的盯着郭正陽，等郭正陽疑惑的看去時，張航才又笑罵道，“我擦，怪不得你那麼有錢，家是京城的，土豪啊，你家隨便一兩套房子就能價值幾千萬了，不行，早知道這些晚上就不該吃火鍋，得找個五星級飯店才行。”　　郭正陽莞爾，“是小敏嚷着要吃火鍋，你們錯過機會了。”　　不過這句話落地后，對面三人卻猛地全愣了……全都愣愣看着郭正陽，張航在愣了一下后，再次一拍腦門，“我日，我剛才開玩笑的啊，但你這什麼表情？你家該不會這有幾套價值幾千萬的房子吧？”　　可不是，他剛才說的話就是開玩笑而已，就像是上車之前說讓郭正陽幫他找個好工作，都是說笑，可說笑之後郭正陽卻一臉波瀾不驚，好像事實就是那樣一般。　　郭正陽再次失笑，很平靜點點頭。　　結果張航頓時就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活見鬼一樣看着郭正陽，就是小敏也是滿臉震驚，就只有吳婷在震驚之餘，眼中突然閃過一絲不屑，“那有什麼，就算是真的，那也是佔了長輩的光，有本事靠自己掙個幾千萬啊。”　　“我去，你能有今天，不也是靠着你叔叔開的公司才起來的？沒你叔叔捧你，你哪有今天？”吳婷的態度一直都是這樣，一開始張航都真懶得理會她了，反正不管她說什麼他就是不搭理，不過這一次張航卻發現難得的逮到了機會，很是興奮的反駁。　　“你？”吳婷頓時大怒。　　張航卻樂呵呵的道，“難道不是？你敢說我說錯了？”　　吳婷頓時啞然，不過隨後還是悻悻的道，“幾千萬那是房產，又不是可以流動的現金，他家要真這麼有錢，有本事，會開那種破車么？有本事你讓他給你介紹好工作，你們不是老同學好哥們么？”　　張航當場愣了，可不是么，房產能價值幾千萬，未必真代表有許多錢，說不定除了那套房子，郭正陽家裡也沒什麼了。　　“好了，好了，咱們只是隨便問下郭正陽怎麼在京城有親戚，怎麼又扯到錢上了？吃飯，吃飯吧。”小敏看氣氛古怪，才笑着打圓場。　　這話題的確有些跑偏了，所以隨着小敏的話張航也馬上舉杯，又起來和郭正陽碰酒，不過這時候張航看郭正陽的眼神，卻已經有些怪怪的了。　　可不是么，高中時就算早知道這貨有錢，吃穿用度一直都是學校里最好的，但那畢竟是在小縣城裡比較，哪想到這貨京城幾套房子可能就價值幾千萬，就算只有這幾套房子，也是他們奮鬥一輩子都奮鬥不來的了。　　別說是張航了，就是吳婷的神色一樣很怪異，甚至有些難看。　　倒是郭正陽笑了笑，才看向張航，“你在外面打工，一直發傳單送外賣也不是事兒，你要是願意的話，我還真能介紹幾個。”　　說這句話，郭正陽當然不是要顯擺什麼，只是他和張航同桌一場，關係挺不錯，看到如今老同桌鬱悶的不行，能幫一把他自然會幫。　　就是張航一聽，再次愣了，楞了一下才嘿嘿笑道，“真的假的？你還真打算幫我介紹工作啊？”　　他之前說的話基本都是開玩笑，壓根沒想到郭正陽會來真的。　　反倒是小敏一聽，馬上就興奮的道，“郭正陽，你打算給張航介紹什麼工作啊。”　　郭正陽也再次笑道，“這得看他想做什麼。”　　介紹工作什麼的對他來說太簡單了，只要張航喜歡做什麼，他都能介紹的來，那也就是一個電話的事。　　不過一側正臉色難堪的吳婷一聽，直接樂了，再次翻了個白眼，吳婷才哈的一笑，“別吹牛了，難道你的意思，他想做什麼你都能介紹的來？你要真有那麼大本事，會坐在這裏和我們吃火鍋？”　　郭正陽也白了吳婷一眼，這個女生的心態實在有點奇葩，難道在她心裏，有能力的人坐下來和老同學吃頓飯都不行？難道在她世界里，你成功之後，只能用蔑視的態度去對待暫時不大如意的朋友？　　不過郭正陽也習慣了她的奇葩，所以只是看了一眼就沒再搭理，而是笑着看向張航，“你對什麼方面的工作有興趣？”　　“靠，你搞得我都不好意思了。”但張航卻忸怩了起來，主要是他真的沒想過找郭正陽幫忙幫他介紹工作的，他一開始就只是遇到老同學，想一起吃頓飯而已，但在郭正陽面前扭捏，又讓他渾身更加不自在，所以最終才笑罵一聲，很鬱悶的道。　　“你這傢伙，高中時天天找我借錢，也沒見你不好意思。”郭正陽也樂了，笑罵一聲，而後才道，“這樣吧，我叫個人過來，到時候你想找什麼工作，和他說就行。”　　他是真心想幫這位一把，所以辦起事來也不含糊，隨後不等張航拒絕，就給小關打去了電話，讓那位過來一趟，吃過飯也正好把車子還給他。　　“這麼快？你還來真的？”張航再次一愣，才又問到，“什麼人？”　　“一個朋友，人挺好相處的，等他來了喝幾杯就熟悉了。”郭正陽再次一笑，等隨後看到席間氣氛有些不大活躍，郭正陽又主動提起了高中時的一些事，才總算讓氛圍重新變得熱鬧起來。　　至於唯一一個會壞氣氛的吳婷？不管對方說什麼，郭正陽不搭理也就過去了。　　等隨後過了半個小時，包房外才驀地響起一陣敲門聲，敲過門后，一名大約二十七八歲，賣相很不錯的男性青年就落入了眾人眼帘。　　“郭少，來晚了，來晚了。”在張航等人還在打量對方時，青年就大踏步走來，一個勁笑着向郭正陽賠罪。　　郭正陽也笑着端起一個新杯子，“來晚了就自罰一杯吧。”　　得，本還是滿臉賠笑的小關頓時激動了，激動的身子發顫，面色通紅，這，這……好吧，二話不說，小關直接接過杯子一口悶，隨後才哈哈笑道，“能喝郭少一杯酒，這輩子值了。”　　“給你們介紹下，這是關志鵬，你們叫他關哥就行。”郭正陽則笑着開始介紹，“小關，這次叫你來是有事麻煩你，這是我高中同學，關係挺好的哥們，現在在京城讀大三，眼下雖然還在上學，不過也經常出去打工，就是沒什麼好工作，你可得幫襯一把。”　　“哈，好說，好說。”小關再次激動不已，大踏步走上前，笑着就攬住了張航肩頭，“工作什麼的都是小事，咱們回頭再說，今天咱們主要吃飯，喝酒。”　　張航有些拘束，不斷拿疑惑的看向郭正陽，直到郭正陽笑着舉起杯子，三個男人才紛紛又幹了一杯，兩杯酒下肚，小關這個完全屬於自來熟的人，直接就拉開椅子坐在了張航身側，再次笑道，“是我不會辦事，早知道郭少有朋友在京城，咱們早就該多聚聚才是。”　　就是在說笑中，一側的吳婷才驀地放下杯子，瞄了眼小關，才嗤笑一聲轉過頭。　　關志鵬愕然，愣愣看了吳婷一眼，又看看郭正陽，滿臉都是疑惑，這位……　　“別搭理她。”郭正陽無奈搖頭，要不是看小敏面子，這位真幫過小敏不少大忙，他真心都不願和這個一直拿鼻孔看人的妹子多呆一秒鐘的。　　“切，就裝吧，口氣挺大的，我就等着看看，你們能給張航這個廢物找到什麼好工作。”隨着郭正陽的話，吳婷也再次翻了個白眼，輕聲冷笑。

# 第二百八十章 這哪能有假？

　　“你拽個屁，就算我現在不如你，遲早有一天也能混的比你好！”伴隨着吳婷的冷笑，張航再次大怒，啪的放下杯子，很不爽的道。　　倒是這時候關志鵬看看吳婷，再看看郭正陽，才猛地笑了，笑着開口發問，“這位是做什麼的？”　　關少也不是笨蛋，已經從郭正陽的表情中發現了郭少也挺不耐煩這位，得，他也真好奇了，這位妹子到底是做什麼？竟然口氣這麼狂？而且還是在郭正陽面前這麼狂，簡直就是奇葩，就算她眼睛長在頭頂上，一直拿鼻孔看人，但她也不分下場合？　　“網絡模特。”隨着關志鵬的話，張航才氣哼哼低語。　　一句話，關志鵬直接眼前一黑，差點栽到桌面上去，“網絡模特？”　　雖然關志鵬沒有栽到桌面上，但是隨後還是充滿震驚的開口，滿眼都是活見鬼的表情，他真被嚇到了。　　“哪個公司的？”嚇了一大跳，關志鵬才又看向張航，而這位一臉古怪的表情也讓張航愣了愣，才報出了吳婷兩人所在的公司，什麼領秀文化傳媒。　　關志鵬再次無語，這什麼破公司，根本聽都沒聽過。　　說的也是，以關大少的身份就算偶爾知道一些和娛樂文化有關的公司，那也絕對都是全國最頂尖最一流的，哪裡會關注這種不起眼的小公司。　　吧咂了下嘴，關大少真的差點被雷死，不過隨後還是勉強忍住心下的震撼，才對張航和小敏道，“你們如果想在娛樂圈混，做網模終歸也沒什麼前途，這樣吧，要是願意，我讓你們進華娛，張航你可以隨便搞個藝人部門的經理乾乾，至於小敏，你不管是想繼續做模特還是想做演員，都隨意。”　　“噗～”　　這次倒是張航噴了，他也被關志鵬的話嚇到了，噴了一口茶水，而後瞠目結舌愣在哪裡，張張嘴卻根本說不出話，開玩笑吧，這位關哥就算是吹牛也不能吹這麼大吧？　　華娛那是什麼？那可是國內最頂尖的一流娛樂公司，旗下各種大明星多的數不過來，這位關哥能隨便把他送進去做個經理乾乾？　　就是小敏和吳婷也懵了，全都愣愣看着關志鵬，滿臉獃滯。　　就是在獃滯中，關志鵬又看了郭正陽一眼，見郭正陽沒反對意見，才馬上笑着摸出了手機，“我給話語老總打個電話，讓他過來一趟。”　　電話說打就打，關志鵬也就是撥通手機后直接對着對面說了一聲你來哪哪一趟，隨後就掛了手機。　　“不是吧？關哥，你這真的是給華娛老總打電話？”看對方隨意的態度，甚至有些命令式的語氣，張航也真暈的有些找不到東南西北。　　那種老總可是國內娛樂圈的大鱷級別吧？那種大鱷和吳婷的叔叔比起來，絕對比省長和普通公務員之間的差別還大，畢竟吳婷的叔叔所開的傳聞公司只是主攻網絡模特，而那邊旗下不管是頂尖大牌明星還是現世中的超模之類都是大把抓的。　　“其實我對那個圈子並沒什麼好感，不過弟妹既然是做模特的，也勉強算半個圈子里的人，就算你們不想去的話，把老劉叫過來認識一下，以後也能照顧一下。”關志鵬這才笑着拍了拍張航的肩膀。　　“關哥，你是做什麼的？”而張航卻再次懵懵的開口，難道對方剛才真不是開玩笑？那個電話也真是給華娛的大老總打過去的？他雖然不敢相信，可關志鵬已經把電話打出去了，看人家的姿態說不定等下劉總真會過來呢，這不像是假的啊，所以在不可思議中，張航突然就深切的懷疑起了這位關哥的身份，到底什麼樣的人，才能隨口一句話就能讓華娛大老闆過來？　　“我就是一個混吃等死的傢伙，仗着家裡的關係混日子。”這句話后，關志鵬又看了郭正陽一眼，才低聲輕笑，“別提這個了，等老劉過來再說，咱們也別乾等着，先吃飯，吃飯。”　　張航依舊瞪着眼，就是小敏和吳婷也是一臉痴傻的表情，雖然他們都不敢相信之前關志鵬所說的，可人家就那麼雲淡風輕的說等劉總過來再談，這也不像有假啊……　　而事實則是等又過了二十來分鐘，包房外就又響起了一陣敲門聲，等關少說了聲進，外面也踏步走來了一名中年男子，中年大眼一掃包房，馬上就熱情而謙遜的對着關少伸出了手，“關少，來晚了，來晚了，恕罪。”　　“劉總，既然來晚了，那就自罰一杯吧。”關志鵬也笑着起身，有樣學樣，就像是之前他剛來時郭正陽對他的態度一樣，很爽快的給劉總遞過去一個杯子，結果劉總也激動了……激動的面色通紅，二話不說一口悶。　　接下去等劉總還想說什麼時，關志鵬才馬上笑道，“對了，給你介紹下，這位是郭少，今天你能有幸見過郭少真是你的服氣，就連我爺爺想見郭少，那都要看運氣。”　　得，劉總當場一驚，而後看了郭正陽一眼，又身子一軟，差點趴下。　　能不驚么？關大少這話也太嚇人了吧？他爺爺是誰？那可是入主國務院的副老總啊！整個共和國最位高權重的幾人之一，那位想見郭正陽都要看運氣？　　但在極度的震驚中，看到郭正陽只是謙和的笑了笑，而關志鵬對郭正陽的態度，的確是比他對關志鵬都更恭敬有禮，劉總這才馬上嚇出了一身冷汗，這是真的！　　可是他還是想不出這位郭少的身份，什麼樣的人，才能恐怖到這種地步？　　“郭……郭少……”極度的驚嚇中，劉總連話都說不利索了。　　倒是郭正陽笑着起身，舉杯對向劉總，劉總卻是手一個勁哆嗦，拿杯子都有些拿不穩，還是關少又給他滿上一杯，在劉總受寵若驚到頻臨嚇死的地步時，才勉強和郭正陽碰了一倍。　　“劉總，今天找你來可是有好事，這是郭少的哥們，咱們想幫他找個工作，因為張航的女朋友小敏是網絡模特，也算是半個娛樂圈的人，這才叫你過來的，就算你不安排個好點的工作，也得照顧一下人家情侶檔啊。”關志鵬卻又笑着拍了拍劉總的肩頭，不止說出了叫劉總過來的原因，還順帶介紹一下張航和小敏，當然，吳婷什麼的，關少壓根沒理會。　　等這句話落地，劉總臉就紅了，紅的活像是火燒雲一樣，馬上放下杯子拍着胸口道，“郭少放心，關少放心，這是小事，小事，我一定辦的妥妥噹噹，絕不會出一絲差錯。”　　不可能不激動啊，這位關少，平時都是他盼都盼不來的大人物，因為他知道這位關少在京城可是出了名的低調，已經是眼下關家第三代的領軍人物，是關家的未來大旗，而身為關家第三代領軍人物，背後有着副國級老總的支持，可以想象這位關少，就是以後要問鼎什麼的都不是沒機會啊。　　這樣的人物，平時他還真是想認識想巴結都沒機會啊，所以他真沒想到今天能有機會幫關少的忙……幫對方的忙，那就是天大的良機啊，更別提這裏還有一個比關少更恐怖的人物了，雖然他根本想不出郭正陽的底細，但關少剛才卻不可能是吹牛的，這種大少，也絕不敢隨意拿自己的長輩開玩笑的。　　只是幫那個張航搞一份工作而已，就能幫上這位郭少和關少的忙，這樣的事，簡直就是比普通人中了幾億大獎還難遇啊。　　真沒有比這個更刺激人的了。　　“你……你真是劉總？華娛的那個劉總？？”　　不過就在劉總拍胸脯保證時，餐桌一側的吳婷才突然直起身子，滿眼不可置信的看向劉總。　　這位真是劉總？　　好吧，她還真有些懷疑，畢竟劉總雖然是國內娛樂圈頂尖的大鱷，但這種幕後大鱷畢竟不是台前的明星，所以就算站在你身前你認不出來也不奇怪，而吳婷不止沒認出來，更是深度懷疑起了這貨的身份？　　這是郭正陽幫張航找工作的，正常情況下，你不管找哪個老總，想讓自己朋友進對方公司，不都是求着對方辦事么？　　可現在求人辦事的反而是雲淡風輕，一臉不在意，被求的人竟然低聲下氣，滿臉激動的不像樣子，這是國內最頂尖的娛樂圈大鱷？開玩笑吧？　　“真是……真是劉總啊。”倒是在吳婷反問中，劉總剛一愣，還沒明白吳婷是什麼人呢，坐在劉婷身側的小敏就舉起手機，一臉活見鬼的尖叫。　　劉總雖然是幕後大鱷，但在網上搜一下對方信息，也是能找的出來照片的，小敏之前也根本不敢相信，所以動手搜索了一下，結果一印證發現這位真是那個華娛的大老闆，差點沒當場嚇死。　　這一切竟然都是真的！　　“這哪能有假？你就是小敏吧，網絡模特？這一行也是新興起來不久的，我也不太熟，不過你的條件不錯，要是你願意，想做影星還是歌星之類，都不是問題，張航，你呢？想做什麼？”在小敏尖叫中，劉總卻哈哈大笑，先是誇了小敏一句，才又轉頭看向張航。　　結果張航卻一直都是獃獃的，只是獃獃看着劉總，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 第二百八十一章 迦藍星

　　“咦，這丫頭不在？”　　又是幾個小時后，靈域上界山，和張航等人分別之後，郭正陽就駕馭靈舟趕了回來，畢竟他在世俗要做的事已經做得差不多了。　　而在回到上界山之後，雖然已經是夜半時分，但郭正陽還是感應了下，知道自己父母等人已經睡下，他也沒打擾，但沒想到回到自己座峰之後，卻發現劉夏竟然不在山上，而郭正陽也只是沉吟了一下，就沒再多想，以劉夏所展現出來的資質，她就算不在山上，外出的話也會有道君級老祖看護着，所以她的安全暫時不用擔心。　　說不定那丫頭也又回世俗了呢？　　思索之後，郭正陽才又遁入了火府，眼下距離和黑獄老祖之間的決戰還有四個半月，這段時間如果一直用心吞服丹藥，他的修為應該可以提升到真人大圓滿巔峰，雖然就算到了大圓滿巔峰，他的戰力提升也並不算很大，對上黑獄老祖時還沒有必勝的把握，但事到如今，那自然是能多一分把握就多一分的好。　　在火府內隨意找了個地方，郭正陽就開始吞服丹藥，而現在他吞服起道君境的提升類丹藥也不需要面對什麼痛楚，需要的只是靜心煉化而已。　　這一個過程很平淡，甚至平淡的有些枯燥，就是机械的重複着同樣的步驟和過程。　　時間一晃十多天過去，等郭正陽再次吸納完體內的藥性，張開眼后稍作休息，才又拿出了儲物戒指中的古怪畫卷。　　“那個上古雷府既然找不到，那在提升修為之餘，還是參悟一下這畫卷內的劍意，若是我能靠着這畫卷領悟其中的劍意傳承，天地意志之力，也足以讓我的戰力再次飆升許多，就是天地意志這種東西，想要領悟卻是千難萬難，就算我得到過火府主人的傳承，只要運轉起那一套功法就能更深層的觀察周邊天地，要比正常的領悟容易了些，但……”　　“算了，還是多試試再說。”　　……　　天地意志之力絕對是很可怕的，只要能有所感悟，對修士的戰鬥力提升一樣很恐怖，但這裏面的困難，卻絕對是很嚇人的。　　就算郭正陽在內府闖關時，得到了一卷功法，也不過是讓難度略微下降了一絲絲而已，所以他真沒多大把握能在短時間內領悟劍意，這段時間可不只是說幾個月，想領悟一種天地意志，就是幾年幾十年都是短時間。　　要不然他也不會到現在才準備這麼做。　　藉助功法，郭正陽很快就又進入了那種奇妙的狀態，在這種狀態下，他似乎都可以看得清楚天地間各種事物的情緒，而等在這狀態下看向畫卷時，畫卷內又是萬劍齊鳴，無窮的毀滅殺戮氣息，也盡數被郭正陽納入眼底。　　萬劍每一次震動，一股玄奧的天地至理就似乎席捲着湧來，郭正陽想看的更清晰些，但那種恐怖的毀滅殺戮意志，卻又似乎要把他生生撕碎，若不是畫卷中自有一股保護力量，他恐怕早就被撕成了粉碎。　　但就算被保護住了，郭正陽卻也因為靈魂受到那毀滅氣息的牽連，很難用心觀看。　　兩次劍鳴震蕩，郭正陽直接喉頭一甜，張口就噴出一口鮮血，從那種奇妙的狀態中跌出。　　又受傷了！　　嘆息一聲，郭正陽才抓緊時間療傷，這種傷勢說重不是太重，說輕卻也不是很輕鬆，至少也要休養一兩個小時才行。　　這也是感悟劍意的難點之一，每次只要觀看個一兩秒就會被畫卷內的劍意所傷，停下來休整，雖然他也猜想過留下這劍意傳承的那位大能是故意藉助劍意的攻殺磨練人，想讓人更快上手，有所感悟。　　但這方式的確讓人糾結啊。　　靜靜的療傷中，就這麼又過了一兩個小時，郭正陽才驀地睜開眼，但剛一睜開眼，他就馬上從原地站起，詫異的看向身前。　　因為之前空空蕩蕩的前方，此刻正漂浮着一道火紅色的樹恭弘=叶 恭弘。　　“你在感悟劍意？”　　郭正陽詫異中，紅恭弘=叶 恭弘倒是率先開了口。　　郭正陽雖然依舊疑惑，但還是點點頭，說了聲是。　　“雖然留下這畫卷的人，堪稱驚才絕艷，竟然能想出這麼奇妙的方式來傳承自己的劍意，但這種方式，也最多讓你把原本需要用幾百年才能走完的路，縮短了一半距離，就算你也是天才，絕世天才，一樣如此。主人到長生境用了兩千餘載，但感悟火之意志，一樣用去了五六百年時光，所以你……”　　“我知道很難。”郭正陽淡然點頭，不過他卻真的很疑惑，紅恭弘=叶 恭弘這一次發神經了？他可是清楚知道這貨以前有多冷淡，上次可是它親口說的，讓郭正陽當它不存在就行，這次它竟然主動蹦出來和他說這些？　　“不過我倒是知道有一個地方，能讓你感悟的效率加快，只要你有那份天資，有那份運氣，說不定幾個月內，也能領悟出一絲劍意皮毛，那樣你在隨後和人決戰，把握也可能會更大些。”　　紅恭弘=叶 恭弘主動出現，已經讓郭正陽很疑惑了，所以等下一刻，紅恭弘=叶 恭弘再次說出一段話后，郭正陽徹底愣了。　　愣愣看着紅恭弘=叶 恭弘呆了片刻，他沒有直接問什麼地方，而是古怪的道，“你為什麼幫我？”　　是啊，這貨說過的，就算郭正陽死了，它也只會馬上操控仙府去尋找下一個主人……所以就算真有人殺了郭正陽，或者抓住郭正陽的親人要挾他交出控制權，其實都是很扯淡的事，因為只要他死了，火府的去留就根本不受他控制的。　　但這些事他沒辦法和別人解釋的，黑獄老祖等人並不知道，所以他的父母親人才有了一次危機。　　而且以前劉夏受傷那次，郭正陽想尋找新的命源果，結果去問紅恭弘=叶 恭弘它都懶得說，現在它卻主動要指點他哪裡能更快領悟劍意？這簡直不可思議。　　“因為你能渡過天劫……”面對郭正陽的話，紅恭弘=叶 恭弘倒是沉默了下去，直到沉默了好幾分鐘，才平靜的道，“我也沒想到，你竟然每次突破都要面對天劫的誅殺，主人當初破空飛升之後，我還以為再也難以見到他了，但誰想到對所有修士來說都是噩夢一般的天地殺劫，在你這裏竟然成了常例。”　　“……”　　郭正陽啞然，又看了紅恭弘=叶 恭弘幾眼，才詫異的反問，“你的意思，仙府主人成功飛升了？”　　可不是，在以前他真的不知道火府主人渡劫是成功還是失敗的！　　最初進入仙府，只是根據那位長生境留下的術法禁制提示，他才知道這是一個即將渡劫的大能，害怕自己身死道消，把傳承留在了火府內。　　後來他就算得到了仙府，但紅恭弘=叶 恭弘也從來沒向他說太多火府主人的事，對方渡劫是成是敗，一直沒說過。　　“恩，主人渡劫之前害怕隕落在天劫下，所以留下了道統，後來就算渡劫成功，但他畢竟曾經為了挑選傳人一事耗費了不少心力，也就沒帶走火府。”紅恭弘=叶 恭弘再次開口，一句話倒是讓郭正陽釋然。　　可不是么，這火府里，內府外府留下了無數考驗，那些考驗還都是靠禁制維持，其中關乎一個人心性、意志、資質、悟性等考驗都設計的極為全面，就算火府主人在禁制一道上也很有成就，但布下那麼多用來考驗的陣法禁制，自然也耗費了無數心力。　　那就算他真的渡劫成功了，恐怕也未必會把曾經的心血毀掉。　　而再仔細想一想，紅恭弘=叶 恭弘以前對他冷淡的厲害，也全是在發現他每次突破都要面對天劫誅殺之前，……　　連長生境大能都恐懼不已的天劫，在郭正陽這裏卻像是老朋友一樣，經常都會出來逛一逛，而且也經常能被郭正陽擺平。　　這是對方看到了他的潛力，看到他真的有可能有朝一日舉日飛升，所以才不冷淡了？主動出來幫他？　　應該就是這樣吧？　　想到這些后，郭正陽才又悶悶看向紅恭弘=叶 恭弘，“那如果我現在想問你一下，外府哪裡還有命源果，你會不會告訴我？”　　“會，這個只是小事。”紅恭弘=叶 恭弘很肯定的回答，但這答案卻差點沒讓他糾結死，當初自己問他，他可是說主人說過，最好不要幫他太多的……而那次他問詢命源果下落，就是在突破之前，紅恭弘=叶 恭弘還不知道他每次突破都要面臨天劫誅殺。　　“那生死台呢？如果我問下你哪裡有新的生死台？”糾結了一下，郭正陽才又突然反問，如果哪裡有生死台它也會輕鬆說出來，那就太讓人蛋疼了。　　“不會，就算我現在很看好你，但你想成長起來，必要的磨練還是必不可少的，這一次的事，你就當做是一個磨練吧。”不過這次紅恭弘=叶 恭弘倒是沒答應，而是很平淡的拒絕了。　　拒絕之後他才又道，“你現在也算主人的弟子了，有朝一日若你真能白日飛升，說不定還能認回這個師尊，而主人飛升已經有五千多年，你真能走到那一步，到了仙界也未必是無依無靠，我也很期待五千載之後，主人在仙界又成長到了什麼地步，不過在這之前，你遇到什麼磨難的話，我依舊不會出手，一個強者，也只有歷經種種艱辛才能成長起來，我最多只會給你一些小便利。”　　“好吧，那在什麼地方更有助於感悟劍意？”郭正陽徹底無語了，但他也能接受這個說法，因為對方說的是事實。　　溫室里的花朵，一直順風順水，真的很難成長為參天大樹的。　　“迦藍星。”紅恭弘=叶 恭弘再次開口，一句話就讓郭正陽臉色直變，神色變得極為古怪。

# 第二百八十二章 智慧種族

　　“迦藍星？”一聽這個名字，郭正陽就知道紅恭弘=叶 恭弘所說的能幫他更快感悟劍意的地方，根本不在火府內，也不在地球上。　　他也一早就知道火府內還有幾座星際傳送陣聯通着其他七個星球，確切的說，還聯通着六個星球。　　當初仙府主人在九個星球布下傳送陣，每個星球上火府只會出現一次，而出現后若是那星球上沒人獲得火府，火府就會遁走，遁到下一個星球，原本的傳送陣也會破滅，在郭正陽得到火府之前，這仙府在兩個星球出現過，地球是第三個。　　所以此刻若是郭正陽願意，他的確可以靠着仙府內的傳送陣抵達另外六個星球。　　但他可一直都沒有絲毫心理準備的，暫時都沒想過會踏足其他星球。　　不過一想到，迦藍星在紅恭弘=叶 恭弘口中，可以幫他更快的感悟劍意，只要天資足夠，也有那份運氣，就能在幾個月內感悟劍意皮毛，這種誘惑，不可謂不大。　　那到底要不要去看看？　　外星球啊……　　想了一下，郭正陽才又開口道，“迦藍星有什麼地方可以幫我加快感悟？”　　能加快感悟天地意志的效率，但這肯定不是指的整個星球吧？那個星球又是什麼樣的環境？這些都要問一問才好。　　隨着問話，紅恭弘=叶 恭弘也再次開口解釋，就是這解釋卻讓郭正陽又聽得愕然。　　“我不確定，因為上次我抵達迦藍星，已經是近六千年前的事，那時候主人還只是合道期。當時的迦藍星，只有一些低弱的獸類生存，還是一顆沒有誕生智慧生命的原始星球，那個星球環境很複雜，但卻有許多地方天地意志極為活躍，說起來，主人也是在那顆星球尋了一處天地意志活躍的寶地，才最終讓火之意志達到圓滿。所以現在的迦藍星是什麼樣子，我根本不清楚，甚至連上面有沒有智慧生命誕生我都不知道。”　　紅恭弘=叶 恭弘這段話真讓郭正陽聽愣了，迦藍星上竟然連有沒有智慧生命都不一定？？但卻有不少天地意志極為活躍的地帶？　　“不過那顆星球，很適合智慧生命生存，我估計六千年過去，那裡已經誕生了智慧生命，說不定也有了修士，因為那裡的天地靈氣是很濃郁的，主人當初在九顆星球布下傳送陣，其中一個就是選擇的迦藍星，只是那個在最後面，因為主人也不清楚，那裡什麼時候會誕生智慧種族。”　　“那就去看看吧。”聽着紅恭弘=叶 恭弘的訴說，郭正陽雖然很受震動，但隨後還是點了點頭，六千年前都還沒有智慧種族誕生？　　那說不定眼下那顆星球，也還沒有智慧種族生存呢，當然，六千年真的足以發生太多事，就是那裡真的繁衍出了大量智慧種族，而且出現了修真文明，這都不是不可能。　　一顆靈氣極為濃郁的星球，在五六千年裡會發展成什麼樣子，不去看一看的話，真的太難揣測了。　　“來行空殿。”紅恭弘=叶 恭弘聽了這話，也很乾脆的回應，跟着更是率先消失。　　郭正陽也啞然一笑，他現在反而對那迦藍星也有些好奇了，有了不少興趣，因為那很可能是一個荒無人煙的原始星球，絲毫未經過人工雕琢，卻又充盈着濃郁靈氣，適合人類生存繁衍，這又讓人怎麼不產生興趣？　　很爽快的點點頭，郭正陽就操控鎮府界碑到了行空殿，行空殿，也就是一座寬闊的殿宇中布施着七座傳送陣，此刻的紅恭弘=叶 恭弘也已經站在了一座傳送陣前。　　“這就是通往迦藍星的傳送陣，你到了迦藍星以後，只要從那邊的傳送陣出去，向北遁行兩萬里，就能抵達主人當年感悟火之意志的地方，雖然我並不知道那裡的天地意志是否還是那麼活躍，但你也只能靠運氣，如果是的話，你就可以在那裡感悟，如果那裡的天地意志已經沉寂下去，那就只能靠你重新尋找了。”　　郭正陽剛一站定，紅恭弘=叶 恭弘就平淡的開口，同時更操控一張玉簡懸浮到了郭正陽身前。　　郭正陽也頓時明白，紅恭弘=叶 恭弘並不打算幫他把火府帶過去，只是讓他自己過去……如果火府也跟着他一起，那他的安全性就會增加許多許多，就算六千年後那個星球發生了巨變，可遇到危險，他直接向火府內一躲就行。　　憑火府的恐怖，到處都是長生境大能留下的禁制，那就算那個星球已經誕生出了修真文明，同樣有長生境大能，郭正陽都未必需要害怕。　　但若是紅恭弘=叶 恭弘不出手，郭正陽根本帶不過去的，最多是自己過去而已。　　怎麼說呢，如果這雙向傳送陣是在火府外面，郭正陽只要縮小火府帶在身上就行，可這傳送陣一端是在火府內，他要操控火府無限縮小，縮小極限后從內部消失才能通過傳送陣抵達外星球，而且還能把火府內的傳送陣也一起帶過去，這難度不是一般的大。　　恐怕只有他徹底吃透鎮府界碑，在陣法禁制一道上也有了不俗的成就才能做到。　　“好。”接過玉簡，郭正陽觀看了一番，才很快就笑着道，“我先準備一下再去。”　　說完之後他就消失在了當地，等再次出現時，已經抵達了眾多妖蟲繁衍發展的地方，雖然他自己的實力已經很強，可以和道君後期一戰，但那個迦藍星里都有什麼，一切都是未知，所以還是帶上一批妖蟲更可靠。　　帶上一批妖蟲，郭正陽才又到了行空殿，而後他就踏步朝着傳送陣走去。　　過程里紅恭弘=叶 恭弘也沒有在說什麼，只是平靜看着郭正陽，等郭正陽進入陣中，也自然的操控起了陣法之力，而後伴隨一陣傳送光華閃過，等他再次腳踏實地時，就發現自己站在了另一座大陣之內。　　這一樣是傳送陣，不過看起來這卻似乎是密不透風的地下宮殿。　　整個大殿面積不大，內里裝飾也只是簡單樸素，除了正中央一個傳送大陣之外，還有就是頭頂有些照亮的異寶，把這裏照耀的犹如白晝。　　這是一個密室，郭正陽踏出大陣后左看右看，沒有發現一絲和外界聯通的地帶。　　“這個設計，還真是不錯。”　　看了幾遍，郭正陽就操控暗空劍對着一處牆壁刺去，但哪怕以他全力施展暗空的能量，碰上左右石壁時，卻根本難以對那石壁造成絲毫損傷。　　而後郭正陽才感慨一聲，功法一動，沿着奇妙的方式運轉，再跟着他整個人就呼的一下消失在了室內。　　那位長生境大能在每個星球留下的傳送陣，位置都是絕密，而且是全封閉的，只有運轉特殊的法決才能從這裏面出去。　　等下一刻出現時，郭正陽也發現自己立身在了一處半山腰，向後一看，是連綿無盡的龐大山脈，向前是廣闊的密林，而且這密林，很多樹木花草都是郭正陽見過未見的奇異物種。　　郭正陽快速取出幾件寶物分散在左右，這些寶物也都留下了他的秘法烙印，不敢他去到那裡，應該都可以感應出這方位。　　做好這一切他才取出靈舟，而後小心翼翼防備着左右，快速向北方遁去。　　方位什麼的也很好辨別，因為這顆星球也是圓形，磁極分在南北，這些都是紅恭弘=叶 恭弘告訴他的，所以只要拿出指南針辨別一下就行。　　一路飛遁，郭正陽飛着飛着才突然一驚，而後操控靈舟停在半空，隨後也不過幾個呼吸，自他側方就響起一片清脆的鳴叫聲，跟着還有一群氣息泛濫的奇怪鳥類向著它衝來。　　這群鳥說是鳥也不太貼切，它們外貌很奇特，獅首鷹嘴，身軀卻像是蝙蝠一樣是肉翼，看上去極為兇殘。　　剛一出現，就紛紛啼叫着沖向郭正陽所在靈舟。　　但隨着距離的接近，郭正陽卻如釋重負，因為這群怪鳥的氣息都只是堪比真人境左右。　　“六千年過去，這裏還真是誕生了不少強大生靈啊，當初紅恭弘=叶 恭弘說火府主人過來的時候，這裏雖然也有獸類，但弱小的就是比地球世俗內的普通虎豹強一些，連靈域中一品妖獸都比不上呢……不過也不意外，這裏的天地靈氣太濃郁了，幾乎和火府差不多，比靈域最濃郁的各大巨頭勢力山門深處還強，再普通的野獸久經洗禮，也會產生蛻變的。”　　只是一群堪比普通真人境的妖獸，郭正陽連妖蟲都沒放出來，暗空劍一出，就犹如砍瓜切菜一樣把一群怪鳥斬殺乾淨，隨後他更是收集了幾隻巨鳥屍體，才又操控靈舟繼續飛遁。　　這一走就是大半天，他雖然因為警惕着左右會出現什麼強大獸類，所以刻意控制着飛行速度，但大半天後他也足足飛遁了數千里，但驚奇的是，就算如此他依舊還在這山林之中。　　這不是說幾千里下面全是密林，而是過一段密林，就又是新的山脈，越過山脈又是密林，如此循環。　　足足幾千里啊，大好的原始風景，也真讓郭正陽看的心馳目眩。　　過整里他也遇到不少妖獸，但最強的也不過和道君相仿，對他的危險也極小。　　直到又飛遁出數百里，郭正陽才突然一喜，因為前方總算不再是密林和山脈，而是出現了一片坦蕩平原。　　快速沿着平原上空飛行，有飛遁出兩三千里，從他出現直到現在，這跨越的直線距離都足有七八千里，也是直到這時郭正陽才心神一震，站在靈舟上眺目看向前方，“建築？這裏，還真的誕生了智慧種族！”

# 第二百八十三章 初見

　　郭正陽能瞭望到前方的建築，還是靠的增強視力類的術法，原理和地球世俗內的望遠鏡差不多，所以他就算看到了，這距離依舊還是很遠的。　　不過這也足夠他大致分辨出前方建築的模式了，那是一座城池，青色的石質城牆在陽光下散發著奇異的光澤，這城池很大，綿延到天際盡頭，郭正陽從南向北飛遁，正對着的是城市南門，靠着術法他也可以看到不少身影正在南門出入。　　而後郭正陽的表情就變得驚喜起來。　　因為那些出入城池的身影，也是人類！　　第一眼發現建築身影時，他就知道這座星球已經誕生了智慧種族，但智慧種族並不一定是人類，還有很多奇異的智慧種族生存在這無垠星空下的，所以確定這裏的智慧種族是人類后，他還是感到很親切的。　　畢竟這可是他兩輩子加起來第一次踏足外太空，遇到的第一波外星生命就是外觀大致一樣的人族，怎麼會讓他不親切？　　那些在南門出入的人類，大部分都是步行奔走，或者騎着一些奇形怪狀的獸類代步，鮮而有御空飛行的，而這些人的衣裝，大部分都是乾淨利索的緊身服飾，不乏一些獸皮鱗甲之類，緊身的服飾，翻來覆去也就是那幾樣，包裹着身軀四肢就行了而已。　　所以在觀看了一下后，郭正陽很快就從儲物戒中取出了一套地球靈域內常見的緊身服，先是替換了衣裝，他才駕馭靈舟趕到了那青色大成百多裡外，這個地帶其實已經有不少人影活動了。　　但那些還是腳踏實地行進的人類，氣息也基本都是和地球上的聚靈期真人相仿，所以郭正陽很輕鬆就找了個沒人的地方降落。　　再然後，郭正陽卻古怪的皺起了眉頭。　　“語言不通啊。”　　可不是，他降落之地距離一片湖泊不遠，湖邊偶爾也可見一些林木，郭正陽能清晰聽到林中的一些廝殺聲響。　　那是三四個迦藍星的修士在圍殺妖獸，一群人氣息都是在聚靈期而已，而這些人在圍殺中叫嚷的話語，郭正陽也根本聽不懂。　　這雖然很正常，不同星球之間如果使用同一種語言反而才是不正常，但這對郭正陽就是一些小麻煩了。　　當然，這也只是小麻煩。　　以那幾個菜鳥的修為，他完全可以讓靈識潛入對方大腦，靠意識思維交流，這種思維波動接近靈魂交流，根本沒有語言障礙一說的。　　想了一下，郭正陽就一晃身子到了密林中，收斂氣息觀察那幾個正在圍殺妖獸的身影，這四人都是一身緊身服，其中一個是黑髮黑眼的黃皮膚人種，兩個膚色漆黑，最後一個卻是膚色帶着淺淡的淺綠色。　　不只是膚色不同，幾人身高差異一樣極大，那個黃皮膚人種身高和郭正陽差不多，一米八左右，兩個黑種人身高也都是一米八多，但那個膚色淺綠的傢伙，竟然只有一米四五，看上去就像是孩童。　　但郭正陽卻看得出對方已經是成年人了，這應該是其他什麼原因造成的。　　四個人騰挪跳動間，依靠的還是身法以及體能，不過看了幾眼后郭正陽才發現這幾個傢伙，竟然有三個都是體修，靈修竟然只有一個，就是那個黃種人。　　而這四位修為也都是在聚靈後期巔峰，其中那個黃種人還是主要戰力……　　這可真是打破了郭正陽的常識，因為在他印象中，體修的戰鬥力往往要比同階靈修強大的多，可這裏四個小修士中，反倒是三個體修實力差些。　　這種戰力差的原因，郭正陽也很快就看了個明白，因為這幾個體修，似乎都沒有熔煉過什麼天材地寶，他們的肉身力量完全就是靠靈氣淬鍊而出的。　　而且三個體修所使用的靈器一樣極差，那差的甚至都稱不上靈器，最多就是比普通人眼中削鐵如泥的冷兵器好一些罷了。　　“奇怪，這麼落魄的傢伙們也走體修路子？”一個體修，雖然只靠功法吸納靈氣去淬鍊肉身，也能一步步成長，但這卻是卻很難很難的，因為肉身強度不達到一定程度，根本沖不破瓶頸，所以在地球上的體修，除了吸納來的靈氣不去淬鍊靈海，而是不斷淬鍊身軀之外，也都會去尋找各種奇異靈植或者其他天材地寶融入身軀，讓肉身強度不斷蛻變，才能一步步突破。　　在如今的地球上，你一個體修只是單純吸納靈氣淬鍊肉身，根本沒什麼出路，根本突破不了。　　但這幾個傢伙全都只是靠功法淬鍊出來的。　　是這個世界的靈植和天材地寶稀少？　　當然不是，郭正陽一路飛遁過來，所見過的蘊含濃郁靈氣的靈植真的太多太多了，雖然那些東西他幾乎一個都不認識，最多是發現一些和地球上的靈植類似的。　　但這裏的資源也絕對要比靈域豐厚了百倍不止。　　有這麼多資源，這些體修竟然不利用……　　壓下心中的詭異念頭，郭正陽繼續觀戰，那四個修士圍殺的是一隻氣息初入聚靈大圓滿不久的奇異妖獸，而大家又都是在陸地上，若是在地球上，恐怕隨便挑選四個散修都能輕鬆擱到這妖獸。　　因為初入聚靈大圓滿，真的不比聚靈後期強多少。　　比如聚靈後期靈海面積四五十平，大圓滿一百多平，看上去大圓滿修為足以比擬後期修士三四倍，但那指的是修鍊到大圓滿巔峰的修士，修為才能勝出後期巔峰三四倍，剛進入聚靈大圓滿的修士，靈海雖然大了很多，但裏面都是空的。　　他們只是前景更遠大而已。　　所以四個聚靈後期巔峰修士去圍殺一隻初入大圓滿不久的妖獸，絕對是手到擒來。　　但這四個人手段太差了，那個靈修翻來覆去就是一個能釋放雷電的靈器，在郭正陽眼中就是和下品靈器相當，甚至還有所不如，而除了靈器之外他也只會放一放火系術法，翻來覆去就是噴一下火焰燒一下，比起地球靈域中的術法，相差何止百千里？　　如果他釋放的火系術法是小學生數學，只有簡單的加減乘除，地球上的術法就相當於高數微積分之類了，複雜程度和變化程度真的不可同日而語。　　三個體修更是只能靠身體的靈敏度跳來跳去，能看出一些身法的樣子，但一樣粗糙的厲害。　　所以……　　等最終四個人勉強幹掉那隻妖獸后，竟然全都是傷痕累累，靈修好一點，看上去只是力竭一樣，但三個體修，最嚴重的一位黑人整個後背都快被破開了，皮開肉綻。　　郭正陽在暗中看的都牙疼。　　都是修士，這四個真的比地球中最落魄的散修都更落魄。　　牙疼中，等郭正陽看到受傷最輕的那個淺綠膚色的傢伙，竟然拿出一堆要分殘渣去向那個黑人後背上塗抹時，更是眼一黑，差點吐血。　　那些藥粉的靈氣波動，和地球上一品靈植差不多，但地球上哪個不是煉製成品的丹藥或者捏碎塗抹或者口服？　　但這位竟然是直接從後背背囊里拿出了一個獸皮做成的小包，抓出一把粉末去給那位療傷。　　再然後因為語言不通，郭正陽也還沒散發靈識潛入誰的腦海，所以根本不懂那幾人在說什麼，只是聽着對方嘰里呱啦的對話。　　對話中，後背快被撕裂的那黑人氣息也越來越弱，他雖然塗抹了一些藥粉，但看得出那些藥粉效力很有限。　　雖然他後背的傷口已經不再淌血，可他之前失血造成的虛弱，加上疼痛之類，一樣把他折磨的頻死。　　所以其他三人也都嘰里呱啦一片焦急，圍在那人身側不斷安慰什麼的。　　看到這裏，郭正陽才忍着心下的無語踏步走了出去，但那邊幾人卻根本沒發現他的出現，直到郭正陽咳了一聲，那邊幾位才紛紛一驚。　　等轉身看到郭正陽后，還站着的三個修士都馬上戒備的轉身，把受傷最重的黑人擋在了身後。　　而那靈修則在看了郭正陽幾眼后，一抱拳向郭正陽行了一禮，張口一串古怪話語。　　也就是在他張口的剎那，郭正陽依舊發出靈識潛入對方大腦，這次他更是直接把靈識潛入了這四個修士每一個人的大腦，所以也清晰感覺到了他們的思維波動，總算聽懂了對方的意思。　　那大意就是問好，算是剛見面后客套類的詞語。　　郭正陽啞然一笑，而後揮手拿出一顆丹藥丟了過去，“給他服下吧。”　　他還想從這幾人口中問一下這片大地上的情況，所以還是先示好再說。　　不過他這一手剛一展露，對面三人頓時就神色大變，全都驚恐的看着郭正陽。　　主要是他們壓根沒看清郭正陽怎麼取出來的丹藥，上一刻還是空這手站立，一揚手一顆黑影就撲面而來，完全看不清楚，的確有些嚇人。　　不過神色大變中，那個黃種人靈修還是猛地伸手接住了丹藥，而後抓着丹藥一看，那黃種人本就帶着一絲驚恐的臉色頓時就變得極為精彩，甚至是激動的渾身亂顫。　　“靈藥？這竟然是成型的靈藥？？”　　“嘶……”　　“天啊，成型靈藥？我這輩子都只見過幾次而已。”　　……　　伴隨着那邊的呼聲，郭正陽差點腳一歪，摔倒下去，一顆普通的二品丹藥，那邊竟然一輩子只見過幾次？還這麼激動？？

# 第二百八十四章 海冕宗

　　“多謝前輩恩德，在下一定沒齒難忘。”　　因為修為相差太大太大，這幾個修士里，那靈修靈海面積才幾十平，而郭正陽的靈海堪比道君初期，足有四五十萬平，所以這幾位也根本不知道郭正陽的靈海已經侵入他們腦海，那靈修只是在驚呼后，馬上就對着郭正陽恭敬行了一禮，才轉身拿着那顆靈藥去喂服還癱在地上的黑人。　　就是餵食的時候，這位手一直都在哆嗦，也不知道是激動於見到靈藥，還是激動於夥伴有救了，至於這顆靈藥是不是能療傷，又或者是不是毒藥？開什麼玩笑，就算郭正陽要動手殺他們，也根本不需要拿出靈藥這麼昂貴的東西啊。　　這種玩意，也只有青石城內那些豪門修士才偶爾有資格享用，是偶爾！　　就算是豪門修士，也不是誰都能服食靈藥的，這種玩意，只有那些高高在上的丹師才能煉製，而隨便一個丹師，都絕對是各大勢力爭相搶奪的對象。　　整個青石城上百萬人口，數萬修士，丹師不過寥寥十幾人……所以絕大部分修士，出外狩獵或者彼此廝殺爭鬥，受傷之後基本都是用那些丹師們煉製廢棄的藥粉殘渣，亦或者直接找一些靈植，用純粹的靈植來療傷，靈藥，真的太貴重了。　　眼前的青年看上去比他還小一些，竟然隨手就丟出一顆靈藥，難道那是一位高高在上的丹師？否則，否則就是青石城城主一脈的少主看他們很順眼，也不會隨便拿出來靈藥賞賜給人的。　　等把靈藥餵給那黑人後，這位靈修才馬上又恭敬轉身，對着郭正陽彎腰行了一個大禮，“前輩，在下連昀，難道前輩不是青石城人？前輩大得無以為報，只要您用得上，儘管差遣，連昀一定無所不應。”　　看得出這個連昀是四人小組裡的首腦，而這位也很精明，他會這麼說當然不止是因為那一顆靈藥救了他的夥伴，而是以郭正陽表達出來的善意，以對方很可能是丹師的身份來說，如果他們幾個能攀上這樣的大樹，那可就……　　但事實上，連昀卻不知道郭正陽的靈識已經潛入他腦海，這種狀態下，別說是他說出來的話，就是念頭也被郭正陽窺探的一清二楚，畢竟郭正陽此刻施展的手段，本就是接近和人靈魂交流，腦海中的意念思緒也都是靈魂波動的一種，還是最直指人心的。　　所以郭正陽很快就笑了，笑着看了連昀一眼，青石城，上百萬人口，數萬修士，丹師？？　　“我是從別處遊歷而來，第一次抵達這裏，有很多事不清楚，你們不妨幫我解說一下附近的情況。”連昀的小心思，郭正陽並不在意，只是很快又笑着傳達意念。　　一下子，連昀也再次激動了，馬上就小心翼翼上前，陪着笑開口解說……　　隨着解說，郭正陽終於知道了眼前的青石城是位於靈武大陸東部，恩，這顆星球，在那位長生境大能口中被取名為迦藍星，但這些迦藍星本土種族卻並不知道那些，所以他們自己的稱呼就是靈武大陸，靈武大陸群雄並起，統治整個大陸的就是一個個強大宗門，又或者修真國度，青石城是大陸東部天禾國東部邊陲重鎮，再向南就是無盡荒野，被人稱之為南荒。　　也是解釋中，郭正陽才得知這靈武大陸的修真體系，和地球所知的並不一樣，準確的說，是和無垠星空下的通行體系都不一樣。　　在地球，又或者其他彼此相連的星空下，大家劃分體系都是聚靈期、真人、道君、化神、合道、長生，這是星宇通用的標準。　　但這裏卻是分為靈徒、靈師、靈宗、靈尊。　　拿連昀的話說，他們四個都是靈徒後期，在青石城中算不上好手，但也略有薄面，真正執掌青石城的是三大家族以及城主府，其內都有靈師坐鎮，而在青石城更遠處向北數千里，更是一個在整個天禾國東部都超然物外的龐大宗門，海冕宗。　　據說海冕宗內都有好幾位靈宗級高手，提起這個時，連昀的表情也變得極度虔誠恭敬，就是其他幾人同樣如此，似乎那幾位靈宗就在附近一樣……　　而方圓萬里之內的修鍊者，無一不以加入海冕宗為榮，青石城內，幾大家族以及城主府勢力，也都有直系子嗣在海冕宗修鍊。　　“這是一個從沒有外界強者前來、也沒有本土修士走出星空的封閉星球，才會有自己獨特的修鍊體系，錯了，六千年前，那位長生境大能是來過的，但那時候這顆星球根本沒有智慧種族，而他們自創的體系，靈徒和聚靈期相當，靈師應該就是真人了，靈宗是道君，靈尊……這個星球竟然有化神期高手！！”　　從連昀口中得知這些后，郭正陽心下也泛起了不少波瀾，化神期啊！　　連昀這個帝國邊陲的小修士都能知道大陸上有化神期高手，那化神之上有沒有？不一定啊，就算有哪位化神期高手突破進入合道期，也未必會馬上就宣揚的全球皆知不是？　　而化神期高手，天禾國就有一個，那就是天禾國的開國帝王，正是因為那位化神期高手的存在，才會讓海冕宗這些有多位道君坐鎮的大宗門臣服。　　天禾國內最強大的勢力，也正是皇室。　　因為那位化神期強者，天禾國在整個大陸，都是數得着的強盛帝國。　　暗暗揣測中，身側的連昀也繼續解釋，就是在解釋過程中，那個原本重傷，卻被郭正陽賞賜一顆丹藥的黑人修士也站了起來，他在吞服過正宗的丹藥后，復原速度很快，站起來時氣色已經好看了許多，如此情況又讓幾人又驚又喜，對郭正陽的敬畏也更多了些，解說起來更是不遺餘力。　　這一次，郭正陽也知道了在靈武大陸，雖然並不缺少強大修士，但是……但是，其他種種卻落後的厲害，比如丹藥，靈器、陣法等等，比起地球絕對是石器時代的石頭蛋子和核武之間的差距。　　這是一顆剛剛開始發展，剛剛誕生智慧種族不足兩千年的新興星球，因為天地靈氣濃郁，濃郁的嚇人，所以修士修鍊起來很快，但各種功法以及旁枝末節卻極端落後。　　很多人都是平白佔據着各種豐厚資源，卻根本不知道該怎麼用，只能自己摸索，自己領悟自己創造，那自然發展緩慢。　　比如地球世俗內，大秦大漢建立時，人族的發展已經可以稱之為雄霸星球了，但那些帝國內的各種科學技藝和21世紀比起來，一樣是相差千萬里。　　地球上修真紀元已經誕生了多長時間，這個沒人知道，但那絕對不止是五六千年那麼簡單，而且地球曾經誕生過可以遨遊太空的強者，把曾經的地球和外面的星空連接起來，也吸納了無數修真星球所蘊含的修鍊知識和智慧，所以如今的地球雖然到了末法時代，靈氣越來越稀薄，但在各種技藝上，卻絕對都達到了鼎盛期。　　這也像21世紀的世俗，各種資源越來越緊俏，比起秦漢時期稀少的可憐，但科技卻已經繁榮的無法形容。　　這才是為什麼連昀等人之前和妖獸廝殺時，各種手段那麼簡陋粗糙的原因。　　眼下的靈武大陸，看起來雖然有靈尊坐鎮，那是化神期修士啊，強大的足以嚇死人，但其實隨便來一個靈域內的真人級修士，在眼力見識上都足以雄霸星空的。　　就是那些化神期修士，在丹藥、靈器、陣法的見解上，都未必能高到哪去。　　默默思索着什麼，郭正陽才突然一怔，而後傳達意念問詢，“你說向北數千里，是海冕宗的宗門所在？”　　“是，前輩難道想去海冕宗？”連昀馬上恭敬回答，而後更是笑道，“前輩不會是想加入海冕宗吧？不過要是前輩想去，估計也不是難事，海冕宗收徒雖然嚴格，但前輩卻是丹師，丹師、煉器師以及陣法師，在整個大陸都是高高在上的存在呢，就是海冕宗也絕對不會拒絕以為丹師的。”　　連昀說這話時，其實也有試探的味道在內，因為郭正陽從沒開口說自己是丹師，這一切只是他的猜測。　　但他卻不知道自己徹底想歪了，郭正陽提起這個，是因為他要去的目的地，很可能就在海冕宗附近，所以才突然鬱悶了起來。　　不過鬱悶了一下，郭正陽卻又釋然的苦笑，“說的也是，那些天地意志活躍之地，連對長生境大能來說都是寶地呢，這裏既然已經誕生了智慧種族，修真文明也在快速發展，那隻要不是傻子，那些寶地都會被各種勢力佔據。”　　想到這裏后，郭正陽更是大致確定了，如果向北兩三千裡外的天地意志活躍寶地還在的話，恐怕肯定被海冕宗佔據了。　　那八成也是在的，不然海冕宗為什麼在那裡開宗立派？這恐怕也不只是簡單的巧合。　　“海冕宗……有幾個道君坐鎮呢，我該怎麼辦？就算那處寶地還在，有大宗門盤踞着，我恐怕想進去參悟劍意也並不容易，這裏雖然功法秘術，靈器丹藥都極為稀缺，但若是修士盤踞了那些寶地，出現一大批領悟天地意志的強者，哪怕只是皮毛，也絕對很恐怖的。”　　這個星球上的修士因為處於剛剛開始發展的階段，但談到大宗門修士的戰鬥力，恐怕也並不低，地球上的修士有各種恐怖的靈器，完善到巔峰的奇妙術法，還可以藉助陣法之力等等，這些都能讓修士戰力飆升。　　但這裏的修士，因為有着一處處天地意志活躍的寶地，恐怕也真有不少人已經領悟了某種天地意志，天地意志的可怕，同樣不是蓋的啊。

# 第二百八十五章 禁地來人

　　“前輩，那我就不打擾您休息了，不過以後若是有什麼需要，您儘管開口，我家就在這附近……”　　一個小時后，青石城某座奢華的三層閣樓內，一間客房外，連昀等人連連笑着沖郭正陽點頭，等郭正陽也笑着客套一句，幾人才退着步子離去。　　直到那幾位消失在走廊里，郭正陽才轉身進了房內。　　這是一座青石城內檔次很高雅的酒店之類住所，郭正陽在從幾人口中得知自己想去那位長生境大能所感悟過的寶地感悟，很可能要和海冕宗接觸，所以只是稍一思索，就對後續有了一定計劃。　　不管接下去他如何和海冕宗接觸，語言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　　他不可能見人就把靈識潛入對方腦海，對上海冕宗的強者，這無益於是沒事找事，自找麻煩，所以郭正陽隨幾人入城，目的就是為了給自己一些時間學習這個大陸的語言。　　這一點其實也很簡單，以修士的記憶力，學習起普通語言絕對遠超地球上的普通人無數倍，如果有人教導，恐怕一两天內郭正陽就可以把這個大陸的語言大致講的順順溜溜的。　　而找誰教導？　　這個問題太容易解決了，他根本不需要刻意找人來教導自己。　　只要在這青石城住下，靈識一散發，隨便感應幾個正處在牙牙學語階段的孩童，看一看那些長輩如何教導那些孩童說話認字，他就可以從旁觀摩，而上百萬人口的大城池，想找一兩個正在學說話認字的幼童，也根本是手到擒來的事。　　進入客房后，郭正陽靈識一放，也只是十來個呼吸就找到了幾個目標。　　再然後，他就操控靈識感應着那幾個正在學說話認字的幼童，暗中偷師……雖然一個學習期的幼童並不是時時刻刻都在學習，但郭正陽可選擇的目標卻太多，這個休息了，他就換一個新目標。　　隨後只是過了幾個小時，郭正陽就記住了不少通俗用語。　　再然後，等一天時間而過，郭正陽已經把青石城內大家所講的語言學了個七七八八。　　不過這個一天，指的並不是迦藍星的一天，而是地球的一天，來到這裏以後，郭正陽也早發現時間上的差異。　　他從踏足這個星球以後，所說的半天，一天都是按照地球標準來劃分，到現在他也已經在迦藍星呆了近兩個地球日。　　但迦藍星的這段時間，卻只是從清晨變到了下午……　　這裏的一天一夜，很可能等於地球上的四個晝夜還多。　　發現這個差距后，郭正陽卻也沒在意，這是很正常的事，每個星球的大小不同、自轉速度不同，一個晝夜的時長就也有不同。　　不過迦藍星一天時間雖然極長，但這裏的一年並不是12個月，一個月也並不是三十天，這裏一個月只有9天，一年也只有9個月，甚至他們所說的也不是年月，只是郭正陽自行理解成年月了。　　所以換算成靈武大陸的計時法規，這裏一年不止不比地球長什麼。　　一個全新的星球，一個自由發展起來的全新人族，的確有太多方方面面都和地球不同，如果要細說的話，郭正陽至少都能說出上百個和地球的不同點，時間差異只是其中之一，其他比如這顆星球有三顆月亮，各種膚色人種足有七八種等等，多不勝數。　　而郭正陽現在也還是按照地球的日長來計時。　　只有這個才更方便。　　因為他啟動生死台是在地球，所以生死台的一年之期也是按照地球時間流逝的，他現在距離和馮輝的決戰只剩下四個半月，所以在大致能比較流暢的用靈武大陸語言和人交流后，就已經準備動身前往目的地了。　　就是他剛準備離開，卻突然察覺到了連昀等人從客棧外匆匆而來，那四個人的目的性還很明顯，就是衝著郭正陽來的，因為他們在行走中的輕微言談，也提到了郭正陽。　　想了下，他還是在客房內等了片刻，等連昀幾人上樓后敲了敲房門，郭正陽說了聲進，幾人才馬上推門而入。　　這四位，此刻都是一臉喜氣。　　“發生了什麼事？”郭正陽笑着開口，那邊連昀也馬上接話，“前輩，您不是對海冕宗有興趣么？這件事對您可能還真有些幫助。”　　“哦？”郭正陽詫異的反問，連昀也不隱瞞，“是這樣的，昨天咱們青石城來了一個大人物，是禁地的陣法師，那位陣法師出身青石城，不過據說小時候是吃百家飯長大的，後來他外出遊歷，這次是剛……”　　靈武大陸，盤踞統治各方的是一個個大型宗門或者修真世家建立的國度，有道君以上坐鎮的才能成為大型或超級勢力。　　不過在整個大陸，再強橫的帝國或者宗門也只能統治一方，比如有一位化神期強者坐鎮的天禾國，也只是統治大陸東部十分之一左右的地帶。　　但不得不說是，在大陸上卻有幾個極為獨特的勢力，幾乎是把其影響力遍布到了整個大陸，禁地就是其中之一，禁地，其實就是一群陣法師組成的聯盟勢力，陣法之力鎖天禁地，這就是聯盟的名字來源，其內的陣法師也絕對是整個大陸最頂尖的陣法師。　　憑着各種禁制陣法手段，這個聯盟的實力，都是輕易足以顛覆一個大帝國的龐然大物。　　而據說創建這個聯盟的也是一位化神期陣法師，他組建這個聯盟的意圖，就是為了把全大陸內的所有陣法天才拉攏進來，然後一起推動大陸的陣法研究。　　這一位的壯舉，倒是和靈域中的無雙老祖差不多，無雙老祖開創《靈域》，除了是為了斂財以及提升宗門影響力之外，也惠及了無數普通修士，因為一種種頂級術法的革新，都會隨着時間流逝傳播到整個靈域，大大提升了散修們的術法手段。　　所以無雙老祖被尊稱為地球內的靈域第一人，而靈武大陸創建禁地的化神期強者，雖然並不沒有把陣法禁制一道隨意傳播的理念，甚至可以說禁地研究出來的各種強大陣法，是不能輕易外傳的，否則就會遭到禁地修士追殺，他們還是屬於敝帚自珍的理念，生怕自己的好東西被別人輕易學會。　　但就算如此，因為他的推動，也使得無數陣法天才被發掘出來，然後彙集到一起接受系統的陣法知識教育，眾多天才再在一起研究，推陳出新，從而使得整個大陸的陣法水平一直在快速發展。　　不止如此，因為禁地內匯聚了大量陣法天才，不斷讓大陸陣法知識推陳出新，所以在短短一百多年裡，禁地就一躍成為力壓各大帝國的一股超級勢力。　　也是自從陣法師聯盟出現后，這恐怖的發展速度也讓某些人眼熱，跟着大陸上才出現了丹藥師聯盟，以及煉器師聯盟。　　這三個聯盟，就是泛大陸內最恐怖的頂尖勢力。　　這些東西郭正陽也早知道了，這不是連昀等人給他解說的，而是他在學習大陸語言時，靈識散發出去，偶爾聽來的消息，青石城上百萬人口，自然是說什麼的都有，偶爾監聽一下，能聽來的有用消息的確會很多很多。　　這次連昀帶來的消息就是，一個生在青石城的陣法天才，吃百家飯長大，等出去遊歷，學有所成，成了禁地的四品陣法師之後，風光榮耀的返回故里，原本是準備答謝一下曾經的恩人們，結果發現記憶中很多恩人已經故去。　　感慨之餘，這位陣法師就打算開壇講道，準備傳播一些陣法知識給恩人們的後代，當然，它傳播的只是普通陣法知識，不過就算如此，那也是無數修士夢寐以求的了，比如在青石城，真正能有資格學陣法，其實只有城主府和三大家族而已，小修士根本沒資格，在垃圾的陣法只是他們都沒資格學習。　　但因為這位陣法師是禁地內的陣法師，所以他一回來，整個帝國東部都為之轟動，整個靈武大陸太大了，天禾國有化神期老祖坐鎮，能稱之為帝國，也只是統治了大陸東部十分之一左右的領土，在大陸東部還有另外三個和天禾國比肩的帝國，其他則是一些依附於四大帝國的中小型國家，宗門。　　而大陸東部也只是整個大陸五分之一左右的疆土，可以想象就是天禾國皇室，放在全大陸其實也並不是什麼起眼的人物。　　但禁地卻是整個大陸最龐大的勢力之一，就是中陸那些頂尖帝國皇室遇到禁地內的高級陣法師一樣要好好應對的，何況是天禾國這邊的修士或者宗門？　　所以這位回來后，還沒開始開壇講道，大陸東部各方城主，或者宗門首腦已經紛紛前來拜會，其中就包括海冕宗內一位長老，帶着好幾個出身青石城的弟子趕了回來。　　“前輩，說起來也是僥倖，在下的外公曾經和陣法師有點矯情，所以我也能前去聽那位講道，如果前輩願意去的話，可以和我一起，到時候前輩就算想認識一下海冕宗內的強者，應該也有不少機會。”徐徐講出來意，連昀才又笑着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啞然，這似乎的確是個機會啊。　　畢竟他就算現在直接去海冕宗，若是那天地意志活躍之地還存在的話，也在海冕宗內，他依舊要想辦法才能接觸到裏面的人。　　“那個陣法師什麼時候講道？”　　“今天晚上。”連昀大喜着回答，似乎郭正陽流露出同意的意思，讓他很激動似的，不過說的也是，他的外公雖然和那位陣法師有點矯情，但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而且那種交情也不強，類似此種情況的人，在青石城還有很多，所以就算他想去攀那位陣法師的大腿，競爭力也太大了，機會太少。　　還不如趁着這機會好好結交郭正陽呢。　　因為在他眼裡，郭正陽就是一個丹師，就算這位不是丹藥師聯盟內的丹師，那對他一樣是高高在上的大人物啊。

# 第二百八十六章 開壇講道

　　從禁地走出的那位陣法師開壇講道的地點是青石城城主府，而城主府，也算是青石城內最龐大的建築，算是一個小型城中城了。　　郭正陽隨着連昀四人一起趕去的時候，也輕易見到了不少和他們懷着同樣目的的修士，這些修士也基本都是聚靈期，不過着裝方面卻嚴肅華美了許多，不再是獸皮鱗甲包裹出來的緊身服，而大多都是衣袂飄飄的袍服，樣式和地球的古式衣裝有些類似，但也有着迦藍星的特色。　　當然了，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行走中郭正陽可聽到了不少修士們的言談。　　比如此刻在他身前數十步外行走的幾名修士，所談內容就讓郭正陽大感興趣。　　“聽說隨海冕宗巴長老一起回來的武連府少爺感悟了冰意？嘶，那位武連少爺可真是天縱奇才啊，他才加入海冕宗兩年吧？就感悟了一種天地意志，而且現在還只是靈徒境，簡直聳人聽聞。”　　“是啊，這樣的資質，恐怕在海冕宗內也是數得着的吧？”　　“武連家這次恐怕要壓下其他兩大家族了，三大家族內，好像只有武連少爺感悟了天地意志吧？肯定會被海冕宗重點培養，一旦他在海冕宗得勢，那在咱們青石城的武連氏自然水漲船高。”　　……　　靜靜聽着前方的言談，郭正陽的確有些無語，一個靈徒？也就是聚靈期修士，竟然感悟了一種天地意志？　　這，這還真是讓人聽的糾結，地球也有數萬修士，別說是聚靈期，就是道君老祖都沒人能感悟什麼天地意志呢。　　“他能感悟天地意志，也是多虧了海冕宗內的意志海，有那樣的寶地，咱們修士感悟起天地意志來就能事半功倍，所以就算武連家那位能感悟，也不算什麼，換了是我，若有資格進入海冕宗，進入意志海，也未必不能感悟一種天地意志。”　　其實這一刻，不止有一撥人在行走中提到了感悟冰之意的那位武連少爺，郭正陽稍一分神就聽到了大街上后側方同樣有人在交流，不過這次說話的卻是一個語含羡慕不服的修士。　　就是這修士的話，很快就招惹來了其他修士的反駁。　　“你？算了吧，海冕宗宗內弟子數萬，但能在靈徒就感悟天地意志的，也不過寥寥十幾人，你能比得上那位？就是咱們城主府那位少爺，也是在靈師中期才感悟的火之意志，而那位可是青石城數十年來最出類拔萃的天才。”　　“哼，不過是會投胎，運氣好而已。”　　……　　好吧，聽到這裏后郭正陽已經確定下來，創造火府的那位長生境大能曾經感悟過天地意志的寶地此刻依然存在，而且就在海冕宗內，那個地方應該就是這些修士口中的意志海了。　　對這方面他以前還只是猜測，可現在已經能肯定，若沒有意志海那種寶地，一個宗門內絕不可能就有十多個聚靈期修士感悟天地意志，哪怕這些傢伙都是感悟的意志皮毛，也絕對藉助了寶地之威。　　確定之後郭正陽卻也沒多問，只是繼續平穩踏步，而後不過幾十分鐘，就隨着連昀等人進了城主府，城主府外有侍衛把守，平時自然不可能隨意進出，但今天則是個難得的開放性日子，郭正陽略微觀察一番，就能感覺到至少有數百乃至上前修士湧入城主府。　　這些修士進來之後，也都清晰按照侍衛們的提示抵達了一座龐大的演武廣場。　　大型的青石廣場上人頭涌涌，一個個修士都是盤膝坐在預備的蒲團上，整齊的排成一排排，這座位也是先到先得，郭正陽幾人來的已經算晚，所以只能坐在了後方，他們距離前方廣場盡頭高台，足有二三百米遠。　　而此刻的廣場哪怕盤坐了上千修士，大家卻井然有序鴉雀無聲，都是在安安靜靜等待。　　等了半個小時左右，自廣場盡頭的通道處才走來一行數十人。　　那一行數十人以一名長須中年為首，其他人等都是簇擁着長須中年而來，彼此談笑風生。　　這時廣場下才偶爾泛起零星的竊竊私語。　　不過這私語也就是有誰認出那數十人里某某是青石城城主，某某是城城主愛子、那位領悟火之意志的靈師，也是如今青石城第一高手什麼的，還有哪個是武連府大佬，哪個是黑康府大佬等等。　　靈武大陸的姓氏，也自然和地球不同，武連、黑康等等。　　“前輩，走在最中央的就是集安前輩，在他身後兩步外那個黑袍中年，應該就是海冕宗巴長老，聽說巴長老也是領悟了天地意志的大人物，是整個海冕宗數一數二的高手……”　　周邊私語中，連昀也把腦袋湊到郭正陽身側，小聲向他解說。　　郭正陽笑着點了點頭，視線也落在了集安身後的巴長老身上，那是一個身材有些矮胖的黃膚中年，一團喜氣的面容因為此刻正在燦笑，所以看不出什麼威嚴，反而很討人歡喜，但郭正陽卻絕不敢輕視那位，一位領悟了天地意志的道君……就算能施展的靈器以及術法都很落後，那一樣是極為恐怖的。　　不過就在郭正陽凝神看去時，那位巴長老也似有所感，唰的一下轉頭看來，視線落在郭正陽身後，停頓了片刻才又悠然抽回了視線。　　“巴兄？怎麼？”巴長老收回視線，在他身側一名黃袍中年才也看了郭正陽所在方向一眼，笑着問向巴長老，畢竟巴長老也是一群人的核心之一，他落後集大師幾步，讓青石城城主跟着，只是因為對方是地主而已，論身份，巴長老絕對是這群人中最頂尖的之一，所以他的一舉一動自然也很引人關注。　　“沒什麼。”巴長老則輕笑一聲隨意應付過去，不過心下，他卻又悄無聲息放出靈識探向郭正陽，靈識一觸即走，巴長老心情卻古怪起來，因為他實在想不通，一個靈師巔峰的修士，怎麼可能給他這靈宗中期的強者帶來淡淡的壓迫感？　　可不是么，廣場上有太多人此刻都正看向高台，但那些人基本都是靈徒，看台上一眼，視線也是充滿敬畏敬仰，一觸即走，只有郭正陽的視線在他身上停頓了好幾秒，這才引起他的感應，結果等他看過去，才啞然發現這竟然是上千聽眾中極為稀少的靈師級修士，而且論修為氣機，這位更是靈師大圓滿，絕對是廣場上修為最高的，但若是這樣也就算了，他看過去時對方視線依舊不閃不避，只是很客氣的沖他點點他，面帶笑容。　　那人應該不帶什麼惡意，否則他肯定能感應的出，但在那人平淡的對視中，他卻能感覺到一絲淡淡壓迫感。　　這就很滑稽了……一個靈宗初期巔峰，修為就是靈師大圓滿巔峰的十倍，他已經是靈宗中期巔峰，論修為絕對是對方的三四十倍，還感悟了天地意志，這就像是一個隨便揮一拳就有三四千斤力氣的小超人，開着最先進的裝甲車，卻從一個手無寸鐵的普通人身上感覺到了壓力一樣。　　當然了，這種事他自然也不會亂說。　　隨後巴長老也只是平靜的跟着集大師前行，等大師到了高台中央，在中央一個蒲團下坐下，巴長老一樣和其他隨行人員一樣，各自安靜的盤坐在了集大師身後。　　“諸位……”　　集大師捋了下美須，輕笑着開口一句話，視線從台下掃過，廣場上上千修士就全都被吸引了注意力，齊齊恭敬虔誠的看向大師，集大師繼續開口，先是緬懷了一下過去，說自己小時候父母早亡，全靠一個個街坊鄰居照拂才成長起來，等他提到一個個陌生的名字，這大叔那大嬸，而後再提起大叔大嬸的後人，某些高台下的修士就馬上激動不已的起身，帶着強烈的激動和榮耀感沖集大師行禮。　　當然，集安不可能點到所有人，他也只是提了提記憶中最深刻的一些人，剩下的就一略帶過，緬懷之後，集大師才笑着開始回到了主題，講道。　　“陣法一道，講究調動天地之力化為己用，從而達到鎖天禁地的目的，老夫也知道匆匆一次講解，對大部分人來說都基本沒什麼效果，但若是天資聰穎者，也必然能領悟出一些東西，這些就看諸位的緣法了……”　　講道正式開始，集大師的講道，自然也是從最基礎的陣法知識開始，這些東西台下上千修士基本都是絲毫不通，完全從零開始，但集大師的口才卻極為聊得，尤其是這位十分適合做一位講師，陣法一道的基礎理論，從他口中講出竟成了妙趣生輝的事，講的極為生動，也容易理解。　　短短時間后，台下上千修士幾乎都被牽引了心神，就是集大師身後一幫大人物，各自也掌握了一些陣法知識，對這些基礎理論應該都是早已精通的，此刻一樣有不少聽的入神，甚至偶爾都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再看向集大師時，眼神中也充滿了敬畏。　　他們以前雖然知道不少基礎，但也有不少地方還沒完全弄明白，亦或者自己學習着學習着理解錯了，走入了誤區，現在一次聽講，才讓人茅塞頓開。　　短短時間后，不管是台上台下，都已經幾乎全被集大師的風采折服，全都在認真用心聆聽。　　如果說唯一不大用心的，也就是後方的郭正陽了……　　沒辦法。　　如果能讓地球上一個名譽世界的數學家，安安靜靜坐在小學一年級的教室里聽人講最基礎的加減乘除，不打瞌睡不掀桌子已經很難得了。　　此刻的情況，對他來說就是如此。　　哪怕集安大師出身禁地，禁地百年來的陣法知識也一直都在快速發展，但，但就算拿禁地內最高深的陣法知識出來，對郭正陽來說恐怕也粗糙的可憐，何況是基礎知識？

# 第二百八十七章 幾張獸皮

　　好吧，郭正陽覺得自己能安安靜靜坐在這裏不打瞌睡不砸場子已經很難得了，也覺得自己很收斂，並沒做什麼引人關注的舉動，他只是想安安靜靜等集大師講道完畢，然後去認識一下集大師身後的巴長老。　　但他卻不知道集大師講道的時候，看着那些小修士們聽講的如痴如醉，心馳目眩的表情，也是一種享受，所以集大師的視線也一直在不斷徘徊。　　看過一排又一排，等驀地看到郭正陽那裡，原本心滿意得的集大師才猛地一怔，郭正陽的表情其實很中規中矩的，就是一副認真聆聽的樣子，看上去是全神貫注。　　但他這表情卻又和眾多聽講者截然不同，一來這認真聆聽的帥氣臉龐上，沒有如痴如醉的陶醉神色，自然大大不同，就算是那些聽不懂的，也基本都是或皺眉思索或急的抓耳撓腮。　　對於陶醉的人，集大師自然是心滿意足，說明那些人懂了，對於皺眉思索或抓耳撓腮的，他自然是已經在心下徹底放棄，懶得關注了。　　孺子不可教啊，他已經講的那麼清晰透徹，那些人還聽不懂，自然沒指望了。　　但郭正陽這一副平平淡淡，除了看樣子是在聽之外，根本沒有任何錶情的臉龐，卻讓集大師愕然不已。　　這是什麼反應？自己講的不動聽？還是這傢伙已經懂了？　　愕然之餘，集大師也沒有為此停下講道，只是繼續講着，視線多在郭正陽身上停留了一下，才又看向他處。　　而事實上這一刻不止是集大師關注到了郭正陽，就是大師身後的巴長老的視線，一樣在郭正陽身上停留了片刻，等收回視線時，巴長老甚至差點笑出來。　　“那小子根本沒在聽，只是敷衍而已。”一下子就看穿了郭正陽的狀態，只是因為巴長老也是如此狀態，看上去是在聆聽，其實壓根就是敷衍。　　因為巴長老對陣法禁制的造詣也是不淺的，他會來這裏只是沖集大師身後的禁地的面子。　　心下笑了一下，巴長老卻又疑惑起來，疑惑起了郭正陽的來歷，那傢伙一個靈師大圓滿，能給他一種淡淡的壓迫感，大師講道一樣沒興趣聽，只是敷衍，難道對方也是精通陣法之人？若是那樣，那傢伙坐在下面做什麼？　　當然，就算心下有疑惑，巴長老一樣不可能為此打斷集大師講道。　　時間靜靜流逝，整個廣場上下一直都有着敘敘道音瀰漫，等時間又過了一兩個小時，大師講道也告一段落，而後集大師含笑看着台下，下面不少人也或是在思索回味，或是在神色激動的拿出玉簡記錄著什麼。　　“你們若是有什麼不理解或者疑惑之處，現在可以開口問詢。”滿意的點點頭，集大師也再次開口，不過等看到某人依舊是平靜盤坐，臉上既沒回味之色也沒記錄，他心下也再次閃過一絲詫異。　　當然，這時候廣場已經有人激動的起身看向台上，集大師才又收回視線沖對方點頭，而後那修士也馬上開口問出了心下的疑惑。　　傳道授業解惑，集大師很擅長，所以一番回答再次聽得不少人連連點頭。　　一個心滿意足的坐下去，另一個起身。　　問答階段進行的也很順利，直到一個小時后，等再沒人有問題，集大師才笑着捋了下美須，“好，既然大家都沒了問題，該記錄應該也都記錄了下來，那咱們就進行下一階段。”　　徐徐道音再次瀰漫，講解着講解着，台下眾多聽眾也再次聽得如痴如醉，就是聽着聽着，原本一直裝作認真聆聽的郭正陽才猛地眉頭一皺……　　因為，台上的人現在的講解是錯的。　　不過郭正陽也只是皺了下眉，就繼續聆聽，但隨後的時刻，聽着台上的大師越講錯的越多，郭正陽也真無語的蛋疼，就算想佯裝聽得很認真，也裝不出來了。　　好比一個國際知名的大數學家，坐在小學教師里聽課，聽對方講一加一等於幾，已經很難熬了，結果後來講到略顯高深的東西，竟然還都是錯誤理論，這就真的不是難熬，而是大折磨了。　　他不想打斷大師的講道，因為那和他關係不大，就算這些理論是錯誤的，但也能讓大家在陣法一道上有所發展，只是發展沒幾步就會走進死衚衕而已，但這些和他根本沒關係，所以郭正陽只是皺着眉撇了下嘴，就又努力讓自己裝出好學生的樣子。　　但他卻沒想到，之前的表現已經引起了某些人的注意，正講解的順暢的大師正好把郭正陽的皺眉撇嘴動作收入眼底，而後，講道瞬間中斷。　　集大師無疑是人群中心，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他身上，所以講道一端，眾人才紛紛愕然，再然後看集大師視線在郭正陽身上，整個廣場上下眾多視線也無疑齊刷刷都落在了郭正陽身上。　　“這位小友，難道集某剛才所講，有什麼不妥？”視線中心轉移，集大師也不等其他人問詢，就笑着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這才啞然，笑着起身向集大師一抱拳，本想說大師所講並無不妥的，不過見到此刻大部分修士都在愕然驚訝的看着他，包括出身海冕宗的巴長老，這反而讓他瞬間改了心思，想結識巴長老，甚至讓對方同意他進入海冕宗內的意志海參悟，如果自己不拿出點東西，誰會輕易答應？　　一味藏拙，反而不利於實現目的，畢竟他的時間是有限的，一想到這裏，郭正陽才笑道，“是！”　　“嘩～”　　一個簡單的字，整個廣場為之嘩然，嘩然中，一聲聲呵斥也隨之響起。　　“放肆，你是什麼東西？竟然敢駁斥大師之言，不覺得可笑么？”　　“小子住嘴！”　　……　　在郭正陽身側的連昀等人，還只是一臉惶恐看着郭正陽，而在大師身後盤坐着的城主府以及來自其他城池的強者們，卻紛紛起身，對着郭正陽怒斥，甚至幾道身影已經騰空而起，看向集大師，似乎只要大師一個點頭，眾人就會出手似的。　　當然，這些動身的大多都是真人級強者，一些道君境，比如巴長老等人，都只是平靜看着郭正陽，巴長老甚至還露出了頗感玩味的神態，好像對郭正陽越來越有興趣似的。　　反倒是集大師還挺有風度，沖左右擺擺手，才笑道，“無妨。”　　說了一聲無妨，集大師才又笑着看向郭正陽，“那還請道友明示，不知道集某之前錯在哪裡？”　　其實在禁地內部，各種學術性的爭論以及辯論是很常見的，天天都有發生，畢竟禁地內收斂了太多天才，天才們一成長起來，自然也會有自己的理念和堅持。　　各種學派為了學爭動輒抄傢伙幹人都是正常的，所以他並不覺得郭正陽說他錯了有什麼不妥的，他只是意外，郭正陽會真的站起了說了一聲是。　　之前他一直都對郭正陽很留意，就是因為他也看出了這傢伙的神態很可能是敷衍……不過他也不認為郭正陽在陣法一道上的見識能高到哪去，所以若不是郭正陽之前皺眉撇嘴，一副不認同他所說的樣子，那講道一結束他也就走了，絕不會再多看郭正陽一眼。　　敷衍而已，他身後也有敷衍的，衝著他背後身份來的，這很正常。　　但郭正陽一說是，意義就截然不同了，難道這傢伙真能指出他所講的錯誤之處？難道對方陣法修為比他還強？畢竟都是修士，感官敏銳，集大師可是清楚就在他身後敷衍他的講道的巴長老等人，在剛才一樣沒覺得他所講有絲毫不妥的。　　伴隨着問詢，郭正陽再次笑了，不管怎麼說，這位集大師人品不錯，他當眾說對方錯了這位都一點不着惱，不容易啊。　　所以郭正陽也沒藏着掖着，只是笑着走向高台，“我承認，在傳道講解這方面，我不如你，談到辯論恐怕也不如你，只是口才上的爭辯，我未必能讓你知道錯在哪裡，但等我布下一座陣法你就知道了。”　　嘩的一聲，廣場上又是一片嘩然。　　所有人都是滿臉錯愕之情，齊齊驚訝的看向郭正陽。　　“布下一座陣法？他能布施陣法？”　　“嘶，不會吧，他還真懂？”　　“不過布施一座陣法，那得要多長時間？他該不會是故意嘩眾取寵吧？”　　……　　眾多周知，至少是靈武大陸眾多周知，陣法一直都是很繁瑣很複雜的工程，不止要選擇合適的地址，還要尋找各種陣基，再然後……　　恩，靈武大陸布施陣法，比如布施一個水系殺陣，選址一樣很重要，必須選在水系靈力濃郁之地，選取和當地環境契合的陣基，一點點雕琢。　　隨便一個陣法，哪個不是大工程？　　他們的陣法一道，就是還停留在這個地步。　　所以一聽說郭正陽要布施一個陣法，全都很驚愕。　　陣法怎麼可能是說布施就布施的？他以為那是什麼……　　好吧，郭正陽聽到左右無數竊竊私語，再次嘴角一抽，這裏的陣法發展，太落後了，布陣都要看環境，周邊金木水火土那一系靈力濃郁，才能布施那種大陣，真是落後的讓他都不好意思啊。　　踏步走上高台，郭正陽笑着取出幾張獸皮。　　而後讓幾張獸皮凌空懸浮，雙手法決一牽，就快速綉刻起了陣紋，一道道陣紋以恐怖的速度完成。　　前後不過三四分鍾，幾張獸皮一揚，凌空沒入左右消失不見。　　再跟着，一座迷你型殺陣就憑空而出，平白出現的各種火力，洶湧而出。　　這就是陣法之力，簡略型的符陣，靈域內隨便一個聚靈大圓滿修士恐怕都能布置幾手，郭正陽以前在世俗也是藉助此類符陣遮掩靈氣波動斂息等等的。　　“噗～”　　不久前才隨着郭正陽的奇怪動作站起身子的巴長老等人，全都眼珠子一凸，雙腳一軟，紛紛或摔倒或撲下石地，各個驚得魂飛天外。

# 第二百八十八章 顛覆性衝擊

　　不久前集大師講道，所講的那些錯理論，就是說布陣需要選擇環境，你想布施什麼樣的陣法，必須要選擇一處該系靈力濃郁契合之地，才能去着手布陣。　　這方面明顯是大錯特錯，所以在隨後，集大師又在講解如何分辨環境內到底都充斥着什麼樣的靈力，這一樣是錯誤的講解，那些手段或許能讓陣法發揮出更強的威力，但一直這樣走下去，必然會限制了陣法的靈活多變性。　　郭正陽也知道自己在做師傅、教授他人技藝上手段沒有這位集大師強，看他把枯燥無味的陣法基礎入門都講的這麼生動有趣，他就知道自己不是對手。　　但事實勝於雄辯，他隨手布施一個陣法，根本不需要觀測左右環境靈力，而且也不需要其他各方面的繁瑣要求，幾分鐘就揮就出來一個簡略的符陣，這就是事實。　　符陣在郭正陽操控下，各種澎湃火力洶湧而出，但這一幕對集大師以及其他天禾國的強者來說，卻實在有些顛覆性的衝擊！　　能不顛覆么？以往都是需要耗費大量時間心力，做足各方面準備才能着手布施的陣法，就這麼簡單的抓出幾張獸皮就成了？　　被衝擊的都有些接受不了，但在隨後集大師還是馬上哆嗦着身子上前，一腳踏入郭正陽所在符陣中，詳細感受那些火系力量的衝擊，最終，這位來自禁地的大師也越來越激動，越來越無法淡定。　　“這真的是陣法，天啊，這竟然真的是陣法？？陣法還可以這樣么？”　　“陣法竟然能這麼快就完成？也根本不需要觀測環境？不需要注重和環境的配合？我不是在做夢吧？”　　……　　陣法要和環境契合，其實地球上的陣法道途也經歷過這個階段，你若是在火系靈力濃郁的地方布施一個水系大陣，根本調動不來火系之力，甚至因為火系靈力和水系陣法相衝突，更可能導致大陣剛一運轉就被完全相反的力量衝擊的崩壞。　　但那真的不知道是多少年前的老黃曆了，地球上也早已有陣法大家研究出了一種靈力轉換技巧，這種技巧很高深，把火系靈力轉化為水系，然後再配合陣法之力散發。　　所以地球上才會有各種山門組合大陣，根本不需要觀測附近環境，只要在布施陣法時，每個陣法內都搭配那種靈力轉化技巧，那不管環境如何，只要是有靈氣，都可以讓陣法吸納過來使用。　　而地球修士在布陣時，也往往都會率先在陣內綉刻那種可以促使靈力轉化的陣紋。　　如果是龐大的大陣，那些陣紋綉刻在陣基上就行，如果是這種簡略大陣，那就融入正常陣紋就行，雖然這樣子會導致陣法威力下降，可你所能布施的大陣卻多了無數選擇，能真正讓陣法從環境因素中解放出來，多種殺陣、防陣、迷陣等相互配合，聯合禦敵，效果一樣會大大提升。　　不過這些，靈武大陸的修士明顯從沒遇到過，所以集大師等人的震動可想而知。　　郭正陽這隨手施展出來的，可是一種全新的陣法理念，能讓大陸陣法獲得徹底的解放，使陣法的實用性和隨意性暴增無數倍，構建運轉過程也少了無數繁瑣工作。　　這種衝擊足以讓人癲狂！　　癲狂中，集大師都再也顧不得不久前還正在向不少普通修士講道，就是出身海冕宗的巴長老等人一樣顧不得之前的來意，只是全都或靠近或直接進入那迷你型的火陣，散發靈識感應辨別，一邊辨別一樣激動的面紅耳赤、渾身亂顫，口中也是說著胡話。　　還是那句話，事實勝於雄辯，如果郭正陽不是真的把陣法布施出來，那他不管講的再天花亂墜，恐怕這些人都要懷疑他說的方式的合理性以及可行性。　　但事實一出，他們根本無從辯駁。　　激動的摸索了片刻左右的陣法波動，集大師才猛地抬頭，激動不已的看向郭正陽，“這位前輩，你是如何做到的？”　　好吧，集大師對郭正陽的稱呼，這一路上也是變了再變，從最初的這位小友，到這位道友，而後符陣一出，直接就升級成前輩了。　　不過這一刻別說是集大師覺得沒什麼不妥，就是集大師身後的諸人一樣全都是充滿驚嘆和敬畏的看向郭正陽。　　傻子也知道郭正陽別看看上去年輕，但在陣法的造詣上已經遠遠超出了集大師，不，準確的說是這位在陣法的造詣上，已經遠遠領先了整個大陸！！　　哪怕是大陸上那些化神境，喔，在他們口中就是靈尊級的陣法宗師，一樣被郭正陽遠遠甩開了。　　“事情也不是很難，有兩個關鍵點，一是轉化靈力，不管周邊天地是什麼屬性的靈力，只要我們能研究出轉化靈力的手段，就可以讓陣法擺脫環境限制。”　　“再則就是簡化大陣，把原本需要各種陣基輔佐的大陣，以陣紋的形勢展現出來，就可以省卻布施大陣的各種繁瑣過程，讓陣法變得便捷。雖然經過轉化和簡化之後，這樣的陣法的威能會降低許多許多，沒有正規的大陣可怕，但如果我們能肆意組合排列各種陣法，一樣可以讓大陣的威能重新變得可怕。”　　……　　郭正陽笑着解釋，不只是口頭解釋，隨後他更再次取出了幾張獸皮，又是一番法決牽引，幾分鐘而已，一個全新的土系法陣就構建而出，而後隨後一拍，獸皮製成的靈符快速沒入虛空，短短時間而已，那原本在虛空中瀰漫的火系殺機就變成了火土想成，威力暴增。　　郭正陽繼續演示，金木水火土五系殺陣快速構建融合，這所有的時間加在一起，也只有半個小時左右，但當地卻已經構建出了一個完整的五行輪迴，五個迷你型陣法相輔相成，使得陣法威能也大大增加。　　原本站在陣中，還可以輕鬆抗住火系殺陣的集大師，等五行一成，很快就怪叫着狼狽從陣中逃出。　　這位大師也只是一個真人級修士而已，所以就算郭正陽布置的陣法很粗糙簡略，但五行相輔相成組合出來的陣群，一樣對他有了不小的殺傷力。　　“神跡！這是神跡！！竟然真的有可以轉化靈力的方式？讓陣法一道不再局限於環境限制？？真的有人能做到這些？天啊，我最初在禁地內從一些天才們口中聽聞時，還以為這隻是妄想，但沒想到他們還在研究，大陸上竟然已經早有人做到了這些，不止是做到了靈力轉化，還能把陣法的布施壓縮到如此效率，這是神跡啊！！”　　從陣群中逃脫后又是連連驚呼，集大師激動的都想對着那隱沒在虛空中的小陣群頂禮膜拜了。　　郭正陽已經用事實證明了太多太多事，證明了就算單一的簡化陣法威力會比正常陣法低很多，可一旦組合成陣群，威能上一樣會趕上去，甚至是超越！！　　這在他們這些痴迷於陣法研究的修士眼中，可不就是神跡么？？　　而面對集大師如此神態，郭正陽卻又有些心情古怪，因為對方眼中的神跡，其實在地球上，大部分聚靈大圓滿以上的散修都能隨手搞定的……陣法一道在地球上的發展，真的超出了這裏太多，這些簡略陣法只是能加快布施速度而已，但地球上，其實早已創造出了可以隨身攜帶的陣法。　　比如郭正陽手中的九根雷幡，其實就是一套組合的雷系陣群，把大陣練入一根幡內，九幡結合，稍一催動就是陣力瀰漫，那種陣法才是以後的陣力發展趨勢。　　雖然他得到的九雷幡，一根雷幡的威能只是和下品法寶之力相當，但九幡結合，就是一套恐怖的組合殺陣，那可不止是能放一下雷電巨人而已，而是也能催動雷力變化出困敵、迷惑等各種陣法之力。　　那些東西在地球內才是高檔的陣法產物，額，或者準確的說，九雷幡是那位創造火府的長生境大能創造出來的，不過在地球內，星河老祖等人其實也各有類似的寶物，他們手中的一些法寶，也有不少是牽扯到了陣法之力，把完整的大陣練入法寶，可以隨身攜帶釋放。　　這些靈域中大部分散修都能玩幾手的小技巧，在這些人眼中都是神跡，那若是把九雷幡之類的寶物取出來，還不知道會讓這些人震驚成什麼樣子。　　古怪的看了集大師一眼，郭正陽才又看向巴長老，結果，等一眼看到巴長老也是面紅耳赤的關注着那迷你型陣群，激動的渾身顫抖，郭正陽心下才終於有了強烈的喜意。　　看這些傢伙這麼重視這套迷你殺陣，那麼，如果他提出以這種技術為籌碼，想進入海冕宗的意志海參悟一下，估計那邊也很難拒絕的吧？？　　以技術優勢換取對方的寶貴資源？　　這似乎真的很可行。　　“前輩！”就在郭正陽思索中，集大師才突然站直了身子，身子直了一下，等走到郭正陽深淺就又馬上深深彎了下去，“前輩，晚輩想邀請前輩加入我禁地，以前輩大能，足以讓整個大陸陣法一道少走千百年彎路，只要前輩願意，想必就是就是我禁地之主，一樣會甚感欣慰。”

# 第二百八十九章 這筆交易，真的太值了。

　　“禁地之主？嘶……那位可是……”　　“說的也是，這位前輩在陣法上的造詣，已經領先了整個禁地不知多少年，你剛才沒聽到么？轉化靈力的方式，禁地內也有不少天才在研究，但他們還只是研究階段，誰知道多少年後才能有成果，但這位前輩不止已經做到了這些，還能把陣法以陣紋的形勢呈現出來，這種能力，稱之為我靈武大陸第一陣法師也不為過了，就算是那位禁地之主得知，一樣會激動的。”　　“沒想到，沒想到啊，沒想到如此重大之事，竟然會在我等眼前發生？此生觀此一事，就死而無憾了。”　　……　　集大師誠懇的邀請郭正陽加入禁地，甚至提到了那位禁地之主，這樣的話語頓時讓集大師身後的一群人紛紛大驚，但也只是幾個呼吸，所有人就反應過來，而後紛紛充滿敬畏的看向郭正陽，就算是不久前還對着郭正陽冷聲呵斥的一些修士，此刻一樣如此。　　誰讓郭正陽展現的這兩手，意義太過重大？　　眾人幾乎都可以想象，從今天起，恐怕就要有一場巨型風暴席捲整個大陸了。　　禁地，是泛大陸最恐怖的超級勢力，它的恐怖能力足以輕易巔峰一個帝國，但不得不說的是，那是因為禁地內有好幾位化神境的陣法宗師，說他們能輕易顛覆一個帝國，基本也都是指的化神境出手。　　而且就算是化神境強者出手，他們若想對付一個帝國，恐怕一樣是靠着各種靈器靈寶戰鬥，入侵站上，很難藉助陣法之力。　　畢竟眼下的大陸上，陣法雖然可怕，擁有鎖天禁地之能，但陣法構建卻太繁瑣太複雜，容易些的大陣，選址，與環境配合，尋找各種靈材構建，隨便下來也要幾天，若是龐大的組合陣法，那所需要的時間和心力準備等等，更是無法形容。　　所以若是入侵戰之類，大家也根本無法藉助陣法之力。　　禁地最恐怖的地方，就在於不止創建禁地的是一位化神境陣法宗師，其內還有好幾個化神境強者，而最關鍵的是禁地的本部，才是整個大陸最恐怖的死亡禁地，因為那是好幾個陣法宗師共同選擇一個多系靈力濃郁、活躍之地，然後構建布施了大量組合陣群。　　談到防禦力，禁地絕對是大陸之最，沒有之一。　　但，但那是以前。　　今天郭正陽一出，竟然解決了陣法選址問題，還能把大陣的布施縮減到如此效率，那豈不是說隨便一個陣法師只要學會了這些手段，隨時都可以在任何地方布施大陣？如此一來，那絕對是讓整個禁地如虎添翼。　　原本就是雄霸大陸的禁地，恐怕從此以後更會所向披靡，擋無可擋，誰還能擋得住可以隨手輕鬆布施陣群的禁地？就是以前還能和禁地比肩的丹藥師聯盟以及煉器師聯盟，恐怕從此都要見了禁地眾人就繞路走。　　郭正陽展現出來的雖然簡單，在這位手中就是隨手都可以完成的小事情，但對整個大陸乃至禁地這超級勢力而言，那絕對不亞於一場毀天滅地的空間風暴，所以原本聽到集大師提到禁地之主，眾人還本能感到愕然，但略一思索，就紛紛恍然。　　集大師說的絕對是事實！　　靈力轉化手段，以及可以把龐大的陣法縮減到以陣紋形勢展現，那絕對會衝擊的那位禁地之主也再難以維持矜持的。　　只要郭正陽在這一刻點點頭，這個原本還是默默無聞的傢伙，恐怕立刻就會成為整個禁地的寶貝，成為全大陸最耀眼的新星。　　只不過就在眾人一片胡思亂想時，郭正陽卻啞然一笑，而後對着集大師擺手，“禁地的風采，郭某也早有耳聞，不過眼下還有些要事要做，恐怕暫時不能前去一觀了。”　　一句話，人群頓時愕然，而後紛紛獃滯不已的看向郭正陽。　　呆了一下，集大師才馬上道，“前輩，不知道你有何要事？雖然在下也知道這麼問很唐突，不過我絕對沒有惡意，而是想說，如果前輩做的事外人可以幫得上忙的話，那隻要前輩開口，我禁地在天禾國的力量，絕對會傾力相助。”　　禁地在天禾國，所布施的力量並不多，而且那些力量還都在皇城內，畢竟就算天禾國也有化神境強者坐鎮，但問題是整個大陸太大了，天禾國那位開國帝皇放在全大陸，也並不是什麼重量級的角色。　　所以禁地也只是在其皇城設了一個分部，招收各地陣法天才而已。　　不過就算只是一個分部，沖禁地的名頭……不管要辦什麼事都絕對會事半功倍，說得不好聽了，郭正陽就算是想娶天禾國哪位公主，由禁地分部的管事出面，那位開國帝王恐怕都要和和氣氣坐下來好好談一談，就算不願意，也得放低姿態尋找到各種絕不能讓禁地太反感的理由。　　而隨着集大師的話，郭正陽倒是又愣了一下，而後才笑着道，“我是聽說海冕宗內有意志海那樣的寶地，所以才進去參悟一番……”　　一番話，眾人再次愕然。　　愕然之後，甚至很多人的神色都變得分外古怪起來。　　集大師是楞了一下，才笑着道，“原來如此，前輩如果只是想進入意志海參悟，其實我禁地內也有許多，而且意志海，其實也有強弱之分，那些天地意志活躍之地，根據活躍程度不同，修士進入其中參悟，所能感悟天地意志的幾率和難易也各有不同，我記得海冕宗意志海，只是一個三品意志海，而我禁地總部內的意志海，卻是整個大陸最頂尖的九品意志海，前輩若是想參悟天地意志，其實還是選擇高檔的意志海更合適一些。”　　這位集安集大師也不知道是不是天生一副知識分子研究生的脾氣，雖然一直都很和氣，但和人打交道方面並不是太擅長，否則他也不會當著巴長老的面直接說海冕宗內的意志海太不上檔次……　　而偏偏對方說這話時，姿態上根本沒有絲毫輕視之意。好在站在集大師身後的巴長老並不在意，只是陪着笑點頭，“是啊，意志海這種寶地，在大陸上雖然有許多，但最好的無疑還是在禁地內部的意志海，那裡的意志活躍程度，足以讓修士感悟效率加快數倍。”　　郭正陽也微微愕然，因為他之前並不清楚意志海也有強弱之分，但細想一下，各地靈氣還有濃郁之分，意志海內的天地意志活躍程度就算有分別也不意外。　　這麼說若是去禁地總部的意志海參悟，對他更有好處？　　但郭正陽思索了一下后，還是沒有立刻答應，而是看向集大師，“不知道從這裏抵達禁地，需要多少時日？”　　“一年多即可，若是正常修士想從這裏抵達我禁地總部，就算是一般的靈宗級強者日夜趕路，恐怕也要耗費三四年時光，但如果是前輩想去，那我們只要到了天禾國皇城，當地分部的人必然會駕馭速度最快的靈寶帶前輩趕路，一年多就差不多了。”集大師滿面笑容，郭正陽卻聽得蛋疼。　　他會問這個問題，就是因為知道眼下的靈武大陸，根本沒有傳送陣一說……　　傳送陣，若是自行研究，往往都需要合道期以上強者才能涉足空間之力，把空間之力化為己用，地球上現在沒有合道期強者，但以前卻是有的，也早已把陣法研究到了那個地步，現在若只是布施傳送陣，只要備用的牽涉到空間之力的靈材足夠，只是理論也有了，就是道君都能輕易布施。　　但靈武大陸，貌似還沒有什麼達到合道期的陣法宗師，所以這裏的修士來往，都是要麼靠步行，要麼靠飛行法寶，亦或者駕馭速度型妖獸。　　……　　“郭兄，呵呵，這，您這份大禮可太貴重了。”幾個小時后，青石城上空，伴隨着幾道遁光破空而出，飛遁中的巴長老卻是抓着幾張獸皮，激動的話都說不利索了。　　在巴長老身側的郭正陽聽聞之後，也只是笑笑，才開口道，“這次我還要多謝巴兄，若不是巴兄應允，我可沒機會進入歸宗意志海觀摩。”　　“哈哈，這個好說，好說。要不是郭兄有急事，就是禁地內的九品意志海，恐怕都能隨意出入，我海冕宗這次可是撿了個大便宜。”巴長老再次大笑，笑聲里卻也真驚喜的眉飛色舞。　　可不是么，因為靈武大陸沒有傳送陣，從這裏趕往禁地總部都需要一年多，就是從這裏趕往天禾國皇城都要近一個月。　　要不是這些時間郭正陽不願意浪費，哪輪得到海冕宗有如此大福分，竟然只是以讓郭正陽進入意志海參悟為條件，就得到了一套完整的土系法陣獸皮？　　上面的陣紋，以及轉化靈力的技巧，就是放在全大陸也是無價之寶啊。　　想想臨走前那些修士們的羡慕垂涎之色，巴長老也是越發得意，只要有了那種轉化靈力的陣紋，海冕宗的防禦力量就會大幅度暴增，因為山門大陣就可以因此而大肆改造，不再受環境靈力限制。　　這筆交易，真的太值了。　　不過在巴長老眉飛色舞的大笑中，郭正陽也正在心下深深感慨，這筆交易，真的太值了，靈域中隨便一個聚靈大圓滿以上的散修都能布施的手段，就能換來意志海內的參悟機會，還有什麼能比這個更值的？

# 第二百九十章 意志海

　　海冕宗位於青石城北部兩千多裡外，這樣的距離，若是道君級修士飛遁，也就是半天到一天就能抵達，這個半天到一天指的是地球日。　　當然，若是駕馭靈器法寶飛遁，速度只會更快。　　郭正陽之前從傳送陣處飛遁至青石城，駕馭靈舟飛遁七八千里，也只是用了一天一夜，那還是因為沿途需要提放各種妖獸而並沒有讓速度提升到極限。　　所以這一次，兩人也只是花了幾個小時就到了海冕宗附近，等郭正陽看到前方依山傍海的龐大山門時，心情也微微激動起來。　　而作為東道主，巴長老還沒真的踏足山門，就散發出一陣燦爛的大笑聲，叫喊着幾位師兄弟趕快出來迎接貴客。　　海冕宗內也很快遁出幾道驚疑不定的身影，這一行足足七人，氣息也全都是道君境，倒是讓郭正陽也驚了一下，畢竟他已經清楚知道，海冕宗不過是天禾國東部一個大宗門，放在整個天禾國都算不上多耀眼，放在整個大陸更是不值一提，但就是這樣的宗門內，竟然就有八位道君。　　略微的驚奇中，巴長老才笑着向諸人引薦郭正陽，稍微解釋之後，海冕宗內眾人也頓時激動起來，各個都對郭正陽恭敬有禮，熱情客氣到不行。　　因為巴長老的介紹不只是說郭正陽願意以一套符陣指法換取海冕宗意志海參悟的機會，更着重點明郭正陽很可能會是以後禁地內最耀眼的新星，恩，在來之前，郭正陽不止贈送了巴長老一套符陣，其他幾套符陣也隨手饋贈給了集大師。所以就算這個陣法大家眼下沒有加入禁地，但等集大師把那幾套符陣帶回禁地，到時候恐怕禁地也一樣會極為重視郭正陽這個陣法師的，說不定還真有化神期宗師出面親自拉攏呢。　　這樣的天才人物，大師級角色，如何不讓人敬重？　　彼此一番客套，而後海冕宗內就由巴長老以及宗主陪同，陪着郭正陽一起前往意志海。　　“郭兄，天地意志這種東西太過深邃玄奧，就算我和掌門師兄這種意境領悟其中之一的修士，若拿這些來說教，一樣說不出頭緒，所以到時候恐怕只有讓郭兄自己參悟了，……”　　意志海被稱之為海，就是其外觀猛一看去就像是一片汪洋大海。　　海冕宗內的意志海就位於一片寬闊的山谷間，佔地足有數百平方公里，站在谷外的山巔之上向下窺探，看到的就是猶若海面一樣的波瀾景象。　　但這些並不是水，而是一種很奇妙的意志波動呈現。　　帶着郭正陽抵達之後，巴長老也笑着開口，“有意志海這種奇妙的存在，我等領悟某一種天地意志的皮毛還算輕鬆，但真正想把某一種天地意志參悟到極限，別說是我海冕宗沒人能做到，就是放眼整個大陸恐怕一樣沒幾個人做到，郭兄現在就可以進入意志海參悟，不過若是你以前從未進入過這樣的寶地，那可就要小心一點，裏面的天地意志太過活躍，而越是活躍的天地意志，對人的衝擊力也越大，……”　　“謝謝巴兄提醒，我會注意的。”郭正陽也笑着回話，不過回話的時候心情卻真有些古怪，像是迦藍星這樣的星球，真的太奇葩了。　　天生有意志海這樣的寶地，真的讓這個星球的修士天生就佔據了無盡優勢啊，比如海冕宗內，八個道君竟然有六個領悟了某一種天地意志的，而海冕宗內還有數十真人，十多位聚靈期，一樣全都領悟了某種天地意志。　　一個宗門加起來就是數十人領悟天地意志皮毛，這簡直就是不敢想象，而海冕宗內還只是一個三品意志海，宗門實力放在全大陸更是不值一提。　　這樣的星球，就算各種修真技法落後，但前景也一樣讓人心顫。　　而一個修士參悟天地意志，大致就可以分為皮毛、小成、大成、圓滿四個階段，哪怕海冕宗內所有修士都只是把某種天地意志參悟到了皮毛，連一個小成的都沒有，但那對個人戰力的提升一樣是極為可怕的。　　細細聽着巴長老和那位宗主對意志海的講解，把該注意的事項都記在心裏之後，郭正陽才笑着遁下了谷間。　　一入山谷，郭正陽立刻就感覺到了這裏的不同。　　這谷中的情況從外觀看去，就像是淹沒在海水中一樣，但真的入內后就能感覺出這些水並不會侵濕人的衣衫肌膚，在這裏面你會覺得左右有很大浮力，更有一波波類似液體的衝擊席捲而來，但那是向你體內湧入，潛入你的大腦，還夾帶着無窮壓迫感。　　郭正陽放開心神，任由那些古怪波動湧入腦海，那些壓迫感也越來越清晰，越來越恐怖，細細體會了片刻他才恍然大悟，此刻他正在感受的，就是雷的毀滅意志。　　一股股恐怖到幾乎要碾碎他靈魂的毀滅氣息，正在不斷衝擊着他的靈魂，試圖要把他從靈魂上徹底摧毀抹殺。　　意志海內天地意志活躍，也更容易讓人蔘悟某種天地意志，指的就是這些意志波動入侵，讓你深切體會那種意志的可怕，以及展現方式。　　若是意志堅定者，就能在無窮的壓力下觀摩感悟。　　這種方式倒是和郭正陽所得的那個古怪畫卷有些類似，那畫卷內也是記載了劍道之意，以攻擊的方式讓你體悟劍意的無堅不摧。　　所以嚴格說起來那個古怪畫卷的傳承，已經做到了類似意志海的呈現。　　所以當初紅恭弘=叶 恭弘第一次見到那畫卷時，才會那麼驚嘆畫卷的玄妙。　　但意志海的奇特之處不止是在於這一點，如果只是這樣，那和畫卷的區別並不大了，郭正陽也根本不需要再來這裏。　　意志海另一個獨特之處就在於，讓身體放鬆接受這些意志衝擊時，你不止是能體會到意志的呈現方式，還能利用功法吸收這些意志，功法一動，意志隨着功法運轉潛入周身每一寸肌膚，你的感悟就會更清晰深刻的多。　　而且在這種狀態下，你施展術法或者其他攻殺手段，已經能藉助吸入體內的意志釋放該天地意志，這種情況絕對要比只是被動承受更有效的多。　　那副畫卷內的意志傳承，是單純的用意志攻擊你，就像是拿同一套劍法不斷攻擊你，卻又不真的斬殺你，你被攻擊的多了，自然也能窺探出那劍法的一些端倪，從而觀摩學習。　　而意志海內不只是拿一套劍法攻擊你，它在攻擊你的同時還會帶動你不由自主施展出一些劍法，就像是邊練邊教導你。　　當然，這種方式也有危險，如果你意志薄弱，承受不住天地意志的衝擊，就會真的被從意志上抹殺……畢竟這是自然而成的意志海，而不是誰留下的傳承。　　感受着體內那股龐大的雷之意志，郭正陽先是被動承受，等逐漸習慣之後才運轉功法吸納雷之意志。　　一開始他只是吸納了一點點，就立刻感受到體內到處都充斥着一股狂暴的毀滅意志，手腳輕微舞動，這些毀滅意志就已經隨着拳掌散發出去。　　在這一刻，他隱隱覺得自己體會到了一些毀滅意志的真諦，但卻又似乎什麼都沒體會到，那種感覺很奇妙，他剛才已經施展了一次毀滅意志，肯定能有所感悟，但就是這感悟太淺，還沒來得及細細體會就消失了。　　郭正陽剛想繼續體會，結果身邊氣流涌動，這一次湧入他腦海的已經不再是雷之毀滅，而是冰之森寒……　　“怪不得越是活躍的意志海，越有利於感悟，這低品級的意志海，左右意志變化也太快了。”　　意志海根據活躍程度不同，也分為了不同品階，最高九品，那是最強大的意志海，也最容易讓人蔘悟，一品則反之，是最差的意志海。　　而不同品階意志海之間最大的區別就是，低品級意志海內，意志變化太快。　　比如你上一刻還在感悟雷之意志，剛感覺自己有點收穫，下一刻左右意志就變成了冰火等，這就是因為這裏的意志活躍程度不夠，意志容易被下一種意志驅散，容易被替代。　　從而不利於修士持續的感悟觀摩。　　越是活躍的地方，意志越強大，雖然修士吸收起來危險也越大，但它們一旦出現就不容易被左右意志驅逐代替，可以讓你持續感悟。　　這裏面的差別自然是很大的，天地意志本就難以領悟，結果你感悟的還斷斷續續的，難度自然倍增。　　無奈之下郭正陽才快速遊動身子，在這龐大山谷內尋找起了劍意。　　這裏的意志很雜亂，從基本的五行意志，再到五行延伸出來的雷、光、冰、光明、黑暗等等。　　所有的意志都像是一波波浪潮不斷遊動徘徊。　　在這裏，修士也只有讓意志浪潮入侵大腦後，體會到了意志的攻擊才能知道那是什麼意志，所以正常修士在這裏，就算是想參悟什麼意志，也只能靠運氣去尋找。　　比如你想尋找火之意志，只能隨便選擇一個方向遊動，讓那一路上的意志不斷攻擊你，你才能知道那是什麼，但問題是這裏的意志一直都是流動的，而且流動方向很不規則，比如上一刻你身前十多米外就是你尋找的意志，可等你向前沖了七八米，快接觸到了，那裡的意志卻被左側意志推着向左，你又不知道，就會從此錯失機會。　　所以正常修士在這裏參悟，很多時候都是在做無用功，他們大部分時間都浪費在尋找自己想參悟的目標上了，也所以普通修士動輒幾年才能成功參悟某一種意志的皮毛。　　不過郭正陽在遊動中，卻驀地催動了從那位長生境大能那裡得來的功法，功法一動，周邊原本昏暗的意志立刻就變得清晰明朗起來。　　這種狀況下，他根本不需要靠近就能清晰看到左右意志是什麼屬性，比如正在攻擊他的是水之意志，前方几米外則是火之意志在驅逐着水之意志，挨着火之意志的是光之意志。　　短短几個呼吸，郭正陽就猛地大喜，他終於從茫茫意志海內找到了劍之意志。　　那種意志哪怕還在數十米外，可其內充斥流轉的無堅不摧之意，卻是那麼醒目耀眼。　　郭正陽快速向前游弋，只是剛遁出二十多米，前方劍意突然就被另一種意志衝擊的向右側滑行，郭正陽頓時暗暗慶幸一聲，也馬上轉移了方向。　　他的確不知道從火府得來的那功法還有這妙用，否則短短几個月，恐怕絕不可能參悟出皮毛意志的。

# 第二百九十一章 相識一場

　　“嘩～”　　意志波動如潮水般起伏，郭正陽從意志海內一躍而出，凌空懸浮在海面上，臉色慘白的喘着粗氣，喘息幾聲，他才逐漸平復下心境。　　四天了。　　從第一次進入意志海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四天四夜，這雖然指的是地球時間，但換算成靈武大陸的時間，也快接近一天一夜了。　　這並不是說他從第一次進入意志海，就一直在裏面呆了這麼久才出來。在那裡面，一個人的靈魂意志一直都會受到天地意志衝擊，這種衝擊是很可怕的，等於時時刻刻受到靈魂攻擊，就是已經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皮毛的人也不可能一直呆下去。　　郭正陽基本也就是在裏面呆個半小時，然後就要出來恢復一下精神狀態，而且恢復的時間要遠比呆在意志海內的時間更長。　　如此循環，四天四夜之後，郭正陽都隱隱覺得自己似乎有所感悟，對於劍道之意的無堅不摧以及凌厲，有了一絲無法形容的感悟。　　但這種感悟若是脫離了在意志海內吸納裏面的劍道意志，他依舊無法施展出來。　　“還是不行，還是感悟的不夠深刻，看來還需要在裏面多呆一陣子才能有收穫。”輕吸一口氣，郭正陽才遁向遠處的山巔，在山巔隨意選了一處地址，他就開始坐下來調息恢復。　　靈魂意志受到的攻擊創傷，很難利用普通丹藥恢復，只能靠自然去撫平。　　休養調息中，足足過了一個小時，郭正陽還沒恢復過來，不過正在休養的他卻突然一睜眼，詫異的看向後方。　　後方山路上也很快出現了一道身影，正是一陣子沒見的連昀。　　“前輩！”　　那身影在又行進了一段路后，才猛地一喜，而後加快腳步趕了過來，對着郭正陽行了一禮，才恭敬的開口。　　“呵呵，你怎麼來了？”郭正陽詫異的問詢。　　連昀也馬上激動的笑道，“托前輩的福，我們幾個已經成為了海冕宗弟子，而且我已經被巴長老收為弟子，眼下過來聽前輩差遣，這段時間如果前輩有什麼瑣事，儘管吩咐就行。”　　連昀等人本只是青石城內再普通不過的小修士，不過上次因為郭正陽在離開之前提了幾句，而後就被幾大勢力爭相拉攏，畢竟郭正陽的“陣法大師”身份放在那，無償饋贈了禁地幾套符陣，就沖這個，只要郭正陽願意那以後必然會成為禁地內的大人物。　　所以他提了一下連昀等人，那在場的眾多勢力自然也會心熱。　　最後徵求連昀幾人的意見，這幾位卻是都想拜在郭正陽門下……郭正陽啞然，他沒時間留在這裏細心教導弟子，所以最終這幾人都拜入了海冕宗。　　而巴長老更親自開口收幾人為徒。　　不過當時大家都知道郭正陽可能時間緊迫，所以回來的時候，巴長老並沒有帶幾人一起回來，而是讓他們和其他海冕宗弟子一起返回，現在三四個地球日過去，幾人也終於趕回了海冕宗。　　“我就是在這裏感悟天地意志，你並不用一直守在這裏。”隨着連昀的話，郭正陽才失笑着道，在三四天前，巴長老等人已經離去，就留下郭正陽自己在這裏參悟，畢竟這種事不是一天两天能搞定，感悟天地意志，普通修士動輒幾年都沒收穫，巴長老等人自然不可能一直守在這裏。　　“前輩大恩大德，犹如再造之恩，連昀感激莫名，雖然我沒那機緣拜入前輩門下，不過眼下已經入了海冕宗，已經是連昀眾生之幸。”連昀再次激動的開口。　　而看樣子他有些話雖然沒說，但態度已經表達的很明確，那就是只要郭正陽在這裏，他就是會一直守下去。　　郭正陽再次啞然，啞然之餘他才突然一笑，拿出一張玉簡。　　“你我雖無師徒之緣，不過我能這麼順利進入海冕宗意志海，也多虧你的幫助，所以這張玉簡你就收下吧。”郭正陽修為遠超連昀百倍，他也早感應到了連昀體內所修功法，和木屬性靈力較為接近，所以這張玉簡內記載的就是一套木屬性的修鍊功法。　　修鍊功法……其實也有檔次強弱之分。　　地球上，丹藥、靈器、術法等等都有品階劃分，散修相學好一點的都基本不可能，但功法上面，就是散修所能學到的功法大部分也都很強大，吸收起天地靈力的效率也很快捷。　　因為地球上，幾大勢力有目的的去刻意提升散修、中小宗門修士的實力去對抗妖獸，所以對外散播的功法一樣都是很強勁的，畢竟功法之類並不是不可再生資源，三山一府內也並不吝嗇。　　不過在靈武大陸，許多修士所修功法卻慘不忍睹，郭正陽在學習大陸語言的那一天里，就感覺到過不少修士的修鍊，他們修鍊的功法以及效率，真的是差勁的讓郭正陽都糾結的厲害。　　所以就算沒時間收連昀為徒，但雙方相識一場，能幫的他也不介意幫一把。　　“啊～”隨着郭正陽的話，連昀頓時一呆，而後才馬上激動的開口道謝，更是虔誠的雙手接過玉簡。　　郭正陽也再次一笑，就繼續開始休養調息。　　這一調息又是一兩個小時，等精神狀態恢復之後，郭正陽又看了眼連昀，發現這位就守在一片山石上，似乎正在運轉自己傳授過去的功法吸納靈氣，這才微微一笑，快速遁入了意志海。　　……　　又是幾天後，等郭正陽再次遁出意志海，剛狼狽的喘息幾聲，才突然一驚，愕然看向一側山巔。　　那裡竟然有一股突破氣息，而且憑氣息感應他更發現突破的就是連昀。　　郭正陽這才在嘴角露出一絲古怪，“這麼快就突破了？”　　不過又想了一下，他才搖搖頭，快速遁向了連昀突破之地，其實那個連昀的資質並不算太好，因為如果真是資質出眾之輩，早就加入海冕宗了，畢竟這個大宗門可不只是會招收一些大勢力內的子弟為弟子。　　每隔一段時間海冕宗都會山門大開，對外廣收弟子，若真是天資出眾的，也會通過入門考核進入宗門的。　　這些他一樣是在學習語言時聽說過，所以連昀等人以前沒能加入海冕宗，只能說資質並不算多出眾，但他現在只是接到郭正陽的功法沒過幾天就突破，也可能是對方已經困在了聚靈後期巔峰很久了，現在得了一套極品功法，轉修之後氣機鬆動什麼的，也並是不可思議。　　遁到了山巔，看着連昀的氣息逐漸恢復平靜，郭正陽才笑着等待。　　等那邊連昀睜開眼后，一眼看到郭正陽，也馬上又激動不已的起身就叩拜了下去。　　郭正陽笑着托起連昀，也不等對方說什麼就開口道，“你我相識一場，不用這麼客氣，好的功法，雖然能讓你的修鍊之路更容易一些，但最終能走到哪一步，還是靠你自己。”　　他幫連昀一把，也只是看在當日的情面上順手而為，並不求什麼感激。　　頓了一下，郭正陽見對方又臉色通紅的僵立在當地，他才再次一笑，又取出了一張玉簡和幾件靈器，“其實你所修功法偏向木屬性，但前些日子我觀你戰鬥，卻基本都是一手火系書法，這裡有幾個適合聚靈期施展的木系術法，還有一件木屬性靈器，你收下吧。”　　“前輩……”連昀再次身子一顫，雙目都有些泛紅。　　他當初對郭正陽恭敬有禮，雖然真有想抱大腿的心思，但也真沒想到郭正陽會給與他如此厚重的幫助。　　不止託了郭正陽的福加入了海冕宗，竟然還有功法、術法、靈器等這麼多幫助？　　“收下吧，我要繼續調養，你也抓緊時間熟悉一下這些東西。”郭正陽卻不在意的擺了擺手，他這隻是順手而為。　　但不得不說的是，有時候事情的發展往往會出乎預料太多太多，就是郭正陽隨手贈予出來的一套功法，幾件木屬性術法以及兩件靈器。　　竟然在隨後的一個月後，讓連昀在海冕宗宗門大比中，一路過關斬將，驚掉了一地眼球。

# 第二百九十二章 協議作廢

　　“連昀，連昀！”　　“嘶，這個連昀還真是恐怖啊，只是剛加入海冕宗一個月左右，遇到宗門大比，我還以為他們幾個都只有旁觀的份，沒想到竟然殺入了靈徒級弟子較技前五十？”　　“這貨一手木系術法和靈器配合的太精湛了，那種種變化簡直精妙到了極點，我這輩子還沒見過如此精彩的手段。”　　……　　又是一個月後，海冕宗山門之內，龐大的演武廣場上，一個個類似擂台之類的建築上，一對對修士正在彼此爭鬥廝殺。　　擂台之外，眾多修士也全都目不轉睛的在盯着各個擂台，或給相熟的弟子打氣，或是觀看那些潛力弟子的精彩爭鬥。　　而不得不說的是，此刻最吸引眾人目光的就是左側一個擂台上兩名修士的戰鬥，其中一人是一米八多的黃皮膚青年，大約三十來歲，就穩穩站在擂台中央，體外撐着一層翠綠色防禦光澤，同時手中法決牽引，遙遙指向正在十幾米外狼狽奔走的另一名修士。　　那修士，卻狼狽的可憐。　　他的狀態猛一看去倒是沒受什麼損傷，但卻是投鼠忌器，根本不敢隨意攻擊黃膚青年，只是滿臉陰鬱的盯着對方，時而咬牙切齒，時而狼狽躲閃對方發出的攻擊。　　沒辦法，這個對手太棘手，不只是棘手，更是詭異到了極點，對方手中靈器配合一手木系術法，簡直就在宗門大比中所向披靡，就是連宗門內那些頂尖的大人物們，在這貨第一次施展出此類術法和靈器配合作戰時，一樣是驚得目瞪口呆。　　根本沒人想到過，世間竟然還有如此精妙的靈器和術法配合手段。　　對方只要防禦靈器一撐，往那裡一站，術法法決一引，就是對手的噩夢了，因為對方一手術法竟然可以布施到敵人靈器之內，然後汲取對手的靈器之力為自己的防禦靈器增加防護。　　拿他現在的情況來說，他體外泛起的防禦光澤內，就有幾根清脆翠綠的藤蔓，這些藤蔓就是連昀施展的術法，不止會把雙方的防禦靈器聯合在一起，更無時無刻不在汲取着他的防禦靈器之力，對方把這些力量汲取走以後，還會增補到連昀自己的防禦靈器上。　　這他媽怎麼打？他下手攻擊，下手有多重，因為雙方防禦靈器因為那些綠色藤蔓聯為一體，反倒會是他自己的防禦靈器率先受創……一次次實戰已經證明，只要你攻擊，率先打破的就是自己的靈器，對方反而會抓住機會趁你防禦出現空檔時一擊必殺。　　你不攻擊？好吧，對方就會不斷汲取你的防禦靈器威能，讓你防禦越來越弱，他自己的防禦越來越強，直到最後你還是會防禦靈器破碎，而對方卻汲取了雙方之力，防禦能力暴增。　　這種陰損的術法加靈器配合方式，就這麼一手，就讓那個剛加入海冕宗的傢伙在大比中一路過關斬將，生生殺入了前五十啊。　　海冕宗數萬靈徒級修士，還全是從帝國東部挑選的天才一流，能殺入前百的絕對都是極為恐怖的傢伙，前十基本都是非掌握某種天地意志而不可入，這麼一個剛入門的傢伙，竟然就靠一手精妙到匪夷所思的術法加靈氣配合，一路橫掃，每次都是穩穩噹噹勝出。　　簡直是虐的無數修士心力交瘁。　　打不能打，因為你打了就是先打在你自己身上，耗又會被活活耗死。　　這手段真的太奇葩了。　　當然，以前也不是沒人試過替換自身防禦靈器什麼的，但你換什麼，人家法決一引，就會又讓這種手段出現在你新施展出來的靈器上……　　所以短短几天時間，在宗門大比持續進行中，對面的連昀已經成了整個宗門內最聲名鵲起的傢伙了。　　這傢伙修為不高，只是初入靈徒大圓滿不久，在靈徒期內修為超過他的真的太多太多了，但靠着奇妙的術法和靈器配合，硬是生生殺出了一個無人可擋的氣勢來。　　擂台上又奔走了片刻，感覺到自己體內修為在不斷被消耗，靈器威能也越來越弱，都快被吸幹了，那修士才不得不低罵一聲，很乾脆的叫起了認輸。　　一下子，整個大比演武場又沸騰了。　　在連昀接受着歡呼下場時，無數人都又對這位施展起來的術法加靈器配合手段表達了無窮的羡慕和讚歎。　　當然，眾人也不是傻子，很多人也都早知道了這傢伙只是運氣好，有幸去侍奉了那位還在海冕宗意志海的大人物一陣子，被那位大人物隨手賞賜了幾手術法外加靈器，所以他能做到這些，很多人都知道是那位大人物的賞賜之威，所以無數的讚歎聲里，更多人還是在讚歎那位大人物，真是太生猛了。　　就是一直坐在看台上的海冕宗靈宗級強者，此刻同樣是面面相覷，偶爾看向宗門意志海方向時，眼中全是驚嘆和敬畏。　　沒辦法，那位郭道友真的太恐怖了，不只是在陣法手段上有着驚人的成就，竟然連靈器術法上也有如此驚粟的成果？他隨手賞賜出來的術法靈器都有如此威能，何況是對方手中的底牌？　　可不是么，以巴長老或者海冕宗宗主等人的眼光看來，連昀施展的術法靈器配合手段，對他們根本沒什麼影響，因為雙方修為差距太大，但其中的精妙之處卻足以冠絕海冕宗了，以他們的眼力見識都沒見過如此奇妙的手段。　　那這些手段若是由修為恐怖的人施展出來，又會強橫到什麼程度？　　一時間，本就對郭正陽充滿敬畏的幾人，也再次對那位有了一番新的認識。　　不過就在演武場附近一片喧囂時，自演武場上空卻突然飛蹲下來一道身影，那身影直接出現在連昀身側，先是洒然一笑，才開口道，“這位小友，能不能讓老夫看一看你之前所施展的靈器？”　　“啊～”連昀直接一呆，愕然看向那突兀出現的修士。　　幾乎是同時，自看台最高處的也驀地響起幾聲爆喝。　　“什麼人？”　　“這位道友，今日乃我海冕宗宗門大比之日，道友不請自來，還直接索要我海冕宗重器，未免太過目中無人！”　　……　　伴隨着暴喝聲，看台上海冕宗宗主以及巴長老等人都是紛紛遠遁而下，快速圍住了那陌生修士。　　而在附近的所有修士也紛紛嘩然，全都愕然看向連昀所在地，那一身青袍的陌生修士。　　有人擅闖海冕宗？而且宗主以及幾大長老都是一臉凝重之色？　　嘩然中，不少海冕宗弟子也紛紛呵斥出聲，更有不少人都圍了上來。　　但面對群情激動的海冕宗修士，青袍中年卻又洒然一笑，很不在意的看了巴長老等人一眼，才道，“老夫乃器宗樓無恆，有幸添為器宗駐天禾國執事長老，今日不請自來，還望幾位道友勿怪。”　　好吧，樓無恆說這話時語氣神態很高傲，雖然說是請幾位道友勿怪，但那神態明明就是渾不在意的樣子，擺明了就算你們敢見怪又如何？　　但哪怕樓無恆神態高傲，可一句話落地后，附近所有人還是紛紛倒抽一口冷氣，全都駭的踉蹌倒退。　　器宗，這是整個靈武大陸上最龐大的煉器師聯盟啊，其地位和禁地相仿，聯盟內部靈尊期強者都有好幾位，實力足以輕易顛覆天禾國這樣的大帝國。　　器宗設在天禾國的分部執事？那就算實力不行，沖這個身份，都足以讓天禾國帝王以禮相待的。　　這……這還真是足以嚇死人的身份！　　“哈哈哈，樓無恆，你跑的倒是挺快，不過就憑你也想和郭道友為難？先過了老夫這一關再說。”不過就在海冕宗眾人紛紛驚得臉色發綠，踉蹌倒退時，自高空之上卻又快速遁下一道身影，卻是一名膚色淺綠，身高只有一米四五的帥氣男子，男子普一落地，驚粟的氣場就鋪面而出，直對着樓無恆落下。　　“南兄可別誤會，樓某此來只是拜會一下郭道友而已，絕無惡意。”樓無恆也馬上笑着開口，輕笑中一揮手就把對方散發的驚粟氣場掃的一干二凈。　　這情況雖然讓那帥氣男子臉色一滯，但樓無恆卻依舊是笑意盎然，而後才又對着連昀道，“這位小友放心，老夫堂堂器宗執事長老，還不至於貪墨你這件中品靈器，只是一時心癢，借來觀摩一下而已。”　　說完話，在連昀依舊發獃中樓無恆才一伸手就把對方的防禦靈器納入手中，細細觀摩。　　越觀摩，樓無恆的表情也越奇怪，更不時嘖嘖有聲的讚歎。　　就是在讚歎中，自高空上卻又降下一道膚色微紅的紅髮男子，男子身高近兩米，魁梧異常，可這位落下后，卻是臉色陰沉的看向樓無恆，“樓兄，你這是什麼意思？”　　“嘖嘖，好奇妙的靈器，雖然只是中品靈器，品階差的厲害，但如此精妙的構思，簡直是個小奇迹。”樓無恆卻沒搭理那紅髮男子，只是依舊不住開口讚歎。　　直到那紅髮男子臉色越來越陰沉時，樓無恆才抓着手中靈器還給了連昀，而後甩一甩衣袖，很遺憾的一嘆，“光兄，來之前咱們之間的協議作廢，樓某現在要邀請那位郭道友加入我器宗，以他在煉器方面的大才，只要郭道友願意，老夫可以直接許他執事長老之位。”　　“你？”紅髮男子大怒。　　而事實上不止是紅髮男子，就是膚色微微泛綠的南兄也是勃然大怒，“放屁，郭道友乃是我禁地貴客，哪裡輪到你器宗指手畫腳。”

# 第二百九十三章 他怎麼辦？

　　海冕宗好好一場宗門大比，卻突然因為三個不速之客而變的奇峰突起，這樣的場面的確嚇壞了海冕宗眾多強者。　　畢竟來的這幾位，來頭真的太生猛了。　　不過在最初的驚嚇之後，又細細看了三個不速之客幾眼，巴長老等人才又紛紛恍然，明白了這些人抵達這裏的原因。　　可不是么，在一個多月前，郭正陽於青石城所布施出來的幾套符陣，雖然看上去輕鬆簡單，但那的確是足以轟動整個大陸的超級大事，整個大陸的陣法一道都可能因為這一張張簡單的獸皮而被顛覆，迎來跨時代的發展。　　所以這件事只要傳出去也必然會引起轟動，引起整個大陸的震撼。　　但問題是靈武大陸太大了，大的幾乎無邊無盡，就是一般的靈宗級強者日夜不停趕路，想要從大陸東部抵達西部，一路飛遁過去也需要許多年，十年左右……　　所以消息的傳遞，自然也有時間性。　　現在一個多月過去，這信息也最多傳達到了天禾國皇城而已。　　那眼前的禁地、器宗、丹宗內的大人物前來，自然也是為了那件事，為了郭正陽而來，看幾人之前的表現，似乎禁地的那位南長老是為了保護郭正陽？而器宗和丹宗的大人物是為了難為郭正陽而來的？　　這也不奇怪，以郭正陽在陣法知識上的造詣，幾張獸皮就足以讓禁地迎來跨時代的發展，足以力壓丹宗器宗成為第一勢力，這樣重要的人物，禁地會馬上有人出來保護郭正陽的安危，簡直就是理所應當的。　　而丹宗器宗，也難免會生出不想讓禁地獨大的心思，以前三家是平分天下，都是實力大致相當的超級勢力，就算有所差距也差距不大，可一旦禁地迎來跨時代發展，把另外兩家徹底壓下去，他們能心甘情願看着老對手一家獨大？　　所以郭正陽這樣的能掀起禁地跨時代發展潮流的核心人物，會被丹宗器宗強者聯手對付，也很正常。　　只是，只是現在事情的發展似乎遠遠超出了這幾位的本意，看看這位器宗強者，剛一到海冕宗，還沒見到郭正陽呢，就因為一件靈器而改變了初衷？從原本的想對付郭正陽變成要拉攏？這也不意外，誰讓郭正陽賞賜給連昀的那幾件靈器太過精妙，不管是鍛造原理還是手段都一樣有着顛覆性的衝擊。　　那位竟然在煉器上也有如此成就？這樣的人若是被拉攏進器宗，恐怕一樣能讓器宗實力蓬勃發展的。　　大致明白了什麼事之後，巴長老等人卻紛紛對視一眼，各自眼中全是苦笑，不能不苦笑啊，事情發展到現在，和他們海冕宗其實沒啥關係了……眼前這幾位都是隨便一句話就能顛覆海冕宗的。　　而且就算是論戰力，這些人隨便一個走出來恐怕一樣能顛覆大半個海冕宗。　　能被禁地、丹宗器宗那樣的超級勢力委任為一個帝國執事的，就算不是靈尊，至少也得是靈宗巔峰，而且還得是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的靈宗。　　這樣的人之間產生衝突，他們海冕宗哪裡有資格攙和……　　所以在苦笑中巴長老等人都是默默後退，後退的同時還揮手讓其他弟子們後退，就連宗門大比也沒必要繼續下去了。　　開玩笑，若是這幾位之間爆發大戰，他們的宗門弟子留在這裏就是找死。　　“南兄，據我說知，郭道友也只是贈送了你們禁地幾套符陣而已，可還沒答應加入你們禁地呢，那樓某想邀請郭道友加入我器宗，又有什麼不妥？就算有不妥，也應該是郭道友來決定的吧？”　　海冕宗眾人默默無聲退散，樓無恆卻又大笑一聲，很淡然的看向南姓修士。　　一句話說得南姓修士愕然無語，可不是，剛從集安手中得到那幾套符陣后，南姓修士簡直激動的不成樣子，連連直呼這是禁地之福，而對於郭正陽那樣能勾畫如此符陣的陣法大師，還把符陣贈予禁地，他自然是充滿了好感。　　也早把郭正陽當成了自己人，但問題是郭正陽自身還真是並沒有加入禁地……　　如果這時候，器宗再跳出來橫插一杠，力邀郭正陽加入器宗，他還真沒辦法命令郭正陽不答應。　　他雖然地位尊崇，不管是在禁地內還是天禾國都是舉足輕重的大人物，天禾國不用說了，在禁地內部，他也是一位靈尊級陣法宗師的親傳弟子，而他本身也都還是大陸中部某一個帝國的皇室中人。　　但這樣的身份對上郭正陽似乎用處並不大，人家本身也是陣法宗師，只要說一聲願意加入禁地，以他在陣法上的造詣，由靈尊級宗師出面引他入盟都不奇怪，他的身份可不就成了擺設，所以交惡郭正陽？他不止沒想過，就算想到了也不會去做。　　而他的身份對上樓無恆同樣沒什麼用，人家是丹宗大人物，地位並不遜色於他，實力似乎比他還更強一些……　　“這位小友，不知道郭道友現在身在何處？樓某還想去拜會一番，和郭道友坐而論道呢。”南姓修士啞口無言，樓無恆則再次一笑，笑着看向連昀，之前眾多海冕宗修士後退，也就連昀沒有退。　　不是他不想退，而是樓無恆不讓他退。　　不過此刻面對樓無恆的問話，連昀也只是張了張嘴，而後就慘白着臉硬着頭皮一聲不吭。　　“哈～”　　看連昀的樣子，樓無恆卻再次大笑，“小友，樓某其實早知道郭兄在海冕宗意志海，之前你們宗門內那麼多修士竊竊私語，這些根本不是秘密，就連意志海的方位，只要樓某意念一動，也能輕易找出來，老夫問你，只是想請小友帶個路而已，畢竟那位郭道友就只贈予你一人如此精妙的靈器，想來和你關係應該不錯，請小友放心，老夫絕無惡意。”　　一番話落地，本是不想說出郭正陽下落的連昀卻又愕然，因為對方的話讓他無從辯解。　　如果這位是身懷惡意，已經知道郭正陽在海冕宗意志海，那還真是意念一動就能輕鬆找出來……　　“小友，走吧，老夫乃是禁地長老，也和集安有些交情，所以有我在，郭道友的安全絕對能得到保證的。”連昀默然中，南姓修士才也陰着臉開口，不過這臉色卻並不是對連昀而發，只是對樓無恆而已。　　他真的很蛋疼，來之前生怕丹宗器宗聯手對付郭正陽，把能讓禁地迎來跨時代發展的契機抹殺，他壓力很大。　　但來了之後，突然發現器宗樓無恆竟然也要拉攏郭正陽，那郭正陽危險應該沒了，但他壓力卻更大了。　　也是隨着這話，連昀又看了幾人一眼，而後才苦笑着點頭。　　點過頭后，他就轉身帶着樓無恆和南姓修士走向意志海方向。　　但這三位是走了，在無數已經遠退開的海冕宗修士注視下離去，可場地中心卻還剩下一人僵立無語。　　這位也正是丹宗駐紮在天禾國的分部執事長老……　　某長老看看已經離開的三人，又看看左右越退越遠的海冕宗眾人，一張臉上的神色卻是來回變幻，越來越難看。　　尼瑪，這都叫什麼事？那兩個傢伙走了，他怎麼辦？　　他來是為了找麻煩的，畢竟他不可能看着禁地因為郭正陽這個傢伙而崛起、而獨大，力壓他背後的丹宗，所以這樣的事他必須要做。　　但問題是，現在那邊兩個都是紛紛要邀請郭正陽加入各自背後的勢力，那麼那兩位也絕對不可能讓郭正陽在這時候出意外。　　所以，他怎麼辦？？

# 第二百九十四章 香餑餑

　　“嘩～”　　海冕宗意志海，再一次破浪而出，懸浮在意志海上，郭正陽雖然臉色慘白，身子都有些瑟瑟發顫，但他並沒有直接遁向遠處尋找立身之地休息，而是意念一動，一股銳利無匹的氣息就從他體內驟然散發。　　這股銳利的氣息，就仿若一柄無形的利劍，瞬間撕裂前方虛空，沿途過處一切盡皆化為虛妄。　　一氣猶若長虹般貫穿天地，郭正陽才又默默閉上眼，懸浮在低空中凝思。　　劍意，劍意的銳利無雙之意，他似乎隱約領悟了一些，但剛才釋放出來的，也還不是正宗的劍意，似乎總還差了一點點。　　具體差在哪裡，郭正陽一樣說不出來，他朦朧間能感應到差在哪裡，但要用言語去形容，卻又無法詳細說出來。　　“一個多月了，在這裏參悟一個多月，現在是到了一個門檻，如果再進一步，就能真正參悟劍意皮毛吧？但就是差了那麼一點點，這臨門一腳若是跨不出去，就還是站在劍意門外。”閉着眼細細體會了片刻，郭正陽才又輕聲一嘆，看來還是要繼續努力才行。　　不過就在嘆息中，一聲爽朗的大笑卻突然從遠處響起。　　“好！好！好！郭道友不愧是天縱之姿，據老夫所知，郭兄只是在這海冕宗意志海參悟了一個多月而已，竟然就快要有所感悟，佩服！”　　“海冕宗意志海，不過是三品意志海而已，天地意志活躍程度本就不算什麼，在這樣的條件下感悟所花費的時間自然也多了許多，只是沒想到郭兄竟有如此大才，怪不得郭兄能在陣法一道以及煉器一道上都走得這麼遠。”　　……　　大笑聲中，郭正陽轉身望去，跟着就發現了兩道身影正輕遁而下，而在這兩道身影後方的山巔，站立的則是神色緊張的連昀。　　“郭道友，在下南友，有幸添為禁地祝天禾國分部執事長老，此來正是要向郭兄道謝。”郭正陽還在打量來人，身高只有一米四五、膚色微微泛着淺綠的中年男子就大笑着開口解釋。　　“原來是南長老。”郭正陽這才釋然，笑着向南長老行了一禮。　　“咦～”　　行禮中，原本也打算開口向郭正陽做自我介紹的樓無恆卻突然在十幾步外停住身子，詫異的盯着郭正陽打量起來。　　“這位是？”郭正陽也好奇的看去。　　“了不起！郭兄恐怕不止在煉器、陣法一道上成就極大，就是所修功法看來也不簡單，竟然在靈師期就有堪比靈宗的修為！”而樓無恆則是猛地沖郭正陽挑了個大拇指，才笑道，“在下樓無恆，乃器宗駐天禾國分部執事，這次來自然是想邀請郭兄如此大才加入我器宗，只要郭兄願意，老夫可直接推薦郭兄成為我器宗六品煉器師，主持一方大局。”　　在靈武大陸，不管是煉器師、陣法師還是丹師，基本都是被劃分為九個級別，一二三品可以稱之為普通師，四五六品就是大師的稱謂了，七品以上就是宗師級，而任何一個一代宗師，在三大勢力內也都能擁有超然物外的實力。　　簡單來說，如果你是某個方面的宗師，那加入了器宗禁地之後，都是可以號令一方，所能調動的力量絕對不弱於天禾國這樣一個帝國的恐怖存在。　　真有什麼麻煩，請化神期強者幫你出手都不是難事！　　當然，請化神期出手也要付出代價，這些東西都是幾大勢力內部的劃分了。　　郭正陽雖然道聽途說了不少事，但是關於幾大勢力內部的一些詳細情況，還是並不太了解，但他也很清楚器宗內部的六品煉器師身份，有多麼尊崇。　　比如眼前樓無恆和南友兩人，能在幾大勢力內部被委任一個大帝國執事長老，他們的級別，也最多只是六品而已。　　六品以上的宗師級別，也根本不會屈尊降貴被分派到天禾國這樣的邊緣帝國來坐鎮。　　所以樓無恆開出來的條件倒是讓郭正陽微微聽愣了。　　微微愣神中，一側南友卻也震驚的看了郭正陽一眼，又看看樓無恆，不過很快就又冷笑道，“樓兄，如果在下沒聽錯，你這次趕來海冕宗的本意是要和郭兄為敵，害怕郭兄加入我禁地，導致我禁地飛速發展，所以才想和丹宗的阿杜蘭抹殺郭兄吧？”　　樓無恆的確震驚，一是震驚於郭正陽在靈師期竟然就有堪比靈宗的修為？二是震驚於自己根本沒看出來，卻沒想到被樓無恆看出了……　　不過就算震驚，看到樓無恆當著他的面拉攏郭正陽，那自然也就成小事了。　　冷笑一聲后，看到郭正陽也果然隨着自己這句話臉色微變，南友才又哈哈大笑，“不過郭兄放心，只要南某在，這幾個傢伙的圖謀就不可能得逞。”　　“南長老有心了。”郭正陽也笑着向南友道了聲謝，隨後才又好笑的看向樓無恆。　　這位原本來意是為難自己？只是現在突然變卦了？變成想拉攏他進入器宗？又看看後方的連昀，郭正陽倒是明白了什麼。　　其實在當初為了進入海冕宗而展露出符陣這種東西后，他對可能遇到的事就已經有了充足的心理準備。　　符陣那種東西，對於還處於很落後階段的靈武大陸來說，的確會掀起一場巨大的變革，所以暴露符陣之前他就想過後果，要不然他在離開青石城的時候，也不會把符陣饋贈給禁地的集大師了。　　那些東西他只給了集大師以及海冕宗，給海冕宗是為了換取進入意志海參悟的機會，給集大師，當然是為了向禁地示一下好，避免麻煩。　　不然若是自己展露了符陣，還不送出去，禁地知道了，必然會想把這玩意拿到手裡的，甚至為此不惜一切代價，既然如此郭正陽還不如直接白送，反正那些東西在靈域其實只是最基礎的東西，也沒什麼價值。　　以符陣交好禁地，就算為此引來其他勢力的不滿，想必禁地也會保護自己這個“陣法大師”，好吧，提到陣法大師什麼的，郭正陽其實還有些不好意思的，因為他的陣法水平若是放在地球，別說是大師了，陣法師都稱不上的。　　三山一府隨便拉出了一個專攻陣法的聚靈期修士，在陣法上的心得都要甩開他幾條街的。　　但在這裏就憑符陣這一手，他就肯定會引起禁地的重視。　　所以就算因此引來了其他勢力的不滿，禁地也會出手保護。　　郭正陽也真的早料到過會發生眼前的景象，只是沒想到原本是來對付自己的器宗大人物，竟然也跑來拉攏自己了？是因為他給予連昀的幾件靈器？　　自己還真成了香餑餑了。　　“郭兄恕罪，樓某不得不承認，來之前我對郭兄的確有冒犯之心，但來了之後，樓某才發現郭兄在煉器一道上也是難得的天才，好在咱們沒有真的爆發衝突，所以樓某也希望還有機會補救。”樓無恆也當場苦笑，被南友揭傷疤揭的有些尷尬，但那沒辦法，事實如此，他在拉攏郭正陽這方面因為最初的信息不暢，天生就落後了幾分，所以此刻也只能爽快的認錯。　　這倒又讓郭正陽詫異的看了樓無恆一眼，眼前這位，給人的最初印象倒是挺坦蕩磊落。　　當然了，坦蕩歸坦蕩，他心裏上還是更傾向於禁地。　　“郭兄，你是在參悟劍意？”不過這時候南友卻又突然插話了，先是笑着看了樓無恆一眼，才開口道，“我禁地內也有一位參悟劍意的陣法師，劍意已經達到小成，而且那位還是南某至交好友，你們既然所感悟的天地意志相同，那若是郭兄加入我禁地，南某也可以保證，不止會給予郭兄絕不遜色於器宗的地位身份，咱們還能經常在一起探討劍意，……”　　“劍道意志雖然不如基礎五行意志那般尋常，但我器宗一樣有參悟劍意的大修士，其中一位還是劍意達到大成的，只要郭兄願意，一樣可以去和那位坐而論道。”樓無恆卻也不甘示弱，很直白的開口。　　“哈哈，這你就不知道了，郭兄近來有急事，在時間上耽擱不得，否則上次可能就和集安一起前往天禾國皇城了，我所說的那位參悟意志的好友，就在天禾國西部的青梧國坐鎮，要來這裏卻是很方便的，而且我在來之前，已經在分部派人去請那位趕來海冕宗了，在下當時雖然並不知道郭兄在參悟劍意，但卻是為了防備你和丹宗那幫傢伙聯手對付郭兄，現在看來卻也正好應景，據我估計那位好友現在已經出發，最遲半個月就能趕來，但你們器宗那位劍意大成的修士，卻遠在大陸西部。”樓無恆話語剛落地，南友馬上就笑着拆台。　　一番話再次說的樓無恆瞪眼。　　而這樣的話又聽得郭正陽一喜，一個已經感悟了劍意的修士正在趕過來？他自己身上有那副古怪畫卷，裏面記載的是劍意傳承，更能時刻在意志海內參悟，雖然這些條件已經很好很好了，但若是真有一個已經感悟了劍意的修士過來和他彼此探討印證，無疑會讓他的感悟更輕鬆快捷許多。　　“郭兄，你才從意志海出來，精神意志正疲勞睏乏，還是先去休息一下，這些時間，南某會一直陪在郭兄附近，就算有誰再有什麼冒犯的心思，南某也必然會幫郭兄承擔起來。”第一回合，已經領先不少，南友再次爽快的大笑。

# 第二百九十五章 越來越鬆動

　　“原來如此，明白了，嘶，郭兄不愧是大才，竟然能研究出如此靈力轉換方式，怪不得以前咱們禁地內雖然也有不少人在研究，卻沒人能研究的出來，方向錯了，怎麼能成功。”　　“呵呵，我也是僥倖，僥倖得到了一些傳承，在得到那些傳承時，這些方向已經被提了出來，我只是略微做了一些完善。”　　“那位留下這傳承的前輩，想必也一定是為驚才絕艷的人物，只可惜未能見上一面，遺憾啊。”　　……　　十幾個小時后，郭正陽精神狀態恢復之後，一座光禿禿的山巔，兩道身影盤膝而坐，彼此探討着陣法禁制知識，雖然郭正陽在陣法一道上的涉獵很粗淺……放在靈域的話，就是小學水平而已。　　但放在這裏，的確可以在陣法上當南長老的老師了。　　這就像是二十一世紀的小學生，回到秦漢時期，在數學算術上恐怕一樣可以做不少人的老師，時代背景不同帶來的優勢，讓郭正陽隨便說一些陣法基礎理論，都能讓南友聽得雙眼放光，連連感嘆。　　而在郭正陽的教導下，對於轉換靈力的陣紋綉刻，這位長老也算是正式被領進了門……　　之前就算他已經看過郭正陽送給禁地的符陣，但若是沒人指導而是去自行參悟，一樣是容易讓人看得頭暈眼花的。　　在南友連連感慨中，郭正陽才也笑着起身，對南友說了聲要繼續進入意志海參悟，那邊也馬上客氣的讓郭正陽自便，而他自己還沉溺在之前的理論知識內，都有些難以自拔。　　看到這些情況，郭正陽不再多言，很快就遁入了意志海內。　　就是遁下去的時候，他又看了眼更遠處一座山峰，那裡同樣有一道身影正盤坐在山巔上皺眉苦思，甚至還嘗試性的拿出了一些靈材在動手煉器。　　那個正是器宗樓無恆。　　郭正陽成了香餑餑，被器宗和禁地爭相拉攏，雖然他心理上對禁地的傾向性稍多一些，畢竟不管怎麼說器宗樓無恆此來的最初目的都是要和他為敵，這一點，就很讓人不生出一絲絲抗拒心理。　　但在隨後樓無恆卻是多番認錯，態度一直極好，外加極力拉攏，郭正陽就算也有信心並不怕和樓無恆一戰，至少他覺得若真的和樓無恆爆發大戰，自己就算不是那位對手，但靠着各式各樣的手段，想自保還是很容易的，其他什麼都不說，儲物戒指里數百隻道君後期的妖蟲一放，樓無恆再強也的被搞得灰頭土臉。　　所以他並不是怕事，只是眼看距離和馮輝一戰時間越來越近，他根本沒時間惹事。　　所以，他沒有直接答應加入禁地或者器宗，而是在兩幫人爭相拉攏中突然轉移話題，說了一聲南長老雖然得到了幾套符陣，但想必對靈力轉換方式以及符陣都還不大清楚……　　話題扯到學術問題上，時間就好打發了。　　指導一下南友學習陣法的靈力轉化問題，講一講把完整大陣縮短成陣紋的原理什麼的，他就可以留下那邊自己參悟學習了。　　而樓無恆那邊他一樣沒有忽視，隨便提一些煉器的知識，划時代的知識理論一樣輕易就讓樓無恆陷入了苦思冥想中。　　恩，煉器上郭正陽其實也是個渣而已，上輩子在靈域呆了那麼長時間，因為修為突破不是一朝一夕的，所以他在煉器上也有所涉獵。　　雖然他上輩子最強也只能煉製出中品靈器，連上品靈器都練不出來，但知識理論一樣學了不少，至少不比他在陣法上的水平差，這在地球上是小學等級，但在這裏足以讓樓無恆也聽得連連驚嘆，對郭正陽生出高山仰止的感覺了。　　總算搞定了這兩人，郭正陽才搖頭一嘆，進入意志海內細心參悟。　　其實他也想過，若是當初沒有把符陣這東西直接暴露在上千修士面前，而只是在私下里給海冕宗巴長老展示一下，只讓海冕宗知道，說不定也就不會有現在的麻煩了，他也不會引來丹宗器宗如此大人物的關注。　　但問題是，就算他當初不是在集大師講道時暴露符陣，而是私下里找巴長老，以符陣換取意志海參悟機會。　　但海冕宗難道不會心生覬覦？殺人奪寶么？　　這種東西，在多人面前展示和私下里展示，的確是各有各的好，多人面前展示，直接引起禁地等大勢力關注，誰想私自動手都很難，可以讓不少心懷不軌的人心生忌憚從而安安分分，但卻會引起大勢力的高層關注。　　情況就如現在這樣。　　而私下里展示，消息不會傳播太快，可只有幾個人知道的話，那幾人未必不會勝出殺人奪寶，把郭正陽所知道的東西全部逼問出來徹底據為己有的念頭。　　當初他就算沒那麼做，而是換一種方式，恐怕一樣會和海冕宗產生各種齷齪，海冕宗八位道君，好幾個都感悟天地意志，真要和他們爆發衝突，郭正陽恐怕還沒時間安安穩穩坐下來參悟，就算他能靠着各種底牌壓制下海冕宗，人家土生土長的大宗門勢力，難道附近沒幫手？　　所以眼前的情況卻也不算差。　　至少他能從容的去參悟劍意。　　……　　“好，好！哈哈，成了，老夫竟然真的練出了一件如此奇妙的靈器，雖然只是中品靈器，但其精妙，絕對不下於大部分極品靈器了，郭兄還真是大才，大才啊。”　　“廢話，這還需要你說？樓無恆，你不是半隻腳踏入靈尊的強者么？不如再來試試老夫這一套符陣的威力？”　　“這有什麼不可以的，只要你不怕受虐，那就來吧。”　　……　　郭正陽的日子又重新恢復了平淡，每天就是遁入意志海參悟，等精神意志疲憊之後再遁出來休息一下，不過這樣的日子，卻又變得精彩了許多。　　因為在他的教導下，兩個超級勢力內的大人物也紛紛收穫了不少知識，短短几天後，南友這個禁地長老不止已經徹底掌控了靈力轉化方式的構建，同樣也學會了幾種基礎陣紋，現在這位都可以隨手勾畫一種種符陣了。　　而樓無恆一樣在煉器上大放異彩，一種種充滿奇思妙想的中下品靈器脫籠而出，搞得這陣子，兩個大人物時常都興奮雀躍不已。　　興奮中兩人更不乏對陣廝殺的時刻，一個是想試驗符陣，一個是想試驗靈器，外加關係本就不和睦，實驗着實驗着就會打出真火，彼此施展各自掌控的天地意志大戰，卻也讓郭正陽開了不少眼界。　　一樣讓他收穫良多！　　可不是么，他在靈器陣法上超出兩人太多太多，完全不是一個時代的思維，同樣的，他在天地意志的使用上卻落後了兩人不止一個時代。　　天地意志，就算他現在參悟了，說不定也只是會在攻殺中簡單釋放，增強自己術法靈器的威能，但在那兩位手裡，卻讓他清晰看到了原來天地意志的施展也可以玩出這麼多花樣。　　而鑒於郭正陽在陣法和煉器上好不藏私，一一給予兩人悉心指導，那兩位大人物一樣不甘落後，在天地意志上的感悟上他們幫不上忙，可如何運用，卻開始悉心指導郭正陽。　　比如劍意，他們一樣接觸過不少，劍意有銳利、無堅不摧，輕靈、迅捷等等各種特點，你如何才能發揮其所有特性？　　時間一天天過去，郭正陽在劍意的感悟上，雖然還沒有跨過那個門檻，還沒有真正劍意的皮毛，依舊還在門外，但對於劍意的施展手段上，其心得卻突飛猛進。　　而且因為這些心得，他都覺得還朦朧困着他的門檻，已經越來越鬆動。

# 第二百九十六章 劍意初成

　　“郭兄注意了，這次我會施展三分劍意。”　　“唰！”　　……　　海冕宗意志海外，伴隨着一聲輕喝，距離郭正陽數里之外一道身影意念轉動，在他身前的一柄飛劍瞬間就刺破虛空抵達郭正陽面前，那種速度快的簡直令人髮指，哪怕郭正陽在之前已經做好了準備，還是被這種駭人的速度嚇了一跳。　　而更恐怖的則是那飛劍抵達之後，突然間就爆發出一股無堅不摧的銳利氣勢，對着他胸前直刺而下，那股恐怖的氣息，讓郭正陽心底都猛地生出絕望之意，而且這股絕望之意還在瞬間擴展到極限。　　他彷彿已經眼睜睜看着這把飛劍撕裂自己的星器防禦，撕碎他的身體貫穿而過。　　那種擋無可擋避無可避的瘋狂氣勢，竟讓他體內靈力都運轉不暢，滿心只剩下念頭，這一劍根本不可抵擋，他想活下去，只能逃！！　　修為運轉凝滯，心靈被壓迫的只剩下惶恐慌亂，哪怕理智上他還有一絲清醒，但本能上，他身體已經生出了相應的逃亡準備。　　就是他的防禦靈器似乎都被激活了過來，一樣心生顫慄敬畏，從而無法正常運轉。　　天地意志攻擊，的確不只是能增強自己的攻殺手段，天地意志一出，萬物臣服，不管是死物還是活物都會在這股意志下顫抖臣服，根本升不起抵擋抵抗之心。　　郭正陽自身功法運轉凝滯，連靈器的威能都在這股恐怖的壓力下似乎下跌了幾個檔次，此消彼長，那股銳利無濤的鋒銳之意更加攀升上了另一個台階，瞬間刺入郭正陽體表防禦光澤，噗的一聲，防禦光澤煙消雲散。　　飛劍才在郭正陽胸前寸許外驀地停立。　　這一切說是遲，其實發生的很快很快，從數裡外的身影說施展三分劍意，劍意兩字餘音還在虛空中擴散，郭正陽的防禦靈器已經被一擊刺穿，那種快捷和迅猛，讓人根本來不及做出任何反應。　　低頭看了一眼，郭正陽眼中閃過一絲驚粟，這才是劍意，真正的劍意，劍意中的迅捷迅猛，足以壓得空間退步，數里之地並不需要太強力的催動，因為劍意一出自然空間都要退避，所以那種速度真的和瞬移差不多。　　而劍意的無堅不摧，無物不破之鋒銳，更是在剛才發揮到了極限，堂皇大氣的鋒銳之意，讓他的靈器都催生了逃亡躲避的意識，郭正陽原本是全力催動護身靈器抵禦，可那一刻，不止體內修為的催動凝滯，就連靈器自身似乎都要逃。　　這不是他的錯覺，而是天地意志的可怕足以碾壓一切。　　所以那一劍之下，他的防禦靈器連一成威能恐怕都沒發揮出來，就被刺穿。　　而剛才那一劍，其實也就是對面修士施展三分劍意之後平平一刺罷了，因為劍意的運轉，才會爆發出如此駭人的威能。　　對方所使用的飛劍，也只是極品靈器，郭正陽施展的防禦靈器，同樣是極品靈器。　　兩人修為也差不多，對方是靈宗初期巔峰，郭正陽雖然在真人大圓滿，但修為已經和道君初期一樣了。　　這就是劍意的可怕，修為實力差不多的人，沒有感悟天地意志的修士在感悟劍意的修士面前，簡直就是土雞瓦狗，不堪一擊。　　“多謝蒙兄，這一劍真讓在下獲益匪淺。”駭然之餘，郭正陽卻又心生驚喜，對着前方修士抱拳道謝，而後才唰的一下又遁入了下方意志海。　　蒙姓修士，正是南友曾經提到過的他那位領悟了劍意，而且劍意已經達到小成的至友，對方也在南友等人抵達海冕宗半個多月後從青梧國趕了過來。　　青梧國是中型國家，所以禁地駐派在那裡的執事長老只是道君初期巔峰的修為，但加上一個劍意小成，這樣的修士，郭正陽一樣覺得其戰鬥力恐怕都不輸於靈域中的老祖級別修士了。　　而在這位趕來之後，雙方彼此認識一下，郭正陽就開始在和對方的切磋中旁觀參悟真正的劍意。　　剛才那一劍，也真的讓他獲益匪淺。　　半個月前就已經鬆動的感悟，此刻更是被那一劍激發了似的，似乎只要再略作感悟就能徹底弄個明朗透徹。　　所以郭正陽也顧不上和那邊做太多客套言語，遁入意志海后，他也快速開始尋找起了劍意吸納觀摩。　　意志海外，蒙姓修士立身之地也快速遁去了兩道身影，正是南友和樓無恆。　　“蒙老弟，剛才我已經感覺到了郭兄氣機有所鬆動，你剛才的演示看來很成功啊。”快速遁來后，南友笑着拍了下蒙姓修士肩頭，才哈哈大笑。　　“郭兄大才，才進入意志海一個月，就已經到了劍意門檻外，之前困悟半個多月，加上剛才的演練切磋，看來真正參悟劍意已經是指日可待了。”樓無恆也笑着點頭。　　幾番話語下來，倒是說得蒙姓修士目露古怪之色，畢竟南友提到郭正陽時滿臉熱切的態度，希望對方有所感悟很正常，他也早知道了郭正陽無償饋贈給了禁地幾套符陣，至少是位陣法大師，那禁地內的人對郭正陽抱有好感是先天性的。　　他自己也很感激郭正陽會把那麼貴重的事物贈給禁地呢，但樓無恆，這貨是器宗的啊……按照常理他提到郭正陽時應該忌憚什麼的才對，哪像現在這樣一提到郭正陽竟也是滿臉熱切，期望對方有所斬獲？　　“哈哈，看你的樣子，就是不知道最近發生的事了，不過說的也是，你才剛來。”而蒙姓修士疑惑的樣子落入兩人眼中，頓時讓樓無恆哈哈大笑起來。　　大笑中，又和南友對視一眼，樓無恆卻也能清晰感覺到南友眼中對郭正陽流露出的敬意。　　這段日子，有半個月還多了，他們兩個一直在郭正陽的指導下，在各自沉溺的領域中都是突飛猛進，那種亦師亦友的關係持續半個多月下來，也真的讓兩人都有些感動，又有些珍惜敬重這種關係。　　郭正陽那貨太偉大了……　　這是樓無恆最直觀的心理印象，尼瑪，誰會想到那位在煉器上的所有心得體會，竟然會毫無保留的教給他，絲毫不藏私，這讓樓無恆這種半隻腳都踏入化神境的大修士想起來都覺得感動。　　對方所提出來的各種新奇的煉器理論以及觀念，對他的幫助和衝擊都是極大極大的，大到如果要他自己研究，或者讓器宗內所有天才們聚在一起研究，恐怕都不是一代人就能解決的。　　那麼貴重的知識傳承，就算是他師尊得到，恐怕也不會對他傾囊相授，畢竟現在的靈武大陸因為前景廣闊，還處在敝帚自珍的階段，就彷彿地球上古代匠人們的技藝，最核心的東西都是被一個個大修士藏得嚴嚴實實，你就算是對方親傳弟子，想得到那些也要經過無數考驗才有機會獲得。　　郭正陽倒好，所有東西都無償的傾囊相授，好像那位完全不懂藏私是什麼意義，這還真是讓活了兩百多歲的樓無恆都心生感動了，同樣對郭正陽心生敬仰。　　所以這時候就算郭正陽當著他的面答應加入禁地，恐怕他也很難對郭正陽下手了。　　不止他是這樣，其實南友也差不多，所以兩人對視之後，卻也紛紛升起一股心照不宣的感覺，兩個老對頭在這一刻都有種一切盡在不言中的默契了。　　“轟～”　　就在南友和樓無恆默默無語間，自幾人側方意志海內卻突然爆發出一股絕強的鋒銳之氣，這股氣息從意志海爆發后，直直向上插入雲霄，沿途過處風捲雲散，彷彿有一把無形寶劍迎頭刺上，把天地都刺穿了一樣。　　幾人這才一驚，跟着就紛紛驚喜的低叫。　　“參悟了？”　　“這氣勢，怕不是郭兄真的參悟了劍意皮毛！”　　“好快，當年我參悟劍意，是在總部從一品意志海開始，一直適應了九品意志海內的環境，又耗費了半年多才參悟建議皮毛，沒想到他在三品意志海內，竟然只是兩個月不到就參悟了劍意皮毛？！”　　……　　驚喜的低叫中，一道身影也快速從意志海遁出，出來的那一刻，樓無恆幾人所見到的，就是一把人形飛劍，那狂猛猙獰的劍意自然散發，席捲向周邊天地。　　哪怕幾人也都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甚至都是小成階段，而且還和那身影相隔近十里，但這一刻那恐怖氣息散發之後，一樣讓幾人都感覺到了一股驚粟的撕裂感。　　彷彿那狂猛劍意就要撕裂幾人，席捲整個天地一樣。　　“郭兄剛剛參悟劍意，還沒能穩定下來，需要休養片刻，緩慢平復。咱們還是先退下吧，他現在雖然只是剛剛參悟，但因為吸納了意志海內大量劍意，這時候劍意的狂暴，對咱們來說也不好承受。”　　看了一眼，蒙姓修士才也哈哈大笑，大笑中三人才又紛紛遠退開去。　　幾乎是同時，攜帶着席捲天地之威的身影也快速遁落到意志海邊緣，隨意找了個山頭就盤坐下來。　　終於參悟了劍意，哪怕這隻是劍意皮毛，但這一刻，郭正陽的心情也激動到了極點。

# 第二百九十七章 跑得太快了

　　“嗖！”　　漫天荒野之下，一道驚粟的青芒撕裂天際而下，速度快的令人髮指。　　不過這樣的極速也只是維持了片刻就驟然消散，跟着一條雖然依舊保持了極強勁的速度，但比起之前卻不及十分之一的輕舟就暴露在了日光下。　　“劍意，劍意的輕靈快捷果然奇妙，論起速度，恐怕並不輸於那些感悟風之意志、光之意志的修士了，而且劍意並不是只能用在攻殺禦敵上，只要靈活運用，施加在趕路上一樣有着極為出眾的功效。”　　“我雖然感悟了劍意皮毛，但談到劍意的運轉還是相差太多，還好有一個劍意小成的大修士傾囊相授，現在也總算對劍意的運轉多了不少嫻熟。”　　……　　輕舟繼續飛遁中，郭正陽嘴角也又露出了不少笑容。　　這一次前來迦藍星，從他剛踏足腳下這顆星球到現在已經有三個月，距離和馮輝的決戰也只剩下一個半月時間，而距離他真正感悟劍意皮毛也過去了一個多月。　　之前這段時間他也一直都是留在海冕宗內，和那位出身禁地卻領悟了小成劍意的蒙姓修士交流論道。　　他交給蒙姓修士一些陣法上的新奇理念，對方則教授他劍意的運轉。　　彼此相互印證之下，雙方的收穫都是極大極大。　　比如現在郭正陽催動身下的二品星寶，飛遁速度已經極為恐怖，已經不輸於一些專重速度的下品法寶了，可一旦在高度飛行中往輕舟上施加一些劍意。那種天地意志就能壓迫的空間退讓，讓他的速度提升接近十倍。　　那些巔峰速度下，就是道君後期操控中品飛行法寶，恐怕一樣要弱上兩籌的。　　但可惜的是那樣的操控並無法長久，劍意的損耗，損耗的並不是修為，而是純粹的意志力消耗，一旦用久了，就會讓一個人心神疲憊不堪。　　這方面的疲憊，郭正陽根本沒有丹藥可以恢復，至少他眼下是沒有此類恢復性丹藥，所以在趕路方面除了偶爾運轉一下劍意，增強自己對劍意掌控的熟練度之外，他也並不敢濫用。　　不過就算如此，他想要從海冕宗趕回傳送陣所在地，也最多只需要一個地球日就行了。　　“一天就能回到地球了，剩下的時間，還足夠我再吞服一些丹藥提升下修為，雖然一個半月已經不足以讓我提升到巔峰，但我的實力也足夠了，同樣修為的修士，有劍意和沒劍意之間簡直判若雲泥，只要我現在手中飛劍品級足夠，足以秒殺同階修士，對上馮輝把握一樣增加了許多倍，等回去以後得好好休養幾天，全心備戰！”　　滿意的點點頭，郭正陽才又操控着靈舟快速飛遁。　　離開海冕宗之時也正是他和南友、樓無恆等人道別之時，而直到那一刻郭正陽也都沒有明確表示要加入哪家勢力，只是說自己要出去辦事，要離開一陣子。　　對此南友和樓無恆等人自然也沒強求，只是一個勁熱情不已的發出了邀請，言道他們就在天禾國皇城，日後不管郭正陽何時過去，他們都會敞開門了歡迎。　　這一點郭正陽自然也是客氣的應了下來。　　以後？等他斬殺了馮輝之後，還有沒有必要再來迦藍星？　　仔細想一想，郭正陽也還覺得他很有可能還會踏足這個星球的，畢竟他的劍意只是參悟到皮毛階段，以後若是想讓劍意小成、大成甚至圓滿，說不得還要多藉助這個大陸的意志海。　　要知道留下火府的那位大能都是在意志海內才讓自己的火意從大成階段參悟到圓滿的。　　所以對於那邊的邀請，郭正陽自然也不會拒絕。　　不過嘴角的笑容也只是剛剛綻放，郭正陽就又突然一愣，而後在繼續操控靈舟飛遁時，猛地轉身看了眼後方。　　有人！　　他剛才突然感應到後面有人在暗中跟蹤他。　　皺了下眉，郭正陽卻並沒有太詫異，只是突然又長笑一聲，在飛遁中身下靈舟驟然消散，而後在他後背卻多出了一雙羽翅。　　“這雙羽翅可是三品星寶，威能幾乎可以和上品或極品法寶比肩，而催動它卻只需要道君初期修為就行，以火府那位大能的緞器之能，後面只要不是化神境強者在跟蹤，絕不可能追的上，不過他們到底是誰？禁地、器宗，還是丹宗？”　　大笑中，郭正陽羽翅一揮，就真的像是瞬移一樣，眨眼間就消失在了天地間，下一刻出現時身子已經到了數十裡外，跟着再次輕揮羽翅，他整個人已經又出現在了更遙遠的天地盡頭。　　短短几個呼吸，郭正陽就已經遁出數百里，徹底甩開了後方跟蹤者。　　“快，已經暴露了，追！”　　“該死，那個傢伙怎麼會這麼快？”　　……　　就是在郭正陽消失的同時，他剛才立身之地後方，也馬上跳出一道道身影，有的是踩着飛劍遁形，有的同樣是揮動着羽翼之類寶物，有的更是渾身都繚繞在旋轉的輕風中。　　而這群人里，為首的也正是當日和南友以及樓無恆一起抵達海冕宗的丹宗長老。　　大喝一聲，幾人才紛紛催動身下寶物或者秘法之類，全都以最快的速度追向南方。　　“此子不除，恐怕我丹宗就要淪為最差的超級勢力了，不管什麼代價，都要把他拿下，只要拿下此人，他一身所學我們也能全部挖出來。”　　“庫長老放心，岸兄風之意志已經接近大成，論速度就是半隻腳踏入化神境的強者也不是對手，這小子竟然一個人從海冕宗走出，那不管他速度再快，也不可能逃得出去。”　　……　　幾道身影紛紛催動身子追趕，但卻全都又愕然發現越追距離郭正陽越遠，為首的庫長老才勃然大怒着開口。　　伴隨着怒斥，其他人則紛紛看向渾身繚繞在青風中的男子。　　而那男子也在幾人注視下，衝著庫長老點點頭，“那我先行一步，先攔下他再說。”　　說完這話，男子身側青風一顫，也瞬間消失在了當地，那速度也真的比之前郭正陽消失時還快了不少。　　一下子，庫長老等人才又紛紛大喜，不過接下去還是齊齊催動身法追了下去。　　不過追逐中庫長老還是仰天大笑，“有岸長老這感悟風之意志的出手，那小子必然會被攔下，只要攔住他片刻，等我們追上去，不管他這陣子感悟了什麼意志，他都要死無葬身之地。”　　“那是。”　　“聽說他陣法以及煉器一道上都走的極遠，之前施展的靈器也絕對不是凡品，拿下他，就是給丹宗立了大功。”　　……　　人群紛紛大笑，由岸長老出手，他們的確已經放心了。　　只不過，大笑着的人群繼續飛遁，沿途一路也不知道飛遁了多久，一群人的臉色神態也越來越疑惑，越來越驚疑不定時。　　駕馭一柄飛劍飛在最前方的庫長老才突然一驚，猛地又加快了遁速，快速向著前方數十裡外一座山峰之巔飛去。　　“岸長老？”　　“你？？”　　……　　其他幾人發現的慢了幾拍，但隨後也都大驚，齊齊加速，等終於靠近之後，落入幾人眼底的，卻是之前御風而行的岸長老，就是岸長老此刻的神態，狼狽的簡直犹如乞丐。　　那位早已不復青風加身的飄渺神駿，此刻就像是一條累得半死的野狗一樣，趴在山巔大石上不住張口喘着粗氣。　　喘息聲噪裂的簡直犹如輕微的雷鳴。　　“我草，那小子……那小子到底是什麼怪物？跑的太快了，我……我累到意志虛脫，最多也只是看到他的影子，媽的……”　　癱在地上不斷喘息的岸長老在又深吸幾口氣后，才崩潰的破口大罵。

# 第二百九十八章 好恐怖的一劍！

　　“終於回來了。”　　兩天後，等郭正陽再次腳踏實地，站在上界山自己座峰下宮殿內，看一眼左右景象，他心下也閃過一絲感慨。　　如果自己不說，又有誰能想得到短短三個月時間，他竟然抵達了另一座星球遊歷了一圈？　　而離開地球三個月，這裏……　　等郭正陽略帶感慨的散發出靈識查探左右，很快就又眉頭一皺，在眼中也閃過一絲詫異。　　“劉夏不在？”　　“咦，李哲竟然……”　　……　　以郭正陽的靈識，輕易就能把自己座峰全部籠罩在內，一次查探下去，他發現劉夏還是不在，反倒是李哲此刻在他座峰半山腰處，正在那裡修鍊。　　感應了一下，發現李哲正處於嘗試突破的階段，郭正陽倒是啞然失笑，並沒有打擾這位修鍊，幾個月前，他在仙途山坊市島附近發現李哲蹤影，替對方解決一些小麻煩后，郭正陽也並沒有立刻邀請李哲上山，只是給了他一塊自己的令牌，說是對方什麼時候想來上界山找自己都行，現在他在這裏，倒是讓郭正陽略感欣喜。　　不過劉夏那小丫頭，上次他從世俗回來時對方就不在山上，郭正陽當時沒在意，怎麼現在過去幾個月她竟然還不在？跑哪去了？　　疑惑中郭正陽飛身而起，靈識也繼續發散，結果短短几個呼吸，自不遠處其他幾座山峰上馬上就響起幾聲大笑。　　“郭師弟，你出關了？”　　伴隨着笑聲，星河老祖以及周易青等人也紛紛遠遁而來，全都在郭正陽附近笑着看來，只不過眨眼之後，星河老祖才突然一皺眉，詫異的道，“還是真人大圓滿，而且我怎麼感覺，你的修為氣息和三個月前還是差不多？”　　一句話，周易青等人也臉色微變，各自臉上都多了一絲擔憂。　　郭正陽這三個月修為幾乎沒有進展？那……眼下距離他和馮輝決戰可只剩下一個半月了。　　“呵，這幾個月，我的確沒有去提升修為，吳師兄，不如咱們來切磋一下？”郭正陽卻也笑了，笑着看向星河老祖。　　雖然有些疑惑劉夏那小丫頭的下落，但見到星河老祖等人都是表情輕鬆，他就知道自己離開這三個月應該沒發生過什麼大事。　　所以他倒也不急着去問那些了，反而更想再次和星河老祖切磋切磋。　　三個月前雙方切磋，郭正陽面對星河老祖還是一直都被壓着打，最多能在對方手中逃命而已，三個月過去，他參悟了劍意皮毛……現在再切磋，贏面應該不少了吧？　　“好！”　　星河老祖看郭正陽雲淡風輕的樣子，頓時眼前一亮，就是其他人也紛紛向遠處遁去，全都頗感興趣的盯着兩人。　　“那就開始吧？”郭正陽也再次笑着開口，開口中暗空劍也懸浮在了身前。　　“看來你這次閉關，似乎收穫不錯？那就來吧，讓我看看你到底長進了多少。”星河老祖也再次大笑，大笑中就平平站在郭正陽數裡外，根本沒做任何防護，似乎只等着郭正陽攻擊了。　　見這位大師兄如此模樣，郭正陽嘴角也露出一絲怪笑，而後意念一動，暗空劍身一顫，唰的一下就出現在了星河老祖身前，對着星河老祖胸前直刺而下。　　快！　　這一劍的速度簡直快到了無法形容的程度，快的星河老祖毫無反應之力，眼中只是閃過一絲駭然，暗空就撕裂星河老祖袍服，要直刺入他胸前肌膚。　　“見鬼！”　　星河老祖畢竟也是最頂尖的老祖，而且在裝備了多件星寶之後，論到單獨的戰鬥力恐怕已經是靈域之最，所以就算形勢危急，他還是在大罵中在體外撐起一層防禦光澤。　　就是這光澤剛剛撐起。　　星河老祖就又臉色大變，變得充滿了惶恐和駭然……　　這種惶恐和駭然，來自於一種驚粟的精神壓迫，壓迫的他都升不起反抗之心，只覺得自己會死在這一劍之下。　　彭～　　當地直接炸起一片血浪，下一刻星河老祖的身影就出現在了數里之外，不過他胸前卻已經開始向外淌血，而懸浮在他之前站立之地的暗空劍，劍尖上一樣向下流淌着滴滴熱血。　　“噗～”　　“不是吧？”　　“一個照面，吳師兄就受傷了？”　　“嘶，這小傢伙怎麼做到的？剛才那一劍，也未免太快了吧？”　　……　　真的是一個照面，一個呼吸都不到的時間，星河老祖之前的大笑聲還在虛空中泛揚呢，結果就已經敗退而逃？而且似乎還是施展的秘術脫身，可就算如此，他竟然也被一劍擊傷。　　幾個月前，雙方切磋戰鬥的場面還是一邊倒，是星河老祖一直壓着郭正陽打，誰能想到這一刻，郭正陽竟然輕鬆完成了逆轉？　　“好恐怖的一劍！”　　周易青等人驚呼中，數裡外的星河老祖也摸了下胸口，眼中再次閃過一絲駭然，不過驚呼中他還是馬上撐起了防禦法寶。　　同一時間，郭正陽身側又唰唰唰出現八道暗金色流光。　　這是八柄全新的暗空飛劍，加上前方還在淌血的那一柄，九件齊齊一顫，一股驚天動地的劍氣就瀰漫虛空，無堅不摧的堂皇劍意撕裂着空間向左右輻射，眨眼間就讓周易青等人又紛紛驚叫着向後退避。　　而星河老祖也再次一瞪眼，二話不說，一層層防禦光澤就在體外越堆越厚，而後一捏法訣，一輪煌煌明日就出現在星河老祖身前，犹如恆星墜落一樣向著郭正陽碾壓而下。　　那種恐怖的威勢，真的像是要碾壓磨滅整個世界，但就在此壓迫下，郭正陽身側和前方九件一次顫鳴。　　伴隨着叮的一聲，九道暗金色劍光就撕碎明日。　　“停！”　　明日炸裂中，耀眼的光芒遮蓋了整個天地，也遮掩住了所有人的視線，星河老祖也驚叫一聲，話音中再次充滿了驚顫。　　而等光芒散去。　　眾人能看清左右景象時，所看到的就是凌空懸浮的星河老祖，被九柄飛劍接連刺破多層防護，九劍幾乎都是貼着他的肌膚懸浮，似乎再進哪怕一步，就要把這靈域第一人徹底刺成馬蜂窩。　　而星河老祖的臉色也充滿了崩潰和顫慄。　　瞬間完敗？不是。　　如果是生死搏殺，星河老祖還有不少手段可以擋下這堂皇劍陣，再不濟也能逃脫，但那些手段要麼是損耗太大，要麼就是範圍性殺傷力太大，一不小心就可能把左右建築摧毀，又或者波及到一些上界山宗門弟子。　　所以如果是和郭正陽真正的生死搏殺，他還遠不至於現在就落敗。　　但只是切磋的話，那些手段根本沒必要施展。　　而郭正陽能在短短几個呼吸內把他逼到這種地步，所展現出來的實力也真讓他驚的無語。　　“劍意？這是天地意志中的劍意？”無盡的駭然中，星河老祖才猛地一顫，驚粟的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也笑着收回了九把飛劍，更是肯定的點頭，“我領悟了劍意皮毛，剛才一擊，也是全力施為了，意志損耗和修為損耗都不輕。”　　可不是么，雖然剛才的切磋看上去就是一兩個呼吸內，他只是簡單刺去幾劍，但郭正陽的損耗也真的不輕。　　一把暗空劍只是二品星寶，普通真人大圓滿都能隨意施展，但郭正陽一次九劍齊出，而且還讓九劍以劍陣方式組合攻殺，其修為損耗絕對比全力揮舞下品法寶還更多，剛才一擊之下，他的修為就損耗了一成。　　就是意志力同樣因為劍意的全力施展而受損不輕，這樣的全力攻擊，他也最多操控一二十次就會意志虛脫。　　要不然，九把堪比下品法寶的飛劍劍陣，也遠不至於連番破滅星河老祖催動的好幾件防禦星寶的。　　不過現在看起來，這樣的殺招也的確值得，能在一兩個呼吸內就把星河老祖逼得叫停，那換了普通道君，絕對可以一擊必殺的。　　也是到這一刻，郭正陽才對一個多月後的決戰，有了八成以上的信心。　　“你小子，竟然真的感悟了劍意？怪不得這麼恐怖，我剛才催動星寶都有心無力，連那些星寶運轉都也難以順暢，一劍就刺穿我三件三品星寶的防護，這種攻擊力，簡直變態！”　　在郭正陽點頭后，星河老祖也又怪叫一聲，快速遁到了郭正陽身前，一副活見鬼的表情不斷盯着他打量。　　三件防禦性三品星寶啊，那隨便一件，都能堪比正常的上品或極品法寶的，而上品或極品法寶，道君後期巔峰也無力催動，只有本命法寶才能發揮出大致相當的實力。　　也就是說，如果馮輝的本命法寶是防禦性法寶，他也最多只有一件法寶有那種防禦力。　　可星河老祖催動三件星寶，還是被那套劍陣瞬間破滅？　　那種攻擊力，真的只能用變態去形容了。　　如果是毫無防備的情況下，郭正陽全力施展如此殺招，說不定真能瞬間秒殺馮輝的，就算秒殺不成，也能讓那邊受到不小創傷吧？

# 第二百九十九章 風暴中心

　　清晨，燥熱的陽光徐徐灑落大地，照耀的整個靈域一片透亮。　　仙途山主峰大殿，一道身影凌空飛遁而出，看了眼左右，左右也很快遁出來一道道身影。　　“一年之期馬上就要到了，葛師兄，你說這一次誰勝誰負？”　　“不知道，據我估計，郭正陽如今還只是真人境修為吧？就算他得到了那位長生境大能的傳承，能在裏面收穫許多我們做夢都想不到的至寶，但真人境修為去對戰道君後期，嘿嘿。”　　“郭正陽若是落敗，仙府就又成了無主之物啊。”　　“是這個道理，走！去上界山！”　　……　　時光悠悠晃過，如今已經又到了北半球的夏季，所在位置和台灣海峽較為接近的仙途山，哪怕在大清早里一樣有了嚴重的燥熱感。　　當然，這樣的燥熱對於修為高深的強者來說根本毫無影響，這一刻也根本沒人去關注什麼天氣如何，人群聚集在一起后，無雙老祖、千絕老祖等人最感興趣的還是明天的決戰。　　這一戰，他們可是期待了一整年了！　　到時候如果是郭正陽取勝，那麼以他們和郭正陽的關係，雖然算不上多好，但也不至於兵戎相見，畢竟他們這群人可是救過郭正陽父母的。　　那邊就算也已經給與了回報，但就沖這樣的經歷，哪怕最終是郭正陽斬殺馮輝，讓四大勢力之一的血幽府崩滅，他們一樣並不需要擔心害怕。　　而如果是血幽府取勝，好嘛，仙府就又成了無主之物，這對於仙途山來說自然又是一番好事。　　所以在輕微的言語之後，以無雙老祖為首，千絕老祖隨後，一行六個道君就紛紛朝着傳送陣方向趕去。　　甚至在趕往傳送陣的過程中，尾隨在無雙老祖身後的人也逐漸變多了起來，仙途山內一些真人級別的修士都也自然而然加入了隊伍。　　畢竟這是轟動整個靈域的一戰，曾經在靈域掀起無數驚濤駭浪，可以稱之為年輕一輩里最耀眼的那個傢伙，在明天就要和傳統的老牌霸主馮輝決一死戰，這樣的事，大家不可能不關注，跟着自家老祖一起去看看，旁觀一下，也足以讓他們激動了。　　……　　“今天真是個好天氣，正好給馮輝那老鬼送葬。”　　“哈哈，我估計明天以後，上界山就要成為靈域當之無愧的第一霸主了，王師兄，咱們洛河后以後何去何從？”　　“管他那麼多做什麼，反正咱們和郭小友關係不錯，就算他斬殺馮輝，然後聯合星河那幾個老傢伙徹底破滅血幽府，對咱們也沒損失，咱們落河山一直都不是靈域之最，現在就算被上界山趕超也無所謂。”　　“第一宗門什麼的，只是一個虛名而已，最重要的還是能不能在今生突破化神期，這方面，我感覺可能性最大的反而是郭小友了，他不只在真人境就能創下咱們仙緣崖的最強記錄，實力媲美道君，還能獲得長生境大能的傳承，那仙府內靈氣如此濃郁，各種奇妙傳承多不勝數，真要說有誰能突破化神境，他的可能性是最大的。”　　“你們都對郭小友那麼有信心？雖然他在幾個月前，真人大圓滿就能媲美道君初期，但那只是道君初期而已，要知道馮輝可是道君後期巔峰啊。”　　……　　不同於仙途山，清晨的落河山卻是處於一片磅礴大雨中，陰雲密布，同樣是幾道身影匯聚在主峰大殿之巔，看着左右昏暗的視線，幾名道君紛紛開口，大部分都對明天的一戰充滿了興奮。　　而且不同於仙途山，這裏六個道君有五個都對明天一戰的結果，有了一定的預測，這預測還都是傾向於郭正陽會最終勝出，從而更能讓血幽府徹底破滅，以及上界山徹底崛起。　　雖然也有一名道君對這樣的預測有些質疑？　　但回應這名道君的，卻是一陣哈哈大笑。　　“等着吧，勝的八成是郭小友！他在得到仙元之前，戰力就能媲美道君初期，而且還是肉身力量更加勝出，依老夫估計，他的肉身力量當時就能媲美下品法寶了，而我們道君除了本命法寶之外，最強不過御使中下品法寶，這麼久過去，加上那些仙元的幫助，郭小友的肉身實力恐怕已經強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說不定站在那裡讓馮輝老匹夫刺殺，都未必能對他造成多大損傷的。”　　大笑中，摘星老祖又講出一番話語，才一招手，說了聲走就招呼其他道君一起趕往上界山。　　同樣的，在這個過程中也有不少洛河山真人紛紛加入。　　隊伍無限壯大，很快就超過了百人之數。　　近了！　　距離郭正陽和黑獄老祖更會約戰一絕生死，一年時間已經過去了九成九還多，明天就是約戰之期。　　所以當這一天的陽光灑落大地時，仙途山、落河山等大宗門修士已經提前一天動身，紛紛趕往上界山準備觀戰。　　而事實上動身最早的還不是他們，一些距離這裏偏遠的散修們，更是在幾天前就已經紛紛啟程，跋山涉水趕往上界山。　　畢竟不是誰都能享受得起傳送陣的傳送的。　　對於散修們來說，五成以上修士都根本不敢隨意傳送，傳送一次都能要了他們一半身價，但哪怕是最落魄最囊中羞澀的散修，恐怕也絕不希望錯過如此一戰。　　那可是全靈域最聲名鵲起的真人要和巔峰老祖之間的對決，誰願意錯過？　　哪怕很多人都知道就算他們去了，以他們的眼力恐怕也看不清楚大戰究竟，但還是沒人願意錯過。　　很多傳送不起的修士都是三三兩兩結伴，提前好幾天游海趕往上界山。　　也當然，在趕路的途中，同樣有無數修士都對這一戰的結果抱有無數猜測。　　不過不同於大修士們的知根知底，大部分散修也只是聽聞過郭正陽曾經靠着隱匿功法潛入血幽府在馮輝等人眼皮子地下救走了劉夏，知道他這份轟動性的壯舉，對於郭正陽的真實戰力，並沒有幾個知道。　　所以在散修群體中，九成以上修士都覺得這一戰其實沒啥懸念，肯定是郭正陽被斬殺。他們興緻勃勃趕過去，也有一些看熱鬧，看郭正陽如何自尋死路，還有馮輝斬殺郭正陽之後，又如何能或者離開上界山的心思。　　“那個郭正陽，死定了！”　　“是啊，不過得承認這小子一年多前能在聚靈期就能救走劉夏，耍了整個血幽府，這份能力足以驚天動地，但他也只是僥倖罷了，現在主動約戰黑獄老祖，不死不休，死的一定是他。我只是好奇馮輝斬殺郭正陽后，怎麼從上界山離開。”　　“嘿嘿，血幽府曾經有五大道君，現在只剩下三個，而且說不定這一次那個郭正陽也是想和對方同歸於盡呢？那次不是有一個聚靈期修士就偷襲道君，暗殺了一個道君么？如果郭正陽這次也催動那種寶貝，就算不能和黑獄老祖同歸於盡，說不定也能重傷他，到時候再加上其他上界山道君老祖圍殺，血幽府……”　　“有好戲看了，說不定咱們還能親眼目睹這傳承千年的大宗門覆滅么，那個郭正陽，我看就是上界山派出來的死士吧。”　　……　　一群群身影逐漸逼近上界山，上界山在這幾天內，無疑也成了整個靈域的中心，上萬的修士奔波趕路。　　全都在衝著目的地快速行進。　　而就在這一刻，無數修士談論的對象，此刻卻正滿臉哭笑不得的看着身前，在他身前，劉夏卻一臉沮喪的低着俏臉，悶的厲害。

# 第三百章 決戰

　　“你竟然只是短短三個月學習，陣法造詣就到了這一步，看來在陣法上的天分的確挺出眾。”哭笑不得的看了劉夏一眼，郭正陽才終於開口。　　時間又過去了一個半月，他也終於知道劉夏這陣子消失是去做什麼了。　　這丫頭竟然一直在苦學陣法，陣法小有成就后，就跑去了那幾個島嶼，一直在尋找那個上古雷府的蹤跡……　　恩，整件事嚴格來說是這樣的，那一次郭正陽帶着劉夏在那三個島嶼上尋找了十天左右，沒找到那個上古雷府蹤影，跟着郭正陽去了世俗，劉夏返回上界山。　　回來之後，她就開始前往木道君門下學習。　　木道君，論修為在上界山並不是最高的，只是道君初期巔峰而已，比起星河老祖差了八千里不止，真要對陣廝殺，星河老祖輕鬆就能擺平他，但他的陣法造詣卻是上界山之冠。　　所以回來之後的第一個月，劉夏一直都在木道君麾下精研陣法一道，也就怪不得郭正陽從世俗回來之後沒能見到這丫頭了。　　不過隨着對陣法知識的學習，卻讓劉夏這丫頭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陣法一道太博大精深了，博大精深的學了一個月，她雖然在這方面突飛猛進，但卻越學習越感覺到了自己的不足，感覺到了自己的渺小。　　所以這樣子堅持一個月後，郭正陽當時已經到了迦藍星，劉夏卻終於對木道君開口，說那幾座島嶼上可能隱藏的有上古洞府，而且似乎是個雷府，或許對郭正陽對戰馮輝有大用。　　跟着就帶着木道君前去了那幾座島嶼尋找。　　但一番搜索下來，就是以木道君冠絕上界山的陣法造詣，一樣無法從那裡發現絲毫蹤跡。　　這也不奇怪，上古洞府這些東西，都是前輩大修士的洞府，而且往往地球上的化神期或者合道期強者留下，那些人的陣法造詣一樣是經過無數知識熏陶，如果不是自行露出破綻，的確很難被發現。　　木道君也找不到，這件事就算是沒轍了。　　但劉夏卻沒放棄，又在木道君麾下學了一兩個月陣法知識，前前後后加起來，她也只是苦心鑽研了三個月，說起來她這方面的悟性卻也極為不錯，三個月學習，在陣法上的造詣已經是突飛猛進，如果說木道君在陣法上造詣是100分，那麼劉夏在三個月內，已經學了10分。　　這猛一看去似乎不起眼，但實際上這10分水準，已經甩開了郭正陽太多太多，畢竟木道君的100分，可是數十上百年精研無數代前輩修士留下來的陣法傳承，劉夏只用了三個月就學了一成，簡直駭人聽聞。　　以木道君為標準，星河老祖、周易青等人在陣法上的造詣也最多是六七十分，木道君的親傳弟子里最出色的，算是上界山道君以下最精通陣法的修士，也最多只有三四十分，給郭正陽打個分的話，他在陣法上的造詣和木道君相比，也最多只有兩三分罷了。　　所以劉夏這10分，就是放在整個上界山弟子輩當中，一樣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眼下整個上界山真人和聚靈期修士，在陣法上能超過劉夏的絕對不超過二十人。　　再然後，這丫頭也知道距離決戰之期越來越近，所以就是從郭正陽返回地球的前幾天開始，就靠着木道君一成水準的陣法知識開始在那幾個島嶼尋找，一直找到現在。　　找一遍找不到，就找第二遍，第三遍，一直如此。　　而且她還特意哀求那幾個道君，讓他們別把這事告訴郭正陽。　　直到今天，劉夏還是一無所獲，而距離決戰也只剩下了一天，她才不得不鬱悶的返回了上界山。　　也是今天，木道君才把事情的原委講了出來，在講解這些時更是帶着幾許感慨，說這丫頭不止修鍊天賦極為出眾，陣法上一樣是極為罕見的天才，如果再給她幾年時間，怕不是就能迎頭追上他了，不過最讓木道君感慨的是，她在尋找那個上古雷府時的堅持。　　一遍遍搜尋，一直都是徒勞無功，而後隨着時間臨近，這丫頭都不止一次急的哭了出來，但卻是邊哭變找。　　直到今天還是沒發現一絲端倪，才不得不徹底放棄，對着郭正陽以傳音的方式說完這些，木道君也就走了，留下劉夏和郭正陽師徒二人單獨相處。　　郭正陽此刻，同樣是心情複雜。　　他也沒想到自己當初只是抱着碰碰運氣的心態去了一趟仙途山坊市島附近尋找那個上古雷府，等離開后，劉夏會為了那件事付出這麼多努力。　　三個月左右不眠不休，一直在儘力學習陣法知識，再然後又是一個多月不眠不休一直重複着搜索，就算急的哭出來一樣還是堅持不懈。　　初聽到這些，郭正陽說不感動是假的，但他又覺得劉夏在這件事上未免太過於鑽牛角尖了，她也知道她自己在陣法上造詣只是勉強堪比木道君的一成，然後木道君搜索了那麼久都沒找到，何況是她……　　“天分好也沒用，還是找不到那個雷府，白忙一場。”隨着郭正陽的話，一直表情鬱悶的劉夏才又氣的一跺腳，無奈的道。　　此刻的劉夏雖然看上去很鬱悶，但也只是一些鬱悶，其他情緒都被隱藏的很好。　　若不是剛才木道君偷偷傳音，說回來的路上這丫頭再三哀求她別把她在那幾座島嶼上的神態講出來，郭正陽恐怕也真會看走眼的。　　這小丫頭隨着時間的推移，倒是越來越會掩飾各種情緒了。　　再次感慨一聲，郭正陽才笑着道，“沒事，你已經儘力了，這件事就不要想了，而且就算沒有那個雷府相助，我現在也有了八成把握能斬殺馮輝了。”　　“真的？”一聽這話，原本正在鬱悶的劉夏才猛地一驚，而後大喜着抬頭看來。　　她是剛回來，自然不知道當初郭正陽和星河老祖一戰。　　“騙你做什麼，而且你明天就知道了。”郭正陽笑着走到劉夏身側，伸手拍了下劉夏肩頭，才道，“回去好好休養一下吧，你這些天也累壞了。”　　可不是么，劉夏連續四五個月一直都是不眠不休，一直都在耗費心力學習陣法或者用心尋找那上古雷府，就是真人級的修士，熬到現在也是累得不輕。　　那種發自內心的疲憊和倦意，郭正陽還是很看清楚的。　　“沒事，我等明天過後在休息，我一定要親眼看着你殺了那老賊。”劉夏卻咯咯一笑，就是這句話剛說完，郭正陽就一揮手，瞬間打暈了這丫頭。　　而後意念轉動，托着劉夏進了她原來所居住的偏殿內，把她擱置在床榻上，郭正陽才嘆了一口氣。　　嘆過氣后，郭正陽飛身遁出府邸，站在座峰山巔看了幾眼左右。　　才安心盤坐而下，靜靜調息。　　明天一戰雖然有了八成把握，但他還要好好調養一下，把狀態休整到最佳。　　……　　“是這裏？”　　“明天的決戰就是在這裏？”　　“肯定是了，你沒看到星河老祖等人已經到了么？連無雙老祖、千絕老祖他們也來了。”　　“看到是看到了，不過明天可是馮輝那種級別的老祖和人決戰，上界山把地點安排在這也正常，要是在他們山門內，真的大戰起來不知道會破壞多少事物，但這裏，怎麼一點布置都沒有？起碼也要布下幾座大陣，免得那些戰鬥餘波波及出來啊。”　　“是啊，這裏什麼都沒有？咱們要是離得太近，豈不是很危險？”　　……　　郭正陽靜靜調息休養中，上界山外卻早已經亂成了一鍋沸粥，無數從靈域各地趕來的修士們，到了上界山山門附近，都被上界山修士提醒着趕到了決戰地點。　　但這決戰地點卻出乎預料。　　這就是距離上界山山門傳送陣不遠的幾座海島。　　期間一座海島上，星河老祖無雙老祖等人已經在海島上休息等待，包括幾大巨頭勢力內的一些弟子，都是隨意找處地方盤坐了下來。　　而在那面積不大的海島之外就是無盡海域，向南可以隱約看見上界山宗門所在島嶼，其他方向就全是海水，偶爾才又一些零星礁石冒出海面。　　此刻就正有無數修士，或是圍聚在一片片礁石上，或者是拿出一些靈舟蕩漾在海面上，有的甚至直接泡在水裡。　　區區數十里範圍內，匯聚了數萬修士，無疑也證明了這就是明天決戰的最終地點，但也的確有無數人開始疑惑。　　畢竟那是一場大戰，就算很多人都不覺得郭正陽能在馮輝手中活下來，很多人都覺得郭正陽只是一個炮灰，想和馮輝同歸於盡，又或者重傷了馮輝后，上界山其他道君會聯合出手繼續絞殺。　　但他們怎麼一點防護都沒做？　　這麼多人在觀戰，上界山那些人就不怕到時候的戰鬥餘波會波及到旁人？　　可這裏不止沒有防護，上界山內也有不少真人級或者聚靈期修士在海島上盤坐等待，似乎根本不怕被波及……　　想到這些以後，無數原本是從遠處跋山涉水過來圍觀的修士，此刻卻都有了些恐懼，還真有些後悔起來。　　但現在再走似乎又有些不妥，尤其是看到上界山眾多弟子都不怕，這無疑也能讓人安心一些。　　無奈之下，眾人也只能等。　　這一等又是一天，等決戰之期終於抵達，無數等待的修士才又逐漸沸騰起來。　　一片沸騰中，一道電光突然劃破天空，彷彿瞬間撕裂整個天地一樣，再跟着，電光流轉，眾修士頭頂上千米外，突然就被電光切割出了一片四四方方的虛空。　　那虛空就是一個長方體空間，外部電蛇流轉，就像是組合成了一個囚籠，但卻並不會阻隔視線。　　電光瀰漫中，一道身影才驀地出現在了囚籠內，身影凌空懸浮，正在詫異的打量左右。　　下方海域內才猛地暴起一聲聲驚呼。　　“郭正陽？是郭正陽！”　　“嘶，這是怎麼回事？他們兩個是在這囚籠里決戰？”　　“這是什麼手段？”　　……

# 第三百零一章 又能如何？

　　“生死台所開闢的獨立空間，竟然是雷電屬性？”　　一年晃過，和馮輝一絕生死的時間終於抵達，郭正陽在被生死台之力牽引進入這獨立空間后，略一做打量，還真有些喜出望外。　　因為他以前還真的不知道這空間是有雷霆之力開闢出來的。　　一絲絲透明的雷電圍繞在整個空間外部，而這空間倒是不大，縱向面積只有幾千個平方米罷了。　　凌空懸浮在內，郭正陽也可以清晰感覺到左右雷力的輻射蔓延。　　想了一下，郭正陽趁着馮輝還沒有入內時，意念一動，就揮舞一把飛劍刺向一側壁壘，這空間縱向面積只有個幾千個平方？是不是太小了？　　這個念頭剛在腦海中泛起，郭正陽就馬上恍然，因為他發現隨着自己飛劍刺出，一側空間壁壘猛地就向後退散，不管他的飛劍速度再快，都及不上那空間壁壘後退的速度。也就是說他全力一刺，連這空間側壁都碰不到。　　等郭正陽還想實驗一下，卻馬上又神色一凜，而後暗空劍直接迴旋至身前，同時另外八柄暗空也齊齊浮現。　　九把暗金色飛劍以玄奧的陣型排列在身前，對着前方蓄勢待發。　　幾乎是同時，在他前方百米外也莫得浮現一道身影，身影還未徹底化為實體，一股瀰漫的黑氣就瞬間輻射出來，席捲向四面八方。　　也是隨着這些黑氣瀰漫，左右空間壁壘也再次瞬息原退，眨眼間，郭正陽前方數里範圍就盡數被黑氣阻隔。　　這些黑氣不止能阻隔視線，還能阻隔靈識。　　郭正陽哪怕放出靈識探索，也只是探索到一片虛無空曠。　　“馮輝這廝被稱為黑獄老祖，就是因為一手術法搭配法寶之威，可以呈現出無邊無盡的黑暗地獄，在裏面目不能視物，靈識探索不到目標，隨便闖進去的話，只會被活活困死。而他的看家法寶加術法，也多修陰邪之力。他人入內不止會被困死，心靈上也會受到干擾，幻象叢生。”　　雖然郭正陽以前並沒有和馮輝對陣廝殺的經歷，但星河老祖等人卻不知道和這位有過多少次糾葛，所以馮輝的看家本領，郭正陽也有一定的了解。　　他原本還想在馮輝立足未穩時下手突襲，沒想到那位也不笨，郭正陽剛有感應，對方就馬上釋放出了賴以成名的黑獄……　　“雷系空間？還好，這東西只是縮禁，似乎並不會對我造成壓制。”郭正陽意念轉動間，前方無盡黑暗中也馬上響起一聲驚呼，不過驚呼聲里卻有不少慶幸，跟着，那飄忽不定的聲音馬上就變成了大笑，“小子，咱們終於又見面了，一年時間，就算你得到那仙府傳承，老夫也還真不信，你能奈何得了老夫，今天就是你的死期，等你一死，老夫只要奪了仙府，任下面上界山那幫廢物準備的再充分，又能如何？”　　張揚的冷笑中，郭正陽卻也面色一冷，九劍瞬間消散，替換而出的則是九柄異幡。　　雖然他很想一上來就操控暗空劍陣搭配劍意，給馮輝一點顏色看看，但對方反應太快，現在隱匿在黑獄中，他連馮輝真身在哪都看不到，只能先靠九雷翻破解黑獄了。　　抓着一根紅幡，郭正陽揮手一搖，其他八幡也頓時雷光大作。　　不過這一次九雷幡並沒有匯聚出雷電巨人，而是綻放出一絲絲細小銀蛇，茲茲沒入虛空，形成了一個雷力域場，咔咔咔的雷電輕鳴中，前方黑獄突然就暴起無數電光。　　彷彿電群撕裂夜空，原本不能目視，靈識也無法探索的黑獄頓時就被切割成無數碎片，電光照耀間，郭正陽也立刻看清了大概。　　再次一搖雷翻，九個迷你版的雷電巨人就脫籠而出，刷刷跳入黑獄，結成玄奧的殺陣直衝而下。　　幾乎是同時，自前方黑獄中也暴起一聲冷哼，跟着黑煙翻滾沸騰，九個雷電巨人就被無盡黑暗吞沒，郭正陽前方也再次陷入一片絕對黑暗之中，而且這黑暗還在快速擴展，要把郭正陽吞食進來。　　郭正陽面色不變，只是捏起一道法決，九幡瞬間脫手沒入黑暗中。　　跟着自無盡黑獄中就彷彿突然暴起九個黑洞一樣，正在擴散的黑獄直接被鯨吞的快速倒流。　　咔啪啪～　　電光再次現世，九個雷電巨人依舊是結成玄陣而立，肉眼可見的就是這九個巨人人手一桿大幡張口鯨吞着左右一切。　　而因為無窮黑獄被全部吸食進雷電巨人體內，馮輝的身影也暴露而出。　　“九件雷電系下品法寶？你一個真人大圓滿，怎麼可能有能力操控如此恐怖的法寶？”顯出身影的馮輝手持一張畫卷，而此刻自畫卷內也正向外瀰漫著無窮黑氣，可這些黑氣剛一出現就被雷電巨人蠶食。　　看到手中法寶被破，馮輝也真的露出了一絲驚容。　　畢竟他手中的中品法寶可是被煉製成了本命法寶的，威能恐怖的嚇人，郭正陽能以九件下品法寶破之，哪怕這些法寶都是剛好克制他法寶的雷系之力，但萬物相生相剋都是相對而言的，雷能破滅污穢陰邪，污穢陰邪力量若是太大一樣可以破滅雷力。　　他也真的想不通，郭正陽如何能操控如此強大的雷力！　　不過馮輝的驚訝，郭正陽並沒有心思回答，只是併攏中食二指，劍訣一引，九柄暗空就轟的出現在了馮輝身前。　　雖然在這一刻馮輝也猛地感覺到了危險，跟着就一咬牙，雙手一抖手中畫卷，再次讓黑獄大盛，瞬間鋪滿了周邊數里之地。　　可郭正陽還是清楚聽到了一聲慘叫。　　慘叫聲里，暗空盤旋而回，布成劍陣防護左右。　　前方黑獄內也再次雷光大盛，九個雷電巨人手持異幡一揮一卷，所有黑氣再次被破滅的點滴不剩。　　而等視線再次回復明朗時，馮輝原本清癯的左臉上，卻已經顯出一道幾乎見骨的劍痕，不止如此，他胸前更是一片血污，染得一身黑袍觸目驚心。　　這一切說是遲，其實也只是發生在短短兩三個呼吸內。　　兩三個呼吸，馮輝已經身受兩處創傷，臉色也變得有些凄白。　　如此景象，卻看得獨立空間外無數修士瞬間嘩然。　　不能不嘩然啊，畢竟來之前所有人也都對這一戰有過不少猜測，大部分人所想，郭正陽以真人境修為約戰馮輝，不過是自尋死路，最多也就是靠着一些異寶和馮輝同歸於盡，更大的可能性還是就算郭正陽要和黑獄老祖同歸於盡，恐怕也只是以自己的死亡換取馮輝重傷而已。　　就像是當初劉夏靠着小隕滅雷珠偷襲，哪怕暗算了血幽府一個道君，可劉夏一樣是傷重垂危，馮輝也只是受傷。　　就算郭正陽這次約戰中再次拿出類似於小隕滅雷珠的至寶暗算人，也還是只能讓馮輝受創，他自己卻難逃一死。　　可誰想到。　　等郭正陽和馮輝出現在這獨立空間后，不過幾個呼吸，也就是眨幾下眼的時間，竟然是馮輝受創？　　此刻看上去，反而是郭正陽大占上風，九把飛劍以劍陣方式排列，凌空懸浮，郭正陽面色不變，可馮輝卻已經臉上帶傷，胸前淌血，在他身側還有外圍還有一個個雷電巨人手持一根根異幡揮舞絞殺？　　這樣的場面，也的確驚得太多人瞠目結舌。　　除了上界山星河老祖等人之外，哪怕是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等人，一樣是紛紛目瞪口呆，哪怕來之前對郭正陽信心十足的摘星老祖等人，也萬萬料不到上空兩人剛一見面，不過就是打個招呼的時間，大戰就隨之爆發。　　而且如此乾淨利索的，郭正陽就斬傷了馮輝！

# 第三百零二章 斬殺

　　“我是不是眼花了？”　　“黑獄老祖受傷了？一個照面就受傷了？”　　“太誇張了吧？郭正陽這貨能破開黑獄老祖的防禦，傷到他？？”　　……　　一片嘩然中，此刻不管是站在荒島上，還是站在船隻上，亦或者凌空懸浮在海面低空的修士們都是看的瞠目結舌，眼前這一幕幕實在太出乎預料了。　　他們雖然都看不到黑氣瀰漫的戰場之中究竟發生了什麼，但一個道君老祖隨便催動一件防禦法寶站在那裡任由真人刺殺，真人也很難攻得破其防禦吧？　　現在倒好，也就是一個照面的時間，馮輝竟然身受兩處重創？這顛覆了太多人的認知，就是對郭正陽比較看好的洛河山眾道君，也有些接受不了如此華麗的一幕幕。　　也只有星河老祖等人一副見怪不怪的表情，很平淡的站在那裡輕鬆微笑。　　可不是，也只有經常和郭正陽切磋廝殺的星河老祖才知道郭正陽手中的九雷幡，其實是陣幡，把完整的大陣練入幡中，那些法寶其實用來稱之為陣寶更合適，這些東西，看似是下品法寶，但一經催動，其中陣法之力就會自動運轉。　　所以就算對於普通道君初期來說，很難輕鬆揮舞九件下品法寶，否則隨便揮舞幾下就會修為枯竭，但九雷幡是一套套大陣組合啊，一經催動，大陣群自行運轉，根本不需要消耗多少修為。　　郭正陽要做的只是激活那九雷陣群，稍微操控一下，對修為的損耗都沒有操控那套劍陣大。　　而只要雷陣能破滅馮輝的黑獄，找到這傢伙的下落，以郭正陽參悟的劍意來說，劍陣一出，攻擊力絕對是無與倫比的，曾經星河老祖操控三件防禦星寶，威能都堪比上、極品法寶都會被攜帶劍意的劍陣破滅。　　何況是黑獄老祖？黑獄老祖沒有星寶，那最強也只有一件防禦性法寶被練為本命法寶，在那種恐怖的攻擊力下，擋不住絕對是很正常的。　　所以上界山眾人不止對眼前一幕毫不意外，甚至都能斷定馮輝受到的創傷比他表面上的傷勢更重！　　馮輝表面上的劍傷只有兩處，就是臉頰上一道劍痕，胸前一片血污，但這兩處劍痕出現之前，他防禦法寶被破，以及要逃脫攜帶劍意的劍群襲殺，恐怕都需要施展秘術逃逸，而任何一種秘術要麼是準備時間長，要麼就是會對自己有損傷……　　想要避開郭正陽攜帶劍意的劍陣襲殺，想要避開那種讓人顫慄的速度，馮輝施展秘術必然也會給他自己帶去不小創傷。　　“血幽府其他兩個道君沒來么？還是隱藏在暗中？”　　“只要郭師弟斬殺了馮輝，咱們就可以順勢剷除整個血幽府，他們應該來了，只不過現在肯定不敢隨意露頭，要仔細查探幾番。血幽府真人境、聚靈期修士無關輕重，關鍵是那兩個道君要拿下來。”　　……　　各自一副見怪不怪的表情，星河老祖和周易青等人彼此傳音，卻已經開始準備善後了。　　下方觀戰者轟動沸騰，上方雷霆空間內郭正陽卻又一捏劍訣，九把暗空瞬間消失。　　幾乎是同時，在他身前數裡外的馮輝也臉色大變，身子一晃，一道道殘影憑空而出，眨眼間當地就出現了十多個馮輝，每一個都是一模一樣。　　郭正陽劍陣瞬間從一道殘影穿過，卻根本不是馮輝真身。　　下一刻，暗空懸浮在虛空蓄勢待發，左右各處卻有十多個馮輝做着同樣的動作，真假難辨，而且這些幻影分佈極遠，十多個影響，彼此間相隔最遠的足有數里。　　壓着心頭驚悸，十多個馮輝都是手一抖，捧着畫卷念出一句法旨，無窮黑霧再次席捲而出。　　不過這一次這層黑霧不止是從十多個馮輝身側湧出，就連郭正陽身側也驟然浮現一片片漆黑，漆黑的夜幕中，一隻只森寒的鬼爪切割而出，速度同樣快的讓人驚悸，而且那些猙獰鬼爪上更是藍光閃爍，似乎蘊含劇毒，前後左右四面八方包抄，幾乎讓人躲無可躲避無可避。　　但面對如此景象郭正陽卻沒有絲毫露怯，只是雙腳一跺，一股無形力場瞬間散發，力場席捲下，原本對着他前後左右包抄刺殺的鬼爪，突然就有兩三隻紛紛遠退。　　順着那些鬼爪遠退的縫隙，郭正陽從容遁出，雙腳犹如鬼魅一樣在虛空中走了一圈，結果一眾鬼爪就亂象頻出，前後左右四面八方胡亂抓刺，根本無法近身。　　同一時間，手持九雷幡的雷電巨人也搖動大幡，一層層雷力域場瞬間擴展，道道銀蛇席捲着湧入十多個馮輝體內。　　轟轟轟幾聲，所有假體就被盡數覆滅。　　而暗空劍陣也在最短時間內抓住真身，再一次貫穿長空。　　這一次，郭正陽可以清晰用肉眼看到馮輝體外黑光一閃，就瞬移到了左側百米外。　　但再次出現后，這位黑獄老祖身上卻又多出了兩道劍傷，一處是左肩被洞穿出一個驚粟的劍洞，另一處，則是右腰袍服被切碎，袍服下的肌體同樣血肉翻卷。　　而馮輝的臉色也越加難看了幾分，難看的嚇人。　　劍身搭配劍意襲殺，他擋不住！　　星河老祖瞬間施加三件星寶防禦都擋不住，何況是他？施加劍意后的劍陣速度又太快太快，他就算已經以最快的速度施展秘術逃逸，一樣逃不及。　　臉色難看中郭正陽卻持續亂空步，顛倒身後鬼爪方向，同時劍訣一引，九劍再次消散。　　馮輝也在臉色青綠中又是黑光一閃，再次瞬移。　　結果等這次出現時，他整個左手已經被從手腕斬落。　　馮輝驚怒交加，不過還是在郭正陽下一次襲殺之前，張口噴出一口黑血，血液出口即化為血霧，瞬間引爆那隻跌落的左手，眨眼間，原本被亂空步顛倒的一隻只鬼爪，竟然威力暴增，其中一隻快速割破虛空，嗆得一下，長長的指甲擦着郭正陽肩頭劃過。　　郭正陽臉色微變，亂空步繼續揮發顛亂能力，暗空劍陣也瞬息爆發，不過這一次馮輝體外黑光閃動，再次出現時竟絲毫未受新傷。　　“難道是獻祭類異術？”　　郭正陽眼皮一跳，心下瞬間有了判斷，跟着不再揮舞暗空劍陣，而是發決牽引下，讓九雷幡大幅度搖曳，一個個雷電漩渦就在九個雷電巨人身後呈現。　　漩渦瞬間膨脹，就仿若宇宙大爆炸一樣，十分之一個呼吸都不到的時間，所有雷電巨人都消失不見，而整個獨立空間向外膨脹數十倍，變得足有方圓百里大小，偌大的空間之下，就只剩下一個恐怖的雷電漩渦懸浮天空。　　九根雷翻以玄奧的陣型插在漩渦深處，郭正陽自身則是處於漩渦中央。　　轟的一聲，雷漩轉動，整個空間內都颳起一場雷電風暴，這風暴席捲百里方圓，讓馮輝倉皇尖叫着向外遁逸，但他遁的快，大風暴席捲的速度卻總是快他一籌。　　瘋狂旋轉中，郭正陽臉色越來越白，但風暴過處一切邪魅盡皆破滅，不止之前虛空中一隻只鬼爪消融彌散，被馮輝單手抓着的畫卷一樣像是沸水一樣滋滋滋冒着煙雲，而那煙雲剛一出現，就又被雷電風暴蕩滌消散。　　郭正陽意念再動，暗空劍陣在雷電風暴下對着馮輝斬殺而下。　　噗噗噗幾道輕響。　　正在逃亡的馮輝雖然已經儘力躲閃，但還是被三把飛劍從胸腹貫穿而過。　　等貫穿出他身軀的飛劍又一個盤旋，切割回舞中，馮輝這次連躲閃的動作都再沒有出現，直接就被一劍從脖頸橫穿，一顆大好頭顱直接從脖頸上拋飛。　　而雷電漩渦依舊在爆發巨力，瘋狂轉動下，馮輝屍首直接就被湮滅成了虛無。　　等又是轟的一聲爆響。　　所有一切煙消雲散。　　不止雷電漩渦消散，就是原本輻射向左右的獨立空間一樣消散在虛空中。　　虛空中也只剩下郭正陽凌空懸浮，喘着粗氣收攏劍陣，在他身後的九根雷翻一樣搖搖欲墜。　　不過這一刻，就算郭正陽的狀態看上去不怎麼好，甚至有些脫力般的狼狽，可那道懸浮在高空的身影，卻依舊像是在向外散發著無窮魔力和威懾力。　　威懾的下方海島、海面上數萬修士瞠目結舌，全都痴痴獃呆抬頭看去。　　結束了？？　　這一戰，就這樣落幕了？　　雄霸靈域上百年的黑獄老祖，死了？就這麼被郭正陽斬殺在萬眾之前？　　“死了，黑獄老祖死了？？！！”　　“真的死了？！被郭正陽斬殺？這場大戰，從開始到現在，也只是過了幾分鐘而已，黑獄老祖就這麼死了？”　　“嘶……”　　……　　下方無數觀戰修士一片痴獃，高空中的郭正陽卻收起暗空，收攏雷幡，開始靜靜調息，也是在他調息休養中，下方才猛地暴起一片騷亂聲。　　結束了。　　已經結束了！　　就是這樣的一戰，恐怕已經徹底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誰能想到堂堂黑獄老祖，靈域的支柱道君，就這麼在短短几分鐘內被郭正陽強勢斬殺？　　可以說從頭到尾，黑獄老祖在郭正陽面前竟然是一直被壓着打？幾乎毫無還手之力，從第一秒開始就不斷受創，直到僵持一兩分鐘后，被乾淨利索，抹殺的渣都不剩！　　哪怕他們都是親眼目睹了這一戰的所有，可這一刻，所有人還都是看的大腦空蕩，根本都有些不敢相信所見到的一切。

# 第三百零三章 第一霸主

　　“噗～”　　“這也太強勢了吧？他就算得到了長生境大能的傳承，可是這麼快就斬殺馮輝，簡直駭人聽聞！”　　“該死，他怎麼會這麼強？”　　……　　無數修士沸騰轟動，海島上，位於星河老祖等人不遠處的幾個仙途山道君，更是有人被驚得倒抽一口冷氣，抽氣太猛烈都震蕩的自身氣血翻滾，差點驚得吐出血來。　　可不是么，這一戰爆發的太絢麗，結果同樣太璀璨，刺得哪怕是老祖級別的修士都有些不敢直視啊。　　堂堂黑獄老祖，就這麼幾分鐘之內就被斬殺，還是一直被壓着打，他們也都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其實別說是他們了，就是星河老祖等人早知道郭正陽的恐怖，早知道郭正陽領悟了劍意，此刻一樣對如此一戰有些心驚呢。　　不過星河老祖等人比起其他人卻好的多了，至少他們在心驚之餘，卻也能理解這一戰為什麼會是一邊倒的形勢。　　馮輝曾經雄霸靈域一方，成為最強的支柱道君只一人，戰力並不在他們之下，卻被如此斬殺，其實並不是說郭正陽在對上星河老祖、無雙老祖、千絕老祖等人時，一樣能發揮出如此戰力。　　如果和郭正陽決戰的不是馮輝，而是換了其他任何一個支柱道君上去，場面就會截然不同。　　就算大家也沒有星寶，但誰生誰死都未必，更別說被郭正陽快速斬殺了。　　馮輝會死的這麼乾淨利索。　　關鍵原因還是被克制！　　他一身最強能力剛好被雷霆之力克制。　　黑獄的恐怖，大家其實都明白，那位一手無盡黑暗的術法加法寶配合，打造一個無邊無際，你一闖進去就暈頭轉向的牢籠，在對上其他人時自然是威力無窮。　　換了沒有雷霆至寶的修士面對黑獄，一被籠罩進去，看不到方向，找不到馮輝在哪，還會受到無窮陰邪之力滋擾，幻象叢生，自顧自和腦海中滋生的幻象廝殺，平白只是把自己活活耗死。　　所以馮輝就算對上七八個普通道君，只要維持住黑獄運轉，就先天性立於了不敗之地，敵人連他在哪都不知道，攻擊也攻擊不到，陰邪幻象一生，要麼是自相殘殺，要麼是自己和空氣玩，生生把一身修為耗空。　　這種能力絕對是很強大的。　　但遺憾的是，郭正陽從火府中得到一套陣寶，一根九雷幡力量揮散，就能是堪比下品法寶的大陣，九陣結合相輔相成，威能更是暴增許多倍，就是比起上極品法寶也不遑多讓，而且那是陣群之力，並不需要消耗太多修為。　　剛好可以克制破滅馮輝的黑獄，讓鼎鼎大名的黑獄老祖招牌能力無處施展，自然就會讓馮輝戰力銳減，暴跌幾倍。　　此消彼長，馮輝招牌能力被打壓，而郭正陽的劍意又是無堅不摧的最鋒銳意志，一柄堪比下品法寶的飛劍御使出來，搭配劍意就能輕鬆撕裂任何下品防禦的防禦，等九柄堪比下品法寶的飛劍搭配劍意御使，威能真的足以瞬間撕碎任何上極品法寶的防禦。　　無堅不摧，再加上速度快的讓人反應不及，馮輝又在雷霆之力下無處藏身，那雙方大戰，可不就是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么！　　如果郭正陽無法在短時間內斬殺馮輝，一等馮輝緩過氣來，郭正陽卻因為劍意的催動導致自身意志力衰弱虛脫，到時候死的就是郭正陽了。　　所以這一戰看似簡單，迅捷的不像話，堂堂支柱道君，雄霸靈域上百年的超級強者幾分鐘就被斬殺。　　但這幾分鐘卻是郭正陽全力爆發所致，也就像是劍道意志一樣，若不能在最初就靠着無堅不摧的鋒銳撕裂對手，那就會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　　這樣的一戰看似出乎預料，其實細想一下，也是很合理的趨勢。　　如果和郭正陽對戰的不是馮輝，換了是星河老祖上去，結果就必然大不相同，因為星河老祖的招牌能力，其實也和一些幻術有關。　　星河老祖一手星辰術法，推演無邊星宇，自己向茫茫太空中一躲，一樣會讓他人找不到目標。　　這手段和馮輝多少有些類似，但勝就勝在星辰術法搭配法寶之後，並不會被雷霆之力克制，所以就算星河老祖推演的茫茫星空並不會導致入內修士幻象叢生，也並不會讓修士在裏面自相殘殺，這方面比起黑獄，是少了不少威懾力。　　但不被克制，就是星河老祖勝出的地方。　　一旦不被克制，就是最大的優勢，郭正陽也沒有能力破滅他的星辰術法，那隻要星河老祖躲起來，不被他的劍意鎖定，就會演變成一場持久戰。　　換了千絕老祖同樣如此，千絕老祖是冰寒之力無窮無盡，冰寒一樣並不被雷霆克制，甚至他說不定都能靠着無窮寒意凍結住九雷幡的散發。　　而郭正陽的劍意搭配劍陣，雖然看上去無堅不摧，可一旦刺入無窮無盡的寒煞之中，遲早會被冰寒之力不斷削弱，直到無力為繼。　　其他人，同樣差不多。　　所以眼前一戰，看似驚人的不可思議，關鍵還是早在一年前郭正陽就了解馮輝的壓箱底手段，從而進行針對性的籌備，才會取得如此戰績。　　如果一年前郭正陽是要和千絕老祖對戰，那他準備的就不是九雷幡以及劍意了，說不定就會準備火系幡陣，亦或者就算找不到火系幡陣，也會去嘗試感悟火之意志。　　如果他一年前就知道對陣的是星河老祖，那隻要多準備一些其它破幻類的法寶，一樣可以針對性的破解星河老祖的招牌能力。　　這是郭正陽的優勢！　　他背靠火府，其內擁有無窮資源，自然可以挑選着尋找對戰時的寶物，但馮輝修鍊數百年，數百年來一直精修的黑獄之力，就算他想在一年之內籌備其他什麼寶物或者壓箱底手段，也不可能比得上以前數百年的修鍊成果。　　所以才會從大戰一開始，就處處受到壓制。　　才會被郭正陽抓住一開始的優勢，然後無限放大，最終在幾分鐘內斬殺如此強敵。　　而看看現在郭正陽只是力戰幾分鐘，就虛脫的臉色慘白，也可以看出這幾分鐘內他展現的戰力已經是自身之最。　　想明白這些后，星河老祖等人才紛紛對視一眼，而後大笑着遁起身子，快速圍聚到了郭正陽身側。　　就是這一刻，在一片笑聲里，下方本已經開始沸騰的數萬修士也瞬間又變成了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是帶着敬畏驚懼之色看向上空，哪怕是無雙老祖等人，此刻看到高空中的幾道身影，一樣都多出了驚顫之意。　　所有人都知道，從這一刻起，整個靈域的局勢已經發生了根本性的蛻變。　　以往是三山一府稱霸靈域，仙途山為首，數百年霸主地位都從不曾動搖。　　但現在靈域三山一府，恐怕只會剩下三山，一府從此就要除名！　　而靈域的絕對霸主，也將從這一刻起毫無爭議的變成上界山，造成這一切蛻變的，也只是因為那道懸浮在虛空中還彰顯着疲憊的身影！　　誰能想到，那個幾年前還因為一個真人級修士追殺而狼狽逃亡躲閃，在大修士們眼中根本就不值一提的傢伙，竟然在短短几年內，就蛻變到如此地步？蛻變到了足以擁有斬殺支柱道君的實力？　　這樣的恐怖戰力，再加上這貨還有一個長生境大能的仙府做支撐。　　這……　　就是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等人，看向那帶着疲憊的身影時，眼底深處的驚顫和敬畏之色，也越來越濃烈，那身影，從這一刻起，怕不是也成了靈域中當之無愧的第一霸主。

# 第三百零四章 重返世俗

　　“布置好了，爺爺，你以後再也不用怕這裏的空氣難聞了。”　　幾天後，京城，一座面積並不算大的四合院內，一身休閑時尚裝束的劉夏邁步走到郭正陽一行人面前，才歡笑着拍拍手，對郭老爺子笑道。　　“呵，真好，你這丫頭本事也不小啊，這就是陣法么？經你這麼一搗鼓，我這小院子還真是漂亮多了。”　　郭老爺子也隨着劉夏的笑語，深深吸了一口氣，臉上全是驚喜。　　就是郭正陽的父母以及大伯等人一樣深深呼吸着空氣提神，不過大口呼吸幾下后，幾人臉上卻又閃過一絲絲苦笑。　　“回來了，終於回來了，沒回來的時候我倒是想早點能回來，可回來之後，我怎麼覺得有點不適應了呢？”　　“可不是，以前在這裏呆了幾十年，也沒覺得空氣有什麼不好，現在好了，在上界山住了一年多，再回來一看，吸一口氣就像是吸毒一樣。”　　“小正，你可是把我們這幾個老傢伙害慘了，爸這裏你可以讓劉夏布置一下陣法，讓這裏的靈力變得濃郁，我和你爸要是回去上班的話，可怎麼辦？”　　……　　苦笑中郭正陽的大伯郭衛東以及親老子卻紛紛開口，一臉古怪的對着郭正陽笑罵。　　回來了，幾天前郭正陽當著無數修士的面和馮輝一絕生死，當場斬殺馮輝，一戰之後，郭正陽倒是解決了一大半後患，基本不用再害怕自己的父母被人要挾。　　恩，只是基本，在隨後的幾天，等郭正陽休養完畢，就又和星河老祖等人出手把血幽府最後兩個道君也盡皆斬殺於劍下。　　那兩個道君也不是不知道躲藏，只是現在的郭正陽因為在紅恭弘=叶 恭弘面前暴露了每次突破都要渡劫的事，所以紅恭弘=叶 恭弘對他態度大變，已經在很多事上放寬了幫助，所以等郭正陽又在紅恭弘=叶 恭弘指點下找到了兩個生死台，下面也就不用說了。　　那兩個道君只是道君初期，就算要逃，而且他們以前也在靈域埋伏了不少傳送陣，但生死台一動，一直能感應到他們的方位，郭正陽就和星河老祖一路靠着感應追殺，他們哪怕每次都會在兩人抵達之前就催動傳送陣逃逸，但因為修為速度相差太多，還是在幾天追殺后，全部被斬殺。　　兩個道君一除，血幽府剩下的真人級以及聚靈期弟子，上界山倒是沒有趕盡殺絕，只是把馮輝等人的幾個親傳弟子斬殺，剩下的就是打散收編。　　那些事也是昨天才全部搞定，搞定之後沒了後顧之憂，郭正陽才動手把父母等人帶回了世俗。　　他們被困了一年半左右，直到今天才能安心的把他們送回來，郭正陽自己是充滿了歉意和內疚的。不過對上父母爺爺等人，就算他想說句對不起，似乎也不知道怎麼說，好在這些也都是他的至親，除了……除了郭正陽的二姐外，其他人都頗為理解，言談舉止上也盡量都避免了讓郭正陽尷尬。　　恩，郭正陽的二姐從小就和他不對付，而且還是在熱戀中被郭正陽拖累，和戀人一年多都見不到一面，最多只能靠網絡溝通一下，所以沒少對他翻白眼。　　郭正陽除了笑着賠罪，也別無他法。　　不過拋開這些之後，等眾人回歸世俗，另一個問題卻變得突出起來，那就是靈氣……在上界山生活了一年多，那裡的靈氣絕對是全地球最濃郁的地方之一，幾人居住的地方也都是山清水秀，可以堪稱為最華美的自然風景區，在那裡住的時間長了，一回世俗，回到靈氣稀薄的令人髮指的環境里，一群人卻紛紛大呼適應不了，幾個老一輩子還好說些，都是在世俗經歷過大場面的，老成持重城府深，最多皺眉苦笑。　　郭正陽的大姐二姐卻各自帶上口罩都有些受不了污濁空氣的荼毒……　　直到到了京城這四合院，看到一群人適應不住，郭正陽才讓劉夏去布置陣法，就是在這小院子里埋下一堆堆靈石，然後打造幾個聚靈陣，讓這裏的靈氣變得濃郁一些。　　這方面說起來也是好笑，布施這樣長久的聚靈陣，還要搭配其他陣法防止出現意外，郭正陽要是自己動手恐怕都未必能布置的出來，反倒是劉夏跟着木道君苦學一陣子陣法，在陣法造詣上也遠甩開了郭正陽好多倍，搞一些這樣的陣法屬於手到擒來的小事。　　“嘿～”　　聽着父親和大伯幾人的打趣，郭正陽也是無奈，只能幹笑一聲后，才開口道，“你們要是回去上班，那估計只能在宿舍里簡單布置一下了……”　　“你們兩個小子，要是羡慕的話，多來這裏住幾天就是了，要我說，正陽給咱們指出來的可是長生大道啊，歷史上那些古代帝王對這些都眼紅的厲害，你們倒好，對這些興趣竟然不大，反倒還熱衷於那些功名利祿，真是不知所謂。”郭正陽乾笑中，郭老爺子則哈哈大笑，毫不客氣的訓起了兩個兒子。　　一番話頓時也說得郭衛東以及郭自強紛紛尷尬不已。　　可不是，在靈域中見到了太多匪夷所思的事，見到了太多活了幾百歲還是身強體壯的人，輕易就可以飛天遁地翻雲覆雨，他們其實也知道郭正陽指出來的是什麼路。　　要說一點不心動那絕對是假的。　　只要是人，有機會的話誰不想飛天遁地，誰不想長生不老？市委書記和副市長在這方面也是有心跳感的，但問題是……問題是他們也都是四五十歲的人，以前一輩子的追求就是在官場上起伏，所以要他們立刻放棄以往的畢生追求，直接去走這條路，兩人卻還放不下。　　尤其在知道這條路雖然可以追求長生，但卻充滿了荊棘與血腥……動輒就可能遇到生死危機，這就更讓他們難以放下世俗內的一切轉而追求那些了。　　更別提那一年多里，幾人也都知道了他們的資質並不好……郭家這麼多人，就只有郭正陽和郭母資質很好，其他都是渣一樣的資質，就算苦苦追求，擁有再多資源也很難有太多進展后，他們的心動也就更微弱了。　　“我們根本不是那塊料，資質這東西，就像是天分一樣，有的人天生聰穎，讀起書來過目不忘，學習的事很容易就能搞定，有的人卻天生愚鈍，付出別人十倍努力也比不上那些天才，有的人天生身體強壯，有的人天生身體孱弱，咱們沒那資質，想修鍊也不行啊。”　　“可不是，咱們也在上界山呆了一年多，上界山裡那些人對咱們這麼好，各種資源予取予求，可你看看一年多下來，咱們有什麼收穫？那種環境下，大哥用了五個月才入門，我也差不多，三個多月，就只有……”　　……　　被親老子開口訓斥，郭衛東兩人一樣很尷尬，更是鬱悶的開口辯解。　　郭家一群人不大適合修鍊，資質很差，這方面也真不是蓋的，哪怕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讓他們對修鍊的事並不是特別熱衷，可在上界山那麼久，很多時候都無事可做，外加偶爾看到外人可以輕鬆飛天，時間長了也難免有眼紅有衝動。　　所以一年半時間里，真有不少人嘗試了。　　就是結果讓人無語，郭正陽的大伯在上界山那種環境下，外加有人悉心教導如何修鍊，修鍊的也是最頂級功法，結果五個月才入門，五個月才正式踏入聚靈初期的門檻，郭正陽的父親是三個多月。　　反倒是郭正陽的爺爺，速度好些，但也用了兩個多月。　　他大姐二姐，基本也都是一兩個月。　　人群里，唯一與眾不同的郭正陽的母親，有人指導，環境好，隨隨便便幾個小時就入了門，再然後，若認真修鍊的話，幾人進展絕對不會太快，但上界山畢竟也是大宗門，一些聚靈期使用的丹藥幾乎是取之不盡。　　所以這麼長時間下來。　　郭家一群人除了郭母之外都卡在了聚靈初期巔峰，只有郭母這個資質好的，到了聚靈中期，但她卻對修鍊術法之類不怎麼感興趣，恩，至少是表面上不感興趣。　　用她的原話來說，她對這些是有一定興趣的，但如果她真的能修鍊到真人境，壽元暴增，但郭父卻做不到，她寧可不修鍊。　　這些話是母親私下里告訴他的，說那些時她的神態表情很平淡，話也說的不多，但郭正陽卻明白了母親的意思，所以也就配合著母親，沒有把這些揭穿。　　而就算是現在，郭家這幫人放在世俗里也是一群小超人了，聚靈初期只淬鍊肉身，此刻就是郭正陽的爺爺哪怕已經七十多歲了，論到體能也要甩開普通青壯年好幾倍的。　　看着父親大伯和爺爺等人說笑，郭正陽視線又從母親身上輕輕掠過，心下卻也驀地下定了主意，這時候危機已經解除，也把親人送回了世俗。　　接下去，因為上界山在世俗也有巨大影響力，所以想讓父親和大伯重新進入政壇並不難，他們雖然消失了一年半，可只有要上層發力，換個地方任職絕對很輕鬆。　　父母那邊生活可以重新回到原本的軌跡。　　郭正陽暫時也不想擾亂他們的生活，就是爺爺這邊，爺爺因為年紀大了，也在宦海沉浮了大半輩子，很多事都看開了，所以這時候對修鍊反而有了不小興趣，只是資質太差……他是不是可以把《頓悟觀想法》傳給爺爺？　　有《頓悟觀想法》在，只要他能藉助這個頓悟，資質差也不用怕，修鍊可以用丹藥，瓶頸用頓悟來突破，只要爺爺感興趣，他一樣可以一路前進的。　　唯一的問題就是，郭正陽自己靠着頓悟觀想法頓悟過許多次，知道這東西很實用，就是不知道在其他人手上效果如何。

# 第三百零五章 傳功

　　“呼～”　　現代化的四合院建築內，郭正陽吐出一口濁氣，從修鍊中蘇醒，他的修鍊也就是吞服丹藥，煉化一顆丹藥就是幾天時間。　　依照現在的效率，他估計還需要兩三個月才能修鍊到真人大圓滿巔峰。　　兩三個月，時間還真是不長，沒有了其他方面的壓力，他完全可以輕鬆自在的應對，而在吐出一口濁氣后，郭正陽也輕鬆起身，靈識一放，頓時就感覺到了隔壁屋子里，爺爺正在抱着一本書籍研讀。　　不過除此之外，整個四合院里倒是空空蕩蕩，再沒了他人。　　“那小丫頭，不會又去逛街了吧？不過說的也是，我是兩世為人，心態早已經不再年輕，早習慣了這寂寞和枯燥，她卻只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小丫頭，要不是因為我，哪會耐得住那麼多寂寞，也難為她以前能那麼刻苦的修鍊。”　　察覺到四合院里只有爺爺在讀書，郭正陽卻也沒在意，只是搖搖頭才起身走向房外。　　時間又過去了十多天，這十多天里，郭正陽的父母以及大伯等人已經走馬上任，分別到了外地任職。　　還是那句話，如果他們想復起，哪怕兩人都已經在世俗消失了一年多，可有上層發力的話，換個地方就能官復原職，事情的發展也是如此，郭正陽在給某位副老總打了招呼后，就由那邊發力給郭衛東兩人安排了一年多的履歷，然後分別到了蘇北某市和西川某市出任市委書記和副市長。　　這一走，四合院也就冷清了下來，留下來的只有郭正陽的爺爺，郭正陽，以及劉夏，還有郭玲玲。　　郭正陽的爺爺也在十多天前正式開始接觸頓悟觀想法，不過在參悟頓悟觀想法之前，卻需要先通讀宇宙大爆炸的知識理論，所以這些天，郭正陽的爺爺幾乎也進入了一種不眠不休的狀態，一直都在和書本作鬥爭！　　這方面，郭正陽當初可以靠着靈識通掃知識，也用了半個月左右才把這些知識研究個清楚，他爺爺只是聚靈初期，只有肉身得到了淬鍊，腦力還是和以前一樣，所以郭正陽估計，沒有幾個月甚至更長久的時間，恐怕老爺子都不可能吃透。　　十多天下來他的進展都一樣不是很大，畢竟他年紀擺在那裡，體能的增強卻不包括記憶力等等，而七十多歲的老人重新學習以前從未關注過的知識靈域，難度還是很大的。　　反倒是劉夏……　　其實郭正陽也把《頓悟觀想法》傳給了她。　　這東西，以前算是郭正陽的壓箱底寶貝之一，因為牽連太大，他也根本不敢輕易外泄，但現在他在靈域內不懼任何人，所以對於親近的人，也不會吝嗇。　　頓悟觀想法一傳就是爺爺、劉夏以及郭玲玲三人。　　至於父母等人，他倒不急着傳授，不是舍不得，而是想準備先拿三人做個試驗，畢竟頓悟觀想法只是一個不完整的殘缺功法，能不能頓悟也靠運氣，先給三個人傳授，看看他們的頓悟幾率，如果效果不錯的話再給父母等人也不遲，畢竟他們都還年輕。　　如果效果不是太好，那還不如不告訴他們，也免得讓人白高興一場，畢竟對於修鍊，父母等人不是完全不感興趣，他們有一定興趣，是因為自己資質太差，感覺前途無望，外加這條路太血腥荊棘，還有舍不得前半生的追求等眾多原因，才讓那些興趣不斷縮減，如果他現在就說有頓悟觀想法可以打破資質的枷鎖，等傳給眾人後卻發現效果不是那麼理想，那就是讓人先有了巨大希望又希望破滅。　　這可不是好事。　　所以只傳給三人，如果三人修鍊起頓悟觀想法后，效果很好，他們都能藉助這逆天功法不斷突破，那再給父母等人也不遲。　　可郭正陽也真沒想到，在爺爺知道這些后，老爺子頓時興奮起來了，他本來就是退休的老幹部，平時什麼事都沒有，接觸到這些追求長生的事情后就等於煥發了第二春，只是以前知道自己資質太差才被打磨了不小信心，現在聽到有這方法那哪能不興奮，靠着強大的體能，老爺子就算記憶力不如年輕人了，一樣是經常熬通宵研究。　　可郭正陽的大姐和劉夏，卻是三天打魚两天曬網，兩個女人經常跑出去逛街遊玩……　　她大姐不是不心動，而是因為靈海未開，讀書時只能靠正常腦力，她又天生不是那塊料，所以即便感興趣，也是讀着讀着就煩躁了，時間一長就開小差，一個人跑又不好意思，就拉劉夏一起。　　劉夏原本只是一個大學生，大學還沒正式畢業就遇到一連串意外，與世俗隔離，所以現在哪怕也二十五六歲了，可年輕人的心性還在，稍微被大姐一鼓動，馬上就會偷偷溜出去。　　郭正陽也沒辦法指責，只能睜隻眼閉隻眼，自顧自修鍊。　　他現在的確是暫住在了爺爺家，畢竟對他來說，隨身帶着火府，在哪修鍊都是一樣的。　　“兩三月後就是真人巔峰，但到時候，我是直接參悟頓悟觀想法，藉助頓悟突破，還是再籌備一陣子？讓實力變得更強了之後行動？”　　“等我到了真人大圓滿巔峰后，修為和道君初期巔峰一樣，而且在火府內得到了那麼多寶貝，還參悟了劍意，都有了斬殺道君後期的實力，就算直接渡劫把握應該也不小。但問題是，這是真人進道君的大瓶頸，大瓶頸間的天劫卻可怕的嚇死人，上次聚靈期進真人，我以為可以輕鬆渡過，誰知道卻差點喪命。”　　……　　信步走到四合院內，來回踱了幾步，郭正陽眼中也閃過一絲思索，他的日子是平淡了下來，沒有那麼多壓力和瑣事後，只要按部就班修鍊就行。　　但隨着修為的提升，他對於渡劫反而越來越沒信心了。　　恩，一個境界內的小天劫好說，以郭正陽的實力渡過小天劫絕對很輕鬆，但大天劫，他還真是心有餘悸。　　主要是從聚靈期進真人時的大瓶頸，差點被玩死的經歷，讓人一想起就膽寒。　　雖說那次也是因為他不知道輕重放出了妖蟲幫助渡劫，導致第一次一下冒出兩道天劫，在第一道劫雷上受了傷，才導致後面越來越難熬，這是他自己冒失才引出來的惡果，但大天劫的可怕，在當時一樣被展現的很清晰。　　現在真人進道君，又是一個更大的瓶頸，那天劫的威能又會增加多少？

# 第三百零六章 沒那麼容易吧？

　　緩慢踱步中，郭正陽還正在思索怎麼應對下一次天劫，一陣手機鈴聲突然就從身上響了起來，等他抓出手機一看，才發現是大姐打來的電話。　　郭正陽頓時笑着接通了手機，手機對面也響起了一聲略帶扭捏的聲線，“小正，你在做什麼？”　　一下子，郭正陽都有些發愣，大姐對上他的時候，也有這種扭捏不好意思的情況？這，這可是很稀罕很少見的，難道出了什麼事？　　想到這裏，他才笑着道，“我剛修鍊完，怎麼了？”　　“咳，那個……”事實也果然不出預料，等郭玲玲更加不好意思的開口，這個那個半天，才終於說明了打來這電話的原因。　　這原因亦讓郭正陽當場啼笑皆非。　　怪不得這一次大姐打來電話后語氣會這麼古怪，感情還是真是闖禍了。　　那邊兩個女人出去逛街，這幾天都玩的不亦樂乎，郭正陽每次修鍊時的停頓時刻，都根本見不到人，直到現在那邊闖了禍，才終於想起他了么？？　　笑着認真聽完大姐的解釋，郭正陽才開口道，“恩，我這就過去，你們別急，又不是什麼大事。”　　先是安慰了大姐幾句，郭正陽才掛了電話，但隨後他也沒有立刻離開四合院，而是在儲物戒指里翻找起了東西，找了片刻，等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一沓沓人民幣數了數，郭正陽才苦笑着搖頭，因為他也不知道手裡的錢夠不夠。　　他此刻搜遍了儲物戒指，這裏面也只有兩三萬票子。　　畢竟從重生到現在，郭正陽向來都對普通的鈔票沒一點追求，這些錢也不過是過年的壓歲錢，或者父母親人等給的生活費之類，他完全不需要什麼花銷，攢了一年多攢下來的。　　恩，大姐和劉夏她們兩個女人闖的禍並不是很大，就是兩個人逛街玩的盡興了，找地方吃飯，在一個檔次不錯的西餐廳里，吃的盡興時，遇到一個男子上前搭訕，男子可能言行舉止有些讓人惱怒，觸怒了兩女，跟着劉夏直接給了那男的一腳，而劉夏如今已經是真人中期，就算不是體修，體能也是遠超常人的多，惱怒下踹出去的一腳，直接把那男的踹到了餐廳的酒架上，打爛了好多瓶紅酒……　　現在面對餐廳方面的追討，沒錢賠償，才不得不尷尬不已的給郭正陽打了求救電話。　　這事，還真是讓郭正陽也聽得滿心古怪。　　他平時對鈔票之類沒追求，大姐那邊也差不多，至於劉夏更不用提了，修真以前，她還只是一個正在為找工作發愁的普通大學生呢。　　而這些時日來，郭正陽雖然接觸到過不少世俗里大富大貴的權勢人物，那些人里也不乏身價百億之上的大富豪，對他一直很巴結客氣，但郭正陽也從來沒問那些人要過錢花啊。　　所以，在不清楚劉夏究竟打爛了多少瓶紅酒，需要賠償餐廳多少時，他還真不知道手裡這兩三萬夠不夠花。　　高檔次的西餐廳，還是在京城這地面，裏面的紅酒恐怕真不便宜。　　無語的拍了拍腦門，郭正陽才踏步走向四合院外，還是先過去看看吧，等到了地方看情況再說，真要不夠，就隨便找人借點吧。　　離開四合院后，郭正陽隨意攔了輛車就快速朝着事發地點趕去，大約半個小時，他也就抵達了目的地。　　這是一家名字叫做希頓的西餐廳，從外觀上看檔次規模都很高雅。　　等進了餐廳上了二樓，郭正陽一眼掃過，就看到了大姐和劉夏，兩女此刻正尷尬的坐在餐廳里側，距離她們地點較近的是一個演奏性質的小舞台，舞台上擺放的有鋼琴，而在小舞台一側，就是一個漂亮的玻璃架酒櫃，不過此刻那個玻璃櫃卻有些破損，上面擺放的紅酒也缺失了不少。　　“小正！”　　在郭正陽打量環境時，裏面正尷尬的郭玲玲也馬上驚喜的起身，對着郭正陽招呼，隨着招呼劉夏也站起了身子，不過此刻這丫頭卻是紅着俏臉一聲不吭，視線也是躲着郭正陽，根本不敢正眼看他，看上去這丫頭對此也很羞怯。　　郭正陽笑着踏步，走到兩人身前看了劉夏一眼，看的那丫頭直接低垂下俏臉，局促無措時，郭玲玲才也尷尬的乾笑道，“這事不怪劉夏，要怪就怪那傢伙，太口無遮攔。”　　乾笑中，郭玲玲還指了指不遠處另一張桌子，等郭正陽轉頭看去，也一眼看到了兩個西裝革履的男子，一青一中，全都正舉着高腳杯一邊細品慢咽杯中紅酒，一邊戲謔的看着這裏。　　“要陪多少？”郭正陽收回視線后，才笑着看向大姐。　　“一萬多。”郭玲玲再次尷尬的開口，隨後才心虛的解釋道，“還好挨着這小舞台的酒架，上面擺的只是裝飾點綴用的紅酒，檔次不是很高，剛才劉夏一腳踹出去，把那男的踹上面，砸爛了十多瓶，那些紅酒加上賠償酒架的費用，要一萬二。”　　郭正陽頓時鬆了一口氣，自己的錢還是夠得。　　鬆口氣后，他才笑着招呼服務生，等服務生趕過來后，郭正陽就數了一沓子鈔票遞了過去。　　先是付清了賠償款，他才拉開一張椅子坐下，看了看兩人的餐點，才失笑道，“你們兩個挺會享受的啊？喝紅酒，現在你們喝酒有味覺么？”　　可不是，兩人點的東西不少，同樣配了一瓶紅酒，餐桌上還有一支綻放的玫瑰花點綴，加上身側不遠處的小舞台還有鋼琴伴奏，而且餐廳內的裝飾一樣挺豪華漂亮，配上略顯昏暗的燈光，這氣氛也算是享受了。　　就是兩人體能都那麼強大，白酒喝在嘴裏都和白水差不多吧？那她們點的紅酒可不就是裝樣子么。　　“你就別說了，非要我們尷尬死？”　　隨着郭正陽的話，劉夏還是手足無措的坐在那裡，偷偷瞄郭正陽一眼就又飛快移開視線，臉色還是一片通紅，郭玲玲則恨恨白了郭正陽一眼，她之前的確尷尬的要死，現在好不容易支付了賠償款，剛松一口氣就聽到這樣的打趣，頓時又不淡定了，不止白了郭正陽一眼，還在桌下伸出腳就踹了郭正陽一下。　　郭正陽再次失笑，失笑中才開口道，“不說了不說了，那兩個是怎麼回事？”　　扯開這個話題后，郭正陽才又指了指側方。　　“那個男的先是讓服務生點了一首鋼琴曲子送給我們，演奏完后才過來說認識一下，我們沒搭理他，他也就走了，不過沒過多久就又過來了，話語里還各種暗示要我們……呸，當時就算劉夏不動手，我都也想踹他一腳了。”提到這個，郭玲玲才又大怒，解說中狠狠瞪了那一桌上的兩男一眼。　　郭正陽眉頭微皺，不過跟着就又苦笑起來。　　大姐和劉夏坐在餐廳里吃飯都會遇到搭訕？這個，這個實在太正常了。　　劉夏不說了，本就是一頂一的絕色美人，又因為修鍊，經過靈氣無數次淬鍊身軀，不止給自己平添了一種空靈高雅的氣質，就是渾身肌膚一樣得到了新生，要比以前還更漂亮誘惑的多，加上時尚漂亮的流行裝束，隨便往那裡一站，就是迷死人不償命的妖孽級禍水，這種美足以讓大部分男人都自慚形穢。　　這樣的絕色不管走到哪裡遇到搭訕似乎都不意外。　　就是他大姐郭玲玲，原本並不算絕色，但也是七八十分的溫婉美人，氣質很溫順誘人，眼下她一樣經過靈氣淬體，膚色容顏同樣是捏一下都嬌嫩的能出水的感覺，所以就算她的臉蛋猛一看去還是七八十分的水準，算不上特別驚艷，可整體感覺一樣越看越醉人，足以迷煞人的。　　這樣兩個禍水坐在一起吃飯，碰到人搭訕，太正常了。　　他都可以肯定，這兩個女人這些天一直在外面遊玩逛街，肯定不是第一次遇到搭訕……　　不過像是不遠處那一桌上的人，敢在話語里各番暗示的，估計就不多了。　　他們兩個？郭正陽又看了那邊一眼，倒是看得出那兩人明顯以那个中年人為主，雖然那中年衣着算不上華貴，只能算得體，但卻有一種高高在上的氣度感，至少在那青年身邊是如此，那青年也完全就是一個陪客，不過青年的服裝卻似乎頗為名貴，比中年的穿着還高檔許多。　　“你要是覺得不解氣，現在就過去再踹他兩腳，不是大事。”再次收回視線，看到大姐氣鼓鼓的樣子，郭正陽才失笑着開口。　　“算了，反正剛才劉夏也揍過他了。”隨着郭正陽的話，郭玲玲倒是一怔，跟着才又悻悻的開口，她性格還是較為柔弱，這種事也就是想想罷了。　　“那就聽你的，你們繼續吃吧，吃完再一起回去。”郭正陽再次一笑。　　就是這次話語落地后，倒是劉夏開了口，“我們吃好了。”　　說話時劉夏的聲音很小，依舊是很尷尬的偷瞄一眼就移開視線。　　而郭玲玲也接口道，“不吃了，咱們走吧，有他們在這，也早被氣的沒胃口了。”　　郭正陽再次失笑，瞪了劉夏一眼，嚇得小丫頭戰戰兢兢，尷尬的起身躲在郭玲玲身後，郭正陽才大笑出聲，又招呼服務生結賬。　　結過賬，三人起身走向樓下，就是正在行走中，自三人身後才猛地響起一聲喝止的話音。　　“慢着！”　　等郭正陽頓足看去，看到的就是之前被劉夏踹了一腳的青年冷笑着走來，而那个中年，此刻依舊是穩穩坐在沙发上搖曳着高腳杯，神態高傲而玩味。　　“你們打了人，這就想走？沒那麼容易吧？”冷笑着的青年也踏步走了過來，再次開口中，眼神里的戲謔姿態也越發明顯。

# 第三百零七章 還愣着干什麼？

　　青年踏步走到郭正陽幾人身前，充滿戲謔的開口，一句話卻也讓劉夏和郭玲玲都是俏眉一皺，臉色陰沉的盯着青年，倒是郭正陽笑了笑，“你想怎麼樣？”　　青年閉口不語，又拿着肆無忌憚的神色不斷在幾人身上打量，看了幾眼后才突然也笑了，“其實吧，我們也不是不通情理的人，雖然剛才這位小姐下手挺重，我到現在都還覺得渾身發疼，不過只要你們過來陪咱們喝幾杯，這事也就算了。”　　頓了一下，青年才又嬉笑着道，“其實你們也是託了趙總的福，他並不想為難你們，否則按我的意思，早就報警了。你們說怎麼樣？”　　雖然在嬉笑，但青年的眼神卻有些發冷，高高在上的盯着郭正陽三人，根本就是貓戲老鼠樣的神態。　　不過說的也是，眼前這兩個女子，雖然容貌漂亮的讓人發暈，甚至連他盯着那個個頭更高挑些的絕色看多了，都會產生自慚形穢的心態，但漂亮又如何？一萬多塊都拿不出，還需要搬救兵來送賠償款的人，這別說是在趙總面前了，就是在他眼裡，一樣是上不得檯面的小腳色，隨手都可以捏死的類型。　　要不然他也不會這麼肆無忌憚。　　今天這事，其實嚴格說起來並不是他看上了劉夏兩女，而後他背後的趙總……恩，嚴格來說他也不是對兩女不動心，而是趙總動了心，他就算有心思也只能按耐下來。　　他和趙總中午在這裏吃飯，剛一進來，隨便看了幾眼，視線就全部被劉夏的絕色姿容給吸引的無法自拔，頻頻在暗地里投去關注。　　等他自己終於從那種震撼性的美色中清醒時，發現趙總也是如此，才頓時起了替趙總穿針引線的心思。　　畢竟他和趙總在這裏吃飯，就是生意上的事想求助趙總的，只要能把趙總伺候好了，事情也就好辦了，原本他還不知道怎麼討好那位呢，畢竟那位可是大人物，在這滿地權貴的京城裡也是了不得的大人物。　　所以一看到趙總的心動，他就知道機會來了。　　後面的事也完全是他在操作，先是點了首鋼琴曲送給兩女，跟着就過來認識，原本想着自己也算風度翩翩，外加有鋼琴曲示好，怎麼也能要到聯繫方式了解一下，誰想到劉夏兩女對他根本不假辭色，雖然開口道了聲謝，此外就壓根沒和他攀談的趨勢，很客氣也很乾脆的拒絕，讓他第一波搭訕直接完蛋。　　回去以後他雖然心有不甘，但一時間也沒好辦法，只能坐在那裡想辦法。　　再然後，趙總依舊是頻頻投去視線，看上去被迷得不輕，而他就算沒辦法，也就在一次次打量關注中，終於被他發現了一些事，那就是劉夏和郭玲玲的穿着搭配雖然漂亮時尚，但真的都算不上名貴。　　說得不好聽了，他手腕上一塊表都要價值幾十萬，而那邊兩女全身上下所有行頭，包括包包在內最多也就上萬塊，這還是兩個人加在一起，或許對於普通人來說，一套外衣加包包能有七八千塊已經算是很體面了。　　但這樣的行頭對於他，亦或者對趙總來說，還真是足以讓人笑掉大牙的。　　所以在察覺出這兩個女人的寒酸之後，又看到趙總的心熱，他才心一橫，直接過來表明了目的，只要她們兩個願意陪趙總……　　好吧，他真的沒想到劉夏那個絕色美人竟然是暴力分子，換了普通女人就算覺得受到侮辱，也最多抓起杯子波他一臉酒水吧？誰想到那個劉夏竟然一腳就對着他身上踹了下去，而且力氣那麼大，直接把他踹的踉蹌後退，直接跌在了兩三米外的酒架上，都打翻了餐廳的酒架。　　這樣的事，其實也讓他頗為震怒的，不止是怒，更是疼的厲害，疼得他半天都沒緩過氣，差點把剛吃過的飯食吐出來。　　可問題是因為趙總看上了兩女，所以他也根本不敢反擊，只能罵幾聲就返回了座位。　　經過這一件事，他也更看清楚了兩女的寒酸，打翻酒架而已，上面擺放的也全是裝飾性的紅酒，就是點綴一下環境的便宜貨，這竟然就讓劉夏兩女尷尬的搬救兵，賠償不起？　　如此一幕幕，差點沒讓他笑掉大牙。　　而且通過這件事他也更肯定了，就算劉夏是個小辣椒，脾氣火爆，但以他的人脈和能量想要為難這兩個女人，絕對是輕而易舉。　　可惜，可惜在這個小辣椒展現出火爆脾氣后，趙總不止不以為杵，反而對那邊興趣更大了，似乎趙總對於征服這樣一個美的讓人都沒勇氣直視，卻又脾氣火爆的小辣椒更心動了，所以他就算惱怒的厲害，也只能裝作無所謂的樣子在一旁看戲了。　　看着這兩個女人打電話叫人，叫來郭正陽這個傢伙來賠錢。　　從頭到尾，他真是笑的肚子都疼了。　　當然，笑歸笑，看戲看完了也是該辦正事了。　　如果這幾個人還不識趣，他真不介意先給她們一些苦頭嘗嘗，最後再脅迫的她們不得不就範。　　“喝幾杯就算了？這麼說你還挺大方的？這裏的紅酒可不便宜吧，不過過去只是喝幾杯酒？”隨着青年的話，郭正陽再次笑了，笑着看了青年幾眼，又看看此刻還在後面的那个中年，看到對方依舊是輕輕搖曳着高腳杯，高傲的坐在那裡看戲。　　郭正陽都有些蛋疼，這兩個傢伙，找死也不用這麼熱切吧！！　　不過郭正陽的話落入青年耳中，卻讓他以為這是對方服軟的心態，頓時就樂了，橫着眼瞥了郭正陽一下，青年才又嗤笑道，“還算你有點眼力，過來吧，今天能認識趙總，算你們運氣，要是換了我一個人在這，可沒那麼好脾氣，至於喝完酒之後的事，吃過飯再說。”　　說完這話，青年熱切的視線又在劉夏和郭玲玲身上盯了幾眼，才高傲的轉身。　　郭正陽也再次樂了，笑着看了青年一眼，才看向劉夏和郭玲玲，“你們說怎麼辦？”　　一句話，郭玲玲頓時惱怒的瞪了郭正陽一眼，更是咬牙切齒，似乎對郭正陽之前的話很不滿，而劉夏卻嬌憨的吐了吐舌頭，才壯着膽子笑嘻嘻的小聲道，“我就不信你真讓我們過去陪他們喝酒。”　　“還愣着干什麼？”幾人輕微言語中，已經走出幾步的青年卻驀地回頭，看幾人還愣着不動，才臉色一變，惡狠狠開口。

# 第三百零八章 等着看好戲吧

　　青年臉色不喜的回瞪過來，不過這一次郭正陽卻沒有再給他好臉色，看都沒再看他，轉身就對着劉夏和郭玲玲道，“咱們走。”　　“就這麼算了？”郭玲玲愣了下，倒是劉夏似乎明白了什麼，嬉笑着拉了下郭玲玲，才輕聲道，“走吧，他肯定已經動手了。”　　也是這句話才讓郭玲玲猛地恍然，可不是，又回歸了世俗好幾天，她都差點又忘了郭正陽並不是普通人，真要想收拾誰，也不需要對着那些人直接下手，像是郭正陽這種可以飛天遁地的仙人般的人物，要想對誰不客氣，就算真的動手了，一般人也絕對看不見。　　恍然後，郭玲玲才也噗嗤一笑，而後白了劉夏一眼，“我怎麼感覺你比我這個當姐姐的更了解他啊。”　　說笑中，兩女才低笑着轉身，跟在郭正陽身側就走。　　她們這些話外人自然聽不到，但郭正陽卻聽得一清二楚，這讓他也有些失笑，因為事情還真被劉夏猜對了。　　對上後面那種人，光天化日下要半脅迫的要挾他姐姐和徒弟去陪男人……這樣的傢伙，郭正陽不至於直接一刀宰了他，可也絕不可能就這麼算了。　　剛才他已經在私下里放出了幾隻陰魂，也就是俗稱的鬼依附在了那青年身上，就是趙總也沒能倖免，不讓這兩位好好享受一番，那還真會讓他鬱悶的。　　而說起來陰魂鬼怪這些東西，還是郭正陽在斬殺馮輝之後收繳來的，馮輝一手黑獄法寶加術法，能打造無邊的黑暗死寂空間，然後讓入內修士幻象叢生，其中的陰邪之力就是抓了一些人類或者妖獸的生魂煉製，然後搭配陰邪類寶物輔佐而成的。　　那一戰，馮輝雖然被郭正陽斬殺，他的本命法寶也因為馮輝的隕落而破損衰敗，但他儲物戒指里卻有不少未成形的，還未煉製成功的陰魂。　　在郭正陽收繳了那些戰利品后，雖然對此類事物無愛，但那畢竟是一個道君後期精心收集培育的，所以他也沒有直接摧毀，只是先留在了那裡，以備不時之需，指不定以後什麼時候就可能用得上呢？　　不過他也沒想到第一次催動這些玩意，竟然會是用來收拾兩個普通人。　　失笑着看了劉夏一眼，郭正陽才又平靜踏步，一行三人施施然向外走去，但在他們身後的青年卻愣了，愣了片刻青年才又勃然大怒，“站住！你們三個……”　　對方這話聲音並不大，但話語間的惱怒之意卻是傻子都能聽的出來。　　這次郭正陽三人依舊沒理會，依舊頭也不回繼續行走，這又讓青年怒的臉色鐵青，可看看左右，這裏畢竟是高檔西餐廳，就算他有的是手段收拾那些人，也並不合適在這裏鬧大不是？真在這鬧大了那反而是丟人的事了，丟的不只是他的面子，趙總的面子也會丟乾淨，所以真要鬧大了，趙總恐怕會第一個就出來收拾他。　　所以青年也只能怒瞪着三人離去，根本沒辦法攔。　　直到看着三人頭也不回走向樓梯下，徹底消失在了二樓，青年才鐵青着臉一咬牙，踏步就向回走，不過在行走中青年卻突然身子一顫，猛地打了個哆嗦，冷，好冷。　　好在這感覺只是一閃即逝，所以青年在疑惑的看了看左右後，才又馬上踏步走到了趙總身前，尷尬的在一旁陪坐了下去，“趙總，事情沒辦好，該死，那三個傢伙……啊～”　　他今天中午做的這些事，趙總從頭到尾都沒知會過一句，完全是他自己拿主意，不過趙總既然一直都沒開口打斷，說明對方也並不反對他這麼做，那現在事情竟然辦砸了，那三人絲毫不怕之前話里話外的要挾，就這麼走了，這事雖然讓他震怒的厲害，可現在也只能先向趙總賠罪。　　就是青年的話才講了一半，就突然間面色大變，尖叫一聲就身子向後一揚，轟的一聲頂着身後的沙發就向後面載了下去。　　“你怎麼了？”而在青年對面，自從看到郭正陽帶着劉夏和郭玲玲離開后，就從原本悠然自在看好戲的神態變得也有些不自然的趙總，也眉頭一皺，愕然看向青年。　　可不是，這位正說話呢，怎麼突然就臉色大變，好像見鬼了一樣看了自己身後一眼，身子都向後栽了下去？　　皺着眉喝問了一聲，趙總也轉身看了眼身後，而他身後卻是空空蕩蕩，什麼都沒有，恩，也不應該這麼說，在他身後第二個餐桌上其實也有人正在用餐，不過此刻那一桌人卻因為青年的怪異行為，正瞠目看來。　　“小柯？”而等趙總又收回視線，再次看向前方時，他才看到青年顧不得自己此刻正癱坐在地上，正頂着一張慘無人色的面龐，還是依舊傻傻看着他身後，而他的身子更是渾身亂顫，甚至襠部都有了濕意……　　趙總頓時臉都綠了，這可是高檔西餐廳啊，雖然在這裏吃飯的未必都是大人物，而且他肯定此刻在這餐廳里並沒有他的熟人，可是這一幕還是讓他覺得臉上火辣辣的，畢竟和他一桌吃飯的人，突然尿了褲子？尼瑪這都叫什麼事？　　“你干什麼呢？有病？”綠着臉，趙總才呵斥青年一聲。　　呵斥下，青年才終於清醒過來，原本獃滯的雙眼也恢復了靈動，又盯着趙總身後看了看，一樣是什麼都沒看到，青年這才也又楞了一下，跟着就馬上火急火燎起身，眼花了，剛才一定是眼花了。　　否則，否則他怎麼可能會看到小柯？　　那個漂亮妞可早就自殺了，他現在怎麼可能會看到她？大白天的，他一定是眼花了。　　強壓着心中的驚恐和驚悸，青年站起身子后就又對着趙總連連賠笑，“趙總，對不住，對不住了，我剛才眼花了。”　　“滾。”趙總卻冷着臉，抓起高腳杯含了一口紅酒慢慢品味，等細品慢咽着的時候，才從吼間含糊不清的吐出一個字。　　因為這貨剛才摔了一跤的響動，此刻餐廳里可有不少人都看着這裏呢，看看他褲襠濕了一大片，還站在自己身邊點頭哈腰？這個人他真是丟不起。　　一聲滾，青年臉色又白了，再次盯着趙總發起了愣。　　趙總卻不理不顧，只是把身子緩緩靠在沙发上，再次抓着高腳杯往嘴裏送了一小口，才又緩緩閉上了眼。　　但也只是一個呼吸后，趙總就又猛地睜開眼，愕然的看了杯中美酒一眼，跟着就噗的一聲，把含在嘴裏的紅酒吐了出來，身子也唰的從沙发上竄起，一張臉同樣變的充滿了驚恐和慌亂。　　“何林？？”　　毛骨悚然的尖叫一聲，趙總幾乎是以最恐慌的姿態，把手中高腳杯啪的一聲就摔在了一側，而他的身子卻又在隨後重重跌落，同樣是狼狽的摔在沙发上，帶着沙發就向後栽了下去。　　“怎麼回事？”　　“出了什麼事？”　　……　　又一個原本坐的好好的，卻突然帶着沙發向後摔倒的，這場面頓時讓早就關注着這裏的餐廳服務人員紛紛驚呼起來，驚呼中更是紛紛跑着趕來。　　“別過來，別過來，……”　　服務生跑動的時候，跌坐在地上的趙總卻依舊是滿臉驚恐，一邊尖叫一邊在空中胡亂揮手，似乎在阻擋推搡什麼，而那一張原本充滿傲氣和威嚴的臉龐，此刻也驚粟到了極點。　　不過這樣的場面落入外人眼裡，卻只能看到趙總對着一片空氣亂揮手，半哭半哀求對着空氣胡言亂語，甚至幾個服務生剛過來，就也從趙總身上聞到了一股正在飄散的騷臭味。　　“噗～”　　距離這裏比較近的一些正在用餐的客人也直接有好幾位都吐了。　　只要不是眼力太差，都能清晰看到趙總的高檔西褲正在大面積變濕……　　……　　“小正？你剛才對他們動了什麼手腳？”　　“呵呵，你就等着看好戲吧。”　　……　　餐廳里，場面已經陷入了一片混亂，而餐廳外剛剛走出來的三人里，郭玲玲也正滿臉好奇和狐疑的看向郭正陽，就是劉夏哪怕沒說話，一樣是滿眼疑惑。　　看到兩女的樣子后，郭正陽才也古怪的笑了笑，笑的很邪惡。　　黑獄老祖煉製的那些陰魂，可不是一般的鬼怪，如果只是普通鬼物，哪裡需要道君級老祖精心煉製培育？　　這些東西都是為了配合黑獄的幻術施展的，而黑獄幻術，最恐怖的一點就是它們能勾起進入其中的強者心底最恐怖的一面，你一生中最害怕什麼，最恐懼的場面是什麼，只要進入黑獄就會被裡面的陰邪之力勾引出來，產生類似的幻象。　　所以他放出去的那幾隻陰魂，也都有此類能力。　　雖然那些都是半成品，對上強者或許無效，但對普通人絕對是有效的，一個人心底最害怕什麼，只要被那些陰魂纏身，就會……　　他已經聽到了餐廳上的驚呼，也已經感應到了兩個人都被嚇得屎尿橫流，而且一個是驚呼着小柯的名字，另一個驚叫的是何林。　　這就說明那兩個名字，分別是那青年和趙總兩人心底最恐懼的人或事。　　當然，一個人一輩子，害怕的人或事也不可能只有一個，所以接下去，兩人的樂子，絕對大了。

# 第三百零九章 追看的衝動

　　“別過來，我求求你了，我給你戴綠帽子是我的錯，但你上次也已經在我屁股上刻了字了，殺你的人也不是我，……”　　“啊～”　　……　　片刻后，希頓西餐廳門口，一道帶着濃郁異味的身影就滿臉冷汗，滿口胡言亂語，怪叫着從餐廳內沖了出來，在身影身後卻是另外一群臉色古怪的人們，或是跟在遠處單純看熱鬧，或是笑嘻嘻拿着手機在抓拍如此精彩場面。　　可不是么，一個西裝革履，看上去穿的很得體的成功人士卻突然發了瘋，褲襠和屁股后濕了一大片，甚至還有一些污穢從褲腳里跌落，畢竟現在是夏季，大家都穿的薄，誰真要拉在褲子里，還一直全力奔跑，絕對會掉下來的。　　這樣的景象平時也絕對不多見，哪怕這景象讓不少人都噁心的飯都吐了出來，可是如此一幕幕還是太精彩了。　　搞得不少人都生出了追看的衝動。　　而餐廳外，此刻雖然是夏季午後，一樣有不少行人和車輛駛過，畢竟這是京城的鬧市區，所以等趙總突然以如此出格的形象跑出酒店后。　　人群頓時轟的一下就炸開了。　　“我靠，這哥們要玩行為藝術？”　　“扯淡吧，行為藝術哪有當街拉屎的……”　　“我日，有錢人啊，他手腕上的表是江詩丹頓？尼瑪，真臭！”　　“嘔～”　　“不是吧？我怎麼聽哥們說，他給誰帶了綠帽子，然後那人在他屁股上刻了字？？這麼奇葩？”　　……　　趙總頂着濕漉漉的西褲衝出來，滿臉驚恐亂叫，邊跑邊向下跌落穢物，如此景象真是嚇壞了不少行人，在不少人怪叫着躲避時，一聲聲驚呼也從人群中響起，驚呼什麼的都有，有的是純粹被嚇到，有的還能有心思在被驚嚇后調侃一下，但也有人眼尖，一下子就看到了趙總的尊貴。　　當然，也有人對趙總口中的胡言亂語猛地升起了熊熊八卦之火。　　畢竟對方喊嚷的也太震撼了，這位給誰帶了綠帽子，然後被戴綠帽子的在他屁股上刻字？這種事太奇葩了，也太衝擊大眾的心理了。　　不過就在人群轟動時，原本還正在滿臉驚恐邊跑邊叫的趙總卻突然一愣，猛地呆在了街頭。　　因為剛才化為厲鬼一直追着他的何林幻象不見了。　　呆了一下，趙總才又警惕不已的看向左右，似乎想找出消失的何林去了哪裡，可是看着看着，趙總才突然發覺出了不妥……　　周圍怎麼這麼多人？　　而且他褲襠和屁股后都濕濕的？　　剛才因為過度的驚嚇，過於懼怕那個他一生中最恐怖的心理陰影，所以在突然發現何林的鬼影后，趙總還真是嚇得早忘了一切，壓根就是見路就跑，只想早點擺脫後方的厲鬼，根本沒注意過左右環境。　　現在厲鬼消失了，他才終於發現眼前的一幕幕，幾乎不輸於被何林所化厲鬼追殺。　　他是什麼人？他可是京城裡數得着的三代之一，雖然到了他這一代，趙家因為沒有太出色的人才讓家世有些衰落，但他的身份地位一樣是極為顯赫，就算他不是最頂級的權貴，也最多只是稍次一級的。　　平時不管到哪都是風光體面，受人敬仰。　　但現在呢？他竟然屎尿橫流，向後一看，幾乎掉了一路……　　而左右更圍聚了百人以上的圍觀團，全都像是看外星人一樣看着他？甚至還有不少人正拿着手機錄像抓拍？　　在逐漸看清了左右的環境和局面后，趙總才驀地發出一聲殺豬般的尖叫，眼一翻，就暈了過去。　　對於他來說，何林很恐怖，那個退伍的特種兵，因為老婆美艷動人，所以被他弄上了手，但誰想到那位竟然不畏懼他的權勢，抱了同歸於盡的心思把他抓了起來，甚至惡毒的在他屁股上刻了何林到此一游的刺青，不止是刺字，隨後更對他百般折磨，那些日子也絕對是趙總這一輩子經歷過的最陰暗最讓他惶恐害怕的事，哪怕後來何林被營救他的人槍殺，但他一樣有無數個午夜都會被噩夢驚醒，生怕何林又活了過來，把他抓去百般折磨。　　何林絕對是他這輩子最大的噩夢。　　所以剛才喝酒的時候，突然發現酒杯里竟然有一個鬼臉，正是何林那死鬼的，他才會嚇成那樣子，而後發現何林真的化為惡鬼來索命，他更是驚得一切都忘了。　　只知道求饒逃命，他也以為那已經是世上最恐怖的事了。　　但現在，現在的場面卻突然讓他發現，眼前這一幕幕，恐怖程度絕對不屬於何林索命啊。　　他竟然在大庭廣眾下，屎尿橫流的一路跑一路掉……還被圍觀了，被拍視頻了。　　如此刺激，在強大的心臟估計也受不了啊。　　“這哥們暈了？”　　“打120？”　　“哈哈，這貨戴的表都有幾十萬，肯定是大富豪啊，這種人可都是體面人，最重面子啊，哥們竟然拍了他尿褲子的場面，你說把這郵寄給他，能不能換點錢花花？”　　“你就不怕他收拾你？人家可是有錢人，你沒聽到剛才他喊得，那個在他屁股上刻字的已經死了。”　　……　　好吧，趙總是暈了，暈倒後人群卻再次沸騰了，沸騰中一樣有大把迥然不同的聲音在迴響。　　而在人群后，劉夏和郭玲玲也全都被噁心的對着郭正陽上下其手。　　郭玲玲是一邊擰着郭正陽的耳朵不住扭轉，一邊吐。　　哪怕是平時對郭正陽態度很複雜的劉夏，一樣忍不住伸手在郭正陽腰上掐了一下，更是連翻白眼。　　“你也太噁心了吧？就算收拾人，也不用收拾成這樣吧？”　　“嘔～”　　……　　一邊抱怨一邊吐，郭正陽的表情也很複雜。　　先是瞪了劉夏一眼，才又苦笑着任由大姐在他耳朵上施虐，“我哪知道他這麼不經嚇，再說了，我這不是替你們出氣么？還有，那些污穢你們根本都沒看到好吧？他出來之前我就提醒你們了，你們壓根就沒看過他一眼，只是在聽而已。”　　趙總一邊跑一邊掉的場面，真的太噁心了，但這兩個女人根本一眼就沒看，在趙總跑下來之前，郭正陽已經說過場面不好，兩女也早就轉了頭，只是在背對着聽。　　“聽聽就夠噁心了。”　　“你這還不如直接殺了他呢。”　　……　　不過對於他的鬱悶，郭玲玲卻不客氣的反駁，反駁一聲后，郭玲玲才突然又噗嗤一笑，笑的花枝亂顫。　　“哎，劉夏，你說那個何林都在他身上刻了什麼字？這也太搞了吧？”　　“我怎麼知道，你要是想知道的話，自己去看啊。”　　“呸～”　　……　　看着兩女又轉移了話題，不再針對他，郭正陽也頓時鬆了一口氣，就是鬆了口氣后，他也忍不住失笑出聲。　　趙總這次真被玩慘了，這樣的折磨，估計真是比直接殺了他都嚴重多了。　　畢竟只要郭正陽不收回那幾隻陰魂，這折磨都就只是剛剛開始而已。　　一般陰魂鬼物，因為世俗中靈氣稀薄，只要離開一些可以滋養陰魂的陰邪寶物后，就會自動潰散，根本逗留不了多少時間，比如以前曾穎的父親就是如此。　　但被黑獄老祖煉製過的，那都是很強大的陰魂，哪怕是半成品也是如此，只要不是被強者刻意毀滅，這樣的陰魂在世俗逗留幾十年都沒事。　　只要郭正陽不主動收回，那些陰魂也沒被抹殺，趙總的噩夢就是剛剛開始。　　而且這些東西所催發出來的幻象，就是直指人心最恐懼的，你以前最恐懼什麼人或事，或者什麼樣的場面，它們就能不斷幻化出類似場景，等你有了新的恐懼之後，它們更會隨之升級，讓你新的恐懼也一次次展現。　　這種陰魂的折磨，也絕對比直接殺了你更殘酷了百倍不止啊。　　所以以前的黑獄老祖才會成為雄霸領域一方的霸主級角色，就是因為這些幻象一旦導人入幻，煥發的都是你最害怕的心靈磨難，意志再堅定的也難免會動搖。

# 第三百一十章 真人巔峰

　　“轟～”　　平靜的夏夜，知了不知疲倦的鳴叫，輕淡的夜風籠罩着安靜的院落，就是在一片寧靜中，一股玄奧的氣息突然就從院落一角爆發，彷彿一片無垠的黑洞，在蠶食感染着周邊一切，在那種感染下，周邊天地都突然陷入了一股玄妙莫測的氛圍中。　　“頓悟？”　　正在修鍊的郭正陽被這股氣機驚動，猛地睜開眼看了眼右手邊牆壁，才立刻從床榻上躍下，眼中也閃過一絲驚喜。　　這是有人頓悟。　　在躍下床榻的時候，他已經感應出了這是劉夏在頓悟。　　下一刻，郭正陽就出現在了劉夏房內，看着盤坐在床上的劉夏氣息一動，一股突破氣息就從這丫頭身上泛起，彷彿一把猙獰的利劍由她體內湧出，瞬間攪散上方虛空，而且這氣機更是越來越強。　　郭正陽眼中才又閃過一絲喜色。　　這丫頭終於突破了，而且靠着頓悟突破，是頓悟觀想法？　　此刻距離希頓西餐廳事件又過去了一個多月，時間也已經進入了八月份，劉夏也早在半個多月前徹底吃透了頓悟觀想法所需要的理論知識。　　那這次突破，應該就是藉助頓悟觀想法才出現的吧？　　其實以她的資質，若不是以前花費了三個月去學習陣法，等回了世俗后又玩了十來天，那就算不藉助頓悟也已經突破了呢。　　“哈哈，我突破了。”郭正陽欣喜的盯着劉夏打量，等隨後又過了片刻，劉夏體內的氣息逐漸恢復平穩，那股玄奧的頓悟氣息也隨之消散后，她才猛地睜開眼，看到郭正陽，也立刻歡喜的從床上跳了下來。　　“不只是突破，還是藉助了頓悟突破，是頓悟觀想法？”郭正陽含笑發問。　　劉夏則興奮的點頭，“是啊，我就在觀想地球形成時，突然就進入頓悟狀態了，這功法太神奇了，怪不得你以前突破那麼順利，原來還有這種好東西。”　　不過頓了下劉夏才又遺憾的開口，“就是藉助這功法頓悟，有點看臉，我頓悟了幾十次才遇到這麼一次，概率太低了。”　　這感慨卻讓郭正陽失笑，伸手在劉夏白皙的前額敲了一下，在小丫頭瞪圓了俏目鬱悶的看來時，他才笑道，“你還想怎麼樣？我早就說了這是殘缺的功法了，咱們能有這殘缺功法幫助，已經是天大的幸事了，你竟然還不滿足。”　　“那咱們把功法完善一下不就行了？”劉夏卻帶着不服開口。　　“那你來完善吧，我是沒那本事。”郭正陽也再次笑着開口，對於她的反駁很無語，完善頓悟觀想法？這種事說來容易，做起來可是千難萬難的。　　《頓悟觀想法》是藉助一套功法，在功法的催動下於修士腦海中觀想宇宙大爆炸或者地球誕生的場景，這件事說穿了可不是只要學會現代科學推演的那些理論知識就行的，最重要的還是功法催動。　　若沒有功法催動輔助，你就算直接觀想也根本沒什麼效果，功法運轉時，你身體狀態會進入和天道契合的狀態，再藉助觀想，使那種狀態和天道契合的更緊密，才會溝動天地，讓自身進入頓悟。　　這就像是你懂得各種術法，手裡也有不少靈器法寶，體內卻沒有靈力修為，一樣無法施展術法或催動法寶。　　功法是根本，觀想場景是輔助。　　郭正陽當初把《頓悟觀想法》只能觀想宇宙大爆炸，推敲到還可以觀想太陽系和地球的形成，這是在有了功法的基礎上推敲出來的。　　就像是你有了深厚的修為後，把一個釋放火海的火系書法推敲成以江河的形勢出現，這個是很簡單輕微的改動，但直接去修改完善功法，那就絕不是誰都能做到的了。　　修改功法，你若是改的不倫不類，或者出現了紕漏，一不小心就會讓自己體內氣息大亂，受到不小創傷呢。　　而且這也絕對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當初創造這頓悟觀想法的那位奇人，也是用了一二十年時間才逐漸推敲出了這一套不完整的功法。　　如果他不是因為運氣太背被幾個散修劫殺，還活着的話，那說不定靈域以後也會出現一個新的霸主。　　但現在換了其他人去完善，可未必有那種天分，畢竟每個人的天分都是不一樣的。就是郭正陽得到頓悟觀想法也有兩三年了，他也不是從沒想過能不能把這功法完善一下，但兩三年裡，每次閑暇時等他生出想完善功法的想法后，只要真的抱着這心態去嘗試了，也基本都是失敗，往往都是推敲個幾天也會毫無收穫。　　有時候輕微做些改動，反而會讓自己運轉功法時體內修為氣息亂成一團麻，也真有幾次都受了輕傷。　　試驗過多次后，他就知道自己在這方面真的沒什麼天分。　　笑着說了一句后，等見劉夏隨着他的話卻是露出了躍躍欲試的表情，郭正陽才不得不收斂笑容，很慎重的開口，“我剛才是說笑的，推演功法可不比其他事，你最好不要輕易嘗試，你就算天份好，學習什麼東西都很快，但這和學東西可不一樣，學東西就是去學已經現有的知識，外加有人教導，只要你領悟力強就可以學會，領悟力差也不會出什麼差錯，但推演功法，則是催動體內靈氣修為向著完全未知的方向運轉流動，一不小心氣機紛亂，損傷到體內脈絡或者臟器都是很正常的，而且若只是普通脈絡或內臟受傷，那還都是輕傷，萬一損傷到腦部，那就嚴重了，這種事，你最好不要輕易去嘗試。”　　推演功法，在腦海中推敲出來后，就是要自己在體內運轉嘗試，調動一身靈力修為按照自己推測的方式運轉，還真很容易出亂子的。　　郭正陽以前自己推演都是受了輕傷，一是因為他是體修，身軀強到了不可思議的程度，包括內臟脈絡等等，就算一些靈力修為在運轉中出了岔子，兩兩撞擊產生爆裂感都傷不到那些脈絡多少，另外也是因為他推演的時候，只敢實驗腦部以外的功法運轉，並不敢讓直接推敲在腦部運轉的靈力修為，而只要大腦不受傷，對於擁有充足資源的修士來說基本就都是輕傷。　　但劉夏……她可是靈修。　　真要自己胡來，就是也只推敲在腦部以外運轉的功法，不小心也會重傷的。　　“這麼嚴重？”劉夏這才嚇了一跳，有些心有餘悸的看來，畢竟她可是受過重傷的，知道那種滋味有多難受。　　“當然，這套功法有一部分運轉都是讓靈力在脈絡以螺旋方式行進，正常操控還好，你要是稍作改動，出現岔子就會讓靈力撕碎你的體內血管脈絡，若是在心臟等處的脈絡被撕裂，你就等着躺上一年半載吧。”郭正陽再次平靜開口。　　這不是故意嚇唬她，而是事實。　　他是體修，肉身強度比靈力修為都可怕，所以才敢嘗試，但靈修的靈力修為卻往往比肉身強度強大的多，強大十倍百倍，稍微出點岔子，後果就是不堪設想。　　再次告誡了劉夏幾次，看到小丫頭原本躍躍欲試的表情逐漸消散，郭正陽才無奈的搖了搖頭，而隨後，他心下又逐漸變得期待起來。　　畢竟拋開功法的改善不談，劉夏這次的確是靠着頓悟觀想法頓悟的。　　就算她用了半個多月才頓悟，可這種概率事件，只要能頓悟就是好事。　　她能頓悟，郭正陽也行，那他爺爺和大姐等人呢？　　現在他爺爺和大姐也都依舊還在研讀那些科學理論知識，以他們只能靠普通腦力來學習的情況看，也都還需要一定時間，才能吃透那些理論知識，嘗試去頓悟呢。　　所以這事也不能急，只能等。　　等待中又是一周晃過，郭正陽才得到了一個喜訊，那就是他大姐終於把那些理論知識吃透，已經可以靠着功法運轉在腦海中觀想宇宙大爆炸了。　　唯一的問題就是，郭正陽和劉夏等都是在靈海中觀想，而她大姐只是聚靈初期，靈海未開，所以只能在大腦中想象。　　這個問題的影響大不大郭正陽也不知道，只能等着看結果。　　等又過去了一個多月。　　時間也進入了十月份，他大姐也觀想了一個多月，卻還是沒有結果，郭正陽的心情才逐漸變得有了些失落。　　“難道參悟頓悟觀想法，能不能頓悟也和資質有關？”　　“大姐和我們的區別只有兩點，一個是資質相差太大，另一個就是她靈海未開，只能在大腦想象，但靈海也是誕生於腦海中，所以第二點的區別影響應該並不是特別大，可她已經參悟了一個多月沒收穫，這東西就算是看運氣，可我以前多次頓悟，只要是在地球參悟推演太陽系形成，也最多二十來天就能頓悟，快的話更只需要七八天，劉夏第一次頓悟也只是用了半個多月。”　　……　　十月份的時候，郭正陽的爺爺都也學習了兩三個月，一樣可以靠着功法在腦海中觀想太陽系形成了。　　大姐那邊的進展，卻無疑讓人有些失望。　　不過這時候郭正陽也無計可施，只能繼續讓大姐和爺爺繼續參悟，等結果而已。　　而他自己在連續兩三個月的修鍊后，也終於把修為提升到了真人巔峰，只要再來一次頓悟，就可以晉陞道君。

# 第三百一十一章 晉陞道君

　　“這丫頭，竟然還在研究陣法知識，嘖～她還真想在這方面遠遠甩開我？做我的師傅不成？”　　時間一晃，又是半年過去，半年後就又是新的一年，春暖花開的時節。　　等郭正陽煉出一件三品星寶，也是主攻殺伐，汲取金銳星力的極品飛劍后，閉目感應了一下，才又啞然失笑。　　現在不止是他一個人在火府內，劉夏也在。　　這半年裡郭正陽的生活依舊很平靜，就是為天劫做準備，除了過年時候陪着家人過了個春節之外，其他時間，要麼是參悟那份記載劍意傳承的畫卷，要麼就是學習對火府鎮府界碑的操控，研究一些陣法知識，好更多的破解火府各處考驗，尋找更多的寶貝。　　半年來他收穫很大，鎮府界碑已經被他掌控了五六成，陣法禁制知識也是突飛猛進，如果說半年前，拿上界山的木道君作為標準，木道君陣法禁制知識一百分，郭正陽最多兩三分，是很差勁的一般聚靈期散修水準，半年後他的陣法知識已經到了二三十分，畢竟這半年裡，他所學的都是得自火府主人留下的陣法傳承，雖然因為時間短，他學習的也並不深刻，更談不上精通，但火府主人留下的陣法傳承，在很多方面的精妙之處卻遠超靈域內不少，比如火府外府各種考驗，就是靠陣法禁制維持的。　　那些水準絕對是甩開了靈域大眾知識千萬里。　　所以談到對陣法的整體理解，郭正陽還比不上木道君，只有他兩三成水準，但部分陣法能力，卻已經遠超木道君。　　而在陣法一道突飛猛進時，郭正陽也破解了不少外府禁制，收穫了大量能用得上極品寶物，像是短距離空間挪移的小挪移符。　　還有足以瞬間炸傷道君級強者的小隕滅雷珠，他都得到了好幾份。　　比這些玩意更好的，他一樣有。　　而哪怕是劍意的進展，郭正陽也有了不小收穫，在感悟建議皮毛后再去參悟那份畫卷，他能看到的理解的東西也越來越深刻。　　他都懷疑那是一個劍意圓滿的大修士把自己的傳承綉刻在了畫卷上，一次次參悟理解，他在半年裡並沒有讓劍意提升到小成階段，但距離小成也不遠了。　　直到現在，他更對渡劫已經有了充足的把握。　　不過讓人失笑的是劉夏這半年來，雖然也回了幾次家，春節同樣是陪着家人一起過的，但大部分時間，她依舊是在郭正陽身邊修鍊，而半年來，劉夏的實力同樣沒有多少進展，她依舊還在真人後期，甚至都沒有修鍊到巔峰，只是隨意吞服了一些丹藥而已。　　因為她也一直在學習陣法禁制知識。　　拿她的原話說，利用頓悟觀想法頓悟難度太大，運氣不好動輒浪費一個月都不能頓悟，她好不容易在某一方面超越了郭正陽，足以做郭正陽的師傅，可不能就這麼甩開，所以在郭正陽把火府主人的陣法傳承複製了一份給她之後，劉夏同樣在陣法一道上突飛猛進。　　半年前她在這方面只是十分水準，眼下，還真是有了三四十分水平。　　雖然依舊比不上木道君，可還是甩開了郭正陽太多太多。　　現在她布置陣法，如果是小陣法的話都足以做到無形無影，……而如果再讓她和木道君一起論道，她更已經可以在許多方面給予木道君指點了，哪怕整體實力，她依舊只有木道君一小半水平。　　搖頭失笑之後，郭正陽身子一閃，就出現在了一處山巔。　　以前他在火府內移動還需要擊打界碑，眼下，卻是意念一動即可。　　到了山巔后，郭正陽就盤膝坐下開始參悟。　　做足了充分準備，他也的確可以面對天劫了。　　一次次觀想感悟，等時間悄無聲息流轉，足足又過了二十多天，一股玄奧氣息才猛地從他體內湧出，真人巔峰進道君瓶頸也瞬間被這股玄奧氣息撕裂。　　山巔之上的高空，也頃刻間就布滿了無窮陰雲，這些陰雲竟然輻射周邊千里，一大片天地都被徹底籠罩。　　雲層還在翻滾，郭正陽就已經感覺到了一股毀天滅地的壓迫感迎頭砸下，竟是壓得他不由自主彎了下腰。　　等身子一顫，挺直了身軀，自上空雲層中也快速撲下一道劫雷，仿若游龍一樣洶湧奔騰。　　郭正陽意念一動，兩顆小隕滅雷珠就激射到上空數千米外，隨後一聲轟隆巨響，原本陰沉的天空也瞬間大亮，刺得他幾乎都睜不開眼。　　不過郭正陽卻能感覺到這一道劫雷，已經在小隕滅雷珠的轟炸下消散。　　“這種寶貝，還真是不嫌多啊，一顆小隕滅雷珠，偷襲之下足以抹殺道君初期，竟然還不夠摧毀一道劫雷，要兩個才行，兩顆小隕滅雷珠，偷襲的話足以炸死馮輝了，但我手裡只有11顆小隕滅雷珠，全用在這裏都有些不夠啊。”　　足以抹殺任何真人的劫雷，威能自然恐怖的令人髮指，但小隕滅雷珠卻是足以炸死道君初期，就是道君後期不小心也會受創，只有全力防備下才能以中等程度的傷勢換來安全，若是偷襲，兩顆小隕滅雷珠足以暗殺一個馮輝。　　所以兩顆雷珠直接把劫雷都打散也不意外。　　可問題是他真人進道君的天劫，劫雷足有8道，而他搜颳了半年，也只是找到了11顆小隕滅雷珠，最多打散五道劫雷。　　而且雷珠的爆炸雖然是遠在兩三千米之外，郭正陽也早撐起了防禦星寶，還是一次兩件，但上空的爆炸餘波衝擊下來，一樣讓他體內氣息翻滾，差點就受了輕傷。　　可以想見這東西的可怕。　　不過郭正陽隨後還是又在第二道劫雷撲下時，毫不猶豫的激射出兩顆雷珠。　　第二道劫雷也直接被炸散。　　第三道，第四道……　　五道劫雷全部被打散之後，郭正陽也在連續的餘波下，終於因為氣血翻滾，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好在這隻是氣血不暢，吐出這口血后他也已經輕鬆了許多。　　等第六道劫雷撲下，郭正陽立刻催發九雷幡，九幡齊動，一個高大上百米的雷電巨人在幡陣中瞬間漲大，揮舞着由純粹雷力組成的鐵拳就對着劫雷砸了上去。　　“轟～”　　毫無意外的，雷電巨人的鐵拳瞬間就被劫雷摧毀，但九雷幡一個顫抖，那斷裂的鐵拳處就又生出了新的雷拳。　　場面一下子陷入了僵持中，雷電巨人高大的身軀，由拳頭開始一直被劫雷撲滅，但又被雷翻一直催生，雖然催生的速度比不上劫雷的毀滅速度，但一樣大大限制了劫雷的速度。　　直到十來個呼吸后，等劫雷終於破滅雷電巨人撲殺到郭正陽頭頂，力度已經大大消散。　　郭正陽只是催動暗空劍陣一晃就破滅了這道劫雷，而且這次連劍意都未催動。　　第七道，一樣如此。　　第八道，咔啪一聲，在郭正陽持續催動下，雷電巨人竟是剛成型就隨之破滅，因為九雷幡其中兩番竟然被劫雷擊的有了破損。　　郭正陽立刻捨棄那破損的雷翻，操控其他七幡結成新陣撲殺，但七幡陣威能卻暴跌了許多，劫雷的撲殺速度也比以前快了兩倍不止，郭正陽這才操控暗空劍陣，劍意加身，嗡的一聲直刺而上。　　劍陣對劫雷。　　施加了劍意的暗空劍竟然也在瞬間被破滅一柄，不過在短短几個呼吸后，雖然暗空劍陣只剩下了八柄完好的飛劍，但第八道劫雷也終於消散在了劍陣的絞殺下。　　郭正陽這才長熟了一口氣，過了！　　高空上劫雲層內，快速出現一個巨大的空洞，從內降下一片片光雨，他也收起所有寶物盤坐而下，沐浴着劫后蛻變。　　等又過了十來分鐘，劫雲徹底消散后，郭正陽才從當地一躍而起，一握拳，轟的一聲砸下，一拳之下，高約兩三百米的小山，竟然就被這一圈直接打碎，轟隆隆坍塌。　　“真人進道君的天劫，還真是嚇人，幸虧我早有提放，準備了半年，否則這次樂子就大了，九雷幡竟然只是破滅兩道劫雷，在第三道剛出現時就有了破損，暗空劍陣一樣在第三道劫雷下損壞三把，如果不是我搜刮來11顆小隕滅雷珠，沒有提前擊毀五道劫雷，那剩下的，玩不死我也能把我搞殘啊。”　　“天劫，天劫，怪不得那麼多大修士都對天劫畏之如虎，連火府主人這樣的長生境大能也是如此，感悟了圓滿的火之意志，在渡劫之前都沒多少把握，已經開始安排身後事……”　　……　　這一次渡劫因為有着充足的準備，郭正陽也渡的很輕鬆，破滅八道劫雷之後輕傷都算不上，但裏面的兇險細想一下，依舊能讓人冒冷汗的。　　能抹殺道君的雷珠，兩顆才能破滅一道天劫，九雷幡催動足以和道君後期抗衡，一樣在破滅兩道劫雷后出現破損，威能大跌，而附加劍意的劍陣，雖然劍意無堅不摧，可劍體卻在劫雷中快速隕滅。　　這他媽哪是真人境能面對的？換了一般道君都得死。　　天劫的可怕，尤其是大瓶頸的突破，又一次被展現的淋漓盡致。　　也怪不得火府主人那種縱橫星空的長生境巔峰強者，還感悟了圓滿的火之意志，渡劫之前都為自己安排了身後事，都沒多少把握能成功飛升了。　　不過現在郭正陽總算安然渡過了天劫，這一刻起，他也已經正式踏入了道君境。　　道君初期，靈海面積就足有四五百萬平方米，堪比道君後期巔峰。

# 第三百一十二章 趙家那孩子

　　“哈，臭小子，你可算出來了。”　　郭正陽正式踏入道君境后，又在火府內逗留了一陣子，主要是試驗自己的肉身蛻變程度，等實驗完畢，他才遁出火府出現在了爺爺的四合院內，也是剛剛站定，一股靈識就驀地從院子里掃過，而後容光煥發，精神狀態極佳的爺爺就從堂屋裡走了出來，開口對着郭正陽笑罵，“你們這幫修為高的傢伙，難道一直都是這樣子？動不動兩三個月都憋在一個地方不挪窩。”　　郭正陽也頓時苦笑着搖頭，他這半年來一直在火府內籌備渡劫的事，還真是很少離開火府，上次出來已經是三個月前了，那時候就是春節之後不久，而眼下時間又已經到了五月份。　　這種情況還真是很常見，對於大修士來說，壽元漫長，郭正陽這個道君就有八百載壽元了，隨便閉個關一年半載，簡直就像普通人吃飯喝水一樣。　　“差不多是這樣，對我們來說，吞服一顆丹藥可能都要一周左右才能煉化，稍微閉下關，時間就更長了。”笑着向爺爺解釋一句，郭正陽才又欣喜的笑道，“爺爺，恭喜你了，終於進入聚靈中期了。”　　可不是么，剛才那股靈識就是老爺子發出來的，而郭正陽也早已感應出這位進入了聚靈中期，如今還已經是中期巔峰……不過，郭正陽上次進入火府時，老爺子都還沒突破，這肯定是這三個月內的事了。　　“那是，你爺爺我雖然比不上你這小傢伙的資質，不過咱肯用功，六個月啊，我不斷參悟觀想六個月，才終於藉助頓悟突破，真不容易啊。”一句話后，老爺子也頓時喜得眉飛色舞，雖然他已經是七十多歲的高齡了，可這一刻卻像是得到了最心愛玩具的孩子一樣，一揮手就釋放出來一層輕霧從身側掠過，“看看，現在就算是大夏天的，我都不怕熱了，隨時都可以給自己來場小雨舒服下。”　　郭正陽啞然。　　不過啞然之餘還是覺得很振奮，畢竟隨着時間流轉，頓悟觀想法一一在資質差到極點的親人身邊呈現出巨大威力，這無疑是讓人欣喜到狂的好消息。　　哪怕到現在郭正陽也明白了就算是利用頓悟觀想法參悟，能不能真的進入頓悟狀態也和每個人的資質有關。　　比如郭正陽自己若是在地球參悟太陽系和地球的形成，快了一周，慢了二三十天就能進入一次頓悟狀態，但他大姐，去年八月份觀想，一直觀想三四個月，在春節后才靠着這功法突破。　　而他爺爺去年十月份可以觀想，更是足足用了六個月才突破。　　這還是在極為濃郁的靈氣環境才有這種結果……　　但不管如何，他大姐和爺爺都已經紛紛進入了聚靈中期，只要想，讓他們一步步提升修為，也並不太難的事。　　而如果沒有這功法，那他們想踏上這條路恐怕就算資源再充足，也是一輩子都到不了真人境。　　看老爺子喜滋滋耍寶一樣的表現，郭正陽啼笑皆非之餘還是又很快開口恭賀。　　“對了，你大伯前陣子給你打了幾通電話，說是等你出來后，回個電話給他。”老爺子賣弄了片刻后才終於恢復常態，而後一拍腦門，笑着開口。　　“難道出了什麼事？”郭正陽這才一愣，不過他卻也知道肯定不是大事，否則他剛出來爺爺就第一時間說出來了。　　“也不是大事，趙家那孩子被你整慘了，現在都神經了，趙家人到處拉關係求爺爺告奶奶，最後求到你大伯那裡了，恩，他們托的是你大伯一個老同學牽線，反正事情也過去快一年了，那事就這麼算了吧。”老爺子再次開口，就是說著說著，原本還是輕微的微笑，很快就又變成了哈哈大笑。　　郭正陽這才也笑了，老趙家的孩子？原來是趙總那件事啊……　　他和大姐以及劉夏在希頓餐廳遇到趙總是去年七月初的事，現在新的一年五月上旬，五一假期剛過去不久，這都已經十個月了。　　不是老爺子說起來，郭正陽也早忘得一干二凈了，但一想起來他卻也忍俊不禁，十個月折磨，趙總真的瘋了么？　　那件事，其實在去年八月份的時候就已經有人開口求情，求到了郭正陽身邊，恩，趙總的情況在普通人眼中就是見鬼了，被鬼纏了，無憑無據的，一般人還真不會懷疑到郭正陽，但趙家畢竟也是家大業大，很容易就能把事發當天的事調查的一清二楚，等郭正陽三人身份查出來一些端倪后，他們只要不是傻子，也能明白緣由。　　所以最終被他們知道是郭正陽的下的手，也不算太出奇。　　但那邊來求情的人郭正陽不認識，所以見都沒見，求情的人也直接被老爺子拎着脖子扔出了門外。　　畢竟當初雙方起恩怨，是因為趙總動了色心，要劉夏和郭玲玲去陪他，這種事說起來是陪人吃飯喝酒，但只要不是白痴就知道若不是郭正陽是個修士，郭玲玲和劉夏下場絕對好不到哪去。　　所以對於這事，郭家不少人也頗感震怒的，去年八月份事情還剛過去不久，大家都在氣頭上，自然沒人給那邊好臉色。　　八月份求情不成，十一月份的時候，關志鵬還來了郭家一趟，就是那位關副總的孫子，不過他來並不是為趙總求情，而是笑嘻嘻外加心有餘悸的說了說趙家的反應，據說趙家不知道託了哪裡的關係，也求到了一個背後有真人級修士坐鎮的家族頭上，求那位真人老祖出手幫忙……而因為趙家也的確是顯赫一時，雖然第三代沒什麼出眾人物，但第一代是開國重臣，第二代也有一位封疆大吏坐鎮，所以這關係還真發揮了一點作用，被他們從靈域內請了一位真人出來。　　再然後，那位真人過去一看趙總，頓時臉都綠了，拍拍屁股二話不說直接閃人。　　趙家因此而抓瞎，然後又動用了不少力量，又認識了國外一個龐大家族，再次請了另一個真人級強者出來，但這次結果還是上次一樣，對方人來了以後，還是一看明白趙總的情況，直接又綠着臉跑路。　　畢竟大家也都不傻啊，趙總身邊的幾個陰魂因為是半成品，真的算不上強大，真人級修士絕對是有能力抹殺的，但只要不是白痴，誰還能不清楚那種你心底最怕什麼，就能讓你生出什麼幻象，然後不斷從精神上折磨你的陰損能力曾經是黑獄老祖的招牌殺機？　　所以只要看明白狀況，靈域內又有誰不清楚趙總惹得是誰？　　再膽大的真人，不管是出身仙途山還是上界山，不管師尊是誰，也不可能冒着得罪郭正陽的風險去幫趙總那個忙的。　　而趙家一連兩次求了仙人般的人物出來，結果卻都這麼殘忍，最終也絕了心思，只能繼續托關係求郭家了……　　可惜和郭正陽有關係的他們壓根請不動，比如關家內的人物，對此事都是諱莫如深，不管趙家開什麼條件人家都是紋絲不動。　　關係近的求不到，關係遠的，來了郭家也是連門都進不來。　　事情一拖再拖，到後來郭正陽就又開始了修鍊，一閉關幾個月，他們更是想見都見不到。　　現在事情都過去了快一年，那邊竟然求到了大伯的老同學身上？而大伯和爺爺等人的意思，是準備讓郭正陽饒人一命？　　“為了那個倒霉孩子的事，趙家第二代的那位已經自己托關係調到了蘇北省，經常在政事上無條件支持你大伯，還特地托關係把你大伯一個以前不得志，但關係很好的老同學拉入門下，大力支持他上位，更調到了淮北，和你大伯一個地方上班，天天請客吃飯喝酒賠罪，時間長了，你大伯也不是鐵石心腸，再說事情拖了這麼久，那個傢伙都快成白痴了，咱們氣也消了，能算就算了吧。”　　等老爺子再次說出一番話，郭正陽才也笑着點了點頭，“那行，就這麼了結，我這就給大伯打個電話。”　　笑着拿出手機，一通電話打過去，這通話內容也是波瀾不驚，大伯也是笑着安撫郭正陽，說那邊遭了這麼久折磨，他也天天被老同學外加上級在私下里不斷求情什麼的，扛不住，抹不開面子等等。　　而郭正陽則是爽快答應下來，不過等知道趙總眼下也在蘇北省，就住在他老子身邊時，郭正陽才心思一動，直接說他這就去蘇北。　　他親自去蘇北，當然不是趙家有那個面子值得他親自動身趕過去，而是在蘇北，還有一個他記掛的人呢。　　當初關家發力，讓大伯的關係從嶺南調到蘇北，並不是郭正陽刻意安排的，而是因為天南地北的，相隔那麼遠，容易在普通人面前遮掩大伯一消失一年多的怪事，而且蘇北正好也是關家經營的省份，當時蘇北的二號大佬就是關家嫡系。　　不過既然大伯到了蘇北，宋依依家也是蘇北的，他去一趟也可以再見見。　　上次見宋依依都是一年半以前的事，一年半以後，小丫頭也應有六七歲，該上小學了吧？

# 第三百一十三章 叫家長

　　“郭先生，你動身沒？要是快到了，我去接你。”　　蘇北泰安，陽光明媚的街頭，隨着一陣手機鈴聲，等郭正陽接通電話后那邊也很快傳來了一道充滿期待的話音，不過除了期待之外，這話音里也有不少拘謹忐忑的意味。　　這是蘇北省委一哥的電話，趙家那位二代領軍人物，為了和郭家拉上關係真是費了不少心神，刻意從其他省份挪到了蘇北，這可真不是小事，而他到蘇北，也就是為了能和郭正陽的大伯的關係親近一些。　　甚至還刻意把郭衛東一個關係好但處境不怎麼樣的老同學不遠千里調到麾下收入門中，這十來個月，趙家也算費盡心機了。而且最初的時候，郭正陽大伯只是在蘇北某市任市委書記，並不是省會南都，但近一年時間過去，因為省委一哥想和郭衛東拉近關係，而省里二號人物又是關家的嫡系，所以郭衛東已經從蘇北省普通地級市入主省城，成了南都市委書記，而且還入了常委，已經是副部級高幹，整個蘇北省數得着的人物之一。　　而原本的南都市委書記，也是由趙家發力讓他更進一步，到了外省任正省級高幹，就是為了給郭正陽大伯挪一個位子，這需要發動的能量和付出的代價同樣是很驚人的。　　這一切都是大伯告訴他的，而在郭正陽說要來蘇北后，大伯也早已經把那位趙書記的電話交給了郭正陽，這已經是兩人第二次聯繫。　　“我現在在泰安，你要是不怕麻煩，可以派人把他送過來。”聽着趙書記充滿期待又帶着拘謹的話音，郭正陽也是啼笑皆非。　　說的也是，能讓一省一哥用拘謹忐忑的語氣打來電話，這待遇可真不是誰都能享受到的。　　“泰安？呵呵，那行，泰安離省城不遠，只有一百多公里，開快車一個多小時就能到，郭先生，謝謝了……”隨着郭正陽的話，那邊也馬上驚喜的開口。　　郭正陽倒是無所謂，既然已經決定要放趙總一馬，早一兩個小時還是晚一兩小時，自然是無所謂的。　　又隨便和趙書記客套了幾句后，郭正陽才收起手機，再次抬眼望去，在他眼前的也正是一番熟悉的景象，宋依依一家所在的住宅小區。　　而現在時間是上午十點，就算放出靈識感應，應該也不會感應到什麼不好意思直視的場面，所以隨後郭正陽很輕鬆就放出靈識掃視了過去。　　“果然沒在，不過這家裡一個人都沒有？”　　掃視之後，郭正陽倒是微微詫異的皺了下眉。　　他來也就是打算看看宋依依近況，但到家門口卻一個人都不在家，這情況……　　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又拿着手機撥號，號碼是撥給劉瑜，上次郭正陽剛認識宋家人時，結識的那位鼎盛劉總。　　一通電話下去，他才從對方口中問出了宋家的近況，宋家這一年多里，因為郭正陽曾經點明要劉總關照一下，至少也要讓宋依依的母親在工作中別遇到什麼騷擾之類，而劉總也辦的很妥善。　　有那位泰安的大人物出面，從那一天之後，莫欣蘭也就再沒在分局裡遇到過絲毫騷擾，而且劉總還打算托關係讓莫欣蘭的級別提一提，至少也要讓她從普通民警變成科級幹部什麼的，就是莫欣蘭死活不同意……　　“郭少，真不是我不出力，我都和市局王局長說好了，走下流程就能進一步，但那邊卻不好意思接受，說是上次已經受了你的大恩，要不是你在，那天她肯定得被姓蘇的搞得很難堪，那件事已經受了你的大人情，所以她說什麼都不接受。”劉總苦笑着一遍遍解釋，郭正陽卻也聽得再次失笑。　　不好意思？　　好吧，這其實很正常。　　畢竟他也看得出莫欣蘭不是對權勢特別熱衷的人，對投機鑽營什麼的興趣都不大，否則憑莫欣蘭的父親也在市局幹了一輩子民警，就算無官無職，但幾十年下來怎麼可能沒有點人脈交情？外加莫欣蘭那種絕色姿容，家裡也不缺錢，宋家怎麼說也是有車有房還有公司，加在一起也是身價百萬以上的小康家庭，真要是熱衷權勢鑽營的，怎麼也不可能一輩子都只是一個普通民警。　　恩，上輩子宋依依就說了，哪怕一二十年後，莫欣蘭也一直都是普通民警。　　所以她不好意思接受劉總的幫助，也不算意外。　　所以現在莫欣蘭依舊是一個分局內的普通民警，就是工作上輕鬆了不少，不會再因為出眾的外貌而惹來什麼覬覦垂涎就是了。　　至於宋依依那小丫頭，去年暑假后就上了小學，如今在實驗小學一六班讀書。　　再至於宋依依的父親，好吧，那位倒是不嫌錢多，雖然在劉總一開始請客吃飯，當著他的面幫他介紹生意時，他也不好意思接受商場上的幫助，拒絕了幾次，但後來等劉總背着他出力時，不斷給他公司介紹生意之類，那位也就默認了。　　一來二去，他的公司規模也已經從幾十萬的小產業，變成了數百萬級的，比一年半以前壯大了不少倍，而且發展勢頭一直很好。因為他心裏也明白公司生意突然好了那麼多，其實還是劉總出的力，所以平時也沒少和宋總一起吃飯聚會之類，到現在兩人關係也極為親近。　　“現在宋老弟在外地談生意，是我給他介紹的幾個大老闆，早知道郭先生會來，我就不讓他現在出去了，要不我給他打個電話？地方也不遠，真要回來，一個小時左右就到了，宋老弟這一年多可是一直在念叨要謝謝郭先生呢，就是沒機會見面。”　　等劉總再次說出一番話后，郭正陽倒是笑了，“這個無所謂，見不見都行。”　　又說笑幾句后掛了電話，郭正陽才趕向了實驗小學。　　他這次來就是看看宋依依那小丫頭，對於她父母，還真是見不見都無所謂。　　而泰安市實驗小學距離宋依依的家也不遠，只是隔了一兩千米而已，幾分鐘后，郭正陽也就出現在了實小校園內。　　靈識輕鬆鎖定一六班所在位置，等掃過一遍，郭正陽才微微愕然，更一陣哭笑不得。　　上午十點，小學生還正在上課的，此刻一六班教室里就正有一名老師在講課，但古怪的是，小丫頭竟然正在課堂後面被罰站。　　一年多不見，小丫頭又長高了些，因為家裡不缺錢，衣裝打扮也很時尚，稚嫩的小身子外套着一套漂亮的裙衣，也越發襯得小丫頭動人無比，小小年紀已經展露出了絕美的姿容輪廓。　　但現在她卻微微靠着後排牆壁站立，並不是站在座位上，而是站在課桌間的走道盡頭，整個教室只有她一個學生站着，這不是罰站是什麼？　　更讓人無語的是，小丫頭竟然在站着打盹，眼都快睜不開了似的，迷迷糊糊半睡半醒。　　被罰站的時候都能睡着。　　真夠讓人無語的。　　抽了抽嘴角，郭正陽也沒有再關注，而是收回靈識就走向校外，還是等她放學再見她吧。　　……　　“咦？她不是因為上課睡覺被罰站？怎麼還被老師留校，還要叫家長了？”　　一個小時后，等郭正陽再次返回校園，靈識一掃，卻很快又詫異的皺起了眉，實小已經放學，大部分家離得近的學生已經走向校外，但宋依依竟然被老師帶進了辦公室，和她一起的，還有另一個趾高氣昂的小丫頭，那個老師也正是之前宋依依被罰站時講課的老師，此刻正一邊瞪着小丫頭，一邊給宋依依的母親打電話。　　宋依依則是愁眉苦臉的耷拉着小腦袋，乖乖站着一動不動。

# 第三百一十四章 趕緊收拾東西走人

　　帶着一絲疑惑，郭正陽並沒有直接去敲辦公室的門，而是繼續在外面用靈識探索。　　也只是幾分鐘時間，他就大致了解了事情的經過。　　那位老師在訓斥宋依依的過程里，隨着小丫頭忐忑驚慌的辯解，還有一旁那個趾高氣昂的小丫頭的插嘴，整件事的脈絡很清晰就呈現了出來。　　恩，這事說穿了很簡單，和宋依依一起呆在辦公室里的小姑娘叫何芷，那個何芷欺負宋依依同桌，好像是弄髒了她同桌的衣服，不止不道歉還辱罵她，把另一個小姑娘嚇得哭哭啼啼，小丫頭為同桌出氣，括了何芷一巴掌。　　然後何芷和宋依依同桌的恩怨，就徹底變成了何芷和宋依依的過節。　　兩句話就可以解釋完的小事，等郭正陽弄明白后，卻也聽得一陣無語。　　“沒想到這丫頭還挺講意氣的。”笑着感慨一聲后，郭正陽又漸漸皺起了眉頭，因為在旁觀狀態下，他清晰看到了那個老師對於何芷的偏袒。　　單拿宋依依兩人說事，是宋依依動了手打人，就算那個老師因此訓斥小丫頭也沒什麼，但何芷在這件事里卻也不是沒一點錯，可那個老師對上何芷時別說訓斥了，那模樣根本就是寵溺，語氣不止沒一點嚴厲，一直都是笑臉相迎的安撫，就是兩個小姑娘的狀態也截然不同。　　宋依依就是垂着臉站在老師身前挨訓，都快被訓斥的哭了，而何芷卻趾高氣昂坐在那位老師的辦公椅上。　　“就算那個何芷是她親戚，也不該這麼偏袒吧？”　　看到這裏后郭正陽也沒有再等，而是踏步走向辦公室，等敲了敲辦公室的大門，門內的訓斥聲也戛然而止，跟着就響起一聲進。　　郭正陽推門而入，門內三人也齊齊看來，那老師眼中還正閃過一絲疑惑，甚至不自然的捋了捋耳邊秀髮……這是個女老師，年紀也不大，三十齣頭的樣子，而郭正陽的賣相對於異性其實一樣有着不俗的吸引力。　　“叔叔？”就在女老師還想着給郭正陽展現什麼美好的一面時，站在她身前的宋依依才瞪了瞪眼，跟着就驚喜不已的跑向郭正陽，跑過來的時候小身子也唰的一下就撲了上來，一張小臉蛋更是笑得快要冒出花來。　　郭正陽才也笑着彎腰，一把把小丫頭抱進懷裡，等安撫了下小丫頭，才看向那位老師，“我是宋依依的叔叔，今天準備來接她放學的，剛才打聽了一下才知道她被留校了，出了什麼事？”　　“她欺負甜甜，不止把甜甜的衣服弄髒了，還把甜甜罵哭了，我看不過去就打了她一下。”小丫頭也不等老師開口，馬上就急急解釋，解釋的過程里還心虛的看着郭正陽。　　恩，不過這姿態表情已經和之前截然不同，之前面對老師時，小丫頭的解釋多是帶着惶恐驚嚇，說話也是唯唯諾諾，現在雖然心虛，可表情卻像是找到了主心骨一樣，說話的聲音都大了很多。　　而正趾高氣昂坐在老師辦公椅上的何芷見到宋依依這邊來了家長，倒也有些心虛的繃著小臉從椅子上走了下來，站在了老師身後。　　“你是宋依依的叔叔？”女老師也回過勁來，先是狐疑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才不再維持彰顯什麼女性美好的一面，而是有些冷冷的開口，“你家依依動手打人，她還只是一年級的小學生，就這麼頑劣，你們家人是怎麼教導的？動手打同學，這可不是小事！”　　“小孩子之間有點小摩擦，應該也不是大事吧，如果依依說的是真的，那這件事她有不對的地方，但也不完全是她的錯，既然都是孩子，一點小爭執，不如就算了。”面對老師冰冷的語氣，郭正陽則是不在意的笑着開口。　　宋依依是為了幫朋友出頭，不堪看着朋友受辱才動手，他還真沒辦法說小丫頭辦錯了，不該替朋友出頭。　　但她畢竟也只是個孩子，這種事上又不能隨便誇獎，不能鼓勵她以後習慣用暴力解決問題不是？所以郭正陽還是想小事化無。　　幾個小學生之間的摩擦糾紛，這能算什麼大事。　　“就這麼算了？”隨着郭正陽的話，那老師卻也一愣，跟着就失笑道，“我剛才已經給宋依依的媽媽打了電話，原本是打算等她來了對她說的，不過既然你是她的叔叔，對你說也是一樣的，宋依依平時在學校就多有玩劣，是屬於屢教不改的類型，這次她竟然更過分的動手打人，這樣的學生，我們實驗小學可不歡迎，所以這次通知她的家長，是請你們把她帶回去，讓她另謀高就。”　　“開除？”　　郭正陽頓時愕然，再怎麼也想不到之前那老師對宋依依態度不好也就算了，明顯是特別偏袒那個何芷，現在竟然就因為這件事要開除宋依依？　　郭正陽愕然中，趴在他懷裡的宋依依也嚇了一跳，跟着就急急搖晃着郭正陽的手臂，“叔叔，我沒有，她說謊，我平時可乖了。”　　郭正陽輕輕拍了拍小丫頭後背，皺着眉看向那老師，他沒有再多說話，只是在盯着對方看，就是視線里不知不覺多了些凝重和壓迫感。　　他所認識的小丫頭，可不是什麼頑劣不堪的皮孩子。　　而眼前這件事，這個老師對於那個何芷的偏袒，也是瞎子都能看得出來，何芷那小姑娘就算被打了一巴掌，但她把宋依依的同桌衣服弄髒，還把另一個小姑娘罵哭，但在老師這裏卻是受到噓寒問暖的待遇，關懷備至。　　“彭彭～”　　就在郭正陽盯着那老師直看，女老師也被這視線看的略顯不安，慌亂移開視線時，又一陣敲門聲就從門外響起，而這次也不等老師開口，辦公室的大門都被從外推開，跟着就走進來一名三十歲左右的青年男子，男子身材不算多高，一米七出頭，面容沒郭正陽那麼帥氣逼人，但卻自有一股斯文儒雅的氣息，看上也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算是一個很有魅力的熟男。　　也是在這男子進來后，一連兩道話音就響了起來。　　先是站在那老師身後的小丫頭何芷眼前一亮，馬上就舍開老師朝着男子跑了過去，“爸爸！”　　小姑娘歡呼中，原本被郭正陽看的略顯不安的老師也馬上對男子露出了燦爛的笑容，“何局，您怎麼來了？”　　“怎麼回事，我這剛下班就接到家裡電話，說是芷芷在學校被人打了，讓我過來看看。”何局伸手拉着何芷站在身邊，才笑着看向屋內眾人，視線從郭正陽和宋依依身上掠過，倒是也給了笑容，而等他看向那女老師時更是笑得如沐春風，自家孩子被打的事，在他口中好像就是微不足道的小事，就是一個玩笑一樣。　　但在這笑容下，那老師卻臉色一白，急忙陪笑道，“何局，這事是我們校方教導無方，沒能教好學生，不過這也不完全是我們的責任，您也知道，孩子這方面的教導，也需要家長方面和校方配合才行……”　　何局淡淡一擺手，似乎根本不想聽這些。　　那老師這才又馬上尷尬的低頭，不過頭低了一線后就又唰的轉身看向郭正陽，“我剛才已經把話說的很明白了，像是宋依依這樣頑劣的孩子，我們實驗小學可沒能力教好，你還把孩子帶回去，另謀高就吧。”　　說這話時那老師還悄悄瞥了何局一眼，等看到何局因為這話，臉上也笑的更溫和，甚至還露出了一絲讚許之意，她這才長長舒了一口氣。　　說的也是，何局是誰啊，那是泰安市教育局的副局長，她的孩子竟然在學校被打了，這也太扯了。　　她原本還想把這事瞞下來的，先收拾了宋依依替何芷出出氣，然後哄好何芷這丫頭，讓她別把事說出去，也免得引來何局的不快，所以這事事發后，她也一直都是瞞着，都沒對校領導彙報，不然真要捅出去，恐怕校領導為了討好何局，連她都得受處罰什麼的。　　可誰想到事情還是被何局知道了？　　不過也就在她鬆口氣的時候，趴在郭正陽懷裡的宋依依卻再次搖晃郭正陽手臂，這次更是急的都快哭了，“叔叔，她冤枉我，她冤枉我，我平時可乖了。”　　郭正陽怒極反笑，“這位老師，雖然我還不知道你的名字，但你捫心自問，要開除依依，真是因為她太頑劣？”　　“你這是什麼話？”一聲笑語，那老師也急了，惡狠狠瞪了郭正陽一眼，這時候她可懶得理會郭正陽到底有多帥，是不是在第一眼看到時都帥的讓她怦然心跳了。　　這事其實大家肯定也都能明白是怎麼回事，但那畢竟也不能擺在檯面上說清楚不是？　　不過也就在她大怒時，自辦公室外卻又馬上響起幾道急急的腳步聲，跟着沒人在敲門，而是直接推門而入。　　兩个中年男子在推開門后，也馬上就笑哈哈向何局彎腰伸手。　　“何局，哎，您怎麼來了？”　　“小吳，怎麼回事？何局來了你也不說一聲？這要是傳出去，像什麼樣子？”　　……　　等郭正陽看到這一幕，卻也更加明白了眼前兩人怕不就是實驗小學的校領導了，但校領導的到來，恐怕只會更加劇宋依依被開除的趨勢。　　事實也果然如此，等何局雲淡風輕說了兩句，加上吳老師旁白，兩個校領導的臉色頓時就變了，先是紛紛對着何局狼狽的道歉賠罪，跟着，頭頂微微有些發凸的一个中年直接轉身，用眼角瞄了郭正陽一眼，就冷笑着道，“你家孩子被開除了，趕緊收拾東西走人。”

# 第三百一十五章 哪個趙書記？

　　頭頂微凸的中年毫不客氣的訓斥一聲，又把郭正陽懷裡的宋依依嚇得不輕，小姑娘這次也真被嚇出淚了，大眼睛里含着淚的同時還充滿了疑惑，似乎理解不了眼前的一幕幕，不過說的也是，眼前這些本就是超出了小學一年級學生理解範圍的。　　而郭正陽則在訓斥聲里突然轉身看向何局，“何局，你也是這個意思？”　　實驗小學什麼的，其實上不上都無所謂，以郭正陽的能力，就算宋依依真的沒辦法再在這裏上學，他又什麼樣的學校安排不來？不過若是讓宋依依因為這樣的原因被開除，那才是讓人惱怒的根本。　　而他這句話倒把屋子里一群人都問愣了，愣了一下，幾個校方人物臉上也紛紛閃過一絲尷尬，不過跟着就又大怒，就是何局一直雲淡風輕的臉上也閃過一絲不自然，瞥了郭正陽一眼，何局才拉着何芷的手轉頭道，“既然孩子沒事，我就先走了。”　　他也被問的有些羞惱，甚至都暗恨實小的這幾個傢伙，怎麼能當著他的面就對另一邊的學生家長這麼說話。　　就算他們要開除那個打了他女兒的學生，就不能等他走了再說？　　不過就算有羞惱，他也不可能和郭正陽計較什麼，因為在他心裏，郭正陽還沒那個分量值得他落下身份去計較，拉着何芷就走。　　校方几人也紛紛一急，兩個領導直接就跟了上去，跟過去的時候禿頭領導還狠狠瞪了郭正陽一眼，“趕緊走人！”　　其實他們明白有些事不合適當著何局的面做，但這是態度問題，這事畢竟是何局的女兒被打了，他們怕就怕處理了宋依依，也還是會讓何局心下不滿意，對於市教育局領導來說，一個實驗小學的校領導還是隨便可以揉捏的？　　所以當著何局的面這麼做，或許一時間會讓何局心下有不滿，但只要態度表正確了，這些也都是可以容忍的。　　郭正陽也隨着禿頭領導的話再次一笑，等他剛想說什麼時，一陣手機鈴聲卻突然從身上響了起來，郭正陽這才信手抓出了手機，結果一看，是趙書記打來的電話。　　又看了幾個校領導一眼，郭正陽才接通了手機，笑着打了個招呼，“趙書記，你到了？”　　手機對面也馬上傳來一道熱切而拘束的話音，“恩，我到實驗小學了，你在哪？”　　郭正陽也笑着開口，“我在辦公樓這邊。”　　一開始的時候，在他得知宋家情況之前，趙書記還在蘇北省城，所以那邊自然不可能知道他在泰安市實驗小學，但在郭正陽等了一個多小時，重新返回實驗小學見到宋依依被留校挨訓之前，趙書記就已經又打來了一個電話，說那邊到了泰安，問郭正陽現在方不方便，方便的話他直接過來。　　那時候郭正陽可真不知道會有這檔子事，他只知道宋依依之前在上課時被罰站，還站着都快睡着了，當時他也就是覺得，就算他要見見小丫頭，接她出去吃頓飯什麼的，也並不妨礙幫趙總治療……恩，趙總會這麼慘，就是被他放了幾隻陰魂在一直折磨，就算讓趙書記帶着趙總過來，也只需要手一招，陰魂就回來了。　　哪怕是順便把已經被折磨瘋的趙總治好，讓他恢復正常人的水準，其實也很簡單，隨便給他一顆安撫靈魂以及精神狀態的丹藥就行，畢竟他只是驚嚇過度嚇瘋了。　　那些事根本不需要多少時間，幾分鐘就搞定。　　所以當時郭正陽也直接說了他在實驗小學，讓他們過來就行。　　等和趙書記說了地址，那邊也笑着說他馬上過來后，郭正陽也就掛了電話。　　就是掛了電話后，郭正陽才發現原本已經拉開辦公室大門走到門口的何局，還有幾個校領導竟全都愕然回頭，古怪的盯着他打量起來。　　“趙書記？你認識哪個趙書記？”古怪的打量幾秒后，一直都是懶得正眼去看郭正陽的何局才詫異的開口。　　可不是，他們會停下來，就是因為聽到了郭正陽口中所說的趙書記……　　這似乎是官場里的稱呼？難不成這小子，也還認識什麼人物？　　如果是那樣，為了一點小孩子間的事，似乎也沒必要鬧得太大。　　何局都露出了疑惑之態，幾個校領導自然也很疑惑，不過只是一個簡單趙書記的稱謂，還嚇不倒人，因為書記這個稱呼有點覆蓋面太大、太廣泛了，市委書記你可以稱之為書記，區委書記也可以稱之為書記，就連某個學校的團委書記，或者村委書記，你一樣可以稱之為書記，這個稱呼，可遠沒有區長市長之類簡單明了。　　疑惑中，何局長也沒等郭正陽回話，就在心下捋了一下泰安市的主要領導名單，跟着就鬆了一口氣，雖然趙姓也是個大姓，但泰安市主要領導並沒有姓趙的，恩，有個副市長姓趙，但那稱呼不對。　　區一級的，似乎倒是有個姓趙的區委副書記，但就算是那位來了，見了他也要笑臉相迎的，畢竟他可不只是一個三十齣頭就坐上教育局三把手的副局長，其實他老婆家裡更猛，他夫人可是前市委老書記的小女兒，哪怕老書記已經退了，但人脈還在。　　所以就算郭正陽認識的真是那個某區委趙副書記，其實也沒什麼。　　想到這裏以後，何局又突然有些失笑，這是自己嚇自己吧？他都有些想不明白為什麼一聽趙書記，他就突然想到了那些大人物，其實書記也可以是很多小人物的稱呼啊。　　換了一般人，他絕不會因為隨便一聲書記的稱呼就想那麼遠的，這次怎麼突然就想了那麼多？又細細思索了一下，何局才一愣，因為他明白了自己會主動想那麼多的原因，那就是郭正陽在看到自己，以及聽到校方對宋依依的處理決定后，從頭到尾都很淡然，既不生氣不惱怒，也沒有求情或者吵鬧什麼的，他的反應簡直就不像是聽到自己孩子要被開除的家長一樣，太淡然了。　　淡然的讓人無語。　　能這麼淡然的人，要麼是對自己孩子漠不關心，或者宋依依壓根不是他的晚輩，交情很淺，要麼就是有充足的底氣，根本不怕這種事。　　否則真換了一個普通人突然知道自己孩子被學校開除，怎麼可能這麼淡然？　　正是因為郭正陽的鎮定和淡然，他才會在聽到趙書記那個稱呼后，一瞬間就想到了那麼多，還主動想到了一個個大人物。　　不過明白歸明白，何局依舊沒什麼害怕之類的情緒，還是那句話，他已經把所有主要領導的名字捋了一遍，泰安根本沒什麼值得他太在意的趙書記。　　就算這小子認識的真是那位區委趙副書記，他一樣可以雲淡風輕的搞定。　　恩，當然了，如果真是那位，那開除宋依依的事就算了吧，畢竟也是個區委副書記，沒必要為了孩子之間的小吵小鬧就結仇不是？　　腦海中閃過一連串思緒后，何局倒是不急着走了，只是等着郭正陽給他答案，不過讓他意外的是在他的問話之後，郭正陽也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根本沒回話。　　這又讓他愕然，但隨後他也沒說什麼，只是靜靜開始等待，想看看來的究竟是哪位，畢竟，郭正陽剛才在電話里也說了，那個趙書記似乎馬上就要過來。　　不只是何局，就是幾個校領導也狐疑的厲害，同樣在心下閃過百般念頭，也不急着趕郭正陽收拾東西帶宋依依走人了，同樣帶着古怪好奇的心情開始等待。

# 第三百一十六章 他的人生可能已經沒了意義

　　等待着想看趙書記究竟是何方神聖的何局長等人，因為郭正陽在隨後抱着宋依依走出了辦公室，所以他們也沒有再逗留在辦公室，而是落後了十來步走在郭正陽身後。　　再然後，跟着郭正陽剛走到一樓大廳，郭正陽也剛出了門口，隔着敞開的大門，何局長等人就見到了一輛剛在門外停住的七座商務車，商務車是黑色，就連車窗玻璃也是單向，外面能見到的只有一片漆黑。　　那車子剛一停穩，副駕駛座的大門就馬上打開，一名年約六十，氣質成熟的穩重男子就從車上跳下，隔着老遠就在臉上堆滿燦笑，客氣的沖郭正陽打起了招呼。　　“咦？”看着那老者邁着大步走向郭正陽，臉上笑容不止是熱情，甚至還帶着不少敬畏之色，十幾步后的何局長才猛地一愣，眼中也閃過一絲狐疑。　　“何局？這位是？”跟在何局身後的禿頂領導也隨着何局的驚咦詫異的發問，他自然也看清楚了老者，甚至還知道這應該就是什麼趙書記，他還覺得有些眼熟，但在腦海里搜颳了一邊，卻並不記得。　　“不認識，不過有點眼熟。”但讓禿頂領導失望的是，何局長此刻也狐疑的搖搖頭，說出了一句和他心中所想幾乎一樣的話。　　不認識，但是眼熟！　　不只是何局，在隨後就是另一位中年校領導一樣詫異的皺眉，“是啊，我怎麼也覺得有點眼熟？但就是想不起來在哪見過？”　　何局這才轉頭看了中年一眼，雖然沒開口說話，但他眼中的疑惑卻很清晰。　　“這是哪裡的趙書記？怎麼咱們都覺得眼熟，卻都不認識？趙書記……”這一次，就連禿頂領導也皺着眉開口。　　一個不認識的趙書記，三個人竟然都隱約覺得有些眼熟？這事還真有些奇怪了。　　就是何局長也在口中喃喃自語了幾聲趙書記，才突然身子一僵，眼中猛地湧現出一股大恐懼！！　　這大恐懼一出，何局長身子都猛地打起了擺子。　　下一刻，也不理身後兩個實驗小學校領導的側目，何局長直接從口袋裡抓出了手機，等用手機搜索了一下，看到某張照片后，再看看前方帶着敬畏加熱切的視線站在郭正陽身前的老者一眼，何局長劇烈打着擺子的身體才呼的一僵，徹底綳直了。　　綳了那麼一下，何局長手機唰的就從手裡掉落，身子也從原地蹦了起來，口中更是發出一聲大白天見了鬼一樣的尖叫，“省委書記？？那是省委書記？？”　　因為過度的驚恐，何局長這聲尖叫都已經變了聲，尖銳而凄厲，而且這一嗓子還很大很大，大的不止是跟在他身邊的兩個實驗小學校領導聽得一清二楚，就是前方正微微彎着腰應對郭正陽的趙書記都猛地抬頭看來，看了他一眼。　　平平淡淡的一眼，卻讓何局長如墜冰窟，不止是身子突然發冷到了極限，就是等他跳躍到頂點身子落下時，都因為巨大的震驚而導致雙腿一軟，啪的一聲摔了個狗啃地。　　可摔了一跤，何局長卻彷彿感覺不到絲毫疼痛一樣，只是猛地伸出手一下子捂住了嘴巴，極度驚恐的看向趙書記……　　怪不得他會覺得眼熟，卻又怎麼想都想不出在哪見過對方，這是省委書記啊，他在網絡上看簡歷，亦或者看一些本地新聞等等，可是見過那張面孔不少次的。　　畢竟這位省委書記不是正常換屆時才調來的蘇北省的，而是去年的時候突然就來了蘇北，和原本的一號領導換了位置。　　省一級的領導班子，不是正常換屆，也不是高升或者病退之類，無緣無故換個位置，這種情況是很少見的。　　那陣子別說是何局，恐怕只要是在蘇北體制內的，都不止一次看過這位的簡歷之類的情況。　　畢竟現代社會網絡太發達了，搜一張省部級領導的簡歷或者照片，都是很容易的。　　而照片或者電視映像什麼的，和真人之間也還是有些差異的。　　所以何局長才在第一眼看到趙書記時只是覺得眼熟，卻認不出，記不起來。　　也是嘀咕了好幾聲趙書記，他才突然靈光一閃，想起來雖然在泰安市沒有已經六十歲左右的趙書記，但……但整個蘇北省第一號大佬，不就是姓趙，年紀也是如此？面孔還是如此熟悉？　　可哪怕已經用網絡搜索確認了前面的人就是趙書記，這也差點把何局長嚇尿，但何局長還是不敢相信，這位大佬怎麼可能在現在出現在泰安？　　而且對方來泰安，是主動來找那個青年？　　甚至堂堂趙書記，站在那青年面前時，表情態度竟然有些敬畏，以及忐忑不安？和對方說話的時候不止笑的燦爛，更還帶了那麼一絲絲畏懼？腰桿挺得都不是特別筆直？　　這是什麼意義？　　意義大的已經徹底超出了何局長几十年來的認知！　　這不可能啊！　　這也不科學，那個青年到底是誰，竟然能讓堂堂蘇北省一號大佬如此對待？　　對方就算是全國一號首長家的孩子，也不可能值得趙書記用這種態度對待啊。畢竟他夫人也算是一個公主黨，所以也清楚知道就算是二代，你可以仗着家世換來許多面子，卻也不可能讓老一輩大人物在公共場合對你露出敬畏之情的。　　“爸爸，你怎麼了？”　　何局長驚得差點魂飛魄散，不管怎麼想都想不通前方怎麼會發生那麼詭異的一幕，但他卻忘記了此刻自己的失態，他還是趴在地上用手捂着嘴，一臉驚恐驚懼盯着前方，身子不斷顫抖，這姿態太不尋常了，所以看得被他領出來的何芷一臉疑惑，蹲下身子就去晃何局長的肩頭。　　但何局長卻依舊像是沒感覺到一樣，只是不斷看着前方，不斷顫抖，五月份的天氣本就不算涼快，此刻他更已在不知不覺間，流了一身大汗，整個身子都變得濕漉漉的。　　扯淡啊，前面怎麼可能是省委趙書記？　　“爸爸，爸爸……啊，好難聞啊……”而小何芷卻依舊不清楚狀態，說的也是，小學一年級，她一樣是理解不了眼前這一幕的，所以在不斷搖晃中，知道小何芷聞到了一股難聞的氣味，等猛地轉頭后，才發現之前跟着何局的兩個校領導，此刻一樣是跌坐在地上，滿臉驚恐駭然的看向大樓外。　　而那個禿頂領導襠部更是濕了一大片，噗踏踏的響聲不斷響起，地面上的濕痕卻越來越大，可這位一樣像是沒感覺到一樣，只是也痴獃呆看着趙書記，眼中的驚恐已經瀰漫到了無法形容的程度！　　省委書記？天殺的，那怎麼可能是省委書記？　　真的是省委書記啊，省委書記親自過來找那個青年，態度竟然還這麼……　　而他片刻前幹了什麼？要把青年的晚輩趕出學校開除？原因是為了巴結市教育局的副長？禿頂領導這一刻也真的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嚇尿了，他在這一刻，滿心就有一個念頭，自己還是直接一頭磕在地上撞死算了。　　他都覺得出了今天這事之後，他的人生可能已經沒了意義。　　“趙先生？他們……”　　不過幾個已經快被嚇死的領導，卻不知道他們的情況落入辦公樓外的趙書記眼中后，卻也讓趙書記身子一顫，眼底深處閃過一絲恐懼，更是帶着一絲哆嗦看向郭正陽。　　趙書記對郭正陽的敬畏和恐懼，和身份地位無關，完全是來自郭正陽這傢伙不是人的因素啊。　　想想自己兒子的情況狀態，再想想這一年裡為了救治兒子而付出的各種努力，人家不知不覺就能把一個大活人折磨成那樣子，生不如死，而自己託了無數關係請來幾個仙人般的大人物，結果那些仙人，卻是看一眼兒子就臉色發綠的逃掉。　　這一切，的確太讓人恐懼了。　　所以在趙書記第一次因為何局長的驚呼轉頭看去時，看到對方認出了自己，他並不意外，畢竟以他的身份地位，走在大街上被人認出來也不算怪事。　　可等看到何局長等人都是嚇得面無人色，甚至有人都被嚇尿了，竟然還一無所覺，趙書記就真的惶恐了，難道那幾個，也被郭正陽收拾了？要步他兒子後塵？　　他兒子當初和郭正陽初遇之後，可不就是沒過多久就被嚇得屁滾尿流，那還是真正的屁滾尿流，不只是一個簡單的形容詞啊。　　這幾個傢伙也是郭先生收拾了？那不是說郭先生現在心情不好？自己不會被遷怒吧？如果真是那樣就太慘了。　　也就在趙書記越想越多時，郭正陽才突然笑着開口，“他們幾個是被你的身份嚇到的，你來之前，這裏的校領導正要為了巴結那個何局長開除依依，現在突然看到你和我見面，不被嚇壞了才怪。”　　一句話，趙書記頓時一愣，愣了一下就如釋重負，不過如釋重負后，等他又看向前方那幾人時，眼中卻也多了很多複雜的情緒。　　“先別管他們，走吧，既然趙總就在車裡，那先把他的事搞定。”郭正陽也沒理會趙書記的表情，只是再次笑着開口，指了指趙書記身後的車子。　　那輛車子車窗都是全內視狀態，恐怕就是對外遮掩車子里的情況，因為此刻的車子後排，趙總就正被五花大綁扔在那裡，表情痴痴獃呆，不時還發出一陣傻笑，嘴角更是唾液橫流。

# 第三百一十七章 估計真不會了

　　近一年前的趙總，雖然算不上特別帥氣，而且已經步入中年，到了四十歲的關卡，但也是成熟穩重，看上去優雅得體，很有氣度的一個如花熟男。　　近一年後的趙總，就真的不怎麼樣了。　　雖然此刻他身上也挺乾淨，一套西服同樣挺貼身特體，可只要一看臉，雙眼獃滯無神，容顏憔悴，嘴角流着哈喇子，被五花大綁捆在那裡，甚至郭正陽還能感覺的出，此刻在後車廂里還有一些散發著騷味的衣衫，似乎是剛脫下來不久的。　　就可以想象趙總這些時間是過的什麼日子了。　　他是被嚇瘋了，早就被嚇瘋了。　　但瘋子也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啊，瘋子一樣有害怕恐懼的事物。　　所以只要那幾隻陰魂還在，就會不間斷對趙總製造各種他最恐懼的幻象，他現在或許是痴獃外加神志不清，但據說趙總也不是日日夜夜都是如此，偶爾也會有一些清醒，那隻要遇到他有一點清醒的時間，就又會有大恐懼加身。　　那眼前的趙總被五花大綁捆起來丟在七座商務車後排，外加後車廂里還有一些帶着腥臊味的衣衫，那就很容易理解了。　　郭正陽打開車門上車時，趙書記並沒有跟過來，不是他不想來，而是郭正陽把懷裡的宋依依交給了趙書記，讓他先帶看一下。　　所以此刻車廂里就只有三個人，一個是趙總，一個是郭正陽，最前方駕駛座上，是一個哆哆嗦嗦，牙關不斷打顫的青年。　　可想而知這青年也是知道一些情況的，不然不會郭正陽一上車就嚇成這樣。　　看了趙總一眼，又看了看青年，郭正陽才失笑一聲，右手伸向趙總嘴邊時，手心裏就多了一顆芳香撲鼻的丹藥，而且趙總身邊的幾隻陰魂也已經被他收回。　　等丹藥被喂下去，原本目光獃滯的趙總很快就閉上眼，昏睡了過去。　　郭正陽沒有立刻下車，只是坐在車座上等。　　等了幾分鐘，昏睡過去的趙總才又逐漸恢復意識，清醒了過來，剛睜開眼，他眼中一樣很迷茫，這種迷茫又維持了幾十秒，趙總才虛弱的閉上眼，然後又足足過了一兩分鐘，趙總才突然驚醒……　　一睜眼，看到郭正陽，趙總又呆了，愣愣看了片刻，趙總眼中直接閃過一股大恐懼，身子一翻，唰的一下就對着郭正陽跪了下去。　　“大仙，饒命啊～”　　趙總這一生求饒，嗓門一樣不淺，不過因為車子隔音效果很好，所以並沒傳出去，但車廂里，前排司機已經隨着這話猛地轉頭，充滿震驚的看來。　　趙總卻不理不顧，只是繼續對着郭正陽磕頭，繼續哭喊着求饒，更是哭的迴腸盪氣，讓人聞之心酸，再聽一下就也要被那聲線里的無窮悲傷感染的落淚了。　　郭正陽還算給自己大伯面子，給出來的丹藥也是品級很高的，所以趙總被那些陰魂折磨恐嚇搞出來的精神狀態疾病，已經被恢復的差不多了，而在恢復之後，那一切的記憶一樣還在趙總腦海里的。　　剛才回味那一陣子，趙總就是在回想這近一年裡的記憶，那真是恐怖的讓他慘不忍睹啊，而趙總也不是剛被陰魂纏身就嚇瘋的，他是被折磨了幾個月才瘋掉的，那時候趙家也查清了是郭正陽下的手，趙總自己同樣知道的。　　“大仙……”就是在趙總驚嚇的差點再次屁滾尿流時，郭正陽才笑了一聲，對剛才趙總喊出的稱呼頗為無語，搖搖頭他才笑道，“纏着你的幾隻陰魂，我已經收回來了，也給你為了一顆丹藥，你現在只要休息幾天，就會和以前一樣健康。”　　說了這話后，也不等趙總反應，郭正陽就又推開車門走了下去。　　“郭先生……”　　郭正陽剛下車，那邊趙書記就甩開宋依依走了過來。　　“他休息幾天就會和以前一樣。”郭正陽不得不重複了一句，趙書記頓時狂喜，狂喜中更是激動的開口道謝。　　郭正陽也笑着客氣了幾句，才又和那邊話別。　　雖然趙書記一而再想請郭正陽吃頓飯答謝什麼的，但他對這個沒什麼興趣，所以那邊也沒辦法堅持了，只是又激動的謝了幾句，才轉身上車。　　不過上車的時候，趙書記倒是又看了還在辦公樓一樓大廳里的幾人一眼，他倒是也想郭正陽再把關係拉得更近些，如果能收拾一下那幾個傢伙，讓郭正陽滿意的話，他絕對是會做的，但可惜的是他自己也知道，那幾個惹到郭正陽頭上的小傢伙真的太小了……　　而且恐怕他也根本沒機會，就有其他人出來收拾了。　　所以最終又看了郭正陽懷裡的宋依依一眼，趙書記才又揮手讓司機開車。　　至於趙總，在趙書記上車時他就已經又暈了，不過這次卻是因為巨大的驚喜，外加精神狀態還虛弱，歡喜的暈了過去。　　“叔叔，吳老師他們怎麼了啊，剛才那個老爺爺又是誰啊？”直到這時，等郭正陽又把宋依依抱在懷裡，縮在她懷裡伸手攬住郭正陽脖子的小丫頭才好奇的開口。　　恩，此刻在大廳里癱坐在地上的人又多了一個，就是小丫頭的班主任吳老師，她最初沒有一起跟着出來看熱鬧，因為她自覺檔次不太夠，但也因為何局長一聲尖叫趕了過來，跟着才又嚇懵的。　　“呵呵，你太小了，跟你說你也不明白。”郭正陽笑着安撫了一下小丫頭，跟着倒是沒看吳老師和何局長等人，而是笑着看向了辦公樓前大道前方十多米外。　　那裡停着一輛紅色小別克，車窗外駕駛座上，一年多沒見的莫欣蘭，也正瞪圓了俏目，傻傻看着這裏。　　因為在剛才郭正陽等着趙總蘇醒時，莫欣蘭就已經趕了過來，當時趙書記還和小丫頭站在一起，所以莫欣蘭應該也是認出了趙書記。　　才會呆成這樣吧？　　可不是么，就算一年多以前，莫欣蘭也已經知道郭正陽是個官二代，而且能量似乎很龐大，要不然當時泰安市的劉總等人不會為了巴結郭正陽而做出那麼多出格的事，但估計莫欣蘭也從來沒想到過有哪個二代，能值得省委書記如此對待，還是那句話，一號首長家的孩子，大庭廣眾外遇到一個封疆大吏，也不可能讓老一輩大人物如此對待啊。　　“蘭姐。”在莫欣蘭發獃中，郭正陽才又抱着宋依依走了過去，笑着站在車外打起了招呼。　　同一時間，小丫頭卻也歡呼着交起了媽媽，她是在過來的路上才發現了莫欣蘭也在附近，不過打了一聲招呼后，小丫頭小臉才就又一緊，既委屈又害怕的對着莫欣蘭小聲道，“媽媽，吳老師要開除我，說我平時頑皮，不過我沒有，我平時可乖了，不信你問叔叔，我真的沒有不乖，就只有這一次，何芷欺負甜甜，把甜甜欺負哭了，我看不過去打了她一下，……”　　“額……”宋依依委屈害怕加忐忑的解釋，駕駛座上的莫欣蘭卻只是簡單的額了一聲，而且這一生還很長，很笨拙。　　額過之後，莫欣蘭才猛地一個機靈清醒過來，古怪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才幹笑着看向女兒，“沒事，沒事了，你老師不會開除你的，剛才是和你開玩笑呢。”　　依依的班主任要開除她？莫欣蘭還真是現在才知道這事，畢竟之前被吳老師打過去電話時，對方也只是語氣不好的讓她過來一趟。　　因為那語氣，莫欣蘭也猜到可能是小丫頭闖了禍，所以一路上她也猜想了不少事，但卻萬萬沒料到會看到那樣的一幕。　　現在，實驗小學還會開除她女兒么？估計真不會了。

# 第三百一十八章 稀客

　　“小正？呵呵，你這小傢伙可是稀客啊，難得來趟家裡，這次可要多住幾天。”　　半天後，蘇北省省城，等郭正陽按響了門鈴，房門從內打開后，門內的人一看清來的是郭正陽，頓時微微驚訝了一下，跟着就拉郭正陽進門。　　現在已經是下午四點多，中午的時候郭正陽接了宋依依那小丫頭和莫欣蘭一起吃了頓飯，又在泰安呆了幾個小時就趕來了南都，他這次出來，一是見見宋依依，二是順手把趙總身邊的陰魂收回來，現在事情辦完了，不過既然大伯已經知道了他要來蘇北，那他若是不繞過來看看就走人，似乎也有點說不過去。　　來的時候，郭正陽也沒有提前打招呼，直接飛遁到南都市，找到市委家屬院靈識一掃，郭正陽就到了門口，同樣笑着和大伯母打了招呼，就是踏步入內時，他才笑着看向客廳，“二姐，你也在啊。”　　可不是，現在的郭家客廳里還有另外兩人，一個正是他二姐郭小柔，另一個則是一名二十四五歲，面相忠厚的國字臉青年，長相普普通通，衣着看上去倒是經過精心裝扮的，但那也只是看着乾淨自然，遠談不上名貴。　　剛才那青年就正拘束的坐在沙发上，身子坐的筆直，見到郭正陽進來才站起身子，一樣帶着不少緊張之色看來。　　笑着看了二姐一眼后，郭正陽心下也閃過一絲詫異。　　這位二姐夫怎麼也在？　　那才真是稀客啊！　　上一輩子，在二姐和二姐夫年輕時，郭正陽都沒怎麼見過那位，主要也是那陣子雙方的事大伯根本不同意，他也幾乎沒登過郭家的門，二姐和他談戀愛也是在外面，到後來，郭家家道中落，那更是想登門都不知道該怎麼登門了。　　郭正陽也就是修鍊有成，準備去靈域時，繞道西北某省去看了看二十年後的二姐一家人，那時候他才算是見過這位二姐夫幾次。　　而若不是此刻他正坐在大伯家客廳里，還是和二姐坐在一起，郭正陽就算在大街上遇到他，都未必能認得出來。　　“這是小明，你二姐她男朋友。”　　郭正陽笑着沖二姐招呼時，郭小柔也笑着對郭正陽點了點頭，而後就抓起一個放在玻璃桌上的蘋果遞了過來，郭正陽頓時又愣了，二姐對他竟然有這種好態度，這也很罕見啊。　　而在他愕然中，大伯母才笑着指了指青年對郭正陽介紹，隨後才對青年笑道，“小明，這是正陽，你叫他小正就行。”　　“你好。”介紹中，青年方居明也馬上走出幾步伸出了手。　　郭正陽也笑着和方居明握了握手，算是正式認識，不過他很快就又接過二姐遞來的蘋果笑着打趣，“難得啊，你竟然對我這麼好，可真嚇住我了。”　　“去，別得了便宜還賣乖。”郭小柔臉一紅，才惡狠狠瞪了郭正陽一眼。　　倒是方居明有些狐疑的看看郭小柔，又看看郭正陽，才又尷尬的站在那裡不知所措。　　“小明，都跟你說多少遍了，既然來了家裡就別見外，你坐啊。”見到這情況，大伯母也是一陣哭笑不得，說了方居明一句，那邊才也忙不迭點頭落座。　　但表情神態還是一陣不自然的緊張。　　大伯母也無奈翻了個白眼，才又開始招呼郭正陽，彼此都是一家人，所以這招呼也就是拉着郭正陽坐在那裡說話，這邊說著話，沙发上方居明一直緊張的厲害，坐立不安，好像根本不知道該干什麼。　　哪怕大伯母以及郭正陽都刻意照顧他的情緒，經常也主動找他聊聊天，但他的回答卻往往都是哦哦或者恩恩之類，過了十來分鐘，二姐才氣的掐了方居明一下，拉着他就說去外面轉轉。　　直到二姐兩人離開家裡，客廳里只剩下郭正陽和大伯母兩人時，大伯母才也哭笑不得的搖搖頭，“這個小明，哎，看上去就像是木頭一樣，也真不知道小柔那丫頭看上他哪一點了。”　　“木頭也不錯啊，只要他對二姐好就行，那可比找一個只會花言巧語的人強多了。”郭正陽失笑出聲，但還是替方居明說了一句好話，畢竟現在在他家裡，也只有他自己知道這個二姐夫別看看上去老實木納的都有些呆，但對二姐真是好的沒話說，幾十年如一日，所以這可真比找個只會花言巧語的人好多了。　　他大姐上輩子找那個也是名門之後，瀟洒多金，大伯身居高位時對大姐也是很好，花言巧語慣了，不止把大姐哄的很開心，就是大伯和大伯母一樣被哄得很疼那邊。　　但大伯家一倒……　　所以在找男人這方面，二姐的眼光還真是很不錯的，就算方居明長的不帥，個頭也不算多高，只有一米七出頭，家裡也窮，自己也沒太大能力，只能養家糊口而已，但兩個人在一起，那些似乎還真不重要。　　他唯一奇怪的就是，方居明竟然現在就在郭家登堂入室了。　　“說起來還是多虧你，以前你大伯對這個小明可是橫看豎看不順眼，為了這都不知道和小柔吵了多少次，他一心是想給小柔安排個門當戶對的，現在好了，有你這小傢伙，咱們家嫁女兒哪還需要什麼門當戶對，所以你大伯也就懶得管了，小柔小明他們都在南都上學，雖然已經畢業了，不過也還沒離開，不過現在他也過來好幾次了，可每次都是呆成那樣，我看了都着急。”就在郭正陽疑惑中，大伯母才又苦笑着搖頭解釋，一番話才讓郭正陽釋然。　　大伯以前對兩個女兒的婚姻大事，向來都是很有老派作風的，只想給她們找門當戶對的對着，但郭正陽遇到黑獄老祖之後，很多事都不由自己，連累的大伯等人也跟着去了靈域住了一年多。　　他們見識多了，眼界寬了，大伯的心思會改變也就理所當然了。　　別的不說，只看大伯消失了一年多，回來之後還能輕易復起，而且又在短短一年裡就從一個普通地級市市委書記到了省城市委書記，加任省委常委，省里一號二號還對他那種態度，這樣的情況下，大伯若是還要堅持給女兒安排門當戶對的對象，才真有些奇怪了。　　怪不得這次郭正陽來到的時候，二姐竟然破天荒對他笑的那麼甜，還主動遞過來一個蘋果。　　她被困在靈域的那一年多里，雖然對郭正陽翻了不少白眼，但困了一年多出來，一直被父親反對的戀人卻沒了家庭阻力，可以輕鬆登堂入室，那還真是又變成了好事了。　　“他知道咱們家的情況？”釋然後，郭正陽才又笑着看向大伯母，雖然這句話問的不清不楚，但他也覺得大伯母應該能理解他的意思。　　“還不知道吧，我聽小柔說還沒告訴他，他也就知道你大伯是南都市委書記而已。”大伯母也再次苦笑，“真要說多了小柔也怕嚇到他，你看就是說了你大伯是市委書記，他這都上多少次門了，還一直是那種狀態。”　　郭正陽再次失笑，不過他也多少有些理解方居明，說白了，那位家在西北貧苦地區，有時候窮的家裡幾個兄弟姐妹上學學費什麼都不大夠，某年春節時郭正陽自己收的一部分壓歲錢都給了二姐去支援他呢，家裡環境不好，自己長得不高不帥，大學也不是什麼好學校，就是南都一個普通二本院校，這簡直就是�潘康牟荒茉�潘苛恕�　　結果突然得知自己相戀幾年的女朋友竟然是省部級大員的女兒，而且還那麼性感漂亮，沒壓力才奇怪了，不過這些都是小事，再多些時間他就能適應過來的。　　上輩子的方居明就是如此，結婚之前他也知道了那些，還知道郭小柔為了他都和父母鬧翻，他都一樣適應了。　　和大伯母聊了一陣子天，時間也又過了一個小時左右，出去轉轉的二姐和方居明才又走了回來，這時候大伯母也開始張羅着做飯，郭正陽坐在那裡，和二姐沒什麼聊的，看得出二姐是對他有感激的，至少是因為他才導致大伯不再抗拒方居明上門，但二姐以前十多年對待他態度都那樣，所以現在就算感激也做不到立刻態度大變，坐在那裡時，也是不知道說什麼。　　而他雖然也想打消方居明的緊張拘束感，奈何一開口，這個二姐夫都是緊張的不知道說啥。　　結果三個人都不吭聲，要麼看電視要麼玩手機，氣氛很古怪。　　這樣的詭異氣氛直到郭衛東下班回家后，才徹底打破。　　不是變得更和諧了，而是很快就又矛盾激化，幾個人沒說上多久，二姐就氣的甩開家門跑了出去，搞得方居明也只能緊跟二姐腳步，急匆匆追了出去。　　大伯同樣氣呼呼坐在沙发上生悶氣。　　看着大伯這個催化劑，郭正陽也是張口結舌，根本不知道該怎麼辦。　　“算了，別管他們，這丫頭翅膀硬了，我這是為他們好，讓他考個公務員，然後給他安排個好點的部門，難道有錯？不必他在外面隨便上個小班輕鬆？別人求都求不來的好事，她竟然還生氣，說我態度不好？真是不知所謂！小正，來咱們喝酒，別搭理他們。”深呼吸幾次后，沙发上的大伯才又鬱悶的低罵幾聲，招呼郭正陽。

# 第三百一十九章 再臨

　　大伯回來后，會那麼快就和女兒把氣氛搞得那麼僵，其實說穿了，還真不是他又刁難郭小柔了。　　方居明普通本科畢業，專業也不是多吃香，所以在去年夏天正式畢業后，如今都快一年了也沒找到什麼好工作，眼下還是在一個大型超市裡上班，比起服務生之類好不了太多，一個月一兩千塊。　　等二姐從靈域回來后，也就是隨便找個了班在外面，算不上好但也不太差。　　兩個年輕情侶在外面租房子住，不過也就是一般的二室一廳，居住條件真算不上多好，大伯回來后，就是問方居明以後打算怎麼辦，工作方面有什麼規劃打算，結果方居明因為緊張拘束，話都說不完整，吞吞吐吐的，氣的大伯直接以命令式的態度說，超市那工作別上了，去準備一下，在南都考個公務員，到時候進一個好一點的部門，總比他在超市裡打工強。　　這是好意，就是二姐覺得大伯態度太強硬，命令式語氣太強，一點也不考慮男朋友的感受，連一點考慮的時間都不給他就下了命令，所以就不滿了，說了大伯幾句，大伯也火了，他給他安排工作，是為他們好，想讓女兒那邊生活的好一點而已，這也有錯？　　結果兩個脾氣倔的人鬧在一起，哪怕郭正陽和大伯母都在一旁勸解，還是越吵越烈，再然後沒多久二姐就氣的丟下一句不信離了你他們就沒能力過好，摔門跑了。　　“你是好心想讓二姐他們過得好一點，就是你和二姐兩個脾氣一個比一個倔，這點二姐可是太像你了，好事也會弄僵。”哭笑不得的順着大伯的招呼坐在餐桌前，郭正陽還隨手取出了一壺靈域中的酒水，就是靈植釀造的美酒，才笑着緩和氣氛。　　“呵，說起來還真是，那臭丫頭的脾氣，比我年輕時還倔，也虧那個居明能忍住，那小子倒也算不錯了，換了門當戶對的，還真不一定有誰受得了她。”大伯這才也眼前一亮，一把搶過酒壺，馬上就對着郭正陽翻起了白眼，“現在身體好了，是大好事，可是平時吃飯喝酒，都淡的讓人崩潰，現在喝酒，你大伯我一個人能灌趴下幾十個，但就是裝一肚子水，還是這種靈植釀造的好酒有味。”　　有了酒，剩下的時間里氛圍倒是很親切，畢竟大伯雖然脾氣倔，對郭正陽大姐二姐也往往是老派家長作風，什麼都是直接下命令，但對郭正陽卻從小就很疼愛，大伯母一樣如此，所以一頓飯足足吃了一個多小時，等大伯都喝醉了癱在那裡，郭正陽才離開了大伯家。　　站在夜空下慢走了片刻，直到緩慢走出市委大院，郭正陽才身子一閃，消失在了當地。　　等他下一刻出現時，已經駕馭着靈舟趕向了西川省方向。　　“從靈域回來后修鍊近一年，終於突破到了道君境，而道君境的修鍊，就算有充足的丹藥，沒有一年也難以修鍊至初期巔峰，修鍊的事已經急不來了，那現在是不是可以再去一下迦藍星，盡量提升下劍意的感悟？”　　現在的他，靈海面積足以堪比道君後期巔峰，修鍊起來也真是難了許多，一直吞服丹藥都需要一年左右才能到初期巔峰，若是不靠丹藥之助，時間絕對只會更漫長的多。　　所以現在的他若是想快速提升實力，反而是劍意方面更容易突破一些。　　他的劍意已經到了小成之前的門檻，這和修鍊上的瓶頸差不多，也只有在意志海那種寶地才更容易突破。　　而現在的世俗，爺爺以及大姐一直都在京城，大伯家這裏，就算和二姐以及二姐夫有什麼爭吵，那也只是家庭小事罷了。　　所以郭正陽已經考慮起了等去西川省看看父母后，就往迦藍星一趟了。　　不過在快速飛遁中，郭正陽心下也閃過了另一個念頭。　　那就是這次去迦藍星，是他一個人去，還是帶劉夏一起去？　　“那個丫頭，資質也是極為出類拔萃的，如果帶她一起去迦藍星的話，只要能進入意志海，說不定她都也能感悟某種天地意志，不過就算要帶她去，也得先教導她一番迦藍星的本土語言，那也就是花費一两天就行了。”　　上一次去迦藍星，郭正陽根本沒想過帶其他人一起去，那是因為他當時對迦藍星一無所知，根本不知道在那裡都會遇到什麼。　　現在再去的話，顧慮就少了很多了。　　……　　“這裏就是迦藍星？是了，肯定是了，你看那棵樹，好高好漂亮。”　　幾天後，等郭正陽帶着劉夏出現在迦藍星，兩人剛從傳送陣所在地傳送出來，一眼看到左右景象，劉夏就激動的尖叫一聲，歡呼着跳起，更不住晃着郭正陽的手臂，讓他看前面的密林。　　“行了，別大呼小叫的，這裏可是荒野，別叫來太多妖獸。”郭正陽則無語的瞪了劉夏一眼，身為一個土生土長的地球人，第一次踏足外星空，完全陌生的星球，的確足以讓人激動的，郭正陽第一次踏足這裏時一樣有激動等情緒，但劉夏這反應還是太誇張了。　　又過去幾天，他在西川省父母那裡呆了一天，跟着就遁入火府，把自己的打算告訴了劉夏，結果這丫頭就一直從两天前興奮到現在。　　而两天過去，劉夏也基本學會了靈武大陸的語言，不止是語言，就是靈武大陸一些其他常識，郭正陽也告訴了她不少。　　“嘻嘻～”被訓了一聲，劉夏馬上安靜了下來，不過等嬉笑着向郭正陽吐了吐丁香小舌後，這丫頭還是馬上又興奮的看向天空，“這裏一天時間真的那麼長？一天就等於咱們地球四五天？這顆星球的自轉速度也太慢了吧？”　　郭正陽沒有說話，只是放出一艘靈舟，卷着兩人上去后，就快速遁向海冕宗方向。　　“海冕宗的三品意志海，用來感悟劍意也差不多了，上次在那裡感悟出劍意皮毛，這次說不定也真能突破到小成呢。”　　第二次踏足靈武大陸，他其實也還沒有前往天禾國皇城的心思，而第二次踏足靈武大陸，郭正陽的心情也和上次截然不同。　　不止是心情，其實很多事都有了變化。　　比如在他身邊，就一直多了個嘰嘰喳喳的雀躍倩影。　　“這裏晚上真有三顆月亮？那豈不是說到了晚上，這裏的天也不會太黑？”　　“這裏還有綠色人種啊，真想快點看看。”　　“這個天禾國好大，從他們南荒到帝國東部都要一萬里？就這一個天禾國，都要比俄羅斯什麼的大得多了吧？天禾國還只是這裏東部大陸一個國家而已，這裏到底有多大啊？”　　“快看，那個妖獸好奇怪，長得真漂亮……”　　……

# 第三百二十章 八成是這樣了

　　迦藍星不同於地球的奇幻景象的確很多，真要用攝像機之類拍錄下來拿回地球，那視覺效果絕對要比地球上純靠科技打造出來的外星幻想風光更漂亮華麗的多，劉夏一路上都看的心馳目眩，雖然她已經刻意壓制住了歡呼聲，而且郭正陽也在靈舟外布施了一層隔音術法，可次數多了，還是讓郭正陽聽得連連搖頭。　　“你記住，在有人的地方，千萬別暴露出咱們是來自另外一個星球的秘密。”在劉夏又一次低呼中，郭正陽這才無奈的開口，告誡了這丫頭一句。　　可不是么，兩人來自外星空，而且手裡還掌握着一條通向星宇世界的道路，這件事是絕對不能暴露出去的，一暴露，就是大禍。　　畢竟郭正陽已經在迦藍星上展示過高深過的陣法、煉器造詣，如果推到是得到了前人傳承上，迦藍星修真文明也有兩千年歷史，而禁地、丹宗、器宗等大勢力崛起也不過幾百年，那淹沒在歷史上長河裡的各種知識，未必沒有比現在研究的更深的。　　但如果被他們知道這些高深的陣法、煉器知識全是來自外星空，那只是為了獲取更多的知識，獲取自身更強大的發展，恐怕都會有無數人想拿下郭正陽兩人的。　　這裏就算修真文明發展落後，但因為資源無窮無盡，個體武力卻還是遠超地球的。　　真要是這幫人入侵地球，一個天禾國的力量就是全地球都承擔不起的，一個天禾國，東南西北等地區加起來的道君數量就遠超地球，帝國中部以及皇城所在地的強者，更是多的嚇人，皇室中還有化神期強者坐鎮，而且這裏的修士還都是大批量參悟某種天地意志……　　這還只是一個天禾國的力量，換成整個大陸，足以輕易碾壓地球。　　正因為有這樣的顧慮，郭正陽來的時候，才只想過帶劉夏來，而沒有把星河老祖等人也一起帶來。　　因為他肯定，時間過了這麼久，恐怕自己之前在青石城的事已經開始在全大陸傳揚，也早已有更多人開始關注自己。　　那他過來的時候，若是帶一個真人級修士出現，還可以說是自己收的徒弟，說他們都是散修，靈武大陸又這麼大，大到道君期直線飛行，想從東部抵達西部，都需要十年左右，這麼恐怖的地域範圍，就算是三大勢力想調查他們的底細，也根本不是短時間內就能弄清楚的。　　但若是帶了一大批人，而且各個都在陣法、煉器、煉丹上造詣不凡，水準遠遠甩開大陸平均水準，那就太容易讓人生疑了，說他們全是散修也說不過去的。　　“嘿嘿，放心吧，我肯定不會說漏嘴的。”隨着郭正陽的叮囑，劉夏這才也神色一正，甜笑着點頭。　　郭正陽這才也點點頭，不再說話，只是繼續駕馭靈舟飛遁，換了初出茅廬的劉夏，他還真不敢帶着她一起過來的，不過發生這麼多事之後，這個丫頭的確成熟了不少，比如能以詐和的原因主動去面對黑獄老祖等人，然後突下殺手暗算黑獄老祖等人，沒有充足的演技，哪可能騙過那些老狐狸？　　還有那次小丫頭倔強的幫他尋找那個上古雷府，最後急的一邊哭一邊找，可回來后，在郭正陽面前的表現也只是淡淡的鬱悶，那種情緒遮掩，若不是木道君傳音告訴郭正陽，郭正陽都也看不出破綻。　　這樣的劉夏，還是足以讓郭正陽放心的。　　持續飛遁中，時間一晃又是幾個小時，但就在他帶着劉夏又要越過一片山脈時，卻突然一皺眉，皺着眉看了前方一眼，才馬上操控靈舟遁下高空，在下方密林中找了一處隱秘地藏身。　　等大約半個地球時過去，前方山林上空才驀地響起一聲無奈的勸慰聲，“殿下，不能再深入了，天禾國的南荒雖然算不上凶地，但也有不少靈宗級妖獸出沒，我們已經深入的夠遠了，萬一遇到批量靈宗級妖獸，出了事可就麻煩了。”　　“怕什麼，有卻師傅你在，遇到成群的靈宗級妖獸咱們至不濟也能離開，這次我一定要抓到一頭白語妖，我們大浩帝國怎麼能被暗羽國那樣的小角色比下去？”　　“殿下，你和暗羽國三殿下鬥氣而已，沒必要上升到國家榮耀的高度吧？”　　“你說我故意誇大？怎麼可能？這次我代表皇室前來天禾國，一言一行本就代表着我浩氏榮耀，別說了，咱們繼續走。”　　……　　伴隨着並沒有多做遮掩的話語聲，幾道遁光快速從前方出現，靈識掃視一圈，一行人才又快速朝着山林更深處遁去。　　等這幾道身影消失后，郭正陽才皺着眉從一顆大樹背後走出，古怪的掃了眼高空。　　“大浩帝國？那個靈武大陸東部最強大的帝國，帝國內四大化神期坐鎮的？他們不是距離天禾國很遠么？都要幾年路程才能趕到，怎麼會出現在這裏？”劉夏也站在郭正陽身側，疑惑的小聲傳音。　　可不是，郭正陽以前畢竟在這裏呆了好幾個月，就算沒有主動問過，但靈識一放就能收集來太多太多信息，所以他也知道在整個靈武大陸東部，有三大帝國爭雄，天禾國是三大帝國之一，此外還有仙奇帝國和天禾國大致相當，仙奇帝國是兩大化神期坐鎮，不過只有一個皇室中人，另一個是開創了一個極為強大的宗門，據說那兩位化神期還是師兄弟關係。而那個大宗門和仙奇皇族也是關係極為密切。　　不過這兩個帝國若是和大浩帝國比起來，就差得遠了，那是東大陸最強大的帝國，明面上已知的皇室化神期就有三人，此外還有一個同樣有化神期坐鎮的大宗門在帝國內。　　明面上的力量，已經比仙奇以及天河加起來還強大。　　連出身禁地的南友都說過，禁地那樣的大勢力，可以輕易顛覆天禾國這樣一個大帝國，但就算是禁地，也不敢小噓大浩帝國，當然，若禁地真的和大浩起了衝突碰撞的話，依舊還是禁地掌控絕對的話語權的，只要不是結了不死不休的大仇怨，大浩基本也只會選擇各種方式和解。　　畢竟禁地等三大勢力，才是全大陸至高無上的霸主。　　這三大勢力內的化神期強者都是兩位數，那是一個個至強者聯盟，而不是單純的宗族勢力。　　不能小噓，也只是不能小看和輕視而已。　　大浩的皇族成員，現在竟然在這裏？　　郭正陽此刻也只是離開傳送陣飛遁了幾個小時，飛遁出兩三千里而已，距離青石城都還有四五千里之地呢。　　上一次他過來的時候，一直從傳送陣飛遁到青石城，一路上都是荒無人煙的。　　皺着眉思索了一下，郭正陽才古怪的沖劉夏一笑，“恐怕他們會出現在這裏，和我也有點關係呢。”　　“你是說那件事已經傳開了？整個大陸東部各大帝國都趕來海冕宗等着你再次出現？然後那些帝國權貴聚在一起，爭鋒鬥氣……”劉夏也眨了眨漂亮的大眼睛，直接說出了郭正陽心中所想。　　郭正陽也點點頭，八成是這樣了。　　上一次他出現在這裡是一年多之前，因為大陸太大，又沒有傳送陣，所以消息傳播速度極慢，直到他離開時，那些消息也就是在天禾國皇城或者更遠一點點的範圍內傳揚，但又過了一年，這事恐怕還真是越傳越遠了。　　以那件事的影響力，附近一些帝國或者大勢力大宗門會派人過來，也不意外。　　“切，就你那陣法水平，就能讓這些人那麼熱切，要是我露幾手，他們還不得把我捧到天上去？”　　就是隨着郭正陽的點頭，劉夏卻突然咯咯一笑，很得意的橫了郭正陽一眼，明擺着一副快誇我吧的表情，直接讓郭正陽看得黑了臉，伸手在劉夏額頭敲了一下，惱的小丫頭怒瞪俏目時，郭正陽才笑着道，“走，剛才那一群人除了那個殿下是真人，其他四人全是道君，而且都是道君後期或者巔峰，既然他們是出身大浩帝國，估計也全是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的人，別在這裏和他們起衝突。”　　劉夏在陣法上的造詣的確甩開了郭正陽太多，所以小丫頭這得意洋洋的話語可真沒說錯，但郭正陽也不會計較這些，只是又放出靈舟就在低空遁行。　　而且這一次遁形中還盡量收斂起了氣息。　　不只是收斂氣息，郭正陽也一直都在運轉增強視力類的術法窺探左右環境，之前他能提前半小時發現大浩帝國一行人，靠的就是那些奇妙術法。　　距離青石城還有四五千里，就遇到了一個大浩帝國皇室，那剩下的路上，恐怕也會遇到其他國度或者勢力的修士吧？　　這些人若是聚集在海冕宗等他再次出現，那要是呆的悶了想出來轉轉，能去的地方還真不多，畢竟這一帶就是天禾國邊陲，除了東部的汪洋大海之外，及時南荒還有點樂子。　　而事實也不出所料，在隨後的兩千里路程上，郭正陽小心翼翼駕馭靈舟飛遁，一路上竟是遇到了七八波修士群體。　　那也全是出身某國家的皇室，或者大宗門修士。　　這些人也幾乎都是一個個修二代們帶着一群扈從在南荒遊盪，要麼是想活捉什麼奇珍妖獸，要麼就是單純狩獵。　　靈武大陸修真技藝落後，連增強視力類的術法都很少見，所以這一路上雖然看到過不少人，但他還是靠着術法增強效果輕易就避開了一波波修士。　　反倒是劉夏盯着那些修二代們看的興緻勃勃，看過之後就又是一番感慨，感慨這些傢伙真無聊……

# 第三百二十一章 這是被劫持了？

　　“快！顯師傅，抓住這頭白語妖，這隻白羽妖似乎還是異種，竟然異變到了靈宗期，抓住他，看誰還能和我爭鋒。”　　“靈宗期白語妖速度太快了……能抓住它代步的話，恐怕都能媲美靈宗巔峰了，該死，又跑了。”　　“咦，你們？”　　……　　郭正陽和劉夏一路上小心翼翼趕路，並不想在這裏和這麼多狩獵玩樂的修二代們相遇，也是為了避免衝突，這些都是某國度的皇子公主亦或者大宗門嫡系少主之類，大多都是真人境就有好幾個道君護航，這種二代，郭正陽可不想把時間浪費到和他們糾纏上。　　但一路上他們雖然已經避開了不少人，最後還是因為一場意外，被一批人堵了個正着。　　突然出現在郭正陽兩人身前的，就是一隻白語妖外加後方的六七個追兵，雖然郭正陽和劉夏一直都在施展着增強視力類的術法查探環境，但也真沒料到增強實力的術法在此刻竟然失效了，原本視線里平平靜靜什麼都沒有，突然間前方就快速遁來一片雲朵，而後在兩人輕舟前方面前急剎車，一個轉彎，又飄向左側。　　雲朵後面，也快速冒出六七個正追逐的身影，原本幾人還在爭論那白語妖，直到看到郭正陽兩人後才戛然而止，全都詫異的看向兩人。　　當然，六七人里也有兩道身影快速遁出，又撲向那飄忽不定的雲團。　　“這個傢伙，好漂亮啊……”　　前方五道身影和郭正陽兩人對峙，劉夏也瞪着大眼睛興緻勃勃看向五人中心的少女，那少女身材極為高挑，高挑的足有一米八多，和郭正陽大致相當，看起來也是黃種人，肌膚晶瑩剔透的彷彿羊脂美玉，體外披着一身寶光閃爍的甲胃，不止把火辣的嚇死人的身材增添出了不少英氣，更加襯得那嬌軀性感到爆，論身材那比劉夏都要好得多，論俏臉，同樣精緻甜美的讓人眼暈，和劉夏是一個等級的。　　而少女氣息一樣是真人級，真人巔峰水準。　　但在她身後四人卻個個氣息磅礴浩瀚，都能給郭正陽帶去不少壓力感。　　“太他媽奢侈了。”劉夏是盯着對方奇異的膚色直看，郭正陽的注意力卻在少女後方四人身上，看了幾遍卻也忍不住低罵一聲，真的太奢侈了，因為對方身後四人，兩個是道君巔峰，兩個竟然是半步化神期。　　半步化神，那都是和器宗樓無恆一個水準的！！更別提他們還有兩個分散出去追逐那團雲朵的修士。　　這少女身後的扈從，都有顛覆地球修真界的實力了。　　而白語妖則是天禾國特產，性情溫順，以速度見長，是無數修士最佳的代步妖獸之一，但數量卻極為罕見，而且很難發現……因為這種妖獸天生就是一團白雲，能幻化各種幻想，平時身子一縮在天空中和其他雲團融合，你根本分不清哪個是雲哪個是白語妖。　　而且若有這樣一個代步工具，對於各修士來說也絕對都是很有面子的，讓它幻化成一團小白雲，自己往上面一坐，就是風馳電閃駕雲而來，太有仙家風範了。　　不過通常白語妖最強也只是真人巔峰，這是種族限制，只有一些異變的，比如能感悟天地意志的白語妖才能打破種族枷鎖，晉陞到道君期。　　而任何一個打破種族枷鎖的白語妖，也絕對都是價值連城的寶貝。　　因為白語妖通常只會感悟雲之意志或者風之意志，只會讓它們遁速再次加大無數倍……　　“顯師傅？”郭正陽兩人在打量對方，那邊一行一樣在打量他們，少女的視線也只是匆匆從郭正陽掃過，大多也就落在了劉夏身上。　　看了幾十秒后才猛地轉頭看向他身後一名長須老者。　　“一個靈宗初期，感悟了劍意，不過他給我的感覺有點古怪，至於另一個，只是靈師後期。”長須老者淡淡開口。　　“你們跟着我，等我抓住了那頭白語妖再走。”一聽這話，少女頓時轉身發號施令。　　郭正陽兩人面面相覷，頓了一下，郭正陽才道，“如果你是害怕我們把這裡有異變白語妖的消息泄露出去的話，那大可放心，……”　　“別廢話，顯師傅，交給你了，延師傅，咱們快追！”少女卻根本不理這些，嬌哼一聲，就又看向另一名黑膚老者。　　黑膚老者也連同其他人快速朝着白語妖遁逃的方向追去，包括那少女，也被延師傅帶了過去，而原地也只剩下長須老者平淡的看向郭正陽兩人。　　“咱們這是被劫持了？點太背了吧？”劉夏則看了顯師傅一眼，很無語的向郭正陽傳音。　　郭正陽也聳聳肩，這個顯師傅就是一個半步化神級的強者，而且對方一眼看穿郭正陽感悟的是劍意，郭正陽在他身上卻發現不了絲毫天地意志的氣息……　　“放心，等七殿下抓住那頭白語妖，你們就可以離開。”兩人無聲傳達信息，對面顯師傅才又淡淡撇來一眼，很隨意的開口。　　白語妖的罕見，不亞於地球靈域內的彩鯉妖，若不是如此，這麼多修二代也不會以白語妖來爭風鬥氣，而一頭異變過的白語妖，不管是感悟了雲之意志還是風之意志，其價值更是無可估量。　　關鍵還是這玩意性情溫順，只要抓住了，就很容易被馴服當做坐騎來培養。　　所以誰在哪發現了一隻異變過的白語妖，消息一旦傳出去，也絕對會引來大量二代們爭搶的。　　“咱們怎麼辦？”劉夏再次古怪的看了郭正陽一眼。　　郭正陽這才也哭笑不得的點點頭，“走吧，先跟着他們，剛才那個七殿下，看起來也不算太跋扈，不然以他們的實力若有滅口的心思，可不會只是讓咱們跟着他。”　　那個七殿下雖然對他們態度不好，但至少不是特別跋扈的皇室子弟，否則以那邊展現的力量，對上他們一個道君初期一個真人後期，換了囂張跋扈的，早就下令滅口了。　　這個七殿下，所帶扈從可是比之前他們遇到的大浩帝國那位王子還強大的多，身份也絕對更尊貴的多。　　無奈點點頭，郭正陽才看向顯師傅，“行，你帶路吧。”　　平平淡淡一句話，表情也是平淡從容，顯師傅卻也聽得神色一動，又詫異的看了郭正陽一眼，但隨後也沒說什麼，只是轉身就又向著前方遁去。

# 第三百二十二章 這個東西，我要了

　　隨着顯師傅遁走，郭正陽也一催靈舟，快速跟了上去。　　整個過程他都表現的很平淡，心態也完全是看熱鬧的樣子，而雖然前方一行人飛遁速度都很快，但他催動輕舟遁行一樣不落下風，姿態反而比前面幾人更悠閑幾分……　　看着前方一群強者圍追堵截一隻白語妖，雖然這群人都很強，速度方面也不算弱，但一群人卻每每都是快要追上白語妖時，就又被那妖獸驟然甩脫，不斷失手，看着看着郭正陽才嘴角一撇，露出了一絲嘲弄之色。　　外行看熱鬧，內行看門道，比如劉夏修為不行，和眾人相差百倍不止，又沒有感悟天地意志，所以哪怕她是被郭正陽帶着飛遁，足以全神貫注去盯着戰場打量，但越看，劉夏就越是一頭霧水，她只能看到幾道光影來回飛竄騰挪，根本看不清楚。　　但這些情況落入郭正陽眼中，就是另一番滋味了。　　七殿下一行，有一個修士是主修光系靈力，術法又或者感悟的天地意志都可能和光有關，還有一個主修風系靈力，術法法寶亦或者感悟的天地意志應該也都是和風有關，這兩人就是最初從人群遁走追蹤的，而他們一直也都是追蹤白語妖的主力。　　他們七個加起來，看起來是圍追一隻白語妖，可真正能用得上力氣的只有那兩人罷了，其他五人往往都是拼儘力全力也只是吃灰。　　但就算是主修光、風那兩位，一樣是被那白語妖耍的團團轉，主要是他們運用的靈器或者飛遁術法太差了……　　感悟了風或者光之意志，的確能加持修士的飛遁速度，但靠天地意志之力，並無法持久，用久了就會意志虛脫，一旦他們施加天地意志增速，白語妖一樣會施加天地意志增速，等他們不敢持久使用天地意志，純靠所修靈器或術法追逐時，白語妖一樣會暫緩天地意志的催發，靠種族神通逃逸，所以這一場追逐，大部分情況還是靠術法和飛行靈器之威追逐。　　這情況落入郭正陽眼中后就是差點讓他笑掉大牙。　　可不是么，明明是幾個修為比他高得多的傢伙，結果看着對方只能依仗蹩腳的手段被一隻速度型妖獸耍的團團轉，郭正陽想不發樂都難。　　尤其是雙方的關係放在這，郭正陽雖然對劉夏說過，那個七殿下看上去也不是太跋扈，但這不是說他對對方一行有什麼好感，真要談到心裏感覺，他別說對七殿下等人有好感了，厭惡還差不多。　　畢竟不是太跋扈，說穿了還是屬於跋扈範疇，雙方第一次見面，對方根本不考慮他們是否願意就強迫他們跟着，不讓人厭惡才怪了，不太跋扈，也只是比起那種一被陌生人發現點小秘密就直接滅口的人來說，稍微好一點。　　郭正陽對這群人已經有了厭噁心思，卻還跟着他們，也不是怕了他們，只是不想因為這一點小事就和對方爆發大戰而已。　　真要因為這個大戰，他也真不怕，手裡掌握成千上萬隻道君後期乃至道君巔峰級的妖蟲，真要有戰鬥誰怕誰？真要有戰鬥，郭正陽絕對能靠着妖蟲滅了這一群，自己估計還一點傷都沒有。　　只是他不得不考慮，眼前的七殿下，一個真人出行，身後就跟着六個道君，還有近一半都是半步化神期，那她背後的恐怖可想而知。　　他也不想剛踏足迦藍星就惹來這種麻煩，之前大浩帝國的那位皇子，身邊只跟了三四個道君，但大浩帝國卻是有四位化神期坐鎮的，前方的人比那位排場還大得多，說不定出身比大浩帝國皇室還強，那種程度，就算是禁地或者器宗估計也會有些忌憚的。　　若不是考慮到這些，郭正陽也真不會就這麼跟過來。　　偷笑中，郭正陽繼續催動輕舟遁行，雖然他身側的劉夏看不清楚情況，但時間長了劉夏也能看明白結果，眼看那一群人追一隻白語妖追了一個多小時還是無果，劉夏的表情也變得古怪起來。　　“這麼長時間還沒抓住？咱們不會一直要跟着他們吧？”等劉夏小聲傳音過來，郭正陽頓時又笑了，“一直跟着他們？你太看得起他們了，要不了多久，最多再有一兩個小時，這群人恐怕都得累趴下。”　　前方一群人雖然修為強勁，但追逐白語妖時都是全力施為，其中還包括不時爆發天地意志，所以單純修為損耗他們或許還能堅持幾個小時或者更久，但天地意志的損耗就是在靈武大陸都沒有什麼恢復品，那種純粹的意志消耗，只能靠自然恢復。　　“等他們累趴下，咱們就走，就當看一場鬧劇算了。”郭正陽再次一笑，依然雲淡風輕，他會這麼從容，關鍵還是器具上佔據了太大優勢，他這一次身下御使的輕舟是三品星寶，藉助星辰之力催動，消耗和御使下品靈器差不多，卻有上極品法寶之威，這種上極品法寶還是指的地球上的上極品法寶啊，那種東西隨便拿一件來靈武大陸，絕對都是神跡了……　　想想一套靈域里隨便一個散修都能搞幾手的爛大街符陣，在這裏都足以掀起大陸震撼，那地球眼下能打造的最頂尖法寶？放在這裏可不就是劃了好幾個時代的高科技產物么。　　雖然對於道君初期來說，御使下品法寶也無法全力催動多久，但只要前面不施加天地意志加速，郭正陽運轉半成修為都能輕鬆跟上，就算他們施加天地意志追逐，他一樣只需要七八分氣力就輕鬆追上。　　這就像是一個人騎自行車，一個人開超跑，這樣子競賽，結果根本就是不言而喻。　　“虧他們還有幾個半步道君，這麼多人圍追一個白語妖都抓不住。”劉夏這才也翻個了白眼，笑嘻嘻傳音。　　一個小時追逐，該說的郭正陽也都告訴了劉夏，比如前方几修士的實力還有白語妖特性等等。　　不過笑了一聲后，劉夏才突然一周俏眉，古怪的看了郭正陽一眼，“你說，他們幾個修為這麼高的，追這一陣子都累的不輕，等看到你這麼悠閑，會不會過來搶咱們的星寶？”　　說什麼來什麼，郭正陽剛張開嘴，話還沒講出來，就看到前方帶着七殿下遁行的延師傅和顯師傅等人驀地頓住身形，他才又無語閉上嘴，伸手在劉夏腦門上敲了一下，暗罵一聲這丫頭純粹的烏鴉嘴。　　“道友，沒想到顯某等人先前全都走眼了，道友身下靈舟，看來很不簡單啊。”　　劉夏剛被敲得氣哼哼想反擊，前方一群人里，臉色微顯紅潤的顯師傅才又深深看了郭正陽一眼，大笑着開口。　　這一次在顯師傅身後的七殿下倒是沒再開口，而只是興緻勃勃盯着郭正陽身下的輕舟打量，雙眼裡全是狐疑和好奇，乃至興奮光澤。　　至於其他三人，也要麼是盯着輕舟打量，要麼是重新觀察郭正陽。　　追到現在，不時催動天地意志加速，這幾位都追的有些氣息微亂，臉色也呈現出了一些不自然的暈紅，獨獨只有郭正陽這兩個尾隨者，不止一路悠閑的跟着，氣息神色都不見絲毫變化，似乎還有很多餘力……　　他們也早已經不是第一次打量觀摩後面的人了，只是之前做的隱蔽，頭都沒回過，只靠氣機感應觀摩，外加摸不準這輕舟到底有多出色，現在過去這麼久，該證明的卻都被證明的差不多了。　　“怎麼，你們先前脅迫我跟着隨行，現在還動了殺人奪寶的心思？”面對幾人的注目，郭正陽依舊不見慌亂，只是笑着開口反問。　　顯師傅頓時眉頭一緊，又古怪看了郭正陽一眼，才大笑道，“道友說笑了，其實道友不知道，我們七殿下乃是出身上溪帝國皇室，更是陛下最寵愛的幼女，就算真看上了道友的靈舟，也絕不會用那種下作手段，而且先前咱們只是沒時間向道友說明白而已，先前請道友尾隨我們，主要是異變過的白語妖太罕見，只怕傳出去惹來太多覬覦，所以才委屈了道友，不過事成之後，咱們一定會有重謝。”　　“顯師傅？”顯師傅很和氣，甚至是很直白的表達出了善意，這情況才讓盯着郭正陽身下輕舟不住打量的七殿下一愣，很不解的傳音。　　“殿下，此人很不簡單，咱們都看走眼太多了，先前直到他們出現在咱們面前，我們才知道他的存在，而你要知道，普通靈宗初期，離咱們還隔着數十里，老夫就能感應得到，當時我就覺得奇怪，但也沒多想，可現在連我都累得變了臉色，他卻沒事人一樣，面對咱們這麼多人，他也沒有一絲懼色，這樣的人，最好還是不要輕易結怨。”顯師傅也快速向七殿下解釋，一樣是傳音。　　看走眼了，到現在他才確認，他之前對郭正陽的判斷，的確錯大了。　　這一番話語也讓七殿下微微默然，就是默然了一下，七殿下才突然反問，“萬一，他只是仗着身下寶器的速度之利不怕咱們呢？他身下的寶器肯定是好東西，那樣的修為都能發揮出如此速度，那他若是覺得咱們根本追不上他，才有恃無恐呢？”　　“七殿下，你？”顯師傅再次一愣，七殿下美眸深處也閃過一絲興奮，“這個東西，我要了。”

# 第三百二十三章 那只是靈武大陸的常識

　　“這個東西，我要了！”　　七殿下興奮的傳音后，顯師傅再次一愣，跟着才也開口，“殿下，他手中寶器絕對不凡，能發揮出如此功效，就是器宗內也未必有多少件，他的身份來歷，恐怕也不簡單。”　　“真要是那樣，他不應該只有一個靈宗初期帶着一個靈師就在這南荒遊盪啊，這陣子進入南荒的，哪個不是大群人跟着？”七殿下卻不以為然，反駁一聲后才又興奮地道，“說不定是他發現了什麼前人洞府，或者傳承呢？”　　顯師傅啞然，以他的意思當然是不要隨便結怨的好，就算要結怨也要盤算清楚對手的實力才行不是？　　可看七殿下如今的興奮模樣，那明顯就是打算強奪了，更連對方是誰都懶得弄清楚……　　不過說的也是，以七殿下的身份，就是對上器宗禁地那般勢力，也不是沒底氣。　　上溪帝國，那可是靈武大陸中部都威名赫赫有名的龐大帝國，這樣的帝國，才是真正的帝國，說起來以七殿下的身份為出發點去看待事物，就是有一位化神期坐鎮的天禾國，似乎都不太夠資格稱之為帝國。　　上溪帝國不是大陸第一帝國，但也絕對是前三之列，雄霸中央大陸大片地域，帝國皇族內就有七位靈尊境至強者，而七殿下的父王又是當今溪族帝王，她又是那位大帝最寵愛的女兒，這樣的身份，就是真對上了器宗禁地內的強者，一樣有足夠的話語權。　　畢竟器宗禁地等雖然是當之無愧的大陸霸主，但有一點，器宗禁地之類，都是聯盟勢力！　　那些有兩位數靈尊的超級勢力，顛覆一兩個靈尊坐鎮的帝國輕而易舉，但對上七八個靈尊坐鎮的超級帝國，還是最核心的皇室成員，除非那也是禁地內的核心人物，比如禁地之主的直系子孫亦或者親傳弟子之類，他們才不敢得罪，得罪了就是作死。　　但除此之外，就算是禁地、器宗內的普通靈尊期長老的弟子，真結了怨，禁地器宗裏面也未必會有太多人願意為他們和上溪帝國鬧翻的。　　畢竟他們是聯盟勢力，凝聚力可沒有各國皇族以及真正的宗門強。　　“顯兄，殿下說的不無道理，指不定這就是個運氣好的傢伙，得到了前輩修士留下來的至寶呢？既然殿下想要，就算他是器宗的核心弟子，只要咱們不殺了他，他背後的老傢伙也未必會為了這事就和咱們上溪國為難。”　　顯師傅啞然中，站在七殿下另一側的黑膚男子才也輕笑着傳音，雖然之前兩人是傳音，但黑膚男子也是半步化神級別的，修為相差太遠的話，傳音都能被他窺探的一清二楚，因為傳音也只是通過靈識把意念波動傳遞到他人腦海，在傳遞過程中，若是修為差距太大，或者沒做什麼防護手段，直白簡單的傳遞被窺探到也不意外。　　而這一次，黑膚男子更是直接向七殿下和顯師傅兩人一起傳音。　　“延師傅說得對，咱們也不用殺了他們，直接把東西要過來，給他點寶貝什麼的，換就行了，那就算他是器宗大人物，也沒什麼。”　　七殿下頓時更興奮了，傳音的同時也再次興緻勃勃打量郭正陽身下輕舟，越看，眼神中的滿意之色就越濃，因為那個輕舟不止速度驚人，造型一樣唯美華麗，漂亮的厲害。　　“你這個烏鴉嘴。”等這樣的眼神落入郭正陽眼中，郭正陽才又無語的瞪了劉夏一眼，他是沒有聽到七殿下等人的傳音，但此刻卻也明白了什麼。　　看來有些事就算他想避免，也很難真的避免掉啊。　　“關我什麼事？明明是你不謹慎，你當初就該也像他們一樣，表現的有難度一點啊，如果你之前跟着的時候偶爾掉隊一下，再表現的累一些，肯定就沒事了。”劉夏則笑嘻嘻開口，末了還追加一句評價，“這是你演技不行。”　　郭正陽也再次無語搖頭。　　這是他演技不行？其實這是他懶得去裝，畢竟對上前面幾人他真的不怕，惹惱了他，他是有足夠實力輕易抹殺幾人的。　　就算他們都感悟了天地意志，甚至還有人可能是小成或者大成，但成千上萬道君後期或巔峰的妖蟲一出，妖蟲更是無所不吞的存在，那就是真正化神期來了，一旦陷入持久戰也會被搞死搞殘的。　　有妖蟲在，郭正陽真要發了狠心，就算不藉助禁地或器宗之力，把妖蟲母巢往大陸隨便一個地方一埋，要不了多久，摧毀整個靈武大陸都有可能！！　　只不過那種事，不到萬不得已他也絕對不會去做就是了。　　但不會輕易去做，不代表沒能力。　　有這樣的底氣，那只是面對一個修二代時，哪怕是一國公主，他也真不屑於把自己偽裝的太低下。　　“道友，我們殿下看上了你的靈舟，你開個價吧，不管是什麼樣的奇珍異寶，咱們都給你。”就在郭正陽兩人私語時，前方人群中也有人再次笑着開口，就是這次開口的是那位膚色發黑的延師傅。　　“強買強賣？又比殺人奪寶好到哪裡去？”隨着延師傅的話，郭正陽才又一笑，神色依舊平淡，但話語卻多出了一絲冷意，“這就是上溪帝國的皇族風範？”　　“小子，別以為長得帥氣就可以亂說話，七殿下看上去你的寶器，那是你的運氣。”又一聲冷笑泛起，這一次卻是延師傅身後一個白種人修士開口。　　隨着這一聲冷笑，當地幾個修士已經唰的飛遁開，隱隱要把郭正陽包圍起來，除了顯師傅紋絲不動，站在七殿下身前護着她，其他三人全都挪移了方位，守住了其他三方。　　郭正陽也頓時知道今天這事絕對沒法善了了，他之前已經妥協了一次，但眼下……　　“我本來只是打算去海冕宗意志海參悟，但眼下海冕宗匯聚了大量聞訊而來的各大帝國強者，包括還有丹宗修士，就算我加入了禁地或者器宗，若是不展現一些手段，那恐怕一樣會有不少麻煩。既然如此，就給這個上溪帝國的刁蠻公主一點苦頭嘗嘗吧。”　　腦海中閃過一道思緒，郭正陽卻在幾人又準備開口說什麼時，揮手就把一根異幡抓在了手裡，這不是九雷幡，而是從火府內尋找到的另一套幡陣。　　“這樣的運氣，我可不想要，你們想要我這靈舟，那也要看有沒有這個實力了。”大笑一聲，郭正陽手臂一揮，原本晴朗的山川密林景象，突然間就消失的乾乾凈凈。　　準備圍困郭正陽的顯師傅延師傅等人，才也齊齊勃然色變，全都駭然看向左右。　　“怎麼回事？”　　“怎麼可能？這是大陣？不可能，就算是符陣，也不可能布置的這麼快……該死，他是郭正陽！！”　　“郭正陽？一年多前出現的那個郭正陽？是他，一定是他！”　　……　　左右景象大變，從原本山明水秀的原始風光，突然就變成了目不能視物，靈識都探索不出去，到處都是被白霧籠罩的混沌世界，延師傅等人也齊齊被驚得瞠目結舌。　　而眾人也在第一時間就猜到了，這些東西是陣法之力。　　不過他們的震驚也就在這裏，一個呼吸不到，就讓原本毫無陣法之力波動的地方打造成大型幻陣迷陣？這手段簡直駭人聽聞，一年多前轟動整個大陸的符陣都絕對沒有這麼效率快捷，那些符陣，你就算帶着綉刻好的符�，也需要短暫的時間激發，至少也要幾十秒或者一兩分鐘？　　驚呼中，也終於有人猜到了郭正陽的身份。　　不過猜到了身後之後，卻也有人突然對着左右激動不已的大喝，“快，他就是郭正陽，千萬別讓他跑了，只要我們把這小子抓回帝國，就是大功一件！”　　他們震驚和瞠目的，只是眼前景象變化太快，大陣出現的太迅速而已。　　但也真不是說幾人就怕了這陣法，沒有接受慘痛的教訓之前，可沒人會怕，畢竟這一群人，修為都超出郭正陽太多太多了。　　如果加上圍堵白語妖的那兩人，他們一行七人，都有三個半步化神期，三個靈宗巔峰，還全部感悟了天地意志，這樣的武力，就算去破解一個由道君初期主持的大陣，也絕對是輕而易舉的。　　那隻要能把郭正陽抓住，抓回帝國，就真是了不起的超級大功啊。　　畢竟眼下這麼多大陸強者趕來海冕宗，可不就是為了郭正陽么？他上次在這裏出現，又在這裏失蹤，而大家又都查不出他是哪裡人，那來到這裏，說不定什麼時候就能遇到這個傢伙。　　對於這個傢伙，他的價值也絕對是無法估量的。　　如果他直接出現在海冕宗，落入無數勢力眼中，那估計還真不會有誰有膽子靠蠻力把他抓起來，畢竟那是器宗和禁地都爭相拉攏的。　　可眼下他們卻在荒天野地外偶遇，只有他們在附近……若是神不知鬼不覺做下這事，那可就發達了。　　只可惜，激動不已的叫出這些話之後，幾個修士卻根本不知道，他們的噩夢剛開始而已。　　他們以為這就算是符陣的進化版，簡易陣法的威能也絕對強不到哪裡去，但，但那只是靈武大陸的常識而已……

# 第三百二十四章 不寒而栗

　　既然決定了動手，而且已經有了立威的心思，郭正陽一動手就是雷霆之勢，新的幡陣涌動，組合出一套頂尖的困鎖大陣，他和劉夏的身影同樣隱沒在了陣中，而且在入陣后，郭正陽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又從儲物戒指里取出一桿桿幡陣……　　只靠一柄幡，就算這是那位長生境打造出來的幡陣，他也不覺得可以一下子困住這麼多人，畢竟他取出來的幡陣，只是針對道君境使用的而已。　　一動，就是陣群。　　八幡組成迷幻困鎖陣群，封鎖左右一切視覺、聽覺乃至靈識波動，這都還遠遠不夠，接下去他又揮手甩出一道水藍色法旨，使得原本就無所不租的迷霧又莫得多出了大量陰柔之力。　　也是這時，被困陣中的幾名修士，也紛紛試探着發出了攻擊。　　呼的一聲，一名感悟了火之意志的修士就放出一手火系術法，這術法威能並不大，但蘊含了火之意志的術法，威能卻恐怖的嚇人，在天地意志壓迫下，直接帶動他左右的迷霧都有了強烈的自燃趨勢，在他身側的迷霧也被燒灼不少。　　但就在這時，一股莫名水裡卻在原地一個蕩漾，當地蘊含火之意志的術法直接就出現在了另一名感悟鋼鐵意志的修士身邊，那修士也正在試探着攻擊左右，攻擊幅度也並不大，結果身後突然暴起殺機，才忙不迭轉身。　　一刀劈散蘊含意志的術法，可建功之後，這修士卻當場怪叫起來，“延兄，是你么？”　　雖然輕易披散了那道火系術法，但熟悉的火之意志卻讓他判斷出了，那術法是延姓修士的手段……　　可惜這修士的驚疑，卻得不到絲毫答案，因為左右迷霧幾乎阻隔了一切，他的聲音根本傳遞不出去。　　同一時間，之前這修士釋放出來蘊含鋼鐵意志的攻擊，也已經被郭正陽操控着挪移到了另一名修士身前，等這手段被另一名修士打散后，一樣讓對方驚疑莫名。　　而郭正陽此刻卻已經出現在了顯師傅和七公主身後。　　看着前方的情況，郭正陽才失笑道，“這老傢伙反應還真不慢。”　　可不是么，雖然他布施的幡陣發動效率極為迅捷，而這群人四散開來之後，更是被輕易切割，但在迷霧出現的第一時間，其他人還在想着抓走郭正陽，把郭正陽帶回帝國立功呢，之前守在七公主身前的顯師傅已經發動了防禦性法寶，撐起一層石系法牆，打造出了一個懸浮的石牢把七殿下也籠罩了進去。　　不過郭正陽在笑了一下后，也並沒有在意，只是繼續催動陣群，不斷調動幾人發出來的攻擊手段挪移到他處，用以攻擊他們自己人。　　這一套幡陣，八個白霧翻只是用來困鎖敵人，但那一張水藍色法旨，卻有着極為獨特的功效，那一樣是煉化的珍寶，但這珍寶作用卻足以讓人心驚肉跳，那就是可以發揮出極為柔和陰韌的水系力量，把敵人的攻擊吸收再挪移吞吐。　　簡單來說，你不管施展什麼手段，它都可以捲起來，再奉還給你，而且它還可以靠着極陰之力不斷削弱他人對迷陣的破壞，再強的力量釋放出來，經過極陰之力輕柔的震蕩擺散，都可以卸下來好幾成威力。　　哪怕單獨使用那水藍色法旨，其奇妙作用都足以讓人讚歎，此刻用來配合迷陣幡施展，效果自然更強的多。　　正因為有這些手段，郭正陽才有信心即便不靠着妖蟲，也能把這幾個傢伙搞得灰頭土臉，拿下他們問題都不大。　　在陣內幾個修士都驚異的看向左右，因為之前攻擊到同伴的術法而不敢輕舉妄動，暫停下試探時，大陣內形勢卻又一變，郭正陽再次拋出七根九雷幡，雷力涌動，順着陣內濃郁的水系之力就齊齊湧向四個目標。　　這就是陣寶的好處了，威能大，而且一經施展就是成型的陣法自行運轉，只需要輕微的修為損耗就能完美操控。　　一道道銀蛇撲殺而出，困於陣中各處的幾修士頓時肅然而驚，紛紛施展強力手段破滅左右閃電，但這些手段剛一出現，郭正陽就又操控水系法旨挪移了幾人殺招，直接讓這些殺招出現在他們的同伴附近。　　剎那間，一群人就變得手忙腳亂，連連尖叫。　　“該死，怎麼會有這麼詭異的陣法？”　　“延兄？你怎麼又襲殺我？”　　……　　反應快的已經察覺出那是自己剛施展出手段撲殺電蛇，手段一離身就被一股奇妙的力量挪移的和自己失去了聯繫，不管是術法還是靈器寶器都是如此，再加上出現在他們身邊的來自於熟悉的同伴的攻殺，所以已經推測出了這是陣法的詭異能力。　　但反應慢的卻是忍不住罵娘，剛才已經受到了同伴的攻擊，這一次竟然力度更大了，已經不再是簡單的試探。　　而且伴隨這些攻擊一起的，還有郭正陽操控七雷幡散發的雷電風暴。　　一時間幾修士下場可謂極悲涼，施展手段打散這些攻殺，以攻對攻？可自己手段一出就消失了，完全拿撲倒身前的攻殺手段沒辦法，那除此之外，幾人就只能硬抗了。　　硬抗來自其他人施展的術法以及靈器寶器攻殺，還有七雷幡的雷電風暴！　　“轟隆隆～”　　一聲聲巨響之後，迷霧層都被震的微微發顫，但這些震顫不止沒有讓迷霧層消散，感覺上去左右霧層反而更濃郁了些。　　而他們自己也紛紛受了一些震顫，畢竟之前幾人揮發的準備破滅那些雷電的攻擊，都多少附帶了一些意志之力，現在只能是自嘗苦果。　　哪怕簡單一兩擊還不至於讓幾人受傷，可輕微震顫卻是難免的，不過比那些震蕩更可怕的是，眼下的局面，他們似乎都不敢釋放攻殺手段了？　　一攻殺全被用來攻擊隊友了，這不是坑死人么？　　反應快的已經不再上當，只是硬着頭皮撐起防禦寶器，隨意選一個方面就硬衝下去，反應慢的，也漸漸懸立在那裡，不再輕易出手。　　可迷陣幻陣，若是隨便被人選個方向遁出就能跑出去，那就不叫陣法了！　　郭正陽依舊是悠然自得的模樣，只是卻又蔫壞的丟出來一張木青色法旨，這法旨一出，整個迷陣內都驀地暴起一層層強勁的木系之力，向著四周快速擴散。　　擴散中，一顆顆奇異的種子也直接從幾大強者體外的防禦光澤內誕生，完全是無中生有，直接在那些強者的護盾中乍現，而後快速發芽，汲取一個個強者的寶器靈力瘋狂生長，眨眼間，一個撐起一片火光的大修士體外竟然長出了十多株蔓延的怪草。　　駭的那修士也顧不得再胡沖亂撞，而是不得不停下身子，散發出強勁的火之意志，準備焚毀那些怪草，因為他清晰感覺到隨着這些怪草的生長，他的護身寶器內的靈力在快速潰散，就連他的修為一樣如此，在瘋狂損耗。　　不過等火之意志釋放后，正在瘋長的怪草瞬間就被灼燒了個乾淨。　　畢竟，天地意志的可怕可不是蓋的。　　但還不等那修士松一口氣，他體外護盾上竟然又冒出幾十顆種子，重新發芽生長。　　“他媽的，這是什麼鬼東西？太邪門了吧？”　　修士頓時破口大罵，到現在，他也真早已忘了不久前的豪言壯語，不久前迷陣剛一出現時，他一發現對手是郭正陽，升起的第一個念頭就是在野外單獨遇到郭正陽，那隻要抓住這傢伙悄悄帶回帝國，就是大功一件。　　可短短几十個呼吸內的遭遇，卻讓他心下不寒而栗。　　這樣的戰鬥，太讓人發冷了。　　目不能視物，聽不到什麼動靜，靈識散發不出去，各種封鎖讓他根本不知道郭正陽在哪，找對手都找不到，然後自己試探着攻擊吧？只會讓那些攻擊詭異的出現在同伴身上，這讓人下手都不敢下，不然只是坑自己人。　　硬着頭皮硬抗吧，竟然還有這種邪門的種子瘋狂汲取自己的寶器靈力和自身修為？　　這，這就算他還沒有受什麼傷，可短短几十個呼吸內的遭遇，已經讓他有了驚懼之意。　　不過事實上他卻不知道，他已經應該慶幸自己感悟了天地意志，若沒有天地意志的幫助，那想破滅這些種子的生長，絕對是足以讓人頭疼死的。　　那張木青色法旨，在郭正陽剛得到時，都被裡面所描述的內容驚得不輕，說是魔種也不為過……若不是這些靈武大陸的修士都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而天地意志又太強大，換了一般的地球修士對上，足以煩的人吐血的。　　可就算如此，這一群來自大溪帝國的強者，還是在最短時間內就被搞得心驚肉跳。　　心驚肉跳中，一樣是靠着石之意志封殺又一批魔種的顯師傅才強壓下驚悸，對着身後石牢內的七殿下苦笑着開口，“殿下，咱們這次，恐怕有大麻煩了，這個郭正陽所施展的陣法，簡直精妙的讓人害怕，現在殿下別說想得到他的寶器了，咱們能不能活着出去，恐怕都是問題。”　　短短時間，郭正陽層出不窮的奇妙陣力，已經讓顯師傅都怕了。

# 第三百二十五章 一對六

　　“轟～”　　“咔咔～”　　……　　火燒，石鎖，又或者鋼鐵冰封，迷陣內一片片奇異的聲響波動中，大溪帝國幾大高手都是一邊靠着天地意志抹殺身側的一波波魔種，一邊快速選一個方向飛遁，想嘗試看能不能衝破這迷陣。　　對外攻擊什麼的，還真是沒人敢輕易嘗試了。　　可一分鐘過去，眾人除了不斷被無窮無盡湧現的魔種快速汲取寶器靈力威能以及修為之外，根本沒人能找到出路。　　幾分鐘過去，還是如此，反倒是幾人修為以及正在使用的寶器威能都在快速衰弱。　　這樣下去要麼大家都被耗死，要麼被那些詭異的吸死，一時間察覺出如此結果，就有人沉不住氣再次出手攻擊左右。　　就算有顧忌也沒辦法了，深陷迷陣內，若不攻擊驅散迷霧，讓自己能看或者能探索到左右，誰都知道很難真的找到出路的，只會像是沒頭蒼蠅一樣亂飛亂撞。　　靈武大陸就算陣法知識落後，可迷陣的基礎特性卻是哪裡都一樣的，一開始他們不肆意攻擊，就是想着這畢竟是郭正陽布施出來的簡易陣法，威能難以比得上正規大陣，他們若是以最強爆發力衝擊，瞬間就能衝出去十數里，說不定一下子就能衝出大陣範圍，所以才會嘗試嘗試。　　可試了幾分鐘后才知道這想法根本沒用，這簡易大陣要麼就是籠罩範圍極大極大，要麼就是迷幻挪移極強。　　不攻擊，不找出方向感來，根本出不去。　　可等有人攻擊后，諸人的結果就更悲劇了，這些攻擊又是無一例外全被挪移到了同伴身側，朝着同伴揮灑，再次讓他們狼狽的想撞牆。　　而幾人的狼狽，換來的卻是郭正陽的大笑。　　笑聲里，他才突然詫異的看向陣外。　　“不好，快救殿下！”　　“該死，這小子的陣法，似乎有些古怪，他只是一個靈宗初期而已，就算是布施除了陣法，但這種簡易陣法威力能強到哪去？而且以顯兄他們的實力，就算是一個靈宗初期主持真正的大陣群，也早該被破滅了。”　　……　　陣外，兩道驚呼聲快速傳來，同時還有遁光在接近，那卻是七殿下一行里感悟了光、風意志的兩個修士在發現一群同伴在近十分鐘后還沒有出陣，就紛紛放棄了對白語妖的追捕，趕回來幫忙。　　一開始七殿下等人不再跟在他們屁股後面看他們追白語妖，而是轉身對付郭正陽，這些事其實兩位修士第一時間就看了個清楚。　　但當時他們的確沒有回頭幫忙的意思，那是開玩笑，顯姓修士和延姓修士等人的實力，他們可是很清楚的，而郭正陽只是一個靈宗初期，對上兩大半步靈尊、兩個靈宗巔峰，正常思維去判斷，絕對都是瞬間擒拿的。　　就算對方放出了簡易大陣，也應該是十幾個呼吸或者幾十個呼吸就被顯姓修士等人強力撕碎，再把郭正陽抓到手。　　所以他們一開始真沒回來援手的心思。　　但……　　但現在傻子也知道不妙了，雖然他們看不清陣內的絲毫動向，但顯姓修士等人被困這麼久，還在陣中，這足以說明了此陣的恐怖。　　而在兩個上溪帝國修士回援后，他們也並沒有第一時間沖入陣內，都是在陣外數里停住身子，快速發出靈識探索。　　結果，兩人臉上的凝重之色也更多了。　　“這個大陣，不過覆蓋了方圓數十里範圍，單向直線長度更只有十多里，以顯兄等人的修為，瞬間爆發，一輛個呼吸就能衝出來，怎麼可能這麼久？”　　“咱們從外面破陣！”　　……　　皺眉嘀咕一聲，兩大修士才紛紛放出攻殺手段，從外部對着陣內刺殺。　　但兩人一動手，郭正陽笑的更歡樂了，因為他還要藉助敵人之力禦敵呢，結果陣內四人都看出了一些端倪，彼此出手也都有顧忌，所以那些力度用去對付人，可還差得多。　　現在這兩人卻是下手挺狠，正和他心意。　　很輕鬆操控水藍色法旨挪移兩人的攻殺，直接施加到陣中某一人身上。　　那位被郭正陽盯上的修士頓時罵起了娘，一邊狼狽不堪的抵禦，一邊四處躲閃，嘴裏也叫喊着什麼，可他的情況也根本傳不出去。　　所以只是短短片刻，在陣外兩大修士辣手之下，那修士防禦暴起直接碎裂，虧得他及時又撐起了新的寶器，否則還真會被自己人擊傷的。　　畢竟陣外的兩大修士實力也不弱，兩個人雖然也怕自己的攻擊攻擊到顯姓修士等人，可他們卻以為只要對着迷霧最外層幾米之地出手，一次削弱一大片，就能一點點從外部蠶食這些迷陣，而迷霧最外層，應該也不可能波及到自己人，否則若是有自己人在最外層幾米範圍，他們估計也就已經衝出來了，所以出手可是沒太多保留的。　　幾個實力差不多的人，兩打一，還是接近全力出手，可想而知陣中那個修士承受的壓力有多大。　　“轟～”　　等陣外兩修士又一次接近全力出手，這些攻擊又再次被郭正陽挪移到之前修士身邊，一次就又擊的那修士張口噴出一道血箭，臉色慘白不已。　　而郭正陽則是欣喜剛想再接再厲，沒想到陣外兩修士卻猛地止住動作，而後全都面面相覷看向對方。　　“咱們這麼強力的攻殺，只是攻殺最外層幾米深的霧層，竟然兩次出手還沒驅散？”　　“有古怪，看來這方法不行。”　　……　　好吧，這畢竟是最強的超級帝國內，被一代帝王派來保護最疼愛幼女的大修士，戰鬥經驗卻也不可能稀缺，只是兩次試探就讓兩人發現了不妥。　　郭正陽再次啞然，不過啞然之餘也不等外面兩人反應，他就一捏法訣，原本只是籠罩方圓數十里的迷霧層，瞬間向外擴展，更是一下子擴展到籠罩方圓數百里，把陣外兩人也納入了陣中，雖然兩人也在霧層擴展時嚇了一跳，但等他們想逃時已經晚了。　　而哪怕擴展的一瞬間，迷霧的封禁能力也因為地盤擴大而變得有些衰弱，但只是幾個呼吸后，這擴大的霧層就又回縮，再次變得只籠罩周邊數十里。　　但這一刻，上溪帝國六大強者卻已經全部陷入陣中！　　大陣內，多套陣寶一起齊齊發力，雖然郭正陽也沒能力在幾個呼吸內解決戰鬥，畢竟這幾個傢伙都太強了，可形勢卻已經逐漸明朗。　　一對六，靠着各種高深的陣法之力，郭正陽已經佔據了絕對優勢。

# 第三百二十六章 給我殺了他！

　　“你打算怎麼處置他們？”　　靠着一套套幡陣法陣組合，郭正陽哪怕是一對六，也逐漸佔據了絕對優勢，就在他繼續操控幡陣挪移幾人散發出的攻擊時，站在他身側的劉夏才突然好奇的開口。　　這件事的發展的確有些超乎預料。　　兩個人原本只是在趕路，結果因為撞見這群人在圍追一隻白語妖，跟着就被劫持，劫持也就算了，隨後那邊還對郭正陽御使的靈舟起了覬覦之心，甚至強奪的過程里，等發現郭正陽的身份后，更叫嚷着要把郭正陽抓回上溪帝國立功。　　所以在見到局勢受到控制后，劉夏也真有些好奇郭正陽會怎麼處置這幾人，畢竟她也已經從郭正陽的解釋中知道了上溪國的恐怖，那可是全大陸最恐怖的超級帝國之一。　　眼前這幾人好對付，但難就難在他們背後，還有一個個化神期強者在。　　溪族一族內就有七個化神期強者，這力量實在有些駭人。　　一句話后，郭正陽卻也收斂笑容，一邊操控陣群攻殺，一邊思索起來。　　其實到底怎麼處置這群人，郭正陽自己也沒考慮清楚，他心下有兩個備選答案，一個是控制，等耗幹了顯姓修士和延姓修士等人的修為意志力之後，就把這批人抓在手裡控制住，這樣子一來可以避免和上溪帝國鬧的不死不休，二來也有威懾意味。　　這一路上他已經發現了太多來自各國的權貴，那些人有不少都是衝著他來的，就算自己受到了禁地和器宗的拉攏，但這些大陸權貴里，估計也有不少並不特別懼怕禁地和器宗，如果他不表現出一定的實力，就算離開這裏后，一旦落入其他強者視線里，恐怕還會有不少麻煩，所以若能把上溪國這群人控制住，自然能威懾的不少心存異念的不敢輕舉妄動，他也會減少許多麻煩。　　但想要控制這批人，也絕對不容易，他可以靠着各種陣法禁制之力在戰鬥時圍困住這批強者，可想要讓他們言聽計從，難度絕對比戰勝幾人多了十倍不止。　　一個控制不好，要是被這群人跑了，再引來上溪帝國其他強者回來，就是大麻煩了。　　所以控制七殿下一行，只是郭正陽的備選答案之一。　　除此之外，那就是殺了。　　只要耗幹了顯姓修士和延姓修士一群人的修為和意志力，他就動手全部斬殺。　　對於這麼一群人，郭正陽一開始就心存厭惡，再加上後來那邊還要奪寶，抓他去立功，他心下的殺機也是不小的，怕只怕若做的不幹凈，被對方背後的人知曉麻煩就大了，不到不得已的情況下，他並不想和一群化神期強者搞的不死不休。　　若不能徹底封閉消息，那他對上一群化神期，要麼就先逃離靈武大陸，要麼就只能靠妖蟲滅了上溪國。　　而心底下，郭正陽的選擇也更傾向於第一種，控制。　　就是該怎麼控制？戰勝這群人難度不大，可想控制，控制七殿下一個還容易些，其他六個道君，個個修為那麼高，用毒藥控制？　　“郭道友，之前多有得罪，還請道友原諒，殿下只是年幼，……”　　就在郭正陽思索中，迷陣內卻響起一陣話音，是顯姓修士在石牢內一邊滅殺身外冒起的一批野花，一邊語帶誠懇的道歉。　　看起來這位是怕了，想服軟。　　不過顯姓修士的話還沒講完，就又有一聲嬌斥響起，“顯師傅？你要向他求饒？開什麼玩笑，我死也不會向他求饒，讓開。”　　迷陣封鎖一切聽覺、視覺、靈識探索，但這些封鎖對郭正陽是無效的，他自然可以聽到看到陣內的一切，就是顯師傅和七殿下之間，這種封鎖的效力也已經變弱了許多，主要是兩人都身在顯師傅所釋放石牢內，那裡面石之意志旺盛，已經破滅了不少迷霧，所以顯師傅的話不止郭正陽聽到了，就是七殿下也聽得一清二楚。　　一聲嬌叱下，顯師傅明顯一怔，就連郭正陽也眉頭一皺，皺着眉的時候他更清晰看到在石牢內的七殿下從身前抓出一塊靈牌。　　再然後，顯師傅瞬間收攏石牢，而七殿下也在同時催動意念，被她抓在手裡的靈牌就瞬間大亮，跟着就有一道霸道凌厲的刀氣鋪面而出。　　“不好！”　　郭正陽這才臉色大變，催動靈舟瞬間急退，其實他並不在那刀氣斬殺的範圍內，只是刀氣普一出現，那股霸道凌厲到極限的撕裂感，驚得他都汗毛倒豎，讓他本能逃避後退而已。　　後退中，刀氣貫穿天際，轟的一聲，郭正陽原本丟在虛空的水藍色法旨，咔啪啪就被斬成粉碎。　　那水藍色法旨雖然充盈着陰柔之力，可以靠着水之力的柔韌震顫卸開所受到大半攻擊，但問題是這一股刀氣實在太強，太霸道。　　“咔咔～”　　不只是水藍色法旨瞬間被斬碎，就是八根迷霧幡，一樣在隨後有四根都被斬碎，七根雷翻，因為此刻是處在攻擊狀態，所以一樣有兩根被一刀斬滅。　　唯一還好一些的就是那木青色法旨並沒有被刀氣斬成碎片，只是咔咔顯出幾道裂痕。　　“唰～”　　也就在幡陣破碎中，原本封鎖一切聽覺視覺的迷霧，也瞬間稀薄了許多許多，一個呼吸而已，陣內原本只是胡沖亂撞的幾個修士，已經可以彼此看到對方，而後幾大修士瞬間就驚喜的趕向七殿下身側。　　不過這時候，七殿下一行，包括七殿下在內也只剩下六人而已，因為之前那一股霸道無匹的刀氣，不止斬碎了郭正陽諸多陣寶，就是那名參悟出鋼鐵意志的道君巔峰修士，也直接被刀氣斬成了虛無。　　因為他運氣太差，剛好在刀氣斬下的路上。　　“這是化神期修士一擊？難道是七殿下的父親留給她的防身手段？”如此恐怖一刀，在斬碎諸多幡陣和斬滅一個道君巔峰后，威能已經暴跌了九成，但僅餘下的一成力量，還是衝出迷霧之外，又在下方林地間斬出一道長約數里，深不見底的刀痕。　　這樣的一刀，也讓郭正陽驚得頭皮發麻，甚至在震驚中郭正陽都噴出了一口血跡，畢竟，剛才一刀斬碎斬裂了他煉化過的八件陣寶，就算那些東西不是他的本命法寶，一樣讓他受了些輕傷。　　“殿下，你沒事吧？”　　“這迷陣終於被破了，剛才那一刀，是陛下的手段吧？好恐怖的一刀，陛下的刀意已經大成了吧？”　　“滿兄呢？滿兄怎麼不見了？”　　“滿兄不會已經隕落了吧？該死！！”　　……　　郭正陽還在驚嘆於那一刀的恐怖，圍在七殿下身側的延姓修士等人也紛紛開口，有的是在問詢七殿下的安危，有的也在感嘆之前一刀的恐怖，但同樣有人發現了不對勁，那就是他們之間少了一人……　　不過在有人開口問詢滿兄的下落後，七殿下以及顯師傅卻齊齊臉色一滯，顯師傅是古怪的看了七殿下一眼，七殿下則在滯了下之後，就猛地轉頭看向郭正陽。　　“滿師傅是被他殺的，給我殺了他！”　　剛才那一刀來的太快，並不是所有人都看到了滿姓修士被斬於刀氣下，但七殿下和顯姓修士卻看見了，他們都看到了刀氣斬裂雲層時，也把一道模糊的影響撕成了碎片。　　當然，這種錯手斬了自己人的事，七殿下肯定不會承認。　　隨着七殿下的話，顯姓修士雖然動了動嘴皮子，但也沒吭聲。　　下一刻，延姓修士等四人才紛紛轉身，齊齊看向郭正陽，個個都是怒瞪着雙眼，眼神幾乎能噴出火來。　　“殺！這小子陣法已經被破，看他還有什麼手段能活着離開這裏！”　　……　　就算沒有七殿下的命令，在左右陣法被破后，延姓修士等人都已經充滿了震怒，恨不得把郭正陽抽筋挖骨了，畢竟他們一群半步靈尊和靈宗巔峰強者，足足六個啊，竟然被一個靈尊初期搞的狼狽不堪，這種奇恥大辱只要有機會洗刷，他們就絕不可能錯過。　　紛紛怒吼一聲，延姓修士等人才撲向郭正陽，撲的最快的無疑也是感悟了風之意志和光之意志的那兩位，眨眼間就越過數里之地，各自催動手中寶器對着郭正陽斬下。　　不過郭正陽速度更快，靈舟一晃就消失在了當地，下一次出現在時，他已經帶着劉夏到了幾人十數裡外。　　同樣輕吸一口氣，郭正陽又看了眼再次撲下的幾人，眼中也閃過一絲冷意。　　他的本意，其實更傾向於抓住控制這批人的，但現在……冷意一閃即逝，郭正陽意念一動，密密麻麻的妖蟲就鋪滿了天空，羽翅一動，眾妖蟲就把撲過來的延姓修士四人圍得水泄不通。　　“嗡嗡嗡～”　　“咔咔咔～”　　……　　密集爆裂的飛舞聲、啃食聲下，兩三個呼吸而已，延姓修士四人就徹底消失在了天地間，渣都不剩一滴。　　下一刻，眾妖蟲才又遮天蔽日的撲向顯姓修士和七殿下。　　“不好，快逃！”　　原本臉上還有些不好意思的顯姓修士頓時怪叫一聲，當場嚇得屁滾尿流，拉着七殿下就逃。

# 第三百二十七章 大帝

　　“那個大溪帝王，還真是有夠疼這個七殿下的。”　　片刻后，山川密林低空，郭正陽看了眼遠近三道或長或短的恐怖刀痕，眼中也閃過一絲驚悸，短短時間，七殿下一行已經全部葬身於妖蟲口腹之中，不過這一戰給郭正陽的觸動也不少，化神之威，哪怕只是初窺端倪，可那種威勢還是足以讓人心驚肉跳的。　　七殿下拿出來的第一道刀氣，斬碎他多個陣幡、法旨，第二道刀氣直接滅殺上百道君後期或者道君大圓滿妖蟲，而在斬滅妖蟲之後泄露的刀氣，一樣在下方山林內留下一道長約兩三百米，深十多米的刀痕。　　第三道刀氣，和第二刀差不多。　　損失二三百隻妖蟲后，七殿下以及顯姓修士也盡數被其他妖蟲蠶食的乾乾凈凈，不過，吞下七殿下的那群妖蟲，卻在滅殺七殿下的瞬間，突然就被一層玄妙的黑芒覆蓋，那彷彿就是一道道黑色刀芒，從七殿下體內湧出，而後沒入眾妖蟲體內消失不見。　　感慨一聲后，郭正陽才一捏法決，被黑色刀芒加身的十幾隻妖蟲瞬間爆裂，死了個乾乾凈凈。　　換了其他人，若是斬殺了七殿下又被那些黑色刀芒竄入體內，恐怕還真會因此而頭大不已，但這對郭正陽來說卻根本沒有影響。　　直接讓那批妖蟲自爆就行。　　“走！”　　搞定這一切，郭正陽才帶着劉夏消失在了當地。　　就算他最初的本意只是想擒下這群人，控制住，而不是斬殺，可事情發展到現在，他毀屍滅跡起來也絕對不會手軟。　　整個過程，七殿下等除了那死在刀氣下的一人外，全都是被妖蟲撲殺，郭正陽自己則一直都在戰場數裡外，確信沒沾上一點痕迹，而周圍，以他的觀察也根本沒其他人。　　不過就算如此，他在帶着劉夏離開后，還是並沒有趕向海冕宗，而是一路向西方遁去。　　“雖然殺掉這個刁蠻公主的事應該沒有紕漏，但我現在還是不去海冕宗的好，要去，就去大陸其他地方。”　　這件事就算應該處理的很妥當，但若是郭正陽現在就去海冕宗，說不定還是會發生意外，其他什麼都不說，在七殿下一行剛死的當天，他就出現在了海冕宗，而在七殿下死之前，他已經在靈武大陸消失了一年多……　　就算沒證據，說不定也會有人懷疑他。　　這還不如先隱藏着蹤跡離開天禾國，等一路潛行到其他國度后再出現在人前。　　畢竟他去海冕宗也只是為了進入意志海參悟，而在靈武大陸，可不是只有海冕宗內才有意志海的。　　如果他下次出現在人前時是遠離這一帶，遠離天禾國的方向，那自己的嫌疑才會被洗脫的更乾淨些。　　……　　“轟～”　　就在郭正陽帶着劉夏一路潛行時，靈武大陸中部，大溪帝國皇城，原本平靜而森嚴的皇城中央，一座封閉的殿堂內突然就泛起一陣恐怖的凌厲波動。　　自這股波動泛起后，整個皇城似乎都被帶動的顫抖了下，也就在無數人被這充滿霸道凌厲的氣息波動驚得心驚膽顫時，一道高大魁梧的身影就出現在了一座大殿前。　　“參見陛下！”　　大殿外，一名鎮守修士也急忙跪伏在地叩拜。　　但身影卻理都沒理會這修士，踏步就走入了殿內。　　也只是幾個呼吸后，走進大殿的身影就唰的一下又遁出殿堂，張口發出一聲怒嘯，嘯聲蔓延整個皇城，一下子又驚得無數身影紛紛遁起。　　“陛下？”　　“三皇叔，出了什麼事？”　　……　　遁過來最快的是一男一女，兩人全都驚疑不定的看向正在怒嘯的男子，而隨着兩人的問話，男子也深吸一口氣，一揮手揮出一道刀氣，瞬間就把還跪在地上的鎮守修士斬成兩段，可憐那修士直到現在，都根本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就魂飛魄散了。　　“芸兒出事了！”　　殺了一個鎮守修士，男子才勉強壓抑着怒意開口，“她的命牌已經破碎，應該是死了。”　　“什麼？芸兒怎麼會出事？”　　“她沒在皇城內？”　　……　　那一男一女兩名修士也紛紛大驚，畢竟都是一家人，他們可是很清楚這位陛下，對那個芸兒有多疼愛。　　那可是整個溪氏的掌上明珠！　　“幾個月前，從天禾國那邊傳來消息，說是一年多前天禾國東部出現一個陣法天才，在陣法一道上的造詣堪稱驚才絕艷，而且對方也很擅長煉器一道，備受禁地和器宗兩大勢力爭相拉攏，天禾國附近許多大族也聞風而動，想在那個天才加入禁地或器宗之前接觸一下。”溪芸離開大溪帝國，雖然已經有好幾個月了，但對於化神期修士來說，隨便一修鍊閉關動輒數載都正常，所以就算身前兩人不清楚這些也不意外，男子再次勉強壓抑着怒氣解釋，“芸兒在聽到這消息后，也非要去天禾國湊個熱鬧，我攔不住她，就派了顯仲和延烏計幾個人隨行，還賜給了芸兒三道護身刀氣。原本以為三個半步靈尊，外加三個靈宗巔峰護行，還有我煉製的三道刀氣，只要不是遇到真正靈尊就不可能出事，但剛才，我卻感覺到留在芸兒體內的刀種被觸發，那些刀種，不管是誰殺了芸兒，都會在隨後沒入兇手體內，她不死，這刀種就不會被觸發。”　　越講，聲音越低沉猙獰，男子說著說著，才又揮手劈出一記手刀，驚粟的黑色刀氣貫穿長空，竟是直接把刀氣之下長約數十里的皇城建築都一劈兩半。　　命牌，是大修士抓出低階修士一絲靈魂之力煉製而成，和該修士的性命息息相關，而只要命牌破碎，基本就代表着該修士已死。　　“三皇叔，那你的刀種現在？”看着這位溪族帝王盛怒的樣子，剛才隨手一刀，卻也不知道又劈死了多少無辜人，前方一男一女卻也紛紛又打了個寒顫。　　畢竟眼前的溪族帝王不只是溪氏當代族長，一國大帝，論修為，也是溪族內七大靈尊中最強者之一。　　整個溪族，只有眼前的大帝和溪族那位不出世的老族長、上一代帝王修鍊至了靈尊後期。而他們兩個眼下也只是靈尊初期，論修為都比對方差了十倍左右，更別提這位大帝所感悟的刀意還到了大成階段，而刀意，本就是所有天地意志里最霸道最凌厲，攻擊力最強的一種。　　在這位大帝暴怒下，他們兩個靈尊都感受到了無窮的壓力，站都似乎有些站不穩。　　“刀種已經碎了！”　　不提這個還好，一提這個，溪族大帝一張臉瞬間又變成了黑青色，幾乎是咬牙切齒的說出了這句話，“我留在芸兒體內的刀種，只會灌入斬殺芸兒的兇手體內，現在刀種破碎，要麼是那個兇手也已經死了，要麼就是對方修為手段比我還強，驅散了刀種！”　　他說的刀種也是他所感悟的刀意的一種呈現，配合一些秘術，可以把自己的刀意以另外一種形式呈現，鎖定兇手。　　正常情況下，如果不是斬殺他小女兒的兇手隕落，那東西就絕對不會消散。　　但他也真有些不相信，殺掉他小女兒的兇手已經死了。　　畢竟他感應的很清楚，那些刀種剛被激發，不過十幾個呼吸就齊齊消散，難道說那個兇手剛殺了他女兒就也死了？和他女兒同歸於盡？　　“我要去一趟天禾國，不管是誰，如果他死了，我也要誅他九族！如果他活着，哪怕他是禁地之主，老夫也要他血債血償！！”　　再次怒斥一聲，溪族大帝才瞬間消失在了當地。

# 第三百二十八章 盛怒

　　靈武大陸地域廣袤，從大陸東部到西部的直線距離，若是由普通道君來遁行，差不多都要飛遁十年才能抵達，當然，這是普通道君的速度。　　若是換了禁地、器宗內鎮守各國的大修士，再駕馭禁地、器宗內速度最快的飛行妖獸亦或者最擅長速度的寶器飛遁，到了下一個據點就換人，一直都是讓各種狀態最好的人帶路飛遁，日夜不停趕路，那差不多一年左右就能從天禾國抵達大陸中部禁地總部。　　當年郭正陽遇到集大師時，對方所說的一年能從天禾國到禁地總部，就是指的這種狀態，指的他們到了天禾國皇城，由當地鎮守長老駕馭速度最快的妖獸全力飛遁，抵達下一個國家，比如青梧國時，再由青梧國修為最高的修士帶路飛遁，如此循環交替，一直以最強修士的最強狀態日夜不停趕路，一年內能從大陸極東抵達中部的禁地總部。　　但這，依舊還是道君境的修士的最快速度，若是換了化神期強者來趕路，還是化神後期的大修士飛遁，就算一路並不需要換乘，也只需要一兩個月就能從天禾國抵達大陸中部禁地總部。　　而溪族大帝，無疑就是這種最頂尖的修士，更別提大溪帝國雖然也是在大陸中部，但大溪帝國距離天禾國，本就要比禁地總部更近一些。　　靈武大陸中部，一樣是指的很廣袤的地帶，中部內盤踞的大勢力，除了禁地、器宗等大勢力總部外，就還有三大超級帝國，而大溪帝國，就在中部大陸偏東地區，越過大溪帝國向西，再經過好幾个中型國度，才是禁地總部所在地。　　所以在感應到女兒身死，橫死在天禾國之後，那位溪族帝王也只是花費了不到一個月時間，七八個靈武日，就抵達了天禾國東部海冕宗勢力範圍，抵達了郭正陽斬殺七殿下的荒野密林處。　　而七八天後，當地的境況依舊還和七八天前大致相同，平靜的密林低空，除了三道或長或短的刀痕深印在大地上，显示着這裏曾經有過一場大戰外，就幾乎沒了任何異常之處，當然，那也只是幾乎，這一帶唯一和他處不同的地方就在於，數十里內幾乎沒有任何生機，不管是強橫還是低弱的妖獸，在這裏幾乎都不見絲毫蹤跡，完全把這一帶烘托成了死域，說的也是，地上三道蘊含化神期修士刀意的刀痕，就算只是還零星帶着一絲餘威，那種威勢也足以駭的附近所有生命不敢靠近了。　　強壓着心下的震怒，溪族大帝在左右查看了片刻，卻發現不了一點端倪，頓時就又怒嘯一聲，嘯聲帶着充滿霸道凌厲的刀意鋪面而出，方圓數十里內，一切小山密林，竟是在這刀意怒潮下盡數被摧毀，天崩地裂、山河傾覆，恐怖的毀滅景象一浪浪席捲向外。　　怒嘯之後，溪族大帝才又深吸一口氣，勉強讓自己冷靜了下來，只是雙目幾欲噴火的盯着下方刀痕。　　“我留給芸兒的三道刀氣盡數斬出，雖然這三道刀氣為了方便控制，也只有我全力一擊的兩成威力，但就算是正常的靈尊初期，也沒辦法輕鬆接下，可對方卻能接下我三道刀意，難道動手的，真是靈尊中期或者後期強者？”　　可不是么，就算當初的三道刀氣，最強也只有他全力一擊的兩成威力，但若不經任何削弱的直接劈在大地上，輕易就能斬出長達數十里的刀痕，而且還是深不見底的刀痕。　　但地上三道刀痕最短的只有百多米長，十來米深，這明顯是殘餘的刀氣降落，才造成如此效果的，也就是說這些刀氣在落地之前，已經在目標身上耗費了九成威能。　　而他也可以確信，就算是普通的靈尊初期，若是真的接下那三道刀氣，也得非死即傷，這就更別提靈尊以下了。　　難道動手斬殺他女兒的，真的是靈尊級強者？　　加上多天前的感應，自己留在溪芸體內的刀種剛一被激發，隨後十來個呼吸就又破滅，難不成斬殺他女兒的兇手，還真是剛殺了他女兒就死了？　　雖然他根本不相信，可事實擺在眼前，這就是最合理的解釋，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動手的是靈尊初期或者中期修士，接下他女兒三道刀氣后也身受重傷，剛殺了他女兒就也傷重隕落。　　但這最合理的解釋，也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　　如果真是靈尊初期或者中期出手，真要有心斬殺它女兒，以靈尊級修士的實力，恐怕她女兒根本沒機會釋放那幾道刀氣就被抹殺了吧？　　額，這一點也不是沒得解釋，或許是顯仲等人拚死抵抗，拖延了幾分時間，讓他女兒有時間釋放刀氣？畢竟顯仲幾人戰力也是不俗的，三個半步靈尊拼起命來，就算抵不過真正的靈尊，但爭取幾個呼吸的時間還是有能力的。　　越想越多，不管怎麼看，這裏的線索都是指向著斬殺他女兒的兇手已經伏誅，可這樣的結果，溪族大帝卻又有些接受不了！！　　最疼愛的幼女隕落，這不啻於點爆了他所有神經，帶着滿腔怒火準備發泄，現在卻根本一點讓他發泄的目標。　　那種窩火，激的他都想摧毀左右一切。　　“怎麼回事？剛才是怎麼了？”　　“剛才那嘯聲，好恐怖……”　　……　　就在溪族大帝怒火沸騰時，左右遠處卻猛地泛起幾聲響動，跟着就有一道道身影從幾個方向遁來，還有零星的驚呼聲響起。　　七八個靈武日之後，其實天禾國南荒一帶還是和七八天前差不多，這裏依舊還有不少來自大陸其他國度的修士們在遊玩狩獵。　　這些天也不是沒人發現過附近的幾道刀痕，但那些刀痕畢竟是消耗了九成多威能后才降落在大地上，也沒人知道溪族公主消失的事，所以就算有人疑惑，也不至於在各皇族間引起太大波瀾。　　喜歡玩樂的修二代們，依舊還有不少在遊玩。　　所以之前那摧毀了大片山河的怒嘯，也自然引來了不少轟動。　　不過這些被驚動的修士們，卻根本不知道這裏正懸立的是一個死神！　　聽到左右動靜，溪族大帝目光一沉，向左一伸手，而後刷的一聲，從左側天空就驀地被抓來一道驚慌的身影。　　“你是誰？我是明攬國三皇子，快放開我！”　　被抓來的身影，是一名看上去二三十歲的男子，男子一身華袍，此刻臉上更帶着無窮驚悸。　　但隨着他的話，溪族大帝卻臉一沉，獰笑一聲，這位明攬國三皇子直接就化為一片血霧炸成了粉碎。　　明攬國，只是大陸東部一個小國度，整個國家連一個化神期都沒有，最強不過幾個半步靈尊而已。　　處在盛怒中的溪族帝王問都懶得問詢，就讓這位三皇子送去和他女兒陪葬了。　　滅了這位三皇子，溪族大帝才又一伸手，唰的一聲又從右側抓來一道驚叫着的身影。　　“放開我，你是誰？我是仙奇帝國八皇子，你要做什麼？”這一次被抓來的男子，一樣是充滿驚懼，更是第一時間就報出了名號。　　這名號也讓盛怒中的溪族大帝神色一滯，盛怒中的他，真恨不得把這一帶所有修士都送下去為他女兒陪葬。　　可，可沒有化神期坐鎮的那些皇族還好說，殺了也就殺了。　　不過仙奇帝國內也是有兩個靈尊期坐鎮的。　　雖然那樣的仙奇帝國在大溪帝國眼中也只是小勢力罷了，兩個靈尊都只是靈尊初期中期，他一個人就能滅掉，換了平時大溪帝國下一個命令，也絕對會換來仙奇帝國的迎合，但若就這樣殺了對方的皇室子孫，也絕對會讓對方震怒不已的。　　一個仙奇帝國他根本不怕，但若是這樣的仇怨結多了，大溪帝國也惹不起的。　　神色微滯之後，溪族大帝才一揮手，就把這位皇子丟在了地上，也不管對方表情如何，又伸手一抓，就又從遠處抓來一道尖叫着的身影。　　而等新來的身影報出名號后，溪族大帝又是一聲獰笑，手一握就把那身影抓成了血霧。　　“嘭嘭嘭～”　　一道道炸裂聲，慘叫聲不斷在左右泛響。　　短短時間后，死在溪族大帝手下的修士已經超過了十人，而在溪族大帝身下，面如土色的抬頭看着天空的修士，也已經足有二三十人之多了。　　雖然此刻癱在地上的都是來自有靈尊坐鎮的帝國皇室又或者那些皇族子嗣的扈從，可現在看着上空的那殺神。　　眾人還全是被嚇得屁滾尿流。　　他們雖然平時也沒少干什麼囂張跋扈的事，對上非皇室子弟，亦或者出身低微的大族修士，也向來不拿正眼看人，可是像這位一樣，哪怕是出身青梧、半去等各國帝王的直系子孫，那些中型國度里雖然沒有靈尊坐鎮，可也都和各帝國有着聯姻關係，比如青梧國那位皇子，就是天禾國大帝的外重孫，比如半去國那位公主，就是仙奇帝國那位大帝的外孫女等等……　　如此人物人家眼都不眨就殺了，而且殺的越來越多，實在把下方一群皇族都嚇得屁滾尿流。

# 第三百二十九章 不見

　　“明塢國，咱們已經快到大陸南部了，嘿，這裏距離天禾國已經相隔了幾十萬里，就算現在出現在人前，問題也不大了。”　　七八個靈武大陸日後，溪族大帝一路飛遁至天禾國南荒，因為女兒的死而震怒不已，凶威大發直接滅殺大把皇族子嗣，不過在此刻，真正的兇手一行，卻已經抵達了大陸東南部，七八個靈武日，差不多也是三四十個地球日了，郭正陽一直操控着靈舟全力飛遁，偶爾才會停歇一下。　　到現在他已經飛過三四十萬里，雖然這個裡也是說的地球上的里，可三四十萬里后，他也越過了十多個或大或小的國度，到了大陸東南部一个中型國度。　　“這裏真的好大，三四十萬里才只是越過十來個國度，從大陸東部到了東南，太恐怖了。要知道咱們那裡，從黑龍江到台灣直線距離也只有四五千里，三四十萬里，等於七八十個黑龍江到台灣加起來的直線長度了，而之前一個大浩帝國邊境，咱們就橫穿了八萬多里，還是斜穿了過來就有那麼遠，嘖嘖……”等郭正陽駕馭靈舟在明塢國一座城池外降落，跟着在身後的劉夏也嘖嘖有聲的開始感慨。　　就算早知道這裏很大，可大到這種程度，還是讓人震驚。　　“明塢國皇城，似乎也有一個四品意志海，比海冕宗的都要好些，咱們三四十天飛躍三四十萬里，換了靈武大陸的修士，普通道君都要飛遁一兩年才能走這麼遠，咱們就算直接出現在明塢國皇城也沒事了，走，去皇城看看。”　　郭正陽也聽的啞然失笑，他駕馭極品星寶飛遁的速度，的確要超越靈物大陸的普通道君許多倍，那種速度就算比化神期修士慢，估計也慢不了太多，所以在結合了前幾天偷聽來的消息后，郭正陽也給自己替換了一件普通靈舟，降低了不少速度趕向明塢國皇城。　　明塢國在大陸東南，向東南距離最近的帝國是大浩帝國，當然，這中間也還隔着兩三個國度，而向西南的話，再過十多萬里就是大陸南部的殤陽帝國，向西北百萬里左右，則是大陸中部的大溪帝國了。　　這個方位還是不錯的。　　他上次在天禾國消失是近兩年前，按照大陸正常情況計算，就算從他消失的那天算起，以他當時的修為趕路，這時候差不多也是剛到明塢國。　　那就算他在這裏出現，只要沒有確鑿的證據，也絕不會有人把溪芸的死和他聯繫在一起。　　換了較慢的速度，郭正陽也只是花了兩三天就從明塢國邊陲到了皇城附近，這一路上，他和劉夏兩人也暗中學習以及聆聽了不少事。　　首先就是語言。　　他們兩個雖然都會天禾國附近的語言，而當時天禾國的語言，基本也是整個靈武大陸的通用語言，但相隔三四十萬里之地，這裏的語言和天禾國語言還是相差不小的。　　除了把語言融會貫通之外，兩人經過兩三天聆聽，也了解了明塢國的大致情況。　　這裏的皇室明氏，還和殤陽帝國有些關係，不過那是明塢國某位皇族長輩曾經拜在殤陽帝國一個靈尊門下，是其親傳弟子之一而已。　　除此之外，明塢國眼下還處在一個很重大的日子里，那就是明塢國內由皇族推選出來的幾大青年高手，正在和臨近的南康國大比，兩國之間是要通過這次大比，來決定什麼寶地在隨後十年內的所有權。　　因為上次大比是在南康國進行，而且是明塢國勝出，所以這次就在戰勝國的明塢國皇城進行。　　也因為這樣，如今的明塢國皇城，就有無數修士遠道而來觀戰。　　在兩人到了之後，劉夏還興緻勃勃的非要郭正陽帶着去看看這種大比，結果只是看了半場，劉夏就連翻着白眼敗走了，她實在看不下去了。　　兩國大比，出動的都是青年高手，都是真人境，但真人境鬥法各種術法卻簡陋的慘不忍睹，御使的靈器同樣低劣的嚇人。　　所以這些比斗或許在兩國修士眼中很精彩，等某人施展一種秘術后，往往都會惹來無數驚嘆，感慨那些秘術的可怕，可這些東西在劉夏眼中，還真有些慘不忍睹的感覺。　　“咱們怎麼和明塢國皇室接觸啊？”　　離開了大比現場，劉夏才好奇的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則是笑着點頭，“這個簡單。”　　笑過後，他就在附近隨意找了處酒肆坐下，等了一陣子，等今天的大比結束，天色也逐漸暗了下來，大比暫時告一段落後，他才帶着劉夏趕向某地。　　他趕去的地方，也是毗鄰皇城的一個大宅院，等郭正陽剛一到宅院前，也不等守在那裡的兩個鎮守修士發問，就笑着開口，“在下有要事想見一下七王爺，還請兩位道友通報一聲，就說在下有讓貴國贏得這次大比的手段。”　　鎮守修士一愣，不過很快就有一人快速進了宅院，剩下一人也帶着幾分恭敬外加謹慎應對。　　郭正陽想和對方有接觸，最簡單的就是像他上次在海冕宗做的事一樣，直接用符陣換取意志海參悟的機會就行。　　既然現在兩國正在大比，那他只要拿出來幾套符陣，給那些準備參加大比的青年高手一些指點，指點的他們能御使符陣，基本就等於板上釘釘可以勝出了。　　畢竟兩國實力相當，就是選出來的青年強者，水平也是差不多的，否則這種大比的結果也不是會兩國輪流勝出，輪流掌控拿出寶地的所有權了。　　實力差不多的选手，若是誰突然掌控了符陣，能在比斗中御使陣法之力，或者多一件功效奇妙的新型靈器，可不就是穩操勝券了么？　　而這樣的大比，大致規則就是各國選出九個青年高手，共戰九場。　　今天白天已經進行了五場比斗，明塢國勝兩次，輸了三場，已經微微處於下風，按照這情況推演，明天的四場他們至少要勝三場才能獲得那寶地所有權。　　這局勢已經有些不妙，所以郭正陽覺得自己說出這樣的話后，應該會引起坐鎮主持比斗的七王爺的重視。　　只要對方出來，談一談，他拿出幾套符陣或者幾件靈器交給明塢國明天參賽的青年強者，事情應該就沒問題了。　　靜靜的等待中，之前進入宅院通報的修士也很快走了出來，不過讓郭正陽意外的是，這修士在走出來后直接就冷着臉開口，“閣下還是走吧，七王爺並沒打算見你。”　　“……”　　郭正陽頓時啞然。　　不見？　　如果此刻明塢國在大比中佔了上風，自己這樣說，或許那位王爺懶得見自己還正常，但明塢國已經佔了下風，自己又說出來那樣的話，他竟然還是不見？不管怎麼說，自己也是個道君啊，而道君已經明塢國的最強武力，有化神期坐鎮的，那都是整個大陸上的帝國了。　　眼前兩個鎮守修士也是真人巔峰水準，那通報修士應該也能感覺出自己的修為氣息深不可測來着，應該能猜出自己是道君……　　“噗嗤～”　　郭正陽愕然中，跟在他身後的劉夏也嬌笑出聲，畢竟她之前發問的時候，郭正陽可是雲淡風輕的說著這事好辦，完全是一副勝券在握的樣子，現在好了，連門都進不去？　　“走，咱們去南康國駐地。”隨着劉夏的嬌笑，郭正陽也臉色微紅了一下，才鬱悶的轉身。　　明塢國不行，既然他們不想贏，那就去南康吧。

# 第三百三十章 竟然是那位？

　　這一次兩國大比，南康國屬於遠道而來客場作戰，他們也是有兩三個道君帶隊，在內皇城外一座單獨的大宅院落腳，而且這處宅院距離明塢國七王爺等人所在的宅院並不遠，只是隔了幾條街而已。　　幾分鐘后就到了目的地，郭正陽所見到的也是由兩名真人把守的宅院大門，這一次，他所做的還是和片刻前相同，就是直說自己有讓南康國在明天大比勝出的手段，想見一見此處帶隊的南康濟王。　　等這兩位鎮守修士里也有一人快速入內通報時，站在郭正陽身側的劉夏才古怪的道，“要是這位濟王也不見咱們？那怎麼辦？”　　“如果他也不見，那咱們只能去和禁地駐紮在這裏的分部長老接觸了。”郭正陽古怪的搖搖頭，說實話，他真沒想到之前的明塢七王爺會那麼乾脆利索的拒絕，讓自己“滾蛋”……　　還是那句話，整個明塢國不過是一个中型國度，還是中型偏小的國度，國內最強武力只是道君，而根據他打探來的消息，明塢國皇室道君級強者也只有十多人，加上其他臣屬於明氏的家族，整個明塢國道君級強者也只有三四十人，而且還有一兩個修真世家，實力並不比皇族明氏差太多。　　道君為尊的國度，他若是一個聚靈期或者真人級修士直接跑過去說那樣的話，對方懶得搭理還正常，可他展露出來的實力也是道君級的，那邊怎麼說也該見了之後再做判斷才對。　　尤其是明塢國的大比已經處在了下風，五場比斗已經輸了三場，哪怕明天四場他們還能勝兩場也是輸局。　　這種情況下那邊竟然對一個道君的拜訪毫不在意，實在有些不合情理。　　當然，事情已經發生，郭正陽也沒有為此太糾結，明塢國不見，畢竟還有南康國一行人在這，只要事情能搞定，他就是去南康國參悟劍意也沒什麼，而如果南康國這裏的主事者也不見？　　他估計就只能前往禁地駐紮在明塢國的分部，去見一見那裡的執事長老了。　　禁地、器宗、丹宗等超級勢力，在大陸各國駐派分部，一般小型帝國或者中型國度，就只有各國皇城才有分部，小型國度，那種超級勢力連開設分部都懶得開設的，也只有像是大浩或者大溪之類的大帝國、超級帝國，禁地等在其國度內駐派的分部不止包括皇城，一些皇城外的其他大城池也都有。　　所以在明塢國皇城，禁地也有駐派分部，郭正陽一開始沒有去禁地分部，是因為他的目的是尋找意志海參悟，而禁地分部並沒有意志海，他就算去禁地分部聯絡人，對方能做的也要麼是帶郭正陽回禁地總部，要麼就是和明塢國皇室交涉，讓他們進入明塢國皇族掌控的意志海參悟。　　靜靜的等待中，也只是過了兩三分鐘，自前方宅院內很快就響起一聲爽朗的笑聲，“不知是哪位貴客來訪？濟某未能遠迎，實在罪過。”　　伴隨着大笑，一名紅袍中年就從宅院內踏步而出，跟在這位身後的，也正是之前進入宅院通稟的鎮守修士。　　而留在外面的鎮守修士則馬上就對着紅袍中年行了一禮，恭敬的叫起了濟王。　　濟王，是南康國一位外姓王爺，據說是在真人境時入贅南氏，雖然是外姓，但這位濟王的實力也是整個南康數得着的強者，一身修為不止到了道君巔峰，更把水之意志感悟到了小成階段。　　“王爺客氣了，在下郭正陽，……”濟王態度親熱，郭正陽也笑着回了一禮，稍一做客套，前面正熱情的濟王卻微微一皺眉，詫異的看了兩人一眼，“原來是郭兄，不過郭兄的名字，濟某怎麼覺得有些耳熟？好像是在哪裡聽過？”　　一句話，郭正陽也微微失笑時，濟王才又大笑，“先不提那個，道友遠道而來，為我南氏助陣，濟某在這裏多謝了，裏面請。”　　郭正陽的名字的確讓濟王覺得有些熟悉，就是一時間想不起來在哪裡聽過了，不過這並不妨礙濟王的熱情，不管怎麼說，眼前的郭正陽都是道君級強者，是屬於南康、明塢這等國度內的頂尖強者。　　不管他之前說的話是真是假，強者的待遇還是不能缺的。　　熱情的邀請下，郭正陽也笑着還了一禮，就在濟王的帶領下踏步進入了宅院內。　　一行一路穿過諸多亭台閣樓，等到了一座主廳堂時，又在濟王熱情的招待下，有人奉上幾杯靈液客套了幾番，這位南康的外姓王爺才總算是笑着扯入了正題，“道友，說起我南康和明塢之間的大比，雖然我兩國經常各有勝負，但整體來說，還是明塢勝面居多，就算是這次，哪怕過去的五場比斗里，我南康已經勝出三場，但最終結果如何，老夫還是沒幾分把握，不知道友有何手段可助我一臂之力？”　　一聽這話，郭正陽才瞬間啞然。　　九場比斗里南康已經勝了三場，但還是沒多少把握能最終勝出？怪不得之前自己去拜見明塢國那位七王爺時，對方見都懶得見自己，原來是那邊覺得就算處於下風，一樣贏面很大？沒必要見自己這個野路子道君？　　想到這裏，他才失笑道，“不知道王爺有沒有聽過符陣？”　　符陣，郭正陽，這兩個名字在一年多前就開始從天禾國傳向周邊，雖然那個傳播是大致向中央大陸傳播的趨勢，而這一帶卻是位於天禾國西南部，但看之前濟王聽到自己名字後會露出疑惑姿態，說明那些應該也傳播到了這一帶吧？　　如果傳播到了，那隻要自己說起符陣，這位王爺應該也能明白什麼。　　“符陣？”也果然，一聽這話，原本還正在微笑的濟王頓時刷的一下就從座位上站起，愕然盯着郭正陽看了幾眼，才又臉色大變，“符陣，郭正陽？符陣，郭正陽……不會吧？？？”　　臉色大變中，先是喃喃自語了幾下郭正陽和符陣的名字，跟着濟王才唰的一下就從地上跳了起來，失聲尖叫。　　濟王尖叫中，郭正陽倒是平靜的很，只是含笑看去。　　而濟王這才又怪叫一聲，當場就激動的紅了臉，“您……您，原來您是那位郭師？哎呀，郭師恕罪，小王先前雖然覺得道友名字有些耳熟，但真沒想到您就是那位在青石城出現的郭師啊……”　　激動的面紅耳赤，濟王說話都有些語無倫次，而後說著說著，就對着郭正陽迎面一鞠倒地。　　開玩笑吧？還是活見鬼了，眼前這位，竟然是那位？　　那位傳說中在一年多前出現於青石城，一手符陣驚天下，驚得禁地和器宗那種超級勢力都爭相拉攏的郭師？　　雖然在第一次聽到這名字的時候他就覺得耳熟，可他真沒想到郭正陽會是那位啊，畢竟傳說中，那位的實力似乎只是靈師大圓滿，並不是靈宗……好吧，靈師大圓滿和靈宗初期只是隔了一道坎，說不定這是對方在一年多內突破了呢？　　一想到這位是那位能讓禁地器宗此等超級勢力爭相拉攏的超級天才，不止一手符陣驚天下，在煉器上也有着讓人驚嘆和仰望的造詣，濟王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對方一開始就說有讓南康郭在大比中勝出的手段。　　開玩笑，如果這位郭師肯幫忙，那可不就是……輕而易舉就能讓南康眾多青年強者戰力飆升么？　　畢竟一年多過去，大陸上一直流傳着的郭正陽的信息，可不止是對方一手符陣驚天下，還包括對方隨手幫了一個散修，賜給了那散修一件靈器，就讓一個普通散修在海冕宗宗門大比內一路崛起，驚掉一地眼球的。　　激動的有些不知所措，濟王即惶恐又激動的下拜時，郭正陽才也馬上起身，伸手把濟王託了起來，“王爺，如此大禮郭某可擔待不起。”　　把濟王扶起來后，郭正陽才又笑着道，“郭某這次，就是想以助歸國大比勝出的方式，想換去在貴國意志海參悟的機會，不知道王爺意下如何？”　　南康和明塢疆土相鄰，距離並不遠，所以參悟天地意志的話，就算去南康也沒什麼，那也就是幾個地球日的路程。　　“這個好說，這個好說，郭師要去我南氏意志海參悟，那可是我南氏的榮幸，……”濟王也再次驚喜莫名的開口，不能不驚喜啊，這是天上掉餡餅啊。　　不過他之前真沒想到，這樣的餡餅會掉到他頭上！　　傳說中那位郭師在天禾國東部出現，以符陣為代價，就是要換取在海冕宗意志海參悟的機會，只是在意志海參悟幾天，對海冕宗沒絲毫損失，就讓海冕宗得到了幾套符陣，而符陣的重要性已經不用再評價，那是足以掀起一場撼動大陸的風暴的超級重寶。　　所以在事情傳開之後，對於海冕宗的狗屎運，真真不知道羡煞了多少人。　　畢竟在靈武大陸，擁有一方意志海的實力或者家族實在太多太多了，消息傳開后，也真不知道有多少人對當年的海冕宗羡慕的眼紅脖子粗的，所以突然發現，他們南康國竟然也撞到了這樣的狗屎運，濟王也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和這比起來，此次與明塢的大比結果，反而是根本不值一提了。

# 第三百三十一章 無間地

　　“如此精妙的陣法，也不知道這幫兔崽子有沒有那種資質，哎，要是這幫兔崽子浪費了如此機緣，看我不打斷他們的腿。”　　“王爺，一夜時間足夠了。”　　“郭師，王爺的稱呼濟某可萬萬擔當不起，如果郭師不介意，直接叫我名字就行……”　　……　　片刻后，南康國一行落腳下榻的宅院里，寬敞的演武場上，郭正陽和濟王一起坐在演武場深處，站在兩人身邊的則是另外兩名恭恭敬敬，卻也激動的面紅耳赤的道君。　　除了幾位道君，還有五位真人境弟子在更後方站立，這幾個真人，就是今天南康和明塢大比時已經上過場的青年強者。　　不過這幾位此刻的神態卻有些奇妙，激動，懊惱？後悔？種種表情不一而足，幾人此刻也全是目不轉睛的盯着演武場內，那裡，劉夏正在拿出幾套符陣，教導另外四個青年強者操控符陣。　　可不是么，南康國和明塢國的大比只剩下四場，也就只有演武場內的四人需要在明天白天上場，所以只要指導着這四個青年強者學會如何操控符陣就行了。　　而一夜時間，也絕對足夠這些人學會這些了。　　畢竟這個一夜指的是靈武大陸的一夜，這裏的一夜換算起來足有五十多個小時，這麼長時間絕對是足夠的。　　之前在大廳里，郭正陽表明身份后，濟王激動的語無倫次，等濟王把其他南康國的隨行人員叫來之後，一說明情況，那幫人同樣激動的不知所措。　　幾乎所有人都是一種被天上掉下來的大餡餅砸中之後，欣喜的接近抓狂，恩，除了已經上過場的幾個青年強者，在發現只有幾個沒上場的強者在接受指點后，各個又都妒忌的有些抓狂。　　看着下方几個全都激動不已的在用心學習的青年強者，濟王在和郭正陽客氣幾句后，才又忍不住發出一聲感慨，“濟某實在沒想到能在這裏遇到郭師，有緣遇到郭師，就算這次大比輸了，或者把無間地后十年的掌控權白送給明塢國，也無所謂了。”　　“濟兄，無間地到底是什麼樣的地方？”也是這時，郭正陽才好奇的開口。　　對於南康國和明塢國每隔十年就要爭奪一下歸屬權的那塊寶地，他還真有些好奇，在白天的時候，他也聽到不少人談論那塊寶地，畢竟那是兩國大比的源頭。　　但郭正陽聽來的信息卻並不完整。　　真正知道那塊寶地究竟是什麼樣子的修士，基本也都是兩國權貴層面，他們清楚知道那些，所以根本不用談，談論到這些也都是一些普通修士，往往也只是道聽途說來一些信息，並不準確。　　有的說是那塊寶地里，種植下靈植后，要比其他地方成熟更快，有的說是成熟的更多，有的還說那裡其實是更利於修士修鍊，很多答案都不一樣。　　所以他也只知道那塊引起爭鬥的寶地叫無間地，而無間地究竟寶貝在哪裡，卻不清楚。　　“呵，說起這個也是古怪，我們和明塢國爭奪的那塊寶地，名字叫做無間，起源就是在那裡，似乎沒有了時間規則，或者說大陸通用的時間規則，在那裡被破壞的一干二凈，這麼說吧，你種下一株在外界需要一百年成熟的靈植，在裏面，卻可能只需要兩三年或者四五年，甚至可能是幾天就成熟了……當然，這種時間亂相併不一定是加快靈植成熟，也可能是減緩，比如你種下一株一百年成熟的靈植，運氣不好，等十年過去，那靈植可能還是種子狀態，你真要不管不顧，說不定過個上千年它才會成熟。而且那塊寶地里，哪裡能讓靈植快速成熟，也不一定，你選定一個地方，第一次種植某種靈植，它可能加快了十倍的生長速度，但等你收割以後，再種下一種靈植，說不定就變成是減緩生長的……”隨着郭正陽的話，濟王馬上就笑着解釋起來。　　就是這一番話解釋，直接聽得郭正陽微微瞠目。　　無間，指的竟然是沒有時間規則？　　外界一百年成熟的靈植，在裏面可能兩三年，或者最快的幾天就成熟？　　這，但這些竟然不一定，只能靠運氣？　　同樣一塊地方，你這次種下的靈植以驚人的加速效率，下一次可能就是減速……　　種下去之前，你根本不知道靈植在裏面是加速還是減緩生長？　　若是總結一下，那塊寶地一句話就可以概括，那裡面的時間規則亂成了一團亂麻！　　“而且無間地的時間規則紊亂，只對靈植有效，修士在其中並不受影響，否則就根本沒人敢進入那地方了，說起來這地方的奇詭，也是靈武大陸的一絕，至少我們從沒聽過在其他地方有類似的景象，而剛發現無間地時，它可是引來了許多爭鬥，一開始我們南康和明塢根本無力染指，動手的都是大浩、大溪乃至殤陽帝國等大帝國強者，他們爭搶之後，多番研究都沒有結果，又覺得那地方太雞肋，靈植種在那裡加速生長的概率極小，這麼說吧，整個無間地，大致能同時種下上千種靈植，其中只有幾十種會獲得加速生長，其他大部分都是減緩生長速度，而且你種下去之前根本不知道哪裡是加速哪裡是減緩，而特別珍稀的靈植，你也不敢隨便浪費……種也只能種普通的，但普通的靈植，對那些大帝國來說根本不缺。所以最後幾大帝國才懶得過問了，也就便宜了我們。”　　濟王再次笑着解釋，這番解釋倒也讓郭正陽頗為認同的點了點頭。　　那裡面是有幾率能讓某些靈植的生長速度加快十倍百倍的，這猛一看去，的確是一處妙不可言的寶地，會引來大帝國插手，絲毫不值得意外。　　但嚴格說起來，這地方研究透了后，還真有些雞肋。　　一株好的靈植，你種下去之前根本不知道它是會加速生長還是減速生長，種了才知道，這也太坑人了。　　特別珍貴的靈植，大家自然都想多搞一些，可那種特別珍貴的，一旦在某處種下，就輕易不能移動，一移動就可能導致正在生長的東西出現破損，衰敗死亡。　　所以你種下去了才知道它是加速還是減速？本來就稀少的靈植，種了后突然給你來個減緩十倍生長，原本兩百年能收穫，結果你種在那需要兩千年才能收起，這不就是坑死人的節奏么？　　這時候你移植？一個不小心可能就導致正在生長的靈植損壞。　　那這樣的寶地，估計也只能種植一些不是很稀缺的、大眾化的靈植了。　　而那種大眾化、稀缺度不高的靈植，也根本不值得大帝國出手搶奪佔有。　　諸多情況綜合下來，就導致一塊原本是讓幾大帝國爭相出手搶奪的最後，最後淪落的食之無味、棄之可惜，乾脆來個眼不見為凈，便宜了明塢國和南康國了。　　“就算是我們，不管誰持有那塊寶地時，也都是種植一些不算特別珍稀的靈植，就算十年下來多收穫一些，對一個國家的發展也起不了大作用，就是若這樣白白放棄的話，大家也都舍不得，最終我們兩國才約定以青年強者的較技作為大比形式，輸贏什麼的，面子之爭已經都快要比那寶地的最終所有權更重要了……”　　濟王也再次苦笑這開口。　　因為對於那塊地方，他也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評價。　　苦笑中，郭正陽也古怪的皺起了眉頭，這塊地方的確太不可思議了，時間規則紊亂，還只對靈植生長有作用。

# 第三百三十二章 先天靈寶

　　“找到了，找到了，你看，……”　　“老夫遊歷星空，曾結識一位散仙摯友，其曾靠機緣偶得一方至寶靈界時，以此為基礎鍛造出靈時府，靈時府內，時間自成體系，可由修士自由掌控，最長可達外界一日，府內一年，用以修鍊有着妙不可言之功效，奈何那位摯友在遭遇天劫誅殺時，隨身仙府損壞，波及靈時府，導致靈時府根基靈界時破損，后老夫雖與摯友耗盡心機想尋一能取代靈界時之至寶重新鍛造寶府，卻從不曾成功。”　　“與摯友分別後，老夫亦曾單獨嘗試，但有關時間流速，非靈界時而不可控制，乃至渡劫之前，也只留下半座未完成之靈時府藏於火府，若後人有朝一日能覓得靈界時，只需將靈界時置入靈時府即可生效。靈界時，乃先天靈寶，誕於天地初開之時，此先天靈寶因是靈植，所以靈界時周邊，時間紊亂無序，周邊任何靈植，都會……”　　……　　幾十個小時后，濟王一行下榻宅院，一座幽靜雅緻的閣樓內，正在翻閱一張張玉簡的郭正陽突然就被身側一聲驚喜的呼聲驚動，等他轉頭后也立刻看到劉夏大喜着遞來一張玉簡，郭正陽接過玉簡后，也很快就讀到了一屢屢靈識。　　再跟着，郭正陽才也大喜，“靈界時？這麼說，在明塢國和南康國之間那塊寶地無間地，很可能是因為一株靈界時的緣故才會表現的那麼古怪？靈界時，竟然是先天靈寶？”　　教導南康國明天即將參加大比的幾個青年強者學習操控符陣，的確不需要太長時間，別說是靈武大陸的一夜了，就是地球時間的一夜都不需要，只是用了七八個小時，郭正陽拿出來的幾套符陣就被那幾個青年強者運轉的頗為熟練了。　　而靈武大陸一夜卻足有五十多個小時，所以在那邊運轉熟練后，濟王等人就安排了郭正陽兩人在宅院內住了下來，整個過程，濟王等人極為恭敬謙卑的姿態。　　而在濟王等退走後，郭正陽也沒有歇息，而是和劉夏一起開始翻看起了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來的傳承知識。　　主要是無間地那塊寶地，時間紊亂無序，給人的感覺實在太詭異，這個世界，竟然還有連時間流速都這麼奇葩的地方，想不讓人好奇都難。　　雖然對於那塊寶地，靈武大陸無數強者都曾研究過，卻研究不出絲毫頭緒，但那位長生境大能未必沒見過。　　畢竟那位長生境大能是縱橫星空的至強者，所見所聞絕對遠超靈武大陸修士無數倍。　　不過在一開始的時候，郭正陽也只是抱着試一試的心態罷了，並沒有太大把握能從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典籍里找到答案。　　所以等找了幾十個小時，真被劉夏從一眾典籍中找到答案后，郭正陽也既驚又喜，欣喜的都有些失態。　　一是驚於他們真的找到了答案，二是驚於這答案，也未免太讓人駭然聽聞。　　靈界時，先天靈寶？？　　導致無間地時間紊亂無序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那裡有一株先天靈寶？　　先天靈寶，可是泛星宇內修士所能御使的最強器物啊，修士鍛器，拋出靈武大陸不談，在地球和泛星宇範圍內，所能鍛造的器物，最初級的就是下中上極品靈器，然後下中上極品法寶，最終才是下中上極品後天靈寶。　　後天靈寶，已經是修士所能鍛造的極限，在後天靈寶之上的先天靈寶，則全都是宇宙初開時就誕生於天地間的星宇精華。　　這些東西，其數量在宇宙初開的那一刻就是固定的，而任何一個先天靈寶，其價值都要遠在一顆星球之上。　　不過，先天靈寶的形勢卻並不一定是器物，也可能是靈植一類。　　但靈植，也不是一定只能用來煉藥煉丹，對於先天靈寶這種誕生於宇宙初開，汲取星宇精華的至寶來說，就是把靈植當做法寶使用，一樣有着很奇詭的功效。　　比如在這位長生境大能留言中，他那位摯友初得靈界時時，就是拿它當做法寶用的，抓着靈界時對敵人一刷，就能讓對方時間秩序紊亂，瞬間流失百年壽元，這用來攻殺，一樣是極為恐怖的手段。　　就是對方釋放出來的術法，用靈界時一刷，一樣能導致那些術法潰散，別的不說，你施展術法不管威能再龐大，也不可能一道術法就保持上百年不滅，等靈寶一動，術法時間流速百千倍增加，那一處時空在眨眼間已經過了幾十年，那術法之威自然消散的乾乾凈凈了。　　最初他那位摯友仗着靈界時，也算是縱橫星空無往而不利了。　　只可惜後來那位卻敗在天劫下，天劫，不受時間限制……　　所以在轉修散仙之後，那位就把靈界時用做打造奇妙陣法禁制的陣基了，用靈界時為基，造出了一座靈時府。　　靈時府內，時間秩序可以由他隨意調控，外界一日，靈時府內一年，用恐怖的時間流速來幫助自己修鍊。　　這又是什麼意義？　　郭正陽若是有這樣一座靈時府，那修鍊起來絕對會取得讓人痴獃的效果的，外面過了一天，他已經在靈時府過了一年，幾天過後，他就能從道君初期抵達巔峰？甚至化神？　　而且這種時間流速，還不影響壽元。　　這種寶陣，用來輔助修鍊的話，效果真的堪稱驚粟了。　　可惜那位散仙，最後還是敗在了天劫下，連靈時府內的靈界時都因為天劫而受到破損……　　而後來就是那位散仙加上火府主人，兩個縱橫星空的超級強者聯手研究，都再沒能尋找到可以替代靈界時的寶物，導致靈時府也成了廢棄的府邸。　　不過說的也是，先天靈寶之威，若是隨便都能找來替代之物，那也不配稱之為先天靈寶了。　　“火府內就有一座半成品靈時府？是那位長生境大能仿製那位散仙的靈時府？只是缺一株靈界時？只要咱們能找到靈界時，把這先天靈寶放進去，靈時府就能運轉？這麼說，如果無間地那裡真是有一株靈界時的話，豈不是……”郭正陽驚喜莫名時，一側的劉夏才也興緻勃勃的看向郭正陽。　　說這話時，她更是興奮的小臉一片暈紅。　　按照這玉簡中的描述，無間地那裡，八成可能就是因為靈界時的原因，才會顯得那麼奇妙，若那裡真是靈界時作祟，只要他們得到，豈不是就能打造出一座新的靈時府？　　先天靈寶啊，以兩人現在的修為，若沒有前人栽樹的話，兩人就算得到也用不了！　　以兩人現在修為，最強也只能中下品法寶而已，就算得到一件極品法寶都沒能力運用，更別提後天靈寶，先天靈寶之類了……　　若沒有那位長生境留下的半成品靈時府，就是他們得到靈界時也只能幹瞪眼。　　可那位長生境大能卻因為羡慕摯友有那麼一座寶府，自己嘗試着仿製了，仿製到最後都無法成功，留下了一個半成品？只缺一株靈界時？　　所以在劉夏話語之後，就是郭正陽也激動了，不過激動中，郭正陽還是突然狐疑的道，“你說無間地那裡，若真是因為靈界時才變得那麼奇妙，那那裡的靈界時，會不會就是那位散仙強者留下的？我記得以前那位長生境大能也說過，每一個先天靈寶都是集星宇精華而生，幾乎都是獨一無二的，並沒有兩件一模一樣的先天靈寶。所以……”　　先天靈寶，每一個都是獨一無二的，很難有相同的先天靈寶出現。　　如果無間地真有一株靈界時，那會不會就是那位散仙留下的？　　劉夏猛地一滯，“不會那麼倒霉吧？”　　如果是的話，那豈不是說那裡的靈界時很可能是損壞的？就算他們拿到了也沒用？　　“說不準，迦藍星這裏，火府主人曾經出現過，他也知道這裡有意志海這樣的存在，可以幫助修士感悟天地意志，若是他把這消息告訴他的摯友，好讓他摯友渡劫的把握更大一些，也不意外吧？”郭正陽再次開口，說的內容卻也合情合理。　　漫漫星空，若只是碰巧的話，估計真的不會這麼巧。　　但火府主人記得迦藍星，就是因為這裡有意志海，能幫人感悟天地意志，在他感悟圓滿之後，未必不會把這消息告訴摯友，幫助摯友渡劫。　　就像是郭正陽在來了一次迦藍星后，第二次來就帶着徒弟一起來，想讓徒弟也感悟天地意志了。　　既然那個散仙是火府主人的摯友，還屢屢在天劫下吃大虧，若是他之前沒有感悟天地意志，那火府主人會把這地方告訴他，絕對很正常。　　所以，就算火府主人那位散仙摯友也在這裏出現過，都絕對不算意外。　　那無間地里就算有一株靈界時，也很可能就是那位散仙強者手中那一株。　　“那要真是的話，咱們豈不是白高興一場？”劉夏再次愕然，很失望的道。　　“不一定，先天靈寶，集星宇精華而生，一旦出現損壞，也非人力所能修復，只能靠自身持續汲取星宇精華才能復原，就算這一株靈界時就是那個散仙強者手裡損壞過的一株，但幾千年過去，說不定也已經自行復原了呢？”郭正陽笑着開口，心下卻越來越激動。　　這一次他原本只是在殺了某個公主后，出來避避風頭洗清嫌疑，誰想到竟很可能遇到一株先天靈寶，而且還是靈界時這麼奇妙的東西，那還真是讓人想不激動都難。

# 第三百三十三章 略感好奇而已

　　找到了有關靈界時和靈時府的記載后，時間已經快到了第二天清晨，這時候，郭正陽卻也不急着前往無間地，只是和劉夏說了聲先休息，就閑了下來。　　等天亮之後，兩國大比繼續時，郭正陽兩人才又在濟王一行熱情的邀請下，一起隨同南康國眾青年強者上了大比會場。　　大比會場，也就是一個寬闊的廣場，左右建有不少觀武用的高台，南康國和明塢國各執一高台，參賽強者則是在中央會場演武，一次一場。　　等郭正陽隨着濟王一行到了南康國高台落座，這情況倒是引起了明塢國詫異不已的關注，主要就是濟王等人對郭正陽的態度，堂堂南康濟王，在南康也是數得着的強者，但在面對郭正陽時卻像牽馬開門的小廝一樣，恭敬的不像話。　　這就是讓不引人關注都難了。　　而除此之外，南康國其他修士則大多都是一副既驕傲又激動的表情，只要不是面對郭正陽時，往往都是意氣風發，縱橫睥睨的高傲神態，彷彿對面的明塢國一行已經不再被放在眼裡，如此景態，真是驚掉了一地眼球。　　“怎麼回事？那個青年是誰？”　　“看濟王的態度，就是南康國國王在此，也不需要這麼恭順吧？”　　……　　不只是各高台周邊不少修士紛紛竊竊私語，明塢國高台上，幾名王爺和明塢貴族也紛紛驚疑不定起來。　　驚疑中，大比還沒正式開始，這裏的異常已經快速向外傳播，而後在大比開始前，一名身穿飛羽袍服的中年就從會場外遁來，微笑着落在明塢國高台上。　　“陛下？”　　“參見陛下！”　　……　　以主持大比的明塢七王爺為首，明塢眾強者也紛紛參拜，中年不以為意，很隨意的挽起七王臂膀，這才好奇的看向對面，“皇兄，對面那位我聽說好像是昨夜求見皇兄，說有讓我明塢在大比勝出的手段，卻被皇兄驅逐？”　　一聲輕笑，周邊不少明塢強者紛紛愕然，就是七王爺也愣了一下，才古怪的道，“好像是有這麼回事，是他么？”　　昨天晚上的事，他還真是沒怎麼在意。　　當時他還正在訓誡昨天上過場的幾個青年強者，突然接到衛士稟報，說外面有一修士自稱有讓明塢勝出的手段，當時的七王爺可正在氣頭上，聽了這話後放出靈識略一感應，感應到外面是一個靈宗初期修士，才問都不問就下令衛士讓對方滾蛋……　　靈宗雖然也是明塢國的巔峰戰力了，他們舉國不過三四十位，皇族內也只有十多個靈宗，但只是一個靈宗初期，他還沒怎麼放在心上。　　而對於這場大比，就算昨天已經輸了三場，但最終結果，七王爺還是很有信心的，因為剩下的四個青年強者，正是一眾強者里實力最強的，這四場，他起碼有七成把握全勝，八成把握勝出三場，昨天上場的五人只是試水，贏了能多賺幾分面子。　　但他也沒想到下去五個人，結果三人都是落敗，所以在正在氣頭上，深感那五人太不爭氣，聽到下人稟告的那種大話后，見都不見就讓對方滾蛋了。　　所以他還真不知道對面的郭正陽就是昨夜那人，畢竟昨夜他也只是感應了下對方修為就沒關注了。　　“能讓濟空俞這麼恭順，這傢伙說不定還真有些手段。”明塢國王才也淡淡一笑，並沒有直接過去和郭正陽見面的意思，只是自然坐在了之前七王爺的位子上，準備觀摩大比。　　恩，直到現在，他也只是在聽到消息后，略感好奇而已。　　在摸不準郭正陽的實力手段之前，那邊還不值得他屈尊降貴……　　就是這種淡然，在大比剛一開始，兩個青年強者下場之後，瞬間就被徹底顛覆。　　“噗～”　　“陣法？”　　“這是符陣？？”　　“不會吧？那是郭正陽？怪不得，怪不得堂堂南康濟王都對那位如此恭順，他竟然是一年多前，讓禁地和器宗都爭相拉攏的那位陣法天才？”　　……　　觀摩大比的時候，也真有不少強者和權貴都是端着一杯靈液細品慢咽，完全就是純觀賞姿態的坐在高台上，結果雙方青年強者剛一下場，南康那位女修士一甩手丟出幾張符紙，會場方圓數里內也直接籠罩在一層煙雲下。　　許多正淡然輕笑的強者當場就噴了無數靈液。　　符陣，這是符陣啊！！　　陣法之力和修士所御使術法，本質上還是相差很大的，所以第一時間，大家就認出了這是陣法之力。　　可陣法之力，揮手間幾個呼吸就布施出來？這不是符陣是什麼？　　符陣，對於眼下的靈武大陸來說，或許在大陸西部等地區，還根本是無人知曉的手段，但在大陸近東部地區，卻幾乎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了。　　那就是曾經在一年多前突然出現在青石城的那位郭師的拿手手段啊。　　幾個呼吸前還淡然自若的明塢國王，瞬間就驚得從原地跳了起來，傻傻看着台下，看着台下己方那青年強者突然置身陣中，很不知所措的反應，他也傻了。　　猛地握了一下拳，指甲都插進肌膚內帶出几絲疼痛，明塢國王才慘嚎一聲，怒瞪着通紅的雙眼看向七王爺，“明琨，你竟然把郭師拒之門外？天殺的，老夫宰了你……”　　郭正陽身份一出，明塢國王瞬間就明白了過來，這一次大比，明塢輸定了。　　兩個修為差不多，就算有差距也最多相差幾步的修士之間比斗，若誰突然能依仗陣法之力攻殺，那絕對是板上釘釘的贏定了，所以這一次大比，今天的四場比斗，明塢國絕對輸定了，但就像是昨天濟王說的那樣。　　雖然這種大比，是決定無間地后十年的歸屬權，但發展到現在，兩國的面子之爭，都快要比寶地最終歸屬更重要了。　　畢竟在靈武大陸，真的沒人能研究出無間地的底細，大家對那地方的所有印象都是食之無味棄之可惜，有沒有差別都不大。　　而這樣的大比，輸一次，明塢國王也真的不會在意，輸一次就輸了唄，有什麼，反正無間地那地方本來就讓人很蛋疼，最多是近幾年面子上不好看，好像被南康國壓下了一頭似的。　　但面子什麼的，和有機會接觸郭正陽的名師相比，真的不重要了。　　想想這位可是禁地器宗那樣的超級勢力都爭相拉攏的，而且據說禁地器宗內的超級天才們，在郭正陽面前都是虛心受教，從而有機會學到各種高深知識，實力飆升，那樣的存在，若有機會接觸到，哪是區區小面子能相比的？　　而昨天，那位郭師本來是主動去接觸明塢國的，卻被七王爺給趕走了？從而把這樣的天賜良機推到了南康國面前？　　一想到這裏，明塢國王真是當場氣的氣血上涌，差點活生生氣暈過去。而若不是怒極，他也不會直呼七王爺的大名了，要知道片刻前他還皇兄前皇兄后，親熱的不行呢。　　“坤王爺？你竟然把郭師拒之門外？推給了南康國？”　　“你這個敗家的東西，老夫和你拼了。”　　……　　這一次大比，因為在開賽之前，南康濟王一行對郭正陽態度太過恭謙，引來了太多狐疑和好奇，所以不只是明塢國王接到信息后趕過來查看，就是明塢國內其他大族也有不少強者前來。　　他們或許來得晚了一些，可來了之後就聽到了明塢國王的怒罵，外加台下，兩個正在大比的青年強者里，南康那位女修士操控符陣，輕而易舉把明塢的參賽者玩的暈頭轉向，所以就算來得晚的也明白了很多事。　　短短時間，兩個明塢大佬就也怒目看向七王爺，那眼神中的震怒和崩潰，真是都快足以殺人了。　　畢竟在明塢國，皇族明氏並不是一手遮天，而是還有兩三個龐大世家和明氏權勢實力都差不多的，如果當初郭正陽真是被明塢國奉為上賓，那麼能得益的可不只是明氏，別的不說，這次參加大比的九個青年強者，只有兩個是出身皇室，其他的……　　如果郭正陽要指導青年強者操控符陣，那還真是有不少機會輪到他們子孫得益的，現在在場下那個明塢國青年強者，就是明塢另一大族塢氏子弟。　　幾個老者當場就要和七王爺拚命。　　但就在這時，賽場上一聲慘叫，卻瞬間吸引了眾人注意力。　　等明塢眾人側目看去，才發現是賽場上的塢市子弟已經落敗！　　好吧，兩個實力相差並不是很大的修士比斗，一個能操控陣法之力，一個卻不能，結果真的太顯而易見了。　　就像是當初郭正陽只靠陣法之力，就能一人力戰三名半步化神，外加三個道君巔峰一樣，陣法之力的恐怖，真不是蓋的。　　雖然郭正陽賜給南康眾青年強者的符陣並不是太高深的陣法，只是地球上很廣為人知的一些小陣法，比起郭正陽御使的來自火府的陣寶，差了不止百千里，可那比起靈武大陸的陣法，還是精妙出不知多少倍。　　靠着陣法之力，還是小陣群，南康那位女修士輕易就把明塢那位塢氏子弟拿下，整個過程，卻是連三四分鍾都不到。　　愣愣看了賽場幾眼，明塢國王等人卻又紛紛氣的眼前一黑，差點活生生被氣吐血。畢竟，下面的符陣越精妙，威能越強，對他們就越是無法承受的刺激。

# 第三百三十四章 淋漓盡致

　　“錄兄、陽兄，郭某隻是想藉助南康國意志海參悟一下而已，我的劍意已經接近小成階段，而這個徒兒，至今也還沒有感悟絲毫天地意志，所以前去禁地器宗拜會一事，不如還是先等一陣子，等我忙完手頭上的事，在下一定前去。”　　又是片刻后，明塢南康兩國大比會場，人徹底多了起來，符陣一出舉國皆驚，郭正陽的身份也被無數人認出，所以在收到消息后趕來會場的修士，已經多的不像樣，明塢國一方不止是幾位大佬都到了會場，就是其他皇室和大族的核心成員，都以最快的速度趕來了這裏。　　不只是明塢國，就是駐紮在明塢國的禁地、器宗、丹宗等執事長老一樣紛紛前來。　　明塢國和丹宗那邊，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不好直接上前接觸郭正陽，禁地器宗的執事長老卻沒那個顧慮，全都圍在郭正陽身前，毫不猶豫的拋出了橄欖枝，力邀郭正陽前去做客……　　而且這兩位的熱情比南康國一行都更甚，那也是廢話，一年多前，郭正陽在海冕宗逗留幾個月，當時鎮守天禾國的禁地器宗長老在郭正陽那裡得到的好處，絕對是史無前例的誇張，以前的南友和樓無恆，在禁地器宗內也是一方人物，本就遠比駐紮在明塢國的錄姓修士和陽姓修士吃重的多，不管是身份背景實力都是如此。　　但那兩位在整個禁地器宗內部，化神期以下，其實也就是一流水準罷了，兩個基本都是五品大師行列，兩大勢力內部比他們更吃重的人絕對還是很多很多的，不然他們兩個不會被分派到一個小帝國坐鎮。　　結果和郭正陽坐而論道幾個月，南友和樓無恆徹底發了，兩人的陣法煉器水準都是突飛猛進，眼下早已經是禁地器宗內六品大師的水準，某些方面就是比起真正的七品宗師，也不遑多讓了，如果不是那兩位非要自己堅持留在天禾國，以他們的實力，都已經不需要分派在大陸邊緣的小帝國，而是想入駐大溪之類超級帝國坐鎮一方都足夠了。　　而那兩位的突飛猛進，卻全是郭正陽無償指點的……　　有這樣的先例，駐紮在明塢的兩個大勢力執事長老想不熱情都難啊，除非他們腦袋被驢踢了，一時進水才會不熱情。　　而且就算是兩人的熱情，得到婉拒的答案后，兩位執事依舊是不悲反喜，全都是滿心激動和讚歎的連連笑道。　　“郭兄天資真是罕見，一年多前才剛剛參悟劍意，眼下只是一年多過去，就要臨近小成，實在讓人驚嘆，這個是應該的，郭兄想在南康國參悟，盡可隨意就是。”　　“是啊，南康距離明塢這麼近，郭兄若是要在那裡參悟，閑暇時分，咱們也正好可以去拜會拜會……”　　……　　兩人是出於禮節和義務，必須在見到郭正陽之後要對對方發出邀請，邀請他去禁地或者器宗總部，不然如此大才大師，他們見了卻不邀請，以後被身後大佬們知道自然是要吃不了兜着走的，但郭正陽的婉拒，也真讓兩人覺得這是美事了。　　其他不說，郭正陽要真受他們邀請去了總部，那哪還有他們什麼事？他只要一答應，一路上恐怕就會有無數禁地器宗天才們趕過來，搶着在這位面前露臉呢，而郭正陽拒絕了，對他們反而對有利。　　對方要留在南康參悟天地意志，肯定不是一天半天，然後兩人可就有機會常去拜訪，或者像曾經的南友和樓無恆一樣直接住在那裡，有機會接受郭正陽的指點了。　　如此回答卻也讓郭正陽啞然，他自然能看明白兩個大勢力執事的心思和期待，不過這些都是小事，他也就沒有點破。　　而拋開郭正陽所受到的熱情歡迎不談，正在進行中的兩國大比，卻陷入了一個很尷尬的環境下，那就是這大比，基本沒人關注了……　　雖然此刻台下還有兩個青年修士在比斗，但不管是南康國所在高台，還是對面明塢國高台上，一眾強者真沒人有心思再對大比關注了。　　南康這邊好說，大家都是一副贏定了的心態，而且和大比的勝負比起來，郭正陽這樣的大陸名師駕臨，明顯要比大比更重要百倍千倍不止，所以此刻南康眾強，都是一邊意氣風發，戒備敵視的看着明塢眾強，一邊小心翼翼侍奉在郭正陽身側。　　而明塢方則是各個猶豫徘徊，所有人都是拿着刀子一樣的視線不斷在七王爺身上掃視，掃過之後，又紛紛向上前和郭正陽接觸一下，卻又沒那個勇氣……　　局面僵持一陣子后，大比也就結束了，毫不意外的，今天四場比斗南康全勝，比斗結束后，南康濟王等人則激動的邀請郭正陽前往南康國。　　禁地器宗兩大執事也是樂呵呵的主動說也要去南康看看，會會老友什麼的。　　直到這時，明塢一行才再也按耐不住，以明塢國王為首，想過來結識郭正陽，不過那邊剛有動作，兩大勢力個執事就直接出面把人給拒了回去，而且語氣神態頗不客氣。　　明塢一小國，又哪裡敢在禁地器宗兩大執事面前撒野，所以就算不情願也只能認了，只能充滿懊惱和崩潰的看着郭正陽在眾星捧月下離去。　　直到一行人乘坐着一輛寶器飛舟向明塢皇城外遁去，大比會場才直接炸了鍋，可憐的七王爺，在一瞬間就受到了幾十位強者的術法寶器圍攻發泄。　　……　　“郭師，前面就是我南康和明塢邊境線，無間地就在那裡。”　　“郭師如果有興趣的話，等咱們到了，不妨去觀覽一下，雖然那個地方有些雞肋，眼下也沒人太重視，不過那裡的奇妙也是很罕見的，全大陸就這麼一處時間混亂之地。”　　……　　幾個地球日後，靈武大陸時間也就是一天多些，一艘龐大飛舟也快速劃過高空，出現在了一片山川密林上空。　　飛舟甲板上，濟王等人笑盈盈站在郭正陽身側，指着前方開口。　　“好。”郭正陽自然是肯定的點頭，無間地，終於要到了？　　其實他最初打算只是在這裏露個面，用符陣之類換取意志海參悟的機會，不過意外發現了無間地，還有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典籍記錄后，無間地對他來說，已經遠比去意志海參悟要更重要了。　　但他之前也沒有表露的太熱切，以免被有心人看出什麼破綻，畢竟無間地，可很可能是潛藏着一株先天靈寶的。　　那玩意的珍貴，幾乎都是不輸於火府傳承這種寶藏的，是絕不能輕易暴露的。　　說了一聲好，濟王等人才也很快笑着操控飛舟趕往無間地。　　而這處寶地，其實也就是一個坐落在群山間的山谷，山谷左右有一些人類建築，就是在山體內修建幾座閣樓，而山谷內，則是被開墾的彷如葯園一樣。　　而這山谷也不大，只有幾千平米的面積，裏面整齊種植着一行行靈植。　　十年前，兩國大比是明塢勝出，所以此刻守在無間地的還是明塢國修士，等濟王所帶飛舟降落後，明塢國看守修士直接就被驅逐了乾淨，從而換成了南康修士布防，葯園裡，原本正在生長的一種種靈植也輕易被拔了個乾淨，露出了一片乾淨的土壤。　　“這裏的時間太亂，沒人知道哪一片是加速，哪一片是減速，只有種下去才知道，不過把所有靈植都清理掉，重新種植，種植上千株靈植的話，總有幾十處會是處在加速狀態。”　　站在乾淨的小山谷內，濟王一聲輕笑，左右自有其他修士帶着一種種靈植種子開始在無間地種植。　　這種種植也就是埋下種子而已。　　幾乎都是一樣的動作，差不多持續了十來分鐘，等一群修士埋下上百顆種子后，在郭正陽等人身前十多米外，一片土壤里突然就有一株嫩芽撐破泥土，快速發芽生長。　　“那裡在加速。”　　其實不用濟王提醒，郭正陽和劉夏和視線也早已被吸引了過去，就是在兩人注視下，那一株嫩芽就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生長，不過短短几分鐘，就生長到了成熟期，開花結果。　　一行人也踏步走了過去，濟王直接笑着蹲下身子，“雖然已經看了無數次，但這樣的效率還是就像神跡一樣，只是喝一杯靈液的功夫，一株溫蘭果就成熟了，可惜，這裏根本沒有一點規律可言，咱們就算種植靈植，也最多只敢種植三四品靈植，太珍貴的，根本損耗不起。”　　“那裡，那裡又有一株靈植髮芽了。”　　“還有那裡。”　　……　　就在感慨中，一眼就可以收入眼底的小山谷里，蓬鬆的泥土地里又有十多株靈植冒出了地面，不過這一批靈植，也並不是所有都像之前的溫蘭果一樣在短短几分鐘內就成熟，而是相差很大，有的只是緩慢撐破土壤發芽，生長速度較慢，看情況要幾天後才能成熟。　　有的則是勉強從土裡蹦出一點綠色，看情況都要幾個月才能成熟。　　當然，也有一株比溫蘭果成熟的速度更快，兩三個呼吸，一株靈植就開花結果，到了可以採摘的地步。　　但更多的地方，之前種下去的種子卻根本是毫無動靜。　　無間地的奇妙，在這一刻也被展現的淋漓盡致。

# 第三百三十五章 空間意志

　　“這裏這麼奇妙，會不會和什麼寶貝有關？你們沒有深挖過么？”看着無間地的奇妙景象，沉吟了幾個呼吸后，郭正陽才笑着開口。　　濟王頓時也笑了，“怎麼沒有？別說是我們了，當初剛發現這裏時，大浩、大溪、殤陽等大帝國內，一些靈尊級強者都親自出動來這裏研究，但哪怕把這處山谷向下深挖了上百里，一樣毫無結果，山谷周邊大家一樣翻了個遍，也發現不了絲毫異常。”　　“是啊，就是我們禁地內，也有幾位靈尊級強者趕過來查看，但不管怎麼研究，這怪地方就是沒一點頭緒，到最後大家才不得放棄。”隨着濟王的話，出身禁地的錄姓修士同樣充滿感慨的開口。　　這麼奇妙的地方若說沒人來研究，那絕對是扯淡。　　第一次發現無間地，已經是百多年前的事了，大陸各方強者對這裏的研究都耗費了三四十年光景，最終還是一無所獲，這才不得不無奈放棄，而等又過了近百年，就是南康明塢這樣的中小型國度，爭奪無間地都發展到面子之爭更重要了。　　“郭師，如果你對這地方有興趣，盡可以隨便下手，就算真被您研究出什麼，咱們也絕對不干預。”錄姓修士感慨后，濟王也笑眯眯開口，態度擺的很端正。　　他也看出了郭正陽對這地方有興趣……這也是廢話，其實任何一個初到無間地的修士，都會充滿震驚和感慨，從而生起興趣的。　　但卻真沒人能研究出什麼。　　到現在連他都對這地方充滿了無語，若不是有事他壓根來都不會來，來了也只會讓自己糾結而已，所以若能用這地方討好一下郭正陽，那他也絕不會吝嗇。　　郭正陽頓時也笑了，只要自己願意，就可以隨便在這裏研究？　　這的確是個很讓人心動的提議，因為在火府主人記載的典籍里，靈界時是屬於先天靈寶，所以你就算髮現它，一般手段也未必能把這先天靈寶找出來。　　修士在不知不覺中受靈界時影響，十幾年、幾年時光跳轉紛亂，那還真是哪怕靈界時就在你眼前，你也看不到，你的視線能看到的，是發生在眼前一瞬間的事物，但靈界時影響時光，你回收視線的剎那，那裡時光已經流失數年，自然是什麼也看不到。　　對上靈界時這種先天靈寶，沒有特殊手段，就算化神期來了，耗費幾百年在這裏折騰，也折騰不出結果的。　　就是那位散仙，第一次遇到靈界時也被迷惑了好幾個月，才找到方式發現了靈界時。　　而那位散仙曾經收復靈界時的方式，也就記錄在火府主人的典籍里。　　對方也怕自己的傳人萬一哪怕遇到了，卻沒能力收復，白白錯過這至寶。　　如果這裏真是靈界時作祟，而他又能在這裏隨便研究，郭正陽還真有一定把握能發現那玩意，再收起來。　　唯一的難題就是，真的把靈界時找出來后，濟王等人還會不會說話算話。　　他們現在說的輕鬆，不管郭正陽在裏面研究出什麼都歸他，他們絕不會幹擾，可一旦等靈界時露面，又因為郭正陽施展出的手段而不再干擾修士視線，也被其他人看到，事情恐怕就……　　“這個還是等等再說，既然那麼多前輩在這裏研究都研究不出頭緒，我也不覺得自己能做到，這樣吧，還是先去貴國皇城，等我在劍意上有所精進后，有了閑暇再來研究。”思索之後，郭正陽才也笑着開口。　　現在搞研究的確不是特別合適，就算濟王等人不會反悔，郭正陽想把那玩意找出來，也不是馬上就能做到，他都還得回火府一趟，準備些傢伙。　　靈界時畢竟是先天靈寶，想打消先天靈寶的干擾之力，以郭正陽如今修為，直接去做是不可能做到的，散仙都曾經絞盡腦汁，何況是他一個道君初期？　　火府主人留下的手段，其實是一套連環大陣，靠陣法之力打消靈界時的影響，而那些大陣的陣基等物也都是很奇妙的事物，遠不是普通陣法能比擬的，那些東西，郭正陽也沒帶在身上，他至少要回火府一趟，把放在半成品靈時府附近的陣法所需帶回來，在這裏布施一番，才能成功。　　當然，他現在回火府也很簡單，上次出來時，他已經在迦藍星傳送陣那裡又安置了一個傳送陣，還是隨身攜帶的傳送陣，此刻要回去，只需要把儲物戒指里的傳送陣拿出來，啟動，就可以聯通迦藍星回火府的傳送陣，直接回到那處地下密室。　　而這些，卻也不合適在濟王等人面前展現。　　郭正陽笑着說出決定，濟王等也無有不應，隨後一行人在上了飛舟，再次趕向南康皇城。　　接下去的事情就簡單了。　　到了皇城以後，南康皇室舉族出動來歡迎郭正陽，包括祝派在南康的禁地器宗長老，一樣如此。　　一番客套之後，郭正陽也就被恭迎到了南康南氏掌控的意志海附近。　　也是這時，郭正陽才下了一個讓整個南康國都為之轟動的決定，那就是在他參悟劍意閑暇期，不止會向禁地器宗幾位執事長老傳授一些知識，連南康皇室也可以挑選幾個天才來聽講。　　哪怕南氏皇族一直對郭正陽畢恭畢敬，為的就是這樣的目的，可看到郭正陽如此爽快的答應下來，還是讓整個皇族都沸騰了。　　“以你的資質，想要感悟某種天地意志，並不是太難的事，你抓緊時間參悟，等你參悟了之後，咱們再動手去找靈界時。”　　南康國意志海，一次講道結束，看到劉夏正好從意志海內遁出，臉色凄白的遁向海岸，郭正陽才也遁了過去。　　劉夏想參悟某種天地意志，估計還真不是太難的事。　　領悟天地意志靠的就是領悟力和天賦，在靈武大陸，也只有那些頂尖的天才才有此幸，而這方面，郭正陽和劉夏卻又佔了大便宜，在靈武大陸，萬萬里挑一的天才，想領悟某種天地意志也需要一兩年，只有那些從超級帝國里，億萬萬人口選出來的超級天才，才可能只需要幾個月就能領悟。　　不過靈武大陸的天才們在意志海內參悟，最大的難題就是想參悟天地意志也靠運氣，意志海內一波波意志潮流，一般天才只有遇到了，才知道那是什麼意志。　　比如你想感悟火之意志，但游來游去卻一直找不到火之意志潮流，一直碰到冰、水、鋼鐵、風、光等其他意志潮流，在裏面呆一天，才可能只遇到一兩次火之意志，這時間九成都是浪費掉了。　　但郭正陽因為身懷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來的和參悟意志有關的功法，功法一動，意志海內在他身邊的所有意志都可以看得清楚，效率自然大大提升，他在裏面想參悟什麼就去找什麼，根本不需要浪費，在裏面一天，就等於靈武大陸修士呆上好幾天。　　正因為這樣，郭正陽的資質就算不是億萬萬里挑一的超級天才，也能只花費幾個月就能領悟劍意。　　劉夏的資質比他還出眾的多，所以她想領悟某種天地意志，一樣不難。　　“恩。”劉夏也重重點頭，她也知道，收復靈界時的過程中，很可能會產生什麼不好的事，那現在能多增加幾分實力就多幾分把握的。　　不過下一刻，劉夏才又興奮的道，“我剛才在意志海內，遇到了一波空間意志。”　　郭正陽頓時一驚，愕然看去時，心下也閃過不小激動，“空間意志？運氣這麼好？”　　天地意志，其實一樣有強弱之分。　　最弱的意志，就是基礎五行意志，在靈武大陸，這些意志都被稱之為下品意志，而五行之上，光、雷、劍意、刀意等意志，則被稱之為中品意志。　　空間、時間等意志，已經是最頂尖的上品意志。　　而在上品意志之上還有帝王級意志，那就往往不是指的單一意志，而是指的組合意志，比如你一個人領悟金木水火土，或者空間時間相加，如此相輔相成，才是帝王級意志。　　通俗來說，你火之意志圓滿，才能比得上劍意刀意大成，比得上空間時間意志小成之威。　　而意志海內，一至九品意志海，基本都擁有下中品各種意志，但上品意志的出現，只能靠運氣了。　　八成意志海內，都根本不見空間時間等上品意志蹤跡的。　　至少上次郭正陽在海冕宗意志海內參悟，就根本沒見到空間時間等意志。　　他還是能看清意志海內身邊的意志形態，都找不到，需要碰運氣才能遇到哪些上品意志，更別提靈武大陸修士了，靈武大陸修士，感悟雙意志、三意志的修士，數量都遠比感悟某種上品意志的多得多。　　通俗來說，一百個參悟天地意志的修士，感悟下品意志的可能是八十人，感悟中品意志的可能是十人左右，感悟雙意志三意志的也可能是三四人，但感悟上品意志的，或許一個都沒有。　　“我雖然看到了空間意志，但那意志潮流卻很奇怪，每當我想追上去時，它就突然消失，下次出現已經到了幾十米外，一直追不上，你說我要不要參悟？還是隨便感悟一種中品意志？”郭正陽驚喜中，劉夏才也苦笑着開口，能發現，可不代表着就能參悟。　　上品意志的玄妙要比中下品奇詭多了，你能看到，也不一定追得到。　　“盡量吧，若能感悟空間意志，哪怕是皮毛，也能堪比五行意志大成階段了，咱們把握也就更大了。”郭正陽倒是回答的很果斷。

# 第三百三十六章 劍意小成

　　“追上沒？”　　“沒，又白忙了幾個小時。”　　“我也是，這個意志海內似乎只有那一波空間意志潮流，而且還蘊含空間屬性，可以自行瞬移，每次快要撲上去的時候它都瞬移遠遁，好像已經有了靈性一樣。”　　“那怎麼辦？咱們已經追了它三四天了，竟然一次都沒追上，更別說參悟了。”　　“盡量吧，實在不行就放棄，不過放棄之前還要多試試，各種方法都要嘗試一下。”　　……　　幾天後，等再次從意志海內遁出，不管是郭正陽還是劉夏，神色形態都有些狼狽，畢竟在意志海內時刻受到意志潮流衝擊，心性再堅定的人也會被攻擊的虛弱不堪，這方面，感悟了劍意皮毛的郭正陽要好得多，每次潛入意志海最長都能堅持十多個小時，而劉夏連絲毫意志皮毛都沒感悟，一開始她最長也只能堅持十來分鐘，就會忍不住那種衝擊遁出來休息。　　當然，隨着潛下意志海的次數越來越多，逐漸適應了那種意志潮流衝擊后，劉夏眼下潛下去一次，已經能堅持半個多小時了。　　不過在意志海內呆的時間越長，他們上岸后休息的時間就越長。　　而可惜的是，已經過去了三四天，兩個人加起來，都沒有碰到那一波空間意志一次。　　郭正陽第一次聽到空間意志的蹤跡時，所說的盡量，不只是讓劉夏盡量去嘗試着參悟空間意志，就是他自己，也被那一縷空間意志吸引了心神。　　他雖然感悟了劍意，但只要有那種天賦，就是再想感悟另一種天地意志也不是難事，畢竟在靈武大陸，就真有一部分強者是感悟雙意志、三意志，甚至四意志的。　　郭正陽已經對大陸歷史熟知了不少，所以他也知道以他的資質，外加功法搭配，只要用心去感悟，想感悟第二種天地意志並不是太困難的事。　　但以前他卻沒那麼想過，一是沒時間，二是劍意已經是難得的中品意志，在眾多中品意志中已經是很出類拔萃的，所以在沒有更好的選擇之前，他也不想耗費精力時間轉修其他意志。　　但現在南康國意志海內竟然出現了一波空間意志，這就由不得他不心動了。　　真參悟空間意志的話，那對他實力提升絕對會有着妙不可言的功效，所以在這幾天，他潛下意志海后，連自身的劍意都沒有在用心去參悟，而是一直在尋找追逐那縷空間意志。　　尋找好說，南康國意志海雖然面積也有數十里大小，但以郭正陽的速度，下去一圈最多十來分鐘就能找到那縷空間意志，這還是因為就算他運轉了功法，也最多看清楚身邊百米範圍內的意志形態，再遠的就是一片混沌，但這也足夠了，一次看百米範圍，以他的速度巡查數十里內的空間意志蹤跡，都是很簡單的事。　　但發現容易靠近難，那一波空間意志就彷彿有了靈性一樣，每次他一靠近，最多接近那縷空間意志兩米內，對方就唰的一下，瞬移消失……　　他是如此，劉夏也是如此，三四天下來，兩人在意志海內發現那波空間意志數十次，但從頭到尾硬是一次都沒追上。　　這也不得不讓郭正陽感慨，他能運轉功法看清左右意志形態，想參悟空間意志還這麼難，也怪不得在靈武大陸內，感悟雙意志三意志的修士，都比感悟空間或時間等上品意志的修士要多得多。　　其他意志潮流都是自然波動，彷彿海浪一樣在意志海內起伏流動，溜到哪是哪，你看見了，加速飛遁就能追上，但這上品意志竟然有主動避人的本能，想感悟，真是太難了。　　他也已經施展過不少手段去嘗試着抓攏，包括各種術法、符陣乃至法寶相助，可一次都沒成功……這些手段，的確不怕被海岸上的眾修士發現，因為意志海內全是天地意志，修士靈識都無法探索的，靈識一散發直接就被左右天地意志摧毀，靈識探索不了，看不見，他在裏面施展手段自然也不怕露餡。　　可嘗試這麼久，連一次真正接近那波空間意志都做不到，郭正陽還真有些懷疑，自己是不是不該舍近求遠，還是先專心參悟劍意，把劍意參悟到小成之後再說？　　“恩，那我先去休息，再多試試。”　　隨着郭正陽的話，劉夏也再次笑着點頭，她臉上，倒是看不出一點氣餒，郭正陽也笑了笑，同樣遁去休息。　　休息一陣子，郭正陽才又開始講道。　　而那邊劉夏已經重新投入意志海，去追逐那縷空間意志。　　……　　“我碰到了，碰到了一次。”　　“恩？怎麼碰到的？”　　“……”　　“我原本怎麼追都追不上，都快要虛脫了，然後那縷空間意志突然瞬移到了我身上。”　　“這也行？那空間意志給你的感覺是什麼？”　　“我也不好說，當時我本來就快虛脫了，等它過來時，也根本撐不下去，感悟了十來秒就受不了遁出來。”　　……　　又是幾天後，等郭正陽和劉夏再次相聚，聽着小丫頭原本充滿興奮的歡呼，郭正陽也震驚大震，可隨後簡單幾句言語，郭正陽就又愕然無語。　　“難道想參悟那玩意，也是靠運氣？自己追逐根本追不上，只有等遇到那種運氣，才能偶爾參悟一下？”　　“說不定是這樣，要不然我還真不信靈武大陸曾經有人蔘悟過空間意志，咱們佔了這麼大優勢都做不到，他們又怎麼能參悟？”　　……　　靈武大陸既然把空間時間意志劃分為上品意志，就是因為有人曾經參悟過這些意志，甚至在大陸歷史上，也有人蔘悟了金木水火土五行意志，從而融合出完美的帝王級意志。　　只可惜那些基本都是前人，眼下的大陸，還真沒有參悟出五行大圓滿意志的。　　“接下去怎麼辦？如果只能這樣碰運氣，那說不定在這裏呆上幾年，咱們也難以參悟空間意志皮毛的，說不定要帶十幾年，幾十年……”　　“你先挑選一種中品意志參悟，先參悟一種意志皮毛再說。空間意志，咱們追了十天左右了，雖然是地球時間，換算成靈武大陸時間也只是两天兩夜，但這麼長時間都毫無辦法，暫時放鬆一下。”　　“好。”　　……　　時間又過了這幾天，郭正陽也真的看明白了，想參悟空間意志，真的太難太難。　　如果只能碰運氣，那還是去八品九品意志海更靠譜呢。　　一至九品意志海，品級越高的不只是其中天地意志更活躍，更容易讓人蔘悟，而牽扯到概率性出現的上品意志潮流，也是品級越高的，出現的概率越大。　　如果真是極品意志海，一個意志海內出現十多波或者上百波空間意志都不是不可能。　　所以在想明白后郭正陽也不再強求，在隨後的時間里，他就開始正兒八經參悟起了劍意。　　參悟劍意卻遠比參悟空間意志容易多了，至少你只要看到它，就能輕鬆追上，遁入劍意中感悟。　　時間再次一天天過去。　　等又過了一個多月，郭正陽也感覺到自己距離劍意小成越來越近時，一側才猛地爆發出一股凶霸凌厲的驚粟氣機。　　郭正陽微驚之下，剛轉身看去。　　自意志海外邊緣，就響起一聲聲震撼的驚呼。　　“不是吧？一個多月？郭師那位弟子，竟然只是一個多月就參悟了刀意皮毛？”　　“嘶，太可怕了！就是大溪、殤陽那些人口億萬萬的龐大帝國，百年時間也未必能出現一個能在數月內參悟意志皮毛的修士，她……她……”　　“果然不愧是郭師的弟子，這天資，太妖孽了。”　　……　　伴隨着驚呼，郭正陽卻也微微啞然，原來又是一幫被劉夏的妖孽資質嚇到的。　　不過說的也是，劉夏的資質，還真是在參悟天地意志上，都要比郭正陽快了許多。　　郭正陽當初也花費了兩三個月才參悟建議皮毛，但他參悟建議皮毛，一來有那副古怪的劍意傳承畫卷打底，二來有一個劍意小成的修士一直在和他坐而論道，不斷指點，劉夏卻是什麼都沒有，這就領悟了。　　“嘿嘿，你參悟劍意，那我參悟刀意怎麼樣？咱們刀劍無雙，聯手之手，多合拍。”郭正陽還在感慨，那邊的劉夏也逐漸收斂剛領悟時的氣機，很快就驚喜的飛遁而來，站在郭正陽面前嬉笑。　　郭正陽也啞然失笑，刀劍無雙？　　……　　“轟～”　　又是幾個月後，南康皇室意志海內，伴隨一股撕天裂地的銳利氣息，意志海左右又是一番轟動，這是劍意小成的標誌。　　劍意小成和皮毛，看似只有一步之差，實際上真正懂得天地意志玄妙的，卻都知道這是極大的差距，若不然，縱觀大陸哪怕有意志海這種寶地，可真正能把某種一直感悟到小成的，也不會只有十之一二，意志大成，更是百里挑一。　　看似一步之差，但許多修士哪怕整日泡在意志海，往往也是數十年都難以走出這一步，可郭正陽只是花費幾個月就走完這一步，自是又讓不少修士大為震撼。

# 第三百三十七章 那就殺

　　“以前有那麼多先輩強者在這裏做了各種研究，其中還不乏靈尊級強者，但大家都一無所獲，看來若是一般手段，也根本研究不出什麼頭緒，所以我這次想從陣法方面入手，看能不能研究出一些頭緒，而從陣法一道入手的話，在這之前，我也要布置一些陣法，……”　　“呵呵，郭師儘管隨意，南某也真希望郭師能研究出什麼，也好讓我等解惑。”　　“是啊，郭師在陣法上的造詣，恐怕已經是宗師級別，就算有些地方比不上禁地內的大宗師，但有些地方，恐怕也已經遠超那些大宗師了，以陣法作為研究手段，乃是正理，郭師也可以放心，我等就守在陣外為您護法，絕不會讓誰打擾了郭師雅興。”　　……　　又是幾天後，南康國邊境，無間地。　　等郭正陽笑着說出一番話，一側不少道君級強者也紛紛恭敬而熱情的開口，全是一副但憑差遣，無有不應的姿態。　　說的也是，郭正陽從抵達南康國皇城到現在，已經足有四五個月，這麼長時間里，因為他一直在悉心指導眾多修士在陣法或是煉器一道上的造詣，那種真摯的態度，卻也換來了南康眾修士極為誠懇的禮遇和尊敬。　　如果說以前，他們對郭正陽恭敬是因為郭正陽的身份地位，畢竟那是大陸兩大超級勢力爭相拉攏的大師，別說是一般中小型國家了，就是普通帝國都得罪不起，他們又怎麼可能不恭敬？　　但四五個月過去，幾乎每個人都從郭正陽那裡學到了大量新奇知識，但有疑問，這位郭師也都是悉心指導解惑，長時間下來，郭正陽也真收穫了大量分量十足的尊敬和尊重。　　所以在郭正陽把劍意參悟到小成，更提出想來無間地研究一下時，南康國當代國王，以及駐紮在南康、明塢的禁地器宗長老，都是毫不猶豫的點頭贊同，不止陪着郭正陽來了這裏，更是紛紛表示要在陣法外替郭正陽護法，免得有不開眼的人擾了郭正陽的雅興。　　而隨着熱情恭敬的話語，郭正陽也笑了笑，才招手示意劉夏開始布陣。　　一開始，他的確是怕自己靠着陣法之力讓靈界時現於人前後，南康國等人出爾反爾，開始爭搶那先天靈寶，不過現在看來幾個月接觸教導，這些人似乎都是打心底的尊敬自己，或許就算現在真讓靈界時暴露出來，也可能沒了那些煩惱呢。　　不過就算如此，該防備的還得防備。　　和劉夏一起動手，郭正陽很快就在無間地外布施出了一套套陣法，陣法結合組成陣群，原本還是清靜幽雅的山谷，也快速隱匿消散，外人能看到的，就是一片薄薄白霧。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在無間地內揮手取出一座傳送陣，帶着劉夏就返回了那地下密室。　　通過密室內傳送陣又返回火府，郭正陽也直接把紅恭弘=叶 恭弘叫了出來，問詢它靈時府所在何地，等問出結果后，他才帶着劉夏到了目的地，隨後又過了片刻，他才猛地一皺眉，眼中閃過一絲苦笑。　　“這套引時陣好玄妙，咱們現在在陣法上的造詣，恐怕都布施不出如此陣群吧？”等郭正陽揮手把靈時府附近的玉簡遞給劉夏，劉夏也看了一陣子后，才同樣皺起了俏眉。　　他們早知道，想要打消靈界時對修士的干擾之力，需要布施一套火府主人留下來的大陣群，靠着陣群之力，他們才能發現靈界時，然後收走靈界時。　　而且據火府主人在典籍內的留言所說，要布施那套陣法，也並不需要修士擁有太高深的修為，真人或者道君都可以布施，相差只是效率而已。　　但回來之後一看，兩人才發現看這引時陣，簡直就像是看天書一樣。　　簡單來說，兩人陣法造詣還是太淺薄，根本看不懂。　　他們在陣法上的造詣，對於靈武大陸修士來說，是很高深很高深，簡直是振聾發聵，足以引起大陸陣法知識好幾次革命潮流的。　　就是在地球上，現在的劉夏在陣法造詣上也有了木道君三四成的水準。　　但，木道君的陣法造詣若是和火府主人相比？恐怕相差本就是千萬里計。　　而引時陣又是針對先天靈寶的陣群，那是泛星宇範圍內，最恐怖的寶貝之一，複雜程度可想而知。　　“看來還要一段時間學習才行，不過這段學習卻是值得的，若是真能拿下靈界時，打造出新的靈時府，咱們在外人眼中幾天時間，就能相當於幾年可用呢，所以就算準備時間多浪費一些，也不是壞事。”沉吟了一下，郭正陽才笑着開口，“先把布施引時陣所需帶過去，到了那裡，咱們再慢慢研究。”　　一句話定了基調，他才着手把引時陣所需之物全部收入儲物戒指，而後又攜帶打量陣法典籍，通過傳送陣趕向了無間地。　　無間地此刻也還隱藏在大陣群內，郭正陽也沒和外面的人打招呼，直接就和劉夏一人一堆典籍，重新開始研讀起了陣法知識。　　……　　“你說什麼？那個郭正陽，出現在了明塢國？”　　“是的，陛下，根據丹宗修士傳訊，郭正陽在五個月前於明塢國皇城出現，然後前往南康國意志海參悟劍意，隨行還跟着一個靈師後期巔峰的弟子。而郭正陽自身的修為，也達到了靈宗初期，他兩年前多前在海冕宗曇花一現，呆了幾個月就消失，沒人知道他去了哪裡，相隔一年半左右出現在明塢國，以他當時的修為差不多全力趕路，才能在一年半時間內橫跨三四十萬里，抵達明塢國。”　　……　　郭正陽再次悉心研究陣法知識時，大溪帝國皇城，雄偉高大的帝皇寶殿里，坐在帝位上的溪族大帝靜靜聽着下方修士的彙報，眼中不時閃過几絲凍徹心扉的冷芒。　　郭正陽，那個兩年前普一出現就引起大陸轟動的傢伙，終於又露面了？　　而這次露面，對方卻出現在了明塢國和南康國？那裡不止距離天禾國足有三四十萬里，距離大溪更是足有上百萬里之遙。　　按照郭正陽的修為計算，他消失的那一年多，怕不就是在全力趕路，才能橫跨三四十萬里之地。　　這麼說，溪芸之死應該也和郭正陽沒關係了？　　不，不是沒關係，雖然在天禾國東部差不多斬殺了十多个中小國度的皇室子弟泄憤，就是那些沒死的和各帝國有千絲萬縷關係的皇室子弟，一樣被他用了各種手段逼迫問詢。　　但直到現在，溪芸之死，他一樣都沒查出絲毫頭緒。　　那個兇手到底是剛殺了溪芸就也重傷不治，還是徹底隱藏了起來？他一概不知，只能靠猜想而已。　　但不得不說的是，若不是郭正陽，溪芸就不會死！若不是那個傢伙在兩年前出現在青石城，從而引起大陸轟動，而泛大陸有根本沒人知道那個傢伙究竟是出身哪裡，不知道去哪找他，也不會有那麼多大族子弟想去天禾國碰運氣，等着守株待兔。　　而若不是有那麼多皇室子弟都趕過去，溪芸也不會去天禾國東部邊陲地區湊熱鬧，她不去，就不會遇到殺身之禍。　　所以時隔幾個月後，終於又聽到了郭正陽的信息，哪怕從這些信息判斷，那個郭正陽和他女兒的死沒有直接關係。　　但要不是他，他女兒怎麼會去天禾國？　　“上雀。”心下瞬間閃過百般念頭，溪族大帝才冷哼一聲，跟着自殿外很快就踏步走來一名全身甲胃的英武男子，對着溪族大帝就跪拜了下去。　　“你帶上幾名暗京衛，去明塢國，把郭正陽給我帶回來，最好是活的。”溪族大帝再次冷哼一聲，話語不見有多嚴厲，但卻充滿了森寒之意。　　“是！”上雀恭聲領命，溪族大帝這才又一眯眼，“他的消息，若不出所料，已經傳到了禁地和器宗那幫老傢伙耳中，若你沒機會把活着的郭正陽帶回來，那就殺。”

# 第三百三十八章 暗流涌動

　　“那個小傢伙，出現在了南康國？還是在藉助南康國的意志海參悟？”　　“師尊，傳來的消息是這樣，咱們駐派在明塢和南康的幾個執事傳訊，這一次，他依舊是毫不吝嗇的給予他們陣法指點，讓他們獲益匪淺。”　　“呵呵，這小傢伙倒是有趣，當年在靈師大圓滿，就有媲美靈宗的修為，眼下一兩年過去，到了靈宗初期，那他的修為應該能和靈宗後期或者大圓滿相比了吧？修為之差還不是關鍵，他明明似乎對加入咱們禁地有顧慮，但卻又毫不吝嗇的傳授我禁地修士陣法知識，真是個小滑頭。”　　“那師尊，咱們現在怎麼辦？”　　“儘力保護、拉攏，不管他是否願意加入我禁地，只看他能毫不吝嗇的傳授我禁地修士各種陣法理念，這個人情，咱們就不能不還，以那小傢伙所懷至寶，就算明面上有咱們禁地和器宗對他百般看重，一般角色也根本不敢招惹他，但暗地里，恐怕真會有不少人用盡手段也想拿下他的，我等下就會傳訊給你應師叔，讓他親自去一趟。”　　“應師叔？”　　“怎麼？你覺得不合適？”　　“我心下其實也對那小傢伙有些欣賞和好感，但他畢竟接連拒絕了咱們兩次，上次在天禾國，這次在明塢和南康，都沒答應加入我禁地，那就算繼續拉攏或者派人保護，也不需要應師叔出面吧？他可是……”　　……　　中央大陸，一片連綿無盡的山脈深處，宏偉寬闊的殿宇內，兩名修士正在彼此輕笑攀談，而隨着那老年修士一番輕語，坐在他對面的中年修士倒是詫異的皺眉，似乎都有些震驚。　　能讓中年修士震驚的事，若是傳出去，就算在整個大陸恐怕也會引起一番震撼，只因為這修士正是雄霸大陸的超級勢力之一，禁地內的七品陣法宗師，同樣也是整個禁地數得着的強者。　　不管是論身份地位還是實力，都是跺跺腳都能讓大陸顫一顫的傳奇。　　整個禁地，共有十七名靈尊級強者，雖然因為這是聯盟勢力，十多個至尊在凝聚力方面比不上那些皇室或宗門，甚至有部分陣法宗師本就是出身某皇室或者大宗門，只是以客席的形勢加盟禁地，若真是禁地和其家族爆發衝突，人家會站在哪邊還不好說。　　但毋庸置疑，禁地就是整個大陸最恐怖的超級勢力之一，而禁地內十七名靈尊，基本也都是陣法宗師，隨便一個放出去都是足以影響大陸局勢的大人物。　　整個禁地，九品陣法宗師只有一人，那就是禁地之主，除此之外還有兩大副宗主，以及十四名宗師長老。　　而長老間的區別，就在於你是八品宗師還是七品宗師，甚至一些靈宗期五六品陣法大師也是禁地長老，但六品長老、五品長老和七八品長老之間，差距可不是一點半點。　　八品宗師，論身份地位以及影響力，也基本不輸於副宗主了。　　中年修士，就是禁地內身份尊崇的七品長老之一，更是禁地之主的親傳弟子，一身修為同樣到了靈尊中期，能讓他震驚的事，可想而知若是傳出去，又會在大陸引起多麼強烈的震動。　　但這一刻，他的確是想不震驚都難。　　因為坐在他身前的禁地之主，竟然要派應師叔前去南康國拉攏保護郭正陽？應師叔，可是禁地內僅有的三名八品陣法宗師之一，雖然對方沒有擔任副宗主之職，可不管是權柄還是影響力，都和其他兩位副宗主差不多了。　　就算中年修士也知道郭正陽在陣法上的造詣很不俗，很值得禁地拉攏，還屢次無償指導禁地下派在各國的一些執事長老，但那邊畢竟接連兩次婉拒了禁地的拉攏，就算現在他們不會輕易放棄，可直接委派一名八品長老前去，是不是還是太誇張了？　　以應師叔的地位，就是出現在大溪之類超級帝國，也是足以讓那些超級帝國舉族迎接的。　　“你呀，你是覺得為師小題大做？派你應師叔去，不是只為了显示誠意，更還有保護那小傢伙的意思，別的不說，若是丹宗等人知道他在那裡，不去派人暗殺才怪了，所以若不出動一個分量十足的人物，恐怕連場面都鎮不住。”　　隨着中年驚訝的話語，老者卻啞然失笑，可不是，郭正陽在南康又出現了，這已經是四五個月之前的事了，四五個月時間，這消息才傳回禁地總部，而且這已經是最快的傳訊了，否則正常情況下，以南康國和禁地之間的距離，普通靈宗全力飛遁也需要三四年才能抵達的。　　而可以肯定的是，四五個月，這消息也不只是傳到了禁地，其他器宗、丹宗，亦或者大溪、大易等超級帝國也肯定收到了消息。　　不同於禁地器宗要爭相拉攏郭正陽，像是丹宗，心下只會想儘早除去郭正陽，就是大溪、大易等超級帝國，若有機會也必然會覬覦郭正陽一身所學，他那一身所學就是無與倫比的至寶，有機會，那些帝國絕對會想抓走郭正陽的，沒機會，那些傢伙怕不是也會使盡辣手。　　畢竟禁地器宗以往雖然是大陸超級勢力，能完壓大溪、大易等超級帝國，可大溪大易在禁地器宗這裏也不是毫無反抗之力，可一旦郭正陽加盟的話，讓禁地器宗再迎來划時代的發展，那就是那些超級帝國估計面對他們也沒反抗之力了。　　所以若不能拉攏，得到郭正陽一身所學，那些人也絕對會下死手的。　　這種情況下若不派過去一個足以鎮得住場面的強者，郭正陽可就危險了……而那位應長老，卻足以是鎮得住場子的強者了，他不止是禁地八品長老，一身修為也到了靈尊後期巔峰，更是把一種二品意志參悟到了大成階段，就是對上大溪、大易等一國帝王，一樣有着旗鼓相當的戰力，派他去，才有很大希望讓事情不出差錯。　　而事實，也和老者所想差不多。　　在他下這個決定之前，大溪帝國就已經有一名主修暗影意志的靈尊帶隊，帶了數名最精通暗殺的半步靈宗趕往了南康國。　　也是在和他下定主意差不多的時間，距離禁地以及大溪都不太遠的大易帝國一樣收到了消息，跟着易族大帝一樣在最短時間內決定，派出兩名靈尊，趕往了南康國。　　而嚴格說起來，其實到這時，這些消息都還沒有傳回器宗或者丹宗總部，主要就是禁地、大溪、大易等超級帝國和超級勢力與南康之間的距離更近些。　　而大溪、大易等帝國雖然不像禁地器宗這種超級勢力，幾乎在大陸每個國度都駐派的有分部，一旦那些地方發生什麼事，他們也絕對沒有幾大超級勢力收消息收的快，但這次，卻都是丹宗修士在還沒把消息傳回總部，只是路過大溪大易時就把消息送給了幾大帝國。　　原因很簡單，上一次郭正陽第一次出現，因為禁地、器宗的爭相拉攏，就是丹宗也是超級勢力，一樣無法面對禁地器宗的雙方力保，只憑丹宗一個，根本沒機會對郭正陽下手，所以這次，是丹宗修士有意散播消息，刻意把水攪渾……　　而在禁地、大溪、大易等超級帝國和超級勢力聞風而動之後，又過了一段時間，這些消息也終於傳回了器宗和丹宗總部，此外就是大陸最後一個超級帝國，位越帝國同樣收到了消息。　　……　　“郭師進去多久了？”　　“兩個月多些。”　　“那他什麼時候才會出來？”　　“你急什麼？像是無間地這樣的寶地，當年大溪、殤陽、大浩等帝國強者，少了研究一兩年，最長都有人一進去在裏面呆了七年多，郭師只是進去兩個月，就算再在裏面呆上一年也是正常的，又沒人讓你們在這裏等着，不喜歡你們大可以離開就是了。”　　“嘿，我就是隨便問問，隨便問問。”　　……　　時光悠然，一晃又是兩個月過去，南康與明塢國交界地，無間地所在山谷外，哪怕此刻是月朗星稀的夜間，左右山頭卻一樣徘徊逗留着大量修士。　　匆匆一看，這一地在此刻差不多都有數百道身影。　　大部分身影，此刻都是在附近隨意選擇一處山頭盤坐下等待，但也有人有些無奈的起身，對負責看護的南康國眾強者提出了心中疑惑。　　就是這樣的疑惑直接換來了一副冷眼相待，又訓的那些修士訕訕回座。　　等又訓回一批人後，一名南康皇族靈宗才施施然走回己方強者聚集地，失笑道，“這幫傢伙，來的卻是越來越多了，想拜見郭師卻連一點耐心都沒有，只是等了一兩個月就不耐煩，簡直不知所謂。”　　“呵，現在都還好說，只是附近一些中小型國度的修士前來，沖咱們禁地和器宗的名頭，沒人敢亂來，怕就怕在我禁地長老趕來之前，有帝國靈尊出面，他們若是要硬闖，事情就不好辦了。”隨着那南康靈宗的話，坐在人群中的錄姓修士倒是無奈的皺了下眉。　　可不是，郭正陽第一次在南康露面，已經是七個月前了，這麼長時間過去，這消息也足以傳播的很遠很遠了……　　其實在郭正陽來無間地之前，毗鄰南康國的一些中小型國度內修士就已經紛紛聞訊趕來，不過當時南康皇室以及錄長老等人正跟着郭正陽學的認真，哪會輕易讓人打擾，那些修士自然也就被排斥在南康皇室之外。　　就是郭正陽移步此地后，那些人一樣跟了過來，但他們又沒辦法提前知道消息，自然也晚了幾步，來了后郭正陽已經入陣研究，他們也就被錄長老等人攔下，但現在時間又過去兩個月，來的人，卻是越來越多。　　此刻此地周邊已經畏懼了來自二三十個國家的修士，這些還沒什麼，沖禁地器宗的名頭，誰也不敢亂來，只能等，怕就怕，等大浩、殤陽等帝國內有超級強者出現，他們若一力要見郭正陽，他們攔都攔不住啊。　　畢竟大浩和殤陽帝國，離這裏太近。　　至少遠比禁地或器宗總部近得多，哪怕一個是全力傳訊，一個只是任由消息自然傳播，後者速度是前者的十分之一都不足，但大浩和殤陽依舊佔據了偌大的地利優勢，恐怕一樣會比禁地來人來的要早很多，如果真是這樣，他們也只能碰運氣了。　　看大浩或者殤陽來人，是不是足夠給禁地面子，是不是能給予郭正陽足夠尊重。　　“哈哈，聽聞郭師在此，陽紀雲特地前來拜會。”　　就在錄長老話語落地后，一聲大笑突然就從遠處響起，伴隨着笑聲，原本靜靜停立在左右崖壁的眾修士，才紛紛大驚着起身，全都充滿敬畏的看向笑聲來源。　　而大笑着的修士，也出現在了無間地上空，一身飄逸黃袍，在晴朗的夜色下燦燦生輝。

# 第三百三十九章 終於有機會了

　　“陽紀雲？”　　“殤陽帝國果然收到風聲了，而且第一次就派陽紀雲過來，還真是對郭師看重的厲害。”　　……　　陽紀雲一聲大笑，引得在無間地左右數百修士都以極快的速度起身，恭恭敬敬看去，而南康國皇室以及禁地器宗的幾位長老自然也不例外，起身的時候，錄長老和陽長老彼此對視一眼，眼中卻也閃過一絲無奈。　　怕什麼來什麼，之前他們還在擔憂若是殤陽、大浩等距離很近的帝國直接派出靈尊級強者，而對方又要強行見郭正陽的話，他們根本無力阻攔，結果現在陽紀雲就到了近前……　　大陸東部邊陲的天禾國可以說是小帝國，因為那裡只有一個靈尊坐鎮，而大浩帝國，則可以稱之為中型帝國，因位大浩皇族就有三位靈尊，此外還有一個靈尊在大浩開宗立派。　　殤陽帝國，同樣是大陸東南部的中型帝國，其皇族陽氏，就有四位靈尊。　　陽紀雲，就是殤陽帝國陽氏皇族強者，自身是靈尊中期，感悟木之意志到大成階段，此外還把火之意志感悟到了小成階段，木火相成，加上靈尊中期修為，這位殤陽帝國的九王爺，可是殤陽帝國第二號人物，僅次於陽氏大帝。　　幾位禁地器宗長老還敢感慨一番，南康國皇室諸人，卻是感慨都不敢感慨，只是恭敬的垂手而立，看看陽紀雲又看看錄長老等人，這時候，他們南康皇室也根本不敢出面，只能看向禁地器宗的執事長老了。　　“禁地駐明塢國五品長老錄長空見過九王爺。”　　……　　而錄長老等人也紛紛上前，開口一番介紹，懸立在無間地上空的陽紀雲則只是瞥了錄長老等人一眼，話都懶得說，只是再次笑着看向下方，“郭師，陽紀雲來訪，希望郭師……”　　笑聲遠遠傳開，不止讓立足在無間地附近的所有修士聽得一清二楚，就是無間地內薄薄白霧層，一樣被震顫的風捲雲散，露出一片明朗開闊之地。　　而錄長老等人也只能尷尬站在那裡，等郭正陽反應。　　正常情況下，就是殤陽此類中型帝國，一旦遇到禁地器宗長老，也往往都很給面子的，可現在在郭正陽面前，這些人若真抱定了不給面子的打算，他們也沒辦法，誰讓他們只是禁地器宗內很普通的五品長老？　　……　　“有人來了，似乎還是化神期強者，怎麼辦？”　　“別理他，這個化神期，絕不是最後一個，如果來一個咱們就出去迎接迎合，也就沒時間去收取靈界時了。”　　……　　無間地內，層層陣法防護之下，依舊還在學習充電的郭正陽和劉夏，也隨着陣外的笑聲紛紛回神，等劉夏緊張的開口問詢后，郭正陽才也平淡的笑笑，就繼續學習陣法心得。　　他的確沒理會陽紀雲的打算。　　因為又過了一兩個月，他們兩個不只是又對陣法一道的感悟加深了許多，就是籠罩在身外的陣法禁制，一樣加強了許多倍。　　剛到無間地時他們隨手布下的陣群，估計隨便一個靈尊過來，都能輕易破除，但現在？　　好吧，雖然不願意承認，可郭正陽也知道自己失算了。　　他真的沒想到，想打消靈界時的對修士影響所需要布施的大陣群會那麼高深繁瑣，繁瑣到以兩人修為去看那些禁制手段，都像是看天書一樣，需要重新學習……　　畢竟當初他只是從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典籍大約知道想收穫靈界時需要陣法輔助，還是真人境就可以布施的陣群。　　所以他也知道自己在這裏呆的時間越長，他出現的消息就會傳得越遠，也會引得無數強者蜂擁而來，但他也真沒想到，自己已經出現在了南康國七個月左右，卻還在慢慢領悟學習。　　就是現在，他看引時陣典籍，一樣是一知半解……　　估計都還需要不少時間才能有實力布施陣群，所以隨着時間流逝，早猜到可能會需要大量時間才能完成自己預訂的計劃時，他和劉夏已經着手把無間地的陣法禁地完善加強了許多倍。　　這種完善和加強程度，足以讓郭正陽有自信即便面對化神期修士闖陣，也能應付。　　雖然在七個月前，自己所操控的一批陣寶，只是在一道化神期修士所釋放的刀氣下就出現破損，但陣寶畢竟只是簡易陣法，簡易陣法和真正大陣之間，威能何止相差十倍？　　而且這裏的一套套陣群，本就比當初他施展出來的迷幡、九雷幡等複雜的多，就是單純的陣法數量，一樣是之前的十倍以上，上次他面對溪族帝王那道刀氣，施展出來的只有八根迷幡、七根雷翻，外加一張水藍色法旨，一張木青色法旨而已，只是三四組陣法組合。　　但此刻無間地數千平米內，卻足有幾十套組合陣群，陣群和陣群相加，威能卻遠不止是一加一等於二那麼簡單，再加上他和劉夏坐鎮主持，而靈武大陸修士在陣法一道上的心得體悟，更是簡陋的令人髮指，就算想破陣也只能靠蠻力硬闖……　　輕笑之後，劉夏雖然眼中還有擔心，但隨機想起身邊大陣群是兩人最強的智慧結晶，才也逐漸放下擔憂，放出靈識就繼續鑽研。　　兩人沒有回應，就這麼又過了幾分鐘。　　無間地外，原本懸浮虛空的陽紀雲才臉色一變，變得微微有些滲人。　　沒反應？　　他堂堂殤陽帝國九王爺，堂堂靈尊中期強者，趕過來見一個靈宗初期而已，對方竟然話都不回？　　臉色有些鐵青，陽紀雲才怒極反笑，“哈哈，看來郭師是想考校一下紀雲的陣法造詣么？也好，那陽某就獻醜了。”　　“九王爺，且慢。”　　……　　伴隨着陽紀雲的怒笑，錄長老等人才也紛紛大驚，急忙上前想要阻攔，但面對這些情況，陽紀雲只是大手一揮，錄長老等人就唰的一下倒飛而出，行姿狼狽。　　陽紀雲再次大笑一聲，就遁入了下方大陣。　　一下子，左右閃電數百道身影才紛紛大驚着後退，靈尊級強者怒闖陣群，這恐怕很快就會爆發大場面吧？　　他們都怕被惱怒狀態的陽紀雲殃及池魚，要不小心被對方散發的強橫氣機抹殺或者重創，那才是冤枉。　　可是等人群紛紛後退，更全都聚精會神看着下方大陣，就等着看陽紀雲強力破陣的一幕幕時，下方被薄薄霧層籠罩的陣群，卻絲毫沒有什麼大動靜。　　幾分鐘，是這樣。　　十幾分鐘，是這樣。　　一個小時，還是這樣。　　直到一天後還是這樣，眾多關注着下方陣群的修士才面面相覷。　　“怎麼回事？”　　“怎麼沒一點動靜？”　　“該不會那位九王爺早已經闖入大陣，和郭師坐而論道了吧？”　　“很有可能，郭師雖然在陣法造詣上極為出類拔萃，但他畢竟只是靈宗初期，對上一個靈尊中期，就算布施的陣法再強，也根本不可能攔得住啊。”　　……　　兩天後，心情古怪的人群才又被一陣大笑聲驚動。　　“聽聞郭師在此，大浩浩懇特地前來拜會。”　　一聲笑再次驚的左右修士紛紛連呼吸都凝閉，只是全都看向了正大笑的身影，那竟然是大浩一族當今大帝？而且在浩懇身後，還有另外兩名修士跟隨。　　這又如何讓人不震驚？難道大浩帝國是舉族出動？三個皇室靈尊全來了？場面也太大了吧？　　不過在外圍人群震驚中，無間地大批陣群組合內，聽到外部笑聲的陽紀雲，卻差點淚流滿面。　　“浩懇那老傢伙親自出手？好，終於有機會了，如果浩懇也入陣，我和他聯手發力，應該可以衝破這陣群吧？該死，這到底是什麼大陣，怎麼會有這麼恐怖的效力。”　　完全不同於陣外大多數修士的猜想，此刻置身在大陣群內的陽紀雲，哪是早破陣而入見到了郭正陽？他是被困死在這裏了。　　兩個地球日時間，使勁了所有手段，他都一直被困在層層迷霧中，壓根不知道自己在哪。

# 第三百四十章 如果我有意見呢？

　　“又來三個化神期？”　　“咱們布下的陣群，一個化神中期還好對付，但若是一次入內四個化神期，恐怕就有點麻煩了，而且現在看來，這還只是開始，萬一以後來的越來越多，遲早有撐不住的時候。”　　“關鍵還是看他們的修為，雖然咱們沒有依仗陣群對付化神期的經驗，但從之前對付陽紀雲的情況來看，這些陣群，對付三四個靈武大陸的化神中期似乎也能做到，如果外面三個，修為在化神前中期，還能對付，若是裏面有化神後期，就有一定麻煩了。”　　“那怎麼辦？”　　“先溝通一下，如果溝通不了，那就別怪我心狠手辣了，如果他們再像陽紀雲一樣強行闖陣，那就下殺手。”　　……　　大陣群內，陽紀雲被困得死死的，在裏面即崩潰又憤怒，這些情況郭正陽和劉夏自然知道，以兩人精心布置出來的陣群來說，只對付一個靈武大陸的化神中期，真的很容易。　　是的，陣群之力很可怕，依仗陣群之力，修士越階廝殺，一對七八個或者應對比自己高出好幾階的修士，都很常見。　　不過修士依仗陣群之力戰鬥，到底能發揮出什麼程度的效果，還是看具體情況。　　一看陣法的精妙程度，二看對手的情況。　　郭正陽和劉夏全力布置下的陣群，精妙程度不言而喻，但這樣的陣群若是對上地球的陣法大宗師，別說是對付化神期了，就是來三四個道君後期的陣法大師，估計都困不住對手。　　可在靈武大陸，這樣的陣法，困住一個化神中期都很輕鬆。　　原因就在於雙方在陣法上的造詣，相差太大太大，大到了幾代十幾代發展時間，這根本就是無法逾越的天塹鴻溝，換了地球修士入內，以郭正陽兩人的造詣，雖然在很多地方的精妙處也可以勝出地球的陣法宗師，但陣法原理基本都是一樣的，對方在破陣時，自然也能根據原理推斷，靠技巧破陣。　　但靈武大陸修士入內，以他們的造詣來說，靠技巧破陣根本是天方夜譚，哪怕他們也懂原理，但卻只是處於起步階段，不少陣法原理都是錯誤的，那又怎麼破？　　只能靠蠻力！！　　所以陽紀雲才會那麼慘。　　不過陣法之力也有極限，不管再精妙的陣法，一旦超出那個極限就會崩塌，一力勝十會，如果進入陣群的蠻力太恐怖，哪怕在技巧上一竅不通，一樣可以搗毀整個陣群。　　而這個極限，郭正陽也大致推斷了出來，如此陣群面對靈武大陸修士而言，就算無人控陣，靠陣法自行運轉都可以輕鬆困住一個化神中期，但若是再來兩三個化神中期，他就要全力控陣，才有八成能對付。　　但若進來的是化神後期，隨便進來一個，郭正陽全力控陣都沒絕對把握能對付的了。　　一個化神後期，修為是化神中期三倍，渾厚的修為支撐下，施展術法御使法寶，都比化神中期更強力幾倍。　　這就相當於，一個體能速度是普通人三倍的傢伙，就算一個人對上三個普通人，往往也更強力，三倍的力量，全力一拳就能砸翻一個，很容易就可以把三個對手打趴下。　　所以突然發現外面又來了三個化神期修士，在不知道對方修為實力時，郭正陽自然有壓力，外面三個大浩帝國化神期，只要裏面有一個化神後期，而他們也要強行闖陣，那陣群被迫的可能性就很大。　　但，若真是那樣的話，郭正陽也不是沒後手。　　如果他們真一點不顧及郭正陽的心情，非要強行闖陣，他也不用再顧慮，直接下殺手就是了，他的殺手鐧，就是妖蟲！　　他之前的推斷，只是在不釋放妖蟲的前提下，只靠大陣禦敵，若是陣法配合妖蟲之力……真要殺，一個化神大圓滿來了，都未必能或者離開。　　其他什麼都不說，他手裡有成千上萬的道君後期大圓滿妖蟲，而且這裡有傳送陣聯通地球，幾分鐘就能來回一次，就算這上萬隻道君級妖蟲全被破滅，回去一趟就能重新帶來無窮無盡的妖蟲。　　化神期是很強，一個化神初期巔峰修為就是道君巔峰的十倍，能輕鬆宰殺數十上百道君巔峰，可一下子湧現上萬個道君巔峰？哪怕排着隊不反抗讓你殺，累都能把你累成白痴。　　快速思索之後，郭正陽才笑着起身，開口一句話，聲音也透過陣群傳了出去，“原來是大浩帝國的前輩，前輩親自來訪，是郭某的榮幸，不過眼下我研究無間地已經到了緊要關頭，……”　　“呵，聽說殤陽帝國陽紀雲已經被郭兄邀請了進去，難道我大浩比起殤陽，就差了那麼遠么？”郭正陽一句客氣話還沒說完，外面的浩懇三人就臉色一變，浩懇在變了臉色后，直接打斷郭正陽的話，很不客氣的開口。　　郭正陽默然，又是一個強硬派？　　其實他自從出現在靈武大陸后，對大陸修士一直都是很和善的態度，去誰家意志海參悟，都是以符陣換取，對上禁地器宗修士，也給予了不少無償指導，這些都是在傳達善意，畢竟他不想每到一地就搞得當地腥風血雨。　　但傳達善意，不代表可以任人欺凌。　　“郭師，咱們也沒有惡意，就是仰慕郭師已久，今日有幸在這裏相聚，見上一見罷了。”聽不到迴音浩懇才再次一笑，先是放緩了幾分口吻，隨後才道，“如果郭師沒意見，那老夫就進來了。”　　“如果我有意見呢？”郭正陽終於也笑了，笑着反問了一句。　　浩懇頓時大笑，笑的更加暢快，“郭師說笑了，浩懇聽聞郭師已久，早知道你是熱情好客之人……”　　大笑聲里，浩懇一揮手就率先遁入了大陣，跟在他身後的兩人一樣飛速入陣，全都帶着熱情的笑聲。　　當然了，笑歸笑，幾人的心思卻絕不是那麼簡單就是了。　　他們並不想徹底和郭正陽撕破臉，畢竟郭正陽是禁地器宗爭相拉攏的對象，大浩對上禁地器宗，還是不夠看的。　　但這也不妨礙他們對郭正陽展露一些強硬，因為大浩雖然在禁地器宗面前很弱小，但禁地器宗也絕不會隨便就對大浩下死手，眼前的郭正陽，不管再受禁地器宗看重，他都沒有加入那些大勢力，還不是那大勢力的人，這就是機會。　　他們現在就算對郭正陽強硬一些，哪怕禁地器宗知道了，也不可能直接發動覆滅大浩的戰爭的，那是扯淡，他們大浩也有四個靈尊，是一个中型帝國。　　不是說你想滅就能斬草除根的，到時候禁地器宗也最多施展些壓迫手段，而他們，也不介意在隨後向禁地器宗道個歉什麼的，只要在那邊人來之前，他們能從郭正陽手裡獲得一些珍貴的陣法知識，隨後就算奉上大批珍寶去賠罪都是值得的。　　這就是幾人來了后，根本不考慮郭正陽想不想見他們的因素，而直接闖陣見人的原因。　　同樣的，比他們來得早的陽紀雲也絕對是這種心態。　　甚至大家也都明白，不止他們會這麼做，其他一些聞訊而來的靈尊也會這麼做，只要這樣做的人多了，他們就算此刻對郭正陽再強硬，哪怕明搶走對方一些陣法禁制傳承，都不會有多少惡果。　　就算他日後加入禁地，禁地出面施壓，但大浩、殤陽等帝國加起來，禁地也絕對更加不敢發動覆滅戰爭，最多是口頭上施壓，大浩殤陽加起來，就是八位靈尊！　　禁地也不過十來個，他們敢輕易發動顛覆戰爭？　　如此一來，只要搶在禁地來人之前，從郭正陽這裏獲取足夠多的好處，以後受到壓力后不管怎麼賠罪賠償都是值得的。　　這時候郭正陽願不願意都無所謂了，畢竟他還沒加入禁地器宗。　　如果他上次就加入了，拜在禁地或器宗某位靈尊門下，他們現在就不敢這麼強硬，畢竟只要對方一拜入，那就是禁地器宗核心人物，他們太強硬，絕對是把禁地器宗得罪到死了，一點面子都沒給對方留，那就算禁地器宗知道要覆滅他們會付出極大的代價，可能也會導致自身有靈尊隕落，但為了超級勢力的尊嚴也會動手的。　　可郭正陽沒拜入禁地器宗，就不是他們的人，面子上有了迴旋餘地，外加還有丹宗這樣的超級勢力在外虎視眈眈，大浩和殤陽加起來也不是泥捏的，絕對是可以輕鬆搞定的。　　所以郭正陽願不願意，真沒差別。　　尤其是在得知陽紀雲已經入陣，而且入陣了那麼久之後，浩懇等人更是迫不及待的要馬上進去了。　　或許他們未來會和殤陽帝國聯手面對禁地或者器宗的壓力，但現在有好處，可不能讓殤陽帝國占太多便宜。　　“陽紀雲早來那麼久，肯定已經佔了不少便宜，進去以後不管用什麼手段，只要護住這小子不死就行，一定要把他在陣法一道上所得傳承全部拿過來。”　　“禁地距離這裏這麼遠，在禁地來人之前，估計也還會有其他人來，咱們不只要保證拿到最好的，等其他人來了，也要裝作維護一下這小子，不能讓後來者得到太多好處，這些陣法禁制傳承，掌握在少數人手裡，總比大家都知道要好得多，只有咱們少數人知道，才能讓我大浩實力更強。”　　“估計陽紀雲就是這心思，才讓那小子不見咱們吧？他進去那麼久，姓郭的恐怕早已不能自己做主了，否則憑姓郭的區區一個靈宗初期，敢拒絕咱們三大靈尊？但陽紀雲也未免太狂妄了，他一個人，能面對後面那麼多來人么？簡直不知所謂。”　　……　　瞬間飛遁進入陣群，浩懇等人還在快速交流着心思，但，也是只是一個呼吸后，三人就紛紛愕然。

# 第三百四十一章 別怕，是幻象！

　　“怎麼回事？咱們怎麼還在這陣群里？”　　“是啊，整個無間地那麼小，咱們隨便飛遁一下就過去了吧，就是陣法之力也會被那種極限速度撕碎……”　　……　　入陣一個呼吸后，浩懇等人紛紛愕然，原因就在於這麼長時間過去，他們竟然還被困在陣內，並沒有破開陣群見到郭正陽。　　一個呼吸時間很長？　　真的很長。　　三人修為最低都是靈尊初期巔峰，隨便飛遁一下，數十里距離就過去了，而無間地多大？幾千平方米而已，當然，這些單位都是地球上的單位，都是郭正陽心下的計量，但靈武大陸自然也有另一套計量方式。　　就算稱呼不一樣，意義是一樣的。　　你隨便飛一下能飛躍幾十里，這個山谷只有數千平方米，長寬各自百米左右而已，以他們的速度，以這裏的長寬計量，一個呼吸還沒飛躍陣群，很不合理。　　等靈識散發出去，讓幾人駭然的是，他們的靈識竟然探索不到邊際，而且什麼都探索不到，也找不到郭正陽在哪。　　“有意思，一個靈宗初期布下的大陣，連我這個靈尊中期巔峰都受干擾？看來他的陣法造詣，真不簡單啊。”被困擾片刻，浩懇才猛地大喜。　　這陣法表現的很強勁，強勁的超出他預料，但越是強勁，他反而越欣喜了，只要能把這些東西搶過來，可不就是會轉化成他們的實力么？　　也的確，直到現在浩懇都不覺得這陣法能困擾他多久，一力降十會，他的修為比起郭正陽，幾百倍差距都有了。　　如果說靈宗初期修為是1，中期就是3，後期就是9，大圓滿是27，靈尊初期就是270，靈尊中期巔峰就是……　　七八百倍的修為差距啊！！　　就算郭正陽靠着陣法之力，能御使的能力也會遠超出他自身許多許多，但至少靈武大陸上，卻從沒有能修士能御使催動超越自身實力百倍的能力的。　　這也是為什麼說他們在發現靈識竟然探索不到邊際、破不開這霧層時，會那麼震驚。　　就算絲毫不懂陣法的靈尊，對上禁地五六品陣法大師所布施的陣群，入內之後也能輕鬆破陣，那些陣群一兩個呼吸都支持不了，因為雙方修為相差太大，已經引起了多次質變。　　“這小子，還真不願意咱們進來啊，真是好笑。”隨着浩懇的話，跟在他後面的一名黑袍中年也大笑着開口，笑聲里，中年直接催動一件法寶對着身前虛空隨意一劈。　　幾百倍的修為差距，郭正陽催動的陣法再強，也不可能超越他自身百倍修為啊，所以這一劈之下，浩懇和另外一名修士都是笑意盎然等着陣群被破。　　“嗡～”　　等待中，前方虛空也驟然暴起一層嗡嗡聲，黑雲壓頂，數千隻拳頭大小的黑色甲蟲就在雲層深處浮現，其中數百隻振翅一揮，飛撲上黑袍中年揮出的法寶上，咔咔咔聲響泛濫。　　而中年卻臉色大變，怪叫一聲就要收回法寶。　　可已經慢了，在那法寶回收過程中，數百隻妖蟲已經把那法寶啃食的乾乾凈凈，就是之前劈出去的法力波動，一樣被其他妖蟲輕鬆蠶食了乾淨。　　又只是幾個呼吸，數千隻妖蟲就密密麻麻的布滿虛空，把三個靈尊圍在了中央。　　因為這變化太快，所以幾大靈尊就算也有實力逃逸，可還是猛地愣在那裡，根本是一動不動，輕鬆讓妖蟲完成了包圍，因為他們太過驚愕，這些甲蟲是什麼東西？　　“該死，怎麼會？全是靈尊巔峰的氣息？數千隻靈尊巔峰的妖獸？這怎麼可能？”　　“數千隻靈尊巔峰的妖獸，而且還能吞食寶器、寶器的法力波動，甚至靈識都被吞噬了？這是什麼怪東西？”　　……　　可不是么，他們震驚就震驚於這些突然出現的怪物，竟然無所不吞，之前的法寶被吞，法寶散發的法力波動被吞，連他們在探索左右的靈識都被吞了？　　簡直不可思議。　　而就算不提這些古怪的能力，隨便數千隻靈宗巔峰的妖蟲，也足以讓人震驚了。　　一個靈尊初期巔峰，對上靈宗初期巔峰，修為差距足有270倍，打個噴嚏就能吹滅對手，但一個靈尊初期巔峰對上靈宗巔峰，修為差距只是十倍而已。　　所以就算能力不怎麼樣的靈宗巔峰妖獸，一旦數量多了也足以讓靈尊頭皮發麻了。　　“別怕，是幻象！這陣法越來越有意思了，就算是幻象能營造的這麼逼真，也夠嚇人的了。”震驚以及頭皮發麻時，浩懇才突然開口，笑着看向眾妖蟲。　　可不是，數千隻靈宗巔峰的妖獸，隨便一隻都是郭正陽實力的二三十倍，對方怎麼可能催動這麼強力的妖獸？　　別說數千隻了，估計一隻都夠嗆，這一定是幻象，他們落入了幻陣中。　　就是浩懇還在笑，左右妖蟲卻不會客氣，嗡嗡嗡的羽翅聲響中，眾妖蟲就對着三大靈尊迎頭撲下。　　而浩懇體外也驟然暴起一層冰芒，瞬間凍結大片虛空，在他想來，自己達到大成的冰之意志，隨便釋放一點，搭配一些小術法，就能直接破滅所有妖蟲。　　但事實卻出乎預料太多，這一手術法竟然只是凍結了四五隻妖蟲，而後一個眨眼的時間，其他妖蟲就咔啪啪把這術法以及術法中蘊含的冰之意志吞食的乾乾凈凈，再次對着浩懇迎頭撲下。　　“怎麼會？這些怪物連天地意志都能吞食？”浩懇這才勃然色變，因為他終於發現，這些撲來的妖蟲似乎不是幻想，……而是有血有肉，真實無比的妖獸。　　……　　“有妖蟲分擔，大陣群似乎消耗並不大。”　　片刻后，無間地中央，剛從傳送陣內出現的郭正陽手一揮，一個足有二層小樓大小的龐大蟲巢就出現在了無間地內。　　看着蟲巢瞬間吸收來大量能量，而後一次跳動，就有數十隻道君巔峰的妖蟲被孕育出來，郭正陽才笑着開口。　　片刻時間，他已經通過傳送陣回了一趟火府，把妖蟲母巢帶了過來。　　同一時間，郭正陽也再次手一揮，把一枚儲物戒指丟盡了前方陣群，等儲物戒指猛地爆裂，當地也浮現一大片連綿無盡的蟲雲。　　這是和妖蟲母巢一起被帶回來的，又是數萬隻道君巔峰的妖蟲。　　這麼多年過去，妖蟲母巢雖然還沒能力孕養出堪比化神期的妖蟲，但道君級的妖蟲，卻真的被他孕育出了太多太多。　　就算道君巔峰的妖蟲，一次孕養都需要幾個小時，幾個小時母巢才會跳動一次，吐出來一批，可一次幾十隻，一直囤積下來，郭正陽手裡的妖蟲也多到了嚇人的地步。　　“呵呵，那三位現在似乎真被嚇住了，你看他們……”　　隨着笑聲，一側劉夏倒是古怪的看了母巢一眼，才又指向大陣內，而大陣內原本還是信心十足，只想着入陣后就怎麼擺弄郭正陽的浩懇三人，此刻卻全都是變得狼狽不堪，紛紛一邊快速飛遁，一邊運轉各種手段滅殺妖蟲。　　不得不說，這幾位的修為很嚇人，隨便一道簡單術法，搭配天地意志出來，少了能滅殺十幾隻妖蟲，多了一次能滅殺四五十隻。　　按照這種情況計算，就是數千隻妖蟲也不夠殺多久的。　　但在他們滅殺妖蟲的時候，一次最多滅殺四五十隻，而其他妖蟲卻是瘋狂撲殺，幾乎都布滿了幾人體外每一寸地帶，咔咔咔的啃食聲里，法寶破碎，靈尊也得受傷……　　等他們撲殺了體外一批妖蟲，就又有新的一批撲上去。　　逃？　　靈尊的速度很快，靠着恐怖的修為，三人施展的飛行術法就算很簡陋，遁速一樣很恐怖，若是加上一些意志之力，那飛遁就會更快得多，正常情況下他們隨意飛遁一下，就能把眾妖蟲遠遠甩開。　　但問題是他們在大陣群內！　　陣法之力一動，他們一瞬間飛出數十里，其實都是在繞彎路，直線距離卻幾乎沒怎麼動。　　而妖蟲在陣法之力輔助下，就算速度不行也能輕易追上，不管他們飛到哪，哪裡就會撲出來大片妖蟲圍殺。　　幾秒鐘，三人聯手就能滅殺上百隻妖蟲，但幾秒鐘，三人就會被更多妖蟲蠶食掉一批防禦法寶。　　法寶破碎換上新的，又很快就會被啃食破敗。　　三人里修為最高的浩懇還好，此刻只是氣急敗壞，一直都在毫不停歇大面積撲殺着妖蟲，最多是臉色微見發白，但那似乎也只是嚇得，畢竟他的修為足以超越妖蟲三四十倍，撐起一件法寶，防禦能力一樣驚人，妖蟲啃食速度也慢。　　但三人里修為最低的黑袍中年已經連連吐血，氣息萎靡，郭正陽回地球片刻，他已經被破滅數十件法寶，外加意志之力損耗，自然受傷不淺。　　到現在，三人雖然斬殺了近千隻道君巔峰的妖蟲，但已經一人重傷，一人中等程度傷勢，另一個，輕傷。　　整個大陣群內，卻還有數萬隻妖蟲圍在三人左右，只等着前面要衝死了，自己就衝上去生死相搏。　　“大浩帝國皇室只有三大化神期，只要把這三個全部斬殺，大浩就完了。雖然大浩境內也還有一個化神期創建了一個大宗門，而且和皇室關係密切，但若是皇室三大化神期全部死掉，想來那個化神也不會再為浩氏賣命。”　　看着陣群內三人的狼狽姿態，郭正陽眼中卻也閃過一絲冷意。　　這三位，怕不是絕沒想過擅闖無間地，等待他們的卻是帝國覆滅吧？　　如果他們不進來，郭正陽妖蟲再多也拿對方沒辦法，因為速度，若是在外面面對數萬妖蟲，他們再不濟也能逃，但他們敢進來，在陣群內卻是無路可逃，就只有死路一條。

# 第三百四十二章 浩兄？你在哪？

　　“咔咔咔～咔咔咔～”　　入目可見，稀薄的霧層左右，全是密密麻麻數之不盡的妖蟲，浩懇等人殺的很快，隨便一擊就能抹殺幾十隻，但他們殺多少，外面就有多少妖蟲撲上來，根本殺之不盡。　　耳朵能聽到的也全是那些該死的咔咔蠶食聲，不管是他們揮散出去的術法、意志之力，亦或者寶器的法力波動，靈識等等等等，只要是揮散出去的手段，根本只是擴散出去不到百米，就會被無窮無盡妖蟲吞食乾淨。　　攻擊法寶連續破損、徹底破敗，防禦法寶連續破損，徹底破敗。　　妖蟲卻從不見減少，反正他們能看到的範圍內全是無窮盡的黑雲。　　戰況又持續了十來分鐘，浩氏一行三人，修為最低的黑袍中年氣息快速萎靡，氣機也越來越弱，甚至在防禦法寶又一次被吞食后，他都沒來得及撲殺乾淨身邊這群妖蟲，直接被三四隻妖蟲撲上肉身，咔咔咔的，身上就多出了幾片血污。　　慘叫聲瞬間泛揚，黑袍中年雖然又及時撐起新的防禦法寶，更快速抹殺了緊貼肉身的幾隻妖蟲，但此刻他卻已經被嚇破了膽，“三哥，這樣下去不行啊，我們可能會死的！！”　　一聲慘叫，雖然狀態還好，但臉色本就已經有些發白的浩懇才也一怔，雙眼中終於閃出一絲無法形容的恐懼。　　是啊，如果情況一直這樣持續下去，他們真的可能會死的！　　怎麼辦？現在怎麼辦？　　繼續搏殺？　　“這些妖蟲，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好像殺之不盡，雖然它們的速度遠遠比不上我們，可咱們卻被困在大陣內，只要破不了大陣，速度再快也沒用，一樣逃不出這些妖蟲的圍剿，可若是去攻擊大陣，那些術法和寶器的法力波動，還沒打到大陣上就被蠶食了乾淨，根本傷不到這陣群，三叔，要儘快想辦法，六叔已經快撐不下去了。”　　浩懇眼中閃過一絲驚懼，三人里另一個身穿紫袍的青年也驚悸的開口。　　一番話再次說的浩懇臉色大變，等他還在猶豫，又猶豫了十來個呼吸，一道慘叫聲就又從一側響起，卻是黑袍中年又被蠶食一件寶器，跟着幾隻沒來得及被滅殺乾淨的妖蟲撲上了他的肉身。　　黑袍中年也是靈尊初期，正常情況下對上靈宗，絕對是殺雞一樣想殺就殺，現在他也絕對宰殺了布下三四百妖蟲了。　　但他的情況也越來越危機，若不是在陣內，仗着恐怖的速度，靈尊初期巔峰修士宰殺三四百靈宗巔峰，估計也只是修為損耗，略顯虛弱，因為速度快了，對方攻擊手段跟不上，只有被虐殺一條路。　　可現在他們是在陣中，根本躲不開妖蟲的攻殺。　　“郭師，請住手，浩某知道錯了，……”看着族弟的慘象，浩懇終於沒時間在猶豫，一邊繼續撲殺左右妖蟲，一邊大聲開口，臉色也依舊充滿了凄白之意。　　換了以前，他又怎麼會相信自己有一天會向一個靈宗初期修士低頭認錯？而且還是三個靈尊一起動手，都落得如此局面？　　可現在他卻不得不承認，若再不及時認錯，他們真的會死在這裏的。　　只可惜，隨着浩懇的話，左右並沒有絲毫回答，而左右妖蟲的攻勢，依舊猛烈異常，這些東西完全就是悍不畏死，撲向幾個靈尊就是抱着以自己死亡為代價，只要能咬上一口就滿意的姿態……　　“該死，他難不成還真要殺了咱們？！”　　“和他拼了，我就不信這些妖蟲殺之不盡，數量再多，總有一個盡頭！”　　……　　又持續了幾分鐘，等黑袍中年慘叫聲越來越烈，身上傷勢也越來越重，整個前胸以及四肢都被妖蟲啃食的露出不少白骨，妖蟲的攻勢還是沒有停頓，浩懇和紫袍青年才紛紛即驚又怒，甚至他們都在驚怒中，也想快速遁向黑袍中年所在地，幫助他斬殺妖蟲。　　可……　　可大陣群之中，明明眼看着黑袍中年就在身邊百米左右，但不管他們怎麼飛遁，總是飛不過去，只能眼睜睜看着黑袍中年在密密麻麻的妖蟲攻勢下，傷勢越來越重，直到又過了幾十分鐘。　　伴隨一聲凄厲而惱怒的吼叫，黑袍中年防禦光澤徹底潰散，甚至再也撐不起新的防禦光澤，最終被一片妖蟲圍身，咔咔咔的響動里徹底化為虛無。　　這樣的一幕就發生在眼前卻無力阻止，浩懇和紫袍青年都是看的怒火衝天，卻也紛紛驚恐到了極限。　　死了？　　堂堂大浩帝國六王爺，靈尊巔峰級強者，真的就這麼死了？　　“嗡～”　　而不管兩人是何種心態，吞食了黑袍中年的妖蟲們卻絲毫沒有停頓，很快就又一個轉身，衝著浩懇兩人就包抄而下。　　“小賊，我和你拼了！”　　……　　“真強，雖然早知道這是靈尊，想滅殺肯定要付出代價，但斬殺一個靈尊初期，竟然消耗了一千多隻妖蟲？嘖……”　　“關鍵是天地意志，他們術法和靈器發展都極為落後，所以御使出來的術法和法寶，威能也都不強，可一附加上天地意志，就太恐怖了。”　　……　　大浩帝國三大靈尊終於隕落了一個，陣群中央，一直在觀看戰局的郭正陽兩人卻也紛紛發出一聲感慨。　　這些妖蟲可不只是無所不吞，其實防禦力速度等等也都很不錯的，就算修為氣機相差十倍，但一千多隻的覆滅才換來一個靈尊隕落，還是讓人吃驚。　　這個一千多隻的覆滅，只是指的死在黑袍中年數里的妖蟲！　　整個戰局持續到現在，其實死在大浩三人組裡的妖蟲，已經有了六千多隻，哪怕靈尊和道君相差極大，可是如此局面，還是忍不住讓人有些心驚。　　畢竟他們催動的可不只是妖蟲，還有陣群之力……沒有陣群之力這些人早跑了。　　陣群和妖蟲相加，還是如此代價才換來一個靈尊初期修士的性命，不能不讓人驚訝。　　但說的也是，雖然靈武大陸有些發展落後，可天地意志卻太恐怖了。　　打個比方，若化神初期渾厚的修為是10000儲備，地球化神期施展出1儲備，經過精妙的術法和法寶之力催化，就能發揮出20或者30的威力。　　但換了靈武大陸修士，術法法寶簡陋的要死，正常施展出1儲備修為，最多發揮1或者2威力。　　不施展天地意志，那和地球修士根本沒法比，但靈武大陸一旦把天地意志施加在術法或法寶上，釋放1儲備修為，恐怕立刻就能發揮出30或40的威力，天地意志的加持，爆發的力量已經超越了精妙術法或法寶的能力。　　還好的是，換了地球化神期的話，1儲備力量發揮二三十倍力量，消耗的也只是修為，沒有其他附加損耗，但這裏的修士，想發揮出幾十倍力量，除了消耗修為，還消耗意志力！　　地球修士以1儲備發揮二三十倍威力，可以一直持續下去，無限量，這裏的，發揮着發揮着意志力就會虛脫，到時候1儲備力量，恐怕連1威力都發揮不出，前期迅猛，後勁卻遠遠不足。　　感慨之後，郭正陽還是又繼續操控妖蟲，對陣中剩下的大浩靈尊下了殺手。　　幾千隻妖蟲，他耗得起！　　畢竟母巢這東西太逆天了，死多少妖蟲就回收多少能量，還包括它們吞食的能量，輕鬆就能孕育出新的妖蟲，唯一的問題就是，母巢孕育越高級的妖蟲，時間越長。　　現在死了六千多隻道君巔峰妖蟲，已經被母巢回饋了海量的能量，可直到現在，它也就在剛被郭正陽放出來時吞了幾十隻道君巔峰妖蟲，只吐了那一次。　　若不是郭正陽有足夠的儲備，這種孕育速度還真不夠人家殺的。　　當然，吞了這麼多能量，從這一刻起，就算母巢再沒回收絲毫能量，剩下的時間里也能吐出七八千道君巔峰妖蟲，但那估計都需要幾十天……　　“靠以前積攢的妖蟲殺掉這三個道君沒問題，但若是以前的積累消耗完的話，以後再有人強行闖陣，就不能讓母巢孕育這麼高級的妖蟲了，得換成檔次低的才行。”　　“不過現在，這個沒影響，大浩，也該垮了。”　　……　　大浩帝國，雖然並不會因為陣中三人的身死就立刻覆滅消失，那是不可能的，浩氏雖然只有三大化神期，但三大化神期以下，道君級強者百千計，真人級修士更是以萬計，這是純粹的浩氏宗族實力，就算沒有化身，浩氏的實力一樣遠超九成以上的中型帝國。　　不過就算還有那麼多修士，一旦三大化神隕落，浩氏也必然衰敗。　　……　　“浩兄？你在哪？”　　“媽的，這幫傢伙不是早就進來了？怎麼直到現在都沒反應？該不會是那幫該死的，要獨吞郭正陽身上的傳承吧？但是不對啊，就算他們聯手破開了禁制，應該有很大波動才對，我怎麼一點沒感覺到？”　　……　　又是幾個小時后，陣群某個角落，一道瀟洒帥氣的身影先是試探的對左右喊了幾聲，聽不到絲毫答案后，才又臉色陰沉的左看右看，顯得極為鬱悶。　　這正是最先入陣的陽紀雲。　　由不得陽紀雲不鬱悶，幾個小時前聽到陣外浩懇幾人的笑聲，他還以為機會來了，早等着和浩氏等人聯手破陣呢，可這麼長時間過去，怎麼，怎麼聽不到一點動靜了？　　人呢？　　那些傢伙是和他一樣被困在陣內了，還是破陣后見到了郭正陽？　　左右一直靜悄悄沒動靜，陽紀雲也真是鬱悶的差點吐血。　　當然，若是他知道，被他給予厚望，希望藉助對手之手破困的浩氏三人，已經全部隕落……那陽紀雲恐怕就不會只是鬱悶，而是毛骨悚然了。　　而之前幾個小時里發生的事，若是傳揚出去，那也絕對會再次轟動大陸，甚至這種轟動，絕對都要比上次郭正陽帶着符陣橫空出世引起的轟動更恐怖的多。　　畢竟，這一次，是郭正陽靠着陣法和妖蟲組合，在短時間連殺三大靈尊！！屠了一个中型帝國的根基！

# 第三百四十三章 似乎很不簡單

　　“三萬多隻妖蟲……嘖嘖，靈尊中期還真是可怕，尤其是那個浩懇，一個人就屠殺了兩萬多妖蟲才隕落，他的天地意志，也不簡單啊。”　　陽紀雲還在大陣角落裡鬱悶的呼叫着浩兄你在哪，無間地中央，妖蟲母巢身旁郭正陽也在連連感慨。　　雖然早已經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可等一戰結束后，發現自己足足損耗了三萬多隻道君巔峰級的妖蟲才滅殺了浩懇一行，他還是再次被驚住了。　　三個浩氏化神期，黑袍中年殺了一千多妖蟲就隕落。　　紫袍青年殺了七八千隻妖蟲后被圍攻致死。　　而那位大浩帝王，卻足足屠殺了兩萬多妖蟲才最終隕落。　　這是什麼差距？　　他的修為只是黑袍中年三倍左右，但滅殺的妖蟲數量卻是對方的二十多倍。　　當然，這也和浩懇的天地意志有關，據郭正陽觀察，浩懇不止參悟了一種天地意志，他除了領悟冰之意志外，還領悟了水之意志，冰水相加，讓浩懇的戰鬥力也成倍增強，而且對方的冰水意志，恐怕至少都是小成階段了。　　“剩下那個怎麼辦？”　　在郭正陽感慨中，劉夏也古怪的看了陣中的陽紀雲一眼，那位此刻還在呼喊浩兄呢。　　郭正陽啞然失笑，“先別理他，殺了浩懇三個沒關係，因為浩氏最強的三人全在這裏，一旦死了，根本無力反撲，但陽氏足有四個靈尊，只有一個陽紀雲在這，算他運氣好，畢竟咱們總不能一直呆在這大陣里不出去，而他一個人在陣里，對咱們也沒什麼影響。”　　可不是么，殺掉浩懇三人，浩氏就算知道了，想反撲，基本也組織不起反撲之力了，但陽氏，除了陽紀雲還有三大靈尊，若他們也全在這大陣里，郭正陽倒是不介意下黑手。　　可他們並不在，那他就也有了顧忌。　　因為不管他身上有再多妖蟲，若是在陣外遇到化神期，用處都很小。　　沒有陣法之力干擾化神期修士的速度，妖蟲根本無法近身，也就對化神期形不成真正的死亡威脅。　　說笑一句后，郭正陽才又無奈抓起一張玉簡，“咱們繼續，盡量早點能布施引時陣，也就沒這麼多麻煩了……”　　有陣群在身外防護，有母巢在陣群中央，一旦全力爆發，郭正陽還真是可以安心坐在這裏研究陣法造詣的。　　最初拿到引時陣陣法典籍時，他看上面的內容就像是看天書，但經過兩個月研究，他也已經多少理解了一些引時陣的手段。　　按照這種速度，或許再過個半年或者一年，他就有能力布施引時陣了。　　當然，若是早知道需要那麼久才能布施引時陣，那郭正陽還會不會像眼前這樣做就不一定了，可現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在郭正陽兩人重新拿起陣法典籍研讀時，陣內陣外，也重新恢復了平靜。　　陣內，他們兩個安然自若，陣群角落，陽紀雲絲毫不知道左右情況，但呼喚不出浩懇等人，又試探着攻擊了左右一番，還是毫無效果，他只能無奈放棄，黑着臉盤坐着過起了被困被囚禁的歲月。　　至於陣外，山谷外各山頭數百修士，對裏面的情況根本一無所知。　　因為不管這覆蓋方圓數千平方米的大陣群內發生了什麼事，在陣外眾修士眼中，那就是一片平靜。　　錄長老等人所能看到的就是一片薄薄白霧，其他再無任何異動。　　只因為這裏的陣法太精妙！　　來自火府主人的陣法傳承，真的精妙到了極點。　　把龐大的陣法打造的方寸之地，打造出一個無邊無際的空間，這都是很常見的手段，比如當初郭正陽參加火府試煉，和眾多修士一起競爭火府繼承權，在真人境考驗場所時，他遇到的聚寶涯總共幾十個台階，一個台階看上去就是一米寬，幾十米長，但等修士真的走過去，一站在台階上，那短短一米寬的路子，卻蘊含着無窮玄奧，郭正陽全力飛遁幾個小時，都依舊是在無邊無際的空間里遊盪，不找到方法也根本踏不出那一步。　　那就是無形禁制，可以在方寸之間布施出無窮空間，而眼前籠罩在無間地的大陣群，也全是無形禁制。　　別說這裡有數千平方米，就算只有幾百平方米，一步，郭正陽就能布施一個陣法，彼此相輔相成，在細窄的空間打造數十上百寶陣。　　而且強闖入陣的修士，不管在裏面如何挪移，如何靠蠻力攻殺，落入外人眼裡都依舊是維持原狀，看不出絲毫變化的。　　就像當初郭正陽在真人境考驗場遇到的聚寶涯，那麼多破陣修士，不管在每一個台階上是遇到無盡空間在裏面來回飛遁，還是遇到各種攻殺陣群在裏面御使法寶術法破陣，這些情況落入聚寶涯外的修士眼中也只會看到他們簡簡單單站在那裡，根本毫無動靜。　　所以在陽紀雲入陣之後，被困幾天，試過無數手段破陣，外面都根本沒人知道。　　哪怕浩氏一行在這裏已經遭遇了慘烈的生死搏殺，最終滅殺三萬多堪比道君巔峰的妖獸，更導致三大靈尊隕落，大陣群卻依舊是紋絲不動，外觀沒有一絲變化。　　“哎，大浩和殤陽距離這裏太近了，而我禁地總部卻距離這裏這麼遠，若是近一些的話，我禁地總部派了七品長老過來，也絕不會讓局面發展到這地步。”　　“是啊，他們肯定挾持了郭師，四個靈尊，這幾位也未免太過下作。”　　……　　陣外錄長老等絲毫不知道情況，也只能認為浩懇等人早已破開陣群深入無間地，抓了郭正陽在逼迫對方的陣法傳承。　　可哪怕他們覺得鬱悶，惱怒，此刻也只能生悶氣，畢竟那是靈尊，他們無力反抗。　　這種情況又持續三天左右，才驟然又被一陣大笑聲打破。　　“郭師何在，黑石國石清逸來訪。”　　伴隨着大笑，又是兩道身影唰唰出現在了無間地上方，卻是兩個黑髮紫膚修士，一男一女，大約一米七左右的身高，男的已經步入中年，卻依舊帥氣飛揚，女修則是三四十歲的容顏，妖嬈動人。　　笑聲里，左右山頂又是一番轟動，黑石國，那是大陸南部帝國，位置在無間地西方，距離這裏比殤陽帝國和大浩遠，但也比大溪、禁地總部等近得多。　　又來了靈尊級強者，錄長老等人一片無奈，而大陣內卻又是一番沉默，並沒有人立刻回答。　　面對這種情況，石清逸倒是並不像之前的陽紀雲和浩懇等直接強行闖陣，只是靜靜含笑等待，直到等了一陣子，石清逸才突然臉色一變，變得有些失望和不甘。　　可在隨後，他還是無奈的笑道，“看來郭師正在修鍊，那石某就先等郭師有了空暇再說。”　　笑過後，他才帶着妖嬈女修降落到附近一處山巔，直接盤膝坐了下去。　　“夫君，咱們不進去？”　　“晚了，還是來晚了，在咱們之前，殤陽帝國陽紀雲和大浩的浩懇，總共有四個靈尊進入了陣中，現在的郭正陽，恐怕已經被那兩幫傢伙挾持，根本做不了主，他們兩股勢力加起來，就算事後禁地震怒，只要他們肯低頭，禁地也拿他們沒辦法。所以現在，說不定這裏的陣法已經是由幾個靈尊主持，剛才既然沒人回話，就是說不歡迎咱們，那只有咱們兩個，進去也會凶多吉少，先等一等，看下一個來的是誰，如果來的大溪帝國或者滄海帝國修士，咱們就聯手對抗，如果是禁地器宗的人……恐怕也只能錯失良機了。”　　隨着身側妖嬈女修的話，石清逸才苦笑一聲，眼中雖然依舊有不情願，但仔細掂量了一下實力，也只能捏着鼻子認了。　　誰讓他們來晚了呢！！　　無間地地處大陸東南，距離這裏最近的幾大帝國，有東部的大浩、西南的殤陽、西方的黑石帝國，西北方就是通向中央大陸，那裡則是大溪、禁地總部等處了。　　而東南方盡頭，則是雄霸大陸東南部的滄海帝國。　　郭正陽在這裏出現的消息傳出去后，第一時間趕過來的，恐怕所懷心思都是一樣的，以己度人，石清逸還真不覺得自己兩夫妻有闖陣的實力。　　“這兩個新來的，竟然還有些禮貌？”　　在石清逸兩人在一側山巔落下時，大陣群內，劉夏才詫異的開口看向郭正陽，可不是么，來來往往，好幾波靈尊級修士出現，這可是第一次出現沒有擅闖大陣的修士。　　就連郭正陽也放下手中玉簡，透過陣群看了在右側一處山巔坐下的石清逸兩人，眼中閃過一絲思索。　　不過還沒等郭正陽說什麼，他和劉夏就同時臉色一變，猛地從當地站起。　　“有人闖陣！”　　“是和黑石帝國一夥的？還是另外的？”　　……　　等兩人看向陣群時，很快就又一怔。　　“那個傢伙在哪？”　　“明明就在陣中，他的出現也激發了陣法運轉，但竟然看不到？”　　……　　“咦？這裏的陣群，似乎不簡單啊。”同一時間，大陣群內一片茫茫迷霧中，絲毫不顯蹤跡的一處虛空，隱藏起來的身影也詫異的皺眉。　　他也早知道在他之前，已經有兩大帝國修士提前進來了，郭正陽應該也落入了那些修士手中，但他主修暗影意志，意志之力大成，修為也到了靈尊中期巔峰，最擅長隱匿暗殺，毫無防備下，就是靈尊後期在他手裡也會吃大虧。　　所以他才敢毫不猶豫遁入陣中，若是找到機會，就劫掠走郭正陽，若是機會不大，那就突襲斬殺。　　可真的悄悄入陣后，他才發現這裏的陣法，似乎很不簡單。

# 第三百四十四章 玩笑開夠了吧？

　　毋庸置疑，此刻悄然入陣的正是來自大溪帝國的溪上雀，而大溪這次出動，也和其他大部分帝國的目的截然不同。　　殤陽、大浩等帝國雖然對郭正陽態度很強硬，壓根不管不顧郭正陽自己的意願就強行闖陣，也是抱了把郭正陽劫持在手，從他手中逼問陣法傳承的心思，雖然這是強奪，但殤陽、大浩等帝國修士，還並沒想過要郭正陽的命。　　可來自大溪的這位靈尊，因為溪族大帝最疼愛的幼女身亡，所背負的使命就是殺。　　能把活着的郭正陽帶回大溪，那麼等把郭正陽所得傳承拷問完畢，最終一樣要處死，為七殿下陪葬，若是不能把活着的郭正陽帶回去，那就當場暗殺。　　以他所修暗影意志，只要有陰影的地方，溪上雀就可以藉助術法隱匿蹤跡，以大成期的意志之力輔助，那就是真的有靈尊後期在左右，也未必能察覺他的存在。　　而這大陣群自然也是有陰影的，因為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若是沒有光線之地，那更遍地都是陰暗。　　可溪上雀還是沒料到，一入陣之後左右竟然是茫茫虛空……　　而靈武大陸的陣法一道，卻遠沒有發展到在方寸之地布施出無限空間的威能的。　　所以在第一時間發現自己遁入大陣，竟然找不到方向，也看不到郭正陽等人在哪，溪上雀還真驚了一次，都以為自己來錯地方了。　　“幻陣？”皺着眉打量左右，溪上雀嘴角露出一絲無聲輕笑，跟着才快速沿着前方陰影游弋，以他的陣法造詣，無疑也就是和當初的浩氏一行一樣，把這裏當做幻陣，以為自己看到的只是幻象。　　這裏只有那麼大地方，只要他收斂氣息遊動一番，肯定能闖出去。　　但他卻絲毫不知道自己引以為傲的隱匿手段，此刻早已經因為陣法波動，而被看破。　　“動了，剛才還找不到在哪，現在他一動，陣法自行運轉，干擾他的行進路線，……”　　“這人到底是誰？是和黑石帝國那兩個一起來的，還是另外一撥人？”　　……　　雖然依舊還看不到溪上雀，但根據陣內的陣法波動痕迹，郭正陽兩人還是很快就鎖定了溪上雀的游弋方位，而後兩人卻也紛紛皺着眉開口。　　這位吭都不吭一聲就擅自闖陣的修士，幾乎和黑石帝國那一對靈尊同一時間到來，這還真讓兩人有些摸不准他到底是哪方勢力的人。　　不過思索了一下后，郭正陽眼中才又閃過一絲冷意，“這麼偷偷摸摸，他的來意恐怕比之前幾波人更加不善，既然進來了，那咱們就好好招待一下。”　　可不是，不管這位擅自入陣的是哪方修士，只從此人入陣方式判斷，那恐怕更加心懷叵測。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立刻給妖蟲母巢下達一縷意念，跟着妖蟲母巢瞬間就吞吐出一大片烏壓壓妖蟲，這一次，它足足吐出數千隻妖蟲。　　而這些妖蟲氣息全只是真人巔峰。　　母巢吞吐道君巔峰妖蟲速度太慢，幾個小時一波，若沒有足夠儲備，對上靈尊還真不夠看，但它吞吐道真人期妖蟲，卻足以做到不間斷吞吐，而且每次數量也是極多，哪怕真人巔峰妖蟲和道君期妖蟲相比實力差了百倍左右。　　可一旦數量上去，純自殺式的攻擊，外加無所不吞的能力，也並不妨礙大局。　　數千隻妖蟲普一出現，很快就震顫着羽翅快速沒入大陣，而後郭正陽親自控陣，直接把眾妖蟲挪移到了溪上雀身邊。　　雖然溪上雀隱藏的很好，直到現在，郭正陽和劉夏都看不清他究竟在哪，但等妖蟲席捲而下后，他卻再難以隱藏蹤跡，妖蟲無所不吞，不管是他施展術法引起的法力波動，還是施加在術法中的意志之力，都是妖蟲的食物。　　咔咔咔，一大片密集妖蟲在虛空中蠶食而過，一道臉色發黑的身影也驟然跌出虛空。　　“該死，怎麼會？這些東西……”　　和浩氏一行差不多的震驚，震驚於眾妖蟲不可思議的能力，但溪上雀此刻，卻並沒有當初浩氏等人的心悸和頭皮發麻。　　因為當初圍堵浩氏眾人的是上萬道君巔峰妖蟲，此刻在他面前的卻只有數千真人巔峰妖蟲。　　這差距根本沒的說，還是那句話，如果道君初期實力是1，靈尊中期巔峰就是810，而真人巔峰的實力，只是0.1，近萬倍的實力差距，吹口氣就能滅殺無窮妖蟲，溪上雀對此當然一點也不怕。　　他只是震驚這些東西的能力，竟然把他施展的術法咬壞了？？從而讓他從虛空中顯行，這簡直就是扯淡。　　可在震驚了一瞬間后，溪上雀還是綠着臉一揮手，數千隻妖蟲瞬間被覆滅，死的乾乾凈凈，雖然在那一擊揮下時，已經有大量妖蟲開始吞食，也吞噬了不少術法之力，但也是剛咬一口，就被後續的術法波動抹殺。　　一擊毀滅襲來的兩三千妖蟲，溪上雀剛想說什麼，卻驟然發現從前後左右又襲來數千妖蟲。　　還是真人巔峰的修為，還是那麼兒戲……溪上雀無奈之下，只能再次一揮手，再次覆滅新來的妖蟲。　　“陽兄、浩兄，在下大溪溪上雀，難道這就是陽兄和浩兄的待客之道？”雖然又破滅了一波，但這一波剛隕落，又有新的妖蟲襲來，還是那麼弱，還是那麼多，溪上雀頓時眼角一跳，一邊滅殺妖蟲，一邊綠着臉開口。　　他的身影已經暴露，再潛藏也潛藏不下了，所以也不得不開口了。　　就是這句話落地之後，讓溪上雀更加鬱悶的是，他卻沒收到一點迴音，迎接他的還是密密麻麻的妖蟲大軍。　　溪上雀的臉也更綠了一份，媽的，這是逗他玩的吧？不過殤陽和大浩那幾個傢伙，從哪找來的這些變態蟲子？竟然這麼多……　　短短十幾個呼吸，他都已經滅殺近萬隻了。　　……　　“陽兄，浩兄？？玩笑開夠了吧？”　　“該死，你們有完沒完？真以為溪某怕了你們不成？”　　……　　兩個小時后，大陣群內依舊是一片薄薄霧層下，揮舞着一件寶器捲起一道道法力洪流，再次斬殺數千妖蟲的溪上雀卻沒了最初入陣時的從容，而是臉色微微發白，也多出了一絲焦躁和憤怒。　　他真怒了，這些東西到底是什麼？竟然殺之不盡？他可以確定從第一次下手到現在，他已經斬殺了數百萬妖蟲了，可殺到現在，左右一直都是無窮無盡的妖蟲湧來。　　殤陽和大浩那幫廢物，到底從哪搞來的這些玩意？　　當然，不只是對這些小蟲子的無限滋擾感到惱怒，他其實也有些怕了，雖然每一次斬殺撲來的妖蟲都很輕鬆，一擊就能毀滅數千隻，但問題是他每一擊也都要消耗一定修為的。　　雖然近萬倍的修為差距，他打個噴嚏都能吹死幾十上百隻，毀滅數千隻妖蟲，也最多只需要半分力氣，連續這麼長時間下來，一直不間斷斬殺他一樣有損耗。雖然這損耗依舊連他一身修為的十分之一都不足，可像現在沒完沒了的，也不是事啊。　　他都想罵娘了，自己也在斬殺中一而再開口，卻一直得不到回應，難不成殤陽和大浩那幫傢伙，真的沒把他放在眼裡？　　這簡直就是恥辱，要知道殤陽和大浩，兩國加起來連一個靈尊後期都沒有，他溪上雀若是放在兩國內，想暗殺誰，那邊都沒一個能擋得住。　　自己實力已經是兩國最巔峰存在了，而且他背後還有大溪帝國，對方竟然還是如此態度？這不是恥辱是什麼？　　惱怒中，繼續斬殺來襲的妖蟲，溪上雀臉色也越來越冷，原本在自己暴露后，他還想和和氣氣，準備擺平姿態，先引那邊出來，然後找機會劫走郭正陽就算了。　　可現在他對浩氏和陽氏都有了殺意。　　……　　“媽的，姓陽的、姓浩的，你們有種！真想靠這些微不足道的小蟲子耗死我不成？這盤算夜未免太可笑了！！”　　“該死，等溪某出去，有你們好看的。”　　……　　又是十幾個小時后，陣群之內，依舊在揮舞着寶器斬殺妖蟲的溪上雀，卻已經氣喘喘徐徐，臉上向下淌着汗水，雙眼內不時閃過凶厲和驚粟之色，又斬殺一波妖蟲后，溪上雀才惡狠狠對着左右破口大罵。　　怕了，他真的怕了。　　這些該死的東西怎麼一直沒完了？天殺的，他都屠殺了這麼久，自己斬殺的妖蟲數量都不知道有多少了。　　而他一身修為包括意志之力，都有不小損耗，現在他意志之力都消耗了兩三成，修為更是損耗了三成多，可是這些小蟲子依舊是殺之不盡，這樣下去，他說不定真會被活活耗死。　　他也不是沒想過逃，但不管他飛遁向哪個方向，都只會一頭扎進妖蟲窩裡，若是揮舞強力術法手段攻擊大陣，那麼這些術法波動和寶器的法力波動，也只會剛一揮出去，就站在密密麻麻無窮盡的要妖蟲身上。　　然後被這些東西蠶食的乾乾凈凈，根本攻擊不到陣法本身！　　他也從來沒想過有一天，自己會對這些螻蟻一樣的小蟲子生出恐懼之心。　　就像是一個地球的普通人，估計也從來沒想過會有一天對一隻小螞蟻這麼惶恐吧？一腳都能踩死幾十上百隻的東西，你怎麼會覺得害怕？可一旦螞蟻以億萬計襲來……

# 第三百四十五章 計劃趕不上變化

　　“陛下，陛下～”　　連綿無盡的宏偉宮殿群，原本還算安靜的景象，卻突然被一道充滿驚粟的尖叫聲打破，卻是一個穿着戰甲的修士踉蹌從遠處飛遁到一座大殿前，這修士更因為過度的驚悸，都猛不跌一下子撞在了宮殿外牆。　　但修士卻絲毫沒顧忌這些，只是在揚起身子后，就馬上跪倒在地對着殿內疾呼。　　幾個呼吸，臉色陰鬱無比的溪族大帝才從殿內遁出，雖然眼神中閃過一絲怒意，但也有一絲驚疑不定。　　若不是那縷驚疑，他恐怕都要一巴掌拍死這個修士了，畢竟這是皇室重地，大呼小叫的成何體統？可眼前身着戰甲的修士，卻是看守溪氏一族命牌大殿的鎮守修士，也是溪族皇室子弟。　　他這幅模樣，難道是存放溪族命牌的大殿里出了什麼事？　　“陛下，上帥的命牌碎裂了……”　　隨着溪族大帝冷冷的話語，跪在地上的修士才終於戰戰兢兢，凄白着臉說出了一句話。　　結果溪族大帝原本陰沉的臉色，瞬間就也變得一片凄白，凄白之後，就是充滿盛怒的震驚，以及不敢置信。　　“你說什麼？上雀的命牌碎裂？該死，上雀是靈尊中期巔峰，感悟暗影之力，最擅長暗殺逃遁，就算對上靈尊後期，……”　　他真的不敢相信，溪上雀的命牌會碎裂，開玩笑吧？那是一個意志之力大成的靈尊中期啊，就是對上他，若是溪上雀一心要逃，他都沒把握斬殺。　　而整個靈武大陸，靈尊大圓滿修士都是屈指可數，而且無一不是各超級勢力或超級帝國的坐鎮老祖，只要不是對上大圓滿，溪上雀又是遇到了誰，竟然連逃亡的實力都沒有？　　他真不敢相信，可看着跪在地上修士一臉惶恐的模樣，他卻又不得不信，至少他肯定，眼前之人絕不敢拿這種事和他開玩笑！　　怒吼一聲，溪族大帝才身子一閃，就到了儲放溪族重要人物命牌的大殿，而進入大殿之後，也不過是過了幾個呼吸，一聲撼動整個皇城的怒嘯就又蓬勃而發。　　伴隨着怒嘯聲，自遠處也很快遁來幾道身影，速度最快的還是一男一女，卻正是上次溪族大帝剛得知幼女身亡，怒嘯之後引來的兩個溪氏靈尊，不過這一次在這兩人之後，又有其他兩道身影快速遁來。　　溪氏一族七大靈尊，除了已經死掉的溪上雀，還有一位早已不出世的老族長之外，所有強者已經齊聚。　　“三皇叔？”　　“三哥？”　　“三爺爺？”　　……　　四人聞詢趕來后，看着依舊充滿怒意的大帝，也紛紛驚疑不定的開口。　　“上雀死了。”而溪族大帝也終於壓下怒意，冷冷看了南方一眼，才吐出一個讓新來者全都震得瞠目結舌的消息。　　“兩個多月前，我收到消息，聽聞郭正陽出現在南康國附近，就派了上雀前去查探，給他的命令，能活捉郭正陽就活捉，若不能活捉就當場斬殺，而就在剛才，上雀的命牌碎裂！”　　“禁地，還是器宗？”　　“上雀可是靈尊中期巔峰，暗影意志大成，而且他最擅長隱匿逃亡，難道是禁地或者器宗的八品長老出手？而且不止一個？”　　“他們真敢下手？該死，就不怕我溪氏和他們魚死網破？就算是器宗擁有17名靈尊，但若是和我溪氏魚死網破，至少也要死掉一半人吧？他們哪裡來的膽子？”　　……　　等溪族大帝又解釋一句，還在瞠目結舌的四人才立刻開口，第一時間就懷疑到了禁地和器宗頭上。　　由不得他們不這麼懷疑，能殺掉溪上雀的，就是一個靈尊後期都未必有那種把握，而敢殺溪上雀的，除了禁地或者器宗還能有誰？就是和他們大溪一樣是超級帝國的大易、位越帝國，也有人有實力斬殺溪上雀，可他們敢么？　　全大陸三大超級帝國，大溪不是最強的，但就算是最強的位越帝國，一樣只有七名靈尊，區別只是在於位越帝國七名靈尊里，有一個靈尊大圓滿，而一個靈尊大圓滿，就差不多堪比三個靈尊後期了。　　可就算是那樣，位越也絕不會和溪氏撕破臉的。　　敢幹掉人家一個頂尖戰力，那就是不死不休的仇怨，就是帝國間的超級戰爭，……大易和位越不敢，禁地和器宗，他們敢？　　禁地17位靈尊，看上去壓制大溪許多，完壓，但禁地17位靈尊里也包含了3個客席，那些客席也本就是一些大陸帝國的核心人物，雖然平時也很向著禁地，但他們同樣很注重自身宗族利益。　　若是小事還好，一旦發生可以引起超級戰爭，不死不休的大事，那些客席都未必會真的豁出命幫禁地，最可能只是旁觀。　　不只是客席，禁地內部也有彼此各不同派系，而且這種派系劃分，往往是和學術理念有關，因為追求和學術理念不同，爭鬥也就遠比一般帝國宗門爭鬥更劇烈，凝聚力一樣不如大溪之類帝國。　　畢竟大溪這種帝國，只要開山老祖在坐鎮，大家還都是同一血脈，那內部就算也有爭鬥，但往往都是小輩爭鬥，遇到大事都能擰成一股繩，大陸強者林立，帝國太多，若是內鬥劇烈的宗族，根本無法崛起以及保持興盛的。　　所以就算禁地器宗，實力看似完壓大溪之類帝國，但真要挑起這種不死不休的征戰，他們怎麼敢？　　可就算再震驚，事實還是已經發生了！　　事實就是溪上雀命牌碎裂！死了！！　　“閉嘴！”　　一片驚呼中，溪族大帝才驀地怒斥一聲，壓下左右驚呼，跟着才冷聲道，“溪墨、溪潭，你們兩個和我一起去無間地，琪韻、良陌，你們去把事情告訴老祖一聲，然後留下來和老祖一起坐鎮。”　　吩咐之下，其他溪氏四大靈尊才也紛紛應是。　　溪上雀死了，究竟死在哪裡現在還不知道，但很可能就是無間地，很可能就是他對郭正陽下手時，被禁地或者器宗內的強者斬殺。　　這樣的事當然不能就這麼算了，自然是要血債血償，但對方能殺死溪上雀，說明實力也極為可怕，所以對於溪族大帝的安排，也沒人有異議。　　因為被留下來的溪良陌和溪琪韻都只是靈尊初期，若對上有實力斬殺靈尊中期巔峰的對手，反而自身容易發生危險，而被溪族大帝點名帶去的溪墨和溪潭，則都是靈尊中期巔峰，至少一種意志大成，實力並不比溪上雀差多少，區別只是側重點不同，比如溪上雀擅長隱匿暗殺，溪墨擅長攻堅，溪潭則是韌性驚人，他感悟的是生命意志，不止自身耐力驚人，還有許多手救治他人的奇妙術法。　　再加上靈尊後期巔峰的大帝，刀意大成，這絕對是能把天捅個窟窿的戰力，就是對上大圓滿修士，也有實力逃回來吧？　　紛紛應是后，溪族大帝才一揮手，一柄長刀就出現在了身前，而後捲起一中一青兩名男子，就快速向著無間地方向遁去。　　其實……　　其實在現在，知道有自家靈尊隕落的帝國，也不只是大溪，在大溪東南部百萬裡外的大浩，早在幾天前就已經發現宗族內三個老祖全部掛了，而如此大事，自然也早就在大浩帝國驚翻了天。　　不過和大溪不同的是，在大浩沒人敢說什麼去無間地查明真相，找人血債血償而已。　　畢竟大浩帝國皇室內只有三大靈尊，靈尊全部死了，誰還有能力和膽子去報仇？所以此刻即便大浩皇城也炸翻了天，可是那些波動也只是在大浩皇室內翻騰。　　而除卻大溪大浩，就真沒幾個人知道這幾天大陸竟然有靈尊隕落了。　　無間地此時，外部依舊是平平靜靜，包括黑石帝國兩個靈尊，都也只是和其他靈宗級修士一樣，靜靜坐在山巔等待而已，唯一的區別就是眾人等待的可能有所不同。　　無間地陣法禁地內。　　郭正陽和劉夏卻也沒有再抓着陣法典籍研讀，而是在重新布施牽引身邊的大陣群。　　“這個陣群外圍，全部換成容納性陣法，要耐攻，到時候我再在這裏多丟下一些妖蟲，那就算有靈尊從陣外攻殺，他們的攻擊手段落入大陣，一樣起不了多少作用。”　　“咱們這幾個月，又在陣法造詣上精進了不少呢，那些新學的手段剛好可以用在這裏。”　　“恩，你這傢伙在陣法上天賦不錯，比我強，就看你的了。”　　……　　不重新布施陣法也不行了，自從下了決定要斬殺溪上雀那一刻，郭正陽就知道此舉肯定會引來溪氏的瘋狂報復，而等溪氏下一批靈尊過來，他們恐怕也絕對不敢再隨便入陣了，說不定只會從外部攻殺。　　而若是有靈尊從外部攻陣，那麼這陣法外圍幾層，就要布置的更耐抗才行。　　不過還好的是，郭正陽和劉夏這兩個多月一直鑽研陣法典籍，雖然還沒能力去布施引時陣，可兩人陣法造詣也提升不少。　　以前的劉夏和木道君相比，只是有三四十分造詣，現在又是兩個月過去，她的水平已經穩穩有了木道君五六成造詣。　　這就是和星河老祖等人比起來也差不了太多了。　　就是郭正陽自己，也差不多有了木道君四成水準左右，這兩個月他們兩個突飛猛進，遠比以前學習領悟的更快，原因就是，以前的兩人是分開學的，都是自己抓着一堆典籍自己研究，而這一次卻是兩個坐在一起學，遇到不懂的一起討論，一起研究驗證，彼此互相印證，自然進步更神速。　　“真是計劃趕不上變化，最開始，我只以為幾天或半個月時間就能拿走靈界時，誰想到至少要半年或者一年？還殺了大溪一個靈尊，那隻能先以這裏做據點，硬抗外部壓力了。”快速布施完善陣外陣群時，郭正陽心下卻也一嘆，心情多少有些古怪。

# 第三百四十六章 這才是胡扯吧！！

　　的確，第一次用妖蟲對付溪上雀，把那位隱藏蹤跡的化神期修士從陰暗中找出來時，郭正陽還是試探，想探究那位到底是出身何方勢力，並沒懷有絕對的殺機。　　可在溪上雀開口說出自己是大溪溪上雀時，郭正陽就不再猶豫，下了殺手。　　雖然他也知道溪氏好幾位化神期，殺了溪上雀也會引來更多化神期的追殺，但他還是做了，因為他已經懷疑，自己斬殺溪芸的事被溪氏知道了。　　要不然對方為什麼來了之後，招呼都不打就直接潛了進來？　　若是正常狀態，不管是要強闖的還是不強闖的，來了之後都是先自報家門，表面上客氣一番才動手的，那才是正常狀態。　　溪氏出身的這位靈尊卻悄無聲息的直接入陣，那郭正陽就算也有些忌憚溪氏其他靈尊，還是果斷下了殺手。　　到現在他也有自信即便面對溪氏化神期的壓迫，也有能力擋下來。　　靠着陣群和妖蟲互為依託，他自己在這陣中是絕對沒事的，就算，就算真的有擋不住的危險，那他也只要帶着劉夏從傳送陣離開，就可以回到火府，完全沒有後顧之憂，郭正陽自然也就不怕。　　唯一的難點就是，若是溪氏來犯之後，他的大陣加妖蟲也真擋不住外部的攻殺，他在離開之前卻還沒有把靈界時找出來，那就有些麻煩了……　　不過，這方面他也只能盡量。　　帶着劉夏一起重新布施大陣群，足足又忙碌了三四天，郭正陽才長舒一口氣，加強大陣群的事算是告一段落，此刻的大陣群就算真有道君級強者從外攻殺，這陣群，也擋得住！　　不過這感覺多少有些怪異，此刻他就好像在打造一個軍事基地，只等着敵人來犯一樣……　　而這個軍事基地，應該也經得起考驗！　　“郭小友在否？禁地應無痕來訪。”　　就在郭正陽帶着古怪的心情返回母巢附近，一聲熱情的笑語就從陣外傳來，隨着這一聲大笑，同時泛起卻還有一道道震驚的呼喊。　　“應長老？”　　“禁地八品長老？嘶，那可是副宗主級別的……”　　“禁地就算會來人，這來的人來頭也太大了吧？”　　……　　郭正陽這才詫異的看向陣外，更看到隨着一名藍袍紫膚的黑髮老者凝立在陣群側上空后，一道道身影就快速趕了過去問好，那也正是錄長老等人，包括之前來自黑石帝國的兩大靈尊，都充滿震驚的趕了過去問好。　　“禁地的八品長老很少么？”陣群內，劉夏才也好奇的看向郭正陽，她雖然也了解了很多大陸概況，但一樣有很多不知道的。　　“禁地17位靈尊，只有一個九品大宗師，三個八品大宗師，禁地還真是夠給我面子啊，應無痕這個八品長老，可是化身後期巔峰，算是整個靈武大陸最巔峰的戰力了。”郭正陽笑着解釋一句。　　只不過在解釋之後他卻微微皺起了眉，禁地果然也來人了，就是來得有些晚了，正常情況下，以他和禁地的交情，就算真有大佬過來，郭正陽也是會見的。　　但現在他殺了好幾個靈尊，包括溪上雀，而溪氏其他道君不知道什麼時候就會殺過來，只有在這陣群中郭正陽才有自信自保，一旦出去，生死就不由自己了。　　雖然他覺得禁地的應無痕應該對他沒什麼邪噁心思，但一來這個沒人能百分百保證，二來若真有化神後期在一側出手，應無痕也未必能保住他。　　笑着向劉夏解釋一句，郭正陽才也對外道，“原來是應長老，不過郭某現在有些大不方便出外迎接，希望應長老見諒。”　　清朗的話音傳出后，陣外被一道道身影包圍的應無痕卻也長笑一聲，才冷聲道，“陽紀雲、浩懇，應某已經到了，你們還敢為難郭小友？”　　可不是，雖然是剛來，但守在外面的修士，已經有人快速把不久前有殤陽帝國以及大浩帝國靈尊強行闖陣的事告訴了應無痕，而應長老，自然也誤會了……　　哪怕是禁地長老，整個大陸最擅長陣法禁地一道的，而且也知道郭正陽在陣法上的造詣極為卓越，應長老一樣不覺得郭正陽能擋得住靈尊的闖陣。　　簡單一點來說，靈武大陸的陣法一道，只是小學啟蒙水準，誰都知道修士可以藉助陣法之力發揮出恐怖的戰力，但陣法也有極限，至少大路上所能御使的陣法，絕不會超出修士修為太多。　　一個靈宗初期修士，可以藉助陣法陣群面對十倍以上敵人，但那也只能發揮出十幾倍，三四十倍威能吧？　　至少禁地眼前的認知就是如此。　　若一個靈宗初期實力是1，他能操控的陣群威能，最多也就是三四十，再強力的話就會因為陣群力量過大，而導致失控，這就是大陸陣法一道太落後，剛剛起步的階段，技巧太粗糙。　　當初浩氏等人入陣時，正因為這樣的常識印象，才覺得不管郭正陽操控的陣法是不是有點意思，靈尊們隨便揮出一擊就能破陣的原因了。　　畢竟若靈宗初期實力是1，他最多能操控己身幾十倍的陣力，而靈尊初期巔峰修為就是靈宗初期二三百倍，可不是隨便一擊就能超越對方所能承受的極限，破滅了陣力么？　　但郭正陽所學陣法，卻得自地球以及那位長生境大能的傳承，已經發展的遠超大陸幾十代。　　兩者相比就是火繩槍和洲際導彈之間的差異……　　那應無痕會這麼認為，也不奇怪了，而若不是大陸上有修士命牌這種東西，恐怕直到現在，也絕不會有一個人會覺得浩懇等人早已死在了陣中。　　先是冷聲呵斥一句，應無痕才又馬上笑着開口，“郭小友放心，既然應某已經來了，小友安全就絕對不再是問題。”　　說著這話時，應無痕更是看了眼身側的黑石帝國兩人一眼，一眼之下，黑石帝國兩夫妻都也被看得唯唯諾諾。　　靈尊中期巔峰和後期巔峰，看似只有一個小階段差異，可實力卻真的相差很大。　　不過這些話落入郭正陽耳中后，卻讓郭正陽一陣無奈。　　沉吟了一下，郭正陽還是笑着道，“多謝應長老好意，不過長老誤會了，我並沒有落在陽紀雲和浩懇手中。”　　“恩？”陣外，應無痕頓時愕然，別說是他，其他所有修士都被這話驚得一片發愣。　　郭正陽沒有落入陽紀雲等人手中？怎麼會……要知道最早的陽紀雲，已經入陣十多天了。　　“小友？這話是你本意？還是被脅迫所言？”愕然之後，應無痕才又狐疑的開口。　　之前可是有四個靈尊進去了啊，都進去好多天了，郭正陽怎麼可能沒落入那些人手中？唔，難道這位是心甘情願在和陽紀雲等人坐而論道？　　這也有可能……　　不過在狐疑之後，應無痕還是馬上又開口道，“陽紀雲、浩懇，老夫已經到了這裏，難道你們還要藏頭露尾，話都不敢說一句？”　　這一次郭正陽沒有回答，只是突然操控陣法之力，把一直被困了十多天的陽紀雲丟了出去。　　唰的一下，等陽紀雲驀地出現在人前時，所有人才又一怔，不過很快，應無痕臉上就又閃過一絲冷意，“殤陽帝國，好大的膽子！！”　　可面對這冷笑，陽紀雲卻是一臉狼狽和驚喜！　　驚喜的看看左右，發現自己真的出來了，陽紀雲才終於忍耐不住，也沒來得及顧忌應無痕的冷意，而是直接轉身對着身後一拜，“郭師，紀雲之前多有得罪，多些郭師手下留情，陽某一定銘記在心。”　　先是即驚喜又心悸的向陣內道謝，陽紀雲才馬上轉身，對着應無痕苦笑道，“在下錯了，不過應長老也千萬別誤會，在下這幾天來，一直都被陣內無法動彈，根本連郭師的影子都沒見到，郭師所布施的陣群，精妙的簡直讓人驚恐。”　　一句話，左右頓時一片嘩然，不管是誰，不管是靈宗修士還是幾位靈尊，全都被這話驚得目瞪口呆。　　“怎麼可能，郭小友只是一個靈宗初期，他在陣法上造詣再強，所能御使的力量也有極限……怎麼可能擋得住靈尊？”嘩然之後，應無痕才驚疑不定的反問。　　他真的從沒想過，陽紀雲等進去那麼久的修士，竟然是一直被困在陣中，玩笑開大了吧？　　“在下所言句句屬實，絕無虛言。”陽紀雲再次苦笑，只差起誓了。　　“郭小友，難道這是真的？浩懇幾人呢？他們也一直被困在陣中？”應無痕再次愕然，痴痴獃呆看向陣內。　　陽紀雲所說，真的太駭人聽聞了啊。　　如果他一直被困在陣中，那豈不是說眼前郭正陽操控的大陣，都能發揮出己身千倍偉力？陽紀雲是靈尊中期，和郭正陽修為差距……而且之前入陣的不止陽紀雲一個？　　這，這真的比大陸陣法禁制，強出不是一點兩點啊。　　“浩氏三人已經被我斬殺。”　　不過在應無痕痴獃中，郭正陽卻輕笑一聲，一句話，就仿如一股冰寒刺骨的龍捲風暴一樣，瞬間就讓本已驚駭莫名的眾人，再次震得差點魂飛魄散。　　不管是本就在發獃的，亦或者正狼狽的陽紀雲，又或者瞠目的開口發問的應無痕，全都被這話震得心頭一顫，頭皮劇烈酸麻。　　殺了？　　這，這才是胡扯吧！！

# 第三百四十七章 恐懼風暴

　　無間地大陣群外眾人，全部都被郭正陽驚的頭皮發麻、心底發顫，甚至那些修為低弱都難免有種被驚駭的魂飛魄散的感覺。　　也是從這一刻起，一股詭異莫名的死寂就席捲全場，包括應無痕在這時都不知道說什麼了，至於被困在陣中十來個地球日的陽紀雲，更是不由自主的一哆嗦，冷汗瞬間就鋪滿了全身。　　天殺的，浩懇等三人已經被殺了？被郭正陽抹殺？操控着陣群抹殺？　　這消息真的太嚇人了！　　在這一刻，陽紀雲真是升起了由衷的慶幸，不慶幸都不行啊，畢竟誰也不想死不是？郭正陽既然能抹殺浩懇三個靈尊，那如果他願意的話，豈不是說之前隨時也能殺掉他的？　　一想到這裏，陽紀雲就是想不心驚肉跳都難。　　不過說起來在人群中最相信那句話的，也正是陽紀雲了，只有他進過大陣群，才知道哪些陣群的威力有多恐怖……既然那陣群能輕鬆困住他那麼久，不管他施展什麼手段都無法破開陣群，那這樣的陣群就算真的有抹殺靈尊的實力，似乎也是很有可能的了？　　再次猛地打了個哆嗦，在一片壓抑的死寂氛圍下，陽紀雲又默默看了前方陣群一眼，才彎腰向著陣中一拜，就悄無聲息飄向一側山巔……　　他這條命，是撿回來的啊！　　如果郭正陽想殺他，還真是殺就殺了，畢竟這是他肆無忌憚的闖陣，就算真死在裏面，也是咎由自取。　　對上任意一個強者，人家正在修鍊時，你不管不顧就闖進人家家裡，那殺了你活該，不殺你，你不就是該慶幸感激了么？　　雖然，雖然在之前，誰也沒真正把郭正陽當強者去看待，這個名字雖然很響，在大陸上引起了無數震顫，但之前，陽紀雲真沒把他當做可以正視的強者和對手去看待，所以最初才會那麼肆無忌憚。　　現在嘛，什麼都不說了，陽紀雲只是在慶幸，自己這條小命撿回來的僥倖。　　而等他一聲不吭飄向山巔，隨意找了個山頭盤膝坐下時，其他還處於震驚驚懼中的身影才也紛紛像是受了感染一樣，以應無痕為首，包括錄長老等人，都也紛紛無聲的遁向左右山頭。　　所有人都是小心翼翼生怕驚擾了什麼似的，等各自在山頭落座后，也全都是一片沉默。　　直到一陣莫名的山風吹來，吹過眾多靈宗、靈尊級強者身側，竟又當場冷的大量人都猛地打了個寒顫。　　平時完全可以忽視，壓根就沒人在意過的微風，這一刻竟似乎有了一種冷徹心扉，讓人靈魂發顫的驚粟感。　　坑啊！　　靈尊隕落了！　　這是大陸最頂尖的戰力了！　　還是一次三個靈尊？竟然全死在一個靈宗手裡？　　所有人都知道，這件事一旦傳出去，絕對會再次引起整個大陸的震撼，不過這一次，恐怕就是一場恐懼風暴了！　　畢竟對於大陸而言，有多少年沒有靈尊隕落了？靈尊，真不是那麼好殺的啊！　　外界，一片靜悄悄。　　陣群中央，郭正陽看到那些人紛紛回座后，才也招呼劉夏繼續研究陣法典籍。　　放掉陽紀雲，其實他也有些無奈，對上那些一點都不顧及他的感受，說闖陣就闖陣，還想把他抓起來的修士，其實他真想直接斬殺的。　　只是現在已經要面對大溪帝國的壓力，那邊還有六大靈尊，若是把殤陽帝國的人再引出來，不利於他的目的實現啊。　　說的也是，他囚禁陽紀雲，包括斬殺浩懇等人，在此刻的陣群之外，是沒人知道的，但他卻知道在殺掉溪上雀那一刻，大溪肯定已經得知了消息。　　畢竟郭正陽也知道大陸上有命牌這種東西。　　而大溪既然已經知道溪上雀死亡，就肯定不會善罷甘休，到時候肯定會有強者趕來，一旦大溪的人來了，有些事也就不可能再瞞下去。　　所以他才會在之前面對應無痕時，直接把事情講清楚，還把陽紀雲放了出去。　　如果不放，到時候從外面攻陣的就不只是大溪眾靈尊，就是殤陽帝國其他三大靈尊也會聞訊趕來。　　為大局考慮，郭正陽才便宜了陽紀雲一次。　　“大溪那邊就算通過命牌，在第一時間就得知溪上雀的死訊，但那裡距離這裏上百萬里，就是靈尊後期想過來恐怕也得一兩個月，還是抓緊時間參悟。”　　面對大溪靈尊的壓力，郭正陽此刻雖然有信心靠着陣群和妖蟲和那邊抗衡，但能多一分勝算，自然也是好事。　　陣外，一片靜悄悄的死寂壓抑，陣內兩個人也重新抓起典籍研讀、又或者遇到不懂的地方就互相商討驗證。　　時間就這麼一天天過去，兩個人在陣法上的造詣也越來越精通，越來越深入。　　等一晃一個多月消逝，劉夏在陣法上的造詣，都已經有了木道君七成水準，就是郭正陽也快迎頭追上星河老祖等人了，兩人這時才又抽身把外圍陣群又完善了一次。　　而等這次，兩人剛重新調整完善過外圍陣群，一聲怒斥就驀地從陣外遠處傳來。　　“應無痕，原來是你？”　　“敢殺我溪氏靈尊，就算你是禁地八品長老，也要血債血償！”　　……　　伴隨着怒斥，還有一波浩瀚霸道的驚粟刀氣從極遠處貫穿而下，彷彿一刀就要把整個天地斬裂，直對着落座在某處山巔的應無痕劈頭砸下。　　而此刻的應長老雖然臉上閃過一絲驚愕，卻還是不慌不忙，起身揮出一拳，直接就碾碎了刀氣，更古怪的看向遠方，“溪拓？你發什麼瘋？我殺你溪氏靈尊？？”　　不只是應無痕，此刻在應無痕左右，也一下子站起來十多道身影，全都狐疑的看向遠處，而遠處雲頭也終於現出三道身影，正是溪族大帝一行。　　又是一兩個月過去，收到消息趕來無間地的修士的確是越來越多了，出身中小型國度的靈宗級修士，此刻都快近千人了，而就是靈尊級強者，也有出身殤陽、黑石、滄海等帝國修士，甚至連和大溪以及禁地相近的大易帝國，都也有兩大靈尊出現在了這裏。　　不過說的也是，這已經是大溪帝國第一次收到消息后第二波來人了，……　　不過在這裏，三大超級勢力內也只有禁地應無痕在坐鎮，其他器宗、位越帝國以及丹宗，還是無人在此，因為那兩個超級勢力以及帝國所在位置，距離這裏太遠太遠。　　這也就不怪溪拓來了之後，一眼之後就咬上了應無痕了。　　至少在他心裏，敢有膽子殺溪上雀的除了禁地器宗外，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其他的，就是大易也不可能下這種狠手，而除了大易，殤陽黑石以及滄海帝國等人，更似乎都沒那實力殺人。　　但就這樣被咬上，應長老無疑鬱悶至極了，他殺了溪氏靈尊？　　不過鬱悶了一瞬后，應長老還是突然身子一顫，又驀地轉身看向山谷大陣群……，難道是他做的？　　不是吧？難道他在這裏斬殺的，不只是浩氏三大靈尊，還有溪氏靈尊？　　就是應長老之外其他帝國強者，此刻也又紛紛駭然看向山谷。　　那些來的晚的，不等拜會郭正陽就被應無痕等人攔下，而後輕微一番傳音，他們就也得知了以前擅自闖陣的浩懇等人死在了那裡，這樣的信息，的確是讓滄海帝國以及大易帝國強者都感到頭皮發麻。　　但怎麼現在還有溪氏靈尊死在裏面？　　眾人紛紛駭然中，溪拓三人才也眉頭一皺，也順着幾人視線看向了大陣群。　　大陣群內才傳來一聲晴朗的笑聲，“溪上雀擅自闖我大陣，是我殺的，和應長老無關。”　　一句話，陣外眾人又紛紛一片死寂，倒是溪拓在猛地呆了一下后，臉上才驟然顯出一絲驚怒，驚怒中，溪拓揮手就是一刀，一刀下，不止有磅礴刀氣貫穿長空，抓在他手裡的長刀一樣瞬間放大，變得足有數百米長，綻放着凌厲無比的寒芒就劈上了陣群。　　但，也只是一瞬間，恐怖的刀氣就彷如石沉大海，只是讓陣群外的霧層輕顫了一下，就再沒了絲毫異動，至於那切入陣中的寶刃，也在第一時間唰的一下就反彈了出來。　　甚至溪拓自身更是臉都猛地白了一下，似乎受到了反震。　　“嘶～”　　一聲聲抽泣聲才驟然從左右泛起。　　不管是應無痕還是出身大易、滄海的各方靈尊，全都被這一幕給驚得眼皮直跳。　　“這大陣內，真的只有郭師一個人在？”　　“兩個吧？我記得是郭師和他的弟子，不過他們兩個，一個是靈宗初期，一個更只是靈師，竟然有能力擋下靈尊後期一擊？”　　“何止是擋下，我看還擋的很輕鬆！這到底是什麼陣法？這還是陣法么？？”　　……　　冷氣連連中，一聲聲驚呼也驟然揚起，這還是自從郭正陽說出斬殺了浩氏三人後，無間地第一次有如此熱鬧的景象。　　因為自從那天後，哪怕是後來有滄海國和大易帝國靈尊趕來，也都是悄無聲息，左右氛圍都一直只有壓抑的死寂。　　可現在再穩重的人也難以維持姿態，全都被這一刀驚得魂飛魄散。

# 第三百四十八章 經得起考驗

　　眼見為實，耳聽為虛，這是一個顛不破的真理，不止在地球上適用，就是在靈武大陸一樣如此。　　雖然應無痕等人早就聽郭正陽說過，他靠着陣法之力斬殺了幾個靈尊，而且也有不少修士親眼看着浩懇等人入陣，甚至還有陽紀雲這個靈尊現身說法，能證明那些陣法有多恐怖，困住他一個靈尊簡直輕而易舉。　　但那畢竟都是旁人所述，應無痕根本沒親眼見過那些場面，更絕對沒有一人親眼見到這陣群擊殺靈尊的一幕。　　所以不管各方所言再加起來之後有多合理，對於郭正陽一個靈宗初期就靠着陣法之力斬殺一個靈尊，大家心底下還是覺得有些不敢相信。　　畢竟那代表的含義太誇張了不是！　　誇張到已經超出了大陸修士所認知的常識，所以直到現在還有不少人抱有懷疑姿態，覺得郭正陽並沒有殺掉浩懇等人呢……　　但此刻這些懷疑和質疑，卻似乎被碾壓式的粉碎！！　　大家可都是看到了，盛怒之下的溪族大帝，蘊含無窮大成刀意的一刀斬下，結果輕鬆被陣群反彈了出來。　　而在那樣的一刀下，整個大陣群卻只是輕微顫動一下，似乎絲毫未受損傷？這是什麼樣的陣法之力？　　實力不弱的一些靈尊都能輕鬆感覺到剛才溪拓的一刀，雖然未必是溪拓的全力一擊，但也至少有對方七成實力。這一刀甚至比剛才他斬嚮應無痕的一刀還恐怖。　　畢竟剛才溪拓雖然攜盛怒而來，但應無痕卻和黑石、滄海以及大易等諸帝國靈尊坐在一起，他那一刀說是斬嚮應無痕，卻也把身邊幾大靈尊籠罩了進去，所以剛才一刀，其實威力並不強勁，至少出身大易的某位靈尊後期就感覺的出，那一刀溪族大帝最多釋放了兩三成實力而已。　　但斬向陣群的這一刀，最少也有他六七分力氣吧？　　就這樣被打消了？　　那樣的一刀，靈尊初期對上，恐怕直接就會被斬殺，靈尊中期對上，也得受傷。　　可卻被輕鬆卸開彈開？　　這樣的場面，只能用恐怖來形容！　　“裏面是誰？除了郭正陽之外，還有誰在內？”　　應無痕等人紛紛驚得眼皮直跳，就是溪拓此刻同樣收刀而立，陰沉着臉看向陣內，他也真有些不敢相信，大陣里只有郭正陽一個人在內了。　　雖然斬向陣群的一刀的確只有他六七分力氣，但那也是足夠恐怖的一刀了，如此輕鬆被接下，甚至讓他受到了反震，氣血有些翻滾，他真不信這隻是一個靈宗初期能做到的。　　哪怕這個靈宗初期極為擅長陣法，甚至都因為陣法造詣而讓他的威名遠播大陸，連各大帝聽了都要心跳加速，而且此刻對方也是藉助陣力防守，可他還是不信，對方能接下他一刀。　　但一問之下，陣內卻沒有絲毫回應，整個大陣依舊是平平靜靜，……　　“不管都有誰在裏面，敢殺我溪氏靈尊，都要拿命來償！！”　　聽不到回應，溪拓才又怒喝一聲，冰冷視線先是從應無痕身上掃過，才又落在陣群上，而後抬手又是一刀。　　“轟～”　　這一次的一刀沒有絲毫刀氣外溢，有的，只是驟然變大的寶刃，轟然砸落。　　而在刀鋒撕裂天際時，左右數百修士都猛地閉眼，神色也紛紛變的只剩下驚顫慌亂，在場唯一不受影響的，只有應無痕和出身大易的那位靈尊後期。　　這一刀，看上去沒有刀氣外溢，談到威勢根本無法和之前兩道媲美，就是平平一把數百米長的大刀砍下，但其實誰都知道，這才是溪拓全力一擊！　　“轟～”　　一刀斬上陣群，下方大陣群外圍霧層也猛地發出一下驚顫，貼着刀身附近的霧層都猛地向下一凹，深深凹陷下數米，更有一圈圈劇烈的漣漪波動向外擴散。　　但眨眼之後，那斬在霧層的長刀才又嗖的反彈而出，彈出來的剎那刀身快速縮小，又縮回了一米多長，寒光冷冽，不過溪拓抓着寶刃的右手，卻微微輕顫。　　而下方霧層也在幾個呼吸內，快速恢復平靜。　　現場再次一片死寂，看着下方又和片刻前一模一樣的陣群，所有人都驚的忍不住退縮幾步。　　“我現在信了，郭小友的確有靠着這陣群斬殺靈尊的實力！”　　“如此陣群，簡直超乎想象，我禁地恐怕再發展千年，也難以媲美如此精妙大陣啊。”　　……　　靈尊後期全力一擊啊！　　若是正面斬上靈尊中期，恐怕都能抹殺八成靈尊中期，可這樣恐怖的一刀，依舊是如此輕易就被接了下來？　　這是郭正陽靠着陣法之力，接下來了相當於他自身幾千倍偉力的一擊！　　靈武大陸的陣法最多能讓修士發揮幾十倍偉力而已，那是百倍以上的差距啊！！　　“咦？”　　“怎麼了？”　　“這些被分散開的刀意，你先別急着讓妖蟲吞掉，這些刀意，可是好東西。”　　……　　陣群外，一群靈尊都覺得自己的大腦思維受到了一次次劇烈挑戰，而陣群內，操控陣法和妖蟲相輔相成，接下溪拓兩擊的兩人，卻又是另一番景象。　　卻是劉夏突然開口，大喜着就閃身沖入了陣中。　　郭正陽則瞬間愕然。　　“你難道想參悟這些分散的刀意？”　　“我只是感悟了刀意皮毛，然後想讓刀意修鍊到小成，還有很長很長一段路，若沒有擅長刀意的修士指點，就算一直泡在意志海，想到那一步也要花費很長時間，不過現在，這個溪拓倒是幫了我大忙，他可是刀意大成的化神期，參悟他的刀意，對外幫助很大啊。”　　……　　郭正陽和劉夏多番重新調整布施外圍陣群，不斷增強外圍陣群的承受力，其實說穿了，就是不斷增強外圍陣群的反震、擴散以及轉移能力。　　外面有人攻陣，一擊之下所散發的巨力，會首先被無窮的空間之力和水之力分散，就像是一刀下，隨着陣法顫抖，原本凝縮在一點的攻擊，會被空間之力瞬間分割，分割成百份，轉移到周邊上百大陣中。　　等分割了這些攻擊后，每個被分散的陣群也會再次釋放出來無窮水之力，一波波漣漪晃動，就把百份凝縮的巨力分攤開。　　一次分割轉移，一次分攤。　　原本凝聚成1000，攻擊一點的力量，就會被分割成100個10，全方面攻擊在上百陣群，這100個10，又被水之力的陰柔不斷震顫分散，最終就是化成1000個1，全方位灑落。　　而灑落的這些還有一部分會被水之力在震顫分散中，扭轉成自己的力量反擊出去。　　而且在反擊的過程中又重新匯聚，形成不小的反震。　　剩下的才是妖蟲出面，配合陣群之力吞食。　　這是早就定下的計策。　　而經過剛才溪拓的兩擊，這陣群似乎也承受住了考驗。　　剛才溪拓全力一擊先被分割分散，又重新凝聚反撲，其中五成力量都反饋給了溪拓，剩下的五成，也分成無數碎片正在被妖蟲蠶食，已經快被蠶食乾淨了。　　哪怕這個過程，妖蟲都被震殺了數萬隻，但那些低級妖蟲根本不用可惜，幾十個呼吸，母巢就能重新吐出數萬隻真人級妖蟲的。　　可郭正陽之前也的確沒想到，劉夏會打那些被分割分散成碎片的刀意的主意。　　拿這些刀意來參悟？　　這猛一看去似乎有些荒誕，但細想一下還真是個好主意，畢竟劉夏感悟的也是刀意，而天地意志的進展，卻真不是容易的事。　　當初劉夏一個多月就參悟了刀意皮毛，隨後又在意志海參悟兩三個月，可她的刀意進展依舊不大，距離小成之前的門檻，還很遠很遠。　　畢竟她不像郭正陽那樣，手裡有一份綉刻着劍意傳承的怪畫，能從前人劍意中不斷觀摩領悟，還有其他小成劍意的修士和他互相探討印證。　　而正常情況下，你在領悟了某種意志皮毛后，想把這意志皮毛精進到小成之前的門檻，本就比參悟意志皮毛更困難的多。　　現在既然有一個刀意大成的化神期修士，把自身意志之力施加在攻擊中攻擊他們，對方的攻殺又被分散成無數碎片，只要劉夏能抓住其中之一參悟一番的話，對她的幫助絕對很大。　　但郭正陽怎麼還是覺得有點古怪？外面是他們的大敵，人家是全力出手準備擊殺二人的，可劉夏竟然拿對方的攻殺手段來助自己修鍊？？　　無語中，郭正陽也就眼睜睜看着劉夏遁到最後一道碎片之前，再藉助陣法之力，又把這刀意碎片震散成數百份，其他的全部被陣法絞殺，只留下最後一份，用術法收攏在身前，散發出靈識觀摩。　　這一幕幕，也再次看的郭正陽嘴角一陣抽搐。　　不過很快他就顧不得這些了，因為陣外，又有比之前更凌厲內斂的一刀斬下。　　郭正陽急忙收斂心神，再次運轉大陣分割、分散，迴旋反撲，……　　一兩個呼吸，新斬下的一刀才又被分散的零零碎碎。　　“這大陣，還是很經得起的考驗的！”三次之後，郭正陽才長舒一口氣，確信了他和劉夏幾番調整布施出來的陣群，很經得起考驗！

# 第三百四十九章 獵星刀術

　　“呼～”　　又是全力一擊，但這一擊似乎依舊沒取得效果，反而溪拓自己又再次被那反震之力震得右手輕顫，體內氣血也劇烈翻滾，深吸一口氣，溪拓離奇的憤怒了！　　不可能不憤怒啊，要知道他可是堂堂大溪帝王，全大陸最龐大的超級帝國之一的掌舵者，而整個大陸能和他平等對話的，都只有寥寥十來人。　　論修為，他同樣是最頂尖的。　　往日里不管走到哪裡，哪一次不是備受尊崇？　　可現在他反而成了一個靈宗期修士的墊腳石？　　要不是他接連攻殺卻毫無收穫，身邊這群傢伙看向眼前陣群的視線能這麼驚嘆？甚至隱隱帶着畏懼顫抖之意？　　一個靈宗級修士布下的陣法，竟然讓他出手都接連折在這裏幾次！　　那他的威勢威嚴，這一刻反而全成了成全郭正陽的資本。　　“我就不信，你這陣法沒有極限！”離奇的憤怒之下，溪拓才又緩緩吐出一口濁氣，而後雙手握刀舉在身前，唰唰唰連劈三刀。　　第一刀，一縷緩慢刀氣隨鋒芒而出，長約上百米的刀氣，的確慢的驚人，慢的等他劈出第二刀時，前一道刀氣才堪堪移動出數米，而第二刀之下，又是一道長約上百米的刀氣撲出，速度比之前稍快，一個呼吸就撲上前方，和第一刀刀氣合二為一，從而也催動合一的刀氣速度加快了些許。　　同一時間，第三刀之下，又一道刀氣翻飛，又是更快一線的速度，瞬間撲入前方刀氣，再次合一。　　三道刀氣結合，此刻距離前方陣群依舊還有數十米距離。　　但在刀氣融合那一剎那，一股驚粟而又銳利的氣機就驟然散發，竟是壓得刀芒下方數十米外的陣群，呼的一下塌陷了下去。　　而且那塌陷的痕迹，比之前他真的握刀斬在陣法上時，還更深！　　“獵星刀？”　　“這是浩懇的獵星刀術！！三道刀氣……嘶，這一次？”　　……　　刀氣融合，前方陣群凹陷的剎那，應無痕眾人才紛紛大驚，原本還在驚嘆郭正陽所控大陣有多奇妙的幾人，全都被此刻溪拓施展的刀術吸引，就連應無痕這樣同是靈尊後期的強者，一樣臉色大變。　　因為這正是溪拓的成名刀術，當年還沒登上大溪帝王寶座時，溪拓就是仗着一手獵星刀術在大陸闖出赫赫威名的。　　據說在靈尊初期時，這位溪族大帝就曾靠着獵星刀術斬殺了一名靈尊中期巔峰。　　這一刀術也是溪拓靠着自身才華，外加研究溪族皇室無數術法典籍，自創而出的最適合其刀意全方位施展的恐怖刀術。　　而裂星刀術，據說在溪拓推演當中最強能融合九道刀氣，不過那只是推演，世人所見到過的，就是當年溪拓在靈尊初期巔峰，四氣合一，一擊斬殺一名靈尊中期巔峰，一擊啊！！　　而他的獵星刀術，也絕對是大陸最強的攻殺術法之一。　　這一擊，也絕對要比之前溪拓施展的攻擊強得多。　　剛才溪拓的幾擊雖然也是全力，但他只是施加刀意配合普通刀術，最強只能讓己身武力發揮一二十倍威能吧，但獵星刀術一出，絕對遠超這個極限！　　而這還只是三道刀氣融合，還沒真的斬上大陣，所激發出的氣機就讓大陣出現那麼大波動，可想而知……　　“轟～”　　應無痕等還在驚嘆，溪拓則再次劈出一刀，不過這一次的一刀，卻並無刀氣溢出，只有刀身驟然放大，放大到和前方刀氣相仿的地步，而後瞬間貼上刀氣，刀氣與刀身融合，直接跨越空間，一刀斬上了大陣。　　一刀下，大陣就像是翻滾着巨浪的海面一樣，轟轟轟起伏搖擺。　　不管怎麼看，這一次大陣群都像是狂風暴雨下的一恭弘=叶 恭弘小舟，看上去隨時都像會被撕的支離破碎。　　但，但大陣群在劇烈搖擺了幾十個呼吸后，卻還是沒有如眾人所想的那樣直接潰散，反而又逐漸平復下來，就是斬在陣群中的長刀也驟然反彈回縮。　　“噗～”　　至於施展獵星刀術的溪拓，卻臉色一白，張口噴出一口熱血，血花飛濺中，他的臉色才又逐漸恢復常態。　　“擋下了！連獵星刀都擋下了？”　　“不可思議，溪拓的獵星刀，在靈尊初期時就能一擊斬殺中期巔峰，現在施展，哪怕只是三氣合一，但連靈尊後期也能重傷吧？擋下了？”　　……　　應無痕等人再次紛紛愕然，愕然的看着吐出一口熱血的溪拓，這一次眾人沒有叫出聲來，而是只有各種念頭在腦海中翻滾跌宕。　　反觀溪拓，他的臉色在恢復常態后，卻又猛地變的一片青綠。　　臉色發綠，溪拓再次一抬手，唰唰唰劈出四道刀氣，和之前差不多的境況，四氣合一，刀身驟揚，氣刀合一，轟的一聲又斬在了陣群上。　　不過這一次，在大陣群又一次劇烈翻滾中，他卻以最快的速度抽刀，唰唰唰又劈出五道刀氣，五氣合一、氣刀合一。　　“轟～”　　這一刀斬下時，連應無痕等人都瞬間驚叫着遠退！　　因為那股撕天裂地的鋒芒，連應無痕都不得不避讓，他甚至有種直覺，如果這兩刀是對着他發出，恐怕他自己都可能會死在這一刀下。　　這種感覺絕對讓人心底發毛！　　但等這一刀真的斬在劇烈翻滾的大陣群上時，陣群卻突然，詭異的靜止了下來。　　靜止了一個呼吸，才咔咔發出一聲聲脆響。　　再然後，轟隆隆～　　整個陣群都開始左右搖擺，簡直比煮沸的水都翻滾的更驚人！　　“不好，看來在獵星刀下，這陣群是擋不住了！”　　“說的也是，我隱約聽過一些，溪拓的獵星刀雖然威力驚人，但其實施展的代價一樣不小，他全盛期也未必能施展出幾刀，幾刀斬下，不管是修為還是意志力都會消耗的接近虛脫，所以才能在靈尊初期就一刀斬殺靈尊中器巔峰，這樣的恐怖刀術，擋不住也正常！”　　“剛才這幾刀只是針對陣群，在一側旁觀，那種驚粟的刀意就想要把我撕成碎片一樣，這種刀術……”　　……　　眼睜睜看着陣群不止發出咔咔聲響，翻滾的也那麼劇烈，所有人都知道這一次，恐怕這大陣群真會被破滅了。　　驚呼中，應無痕更在眼中閃過一絲堅定，一旦陣群被破，他一定要救走郭正陽，不管為了這個會和大溪鬧僵成什麼樣子，只要能把郭正陽救出來，以他所展露的陣法能力，絕對都是值得的，他現在唯一懷疑的是，只有他自己一個人在，能不能在這絕世刀芒下，活着護送郭正陽離開！　　失策了，失策了！　　早知道郭正陽的陣法造詣恐怖到這種地步，他自己操控着陣群都能斬殺靈尊，更引來了大溪皇室的震怒，那當時就不該他一個人前來，應該是禁地一個宗主，兩個副宗主外加他一起過來，才能萬無一失！　　但誰又會想到，郭正陽的陣法造詣會離譜到這種地步。　　不管了，不論如何……　　就在應無痕心下閃過百般念頭時，前方山谷內一直脆響，一直劇烈翻滾的大陣，竟然又逐漸恢復了平息。　　沒有破！　　這麼恐怖的幾刀下，剛才這裏的形勢那麼危急，搖搖欲墜到了極點，但這陣群竟然還沒有被破？？　　別說正思索着該冒多少風險救人的應無痕，就是溪拓等人也紛紛愕然。　　臉色已經有些綠的發白，溪拓眉頭也緊緊皺起，看上去，只差那麼一點點就要破滅大陣了，但這陣群還是沒有被破，如果再加一把力就可以，但他剛才卻耗費了大量修為和意志之力，現在一身修為都因為幾次獵星刀的施展而損耗一半還多，就連刀意也是如此！　　怒吼一聲。　　溪拓才又握刀劈下，一次連劈出六道刀氣，六氣合一，外加氣刀合一，這一刀劈出后，應無痕等也再次紛紛怪叫着原退，那些修為最差的靈宗級修士，已經原退到了數十裡外，而應無痕等靈尊，同樣退縮到十多裡外才勉強立身，全都臉色發白的看着前方。　　但，但恐怕這一刻，估計誰也沒想到陣內的情況，和所有人預期的卻是截然不同。　　“哈哈，你太聰明了，故意讓陣法顯得不支，激發那個溪族大帝接連出手，咱們才能逮住機會好好研究他的刀意，嘖，真沒想到刀意竟然還可以這麼施展，就連他現在配合刀意施展出來的刀術，一樣有可取之處呢。”　　“別得了便宜還賣乖了，雖然陣法不支是我故意暴露出來的，但其實，如果他施展的刀術再增強幾倍，還真有破陣的可能呢，就是不知道這種刀術最強能激發幾道刀氣融合，第一次三氣。第二次四氣、後面還有五氣六氣，這六氣合一的威力，已經讓陣群發顫了，如果沒有妖蟲分攤蠶食，只靠陣群之力，一刀就被斬碎了，如果最強是六氣還好，但若他能激發九氣什麼的，咱們就得跑了。”　　……　　陣群內，劉夏一手輕舞，身前好幾縷刀意刀氣碎片左右旋轉，這也正是之前溪拓施展的普通刀術一擊、三氣獵星刀術、四氣獵星刀術、五氣獵星刀術的各種碎片。　　每一縷碎片里，所綻放的刀意都截然不同，各有玄機，看的劉夏雙眼放光。　　倒是郭正陽在輕笑中，也不得不提緊了心神。　　可不是，剛才那些陣法不支的表象，其實是劉夏發現對方施展的刀術很玄妙時，為了引誘對方繼續故意讓郭正陽做的。　　但六氣合一還好，郭正陽怕就怕，上面還有七八九氣合一，若真是那樣，這大陣群配合妖蟲還真未必能擋下。　　不過下一刻，郭正陽才猛地鬆了一口氣，因為在六氣獵星刀術真的斬下時，陣外，溪拓都身子一晃，差點從虛空中掉下去，還是他身後的一人急忙攙住了他才避免悲劇發生，看來，這樣的刀術，對方最強只能施展六氣了！

# 第三百五十章 總差那麼一點

　　“轟隆隆～”　　陣外溪拓因為六氣獵星刀的施展，似乎都虛脫了一樣，不只氣機萎靡，臉色凄白，更差點腳一軟就掉下虛空，得虧身後有人攙住了他。　　而陣群內，郭正陽一樣伴隨着這一波強悍刀氣的撲殺，穩穩用陣法之力分割、分散、反擊、然後操控妖蟲吞食，只留下一縷碎片供劉夏研究。　　當然了，在同時郭正陽也繼續操控陣群晃蕩，甚至散發出咔咔啪的碎裂聲，營造自己即將不支的假象，只是六氣獵星刀術，他的確還能以較為輕鬆接得住。　　哪怕在三氣刀一擊下，妖蟲只是隕滅數萬，而六氣刀一擊，直接有數十萬妖蟲，其中還包括不少道君期都被這一刀撐爆。　　這足以显示出此刀的恐怖，但妖蟲死多少，對郭正陽根本沒影響。　　至於劉夏則是在刀氣只剩下一縷碎片時再一次運轉身邊大陣分散，打消，最後又留下剛好能夠讓她接觸掌控的一小縷碎片，才控制着在身邊參悟。　　“呀，快消散了。”　　不過就在她控制新的刀意刀氣碎片時，最初溪拓斬來的普通一刀卻在身側搖搖欲墜，接近潰散，她這才嬌呼一聲，而後又一捏法訣，控制着陣群激射出一層寒冰之力，咔啪一下，把幾縷碎片全部凍結。　　凍結的刀意刀氣碎片，猛一看去，就像是厚重的冰塊里多了一把猙獰銳利的無形寶刀，在虛空中懸浮。　　劉夏這才笑着閃身出了陣群，到了郭正陽身前，“靈武大陸術法落後，經過術法催發，修士的威能也大致只是平平發揮，最多增強一兩倍，而加上天地意志后，卻能讓一擊威能暴增數十倍威力，不過這個溪拓果然不簡單，三氣刀一擊，幾乎要比他施加刀意的普通一擊強出十倍，後面六氣刀，嘖嘖，接近百倍，他的刀術還是有不少可取之處的，已經快要壓下許多地球修士的秘術了。”　　“那你好好抓緊時間研究，他們暫時不會再攻陣了。”郭正陽啞然失笑，溪拓的刀術的確不簡單，但代價一樣恐怖。　　不見外面的那位只是斬了幾刀，竟然都虛脫的連凌空懸浮都快要做不到了么？　　不過這一刻，郭正陽看向劉夏的眼神還是有些怪怪的，這丫頭，難道真能藉助溪拓攻擊來的刀氣幫助自己修鍊不成？如果她真借溪拓這幾刀讓自身刀意進展，傳出去的話，那位大帝恐怕得被活活氣死吧……　　恩，很有可能的！　　設身處地的想一想，換了是他，原本是怒氣沖衝要去斬殺仇敵，結果敵人卻在他的強力攻殺下，不止沒一點事，還偷學了他的技藝？這絕對是能氣死人的節奏啊！　　……　　“噗～”　　“怎麼還沒破？該死，怎麼好像還差一點點？”　　……　　而事實上，就算並不知道詳情的溪氏幾人，此刻在陣外見到受到六氣刀術一擊后，那劇烈晃動搖擺的陣群，到最後竟然又漸漸恢復了平靜，雖然期間也有不少破碎聲響，可能是陣群中某些子陣已經破碎，但整個陣群，畢竟還是堅挺的護在山谷外。　　這事實，直接讓修為意志雙虛脫的溪拓張口就噴出一口老血。　　哪怕是此刻正攙着溪拓的溪墨，又或者站在一側預防不測的溪潭，一樣是瞠目結舌。　　之前三氣刀，這陣群就開始劇烈翻滾，後面四氣五氣刀，更咔啪啪作響，某些時刻大家都覺得這玩意要撐不住了，只要稍微加一點力氣，它肯定碎成渣。　　但現在在溪拓全力施展六氣刀術一擊下，怎麼還是差一點？　　玩人呢吧？　　活生生被眼前局面氣的吐出一口老血，溪拓神情又虛弱了不少，站在後方的溪墨才馬上開口，“三爺爺，或許這陣群已經碎了不少，只是咱們看不到，而眼下的陣群已經沒了最初的威能，不如讓我來試試吧。”　　溪墨，如今溪族內最強的青年強者，他雖然是所有溪族靈尊中輩分最低的，但一身實力卻已經是整個溪氏第二階梯，不止修為到了靈尊中期巔峰，更參悟力量意志到了大成，最擅長攻堅！　　“去吧。”一聲話語后，溪拓雖然皺了下眉，似乎覺得有些不對勁，但還是點了點頭。　　剎那間，溪墨才一閃身到了陣群前，腰桿一挺，力量意志蓬勃而發，而後大手一握，一個由術法之力幻化出的驚人巨拳就轟的一聲砸上了陣群。　　但這一次，陣群上卻只是輕微泛起一絲絲漣漪，微微晃了下，就恢復了平靜。　　溪墨則臉色一黑，再次揮手時，一道道拳影就鋪天蓋地犹如狂風暴雨一樣砸落上陣群。　　“轟～”　　“呼～”　　……　　陣群這一次搖晃的幅度也顯得更大了些，不過這種威勢和之前溪拓的獵星刀術造成的效果相比，卻差了十倍不止。　　“回來吧，你和三哥差的太遠了。”　　等溪墨黑着臉對着陣群攻殺幾分鐘，自身氣機也顯得有些噪亂時，後方攙扶着溪拓的溪潭才皺着眉開口，臉色一樣有些發黑。　　可不是么，眼前的境況再清晰不過，或許前方陣群已經有了破損，但以溪墨的實力，明顯和溪拓差的太遠，這不只是兩人修為差距大，還包括所能發揮的最強戰力。　　“該死！”　　伴隨着輕語，溪墨才驀地收拳，狠狠看了陣群一眼，眼中全是陰鬱。　　“就是咱們兩個全力爆發，合擊之力都比不上三哥的三氣合一一刀，還是等三哥休息一下，恢復了狀態后，咱們三個再一起出手。”　　“可是，可是修為損耗還好說，咱們能拿丹藥復原，但意志損耗只能靠自然休養，等三爺爺刀意恢復，至少需要半天吧？到時候那小賊恐怕已經把破損的子陣法修復了！”　　“你說的雖然很對，但咱們現在能怎麼辦？指望應無痕等人幫忙破陣？”　　“媽的，這小賊的陣法怎麼會這麼恐怖？他真是只和那個弟子一起在裏面？而沒有隱藏着哪個靈尊在控陣？如果老祖在就好了，他和三爺爺一起出手，必然輕鬆破陣！”　　“就算是靈尊，在三個六氣刀一擊下，普通陣法恐怕也撐不下去。”　　……　　等溪墨回到溪潭和溪拓身側后，兩人倒是快速在交流着什麼，可是越交流火氣就越大。　　來之前，恐怕誰也不曾想到會遇到這麼尷尬的場面！　　說的也是，來之前他們只想過這是有禁地或者器宗的大修士出面，幫助郭正陽斬殺了溪上雀，他們預想中的敵人，就是應無痕那樣。　　就算是想象中的廝殺搏鬥，一樣是像大陸常規情況一樣，幾個大修士在天地間搏殺。　　哪會想過來了后是要破陣？？還只是一個靈宗初期操控的陣群？　　而這樣的陣群在溪拓的全力出手下，也是每每隻差一點都要碎裂，卻又總是撐了下去。　　現在好了，溪拓因為修為和意志的過度損耗，至少要休養半天，恩，這個半天，可是指的靈武大陸的半天，畢竟他們都是土生土長的靈物大陸修士，所以這個半天，基本都等於地球上一天一夜還多些。　　休養那麼久的話，就算之前溪拓的幾擊也取得了一定進展，但在休養中，陣內的郭正陽也必然會抓緊時間修補陣法吧？　　然後等溪拓修養好了，對方的陣群也已經徹底恢復了最初的陣容？一切還得從來？　　這不是坑人么！　　但就算心下在鬱悶，這時候他們卻無計可施，畢竟溪拓已經受損嚴重，不得不去休養。　　所以在隨後溪氏三人還是全都黑着臉遁到了山谷一側一處山頭，各自盤膝而坐，溪拓是直接抓出丹藥吞服，另外兩人卻不得不戒備着什麼。　　他們不得不防備，萬一這時候若是有人突下殺手怎麼辦？　　這種情況雖然可能性不大，但也不得不防備一些。　　“這是好機會啊，如果我和應無痕聯手，能不能把這三個一網打盡？如果這時候出手，能斬殺溪拓三人的可能性很大，若是能因此而交好郭正陽，只要能從他身上學到一成陣法造詣，也值了，但……但殺了溪拓三個，有一定把握，可溪氏還有一個老祖，只要我動手，就是和溪氏不死不休，一旦那個老不死撕掉麵皮，暗殺我易氏子弟，有幾個能擋得住？”　　“好機會，如果能藉此除去溪氏……但我一個人，未必能做到這些，得找人聯手，這裏這麼多人，若要聯手，恐怕也只有易明途有這個膽子，但溪氏老祖的顧慮……失策了，失策了，早知道就不該我一個人過來，若是我和宗主等人一起前來，出手斬殺溪拓等人，斷掉大溪半壁江山，再日夜奔襲，趁着消息傳出之前圍攻溪氏，那該有多好。”　　……　　無間地的情況突然變得詭異起來，溪族大帝一行不得不休息，守陣的郭正陽卻是無力追擊，而眼睜睜看着近乎虛脫的溪拓一行在休養，遠處十多裡外，幾個觀戰的靈尊才紛紛雜念並起，甚至都有人起了殺心。　　溪拓因為施展獵星刀術虛脫，只剩下兩個溪族靈尊中期在守護，如果他們這時候動手，絕對是好機會，有很大把握把在場幾人斬殺。　　但思來想去，卻還是沒人敢動，因為就算除掉眼前幾人，可溪族還有一位老祖不在，這就是驚人的威懾力啊。

# 第三百五十一章 化神期妖蟲

　　“噗～”　　“怎麼還是這樣？該死，怎麼總是差一點點，太混蛋了！”　　……　　一天多后，等溪拓終於恢復了自身修為，而後卷土重來，這一次他不止是自身再次施展了獵星刀術，更還有溪墨配合著攻殺。　　溪墨自身同樣爆發了最強武力，一身力量意志搭配自身所修功法，兩個溪族強者都是在最短時間就把所能發揮的力量發揮到了極限。　　但哪怕已經是最強爆發了，可是守護在無間地的陣群還是只有晃動，脆響，看上去雖然比一天多前更加危及，更加搖搖欲墜，但撐到最後陣群還是安然無恙的渡了過來，如此境況，直直讓本就虛脫的溪拓兩人又張口噴出幾口老血。　　坑爹啊！　　怎麼一直都是這樣？　　“那傢伙是不是故意的？上次三哥一人發力是這樣，這次有了溪墨，雖然溪墨只是靈尊中期，但全力爆發最強一擊，就算比不上三哥的三氣獵星刀術一擊，也至少有一半威力，能比得上普通靈尊後期全力一擊了，竟然還是不行？”　　這樣的境況真的讓溪氏三人狐疑了，都懷疑這是裏面的人在故意逗他們玩。　　但是等溪潭狐疑的開口說出這句話后，臉色凄白的溪墨卻也皺着眉發問，“那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是啊，一句話就又問住了人。　　雖然三人已經懷疑起來，這是郭正陽在耍人，不然不可能每次都是這樣，他們施展的攻殺越強，陣群的承受力就也隨之變強一線……　　這想不讓人懷疑都難，但他們卻也想不出郭正陽為什麼這麼做！　　“看來只有咱們三人，是沒辦法破陣了，想不到我堂堂大溪，竟然會被一個靈宗靠着陣法欺壓到這種地步。”　　“那咱們怎麼辦？”　　“先休養，其他的等修為恢復了再說。”　　……　　最終，還是溪拓這位大帝下了最後論調，不管陣內的郭正陽是不是故意如此，在耍他們玩，事實都已經明明白白告訴幾人，他們根本無力破陣了。　　雖然他們來了三個人，剛才也只是溪拓和溪墨一起出手，溪潭一直都沒動，但不管是誰，卻從沒想過三個人一起全力出擊的。　　那必須要保留一定實力，否則若是三個人全部虛脫？就算不遠處應無痕等人不會出手，裏面的郭正陽未必不會追殺出來。就算郭正陽不動手，未必沒有哪個觀戰的靈宗偷襲他們，畢竟到現在，誰還能不清楚郭正陽有多恐怖，這一手陣法修為，足以讓許多人不顧一切的去巴結了。　　若三個人一起出手，全都脫力，真要有靈宗級修士為了巴結郭正陽對他們下手，那才是虎落平陽。　　更何況溪潭本身就不擅長攻堅。　　在靠蠻力破陣的時候，溪拓溪墨已經全力出手，那有沒有溪潭都影響不大，瞬間爆發的殺傷力，溪墨全力爆發就能媲美其他靈尊後期一擊，但溪潭，全力爆發連普通靈尊中期都未必比得上。　　……　　“怎麼樣，有什麼進展沒？”　　“有一點，不過進展也並不算大，看來得長時間參悟才行。”　　……　　陣群外，溪拓等人都已經有些泄氣，而陣內，又擋下了一波攻殺的郭正陽才笑着看向劉夏。　　劉夏參悟這些刀意刀氣碎片已經一天多了。　　而在聽到劉夏的回答后，他卻也啞然失笑，進展不是很大？　　好吧，她才只是參悟了一天，還想要多大進展？　　只要能有一點就不錯了。　　失笑着搖了搖頭，郭正陽才開口道，“不過這些刀意刀氣碎片，看上去並沒辦法保存太久，你可要抓緊時間，我估計他們這次就算休養過來，也不會再輕易攻殺了。”　　可不是么，郭正陽雖然每每都裝作不支的樣子故意引誘溪拓攻擊，好保存對方的刀意碎片，但接連幾次下來對方恐怕已經心生懷疑了。　　若等下對方沒有幫手趕來的話，以他們現在的力量，估計真不會再輕易發動攻勢了。　　那再想保存新的刀意刀氣碎片，就難了。　　劉夏再想繼續參悟也只能靠眼前有的，不過這些東西一樣無法長時間保存的，那畢竟是一直散發著鋒銳之氣的刀意和刀氣，就算用術法之力冰凍，也保存不長，因為那些東西一直在和冰凍術法抗爭，消耗……　　一天前她保存下來的那幾道刀意刀氣，第一次冰凍后都是半個手臂長的痕迹，但眼下，卻損耗的只剩下手指大小了。　　就算郭正陽在之前又幫劉夏儲備了一些，但估計也就是能保存一两天而已。　　“如果能長時間保存就好了，有足夠的時間，我真能靠着這些大成刀意的氣息，把自己的刀意提升到小成……”　　劉夏也懊惱的開口，就是這句話還沒講完，一陣轟轟的劇烈跳動聲，就打斷了劉夏的話語，兩人齊齊一驚，順着聲音看去。　　卻是發現妖蟲母巢正在劇烈跳動起伏！　　“咦？母巢怎麼了？”　　……　　妖蟲母巢看上去就像是一個二層小樓大小的心臟，上面還密密麻麻布滿了蟲洞，而事實上她也一直在像心臟一樣收縮鼓脹，一直在跳動。　　不過現在的母巢，收縮鼓脹的頻率卻比正常情況下快了十數倍，更是通體隱隱發紅，那種劇烈的跳動聲更像輕微的雷鳴一樣震耳，這也就怪不得劉夏疑惑了，畢竟她對母巢的了解並不多。　　反倒是郭正陽在看到這一幕後，瞬間大喜，“母巢可能要突破了，說不定，它是在孕育化神期妖蟲！”　　得到妖蟲母巢這麼多年，郭正陽也對它有了不少了解，眼前的情況的確像是母巢要突破的跡象啊。　　母巢的突破，和人類修士不同，只要有無窮妖蟲在吞食能量，它就會一直變強，從最初只能孕育聚靈初期妖蟲，一直增長，但若是沒有吞食能量，母巢的孕育力量又會穩定下跌。　　比如你把母巢封印起來，和外界徹底隔絕，那就算是能吞吐道君級妖蟲的母巢，要不了幾個月就會虛弱的只能吐出聚靈期妖蟲。　　所以郭正陽這幾年一直都把母巢養在了火府，而養了幾年時間，它卻還是只能吐出道君級妖蟲，難道現在終於要突破了？　　大喜中，似乎是在回應郭正陽的猜測，母巢又在劇烈跳動收縮數百下后，伴隨着一層紅芒閃爍，一隻足有足球大小的銀色甲蟲就從母巢內擠出。　　甲蟲剛一面世，一股恐怖的壓迫感就瞬間席捲向左右。　　那種壓迫感就是郭正陽都猛地一滯，更別說劉夏了。　　“真是化神期妖蟲！！哈哈，養了這幾年，總算孕育出化神期妖蟲了！”雖然修為都被壓迫的微微凝滯，可郭正陽還是喜的大笑出聲，更是一招手把眼前的銀色妖蟲招到了手邊。　　不容易啊，他知道妖蟲的發展很快，只能孕育聚靈初期的母巢，只要隨便兩個月，就能孕育出道君初期的妖蟲，但從道君初期開始，後面卻越來越難。　　三四年多前就得到母巢，培養到現在才出化神期，這時間可真有些漫長啊！！　　有了化神期妖蟲，他現在的底氣也無疑更加充足了。　　當然，認真想一下，三四年時間母巢才培育化神期妖蟲，這看似漫長，可，可卻是一個極為恐怖的效率了。　　你想一想，人類修士想從聚靈期修士修鍊到化神期，要多久？？　　就算是在靈武大陸，億萬萬里挑一的絕頂天才，最快也要兩三百年才能修鍊到化神期，這還是一個蓬勃發展的新大陸啊，天地環境極為適合修鍊。　　換了地球，多少年沒出過化神期了？　　而妖蟲三四年就能培育出化神期，如果沒有萬妖譜，這些東西足以輕鬆毀滅一顆星球的。　　這玩意，他媽的就是星際災難啊！　　若無法控制，要不了多久就能把一顆星球給吞下去的。　　三四年能孕育化神期，多少能孕育合道期？就算是三四十年才能孕育合道期，這種速度一樣足以讓所有人類修士汗顏的，恐怕不管放在哪裡，這些東西都能輕鬆覆滅一個星系，還是星域？　　因為這東西從能吞吐第一個化神期妖蟲開始，就能量產！！　　一個或許不怎麼樣，但一群呢？　　正因為掌控母巢多年，郭正陽才知道這東西的可怕。　　“現在母巢需要多久才能孕育一個化身初期妖蟲？”在郭正陽抓着化神期妖蟲觀摩時，一側的劉夏才也驚喜的起身發問。　　“我也不知道，不過不會太久吧？現在的母巢，能不間斷吞吐真人境妖蟲，一次數千隻，而道君級妖蟲要隔好幾個小時才能吐出一次，一次最多幾十個，或許，化神期妖蟲需要幾天？”郭正陽笑着搖頭。　　這個問題只能等時間才證明了。　　母巢吞吐新階段的妖蟲，一開始都是一次一隻或者幾隻，數量很少，只有等時間長了，它越來越壯大，吞出新妖蟲的數量才會越來越多。　　如果真是幾天才能吐出一隻化神期妖蟲，那郭正陽想斬殺陣外的大溪皇室靈尊，恐怕還是要等很久才行，不過有了化神期妖蟲，他就真不怕那邊有破陣的危機了。　　就算後面再有人和那位大帝聯手，有這種東西吞食對方的攻殺手段，他的陣群防禦力也絕對會十倍百倍增加。

# 第三百五十二章 你等不及了？

　　“八天多，現在的母巢要孕育化神初期妖蟲，八天多才能孕育一隻，這速度還真是不快啊。”　　八個地球日後，依舊是無間地，等妖蟲母巢再次隨着一波震顫，吐出來一隻足球大的銀色甲蟲，正在參悟陣法典籍的郭正陽才猛地轉頭，眼中也閃過一絲驚喜。　　終於來了第二隻么？　　八天多來，整個無間地的形勢倒是又陷入了一片詭異的死寂中，等外界的溪拓等人再次恢復修為，也真的沒有再攻陣，那邊就也靜靜坐在了一處山巔，也不和應無痕等人接觸，就是單獨坐着。　　溪氏放棄攻殺大陣群，其他人自然更不會有動作了。　　所以這八天多來，郭正陽也又開始按部就班繼續研究陣法，至於劉夏則一直在參悟自己的刀意。　　恩，之前靠着陣群截留保存下的來自溪拓的刀意碎片，其實早在七天前已經消散，因為那邊沒有再攻陣，所以劉夏也失去了參考的對象。　　不過她也畢竟參悟了溪拓的刀意兩三天時間，所以隨後就一直在細細回味消化。　　這幾天她到底有多少收穫和進展，郭正陽也不清楚，但看她的樣子似乎收穫不少。不管怎麼說，那都是一個刀意達到大成的大修士釋放的刀意，對她自然有許多可借鑒觀摩的地方。　　這段時間，母巢也再沒有浪費能量去孕育低級妖蟲，一直都是在蓄力孕育新的化神期妖蟲，直到現在才吐出一隻來，這效率倒也在意料之中。　　“八天多一隻妖蟲，而且隨着它吸收的能量越來越多，這效率還會加快，也就是說以後一年內，它最少都能吐出來四十多個道君，嘖嘖，幸虧這東西是被你控制的，要不然，整個地球恐怕都早被它們啃乾淨了。”　　等郭正陽欣喜的抓着第二隻妖蟲觀摩時，一側還在回味參悟的劉夏才也站起身子走來，多少帶着一絲古怪開口，雖然她也早知道這些妖蟲的犀利，可眼下看到只是八九天時間，就有一隻新的化神期妖獸出現，這種速度，這種效率？？　　不過很快劉夏的注意力就從妖蟲身上移開，轉而期待的看向陣外，“你說他們什麼時候會重新攻陣？”　　“你等不及了？”郭正陽頓時啞然。　　“嘿嘿，之前的一波刀意碎片，我現在都理解的差不多了，若是還想繼續參悟，有他的幫助的話才會更快。”劉夏則笑嘻嘻吐了下丁香小舌，可不是么，觀看了幾天刀意碎片，現在又回味思索一周左右，該理解的也幾乎被她理解的差不多了。　　那麼接下去，要麼她自己苦苦思索，要麼，就要來點新刺激。　　“應該快了吧，不會讓你等太久的，等他找到盟友，就會重新動手的。”郭正陽一陣哭笑不得，如果劉夏的心情被對方得知，估計真會讓人崩潰的。　　“盟友？他們沒派人回去請更多溪氏化神期？”劉夏則狐疑的瞪圓了俏目。　　“應該沒有，若是再派人回去，一來一去至少四五個月，雖然我倒是希望他能多給咱們一些時間，再等四五個月的話，化身初期的妖蟲咱們都能有十多隻，但估計那邊不會這麼做的，他們還不如等到丹宗修士到來，和丹宗聯手……但事情也不一定，就算丹宗修士到了，丹宗敢不敢出手，也還是問題。”　　……　　“三爺爺，咱們這樣等下去也不是辦法啊，就算等到丹宗來了，應無痕那幫人，也未必就眼睜睜看着丹宗和咱們聯手。”　　“是啊，咱們和姓郭的有生死大仇，在只有咱們時，應無痕一個人，還未必敢和三哥你生死相搏，但等到丹宗來了，估計器宗也會差不多時間到來，到時候他們聯手要保那小子的話，丹宗，未必敢和咱們一起下殺手，就算他們敢，禁地和器宗也足以牽制住丹宗。”　　……　　郭正陽對劉夏說的話堪稱一語中的，此刻一直坐在陣外一動不動的溪拓幾人，所報的心思就是在等丹宗強者前來。　　畢竟大家也都知道丹宗一直想除郭正陽而後快，否則郭正陽出現在這裏的消息，丹宗就不會刻意去送給大溪帝國。　　而等待丹宗強者前來，也絕對比讓人返回大溪請老祖出山更快的多。　　畢竟就算是溪拓自己趕回去，一來一回也要四五個月，而算算腳程，丹宗趕過來絕對不需要那麼久。　　但等歸等，卻也有人不得不懷疑，就算丹宗的強者到了也未必敢和他們聯手。　　“你們說的我都知道，但你們忽略了一點。”隨着溪墨和溪潭的話，溪拓卻冷笑一聲，“你們一直覺得只要器宗出現，就會和禁地一起聯手保下郭正陽，但問題是，若器宗也對郭正陽那廝忌憚到要殺之而後快呢？就算他們不是那麼想的，我們也可以爭取！！”　　“咦？”　　“好像是這樣，以前禁地和器宗聯手保他，就是因為他在陣法和煉器上同樣出色，不管加入哪方勢力都會讓對方實力飆升，但問題是到現在瞎子也看得出，這小子在陣法上的造詣要遠超煉器無數倍，他一個靈宗初期靠着陣法就能斬殺靈尊，如果操控陣群都是靈尊，簡直不敢想象，而寶器，靈宗哪怕御使再強力的寶器，也不可能斬殺靈尊的，他陣法上的造詣，早已經遠超煉器太多太多，甚至現在他加入禁地的話，要不了一年半載，禁地就能氣吞山河，碾壓整個大陸……器宗的確也是可以爭取的。”　　……　　聽了溪拓的話，溪潭兩人才全都大喜。　　可不是，他們一直考慮着禁地和器宗會聯手保郭正陽，因為那兩個超級勢力以前就是那麼做的，但現在卻未必了。　　郭正陽的陣法造詣，真超出了煉器太多太多，已經多到了足以讓器宗也顫慄的程度。　　這樣的傢伙，禁地必然是不惜一切代價拉攏的，而只要他有一絲可能加入禁地，就足以讓器宗寢食難安。　　這樣的傢伙，陣法造詣超出煉器這麼多，也足以說明他對陣法的興趣更大，加入禁地的可能性也更大。　　所以器宗也是可以拉攏的！　　“不只是禁地可以拉攏，就是黑石帝國、滄海帝國那些人，也未必不能拉攏。”隨着兩人的話，溪拓再次一笑，笑的很冷，“你們不要忘了，這裡是什麼地方？這裡是無間地！無間地的奇妙，足以讓任何一個人生出興趣的，只是我們以前從沒人能研究出頭緒罷了，可郭正陽這廝陣法造詣如此恐怖，已經遠超出了我們的想象，那他又在藉助陣法之力研究無間地，你們說，他有沒有可能真的研究出結果？如果他真能把無間地內深藏的寶物找出來，又有哪個人能擋得住誘惑？”　　“這樣的傢伙，靈宗靠着陣法之力就能斬殺靈尊，不管加入哪個勢力，都足以讓對方橫掃大陸！雖然禁地以前也是雄霸大陸，但對上咱們大溪又或者大易，也未必能絕對壓制，可一旦郭正陽加入就是輕鬆碾壓，咱們都這樣，大易、黑石等也逃不了這宿命，你們覺得大易黑石那幫人，希望看着這小子加入禁地么？他們絕對不希望，只是不敢輕舉妄動，恐怕還想着巴結郭正陽斬殺我們，好討好那小子呢，所以這些人，現在都能稱之為中立派。”　　“可這些中立派若是見到能左右時間的至寶，誰還能忍得住誘惑？到時候中立也會變成貪心大起，到時候我們就有很大希望把所有人都拉過來，既然這小子這麼妖孽，不管加入哪裡都能讓其他勢力全部崩塌，只能搖尾乞憐，那直接把他除了，大家回復以往的格局，豈不是更好？”　　……　　一聲聲冷笑之後，溪墨和溪潭卻也紛紛聽得雙目放光，是啊。　　不止器宗可以拉攏，其實那些中立派也可以的。　　這是很淺顯的道理，不管他們現在怎麼想的，但有一點可以確信，大易、黑石、滄海、殤陽這些帝國修士，絕對不願意從多少能有一定話語權的強者，變成只能向禁地搖尾乞憐。　　現在他們只是不敢有異動，都被郭正陽的陣法嚇住了。　　只要有足夠的寶物再引起眾人貪婪，事情就會變得很快的。　　無間地……　　這地方的奇妙在場所有人也絕對都是一清二楚的，所以若無間地的寶物真被找出來，就是一個足以讓牆頭草中間派倒向他們這邊的因素。　　大家殺了郭正陽，讓大陸重新恢復以前的格局，再不怕需要毫無餘地的向禁地搖尾乞憐才能生存，然後共享寶貝？　　這，這樣未必能一定把中間派拉過來，卻真有不小可能。　　至於他們會不會相信郭正陽能把寶物找出來？這個，他連靈尊都能殺，這本就是不可思議的奇迹，就算他們說郭正陽能靠陣法找出寶物，估計也會有很多人相信的。　　“等吧，人來的越多，場面就越亂，咱們的機會就越大，不然現在就是回去請老祖出面，一樣增加不了多少勝算。”溪拓再次冷冷一笑，才不再言語。　　等，現在他們能做的也只有等。　　這一等，又是十來個地球日過去。　　直到這時，一道道身影才驟然從極遠處遁來。

# 第三百五十三章 這個提議，絕對可以有！

　　從遠方剛剛趕來的幾人，一下子就讓無間地左右正盤膝而坐的身影紛紛驚起，原因無他，這幾位新來的都是了不得的強者。　　“新兄，沒想到竟然是你親自趕了過來，哈，咱們兩個老傢伙，也有百多年未曾見面了吧。”　　“青養宗主，百年未見，別來無恙！”　　……　　一道道身影起身，紛紛對着新來的強者們打起了招呼，而新來的人也分成三波，紛紛遁向各方。其中兩名黑膚老者是遁嚮應無痕，這兩位，也正是器宗一位副宗主，外加一名八品長老，兩個靈尊後期。　　另一波三人行，則是隨着招呼聲遁向溪拓等人，卻是丹宗一位副宗主帶領，剩下兩名七品長老。　　至於最後一行則在大易帝國易明途的笑語，走到了易明途身側，這一行兩人無疑也正是位越帝國里的強勢人物。　　“老夫接到消息，說郭小友在此時，馬上就動身趕了過來，沒想到還是來晚了。”　　“怎麼回事？溪拓竟然也在？他們大溪竟然連當今帝王都來了？”　　“溪兄，眼下這裏的情況？”　　……　　各方強者各有歸屬，遁到自認為熟悉的強者身側后，也紛紛笑着開口，有的是笑着和老友寒暄，有的則是詫異怎麼連溪族大帝也來了，畢竟這裏的強者，大多都是超級勢力或超級帝國內的副宗主、或者親王長老之類，真正有帝王前來的還只有大溪這獨一份。　　而自覺應該和大溪親近幾分的丹宗副宗主更是開口就問起了此地情況。　　畢竟他們都是新來的，對這裏的場面一概不知。　　再然後……　　所有來人，不管來之前和剛來時是什麼表情，隨着一名名修士解說頓時集體石化，甚至在石化中還有不少人都猛地打個哆嗦，滿眼驚駭欲絕的看向山谷內的陣群。　　又或者，有些強者不知不覺就有汗水湧出，看向山谷陣群的表情都充滿了驚駭和懷疑。　　開玩笑吧？　　郭正陽一個靈宗，靠着陣群之力斬殺了大浩帝國三位靈尊，還包括大溪的溪上雀？正是因為溪上雀的身死，溪族大帝才會親自而來？　　而且來了之後哪怕是溪拓施展曾讓他名動天下的獵星刀術，外加另一個溪墨全力輔攻，竟然都破不開陣群？　　這，一定是開玩笑吧？？　　不管是出身器宗的新宗主，還是出身丹宗的青養宗主，又或者位越帝國的親王，不管他們來之前怎麼想，也不可能想到無間地這裏竟會是這樣的形勢啊。　　石化、駭然。　　新來的一眾強者久久都忘了言語，只是一直盯着前方陣群發獃，這種情況足足持續了一二十分鐘，丹宗副宗主青養封才忍不住驚顫的開口，“雖然早知道此子陣法造詣堪稱驚艷，但還是沒想到，沒想到啊……此子若加入禁地，那以後不管是我丹宗，還是你大溪，都只能對他搖尾乞憐才能苟且偷生了。”　　“所以他必須死。”溪拓也冷笑着向青養封傳音，這些話也立刻引來青養封的贊同和認可，但他隨後還是忌憚的看嚮應無痕所在地。　　那邊應無痕和器宗新計寒，再加上一個器宗八品長老白長老，三個靈尊後期。　　不過看了一眼后，等他發現新計寒以及白長老都也是目露驚恐，忌憚之色，青養封才猛地一喜。　　難道器宗兩位也怕了？　　“青養宗主，只靠我們的力量很難把此子斬除，所以大易、位越這些中立派，也要盡量爭取，而且我覺得把他們拉攏過來的可能性還是很大的，畢竟以咱們的身份地位，恐怕誰也不想需要向其他人搖尾乞憐才能存活。”　　“這是個辦法。”　　……　　青養封再次大喜，而後又和溪拓探討幾句，才馬上開始向位越帝國兩位親王以及大易易明途傳音。　　想要斬除郭正陽，只靠他丹宗和溪拓聯手的確是沒那個能力了，但若是加上大易和位越幾位親王，這把握就大太多了。　　而拉攏他們也並不需要直接走過去，對於這些中間派來說，你直接走過去拉攏，對方肯定會心生不滿的，畢竟要拉攏他們對付郭正陽，是有生命危險的，如此大事，也沒人能在短時間內決定，所以傳音拉攏才是正理。　　當然，在青養封以及溪拓聯手拉攏大易、位越幾位親王時，應無痕卻也沒閑着……　　“新兄，難道你也怕了郭小友？”　　“是有點，郭小友陣法造詣如此恐怖，如果加入你禁地，哪怕只有一絲可能，我器宗都要寢食難安啊。”新計寒卻也毫不遮掩的表達了自己的懼意。　　可不是么，郭正陽一個靈宗靠着陣法都能做到這些，那他的陣法，若是被禁地內的靈尊學會，一個靈尊，恐怕都能操控大陣屠滅整個器宗的。　　雖然，雖然這樣的傢伙若是能加入器宗的話，也會讓器宗以雄霸天下的姿態崛起，但器宗的崛起，絕對沒有禁地誇張那麼快。　　原因很簡單，禁地都是收攏的陣法天才，器宗都是收攏的煉器天才，而一個修士，若是在煉器上有天分，那他就未必在陣法禁地上有天分，哪怕也有不少人同時在陣法以及煉器上都有不錯的天份，但能齊頭並進的總是少數，器宗那些人，全是煉器一道的不世天才，就算能把郭正陽拉近器宗，郭正陽也願意把自己所學陣法傳授給其他人，但十個煉器天才里，都未必有一個也是陣法天才。　　所以就算能把郭正陽拉進器宗，器宗也絕不可能像禁地一樣快速崛起。　　而更重要的是郭正陽陣法如此恐怖，足以說明他對陣法更熱愛吧？如果不是，他就不會花費大量時間讓自己陣法精進到這種程度吧？那他被禁地拉走的可能性無疑也要比器宗更大的多。　　這又讓新計寒如何不怕？甚至這些畏懼，他都不需要遮掩，因為只要是正常修士，都會心生畏懼的，畢竟這是能讓靈宗級強者都能斬殺靈尊的陣法，不怕才是扯淡。　　而隨着新計寒毫不遮掩的話語，應無痕卻也淡淡一笑，“新兄，其實你完全不用怕，因為現在的形勢很明朗，只靠我禁地根本無法護住郭小友，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讓郭小友同時加入禁地和器宗，也只有我們雙方聯手，才有可能保住他。”　　“而且到時候，如果郭小友願意把自己的陣法知識傳授的話，我們可以有個約定，讓你器宗也挑選幾個對陣法有天賦的修士一起學道，這樣一來，你們就不需要害怕我禁地內有人學會郭小友的陣法后，讓你器宗寢食難安了，如果郭小友不想把自己所學傳授出去，咱們也絕對不會勉強，實話說吧，郭小友雖然修為還差的遠，但靠他的陣法能力，已經足以勝任我器宗九品長老，和宗主他老人家平起平坐了，所以他只要願意加入我禁地，我禁地至少也會給他一個八品長老的席位，到時候那就是和咱們一樣的強者，這般強者也絕對不能強迫，因小失大。如果你不放心，老夫可以和你立下天道誓言，你也知道天道誓言的可怕，如若違背，重重無形壓制足以讓修士崩潰的。”　　應無痕何嘗不知道，郭正陽的表現會衝擊的在場所有強者寢室難安？他在這裏可以擋下溪拓，但一旦溪拓和其他人聯手，他也絕對沒能力保住郭正陽，所以也只有拉盟友，才有希望。　　爭取器宗強者的聯手，絕對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他不爭取，器宗都可能被拉到溪拓那一邊的。　　但如果他儘力爭取，也絕對有不小把握把器宗綁在自己這一邊。　　事實也的確如此，聽聞郭正陽的恐怖之後，新計寒的確有了驚粟和忌憚，可聽完應無痕的話，他才眼前一亮。　　他害怕郭正陽被禁地拉走，害怕自己所在的器宗搶不過禁地，但，事情的確可以折中處理，讓郭正陽同時加入禁地和器宗。　　雖然這樣的事在以往並沒有先例，可以郭正陽的能力絕對足以讓兩大超級勢力破例了！　　如果他和應無痕彼此立下天道誓言，就說若郭正陽不願意傳授自己知識，那就絕不勉強，若他願意傳授，器宗也能挑選幾個在陣法上有天賦的一起去聽道，那就真的不用怕了。　　雖然精通煉器的天才不一定也精通陣法，可器宗以萬計的煉器天才里，總能挑出幾個在陣法上也有天賦的吧？　　到時候若他們也學會了種種陣法知識，那就真不需要怕禁地，兩家還是平起平坐，平分天下！　　這個提議，絕對可以有！　　“應兄的提議很不錯，老夫意見不大，不過若只有咱們兩家，也未必能成事啊，那邊丹宗、大溪、大易、位越，可是有四個靈尊後期坐鎮……外加還有黑石、滄海、殤陽等國靈尊。”　　很認同應無痕的提議，但隨後新計寒還是頗為疑慮的開口。　　“這些中間派，也要拉過來幾個。咱們不拉，肯定會被大溪和丹宗拉走的。”應無痕再次一笑，事情發展到現在，的確是需要彼此結盟才行，“黑石、滄海，難道不想讓自己中小型帝國的身份，發展成超級帝國么？大易、位越，難道不想在帝國中一家獨大么？”

# 第三百五十四章 待遇還真不錯

　　“外面好多化神期，如果他們聯手破陣，咱們的陣法不可能擋的下吧？”　　陣群外，隨着丹宗、器宗等眾多強者前來，暫時陷入了一片爭相拉攏的拉鋸戰里，而陣群內，看着外面的景象，劉夏也驚嘆一聲，眼中閃過不少疑慮。　　可不是，眼下在陣外的化神期可真不少，禁地一位化神期、丹宗三位、器宗兩個，大溪帝國三個，位越帝國兩個，大易一個，除此之外，還有黑石帝國兩人、滄海帝國三人，殤陽帝國一人。　　這是一群十八個化神期修士！　　這樣的武力如果聯手攻陣，陣群絕對擋不住！　　其實別說是外面十八個化神期聯手了，只要丹宗三化神和大溪三化神一起動手，就有很大可能破除眼前陣群的。　　“沒事，咱們先天上立於不敗之地，根本不用害怕他們，真要聯手攻陣，咱們直接通過傳送陣離開，然後把設置在那地下的傳送陣另一端破滅，他們就無處尋找，再說，我覺得禁地和器宗，應該不會和溪拓等人聯手的。”　　隨着劉夏的驚嘆，郭正陽倒是洒然一笑，可不是么，雖然外面有18個化神期，而且到現在他都不確定和他關係較好的禁地器宗究竟會站在哪一邊，但就算外面18人一起聯手，也根本不可能威脅到郭正陽和劉夏的生命安全。　　有傳送陣在，他們最多暫時退避一下，更是很快就能卷土重來的，畢竟眼下母巢已經能孕育化身初期妖蟲，就算外面18個化神期一起聯手攻陣，他們退走一年半載，就能攜帶幾十化神期妖蟲回來……　　所以郭正陽還真是不擔心，依舊在老神在在的研究陣法典籍。　　儘早把自己陣法造詣提升的更高，他能找出靈界時的把握也就更大。　　而且郭正陽自己估計，以他和禁地以及器宗的關係，那邊會和丹宗等人聯手的可能性也並不大。　　事實也的確如此，等郭正陽又繼續鑽研陣法典籍，一晃又是幾天過去，等第四隻化神初期妖蟲都被孕育了出來，外面一群化神期強者還是和以前一樣，一直都沒聯手破陣。　　時間再次一晃八九天，第五隻化神初期妖蟲問世，外面依舊還是平平淡淡。　　不過到了這時，外面的情況和十多天前相比，也有了一定差異。　　原本被分散的很開的18名化神期，此刻卻隱隱分成了三波。　　禁地、器宗、殤陽帝國、大易帝國一行五人盤踞一處，丹宗、大溪、位越、黑石一行十位化神期盤踞一方。　　最後只剩下滄海帝國三大靈尊獨居一處。　　這樣的情況落入郭正陽和劉夏眼中后，兩人雖然和外界並無聯繫，但也大致看出了什麼。　　“外面……，溪拓那一行十個化神期，都是想斬殺咱們的吧？禁地那邊五個是幫忙的？最後滄海過還在騎牆，猶豫不決？”　　“估計是這樣，十個化神期，咱們兩個待遇還真不錯。”　　……　　隨着劉夏的話，郭正陽啞然一笑，現在看上去想殺他的人還是遠超站在他這一邊的？　　不過他依舊沒什麼害怕和畏懼，只是繼續抓起陣法典籍就開始研究，從第一隻化神期妖蟲面世，到現在又過了一個多月，他的陣法造詣無疑也更精進了一些。　　哪怕直到現在去觀摩引時陣的典籍時，依舊還有很多地方是一知半解，但這進展也不小。　　不過就在這時，一聲清朗的笑語才驀地傳了出來，“滄兄，你們還在猶豫什麼？只要滄兄等願意和我們聯手，就能把郭正陽斬殺在此，到時候，大陸就可以恢復以往格局，難道滄兄真願意以後在禁地和器宗面前沒有絲毫話語權？他們擺個臉色，滄兄等都要戰戰兢兢？生怕被滅國？”　　笑聲傳入陣中，等郭正陽驀地抬頭看去時，才發現開口說話的正是溪拓。　　而對方的話也讓中立方三大化神期修士眉頭大皺。　　“滄兄，我們這邊，溪拓兄是靈尊後期，老夫也是靈尊後期，外加兩位越兄也都是靈尊後期，足以死死拖住應無痕等人，只要滄兄願意加入我方，郭小賊必死無疑。”隨着溪拓的話，出身丹宗的青養封同樣笑着開口。　　而反觀應無痕一方卻並沒有說話，只是含笑看着滄海國三大修士。　　此時的情況，經過十多天拉攏，外面修士基本也都選定了陣營。　　而且雙方的實力差距也並不是很大。　　應無痕一方雖然只有五人，但五人里有四個都是靈尊後期，只有殤陽帝國的陽紀雲是靈尊中期而已，反觀溪拓一方，人雖多，可只有溪拓、青養封以及位越帝國兩位親王是靈尊後期，剩下六個全是中期。　　而通常情況下，一個靈尊後期，戰力可能比三個靈尊中期都強，所以雙方差別真的不大。　　所以兩撥目的截然不同的大修士間，實力差距並不很大，當然，這也看滄海國三修士的選擇，滄海國三位，一位靈尊後期，兩个中期。　　若是加入大溪一方，那邊幾乎就等於有了碾壓的姿態了。　　而若是他加入禁地器宗一方，就又是勢均力敵的境況。　　除去十八位靈尊的話，其他像是禁地駐紮在明塢國的錄長老、亦或者南康國皇室靈宗等人，卻早已經全跑的無影無蹤了。　　此時的無間地外，除了18靈尊，再無他人。　　而在溪拓和青養封的拉攏下，滄海國三大靈尊依舊是一副猶豫不決的姿態，又過了片刻，為首的一名紫發老者才突然對左右一拱手，“我們滄海帝國本意只是來見一見郭師，既然郭師一直在陣中，沒時間相見，那還是就此作罷吧。”　　說完，紫發老者才一擺手，跟在他身後的一男一女也馬上會意，三人竟是背着身子就向後方遁去。　　這最後的決定卻是直接走人，兩不相幫，更誰也不難為。　　不過細想一下，這樣的決定也並不算太讓人意外，因為這本就是一個很艱難的選擇，首先，若是站在禁地一方，他們可能會得到一些好處，但得到的好處肯定沒有禁地大，那過了暫時的蜜月期以後，等禁地靠着郭正陽的陣法獨步天下時，滄海國以後必然也只能一直選擇聽禁地的話，不敢有絲毫違背……　　這對於一個原本稱霸大陸東南方的帝國來說，是絕對不希望看到的。　　但若是丹宗一方？　　能殺掉郭正陽還好說，殺不掉就是生死危機了。既然選擇艱難，還不如直接退走了，滄海國三修士並不知道其他做了選擇的強者是出於何種考慮，但他們滄海帝國，位於大陸最邊陲之地，和各方交集本就不多，還不如直接退了。　　而幾人一退，頓時就有人笑有人急。　　笑的自然是應無痕一方，因為不計算滄海國戰力的話，他們和溪拓等人本就差不了多少，足以保證郭正陽的安全了。　　滄海國三人選擇退走，其實就略等於選擇幫助他們了。　　但是溪拓等人則急了，他們一走，溪拓等人聯手也不可能再有擊殺郭正陽的實力了。　　“滄兄，再聽我一言。”看着三人退出數百米，溪拓才猛的又傳音了過去。　　等正退走的三修士止住腳步看來時，溪拓才又快速傳音，“滄兄，你覺得無間地這裏，究竟是有什麼寶貝，才會讓此地的顯得如此奇妙？”　　“嘶……”　　滄姓修士這才一愣，而後在心下倒抽一口冷氣。　　“這個地方的寶物，絕對是能左右時間的至寶！雖然以前整個大陸無數修士前來，都無人能從此地尋得寶物，但郭正陽卻八成有那個實力！他的陣法一道如此恐怖，靈宗初期就能依仗陣法斬殺靈尊，那麼他靠着陣法研究無間地，估計還真有很大可能把那能左右時間的至寶找出來！”　　“左右時間的至寶？如果能影響到壽元的話，滄兄不想長生不老么？換句話說，即便它不能左右壽元，只能用來催發靈植生長，也足以讓我等收穫大批量以往夢寐以求的至寶，只要滄兄加入，我們可以立下天道誓言，彼此共享此寶！”　　……　　在溪拓心中，無間地這裏的寶貝，本就是足以讓中立派動搖的大殺器，不過他在之前的拉攏中，並沒有拋出這個條件，只是先以恢復大陸格局，不想讓以後禁地一家獨大為理由勸說，而只憑這個理由已經拉到了不少支持者。　　畢竟在場的都是各方主宰，又有幾個會希望自己從神壇上跌落，頭上再騎一個可以對他們生殺予奪的大勢力？只憑這個，他已經和丹宗青養封拉攏了位越帝國和黑石帝國一方。　　而至於無間地的至寶，他則是和丹宗以及位越帝國私下協商三方共享的。　　壓根沒黑石的份……　　畢竟如此至寶能少一個人分享自然是好事，只有在沒辦法的情況下，他才會拋出這個殺器，而現在，他不說這個也不行了。　　隨着他的話，滄姓修士才目光連閃，正要離去的步伐，也徹底停了下來。

# 第三百五十五章 那小子還能狂到哪去？

　　“轟～”　　“嗆～”　　……　　無間地陣群外，烈雲翻滾，水淹火燒，又或者刀氣法寶縱橫，除了郭正陽陣法護着的無間地，左右許多小山密林，都早已經被無盡波動摧毀殆盡。　　原本是青山綠水，一派大好的原始風景，此刻除了陣群所護範圍，卻只剩下殘垣斷壁，山塌林毀，天翻地覆。　　因為外界各方修士終於陷入了生死搏殺之中。　　站在陣內向外看去，哪怕靠着增強視力類術法一覽百千里，所能見到的也只有廢墟。　　十多個化神期生死搏殺，還真是足以擁有毀滅天地的威勢。　　滄海國一方三修士，在已經決定要走的時候又被溪拓用傳音攔下，而後幾番交流，最終還是決定加入了溪拓一方。　　結果，溪拓一方五大化神後期，外加八名化神中期，力戰應無痕一方四個化神後期和一個化神中期，戰況可想而知，幾乎是剛一開始應無痕等人就處在了絕對下風。　　而這一戰已經廝殺了好幾個小時，從無間地陣群附近一直搏殺的越來越遠，現在那戰場已經拉到了無間地東方千裡外，郭正陽和劉夏也只能靠着增強視力類的術法才能看到大概。　　而且這也只是看一個大概，因為化神期強者搏殺，速度太快太駭人，而且不乏有人施展秘術遮天蔽日，就是郭正陽都看不清楚。　　“他們不會有危險吧？”　　隨着戰況持續，劉夏也緊皺着眉頭開口，如果之前還分不清敵我的話，現在情況就再明朗不過了。　　就是選擇支持郭正陽一方的那幫人，此刻明顯處於弱勢。　　“應無痕幾個化神後期應該沒有生命危險，若說有生命危險，應該也只有陽紀雲一個。”郭正陽也皺眉看去，不過之前他還真沒想到陽紀雲會選擇站在他這一邊。　　遠處的戰況已經持續好幾個小時，一開始的時候，雖然是一邊倒，但幾個小時下來，應無痕和新計寒幾人，一樣並沒有太大的虧，至少沒人隕落。　　因為出身禁地的應無痕，早已經取出了符陣輔助禦敵，雖然他手中的符陣遠無法比擬郭正陽曾經御使的陣寶，可一樣有着一定的幫助。　　而新計寒兩個出身器宗的大修士，在法寶上卻比其他修士都強了不少。不過可惜的是，這種法寶的優勢也有限，因為整個大陸的發展都那麼落後，所以就算器宗也受過郭正陽指點，但一下子，他們還沒能力接受太多新奇的觀念。　　幾個小時廝殺，應無痕幾人雖然一直處在下風，但也並沒有誰重傷垂危之類。　　而這一點，其實只看他們還在千裡外廝殺就能看出端倪，溪拓等人的目的是破陣斬殺郭正陽，應無痕等人目的是救人，所以若是給了應無痕等人機會，讓他們闖入陣中，靠着大陣群阻擋一下，再帶走郭正陽，結果自然不言而喻。　　從一開始，戰鬥剛一爆發時，溪拓等人就是玩命的要把戰圈向外拉，防止應無痕等人中有誰闖入大陣帶人。　　“離得太遠了，我就算想傳音給他們都做不到。”又看了片刻，見遠處的廝殺還是極為爆裂，郭正陽才又皺着眉苦笑一聲。　　是啊，其實他是想告訴應無痕等人，他們即便不敵，也盡可以護住自己離去就行，根本不需要一直在這裏保護他。但自從滄海國三修士下了決定后，大戰就一觸即發，在那種情況下，郭正陽想說什麼都來不及說。　　現在他也只能寄希望於應無痕等人自己把握，不過仔細想想，那邊就算維護他，應該也不會豁出老命幫忙才對，畢竟雙方的交情還沒到那一步……　　“轟～”　　就在思索中，遠處天際才驟然遁來一束流光，速度快到了令人心顫的地步。　　“郭小友，快跟我走，老夫已經撐不下去了，不過絕對可以帶你離開。”遁過來的也正是應無痕，那位人還沒到就開口大喝一聲。　　郭正陽倒是早料到應無痕一方會敗北，不過自己帶着劉夏出陣，跟他們走？　　也是剛愣了一下，自應無痕等人後方就唰的一下斬來一道刀芒，除了刀芒，還有一片漆黑的水浪又或者其他各式各樣攻殺手段鋪天蓋地席捲而下，卻是三個化神後期一起玩命出手，硬生生又把這位阻攔在了十數裡外。　　“想帶走這小賊？休想！”　　“應道友、新道友，這一次郭正陽死定了，你們若是識相，還是自行遁走，否則，老夫等人也只能先斬殺諸位了！”　　……　　那也是廢話，若是讓應無痕等人帶走了郭正陽？等待他們的就是死局！　　他們想不玩命都不行。　　而本就在人數和實力上佔了優勢，一旦那邊玩命阻擊，應無痕自然無力在靠近，甚至在搏殺中，很快就收到了不小創傷。　　“應長老，我有辦法離開這裏，……”　　郭正陽剛開口說了一句，那邊應無痕就又不得不在恐怖的壓力下急速遠退，至於他聽沒聽到那句話，郭正陽就真不知道了。　　“走！”　　就這麼又過了片刻，外面戰局又持續一陣子，應無痕等人越戰退得越遠，到後來更有兩道流光瞬間遠遁，徹底退出戰團遠離，剩下的三人才也無奈的邊戰邊退，就是等溪拓等人止住攻殺，只在數十裡外壓陣威脅，那三位也只能望洋興嘆，最終還是退到了更遠方。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對劉夏一招手，瞬間收攏妖蟲母巢，就走向傳送陣。　　應無痕一方還是敗了。　　他也不得不退了。　　“終於趕跑了這幾個傢伙，哈哈。”　　“這是自然，我們既然動手了，就是和郭正陽那廝生死不兩立，不是他死就是我亡，咱們本就是13個靈尊動手，再加上各個都在拚命，勝利也是正常的。他們不管出於何種目的要保那小子，都不可能拚命的。”　　“走，現在破陣，我倒要看看，在咱們十三個靈尊一起出手下，那小子還能狂到哪去？他的陣群就算再妖孽，也必然擋不住。”　　……　　勝果已經到了手心，溪拓等人雖然此刻也有不少個對各個帶傷，可卻全都是一臉喜色，隨後更是紛紛朝着無間地遁來。

# 第三百五十六章 後來呢？

　　“唰唰唰！”　　十三道身影圍聚在無間地大陣群外，一番肆意的笑聲后，溪拓當仁不讓，跨前兩步抬手就是獵星刀術，不過這一次他施展的也只是三氣合一刀術，畢竟更高階的刀術消耗太大。　　而在劈出三道刀氣時，溪拓更是朗聲笑道，“青養兄、兩位越兄，還有滄兄，還請助我一臂之力。”　　之前他施展自己所能御使的最強手段，六氣合一的獵星刀術都破不開陣群，所以這時候自然也知道三氣合一刀術根本不可能對陣群有多少損害。　　不過現在這陣群外有五大靈尊後期，破陣自然是板上釘釘的。　　“此子陣法造詣就算是我等親眼所見，現在想來還是不可思議。”　　隨着溪拓的呼聲，滄海國紫發老者也踏步上前，揮手放出一座小山，而後驟然在虛空中漲大成數百米上下的山峰，轟隆一聲就砸向陣群。　　位越帝國兩大親王和青養封一樣不甘示弱，都也各自施展出拿手手段，轟隆隆砸上了陣群。　　“轟～”　　“咔咔～”　　……　　在五位靈尊後期攻殺下，哪怕這五個靈尊後期所施展的也不是最強手段，可這一次因為沒有妖蟲蠶食分攤攻殺力度，所以陣群還是在第一波攻勢下就咔咔作響，伴隨着響動以及雲層翻滾，大陣在隨後幾個呼吸，直接就潰散了不少薄霧。　　“好！”　　見狀，溪拓也再次大喜，大叫一聲好，而後就又和其他四大靈尊快速出手，轟咔咔的紛亂攻勢下，陣群也再次洶湧翻滾，而後更在翻滾中崩塌潰散。　　“人呢？”　　“郭正陽那小賊呢？怎麼不在陣中？”　　……　　可是，等陣群真的被破開后，外圍13個靈尊卻全都一愣，紛紛愕然。　　這陣群是破開了，但陣內的人呢？　　外圍上百大陣群被摧殘的破敗，再也沒了防護之力，佔地數千平米的無間地內，此刻也只剩下一片殘垣斷壁，還有暴露在陽光下的破敗陣基。　　除此之外，大陣群內卻是空空蕩蕩，根本不見人影。　　所以片刻前還在肆意大笑的眾人全都傻了，傻了一瞬間，溪拓等人才飛身入內，散發出靈識探索，等遇到探索不了的地方，就又揮手破滅殘餘的陣群。　　畢竟這上百大陣群是成圓形拱衛無間地中央，剛才他們破陣也只是從一方而入，其他方向還有部分殘餘的陣群。　　可哪怕等最後把整個無間地都拆了個遍，所有人還是找不到郭正陽的身影。　　“該死，那小賊人呢？”　　找不到，怎麼找都找不到，溪拓才唰的揮出一刀，一刀在大地上斬出一刀數百米長的恐怖刀痕，驚怒不已的咆哮，而在咆哮中，溪拓的臉色更是隱隱有些發白。　　難道小賊逃了？　　這，這可是個足以讓人心驚肉跳的壞消息！　　畢竟誰都知道以郭正陽的陣法造詣，若是逃出去，再進入禁地或器宗，那後果絕對不堪設想，對於他們來說，也幾乎就等於一場滅頂之災了！！　　正是怕那些，剛才在對陣應無痕等人時，溪拓等才會玩命搏殺。　　可是現在把應無痕等人趕跑了，怎麼郭正陽的人反而也不見了？　　這樣的結果溪拓真有些承受不起。　　別說是溪拓，就是青養封，位越兩位親王還有滄海帝國那位靈尊後期，同樣是臉色忽紅忽白，各個都有些心頭髮慎。　　“難道是剛才，咱們和應無痕等人大戰時，那小子趁機逃了？”　　有人提出一個疑問，但很快就惹來了反駁，“不可能，雖然之前咱們把戰圈拉到了千裡外，但以咱們靈尊後期的修為，靈識一樣可以感應到這裏，我一直都在防備小賊逃脫，所以可以肯定，他不是趁那段時間逃走的。”　　“那難道是剛才咱們攻陣時，不小心把他誤殺了？”　　若不是提前逃走，那又是什麼結果？　　對於從來還沒有傳送陣出現的靈武大陸來說，他們也根本想不到世上會有傳送陣這種東西，可以讓修士進行空間挪移。　　所以誤殺什麼的，猛一聽到時還會讓人驚愕不已，可仔細想一下，溪拓等人倒也覺得不是不可能。　　畢竟剛才他們攻陣時力度是很猛地，拿溪拓來說，三氣合一的獵星刀術斬下去，一刀就能把尋常的靈尊中期斬殺，而青養封等人所施展的手段就算比他差，但也絕對不弱。　　當時幾人全部是在外面破陣，也根本不了解陣內的情況，所以，當時的郭正陽若剛好在陣中控陣抵禦，一不小心剛好被某個大修士的攻殺手段瞄在身上，還真有可能瞬間就被轟殺成渣的。　　畢竟談到修為，那小賊只是靈宗初期……和靈尊後期的差距，那是萬倍左右！！　　可，可即便覺得這樣的情況不是不可能出現。　　但在隨後溪拓等人還是紛紛惱了。　　“不會真把他誤殺了吧？該死，雖然老夫想他死，但他也不能就這麼死了啊！”　　“他若就這樣死了，誰還能幫咱們尋找這無間地內的寶物？媽的，不會是白忙一場吧？”　　……　　可不是么，幾人這一次聯手，除了是想斬殺郭正陽讓大陸恢復以往的格局，不想讓自家頭上騎上一個能作威作福的超級勢力外，也有從郭正陽手中搞到讓無間地變得這麼奇妙的寶貝的因素在。　　若是郭正陽真那麼稀里糊塗的死了，他們還怎麼找那寶貝？　　當時他們的心思就是破陣，把郭小賊抓在手裡，逼迫他為自己找寶貝……當然，若是害怕禁地器宗等人卷土重來的話，那一群靈尊攜裹着郭正陽遠走高飛就行，隨便在大陸某一處地方落腳，把他一身陣法造詣壓榨出來，然後他們聯手來找。　　可現在郭正陽竟然可能被誤殺了？　　“不一定是誤殺，咱們還有個地方沒找！地下！”　　“對啊，郭小賊也不一定是被咱們誤殺，說不定他靠着陣法造詣遁到了地底呢？說不定現在正在逃逸呢。”　　“找！”　　……　　就在溪拓等人鬱悶的差點吐血時，黑石帝國那位女修才猛地開口，提出了另一個可能，眾人也眼前一亮，他們的靈識，哪怕在千里之外也能遙遙掃視這裏，但靈識監控，卻監控不到地下。　　這一點卻真是有人疏忽了。　　一想到這裏人群才紛紛動了，一個個靈尊後期都是施展各式各樣的手段，快速遁向地底。方圓千里範圍，地面上的一切山野密林，早已經被摧毀成渣，一眼看到的全是平坦，郭正陽就算是在地下也根本不敢冒頭，一冒頭就會被發現。　　所以這一刻，幾個靈尊中期留在地面看守時，幾個靈尊後期都是抱了掘地三萬尺，也要鬧個明白的心思。　　但是，一天一夜過去，深入地下搜索的眾人，卻根本沒找到絲毫線索。　　九天九夜過去，還是如此。　　……　　“啊噗～”　　“開玩笑吧？衣兄，你就算想逗咱們玩，也不用說這些不着邊際的話吧？靈宗斬殺靈尊，這……這也太荒謬了吧？還是一個靈宗初期，殺了四個靈尊？大浩帝國被滅門了？”　　……　　隨着時間一天天流失，溪拓等站在靈武大陸巔峰的強者們還在無間地翻天掘地尋找着郭正陽的身影，而最初從無間地離開的那些靈宗們，卻已經逐漸遠離無間地，把在無間地看到聽到的一幕幕境況，快速向左右傳播。　　這傳播的內容就是郭正陽靠着陣法之力，一力斬殺大浩帝國浩氏三人組，把大浩皇室所有靈尊全殺了，更是殺了大溪一位靈尊中期，從而引得溪族大帝親自到場，然後一二十個靈尊彼此聯盟，爆發史無前例的恐怖廝殺。　　可以想象普通人聽到這些信息時，又會是什麼反應！　　驚呆，噴飯，痴傻！　　不管是誰聽到這些消息，都絕對沒有能淡然的，也沒一個人會在第一時間相信這些。　　他們不相信，那些傳播信息的修士就不樂意了，這可是轟動大陸的超級事件，神級啊！　　他們難得的身為旁觀者，見證了如此驚粟的神跡發生，說起來也個個都是激動興奮的厲害呢，竟然有人質疑？　　所以脾氣溫和的，自然是一而再敘說這些事的真實性，脾氣暴躁的，直接氣的要立下天道誓言說這是他們親眼所見，都是真的。　　距離大浩帝國較近的，更是要拉着不相信這些的修士們去大浩看情況。　　看大浩那些靈尊還活着沒有。　　而不管是哪一種情況，郭正陽的名字，已經隨着這些信息的流傳，再一次轟動大陸，不過這一次，他就不只是以符陣、以陣法天才之身備受禁地器宗爭相拉攏而聞名了，而是以絕世凶名轟動大陸。　　開玩笑，一個靈宗就殺了四個靈尊，這種凶威絕對是前無古人，創造了大陸奇迹啊。　　而在無數人提起這個名字，都是即驚疑又震撼，各種情緒翻騰的幾乎讓自己心緒亂成一團麻時，卻也有無數人開始追問，後來呢？　　後來那個郭正陽，到底有沒有在一群靈尊的壓迫下活下來？　　但這個問題，卻根本沒人能回答。　　無數人都是好奇的抓耳撓腮，更有人直接仰天長嘆，能創造如此神級的郭師，自己卻未能見上一面，沒能親眼目睹神級發生，真是此生最大的遺憾。

# 第三百五十七章 超級戰爭準備

　　“找，郭小友未必就已經死了，無論如何，哪怕發動我禁地所有修士，也一定要找下去！”　　無間地附近，溪拓等人誓要把整個大地都翻過來，也要繼續尋找，看郭正陽是真的被誤殺，還是藉助大地遁逃，而從無間地向外輻射，無數修士也早已經被郭正陽的大名再次驚得目瞪口呆，無數人仰天長嘆，恨不能瞻仰郭師風采。　　禁地總部，等應無痕以及易明途、器宗新計寒等人抵達后，先安頓住其他幾人，應無痕才第一時間把訊息彙報給了禁地之主。　　當禁地之主聽了事情的詳細發展后，卻當場就綠了臉，再沒了一絲雲淡風輕的樣子，而是焦急的起身，就當著應無痕的面來回踱步，一張臉色也是精彩萬分。　　坑啊。　　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　　這不是坑是什麼？早知道事情會發展成這樣，他就絕對不會只讓應無痕一個人去了，而是會親自帶着禁地所有七品以上長老前去。　　如果當時他親自去，那事情也絕對不會變成眼下的局面！！　　可是，可是在以前誰又會想得到郭正陽的陣法修為如此恐怖？這已經是超乎所有人的想象，開創了一個整個大陸都不曾有過的高度。　　靈宗初期，靠着陣法修為就能斬殺靈尊？而且還是斬殺了四個靈尊！甚至當溪拓那樣的一代帝王前去，施展仗以成名的恐怖刀術，都一樣破不開那樣的禁制。　　如果早知道這些，他就是腦子被驢踢了也不會只派應無痕一個人去啊。　　原本以為郭正陽就算陣法造詣出色，已經領先了大陸一個時代，但派應無痕去也能鎮住場面了，但現實卻是郭正陽的陣法造詣早已經領先了大陸好幾個或者幾十個時代了吧？　　已經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而這樣的郭正陽也絕對值得他親自帶隊，帶着禁地所有靈尊一起去保護的。　　可惜，他現在知道的已經太晚了。　　應無痕從無間地敗退趕回來，這一路上，已經過去了兩個月還多，這還是靈武大陸的兩個月，靈武大陸，一天等於地球四五天，一個月哪怕只有九天，一個月也等於地球一個半月左右了。　　也就是說郭正陽在失去應無痕等人的保護后，已經有兩個多月，獨立面對13個靈尊？　　那結果……　　現在說什麼都晚了，哪怕心下後悔懊惱的要死，禁地之主也只能下達尋找的命令，他有種感覺，郭正陽可能還沒死。　　“找是一定要找的，不過咱們禁地獨立面對丹宗、大溪、位越等聯盟？”應無痕也快速點頭，其實心底下他也覺得郭正陽可能沒死，他在最後一次接近陣群時，的確隱約聽到了郭正陽所喊的那句話，他有辦法離開無間地。　　雖然這一路上，應無痕也一直想不出若是失去了他們的保護，郭正陽又怎麼在13個靈尊眼皮子底下逃離，但想不通歸想不通，他一樣有些相信那句話。　　畢竟郭正陽的陣法造詣，已經恐怖到可以讓靈宗殺靈尊的地步了，那對方就是在靠着一些奇妙的陣法逃掉，似乎也不是不可能。　　陣法之力鎖天禁地，就算出現再玄妙的情況，也足以說得通。　　當然，這都只是猜測。　　事情還有另外一個可能，那就是郭正陽沒有逃掉，已經早落入了溪拓等人手裡。　　若是後者的話就麻煩了。　　他們怕就怕，溪拓等人已經殺了郭正陽。　　“我這就去見新計寒他們。”隨着應無痕的話，禁地之主才馬上開口，更是踏步就走向門外，不過在行走中，禁地之主的話語也再次響了起來，“你說，我們和禁地聯手，趁着那13個靈尊還沒有回援時，拔掉丹宗如何？趁他們在老巢的人還不知道這些，先下手，逐一擊破？”　　一句話，應無痕頓時愕然，愕然着思索了片刻才頹然道，“怕就怕，他們不敢。”　　嘆息一聲，應無痕才接着道，“如果當時不是他們怕死，不敢豁出命戰鬥，我們也未必會敗得那麼快！”　　可不是么，就算現在丹宗、位越、大溪剩下的人，還不知道他們已經結盟，如果這時候禁地和器宗聯手去逐一擊破，絕對有希望能把他們老巢的人一網打盡。　　但怕就怕，那邊不敢。　　因為這樣的戰鬥一開啟，絕對會有大把靈尊隕落。　　若是等外在的13靈尊歸來，躲在暗中一直襲殺，禁地和器宗一樣會頭大不已，一樣會有很多很多後患。　　禁地之主可以有決心下這個決定，但器宗那邊就未必了。　　別的不說，當日在廝殺時如果不是新計寒和白長老不敢拚命，率先逃離，那剩下的應無痕和大易易明途，也未必只能選擇灰溜溜走人。　　“不管如何，先做好戰爭準備，我去見他們就行，你傳令下去，令所有外派人員做好戰爭準備，同時不惜一切代價，全力搜尋郭小友下落，該死！”禁地之主再次下達一個命令，而講道最後時更忍不住大罵一聲。　　該死啊，如果現在能把郭正陽帶回來，守護在禁地總部，那……　　那就是整個大陸舉陸來犯，他都有把握把郭正陽守護的安全妥當，畢竟禁地總部，本就是整個大陸最凶名昭著的禁地，經過禁地內一個個陣法大宗師，上百年打造出來的各種禁制，外加十多個靈尊坐鎮？　　那就是面對上百個靈尊的攻殺也可以怡然不懼。　　如果能把郭正陽帶回來，那禁地……可惜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了。　　他能做的只能是發動戰爭準備，然後盡全力尋找郭正陽，如果郭正陽沒落入溪拓等人手裡，他們也能找到的話，那自然最好。　　如果郭正陽真的落入對方手裡，而且還沒死，那就算真的發動超級戰爭，也要把郭正陽救出來。　　最後，若郭正陽落入對方手裡，更是已經死了，那麼，還是很有必要發動超級戰爭的，因為只要溪拓等人不傻，恐怕都會在郭正陽臨死之前，把他的一身陣法所學全部壓榨出來，而那些人得到郭正陽的陣法傳承，後果會怎麼樣？？　　他絕對不可能給對方時間讓他們慢慢消化的。　　所以，戰爭，是必須的！　　要不然剛才他也不會對應無痕說，要聯合器宗先下手為強了。　　那不只是為了出氣，而是全方面考慮。　　不管郭正陽死沒死，他們都需要先削弱對方的實力。　　至於器宗敢不敢？現在這局面演變成這樣，還有得他們不敢的環境么？　　不過這種超級戰爭，也不是說能發動就能發動的，必須也要籌備，別的不說，要是貿然開戰，禁地祝派在各國那麼多大師級長老，全都是禁地未來的天才，雖然那不是禁地內的所有天才都派出去了，但至少也有三四成之多。　　萬一被人盡數屠戮，這損失誰承擔？　　“我這就去辦。”隨着禁地之主的大罵，應無痕才也馬上恭聲領命。　　……　　“木師兄，這一點，你看……”　　……　　地球，上界山。　　郭正陽座峰下大殿，他自己並不清楚眼下靈武大陸的概況，更完全不知道那位未曾蒙面的禁地之主已經開始和器宗副宗主商談，為了他就要發動超級戰爭的事。　　此刻的郭正陽，正在座峰大殿里抓着一張玉簡，對身側木道君問出了自己的疑惑。　　回到地球有兩三個月了，郭正陽這段時間來，就一直在和上界山內最擅長陣法的木道君坐而論道。　　雖然他在陣法一道的很多方面已經遠超出了木道君，但整體來說，他本人的陣法造詣還只有木道君六七成，所以很多疑惑和不解，那邊也都能給他解釋。　　當然，既然是和木道君坐而論道，郭正陽對這位木師兄卻也不曾吝嗇，早已經把火府主人的陣法傳承又拓印了一份交給木道君。　　經過幾個月的學習，郭正陽獲益匪淺，木道君同樣經常性的正研讀着研讀着，就會仰天長嘆，原來以前的他，目光竟然那麼短淺，原來陣法竟然還可以這麼搞，怪不得他以前在某個陣法上一直沒突破，原來是方向錯了等等。　　和木道君相互探討印證，直到過了半天時間，郭正陽才算是搞清楚了剛才的困惑。　　而後，在木道君又一頭鑽進陣法典籍中之後，郭正陽才站起身子活動了下手腳，他已經連續一個多月坐着沒起身了。　　“按照現在的情況，最多再有半年，我就能有實力布施引時陣了，半年後，就能再去靈武大陸，把靈界時找出來。不過陣法一道還真是太博大了，想要布施一個引時陣，我竟然都要學習兩年左右……嘿，到時候，劉夏也差不多也能晉陞到道君了吧？”活動了下身子，郭正陽靈識一放，發現劉夏正在吸收丹藥藥性提升修為，他才忍不住感慨一聲。　　以前的他，哪裡想過會連修鍊都暫時放下，只是在陣法上鑽研，都鑽研了一年多？而且到現在他都還沒能力布施引時陣，但引時陣對於火府主人來說，也不過是輕鬆就能搞定的。　　而且火府主人的陣法，也並不是雄霸星空的類型，那位長生境大能自己都說過，他最擅長的是煉器，陣法一道，只是有所成就……　　感慨之後，郭正陽才又繼續盤坐了下去，半年，再過半年他就可以卷土重來，有充足的信心再次踏足靈武大陸了，到時候就是正面對上溪拓，他都有了充足的底氣。　　因為再等半年的話，妖蟲……，現在他手裡已經有了17隻化神初期妖蟲，再等半年，就能擁有四十來只化身初期妖蟲，不靠陣法對上溪拓，他都有了足夠的自保之力。

# 第三百五十八章 一份遺言

　　郭正陽上次離開地球踏足迦藍星，到現在差不多都有一年多了，他上次剛到迦藍星就殺了大溪七公主，然後一路趕路抵達明塢國就花了一個月，又在南康國意志海呆了四五個月，這就是半年的時間，半年後才去無間地尋寶，跟着在無間地一呆就是半年多。　　現在他返回地球也已經兩三個月，時間都又到了新的一年的春節附近。　　不過這個春節是不是還回家過，郭正陽都沒考慮清楚。　　他的打算是想一直留在這裏研究陣法典籍的，畢竟家裡的情況，基本都是安好。　　但想想上次離家到現在已經一年半左右，似乎也是該回去看看？　　再一次放下陣法典籍，郭正陽腦海中也閃過一縷縷思緒，不過就在這時，一股意念卻突然出現在了他腦海中。　　劫殺意念？？　　等意念出現后，郭正陽在一瞬間都愣住了，劫殺天機的意念，這玩意可是好幾年都沒出現了！　　恩，自從在爭奪火府繼承權的時候，他在火府內斬殺了數百目標，然後到現在好幾年時間，這意念都再沒出現。　　怎麼現在……　　“哈哈，郭師弟，木師弟，研究的怎麼樣了？”郭正陽還在發怔時，大殿外，一道笑聲也快速傳來，隨着笑語，星河老祖的身影也快速進入大殿，踏步走來。　　郭正陽再次愕然。　　因為這次的劫殺目標，正是星河老祖！！　　好吧，郭正陽下一個呼吸就清醒過來，更是放下了劫殺的心思。　　開玩笑呢，被劫殺目標竟然是自己的師兄，而且自從認識開始，星河老祖就對他很維護，那就算知道殺了星河老祖會有大好處，郭正陽也不可能下得去手。　　笑着站起身子，郭正陽才開口道，“吳師兄，是不是有什麼喜事？看你紅光滿面的。”　　有喜事，肯定是大喜事！　　劫殺意念出現，就說明了目標人物會在未來幾個小時或者一两天內，遇到天機大機緣。而且修士的機緣和凡俗世人的機緣，也不是一個概念。　　對於一個普通凡人來說，就是撿到某個修士丟掉的丹藥，那就是一場機緣，隨便得到一本爛的不能再爛的功法，那也是機緣。　　但對於修士來說情況卻大不一樣，只有得到對自身有大幫助，能讓你實力或者前景提升一個大台階的寶貝，才是機緣。　　這一點郭正陽也早就搞清楚了，在爭奪火府控制權時，有大把修士能從火府內通過考驗得到大量法寶、或者五六品靈植，那些寶貝都遠超真人級修士所能控制的範圍，所以郭正陽遇到過很多目標。　　但出了火府後，連續好幾年他都沒能再遇到劫殺目標。　　因為正常情況下，就是修士，也不容易遇到能對自己有大幫助，能讓自己實力猛的提升一個大台階的好處，而且這幾年郭正陽大部分時間都一直一個人呆在火府里學習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來的傳承，接觸的人少，自然就更難遇到目標了。　　但現在既然星河老祖成了劫殺目標，那就說明對方很可能會遇到能讓他實力飆升或者有大幫助的好東西。　　估計這真是遇到什麼好事了。　　而且若是沒事的話，估計星河老祖也不會刻意趕過來，畢竟自己回來幾個月了，星河老祖等人也早知道，郭正陽和木道君在一起學習研究火府主人留下的陣法禁制典籍，要是沒事的話，那邊也不會來打擾吧？　　陣法典籍這東西，當初郭正陽也是想傳給星河老祖等人的，只是星河老祖等人卻笑着拒絕了，拿他們的原話來說，他們幾個在陣法上的天賦都不怎麼樣，付出了偌大努力，也就是木道君五六成水準。　　所以有郭正陽和木道君在研究，他們就不研究了，有那時間和精力，還不如好好提升修為，讓自己突破進入下一個階段來的更實在。　　“還真是有好事。”在郭正陽笑語落地后，星河老祖才啞然道，“前陣子，落河山那邊在海底發現了一個上古洞府，但是裏面有些兇險，所以派了人過來邀請咱們一起去探索，我就是想問問郭師弟你有沒有興趣一起去。”　　郭正陽這才恍然，上古洞府？落河山發現上古洞府，邀請他們一起去？而此刻在星河老祖身上出現了劫殺意念，這……這說明若是星河老祖去的話，八成可能就是他會奪得上古洞府！！　　就算他最終沒得到那洞府繼承權，恐怕也會得到諾大好處。　　那也絕對不是一兩件法寶就能打發的事，不然的話，以星河老祖自身都能煉製法寶的實力判斷，只是隨便得到些法寶之類，遠稱不上機緣的。　　落河山在海底發現上古洞府？　　上一輩子，他還真沒聽過這樣的事，不過，上輩子他能了解的靈域概況，基本都是所有人都知道的，根本算不上秘密，上輩子就算落河山也在某處海底發現一座洞府，只要人家當做秘密去守護，像是郭正陽這種散修，也不可能有機會知道的。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笑道，“我就不去了吧，想來以師兄你現在的實力，應該已經足夠了。”　　如果星河老祖身上沒出現劫殺意念，那聽到這樣的消息，他還可能有興趣去看看，但現在他還真沒興趣了，不然去了也是和自己師兄搶好處，那就未免太讓人尷尬了。　　推掉這件事，等星河老祖又轉身離去后，郭正陽才又盤坐下來繼續研究。　　這時候，之前還猶豫着要不要回家過年的心事，他已經有了決斷，就算要回家看看，也要等星河老祖回來吧？　　至少也要看看這位在那上古洞府里都收穫了什麼在回家？　　繼續研究，時間一晃也又是幾天過去。　　等座峰外再次響起一陣爽朗的大笑聲后，郭正陽才猛地起身，而後帶着一絲好奇看向門外，回來了？　　略帶好奇的關注下，郭正陽也很快見到了星河老祖以及周易青等人聯袂而來。　　這幾位上界山道君，此刻都是一臉的喜氣盎然，不用問也知道，他們收貨似乎很不錯，但等細細看了幾眼，郭正陽卻又啞然發現星河老祖喜歸喜，但卻也隱隱有些糾結的樣子。　　“吳師兄、周師兄？”　　楞了一下，郭正陽才和木道君一起迎了上去。　　“吳師兄，看你們的樣子，在那上古洞府里收穫一定很不錯吧？”迎上去的時候，木道君也笑嘻嘻開口發問。　　一句話，星河老祖的臉色卻變得更古怪了。　　“收穫很不錯！那個上古洞府，最終竟然被吳師兄繼承了，哈哈，這一次落河山那幫傢伙反而是白忙一場了。”　　“也不能這麼說，如果沒有咱們在，以落河山的實力，他們可未必能破解那洞府的。吳師兄能得到那洞府，也是憑的實力，而且咱們不是已經答謝過落河山那幫傢伙了么。”　　……　　星河老祖臉色古怪中，周易青等人才紛紛笑着開口。　　等木道君也隨之大喜時，星河老祖才突然一揮手，止住了其他幾位道君的話頭，跟着就苦笑道，“收穫是不錯，但有個問題，那位化神期強者的遺骨，我到底要不要送回去？”　　頓了一下，星河老祖才馬上開口解釋，“這一次發現的上古洞府，是一位化神巔峰強者遺留下來的，整個洞府的價值很高，也有那位化神巔峰強者留下的傳承，但，但我在裏面卻找到了一張玉簡，玉簡上記載的是那位化神大修士的遺言，他的意思，是想讓未來得到他洞府的修士，把他的遺骸送回宗門……他所在的宗門並不在咱們地球，是在什麼烈火星域，好像還是一個很恐怖的超級宗門，遺言上說他這個化神巔峰，也只是宗內一個弟子……還算不上核心弟子，只能算是內門弟子，我都不敢想象那個宗門到底有多強！”　　一句話，郭正陽和木道君都是面面相覷。　　“那個，咱們就算想送，也送不回去吧？畢竟咱們地球，基本已經和外界隔絕了。”愣了片刻，木道君才開口道。　　受人恩惠，自然也就承了別人的恩情，星河老祖繼承了那位化神期修士的衣缽，那人家只是想讓後人把自己的遺骨送回家，還真不是什麼過分的事。　　不過現在的環境下，就算想送，也送不了吧？　　“那位在遺言里已經說了，考慮到這顆星球已經處於末期，而且他對陣法一道也算不上太精通，自己都沒能力構建星際傳送陣，所以這件事也並不強求，但，但他卻留下了所在宗門的星際傳送陣坐標，說是後來者若有能力就去辦，沒能力就算了，咱們……咱們恐怕真有能力做到吧？就算我沒這能力，郭師弟得到了那位長生境大能留下的傳承，又一直在鑽研陣法，那估計很快就有能力布施星際傳送陣的。”　　“對了，忘了和你們說，這位化神期強者，是在三千多年前隕落的，他說那時候，地球世俗內的王朝還是商周交接時，三千多年，他的宗門應該也沒衰敗，畢竟一個合道期就有3200載壽元……受人恩惠，如果是能做到的事，我倒也想幫他完成遺願，問題是，和一個連化神巔峰都只是內門弟子的超級宗門聯通，不確定性太大太大了……”　　星河老祖再次細細講出原委，郭正陽兩人才又紛紛默然。　　原來他不止得到了一位化神期大修士的遺產，還得到了一份遺言。　　雖然那位化神期大修士的遺言也不是強制性要求，這隻看得到傳承修士自己的心性如何了，所以星河老祖就糾結了，一來，他心性不算壞，得了人家傳承大好處，自然也願意幫那位前輩完成遺願，而且上界山似乎還真有那能力做到這些事。　　但這種事，也絕對不可能隨便去做，畢竟，對面可是一個極為恐怖的超級宗門，化神巔峰都只是弟子，還只是內門弟子？連核心都算不上？如果貿貿然去做這事，萬一招來什麼不懷好意的，就是滅頂之災！

# 第三百五十九章 這個是神坑！

　　“說起來，那位前輩會出現在咱們地球也是個意外，化神期修士，並沒有遨遊星空的能力，最強也只能藉助一些法寶或者後天靈寶在短距離內遁行，那前輩是在烈火星域一座赫赫有名的散仙府邸探險時，意外觸發了什麼禁制，跟着就稀里糊塗被傳送到了地球附近，他並不是直接出現在這裏，好像是出現在土星外太空，據他推測，那是那位散仙府邸內的禁制出了問題，不然不會直接把他甩到茫茫太空中，而且是完全陌生的星空。”　　“他當時就懵了，仗着手中一件後天靈寶走遍太陽系，也只發現咱們地球有生命生存，無奈下只能在這裏落戶，當時的地球環境雖然比現在好一些，但最強也只是化神初中期強者坐鎮，而且也沒有哪個人或者宗門掌控的有星級傳送陣，那位前輩同樣不擅長陣法，他擅長煉丹，甚至在丹道上都能稱之為痴迷，因為太痴迷煉丹，連修鍊都有些荒廢，也不擅長戰鬥，拿他的原話來說，他在宗門內是一個輔助型修士，平時戰鬥或者其他事物，都有其他修士去做，他大部分時間都泡在丹道上。”　　“而那一次，他會去那個散仙府邸探險，也只是因為知道裏面有一種靈植，若是煉製成丹藥的話，可以延長他一半壽元……而他自身因為在丹道上花費太多時間，壽元大限已經快到接近，才不得不動身。只是沒想到，會被仙府內有些破損的禁制傳送到這裏。”　　“那位前輩的丹道成就，真的可以稱之為驚才絕艷啊，他連能延長壽元的丹藥都可以煉製！去那個散仙洞府之前，那位前輩已經靠着另一種丹藥，延長過一次壽元，不過因為已經使用了一次，所以該類丹藥已經無法再替他增長壽元，只有更好更強的丹藥才行。”　　“而他一生致力於丹道，其實也是為了想獲得新的突破，他在臨死前那段時間，正在攻克的難題就是如何藉助丹藥幫助修士突破瓶頸，如果這種丹藥能真的被研製出來，絕對會引起轟動……可惜，可惜到死都沒研究出來，不然他就不會一直被困在化神期了。”　　……　　星河老祖對於要不要把那位前輩的遺骨送回宗門一事很糾結，不過在糾結之後，他還是很快又興奮起來，興奮的向郭正陽等人解釋他到底得到了一個什麼樣的大修士的傳承。　　在他眼裡，那位烈火星域的化神巔峰，雖然只是某個超級勢力的一個內門弟子，但他在丹道一途上的成就真可以稱之為神人級別的了。　　至少在星河老祖眼中是如此！　　對方連延長壽元的丹藥都能煉製啊！　　除此之外，更一直在研究如何幫助修士突破的丹藥，這是一個大難題，他到死都沒取得學術性突破，不過除了這些之外，那位在丹道上的成就，也是很多很多的。　　丹藥，在修士眼中都有什麼作用？提升修為、療傷、恢復修為等等。　　但在那位前輩手裡，可以用以激發修士潛能，讓修士戰鬥力在短時間內成倍飆升的刺激性丹藥，又或者能幫助修士更接近天道，感悟天地至理的道丹，還有能助修士隱形，隱去所有身形氣機，亦或者毒丹，你吞下一顆丹藥，就會變成蘊含無數劇毒的毒人，釋放的術法和法寶法力波動都蘊含無上奇毒，能讓你戰鬥力又飆升許多許多，種種種種，各種奇思妙想，以前星河老祖簡直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妙丹藥，那位化神期大修士都能隨手製成。　　這也就怪不得，那位前輩會說自己因為太過痴迷於丹道，連修鍊都有些荒廢的了……　　他一生可是有一千年壽元的，普通化神期壽元800載，因為那位前輩服用過一次延壽兩百年的丹藥，所以才有1000年壽元，而其中八成時間他都在研究丹道，還是背靠一個連化神期巔峰都只是內門弟子的超級宗門，從宗門內獲得各種丹道傳承，用以學習研究創新等等。　　那個傢伙，真的能稱之為變態了。　　畢竟一個修士連修鍊都放下，只是專心研究丹道，這不是變態和瘋子是什麼？　　因為他在丹道上一途上成就斐然，就算當年在宗門內，也是赫赫有名，連一些師門長輩都經常拿出一些寶物求他煉丹。　　所以星河老祖這一次繼承的洞府傳承，裏面不只是有那位前輩的丹道傳承，還有大批量各式各樣的重寶，後天靈寶都有十多件！！這簡直是神坑！　　“你們看，這就是一顆能讓修士隱形的丹藥，讓你們看看效果。”興奮的說著那位前輩的事迹，星河老祖隨後更像是個得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一樣，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一顆丹藥，對郭正陽等人晃了晃就吞了下去。　　再然後在郭正陽幾人密切的關注下，星河老祖瞬間就消失在了當地，整個過程，沒有泛起一絲法力波動，就是憑空消失。　　而且郭正陽等人不只是看不到星河老祖了，就是各自散發出靈識探索，一樣發現不了他的蹤跡！　　“這麼詭異？”　　“不是吧，靈識都探索不到？我的修為雖然比不上吳師兄，但也差不了太多吧？”　　……　　看不到，靈識探索不到，幾人才真的動容了。　　甚至在動容中，剛說了一句自己不比吳師兄差太多的周易青，噗的一聲，臉上就被劃過一道劍痕，劍痕雖然輕微，但也已經有熱血溢出。　　“太誇張了吧？你動手攻擊我，我都感覺不到？”　　對於道君後期修士來說，臉上出現一點點劍痕，根本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真正讓人震驚的卻是在周易青正全力散發靈識探索左右時，隱身暗中星河老祖揮劍刺來，直到周易青被割破了臉那一刻才察覺出對手的存在？那若是這一劍斬在咽喉，刺在心窩呢？　　所以別說是周易青一臉活見鬼的表情，就是郭正陽等人也紛紛驚得心驚肉跳，若是有人吞下這種丹藥後去暗殺誰？誰能擋得住？　　“哈哈，沒你們想的那麼恐怖，吞下這種丹藥后也只有輕微的術法波動，才能被徹底隱住，一旦我真的爆發出大型術法，還是會被察覺的，而且如果是真的暗殺，對於一個大修士來說，就算你看不到暗中隱身的對手，可只要殺機一放，你也能提前驚覺。我剛才那一劍因為不含殺機，所以周師弟才沒能發現。”　　幾人震驚中，星河老祖才大笑一聲，不過見鬼的是就是他的笑聲，都沒有固定來源，而是從四面八方空空蕩蕩的泛響，眾人根本找不到聲音來源。　　這樣的丹藥，真是奇詭的滲人。　　“再讓你們試試毒丹。”　　眾人心情詭異時，星河老祖才驀地顯出身影，而後又拿出一顆丹藥吞下，才對着左右開口道了一句，就飛遁出了大殿。　　其他人見狀自然也紛紛跟了過去，就是在飛行中，星河老祖又說了一句別距離他太近。　　再然後幾人一路飛遁，飛到上界山一處密林外，星河老祖才大手一揮，原本晴朗的天空就驟然下起了大雨。　　這些雨，顏色是正常雨水，郭正陽等人站在數裡外看着雨幕時，一樣感覺不到絲毫危險，可是等雨水真的降落，下方方圓數百米範圍內，所有密林就像是七月天暴露在烈陽下的積雪，以肉眼可見的速度從樹冠消融，一直消融成渣。　　而且不止是樹木，包括林地邊的山石或者其他事物，全都快速融化，就是等周易青操控靈識送進雨幕中一件下品法寶，一樣在大雨中快速消融。　　一切都是無聲無息，詭異到嚇人。　　“我剛才只是釋放了一個二品術法，行雲布雨罷了，如果沒有毒丹加身，這些雨水就是正常雨水，但因為我吞下一顆毒丹，所散發的法力波動都蘊含劇毒，除了對我自身沒影響之外，對外的殺傷力絕對很驚人的。”　　“走，再讓你們開開眼界，剛才的隱身丹和毒丹，都只是那位前輩興緻來了，隨手搗鼓出來的，類似的奇妙丹藥還有很多很多種，各個都有匪夷所思的妙用……”　　……　　試驗了毒丹之後，星河老祖才又吞下一顆解藥，然後興緻勃勃的拉住郭正陽幾人去實驗。　　而等幾個小時后，星河老祖玩夠了，才以正常狀態拉着郭正陽幾人回了大殿內。　　不過這時候郭正陽幾人的臉色，也全都變得異常詭異。　　沒辦法啊，主要是幾人真的沒想到丹藥這種東西，竟然也可以玩出這麼多花樣來！　　到現在，幾人也徹底明白了星河老祖所得到的傳承又有多麼貴重！　　“我在陣法一道上，天分不怎麼樣，以前花費的時間並不比木師弟少多少，但陣法一道造詣，卻和木師弟相差甚遠，不過現在得到那位前輩的丹道傳承，倒是可以好好研究一下，這傳承的珍貴性也真的足以讓任何人驚嘆，不過越是發現這傳承的貴重，我就越糾結了，得到這麼多好處，那對於那位前輩的遺願，哎。”　　郭正陽等人臉色詭異中，星河老祖才又仰天一嘆。　　玩了小半天他玩的很嗨，像是孩子一樣，不過說的也是，星河老祖至今只有三百多年壽元，面對一個有過1000年壽元的化神期巔峰，就是一個小孩子而已，突然得到那麼多新奇詭異的丹藥，這足以讓人一時間看的眼花繚亂，玩心大起的。　　但問題是這份傳承越是貴重，他就自覺也佔了那位前輩的超級大便宜，那對於對方僅有的遺願，只是想在死後讓遺骨回到家鄉，這簡單的願望……　　不過想到這裏，星河老祖才突然又在臉上閃過一絲古怪，隨後更一轉頭，揮手取出一件事物，這事物一出，又嚇了郭正陽幾人一跳。　　因為那正是一個栩栩如生，猛一看去和活人幾乎沒任何差別的老年修士，如果不是早知道這位已死，幾人甚至會懷疑那就是一個正在靜心修鍊的活人了。　　“那位前輩就是生前吞下一顆丹藥，才讓肉身三千年不朽，真是變態……就算是體修，死了幾千年，最多也只能剩下骨架吧，這位……”

# 第三百六十章 卷土重來

　　“天禾國，第三次了，這已經是我第三次踏足大陸，而接連三次都是為了尋寶，嘿嘿，這大陸還真是寶地。”　　“不過也不能小看了天下修士，漫漫星空無邊無際，有大才的修士也絕對不在少數，比如那位洪前輩，所煉製的隱形丹，效果都快媲美溪上雀的隱匿手段了，不過溪上雀的隱匿手段，卻是藉助了天地意志之力，而天地意志，除了在靈武大陸，又有多少人能感悟？雖然在這裏，感悟天地意志的修士多如牛毛，但外星空能感悟天地意志的人可是少的嚇人的，當初火府主人那種縱橫星空的長生境強者，都把這裏視為超級寶地……可想而知這地方的珍貴，甚至那位大能的散仙摯友也在這裏出現過，來這裏也是感悟天地意志，但現在一顆丹藥之力，都快能媲美某一種天地意志之威，簡直……”　　……　　時光荏苒，半年時間一晃而過，半年後，地球上的季節又到了夏季，郭正陽又花費半年時間精心鑽研陣法典籍，而且還是和木道君一起在探討學習，等後來，就是劉夏靠着頓悟觀想法修鍊突破到道君初期后，也加入了新的學習行列，三個陣法天才在一起研究探討，互動式學習，郭正陽到現在，也終於有了布施引時陣的實力。　　正因為有了這實力，他才會再次踏足迦藍星。　　而總共在地球花費九個月時間去學習，郭正陽現在的陣法實力，自然又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回地球時，陣法造詣只是木道君五六成水準，和星河老祖等人差不多。　　但現在這麼長時間，他的陣法造詣已經壓下曾經木道君一頭了，如果說曾經的木道君是100分水準，郭正陽現在已經是110分左右。　　當然，這是指的曾經的木道君，是指沒有接觸那位長生境大能的陣法心得之前的木道君，如果和現在的木道君相比？好吧，郭正陽還是個悲劇。　　這九個月木道君也一直在學習，他的進步一樣很恐怖，若說九個月前，木道君自身是100分，現在他自己已經一百五六十分了。　　而現在再拿木道君做比較對象，也已經有些不大合適了。　　現在要比就應該拿火府主人比較了，在郭正陽學習了幾年陣法后，來之前又花費半個月時間在火府內尋寶，破除各種禁制，那些手段落入紅恭弘=叶 恭弘眼中后，那個後天靈寶的器靈就笑着說了一句，現在的郭正陽，總算在陣法一道上勉強有了主人半成水準。　　……　　一句話就把郭正陽打擊的不輕。　　他花了兩三年一直在精研陣法，自己在陣法上天賦也算不錯，竟然只是有火府主人辦成水準？那豈不是說若火府主人的陣法造詣是100分，郭正陽只有五分？就是這五分造詣還只是一個勉強。　　而這麼說起來，現在的木道君和火府主人一比，也只能拿到六七分？　　這的確有夠打擊人的，要知道火府主人最擅長的並不是陣法，而是煉器……郭正陽和木道君的陣法造詣放在整個靈域，已經是大宗師之能了。　　這還真是接觸的越多，越會讓人蛋疼的發現自己的渺小和不足啊。　　不過說的也是，木道君也只是三四百載壽元，和火府主人那種長生境比起來？相差何止千萬里計。　　除此之外，劉夏眼下的陣法造詣也有不少提升，和火府主人比起來，她陣法造詣也有了三四分水平，比郭正陽差些。　　這不是劉夏天資不行，而是過去的九個月，她有很多時間都在修鍊。　　到現在為止，略微計算一下，郭正陽已經26歲了，從他重生到現在也過去了六七年。　　就是劉夏接觸修鍊也已經有五六年了，這一輩子，她從初入聚靈期到道君，卻是比上一世花費的時間還多。　　上一世她只用了四年呢，不過這一世，她卻有太多時間都用在了其他方面，比如被抓被困，重傷休養，或者研究陣法造詣等等……　　“走，去無間地。”　　九個月後再次踏足靈武大陸，郭正陽倒是信心十足，現在手裡有四十二隻化神初期妖蟲，也又從火府里找到了一些不錯的寶貝，手裡還有星河老祖饋贈來的一些充滿奇思妙想的奇詭丹藥，就是正面對上一個化神後期，他也有充足的自保之力。　　這，也能算是卷土重來了！　　上一次面對十多個化神期修士的壓迫，他不得不暫時退讓，這一次呢？　　“過去九個月，對於化神期那種擁有上千載壽元的修士來說，不過是一眨眼的功夫，說不定還有人在那裡呢，咱們去無間地之前，要不要先吞服一些隱形丹，免得暴露？”　　駕奴着靈舟飛遁中，站在郭正陽身後的劉夏才興奮的開口。　　兩人這次就是為了尋寶而來。　　她也不能不興奮，畢竟他們即將尋找的是一株先天靈寶啊。　　這可是在泛星空範圍內都是有數的超級至寶。　　“先看情況，到無間地之前咱們先打探打探再說，隱形丹雖然好，但是數量太少了，咱們每人只有一顆，用了可就沒了。想指望吳師兄有能力煉製出來，還不知道要等到哪一年呢。”隱形丹的效果，已經接近溪上雀靠着大成的暗影意志效果，自然不能輕易浪費啊。　　而這些丹藥也全是星河老祖在那位洪姓大修士遺府中找到的，數量很有限，基本就是上界山每個老祖一人一顆備用，星河老祖就掏空了口袋。　　指望他自己煉製，真不知道等到哪一年了。　　拿郭正陽來說，得到了火府主人傳承，花了好幾年，陣法造詣才學到人家勉強五分的水準，至於火府主人的煉器能力，現在郭正陽更是一竅不通。　　他這還是很有天分的，換成星河老祖對上丹道，也強不到哪去。　　笑着說了一句，郭正陽才快速飛遁，一路拋開一二十萬里之地，等半個月後，兩人才抵達了大浩帝國一帶。　　不過到這時，兩人才也發現了不同。　　“大浩覆滅了？現在大浩改成了雲山帝國？那是雲山宗那位化神期篡位了？而且大浩的疆土也丟了一半，被其他勢力瓜分掉。”　　……　　曾經的大浩帝國，統計疆土十數萬里方圓，都能媲美地球上的歐亞大陸面積了，而三個化神期外加一個雲山宗，四個化神期坐鎮，自然能完好統轄如此龐大的地域。　　可等大浩三人組死在郭正陽手裡，大浩政權也隨之覆滅。　　雖然大浩只是死了三個化神期，其族內還有數百道君，這比起明塢、南康等中型國家都還要強大十數倍，就算守不住原來的疆土，也似乎能開闢一个中型國度，但問題是，原本臣服於大浩的雲山宗突然出手，斬殺了大浩數百道君，取大浩而代之。　　原本的浩氏一族，聽說只有寥寥十數個道君逃了出去。　　而雲山宗改名雲山帝國后，統計疆土也大面積縮減，只是縮減到了和天禾國差不多的地步，其他的則是被背後有其他帝國支持的中型國家并吞。　　在原大浩疆土內聽到這些消息后，郭正陽倒是和劉夏面面相覷，他們不是驚訝大浩的覆滅，而是驚訝於據說原本和大浩皇室關係很好的雲山宗，竟會主動出手斬殺浩氏數百道君，幾乎把浩氏斬盡殺絕。　　“禁地和器宗聯手，在半年前突襲丹宗，斬殺了丹宗三位靈尊？而大溪也隕落了兩位靈尊？”　　“等後來丹宗等人回過勁，雙方又在中央大陸爆發了超級戰爭？？一方是禁地、器宗，外加大易，另一方則是位越、大溪和丹宗？”　　“嘶……”　　……　　等兩人繼續趕路，又聽到一些勁爆的消息后，當場又聽得瞠目結舌。　　超級戰爭啊，在他們離去的這段時間，竟然發生了這麼多事？　　而現在激戰的雙方，可不就是當時在無間地外的兩幫人馬么？禁地和器宗等竟然為了他出手這麼狠？　　不過現在這場超級戰爭到底發展到了什麼地步，郭正陽也並不清楚，因為這裏距離中央大陸太遠，現在的最新消息就是半年前的超級戰爭突發時，禁地器宗大易三幫人馬，聯手突襲丹宗和大溪。　　至於位越，那邊倒是沒下手，因為位越有化神大圓滿坐鎮，而禁地器宗，分別不過一個化神大圓滿，他們想取得壓倒性優勢，要麼選擇丹宗，要麼選擇位越。　　而在聯手突襲下，丹宗總共16名靈尊，排除青養封三人之外，剩下的13人里直接死了三個，至於大溪，除開溪拓等三個靈尊外，守護在本部的三大靈尊，死的只剩下一個溪氏老祖。　　這是高層的廝殺。　　高層之下，只能用慘烈來形容。　　數以千、萬計的道君、真人級修士都在一戰中隕落。　　不過死的幾乎也都是丹宗和大溪的修士，因為這是禁地器宗等聯手殺到了對方本部，結果可想而知，幾十個化神期修士大戰，戰鬥餘波都能抹殺數以千、萬計的道君和真人的。　　第一次突襲戰後，消息傳到大陸東南，原本還在大陸東南方的溪拓等人，自然是急速回援。　　再然後，沒了。　　因為地域的關係，消息還沒傳到這裏。　　不過在三大超級勢力下層，廝殺一樣慘烈，禁地器宗等駐守在各國的長老執事，一樣是紛紛聯手追殺丹宗強者。　　當然，事情也有例外的，有些地方，則是丹宗修士追殺禁地器宗強者，比如滄海國、黑石國等，有當地霸主派出強者助戰，丹宗一方就能碾壓其他兩方聯盟。

# 第三百六十一章 信手拈來

　　“顯兄，咱們現在反正沒什麼要緊事，不如去瞻仰一下聖地如何？”　　“聖地？你瘋了？？？那地方距離咱們靈野國那麼遠，靈宗過去都要幾個月，咱們只是靈徒啊，想過去都要好幾年吧？”　　“嘿嘿，不能不去啊，嶺家妹子非要去，我也是無奈，不過只有我們兩個的話，這一路上路途漫長，可不安全，所以只能多找幾個朋友作伴。”　　“哈哈，你呀，修鍊一途如此艱難，你還要為異性分心，真是……”　　“正是因為修道之路漫長艱辛，才更需要有人陪伴。”　　……　　靈野國位於原大浩疆土，現在的雲山帝國西部，等郭正陽和劉夏從高空中遁下靈舟，而後準備休整一下時，很快就聽到了不遠處數裡外，幾名聚靈期修士的對話。　　他們落下的位置，附近倒是有一個小型城池，看來這幾個聚靈期修士就是該城池修士。　　而聽到這些對話后，郭正陽和劉夏才也對視一眼，眼中全是怪異。　　聖地……　　“沒想到，這麼多人都要去無間地看看，而且因為你，那裡已經成了靈武大陸的聖地了。”神色古怪中，劉夏才嬌笑一聲，打趣郭正陽。　　郭正陽臉上也閃過一絲尷尬。　　是啊，無間地的奇妙雖然早在百年來已經傳遍了大陸，而且曾經有無數大修士趕過去研究，有的修士甚至動輒研究十多年，那塊地方的確早已名動大陸了。　　但卻遠遠談不上什麼聖地。　　只是現在，無間地卻成了許多修士心目中的聖地。　　因為這一次發生在大陸的超級戰爭，就是由郭正陽在無間地引發的。　　而郭正陽曾經在無間地靠着陣法之力斬殺四個化神期修士，最終又引出來禁地器宗大易等超級帝國和超級勢力聯手挑起足以改寫大陸格局的戰爭，導致多位化神期隕落，其他死去的道君和真人更是不計其數。　　所以如今在大陸東南方許多修士眼中，郭正陽也早已成了當仁不讓的絕世偶像，無數修士一提起來這個名字，都是一臉敬畏敬仰，更是有無數修士都自髮結伴前往無間地，就是要去看一看曾經絕世偶像踏足過的土地。　　而幾乎每到一地，兩人都能聽到類似的對話，也早知道了原因。　　雖然說聽得多了，可能已經有些麻木了，但現在看到幾個聚靈期修士都想要結伴去翻越千萬里土地，前往無間地瞻仰什麼的，郭正陽還是有些哭笑不得，聚靈期啊……　　更讓人無奈的則是，現在竟然有這麼多修士前往無間地瞻仰，那無間地那裡，此刻又匯聚了多少人？？　　這可是有些不利於他去收取靈界時啊。　　“看來這次，咱們收取了靈界時之後也不得不去中央大陸一次了。”感慨后，郭正陽才又皺着眉開口。　　可不是么，來到了這裏他才得知禁地和器宗聯手發動了超級戰爭，這場超級戰爭的影響力，也幾乎是前所未有的龐大。　　那作為引發者，郭正陽還是想提早終結這場戰爭的，畢竟隨着戰爭的持續，肯定會有無數修士慘死，丹宗和大溪的修士慘死也就罷了，畢竟他受過不止一次的丹宗修士追殺，就是他初到靈武大陸，從海冕宗宗門離開趕回地球時，都有好幾個丹宗道君追殺他。　　而他和大溪的關係更是不用多言，那邊的修士橫死，郭正陽還真是不在意，可禁地器宗卻和他關係良好，戰爭持續下去的話，哪怕在一開始禁地與器宗佔了很大優勢，靠着突襲一舉斬殺對手五大化神期。　　但等丹宗等超級勢力反撲時，一樣能給禁地器宗造成很恐怖的創傷的。　　這樣的戰爭因他而發，他自然不能坐視不理。　　輕嘆后，吞下一顆丹藥恢復修為，時間又一次靜靜流逝，等郭正陽修為也恢復的七七八八時，一道道遁光才快速從遠處天際遁來。　　那些遁光，在前方是三四人在逃逸，而他們後方卻有十多人在追逐。　　憑速度判斷，應該也都是道君。　　“咦，錄長老？”　　原本郭正陽並沒有理會這些追逐的意思，可是等運足目力后，發現在前方逃逸的三四人里有一個竟然是禁地祝派在明塢國的錄長老，他才猛地一驚，而後和劉夏對視一眼，就紛紛遁上了高空。　　以兩人現在的底氣，只是面對十多個道君級修士，自然絲毫不用害怕。　　“郭師？？前方的是郭師？！！天啊，郭師果然沒死，他果然從那十多個靈尊手下逃出來了！”　　“郭師？快，我們有救了！”　　……　　等郭正陽現身後，正在逃逸的錄長老等人才紛紛大驚，而後就是狂喜，全都拼了命的趕向郭正陽方向。　　反倒是在他們驚呼中，後方緊咬著錄長老等人不放的十多道遁光齊刷刷在高空停頓下來，全都駭然看向郭正陽。　　“他就是郭正陽？那個女的是他弟子？”　　“該死，他們真的從老祖們手中逃掉了？”　　“怎麼辦？郭正陽可是殺掉過好幾個靈尊的……”　　……　　又是一聲聲驚呼，從十多個停下來的追殺者口中響起，那群人都也在第一時間嚇得白了臉，更有人做足了逃竄準備。　　而錄長老等人則紛紛到了郭正陽面前，驚喜不已的行禮拜見。　　“陸兄，他們是？”　　郭正陽先是也向幾人行了一禮，才笑着反問。　　“幾個月前消息傳來，咱們就第一時間躲了起來，因為那時候，溪拓等人還在無間地，有那麼多靈尊，咱們在這裏的力量也只能逃，不過就算後來等溪拓等人急着返回中央大陸，我們的處境還是很不妙，附近的黑石、滄海帝國都是站在那邊的，就只有殤陽帝國是站在咱們這邊，結果……，後面那十多個靈宗，有一半都是黑石帝國的，另一半是丹宗修士。”錄長老快速解釋，一兩句話就解釋了清楚。　　可不是，就算禁地器宗是主動發起戰爭的，但在無間地附近，禁地器宗修士也只有逃的份。　　雖然錄長老說的簡單，但用屁股想一下就知道這些日子里，在無間地附近的禁地器宗修士肯定死傷慘重，否則錄長老一行不會只有四人，而且這四人，包括錄長老在內都有或輕或重的傷勢，錄長老傷勢稍輕，至於四人里傷勢最重的，已經連站都站不穩了。　　要知道，禁地駐派在明塢國的分部就有幾十人的，那也是廢話，一個分部不可能只有一個長老，長老在分部是管事的，下面還有很多辦事的修士。　　越是大型的分部，裏面駐派的修士自然也越多，明塢就算只是中小型國家，也有幾十人的，南康也差不多。　　而在附近十多个中小型國家裡，禁地和器宗分部所有修士加起來，也是有上千之數。　　可現在，在他眼前的只有四個受傷的修士。　　“動手試試？郭正陽能斬殺靈尊，是靠着陣法之力，他提前布置了幾個月才能布置出那麼多陣群的，現在這裏可沒有陣群啊。”　　“你傻了，他有符陣，符陣就算威力簡化了許多，也是陣！”　　“但是他們加起來只有六個人，還有四個受了傷，其中至少兩人無力作戰，我們這邊有十六個，都是靈宗後期或者大圓滿，如果真能把郭正陽抓起來，老祖的賞賜能少么？”　　……　　在郭正陽被錄長老一句解釋而聽的殺機大起時，遠處十多個修士卻也紛紛傳音，雖然郭正陽聽不到那些傳音內容，但在下一刻遠處十六個靈宗，還是都悄悄圍了過來。　　“郭師小心……”　　見到後方追殺者靠近，錄長老才再次開口，但這句話很快就被巨大的驚駭打斷，那個心字還在空中迴響，錄長老就看到十多道銀光從郭正陽手中遁出。　　再然後一個呼吸，十多道銀光跨越十多里距離，又遁回了郭正陽手心。　　這隻是一個呼吸罷了！　　銀光一閃一回，對面十六個靈宗已經消失了，徹底消失在天地間，彷彿不曾出現過一樣，只有一縷縷血跡在虛空中飄灑，才似乎在說明着什麼。　　“咯～”　　“噗～”　　……　　跟在錄長老身側，本也想提醒郭正陽小心的其他幾人，當場就有人驚得差點暈過去，更有人驚得直接吐血。　　恩，那位本來就受了重傷，所以在過度驚駭下導致氣血翻滾，一下子就吐了一大口血。　　不過這也真不怪他啊，十六個靈宗啊，還都是靈宗後期或者巔峰，雖然那群靈宗不是每一個人都感悟了天地意志，但也有七八人感悟的。　　這樣一股戰力，就算他們知道郭正陽戰績彪炳，曾經斬殺過四個靈尊，但那都是靠着陣法之力斬殺的不是？　　現在空蕩蕩面對十六個靈宗，竟然一個呼吸就搞定了？　　那十六道銀光，到底是什麼？？　　就算他們知道郭正陽也能靠符陣禦敵，可事情結束的如此之快，還是讓人忍不住一陣頭皮發麻，郭正陽只是靈宗初期啊。　　當然了，若是錄長老等人知道郭正陽放出去的是16隻堪比化身初期的妖蟲，那估計就不會這麼驚駭了。　　16個化神期妖蟲，還全是初期巔峰的實力，一隻對一個靈宗，自然是信手拈來。

# 第三百六十二章 輝煌的勝利

　　“咱們先下去，找個地方療傷。”一擊滅殺16個追殺者，在錄長老等人極度的驚駭中，郭正陽才招手示意錄長老等人。　　這句話也得到了很肯定的回應，等眾人遁下高空，錄長老等人才各自拿出丹藥吞服。　　這裏面，受傷最重的兩人不是一時片刻能恢復的，不過受傷較輕的錄長老，只是剛吞下丹藥調養了幾分鐘，臉色就逐漸恢復了紅潤。　　“郭師，能找到你太好了。”壓下傷勢，錄長老才又興奮的看向郭正陽，“在當時應長老等人退走後，我們就覺得郭師未必會落在溪拓那幫人手裡，所以這半年來，我們也一直都在尋找……”　　可不是么，半年多前從禁地總部下達來超級戰爭準備的同時，還有不惜一切尋找郭正陽的命令，若不是那些命令，錄長老等人就不只是在明塢國附近隱匿起來，而是早已徹底撤離了。　　畢竟當時溪拓等人還在無間地。　　那麼多丹宗等靈尊在，附近卻沒有禁地器宗的靈尊，若是只有做好戰爭準備的命令，那附近一帶絕對就是所有人全體撤離的結果。　　不過在禁地總部里，不管是那位禁地之主，還是應長老等都覺得郭正陽未必就那麼死掉了，所以才又給這一代修士下了不惜一切代價尋找郭正陽的命令，錄長老等分部執事才率領眾多修士隱匿，先是避風頭，而後暗中搜尋尋找。　　而雖然錄長老此刻說這些話，是在表達興奮和驚喜之情，可郭正陽聽了后卻直接苦笑起來，“咱們分部最近損失了多少人？”　　“呵呵，那倒是不多。”錄長老一怔，而後才輕笑道，“咱們的損失和丹宗以及大溪比起來，根本就是九牛一毛。”　　“在當初總部決定發起戰爭時，就已經開始把器宗和大易內的主要弟子或者皇室後裔向總部轉移，而咱們總部，有一代代大修士構建起來的護宗大陣群在，根本不怕偷襲，他們真要去偷襲那是自己找死，所以總部一代，只有丹宗和大溪吃虧的份。”　　“那一戰，丹宗內四五六品丹道大師都死掉了幾萬人，幾乎等於丹宗近一半的戰力了，而大溪也好不到哪去，整個溪氏皇族幾乎快被連根拔起了，就是那個靈尊後期的老祖逃掉了，現在的大溪帝國，估計也只剩下四個靈尊在坐鎮，靈尊以下的溪氏，死的超過八成……”　　“而咱們禁地和器宗，也就是各分部有些損傷，整體實力幾乎沒有影響。”　　……　　以前，郭正陽聽到的這一次超級戰爭都是從普通修士口中道聽途說，所以知道的也並不詳細，他只是知道丹宗一方死了五個靈尊，下面低階修士死傷無數。　　現在聽錄長老細細道來，才對事情了解的更詳細了一些。　　有心算無心之下，禁地和器宗以及大易真佔了偌大上風，堪稱為一場輝煌的勝利。　　主要原因就是禁地是最擅長陣法一道的勢力，總部各種陣法禁制盤根糾錯，雖然那些陣群無法和郭正陽布置的陣群相比，但對上丹宗大溪等修士，一樣是足以讓他們忌憚的不敢硬闖的，在他們發動戰爭時，一批批器宗和大易主要弟子就開始趕向禁地總部，有無數大陣群防護，器宗和大易等才會捨棄後顧之憂。　　所以在中央大陸那裡，也就只有禁地器宗等聯手到丹宗等地盤襲殺征戰的份，反觀另一方，不管死傷再慘重，若是禁地一方大修士不出動出戰，那他們就也不敢戰。　　掌控了絕對的主動權，爆發廝殺還只是都在對方地盤內肆虐，這樣的戰爭，結果可想而知。　　而這一次，也真徹底把丹宗和大溪打慘了！　　當然，在這場超級戰爭發動之前，留在無間地尋找郭正陽下落的溪拓等人也不是沒想過應無痕等回到中央大陸后，把無間地的事傳回去會讓禁地器宗總部震怒，他們只要不是豬腦子，就肯定會想到這些。　　但，那邊幾個人想到的卻晚了一些……　　因為在應無痕等人逃逸后，都是以最快速度趕路，而溪拓破開陣群，第一時間卻沒能發現郭正陽，不知道郭正陽是被誤殺還是藉助地下逃竄，因為郭正陽的重要性太大，所以一開始的時候，溪拓等還真是只想着就算把整個無間地翻過來也要找到郭正陽。　　其他的，壓根就沒時間考慮。　　那一次尋找，他們浪費了不少時間。　　也是找了好多天都一直找不到，溪拓等才突然想起了應無痕等人回到中央大陸后的後患。　　這也沒辦法，誰讓郭正陽帶來的震撼性太大，靈尊能斬殺靈尊，如果那小子跑了，以他的陣法造詣配合禁地總部那麼多大修士，後果不堪設想，太害怕這些，所以他們第一時間只想着找郭正陽。　　等想起來其他事時已經晚了幾天。　　而且當時他們還沒找到郭正陽，還在繼續向地下世界深挖，所以就算想到這些，溪拓等人還是沒立刻趕回中央大陸，而是只派了一個靈尊後期趕回去報信，防備出什麼差錯，因為他們心裏還抱着一定的幻想，幻想着即便禁地器宗內各大佬震怒，也未必就敢發動超級戰爭，畢竟他們一方聯盟的實力也不必對面差多少，所以才覺得那邊不可能那麼草率就發動太龐大的戰爭。　　所以他們只派了一個人回去，而且那位動身時已經晚了應無痕幾個好幾天。　　就是這幾天時間，才導致了後面的結果。　　因為禁地之主就是那麼果斷，剛接到應無痕的消息，幾分鐘內就下定了發動戰爭的決心，那種果斷和狠辣，絕對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的。　　而後禁地之主還親自動身以最快速度趕向器宗總部，以快刀斬亂麻的姿態和器宗之主敲定戰爭計劃，兩個靈尊大圓滿直接率隊殺向丹宗，只是派了兩個靈尊初期護着器宗主要弟子轉移。　　這一切都是發生在幾天內而已，因為禁地器宗雖然相隔很遠，但靈尊大圓滿全力趕路，彼此交替着做車夫拉動其他強者，速度絕對很驚人的，……　　另一方面才是大易一方几個靈尊後期，和禁地部分強者去突襲大溪，等他們一場襲殺結束，一群群靈尊返回禁地總部時，器宗和大易內的弟子級修士以及普通皇室子弟才也剛到禁地總部。　　這一切，拼的就是一個快和狠！　　像是禁地之主那樣有決斷力的傢伙，估計也真不多見，就像是地球世俗內，兩個超級大國原本是平安無事，共同主持世界格局，結果因為某國一個重要人物失蹤，超級大國就直接發動閃電戰，把全球拖入世界大戰中，……沒有足夠的狠勁和決斷力，還真下不了這樣的決定，而一旦真有這樣的決定出現，也會超出所有人的預料。　　細細聽完這些，郭正陽的心情，卻也更加古怪起來。　　是啊，那位一手開創禁地，正因為他開創禁地，才導致大陸相繼有器宗和丹宗出現，從而引發大陸新局面的禁地之主，真的太狠太果斷了。　　聽了這些后郭正陽也放下了一些擔憂，畢竟眼下的情況，因為器宗大易等核心人物的轉移，禁地一方佔據徹底的主動權，根本不怕對方殺到自家，波及那些弟子輩修士，不怕斷了未來發展的傳承。　　這種優勢足以讓人長長的松一口氣，尤其是對郭正陽來說，戰爭完全因他而起，那要是禁地器宗等死了太多陣法煉器大師，他心裏也會不安的。　　“你們幾個養好傷后，先和我一起去趟無間地吧，等我把裏面的東西找出來，然後在和你們一起去中央大陸。”感慨之後，郭正陽才又對著錄長老開口。　　……　　“好多人啊，咱們怎麼辦？”　　“布陣吧，先把這裏的人送走再說，咱們可沒時間一個個勸他們走。”　　……　　又是半個多月後，無間地，此刻的無間地卻成了人山人海一樣的存在，到處都有一些修士把臂同游，雖然這裏已經沒了任何景色而言，剩下的只有被翻了個天的泥土地，方圓千里範圍，全是被挖掘的痕迹，更還有許多深不見底的坑洞存在。　　但這麼爛的景象，一樣吸引了無數修士在遊走觀看。　　等郭正陽和劉夏到來后，看到下方的成千上萬的修士，卻也紛紛苦笑起來。　　不過苦笑之後郭正陽還是一揮手，就卷出無窮濃霧，籠罩住了無間地正中央的數十里範圍。　　再然後一片片驚呼中，陣法之力發動，一個個修士就也被卷着送出了陣群範圍。　　雖然郭正陽現在操控的只是從火府得來的陣寶，而不是真正的大陣，但幾件陣寶同時發力，一樣有着極為強大的功效。　　靠着陣寶之力把無間地正中央的地帶清掃乾淨，兩人才在陣寶維護下開始布施大陣。　　當然，外圍陣群依舊是防禦攻殺陣群，只有先布施好防禦工事，郭正陽才敢安心布施引時陣，畢竟引時陣可不是一两天就能搞定的。

# 第三百六十三章 不找機會拜師，那就真是豬了

　　“怎麼回事？我怎麼到這了？”　　“發生了什麼事？”　　……　　郭正陽和劉夏以強硬手段把正在無間地中央遊走的一群群修士挪移出去，這被挪移的至少有數百上千人，雖然不是同一時刻進行的，因為這裏面不乏道君級強者，就算郭正陽藉助陣寶之力，一次也最多挪移幾十人。　　而這樣的動靜自然也是很大的，幾個呼吸后，白霧層籠罩的範圍外，一個個被挪移的身影就紛紛驚呼起來。沒有被挪，卻原本就在霧層範圍外的身影，同樣在短時間內被驚得目瞪口呆。　　是啊，到底出了什麼事？　　剛才一切都還好好的，結果原本平靜的虛空突然出現了一層層白霧，阻隔所有視線和靈識，然後中央地帶的一群群修士被挪移出來？這是……　　“陣法，這是陣法之力！！”　　“天啊，一瞬間就出現的陣法，還能在短時間內把數百上千修士丟出來，裏面不乏靈宗級強者，是郭師！！裏面的一定是郭師！！”　　“啊……郭師還沒死？真的沒死？在十幾個靈尊的搜捕下都沒死？”　　……　　大家畢竟都不傻，所以最初的錯愕之後，人群中就又快速響起了一道道驚呼。　　這些呼聲里也充滿了震撼之意，可不是么，郭正陽？現在到這裏的修士，十個裡有八個都早已把那個名動大陸的郭正陽當成了絕世偶像啊。　　他們來這裏也正是要瞻仰一下偶像曾經斬殺好幾個靈尊的地方，瞻仰一下如今轟動大陸的超級戰爭的起源地……　　也真沒幾個人會想到，他們在這裏竟然真的遇到了郭正陽。　　嘩的一聲，人群徹底亂了。　　在那一瞬間足有數百人都是本能向前沖，想衝進霧層看一下郭師的風采。　　但就在人群糟亂中，卻又猛地有一聲聲大喝聲響起，伴隨着喝聲，還有一股股龐大的威壓席捲全場。　　“站住！”　　“你們都給我站住！敢打擾郭師研究？活得不耐煩了？”　　“全都給我回去！”　　……　　好吧，這卻是幾個腦子轉的特別特別快的強大修士，第一時間就出來鎮場子，先是用怒喝以及自身威壓唬住那些騷動的人群，而後這幾位就齊刷刷轉身，噗通一聲對着霧層跪拜了下去。　　“郭師，在下扶英國扶季，有幸能見郭師一面，深感榮幸，更想就此追隨郭師左右，求郭師恩准。”　　“郭師，在下蒼梧國……”　　……　　這幫傢伙腦子轉得真的太快了，在其他人還本能的想衝上去看郭正陽的風采時，他們卻已經想着清場子，拜入郭正陽門下了……恩，有的是張口說想拜郭正陽為師，有的則是張口說要追隨郭正陽左右。　　雖然說法不一樣，但意義都差不多。　　而在這或清朗或嬌嫩悅耳的話音中，那些在剛才被震住的修士們才也紛紛大驚，其實他們剛才並不是被這幾人的威壓震住的，畢竟在這裏的九成都是靈宗，就算剛才出面的幾人實力不錯，或許已經是人群中最拔尖的，但區區幾個人，對上成千上萬靈宗？只靠他們那點威壓，眨眼間就會被碾死。　　所以剛才被震住的修士們，只是被那一聲聲你們敢衝撞打擾郭師研究給鎮住了。　　再然後突然見到這幾個狗腿竟然第一時間就要拜師，其他修士們反應快的，直接就慘嚎一聲也跪拜了下去，口口聲聲喊着要拜師追隨。　　反應慢的卻是愣了幾個呼吸才給自己一巴掌，跟着也急忙下跪。　　開玩笑啊，這是郭師啊，靠着陣法之力一人斬殺四大靈尊，在十多個靈尊追殺下逃走，禁地器宗更是為了他發動世界大戰？　　這樣的人物就在眼前，不找機會拜師，那就真是豬了，不，豬都不如。　　呼啦啦，霧層外成千上萬修士都跪了一地。　　陣群內郭正陽和劉夏卻也看的愕然。　　原本郭正陽還想着，自己靠強硬手段把無間地中央的修士們挪移出去，可能會引來攻殺不滿什麼的，但誰想到眨眼間這麼多修士全跪下要拜師？　　“這麼多人，都要拜你為師？你要是想給我找一批師弟師妹的話，一句話就能找來上萬人吧？裏面還有好多都是道君巔峰啊。”　　郭正陽愕然中劉夏才也古怪的低叫一聲，眼神都變得怪怪的。　　“你很想要師弟師妹么？”郭正陽這才驚醒，笑着伸手在劉夏腦門上敲了一下，才開口對着外面道，“多謝大家厚愛，不過郭某的修為，比起大家來說還有很多不足，收徒什麼的實在有些不大合適，現在我在這裏也有些要緊事要做，希望諸位給個面子，之前有不對的地方，也請大家見諒。”　　上萬人跪成一地懇求拜師，郭正陽還真有些不自在，這是上萬道君啊……其中也不乏一些感悟天地意志的。　　“寶物有能者據之，無間地的寶物本就無主，更已經響徹大陸百年有餘，但無數大修士前來都沒能力取走，郭師若想收取，盡可隨意，我等絕不會打擾。”　　“郭師陣法一道冠絕大陸，就是到了禁地總部，也能稱之為超級大宗師，我等和郭師比起來連提鞋都不配，若能幸能追隨郭師左右，實乃終生榮耀，還請郭師恩准。”　　……　　郭正陽一句話，外面人群頓時又亂了，亂成一團，到處都是叫嚷聲泛起，裏面不乏一些言辭懇切的，但也有不少拍匹馬什麼的。　　而且也根本沒人起身，還都是跪在地上求郭正陽恩准。　　等郭正陽又勸說了幾句，卻壓根沒人起身，所有人都還在堅持着要拜師，搞得他也無奈，無奈之下郭正陽也不管了，只是繼續示意聯手布陣。　　這事，還真是有些扯淡啊。　　布陣，持續了一两天時間，兩人才把外圍陣群安置妥當，而在真實的陣群出現時，就沒必要再操控陣寶散發阻隔之力了，所以郭正陽原本鎮場子的陣寶也早已收起，無間地的情況，也變的只剩下中央方圓兩三里範圍被陣群籠罩。　　而原本跪在遠處的修士們卻也紛紛上前靠近，跪在了更近處，甚至不少修士為了爭奪一個距離郭正陽較近的位置，都產生了許多齷齪和爭執。　　誰也不傻，誰都想拜這個名動大陸的郭師為師，但看看左右上萬人爭着拜師，豬也知道郭正陽不可能全收為弟子，所以如何在上萬競爭者里脫穎而出，就成了關鍵，然後你跪的地方距離郭正陽越近，就能越清晰落入對方視線……　　暗中爭鬥，欺壓、交易什麼的，在這一两天里，也真是上演了無數次。　　這些情況郭正陽和劉夏也都看到了，但他們能說什麼？　　畢竟外面的基本也都是暗鬥，還沒人擺明了廝殺，所以郭正陽也只能裝作看不到，眼不見為凈了。　　接下去郭正陽才和劉夏一起，開始在陣群中布施引時陣。　　引時陣雖然是極為高深的陣法，專門針對先天靈寶的，但真人和道君就能布施，區別只是布施時間的長短……　　如果是真人布施，可能需要布置好幾年，道君或許是幾個月，來了化神期布施，估計要十來天，真有合道期或者長生境大能布置，才能快速布置。　　這裏面差別這麼大，主要就是一環環子陣相結合，組成更高級的陣法，再然後高級陣群再結合，組合成更高級的陣法……一環扣一環，極為繁瑣。　　所以即便郭正陽和劉夏聯手，也需要大量時間才能搞定這件事。　　時間一晃而過，又是一個月後，兩人還在繼續布施，陣群外跪着的人卻不止沒有減少，反而更增加了許多。　　而一兩個月後等幾道身影從極遠處遁來時，看到這場面頓時就嚇了一大跳。　　愕然片刻，那幾道身影才快速來到陣群前。　　“郭師，陽紀雲來訪。”笑着說了一聲，陽紀雲才又開口道，“郭師儘管布陣即可，我們就先守在這裏，等郭師忙完再說。”　　這一批來人除了陽紀雲之外，還有陽氏另一個靈尊，外加錄長老幾個。　　雖然來這裏之前，郭正陽說讓錄長老跟着來無間地，等他忙完再去中央大陸，但最後錄長老並沒有跟過來。　　因為他肩負着更大的使命，向總部報信。　　郭正陽沒死的消息自然是要第一時間彙報的，不過這次報信，錄長老等人不是直接趕回中央大陸，而是去尋找殤陽帝國幾人，然後有陽氏一位靈尊快馬加鞭趕向中央大陸，其他人則趕過來守護。　　這一場超級戰爭，主戰場發生在中央大陸，但殤陽帝國一帶也有很大的征戰，而且還是處於弱勢，黑石帝國和滄海帝國聯手，在某些時間內的確把殤陽帝國打的只能逃竄躲避。　　不過因為這邊是主動發起戰爭的一方，超級戰爭預發時，陽紀雲已經以最快速度趕回來，讓族內一位靈尊也帶着一些重要子弟趕向禁地總部，所以陽氏雖然有四大靈尊，但一個早帶着主要弟子去了中央大陸，另一個是之前趕去報信，現在只有陽紀雲和另一個靈尊在。　　而這一次在陽紀雲很客氣很禮貌的態度下，郭正陽才也笑了，笑着對外面道，“陽兄還是入陣吧，萬一等下有黑石帝國和滄海國修士來，也免得有死傷。”

# 第三百六十四章 一切皆有可能！

　　“成了，總算把這陣法搞定了！”　　“好累啊，這個陣法，咱們兩個加起來都布置了四個月才完成。”　　……　　又是三個月後，等構建出最後一個子陣，然後各方子陣轟然運動，陣法之力瀰漫中，郭正陽兩人才全都長舒了一口氣。　　前後加起來，兩個精通陣法的傢伙一起忙碌四個月，才總算把引時陣搞定，到現在兩人都有種心力憔悴的感覺。但隨後幾個呼吸過去，兩人就又變得振奮不已，全都齊刷刷看向前方一個深不見底的坑洞。　　那是原本無間地所在山谷，只是後來被溪拓等人一路深挖，挖下去的深度，連郭正陽靈識耗盡都探不到底。　　而此刻那個方圓百米的深坑裡，隨着引時陣的運轉，原本空無一物的洞口下百米處，就驀地浮現出一層漣漪波動，伴隨着水浪一樣的漣漪，一株半米多長的漂亮植物就呈現在了兩人眼前。　　這植物是凌空懸浮在虛空，而且竟然沒有根莖之類的東西，就像是一根翠綠的樹枝上掛着三片恭弘=叶 恭弘子，通體翠綠晶瑩的仿若寶玉。　　看了幾眼，郭正陽才又看向劉夏，眼中全是驚喜。　　劉夏同樣是充滿驚喜的看來。　　“靈界時，真的是靈界時。”　　這一根樹枝就是靈界時，至少它和火府主人描述的外觀是一樣的。　　“真是靈界時，那咱們在它上面花費這麼多時間，也全都值了。”　　“不過這株靈界時，還沒有恢復到全盛時期啊，玉簡上描述全盛時期的靈界時一枝九恭弘=叶 恭弘，當初那位散仙渡劫時，靈界時受到波及，九恭弘=叶 恭弘只剩下一恭弘=叶 恭弘，再無法發揮其奇妙功效，雖然它可以隨着時間的流失自主吸收星宇精華恢復休養，但現在過了六千年左右，它竟然還只是恢復了三恭弘=叶 恭弘？”　　“三恭弘=叶 恭弘也不錯了，六千年溫養才恢復三恭弘=叶 恭弘，這東西想要徹底恢復，看來都要上萬年，但三恭弘=叶 恭弘，也已經達到了靈界時的使用標準。咱們去試試效果。”　　……　　驚喜的輕語幾聲，郭正陽才又急忙操控引時陣，把懸浮在那裡的靈界時引了出來，然後拿出一件蘊含空間屬性的陣寶，就把靈界時吸入了其中。　　這也是火府主人準備的，他當年的確考慮的很全面，主要就是被那位散仙摯友手中的靈界時勾引的太厲害。　　等拿到靈界時后，郭正陽才又丟出一個便攜式傳送陣，帶着劉夏和靈界時一起返回了聯通火府的地底空間。　　然後一切都是按照火府主人的指引行事，小心翼翼把靈界時放入火府內的靈時府，催動靈時府運轉。　　郭正陽才笑着招呼劉夏入內。　　閃身進入靈時府，兩人才發現這府邸就是一個方圓數百米的獨門小院，小院內景觀漂亮雅緻，還有一座房舍。　　接下去兩人也沒有猶豫，郭正陽是拿出丹藥開始吞服，準備提升修為，劉夏也差不多，都是開始修鍊。　　這一晃又是四五天過去，等兩人各自煉化完一顆丹藥后，才又走出了靈時府。　　靈時府外，郭正陽抓着放置在附近的手機看了下，才驚喜的發現外界時間竟然只是過了一個小時。　　“府內四五天，府外只是一個小時？”　　“這豈不是說，外面一天府內就是三四個月？全盛時期的靈界時放入靈時府，等陣法之力催動，外面一天等於府內一年，現在靈界時雖然處在衰弱期，但一天也能當做三四個月使用，還完全不用消耗壽元，這東西，太神奇了。”　　……　　哪怕早知道靈界時和靈時府的效果，可郭正陽兩人還是驚喜的厲害。　　正常世界一天，在府內就等於三四個月，外面三天裏面就等於一年，完全不影響修士壽元，這是什麼概念啊！　　郭正陽以前在陣法研究上投入了兩三年時間，才學到了火府主人五分水準，這時間真的太漫長了，但若是有靈時府在手，就算他再耗費兩三年去研究陣法典籍，外面正常世界也只會過去八九天？？　　換算成修鍊，郭正陽在修鍊上最大的難題就是自己的靈海是普通修士三倍，而且只要他繼續劫殺，還能讓靈海繼續擴大。　　越是龐大的靈海，就需要越多的時間去修鍊。　　哪怕是吞服丹藥，正常初入道君初期的修士，想修鍊到巔峰也需要一年左右，郭正陽則需要兩三年，等中期後期大圓滿時，這時間還會一次次暴增，也就是說就算不考慮瓶頸問題，而且一直吞服丹藥提升修為，郭正陽想讓自己的修為提升到道君巔峰，也需要六七十年！　　但現在有了靈時府，在靈時府內修鍊一年只是外面三天，六七十年，也不過是半年多時間……　　靈時府的奇妙哪怕他們早就知道了，可現在還是深感震撼。　　“我從晉陞道君后，就一直沒怎麼修鍊，現在的修為還是和普通道君初期差不多，想提升到巔峰，還需要兩三年不間斷吞服丹藥，但現在在靈時府內，只需要外界八九天就能提升到巔峰。要不要先提升了修為再去？”　　無限驚喜中，郭正陽腦海中又閃過一串思緒，不過很快就又皺眉道，“但如果我繼續研究陣法典籍，等在陣法上造詣更高深些，到火府主人三四成水準，就能在穿越星際傳送陣時，把火府一起帶過去，而只要能帶着火府往返靈武大陸，那我在大陸就已經立於絕對的不敗之地，任是再強的化神期，不管來多少個，也不可能破的開火府主人留下的禁制啊，而我之前兩三年，才研究了五分水準，想達到火府主人五分水準，以這樣的效率計算想達到三四十分，也只需要七八個兩三年，換算成外界時間，也只是兩個多月！”　　越想越多，郭正陽卻又很快苦笑起來，因為他發現即便有了靈時府，可眼下還是有太多事都等着他去做。　　提升修為重要麼？絕對很重要，那是修士立足的根本！　　但研究陣法典籍呢？一樣是重要到了極限，若能帶着火府一起往返地球和靈武大陸，那遇到危險往火府一遁，這比他修為提升到道君初期巔峰都更安全太多了。　　除此之外，煉器需不需要研究？　　需要吧？　　火府主人其實更擅長的還是煉器，如果能完全繼承火府主人的煉器傳承，那郭正陽在煉器一道上，說不定都能創造出比後天靈寶還強大的星寶……　　星寶是火府主人自創體系，創造到堪比後天靈寶的階段就斷了，這不是研究不來，而是再強大的星寶，修士御使起來，身體承受不了。　　但火府主人是靈修，他的身體素質自然承受不住太恐怖的星力，郭正陽卻是體修，他的身體素質，是可以承受的。　　如果能煉製出堪比後天靈寶的星寶，這一樣是有着極大吸引力的。　　三品靈寶，道君就能輕鬆御使，威能卻堪比上極品法寶，而上極品法寶，卻基本都是化神期才能御使的。　　至於後天靈寶，一般都是化神後期亦或者巔峰，還有合道期御使的。　　只要郭正陽能煉製出堪比後天靈寶的星寶，那他在道君後期說不定就能使用，如此一來，戰鬥力又是多麼恐怖的提升？　　如果沒有靈時府在，他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念頭，因為他花費兩三年，才學會火府主人五分的陣法造詣，說穿了若沒有靈時府，他都要花費六七十年，才有可能在陣法造詣上追上火府主人，這還是他天資出眾的結果，而火府主人本就更擅長煉器，煉器一道也更精深的多，若是郭正陽在煉器上天資不好的話，想學到那種地步，可能都需要好幾百年。　　他哪有那麼多時間？　　可現在靈時府的存在，卻讓一切都成了可能！　　外界一年，差不多就能等於靈時府一百年左右了……　　所以他這兩三年一直研究陣法典籍，就是為了一個靈界時，而現在看來付出的時間所換來的彙報，也絕對遠遠大於付出無數倍。　　“算了，還是先回無間地，我現在都不知道該先提升哪方面了，還是先回無間地看看，說不定那邊，禁地器宗總部的人也快過去了。”　　思來想去，想得越多，腦子里的念頭就也越亂，郭正陽才又轉身對着劉夏開口。　　是啊，布施一個引時陣拿到靈界時就用了四個月，三四個月前，陽氏內一位靈尊已經趕去中央大陸報信，那到現在估計那邊也快回來了。　　不過這三四個月里，無間地外的情況倒是有些出乎預料。原本郭正陽想着自己在無間地的消息傳出去后，會引來附近的滄海國以及黑石帝國靈尊的追殺。　　所以他才在陽紀雲等人剛到時，就讓他們進入陣中躲避，卻沒想到三四個月過去，根本沒人來犯，這幾個月，也一直都是平平靜靜渡過。　　那現在他在無間地等禁地和器宗總部修士前來，在和他們一起去中央大陸也不錯。　　“還是我去吧，你現在靈時府修鍊，我在那裡守着就行，如果有人攻陣或者禁地總部有人來的話，我再回來叫你。”不過隨着郭正陽的話，劉夏卻笑眯眯開口。

# 第三百六十五章 不是絕對行不通

　　七八天時間一晃而過，外界七八天，府中兩三年。　　一直在靈時府內修鍊的郭正陽，在不斷吞服丹藥提升修為的過程中，也終於把一身修為提升到了道君初期巔峰。　　而他的初期巔峰，修為已經和正常的道君後期巔峰相當了，到了巔峰后，雖然他還沒等到劉夏前來叫他，但郭正陽還是停下修鍊，踏步走向府外。　　可不是么，在純粹提升修為的時候他可以在靈時府修鍊，但突破時，還是在外面比較安全。　　畢竟他一突破就需要面對天劫，若是一不小心再讓靈界時在天劫下損傷，那樂子可就大了，總不能再等幾千年，讓它自然恢復吧？　　所以當遇到瓶頸時，郭正陽還是打算在靈時府外的火府空間參悟。　　雖然在靈時府外的火府空間，花費的時間會更長一些，但為了安全，那些時間也絕對是值得消耗的。　　就是在郭正陽剛踏出靈時府時，他才又一頓腳步，眼中也閃過一絲疑惑，“咦，我是不是忘了什麼？”　　感覺自己似乎忘了什麼，他才站在原地皺眉苦思，直到思索了好幾分鐘，郭正陽才猛地一拍腦門，“妖蟲！”　　“我還真差點忘了，妖蟲在正常空間，都要八天才能孕育出一隻化身初期妖蟲，而它想要進階到能孕育化神中期的妖蟲，還不知道要等多久，但如果在靈時府內呢？若是在靈時府內孕育，豈不是說外面一天，裏面三四個月，妖蟲就能孕育十來只化身初期妖蟲？而就算是進階，這效率也會加快許多許多？”　　拍了腦門后，他才終於想起忘了什麼了，妖蟲啊！　　在剛得到靈時府的這段時間里，他只想着如何靠着靈時府修鍊，學習，卻差點忘了似乎也可以把妖蟲放進去進化？　　而若是把妖蟲也放進去，那該是多快的效率？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大喜，而後又轉身進入了靈時府，還是先實驗一下妖蟲的孕育效果再說……　　如果真靠着靈時府快速孕育出大批量妖蟲，這對他的實力提升一樣是很重要的。　　但外界半天、靈時府內一個月過去，郭正陽卻滿臉古怪的走出了靈時府，而後仰天一嘆，原來他想靠着靈時府快速孕育妖蟲的事，行不通啊。　　為什麼行不通？　　因為母巢孕育新妖蟲，是靠吸收的能量孕育的，簡單來說，你吸夠了那麼多能量，再用八九天時間，才能孕育一隻化身初期妖蟲，能量和時間這兩個條件缺一不可！　　之前郭正陽的實驗，就是讓母巢放在靈時府，讓其他妖蟲放在火府吞食能量，等着母巢孕育新妖蟲。　　這樣做的結果卻很尷尬，母巢在靈時府內時間流逝加快了，外界兩個小時就等於裏面八九天，它的孕育時間是足夠了，可是外界兩個小時里，其他妖蟲並沒有吸收到足夠的能量，它們在外界時間沒有變多，幾個小時吸收的能量傳遞給母巢后，可遠遠不夠孕育新的化神期妖蟲。　　沒有能量，那母巢時間再多，也孕育不出新妖蟲。　　這情況的確有些尷尬。　　當然，若是郭正陽不止把母巢放在靈時府，同時也把大批量妖蟲放在府內，讓妖蟲們在靈時府內吸收吞食能量，這樣一來，理論上的確可以讓妖蟲加快生長的。　　但問題是靈時府就是一個獨門小院那麼大，裏面根本沒東西讓妖蟲吞食，郭正陽除非也往自己的儲物戒指里裝載各種靈石礦脈，一直拿出來給妖蟲吞食，才有希望讓妖蟲在靈時府內吸收到足夠的能量。　　可若是那樣子的話，他在裏面就什麼事也做不了，只能等着喂妖蟲了。　　母巢進化或者孕育化神期妖蟲，需要的能量太多太龐大了，同時需要無數妖蟲吞食能量，他就算一個儲物戒指裝一座小礦脈，丟出來幾十個呼吸就會被說以億萬計的妖蟲吞食乾淨，然後，還要繼續從儲物戒指里拿東西，繼續喂它們吞，如此循環……　　等喂個八九天後，估計才能讓母巢孕育新妖蟲。　　可一旦這樣，他自己的修鍊就沒時間了，只能去做一個專心的飼養員，因為只要不喂，它們就沒能量吞，孕育就會停下來。　　所以想讓妖蟲在靈時府內快速發展，不是絕對的行不通，而是要看他會不會捨棄自己修鍊，專心去當一個飼養師。但那明顯不划算，妖蟲再強也只是外力，只是助力，遠沒有提升自己修為或者陣法煉器造詣更強力。　　“還是算了，捨棄自己修鍊的時間去培養妖蟲，真的不划算，有那時間，我又能學到多少新知識？遇到緊急情況，非要藉助妖蟲之力時，這麼做做還行，平時就讓它們自然生長吧。”　　平靜的踏步中，郭正陽剛下定了主意，一道身影就快速從遠處遁來。　　“怎麼，他們來了？”　　毋庸置疑，能在火府自由出入的也只有劉夏了，在看到劉夏遁過來時，郭正陽才笑着開口。　　“恩，禁地之主和器宗之主，還有大易那位帝王，一起趕過來接你的。”劉夏也快速在身邊停下，笑着點頭，不過她很快又皺起了俏眉，“奇怪了，這一次丹宗和大溪那邊的聯盟怎麼那麼安靜？”　　可不是么，自從四個月前郭正陽在無間地出現，到現在黑石帝國、滄海帝國、丹宗等各方勢力肯定收到消息了，但怪異的是，從頭到尾那邊都沒有一個人過來搗亂。　　而現在禁地器宗大易三大超級勢力和帝國的當家之主一起過來，然後還要把郭正陽接回禁地總部，一旦到了禁地總部，在禁地打造了上百年的無數陣群防護下，那邊肯定更加無力……難道丹宗等人真的放棄了？　　所以隨着劉夏的話，郭正陽也皺了下眉，不過很快就笑道，“他們肯定不會這麼快放棄，以我估計，一開始距離無間地較近的黑石帝國和滄海帝國收到消息后，是因為沒把握，才不敢來，畢竟我靠着陣群斬殺幾個化神期的事，他們都知道，沒有足夠的實力，他們不敢來是正常的，至於現在，可能是丹宗那邊的人晚了禁地一步，不過咱們回去的路上，可就未必安全了，或者是暗殺，或者是強行襲殺，肯定會很熱鬧。”　　“很有可能。”劉夏也點點頭，“但如果他們真在路上襲殺，咱們也會很危險的啊，禁地這邊兩個化神大圓滿、五六個化神後期，丹宗和位越、大溪聯手，也有兩個化神大圓滿，好幾個化神後期，這樣的強者如果爆發生死大戰，只是餘波，咱們就承受不住吧？”　　黑石滄海等帝國修士一開始接到消息沒敢來，的確可能是不敢來。　　而如果黑石、滄海、丹宗等修士集結在一起，在路上和禁地之主等人爆發全力廝殺，那麼多化神後期和大圓滿的生死大戰，只是餘波郭正陽兩個道君就絕對扛不住。　　“所以若真有那樣的大戰，咱們應該讓禁地之主快速取勝，取得壓倒性優勢。”　　郭正陽也點點頭，而後才笑着道，“走吧，去見見他們。”　　說完這句話，他才和劉夏一起趕向傳送陣，而後不過片刻，兩人就又到了無間地陣群內。　　也是到了這時，郭正陽才發現無間地的引時陣已經消失了，詫異的看了劉夏一眼，他才讚許的拍了拍劉夏肩頭，這丫頭這幾天肯定也又累得不輕，哪怕破壞遠比建設容易的多，但兩個人合力四個月布施起來的陣群，她八九天就拆了個乾淨，一樣是個超級大工程。　　“那個穿黑衣服，膚色和咱們一樣的老頭子是禁地之主，那个中年白種人是大易帝王，那個膚色泛藍的，個頭高的老頭是器宗之主。”　　劉夏也快速介紹起了陣外人群，此刻的陣群外，一大群二十多名修士站在一起，除了最後方的陽紀雲和錄長老幾個，全是剛來不久的禁地器宗等人。　　為首三人，一個是年約五六十歲，黑髮黑眼的老者身高和郭正陽差不多，看上去高大威猛，搭配一張威嚴的國字臉，隨便站在那裡就很有氣勢。　　這就是禁地之主？　　一想到這位就是創造禁地，引領大陸潮流，開闢新格局不說，而且一接到消息，就在那麼短時間內下定發起超級戰爭的決心，還把這決心在最短時間內變成行動，郭正陽在看了幾眼后，心下也湧起無數感慨，這位禁地之主的賣相還真是夠威猛，當然，心性中的果決和狠辣，也夠讓人驚粟的。　　至於實力？整個靈武大陸億億萬修士，只有四個化神大圓滿，對方就是其中之一。　　看過幾眼，郭正陽又看了看其他人，才馬上帶着劉夏走出了陣群。　　“郭師！”　　“哈哈，我就知道，上次哪怕是面對溪拓等13個靈尊，郭師也肯定有辦法離開，果然如此。”　　……　　郭正陽剛一出現，那邊就馬上泛起一聲聲笑語。　　開口說話的也正是郭正陽以前見過的應無痕、新計寒，還有大易上次出來的兩個親王易明途等人。　　至於禁地之主、器宗之主和易族大帝，此刻則都是瞪着眼在郭正陽身上看來看去，每一個人，眼中都也充滿了古怪和感慨。　　郭正陽的名字，他們聽得多了，但見面的確是第一次。

# 第三百六十六章 丹宗那群人肯定早嚇傻了！

　　禁地之主名字叫黑荒步，這名字很怪，複姓黑荒、名步，不過自從來了靈武大陸后，郭正陽見過的各式各樣奇怪姓氏多了去了，倒也不以為意。　　姓名在靈武大陸，各種姓氏，以地球的發音讀起來有些怪，可在靈武大陸內部，卻基本都有着各式各樣的意義。　　拿地球來說，中國百家姓氏，大多是取自古時各諸侯國國名，或者地名等等，至於西方世界，一些鐵匠、木匠等職業，也能漸漸演變成一種姓氏，東方人讀起來，一樣覺得奇怪。　　而在靈武大陸，各式各樣姓氏大多也來自古國名、地名、地理外貌等千年演變流傳，不過禁地之主的黑荒姓，卻是來源一種功法……　　據說黑荒功是近兩千年前，大陸智慧種族剛誕生不久，剛出現第一波修鍊者時，一位驚才絕艷的修士靠悟性參悟天地悟出了黑荒功，雖然那是靈武大陸修真起步時期，各種東西都是剛起步，但黑荒功就算放在現在，一樣可稱為很不錯的修鍊功法，兩千年發展，中間跨越多少時代？那時候剛出現的第一批功法里，就有放在兩千年後還能算不錯的，可想而知這功法在當年如何了。　　而那位獨創黑荒功的強者隕落後，其後人中就有一些以黑荒為姓。　　至於器宗之主，名字落入郭正陽耳中時，感覺一樣很怪異，他的姓就是器，器姓在大陸也是一個大姓，據說是大陸第一批智慧種族裡，最先鍛造出全球第一把靈器的煉器一道鼻祖的傳人才以器為姓。　　雖然幾千年發展，以器為姓的不下億萬人，但簡單的姓氏，卻已經都展現了不管是禁地之主還是器宗之主，兩個人的崛起，背後都也有悠久的傳承和歷史。　　“郭小友，我們這次來，是想邀請小友同時加入我禁地和器宗。只要小友願意，老夫可以在此承諾，許以郭小友禁地內的九品大宗師之位，雖然小友修為還只是靈宗初期，但陣法造詣，絕對擔當得起九品大宗師之職了，就算是老夫和郭小友比起來，也是相差甚遠。”　　“是啊，只要郭小友願意，咱們器宗也會許以小友九品大宗師之職，雖然以前從未有人同時在禁地和我器宗擔任長老之職，但以小友之大才，絕對是有這麼能力和資格的。”　　……　　在郭正陽走出陣群后，一番簡短介紹，黑荒步和器道成才紛紛笑着開口，雖然在開口說話的時候，兩個站在大陸巔峰的強者都是笑容滿面，言辭懇切，但眼神以及臉上的怪異之色，依舊還殘留着不少。　　終於見到了郭正陽，也聽過了解過這位郭小友不少事，可是真的見到了，看到這位郭小友竟然這麼年輕，兩個巔峰強者還是受到了不小震撼。　　“同時加入禁地和器宗？”隨着這些邀請，郭正陽倒是楞了一下，但隨後郭正陽還是笑着答應了下來。　　經歷了這麼多事之後，他對禁地和器宗觀感也一直不錯，那就是真的加入其內擔任一個長老，也沒什麼。　　他也早知道對方來這裏，肯定會再次發出邀請，只是沒料到那邊兩幫人協商結果會是讓他同時加入兩方勢力，而且還同時許以九品長老之位，他自然了解九品長老的意義，在禁地器宗內，只有兩個宗主同時擔任着九品長老之位……其他副宗主等人，都只是八品長老。　　額，以他的陣法造詣，現在進入禁地擔任九品長老還是實至名歸，但器宗九品長老，郭正陽估計還真沒那實力勝任。　　因為他煉器手段也就停留在能煉製下中品靈器而已。　　“見過郭長老！”　　……　　在郭正陽應承下的那一刻，對面一群人也全都大喜，喜色畢露中，應無痕、新計寒、青養封等人也立刻笑着參拜。　　接下去又是一番客套，眾人才終於扯回了正題。　　“既然郭小友加入了我禁地，那老夫就以師弟相稱了，郭師弟，這裏也不是說話的好地方，不如咱們還是儘快趕回總部，到時候再好好協商下剩下的戰役該怎麼打。”黑荒步再次開口，一句話也惹來了一片贊同聲，可不是，現在這裏真不是協商事情的好地方，還是禁地總部更安全。　　畢竟他們也都知道，若是丹宗之主和位越大帝等人趕過來，就又是一場超級大戰，到時候，戰鬥餘波都是足以抹殺無數人的。　　而就算郭正陽加入了禁地和器宗，禁地器宗與丹宗一方的戰役，還是要繼續打下去的。　　這不是禁地器宗急着要把對方斬盡殺絕，而是這時候，禁地器宗巴不得能有一段空閑期，閑下來休整，只是用屁股想也知道，這時候的丹宗位越是不可能給他們時間的。　　“好，不過要回去的話，我這裏倒是有一件寶器，可以送給器師兄用以代步，想來就算丹宗等人到了，也很難追上來。”郭正陽也笑着點頭，更是在點頭中取出一件極品法寶遞向器道成。　　“恩？好強的法力波動？”器道成一愣，愕然看向郭正陽手心。　　……　　“嘿嘿，他們的樣子好好玩。”　　“你看那個黑荒步，堂堂禁地之主，都快隱為大陸第一人了，這時候竟然有些妒忌器道成，……”　　……　　片刻后，一艘足有數十米長，七八米寬的龐大飛舟上，一群修士都是目瞪口呆愣愣站在飛舟上，模樣要多怪異有多怪異。　　連禁地之主黑荒步的神色都有些發獃，偶爾看一眼不遠處的器道成，更是忍不住露出羡慕妒忌之色。　　而操控飛舟遁行的器道成卻是興奮的面紅耳赤，就差手舞足蹈了。　　沒辦法，拿到郭正陽手裡的極品法寶，這些出身火府的極品法寶，由縱橫星空，而且是最擅長煉器的火府主人煉製的法寶，對於靈武大陸修士來說，其精妙絕對是超乎想象太多太多的。　　哪怕這隻是一件飛行法寶，可一樣讓器道成等人震驚的有些痴獃了。　　“好東西，好東西啊，如此精妙的寶器，老夫此生絕對聞所未聞，見所未見，這速度……嘶，我現在只是運轉一成修為催動這靈舟，速度就能比肩我平時藉助最強的速度寶器全力飛遁了。四五成修為催動，都能比肩我平時藉助最強的速度寶器、外加意志之力的全力飛遁，這種速度，太恐怖了……比咱們來的時候快……”　　“小心，是丹宗他們！”　　“器宗主，小心。”　　“哈哈，他們來的正好，本座正好讓他們看看我手中寶器之威！”　　……　　就在器道成興奮的感慨中，自飛舟下方卻突然暴起一道道遁光快速襲來，那些遁光中蘊含的磅礴殺機簡直犹如天翻地覆一樣，殺機還未真的臨近，就已經震蕩的飛舟外防禦光罩劇烈晃動。　　這一幕，自然也讓黑荒步等人一驚。　　他們自然不是怕下方的襲殺，只是怕若是在這裏和對方爆發大戰，會讓郭正陽受到波及。　　畢竟誰也不傻，一大群靈尊後期和大圓滿爆發生死大戰的話，夾在中間的靈宗，絕對是九死一生，就算他們想全力維護都未必護得住，因為對方肯定是玩命襲殺的。　　這也是所有人在來之前一路上最擔憂的問題，哪怕他們比丹宗修士先收到消息，先趕過去接應郭正陽，但怕就怕在回來的路上被追到。　　但在眾人驚呼中器道成卻哈哈一笑，驟然發動全力催使飛舟，而且意志之力也施加在了飛舟上。　　再然後一個呼吸，飛舟就像是瞬間移動一樣，一下子就消失在了當地，出現在了百里之外，那種速度足以讓任何人驚駭，而且這速度在隨後並沒有衰減，而是一直保持。　　呼呼呼的。　　幾分鐘而已，器道成就駕馭着飛舟遁形了數萬里之地。　　而要知道從無間地到中央大陸大溪一帶，也只有百萬多里，到禁地總部也是一百多萬里，平時這路程，靈尊後期全力飛行都要兩個月左右，大圓滿來了，都需要一個月左右。　　可現在幾分鐘就飛躍數萬里，按照這速度？？　　原本還在驚呼的人群，頓時紛紛默然，全都又被這飛舟的速度驚得不輕，也雷的不輕。　　在這樣的極限速度下，後方那些追殺者豈不就是成了玩笑？？小丑一樣可笑？　　默然中，器道成的大笑也再次揚起，至於黑荒步，看向對方的眼神也越來越妒忌了……　　哪怕他曾被隱隱尊為大陸第一人，地位身份都要比器道成高上一些，而且車夫也是個辛苦活，可現在他還是妒忌。　　如此重寶，這速度，太嚇人了啊。　　……　　“到了？”　　“噗～咱們從無間地趕回總部，竟然只用了幾個暗節？”　　“平時就算是器宗主趕路，也要一個月吧！！現在竟然連一天都不到，不，幾個暗節？”　　“我估計，丹宗那群人肯定早嚇傻了！”　　……　　幾個小時后，等飛舟遁入禁地總部，飛舟上一群修士看着下方熟悉的陣群，卻又有不少人當場就驚得吐血了。　　地球幾個小時，靈武大陸時間不過幾個暗節，恩，大陸一年九個月，一個月九天，一天又被劃分為九個明節，一明節大約等於地球十三四個小時，而一個明節又被分為九個暗節。　　一個暗節，大約就是地球一個半小時。　　眼睜睜看着從無間地到禁地總部，竟然只是用了幾個暗節時間就到了，這效率……真是嚇得黑荒步這位禁地之主都臉皮連連抽搐。　　不過等看了一直操控飛舟飛遁的器道成一眼，黑荒步卻又一臉古怪。　　因為不遠處的器道成已經是大汗淋漓，虛弱不堪，似乎站都快站不穩了。　　沒辦法，那位在得到如此重寶后太過興奮，太過享受於那種急速快感，一不小心就快把自己玩虛了。

# 第三百六十七章 待遇真不錯啊

　　禁地總部是一個統稱，其佔地面積很大，大的幾乎能超出想象的，曾經一個大浩帝國，統治疆土都足以媲美歐亞大陸，而大浩和禁地比起來卻是極為弱小的勢力，所以整個禁地總部所統治的疆土，足以是歐亞大陸的好幾倍。　　當然了，這麼大的地理面積，不可能每個地方都有陣法禁制在。　　只有禁地總部最核心之地，才是遍地禁制，那也正是禁地長老會所在地，平時是六品以上長老的居住場所。　　而一個長老會，除卻外圍各種防禦攻殺陣群，面積已經和地球上的中國疆域差不多了，但那隻占禁地總部幾十分之一範疇，其他地方是總部一些低級弟子，那些弟子家人，亦或者依附總部生長的普通修士或人類生存繁衍之地。　　這裏的模式說起來也和普通帝國差不多，禁地總部長老會，就相當於一個帝國皇城，長老會以外的地域，則相當於一個帝國皇城外的普通疆土。　　現如今的禁地總部長老會，卻是人滿為患，這裏積聚了上億人口，裏面有禁地自身的陣法師，只要是有天分的，哪怕是不入品的陣法學徒都已經聚在內，此外還有來自器宗的器宗天才和大易、殤陽各皇族子弟。　　上億人口堆積在這裏，哪怕長老會面積也夠大，幾乎不輸於中國疆域，可還是顯得很擁擠，許多修士都是扎堆居住。　　畢竟長老會內還有很多地方是密地，根本無法住人，比如意志海之類場所，長老院內共有九個意志海，大的佔地方圓近千里，小的也有數十里大小，那些地方不可能住人。　　再比如一些存放傳承，或者高級長老們做研究的地方，一樣是無法住人的。　　當郭正陽站在靈舟上，進入長老院的防禦陣群，一路再次掠過一片片建築城池，看着下方無數修士起居作息，心下也充滿了感慨。　　這裏的修士，真是多如牛毛啊。　　感慨后，飛舟才直接飛向長老會中心。　　這裏的格局是呈環形，九品長老起居地、八品長老和副宗主起居地，七品長老起居地，六品長老起居地，一環包一環。　　等逐漸飛躍一個個環層，飛舟下方修士數量才急速銳減。　　直到進入最中央之地，看着中央地的山林美景，以及坐落在山峰各處的一座座殿宇，黑荒步才笑着看向前方道，“郭師弟，為兄座峰就在那裡，至於郭師弟，你看東邊那座靈山如何？”　　黑荒步第一次指向的山峰，是一座高數千米的奇駿雄山，山底山地面積足有長寬都各有上百里，伴隨着一條蜿蜒向上的山道，才有一座座建築在山腰崛起，搭配左右雲霧遮掩，甚至還有一些懸浮的大型島嶼環繞，那個地方，的確極為漂亮。　　不過他第二次指向的地方也不差，甚至外觀看上去都更美。　　那是一座樹立在數百裡外的雪白大山，同樣高達數千米，直入雲端的大山，到處都是冰雪，許多地方在陽光下都還散發著陣陣彩光，主山峰附近同樣有一座座純白唯美的或大或小島嶼環繞，一根根被凍結，長的有上百米，短的也有數米的冰凌從飛島上低垂下來，在陽光照耀下多彩迷人，景色漂亮的讓人迷醉。　　當然，不只是景色漂亮，那裡的靈氣同樣濃郁的讓人震撼，一些外形漂亮華美的異獸時而出沒在山間，更為那裡增添了無數動人生機。　　“好地方！”　　看了幾眼后，郭正陽才笑着點頭。　　笑着說了一聲，飛舟也直接遁向那雪白大山，在廣闊的山腰處一座宏偉建築群前廣場上停下，眾人才紛紛走下。　　接下去事情就簡單了。　　這麼大的山峰，住所、葯院之類應有盡有，也需要人打理，黑荒步就安排了二三十個妙齡多姿的迦藍星女修前來打理，而這些女修，不止各個都有着絕頂的容顏，修為也全都不弱，至少都是靈宗初期不說，還是高矮胖瘦、各種膚色應有盡有，不管是纖瘦的還是略顯豐滿的，亦或者賣相清純、性感等應有盡有。　　雖然這情況讓劉夏看的連翻白眼，甚至都狠狠瞪了這位禁地之主幾眼，但她也最多只能瞪瞪眼。　　安置了一下住所事宜，黑荒步等人才又笑着離去。　　整個過程里，他們對於想向郭正陽學習陣法以及煉器造詣的事，卻是提也沒提，只是言道先讓郭正陽熟悉下環境，休息休息之類，若有什麼事只管吩咐雪衣山上的僕從弟子就行。　　若是僕從弟子們解決不了，郭正陽大可隨時去找黑荒步，畢竟黑荒步所在座峰距離雪衣山就只有幾百里罷了。　　而除此之外，黑荒步還給郭正陽留下了一張典籍，典籍里就是長老會的地圖標示。　　“這裏倒是個修鍊的好地方。”　　“是啊，這麼多美女陪着你，能不好么？”　　……　　世界重新清凈了下來，在雪衣山山腰大殿內，郭正陽看了看地圖，發現禁地總部的九品意志海就在雪衣山西邊數百裡外時，才感慨一聲，九品意志海就在身邊，就是其他六七八品意志海一樣不遠，這裏天地靈氣還這麼濃郁，真是一個好地方。　　不過他剛感慨一聲，劉夏就忍不住翻了個白眼，氣鼓鼓的小聲嘀咕。　　郭正陽則瞬間啞然。　　“亂想什麼呢？”無語的瞪了劉夏一眼，郭正陽才起身道，“走，出去看看環境。”　　雪衣山環境，郭正陽靈識一放就能掃的差不多了，所以他說出去看看，是指的雪衣山外，最好是去意志海看看。　　看一遍，熟悉一下地利，再然後……　　他也需要時間安心修鍊啊。　　在起居大殿外布置一些陣法，再把便攜式傳送陣丟進去，就可以隨意往返火府，關鍵是火府內的靈時府。　　禁地器宗一直對他頗為不錯，各種支持，所以就算那邊沒提，郭正陽也打算在隨後挑一些時間傳道，算是回饋。　　但傳道之餘自己的修鍊也絕不能落下，好在有靈時府這東西，他就算白天在這裏傳道，晚上回火府修鍊，靈武大陸一個晚上就是四五個明節，四十個暗節左右，這就等於地球兩三個晝夜了。　　地球兩三個晝夜，在靈時府就是近一年啊。　　帶着劉夏走出大殿，郭正陽剛要起身，殿外二三十個各有千秋的絕色美人就紛紛跪拜一地，或是嬌嫩或是清脆，又或者甜軟異常的美音就紛紛泛響，全是參拜聲。　　而且在恭敬的參拜聲下，二三十個絕色也都是一副柔順期望，含情脈脈的眼神直直射來，搞得郭正陽也一陣頭大。　　這待遇，還真不差啊。　　因為這二三十個美人，可不只是修為不錯，身份來歷也都不簡單的。　　這裏面有禁地一些靈尊的後人，有器宗一些靈尊後人，甚至有大易、殤陽帝國的公主、郡主，能被選出來伺候郭正陽，並不是說她們都是在各自族內最受寵的，而是族內最漂亮的……因為漂亮，所以哪怕之前不太受寵不太受重視的，眼下也已經都成了自家族內最受自家老祖看中的了，也當然的，裏面也有不少本就是族內最受寵的小公主。　　拿黑荒宗主臨走的傳音私語來說，郭正陽如果願意，隨時可以讓一個或者多個侍寢，那是她們的榮幸，完全不用客氣。　　似乎這些美人來之前也都了解了這些，所以那些水汪汪的眼神，還真有不俗的電力。　　“那幫傢伙，看上去是對我客客氣氣，但心計也不弱啊，要是真忍不住挑了誰侍寢，萬一留下子嗣，我還不得全力栽培，自然而然就成了他們的人？”　　眼前的一幕看的郭正陽頭皮微微發麻，畢竟他也是個男人，哪怕兩世為人，意志堅定，但如此陣仗他兩輩子都從沒經歷過呢。　　公主郡主，這些美人的身份誘惑還是足以讓人心跳微微加速的，更別提那種異鄉風情，膚色微微發綠那位，體型嬌小玲瓏，雖然只有一米五左右的身高，但身材火辣細緻，搭配尖尖的耳朵，很有一些精靈類的異樣誘惑。　　膚色微微雪白那位金髮美人，也是一國公主，而且還本就是大易族內最受寵的，個子高挑的能和郭正陽媲美，比劉夏還高小半頭，一身緊身甲胃包裹出來的性感，同樣讓人眼暈。　　另一個膚色和郭正陽一樣，黑髮黑眼的美人，只看臉蛋比劉夏還勝出一份，精美甜嫩的肌膚似乎掐一下就能出水，雖然身材不是太火辣，可是那股乖巧的溫柔氣息，柔弱溫順的幾乎能讓人瞬間獸血沸騰。　　那可是器宗一位客席長老的後輩，而那位客席長老也是大陸北部一國親王，這也是一位郡主。　　……　　“哼。”　　郭正陽也就是細看了左手邊三個人的姿容，身側就傳來一聲輕哼，還有輕微的咬牙聲，他這才尷尬的輕咳一聲，對左右道，“你們退下吧，我出去轉轉。”　　說完，他才遁起身子就向西方趕去。　　“切，什麼九品意志海，裏面竟然只有兩縷空間意志，只比南康國那個四品意志海多一縷，想在這裏參悟上品意志，還是希望不大。”　　“高品質意志海，只是有更大概率擁有上品意志，但概率就是概率，事情一旦牽扯到概率，就很難把握的。”　　……　　又是片刻后，等郭正陽兩人從九品意志海內遁出，伴隨着劉夏的嬌哼，郭正陽才苦笑着開口，不過他也又怪怪的瞪了劉夏一眼，這丫頭醋勁太大了吧？自己又沒做什麼，只是看了幾眼而已，她吃個什麼醋，還一直吃醋到現在。

# 第三百六十八章 開壇講道

　　“概率這東西，還真是不靠譜，沒想到空間意志潮流最多的地方，竟然是在六品意志海內，咱們要是在這裏參悟空間意志，肯定要比南康國那個意志海快好幾倍。”　　“就算效率加快了，沒有幾年也難以參悟空間意志，難道你真打算在這裏參悟？要知道正常世界幾年時間，放在靈時府可就是幾百年了……”　　……　　半天後，等郭正陽兩人又從一處意志海內遁出，劉夏才又充滿感慨的看向郭正陽。　　原因很簡單，這段時間兩人一直在各處意志海搜尋上品意志，到現在他們已經把整個長老會內所涵蓋的九個意志海全部逛了個遍。　　結果則是九品意志海內，兩波空間意志潮流，一波時間意志潮流。　　八品意志海內，一波空間意志潮流，一波時間意志潮流。　　七品意志海內，三波空間意志潮流，五波時間意志潮流。　　五品意志海，則只有一波時間意志潮流。　　四品意志海沒有時間和空間意志潮流，但竟然有一波奇詭的複合意志潮流，那股複合意志，似乎就是光明和黑暗意志糾纏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奇妙意志。郭正陽早知道修士可以參悟不同意志，比如一個修士同時參悟光明意志和黑暗意志，這情況雖然少但絕對可以有，再比如同時參悟金木水火土五行意志，一樣可以有，但意志海內天生就有複合意志潮流，這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　　不過那股複合意志潮流也只有一波，兩人卻也清楚想參悟，難度並不比在南康國意志海參悟空間意志容易，所以也是看了就走。　　而一二三品意志海內，則是完全沒有一波上品意志。　　就只有六品意志海內，被他們一次發現了十多股空間意志潮流。　　這數量比之前發現的最多的七品意志海內的空間意志潮流還多出好幾倍，哪怕這個六品意志海內，除了空間意志潮流外並沒有時間意志存在，但單一的空間意志已經多的讓人驚喜。　　拿以前在南康國意志海參悟的情況來看，他們用了好多天才僥倖遇到一次被空間意志潮流加身的幸事，而且只參悟了一兩個呼吸，按照那樣的效率想參悟空間意志，沒有幾十年時間，恐怕根本成不了事，這還是最少幾十年時間。　　但這裏的六品意志海一下子出現十多波空間意志潮流，就算碰運氣參悟，效率也絕對比在南康國時加大了十多倍，或許幾年就能參悟。　　這就由不得兩人不驚喜了。　　但可惜的是驚喜之後，郭正陽卻發現就算用幾年時間能參悟空間意志皮毛，可幾年時間，已經等於靈時府幾百年，他有那時間還不如提升修為、參悟陣法、煉器心得來的實在。　　給他幾百年，他的陣法造詣怕不是就能直追火府主人，或許因為修為的差異，很多火府主人能布置的陣法他都未必能布置出來，但在理論知識上還真有可能追上的。　　幾百年時間，就是修為方面，郭正陽一樣可以提升到讓眼下的他只能仰望的地步，有那時間，還何必在這裏參悟空間意志？　　雞肋，這就是郭正陽對上品意志的評價。　　對於普通修士來說，不管參悟哪一種意志潮流都要碰運氣，那在這裏，空間意志多寡根本和他們沒關係，但對郭正陽兩個來說與其去碰運氣，還不如直接參悟多種意志組成複合意志，用的時間都要比參悟上品意志更少。　　所以哪怕上品意志有很多玄妙處，比如修士想施展瞬間移動，只有精通空間術法，而且修為至少是合道期以上才有希望施展，但你若參悟了空間意志，恐怕在道君境都有能力施展短距離瞬間移動，這可是比飛遁更玄妙的多的能力，這就是上品意志的好處。　　可問題是這玩意太雞肋，太難參悟。　　有那時間在這裏碰運氣，郭正陽說不定都能把金木水火土五行意志全參悟出皮毛來，然後組成帝王級意志……　　“走吧，以後有時間，就來這裏參悟一下劍意和刀意，上品意志暫時還是算了。”　　無奈的輕嘆一聲，郭正陽才又帶着劉夏遁向雪衣山。　　等兩人飛遁到雪衣山山腰大殿前時，守在這裏的一群迦藍星絕色女修又紛紛對着郭正陽參拜，姿態情況都和郭正陽離去前一樣，千嬌百媚的美人們各個都是脈脈含情，撩人心動。　　不過這一次郭正陽卻沒了之前的失神，他哪怕兩輩子都沒遇到過這樣的陣仗，但之前失神一次也就夠了。　　“你叫什麼名字？”很平靜從容的看了兩列女修一樣，郭正陽才看着左手邊一個黑髮黑眼，身姿高挑惹火卻又略帶一些豐盈的女修問道。　　“稟長老，小女木晚姿，長老叫我晚姿就行。”女修卻是大喜，還以為郭正陽獨愛像她這樣身材略微豐盈的女性，輕微上前一步盈盈叩首，一雙玉臂下彎托在胸前時，還刻意託了托高聳的胸脯，讓那裡顯得更加有料。　　“行，明天上午三明，我會在雪衣山開壇講道，道場安排就交給你們了，至於聽道修士，你去通稟下黑荒師兄，他應該會有安排。”郭正陽再次一笑。　　現在是一天中的第五個明節，大陸的下午。距離明天上午三明，還有七八個明節，換算成地球時間就是100小時左右，四天時間。　　足夠他們安排了。　　而他自己則準備把住處布置幾座陣法，然後回靈時府修鍊，因為100多小時，在靈時府可就是一年。　　說完這話，郭正陽就帶着劉夏進了大殿。　　再然後就是走到居住的大殿附近，開始在殿內布置陣法。　　但讓他沒想到的時，布置陣法時劉夏卻沒有幫手，而是一直在愁眉苦臉的撅着櫻唇，不斷用手臂去托胸前……　　郭正陽頓時黑了臉，回身在劉夏額頭敲打了一下，“別玩了，快來幫忙。”　　這一次回去，他是打算把上界山的幾位師兄也拉進靈時府的，不管是木道君研究火府主人的陣法典籍，還是星河老祖研究那位洪姓大修士留下的丹道傳承，也都需要海量的時間才能融會貫通，大家一起在靈時府研究，彼此研究探討，對彼此都是有不少助力的。　　至於周易青等人，如果他們有興趣，郭正陽也會把火府主人的煉器傳承拿出來給大家分享，如果他們沒興趣，那就是在靈時府內修鍊，對大家的幫助也都很大很大。　　畢竟眼下的地球修真一道真的太落後了，這不是技藝落後，而是整體實力落後，別說是和那位洪姓大修士所在宗門相比，就是和靈武大陸相比一樣相差很大，靈武大陸全大陸加起來，也有三位數的化神期，道君更是不計其數，但地球上連三位數的道君都沒有，道君都只有二十多個……　　郭正陽也想幫星河老祖完成他所得傳承中的那個大修士留下來的遺願，但以現在地球的實力來說，他們若建立一座星際傳送陣去和某個超級宗門聯通，那絕對是找死，也只有等大家實力都提升到一定程度，他們才敢去做。　　而除了把星河老祖等人接過去之外，他的家人……家人方面倒是不急，因為他父母和大伯等人對世俗明顯還有着很深的眷戀，根本適應不了一直不停歇修鍊的生活。　　倒是他爺爺因為已經在世俗打滾了一輩子，所以眼下成了一個修鍊狂人。　　要不要把老爺子也接進去？　　老爺子得到頓悟觀想法也有兩年了，雖然他的資質很爛，就算參悟頓悟觀想法，也通常都是半年左右才突破一次，但到現在老爺子也突破到了聚靈大圓滿，只差一個瓶頸就能進入真人境。　　把老爺子接進去的話，老爺子應該是會很開心的。　　就算平時郭正陽不在，老爺子一樣可以和星河老祖等人交流，但若是把老爺子接進去，那頓悟觀想法，恐怕都也會被星河老祖等人得知。　　只要不是傻子，看到身邊一個資質很差的人每次突破都是頓悟，就肯定會升起疑惑。　　而郭正陽心下卻還暫時沒有把頓悟觀想法廣泛傳出去的念頭，這不是信不過星河老祖他們，而是可以肯定，只要自己把功法傳出去，那和星河老祖等人親近的修士，估計也能得到傳授，比如若是周易青得到，那他會不會傳給兒子？　　他兒子有沒有特別親近的，比如道侶？他的道侶有沒有特別看重的人？　　星河老祖得到后，會不會傳給最看重感情最好的親傳弟子？親傳弟子有沒有道侶親人之類？發生這種情況的話，若是星河老祖等人開口，郭正陽都沒理由拒絕。　　若被傳授的人太多，事情就很可能產生許多不可控的變數。　　簡單來說，到時候這功法要是變成爛大街的功法，大家都在瘋狂頓悟突破，一旦和那個洪姓修士所在宗門聯通，對方發現這秘密，會不會出手掠奪，不止掠奪了功法，還把所有已經會這功法的斬盡殺絕？防止功法外泄？　　又或者指不定哪一天地球上跑來一個外星修士，發現這功法，從而覬覦？　　這兩種可能性或許很低，但另一方面，大家都在瘋狂頓悟，指不定哪個人就會在一次次提升中野心大增，搞出許多不可控制的事。　　畢竟頓悟觀想法也看悟性資質和概率，不是說你比別人得到的早，就一定比別人頓悟的次數多。萬一有哪個真人得到了，運氣好一直頓悟突破，那他在真人境時，上面有好多道君坐鎮，自然沒野心，萬一他哪天比星河老祖等人還更快突破進入化神期呢？　　正是有各種擔憂，所以郭正陽才一直把頓悟觀想法控制的很嚴，身邊也只有父母等人和劉夏得到傳授，畢竟他現在實力太低，還控制不了各種變數，若是郭正陽現在都是合道期或者長生境大修士，自然不需要這些顧慮，想傳給誰就傳給誰，可現在他只是道君。　　“算了，還是先讓爺爺在世俗中修鍊吧，他眼下已經是聚靈大圓滿，再有半年左右，突破進入真人的話，壽元就會大增，暫時不去靈時府問題也不大。”

# 第三百六十九章 還要加把勁才行

　　府中一年，靈武大陸卻只是過去了不到一個晝夜的時間。　　在靈時府修鍊一整年，郭正陽再次踏出府邸時，心中的感慨卻又增加了不少，這次回去，他的確把木道君和星河老祖等人都接了進去。　　再然後引起的轟動可想而知，對於這種能控制時間流速的府邸，星河老祖等人當場就快被震傻了。　　傻了靈時府內八九天，外界一兩個小時的時間，眾人才逐漸接受這事實，而後就紛紛興高采烈，充滿勁頭的或開始研究典籍，或開始修鍊。　　上界山不算郭正陽和劉夏，有六個道君。　　木道君喜歡陣法、星河老祖喜歡丹道，周易青……各方面資質都是平庸或中等，只有修鍊上天資出眾，所以周易青一直在修鍊，他是道君中期巔峰，而且已經被困二三十年，看起來是準備在靈時府突破進入後期的。　　而郭正陽拿出來的火府主人的煉器傳承，則引起了另外兩位李道君和杜道君的興趣。　　最後一個劉道軍也在認真修鍊，準備先突破進入道君中期再說。　　再然後郭正陽又和木道君、劉夏一起探討研究陣法典籍，足足十一個月，這麼長時間，他的陣法水準也再次突飛猛進，至少有了火府主人七分水準。　　最後一個月，郭正陽才開始嘗試着去接觸丹道和煉器傳承，這不是他想分心讓自己三方面齊頭並進，而是實驗，實驗自己在丹道和煉器上的天賦如何。　　結果他的煉器天賦還湊合，比陣法天賦差，但也算是中人之姿。　　可丹道方面就真是差的一塌糊塗了，若是拿星河老祖作比較，星河老祖丹道天賦要比他強上幾十倍！　　天賦這東西，沒有太明確的劃分，如果非要劃分一下則大致可分為極差、差、中等偏下、中等、中等偏上、上等、千萬里挑一、億萬挑一和最終的超級妖孽級。　　這大致九等劃分也沒有明確的界限，畢竟天賦太難判斷了。　　郭正陽的修鍊和陣法天賦，都可以稱為千萬里挑一，是千萬里而不是千、萬，也就是說數千萬人類中才有這麼一個最出色的，這種資質就是說地球幾十億人口，一個時代的人口裡也只有幾十個有這種絕頂資質。　　但他的煉器天賦就是中等，而丹道天賦只能用差來形容了。　　至於星河老祖，陣法天賦就是中等偏上，丹道天賦至少是上等。　　隨便一些丹道問題，星河老祖一看就會，他卻需要苦思冥想一两天才能理解。　　這情況實在讓郭正陽無奈，不過仔細想想也正常，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天賦，有的人天生過目不忘記性好，有的人天生體格強壯，不怎麼鍛煉也比正常人力氣大很多。　　有的人天生跑得快卻是旱鴨子，有的人天生水性好。　　不可能說有人在所有方面都天賦驚人不是？　　“還好，至少我在修鍊和陣法上天賦都是一流，就算煉器中等，丹道只能算差，也是很不錯的結果了。”　　感慨中郭正陽又想起劉夏，才猛地在心中升起了安慰感，劉夏的修鍊資質只能用妖孽形容，是最強的一個等級，但她的陣法天賦，也最多是億萬里挑一的層次，比她修鍊天賦差些，而煉器天賦，卻是差到了極限。　　只能用極差形容，郭正陽這个中人之姿一個小時就能理解的問題，她都需要兩三天才能領悟，她要是跟着哪位修士學煉器，絕對只會讓老師傅氣得吐血暴死的。　　而劉夏的丹道天賦也只是中等偏上，比起她的修鍊天賦來，差了幾十上百倍。　　“郭長老。”　　在郭正陽回味着靈時府內的一年歲月，踏步走出居所時，門口位置也馬上響起了兩聲甜甜軟軟的參拜聲。　　此刻守在他門口的，倒是只有兩個女修，一個是木晚姿，另一個則是一個紫發紫眸，同樣略帶一絲豐盈的女修。　　當然，這兩位女修，略顯豐盈的身姿一般都是在胸臀上豐盈，腰肢美腿之類卻依舊很細緻銷魂。　　郭正陽頓時啞然，該不會自己昨天隨後問了站得近的木晚姿一句話，結果她們就以為自己好這口吧？　　“準備好了么？”啞然中，郭正陽也沒有多想，而是開口直奔主題。　　“回長老，幾位宗主和大帝們已經到了飛花台。”木晚姿再次盈盈一拜，依舊是昨天的姿勢，叩拜中左臂托着左胸，讓那裡的偉岸更加顯得觸目驚心。　　至於另一個紫發紫眸的女修，也差不多如此，兩個細腰豐臀的絕色跪在那裡，也更加讓背部曲線顯得銷魂迷人。　　郭正陽古怪的收回視線，才道，“那就去飛花台吧。”　　飛花台，也是環繞在雪衣山的一座飛島，面積足有數十里方圓，島嶼下方凝結的冰棱彷如珠簾一樣垂落，而在飛島上空則時時刻刻都飄灑着雪花，這些雪花還不是正常的雪花，而是片片都犹如晶瑩的雪白花朵，每一片都有掌心大小，看上去唯美動人。　　飛花台就是因此得名。　　等郭正陽帶着木晚姿兩人到達時，飛花台廣場已經烏壓壓坐滿了人。　　這裏的安排也簡單，就是在島嶼中央有一個高台，下方一張張雪白蒲團。　　郭正陽上了高台，木晚姿兩個則是柔順站在他身後。　　至於高台下第一排，全是靈武大陸的超級大佬，黑荒步、器道成、易族大帝、陽氏大帝，各方七八品長老、親王……　　郭正陽要講道，卻是連黑荒步這種隱為大陸第一人的超級大佬都像是學徒一樣坐在下面聽講？郭正陽一開始，還以為黑荒步等人會和他坐在一起，哪怕他們陣法造詣的確比不上他，也要維護下顏面什麼的？結果他們竟然在下面，和其他“學徒”一起。　　“我們原本要把黑荒宗主和器宗主安排在台上，但黑荒宗主他們卻說在郭長老面前，他們上去了也是被眾修士在心下嗤笑，所以……”　　郭正陽打量台下時，後方身側的木晚姿也笑着傳音解釋了一句。　　郭正陽不再糾結這些，而是輕咳一聲，釋放一個小型傳音術法，就籠罩了台下每一寸空間，自己這次講道聽眾還真是挺多，包括黑荒步等人在內，烏壓壓一片足有三四百人。　　他也能清楚這些全是禁地、器宗、大易、殤陽帝國內的超級天才們，而且有不少人本就在陣法上有着不俗的造詣。　　所以在講道開始后，郭正陽先是稍微測試了一下大家的底子，心下就有了主意該從哪裡講起，才能照顧到大部分人。　　這一講就是三個明節時間，27個暗節，差不多40個小時。　　隨後又有一個明節時間讓下方各修士提問，到了這個環節，哪怕是黑荒宗主這類大佬，起來問詢時都是態度恭敬而認真，搞得郭正陽很有些不自然。　　可不是么，他雖然講的都是基礎和入門，但以火府主人在陣法上的造詣，他所理解的基礎知識，都要比靈武大陸豐富和精深無數倍。　　哪怕是黑荒宗這樣的大陸九品陣法大宗師，一樣獲益匪淺。　　四個明節講道結束，天色已經暗了下來，郭正陽這才笑着宣布結束。　　而下次講道，則定在了靈武大陸的後天的三明，因為今天一天講這麼多，下方眾修士也需要時間消化。　　……　　“晚姿，過來。”　　等講道結束，郭正陽也回了大殿休息時，飛花島上眾多修士也紛紛退散，只剩下十多道身影，其中一名黑髮黑眼的老者馬上笑着招呼木晚姿，另一個紫發紫眸的女修同樣有人招呼。　　“看到沒，連黑荒宗和器大宗在郭師面前，都是畢恭畢敬，而郭師的實力，也毋庸置疑，那是冠絕大陸的強者，哪怕現在修為不夠可靠着陣法之力，一樣能縱橫天下，關鍵他現在還那麼年輕，難得郭師看你順眼，可要把握機會，只要你能抓住機會，我們這大木旁支，輕易就能取主脈而代之，甚至威臨整個大陸……”黑髮黑眼老者是大陸西部大木帝國的親王，添為禁地客席長老，木晚姿也正是他最疼愛的小女兒，原本只是想抱着試一試的心態把木晚姿送到了雪衣山，沒想到今天就發現木晚姿竟然從數十名絕色中脫穎而出，頓時喜得都有些不能自已，哪怕由他這個父親親自教導小女兒去找機會侍寢別的男人，猛一看去很尷尬，但木親王卻絲毫不以為杵，反而講的興緻勃勃，講的自己小女兒面紅耳赤，嬌羞的想找個地縫鑽下去似的。　　不過會場上卻不止他一個是這樣，另一邊，殤陽帝國一位親王一樣在對着身前的紫發紫眸的女修耳提面被，同樣搞得那女修羞怯難耐。　　這樣的情況，落入黑荒步和器道成等人眼中，卻是讓幾人變得鬱悶不已。　　因為這兩個女修乃至他們背後的人，其實和他們關係都不算多親近。　　“郭師弟喜歡這一口么？那我們的機會豈不是小了很多。”　　“也不一定，還是要傳令下去，讓她們多努力一下才行，沒機會，也要自己創造。”　　……　　安排了二三十個絕色，出身來歷各自不同，自然是幾大勢力妥協的結果，而且協議中，這群絕色里由誰主導大家，完全看郭正陽的意思，郭正陽看中哪個，安排哪個做事，那誰就是臨時的掌權者，他們這些外圍大佬不得干涉。　　所以自從昨天郭正陽安排木晚姿準備講道會場時，木晚姿就成了那一群絕色美人里的大姐大。　　但這幾位大佬明顯不太滿意如此結果，這哪能滿意？一個禁地客席長老，另一個還是殤陽帝國的人？！　　“黑荒兄，我這裡有個好東西，一直拿不定主意要不要用，不如你給個意見？”不大滿意中，器道成才笑着從木晚姿等人身上收回視線，笑着看向黑荒步。　　等再一番傳音后，黑荒步頓時愕然，“這，不太好吧。”　　“沒事，這些東西是用在洛兒身上，增加她對異性的吸引力，就算郭師弟知道，也沒辦法說什麼吧？到時候木已成舟，以郭師弟的性子，估計也不會……”器道成再次輕笑。　　他們這幫超級大佬，定下的針對郭正陽的計策，就是主動讓郭正陽心甘情願成為自己人，比如有了道侶，有了子嗣那就真是不分彼此了，這絕對要比什麼強迫之類高明多了。　　而原本想着就算大家都在挑選絕色去行美人計，可自家那位肯定也能有所作為，不會輸給其他人，只是現在看來還是要加把勁才行啊。　　靈武大陸雖然在修真技藝上極為落後，但卻因為是一顆星球的磅礴發展期，各種天材地寶遠比地球多了無數倍，真不乏一些好東西。

# 第三百七十章 這種事，真有些詭異

　　“郭師弟，郭師弟？？”　　“啊～”　　……　　一聲詫異的呼喊聲在耳畔響起，正走神的郭正陽才猛地驚醒，而後看向身側，那邊木道君也是一臉狐疑，包括劉夏在內都是瞪直了眼看着他。　　“怎麼了？”郭正陽笑着反問一聲，等問出這句話后才又瞬間默然，怎麼了？是他走神了，而且這些天里，他已經不是第一次走神了。　　現在，時間已經是郭正陽和劉夏進入禁地長老會的第四天。　　是靈武大陸的第四天。　　第一天他就是逛了逛長老會的意志海，然後在住所外布施陣法，放下便攜式傳送陣回了火府修鍊，第二天，他第一次開壇講道，第三天休息，第四天又是開壇講道，現在郭正陽就是剛講道結束，通過傳送陣回到靈時府不久。　　若是算成外界時間，他回到靈時府也就是一個小時左右，但算成府內時間，他已經在這裏呆了四五天了。　　四五天來，郭正陽不止走神了一次，而是多達數十次，都是正在和那邊研究探討着陣法時，突然就走神了，好像在發獃一樣，這情況持續出現，也就由不得木道君和劉夏不狐疑了，哪怕是不遠處的星河老祖等人，都是偶爾看來一眼，表情古怪。　　但在眾人注視下，郭正陽卻難得的老臉微紅，才尷尬的擺手，“是我想事情出神了。”　　“發生了什麼事？”　　劉夏關心的看來，其他人沒說話，但神態一樣露出了關切之意，可是郭正陽卻尷尬的要死。　　因為他這些走神，竟然是因為一個女人。　　他自己都覺得不可思議！　　但自從這次進入靈時府後，腦海中卻不時就會蹦出一道倩影，不管之前是在做什麼，那道倩影要麼是毫無徵兆的蹦出來，要麼是郭正陽自然而然就想到了，想着想着，他甚至都會升起一種思念的感覺，很想再去多看她一眼……　　天殺的，郭正陽自己都有些不理解，怎麼會這樣。　　那種感覺竟然像是毛頭小伙子遇到了初戀一樣，第一次想起她只是覺得快樂，以及心跳加速，第二次還是如此，想的次數越來越多，就逐漸越來越想她。　　這種感覺也只有郭正陽上輩子在高中時，暗戀某個同學時遇到過。　　可現在他都多少歲了？怎麼還會突然又對某個異性有了如此觀感？他自己都覺得這不科學。　　而且到現在他都還不知道她叫什麼，只知道她是雪衣山上眾多絕色其中之一，恩，就是今天他在飛花島講道結束回大殿時，路過大殿外站着恭迎他的一群女修身邊，偶爾一次回眸，突然看到了她，再然後郭正陽愣了幾秒鐘，在那張俏臉上盯了幾個呼吸，就有了心跳加速的悸動，然後理智的移開視線，回到大殿再通過傳送陣回火府。　　他原本也以為事情就這樣結束了，可是坐下來后，卻一次次不斷想起那張溫婉動人的俏臉，哪怕是當時那張俏臉上閃過的一抹緋紅，到現在都像是依舊在眼前一樣，不斷在他腦海中浮現，同時浮現的還有那種心跳感和悸動。　　就是因為這，他才會一次次走神……　　但是這不科學啊，難道自己真對那個女人動心了？就是因為簡單的一次回眸，剛好碰觸到那張略帶羞澀的絕美容顏，就這樣一見鍾情了？甚至干擾的他連研究陣法典籍都不能靜心？　　這種事，郭正陽自己都覺得很尷尬。　　更根本無法向木道君和劉夏等人明說。　　而接連十多次走神，郭正陽也知道這樣下去自己根本不能研究了，所以就在隨後笑着起身，“我現在心緒有些亂，暫時不大適合修鍊學習，你們先研究，我去冷靜一下。”　　說完也不等幾人回話，郭正陽就獨自走到一側，進了靈時府內那座房屋，而後坐下來開始參悟頓悟觀想法。　　功法運轉，參悟模擬宇宙大爆炸的形成，就這麼過了幾個小時，郭正陽才又頹然起身，神色古怪的和幾人告別，然後到了靈武大陸。　　“我擦，到底怎麼回事？該不會真是什麼一見鍾情這麼狗血吧？我現在的心情，還真是和幾十年前面對安茜時一樣緊張，很想見她，真是遠遠看看她就覺得很幸福？”　　黑着臉在殿宇內來回踱步，郭正陽真不止一次想放出靈識，尋找一下那道倩影，但卻又一次次忍了下來，只是在心下低罵。　　他到現在都有些不相信，自己會狗血的對哪個女人一見鍾情，甚至像是幾十年前情竇初開時的少男一樣。　　但他也的確沒想到過，這會是有人暗中搞鬼。　　畢竟這種事他壓根聽都沒聽過，從來沒想到過會有什麼手段和算計，能讓人在見到另一個人時，像是一見鍾情一樣自然而然對對方升起各種情緒。　　一個人的內心感情也可以控制左右？至少郭正陽以前沒聽過這樣的事，所以他沒想過這是有人暗中動過手腳，只是在罵自己怎麼會變成這樣。　　這不合理！　　來回踱步走了幾分鐘，郭正陽最終還是沒忍住心下的念頭，終於放出靈識探索了出去，然後很快就發現了那道倩影。　　那倩影也是一個黑髮黑眼的女修，看上去二十左右的年紀，一張雪白的鵝蛋臉吹彈可破，姿容絕對稱得上傾國傾城，關鍵還是那種溫婉如水一樣的氣質，加上一襲素凈清爽的白裙，看一眼，郭正陽就再次心跳加速，像是偷窺了女神又生怕被對方發現一眼，很快又收回了靈識。　　實話來說，那倩影雖然也是傾國傾城的絕色，但放在二三十個絕色美人里，卻絕對不是最搶眼的，她以前站在人堆里，郭正陽就從沒關注到過她，主要是美人太多了，郭正陽每次一掃而過，在今天那一眼之前對那倩影根本沒什麼印象。　　但就是今天時偶爾一瞥，細細的打量下卻又讓他驚為天人，越看越心動。　　這種事，真有些詭異。　　“你到底怎麼了？”　　就在郭正陽收回視線，再次即緊張又尷尬的踱步中，身後才猛地響起一聲關切的話音，是劉夏也從靈時府跟了過來。　　郭正陽難得鬧了個大花臉，看劉夏一眼，根本不知道說什麼。　　他平時在劉夏面前一直都是努力保持師長的威嚴，哪怕這丫頭從頭到尾，都沒叫過他幾次師傅，但他卻一直拿對待晚輩的心態對她的，就算知道這丫頭可能對他有男女之間的感覺，可他一直在迴避，並不想牽扯。　　所以這種事，他怎麼可能說得出口。　　再次擺擺手說了聲沒事，劉夏正想再次開口說什麼，一聲輕語才從殿外響起，卻是幾個女修開口拜見，說是有陣法上的難題想請教郭正陽，問她有沒有時間。　　換了正常情況，他們的問詢自然不會得到回應，但這時候郭正陽卻如逢大赦，馬上應了下來，他實在不想以這種古怪的心態面對劉夏，隨後就走出房舍。　　但很快，郭正陽又後悔了。　　因為這一次過來的幾個女修里，就有之前讓他忍不住偷窺的那位，當然，那位只是其中之一，靜靜站在後方，微微紅着臉拿着崇拜崇敬的眼神偷偷瞄來，郭正陽被這樣的眼眸一掃，心情頓時就變得激動興奮。　　但他還是很努力讓自己不露破綻，轉而看向其他人。　　好吧，這一看郭正陽則又心下一驚。　　這幾個女修最前方兩個，是一個金髮美人還有一個黑髮美女，兩女一個是緊身服飾，把性感到爆的身姿烘托的無限誘惑，看的郭正陽心下猛地都升起一股邪火，這邪火雖然不大，但的確是有，而且在逐漸滋長。　　等他視線轉移到另一個黑髮美人身上，本就在滋長的邪火反而越發沸騰。　　那個美人倒是和他偷窺過的倩影類型一致，都是溫婉動人的氣質，穿着也差不多，差別只是後方倩影身材高挑，容顏偏屬甜美，眼前這個則是溫婉中透漏着一絲絲性感，而身材更多的則是嬌小玲瓏，性感和溫婉氣息柔和在一起，搭配楚楚可憐的神態，竟是讓人望去，都有種忍不住想撲上去蹂躪的感覺。　　再次從她身上移開視線，郭正陽又看了其他幾女一眼，才總算平靜了些，不是那些女人姿色平庸，其實這一群六位美人都是絕頂的姿容，各有千秋各有風采，但其他三位，郭正陽再看去時，並沒有心跳感。　　三種不同的心跳，一種是仿若初戀暗戀一樣讓人心神悸動的難以忍耐，另一種是純粹的慾火，再一種則是施暴蹂躪一樣的變態慾望。　　郭正陽雖然在極力壓制，表情什麼的都掩飾的很好，可還是輕微露出一絲馬腳，因為他的呼吸已經微微有些急促。　　這情況落入前方六個美人眼中，諸女反應卻也截然不同，有的是暗喜，有的是驚喜，有的則是略帶羞澀的垂首。　　而略帶羞澀垂首那個，也正是後方那個曾讓郭正陽心神悸動，不斷想起的那個，心下還翻騰着各種邪火，外加本就很留意對方的神態，所以在看到那倩影略帶羞澀的低垂下含情脈脈的美眸，郭正陽頓時又心下一顫，頭皮都有些發緊。　　“算了，我今天狀態不好，等下次吧，下次在幫你們。”知道自己狀態不對，郭正陽才馬上開口，轉身就回了大殿。　　雖然這情況很�澹�但他卻知道若真呆在這裏坐在一群美女身邊幫他們傳道，自己真會心神大亂，指不定就會出醜更多。　　轉身走回大殿，也不理外面幾道倩影的反應，郭正陽直接就坐在床邊，從儲物戒指里取出一壺靈液，仰頭灌了下去。　　怎麼會這樣？他怎麼突然就心動了？這不合理。　　一口口灌着靈液，他本是想發泄煩躁，可是大口喝下去之後，他心中本就被撩撥起來的邪火、慾望，乃至那種心跳和悸動，反而越來越強烈。　　“到底出什麼事了？你別嚇我啊……”　　就在這時，劉夏卻也坐在郭正陽身旁，很是擔憂的抓着他的手腕急急開口，俏臉上全是緊張。

# 第三百七十一章 中招了

　　郭正陽的反常表現，的確讓劉夏很驚慌，應該說她認識郭正陽這麼久，幾乎從沒見過他會有如此焦躁不安的神態，就算面對各種生死危機，郭正陽都一直可以做到冷靜處理，可今天他卻突然坐立難安，這神態真有些嚇人。　　不過面對劉夏的緊張和擔憂，郭正陽的呼吸卻逐漸粗重，看了劉夏一眼，眼神都有些恍惚，“我現在狀態不對勁，你先回去，我自己會處理的。”　　說著這話時，郭正陽心頭才突然閃過一絲靈光，自己中招了！　　因為在這一刻，隨着劉夏柔嫩的小手輕握，很輕微的肌膚接觸，他竟然會有種輕微的顫慄和悸動，就是看向劉夏那一眼，匆匆一瞥，看到這弟子性感秀美的俏臉，心中的邪火和慾火竟然也在火速壯大。　　所以，郭正陽終於恍悟過來，自己，中招了！　　若是正常狀態，他怎麼可能在看着劉夏時，心下都有邪念沸騰？　　哪怕劉夏也是一個足以傾國傾城的絕色，但有句話怎麼說呢？不管再動人的美景，你第一眼看上去時不管有多驚艷，但天天看，看得多了，也就會顯得平淡。　　郭正陽的定力本就極為出色，就算是第一次初見劉夏時，也被這丫頭的性感漂亮電到了一點，但幾個呼吸就能恢復從容，等後來，哪怕劉夏隨着修鍊，也越來越出落的水靈動人，可兩人經常在一起修鍊，抬頭不見低頭見，他也早適應了劉夏的誘惑。　　各種情況下都能很淡然面對。　　但現在他看劉夏一眼，竟是突兀的覺得這妹子越來越嬌艷，越來越明媚性感，那種嬌艷明媚的姿容，都讓他心下不斷湧起一股股異樣的衝動，越壓制，反而越強烈……　　這不是中招了什麼？？　　雖然郭正陽從沒想過，世上竟然會有讓人對一個完全陌生的異性直接陷入犹如熱戀悸動的異寶，但他畢竟是個資深老修士，自然也知道漫漫星空之下，無奇不有，連靈時府那樣可以控制時間流速的寶陣都可以打造出來，還有什麼事是不可能發生的？　　“要不是這股邪火突然被撩撥出來，我還發現不了，該死……還不止一個人對我下手啊！”　　可不是，一開始他也真沒想到自己是中招了，雖然不敢相信，但他的確沒往那方面想，可等剛才出去走一圈，不止看到了那個讓他心神悸動的女子，還看到兩個一眼望去，就慾望邪念涌生的美人。　　後者，才是讓他恍然大悟，明白中招的根源。　　畢竟操控左右他人感情的寶物，他可能一時間想不到，但催情激發情慾的東西，地球世俗內就有大把大把的。　　該死啊。　　黑荒步那幫老傢伙，也太無恥了，竟然對自己用這種下流而且膚淺的招數？？　　不過，其實……郭正陽在這一刻還真是有些誤會了，黑荒步和器大宗畢竟也不是白痴，他們的招數雖然有些猥瑣，但正常情況下並不膚淺，他們清楚對於郭正陽這種人，可以引誘拉攏，但那些手段絕對不能操之過急，所以他們對和各自親近的女修所使用的異寶，其實只是激發一個人的魅力，這種魅力偏重肉慾，但卻是潛移默化，仿若春雨一樣潤物細無聲。　　如果沒有意外，吞服過某些奇妙靈植的兩個絕色，在郭正陽面前出現后，給郭正陽帶來的第一感覺，只會是性感、野性，輕微的刺激着人獸慾翻滾，別說是定力好的修士，就是定力一般的也能輕微壓制。　　再然後就是一次次見面，見的次數越來越多，才會逐步加深，一點點增加撩撥目標的慾望，直到不可自拔、再轟然爆發。　　靈武大陸沒有溫水煮青蛙這個說法，但類似的道理，以黑荒步和器大宗的眼界，怎麼可能會不明白？　　如果沒有意外，郭正陽就算見了之前外面兩個站在前排的女修，最多也是第一眼覺得她們很驚艷很驚艷，很性感很性感，然後壓制下去，以後偶爾才會在修鍊中，蹦出來一絲旎念，等見個十次八次，見得多了，那種潤物細無聲的撩撥才會發揮到極限，逐漸吃重到讓人失控，一旦失控，生米煮成熟飯，一切就好辦了……　　但是這件事的操作，也真的有意外，意外就是在行動的人不止黑荒步和器大宗兩個。　　他們手裡有異寶，女子服用了，就會讓自己的性感魅惑能力突增，彷彿天生媚骨一樣，迷惑異性一迷一個准，還是潤物細無聲的讓你不知不覺就淪陷、爆發的。　　但其他那些能把族內絕色女修送過來，又有哪一個不是站在大陸巔峰的大佬？　　某些大佬手中一些東西，甚至比他們的還奇妙，那就是第一個讓郭正陽心跳的女修，所吞服過的一株靈植才是奪天地造化之妙，雖然那靈植的用處有些雞肋，但迷惑撩撥的卻不是一個人的慾望，而是情，雖然這種迷惑是暫時的，畢竟一個人的感情，是不可能絕對控制，郭正陽之前的心跳悸動也只是因為藥物催發，讓他暫時被迷惑的假象，一旦真的發泄出來，就會清醒，那種情自然也就中斷，失效了。　　可動這種手段的人無疑也是抱了同樣的心思，真等郭正陽發泄出來，那就是上了他家閨女了，郭師還能提上褲子不認人不成？不認人總得認孩子吧，這些女修既然動了這些手段，自然也有很多增強珠胎暗結的手段，哪怕沒人可以百分百保證，但只要郭正陽發泄了，概率就絕對在七成以上，所以……　　如果也只有那女修一個人在行動，那麼郭正陽說不定也會不知不覺中招，可雙方同時在行動，兩種截然不同，卻都有些奇妙功效的異寶一起發威，情和欲一起被撩撥爆發，相互之間又會產生什麼激化性後果，這個還真沒人知道。　　郭正陽這個受害者，雖然並不清楚那些美人都用過什麼手段，但卻隱隱發覺了不妥，所以在暗罵幾個大佬無恥時，也果斷伸手，就要封鎖劉夏修為，把她先丟回火府。　　但這手伸出去，事到臨頭卻突兀一變，變成伸手抓住劉夏一側俏臉，貪戀的摩挲。　　輕微一下摩挲，手心中傳來陣陣嫩滑蝕骨的觸感，郭正陽大腦又猛地一轟，本就已經在翻騰的慾望和邪念頓時又無限發大，不止手中氣力加大了些許，連眼神也變的火熱起來。　　“……”　　反觀劉夏，卻被這樣的孟浪行徑搞懵了，上一刻還因為郭正陽的不正常表現而擔心緊張不已，等聽到他說自己狀態不對勁，讓她先走時，她更本能想拒絕，但現在？　　大腦同樣一片空白，這麼多年，她對他什麼心態，她自己再清楚不過，要不然她也不會從來不叫他師傅，不叫他師傅不是說她不在意他，而是另一種女兒心思，只是這傢伙一直木頭一樣，或者壓根對她不感興趣。　　呼吸粗重，雙眼通紅，還做出這麼詭異的動作？　　“你快走，我被算計了。”　　劉夏發懵中，正貪戀把玩着劉夏俏臉的郭正陽才突然發力，猛地把劉夏甩了出去，而後邪火亂跳的破口大罵。　　草，這叫什麼事，自己竟然載了這麼大個跟頭，而且剛才那是什麼？他剛才都做了什麼？　　勉強恢復一絲清醒，把劉夏推開后，郭正陽也就是又在心下低罵一聲，心神就又被無窮的浴火和邪念佔據，而且在邪念翻滾時，他腦海中閃過的也不再是劉夏的俏臉，而是那個不知名的白衣女修。　　那種對女神一樣的暗戀般的心跳和悸動，加上來自那金髮女修撩撥來的慾火，還有另一個嬌小美人身上撩撥出的肆意蹂躪出百般花樣的變態野望，竟是詭異的糅合在一起，讓他忍不住都要衝出房去，只想把盤踞整個腦海，讓他都有些自慚形穢的女神壓在身下大肆發泄。　　是啊，那不是一國公主就是一國郡主，飄飄欲仙的仙子，卻拿着崇拜敬仰的眼神羞澀看來，看上去有那麼溫婉賢淑，明明是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的女神，若是能……　　“不好。”　　就在郭正陽雙目通紅，心神大亂時，一側才又響起一聲嬌斥，卻是劉夏終於清醒過來，再次看到郭正陽的情況，也臉色大變。　　這時候她就算再傻也看出不對勁了，雖然剛才被他那種親昵動作搞得頭腦空白，甚至在剛蘇醒那一刻她都有些驚喜，但現在她卻知道，這不是木頭開竅了，是被暗算，中了什麼下流招吧？就算她一顆心早就系在他身上，就算為他去死也願意，但她也絕不希望兩人關係若是有變化的話，卻是因為他被暗算導致的。　　所以在色變着驚呼中，劉夏反應也是果決，揮手就放出一件陣寶，想先壓制住郭正陽，哪怕明白郭正陽狀態不對，她也不可能一走了之，萬一便宜了外面那幫狐狸精，才是虧大了。　　但陣寶剛出，威力還沒發揮出來，本是看向殿外的郭正陽就猛地轉身，身子一閃到了劉夏近前，手一伸就把劉夏抱進懷裡，在劉夏再次瞪圓了美眸時，張口就對着前方吞了下去。　　如果說上一次郭正陽心神迷失，還只能算是小迷失，只是伸出單手摸索把玩劉夏半張俏臉，但這一次的迷失，就是狂亂了。　　不止動了嘴，雙手也在劉夏身後一按，原本穿在小丫頭身上的衣衫瞬間粉碎，露出了一具凹凸玲瓏的雪膩背肌，一隻大手也直接抓上了小丫頭挺翹而滑嫩的美臀，赤裸裸不加絲毫阻隔。　　“噗～”　　劉夏身子一僵，原本被丟在空中還沒開始發揮威能的陣寶竟直接跌落在地，她整個人又傻了。　　傻了一下，等翹臀上傳來陣陣疼痛，劉夏才又猛地驚醒，而後美眸里卻是湧現出無窮的羞急之色。　　這叫什麼事？　　怎麼會這樣？雖然她也一直期待有一天，她不再把自己當小孩子看，而是當……可真的發生時，怎麼會是這種情況？

# 第三百七十二章 這，是個誤會

　　“郭長老剛才怎麼了？”　　“好像狀態不大對？”　　……　　某座大殿外，幾個千嬌百媚的女修並不知道殿內發生的情況，因為大殿內的陣群，是郭正陽親自布置的，自然是他在裏面可以隨意打探陣外情況，陣外卻不可能發現裏面的絲毫狀態。　　她們知道的，也只是自己等人來見郭正陽，原本想以請教指導的借口和理由和郭正陽多親近下，至不濟也能多露下臉，然後在郭正陽那裡留下點印象。　　可事情怎麼會發展成這樣？　　是啊，這是郭正陽進入長老會第四天了，四天來，當然不是只有她們這波人想以請教郭正陽指導的理由來拜見，這裏二三十個絕色，都早來了好幾次了，只是在以往她們每次通稟，裏面都沒回應。　　次數多了，眾女也就以為郭正陽要麼在忙，要麼對以前那些來請教的女修沒興趣……　　結果這一次幾女剛過來，說出一句話郭正陽就笑着出來，那情況明顯是讓人喜出望外的，可是，可是郭正陽怎麼剛出來，眼神火辣呼吸粗重的看了幾女一眼，就馬上又回去了？　　情況不對！　　不知情的幾個女修，自然是深感之前的情況有些詭異。　　就是知情的女修，一樣覺得不對啊。　　畢竟不管是站在最前面的，力圖靠魅惑郭正陽肉慾貼上去的女修，還是站在後面那個想藉助情網上位的，都能發現不對。因為她們可是清楚，以她們所服用過的那些寶物的功效來看，應該不會在一開始就有這麼大威力的。　　不管是那些激發魅惑異性慾望的寶物，還是激發魅惑異性感情的寶物，都是講究一個潤物細無聲，在無聲中潛移默化……　　可怎麼剛才郭正陽剛出現，看她們幾眼馬上就激化了？　　是郭正陽定力太差？不可能，若是定力太差，他在第一次見到二三十個絕色時，就不會只是簡單幾個呼吸的失神，隨後幾天都對她們視而不見，若是定力太差，剛才他被撩撥起慾望或情網后，就會直接按耐不住對她們為所欲為吧？　　畢竟來這裏的誰都知道，也基本都是心甘情願，想攀上這高枝的。　　甚至在這裏的，哪怕都還是處子，想到某些事時也會羞澀難耐，但對家族內那些老祖的命令，卻真沒幾個人有什麼抗拒排斥心態，說得直白一點，郭正陽年輕帥氣，實力超凡，待人也是溫和而有風度，還着實是一個個公主郡主等人心目中的最理想化伴侶。　　一次次名動大陸，前途無量，那就算沒有族內長輩的叮囑，都不知道有多少女修被勾走了魂，所以就算對於這樣的事，有些公主郡主還覺得羞澀，可心底下卻是很願意的。　　她們平時對郭正陽的崇拜和敬仰之情，也都不是假裝的，而是發自內心，畢竟那位或許在修為上可能還沒她們高，但實力能力，真的太嚇人了……　　可不管如何，突然發現事情發展的有些詭異，一群大陸的天之驕女還是紛紛都變的面面相覷，都覺得有些不妥，卻又不知道哪裡不對勁。　　再然後，一群女修等了好一陣子，期間也有人再次很溫柔關切的發出問詢之音，想展現下女性的溫柔，但不管什麼話語，卻再沒得到裏面的絲毫回應。　　時間一長，這裏的情況就更加讓人疑惑和覺得古怪。　　最終，一直等了一個明節的時間，還是得不到回應，為首兩個女修才紛紛對視一眼，眼中全是無奈，難道是她們兩個一個用那些東西，引起了什麼不妙的結果？早知道就該一個人用了，不過就算無奈，兩女還是領頭帶着其他幾女退了下去。　　但殿外退走的幾女卻絲毫不知道，一個明節對於她們來說或許已經很漫長，畢竟忐忑和狐疑的等待中，一個人心神緊張，自然會覺得時間過得很慢。　　但殿內，一個明節的時間卻還遠遠不夠。　　直到都過了四五個明節，郭正陽踏足長老會後的第五天降臨，他才苦笑着彈了彈手中煙灰，一個頭兩個大。　　對現在的他來說，世俗中普通煙草已經索然無味，但修真界有靈植釀造的靈液，卻並沒有什麼靈植恭弘=叶 恭弘片創造出的煙草，所以煩的快吐血時，他就算想抽支煙，也別無選擇。　　他現在真想殺了黑荒步那幾個老東西，那幫老東西真把自己坑慘了。　　天殺的。　　四五個明節時間啊，那可是地球上的五六十個小時，這麼長時間，他大部分時間都被翻騰的慾望和邪念支配了行動，結果可想而知，不管是對那個金髮女修升起來的肉慾，還是對那個嬌小女修升起的壓在身下蹂躪出百般花樣的邪念，都落在了劉夏身上。　　不得不說他的體能很強大，經過天劫的一次次淬鍊，哪怕折騰了五六十個小時，郭正陽現在卻只有一股神清氣爽的感覺，甚至因為是兩輩子加起來的初嘗滋味，在後來逐漸清醒時，他都自然而然有些迷醉於那種感覺，不想停歇。　　可憐的是，當逐漸清醒時，看到梨花帶雨的劉夏被自己擺成羞恥的姿態肆意蹂躪，郭正陽哪怕又被經過風暴摧殘后仍呈現出另一種別樣誘惑的鮮花刺激的升起另一種邪火，可還是給臊的差點大吐老血。　　再然後就是匆匆撤退，都不知道該怎麼面對劉夏了，哪怕此刻的小丫頭就背對着他躺在身後的柔軟床榻上，兩人相隔不到一臂之距。　　“是不是該說點什麼？”沉默一陣子，頹然把手中煙頭捏成虛無，郭正陽才苦笑的拍了拍腦門，但他真不知道該說什麼。　　說自己中了外面幾個下流老東西的陰招？之前的事他其實都神志不清？是失誤？　　這些話還是不說最好吧？　　就算他兩輩子都沒怎麼接觸過男女之情，可有些事卻也是看得多了，多少能明白一些。　　極度的鬱悶和窩火中，郭正陽突然又有了些慶幸，慶幸這丫頭以前並沒有正兒八經拜自己為師，雖然他心下一直拿她當徒弟看，而且對外人介紹，他也是介紹說劉夏是自己的弟子，但小丫頭一直不承認，也基本不會拿對師長的態度對他。她平時對他，外人面前給面子，自己說什麼就做什麼，私底下卻很隨意，像是很親密的朋友，真遇到什麼大事，這丫頭更會玩命幫自己。　　在以前，郭正陽只會覺得鬱悶，覺得自己做師傅太失敗，兩輩子加起來收的唯一一個弟子，竟然這麼跳脫不成熟，可現在想想，他就只有汗顏了，萬一以前小丫頭太聽話，那就真會讓人崩潰的，畢竟不管是上輩子還是這輩子，他接觸的也大多都是尊師重道的觀念，雖然在世俗時，也不見他對那些初高中授課老師多尊敬，但在靈域內遊走多了，尊師重道的觀念，反而強化了許多……　　胡思亂想一陣子，郭正陽對眼前的情況還是沒什麼頭緒，最終還是無奈一嘆，站起了身子，但就在這時，一陣噼噼啪啪的脆響卻突然從他身上泛起，郭正陽頓時一愣，愕然低頭看向自身，隨後握了下拳，郭正陽的眉頭也皺的越來越厲害了。　　“奇怪，怎麼我的肉身好像變強了不少？”　　郭正陽算是靈體雙修，雖然他在肉身修鍊上幾乎沒怎麼投入，但每一次天劫淬鍊帶來的結果，卻是要比無數體修苦修來的結果還更恐怖。　　他在真人後期時，肉身強度都幾乎能媲美下品法寶，到了道君境時，經過一次大天劫淬鍊，他的肉身能力都能比肩中品法寶了。　　但，但讓郭正陽駭然的時，之前因為心情複雜，根本沒忘這方面想，所以也就沒留意，現在一留意，才發現自己的肉身強度竟然又暴增了一個大階段。　　這種暴增，幾乎能比得上一次天劫淬鍊了！　　雖然沒有驗證，可那種暴增的體能卻讓他很熟悉。　　簡直就是見鬼了，自己這两天就是為老不尊的在床上床下不斷折騰蹂躪小丫頭，怎麼還有這種好事？竟然都快比得上一次天劫淬鍊的效果？　　愣了片刻，郭正陽才快速拿出一把飛劍，這是三品寶器，幾乎能發揮出上極品法寶之威，抓着飛劍直刺胸口，卻沒想到一劍還沒刺下，後面馬上就響起一聲驚呼，“你干什麼？！”　　焦急，慌亂，不安。　　這一聲驚呼里充滿了太多複雜情緒，驚得郭正陽手腕一頓，身側一道還是香汗淋漓，好像剛從水裡撈出來的赤裸嬌軀就撲倒郭正陽身側，一邊奮力奪劍，一邊幾乎是哭着喊了出來，“我就那麼讓你討厭？你……你折磨我那麼久……怎麼像是你吃了大虧一樣……”　　“……”　　邊哭邊奪劍，等把飛劍從郭正陽手裡奪走收入儲物戒指，小丫頭才哇的一聲撲進郭正陽懷裡，哭聲里的委屈和哀怨，感染的郭正陽都瞬間心酸。　　但郭正陽卻又很快無語，她在想什麼？　　是了，自己每次天劫淬體之後，都會拿着各種法寶來實驗肉身強度，但這個秘密，至今都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難不成她以為他剛才是要自殺？像是古代的貞潔烈婦一樣一旦身子被辱就自殺？　　這，是個誤會。　　“我不是覺得自己吃虧。”無語的眨了眨眼，郭正陽才黑着臉低語。　　“那你是做什麼？”劉夏這才一滯，而後淚眼朦朧的抬頭看來，問了一聲，郭正陽還沒回答，她才突然身子一顫，原本凄白的俏臉竟閃過一抹鮮艷的紅暈，“你該不會是覺得無法面對我吧……我，我不怪你……”　　雖然這樣說，她也有些不甘心，因為她也明白之前郭正陽那樣對她，根本是中了陰招的結果，自己就算早就可以為了他連命都不在意，但若就這樣稀里糊塗成了事，也讓她鬱悶的吐血，按說是不該，她也不想就這樣算了。　　怎麼也都是等得哪天這石頭開竅了，喜歡上她，離不開她，然後像是世俗中大多數情侶一樣山盟海誓、花前月下，多玩點浪漫什麼的，再便宜他。　　但她還真怕這老古板一時想不開，真自殺了。　　郭正陽再次無語，不過這次無語中，他倒是在心下閃過一個念頭，算了，還是不解釋了。

# 第三百七十三章 怎麼研究？

　　有些誤會，郭正陽其實並不想解釋太多，因為他覺得若是有那樣的誤會也挺好，至少以以前他對劉夏的態度，現在卻又做出這種事，以他的性格，也很難拉下臉對她說太多甜言蜜語什麼的哄她開心。　　所以當看到劉夏有了誤會，自然而然過來安撫他，郭正陽覺得這感覺還真不錯。或許那有些無恥，但總比一直僵着好吧？　　但隨後郭正陽卻又眼眉亂跳的發現，小丫頭在清醒過來后，似乎就自主發現了疑惑。　　情況就是她赤條條撲在郭正陽懷裡，貼的很緊，讓初嘗滋味的郭正陽又有了一些奇妙反應，然後小丫頭雖然羞澀難耐，可又不敢刺激郭正陽，只能任由某些事自然發展。　　直到最後實在羞得受不了，才倉皇逃開。　　哪怕她已經被郭正陽變着花樣折騰了好幾天，但那時候郭正陽意識是不清醒的，現在郭正陽卻是清醒的，羞意自然很濃烈。　　就是逃開時，劉夏才驚奇的發現，她的身體，似乎也變得有力了許多，哪怕隨便一個靈修，經過聚靈初期的修鍊，外加以後一次次突破時的天地靈氣自然淬鍊，肉身強度都要比普通人強出太多太多倍，但若是沒有法寶在外防禦，正常的道君初期靈修，一把下品靈器飛劍就能輕鬆把你刺個透心涼。　　劉夏就是在倉皇逃開時，一不小心撞上殿堂石壁，結果肉身沒有絲毫損傷，一下子反而把石壁撞得有些晃蕩。　　再然後，小丫頭就疑惑的實驗了幾下，發現自己嬌軀不管是力量還是耐力都要比以前強大出了太多太多……恩，修鍊到這地步，破身的痛楚自然早就不是問題了，哪怕她在第一次就稀里糊塗的被折騰了好幾天。　　而輕微實驗已經實驗不出結果，說不定都要拿靈器或者術法攻殺才能驗出結果，通紅着俏臉的劉夏才狐疑的偷偷看向郭正陽。　　之前他抓着飛劍刺向自己，真是自殺？　　還有就是，自己的身體，怎麼會突然變強了這麼多？　　這是體修才有的實力吧？　　但在被他蹂躪之前還沒變化，怎麼被蹂躪了那麼久，反而突然成體修了？那種事……　　太多疑惑和想不通，劉夏都漸漸忽略了郭正陽早已被她的活蹦亂跳給撩撥的幾乎流鼻血，可不是，到現在兩人都是赤條條的，先前還是貼身接觸，現在肢體沒了接觸，但一具活色生香的嬌軀就在身前靜靜站立，一絲不掛，什麼美妙都看得一清二楚？　　“明白了。”不過在被撩撥的快流鼻血時，郭正陽腦海中才突然閃過一絲靈光，終於明白了為什麼在這一場意外之後，他和劉夏的肉身強度都是暴增了，“雙修？修士之中，道侶之間的雙修，就是陰陽調和互相滋補，雖然我並沒有什麼雙修功法，但是天劫一次次淬鍊肉身，淬鍊出來的都是世間最至剛至強的陽剛之力，劉夏也是處子，體性陰柔，而且隨着修為加深，女體的陰柔之氣也在不斷累加，就算比不上我的天劫淬體，也要比普通女性強大百千倍，所以就算沒功法輔助，只要陰陽交融，一樣有着極強的調和之力。”　　可不是么，雙修一道就是走的陰陽調和，陰陽交融的路子。　　功法只是一種輔助作用，輔助着讓修士間的陰陽調和更有效率，更有成效。　　就算沒有功法，普通男女在一起交融，也能輕微調理各自身軀呢，地球上的普通男女，一直孤身禁慾，還會讓自身身體狀態出現各種輕微的異狀，比如內分泌失調等等，適當的交融，反而會有助於調理身體狀態。　　郭正陽靠天劫淬體，那也絕對是整個世間最兇猛最殘暴的陽剛之力，一旦累積的過剩，若是長期壓制，說不定也能出現什麼禍端。　　說不定，說不定之前會那麼會輕易中了陰招，導致自己神智迷失，也有不少原因是因為他體內積累了太多至剛至陽的天劫之力，才導致他根本禁不起誘惑，普通誘惑或許可以靠理智壓制，可一些力度很強的誘惑，一引爆，就是災難。　　想一想，若是之前他被引誘時，不是在這大殿陣法內，而是和人廝殺時突然神智迷失，那又會是什麼景象？　　上輩子幾十年沒出現過這種情況，那是上輩子他並沒有利用天劫淬鍊過身軀。　　而一旦他肉身積累了大量過剩的天劫偉力，真的發泄出去調和一下，就會反而讓肉身又獲得巨大好處。　　這種好處，哪怕沒有雙修功法輔助，但因為天劫偉力太過恐怖，而且劉夏體內積累的陰柔之力也要是普通女性的百千倍，如此結合，效果自然很明顯。　　想到這些，郭正陽似有所悟，但很快他就又尷尬了，因為這些畢竟只是他的猜測，是不是真的卻還不一定。　　換了平時，若在修鍊上有什麼猜測，郭正陽只會馬上付出行動去實驗，但現在這種心思，怎麼試驗？難不成再拉着劉夏胡天胡地一次，看還有沒有效果？　　想到這裏，郭正陽雖然老臉微紅，卻也難得的又怦然心動，或許真是因為天劫之力的影響，他才會在不久前逐漸恢復神智時，會感覺那種滋味那麼銷魂，那麼令人迷醉吧？因為他體內陽剛之氣太盛，所以才在交融中接觸到至陰的力量時，會那麼飄飄欲仙？　　那種滋味，的確超乎想象。　　以前沒試過，但總覺得那也就是那麼回事，不可能比得上修真界各種刺激和享受，別的不說，隨便一口靈液，沒入口腹后都會給人帶去驚粟的快感，絕對要比凡俗中無數人眼中的頂級享受更宏大的多。　　所以沒試過之前，他真覺得也就那樣吧，有沒有都無所謂。　　可剛才他卻發現那回事還真不簡單，那種享受，美妙的根本無法用言語來形容，任何詞彙都無法準備捕捉那種感覺。　　回想着回想着，郭正陽才猛地輕咳一聲，拿出一套穿在了身上，還是算了，不能太老不休了，下次再說吧，反正有了第一次，也不能太猴急。　　現在他頭大的是，以後該怎麼面對。　　哪怕小丫頭在他面前時從來不承認他這個師傅，但他對星河老祖等人所說的，一直都是師徒關係啊。　　頭大中，郭正陽又湧現出不少殺機，黑荒步那些老東西，還真是讓他惱大了。　　其實仔細想想，之前他就算隨便從外面抓一個公主郡主過來折騰幾天，現在也絕對不用這麼尷尬，畢竟黑荒步那老傢伙早就說了外面的人可以任他折騰，那些女的也都是心甘情願的樣子，還故意放陰招勾引，就算他真折騰了誰，事後都不需要太尷尬，畢竟大家以前了解並不多，面子上也不會顯得太過不去。　　可當時各種邪火翻滾，神智迷失，劉夏一聲嬌呼落入他耳中都突然充滿了無限風情，勾引的他本能的循聲遁去，幹了糊塗事，這還真不如隨便在外面拉幾個人發泄，事後總是沒那麼多負擔，至少不用發愁該怎麼面對一個個熟人。　　就在郭正陽火大時，不遠處看他穿衣服才也被驚醒，而後輕呸一聲同樣拿出一套衣衫急急穿戴的劉夏卻再次一愣。　　愣愣看着郭正陽表情不斷變幻，最終，小丫頭竟然俏臉通紅的猛丟下衣衫，再次赤條條走了過來，然後一把抱住郭正陽，又氣又急的踮起雪白的腳丫就向他唇上咬了上來。　　郭正陽還不大明白劉夏的意思，一截滑嫩甜軟的香舌就滑進了嘴裏，長長一番濕吻，當郭正陽也不由自主跟着反擊時，才又舌尖一疼。　　“你是不是在想早知道這樣，還不如在外面隨便找個女人來得方面？”　　舌尖的疼只是微疼，但劉夏略帶含糊的話卻讓他一驚，這丫頭成精了？該不會陰陽調和一次，兩人還能生出什麼心靈感應之類的神通？　　事實證明郭正陽這是想多了，心靈感應類的神通是不會有的，只是某個小丫頭早已了解他那種死要面子的性格，靠猜就猜了個七八成而已。　　劉夏沒有再開口說話，只是用略顯瘋狂的行動表達了心中的醋意，雖然很生澀，也很羞惱，但在即羞又怒的嬌俏模樣下，她還是開始主動挑逗郭正陽。　　“以後你只能有我一個女人。”　　……　　“答不答應？不說話，那我現在就走……”　　……　　看着努力裝作媚眼如絲，半威脅半哀求的看來的小丫頭，郭正陽一陣哭笑不得。　　早就領教過她吃醋的能力，只是沒想到這也行？　　她的性格，其實從第一次開始接觸時，就是屬於陽光明媚的類型，很開朗外向，只是跟着郭正陽一起呆的久了，才逐漸被感染的悶了些。　　“咱們還是認真研究下，為什麼身體突然變強了許多吧。”哭笑不得中，郭正陽才黑着臉回收主動權。　　“怎麼研究？”劉夏反而沒想到這麼多，畢竟她並不知道郭正陽是靠着天劫淬鍊肉身的，只是這種疑惑，在片刻后就又被徹底解開，片刻而已，小丫頭就氣的咬牙切齒，卻又美的渾身無力，只能任由身上的人肆意折騰。

# 第三百七十四章 道君中期

　　靈武大陸過去五天，地球時間已經是20多天後，而靈時府內，星河老祖等人已經呆在裏面研究了七八年。　　雖然郭正陽在稀里糊塗中和劉夏之間關係發生質變后，尷尬的都不知道該怎麼去向星河老祖等人解釋，自己的“弟子”怎麼就變成了道侶。　　但在隨後，郭正陽還是帶着劉夏回到靈時府，硬着頭皮重新介紹了下兩人關係。　　他或許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已經做過的事，該承擔的責任也不會推卸。　　原本郭正陽覺得，自己拉着劉夏的手出現在星河老祖等人面前，重新開口說兩人成了道侶，這種事會引起幾位師兄的極度驚訝。　　卻沒想到，星河老祖等人只是微微愕然一番，跟着就紛紛起身笑着恭喜起來。　　“我早就說了，這丫頭人前人後，幾乎從不叫郭師弟師傅，擺明了是拿另一種態度對郭師弟，咱們這些外人都看得一清二楚，倒是郭師弟，不知道你一直在顧慮什麼，你當初為了救她，連命都可以不要，也不是不喜歡，卻一直都在逃避，現在好了，恭喜恭喜。”　　“是啊，這丫頭的心思誰還能看不明白，郭師弟，恭喜了。”　　“現在應該稱呼劉師妹了，你上次為了郭師弟尋找那個雷府，就因為郭師弟隨便一句話，哪怕哭着鼻子都還要堅持找下去，這哪是徒弟和師傅之間的關係。就是不知道郭師弟哪根筋不對，非要用師傅的姿態面對你。”　　……　　如此境況直接讓郭正陽愕然，倒是在一群老祖打趣中，劉夏又羞得俏臉通紅，她改口倒是快，更直接羞惱的嬌嗔木道君說話不算話。　　她卻不知道某些事木道君早就開口告訴了郭正陽，只是她自己以為郭正陽不知道而已。　　說的也是，不管兩個人心下都是怎麼想的，但落在外人眼中，兩個人的關係，其實一直都很詭異的，當初劉夏這弟子被黑獄老祖抓去，困在九崖山內，靠着陣法禁制之力上界山那麼多道君一起出面，都拿黑獄老祖沒辦法，結果還只是聚靈期的郭正陽豁出命都要去救人，雖然那件事成功了，可誰又不清楚那是九死一生的過程？　　這壓根就不像普通師傅對徒弟的態度。　　再然後又是劉夏這個聚靈期為替郭正陽出口氣，就拿着幾顆小隕滅雷珠就去暗殺黑獄老祖，最後搞得奄奄一息回來，明顯也不是一般徒弟對師傅的態度。　　再後來，也就是郭正陽隨便說一句某幾個島嶼上可能有雷府在，對他的生死一戰有幫助，劉夏就轉修陣法，學了幾個月，然後一直在那裡找，就算找不到也要一直找下去，自己搞的哭鼻子了，都不放棄，直到兩人約戰要開始了才回來。　　這要是徒弟對師傅的態度才怪了。　　星河老祖等人也都是人精，都是活了幾百年的傢伙，又有誰能看不明白劉夏對郭正陽是什麼心思？這丫頭從來不叫他師傅，說道侶情侶明顯更貼切，而以他們看來，郭正陽也幾乎是事事都順着她，兩個人平時在一起像道侶也多過像師徒，唯一不正常的也只有郭正陽了，不知道他哪根筋不對非要說對方是他弟子，其實他們這幫人旁觀着都覺得彆扭。　　所以現在突然聽到兩人關係發生變化，星河老祖等人反而覺得兩人關係變正常了。　　就是在這樣的說笑和打趣中，郭正陽又被笑的頗為尷尬，合著這麼多年下來，就只有他自己不正常了？　　“我去外面看看。”鬱悶的瞄了眾人一眼，郭正陽才黑着臉退出了靈時府。　　而在他身後泛起的一片笑聲，也又讓郭正陽臉色微微發熱，也是真到了外面，在遠離靈時府的一片山脈上落下身影，冷靜下來時，郭正陽又仔細回想了一番和劉夏從認識一直到現在的過程，他才也忍不住苦笑一聲。　　或許有些事，的確是他想的太多了。　　郭正陽了解他自己，並不是一個濫情的人，甚至可以說他自從上輩子家裡發生那樣的劇變后，對感情什麼的都沒了多大興趣，更一直在刻意逃避，因為他怕，怕擁有了之後再失去。　　一個人的性格或者對待某些事物的態度，絕對都會受到自己曾經經歷的影響。　　上輩子高中時，他也是一個痴情專情的人，要不然不會暗戀誰一下子就是兩三年，而後來父母意外死亡，家裡的親人也一個比一個慘，爺爺因為思念小兒子，外加他那些年太不爭氣，從而因為心結導致本就老邁的身體越來越差，最終，他也可以說是帶着遺憾死掉的，疼愛他的大伯也是入獄，獄中生活自然不可能會好，大姐的下場更只能用悲涼形容……　　若是偶爾一個至親是這樣，還不容易會讓人害怕，驚懼，但一個個至親都那樣的下場，對郭正陽的打擊不可謂不大。　　就是後來一個個至交好友，比如楊志明和李哲，也是死的一個比一個慘。　　正因為一次次經歷，他才會刻意逃避感情問題，怕就怕擁有了之後再遇到各種凄涼遭遇，所以上輩子哪怕早知道宋依依對他好，他都一直不表示什麼，直到她為了他葬身妖獸口腹，他才後悔莫及。　　而這一世，郭正陽沒有再經歷那麼多凄慘遭遇，但上輩子的心結還是在的，畢竟上輩子是他六七十年的經歷和遭遇，重生到現在也不過是活了六七年，哪會那麼容易沖淡。　　他又何嘗不知道劉夏對他的真正心思，而他自己對劉夏呢？一開始剛遇到劉夏只是利用心思，但後來那丫頭一次次為他豁出命去拼，從原本一個見了血就嚇得六神無主、不通世事的小姑娘，硬生生變成一個可以為他去死，自己性命都可以不在意的人，他要說沒感動，沒一點心動，自然也是騙人的。　　只是他已經習慣了逃避，要不是有這樣的意外發生，他估計兩人也真不會走到這一步，還會和以前一樣走下去。　　當然，現在說什麼都晚了，關係都發生了，他還是那麼殘暴的蹂躪了那丫頭那麼久。　　認了吧。　　“靈武大陸那邊，又該怎麼處理？”　　和劉夏的關係已成事實，想再多也沒用，靜下心來后郭正陽卻又考慮起了該怎麼處理和靈武大陸那幫人的關係。　　說真的，從明白中招到清醒后，郭正陽不止一次想殺了黑荒步幾個老東西，那幾個老東西用招也未免太下流了。　　但仔細想想他在靈武大陸，和禁地、器宗、大易、殤陽都關係不錯，真正用那些下流招數的，也未必是所有人。　　而且那幫傢伙用得招數雖然下流，也是搭上自己女兒或者孫女之類的身子來引誘他去糟蹋，說他們無恥是一定的，但這畢竟不是加害，當時郭正陽若沒忍住，糟蹋了哪個公主郡主之類，佔便宜的也還是他，他也沒吃虧，而他自己也需要那邊的意志海去參悟，真要因為這個動手殺人，似乎也不大合適。　　思來想去郭正陽還是無奈一嘆，靈武大陸那邊，就算罪不至死，不至於讓他暴起殺人，但也真讓他惱火的厲害，還是晾涼那幫人吧，原本他是隔一天一講道，現在這幾天，他可不會再去了。　　接下去，還是先抓緊時間參悟，讓自己修為提升上去。　　時間一晃又是兩三個月。　　這兩三個月是正常的地球時間，兩三個月後，伴隨着高空中雲層退散，一層多彩光雨徐徐灑落，在光雨下沐浴了片刻，郭正陽才又一躍而起，眼中也多出了一絲興奮和驚喜。　　“道君中期，終於到了！”　　這一次參悟頓悟觀想法，而且是一直都在參悟，他用了兩三個月才頓悟，卻是比以前每一次的時間都要長。　　但不管怎麼說，他總算踏入了道君中期，進入中期后他的靈海面積已經可以正式和道君巔峰媲美，只要再修練幾年就能達到中期巔峰，而這樣的幾年，若是在靈時府進行，也就是十來天時間而已。　　外面三天裏面一年，他初期提升到巔峰吞服丹藥都要兩三年，中期這時限又變大了兩倍。　　畢竟他進入中期，靈海面積只是從四五百萬平方變到了一千四五百萬，其中有四五百萬本就是滿溢的，只需要把新增的一千萬平方堆滿就行。　　而原本堆滿之前的四五百萬平方是兩三年，現在就是兩個兩三年。　　進入靈時府修鍊的話，只需要外面過去十多天，裏面就五六年了。　　“除了修為提升，還有另外一件事……我剛才經過天劫淬鍊身體，體內應該又新增了不少天劫之力吧，這些陽剛之氣若是再交融調和一下，應該還能讓肉身強度變強一些……”　　之前郭正陽在神志模糊時和劉夏滾床單，兩個人肉身強度都提升了許多，郭正陽推測就是自己每一次經過天劫淬鍊身軀后，體內積攢了許多過剩的陽剛之力，就像是一次天劫后的淬鍊，很多天劫之力融入了他身軀，但也有部分殘留下來，並沒和他身體完美融合，這些過剩的陽剛之力，在和劉夏滾床單時，才會陰陽交融，重新揮發出去。　　雖然這隻是推測，而後來想驗證這推測時，郭正陽有些不好意思驗證，但因為劉夏吃醋，主動來挑動他，搞得最後兩人還是驗證了一下。　　結果那一次驗證，效果並不明顯。　　清醒時的那一次，哪怕過程還是那麼讓人舒爽迷醉，但結束后兩人的體能修為並沒有明顯增加，若不是細心留意，郭正陽都發現不了那些增長。　　這就說明是他的推測基本正確，但之前意志模糊時，以前積累的過剩陽剛之力已經調和的差不多，耗光了。　　但現在又突破一次，又經過天劫淬鍊，他的肉身雖然增強了不少，但體內肯定又有了新的過剩的天劫之力。　　若是這一次好好利用，估計還能取得不錯的效果？

# 第三百七十五章 什麼都別說了，修鍊吧

　　“周師兄，你突破了？劉師兄也突破了？”　　“哈哈，總算到了道君後期，不過，汗，郭師弟，你怎麼也突破了？這就中期了？”　　“噗～我們在靈時府內呆了三四十年，一直在感悟修鍊，突破這瓶頸還好說，你這些天都一直在外面，竟然也突破了？而且以你的靈海來說，進入道君中期就是和道君大圓滿差不多了吧？”　　……　　郭正陽突破之後進入靈時府，還沒開口說話，就被府內幾道身影驚了一下，原因就是府內七個道君，拋開在研究陣法、丹道和煉器的劉夏、木道君等人不說，以前在修鍊感悟的周易青，還有另外一個劉道軍都突破了。　　區別只是周易青突破進入道君後期，劉道君則進入了道君中期，甚至兩個人的修為，都已經全部提升到巔峰了。　　不過細想一下這也不奇怪，周易青和另一位劉道軍，都已經困在瓶頸前十幾年或者幾十年不等，而他們在靈時府內，三天等於一年，從初入靈時府到現在外面過去了三個多月，準確一點來說是112天，但府中已經是近四十年。　　一直參悟修鍊三四十年，能突破一個瓶頸，真不意外。　　所以隨着郭正陽的話，周易青兩個雖然都是笑着站起身子，原本還想得意一下，結果一看郭正陽的氣息也到了道君中期，兩個人頓時抓瞎了。　　他們在裏面感悟三四十年啊，郭正陽這些時間一直在外面，他竟然也突破了？　　而且以郭正陽的靈海面積計算，郭正陽的修為已經是一群人里最深的了，就算是星河老祖，也只是普通道君後期巔峰，和眼下周易青一樣。郭正陽一突破，靈海面積都是和正常的道君大圓滿一樣。　　“郭師弟，你就算覺得尷尬，也不用一直在外面修鍊啊，看看，你出去兩個多月，八十多天時間而已，咱們在這裏已經過去二十多年，你知道現在我在陣法上的造詣到哪一步了不？”反觀木道君，在周易青兩人無語中卻哈哈大笑着起身，很得意的看向郭正陽。　　在他們進入靈時府前，郭正陽的陣法造詣已經和木道君差不多，若木道君是火府主人七八分水準，郭正陽則只有五分。　　但現在他幾乎在火府內一直研究了三四十年，而郭正陽卻經常外出，只有偶爾一兩年才和他一起探討呢。　　現在提起陣法修為，兩個人絕對早已不是一個層面了。　　“嘿嘿，你現在的陣法造詣上，叫我師傅還差不多，要不你叫一聲來聽聽，叫了之後，我就把一切都無私傳授給你。”木道君大笑中，劉夏也快速到了郭正陽面前，不過這句略帶調侃和撒嬌的話，卻是用傳音來說的。　　郭正陽頓時苦笑起來。　　苦笑中，他反而鬆了一口氣，畢竟沒把頓悟觀想法傳給木道君等人，他心下多少有些不好意思，但現在看來不傳授也沒差了，就算有了頓悟觀想法，在外面也要幾個月才能頓悟突破，那讓他們進入靈時府後，不靠功法，用幾十年來參悟一樣可以突破。　　這都差不多了。　　至於陣法造詣？　　根本不用想了，他當初用了兩三年才參悟到火府主人五分水準，現在幾十年過去，若是一直在這裏，他的陣法造詣恐怕都能有火府主人四五成水準了，但這段時間他一直在外面，劉夏和木道君等人卻一直在這裏。　　結果不言而喻。　　就是進來后才正式開始接觸丹道、煉器的星河老祖、李道軍、杜道軍幾個，三四十年鑽研之後，恐怕一樣都是在各自領域突飛猛進。　　不過這些都是好事，只有大家實力都突飛猛進，地球修士們才有資格面對更廣闊星空下的諸多強者不是？　　否則稍微和外界接觸一下就是找死！　　想到這些郭正陽才笑道，“先恭喜幾位師兄了，到現在，有些事我才敢說出來了。”　　“恩？什麼事？”　　其他幾位自然紛紛愕然，郭正陽則是笑着開口，把火府內其實有星際傳送陣存在，可以連通其他八個外星空的秘密講了出來。　　一番話，自然又讓星河老祖等人紛紛驚得目瞪口呆。　　“這八個外星空，其實我也只是去過一個，那個地方叫迦藍星，以前不告訴幾位師兄，主要就是因為迦藍星太危險，已經知道的化神期修士就有一百多位，道君級修士根本是不計其數，咱們地球實力這麼弱小，若是冒然說出去，只會是災難。”　　簡單一句話，原本還在洋洋得意的周易青眾人紛紛就綠了臉，有的甚至直接聽得從原地跳了起來，發出一聲尖叫。　　不能不驚啊，八個外星空，郭正陽只是去了一個迦藍星，結果人家那裡化神期就有一百多個？化神期修士都是地球道君的好幾倍？　　這不是足以嚇死人是什麼？所以對於郭正陽所說，之前不敢輕易把兩星球聯通的事說出來，幾個道君卻也紛紛慶幸不已。　　而在幾人驚叫中，郭正陽才把迦藍星大致狀況說了出來。　　那裡不止化神期修士多，因為意志海這樣的寶貝，感悟過天地意志的更是多如牛毛，而天地意志，星河老祖等人自然也清楚代表着什麼。　　所以眾人又紛紛激動起來。　　“什麼都別說了，修鍊吧。”　　“原本老夫以為以現在的丹道修為，就算對上一個化神初期，靠着各式各樣的奇妙丹藥，至不濟也能逃掉，但若是面對有了天地意志的化神初期，甚至還有中期，後期大圓滿，嘿，修鍊吧。”　　“就算意志海再好，若是沒有足夠的實力，去了也是死，還是抓緊修鍊到化神期吧，這在外面或許需要幾百年才能做到，但在靈時府，外界三年，就是府內一百年，咱們就算要去，也還是等有人突破進入化神期再說。”　　……　　意志海足以讓任何一個正常修士怦然心動，但靈武大陸的高階修士數量之多，一樣足以讓任何人驚悸。　　就算靈武大陸修真技藝落後，只是處於起步階段，郭正陽也靠着陣法斬殺過幾個化神期，但問題是，那是郭正陽布置了幾個月的陣法，他們誰又能次次面對化神期都提前布置好陣法？而沒有真正的大陣，就是用陣寶之類，雙方差距都不是一星半點。　　比如郭正陽靠真實的陣法輕鬆擋下溪拓的全力攻殺，但若沒有真實大陣時，郭正陽遇到溪拓那個女兒時，手中陣寶只是在對方製造出的一道刀氣下就損毀那麼多……　　郭正陽敢在大陸行走，靠的也不只是陣法或各種寶物，而是有妖蟲這底氣啊，沒有妖蟲，他也絕不敢輕鬆在大陸行走的。沒有妖蟲，郭正陽都也未必能靠着真實陣法斬殺化神期，畢竟死在陣中的幾個，基本都是死在妖蟲手裡的。　　所以接下去靈時府內一眾道君也紛紛大受刺激，全都放下各式各樣的典籍，開始衝擊修為。　　郭正陽同樣差不多，直接就開始吞服丹藥提升修為。　　一晃又是五六年過去，外界十七八天，等他穩定提升到中期巔峰，可以和正常的道君大圓滿相比時，他才笑着起身。　　“走吧，再去靈武大陸看看，我可是晾了他們兩三個月了。”　　從上次離開大陸到現在，郭正陽用了八十多天突破進入道君中期，十七八天提升修為，算下來就是靈武大陸時間，也過去了二十多天，已經是大陸上兩個多月。　　“你打算拿什麼態度對他們？”劉夏也快速起身，和郭正陽一起走出靈時府，才糾結萬分的看來。　　畢竟她也不笨，清楚知道若不是黑荒步等人耍陰招，她想和郭正陽的關係突破一下，都不知道還要多少年。　　想起這個，她似乎都要感謝一下黑荒步那些人。　　可再想想，她希望的關係突破是郭正陽這木頭開竅，然後怎麼說也要追她一下？山盟海誓之類哄得她開開心心的，再一步步來？結果倒好……什麼過程都沒有，直接被這傢伙吃了。　　這又讓她鬱悶的厲害。　　再然後黑荒步那些傢伙的本意，是想那些狐狸精上郭正陽的床的，可不是幫她。　　這又讓她恨不得也殺了那幾個傢伙。　　所以她都不知道自己該怎麼面對那些下流的老傢伙們。　　“先去看看吧。”郭正陽一時也拿不準主意，只能笑着開口。　　就是笑着開口后，等他準備帶着劉夏挪移到傳送陣處時，小丫頭卻猛地使了個手段逃了出去，而後站在遠處憤憤盯着他。　　“怎麼了？”郭正陽愕然。　　“喂，我都幾十年找不到你，每次出來想看看你都不知道去哪找，你見了面后，就當什麼事都沒發生？”劉夏則一瞪眼，氣鼓鼓的。　　郭正陽再次愕然，愕然之後才尷尬的走到劉夏身側，張張嘴，不知道說什麼。　　“這些年想我不？”　　“恩。”　　“騙人，要是想，會幾十年都不見我？”　　郭正陽撓了撓頭，然後伸手一抓，也不理小丫頭的嬌嗔，直接就遁向了傳送陣，哪怕過程里劉夏氣的不斷掙扎，掙脫不了就張口對着他肩頭咬了下去，郭正陽也是默默無聲，只是快速啟動傳送陣到了迦藍星。　　到了迦藍星后，他才無奈一拍腦袋，想着該怎麼哄哄她，可是想來想去還是不知道怎麼做，只能用強了，也伸嘴就吻了下去。　　有些事，火府里他還真不能做，畢竟他可是知道火府里有一個無處不在的紅恭弘=叶 恭弘的。

# 第三百七十六章 死屍攻陣

　　火府內，有一個無處不在的紅恭弘=叶 恭弘，雖然那只是一個後天靈寶的器靈，但也是有意識有思維的存在，郭正陽就算想說什麼做什麼，都不可能在那傢伙眼皮子底下去說去做。　　也只有迦藍星禁地長老會的雪衣山內，因為自己住所大殿布置了層層陣法禁制，以他的水準，不管裏面發生什麼外人都不可能聽得到看得到，有些話有些事才能去做去說。　　兩個人到了后，又足足在大殿內呆了五六十個小時，才終於穿好衣衫整了整外觀，踏步走出了殿堂。　　走出去的時候，劉夏更是嬌媚的犹如春水，伸手挽着郭正陽手臂踏步而出的。　　倒是郭正陽臉色尷尬的厲害。　　因為這些時間，可不是說他就強行把劉夏吃了多少遍，而是很多時候，都在小丫頭逼迫下，不得不絞盡腦汁去說什麼甜言蜜語，把他尷尬的要死，正是他當時各種尷尬狼狽，才逗得小丫頭大笑不止，跟着兩個人才又一次次驗證了郭正陽的推斷。　　在這些驗證，結果很好。　　郭正陽在道君初期時肉身強度可以媲美中品法寶，然後多次交融后，肉身再次突飛猛進，幾乎能和上品法寶媲美，後來一次突破，新的天劫淬鍊，他的肉身強度又已經超越了上品法寶一截，雖然和極品法寶還沒法比，但剛才多次水乳交融，陰陽調和，有效利用了殘餘的雷劫之力，現在他的肉身強度，已經快要追進極品法寶了。　　恩，這麼說或許不是很清晰。　　拿劉夏來說，她以前是純粹的靈修，上次陰陽調和后，肉身強度一次就突飛猛進到堪比上品靈器的程度，因為那是郭正陽積累了八九次天劫淬鍊后的雷霆陽剛之力，積累太多，一次發泄，所以效果很強勁，尤其是對劉夏來說很強勁。　　這一次留下的肉身強度也只是增加了上次五六分之一左右，還不到和極品靈器比肩的程度。　　但就算如此，她事後看着郭正陽的眼神，已經怪異到了一種讓人崩潰的程度。　　那也是廢話，和郭正陽那個啥，竟然會有如此恐怖的效果，這簡直就是能讓人驚吐血的事。　　就算這已經是真實的不能再真實的事實，劉夏還是覺得不可思議，不敢相信。　　“郭長老？！”　　“參見郭長老！”　　……　　兩人也是剛踏出殿堂，殿外兩個守在門口的美人就紛紛一驚，而後大喜着參拜，就是等兩女一看到挽着郭正陽手臂，容顏嬌艷明媚的劉夏時，才又紛紛一愣，各自在眼中閃過不少尷尬，甚至是詭異之情。　　雖然她們到現在已經明白了很多事，明白曾經有人暗算郭正陽，可能已經導致郭長老神志不清，獸慾大發，是個女人都會抓過去折騰，但郭正陽也不會和她在裏面折騰了幾個月那麼久吧？　　一想到這裏，兩女不只是表情尷尬，甚至身子都有些發酥。　　郭長老某方面的能力竟然那麼強？他可是在裏面呆了兩三個月啊，要是當時被抓進去的是她們，會不會被折騰死？不過也不像，看看劉夏，明顯是被滋潤的更加美艷動人了許多……那容光煥發的勁，只是一個神采，似乎就要把她們都從鮮花壓成綠恭弘=叶 恭弘。　　越想越多，兩女身子不止發酥發軟，都發癢了。　　“郭師弟，老夫來向你請罪了。”　　“都是我們的錯，郭師弟，你大人有大量，可千萬別發火啊。”　　……　　就在地下跪着的兩女心情古怪時，不遠處也馬上遁來了幾道身影，正是黑荒步、器道成以及另一個器宗挂名長老，據說還是大陸西部某國親王，名字是海蠻。　　除了這三位，三人後方還各自跟着一個千嬌百媚的美人，卻是那一次讓郭正陽湧起各種心思的三個女修，不過現在在看她們，郭正陽的心情就自然多了。　　可不是么，他那次突然走出來，然後又突然回去，情況不對勁，這種不對勁連幾女都能感覺出來。　　再然後回去一彙報，大家也覺得不對勁。　　等時間越來越長，郭正陽連續一個月也不出來講道了，他們才知道肯定是哪裡出了大問題，因為這和他們最初預想的絕對不一樣。　　所以幾個大佬坐在一起，先是黑荒步等人說出自己用的手段，跟着某位海長老才也尷尬的說出自己也行動了。　　再然後雙方又做了個實驗。　　就是讓海長老給他孫女使用的寶貝，讓另一個普通女修服用下，黑荒步等給自己族內女修使用的靈植，也讓其他另外兩名女修服用了下去，三個普通女修就針對幾個男修士動手實驗。　　其中一個定力差的，本就貪圖美色的男修士，只是剛中招就馬上發了狂，過程連一個暗節都不到。　　另一個定力一般的，也是過了幾個暗節，不到一個明節就神智迷失。　　最終也只有一個定力好的，足足扛了好幾個明節時間才發狂。　　時間上有差異，但最終結果都是一樣的，所以郭正陽的情況也就能推測出來了，哪怕他們覺得郭正陽似乎並不是定力很差的人，應該不會像是那個貪圖美色的傢伙一樣，一個暗節后就爆發……　　若郭正陽那麼貪圖美色，他早就對左右幾十個人間絕色下手，把她們拉床上肆意凌辱了，哪還用得着這些手段？　　可問題就是，郭正陽在第一眼看到海長老的孫女，隨後一個暗節時間不到，再見到三個用了手段的美人後，很快就爆發了！這時間和那個定力很差，貪花好色的傢伙幾乎是一樣的。　　再然後就是禁地器宗各方副宗主、易族大帝等人都紛紛對黑荒步幾人開炮，要是因為惹怒了郭正陽，讓郭正陽離開，易族大帝等人才是深感冤枉。　　那些天，一幫子化神期坐在一起沒少爭吵，甚至開打。哪怕黑荒步和器道成地位尊重，但一下子犯了眾怒，就算有的人敢怒不敢言，也有不少人真的敢動手了。　　這情況一直持續到丹宗位越帝國眾修士來犯，才算暫時平息，畢竟外部壓力明顯更重要，幾大勢力重要子弟之類全在長老會內。　　若是被外面的人攻破陣群，那就是災難。　　所以這一刻看到郭正陽和劉夏以前所未有的親密姿態一起出現，黑荒步等人絲毫不覺得意外，唯一覺得古怪的就是兩個人在裏面呆了那麼久……畢竟他們還不知道傳送陣的存在。　　再至於態度，黑荒步幾人都是乾脆直白認錯，陪着笑臉道歉，解釋，而三個女修則是一直跪在地上磕頭。　　“把這裏大部分女修都撤了吧，留下一兩個就行。”面對這樣的黑荒步幾人，郭正陽一時間也不好發火，輕聲開口，卻是要讓伺候在這裏的眾美女撤掉，以前剛來時就算知道這些是那邊的美人計，但他對自己的理智有信心，也就沒在意，畢竟當時雙方關係可是沒什麼隔閡，人家也算一片好意，也就不好意思隨便開口。　　但經過這麼多事……　　“好。”黑荒步也立刻點頭，一揮手，在場五個女修士就扯了下去，跟着黑荒步一起來的三女是畢恭畢敬，但跪在郭正陽身邊的兩個，臨走時眼神卻充滿哀怨。　　畢竟有些事她們完全不知情，只是被牽連。　　“現在情況怎麼樣？我是說丹宗位越那幫人？”郭正陽也再次開口。　　黑荒步這才鬆了一口氣，笑着解釋，“按正常情況計算，當初咱們在無間地附近甩開那幫人，他們有靈尊大圓滿帶路飛遁，最多一個月就能趕到這裏，但實際上，那幫傢伙前天才剛到長老會外面，而且這次他們攻陣的手段也出乎預料，竟然是不知道在哪尋了大批量妖獸前來破陣。”　　“禁地長老會外的陣群，經過一代代修士完善，裏面還有這麼多靈尊坐鎮，就是來上十來個靈尊，也是有死無生，這次丹宗等人尋來的妖獸也基本都是靈宗級別，但數量卻多的嚇人，完全就是用命來鋪路，所以咱們從前天到現在，斬殺的妖獸已經不下億萬隻，但陣群也被破壞了不少。”　　……　　簡單兩句解釋，郭正陽才聽得愕然，“操控妖獸？”　　丹宗等人竟然操控了億萬隻靈宗級妖獸來破陣？用妖獸的命來鋪路？　　“是啊，位越帝國，有個宗門極為擅長控制妖獸，那也是個大宗門，宗內有化神期修士坐鎮，他們更是以馭獸之道名聞大陸，那位宗主，甚至還御使的有靈尊級妖獸，但怪就怪在，就算把那個宗內所有妖獸加在一起，也絕對沒有這麼多的。我估計是那位御獸宗的宗主把自己掌握的御獸能力貢獻了出來，然後丹宗等人聯手搞來了這麼多妖獸，而且他們恐怕早就想這麼做了，當年我和器道友一起率隊殺向丹宗時，斬滅那麼多丹宗修士，估計從那時候開始，他們就開始準備了。”黑荒步再次開口，一句話，郭正陽才鬆了一口氣，御獸宗？　　看來這億萬隻妖獸，和他的妖蟲還是有着本質區別的。　　“只有靈宗級妖獸，咱們根本不用怕，怕就怕那幫傢伙找來靈尊級妖獸，一兩隻還不用怕，但數量多了，就麻煩了。”　　“沒那麼容易，聽說那位御獸宗宗主，幾百年下來也只是操控住了兩隻靈尊級妖獸，他們想在短時間內搞來更多的靈尊級妖獸，根本不可能。”　　……　　器道成和海蠻也紛紛開口。　　說的也是，只用靈宗級妖獸闖陣，長老會內卻有那麼多靈尊期修士操控陣群，這些大陣群就算不是依靠郭正陽的陣法知識布置出來，也是一個個禁地的陣法宗師們花費上百年布施的，對於大陸修士來說，一樣是超越了無數人所能認知的界限。　　只要沒有大量靈尊級妖獸，陣群就能安然無恙。　　就在幾人說笑中，一道身影卻急急從大殿外遁來，正是禁地那位八品長老應無痕。　　“郭長老？”　　遁過來的應無痕原本是一臉驚容，不過見到郭正陽時才猛地一喜，先是驚喜的和郭正陽打了招呼，他才馬上又道，“宗主，不好了，外面丹宗和位越帝國那幫傢伙，竟然不知道從哪搞來了七八隻靈尊級妖獸，雖然全是死屍，但至少也都保留了生前一半實力，正在瘋狂破壞大陣。”　　一句話，黑荒步等人都是一怔，而後才紛紛失聲低叫。　　靈尊級妖獸的死屍？這也行？　　“死屍怎麼可能還能動？”　　“死屍也能破壞大陣？你在開玩笑吧！”　　……

# 第三百七十七章 交給我吧

　　死屍能動？這種事在修士眼中，並不算什麼奇怪的事。　　修道之路多種多樣，練屍之類的術法秘術，一樣很多元化。靈武大陸天地靈氣濃郁，這種程度的環境下，一般不怎麼修鍊的人類，死後靈魂都可以在世間留存一陣子，或者某些屍體埋在陰氣濃郁的地方化為屍妖，可能性都遠比地球多得多。　　不止比地球世俗內高出無數倍，就是和地球靈域相比可能性也更大的多，你在大陸上遇見鬼怪或者能動的屍妖都很正常，而因此衍生出來的御鬼練屍術什麼的，也有很多。　　所以這一刻黑荒步幾人這麼震驚，震驚的質疑死屍怎麼還能動，在破壞大陣，驚得並不是“死屍”，而是靈尊級死屍！！　　還一次就是七八隻。　　練屍術和御鬼術等等，大陸雖然也有很多，但他們真的從沒聽到有誰能御使靈尊級的妖獸屍體，練屍術或者御鬼術之類，最強的也只是能御使操控靈宗級修士或妖獸吧？　　而現在竟然有七八隻靈尊級妖獸的死屍闖入長老會大陣群，當然是有人在驅使，還是丹宗那幫人驅使的。　　他們震驚的是，那幫人竟然有能力操控靈尊級死屍！！　　驚呼之後，黑荒步和器道成等人對視一眼，才馬上又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也不扭捏，很果斷的點頭，“一起去看看吧。”　　禁地總部的陣法禁制對於普通大陸修士來說是很恐怖的，就是丹宗那些老祖們一起闖陣，能不能活着出去也是問題，但毋庸置疑，若那些人真的進來，就算禁地內的強者們可以靠着戰法之力滅殺對方，也會讓陣群出現嚴重的破損。　　所以若有大批量靈尊級妖獸，不計損傷來闖陣，總也能靠着自身的隕滅換來陣群的破敗，而一旦陣群破敗，外面卻還有一群完好的化神期闖進來，那麻煩就大了。　　雖然對黑荒步等人很不爽，不爽他們之前的暗算，但一來那些人畢竟不是害他，二來也不是禁地內所有靈尊都參与了，參与的只是少數，郭正陽以後也要繼續藉助這裏的意志海。　　那現在陣群出現壓力，也是該去看看。　　這句話后黑荒步等人也立刻點頭，等一行人紛紛遁出大殿，黑荒步馬上放出一艘靈舟，待眾人踏上靈舟，才快速向著長老會外圍遁去。　　片刻而已，一行人就抵達了前線。　　前線這裏，也還有兩位數的道君們才操控着陣群，有的正在忙碌，有的則是在壓陣，一看到黑荒步等人前來，頓時就紛紛圍了上來。　　“郭師？”　　“郭長老！”　　……　　圍上來時不少人也紛紛驚喜不已的招呼，不過招呼聲里，還是有好幾位都鬱悶的瞪了黑荒步和器道成幾眼。　　“情況怎麼樣？”黑荒步尷尬的輕咳一聲，馬上轉移話題。　　“不太樂觀，在這些靈尊級屍妖出現之前，已經有億萬隻靈宗級妖獸闖陣，而且他們還是集中在一片陣群處，當時那一片陣群最嚴重的，被破壞了七八層，之前那八隻靈尊級妖獸屍體，就是從缺口最深處入陣，雖然已經全部斬滅，但那些東西在臨死前，也又把那裡的陣群破壞了九層，而現在又有一批新的靈尊級妖獸死屍入陣。”開口的是禁地一位副宗主。　　禁地的陣法發展遠比不上火府主人，郭正陽曾經在無間地布施一圈陣群，呈圓形的陣群，每一處都是彼此相連，相輔相成，而且最外層和最內層都是完美銜接，形成的就像是水流一樣的陣群，打個比方，若那個圓形鎮群，外面一圈有50個大陣相連，裏面一圈30，再向內一圈20個，總共三環100大陣，所有陣法都是完美銜接在一起的。　　你不管攻擊哪一個點，都會被100個大陣集體承受。　　而且一旦你打破了某一個點的大陣，周邊的陣法之力也會流動過來，把當地遮掩住，而且還是全力流動，陣基不會移動，但陣法之力可以，到時候你即便還攻擊那一點，一樣會被分攤到99個大陣上。　　這樣的大陣群不管你怎麼下手去打，都不會出現死角和缺口，畢竟郭正陽布施的陣群，是布施在方寸之間，一個陣法都能容納在一步之地內，因為範圍太小，所以周邊最遠的大陣距離你的真實空間也就是幾百步，而任何一個陣法之力，都能輕易在幾百步內發揮出全部威能。　　但禁地長老會外圍的陣群，若也是這樣的三環100個大陣的話，那麼你打一個點，最多只有他左右七八個大陣能發力輔助，你攻擊一個點，最多只承受七八個大陣的聯手之力。　　一旦某個點被你打壞，左右陣法之力就算流動過來，也不可能再發揮出全力，最多只有一半力量。　　因為這裏的大陣，隨便一個都能覆蓋左右數里之地，一旦失去當地陣法支撐，左右陣法之力流動過來，也會因為沒有依託而無法發揮全部功效。　　這樣的陣群，真要瞄準一個點去打，就很容易打出缺口。　　而禁地長老會的陣群，恐怖就恐怖在這裏不是只有三層，經過禁地上百年布施，還是無數靈尊和靈宗布置，這裏的陣群足有六七十層。　　就像是六七十道城牆一樣把長老會圍在了一起，而且每一座陣法所使用的陣基之物，都是很恐怖的異寶，至少這裏的陣基隨便挑出一件來，可能都要比郭正陽在無間地外布陣所用陣基貴重的多。　　所以外人想要殺進來，是需要在某一處連破幾十層陣法。　　若是陣內再有兩位數靈尊操控陣群，甚至躲在暗中和陣群一起出手攻殺，還真是來上幾十個靈尊都可能全死在陣中。　　但現在外面的丹宗等修士操控屍妖前，已經在某一點靠靈宗級妖獸破了七八層，剛才一批是要又破了九層，加起來就已經是十七層了。　　雖然想從那個點破入長老會，都還需要攻破五六十層陣法，可這一樣是個足以讓人動容的大問題。　　畢竟，外面已經又有了一批新的屍妖入陣。　　“咱們入陣去看看。”黑荒步這才黑着臉向前遁去，郭正陽見狀，也快速飛遁而上。　　很快，越過一片片後方毫無動靜的安寧大陣，幾人就到了前線，前線處就是一個V字型缺口，缺口越向外越大，最外圍被破壞的陣群已經連破數十座相連的大陣，足有數百里地帶都是空曠，而在那數百里之地外，一道道身影就盤踞在雲端，正是丹宗一方的大修士們。　　而在V字型缺口尖端，最深處只有一座大陣被破。　　站在V字尖端外側，郭正陽等人可以清洗看到新一批七八隻形色各異的妖獸，正在以自殺式的攻擊方法破壞大陣。　　“該死，他們從哪搞來的這麼多靈尊級屍妖？”　　肉眼可見的，雖然附近陣群已經有靈尊控陣攻殺，還有幾個靈宗從旁協助攻殺，那些屍妖也正在以恐怖的速度變成殘肢斷體，可這些畢竟只是受人控制的死屍，根本不可能有什麼痛覺之類，所以屍妖們依舊在快速發揮着最後的光輝。　　短短几十個呼吸，困着八隻屍妖的大陣就已經快出現了不支……　　看到這一幕，黑荒步才破口大罵。　　“他們恐怕不止準備了半年了……我估計，在咱們對丹東那幫人下手之前，那邊就早已經有了可以煉製靈尊級屍妖的方法，只是一直沒把消息泄露出來，否則若是從咱們下手后才開始準備，不到一年時間，很難準備這麼多靈尊級屍妖吧？”器道成也眉頭大皺。　　剛才有八隻靈尊級屍妖，死了一波馬上出現新的一波，這的確不像是半年多里能準備到的，因為這些屍妖，氣息最強的竟然都有靈尊後期，就算這些屍妖都只能發揮一半威能，但那也堪比全盛期的靈尊中器了。　　這也真不像是半年多內就能準備出來的。　　這不是說靈尊級屍妖不好獵殺，拿丹宗來說，宗內16個靈尊，若是有心獵殺靈尊級妖獸，隨便跳出來六七個人打一隻，都能快速獵殺，而位越也是有七名靈尊的，這些事例，若是單獨針對一隻妖獸，想抓獲殺死都不是特別難。　　靈尊級屍妖，關鍵是尋找的時候，不容易啊！　　中央大陸也有妖獸，但因為全大陸三大超級帝國和三大超級勢力全在這裏，所以中央大陸的妖獸全是低階妖獸，給那些弟子們練手用的。　　而就算是跑到大陸邊緣去找，也不是說找就能找到的。　　頂級妖獸基本都是獨居，一隻就佔據偌大一片地盤……殺了一隻找下一隻，路途都可能花費你十天半月或者更多時間。　　所以眼下在陣內的，恐怕絕不是半年多內就被那幫人準備練起來的。　　“那如果他們真準備了不止一年半載，那就更要趕快想辦法，鬼知道他們手裡還有多少這樣的屍妖，萬一真被打穿了陣群……”黑荒步一愣，才馬上點頭。　　是啊，應該是丹宗或者位越帝國某個大修士早就得到了此類手段，但現在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想辦法解決這個大問題才行。　　也是隨着黑荒步的話，其他人剛剛皺起眉思索，郭正陽就馬上笑着開口，“這些屍妖，交給我吧。”

# 第三百七十八章 斬神丹

　　一聲話語落地，也不等黑荒步等人再開口，郭正陽就揮手拿出一顆丹藥吞進了口中，再等丹藥效力發揮的瞬間，靈識就猛地綻放出去……　　“轟轟轟～”　　郭正陽的靈識就犹如長刀一樣從一個個屍妖外部斬過，所斬的方向，就是眾屍妖和丹宗位越那幫靈尊之間的虛空地，一次斬落，隨之而下的則是八具傷痕累累的屍妖，紛紛犹如小山巨石一樣從低空墜落，轟隆隆砸在了陣群地面上。　　上一刻還在熱情揮灑着最後光輝的屍妖，這一刻就變成了一堆堆廢物，再無法有一絲動彈。　　如此一幕，頓時又讓黑荒步等人紛紛愕然，全都看傻了。　　“怎麼回事？”　　“這些屍妖，怎麼一下子就全報廢了？”　　“嘶，郭師弟，你這……”　　……　　這也太誇張了。　　黑荒步等人不是對付不了這些屍妖，可以說他們一直都在快速銷毀着這些屍妖，隨便拿一隻屍妖舉例，比如那隻缺胳膊斷腿，長有三百多米，伸展開雙翼也能覆蓋上百米方面的怪鳥類妖獸，幾乎每一個呼吸，那怪鳥的屍首都會被各種陣法之力還有足有幾個靈尊的攻殺搞得更加殘疾，從它衝進陣中時，一個大致完好的屍首，幾十個呼吸后，就已經變得從肚腹開始，後半截肢體徹底被摧毀，左右羽翅也被毀滅了兩成。　　這樣子持續下去也最多幾分鐘，這隻鳥類屍妖就會被摧毀成渣。　　其他的情況有好有壞，但可以肯定，也最多只需要一二十分鐘這八隻堪比靈尊的屍妖就會被全殺個乾淨。畢竟這是好多位靈尊加上一群群陣法之力在聯合絞殺，而那些屍妖似乎最多都只能發揮一半威力。　　所以黑荒步等人並不是沒辦法對付屍妖，而是承受不住這些屍妖以生命為代價，不顧一切來破壞陣群的後果。　　畢竟這些本就是死物，它們也根本不怕被摧毀。　　之前他們說要趕快想辦法，意思也是要最快阻止這些屍妖用屍首換取破陣的機會。　　但幾人也真的沒想到，這句話剛落地而已郭正陽就做到了？一個呼吸不到，還在瘋狂破壞的八隻屍妖，全部報廢了？　　而事實上，這一刻被驚到的也不只是黑荒步等人，就是在遙遠的陣群之外，一名原本被守護在多道身影之間的老年修士也猛地臉色大變。　　“怎麼回事？那八隻屍妖，竟然都和我失去了聯繫？該死，怎麼會這樣？”　　“什麼？越兄，你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意思就是剛才一瞬間，老夫操控的八隻屍妖，全部被人斬斷了和我的聯繫，我再也無法控制它們。”　　……　　誠如黑荒步等人的推測，這些突然在長老會陣群禁制內的屍妖，還真是早在那超級戰爭發生之前，就已經開始被人着手煉製的。　　而掌有能煉製靈尊級屍妖秘術的修士，也正是位越帝國一位靈尊後期的親王。　　秘術來源現在已經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位越丹宗等聯盟，在知道己方外出的人已經結盟要襲殺郭正陽，而無間地外一戰之後，禁地器宗等竟然聯手發起了對丹宗和大溪的突襲，讓丹宗和大溪都是死傷慘重。　　那剩下的眾修士們自然也知道等待他們的，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所以這些結盟修士自然要想盡一切辦法反撲，不止要誅殺郭正陽，更要破滅禁地器宗。　　而這時候，面對禁地外的層層禁制，沒人敢擅自輕闖，那用海量的活着的低階妖獸，還有煉化出來的屍妖闖陣，就是最好不過的方式了。　　在一開始，這樣的方式取得的成果似乎也不錯。　　但誰想到他還正操控第二批屍妖闖陣時，竟突然失去了和那些煉化過的屍妖的聯繫？這不是屍妖被毀，而是自己失去了對它們的掌控！！　　黑着臉說了幾句，越姓親王才猛地又一揮手，又從手中放出一隻屍妖。　　這一次的確只是一隻，因為剛才的情況有些太詭異了，哪怕他手裡還有不止一隻靈尊級屍妖，但卻有些不敢一下子全放出去了。　　畢竟這些靈尊級屍妖，可是他煉製了數十年，才煉製出來了二十多隻，而且在捕殺的時候，還是越氏一族許多靈尊一起出動才幫他抓捕回來的。　　抓回來后，每一隻都至少要煉製一年半載才能練到眼下的程度。　　“轟～”　　下一刻，等這隻新的屍妖又沒入大陣，但也是剛剛沒入大陣，越姓親王就怪叫一聲，直接從原地蹦了起來，“干，怎麼又失去了聯繫？”　　這可是靈尊級的屍妖啊，不管是捕捉還是煉化都很不容易的，因為這些屍妖，他在最近幾十年內連修鍊都放下了，還是越氏全族幫他一起抓捕，怎麼眨眼間就徹底失去聯繫了？　　還不止一次？　　加上這一隻，都已經是第九隻如此了？　　這情況詭異的簡直無法理解。　　越姓親王破口大罵中，大陣群內，黑荒步、器道成等人卻也紛紛詭異的看向郭正陽，全都是一臉的瞠目結舌。　　這一次他們可是清清楚楚看到，那隻新的屍妖遁來后，郭正陽又是簡單的一揮，就是靈識凝成一束，彷彿大刀一樣從屍妖後方斬下，正生龍活虎的屍妖就轟然墜落。　　“郭師弟，到底怎麼回事？”　　“我剛才看你好像吃了顆丹藥？這是，這是因為剛才那顆丹藥？不可能吧？我是不是眼花了？”　　……　　外面的人無法理解，陣內的人一樣無法理解，根本理解不了郭正陽是怎麼做到這些的。　　也只有站在郭正陽身側的劉夏眼中露出一絲古怪，她知道郭正陽剛才吃的，肯定是斬神丹！！　　斬神丹，是之前幾年內，星河老祖在研究那位洪姓大修士的丹道傳承有所成績后，煉製出來的一種奇妙丹藥。　　不得不說那位大修士太奇葩了。　　在丹道上不止成就斐然，更是研究出了無數有着匪夷所思功效的丹藥，以前那些隱形丹啊、毒丹啊什麼的都還算比較正常的，斬神丹才是一種讓人足以吐血的丹藥。　　這丹藥的功效，就是斬斷修士和御使法寶、或者御使出的持續性術法之間聯繫的丹藥。　　修士不管是操控法寶攻殺，還是操控一些持續性術法攻殺，在法寶和術法發威時，都靠着修士靈識操控。　　而斬神丹，就是斬斷這種聯繫和控制。　　哪怕是你煉化的法寶正在運轉呢，斬神丹一出，就能斬斷你和法寶的聯繫，而屍妖之類，在被修士煉化之後，也是一種類似法寶的存在。　　你操控它就是靠各種發決散發靈識操控，一旦斬斷聯繫，可不就是會讓那些屍妖成為廢物么。　　就算是法寶，如果沒人御使，也會靜靜跌落……　　當然，斬神丹也不是說能絕對斬裂修士和法寶之類事物的聯繫，如果是修士的本命法寶，自然無法斬斷，因為那早和修士性命融為一體，根本不可分割。　　但這些屍妖不可能是外面某修士的本命法寶，甚至整個靈武大陸，都還沒有人發明孕育本命法寶的手段呢，也就是說靈武大陸修士眼中，根本沒有本命法寶一說。　　而且斬神丹斬斷修士和法寶術法亦或者其他事物的聯繫，也不是永久性的，只是暫時斬斷，然後在你的法寶或者術法外圍形成一層阻隔靈識聯繫的薄膜，隔一陣子，就會失效。　　這一陣子有多久，就看雙方修為差距，以及法寶威能。　　郭正陽和外面的越姓親王，修為差距相差近百倍，自然不可能斬斷對方的靈識控制力太久，所以黑荒步等人驚叫，而劉夏則眼神怪異時，才馬上笑道，“快動手！我這種手段持續不了太久的！”　　“好！”　　“快！”　　……　　一聲笑語后，黑荒步等人才紛紛驚醒，而後全都全力對着幾隻屍妖出手，各種術法法寶狂轟亂炸，以最快的速度在消滅着下方屍首。　　就是在消滅中那些癱在地上的屍妖才猛地一顫，似乎要活過來一樣。　　而從郭正陽第一次運轉斬神丹到現在，也只是過了十來個呼吸。　　就是那些屍妖剛一動，郭正陽又散發出靈識一斬……眾屍妖也紛紛重新撲倒。　　“可惜了，可惜了，這些可都是化神期屍妖啊，就是煉製手段太落後，我修為又太低，如果我現在也是化神期，把這些東西抓過來重新煉製一下，那就好了。”　　一次次持續循環，眾多屍妖挺個十來個呼吸就會顫動一下，然後再次被郭正陽揮手斬斷與越姓親王之間的聯繫，循環了幾分鐘，某一隻屍妖就被徹底抹殺成渣。　　這時候屍妖的隕落，就是白白隕落，再無法對陣群造成絲毫損害，但郭正陽看在眼裡時，卻大嘆可惜，畢竟有關一些練屍類的術法，他也會的。　　而且這還是煉製好的屍妖，如果不是他修為太低，根本練不了，那抓回來自己用一用，也是很不錯的。　　但現在他也只能看着這些東西被毀。　　不過在心下，郭正陽卻也不得不感慨一番，丹道一途若是發揮到極致，也真是足以驚天動地的，像是斬神丹之類玄妙丹藥，威能也真的能讓任何人動容的。

# 第三百七十九章 萬化樹

　　“哈哈，這九隻靈尊級屍妖，連一個大陣都沒能破掉，我看他們還能怎麼辦！”　　“先是操控億萬低階妖獸攻陣，跟着又放出來這麼多靈尊級屍妖，這幫傢伙還真是不能小看啊，不過現在他們還能有什麼新手段？那些低階妖獸已經死傷殆盡，屍妖又起不了多少作用了，……”　　……　　一二十分鐘，九隻屍妖一直起起伏伏，每次都是剛動彈一下就被斬斷聯繫，根本行不成真正的殺傷力，直到所有屍妖都被摧毀成渣，黑荒步等人才紛紛長舒一口氣，而後開懷大笑起來，這一次斬殺的不只是九隻靈尊級屍妖，更是徹底破除了敵方的這種手段！　　此手段一破，他們自然輕鬆了。　　而在陣內大笑中，雖然許多人都好奇郭正陽剛才究竟是怎麼做到的，但這種好奇，因為郭正陽並不解釋，黑荒步等人也自然無法繼續追問，反而是有些人越發顯得尷尬了些，畢竟大家誰都知道，以前雙方關係算是毫無隔閡的，換了以前，自己問了，估計郭正陽也真會回答，可現在郭正陽不回話，無疑就是因為黑荒步和器道成兩個乾的好事，導致人家心存不爽。　　尷尬是一定的。　　就是在尷尬中，一道身影才猛地驚呼起來，“他們又在做什麼？”　　“這幫傢伙，竟然在外面種東西？好像是靈植？”　　“不會吧？”　　……　　隨着第一聲驚呼，陣群內不少人都紛紛看去，再跟着幾乎所有人都驚呼起來，因為他們都看到了外面一群修士竟快速後退，退到了陣群百裡外，才有三個丹宗一方靈尊挖坑種起了東西。　　那些東西，似乎就是一株株奇異的幼苗。　　幼苗看上去就像是小樹苗，各個高約一米多，挺直的綠色枝幹上方，只有兩三個枝幹，每個枝幹上也基本只有一兩片恭弘=叶 恭弘子，全是綠恭弘=叶 恭弘。　　不過種植那些東西的修士卻個個都是全副武裝，各個都是撐着最強防禦，好像手中的東西是很恐怖的事物一樣，剛一種下，就馬上向後逃竄。　　再然後，那一群修士就逃到了十多裡外，一邊戒備的看着陣群內，一邊等待。　　“這些是什麼？”　　“有沒有人認識？”　　……　　陣群內的修士們也面面相覷，更有人快速發問，而更多人也盯着那一株株幼苗陷入了思索中，就是一時間根本沒人能回答。　　直到那一株株間隔很遠的幼苗，其中一株幼嫩的綠恭弘=叶 恭弘上漸漸凝結出一滴綠色水滴，然後順着恭弘=叶 恭弘片滑落，噗的一下滴上地面，下方數十米內的大片土地，竟被那一滴綠色水滴瞬間融化，眨眼間當地就變成一個鋪滿水液的小池塘時，才終於有人色變着驚叫起來。　　“這是萬化樹，該死，他們怎麼會有這種惡毒的東西！”　　“快，要儘快毀掉這些無化樹，媽的，他們竟然有三株萬化樹。”　　……　　隨着兩聲驚粟的尖叫，就是之前還沒認出這些東西的修士們也紛紛臉色大變，哪怕是黑荒步，臉色都變得一片凄白。　　也只有郭正陽和劉夏面面相覷，萬化樹？什麼東西這麼恐怖？能讓黑荒步和器道成此類強者都如此驚粟？　　“萬化樹，每一滴汁液，都能把周邊事物融化成液，是任何事物，至少老夫從沒聽過有什麼不會被萬華樹汁液融化的，別看它一滴汁液只能融化周邊數十米空間，但它會不斷擴展，這些東西，只要給它充足的時間，就是整個大陸都能被他融成一片汪洋，而在這汪洋里，再強的寶物也會被融成渣滓。再強大的修士在裏面也會融化的屍骨無存。這玩意，根本不是大陸產物，應該是無聲海的產物！萬化之名，就是世間萬物皆可融化，這幫老東西，真是死也要拉咱們一起陪葬啊，是他們想靠着萬化樹融化了我們長老會？還是他們手中有阻止萬化樹擴張的手段？”　　也看到了郭正陽的疑惑，黑荒步才馬上焦急的解釋。　　一番解釋，郭正陽和劉夏再次愕然，這麼恐怖？　　世間萬物皆可融化？　　就是在解釋中，外面另外兩株萬化樹也紛紛滴下一滴汁液，而後那兩株萬化樹周邊數十米地帶，也全部變成了一片池塘。　　現在的情況，猛一看去就是陣群外圍百裡外，多出了三個生長在小池塘里的綠樹而已。　　可這一刻黑荒步等人卻無一不是如臨大敵，對視幾眼后，黑荒步等人才紛紛大喝一聲，全都衝出了陣群。　　萬化樹這種災難性的存在，必須要在它成長壯大之前摧毀，否則就沒機會了！　　所以就算他們知道，眾人躲在陣群內才是最有利的，一旦出去就會遇到丹宗等修士的正面襲殺，可這時候也根本沒人敢躲在陣群內等下去了。　　“轟～”　　“滋～”　　……　　眾靈尊也是剛衝出陣群，就各自施展拿手寶器搭配意志之力，全都斬向三株萬化樹，但就是在幾人初動那一刻，外面萬化樹後方的丹宗內眾強者也紛紛出動，快速斬殺而來。　　幾十個靈尊大戰，場面幾乎在第一時間就變成了天翻地覆，日月無光的滅世大戰。　　而這麼多靈尊一起大戰，郭正陽和劉夏等自然是想幫忙也幫不上，兩人能做的最多也就是看，也是看着看着，兩人才發現了萬化樹的詭異之處。　　幾十個靈尊大戰啊，而且一出手就是死戰，可以說這些戰鬥的餘波，恐怖程度都足以摧毀任何靈尊以下修士，但那些戰鬥波動擴散到萬化樹附近時，只要一出現在水面上空，就彷彿被無形的力量消融，瞬間變得點滴不剩。　　此刻那些萬化樹，最多也就是周邊數十米方圓有積水，單向來說，一個方向最多延伸出三四十米長的水面，而靈尊一擊能攻擊出多遠？　　可就算是黑荒步這類強者，揮舞寶器斬下一擊，那一擊最多延伸進水面上空十多米，就被一種無形力量消融乾淨。　　這還不止，戰鬥爆發後幾十個呼吸，其中一株萬化樹就又噗的滴下一滴綠液，綠液濺入樹下水面，一點漣漪波動擴展，原本單向只有三四十米長的水面，就馬上向外又擴張了一倍，所有的大地，全都被水液吞噬。　　看到這裏，郭正陽和劉夏也再次變得面面相覷，而後紛紛倒抽一口冷氣，這萬化樹，太恐怖了吧？　　它就算一滴水只能消融單向三四十米的土地，就是在大地上融化出一個半徑三四十米的圓形池塘。　　但隔上一分鐘左右就會滴下一滴，一個小時，就能消融出一個半徑兩千四米、五里左右的小湖，一天呢？一個地球日，這東西就能融化出一個半徑120里的大湖了！　　這還是一株萬化樹的效率，外面卻是三株，若是三株萬化樹一起，消融速度也能加快三倍的話……這，這最多八九個小時，在陣群百多裡外的水域就能侵蝕到陣群處。　　就是不知道有陣群的防護，那些萬化樹在侵蝕到這裏時，會不會減緩速度，若是速度效率不變，那整個長老會都及經不起多久侵蝕。　　哪怕禁地的長老會所佔面積比地球上的中國疆土面積還大上一圈，可一株萬化樹，在地球上一個月時間里就能消融出一個半徑3600里的水之國度，那是半徑1800公里的圓形國度啊。　　外面，更足有三株！！　　而且連化神期修士的攻擊，都最多深入水面上空十來米？？隔着那麼遠的距離，誰還能真正攻擊到萬化樹本體？　　“這些東西，是無聲海的產物？”深深的駭然中，劉夏才低叫一聲，無聲海，就是迦藍星上靈武大陸以外的地域，那地方全是無邊汪洋大海。　　比如大陸東部是天禾國領土，天禾國東部邊陲海冕宗，再向東就是無邊大海，那就是無聲海，而大陸最西部地域之外，也是無邊大海，那一樣是無聲海。　　無聲海內究竟有什麼，大陸修士們探索的並不多。　　正因為大陸修士們探索的不多，所以郭正陽和劉夏以前也只是道聽途說，知道那是無聲海，具體裏面都有什麼，兩人就沒聽到多少了。　　“無聲海，他們手中應該有制止萬化樹擴展的手段吧？我還真不信他們打算和禁地器宗同歸於盡，這些東西既然是無聲海的產物，而它們又沒有在無聲海內無限擴張，說明無聲海內，應該就有克制萬化樹的東西才對。”　　隨着劉夏的話，郭正陽也皺起了眉，“但是又有些不對勁，如果他們手中有克制萬化樹的手段，那為什麼一開始不放出萬化樹，而是在操控眾多妖獸破陣失敗后才拿出來？有這東西，可比御使妖獸輕鬆多了，相信之前那些隕落的化神期屍妖，想煉製出來也不容易，難道他們手裡沒有克制手段？現在妖獸破陣不成，才拿出來玩命的？”　　思索中，陣群外遠處另外兩株萬化樹也再次各自滴下一滴綠液，萬化樹周邊，水域也再次變大。　　現在，那裡已經是三個半徑八十米左右的池塘在擴張！而直到這時，不管黑荒步等人再拚命，依舊都無法真正攻擊到萬化樹本身。

# 第三百八十章 關鍵是如何破滅萬化樹

　　“怎麼辦？萬化樹可融化萬物，外面禁地器宗雖然佔了很大優勢，但還是沒能力全力針對萬化樹，如果一直讓它們蔓延下來，整個禁地長老會內所有人都有大難了……”　　深深駭然於萬化樹的恐怖，劉夏也很快驚呼出聲，外面正在廝殺的雙方，的確是黑荒步等人佔了大優勢。　　畢竟禁地器宗等人數放在那裡，禁地17名靈尊，器宗16人，大易6人，殤陽帝國4人，這加起來足有43名靈尊，反觀丹宗一方，丹宗原本有16個靈尊，但死掉三個后只剩下13個，大溪原本七人，現在也死的只剩下4個靈尊，此外位越7人，滄海帝國5人，黑石帝國4人，加起來只有33靈尊。　　只論人數，禁地器宗一方都比對方多出10個靈尊。　　如此數量，足以讓黑荒步等佔據偌大優勢，一直壓着丹宗一方打，但這又不足以形成壓倒性優勢，直接碾壓，因為禁地器宗多出來的大部分只是靈尊初期。　　現在交戰雙方都是兩個靈尊大圓滿、六七個靈尊後期，而一個靈尊後期，戰力幾乎就能媲美九個靈尊初期。　　所以禁地一方多出來10個靈尊，也就是能讓禁地等以八兩壓半斤，可以以強橫姿態壓着打，卻不足以創造出真正的輝煌戰果。　　而雙方戰鬥餘波揮灑到萬化樹附近的水面上，最多深入幾米就全部被無形力量消融，根本波及不到萬化樹本身，這樣下去，隨着萬化樹的拓展，還真是整個禁地長老會內所有修士都會遭逢大難。　　一旦萬化樹破開禁制，長老會內億萬修士只能轉移，但那些修士，只要承受一些靈尊大戰餘波，可能就會隕落數千萬，一如當初禁地器宗聯手殺入丹宗總部時。　　“怎麼辦？”　　“連宗主他們都沒辦法真的傷到那些萬化樹，一旦真被萬化樹融化進來，破開禁制，那邊戰圈一挪移進來，咱們怕不是都是九死一生之局。”　　“他們好狠，連萬化樹都拿得出來，這是要摧毀整個大陸么？”　　“郭長老，怎麼辦？咱們現在該怎麼辦？”　　“宗主他們都似乎沒辦法摧毀那些萬化樹，萬一讓它們侵襲進來，咱們該怎麼辦？”　　……　　劉夏驚呼中，在兩人後方卻也響起一聲聲驚粟不已的尖叫，這些尖叫聲里更是充滿了慌亂不安，那是一些沖入大陣群內觀戰的禁地五六品陣法大師，此刻全都像是看到了末日災難一樣，各個驚亂的近乎魂飛魄散，但這也不怪他們，主要是萬化樹太恐怖。　　哪怕大家對這玩意只是聞名，可是看看萬化樹催化消融左右大地的效率，再看看黑荒步等對着萬化樹斬出一擊，那強勢一擊卻最多深入水面上空十多米就消散，根本無力向內延伸，這樣的局面，足以讓任何人驚叫了。　　驚叫中，甚至還有不少修士都圍聚到了郭正陽身邊，全都是一臉慌張慌亂的開口發問，內容大多也是問詢在這個時候，他們該怎麼辦。　　在這一刻，黑荒步等人外出作戰，郭正陽也無疑成了所有修士心目中最大的靠山和主心骨，所有人都是充滿希冀和希望看來。　　眾人注視下，郭正陽才皺着眉開口，“想讓黑荒師兄他們取的碾壓性優勢並不難，關鍵是如何破滅萬化樹，……”　　先是一句話安穩身邊眾多修士，郭正陽才對着外面大呼，“黑荒師兄。”　　隨着呼聲，正在和位越帝國那位靈尊大圓滿級老祖廝殺的黑荒步頓時就脫離戰團，雖然那邊越氏老祖也想追來，但他身邊一次卻多出好幾個靈尊後期糾纏，也只能眼睜睜看着黑荒步遁回了大陣群。　　“這幾件寶器，你拿去煉化，相信能對你作戰有大幫助。”事情緊急，事關背後以萬計修士生死，郭正陽倒也不吝嗇，直接拿出從火府內得到的幾件極品法寶遞了過去。　　這些不是陣寶，但卻也都是蘊含無數精妙的極品寶貝。　　一件羽翼，九顆冰珠，外加一柄紅矛。　　黑荒步感悟的天地意志，就是冰之意志，已經大成，外加還有火之意志，同樣是大成。　　遞過去法寶的同時，郭正陽也快速把這些寶物的特點和操控方式大致向黑荒步解釋了一下，黑荒步也頓時大喜，喜色畢露中以最快的速度煉化法寶。　　雖然他已經做的很快，可是等把所有法寶煉化，依舊用了三分鐘左右，三分鐘，外面三株萬化樹已經全部變成了半徑200米左右的小池塘。　　“轟～”　　黑荒步也急的只倉促的對郭正陽說了聲謝，下一刻就伴隨着一股飄渺的火雲，出現在了陣外越氏老祖身後，一矛對準越氏老祖背後就刺了下去，直到長矛真的刺上那位老祖后心防禦光澤，那位老祖都沒能反應過來。　　快！　　利！　　有了超越靈武大陸幾十個時代的極品法寶加身，原本和那位越氏老祖戰在一起，還只是平分秋色的黑荒步，這一刻卻是完全以碾壓性的姿態，噗噗噗一串亂響，幾個呼吸而已，越氏老祖體外防護光澤就瞬間潰散。　　駭的那位也是在又撐起新的防禦光澤時，怪叫着逃遁。　　太快了，黑荒步有身後一對羽翅加持，速度快的令人髮指，連同為靈尊大圓滿的他都根本沒絲毫反應之力，就是他感應到對方擊殺而下，腦海中剛生出躲避的念頭，黑荒步手中火紅色長矛已經叮叮噹當在他身上接連刺殺十多次，每一次都蘊含着無窮的焚燒之意。　　而在越氏老祖後退中，黑荒步又是身子一晃，伴隨一陣急促的叮叮聲，位越帝國一位靈尊中器親王，竟是眨眼間就被刺穿防護光澤，噗的一聲被火紅色長矛來了個透心涼，屍首掛在長矛上，又轟然燒成灰燼。　　靈武大陸寶器術法，一般只能讓大陸修士把自己是1的修為發揮出2或者3的威能，加上天地意志之力，才能發揮出三四十的威能，而郭正陽給予黑荒步的極品法寶，本身就能讓黑荒步發揮出二三十的威能，再和天地意志之力疊加，效果恐怖的絕對足以讓人崩潰的，就像是當初在無間地外，器道成拿到郭正陽手中的飛舟，那遠超大陸幾十個時代的寶器，用在手裡時，原本需要他一個月全力飛遁才能掠過的路程，只是幾個小時就完全跨過。　　可想而知期間的差距有多驚人。　　再者，黑荒步本身修為就和一般的靈尊中期嚴重不對稱，高出近十倍，普通一擊就是對方十倍威力，只要打退了場中和他修為相當的大敵，讓對方無力糾纏，那去刺殺其他修為低弱的，也絕對是手到擒來。　　眨眼之間，丹宗一方33位靈尊就隕落一位。　　一下子，不管是站圈內還是站圈外，所有修士都瞬間沸騰。　　丹宗一方修士都是紛紛尖叫着高呼撤退，呼聲里，也的確有不少人都亡命后竄。　　但在這個過程里，黑荒步就像是一道閃爍在天地間的鬼影，唰唰唰在雲端飄忽不定的閃現，哪怕丹宗那位宗主和位越老祖拼了命攔截，還是又有兩個靈尊慘死在火紅色長矛下。　　這樣一幕，簡直驚得其他修士全都毛骨悚然。　　黑荒宗哪怕早已名震大陸久矣，可像是現在這樣恐怖，還是超乎了所有人想象，畢竟那是他在兩個靈尊大圓滿拚命攔截下，還能不斷擊殺對方的靈尊啊。　　至於器道成等人？卻在眼前的形勢下根本幫不上忙，因為他們剛想動，黑荒步就已經閃到了天地另一邊，對着這個目標下手，等他們視線轉移過去，黑荒步已經出現在了截然相反之處……那種速度，真的像是瞬移一樣。　　“啊～”　　伴隨着又一聲驚呼的慘叫，已經是第四個靈尊慘死矛下，直到這時丹宗一方靈尊們，除了最後兩個靈尊大圓滿，其他的已經全部撤離到了千里之外。　　而在殺的丹宗宗主以及違約老祖都汗毛倒豎頭皮發麻時，黑荒步才瞬間後退，退到了長老會大陣群外，整個人興奮激動的面紅耳赤，揮舞着背後羽翅凌空而立，看上去他激動的都想仰天長嘯似的。　　至於其他修士，也全都拿着無限敬畏和複雜的神色看去。　　“黑荒師兄，萬化樹。”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猛地遁出大陣，一句話就讓場內還在驚呆的修士們紛紛清醒，在剛才一連串擊殺下，三株萬化樹已經紛紛擴展到了半徑大約280米的圓形池塘。　　而黑荒步也是臉色大變，再顧不得興奮，而是身子一晃到一片池塘外，揮舞手中火紅色長矛，轟的一聲就對着池塘刺了下去。　　“滋～”　　一道火色長舌也隨着長矛撲飛，一開始是犹如隕石擊空的狂猛趨勢，可等火色沒入水面上空，就馬上受到了無窮壓制，隨後只是幾個呼吸，火色就在貫穿進水面上空百米之後，煙消雲散。　　而整個池塘半徑280米左右，那一擊距離真正攻擊到萬化樹，還差了一多半的距離。　　“器師兄，過來一下。”郭正陽卻也早知道如此，他也在第一時間就說過，想讓黑荒步等人取得碾壓性的優勢，並不難，難得就是如何破滅萬化樹。　　現在的情況，卻和他所說的一切完全吻合。

# 第三百八十一章 歪葫蘆

　　“轟轟～”　　“噼啪！”　　……　　片刻后，禁地器宗一方，兩個靈尊大圓滿、八個靈尊後期，全都在萬化樹所化水域外，各自揮舞着手中極品法寶對着前方水域瘋狂攻殺。　　但可惜的是，不管這些靈尊們所發揮的攻勢有多迅猛，有多強烈，可就算是黑荒步也最多讓自己的攻殺侵入萬化樹水域上空近兩百米，但這時候，時間又已經過去了一二十分鐘……　　一二十分鐘，對於萬化樹而言，它們卻紛紛把自身水域擴張到了半徑足有近千米之地。　　而且到這時，三株萬化樹的水域已經連接在了一起。　　連接之後，眾人最擔心的事情也發生了，三片水域疊加形成一體，萬化樹擴張效率也驟然暴增，原本一次只能擴張三四十米的水域，現在一分鐘就差不多擴張一百米。　　這不是標準的三倍，但卻也差別不大了。　　所以哪怕此刻萬化樹所擴展的水域距離長老會大陣群還很遠，那個地方還在百里之外，可按照這種效率，一分鐘擴展百米，一個小時就能擴展6000米，差不多12里，最多八九個小時，就能侵占到大陣群邊緣。　　“怎麼辦？雖然有郭師弟賜來的極品寶器在，咱們的戰力都能幾十倍暴增，可是就算靠着這些寶器，想真正攻擊到萬化樹本身，還是不可能做到。”　　“在這樣下去，一個明節時間，它們就能侵入陣群。”　　“該死啊，如果在他們剛種下萬化樹時，咱們就有如此寶器，也不用這麼被動了，郭師弟給咱們寶器，有點晚了啊。”　　“這可不怪郭師弟，要怪也只能器大宗他們，要不是他們搞那些齷齪事，郭師弟會幾個月足不出戶？如果不是那件事，說不定他早就把這些東西給咱們了。”　　“你們這些白痴？就算咱們一開始就得到這些，一開始就能碾壓丹宗他們，但若一開始形勢是那樣，他們還會在咱們面前種下萬化樹么？他們就不會在遠離長老會陣群萬里之外種下？若是一開始郭師弟就給咱們這些寶器，讓他們膽寒，那他們只會暗中算計，等在萬裡外種下萬化樹，咱們發現的時候，這些萬化樹水域已經覆蓋周邊數萬里，那才是最恐怖的事，到時候等待咱們的也只有逃亡了。所以咱們拿到這些寶器時間晚一些，反而是好事，至少現在這些萬化樹只能籠罩周邊數里範圍，咱們還有希望。”　　……　　一次次攻殺，一次次失敗，眼睜睜看着萬化樹擴張的越來越快，融化出來的水域越來越大，卻也讓眾多強者在頭皮發麻中，滋生出一句句抱怨。　　有的是抱怨拿到這些寶器太晚了，如是一開始就有這些寶器，在萬化樹剛種下時就出擊，那還真能有希望快速斬殺萬化樹的，畢竟一開始萬化樹籠罩水域半徑只有三四十米，而現在，在能越發熟練的使用寶器后，黑荒步全力一擊，就能越過水面兩百米……　　但這些抱怨，卻也很快被真正的有識之士反駁的支離破碎。　　別的什麼都不說，如果一開始他們就有這些寶器，可以一開始就佔據碾壓性姿態面對丹宗等人，丹宗那邊還會當著他們的面種萬化樹么？　　他們如果早知道這些寶器如此恐怖，只會在距離此地數萬里之外種下萬化樹，等萬化樹一點點發展，發展成佔地面積數萬里的龐大水域時才被他們發現，那才是徹底沒了機會。　　反而現在，雖然眼下水域已經是半徑數里的小湖泊了，可總比上萬里的無邊水域好得多。　　所以這還真不是壞事，反而是好事。　　也是那一句駁斥，讓原本心生異樣的幾個修士全都臉色一白，吶吶無言。　　是啊，若是讓他們直接面對已經佔地數萬里的萬化樹水域，那場面想一想都足以讓人崩潰。　　“該死，他們到底是怎麼想的，難道真想讓全大陸葬送在這幾株萬化樹之下？”　　“應該不會吧，那些傢伙就算再想覆滅咱們禁地，也不可能把自己的老命也搭進去，我估計他們肯定有制止萬化樹擴張的手段，依我看，現在咱們既然得了郭師弟這麼多寶貝，讓咱們戰力飆升，還不如分出幾人趕過去追殺他們，把這些手段逼問出來，那也勝過咱們在這裏亂試！”　　“我也覺得他們手裡有制止萬化樹擴張的手段，萬化樹來自無聲海，傳說中它是無物不融，無限擴張，但無聲海里也肯定有限制萬化樹的異寶，否則的話哪裡還有咱們大陸存在？整個大陸早被萬化樹消融乾淨了，他們若是在無聲海得到萬化樹，肯定也得到了限制之物，我唯一想不通的，只有一點。”　　“哪一點？”　　“他們既然早有萬化樹，也早有限制萬化樹擴展的手段，那為什麼一開始不用這東西，而是先損耗了億萬計低階妖獸，低階妖獸也就算了，但那些靈尊級的屍妖，他們想煉製也絕對不容易，沒人會隨便浪費，那若他們有制止萬化樹擴張的手段，應該一開始就用這個才對。”　　“這也不奇怪，說不定製止萬化樹擴張的寶貝，比幾十隻靈尊級屍妖更貴重呢？”　　……　　等萬化樹再次向外擴張200米，眾人的攻殺手段還是沒有結果，一群修士才又紛紛憂心不已的開口。　　更有不少人直接提出來，去追殺丹宗等人，想從那些人手裡逼問出制止萬化樹擴張的手段。　　說的也是，換了以前他們不敢這麼做，但現在各個都拿到了幾件極品法寶，讓各自戰力飆升，就像是之前黑荒步那妖孽表現一樣，有這些極品法寶坐鎮，黑荒步一個人過去，恐怕都能把那群人殺個七零八落。　　也所以在隨後，一群巔峰修士一商計，直接分出了三人快速沿着丹宗修士撤退的方向追殺了出去。　　分出的三人，是器道成用一件極品飛舟帶隊，率領兩個靈尊後期。　　而剩下的眾修士一樣是在用盡各種方式手段，在尋找破滅萬化樹的可能。　　事實上這一刻，不只是一群靈尊老尊在水域外努力，就是很多靈宗級修士也已經趕了出來，畢竟現在的情況，禁地一方已經不害怕再被丹宗修士追來廝殺了。　　“萬化樹說是可容萬物，它的水域上空，各種攻殺手段都能全部消融，而這水域越來越大，看來只有能找到不被萬化樹笑容的寶物，才有希望搭乘寶物進入水域，破滅萬化樹。”　　“郭師叔，你有沒有辦法？”　　“先前那幫丹宗靈尊，就是郭師叔拿出來的寶貝才讓器大宗他們佔盡了優勢，現在這些萬化樹，郭師叔應該也有手段吧？”　　“郭長老，你可要救救我們啊。”　　……　　趕出來的眾多靈宗級強者，有的是在拿出各種寶貝丟入萬化樹水域試驗，但更多人則是聚在郭正陽身後求救。　　數百來自禁地器宗或者大易殤陽的修士們，全都充滿希冀和希望看向郭正陽，畢竟正是郭師叔，郭長老，才讓之前的黑荒步等人大放異彩，以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的姿態掃的一群靈尊亡命逃竄，沒有郭正陽，黑荒步等人恐怕現在還在和對方糾纏。　　那現在面對生死壓力，眾人自然也更期待郭正陽再展露出一些神奇手段，力挽狂瀾。　　就是面對這些情況，郭正陽卻啼笑皆非。　　這麼多靈尊級大佬他們不指望，反而全在求他？　　好吧，其實對於眼前的萬化樹郭正陽也挺好奇的，主要是這玩意的災難性質，簡直不比妖蟲低，隨便種上一株，就能引起一場顛覆星球的災難，這東西……　　拿出一件下品法寶，丟進萬化樹水域，幾個呼吸那法寶就被融化，拿出一件中品法寶丟進去，也就是比之前多撐了十來個呼吸才消融。　　法寶不行，用靈植，靈材……　　一次次實驗中，過了好幾分鐘，郭正陽能想到的幾乎全都想到了，但不管是拿出什麼寶貝丟進去，最多撐上一分鐘就會被萬化樹消融成渣，這種看上去平平淡淡的清水，恐怖程度簡直足以讓任何人毛骨悚然。　　在萬化樹水域繼續擴張中，郭正陽又沉默了片刻，才突然拿出一個沒有絲毫靈氣波動的歪葫蘆，歪葫蘆就是一手可握的程度，而後猶豫了一陣子，才唰的一下把歪葫蘆拋進了水域。　　再然後，一手可握的歪葫蘆就在清水中蕩漾起伏。　　幾十秒是這樣，幾分鐘……　　還是不見一點被消融的姿態。　　左右人群，才瞬間沸騰。　　“這是什麼？這個什麼東西？萬化樹水域都融化不了它？”　　“天啊，這東西太神奇了吧！”　　“有希望了，咱們有救了，萬化樹水域都拿這東西沒辦法，終於找到它不能消融的寶貝了！”　　……　　幾分鐘后，看着歪葫蘆靜靜在水域中蕩漾起伏，一直都圍聚在郭正陽身後的眾多修士才紛紛發出一聲聲喜極而泣的歡呼聲。　　伴隨着歡呼，遠處其他方位還在做着各種嘗試的黑荒步等人也紛紛看來，而後，所有人的視線就全都匯聚在了那青澀的歪葫蘆上，各個全都是一臉震驚。

# 第三百八十二章 疑似先天靈寶

　　“這個葫蘆是什麼？竟然這麼厲害？”靈武大陸或許並沒有葫蘆這類東西，所以其他修士在見到萬化樹水域無法消融那歪葫蘆時，全都是紛紛驚呼這是什麼？　　也只有劉夏開口后說的是葫蘆的名字。　　此刻的劉夏，的確是一臉興奮和好奇，畢竟在之前她也拿出了各式各樣的寶貝去實驗，結果根本沒有一種東西能擋得住萬化樹水域的侵蝕。　　可現在見郭正陽拿出一個長殘了的歪嘴青葫蘆，沒有一點靈力波動，竟然能擋住水域侵蝕，這簡直讓她也震驚的不知所措。　　隨着劉夏的問詢，郭正陽卻也啞然，“我也不知道這是什麼。”　　可不是，這歪葫蘆是郭正陽重生之後，還在聚靈初期掙扎時就已經得到的寶貝，他以前也只知道這葫蘆很牛逼，牛逼的無法解釋，但它具體是什麼，還真不清楚。　　這個歪葫蘆可是郭正陽以前發家的根本之一，不管什麼器具，只要被葫蘆吞進去轉一圈出來，就能發生一次質變，普通刀具能變得削鐵如泥，普通衣衫能變得刀槍不入，普通下品靈器吞進去，能變成中品靈器，飛躍一個等級。　　在剛重生后的那段時間，各種修真器物奇缺的狀態下，郭正陽就是靠着這歪葫蘆才渡過了一次次難關。　　但後來隨着郭正陽得到的寶貝越來越多，這歪葫蘆反而逐漸被遺忘在了儲物戒指角落裡，因為它的作用在後來越來越不突出了。　　就算它能讓各種器物都突飛一個層次，但問題是在後來時，郭正陽根本不缺法寶之類器物，有了火府做靠山，他只是在發愁自己實力不夠，沒辦法運用更高深的法寶，而不是缺少，所以就算這歪葫蘆吞下一件下品法寶后都能讓下品法寶變中品……　　但對郭正陽來說又有什麼用？　　火府內，隨着陣法造詣越來越強，他可以輕鬆得到無數下中上乃至極品法寶，他不缺法寶，缺的只是御使法寶的修為。　　所以哪怕歪葫蘆能把極品法寶變成下品後天靈寶又如何？變了他也沒能力使用！！　　所以歪葫蘆功效再逆天，再強大，郭正陽都用不上了。　　也是在剛才苦思冥想，試驗了無數寶貝都全部被萬化樹的水域消融后，郭正陽才突然想起了歪葫蘆。　　想起這個，還是因為他也對歪葫蘆做過無數實驗，比如曾經得到妖蟲后，妖蟲也是無物不吞，包括修士施展的術法、靈識乃至意志之力，妖蟲都可以吞，郭正陽也想試驗下看那些玩意有什麼是不能吞的，結果就在一次實驗中發現無所不吞的妖蟲卻在這個歪嘴葫蘆面前折了翼，再強大再多的妖蟲，都奈何不得歪嘴葫蘆半分。　　而既然眼前的萬化樹也是號稱可以融化萬物，和妖蟲無物不吞有些類似，他才終於想起了能讓妖蟲折翼的歪嘴葫蘆。　　結果也果然和他想的差不多，這看上去長殘了的傢伙，沒有一點靈氣波動，但不止能讓妖蟲折翼，萬化樹的水域一樣拿它沒辦法。　　而在回答了劉夏的疑問后，黑荒步等眾多修士也紛紛移步而來，全都也興奮的開口發問，問郭正陽這個葫蘆是什麼。　　郭正陽再次啞然，能回答的也只是不知道。　　甚至等黑荒步再次開口，問郭正陽能不能利用這個葫蘆消滅萬化樹時，郭正陽依舊不知道……　　因為這個歪葫蘆，他自身都無法煉化。　　以前他試過各種煉化靈器法寶的手段針對歪葫蘆，都毫無效果。　　不能煉化的東西，那就沒辦法隔空御使，所以哪怕把歪葫蘆拿出來了，也知道這東西能阻隔萬化樹的消融之力，可怎麼好好利用，郭正陽還是沒頭緒。　　就在他思索着，還不知道該怎麼回答黑荒步的疑問時，前方情況卻又驀地一變。　　卻是原本一手可握的歪嘴青葫蘆，突然間就在水面上迎風一漲，變得足有四五米長，一兩米高，像是一個小房子一樣。　　而後周邊已經擴展成半徑十多里的小湖泊，湖內所有清水竟然像是收到了無窮吸力一樣，嘩嘩嘩流向歪葫蘆葫蘆嘴的地方。　　眨眼之間半徑十多里的圓形湖泊，竟然徹底被歪葫蘆吸空。　　只剩下湖泊最深處三株萬化樹，還在迎風招展。　　如此一幕頓時驚得原本懸浮在數米高低空的幾個靈尊都身子一晃，呼的一下就從半空掉了下來，狼狽的一塌糊塗。　　可不是么，就算是心理素質再好的人，看到一場足以毀滅大陸的水域，竟然就這麼被歪葫蘆被吞食乾淨了，這真的太嚇人了，更嚇人的是哪怕是黑荒步，在歪葫蘆吞食那些水域時，都還是無法從歪葫蘆上感受到一絲靈力波動。　　那葫蘆憑空變大，瞬間吞掉那麼多清水，不管怎麼看都是牽涉到法力變遷的，可他這個靈尊大圓滿都感受不到一絲靈力波動，歪葫蘆上依舊是平平靜靜，就像是不蘊含一絲靈力的死物。　　“咦，這傢伙連萬化樹也要吞進去。”　　……　　好幾個靈尊嚇得從半空跌落，但很快又有人驚呼起來，因為前方歪葫蘆在吸走所有水域后，竟然再次發出一股吸力，把一株種植在地上的萬化樹都吸得從泥土上連根而起，瞬間被吞進了葫蘆肚子里。　　一株還不夠，那傢伙的葫蘆嘴很快就有對準了另一株。　　看到這裏所有修士都是大喜過望，就只有郭正陽一怔，而後瞬間飛到了歪葫蘆身側，手一按，剛接觸到葫蘆身子，郭正陽就彎腰嘔吐……　　好飽。　　還是那種詭異的感覺，只要歪葫蘆沒有吞食器物，只要他用手接觸到，就會產生一種飽的不斷要嘔吐的感覺。　　這些事郭正陽還是聚靈初期，剛得到歪葫蘆時就了解了，而且這種嘔吐感並不會隨着郭正陽修為提升而降低，但他還是沒想到，現在的歪葫蘆帶出來的飽脹嘔吐感，比以前都更強大了許多。　　強大了好幾倍。　　一瞬間，郭正陽就明白了，歪葫蘆竟然是吞食這種天地間的奇妙靈植，滋養自身，然後吸收來的能量，用以提升普通器物的品質。　　他第一次得到歪葫蘆時，歪葫蘆里的飽脹感很強大，不過後來隨着郭正陽一次次實驗，一次次給歪葫蘆餵食各種器物，等他孕育出無數寶貝后，那種飽脹感就在逐漸變弱，好像它的能量隨着自身威能的揮發，也越來越少，但剛才它主動吞了一株萬化樹后，就瞬間又變得飽滿了數倍。　　歪葫蘆正常狀態只會吞食器物，並不吞天然的植物，比如樹恭弘=叶 恭弘什麼的，郭正陽怎麼試驗它都不吞，但剛才它卻主動吞掉萬化樹，那種天然的靈植……吞一株，就飽了許多，這玩意的詭異，真是無法形容。　　不過郭正陽可並不想讓這傢伙把三株萬化樹全部吞下去，因為這麼奇詭的萬化樹，若是能掌握在手裡，又是一件足以驚天動地的大殺器啊。　　可看着歪葫蘆又把葫蘆嘴對準第二棵萬化樹準備吞食時，郭正陽卻沒辦法讓它停止吞食，因為他沒煉化歪葫蘆，也就沒能力控制。　　所以在隨後，郭正陽也只能眼睜睜看着歪葫蘆又把第二棵萬化樹吞進了肚子里，就在他鬱悶不已時，歪葫蘆才似乎像是吃飽了一樣，打了個飽嗝，這感覺甚至都出現在了郭正陽身上，讓他也忍不住打了個飽嗝。　　打了個飽嗝后，歪嘴葫蘆也再次恢復了最初的大小，一手可握的程度，靜靜躺在地上，不再對最後一株萬化樹下手。　　“嘶……”　　後方又是一片抽氣聲，倒是郭正陽急忙收起歪葫蘆，才對着黑荒步道，“黑荒師兄，你有沒有辦法把這最後一株萬化樹收起來？”　　還好，還有一株。　　既然丹宗那些靈尊有辦法把萬化樹收起來，等到自己想用時才放出來種植，那禁地應該也有類似的手段吧？　　“有！”黑荒步頓時果斷的點頭，更快速飛遁到了最後一株萬化樹身側。　　只是在飛過去時，他還是忍不住深深看了郭正陽的儲物戒指一眼，畢竟那個歪葫蘆，是在太詭異，太讓人驚粟了。　　“這東西不會是先天靈寶吧？萬化樹這種東西，滴出來的水液能融化萬物，我都懷疑它是先天靈寶了，不過想想無聲海里應該也有能克制它的存在，我覺得一個星球，也不該有這麼多先天靈寶，而且萬化樹一出現就是好幾株，才覺得它們不是先天靈寶，但就算不是先天靈寶，應該也極為接近了。沒想到你那個破葫蘆竟然連這玩意都能吞，它的奇妙應該不比靈界時差多少了，不會真是吧？”　　在黑荒步趕過去封印最後一株萬化樹時，劉夏才也充滿震驚的趕到了郭正陽身側，滿心詭異的開口，她就算還不知道歪葫蘆有什麼其他作用，但只看它能輕鬆吞掉兩株萬化樹，這就已經夠恐怖的了。　　因為萬化樹這種天然靈植，劉夏就已經懷疑過它們是先天靈寶，只是因為萬化樹出現的數量多，無聲海還有克制植物，真正的先天靈寶絕對不會那麼多，她才知道不是。　　但就算不是也絕對極為接近了，但那個破葫蘆呢？？？　　一句話，郭正陽也心下一動，這隻是個猜測，但也真的極有可能啊。　　難道歪葫蘆，也真的是一件先天靈寶？？

# 第三百八十三章 集體式大飛躍

　　“先天靈寶的煉化，是和普通寶具截然不同的手段，如果它真是先天靈寶的話，那就怪不得以前不管我怎麼嘗試，都沒辦法煉化這東西了，但它真是么？”　　“還是得繼續試驗。”　　……　　三株引起禁地無數修士恐慌的萬化樹，被歪嘴青葫蘆吞了兩株，最後一株也被黑荒步利用特殊手段封印起來，交給了郭正陽。　　這一場災難也就因此而消融，等郭正陽再次返回長老會內時，他受到的也是崇敬到極限的熱情對待，畢竟是郭正陽把禁地內億萬計的修士從災難邊緣拉了回來，如果沒有郭正陽在？這一次會是什麼後果？　　用屁股想也知道，若沒有郭正陽在，那麼禁地大陣群就被會萬化樹消融掉，然後再不設防，就算到時由黑荒步等人帶着長老會內大批修士轉移，逃亡，可一旦被丹宗宗主等人追上，靈尊們爆發生死大戰，至少也要隕落千萬以上的低階修士。　　而此刻在長老會內的修士，又都是各大勢力或各大帝國內最看重的後人們，所以郭正陽的力挽狂瀾，也的確換來了無數歡呼沸騰的聲響。　　不管他走到哪裡，接受到的都是飽含崇敬敬仰的視線，哪怕是那些靈尊級強者，看向郭正陽時一樣是充滿了感激之情。　　當然，這些對郭正陽來說並不重要，他現在的心思都放在了歪葫蘆身上，所以在返回雪衣山後，郭正陽就直接帶着劉夏返回了火府，更抓着歪葫蘆直接遁向靈時府。　　想證明這歪葫蘆是不是先天靈寶，的確需要各種實驗，而最方便的實驗無疑是靈時府了，靈時府就是一株先天靈寶在起作用，若是歪葫蘆也是先天靈寶，那麼把它放進靈時府，就很可能不受靈界時的時間規則影響。　　也只有同樣的先天靈寶，才不會被其他先天靈寶影響。　　帶着實驗的目的，郭正陽隨便找了一件世俗中的普通衣衫丟進歪葫蘆里，然後快速入府，根據正常狀態推斷，歪葫蘆想強化一件普通的衣衫，在世俗中也只需要一小時罷了。　　而外界一小時，就是府內四五天。　　如果歪葫蘆受靈時府的時間規則影響，那它在府內一小時應該就會把這衣衫吐出來，到時候外界也就是過了幾秒鐘。　　但事實卻是，郭正陽拿着歪葫蘆在靈時府呆了四五個小時后，這長殘了的傢伙依舊沒把那衣服吐出來。　　郭正陽這才大喜，甚至是狂喜。　　“真的不受靈時府的規則影響，能對抗先天靈寶的事物，怕不就只有另一件先天靈寶了吧？”四五個小時，雖然這實驗還沒結束，可郭正陽也已經大致明白了結果。　　隨後時間又是一天天晃過，靈時府內已經過了四五天，外界剛好一小時過去，一直毫無動靜的歪葫蘆才終於把之前吞下的衣衫吐了出來。　　這一次吐出后那原本很平常的衣衫，也直接變成了普通刀槍都難以破壞的寶衣，這樣的寶衣，郭正陽是早見過用過多件，已經不以為奇，可是落入劉夏眼中后，卻讓這丫頭看的嘖嘖稱奇，就是星河老祖等人一樣全都看的目瞪口呆，畢竟他們可從不知道歪葫蘆的存在。　　但郭正陽此刻卻只是抓着歪嘴葫蘆大笑。　　先天靈寶，到現在他越來越肯定，這長殘了的傢伙就是先天靈寶了。　　他也真沒想到，自己多年前偶然從路溝里撿來的一個普通葫蘆，竟然極可能就是先天靈寶啊。　　先天靈寶，整個靈域內的數量都是有限的啊！　　而每一件先天靈寶，也都擁有各種匪夷所思的強橫偉力，比如靈界時，那看上去就是一根樹枝，但你要是有能力使用，抓在手裡當武器用，隨便一刷，不管對面是什麼術法或者法寶，不管那威能有多強，都會因為成百上千的時間流逝而變成渣，再強的術法法寶，你運轉一次能讓那種威能存在時間百千年么？不可能的。　　就是陣法之力，可能在時間停留千年萬年，但你只要催動靈界時，讓其威能發揮到極限，一刷下去流失億萬年時光，陣群也得破敗。　　而這種手段不管是用來攻擊還是防禦，都是妙不可言。　　就是把這先天靈寶當輔助事物來用，也能打造出靈時府這種寶地，外面三天，府內一年，外面一年府內就是百多年，這還是未回復全盛時期的先天靈寶。　　先天靈寶的奇妙偉力，真的足以讓任何修士動容，曾經的火府主人那種長生境大能，都對此眼紅不已呢。　　這麼恐怖的先天靈寶，郭正陽竟然早就抓着一件，這如何讓他不驚喜？　　但在一陣暢快的大笑之後，郭正陽卻又漸漸鬱悶起來。　　因為他發現自己以前拿着歪葫蘆這麼久，不知道它是先天靈寶時，沒怎麼好好利用也就算了，不知者不怪么，可問題是現在，他哪怕已經有九成把握確定了這是先天靈寶，但還是不知道怎麼用！！　　既然這歪嘴青葫蘆是先天靈寶，那麼它的功效就絕對不只是能讓一件器物被吞進去一次后，能提升一個檔次那麼簡單，這絕對只是歪嘴葫蘆最原始最基礎的功效。　　就像是靈界時，若是無人使用，直接擱置在天地間，那麼在它身邊生長的靈植就會受到各種時間亂流影響，有的會加速百千倍生長，有的會延緩百千倍生長時間，這是靈界時最原始原基礎的功效。　　只有你煉化了靈界時，才能操控它自如的施展時間順流逆流之類功效，把它當法寶禦敵，又或者打造出靈時府這樣的禁制，把靈界時放進去，輔助自己修鍊。　　靈時府之類，是靈界時的真正使用方式，真正把它的威能有效利用起來了。　　可歪嘴葫蘆若是不煉化，放在郭正陽手裡，還是只能發揮它最基本最原始的功效。　　這功效對於現在的郭正陽，依舊沒什麼用。　　還是那句話，就算歪嘴葫蘆能把一件極品法寶變成後天靈寶又如何？郭正陽根本沒能力御使後天靈寶。　　所以若不能煉化，歪葫蘆在他手裡還是等於沒用。　　可煉化先天靈寶？他不是不知道怎麼煉化，而是沒能力。　　火府主人既然留下了有關靈時府的傳承，以防備自己的傳人萬一哪天得到靈界時時卻無法使用，所以他留下的東西，很全面，包括如何煉化先天靈寶。　　但其中最簡單的一點，郭正陽卻無法實現，至少眼前是實現不了的，那就是想煉化先天靈寶，最低都得是合道期修士……　　郭正陽現在才只是道君中期巔峰罷了，就算他靈海異於常人，可至少也得到化神大圓滿巔峰，才能勉強和合道初期巔峰比一比。　　空有寶山而無法利用，這感覺？？絕對不好受！　　“修鍊吧，現在的靈武大陸，黑荒步等人因為都有了我賜下去的極品法寶，對上丹宗等人絕對佔了壓倒性優勢，丹宗的威脅也已經不大了，倒也不用再為那些分心，現在對我來說，最重要的就是提升修為了。”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又着手開始準備修鍊，不過這一次修鍊之前，他卻把自己準備閉關的地方提前告訴了劉夏。　　免得那丫頭再像上次一樣走出靈時府想找自己時卻怎麼找不到，可不是么，他在府外修鍊，藉助功法頓悟一次也就是兩三個月，但府外兩三個月，卻足以比擬府內幾十年……　　就算是對於修士，幾個月不見還好說，一下子分開幾十年，的確有些不像話。　　再次沉溺在修鍊中，時光又是四五個月一晃而過。　　這一次專心致志的參悟頓悟觀想法，郭正陽足足用了四個多月才頓悟，時間似乎又比上次更長了些。　　等再一次渡過天劫，郭正陽正式踏入道君後期時，靈時府內，一眾修士卻也紛紛有了不小的變化，畢竟府外四個多月，府內就是四十多年。　　這麼長時間，這段時間也一直在嘗試提升修為的道君們，幾乎也都有了不小進展，星河老祖直接到了道君大圓滿巔峰，周易青卻還困在後期巔峰，一個瓶頸，他衝擊了四十年都沒破開。　　至於其他人，李道軍、杜道軍、劉道軍也全進入了後期巔峰。　　就是眾修士里修為最差的木道君，此刻一樣是中期巔峰，反觀劉夏，不比不知道，一比郭正陽就差點吐血。　　劉夏修為已經到了道君大圓滿巔峰，表面上比郭正陽還高。　　郭正陽當初對劉夏說，他不在靈時府修鍊，是害怕自己每次突破都靠頓悟，讓其他人疑惑，對於這一點劉夏反而不在意，因為她在修鍊上，真的不需要非藉助頓悟觀想法不可，她的天資本就是所有人最出眾的，所以在靈時府一呆四十多年，竟然直接從道君初期巔峰一路飛躍至大圓滿巔峰，期間一次都沒有藉助頓悟，全是隨着時間積累，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　　被刺激的差點吐血，郭正陽最終也只能默默無語，送去幾聲連他自己聽了都覺得有些妒忌的誇獎之語。　　事實上，以郭正陽的資質也不是每次突破都非要藉助頓悟觀想法，他的修鍊資質也是一流水準，千萬里挑一的類型，若是呆在靈時府，也絕對不需要幾十年才突破一個瓶頸，關鍵是他一突破就會引來天劫誅殺，他怕壓不住，讓天劫毀了靈時府。　　畢竟現在不同以前，以前他在外界突破，真人以前的瓶頸上輩子都突破過，有熟悉感，一到突破時就有氣機感應，熟悉那一切才能壓制，現在他突破都是突破從未踏足的靈域，根本不能像以前熟門熟路的壓制。　　所以只能在外面，謹防意外發生。　　而到現在整個上界山的實力，也已經是一次集體式大飛躍，兩個道君大圓滿巔峰，四個道君後期巔峰，加上郭正陽這個在後期靈海面積就比正常大圓滿巔峰還大好幾倍的傢伙，的確已經超出了以前太多太多。

# 第三百八十四章 真不能再做傻事了

　　“噗～”　　“噗通～”　　“郭長老，你……你……”　　“不止郭師弟，就連劉師妹，你們……噗通～”　　……　　又是一個月多后，禁地長老會雪衣山，等郭正陽和劉夏再次出現在大殿外，聞訊而來的黑荒步、器道成等剛一出現，還沒來得及開口問好，就紛紛驚得有噴口水有當空跌落，哪怕是一個個靈尊級強者，也紛紛被刺激的瞠目結舌。　　原因很簡單，郭正陽在火府內參悟頓悟觀法想突破，用了四個多月，準備來說是132天，隨後他又進入靈時府提升修為，把初入道君後期的修為提升到道君後期巔峰，又用了36天，這所有時間全部加起來，也就是168天，換算成靈武大陸的時間，反而更只有34天，四個月不到。　　三個多月不見，郭正陽就從上次的道君中期巔峰變成後期巔峰，這如何讓人不噴飯，更讓人受不了的則是劉夏了，三個多月而已，這妞竟然從道君初期巔峰直接變成道君大圓滿巔峰？還有比這個更嚇人的么？？　　真沒有了！！　　哪怕是以黑荒步等人的見識，也全都被劉夏的突飛猛進給嚇得差點魂飛魄散。　　就算靈武大陸一年也只有九個月，但不到半年的時間，劉夏竟然從道君初期巔峰到了大圓滿巔峰？　　這樣的事足以嚇得幾個靈尊級老祖都從虛空中掉下來，摔個狗啃泥了。　　和她一比，黑荒步等人都覺得一輩子都活到狗身上了，而且郭正陽的突破在這樣耀眼的成績下，也根本不算什麼了。　　這真是何等的逆天，才能在這麼短時間內有這樣的變化？　　但事實上，在黑荒步幾個嚇得魂飛魄散時，他們卻根本不知道劉夏心下還正滿心抑鬱呢，因為她對自己還沒能突破進入化神期，而深感鬧心。　　在別人眼裡，這是三個多月的變化，但她知道這是幾十年的累積啊，第一次郭正陽突破瓶頸132天，在靈時府內，三天一年，那就是四十四年還多，雖然過程里她也有不少時間出去找郭正陽，在外面時間流速快，三天就是一年，所以認真說起來，她第一次從道君初期巔峰突破到大圓滿巔峰，也只用了三十五年。　　其他九年，那是她和郭正陽在靈時府外過的，只是正常世界二十七八天。　　三十五年，初晉中、中進后、後進大圓滿，三個瓶頸，外加修鍊時間，每個瓶頸也就是困她八九年或者十一二年。　　但等郭正陽進入道君後期，開始進入靈時府提升修為，外界36天就又是府內12年，這12年劉夏也一直在感悟，嘗試着想衝擊化神期，就是一直都沒能突破。　　當她在不止一次在靈時府內抱怨難突破時，星河老祖等人都也已經快刺激的內傷了，畢竟嚴格說起來，這丫頭至今才三十齣頭……　　她23歲大四那年接觸修鍊，然後一直修鍊到現在才過去八年多，郭正陽也才28歲。　　兩個這麼年輕的傢伙，已經甩開了星河老祖等修鍊三四百年的老修士們，已經很讓人崩潰了，劉夏還經常抱怨，這不就是要刺激死人么。　　當然了，其實那也只是兩人正常壽元，若是靈時府內的時間也算上，劉夏在靈時府都快渡過了八九十年時光了，只是那些時間不影響壽元罷了。　　“黑荒師兄，這陣子丹宗那些人沒再來鬧事吧。”黑荒步幾人驚得話都說不清楚，只是感覺到頭皮發麻，渾身驚悸，倒是郭正陽很隨意笑了笑，轉移了話題。　　可不是么，這群人都驚成這樣，總不能一直讓他們驚下去啊。　　“沒，自從三個月前他們被趕走之後，就徹底從大陸上銷聲匿跡，不知道躲到哪裡去了，主要是那次郭師弟你拿出來的寶器太恐怖，我一個人就可以在三十多個靈尊里殺進殺出，當著他們兩個靈尊大圓滿的面，殺了他們好幾個靈尊，他們哪還有膽子後面，就是那次器兄出去追殺，一樣沒能找到人。”　　隨着郭正陽的話，黑荒步才終於回了神，深吸一口氣，依舊是拿着驚悸不已的眼光看了劉夏一眼，才勉強笑着開口。　　這幾個月郭正陽又沒露面，不過他們也完全不介意，因為這幾個月他們也沒閑着，主要是上次郭正陽賜下來的一批寶物，足夠他們適應一段時間，才能把手中寶物的威能完全發揮出來了。　　就比如當初黑荒步得到那柄火紅色長矛，一開始揮發攻擊只能刺入萬化樹水域上空百米，後來隨着使用的熟練，都能刺入水域上空近兩百米，這就是他一開始還不熟悉那些法寶，用得越多，越熟練，才能把法寶威能發揮的越恐怖。　　這些時間他們所有人都在認真摸索手中各寶物的種種特性。　　到現在才算是玩的熟練異常，幾人的信心也在各種寶物的御使中，越來越強，別說是黑荒步，就是應無痕等靈尊後期此刻都有信心藉助各種極品寶器，能和丹宗那位宗主以及位越老祖大戰一番，甚至還有信心取得上風。　　如今的黑荒步等人還真不怕那邊來找麻煩，只是在發愁找不到人而已。　　“那就好。”郭正陽笑着點點頭，隨後才到，“我們這次出關，就是想再藉助意志海參悟一下天地意志。”　　“這個沒問題，大家都是自己人，郭師弟想參悟盡可隨意，你們若是有什麼疑惑之處，咱們這裏這麼多修士，也有不少和郭師弟所參悟劍意是一樣的，……”黑荒步頓時大笑，笑聲里，更是馬上讓人叫那些參悟劍意的修士前來。　　郭正陽的劍意已經是小成，所以此刻他叫的，也都是把劍意參悟到大成的修士，這樣的修士，就是靈宗級強者里都有好幾個。　　至於劉夏參悟的刀意，都還在皮毛階段，黑荒步等人也再次叫了好幾個參悟刀意的女修士前來。　　郭正陽和劉夏自然也不會拒絕，一行人很快就朝着意志海趕去。　　“等咱們的天地意志再提升一個階段，恐怕也還要幾個月時間，到時候靈時府又是幾十年，說不定吳師兄都能突破進入化神期了，那下次，也能把他帶過來吧。”　　“在這裏參悟一下，咱們也該回世俗看看了吧？這次出來都已經一年多了……”　　“你想家了？”　　“你說呢？”　　“那你怎麼不早說，早說的話，咱們回世俗后再來也不遲啊。”　　“我不是順着你么？”　　……　　朝着九品意志海飛遁中，郭正陽和劉夏輕語幾句傳音，卻讓他瞬間愕然，可不是么，不是劉夏說起來，他都差點忘了兩人這次出來又一年多了。　　上次來大陸，無間地呆了四個多月才把靈界時取出來，後來他突破進入中期加修鍊，是三個多月，之前突破進入後期加修鍊，又是五個多月……　　若是在這裏等劍意提升到大成，恐怕也還要好幾個月，早知道，還真是先回世俗看看再來也不遲了。　　不過現在他們人都已經到了，黑荒步等人也已經叫了一批感悟劍意刀意的修士過來陪練，幫助他們參悟，那現在再走的話，似乎也不合適。　　想到這裏，郭正陽也只能搖頭苦笑。　　算了，還是參悟一陣子再說其他的吧。　　“黑荒兄，我懷疑，郭師弟肯定得到了無間地的寶貝，還能使用，否則的話他那個道侶，不可能在三個月里就連破三道瓶頸！”　　“我也懷疑，我還懷疑郭師弟和劉師妹，根本不是咱們大陸修士，是外界不知道哪個星球過來的呢，我有八成把握，他們是外星空來的，否則的話他不可能在陣法、煉器以及丹道上都超越咱們大陸那麼多，不過那又如何？交好郭師弟就行，咱們可絕不能再做上次的傻事了。郭師弟人在這裏，平平淡淡出現，就說明哪怕他們都只是靈宗，也根本不怕咱們耍心機。”　　“原來你也有這樣的懷疑？我就說么……雖然我從來沒想到，在咱們靈武大陸以外的外星空也有修士存在，但郭師弟兩個實在太優秀了，但不管怎麼說，咱們也真不能再做傻事了。”　　“恩，他們要什麼咱們就全力配合，郭師弟的性子，也是好接觸的類型，就這麼辦吧。”　　……　　郭正陽心下閃過一連串念頭時，在他後方陪着他一起去意志海的黑荒步和器道成，卻也在彼此傳音交流。　　如果兩人的傳音落入郭正陽耳中，恐怕也能讓他驚上一下呢。　　當然，其實他們的懷疑若是仔細想一想的話，也不算意外，畢竟大家都不是傻子，都是雄霸大陸的霸主級角色，多的已經活了六七百歲，少的也活了五六百年，就算受限於眼力見識，但郭正陽一而再表現出遠超大陸幾十個時代的各種能力。　　他們若是還一點都想不到郭正陽根本不是土生土長的大陸修士，那就真有些不合理了。　　不過就算懷疑到了這些，甚至懷疑郭正陽已經得到了無間地的至寶，並且運用了起來，但這時候的黑荒步兩個，還真是再不敢升起上次一樣的齷齪心思了，前車可鑒，既然眼下他們和郭正陽關係很好，何必還要再動那些心思，否則恐怕又會是一次偷雞不成蝕把米，那就虧大了。　　而事實上他們也的確不知道，就算這時候他們因為貪圖什麼而起了貪念，想用強的話，郭正陽都不怕，時間又過了這麼久，他手裡化神初期巔峰的妖蟲都已經積累到近百隻了，畢竟在他上次剛踏足大陸，算是卷土重來時，已經有了四十二隻妖蟲，現在又是13個月過去，妖蟲也又多了50多隻。　　就是兩人本身實力同樣變化極大，郭正陽修為能比擬化神初期巔峰的三分之一，劉夏之前幾十年研究陣法造詣，比起火府主人也有三四成水準，這都是很恐怖的戰力提升。

# 第三百八十五章 有些不受掌控

　　“兩年了，終於又回來了，這裏變化好大啊。”　　“你是兩年沒回來，我都有七八年沒來銘川了，和印象中比起來，變化更大。”　　……　　又是一年後，地球世俗銘川市街頭，隨着兩道身影踏步而來，繁華的街頭上，也立刻就有大片火辣辣的視線直直射來。　　灼熱的注視下，更不乏一些行人因為看得太出神，都不小心撞在了身前其他人身上，可哪怕有人都因為分心而跌倒在地，還是忍不住向某處投去灼熱的目光。　　這樣的一幕幕，自然看的人群中央的劉夏嬌笑不已，嬌笑中，劉夏挽着郭正陽的手臂也越發貼緊了些，更是趾高氣昂的橫了郭正陽一眼，意思很明顯，帶她上街，夠給他漲面子吧？　　又回到了世俗，郭正陽兩人的裝束也回歸了世俗的裝扮，甚至為了避免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煩，兩人就算是對自己的面容也做了一些遮掩。　　當然，這種遮掩只是讓兩人容顏顯得更成熟一些，畢竟嚴格說起來，今年的郭正陽已經29歲，劉夏更是有33了，但因為修真的關係，全都是在道君境，一個道君後期巔峰一個道君大圓滿巔峰，兩人壽元都足有400歲之多，所以過去九年左右，歲月絲毫沒有在兩人身上留下一點痕迹，結果，郭正陽還是20左右的青蔥容顏，劉夏外觀看上去也只是二十二三的樣子，甚至因為靈氣淬鍊的效果，更加讓她的容顏顯得出塵脫俗，看上去也更小。　　這就是麻煩了。　　郭正陽還好說，家裡親近的人都知道他壽元大增，也都知道修鍊的事，而且他除了接觸至親之外，接觸其他人也少，所以完全不需要太顧及，但劉夏父母等人住的地方，左右街坊鄰居都是熟人，大家也都知道那邊有個33歲的女兒，若是劉夏絲毫不做遮掩，頂着一張看上去二十齣頭的模樣回家，的確會引起不少麻煩。　　正因為這樣，兩人才稍微自己花了些妝，郭正陽就是在嘴上貼了一撮小鬍子，再稍微用些術法讓自己容顏透漏出几絲成熟氣息，搭配西裝革履的，原本的如花少年，立刻就變成了一個成熟儒雅，充滿異樣魅力的青年美男。　　再至於劉夏，此刻猛一看去也是30左右的姿容，但這樣的容顏並沒有把她襯得見老，反而渾身上下都散發出一股熟透了的性感誘惑，那股成熟泛濫的明媚美艷，絕對是落入任何人眼中，都足以讓人驚艷的頭皮發麻，簡單一身緊身裙裝，搭配誘惑的黑絲高跟，邁步起伏間，連包裹在水晶高跟鞋內的玲瓏絲足，都充斥着爆炸式的性感誘惑，一雙修長渾圓的美腿又細又長，大腿根上方緊裹在連衣裙下的肉滾滾美臀，那種性感和美麗，真足以抹殺任何一個正常人，別說是男性，就是大街上不少同樣身為女性的行人，都一樣被這個美艷不可方物的絕世尤物勾的頻頻側目。　　相比之下，郭正陽雖然賣相也極為出眾，可一樣被襯得不太起眼了。　　而面對劉夏驕傲的視線，郭正陽卻也一陣無奈，漲面子？好吧，身邊挽着這麼一個出眾的絕代佳人，看着左右行人如此精彩的表情，這的確有那麼一點有面子的感覺。　　不過現在這種漲面子的感覺，郭正陽並沒有在意，因為不管身邊的尤物再性感動人，他也在回來前剛折騰了幾天，已經很盡興了，現在郭正陽更在意的是，如何去面對劉夏的家人。　　天知道他以前都沒想過某些事，或者在刻意逃避，所以以前那些年，他也從來沒有陪着劉夏一起回來看他父母等人，可這一次呢？他算是第一次以女婿見丈夫娘的心態去見對方家人，自然有些緊張。　　就是銘川市，自從上了大學以後，郭正陽也已經好多年沒踏足了，猛一回來，一樣有很多陌生的感覺。　　現在，距離他上次離開世俗也已經兩年多了，因為這次在禁地長老會參悟天地意志，他足足參悟了一年，才把小成劍意參悟到大成。　　外界一年，靈時府內就是一百年，等他帶着大成劍意趕回火府時，上次還是道君大圓滿巔峰的星河老祖，也終於突破進入了化神期。　　以三百多歲高領進入化神期，星河老祖卻是感動的一塌糊塗，因為在以前，他還真以為自己這輩子都沒希望進入化神期了呢。　　畢竟一個道君只有400歲壽元，他以前修鍊至道君後期就花了三百多年，原本壽元只剩下七八十年，若不是有靈時府，那他估計還真沒希望在隕落前突破呢，要知道他突破進入大圓滿，外加突破進入化神期，在靈時府內足足用了一百五十年左右的。　　地球上終於有了第一個化神期修士，就是周易青、李道軍、劉道軍等人，在一百多年過去后，也基本都進入了道君大圓滿巔峰，而且裏面有不少人也已經道君巔峰困了好幾十年，長的困了七八十年，少的也困了三四十年。　　說不定隨時就又有人能進入化神期。　　郭正陽也已經做好了打算，下次去靈武大陸時，就準備帶着星河老祖過去參悟了，畢竟一到化神期，他們壽元就延長到了八百年，這時候的星河老祖等人，還是正當壯年，自然也不怕在意志海浪費時間了。　　不過這些，也都要等他在世俗內辦完事再說。　　帶着一絲緊張和不自然，郭正陽慣性的踏步，等又走過幾個街頭，快要抵達一個高檔住宅小區時，一直像是驕傲的小天鵝一樣走在她身側的劉夏才突然輕咦一聲，而後啞然看向馬路對面的路邊。　　就是在他看去的時候，對面路邊也緩緩停下一輛奔馳，跟着一名帥氣飛揚的青年男子就搖下車窗，也愕然盯着劉夏看了起來。　　“小東？”　　那青年愣愣看來時，劉夏才馬上衝著對面招起了手，笑着說一句后，她才興奮的對着郭正陽道，“我弟弟，你還認識不？”　　“你弟弟？”郭正陽也啞然看去，盯着那帥氣青年看了幾眼，才笑道，“有點印象，不過變化蠻大的。”　　“廢話，他可沒修鍊過，你上次見他他還在上高中呢，現在我都不知道他結沒結婚呢，萬一要是孩子都有了，那我這個做姐姐才失敗呢。”劉夏頓時翻了個白眼。　　這是事實，郭正陽第一次見劉夏的家人，就是郭正陽大一那年回家，路上和劉夏同車，然後回來一起吃飯時，恰巧遇到劉夏的家人被逼着拆遷，那時候的劉東還在讀高二，他去的時候，劉東更已經被某個黑二代的手下打傷了呢。　　從那以後，郭正陽就再沒和劉夏家人接觸過，現在一晃八九年過去，當年的高二學生，現在也是二十六七歲的帥氣青年，而且能開得起大奔，還是幾百萬一輛的進口車，可想而知劉家眼下也是很滋潤的一族。　　不過說的也是，有郭正陽在世俗中的關係在，劉家也早已經或明或暗因為一個個巧合，一個個莫名其妙的商機而暴富，現在在銘川市，這一家早已經邁入了億萬富翁的行列。　　“姐，你回來了？上次你走都是兩年前了，一直都沒消息，我都差點認不出你了！”郭正陽古怪的打量劉東時，那邊奔馳上的青年也快速跑了過來，即興奮又有些古怪的盯着兩人打量。　　“這是你姐夫。”劉夏沖劉東點點頭，才笑眯眯看了看郭正陽。　　“姐夫？”劉東對上郭正陽時，倒顯得有些拘束，似疑問似打招呼似的說了一句，才又笑着摸着後腦勺道，“你們這是從哪回來的？”　　“從哪回來你就別管了，爸媽在家吧？對了，兩年沒見你，你結婚沒？”　　“沒呢，不過已經定了。”劉東又笑着摸了摸後腦勺，不過依舊在拿着好奇的視線打量郭正陽。　　郭正陽都被看的有些不好意思了，不過對於這種關係，他真不擅長打理，只是笑着沖劉東點點頭，然後只等劉夏和她弟弟說話。　　這兩姐弟兩年不見，也的確有許多話要說，站在路邊一個話題接一個，說了十來分鐘不見停歇，直到劉東身上響起一聲手機鈴聲，劉夏才終於止住話頭，然後嬌媚的白了郭正陽一眼，“你木頭呀，一句話都不說。”　　“我真不知道說什麼，再說你們聊得這麼盡興，我也不是不好意思插嘴么。”郭正陽苦笑着搖頭，再然後等劉東接完電話，才馬上轉身對着劉夏道，“姐，你這次回來準備住幾天啊，剛才是小茜的電話，讓我去接她，剛好她這两天準備來市裡，我去接她回來，讓你也見見。”　　“那我先和你姐夫回家等你們。”劉夏笑着擺手，之前交談中她也問了，和劉東訂婚的小妹子名字叫於茜，是劉東在省城做生意時認識的豪門千金。　　恩，好像家裡是省城官場的廳級高幹，不過劉家的情況也不差，雖然只是在銘川市經營，但這麼多年下來，也絕對不只是有錢。　　等兩人看着劉東開車離去，劉夏才又咯咯嬌笑着橫了郭正陽一眼，“走吧，帶你去見你丈母娘去。”　　“……”　　郭正陽默默下巴，總感覺這情況，有些不受掌控。

# 第三百八十六章 也不算意外

　　劉夏一家，就是父母雙親外加姐弟兩個四口人，她的至親們也是知道修鍊這回事的，畢竟劉夏已經踏足修真界八九年，而且動輒一消失就是以年計算，有些事也不可能一直瞞下去。　　至於劉夏的家人們沒有接觸修鍊，拿她的原話來說，也是怕了修真界的各種兇殺危機和意外，暫時不想讓他們攙和到那種殘酷的生活中。　　當然，另一個原因也是劉夏的父母等人還年輕，有的是時間讓她考慮。　　等和劉東分別，帶着忐忑的心情跟劉夏一起進了小區，郭正陽也很快見到了准岳父岳母，這兩位眼下都是五十齣頭的年紀，因為近些年生活養尊處優，保養得當，更都顯得很精神。　　原本郭正陽還不知道怎麼面對，但大大出乎他預料的是，劉夏剛一介紹，說他是郭正陽，那邊劉母就馬上帶着一些敬畏，即緊張又興奮的熱情招呼，說著你就是正陽啊，經常聽小夏提起你，早就想見你，但你們這種人又特別忙，今天總算見到了，這輩子都不虛此行了什麼的。　　再至於劉父，面對郭正陽時卻是拘謹忐忑，局促不安的站在不遠處，想說什麼但似乎一直都不知道該怎麼開口，只是在發愣。　　如此一幕幕，自然搞的郭正陽滿心古怪，怎麼好像劉母早知道他是劉夏的男朋友？還有劉父，見到他時比他心下都緊張？　　“你以前到底怎麼和你爸媽解釋的？”滿心古怪中，郭正陽也好奇的向劉夏傳音問詢。　　“我以前剛告訴我在修鍊這回事時，稍微展露一點術法能力，差點沒把他們嚇死，然後就對他們說，是我交的男朋友是個仙人，帶我修鍊來着……這都是好幾年前的事了，就是你還沒和黑獄老祖決戰之前，我偶爾回來見他們，就是這麼說的。”一句傳音解釋，郭正陽當場聽的吐血。　　合著這丫頭那麼多年前給家裡人說起修鍊一事，就直接把他當成男朋友去解釋了？　　他還在讀大一時，劉夏被黑獄老祖擄走，那時候可是八九年前，再然後他救人，得火府，斷斷續續停了大半年還多，才利用生死台約戰馮輝，而那時候劉夏也因為暗殺馮輝重傷，一直在養傷，傷養好了后，郭正陽全心備戰，這丫頭倒是偶爾在木道君等人的護送下回來了世俗幾次。　　那時候她就是這樣的解釋？那可是七年前左右的事。她還忽悠她父母說自己是仙人？恩，像是他這樣的修士，在普通世人眼中可不就是神仙一流么，中國古代那麼多神話傳說，也真有不少就是因為一些修士的行蹤被凡人發現，才誤以為天仙之類。　　那現在，郭正陽還能說什麼？　　只能尷尬中帶着一絲不好意思向劉父劉母解釋，自己其實也早就想來家裡看看，就是有不少事要做，才來得晚了。　　再然後就是緊張拘束的劉父劉母既興奮又激動的連連擺手，劉父話不多，只是在一旁站着，而劉母卻一直在說著以後有空，要經常來家裡坐坐，然後郭正陽一個神仙樣的人物，能看上他們家丫頭，真是祖墳冒青煙了什麼的，小丫頭不懂事，平時要是有什麼讓他難做的，可千萬別見怪之類。　　那些話語，郭正陽聽得一陣哭笑不得，劉夏則聽得瞠目結舌，甚至好多次都氣的牙根痒痒，因為在她父母口中，她完全就是不知道走了多少大運才被郭正陽看上，她能跟着小郭，太走運太幸福了什麼的……　　在正常人眼中，自己很普通的一家人，女兒竟然被神仙看中選做了妻子，哪怕沒結婚，可那也是祖墳冒青煙的大喜事啊，就是身為這件事里的女主角，劉夏卻怎麼聽都覺得彆扭，她好像沒那麼差吧？竟然連爸媽都覺得她能被郭正陽看上是走了狗屎運？　　這樣小丫頭情何以堪？　　她甚至好幾次都聽得臉色發綠，恨不得插口來一句，她女兒現在修為比郭正陽還高呢，至少明面上是如此，她願意跟着他是便宜了他好吧。　　但這些話最終也沒能說出來，最終小丫頭也只是氣鼓鼓的趁父母沒留意的時候，狠狠在郭正陽腰上掐了幾下。　　“這是你自己搞的鬼，是你當初沒和他們解釋清楚，怎麼賴我了？”郭正陽被搞的啼笑皆非，很無語的瞪了小丫頭一眼。　　“好吧，是我把你神話了。早知道這樣就不該那麼解釋。”劉夏這才悶悶的也白了他一眼，她家人會對郭正陽這麼拘謹，就是因為她把這小子在家人心目中的形象神話了，以前劉家只是普通家庭，住的老房子要被逼着拆遷，住都住不安寧，父母也只是在市裡做一些普通上班族的活計討生活。　　但因為郭正陽和劉夏走的近，有太多有心人在暗中做事，那時候她還在東海市懵懵懂懂修鍊者，還沒被黑獄老祖擄走，她家人生活就開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先是家裡拆遷繼續，但拿到了很高額的賠償款，再然後安置新家，意外“撿大便宜”用很低價買到物超所值的好房子，再然後，好房子又被有錢人看中，一家人還正在裝修就脫手，轉手轉了幾百萬。　　有錢了，劉父安置下一個普通新家后開始嘗試做點小生意，一做生意，簡直犹如神助，呼啦啦一發不可收拾，短短一年左右時間，身價不斷擴展。　　還因為各種生意場合結實不少權貴人事，人家還都很熱心幫忙劉家發展。　　那時候劉夏可是剛被黑獄老祖抓走不久，那些事都是東海市的蘇家發力，搞出來的各種意外，劉夏自己都不知道呢。　　等她有機會從靈域回來時，家裡已經變成了千萬富翁級別，住大房子，開好車，公司生意蒸蒸日上，也是那時候向家裡解釋自己修鍊的事，她才大致明白了家庭環境為何變化如此劇烈，再跟着看到父母一開始對這些有些忐忑不安，就刻意誇大了郭正陽很猛很罩得住，也對他很好很好，特喜歡她，家裡條件變化這麼多，也是他暗中下的命令之類。　　這一下子，當時還未曾蒙面的郭正陽在劉家人眼中自然是無限高大起來，甚至劉父都不止一次拍着腦門嘀咕，怪不得他這些時間不管做什麼都這麼順利，像是犹如神助一樣，原來暗中真有神仙幫忙啊。　　而有了那些解釋墊底，加上這些年來劉家還是一直蓬勃發展，一直被神庇佑一樣，多年觀念積累，也就怪不得劉父劉母在見到郭正陽時，會是這樣的姿態，就是之前在小區外遇到劉東，那個小舅子不也是一直拿着好奇的視線不斷打量郭正陽，態度也是帶着不小拘束感？　　所以，郭正陽原本擔心不知道面對準岳父岳母的心思，在真正接觸到劉家人之後，這擔憂就徹底不存在了，因為雙方見面后，明顯是那邊比他更緊張拘束不安。　　和劉父劉母交流還算輕鬆，而等去接未婚妻的劉東返回家裡后，場面就更熱鬧了些，這不是說劉東能活躍氣氛，而是他的未婚妻，那個於茜，於茜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懂，在郭正陽面前自然就沒有劉家人的拘束，她一回來就和劉夏聊到了一起，兩個女人一起嘰嘰喳喳，徹底把氛圍搞得輕鬆喧鬧起來。　　在劉家一直待到晚飯後，算是正式拜訪了准岳父岳母，認識了一家人，飯後郭正陽才在劉夏陪同下笑着離開了劉家。　　今天晚上，小丫頭是準備睡在家裡陪父母一起過的，所以走出來后，也沒過多少時間就回去了，甚至連酒店都沒給郭正陽安排，畢竟他們這種人，動動念頭就能在幾分鐘內從銘川飛到國內任何一個地方，壓根沒這必要不是。　　唯一讓郭正陽火大的是，或許小丫頭覺得自己父母在郭正陽面前把她貶得太低，所以臨走前，拉着郭正陽到了小區一棟居民樓樓頂上，藉著月色很是激情的挑逗了他一番，把郭正陽挑的興起時，她才嬌笑着逃了回去，留下郭正陽一個人鬱悶的想把身下大樓都砸塌了。　　“這丫頭，欠收拾啊。”鬱悶的伸手在天台護欄上拍了下，郭正陽剛低罵一聲，才突然一驚，而後抬頭看向南方，“咦？這是……”　　愣了一下，郭正陽才突然笑道，“楊志明？不是吧，這傢伙現在才打開我留給他的儲物戒指？這麼說，他現在才進入聚靈中期？開玩笑吧，……不過，不過前兩次去看他，他都是一副只愛美人不愛修鍊的樣子，修鍊一事根本就荒廢了下來，那現在才踏足聚靈中期，也不算意外。”　　讓郭正陽剛才驚的，就是他突然感應到有自己施加過特殊印記的東西，正在被人煉化，位置就在南方。　　一開始覺得驚訝，想了想他才恍然這是他大一時，留給楊志明的機緣，大一時楊志明身陷牢獄，郭正陽趕過去看他，就遇到這小子越獄，跟着他走了一陣子，郭正陽才佯裝天上有修士戰鬥，丟下一枚儲物戒指落在了楊志明身側，然後那小子也很機警的拿了寶貝就逃。　　那時候的楊志明，已經是接近聚靈初期巔峰，正常來說，他應該要不了幾年就能進入中期，可以接收郭正陽當時留給他的東西，只是誰想到隔了兩年，郭正陽在和黑獄老祖一絕生死前回世俗，卻發現這小子在香江和一個美女談上了戀愛，修鍊壓根沒一點進展，那儲物戒指里的東西也就還是沒被人碰過。　　在然後，郭正陽斬殺黑獄老祖，帶着家人回世俗，在世俗呆了一年半載，又帶着劉夏第一次踏足靈武大陸，在那裡呆了一年多，回來后又修鍊一年半載，再次帶劉夏過去呆了兩年多，零零碎碎，從楊志明得到那儲物戒指已經過去七年左右了。　　他竟然才發現自己留在儲物戒指里的東西在被煉化？？

# 第三百八十七章 受傷的男人

　　“咦，這傢伙……怎麼在嶺南住下了？看上去還是獨居，他媳婦呢？”　　片刻后，沿着心中感應一路南下，郭正陽也只是花費了幾分鐘就從茫茫人海中找到了目標，不過讓他詫異的是，他發現楊志明的城市並不是香江，而是嶺南省省城，而且現在的楊志明，所在的房舍也並不是酒店之類場所，而是租來的房子，租來的兩室一廳，環境倒是很不錯，位於嶺南省省城東部，這一帶也還較為繁華，晚上八九點的時間點，來往人流很密集。　　而那兩室一廳的房舍內，也並不是看不到絲毫女性用品，甚至可以說這裏的女性用品還比較多，比如丟在床腳下的兩三個女式胸罩，大小一看就知道不是同一個女性使用的，因為那罩杯相差太大。　　而此刻的楊志明就正在簡陋而雜亂的客廳里盤膝而坐，抓着一件靈器正在煉化。　　當年郭正陽丟給他的儲物戒指里，適合聚靈期修士使用的丹藥、靈器亦或者修真典籍、術法應有盡有，其中還包括一些靈石，可以讓修士修鍊起來更加輕鬆，但眼前楊志明的情況，卻真有些出乎預料。　　畢竟郭正陽印象中的這位，可是很專情的，那些年他為了香江一個清秀可人的小美女，不止放下了修鍊，甚至只甘願在香港找了個普通保安的工作，哪怕有大老闆賞識他的身手，願意出高價請他去做貼身保鏢這位都是拒絕，只是想多和女朋友在一起。　　也正因為這傢伙愛太深，郭正陽才沒有去打擾他，而是放任不管。　　現在的情況……　　好吧，思索了一下后郭正陽才又很快釋然了，畢竟這是很多年前的事情了，那麼多年過去，誰知道他這裏又都發生了多少變故？　　默默看着楊志明把手中靈器煉化，郭正陽還在想要不要過去打個招呼，結果一陣門鈴聲就在楊志明居所外響起，等那傢伙收起一堆東西去開門后，門外站着的就是一個穿着暴露、半醉半清醒的妙齡少女。　　再然後，房內的情況就變成了不宜直視的場面，還是老牛啃嫩草，恩，楊志明已經30多了，那少女看上去就是十八九歲的樣子，模樣清純秀美中又帶着一絲妖艷。　　郭正陽古怪收回視線，而後在楊志明居所頂樓沉默了片刻，才抓出手機打起了電話。　　這些年他沒有去刻意打擾楊志明的生活，而是讓這位自己發展，就是看他當時只羡鴛鴦不羡仙，不好意思去打擾，但那也不是說郭正陽沒留下絲毫後手，他已經託了香江一位大佬暗中照看，當然，這種照看也只是保證楊志明不會被大麻煩滋擾，保證他安全而已，所以那暗中的大佬也並不會在沒事時亂插手。　　“郭先生，是您？”　　電話接通后，對面也很快響起一聲驚呼，郭正陽倒是沒有和他客套，而是直接問起了楊志明這幾年的情況，那邊自然快速而恭敬的回答。　　一番問答之後，郭正陽才搖頭苦笑起來。　　那傢伙，這是受了情傷？　　楊志明在多年前在香江談的那場戀愛，用情很深，就是一男一女在一起幾年後，準備談婚論嫁時，女方卻漸漸變了。　　恩，應該說是一開始的女方還是感情至上，後來年齡越來越大，就逐漸變得比較看重物質，嫌楊志明沒用，賺錢少，楊志明也不是不會賺錢，只是他明顯注重心靈快樂，不在意物質而已，所以後來爭吵次數多了，他就開始用心賺錢。　　這賺錢自然是很容易，那位暗中照看楊志明的大佬一知道這事，就馬上安排各種巧合意外，給那邊送錢，很輕易的，身價百千萬都是小意思。　　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有一位更加有錢的二代，開始勾搭楊志明的女朋友，就是拿錢砸，簡單來說送首飾送浪漫，幾次后就安排開房。　　就是一男一女在五星級酒店準備成事的時候，受過郭正陽叮囑的那位大佬才派了人過去，抓着二代一頓蹂躪。　　至於女的，則是視而不見。　　雖然最終楊志明頭上沒有變綠，但在他得知事情經過後，卻已經傷透了心。　　跟着就是雙方分手……　　楊志明從最初的專情變成了花心浪子，身邊女人經常換個不停。以前從某大佬手裡賺來的幾百萬，全部砸在了夜場。　　據那位大佬所言，這兩年楊某人絕對已經輕鬆達到了百人斬的目標，花錢也特別大氣，甚至他準備暗中再給楊志明送錢時，那傢伙竟然都為了玩女人連撿錢的機會都不在意。　　說到底，他還是並不看重物質。　　再然後更糾結的事情就出現了，楊志明似乎真愛上了一個夜場中的女人，但可惜據那位大佬了解，那個夜場中的女人只是喜歡楊志明的錢而已，私底下都是拿他當提款機罷了。　　楊志明也不是不知道，但感情這回事還真的很難說，明知道不對也一頭栽進去，這都是很常見的。　　所以楊志明依舊是為了她大手大腳花錢，經常帶回家過夜。　　直到以前的百千萬家產花乾淨，等他一時手緊想繼續賺錢時，在那位大佬還沒把錢送上來的時候，那女的就消失了。　　事後打探來的消息，人家是回老家結婚了，找了一個很帥的年輕小伙子……恩，比較起來，楊志明的確算不上多帥，而且也比那女的大很多。　　“郭先生，感情的事，我還真是操控不來，楊先生認識那個女人，就是在夜場，而且在她之前，已經在那個地方花了幾十萬，裏面有兩位數的女人和他上過床，幾乎每個人都認識他，然後那個女人也是在第一次就被楊先生帶回家，心裏認定了他太花，先入為主，後來就算想扭轉她的觀念，也很難做到，哪怕我已經策劃了幾次巧合，增加楊先生在她心目中的分量，但最後還是於事無補，……”　　聽着對面忐忑的彙報聲，郭正陽也只能搖頭苦笑，他可以安排人手暗中保護楊志明，讓他不至於出現生命危險，但楊志明的感情是否順利，還真是很難操控。　　這傢伙接連遇到兩次類似的打擊，也就怪不得現在會變成如此境況了。　　家裡不同女人的內衣都隨意丟棄……　　而那位也是在第二次感情失敗后，才着手開始修鍊的吧？否則以他的資質，也不會拖了這麼多年才進入聚靈中期吧？　　突然間郭正陽才恍然大悟，上一世的楊志明，還真是夠慘的，如果沒有他的介入，他在越獄逃亡后，家人的處境絕對不會像這一世這麼安寧。　　而如果沒有他的介入，他在香江談了幾年準備談婚論嫁的女朋友，就不只是差一點給他戴了綠帽子了……　　怪不得上輩子在接觸后，他會一直覺得這傢伙滿腹心事。　　而且他的修鍊並不是很差，更是在修鍊一途上遠比郭正陽順利，郭正陽大一時，對方已經接近聚靈初期巔峰了，上輩子他肯定也是如此，而上一世郭正陽卻比他至少晚了五六年才接觸修鍊，入門又用了四五年……但上一世郭正陽四五十歲遇到他時，他的修為還是不高，只是聚靈後期。　　……　　“呵～”　　上午，已經微顯毒辣的陽光肆意灑落在嶺南省省城，赤條條從被窩裡走出的楊志明才懶散的打了個哈欠，踏步走向客廳。　　但也是剛到客廳里，他就突然臉色大變，也顧不得還是赤身裸體，直接就帶着一絲驚駭看向客廳沙发上，“你是誰？你怎麼在我家裡？”　　可不是么，此刻他客廳沙发上正坐着一個西裝革履，賣相極為出眾的帥氣青年，抓着一個酒杯在向口中送着小口的透明液體。　　但該死的是直到看到對方那一刻，他都絲毫沒感應到客廳里還有外人在，他可是聚靈中期修士，別說靈識一掃，閉着眼就能把左右窺探的一清二楚，就是經過多次淬鍊的肉身，一樣遠比普通人強大的多，靈覺感應極為敏銳的啊。　　“你還好意思說，得到我的儲物戒指八九年，竟然才只是勉強踏入聚靈中期。”就在楊志明臉色大變中，郭正陽才哭笑不得的搖搖頭，很有些無奈。　　他在今世準備結識李哲時，還怕若沒有原因的話，自己突然對對方好起來，會讓那邊心驚膽戰，所以認識李哲時，他可是刻意尋了個知音的源頭才去認識。　　但對上楊志明倒是沒有這麼多顧忌，畢竟多年前，他丟下的那枚儲物戒指就是一個很好的因果關係。　　自己突然出現，也完全可以說是來尋找當年的儲物戒指的，這樣就可以認識。　　也果然，一句話后楊志明才再次勃然色變，再次像是見鬼了一樣，駭然指着郭正陽，“你，你……你是九年前，那晚在高空大戰的修士之一？？”　　郭正陽笑着站起身子，臉色古怪的看了楊志明幾眼，這傢伙赤條條的也不會不好意思？　　笑了一聲，他才一伸手，就把楊志明手指上帶着的儲物戒指拿到了手心，蠻橫的探入靈識取出一件東西，拿在手心把玩了幾下，才再次笑道，“以前太忙，沒時間來取回這東西，沒想到過去八九年，還在你這裏保存的好好的，雖然你這傢伙有些不着調，得到機緣也不懂好好利用，不過總算替我把這東西保管了這麼多年，其他東西就送給你了，你若是以後有心向道，可以直接去菲律賓……靈域，上界山，那裡是入口。”　　說笑之後，郭正陽才又揮手把儲物戒指丟了過去，這傢伙，是很不着調，但這麼多年過去，經歷那麼多事，也該差不多了吧，不然他也不會重新開始修鍊，進入聚靈中期。　　這戒指里的東西，就當一個他看中他的理由吧。

# 第三百八十八章 那就開始準備吧

　　“郭師弟，恭喜，哈哈，你也進入了化神期，你這個化神期才是真正的化神啊，老哥雖然比你早兩年踏足這一步，但至今論起修為，還是拍馬也追不上你。”　　時光悠然，又是兩年一晃而過，兩年後地球修真界，又起了一番翻天覆地的變化。　　有靈時府在，府外兩年就是府內兩百多年，而且是接近兩百五十年，所以在府中修鍊的修士，進展也都是極大，上界山除開郭正陽和劉夏之外的六個道君，除了木道君和李道軍如今還困在道君大圓滿巔峰之外，其他四人都分別進入了化神期。　　其中星河老祖和周易青，不止已經達到了化神大圓滿的程度，他們在兩年前隨着郭正陽一起去了趟靈武大陸后，更是分別在兩年時間內斷斷續續感悟一種或兩種天地意志，而且最低都是小成階段。　　不止如此，星河老祖把一種中品意志感悟到小成，雖然是斷斷續續，感悟一段時間，就回來修鍊一段時間，但那加起來也只是一年左右，其他的還是在修鍊，參悟，如今他的丹道修為，經過前後近兩百年的參悟，加上本就有不錯的天賦，雖然還比不上那位出身烈火星域的洪姓大修士，但至少也有了對方六七成造詣。　　至於周易青，則是沒有分心去參悟丹藥或者陣法什麼的，而是在突破進入化神期后，全心撲在天地意志上，如今已經是一種天地意志大成，一種天地意志小成，兩相結合之下，戰鬥力急劇飆升。　　杜道軍和劉道軍，則是在這段時間內好不容易才突破進入化神期，並把修為提升到化神初期巔峰而已，還沒來得及參悟天地意志。　　當然了，除此之外，杜道軍和李道軍，因為偏愛煉器而且也有一定天賦，所以兩人就算沒感悟天地意志，可在煉器上的造詣也是突飛猛進，至少都有了火府主人三成水準。恩，火府主人最擅長煉器，他的煉器典籍也遠比陣法更博大，所以參悟上百年，兩個人也最多只領悟了其三四成水準。　　但這也已經是很恐怖的了，火府主人煉器一道經天緯地，縱橫星空之下都能稱之為大宗師，他的三四成水準，放在星級範圍，也是能讓人驚嘆仰望的。　　至於木道君這個陣法天才，修為雖然還困在道君大圓滿，但陣法造詣，在理論知識上已經能和火府主人比一比，就算比不上估計也差不了太多了。　　兩年時間，其他六大道君提升不說，就是郭正陽和劉夏進展一樣極大極大，劉夏在火府內參悟一百多年，修為已經一路飆升至化神中期巔峰，還是穩穩壓下其他人一頭。　　而她的陣法造詣同樣不弱，只比木道君差了一兩籌，至少也有火府主人八九成水準，而劉夏的刀意感悟一樣是大成階段。　　至於郭正陽，兩年時間，他從道君後期突破至大圓滿，在府外參悟了五個月，府內修鍊24年，換算成府外時間也就是兩個多月。　　然後從道君大圓滿突破進入化神期，他也又在府外花費了七八個月時間。　　一進入化神期，哪怕只是化神初期，郭正陽靈海面積就直追化神後期，隨後又在府內靠着得自靈武大陸的丹藥，針對化神期，而且是由星河老祖煉製的丹藥，他也又花費了二十年左右，才把修為提升至初期巔峰。　　只是修鍊，郭正陽就用去了一年半還多些，剩下的半年多時間，他就是在藉助靈時府參悟陣法典籍，府外半年，府內五六十年還多。　　持續參悟下來，郭正陽的陣法造詣一樣和劉夏不遑多讓，至少在理論知識上也已經是火府主人七八十分水準。　　所以這兩年，整個上界山的實力，真可以稱之為划時代的飛躍。　　擁有靈時府以前，上界山連一個化神期都沒有，但眼下上界山的化神期修為都足有六人之多，而且這六人，除了周易青和劉道軍專精修鍊之外，其他五人里郭正陽和劉夏極為精通陣法，星河老祖精通丹道，杜道軍擅長煉器，如此質變和飛躍，自然讓人驚喜。　　也是在驚喜中，剛從靈武大陸返回不久的星河老祖，才在恭喜過郭正陽后，提出了自己的念想，“郭師弟，如今咱們的實力都有了質的飛躍，就算聯通那位洪前輩所在的宗門，應該也有了一定的話語權，你看這事？”　　一句話，郭正陽頓時默然。　　他沉默當然不是不同意，畢竟他清楚星河老祖的性子，大家在一起呆了幾百年，就算原本不熟，也能在幾百年交流中變得熟絡，所以他清楚星河老祖一直把某件事當成了心病對待。畢竟他承了那位洪姓修士太大的人情，那面對對方只是想讓自己遺骨回歸家鄉的簡單遺願，實在很難無視。　　當然了，換了以前，星河老祖剛得到那傳承時，這件事自然是不可能隨便去做的，一個化神大圓滿巔峰修士都只是內門弟子，連親傳弟子都算不上的超級勢力，以當時地球修士的實力，真聯通了就是自己找死。　　不過現在情況卻比當初好了無數倍，雖然六個化神期修士的實力，真算不上多。　　這股力量就是和靈武大陸相比也是不值一提，因為眼前的靈武大陸，都還有上百位化神期修士。　　但星河老祖的意思也並不是直接在地球上建立一座傳送陣，然後直接和那位洪姓大修士的宗門聯通。　　“我是這樣想的，眼下咱們已經到了化神期，有了一定的修為的基礎，而且我的丹道傳承也得到了那位洪前輩的六七分真傳，當年洪前輩在他的宗門內，雖然因為修為關係，也不擅長作戰，所以並不是親傳弟子，但他的丹道造詣，就是連一些合道期大修士都會經常拿着各種寶貝找他煉丹，如此看來，以我現在的水準，就算接觸到那些人，也能有一定話語權。”　　“而且，咱們就算要和烈火星域聯通，只要不在地球建立傳送陣，保護住本家安寧，問題應該就不大，你的火府不是和好幾座修真星球聯通的么？到時候咱們找一個和泛星際聯通的星球，過去之後，靠着星際傳送陣多傳送幾次，離得越遠越好，直到可以確信沒人能追蹤到咱們，再在一些荒蕪的死寂星球上建立傳送陣，和那邊連接起來。這件事，如果你同意，我覺得至少也要花費一兩年時間去尋找可靠的地點，到時候尋找地點的事，就由我來辦，你們還在靈時府修鍊，外界一兩年，府內又是兩百年左右，估計到時候大家實力還能提高不少，若是有了化神後期或者大圓滿坐鎮，安全性就更不成問題了。”　　……　　在郭正陽思索中，星河老祖也再次笑着開口，把心中的計劃詳細說了出來。　　而一番解釋，郭正陽也聽得連連點頭，是啊，火府聯通了好幾個星球，而那些星球也並不是每一個都像迦藍星一樣是孤立的，他雖然還沒去過其他傳送陣所在的星球，但也從紅恭弘=叶 恭弘口中聽到過，其中有一兩座星球就是處在大星宇範圍下，和無數星球彼此相連。　　只要他們小心，通過星際傳送陣左穿又傳，多轉折幾次，完全可以在一片星際背景下找到一個不留絲毫痕迹的司機星球建立星際傳送陣，再和烈火星域連接。　　到時候烈火星域修士不管修為再強，也不可能發現的了地球的蹤跡。　　只要不怕地球這裏出事，那以他們現在的實力，的確是可以開始準備了，畢竟這的確不是一天两天能辦好的事，能找到可靠的地點，說不定又是幾年後了，外界幾年，就是靈時府幾百年。　　到時候上界山實力肯定還會有新的質變。　　思來想去郭正陽才笑着道，“可以，既然吳師兄你想早點幫那位洪前輩完成遺願，那咱們就開始準備吧。”　　這麼長時間過去，地球的變化，不只是上界山幾個頂尖道君實力突飛猛進，就是郭正陽的親友們，實力一樣變化很大很大。　　郭正陽剛斬殺黑獄老祖，帶着父母爺爺等人返回世俗，那一次就直接把頓悟觀想法傳給了親人，而從那時到郭正陽去見劉夏父母，已經是五年過去了，到現在又過兩年，就是七年時間。　　七年內，就算郭正陽的爺爺資質很差，但有着用不完的丹藥提升修為，還有頓悟觀想法，老爺子哪怕一開始就是半年左右才能頓悟一次，現在也已經頓悟了近十次左右，結果七年時間，老爺子修為都已經是道君初期巔峰了。　　這是分外熱衷修鍊的老爺子，至於他父母、大伯大伯母幾個，就算對修鍊的熱衷程度比不上老爺子，但眼下也至少是真人初期水準，天賦最好的是郭母，一樣已經是道君初期了。　　除開幾個至親之外，李哲，以和郭正陽是知音的緣由，備受郭正陽提攜，他沒有得到頓悟觀想法，但後來一段時間郭正陽也把他帶進了靈時府，哪怕他只是在靈時府呆了正常世界一年多時間，那也是一百多年，也進入了真人境。　　再至於楊志明，那次郭正陽去看過他后，明面上說是對方幫他保存某樣事物保存的很好，特地給他進入上界山的機會，跟着一個多月過去，李哲也終於斬斷世俗中各種亂七八糟的關係，下決心入了靈域。　　他資質本來就不差，加上上界山各種資源，如今在上界山待了近兩年，也已經是聚靈後期巔峰。　　恩，暫時的修為倒是不用太在意，畢竟楊志明還年輕。　　所以郭正陽兩輩子加起來最在意的一批人，除了宋依依還因為年紀的關係，如今只是14歲，還在讀中學之外，其他人也都得到了妥善的安排。　　郭正陽這時候都有種奇怪的感覺，那就是眼睜睜看着自己一家從最初的普通官宦世家，完整蛻變成了修真世家……那種感覺的確很怪。　　不過在修真界，修真世家之類，可不就是都從類似的過程走過來的么！　　而各方面發展幾乎沒了後患，只要處理得當，不讓外界知道地球這個弱小的修真星球，那麼星河老祖就是現在去幫洪前輩完成遺願，也真沒什麼了。

# 第三百八十九章 魔水星、深澗星域

　　“本命法寶，你說咱們的本命法寶，應該孕養哪一種？是攻殺型的，還是防禦型？亦或者速度型？”　　“我們兩個都算靈體雙修，在攻擊力和防禦力上並不缺了，按我的想法，還是挑一件速度型後天靈寶孕養吧？不過速度型後天靈寶，我一個人孕養就夠了，你孕養防禦型吧，你雖然也算體修，但和我比起來還是差太遠。”　　“那就防禦型，嘖嘖，雖然你這傢伙很大方，有好東西基本都拿了出來分享，但是我還是要說一句，得到這位長生境大能的遺府，你真是賺太大了，後天靈寶都可以隨便挑。”　　“又過去兩年了，也不知道吳師兄現在在哪？你說他會不會遇到危險？”　　“應該不會，吳師兄的修為也不差了，再加上那麼多神鬼莫測的丹藥，就是遇到化神巔峰，也未必沒有活着離開的把握，而就算是在泛星空範圍下，化神期也都算是好手了，合道期就能獨當一面，長生境就是縱橫一方，按我估計，他應該也快回來了。”　　……　　又是兩年時光一晃而過，當初星河老祖說的不錯，就算他去開始準備聯通烈火星域一事，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搞定的，走出外星空尋找一個可以放心建立星際傳送陣的地方，那都需要費盡心機好好計量一下。　　所以兩年前，和郭正陽提起這件事後，星河老祖通過火府一個傳送陣去了另一座星球魔水星，剩下的一眾人等則依舊在火府修鍊積攢實力，現在一晃兩年過去，郭正陽也已經步入化神中期，更把修為修鍊至巔峰。　　再次提升一個等階后，郭正陽的修為已經媲美真正的化神大圓滿，當然，這是指的單純的靈海修為，若是談到肉身力量，一次次渡劫直到現在，郭正陽的肉身力量已經積累到了比下品後天靈寶還強大的地步。　　而在泛星際範圍，後天靈寶的使用，就是合道期都不一定能如臂指揮，合道初期巔峰，也最多是能輕鬆下品後天靈寶，換了中品，都只能勉強使用片刻而已。　　修鍊到這種程度，郭正陽就是對上合道初期巔峰，站在那裡不動手，任由對方攻殺，都未必能攻破他的肉身防禦。　　所以在眾地球修士中，他的修為不是最高的，修為最高的還是劉夏，如今劉夏已經到了化神後期巔峰，依舊是比郭正陽高出一小節，但若是兩人廝殺作戰，累死劉夏都攻不破他的肉身防禦。　　郭正陽現在的實力也只能用恐怖來形容，就算放在泛星空背景下，也已經是獨當一面的強者了。　　而修鍊至化神中期巔峰，他所花費的時間也不過是一年左右，剩下的一年就一直在火府內參悟火府主人的傳承，陣法典籍方面，他的理論知識已經可以和火府主人比一比了，其他時間他則是參悟煉器，不過煉器方面，郭正陽的天賦也只是中等，哪怕由早早踏入煉器一道並取得一定成就的杜道軍李道軍指點他學習，在靈時府參悟六十多年，郭正陽的煉器造詣也只是勉強學到火府主人一成水準。　　反觀其他人，又是這麼長時間過去，就是木道君等也步入化神期，而後一群修士紛紛開始踏足迦藍星參悟天地意志，幾乎人人都感悟了一種天地意志不說，煉器丹道等造詣一樣在持續進步。　　而兩年過去，修為都有了足夠的進展，現在郭正陽和劉夏兩個就是在挑選本命法寶。本命法寶的孕養，動輒數年或者十數年才能孕養出效果，如是太高端的本命法寶，所花費時間只會更長。　　以前兩人還都沒有在這方面多想，主要是他們從踏足修真界到現在，也不過是十來年功夫，這些時間兩人實力也一直都在突飛猛進，真要煉化本命法寶的話，恐怕都得經常替換，但現在，兩人實力已經達到了一定的高度，煉化一件後天靈寶作為本命法寶的話，就是等他們進入合道期以後也能持續使用。　　所以這件事也就提上了日程。　　恩，拿郭正陽眼下修為，一件下品後天靈寶，也最多能全力御使幾次罷了，劉夏更是只能全力御使幾個呼吸。　　等他們修為繼續提升、提升到合道初期巔峰后才能較為輕鬆使用，那現在的確可以準備了。　　不過在挑選後天靈寶的時候，該選擇哪一種去溫養煉化，的確需要費點心思。　　拿郭正陽來說，一次次天劫淬體，肉身比下品後天靈寶還強大，那還真是完全沒必要選擇防禦性靈寶，就是攻擊來說，他參悟的劍意一樣是最注重攻殺殺戮的天地意志，攻擊防禦都不缺，陣法修為一樣能稱之為大師，手中有着大批量陣寶一流，想來想去，都是速度型後天靈寶最適合他。　　反觀劉夏，她因為一次次和郭正陽雙修，肉身力量也在一次次暴增，但比起郭正陽卻是差的太遠，直到現在，她的肉身力量也就是和中品法寶差不多，畢竟她只是吸收了郭正陽體內積累的過剩的天劫之力，所以選擇本命法寶的話，防禦型就比較重要，因為談到攻擊，她的刀意同樣是一種極為強橫的攻殺手段。　　而星河老祖出去尋找合適的建立傳送陣的地點也已經兩年了，估計很快就能返回，到時候郭正陽自然是要跟着一起去的，畢竟也只有他和劉夏或者木道君才有實力建立星際傳送陣。　　那等他們孕養好本命法寶后，時間也差不多了。　　而在一番交流后，兩人也很快就選定了各自所需後天靈寶。　　可不是么，後天靈寶，是修士們所能煉製的最強寶物，整個星宇內都是如此，這樣的寶貝，其實數量也並不是很多，因為這些東西的選材也基本都是從星空內挑選出來的最好靈材，可以說你從十來個星球搜集一邊，都未必能挑選出一套對應的靈材。　　像是那個出身烈火星域的洪姓大修士，丹道修為放在其宗門內也是絕頂之資，合道期都經常拿寶貝找他煉丹，但他一生千年積累，也只有十來件後天靈寶，那些也不一定都是適合他用的。　　那普通化神期修士想搞幾件後天靈寶，也絕對不是容易的事，但這個問題對郭正陽來說，根本就不是問題。　　火府主人可是煉器大宗師，都能把一顆星球煉製成可大可小的洞府隨身攜帶，可想而知這火府遺產內有多少後天靈寶……　　以郭正陽現在的陣法造詣，也早已經可以輕鬆控制整個火府，這裏對他已經成了不設防的存在，所以輕鬆就招來了幾十件下品後天靈寶。　　隨意挑着找來煉製孕養，這也就怪不得劉夏會酸溜溜的說那些羡慕的話了。　　選好後天靈寶后，郭正陽兩人才又遁入靈時府開始孕養煉化。　　時間一晃，又是府內二十多年，府外兩個月多些，直到現在兩人還沒成功把所選靈寶煉成本命法寶，一道身影才快速出現在了靈時府入口。　　“郭師弟、劉師妹、周師弟，我回來了。”　　伴隨着熟悉的大笑着，星河老祖才踏步入內，一下子，府中一道道身影也都驚喜的起身看去。　　郭正陽和劉夏對視一眼，也紛紛暫停煉化走了過去。　　兩年多不見，星河老祖看上去依舊意氣風發，狀態也算不錯。　　“吳師兄，外面的世界，都是怎麼樣的？”　　“是啊，你這次去的魔水星，本來就是和其他星空連接的地方，實力怎麼樣？魔水星所在又是什麼星域？”　　……　　一群人圍上去，全都驚喜而好奇的開口。　　畢竟對於地球修士而言，他們除了去過迦藍星，就再沒出過地球了，而迦藍星也是封閉星球，和大星空背景根本不相連，那這次星河老祖出去走一圈，也足以讓所有人好奇的心癢難耐的。　　“你們就算不問我也要說的，外面的世界，太大了，魔水星所在星域是深澗星域，那個地方，嘖嘖，太亂了，百族爭霸，人族修士只是一股中等偏上的勢力，其他遠比人族勢力強勁的強橫種族，足有十多個，那個地方，還真不是什麼好地方啊，太亂太危險，化神期也能算是小高手了，我還是遇到過不少次危險，好幾次都差點以為回不來了，好在我手裡有足夠多的奇詭丹藥，還感悟了光之意志……”　　一番問詢，星河老祖頓時大笑着回話，雖然這笑聲很爽朗，但也充滿了感慨，這一次出去，他才算是見了不少大世面，同時更加欽佩火府主人了，那位竟然在魔水星也設立了一個傳送陣，天知道魔水星所在的深澗星域，已經不是銀河系的地盤了。　　而是位於一個叫做混亂星系的地方，都不知道距離銀河系有多遠，而深澗星宇更是混亂星系內一個極為繁華以及混亂的地帶，貌似是聯通好幾個星域的交通要道。　　各大種族勢力都是在整個星域搏殺博弈，那裡的環境，又何止一個亂字了得。

# 第三百九十章 外星風光

　　“這個地方，是魔紋族的地盤，還好魔紋族是一個和人族交好的種族，不然咱們恐怕還得另找地方才行。”　　“魔紋族是一種水生種族，它們也算是深澗星域里一个中等偏上的勢力，嚴格說起來，魔紋族的實力要遠比深澗星域人族還強大，只是它們喜歡生活在水中，而且這種水和咱們地球上的水還有很大差別，是紋水，他們就算佔領一顆星球，也往往會把該星球改造成全紋水星球，但這種改造又太麻煩，所以魔紋族在深澗星域里地盤很小，只佔領了十來個資源濃郁的星球，眼前的魔水星就是其中之一。”　　“這顆星球，比咱們地球要大出四五倍，這麼大地方，水域面積就佔據了九成九，只有百分之一的陸地面積，全是一些海島而已。”　　……　　一個月後，等兩道身影驀地出現在一片深藍色海水內，先是小心翼翼打探了一下左右環境，星河老祖才笑着向郭正陽解釋。　　解釋中，郭正陽倒也清晰看到左右的深藍色海水中，幾率每一縷水流都有些閃閃發光，細細辨別，那似乎是每一縷水液都綉刻着一些繁瑣深奧的紋路。　　這些就是紋水，魔紋族最喜歡的生存環境。　　紋水對於魔紋族，就是地球上的空氣對世人一樣。　　又過去一個月，郭正陽也終於把選定的那件下品後天靈寶煉化成了本命法寶，這段時間里，星河老祖同樣把過去兩年在深澗星域的所見所聞講給了大家聽。　　現在兩人就是準備沿着星河老祖設置好的路線，抵達一座死寂星球去建立星際傳送陣。　　不過別看現在只有兩人出動，但這一次出來時，郭正陽也已經把火府縮小到極限，隨身帶了過來。　　所以劉夏等人，若是有需要的話，隨時都可以出來援助。　　泛星空背景下，修真環境的確和以前眾人接觸的有着翻天覆地的差異變化，而最簡單來說就是語言、日期之類。　　地球上同樣的人類，建立上百個國家就有上百種語言，不同國內還有差別極大的方言，可想而知在一個涵蓋億萬星球的星宇內，百族林立的背景下，語言種類又是何等繁多。　　不過因為這是彼此連接的星球，而修士們之間交流也不可能次次都把靈識探入對方靈海交流，所以這裏也就誕生了星系通用語。　　至少在深澗星域和混亂星系來說，標準通用語不管走到哪裡基本都可以讓人毫無障礙的交流。　　出來之前，郭正陽自然也早已經跟着星河老祖學會了此地的星系通用語。　　除此之外就是日期了，日期這種標註時間的東西，地球上是自轉一圈為一天，圍繞太陽公轉一圈是一年，而其他星球其實也差不多，不過每顆星球的自轉公轉時間都不一樣。　　所以對於交通流暢的星域來說，一樣有大家劃定的標準時間。　　深澗星域內，一標準天大約等於地球三個晝夜，而一標準年大約等於地球兩年，按照這種劃分，人族化神期修士，只有400年壽元而已，不過這裏四百年已經等於地球800年了。按照這種標準，在地球上已經三十四歲的郭正陽，在這裏只有17歲而已，真是一個大好的如花少年郎。　　而就是在這種大星空背景下，修士們之間通用的貨幣一樣是靈石。　　不過極品靈石已經不再是最高的貨幣單位，因為一些極品靈石礦脈之中，偶爾會出產一些礦脈之魂，這些東西不但蘊含更充沛更利於修士修鍊的靈氣，還蘊含着一些天地間的玄妙至理。　　單純的礦脈之魂，被稱為下品靈晶。　　蘊含金木水火土等基本五行玄妙的被稱為中品靈晶，其他蘊含光、風、雷電玄妙的被稱為上品靈晶。　　蘊含時間空間等玄妙的被稱為極品靈晶。　　這些天地玄妙，對修士也有不小幫助，簡單來說，你如果吸收了海量的蘊含水之玄妙的中品靈晶，那麼你在施展水系術法、法寶時，就會讓其威能增加兩成、三成甚至翻倍，還有施展時損耗的修為，比正常情況節省的多。　　雖然這種吸收，效率並不高，至少你拿着靈晶去吸收時，遠沒有吞服丹藥提升修為快，而且是長年累月積累才能產生效果，只有一些困在瓶頸期長久無法突破的修士，才會選擇不斷吸收靈晶內的天地玄妙才增強戰力。　　但這也足以讓修士們把它當做通用貨幣去使用了，不管走到哪裡都是硬通貨。　　而一下品靈晶的價值，就等於一千極品靈石，1中品靈晶等於100下品靈晶，1上品靈晶等於100中品。　　不過這些只是粗略計算方式，有些蘊含中品玄妙的靈晶，價值幾乎也能媲美極品靈晶了，比如蘊含生命、死亡玄妙的中品魂晶，兩塊就能等於一極品靈晶。　　語言、時間、貨幣。　　這些都是最基礎的，不止在深澗星域，就是在整個混亂星系都適用。　　除此之外，整個深澗星域和地球環境的其他差異，真要詳細去說，星河老祖都未必能了解其百分之一。　　他也只是把知道的說了出來而已。　　“走吧，我早查看過了，咱們傳送陣所在地方應該是深海之下，而這裏，就相當於地球的荒野。在向西上萬里，就有一個島嶼，那是供路過的外來修士停留和休整的地方，那裡就有星際傳送陣，我也打探好了路線，出了魔水星傳送到人族地盤內，再中轉四五次，就能抵達一片死寂星空邊緣，到時候隨便抵達一顆無人星球，建個傳送陣就行。”　　又簡單解說了魔水星一些事後，星河老祖才放出一艘飛舟，笑着招呼郭正陽。　　不管是魔水星還是深澗星域，對他們來說就是中轉站，他們的目的只是想通過這裏找到一個不會暴露地球所在的安全地點，然後去烈火星域，把洪姓修士的遺骨送回宗門而已。　　所以魔水星如何，只要了解一下就行。　　郭正陽也笑着上了飛舟，跟着兩人就快速破向水域上空，而整個魔水星，水域的大致深度就是一千米左右，也就是說這裏大部分地帶，只要上遁千米就能到虛空，當然，至於一些極深的地帶，潛入水面下上百里都探不到底的。　　這裏的紋水也只對魔紋族有益，其他種族修士若是不加任何防護，就會直接被那些紋水腐蝕肉身，腐蝕力度還很強，道君進來全力防禦，都可能會被直接腐蝕死。　　所以魔紋族雖然地盤不多，但只要是他們佔領的地盤，也很少有其他種族覬覦，一旦被改造過的星球，大面積被紋水覆蓋，已經絕對不適合其他種族生存了。　　就是魔水星水域上的空氣，一樣會偶爾閃現一線奇妙紋路，那也和地球的空氣截然不同，雖然一眼看去還是可以直視，空空蕩蕩的，但你進來后，卻能感覺到像是人類落在泥沼或流沙堆里一樣。　　所以在這裏修士的飛遁也大受影響。　　一萬多里的距離，放在地球上，星河老祖幾分鐘就能飛躍，但隨後他卻足足用了兩三個小時，才讓飛舟到一座面積很大的海島附近。　　這個海島佔地大約數百里，被一圈發光流轉的透明紋理環繞，只有個別地方才顯得平靜，那些就是出入口。　　由星河老祖輕車熟路的帶領，郭正陽這一路，就是純粹的欣賞左右風景而已，這一路同樣讓他看的連連感慨，一路走過海島街頭，就是各種奇形怪狀的種族，他都見了不下二十種。　　“那個膚色深黑，生有四臂的，是三面族，三面族可是深澗星域的霸主種族之一，據說族內不只有兩個長生境坐鎮，合道期更是足有數十人，三面族統治的星球，大約都有上百顆，這是指純粹的生命星球，還不包括礦星。”　　“那個六條腿的是地紗族，地紗族也和人族關係不錯，他們的風格和魔紋族差不多，都是需要獨特的環境才能居住，地紗族所在星球，基本都是全封閉星球，他們喜歡沒有陽光的世界，星球表面全被改造成平坦的石甲，就像是全部生活在地底的種族一樣。道路什麼的，也全是地穴式的。”　　……　　在郭正陽觀看左右，領略外星風光時，星河老祖倒是指着一個個奇形怪狀的種族強者解釋。　　整個深澗星域涵蓋億萬星球，而能在這裏稱之為超級勢力，基本都是有長生境坐鎮的，那樣的種族，少則主掌數十顆生命星球作為領土，多則數百顆。　　而一般有十位以上合道期坐鎮的勢力，才能稱之為中型勢力，中型勢力所統治疆域，少則十來顆，多則七八十。　　以魔紋族、地紗族等種族來說，他們族內也都是有兩位數合道期修士，如果爆發戰爭之類，絕對算得上是中上等勢力，只是他們各自對居住環境要求較高，也很獨特，所以真正統領的星球就比較少了。　　至於人族，則是有三十多位合道期坐鎮，佔據了六十多顆生命星球，實力中等偏上。當然，人族佔據的地盤，若是算上死寂星球和礦星之類，那就是大約五十來個諸如太陽系的小行星系，加起來也有數百星球的。　　“從魔水星到人族地盤，最近的是胎尾星，離這裏隔了二十多個小行星系，傳送過去要10个中品靈晶，咱們到胎尾星再傳送三次就能到深澗星域西北方，那裡接連數萬星球都是一片死寂，只要運氣不是太差，別遇到大軍團作戰，或者不同種族搶地盤，應該就能很順利過去。”

# 第三百九十一章 空須族

　　“到了，咱們就在這動手吧，郭師弟，接下去就看你的了。”　　“沒問題，不過咱們根本不知道烈火星域在哪，想要去的話，最好還是構建最頂級的星際傳送陣，還好這些東西用完的話，還能回收利用，不然就虧大了。”　　……　　一個月後，茫茫太空之中，一顆荒涼死寂的星球內，等一艘飛梭狀的寶船驟然落在星球表層，星河老祖才從船內遁出，笑着看向身後。　　在他身後，郭正陽也踏步而出。　　構建一座星際傳送陣，所需要的各種陣基之物也是很繁多的。而且根據星際傳送陣傳送的距離遠近之別，星際傳送陣又可以分為四個等級，下、中、上、極品星際傳送陣。　　不同品階的傳送陣，所需陣基之物的珍貴程度一樣是天差地別。　　下品星際傳送陣，就是能讓你在類似太陽系之類的小行星系內穿梭，這種穿梭最大力度，就是能讓你從太陽系一頭抵達另一頭，跨不出小行星系，但就算如此那也是跨星球傳送，所需要的陣基之物已經極為珍貴，足以和鍛造下品後天靈寶的靈材相當了。　　以此類推，中品星際傳送陣，就是能讓你在數十數百個小行星系群之間傳送，陣基珍貴程度就和中品後天靈寶相當。　　而跨星域的上品星際傳送陣，那種陣基的珍貴程度，就和鍛造上品後天靈寶的靈材差不多了。　　再至於跨越大型星系，比如一步從銀河系跨越到另一個河系，那就是極品星際傳送陣，那所需陣基的昂貴，絕對是和鍛造極品後天靈寶的靈材相當的。　　火府內那個可以讓火府從地球直接抵達黑水星的傳送陣，一套陣基拿出來，就至少能打造幾件極品後天靈寶了，而極品後天靈寶已經是泛宇宙範圍，智慧種族修鍊者所能鍛造出的器物最高極限。　　那種陣基隨便拿出來一個，價值都可能要比一顆生命星球還昂貴。　　因為不知道烈火星域在哪，所以郭正陽準備構建一個極品星級傳送陣，這些陣基堆在一起，估計比好幾個生命星球的價值還高。　　雖然，那位洪姓大修士遺府內也有一兩件構建極品星際傳送陣的寶貝，但卻不齊全，所以郭正陽都還要從火府內找一找，才能湊齊。　　幸虧這些東西還能回收，不然就真的虧血本了。　　說笑中，郭正陽才從儲物戒指里取出一件件陣基開始布施。　　這一布置就又是十多天，等大陣最終成型后，郭正陽更是累得差點吐血，還是修為太低啊，雖然他現在修為已經能媲美化神期巔峰修士，但極品星際傳送陣的構建，一樣極為耗費心力，接連十多天勞作，他一身修為都差點耗空。　　不過等最後抽身從傳送陣內遁起，看着下方傳送陣也驟然運轉，席捲出一波波濃郁的靈力波動，郭正陽才拍拍手，笑着落在了傳送陣前。　　“好了，咱們走吧。”　　“恩，這個地方也算安全，咱們去把遺骨送到就回來。”　　……　　星河老祖也大喜，大喜中就和郭正陽一起踏入傳送陣，但隨後也只是片刻，郭正陽才又愕然無語。　　因為在他輸入洪姓修士所在宗門的星際傳送陣坐標后，傳送陣雖然在運轉，但兩個人卻一直沒動靜，依舊還是靜靜站在自己構建的陣內。　　“怎麼了？”星河老祖也瞪直了眼。　　“難道我在布陣的時候，出了什麼紕漏？”傳送陣成功運轉后，傳送卻沒出現，這情況，要麼是他的陣法沒布置好，要麼就是陣法另一端出了問題，比如對面的大陣關閉了之類。　　不過郭正陽首先想到的還是自己的問題，畢竟那位洪姓大修士抵達地球時，只是三千多年前，而他的宗門內，合道期修士都不止一兩個，隨便一個合道期都有1600年壽元，那麼大的一個宗門，不應該在短短三千年後就出現大問題吧？　　皺着眉思索一下，郭正陽才又走出傳送陣開始檢查，畢竟這是他第一次構建極品星際傳送陣，以前沒有絲毫經驗，說不定哪裡就出錯了呢。　　檢查一遍發現不了錯誤，他才很快把火府內的劉夏和木道君叫了出來，那兩人的陣法修為都不比他差，若是真有紕漏，就算他發現不了，劉夏和木道君應該也能發現。　　就是等兩人也圍繞着郭正陽構建的傳送陣看了幾遍后，才紛紛古怪的開口。　　“陣法沒問題。”　　“現在看來，是那個洪前輩所在宗門的傳送陣出問題了，要麼是那傳送陣暫時關閉，要麼就是人家換了星級坐標，不過換坐標可能性不大，對於化神、合道期修士來說，都有或長或短遨遊星級的能力，那任何一個宗門，星際傳送陣坐標都不可能輕易更換，否則外出的修士如何回去？排除暫時休整和換坐標的可能后，就只剩下一個可能了，那個宗門覆滅了！！”　　……　　星際傳送陣所在坐標，就是指的傳送陣所在位置，那種位置在大修真世界也有統一的星空標識。　　而一個大宗門的星際傳送陣，是絕對不可能輕易更換位置，就算當地傳送陣壞了，也會重新在原地建立傳送陣，否則外出修士就回不去了。　　“怎麼會這樣？我辛辛苦苦才走到這一步，……”這樣的結果，也真讓星河老祖鬱悶的差點吐血。　　好吧，他這次和郭正陽一起過來時，真的不算麻煩，兩個人在幾座中下品星際傳送陣中轉幾次，然後直接從某顆星球內遁出，靠着後天靈寶支撐一路飛遁過來，就是平平靜靜飛了一個月而已。　　但這畢竟是星河老祖探了兩年路后才敲定的路線……　　前兩年為了尋找這麼一個安全地點，他也真吃了不少苦了，深澗星域一片混亂，動輒就有種族之間爭地盤的情況出現，你要是在的地方不對，一不小心就可能陷入種族大戰中，那種大戰基本也都是軍團作戰，被波及一下就可能會死人的。　　就是各個種族內也不是一股繩，各種族內各方勢力一樣有不少爭鬥，爭礦脈或者各種珍寶？又或者你飛遁在太空中，不小心遇到隕石群，空間風暴等等。　　探索了兩年才找到一條安全路線，也終於把郭正陽帶過來了，還湊齊了構建極品星際傳送陣的陣基，到了這一步，竟然不行？　　“先等等吧，等一陣子再試。一個宗門傳送陣所在地，不會距離核心地太遠，但也不會太近，有時候遇到一些戰爭威脅，也會暫時關閉，既然傳送陣都構建好了，咱們就先等一陣子在試試。”　　看星河老祖欲哭無淚的樣子，郭正陽才笑着開口安慰，而這種安慰也不全是胡扯。　　隨着笑語，星河老祖也只能無奈點頭。　　再然後，郭正陽和劉夏等人才紛紛遁入火府，至於火府本身，就凌空懸浮在了星河老祖身側不遠處，那東西縮小到極限后肉眼都看不到，擱置在虛空中也無所謂。　　“萬一，萬一那個洪前輩所在的宗門傳送陣不是暫時關閉，而是那個宗門覆滅了怎麼辦？”而在進入火府後，劉夏也很快就疑惑的開口發問。　　“那就沒辦法了。”郭正陽頓時苦笑着搖頭，若是那個宗門覆滅了，某位洪前輩的遺願就徹底無法完成了。　　不過事情要真是那樣，就也算不上遺憾了，畢竟他們已經儘力了。　　……　　“郭師弟，快，有情況。”　　時間一晃又是兩個多月過去，等待中的郭正陽，一直都是在火府內修鍊，就是當有天他正在參悟頓悟觀想法的時候，一聲充滿驚粟的呼叫聲才猛地在左右虛空中泛響，郭正陽這才一驚，而後站起身子一感應，才唰的消息在了當地。　　下一刻，他直接出現在了一處山巔上空，星河老祖此刻也正一臉焦急的懸浮在虛空中。　　“怎麼了？”看星河老祖臉色很不對勁，郭正陽才疑惑的開口。　　“府外有情況，該死，你快出去看看。”　　星河老祖一頭都是冷汗，伸手抓住郭正陽的手臂就遁出了火府，再然後，他更是一指天空，等郭正陽運足術法之力看去時，也很快就倒抽了一口冷氣。　　他們現在就位於這顆死寂星球地表上，而這顆星球外層也有着一層紅色氣雲籠罩，運轉了術法后，兩人是可以隱約穿透雲層看到外太空的。　　而此刻在這死寂星球外太空，就正有一隻只詭異的巨獸排成隊列劃破太空，向著前方飛遁。　　那些巨獸，形狀有些類似於地球上的章魚，通體漆黑，最大的一根觸手就足有上萬米長，而且極為粗壯，小的也有千米長。　　匆匆一看，外面此刻足有上千隻此類巨獸從外太空飛遁而過。　　“這是空須族，深澗星域的空須族和人族勢力是死敵，他們怎麼出現在了這裏？難道是偷襲？快把傳送陣拆了，或者遮掩起來，不然要是被外面的空須族修士發現，咱們就有大麻煩了。”　　在郭正陽觀看着外空景象時，星河老祖才快速開口，一臉的凝重。　　深澗星域里經常爆發種族大戰，幾乎每一個種族都有交好的也有敵對的種族對手，空須族就是人族修士最大的死敵之一。　　他們此刻在人族地盤西北方邊緣，距離這顆死寂星球較近的也都是很貧瘠落後的星球，位於人族地盤大後方，化神期修士都很少出現，再向西北，就是綿延上萬顆死寂星空，那裡是一片荒蕪地帶，這樣的大後方，竟然突然出現成千上萬的空須族修士，這是偷襲戰？？

# 第三百九十二章 族群戰爭

　　“拆掉是來不及了，還是遮掩住吧。”在星河老祖冒着冷汗開口時，郭正陽也快速點頭，布置這麼一個極品星際傳送陣，他都用了十來天，雖然說破壞遠比建設容易，但想拆除這個傳送陣，至少也要幾個小時。　　幾個小時，外面那一群群空須族修士就從這顆外太空掠過，一個不小心還真可能會被對方發現這裏的陣法的，畢竟這是能跨越大型星系的極品傳送陣，陣法波動很強烈。　　下一刻，郭正陽才快速拿出一件陣寶，催動陣法之力去遮掩身側星際傳送陣氣息，陣寶運轉幾個呼吸后，當地一切就消失的乾乾凈凈，至少若是有人從遠處看來或者感應來，只會看到這裏空空蕩蕩，和其他地帶並無二致。　　遮掩住傳送陣和他們兩個的氣機后，郭正陽才又小心的看了外太空一眼，古怪的道，“我一開始，還以為他們是妖獸來着。”　　可不是，看到那些類似於章魚的傢伙們，體型壯碩的，一根觸手就有上萬米長，而那圓形的觸手就算是尾端較細的地方，直徑至少也有百米，這外形真的像妖獸多過於智慧種族。　　“那可不是妖獸，他們有自己的文字、文明，出生不久，還沒踏足修鍊一道的小空須族就也有完整的智慧，……”聽了郭正陽的話，星河老祖也苦笑着開口。　　判定一個種族是不是智慧種族，很大一點就是從文字、文明去斷定的，頓了一下，星河老祖才沉着臉道，“雖然他們是要去偷襲人族，而咱們也是人族一員，不過這種種族大戰，咱們估計也幫不上什麼忙，只希望這裏的人族修士能擋得住這次襲殺……”　　說這話時星河老祖不止臉色陰沉，語氣中也全是擔憂和鬱悶，雖然他們只是一個過路的，和這裏的人族沒有絲毫關係，但畢竟是同一個種族，看到自己族類被偷襲，自然也會產生不少的憂慮。　　但問題是這種大型的種族戰爭，他們一兩個人，根本無能為力，也只能幹瞪眼罷了。　　其他什麼都不說，看看外面橫渡虛空的空須族，往少里說也有上萬個，而能橫渡虛空的修士，至少也得是化神期起步！　　化神期修士，一般還只是能在小行星系內穿梭的，比如當初那位被一個散仙洞府內的破損禁制甩到太陽系的洪姓修士，他當年是化神巔峰，但也只有仗着法寶在銀河系內游弋的實力，而且就算如此，那也是很危險的事，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太空中各種兇險抹殺。　　外面上萬空須族至少都是化神期啊，而這種種族大戰，用屁股想也知道裏面肯定也有大把合道期修士，否則人族地盤內就有三十多位合道期強者坐鎮，若只來一群化神期偷襲？那不是自殺么！　　上萬化神期修士，還可能有幾十個合道期坐鎮，這樣的一群逆天武力從兩人身側游過，他們不管想做什麼都不可能去做，就算郭正陽有妖蟲在，也不敢被外面的空須族發現的。　　畢竟他的妖蟲經過五六年積累，也就是儲備了幾百隻化神期妖蟲罷了。　　“如果咱們有某地的傳送陣坐標，還能靠着這裏的星際傳送陣過去報個信，但可惜那些坐標都是各大勢力的核心機密，……”郭正陽同樣皺着眉開口，一臉苦笑。　　被陣寶遮掩住氣息后，而且此地距離外面畢竟隔了很遠很遠，還有這個星球的大氣層阻隔，兩人的安全的確暫時不用擔心，但安全了，郭正陽卻也有些擔憂起了外面的人族。　　如果能做到，他真不介意去給這附近的人族通報一聲這裏的軍情，大家就算素不相識，但畢竟都是一個族群！　　這種感覺是很怪異的，就像是地球上，國內一南一北兩群素不相識的人，若是南國有人發現了有外敵入侵北國，恐怕只要有能力，也會去把消息傳給北國同胞的。　　只是現在郭正陽沒能力，他雖然在來的路上經過了好幾個傳送陣，但卻真沒有那些傳送陣的坐標，因為每一個傳送陣坐標都絕對是機密。　　不然的話，若是誰都能知道，誰都能隨意聯通那些傳送陣，從其他地方傳送過去，那現在外太空的空須族還何必從虛空中橫渡着偷襲，直接傳送過去襲殺不就行了？　　他們經過那些傳送陣，基本都是交出費用，讓當地修士幫助傳送，各種操作絕不可能被他們看到的。　　苦笑一聲，郭正陽卻突然間又臉色一變，猛地一拍腦門，“壞了！”　　“怎麼了？”星河老祖先是一驚，狐疑的看去，結果沒等到郭正陽解釋，星河老祖就也勃然色變，臉色一片慘白，“是壞了，如果這裏的人族失守，咱們怎麼回去？”　　可不是么，這樣的大戰猛一看去和他們關係不大，最多是同為人族，替這裏的族群感到擔憂，但事實上仔細想想，這樣的大戰還真和他們有莫大關係。　　比如若是人族戰敗，這裏的星球全部被空須族佔領，他們怎麼回地球？　　來的時候，他們是一路傳送中轉，經過數十顆人族佔據的星球領土，再橫渡一段太空才到的這裏，但若是等下子，外面的人族星球全被空須族貢獻，那他們身為人族，一露面，就肯定會受到擊殺！　　若不能藉助附近的星際傳送陣，那他們怎麼離開？　　直接通過郭正陽建立在這裏的星際傳送陣，直接回地球？若是那樣子的話，這裏的傳送陣怎麼辦？那樣地球就可能會暴露的，一旦被人發現這裏的傳送陣，雖然他們沒有地球坐標，但只要有精通陣法的來研究一下，研究一下上次傳送陣使用痕迹，就能重複操作……　　這也是為什麼郭正陽兩人想去烈火星域時，要遠離地球那麼遠建立傳送陣。　　而若是不靠傳送陣回去，那就要一直橫渡太空直到遠離這一帶？但天知道，人族地盤雖然佔據幾十顆星球，但那指的是生命星球，加上礦星和死寂星球，那就是數十個類似太陽系的小行星系。　　化神期是沒能力橫渡那麼遠的，那麼長距離的外太空，你就算不怕在過程里被空須族發現，也要防備各種災難意外，化神期修士橫渡數十個小行星系的外太空，絕對要比地球上的普通人靠一艘木船橫渡太平洋更危險無數倍。　　地球上世俗人，靠木船從山東到日本，那一段海域已經充滿各種不可預測的危險，想過去恐怕都要看運氣，若是想從山東划木船去美國舊金山，這危險何止增加了一倍兩倍？　　“沒事，現在可能性還有很多。”又看了星河老祖一眼，郭正陽眼裡雖然也有擔憂，但還是冷靜的道，“如果這裏的人族守住，就不用擔心那些，而且若是在外面大戰時，我們能在這裏聯通烈火星域，未必不能請那裡的老祖們幫忙。再不濟，就算各種方法都不行，咱們有火府在手，躲在這裏待一陣子，晚一些再回去，又或者靠傳送陣回去以後，就破壞地球聯通這裏的星際傳送陣，就算他們發現這個傳送陣，但咱們那邊斷了線，他們一樣沒能力過去，大不了不要這裏的材料就是了。”　　可不是么，雖然擔憂，但事情的確有很多種可能的，也有很多解決方式，最簡單來說，就算他們真靠這裏的傳送陣直接回地球，然後，這裏的傳送陣被人發現，再被精通陣法的修士研究出上一次的操作過程，但只要地球那邊傳送陣全關閉，這邊的人一樣過不去。　　就是那樣子，地球的傳送陣得關閉很久一陣子了，他們絕不能輕易外出，而想去烈火星域的事，也徹底夭折了。　　同時還要捨棄這座極品傳送陣的所有陣基，還是那句話，這些陣基都是足以打造幾件極品後天靈寶的，加在一起比幾顆生命星球價值更高，真捨棄，郭正陽也有些舍不得。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沒用，他們只能等。　　這一等，就是一兩個月。　　一兩個月後，星球外太空也早已再見不到絲毫空須族修士身影，因為他們早已經深入了人族修士地盤。　　而這一兩個月，郭正陽也一直對着這座星際傳送陣做着精密的防護遮掩，除此之外，他更是不斷嘗試着想和烈火星域聯通，但這麼長時間過去，那邊卻依舊是聯繫不上。　　時間一點點流逝，等再次一晃又是七八天過去。　　守在星際傳送陣附近的郭正陽才突然身子一凜，皺眉看向外太空。　　這些天，他也從沒鬆懈過對外星空的監視，怕就怕出意外。　　結果現在還真被發現了情況，在距離這顆星球還很遠的太空里，有戰鬥！！　　那是一大片散的很開的人族修士在亡命逃竄，零星一看足有數百人族修士在逃，逃向四面八方，而後方更遠處，則是數十道追逐的身影。　　雖然追殺者只有數十個，但問題是，那裡面有幾個卻太過猛烈。　　速度驟然暴增，一個龐然大物衝進人群，上萬米長的幾根觸鬚虛空中一陣擺晃，就是好幾個人族修士隕落。　　這種情況，一瞬間就發生了五六起。　　而也有另外的情況就是，三四個大型空須族修士圍着兩個人族修士廝殺搏鬥。　　“那些人族修士里只有兩個合道期，其他上千人全是化神期？而後方追殺來的空須族修士，至少有八個合道期。”　　看到一個個人族修士像是羔羊一樣被屠殺，郭正陽的臉色也越來越陰沉，而在隨後，他的臉色也又變得更加古怪起來，因為那些四散逃竄的身影里，就有一撥七八人，快速沖向了他所在的星球。　　古怪的看着對方衝下來，郭正陽無聲一嘆，真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

# 第三百九十三章 圖氏

　　“快，少主，先躲進這顆星球，我擅長土系術法，只要進入這顆星球地底，暫時抵擋一陣子應該不難，然後咱們再想辦法。”　　“媽的，這幫該死的空須族的，總有一天，我要把他們全部屠殺個乾淨！”　　“他們又追上來了！”　　“巴戟，你先護少主下去，我去攔住他們！”　　“小心……”　　……　　郭正陽和星河老祖選定的這顆無人星球，因為距離人族地盤並不遠，所以這顆不宜居住，更是一片荒蕪的星球也有自己的名字，叫做枯潭星。　　平時的枯潭星一片荒蕪，數十年都未必有人影，但此刻的枯潭星附近卻亂成了一團，星球外太空屠殺激戰，無數人紛亂逃竄，枯潭星大氣層內，剛逃進來的七八道身影，還沒來得及降落地表，後方就又遁來幾個追殺者，而七八人里也快速飛出三道身影去攔截。　　剩下五人則飛速降落，他們降落的地方距離郭正陽構建傳送陣的地方並不近，足足相隔數萬里。　　剛一落下地面，五人里也馬上有人拿出一件土黃色錐形法寶迎風一漲就把幾人籠罩進去，似乎是要鑽地。　　而這樣的選擇其實也不算錯，至少很多人都知道，空須族基本都是喜歡水居的族群，族內修士也大多擅長水之力。　　但這大型土錐剛要鑽進地面，卻又突然停了下來，而後錐內就發出一聲驚呼，“誰？？”　　隨着呼聲，土錘百米外原本空蕩的地方才驀地顯出一道身影，開口道，“不要向地下逃，如果外面的合道期前輩落敗，他們還有七八合道期，足以有摧毀整顆星球的實力了，你們逃下去也不安全。”　　出現的身影無疑正是郭正陽，郭正陽此刻也充滿了無奈，看到這幾人從太空進入枯潭星那一刻，他就知道自己要被捲入這場征戰中了。　　原因很簡單，這一波逃進枯潭星的幾人分量很重，他們是那兩個人族合道期修士在被四個空須族合道期圍住之前，從他們身邊逃出來的，當時那兩個人族合道期就是發現逃不掉了，手一揮，從隨身洞府里放出了一群人。　　當時這一群也不止八人，而是幾十人。　　兩個合道期攔截住空須族四個合道期，剩下幾十人護着其中一個白衣青年逃亡，因為後方還有空須族合道期修士追殺，所以這幾十人里又分出好多人不惜以自爆代價去拖延阻攔其他合道期。　　短短片刻，幾十人就被分散的只剩下幾個人。　　其他的，都是在玩命攔截後方追殺者。這麼多人都只是為了護住那白衣青年，眨眼間隕落了十多個，而空須族追兵的一般力量也都在追殺他們……　　那郭正陽只要不傻，就知道空須族斬殺這幾人的心思很重，他們就算遁入地心，而空須族又真的沒一個擅長土系術法的，也會摧毀整顆星球來抹殺這幾人。　　一旦那樣，就算他距離幾人降落的地方還隔着數萬里，也沒辦法置身事外了。　　知道躲不下去，郭正陽才追了過來，追過來當然也是想幫這幾個一把，雖然互不相識，但這畢竟是被外族虐殺的人族修士，而且不管自己幫不幫他們都會被捲入戰爭，所以他才想順手幫一把。　　“原來你也是人族，你什麼時候到這的？比我們還快？”　　“哈哈，操，你這傢伙，肯定是比我們還先逃到這裏，這麼說，倒是我拖累你了，抱歉了！”　　……　　隨着郭正陽顯出身影，原本土錐內還充滿戒備的聲音也馬上變得輕鬆起來，甚至還有一聲帶着歉意的苦笑聲。　　不過這種笑語和輕鬆也只是維持了一兩個呼吸，土錐馬上就一閃，飛到了幾人頭頂，而後五人里那白衣青年也急急對着郭正陽道，“我也知道就算逃進地底，若班吉叔叔他們落難，那群該死的傢伙就算摧毀整顆星球也要殺了我，不過只要咱們先下去，有大地阻隔，再爭取破解掉禁空術，咱們就能通過傳送陣和外面聯繫上，而就算合道期想摧毀一顆星球也要一定時間，只要抓緊時間就行。你也進來吧，我帶你一程，你算是被我拖累，如果最後逃不出去，那隻能抱歉了。”　　一串話落地，郭正陽頓時一愣，禁空術？破解禁空術，就能通過傳送陣和外面聯繫上？　　這是什麼意思？這意思，似乎也不難理解，好像是空須族那群修士施展了禁空術？禁制住了附近的傳送陣無法運轉催動？沒辦法把人傳送到其他地方？　　不過疑惑中，又見到這位也毫不猶豫的邀請自己一起逃，郭正陽才笑着開口道，“我在東邊布置的有陣群，進入陣群，總比地底更安全。”　　可不是么，郭正陽在等待的這一兩個月，一直在為那星際傳送大陣做遮掩和防護，這種遮掩和防護，無疑也正是在外圍在布置一片連綿的陣群了，要不然，他也不會抱着來順手幫這幾人一把的心思。　　以他現在的陣法造詣，修為也和化神巔峰相當，靠陣群之力，一次對上七八個合道期，也有不少信心能保證自己的安全。　　就是等他說完，對面五人卻紛紛一呆，全都愕然了，愣了一個呼吸，那白衣青年才怪叫着跳了起來，“不是吧？你在這裏布置的有陣群？”　　“你什麼時候到這裏的？”　　“外面可是有合道期，還不止一個，你的陣法造詣怎麼樣？”　　……　　他怪叫一聲，其他四個膚色各異的人族修士也紛紛開口，而這些問題還沒得到答案，白衣青年才一拍手，“走，既然這位朋友早知道外面有合道期，還請咱們入陣，他的陣法造詣肯定沒問題，去陣群，總比靠土層防禦安全。”　　郭正陽這才也笑着看了對方一眼，而後說了一聲快走，就率先向回趕去。　　後面五人同樣紛紛追了過來，畢竟這時候他們也根本沒時間猶豫。　　他們從太空逃到這裏的短短時間，一路上幾十個化神期已經只剩下他們五個，這已經說明了情況有多緊急了。　　快速飛遁中，數萬里之地，一行人也只是用了十幾個呼吸就一掠而過，直到郭正陽突然消失在了虛空，後方一行人才又紛紛大驚。　　“他說的陣群在這裏？不是吧，我竟然感覺不到絲毫大陣波動？”　　“什麼？在這裏？”　　“快進來，他們追下來了！”　　……　　白衣青年等還在驚呼，郭正陽就操控陣群運轉，讓原本平靜無波的星球地表，湧現出一片白霧，白衣青年等人這才猛地抬頭看向高空，結果所有人又都紛紛陰沉下了臉。　　在進入大氣層后他們又被追殺者追上，結果八人里分出三人攔截，現在，幾人看到的就是分出去的三個修士已經死乾淨的場面。　　沉了下臉，也不敢猶豫，白衣青年率先遁入了陣中，其他人一樣紛紛跟上。　　再然後郭正陽操控陣法之力運轉，很快就把幾人挪移到了陣群中央。　　結果白衣青年剛剛幾人站定，就紛紛驚呼起來。　　“傳送陣？”　　“噗～這竟然是極品星際傳送陣？老天，這是足以支撐起橫跨大型星系傳送的大陣，這些陣基拆下來，恐怕都要比幾顆生命星球價值更貴重的多。”　　“極品星級傳送陣？？嘶，我們有救了，少主，空須族的禁空術雖然恐怖，但這位朋友能鍛造出極品星際傳送陣，那他的陣法造詣也絕對不一般，如果能藉助外面的陣群打消禁空術的威脅，讓咱們和家裡聯繫上，只要老祖動下念頭，就能把這些該死的東西殺個乾乾凈凈！”　　……　　巨大的驚喜籠罩住了在場每一個人，而圍着白衣青年的四個修士更紛紛對着白衣青年開口，白衣青年同樣驚喜的不能自己，驚喜中，他才馬上對着郭正陽一拱手，“朋友，在下是比圖星域圖星卓，我圖氏老祖乃是一位長生境強者，只要朋友能讓此傳送陣聯繫上比圖星域，這裏的危機就可以徹底化解。”　　頓了一下，圖星卓才再次開口，“只要朋友幫咱們渡過這場危機，在下一定重謝。我平時在家族內也很受老祖看重，此外我圖氏內也只有七位合道期長老，外面兩位長輩正深陷生命危險，只要朋友幫在下這麼忙，相信就是老祖也會重重答謝朋友的。”　　一番話語落地后，郭正陽倒是聽的滿心詭異，這一群不是深澗星域的？而是什麼比圖星域？而更古怪的是這個圖星卓所在家族，竟然就有一個長生境，七個合道期坐鎮？　　這是一個修真家族？　　好恐怖的修真家族！　　不過他也總算明白，為什麼外面那些空須族修士會一直費那麼大力氣追殺這群人了。　　郭正陽還在覺得詭異，圖星卓才又滿臉陰鬱的低罵，“如果不是六百年前紅泊星一役，我圖家實力受損嚴重，掉了不止一個台階，那幫跳梁小丑，哪敢這麼放肆。”　　郭正陽徹底無語。　　六百年前紅泊星一役，圖家實力受損嚴重？嚴重受損之後的圖家竟然還有一個長生境，七個合道期坐鎮？　　滿心古怪中，郭正陽才笑着道，“我盡量試試，不知道你們圖家的星際傳送陣坐標是？”　　雖然圖家實力簡直能嚇死人，但眼前這個圖星卓，郭正陽對他感覺還是不錯的，對方並沒有什麼蠻橫習氣，說話也一直客氣有禮，而且最初郭正陽剛露面還沒說明來意，對方就先是道歉，后又準備帶他一起逃亡，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能和對方本家聯繫上，這似乎不是壞事。

# 第三百九十四章 禁空術

　　“不行，傳送陣還是無法使用，空須族的禁空術這麼厲害？我對布在外面的陣群有信心，裏面也有不少牽涉到空間之力的陣法，但隔着陣群阻隔影響，這傳送陣還是不能用。”　　“空須族的名字叫空須，空指的就是空間之力，須是指那些像是觸手一樣的鬍鬚，空字還排在前面，可想而知了，他們天生就對空間之力極為敏銳，很有天賦，而發展到現在，這個族群在空間之力的運用上，的確很可怕，他們的禁空術，放在整個混亂星系都是一流水準。而這一次是八大合道期一起聯手布施禁空術，威能簡直驚粟，連同樣是合道期，還是合道中期巔峰的班吉叔叔，都差點連儲物空間都打不開。你這裏陣群還能自如運轉，還輕鬆擋下了一個合道期修士的攻殺，已經很可怕了。”　　……　　片刻后，用圖星卓報出來的圖氏星際傳送陣所在坐標嘗試了幾次，郭正陽卻頹然發現，傳送陣真的用不了了。　　禁空術，就是禁鎖施術範圍內的空間之力波動，這種空間之力波動不止包括空間傳送，還包括儲物空間，當然，禁空術也有極限，如果某一地的空間之力波動太多，那它的效果就會因為被分攤到多個方面而被削弱。　　但在理論上，只要禁空術足夠強大，的確是可以做到讓在禁空術範圍下的修士施展不了絲毫空間之力的，連儲物空間都打不開。　　這些情況，郭正陽也從火府主人的典籍里看到過，不過他了解的並不多，這不是說火府主人對這方面了解的少，而是火府主人遺留下來的傳承，哪怕過去了這麼多年，郭正陽也還遠沒有全盤接收。　　他這麼多年來，算上靈時府內的學習都過去幾百年了，但也只是把火府主人的陣法理論知識學了個遍，對方煉器傳承，更是只學了一兩成。　　其他的……更少。　　秘術方面幾乎還沒怎麼涉獵，而禁空術就是一種術法秘術，所以郭正陽有所了解，但也沒想到外面空須族的禁空術這麼可怕。　　這也是他當初第一次聽到圖星卓提到禁空術時會疑惑的原因了，當時圖星卓就說要破開禁空術，才能靠傳送陣和外界聯繫上，他也是看着圖星卓等人從那兩個人族合道期強者的儲物空間里出現的，同樣有合道期在，對方的禁空術竟然鎖禁的這麼深，連合道期的傳送陣都用不了，的確出乎預料。　　不過現在這一切，卻輪到他體驗了。　　郭正陽布置在星際傳送陣外圍的陣群，還是大量運用了空間之力，一步之地一個大陣，可以說外面幾百大陣，每一個都牽涉到了龐大的空間之力，這麼多空間之力波動，禁空術施展下來，自然也會被分攤成無數份，可是分攤了那麼多，在陣群中央傳送陣都還無法使用！　　這樣的禁空術何止一個恐怖了得？　　看來他以後得好好了解一些秘術方面的傳承了，說的也是，對於大修士而言，化神、合道等強者基本都可以煉製自己的洞府空間了，那在洞府空間里設置一些傳送陣，一遇到危險直接從府內遁走，都是很容易被人想到的後手。　　這種時候，你有沒有禁空術或者禁空術是否強大，就至關重要了。　　而隨着郭正陽的話，一側圖星卓倒是苦笑一聲，多少替郭正陽解釋了一下，就是解釋之後，他才突然詫異的道，“郭兄，虛空族的禁空術這麼有名，你以前沒聽過么？加上這裏還有一個能跨越大星系的極品傳送陣，你應該也不是深澗星域的吧？”　　一句話，郭正陽頓時啞然，不過還沒開口，圖星卓就又馬上笑道，“哈哈，我就是隨便問問，算了，還是不提這些了，現在說這些也沒什麼意義，如果我們能離開，我圖氏老祖輕鬆就可以擺平這些虛空族人，但如果咱們走不掉，那不管什麼出身來歷，恐怕都難逃一死。”　　說道這裏，郭正陽才也疑惑起了，“圖兄，你不是深澗星域的，而是來自圖氏，背後還有長生境坐鎮，那就算這些虛空族和這裏的人族修士爆發大戰，應該也不會對你下這麼重的殺手吧？”　　他還真疑惑了。　　空須族這次前來人族修士地盤發起偷襲戰，遇到當地的人族修士自然是會下死手的，但問題是，圖星卓只是一個外來者，並不是深澗星域的修士，背後還有長生境坐鎮，和這裏的人族修士應該也沒有太深的關係吧？這些空須族吃撐了？對一個背後有長生境大能強者的修士追殺至此？而且人家眼下都也有兩個合道期護衛着呢，也不是說殺就能殺掉的。　　正常情況下，就算深澗星域的空須族和這裏的人族有很大仇怨，覬覦人族所佔據的領土資源，但圖星卓背後有大靠山，報下來歷，那邊也應該會放他走才對。　　“是我自己吃撐了，自己惹的。”等郭正陽問出疑問，圖星卓也一愣，而後苦笑着搖頭，“我們這次出來，是要去白埃星域辦事，只是路過深澗星域，結果在這裏觀光時，剛好遇到空須族和紫源族聯手絞殺此地人族修士，雖然只是過客，但我也看不慣同族修士被肆意屠殺，我在的那個星球，數億人類都被那些畜生趕盡殺絕，我實在看不下去，就出手護下了一批人，當時那些空須族倒也說得清楚，只要我們留下那些本地修士離開，他們就不加為難，只是我腦子犯抽了，以為自己有實力護住那些人類修士，結果他們就下了死手。當時我以為就算我們擋不住也能離開，誰知道真的接觸了，才知道空須族的禁空術真不是浪得虛名，哎，以前我也只是聽過這大名，還沒真的接觸過呢。”　　一番解釋，郭正陽卻也聽得默然。　　感情這位是見義勇為？然後把自己搭進去了？不過說的也是，身為一個人類，看到億萬計人類被其他種族虐殺……又有幾個能無動於衷？　　而且這次偷襲深澗星域人族勢力的，竟然還有紫源族？　　還有，這位出自比圖星域的大少爺，是去白埃星域辦事？這，這辦個事要跨越幾個星域？　　好吧，郭正陽還真聽星河老祖解釋過，深澗星域在混亂星系就是一個交通要道……這個龐大星系，有不少地方是彼此聯通貫徹的。　　少則四五顆，多則十來個行星圍繞一顆恆星公轉，成為小行星系，成千上萬的小行星系組合在一起，形成一個星域。　　而成千上萬的星域組合在一起，又形成了龐大的星系。　　整個深澗星域，就是擁有幾萬小行星系，加起來幾十萬顆星球。又有成千上萬和深澗星域差不多大小的星域組合在一起，形成了龐大的混亂星系。　　整個混亂星系是不規則的菱形，面積大的幾乎無邊無際。　　不過，組成混亂星系的上萬星域，其中有一半以上都是死域，幾乎沒有絲毫人跡。　　就算是有長生境大能或者散仙想深入探索，一樣是力有不逮，這樣說吧，一個星域幾十萬星球，一大片幾十個或者上百個星域，全是死氣沉沉，沒有一點生命痕迹，這是多大一片荒蕪地帶？　　那些地帶不止星球死寂，太空也充滿了各種空間風暴、時空亂流或者其他太空災難，還真是就算長生境和散仙，也不敢輕易深入。　　對於這個不規則菱形分部的混亂星系來說，邊角很多地方，占星域七八成的邊角都是死域，甚至很多地方，接連無數小行星系的恆星都是黯淡無光，看上去就像是一片絕對黑暗的死域，那幾乎從未有人涉足，而其他地方，則可能是多個生機旺盛的星域圍住一兩塊死寂星域，又或者十多個死寂星域圍住一塊生命星域。　　整個星系裡，有生命發展的星宇，其實只有幾百個，這幾百個星域大致呈條狀分部，就像是一個不太規則的X字母交叉而過，這個X字母，也正是位於混亂星系中央。　　而深澗星域的位置，則極度接近X字母的交叉點，位於交叉點的左上方。　　所以這裏就是整個星系最重要的交通要道之一，而盤踞在深澗星域的各方勢力，也有不少都和附近一些星域的霸主種族有牽連關係。　　而這些聯通的星域，交通也的確很方便，大部分地帶都有傳送陣連接，只有一些偏僻處，才需要靠修士橫渡一段太空，再抵達他處。　　修為高深的修士，跨星域辦事都是常態，反正那就是一個個傳送陣坐過去就行了。　　“其實我這次去白埃星域，是準備向白埃星域一個大家族的女修提親的，媽的，現在能不能活下去都是問題了。”　　在郭正陽思索時，圖星卓也再次開口，憤憤的低罵。　　郭正陽頓時無語。　　好傢伙，這傢伙找個道侶，要跨幾個星域啊這是？不過很快郭正陽就也笑道，“沒事，禁空術也有極限，就算是八個合道期一起施展，也不可能一直維持下去，只要咱們堅持到他們無力施展時，就行了。”　　安慰了對方一句，郭正陽才突然眼前一亮，“你兩個長輩發現這裏的情況了，他們正在向這裏後撤，只要他們進入我的陣群，咱們大家都會沒事的。”　　可不是么，外面兩個人族合道期，之前因為一直被困着被糾纏，自己洞府內的傳送陣又因為禁空術開啟不了，才把圖星卓等人送出來讓他們自己找機會逃。　　不過現在他們也發現了枯潭星上的事。　　這也是廢話，圖星卓逃過來時，後面好多追殺者，其中還有兩個合道期，現在兩個合道期都被擋在了陣群外，那兩位要是這都看不見，就太搓了。　　而他們不止看見了，也正在向傳送陣這裏撤退。　　“看到了，班吉叔叔他們……郭兄，如果班吉叔叔他們也撤進來，那咱們可能就會面對八個合道期修士攻陣，你這陣群擋不擋得住？”隨着郭正陽的話，圖星卓也馬上看了過去，更在驚喜的開口，但這驚喜的話語才說了一半，就又馬上變成了濃濃的擔憂。

# 第三百九十五章 喂這顆星球吃了一批丹藥？

　　“要試了才知道。”　　郭正陽布下的陣群，擋不擋的住七八個合道期修士的圍攻？這方面他還真沒辦法打包票，畢竟這些陣法的具體威力究竟如何，不經過實踐檢驗，他也不清楚。　　所以在圖星卓開口后，郭正陽的回答猛一聽去就像是廢話，但加上他的表情一起落入圖星卓等人眼中，反而讓那幾位都鬆了一口氣。　　“那就好，班吉叔叔和孤�R長老在陣法禁制上都不太擅長，就算他們進來也最多是壓壓陣，一開始還是要看你的，不過你信心這麼足，那加上他們壓陣，想來總能撐到他們禁空術結束的……”鬆了口氣，圖星卓才馬上笑着開口。　　可不是么，一個化神期修士靠陣法之力對抗七八個合道期，簡直就是天方夜譚，誰要真能做到，那就真的是奇迹了。　　若不是眼睜睜看着郭正陽布下的陣群在無人防護、自行運轉的情況下也能擋下兩個空須族合道期的攻殺，似乎還抵擋的比較輕鬆，圖星卓問都不會問的。　　就算等下外面的兩個圖氏合道期進來，也根本不能太指望他們，因為他們根本不擅長陣法，不可能去充當主力，最多是壓陣輔助。　　一個合道期修士，仗着陣法之力能面對七八個合道期的壓迫，這樣的事，其實是很常見的，同階之內的修士藉助陣群的力量，以一敵十甚至敵百都不誇張，但前提也得是你擅長陣法，懂陣法才行。　　外面的兩個圖氏合道期，不是說對陣法一道一點都不通，只是圖星卓知道他們兩個的陣法造詣根本沒法和郭正陽比。不用問，看眼前陣群無需操控就能自主擋下兩個合道期攻殺，如此陣法，放在整個混亂星系都是極為頂尖的，以外面兩個圖氏前輩在陣法上的三腳貓功夫，絕不可能理解的了如此陣法。　　而就算郭正陽願意教他們控陣，只讓他們學會操控，那也需要一定時間，看左右陣法深度，沒個幾分鐘根本不可能學的會，但學習的時候，這陣群一次面對八個合道期圍殺，還能撐得下么？　　所以他不得不問。　　還好郭正陽的答案很讓人安心，至少是他的表情讓人安心。　　只不過圖星卓的話才剛落地，站在他身側也是表情鬆懈的一名魁梧中年就又臉色一白，更伸手在身前錘了一下，“壞了！”　　等圖星卓也愕然看去時，順着對方視線才發現外面的形勢又有了新變化，原本兩個人族合道期受到四個空須族合道期修士的圍殺，本就處於絕對下風，他們兩個要脫離戰團，也是拼着不惜讓自己受損才勉強闖出一條路，可兩人剛飛遁出來一個呼吸，竟又有兩個空須族合道期修士圍了過去。　　空須族八大合道期，一開始就是四個圍殺兩人族大修士，兩個去追殺四散而開的人族化神期，最後兩個才是追着圖星卓一行進入枯潭星，此刻正在陣外攻陣的。　　而現在之前追殺其他化神期人類的兩個合道期也轉身回去圍殺班吉兩個，硬是在他們進入枯潭星之前把人攔截了下來。　　加上之前被擺脫的四個合道期也追了過去，一前一后，六大合道期圍殺兩人！！　　不，不止是六個，就在那魁梧中年叫着壞了時，原本在陣群外攻殺大陣群的兩個空須族合道期，竟然也捨棄陣群遁向了太空。　　這是……　　八大合道期準備先全力斬殺那兩個圖氏合道強者，再來一起攻陣？　　一下子，圖星卓臉色也變得一片慘白。　　其他幾名圖氏修士，同樣是汗如雨下。　　“怎麼辦？他們竟然八個人聯手，該死……”　　“郭道友，快，你再試一試，看禁空術還有沒有效，如果現在能聯通咱們家裡，讓老祖過來還來得及。”　　……　　汗如雨下中也又有修士快速開口，一臉緊張和期待的看向郭正陽，郭正陽也馬上動手嘗試，但結果，還是無法傳送！！　　“怎麼辦？現在怎麼辦？”　　“少主，不如讓我們幾個出去拼一下？我們四人有聯合秘術，一起施展，就算對上一個合道期也能全身而退，只要衝擊一下，給班吉長老他們機會逃出來，那就行了。”　　“不行，你們的聯合秘術雖然有些威力，但外面可是八個合道期，你們只要出去，那邊分出來一個合道中期就差不多能玩死你們，你們去了也是白白送死。”　　……　　情況很危急，站在圖星卓身後的巴戟等人都想出去試試救人了。但又被圖星卓攔了下來，說的也是，他們幾個雖然有聯合秘術，一起施展相互輔助之下就算面對一個合道初期巔峰也能全身而退。　　但問題是，外面的空須族合道期修士太多了……　　他們真要出去，最大的可能就是白白送死，起不了一點作用。　　也就在幾人急的暴躁不已時，郭正陽才突然開口，“我來試試。”　　“你？”　　一句話，圖星卓等人全都愣了。　　郭正陽倒是馬上解釋，“我並不是說要衝出陣群，我的意思是我的隨身洞府里還有幫手。”　　圖星卓等人頓時大喜。　　在幾人大喜中，郭正陽也馬上對着火府傳音，而後一道身影就快速遁了出來。　　這身影剛一站定罷了，原本正在狂喜的圖星卓幾人才再次大驚。　　“不是吧？化神初期？”　　“郭兄……你……”　　……　　一開始聽說郭正陽要試試，他隨身洞府里還有人，他們也真的充滿了驚喜，還真以為對方能幫外面的兩個圖氏合道期一把，可是，這竟然只是一個化身初期？別開玩笑了好吧？！　　“吳師兄，你的研究成功沒？”　　郭正陽倒是沒在意那些驚呼，而是看向星河老祖，兩個月前，他們就發現了從外太空路過的大批量空須族修士，而這兩個月，兩人也一直在提放着萬一和那些空須族發生衝突，又該怎麼辦。　　這樣的提放演化成實際行動后，就是郭正陽在枯潭星表面守着，在極品星際傳送陣外圍布施攻殺防禦陣群，至於星河老祖則是在火府內做研究，研究針對空須族的丹藥。　　“成不成功，我還真不敢說，試了才知道。”隨着郭正陽的話，星河老祖也開口苦笑，苦笑中，同樣詫異的看了左右圖星卓等人幾眼，他才馬上又看向陣群外，點點頭道，“我這就試試。”　　簡短的話語卻搞的圖星卓一行人表情越來越詭異。　　不過星河老祖也沒有向他們解釋的心思，只是反手間就抓出一顆瓷瓶，更從瓷瓶內倒出了一把丹藥。　　“啪～”　　一把七八顆丹藥，瞬間被捏成粉碎，而後星河老祖手一揚，那些丹藥粉末就融入了左右虛空。　　再跟着，星河老祖依舊是持續之前的動作，繼續傾倒丹藥，繼續捏碎灑向左右虛空。　　一兩個呼吸，他就足足捏碎了四五十顆丹藥，不過這動作還在繼續。　　圖星卓等人也更傻眼了。　　這，這位到底在干什麼？　　他到底知不知道郭正陽叫他出來是做什麼的？郭正陽之前說的是試試去救一下兩個圖氏老祖吧？可是怎麼他叫出來的幫手只是一個化神初期也就算了，出來后竟然一直在捏碎了丹藥往身邊撒？　　這到底什麼情況？　　“咦……有古怪！”　　“少主，身邊環境不對勁，這，這……不是吧……”　　……　　傻眼中，情況又持續了一兩個呼吸而已，終於有人察覺出了不妥。　　這種不妥就是左右原本還算安寧的空間里，突然就噼噼啪啪開始泛起了一陣炸響，再然後，一抹紅色一閃即逝，跟着瞬間燎原。　　是燎原！　　枯潭星的大氣層是紅色氣雲，大氣層和星球表面之間的虛空，也是一般人根本無法呼吸的渾濁氣體，看上去朦朦朧朧，略帶綠色。　　但自從那噼噼啪啪的響動泛起后，紅色一閃，他們周邊的空間就突然起了火。　　這火勢更在短時間內無限向外擴張，哪怕圖星卓等人都是化神巔峰修士，同樣也懂得一些增強視力類的術法，站在這裏輕鬆可以看到外太空的形勢。　　但此刻看向左右時，一眼望去竟然全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大火。　　這簡直就像是一瞬間就把整個星球點燃了一樣。　　一瞬間點燃了一個面積是地球兩三倍的龐大星球？這是什麼力量？這種力量，化神期絕對是沒能力做到的，一個合道期都做不到！　　恐怕也只有長生境運轉超級術法，才能瞬間把這麼大的星球都點燃吧？　　可是身邊的傢伙剛才做了什麼？他只是抓出一把把丹藥捏碎了，撒在虛空而已。　　“你難道是長生境強者？這些大火，不止覆蓋面積那麼恐怖，幾乎把整顆星球都點燃了，還有這種力度，嘶……”極度駭然中，圖星卓才又像是活見鬼了一樣看向星河老祖。　　他明明感覺到這傢伙是化神期啊。　　“我是化神初期。”　　“不可能，化神初期，你怎麼能製造這麼恐怖的火焰？”　　“我只是喂這顆星球，吃了一批丹藥，現在這是藥力發揮的效果。”　　……　　等圖星卓再次驚粟的發問后，星河老祖卻淡笑着開口回答，表情很從容鎮定。　　只不過這回答，又徹底讓圖星卓等人傻了。　　喂這顆星球吃了一批丹藥？現在這些大火，是藥力發揮的表現？　　幾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是滿眼獃滯和痴傻。　　星球，星球也能吃丹藥？

# 第三百九十六章 星球之力

　　陣法一道博大精深，能鎖天能禁地，能粉碎虛空，也能瞬間讓人跨越以光年計的距離……　　陣法的恐怖的確很難用言語去形容。　　不過丹道一途一樣是經天緯地，越研究，越會讓人感慨自己的渺小。　　但通常來說，星空下的修士們修鍊陣法，基本都是修鍊外力，就是在修士身外布施運轉陣力，這是一種外身發展。　　而丹道一途，研究出的成果卻是讓修士服用，在修士體內產生效果，所以星空下的修士們眼中，丹道也就是身內領域的研究。　　陣法這種身外發展，研究到極限能能鎖天禁地，而丹道，同樣可以逆天改命，最直白來說，修士研究出來的能延長壽元的丹藥，可不就是逆天改命么？　　丹道的繁瑣也遠不只是說你只要記個丹方，然後會操控真火燒燒爐子就可以了。　　若是那樣的話，任何一個修士都能成為丹道大師。　　真正的丹道大師，所需要掌握了解的知識，一樣是極多極多的。　　最簡單的一點，連地球上的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桔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這就是地球世俗內的歇後語，說的就是同樣的物種，種植在不同環境下，結果就會產生不小變化，那麼有些事就顯而易見了。　　地球上淮北淮南那麼近的距離，一種事物種下去都能發展出變化，若是生長在不同星球的同物種，又會產生多大蛻變？　　那是可能產生質變，形成截然相反效果的。　　所以你若是只記得丹方，會燒燒爐子就說成了丹師，那就太天真了。　　辨別藥理。　　你練一種丹藥，需要記錄的不是哪幾種靈植能煉製這丹藥，因為同樣名字的靈植，哪怕外形看着也一樣，可若是生長於不同地帶，產生的就是不同效果，所以真正的丹道大師，他們最低要求就是你想煉製那種丹藥，要準備明白那種丹藥所需的各系靈力構造，再從靈植中提取，然後不管任何不知名靈植到你手裡，你都能辨別提取所需要的藥力。　　這就像是一個地球科學家，不管看到一個人還是一棵樹，都能看穿構成這些東西的原子結果，看透事物本質。　　這需要的就是一項很複雜很龐大的藥理知識。　　沒有天分，真學不會。　　而就算你真學到不管拿到什麼靈植都能辨別其靈力構造方式，一樣稱不上丹道大師，充其量只能稱之為煉丹師。　　真正的大師，是可以根據具體對象的不同情況，拋開丹方自己創造出對他人最合適的丹藥的。　　還是普通人都明白的道理，兩個不同的人生了同一種病，因為各自身體素質不同，或者生活環境不同，那吃下同一種葯后，結果卻可能是相反的。　　雖然修真界很多丹藥也能通用，就像是普及的感冒葯基本能對八成以上感冒患者都有效一樣，但你能煉製普及的提升類丹藥、療傷類丹藥，也只是煉丹師，遠稱不上大師。　　大師就是誰找你煉丹，你能以最快速度辨別出對方的身體素質最適合什麼樣的藥物，然後妥善貼切的用藥，讓藥物功效能以普及類丹藥幾倍的效力發揮。　　這又是一門極深極深的學問。　　不過，就算對於大修士來說，哪怕大家也都能明白丹道的深邃和玄奧，但九成九修士的固有觀念還是丹藥煉製出來，就是給人用的。　　就是郭正陽在不久前，剛聽了星河老祖說連星球也可以吃丹藥時，一樣被驚得瞠目結舌了好久呢。　　所以此刻圖星卓等人聽了星河老祖的話，會這麼震驚，表情這麼詭異，也就不奇怪了。　　丹道，正常情況下都是走身內發展道路，就像是陣法通常走身外發展之路，這已經是常識了。　　如果有一天，有人告訴郭正陽可以把陣法煉製在身體內，把一個人的身體內部構造全部打造成陣群，那這種事的衝擊，就和眼前星河老祖說可以給非生命的星球喂丹藥吃一樣。　　都是足以顛覆修士常識價值觀的。　　你要是把一個修士內部所有皮膚毛髮臟器全打造成陣群，那修士的身體還是肉身么？他還能稱之為生命么？　　而一個星球吃丹藥……　　這就是要得益於那位洪姓大修士生前的研究了，那位大修士臨死前一直在研究的，就是如何藉助丹道之力，去撕碎天道施加在修士身上的瓶頸限制。　　這是和天道對抗，那位在研究中，研究了許多年都得不出結果，才恍然大悟，覺得想要有收穫，最先需要弄明白的得是什麼天道的問題。　　他的理解，創造這一片星空，然後維持這一片星空正常運轉的力量，就是天道。　　所以他就開始着手研究環境。　　以自己對人體的了解，以自己對各種靈植的理解，用哪種學術理念去發展出新的分支，去研究左右的一草一木，一顆沙粒又或者一顆星球。　　最終，他還是沒有研究出如何靠丹道破解天道枷鎖，但卻也在丹道上取得了新突破，那就是可以把丹道這種注重身內發展的事，擴展到身外。　　他幾乎把身邊任何一種事物，不管是死是活都當成生命對待，去研究解析，從而形成了一套雖然不大完善，卻嶄新而獨立的體系。　　星河老祖就是繼承了這種體系，也把幾人腳下的枯潭星當成一個生命去理解，在他眼裡，大氣層就相當於一個人類的皮膚，而大氣層內的空間流動的古怪氣體，就相當於一個人類的血液……　　他也就是在研究用一些什麼樣的藥物，能讓這星球發出理想中的奇妙反應。　　郭正陽在外界雖然只是過去了兩個月，但星河老祖在靈時府內卻呆了兩年左右，這麼長時間，的確足夠他帶回去一些氣體標本外加一些泥土樣本，然後做出針對性的研究了。　　不過他是第一次做出這種詭異的嘗試，所以在看到整個星球真的燃燒之前，他也不知道自己的研究成功沒有。　　直到看着左右徹底燃燒，他才確信自己成功了。　　一顆星球燃燒起來，有什麼用？對其他合道期修士或許威脅不大，但對空須族而言，威懾力卻是很大的。　　空須族，整個族群天生就在空間之力上很有天賦，這是人類無法比擬的優勢，但世間沒有完美的生命，正因為空須族有種族天賦，所以也有天生就厭惡和畏懼的，那就是火，這個種族天生喜歡居於水中，不是因為他們體型龐大，而是面對火之力時先天處於極大弱勢。　　整個族群九成以上都是如此，哪怕修鍊有成以後，大部分空須族修士還是無法擺脫這種先天弱勢的。　　比較起來，人族雖然沒有特別明顯的種族天賦，但也沒有特別畏懼的種族缺陷，孰優孰劣還真是不好評價。　　“郭師弟，我能做的就是這些了，接下去該看你的了。”沒有回答圖星卓幾人的疑惑，星河老祖在那幾位怪叫中，也只是笑看了一眼就收回視線，轉而看向郭正陽。　　“既然你已經把這顆星球的星球之力激發了出來，還是轉化成了以火之力的形勢呈現，剩下的就交給我吧。”郭正陽也哈哈一笑，而後飛身遁入陣群。　　轉瞬之後整個陣群就轟轟作響，轟響中，枯潭星星球表面的火勢也越來越劇烈，甚至在隨後徹底燒破了大氣層，蔓延向外太空。　　這樣的巨變，也讓太空外正在廝殺的幾個合道期修士紛紛驚的色變不已。　　外人看來此刻的枯潭星已經變成了一個燃燒的大火球，而且那種烈焰的溫度，還極為恐怖，恐怕是連下品後天靈寶丟進去，都不一定能經得起灼燒。　　不止如此，在瘋狂燃燒中枯潭星原本很緩慢穩定的自轉，竟然在逐漸加速，越轉越快，而隨着自轉加速，星球表面的火原也逐漸旋轉，形成了一個個龐大無比的火色螺旋。　　“轟～”　　又是一聲巨大轟響，當原來在大氣層外廝殺的一群合道期修士紛紛驚的有些動作凝滯時，一個碩大無比的火色螺旋就從星球內飛脫而出，瞬間就把一個空須族合道期卷了進去，然後像是燃燒着的龍捲風，帶着一聲慘嚎，急速漂離向遠方。　　“轟轟轟～”　　眨眼之後，又是一道道火色螺旋從星球體內飛脫而出，這一次席捲向的，卻是接連好幾個空須族合道期強者。　　雖然那些人也已經及早驚覺，甚至下方火色剛脫離星球表層他們就飛身躲閃。　　可是這些火色螺旋速度還是太快太快，快的他們反應不及，就被一舉淹沒，旋轉着飛離。　　“嗡嗡～”　　沉積的太空中並無法傳遞聲響，不過眾多修士卻幾乎都能用肉眼看到，那些火焰龍捲風帶着一個個空須族合道期拋飛出去后，又紛紛在極遠處炸裂。　　那炸裂時所產生的恐怖波動，也絕對稱得上駭人聽聞，就像是在太空中突然颳起了一層巨浪，炸裂之後，一個個模樣凄慘的空須族合道期修士也隨之跌落。　　情況嚴重的八根觸手可能斷裂三四根，滿身血污，情況微弱的，哪怕沒有殘肢斷體，但身上也到處都是傷痕。　　如此一幕幕，徹底看傻了所有人。　　“郭……郭兄……你在幹嘛？”　　“我在利用陣法調動枯潭星的星球之力幫你們圖氏的合道期前輩，嘿嘿，看來效果不錯，瘋狂運轉燃燒的星球之力，隨便一擊都能打傷合道期修士啊。”　　面對圖星卓傻傻的問詢，郭正陽卻是笑的很暢快。　　他在府外準備兩個月，星河老祖在府內準備兩年，這麼長時間，陣法加丹道雙結合，現在看來效果真的不錯。　　只要那幫合道期修士不跑，他真有把握能斬殺幾個呢。　　畢竟剛才幾擊，所揮發的枯潭星星球之力，連其千分之一都不足的。

# 第三百九十七章 兩位真是化神期？

　　“兩位道友，多謝了，救命之恩沒齒難忘，以後若有什麼地方用得上圖某的，儘管開口就行。”　　“不過，兩位真是化神期？不會是故意壓制了修為吧？”　　……　　片刻后，枯潭星附近，原本圍在大氣層外太空對人族眾修士大肆屠殺的空須族強者，早已紛紛逃了個無影無蹤。　　如此形勢下，圖氏內部兩個合道期強者自然也就安全了，恩，至少沒了生命危險，哪怕從枯潭星外太空進入枯潭星時，這兩個合道期強者也都是傷痕累累，氣機萎靡，但兇殺危機，真的就這麼過去了。　　空須族那幫修士，會這麼快就逃了個乾淨，也並不是說郭正陽在短短時間內大發神威，斬殺了人家幾個合道期強者。　　說實話，一顆星球的星球之力全面爆發之後，威能的確很恐怖，合道期抗不下來很正常，因為別看幾個合道期修士也有徹底破滅一顆星球的實力，但那指的是，一顆星球只站着挨打不還手，才會被破滅。　　正常情況下修士攻擊星球，也基本不會引起星球反彈，所以只要你在星球炸裂之前逃掉，避免被星球爆炸產生的波動波及，那隨便三四個合道期強者湊在一起，都有在短時間內把一顆星球打成渣的實力。　　但這前提也真是星球不還手，只挨打才行。　　一旦一顆星球的所有力量都被調動，反撲，那就真的很恐怖了，合道期也扛不住，不過郭正陽還正靠着枯潭星的燃燒旺盛的星球之力攻殺外太空的幾個異族強敵呢，人家突然就跑了……　　具體原因就是挨打中的某個空須族強者突然發現禁空術秘術附近瘋狂的星球之力破滅，招呼一聲就轉身逃竄。　　郭正陽就算也想斬殺一個合道期修士過過癮，也有點無能為力。　　因為那些傢伙真跑的太快了，而且合道期畢竟是合道期，不是阿貓阿狗什麼的，沒辦法一直硬抗，但抗幾下也最多受傷，不會輕易隕落。　　所以事情就發展成了現在這般模樣。　　就是，就是等空須族修士們逃竄后，圖氏兩個合道期遁下枯潭星，哪怕他們的神色表情看上去都寫明了對郭正陽很感激，但兩人眼底深處的詭異，也是遮都遮不住。　　甚至還有人張口就問起了兩人是不是真的只有化神期修為……　　化神期修為，這也太誇張了吧！　　陣法之力足以鎖天禁地，丹道一途同樣可以經天緯地。這些都不需要多說，但問題是化神期修士就能靠着陣法調動一顆星球的力量，從正面打擊一群合道期？這，這也太扯淡了。　　要不是親眼所見，他們說什麼都不敢相信還能有這種奇迹的。　　一個化神期，靠着陣法之力能擋住幾個合道期修士的進攻，已經是奇迹了，放在一個星域內也是足以讓其聲名鵲起的，畢竟修為差距擺在那，隨便一個合道初期巔峰修為就是化神期的十倍，合道中期巔峰更是化神期修士修為的三十倍。　　幾個加在一起，你靠着陣法能擋住也絕對不容易，更別說從正面打退了！！　　“你們別只看剛才的情況，剛才的事做起來容易，但是我們已經提前準備了幾個月了，還是針對空須族的弱點下手，幾個月前，我們就發現了空須族修士從這裏路過，去偷襲咱們人類，只是當時我們並沒有附近一些人族修士星球的傳送陣坐標，沒能力過去報信，才想着以防萬一，開始準備，我布置了幾個月的大陣群，我師兄則是研究了幾個月丹道，才煉製出一種能調動這顆星球之力的丹藥，這種事沒有長久的準備，而且若不是我們聯手，根本沒辦法做到。”　　在對面一群人情緒詭異的嚇人時，郭正陽才苦笑着解釋，可不是么，剛才的廝殺看着過癮，但事實上，做到那一步真不容易啊。　　他們兩個聯手還準備那麼久，也就是爆發這一次。　　而且剛才一戰之後，整個枯潭星，體積都縮小了一圈……那是星球之力過度揮發的結果。　　一聲笑語，圖星卓和圖班吉等也再一次默然，全都默默看了郭正陽和星河老祖幾眼，才古怪的苦笑起來。　　“準備的再久，你們在化神期，而且一個是化神初期，一個是化神中期，就能聯手從正面打退那麼多合道期，這……”　　“兩位道友的陣法和丹道造詣，真是讓人欽佩！這種造詣，別說是在一個星域內，就是放在全混亂星系也是一流水準了吧。”　　……　　又一片感慨后，圖星卓才突然又激動的一拍手，“現在那幫傢伙終於退了，咱們也不能就這麼輕易放過他們啊，現在沒了禁空術，傳送陣可以啟用了，班吉叔叔，只要咱們回到比圖星域，讓老祖過來，……”　　“是要回去一次，現在我和孤�R長老傷勢都很重，不回去也不行的。”　　……　　隨着圖星卓的話，圖班吉也點點頭，不過很快就又笑道，“郭道友、吳道友，這次多虧了你們，而你我能在茫茫星海中相識一場，也是莫大的機緣，若兩位道友有興趣的話，不如去我比圖星域做客一番如何？”　　這一次的事，要不是郭正陽兩個，他們一方還真是有大麻煩了，圖班吉兩人怕不是八成會死，就是之前逃出來，用幾十條人命換取一線先機逃向地心的圖星卓幾人，也未必能活着回到比圖星域。　　郭正陽這一出手，可真是讓圖氏欠了天大的人情。　　圖氏一族，曾經雄霸比圖星域，雖然那只是一個修真家族，但正是因為圖氏，比圖星域才從原來的比瀚星域改名為比圖星域。　　圖氏曾經五大長生境坐鎮，全是圖氏親族，別說是在比圖星域雄霸一方，就是在附近好幾個星宇中，也是跺跺腳就能引起星空震顫的龐然大物。　　長生境就有五個，下面合道期就不用說了……　　這樣的勢力，已經不能簡單用輝煌形容了，雖然在深澗星域，也有好幾個超級勢力都有長生境坐鎮，但那指的是一個種族一兩個或者兩三個，那些長生境在族群內一樣有紛爭有爭鬥，就像是深澗星域人族勢力有三十多位合道期修士，但那是十多股宗門、家族扭和在一起的結果，指的是深澗星域全人類就這麼多合道期。　　圖氏自己就有五個長生境，幾十個合道期，可想而知有多輝煌。　　可惜一千多年前，一位長生境渡劫失敗被誅殺，六百年前圖氏另一位老祖渡劫，有兩人過去護法，結果被偷襲暗算，三人全部死在了襲殺和天劫下。　　圖氏才就此衰落。　　衰落之後的圖氏，地盤不斷縮小，以前結下的仇怨也紛沓而至，最後幾十位合道期強者都紛紛隕落……最終只剩下眼前七個合道期。　　如果再出現意外，那圖氏勢力無疑也會再次縮水許多，尤其是，圖星卓這個最受老祖看中的後代，少主，三十多年就修鍊至化神巔峰，前途無限耀眼，分明就又是一個未來的長生境老祖，若是他也死在這裏，那對圖氏的打擊也絕對極大。　　幸虧有郭正陽出手，他們才倖免於難，那真是想不感激都難。　　更別提郭正陽和星河老祖已經用實力證明了，他們雖然只是化神期，但戰鬥力未必弱於合道期。　　強者，無論走到哪裡也都會受到尊重的。　　一番善意的邀請下，其他圖氏族人也紛紛充滿期待的看去，就是郭正陽在這樣的邀請下，卻有些古怪起來。　　“我也想去見識一下比圖星域的風采，只不過眼下郭某還有事要辦，是要把一位前輩的遺骨送回宗門，我們之前在這裏建立傳送陣，其實是想去另外一個星域，只是因為一直無法傳送才在這裏等着。”　　持續幾個月，烈火星域那邊的傳送陣都沒動靜，郭正陽也是無奈啊。　　他怕就怕之前沒動靜，結果跟這邊一走，那邊又開啟了呢？　　“送前輩的遺骨回宗門？不知道道友所屬宗門是？能教導出兩位道友這番弟子的宗門，恐怕威名也早已遠播整個星空了吧。”郭正陽話剛落地，對面圖班吉才又一驚，詫異的開口。不過這卻是他誤會了，郭正陽兩人並不是那位洪前輩所屬宗門的人，只是要把那位洪前輩遺骨送回他的宗門而已。　　“燎雲宗，宗門在烈火星域。”對方雖然有誤會，不過郭正陽也沒打算詳細解釋，只是在看了星河老祖一眼后，就笑着開口。　　一句話，對面一群人頓時啞然。　　好幾人都猛地皺起了眉，似乎覺得這個名字很陌生，不合理……可不是么，一個宗門，要是能教導出像是郭正陽和星河老祖這樣的妖孽弟子，那絕對應該是超級宗門，他們圖氏正輝煌時，都沒有如此傑出的化神期修士呢。　　但燎雲宗、烈火星域，名字真的好陌生。　　皺着眉思索片刻，其他人還在苦笑，另一位圖氏合道期修士孤�R長老才突然一驚，“烈火星域，我想起來了，沒想到兩位小友是從那裡來的，怪不得想回去的時候，竟然要建立如此等級的星際傳送陣，那已經是在咱們混亂星系最邊緣地帶了，和這一大片繁華星域，幾乎相隔了數千死寂星域，跨越大半個混亂星系呢。”　　隨着孤�R長老的驚呼，郭正陽和星河老祖卻也紛紛一驚，兩人表情雖然遮掩的很好，但這一刻也真的都很吃驚，怎麼，烈火星域也是混亂星系的？？　　其實不止他們吃驚，就是圖班吉和圖星卓等人也紛紛一驚，全都疑惑的看向了孤�R長老，看得出這一群人，也只有孤�R長老知道烈火星域而已。

# 第三百九十八章 烈火星域

　　驚訝之下，郭正陽和星河老祖對視一眼，郭正陽才又笑着開口，“孤�R前輩？你知道烈火星域？不知道那是在我混亂星系何地？”　　一開始，自己說要送一位前輩的屍骨回宗門，那邊明顯是誤會了，郭正陽只是說送一位前輩的屍骨送回那位前輩所屬的宗門，他們卻誤以為是郭正陽要送一個宗門前輩的屍骨回家，把他們也誤以為是燎雲宗的。　　當時郭正陽並沒打算詳細解釋這誤會，這不是郭正陽想給自己樹立一個虎皮，讓別人以為他們背後有很強大的宗門做靠山什麼的，說實話，現在的郭正陽修為已是化神中期巔峰，堪比一般化神巔峰，肉身力量更比靈海修為還強大，只是強度就比下品後天靈寶還強些，站在那裡任由合道初期修士攻殺都未必能破他肉身防禦。　　再加上還有火府在手……　　所以郭正陽完全沒必要去給自己扯什麼虎皮，說的不客氣了，就是遇到長生境大能想對付他們，只要郭正陽往火府一躲，靠着火府禁制，長生境都未必能拿他怎麼樣，火府的禁制，可是火府主人煉製的，一個長生境巔峰一生積累完善，天知道有多恐怖？就算過去幾千年，禁制肯定有紕漏破損之處，但普通長生境想破府，也絕對需要不少時間。　　有那種時間，郭正陽恐怕也早帶着火府一起從洞府內設立的傳送陣消失了，禁空術什麼的也不可能持續太久的。　　有這底氣，郭正陽真沒必要故意給人營造高深莫測的感覺。　　他不解釋，只是以為對方不知道烈火星域罷了，雖說混亂星系星域繁多，彼此聯通的大星域就有數百，但此刻他們所在深澗星域卻是交通要道，各地來往修士極多，之前兩年，星河老祖一直在這裏打探，靠着他的丹道造詣，他也認識過不少修士，其中也不乏一些合道期修士，但打探來打探去，都沒人聽過烈火星域的名字。　　所以他們也一直認為烈火星域並不是混亂星系的。　　在這種心思下，他才覺得沒必要解釋那種誤會，只是沒想到孤�R長老竟然知道，他這才覺得有必要解釋了一下了。　　畢竟他對圖氏修士觀感也不錯。　　就是隨着郭正陽的話，對面一群圖氏修士再次一呆，紛紛愕然。　　“郭道友，你們？”愕然的很厲害，孤�R長老才古怪的開口。　　“是我話沒說清楚，我們送前輩的遺骨回前輩，意思是我們偶然得到了那位來自烈火星域燎雲宗前輩的遺府，我師兄的丹道造詣，多承了那位前輩的遺澤，而那位前輩臨死前唯一的遺願就是想讓後人有能力的話，把他的遺骨送回宗門，他是在1500多年前隕落的，據那位前輩說，他一個化神巔峰，在宗門內也只是內門弟子，我和師兄也覺得那個宗門極為強大，就算時隔1500年，應該也還存在，所以才……”　　郭正陽笑着解釋，在這裏不管是深澗星域還是混亂星系，通用的標準時間一年就等於地球兩年，所以那位洪前輩若是換成這裏的時間，的確只是隕落了1500年而已。　　“原來是這樣？”　　“哈哈，原來是咱們自己誤會了，這麼說起來，兩位道友倒真是有心了。”　　“恩，才1500年，化神巔峰都只是內門弟子的宗門，應該不會這麼快落敗，現在他們的宗門大陣一直無法連通，那應該是有什麼危機，暫時處於警備狀態。”　　……　　解釋之後圖氏等人才紛紛恍然，而後兩個合道期都是紛紛失笑。　　失笑過後，孤�R長老才道，“既然兩位道友對烈火星域感興趣，老夫就詳細解釋一下，不過在解釋之前，不知道小友介不介意先讓我們的人用一下這裏的傳送陣回比圖星域通報老祖一聲？”　　這個要求郭正陽自然不會拒絕，所以隨後那邊馬上就有人通過傳送陣趕回了比圖星域。　　不過這邊回去的也只是一個。　　剩餘的其他五個圖氏修士還全都興緻勃勃留在了這裏，孤�R長老則笑着拿出一張玉簡，“這是老夫偶爾得來的一張玉簡，裏面記載的，就是我混亂星系的地圖，這份地圖，詳盡的恐怕遠超無數大勢力精心炮製所得，小友只要觀看一番就知道了。”　　郭正陽頓時開口道謝，更結果地圖觀看，這一次觀看，就足足是幾十分鐘時間，他才粗略的看了一遍，一份地圖，以郭正陽的修為看幾十分鐘才只是粗看？　　好吧，這地圖真的太詳盡了，裏面不止記載了混亂星系中央一帶數百星域的名稱、大致勢力分佈，甚至連那些地方容易出現什麼太空災難，那些道路不宜行走，以及那裡大致是安全通道等等應有盡有。　　除開中央一帶數百星域之外，就是混亂星系很多普通修士眼中的死域，一無所知的空白地帶，裏面也有很多標註，足足標註了上千死域內的大致情況。　　這都是以星域標註的啊，一個星域，基本都涵蓋數十萬星球，……　　可想而知這份地圖蘊含的內容有多繁多駁雜。　　甚至因為孤�R長老沒有提前說明烈火星域究竟在哪個角落，郭正陽只能一個個去找着看，所以才看的這麼慢。　　不過對方沒明說，郭正陽反而要謝謝他了，對方的意思，可不就是想讓郭正陽多看看，多了解了解？　　而這樣的星系地圖，也絕對是無價之寶啊！　　看過後，郭正陽就把地圖送給星河老祖，同時再次向孤�R長老道謝，只不過在道謝時，他的心情，卻極度詭異。　　只因為他發現自己又犯了一個大錯誤！　　錯了，他原來沒有走出銀河系，原來銀河系竟然只是混亂星系一小塊區域，而且正位於混亂星系西方角落。　　甚至距離混亂星系並不遠！　　“銀河系，只是地球人的叫法，我這是一直帶着先入為主的觀念，自以為看過地球人所觀測繪製的銀河系概略圖，然後發現混亂星系是一個菱形星系，就覺得自己出了銀河系，實際上，地球人認知的銀河系只是混亂星系西部那一片數萬死寂星域而已，因為那一帶，有很多星域連恆星都暗淡無光，遠遠看去根本看不到，只會覺得一片黑暗，才會被地球上那些傢伙誤以為那裡什麼也沒有吧。怪不得當初那個洪前輩會從烈火星域直接被摔倒太陽系附近，因為那距離本就不遠啊。”　　可不是，他以前覺得自己通過火府主人的傳送陣直接走出了銀河系，而烈火星域也不是銀河系的，實際上卻是他自己理解錯了。　　看過這一份詳盡的星際地圖，他才發現地球人所認為的銀河系，其實只是混亂星系其中一塊地方。　　這塊地方也不小，大致佔了混亂星系十分之一的地盤。　　不過那一帶連綿億萬顆星球全是一片死寂荒蕪，幾乎是與世隔絕，又因為和混亂星系中央一呆被一大片連恆星都幾乎不在發光，只剩熱度可言的地帶阻隔，用天文望遠鏡之類探測也看不到那些黑暗的恆星，才會被地球人單獨命名為銀河系吧。　　那的確只是一群還沒走出行星的科學家靠着還沒徹底發展起來的科技觀測手段發現的結果，和真正的事實有出入也不算太奇怪，只是郭正陽先入為主，從小受到的教育就說自己所在是銀河系，才搞錯了一些事。　　而烈火星域，其實也就在銀河系內，算是在地球人口中的銀河系一條旋臂上。　　距離地球所在位置很近，以郭正陽的估算，烈火星域離地球也就是相隔兩個普通星域，隔了百萬顆星球的距離，當然，中間那百萬顆幾乎也全是一片。　　那樣的距離，一個上品星際傳送陣足夠傳送了。　　不過烈火星域面積很大很大，在混亂星系中心，一個正常星域就是涵蓋數十萬顆星球，但那份地圖對於烈火星域的標註卻是，足有三四百萬顆星球之數，相當於中央地帶七八個星域相加的面積。　　這種大是因為那三四百萬星球之間基本也都是連成一片，文明之間暢通無阻，在他們外面就是一片荒蕪死寂，所以那裡的生命就覺得大家是一個整體。　　真要按這地圖來判斷，其實太陽系以及地球，還能算是烈火星域外圍的附屬文明呢。　　“烈火星域在咱們混亂星系極西之地，倒也是一枝獨秀了，他們也算是佔了大便宜呢，咱們混亂星係為什麼得了這樣的名字？就是因為這裏太亂，百族爭霸，廝殺慘烈，種族之間紛爭殘酷無比，這個星域是咱們人族統治，放在另一個星域，我們人族說不定就是豬狗不如，星域戰爭都經常發生，但咱們混亂星系以外，很多地方都是一族獨大，一個種族統治一個大星系，只有這裏太亂，才被冠名混亂星系，只是沒想到在極西之地那裡，一大片星空下，只有三大強勢種族，而且因為距離太遠，在咱們混亂星系中央的傢伙們九成九都還以為那裡根本沒有生命和文明，全是一片死寂，更別說是瓜分資源了，真是便宜他們了不少，老夫可都有些妒忌呢，那裡的人族同胞，至少壓力小了好多倍啊，不用像咱們這樣活的這麼累。”　　星河老祖也漸漸看完了地圖，而後同樣心思詭異的看了郭正陽一眼，才笑着把玉簡遞還給孤�R長老，孤�R長老接回玉簡時，卻也大笑着開口。　　那份地圖上的標註，遠在西部的烈火星域，只有三族爭霸，人族當然也是三大霸主之一，雖然三組爭霸，遠無法和一族獨大相比，但比起混亂星系中央一帶，真的輕鬆了無數倍。

# 第三百九十九章 別緻的星球

　　“郭兄、吳兄，我帶你們去看點好東西，哈哈，說不定會嚇你們一跳呢。”　　……　　一段時間后，混亂星系比圖星域，一顆面積龐大的翠綠色星球上，拜別了回去休養療傷的圖班吉和孤�R長老，還有那些聞訊而來，全都熱情不已的其他圖氏長老，留下來陪着郭正陽兩人的圖星卓才大笑着開口。　　一句話，郭正陽倒也好奇了起來，“什麼好東西？”　　“等你到了就知道了，那是我麾下一顆星球，裏面的東西，若是放在傳說中的雲科星系，或許並不算出奇，不過在咱們混亂星系，估計有這東西的還真不多呢。”圖星卓卻神秘一笑，拉着郭正陽兩人就向圖氏大本營所在圖皇星的傳送陣行去。　　過去的這段時間里，郭正陽在枯潭星上，了解了一些烈火星域的事，隨後就收起了自己建立在枯潭星上的傳送陣，趕來了比圖星域。　　圖星卓等人一二再盛情邀請，而且那邊還說等郭正陽兩個來了后，他們會一直派人盯着圖氏內部的星際傳送陣，去嘗試聯通烈火星域的傳送陣，只要那邊有消息就直接通知他。　　這自然比郭正陽一直在那裡乾等好得多。　　而且到時候，郭正陽也並不需要再親自布施傳送陣，完全可以直接利用圖氏內部的星際傳送陣傳送到烈火星域。　　思來想去，他就同意了來比圖星域一行。　　畢竟他就算不來比圖星域做客，也不適合繼續留在枯潭星了，那個地方，從郭正陽出手擊退空須族眾修士起，就註定會變得不再普通。　　那一戰若不是郭正陽，圖氏一行八成會死乾死凈，然後深澗星域人族地盤內的眾多人族修士，恐怕也會損傷慘重，即便能有部分人活着逃走，但數量也不會太多，畢竟那是深澗星域兩個勢力實力都不比人族差的種族突然發動偷襲戰，他們敢偷襲，就必然也有不小把握。　　不過因為郭正陽的出現，在枯潭星救下了圖氏眾人，隨後圖氏族內那位長生境老祖親至，在和郭正陽見了面，到了謝后，就殺氣騰騰的趕向戰場……　　可想而知隨後會發生什麼事了，接下去肯定是正在被屠殺的人族得救，身為屠殺方的空須族和紫源族死傷慘重。　　那位圖氏長生境老祖，是一個長生境後期巔峰，修為比起普通合道巔峰，都差不多有近百倍差距，還攜帶着無窮殺意趕向戰場，而且只比之前圍殺圖氏的空須族修士晚了一個多小時抵達。　　這結果幾乎猜都不用猜了。　　這一切都是因為枯潭星上郭正陽的出手引起的，事後因此活命的人族修士，或者死傷慘重的空須族、紫源族，也必然都會對枯潭星倍加留意，郭正陽就算不來，也只能拆了傳送陣重新找安全星球。　　所以他才覺得來比圖星域做做客，讓圖氏派人盯着烈火星域燎雲宗傳送陣，一旦有機會聯通，直接從圖氏內的傳送陣過去也不錯。　　當初他們來枯潭星這麼個偏僻地方，就是為了遠離地球，不想讓弱小的地球暴露在超級宗門眼中，現在藉助圖氏傳送陣過去，的確挺不錯。　　而來到這裏后，接待郭正陽的任務自然是落在了和他們已經熟悉了的圖星卓身上，就是看到現在圖星卓一臉神秘的要帶他去看好東西，郭正陽心情還真有些好笑。　　什麼好東西？這位的表情看上去，似乎等下自己肯定會大吃一驚似的？還有，他說什麼雲科星系？自己聽都沒聽過呢。　　帶着異樣的心情，郭正陽以及星河老祖都是隨着圖星卓一起趕到了某個傳送陣附近。　　結果又過了片刻，等幾人抵達另一座星球時，看到這星球的景象，郭正陽還真是大吃一驚。　　“這……”　　“不是吧？”　　“哈哈，我就知道，就算郭兄你實力強橫，這種別緻的景象也肯定不容易見到，因為在咱們整個混亂星系，這種類型的星球可都是屈指可數的，就只有在雲科星系，很常見，不過雲科星系距離咱們混亂星系太遠了，遠的有太多人都從來不知道那個名字，我能知道，也是因為老祖們留下來的典籍。”　　……　　郭正陽和星河老祖吃驚的地方就在於，眼前的這顆星球，竟然是高樓大廈林立？一艘艘像是地球世俗內科幻小說里才有的各種懸浮汽車、飛艦，甚至是機甲戰士都能隨處可見？？　　這，在他們還正瞠目的看着幾名身穿機甲的人類在低空飛過，渾然不知道幾人的蹤跡時，一側的圖星卓才哈哈大笑，“郭兄和吳兄要來這裏，圖某自然會熱情招待，不過說真的，要不是我收藏了這麼一顆別緻的星球，以郭兄兩人的實力見識，我恐怕還真會想不出能帶你們去哪裡觀瀾遊玩呢。”　　可不是么，郭正陽對他們圖氏有大恩，而且實力很恐怖，既然他們來了比圖星域圖家做客，不管怎麼說都是要招待好的，但看郭正陽隨手就能布置一個極品星際傳送陣，那傳送陣價值都能比擬幾顆生命星球了，一般東西恐怕還真不好入這兩位法眼。　　那樣子，可就真會讓人鬱悶的。　　幸好他有這個收藏品，別緻程度至少在整個混亂星系都是很稀有的。　　“這顆星球的人類，所御使的大部分器物都沒有絲毫靈氣波動，是因為他們發展的是一種机械之力，發展的是机械學，純粹的用智慧來推動，這種東西認真說起來，也只有當一顆星球走到末期，已經不適合修鍊，而且被修士們放棄后，延存下來的智慧生命為了繼續追求強大，才會滋生出這種机械之力的道路，所以在整個混亂星系，肯定不止有一個星球走過這條道路，但大部分類似的星球，都走不了太遠，因為只要是生命星球，哪怕到了末期，他的星球之心一樣有用，很容易被大修士掠奪乾淨最終枯敗，也很難發展出什麼成果，我也是偶爾才在比圖星域邊緣一堆死寂星空里發現了這裏，當時他們的力量，竟然已經可以靠着純粹的器械走出太空，做到化神期才能做得事，沒有絲毫靈氣波動的器械，能幫助本身力量弱小的犹如螻蟻一樣的人類走出太空，甚至也擁有摧毀星球的實力，真是讓人震驚，所以我才見獵心喜，把這顆星球收復成了私產，這裏面可是有很多好玩的東西的。”　　圖星卓侃侃而談，說出來的話卻也讓郭正陽兩人聽得一陣點頭。　　可不是，當一顆星球走到末期，靈氣已經稀薄的不在足以支撐強大修士誕生，自然就會被放棄，被遺棄。　　但只要一天星球不真的成為一片死寂，上面的智慧種族就不會心甘情願任由自己一直弱小下去，肯定會自己尋找出路。　　這裏的一切和地球何其類似？不過這裏的科技發展，明顯超出了地球太多太多。　　至少人家的艦隊已經可以輕鬆開出星球遨遊太空了。　　“雲科星系，有很多這樣的星球？”感慨之後，郭正陽才又好奇的看向圖星卓。　　“我沒去過，只是在先祖記載中得知，在距離我混亂星系極遠極遠之地，有那麼一顆雲科星系，修真和机械學一起發展，那裡的人類極為強大，哪怕是一些本身實力只能和道君媲美的修士，仗着最頂尖的机械之力，甚至都可以在長生境手下逃掉，駭人聽聞到了極點，但說來也可笑，那個地方，人族最大的敵人，反而就是他們發展創造出來的机械，聽說好多机械誕生了自己的智慧，形成了另一種机械文明，我當時差點笑瘋了，藉助外力，終究不如強大自身更可靠，但這些外力有時候也的確能讓人耳目一新，我這顆星球上的机械學，發展到現在也能出產一些對化神期都有很大威脅的机械了，而且這裏竟然完全可以机械學逆天改命，達到讓普通人都能延長壽元，只可惜那種延壽現在還很不成熟，很多人都為了追求壽元，把自己身體改造的面目全非，半人半妖，連人類的身體都可以隨便放棄，那靈魂恐怕也早已變成變異了，我都不知道他們還能不能稱之為人類了。所以後來我就幫他們一把，直接找來了一顆星球之心安置在了這裏，讓這顆即將死去的星球又煥發新生，適合修鍊，後來更主動幫一批很出眾的机械學天才突破，自主延長壽元，現在這裏更像是雲科星系那種修真和机械學並立的情況了。”　　……　　如此解說，再次聽得郭正陽和星河老祖紛紛無語。　　不只是無語於那個不知道在哪的雲科星系內的事情，那裡，人類的大敵似乎已經變成有了人工智能之類的机械生命了？　　而他們同樣無語於這裏，太空戰艦、機甲、改造人？　　好吧，這一切，似乎就是科學發展中的一個很容易都會遇到的道路。　　畢竟一旦星球沒了靈力，不能藉助修鍊提升修為延長壽元，那一些有權有勢的人想藉助科學之力來追求更長的壽元，更多的享受，不想死，這都是很自然的，到時候改造一下身體，不管是融合其他生命的基因，還是自己篡改基因之類，估計都會有很多人去嘗試。　　地球還沒發展到那一步，但也正在向那個方向發展。　　眼前這顆星球，卻是早在科學道路上甩開了地球世俗不知道幾百或者幾千年。　　一時間，看到一顆這麼類似於地球的存在，雖然心情詭異，但郭正陽和星河老祖卻也紛紛興趣暴增。

# 第四百章 金屬族

　　對眼前這顆和地球有些類似的星球興趣大增，再加上這顆星球本就是圖星卓的私人產業，有那位的殷切招待，在隨後的時間里，郭正陽兩人卻也紛紛遊玩的很盡興，各種近乎在地球科技幻想中才能出現的事物，在這裏應有盡有。　　比如這裏因為智能系統的發展，早已創建了全息虛擬網絡，只要連接一個人的大腦，就能進入一個真實的近乎現實的世界，遊戲、影視等娛樂業的發展，也因為這種虛擬系統的出現而發展到近乎妖孽級的地步。　　除此之外，郭正陽還見到有人去郊野旅遊，徒步走到一片山清水秀的郊野后，準備休息了，直接拿出一個拇指大小的東西，按下來按鈕，那小玩意就像是變形金剛一樣呼呼伸展，最後演變出一種極具美感的舒適座椅……　　不過這顆星球，人類數量並不是很多，相當於地球一點五倍大小的星級面積，上面人口竟然只有一兩個億，比地球人口少了幾十倍。　　眾多人類都聚集在大都市，大都市外更多地方則幾乎全被綠色和海洋覆蓋。　　這樣的情況多少讓郭正陽詫異了片刻，再然後他就變得哭笑不得起來。　　因為，這裏科技太發達，就算不藉助修真界的任何寶物，只靠科技，竟然就可以打造出和真人一模一樣的人造人，這些人造人，隨便一個女性都是美到極致，或高或矮、或黑或白，燕肥環瘦應有盡有，男性也是個個或帥氣俊美或陽剛，而且還可以隨意輸入性格什麼的，配合完整的智能，你若不用靈力探索一下，真的很難發現他們到底是人還是機器。　　就是因為這樣的發達，很多真正的人類都懶得去尋找真實的人類伴侶了，你喜歡什麼樣的美女或者帥哥，直接去訂做一個，絕對能達到你心目中最理想的標準，而且絕不用擔心背叛什麼的，定做之後，你也能修改外貌、性格等等，人工智能都能幫你完成，看膩了，或者你突然喜歡上了另一種風格，都能直接修改，盡善盡美的滿足你。　　因此，這顆星球幾乎有一半人類喜歡的伴侶都是人造人。　　這種詭異的現狀別說是郭正陽看的哭笑不得，就是星河老祖也看的差點吐血。　　而且聽圖星卓說，在他剛發現這顆星球時，其實星球上的人類已經在為是否要制定禁制人造人出現而鬧的沸沸揚揚了，很多有識之士一直都在叫嚷再這樣發展下去，人類就會滅絕什麼的。　　直到圖星卓出現，給這顆星球搞來一顆星球之心，讓原本即將死去的星球重新煥發新生，也讓這裏的本土人類知道了外太空其實還有無窮無盡的人族……此類聲音才徹底消失。　　而這顆星球雖然是圖星卓的私產，但其實這位圖氏少主也沒有奴役此地人類，他對這裏，完全就是放任發展，從來不插手管理什麼的，說私產，只是對外面那些大修士們說，免得有人把這顆星球破滅。　　他就是充當一個保護神的姿態，然後有興趣了來這裏玩玩，畢竟這裡有很多新奇有趣的事物。　　在這裏呆了一陣子后，郭正陽也的確發現了不少好玩的東西，各種見聞都那麼別緻，他才也把劉夏和木道君等人從火府內喚了出來。　　八個地球化神期修士，因為類似的社會背景，也紛紛都對此地各種事物都充滿了興趣，若是遇到什麼喜歡的，自然也會搞來收藏。　　甚至圖星卓都送給了幾人幾艘純粹靠科技推動的宇宙飛艦，而且這種飛艦的最高速度，竟然能達到驚人的三倍光速……　　好吧，光速在真空中速度是每秒60萬里，這種速度，對於化神期修士來說也是很恐怖的。　　當初郭正陽在枯潭星時，從自己傳送陣附近飛遁到圖星卓等人操控的土錐附近，相隔數萬里，就用了十來個呼吸，雖然那是因為枯潭星大氣層內，氣體成分比真空複雜的多，飛遁起來會讓修士受到阻力增大，光在那裡的速度也會暴跌許多。　　但以郭正陽的修為，就算在太空中運用普通法寶全力飛遁，加上劍意輔助，都只能勉強達到一倍光速，只有運轉了那件本就是擅長速度的下品後天靈寶，因為他已經把那靈寶煉製成本命法寶，速度才能達到四五倍光速，而且那種速度還無法持久。　　至於星河老祖等人，更是絕對達不到光速的，不管是星河老祖還是劉夏，運轉所有手段，在真空中速度都最多只能發揮出光速的四五成速度罷了。　　所以這些太空飛艦的水平，的確讓人吃驚。　　而且這種戰艦上最大武力的一擊，也基本能比擬星河老祖和劉夏御使普通法寶的全力一擊，對化神期都有一定威脅，種種情況，的確看的人大呼過癮。　　“以後要是在短距離的太空遨遊，咱們可以直接駕駛這些飛艦了，不用耗費絲毫修為。”　　“哈哈，暫時來說，這裏最強的机械產物，也只能當做一個新奇的玩具了，估計讓他們再發展幾個時代，讓那些飛艦在戰鬥力上能和合道期爭一爭，才算上了檯面。”　　……　　可不是么，這裏的太空戰艦速度以及殺傷力已經能和化神期修士媲美，但放在混亂星系，尤其是中央一帶，化神期的武力，也只是一方小高手罷了。　　對上合道或者長生境，的確還上不了檯面，那就更別提那些不出世的散仙了，不過這些東西強大就強大在，一旦科技發展到那一步，隨便一些和真人境差不多的人類，或者直接批量製造人造人戰士，就能操控此等武力。　　郭正陽也只能感慨大千世界無奇不有，真走出了地球，那能增長的見聞，也不是一點半點的多。　　收集了一批高科技產物，幾人又在這裏遊玩了好幾天，才終於因為一名圖氏修士的到來，終止了遊玩。　　那位圖氏修士前來就是向郭正陽等人彙報，用圖氏內的星際傳送陣去聯通烈火星域海冕宗的傳送陣有了反應。　　“郭兄，你們也沒去過烈火星域，這一去，會遇到什麼還真的不確定，以防萬一，不如還是讓我去請一位族內的長老出面，陪你們去如何？那個宗門，化神期巔峰只是內門弟子，想來長老之類最低也是合道期，都未必沒有長生境坐鎮，那讓一個合道期前輩陪你們去，安全性也更大些。”　　接到消息離開這顆類似地球的星球，回到圖皇星，圖星卓倒是笑着開口，言辭也很懇切，“再說，前陣子那裡的傳送陣一直聯繫不上，現在突然聯繫上，就說明前陣子的燎雲宗，肯定有事發生，一般若不是遇到戰爭，大宗門的傳送陣輕易不會關閉的。”　　看得出，這位是一番好意。　　而他說的也不是沒道理，郭正陽在某一瞬間還真有些心動，不過仔細想了想，還是笑着拒絕了。　　請圖氏一個合道期陪他們一起去？還是算了吧，畢竟郭正陽的真實戰力，並不比合道初期巔峰差太多，就算靈力修為無法和合道期比肩，但肉身力量絕對不差，不只有力量，他的本命法寶還是速度型法寶，一旦全力爆發，加上劍意輔助，也絕對不比正常的合道期初期巔峰修士弱。　　如果去到燎雲宗，那裡也真有危險的話，就算有圖氏合道期和他一起去，估計也起不了太大作用。　　除非是圖氏那位長生境老祖陪他們一起去，才有希望保證絕對的安全。　　但可惜的是，圖氏那位老祖上次出去到現在還沒回來呢。　　所以隨後幾番客套下，郭正陽還是拒絕了圖星卓的好意。　　“那好吧，不過我們圖氏傳送陣的星級坐標，你可要記好了，郭兄你也有布施傳送陣的能力，若真在那邊遇到什麼危險，一定要聯繫我們，不管什麼事，我們都會站在郭兄這一邊。”見郭正陽態度堅持，圖星卓才再次一笑。　　郭正陽同樣笑着點頭，點過頭后他才把星河老祖等人全部收入火府，跟着就走進了圖氏的傳送陣。　　等一陣傳送光華閃過，又過了幾個呼吸，郭正陽才明顯感覺到又踏足在了堅實的地面上，就是他剛一出現，左右就猛地響起了幾聲嘰里呱啦的嘈雜話音。　　伴隨着話音，甚至還有一道充滿殺意的攻殺手段對着他胸口直刺而下。　　郭正陽直接愕然，但還是閃身躲避。　　“嗆！”　　清脆刺耳的金鐵交鳴聲，郭正陽竟是沒閃過去，因為對方的速度太快太快，他身子剛到傳送陣外，一柄利劍就刺在郭正陽胸前肌膚上。　　而且在他後背，都也有一柄長矛刺上了后心。　　好在這些攻殺力度遠遠不夠，根本沒給他帶來絲毫損傷。　　郭正陽這才也劍意一動，幾柄飛劍凌空刺下。　　“呼～”　　等飛劍斬入前方身影體內，詭異的是，對方胸口位置竟然瞬間融化，任由飛劍從胸口洞穿而過。　　“金屬族？”　　郭正陽瞬間愕然，對方身影猛一看去和人族一模一樣，但自己飛劍刺下，對方胸口位置的血肉肌膚突然水一樣流走，劃出一個大洞讓飛劍穿透而出，這是金屬族？　　烈火星域三大種族爭霸，除了人族之外，還有一個霸主就是金屬族，金屬族天生能吞食各種金屬，從而讓肉身堅不可摧，強大的金屬族肉身更可以隨意變化。金屬族族群數量遠比不上人族，他們繁衍困難，但幾乎每一個個體，都極為強大。　　雖然他想過，燎雲宗的傳送陣關閉了那麼長時間，本就不大正常，可能是遭遇了什麼戰爭，所以他這次來也可能遇到危險，但還是沒想到，一來就遇到這種情況。

# 第四百零一章 星際浩劫

　　金屬族出現在了燎雲宗傳送陣附近，而且見了人就殺，難道，燎雲宗被金屬族滅宗了？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的心情就變的古怪起來，不過就在他準備快速逃離時，之前還在攻殺的兩個修士卻突然收起了攻伐之勢。　　“實力還不錯。”　　“從哪回來的？收穫怎麼樣？”　　……　　前後兩個修士紛紛開口，這一次對方的話語郭正陽也聽懂了，因為這一次對方使用的話語，正是烈火星域的通用語言。　　這裏的通用語言和深澗星域、比圖星域等通用語言也有很大差別。畢竟烈火星域所在地，距離混亂星系中央一帶本就極遠極遠，相隔那麼遠，還沒有連通，通用語不一樣也正常。　　不過這種通用語言，郭正陽也學過，那位意外流落到地球的洪姓修士，留下來的典籍里也有介紹烈火星域通用語的。　　至於剛才他聽不懂，可能是因為那兩位使用的是某地方言。　　隨着這兩句話，郭正陽卻又愣了，也止住逃離的趨勢，而是奇怪的反問，“什麼意思？”　　隨着郭正陽的話，站在他前方，也就是剛才受他一擊后自動流開胸前肌體的金屬族修士才也皺了下眉，戲虐的笑道，“你竟然使用這座上品星際傳送陣回來，那這次出去，到達的地方肯定很遠吧，怎麼，怕我們搶了你？”　　對方的話無疑讓郭正陽更疑惑了，但他沒有把心中的疑惑問出來，而是觀看起了左右形勢。　　這裡是一座四方形大殿，大殿極為寬闊，長寬都接近數十里，大殿內，林立着的就是兩排傳送陣，每一排都有幾十座。　　郭正陽剛走出來的傳送陣，位於殿堂最深處，看起來規模也明顯比其他傳送陣大得多。　　恩，這一個是上品星際傳送陣。其他的，則基本都是中下品星際傳送陣。　　一排排幾十座傳送陣里，甚至只有剛才那一座是上品傳送陣。　　而此刻在殿內也有不少身影，看守傳送陣的修士幾十個，但更多則是使用傳送陣的，那些中下品傳送陣附近，向外傳送的，每一座附近都有多則上百少則數十人在排隊等待，另一派則是不斷有人从里面走出。　　就只有這一座上品傳送陣附近比較空。　　在郭正陽打量四周時，遠處其他修士也有不少人在觀看這裏，觀看中也有人在竊竊私語。　　“這小子這麼猛？竟然使用上品傳送陣？他是出去了多遠？而且他使用這個回來，那是自己建了一座，還是在淪陷區找到還沒被吞噬的？”　　“萬一他是故意裝腔作勢呢，只要傳送距離不是太遠，下品傳送陣也可以聯通上品傳送陣啊，就是激活時所需靈晶多了幾倍，他說不定就是從附近回來，卻嫌普通傳送陣等待時間太麻煩，你沒見咱們這裏的所有傳送陣都在使用么？”　　“噗，應該不會吧，幾倍的靈晶，現在誰敢輕易浪費？”　　……　　那些竊竊私語，有不少是談論郭正陽的。　　但也有很多都不是！　　談論他的，郭正陽隨意聽聽就沒在意了，不是談論他的，他倒是收集的很多有用信息。　　這些人談的最多的，就是等下去哪顆淪陷星探索，希望這次出去，能多找到一些有用的寶貝之類。　　聽着聽着，等郭正陽逐漸明白了什麼事，當場就聽得心驚肉跳。　　一開始，他剛出現在傳送陣就受到兩個金屬族修士的攻擊，他還以為這是燎雲宗人類被金屬族滅宗了呢。　　可是現在根據聽來的消息判斷，情況竟然比這個更惡劣了無數倍。　　蟲災，蟲潮！　　整個烈火星域，已經淪陷了九成九的土地，竟然全部被蟲災蟲巢佔領了！！　　不知道什麼時候起，恐怖的蟲災就出現在了烈火星域一角，然後快速發展壯大，無數蟲子見什麼吞什麼，見什麼融化什麼，把整個烈火星域九成九的星球都佔領了。　　烈火星域面積很大很大，涵蓋星球數百萬，但眼下還沒有被蟲潮佔領的，竟然只剩下燎雲星一帶數千星球。　　這數千星球也不全是生命星球，其中生命星球只有幾十顆而已。　　整個烈火星域所有倖存的修士，全都匯聚到了這一帶。　　而如今的燎雲宗原址，也不再只是燎雲宗一家宗門獨掌，是人族、金屬族、斑滄族三大霸主種族內幾位長生境共同組成長老會掌控。　　所有倖存者都在聯手抗拒那些恐怖的蟲災。　　在這數千星球外圍，則是有所有長生境大能和散仙聯手，獵殺了一批母巢，從母巢內提取了一些物質，再搭配陣法禁制手段，就像是防護網一樣暫時把這裏和淪陷區隔離，其實那些防護網也並不能絕對抵抗蟲災，因為只有從母巢內提取的那些物質才能抵擋蟲子，但很明顯的是，那些東西遠不足以把上千星球圍上一圈的，所以那些東西都被稀釋了無數倍，而稀釋后的那些物質對蟲子的抵抗力也弱了許多，只能延緩被摧毀的速度而已，也經常需要提供大量珍寶去填充。　　這些珍寶包括已經被吞食的陣基，還有更多的從母巢內提出來的奇妙物質。　　所以每一個逃入安全區避難的修士，都需要向長老會提供大量寶物，否則就會被驅逐。　　正因為這樣，才會有這麼多修士經常冒着生命危險走出防護網，潛入那些淪陷區尋找各種珍寶。　　雖然那些蟲子無所不吞，能把一顆星球都徹底吞成渣，從茫茫星空中消失，但其實現在也不是說烈火星域除了安全區以外，所有星球全被吞沒，而是還有許多許多星球正在被吞食中。　　就是那些被吞噬的，才有機會再去尋寶。　　而根據那些言論推斷，此刻居住在安全區的眾修士，卻是有太多太多都掙扎在貧困線，想一想都知道，以前盤踞在數百萬星球，佔有數百萬星球資源才養起來的修士，竟然在短短時間內都逃到了這一帶，只剩下幾十顆星球可以生存。　　只剩下幾千顆星球的資源……　　雖然在逃亡轉移的過程里，以前烈火星域修士也隕落了無數，估計真的或者逃過來，連死去的十分之一都不足。　　但此刻這一帶的修士數量一樣遠遠超過這些星球所能承受的數量。　　所以這一帶有太多修士缺乏法寶、丹藥、靈石等各方各面的寶物。　　蟲災，烈火星域竟然被妖蟲攻陷了，眼下正陷入一場史無前例的星際浩劫中，在這場浩劫和災難下，什麼種族門派之爭都變得渺小無比，剩下的所有修士考慮的都只是如何在這場浩劫中活下去而已。　　“你發什麼愣？”　　就在郭正陽不動聲色的收集信息時，之前戲謔笑着說話的金屬族修士才又眉頭一皺，開口低罵。　　“算了，別理會他了。”倒是在這句低罵后，原本在郭正陽後方的一名修士踏步走到前面，先是看了同伴一眼，才隨意的道，“100个中品靈晶，如果你沒有足夠的靈晶，就把這次收穫的寶貝拿出來，取出相當價值就行。”　　郭正陽這才轉過頭，也看了兩個金屬族一眼，才拿出了100个中品靈晶遞了過去。　　現在安全區的規則，當修士外出尋寶時，使用傳送陣消耗需要自付。　　不過傳送一次，絕對不需要100中品靈晶。　　從這裏傳送到門戶星，需要10个中品靈晶，這在你出去的時候就交過了，你回來，若是直接從淪陷區某星球直接傳送回來，在你啟動傳送陣時，那些能源就是消耗的外面的傳送陣的，這裏的傳送陣基本沒什麼消耗。　　但你出去一次，至少得上繳一部分收穫，這一部分就被定為100中品靈晶，也就是說你出去一次，至少得給長老會交納110中品靈晶，如果收穫的寶貝不夠，那就是虧了血本了。　　至於剛才郭正陽剛一出現，這兩個就下手攻擊他，卻是完全沒道理的，或許就是這兩個金屬族的傢伙看到他從好久沒人使用的上品傳送陣里出現，以為他很富有，所以試探他的實力，要是他實力不夠，說不定就會發生什麼搶劫的事。　　這也是郭正陽從其他正在等着傳送的修士口中聽到的。　　畢竟越高級的傳送陣消耗就越大，而在眼下的烈火星域，九成九以上的星空淪陷，資源極度匱乏，到處都是窮的要死的修士，沒人會輕易浪費靈晶之類事物的。　　那都是修士生存的根本。　　使用上品傳送陣的，要麼是富得流油的大人物，要麼就是發了橫財的小人物。　　而鎮守在傳送陣附近的，也都是長老會內地位不錯的修士，真正的大人物他們基本都認識，認不全也能認識一半。　　所以看到郭正陽是生面孔，修為氣息也只是化神中期，他們才在郭正陽剛一出現時，就動了貪念。　　剛才他才出現時那兩擊，雖然蘊含殺機，其實他們也絕對不敢在這裏殺人的，只是試探，郭正陽若不是展露出極強的實力，他們雖然不會在這裏殺人，但只要郭正陽離開傳送廣場，說不定後面就會有人偷偷跟上去下手。　　繳納了靈晶后，郭正陽又看了兩個金屬族修士一眼，才踏步走向傳送大殿外。　　行走過程中，他也依舊在聆聽着無數道聲音。　　而心下，他卻實在沒辦法平靜。　　妖蟲？？　　這裏的妖蟲，竟然已經引發了星空災難？　　他手裡就有一個妖蟲母巢，只要有足夠的時間，就能孕育無數妖蟲，摧毀一切，足以輕鬆顛覆一顆星球或者大陸，這以前也一直是他的底牌之一，可他真沒想到，這裏竟然也有妖蟲，而且還是已經引起了浩劫的，甚至那些妖蟲還有大批量母巢在！

# 第四百零二章 不寒而栗

　　“前輩，有什麼需要幫忙的么？我會一些煉器手段，可以修復前輩在戰鬥中破損的法寶，不過我只能修補中下品法寶，而且前輩也要自己提供材料，我只收取10個極品靈石。”　　“前輩，我也可以幫人修復法寶，只要1個下品靈晶，可以任由前輩隨意驅使一天。”　　……　　突然得知在烈火星域一帶竟發生了星級浩劫，郭正陽心下震動的確很大，而等他走出傳送大殿之後，一眼望去，殿外就是一片寬闊的廣場，廣場佔地足有方圓百里，一個個修士也正在廣場上井井有條的擺着攤子，這裏的人很多，多的可能都足有數萬人，數萬修士擺了數千攤子，整齊排列在廣場兩側，中央留着一條暢闊的通道，同樣有許多修士來往行走。　　而在大殿前的台階處，郭正陽剛剛露面，左右馬上就圍過來好幾道身影。　　這些身影有男有女，基本都是人類，有一名穿着樸素的男修士剛湊上來說了一句可以幫人修復破損法寶，馬上就也有一名長相妖艷、看上去三十左右的成熟美婦人沖郭正陽跑了個媚媚的眼神。　　郭正陽直接石化……　　這是？　　他真暈了一下，不管怎麼看，眼前妖媚女修的言行舉止，透漏的含義就是1個下品靈晶任由他發泄一樣，簡直像是世俗中的風塵女子。　　這種詭異的情況，郭正陽哪怕閱歷也算很豐富了，但以前也真沒遇到過，恩，他在靈武大陸時，是遇到過禁地器宗內的眾修士為了拉攏他而安排過去一群絕色美人侍奉，但那些拉攏基本很含蓄，雙方也有一定的友好基礎在，算是招婿之類。　　和眼前這個1下品靈晶直接交易的，絕對不是一種性質啊。　　這……　　好吧，郭正陽覺得眼前境況詭異，但圍在左右的幾個修士卻絲毫沒覺得有什麼不妥似的，反而又有一個賣相清純的年輕女修也含情脈脈的看了郭正陽，才略帶羞澀的低垂下俏臉，同時還向郭正陽傳音過來，“前輩，我只要兩個下品靈晶就行，你在外面征戰廝殺，也多有疲累，我精擅雙修一道，一定會讓前輩滿意。”　　郭正陽再次被雷的不輕。　　不過靠着過人聽力，他卻發現了許多類似的場景。　　甚至還有不少剛從傳送大殿走出來的男性修士們，直接就隨着殿外女修的自薦，快速帶着對方遠離。　　而且這種情況不只限於人族修士，其他金屬族、斑滄族或者並不屬於烈火星域三大霸主種族的中小型族群，一樣有不少此類交易。　　當然，像是這種交易，基本都是各族找各族，很少出現斑滄族尋找人族，或者人族尋找金屬族之類的情況。　　而且他甚至聽到看到一個原本不打算做什麼的個別修士，也在同伴們勸說下很快挑選一個女修離去。　　古怪的搖搖頭，郭正陽才快速拒絕身前諸人，踏步走向台階下廣場。　　而在接下去的時間，他也並不是在廣場上那些攤位附近閑逛，而是細心留意打探眼前烈火星域的形勢。　　什麼也不用說，只是用心去聽，去看，然後再自己總結。　　短短一兩個小時后，郭正陽就站在距離傳送廣場並不遠的一座矮山前，表情多有詭異之色。　　眼前這座山，距離傳送陣廣場只是相隔百多里，七八百米高的山峰上，被挖出一個個洞穴，遠遠看去，就像是突然看到一個巨大的蜂巢一樣。　　而這樣的簡陋洞穴石室，就是此地修士的居所。　　像是這樣的蜂巢式居所，這一路他已經看到過兩個，再向遠方眺望，還有更多。　　這些地方全是一些真人、道君境修士的居所，這些也基本都是無力出征的，恩，想要傳送到門戶星再抵達淪陷區尋寶，基本都是要化神期修為起步。　　因為烈火星域泛濫成災的妖蟲們，裏面充斥了大量化神期和合道期妖蟲，真人道君出去，絕對是十死無生。　　這些真人道君就全是以前大逃亡時，從那些淪陷星球逃過來的，抵達這裏后，沒有能力出征，還要不斷向各族強者組成的長老會交納“保護費”，雖然長老會已經收的很少了，比如一個道君境，在這裏居住一天只需要交納一個極品靈石，一年也就是四百多個，而就是以前的盤踞在地球靈域的上界山修士，往往也能輕鬆拿出數千極品靈石，但，烈火星域已經被摧殘很久了。　　無數修士為了生存，修鍊，所需要的開支一樣不小。　　眼前這顆星球，靈氣已經極為稀薄了，這不是眼前的星球到了星球末期，而是聚集了太多太多修士，據郭正陽聽來的消息說，以前這顆叫做火羽星的星球，是燎雲宗的主星球，只是居住了數億人類修士。　　但現在的火羽星，各族修士加起來足有千億……　　想想就可以知道突然間負擔起這麼多修士，星球的壓力有多大，誕生一些靈氣就直接被無窮修士吞噬乾淨，產出比不上消耗，還是一直如此，所以這裏的靈氣稀薄的已經不大合適修鍊，至少只靠吸收此地靈氣修鍊，效率低的估計比地球世俗好不了太多。　　那麼你想修鍊，要麼就是吸收靈石或靈晶內的靈氣，要麼就是買丹藥。　　長時間下來，那些真人道君境修士，都是大批量大批量破產。　　所以在這裏的修士，化神期以下，只要你背後沒靠山，過的生活都是慘不忍睹，而且還要想盡辦法賺錢，否則一旦無法上交資源，就會被驅逐。　　這也不能怪長老會殘忍，只能說烈火星域環境太惡劣太嚇人了。　　安全區內幾十顆能讓修士生存的星球，其他的也基本都和火羽星的情況差不多，都是匯聚起了遠超星球承受能力範圍內的大批量修士。　　在這裏也只有有靠山，或者化神期以上修士能稍微過的好一點。　　但哪怕是化神期，出去尋寶，平均十個人出去，至少要有兩個隕落在外，負傷而歸的更是佔了半數，甚至好多人出去一次賺回來的寶貝，可能在療傷上都要花費八成。　　化神期修士，在眼前的火羽星上都足有幾十億之多……　　聽到這個消息，郭正陽也真不知道該說什麼了，說化神期修士比地球上的豬狗還多？而事實上他們過的生活，也真是未必比得上地球世俗內的普通人，出去獵殺一次，兩成可能是死亡，不出去還不行，就算活着回來交交各種費用，外加療傷什麼的，剩下的收入也基本不多了，勉強夠你修鍊數月？　　修士的世界雖然遇到各種生死危機都是很正常的，但是如眼前烈火星域所遭遇的如此惡劣境況，也絕對極為罕見。　　化神期啊，在這裏過的都是不堪入目的生活，而化神期哪怕在混亂星系中央一帶，基本也都是能坐擁大量資源，輕鬆修鍊的一方高手。　　正因為這裏的情況惡劣到了極限，而整個星域內也沒人知道哪裡有通向更安全地帶的道路，就是散仙老祖，面對烈火星域外近乎無窮盡的死寂星空都找不到出路，所以他們只能在這種環境下掙扎，所以才會有那麼多修士受不了壓力，出去尋寶一次，回來后都會尋找各種方式發泄和放縱。　　而那些真人、道君，只是為了活下去，就有大批量的願意去做任何事。　　郭正陽來烈火星域的目的，只是為了把那位洪姓前輩的屍骨送回他的宗門而已，但現在他考慮到事情明顯更多了。　　那就是這樣的妖蟲浩劫，他要不要參与？　　猛一看去，妖蟲在烈火星域肆虐和他根本沒一毛錢的關係，他完全可以把東西送給燎雲宗就走，畢竟眼前的燎雲宗宗主也是長老會成員之一，燎雲宗在眼前的安全區內，也是一股不弱的勢力，據說其宗門內不止有一個長生境坐鎮，甚至還有一個四劫散仙在。　　所以想找到燎雲宗的人，並不難。　　問題是他現在走了，妖蟲浩劫會放過他么？　　這就是最可怕的地方，地球就在烈火星域邊緣！！　　或許以前這裏沒人知道被埋沒在無數死寂星空內的地球，但妖蟲們卻是無所不吞的，它們並不需要知道地球在哪裡，它們只需要向四面八方上下左右，所有方向一起蠶食下去，就會朝着地球進發！！　　地球距離烈火星域邊緣只是相隔了百萬顆星球的距離，而整個烈火星域，足有數百萬星球，也只是在一百年內就被吞噬了九成九以上的地帶，眼下若不是那些長生境和散仙們利用從母巢內提取的物質融入大陣群，打造出了這麼一個防護帶，恐怕烈火星域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若他直接把洪姓修士的屍骨交給燎雲宗就走的話，那麼幾十年後，這些東西可能就會席捲到地球附近。　　到時候，說不定就是以他們幾個師兄弟的力量獨立面對無窮無盡的化神合道乃至長生境妖蟲了。　　那種場面想一想就足以讓人不寒而栗。

# 第四百零三章 門戶星

　　“有道友結伴去蠻古星么？”　　“本人知道一處尚未被那些蟲巢蠶食的寶地，只要實力足夠，保證能有所斬獲，不知道有哪些道友有興趣一起前去？”　　……　　門戶星，就是位於安全區最邊緣地帶，而門戶星原本只是一個荒廢的礦星，在所有礦脈被挖乾淨之後就只剩下一片荒蕪，不過此刻的門戶星，卻極為繁華熱絡。　　到處都有來往修士，偌大一顆星球上，在數十處平坦之地分別建立着數十個寬闊的廣場，廣場中央則是一座座殿宇，殿宇內就是聯通一個個居住星球的傳送陣。　　而傳送廣場邊緣，則有一個個黑色水潭似的事物。　　那就是聯通安全區和淪陷區的門戶，修士要出去的話，直接從這裏跳入水潭就行，回來的話，你可以是在某個淪陷區尋找一個還沒有被妖蟲吞食的傳送陣，然後直接傳送回居住星球，當然也可以通過這些黑色水潭似的門戶返回門戶星，再傳送回居住星球。　　等郭正陽從火羽星抵達門戶星，剛走出大殿時，很快就看到大殿附近有一個個修士在做着各式各樣的事，有的修士是在這裏的廣場擺着攤子，有的直接在療養傷勢，更有人就在廣場附近尋找起了一起外出的同伴。　　尋找修士一起外出尋寶，這是很常見的，反而一個人單獨外出的修士比較罕見，就是合道期往往都需要結伴而行，雖然毫不知根底的修士，很難讓人放心和對方一起出行，但很多時候卻也沒辦法。　　因為你以前熟悉的，很可能早就在某次探險中隕落，又或者你想出去的時候，人家未必有時間，甚至已經在外面。　　所以哪怕明知道直接在門戶星附近尋找陌生人做同伴一起去淪陷區，未知的變數很多，但依舊有許多修士在這麼做。　　而郭正陽此刻出現在這裏，也是想要去淪陷區看下情況。　　在火羽星遊走了片刻，他大致了解了蟲潮的一些情況后，卻是連去尋找燎雲宗修士的事都暫時放下了，畢竟那件事也不用急，比起那件事來，妖蟲的事無疑更重要了許多。　　還是那句話，地球就在烈火星域邊緣，現在對妖蟲一事他可以置之不理，但估計幾十年後，這些星際災難就會席捲到地球，到時候怎麼辦？所以還不如在這裏的修士都在為對抗蟲潮而奮鬥時，自己也在一旁觀看一下，深入了解一番的好。　　如果能找到限制烈火星域妖蟲的手段，那自然是最好的，不過郭正陽會這麼想，也是因為他手裡有萬妖譜在，而且自己也吞噬過不少妖蟲，只要出了安全區，就可以演化為一隻妖蟲，而據他以前的了解，妖蟲之間是互不吞食的，只要他化為妖蟲就不怕落入眾多蟲子圍殺困局內，有了這樣的安全保證，郭正陽才敢一個人出去試探。　　當然，在出去試探之前，他也還有不少事要打探。　　此刻的他就正在行走中翻看着一張玉簡，這玉簡內，記載的就是地圖。　　這是他剛買來的，最新最高檔的尋寶地圖，售價1個上品靈晶。　　這種地圖，記載的就是哪些淪陷區星球，已經徹底被妖蟲吞食乾淨，哪些還正在被吞食，吞噬了多少，哪些路線是大致安全的等等等等……　　這些地圖也全是那些大修士出去尋寶時，順手記錄下來，然後繪製成地圖再回來出售給那些其他人。　　“門戶星有43處可淪陷區聯通的門戶，就是簡單以数字標記，我現在的位置是17號門戶，出去之後，就是出現在太空中，附近則有幾十個小星系都正處於妖蟲吞食中，包括恆星在內總共321顆星球，其中有79顆生命星球、47顆礦星，而巴岩星、多尾星，這兩顆星球某處則很可能有母巢存在，有母巢存在的星球是被吞食的最快的，相反，距離母巢越遠的星球，能搜尋到各種珍寶的可能性就越大……最高檔的地圖，果然物有所值。”　　細細觀看了一番地圖之後，郭正陽倒是感覺很滿意。　　若是沒有地圖，你就算出了門戶星，然後立在茫茫太空中，又能怎麼樣？到時候去哪裡尋寶都不知道，絕對會有九成以上幾率白跑一趟，甚至還是白跑死。　　不過有了地圖，一切就都好說了。　　這些地圖不止記載了附近很多星球的大致情況，就是距離更遠處的一些星球內的情況，也略有涉獵。　　當初妖蟲出現在烈火星域，是從星域北方出現的，然後就是一批批或合道期或長生境妖蟲護着一個個母巢，分散到星域各處，從無數個點開始呈圓球形擴張。　　不管那些母巢分散到了哪個點，從當地向外擴張時，因為距離其他星球遠近不同，其派遣出的妖蟲飛遁到左右的時間也有很大差異，眾多星球被吞食的速度自然也就有快有慢，而且等母巢降臨的星球被吞食成渣，從星空內消失后，母巢也不會一直留在太空，而是會被身邊妖蟲帶着移動，不管它移動向哪個方向，和這方向相背的地方就會被吞食的較慢。　　所以不止是距離安全區很近的這些星球還沒有被吞食乾淨，就是極遠極遠處一些星球，一樣還有不少沒被吞食乾淨的。　　只是烈火星域的修士們最多只能探索附近一帶罷了，再遠的，沒人敢隨便亂闖，因為妖蟲也有堪比長生境的妖孽級存在。　　甚至有不少修士推斷，哪怕是長生境的妖蟲都毫無智慧可言，完全就像是嗜血的瘋子，只知道吞食一切，連母巢也只是具備一些最低級的靈智，只是像最低級的野獸一樣有些最簡單的情緒，但這席捲整個星域的浩劫，背後卻似乎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推動一樣……　　要不然毫無智慧的妖蟲，只具備最基礎靈智的母巢，怎麼會在一開始時就分散成無數個點被帶到星域各地，然後全面擴張？　　真有不少修士懷疑，母巢孕育妖蟲，但在母巢背後說不定還有更高一級的東西，在孕育操控母巢。　　這個推斷得到了大量人的認可，就是沒人能拿出事實證明而已。　　而妖蟲肆虐到現在，唯一讓修士們略感輕鬆的就是，妖蟲內雖然有堪比長生境的妖蟲，就是數量還不算多，而且分散的比較開，至少人族、金屬族等各族強者聯手之後，還能抵禦。　　有大修士推斷，散落在整個星域的妖蟲母巢，數量估計都有數萬之多，但那些並不是每一個都能孕育長生境母巢，否則他們早就被吞噬乾淨了。　　能孕育長生境的母巢，不足母巢總數的千分之一，而且其孕育周期也很長，都要數年才能孕育一隻。　　這些推斷，郭正陽也覺的合情合理，畢竟他是知道妖蟲的母巢是需要時間的，他手裡的妖蟲從一開始只能孕育聚靈期，到能孕育化神初期時就過去了好幾年。　　那他那個母巢若想培養到孕育長生境，恐怕真要幾十年或者上百年時間才能等到。　　既然這裡有那麼多母巢，各個母巢有強有弱，也算正常。　　而他手裡的母巢，孕育真人境妖蟲能不間斷連續吞吐，可孕育一隻化神初期巔峰的妖蟲都需要等八九天，所以就算等它能孕育長生境時，時間估計也會再翻個幾十倍。　　這些打探來的消息具體是真是假，郭正陽不敢肯定，畢竟很多都只是修士們的推測，不過他也真懷疑起來，難道母巢真的不是妖蟲的最終形態？在母巢之上，還有什麼怪物能孕育母巢？而且智慧也更高？　　否則的話還真不好解釋一開始的時候，會有那麼多高級妖蟲帶着一批批母巢分散着降臨到整個星域。　　這種情況，一般母巢是沒那智慧去操控的。　　“現在只有推斷，想再多也沒用，還是出去走走看看，不過我等下該去哪個星球？一般修士出去，除了長生境或者散仙，根本不敢涉足有母巢在的星球，但對我來說有母巢的星球，才是好地方，只是，這些在地圖上標註的有可能有母巢的兩個星球，已經是長老會的目標了，他們還需要獵殺母巢，提取特殊物質保護陣法，沒有那種物質，安全區也就不存在了。所以那兩個星球上，隨時都可能會長生境去結伴尋找獵殺母巢，我就算想去，也不敢去啊。”　　邊走邊把地圖內的東西看完，等郭正陽到了17號廣場邊的黑色水潭處時，才收起玉簡，排隊等着出去。　　就是一時間，等下該去哪顆星球探索，他卻毫無頭緒。　　他最想去的是有母巢存在的星球，但地圖上標註的不敢去啊，因為那是長生境大能的目標，真要運氣不好，自己化身妖蟲在上面找母巢呢，卻遇到一群長生境去獵殺母巢，那估計死都不知道死的。　　但要是拋開地圖上標註的那些星球，讓他自己去重新尋找，茫茫星空，又去哪裡找？這個問題，的確有些麻煩啊，不過現在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 第四百零四章 小型團隊

　　“道友，你一個人？要一起么？”　　“你們準備去哪裡？”　　“土掛星，以前我一位摯友就是土掛星修士，在那裡生活了一千多年，可惜在這場浩劫降臨初期，咱們還不大清楚這些妖蟲的實力時，他為了保衛家園，直接葬身在妖蟲口腹中。”　　……　　片刻后，郭正陽排着隊進入黑色水潭，等感覺到一陣空間波動運轉后，他就眼前一亮，出現在了一片荒蕪的星空。　　這片星空就是位於茫茫太空，左右或近或遠處都有着大量成群結隊的修士，多則二三十人一夥，少了也有七八人同行，而修士們的族群也是千奇百怪。　　整片星空下像郭正陽這樣形單影只的也不少，對於這種獨身出現的，也有不少修士從那些已經集結起來的群體中遁來，逐一發出邀請。　　這也是常例，部分修士在廣場上找不到合適的團隊，就會先走出門戶星再在外面尋找。　　郭正陽此刻就受到了一個白髮老者的邀請，他也看到對方是從一個小團體內飛遁出的，這老者的氣息是在化神後期，還不到巔峰。至於他遠處的七個同伴，則是兩個化神大圓滿，三個化神後期、兩個化神中期。　　“土掛星？行，多謝道友了。”而在問了白髮老者一句后，得知對方的目的地，郭正陽思索了一下，還是馬上笑着應了下來。　　他其實最想去的是有母巢在的星球，但地圖上標註的兩個地點他不敢去，那現在就只能靠他自己尋找目標了。　　至於如何尋找，自然是打聽。　　結識一幫本地的修士，然後向他們打探以前自己所屬星球的傳送陣坐標，然後郭正陽再自己建造一座傳送陣，一一去嘗試，那些地方若是被摧毀，嘗試下一個就行，若是沒有被摧毀，他則可以傳送過去，在更遠的地方搜尋。　　距離安全區太近的，是長老會內那些大佬的目標，那他遠離安全區就行了。　　這在他進入黑水潭之前，排隊等待時就已經想好了，也正想着該怎麼結識一批本地修士，眼前老者就主動過來打招呼，邀請他加入對方的團隊，這就是剛一瞌睡了就馬上就有人送了枕頭過來。　　見郭正陽答應，白髮老者也是一喜，“對了，還沒向道友介紹，老夫位相，那邊幾個道友，……”　　介紹中，位相也帶着郭正陽到了其他七名人族修士身側，這個小團體，有五個是彼此很熟悉的，還有三個也是剛剛加入小團隊的。　　彼此熟悉的一行，就是位相和一個化神巔峰，還有兩個化神後期，一個化神中期，這幾人是以那化神巔峰為主，不過那位化神巔峰看上去卻是一個三十多歲，丰韻迷人的女修，略顯豐滿的身材在一身緊身皮甲下被烘托的凹凸有致，充滿了撩人的誘惑，臉蛋也十分精緻妖艷，是一個絕色級別的美人，不過這位看上去很冷艷，姓淺。　　而那一個化神中期一樣是位女修，同樣算美人一個，雖然容顏比不上淺姓女修那麼美艷撩人，但秀氣溫婉的鵝蛋臉，加上端莊賢淑的氣質，一樣很搶眼。　　至於其他剛加入小團隊的三個修士，眼下看起來也分出了主從，那一中一后兩個化神期都圍在了那名濟姓中年男修士身側。　　在郭正陽加入小團隊后，團隊也沒有立刻出發，而是繼續在這裏等了一陣子，等又有兩個化神後期修士被拉進來后，隊伍的人數擴展到11人，濟姓中年才笑着開口，問詢淺姓女修是否出發。　　“可以，那就出發吧，這次去土掛星，距離咱們這裏大約有四千多星里，前面這段路，我先來帶隊。”淺姓女修平靜的看了眾人一眼，才放出一艘飛舟。　　星里，是修士們用來衡量太空距離的單位，以郭正陽的了解，一星里差不多就是光在太空飛遁100秒的距離，正常來說，陽光從太陽飛射到地球，也就是八分鐘多些，差不多五星里左右。　　而太陽系內距離太陽最遠的海王星，距離差不多是太陽到地球的三十倍，那段距離大約就是光速飛行240分鐘左右，如果把這當做一個半徑，這半徑就是140多星里。　　也就是說，從太陽系一端飛到另一端，需要跨越280星里左右。　　四千多星里，差不多是飛躍十多個太陽系的距離。　　這無疑是很漫長的，普通化神期絕對不敢輕易在如此漫長的太空中遨遊，還好的是，這時候出去探寶的修士手裡基本都有地圖，哪些地方容易多發太空災難，大家心裏都有數，可以提前繞路躲避，所以才敢這麼做。　　在平靜的開口中，淺姓女修也放出一艘飛舟，率先走了上去，其他人同樣紛紛上船，跟着淺姓女修才操控着飛舟向西南方遁去。　　她修為是一群修士里最高的一個，不過速度並不是多快，最多只有光速的十分之一，按這種速度，1星里都差不多要飛16分鐘左右，四千多星里，大致要一個半地球月時間才能飛過，但這指的是一路順暢，不發生一點意外的情況，是屬於理想狀態。　　真實情況絕不可能這麼順利，比如她不可能一直以這種速度維持一個月時間，最多一两天估計就會力竭，需要休息，換人的話，其他人未必能有這種速度。　　再者若是遇到妖蟲發生戰鬥，又或者遇到其他太空災難……以真正的實際情況去推斷，他們一行能在三個月後抵達土掛星已經很不錯了。　　而這女修的速度也並不慢了，畢竟這時候在烈火星域，需要外出尋寶的化神期都是過的不太如意的修士，所御使法寶未必有多極品，像是劉夏那化神巔峰感悟刀意，再御使由郭正陽提供的極品法寶，速度也最多達到光速的一半，那還是指的全力飛遁，無法持久，所以眼前女修的速度若不是他全力爆發之姿的話，也並不慢了。　　因為路途漫長，在淺姓女修操控飛舟飛遁中，其他修士也紛紛閑了下來，或是直接在船上一角打坐休整，或是彼此交流交談。　　之前邀請郭正陽加入團隊的位相也在郭正陽身側坐下，看了淺姓女修一眼，才搖頭苦笑道，“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了，以前還能到一些距離近的星球尋寶，但現在那些星寶能探索的，早已經被搜刮乾淨，現在咱們只能去越來越遠的地方搜尋，土掛星，現在還能去土掛星，以後要出去只會越來越遠。”　　“我上次跟淺姐姐一起出來，還是去青田星，距離咱們出發地點只有1000多星里，下次再出來，恐怕路途又要變長几倍。”那個氣質端莊賢淑的化神中期女修也在兩人身側坐下，很凄苦的笑了笑，她的名字叫位采，是位相的侄女。　　感慨之後，位采才看向郭正陽，“郭道友，你以前是哪個星球的修士？我和大伯是出身靈育星，也不知道現在的靈育星怎麼樣了，可惜那裡距離這裏太遠，差不多有五千多萬星里距離。”　　郭正陽頓時啞然，4000多星里，就是飛躍10多個太陽系的距離，1千萬星里，那就得飛躍三萬多個太陽系，五千多萬星里，需要跨越十多萬個太陽系的距離啊。　　“我是黃晴星逃出來的，逃出來的時候，星球已經被啃食的只剩一小半，估計現在早就消失在星空下了。”啞然之後，郭正陽才隨意謅了一個出身，這也是他在火羽星聽來的，給自己安一個已經消失的星球做背景，誰也查不出錯來，說了一句后，郭正陽才又笑着道，“其實你們若是想回去看看的話，也不是做不到啊，只要記得以前家鄉的傳送陣坐標，那等到了土掛星，若是能找到沒被破壞的傳送陣，就可以試着傳送一下。”　　“這種情況我們當然想過，只是不敢去嘗試，因為就算真的能回去，若在回去查看時遇到妖蟲襲殺，把當地傳送陣破壞掉，那就死定了。”這一次是位相開口，滿臉苦澀。　　可不是，大家以前生活數百年、上千年的家鄉就這麼淪陷了，而若是有機會，誰不想回去看看，問題是你就算記得以前家鄉的傳送陣坐標，也可以找一個完好的傳送陣去嘗試下，但就算能聯通了，你敢回去么？　　說不定現在能聯通，可等你回去后，剛離開傳送陣就遇到妖蟲襲殺，傳送陣被破壞掉，那就是十死無生，相聚安全區五千多萬星里，沒傳送陣支持絕對死定了。　　至於自己構建傳送陣回來？你隨便把100個化神期聚在一起，裏面都未必有一個能構建支持跨越幾千萬星里的傳送陣的，那至少得是中品星際傳送陣才能做到，構建一个中品星際傳送陣，非陣法大師不可為，還需要大把昂貴的材料。　　那些材料的昂貴程度，眼前的位相兩人是絕對拿不出的，而在眼前的安全區，沒幾個化神期能拿得出那麼昂貴的材料。　　所以就算他們也想回去看看，但也不敢去嘗試，回去一次，就有五成喪命的可能，這誰敢試。　　就是隨着這些話，郭正陽明顯聽得暗喜不已。　　他的目的，可不就是想多打探一些遠處的星際傳送陣坐標，好試着遠離安全區尋找母巢么，這些人想回去，只是怕危險不敢輕易嘗試，而他，卻是能提供大致的安全保證的。

# 第四百零五章 也敢這麼自信？

　　心下暗喜中，郭正陽才也故作遺憾的搖頭，“我們黃晴星距離安全區也有幾百萬星里，雖然我有能力構建支撐那種傳送的星際傳送陣，但可惜在我離開時，就已經看着那裡被吞的只剩下小半個殘缺星球，現在二十多年過去，早就沒有了，就算想回去也不可能實現了。”　　烈火星域出現妖蟲這種星際災難，是在近百年前，烈火星域一標準年，就是地球一年半，近百年，換算成地球時間就是一百多年了。　　不過妖蟲剛出現時，烈火星域內的修士並不知道這些玩意的可怕，所以還只是當做一般妖獸對待。　　而這裏的修士實力也是很恐怖的，拿燎雲宗來說，宗內一個長生境中期，外加一個散仙坐鎮，合道期也有數十人，而燎雲宗不過是人族勢力內一個宗門，整個人族能和燎雲宗比肩的，也有十多個。　　人族，也只是三大霸主種族之一。　　所以一開始的時候，妖蟲出現后和人類之間差不多征戰了幾十年，正是那一場場征戰，導致整個星域九成修士隕落，還不是修士的普通生命，更幾乎死乾死凈，死去的數量能以萬萬億為單位計算。　　也是在和蟲潮廝殺了幾十年後，看着不管怎麼殺，蟲潮都無窮無盡，連一些長生境大能和散仙聯手斬殺一些母巢都無濟於事，最終才有大能們聯手創建了安全區。　　安全區的歷史，也只是二十多年。　　“你能構建中品星際傳送陣？”隨着郭正陽的搖頭，位相和位采都是眼前一亮，紛紛驚訝的看來，就是其他兩個沒怎麼說話的化神後期修士，一樣動容不已，這，可是陣法大師才有的能力啊。　　甚至郭正陽也感覺到隨着他的話，就是一直表現的比較冷清，正在操控飛舟遁形的淺姓女修一樣詫異的看來了一眼。　　“就算他能構建中品星際傳送陣，但現在的局面，他有那麼多材料么？而陣法大師又如何，這種力量在淪陷區作戰，可起不了多大作用，關鍵還是看修為。”在位采幾人動容時，一側倒是驀地傳來一聲輕笑，輕笑里還蘊含一絲輕蔑。　　郭正陽不用轉身，就知道這是那濟姓修士在發笑，這也讓他微微愕然，對方這態度？自己沒得罪過他吧？好吧，愕然了一個呼吸，郭正陽才恍悟濟姓修士為何是這種態度。　　現在飛舟上11個修士，逐漸形成了兩個小團體，一個是以淺姓女修為首的位相五人，另一個就是濟姓修士為首的，分散加入的五個散修。　　除此之外就是郭正陽了。　　而大家雖然是一起出去合力探索尋寶，但整個團隊到底誰掌控絕對主導權？肯定會有爭議，眼前大家默許的是淺姓女修，但似乎濟姓修士未必就那麼甘願聽人指揮，別的不說，誰能掌控絕對主導權，事後大家尋到寶藏，就能發號施令主導分配……　　或許那邊就是看到自己和位相等人走的比較近，故意要打壓。　　想明白這些，郭正陽頓時有些無奈。　　他是懶得為這些小事耗費精力的，畢竟小團隊的主導權，他根本不在意，就是大家真能尋到寶藏，怎麼分配他一樣不感興趣。　　“郭道友修為雖然只是化神中期，但只要陣法造詣出眾，一樣可以把陣法融入法寶之中，形成陣寶，陣寶之力只要配合得當，絕對能幫助修士越階戰鬥，怎麼能算起不了多大作用？”郭正陽對這些紛爭不感興趣，反倒是位采俏眉一皺，有些不喜的看了濟姓修士一眼。　　“陣寶如果運用得當，的確能讓修士戰鬥力飆升不少，但郭道友真的有成套陣寶？這可沒人知道。”隨着位採的話，對面也又有人輕笑着開口，是站在濟姓修士身後的一名化神後期，之前介紹時他的名字叫商合景，複姓商合，名景。　　“我的戰鬥力如何，等遇到妖蟲時就知道了，現在說再多也是無用。”這一次，倒是郭正陽自己淡淡看了那邊一眼，很平靜的開口，他雖然對小團隊的主導權如何並不感興趣，但也不想任人揉捏。　　“你！”商合景頓時一愣，臉色也瞬間大變。　　“難道郭道友說的不對么？還是商合兄準備在現在就和郭道友切磋一下？”這一次，則是位相笑着開口，一番話說的商合景就算惱怒，也只能悻悻看了這邊一眼，不再言語，不過那表情卻徹底冷了下來。　　“哈哈，既然郭道友信心這麼十足，何不讓咱們開開眼界，拿出一套擅長速度的陣寶，也好讓淺道友休息一下，畢竟淺道友可是咱們這群人里戰力最高的一個，真遇到戰事，也是主力，可不能讓修為消耗太多。”就是濟姓修士也深深看了郭正陽一眼，才大笑着開口。　　他對郭正陽冷眼相向，的確是因為小團隊的主導之爭，畢竟淺姓女修和位相一行人本就是熟人，是擰成一股繩的，而他們都是後來單獨加入的，不管怎麼看，這些後來加入都應該圍繞在他身邊才是正理，而實際上也只有郭正陽這個單獨加入的散修，和那邊位相等混在一起，其他都圍聚在了他身邊，他才出言想點醒這傢伙，只是沒想到這位會是這反應，只是一個化神中期而已，一群人里修為最低的一撮，也敢這麼自信？　　“既然濟道友這麼說，那郭某就獻醜了。”郭正陽這才笑着起身，同樣平淡的看了濟姓修士一眼，才看向淺姓女修，“淺道友，不如你休息一下，讓我來帶路。”　　一句話，濟姓修士頓時愕然不已，這貨還真敢這麼說？　　他剛才那句無疑是想讓這傢伙出醜的，畢竟他只是化神中期，論修為，淺姓女修和他都要比對方高出十倍左右，修為雖然不能決定一切，但也影響到了方方面面，他原本以為自己一句話，郭正陽就會偃旗息鼓的。　　“你還真敢說，讓你來，是要故意拖延咱們趕往土掛星的時間么？據我說知，這次前去土掛星的可不止咱們這一波，而是有很多，去的晚了的話有寶貝也被其他修士搶先奪走，這責任你擔得起么？”濟姓修士愕然，商合景卻又冷笑起來。　　不過對於商合景的冷笑郭正陽並沒在意，只是看向前面的淺姓女修，對方這時候，才也古怪的看了郭正陽一眼，傳音過來，“你有把握？”　　這句話的意思也很明顯，你要是沒把握保持住速度，就別亂來了，也免得讓那群人看笑話，不過淺姓女修雖然一直都是冷淡的樣子，像是冰塊一樣拒人於千里之外，但此刻這句話也沒什麼嘲諷之意，只是很正常的疑問。　　“有。”　　郭正陽肯定的回答，淺姓女修這才點點頭，“那行。”　　說話里她也逐漸降下速度，把飛舟停在了太空中。　　下一刻，飛舟上人群紛紛起身，全都或疑惑或嘲弄的郭正陽時，郭正陽才笑着從儲物戒指里取出了一件東西。　　這東西一出，所有人的表情無疑都變得更加古怪起來。　　“這是什麼？”　　“這東西，怎麼沒有靈力波動？這是法寶么？”　　……　　郭正陽取出來的，是一艘宇宙飛船……是圖星卓麾下那個科技星球打造的產物，還真是沒有絲毫靈力波動，純粹靠机械之力推動的。　　而宇宙飛船的造型就是呈梭型，若是落入地球世俗人眼中，這東西的外觀極為華麗漂亮，絕對符合一切力學原理，把太空阻力什麼的降低到了極限，充滿了科幻風采，但這樣的東西在一群修士眼中，無疑很古怪的。　　至少他們從沒見過如此模樣的東西，還沒有一點靈力波動。　　而在眾人疑惑中郭正陽才笑着打開飛船艙口，對位相等笑笑，就踏步走了進去。　　其他人見狀雖然也有疑惑，但還是跟着郭正陽一起進了飛船內部，進去后，修士們無疑再次被驚到了，因為這飛船內部各種布置，絕對充滿了科技社會才有的風格，和修士們擁有的靈舟格局截然不同。　　此刻就是一直表情冷艷的淺姓女修也是一臉古怪，不斷好奇的打量着各種設置。　　“等下速度可能有點快，大家有個心理準備就行。”郭正陽倒是操控着飛船合上艙口，聯繫上飛船的人工智能系統，讓飛船啟動中，才笑着看向諸人。　　這艘飛船，最大速度能達到三倍光速啊！　　而之前淺姓女修靠修為支撐，促動靈舟也只能達到十分之一光速的速度，三十倍的差距，想想就知道多可怕了，而且這種飛行還不需要消耗絲毫靈力，那長途趕路時，郭正陽會選擇這東西就再正常不過了。　　就是隨着他的話，原本還正在古怪打量着左右的濟姓修士和商合景等人，明顯都怔了一下，而後各自在臉上露出了嘲弄之色，速度可能有點快？這傢伙難道以為自己會被這東西的速度嚇到？　　別開玩笑……　　好吧，眾人還正在疑惑，宇宙飛船轟的一聲就爆發出絕強動力，推着飛船快速消失在了當地，這種速度哪怕只是起步速度，但一開始就是半倍光速，要比淺姓女修的速度快了四五倍，因為速度過於恐怖，都讓兩個化神中期身子一晃，差點向後跌倒。　　就是其他人也紛紛晃動了下，才及時穩住。　　而在隨後十幾秒內，飛船的速度更是逐步攀升，直接到了兩倍光速，但這還沒完，還在繼續加速，這時候，兩個化神中期已經跌坐在休息室沙发上，身子不斷後仰。　　等飛船速度終於達到極限，三倍光速運轉，是之前靈舟飛行的三十倍時，所有人都是驚得瞠目結舌，哪怕兩個化神巔峰也不例外。

# 第四百零六章 必然選擇

　　“好恐怖的速度！這樣的速度，是合道期才有的威能吧？”　　“不只是速度恐怖，郭兄，你怎麼根本沒動靜？這艘船不需要你操控么？”　　……　　三倍光速飛遁，是之前淺姓女修的三十倍高速，這樣的速度對於化神期來說的確已經很恐怖了，至少正常狀態，只有合道期才會有這種速度的，郭正陽若是不御使自己練為本命法寶的那件後天靈寶，哪怕把劍意揮發到極限，也只能達到一倍光速而已。　　所以這一刻，感受着宇宙飛船驚人的速度，艦艙內一眾修士全都驚的不行，不過更讓人驚駭的是，怎麼這飛船快速飛遁中，郭正陽就輕鬆的站在他們身側，身上也是連一絲法力波動都沒有溢出？難道這飛船不是他驅使的？　　一片驚呼中，郭正陽才笑着解釋，“這艘飛舟其實是傀儡機關產物，催動的時候的確不需要我來操控，至於消耗，消耗的也是寶物，不過因為我用陣法之力做了些遮掩，所以你們才感覺不到，要知道越是強大的速度，帶起的法力波動也越劇烈，但劇烈的法力波動，就會引起妖蟲的圍攻，所以我才特地做了遮掩。”　　他敢把這艘宇宙飛船拿出來代步，自然也就不怕別人懷疑，沒有法力波動？推到陣法遮掩上就行，畢竟他本就是陣法大師，放在全星空下，也能當得起這稱呼。　　至於不需要他親自操控？也可以推到傀儡機關上，一般修士就算不理解科技這種東西，但傀儡機關術卻絕對都能知道，就是火府主人都有涉獵，當初火府剛剛出現，地球修士還在爭奪時，一些考驗場所的就是一些機關傀儡把守，讓修士們尋找訣竅，而機關傀儡一道，多少也和陣法息息相關，嚴格說來，機關傀儡學，應該是陣法學的一個分支，不過也算是大致獨立的一個分支，和陣法已經產生了許多不同之處。　　所以在笑着解釋中，郭正陽意念一動，一名看上去即清純又英氣勃發的帥氣女郎就推開艙門走了進來，進來后，對方更是直接到了郭正陽身前，恭敬的叫了聲大人。　　這就是人造人，完全由某個科技星球靠科技製造的人類，再加入人工智能，除了沒有生命氣息之外，其他一切都和人類一模一樣，而且還擁有完整的思維智慧，有自己的性格和脾氣，這在科技星球可以稱之為人造人，但在修士們眼中，的確也是傀儡機關的一種。　　而郭正陽把她叫出來，也是證明一下“傀儡機關學”，所以在那人造人行了一禮后，他就又揮手讓對方退了下去。　　“剛才那個，真是機關傀儡？嘶，要不是從她身上沒感覺到絲毫生命氣息，和咱們有着本質的差別，我還真以為那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人呢。”　　“這是機關傀儡？真是長見識了，如此惟妙惟肖！”　　“機關傀儡……郭兄真是大才，竟然有如此獨特的器物，不止速度能和合道期修士比肩，還絲毫不用消耗修為，用來代步，簡直就是絕了！”　　“是啊，有這種速度的話，咱們肯定能比之前那些人更早達到土掛星，能搶佔不少先機呢！這一次，倒是咱們佔了大便宜了，能和郭道友一起出行，不弱於被合道期前輩帶着遁形了。”　　……　　等那人造生命退下去，艦艙內才又紛紛響起一陣驚嘆聲，不止位相位采等紛紛驚嘆，就是原本站在濟姓修士和商合景身側的其他三個獨立散修，也紛紛感慨不已，那感慨的話語，明顯也已經表露了不少心思，那就是幾人對郭正陽多了不少敬佩，甚至赤裸裸的在表達親近之色，原本以濟姓修士為首的幾個散修，眼看就要分崩離析，想分出幾人站在郭正陽身後了。　　哪怕郭正陽此刻展現的只是一個速度，但這種“機關傀儡”表達的速度，已經讓人震撼和驚艷了，完全不需要修為支撐，還能跑得這麼快，這已經是極為強大的實力證明了，因為就算是化神大圓滿巔峰，都跑不了這麼快，差了幾十倍速度啊！　　而跑得快，在出去探索尋寶時，就是能保命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更別提，能鍛造出如此出眾的機關傀儡，郭正陽還說自己是陣法大師，那他手中其他底牌，比如陣寶什麼的，能差么？　　有實力，能帶着大家更好的逃命，這又讓幾個本就是才圍聚到濟姓修士身後、還沒形成真正凝聚力的散修如何不心動？　　當然了，這麼一來濟姓修士和商合景，臉色就難看的嚇人了。　　原本想壓壓這小子，故意讓他出醜，然後好爭取團隊主導權的，現在人家一出手，尼瑪……　　“只是速度快而已，又不是戰鬥力，沒什麼大不了的。”臉色難看中，商合景才又冷哼一聲，不過這句話，卻是誰都聽得出來其中的羡慕和不是味來。　　“只是速度快？你一個化神後期，給我展示一下能比肩合道期的速度來看看！你能展現，那我就承認你很了不起！”隨着商合景的話，原本也正興奮打量左右的位采才嗤笑一聲，很玩味的反駁。　　一句話直接駁斥的商合景臉都綠了。　　“哈哈，是濟某走眼了，沒想到郭兄真的在陣法乃至機關傀儡上都有如此造詣，先前的話，是濟某不對，希望郭兄不要見怪。”　　倒是原本臉色也不大好看的濟姓修士，開口一聲大笑，看上去是向郭正陽道歉，實際上卻是轉移話題，避免商合景面子更難堪，所以這聲笑后，商合景頓時鬆了口氣，看向濟姓修士的視線也多了一絲感激。　　“這些都是小事，現在咱們速度快了些，也能比之前那些人更快一點達到土掛星，不過到時候，咱們究竟能尋來多少寶貝，還是要看運氣，畢竟在他們之前，估計也有不少人去土掛星的，所以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尋寶一事，千萬別白跑一趟就是了。”　　郭正陽自然不會為了這麼一個小團隊的主導權而分心，只要展露一下實力，讓這些人別過分就行。　　而他這句話，也立刻轉移了眾人的注意力。　　可不是，雖然有了郭正陽帶路，讓他們能比預期中快了許多倍抵達土掛星，但到了之後，能收穫多少，還是不一定的。　　畢竟誰都知道隨着不斷的搜尋探索，距離安全區越近的地方，寶物也越來越少，甚至被搜略成空，那自然白痴也知道現在想尋寶，就要去更遠的地方，土掛星……，剛才和他們一起從門戶星外出發的那群人，或許就有不少是去土掛星的，他們現在能甩開那些人，是佔了不少先機，但那些比他們早上幾天十幾天的，估計也有不少去土掛星的，那到時候他們能搜尋到多少寶物，還真只能看運氣。　　有這樣的壓力在，之前一些小紛爭和小激動，突然就變得索然無味起來。　　“土掛星的情況，是剛出現在上一期地圖上的，而上一期地圖，就是一個長生境大能一個月前才繪製出來的，那時候地圖上標註，土掛星只是被侵蝕了兩三成面積，現在一個月過去，應該還有不少寶物遺留吧。”　　“怕就怕那位長生境大能回來的時候，就已經有其他在土掛星附近尋寶的隊伍到了裏面，這種情況也不是沒發生過，所以就算咱們一拿到地圖就選定了目標，但若是咱們剛拿到地圖時，已經有幾個團隊在上面尋索，恐怕就算有好東西，也被搜刮的七七八八了。”　　……　　情緒有些低落，艦艙內的話語也圍繞起了土掛星事宜談論，眾人的擔憂很正常，雖然土掛星是最新一期地圖指引的還有不少資源的星球，才會被不少修士列為目標，但這也是一個月前的地圖了。　　所以哪怕這一期地圖指引的還有資源的星球不止土掛星一個，那麼多修士的目標也絕對不會都集中在土掛星，但意外也有很多的……　　比如那位繪製地圖的大能剛離開土掛星，就已經有在附近搜尋的團隊進入土掛星，在那位繪製地圖的大能着手繪製販賣時，已經有不少團隊開始劫掠……那現在一個月過去，當地又會變成什麼情況？　　就算沒有那麼巧的事，這地圖也是出售一個月了，說不定在地圖剛出現的那天，就有團隊出發了呢？比他們早一個月，那就算他們現在速度很快，甩開了不少和他們一起出發的修士團，可也很難快過提前出發的那些人。　　歸根結底，還是現在的烈火星域，資源太匱乏，大把人在為了資源拚命，運氣不好，出來一次也是白跑啊。　　“靠地圖指引探索，就是這麼不確定的，充滿了各種可能和意外，畢竟繪製地圖的人，才是第一個接觸那些星球的。如果咱們真沒辦法在土掛星有滿意的收穫，我看不如深入的更遠些？現在的尋寶團隊，大多就是在安全區幾千星里以內探索，再遠的，就是長生境也涉足的比較少，而也只有那些自從大逃亡之後，再無人涉足的星球才會有充足的資源，既然現在有郭道友在，他有速度這麼快的機關傀儡，還能布施傳送陣，說不定咱們可以嘗試一下，去距離安全區幾萬星里、或者更遠的地方尋寶！比如以前咱們各自家鄉所在地，只要嘗試下能否和當地傳送陣聯通，不行就放棄，行的話就試試，有郭道友可以布陣，咱們也不怕回不來。”略顯失落的探討中，淺姓女修才突然開口，目光灼灼的看向郭正陽。　　這番話頓時讓所有人都是一呆，只有郭正陽，在微微愕然後，徹底笑了。　　這不就是他的目的么，只是沒想到自己還沒開口，對面就有人主動開口了？不過細想一下，也不意外，因為這裏的情況就是這樣，所有修士都在為資源奮鬥，而拿着地圖跑，永遠只能吃別人留下的湯水，只有去開拓新地盤，才能吃飽！！　　所以，既然大部分人都是在安全區幾千星里內搜索，那只有徹底踏出這一帶，才有吃飽的可能。　　不過徹底踏出這一帶，全靠飛遁誰也不敢那麼做，長生境都未必有那麼猛的膽子一直走下去，所以聯繫以前自己知道的傳送陣，就成了必然選擇。　　以前他們沒那麼做，是因為大家不會布陣，就算能出去，稍微發生點意外就是死亡，現在有了郭正陽可以布陣，那至少就有多了好幾成存活的希望。

# 第四百零七章 進去看看

　　“到了，前面就是圖掛星，好快。”　　“是啊，若沒有郭道友在，咱們想來圖掛星，就算一直有淺道友和濟道友輪流帶隊，加上各種意外，恐怕也至少要兩個月，沒想到現在只是……”　　……　　三天後，茫茫太空，一顆被啃食的就像是被咬了好幾口的壞蘋果一樣的土黃色星球前方，等一艘宇宙飛船驟然在星球前方挺足，自飛船內也遁出來一道道身影，一片驚呼聲才也紛紛響起。　　可不是么，三天而已，一行人就到了土掛星，這種速度還真是足以讓所有人驚喜，震驚。　　從安全區外到土掛星，哪怕是淺姓女修毫不停歇的一直催動靈舟飛遁，以她只能達到十分之一光速的速度去計算，不遭遇任何意外，理想狀態下也要一個半月。　　但靠着三倍光速的宇宙飛船遁行，郭正陽一行的速度，足以是淺姓女修帶隊的三十倍。　　理想狀態下只需要一天多，就能從安全區抵達土掛星。　　不過那的確只是理想狀態，雖然這艘宇宙飛船不缺燃燒動力，不需要休整，但中途一路上，眾人還是遭遇了幾波妖蟲圍追。　　好在那些妖蟲只有一波是兩隻合道期妖蟲，饒了不少路，後來還是那些妖蟲被另一波修士散發的法力波動吸引，才甩開他們去追逐另一波修士，眾人才勉強甩脫，也就是那一次，浪費了一天多時間，其他的時間就算遇到一些化神期巔峰的妖蟲圍堵，以飛船的恐怖速度，還是很輕易就能擺脫。　　所以一路下來，只是三天眾人就抵達了目的地。　　目的地外，眾人走下飛船后，郭正陽也把飛船收了起來，然後看着前方像是被咬了好幾口的爛蘋果一樣的星球，郭正陽眼神多有怪異，倒是其他人全是一副見怪不怪的表情，這種被啃食嚴重的星球，他們本來就見得多了，見怪不怪！　　而這一路上，郭正陽也見到了不少殘缺星球，一些受損嚴重的星球甚至已經被啃食只剩下不到十分之一的面積，就像是一塊破石頭一樣漂浮在太空中，那種情況郭正陽都見過，但總體來說他畢竟見的還少，而且以前因為在飛遁，看到類似景象也是一閃而過，只有現在是認真打量眼前星球，那郭正陽也難免有些唏噓。　　“還好，這顆星球受損不算太嚴重，至少還有六七成都在，而這次咱們來的這麼快，就算是一個月前那份地圖剛印發出來時，就趕來土掛星的，也未必有多少人已經抵達，看來這次，咱們收穫應該不錯。”　　“走吧，別愣着了，先進去看看。”　　……　　在郭正陽打量眼前星球時，濟姓修士和商合景等人也紛紛開口，眼中都閃過一絲期待，雖然在三天前，眾人也想過他們到了后，可能遇到的已經是大致被人搜刮乾淨的星球，甚至淺姓女修還主動提出，若是在這裏收穫不好的話，就想去更遠的淪陷區試試。　　不過那畢竟只是一個提議，前提是建立在這裏收穫不太好的情況下。　　所以最後到底怎麼做，還要看在土掛星的收穫，走過土掛星之後再說其他。　　那終於到了目的地，也沒人願意在外面浪費太多時間，隨着這些話落地，在幾個散修和位相位采等人都是看向郭正陽時，郭正陽才也笑着點頭，“走吧，進去看看。”　　下一刻，一行人才紛紛以淺姓女修和郭正陽為首，快速遁向星球大氣層內。　　而眾人遁去的方向，無疑也正是那些還沒被啃食出大缺口的地帶，至於缺口處……好吧，從外太空看去就是密密麻麻的黑白之色，和整個星球的土黃色色澤格格不入，誰都知道那全是妖蟲的顏色，沒人敢輕易涉足。　　“小心！”　　“快躲，這裡有妖蟲。”　　……　　就是在眾人剛遁入大氣層，還沒降落地表，就有人發出一聲驚呼。　　而後人群馬上轉移，或許是運氣不好，這星球內那些缺口處，才是妖蟲最多的地方，但其他地方，一樣有零散分散的妖蟲群體。　　結果幾人剛落下，隨意選擇的地方下方，就有一片數千隻妖蟲，雖然那數量不多，還全是一群銀黑色的道君境妖蟲，但依舊沒人願意招惹。　　因為誰都不傻，誰都知道這些妖蟲，只要母巢不滅，你殺了他們也等於白殺，萬一讓大型的法力波動引起更多的妖蟲注意，那就糟了。　　妖蟲無所不吞，但它們吞食事物的順序也是有差別的，比如活躍的靈力發力波動，遠比沉寂的靈力波動吸引力大，這些早就是在近百年鬥爭中被驗證了一清二楚的。　　避開下方妖蟲群體，一群修士才紛紛運轉增強視力類的術法觀測附近的大地，而後，不少人都是臉色微變。　　“被掃蕩過了？”　　“咱們已經來的這麼快，還是被掃蕩過了？該死，誰跑的那麼快！”　　“合道期！一定是合道期，就算是一個月前那些地圖剛刊發出來，他們就出發，但咱們只是晚了一個月零三天，若是化神期修士，哪怕是巔峰，也沒這麼快過來，還掃蕩的這麼乾淨！”　　……　　讓眾人臉色微變的地方就在於，在他們運足目力后，發現下方哪怕沒有妖蟲肆虐的大地，依舊是空空蕩蕩。　　陣法、靈植什麼的，全都不存在，只有光禿禿的地表，甚至他們還能看到一些陣群或建築之類，都有人工拆除的痕迹。　　有着充足的浩劫生存經驗，大家也都認出了這些絕不是當初大逃亡時留下的痕迹，因為當初大逃亡，修士帶走不少資產是一定的，但玩命逃亡時，也沒人會連陣群或者一些建築上點綴用的寶物都掃蕩乾淨。　　無奈之下，人群只能繼續在高空飛遁，希望尋找到可以收繳的事物。　　結果差不多飛遁了上千里，飛遁中的淺姓女修才突然一喜，“下面有東西。”　　說完這句話，她直接就遁下了高空，其他人隨後也紛紛大喜，等一群人紛紛遁下時，才發現是一座還沒來得及被拆除的大陣群，大陣群周圍還有零星一些妖蟲在蠶食陣力，雖然那已經啃的陣法有些稀薄，但的確還存在。　　“這個陣法比較高深，或許是掃蕩的修士覺得拆除這裏太麻煩，這裏也出現了妖蟲，才暫時放棄。”　　在淺姓女修等人圍在陣外興奮的摩拳擦掌時，郭正陽倒是笑着開口，以他如今的陣法造詣，很輕易就看穿了眼前這陣群，或許陣基之物並不算特別高深，至少那些陣基材料，最多也就是能和一些鑄造下品後天靈寶的靈材媲美，這是最好的，差的只能和打造上極品法寶的靈材相當，但整個陣群卻是一環扣一環，極為精妙。　　這類大陣若是不精通陣法，就算是合道期想破也不容易。　　而此刻這陣群就是圍繞着幾座山峰布施的，似乎是在保護什麼密地。　　“這是名冶宗的地盤，可惜，名冶宗早沒了……不過當年名冶宗也有幾個合道期坐鎮，我那位老友就是名冶宗修士，郭兄，你有沒有把握拆除這些陣群？”位相也快速開口，即感慨又期待的看向郭正陽。　　“可以，若是完好時的陣群，拆除還需要一些時間，但現在陣群已經被妖蟲啃食的出現不少破綻。”郭正陽點點頭，更是很快就遁向了大陣內。　　時間一晃就是半個小時左右，半個小時里，其他人也一直在左右護法，等郭正陽終於拆完整個陣群，更順手抹殺了之前啃食大陣群的妖蟲們后，原本被陣群守護的山峰才顯露在了人前。　　大山、葯院、洞府，飄渺在雲端的建築。　　若不是星球破敗，荒無人煙，這不管怎麼看都是一處華美的仙山府邸。　　“發了，這麼多好東西！”　　“嘶，這次真是運氣不錯。”　　……　　郭正陽在打量山峰洞府，之前護法的幾人才也紛紛大喜着開口，就是這些驚喜的笑容，卻讓郭正陽瞬間無語。　　這麼多好東西？　　這就是運氣不錯？　　雖然這裡有山、有葯院有洞府，但一眼看去，葯園裡也有不少靈植已經是被妖蟲蠶食了的，洞府也有些破敗，不過他也沒說什麼，只是很快就和激動着的人群一起上前收繳戰利品。　　哪怕這裏種植的靈植或者拆下來的陣基之物等等，對他都有些不值一提，不怎麼入眼，但左右儘是激動興奮的修士，他自然也要表現的“正常”一些。　　……　　“這次真是發了，好多寶貝！”　　“哈哈，這次真是多虧郭兄了啊，要沒有郭兄破解禁制，咱們就算到了也只能幹瞪眼啊，不見之前比咱們來得早的，都只能放棄這些被禁制守護的寶地，沒什麼好說的，等下子，咱們收穫的寶物，郭兄得分大頭。”　　“恩，這個是一定的。”　　……　　又是一個多小時后，等人群再次從一片剛被拆除的殘破禁制群里衝出，各個都是激動的面紅耳赤，哪怕是一直冰冷冷的淺姓女修也不例外。　　原本他們以為來了也沒多少好東西能入手了，但因為來的太快，原本幾個月的路程兩三天就到，外加還有郭正陽這個陣法大師幫忙拆除禁制，這一次，他們還真是收穫太大太大了。　　驚喜中，就有人頗為興奮和感激看向郭正陽，提議他分大頭。　　其他人卻也有不少紛紛附和。　　當然，附和的有，眼中閃過鬱悶的也有，濟姓修士和商合景的表情，都有些那麼不自然，可是看着這裏11個修士，除了郭正陽自身，其他七個都是那樣的說辭，他們也只能默不吭聲。

# 第四百零八章 人可以走，東西得留下！

　　短短几個小時，郭正陽一行的收穫的確不錯，哪怕這已經是被人掃蕩過一次的地方，但因為之前兩處禁制比較生猛，所以包括禁制在內，以及禁制內的東西都比較完好的保存了下來。　　這麼說吧，幾人搜刮來的完好靈植足有二三十株，其中最貴的靈植都能價值數百中品靈晶。　　便宜的也能價值幾个中品靈晶，所有加起來，更足有兩千多中品靈晶。　　搜刮來的陣基之物，有的是堪比能鑄造下品後天靈寶的靈材的，那可是寶貝，好的一個能價值一百多上品靈晶，這是一萬多中品啊……　　雖然這種寶貝不多，只有三個，但三個就是四五萬中品靈晶。　　雖然眾人的收穫，也基本都是一些不能輕易移動的死物，因為好拿的當初大逃亡時恐怕這裏的主人就已經拿走了。　　但前前後后加起來，一群人心裏也都對這次的收穫有了大致估計，那是價值七八萬中品靈晶的，最貴的還是那幾個昂貴的陣基。　　七八萬中品，就是七八百上品靈晶。　　或許在烈火星域淪陷之前，在場隨便一個修士都能拿得出來如此財富，而且都不會太吃力。　　可現在……　　這就是巨款了。　　在安全區居住的修士，都要交納費用才能受到長老會庇護，這種費用根據修士修為高低各有不同，比如道君境修士，一天只需要交納1個極品靈石，但化神期，則是一天10個下品靈晶。　　1下品靈晶等於1000極品靈石，化神期在安全區住一天，費用都是道君境的一萬倍。　　這猛一看去極為不合理，但不合理也沒辦法，因為化神期以下根本無力走出太空，沒能力出去尋寶。他們就缺少收入來源，只能幫有能力出去的修士補補法寶打打雜，甚至有不少都要靠着出賣肉體，才能找到一點收入。　　所以化神以下修士都受到了特殊照顧，畢竟他們是整個安全區數量最多的修士，拿眼下的火羽星來說，人口上千億，化神期以下佔了九成九……這個比例就是放在整個安全區都是一樣的。　　這些人都無力外出，只能幫人打雜才能混口飯吃。　　如果也徵收重稅，絕對沒多少能活得下去。　　但化神期以下修士又是安全區的未來和希望，長老會也真不敢折騰，所以這種稅收，差不多就集中在化神和合道期修士身上了，因為他們可以外出尋寶。　　1天10個下品靈晶，這裏一年499天，差不多等於地球一年半，但烈火星域一年下來，所收取的化神期費用也只是4999下品靈晶，摺合50个中品罷了。　　可想而知七八萬中品靈晶，能有多貴重了。　　一個化神期有一萬中品靈晶，就可以在安全區住上20年！！　　郭正陽剛去火羽星的時候，圍在傳送廣場外，一個長相動人，還擅長雙修之道的道君境女修，隨便你玩弄一天也只需要2個下品靈晶，1个中品就能包上50天！那樣的女修，養上一年也只需要10个中品靈晶。　　若是不擅長雙修之道，而只有熱火的身材和外貌，那就更便宜了。　　所以這樣的收穫，真的讓在場眾人都極為興奮，除了郭正陽……　　可不是么，一個能和下品後天靈寶的靈材比肩的，都能價值一百多上品，郭正陽之前在枯潭星打造的傳送陣，所用材料都是能和極品後天靈寶靈材比肩的，隨便一個，都能價值億萬計的極品靈晶，那能比擬一顆完好的旺盛星球的價值。　　這樣的財富對他真的是不值一提。　　“你們說的沒錯，咱們這次能這麼順利的過來，全靠郭兄，剛才能破解這些大陣群，拿到寶貝，也是郭兄出力最大，所以他拿大頭我沒意見，不過這個大頭究竟是多少才合適？”一群人興奮中，有些不自然的沉默了片刻，商合景才突然開口，問出了心中疑惑。　　“所有的收穫，郭道友先取走一半，剩下的一半咱們十人平分？”商合景一句話，其他人才也一愣，而後淺姓女修才試探着看向郭正陽。　　“一半？太多了吧？”　　“不多，你想一想，如果沒有郭兄，你還在路上吧？等你過來時這裏恐怕毛都沒有了，咱們分一半，已經是佔了郭兄的大便宜了。因為就算在路上遇到那幾波妖蟲，也全靠郭兄出力，咱們才能輕鬆離開。”　　“一半是不多，郭兄意下如何？”　　……　　又是輕微的言語后，10個修士，雖然有人覺得郭正陽先拿一半戰利品，有點多，但更多人還是覺得這分配方式不錯，至少就連原本神情不大自然的濟姓修士，此刻都隨着這個分配方案的提出而鬆了口氣，更也笑着轉身問詢。　　可不是，他們已經搜颳了七八萬中品靈晶，郭正陽就算拿走三四萬，他們十個每人也能分到三四千中品靈晶。　　這還是佔了郭正陽便宜的，要知道平時出去，你能不能尋找到價值三四百中品靈晶的寶貝，都不一定。　　而且這還是眾人抵達土掛星之後，在最初幾個小時內的收入，若能再尋獲一些的話，那說不定收入只會更多。　　“可以，我沒意見。”見左右修士都一個個專註的看來，似乎生怕他不答應，郭正陽這才古怪的點點頭。　　隨着點頭，淺姓女修也紛紛大喜，不過那也不是要現在就分配寶物，接下去眾人還是很快又趕向下一個目的地。　　一路又掠過不少被搜刮乾淨的地帶，眾人這次倒沒有再遇到什麼大陣群，就是飛着飛着，才有人突然一驚，而後狂喜起來。　　“靈石礦！”　　“是靈石礦！”　　“快！”　　……　　這些地方明顯被人搜過一次，只要不是有大陣群維護的，能被颳走的也都颳得差不多了，但不得不說，有些東西哪怕沒陣法防護，也不是說你修為高就能發現，比如深埋在地下或者山體下的靈石礦脈？　　此刻眾人在又飛遁一陣子后，看到的就是一大片妖蟲，正把方圓數十里地帶的地表都啃食的乾乾凈凈，但地下裸露出來的一部分，卻是靈石礦脈！不過靈石礦雖好，但因為那裡也有許多妖蟲，所以眾人雖然加快了遁速，但在飛遁中還是小心翼翼。　　等真的趕到礦脈附近，發現這些妖蟲大部分都是道君境，只有零星二三十隻化神境妖蟲，眾人才紛紛驚喜着就動了手。　　哪怕化神境妖蟲數量比他們人數多，但修士面對只是自己兩三倍的化神期妖蟲，也真不怕。　　什麼都不用說，大戰一觸即發。　　足足又過了半個小時，當地妖蟲才被一掃而空，而在把妖蟲斬殺乾淨后，眾人才紛紛微距在一起，動手挖掘靈石礦脈。　　雖然這時候已經有好幾個人受了傷，但那些傷勢也不算太嚴重，自然是壓着傷勢也要挖礦。　　“運氣不錯，這個靈石礦脈，大部分都是上極品靈石，而且也凝結出了一部分靈晶。”　　“嘶，不會吧，上品靈晶？哈哈，……竟然只有兩三塊，呸。”　　……　　挖礦是個繁瑣的工作，足足勞作了三四個小時，期間也又斬殺了一部分妖蟲，眾人才大致把礦脈里最昂貴的幾部分挖到了手，略作一番清點，成果又讓人極為興奮。　　這處靈石礦脈，總共出產100多中品靈晶，六塊上品靈晶，三四塊下品靈晶，然後就是靈石了，極品靈石差不多一萬多塊。　　已經到手的，計算一下也有七八百中品靈晶。　　當然，這隻是礦脈最昂貴的幾部分，其實到現在，整個礦脈還有九成九都沒有被挖出來，還在地下，只是挖礦真的太繁瑣，剩下的礦脈部分，大部分都是中下品靈石，挖出來耗時耗力，價值也不高。　　“剩下的，我估算還能出產幾千萬中品靈石，但那價值幾十萬極品靈石，幾百個下品靈晶，沒必要挖掘了。”　　“走吧，留給其他人，想把這些挖出來，沒有一两天做不到，太浪費時間。”　　……　　就是一座山，化神期修士想收進儲物戒指，也很簡單，大法力沿着山底轉一圈，把山推到，然後直接收就是，但靈石礦真比這個複雜太多太多，這是星球生命力結晶，和大地融為一體，想一塊敲碎直接收入儲物戒指，根本是做夢。　　所以接下去，幾人也只能遺憾的搖搖頭，才紛紛準備離去。　　但就在這時，一聲長笑突然就從遠處響起。　　“哈哈，運氣不錯，我就說老夫已經來的很快了，竟然還是被人捷足先登，原本以為要白跑一趟，沒想到竟然是你們這樣的小傢伙。”　　“靈石礦脈？看來裏面的好東西，已經被你們取出來了，不錯，不錯。”　　……　　伴隨着長笑，三道身影唰唰唰從天際遠遁而來，在郭正陽等人身後數百米外駐足，全都是滿臉驚喜的看來。　　三個修士，一個三臂獨目，身高五米上下，渾身火紅色肌膚，猛一看去像是正在燃燒的火人，這是天炎族修士，氣息深不可測。　　另一個是一個黃皮膚的人類修士，年約四十左右，站在那裡一樣彷如蒼穹一樣偉岸，給人一種極為懾人的氣息。　　最後一個修士卻是渾身上下布滿鱗甲一樣的凸起，兩米高下的身子沒有一根毛髮，通體深青色，彷彿青色岩石堆砌起來的一樣，這是青岩族修士。　　淺姓女修以及濟姓修士等人，全都勃然色變着後退，三個來人的氣息全都深不可測，看一眼就給他們帶來了無窮壓力，這是三個合道期！！　　“人可以走，東西得留下！幾位小友，你們沒意見吧？”眾人色變中，三個合道期里那人族修士才再次一笑。

# 第四百零九章 殺了他們，才是絕對不會出錯

　　“怎麼辦？”　　“三個合道期……而且全都不是剛踏入合道期的，咱們絕對不是對手。”　　“該死。”　　……　　隨着那人族合道期修士的笑聲，淺姓女修以及位相等人就紛紛繞到了郭正陽身側，眾人更是彼此驚顫着傳音。　　三個合道期，擺明了要打劫，怎麼辦？　　思來想去，哪怕是冰山一樣的淺姓女修，此刻都只剩下一片惶恐和苦笑。　　如果是剛剛突破，初入合道期的修士，其實修為實力都和正常的化神巔峰差不多，他們只是前景更廣闊而已，那樣的合道期他們也不用怕。　　但眼前這幾個，隨便一個都是氣息犹如星辰大海一樣深不可測，哪怕是淺姓女修這樣的化神巔峰對上都覺得自己分外渺小，這樣的對手，恐怕隨便一個他們加起來都不是對手，更何況是三個？　　所以此刻形勢，真的讓人很無奈。　　這也是所有外出尋寶修士最容易遇到的問題，修士們外出，不止要防備妖蟲襲殺，不只要擔憂自己去的太晚，好東西都被別的修士搜刮乾淨了，同樣要擔心其他強者的劫掠。　　“怎麼？你們還不樂意？還想試一試么？哈哈，不怕擺明了和你們說，老夫乃是合道中期巔峰，這位歌黎兄一樣是合道中期，再至於莫耳兄，雖然差了點，但也是合道初期巔峰，就憑你們幾個？難道也想反抗？”一群人圍在一起戰戰兢兢，全都臉色發白，對面的人族修士才又哈哈一笑，很是戲謔的看來。　　“豐老鬼，和他們說這麼多做什麼？直接全殺了，什麼都是我們的了。”　　就在那人族修士戲謔的發笑時，一側的天炎族修士才獨目一張，眼珠子竟然從眼眶內飄出，向外散發懾人的神光。　　一下子，還在發抖的化神期修士中，頓時就有人受不住驚，馬上恭敬的彎腰，“前輩息怒，我們把寶物拿出來就是了。”　　說完這話，那修士才轉身看向郭正陽幾人，“道兄，淺道友，濟道友，咱們還是認栽吧。”　　可不是，他們這裏只有兩個化神巔峰而已，那邊隨便一個合道初期巔峰，修為就是他們十倍，中期巔峰更是三十倍。　　恐怖的修為支撐，真要爆發戰鬥，那邊對上淺姓女修也濟姓修士恐怕也是手到擒來，屠雞宰狗一樣輕鬆。　　面對這樣的打劫，不認又有什麼辦法？　　隨着這話，郭正陽等人卻也紛紛苦笑不已。　　最終眾人又對視一眼，在那邊又想起一聲冷哼時，眾人才紛紛動手，把之前收集的寶物全都拿了出來，一株株靈植，一個個陣基靈物全都懸浮而出。　　對面三人才一喜，而後又勃然大怒。　　“幾位，老夫是看在你們同為人族修士，這才不想把事情做絕，你們就是回報老夫？”　　“之前近一星里地帶，全被你們搜刮乾淨，你們就拿這麼點東西來糊弄我等？”　　……　　天知道郭正陽等人已經把自己之前的收穫差不多全拿出來了，但這些總價值也有八百多上品靈晶的寶物，卻實在比不上對面三人的心理預期。　　“前輩息怒，我們來到這裏時，此地的事物已經被搜刮的差不多了，被我們找到的，真的只有這麼多了，我們只是化神期，這最新一期地圖剛出來就動身了，但那也是一個月多前的事，那位剛發現土掛星的長生境老祖，恐怕已經把最貴重的搜略走了，而地圖剛出來時，肯定也有其他合道期前輩們來得更快，咱們找到的這些還是因為有大陣群防護，可能之前來的前輩不擅長破陣，才沒有搜走。”這一次，是濟姓修士苦笑着解釋。　　這一番解釋也算合情合理，更是事實，所以在解釋后，對面的那位人族合道期倒是臉色稍霽，可那天炎族修士，卻依舊滿臉懷疑。　　至於那位青岩族修士，沉吟了幾個呼吸，才突然笑道，“這情況看似合理，但萬一他們在那位長生境大能剛走時，就進來了呢？又或者，他們比那位長生境大能還先來？依我看，殺了他們，才是絕對不會出錯。”　　“豐兄、莫耳兄，他們拿出來的，的確不多，只是一些陣基之物，但這已經價值八百多上品靈晶了，若是他們說謊，之前地帶全是他們搜刮的，那可能就是幾萬，幾十萬上品靈晶了，雖然這些全是人族，和豐兄同屬一族，但，畢竟不認識不是？”　　……　　隨着青岩組修士的冷笑，另外兩人才紛紛目露異彩。　　對方這些話落入淺姓女修和濟姓修士等人眼中，卻讓一眾化神期紛紛面如土色。　　“郭兄，等一下你找機會啟動你那飛船，我們替你爭取時間，現在只有靠你的飛船，咱們才有活命希望。”　　“前輩饒命，小的可以立下天道誓言，我們真的只是今天才到此地，絕無虛言！”　　……　　面如土色中，有人直接向郭正陽傳音，準備拼一把逃命，但也有人臉色發白的求饒。　　但就在求饒中，一道道流光突兀的就從那青岩族修士身內飛出，眨眼之間，那求饒修士已經被打碎防禦法寶，自額頭和胸前多出都冒出一滴滴血珠，轟然墜落。　　“媽的，你怎麼動手這麼快！”　　一下子，那人族合道期修士頓時破口大罵，不過在大罵中，他卻也瞬間動了手，當然，這動手不是阻止那位殺人，而是幫忙殺人。　　“進我儲物戒指。”　　同一瞬間，郭正陽才大喝一聲，揮舞火府就籠罩向左右。　　“噗噗！”　　剛操控火府收走位相、位采、淺姓女修以及濟姓修士四個人，郭正陽就身子一顫，體外防護法寶光澤破滅，更是胸口一疼，疼的驚人。　　而左右另外兩個化神後期，也隨之隕落，那兩個一個是被那人族合道期一刀斬碎，另一個則是被那天炎族修士獨目中射出來的一道火光燒成虛無。　　“快！”　　郭正陽繼續大喝，運轉火府籠罩向商合景。　　就在這時，對面的青岩族修士則是驚咦一聲，再次操控什麼東西噗噗噗射在了郭正陽身上。　　又是一陣撕心裂肺的疼痛泛起。　　但郭正陽還是在轉瞬間把商合景等人受了進去，不止如此，就是之前他們送出來的一批寶物，郭正陽也盡數收了起來。　　直到這時，他才看清，在遠處的青岩族修士身前，懸浮着一枚枚繡花針一樣的青芒，零零星星足有十多隻。　　而那青岩族修士，此刻更是瞠目結舌的看着郭正陽。　　別說是他，就是那人族豐姓修士和另一個叫莫耳的天炎族修士，一樣是滿眼震驚的看着他。　　“不是吧？歌黎兄，你竟然破不開這小子的肉身防禦？”　　“哈哈，我倒要看看，這小子肉身防禦有多強。”　　……　　轟～獃滯一瞬，又伴隨着一聲驚呼和一聲大笑，那天炎族修士獨目一轉，一道火色就瞬間撲下。　　這條火舌的速度更是遠比光速快出數倍，郭正陽根本來不及反應，就被瞬間燒上。　　一個呼吸，郭正陽體外衣衫盡數化為虛無，但等那些火芒撲在他胸口時，卻依舊被堅實的肌肉阻擋了下來。　　就是在這種阻擋下，郭正陽又是疼痛不已，他都感覺到在那股恐怖的烈焰下，自己的身子都似乎想要融化一樣。　　他的肉身防禦，比下品後天靈寶還強些，但合道期已經能比較輕鬆御使下品後天靈寶了，如是合道中期，中品後天靈寶也能較為輕鬆使用了。　　所以這若是對方全力一擊，就算打不破他肉身，但痛楚一樣很可怕。　　“唰！”　　劇烈的疼痛下，郭正陽意念一動，身子就消失在了當地，出現在了數十萬里之外，而後再次轉動念頭，在他身前驟然就浮現出密密麻麻，足有八十一柄寒光閃爍的飛劍，一股恐怖的金銳之氣，激的虛空都連連震顫。　　“這小子是什麼怪物，一個化神中期，肉身強度竟然這麼可怕？速度也這麼誇張？都不比咱們差了。”　　可不是，他們都沒反應過來，郭正陽就到了幾十萬裡外，光速在太空飛遁一秒，才六十萬里呢，而土掛星的大氣層內天地靈氣濃郁，光在這裏飛遁速度都很慢……遠比不上太空。　　所以在發現郭正陽逃了之後，豐姓修士等人紛紛大感震撼，不過還是快速追了上來，追的最快的無疑是豐姓修士，此外就是那個青岩族的歌黎。　　至於天炎族的莫耳，此刻都還沒到，而剛一趕過來歌黎就在一聲驚呼中，操控那十多枚繡花針一樣的青芒直刺而下。　　郭正陽也不再猶豫，大成以上的劍意瞬間催動，施加到劍群上，操控劍群轟的一聲就絞殺而出，彷彿一條游龍般撲向那十多枚青芒。　　但，啪啪啪啪。　　一連串脆響接連響起，八十一柄飛劍在頃刻間就被那些青芒斬斷十多柄，劍群潰散，雖然剩下的，也有九柄飛劍所化龍爪，轟的一聲抓在了歌黎身前，甚至也抓的歌黎體外防禦光澤一顫，轟的一下就主動倒卷而開，因為承受劍意壓迫，飛劍還未加身，那些寶光就自主流卷開了，但他還是在飛劍真正刺殺到身軀前，怪叫着閃到了遠方。　　速度，郭正陽肉身強度，能扛得下合道期修士攻殺，論攻擊力，大成劍意無堅不摧，在那股惶惶的天地意志下，就算法寶運轉都難以流暢，也提不起多少力氣抵抗，所以連合道期的防禦，都在劍體未真的降臨時自主消散，可飛劍的速度，還是太慢。　　他大成劍意加身，也最多讓飛劍媲美一倍光速，遠比不上合道期全力逃亡。

# 第四百一十章 無息老怪

　　“天地意志，該死，這小子扎手！”　　“媽的，虧大了！”　　……　　雖然郭正陽劍陣並未真的建功，可之前一擊已經讓青岩族歌黎驚的渾身冷汗直流，堅不可摧，無可抵擋，在那股恐怖至極的天地意志下，他都被震懾的心神大亂，直覺自己死定了，連體內修為運轉都凝滯下來，他自己是這樣，就連他的防禦法寶一樣如此，雖然法寶是死物，但天地意志無所不壓，死物性質的法寶都被壓迫的自主沉寂，要不是他廝殺爭戰慣了，歷經無數兇險，反應的也不慢，恐怕剛才已經被這小子一擊在身上洞穿無數血洞了吧。　　那股無可阻擋的天地大勢，真的太可怕了，而他也第一時間反應過來，那是天地意志。　　反應過來后，歌黎何止覺得這小子扎手？這簡直就是妖孽。　　原本以為一個化神中期而已，他們想要宰殺就是手到擒來，可誰想到對方肉身修為不止強的可怕，能硬抗他們手中後天靈寶的攻殺，對方的速度一旦爆發，一樣極為驚粟，而攻擊力……還用說么？剛才若不是跑得快，他說不定就死了。　　而除了歌黎之外，豐姓修士和那位天炎族的莫耳一樣不傻，哪怕沒有直面劍意，他們也從側面感應到了那股無可匹敵的恐怖意志，所以在歌黎怪叫中，豐姓修士直接破口大罵。　　一聲虧大了，倒是讓天炎族的莫耳楞了一下，但很快就也明白了什麼，臉色一樣變得難看之極，但莫耳還是大喝一聲，“游斗，千萬不能讓這小子逃掉！”　　虧大了的意思，就是因為這種事，和這麼一個妖孽級的修士化為死敵，不值啊！　　可不是么，打劫而已，雙方原本是無仇無怨的，因為他們的貪心，對郭正陽等人打劫，結果上手了才發現這小子這麼扎手，不止能正面抗衡他們的攻殺，還能對合道期造成不小威脅，他還只是化神期啊，若是等他成長起來，這樣的大敵……，想一想就讓人不寒而栗，但發現的時候他們已經殺了郭正陽身側三人，事情也根本沒有迴旋的餘地了。　　一聲大喝，歌黎三人才紛紛急退，都不敢再正面郭正陽，而是從三面包抄，然後隔得遠遠的，一刀、一束火光，外加一大片密密麻麻細小犹如繡花針一樣的青芒，鋪天蓋地席捲而下。　　澎湃的殺機讓周邊天地都為之沸騰，三個大修士卻都知道，今天絕不能讓郭正陽活着離開，否則他們後患無窮！　　轟～　　殺機洶湧而下，郭正陽身側驟然浮現萬萬丈迷霧，豐姓修士一刀斬下，霧層彷彿直接被斬成兩半，但下一刻就又驟然彌合，反而豐姓修士長刀深深沒入雲霧深處，消失不見。　　一大片密密麻麻的青芒，同樣像是雨滴融入大海，瞬息消散。　　就只有莫耳獨目中射出的火光，在接觸到最外圍霧層時，直接點燃大片霧雲，灼燒的當地霧層都猛地一顫，瞬間稀薄了許多。　　但大火灼燒的霧層，也只是佔了整個霧層十分之一左右的面積。　　再下一刻，歌黎以及豐姓修士全都臉色大變，甚至是同時驚呼出聲，“不好，老夫和法寶失去了聯繫！”　　莫耳大駭，但還是馬上大聲呵斥，“小賊擅陣，而且肉身強大、速度驚人，攻擊力一樣不弱，豐兄、歌黎兄，萬不能再做保留了！”　　伴隨着呼喝，莫耳率先張口一吐，吐出一縷掌心大小的青風，而後迎空一漲，化為驚粟的狂風，吹入火光，風助火勢，眨眼間就讓原本只是能燒烤一成霧層面積的大火，形成焚天滅地之勢。　　滋滋滋、咔咔咔～　　原本濃郁的霧層在這樣的火勢下，幾個呼吸內就燃燒大半。　　不過看得出，這樣的手段對莫耳也是極大的損耗，這位天炎族修士此刻竟是渾身向下都燙着岩漿一樣的汗珠子。　　豐姓修士也一咬牙，雙手連捏奇奧法決，隨後厲嘯一聲，肌膚驟然變成殷紅色澤，一輪血月從天而降，把原本晴朗的天空都染成血紅色，粘稠月光揮灑而下，原本就被燒灼大片的霧層，也滋滋滋的被腐蝕的越加稀薄了幾分。　　再至於歌黎，卻也在一番法決牽引下，身軀漲大數十倍，成為一個頂天立地的巨人，右手一伸，啪啪啪的脆響中，最後霧層竟是瞬間被化為一片巨大岩石，轟然墜落。　　這一次墜落，就彷如一片山脈從天砸下，威勢駭人到了極點。　　但就在石層快要砸到下方山群時，整個石層才猛地炸裂，從中遁出一道青色石影，猛一看去，就像是青石雕塑一樣。　　“嗷～”　　石影還在飛遁，上空血月突然像是巨獸一樣張口一吞，就把石影吞入腹中。　　豐姓修士這才一招手，血月縮小成拳頭大小，呼的一下回到了豐姓修士手中，可就在這一刻，豐姓修士嘴角的笑容都只是剛剛綻放，就又猛地臉色大變，活見鬼了一樣驟然遠遁。　　轟的一聲。　　拳頭大的血月炸裂成無數碎片，伴隨大片血雨向外灑落，因為雨勢太急，連歌黎和莫耳都來不及躲避，直接被血雨淋了個濕透。　　而兩個合道期修士也直接慘叫着急退，等退出血雨範圍，兩個合道期已經變得傷痕累累，不止體外法寶被腐蝕成渣，就連多處肉身一樣冒着黑煙，皮焦肉爛。　　就是豐姓修士，此刻同樣是張口噴出一口熱血，氣息萎靡的嚇人。　　這是本命法寶被破，牽引來的創傷。　　還在那法寶還沒有被徹底摧毀，否則他不死也要丟掉半條命。　　破了他本命法寶的郭正陽，此刻情況也好不到哪去，雖然郭正陽猛一看去，肉身雖然鋪滿了血珠，但並沒有什麼外傷，那些血珠完全是從血月內帶出來。　　但郭正陽的氣機，一樣很亂，臉色更是忽紅忽白，渾身驚顫。　　三大合道期，沒有提前布施出真正的陣群，只靠陣寶之力，真的擋不住合道期修士玩命攻殺，而這三位各自御使寶物的奇詭偉力，一樣可怕的嚇人。　　他雖然靠着恐怖的肉身擋下了血月侵蝕，更靠着最強劍意破開血月，但他感覺到體外的血珠已經有一部分深入了肌膚之下，那些東西的可怕腐蝕性，雖然沒能腐蝕掉他的肉身，但一樣讓他疼痛的難以忍耐。　　“上！”　　就在郭正陽揮手剝落體外一滴滴血珠，更運功驅逐深入皮膚下的血色時，遠處卻又傳來一聲怒喝，卻是青岩族的歌黎大手一伸，郭正陽剛要催動本命法寶逃遁，就啪的一聲被化為岩石雕塑。　　他能清楚感覺到，自己肉身每一寸肌膚都在瘋狂石化，等無窮劍意瞬間爆發，撕裂驅逐那些石膚，剛剛破開，就是一片烈火轟然砸落，燒灼的他體外皮膚再次一陣亂顫。　　現在，那已經不止是疼了。　　而是在接連的瘋狂攻殺之下，他的肉身最外層防禦，已經達到了能承受的極限，真的有了被融化的趨勢。　　三個合道期玩命狙殺，法寶一樣都是極為恐怖的後天靈寶，還是被煉製成本命法寶。從正面抗衡，他還真有些吃力了。　　當然，就算正面抗衡對面三人有了吃力感，但那邊三個要殺他無疑也是千難萬難，近乎不可能的事。　　就算傷勢重了，往火府里一躲就行。　　問題是，郭正陽還不想就這麼躲進火府逃命，畢竟他在三人面前也不是沒反撲之力，他還有很多壓箱底手段沒施展出來呢。　　劍意再次瘋狂運轉，郭正陽剛要反撲。　　一聲晴朗的消音就驀地從遠方傳來，“哈哈，打的很熱鬧嘛。”　　伴隨着笑聲，一道身穿青袍的身影也從極遠處遁來，這一下子，郭正陽才猛地眉頭大皺，又來一個？　　不過郭正陽還只是皺眉而已，其他三個正在玩命攻殺的合道期修士卻紛紛像是見了最可怕的妖物一樣，全都從當地虛空驚的跳了起來。　　甚至之前圍殺郭正陽的趨勢也驟然終止，只是瘋狂逃竄。　　“不會吧，我剛來你們就要走？”那身影則是曬然一笑，笑聲里似乎還有些鬱悶，但他的動作也不慢，身子一分，下一刻就出現在了豐姓修士分散逃竄的路上，一分為三，直接攔下了三個人。　　就是在攔截的時候，這位並不見有太大的動作，只是憑空出現在豐姓修士幾人身前，平平靜靜凌空而立罷了。　　但正在逃竄，而且上一刻還都是凶威泛濫的豐姓修士三人，就全都像是蔫了下去的氣球一樣，呼呼呼的垂首彎腰，各個一臉崩潰。　　“我的規矩，你們都知道？”　　三道身影同時開口，笑聲依舊清朗而隨意。　　“知道。”豐姓修士欲哭無淚，而後在郭正陽瞠目結舌的注視下，這位竟然把儲物戒指什麼的，全都脫了下來，哪怕身上正穿着的袍服也遞給了身前青袍修士。　　脫光了！　　這位合道中期巔峰的大修士，一臉崩潰和抑鬱的全身上下所有事物都脫得一干二凈，乖乖上繳。　　不只是他，就連歌黎和莫耳也是如此。　　而在莫耳那裡還出了一點意外，這個之前還是殘暴凶煞的傢伙，此刻就像是無助的羔羊一樣，很是弱弱的開口，“前輩，我的眼睛雖然不是本命法寶，但……”　　“天炎族的獨目，向來都是攻殺利器，能賣個不錯的價錢呢。”青袍修士卻渾不在意，只是揮手就把莫耳的眼睛也收了起來。　　下一刻，三套輕飄飄的青袍隨風飄揚，飛向全身上下光禿禿的豐姓修士等人時，那三個分開的青袍修士才瞬間出現在了郭正陽身前，三身合一。　　“看起來你不認識我？奇怪了，現在還有不認識本尊的？算了，打劫，除了你的本命法寶，其他所有事物統統上繳。”　　瞬移！！　　這一次郭正陽終於感覺出了，這青袍修士之前飄忽出現，並不是速度快的讓人看不清，而是真正的瞬移神通。　　不過更讓他愕然的是，對方在出現后的行為話語，打劫？也是個打劫的？而且，而且這似乎是個很出名的傢伙？豐姓修士等三個合道期，在他面前竟然連反抗都不敢反抗，也真的把自己脫了個赤裸裸，除了本命法寶之外所有事物都上繳了，甚至天炎族那位，連自己祭練成法寶的眼睛都被劫走了！　　“你不會要我親自動手吧？”郭正陽愕然中，青袍修士倒是很有惡趣味的一笑，上下掃了郭正陽幾眼，眼中神色一片躍躍欲試。　　郭正陽也再次一驚，然後心下立刻起了逃回火府的念頭，開玩笑，之前豐姓修士和歌黎等人，三個合道期在這傢伙面前都乖的像是孫子一樣，天炎族那位連眼珠子被人打劫走都只敢求饒不敢反抗，這該是多兇殘的妖孽？　　他自然也沒了再和這一位戰一戰的心思。　　就是等他剛準備逃遁時，原本充滿惡趣味的青袍修士才猛地一怔，而後眼中直直射出一層妖異的光澤，盯着郭正陽死死打量，似乎要把他整個人都看透一樣。　　而郭正陽也身子一顫。　　臉上直接閃過一絲古怪色澤，很詭異的抬頭盯上了青袍修士。　　鳴叫！　　這一刻的郭正陽，竟突然感覺到自己儲物戒指里有個東西在發出興奮的低鳴，歪葫蘆！　　“哈哈，算了，難得本尊今天心情好，放你一馬，再見。”　　歪葫蘆輕鳴中連連輕顫，對面青袍修士才猛地收斂眼中神光，大笑一聲，瞬間消失在了當地。　　“不可能，無息老怪怎麼走了？”　　“該死，無息老怪竟然沒有搶劫他？這不對勁！”　　……　　青袍修士瞬間消失，走的時候還是催動的瞬移神通，所以大家除了感覺到當地泛起的輕微空間波動之外，誰也不知道這傢伙去了哪裡。　　但他這一走，卻讓剛披上幾件青袍的豐姓修士等人，全都驚的目瞪口呆。　　而在那些震驚的話語中，郭正陽也終於知道了之前那傢伙的名號，無息老怪？

# 第四百一十一章 無息老怪是什麼人？

　　無息老怪，這個名號，郭正陽還真從來沒聽過，畢竟他只是初到烈火星域不久，不過就算沒聽過，郭正陽也知道那傢伙絕對不簡單。　　一個簡單的人，能讓三個合道期修士乖乖的任對方打劫，褲子都脫光了主動送給他？從頭到尾除了一開始逃一下，結果就再無任何反抗舉動？　　不過在隨後郭正陽卻也沒糾結無息老怪的事，而是抓住機會，轟的一聲就催動本命法寶刺殺向莫耳，這個天炎族修士本命法寶是一縷青風，而現在的他，除了一縷清風外加一身青袍之外，身上再無他物。　　的確是下手的好機會。　　“不好！”　　郭正陽剛一撲出，還在震驚的三人就也紛紛大驚，莫耳更是意念一動，青風席捲而出，道道風牆鋪滿身前虛空，自己身子也亡命後退。　　但在他飛速急退中，郭正陽的身子卻噗噗噗穿透所有風牆，這一次，郭正陽沒有用劍，而是以指代劍，劍意加身，噗的一聲從莫耳身側襲過。　　郭正陽施加劍意在飛劍上，速度還是有極限，最多一倍光速，但他一旦催動本命法寶帶動自己遁形，最高能達到四五倍光速，自己的身體速度，遠超飛劍，而且他的身體不管是堅硬度還是力量，都一樣極為恐怖。　　真正想攻殺到這幾個合道期，反而是以本命法寶為牽引，以肉身做劍，才能起到最大效果！　　一個呼吸后，正在急退的莫耳才慘叫着炸裂成一片火花。　　但炸裂后的火花里，卻有一股風卷着一團心臟大小的火苗，身子一拐，就急遁向左側逃亡。　　等郭正陽剛想繼續追殺，卻突然又猛地被凍結成一片岩石。　　這一次，等他劍意再次爆發破開石膚后，舉目望去，卻發現三個合道期早已跑了個乾乾凈凈。　　郭正陽頓時愕然，跑了……　　不過想一下，那三個合道期除了各自本命法寶，其他所有東西都被無息老怪打劫走了，連防禦法寶都沒了，也沒丹藥，而且之前短暫的交戰中，三個人卻幾乎也是人人帶傷。　　似乎跑也是正常。　　而三個合道期亡命逃逸，郭正陽還真是追不上，也有些不敢追，畢竟他只有催動本命法寶時速度才能和那邊比一比，而他的本命法寶是下品後天靈寶，以現在的修為，最多全力催動幾息，就是之前交戰中輕微幾次催動，已經讓郭正陽的修為損耗了三四成。　　不過就算覺得豐姓修士三人選擇逃跑也正常，可問題是，原本一場生死搏殺，已經進展到了白熱化的程度，突然就因為一個無息老怪的加入，變成這樣的結局，實在讓郭正陽有些無語。　　不過無語了片刻，看着左右空蕩蕩的虛空，郭正陽最終還是無奈遁入火府，先是給自己挑了件衣衫遮掩身軀，而後才運轉功法去逼迫之前滲入肌膚內的血絲。　　一轉眼，足足過了一兩個小時，他才把那些充滿腐蝕性的血絲全部逼出體外，直到這時，郭正陽一身修為都差點耗空，那個血月是豐姓修士的本命法寶，威能的確可怕。　　又停了一陣子，恢復了一下修為，郭正陽才閃身到了之前被他挪移進火府的位相位采等人身側。　　“郭兄？”　　“你回來了！哈哈，太好了，郭兄實力真是驚人，竟然能在三個合道期追殺下平安無事回來！佩服！”　　……　　郭正陽出現后，位相位采等也紛紛大喜着圍了上來，而在此刻，幾人臉上的愁容都只是剛剛被喜色擠退。　　“無息老怪是什麼人？”面對幾人的道賀，郭正陽先是客套了一下，才問出了心底的疑惑。　　結果，一個名號，直接讓全都在大喜的眾人集體石化。　　石化了好幾分鐘，才有好幾個人都驚得直接從地上蹦了起來。　　“無息老怪？噗～”　　“郭兄，你不會遇到那位了吧？”　　“不可能，郭兄要是無息老怪，這隨身洞府早就被劫走了吧？”　　……　　一聲聲驚呼和尖叫，濟姓修士和位相等人的表情，也在最短時間內連連變換，精彩的嚇死人。　　甚至在隨後還有很多人在勉強回過神后，也紛紛對於郭正陽連無息老怪是誰都不知道，同樣表達出了無限錯愕和震驚。　　不過就算震驚，在郭正陽的追問下幾人還是紛紛開口，終於給了郭正陽一份完滿的答案。　　就是這答案，卻也讓郭正陽驚得瞠目結舌。　　無息老怪，是整個烈火星域最臭名朝著的劫匪，大盜！　　這位甚至在妖蟲出現之前，就已經聞名整個星域。　　而最初讓這位名聲大噪的一件事，就是無息老怪一個合道期修士，曾經把一個有兩大長生境坐鎮的超級宗門噁心的欲死欲仙。　　打劫！　　原本這位劫匪，也只是在烈火星域一隅橫行霸道，經常出來搶劫，他搶劫還很有惡趣味，不管遇到哪個種族修士，不管遇到男修士還是女修士，都要把對方劫個乾乾凈凈，就是除了修士本命法寶之外，其他全部劫掠，衣服都不放過！　　劫完之後，再賞給對方一件青袍。　　每一個被他劫過的修士，不管是做什麼的，最終都只會帶着本命法寶外加一件青袍狼狽而歸，是，無息老怪的搶劫，從不殺人，只搶劫。　　靠着這種奇怪的惡趣味，無息老怪當年就算還沒能名噪星域，但在某一帶只要被人提起就讓人糾結蛋疼的咬牙切齒。　　直到有一次他搶劫到了啟明宗少主頭上，而啟明宗則是人族內極為強大的一個宗門，門內兩大長生境坐鎮，這一搶，才讓無息老怪名聲大震，徹底名噪整個星域。　　因為在他搶劫時，很不巧的，就有一位啟明宗長生境在附近，直接動手斬殺了無息老怪，當時大家都以為把這個噁心人的傢伙徹底解決了，可是沒過两天，無息老怪竟然復活了，還直接搶上了啟明宗本部！　　是復活！　　完全一模一樣的無息老怪，不管是外貌和言行舉止，哪怕是生命氣息，都是一模一樣的無息老怪，絕無任何差錯。　　一個被長生境斬殺成渣的人，竟然復活了，這件事徹底引起了轟動。　　但更轟動的是，無息老怪在復活后就不斷在啟明宗作亂，見人就搶，而且已經變了規則，任何一個啟明宗弟子落入他手裡，都會被搶的只剩下一個本命法寶，然後被赤條條扔到啟明宗山門大門口……　　靠着精湛的空間遁法，無息老怪瞬移幾乎是來無影去無蹤，搞得啟明宗還多弟子都被赤條條丟在山門外丟醜不說，就連一些合道期長老都未能倖免。　　最終，在無息老怪又一次搶劫一個合道期長老時，因為那長老修為高深，拖住了對方，另一位長生境大能才終於抓住機會，再次斬殺了無息老怪。　　但只是一天，無息老怪又復活了……　　繼續搶劫。　　這一場戰鬥，整整持續了三四年。　　過程里無息老怪足足被殺了三十多次，但最終還是啟明宗兩大長生境主動認輸，紛紛綠着臉廣告天下，向無息老怪認錯，然後讓那位少主出來，乖乖讓無息老怪狠狠打劫一次，這才算了結。　　沒辦法啊，堂堂人族超級勢力之一，惹上這麼一個賴皮貨，幾乎隔一天就會有一個長老或者親傳弟子之類被搶的渾身赤裸，昏迷在總門外，哪個大宗門也丟不起這個人啊。　　更恐怖的，無息老怪殺不死。　　殺了三十多次，後來每一次斬殺，老祖們都會嚴格確認是否真正把他殺死，但不管怎麼確認，人家馬上就又生龍活虎跑來戲謔，還有幾次長生境大能都把對方屍首保存的很好，但要不了多久那些屍體都會自爆，一自爆，無息老怪隔天又會卷土重來，繼續把啟明宗弟子剝的赤條條的丟在山門外。　　怎麼殺都殺不死，空間遁法無影無蹤，長生境想殺他都不容易。　　而且一被纏上，任你再強大的宗門也會被搞得灰頭土臉，顏面盡失。　　所以那一戰之後，無息老怪徹底名動天下。　　不死不滅，無影無形，瞬間移動施展起來，再強大的禁空術都禁不住……　　這就是無息老怪縱橫星宇的超級資本。　　而那一戰後，在那位皮賴貨徹底名動星空后，絕大部分修士只要遇到他，都是乖乖交出所有財物，只帶着本命法寶和一襲青袍掩面淚奔。　　等妖蟲攻陷星空后，無息老怪倒是又引起了一串大事，這大事就是他不死不滅的能力，讓無數人眼紅，以前整個星域太大，大家誰都不知道怎麼才能真正殺掉他，也不知道去哪堵他，所以只能幹瞪眼，可安全區一確立，地盤就那麼大，裏面又有那麼多長生境老祖。　　結果所有長生境老祖就聯手排查，排查安全區內所有合道期，意圖布下天羅地網鎖定無息老怪。　　不死不滅啊。　　這真的足以讓所有人瘋狂了。　　可是那邊安全區長老會還沒真的找到無息老怪，這位就發狂了，曾經在啟明宗上演過的事，頓時在長老會不斷出現。　　那一次，無息老怪幾乎每天都要死好幾次，可隨着他死亡次數的增多，換來的卻是安全區長老會內，長生境以下幾乎七成修士都被打劫過。　　每次都以就是被剝的赤條條，打暈了丟在某地。　　這一場征戰又持續了半年，長老會才很尷尬的公告天下，我們認輸。

# 第四百一十二章 有人闖陣

　　“郭兄，你真的從沒聽過無息老怪的事？”　　“還有，無端端提到他，不會真遇到他了吧？”　　……　　位相位采等人在詳細解釋了無息老怪的事迹后，一群人卻又紛紛驚疑不定的開口，這種驚還是和之前一樣，一是吃驚於無息老怪的那麼那麼大的名頭，這位竟然都沒聽過，二是這位既然不知道這些卻還突然提起，難道真遇上了？可是不對啊……遇到無息老怪，郭正陽哪還能保住自己的洞府。　　或許有些人會說，隨身洞府這些寶貝，若是精通陣法一道的，完全可以煉化到極限小，藏於髮絲或肌膚毛孔之類，就可以不被無息老怪知道？這，這其實也是不了解的人才會這麼想，無息老怪縱橫星空，一個是靠不死不滅的能力，二就是靠精湛的空間遁法，他在和空間有關的術法、法寶之上運用上，絕對是超乎想象的恐怖，幾個長生境大能聯手施展禁空術都禁不住對方的瞬間移動，有這樣精湛的空間能力，只要修士身上藏的有和空間有關的洞府或者儲物戒指，都逃不過對方感應。　　畢竟誰也不是傻子，以前無息老怪打劫，有的是人想把自己的隨身洞府之類藏好，那些人甚至都不乏合道期的陣法宗師，但不管人家怎麼煉化洞府怎麼隱藏，都會被無息老怪找到，次數多了，等那位臭名昭著的星際大盜再出現時，被搶劫的才會那麼爽快。　　無息老怪做事，唯一讓人心安的就是他在搶劫的時候基本不殺人。　　“我還真遇到他了，之前在外面，正在和那三個合道期交手時，……”而面對幾人的問詢，郭正陽倒也沒隱瞞什麼，直接就把剛才的情況講了一遍。　　包括無息老怪原本準備打劫他的，突然來了句今天心情好，放他一馬就走人了的事，郭正陽也講了出去。　　當然，在無息老怪說那句話之前，郭正陽儲物戒指里歪葫蘆突然異動，發出顫抖式的鳴叫，這一點他是無論如何是不會說的。　　而隨着他的話，位相位采等人無疑又被驚傻了。　　所有人都是目瞪口呆！　　“我也不知道那位發什麼瘋，或許真是咱們運氣好……”眾人瞠目結舌中，郭正陽倒是笑了笑，神色一樣很詭異。　　無息老怪，不死不滅？不管殺他多少次都能復活，有時候一天復活好幾次，比起這一點來說，擁有一身精湛的空間術法，反而不值一提了。　　合道期修士，只要對空間之力理解足夠，本來就可以運用瞬間移動，而如果那個無息老怪感悟空間意志之力，此外再吞服大把蘊含空間玄妙的靈晶，那他的瞬間移動就算連長生境都禁不住也不算多不可思議。　　可不是么，在靈武大陸以外，感悟意志之力的修士雖然很少，但少只是少，並不是沒有，一個星域蘊含億萬萬星球，每個星球又有無數智慧生命，一億修士里沒人能感悟意志之力，那一百億，一千億修士總有一個，這隻是概率小了。　　所以就算有人能感悟空間意志，然後運轉起空間術法事半功倍，威能暴增，連高他幾階的大修士在空間之力上都禁不住他，這都不奇怪，關建是不死不滅，這種能力未免太過逆天，甚至超乎修士想象。　　“難道是先天靈寶？歪葫蘆不會無緣無故鳴叫，難道是無息老怪也有一件先天靈寶，才會讓自己不死不滅？不過歪葫蘆以前面對靈界時時也沒有鳴叫……難道是歪葫蘆這件先天靈寶處於全盛時期，而靈界時處於衰弱期，比歪葫蘆弱了太多，所以兩者相遇時並不會出現什麼爭鳴之類的情況，而無息老怪身上也有一件全盛時期的先天靈寶，歪葫蘆才會被刺激的輕鳴，無息老怪也是感應到我身上有先天靈寶，才不敢輕易對我下手？”　　郭正陽一心二用，心下不斷思索無息老怪的古怪能力，嘴上則是在向眾人解釋，就是他的話還沒說完，就又猛地臉色一變。　　“有人闖陣！”　　一句話，原本還在驚駭的眾人才也紛紛大驚。　　就是驚了一下，人群反而全都釋然了……　　“無息老怪，肯定是無息老怪，我就說嘛，被他盯上的人，不可能被打劫一半就沒事了。”　　“闖進郭兄隨身洞府的，肯定是無息老怪，該死，據說無息老怪不止有一身精湛的空間術法造詣，陣法方面也不弱的，要不然他也不可能面對那些有長生境坐鎮的大山門時也能如履平地，來去自如。”　　……　　等位相位采幾人驚呼出聲，正準備去火府防禦大陣群內查看的郭正陽倒是腳步一頓，而後古怪的看了幾人一眼，才滿心詭異的閃身離去。　　搞毛？　　現在有人闖陣，他們是站在一起的好吧？結果這些人竟然反而是如釋重負的表情？　　不過現在郭正陽也沒時間和他們計較這些了，下一刻，他已經出現在了一片虛無的黑暗空間。　　這一帶空空蕩蕩，除了黑暗還是黑暗。　　不過這種黑暗對郭正陽效果不大，所以他也一眼就看清了黑暗深處的事物，黑暗深處，一襲青袍加身，身高一米七多，算不上太俊朗的面容上卻很有陽光味的中年男子，可不正是無息老怪么。　　不過此刻的無息老怪表現卻很古怪，時而齜牙咧嘴，時而體外閃起一陣防禦光澤，跟着又沉寂下來，防禦光澤退散，又或者突然起身跑動，又或者，唰的運轉瞬間移動，在黑暗地帶內穿梭。　　但這些行為動作，卻不連貫，充滿了雜亂感。　　郭正陽的臉色，也隨着觀看變得陰沉起來，這傢伙，什麼時候闖進火府的？？他剛才感覺到有人闖陣，原本還以為就是那一瞬間才有人進來，可到了這裏，他才明白事情遠不是如此。　　因為這一片黑暗地帶，是火府外無窮禁止中，威能最可怕的一批。　　火府是一顆星球煉化而來，曾經被火府主人帶在身邊煉化了無數年，外圍禁制的確多的不計其數，而這些禁制還有另一個奇妙之處，那就是若有外人闖陣，根據對方破陣的方式，陣法會自動運轉，作出誤導，把敵人吸引到最合適的陷阱里。　　比如破陣的修士擅長以火之力護身破陣，那麼最外層陣法被破掉一批后，後面的陣群就會逐漸引導對方進入以水之力為主導，把水之力發揮到極限的陣群里。　　又或者你擅長生命系的術法法寶，那在你破除一批陣法后，就會被陣群引導把死亡氣息發揮到極限的陣群里。　　畢竟陣法這東西，總是有側重面的，一片陣群布下去，它不可能把每個方面的力量都發揮到極限，就像是人無完人，不可能說有的人在修鍊、陣法、煉丹、煉器上所有資質都是宇宙之最，最完美那種類型，每個人都有自己最擅長的，也有偏弱的一項。　　火府的陣群原理，外圍陣群就是試探、誘導，探測出敵人擅長哪方面，再把他誘惑到克制那種力量的絕殺陣內。　　若郭正陽這種感悟劍意、極為擅長攻堅，還擁有很不俗的陣法造詣的修士入陣，他就會被陣群逐步誘導到左右充滿陰柔之力的地帶，絕對是最能克制他無堅不摧的劍意的柔韌地。　　當然，若是一群人來破陣，或者有些力量不好找出能針對性克制的力量，那就看控陣修士的能力了。　　畢竟陣法也是有極限的。　　像是此刻在前方的無息老怪，他最擅長空間之力，那就是在茫茫星空下，你也不好說有什麼力量絕對克制空間之力。　　而眼前的黑暗地帶，則是把迷惑和致幻性發揮到了極限。　　這是整個火府內，最強的幻陣，在迷惑人方面絕對是最強，沒有之一了。　　任何修士進去都會幻象叢生，比如郭正陽在學習火府禁制那些年，就嘗試過讓人幫忙在外面看着，然後自己進入此間，結果剛一進去，就幻象叢生，他當年都以為自己跌入了下一個輪迴，突然變成了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幼兒，左右則是一個完整的世界。　　以他當時也參悟了小成劍意的意志力來說，都無法抗拒那種幻象，若不是外面有劉夏控陣，他幾乎都掙不脫那個幻境。　　而一旦掙不脫，就會直接在裏面被耗死，而這個幻陣會這麼強大，除了是因為左右陣群玄妙之外，也有幾個奇妙異寶在起作用，那幾個擁有極強至幻性的異寶，恐怕也全是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妙物，而且彼此還相輔相成，能更強的刺激修士的意識和意志力。　　若沒有那幾種異寶輔助，這陣群也絕對發揮不了那麼大的功效。　　看前方的無息老怪，他似乎也已經墜入了幻境，否則行為動作不會這麼雜亂。　　“空間之力，很難說有什麼針對性的力量，就算是時間之力也未必能克制住，對付這種力量，似乎還真是迷惑修士心神的力量最管用。不過這裏已經是火府陣群深處了，這傢伙闖進火府絕對也有段時間了，他什麼時候進來的？什麼時候被破解外圍的誘導陣群的？竟然能在絲毫不驚動我的境況下走到這裏，嘿……”

# 第四百一十三章 坑死人不償命

　　“不對勁，不對勁，本尊怎麼變成這個鬼樣子了？我的法力呢，我的神通呢？歸來決……”　　“瞬間移動……”　　“滾，我才是你大爺。”　　……　　郭正陽盯着無邊黑獄中沉思，而在黑暗深處，無息老怪依舊在做着各種滑稽的事，有時候是邁步奔跑，有時候是伸手捏出一個法決，引起一陣法力震顫，又或者來一次瞬間移動，突然閃現在數十步外，更有甚者，這位還會對着某處虛空大罵。　　這樣的情況，猛一看去的確很滑稽。　　不過郭正陽卻能理解對方現在的情況，一入幻陣就像是墜入一個新的輪迴，上一次郭正陽不設防的進入幻陣，也是眼一花，突然發現自己變成了一個完全陌生世界的五六歲小童，生長在一個類似中國古代的小村子里，有父母親人，手無縛雞之力，左右就是完完整整、真實無比的世界，自己掐一下自己也會感覺到疼。　　若是意志薄弱的人，甚至都會忘卻原本的記憶，完全一片空白的出現在新輪迴中，意志力不夠，再無法掙脫，會在裏面過完一生。　　郭正陽當時入陣體驗，已經感悟了小成劍意，自身意志力堅韌到了恐怖的地步，所以倒沒有立刻忘卻記憶，但當時對於周邊完全陌生、卻又真實完整的世界，他一樣覺得很難相信，伸手放一個術法，在那個世界，根本不會出現絲毫法力波動，想飛遁，剛跳起來就會摔倒，摔的還很疼。　　而且隨着時間延長，他以前的記憶都會逐漸模糊，逐漸在那個幻境世界淪陷。　　等後來他被解放出來時，在和外面操控陣法的劉夏一印證，得到的結論，就是和眼前的無息老怪反應差不多。　　對方嚷着不對勁，試着捏發決牽引術法，估計就是正在幻境世界里嘗試呢，不過在幻境世界，他看不到也感覺不到絲毫術法效果就是了，……　　“栽了，本尊這次又栽了，朋友，我知道你肯定在外面了，能不能把我放出來，咱們好好談一談？”　　片刻后，做了許多滑稽動作的無息老怪才突然止住了左右嘗試，而後就背對着郭正陽開口。　　他在幻境世界里，自然是看不到郭正陽在哪的。　　而這句話后，郭正陽剛想說什麼，卻又馬上見到無息老怪猛地從當地跳了起來，指着右手邊一處虛空破口大罵，“你才是白痴，你全家都是白痴，老夫懶得理你，快滾……哎，別打，別打……”　　郭正陽瞬間愕然，嘴角也露出一絲古怪的笑容。　　他上次進入那個環境世界后，化身為一小童，雖然因為性格關係，一直都是很沉默的做各種嘗試，但是捏法訣施展術法、嘗試飛遁之類，落入那個世界里左右親人眼中，也是很怪異的，他都不止一次被幻境世界里的“親人”質問自己是不是不舒服，得了什麼病之類。　　估計現在無息老怪也是身陷幻境，做那些滑稽動作被身邊的虛幻生命鄙視了？　　不過說起來，這個傢伙可是合道期修士……性格行為怎麼這麼跳脫？　　而在郭正陽失笑中，黑暗中的無息老怪卻像是正在被追打的普通人一樣，一邊跑一邊做着各種防護動作，還不斷求饒，足足鬧騰了好一會，他才噗通一聲狼狽的癱坐在虛空，而後哭喪着臉看向天空，“朋友，你還要玩我倒什麼時候？你這個幻陣太狠了，我認輸了成不？放我出來吧。”　　郭正陽又古怪的看了無息老怪一眼，才終於開了口，“你覺得我會相信你么？我可記得不久前，你才說要放我一馬，結果轉個身的時間，就潛入了我的隨身洞府。”　　“啊，哈哈……好傢伙，你終於回應了，媽的，我還差點以為我一直就是一個賣糖果的小販呢，以前那些都是一場夢……快放我出去，我發誓，以後再也不對你下手了。”原本還是哭喪着臉的無息老怪，馬上就從原地跳了起來，興奮的對着左右天空開口。　　“天道誓言？”郭正陽又是愕然，賣糖果的小販？這位墜入幻境后，身份還真是別緻，不過他還是笑着反問了一句。　　其實，他也不知道該怎麼對付這個傢伙，一個殺不死的怪物，雖然那可能是和某種先天靈寶有關，但不管怎麼殺都殺不死，就算郭正陽也有兩件先天靈寶，對上這種變態還是足以讓人鬱悶的。　　那如果無息老怪肯立下天道誓言，以後雙方互不侵犯，也算不錯。　　“咳，那個……那個天道誓言太嚴重了吧？沒必要那麼隆重，你看我隨便發個誓怎麼樣？”黑暗中無息老怪也一愣，跟着就一臉扭捏的開口，一雙眼珠子更是咕嚕嚕亂轉。　　郭正陽則當場無語。　　隨便發個誓？扯淡了吧。　　這個真是合道期大修士？　　合道期未必就代表一定要保持着嚴肅威嚴，可是合道期修士，已經是最接近巔峰的強者了，說話時扭捏作態，眼珠子鬼祟的亂轉？這，這給人的感覺真的太怪異了。　　無語之後，郭正陽壓根就不回答了。　　而無息老怪等了一陣子等不到答案，才也勃然大怒，“怎麼，你還真以為我怕了你？你要知道，本尊是殺不死的，大不了我直接自殺，再重新來找你！只要不再隨意闖陣這個幻陣，你的末日可就到了。”　　郭正陽還是不回答。　　只是靜靜看着無息老怪發怒，對方怒了一陣子，卻似乎受到幻陣影響，逐漸迷失了似的，就在那裡坐着各種古怪的動作。　　足足過了良久，無息老怪才猛地驚醒，而後再次對着天空叫了起來，“好吧，小子，我也不繞圈子了，咱們做個交易怎麼樣？”　　“什麼交易？”郭正陽這才笑着開口反問。　　“用我珍藏中任意十件寶物，換你手裡一件寶貝！”無息老怪怪笑一聲，“本尊縱橫烈火星域數百年，搶過無數人，是個人就能知道我手裡有多少好東西，十個換一件，你可是佔了大便宜了。”　　郭正陽沒忍住，哈哈大笑。　　他就知道，這老怪物是衝著他手裡的歪葫蘆來的。　　對方擁有不死不滅的能力，就算深陷幻陣，又怎麼可能輕易向他認輸？他不選擇自殺，恐怕就是怕一捨棄這身軀，就再也找不到郭正陽吧。　　畢竟郭正陽不是那些超級宗門，就站在那裡任由他前去劫掠，沒辦法動地方。　　“十個換一個？包括你手中那件先天靈寶？”大笑中，郭正陽才猛的開口，一句話，無息老怪頓時一愣，而後才怪叫着跳起來，“原來你知道啊，該死，我還以為以你現在的修為，根本沒能力煉化先天靈寶，所以不知道呢。”　　可不是，想要煉化先天靈寶，最低也得有合道期修為，而對於合道期以下修士來說，就算偶爾能發現先天靈寶的一些基礎妙效，只要不煉化，也未必能知道那些東西就是先天靈寶，比如郭正陽，拿到歪葫蘆那麼久，也是直到迦藍星禁地長老會外一戰，看到歪葫蘆吞了那些萬化樹，後來又拿着歪葫蘆去了靈時府做了些實驗，他才確認歪葫蘆是先天靈寶，在那之前，就算他早得到了歪葫蘆，也知道世界上有先天靈寶這東西，但也很少想過歪葫蘆會是先天靈寶。　　所以無息老怪會這麼認為，倒也不算太奇怪。　　又跳又罵，無息老怪突然又靜了下來，而後鬼鬼祟祟看了左右一番，才又抬頭望天，“喂，你手裡的那件寶貝的功效是什麼？既然你知道那是先天靈寶，我也騙不過來了，那你告訴我它的能力，滿足一下好奇心總行吧？”　　郭正陽再次無語。　　沉默了一陣子，他才突然笑道，“你說我要是對外宣布，無息老怪的不死不滅是因為他手中有一件先天靈寶的緣故，會引起什麼反應？”　　“切，就你這小娃娃還想威脅我？你說了也沒用，沒人能找到我的真身在哪裡。”不過在郭正陽話語落地后，無息老怪卻哈哈大笑，更是一副洋洋得意的表情。　　下一刻，他更是叉着腰一臉惡趣味的笑道，“給你看個好東西。”　　言罷，原本那一米七多、面容陽光的中年修士，突兀的就像是水一樣融化，而後重新組合，漸漸演變成了另一個郭正陽。　　而且這演變，不管是外形還是氣息都是一模一樣，哪怕是郭正陽也看不出絲毫破綻。　　在郭正陽看的愕然時，無息老怪再次得意的大笑，“整個烈火星域都被我騙了，哈哈，我從第一次出現一直都是以剛才那副模樣示人，而後不管他們殺我多少次，我繼續出現還是那個樣子，所以外界所有人都以為那個就是我，但事實上那全是假的，怎麼樣？你說我以後全部以這個樣子出去搶劫，然後再以無息老怪的身份出現告訴別人，你得了我的真傳，是本尊座下大弟子，你會有什麼下場？”　　郭正陽當場綠了臉。　　這傢伙不止不死不滅，更是一直都在忽悠整個烈火星域？他竟然可以隨意幻化外形？他手裡的寶物究竟是什麼？這功效未免太恐怖了。　　不過先天靈寶，功效本就超乎想象的，比如靈時府，外界一天府內一年，絲毫不影響壽元，進去多少人都能受益，這又何嘗不是一種大恐怖？在那樣的靈寶功效下，資質再差的人，熬時間也能熬到無上巔峰的。　　所以，無息老怪手裡的先天靈寶有如此妙效，倒也未必比靈界時強。　　但現在這已經不是關鍵了，關鍵是無息老怪的威脅……　　原本郭正陽還想威脅一下他，現在扯淡了，萬一對方真的幻化成他的樣子，到處搶劫，那會是什麼後果？這是坑死人不償命啊！！

# 第四百一十四章 這樣會不會太下流了？

　　“怎麼樣，怕了？嘿嘿，你若想不讓我那麼做，也可以，只要你答應把你手裡的先天靈寶賣給我，你放心，本尊這些年搶來無數珍寶，包括一部分僅次於先天靈寶奇妙異寶，我用十件僅次於先天靈寶的寶貝換你的先天靈寶如何？”　　郭正陽被之前無息老怪的威脅搞得綠了臉，而無息老怪自己則是哈哈大笑，笑過後，他就又興奮的開口。　　僅次於先天靈寶的奇妙異寶？那些東西的確也很貴重的。　　比如郭正陽曾經在迦藍星得到的萬化樹，就是僅次於先天靈寶的至寶，那種東西的威能，幾乎不輸於修士所能打造出來的極品後天靈寶了，而且還有着各式各樣奇妙功效，就是眼前的黑暗地，能有如此迷幻效果，也是有一株該檔次的寶貝在輔助，才能讓人一進來就彷彿墜入一個新的輪迴。　　所以那些東西，也絕對都是了不得的好東西。　　不過對於這提議，郭正陽還是毫不猶豫的拒絕了。　　“你這傢伙到底想怎麼樣？難道真要本尊和你撕破臉，搞得你聲名狼藉才甘願？”而在他一陣沉默時，無息老怪才又大怒，一聲怒斥也讓郭正陽笑了。　　好傢伙，現在是對方想從他手裡搶寶貝，但聽無息老怪的語氣，倒像是郭正陽在無理取鬧一樣。　　無恥的人他不是沒見過，但皮賴到這地步的也絕對不多。　　“如果你非要那麼做，我等着就是了。”　　無語的撇了撇嘴，郭正陽才輕笑一聲，而後一劍揮出，劍意加身，噗的一聲就斬下了無息老怪的腦袋。　　可不是么，現在的無息老怪神智陷入新的輪迴，在那裡他就是沒有絲毫武力的賣糖果的小販，因為在那個世界看不到法力效果，神智也會逐漸淪陷，導致他本身也是處於無防備狀態，那自然是輕而易舉就被郭正陽斬殺。　　同一時間，在烈火星域安全區某座荒蕪星球上，地底深處一個被開闢的寬闊舒適的地穴內，一道原本正趴在一張不知名獸皮上沉睡的身影猛地就驚醒過來，氣的在虛空中搖頭擺尾，吱吱亂叫。　　如果有人在場，還是女性修士的話，恐怕第一時間就會被虛空中的身影吸引的放聲尖叫了，因為那東西外形真的太漂亮，太可愛了。　　這是一條外形類似於地球上的狐狸，但通體一片細膩無暇的乳白色毛髮，猛一看去就像一團牛奶一樣的小獸，而小獸哪怕在氣急敗壞中，一雙藍寶石般的大眼睛一樣像是沒睡醒一樣，看上去怪異到了極點。　　當然，如果有烈火星域大修士在此，也恐怕一眼就會認出，這小東西雖然看着可愛，但實際上卻是整個星域數得着大妖之一，多寶獸。　　多寶獸，也是整個星域最臭名昭著的妖物，因為這種東西天生精擅空間之力，擁有許多和空間類術法有關的種族神通，個體實力極為強大，但卻個個都是下賤無恥的傢伙，哪怕是嬰幼兒期的多寶獸，天生就喜歡靠着空間遁法遁入修士儲物空間里盜寶，而且此獸天生記仇，小心眼，你被它舒舒服服偷了，也就算了，要是不讓它舒舒服服偷盜，你就真慘了，等它們成長起來，就更不用說了……　　這種天生的大盜，空間賊，剛出生的嬰兒就幾乎都擁有道君境的實力，生長一陣子，等幼兒期就可以堪比化神期修士，然後就可以喚醒空間遁行的種族天賦神通，來無影去無蹤。　　而少年期的多寶獸，基本就能擁有堪比合道期修士的實力，種族神通也會更強大許多倍。　　這樣的妖物，是天生就站在眾多種族巔峰的恐怖存在，不過正因為太恐怖，所以多寶獸的數量……　　這麼說吧，整個烈火星域，同一時期的多寶獸絕對不會超過一手之數，因為先天太強大，所以後天限制很多，這些大妖哪怕少年期都能媲美合道期修士，但真正成長到成年期，也基本還會困在合道期，再想向上突破，難度不是一般的可怕。　　真正的長生境多寶獸，別說同一時期未必有一隻，就是向前向後各自探索一萬年，都未必有一隻。　　多寶獸從合道期突破進長生境的種族枷鎖，絕對要比人類修士從聚靈期修鍊至長生境更可怕百倍千倍。　　不止如此，多寶獸因為天生喜歡偷盜，哪怕是嬰幼兒期就喜歡盜寶，所以有不少多寶獸都是在嬰幼兒期就被斬殺……　　至於收服？如此精擅空間之力的大妖，要說沒人想收服絕對是假的，無數修士做夢都想收服一隻多寶獸，若能成功那好處簡直不可想象，這種大盜輕鬆都能讓你富可敵國，但這些東西，性子雖然頑皮，卻極為高傲，它們的傲氣比種族神通都更強，而且因為這些大妖天生精擅空間遁法之類，你把它殺了容易，可關起來？再強大的禁制都很難困得住。　　所以被修士收服的多寶獸，其實比長生境的多寶獸更稀有。　　不過現在除了半空中的小獸之外，沒有任何修士在場，所以也就沒人能發現這隻多寶獸了，而半空中的小獸在吱吱亂叫了片刻后，才突然一張口，一道虛幻的身影就從它口中飛出，等身影徹底遠離獸軀之後，本還有些透明的身子就徹底實質化。　　這卻是一個一米七多，一身青袍、面容陽光的人族中年修士。　　無息老怪！！　　烈火星域的修士們，恐怕做夢也沒人想到不死不滅的無息老怪，竟然是一隻多寶獸幻化的。　　這不是修士們蠢笨，而是大妖想化形，長生境多寶獸都做不到……　　所以哪怕縱橫天下的無息老怪，做事風格比多寶獸還下流，而且也精擅空間遁法，但無息老怪都是以人身出現，還真沒人想過臭名昭著的無息老怪會是一隻多寶獸。　　“啊啊啊，氣死我了，那個小賊竟然真敢殺我的分身，我一定要那小賊好看！！”等身影實質化后，原本看上去外形也算風度翩翩的無息老怪才馬上齜牙咧嘴的跳腳大罵。　　是，若是不吐出分身，哪怕是修為堪比合道期的多寶獸，一樣只會獸語罷了。　　不過一旦造出一個分身，這分身就可以隨意幻化，只要它想，不管是人族，還是青岩族，亦或者天炎族、金屬族等等，都可以幻化。　　而且幻化后的分身也能擁有該類種族的基本能力，比如說話，學習。這種分身，也正是多寶小獸早年偶然得到的那株先天靈寶的能力，一股寶氣，可以孕育一個實力和多寶獸本尊一模一樣的分身，操控分身，只需要它分出一點心思就行。　　正因為這種分身，臭名昭著的無息老怪在他人眼中才會不死不滅！　　而在手舞足蹈的大罵片刻后，“無息老怪”才猛地冷靜下來，搖身一變化成了一個不管是外觀還是生命氣息都和郭正陽一模一樣的人族青年修士。　　“嘿嘿，看習慣了那個老鬼的模樣，現在突然變成另一個人，還真有些不習慣。”擠眉弄眼的怪笑幾聲，青年修士才又臉色一變，變的正經中多了一絲哀傷，“那個老傢伙，死的太早了，沒能看到本尊替他揚名星空，真是遺憾啊。”　　以前的無息老怪，其實是這隻多寶獸還是嬰兒期小獸時，跑到附近一個散修居住處偷竊，然後不幸失手……被人家抓住了。　　抓住他的那個修士，外形就是無息老怪，而後狠狠揍了多寶獸一通，把它放了，以多寶獸的記仇和小心眼，小傢伙吃了虧當然不肯善罷甘休，所以沒隔多久就繼續去偷，又被抓，又被打了一通屁股。　　如此循環多次，知道那個修士和善，不會傷它性命，小獸後來就經常跑去玩，後來的偷竊已經被它當做玩樂，和那個老傢伙鬥智斗勇了。　　可惜那個老傢伙只是道君境，等它某一次睡醒后，就再也找不到人了。　　再然後，等少年期的多寶獸偶然得到那株先天靈寶后，烈火星域無邊星空下，就多了一個臭名昭著的無息老怪！　　“如果你非要那麼做，我等着就是了。”　　但哀傷了一下，青年就又臉色一變，咬牙切齒的重複了一次郭正陽不久前說過的話，才放聲大笑起來，“敢挑戰我？本尊縱橫星空，還從來沒輸過，恩，那個老傢伙如果不是死得早，遲早也得敗在我手上，這是一定的！敢和我鬥智斗勇，真是把無恥當無知了。”　　大笑之後，身影一雙大眼睛又咕嚕嚕鬼祟一轉，隨後轉身撅着屁股就在地上找起了什麼。　　“嘩啦啦！”　　找了片刻，原本空曠的只有一張舒適柔軟的不知名獸皮的地穴里，突然就憑空掉下來一大堆晶石，無窮無盡的晶石像是瀑布一樣下流，幾個呼吸就把整個洞穴淹沒。　　“恩……我記得，我記得那小賊是用劍的來着，多吃一些蘊含劍道玄妙的中品靈晶，那我用起劍來，也能成高手呢……嘎嘣，還有，他是化神中期巔峰，等出去的時候，我也要幻化成化神中期巔峰的氣息。”　　“打劫？像以前一樣見人就搶，嘎嘣，然後本尊出去說他是咱的弟子，一定要把他搞的比我們多寶獸的名氣還爛不可，就這麼辦！”　　“嘎嘣～等等，不對，如果只是搶劫，不死不滅的能力，外加無息老怪的名頭，那就算把他名氣搞爛，也是人人怕他，不敢給他添多少麻煩，那以後等小賊出現，其他人見了他豈不是像見了我一樣，直接把寶貝送給他？這太便宜他了，不行，得更過分一點，只劫財可不夠，是便宜他，那就劫色？化成小賊的樣子，去劫回來一批大修士的道侶，幫他們生孩子……這樣才會讓人受不了，不管小賊是不是不死不滅，只要他一出現，就會有無數人氣的想殺他，哈哈，本尊太聰明了，……不過，不過怎麼劫色啊，用那些人類修士的話說，本尊可是如花似玉的大小姐一個，就算幻化的分身也能幻化出人類的那種玩意，但是，這樣會不會太下流了？”

# 第四百一十五章 頂風臭千里

　　“就這裏吧，淺道友、濟道友，你們是直接回安全區，還是留下來？回去的話，這些寶物大家就一起分了。”　　……　　安全區某顆死寂星球地底深處，某隻小獸正嘎嘣嘎嘣狂吃着靈晶，還謀划著怎麼搞臭郭正陽的名聲，安全區外，一處茫茫星空下，充滿科幻風的太空飛艦也驀地停頓下來，等飛艦消失不見，才顯出了郭正陽一行人的身影。　　殺了“無息老怪”一個分身，郭正陽也知道自己惹麻煩了，還是很大的麻煩。　　所以原本打算從濟姓修士等人口中探聽一些距離安全區較遠地帶的傳送陣坐標的事，也被郭正陽暫時放緩了。　　現在有一個那麼無恥下流的大敵，就算郭正陽不想，也不得不準備着提升實力了，他現在實力還是低了，面對一個不死不滅的無息老怪，對方竟還準備把他搞的臭名遠揚，那郭正陽真需要做好打算，以後只要出現在其他修士面前，就會被人拿着奇怪的眼光看他。　　那種情況下，以他現在的實力恐怕遠不能應付了。　　所以，把修為提升到能和合道初期巔峰媲美，真正煉化歪葫蘆，就成了郭正陽迫在眉睫的選擇。　　也只有徹底掌控一件全盛時期的先天靈寶，發揮出一些超乎想象的玄妙威能，他才能面對以後可能發生的各種事。　　而郭正陽想擁有堪比合道初期巔峰的修為實力，其實也不難，只要他修鍊到化神大圓滿巔峰就行了，也就是再破兩個小瓶頸，而小瓶頸間的天劫，也沒有那麼可怕，至少他有八成以上把握可以面對，因此就是在茫茫太空中先隨便找個地方把火府懸空，然後自己進入火府修鍊兩三年也沒什麼。　　不過在這之前，濟姓修士等人怎麼辦？　　郭正陽已經把發生在火府內的事告訴了幾人，包括無息老怪能隨意化形，偽裝成其他人模樣，還準備栽贓郭正陽的事，他都說了。　　這些人如果要回安全區，他會把之前在土掛星得到的寶物分給眾人，如果他們要留在火府，郭正陽也不會介意。　　而在從土掛星到這處太空的路上，郭正陽也讓眾人考慮這選擇了，現在，估計那邊幾人也已經有了答案。　　事實也的確如此，隨着他的話，位相位采等彼此對視一眼，隨後還是各自表示，願意留在郭正陽的火府內，就是說這些時眾人都有些不好意思，尤其是濟姓修士和商合景，更是不好意思的臉都紅了。　　但他們會選擇留下，也是為了安全考慮。　　畢竟有不少人見過他們和郭正陽一起出行的，如果無息老怪真的化成郭正陽的樣子在安全區到處作亂，那和郭正陽有關係的絕對也會被人找出來，找麻煩……　　眾人自然也能明白郭正陽讓他們留在火府修鍊是為了幾人好，就是這種好意，接受起來有些心虛，因為在這之前，若不是郭正陽擋下了那三個合道期修士的襲殺，他們就已經死了，郭正陽已經救了他們一命，還願意讓他們在火府修鍊，的確是他們佔了天大的便宜！　　就算不提安全問題，火府內靈氣充裕無比，而安全區，幾乎每個星球都是靈氣稀薄匱乏，修鍊只能靠吸收靈石靈晶，靈氣稀薄的環境下，就是突破瓶頸一樣困難了許多，因為天地環境太差，就容易影響修士的感悟。　　在幾人尷尬的表達願意留下時，更紛紛對郭正陽一而再致謝，郭正陽則是一笑，轉身就帶着眾人進了火府。　　位相位采等人的修鍊地點隨意即可，他自己則在拜別幾人後，到了靈時府把這裏的情況大致和劉夏等人說了一些，才專心找了個僻靜之地開始感悟。　　“隨着修為加深，越高的瓶頸利用頓悟觀想法修鍊就越慢，不過我想修鍊到化神大圓滿，也只需要再破開兩個小瓶頸，最多也就是花費幾年吧……等幾年後煉化了歪葫蘆，再出去看看那個不要臉的傢伙到底都做了什麼吧。”　　腦海中閃過一道思緒，郭正陽才快速進入了感悟中。　　……　　“郭道友？郭道友？”　　三年後，距離安全區17號門戶大約四五百星里的茫茫虛空中，隨着一道身影從遠方疾馳而來，停下身子向輕呼一聲，原本平靜的虛空才突然暴起一個黑色光幕，身影見狀也是一喜，快速遁入了光幕中。　　下一刻，等身影出現在一片景色秀麗的山巔之上，郭正陽才笑着看去，“淺道友，辛苦你了。”　　“不辛苦，比起道友對咱們的幫助來說，我只是跑了一趟，可沒什麼。”身影笑着擺手，就是擺手中，她的俏臉突然就是一紅，紅着臉盯着郭正陽上下打量，越打量，臉也越發紅潤嬌嫩。　　淺姓女修雖然姿容性感出眾，但平時一直都是冷冰冰的樣子，突然間露出如此神態，郭正陽頓時愣了，看了淺姓女修一眼，他才皺眉道，“淺道友？”　　“噗～”　　一問，淺姓女修才噗嗤一笑，隨後更笑得前仰后合、花枝亂顫。　　“郭道友，你出名了，名震星空！”　　郭正陽默然不語，只是古怪的看着淺姓女修，淺姓女修也在笑了一陣子后，才猛地打了個寒顫，“你知道現在安全區那些修士都叫你什麼么？”　　“什麼？”　　“……，算了，都是很難聽的名號，我還是不說了吧，我只說說你那些事迹吧，兩年前，在土掛星狙殺咱們的三個合道期修士回到安全區后，那三個人就開始宣揚說你和無息老怪有勾結，當時無息老怪只搶他們不搶你，你們肯定有其他關係，你也知道，無息老怪不死不滅的能力有多引人垂涎，所以還真有不少人開始搜尋你的下落，但是沒人找的出來，就這樣過去一年你才突然出現，直接殺上了那個豐姓修士的洞府里，當著他的面把他的雙修道侶搶走了，折騰了十天才放回來。雖然放回來那次，有好多和豐姓修士交好的修士都在場，然後眾人聯手狙殺了你，但第二天你就又卷土重來，又把前一次和豐姓修士聯手滅殺你的一個人族修士的道侶搶走了，據說又帶回去折騰了好幾天。”　　“從那以後，你就徹底名噪星空了，因為你是繼無息老怪之後，第二個不死不滅的人，而且你比起來無息老怪來更下流了無數倍，專搶別人老婆，從豐姓修士開始，後面幫他一起殺你的人，總共有二十多個大修士都被你搶走過道侶。其中最恐怖，也是最近的一個，人家可是長老會的一位長生境長老，連他的化神期的小道侶都被你搶走了，據說折騰了三十多天才放回來，那也就是前天，現在在安全區，每一個人族修士提起你，都會當場冒冷汗的。”　　……　　“啪～”　　在淺姓女修笑着解釋中，原本也有一定心理準備，知道自己名聲肯定要被敗壞的郭正陽，還是很快就聽的黑了臉，一握手，手心出都炸起一串音爆聲。　　他真吐血了。　　哪怕早知道那個傢伙很無恥，可他還是沒想到對方會把自己往這方面污衊，人妻殺手？仗着不死不滅的能力，專門給大家戴綠帽子？　　可以想象，郭正陽現在若是出現在安全區，會迎來什麼樣的目光了！　　這也的確要比攔住一個修士把對方打劫的只剩一件本命法寶更無恥了無數倍啊。　　抓一個女修帶回去折騰幾天，最長的幾十天，恐怕現在安全區內，絕對有無數人想把他挫骨揚灰吧！！　　你只是搶劫還好，人家知道你不死不滅了，殺過你好多次怎麼殺都殺不死，那你就是露了面，見到一個被你搶過的長生境強者，對方也未必再敢把你怎麼樣，至少未必會見了你就殺，像是以前的無息老怪，雖然他做過許多下流事，但現在一旦出現，好多人都是不反抗，乖乖任由他打劫。　　所以無息老怪真要是化成郭正陽的樣子，像以前一樣到處搶劫，那就算把郭正陽的名聲搞臭了，其實郭正陽也還敢見人，說不定他出去見了人之後，一些修為不高的也會直接把家底掏乾淨雙手送給他呢。　　可是這種專送人綠帽子戴的齷齪事，估計他真要露了面，就算大家都知道殺不死你，也要見你一次屠你一次，非把你屠個欲仙欲死不可。　　“幸虧我在回去打探消息的時候，沒遇見你，不然可就糟了……”看着郭正陽氣的要吐血的樣子，淺姓女修又臉色一紅，古怪的低笑出聲。　　說起來她也是個絕色佳人，以前也有不少男性修士都對她擺出過追求的姿態呢，幸虧沒遇到那個變態，不然要是被劫走，下場不堪設想，她還是有些話沒告訴郭正陽呢，比如她聽來的，好幾個化神期女修被劫走後，即便放回來了，也都是好幾天都不能起身……那得被羞辱的多嚴重啊。　　這些話，她的確不好意思去說。　　而現在的安全區，郭正陽的名字甚至比無息老怪還響，他自認是無息老怪的親傳弟子，兩師徒一個劫財，非要把人劫的只剩本命法寶，否則就不罷休，另一個劫色，專門搶劫大修士們那些如花似玉的嬌美道侶，這一對師徒的名氣，真的能頂風臭千里了，這個千里還是指的星里，一星里，就是光在太空中飛遁100秒的距離啊！

# 第四百一十六章 化神巔峰

　　“�G飛小衣星，沒反應。”　　“大旗星，沒反應。”　　“法布爾星，還是沒反應。”　　……　　“有反應了，有反應了！這是九合星，是我家！”　　……　　一天後，距離安全區17號門戶大約一萬多光里的一顆星球上，等郭正陽諸人在一個還未被妖蟲蠶食多少，也沒被尋寶的修士們拆除的星際傳送陣上一一試驗，試驗了十多個星球的坐標都毫無反應，說明那些星球的傳送陣，八成已經被破壞。　　只不過在繼續試驗着九合星的傳送陣時，原本被郭正陽置入陣中的一件法寶，直接就隨着傳送光華的閃爍，消失在了陣內，這樣的情況無疑說明了傳送有效。　　在郭正陽身後一道身影也馬上驚喜的叫出了聲，卻是一個化神後期的老年修士，看到這樣的反應，在第一時間就激動的淚流滿面。　　“郭兄，我的家鄉九合星，距離安全區大約相隔了一萬多個小行星系，四五百萬光里，那個地方現在應該是荒無人煙的，……”　　激動中，那修士也馬上介紹起了家鄉星球的大致狀況。　　地球時間三年前，郭正陽和身側的幾位烈火星域結伴探索淪陷區，目的就是想從他們口中知道一些遠離安全區的修真星球的傳送坐標，這件事，其實在他們撤出土掛星時已經可以做了，那個時候郭正陽要問，這些人也絕對不會反對。　　但因為無息老怪的出現，這件事也足足拖了三年。　　三年時間，郭正陽就做了兩件事，一是提升修為，把修為提升到化神大圓滿巔峰，兩個瓶頸的破解外加修鍊積累修為，他就用了兩年多，而後面半年，他就是在火府內着手煉化歪葫蘆，利用火府主人留下的煉化先天靈寶的方法，他用了三個多月才把歪葫蘆煉化成自己的法寶。　　恩，歪葫蘆是先天靈寶，煉化它的時候，在靈時府一樣起不到時間差的功效，所以郭正陽就是在靈時府外用了真正的三個月時間煉化。　　再然後幾個月，就是實驗歪葫蘆的重重功效。　　那些功效，一言即可概括，妙不可言！　　最簡單的例子，郭正陽以前讓歪葫蘆自主吞食器物進化，吞一張世俗中的紙、服飾，幾分鐘或者一兩個小時就能吐出來，但以前他讓歪葫蘆吞噬一些中下品靈器，那就至少需要幾天才能進化完。越高級的器物，歪葫蘆進化起來時間越長。　　它在無主情況下讓法寶進階，至少也得幾個月，就更別提後天靈寶之類的東西了。　　但等郭正陽把歪葫蘆煉化之後，他嘗試着操控歪葫蘆把那艘宇宙飛船吞了進去，然後以自身修為加持，短短一天，哪怕郭正陽也在這一天里耗空了三次修為，若不是有星河老祖煉製出來的極品丹藥讓他能在幾十個呼吸內恢復所有修為，恐怕郭正陽那次操控都會無力為繼，但不管過程如何，結果就是一個地球日的時間，那艘宇宙飛船就已經進化一次，徹底成型。　　進化前的宇宙飛船，最大速度是三倍光速，進化后的宇宙飛船，最大速度足以媲美十多倍光速，而飛船上的科技武器，以前最多能對化神期形成一定威脅，還不致命，可現在隨便來一炮，恐怕就能輕鬆抹殺一個化神大圓滿的。　　圖星卓手下那顆科技星球，科技還未發展到真正的成熟地步，至少在混亂星系中央一帶，那顆星球即便把最強的科技產物拿出來，也就是勉強和合道初期巔峰比一比速度，武力最多能對化神期產生一定威脅。　　那隨便一個合道期過去，就能破滅整個星球。　　但把那個星球的最高科技產物用歪葫蘆進化一次，效果絕對是很狂猛的！　　而這些，不過是歪葫蘆最基礎功效的升華，最基本的特性罷了。　　它在被控制后的其他功效，的確讓人欣喜的不行。　　修為達到了和合道初期巔峰媲美的程度，又煉化了一件全盛時期的先天靈寶，郭正陽的實力一樣是急速飆升。　　當然，除了他之外，劉夏等人進展一樣很大。　　在他剛離開地球時，郭正陽的修為是化神中期，劉夏是化神後期巔峰，而後郭正陽從魔水星一路走來烈火星域安全區，差不多用了七個月時間，隨後又在太空修鍊三年，這加起來就是一千二百天左右，雖然這一千兩百天，劉夏也不是一直在火府內修鍊，她也花了不少時間在靈時府外，火府某些角落和郭正陽相聚，但那也至少有一千個地球天，她都在修鍊。　　府外一千天，府內三百年。　　以劉夏的資質，如今已經破開新的瓶頸，達到了合道初期巔峰，府內真正有了合道期修士坐鎮，還是參悟大成刀意，她的戰力也絕對不容小視。　　除了劉夏之外，其他人等的修為進展一樣極大，郭正陽在靈時府外這三年，星河老祖等人基本都是全在府內，加起來四百年還多的修持，眼下的上界山六道君，幾乎都晉陞到了化神大圓滿，區別只是有的早已到了大圓滿巔峰，困在進合道期瓶頸前幾年或者幾十年不等，有的只是剛進入大圓滿，還未修鍊至巔峰。　　而在一天前，接到去安全區打探消息的淺姓女修帶回來的消息后，郭正陽最終還是決定，暫時不去理會那些腌�H事，先去淪陷區深處探索妖蟲的秘密。　　這也是一種無奈的處理，無息老怪一直化身成他的樣子到處作亂，到處搶別人的老婆給那些大修士戴綠帽子，他現在就算再窩火，不知道無息老怪真身在哪，還是解決不了問題。　　而現在找到了一顆可以連通的星球，郭正陽等人接下去要做的事情就簡單多了。　　首先就是，把眾人腳下這座星球可以劫掠的資源劫掠一番，畢竟就算郭正陽不在意，位相位采等人卻是極度缺乏資源的。　　三個地球年之前，安全區附近的修士們，能探索的地帶也就是在四五千星里範圍，三年後其實也差不多，大部分修士能探索的範圍，還是在安全區附近五六千星里範圍。　　腳下這顆星球距離安全區一萬多星里，以眼前的狀況來看，雖然也被妖蟲吞了不少，但還有不少陣基類寶物沒被蠶食，搜尋搜刮足足用了一天，等收貨了大批寶貝后，其他人才又進入火府，只留郭正陽在外。　　郭正陽也快速進入那座星際傳送陣，置入一批靈晶啟動了傳送陣。　　下一刻，郭正陽才從另一座傳送陣中遁出，舉目眺望，左右儘是一片死寂荒涼，這似乎是一座大宗門的核心地，不過能帶走的東西幾乎也全被帶走了乾淨，剩下的就是傳送陣、護山大陣乃至一些還在生長的靈植。　　很常見的情況，郭正陽沒有在這裏逗留，而是快速離開這宗門舊址遁上了太空，以他如今的修為，比起以往又增強了十倍左右，有渾厚的法力支撐，施加劍意催動下品靈寶也變得輕鬆許多。　　幾秒鐘，郭正陽就置身茫茫太空，快速打量起了左右。　　他的目的是尋找母巢，而想找母巢，最快的辦法就是看入侵星球的妖蟲們是從哪個方向來的，母巢在某個點不斷製造妖蟲，然後派遣妖蟲呈球形向四面八方擴散，妖蟲大軍飛來的方向，就是母巢所在方向。　　這一點，有點腦子就都知道，而對於安全區的大修士來說，他們尋找母巢最難的一點不是找不到方向，而是這些母巢不管強弱，都有一批合道期或者長生境妖蟲在看護。　　而且母巢附近還有密密麻麻不計其數的低階妖蟲，他們想去就要一路殺過去，距離母巢越近妖蟲越多，一旦現身就會承受無休止的攻殺。　　但這對郭正陽根本不存在問題。　　到了太空中驟然化身成一隻白色妖蟲，看清了其他妖蟲前來的方向，郭正陽就一路飛遁而下。　　可以很輕鬆的把速度保持在兩倍光速，一星里，五十秒即過。　　眼前這顆星球所在小行星系比太陽系大了不少，但直徑也只有400多星里，半個小時左右就被郭正陽甩在了身後。　　十幾個小時過去，郭正陽已經飛掠過幾千星里，飛躍十多個小行星系，從前方虛空遁來的妖蟲也越來越多，之前他飛遁幾個呼吸，跨過數百萬里，也就是偶爾可見一些數十數百隻妖蟲，現在隨便向左右一看，就是密密麻麻以萬計的妖蟲。　　到了這時，郭正陽不再只顧着飛遁，而是從儲物戒指里也放出數百隻化神期妖蟲，開始一小波一小波圍剿屠殺左右妖蟲。　　原因很簡單，殺夠一定的妖蟲，把完整的妖蟲屍體送給萬妖譜吞食，就可以控制母巢，但你必須要斬殺該母巢孕育出來的妖蟲才行。　　如果把郭正陽以前控制的妖蟲稱作母巢1號，而附近這顆母巢是2號的話。　　那郭正陽就算可以控制億萬萬母巢1號吐出來的妖蟲，卻連一個2號吐出來的妖蟲都控制不了，因為雙方不是一個體系的。　　所以想控制，只有殺夠一定數量的2號母巢孕育的妖蟲，才能做到。　　這一點同樣不難，雖然雙方不同體系，但也都是妖蟲，而且這些怪物並無智慧，沒得到命令就不會吞噬同類，所以哪怕郭正陽操控數百隻1號母巢妖蟲在圍攻幾隻2號母巢妖蟲，身邊還有以萬計的2號母巢妖蟲，但那些東西對這些屠殺根本不在意。　　短短半個小時，郭正陽就斬殺夠了足夠妖蟲，已經可以輕鬆化身2號母巢妖蟲，也能一念之下控制一批了。

# 第四百一十七章 這隻母巢，很強大！

　　萬妖譜控制妖獸，只要吞食某類妖獸一兩隻，就能讓修士簡單幻化成該類妖獸，這隻是幻術，修為和你差不多的修士都能看穿你的幻術，吞食十多隻該類妖獸，修為高你一截才能看穿這幻術，直到吞噬幾千隻該類妖獸后，就可以讓掌控萬妖譜的修士真正化為此類妖獸，不止外形氣機變了，甚至還能擁有該類妖獸的能力。　　等吞噬幾萬隻同一類妖獸，到時候修士不止能化身成該類妖獸，還能靠意念操控同類妖獸，至於控制的數量，就是你吞掉的妖獸屍首的一成。　　這些情況，都是郭正陽多次試驗得來的結果。　　以前試驗只要是同一種族的妖獸就受這樣的限制，比如以前在地球初得萬妖譜時，他獵殺飛花蛇，吞的多了就能化身幻化、再比如彩鯉妖也是如此，能化身，能控制。　　所以在最初得知自己吞食一號母巢孕育的妖蟲，卻不能控制二號母巢孕育的妖蟲時，郭正陽還有些驚訝，還以為這些妖蟲並不是屬於同一個族群。　　但後來又細細思索，他才明白原因。　　妖蟲有一個很奇怪的特徵，那就是同一個母巢孕育的妖蟲，甲背上的紋路一模一樣，這一點早就得到了印證，當初妖蟲圍攻上界山，以萬計妖蟲隕落，所有死屍身上的紋路全都一樣，就是後來郭正陽手中的母巢孕育出道君境、化神境妖蟲，他們甲背上的紋路依舊和那些聚靈期妖蟲一模一樣。　　但這隻是一號母巢孕育的妖蟲，甲背上的紋路全部一樣。　　至於其他母巢孕育的妖蟲，隨便抓來一隻，都和郭正陽麾下妖蟲甲背上的紋路不一樣！　　簡單來說，就是1號母巢孕育億萬隻妖蟲，所有妖蟲背紋全部一致，2號母巢孕育億萬隻妖蟲，所有妖蟲背紋也是一致，但1號子蟲和2號子蟲相比，背紋卻截然不同。　　這可能就是區別。　　這種背紋的區別，或許就像是同一個大族群下，不同小族群的分別，比如人類，有黃種人、白種人等等，人族是一個大族群，白種人、黃種人則是大族群內的小族群。　　比如蛇類，有堪比聚靈期的飛花蛇族群，有一出生就比飛花蛇強大的多的白角蛇，那是靈域另一種蛇類，剛出生就有堪比真人境的實力，最強能修到道君境，它們和飛花蛇大致外觀差不多，只是體外色彩不一樣，而且只有一根獠牙，形似白角，才以白角蛇為名。　　飛花蛇、白角蛇都是蛇的一種，但兩個族群卻截然不同，郭正陽就算用萬妖譜吞食上萬飛花蛇，也幻化控制不了白角蛇。　　所以，這可能就是郭正陽一開始無法操控2號母巢孕育子蟲的原因，不同母巢孕育的妖蟲子蟲，都是大族群下獨立的小族群，哪怕它們外形也和郭正陽的妖蟲類似，能力也是無所不吞，見什麼吞什麼，但這些獨立小族群的差異不在外觀，而在背紋！　　不過就算要重新費一凡功夫，這也不是難事。　　因為就算是不同小族群之間的妖蟲，一樣互不生事，見了之後並不廝殺，這一點也不難理解，妖蟲狂災出現在烈火星域，一出現就是無數母巢從無數個點發難，擴張。　　很多人都懷疑背後還有比母巢更高級的存在在操控母巢，所以這些不同母巢孕育的妖蟲就算遇到之後不互相廝殺，也正常。　　否則那些擴張的比較快的母巢，早就擴張到其他母巢地盤了，若是不同母巢孕育的子蟲們見了之後也互相廝殺，它們的擴張之路也絕對不會這麼快。　　如果真有一個看不見的大手在背後操控所有母巢，那麼會下令讓不同母巢之間和平相處，絕對是再正常不過的事。　　但就是因為這樣，郭正陽動手的時候，才會這麼容易！！　　因為妖蟲沒有智慧，沒有一點智慧可言，哪怕郭正陽帶着數百隻1號母巢的妖蟲，在上萬2號母巢子蟲間圍住一撮就殺，可左右沒被圍住的全只是漠視，……其他所有妖蟲都是看着郭正陽這批內鬼在獵殺同胞，卻沒一個有上來幫忙的意思，反而全繞道而行。　　所以只是半個小時，郭正陽就獵殺了上萬隻被二號母巢孕育出的子蟲，不止自己能化身成2號母巢的子蟲，還能控制附近千隻左右。　　再接下去，獵殺的速度就更快了。　　控制一批2號母巢子蟲，讓它們一動不動懸浮着等死，再讓1號母巢的子蟲撲上去，分屍，收入儲物戒指讓萬妖譜吞食。　　一直重複同樣的動作，這樣的動作雖然机械枯燥，但郭正陽卻忙得認真。　　因為有過收復地球那隻母巢的經歷，他也十分清楚靠着獵殺妖蟲去操控妖蟲，必須要有足夠的量。　　第一次他不知道，還差點遇險！　　當年第一次在上界山地下發現母巢，他就帶了一批小妖蟲過去，結果剛一嘗試控制母巢，母巢就發難了，操控附近妖蟲來滅殺他。　　因為母巢有靈智，雖然靈智不高，但也有一定靈智。　　那一次的確很危險，幸虧郭正陽已經吞噬了不少妖蟲，可以影響母巢的神智，從最初只能干擾1秒，到吞食幾十萬子蟲后，最終能干擾母巢的靈智9秒，一破9秒，才徹底控制母巢。　　所以他現在就算知道自己已經距離母巢所在地越來越近，但也不會輕易趕過去，必須在這裏獵殺到充足的2號母巢子蟲，他才敢去。　　因為這些母巢附近，還有一批合道期或者長生境妖蟲護衛的。　　那些護衛都不是2號母巢孕育的，而是大災初發時，一批批母巢被這些強大妖蟲帶領，護送到了星域各地。　　如果眾多母巢身後真有更高級的生命操控，那麼這些護衛，很可能就是背後的最終大boss派下來的。　　也就是說郭正陽就算能控制2號母巢，都未必能控制它們，如此一來，他若是還在2號母巢附近和2號母巢纏鬥，讓那些護衛加入進來，危險性就太大了。　　要麼不出現，要麼一出現，就能絕對掌控2號母巢。　　他雖然想研究一下烈火星域的蟲災，如果有能力的話制止住着狂災最好，但他也絕不會拿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正常情況下，獵殺幾十萬被某隻母巢孕育出來的妖蟲，就能徹底控制該母巢，但如果這裏的母巢背後真有更高級的生命形態，也在掌控這些母巢，那隻獵殺幾十萬恐怕都不夠，說不定我一出現，開始搶奪2號母巢控制權，不止2號母巢本能上會反抗，也會讓它背後的黑手發現，然後阻攔干擾，所以我去之前，讓萬妖譜吞食的妖蟲越多，我自己才越安全。”　　……　　郭正陽現在是以一人之力探索足以顛覆一個大型星域的超級災難，還是深入虎穴，所以他真的不得不倍加小心。　　一直停留在這片星空附近，足足忙了一天，左右星空原本以萬計的妖蟲潮流，才突然斷了，消失不見了。　　這不是全部被吞乾淨了，而是前方不再有大批量蟲災湧現。　　之前的吞食，一大片數萬隻妖蟲飛過，郭正陽只能挑一批吞，剩下的繼續沿着他身側向遠處飛遁，等他吞完，飛走的妖蟲已經不見蹤影，前面卻又會飛來一批讓他重新選擇。　　但現在卻是沒被他選中飛走的一批，已經消失在星海，身前卻不再有新妖蟲出現。　　“怎麼回事？”愣了片刻郭正陽才恍然大悟，“母巢是有智慧的，雖然智慧很低下，就像是貓狗一樣，甚至還略有不如，但這裏的母巢看來也已經發現這裏的不對勁了，竟然來了一批合道期妖蟲？把這隻母巢收在手裡，那才是能嚇死人的。”　　在之前，從前方飛來、飛過郭正陽身側的妖蟲都是化神期，從初期到大圓滿不等，從未有合道期妖蟲，一飛就是一大群。　　但現在來的卻是十來只合道期妖蟲。　　這肯定是這的母巢感覺到異常，派了手下高手來查探了。　　因為正常情況下妖蟲死歸死，但哪怕死了也會傳遞給母巢大量能量，所以若是有大群修士靠術法陣法一舉滅殺無窮妖蟲，死的再多母巢也不會奇怪，可郭正陽滅殺妖蟲，是讓妖蟲殺妖蟲，沒有絲毫能量外泄，估計那個母巢就算只有貓狗的智商，也能察覺出不妥了。　　不過來了強敵，郭正陽卻並不怕。　　“只要是2號母巢孕育的妖蟲，就算是合道期我也能控制，只是在制伏母巢前，控制的數量會少一些罷了。”　　到現在，他已經滅殺了2號母巢孕育的幾十萬隻化神期妖蟲，就算真正母巢來了，說不定都能直接控制。　　事實也的確如此，等那批合道期妖蟲飛來后，看到郭正陽等妖蟲，那些大妖蟲並無異常，只是繼續飛行，但剛飛過郭正陽身側，他就一念轉動，輕鬆控制了這十來只合道初期巔峰的妖蟲。　　合道期妖蟲，不殺。　　郭正陽直接收入了儲物戒指，跟着才又快速向前方遠遁。　　一番搜尋之後，他又在另一個方向找到一批2號母巢孕育的化神期妖蟲，繼續斬殺。　　殺了一陣子，那一帶又不再有化神期妖蟲出現，又出現了一批合道期妖蟲，但數量卻足有四五十隻，而且還有合道中期後期巔峰的妖蟲。　　沒有懸念，郭正陽又只是一個命令就輕鬆控制。　　控制之後，郭正陽的喜色也越來越濃。　　這隻母巢，很強大！！　　雖然他早知道，只有化神期修士才能飛遁靠肉身橫渡星空，就是妖蟲也是如此，只有化神期妖蟲才能靠肉身飛掠星空，那能製造以萬計的化神期妖蟲飛過星空的母巢，肯定也能孕育合道期妖蟲了，但看到連合道後期巔峰的妖蟲都能孕育，郭正陽還是驚喜的不能自己。　　這個母巢，就算放在整個星域里，也是最強的一批母巢吧？他只要控制了這個母巢，就是對上長生境都不怕了。　　長生境很恐怖，但一次揮手放出數百數千合道期妖蟲，估計也會變臉的。　　母巢的特性，孕育越強大的妖蟲，周期越長，比如郭正陽的母巢剛能孕育化神初期巔峰的妖蟲時，八九天才能孕育一隻，按照這種速度，一個地球年才能孕育五十來只化神初期巔峰的妖蟲，想要孕育幾萬隻……　　但母巢孕育妖蟲，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在母巢持續發展中，等母巢能孕育合道期妖蟲了，再去孕育化神期就快了，也多了許多許多。　　當初郭正陽的母巢，第一次孕育道君初期妖蟲，也是一次幾隻，要等十來分鐘才吐一次，但等它能孕育化神期妖蟲時，再去孕育道君境初期妖蟲，就能不間斷一次吐出上千隻！　　所以在見到這裏的母巢能製造以萬計的化神期妖蟲，一批批不斷飛掠而出時，郭正陽就知道這裏的妖蟲極為強大，但現在看到連合道期妖蟲也能一次出現幾十隻，那種驚喜，還是足以讓人心跳加速的。

# 第四百一十八章 陰墟母獸

　　妖蟲母巢的智慧到底有多高，郭正陽其實也沒辦法給予準確的評價，甚至也有可能，不同的母巢之間智慧本就有差異。　　而此刻被他盯上，自己命名的2號母巢，在不間斷損失大批妖蟲，還沒辦法收回什麼能量后。　　它下一步的動作，倒是讓郭正陽沉默了。　　第三次，等他又從另一個方向繼續獵殺化神期妖蟲時，只是殺了幾千隻，這個方向就不再有新的化神期蟲潮出現，之前兩處，他可是獵殺幾十萬才終止的。　　不只是沒了後續的蟲潮，在郭正陽等了一陣子后，更也沒等到合道期妖蟲。　　左等右等等不到，等他離開這一帶，在其他方位查看時，才發現那些原本從一個點，源源不斷向四方八方擴散的眾多化神期妖蟲，竟然開始迴流……　　原本向外飛的妖蟲蟲潮，全改成向回飛了。　　而且有部分妖蟲的回飛，並不是真的按照原路返回，而是和原路錯開一些，一個方向如此，另一個方向也如此。　　觀察了幾個方位都是如此，郭正陽的確沉默了。　　這些觀察得出來的結論無疑就是，2號母巢在逃！　　沉默了瞬間，郭正陽才驀地拿出一塊靈晶，然後自己吞了下去。　　等冥冥中感應到被自己吞下的靈晶，有八成力量都隨着自己甲背上的紋路被抽取到某個方向，郭正陽才突然笑了。　　笑的很古怪！　　“這傢伙，真是笨的可以，不過以它的靈智，似乎還真不懂故布疑陣之類的手段，也就不奇怪了。”　　2號母巢在逃，不奇怪，以它的角度考慮，派出去的妖蟲死的莫名其妙，死的毫無價值，派了高級妖蟲過去也是瞬間和它失去聯繫，對手的詭異和危險的確前所未有，所以母巢會在郭正陽第三次動手時直接就選擇逃，這的確是很明智的選擇。　　但讓郭正陽發笑的是，它既然選擇逃了，還讓之前派出去的妖蟲也轉身回來和他一起逃，難道是害怕郭正陽找不到他逃亡的方向么？　　如果只是母巢自己逃，但繼續派遣其他妖蟲按照原本的路線的撲飛，郭正陽還未必知道對方已經在逃了呢。　　甚至它在向西逃的過程中，讓那些飛出去的妖蟲迴流時向東逃，一樣能算是個小計策，多少能迷惑一下人。　　但現在的情況就是，妖蟲母巢在向西逃，那些被它命令迴流的妖蟲也在向西逃，向母巢所在方向逃，這是擺明了給郭正陽指引它此刻所在的方位啊！！　　種種情況，無一不說明這傢伙的靈智，低微的可憐。　　哪怕就算它懂得故布疑陣，也根本影響不到郭正陽，都會很輕鬆被郭正陽找出所在位置，因為只要郭正陽化身成2號母巢孕育出的妖蟲，就擁有妖蟲的能力，吞一些能量，體內能量就會隨着甲背上的紋路傳遞給母巢，這種傳遞就能讓它認清方向，判斷出母巢所在位置。　　但如果是有正常人類智慧的母巢，必然也可以在逃亡中布下無窮疑陣，不斷干擾郭正陽，讓他不得不時時刻刻去判斷母巢方位，到時候就麻煩多了，郭正陽都未必能追的上。　　可現在，事情再輕鬆不過了。　　回潮的妖蟲已經指明了準確方位，郭正陽都不需要自己去搜尋了。　　接下去，他才直接化身妖蟲，然後附着在了一隻被收復的合道後期妖蟲身上，讓那隻合道後期妖蟲帶着自己去追逐母巢。　　一逃一追，郭正陽有合道期妖蟲代步，輕鬆甩開了正在返航的眾多化神期妖蟲，不過這場追逐也不是馬上就有了結果，他足足追了兩三天，都依舊還在追逐。　　雖然在感應中他距離母巢的位置越來越近，可總是沒能真正追上，也讓郭正陽有了些不妙的感覺。　　正在逃竄的母巢2號，該不會是有長生境妖蟲帶着它逃吧？妖蟲的速度很快，化神巔峰妖蟲，速度絕不可能比所有修士都快，但基本能比半數修士的速度都快，以前劉夏在化神巔峰時，最大速度能達到四五成光速，但那已經是運轉了不少來自火府的珍寶，外加刀意加身催動的速度。　　她已經超過了不少化神期修士的極限速度。　　而化神巔峰的妖蟲，速度比不上劉夏，卻也差不了太多，它們速度基本都能媲美一成到兩成光速，而且能堅持很長一段時間。　　至於合道期妖蟲？郭正陽身下這隻合道後期巔峰的妖蟲，帶着他一路飛遁兩三天，速度基本都能維持在十多倍光速，比不少合道後期修士都要快。　　如果不是有長生境妖蟲在前方帶着母巢逃，兩三天時間，絕對早追上了吧！！　　畢竟妖蟲自己飛遁，合道後期就能媲美十多倍光速，但合道後期妖蟲也只有足球大小，母巢呢？母巢隨着能力越來越強，體型也會越來越大，郭正陽手裡那隻只能孕育化神中期的母巢，就已經足有三層樓房大小了，而母巢天生移動速度極慢，只有妖蟲拉着母巢逃才能飛得快。　　所以上百隻合道後期妖蟲拉着一隻母巢，速度也會被拖累的降低十倍不止。　　追了兩三天，郭正陽身下的妖蟲都力竭了，還只是拉近了一些距離？？　　皺着眉頭中，郭正陽很快又換了一隻座駕，替換了一隻全盛期的合道後期妖蟲代步，繼續向前追，直到又追了一天。　　郭正陽才突然笑了。　　因為他已經看到了前方的母巢！　　好傢伙。　　一個足有四五十米高下，幾十米寬的蜂窩式大型心臟，正在四隻幾近透明的蟲子拉動下，快速向前逃竄。　　這個時候，整片星空也只有前方那一個母巢，外加三四隻大蟲子了，左右全是空空蕩蕩，什麼都沒有，別說行星，就是恆星也沒有，有的只是絕對的黑暗和死寂。　　“長生境妖蟲，是接近透明的么？”妖蟲的顏色也會隨實力增強而變換，最低級妖蟲是黑色、從化神期開始化為白色，半透明的妖蟲，郭正陽還是第一次見，他身下的合道後期巔峰妖蟲，都只是一片乳白，足球大小而已。　　前方那三四隻大蟲子卻有籃球大小，各個盤在母巢上空，從口中垂下一條條細嫩的幾乎透明的細線，吊著母巢向前游弋。　　雖然看得見，但郭正陽是因為施展了增強視力類術法才能看見，隨後又追逐了幾個小時，他才終於接近了母巢半光里以內。　　這個時候，郭正陽才突然轉動意念，嘗試去操控前方母巢。　　這嘗試也簡單，就是下令母巢停下。　　一念之後，母巢也瞬間聽令，心臟式的母巢猛地一下跳動，正拉着它飛遁的半透明妖蟲才猛的在半空停下。　　郭正陽一喜，剛剛要上前，沒想到母巢又跳動了一下，而後在它上方四隻大蟲子驟然就變了方向，直接斬斷四根絲線，轉向了郭正陽，更有一股毀滅氣息迸發。　　這也讓郭正陽嚇了一跳，他剛才可沒感應到母巢的抗拒！　　上一次在地球上界山下控制母巢，他就是意念加身，母巢抗拒時，他能清晰感應到那種排斥和抗拒，就像是一個普通人伸手去撫摸貓狗的毛髮，小貓小狗卻在大手降下時，不斷掙脫甚至抓咬。　　上一次郭正陽從一次意念只能控制一秒鐘不反抗，不掙扎，到破了九秒后，母巢才徹底被控制，以後就是隨便他怎麼伸手撫摸，都是乖乖的一動不動。　　可這一次他一個意念后，母巢直接就沒了抗拒心，任由他撫摸。　　但誰想到突然就反了？　　郭正陽看不到絲毫反抗掙扎，在它上空的長生境妖蟲卻轉了方向？　　“是它背後的那個存在，那個存在也能透過遙遙星空傳來意念？”驚了一下，郭正陽急忙又下令母巢，讓它控制那幾隻長生境妖蟲。　　而沒有任何反抗之心的母巢再次跳動一下，幾隻長生境妖蟲也瞬間收斂了毀滅氣息，變得痴痴獃呆起來。　　但又只是一個呼吸，隨着2號母巢跳動，長生境妖蟲就又羽翅一震，再次爆發出絕強的氣息。　　郭正陽又是再次下令，一是命令2母巢讓長生境妖蟲收斂殺意，二是命令2號母巢內瞬間撲飛出一片合道期妖蟲，襲殺那幾隻長生境。　　但幾隻合道期妖蟲在撲上那些透明色的妖蟲后，卻根本咬不破那些妖蟲的甲背。　　在郭正陽還正思索該如何處理時，2號母巢就又一次跳動，不過這一次它的跳動，竟不是重新給那幾隻長生境妖蟲下命令，而是向郭正陽傳來了一道意念。　　意念就是攜裹着一句話，一種類似於精神交流的話語。　　“這片星空是我的，不管你從哪裡來，馬上退走，我可以當做沒見過你。”　　郭正陽最早得到的1號母巢，靈智有限，從來表達不出完整的意思，2號母巢似乎也和1號母巢差不多，只看他之前逃亡時那種可笑的反應就能看的出來。　　但現在這股意念，卻是清清楚楚表達了一個完整的意思。　　郭正陽頓時明白，在這一次席捲烈火星域的蟲潮之後，真的有一個幕後黑手，對方不止能操控所有母巢，也絕對擁有完整的智慧。　　在郭正陽臉色凝重時，2號母巢也再次跳動了一下，又傳來一股意念，“這隻陰墟母獸你想要，我可以送給你，但若是再出手，那就別怪我不念同族之宜對你下手。”　　意念表述之後，原本在2號母巢上空的幾隻半透明妖蟲，瞬間就振翅遠遁，只留下了2號母巢在原地一動不動。　　“母巢，原來叫陰墟母獸？同族？有什麼種族都可以操控母巢這東西？”這一次的試探、探索，郭正陽的確收穫了不少答案，但這答案背後代表的含義，卻讓人不寒而栗。　　烈火星域的蟲潮，就是某個奇怪種族內某一個個體，帶了大批陰墟母獸來繁衍子獸，吞噬星空？而郭正陽也能操控陰虛母獸？所以那個背後的存在，誤以為郭正陽也是它的同族？　　還有，這樣的災難，難道已經在很多地域發生了？否則對方為何會說，這片星空是他的？這意思不就是其他地帶的星空，也有別人在霸佔？

# 第四百一十九章 不合常理的萬妖譜

　　“李師兄、杜師兄，給你們看個東西，你們看這是什麼程度的法寶？”　　片刻后，一片茫茫無邊的死寂虛空下，郭正陽讓2號陰墟母獸呆在虛空中待命，自己則閃身遁入了火府。　　進入或附后，他更直接到了靈時府內招呼出自己的兩位師兄，把一本古樸的書籍遞了過去。　　書籍沒有絲毫靈氣波動，也看不出是什麼材質鑄造而成，沉重肅穆的黑色書皮上則寫着大氣磅礴的三個大字，萬妖譜。　　萬妖譜三個字的字體，不屬於任何郭正陽了解過的文字，是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字體系，但就算絲毫不認識，等你看過去時，還是一眼就能理解這三個文字的意思。　　這就是萬妖譜！　　隨着郭正陽的話，原本正在參悟什麼的李、杜兩大修士也快速走了過來，接過萬妖譜看了幾眼，兩個已經是化神巔峰的上界山修士才也紛紛驚訝了起來。　　“好奇妙的寶物，沒有一點靈氣波動，但氣息卻晦澀深奧，絕對不是凡品。”　　“廢話，若是凡品的話，郭師弟哪會拿出來讓咱們觀看，還特地發問？我來看看……”　　……　　先是感慨兩聲，兩個上界山修士才紛紛對着萬妖譜研究起來，探入靈識，以自己的煉器造詣摸索，甚至後來在徵得郭正陽的同意后，兩人都對着萬妖譜第一頁印着飛花蛇圖案的頁面或撕扯或用真火焚燒起來，但任兩個化神期修士用盡了手段，都奈何不得那類似紙張書卷的頁面絲毫。　　“這是什麼東西？”　　“萬妖譜？只這三個字，就充滿了玄妙神機，明明不認識，但看一眼卻能領會其中的意思，書卷內畫著的也全是妖獸圖案，嘖，這書卷是用什麼打造出來的？李師弟和杜師弟兩個人用盡了手段，都奈何不了它？”　　……　　這是郭正陽第一次拿出萬妖譜在眾人面前展示，如此奇怪寶物也的確吸引了眾人的關注，星河老祖和周易青等人也紛紛放下修鍊，走過來觀看，也只有劉夏在看到萬妖譜后並沒有太詫異，反而走到郭正陽面前傳音問他把萬妖譜拿出來做什麼。　　可不是么，劉夏早就問過為什麼郭正陽可以操控妖蟲那種怪物，郭正陽也給了準確的解釋，因為萬妖譜，還讓她看過，所以她對萬妖譜不好奇，而是好奇郭正陽的舉動。　　這件寶物在以往，也只有他們兩個知道而已。　　“原來母巢叫做陰墟母獸、而烈火星域的眾多陰墟母獸身後，也真有一個智慧生命在操控一切，剛才我和它接觸了一下，才知道那是一個獨特的種族，或許它們一個種族都有操控陰墟母獸的能力，而且似乎不止在對烈火星域一地下手，……”　　郭正陽沒有隱瞞，很快就把之前的經歷傳音告訴了劉夏，同時也把自己的猜測說了出來，一番話頓時聽的劉夏俏臉發白。　　一隻陰墟母獸，若是放任不管任它發展到巔峰，已經恐怖的足以帶來一場星級浩劫了，數十數百陰墟母獸連在一起，那就是一場無法想象的災難了。　　可現在突然得知，席捲烈火星域的陰墟母獸背後，還有那麼多辛密，一個族群都能操控陰墟母獸？　　就算眾人有靈時府這種逆天至寶，一樣感到由衷的驚粟。　　郭正陽能操控陰墟母獸和妖蟲，是因為萬妖譜，但一個種族可能都有如此能力，實在太逆天了吧？　　有萬妖譜在，如果只有烈火星域這一批陰墟母獸，它們背後沒有智慧生命操控，郭正陽還不怕，有智慧生命，事情就棘手了無數倍，而等得知這樣能操控大批量陰墟母獸的智慧生命不止有一個，而是很多時，郭正陽底氣再充足，也只會覺得毛骨悚然。　　他就算有萬妖譜，也抗衡不了那麼多奇詭的妖孽。　　這也是郭正陽把萬妖譜拿出來給李、杜兩位師兄研究的原因，如果能搞清楚萬妖譜的底細，然後大批量煉製的話，……　　而李、杜兩個師兄原本只是上界山道君，但在離開地球前，他們已經在火府呆了四五年，換算成靈時府時間就是五六百年左右，離開地球后，一樣又在靈時府呆了三四百年，雖然這裏面大部分時間兩人都在修鍊，但也有不少時間在研究火府主人留下來的煉器傳承。　　這兩位在煉器一道上也的確有不錯的天賦，煉器方面，九等資質里，郭正陽資質只能算中等，是第四等，李道軍資質則是第六等的上等，杜道軍更是第七等的千萬里挑一的資質。　　這麼長時間下來，杜道軍如今已經有了火府主人五成的煉器造詣。　　而李道軍也有了火府主人四成多造詣。　　至於郭正陽自己？因為大部分時間在外面修鍊，其他時間在研究陣法，所以他的煉器心得，至今也最多能媲美火府主人兩成水準罷了，這還是有兩個師兄在一旁教導他。　　所以眼下的上界山修士，若說誰能研究出萬妖譜的底細，那非這兩位師兄莫屬了。　　實話實說，從上一輩子的千幻真人手裡搶來萬妖譜，到現在也過去一二十年了。　　但郭正陽直到現在都摸不準這東西到底是什麼程度的寶貝。　　靈器？　　郭正陽剛修鍊到聚靈後期，遇到擁有萬妖譜的千幻真人時，還想過這東西可能是靈器，因為殺了千幻真人後，他只是以聚靈期修為就輕鬆煉化了萬妖譜。　　那時候他的見識還有對萬妖譜的認知也不夠，所以才覺得它是靈器。　　但自從妖蟲圍攻上界山，知道萬妖譜可以通過不斷吞食同一類妖獸屍體，從而讓修士也能真正以肉身變化成妖蟲時，他就知道這東西絕對不是靈器，當時他心裏，至少也覺得這東西是法寶才對，而且還是很極品的法寶。　　但說它是法寶又有些說不通，誰都知道越強大的寶物，煉化和使用起來所需要的修為就越高。　　聚靈大圓滿最多能使用上品靈器，給他一件極品靈器他不止用不了，也煉化不了，這就像是雙手爆發只能爆發200斤氣力的普通人，給他一件削鐵如泥，重七八百斤的大刀，他也用不上，只能當擺設。　　真人大圓滿，最多使用下品法寶。　　道君大圓滿，最多使用上品法寶。　　化神大圓滿，最多使用下品後天靈寶，煉化也是如此。　　但郭正陽當年的確是在聚靈期就輕鬆煉化了萬妖譜，用起來絲毫不需要耗費修為，只需要提供妖獸屍體就行。　　所以就算在妖蟲圍攻上界山時，郭正陽就知道這東西的珍貴，可能比法寶還珍貴，他也懷疑它是極品法寶，但也不敢確定。　　再後來等郭正陽見識越來越廣，修為越來越高，反而對這東西的疑惑越來越大了。　　他不是沒想過這會是一件先天靈寶什麼的，以萬妖譜的詭異能力，只要殺夠足夠的妖獸，就什麼妖獸都能控制，這能力的確不輸於一些先天靈寶，但它卻真不應該是先天靈寶，因為先天靈寶至少也得合道初期才能煉化使用。　　可萬妖譜，在郭正陽還是聚靈期時就能輕鬆煉化運用了！　　這東西不管怎麼想，怎麼猜測，都不合常理。　　疑惑早就存在，只是以前他覺得既然自己想不通，那就先把疑惑放起來，也沒必要拿出來示人，只有今天受到的震動太大，郭正陽才想着看能不能研究出萬妖譜頭緒，然後甚至去嘗試着鍛造另一個萬妖譜。　　今天對2號陰墟母獸的控制，有陰墟母獸背後的生命插手，郭正陽其實挺危險的，雖然他能感覺出來，當初就算陰墟母獸背後的生命不放棄，一直和他僵持着操控那幾隻長生境妖蟲，也未必能真的能壓制住郭正陽，但會這樣是因為陰墟母獸背後的那生命，距離2號陰墟母獸太遠……　　就像是郭正陽，一旦離自己在地球得到的那個陰墟母獸太遠，他都無法操控對方了呢。　　距離越遠，哪怕有萬妖譜在，他的控制力也會直線減弱。　　那個不知名生命對陰墟母獸的控制也絕對如此，否則郭正陽想從對方手中搶來陰墟母獸的控制權，絕沒那麼容易。　　所以就算今天的危險或許只會是虛驚，但如果以後那個傢伙就和郭正陽一樣，一起站在一個陰墟母獸身側爭奪控制權，郭正陽還能爭的過對方么？懸！　　而修士們若想徹底破滅眼前的星級災難，恐怕唯一的辦法就是和那未知的智慧生命爭奪陰墟母獸控制權，而且既然這是一個種族都有操控陰墟母獸的能力，那麼，就算郭正陽靠着萬妖譜，從那個未知生命手中把所有陰墟母獸的控制權都搶過來，把對方殺了，會不會等两天又有一個該種族的未知生命帶着一批新的陰墟母獸過來？　　他至今都記得，對方說這片星空是他的地盤，讓郭正陽趕緊走人……那豈不是說，一旦他死了，其他和他同一種族的該類生命就能來強佔這無主之地？　　如此環境下，郭正陽真覺得只靠他一個人，把握太小，這才想着最好能仿製一個萬妖譜，最好讓劉夏等人也有此類能力，才好一起動手，把握也更大些。　　但，在隨後等李、杜兩位上界山修士足足研究了十多天，最終還只是無奈一嘆。　　“郭師弟，你這東西，太玄妙了，為兄實在看不出究竟。”　　“我不知道這萬妖譜是什麼，但研究這麼久，我有個猜測，它是不是一種至幻類法寶，比如上面吸納了某種妖獸的氣息，就可以讓修士擁有幻化該類妖獸外形的使幻能力？研究了這麼久，我們根本研究不出多少東西，唯一能判斷的就是這東西的大致功效。”　　……

# 第四百二十章 啊，呸！

　　“這位道友，麻煩通報一聲，在下吳機，有要事想求見一下八枯小目長老。”幾天後，安全區南華星，一片高大宏偉的山脈前方，一身黑袍的星河老祖踏步走到一名守在山腳前的修士面前，很從容的向那人族修士施了一禮，才笑着開口。　　郭正陽等人前來烈火星域，為的就是想把那位洪前輩的遺骨送回燎雲宗，只是初來乍到時，突然發現烈火星域正遭遇着恐怖的妖蟲狂災，郭正陽才暫時沒急着把那位洪前輩的遺骨送回去，而是前往淪陷區觀察形勢。　　現在，從那個未知生命手中搶來一個陰墟母獸后，郭正陽卻也對這裏的蟲災有了不少了解，同時更明白想以他一己之力控制蟲災，危險性的確太大，所以就在隨後又從九合星返回了安全區。　　蟲災不是一時片刻能解決的，既然如此，也是該把那位洪前輩的遺骨送還宗門了。　　不過這次回來，郭正陽並沒有現身，而是讓星河老祖出面做事，一來那位前輩的遺澤，本就是星河老祖承惠，由他出面接觸燎雲宗修士更合適，二來，郭正陽現在實在不合適在安全區光明正大露面了。　　不過沒有光明正大露面，郭正陽也沒有躲在火府，而是化為一隻手掌長的化身境彩鯉妖妖獸，盤踞在了星河老祖肩頭。　　而因為有位相位采等本土修士在，郭正陽兩人也不需要對外刻意打探，就輕鬆知道了原本的燎雲宗修士近況。　　眼前的安全區，長老會是有各族長生境和散仙共同主掌，其中人族長生境和散仙加起來足有二十多位，分別盤踞着五六顆生命星球，而燎雲宗的那位長生境以及散仙就在南華星，這顆星球上除了原燎雲宗修士外，還有另外兩三個人族長生境長老。　　“你？”山前，隨着星河老祖的話，那鎮守修士倒是詫異的掃了星河老祖一眼，才一繃臉，眼中還帶着一絲不屑，“你只是一個化神期，有什麼資格覲見八枯小目長老？”　　這守在山腳下的鎮守修士，也是一名化神巔峰，而整個燎雲宗一個長生境，就是八枯小目，另一個散仙強者則不見蹤跡，除非是長老會有大事發生，那位才會露面，平時主持整個燎雲宗事物的也全是八枯小目。　　那樣的存在，還真不是誰想見都能見的。　　不過星河老祖也沒為對方的態度而動怒，只是再次笑道，“道友見諒，在下的確是有要事，是有關貴宗一位前輩，那位前輩是兩千多年前的貴宗化神巔峰修士，名叫洪埃，洪埃前輩有次前往某散仙府邸探險，但意外流落到在下所在星球，當時洪前輩深受重創，無力再返回貴宗，只是留下了洞府傳承，還有一份遺言，希望後來者能把他的遺骸送回宗門……”　　要把那位洪姓前輩的屍骨送回宗門，也並需要太保密，星河老祖笑着講出緣由后，原本還是冷眼相看的鎮守修士才變得驚疑不定起來。　　洪埃？兩千多年前的燎雲宗修士？這個，他還真沒什麼印象。　　不過說的也是，真人境修士200年壽元，道君境400年，化神期只有800年，合道期才只有1600年壽元，這些壽元還是按照地球年齡計算的，而烈火星域一標準年是地球一年半，計算起來，洪埃在地球上的三千年前隕落，也就是烈火星域兩千多年前。　　烈火星域的化神期，以這裏的時間計算只有五百多年壽元。合道期也只有1100年左右。　　這麼長時間過去，除了那位八枯小目長老和那位散仙之外，恐怕再無人還認識洪埃了，就是八枯小目長老都未必認識，估計只有那位三劫散仙才有可能認識洪埃。　　而那鎮守修士在驚疑不定了片刻后，臉色也緩和了許多，“原來道友此來是送我宗前輩的遺骨，之前有得罪的地方還請勿怪，我這就去通稟八枯小目長老，不過……不過兩千多年遇難的長者，恐怕八枯小目長老也未必記的，八枯小目長老如今也只有一千七百多歲。”　　先是道了歉，那修士才準備離去。　　星河老祖自然也是笑着一拱手。　　但就在這時，一道身影呼的一下就從後方虛空遁來，絲毫未曾遮掩身上的修為氣息，甚至是在刻意張揚。　　“來者何人？此乃我……啊，呸！”　　因為那氣息很張揚，所以鎮守修士頓時停下腳步，開口對着來人就是一番呵斥，可就是在呵斥中，鎮守修士才突兀的瞪圓了眼，原本還算清秀的臉色也瞬間變綠了起來。　　等星河老祖也轉身看去時，那後來的修士已經停住了遁形，就平平在兩人身後百米外懸空而立，看到那人，星河老祖也瞪直了眼，直眼中，星河老祖還古怪的瞥了瞥化身成妖獸盤在他左肩頭的郭正陽一眼。　　因為新來的這個修士，也是“郭正陽”！！　　不管是外觀氣息還是其他各方面，猛一看去就和他認識的郭正陽一模一樣，如果不是他早知道郭正陽就在身邊，如果不是早聽淺姓女修說過如今安全區內有一個化身成郭正陽到處搶別人老婆的傢伙，他估計真會認錯人的。　　可星河老祖也真沒想到，自己過來送洪埃的遺骨就遇到了這位冒牌貨。　　“哈哈，道友別來無恙，還勞煩通報一聲，就說在下想求見一下貴宗陽興和長老。”星河老祖無語中，百米外的“郭正陽”才洒然一笑，對着那燎雲宗鎮守修士抱了下拳。　　“你見陽長老有什麼事？”鎮守修士臉色難看的嚇人，不過倒也不敢對前面的傢伙來什麼惡言惡語，只是很緊張的反問。　　“陽長老上次幫豐夜衣聯手斬殺在下一次，雖然本尊大度，懶的和陽長老計較，不過最近才知道陽長老有一位艷絕無雙的美艷道侶，曾經更是火羽星一帶的無塵仙子，所以特來此地和陽長老探討一下心得。”冒牌郭正陽再次一笑，不得不說，這傢伙外形和郭正陽一模一樣，本就帥氣無雙的面容，搭配此刻陽光燦爛的笑容，很有一種逼人的風采。　　可一句話后，那鎮守修士臉色已經綠的不能在綠了。　　如果眼光能殺人，那恐怕眼前的冒牌郭正陽已經被毒殺千萬次了。　　囂張的人不是沒有，可是像這貨如此囂張，大搖大擺來到人家山門外，擺明了說要搞你家某個長老的老婆。　　就算這鎮守修士和陽長老並不是一路人，一樣覺得羞恥到了極限。　　可就算覺得羞恥又如何？　　前面那個賤人，連原本烈火星域的昌域宗長生境長老的小道侶都搶走玩了一個月才送回來，怎麼殺都殺不死的賤人，他能怎麼樣？　　甚至，……據說那些被這傢伙搶走的人妻女修們，被玩弄之後送回來的那些，有好幾個都渴望再被這傢伙寵幸，因為這廝似乎極為擅長雙修之道，真把那些美艷女修們舒爽的魂飛天外了。　　這隻是據說，消息並不真切，但的確有好幾個被玩弄后的女修們，和原本的道侶分道揚鑣，而且只要一聽說這傢伙現身在哪裡，就會急着趕過去，而且沒幾個人帶有殺意之類，反而有不少人見到那些女修們面色潮紅，露出了部分羞澀和期盼的姿態。　　現在的“郭正陽”，真的是一露面就絕對會引起蘊含無窮詭異的奇怪風潮，罵他的人，想殺他的人多的不計其數，但一樣有無數傢伙，對這廝開始頂禮膜拜了，畢竟他做的事，都是當著一些大修士們的面搶別人老婆，還專搶那些艷蓋星空的絕頂姿色，那些美人們往日可都是高高在上，受無數中下層修士敬仰仰慕的，那“郭正陽”做的事要說沒人羡慕，絕對是扯淡。　　“無恥之極！一個合道期修士，天天偽裝成化神期修為胡作非為，做出那麼多不堪入目的惡事，你還有沒有一點廉恥之心？”　　就在那鎮守修士臉色發綠時，自燎雲宗山門內才暴起一聲怒斥，伴隨着怒斥，一道劍光也直接從山門內飛出，直刺“郭正陽”。　　而之前還是洒脫不羈的“郭正陽”，此刻面對那凶厲的劍光依舊是毫不色變，只是再次洒然一笑，“我會回來的。”　　“噗～”　　的字還在空中傳遞，“郭正陽”一顆大好頭顱就瞬間被飛劍繳落，伴隨着熱血噴洒，面帶燦笑的頭顱才轟的一下炸成一片血霧，包括那肉身一樣如此。　　下一刻，一道有着綠色髮膚的中年修士才出現在了山腳低空處，黑着臉盯着那一片血霧，默默無語。　　不可能不無語。　　陽長老不是他的弟子，但陽長老的那位道侶，以前艷名風姿遠播火羽星一帶的無塵仙子，卻是他的親傳弟子。　　可現在他的弟子卻被那個范星空最大的賤人盯上了，他能怎麼辦？剛才看上去斬殺“郭正陽”很容易，但只有他自己知道，那是對方毫無反抗心思的原因。　　這個全星空第一號大賤人，最讓人噁心的事就是不管他盯上誰的道侶老婆，都會先跑到人家山門前大張旗鼓說要玩人家媳婦，然後毫不反抗被殺一次，放下一句我會回來的。　　再然後……　　看看某位長生境大能吧，即便被擺明了說要玩你老婆，他一樣擋不住！！最終還是被那廝鑽了空子，搶走了那個嬌美的小道侶，玩了幾十天才送回來。　　當然，這也和那位長生境大能只是長生境初期巔峰，而且如今的昌域宗也只剩下那一個長生境，同時也並不算太擅長陣法之力有關……　　可不管怎麼說，現在被這個大賤人找上門，就算八枯小目覺得自己實力遠勝那個昌域宗長生境，燎雲宗的護山陣法也遠勝昌域宗，可他一樣緊張害怕，沒多少把握能搞定這場大禍事啊。

# 第四百二十一章 你真是好艷福

　　“洪埃？我想一想……”　　“想起來了，老夫入宗一千六百多年，雖然入宗之初，洪前輩已經不在宗內數百年了，但洪前輩的大名，在當時還是經常會被人提起的，洪前輩雖然只是化神大圓滿修士，但丹道一途的成就卻實在讓人驚嘆，哪怕他在宗內消失了數百年，可一旦遇到一些難以煉製的丹道難題，就會有不少同門提起洪前輩，老夫生平雖然未曾見過洪前輩，但我估計，烏空長老是記得的，也認識，我這就去請烏空長老。”　　……　　冒牌郭正陽的出現讓燎雲宗壓力很大，哪怕是八枯小目這位長生境後期，一樣能感覺到諾大壓力，不過因為八枯小目被驚了出來，所以星河老祖把洪埃的遺骨送回燎雲宗的事，也變得容易起來。　　就是八枯小目斬殺過冒牌郭正陽，還在沉思時，那位鎮守弟子上前通報了一番，八枯小目聞言，神情也變的奇妙起來。　　他雖然沒見過洪埃，但還真在當年聽過那位的名字，而後在邀請星河老祖上山後，就很快留下兩人，前往山門深處去請那位燎雲宗的三劫散仙。　　而那位鎮守弟子則是在山門大殿內陪着星河老祖。　　星河老祖同樣把洪埃的遺骨取了出來，結果自是嚇了那鎮守弟子一大跳，畢竟已經死了那麼久的修士，還並不是體修，而只是靈修，幾千年後看上去，這位洪埃前輩竟然還是栩栩如生，看着就像是睡着了的人一樣，如此詭異模樣，直驚的他瞠目結舌。　　而由此也可看出那位洪埃前輩的丹道造詣如何精妙了。　　“據洪前輩留下的遺言記載，他當年雖然煉製出過一顆延壽類丹藥，為自己增加了百多年壽元，但在百多年後他依舊沒有突破，所以又去那個散仙遺府探秘，結果，……”星河老祖也笑着解釋洪埃的往事。　　一番話又聽的那鎮守弟子心驚肉跳，延壽類丹藥本就是丹道一途中的一個巔峰，除非丹道宗師否則就無力煉製。　　而一個人服用過一次延壽類丹藥后，再服用此類藥物幾乎就沒什麼效果了，就是一般的丹道宗師，也不可能在同一境界給自己延壽多次，這位洪前輩？竟然是在準備給自己第二次延壽時才誤中禁制，這消息，可是嚇人不淺！！　　“師尊……咦？”　　就在星河老祖解釋中，兩道身影也從殿外踏步而來，為首一名女修，在初踏入大殿那一刻，瞬間就吸引了在場所有人的注意力。　　來的女修一副三十多歲的姿容，黑髮黑眼，雖然白皙的鵝蛋臉上已經有了些歲月痕迹，可那種痕迹留下的反而是成熟和撩人心弦的性感，高挑的身姿足有一米七五左右，遮掩在一襲白裙下凹凸玲瓏，初見那一瞬間，星河老祖就彷彿看到了一輪純潔無暇的皎潔美月從遠方升起，那種純凈空靈中又帶着幾許聖潔的氣息，讓他都差點心跳加速，看的心馳目眩，甚至隱隱升起一種自慚形穢的感覺，那遠來的絕對是月夜女神，還是熟透了的性感女神，卻又充滿端莊聖潔的高貴感，讓人多看一眼，都忍不住想自責自己褻瀆了仙子。　　不過此刻這純凈而又帶着一絲成熟風韻的絕美少婦，俏臉卻充滿了羞怒交加的神色，也是在看到殿中三人並沒有八枯小目在，她才楞了一下，口中發出一聲輕咦。　　“封養波拜見清師叔、陽師叔。”　　隨着輕咦，陪着星河老祖的那鎮守修士也馬上對着兩人恭敬的行禮，就是在施禮的時候，這位看向前方兩個的表情，很古怪。　　無塵仙子清始小焉，可真是無數燎雲宗男性修士心目中的女神啊，而這位不止是八枯小目的親傳弟子，一身修為也達到了合道巔峰，幾百年前還是青澀少女時就曾經在火羽星一帶迷暈了無數人族修士，而後來隨着修為加深，年歲增長，雖然清始小焉已經很少在外人面前露面，聲明也逐漸降低，但在燎雲宗內依舊是迷的無數男性弟子做夢都想多看這位絕色師叔一眼吧。　　宗內，自然也有無數人對能和清師叔結為道侶的陽師叔羡慕妒忌恨到了極限吧！　　可是現在這位清師叔竟然被那個不死不滅的賤人盯上了？這……想一想，封養波心中可不止有羞辱惱怒感，甚至都還有那麼一絲羡慕，如果真能把清師叔這種絕色帶走後胡天胡地一番，那真是死都值了啊。　　“封養波？你是名閣師弟的弟子？師尊呢？”也是隨着封養波的拜見，清始小焉才皺了下俏眉，更狐疑的來回打量星河老祖以及洪埃。　　星河老祖也就罷了，看一眼她就收回了視線。　　但洪埃……清始小焉看着看着就越發皺緊了俏媚，“這個是誰？既然來了我燎雲宗大殿，竟然還在酣睡？”　　“噗～”　　一句話，封養波差點沒忍住笑出聲來，不過還是馬上畢恭畢敬的解釋，“回稟清師叔，這位乃是我燎雲宗兩千多年前一位前輩，其實這位前輩在兩千多年已經仙去，只是他精擅丹道，吞了一顆維持屍身儀容的仙丹，才……”　　清始小焉頓時傻眼了，愣愣看着洪埃的遺骨，看着看着就羞紅了臉。　　不過這番神色微愣，卻又俏臉緋紅的姿容，卻又襯得這月下女神更加撩人，直看得封養波和星河老祖都失了神。　　還是在清始小焉身後的陽長老輕咳一聲，兩人才馬上驚醒，而後紛紛收回視線。　　隨後，星河老祖無疑也再次開始向幾人解釋自己的來歷來意，還有和洪埃有關的一些事。　　解釋中，清始小焉和陽長老一樣聽的雙目異彩連連，更是忍不住都有幾次擊掌讚歎，主要是星河老祖也在解釋中，拿出了一些奇妙丹藥讓幾人見識效果。　　毋庸置疑的，幾千年前就能靠丹道讓不少宗內合道期修士屈身求着來煉丹，洪前輩的丹道造詣，真的放在現在也是足以讓人驚嘆的。　　因為這件事，清始小焉兩人都差點忘了最初的來意。　　直到幾個小時后……　　隨着一道身影快速遁來大殿，彙報一些情況時，清始小焉才又勃然大怒。　　“把那些人全都趕走，這是誠心來看我燎雲宗的笑話的，還有那些女修，真真不知羞恥……”新來的修士又是一位燎雲宗化神期，在封養波離開山腳后，就是這位在鎮守。　　而他來彙報的事，就是說這一陣時間后，燎雲宗山門外匯聚了一批修士，似乎在等着看熱鬧什麼的。　　甚至還有一名女修通稟想進入燎雲宗。　　恩，那位女修說是以前受了“郭正陽”的羞辱，得知他這幾天可能會在燎雲宗出現，然後想進入宗門等待，要手刃死敵。　　只是那位女修的名氣不是太好，她已經是不少人懷疑，被“郭正陽”玩的太爽，還想繼續被那位寵幸的女修之一了。　　懷疑的原因就是某次她也在“郭正陽”於某地出現后，雖然趕了過去，但真的見到那位時，一見“郭正陽”本尊，只是幾番言語就忘了動手，反而被“郭正陽”攬入懷中，幾個呼吸就卸開反抗，雙方來了一個充滿激情的濕吻，直到“郭正陽”被殺，那女修才從迷離迷醉中清醒過來，羞怒不已的跑了。　　也是那一次，她才和原本的道侶分道揚鑣，因為那一次的事，是很多人親眼目睹的。　　還有一個小道消息是說，那女修原本只是合道中期巔峰，結果被“郭正陽”擄走一次，送回來后，突破了，已經是合道後期。　　也是這樣的事，才讓無數人懷疑那個轟動安全區的第一號賤人不只是一點兩點的精擅雙修之道。　　勃然大怒中下了死令給那鎮守修士，鎮守修士自然是恭敬而忐忑的領命，就是在他剛離開大殿，還是剛走到門口。　　殿內就響起一連串驚呼。　　“啊～”　　“小賊你敢？！”　　“噗～”　　……　　等那鎮守修士駭然轉頭，看到的一幕就是，一個陽光帥氣的青年男子，一手抓着清始小焉高聳的酥乳，一手按在清始小焉翹臀上，狠狠揉捏。　　清始小焉是徹底嚇傻了，在他身後的陽長老卻看的目茲欲裂，怒嘯着就撲上前方。　　則星河老祖，再一次瞠目結舌。　　至於封養波一樣是看的目茲欲裂，甚至眼中都還帶着濃濃的羡慕，那完全是一副恨不能取而代之的表情。　　女神，整個燎雲宗的女神，高雅神聖、貴氣迷人，又性感撩人的女神，就這麼當著一眾修士的面，被那個臭名能頂風飄揚上千里的賤人給褻瀆了。　　“啊～”　　直到一雙作惡的大手又狠狠揉捏一下，陽長老撲上來拚命時，那帥氣青年才瞬間消失，消失的乾乾凈凈，這是虛空遁術。　　他的人是消失了，但笑聲卻開始在大殿內泛濫。　　伴隨着大笑還有清始小焉驚怒交加的尖叫，無比的驚怒中，這位女神才在裙衣外撐起一片防護光澤，更放出一片詭異的絲線，切割向整個大殿，而殿宇建築也瞬息被切成無數碎片，轟然塌落。　　“郭師弟，你真是好艷福啊！！”星河老祖也在清始小焉發飆中亡命逃竄，不過逃竄中，他卻也古怪的對着肩頭的彩鯉妖傳音。　　彩鯉妖回應他的，就是一甩尾巴，虛空都是一片炸裂聲響。

# 第四百二十二章 三劫散仙

　　燎雲宗山門大殿內，殺機沸騰、亂象紛呈。　　逃命的逃命，怒叫的怒叫，發泄中的清始小焉更操控萬千細線把整個大殿都切割的坍塌崩落。　　但就在一片紛亂中，一股駭人的巨力突然就在殿內出現，下一剎那所有人和事物，都像是中了定身術一樣，紛紛僵立在當地維持着上一個呼吸的動作，再也難有絲毫作為，哪怕是那些被切碎，跌落在半空的構建殿宇的石樑等，一樣是止住下墜的趨勢，詭異的被定在了虛空中。　　這股巨力加身時，星河老祖就是正在一邊飛遁，一邊苦笑着看向左肩的彩鯉妖，而那彩鯉妖也正在甩尾，甩動的身側虛空都啪啪作響，泛起一串漣漪，而此時不管是星河老祖還是彩鯉妖都維持住了這詭異動作，彷彿一幅靜默的畫卷。　　甚至在兩人頭頂還有一片跌落的碎石，左側還有一個坍塌下來的石柱正在向兩人傾斜碾壓來，但所有的一切，都詭異的定在了那裡。　　再無絲毫動彈。　　不只是人，星河老祖都能感覺到自己原本奔騰運轉的修為都被定住了，唯一能動的，只有思緒。　　而化身彩鯉妖的郭正陽也差不多，唯一能動的只有大腦思緒。　　就在兩人眼珠對眼珠，面面相覷時，兩道身影才施施然從殿外走來，他們看不到，但卻能聽到那隨意的腳步聲。　　“太師叔，那小賊……”　　伴隨着腳步聲，還有一道熟悉的聲線響起，這是八枯小目的聲音。　　“晚了一步，逃遠了。”幾息后，另一道聲音也響了起來，伴隨着話語，原本被定成畫卷一動不能動的郭正陽兩人才猛地一顫身子，恢復了自由。　　不過回復自由之後讓兩人駭然的是，整個大殿內只有幾名修士恢復了自由身，其他正在坍塌陷落的殿宇建築，依舊還被定在空中。　　等郭正陽兩人轉身後，也立刻看到其他恢復自由的燎雲宗修士都齊齊向著一名白袍老者行禮，那老者不止袍服一片潔白，就是發色鬍鬚也全是一片雪白，只有紅潤的臉頰顯得生氣勃勃，而慈眉善目的老者此刻視線就直直落在了殿堂中，正被一塊碎石砸在頭頂，砸的頭皮有些破裂的洪埃屍骨上。　　其實洪埃屍骨何止是頭皮有些破裂，他整個身體都被無數道絲線切成了碎屑，只是因為幾息前剛被切碎，隨後就被大法力定身，這才沒能徹底崩壞。　　看着洪埃的屍骨，白髮老者眼中也儘是一片驚喜、緬懷之色，不過除此之外也有一絲遺憾和失落。　　“師叔祖，我……我不是故意的……”　　白髮老者認真的關注中，一側行過禮的清始小焉才面色一紅，緊張的道歉。　　白髮老者卻一擺手，並沒責怪之意，只是在隨後又把視線落在了星河老祖身上，“閣下就是送歸洪師兄遺骸的吳道友？”　　一句話，大殿內立刻響起一片抽氣聲，雖然很多人都知道洪埃是燎雲宗前輩，但也沒想到會是眼前燎雲宗那位至高老祖的師兄啊。　　“烏空平當年多受洪師兄恩情，只是後來師兄前往那位散仙府邸探秘，一去再不復返，每每想起，……”一群人驚得抽氣時，白髮老者才猛地一嘆，感慨的開口中，沒說幾句就對着星河老祖施了一禮，一鞠倒地，“今生有幸還能見到洪師兄容顏，道友有心了。”　　“不敢，老祖太客氣了。”一位三劫散仙的大禮，星河老祖還真是有些受不起，急忙還禮的同時也誠懇的道，“在下僥倖得了洪前輩傳承，說起來也勉強算是洪前輩的弟子，完成他老人家遺願，實乃分內之事。”　　三劫散仙的大禮的確讓人有些難以消受，至少星河老祖是如此感覺。　　而三劫散仙，也可以稱之為真正的仙人了。　　散仙這種特殊群體，本就極為稀少，這麼說吧，100個長生境大能渡劫，最多有十個人成功飛升，其他八九十人都會隕落，而100個人裏面，都未必能有一個轉修散仙。　　想成為散仙，的確比成功渡劫飛升還難。　　因為在渡飛升劫時，你撐不過去就是魂飛魄散，死的徹徹底底，撐過去了，哪怕只剩下一縷殘魂，也是撐過去了，到時候就會被仙劫塑身，破空飛升。　　那種情況下就是要麼死，要麼升。　　散仙這種存在，絕對是極為獨特的特例，非得機緣詭異到極限，成為半死不活的存在，才有希望出現，這概率真的比飛升還小得多。　　可以說幾乎每一個散仙都是倒了八百輩子的大霉，明明撐過去了，卻又因為一些古怪原因沒能飛升。而不管是什麼樣的原因，對那些散仙來說恐怕只要一想起來，都會是滿臉淚水的。　　而散仙出現的概率本來就少，想真正成為三劫以上散仙的，就更加鳳毛麟角了。　　剛轉修的散仙其實實力很低，低的只能勉強和合道期相比，散仙劫千年一劫，這個千年還是指的地球年，千年一到，不管你實力如何都會迎來第一劫，而在第一劫之前，這種散仙就是一劫散仙。　　一劫散仙修為最多和合道期巔峰媲美，但還好的是散仙第一劫，也遠沒有飛升劫可怕，所以轉修的散仙第一劫基本都很容易能過。　　只是第二劫時危險就大了，二劫散仙實力最多和長生境巔峰媲美，但第二劫卻遠比飛升劫可怕。　　你當年就是因為稀奇古怪原因在飛升劫下半死不活才成為散仙的，現在實力最多恢復到和當年相當的程度，卻又要面對比飛升劫更可怕的散仙劫，結果？　　十個散仙，至少得有九個死在第二劫下。　　也就是說一百個長生境，未必能有一個散仙，十個散仙，都未必有一個能撐過第二劫。　　所以任何一個二劫以上散仙，都是極為稀少，卻也強大恐怖的存在，因為一旦渡過第二劫，成為三劫散仙，你就會迎來質的蛻變，這蛻變不是說三劫散仙的靈海又擴大了多少，又能讓散仙積累出多少倍於長生境修士的修為，而是二劫之後散仙修鍊的已經不再是靈識，而是仙力。　　吸納靈氣轉修成仙力。　　這已經是徹底超脫整個星空的力量。　　眼前的烏空平，就是三劫散仙！　　這樣的傢伙別說星河老祖和他比了，就是八枯小目在他面前恐怕也只是個兒戲。　　而如今的烈火星域，所有剩餘的強者裏面，所有種族長生境加在一起也有上百人，但散仙，只有三個！！　　三個散仙里，一個是二劫散仙，其實和普通長生境差不多，他能渡過二劫的概率一樣不高。　　三劫散仙則是兩個，一個就是烏空平，另一個則是金屬族修士。　　所以眼前這位，其實已經是整個烈火星域最頂尖的震懾武力。　　不過散仙也是很苦逼的，散仙劫一劫比一劫可怕，只有你渡過第九劫才能再次飛升，但別說第九劫了，四劫五劫以上，搜遍整個混亂星系，都未必有幾個。　　別的什麼都不說，你在凡界吸納靈氣轉化成仙力修鍊，效率能高么？但不管效率多低，千年一到，天劫就來。　　所以每一個散仙其實都有着一部難以言說的血淚史，當年明明過了天劫，卻又沒能飛升，一直要受散仙劫的壓迫，何其苦逼。　　就算烏空平修鍊到了三劫散仙的地步，所修力量已經超脫了整個凡界，但平時也都是閉關不出，玩命修鍊，因為他頭頂時時刻刻都懸着一個滅頂之災。　　“洪師兄的丹道造詣，你得了幾分？”在星河老祖回禮中，不遠處的烏空平才也笑着起身，好奇的看來。　　星河老祖倒是愣了，不過楞了一下，還是尷尬的道，“差不多八九分吧。”　　其實他已經算是盡的洪埃真傳了，未必比洪埃差到哪去，五六百年精研，外加自身天賦也極為出眾，星河老祖丹道造詣，現在也能用神鬼莫測來形容了。　　只是他不好意思直說罷了。　　“好！好！”而烏空平聽了這話，頓時眼前一亮，連道兩聲好，但隨後他卻也臉色一變，古怪的看了星河老祖一眼，才長長一嘆，“你既然盡得洪師兄傳承，那老夫也有一句話贈你，奪命丹，能不用，最好就別用。”　　星河老祖也再次一震，想說什麼時，烏空平才突然臉色一變，驟然轉身看向身側二十米外的清始小焉。　　目光落下，清始小焉剛嚇了一跳，在他身後卻響起了一聲怪笑。　　“哈……”　　哈字突然斷裂，“郭正陽”的身影就驟然浮現，卻已經是幾乎貼在了清始小焉身上，不過此刻他也像是一副水墨畫一樣，再無法動彈絲毫。　　“小賊！”　　“這個天殺的，竟在師叔祖面前也敢放肆！”　　……　　下一刻，大殿內也再次亂了起來，一道道怒喝泛響中，清始小焉更紅着臉尖叫着漂移向數米外，過程里還抓出一把透明的細絲就想把“郭正陽”分屍。　　“慢。”還是烏空平一句話，才讓怒罵著的眾人紛紛止住了喝罵動作。　　等大殿恢復平靜，烏空平的視線才也落在了“郭正陽”身上，哭笑不得的看了對方一眼，才搖頭道，“你膽子很大，不過有老夫在，你死上千萬次也休想得逞，這樣吧，之前陽興和貪圖你所懷至寶，聯手豐無衣襲殺你，是我燎雲宗不對，但你也……，不如我們就此言和？”　　“你也”什麼的烏空平沒細說，可意義不言而喻，你也把燎雲宗搞得雞飛狗跳，當著他們這幫人的面褻瀆了燎雲宗最出色的女弟子。　　丟這麼大人，燎雲宗也可以忍，只要他願意言和，大家以後就井水不犯河水。　　雖然真要這樣子的話，燎雲宗丟人就丟大了，三劫散仙坐鎮，仙家人物了，如此宗門被人家打上門褻瀆了地位最尊崇的女弟子之一，還捏着鼻子主動求和？這絕對是徹底的顏面掃地，但對上這麼一個賴皮貨，就是烏空平這樣的散仙，都有些頭大。　　他就算修的已經是仙家法力，自己對上“郭正陽”完全可以不在意，但他不可能時時刻刻護着清始小焉的，他哪有那閑工夫。　　一句徵詢式的話語說完，烏空平再次看着“郭正陽”時，冒牌的傢伙雖然身子不能動，但眼珠子和喉嚨卻已經活了過來，先是古怪的看了左右一眼，“郭正陽”才無奈一嘆，“三劫散仙，果然和長生境很不一樣。”

# 第四百二十三章 那個賤人的本錢真雄厚！！

　　“三劫散仙，果然和長生境很不一樣。”　　一聲古怪的感慨，冒牌貨的語氣看上去似乎是想同意烏空平的言和，一句話，烏空平臉色不見變幻，反倒是清始小焉俏臉上閃過一絲焦急，難道就這麼算了？她可是……但下一刻“郭正陽”卻又一笑，看了烏空平一眼，張口道，“三千世界。”　　原本平平靜靜的烏空平，突兀就消失在了當地。　　而“郭正陽”也猛地活了過來，不止是他，原本一直被定住的紛亂砸落的殿堂建築，轟的一下就沸沸揚揚砸了下來，該落地的落地，該傾倒的傾倒，還有早已被分屍的成無數碎片，卻也被定着身子才沒崩裂的洪埃，也嘭的一下化為無數血肉碎渣。　　這一切都是烏空平定下的，所以他一消失，術法之力自然不再存在。　　“哈哈，就算你是散仙怎麼了，……不是吧！”　　亂象出現那一刻，其他人紛紛震撼的瞠目結舌，冒牌郭正陽卻哈哈大笑，但笑聲才響起一半就戛然而止，而後“郭正陽”才怪叫着消失。　　他剛消失，之前烏空平所在地的虛空就噼噼啪啪像是鏡子一樣碎裂，烏空平的身影也再次出現。　　“太師叔？”　　“我小看他了，他竟然用了一件空間類的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靈物，演化三千世界，如果不是他舍不得寶物受損太多，我可沒這麼快出來。”　　……　　烏空平重新出現后，臉色卻有些發白，氣息也有些紛亂，八枯小目都是大驚，而烏空平卻火大的開口。　　一句話，在場眾人也再次一驚。　　僅次於先天靈寶的至寶有多貴重，大家自然也都是明白的。　　“演化三千世界，我一息內才破了它十多個世界壁壘，如果他捨得下血本，恐怕我就算想出來，也得好一陣子。”烏空平再次開口，雖然在開口中氣息已經逐漸平穩，但這些話語卻讓八枯小目等人臉色急變。　　連三劫散仙都如此，那如果那個賤人用那三千世界對付他們？恐怕就是八枯小目也會被困住不短時間。　　“三千世界！”　　就在眾人色變中，又一聲怪叫從不遠處響起。　　伴隨着怪叫，烏空平和八枯小目都是臉色急變，而後，兩個人同時消失不見。　　“美人，為了你，我可是捨棄了一件至寶啊，快從了我吧。”兩大至強者消失，“郭正陽”才一臉心疼的出現，在清始小焉和陽興和驚怒不已時，“郭正陽”則再次張口一吐。　　陽興和、清始小焉、封養波、星河老祖等人都瞬間消失不見。　　大殿內，則是響起一聲暢快無比的大笑。　　片刻后，伴隨着呼的一聲響動。　　原本空無一物的地帶，突兀的就漲出來一個透明的水滴，水滴不斷漲大，水滴內，臉色陰沉無比的陽興和才猛地操控着一件法寶破開水滴遁出。　　但遁出來后，他卻一臉崩潰。　　也就是在陽興和遁出來后，殿內才又泛起一陣炸裂聲。　　烏空平以及八枯小目都也各自現身，顯出身影的烏空平手心還抓着一多奇詭的怪花，不過此刻這花朵已經破碎不堪。　　“師叔祖！”陽興和這才帶着哭腔，猛地對烏空平跪了下去。　　烏空平則是一嘆，伸手一招，身側又浮現兩個漲大的水滴，裏面的星河老祖以及封養波的身影也逐漸清晰起來。　　“又是一件僅次於先天靈寶的至寶，這個傢伙，還真捨得！”　　先天靈寶，整個星空下的數量都是有限的，那是匯聚了宇宙初開時的無數開天闢地玄妙而生，別說是燎雲宗，就是整個烈火星域都未必有一件。　　那種至寶，稀少的令人髮指。　　而僅次於先天靈寶的那些無上靈物，雖然功效威能比先天靈寶差些，但也絕對都有着奪天地造化的妙用，這些東西比先天靈寶多的多，但據烏空平所知，整個烈火星域加起來，不過幾十個，他們燎雲宗也只有一個。　　誰想到那個無恥下作的傢伙為了劫走清始小焉，竟然一次動用了兩件，一件用來困住烏空平，另一件用來劫掠清始小焉。　　甚至用來對付烏空平的三千世界，都被烏空平徹底打碎了，對方竟然都不在意？？　　就這樣捨棄了？　　還真是那句話，那傢伙為了清始小焉，真夠捨得的！　　這一刻的烏空平，都只是在滿心感慨，那個賤人的本錢真雄厚！！　　“師伯，求你救救清師妹。”在烏空平感慨中，陽興和才猛地又看向八枯小目，八枯小目臉色發綠時，烏空平則揮手把星河老祖以及封養波從水珠內放了出來。　　他能感覺的出，“郭正陽”用來對付他們的三千世界，是全力施為，才能困住兩人幾分鐘，恩，關鍵是有烏空平在才能破開的那麼快，否則若只是八枯小目跌進去，哪怕他也是長生境後期，沒個幾小時也難以走出。　　但“郭正陽”用來對付陽興和和星河老祖等人的那件無上靈物，恐怕八成氣力都落在了清始小焉身上，清始小焉才會被帶走，陽興和才會比他更快一線的脫困。　　“放心，我已經在小焉身上下了禁術，他逃不遠。”放出星河老祖等人，烏空平才擺擺手，先是止住了陽興和的哭嚎，才又詫異的看向星河老祖，“吳道友，你那隻妖獸呢？”　　“額……”星河老祖愣了，看看左右，卻一臉迷茫，是啊，郭正陽呢？　　該不會也被冒牌貨抓走了吧？　　“難道那隻妖獸也被那廝抓走了？它有什麼玄妙能力？值得他動手？”烏空平再次古怪的看了星河老祖一眼，才笑道，“算了，反正都要出去一趟，八枯，你在這裏好好招待吳道友，我去去就回。”　　笑過之後，烏空平才瞬間消失。　　也是消失在了人前，烏空平眼中才閃過一絲火熱和怒意，但火熱，卻大過怒。　　他的確早在清始小焉身上下了追蹤秘術，不管“郭正陽”帶她逃到哪裡，恐怕都逃不出他的感應，就是現在他也清晰感應出了對方所在方位。　　但他卻沒有直接追上去的打算。　　因為之前的一切，其實都是烏空平故意為之的。　　和不死不滅的秘密比起來，一個宗門內女弟子的貞潔？有可比性么？就算清始小焉被“郭正陽”玩爛了，若他能找出對方不死不滅的秘密，自己也能有此能力，那她死也算死得其所。　　剛才的一切，基本都是假象，只有感慨那傢伙本錢真雄厚的心思，是真的。　　不真正踏入三劫散仙，你也的確根本不了解三劫散仙全力爆發的話，又有多驚人。　　所以烏空平眼中的怒意，並不是在憤怒“郭正陽”當著他的面抓走了清始小焉，而是在憤怒那傢伙何德何能，竟然有這麼多重寶。　　……　　“這廝真是無恥到了極點，不止無恥，膽子也肥的沒邊了，連三劫散仙也是說動就動，夠狠，不過他卻是化成我的樣子動人，看來我以後，真沒辦法以真面目在烈火星域出現了，除非能找到這傢伙的真身，把他給除了。”　　同一時間，燎雲宗山門所在星球外，一道身影驟然在虛空閃現，跟着就又消失。　　遁行的過程里，“郭正陽”滿臉都是笑意，手中還抓着一個水滴，水滴內，清始小焉正驚怒不已的操控法寶攻殺着左右。　　但卻沒人知道，清始小焉的法寶已經再不是她最初時使用的法寶，也沒人知道，那法寶內還附着了另一個人影。　　歪葫蘆基礎功效，可以讓任何一件人造器物晉陞一個等級，但那只是基礎功效，除此之外它還有一個妙不可言的功效，那就是可以化身成任何一種法寶。　　比如清始小焉手中的萬千細絲，是她煉製的重寶，被她煉化的，可以一念間隨意操控，但此刻那萬千細絲真身，早已經被歪葫蘆吞噬，此刻被她操控的，則是歪葫蘆演化的萬千細絲。　　整個過程無聲無息，連清始小焉這個法寶主人都未曾有察覺的，她的法寶就被歪葫蘆替換了。　　只要郭正陽願意，可以一念操控這寶物，反噬清始小焉。　　當然了，這個可以演化任何法寶的功效，主要用處可不是能不知不覺替換別人法寶。　　而是郭正陽願意，歪葫蘆可以千變萬化，一件寶物當做無數寶物使用。　　比如你羡慕冒牌貨手裡的三千世界，歪葫蘆就能演化成三千世界，而且以先天靈寶本身發揮三千世界威能，絕對比真正的三千世界效果更強大。　　簡單來說，歪葫蘆除了其他先天靈寶不能變，就能變成任何法寶、後天靈寶，都能擁有該法寶的功效，還能讓其威能大幅度提升。　　郭正陽此刻則是遁入火府，讓火府縮小到極限，附着在了歪葫蘆演化的細絲上。　　畢竟歪葫蘆只是能演化法寶，可沒辦法讓修士也變化。　　他此刻報的心思就是跟着清始小焉和這冒牌貨，也要徹底跟下去探探究竟，看看那個不死不滅的老怪物，本尊到底藏在哪裡。　　至於郭正陽是怎麼做到這些，不知不覺替換的？當然是在烏空平被困的瞬間。否則當著一個散仙的面，他可沒能力做到不漏絲毫破綻。　　而離開了散仙的感應事情就好辦了，萬妖譜化身彩鯉妖，就讓他擁有彩鯉妖的能力，彩鯉妖最恐怖的能力，就是隱匿蹤跡。　　一個聚靈期的彩鯉妖，一旦隱身，真人道君都難以發現，郭正陽以堪比合道初期巔峰的實力催動彩鯉妖的隱匿神通，長生境都未必能發現的了，隨後的事自然也就簡單了。　　至於先天靈寶之間的碰撞激鳴？那也不是問題，因為歪葫蘆現在不是以本身模樣出現，而是以細絲模樣，此刻的它偽裝本就達到了極限，和其他先天靈寶碰面，只要不是氣息昌盛的強過它的，就看不破這幻術，也就不會發生激鳴之類的事了。　　否則在冒牌貨剛一出現在燎雲宗大殿時，恐怕就發現不妥了。　　當時歪葫蘆是演化成飛劍模式，被郭正陽吞入腹中藏着，隨後直接變成細絲，成了清始小焉的法寶，整個過程都沒顯露過本來面目。

# 第四百二十四章 背面世界

　　“小賊，你識相的話，還是快放了我，雖然你現在劫走了我，但有師叔祖在，他老人家是三劫散仙，散仙的可怕根本不是你能揣測的，不管你把我帶到哪裡，師叔祖他老人家都會追來的。”　　呼的一聲，等“郭正陽”的身影再次出現在茫茫太空中后，被“郭正陽”抓在手裡的乒乓球大小的水滴內，原本一直在攻殺的清始小焉才凄白着臉，輕顫着怒斥，但可以看得出，此刻的清始小焉心情是極度慌亂的，那一雙秀美的眼眸里，恐慌和害怕之意卻是怎麼壓都壓制不住。　　不可能不害怕，被“郭正陽”這惡賊劫走的女修都有什麼下場，她是心知肚明，而原本以為自己宗門內有烏空平那樣的三劫散仙，這小賊是絕不可能得手的，誰想到……誰想到他還是硬生生在烏空平和八枯小目面前把她劫走了。　　而一路上反抗到現在，不管如何利用手中法寶攻殺這水滴，都毫無效果，甚至都無法對小賊的遁逃速度造成絲毫影響，這樣的情況，真讓她想不害怕都難。　　“三劫散仙，哈，那個三劫散仙，我估計就在後面追着呢，不過他現在都沒出現，說不定是故意放長線，想打探我不死不滅的秘密呢，不過要讓你失望了，那個老傢伙是不可能得逞的，等着吧，看本尊怎麼戲弄他。”隨着清始小焉的怒斥，“郭正陽”倒是哈哈一笑。　　說的也是，他怎麼可能想不到，自己帶走清始小焉后，身後還有追兵？　　無息老怪作惡數百年，後來又化身成郭正陽的樣子到處作惡，以前雖然還沒有真的碰過三劫散仙，但各種場面也都見了無數，真不是沒有人故意讓他劫走財物后再跟在後面，意圖找出他不死不滅的秘密，這樣做的人，是很多的。　　雖然以前最多也只是長生境那麼做，他還沒有試過三劫散仙的追蹤，但在動手之前，他也已經考慮的清清楚楚，布置好了一切。　　大笑中，“郭正陽”也繼續帶着清始小焉遁行，差不多過了一天左右，他才快速抵達了一片破敗的虛空。　　說這處虛空破敗，就是因為這裏充滿了各種小型的隕石、破碎的星球殘肢，一切都是那麼雜亂，殘破，彷彿好多顆星球集體炸裂，炸裂后無數碎片靜靜鋪滿虛空，籠罩了左右數百光里範圍。　　這個數百光里，還是值得長寬高各自都有百光里以上。　　“這是，亂空海？”原本就心驚膽顫的清始小焉看到這裏的景象，俏臉也越發凄白起來。　　“不錯，亂空海內充斥各種空間災難，本尊輕鬆就可以遁入背面世界，就算散仙來了又如何，想在裏面找到本尊，根本就是做夢，等他找到，本尊也已經早和你欲仙欲死無數次了。”“郭正陽”再次哈哈一笑，就在大笑中前方原本平靜的虛空，突兀的就席捲出一片碎玻璃。　　但細看之下，才會發現這些碎玻璃全是空間裂縫，咔咔咔的輕響中，空間裂縫群體像是一場風一樣席捲而過，所過之處，原本就是破敗懸浮着的眾多天體碎片，也再次被切割的更加細小。　　而“郭正陽”也在大笑中，一閃身就遁入了一處空間裂縫。　　沒有人知道，“他”這個多寶獸，不只是天生擅長各種空間遁法，而且更靠着機緣感悟了大成的空間意志，無數修士畏之如虎的空間風暴、亂流等災難，對他來說就像是水與魚之間的關係！　　不過在以往，他在面對那些追蹤者時，可從來沒有用這些空間災難遍布的凶地逃脫，因為那些人不是散仙，也還不值得利用這種凶地來逃難。　　不是散仙的修士，哪怕是長生境，對上他這個天生精擅空間之力，外加感悟了空間意志的多寶獸，普通手段已經足夠了。　　但這次面對烏空平，他的確不打算再藏拙了！　　遁入空間裂縫，“郭正陽”出現的地方，則是一片黑暗死寂。　　這，就是空間裂縫背後的世界。　　這個世界，你的確可以看做是正常世界的影子和背面。　　正常世界有多大，這個世界就有多大。只是正常虛空中因為空間穩定，所以大家也發現不了這背面，只有充斥空間亂流和災難的地方，才能從裂縫中遁入正常世界的背面和影子。　　而這個背面世界沒有絲毫靈氣、陽光或者其他任何物質，有的只是死寂的虛空，就像是一個人的本身，有無數器官，有思維靈智，但他的影子，只是一片黑暗一樣。　　修士一旦遁入背面世界，若找不到其他連接正常世界的通道，遲早會被活活困死。　　而正常修士想在裏面尋找聯通正常世界的出口，就是正常世界里展現出來的空間裂縫，絕對是千難萬難，因為不管你從哪個空間裂縫進來，出現時都是被裂縫隨機甩到正常世界某一處背面。　　比如冒牌郭正陽進來時，是從烈火星域安全區內的亂空海找了空間裂縫進來的，但進來的那一剎那，他都可能被甩到了深澗星域魔水星的背面。　　這種情況都是很正常的，如果你出現的地方虛空穩定，還真是長生境耗盡心力也未必能打破這世界壁壘！　　因為這壁壘是真正的正常世界和背面世界的壁壘，枷鎖不是一般的嚴酷和可怕。　　正常修士被空間裂縫或者亂流吞進來，九成可能就是死在裏面，最多只有一成僥倖能在遊盪中找到連接正常世界和背面世界的空間裂縫，逃出去。　　但，對多寶獸這種空間獸來說，已經是合道巔峰的多寶獸，還感悟了大成空間意志，專克空間之力，這些對於長生境都未必有能力打破的壁壘，對他來說卻是輕而易舉，如龍游大海，畢竟空間意志，本就是整個世界所有空間的意念體現，它只要意志力爆發，就能號令正常世界和背面世界的空間，讓世界壁壘出現破裂。　　下一刻，冒牌郭正陽張口一吞，吐出來一個正方體囚籠，閃閃發光的囚籠，豎立着開始旋轉，彷彿一面面刀片一樣，咔咔咔就把左右空間打出來幾許裂縫。　　雖然做完這些后，“郭正陽”的臉色也變得有些虛弱，但他還是精神奕奕的帶着水滴內的清始小焉遁入了囚籠。　　“你……”　　“就算你那個三劫散仙的師叔祖，在你身上下了追蹤秘術，現在他也根本分不清你是在哪裡，因為我這神通可不是在某一處正常空間打出八個空間裂縫，而是聯通了八處相隔極遠的正常世界，可能一處在烈火星域最北方，另一處在最南方，另一處在最西方……八處正常空間聯通本尊的神通，都能讓你的氣息散發出去，他去哪找？哈哈哈……乖，咱們先來調調情。”　　“小賊，我就是直接自殺，也不會讓你如願！”　　“很多人都這麼說過，但可惜沒人能在我面前自殺，你難道不知道，在這路上，我早就對你下手了？現在，你是不是覺得心跳很快，身子很熱、很癢……很想舒舒服服睡一覺？我這就來陪你！”　　“你……”清始小焉最後一句話，已經多出了一絲足以讓任何男性獸血沸騰的呻吟和迷離的韻味。　　……　　“亂空海？怎麼會這樣？東南方、西北方、下方、西北向上……怎麼會有那麼多地方都有清始小焉的氣息？而且這些地方，相隔恐怕都要以億萬萬光里計算，該死！”　　在背面世界里，“郭正陽”淫笑着調戲清始小焉時，安全區亂空海外，也驀地出現了一道身影，可是身影出現后，卻是滿臉陰沉。　　他以為自己在清始小焉身上留下了追蹤烙印，不管“郭正陽”那小賊帶着清始小焉去了哪裡，他都能清楚感應到，捕捉到對方的氣息。　　可現在突然在亂空海外發現清始小焉的氣息竟然在八處截然不同的方位出現，這情況還是讓他徹底懵了。　　那八處方位，一個是在東南方，感應一下可能都是億萬萬光里的距離，但這還是比較近的，最遠的一處和東南方截然相反的方位，在他感應中估算一下，可能億億萬光里，要跨越許多星域才能趕到吧？　　這還怎麼追？往哪個方向追？　　直接也學着那小賊的樣子遁入空間裂縫？萬一，萬一他進入的地方，是遠離亂空海幾十上百個星域那麼遠的世界背面，又怎麼辦？　　就算散仙有實力打破正常世界和背面世界的世界壁壘的。　　但離那小賊太遠，豈不還是追不上？　　黑着臉盯着前方亂空海內時而乍現、又時而湮滅的空間裂縫群，烏空平徹底鬱悶了。　　他發現這次竟然被那小賊坑了！　　坑的徹徹底底。　　他千算萬算，也沒想到小賊敢直接遁入空間裂縫內的背面世界逃遁，而且看起來，小賊在這方面的能力簡直堪稱妖孽，以他的修為，都絕對做不到剛進去不到片刻，就打通八處世界壁壘，讓清始小焉的氣息在八個截然不同的方位出現，而且各個方位都距離那麼遠，遠的就是散仙也要望而卻步。　　背面世界，就算是三劫散仙也不敢輕易涉足的，他能打碎那世界壁壘，但也不是隨意都能做到的。　　而你就算勉強打通一次，若是再出去后，出現在一片完全死寂的虛空又能如何？　　這是很正常的，比如混亂星系，偌大一片星系，其實八九成地帶都是死寂星域，你在背面世界隨便打通一處世界壁壘，出現在完全死寂虛空的可能性，也是十之八九。　　背面世界困不死散仙，卻也絕對能讓散仙輕易不敢涉足。

# 第四百二十五章 真牛逼

　　“噗～有沒有搞錯，這傢伙，這傢伙就是這樣玩別人媳婦？假的，原來一切都是假的，他根本從來沒侵犯過那些女修，只是靠着這一株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靈物製造出來的幻象，那些女修修為最高不過是合道期，根本發現不了自己是真的被他玩弄了，還是中了幻境，不知道，自然也就以為真被他糟蹋了。”　　“活見鬼，這傢伙怎麼這麼讓人無語，他根本一點都不好色，卻到處充着我的樣子，去搶別人老婆，帶走後只是用這無上靈物讓女修們墜入幻境……”　　……　　正常世界，烏空平這個三劫散仙被坑的臉色發綠，直盯着前方的亂空海一籌莫展。　　而在背面世界里，附着在清始小焉法寶上的郭正陽卻也被眼前發生的一幕幕看的狂噴口水，一直被冒牌貨帶着遁行，所以不管冒牌貨在空間之力的造詣有多妖孽，郭正陽都是輕輕鬆松毫不費力，就被帶到了最前線。　　而後看着冒牌貨遁入背面世界，還製造出一個能聯通八處截然不同方位的空間通道，憑對方的語氣神態，外加自己的理智判斷，郭正陽也斷定了就算烏空平追在後面，恐怕此刻也會無計可施，在隨後看到清始小焉不知道中了什麼招，開始在水滴內目光迷離的自摸，嬌喘。　　郭正陽還打算嘗試着看能不能救一救呢。　　就算他和清始小焉毫無關係，但和冒牌貨卻是關係惡劣到了極點，如果能順手救下清始小焉，他也不介意的。　　但他萬萬沒想到自己還在思索到底要不要出手，冒牌貨就手一揮，困着清始小焉的水滴不斷漲大，漲大到像是一個直徑兩米多的水球，而後他就拿出了一株通體陰黑的奇妙小樹，插在了水滴外。　　而清始小焉則像是正在做着春夢一樣，在水球內不斷嬌喘呻吟，自己撕破自己的衣衫，半遮半掩的，撅臀壓身，身子不斷像是受到後方衝擊一樣，來回搖曳。　　她的雙眼空洞了，像是完全看不到眼前的境況，只是像母狗一樣撅着雪白如滿月一樣的美臀配合著一個不存在的男性瘋狂交合，而冒牌郭正陽卻興緻勃勃坐在水球外，撐着臉觀賞春色。　　到現在，真正的郭正陽哪還能不明白，那些被劫走的女修們，從沒被人真的侵犯過，她們只是受了那株陰黑小樹的影響，做了一個又一個春夢。　　“啊呸，這小賤人看着端莊神聖，原來喜歡被人虐待？也不知道她男人知不知道，不過我這株靡陰樹，可是能勾起任何人心底的所有慾望，只要她心裏有這種期望，就會配合著她實現她想過的一幕幕，她才是最無恥的啊，誰能想到高高在上的神女，心底下渴望被人這麼粗暴的摧殘蹂躪，真是讓本小姐大開眼界……”　　郭正陽還在瞠目結舌的注視着清始小焉的自我幻境，看到清始小焉在水球內做着各種羞恥動作，此刻的她，又像是被一個不存在的男人不斷鞭打虐待一樣，叫聲凄美而撩人，又帶着濃濃的春情和享受之意。　　但瞠目中，另一道話語卻又驚得郭正陽差點吐血。　　本小姐？？　　難道那個不死不滅，以前幻化成無息老怪到處打劫，現在幻化成郭正陽到處坑別人老婆的傢伙，是女的？？？　　好吧，如果是女的，那她劫了別人道侶后沒有自己上陣，而是拿出一株無上靈物讓別人墜入幻境，就能解釋了。　　因為前方如此撩撥人的一幕幕，看着原本高雅端莊的月下神女自己撕破裙衣，不斷呻吟自摸，那場面，真看得郭正陽都忍不住，換了一個正常男人，誰還能只是在一旁觀賞？也只有同樣身為女性，才有可能只是純欣賞姿態旁觀吧。　　不過，不過郭正陽還是被雷的要死。　　就算是女性，能這麼興緻勃勃看別人自摸，看別的女人春潮勃發的淫叫，她能看得下去，也不容易啊。這得是有多麼恐怖的惡趣味，才能看的這麼用心？　　至少若讓郭正陽去藏在一邊看別的男人自摸自瀆，那種場面他想一想就會噁心的吐出來的。　　無息老怪這惡趣味，真不是一般的可怕！！　　深吸一口氣，把視線勉強從春潮勃發做着春夢的清始小焉赤條條的火爆身子上移開，郭正陽反而也鬱悶了。　　他原本以為，無息老怪會把清始小焉劫回老巢玩弄，那他一直跟過去，就能發現無息老怪本尊到底在哪，就能真的對這傢伙起到威脅力。　　可現在怎麼辦？無息老怪出現的還是一個分身，就這麼讓一個分身看着清始小焉自己玩自己。　　看情況，他本尊是無論如何都不會出現了……恩，她的本尊不會出現了，豈不是白跟來了一趟？　　“也不是，化身成清始小焉的細絲法寶不成，跟蹤失敗，但如果我讓歪葫蘆化成那株小樹呢？那靡陰樹可是無息老怪的法寶，他總要帶回去的，總不可能用一次就丟了，那可是無上靈物，這些至寶火府主人那個長生境大能縱橫一生，也就收攏了三四個，我以前也就在迦藍星遇到一種萬化樹，無息老怪就算打家劫舍再厲害，也不可能隨便丟棄……”　　移開視線后，郭正陽剛想到新辦法，就突然又阿噗一聲，吐出一口口水，再次瞠目結舌的看向火府外。　　因為這時候水球內的清始小焉做的夢又變了，她竟然夢到自己被自己的細絲法寶捆的結結實實，吊在了半空中，無限美好的御姐身軀，被綁成無盡淫靡的姿態，又被鞭子抽着不斷蕩漾。　　她是做了這樣的夢，而夢境之外，就是歪葫蘆幻化的細絲法寶，真的捆住了清始小焉赤裸的性感嬌軀，在水滴內來回蕩漾。　　真牛逼！　　不是那株奇怪的靡陰樹，恐怕郭正陽做夢也想不到，外表端莊聖潔、艷蓋一片星空的絕美婦人，內心會如此邪惡，她在享受啊！！　　“提到受虐的期望，這個賤女人絕對是最強的，嘖嘖，真能玩……”　　郭正陽看的吐血時，水滴外的冒牌貨卻也是雙眼放光，看的手舞足蹈。　　……　　“美人，你真是妙不可言啊，本尊臨幸過這麼多女子，唯獨你讓本尊這麼迷戀。”　　……　　幾天後，依舊是那詭異的立方體空間內，水滴和靡陰樹已經消失不見，清始小焉就赤條條漂浮在立方體內，滿臉春潮和紅暈，此刻俏目中的神色更複雜到了極限，有羞憤欲絕、狠辣、難堪、羞愧，但也有深深的恐懼，還有被遮掩着的迷戀，迷醉，迷離，回味等等。　　而此刻的冒牌郭正陽，也正側躺在清始小焉身側，一邊伸手在那不着寸縷的嬌軀上撫弄，一邊色眯眯的開口調戲。　　但這些話清始小焉卻彷彿沒聽到一樣，只是靜靜躺着，目光不斷變換，不知道在想什麼。　　“咱們再來一次？”　　冒牌郭正陽抓着一片挺巧的酥乳，不斷揉捏中因為有些用力，才讓清始小焉疼的嬌呼一聲，也終於聽到了冒牌貨的又一句言語。　　結果，她一張俏臉瞬間就被羞怒和紅暈鋪滿，剛想跳起來反抗，卻又不知不覺的，目光迷離沉淪。　　因為冒牌貨不知道何時又催動了靡陰樹，緩慢而有效的讓她神智迷失。　　再然後，又一次詭異的自摸春潮上演。　　但此刻郭正陽已經變換了方位，一邊看着歪葫蘆演化的靡陰樹，被催動着散發至純至陰的陰柔之氣不斷洗鍊清始小焉的身子，一邊又是忍不住多看了幾眼某個女神的春夢。　　片刻后，郭正陽才無語一嘆。　　“這靡陰樹應該是至純至陰的奇寶，任何一個女子被帶入幻境的同時，也會受到這陰氣淬鍊身軀，怪不得那麼多人都覺得無息老怪精擅雙修之道，甚至一個合道中期的女修在被折騰幾天後還突破了合道後期。這全是這些陰氣的功效啊，陰陽交融，可以更完美協調修士狀態，雙修一道也是自古就有，但就算沒有陰陽交融，只要能找到至純至陰的至寶洗鍊身軀，一樣會讓女修有很大機會獲得突破……就是這春夢，太邪惡了，任何人心底但凡有過的畫面，都會被勾出來。而現在這靡陰樹是被冒牌貨操控的，她肯定也能限制被洗鍊的女修只能夢到‘他’，被‘他’折磨摧殘，所以所有被她劫走的女修，哪怕只是做了一場場夢，也會以為這全是真的，一直在被‘他’折騰，可是這個‘他’，現在是我啊，媽的，太下流了。”　　嘆息中，郭正陽都有些忍不住破口低罵起來。　　雖然這些被劫走的女修從來沒有被誰玷污了身子，但她們不知道，她們全都以為自己被侵犯了，還是心底深處最狂猛凶烈的那種侵犯，就像是每個人心底都有各種慾望，平時靠着理智在壓抑，不輕易示人，可一旦被靡陰樹陰氣入體，就會徹底激化顯現。　　那是一個人藏得最深的慾望，野望，完全在靡陰樹下展現了出來，她們雖然是做夢，卻只會以為全是真的。　　怪不的那些被劫走後的女修，即便後來獲得了自由，也有部分行為極度怪異，似乎還想着繼續被臨幸似的。　　因為她們被帶走的時候，心底深處最渴望的事全被靡陰樹化為夢境實現了，還是實現到最完美的程度，你夢想過有多完美，有多美好，夢境中就有多完美美好，恐怕這些女人，真的被靡陰樹內的陰氣徹底征服了身體。　　她們誤以為這是真正發生過的，真的被“郭正陽”折騰到那種地步了，所以有部分女修對“郭正陽”態度很怪異，也就不奇怪了。　　但郭正陽那個冤枉啊。

# 第四百二十六章 突破了

　　郭正陽鬱悶的吐血，不過這種時候他除了等，也別無他法，只能等着那個冒牌貨玩夠了，把清始小焉送回去后，期望她能帶着靡陰樹回到本尊身側。　　只要她帶着靡陰樹回到自己的本尊處，郭正陽就能找到她的本體，到時候有冤報冤，有仇報仇！　　至於連續做了幾天春夢后，又再一次開始做夢的清始小焉，郭正陽反而不在意了。　　雖然那種場面刺激的他都扛不住，但只要不去看，以他參悟了大成劍意的意志力，還是能壓抑住心神等待的。　　這一等，又是十來分鐘。　　但在等待中，正觀看揣摩一卷典籍的郭正陽卻突然抬頭，疑惑的看了眼左右。　　“怎麼回事，我怎麼有種心緒不寧的感覺？”　　可不是，突如其來的煩亂心緒，讓他都有點心悸，但等認真查看左右時，卻又根本找不到源頭，左右就是平平靜靜的火府空間，看一眼火府外，清始小焉還在做夢，冒牌貨也還興緻勃勃的觀賞春色美景，除此之外根本沒有任何不妥之處。　　左找右找找不到答案，心緒也重新平靜了下來，郭正陽才皺着眉觀看手中典籍。　　時間一點點流逝。　　直到半個多小時后，郭正陽才突然又被一聲驚呼驚醒。　　“不是吧，她還是處子？不可能……這個無塵仙子，不是在百年前就和陽興和結為道侶了么？哈哈哈，好傢伙，那個陽興和該不會不行吧？現在好了，大好一個處子身，竟然破在了自己的法寶上，厲害。”　　外界的事郭正陽的確能感應到，因為此刻的靡陰樹就是郭正陽煉化過的歪葫蘆演化的，靡陰樹也可以當做他的眼睛耳目。　　外面的一切，也都在通過靡陰樹一直在傳遞進來，只是他剛才刻意沒去留意，摒除了那些雜亂的淫叫而已。　　但這一次的聲響，不再只是清始小焉的嬌喘了，而是冒牌貨的怪叫。　　甚至這怪叫的內容都讓郭正陽也瞠目結舌，處子？那個清始小焉是處女？開玩笑……　　瞠目結舌中，郭正陽才忍不住又關注了下外面。　　再然後看到的場面就又讓他差點吐血。　　清始小焉之前被歪葫蘆吞掉的細絲法寶，因為歪葫蘆去演化靡陰樹，所以也早又落在了清始小焉手裡，而此刻，那細絲法寶依舊是把那一個完美無瑕的性感嬌軀捆綁成羞恥至極的姿態，不過也有一大片細絲凝結在一起，像是棒子一樣，在她櫻唇以及玉腿深處來回抽動。　　而冒牌貨也只是在遠處看着而已。　　這也是清始小焉的春夢？好吧，郭正陽知道這個燎雲宗女神心底深處似乎潛藏的有受虐傾向，但這得是多麼恐怖的受虐傾向，才會主動把自己往這方面折騰？那就像是一根根蠶絲一樣的細線，哪怕尾段已經集成一束束，猛一看去也很粗壯，但那畢竟是柔韌的細絲捆在一起的。　　而以郭正陽的眼力，也的確看到了從她雙腿深處淌出的血色。　　看了一眼，郭正陽又飛快收回視線，臉色也古怪到了極限。　　牛逼，這個女人真牛逼！！　　那是處子，絕對不是她的肉身被細絲法寶扎破了溢血，也絕對不是月經之類，而是處子鮮血，畢竟各種血液都有不同的特徵，普通人或許難以分辨，但像是高深的大修士，一眼就能看個通透。　　所以這一刻，雖然萬分奇怪清始小焉明明早已經是別人的道侶，不可能還留着處子身的，但不管再疑惑，事實就是事實！　　事實就是，這個燎雲宗女神的處子身，在自己一場美夢中被自己的法寶給破了。　　郭正陽都得暗贊好幾聲牛逼的！　　“哈哈哈，既然是處子，本尊就送你一份大禮，只要你資質足夠，說不定還能直接突破長生境呢，雖然這也要看運氣，但行不行，試了就知道了。”　　郭正陽還在暗挑大拇指，外面卻又響起一聲無恥的大笑，伴隨着笑聲，冒牌貨又取出來一株奇樹，這顆小樹外形大小，幾乎和靡陰樹一模一樣，只有顏色是通體耀眼的潔白，那種潔白，看一眼都會給人一種狂猛無匹的凶厲感。　　“普通女修，經過靡陰樹這種至純至陰的無上靈物淬鍊，讓肉身得到一步步洗鍊，所修法力也會變的更通透純凈，只要悟性足夠，資質足夠，能突破或者取得進展都很正常，但只有至陰至純的無上靈物洗鍊，效果也是有限的，外人也根本不知道，本尊手裡還有一顆和靡陰樹伴生的烈陽樹呢，一場大機緣就送在了你面前，能不能突破，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怪笑中，外面的冒泡貨又把新的小樹扎在了透明水球上，不過扎進去的地方是和靡陰樹截然相反的位置。　　也就在烈陽樹紮上水球時，轟的一聲，原本乾乾凈凈，看上去就像是虛空一樣的透明水球，直接就湧現出一層層黑白夾雜的混亂氣體。　　而扎在水球外的兩株無上靈物，一樣開始發光發亮，靡陰樹的亮光，是純粹的幽暗陰柔，暗到極致，已經也是一種光源了，而烈陽樹，則像一顆太陽般光芒四射，刺得人幾乎不敢直視。　　清始小焉竟還是處子之身，而且之前一直被至陰至柔的純粹力量洗鍊肉身，的確已經把體內的陰柔之力發揮到了極限，這時候再來一場陽剛風暴，陰陽交融，而且還都是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靈物催發的力量，說不定，還真會……有希望。　　尤其聽無息老怪所說，這一陰一陽兩株無上靈物，還是伴生而出，天生一對，那如此的陰陽之力結合，效果絕對比普通的陰陽交融更玄妙有效的多。　　不過看到這一幕，郭正陽卻也有些發愣，這個無息老怪，有病吧？？　　她絕絕對對的腦子不正常！！　　身為一個女性，到處冒充他的樣子搶別人老婆，帶回來用無上靈物洗鍊肉身，幫別人做春夢，已經是很變態的行為了，現在竟然又在幫助清始小焉突破？　　這都哪跟哪啊？　　不過，就算覺得無息老怪不正常，郭正陽也沒有太多心思去理會，只是興緻勃勃的觀看起了水滴內的清始小焉。他也想看看有如此力量加身之後，不斷幫她淬鍊身子后，清始小焉到底會不會突破。　　“哎呀，哎呀……不夠，不夠，只是催發陰陽之力淬鍊還不夠。”　　“難道非要徹底毀了這一陰一陽兩株無上靈物，才能讓她突破？把兩株靈物全毀了，然後徹底融入她體內？不值啊，雖然說這是我劫來的第一個處子，為了栽贓那個小賊，有些委屈她了，給她一點補償也是應該的，但若是徹底摧毀了靡陰樹和烈陽樹才能讓她突破，不值啊，這可是兩株無上靈物，本尊手裡也只有十幾個。之前已經在燎雲宗毀了一個三千世界了。”　　“不值……不值是不值，但如果真能突破，那就是在我手裡誕生了一個長生境，而且這個長生境只會以為她的處子身是毀在那小賊手裡，以後肯定是上天入地，非要斬殺那小賊不可。只要他倒霉，就算本小姐犧牲一點也沒什麼，誰讓他真敢斬殺本小姐一個分身？不給他點慘烈教訓怎麼行？”　　……　　郭正陽留心觀看中，兩株無上靈物的陰陽之力也不斷催發，水球內黑白二氣劇烈翻滾，伴隨着翻滾，清始小焉的嬌喘、淫叫也越來越瘋狂，好像正在享受着癲狂的迷亂一樣，那種叫聲真的只能用誇張來形容，都讓人無法想象她在做着多麼激烈的怪夢，才能叫的那麼狂野放蕩。　　但在水球外，冒牌貨卻是不斷皺着眉在水球外走來走去，一臉的猶豫和為難。　　因為不管清始小焉的夢境有多狂野，不管陰陽二氣的洗鍊有多激烈，但清始小焉身上也沒有一絲突破的氣機泄露。　　畢竟這是合道巔峰衝擊長生境的瓶頸，哪有那麼容易突破的？　　所以，冒牌貨口中的怪叫也能讓人理解了，那就是只有眼前程度的陰陽交融，還不夠，如果全力催發靡陰樹和烈陽樹，讓兩株伴生的陰陽靈物生命力全部激發出來，全部匯入清始小焉體內，才有更大希望讓她突破。　　當然，就算她真的那麼做了，這一切也只是一個更大希望，誰都沒絕對把握的。　　“就這麼辦了！兩株無上靈物而已，本尊捨得，只要以後這淫婦會上天下地一直追殺那小賊，就值了。”　　走來走去，走了片刻冒牌貨才突然一拍手，咬牙切齒的道。　　下一刻，她更全力催發陰陽二樹，讓二樹的生命力徹底催化，全部轉化為最純粹最純粹的至陰至純以及至陽至剛的氣息湧入了水球。　　隨着水球內喘息和淫靡的浪叫越來越猛烈，扎在水球外的兩株無上靈物，也逐漸顯出了萎靡姿態。　　郭正陽，再一次看的瞠目結舌。　　尼瑪，這個冒牌貨的思維，真的不可理喻啊。　　她竟然願意捨棄兩件無上靈物，去幫清始小焉突破？但不管再覺得不可思議，郭正陽還是不得不操控着演化為靡陰樹的歪葫蘆，也讓歪葫蘆顯得逐漸萎靡。　　那靡陰樹是假的，雖然幻化之後也能催發靡陰樹的至陰至純之力，但以先天靈寶為根基，它的力量絕對比烈陽樹強大無數倍，如果不來一點幻術，恐怕烈陽樹枯死了，“靡陰樹”還生機勃勃呢。　　他不得不配合。　　但就在配合中，一股狂猛的心悸感才突然爆發，下一瞬間，郭正陽直接運轉發決，猛地消失在了當地。　　在他消失的剎那，身後另一個“郭正陽”則舉着一個小房子大小的大鎚子猛砸了下來。鎚子很大，速度很快，但看上去卻輕飄飄，彷彿沒有絲毫重量。　　噗～　　大鎚子一下子砸在虛空，“郭正陽”才也一愣。　　而後跳腳大罵，“虧大了虧大了，為了迷惑這小子，我在外面可是虧了血本了，竟然沒偷襲成功？”　　“她什麼時候發現我的？什麼時候進來的？什麼時候破了火府的禁制？該死，怪不得她那麼捨得，原來只是為了迷惑我，讓我催動萬化樹萎縮，分心的時候好來偷襲我？！狡猾，真狡猾！”　　火府另一邊，剛剛出現的郭正陽，才也氣的破口大罵。　　就是在大罵中，郭正陽又猛地身子一顫，愕然看向天空，“突破了？嘶……那個處子身丟給自己法寶的清始小焉，還真突破了？”　　可不是，讓郭正陽驚愕的就是自火府外傳來一股突破氣息。　　畢竟此刻歪葫蘆所化靡陰樹還在外面，還在向他傳遞信息。　　等郭正陽看一眼外面，看到的就是直徑兩米左右的水球內，一片混沌氣浪翻滾，還有清始小焉一聲高亢響亮的吟叫，就是叫聲里，突破的氣息都差點撐爆水球，而水球外，烈陽樹已經徹底枯萎，死掉了。　　歪葫蘆所化靡陰樹，不止外觀萎靡，其中的至陰至純力量，也縮水了許多許多。

# 第四百二十七章 很好，很強大！

　　“不行，不能一直讓那傢伙這麼胡作非為下去，咱們總要想個辦法才行，否則以後誰家還能安寧？”　　“說的是，以前的無息老怪還好，只是搶劫罷了，而且哪怕無息老怪也鬧出過不少事，但他平時也只是劫掠那些普通修士，現在這個新出現的傢伙，反而總是盯着咱們這些老怪物，如果再想不出辦法，咱們這些老頭子就徹底成了所有人的笑柄了，我人族的顏面還要不要？”　　“現在金屬族那些修士，哪一個不是在私底下笑破了肚皮，笑我們人族無能。這一次甚至連烏空道友站在那裡，都被他搶走了清仙子，以後還得了？”　　“烏空道友，我們這群人里，只有你是真正的仙家人物，到底該怎麼辦？你說句話，咱們都聽你的。”　　……　　五個多月時間，一晃而過，地球時間五個多月，差不多也是烈火星域五個月了，這裏一標準年是地球一年半左右，但一年內卻有十八個月。　　這麼長時間過去，雖然清始小焉被劫走並不是在大庭廣眾下發生的，但“郭正陽”要來燎雲宗鬧事，卻是人盡皆知的大事，這是那個不死不滅的賤人第一次挑戰一個有三劫散仙坐鎮的超級勢力。　　所以星域內其他人族勢力，在聽到消息后也都極為關注。　　關注了，就有人或說著要來幫忙，或說著要來報仇，來燎雲宗查看消息。結果清始小焉已經不在這裏的事就怎麼也瞞不過二十多個長生境修士了。　　所以清始小焉被劫走的事，也就瞞不住了。　　消息一出自然是一片嘩然，連三劫散仙坐鎮，真正的仙家人物在看守，那傢伙都能把清始小焉劫走，如此手段，自然讓一眾長生境也是驚得心驚肉跳，這樣的不死不滅的傢伙，手段還這麼多，以後大家還敢惹么？　　但不惹？又怎麼可能不惹？　　畢竟這一個新出現的傢伙，不是搶劫一下大家的財物就了事了，而是專門搶人老婆，這麼惡劣的事就算不想惹，也不能不去面對。　　所以這時候燎雲宗山門大殿，的確是坐滿了長生境大能。　　太多人都在充滿震怒的發言，要找到徹底的解決辦法，把那個該死的東西徹底抹殺。　　當然，在幾位長生境開口怒斥時，卻也有好幾個長生境都拿着奇妙的視線不斷打量烏空平和八枯小目。　　清始小焉不在燎雲宗，被劫走了！這是大家打探來的消息，但畢竟不是眾人親眼目睹着發生的，而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覺得，那位散仙真的一籌莫展，萬一，萬一是那位散仙已經徹底斬殺了那個不死不滅的傢伙，然後把對方不死不滅的秘密掌控在手了呢？　　畢竟烏空平說沒追上“郭正陽”，也只是他說的，事情是不是真的如此，沒人肯定。　　以己度人，如果是他們徹底斬殺了“郭正陽”，拿到了對方的秘密，也會毫不猶豫的說沒追上呢。　　所以坐在這裏的人群，不只是想商討一下如何針對“郭正陽”，更多人還是想來看看烏空平是否真的沒拿到不死不滅的秘密，如果他拿到了，自己是不是有希望分一杯羹？一個長生境面對三劫散仙，是不行的，沒資格談條件，但如今他們二十多個人族長生境，已經擰成一股繩了。　　這情況，就真不是沒有一絲希望了！！　　當然了，就算懷疑，面對唯一的人族三劫散仙他們也不敢放肆，只能試探……　　“諸位道友的心思，烏空平很清楚，不過老夫可以對天發誓，上次追蹤，真的沒能奈何那賤人絲毫，他直接從亂空海遁入了背面世界，然後不知道施展什麼手段，讓清始小焉的氣息，在多個不同方位展現，而且每一處都距離這裏機緣機緣，距離以億萬萬光里計算，就算老夫是散仙，也不敢輕易涉足背面世界，一樣沒辦法去那些地方一一追蹤，所以，我真的沒能抓到那小賊。”　　而眾多人族長生境強者的心思，烏空平又如何不清楚？　　以前他都沒有清楚解釋，只是因為人不齊，因為這些人族長生境大能是十多股勢力內的，還有人是散修，都是在不同時間趕來的，他根本沒心思一一解釋，但現在既然人齊了，他自然也不會隨便背黑鍋，所以在輕咳一聲后，也終於開了口。　　一番話，眾多長生境頓時一愣，而後才紛紛笑道。　　“烏空道友，你這話，呵呵，我們可沒懷疑你的意思，咱們這群人現在來，只是想請教烏空道友，該怎麼才能徹底誅殺那小賊啊。”　　“是啊，烏空道友千萬別誤會，別誤會。”　　……　　既然烏空平都對天發誓了，雖然那不是嚴格的天道誓言，眾人也未必會立刻相信，但該說的場面話，沒人會忽略。　　但就在眾修士全都大笑着照顧體面時，山門外，才突然響起一聲聲驚訝的呼聲。　　“是清師叔？”　　“清師叔回來了！”　　“清師叔竟然被劫走了五個月，該死……”　　“清始小焉回來了？五個月，嘖嘖……真羡慕那傢伙，換了是我，別說五個月，只要有一天，讓我死都願意了。”　　……　　呼聲響起，大殿內一種長生境和散仙才紛紛臉色大變，而後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才轟的一下全動了。　　下一刻二十多個長生境加上一個散仙，就全凌空懸浮在了燎雲宗山門上空，也同時看到了一道絕美的倩影從山門外遁來。　　美到極致的俏臉，搭配一襲潔白無瑕的裙衣，又充滿了神聖純潔的端莊貴氣，御風而行的時候，輕風撩動瀑布一樣的黑色髮絲，又給那美到極致的身影平添無數高雅氣質，真像是御空而來的神女一樣吸引人視線。　　但此刻這身影卻從內而外都散發著一股冰冷的味道，冷的拒人於千里之外，看一眼，就能察覺出那徹骨的冷漠。　　真的是清始小焉，看清楚之後人群才紛紛目露喜色，而喜色展露的最徹底的，無疑也正是八枯小目。　　其他的哪怕是烏空平，喜色也只是隱含在視線深處而已，甚至這種喜，是不是在為清始小焉的回歸而欣喜，都不一定。　　但隨後不管是之前抱着哪一種目的的修士，全都紛紛又驚的差點魂飛魄散。　　“長生境？”　　“噗～清師侄，不，清道友晉陞到長生境了？？”　　“不會吧？只是被那小賊擄走一次，就晉陞到了長生境？該死，這怎麼可能？如果長生境這麼隨隨便便就能他進來，我人族何以只有二十多位長生境？而合道期修士，卻是以千萬計的。”　　“很好，很強大！這都能突破，媽的，下次如果那個小賤人看上本宗內的女修，老夫是不是該默許了？如果只是失身一次，就能多出來一個長生境，這交易很划算啊。”　　……　　驚，大驚！震驚！　　雖然大家都知道很多事，知道那個轉搶人老婆回去折騰的賤人很擅長雙修之道，以前也有合道中期的人妻女修被劫走，回來后就是以合道後期面目出現的，眾人也知道清始小焉資質極好，不然不可能在短短在兩百多年裡就修鍊到合道巔峰。　　但說的不好聽了，背後有燎雲宗如此恐怖的宗門作支撐，師尊是長生境大能，一宗宗主，兩百多年才修鍊到合道巔峰，這樣的修士，在烈火星域絕對一抓一大把。　　但那些人又有幾個能晉陞到長生境？？　　所以等有人感覺到御風而來的清始小焉氣息竟然已經是長生境時，所有人都瘋了。　　就是一直很擔心記掛這親傳弟子的八枯小目此刻也傻了，傻傻張着嘴，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烏空平這樣的三劫散仙，仙人一樣的人物同樣傻眼了，瞪直了眼看着清始小焉，一片痴獃。　　“拜見師尊，師叔祖，見過各位道友。”一群大能在風中獃滯，清始小焉則在飛遁回來后，依舊是冷冰冰而又恭敬的向自己的師尊和師叔祖行了一禮，才隨意的向其他長生境一抱拳，就開口說了聲身體不適，遁回了宗門。　　整個過程，哪怕是對上八枯小目這亦父亦師的親近人，清始小焉恭敬歸恭敬，但態度一樣很冰冷。　　八枯小目倒也沒說什麼，只是嘆了一聲，就揮手讓弟子離去。　　再然後。　　一群大能又在風中僵立了片刻，才有人一抱拳，“八枯道友，恭喜，恭喜貴宗又多出一位長生境大能。”　　一句話，八枯小目徹底凌亂了！　　因為他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了。　　恭喜？宗內多了一個長生境，不管怎麼看都是了不得的大喜事，可是這種多法，實在讓人崩潰。　　……　　“啊呸，不打了不打了，打了這麼久，本小姐真累了，不和你玩了，我這就走行吧？”　　“你這個變態，你是靈修啊還是體修啊？本小姐合道巔峰，運轉本命法寶砸你一下，竟然毫髮無傷，只是稍微暈一下？變態啊。”　　烈火星域安全區，清始小焉的回歸，震傻了無數強者。　　而某處背面世界，一聲聲怪叫卻也從一片迷陣內驟然揚起。　　陣外，隨着那跳脫的喝罵，郭正陽卻是臉色發綠，他說什麼也不回信這個賤人的，連續廝殺爭鬥幾個月，這個賤人有多賤，他真的一清二楚。

# 第四百二十八章 和我鬥智斗勇，你還差得遠了！

　　前後五個月，兩個人一直在廝殺爭鬥，郭正陽哪怕靠着火府大陣群的威能，都一直沒辦法奈何這個冒牌貨。　　當然，五個月廝殺里，要不是有火府內諸多禁制，郭正陽恐怕還真是危險大了，這不只是因為冒牌貨修為到了合道期巔峰，足以強出他近十倍，關鍵是這廝手中各種層出不窮的寶物，一樣讓人頭大。　　郭正陽都懷疑，這是不是她本尊了。　　如果不是本尊，她怎麼敢把那麼多寶物帶在身上？把這麼多寶物帶在分身身上，一旦分身死亡，寶物豈不是全丟了？而從頭到尾，從她進入燎雲宗開始，這廝拿出來的無上靈物都有四五個了，其他後天靈寶更是不用說。　　所以，這要不是本尊，不合理啊！　　但是說她是本尊，一樣不合理！因為這個她是在三劫散仙面前轉了一圈的傢伙，憑她一個合道期，哪敢輕易操控本尊上燎雲宗在三劫散仙面前顯擺？　　“我真走了啊，只要我一走，你就會被困在這背面世界，到時候我也要看看你還怎麼囂張，等本小姐回去睡個幾百年，再回來看你，說不定正好可以替你收屍。”　　郭正陽沒有理會陣群內的叫嚷，而冒牌貨卻再次大叫一聲，不止叫，還笑了起來。　　一番話語才讓郭正陽眉頭大皺。　　他現在在火府，火府卻是在背面世界的。　　如果這傢伙真的就此閃人，然後破壞掉那個和八處正常世界聯通的立方體空間，郭正陽想出去，還真是不容易。　　這也是一開始的時候，在得知她玩女人的真相之前，郭正陽雖然想救清始小焉，卻沒有動手的原因，背面世界，真的不容易出入啊。　　當時他就是害怕自己一出現，去救清始小焉，然後這冒牌貨直接破壞神通閃人，把他們徹底留在背面世界，那就麻煩了。　　但現在爭鬥幾個月後各有勝負，雖然郭正陽也靠着火府禁制和諸多寶物，並沒有在冒牌貨面前吃太大虧，可一旦對方離開，把他丟在背面世界，麻煩就大了。　　正反世界的壁壘長生境都未必能打破，而那樣的世界壁壘，就算郭正陽能打造極品星際傳送陣，都也未必能讓傳送通過世界壁壘穿梭，要不然，空間風暴等災難哪會讓那麼多修士畏之如虎？　　盯着陣群內沉默了一個呼吸，郭正陽才猛地遁向火府外。　　“嘩～”　　剛出火府進入那立方體空間，郭正陽甩手丟出一個飛針刺在虛空，就又馬上遁回了火府。　　同一時間，同樣丟出一根飛針刺在虛空的冒牌貨也立刻氣的七竅生煙，“小賊，你真奸詐！”　　怒罵聲都有些後繼無力，而後暈暈乎乎的冒牌貨就又閃身消失在了立方體空間內。　　郭正陽隨後則是感應了下，火府內，沒有那冒牌貨的身影。　　火府外的立方體空間，也沒有。　　逃遠了？　　剛才他刺出去的飛針就是歪葫蘆演化的，而這飛針原本是那冒牌貨的寶貝，一陣刺在虛空，附近大片星空內任何事物都會陷入強烈的暈眩和沉睡中，是一件上品後天靈寶。　　有一次郭正陽都中了招，差點真的沉睡過去，要不是劍意強大，在逃掉之前也反擊了那傢伙一次，把她困進了一個陣群一陣子，郭正陽肯定要遭殃。　　而他也早知道那位說要走，肯定不是就這麼走的乾乾凈凈，所以才出去放了次飛針就閃，事實也果然如此，如果他真信了她，現在肯定又中招了。　　還好有歪葫蘆，可以演化任何先天靈寶之外的寶物，也能擁有各種寶物的奇妙功效，不然郭正陽就算想暗算對方，在一息內也很難找到合適的寶貝去暗算。　　當然，歪葫蘆的幻化也不是沒有限制，不是說你腦子里想到什麼形狀的法寶，理想狀態有什麼功效，它就能演化成該類法寶，而是只有被歪葫蘆吸納了氣息的寶物，它才能演化，這種吸納氣息，就是只要在郭正陽附近出現過的法寶，留下了寶物氣息，就能被歪葫蘆捕捉到。　　“她是真的中招了，還是在詐我？”左右都感應不到那個冒牌貨的身影，郭正陽才又皺起眉頭，哪怕他想趁這機會逃回正常空間，但就怕這又是那個傢伙的詐術。　　自己一出去，指不定又會中什麼陰招。　　皺着眉細細思索，幾個呼吸后，郭正陽才又在額頭冒出一絲冷汗。　　又差點上當。　　外面的空間通道是冒牌貨的布下的神通，剛才她在逃掉之前還能罵自己，有那時間，如果她真不想讓自己從這空間通道逃掉，完全可以破滅這立方體空間了。　　揉了揉腦門，他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此刻的心情了。　　就是在無語中，郭正陽又猛地一閃身，消失在了當地，再然後，背後又是一個舉着房子般大小的鎚子狠狠砸落的冒牌貨。　　“啊呸，你怎麼又逃了，我剛才裝的不像么？該死！”　　郭正陽一消失，另一個“郭正陽”卻舉着鎚子破口大罵。　　不過罵聲剛落地，他就也怪叫着消失了。　　在他背後，真正的郭正陽也舉着一個鎚子狠狠砸下，這個鎚子除了沒有冒牌貨的鎚子大之外，其他外觀都是一模一樣的，當然，這一次郭正陽的偷襲也砸空了。　　“不行，我雖然可以靠着對火府的操控，在府邸內隨意來去自如，但這些來去自如，都也有空間波動，而那個傢伙卻天生精擅空間之力，對空間之力的感應敏銳到了極點，而且還感悟了空間意志，這都第幾次偷襲失敗了？可惜了這麼一件寶貝，從來沒起到過效果！”　　砸空之後，郭正陽也一陣苦笑。　　這個鎚子一樣是功效很奇妙的寶貝。　　當然，它的神奇功效並不是郭正陽用自己的身體試驗出來的，而是在冒牌貨舉着鎚子偷襲時，被歪葫蘆吸納了氣息演化出來，郭正陽才操控着寶貝去砸了藏在靈時府內的劉夏幾人一次。　　結果誰被砸一下，就會徹底被定住，再無法有絲毫動彈。　　那種定身就像是當初在燎雲宗大殿，散仙烏空平一眼看過來，所有事物都化為一副靜止的山水畫一樣，不過那是三劫散仙，施展了仙家手段才達到的效果，而且人家出手時根本看不到絲毫蹤跡。　　而郭正陽和冒牌貨兩人與三劫散仙的差別何其巨大？所以他們想定住誰，最多只能靠手中鎚子了。　　唯一區別是冒牌貨行事作風充滿了各種惡趣味，鎚子法寶一直被她演化成二層小樓房大小，一個一米八多的人舉着那麼大的鎚子砸人，看上去就滲人，而郭正陽自己用歪葫蘆演化的鎚子法寶，卻只是一米多長，常人腦袋那麼大的錘身，正常鎚子罷了。　　“可惡啊，本小姐收藏這麼多奇珍異寶，全被你偷學去了，你那件先天靈寶太好玩了，有了那一件寶貝，就等於有了天下所有寶貝，啊啊啊，我要不給你搶過來，以後就跟你姓。”　　就在郭正陽苦笑時，遠處才又響起一陣抓狂的怪叫，恩，這一次對方離得很遠，郭正陽是靠着對火府的操控權才聽到的。　　聽到那些怪叫，他又是一陣臉色發黑。　　要搶別人寶貝還能叫嚷的這麼理直氣壯的，估計真不多，不過更讓他無奈的是現在的那位，還只是她一個分身，一個分身，郭正陽和她斗奸斗詐纏鬥了五個月，都沒能分出勝負。　　那就算他最後勝出了，也還會被這小賊再派出一個分身過來……　　這，這種事，真是沒完沒了了？　　不過再一想，其實兩人會一直僵持纏鬥這麼久都不分勝負，也不算太奇怪，畢竟，這是一個能把眾多長生境甚至三劫散仙都坑的吐血的超級變態，郭正陽能和她平分秋色戰鬥幾個月，真的已經也是變態水準了。　　苦笑中，郭正陽才又一驚，而後再次消失在了當地。　　就在他消失的一瞬間，冒牌貨又愁眉苦臉的顯出了身影，不過這一次她沒有再動手，而是苦大仇深的看着左右，“看來本小姐想真的抓到你，非得先破了你的這洞府禁制不可，否則和你爭鬥時，我吃虧太大了。”　　另一個方向，郭正陽依舊是沉默。　　破除火府禁制？這幾個月，她也不是沒試着做過，不過每一次都被郭正陽攔了下來罷了，她破除哪裡，郭正陽就會重新布陣，偶爾還會設計新陣法坑她一把。　　所以若冒牌貨真要去破除火府禁制，郭正陽接着就是了。　　他怕就怕對方只是說說，又是在詐他。　　一邊沉默一邊思索，還詳細查看着禁制情況，郭正陽正等着接招，遠處，卻又是一聲張揚的笑聲。　　“小賊，你完蛋了，你完蛋了，哈哈哈哈，原來你洞府里還藏着這麼多人，本小姐這次抓到這麼多人質，看你怎麼和我斗，和我鬥智斗勇，你還差得遠了！”　　一聲大笑，郭正陽終於徹底變了臉色。　　早在和冒牌貨廝殺征戰前，火府內其他人，也早已被郭正陽轉移到了安全的地方，劉夏等人包括靈時府在內，都被他轉移到了地心深處，就是之前留在火府里修鍊的位相位采等人，一樣被郭正陽轉移到了地心，這都是靠着火府禁制實現的。　　而幾個月來，兩個人的廝殺爭戰也都是在火府地表。

# 第四百二十九章 大家都是好朋友嘛

　　“她發現了誰？不管發現誰……如果她真要拿他們要挾我，那想不拚命都不行了。”被冒牌貨張狂的大笑刺激的不輕，郭正陽臉色陰沉中，也一咬牙，終於準備和她徹底拼了。　　可不是，戰鬥到現在，幾個月僵持，郭正陽雖然動用了不少手段底牌，但迄今為止，也還有兩個底牌沒動。　　第一個就是妖蟲。　　自己從那個未知生命手裡劫掠來的陰墟母獸二號，是最強能孕育合道巔峰妖蟲的恐怖存在，而現在控制着的妖蟲，合道期加起來也有上千之多，他要真動了這個底牌，估計冒牌貨寶貝再多再強大，也得狼狽逃命。　　不過這個不能隨意動，因為那傢伙太擅長空間之力了，就算被妖蟲圍攻，郭正陽也沒把握能幹掉他，尤其這還只是對方一個分身。　　所以妖蟲動了，就算暫時解決了眼前的困局，以後等着他的一樣會是更尷尬的局面，眼下整個烈火星域都在鬧蟲災，如果被冒牌貨知道自己可以控制妖蟲，那隻要把消息傳出去，恐怕所有星域內的大能都會來聯手為難郭正陽的。　　這個不能隨便動，但除此之外，他還有另一個大底牌，那就是利用禁制調動火府的星球之力，火府就是一顆旺盛期的生命星球，不過被火府主人練成了洞府，它本質上還是一個星球的，只要能把這個星球的生命之力徹底調動起來。　　想一想當年郭正陽在化神期修為調動一顆死寂星球的生命之力，就能殺的七八個合道期狼狽逃竄，那現在若是以合道期修為藉助陣法調動一個旺盛星球的生命之力，想殺冒牌貨，絕對不難。　　他之前沒有動過這個念頭，只是因為，一旦調動一個星球的生命之力，恐怕火府就會縮小縮水好幾倍，比如以前的枯潭星，短短一戰，被郭正陽催發了星球的生命之力后，星球體積直接縮水一大圈。　　而火府是他的洞府，不到萬不得已，郭正陽也真不想那麼做。　　但現在……　　“哈哈，好漂亮的一個美人，咦？這麼暴躁……”　　就在郭正陽操控禁制把靈識探入地底時，一道身影才怪笑着又衝出了地底。　　自他遁出來后，在後方也有好幾道身影紛紛追了出來，正是劉夏，還有上界山內郭正陽的一批師兄，到現在也不用解釋了，被那個冒牌貨發現的，無疑正是靈時府和劉夏眾人。　　而等遁出地表后劉夏更是一閉雙眼，揚手一刀斬入虛空，啪的一聲，遙遙數千裡外，冒牌貨才又怪叫着跳起，而在他身後的一片空間，也直接被凌厲的刀氣斬碎。　　“刀意，這是大成，甚至接近圓滿的刀意？嘶……”　　“不對，不對啊，小賊，你感悟了大成劍意，這個美人竟然也感悟了大成刀意，還有……啊啊啊，這不合理，怎麼可能，你們這群人，竟然每個人都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怎麼回事，這是怎麼回事？”　　……　　差點被刀意斬上身，冒牌貨雖然最初時又來了一番耍寶似的怪叫，但很快她就一愣，閃身到了劉夏等人數百米外，死死盯着劉夏和李、杜、木等眾位來自地球的化神期修士，真驚得一陣瞠目結舌。　　這不奇怪，天地意志有多難感悟？在靈武大陸以外的地方，一顆星球百千萬計算的修士里，都未必能有幾個能感悟某種天地意志皮毛。　　像是燎雲宗那種大宗門，宗內的八枯小目以及那位散仙，也都沒感悟什麼天地意志呢，整個燎雲宗，只有一個原先名不見經傳的化神期修士感悟了天地意志。　　而燎雲宗有多大？那裡面的大修士加起來，比靈武大陸所有大修士加在一起還多得多。　　在安全區內整個人族裡所有修士，能感悟天地意志的，其實也就是幾十個罷了，但人族人口總數有多少？　　所以突然間發現自己從地底深處惹出來一群人，結果這裏六個人，六個都感悟了天地意志，不乏小成大成的……皮毛幾乎都沒有，甚至還有人不止感悟了一種天地意志，而是兩種？　　這種事，真讓冒牌貨驚的差點吐血了。　　這不合理！　　“你們難道掌握了什麼手段，可以讓人輕鬆感悟天地意志不成？否則怎麼會這麼多……”瞠目結舌之後，在真正的郭正陽也遁到了劉夏幾人身側時，冒牌貨才也再次傻眼的開口，那眼神中赤裸裸的垂涎和覬覦，幾乎遮掩都遮掩不住。　　她雖然也靠着機緣感悟了天地意志，還是空間意志，更把空間意志參悟到了大成階段，但真的大成以後，她也越來越明白，從大成到圓滿這一段路，要比從一無所有到皮毛再到小成大成加起來更困難了許多倍。　　一個圓滿的難度，真的足以困傻無數天才的。　　就比如當年的火府主人，也是把火之意志感悟到了大成，但隨後卻一直再無精進，直到發現了迦藍星，才在意志海內把火意修鍊到了圓滿。　　火府主人那種經天緯地的大才，面對大成至圓滿一條路，都沒辦法用普通手段來參悟，可想而知這又多難了。　　冒牌貨自然也明白，她的空間意志想感悟到圓滿，有多困難。　　“我說，你看，咱們也算是不打不相識，打了這麼久，交情也不錯了吧？你要是有什麼辦法能加深天地意志感悟，也告訴我一聲如何？”　　差點就是流着口水在劉夏幾人身上看來看去看了幾遍，冒牌貨才突然又看向郭正陽，很猥瑣的一笑，“大家都是好朋友嘛，你幫我我幫你，都是應該的。”　　“……”　　郭正陽默默無語的看了對面一眼，伸手拿出幾顆丹藥捏碎，才又散播向了虛空。　　冒牌貨眨眨眼，似乎有些不明白這是什麼意思。　　但他馬上又笑嘻嘻的道，“難道這些丹藥能幫人感悟天地意志？咦，不對勁……”　　是不對勁，在針對星球的丹藥沒入虛空后，整個火府也像是活了過來一樣，一股股激蕩的金火之力就快速變的活躍、沸騰。　　火府這顆星球，最強勁的星球之力就是金與火，金生火，更只會讓火的狂野更加澎湃，更加勢不可擋。　　滋滋滋，咔啪啪～　　原本平靜的虛空，徹底變的暴躁，一縷縷乍現在虛空中的火星普一出現，就給人一種毀天滅地的銳利和跋扈氣息，似乎在這股氣息下，一切都會被焚燒成渣。　　“噗～你狠，不答應就不答應……”　　轟～　　徹底肯定了這裏的情況不對勁，冒牌貨又張口噴出一口口水，剛眨眨眼想罵一聲，一捧捧掌心大小的青色火焰就像是雨滴一樣從她上方掉落，冒牌貨剛要施展虛空遁術逃竄，結果就轟的一下就點燃了身子，更從虛空中跌出。　　因為這是火府的空間，這裏的虛空在此刻也已經被激蕩的星球之力點燃，沸騰，她的虛空遁術再精妙，都是要藉助當地的正常空間遁形的。　　再然後，跌出來的冒牌貨還沒來得及說什麼，就被燒成了渣。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猛地鬆了一口氣。　　“這就沒了？”　　“這麼容易就解決了，你還和他打了幾個月？”　　……　　如此境況，卻是看的劉夏等人紛紛瞠目，她們一開始的確是做好了各種激戰準備的。　　“簡單，容易？”也只有郭正陽苦笑着搖頭。　　就是剛才簡短的一蓬蓬火雨，就把火府這顆星球的星球之力燃燒了辦成，而他也不用飛上高空觀看，只需要閉目感應一下，就也能發現火府所在星球直徑縮水了一圈的。　　地球的直徑，差不多是1200多千米，火府比地球大很多，圓形的星球體大概直徑可以算作四千千米，剛才一瞬間的催發，直徑就縮減了兩百公里。　　一顆星球直徑縮減兩百公里，那是調動了多少星球之力？　　而就是火府這樣的星球，若是像剛才那樣子去損耗，也最多只需要二十次左右，一顆大號星球就會徹底從虛空中消失的，變成渣一樣的東西！　　“她留在外面的空間神通還在？這是好機會，還是先離開背面世界再說其他的。”苦笑着搖過頭之後，郭正陽才猛地又一喜，他還真怕殺了冒牌貨，會讓外面聯通正常世界的空間通道消失呢。　　一旦那樣的話，他們再想回到正常空間，可就麻煩了。　　還好此刻他看向外面時，還能看到那立方體形狀的空間通道。　　現在看來，那個聯通八處正常世界的空間通道，應該不止是神通，也應該有什麼至寶在起着作用。　　下一刻，郭正陽就是和劉夏等人點點頭說一聲，就快速遁向了火府外。　　……　　“啊啊啊，氣死我了，氣死我了！”　　“那個小賊又殺了我一次！又殺了我一次啊！”　　“不行，本小姐一定要他血債血償……等等，我是不是該改變下手段？如果他身上只是有一件先天靈寶，那我搶過來就行，就能用，但是，但是可以讓人更容易感悟天地意志的手段，如果是功法，或者不知名異寶，又或是不知道藏在那個角落裡的寶地，這可能性就太大多了啊，如果他不說，我怎麼去搶？以前也把那小賊搞得夠狼狽了，但是他寧死不屈啊，難道本小姐該換一些柔和的手段才行？”　　……　　又是某顆死寂星球的地底，虛空中一條多寶獸氣的亂蹦亂跳，吱吱亂叫，而多寶獸一雙靈動漂亮的大眼珠里，卻也時刻閃爍着狡黠的光芒。

# 第四百三十章 巨羡慕的眼神

　　“郭道友。”　　“恩？”　　“我覺得你現在就算光明正大出現在安全區也沒事了，已經不用躲了。”　　“怎麼……咳，淺道友，你怎麼一直都這麼看我？”　　……　　一天後，烈火星域安全區，燎雲宗宗門所在星球上，等淺姓女修再次遁入火府，就一直拿着頗為奇怪的眼神盯着郭正陽，是忍俊不禁？還是想捧腹大笑？又或者偶爾跳過一次激動和期待？　　這眼神自然是太怪了，郭正陽才忍不住開口發問，就是一旁的位相位采等人也是大感古怪，全都狐疑的在淺姓女修身上看來看去。　　怎麼回事？　　淺姓女修出去打探個消息，怎麼回來后看郭正陽的視線就這麼怪？　　一天前，郭正陽在斬殺了多寶獸的一個分身後，就藉助對方留在背面世界的空間通道逃了出來，那個空間通道是聯通八處正常世界，郭正陽隨便選了一個，然後運氣不好的直接出現在了一片死寂星域，左右全是荒涼荒蕪，根本沒有生命特徵存在。　　好在這一點難不倒郭正陽，隨後他直接操控火府內的傳送陣，聯通了安全區一處星際傳送陣就傳送了回來。　　當然，以郭正陽現在的情況是不合適直接出現在烈火星域的，所以還是由淺姓女修出面，讓郭正陽把火府附着在她髮絲上，然後就是讓淺姓女修前來燎雲宗所在星球，畢竟星河老祖還在呢。　　一路而來的時候，她自然也有負責打探消息的使命。　　但讓人意外的是，這個打探消息的美人到底在外面打探到了什麼事，會讓她一直在忍着笑？　　“淺姐姐，怎麼回事？外面都發生了什麼？”　　疑惑中又看了淺姓女修幾眼，位采才踏步上前，詫異的開口，“你說郭道友現在光明正大出現在安全區也能沒事？應該不會吧？上次那傢伙不是剛擄走了無塵仙子么？那可是把一個三劫散仙得罪到死了。”　　“那是你不知道，無塵仙子突破了。無塵仙子被郭道友擄走一次，交合了幾個月，就讓那位從合道期從突破到了長生境，……”淺姓女修終於開了口，也再忍不住心下的古怪，笑了，笑的花枝亂顫，“她真的突破了，只是和郭道友那個……好吧，就算我知道那個不是真正的郭道友，而是無息老怪幻化的，也早聽說無息老怪擅長雙修之道，但也真沒想到，他都能讓人從合道期突破進長生境，現在據說好幾個大宗門都在考慮要不要刻意送給他幾個女修讓他玩弄，也有不少散修，尤其是姿色出眾的女修，到處都在打探郭道友下次會出現在哪裡。長生境啊，合道期進長生境的瓶頸枷鎖那麼可怕，竟然用這種方式都可以突破，連我都有些心動呢……”　　的確，清始小焉突破進長生境的事，郭正陽並沒有告訴位相位采等人，因為他根本沒時間說那些。　　清始小焉剛突破，他就已經在和多寶獸爭鬥了，隨後廝殺持續五個月，剛一結束，郭正陽就又要忙着逃離背面世界，去找星河老祖，所以那些天發生的事，他的確還沒來得及告訴幾人。　　那等淺姓女修初聽到那樣的消息時，所受到震撼可想而知！！　　對修士來說，長生境就是一個最強巔峰了，至於散仙？散仙都是苦逼貨，就算三劫以上散仙很強大，但沒人會羡慕，最多是敬畏罷了。　　長生境，那就是修士的巔峰了。　　對長生境，沒有哪個修士能不羡慕不敬仰的，而一個修士想修鍊至長生境，就是天資再強大的天才，也沒人敢打包票。　　看一看現在烈火星域所有種族加在一起，長生境不過一百多人，但安全區幾十個生命星球，隨便一個星球上就有上千億修士，這種概率，就足以讓人崩潰的！　　合道期修士以萬計，化神期更也是多的數不過來。　　也就只有那麼一小撮最受寵的幸運兒，才有希望晉陞到長生境。　　結果一個女修，被人家劫走搞了幾個月，就被搞成了長生境？這種事的轟動性和爆炸性……幾乎沒辦法形容。　　雖然像是外面流傳的，說有幾個大宗門都在策劃安排女弟子們去讓“郭正陽”搞，這些都是小道消息，並不一定準確。　　但淺姓女修親眼所見的，的確有太多太多女修，還都是姿色很不錯的，都在到處打探郭正陽的消息。如果被搞幾次就能讓修為一路飆升，如今的安全區修士，又有多少能不願意？　　這真的是連淺姓女修自己都有些心動。　　畢竟像她這樣的女修士，只是中低層苦修士，太艱苦了，……　　可惜她清楚知道，此郭正陽非彼郭正陽，可惜啊。　　她都覺得有些可惜，如果是真正的郭正陽，就是眼前這個有那種能力的話，她估計還真會心動的更厲害的。　　畢竟眼前這個她了解不少，是一個各方面都很不錯很不錯的傢伙，但可惜能把合道期搞到長生境的，是一個冒牌的。　　當然，這些心思都只是一閃而過的小心思，最主要的還是好笑，她真有些捧腹，現在郭正陽若是光明正大出現，恐怕受到的真不是被追殺，而是被眾多女修士一擁而上，把他給榨成人干。　　“噗～”　　“無塵仙子被那個冒牌貨玩了幾個月，玩到長生境了？？”　　“假的吧？這也太假了吧？合道期進長生境的瓶頸那麼恐怖！”　　……　　而在淺姓女修話語落地后，位相位采自然也都是一如剛知道這些消息的人那樣，紛紛驚吐血了，各個驚得頭皮發炸。　　這種事不管怎麼聽怎麼想，都也太不可思議了啊。　　也就只有早知道情況的郭正陽，對此有些無奈，無奈的搖搖頭，他才終於開口道，“其實事情不是你們想想的那樣，我本來也就是要告訴你們的，只是還沒來得及說，那個冒牌貨，本身其實是個女的。”　　“噗～”　　……　　又只是一句話，剛才就被驚得吐血的幾人才當場又吐了，這一次的震驚也絕對不比剛才來的輕。　　沒辦法不驚啊，你說一個女修被一個賤人搞一次，結果突破了合道期進長生境的枷鎖，這本就是驚天動地的大事件，可突然又聽到，那個搞了幾十個大修士老婆的賤人，竟然是女的？這也太顛覆了吧？　　“她有一件先天靈寶，可以不斷催化分身，催化出來的分身實力能和本尊一致，還能隨意幻化任何外形，之前若不是在暗中觀察了她一陣子，我還也真想不到，而她冒充我的樣子去劫掠其他修士的道侶，其實劫回來后也從來沒有壞過誰的身子，只是在用一件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靈物催發夢境，讓那些女修不斷重複一個個淫夢，她卻能主導那樣的夢境，所以就算是劫走的女修也根本不知道那些全是假的，只以為真的被玷污了，而那件能催發夢境的靈物，則是至陰至純的奇寶，不斷洗鍊中……”　　既然開口解釋起來，郭正陽也沒有再藏着掖着，很清晰的把觀察到的真相講了出來，包括那傢伙為了幫助清始小焉突破，把手中兩株雙生的陰陽奇樹徹底激化，把那些至寶生命力全部融入清始小焉體內等等。　　徹底解釋一番，原本正在震驚莫名的幾個修士才紛紛恍然。　　但恍然之後，又全是一陣無語。　　因為得知真相后，所有人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厲害，這麼說那些女修反而全是因禍得福，不止從沒失身，還各個得了大好處啊，就是，就是那個傢伙的行事風格，也未免太不可思議了，完全無法理解。”　　“是啊，他為了栽贓郭道友，下的血本也太多了吧？”　　……　　“如果是這樣，那那些女修倒全是走了好運了，只不過，只不過這些真相，外界恐怕沒人相信，就算咱們去說，恐怕也不會有人覺得那個賤人為了栽贓郭道友會出那麼多寶貝的，現在郭道友若是出現在外界，一樣會引起無數美女追逐的，郭道友真是好艷福了。”　　沉默了好久好久，位相位采等人才終於開了口，但個個都還是一臉崩潰，淺姓女修也是瞪直了眼，滿臉無語。　　無語中還是調侃了郭正陽一聲，一句話反而又讓濟姓修士和商合景等人紛紛露出了巨羡慕的眼神。　　是啊，真相是這樣，但外界沒人知道，而且就算他們把真相捅出去，估計也沒人會信，誰會相信那個不死不滅的傢伙只是為了栽贓郭正陽，就下那麼大血本？誰會信？　　所以不管真相如何，現在郭正陽真光明正大出現的話，估計還真沒太大危險了，估計只會被無數女修求着索取歡愛……　　這種場面，任何一個男性想一想都會覺得有點刺激吧？　　郭正陽則是臉色發綠，隨後也再次一嘆，看來他以後真的沒辦法以本來面目見人了，至少在烈火星域是如此。以前他以本來面目出現，或許只會受到追殺，現在估計還真可能蹦出來一批批女修士向他求歡呢，那場面，足以讓人毛骨悚然的。　　至於濟姓修士和商合景等人眼中那種巨羡慕的眼神？那是神坑啊。

# 第四百三十一章 出大事了

　　“郭師弟，你可以試試啊，我覺得你要是以本來面目出現，估計真會享盡艷福的，嘿，老夫是沒這機會，不過你有啊。”　　“行了吧，連你也調侃我。”　　……　　又是一天後，燎雲宗山門，一座漂亮大氣的殿宇內，星河老祖盤膝坐在一座丹爐前，一邊催動真火煉丹，一邊笑着向身側一隻騰雲駕霧的漂亮妖獸傳音。　　就是他一句傳音，讓郭正陽臉色一陣發黑。　　可不是，現在他的確火大了，被淺姓女修帶着前來燎雲宗時，郭正陽也刻意觀看了一下外面，結果偌大一個大宗門，山門外隨處可見姿色出眾的女修，那數量都是以千計，不止數量多，質量一樣極為出眾，不管是身材相貌，還是各種氣質風情，幾乎應有盡有，更是從蘿莉到御姐，又或者美婦、貴婦，種類一樣多的嚇人。　　那些女修們也全都是把自己打扮的漂漂亮亮的，盡情展露着萬種風情，就在燎雲宗山門外遊盪徘徊。　　畢竟“郭正陽”上次就是在燎雲宗出現的，還是把曾經的無塵仙子給搞成了長生境，這樣的事情，不至於讓所有女修士都不惜顏面，放下身段身子來狩獵找機會，但也絕對會有不少人願意那麼做。　　整個燎雲宗所在星球，全是人類修士，修士上千億，四五成是女修，所以只是有幾千幾萬人在附近遊盪真不算多，那也是因為大家也並不確定“郭正陽”是否還會在這裏出現罷了。　　如果有人能肯定，這數量肯定會更多。　　而面對這樣的事，其他人作何感想郭正陽不知道，他只知道自己認識的，除了劉夏氣的臉色鐵青之外，李杜木等一幫師兄，沒一個不是笑着打趣他的。　　可他也沒想到連一向都是老成持重的星河老祖也拿着這件事來開他玩笑。　　當然，星河老祖只是開開玩笑就算了，隨後兩人就又徐說起了分別之後的事，郭正陽再次把有關冒牌貨的一切都講了個明白。　　至於星河老祖，則是笑着說自己這幾個月，就是在作客，煉丹。　　因為把洪埃的屍首送回了宗門，而看起來那位三劫散仙對洪埃的感情也不錯，所以星河老祖這陣子在燎雲宗，一直都是享受着極高的待遇。　　在享受之餘，他也幫不少人煉製了一批丹藥，甚至這種煉丹，也不是只針對燎雲宗修士，而是只要誰有需求，哪怕是宗外人士也可以帶齊材料和酬勞來找他煉丹，因為在最初一個月，幫燎雲宗一位合道期修士煉製出了一顆奇丹，星河老祖也名聲大震，這段時間里真有許多人找他煉丹。　　他也幫宗外人士的忙，就是刻意留條路讓郭正陽來找他。　　當初在燎雲宗大殿，郭正陽抓住機會跟蹤冒牌貨，但星河老祖卻不知道他去了哪裡，只能在這裏等，郭正陽本尊又不能隨便示人，所以他才想着對外開放幫人煉丹，那隻要郭正陽回來，隨時都可以以這個理由光明正大來燎雲宗找他。　　事實也的確如此，這一次就是淺姓女修帶着一批靈植和酬金來請星河老祖煉丹，光明正大進了宗門見到星河老祖后，郭正陽才以萬妖譜為根基，幻化成烈火星域內的一種漂亮妖獸，留在了這裏。　　分別後的事一一傳音解釋，兩人才終於進了正題。　　那就是洪埃的屍骨已經送回了宗門，雖然，雖然那屍骨在清始小焉上次暴怒中，被分割成了無數碎肉，但這已經不是星河老祖的責任了，他也幫那位前輩完成了遺願。　　所以現在兩人是繼續停留在燎雲宗，還是走？　　“如果沒有妖蟲這種事，那咱們就可以直接走人了，但是地球就在烈火星域附近，中間只是相隔了幾個死寂星域，如果這裏被蟲潮毀滅，以這些妖蟲無所不吞的勢頭，恐怕用不了幾十年，就會吞噬到地球附近啊。”　　“留在這裏，想辦法幫他們抵禦妖蟲的擴張，也是在幫咱們自己的忙，我現在很受重視，那位長生境大能提過兩次，想邀請我加入燎雲宗，以長老席位待我。你覺得怎麼樣？”　　……　　去留問題，暫時討論了片刻，兩人也沒有考慮清楚是走還是留。　　就在討論中，郭正陽才猛地又傳了一道意念過去，跟着星河老祖也終止話題，開始認真煉丹。　　幾十個呼吸后，一道聲音才馬上從外面響起。　　“吳道友，老夫安青節，有要事拜見道友。”　　“原來是安道友，請進。”　　……　　兩句客套后，自殿外也快步走來一個老年修士，氣息是合道巔峰，賣相沉穩大氣，但此刻這位安青節原本沉穩的臉龐上，卻寫滿了焦慮。　　“吳道友，出大事了，若不是大事，安某也不會隨便過來打擾道友。”　　“怎麼了？”　　……　　疑惑的開口發問時，星河老祖也向郭正陽傳音了過去，解釋這位安青節是燎雲宗一位長老，宗門內資源調配等等，都在這位安長老掌控下，算得上最位高權重的幾人之一。　　“是那些蟲子，不知道怎麼回事，從前幾天起安全區防護網外，就有大批妖蟲死力圍攻，雖然以前也有類似的情況，但這一次的蟲潮，卻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兇猛的多，宗主和其他幾位大宗門長生境修士出去查看了一下，推斷出來的結果也很嚇人，此刻圍在咱們安全區防護網外的母巢，可能有三四十個，還都是很強大的母巢，宗主他們看得清楚楚的，就有二十八個，但那些地方被防護的太嚴密，他們也沖不過去，沒看清的，但八成是母巢的，也有十多處，那麼多母巢不斷孕育化神期以上的妖蟲，幾乎無邊無際，如果一個不小心，咱們的防護網就可能被徹底貢獻，到時候……”　　安青節臉色依舊陰沉的厲害，而他的說出來的話，一樣讓星河老祖和郭正陽聽得心驚。　　妖蟲攻殺安全區防護網？　　這幾乎是時時刻刻都在發生的，因為安全區防護網籠罩了一片上千顆星球的地域星空，外面全是妖蟲正在吞噬的星空，那麼大的防護網，幾乎每一天都有不少妖蟲能跑過去啃幾下，但那種隨意性、不成大規模的啃食攻擊，卻算不上蟲潮。　　蟲潮指的是母巢們可以調動大軍來圍攻，而且不止一個母巢在調動麾下妖蟲，一出現，就是多個母巢一起催動無數妖蟲從多個點攻殺。　　那樣子的蟲潮才對安全區有威脅。　　以往這種蟲潮，隔一兩年幾乎都會發生一次，安全區大修士獵殺的母巢，也有很大一部分都是來源於那些蟲潮，正是殺了那些母巢，從母巢內提出了一些奇妙物質，他們才能讓防護網繼續存在。　　但以往，一次最多有十來只母巢出現。這一次一下子出現幾十個母巢調動妖蟲大軍攻殺防護網？這的確是前所未有的。　　安全區門戶星，幾乎每一個門戶聯通的淪陷區星空，附近幾千光里內都可能有一個疑似母巢存在的地點，這些也都在安全區出售的那些獵寶地圖上有標註，但那些都只是可疑，疑似。　　事實上有沒有，都不一定的。　　現在，卻是真的有三四十個母巢調動無數妖蟲來犯了！已經被看見的就有二十八個！　　這的確是大事了。　　已經是眼下整個烈火星域最大的事了，這樣的事足以壓下其他一切事，就算是冒牌郭正陽搞出來一個長生境的事，和這個一比都顯得微不足道了，因為一旦安全區防護網被攻破，這裏倖存的智慧生命，九成九以上都會慘死。　　一個星球上千億修士，幾十個生命星球加起來幾萬億修士，恐怕除了那些長生境和一小撮合道期，其他的都會被滅成渣。　　“我能做什麼？”星河老祖臉色也徹底凝重起來，更是毫不猶豫的開口。　　“我前幾天聽說道友可以煉製出給星球服用的丹藥，通過丹藥之力，可以調動一顆星球的生命之力，所以我這次來就是想問一下道友，如果你真能做到，那我們就會安排一批修士，通過陣法之力把安全區深處一些死寂星球運轉到防護網附近，……如果可以，這些就是很強大的助力了，雖然咱們安全區的死寂星球也有限，只有一千來顆，但其實不少大宗門手中都有星球之心之類的重寶，以前就算沒人會捨得用，現在估計也不敢再藏着掖着了。”　　等安青節再次講完，星河老祖也馬上露出了一絲苦笑。　　但隨後他還是點點頭，“我儘力。”　　研究星球使用的丹藥，讓星球之力徹底激化，等星球之力被調動起來后，的確擁有極為恐怖的效果。　　但這需要的時間真的很長，星河老祖第一次研究給枯潭星使用的丹藥，都在火府內研究了好久好久，外界幾個月，靈時府就是幾十年，他才最終搞定。　　雖然那是他第一次那麼做，也有手生的關係，但現在去讓他給上千死寂星球研究丹藥，一樣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搞定的。　　可面對眼前的情況和局面，他也真的只能儘力而為了。　　“前所未有的蟲潮，是妖蟲們已經積攢夠了足夠的實力，有了把握來滅絕安全區才發動這次攻勢，還是因為我上次出現驚動了那個未知生命，讓他想儘快侵佔這片虛空？”星河老祖點過頭后，就和安青節一起踏出了大殿，化身成妖獸的郭正陽也再次盤在星河老祖肩頭，不過他心下，卻也疑惑起來。

# 第四百三十二章 儘力而為

　　烈火星域安全區，就是一塊大致呈橢圓形的星空，安全區外一層黑色的防護網像是保護膜一樣把上千星球維護在中央。　　不過此刻的安全區保護膜外卻足有二十個多處地帶，都有洪峰一樣的妖蟲大軍蜂擁而下，撲上防護膜撕咬啃食。　　從極遠處俯瞰下來，那就像是一條條黑白夾雜的水龍，不斷衝擊着安全區防護網。　　雖然這樣的蟲潮攻勢已經持續了幾天，而且幾天來防護網也依舊堅挺，並沒有被妖蟲衝擊出缺口，畢竟防護網也是提取了一部分母巢體內的特殊物質，然後配合無數陣法禁制布置出來的，可以很有效的抵禦妖蟲那無所不吞的能力。　　但即便如此，此刻的安全區內，一批批修士還是已經被號令着集結起來，分別派往二十多處前線。　　二十多處前線分攤下來后，一處少則也有數千合道期，更有不計其數的化神期修士鎮守。　　眾多集結起來的修士也不是散亂分部，而是全都集結出了戰陣殺陣。　　比如一些金屬族大宗門精英修士，一百個合道期像是液體一樣融化，然後凝結成一個高達四五百米、身強體壯的金屬巨人。這樣的金屬巨人，凝結一百合道期之力，完美合一，所能爆發出的攻殺力，其實已經不比長生境低了。　　不過身體軟化融合，可以隨意組合，這隻是金屬族特有的種族之力，而且金屬族雖然個體極為強大，但繁衍困難，人族合道期修士足有數萬，但金屬族合道期修士只有幾千，所以這種百人力凝結而出的巨人，整個星空下也只有幾十個。　　而人族雖然無法變幻肉身，但人族修士一樣可以修練各種聯合秘法秘術，一百強者按照玄奧的方位站列、氣機一牽，運轉之後就會形成一個充滿威懾力的小型殺陣。　　再然後，又是多個小型殺陣按照聯合秘術催動氣機，彼此銜接，再組成新的大型殺陣，陣成之後，數千合道期氣息連為一體，哪怕就是平平懸立在虛空中一動不動，一樣給人一種心驚肉跳的驚粟感。　　數千合道期修士凝結的殺陣，所能發揮的威能，的確是連長生境都要避退的。　　在這樣的蟲潮大軍面前，個體的武力的確會顯得有些微不足道，哪怕是長生境，面對無窮無盡的妖蟲也會力竭，力有不逮。　　只有這種無數大修士組成一個個聯合殺陣，才能以最快最效率的姿態，應對這滅世災厄。　　“吳道友，這顆死寂星球叫萬重星，是咱們安全區內最大，最強勁的一顆，你若是能把它的星球之力調動起來，咱們這邊就輕鬆多了。”　　此刻的安全區內，並沒有長生境和散仙坐鎮，因為長生境和散仙們已經聯手趕去安全區外尋找機會獵殺母巢了，畢竟誰都知道母巢不死，那你在其他地方殺再多妖蟲都於事無補，眾多頂尖強者自然也不會在安全區內浪費武力。　　而留在安全區內主持攻防的就是安青節此類各大宗門長老。　　此刻的安青節，也帶着星河老祖還有麾下所屬燎雲宗修士趕來了二十處前線的其中之一。　　這處前線是由燎雲宗、金屬族霸音川，天炎族封星宗三大勢力聯手護衛。　　人族只是三大霸主種族之一，人族內能和燎雲宗平起平坐的大勢力也有十多個，此等勢力，金屬族以及另一個霸主種族斑滄族內的數量也差不多，其他不是霸主種族的族群，也能擁有一兩個此等勢力，所以此時面對這樣的蟲災，妖蟲進攻點只有二十多個，那分攤之後，幾乎每個點都是有多個大勢力聯手面對。　　燎雲宗負責的11號前線，此時就有燎雲宗兩千合道期修士集結出的聯合殺陣，還有三個超級金屬巨人，那也已經是三百金屬族合道期了，此外天炎族封星宗，也是四五百合道期集結成殺陣。　　不過天炎族的殺陣外形極度詭異就是了，成年天炎族都是三臂獨目，身高四五米左右，肌膚像是一直在燃燒的火焰，而眾多天炎族修士，也向來喜歡把自己的獨目煉製成恐怖的法寶，此刻幾百天炎族合道期集結后，卻是下方四五百修士按照玄奧陣型排列，身側烈焰熊熊，彷彿沸騰的岩漿流里站立着幾百怪獸，上空數百米則懸浮着四五百隻大眼珠子。　　這造型不得不說很唬人，至少星河老祖和郭正陽第一次看到時，都紛紛被嚇了一跳。　　而這裏除了一幫合道期之外，化神期修士數量更是多的嚇人，但那些修士，幾乎都是被分散到後方和側方，集結出了各種輔助型戰陣。　　殺陣雲集，嚴陣以待中，安青節更調配所能發揮的最大力量，把原本的星球軌跡距離這裏數千光裡外一顆死寂星球挪了過來。　　這顆星球外觀一片死氣沉沉，面积極為龐大，給人的壓力，也是前所未有的強大，等星河老祖和郭正陽遁入星球后，竟駭然發現這裏的重力，幾乎是地球上的幾千倍，可以說在這裏隨便抓起一塊拳頭大的岩石，都有數千斤沉重。　　恐怖的重力，讓兩人飛行速度也慢到了極點。　　而安青節也是和兩人一起入內的，先是告訴了星河老祖一些和萬重星有關的事後，安青節才苦笑一聲，“吳道友，這裏就拜託你了，雖然我也知道想研究針對星球的丹藥不是容易的事，但我還是希望越快越好，否則一旦這裏真被攻破，咱們燎雲宗可就會有很大死傷的。雖然宗門現在已經比全盛時期還強大了許多，足有幾千合道期，在蟲災之前這都是不敢想象的，但如果這裏真被攻破，恐怕這些宗門骨幹，也會有太多都會隕落。”　　說的也是，燎雲宗雖然強大，內有一個長生境和三劫散仙坐鎮，但正常情況下，這樣的宗門一個就擁有幾千合道期，還是不合理的。　　以往的燎雲宗，巔峰時期哪怕有三個長生境坐鎮，合道期修士也最多幾百人，不止是這裏，其實就是混亂星系中央一呆，以前盛極一時的圖氏，有五個長生境坐鎮，麾下也只有幾十合道期而已，雖然圖氏是家族，不是宗門，不會輕易對外招收弟子，但正常宗門合道期對長生境的比例就是百比一左右。　　現在燎雲宗內有數千合道期，關鍵就是在無數修士家破門滅逃來安全區后，被收攏進了各大宗門。　　所以眼下的燎雲宗，安青節就能調動兩千合道期來鎮守前線，這還不是舉宗出動。　　但就算如此，如果這次的蟲潮是從燎雲宗鎮守的前線突破，那他們一樣會有滅頂之災的。　　蟲潮蟲潮，外面的蟲子，都也是不計其數的化神期合道期妖蟲，不管從哪個點突破進來，都會給當地帶去無盡災難。　　這些也早已經是安全區修士的血淚教訓了。　　每一次蟲潮，若是擋不住，那就是整個安全區淪陷，所以沒人會在這方面偷奸耍滑，那是自取滅亡，但以往更多的情況則是，妖蟲們圍攻多個點，大家一起派人駐守，結果有的前線防護網被攻破，蟲子進來滅殺大量修士，但有的前線自始至終都穩穩的。　　事後蟲潮退去，沒事的自然是白緊張一場，幾乎沒損失，但那些被攻破的前線處，誰家在哪裡誰就會欲哭無淚。　　所以安青節不怕打不退蟲潮，若搞不定這次蟲潮，那就是所有人一起死，誰也不會再有什麼抱怨心疼心思，怕就怕大能們在獵殺母巢過程中，他們這處前線被破，然後死傷幾百或上千合道期修士，蟲潮退了，其他前線安然無恙，只有燎雲宗虧了血本。　　所以星河老祖肩上的擔子，還是很大的。雖然一顆星球的星球之力即便被激發，所能發揮的威力也是有限的，但這個有限也是相對的，你選擇的星球越恐怖，他能發揮的極限就越大，而且安青節手裡還有星球之心。　　星球之心，就是把一顆生命星球煉化，把整個星球生命力提取凝結，那也都是無與倫比的重寶，簡單來說，你把一顆星球之力放入一顆死寂星球，就能讓那星球煥發新生，這是帶動一顆星球生機勃發的力量，有一顆星球之心置入萬重星，就能讓它威能繼續爆發，等這些力量消耗完畢，換一顆星球之心，還能繼續爆發……　　而星球的爆發力若可以持續和循環，還是眼前萬重星這樣重力是地球千倍以上，體積也要十幾倍的超級星球，那麼它能發揮的恐怖威力，未必會弱於前方的各個殺陣。　　到時候真出現危險，星河老祖做的事，就是能挽救大把合道期修士性命的。　　“安長老請放心，我還是那句話，儘力而為！”　　“行，那我就不打擾了，這顆星球最強的力量就是土系力量以及重力，只要吳道友能搞定，我們燎雲宗就有十顆蘊含土系精華的星球之心，可以讓這顆星球之力重複燃燒十次，霸音川和封星宗，我也都談好了，……”　　等星河老祖又認真的保證了一句，安青節才再次一笑，而後就快速遠遁。　　片刻后，等整個萬重星只剩下郭正陽兩人，星河老祖才也苦笑着搖頭，“看來還是要藉助靈時府才有希望了。”　　他第一次研究針對枯潭星的丹藥都在靈時府用了一二十年，就算那是第一次施為，不熟練，現在想在蟲潮持續中有所作為，一樣要藉助靈時府才行。　　他怕就怕自己還沒研究出來，這裏就被攻破了……　　隨着這句話，郭正陽也是無奈的伸手拍了拍星河老祖的肩頭，在這樣的滅世災厄下，個人的力量，的確有些不夠，他們能做的，也只能是儘力。

# 第四百三十三章 三個母巢

　　“破了！破了！”　　“殺！”　　……　　幾天時間一晃而過，燎雲宗鎮守前線處，隨着一聲聲驚呼，原本隔絕內外的黑色防護網，終於在無數妖蟲玩命的攻擊下，出現了一絲絲紕漏。　　一下子，原本就充滿緊張嚴陣以待的修士們，頓時就在一個個大修士指揮下運轉殺陣，快速撲滅那些從縫隙中擠進來的妖蟲。　　雖然現在防護網被攻破的地方只有一處，還只是有幾米長，十來厘米寬左右的裂縫，一次最多也就是擠進來十來只妖蟲。　　但可想而知，防護網有了第一處紕漏，外面無窮無盡的妖蟲，也絕對會沿着這處紕漏，無止境的湧入，甚至不斷讓這個裂縫撕裂的更大，所以哪怕早習慣了蟲潮對安全區的圍攻，可是為首的安青節等人還是紛紛變的臉色鐵青。　　而此刻面對那裂縫內湧出來的妖蟲，最先出手是天炎族封星宗，一大片連綿燃燒的岩漿雲上空數百獨目一轉，一道道火舌噴發而出，第一波湧進來的十來只妖蟲都被輕鬆滅殺，不管是合道期還是化神期，都是一觸即死。　　但剛殺了這一波，就又新的妖蟲湧入。　　“吳道友，吳道友！”　　暫時沒出手的安青節則是先穩住燎雲宗殺陣，才快速遁入萬重星，更在飛遁中急聲高呼。　　幾乎同一時間，星河老祖也快速出現在了萬重星地表，防護網被破出縫隙，外面殺陣運轉，驚呼響起時，郭正陽已經第一時間通知了他。　　“吳道友，你這裏怎麼樣？該死，咱們這處防線還真破了，這一次的妖蟲攻勢，還真是可怕，以往每一次蟲巢，就算哪裡會被攻破，但那也至少是被攻殺了一個月後才會出現紕漏，現在只是八天，就出現了裂縫。”　　遁入萬重星的安青節也快速開口，滿臉都是即期待又心悸的表情。　　可不是，蟲潮他們見得多了，也早知道這一次的蟲潮，比以前任何一次都更可怕，但他還是沒想到只是八天，他負責鎮守的這處戰場就被打出了縫隙。　　“還不夠，我還需要一定時間，估計再有七八天左右才行。”星河老祖也在安青節話語后，很無奈的搖頭，外界八天，靈時府兩年多，但他估計還得需要差不多的時間，才能研製出調動萬重星星球之力的丹藥。　　“七八天？有點長了，不過，哎，那道友你儘力。”安青節一聽，雖然臉色不斷變換，可還是只能無奈一嘆，才又快速遁走。　　星河老祖同樣只能搖頭嘆息，隨後也再次遁入火府開始研究。　　至於郭正陽，則依舊化身成妖獸模樣在萬重星地表遊盪，不過卻運足了目力觀看着前方戰事。　　雖然這裏的防護網被啃咬出了一絲縫隙，但至少現在看來，眾多修士還是守的比較輕鬆的，那群天炎族修士，眼珠子一動，一道道火舌射出，從縫隙里擠進來的妖蟲是有多少就被滅殺多少。　　其他人，則依舊是原地待命。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了十幾個小時，才終於有了較大變化，這變化有兩處，一處是第一個裂縫在十幾個小時中被緩慢而穩定的撕大，從原本一次只能湧進來十來只或足球或籃球大小的化身合道期妖蟲，到現在又被撕開了幾倍，一次能湧進來三四十隻妖蟲。　　不過三四十隻妖蟲，面對四五百合道期修士的圍殺，還是集結戰陣圍殺，一樣是輕鬆就能搞定。　　而連續作戰這麼久，那邊的天炎族修士們也是很輕鬆就承受了下來，並不見有多大損耗，陣型也是絲毫不亂。　　但另一處變化，則是防護網上的又有一處被撕裂，一次撕裂，雖然只是出現了一個比籃球大些的坑洞，一次只能湧進來一隻合道期妖蟲，但這的確是又多了一處裂縫。　　而在那處裂縫出現后，一個金屬族巨人就瞬間遁了過去，手一揚，一道金芒閃過，那妖蟲就被斬成了兩段。　　看到這裏，郭正陽才心下一動……　　天炎族滅殺的妖蟲都是直接焚燒成渣，屍體都沒了，但金屬族獵殺，就是一刀兩斷，屍體還是完好的。　　而這些屍體也是可以被萬妖譜吸收的，只要吸收夠了足夠屍體，郭正陽就能控制相應的母巢！　　就算上一次，他在搶奪2號陰墟母獸的控制權時，驚動了那個背後的未知生命，對方以為他是同族，所以雖然沒有全力出手對付他，但也給了他警告，不許他再去搶對方手裡的陰墟母獸，否則就會全力出手。　　但，但郭正陽畢竟不是那個未知生命的同族生命。　　只要有機會，他自然也不介意再搶來幾隻陰墟母獸。　　就是怎麼去收集那些屍體？如果他親自出面去收集自然是不行的，看來這得靠星河老祖出面了。　　……　　“吳道友，你要的妖獸屍首送來了，對了，你的丹藥研究的怎麼樣了？”　　又是三天後，靈時府內又過去了一年，在諾大的壓力下，星河老祖卻也爆發了最強的動力，雖然還沒能煉製出調動萬重星星球之力的丹藥，但也到了接近尾聲的地步，而在這時候，安青節才也又一次遁入了萬重星，先是交出幾個儲物戒指，才又期待的看向星河老祖。　　星河老祖說是想要多一些的妖蟲屍首，還都需要是完整的，然後自己做研究用，他可是極為出名的丹道宗師，唔，嚴格說來若不是星河老祖修為還不夠，有些高級丹藥沒那修為支撐着去煉製，他的造詣已經是大宗師級別了。　　所以他想要妖蟲屍體做研究，安青節並沒懷疑，他唯一疑惑的就是對方索要的數量有些多……但，但這也不是問題，畢竟現在在這處戰場，最不缺的妖蟲屍首。　　又是三天下來，天炎族那一群修士滅殺的妖蟲幾乎已經不窮無盡的，一秒鐘殺一批，一次或十來只或三四十隻或者更多，那是隨着那處縫隙的不斷擴大而不斷增加的，持續幾天下來，他們殺的妖蟲有多少，恐怕沒人還記得了。　　不過那些妖蟲都被毀屍滅跡，所以此刻安青節收集的妖蟲屍體，都是有金屬族那幫修士斬殺，或者人族修士斬殺的。　　這两天里，此處防護網裂縫已經足有四處之多，兩千人族合道期修士也動手了。所以在星河老祖提出這條件后，安青節倒是毫不猶豫的答應下來，更是輕鬆收集了幾十萬妖蟲屍首。　　這些事都是小事，安青節不在意，他在意的還是調動萬重星星球之力的丹藥。　　因為就算現在的戰場局面還穩定，可誰都知道一直拖下去絕對會有大禍的。　　現在那四處裂縫還都是小裂縫，最多一次湧現幾十隻妖蟲，那面對幾百或者上千合道期修士絞殺，局面的確很穩。可那些裂縫一直在擴大，若是再等幾天，一次湧進來幾百上千或者更多的合道期妖蟲，那就不是能瞬間全部斬殺的了。　　到時候，死傷就無可避免了。　　“快了，再有一两天吧，我爭取再快一點。”星河老祖接過儲物戒指，才又給了一個讓安青節大喜的答案。　　等這位安長老再次離去后，星河老祖也直接把儲物戒指交給郭正陽，自己則轉身回了火府。　　郭正陽同樣遁入火府，隨便找了一處地帶就開始讓萬妖譜吞食妖蟲。　　“咦？三個母巢，這處戰場外躲在遠處操控蟲潮的，竟然是三隻陰墟母獸，怪不得這麼快就被攻破了防線。”　　萬妖譜開始吞食后，郭正陽才也一驚。　　因為他拿了十多隻蟲子屍首送給萬妖譜，結果萬妖譜上很快就顯化出了三頁內容，每一頁上也都是一個妖蟲輪廓。　　但它既然是显示在三張頁面上，說明這十多隻妖蟲就是來自三個不同的體系，是三個陰墟母獸孕育出來的，再細看一下，那些被收在儲物戒指里的眾多妖蟲屍首，的確是有着三種截然不同的背紋。　　這也真讓郭正陽在經過之後，又狂喜起來。　　三個母巢啊，只要持續吞食，那些母巢可就都能被他控制了。　　三個母巢，也又分別被郭正陽命名成了三號四號五號，快速吞噬中，三張頁面上的妖蟲形象也越來越清晰，越來越逼真。　　持續一陣子，等郭正陽把安青節送來的妖蟲屍首全部送入萬妖譜時，三號母巢已經被吞噬了近十萬妖蟲，也就是郭正陽能輕鬆幻化，然後輕鬆命令一萬左右的妖蟲。　　四號母巢更多，萬妖譜已經吞了十七八萬它的子蟲，就只有五號母巢少些，只是被吞了四五萬子蟲。　　但郭正陽卻也知道這還遠遠不夠，他現在還是只能控制這幾個母巢孕育出來的一部分子蟲罷了，想控制母巢本身，還有和那個未知生命爭奪控制權，他還是需要更多更多的妖蟲屍首。　　“那個傢伙，到底控制了多少只陰墟母獸？幾百隻，還是更多，以前安全區內大修士們獵殺的母巢已經有幾十隻了，現在一次又出現幾十隻，真不知道他從哪搞來的這麼多陰墟母獸，還是這些陰墟母獸，就是那個未知生命像母巢生妖蟲一樣生出來的？他自己的實力，又究竟到了哪一步？”　　短短時間就取得了可喜的成果，讓郭正陽距離控制新的三隻陰墟母獸都邁進了一大步，但他心下驚喜之餘，也的確又有了不少疑惑。　　當然，這些疑惑現在根本無從解答，所以他能做的，還是盡量加強對這幾隻陰墟母獸的控制力。

# 第四百三十四章 危局

　　“成了，終於成功了！”　　“轟～”　　……　　又是兩三天後，戰況持續到現在，燎雲宗鎮守的前線處，形勢已經變得逐漸危急起來，危急的形勢表現為兩方面，一是這一帶的防護網已經被撕裂出七處裂縫，七處地帶都可以供安全區外的蟲巢大軍湧入，形勢的確已經有些嚇人。　　而另一方面則是，最初被撕裂開的那缺口，到現在已經擴張到了長寬各五六十米大小，平均每一秒，那裡都能湧進來兩三百隻妖蟲，而且這些妖蟲還大多都是合道期妖蟲，最初鎮守在那裡的四五百天炎族修士已經斬殺的很吃力，還是安青節調派了三個人族合道期百人隊幫忙鎮守，才能壓住場面。　　不過現在的情況的確是越來越糟糕了，糟糕的正在鎮守廝殺的修士們個個都是臉色鐵青。　　就在這時，萬重星方向，隨着星河老祖把一蓬蓬丹藥撒入虛空，隨着萬重星星力沸騰，一聲驚喜的呼叫才猛地響起。　　就是在驚呼中，星河老祖直接就被腳下星球沸騰的星球之力，呼隆一聲牽扯的摔向地面，摔了個狗啃泥。　　不只是星河老祖，就是化身成妖獸在低空游弋的郭正陽也身子一僵，呼的一下就墜了下去，等墜落的貼近地表只剩下十幾厘米時，郭正陽才勉強穩住身子，然後駭然看向左右。　　左右入目可見，全是一片沸騰的土黃色星力，除了土黃色的土系力量之外，同時沸騰的還有萬重星的重力壓迫。　　正常情況下死寂狀態的萬重星，就有地球幾千倍重力，隨便一塊拳頭大的石頭都有幾千斤甚至上萬斤，現在整個星球的力量都被調動起來，那種恐怖的重力也驟然沸騰，又飆升了十倍不止。　　幾萬倍地球重力？　　突然暴增的重力，真的連郭正陽這個可以稱之為變態的修士，都差點被坑，至於星河老祖，他不止靈力修為比郭正陽差了十倍左右，談到肉身素質更是天與地的差距，自然沒能倖免。　　“成了？嘶……”　　就在兩人紛紛驚愕於萬重星的恐怖重力時，自大氣層外才也驀地遁來一道身影，正是安青節，剛一進來那一刻，安青節的身子也是隕石一樣向下瘋狂墜落，那種被吸扯下墜的速度都遠超光速，讓他嘭的一聲狠狠砸在地表，砸出一個深不見底的坑洞。　　片刻后，這位安長老才灰頭土臉的從坑內躍出，而後狂喜的奔向星河老祖。　　“安長老，幸不辱命。”　　等安青節趕來時，郭正陽則瞬間遁入火府，他不能讓對方發現自己一個普通妖獸，承受力比星河老祖還強大無數倍，自然只能躲，而星河老祖則是撐着防禦法寶，趴在地上勉強抬頭對着安青節開口。　　直到現在，他還沒能適應眼下星球的重力，因為這種沸騰的重力，就像是滾開的白水一樣，咕咕咕不斷翻滾，這一息是地球幾萬倍，下一息可能就是幾千倍，在下下一息又是幾萬倍，甚至十幾萬倍……　　“哈哈，吳道友真是大才，我這就催動陣法。”安青節則是喜色畢露的大笑。　　笑聲里，隨着他幾番動作，土黃色氣浪不斷翻滾遊動的萬重星地表上，就湧現出了一座座大陣，這也是早就布置好的，畢竟就算郭正陽不出手，以燎雲宗收攏了原星系幾千合道期修士的大力，一樣可以輕鬆布置出相應的陣群。　　“吳道友，來，先讓咱們驗證下萬重星星力爆發的威力。”　　陣群一出，被陣力覆蓋之地，重力已經不再隨便沸騰，而是趨於穩定，穩定下來的力量，星河老祖也總算能承受了，而他也被陣法之力托着到了安青節身側，安青節則是大笑。　　笑聲里運轉陣力，整個沸騰狀態的萬重星才快速運轉起來。　　幾個呼吸后，瘋狂運轉的星球，呼的就吐出一道土黃色氣息，快速衝出大氣層席捲向眼前破碎最大最嚴重的一處前線。　　那裡，也正是天炎族四五百合道期和三個人族百人隊鎮守之處。　　在星力撲出時，當地修士已經遠遠讓路，雖然只是在讓路過程中停頓了兩個呼吸，但當地妖蟲已經湧進來了五六百隻，而且八成都是籃球大小的合道期妖蟲。　　“呼～”　　幾百妖蟲剛要繼續前沖，就被土黃色星力席捲，結果一個瞬間不到，所有妖蟲就被土黃色氣息撕成了虛無。　　這是徹底虛無，比天炎族那幫傢伙用烈焰焚燒的還徹底。　　“好，好！”　　一擊見效，安青節再次大喜，狂喜中，自星球外也又有一道道身影再次遁來，這些人剛一進來就被接入了大陣，安青節就急忙喝令來人給萬重星補充星球之心。　　因為剛才一擊雖然效果強勁，但一擊之下，萬重星的直徑也縮小了二十分之一左右。　　也就是說，若沒有星球之心補充的話，最多二十息，整顆星球都會被消耗成空。　　這時候也沒人會猶豫，很快就有兩個修士消失在了天地間。　　隨後幾個呼吸，萬重星不斷運轉，不斷激射出土黃色光芒，每一次都會把從那最大的裂縫處湧入的妖蟲撕成虛無，但幾個呼吸后，原本是地球好幾倍大小的萬重星體積都縮小了兩三成，畢竟這是一次滅殺幾十上百合道期妖蟲，效果強勁，損耗同樣驚人。　　還好就在這時，整顆星球突然又迎來了新的變化。　　這變化就是一股股恐怖的生命氣息，彷彿驚天駭浪一樣快速散發席捲向星球四面八方，在這股驚人的生命氣浪里，萬重星縮減的體積，又瞬間恢復，不止恢復到了原本大小，而且肉眼可見的，原本死寂的星空，在大片地方就迎來了天地大造化，那就是生命。　　從最初的單細胞生物出現，到逐漸演化出可以行走奔跑的野獸，空氣中充滿靈氣，變得適合人類呼吸，還有水液出現，鋪滿大片大片星體。　　這一幕幕生命的初升到發展壯大，快的簡直比地球上的科教幻燈片演示都快。　　但就在生機勃發的過程里，隨着萬重星又一次運轉，剛剛出現的生命，濃郁的靈氣，又快速被運轉調集，轟隆席捲向前線。　　這一次在滅殺上百妖蟲后，萬重星的體積也根本沒變化。　　安青節則是笑着向星河老祖解釋，“剛才咱們一次置入兩顆星球之心，蓬勃爆發的生機，盈餘的就足夠咱們揮灑滅殺妖蟲了，吳道友，你這幾顆丹藥，已經抵得上一隻大軍了。”　　星河老祖則是搖頭苦笑。　　幾顆丹藥比得上一隻大軍？猛一看去是差不多，但實際上，這得提前準備多久啊。　　不過就在兩人說笑中，前方戰線形勢卻又猛的一變。　　這一次變化，也當場嚇得所有人都頭皮發麻，在最前線和妖蟲廝殺的陣群都似乎差點出現了一絲紛亂潰散，比如人族集結的殺陣，原本融為一體的氣機，呼的一下差點被驚亂，而那些融合在一起的金屬族強者，則是差點分崩離析。　　而在後方萬重星上操控星球之力的安青節，也當場嚇得從原地跳了起來。　　只因為，這變化太駭人！　　那就是前線被妖蟲啃食出來的兩處最大的缺口，中間一片地帶，劈啪啪，一下子露出了大片裂痕。　　前線此刻七處缺口，最大一個是長款各五六十米大小，一次能湧入二三百隻妖蟲，而第二大的也是一處長寬各三四十米左右，一次也能湧入百隻妖蟲左右，這兩處防護網，中間就相隔了四五百米長的防護網。　　剛才那一瞬間，就是那處四五百米長的防護網，嘭的炸裂出一道道長達數十或者長百米的裂縫，雖然這裂縫還沒有徹底崩裂，只是出現絲線一樣的裂痕，可這形勢……　　“該死，這一次怎麼這麼大？”　　“天殺的，如果那裡全部崩裂，那就是長達六七百米的裂縫，一旦出現，一次就能湧入幾千妖蟲啊！”　　“一次上千妖蟲，只要有一半是合道期妖蟲，咱們恐怕就要全軍覆滅！老祖們在做什麼？老祖們還沒有斬殺到母巢么？如果不快點獵殺幾隻母巢，提出那些奇妙物質填充防護網，咱們就真的死定了！”　　……　　沸沸揚揚的驚呼不斷響起，此刻在這處前線的每一個修士，都驚得臉色發白，寒氣直涌，可不是么，如果一次湧進來幾百妖蟲，哪怕這蟲巢也會連綿不斷，他們還能擋，還能一直殺下去，畢竟這裏總共也有三千左右的合道期修士的。　　但若是一次湧入幾千隻妖蟲，那就真的沒法殺乾淨了。　　不要忘記，這是每一個呼吸幾乎都能湧入幾千妖蟲，一旦這一個呼吸進入防護網的殺不幹凈，哪怕只留下幾百隻，下一個呼吸就會又多出幾百隻，幾個呼吸后，防護網內就會有數千妖蟲不斷衝殺。　　不久前萬重星星力沸騰，超強揮發的星球之力所建功勛，也徹底在這新出現的危機前化為虛無。　　這樣恐怖的局面，沒人還能笑得出來了，但形勢雖然危機，卻也沒人有潰逃的打算，因為誰都知道，面對這種蟲巢，你拼了命抵禦，還有活的希望，一旦逃，只會死的更快。　　現在眾人也只能寄希望於那些長生境大能，能快速斬殺幾隻母巢，從母巢內提出到那些不被妖蟲啃食的玄妙力量，重新彌合大陣了，否則，恐怕就是整個安全區徹底淪陷，所有人徹底死乾死凈。

# 第四百三十五章 洗白白

　　“咔咔咔～”　　前線處，幾處新出現的裂縫最長達到百米長，牽動了無數修士的心，無數人都希望大能們快點補充防護網的力量，讓陣力彌合，重新煥發新生。　　但現實卻極為嚴酷，就在無數人祈禱中，那幾處裂縫竟是又逐漸變大，變大……　　“轟～”　　幾個呼吸后，一聲聲脆響泛起，長達四五百米之地，原本黑幕一樣的防護網，卻像鏡子一樣碎裂。　　碎裂的瞬間，眾人看到的就是密密麻麻，無窮無盡的妖蟲。　　足球大小的化神期白色妖蟲，一眼望不到邊，籃球大小的銀白色妖蟲，一樣是一眼望不到邊，期間還夾雜不少透明色的長生境妖蟲，雖然這種半透明的頂級妖蟲遠沒有化神期合道期多，但匆匆一看，也至少隱藏着幾十隻。　　轟的一聲，無數妖蟲就從長達數百米的地帶蜂擁而入。　　無數修士尖叫中，最少又十多個長生境妖蟲沖入人族修士的殺陣，眨眼間就伴隨着絕強的爆發力，衝擊的那些殺陣不斷顫抖。　　而後續則是無窮無盡的妖蟲爭相湧入，第一次，至少有一千多合道期妖蟲尾隨那些長生境侵入安全區。　　“殺！”　　“該死的蟲子，想殺道爺，啊～”　　“轟～”　　……　　一聲聲驚恐的呼叫，也快速蔓延大片虛空，有的只是凌厲而慷慨的殺語，伴隨着殺語的還有恐怖威力逸散，撲殺向前，有的是咬牙切齒正想喊出最後的語句，就被侵入殺陣內的長生境妖蟲一口咬破防護法寶，咬下半個腦袋，徹底喪命。　　而在萬重星主持大陣的安青節同樣瘋了一樣，快速調動腳下星球偉力，讓一顆星球旋轉的比陀螺還快，呼的一聲送出無窮土黃色玄力，把近千妖蟲撕成碎片。　　但那些被撕碎的大多只是合道期化神期，至於長生境妖蟲，……卻像是一把把尖刀，以驚人的速度在一個個殺陣內橫衝直撞。　　“停！”　　一切的一切都發生的太快，快的郭正陽都來不及反應，等他反應過來從火府內跳出，對極遠處的母巢下令時，肉眼可見的，已經有三個人族百人陣被衝破，一個金屬族巨人變成殘肢斷體，而天炎族那連綿的岩漿雲也像是被刀子劃破了一樣，出現基礎斷痕。　　那些合道期大修士聯合爆發的偉力，其實並不比長生境的威能弱了，那樣的陣群，就算是長生境見了也要退避……但問題是長生境退避，是指的長生境不想死磕受損的時候才不得不退，不的不避。　　妖蟲呢？長生境的妖蟲也沒有絲毫靈智，一點不怕死，所以一個個長生境妖蟲以自身的隕落，換來的衝擊就很可怕了。　　一個呼吸，郭正陽都不知道這裏已經有多少人隕落了。　　好在一念之後，他之前利用萬妖譜吞食的海量蟲屍終於起了作用，對此處前線外隱藏的三個母巢下令停止攻勢，原本正在瘋狂湧入的蟲巢也戛然而止，全都停了下來。　　但郭正陽還沒來得及下達新命令，這剛暫停的蟲潮就又活了過來，繼續衝殺而來。　　同時還有一股意念驀地從極遠處傳入了郭正陽腦海。　　“小輩，你竟然還敢在本尊面前放肆？！念在同族之誼，本尊上次不怪你冒犯之處，還大度贈你一隻成熟體的陰墟母獸，你竟然又來搶本尊座下陰墟母獸？”　　憤怒，這道從極遠處傳來的話語里，充滿了憤怒之意，話語也是陰森冷酷，但郭正陽卻理都懶得理會，只是再次給母巢下令，帶着眾妖蟲退走。　　下一刻，衝殺中的蟲巢又暫停了下，但很快又復活鬆動，繼續保持衝殺姿態。　　“以你的控制力，還想和我較勁？未免太可笑了。”　　又一股新的意念湧來，話語間充滿獰笑。　　郭正陽依舊不予理會，只是全神貫注維持對母巢的控制權，意念集中在一線，全面爆發，這一次。　　肉眼可見的，防護網外的蟲巢終於有了撤退了趨勢，至少外面那無盡密密麻麻的妖蟲，全都集體轉身，似要退走。　　但很快郭正陽又腦袋一疼，意志力似乎被一座神山轟然砸中，疼得他都大腦都差點炸裂。　　而轉了身的蟲潮，也再次轉身沖向安全區。　　郭正陽的意志早已經是感悟了大成劍意，就算真的釋放出去，也能只靠意志演化為劍，銳不可當的斬殺無數阻擋，但剛才那一擊，卻真像是有座堅不可摧的神山把他的意志之劍咋斷了似的，讓他難受的都以為自己要死了。　　足足過了幾個呼吸，他才終於緩過了勁，再次抬眼看向前方時，看到的又是好幾座殺陣被眾妖蟲衝擊而下，撕開撕碎。　　而此刻沖入安全區的妖蟲，已經多的足有數萬。　　數十隻長生境妖蟲帶隊，不計死傷的衝擊，後面數千合道期妖蟲到處橫衝直撞。　　雖然各族修士也在拚命抵擋，反擊，殺了一片又一片妖蟲，但殺了一批又來一批，各族修士死去的，卻不可能再復生！　　大腦依舊疼痛欲裂，但郭正陽還是再次對遠處的母巢下達了命令，撤退。　　“咦？你的意志竟然能承受本尊一擊？好傢伙，我就不信了……”　　“轟～”　　又一次恐怖的意志攻擊不知道從哪裡襲來，郭正陽凝聚起的意志力也再次被砸的幾欲斷裂，他更是張口噴出一口鮮血，但暈眩了幾個呼吸后，他就又重新凝聚意志反撲。　　“轟轟轟～”　　“小賊，你狠！本尊記住了，不管你是哪家的小娃，本尊都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　　等郭正陽都被碾壓的快昏迷時，腦海中才終於響起一聲驚怒不已的爆喝，但聽起來，對方的聲音里也帶着遮都遮不住的痛苦。　　不用說，以郭正陽感悟大成劍意的意志力，只談銳利，恐怕真能冠絕虛空，之前對方每次凝聚意志力來攻，就算每次都差點要把郭正陽的意志之劍砸斷，但他那邊，也未必一點事都沒有。　　伴隨着最後一聲狠話，郭正陽也徹底暈了過去。　　暈過去的一剎那，他倒是隱隱聽到了一聲聲歡呼……似乎有無數人在驚呼着妖蟲退了，退了……他們得救了，就是那些驚呼里，也帶着濃濃的疑惑。　　……　　“郭師弟，郭師弟？”　　等郭正陽再次恢復意識時，耳畔響起的就是一陣陣焦急的呼聲，同時還有大腦幾欲炸裂的疼痛感。　　聽聲音，這是星河老祖的聲音。　　郭正陽勉強睜開眼，看到的也正是星河老祖，還有劉夏等人全都焦急的圍在他身邊。　　“你醒了，你總算醒了。”　　看到郭正陽蘇醒，劉夏才哭着爬進他懷裡。　　“沒事，我早就說了沒事，哈哈，郭師弟只是和人意志交鋒，被重創了意志，但整個身體機能還是很正常的，只要休息一段時間就能恢復的。”　　“這一次，還真是多虧了郭師弟，不然這片星空真的危險了，幾十萬億修士，絕對沒幾個能活着離開。”　　“可惜，可惜這個挽救了星空浩劫的大英雄，卻沒人知道。”　　“瞎說，誰說沒人知道？你不知道么？郭師弟的名聲，在這一次蟲潮中算是徹底洗白了，無數人都對他感激涕零呢？”　　“怎麼回事？”　　“哈哈，還是那個不死不滅的賤人，他這次竟化身成郭師弟的樣子，到處救火，還真別說，那傢伙在空間之力造詣上可怕的嚇人，靠着死了許多次，把好幾隻母巢都送進了背面世界，還當著不少人的面以命換命，同樣把無數沖入安全區作亂的妖蟲送進了背面世界，現在？現在郭師弟就算以本尊出現，也絕對沒人會動他了，因為這一次有太多人都是被他救了。”　　“還有這種事？”　　“你們沒出去，所以不知道，就連我剛聽說時也驚得不輕，好傢伙，這一次蟲潮真是前所未有的可怕啊，原本我以為燎雲宗鎮守的地方已經夠慘了，只是八天就被攻破了防線，但最慘的還是席玉宗，一個宗門三千合道期結成殺陣，一戰後死的只剩三十多人，他們集結在前線的五萬化神期修士，一樣被衝擊的七零八落，只剩下八百多人活着回來了。我算了下時間，就是郭師弟暈過去的時候吧，席玉宗那處前線已經徹底淪陷了，隨後妖蟲莫名其妙退了，席玉宗才勉強剩下了幾個人……外人雖然不知道這是郭師弟和母巢背後的那個生命以意志交鋒打傷了那傢伙，才讓蟲潮消退，但現在又有誰不知道，那個冒牌貨捨生忘死，死了幾十次，把已知的八個母巢送進了暗世界，但安全區一百多長生境大能才殺了三隻而已，所以最後蟲巢莫名其妙退了，大家也都以為是那個冒牌貨送了太多母巢進暗世界，才把蟲子們嚇退了。而冒牌貨又是化身郭師弟的樣子去做的，這些事，也都記在了郭師弟身上呢。”　　“嘶……他怎麼了？腦子又犯抽了？以前不計後果栽贓郭師弟，現在怎麼又玩命幫郭師弟洗名了？按你這麼說，豈不是安全區任何一個修士，都要分外感激郭師弟？”　　……　　郭正陽是醒了，但的確還是頭疼欲裂，難受的要死，劉夏趴在他懷裡哭，他連睜眼看下劉夏的動作都有些無力施為，只是靜靜聽着身側星河老祖等人的暢談，結果，這些消息也的確把他搞懵了。　　懵了一會，巨大的疼痛和疲累感，才又把郭正陽折磨的眼一翻，再次暈了過去。　　這次暈過去之前，他唯一在想的就是，難道自己的名聲真被洗白了？？那個冒牌貨，到底又在發什麼瘋？

# 第四百三十六章 這是什麼精神？

　　這一次發生在烈火星域安全區的蟲潮，的確是前所未有的恐怖。　　只是維持了短短一二十天的蟲潮，在一戰後，竟是破滅了13處防線，而要知道妖蟲們進攻的地帶也只有二十多處，被攻破13處，這是超過了一半的前線淪陷！　　眾多前線處，淪陷最快的就是由人族席玉宗和斑滄族大成宗鎮守之地，六天就被妖蟲攻擊出缺口，而後縫隙不斷被撕裂，一戰之後直到蟲巢退散，席玉宗三千合道期死的只剩下三十多人，五萬化神期修士死的只剩下幾百人。　　而斑滄族大成宗也好不到拿去，4000合道期修士，死的只剩下六十多人，九萬化神期修士集結起來的殺陣，最後也只有一千多人活了下來。　　那一處前線，的確是被徹底打殘了！　　除此之外，還有四處前線的損傷也僅次於席玉宗和大成宗，派出去幾千合道期外加以萬計的化神期修士，都是死了十之八九。　　這些是損傷嚴重的地帶，比較起來，燎雲宗鎮守的地方已經很幸運了。　　戰後統計，燎雲宗前線2000合道期修士只是死了1100多人，損傷五六成而已，而當地的金屬族幾個百人隊，還有天炎族的那些修士也都是死傷半數。　　過半折損，放在平時或許是了不得的重創，但在這一次蟲災襲殺中，已經是很好的結局了，若不是郭正陽及時出手，和那個未知生命在意志力上交鋒死磕，以傷換傷，恐怕眼下安全區已經再不存在，徹底被從星空中除名了。　　所以這一次蟲潮攻勢，也真的如剛開戰時郭正陽所猜想的那樣，是那個未知生命已經有了徹底破滅安全區的把握，才調集了麾下蟲妖來犯，再不是以前的小打小鬧。　　而如今在安全區內，其實所有人也都明白了這次的戰局，若不是蟲潮莫名其妙消退，這裏幾十萬億修士，最終能活下去的估計都不足萬分之一，除了那些散仙和長生境之外，又有誰敢說自己能在安全區淪陷后還能活下去？　　這裏的修士們已經無路可退了，一旦安全區被攻陷，在安全區外要麼是淪陷區，要麼是綿延不知道多少個星域的死寂星空，就算他們向死寂星空逃，除了長生境和散仙之外，其他也都是遲早被困死的結局，所以，到底是誰打退了蟲潮，誰就是救了所有人性命的大恩人了！　　那到底又是誰救了所有人？　　沒人知道妖蟲後退的真正原因，所有修士只知道妖蟲退走的時候，還有無數大軍的，別的不說，妖蟲退走的時候，母巢都還有六十多個……　　剛開戰時，長生境大能們出去查探，已經用肉眼觀測到的母巢有28個，疑似母巢存在的有十多處，所以剛開展時，大家都以為這一次來犯的母巢總共有四十多個。但真正廝殺奮戰一場后，眾強者才紛紛駭然的發現，這一次來犯的母巢不只是四十多個，而是總共七八十個。　　被那個冒牌貨化身成郭正陽的樣子，送進了背面世界八個，一百多長生境大能和散仙聯手斬殺三個母巢，就算這樣，在蟲巢大軍退走時，有大能跟過去清算一下，還是又駭然發現了六十多個母巢。　　加起來七八十母巢，很多都是藏了起來，用來迷惑眾人，再在意想不到的時候突然出手，這就是安全區差點全面淪陷的本因。　　這不是什麼太高明的計策，安全區卻有那麼多人中計，也不是說大能們太笨，而是他們沒得選。　　簡單來說，他們探明1號、2號、3號前線都各有五隻母巢，而且當地的母巢，還多有能孕育長生境妖蟲的，粗略計算幾地加起來長生境妖蟲都可能有上千之數。而其他地方大多隻有一兩隻母巢，長生境妖蟲也不算太多，那換了是你主持大局，你會不會對這裏重點防禦？　　不防備，那就等着被破吧！　　再強大的防護網也扛不住上千長生境衝擊啊！　　所以之前一戰中，安全區一百多長生境大能和三個散仙，都在前三號前線奮戰，就是前三號前線內圍，一樣被派遣了安全區最強的武力，比如一號前線，內里的合道期都接近九千之數，結果那三處前線被守的很嚴密，到最終都沒有能被攻破，可前三號前線安全了，其他地帶半數前線卻都被或輕或重的攻陷。　　如果蟲潮不是自己退了，哪怕是那些散仙和長生境也都絕對清楚，這一次安全區絕對會被夷平！　　而蟲巢不只是退了，還是在保留着八成實力，更已經徹底攻陷好幾處陣地，可以讓無數妖蟲大軍無阻礙進入安全區肆虐的狀態下退了。　　那這功勞，該是誰的？　　守在一二三號前線處的長生境大能們？別開玩笑了，那些傢伙總共才殺了三隻母巢，雖然這已經很不容易了，一百多長生境在上千長生境妖蟲和無數合道期妖蟲維護下殺了三隻母巢，能容易么？但三隻母巢，對於總共七八十隻母巢的數量來說，不過是微不足道的小意思罷了。　　所以臉皮再厚的人，也不可能把這次保衛戰的最大功勞安在長生境大能們頭上。歸功不到大能們頭上，又沒人知道郭正陽和母巢背後那生命的意志交鋒，因為純粹的意志交鋒，還是通過母巢施展，以十分奇詭的聯繫連接起來，就算長生境大能在場，恐怕也感覺不到那些聯繫，發現不了這交鋒，那也就只有一個人，能在這時候獨領風騷了！　　一個人，一個合道期而已，自己幹掉了八個母巢，還多處救火，救無數人於危難之中，所以這個人，註定是要在無數人的疑惑中被認定為救世主了。　　靠着不死不滅的能力，靠着精湛到變態的空間之力造詣，自由穿梭於正面世界和背面世界，一次次不死隕落為代價，打開一條條正反世界的通道，把一個個母巢送進去，哪怕自己死了幾十次也依舊不停歇，一直在抗爭。　　這是什麼精神？　　雖然有無數修士很想吐槽幾句，這個專搞別人老婆的傢伙會有那麼偉大？但不可否認的是，現在某人徹底揚名了，以前他一出現基本都是罵名，但現在只要不是和那人有死仇，沒被他玩過老婆媳婦的，恐怕都會由衷的感激。　　而不管怎麼說，安全區幾十萬億修士，被那人強迫着搞過媳婦的，總歸只是少數人，那加起來不過幾十個罷了。　　幾十個人的媳婦被他搞了，但他卻救了幾十萬億修士，怎麼比？　　根本沒法比！！這完全不成比例！　　當然，有一點不得不說的是，不可能所有人都是心懷至善，一直拿滴水之恩當以湧泉相報的心態去處事，幾十萬億被救的修士，也未必有多少會因為一次救命之恩就甘願捨身相報的，但問題是不管你這次感不感激，現在看不看重這恩情，以後呢？　　這一次蟲潮退了，但很多大能都看到退走的是六十多個母巢，這說明妖蟲的實力幾乎沒受多少損失，那以後母潮再來犯怎麼辦？　　如果沒有那個人，就算是剛撤走的那些母巢再來侵犯，安全區恐怕一樣會被徹底攻陷！　　所以那個人不止救了大家一次，以後如果再有這樣的災厄，恐怕還是只能指望他伸手相救，這就是最關鍵的了。　　不管你是否是知道感激和感恩的人，你以後能不能活，還要指望人家呢！　　所以，某個人徹底洗名成功了。　　不管以前他在安全區的名氣有多臭，哪怕頂風能臭上千光里，熏死無數人，但現在你走出去，敢說他一句壞話？恐怕馬上能惹得無數“義憤填膺”的人來搞死你。　　畢竟他不止救了大家一次，以後大家能不能活，還全指望他會不會繼續幫手呢。　　更別提也不是所有人都是白眼狼，也不乏有修士真的感激那位的，比如那些上一刻看到同伴被妖蟲蠶食成殘肢斷體，眼看自己也逃不過這命運了，就等死了，正回味一生呢，突然發現蟲潮退了，自己又活了下來，這批人的感觸才是最深的。　　而這樣的人往往也都是此次攻防戰的主力，都是合道化神期的大修士。　　等郭正陽再次蘇醒，意志上受到的損傷恢復六七成，雖然依舊病懨懨的，但等他化身成妖獸盤踞在星河老祖肩頭，遊走在燎雲宗時，所聽所見的，卻基本都是很詭異的話語。　　“那個人，到底叫什麼名字？咱們以前也就是亂七八糟的叫他，說起來還沒人知道他的真名呢？”　　“是啊，以前咱們可是誤會他了，其實，其實他就算搶了不少人的道侶去搞，但說起來也不怪他啊，他第一次搶那個豐無衣的道侶，是因為豐無衣和另外兩個傢伙在外界準備劫殺他，人家回來報仇很正常啊，再有後來他搶的那些人，也都是因為那些人貪圖他不死不滅的秘密，主動幫豐無衣斬殺他，換了是我，你都先跳出來要殺我了，我搶你老婆回來玩玩又怎麼了？沒把你挫骨揚灰已經很大度了。”　　“是啊，真錯怪他了，這一次要不是他，老夫可就再沒機會看到語頂星的陽光了。誰以後要是再隨意詆毀那位，可別讓老夫聽到，否則就別怪我辣手無情了。”　　……　　整個燎雲宗，眼下依舊還是很強大的，首先是這一戰時，燎雲宗並不是舉宗出動，所以哪怕死了1100左右的合道期修士，但眼下宗內合道期依舊還有一千多，化神期也有數萬，道君和真人更是不計其數，而星河老祖帶着郭正陽隨便走了走，聽到的，幾乎都是一片讚美和感恩的話語，還有無數人主動替郭正陽開脫，說他以前玩別人老婆也是那些人有錯在先……　　這種洗名很徹底，但郭正陽自己聽來，卻不管怎麼聽，都覺得怪到了極點。

# 第四百三十七章 一模一樣的

　　“郭師弟，你現在放心了吧？你看，咱們剛才粗略聽了幾百個燎雲宗弟子的言談，其中九成人都談到了你，而談到你的，也有九成都在滿臉感激的誇讚你，你現在就算光明正大的出現，也不用怕人人喊打了。”　　在宗門內遊走了一圈，聽到無數言談后，星河老祖才停在一處山脈的山腰石道上，笑着向肩頭傳音。　　一番話，郭正陽哪怕此刻還是精神狀態很不佳的狀態，還是聽的頭大不已。　　他當然都聽到了，不過這心情真沒法形容啊，原以為自己拼着重傷和母巢背後的傢伙較量，就算打退了那傢伙，也算是挽救了無數人，但這件事卻不可能被外人知道的，他自己也依舊還是只能藏着，可誰想到事情會發展的這麼詭異，他竟然又以這種方式揚名了……　　那個冒牌貨，還真是奇葩。　　他到底又想干什麼來着？　　對方究竟想干什麼，其實郭正陽未必一點都猜不到，這很可能和天地意志有關，上一次冒牌貨和他廝殺了幾個月不分勝負，後來突然見到劉夏等人都感悟了天地意志，才態度大變的。　　難道說，對方這麼不遺餘力的救人，替他洗名，就是為了向他示好，然後想讓他帶他去迦藍星繼續參悟空間意志？　　這雖然只是個猜測，但郭正陽也覺得應該和事實差不多了。　　那如果……　　“來了，來了！”　　“他來了！！”　　“嘶？真的假的？”　　“當然是真的！你看？”　　……　　就在郭正陽思索時，前方或左右各處卻又紛紛響起一道道驚呼，這些驚呼也讓郭正陽和星河老祖一呆，等兩人運足目力觀看時，看到的就是一襲白衣，丰神俊朗的郭正陽從燎雲宗外施施然駕雲而來，毋庸置疑，這也在第一時間就引起了轟動。　　轟動的不只是燎雲宗弟子，還有駕雲而來的身影背後，一道道身影蜂擁而至，那些身影里，卻八成都是倩影。　　“他怎麼來了？還真是……正說他呢，他就來了。”　　“很簡單，上次他就是在這裏劫走清始小焉時，被我跟上的，估計他是沒其他辦法找我，才來這裏碰運氣。”　　……　　看到那正在人前風度翩翩向燎雲宗守山弟子施了一禮，也急忙驚得那弟子滿臉古怪的回禮的傢伙，星河老祖和郭正陽也都很無語。　　這還是真是說曹操曹操就到了，不過對於這位自一戰後，第一次現世就出現在燎雲宗，郭正陽卻有一定的猜測，對方來這裏，八成還是衝著他來的。　　甚至如果沒料錯的話，這傢伙這次出現后，應該不會再直接搶他的先天靈寶，而是會主動示好，求他幫忙去感悟空間意志。　　但不得不說，郭正陽更了解這傢伙的奸詐和猥瑣，如果他真幫對方感悟到圓滿級的空間意志，那可以肯定，對方剛感悟結束，就會轉身來對付他，繼續搶他的先天靈寶，這也不用懷疑就能肯定，因為那個不死不滅的賤人，就是這麼賤，你只能無限把她的淫蕩和猥瑣往大里猜，絕不能小看的。　　“小女挽玲姿，謝過尊駕救命之恩，若不是這次尊駕大發神威，我安全區就徹底淪陷了，到時候小女肯定是葬身妖蟲口腹，救命之恩，小女子一定沒齒難忘。”　　“哈哈，好一個美人，真是美的讓人心動。”　　“啊～”　　“哎呀，你是處子？”　　“這……”　　“算了，我只喜歡人妻，你不是我的菜。”　　“噗～”　　“可惜了，改天你要是嫁人了，找到了道侶之後，本尊再去找你談一談理想。”　　“處子有什麼不好的，我們身子一直都這麼純潔，哪像那些女人……”　　“這你就不懂了，關鍵是那種刺激和緊張感，和別人的道侶在一起，想一想就興奮。如果缺少了那種刺激，就有些索然無味了。”　　……　　郭正陽兩人無語中，更讓他們無語的事就發生了，那就是當冒牌貨在山門外很正經的說要登門拜山，沒有硬闖時，守山弟子剛恭敬的回應，還說著要馬上回去稟報，結果冒牌貨就被一群鶯鶯燕燕圍住了。　　一下子過去十多個女修，前後左右把他圍得嚴實，一些膽大火辣的不止穿着火辣，更是身子直往他懷裡靠，而那些女修不管是身子貼上去的，還是略顯羞澀，只是在他身側開口閉口說感激感恩的。　　都被那貨接下去的行為話語給雷的要死。　　恩，十多個圍上去的女修，不管年紀身段都是各有風姿，幾乎每一個人都是傾國傾城的絕色，然後在他身前兩步外虛空中參拜的一個叫挽玲姿的美人引起了冒牌貨的興趣，先是伸手挑了下對方白皙的下巴，搞得小美人一驚，直接紅了臉，再然後冒牌貨幾句話，就搞得挽玲姿瞠目結舌，一片痴傻。　　就是圍在他身側其他幾個女修全被雷的不輕，有個女修還憤憤不平兼滿目哀怨的反問一句處子有什麼不好，結果人家的回答更讓人糾結。　　反倒是，反倒是一個本就貼近他懷裡、看上去年約三十左右、不止風華正茂而且性感成熟到極致的妖艷女修，很興奮的表示自己雖然找過道侶，但道侶早亡，不過她現在卻還帶着一個女兒，讓冒牌貨眼前一亮，直往那女修貼身的軟甲內猛瞄，色眯眯的視線，撩的左右幾個女修面紅耳赤，被看得卻也媚眼如絲的回應，更一招手，自後方人群里就跑出來一個花季少女，哪怕看着年輕，可那股美艷標緻勁，已經也有了艷蓋星空的誘惑。　　再然後，一句她現在雖然沒道侶，可母女在一起也很刺激，而且她女兒也是處子，她自身也只有過一個道侶，直聽的前後各方無數人眼前發黑，但也有無數人眼前發綠。　　冒牌貨卻吞了吞口水，哈哈一笑，手已經摟在那艷麗人母水蛇腰上，很猥瑣的把玩。　　靜，死寂！　　這就是眼前燎雲宗山門前的氛圍。　　而此刻還在山門內的星河老祖，也是愣愣看看外面再看看肩頭，滿臉詭異，最終才再次低嘆一聲好風騷、好艷福。　　可不是，跟在冒牌貨身後的修士，隨便看一眼都看得出足有數千人，燎雲宗內，此刻也是聽到了動靜后湧出了無數修士啊。　　當著成千上萬人的面，那個美艷女修不止舉止露骨，驚還主動拉着女兒到人家面前說要一起伺候他，而那個女兒也絕對是星際禍水級別。　　“道友，不知此來我燎雲宗有何貴事？”　　就在山門前一片死寂時，燎雲宗內才又驀地遁出來兩道身影，正是宗主八枯小目以及那位散仙強者烏空平。　　這兩位出現后，也是古怪的看了冒牌貨一眼，但也真沒有喊打喊殺，而是由八枯小目很客氣的開口，語氣很緩和平穩，彷彿好朋友見了面一樣，彷彿眼前的傢伙並沒有強上過他當女兒一樣看待的親傳弟子一樣。　　可不是，不說這傢伙擄走清始小焉后，玩了一次竟然送清始小焉一個長生境，這已經讓他不知道怎麼形容自己的心情了，現在，八枯小目更也以為此次蟲巢消退，是因為這傢伙的功勞，那麼，他還怎麼怪責？　　如果蟲巢沒退，燎雲宗以萬計的修士全都要死，宗破人滅。　　憑着這一恩，他就真怪不起對方來了，幾萬弟子好友的性命比起來，自然早大過一個親傳弟子了。　　如果知道對方的名諱，他都不介意叫他一聲什麼兄的，可惜他不知道。　　“八枯宗主好氣度，晚輩以前對歸宗做了那樣的事，八枯宗還如此待我，倒讓在下惶恐了。”冒牌貨也隨着八枯小目的話哈哈一笑，不得不說，在沒有面對女性時，這位倒是表現的很有風度氣場，加上本就帥氣無雙的面龐，還有超絕的實力，也真有種異樣的風采，瞬間就迷煞了一片女修。　　“不敢，以前倒是我燎雲宗冒牌了，若不是陽興和貪圖道友至寶，心懷殺念主動侵犯，道友也不會……罷了，前事我們就此揭過如何？”八枯小目也一笑，說著說著才又無奈一嘆，清始小焉那檔子事，的確是糊塗事。　　“那好，就如八枯宗所言，前事揭過，我這次來其實是想請八枯宗和烏空仙人出手，進入背面世界斬殺那幾隻被我丟進去的母巢，眾多周知，咱們安全區防護網能擋得住妖蟲的侵蝕，就是因為從母巢內提出了一些特殊物質充入大陣，而這一次蟲潮，防護網多處破損，雖然幾位前輩也又獵殺了三隻母巢，讓陣法破損處又重新彌合，但估計這次重新填充進去的玄力，也最多讓陣群恢復如初，所以那些被我帶入暗世界的母巢，就算留在暗世界也是浪費，不如也一起獵殺了，然後讓陣群加強一下。”冒牌貨再次風度翩翩，很洒脫的一番話，卻當場聽得八枯小目和烏空平狂喜。　　不只是他們，就是前後左右眾多修士，一樣驚喜的發出一陣陣呼聲。　　沒人能不驚喜，畢竟這是對方要主動出手，幫大家把家的防線再加固幾倍……又有誰不想安全區的防護網能更強大些？那防禦力多強一分，他們活的也就更安全啊。　　驚呼中，無數人看向冒牌貨的視線，又多出了許多許多的善意和感激，反倒是之前在人前表現的讓不知多少人心下暗罵不知羞的一對嬌艷母女花，此刻在眾人注視下，齊齊主動挽住冒牌貨的左膀右臂，一臉興奮和驕傲的樣子。　　再然後，場面又亂了。　　“前輩不是喜歡刺激么，你看，我們姐妹雖然沒有道侶，但是雙胞胎呢，一模一樣的。”　　“……”　　“我是她小姨，前輩，我們兩個也挺刺激吧。”　　“……”　　……

# 第四百三十八章 像我這麼好的朋友，還去哪找？

　　“這傢伙，又想玩什麼把戲？一對親生母女花，是走性感路線的，一對雙胞胎姐妹花，是甜美清純風的，還有一對母女花，一對三胞胎，加起來九個女人了，她如果是男人，好色的話，現在拉這麼多美人在身邊，也不奇怪，但她是個女的，也不是同性戀，玩這一出，又想做什麼？”　　片刻后，地點已經不再是燎雲宗山門外，而是燎雲宗山門主殿堂，此刻的大殿里修士不多，但也不少，除了烏空平、八枯小目以及安青節、郭正陽之外，就是冒牌貨，但冒牌貨身後卻鶯鶯燕燕，一群女修站在身後，足有九個。　　其中一對是最先展露大膽，那對性感妖艷到星際禍水級別的母女花，兩母女站在一起，真的足以艷蓋一方了，這兩母女還是黃種人膚色，而她們所散發的性感，無疑也更合適郭正陽和星河老祖等人的審美觀。　　除此之外，還有一對白色人種的雙胞胎，一對雙胞胎站在一起，不管是裝束還是容顏亦或者身高几乎都一模一樣，看不出絲毫差異，都是甜美清純的讓人眼暈的精緻俏臉，卻又搭配了火辣辣的細腰長腿、還有高聳的胸脯，論身材，是一眾女修里最撩人的，連那對以性感出位的母女花都有所不及。　　但偏偏如此性感惹火的嬌軀上，卻頂着兩張一模一樣的清純嬌顏，更被扭曲出了一種奇異的誘惑力。　　但這還不算完。　　另一側還有一對母女呢，母親就是類似二十七八歲的美少婦，氣質端莊聖潔的犹如出身豪門的貴婦，又帶着賢妻良母的婉約溫柔氣息，女兒則是乖巧可愛，這一對是淺綠膚色的美人，高挑的身子一樣有着驚人的風情誘惑。　　最後，最後是三個三胞胎，面容也都有八九成相似，差別只是身材、裝扮，一個是一米七五左右，走性感路線，一個是一米六，嬌小玲瓏中又透漏着一股別樣乖巧感，還一直帶着局促不安的羞澀，最後一個卻是略顯豐滿，秀美無雙。　　好吧，這就是冒牌貨在進入燎雲宗山門前，面對無數女修士的熱情，從無數絕色中挑出來的，按他說的容易有刺激感的女修。　　母女花，雙胞胎、三胞胎，還都是各有風情，湊在一起，的確容易讓人心生漣漪。　　大廳里除了烏空平和八枯小目之外，就是星河老祖和安青節都頻頻側目。　　當然，其他人最多看幾眼，也只會以為這是“郭正陽”自己好色，喜歡刺激，還精擅雙修之道，所以不管他怎麼做，他們都不會在意。　　但真正的郭正陽卻知道，冒牌貨詭異的挑出來這麼一批女修士帶在身邊，對外還大方承認把她們收入後宮……　　這傢伙肯定不是好色才這麼做的，肯定有其他原因。　　冒牌貨本尊一個女人，還不是同性戀，好毛色啊。　　所以真正的郭正陽，此刻在化身成妖獸盤踞在星河老祖肩頭后，也不斷打量那幾個美人，心情卻是古怪，一直在猜測冒牌貨為什麼這麼做。　　“不用猜了，這是本小姐送給你的大禮，怎麼樣？你知道本小姐是女的，所以剛才就算摟摟抱抱，對她們也不算輕浮，你家裡有道侶，如果不方便養大把妾室的話，本小姐幫你養啊，你什麼時候想，什麼時候都可以來我這裏取樂，我保證不偷看，你看我給你挑的這幾個，也算出眾了，剛才跟過來幾千美人，這九個是裏面最漂亮的啊，也都各有特色，不是更正你們人類男性的心意么？”　　就在郭正陽不斷猜測中，自他腦海里才突然響起一道意念，一下子，郭正陽才猛地一驚，愕然看向冒牌貨。　　他現在可是用萬妖譜化身成妖獸的，對方……　　“上次和你打了五個月，本小姐早在你身上留下秘術烙印了，這些秘術還和空間之力有關，不過我還真不知道，你的幻術竟然如此出眾，嘖嘖，連散仙都看不破，厲害啊，這肯定又和什麼寶貝有關吧？對了，我向你傳音就行了，你別說話，不然你傳來的傳音很難瞞過散仙的，本小姐不一樣，我向你的傳音也是經過空間之力加持，散仙也偷聽不到的。”冒牌貨卻嘿嘿笑着又傳來一句話。　　一句話，也很輕鬆的就讓郭正陽黑了臉。　　他竟然被對方下了秘術？怪不得。　　以前兩次，冒牌貨都能在他毫無察覺時闖入火府，所以郭正陽也早肯定了對方對於空間之力的造詣，真的很精湛，精湛到變態的程度，所以這次冒牌貨剛出現后，他都沒再把火府帶在身上，而是留在了某處山腰的虛空。　　怕就怕自己跟過來時，被對方發現火府的氣息，畢竟那是冒牌貨接連兩次闖進去過的隨身洞府。　　可他還是沒想到，雖然火府沒有暴露，對方卻早在他身上下了追蹤烙印，而他一直都不知道。　　“你看，本小姐不遺餘力替你揚名，這一次還都是好名聲，讓你在那麼多修士心目中樹立起了偉大形象，還幫你養一批小妾，省得你家那位吃醋，像我這麼夠朋友的，還去哪裡找？我這麼對你，你不對我好一點，難道不會過意不去么？”等冒牌貨再次傳音，郭正陽又聽得吐血。　　早知道這傢伙找出來幾個美人跟着，肯定懷有古怪的目的，但他還是沒想到會是這種目的。　　“嘖嘖，親母女啊，你看那水靈勁，還有一模一樣的雙胞胎，真的一模一樣啊，你把她倆放在一起玩的時候滋味肯定很特別，你再看那三胞胎，雖然外形差別不小，但臉卻是差不多的啊，等你膩煩了一模一樣的雙生兒，還有這種口味可以換，我多替你考慮啊。像我這麼好的朋友，還去哪找？不止幫你物色美人，還幫你養着，只要你不說，就沒人知道你來偷腥，星空下再沒這麼夠意思的好朋友了吧？”　　冒牌貨又一番話，似蠱惑似誘導，又像是在賣弄示好，真把郭正陽雷的要死。　　當然，在雷的要死時，大廳里另一番話卻又驀地吸引了郭正陽的注意力，畢竟剛才兩人的傳音，只是私下為之，大廳里其他人根本不知道，表面上，眾人還是在談着其他事的。　　而之前談的，就是說如何獵殺那八隻被冒牌貨帶入背面世界的母巢，這方面自然不可能是燎雲宗一家去殺，而燎雲宗也派了弟子去其他宗門請人了。　　畢竟當初冒牌貨冒死去搞母巢時，就是穿梭到背面世界，然後一劃拉一大片空間裂縫，直接把母巢吞進去，但母巢太大，那些裂縫一樣很大，不可避免的就也吞進去不少妖蟲，那些護衛在母巢附近的妖蟲，也不乏堪比長生境的。　　真要去殺，也得是集結大量武力前去。　　最初就是八枯小目開口，問了問那些妖蟲的大致形勢，冒牌貨一邊應付式的回答，一邊私下里傳音給郭正陽。　　現在卻是烏空平突然輕咳一聲，問了一句話，才讓大殿里一片死寂，就連郭正陽也忍不住投去了不少感興趣的視線。　　那句話就是，老夫隱約也聽過，在我烈火星域外還有一些地帶也是有生命居住的，但只是因為烈火星域附近有太多太遠的死寂星域，咱們根本跨不過去，才和外界沒聯繫，但小友卻可以輕易打破世界壁壘，自如穿梭，那豈不是可以去其他地方？比如其他也充滿了生命星球的星域？　　這句話，的確足夠吸引人了。　　安全區最大的問題就是，一旦被破，左右要麼是死寂星空，散仙在裏面都可能一直找不到可居住的星球，然後一直遊走着被困死。　　所以安全區一破，那裡面的修士幾乎都會死。　　但如果大家能有條路聯通其他星域，而且和這裏相隔極遠的話，豈不是就不用再怕妖蟲了？至少要是跨個幾十個烈火星域的地帶，裏面全是死寂星球，這裏的妖蟲想吞食過去，也要幾百上千年？　　如果有這樣一條路，那意義重大的簡直驚死人的。　　換了以前，其他人自然想做也做不到，可一個能輕易打通世界壁壘的修士，這還不容易么？　　所以自這句話后，八枯小目以及安青節等人都是呼吸越來越重，直直看着冒牌貨，緊張激動到身子發顫。　　“我還真去到過其他星空，哈哈，我去過一個叫毒輪星系的地方，在咱們烈火星域西下方，那裡距離這裏最近的地方，也和咱們烈火星域相隔了數萬死寂星域，而毒輪星系內，足有近千個像是烈火星域這麼大的生命星系，都是有大量生命星球的。”隨着眾人的注視，冒牌貨才哈哈一笑，很直白的開了口。　　再然後，大殿徹底沸騰了，這沸騰的是呼吸聲、顫抖聲，還有尖叫聲，粗重喘息和劇烈顫抖的是烏空平等人，尖叫的則是冒牌貨身後幾個絕色美人。　　但就在沸騰中，冒牌貨才苦笑着搖頭，“首先，毒輪星系是一族獨霸，那裡統治階層是毒輪族，毒輪族之外，其他種族修士皆是奴隸，咱們應該慶幸和那裡相隔了那麼多死寂星空，否則烈火星域早就被毒輪族攻陷，所有種族都成毒輪族的奴隸了，咱們一百多長生境和三個散仙，被那邊發現，連人家賽牙縫都不夠，其次，毒輪星系也淪陷了，比咱們烈火星域還淪陷的早，兩百多年前，咱們這裏還沒妖蟲呢，那邊就已經有八成地帶被吞成了虛無，徹底從星空除名了。”

# 第四百三十九章 這如何是好？

　　“什麼？”　　“不會吧……”　　……　　冒牌貨的苦笑，也再次讓殿內所有人一驚，甚至紛紛驚的臉色凄白，連散仙烏空平都忍不住一瞪眼，失態至極。　　沒辦法，對方所說太過驚人了，原本聽到冒牌貨去過一個足有近千像是烈火星域這麼大的生命星系時，沒人能不驚喜，那是近千倍於原烈火星域的生命星球，資源啊，如果能去，豈不是再不用像現在這般苦逼？　　可誰知道那個星系竟然是一族獨大，毒輪族？一個種族霸佔了像是近千烈火星域一樣大小的星空，其他種族皆是奴隸？他們應該慶幸以前的烈火星域沒和毒輪星系聯通，否則以烈火星域的實力給人家塞牙縫都不夠，只會被抓去奴隸奴役？　　但更驚人的是，如此強大的毒輪族，都在兩百年前已經被妖蟲攻陷了八成領土？　　這樣的消息真讓人驚得不能再驚，驚到頭皮發炸了。　　“毒輪星系也不算什麼，我還去過好幾個地方呢，你們知道的，我哪怕從你們燎雲宗大殿打開一條空間裂縫進入背面世界，出現的地方也可能已經是其他任何地帶的背面，只要能打破那裡的空間壁壘，出現的就可能是一個全新世界，所以我去過的像是毒輪星系此類的大星系，還有好幾個，但無一例外，幾乎全被妖蟲攻陷了，就是這附近幾百年裡的事，否則我早就跑了，哪還會留在安全區，因為比較起來，還是咱們烈火星域環境好啊，其他那些星系，很多地方都是一族獨大，人族往往是其他種族附庸，奴隸，我去了也沒意思，還不如在咱們這裏自在呢。”冒牌貨再次開口，很是帶着一些遺憾。　　一番話自是又聽的所有人眼皮直跳，所有人的表情臉色都變得詭異之極。　　不能不詭異，烈火星域四周全是死寂星空，想離開這裏探索到其他星空，就是散仙都沒辦法輕易做到，至少烏空平迄今為止，都還沒能離開烈火星域呢。　　可眼前一個合道期竟然說自己遊走了許多外域星空，聽口氣還輕鬆，這不得不說是一種諷刺。　　但沒辦法啊，誰讓這傢伙太得天獨厚了。　　感悟了空間意志，空間意志有多難感悟？靈武大陸那樣得天獨厚的寶地，感悟某種天地意志的修士就像是大街上的白菜，真人境里隨便跳出來幾百個感悟的都很容易，但也沒見有誰感悟空間意志的，這就更別提大陸以外的地方了。　　而冒牌貨卻感悟了，還天生精擅空間之力，來往正反世界犹如吃飯喝水，這就是足以讓所有人羡慕妒忌的抓狂的事了。　　還是那句話，從正面世界通過空間裂縫進入背面世界，就算你是從燎雲宗大殿內的空間裂縫進去的，但因為空間之力影響，你進去后出現的則可能是任何一個正面世界的背影，比如可能出現在地球背面，可能出現在迦藍星背面，可能出現在比圖星域等等等等，而更大的可能，則是出現在一片死寂星空，完全死寂的地方。　　因為正面世界的壁壘太可怕，長生境都很難打破，散仙做起來也不容易，所以就算烏空平這樣的仙家角色也不敢輕易嘗試，因為你嘗試一次，進去后再出來，耗費諾大力氣走一圈，卻有九成以上可能是出現在一片死寂星空，試一次這樣，試個八九次也基本都是這樣，每次嘗試都需要耗費諾大力氣，那誰敢輕易嘗試？？　　但冒牌貨做那些卻很輕鬆，輕鬆自如穿梭正反世界，就算連續失敗多次，對他損失也很小。　　這還真是長生境和散仙也能羡慕的眼紅的逆天能力啊。　　當然，冒牌貨最讓人羡慕的也不只是這種空間穿梭能力，其實只有這種空間穿梭能力，他也未必敢一直這麼嘗試，最最重要的是這傢伙不死不滅啊，有了不死不滅的能力，他才敢這麼肆無忌憚的亂跑着玩吧。　　否則，他敢個屁？　　你進入空間裂縫后的背面世界，再重新打通世界壁壘回到正面世界，出現的地方不止有九成以上可能是死寂星空，還有很多可能是出現的地方充滿了各種兇殺危機，太空中充斥着各種災難，這些災難可不只是有空間災難，還有其他很多很多種大災難的，就像是汪洋大海中的災難不只有大浪一樣。　　這諸多災難，一樣有不少是能要了長生境和散仙的命的，所以其他人更加不敢輕易嘗試，比如烏空平，要是讓他進入空間裂縫，耗費諾大心力好不容易重新打通世界壁壘，結果一下子出現在數百隻長生境妖蟲附近，或者出現在一些伴隨宇宙初生時存在的一些太空絕地，禁地，那跑都跑不及吧，但冒牌貨不怕，大不了死一次就是了。　　兩方面原因相加，才是他的遊歷見聞遠超烏空平的根本。　　但不管原因是什麼，聽到人家用帶着一絲緬懷外加小輕鬆的口吻說不止去過一個毒輪星系，還去過好幾個類似毒輪星系的外域星空，烏空平都難掩心中的妒忌。　　當然，妒忌之後又是心驚。　　好多地方都是一族獨大？人族只是附庸？奴隸種族？　　還有那些地方基本也對在幾百年來，像是毒輪星系，又或者眼前的烈火星域一樣被妖蟲攻陷了？　　“那些蟲子到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那麼多比咱們烈火星域還昌盛的星空都淪陷了？”　　“這豈不是說，眼前在我烈火星域肆虐的蟲潮，只是整個星空下的一小部分蟲災？這……這如何是好？”　　……　　神色詭異的維持了片刻凝滯，烏空平和八枯小目等人才又紛紛吸着冷氣，所有人都不知道該說什麼了。　　烈火星域的蟲災，已經吞進了原星域九成九以上的領土，只留給如今的修士們一隅之地，甚至這一次的蟲潮，若不是有冒牌貨幫手……恩，至少眾人是這麼認為的，若這一次沒有冒牌貨，恐怕安全區已經淪陷了，這樣的蟲潮，已經讓烏空平等人有些扛不住了，誰想到這竟然只是無邊星空下浩瀚災劫的一小撮？　　這豈不是說在遠離烈火星域以外的地方，還有更多更恐怖，可能比烈火星域蟲災更恐怖無數倍的狂猛蟲災？　　“沒人知道這些蟲子是從哪裡蹦出來的，不過現在說那些也沒太多用處，咱們只能儘力去阻擋，希望有生之年能在蟲災徹底席捲星空前飛升吧……若實在不行，有一天安全區淪陷了，那麼咱們也別無他法，只能帶着一些星球之心逃竄，等逃竄到一片死寂星空后，再用星球之心喚醒幾顆星球，用以偷生，走之前多用隨身洞府帶一些修士，也算勉強保留些人族血脈，而到那時候，諸位也可以放心，我可以做去嘗試，盡量尋找到一片遠離蟲災的死寂星空，最後哪怕只能殘居幾個星球之間，也總比死了要強。”冒牌貨也一嘆，很無奈，很困惑的樣子，似乎悲天憫人的大德之士。　　而這種悲天憫人的姿態，同樣讓八枯小目和安青節等人肅然起敬，就是冒牌貨後方的幾個美艷女修一樣神色凝重，看向前方身影已經多出了濃濃的敬佩和仰慕。　　可不是，聽了這麼多，實在沒人能再對蟲潮有信心了。　　連那麼多原本百千倍於原烈火星域的大勢力盤踞的星空，都徹底被蟲潮攻陷，他們怎麼可能一直扛得下去？　　說不定真有一天，安全區會被攻陷，到時候大家只能逃。　　帶幾顆星球之心，然後再讓大能用隨身洞府帶一批人，往無邊死寂星空逃，逃得夠遠了，用星球之心喚醒幾顆死寂星球新生，苟延殘喘。　　而這種逃亡估計還真要冒牌貨幫大忙的，如果是散仙，不敢從背面世界穿梭，只靠自己速度在正面世界直線逃逸，逃得再遠，時間再長，估計也就是幾十年功夫又會被妖蟲擴展過去，也只有冒牌貨這妖孽能力，才能盡量給人找到安全之地吧。　　想清楚這些后，再聽聽這些話，此刻還真是很少有人不被冒牌貨的大義凜然所感動，也很少有人能不重視他許出來的承諾。　　當然，也真有人沒被感動，那就是化身妖獸的郭正陽，此刻郭正陽所化妖獸，只是不斷對冒牌貨翻着白眼。　　因為這裏很少有人知道，眼前這個傢伙並不一定是人族，而且冒牌貨的會大義凜然？悲天憫人？從他以前所作所為來看，那根本是扯淡。　　“其實我還知道一個地方沒被妖蟲侵佔的，你知道么？咱們烈火星域是在混亂星系，而且只是混亂星系邊緣，在星系中央，還有上百個生命星域存在呢，雖然那裡生命星域比烈火星域小，但至今還沒開始鬧蟲災，那裡還是很安全的，至少以這裏的蟲巢吞食速度，沒有百年時間很難蔓延過去，你想去不？你想去的話？我就帶你去，本小姐夠意思吧？”　　就在郭正陽翻着白眼時，一道傳音才突然在他腦海中泛起，正是冒牌貨。　　郭正陽雖然被這傳音搞得愣了一些，但很快就不在意了，可不是，他雖然也驚訝了一下，但在知道這傢伙還去過好幾個大生命星系時，現在得知對方也去過混亂星系中央一帶，也就不那麼驚訝了。　　他也終於明白，這傢伙為什麼一身寶貝了，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靈物就有兩位數，而整個原烈火星系才只有二十來件，但烈火星域卻有幾十個燎雲宗這樣的超級勢力，上百長生境，平均下來，一個大宗門都分不到一件，冒牌貨自己都有兩位數，這是何等大富大貴？　　但想到他跑了那麼多地方，還有不死不滅的能力，而且劫掠成性，見了好東西就搶，這也就不意外了。

# 第四百四十章 這個無所謂

　　“不錯，這三隻陰墟母獸，竟然沒有被那個未知生命帶走，嘿，看來上次他打傷我付出的代價也很不小啊，不管那個傢伙在哪裡，都可以從冥冥中的感應里給母巢下令，我在昏迷后的幾天時間里都毫無作為，那時候對方只要下個意念出來，恐怕就能讓這三個陰墟母獸回去，只是它們竟然還都在這裏，嘖嘖……難道在我受傷的時候，那傢伙自己也昏過去了？”　　又是半天後，伴隨着一聲輕笑，安全區外一片茫茫星空下，郭正陽感受着距離自己越來越近的三隻陰墟母獸，眼中也閃過一絲難掩的驚喜。　　半天前，冒牌貨拜訪燎雲宗，說是要請一群大能出手，和她一起去背面世界獵殺被送進去的母巢，雖然那傢伙所懷的真實目的可能是為了郭正陽來的，但明面上，她也就是傳音和郭正陽聊了幾句，聊了一些外域形勢后，燎雲宗派出去邀請其他長老會長老的弟子們也紛紛回歸，陪同的自然是其他長生境強者。　　人多了起來，而且那群人也正式開始商討起了去背面世界獵殺母巢的事，郭正陽也就和星河老祖退了下來。　　退出來后，郭正陽自己抽了個空就離開了燎雲宗，甚至離開了安全區，因為在他感應中，自己在和那未知生命意志交鋒暈過去之前，被他控制住並下令遠離安全區的三隻陰墟母獸，似乎並沒有離得太遠。　　不只沒有離得太遠，那些陰墟母獸還都是一動不動，沒有讓身邊妖蟲吞食左右星空。　　這一點很明顯，被他控制的妖蟲腦海中自有感應，雖然這感應並不清晰，但也一直維持着聯繫，他能感應出那些陰墟母獸孕育的妖蟲並沒有向本體不斷回輸能量，這就是精緻狀態下的陰墟母獸。　　而任何一隻陰墟母獸，若不是被郭正陽命令着別吞食左右，正常狀態都是一直派着無窮無盡的妖蟲吞食左右一切的。　　所以郭正陽才斷定，那三隻陰墟母獸此刻並沒有那未知生命控制。　　正因為這樣他才趕了出來，否則他也不會離開安全區。　　畢竟這是三隻陰墟母獸啊。　　既然被自己控制住了，他不可能會輕易放棄的。　　走出安全區向外飛遁一千光里，郭正陽就停了下來，然後命令三隻陰墟母獸趕過來，他則是在這裏等。　　郭正陽也想過，被冒牌貨送進背面世界的八隻陰墟母獸，如果他開口討要，未必不能再多要來幾隻，但仔細想想后郭正陽還是放棄了，那八隻就贈送給安全區那幫大佬們，讓他們斬殺煉製投入防護網吧。　　之前一戰，安全區真算損失慘重，原本人族幾萬合道期修士死了一萬多，化神期也死了幾十萬，損失兩成左右的實力，其他種族的死傷也差不多。這是讓安全區元氣大傷的一戰，而侵佔這片星空的陰墟母獸乃至其背後的未知生命，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卷土重來，郭正陽現在也沒辦法徹底解決那個傢伙，所以讓那八隻陰墟母獸被煉製之後投入防護網，讓安全區的防護力量變強一些，也不是壞事。　　畢竟對郭正陽自己而言，自己手裡是有五隻陰墟母獸或者13隻陰墟母獸，其實差別並不是很大。　　碰上和修士廝殺，他的底氣本就充足的嚇人，如今儲物戒指里就有上千合道期妖蟲，若再收復了正聽命令趕來的三隻陰墟母獸，加上那些妖蟲，他對上長生境都穩操勝券。　　所以有沒有那八隻差別不大。　　而若不是和修士廝殺衝突，和妖蟲作戰，你手裡有幾隻陰墟母獸差別更不大了……若是在和陰墟母獸背後的未知生命作戰，恐怕兩人之間唯一能決定勝負，還是意志強弱！　　“看來，我的天地意志之力還需要加深，只是大成期的劍意，上一次差點就被那傢伙徹底碾碎，最後我更是重傷昏迷，說明那傢伙的意志力比我要強。難道要抽空回靈武大陸一次，再花些時間把劍意感悟到圓滿？”　　等待中，郭正陽也很快思索起了意志感悟，經過上一次交鋒，他的確發現了要想對付那未知生命，意志力至關重要。　　如果上一次他的劍意並不只是大成，而是已經圓滿，恐怕上次的交鋒和衝突，就不是兩敗俱傷，而是大勝了。　　大成和圓滿看似只差一線，其實卻是天差地別的。　　不誇張的說，郭正陽把劍意從無到有的領悟到皮毛，只花了幾個月，然後又是半年多感悟到小成之前，最後花費幾個月突破到小成，再繼續領悟，前前後后，兩年多才感悟到大成劍意。　　但想從大成劍意突破到圓滿，所需要耗費的心力和艱難，絕對比前面加起來更難，沒有個四五年，根本不可能有所建樹。　　這也是為什麼靈武大陸感悟某種天地意志的修士多如牛毛，甚至把意志力參悟到大成的也是大把抓，但真正參悟到圓滿的卻屈指可數，那些人可是天天守着意志海的，像是靈武大陸禁地長老會內，眾多化神期修士在長老會一呆幾百年，但整個長老會都沒幾個能感悟出某種圓滿意志。　　正是因為難，需要花費大量時間和精力，這些時間和精力還是指的正常空間，所以在有了靈時府後，郭正陽才沒有急着把劍意參悟到圓滿，因為外界用去四五年，府內就是四五百年，有那時間，他能做的事太多了……　　也正是因為難，某個冒牌貨才會在發現什麼后，會對他態度大變吧。　　這些事郭正陽以前不着急，可現在還真有些急了。　　如果下次那個未知生命再帶着蟲潮來犯，他還是眼前的劍意領悟程度，該怎麼辦？難道再拼着兩敗俱傷才能急退對方？　　“可惜啊，要是能把一片意志海搬進靈時府就好了，就不怕浪費時間了，但是那種天地初開時誕生的奇妙寶地，根本無法移動。”　　已經想儘快繼續提升劍意感悟，有些事卻根本急不來，只能一步步去做，郭正陽自然也很無奈，其實在靈時府剛建成不久，他就想過看能不能把一座意志海搬進去，也方便大家參悟，但多次嘗試之後，根本沒有一點成果，他才不得不放棄。　　要不然以前那些年，他和劉夏以及一幫師兄參悟劍意，也不會全只是在外面了，那些意志海的玄妙，絕對秒到了巔峰，都是天地初開時就誕生的奇異寶地，珍稀程度或許比不上先天靈寶，但也自有一些奇特限制，那裡的限制就是那些意志潮流只能在當地存留，無法移動，一移動就會潰散在茫茫虛空。　　郭正陽不清楚這是什麼原因導致的，但他知道結果。或許也正是這些限制，才會導致火府內沒有意志海存在吧，畢竟那是火府主人最先發現的寶地，對方發現迦藍星時，迦藍星上的意志海足有數百處，如果能移動，恐怕火府主人說什麼也會往火府內遷移一處的。　　但事實就是，火府主人也最多在火府內留了一座通往迦藍星的傳送陣罷了。　　各種思緒紛沓而至，等待的時間也不知不覺流失了過去，就這麼等了半天，郭正陽才突然一喜，快速向前方遁去。　　再然後，等看到三隻陰墟母獸率領着一批妖蟲大軍出現在視線盡頭，郭正陽的驚喜，也泛濫到了極點。　　這種驚喜不只是因為三隻陰墟母獸的歸來，更因為在接觸之後，他發現這三隻陰墟母獸，竟然有兩隻都是可以孕育長生境妖蟲的完全成熟體。　　能孕育長生境妖蟲啊！！　　雖然經過之前一次守衛戰，這些母獸麾下的妖蟲損失也不小，導致這一次三隻母獸帶回來的長生境妖蟲也只有幾十隻……準確的點算之後，發現能孕育長生境妖蟲的是三號和五號陰墟母獸，至於四號只能孕育合道巔峰妖蟲，而此刻被三號五號陰墟母獸帶回來的長生境初期巔峰妖蟲也只有四十二隻。　　但在把幾隻陰墟母獸和四十二隻長生境初期巔峰的妖蟲收入儲物戒指時，郭正陽還是喜得放聲大笑。　　……　　“兄弟，我來了。”又是半天後，等郭正陽帶着妖蟲和陰墟母獸返回燎雲宗，只是剛剛回到星河老祖所在座峰不久，一道身影就驀地出現在了火府內，這一次出現后，對方不是偷襲，而是大大方方出現在郭正陽身前，很熱情的沖郭正陽打招呼。　　郭正陽嘴皮一抽，盯着還是化身成他樣子的冒牌貨默默無言。　　“那個，你看，我幫了你這麼大忙，身為兄弟，你不回報我一下，不會不好意思么？”看郭正陽並不熱情的回應，冒牌貨倒是嘿嘿一笑，擠眉弄眼。　　“你不是帶他們去背面世界獵殺母巢了么？”實在有些受不了這貨的猥瑣，郭正陽才忍不住翻了個白眼，“還有，你能不能換個樣子出現？”　　被人明大明偽裝成他的樣子，還和你嬉皮笑臉的，郭正陽真的有些受不了。　　“額，這個無所謂。”冒牌貨先是一愣，才也又白了郭正陽一眼，那一眼似乎是再說你這傢伙未免太沒意思了，竟然在意這種小事。　　再然後，冒牌貨容顏五官就像是水一樣融化，重新組合……　　“噗～”　　等新的形象出現時，郭正陽當場就吐血了。　　因為這貨竟然幻化成了清始小焉的模樣，一副聖潔端莊的女神姿態，但此刻對方幻化后的女神，竟然是肚皮高聳，一個孕婦級的清始小焉。　　“冤家，你說我用這樣子出去在燎雲宗走一圈怎麼樣？”化身成大肚子清始小焉，冒牌貨才略帶一絲羞澀，卻又媚態橫生的瞟了一眼過來。　　郭正陽當場被刺激的起了一身雞皮疙瘩。

# 第四百四十一章 有話好好說

　　不止起了雞皮疙瘩，面對這大肚婆形象的燎雲宗的女神，在媚態橫生的給他拋媚眼，雖然那種姿態自有一番驚人的風情，可郭正陽還是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這種毛骨悚然，是對冒牌貨的偽裝幻化之力的忌憚。　　這個無恥無底線的傢伙，要想黑誰，真是能把人黑出屎啊，她要真化裝成大肚皮的清始小焉在燎雲宗走一圈，估計那位女神樂子真大了，因為此刻的大肚婆形象，不止生命氣息和清始小焉一模一樣，就連那肚子里，似乎也真有一個小生命氣息，根本辨不出一點作假的痕迹，可想而知，她走出走一圈，外界會流傳什麼信息，無非就是燎雲宗那位女神被人劫走幾個月，不止被搞到了長生境，還搞出了大肚子啊……　　到時候就算清始小焉有一萬張嘴，恐怕也講不清楚了。　　這種手段，冒牌貨可以用來陰清始小焉，但一樣可以去陰其他任何人。　　當然了，像是這種低級的惡趣味，也虧她能搞得出來。　　沒有說話，郭正陽只是黑着臉看去，但冒牌貨卻像是自得其樂一樣，還翩翩起舞了一圈，在郭正陽面前繞了個優美舞步后，才掩着嘴咯咯輕笑。　　郭正陽還是不說話。　　冒牌貨這才無語的翻了個白眼，“你真沒趣。”　　翻着白眼中，她的外形也再次幻化，不過這一次卻是幻化成了郭正陽第一次見到的那位無息老怪，一身青袍的中年男子形象。　　“不逗你了，你太沒意思了，咱們轉回正題行了吧，還是那句話，我幫了你這麼多忙，還救了你們整個安全區所有修士的命，若沒有我，你們之前就被徹底蟲潮吞乾淨了，你難道不回報我點什麼？”化成無息老怪的樣子后，冒牌貨姿態不再跳脫，而是很直白很認真的看向郭正陽。　　好吧，郭正陽這才明白，看來不止外界無數人把這次安全區脫困的原因認在了冒牌貨身上，就連他自己也覺得是他的原因，才擊退了蟲潮。　　“你要知道，我是可以自由穿梭正反世界的，就算安全區被夷為平地，我也可以提前趕去混亂星系中央一帶，哪怕以後混亂星系徹底被吞噬，也和我關係不大，我還可以去更遠的地方，我會出手，可全是為了幫你哦。”看郭正陽還是不動聲色，冒牌貨才再次認真的點了點什麼。　　那一副我對你施了大恩，幫了你大忙，你趕快報答我吧的心思，簡直擺的再清楚不過。　　郭正陽笑了，但還是沒回應。　　冒牌貨這才勃然大怒，“你還想怎麼樣啊？”　　郭正陽輕笑一聲，完全沒在意。　　冒牌貨又是怒，但怒了片刻才又悻悻一嘆，“你說吧，你到底怎麼樣才願意幫我感悟到圓滿級的空間意志？我現在對你手裡的先天靈寶興趣也不大了，只是想知道你們那麼多人，到底都是怎麼感悟天地意志的，竟然還有人不止感悟一種天地意志，你們肯定有什麼訣竅。”　　“想要我說也可以，但你呢？你得先告訴我，你怎麼感悟空間意志的。”空間意志的妙用，已經不用再多言了，郭正陽也早對空間意志有垂涎，在靈武大陸時他就和劉夏嘗試過想感悟空間意志，只可惜嘗試了一些時間后，覺得感悟那個需要的時間和精力太漫長，才放棄。　　現在發現一個能把空間意志感悟到大成期的傢伙，他真的很感興趣。　　冒牌貨一愣，古怪的看了郭正陽幾眼，才笑道，“你也想感悟空間意志？這麼貪心？”　　“你這沒一點節操下限的傢伙，我若是幫你感悟了圓滿級空間意志，你肯定剛感悟之後，就馬上轉身來搶我的先天靈寶，到時候我可不覺得還能擋得住。”郭正陽也很平靜的開口，更是在話語間毫不猶豫的點明了對方的無恥。　　“好吧，我天生精擅空間之力，這和種族神通有關，還有我吞噬了大量蘊含空間玄妙的極品靈晶，總之就是有一天在運轉空間之力時，莫名其妙有了感觸，閉關參悟了一陣子，就感悟了，後來就是磕磕絆絆用了一千多年，才把空間意志參悟到大成。”冒牌貨倒是隨着郭正陽點明，臉上露出一絲憤憤之資，不過很快又悻悻的開口。　　而她說的話，其實也沒什麼出奇的，莫名其妙就參悟了，從略有一絲新的領悟，到真正領悟大成空間意志，更用了一千多年……這是迦藍星外修士的正常情況，完全是靠悟性和機緣，概率低的嚇死人。　　“你是什麼種族？”郭正陽皺着眉思索了下，才看向冒牌貨。　　“多寶獸。”冒牌貨翻着白眼一晃身子，無息老怪就變成了一隻通體乳白色毛髮，漂亮的不像話的異獸，更是在虛空中上下亂跳，對着郭正陽吱吱吱表達着不滿。　　郭正陽啞然……　　他雖然早知道無息老怪可以千變萬化，她的本尊都並不一定是人族，但也沒想到對方的本尊會是一隻多寶獸。　　多寶獸，烈火星域一種奇獸，種族數量稀少的令人髮指，同一時期的族群數量不超過兩手之數，但天生就能媲美道君，少年期就能穩穩晉陞到合道期修為，恩，少女期也是一樣的。　　而多寶獸數量雖然極為稀少，但天生精擅各種空間術法，而且壽元極長極長。　　以地球算法，人族合道期1600年壽元，這種算法換成烈火星域紀年的話，更只有1100年左右。　　但多寶獸若是不遭遇橫禍，輕鬆就能擁有六七千年壽元，甚至最漫長的，一隻能擁有上萬年壽元，這個還是指的烈火星域的紀年。　　3000烈火星域年歲以上的多寶獸，才算是成年期多寶獸。　　“你問什麼，我就答什麼，看我誠意多充足，你還有什麼不滿足的？”在郭正陽看着身前古怪的出神時，冒牌貨才又搖身一變，變成無息老怪的樣子，再次誠懇的開口。　　“……”　　郭正陽再次翻了個白眼，才笑道，“要我幫你也行，我只有一個條件。”　　“你說？”多寶獸頓時興奮的摩拳擦掌。　　“你立下天道誓言，在你參悟空間意志時，也要盡全力幫我參悟空間意志，而且從此以後，咱們之間互不侵犯。”　　郭正陽知道這傢伙的小心眼和姦詐簡直無法形容，自然不可能輕易答應，只有天道誓言這種約束力比較大的誓言，才敢讓他放心去幫對方。　　意志海內的空間意志潮流，太過玄妙，每次他們去追逐時，眼看要追到了，就會自動遁走，那是空間之力的作用，他和劉夏根本追不上，攔截不住，這才是他們無法感悟空間意志的本因，但若是有一隻精通空間術法，還感悟了大成空間意志的人幫忙的話，那估計就輕鬆了，估計他們真有可能也感悟空間意志的。　　所以，如果眼前的傢伙願意立下天道誓言，那就算對方奸詐，郭正陽也能放心了。　　而仔細想想的，與這樣一個不死不滅的傢伙一直敵對下去，真讓人有些頭大，還不如互惠互利。　　想一想，如果他和劉夏等人真能在對方幫助感悟空間意志，那好處……　　“不行！”郭正陽還在考慮各種好處，多寶獸卻炸毛了，當場從原地跳了起來，一臉悲憤的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直接翻了個白眼，看看，他就知道。　　對方至今還惦記着他身上的先天靈寶的。　　不過在隨後郭正陽也沒大聲辯解，只是笑着看向多寶獸，擺明了你不答應就算了，大不了一拍兩散，大家繼續各憑手段博弈就是了。　　多寶獸頓時又氣的吹鬍子瞪眼，背着手在郭正陽面前走來走去，走了好一陣子，她才突然頓住腳不，雙眼咕嚕嚕亂轉，“要不，我立下天道誓言，你若是幫我感悟了圓滿級天地意志，我再出手幫安全區擋下三次蟲潮？而以後真擋不住的話，我也幫你們撤退，說到做到。剛才那些我可都是騙他們的，如果安全區真被攻破，我可不會白幫他們，那只是為了幫你在那些老怪物心目中樹立足夠的分量，我才那麼說的，那些事，你是做不到的。”　　郭正陽理都懶得理她，只是瞥了多寶獸一眼后，才驀地一翻手，手心裏也多出了幾顆丹藥。　　這幾顆丹藥多寶獸絕對是見過的。　　等她這一次看到后，也馬上臉色大變。　　就是這些丹藥，上一次郭正陽捏碎了丟入左右空氣里時，很快就有恐怖的力量在左右爆發，然後把她的分身滅殺。　　“你竟然我威脅我？信不信……”臉色大變中，多寶獸才怒哄着臉大罵。　　而郭正陽則是捏碎了丹藥，讓藥粉沒入虛空。　　“小賊，你……你……我不信你還敢，你要是敢，我現在就出去再把你的名聲……哎，你這人怎麼這樣，有話好好說？”多寶獸又一次色厲內荏的怒斥中，左右虛空的金火之力已經快速沸騰，一股股驚粟的火花也出現在了虛空。　　這的確是一朵朵純粹由火元素組成的花朵，出現在虛空中帶着讓人心顫的力量飄向多寶獸。　　也直接讓怒斥着的她臉色發白，發苦。

# 第四百四十二章 誰可憐下我？！

　　“希望你說的都是真的，本尊這次虧大了，從此以後，再無法貪圖你手中的先天靈寶了，哎，虧大了，先天靈寶啊……”　　“天道誓言加身，一旦違背的話，就會有重重無形壓制，吸納靈氣修鍊被排斥，瓶頸枷鎖加重，一旦受傷，各種恢復手段都會失去大半效果，總之只要本小姐還想繼續混下去，就絕不敢輕易違背，該死，這還是我這輩子第一次立下天道誓言呢，你真沒騙我？我這輩子，除了在閔老頭那裡吃了大虧之外，就是在你這裏吃虧最大了，你殺了我五次，我以後都不能報仇了啊，誰可憐下我？！”　　“我騙你做什麼？我也立了天道誓言呢，而且等下就快到了，到了以後你就看到了。”　　“哈，那就好，那就好，意志海，天地意志極為活躍，裏面充斥各種活躍性的天地意志潮流，可以讓人快速領悟，這是好東西啊，真有那種奇妙寶地，我說不定真有很大希望把空間意志參悟到圓滿，一旦空間意志圓滿，我就有八成希望能突破長生境，哎，我們種族枷鎖太大了，雖然天生強大，但族群數量稀少，而且想從合道期突破到長生境，難度不是一般的恐怖，也只有參悟到圓滿級空間意志，在那一剎那，種族天賦和意志之力融合，才能讓我有極大希望突破。”　　“罷了，罷了，只要有希望突破到長生境，加上本小姐不死不滅的能力，大不了再去搶別人的先天靈寶就是了。”　　……　　半個多月後，燎雲宗某座大殿內，附着在星河老祖身上的火府內，當郭正陽擺弄着陣法時，在他一側的多寶獸卻是喋喋不休，真��嗦的不像話。　　面對這些��嗦，郭正陽卻是一臉哭笑不得。　　無語的搖搖頭，郭正陽在擺弄好陣法后，才笑着道，“可以了，咱們這就走吧。”　　“迦藍星？那個有意志海的地方？可以了？”隨着郭正陽的話，喋喋不休的多寶獸才馬上一喜，搓着手看來。　　郭正陽再次點頭，隨後就操控火府內的禁制之力，帶着多寶獸到了通往迦藍星禁的傳送陣所在地，而在他們抵達后，劉夏的身影也出現在了當地，不用說，這是郭正陽要和劉夏一起前往迦藍星。　　半個多月過去，的確發生了很多事。　　比如多寶獸在半個多月前，想從郭正陽這裏套話，郭正陽開出雙方立下天道誓言的條件，多寶獸不答應，郭正陽毫不猶豫殺了她一次。　　然後這位又跑來一個分身鬧事，又被郭正陽殺了一次。　　無奈之下，多寶獸也不敢再來了，而是操控分身帶着烏空平等人前往背面世界獵殺那幾隻母巢。　　以前她送進背面世界八個母巢，在集結了一批散仙和長生境大能后，也足足用了13天，那八隻母巢才被全部幹掉，跟着大能們去提取母巢內的特殊物質填充安全區的防護網，多寶獸則是明面上接受無數修士敬仰，暫住在了燎雲宗，背面里卻又潛入火府，也是那一次，雙方協商是否要立天道誓言。　　郭正陽在和對方協商中點明了意志海的玄妙，在裏面只要你有實力，不止可以把一種天地意志參悟到大成，還可以繼續參悟其他的，只要你有實力，有悟性，有時間，別說空間意志了，就是時間意志都未必不能參悟。　　點明之後，多寶獸有些不信。　　郭正陽則立了一個天道誓言證明那些事情的真實性。　　再然後，多寶獸還是不願立下和郭正陽互不侵犯的天道誓言，扭捏着開出了無數其他條件，郭正陽不耐煩，再次殺了她。　　前前後后殺了對方五次，多寶獸徹底老實了，不管願不願意，在得知有意志海那種寶地后，她實在忍不住。最終只能心不甘情不願的立下了天道誓言。誓言內容就是以後和郭正陽互不侵犯，而且在她感悟空間意志時，也要盡全力幫郭正陽和劉夏參悟，同時還有它不能在迦藍星亂來，去了之後一切要聽郭正陽的。　　天道誓言一出，約束力還是很大很大的，就算你違背了之後不會立刻被天道誅殺，但那重重無形的壓制和封鎖，卻足以讓任何一個修士不敢輕易違背。　　所以郭正陽才敢放心帶她去迦藍星。　　片刻后，隨着傳送陣光華閃爍，一行人才驀地出現在了另一座傳送陣內，這裏也正是和火府聯通，位於大陸東部天禾國南荒外的那處荒山。　　走出傳送陣，郭正陽才教會多寶獸出陣發決，閃身到了山外。　　而後就在前方帶路，趕向禁地長老會。　　他以前也在長老會雪衣山留下的有傳送陣，但那個傳送陣不足以支撐從烈火星域到迦藍星的傳送，而這次過來，郭正陽也並沒有把火府呆在身上，而是留在了星河老祖身邊，以防妖蟲再次侵犯安全區的話他沒辦法知道，所以出了這裏后，想趕去長老會，還是直接遁行更方便。　　快速帶着多寶獸和劉夏飛遁，郭正陽輕鬆維持着四五倍光速，在飛遁中更感應着下方迦藍星的風光。　　等他心下剛剛升起一絲感慨，一側化身成無息老怪的多寶獸就馬上哭喪着臉，跳腳大罵，“天啊，不會吧，這裏竟然連一個合道期都沒有？這麼弱的星空……噗～好多人感悟了天地意志，這是，嘶……天殺的，他們這也太佔便宜了。”　　一個修士有沒有感悟天地意志，在你含而不露時，一般修士還未必能感覺出來，但多寶獸參悟了大成空間意志，的確可以輕鬆感應出來。　　這一感應，樂子大了。　　她的確沒想到隨便感應一下，至少從天禾國內就找出了幾百個感悟某種天地意志的修士，而那些修士，最強不過道君，更多還只是真人……　　郭正陽笑笑，並沒理會她的言語，只是繼續飛遁。　　四五倍光速下，郭正陽只是花費了片刻時間，就抵達了中央大陸，等長老會遙遙在望時，身側的多寶獸直接噴出一口熱血，渾身都在虛空中亂顫。　　這是被刺激的了！　　距離禁地長老會越近，他所能接觸的感悟天地意志的修士就越多啊，看到這裏感悟某種天地意志的修士簡直比大街上的白菜還多，隨便一個感應下去，輕鬆能找出幾十上百個，多感應幾下，幾千幾萬個感悟天地意志的修士都能找得出來。　　哪怕是縱橫星空的某個賤人，也活活被刺激的吐血了。　　“你要記得，你可是立下天道誓言的，在這迦藍星上一切都得聽我的，當然，我也會最快帶你去感悟。”　　見這賤人都驚吐血了，郭正陽才不得不點明了一句。　　“快去快去，別在這磨蹭了，你速度太慢了。”多寶獸也一翻白眼，滿臉糾結的開口。　　郭正陽點點頭，才快速遁入了禁地範圍。　　此刻的禁地，倒是一片平靜。　　上次郭正陽離開時，雖然發生在這裏的大戰並沒有結束，比如對抗的雙方也沒有說誰滅了誰，主要是丹宗、位越那幫化神期修士到處躲藏，禁地器宗等強者根本找不到人，但就算敵對的形勢還在，禁地和器宗也已經佔據了絕對優勢，畢竟他們都從郭正陽手裡獲得了太多遠超大陸幾個時代的陣法煉器知識。　　靠着那各種划時代的恐怖器物，禁地器宗等是死死吃住了對手，不怕對方來搗亂，只怕對方不出現而已，所以此刻的形勢，的確很平穩。　　在郭正陽帶着劉夏和多寶獸穿越禁地外圍陣群，趕往雪衣山方向時，也很快有一道道熟悉的身影出現。　　禁地之主黑荒步，幾個副宗主，還有器宗那位器道成，等等等等。　　熟人相見，免不得一下寒暄，郭正陽才剛和這群人拱了下手，說笑兩聲，多寶獸就一臉苦大仇深的催促快去意志海，讓黑荒步等人愕然不已，全都拿着古怪的眼神打量了過來。　　“黑荒宗、器大宗，我這次來就是帶一個朋友來意志海參悟。”郭正陽這才也無奈開口。　　“郭長老隨意，隨意就行。”　　“一群化神期的小傢伙，和他們��嗦什麼，快走，你要急死我啊，我還等着突破長生境呢……等我空間意志圓滿，就是突破之時，趕快讓他們滾蛋。”多寶獸急的抓耳撓腮，她已經感應到了意志海的存在，畢竟她是合道期巔峰，一個感應下去，差不多能籠罩大半個迦藍星，隨便感應一下，就能感覺出大片大片意志海，那裡面的各種氣息，絕對是饞的她魂不守舍。　　“……”　　黑荒步等人則隨着多寶獸的話，瞬間石化。　　一群化神期小傢伙？我還等着突破長生境，參悟圓滿空間意志？這……這信息都是什麼意思？可不是，靈武大陸，劃分修為可是靈徒、靈師、靈宗、靈尊的，所以他們一時間還不懂化神、長生境等是什麼意思呢，但聽着對方直說他們一群老祖是小傢伙，對方還要等着參悟圓滿級別的空間意志！這也很嚇人了。　　“去那個，去那裡，那裡的空間意志氣息是最濃烈的。”多寶獸卻壓根沒心思理會黑荒步等人，只是抓着郭正陽的手臂指向前方某個方位。　　這一次，就是郭正陽也愕然了。　　因為多寶獸指向的方位正是長老會內，六品意志海所在地，以前郭正陽和劉夏也花了一些時間探索過長老會所有意志海。　　這裏的眾多意志海，九品意志海兩波空間意志潮流，八品一波、七品三波，五品一波，只有六品意志海內，有十多股空間意志潮流。　　他也沒想到自己還沒說，多寶獸就直接感應了出來！

# 第四百四十三章 朋友，我還是看你順眼

　　“原來郭長老真是從外星空而來，我就知道，如果不是天外來客，怎麼會在陣法、丹道、煉器各方面造詣，都遠遠甩開了我大陸好多個時代。”　　“沒想到啊沒想到，沒想到郭長老現在就有合道期修為了，我記得咱們第一次知道他時，她還只是靈師，唔，真人級修為。”　　“聚靈期、真人、道君、化神期、合道、長生、散仙。既然外界大星空範圍下，都是以這樣的階段來劃分我等修士，咱們以後是不是也要改一改了？咱們靈武大陸也不能太獨特了。”　　“稱呼方面只是小事，關鍵是聽郭長老說，外界的星空那麼可怕，那個烈火星域，化神期修士足有幾十上百萬之多，……這，如果他們覬覦咱們大陸，我們拿什麼抵抗？”　　“是啊，那麼多化神期，還有那麼多合道期，甚至長生境都有一百多個，隨便來一個合道期，都能輕鬆掃平咱們整個大陸啊。”　　……　　郭正陽帶着劉夏和多寶獸抵達長老會禁地，已經過去了一天。　　一天後，長老會黑荒步所居的宗主座峰下某座大殿，黑壓壓坐滿了一片人，這裏面的修士，郭正陽基本也都認識，黑荒步、應無痕等禁地一幫長老，器道成、新計寒、海蠻等器宗修士，亦或者陽紀雲等殤陽、大易帝國等修士，此刻還在禁地長老會內的幾十名化神期修士全都集齊了。　　這麼一群人集在一起后，各個都是一臉的古怪神情，偶爾談到什麼，又會是一番長長的驚嘆，亦或者駭然與沉默。　　郭正陽來了之後，因為某個多寶獸不耐煩客套之類的言語，所以在第一時間，郭正陽就讓劉夏帶着多寶獸去了那個空間意志潮流最多的六品意志海，再跟着，他自己則留下來和黑荒步等人客套了起來。　　而這一次郭正陽也沒有再繼續隱瞞什麼，很清楚的表明了自己是天外來客的身份，更是籠統的把烈火星域的事介紹了一些，也是這番講述，震傻了一眾迦藍星本土修士。　　他們這裏，修真紀元剛起步而已，智慧生命出現才不過兩千年左右，眼前這批修士就已經是最強的本土武力，初聽到烈火星域那麼廣博的星空，自然是震驚的不能再震驚了。　　各種信息足足讓他們都用了一天左右的時間，才勉強消化了一些。　　消化之後，見到郭正陽也去了意志海參悟，一群人才又聚在一起討論。　　有的人是拍手長嘆，郭正陽果然是天外來客，他們沒猜錯，恩，以前的黑荒步和器道成等都對此有所猜測，只是沒能肯定。　　但也有人驚嘆於烈火星域的恐怖，那裡的化神期修士都是以萬為單位計算啊，化神期以上，還有那麼多恐怖的大修士，而整個大陸只有幾百化神期，和人家一比，真是螞蟻和大象間的區別，萬一那邊的修士有誰想來侵佔大陸，這如何是好？　　一句話難為住了所有人，沉默許久后黑荒步才哈哈一笑，“咱們所有人都應該慶幸，第一個前來我靈武大陸是郭長老，他那個人，還是極好的，否則我大陸修士咱就遭了大難了。”　　“說的是啊，如果第一個發現我大陸的不是郭長老那樣的人，咱們現在，要麼是死，要麼就是淪為別人奴僕了。”　　“應該值得慶賀。”　　……　　黑荒步的笑聲也很快引來一片贊同。　　就是贊同的話語沒有說多久，殿外，突然走進來一名黑髮黑眼的純美女修，女修年紀不大，看上去十八九歲的樣子，她一進來，就紅着臉帶着一絲忐忑慌亂踏步走向殿內最里側。　　一群禁地器宗大佬們紛紛愕然，全都愕然看着那女修，疑惑不已。　　“筱筱？你進來做什麼？”　　疑惑中，易族大帝才站起身子開口發問。　　“父王。”女修紅着臉看了那親王一眼，才又慌亂而羞澀的低下俏臉，繼續邁步走向黑荒步，到了黑荒步身前，看看左右，她眼中的嬌羞慌亂之意也更加濃烈，但最終還是一閉眼，探着身子就吻向黑荒步。　　大佬們徹底石化，包括黑荒步！　　眼看那粉嫩櫻唇就要吻上黑荒步老臉，易族大帝才一閃身，唰的伸手抓住女修手臂，開口怒斥，“你瘋了？”　　在女修慌亂的睜開眼，更被易族大帝帶到身後后，大帝才猛地看向黑荒步，滿臉怒意，“黑荒宗，這是怎麼回事？”　　“我……”黑荒步滿臉呆愣。　　“父王，是黑荒宗讓我這麼做的，說要今天公開我們的關係……”大帝盛怒中，他身後才響起一聲慌亂而羞澀的低叫。　　一句話，殿堂內所有強者紛紛嘩然，全都一臉詭異的看向黑荒步。　　大易帝國一眾強者更是紛紛起身，全都怒目而視黑荒宗，這些都是什麼意思？　　“荒唐，老夫怎麼會……老夫和你有什麼關係？”黑荒步則是一臉崩潰的起身，他真徹底無語了。　　“你……我都有了你的骨肉，剛才是你說要進來，和我父王挑明這件事的。”黑荒步無語中，在易族大帝身後的純美女子才哀怨而膽怯的開口。　　一句話，易氏眾人轟的一下就炸了鍋。　　“黑荒步！！你……你這個老東西！”易族大帝怒瞪着眼，咬牙切齒看向黑荒步，更是揮手就放出一件法寶攻去。　　“噗～”　　黑荒步卻是吐血了，閃身就遁出了殿外，但易族大帝同樣怒瞪着雙眼就沖了出去，玩命追殺。　　“易兄，荒唐啊，老夫怎麼會是那種人。”　　“你個老不死的，一把年紀竟然還玷污我女兒，我女兒才二十多歲，……”　　“轟轟～”　　“咔～”　　……　　大殿外伴隨着尖叫和怒斥，各種法寶對沖對撞的聲響也驟然泛濫。　　而隨後遁出去的一道道身影，卻也全都一臉詭異，就連某個說懷了誰骨肉的純美女子也被一群易氏修士帶在身邊，更不斷有人拿靈識感應下去，一個個感應后，又是一番番無語的嘆息。　　場面徹底亂成一團。　　但亂了十來個呼吸，一道身影才驟然從遠處遁來，皺着眉一揮手，原本在空中廝殺的兩道身影那才全都被一團氣流圍困住。　　“黑荒兄，易兄，怎麼回事？你們怎麼……”毋庸置疑，來的正是郭正陽。　　“郭長老，你……你放開我，我要和這老不死的拼了。”不管怎麼掙扎都掙不開郭正陽施加的術法，易族大帝才紅着臉怒吼。　　黑荒步卻是一臉崩潰，“我沒有啊，老夫怎麼會是那種人，易家小女，你怎麼……”　　“郭長老，是這樣的。”原本在下方滿心詭異觀戰的器道成才也遁到郭正陽身側，三言兩語把剛才的事解釋了清楚，更指了指被某個易氏親王帶在身邊的易筱筱。　　郭正陽也暈了，但暈了一瞬間才揮手甩出一道劍意，直刺易筱筱。　　等左右揚起幾道驚呼時，原本可憐兮兮的易筱筱才怪叫一聲，張口吹滅了來襲的劍意。　　“你真沒意思，他們打的正起勁呢。”　　吹滅了劍意，易筱筱直接身子一晃，水一樣融化，幻化成了無息老怪的身影，更連連對着郭正陽翻了好幾個白眼。　　郭正陽無語的拍了拍腦門。　　黑荒步、器道成等修士卻是紛紛瞠目結舌。　　“忘了和你們說了，這個就是烈火星域最下賤最無恥的傢伙，……”　　“噗～”　　……　　郭正陽剛開口解釋一聲，無息老怪就又哈哈一笑，身子再次一晃，化成了器道成的樣子。　　然後閃身到器道成身側，勾肩搭背摟着器道成的肩頭，“朋友，我還是看你順眼。”　　器道成石化，看看和自己一模一樣，根本發現不了一點不同的傢伙，發出靈識感應，那竟然和他的生命氣息都一模一樣。　　如此場面，徹底讓人懵了。　　但也只是懵了一瞬間，器道成就怪叫一聲，從原地跳了起來。　　因為冒牌貨竟然一甩手，被她演化的器道成就成了赤條條，光禿禿不着寸縷的傢伙。　　裸體器道成，什麼都在陽光下纖毫畢現，被人看的清清楚楚，包括雙腿間的下體，但這傢伙幻化出來的器道成的下身，卻是足以讓人嚇暈的，稀疏的幾根毛髮中，深深隱藏着一截小拇指指甲蓋長短的事物……眼睛不好使，根本看不到。　　當然，這裏每個人的眼神都極好極好的！！　　而後器道成才一捋美須，雙手背在身後，踏步在左右走了一圈。　　走的威嚴有度，風度翩翩。　　但問題是，這是一個裸體的器道成，下身還短小的讓人震撼，成人小拇指指甲蓋長短，風一吹，毛髮飄零……　　“我出去走一圈。”再次伸手捋了下美須，冒牌器道成很穩重大氣的一擺手，向前踏出一步，就消失在了山頭。　　後方直接就有一個個修士張口吐血，好幾個都氣息大亂，直接從雲頭驚嚇的跌落。　　唯有器道成自己，發出一聲慘絕人寰的尖叫。　　他可是靈武大陸最位高權重的大修士之一，整個星球上他都是數一數二的巔峰強者，現在竟然被人冒充着，裸體出去遊走？　　“郭長老，救我！”慘絕人寰的尖叫后，器道成才淚流滿面的撲向郭正陽。　　這一刻，郭正陽也已經撤消了之前困住黑荒步和易族大帝的術法，可以肯定的，剛才還在廝殺的兩個修士，現在早沒了廝殺的念頭，只剩下滿滿的駭然和崩潰，還有滿頭的冷汗。　　哪怕是剛被人黑了一把，黑的差點吐血的黑荒步，此刻也只有慶幸的冷汗，幸虧剛才只是被小黑了一次，器道成才是被黑出屎了啊。

# 第四百四十四章 圓滿劍意

　　“原來迦藍星距離地球這麼近，只是隔了十多個小行星系，以我現在的速度，就算是從外太空遁行，也能在很短時間內輕鬆往返。”　　“五年了，五年過去，圍困在烈火星域安全區外的妖蟲，竟然再沒有發動蟲潮攻勢，怎麼回事？以往的時候，每隔一兩年就會有一次蟲潮圍攻的……”　　“五年，我竟然還沒有參悟到圓滿劍意，可惜。”　　……　　時光荏苒，五年時間一晃而過，五年來，郭正陽和劉夏以及多寶獸一直都留在靈武大陸參悟天地意志，而在當初離開燎雲宗前來迦藍星時，郭正陽把火府留在星河老祖身邊，就是為了給星河老祖留下一條通往迦藍星的路，一旦妖蟲再次圍攻安全區的話，星河老祖就可以來迦藍星報信，郭正陽也好過去防備。　　但他的確沒想到，這麼長時間過去，他自身的劍意已經從剛剛大成的階段，參悟到了圓滿前的瓶頸，自身的意志力加強了不止一倍，但星河老祖卻從沒來過迦藍星，這是說明安全區一切安好？說明五年來，蟲災在沒有圍攻安全區？　　可以前從安全區成立開始，每隔一兩年都會有一次蟲潮的。　　難道是上次和那未知生命的意志交鋒，讓對方心生忌憚，不敢輕易來試探了？如果是那樣的話，郭正陽心下的擔憂反而更多了些，因為這隻會說明對方不來則已，一來就會是遠比上次更恐怖的襲擊。　　五年來，那未知生命一直沒出現，那恐怕真的都是在積蓄更可怕的力量，這的確並不是什麼好消息。　　當然，五年來的好消息也有不少。　　郭正陽自己這邊的好消息就是，這些時間他的劍意的提升，五年來，他不止把自己的劍意參悟到了圓滿前的瓶頸，再突破一下，就是真正的圓滿劍意，就是空間意志，郭正陽也參悟到了皮毛階段！　　意志海內的空間意志潮流，他自己原本是追不上的，但有一個精擅空間之力的多寶獸在一旁，對方也感悟了大成空間意志，這無疑是天大的助力，因為天道誓言的關係，多寶獸不得不儘力幫郭正陽和劉夏去參悟，結果郭正陽用了一年左右，也終於領悟了空間意志皮毛。　　至於劉夏，她的刀意進展不大，因為這麼多年來，她一直都在參悟空間意志，她的空間意志，甚至已經到了小成與大成之間的階段，加上從多寶獸那裡搞來了一部分空間秘法，如今的劉夏都也有了可以往返正反世界的能力。　　雖然她做起來比較麻煩，遠沒有多寶獸那麼快捷輕鬆，但這的確是再不怕被困在背面世界了。　　而多寶獸自身，她的空間意志究竟進展了多少，郭正陽並不清楚，他只知道對方竟然也花費了不少時間去嘗試參悟時間意志。　　意志海內的時間意志潮流，一樣很難接近，拿郭正陽來說，哪怕看到了一縷時間意志，等他想去追逐時，眼看自己只差十幾厘米就要抓住那縷時間意志潮流了，但就在那時候，異變就會發生，或者是郭正陽自己被定在那裡，不止是他，包括左右意志潮流，一切的一切都被定住，好像時間暫停了一樣，等暫停結束，時間意志潮流就不知道去了哪裡。　　又或者一瞬間而已，在他眼看要抓住時間意志潮流時，自己突然就承受不住左右的意志攻擊，不得不遁出意志海，等出去后才會發現就在之前一剎那，其實已經過去了好幾天……　　因為時間意志的特殊性，他直到現在都沒真正抓住過一次時間意志。　　他自己是這樣，多寶獸也差不多。　　那傢伙一直在嘗試，一直在失敗，可她卻玩的樂此不疲。　　當然，多寶獸的玩樂，不止體現在追逐時間意志潮流上，更體現在戲弄迦藍星本土修士上，最簡單來說，如今的長老會本部，已經空無一人，各個都搬遷到了距離意志海數十萬里之外，這就足以說明多寶獸的惡劣事迹有多麼多，多麼讓人吐血了。　　那貨的思維，真的沒辦法去評價啊！　　從初入迦藍星第二天開始，這貨就蹦出來戲弄眾修士，差點讓黑荒步和易族大帝打起來不說，還偽裝成器道成的樣子，裸體出去走一圈，真真算是把長老會弄得烏煙瘴氣，就是從那一次開始，器道成一直閉關不出，直到現在都沒出過門。　　其他修士也是以最快的速度轉移，都不在長老會附近呆了，能跑多遠就跑多遠。　　當然，這段時間發生的事，也不止這些，另一件事就是郭正陽在閑暇時間遁出迦藍星，在外太空轉了幾圈，很驚愕的發現，原來迦藍星所在小行星系，竟然距離太陽系不遠，只是隔了十多個小行星系，兩千多光里距離而已。　　一光里，是光在太空中飛遁100秒的距離，郭正陽如今不御使本命法寶都能輕鬆施展出五倍光速，20秒就能飛遁一光里，所以以他的速度，從迦藍星遁行到太陽系，都只需要四五萬秒，十二三個小時罷了。　　這距離的確很近很近，也讓郭正陽看清了至少到現在為止，迦藍星和地球附近還沒有出現過妖蟲的痕迹。　　這也算是難得的好事了！　　再次從外太空游弋了一圈，確信左右無妖蟲，郭正陽才又遁回迦藍星，一頭扎進意志海內，繼續參悟。　　……　　“轟～”　　時間一晃又是半年多后，迦藍星禁地長老會六品意志海內，伴隨着一股驚天動地的威勢，原本平靜的意志海突然捲起一層驚濤駭浪，左右大片大片意志潮流竟像是被什麼驚人巨獸追逐着一樣，轟的一下翻湧出意志海，向四面八方潰逃。　　而伴隨着意志海的大變，兩道身影也快速閃爍着出現在了極遠處。　　“怎麼回事？”　　“該死，那小賊在搞什麼？本小姐還正在參悟呢……”　　……　　兩道身影剛在極遠處的虛空站定，就紛紛開口，但隨着話語，一股驚粟至極的劍意，就從原意志海蓬勃而出，彷彿一把無形利劍直刺虛空，咔咔咔的，當地空間就被撕裂出一道道寬大的空間裂縫。　　自空間裂縫一出，原本無堅不摧的劍意，也有大片都被吸扯進了背面世界，只有小部分逸散了出來，可哪怕是小部分逸散的劍意，一樣是攜帶着毀天滅地的威勢，見山屠山，見海屠海，左右一切事物，都在那猙獰的劍意下被一繳而碎。　　山脈、大地、禁制等等，全都在一個呼吸化為粉碎，再不存在。　　就是原本潮水一樣撲飛出來的其他意志潮流，一樣在那股劍意的威勢下破碎破散，消失在天地間。　　如此恐怖的威勢，也再次駭的極遠處兩道身影紛紛瞠目結舌不已。　　“突破了，圓滿劍意！這就是圓滿劍意？好可怕，只是逸散出來的劍意，就……”　　“該死，那小賊竟然這麼快就突破了，本尊的空間意志可是才參悟了一半，距離圓滿的路還有一半啊……”　　……　　到了這時，同樣在各自意志上有着不俗造詣的兩女，也終於明白了什麼，全都再次色變，不過劉夏是大喜，而多寶獸卻是氣的再次在虛空中亂蹦亂跳。　　同一時間，原六品意志海深處，盤膝坐在半空的郭正陽也驀地張開眼，眼中閃過一絲狂喜。　　突破了。　　前後五六年參悟，雖然有一年時間是在用以參悟空間意志，但他參悟劍意的時間也差不多有了四年半還多，四年半多些的時間，他的劍意，終於參悟到了圓滿啊！　　這由不得郭正陽不驚喜。　　但驚喜之後，又從當地起身，看向左右時，郭正陽卻直接愣了。　　天上，是一片片數十個平方米大小的空間裂縫，一片片雲一樣的黑暗，滲人無比。左右，不止原本的六品意志海被徹底攪散，就是意志海附近千里範圍，一切的一切，都在他突破剎那，從體內逸散出的圓滿劍意給攪得七零八落。　　“啊～小賊，我和你拼了！就只有這六品意志海內，空間意志潮流最多，竟然被你摧毀了！”　　郭正陽還在愕然，遠處卻響起一聲震怒不已的尖叫，伴隨着尖叫，多寶獸直接舉着一個房子大小的鎚子出現在郭正陽面前，轟的一下就衝著郭正陽頭頂砸了下來。　　看情況，這是要一錘把郭正陽砸成肉泥似的。　　但面對這樣的攻勢，郭正陽只是淡淡一笑，目光一凝，視線犹如利劍一樣激射而出，茲茲一聲。　　那房子大小的鎚子，就直接被切割成了片片金屬碎屑，雨一樣灑落。　　“額……”　　原本正惱火不已攻殺下來的多寶獸頓時也止住腳步，古怪的盯着郭正陽。　　這小子只是純粹釋放出了一股意志，一股意志而已，竟然就輕鬆把她手裡的上品後天靈寶給切成渣了？　　這，這簡直不可思議。　　愕然了片刻，多寶獸才突然狂喜，大喜。　　“真正的圓滿，竟然這麼可怕？你這小子，劍意的銳利比以前強了十倍不止！哈哈，本尊也要抓緊時間，抓緊時間了，等我參悟到圓滿，再來收拾你！”　　狂喜着大笑一聲，多寶獸才身子一閃就消失不見。　　在她消失后，劉夏才也默默出現在郭正陽身邊，伸手抓住郭正陽的手，滿臉欣喜。　　“劍意圓滿，我也終於有充足的底氣，去嘗試突破進合道期了。”郭正陽同樣反抓住劉夏的小手，眼中閃過一絲狂喜，他也沒想到，真正的圓滿，會這麼可怕。

# 第四百四十五章 滅頂之災

　　“奇怪，都過去這麼久了，外面的蟲子竟然一直都沒動靜。上次郭師弟以重傷為代價，也只是讓那未知生命受了傷，對方受的傷是輕是重也還不清楚，但那肯定不是死了，他既然不死，按說那些傷勢也早該恢復了，但整整十年，安全區外再無蟲潮圍困，簡直不合理。”　　“十年，外界十年，靈時府已經是一千二百年還多，這麼長時間，也不知道郭師弟和劉師妹他們怎麼樣了……”　　……　　烈火星域安全區，燎雲宗宗門所在地，一座華美的仙山山巔，星河老祖站在殿堂外看看左右，滿眼都是古怪。　　可不是么，從上次妖蟲圍攻安全區，以及郭正陽帶着劉夏和多寶獸前往靈武大陸，一眨眼已經過去了十年，十年來，整個安全區都是平平靜靜，再沒有出現過妖蟲圍困的局面。　　十年的平靜，換來則是安全區蓬勃的發展。　　雖然上次一戰，安全區內隕落了上萬合道期修士，乃至幾十萬化神期。　　但十年過去，安全區內也又多出了一萬多合道期，這些全是新突破的，單獨拿燎雲宗來說，上次一戰死了八九百合道期，宗內合道期也只剩下不到兩千人，可現在燎雲宗內合道期已經又有了三千多人了。　　畢竟整個安全區修士數量，基數太大了。　　每個生命星球都有上千億修士，化神期過百萬，雖然從化神期突破至合道期並不是容易的事，但過百萬的化神期，哪怕只有百分之一在這十年內突破，那也是很恐怖的數量了。　　哪怕新突破的修士們，還並不一定比以前強出太多，但只要是突破的，幾乎就都受到了宗門上層的重視，給予充足的丹藥和足夠的環境去修鍊，所以在燎雲宗內，那些十年來新突破的合道期修士，也有半數以上都修鍊至了合道初期巔峰。　　就是燎雲宗內那個曾經的女神，在十年前還只是剛突破進長生境，眼下也已經修鍊到了長生境初期巔峰，擁有了不俗的戰力。　　燎雲宗是這樣，其他宗門也差不多。　　就是上次受創最嚴重的幾個宗門，眼下也已經恢復了部分實力。　　不過十年來外界妖蟲再無成規模的侵犯安全區，的確讓無數人意外的厲害。　　“吳師兄。”就在星河老祖打量着左右景色時，自他身後也緩步走來一道身影，“十年過去，也不知道郭師弟他們的情況怎麼樣了，咱們要不要派個人去看看？”　　“去看看也好，你去吧，說不定郭師弟和劉師妹都會被你嚇一大跳呢。”星河老祖看了來人一眼，才捋了下額下美須，笑着點頭。　　原本眾人商計，火府留在星河老祖身邊，一等妖蟲侵犯安全區，就派人過去報信，但誰也沒想到整整十年都沒動靜啊。　　所以這十年，大家都是平平靜靜修鍊。　　結果……對於外界的修士來說，十年一眨眼就過去了，不長，但在靈時府修鍊的周易青等人，可是足足過了一千兩百多年啊！！　　這麼長時間過去，加上本就極為出眾的資質，周易青自身已經修鍊至了長生境中期！！也正是因為如此恐怖的修為，星河老祖才敢說會嚇那邊一大跳。　　化神巔峰，到長生境中期？？　　猛一看去這簡直就是天與地的鴻溝，但仔細想想，其實也不算意外。　　一千兩百多年啊，從化神巔峰修鍊至長生境中期，這真的不算什麼太嚇人的速度。　　化神巔峰八百年壽元，合道期1600年，從化神進合道也只是增加了800年壽元，你若是從出入合道期至合道巔峰都用個八百年，這已經是很差勁的資質了，根本沒時間突破長生境就死了。　　而星河老祖等人都是在地球崛起的，能在一顆星球的末期走起來的，也絕對是整顆星球最出類拔萃的一撮人，一千多年有如此突破，真不算太意外。　　周易青當初在郭正陽等人剛離開不久就進入了合道期，從初入合道期突破至合道期巔峰，用了五百多年。　　然後一個瓶頸用了四百多年突破，前後加起來，一樣是過了九百多年歲月。如果不是在靈時府而是在外界，那他修鍊起來，可能到壽元耗盡都破不了長生境枷鎖。　　但在靈時府內，壽元不受影響，結果就嚇人了。　　三年多前突破至長生境，隨後又是三百年修鍊，他也終於踏入了長生境中期。　　這，是火府內修士進展最快的。　　而其他進展慢的，其實也不算差了。　　李杜木劉四位修士，眼下一樣又多出了兩個長生境，那就是精擅煉器的李姓修士，外加除了修鍊之外對其他都不是太感興趣的劉姓修士，兩個修士從化神巔峰突破至長生境，一個是用了一千一百多年，一個是用了一千兩百多年，剛剛突破罷了。　　這兩位若不是在靈時府在修鍊，那估計也都是到死都突破不了的情況，因為他們嚴格算起來，從道君突破到長生境，前前後后都用去了兩千年左右的時光。　　但合道巔峰也才1600年壽元。　　如果不是靈時府，早就困死在合道期了。　　但因為靈時府，這兩個如今也已經長生境！　　至於郭正陽的其他兩個師兄，木師兄和杜師兄，眼下也都還是合道巔峰，他們的資質，兩千年左右才修鍊至合道期，沒有靈時府他們連合道期都進不去，可能在化神期就因為壽元流逝而隕落了。　　但現在他們兩個壽元各自只是三百歲左右，就早到了合道巔峰。　　就是星河老祖自己，因為不是時時刻刻呆在靈時府，他有很多時間都是在外界應付燎雲宗修士，但他一樣用各種閉關借口，進入靈時府修鍊了五六百年，如今也已經是合道巔峰。　　所以現在地球的眾修士，也算是極為恐怖的武力了！！　　就算和安全區比起來，這也已經是一股不容小視的恐怖武力。　　三個長生境，不管放在哪裡都沒辦法被輕視啊，燎雲宗不過是兩個長生境，一個散仙而已。　　比較起來，三個合道期反而不算什麼了，一個燎雲宗，就有三千多合道期呢。　　“我嚇他一大跳？我估計那傢伙早就猜到了，畢竟這是一千兩百多年過去，咱們靠着靈時府才勉強修鍊至長生境，沒有靈時府早隕落了。”隨着星河老祖的話，周易青倒是充滿感慨的嘆了一聲。　　沒有郭正陽的話，他這輩子最多就是在地球走到道君境吧，就算認識郭正陽后僥倖走出地球，但若沒有郭正陽搞來的靈時府，他也最多是在合道期就因為壽元耗盡而隕落。　　但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　　也正是因為晉陞到了長生境，還是長生境中期，周易青才會走出火府，敢在星河老祖面前露面。　　嘆息后，等周易青剛想在說什麼時，才又突然一皺眉頭，詫異的看了眼山下位置，跟着就一捏法訣消失在了當地。　　星河老祖也很快恢復平靜，站在當地靜靜等待。　　也只是幾個呼吸后，一道身影就快速遁到了山前，正是燎雲宗安青節。　　“吳兄。”安青節在降下雲頭后，也很快就滿臉詭異的一抱拳，才笑着道，“每次見到吳兄，安某都沒辦法按下心中的震撼，區區幾年，吳兄竟然從化神巔峰修鍊至合道巔峰，真是……”　　可不是，星河老祖這些年，在其他人眼中就是一路突破，只是十年就從化神大圓滿到了合道大圓滿，這種速度沒人能不動容。　　也幸虧他們只是看到了星河老祖的變化，否則若是被人知道星河老祖身邊，只是十年過去就多了三個長生境，那才是更能活活嚇死一片人的。　　“安長老太誇獎吳某了，我也只是僥倖。”面對安青節的感慨，星河老祖也只能謙虛的回應。　　下一刻，安青節雖然還想圍繞這個說什麼，但總算沒有再開口，而是面容一整，嚴肅的道，“我這次來，是有要事想告訴吳兄。”　　星河老祖頓時一怔，眼中也閃過一絲緊張。　　“妖蟲的蹤跡又出現了，不只是出現，而且和上次截然不同。”安青節停頓了一下，才臉色發白的道，“五天前，我們派去淪陷區搜尋探索的那些修士回報，在五千光裡外，正有大量妖蟲雲集，等彙報之後，區內各長老親自出去探索，幾乎發現了三四百母巢的蹤跡。”　　“雖然那些雲集起來的母巢和妖蟲還沒有立刻攻來，而只是在安全區五千光裡外集結，似乎在等待着什麼，但這一次的形勢，簡直……”　　隨着安青節的話，正捋着額下長須的星河老祖，直接手一顫，生生拔下了一撮七八根鬍鬚。　　三四百母巢？？　　在安全區五千光裡外集結等待？？　　這……　　上一次差點讓安全區破滅的蟲災，事後清算不過只有七八十隻母巢罷了。　　這一次，已經被長老會內那些大能探明的母巢，就已經有了三四百隻，沒有探明的呢？雖然還沒人知道外面那些傢伙在等待什麼，可一旦等那些母巢發動蟲潮攻勢，這簡直就是擋無可擋的滅頂之災了！

# 第四百四十六章 高手風範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行了，知道你突破了，不用一直這樣吧？”　　“我說，你能不能安靜一點點？”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　　迦藍星，並不知道安全區外的變化，某處意志海外，郭正陽和劉夏面對在他們身前不斷手舞足蹈、張狂大笑的一道身影，都忍不住翻了個白眼，滿臉崩潰。　　而那正手舞足蹈大笑的身影卻絲毫不知道收斂，而是在虛空呼的一下跳到幾百米外，拍拍手，笑笑，扭扭屁股，然後再呼的一下跳到兩人頭頂，繼續大笑，扭屁股。　　那場景……　　你若不是百分百確信這是一個長生境強者，那恐怕打死你都不會信，能威震星空、縱橫一方的長生境，會是這麼跳脫不定的滑稽模樣。　　可不是，十年！　　有意志海幫助，有郭正陽等人繼承自火府主人的那奇妙功法，可以看清楚意志海內的各種意志潮流，十年參悟下去，多寶獸真的把原本只是大成的空間意志，參悟到了圓滿！　　郭正陽把劍意參悟到圓滿時，那毀天滅地的猙獰劍意，直接搗碎了一片虛空，摧毀了一處意志海。　　而多寶獸的空間意志參悟到圓滿時，所彰顯出來的可怕形象，更加讓人無語。　　就是因為他一個突破，突破剎那的空間意志波動，就徹底把禁地所在方圓數十萬里範圍的空間徹底搗毀，諾大一片地帶全是空間裂縫、空間風暴席捲着肆虐。　　整個原禁地疆域國土，全被摧毀成渣。　　也幸虧早在多寶獸剛來時，就因為頑劣的性格，讓逗留在此地一個個強者紛紛敗退，紛紛遷移到了別處居住，否則恐怕隨着多寶獸的突破，會有無數人被她無意間抹殺的。　　至於郭正陽和劉夏，雖然也還在這一帶，但兩人此時也都在空間意志上有了不俗造詣，比如郭正陽，五年多參悟劍意，一年多用來突破，等他靠着圓滿劍意輕鬆斬滅化神進合道期的天劫后，正式踏入合道期，剩下的三年時間就一直在參悟空間意志，現在郭正陽的空間意志也到了小成。　　雖然只是小成，但加上從多寶獸那裡得來的一些空間秘術，至少郭正陽已經不懼一般的空間風暴和空間裂縫了。　　劉夏更強大，十年時間，她一直在參悟空間意志，十年下來，空間意志早已大成。她現在在空間上的造詣已經快接近十年前的多寶獸了，是接近，而不是相當，畢竟多寶獸本就得天獨厚，天生精擅空間之力，那種天賦一樣是很可怕的，而且多寶獸還有很多得自種族傳承的空間神通，那些神通只適合多寶獸的獸身施展，人類修士就算知道神通原理，也難以發揮功效。　　所以劉夏眼下在空間之力的造詣，只是接近十年前的多寶獸。　　若是和現在的多寶獸相比，那自然是更沒法比，但區區空間裂縫什麼的，卻也遠不足以對劉夏產生威脅了，就是讓劉夏現在進入背面世界，她也能輕鬆往返。　　而多寶獸自身，也在參悟圓滿級空間意志的剎那，水到渠成的進入了長生境。　　這一點在十年前多寶獸就說過，只要她能參悟到圓滿級空間意志，就有八成希望破開瓶頸進入長生境。　　在此時，還真是被驗證的淋漓盡致。　　但這也不奇怪，多寶獸就是一種天生的空間異獸，生來就有道君級修為，幼兒期就能媲美化神期，少年期就能和合道期媲美，而且大部分多寶獸正常壽元都有萬載左右，各種優勢佔盡，但天道施加在這一種族的枷鎖一樣驚粟。　　同一時間族群數量都是個位數，而且好幾代多寶獸，都未必能有一直突破到長生境。　　不過這種枷鎖，一旦對上參悟空間意志的多寶獸，就比較能容易打破了。　　空間獸，空間意志，本就是如虎添翼相輔相成，等空間意志圓滿時就是水到渠成，只是讓郭正陽和劉夏沒想到的是，在這廝參悟圓滿空間意志，突破進入長生境事，她竟然在半空中閃來閃去跳扭屁股霧，跳了幾個小時了。　　一直跳，一直笑……　　這哪像地位尊崇、受人敬仰的長生境大能啊。　　而在又一次規勸無果后，郭正陽才再懶的理會那廝了，只是對劉夏使了個眼色，兩人才瞬間消失。　　“我說，你們兩個不仗義，這麼歡慶的時刻，……噗～”　　郭正陽兩人消失，正蹦�Q的歡暢的多寶獸才不樂意了，一伸手，唰的一下就把正瞬間移動着的郭正陽兩人抓了出來，不過就在她皺着眉發表不滿時，卻又當場一愣，愣了一兩個呼吸，才張口噴出一大片口水。　　郭正陽和劉夏先是被多寶獸的行為嚇了一跳，但隨後兩人才齊齊回望，看到了從遠處翩翩而來的周易青。　　“周師兄？”　　看到周易青，郭正陽兩人都是喜色畢露，但很快兩人就也呆了。　　“長生境？不可能！啊～你這廝，你這廝……我上次見你的時候，你還只是化神大圓滿巔峰，十年不見，本小姐才剛從合道大圓滿巔峰突破進長生境，你怎麼可能就也進入長生境了？看起來還是早就踏入了，至少是長生境初期巔峰？”　　多寶獸又蹦又跳，在虛空中忽閃忽現，閃到周易青身邊，伸手拍他一巴掌，跟着又大罵著消失。　　那怪叫聲的確是在最短時間內就響徹了天地，郭正陽兩人也聽得再清楚不過了。　　長生境？　　周易青已經長生境了？　　呆過後，郭正陽才和劉夏一起，都是笑着向周易青抱拳。　　“恭喜周師兄了！”　　不能不恭喜啊，這是長生境，地球的長生境強者。　　“假的吧！一定是假的，你這個死老頭，怎麼可能突破的這麼快……一定是假的。”就是在兩人恭喜中，多寶獸依舊在空中來回閃現，不斷用誇張的聲線叫罵。　　周易青翻了個白眼，也沒搭理多寶獸，只是笑着看向郭正陽兩人。　　“周師弟，劉師妹，十年不見，看你們兩個起色不錯，估計也有不小進展吧。”哪怕已經晉陞到了長生境中期，但在郭正陽和劉夏面前，周易青卻沒有絲毫自傲的地方，畢竟這是他在靈時府一千兩百多年苦修的成果，如果劉夏兩人也在靈時府，恐怕早就不止這個程度了。　　你沒見以往的時候，劉夏也在靈時府內時，次次都是她在修為上甩開其他人一大截么。　　說了一句，周易青才又苦笑着搖頭，“不過我這次來，帶來的可是壞消息。”　　郭正陽兩人面色一頓，就是正亂蹦亂跳的多寶獸也在虛空中停下了身子，略帶認真的看向周易青。　　“之前十年，安全區外出了一些零星的妖蟲之外，從沒有集結起的大軍侵犯安全區，但就在我來之前，在安全區五千光裡外，卻集結了三四百母巢率領無數大軍嚴陣以待，就算現在安全區的防護網比十年前更強了一些，但如果外圍那些母巢率領眾妖蟲發難，恐怕安全區也還會在短時間內攻陷。”　　三四百母巢率領妖蟲大軍在安全區外集結，這樣的事，的確已經在安全區嚇懵了無數人，雖然以前十年妖蟲再沒攻陣，大家也都知道，那很可能是不來則已，一來就會驚人，可等查清楚這次來犯的有三四百母巢時，再淡定的人，也無法淡定下去了。　　隨着周易青的話，郭正陽也心下一沉，臉色難看的嚇人。　　但出乎預料的是，此時的多寶獸卻在聽了這信息后，突然發生大笑起來。　　“三四百母巢？哈哈哈，好，本小姐剛感悟圓滿空間意志，還正想着大鬧一番呢，那些傢伙來得正好，走，跟本小姐一起回去，我讓你們看看，圓滿級的空間意志有多可怕。”　　“你……你行么？”張揚的大笑，直接讓周易青愣了，很古怪的發問。　　“你不相信我？啊啊啊～”　　一聲反問，多寶獸頓時怒了，怒視周易青，但怒着怒着多寶獸又詭秘一笑，伴隨着笑容綻放，已是長生境中期的周易青，突兀的就從當地消失。　　郭正陽和劉夏卻面面相覷。　　過了十來個呼吸，郭正陽都沒能感應到周易青的所在，他才忍不住皺眉看去，“人呢？”　　“我送他回烈火星域了。”多寶獸雲淡風輕的一側臉，很優雅的沖郭正陽輕笑一聲，不管怎麼看，這笑容動作都充滿了一股絕世強者傲人的風采，充滿了絕世高手風範。　　但下一刻，還不等郭正陽回神，多寶獸就又哈哈哈狂笑，笑的在虛空中亂扭屁股，“我太強大了，圓滿級空間意志，搭配本小姐的空間秘術，還有誰能擋？哈哈哈……一個長生境，都在措手不及下被我輕鬆甩到了上千星域以外的地方，哇哈哈……十年前，本小姐要對付那些母巢，把他們送進暗世界，都要我死無數次，現在我意念一動，空間聽我號令，自行運轉規則，散仙見了也要跪舔本小姐的腳趾頭，哈哈哈……”　　多寶獸跳脫而張狂的大笑中，郭正陽和劉夏卻是深深的駭然。　　大成和圓滿，看似一線之隔，實際上卻是天差地別，這一點，郭正陽在參悟出圓滿劍意時，已經有了深切的體會，但他還是想到眼下的多寶獸會變態到這種地步，根本沒見什麼動作，就是一笑，就把周易青一個長生境強者從迦藍星送回了烈火星域？　　“也沒什麼，我不過號令他來時路過的那些空間扭曲，讓那些被他路過的空間，逆轉了一下，他從哪條路過來，現在就是從哪條路原路返回，很簡單的一個小技巧罷了。”　　見郭正陽兩人滿臉駭然，多寶獸卻喜得擠眉弄眼，再次風度翩翩的一擺手，很大氣的道。　　當然，只有她自己知道，剛才讓周易青回到烈火星域，那種空間逆流可不是什麼小技巧，而是最高深的空間術法之一，是多寶獸真到了長生境才能繼承的種族頂尖大神通之一，剛才一息，已經耗費了她半數修為，而且她也只是勉強施展。　　不過面子上，多寶獸自然是要給自己貼的足足的。

# 第四百四十七章 一個人的奇迹

　　“李師兄，劉師兄，恭喜了，恭喜兩位師兄也跨入了長生境行列。”　　“哈哈，我們兩個這完全是趁着你們不在，山中無老虎，猴子稱霸王了。”　　……　　一段時間后，等郭正陽和劉夏從去時的道路返回火府，見了火府內其他一幫師兄弟，率先做的事，無疑還是恭喜火府內幾位晉陞到長生境的師兄。　　那邊李劉兩位，自然也是笑容滿面。　　不過在一番笑語后，李姓修士倒是捋了下長須，看了看郭正陽兩人，才開口道，“郭師弟，趁着你回來，我也正好和你商量件事。”　　“李師兄請說。”郭正陽詫異看了對方一眼，才笑着點頭。　　“是這樣的，以前，咱們幾個師兄弟都是修為太低，一直躲在火府修鍊，不過現在總算有了立足的能力，所以在你回來之前，我和劉師弟商計了一下，既然你和吳師兄、周師兄等人要在烈火星域對抗妖蟲，這裡是對抗妖蟲的前線，後方就是咱們家鄉……而家裡也不能一直沒人看護，不怕一萬就怕萬一，所以我和劉師弟準備回地球坐鎮，有我們兩個長生境初期坐鎮，那家裡不管遇到什麼事，不管什麼意外，想來也能護得住。”　　等李姓修士娓娓道來，郭正陽也聽得大喜。　　他們兩個要回地球坐鎮？這自然是好事。　　說的也是，郭正陽等人會在把洪埃的遺骨送到烈火星域后，還停留在這裏，就是為了多打探留意妖蟲的事，畢竟地球距離烈火星域很近。　　但若是把所有力量都匯聚在身邊，家裡那邊，的確是空了。　　雖然現在地球也還有很多道君級強者，上界山那幫小輩里冒出來的道君都有不少了，但回去兩個長生境坐鎮，那無疑才是萬無一失。　　凡事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雖然說郭正陽在前幾年也觀察過，地球那邊一直沒事。　　但怕就怕這邊正抗爭着呢，不知道哪個母巢或者妖蟲突然到了地球，哪怕如今妖蟲的攻勢還停留在烈火星域一帶，距離地球還遠，但怕就怕出現意外。　　這不是沒有可能，畢竟這裏的人誰都知道，地球上也是出現過母巢和妖蟲的！！那似乎是曾經的黑獄老祖搞的鬼，沒人知道他從哪裡搞來的妖蟲和母巢，但地球上出現過這東西，就代表着有一定的危險性。　　現在李劉兩個新晉長生境主動請纓回去坐鎮，的確是好事。　　“我們剛晉陞長生境，回去時只要帶夠足夠的丹藥，再多帶一些寶貝，在哪裡也都是修鍊，而且一旦跨入長生境，就要為天劫做準備了，已經不是突破的越快越好，而是要緩慢壓一壓境界，多為自己增強一些實力，現在我和劉師弟都只是三百歲左右，長生境3200載壽元，時間還漫長，可以慢慢耗，就是留在這裏，我們兩個新晉的長生境，也根本幫不上多少忙。”　　李姓修士再次開口，接下去的事情就簡單多了。　　火府就有通往地球的傳送陣，他們要回去，傳送一下就行。　　所以在隨後，李劉二人就是一一和星河老祖以及周易青等人話別，帶足了不少所需的丹藥以及寶物，就踏步走向了傳送陣。　　就是看着兩人離去時，後方的木師兄才啞然一笑，笑的很古怪，很詭秘。　　“木師兄？怎麼？”看自己這位木師兄的表情，郭正陽卻楞了一下。　　“他們這是要回地球長居了，就是不知道，不知道等這兩位以長生境的身份出現時，以往那些老友，又都會是什麼表情……”木道君這才哈哈大笑。　　一句話就讓一群人愕然，再跟着，卻也紛紛笑出了聲。　　可不是，他們這幫人離開地球，也就是不到二十年時間罷了。　　一二十年前，地球上有太多人是和李劉等人修為相當，甚至超出兩人的，比如仙途山的無雙老祖、千絕老祖，比如落河山的摘星老祖等等。　　那都是完壓李劉二人的，那時候兩人也只是李道軍和劉道君……　　而無雙老祖等人，也都是李劉等人的老友了。　　現在好了，這兩位出來走一圈，不過一二十年，轉個身回去后就是長生境……從道君到化神期，再到合道期，再到長生境，這是跨越了多少個天塹鴻溝？　　“以前是咱們眼界太窄了，除了地球靈域之外，根本見不到外界的廣闊風景，一個個道君，都敢自封老祖，嘖嘖，幸虧沒被什麼外界大修士看到聽到，不然就徹底成了星際笑柄了。”　　“說的是，咱們這還有個星河老祖呢，幸虧吳師兄現在也是合道巔峰了，還是丹道大宗師，而且能煉製出給星球服用的丹藥，擁有各種奇詭之力，倒也能稱得上星河老祖了。”　　“噗～我說木師弟、杜師弟，你們就少打趣了我一句吧，某是再不敢自稱什麼星河老祖了。”　　……　　一群人笑過後，卻也有不少人充滿了感慨。　　可不是么，以前的地球，一個個道君後期，能靠着一人力戰勝幾個道君，都會被眾多修士封為老祖級別。　　還真是幸虧沒被外界大修士們看到，不然真會成為星際笑柄的。　　別的不說，在烈火星域，這麼多長生境散仙，都沒見有誰得了老祖封號，而杜師兄一聲星河老祖，自是把某位吳師兄給聽得面紅耳赤。　　就在一群人說笑中，郭正陽才突然一皺眉，而後就笑着看向星河老祖，星河老祖頓時會意，很快就消失在了火府內。　　片刻后，一道狂喜的聲音也自殿外傳來。　　“吳道友，哈哈，大喜事，大喜事啊，走，跟老夫去看個痛快。”　　“什麼事？”　　“郭正陽前輩回來了，而且和十年前相比，郭前輩更是可怕了無數倍，之前短短片刻，就靠着一人之力，搗毀了十多個母巢，現在妖蟲大軍都亂了，這是奇迹啊，奇迹！看來郭前輩又要上演一次獨立拯救安全區的奇迹了！”　　……　　興奮的話語，不止在大殿內泛響，就是在火府內的幾個修士同樣聽得一清二楚，跟着所有人都是愕然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　　除了無語還是無語。　　可不是，在他和劉夏通過迦藍星的傳送陣返回火府時，多寶獸並沒有和他們一起，那傢伙是蹦跳着說，自己空間神通大成，正準備好好玩玩，嘗試各種新得到的神通，根本不想和他們一路靠着傳送陣回來，而是自己消失了。　　所以現在他也不知道那個傢伙跑哪去了。　　“走，去看看。”　　在郭正陽無語中，外界也響起了星河老祖的話音，在星河老祖移動中，自然也帶着火府一起出走了。　　也只是幾個呼吸，星河老祖就跟着安青節到了可以看奇迹的地點。　　那，就是在殿外而已！！　　此刻的燎雲宗上空，一片片天空，都蕩漾着一層層術法波動，這些術法就像是屏幕一樣，映射出的就是安全區五千光裡外，一處處星空的實況，隨便站在天空下任何一個角落，都可以清楚看到天空上那些術法波動內，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妖蟲蹤跡。　　說來也怪，這一次妖蟲侵襲，直到現在數百母巢帶着無數妖蟲大軍，一直都是在安全區五千光裡外集結，集結成包圍圈，停留在那裡一動不動。　　長生境大能們出去打探過一次，妖蟲都是沒動靜，似乎在待命等着什麼，似乎在蓄勢待發。　　所以那些出去打探的大能，就利用一些術法，在當地遠處製造了一些映射查探類手段，讓安全區內無數修士都可以在自家就能看到外面的狀況。　　當然，這些查探類的術法手段，其實是在前線集結的。　　此刻安全區內一批批合道化神期修士，也早已經像是十年前那樣，集結在了防護網內的虛空中，等待着大戰，最初的查探類術法，也就是前線修士能看到。　　結果，結果無數嚴陣以待的修士正透過這些術法觀看妖蟲動靜，就突然有人發現郭正陽出現在了某處妖蟲集結區。　　然後張口一吐，呼啦啦吐出來一片密密麻麻的空間風暴，席捲數十光里之地，像是一片足以毀滅太空的風暴海洋，席捲向前方蟲潮。　　一下子，匯聚在當地的幾十隻母巢還有無數妖蟲，差不多被郭正陽吐出來的空間風暴吞噬了三成了，三成都被吞進了暗世界。　　因為這個，安全區才徹底沸騰了。　　然後一些長生境大能發力，把這些可以觀察到前線的術法都也在一顆顆星球內呈現了出來。　　讓那些無力走出太空的真人、道君級修士都能看的一清二楚。　　也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早已經去前線坐鎮的安青節才趕了回來，激動的要拉着星河老祖一起看戲。　　星河老祖剛一出去，就也看到了天空上的一幕幕實況。　　這些術法大致映照着八處空間，八處空間，每一片能看到的都是在茫茫虛空中，懸浮着密密麻麻無窮無盡的妖蟲，包括一個個若隱若現的母巢。　　那恐怖的妖蟲大軍，那驚人的數量，看一眼，就足以讓任何修士看的心驚肉跳，面如死灰。　　但此刻其中一處地帶的妖蟲，卻有大片都在空間風暴內掙扎。　　那就是一場滅世風暴，夾帶無數空間裂縫，在當地吹拂飄蕩，掠過一處，就會被無數妖蟲被風暴吞進背面世界。　　在星河老祖剛投入精力認真觀看時，左右，卻有無數近乎喜極而泣的歡呼聲，叫好聲泛起。

# 第四百四十八章 風騷一回眸

　　“有救了，咱們有救了！”　　“不用死了，我還以為自己這次死定了呢，再難逃被妖蟲吞食的命運，沒想到郭前輩這麼強，好強大！”　　“那是，你也不看看是誰，十年前若沒有郭前輩，咱們安全區恐怕就已經淪陷了，面對蟲潮這種東西，郭前輩一個，卻是比那些長生境大能加起來都強力啊。”　　“恩恩，你們發覺沒有，和十年前相比，郭前輩又變強了好多好多，十年前他要把母巢和妖蟲送進暗世界，前後死了幾十次，才把八隻母巢送了進去，現在輕鬆就能製造出如此恐怖的空間風暴，一次就吞掉了十多隻母巢，他真的變強了好多。”　　“郭前輩越強越好啊，他越強大，咱們才越安全！”　　……　　一聲聲喜極而泣的歡呼聲，在燎雲宗山門內，亦或者山門外不斷泛響，那些聲線里飽含的各種情緒，足以讓任何人動容。　　說的也是，這一次妖蟲來犯，雖然蟲子們還沒有真的開始攻殺防護網。　　但只要知道大概形勢的，恐怕再沒有一個修士還能淡然面對了。　　十年前，七八十隻母巢攜帶妖蟲來犯，只是幾天時間，就有多處前線被徹底打破，眾多妖蟲徹底蜂擁而入，要不是蟲潮退走，恐怕安全區幾十萬億修士已經死了九成九以上了。　　那這一次，突然得知竟然有三四百母巢攜帶着無數妖蟲在安全區外集結……　　誰還敢有信心？　　這麼恐怖而龐大的妖蟲大軍，真要匯聚在一起沖陣，就算是防護網已經比十年前強了一些，也根本擋不了多久吧？至於防護網內防守修士的實力？雖然這十年裡，也有不少化神期突破進入了合道期。　　但是和十年前相比，這力量還是有所不及的。　　別的不說，十年前隕落的那些合道期修士，不乏合道巔峰、合道後期等等，而十年內新突破的合道期，基本都是突破進入合道初期，還有一部分甚至還沒修鍊到合道初期巔峰。　　修為差距，各種陣法配合不足不熟練。　　所以就算眼下的安全區合道期修士和十年前相比，猛一看去數量上不差多少，但整體實力，還是比不上十年前。　　那這樣的形勢，誰還敢說自己能在妖蟲發動攻勢后，活得下去？　　真有太多修士，在這幾天內就覺得這幾天，已經是自己能活在世上時，僅有的幾天歲月了，有太多修士已經面如死灰，不抱生存希望了。　　但問題是他們是不敢抱有生存希望，而並不是真的想死，幾十萬億修士，如果可以選擇活，那九成九以上都是想繼續活下去的。　　而就是在一片崩潰絕望的浪潮下，“郭正陽”突然橫空出世……當著那麼多人的面，一張口，噴出來一片席捲以光里範圍計算的空間風暴，撕裂切割着虛空把一個個妖蟲和母巢吞食進背面世界。　　這無疑看的無數人驚喜若狂。　　這位表現出來的能力太狂野了。　　竟是讓人群看到了徹底阻擋這次蟲災的希望，給了所有人能繼續活下去的希望。　　所以這一刻，沒人能不激動，沒人能不興奮。　　就是在一片歡呼和喜極而泣的話語中，才突然有人古怪的開口。　　“郭前輩呢？怎麼在這映照術法上看不到他？”　　“你不知道？郭前輩催發的這些空間風暴，使用自己的生命催發出來的，剛吐出來這場風暴時，他就死了。”　　“……”　　“怕什麼，郭前輩不死不滅，估計很快就又出來了！”　　“……”　　“空間風暴啊，如果只是把虛空打碎，打碎出空間裂縫，其實有些長生境也能做到，但這世界的空間自有強大的穩固性，長生境勉強能打出正反世界間的空間裂縫，但要不了多久，就會被空間的穩固性消弭，讓那裡的空間重新恢復平穩。真是想不到，郭前輩在空間術法上的造詣如此可怕，他製造的這場風暴，都能媲美真正亂空海的風暴了吧？但亂空海那裡，可是天生的空間壁壘不穩定。”　　……　　又是一聲聲感慨泛起，話語逐漸傳播中，映照在天空上的八處屏幕里，突然就有一道丰神俊朗的身影出現在了其中一處。　　身影一出場，徹底點爆全場。　　本就激動沸騰不已的眾多看客，也再次爆發出了一聲聲歇斯底里的吼叫。　　郭正陽！　　一襲白衣加身，俊美面容上掛着一絲淡然的淺笑。　　那不是郭正陽又是誰？　　而郭正陽出現在那處屏幕上，一大片密密麻麻聚集在一起的母巢和妖蟲前方后，突然就回身一笑。　　這一笑，也只是很淺淡從容的笑意，但卻讓那笑容透過那些觀察術法，清晰映射進入了無數修士眼中，看的清清楚楚。　　再然後，嘴角掛着淺笑的郭正陽就轉回身子，一張口，一道道細微的黑色事物就從他口中蓬勃激射。　　眨眼之間，一道道細微的黑色事物不斷長大，不斷延長，伴隨着郭正陽身子炸裂，化為一捧血雨，又一場可怕的風暴，夾帶無數空間裂縫席捲向前。　　這一次的一幕，幾乎是出現在了安全區內所有修士面前，也直看得無數修士熱血沸騰，熱淚盈眶，更有無數女修都是尖叫着替郭正陽歡呼。　　歡呼聲里，越席捲越龐大的空間風暴，不斷向前席捲，直到快速沒入無窮無盡的妖蟲深處。　　肉眼可見的，一片片妖蟲或者來不及逃走的母巢，都被那恐怖的空間裂縫，或切割成碎片，或直接吞了進去。　　“好傢伙，夠解氣！”　　“這樣的手段，也只有那位能施展了！簡直是超級變態級別的空間造詣，外加不死不滅，兩相搭配簡直絕了，他一個人，就比得上無數大軍了！”　　……　　也是第一次看到這一幕，星河老祖直接挑了下大拇指，看的滿臉嘆服，不服都不行。　　這是聯通正反世界的空間壁壘啊，普通長生境都很難打破，就算你勉強打破了，因為世界的穩定性，那出現的裂縫也很快會消弭，重新恢復平靜。　　結果現在倒好，那位一出手，就是能席捲以光里為單位計算的地域，會移動的空間風暴海洋。　　他打造出來的完全就像是真實的星級災難一樣。　　這種能力也只能用超級變態來形容了。　　雖然每一次施展，這位都也是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一條命才能製造一次如此災難，可問題是那廝不死不滅……　　兩者一搭配，真是一個人足以比擬無數大軍了。　　當然，有人看的嘆服，有人看的激動的熱淚盈眶，自然也有人看的無語。　　火府內，真正的郭正陽就是和劉夏面面相覷。　　那個賤人現在能力這麼恐怖？　　當然了，除了覺得那賤人能力恐怖外，讓郭正陽無語的還是那賤人在臨死前，風騷的一回眸！那一眸太有高手風範了。　　就是郭正陽自己都看的有些出神，有些敬佩。　　一笑之下慷慨赴死，為的只是背後億萬萬生命的生存。　　那感覺……　　好吧，想想那貨在迦藍星的無惡不作，化裝成某個大佬赤裸裸的樣子，還刻意把人家小jj醜化的只有指甲蓋大笑，風騷的在長老會走來走去，諸如此類的惡作劇幾乎多的說不清，沒幾天就把一群人玩的崩潰逃竄，有多遠躲多遠。　　這不搭啊！　　“十六七歲的少女心思，咱們果然不懂啊。”　　面面相覷片刻，劉夏才突然一嘆，嘆息的很古怪。　　郭正陽愣了下才啞然失笑，可不是，按照多寶獸的壽元計算，外面那個賤人，其實就是相當於一個人族的十六七歲的少女罷了。　　“你不是從那年紀過來的么？”失笑中，郭正陽才笑着看向劉夏，“我不懂，你該懂吧？”　　劉夏頓時惱了，火大了。　　多寶獸那種賤格，他竟然說她懂？　　而看劉夏怒氣沖沖，郭正陽才馬上笑着投降，等片刻后，再次看向外界，看着天空上一片片映照術法里，妖蟲和母巢依舊在被吞噬進背面世界。　　郭正陽這才又在心下閃過一絲古怪。　　看樣子以多寶獸不死不滅的能力，只靠她一個人，就完全可以把這一次圍困在安全區外的母巢和妖蟲全部送進背面世界啊。　　那這一次妖蟲圍攻，難道沒他事了？　　這和他預想的，是有很大差別的。　　郭正陽劍意圓滿，空間意志也已經小成，原本還想着和母巢背後那未知生命在較量較量呢，他自籌和十年前相比，自己的意志絕對又銳利猙獰了許多倍，如果對方再在意志上壓迫他，和他交鋒，他都有信心戰勝那個對手。　　可是看多寶獸玩的這麼痛快，似乎不等妖蟲正式攻擊防護網，所有怪物都會被多寶獸製造的空間風暴送進暗世界，那郭正陽豈不是沒有和那未知生命交手的機會了？　　還有，這可是幾百母巢啊，如果能讓郭正陽靠着萬妖譜一一收復，這又是多麼龐大而恐怖的力量？　　但現在這似乎都沒機會了。　　除非他願意在多寶獸面前暴露自己萬妖譜的秘密。　　這樣的局面，真的太出乎預料了！

# 第四百四十九章 去不去

　　“只能先看情況了。”　　雖然不甘心眼睜睜看着那些母巢和妖蟲被吞入背面世界，同樣對於沒機會和母巢后的未知生命交手而遺憾，但郭正陽在仔細思索一陣子后，還是發現他現在，只能等着看情況。　　因為他也無力做什麼。　　找冒牌貨？他根本不知道對方本尊在哪，也不知道對方下次會出現在哪，就算找到了又如何？告訴她等一等，等郭正陽嘗試嘗試再動手？　　這些都不合適！　　其他的，比如冒牌貨不斷死亡，那些母巢和妖蟲被吞入背面世界，都是被不同的空間裂縫吞進去，郭正陽可不可以趁機會，在冒牌貨對付其他妖蟲母巢時，先潛入背面世界把那些陷落進去的母巢收復？　　他做不到！　　以現在郭正陽的能力，圓滿劍意搭配小成空間意志，他的確有了打碎空間壁壘的能力，但問題是他也只是能打碎壁壘，這方面造詣和冒牌貨相比，根本還是天差地別。　　事物從正世界進入背面世界，剎那間會被空間扭曲，甩脫到任何未知地帶，以冒牌貨的能力，卻能在事物進去后，依舊被她事物在背面世界的鎖定方位，想去的世界，自己打破壁壘，就可以直接抵達想去的位置。　　但郭正陽只是能打碎壁壘，還左右不了現實空間的扭曲甩脫，他就算在這裏打碎空間壁壘，進去后一樣是出現在未知地帶。　　所以他想做都沒能力。　　所以眼前的他除了等，也別無他法。　　而等待，其實並不漫長。　　只是過了半個小時左右，又一個冒牌郭正陽就又出現在了一處屏幕上，又是和之前差不多的樣子，風騷的對映照術法回眸一笑，慷慨赴死，再次製造出一場災難性的空間風暴海洋席捲向眾多妖蟲。　　這已經是第三次了！　　第三次又有無數妖蟲和母巢被吞進背面世界，結果……所有人的注視下，肉眼可見，原本集結在八處方位的母巢和妖蟲，退了！！　　不管是已經被肆虐禍亂過的那幾處集結地，還是其他幾處完整保存着所有實力的妖蟲集結地，所有的妖蟲和母巢，都開始退了。　　潮水一樣席捲向後方，開始消失在茫茫黑暗中。　　“退了？真的退了？”　　“真的退了！所有的妖蟲都退走了！”　　“太好了，蟲潮退了，這一次它們還沒開始正式攻擊安全區，就徹底退了！這不是做夢，不是做夢啊！”　　“哈哈哈哈！”　　……　　一片片歡呼，在整個安全區四面八方逐漸飄揚，無數人在這一刻，再次被感動的熱淚盈眶，無數人都突然抱住了身側一些或熟悉或陌生的修士，相擁而泣。　　如此可怕的蟲災，竟然在還沒有對安全區造成真正的傷害之前就被人打退了，這也真讓大家感覺像是在做夢。　　再然後，原本充斥安全區四周左右，雜亂不已的各種聲響，不知道何時突然就變成了一道聲線，那就是不知道是誰用儘力氣大吼了一聲郭前輩。　　一聲吼帶動左右一片人發愣，跟着就整齊的呼喊郭前輩三字。　　一片區域如此，這種勢頭又很快蔓延到一顆星球……　　至少郭正陽所在的燎雲宗所屬星球就是這樣，原本雜亂而斑駁的聲線，突然間就匯聚成了整齊而狂野的洪流，到處都是一個個修士用儘力氣嘶吼着郭前輩三字。　　其中許多人都是哭着喊出來的。　　痛哭着呼喊時，那聲線里還充斥着飽滿的感激感恩情緒，激動興奮雀躍。　　伴隨着呼聲，星球雲層都被震得像是沸水一樣滾滾而開，漂泊蕩漾，那種氣勢那種聲威，絕對駭人到了極點。　　雖然此刻在腳下這星球上，還停留着的基本都是真人、道君級修士，但一個真人道君的儘力呼喊不算什麼，但幾十億呢？一千億聲音匯聚在一起呢？　　聲嘶力竭的呼喊有男有女，有老有少，就像是在呼喚着救世的英雄，等待着英雄凱旋歸來一樣……　　那種動靜，哪怕是修為再高的人，一樣會被震得手足無措。　　至少站在大殿外的星河老祖是如此，陪着星河老祖一起觀看了一場一個人的表演的安青節一樣是如此，哪怕他們是合道期，和那些發出呼喊的真人、道君比起來，就是高高在上的神明，但上千億瘋狂的修士匯聚起來的響動。　　所有人都瘋了！　　安青節此刻有的，只是滿心的震撼震驚，乃至一股奇妙的心靈觸動，最終才在回過神后長長一嘆。　　經過之前一戰，那位郭前輩的聲望，算是徹底達到了巔峰了。　　這個巔峰，遠超以往任何烈火星域內的強者所能達到過的聲望！　　但星河老祖在最初的震撼之後，卻是嘴角不斷抽搐，連翻白眼。　　誰能想到從頭到尾，在無數人目睹之下力挽狂瀾，挽救無數人生命的郭前輩，其實只是一個冒牌貨？至少安全區幾十萬億修士，包括他們一行來自地球的人在內，也就只有幾個人知道而已吧。　　嘴角亂抽的不只是星河老祖，包括在火府內的郭正陽，此時聽到外界那瘋狂的呼喚，一樣是身子輕顫個不輕。　　扯淡啊……　　“哈哈哈～”　　就是在郭正陽極度的無語中，一串大笑聲才突然在郭正陽身後響起，等他轉身一看，才發現冒牌貨正在半空中笑的前仰后合。　　看到他望去，冒牌貨更對他擠眉弄眼，“本小姐厲害吧？我厲害吧？佩服不？看，我幫了你多大忙？你準備怎麼感謝我？”　　郭正陽嘴角一抽，沒搭理她。　　冒牌貨卻刷的一下出現在郭正陽面前，盯着他上看下看，看了一陣子，才興奮而疑惑的道，“你不出去？”　　“我出去做什麼？剛才做那些的又不是我，再說，我自己從來沒有以本來面目出現過吧？”郭正陽頭大的反看回去。　　認識這麼一個傢伙，真的會讓人崩潰的。　　“去吧，去好好享受一下，你看外面那麼那麼多人都在期待你露面呢，我決定了，把這次難得的享受機會讓給你。”冒牌貨大笑着拍打郭正陽的肩頭，一副很豪爽很客氣，擺明一副送大禮便宜他的表情。　　“不去！”　　郭正陽還是果斷的搖頭，看看聽聽外面的響動，牙疼。　　“真不去？”冒牌貨又疑惑的看他一眼，等郭正陽再次搖頭時，冒牌貨才怪笑一聲，“那你可別後悔。”　　這聲笑很淫蕩，很猥瑣，突然讓郭正陽都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下一刻，郭正陽臉都綠了。　　冒牌貨竟然一揮手，幻化成了赤裸裸的小郭，然後充滿高手氣度的在虛空踱步，走一步，充滿迷人風采，但這個小郭，卻是三條腿的……中間一條腿長的嚇人。　　“別逼我再宰你一次！”郭正陽咬牙切齒。　　這貨一招無敵幻化，真是坑死人不償命的一招鮮吃遍天啊。　　“去不去？”冒牌貨渾不在意，只是樂滋滋再次看來。　　郭正陽再次搖頭。　　冒牌貨才巴砸了一下嘴，突然給自己穿上了衣服，然後瀟洒一笑，“那好，我手裡還有一件寶貝，和靡陰樹有類似功效，不過也和靡陰樹有很大不同，它可以在洗滌女修的身子時，讓她們凝結出異胎。所有胎兒都是半人半妖，我這就去幫你播種，等幾年後，你等着滿地美人抱着孩子找爹吧。我覺得我現在出去，輕鬆就能帶走千八百自願跟我走的美人呢。”　　好好一場蠻讓人感動的場景，外面的熱情和激情也還在持續，可是火府內，真正的郭正陽卻被冒牌貨出現后簡短几句話，就搞得犹如五雷轟頂一樣，真想生吞活剝了這廝了。　　不行，雖然雙方立過天道誓言，說是以後雙方互不侵犯，但若只是一些惡作劇，似乎並不違背當初的天道誓言來着……立誓時，郭正陽都暫時忽略了那一點。　　現在看來，那卻是錯到姥姥家了。　　他真的想辦法，能徹底收拾住這廝才好啊。

# 第四百五十章 意志交鋒

　　郭正陽最終還是沒有走出火府，以真面目出現在眾多修士面前。　　哪怕冒牌貨為此威脅了他幾次，但最後還是冒牌貨在他臉色發綠時，悻悻的說了聲你真沒意思，就再次幻化成他的樣子走出火府接受無數修士的歡呼。　　無恥的傢伙一走，郭正陽才鬆了一口氣，他還真有些怕了這貨的要挾，不管是對方幻化成他裸體的樣子，又或者靠無上靈物幫一幫子女修懷孕，這的確都是冒牌貨有能力做到，而他沒能力制止的。　　還好最後那貨也只是中規中矩的出去了……雖然冒牌貨剛一出去，燎雲宗內就遁出來好幾道倩影，都是哭着撲向冒牌貨，撲進他懷裡，而冒牌貨也不客氣的對一眾美人伸出大手亂摸亂抱。　　但這些都只是小事了。　　“我準備走出安全區看看，那未知生命雖然帶着那些陰墟母獸和妖蟲退走了，但如果我現在去追，也還來得及，以我現在的意志力，也不怕在和他交鋒了。”　　看了眼府外冒牌貨的情況，郭正陽才轉身對着劉夏等人開口。　　說的也是，那些蟲災雖然退了，但郭正陽卻不想就這麼算了，他還準備主動出擊試探一次。　　眼下他的意志之力比起十年前不可同日而語，不試試他可不甘心。　　雖然那些蟲巢都是在安全區外五千光裡外退走的，但那些蟲災里，有那麼多陰墟母獸，陰墟母獸自身移動速度極慢，需要妖蟲帶着飛，速度也會拖累到妖蟲，而且那些蟲災里還有那麼多低階妖蟲，若是郭正陽現在去追，還是有很大把握能追上的。　　別的不說，他十年前收復的那三隻陰墟母獸，給他帶來了四十二隻長生境妖蟲，只要他化身妖蟲附着在那些長生境妖蟲身上，這速度絕對要比一群長生境妖蟲帶着母巢逃的速度快出好幾倍的。　　現在追，絕對來得及！　　……　　“這些變態，到底都是從哪冒出來的，竟然還是一個族群，這是要徹底滅世啊。”　　幾個小時后，安全區五千光里之外，等一道銀白色光影快速穿過虛空，看着左右一片廢墟般的景象，郭正陽心下忍不住又是一聲低罵。　　不可能不罵，這一片星空他十年前也偶爾經過過，當時景象已經很凄涼了，但至少也還有不少殘缺星球之類的天體存在，可現在，這一帶的行星、衛星、恆星等等，幾乎全部吞成了渣，就連一些隕石帶之類的事物都也消失不見。　　整個空間，有的只是黑暗和死寂。　　原本天地間所有的一切一切，全被那些該死的妖蟲吞了個乾淨。　　這樣的景象，恐怕也足以讓任何修士心悸。　　這也全是那些妖蟲造成的，哪怕早知道妖蟲無所不吞，見什麼吞什麼，可是看着十年前還存在的星空化為一片虛無，那種震撼，還是讓人頭皮發麻。　　而據多寶獸所說，這樣的星級災難已經席捲了好幾個大型星系，這絕對是徹底滅世的節奏。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沒用，郭正陽還是駕馭着身下的妖蟲繼續飛遁，又過了一陣子，他心下才一喜，追上了。　　以長生境妖蟲的速度，雖然起步晚了一些，但這一場追逐，還是很快就有了結果。　　就在郭正陽前方，此刻就正有無數妖蟲潮流像是暗潮一樣退散。　　他能在純粹的黑暗和死寂中發現蟲巢，就是因為那些蟲巢快速退散時，卷盪着虛空產生了不少震顫……　　億億萬妖蟲一起閃動着翅膀飛行，可想而知，就算左右沒有一絲光線，以郭正陽的能力也能感覺出那些震動。　　沒有猶豫，郭正陽再次駕馭妖蟲追逐，等追上撤退的蟲潮時，揮手釋放出42隻長生境妖蟲，就犹如虎入羊群一樣，開始了屠殺。　　這些蟲子撤退時，因為速度不一樣，比如長生境妖蟲的速度能是幾十倍光速，合道期妖蟲最多十幾倍，而化神期妖蟲最多幾成光速，所以落在後方的蟲潮，全是化神期。　　對上郭正陽釋放出來的長生境妖蟲，自然是不堪一擊。　　而郭正陽也並不怕這樣的動靜引起圍攻。　　以他以前的試探，只有在他搶奪陰墟母獸控制權時那未知生命才會察覺，自己獵殺妖蟲，只會讓陰墟母獸發現而已。　　但陰墟母獸智慧太低太低，你只有殺到極為驚人的數量，那邊才會察覺出不妙，可到時候郭正陽已經可以控制陰墟母獸了。就像是一頭牛，不知不覺掉了一根牛毛，根本不會引起牛太大關注，因為對方智慧有限。　　所以這樣的屠殺，他做起來並沒有太多顧忌。　　事實也的確如此，沒有絲毫阻礙的，在隨後一段時間內，郭正陽就讓萬妖譜上的妖蟲行星演化的越來越清晰。　　不過，萬妖譜上重新演化出的妖蟲形象，卻足有13個。　　也就是說他一直在獵殺的那些妖蟲，竟然是來自13個陰墟母獸所孕育出的，這卻又讓郭正陽有些苦笑了，因為現在的他，能多控制一隻或者兩隻陰墟母獸，其實影響不大，他現在更想的是快點能控制一隻陰墟母獸，然後和那未知生命聯繫上。　　如果能在意志交鋒上重創或者斬殺對方，那麼絕對比多獵殺一隻陰墟母獸更有意義。　　所以控制一隻陰墟母獸需要殺夠幾十萬妖蟲，而想一次控制13隻陰墟母獸，就要殺手幾百萬。　　而他卻無法細細分辨漫天妖蟲背紋的不同，這隻會讓他實現目標的速度變慢許多。　　但到了這一步效率變慢了也沒辦法，郭正陽只是埋頭操控妖蟲繼續殺戮，足足過了好久，萬妖譜吸納某隻陰墟母獸孕育出的妖蟲數量才終於達到了標準。　　下一刻，他才立刻給那隻陰墟母獸下令，停止飛行。　　清晰的命令下，他也能感應到那母巢快速終止飛行，從其他正在徹底的陰墟母獸團中脫離。　　“小賊，又是你？”　　命令剛一實現，一道意念就從極遠處傳來，郭正陽大喜。　　終於找到了！　　不過隨後那未知生命卻又驚疑一聲，“你的控制力怎麼變強了這麼多？”　　可不是，以前郭正陽控制了母巢后，對方都還能輕而易舉奪回去，然後雙方就在意志力上較近，輪流搶奪那陰墟母獸控制權，但這一次在郭正陽奪走那隻陰墟母獸控制權時，那位再次嘗試，想重新奪回時，卻發現根本奪不來了，任他怎麼施為，那陰墟母獸就是一動不動，被郭正陽控制的牢牢的。　　郭正陽卻沒有理會對方的驚詫，只是在快速嘗試，如何通過陰墟母獸這個樞紐，讓自己的意志力侵入到那未知生命體內，攻擊。　　對方既然可以通過陰墟母獸這个中站點，把意志力侵入他體內，他應該也能反過來做到吧？　　他可並不想只防守。　　閉上眼默默感應，此刻郭正陽面對的形勢，就是自己腦海中一個點，是受他控制，而那個點上，還有另外一道意念存在，在試圖爭奪煉化那個點。　　這種感覺就像是一個普通人手裡抓着一把刀，有另外一隻手也抓在刀柄上，在奪。　　而郭正陽抓着刀的手，卻是穩如泰山，任由另外一隻手如何發力，都撼動不了絲毫。　　形勢是這樣，但如何反擊那隻手，郭正陽並不知道。　　畢竟他只是經歷過一次此類交鋒，如何操控意志力上，遠不如對方熟練。　　思索片刻，在那隻手還在爭奪陰墟母獸這把刀時，郭正陽才嘗試着操控體內圓滿劍意，轟的一下就湧入陰墟母獸。　　結果，嘭的一聲。　　剛被他掌控的那隻陰墟母獸就徹底炸裂，炸裂中，郭正陽倒是聽到了一聲慘叫，另外就是這隻陰墟母獸孕育出來的無數妖蟲，也全都在一瞬間灰飛煙滅。　　母獸一死，所有妖蟲全部隕落，這是正常情況。　　但郭正陽卻苦笑起來。　　自己在這方面的控制力的確不行啊。　　他是想通過母巢斬殺或者重創那未知生命，而不只是傷到對方一縷意志，結果這圓滿劍意也太強了，竟然直接滅殺了母巢。現在那未知生命的傷，絕對不重。　　還是像兩個人打架，你在對方手上砍一刀，和侵入對方體內，在大腦或者心臟砍一刀，效果絕對是不一樣的。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晚了，郭正陽只能繼續下令讓左右妖蟲繼續圍殺妖蟲。　　等他控制第二隻母巢時，再細細研究如何以這些陰墟母獸為中轉點，讓意志力侵入到那未知生命體內再肆虐。　　“轟～”　　就在郭正陽完善第二個陰墟母獸在萬妖譜上的形象時，一股恐怖的波動就從前方席捲而來。　　那是意志力，一股純粹的意志力彷彿烏雲一樣席捲而下，席捲向四面八方。　　郭正陽先是愣了下，跟着才大喜，狂喜。　　這不再是以母巢為中轉點散發的意志力了，而是散發在虛空中，以虛空為散播媒介，這說明了什麼？說明了那未知生命，此刻就在附近！！　　而且對方似乎對於被郭正陽打傷，很震怒。　　“這一次他是在附近，親自出來了……”眼中喜色畢露，郭正陽倒也不再急於獵殺妖蟲了，而是也由體內散發出一股意志之劍，劈頭就向那雲海一樣的意志潮流中斬去。

# 第四百五十一章 疑似仙界來客

　　絕對的黑暗中，一股純粹的意志波動潮水一樣襲來，而郭正陽散發出的意志之劍，卻像是開天闢地時劈星裂空的神劍，呼的一聲，就把連綿在一起的意志雲斬裂。　　可惜這裏沒有光線，什麼也看不見。　　否則能看到的景象就是郭正陽凝結出的意志之劍，攜帶者驚人的威勢撕裂天際，直入那意志雲深處，沿途過處，沒有任何事物能阻擋那意志之劍哪怕一秒。　　破布一樣裂開的意志雲深處，也響起一聲驚粟的尖叫。　　“將塢兄！”　　伴隨着尖叫，天際間不知從哪飄來一柄大鎚，呼的一聲就砸在了郭正陽的意志之劍尖端。　　意志之劍無可阻擋的撕裂趨勢也隨之中斷。　　但那意志之錘，也嘭的一聲炸裂。　　“好厲害的小傢伙，這股純粹的意志力，……不對，他的意志力並不純粹，他不是我族。”　　又一聲略帶痛楚的聲音響起，這聲音一開始在驚嘆，但隨後卻又變得尖銳起來。　　“不是我族？那他怎麼能操控這些陰墟母獸？”　　“難道是仙家法寶？他是上界下來的？否則這一界，不該有能控制陰墟母獸的方式，不過就算是仙界，除了我族，又有誰能煉化這些母獸？”　　……　　驚呼不斷，郭正陽在潰散的意志之雲下也聽得瞠目結舌。　　難道這些未知生命未知種族，是從仙界下來的？　　不應該啊，修士為什麼會飛升？是因為修士修鍊至長生境大圓滿后，自身擁有的力量太強太強，一舉一動輕易就能搗毀凡界一切，才會有天劫誅殺，過不去就徹底抹殺你這能摧毀凡界的力量，過去了也會飛升進去仙界。　　所以凡界的天劫，是針對的能摧毀整個世界的力量。　　只要你力量到了，就會有天劫。　　而仙界的存在，哪一個不是遠超這個世界承受力的？所以飛升后的仙人，也根本不敢下界，一下界就有天劫，而且這天劫是調動了整個凡界無數星空，所有力量匯聚的，仙人有多強，整個世界的誅殺就有多狠，再強大的仙人也是九死一生。　　而且你就算渡過了天劫誅殺，一樣會被重新吸納進仙界。　　所以仙界仙人下凡？不可能的。你下來一趟，九死一生過了天劫，又馬上被吸入仙界？那白痴才會下來。　　或者有人會說，下界仙人可以收斂氣息，不展露能摧毀世界的力量就不會被天劫誅殺？這一點，修士們的確有着各式各樣隱藏修為氣息的秘法使用，但功法之類，不管是再出色的功法，你運轉之後騙人容易，騙天道……這比你直接打碎天劫都要更難無數倍。　　誰有那實力欺瞞天道，那也就不再是修士，而是凌駕於天道之上的存在了，天道，本就是創造世界並維護世界運轉的存在呢。　　但剛才那幾句對話，卻……不管怎麼聽，他們都像是不屬於這一界的存在，不過仔細想想，這才是合理的吧，否則就無法理解，凡界怎麼會有陰墟母獸和妖蟲這種不合理的存在，它們的存在就是為了滅世而生，把一切都侵吞成虛無！　　強大的母巢，連長生境妖蟲都能快速孕育。　　以郭正陽自己所知，自己手裡那三隻母巢，最強的一個，只需要一年就能孕育一隻長生境初期巔峰妖蟲，一年一個，這種孕育極端力量的速度，凡界又有哪一個種族能比？這根本就是匪夷所思的存在。　　恐怕也只有仙界，才可能有如此變態的妖孽。　　但它們真是從仙界下來的？仙界的生物怎麼會、又怎麼能下到凡界了？　　眉頭大皺中，郭正陽倒一時忽略這裏怎麼蹦出來兩個未知生命的情況，原本這一片星空似乎只有一個的……　　不過想想上一次他和那個未知生命兩敗俱傷，對方突然間消失了十年沒有再攻擊安全區，等十年後再出現，一下子調集了三四百陰墟母獸，而據多寶獸所說，在整個大星空下，卻有不止一處大星系被蟲災吞沒。　　這似乎也能理解，估計之前十年，原本盤踞在烈火星域一帶的那未知生命，發現並沒法靠它一個力量徹底搞定郭正陽后，去了其他地方求助，又帶回來了一個同族。　　而心下疑惑雖多，郭正陽還是在最初的錯愕之後，一咬牙，就快速隨着那些後退的意志雲沖了上去。　　他已經發現在自己的劍意從大成跨越到圓滿后，十年前還能和他兩敗俱傷，甚至壓他一頭的未知生命此刻已經遠不是他對手，就是新來的那個，在意志之力上也比郭正陽差。　　既然對手並不強，那能近距離接近接觸這些未知生命的機會，郭正陽可不會放棄。　　現在他已經不急着要徹底斬殺這些未知生命了，最想的反而是活捉。　　身子一動，瞬間移動展開，郭正陽的全力爆發，已經比趴在長生境妖蟲身上讓妖蟲代步還快了，因為他現在是直接跳過一段段空間閃現的。　　“轟～”　　就在郭正陽快速閃現時，又一柄大鎚突兀在他前方出現，對着他就砸了下來。　　郭正陽知道這是純粹由意志力凝結出來的，也再次放出意志之劍，但讓人愕然的是，郭正陽的意志之劍竟然呼的一下從大鎚體內刺過，兩方接觸的瞬間，他並沒有感覺到實體……　　下一刻，大鎚也砸落在他身上，噗的一聲消散。　　郭正陽靈海之內，才驀地出現在一柄鎚子，重重砸落。　　不過轉瞬之後下方靈海也驟然一變，由靈識組成的海面洶湧凸起一柄利劍，直接和意志之錘交接，直接把鎚子打碎。　　“他們對於意志力的操控，的確比我高明很多，意志力本就是無影無形，修士能把意志力凝結成實體外放，已經在意志力上有了不錯體悟，但能把凝結成實質外放的意志力又隨意虛化，絕對是更高一級的展現。不過意志終究是意志，他就算避開我外放的意志，進入我體內后，想真正攻擊到我，還必須要接觸我的意志，否則就無法對我肉身造成損傷。而它的意志力卻遠不如我的圓滿劍意意志，有這一點，我就不敗了。”　　郭正陽打碎了對方來犯的意志，也徹底明白了剛才自己的意志之劍為什麼會像是穿過虛空一樣穿過了對方的意志之錘。　　繼續快速閃現，郭正陽咬准前方的意志波動追下去，就在快要追上目標時，身前卻突然浮現一片妖蟲。　　這一片都是長生境妖蟲，一次足有數百隻。　　郭正陽身子一閃，直接跳過了這片空間，又把眾妖蟲甩在了身後，重新出現時，郭正陽又出現在一片妖蟲中間，但左右那些妖蟲並沒有直接攻擊他，因為它們沒能力分清敵我。　　妖蟲才是沒有一絲智慧的，完全是死物，哪能分清敵我之別。　　“這小賊能變身子蟲，而且不只是外形幻化，而是真正變成了蟲子，能和對應的母巢生死一體，該死，哪個才是他？”　　……　　郭正陽並不怕落入眾妖蟲圍攻中，因為他自己就是用萬妖譜演化為妖蟲的，這種情況就是能控制母巢的生命都很難發現哪個是他。還是那句話，那些未知生命控制的是母巢，而不是控制着所有妖蟲，這兩者差別很大的。　　陰墟母獸沒有智慧，就像是一頭牛，最多抖抖身子，能抖動身上的毛髮，母巢御使這些子蟲也是類似抖牛毛一樣的動作，那些未知生命能讓陰墟母獸做事，就像是一個人說句話，能讓一頭牛或站或坐或走，但你讓一個智慧低下無比的傢伙分辨自己身上那根牛毛是假的，它沒那智慧。　　而一旦失去妖蟲這樣的利器，又在意志之力上超過對方，郭正陽才敢一個人孤身深入。　　“走，放棄這片星空，只要把凡界九成九地帶屠戮，斷了仙界根基，那些飛升的仙人，就再無法和我族抗衡，全部屠戮，還是留下一隅之地，差別並不大。”　　郭正陽在蟲潮中閃現，眼看就快要發現那未知生命了，才又有一道聲音響起。　　這句話無疑也暴露了更多事，再次聽得郭正陽心驚肉跳，心下也浮起無數聯想，但現在他也沒時間仔細考慮這些，而是再次身子一閃，終於出現在了一片虛無的地帶。　　肉眼看不到，因為這裏沒有絲毫光線。　　但郭正陽卻感應出了一團純粹由意志之力組成的事物。　　那就像是雲團一樣，純粹的意志組成，可千變萬化，沒有具體的形狀。　　而在他出現時，那雲團就正化為一片虛無，從無數妖蟲身上掠過，無影無形，快速向前方逃竄。　　郭正陽體內瞬間湧出一縷縷意志，彷彿千萬把利劍，噗的一聲就刺了過去，但可惜的是，他的意志力卻是實的，如果不是實質的意志力，郭正陽就無法做到外放，而外放的實質的意志力，卻像是穿過虛無一樣，從那逃竄的意志體身上穿透了。　　“我劍意雖然圓滿了，它的強度已經冠絕星空，但在各種運轉技巧上，卻還不夠，現在發現了，都沒辦法傷到這兩個傢伙，怎麼辦？總不能真的看到它們逃掉吧？”郭正陽頓時鬱悶的臉都黑了。　　不過他沒有放棄，而是在快速尋思解決辦法，畢竟那兩個還沒逃遠。

# 第四百五十二章 仙界秘聞

　　快速思索解決辦法的郭正陽，在隨後還真想到了一個辦法。　　面對虛無化從一片妖蟲身上掠過的意志雲團，郭正陽張口一吞，吐出來一道法旨，這法旨就像俗世王朝中的帝王聖旨，通體雲光繚繞，聖旨表題一片空白，卻又散發著一股莊嚴肅穆的神聖感。　　“定！”　　化為合道期妖蟲的蟲身，也在隨後張口吐出一句話，話音沒入法旨，突兀的湧起一層玄力波動，隨後法旨光芒大盛。　　而前方正在快速奔逃的意志雲，也呼的一下定格在了前方，定格在一片妖蟲身子上，一動不動。　　“回！”　　郭正陽化身的妖蟲再次突出一句話，依舊是一個字的話語，定格在那裡的意志雲團，也開始倒流，倒流向郭正陽方向。　　倒流的過程中，那意志雲團倒是輕微抖顫了幾次，但抖顫之後又恢復平靜，快速迴流到了郭正陽面前。　　“實化！”　　這意志雲團依舊是虛無的，不過等郭正陽又一句話說出，伴隨着法旨光明大盛，虛化的意志雲漸漸就變成了實體，因為變成實體的過程里，它身內有太多真實存在的妖蟲，所以那些妖蟲也紛紛像是被潮水推着一樣，開始向左右擴散。　　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笑了。　　“看來你的真實修為，並不算多高，只是因為是純粹的意志生命，而且能控制陰墟母獸，才會顯得這麼恐怖。”　　笑着開口說了一句，那意志雲團卻再次抖顫了幾下，只可惜也只是抖顫幾下又恢復了平靜。　　“可語。”　　郭正陽又一句話講出，意志雲再次一陣抖顫，才終於開了口，“你這是什麼鬼東西？”　　“法寶而已。”郭正陽大笑，不過大笑中他卻一直戒備着左右，畢竟他清楚知道這裏的意志生命並不是只有眼前這一個，眼前這一個是比較弱小的，另外還有一個將塢兄不知道在哪裡呢，而那個將塢兄，是比眼前這個強大的多的，比眼前這個強出十倍不止。　　那個將塢的意志之力，比郭正陽的圓滿劍意弱些，但也只是弱了一兩籌而已。　　而他身前的法旨，的確是一件法寶。　　還是曾經在和多寶獸戰鬥中，那個猥瑣的傢伙拿出了一件頗為奇妙的後天靈寶，那後天靈寶就是法旨形勢，功效是出口成規。　　不管你說什麼，只要運轉法力匯入寶物之內，就會隨着寶物法力揮散變成真正的規則。不過這法寶也有缺陷，比如你在下旨時，說的字數越少，威能就越強，字數越多，法力就會分散。　　要不然剛才郭正陽就不會是說一句古怪的可語，而是會說你可以恢復講話能力什麼的。　　因為和多寶獸捉對廝殺時，那傢伙展示出來的寶物能力太奇妙，郭正陽才也用歪葫蘆吸納了對方寶物氣息，讓自己也能演化使用。　　但說起來這寶物能力也是有限的，比如以郭正陽的修為催動，若是對付長生境強者，這樣的法旨，恐怕效果極為微弱，人家長生境就算暫時被影響，也會很快掙脫。　　只有在對付修為和自己差不多，或者低於自己的修士時，效果才極為顯著。　　所以在看到眼前法旨言出必隨，眼前的意志雲也根本沒有反抗之力時，郭正陽才醒悟眼前的傢伙，真正的實力並不是太強，它只是因為天生是意志生命，可實可虛，在意志上有着精湛造詣，外加能控制陰墟母獸，才會有侵吞整個星系的能力。　　笑過後郭正陽一邊警惕着左右，一邊再次對着法旨開口，“名字。”　　“景。”意志雲受法旨影響，很直白的吐出一個字。　　“來歷。”　　“我們來自仙界，是仙界本土種族，因為在仙界，我族被仙人驅逐至了邊荒一隅，只能在邊荒生存，心有不甘，更意外發現一條可以往返凡界的兩界通道，才下界。”景哪怕心下不願意，但受到這後天靈寶法旨影響，還是乖乖吐出了底細。　　聽到這樣的底細，郭正陽雖然早有了一定猜測，還是忍不住驚了一下，這些怪物，真的是從仙界而來啊！！　　驚愕中，他依舊警惕着此刻不知道在哪的將塢，一邊快速運轉法旨逼問。　　隨着一番問詢，整個事情的來龍去脈，也較為清晰的呈現在了郭正陽面前。　　眼前這種意志生命，包括陰墟母獸，都是仙界本土妖物，或者可以說，在凡界飛升上去的仙人還比較少時，它們才是仙界霸主，而那時候的仙界……其實也只是一片混沌，宇宙初開，凡界顯現，那個時候其實除了凡界之外，並沒有什麼仙界，只有在世界初開的中央地帶，有一片片純粹的混沌地。　　混沌之氣，就是演化萬物的根源。凡界的一切，天體星空等等，都是混沌之氣演化而來的，那片混沌地也就是一切的源頭！　　等凡界誕生的生命不斷吸納靈力壯大自身，最終世界承受不住其力量，降下天劫誅殺之後，修士再撐過去，就會脫離這個世界，進入那片混沌地、也是一切的源頭之地。　　那個時候的飛升真不是好事，只能說是一場災難，因為混沌之氣雖然是萬物根源，但純粹的根源，還沒有演化萬物時，也很難被修士利用。　　不過但凡能飛升的，幾乎每一個都是了不得的大修時，不管是手段還是實力都是在億萬萬生命中最出類拔萃的，所以最初飛升的那些人，雖然有許多是困死在混沌中，但也終於有大智慧生命，研究出讓那些混沌之氣演化萬物的方法，隨後重新開天闢地。　　可以說仙界，其實是最初飛升的那批仙人一點點創造出來的，他們在飛升之後，又重新利用那些萬物根源創造了一個適合自己生存的新世界。　　這個過程很漫長，而且一開始時絕對是困難重重。　　但不管多漫長的歲月，還是多大的困難，在一個個驚才絕艷的修士、仙人掌控下，那片混沌地帶最終還是演化成了仙界。　　仙界並不大，至少沒有凡界大。　　因為世界初開，是天道利用萬物根源的混沌之氣演化的，短時間就演化成型，但仙界卻是一個個飛升者開闢……他們和天道比起來，還是差太遠，只能慢工出細活的一點點雕琢。　　就算到了今天，仙界比起凡界來，也小了十倍不止，不過那裡的世界形態卻高的多，演化的已經是仙氣為根基的，適合仙人生存的環境。　　就像是一單位的混沌氣，能演化一顆星球，或者無窮量靈氣，但它卻最多演化出萬分之一左右的仙氣。　　而像是眼前這意志雲，亦或者陰墟母獸，都是原本仙界土著，生存在混沌中的異物，隨着混沌地帶逐漸被仙人們開發轉化，它們的生存之地也越來越稀窄，不止被仙人們一次次驅逐，還經常被追殺。　　這不是他們能力不行，可以說最初那些飛升的仙人，面對這些仙界土著時都是被屠殺的對象，但問題就在於，飛升者以凡界為基礎，你殺一批，還會有新來的一批……雖然飛升很難，億萬修士里都未必有一個能飛升，但整個凡界有多大？大的無邊無際。　　一個烈火星域被屠戮的只剩下不足百分之一的修士時，都還有幾十萬億修士，全盛時期的烈火星域又有多少修士？　　而烈火星域不過是混亂星系一隅之地，混亂星系又不過是整個大星空下，微不足道的一個星系罷了，比混亂星系更大更強，生命更多的星系一樣比比皆是。　　就算飛升者很少，一萬億個修士里未必有一個能飛升，但凡界太大太廣，全部加在一起，那能飛升的修士數量就很客觀了，不只是數量客觀，而且每一個飛升者，無一不是萬億里挑一的最頂尖強者。　　所以過了最初的被屠戮期后，飛升者們形勢越來越強，徹底翻盤。　　土著種族自然心有不甘，他們賴以生存的混沌之地越來越小，原本的霸主地位被推翻，成了小腳色，哪能甘心？　　可眼下他們在仙界的確翻不起大風浪了，或許在面對個別仙人時，這些土著種族裡的強者也能佔據絕對優勢，輕易屠戮，但大勢方面，它們只有狼狽逃竄的份。　　他們就是一個個原本統治仙界、統治那一片混沌之氣的族群，最終被飛升者以凡界無垠之地為基礎，在無數歲月里活活耗得成了喪家犬。　　不過就算以前這些仙界土著心有不甘，也根本毫無辦法，直到，直到突然有人發現了一個兩屆通道！　　凡界的修士認為，上界仙人不敢下凡，主要是天劫太可怕，你就算下來也立刻會面對天劫，渡過了還會馬上被吸入仙界，所以才沒人下凡。　　其實真正的仙凡兩界，阻隔不止是這一點，更關鍵的還有兩界壁壘的存在。　　這兩界壁壘，比凡界里正面世界和背面世界的世界壁壘還更強大了無數倍，能打通兩界壁壘的，恐怕只有仙王級的存在才能做到，而且也只是能勉強打通，很快又會平復。　　但這些土著種族發現的是一個不太穩定存在，卻會經常乍現的兩界通道，就是在某地，那通道隔一陣子就可能出現，隔一陣子消失，雖然也不太穩定，可只要你守在那裡，總能等到。　　那處地帶也還是在混沌中的，並不為那些仙人所知。　　而在發現那處寶地后，這些純粹意志體的土著種族就有了計劃，破滅飛升者根基的反攻計劃。

# 第四百五十三章 飛升者、下遺、土着

　　仙界土着們破滅飛升者根基的計劃，就是讓一批批虛族，率領陰墟母獸下凡，利用虛族超強的意志力控制陰墟母獸吞食凡界一切。　　只要能徹底抹平凡界，讓仙界失去了凡界這個強力根基，沒有了大批量飛升者，這些仙界土着就有了一定的反擊反撲之力。　　而這個計劃實現起來，其實也並不是太難。　　下凡后的天劫？？　　有句話怎麼說的？天劫主要是針對那些不被凡界承受的強大存在，你只要力量不到，就不會被抹殺。　　而仙界也不是每一個生命修為都在仙人境，簡單舉例，兩個飛升的仙人，男女結合，生個孩子，那孩子雖然一出生就在仙界，但修為是絕不可能一出生就能比擬飛升者的。　　兩個飛升者交合，剛凝結出來的小生命，雖然因為父母遺傳，外加仙界環境等關係，遠比凡界誕生的生命強大的多，比如兩個人族飛升者在仙界交合，生出來的人族嬰兒就是比擬凡界道君境的存在，強大的離譜。　　但這些嬰孩也就是和凡界的嬰孩相比實力強大，和飛升者實力相比還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同樣的道理，像是眼前“景”這樣的純粹意志體種族，還有陰墟母獸等，其實也並不是一出生就有飛升者的實力，他們剛出生者時，一樣只是和凡界道君境差不多。　　那有了兩界通道，派一批實力能被這個世界承受，不會被天劫誅殺的族人下來，操控陰墟母獸吞食，一切就都成了可能。　　至於飛升者方面，沒有穩固的世界通道，輕易沒辦法下凡，就是一個仙王打碎世界壁壘又如何？下來一個飛升者，馬上又會遇到天劫，過不去就是死，過去了還會被吸入仙界，而理論上，仙王在打開世界壁壘后，也的確可以讓在仙界誕生，實力還不足以和飛升者比肩的人下來，但問題是那樣下來有什麼意義？　　那些存在下來后，實力並不比凡界修士高，下來做什麼？　　所以從古至今，才鮮有仙界下凡者。　　“你們這個計劃，持續了多久了？總共下來了多少人？”細細聽完景的講述，郭正陽的心情，倒是極度古怪。　　畢竟在以前，他從沒想到過席捲星空的蟲災，竟然牽扯到上界鬥爭，現在席捲星空的災難，完全是飛升者把這些仙界土着欺負慘了，人家下來報復飛升者家鄉，然後意圖重新爭奪仙界霸權，就這麼簡單。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和我一起下來的一批，差不多有幾千個虛族戰士，都是兩百多年前下來的。而每個人攜帶的陰墟母獸，也都是幾十到幾百不等。”這一次，長長的一句話，郭正陽並沒有用法旨問詢，而是普通講述，但景還是很直白的回答了出來。　　“你們已經吞噬了多少星系？”郭正陽默然了一下，才再次開口。　　“不清楚，凡界太大了，我們之間聯繫也並不大方便。”景再次開口，依舊給不出明確的答案，隨後他更是道，“和我一起下凡的，是以溟大人為首，溟大人實力在凡界長生境，他是我們那期的統帥，大情況，估計只有溟大人知曉，而我只是溟大人麾下一個小卒罷了。”　　說到這裏景倒是抖動了下身子，也不知道這抖動身子是不是在變換表情，“你運氣不錯，幸好是遇到我，我只是和你們凡界的化神期修士實力相當，意志力很薄弱的存在，就是將塢兄，也只是和你們合道初期相當，如果你遇到的是溟大人麾下近衛，怕你死都不知道怎麼死的。”　　郭正陽終於有了一絲駭然之意。　　眼前這個只是化神期？十年前一戰，都差點把他玩死，化神期虛族的意志力竟然都這麼恐怖？而只是一個化神期帶着一群陰墟母獸，就生生把烈火星域給破滅了。而那個將塢，也只是和合道初期相當？但之前交戰中那個將塢的意志力強度，其實也只是比郭正陽的圓滿劍意差了一兩籌罷了。　　那若是和長生境水準相當的虛族，意志力又該有多變態？？如果郭正陽現在和堪比長生境的虛族以意志交鋒，恐怕……　　不過駭然之後，郭正陽才突然又笑了。　　和化神期修士差不多的虛族，怪不得這麼好控制！　　而既然這個景是可以控制的，那麼他就真不急着殺了，他的確有太多太多疑問，都想從對方口中得知呢。同樣，他也很想從這傢伙身上學習一些精妙的意志力控制技巧。　　這位仙界土着，能給他帶來的好處估計還是很多很多的。　　事實也的確如此，哪怕郭正陽一直戒備着左右，戒備着防止被將塢偷襲，但隨後的情況卻似乎說明那個將塢早就拋棄景逃遁了，很長一段時間，這一帶一直都是風平浪靜，讓郭正陽輕輕鬆松，又從景口中得知了許多許多事。　　比如現在的仙界。　　除了有虛族和陰墟母獸等這些族群與仙人們的爭鬥外，似乎仙人們內部也並不平靜，一樣是有各方勢力爭奪霸權。　　不過仙人們內部的情況，景了解並不多，嚴格說起來，他只是一個虛族的無名小卒，虛族一出生就堪比道君境，景只是化神期，也沒有什麼大出身，可想而知他能知道的有多有限了。　　但他也聽說過不少事，比如仙人們內部，爭鬥最劇烈的，就是兩大不同陣營，一個是飛升者陣營，一個是飛升者後代們的陣營，在仙界被稱為下遺族。　　下遺的名字並不好聽，還有一定的歧視性。　　但眼前的仙界，下遺也是一股絕強勢力，幾個下遺強者建立的勢力，還經常和飛升者陣營爆發衝突，形勢很惡劣。　　歸根結底，造成這樣的情況，一是因為下遺經常受到歧視，被歧視的久了，就產生了抗爭之心，再就是資源之爭。　　在仙界，飛升者往往看不起下遺群體，名字就是證明。　　每一個飛升者，幾乎都是從億萬萬凡界修士中脫穎而出，最出類拔萃，還要扛過天劫誅殺的，能力實力都是頂尖的。　　而飛升者後代……他們出生就有道君境水平，修鍊至長生境后，再向靈仙跨度，也只需要突破一個瓶頸，並不需要渡劫，比飛升者輕鬆了無數倍。因為輕鬆，雙方的素質自然不可同日而語，那完全不是一個水平線的！　　這就是飛升者看不起下遺族的根本原因，當然，裏面也未必沒有一些其他原因，比如看人家過的太輕鬆，想起自己九死一生才到了仙界，從而妒忌，不爽等等。　　看不起了，資源分配自然是不公平的。　　飛升者們覺得自己歷經各種磨難才成為仙人，那些傢伙只是運氣好，一出生就在仙界，哪能和他們平等相待？更別提仙界都是飛升者從無到有開闢出來，和虛族等土着不斷爭鬥廝殺奪來的，不知道死了多少前輩，那些下遺卻直接享受？想得美。　　所以最初的形勢就是，仙界各族下遺經常受到歧視，奴役，資源分配也只是喝那些飛升者剩下的湯水。　　畢竟仙界不大，是一點點開闢出來的，資源也就有限了。　　衝突也就無法避免了！　　如果是人族飛升者遇到人族下遺，好說，大家同一種族，看在同族面子，很多事好商量，但人族只是萬族之一，哪怕也是老牌霸主種族之一，但不管是仙界凡界，的確有太多太多不同種族。　　人族以外飛升者遇到其他種族下遺，各種情緒就未必那麼簡單了，同樣的道理，其他種族飛升者遇到人族下遺，一樣一樣的。　　點點滴滴矛盾，一代代積累，外加資源爭奪，一旦爆發之後，就大了。　　大到現在仙界里，下遺族一些絕世強者建立的政權，往往見了一些境界還不高的飛升者就殺，就奴役。　　遇到同族運氣好，遇到異族，就是大悲劇。　　畢竟再強的飛升者剛一飛升也只是靈仙，但下遺族天生在仙界，長生破靈仙只需要撕裂瓶頸那麼簡單，突破一次就行，而靈仙之後還有真仙、仙君、仙王，仙主境界！！　　飛升者就算實力超凡，素質強大，可一個初入靈仙的飛升者遇到下遺族真仙、仙君，一樣不大夠看。　　而最大的問題就是，飛升者數量遠沒有下遺族多，凡界雖大，能飛升者的也不少，但凡界再大，能飛升的修士數量，能和那些下遺們在仙界陰陽交合一場，就生一個生得快？這根本沒有可比性。　　但不管數量如何少，飛升者還是佔據絕對優勢的！而在虛族等土着眼裡，飛升者才是死敵，甚至虛族這些土着一樣看不起下遺，他們也只對飛升者敬畏。　　畢竟飛升者出身來歷擺在那，各個都是無數生命力億萬里挑一的精銳，甚至整個仙界都是飛升者開闢的。　　所以眼前仙界，飛升者足足佔據了七成資源領土，以僅是下遺族百萬分之一的數量，佔據了整個仙界七成資源，下遺們卻是以飛升者百萬倍以上的數量，佔據了仙界兩成資源，平均一百萬下遺，所能享受資源才只是一個飛升者的一半！　　原因很簡單，凡界一個飛升者，從出生到飛升多少年？這麼多年，在仙界的下遺後代彼此交合，又能生出多少下遺？　　等你飛升后，自然吃味，尼瑪，老子辛辛苦苦在下面搏殺，從億萬萬生命力九死一生脫穎而出，你倒好，不知道那個早飛升的，輕輕鬆松在仙界生了那麼多人，誰願意和那麼多人一起公平分配資源？不可能的！　　這樣的情況下，不爆發矛盾才怪了。　　而仙界剩下的最後一成，是虛族，陰墟母獸等原始土着的地盤。　　“等你哪天飛升，最好提前祈禱一下，別飛升到下遺族地盤，不然有的你笑的，下遺族和飛升者是有本質區別的，飛升者肉身凡胎，剛入仙界會經過仙氣淬體，那種大造化，是歷經無窮艱難之後的質的蛻變，塑造出來的靈仙之軀，也和土生土長在仙界的那些族群截然不同，從外看一眼就能分辨出來，萬一你飛升到下遺族地盤，嘿嘿，你能力再強，一個剛飛升的能強得多真仙、仙君么？運氣好，碰到人族人家可能放你一馬，送你去飛升者陣營，運氣不好……嘖嘖，樂子就大了。”　　大致講述了一些仙界的，他自己所知的情況后，景才再次抖顫着雲團一樣的身子，好像是很樂不可支的樣子似的。　　不過這句話，似乎也說明了很多事，說明在他心裏，已經認定郭正陽是極有希望飛升的強者了，不過這也是廢話，景雖然出身低，所知也有限，但有一點，出聲在混沌中的虛族，天生意志體，他們意志力方面，化神期就能比普通修士長生境還恐怖，他竟然在意志力上都比不上合道期的郭正陽，這個傢伙的變態，根本無法形容了。　　這樣的人若都沒能力飛升，那也太沒不可思議了。

# 第四百五十四章 一切都還好吧？

　　“回來了，呵，一晃千多年，認真修鍊的時候也沒有太想着這裏，現在老夫才突然發現，其實我也挺想上界山的風景的，怪不得李師弟和劉師弟在你從迦藍星回來后，主動請纓回來坐鎮了。”　　“雖然現實時間只是過去了十一二年，但咱們在靈時府，可是過了一千三百年都不止了吧？”　　……　　一個月後，地球靈域某地，隨着幾道身影突兀的出現在虛空中，看着島嶼下熟悉的景象，周易青、木傑、杜雲博三位上界山長老都是紛紛閉目感應了片刻，才又睜開眼發出感慨，不只是感慨，周易青更遁下半空，伸手在地上抓起一把泥土放在鼻前嗅了下，才滿臉興奮的又把手中泥土吹散，飄落向四方。　　回來了。　　從星河老祖和郭正陽帶着火府踏出地球開始，這一次眾人的行程的確是史無前例的漫長，在外星空一呆就是11年還多。　　而且這11年，郭正陽和劉夏基本是在迦藍星渡過的，過的是正常時間，那對於修士而言也不長，可這對於一直呆在靈時府的周易青幾人而言，就是一千三四百年時光。　　所以在烈火星域的蟲災基本解決之後，眾人再次返回地球時，周易青等人的感慨自然也要遠比郭正陽兩人強烈的多。　　郭正陽眼中，他只是離家11年多些，這幾位是離家上千年，意義是截然不同的。　　而在三人身側，郭正陽和劉夏也是相視一笑，才眺目看向遠方。　　伴隨着眺望，兩道遁光唰的一下就從天際遠處直射而來，卻正是前陣子回來坐鎮的李、劉二人。　　“李師兄，劉師兄，一切都還好吧？”　　見兩人到來，郭正陽等人也不意外，因為之前周易青等人閉目的一瞬間，早已把靈識籠罩住了整個地球，如此感應，自然也瞞不過李劉兩個新晉長生境。　　而他們問一切都還好吧，自然也是問的地球靈域的近況，上界山的近況。　　“一切都是老樣子，咱們上界山還是穩穩噹噹，沒什麼大變化，整個靈域倒是有一點不同，也就是在咱們離開這些年裡，多出來了一個大宗門，而說起來那個宗門還和郭師弟有關呢。”面對一群師兄弟的招呼，李劉二人對視一眼，才也哈哈笑着開口。　　郭正陽頓時一愣，愕然看向李劉二人。　　靈域修真界多出了一個大宗門，和他有關？　　“郭師弟難道忘了，在你和馮輝決戰之前，曾經在仙途山坊市島外幾個島嶼上到處尋找一個上古雷府，後來劉師妹也去找過，只是當時沒人找到，這件事情後來也引起了一些人的興趣和關注，有大量修士都在那一帶搜尋過，但都是沒結果，誰想到就在咱們離開地球的第二年，就有一個出身白霜門的真人碰到了運氣，找到了那個上古雷府，白霜門繼承雷府傳承后，短短三年裡就蹦出來了兩個道君，現在也是四大勢力之一了。所以嚴格說起來，這最新崛起的白霜門，可不就是沾了你的光么。”　　見郭正陽愕然，李長慶才捋着鬍鬚哈哈大笑。　　隨着李長慶的大笑，劉光也笑了，“是啊，最近靈域內，要說勢頭最猛的，擴張最迅速的就是白霜門了，那裡的一群小傢伙可是野心勃勃啊，雖然還不敢挑戰咱們上界山，但已經和落河山起了幾次齷齪，看着這幫小傢伙斗得這麼熱鬧，倒也挺有意思。”　　一句句講述，郭正陽幾人先是愕然，隨後才也紛紛大笑。　　一別十多年，沒想到回來后，家裡邊還真有了些小變化啊。　　多出來一個有道君坐鎮的大勢力不說，這個新興勢力，還一直在野心勃勃的準備挑戰老牌巨頭？　　好吧，若是以前，地球有這樣的變化，面對一個新崛起的勢力，上界山一幫大佬也未必就敢輕視，可現在嘛，現在還是不說了，在眾人眼裡這樣的新勢力可不就是小孩子打鬧，看個樂子也就行了。　　“不對呀，落河山那幫老傢伙，也有不少都得了郭師弟送過去的星寶，按說新崛起的小傢伙，應該沒能力挑戰那邊才對？”大笑幾聲，周易青才突然又開了口，略帶詫異的看向李長慶。　　不說新崛起的白霜門只有兩個道君，而落河山有五六個道君，落河山那幫傢伙也都還得了不少星寶呢，而星寶在靈域的意義……　　“還不是葛老頭在背後支持么，他們不敢挑釁咱們上界山，但誰是靈域內第二大勢力，肯定是要爭一爭的。因為這個，在我和劉師弟回來后，摘星那老傢伙還來咱們面前抱怨了幾次呢，我是沒興趣理這些，就隨意糊弄過去了。”李長慶再次啞然失笑。　　其他人聞言同樣失笑不已。　　但想想這也是常理，以往的靈域，千年左右都是仙途山稱霸，但自從郭正陽崛起，上界山崛起后，仙途山別說霸主地位，就是老二位置都坐的不問，因為在和馮輝決戰之前，落河山也幫過郭正陽，郭正陽也回饋那邊不少，落河山都快有了趕超仙途山的實力了，那在白霜門崛起后仙途山會暗中支持，打壓落河山也很正常了。　　不過現在這些形勢變化，在上界山眾人眼中也最多就是玩笑罷了。　　現在的上界山，三個長生境，五個合道期，就是除開他們之外，也有四五個道君……這些道君都是星河老祖第一次走出地球探索外星空形勢那幾年，被郭正陽等人帶入靈時府培養出來的，其中就包括周易青的兒子周扶，還有其他幾個老祖的核心弟子，那時候郭正陽都也把上輩子的那位好友李哲也帶了進去，不過李哲實在資質太差，所以在郭正陽離開時，也只是進入真人境而已。　　而在郭正陽離開地球時，才讓周扶等人又離開火府留在地球坐鎮。　　這樣的力量放在混亂星系都能開宗立派，甚至左右一個星域的局勢了。　　那還怎麼去正眼看待靈域內幾個宗門的小打小鬧。　　“你們兩個回來這麼久，沒在人前展露過修為？”隨着笑聲，木傑才也玩味的看去，當初李長慶兩人主動請纓回來時，木傑就笑着說過也不知道他們兩個以長生境實力回歸，會不會嚇死那幫老朋友，但現在憑感覺，好像這兩位提前回來，並沒有在那幫老朋友面前暴露真實實力？　　“又沒人惹咱們，我閑的沒事展示修為幹嘛？我和老劉的修為，也就是周扶他們知道，他們知道靈時府，所以咱們剛回來，就眼巴巴來問詢，結果你猜怎麼著，你那寶貝兒子聽了后，直接就暈過去了。”李長慶聞言，先是一陣哭笑不得，才又大笑。　　眾人再次啞然，啞然之後才哄然大笑。　　說說笑笑中，離開十多年或者上千年不等的老傢伙們，才也徹底熟悉了眼前局勢，在隨後一幫人才紛紛遁向上界山。　　而回到上界山後，看着闊別已久的家園，又和不少熟悉的人相見，自然又有一番熱鬧。　　郭正陽和劉夏也又在上界山呆了半天，才動身趕向世俗。　　也是踏入世俗那一刻，郭正陽才突然一拍腦袋，笑着看向劉夏，“你說，咱們今年多大了？”　　“你修鍊修傻了？連自己多大都忘了？”劉夏一愣，才橫了郭正陽一眼，但一眼后，她眼中也充滿了感慨。　　“你44，我48了，一眨眼就過去了26年，快30年了。”　　可不是么，不知不覺一晃就是近三十年過去了。　　“走吧，回去看看，咱們一走這麼久，也該回去看看他們修鍊到什麼境界了，說不定還會有大驚喜呢。”郭正陽拍了拍劉夏肩頭，才笑着開口。　　這一晃時間真不短，也不知道這麼久過去，家裡那些人都修鍊到什麼地步了。　　郭正陽家人，接觸修鍊也已經二十多年了，反倒是劉夏那邊，她父母等都是在十五六年前才開始修鍊的。　　而且他們都還是在世俗里修鍊，但有兩人打造出來的靈氣充沛的環境，外加頓悟觀想法，應該也都有不錯進展了。　　他清楚記得自己離開地球前，他爺爺已經是道君初期巔峰，母親也是道君初期，其他人基本只是真人左右水準。　　但離開十多年，這肯定又有了不小變化。　　“我不知道這樣做對不對，讓他們一直跟在咱們後面，就算能成長起來，恐怕也很難有實力面對天劫……不過，不過多活幾千年總是好的吧。”劉夏聽了后先是緩慢的點點頭，才又馬上笑了起來。　　不管是郭正陽的家人，還是劉夏的家人，在兩人打造出來的安全背景下踏入修真這條路，的確很容易都能擁有一次次突飛猛進，很容易踏入高深的境界，兩人現在也算是帶起了一個修真世家了。　　問題是那些全在溫室中成長的親人，用境界換取悠長的壽元容易，但真等哪天等他們需要面對天劫時，恐怕在劫難下，是十死無生吧。　　郭正陽也沉默了下，才抓住劉夏的手就出現在了國內。　　他明白這個道理，但那句話沒錯，多活幾千年總是好的。

# 第四百五十五章 長大了

　　“再來一杯。”　　近中午的時間，陽光明媚，繁華的東海市街頭，一座臨街咖啡館一樓靠窗的位置，一名雖然人到中年，卻依舊帥氣十足，更有着驚人成熟魅力的中年男子笑着對服務生說了一句，在女服務生臉色微紅的端着杯子離去后，中年才啞然一笑。　　小丫頭現在竟然還在世俗廝混，和上一世的軌跡不一樣了啊，而且十多年不見，也不知道等下再見時，那丫頭還認不認識他了。　　上輩子，他就是44歲時遇到的宋依依，而重活一次，現在他也已經又44歲了，那個丫頭也27了。　　不過上輩子這時候她已經進入了靈域，現在她卻卻在東海市上班……　　“先生，您的咖啡。”　　就在郭正陽望着窗外遠處一棟大廈微微出神時，身側才響起一聲略帶羞澀的甜軟話音，郭正陽回過神，禮貌的笑笑，但很快就又一愣。　　愣神的時候，送來咖啡的服務生已經離去，郭正陽才古怪的看了那服務生的背影一眼，十來年沒回來，現在的女孩子膽子都這麼大了？恩，他桌前不止多了一杯咖啡，還有一張紙條，上面是一個電話號碼。剛才那個服務生看起來只有十八九歲吧？口味這麼重，竟然還喜歡他這樣的大叔？　　愣過後，郭正陽才把紙條收進了口袋，就是塞進口袋那一刻，紙條已經化為虛無。　　重新細品慢咽，郭正陽腦海中也閃過一道道思緒。　　距離地球較近的烈火星域，最近是安全了。　　搞定了操控母巢的虛族景之後，在不遠處覆滅另一星系的虛族將塢又逃得無影無蹤，估計那邊也不敢輕易來報復，而景和將塢麾下的大部分母巢，也都被郭正陽封禁了起來，就算跑掉的將塢想去向他們那批虛族的主腦溟大人彙報，沒個幾十年恐怕也回不來，所以眼前的烈火星域，除了地盤縮小無數倍之外，的確很安全了。　　不止是安全，星域殘餘的那些修士，更也紛紛有了極大信心，他們不知道虛族的事，但卻知道冒牌貨一個人擊退了幾百母巢，信心暴增下，安全區內的生命星球也躲了起來。　　原本的安全區一千多星球，只有幾十顆是生命星球，但不少大勢力手中也有星球之心，以前是怕淪陷，不敢用，所以才讓上千億修士擠在一個星球，擁擠的厲害，現在發現冒牌貨那麼恐怖，所以在郭正陽回來之前的那一個月里，安全區里又多了三百多顆生命星球。　　眾多修士可用的地盤和資源擴大了十倍，生存環境無疑也好了許多。　　那邊的事，就算告一段落。　　不過星河老祖並沒有回地球，他依舊還是留在了烈火星域，因為他還想在丹道上有新突破。　　繼承了洪姓修士的丹道造詣后，星河老祖已經是星域範圍的丹道大宗師，但那也遠沒有走到丹道最巔峰，所以此刻他留在那裡，就是想靠煉丹之術換取大批量各宗門內收集的丹道典籍，好融匯更多知識。　　不止是丹道，他同樣在收集各種煉器、陣法典籍。拿他的話說，多收集一些，也可以給郭正陽等人用。　　這一點當然沒人反對。　　拋開星河老祖不談，郭正陽在回來前的一個月，也在火府內修鍊，把剛進入合道初期的修為，提升到了合道初期巔峰，更從景口中敲出來不少意志力的運轉技巧，還有更進一步淬鍊意志力的各種功法，還修鍊研究了不少歲月。　　畢竟外界一個月，靈時府就是十多年，能做很多事的。　　這是他回來前的情況，那邊一切穩定，現在他也回到地球三四天了，上界山呆了幾個小時，然後就是和家人碰面。　　這一碰面，很多事的確是超乎想象的，比如他爺爺過去十多年，一直玩命修鍊，竟然才只是修鍊到道君大圓滿巔峰，還沒進入化神期。　　而她母親，一路靠着頓悟觀想法，竟然突破到了化神巔峰……　　至於父親大伯和大伯母，基本都只是道君境，再有他二姐郭小柔，孩子都上小學了，大姐郭玲玲還是單身，修為也只是道君境。　　近12年前，郭正陽剛走時，郭老爺子已經是道君初期巔峰，是郭家除了郭正陽外修為最強的，他也是郭家對修鍊最熱衷，最喜愛的，所以一別十多年，他竟然被郭正陽母親甩開那麼多，不得不說很出乎預料。　　這些情況也說明了很多事。　　一些郭正陽以前有所猜測，卻不太敢肯定的事，現在都可以肯定了。　　比如頓悟觀想法，能否頓悟也和資質有關，資質越好越容易在參悟中頓悟，資質越差，越不容易頓悟。　　以及你利用這功法一路突破提升，越到後來越難，這種困難可能就是頓悟的多了，天道已經對你一直用同一種方式頓悟，有了一定的免疫力一樣。　　這讓郭正陽很無奈，看來就算有頓悟觀想法，以他爺爺父親等人的資質，也未必能走到多高的境界。　　不過想想他們至少也能多活幾百年，郭正陽才又釋然了。　　除此之外，還有就是郭正陽的大伯，現在已經七十多歲，從官場退休了，已經開始在家養老了，反倒是郭正陽的父親，現在只是六十多歲，而且已經走到了副國級高幹的位置。　　郭正陽剛得知時可是愣了一陣子的，愣過後才是哭笑不得的厲害，真沒想到他父親和大伯都這麼熱衷官場啊，哪怕早知道可以修鍊，都還是在官場又多打滾了一二十年，而郭正陽現在，已經是整個國內都數得着的二代之一了。　　在家呆了三四天，陪陪自家親人，然後去劉夏家裡坐坐，直到今天郭正陽才打探了下宋依依的情況，得知對方現在在東海市時，才趕了過來。　　這麼多年過去宋家情況變化一樣很大，宋依依的父親因為受到了郭正陽不少照顧，生意越做越大，如今宋家資產早已百億，諾大一個集團，27歲的宋依依也成了當仁不讓的公主，在其中身居高位。　　而且宋依依這輩子也又遇到了她自己的機緣，如今也已經是聚靈中期巔峰了。修鍊方面，郭正陽也從沒照顧過她，只是只點了下上界山那幫人，暗中照看她的安全，其他一概不干預，讓她自己發展。　　所以這發展和上輩子有大致相似的，但也有不少不同。　　不同的地方不止在於宋依依在27歲沒有踏入靈域，而是在世俗掌控大財團，還有宋依依現在和父親關係很惡劣。　　宋父上輩子只是小有資產，小康水平，直到宋依依隕落時，他都和宋母關係和睦，但這輩子突然坐擁百億身價，不知道是自己有錢變花心了，還是有人主動倒貼讓他受不住誘惑什麼的，在八年前，宋父就和宋母分居了。　　因為有人幫他生了一對雙胞胎兒子，宋母和宋依依為此自然是震怒不已，但宋父也知道自己家能起來完全是多年前自家女兒遇到了貴人，所以哪怕坐擁百億身家，在家裡也並不硬氣，不知道花了多少手段，雙方最後就是和平分居，只是分局，並沒離婚，但他名下的資產九成都轉到了宋母和宋依依名下，至今還在宋父手中只有一成，一二十億產業罷了。　　知道這些時，郭正陽倒也平添不少感慨。　　這事說起來還有點怪他吧，要不是他當年讓人幫宋家，讓宋家財富急速膨脹，恐怕……　　但再一想，這事真要怪他的話，郭正陽也覺得自己有點冤。　　胡思亂想一陣子，正沉默的郭正陽才突然又醒了過來，隨後笑着起身走向咖啡屋外。　　那邊下班了。　　這一次見，他也是準備把小丫頭接入修真界的，恩，不一定要她跟自己回靈域，如果她不想去，就依舊留她在世俗就是了，但各種資源功法之類，郭正陽肯定是要送出去的。上輩子兩人關係略微奇妙，但這一世，郭正陽已經有了劉夏，卻也這不能再多想，只能多為這丫頭鋪鋪路了。　　片刻后，郭正陽就緩慢步行到了一座摩天大廈外，廣場路邊。　　差不多是同一時間，一道倩影才開着一輛火紅色跑車駛出地下停車場，看一眼倩影，郭正陽又是失笑，當年那個小不點長大了，如今的宋依依已經是熟透了的小蜜桃，着裝幹練性感，俏麗的短髮更平添不少英氣和瀟洒，而那張張開了的俏臉，也已經不遜於劉夏，足以有着傾國傾城的姿容。　　在跑車快要駛向路面時，郭正陽剛想伸手打招呼，卻沒想到就有另一輛名貴轎車從馬路上轉來，唰的一下在宋依依車前停下，再然後，一個抱着大束玫瑰花的帥氣身影就下了車，滿臉熱情加燦爛的看向也漸漸停下的火紅色跑車。　　“依依！”帥氣身影二十五六歲左右，長得陽光瀟洒，搭配西裝革履的行頭，賣相極為出眾，比起郭正陽也不差。　　而如此一幕，自然吸引了附近大量行人注目。　　人群注視下，跑車裡宋依依則是一皺俏眉，推門下車，大踏步邁着絲襪美腿走上前，在帥哥笑的更燦爛時，小丫頭卻伸腳一踹，一腳就把帥哥踹趴下，跌了個狗啃泥，“滾，再來煩我，我廢了你！”　　嘩～　　大帥哥臉色漲成豬肝色時，附近也一片嘩然，就是郭正陽都看的瞪直了眼。　　不會吧，這丫頭性格，這麼火爆？

# 第四百五十六章 盡量往大里想

　　郭正陽印象中的宋依依，性格雖然有些活潑，但在他面前往往是嬌憨、柔順的乖巧樣子，至少上輩子兩人在靈域內相識以後，她基本都是那種性格。　　而若是跟着郭正陽一起出去，遇到其他修士什麼的，小丫頭往往是膽小柔弱的，一直都是躲在郭正陽身後，他說什麼就是什麼。　　所以突然間發現這一世的宋依依竟然在大庭廣眾下，一腳把追求她的帥哥踹趴下，表情也是冷冽高傲，那和印象中的反差的確太大太大了。　　不過仔細想想，郭正陽也釋然了，一個人的性格形成和成長經歷是分不開的，上輩子宋依依一直都是家庭和美，父母恩愛，對她也好，但這輩子，八年前她還是花季少女時，父親背叛母親，在外和別的女人生了一對雙胞胎……然後在和母親分居什麼的，如此境遇自然會影響到她的性格。　　再者，上輩子她就是上學修鍊，這輩子卻要嘗試管理一個資產百多億的大集團，就算原本性格柔弱，時間長了也會被磨礪的堅強凌厲的。　　想明白這些，郭正陽倒是略顯不好意思的撓了撓頭，他雖然已經盡量不干預這丫頭的成長了，但其實也已經干預了很多。　　“你……宋依依？你敢打我？”郭正陽饒頭的時候，跪在地上捂着肚子疼的直愁冷氣的大帥哥才齜牙咧嘴的抬頭，驚怒不已的盯着宋依依。　　“打你怎麼了？就你這個爛人，踹你一腳都是輕的！”宋依依則依舊寒着臉，脆生生開口，居高臨下看着還跪在身前的帥哥，一臉不屑。　　就是這句話落地后宋依依又突然一怔，唰的轉身看向了左手邊二三十米外，等看到化身中年人樣子的郭正陽時，宋依依才又徹底呆住了，愣愣看着郭正陽，呆了幾十秒，一張俏臉上的表情也不斷變幻，有疑惑、思索、驚訝，最終才猛地化為濃烈的驚喜。　　“是你？”　　驚喜中，宋依依直接邁開步子就朝着郭正陽跑了過來，等跑到跟前時，她更一張雙臂，似乎要撲進郭正陽懷裡似的，但身子前傾着快要撲過來時，小丫頭才猛地止住身子，在郭正陽一步外站穩，臉色一紅，伸腳就朝郭正陽小腿上踹了下去，秀美性感的高跟鞋在郭正陽腿上蹭了下，她才憤憤盯着郭正陽，“大壞蛋，你有多久沒來看我了？”　　“……”　　“你不應該叫我郭叔叔么？”郭正陽雖然看不透小丫頭的心理情緒，但從她的行為動作也能猜得出，她在短時間內的心情變換有多劇烈和複雜。　　不過一見面就給了自己一腳，這待遇還真是讓人無語。　　“呸，你還有臉讓我叫你叔叔，哪有叔叔一走十四五年，我都差點沒認出你來。”　　宋依依翻了個白眼，又瞪了郭正陽一眼，隨後似乎是越想越氣，更伸手就在郭正陽手臂上掐了下。　　“……”　　一別十四五年，換了普通人的話恐怕真的都認不出來了，但宋依依不一樣，不提她不是普通人，在這些年裡她一樣能時刻感受到郭正陽的存在，這種存在不是說她一直在想着他，而是，父母還好着的時候，經常聽父親到家感慨，要不是郭少幫忙，這次的生意肯定沒這麼順利，母親也是感慨，家裡遇貴人。　　等後來父親和她們母女分家了，當時她只有19歲，剛上大一，母親也一直是做普通警察，突然分到那麼多財產，那麼大的集團，誰去打理？誰會打理？結果很快就有人主動登門，客氣禮貌的提出可以幫他們管一管，理一理，宋依依母親自然是感激，也並不懷疑對方是想侵吞自家資產，因為登門的都是以前宋家還沒崛起時，一次次給予宋家大幫助，看郭少面子上照顧宋家的那些大老闆……　　再然後，人家不止把當時宋依依母女名下產業打理的井井有條，還盡全力培養宋依依母親這方面的能力，等她們懂了，人家自動抽身走人，她們母女想感謝，人家都客氣的說不敢不敢，郭少的吩咐，這是他應該做的。　　再有，等宋依依真的接管家裡資產步入商場后，那生意做的是一個順風順水啊，想感謝誰？郭少面子，郭少吩咐，……　　就是這樣的一次次，雖然郭正陽上次見宋依依，還是十五六年前小丫頭上小學，被老師罰着叫家長那次，但在他離開這些年，郭正陽的名字，面子，卻經常出現在小丫頭耳中，他人不在，但面子和影響卻無處不在！！　　所以就算一別十多年了，宋依依也不可能忘記郭正陽的名字。　　前幾天還有一個長輩剛和宋氏集團談了一比大生意，明顯是照顧宋依依，而那位長輩也就是好多好多年前一直幫宋家起步的人之一，這次幫忙，依舊是看郭少面子。　　宋依依也不止一次問過那些長輩，郭少人呢，但所有人都是笑而不語，只是笑着搖頭，不給答案。　　郭正陽的人，只在她小時候走失那次，或者上小學差點被開除等場景里出現過幾次，但郭正陽的名字和形象，卻是伴隨着她一生的。　　這種情況下，她若是能忘記才怪了，別說是修士忘不掉，就是普通人也絕對會記憶深刻入骨的。　　至於外貌，宋依依在掐了郭正陽一下后，才突然反手拿出一個錢包，錢包里一張照片，卻是小時候的宋依依被年輕時的郭正陽抱在懷裡。　　“嘖嘖，沒想到這麼久，你身材還保養的這麼好啊，幾乎沒怎麼變化，而且變得更帥了。”拿着照片放在郭正陽臉側，小丫頭感慨的嘖嘖有聲。　　“我倒是沒想到你變化這麼大，這麼對你的追求者？”郭正陽一笑，玩味的看了眼還在後面，才剛捂着肚子從地上站起身的青年帥哥。　　“他？你別笑我了，花心大蘿蔔一個，仗着家裡不知道糟蹋了多少好女人，就這還來煩我，我沒廢了他只是不想惹大麻煩，已經很便宜他了。”宋依依翻個白眼，一臉不屑。　　不過在不屑的嘀咕一聲后，宋依依卻突然在眼中閃過一絲古怪的神色，而後站在郭正陽身邊，伸手挽住郭正陽的手臂，親熱的嬌笑，“我說郭叔叔，既然你好不容易出現，那也讓我借借你的氣勢，嚇唬一下這傢伙吧，他父親就是東海市一個副市長，和郭爺爺那種副老總比起來，提鞋都不配呢，你幫我收拾了唄。”　　“你知道了？”郭正陽愣了一下，宋依依卻嬌媚的白了他一眼，“你以為我傻得么？從小我就知道你是個大二代，雖然沒人告訴過我你的真正身份，但姓郭的，還那麼牛氣，國內能有幾家？你和郭爺爺還長的那麼像，至少六成想死，我再想不出就可以撞死了。”　　說了一句后她才悶悶看着郭正陽，“你都跑哪去了，我想你的時候，想見你也從來不知道去哪找你，有一次，就是我爸媽準備分開的時候，我都大膽給郭爺爺打了個電話想求你幫忙，結果郭爺爺笑笑，也不告訴我。”　　“這個……”郭正陽苦笑了聲，才道，“如果沒有我，你爸也不會那麼有錢，說不定就沒人……你恨我不？”　　宋依依愣了下，才又猛地燦笑起來，“我要是因為這個恨你，就太傻了，這是我爸自己的問題，他重男輕女，不就是有人幫他生了對雙胞胎兒子么，哼，也不想想是誰在他什麼都沒有時義無反顧嫁給了他。不過都過去這麼久了，我也早看開了。”　　郭正陽鬆了口氣，不過就在這時，前方站起身子的帥哥卻陰沉着臉走了過來，等緩步走到兩人身前，大帥哥才陰森的盯着宋依依如小鳥依人般挽着郭正陽的手臂，看了片刻，他才把視線落在郭正陽身上，眼中全是冷笑。　　“沒想到啊沒想到，原來宋總喜歡這種老男人，嘖嘖……”　　郭正陽啞然，宋依依嬌笑，嬌笑中挽着郭正陽的手臂也更親熱了，更是半個身子都靠在了郭正陽懷裡。　　大帥哥眼中怒火更盛，“朋友，我叫楊子傑，以前沒見過你啊，不過你這麼一把年紀，都能把宋依依追到手，看來有機會，我可要多向你討教討教才是。”　　不止眼中的怒火旺盛，楊子傑這句話說得也是陰陽怪氣，很有一股咱們以後走着瞧的意味。　　郭正陽啞然，在他身側的宋依依卻也笑了，嬌笑着看向楊子傑，“就憑你，也配？”　　笑過後她才看向郭正陽，在他耳邊小聲嘀咕，“你說我藉著你的虎皮嚇唬嚇唬他怎麼樣？”　　“我不配？”楊子傑一怔，雙眼幾乎噴出火來，尤其是在看到宋依依和郭正陽之間那麼親密的狀態，無疑更讓他受刺激，“那我倒想請教下，不知道這位是？”　　郭正陽無語，宋依依才嬌笑着看去，“他姓郭，你覺得他是誰？盡量往大里想。”　　一句姓郭就讓人猜是誰，正常情況下自然不可能有人想得出，但加一句盡量往大里想，楊子傑才瞬間愕然。　　愕然片刻又皺眉思索，楊子傑才臉色大變，變得一張臉凄白無比，活像是見鬼了一樣看着郭正陽，眼中全是震驚和不敢置信的表情。　　姓郭的，眼下國內最大的無疑就是那位副老總了，但這怎麼可能？難道這位和那位有關係？坑爹吧？宋依依怎麼可能有那麼強勁的關係？

# 第四百五十七章 我明白了

　　“總算擺脫那個陰魂不散的傢伙了。”　　片刻后，火紅色的跑車啟動，穩穩駛入街頭的車水馬龍當中，駕駛座上宋依依興奮的一揮拳頭，才又嬌笑着看向郭正陽，“沒想到你這個大壞蛋剛一來，就又幫了我一個大忙。”　　身價百億的大集團老總能量很大，但說真的，面對楊子傑那樣的豪門弟子，她一樣沒太多辦法，畢竟東海市的副市長也是副部級了，現在才算是徹底解決了吧。　　之前點了點郭正陽的身份，那位楊少是嚇得屁滾尿流，雖然並沒有立刻相信，但宋依依的身份放在那，不管怎麼說也是掌控百億集團的大老闆，她敢隨便拿那種事開玩笑么？沒人敢隨便拿那種事開玩笑，後來他更是拿出手機搜索了下郭老總的照片，駭然發現照片里的郭老總和郭正陽眉目之間，的確有着不少相似度，至少是六成相似。　　再看郭正陽面對宋依依的話，卻是平淡不驚，那種氣度……　　楊少真快嚇尿了。　　他嚇得渾然不知所措，宋依依在隨後沒和他糾纏，話語間嚇唬了楊少幾次，嚇得楊少快瘋了時，她才拉着郭正陽走向跑車。　　從頭到尾郭正陽都沒說什麼，他懶得和那種俗世里的大少磨嘰，太沒意思了，不過在聽了宋依依這句話后，郭正陽才無語的一拍腦門，“我這才幫了你一個忙，這麼快就過河拆橋？又升級成大壞蛋了？”　　可不是么，這身份淪陷的也太快了。　　“咯咯～”見他這樣宋依依倒是一笑，不過輕笑中，小丫頭靈動的雙眸卻轉來轉去，不知道在打着什麼鬼主意。　　郭正陽也看見了，但他並沒在意，只是笑着問道，“現在這是去哪？”　　“去吃飯？”宋依依果斷開口，就是說話間依舊忍不住在偷笑，眼眉間的古怪和小得意，就像剛偷了雞的小狐狸一樣，又嬌又媚。　　“你在想什麼壞主意？”郭正陽詫異的看過去，宋依依卻馬上臉色一變，氣惱而義正言辭的看來，“哪有，我像是那樣的人么？我這就是再想該帶你去哪裡吃飯，這麼長時間不見，以前都是你照顧我，今天我得好好請你一次。”　　郭正陽不說話了，他也想看看這丫頭在玩什麼把戲。　　去吃飯，半個小時后，車子抵達一座很漂亮大氣的飯店，這一切都是小姑娘做主，郭正陽只是亦步亦趨。　　等進了飯店裝飾的奢華名貴的包房，看着小丫頭點菜，點過菜服務生退卻，郭正陽依舊不動聲色。　　而宋依依則偷笑着給他倒了杯酒，踩着秀美的小步子款款而來，“郭叔叔，說真的啊，這麼多年，如果沒有你一直那麼照顧我和我媽，恐怕我們都不知道現在過得是什麼生活，這杯酒，我可得敬你。”　　這時候小丫頭表情很穩重，很真摯，郭正陽想了想還是接過了杯子，並沒打算推或客氣。　　就是杯子剛一到手，酒杯中平靜的酒水突然一變，原本安寧的液體竟呼的一下上涌，脫離杯子漂浮在郭正陽眼前，一團酒液更在隨後變成了一張人臉模樣……　　郭正陽靜靜看着，甚至還留意到小丫頭興奮不已的期待着什麼，似乎在期待着看他見到如此詭異一幕後，被嚇得尖叫起身、手足無措一樣。　　“不錯，挺好玩的。”　　終於明白了小丫頭抱的是什麼壞水，郭正陽心下樂的厲害，表面上也淡然一笑，很客氣的贊了聲。　　“啊～～”這一次輪到宋依依傻眼了，傻傻看著錶情平靜的郭正陽，又看看自己施展出來的小術法，這……　　“不會吧？你沒被嚇到么？”　　傻了片刻宋依依才怪叫一聲，很痴獃的看向郭正陽。　　怎麼可能，就算這傢伙是國內數得着的二代之一，但看到如此神奇的景象，他也該被嚇個半死才對吧？她可是期待這一幕期待了好久，也算報復一下他一走十多年不露面，然後就該輪到她得意洋洋向他解釋什麼，讓他好好拿着崇拜佩服的視線敬仰一下她，她再大氣的拍拍郭叔叔肩頭，說以後該我罩你了……　　這是多精彩的畫面？想到這些，她來時都偷笑了一路呢。　　可怎麼……怎麼會這樣？　　“就你這三腳貓的手段？”在宋依依傻眼時，郭正陽也啞然一笑，伸手在那張由酒液幻化的鬼臉上一點，嘭的一下，凝聚的酒液就炸裂而開。　　那一瞬間更有刺目的光芒從內迸射，宋依依也尖叫一聲，急忙閉眼。　　而等她再次睜開眼時，整個人又傻了！　　傻傻看看左右，宋依依又茫然看向郭正陽，“這……這是哪？”　　可不是，被那光芒刺得閉上眼之前，她和郭正陽還是在東海市一棟星級飯店包房內呢，可就一眨眼的功夫，她卻和郭正陽出現在了一片秀美華麗的大山之巔，山峰足有七八百米高下，山間雲霧繚繞。　　平和的陽光照射下，左右全是醉人的原始山林風景。　　偶爾還能看到一些賣相漂亮，氣息強大的異獸在山林間出沒。　　而身前更遠處，視線盡頭的位置，似乎是一片碧藍色的海洋……　　“你猜？”　　郭正陽輕笑着開口，宋依依則是繼續發愣，愣了片刻才身子一震，而後閃身到郭正陽身側，拉住他一根手臂就放在了櫻唇前，“你和我一樣？也能修鍊？你欺負我，我恨死你了！”　　氣惱不已的叫了一聲，宋依依才對着郭正陽的手臂就咬了下去。　　她那個氣啊，原本想嚇唬嚇唬他，看他出醜一次，也好解了這傢伙消失那麼久的怨氣，卻沒想到反而是她被嚇得又傻又呆，出盡了洋相。　　太坑了啊！　　而她也不是傻子，愣了那麼久后也終於明白過來，郭正陽應該也是能和她一樣吸納天地間的靈氣修鍊的修士。　　而且郭正陽的修為，應該遠比她強大的多！　　甚至可能已經到了她根本想都想不到的境界。　　“哎，你這丫頭，可沒小時候可愛了。”郭正陽再次大笑，大笑中任由宋依依在他手臂上咬下，更是開口調侃。　　“你這個變態，身子是鐵做的不成？我竟然咬不動？牙差點崩掉！”宋依依則氣惱的丟掉郭正陽的手臂，憤憤的瞪眼看來，還有些齜牙咧嘴。　　太坑了！她感覺自己剛才像是咬在精鋼上一樣，自己差點被崩壞牙。　　但憤憤瞪了郭正陽一眼后，小姑娘才突然一歪腦袋，又靈動的轉着眼珠子盯着郭正陽不斷打量，那視線很古怪，看了幾十秒她才突然一拍腦門，“我明白了。”　　“明白了什麼？”郭正陽詫異的反問。　　“明白你為什麼從小就對我那麼好啊，難道是本姑娘就是傳說中百年難得一見的天才，讓你動了收徒的心思？其實我一直不明白，別說是我，就是我媽我爸同樣不明白，為什麼從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你就對我們家那麼好，我甚至還想過當年你那麼做，是不是想那些色狼一樣打我媽主意呢，但那也根本不是，沒有任何原因，你就對我們家那麼好，尤其是對我……快說，是不是？是不是因為我太天才了？你早就想收我為徒，只是之前一段時間有什麼原因，讓你沒能去見我？才一走十多年？”　　說的也是，郭正陽第一次和宋依依相識，就是小不點跑丟了，找不到回家的路，被郭正陽看到後送她回去了。　　如果只有這一件事，那絲毫不會讓人覺得奇怪，但問題是從那開始，郭正陽就暗中託人照顧宋家，這麼多年來他出現的次數屈指可數，但他對宋家人的照顧，卻是無處不在。　　如此情況，不讓人疑惑才怪。　　許多年前宋家裡的確有人懷疑過，郭正陽這傢伙是不是像其他色狼一樣，看上了當時正風韻迷人的莫欣蘭。就是那些懷疑也早隨着時間流轉不攻自破了。　　二十多年了，這傢伙才在宋家人面前出現寥寥幾次。　　誰還會那麼想？　　但問題就是，既然他不是色狼什麼的，為什麼一直以來那麼照顧她們？　　現在宋依依才似乎明白什麼，更在低叫中興奮不已的盯着郭正陽，難道她自己真是什麼不出世的天才，才被這位看重？如果是那樣，郭正陽會那麼對宋家就好解釋了。　　“……”　　不過面對這樣興奮的宋依依，郭正陽卻張了張嘴，最後哈的一笑，不做評價，算了，隨她怎麼想吧。　　“哈哈，笑死我了，竟然有這麼大言不慚的傢伙……咦，沒想到還是個小美人？聚靈中期？修為差了點，不過還是一身世俗裝扮，難道是在世俗中修鍊到聚靈中期？那這樣的年紀，也算很不錯了。”郭正陽不做評價，但一道充滿戲謔的聲音卻突然在左側方響起，就是這戲謔的聲線在隨後很快又變成了驚訝。　　宋依依當場一驚，轉身看去時才看到一個駕雲飛遁，御空而來的飛揚青年，青年長得帥氣瀟洒，一頭長發束在腦後，古樸貴氣的袍服衣袂飄飄，夢一見到這樣的景象，還真像是駕雲飛行的瀟洒仙人一樣，宋依依徹底又看傻了。　　她畢竟只是在世俗中偶爾得到一些傳承，自己摸索着修鍊到聚靈中期而已，哪裡見識過如此場面？　　“你們兩個好大的膽子，竟然擅闖我白霜門，不過看在這丫頭還有幾分姿色的份上，如果你願意答應做本君的侍妾，我可以放你們一條生路。”宋依依傻眼中，那青年才洒然一笑，臉上不見什麼火氣，只是很大氣的瞄了郭正陽一眼，才把視線落在了宋依依身上。

# 第四百五十八章 阿噗

　　“侍妾？？”青年的笑語把宋依依雷的不輕，她完全不明白這是什麼狀況了，正感慨飛來的仙人英姿颯爽呢，真沒想到對方一開口就要讓她做他的侍妾？　　那身為一個現代人，恐怕想不覺得雷都難。　　畢竟她以前從沒正式接觸過修真界，而侍妾這東西，又脫離了現代人生活多少年了？　　郭正陽卻搖搖頭，一臉無奈。　　他的確沒想到自己帶宋依依瞬移到靈域，原本是想正式向小丫頭介紹一下修真界的情況，卻被這樣的傢伙打擾。　　這裡是白霜門的地盤？好吧，感應了一下后郭正陽才發現這裏還真是距離白霜門很近，雖然並不是直接出現在了白霜門宗門所在島嶼，但距離那島嶼也近的只差數十海里。　　他施展瞬間移動，可以確定空間跳躍后的大概方向，但那也的確只是大概方向，並無法做到想到哪個點就到哪個點，不出一絲紕漏，畢竟郭正陽的空間意志也只是感悟到了小成階段，而空間秘術之類，他也並不算特別擅長。　　搖頭失笑中，郭正陽才伸出手指向前一點，一股淡淡靈力波動就隨之泛起。　　正淡笑的青年頓時臉色大變，剛想厲聲說什麼，卻張張嘴，就呼的一下掉了下去。　　“他怎麼了？你殺了他？這裏到底怎麼回事？這是哪裡？”　　宋依依再次瞪直了眼，震驚的看看前方，再看看郭正陽，滿臉都是駭然，郭正陽有沒有殺掉剛才那男子她不知道，但她看得見對方是懸立在山頭外的高空，距離山下幾百米的高度，郭正陽隨手一點，那青年就從空中墜落，直直摔了下去。　　正常情況推斷，人叢那麼高的地方摔下去，肯定是死定了的。　　“難得見你一次，心情不錯，就繞他一條小命了，不過總是要吃些苦頭的。”郭正陽這才笑着搖頭。　　他說的苦頭，也不只是指那傢伙從空中掉下去，摔一跤，而是另有其他苦頭。　　哪怕郭正陽因為又見了宋依依這丫頭，此刻心情正不錯，但突然蹦出來這麼一個傢伙，也是讓人很倒胃口的，小小懲戒肯定是有的。　　笑過後郭正陽才又開口道，“這裡是靈域，在地球上修士們一般都在這裏生存，靈域的位置就是在太平洋，面積不算很大，但也要比咱們國內疆土面積大上不少。整個靈域外圍都被陣法阻隔籠罩，普通人發現不了，只有大部分修士才知道這裏，走吧，我帶你去轉轉。”　　“啊～”　　小姑娘再次獃獃低叫一聲，明顯被這些信息搞得有些頭昏腦漲。　　郭正陽則是一揮手，捲起宋依依就飛遁了出去。　　這一路也並不是直接前往上界山，而是隨意在靈域飛遁，他就是想先帶着小姑娘逛一逛，記得上一世，兩人修為低弱的厲害，只敢在坊市島附近小心翼翼的遊走生存，那時候小丫頭就不止一次感慨，靈域這麼漂亮的風景，若是沒有那麼多妖獸，若是沒有那麼多廝殺爭鬥，能讓她好好逛一逛，遊玩遊玩該有多好。　　結果這樣的願望，直到死她都沒實現過。　　所以這輩子有了能力，雖然現在的宋依依未必有這樣的願望，郭正陽還是準備帶她先走一圈。　　“嗷～”　　高空飛遁中，郭正陽並沒有刻意遮掩氣息，只是輕鬆帶着小丫頭遊走，而最初的遊覽，小丫頭也一直都是痴痴獃呆，都還沒能適應，直到片刻后，郭正陽踏入妖獸地盤，自下方海面下唰的就探出一個龐然大物，那是一條海蛇類妖獸，體長足有三四百米的恐怖大蛇，通體都被漆黑色的鱗甲覆蓋著，額上長着一根尖銳的黑角，從海水下盤旋而出時，自帶一股充滿腥臭的狂風大浪，更瞪着一對綠油油的眼珠子，陰森盯着高空兩人咆哮一聲。　　這一下子，原本還在痴獃中的宋依依才大吃一驚，驚得從雲端蹦跳了起來。　　郭正陽啞然，“別怕。”　　笑着安慰小丫頭一句，他才一伸手，手掌就是平平伸到胸前，下方威風凜凜的海蛇妖就身子一抖，轟的一聲飛向高空。　　不過細看之下，就能發現這蛇妖的飛遁不是由它自身催發，而像是受到諾大力量牽引，不由自主飛離大海，而在飛離的時候原本煞氣森然的蛇妖，此刻卻充滿了惶恐和顫抖之意。　　而它數百米長，水桶粗系的龐大妖身，也在飛離海面后快速縮小，等幾個呼吸后，大海蛇就變得只剩下手指長，細的更像是繡花針一樣，盤旋在郭正陽手心裏瑟瑟發抖。　　“靈域中現在就是人類和妖獸共同盤踞，人類有四大宗門，分別是上界山、仙途山、落河山還有之前那個傻鳥出身的白霜門，妖獸，則大部分都在靈域東部，這條小蛇，只是一條堪比真人境的小妖，對了，你得到的傳承是什麼？知不知道境界劃分？”　　像是把玩柔軟的線條一樣，繞了繞手中的迷你海蛇，郭正陽才笑着看向宋依依。　　宋依依卻差點把眼珠子都瞪出來，看看郭正陽手心的蛇妖，再看看下方海面……滿臉都是驚駭。　　她的確有些接受不了，剛才那麼威風凜凜的一條大蛇，三四百米長啊，還是額生獨角，看上去像傳說中的蛟龍一樣的恐怖存在，這要是出現在世俗社會中恐怕都會引起無窮恐慌的，可郭正陽只是一伸手就把這東西抓在了手裡，像是把玩小泥鰍一樣。　　這是什麼樣的手段？　　不過看着看着，宋依依才突然臉色發白的尖叫起來，身子也有些搖晃，“這麼高，快下去，快下去……太高了。”　　她才醒悟過來兩人竟然飛在高空？？海面高空上千米的地帶？剛才太震驚，倒沒注意到這些，現在注意到了，她才直覺一陣陣心悸感湧來。　　郭正陽愣了一下，才搖着頭降下雲頭，等飛到距離海面只剩幾十米高度的地方，才一甩手，把手中迷你小蛇丟了下去。　　噗通～　　迷你小蛇在墜落的過程中又變回了原本大小，落入海水中濺起一大片海浪，更以驚人的速度向深水逃竄。　　看樣子那傢伙也被郭正陽嚇得不輕。　　說的也是，那只是一條真人境小妖，突然落入郭正陽這樣的合道期強者手裡，沒被嚇死已經是好的了。　　蛇妖畢竟不是妖蟲那種毫無智慧的殺戮機器，修鍊到真人境的妖物，其實也都是有靈智的，而妖族本也就是凡界萬族之一。　　所以哪怕它感應不出郭正陽的修為深淺，但至少能從剛才的短短時間就體會出郭正陽有多深不可測。　　“我，我就是高中時偶爾在學校附近，誤打誤撞進了一個地下迷宮，得到了一些好東西，才知道怎麼修鍊，真人，真人是什麼？”宋依依這時候卻死死盯着那翻入深海的蛇妖，依舊面色發白。　　“真人是修士經歷的一個境界，普通人剛接觸修鍊，吸納天地靈氣入體，不斷淬鍊肉身，那個入門的境界稱作聚靈期，聚靈初期只淬鍊肉身，中期開闢靈海，吞納靈識，你現在就是聚靈中期，而聚靈期以上就是真人，真人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可以御空飛行，不藉助任何器物御空飛行，……”郭正陽心下又是一陣感慨，果然如此。　　這丫頭得到的還是上一世的機緣。　　感慨中他也開始向她科普起了修鍊方面的基礎知識。　　“啊～我還以為我已經成小超人了呢，甚至比美國電影里那些超級英雄還厲害呢，沒想到我只是聚靈中期？修士裏面最墊底的？”而宋依依則在了解了一些基礎情況后，才忍不住又有些小崩潰。　　可不是么，得到傳承好多年了，隨着自己體能以及靈識的不斷累積，她這些年裡還真是很有些得意和興奮的，以為自己已經像是老外影視中那些超級英雄一樣，無所不能了，現在……　　“那你是什麼境界？你能御空飛行啊，還能帶着我一起飛，難道你就是真人？不對，剛才那個能飛的，還有那個大蛇都被你那麼輕鬆打垮了，難道你是道君？你剛才說靈域內四大宗門，最強者基本都是道君……不會吧，郭叔叔，難道你真的已經是地球上最強的那一撮人了？”崩潰了一瞬間，宋依依才又興奮的開口發問。　　“……”　　郭正陽啞然，他剛才科普時，的確說了地球幾大宗門基本是道君最強，但他說的只是基本啊。　　啞然中再想說什麼，郭正陽就又一皺眉，玩味的看了下下方。　　不是吧，連妖獸也流行打了小的來大的？　　無語的翻了個白眼，郭正陽再次一攤手，向下一抓，下方大海瞬間波浪翻滾，伴隨着海浪滾動，一條體型極為恐怖的海蛇就隱隱在海水下浮現出猙獰出的體型。　　猛一看去，那隱藏在海面下的巨獸足有上千米長，粗壯的像是小房子一樣，而它的氣息，也已經是道君中期了。　　下一刻，龐大的海妖又不由自主飛出海面，更在浪花飛濺中急速收縮，最終收縮成迷你小蛇，盤旋在了郭正陽手心。　　“這是一條道君境的蛇妖，看來咱們是不小心進入人家的地盤了。”把玩了一下帶着海腥味的蛇妖，郭正陽才笑着看向宋依依。　　“阿噗～”　　小丫頭卻驚的噴了。

# 第四百五十九章 去試試吧

　　“濟兄？呵，濟兄可是難得有空來我仙途山，快請進。”　　“不敢，郭前輩太客氣了，濟某平時只是怕打擾了幾位前輩清修，實則心下恨不得日日跟在幾位前輩門下聆聽教誨呢。”　　……　　靈域仙途山，隨着幾道身影登門拜山，消息傳進去后，仙途山內也快速走出來幾道身影，正是上界山幾位道君。　　為首一人正是當年郭正陽帶着本命靈器革新來仙途山投稿時，曾經在《靈域》本部坐鎮的那位郭道君，而說起來整個仙途山，郭道君雖不是宗主，但因為緊跟無雙老祖步伐，也是整個仙途山數得着的體面人物。　　郭道君之後，則是仙途山另外兩名道君，這已經是除了無雙老祖和千絕老祖，以及仙途山宗主外所有頂尖力量匯聚了。　　有人登門拜山，仙途山會給這麼大的面子，出動三個道君親自迎接，當然是因為來人不簡單，來的這幾位，就是眼下靈域第四大勢力，這十年內才崛起的白霜門幾位大佬，包括白霜門宗主濟雲，以及另外一位道君龐布業。　　而在諸人相見，一番客套后，一行人才紛紛趕往仙途山宗門大殿。　　等進入大殿，郭道君請了濟雲和龐步業落座后，兩位來客對視一眼，濟雲才又馬上起身，滿臉苦笑的向郭道軍一抱拳，“郭前輩，實不相瞞，在下這次前來，是我白霜門遇到了大麻煩，想請前輩出手相救。”　　“怎麼回事？”郭道君愣了一下，才詫異的看去。　　“還不都是這逆子，不知天高地厚，得罪了不該得罪的人！”濟雲這才憤憤轉身，瞪了身後一名帥氣青年一眼，那青年在這眼光下，也訕訕低頭。　　濟雲則從兒子身上收回視線，苦笑着釋放出來一個水系術法，凝結出一个中年人的面貌模樣。　　看到這水影，坐在椅子上的仙途山幾位道君頓時紛紛驚起，死死盯着那身影呆了片刻，郭道軍等人也紛紛苦笑。　　“我說濟兄，你這也太……”　　“你家小子竟然得罪了他？嘿，有魄力！連他都敢得罪？”　　……　　毋庸置疑，郭道君幾個都是在第一時間就認出了那中年人是誰，郭正陽啊，雖然郭正陽這一二十年，基本都沒怎麼在靈域露過頭，那位安靜的簡直就像是憑空消失了一樣，但整個靈域，卻沒人會忘記，郭正陽是誰。　　那可是在近二十年前，從無數修士手中脫穎而出，繼承一位長生境大能府邸的狠角色，更恐怖的是那位在隨後以真人境修為迎戰黑獄老祖馮輝，當著無數修士的面斬殺了馮輝！　　正是因為那一戰，原本靈域四大巨頭，三山一府直接變成了三山，血幽府被徹底掃平。　　一二十年前郭正陽還只是真人境時，就能斬殺馮輝，掃平一個當年只是比仙途山弱了一兩籌的超級勢力，一二十年後，雖然已經沒多少人在這段時間里接觸過郭正陽，但那位的威懾力，一樣是極為恐怖的。　　現在好嘛，白霜門那位少主竟然連那位都敢得罪？　　這不是自己找死么？　　苦笑之後，郭道君捋了下額下美須，才突然又詫異的看向濟雲，“你家小子得罪了那位，現在卻還活生生站在這裏，看來那位並不是太生氣？濟兄只要親自登門賠罪就行了，還來我仙途山做什麼？”　　可不是么，得罪郭正陽是件很恐怖的事，但既然濟雲家的小兒還活着，這就說明事情應該不太嚴重？　　“這逆子現在看着沒事，不過……不過每隔一個時辰，就會全身巨痛，發作時足以讓他痛苦的想死，……那位的手段太過奇妙，老夫是看不出一點究竟，而且現在也不知道他只是受些懲戒就算了，還是會在懲戒之後命喪黃泉，所以才想請幾位前輩出面，幫忙求下情。”濟雲再次一嘆，苦笑的厲害。　　他兒子，就是在不久前當著郭正陽的面口出狂言，想收宋依依做侍妾的那位，當時被郭正陽一指點暈掉下山，等他再次蘇醒時，就是被一陣劇痛驚醒的。　　那種感覺一上來，真是足以讓人想一死了之。　　等疼了一陣子好了后，感覺到異常的濟雲等人才從宗門內趕了出來，當時剛一看到某人的慘狀，濟宗主也是頗為震怒的，只是等那種痛楚暫時消退後，他讓兒子用術法映照一下出手之人的容貌后，濟雲一看就傻了。　　他兒子還小，加上郭正陽在無數修士面前斬殺馮輝已經是近二十年前的事，所以對方沒見過、沒認出來下手人的身份也正常，畢竟這一二十年，郭正陽幾乎都是從靈域修士眼中消失的乾乾凈凈的，但他卻是見過的，也親眼目睹過郭正陽斬殺馮輝的一戰。　　認出那是郭正陽下的手，濟雲都嚇懵了。　　就算白霜門現在崛起了，還得到仙途山全力支持，但濟雲也不覺得趕去撩上界山的虎鬚，郭正陽那廝真人境時就能斬殺道君，還是斬殺的老祖級別，現在一二十年過去，誰知道對方什麼修為，又有多恐怖的戰力？　　至少郭正陽在他兒子身上下的手段，他根本是一籌莫展，只能看着對方痛苦。　　所以在認真思索之後，他還是不得不帶着人來仙途山求助。　　畢竟他兒子身上的禁制，是只是疼一疼，還是受盡折磨后又會橫死？這還不一定，如果只是疼疼，他還就忍了，誰讓自家孩子不爭氣，白痴一樣的眼神，去得罪那位，但如果他身上的禁制在折磨他一陣子后還會殺了他，那濟雲就有些接受不了了。　　“有禁制？一個時辰一次？”隨着濟雲的話，郭道君倒是又看了濟雲的兒子一眼，才開口道，“我還是去稟報葛師兄吧，請他老人家出面，把握才大些。”　　濟雲等人一聽，自是急忙表示感謝。　　郭道君則擺擺手，隨後就離開了大殿。　　片刻后，一連幾道身影就又從殿外而來，又馬上引得濟雲等人上前拜見，彼此一番客套之後，其中一名白髮老者才笑着走到了濟雲的兒子身前。　　“葛師兄，這一次濟雲家的小子不知天高地厚，得罪那位，對咱們反而是機會了。”　　“恩，正好可以看看他的修為到了什麼地步，有些事，上界山那邊的確是做過分了，有人得了機緣，讓自身所屬宗門崛起，這是正常的，但他們對落河山大力扶植，把咱們仙途山的面子置於何地，只是以前一直沒機會了解他的修為手段，現在趁機看看，倒也不錯。”　　……　　白髮老者正是以前一直被譽為靈域第一人的無雙老祖了，和無雙老祖一起來的，也正是千絕老祖以及仙途山當代宗主。　　幾句傳音后，無雙老祖才笑着示意某人安靜，然後探入靈識開始查探。　　查探片刻，無雙老祖就轉身看向濟雲，“據老夫判斷，郭道友應該只是讓濟小友吃些苦頭罷了，不會危及生命，這樣吧，等下子老夫親自陪你一起前往上界山，郭道友也應該會給葛某一個面子。”　　“真的，那太好了，多謝葛前輩！”　　濟雲幾人這才全都大喜。　　無雙老祖則笑着擺手，擺手后更向千絕老祖傳音，“那位的手段，似乎也並不是深不可測的類型，他肯定是道君水準了，以他以前的戰力推斷，也肯定在靈域是無敵的，不過，以他所使手段來看，我們也不是毫無反抗之力。”　　“那，咱們去上界山試探一下？”千絕老祖心下瞭然，眼中更閃過一絲喜色。　　這些年，仙途山眾人的確是懷有不少怨氣的。　　還是那句話，以前的仙途山在千多年時間都是靈域第一，毫無疑問的最強霸主，結果郭正陽崛起后，仙途山被上界山壓在身下也就算了，可落河山竟然也在上界山支持下勉強壓下了仙途山一頭。　　這就讓仙途山眾人無法接受了，老牌霸主直接成老三了，在白霜門沒起來前，那更直接是最後一位。　　那沒怨氣才奇怪了。　　但眼下的上界山太強大，這些年裡不提那些老牌人物，就是新晉的道君就有四五個，據他們所知上界山道君都兩位數了，還有郭正陽那種妖孽人物在，恩，關鍵也還是郭正陽，除了郭正陽以外的人，比如那幾個新晉的道君，其實無雙老祖等人也並未放在眼裡，新晉的傢伙能強到哪去？他們關鍵只是怕郭正陽潛修這麼久，早已到了讓他們只能仰望的地步，才不敢輕舉妄動，不管怨氣再大，無雙老祖也最多敢支持着白霜門去和落河山找找刺激罷了。　　直接挑戰上界山，無雙老祖都不敢。　　但現在多少探明了某人體內的禁止手段后，無雙老祖卻真有些欣喜了，因為那段禁制並不是深不可測，他都有信心搞定那個禁制。　　這說明郭正陽還沒晉陞到讓他們只能仰望的地步？這，還真讓無雙老祖心癢了，因為這些年，他也不是原地踏步，無雙老祖此刻已經是道君大圓滿巔峰了！就算是以前和他修為差不多的星河老祖、摘星老祖等人，和現在的他比起來應該也相差很大。　　這種情況下，的確是可以去試探試探了。　　“去試試吧，雖然不能和那邊鬧僵，但至少也要旁敲側擊一下，咱們屈於上界山之後無所謂，但至少那邊也不能太支持落河山。”無雙老祖又傳音一句，捋着自己的長須輕笑。

# 第四百六十章 周兄可別誤會

　　“郭師叔！”　　“見過師叔祖！”　　……　　上界山，等解除幻術，以原本面目出現的郭正陽帶着宋依依回歸山門，沿途過處，到處都是一片恭敬的問好聲。　　這種情況在郭正陽眼中自然是毫不出奇，很輕鬆應對，但宋依依卻看得一陣無語。　　除了無語她也不知道該怎麼表達心下的情緒了，畢竟看着那些多修士都對郭正陽謙恭有禮，甚至還有一些年紀鬍子一大把的老者恭恭敬敬在郭正陽面前行禮，叫着師叔或師叔祖，甚至還有輩分更低的，而再看看郭正陽才只是二十齣頭，和她還是小屁孩時見到的郭叔叔一模一樣，也就是說這一二十年過去，原來某人一點都沒變老。　　再加上之前的一段時間，郭正陽帶着她遊走靈域，看到大片匪夷所思的景象，秀美無雙的各種風光，在聽着郭正陽一次次解說和靈域有關的事。　　這幾個小時的遭遇的確太具有顛覆性，讓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接受了還是沒接受。　　“這裏就是上界山了，上界山除了宗主周師兄之外，還有像我這樣的六個長老，等下我就帶你去認識一下。”　　宋依依神色古怪中，郭正陽才又笑着開口，說笑一聲后，才帶着宋依依前往山門大殿，小丫頭一時還沒能接受太多事，但那也無所謂，多給她點時間就行了，而既然宋依依懷疑自己看重她是因為她資質好，那就將錯就錯吧。畢竟這本就是修士世界里一個還不錯的借口。　　“郭叔叔，你真要收我為徒？還有，以後我就要留在這裏，不能回去了么？”也是這時，宋依依才忍不住心下好奇，疑惑的看向郭正陽。　　“你想不想拜我為師？”郭正陽沒有肯定回答，而是笑道，“這些還是看你的意思，你願意拜我為師，那我就收下你，至於你以後想呆在哪裡？不管是在靈域還是回世俗修鍊，都隨便，這個本就無所謂的。”　　有些事，發展的過程中很容易偏離原本計劃的軌道。　　比如郭正陽當初收劉夏為徒，是看中劉夏資質，想收一個天才弟子的，而他當初接觸宋依依，卻不是想收宋依依為徒，而是有可能的話，他還想繼續上一輩子的情況，比如發展成道侶。　　但誰想到在迦藍星時，因為一幫猥瑣傢伙的算計，他陰錯陽差和劉夏發生了關係，而他在和劉夏經歷種種事情后，也不是對她沒一點感覺，所以就坦然面對了。　　這偏離了軌道太多，而宋依依這邊，看人家一口一口叫自己叔叔叫的順溜，他也因為劉夏的關係有所顧忌，同樣偏離了預定軌道。　　但既然到了這一步，偏離軌道也無所謂。　　“這麼好？”宋依依聽了卻又一瞪眼，但瞪眼呆了片刻后，她才又變得驚喜起來，“當然願意了，嘿嘿，不過我要是拜你為師的話，那我在上界山是什麼輩分？會不會也很高啊，會不會也有一些頭髮鬍子都白了的傢伙要叫我師叔啊。”　　郭正陽無語，她現在都在想什麼啊，難道只是因為可以享受高輩分才想拜自己為師？　　不過就在郭正陽無語的時候，一道身影才驀地從遠處遁來，等遁行到郭正陽身後幾十米外時，那身影才馬上降下雲頭，對着郭正陽行禮，“上界山三代弟子於慶，拜見師叔祖。”　　“起來吧，有事？”那於慶也就是一個真人級修士，還是今天守衛山門的鎮守弟子，此刻郭正陽已經帶着宋依依要到了山門大殿，鎮守弟子卻突然趕了過來，肯定是有事吧？　　“師叔祖，是這樣的，仙途山無雙老祖、千絕老祖以及胡宗主等人聯袂而來，說是想拜見師叔祖您老人家，隨行的還有白霜門濟宗主一行。”於慶急忙恭敬的回答。　　郭正陽則笑了笑，“那你去請他們進來吧。”　　如果來的是落河山強者，郭正陽在知道后肯定會親自去迎接，但是無雙老祖等人聯合白霜門強者登門拜訪，他就懶得去親自迎接了。　　不過在示意於慶退下，而他帶着宋依依前往山門大殿時，郭正陽還是散發出靈識把事情通知了周易青。　　片刻后，上界山山門大殿內，郭正陽剛把宋依依介紹給周易青、木傑和杜雲博幾人，殿外立刻就響起了一串爽朗的笑聲。　　聽到笑聲，周易青幾個才也一笑，紛紛走出了殿外。　　“葛道友，千絕兄，胡道友，別來無恙！”　　“周兄客氣了，老夫還是老樣子，倒是周兄，一二十年未見，看起來倒是修為精進了不少啊。”　　……　　雖然如今的上界山整體實力早已甩開了仙途山不知道多少萬里，但大家畢竟都是認識幾百年的老相識，哪怕以前關係並不算太好，但也稱不上惡劣，所以剛一見面后，雙方該有的客套，也悉數展開。　　客套中，周易青幾人也請了無雙老祖等人入殿落座。　　“逆子，還不快跪下向郭前輩謝恩！你這逆子，翅膀倒是贏了，郭前輩有幸來我白霜門附近遊走，你不盡下地主之誼已經是失了大禮，竟然還冒犯前輩，若不是郭前輩大度，懶得和你計較，你哪還有命站在這裏？”　　就是眾人剛落座，隨在仙途山眾人身後的濟雲就馬上一瞪眼，抽了在他身後的某青年一耳光，才疾聲厲斥。　　伴隨着厲斥，那青年也馬上跪了下去，對着郭正陽就磕起了頭，“多謝郭前輩不殺之恩！”　　郭正陽神色不變，就是上界山其他修士一樣表情淡然，等看着對方連磕了好幾個頭后，郭正陽才笑道，“算了，既然事情都過去了，就這樣結束吧，你身上的禁制，一天多后就會自動消失，以後別再那麼跋扈就是了。”　　淡然承受着對方的磕頭謝恩，郭正陽的確沒什麼不好意思的，畢竟若不是他修為夠強，上界山地位夠高，那現在事情的結果就又截然不同了，說不定就是宋依依真被對方強行擄走做了侍妾，而修真界的侍妾，基本都是雙修鼎爐之類，意義不言而喻。　　所以不殺這濟姓小子，已經是郭正陽心情很好的結果了。　　“一天多后？”隨着郭正陽的話，那青年才猛地一呆，眼中更湧現一層深深的恐懼，畢竟他身上的禁制，每隔一個時辰就會發作一次，發作起來幾乎讓他痛苦的想自殺，那一天多后禁制才消失，豈不是說還要忍受一二十次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　　“怎麼，你還不滿意？”這一次倒是周易青開了口，訝然笑着看去時，周易青才再次道，“今天本是郭師弟收徒的大好日子，結果剛帶了弟子回靈域，就被你這傢伙蹦出來壞了興緻，小小懲戒，你還不樂意么？”　　之前郭正陽在通知周易青等人仙途山要人來訪時，也大致解釋了之前的小衝突，所以周易青等人也清楚事情經過的。　　“不不，嶺峰不敢，多謝郭前輩不殺之恩。”濟凌峰馬上搖頭，再次白着臉慌亂的連連叩首。　　“原來今天是郭道友收徒的好日子？恭喜！”無雙老祖這時倒是站了起來，先是笑着向郭正陽一抱拳恭賀，隨後才笑道，“這樣的大喜事，被你這小子給壞了興緻，還真是罪該萬死，不過郭道友，這畢竟只是小輩不開眼，以郭道友如今的身份實力，稱之為靈域第一人也不為過，我看還是別和他這小東西計較了，不如賣葛某一個面子，就這樣算了吧？”　　一句話，郭正陽頓時一愣，就是周易青等人也紛紛一愣，全都奇怪的看向無雙老祖。　　剛才郭正陽說了一句事情就這樣算了，濟嶺峰身上的禁制會在一天多后就自動消失，值得就是這小子承受一天多懲戒后，事情揭過。　　但星河老祖現在所說就這樣算了吧，這句話明顯和郭正陽表達的意義不一樣，他的意思，應該是想讓郭正陽賣他一個面子，現在就解除濟嶺峰身上的禁制。　　星河老祖的面子，在靈域內還是很大的。　　不過之前郭正陽說一聲，周易青說一次，兩人已經把上界山在這件事的態度上表明的再清晰不過，無雙老祖竟然還站了出來要讓他們賣他一個面子，這是什麼意思？　　愣了一下，周易青才哈哈一笑，意味深長的道，“沒想到葛兄這麼關心這小子，周某倒是看走眼了。”　　一個不開眼的傢伙，要強搶郭正陽新收的弟子做侍妾，郭正陽沒殺對方，只是小小懲戒一下，無雙老祖竟然還想要郭正陽取消懲戒，這已經是挑戰了吧！　　難道對方忘記了，以前郭正陽破滅血幽府的一戰，最初的原因就是黑獄老祖搶了郭正陽的弟子？　　“周兄可別誤會！”無雙老祖爽朗一笑，“這次來，我就是帶着白霜門幾位道友來賠罪的，除此之外，才想着有機會的話和吳道友切磋一下的，周兄還不知道，老夫閉關參修近二十載，終於突破到了道君大圓滿境界，正想一鼓作氣，靠和人切磋激發感覺，準備再進一步的，只是仙途山內連胡師弟他們都不理老夫這個瘋子，這才想趁這機會來貴宗求助吳道友，不過既然恰巧遇到郭道友收徒這麼大的喜事，老夫倒是準備不足了，早知道應該先準備了賀禮再來，而這樣的大喜日子，看來也不適合找吳道友切磋求助了，不過嶺峰畢竟是小輩，若是在大喜日子，禁制發作時打擾了貴宗的喜慶氛圍，那更是罪上加罪了，如果郭道友不介意，不如就此繞他一次，改日老夫一定再備齊賀禮前來道謝。”　　這笑聲很爽朗，很熱忱。　　但一番話落入上界山眾人耳中后，幾人卻又面面相覷，隨後也又全笑了，各個都笑的意味深長。　　無雙老祖這次來，不止是替濟嶺峰求情，還準備來找星河老祖友好切磋？　　這還真是說得很好聽的。

# 第四百六十一章 這是看不起人么？

　　“哈哈，原來葛道友這次來，還想找吳師兄切磋啊。”笑的意味深長，這一次倒是木傑開口說話了。　　一句話吸引了殿內眾人的關注，木傑才捋着長須起身，“今天雖然是郭師弟收徒的大好日子，不過只是友好切磋的話，也沒什麼不合適的，雖然如今我師兄不在宗門內，但老夫也可以替吳師兄出面，葛道友如果不介意，就由老夫和你切磋下如何？”　　帶人來賠罪，順便切磋求助下，希望靠着切磋幫助自己突破新境界？　　無雙老祖這貨還真是說的比唱的好聽啊，大家都是活了幾百年甚至上千年的老怪物了，恩，至少木傑等人眼下只有三百歲左右，但算上靈時府時間，那都是活了一兩千年了。　　若是再不明白無雙老祖等人來這裏的真正來意，那就可以去死了。　　帶人賠罪是假，切磋求助是假，試探挑戰才是真的吧！！　　一想到這裏，木傑就笑的有點肚子疼。　　看來仙途山真的有些不甘寂寞了，或許在那邊看來，上界山這些年一直沉寂的厲害，而無雙老祖又突破到了道君大圓滿，所以他們就想挑戰一下上界山的地位？　　或許他們一開始也不敢真正的、明大明挑戰，才想以這種手段先試探下？　　那，木傑也真不介意成全了無雙老祖的試探。　　笑過後，木傑又看向郭正陽等人，“周師兄，郭師弟，你們覺得如何？”　　“好，既然木師兄有這樣的興緻，吳師兄也不在山門內，那就由木師兄代勞吧。”郭正陽自然也沒意見，既然無雙老祖想挑戰，那就陪他玩玩吧。　　周易青、杜雲博幾人也只是全笑着點頭。　　但在這樣的笑聲里，無雙老祖幾人卻紛紛愣了。　　愣了幾個呼吸，無雙老祖又驚疑不定的看向木傑，“木道友，你……這不好吧，今天畢竟是郭道友收徒的日子，我看還是算了，這麼喜慶的時候，可不合適這些事。”　　可不是，他們來這裏就是試探的。　　仙途山這些年被壓得太狠了，而無雙老祖又有了精進，以前靈域各方老祖道君，都只是道君後期巔峰的水準，而他如今卻進入了道君大圓滿，也修鍊到了巔峰，單獨論修為，就是以前的星河老祖、摘星老祖、黑獄老祖等人的三倍。　　有渾厚的修為支撐，廝殺起來運轉同樣的術法，術法威能就能更強勁幾倍，運用法寶一樣可以更輕鬆，作戰時能堅持的廝殺時間也更長久。　　這是全方位的大幅度提升，有這樣的底氣，他才敢來試探。　　但他理想中的試探目標是星河老祖啊！！　　他不敢直接挑戰郭正陽，畢竟郭正陽當年在真人境就能斬殺馮輝，現在一二十年過去，以郭正陽展示在濟嶺峰體內的禁制來看，他的修為肯定也是道君了，那進入道君境的郭正陽，肯定要比一二十年前更可怕的多，所以就算進入了道君大圓滿，無雙老祖也不敢挑戰郭正陽，只敢嘗試着去挑戰星河老祖。　　在他想來，自己以切磋的名義打壓一下星河老祖，向上界山一方展示一下強硬的實力，就算郭正陽修為更高，實力更強，那仙途山又不是真要和上界山撕破臉，到時候他旁敲側擊一下，讓那邊對落河山的支持力度收斂一些，那隻要自己展現出足夠的實力，對方應該也會照做……　　但他真沒想到在自己委婉的提出來要求后，出來迎戰的竟然是木傑！　　這是開玩笑？還是上界山自大到了這種地步？　　他記得一二十年前的木傑雖然是上界山最精通陣法禁制的道君，就算在整個靈域，木傑的陣法造詣也是數一數二的，但提到修為這位只是道君初期吧？論修為，這位可是所有道君里最墊底的，哪怕現在無雙老祖也感應不出木傑的修為深淺，但只是一二十年對方能精進到哪裡去？　　上界山竟然讓木傑來和他“切磋”！！　　這是看不起人么？　　還是木傑真的在這隱藏行跡的一二十年裡有了恐怖的突破，都能和他這個道君大圓滿相提並論了？　　理智上，他根本不相信木傑能進展到和他相提並論的地步，但看着郭正陽和周易青等人都對木傑的提議好不擔心，反而是淡笑着等待。　　他又有些疑惑，難道現在的上界山，跳出來一個以前修為最差勁的，都能和他這樣的道君大圓滿相比？　　“哈哈，沒事，老夫在這過去的一二十年裡，也有所得，只是在自己宗門內，也不大好隨便找人切磋，既然葛道友來了，豈不是正好，只是切磋一下，反而也可以以此為郭師弟祝賀呢，要知道郭師弟這位弟子，才只是剛從世俗內進入靈域，對修真界的事幾乎都不了解，你我切磋一番，也正好向小宋展示一下大修士的實力，讓小丫頭開開眼界。”而面對無雙老祖的‘客套’，木傑卻哈哈一笑，緩慢踏步走向無雙老祖，表情一片淡然。　　無雙老祖無疑更加驚疑了，不過聽了木傑的話之後，還是很快也有了主意，“行，既然木道友這麼說，那老夫也就獻醜了。”　　他真不信木傑能和他相提並論，充其量就是這傢伙仗着從火府內得到各種寶貝，最多能在他手上多支撐一些時間吧。　　不過這傢伙卻這麼自信，就是郭正陽等人都對木傑充滿信心的樣子，那這對他而言，也的確是赤裸裸的輕視了。　　自己已經說明突破進了道君大圓滿，上界山還這麼輕視他，這真讓無雙老祖也有些窩火。看來他真要展示一些實力，才好讓上界山醒悟，他無雙老祖這樣的招牌強者，雖然比不上郭正陽那樣的妖孽，可也不是誰都能小看的！　　笑着說了一句，無雙老祖才再次開口，“木道友，那咱們這就出去吧。”　　這句話落地，意義已經不言而喻，那就是現在開始，兩人就要展開一場道君級強者間的龍爭虎鬥了，這大殿內，自然也就不合適了。　　而跟着無雙老祖一起前來的千絕老祖和胡宗主、濟雲等人，也紛紛準備起步了。　　可就在這時，木傑卻淡然一笑，“出去就不用了，就在這裏吧，葛道友儘管出手就是，也好讓老夫看一看道友的風采。”　　“……”　　無雙老祖一呆，跟着就面色微紅的盯了木傑一眼，不用出去，就在這裏？木傑這是什麼意思？　　別說是他，就是千絕老祖等先一驚，而後紛紛勃然大怒。　　這木傑也太自大了吧？？　　“木道友，你該不會在消遣葛師兄吧，這大殿內怎麼會合適？”怒色乍現，仙途山胡宗主才笑着開口。　　“呵呵，是不是開玩笑，等葛兄出手后就知道了。”木傑依舊雲淡風輕的樣子。　　無雙老祖也隨着這話大笑起來，“好，好，看來木道友在這些年，真的是進展神速，既然木道友願意如此，而周兄和郭道友也都不反對，那老夫就得罪了。”　　無雙老祖真的怒了。　　他已經很謹慎了，沒想到對方竟如此輕視他。　　那他還顧忌什麼？　　大笑中，無雙老祖張口一吐，一條銀白色匹練就噴薄而出，直射木傑，而這銀白色匹練一出，整個大殿都瞬間黯淡下來，彷彿所有光線都被匹練吸納，周邊都變成一片黑暗，匹練內，更有點點星光閃爍，每一點星光，都攜帶着無窮的重壓，給人一種極為可怕的驚粟感。　　千絕老祖等人也紛紛臉色大變，快速後退，全都驚悸而感嘆的看着無雙老祖。　　身為道君，他們自然也能感受出無雙老祖這一擊，有多恐怖，那種可怕的感覺，就是千絕老祖都絕不敢正面硬接。　　只可惜就在一群道君感慨中，站在前面十多米外的木傑只是探手一抓，銀白色匹練就唰的凝縮在一起，落入木傑手中，形成了一個兵乓球大小的銀白色光球。　　而原本怒氣勃發的無雙老祖卻面色一白，張口就噴出了一口熱血，更滿眼驚駭的看向木傑。　　“道友這件法寶練得不錯，有些水準。”木傑渾不在意，用手顛玩了一下手中光球，才一握手，啪的一聲就把光球捏成了粉碎。　　同一時間，無雙老祖再次身子一顫，張口又噴出一口鮮血，整個人的氣機也萎靡到了極限，雙腿發軟中，差點噗通一聲跌坐在地上。　　因為那匹練可是他煉製的本命法寶，結果一眨眼就被木傑奪走，捏碎？　　“葛師兄！”　　“嘶……”　　……　　無雙老祖身子搖晃中，後方千絕老祖等人才急忙撲了上來，有人震驚莫名的驚呼，有人則是直抽冷氣，傻傻看着木傑，好像是第一天才認識對方一樣。　　“我輸了！”　　而無雙老祖在被攙扶住后，也急忙拿出幾顆丹藥吞下，等緩了幾個呼吸，才又忍不住看向木傑，眼中依舊全是震撼。　　這他媽是做夢么？有這麼扯淡么？他已經晉陞到了道君大圓滿啊，就算比不上郭正陽，應該也是靈域內第二高手吧，可他在木傑面前竟然都毫無反抗之力，一個呼吸不到就被奪走捏碎本命法寶？　　乾淨利索的認輸，無雙老祖才又用極度崩潰的聲線開口，“不過請問木道友，你……你現在到底什麼修為？”　　木傑淡淡一笑，“木某天資愚鈍，雖然遠比不上郭師弟和周師兄他們，但現在也勉強修鍊到合道大圓滿。”　　“噗～”　　……　　一句話，無雙老祖再次身子一顫，張口噴出一大片熱血，雙眼一翻就暈了過去。

# 第四百六十二章 龍潭虎穴

　　“郭師叔，連李師叔和劉師叔也出去了，而我父親也出去十多年了，你說他什麼時候會回來？在外面會不會遇到什麼意外？”　　“周師兄就算想遇到什麼威脅到安全的意外也難，你可不要忘了他出去的時候，自身已經是長生境後期巔峰，還參悟了大成的生命意志，雖然身上寶貝不算多，但長生境是能縱橫星空的強者，你就不要在這裏瞎操心了，與其擔心你父親，還不如多擔心一下你自己，你也快晉陞到長生境了，總有一天需要為渡劫做準備的！”　　……　　時光悠然，一晃又是二十年過去，上界山內，等李長慶和劉光兩位長生境後期巔峰修士隨着傳送陣前往混亂星系中央。　　前來送行的修士里，周扶也皺着眉略帶擔心的看向郭正陽。　　而郭正陽在隨後則啞然失笑。　　這二十年裡外界一切安好，不止地球修真界安安穩穩毫無波瀾，就是距離地球修真界比較近的烈火星域安全區一樣是安安靜靜，安靜的氛圍下，上界山眾修士也又迎來了一番翻天覆地的變化。　　畢竟外界二十年對修士雖然並不長，但有靈時府在手，外界三天等於府內一年，外界一年365天，就是府內120還多，外界二十年……府內2400年還多了。　　雖然在上界山內，並不是每一個修士都有資格在靈時府修鍊，但能府內修鍊的，幾乎每一人都獲得了讓人瞠目的碩果。　　比如二十年前剛回地球時就已經是長生境中期的周易青，只是在靈時府又修鍊了五百年，就提升到了長生境後期巔峰，再然後周易青又花了三百多年研究了一些陣法禁制手段、煉丹手段，雖然在這兩方面他的進展不大，遠比不上郭正陽和星河老祖等人的水準，但也算是能勉強拿得出手的水平，跟着周易青就離開地球前往混亂星系中央一帶，為渡劫做準備，直到現在還沒回來，連續十三年杳無音訊。　　但這也很正常。　　以周易青以前的情況，就算修為提升不用費心，他也還感悟了生命意志，但你要一直修鍊到長生境大圓滿巔峰，直接渡劫，那就是必死無疑的，正常的長生境渡劫都是九死一生，那還是指的縱橫星空百千年，收集無數寶物用以對抗天劫的長生境。　　而地球這幫長生境都是在靈時府安穩修鍊，修為他們有，甚至因為迦藍星的關係，他們還都能感悟某種天地意志，但各種寶貝……地球不缺煉器宗師，缺的是煉製各種極品後天靈寶的靈材，同樣缺天地間誕生的那些僅次於先天靈寶的無上靈物，沒有寶器相助，只靠修為，甚至從晉陞到長生境后，他們連像樣的大戰都從沒經歷過，根本沒有同等級廝殺搏鬥的經驗。　　那就這樣去面對天劫的話，絕對是十死無生。　　所以修鍊到長生境後期巔峰周易青就不敢修鍊了，參悟些陣法煉器手段，能應付一般危險后，他就趕出去尋寶曆練了，磨礪自己同境界廝殺手段，尋覓各種天材地寶煉器，這都是必須的。　　就是今天離開地球前往混亂星系中央的李長慶和劉光，也是因為修鍊到了長生境後期巔峰，不敢再修鍊，離開地球去歷練。　　而上界山內以前的老牌八巨頭，除了郭正陽之外，其他人恐怕都需要好好在長生境磨礪一番才敢去渡劫。　　郭正陽不需要，是因為他從聚靈期開始就一次次面對天劫，對於渡劫來說根本就是家常便飯，早沒了那份應有的敬畏之心了。　　而這麼多年過去，老牌八巨頭裡星河老祖一直在烈火星域燎雲宗，現在是什麼情況大家也不太清楚，周易青、李長慶、劉光都晉陞到了長生境後期巔峰，一一走出地球歷練，剩下的，郭正陽已經是長生境初期巔峰，劍意圓滿，空間意志圓滿。　　劉夏是長生境後期，暫時還沒修鍊至巔峰，正在修鍊中。　　她和郭正陽一樣，過去的那些時間大部分都是在參悟天地意志，兩人基本都泡在迦藍星渡過的，她一樣是刀意圓滿，空間意志圓滿。　　而八巨頭裡最後兩個，木傑和杜雲博如今也是某種意志大成，修鍊至長生境中期，那兩位也是準備一等進入長生境後期，就要離開地球去歷練的。　　一個長生境修士足有3200年壽元，上界山這批人因為靈時府的關係，基本都是三四百歲就跨入長生境，那渡劫之前只要你願意，都可以輕鬆歷練一兩千年，積累起充足的廝殺爭鬥經驗，然後再去尋覓無數重寶為自己的天劫做準備。　　到時候再加上天地意志的幫助，就算沒人敢打包票都能度過天劫飛升，可至少也比外界正常的長生境飛升把握大得多。　　而除了這些老牌八巨頭之外，上界山麾下其他修士一樣進展極大。　　簡單來說，八巨頭之外像是周易青這樣的合道期修士，已經足有十多人，都是八巨頭內的一切親傳弟子，有資格進入靈時府修鍊后，安安穩穩提升修為，資質就算不好，磨練幾千年下來，也能堆積出幾個合道期的。　　周易青已經困在合道巔峰四五百年了，宋依依起步晚，但也只是在靈時府修鍊2000年，就踏入了合道期，那丫頭資質不算太好，也不算差，馬馬虎虎都能靠時間磨進去，至於木傑、杜雲博等人的親傳弟子，也有好幾個都是堆時間堆進了合道期。　　至於化神期修士，上界山內如今也有數十位了，靈時府面積有限，但郭正陽還是讓一批值得提拔的修士輪流進入靈時府呆了一陣子，算是補充一下宗門的中層力量。　　值得一提的是，因為這批修士進展太大，靈時府所在的火府，一顆旺盛的生命星球，都在眾修士修鍊中被吸納的遠比正常星球衰竭速度快得多，不過一顆星球的星球之力的確很龐大，所以火府至今也還算處於壯年，只是比正常星球發展速度快了無數倍。　　七個長生境，十多個合道期，而且這批頂尖修士各個感悟了某種天地意志，還有不少都精擅陣法、煉器、煉丹，如今的上界山，不管放在哪裡，就是置入整個混亂星系，都也算是一個跺跺腳都能引起一大片星域震顫的龐然大物了。　　而上界山在地球的地位？？　　好吧，自從二十年前無雙老祖耐不住寂寞，想試探挑戰一下上界山的地位，結果像是小雞一樣被木傑重創后，木傑竟然修鍊至合道巔峰的事，也像空間風暴一樣席捲整個靈域，再然後，落河山一次次提出要解散宗門合併進入上界山，人家求情次數多了，上界山最終也收攏了原落河山，併入上界山。　　同樣也有無數中小宗門修士自動解散原本宗門，都是一個勁找着各種機會想拜入上界山門下。　　現如今的地球只剩下兩個宗門，一個是上界山，一個是仙途山，此外只剩下散修，再無宗門了。　　雖然外界沒多少人知道上界山修士為什麼會有如此恐怖的突飛猛進，但大家也都不傻，眼睜睜看着原上界山道君一個個彪入合道期、長生境，原本平起平坐的局面，眨眼間就成了青壯和嬰幼兒之間的差距。　　白痴也知道如何選擇。　　仙途山沒有解散，就是因為二十年前那邊主動挑戰，不管那次挑戰結果如何，都讓仙途山成了笑柄，外加惡了和上界山的關係，所以不敢來丟人現眼了。　　突飛猛進帶來的巨大變化，徹底讓地球這個原本處於衰弱期，隨便來一個外星修士都能顛覆的沒落星球，一躍成了泛星空下，誰都不敢小視的龍潭虎穴了。　　“你回去修鍊吧，劉師兄他們都出去了，我也準備去一趟烈火星域，看看吳師兄那邊情況怎麼樣了。”　　地球的發展已經不需要再讓人擔心，就是現在離開了三個長生境，上界山內也還有三個長生境、十多個合道期，幾十個化神期坐鎮，郭正陽的確打算去烈火星域看看星河老祖的近況。　　那位一直留在燎雲宗內收集各種典籍，也不知道二十年過去，收集了多少好東西。　　“行，那我回去了。”一句話后，周扶才也點了點頭。　　郭正陽則輕車上陣，沒有直接帶火府一起前去，而是催動火府內陣法，嘗試連通烈火星域安全區的星際傳送陣坐標，在試了幾次終於有反應后，就啟動傳送陣趕了過去。　　“誰？郭師弟，哈，你這傢伙可是嚇我一跳。”　　片刻后，燎雲宗宗門所在地某座雲山之上的大殿內，等郭正陽剛出現在殿內，正抓着一本典籍在研讀的星河老祖就猛地抬頭看去，看到是郭正陽才大喜。　　倒是郭正陽哈哈一笑，“你就不怕我是那個無良的冒牌貨？”　　星河老祖瞬間愕然，愕然片刻才苦笑道，“應該不是吧？如果你是冒牌貨，應該不會說自己無良才對……”　　冒牌貨這些年裡也經常在迦藍星出沒，和郭正陽沒少見面，甚至對方也發覺了地球的存在，不過那位也就是偶爾來些惡作劇，其他大部分都是在參悟天地意志或提升自己修為。

# 第四百六十三章 學海無涯

　　“逗你的。”星河老祖苦笑中，郭正陽才笑着擺手，“吳師兄，你這些年情況怎麼樣？”　　“我還好，就是沒有你們在身邊，學習起新東西來沒以前那麼順利了。”星河老祖也捋着長須輕笑，“這些年，我倒是收集了不少有用的典籍，雖然那些東西未必就比以前洪前輩留下來的丹道傳承高明，但新的東西，互相印證之下也能讓人有不少啟發。還有就是，陣法和煉器方面的典籍，我也收集了不少，你現在過來也正好可以拿回去。”　　星河老祖在安全區內收集一些丹道、煉器、陣法禁制方面的典籍傳承，這件事的進展還真比較順利。　　對於正常狀態的星空，你想收集貴重的典籍傳承，真的不容易。　　大家手裡壓箱底的典籍，你想購買，哪是說買就能買的。　　但烈火星域是被破滅了九成九的星空，眼下安全區的修士里，絕大多數都是從在妖蟲剛出現時，逃難逃出來的。那些逃難過來的傢伙真有太多宗門破滅的，而這些人逃難時，自然也會盡量帶着原屬宗門的各種典籍傳承一起逃。　　而對於拿着大量典籍逃難出來的修士，眼下修真環境又很惡劣，各種資源奇缺，如果實力不夠，身上有典籍卻沒有資源修鍊，那有人再想從對這些人手裡收購典籍，就真容易太多太多了。　　比如正常星空，能讓現在的星河老祖和郭正陽看重的丹道陣法典籍，恐怕也都是被一些合道期或者長生境大能收在手裡的，你想從這些人手裡買對方典籍，絕對千難萬難，但烈火星域，真不乏太多化神期甚至道君級修士，手裡都能有貴重典籍握着。　　那極可能就是被妖蟲破滅的宗門遺修，比如某些宗門的少主、重要天才弟子，在宗門破滅，長輩死傷嚴重的情況下帶着宗內典籍出逃，這些人來安全區后，有幸的能加入燎雲宗等宗內，不幸的恐怕就是在安全區苟活，你若是用大量修真資源換取對方手中典籍，絕對很容易。　　說笑一句后，星河老祖才又興奮的看向郭正陽，“郭師弟，現在周師弟他們怎麼樣了？”　　“周師兄已經到了長生境後期，在十多年前就前往混亂星系中央歷練了，我來之前，李師兄和劉師兄也是長生境後期，出去歷練了。不歷練一番，他們也真不敢繼續修鍊了。”郭正陽笑着解釋幾句，星河老祖的臉色也立刻變得古怪起來，雖然早有預想，但真聽郭正陽這麼說，給他的衝擊還是極大的。　　嘴角抽搐了幾下，星河老祖才又啞然道，“看來我也得抓緊修鍊了，不然別說是和周師弟他們相比，恐怕連山內一些二代弟子，都要超越老夫了吧？”　　“周扶、言真、杜若海他們，現在也都是合道巔峰了。”郭正陽隨口說出幾個名字，再次聽的星河老祖一陣瞠目結舌。　　猛地都拽下了幾根鬍鬚，星河老祖才又苦笑連連的道，“好吧，我現在才百分百確信，你就是郭師弟本身，不是冒牌貨假扮的。”　　這一次，卻輪到郭正陽無語了。　　無語中，星河老祖大笑着遞來了一個儲物戒指，等郭正陽接過儲物戒指后，也發現裏面裝的全是修真典籍，隨手拿出來一個翻看下，裏面的東西就讓郭正陽大喜起來。　　“這卷陣法典籍，連我都不能完全明了？”可不是么，被他隨手拿出來的一個是陣法典籍，而郭正陽眼下的陣法造詣也盡得火府主人真傳，可翻看這卷典籍時，裏面也有不少東西是他都沒辦法瞬間理解的。　　這說明典籍里記載的東西，已經不遜於火府主人的陣法傳承了。　　不過這也不奇怪，火府主人的陣法傳承，在星際範圍只能算是大師水準，連宗師都算不上，更別提大宗師了，他的煉器造詣才是星級範圍內的大宗師級別。　　這是差了好幾個檔次的。　　所以若是盡得火府主人煉器傳承的人出來，那這裏的典籍，恐怕再強也只能讓對方觸類旁通，略有新的感悟，但陣法方面，能完全超出火府主人的恐怕也有不少。　　這些東西，也絕對都是好東西啊！　　別看郭正陽現在已經是長生境初期，說不定再過一陣子就可以飛升了，但你在陣法煉器丹道各方面的造詣，就是飛升之後一樣都是很有用的。　　因為擒拿住過一個來自仙界的虛族修士，所以郭正陽很清楚，凡界的大部分陣法煉器知識，在仙界一樣可用。　　畢竟眼下的仙界，裏面佔據七成資源的就是飛升者，飛升者們的根本，就是來自凡界的各種手段知識，凡界里一個修士學會的陣法煉器手段，剛飛升后未必能馬上使用，因為凡界仙界各種事物特性有很大區別，比如凡界靈植靈材，是孕育充沛的靈氣，靈力波動，而仙界則是蘊含的仙氣和仙力波動，仙氣是比靈氣更玄妙的多的更高階力量形態，但不管如何，這都是同出一源，都是由能演化萬物的混沌之氣演化的，本源上它們還是一樣的，只要你適應了仙靈之差，那構架運轉它們的知識也還是通用的。　　所以能在凡界所掌控一些知識，對飛升之後幫助一樣極大。　　簡單來說，郭正陽在凡界可以運用靈界時打造的靈時府，讓自己的時間流速變緩，但等他飛升到仙界，靈時府恐怕就會暫時失效。　　凡界的先天靈寶，飛升之後被帶入仙界並不是會徹底失去效用，但也需要用仙界的混沌之氣洗鍊洗滌一番，才能重新發揮其奇妙功效。　　這種洗鍊洗滌，還必須是用混沌之氣而不是仙氣，再搭配特殊的手段去做。　　至於究竟是什麼手段，郭正陽並不知道，因為這都是從虛族景口中大致聽來的消息，據景所說，凡界的先天靈寶，在仙界一樣是最強的寶物，各方仙王手中也不是誰都能有的，但在仙界，先天靈寶已經不再是單純的凡界先天靈寶，而是用混沌之氣洗鍊洗滌后，重新蛻變出來的混沌靈寶。　　混沌靈寶在仙界，和先天靈寶在凡界的價值是一樣的。　　但你也得掌控洗鍊手段，在運用大量混沌之氣去洗鍊，才能讓先天靈寶變成混沌靈寶，在這之前，那些先天靈寶基本就等於報廢了一樣，無法在仙界使用，因為先天靈寶就是天地初開時，誕生的星宇精華，而真正的天道開天闢地演化的只有凡界，仙界是後來的飛升者開闢的，天地規則不一樣，凡界里各種匪夷所思的寶物剛一拿上去時，也基本都無法運用的。　　所以，凡界收集大量典籍，郭正陽可以進入靈時府修鍊，外界三天就是府內一年，外界一年等於靈時府一百二十年，再多的典籍，他也可以靠着無限擴展的時間去學習，去融會貫通。　　但若是等他飛升后再去學這些典籍，那麻煩就大了，到時候靈時府都無法運轉，無法左右仙界的時間流速，他只能按照正常時間去學。　　那這裏面的差別也就可想而知了。　　匆匆把剛拿出來的陣法典籍看了一遍，發現有好多都是自己無法瞬間理解的，郭正陽沒有急着去學習，而是放下典籍又換了一本，結果新的一卷典籍，是丹道傳承，郭正陽更是看得一頭霧水，再放下，再拿，新來的是煉器傳承。　　足足半個小時，郭正陽差不多把儲物戒指里的二百多卷典籍全看完，才發現這裏面，陣法典籍有八十多卷，八十多卷陣法典籍，是出自好多個宗門之物，裏面有三成典籍，郭正陽看起來比較輕鬆，三成典籍他看起來很困難，還有一成多，完全不懂，這說明那是徹底超出了火府主人陣法造詣的東西。　　最後的才是郭正陽一眼看去，能一目瞭然的。　　至於剩下的丹道典籍和煉器傳承，好吧，他在這兩方面本就不怎麼擅長，裏面絕大多數看起來都是看天書一樣，茫然無解的。　　二十年，二十年裡，星河老祖就收貨了這麼多珍貴的傳承知識，真的太讓人興奮了。　　“真是學的越多，才能更明白學海無涯的道理，我這些年收集的典籍，八成只是從那些無權無勢的散修手裡收集來的，只有一兩成是從燎雲宗這樣的大宗門裡換來的，就這樣，很多典籍記載的知識已經讓我又明白了不少道理，那如果能把眼下烈火星域所有走宗門珍藏的典籍都看一遍，恐怕我的丹道造詣，還能再進好幾個台階的。”　　郭正陽粗略翻看完畢，星河老祖才也充滿感慨的開口。　　一句話，郭正陽同樣眼前一亮。　　是啊，若是能把此刻烈火星域安全區內的各大宗門手中珍藏全看一遍，那他們能收穫的新知識又會多出來多少？　　或許這樣的事在以前根本不可能實現，但現在，就未必了。　　現在的地球七大長生境坐鎮，像是郭正陽劉夏這種，也都是感悟了兩種圓滿天地意志的強者，戰鬥力比起沒有感悟天地意志的長生境，強出來不止一倍兩倍，如果他們真心和人交換手中典籍，未必不行啊。　　對於正常人，你就算收集來大量典籍，沒有充足的時間也根本沒辦法研究，但郭正陽等人，卻絕對有充足的時間去研究各種典籍。　　普通長生境也不過三千多年壽元，排除修鍊時間，又能花多少時間去學習煉器煉丹等知識？有靈時府在手的郭正陽，現在壽元3200年，但他現在只是六十多歲。　　靈時府內一年等於一百多年，他還有3100多年壽元，就幾乎等於還有三四十萬年壽元可以用。　　三四十萬年壽元啊，仙人也沒那麼長命！！　　從景口中得知，仙界的仙人也並不是都能長生不死，剛飛升后的靈仙只有一萬年壽元，這個一萬年指的是仙界一萬年，而仙界一年，等於地球三年多，也就是說靈仙壽元只有三萬多個地球年。　　真仙兩萬年壽元、仙君四萬壽元，仙王能活八萬年，換算一下，也只是地球年二三十萬年罷了，只有仙主才是真正長生不老，不死不滅，和兩界同壽。　　搭配靈時府，郭正陽真的是比仙王還長壽！這還是已經換算了時差后的壽元。　　尤其這還是指飛升者的仙人壽元。　　若是下遺族，因為晉陞靈仙並不需要渡過九死一生的飛升劫，他們遠比飛升者晉陞的容易，但收穫也差很多，比如仙界的下遺族靈仙，只有五千年壽元，比飛升者少了一半……而下遺族的仙王，也只有四萬年壽元。　　郭正陽如果用靈時府演化幾十萬年歲月，融會貫通無數凡界典籍，等到仙界后再花一定時間和仙界環境融會貫通，那他恐怕在靈仙境時，一身所學就能震古爍今，傲視仙界的。　　學海是無涯，但郭正陽未必不能靠着充沛的時間讓自己所學知識遠超其他所有人。

# 第四百六十四章 平等互換

　　“吳師兄，這些典籍全是你從散修手中收購的？”　　心下越想越多，在過了幾個呼吸后，郭正陽才笑着看向星河老祖，更揚了揚手裡正抓着的一卷典籍。　　“也不是，其中大部分是從散修手裡收集的，但也有兩三成是燎雲宗宗內的典藏，我現在已經是燎雲宗客席長老，也能調閱一部分典籍，不過從燎雲宗內得到的典籍，也只是佔了燎雲宗半成左右的珍藏罷了。”星河老祖在講解一句后，才疑惑的看向郭正陽，“你的意思是？”　　“還真是瞞不過師兄，我就是想如果能再多收集一些的話，咱們又不缺時間，那就可以盡量去收集，收集的越多，對咱們的好處也越大。”郭正陽毫不猶豫的講出了心中所想，“換了以前，咱們這批人實力還不太強，真要和人家平等互換典籍，那邊也未必肯給這個面子，不過現在七大長生境坐鎮，恐怕已經超出烈火星域安全區任何一個宗門勢力了，有足夠的實力，就可以放心做事。”　　二十年前的地球修士，就是一個長生境中期、兩個初入長生境，外加幾個合道期，這力量已經不小，但放在烈火星域安全區，也不過是很一般的勢力，郭正陽若是出面提出互換典籍的事，未必有多少人會給面子。　　不過現在的上界山，七個長生境，其中三個長生境後期巔峰，劉夏初入長生境後期，此外還有兩個長生境中期，外加郭正陽，而且他們七個每個人都是最低一種天地意志大成，像郭正陽和劉夏這對變態，都是雙意志圓滿……這樣的武力放在烈火星域安全區也絕對是最強勢力，那隻要以平等姿態，願意去平等互換典籍，恐怕會答應的人也絕對不會太少。　　“這是好事！”星河老祖聽了后，卻也眼前一亮。　　郭正陽同樣是笑，笑過後才從儲物戒指里拿出一堆堆靈材開始布陣，布施構建一座能往返地球的星際傳送陣，對現在的他來說也並不是什麼麻煩的事，幾個小時后就構建完畢，郭正陽才又啟動陣法回了火府，這一次回去，他只是單純的叫人。　　既然打算光明正大的要和烈火星域如今的大宗門互換典籍，那麼自然是要叫齊人手，人多好辦事。　　畢竟郭正陽只精通陣法，星河老祖只精通丹道，若是有人拿出高深的煉器典籍，兩人卻判斷不出那究竟是什麼程度的典籍，那才是玩笑。　　而如今的地球，精通煉器的是李長慶和杜雲博，雖然李長慶已經出去遊歷了，但杜雲波還在，在靈時府潛修幾千年，杜雲波不止修為到了長生境中期，煉器造詣至少也有了火府主人七八成水準，算是星際宗師級別。　　把那位也拉過來的話，交換典籍時才更有底氣。　　片刻后，等郭正陽再次出現時身邊已經多了兩人，除了杜雲博之外，劉夏也跟在他身邊。　　來的路上已經解釋了一切，所以到了燎雲宗后，郭正陽只是看着杜雲博和劉夏去和星河老祖寒暄，自己則釋放出了一縷長生境氣息。　　“不知是哪位道友大駕光臨？清……是你？？！”　　氣息綻放之後，也很快驚動了燎雲宗內修士，伴隨着一聲清脆悅耳的話音，一道倩影也快速出現在了殿外，但等來人一看清殿內是誰，頓時就臉色大變，原本謙和有禮的美眸直接變的充滿憤恨、羞惱。　　“郭道友……”最先趕過來的清始小焉還在恨恨盯着郭正陽發愣，晚她一步過來的八枯小目卻沒那麼多感慨了，而是大笑着走進大殿，先是沖郭正陽客氣的施了一禮，才詫異的看向杜雲博和劉夏，雙眼中全是驚疑不定的神色。　　不可能不驚疑，烈火星域安全區一百多長生境，其中人族長生境更只有二十多人，八枯小目自然全都認識，而且都很熟，畢竟大家都是長老會內的修士，以前還經常因為妖蟲，因為各種資源分配等問題坐在一起搞研究，所以星域內所有長生境他都很熟，但突然發現劉夏和杜雲波的氣息竟然都和他差不多，卻完全是兩個生面孔？？　　“見過八枯宗、清仙子。”場面瞬間冷了下來，星河老祖才踏出一步，先對兩人施了一禮，才苦笑着開口道，“八枯宗，清仙子，其實有些事不是你們想的那樣，我這位師弟，的確是郭正陽無疑，不過卻不是你們認識的那位，二十年前，揮灑空間風暴吞噬一百多母巢的那個郭正陽，其實是假的，是那位不死不滅的存在冒充我郭師弟行事。”　　以前，郭正陽從來沒有用本尊出現在烈火星域修士面前，也沒有刻意出來解釋，原因就是最初他被假冒的時候，根本沒能力解釋，後來有能力解釋，又沒必要出來刻意解釋了。　　不過現在打算光明正大和諸宗互換典籍，有些事自然要解釋一下。　　“吳長老，你這是什麼意思？”隨着星河老祖的解釋，八枯小目倒是聽愣了，完全不理解他說的內容。　　“是這樣的，貴星域以前的無息老怪，還有幻化成我的樣子到處劫掠修士道侶的，都是一個人，那位手裡有一件先天靈寶，可以讓它無限孕育和本尊實力相同的分身，分身折損，還不影響自身，所以才會不死不滅，我和吳師兄剛出現在這裏時，因為得罪了他，所以被他惡意報復，一直幻化成我的樣子到處為非作歹，那件事我也是受害者。”郭正陽這才笑着開口，“那傢伙本尊是一隻多寶獸，天生精擅空間遁法，擁有各種空間神通，還感悟了空間意志，當年劫走清仙子，幫助清仙子突破進入長生境的也是它，而並不是我。”　　“啊～”　　八枯小目還是一片獃滯，一時間似乎根本接受不了這解釋。　　倒是清始小焉聽的美眸連閃，最終更在郭正陽講完后，紅着臉發出一聲嬌斥，“荒謬，你以為隨便說幾句，就可以把那些事推得一干二凈？念在你拯救了整個安全區，以前的事，我可以不和你計較，但你……但有你這麼不負責任的么？”　　好吧，這位明顯是不相信郭正陽的解釋，不過後面一句有你這麼不負責任的話，卻瞬間讓大殿內一群人都臉色古怪起來。　　就是正獃滯的八枯小目也臉色怪怪的看了清始小焉一眼。　　不負責任，負責任？這都是什麼意思？　　“你那件事可不是他做的，哪裡需要他負責任？”神色古怪中，原本站在郭正陽身後的劉夏倒是踏步上前，挽起郭正陽的手臂后，才瞪着清始小焉開口。　　清始小焉卻也大怒，剛想說什麼時，八枯小目才一擺手，先是制止了清始小焉的話頭，才笑着看向郭正陽，“郭道友，吳長老，你們剛才說的，在下一時間實在難辨真偽，不過那些都是過去的事……不知道這次郭道友來我燎雲宗，所為何事？還有就是，這兩位道友？最後，不知道郭道友之前所說貴星域？又是什麼意思？？”　　短短時間交流，對方所敘說的那些話語，蘊含的各種意義實在太多了。　　“八枯宗，有些事是老夫以前撒了慌，其實我們並不是烈火星域修士，而是從其他星空來的，這幾位都是我的師弟師妹，只是初來的時候有些事不大方便解釋，老夫就沒有說實話。”直到這時，星河老祖才再次笑着開口。　　最初的時候，他們前來燎雲宗送還洪埃的遺骨，說的就是他們是烈火星域邊緣星球，洪埃剛到那顆星球時已經重傷不治，沒能力再回宗門，把傳承留在了那裡，當時星河老祖也就是隨口說了個已經被妖蟲啃成渣的星球，那燎雲宗修士就算懷疑，也根本無從查證。　　當時那麼說，就是怕引出各種意外，但現在以地球修士的實力，就算把地球暴露出來也根本不怕意外了。　　現在只靠郭正陽一個，就算和烏空平那樣的散仙交鋒，也未必沒取勝的把握，所以事情完全可以攤開了說明了。　　當然，地球的事能不暴露還是不暴露的好，所以這一次解釋，星河老祖卻是說幾人出身混亂星系中央一帶……　　“混亂星系中央一帶，生命星球數量，至少也是昌盛時期的烈火星域百倍以上，我們這次來，其實就是想和安全區內諸多宗門做一筆交易，如果有人願意，我們會拿出各種陣法、丹道、煉器典籍，換取同價值的典籍，而且就算有誰想移居向咱們星系中央一帶，我們也可以幫大家一把。”　　在星河老祖解釋一番后，郭正陽也再次笑着開口，多少把自己的籌碼更加大了些。　　以上界山如今的實力，放在安全區內也是最強大的宗門之一了，以強者的地位提出平等互換典籍，估計肯定會有人意動，但只是這樣也還不夠。　　所以把通往混亂星系中央一帶的方法也公布出來，這才會讓更多人動容。　　畢竟現在的烈火星域安全區，在蟲災消退後，最大的難題還是修士太多，資源太少！！　　以前蟲災沒退時，上千億修士擠在一個星球，那大部分修士居住環境，就像是貧民窟一樣，一座小山開鑿幾百上千山洞，一家挨一家，旺盛期的星球都因為修士太多，導致靈氣稀薄的嚇死人，比地球世俗內的靈氣還稀薄，後來雖然各大宗門又創造了一批生命星球，但現在也是幾百億修士盤踞一個星球，每個人吞一口靈氣，上百億修士一起吐納，一樣是眨眼間就能把一顆星球靈氣吞食個乾淨，現在安全區各大星球，靈氣環境是比二十年前好得多，但也只是比二十年前好，就拿眼前的燎雲宗所屬宗門來說，燎雲宗宗門所在地，靈氣還算濃郁，但除此之外，其他地方連比起地球靈域都差得遠……　　而各種修鍊資源一樣經不起損耗。　　更別提人族這種繁殖力旺盛的種族了，眼下安全區資源已經很不夠用了，若是讓這裏的人族再孕育幾代修士……得，最多百年，這裏就又會被各方修士吃成荒蕪星空的。　　所以郭正陽可以肯定，若只是以自身實力為依託，和其他人平等互換典籍，還不會讓太多宗門答應這件事的話，那麼一旦加上可以依據星系中央的條件，恐怕這裏十個大宗門，至少得有九個都會答應。　　那樣的情況，才更符合他心中所想。

# 第四百六十五章 指不定誰嚇誰呢

　　“嘖，都十多年了，這傳送陣還沒動靜，也不知道郭兄前去烈火星域辦的那件事到底怎麼樣了。”　　“哈哈，這你就不用擔心了，郭小友和吳道友他們，雖然實力並不是特彆強大，但他們兩個的丹道陣法造詣，就算對上合道期也不怕，外加劉道友他們也不弱，只是去送一具前輩的遺骨，並不是太困難的事，肯定不會有大麻煩的，至不濟，郭小友隨身洞府里也布置的有星際傳送陣，就算遇到大危險也能輕鬆趕來這裏，他們到現在都沒消息，肯定是沒事了。”　　“這倒也是，不過一二十年沒見，我倒是有些想念那幾個傢伙了，哈哈，班吉叔叔，你說若是被郭兄知道，我現在已經是合道初期巔峰，不知道他會不會嚇一跳呢？”　　“你啊，可千萬不能驕傲自滿，雖然說只是五十多年就修鍊至合道初期巔峰，的確極為罕見，但依我看，郭小友的資質就未必會比你差，郭小友那位道侶，年紀同樣不大，你們兩個若是再見，指不定誰嚇誰呢。”　　……　　混亂星系中央一帶，比圖星域，一顆翠綠色的星球一角，隨着一陣傳送光華閃爍，兩道身影就平穩踏出傳送陣，人來人往中，左右不少出入的修士都急忙恭敬的對兩人行禮，兩人則是隨意擺擺手就算了結，隨後那年紀較輕的青年更看了身側更深處一座大殿一眼，才發出一聲感慨。　　感慨聲里，青年身側的中年修士則眯着眼大笑。　　如果郭正陽在此，一眼就會認出，這兩位正是他曾經在枯潭星認識的圖星卓和圖班吉。　　烈火星域中央一帶，一個標準天等於地球三天，一標準年等於地球兩年，所以郭正陽以地球時間計算，三十多年過去了，但在這裏只是過去了十六七年。　　十六七年不見，當初只是化神大圓滿巔峰的圖星卓，如今已經是合道初期巔峰。　　而就算是現在，圖星卓以混亂星系的標準年齡計算，也只有五十多歲，五十多歲的合道初期巔峰，這的確是極為妖孽的資質了，畢竟這裏可沒有靈時府……郭正陽有靈時府在手，有頓悟觀想法那種奇妙功法，也是六十多歲才修鍊至長生境的，雖然他的六十多歲折算成混亂星系標準年紀，只是三十多歲。　　但這也可以看出眼前的圖氏少主，資質有多妖孽了。　　像是周易青、杜雲博那些傢伙，都是用靈時府堆積了三四千地球年，才勉強修鍊至長生境，換算成星系年，也是堆積一兩千年，這位只是五十多年就到這一步，就算圖星卓背靠圖氏大樹，有無盡資源可以享用，但他的資質，也絕對是傲視星空的級別。　　這也就不怪圖星卓在想起郭正陽時，會琢磨着如何嚇郭兄一大跳了，這方面，他的確是極為自信的。　　也所以在聽了圖班吉所說，他們指不定誰嚇誰時，圖星卓就鬱悶了，鬱悶的白了身邊的叔叔一眼，圖星卓才又開口道，“班吉叔叔，我承認你說的，郭兄和他那個道侶的修鍊資質，未必比我差，但他們想嚇我一跳，恐怕還不夠，畢竟我可是背靠圖氏，能享受到的各種修鍊資源無窮無盡，這可比郭兄優勝太多了，他們想嚇我，除非也能拜在哪個長生境門下，享受長生境照拂和無窮無盡的資源……不過這個可能性不大，所以現在的郭兄肯定不如我，不信咱們打個賭？”　　圖班吉也翻了個白眼，他只是不想讓自家少主太自大，隨口那麼一說，打賭？還是算了吧。　　不過就在圖班吉無語中，兩人身後一座傳送陣內，卻突然走出來幾道氣息紛亂的身影，這幾道身影不止氣機亂，更各個都帶着或輕或重的外傷，最重的一個，自腰身以下的肢體已經不再存在，只剩下上半身漂浮在雲團中，而哪怕是上半身，胸腔上還有着一個拳頭大的血洞，嚴重的傷勢已經快把那修士折磨的暈死過去，只勉強吊著一口氣清醒而已。　　“怎麼回事？”　　“比衛族？還是星沙族？”　　……　　看到這批修士，左右正來往的不少圖氏修士都紛紛變了臉色，圖星卓和圖班吉同樣臉色一沉，隨後在那幾個受傷的修士正準備行禮時，圖班吉才一擺手止住幾人動作，開口發問。　　“稟長老，是星沙族，我們幾個外出遊歷，在遼陽星被星沙族伏擊……”　　傷勢較輕的一位圖氏修士也急忙開口解釋。　　“果然是他們，該死！”　　圖星卓等一眾修士，眼中也全都射出一層寒光。　　圖氏在比圖星域的確是輝煌一時，以前的比圖星域還是叫比瀚星域，就因為圖氏的崛起，一家五長生，數十合道期，勢力浩瀚龐大的讓整個星域為之改名，但前前後後幾個長生境在幾千年裡，有的死在天劫下，有的被人暗算，最終只剩下一個長生境，七個合道期，隨後圖氏的災難就來了，各個仇敵欺壓盤剝，勢力範圍縮水一半不止，不過在圖氏地盤縮水后，那些以往的仇敵也不是就此和圖氏全都罷手言和了。　　這裏面有一部分是搶到了大量利益，又因為圖氏畢竟還有一個長生境後期巔峰坐鎮，所以也知道好歹，至少有摩擦也會盡量克制，不敢把人逼的太狠，但同樣也有乘勝追擊，想徹底把圖氏搞死搞殘的。　　眼前的圖氏，最大的兩個死敵就是比衛族，以及星沙族。　　這是眼前，幾乎只要雙方見面就會拼個你死我活的。　　所以在見到又有自家人傷在對方手裡，沒人能不憤懣。　　“比衛族，比衛族現在太強了，如果不是他們不只有我圖氏一個死敵，恐怕就是我們早被斬盡殺絕了，但星沙族只有兩大長生境坐鎮，還都只是長生境中期，就敢如此欺凌我圖氏，等我進入長生境，一定要他們好看！”　　臉色陰沉的低罵一聲，圖星卓才狠狠一砸雙拳，眼眸中寒光四射，可不是么，比衛族這個圖氏死敵，勢力太強大了，不管是以前的比瀚星域，還是現在的比圖星域，那個比字，都是指的比衛族，全盛時期的圖氏也還比比衛族弱一頭呢，比衛族族內就有八大長生境。　　更別提現在的圖氏了，和比衛族相比根本不是一個級別的對手，關鍵是比衛族的死敵不止圖氏一個，所以他們才不敢把真的殺到圖氏大本營，把圖氏徹底抹除，一旦他們那麼做，圖氏老祖發了瘋，一樣可以拉走比衛族一個或兩個長生境，若再有比衛族其他死敵暗中插手，比衛族也得身受重創。　　而拋開比衛族不談，星沙族勢力就弱小的多了，一族兩個長生境都只是中期，兩個打圖氏老祖一個都未必打得過，但這些年，反而是星沙族跳的最歡，這已經是這一年內，第十六批傷在星沙族手下的圖氏修士了吧！！　　而這一年，現在才只是過去一個月時間……　　“你知道就好，我們圖氏，眼下最有希望晉陞長生境的就是你了，只要你能在百年內晉陞到長生境，我們就可以放手大幹一場。”圖星卓低罵中，圖班吉才也伸手拍了拍他的肩頭，冷聲道。　　但這句話剛落地，圖班吉就猛地一驚，轉身看向不遠處安放那座上品星際傳送陣的大殿。　　同一時間，大殿內也響起一陣爽朗的笑聲，“圖兄，班吉長老，沒想到我才剛到就在這裏遇到你們，真是巧了。”　　“郭小友？”　　“郭兄？”　　……　　圖班吉、圖星卓再次一驚，全都驚喜的看去。　　但一眼后兩人又紛紛愕然，因為從殿內走出來的雖然是郭正陽，但郭正陽身後，卻還跟着一群人，一群十二道身影，各個氣息都是犹如深淵大海一樣，深不可測。　　就是郭正陽的氣息也和多年前相比有了極大差異，多年前眾人第一次相見時，郭正陽只是化神中期，可現在兩個合道期都根本分辨不出他的氣息。　　“郭兄，你回來了？這幾位是？”愕然一瞬，圖星卓才笑着迎了上去。　　不過這句笑語還沒等來答案，又一道身影就唰的出現在了當地，剎那間，這裏也泛起一片參拜聲，全是參見老祖的聲響，圖星卓和圖班吉也急忙回身參拜，因為來的正是圖氏那位僅存的長生境後期巔峰強者。　　“郭小友，不，郭兄……你……”　　面對一片參拜聲，圖氏老祖卻是愣愣看着郭正陽，一片痴獃之色。　　其他人看不出，他又怎麼會看不出，郭正陽如今已經是長生境初期巔峰？？！但天殺的，這小子在十六七年前才只是化神中期好吧？？　　傻了片刻，等圖氏老祖又看一眼郭正陽身後眾人，才倒抽一口冷氣，好傢伙，12個人族修士，竟然全是長生境！！！　　“圖前輩，晚輩不請自來，前輩可別見怪，這幾位是烈火星域的道友，郭某這次和眾多道友來，是有事想請前輩幫忙的。”圖氏老祖倒抽冷氣時，郭正陽才笑着向圖氏老祖行了一禮，很恭敬的開口，當然，這種恭敬只是處於對長者的尊重。　　“噗～你們13個長生境，有什麼事解決不了？老夫能幫得上忙么？”圖氏老祖卻張口噴了一聲，詭異的低叫。　　是啊，13個長生境啊！！裏面不乏長生境後期，這樣一股武力，有什麼事解決不了？還需要他幫忙？　　而在圖氏老祖驚叫中，其他還正在行禮的修士才也紛紛一驚，圖星卓和圖班吉都是呼的一下，像是彈起的彈簧一樣看向郭正陽一行人。　　13個長生境？　　不管怎麼看這裏就是來了13個人，全是長生境？那豈不是說，郭正陽也是長生境了？　　“阿噗～”　　……　　卻是有人在明白什麼后，直接被刺激的吐血了。

# 第四百六十六章 這是什麼比例？

　　“我們比圖星域，並不算大，但也有三萬多小行星系，大約四萬多顆生命星球，十多萬顆礦星，此外基本就是死寂星空，以前我圖氏佔據了其中三成，九千多小行星系，但現在的圖氏只是佔據了不到一成，兩千多小行星系，四千多顆生命星球，三萬多礦星。”　　“而現在的比圖星域最強的還是比衛族，他們一族就佔據了一萬多小行星系，五六萬生命星球，佔據星域一半疆域，除此之外，比較強大的種族就是星沙族、未河族、魔紋族、三面族、地紗族等種族盤踞，這些種族有一部分是比圖星域本土種族，但也有一部分是我圖氏衰弱以後，從臨近星域入侵而來的，其中和我們圖氏交好的有魔紋族、地紗族，而關係惡劣的，則是以比衛族和星沙族為首。”　　……　　一段時間后，圖氏大本營，圖族聖殿，一行人分賓主落座，坐在主位的無疑是圖氏老祖，此外還有圖星卓、圖班吉以及孤�R等圖氏長老，在下方則是郭正陽以及來自烈火星域安全區的12個人族長生境。　　隨着圖氏老祖的講解，郭正陽附近的一行大能卻個個聽得面色激動，隱現潮紅之色。　　不可能不激動啊！！　　以前他們上百個長生境，幾十萬億修士，用盡各大宗門手中所有珍藏的星球之心，也只是開闢出了幾百顆新的生命星球，幾十萬億修士所能佔據的也就那兩三百生命星球，資源匱乏的讓人吐血。　　現在好嘛，來到混亂星系中央一帶，稍微打聽一下，就是以萬計的生命星球，這……以前的烈火星域長生境們，因為烈火星域也很大，其擁有的生命星球也極多，根本不擔心什麼資源損耗問題，所以也就對這些不在意了，但過了幾十年苦日子后，再突然發現這麼一大片生命星空，那種感覺太刺激了，太幸福了！！　　在星系中央一帶，大部分情況下，一個星域就是蘊含數萬小行星系，略微小一點的，有一兩萬小行星系組成，大一些的就是七八萬小行星系，正常情況下，則是四五萬小行星系的數量。　　比圖星域這擁有三萬多小行星系的星域，的確不算大。　　比起以前的烈火星域更是小了好幾倍，烈火星域以前足有一二十萬小行星系聯通在一起，相當於中央一帶四五個普通星域相加那麼大。　　但問題是在中央一帶，足有數百個星域這麼大的星空連接在一起。　　而比圖星域就有四萬多生命星球，整个中央一帶，就是幾百萬或者上千萬顆生命星球啊！　　這又讓一群長生境聽得如何不激動？　　激動之下，所有人都深感之前的決定太正確了，幸虧願意和郭正陽交換典籍，交換典籍的時候大家誰都沒吃虧不說，還能換來一片更廣闊的天地，這感覺，真的太讓人興奮了！　　興奮中，八枯小目直接笑着起身，激動的向圖氏老祖一抱拳，“圖道友，我們幾個的意思，在剛才也說得很清楚了，咱們都是被毀了家園，空有一身武力，卻連為宗內子弟尋個安穩的落腳處都很難做到，而這次來到貴地，也是想找些可以落腳的地方，既然比衛族和星沙族，都與圖道友有仇，那不如我們就先拿比衛族和星沙族開刀？”　　“是啊，比衛族麾下五六萬顆生命星球，只是八個長生境，就佔了五六萬生命星球，太……太囂張了，只要道友不反對，咱們這就去滅了比衛族。”　　……　　激動的情緒下，站起來的也不止八枯小目一個，而是很快又有幾道身影起身，各自帶着羡慕妒忌恨的表情磨着牙開口。　　天殺的，他們烈火星域現在，一百多長生境，才佔據了二三百生命星球，那還是大家覺得安全了，把以前積攢的星球之心全用掉了，那種重寶，用一個都足以讓人肉疼不已的，何況是全用。　　可就算用掉了，他們平均一個長生境也只是佔了兩三顆生命星球，每顆星球上也都匯聚了百億以上的修士，星球上就算孕育出靈氣或者什麼寶貝，馬上就被一掃而空。　　各種資源匱乏的讓一群長生境都覺得自己簡直像是叫花子一樣。　　結果來到這裏，區區比衛族八個長生境，就盤踞了五六萬顆生命星球，一萬多接近兩萬的小行星系，坑爹啊。　　一對比，自己一群人的寒酸，足以讓聞着傷心，聽者落淚的。　　那這土豪，也是一定要打的！！　　現在的八枯小目等人，無疑全都是紅了眼的兔子，恨不得馬上再回去搬兵來搶地盤了。　　而見到一群激動不已的長生境大能，各個面紅耳赤的樣子，圖氏眾人卻紛紛有些無語，無語的看了幾人幾眼，圖氏老祖才古怪的道，“幾位道友，你們若是要對比衛族和星沙族下手，老夫自然是感激不盡，但問題是就算諸位加起來，再算上老夫，也只有14位長生境，可比衛族加上星沙族，也有十個長生境的，如果直接開戰，就算咱們獲勝，恐怕也是慘勝吧？”　　“哈哈，圖兄，剛才是我們解釋的不太清楚，畢竟很多事一言難盡，咱們可不止十幾個人，在我烈火星域，如今存活下來的人族長生境足有27人，還包括一個三劫散仙，而整個烈火星域，所有種族長生境加在一起，也還有一百一十三人，還有一個二劫散仙，兩個三劫散仙，如果真要對比衛族下手，肯定是我們一百多個一起上陣的，包括兩個三劫散仙，那對付比衛族八個長生境，絕對不是難事。”　　“是啊，那兩位真正的仙家人物一起出手，恐怕就已經足夠了。”　　“只要圖兄同意，根本不需要圖兄動手，咱們輕鬆就能滅了那邊。”　　……　　圖氏老祖的擔心，很快就換回一片爽朗的笑聲。　　就是這番笑語，驚得圖老祖連連拽掉了好幾根鬍子，而其他旁聽的，比如圖星卓等人也全都驚得面無血色。　　113個長生境？還有兩個三劫散仙？　　這……這一股武力真的太恐怖了！！　　可就是這樣一股武力，竟然被破滅了家園？破滅他們家園的到底是什麼怪物啊？？　　可不是么，郭正陽只是剛帶着八枯小目等人抵達這裏，在被圖老祖邀請進入圖氏聖殿的過程里，多少解釋了下眾人的來歷，但因為蟲災的事不是三言兩語就能解釋清楚的，所以郭正陽只是先籠統的解說了下，烈火星域遇到星際浩劫，現在浩劫雖然退了，但整個星域也被摧毀了九成九以上的星空，剩下的浩劫倖存者都沒多少地方可以生存，才想請圖氏幫忙，轉移到混亂星系中央一帶，希望圖老祖幫忙解說一下附近的星空形勢。　　其他的，郭正陽還沒時間細說。　　而圖老祖在最初聽到這些時，也只以為烈火星域在浩劫下的倖存者，就只有除了郭正陽之外的12個長生境了，誰知道，他們家裡還有一百多人？包括幾個散仙？　　這還是倖存者啊！　　那若是加上那些隕落在浩劫下的大能，這原本的烈火星域到底又有多昌盛？至少這種昌盛水平已經超越了中央一帶的大部分星域了，拿比圖星域來說，以前圖氏和比衛族佔據星域八九成地帶，加起來只有13個長生境，此外還有一兩個其他種族長生境。　　就是現在圖氏沒落，又有其他族群入侵，現在的比圖星域加起來，依舊只是十六個長生境。　　而在中央一帶，大部分星域都是少則七八個長生境，多了二十多個坐鎮。　　就算烈火星域原本面積就很大，足以是比圖星域七八倍，但浩劫之後還有一百多長生境？？　　這也太嚇人了吧？？　　若是一百多長生境外加幾個散仙一起出手，好吧，根本不用在想什麼了，圖老祖都已經隱約看到比衛族的覆滅了。　　至於只有兩個長生境中期的星沙族？更不用提了。　　驚得拽掉了好幾根鬍子，圖老祖才馬上也笑着起身，“如果是這樣，那比衛族還真不用放在心上了，不過……”　　“不過什麼？”這一次，倒是郭正陽笑着的開口問到。　　“不過諸位道友，若只是在中央一帶覆滅一兩個種族，還無所謂，可千萬不要……萬一事情鬧得太大，激起太多人反感的話，就麻煩了。”圖老祖苦笑着看向郭正陽。　　那麼大一波外來勢力跳過來，萬一人心不足，滅了比衛族和星沙族之後，再無限擴張的話，這些外來勢力也肯定會激起混亂星系中央一帶其他勢力的聯手抵抗的。　　而一百多長生境雖然很多，多的嚇人，混亂星系中央一帶一個星域平均只有一二十長生境，但中央一帶可是有數百星域的，那加起來的長生境大能，也是以千計的！！足有好幾千個！　　“這個圖兄可以放心，我們不會亂來的。”　　“其實在經歷過那場浩劫后，我們彼此間爭鬥的心思早就淡了，如果不是比衛族和星沙族，都與圖兄有仇，咱們估計就是搶些地盤就算了，別的不說，我烏螟宗現在足有三個長生境，四萬合道期，幾十萬化神期，但只要能給我一千顆生命星球，老夫做夢都會笑醒了，你爭的再多，一旦那場浩劫再出現在這裏，還是無用。”　　“阿噗～”　　“開玩笑吧，你一個宗門，只有三個長生境修士，合道期竟然四萬多？這是什麼比例？”　　……　　原本八枯小目等人是笑着安慰圖老祖，想讓這幾位放心的，可某位出身烏螟宗的修士一開口，就又讓不少人聽得吐血了。

# 第四百六十七章 郭道友，救我！

　　一個宗門，三個長生境、四萬合道期、幾十萬化神期，這真的不正常啊，太不正常了！　　以前的圖氏五大長生境，但也只有幾十個合道期，幾百化神期修士罷了。　　雖然那是因為圖氏是家族，不是宗門，家族招收外人，也基本都是以聯姻方式，只有入贅到圖氏或者圖氏自己的子孫，才會得到大力栽培，很少對外廣收弟子什麼的，所以其高層修士的比例也不算合理，正常情況下，合道期修士對長生境，基本都是一二百比一左右。　　一個宗門若有三個長生境，那麼你門下有四五百或者六七百合道期，幾萬化神期修士，這才合理，這才正常。　　那突然聽到三個長生境麾下合道期修士就有四萬多，真的是連圖老祖這樣的長生境大能也震驚的差點吐血。　　這種震驚，絕對不亞於之前聽到烈火星域還有一百多長生境的事震驚少。　　“嘿，這可不是好事，而是因為我烈火星域原本的修士死傷太多了，原本在那次浩劫之前，我烈火星域足有近三百長生境，結果一場浩劫隕落一半還多，長生境死了一半多，長生境以下就更不用提了，有太多人原本的宗門覆滅，最後都只剩下孤身一人或者幾個朋友結伴逃到最後的陣地，而當時我們建立的安全區，幾十萬億修士，只佔據着幾十顆生命星球，人族也只剩下12個宗門，那些家園被破的，就被我們分別招收，所以我們這些殘餘宗門的實力，反而比以前更強了許多。”　　“不過再強也沒用，一旦浩劫降臨，咱們根本還是不夠看。”　　……　　在圖老祖驚得吐血時，八枯小目等人反而又情緒低落了些，微顯低落的一番解釋，再次聽的圖氏眾人瞠目結舌。　　都快把下巴上的鬍鬚拽禿了時，圖老祖才詭異莫名的開口，“郭兄，八枯宗，貴星域的浩劫，到底是什麼浩劫，怎麼會那麼恐怖？聽你們這麼說，若是那樣的浩劫降臨在我中央一帶，恐怕我們也無力阻擋吧？”　　“妖蟲，母巢！”　　“不知道是從哪裡冒出來的怪物，那些東西，就是一個個母巢，能不間斷孕育妖蟲，速度簡直駭人聽聞，一個母巢從最初能孕育聚靈期妖蟲，養個幾十年，就能孕育長生境妖蟲，到時候，快了一年一個長生境，慢了兩三年一年，數十數百個母巢匯聚在一起，一兩年就能孕育幾十或幾百個長生境妖蟲，那些怪物無數不吞，什麼都能吞噬，我們烈火星域原本一二十萬小行星系，現在出了安全區，其他八九成地帶，行星、恆星，一切都被吞的乾乾凈凈，成了絕對的黑暗死寂地帶。”　　“不是我嚇唬人，如果那些東西也到了這裏，就算我們有三千長生境大能，一樣擋不住，因為只要三百個母巢在一起，若都能孕育長生境妖蟲，那麼兩三年時間，它們基本就能孕育三百長生境，二三十年就是三千……如果有三千母巢，兩三年就會有三千無所不吞的長生境妖蟲出來，這根本沒得擋。”　　……　　隨着圖老祖的發問，八枯小目等人才紛紛開口，把發生在烈火星域的蟲災詳細講解起來，而一番敘述，也聽的圖老祖終於把一片美須全拔了個乾淨，更聽得他渾身直冒冷汗，臉色凄白的嚇人。　　沒辦法，對方講述的內容，太驚粟太嚇人了。　　甚至若不是講這些的也全是長生境大能，他都根本不會相信世上竟然有那麼不可思議的怪物，連長生境級別的妖蟲都能批量製造？還孕育的那麼快！！　　再妖孽的人族天才，每個百年左右也不可能晉陞到長生境吧，但那些怪物，一兩年就能吐出來一個？　　還無所不吞，能力出眾！這根本不合理。　　“這些東西，沒人知道他們是從哪裡來的，也沒人知道他們到底要做什麼，難道真的要毀滅整個星空？但不管咱們想再多，懷疑什麼，都沒辦法得到答案，二十年前，妖蟲圍攻我安全區，若不是郭道友，……咳，郭道友，我不是說你，是說那個，若不是那個不死不滅的郭道友用自身性命為代價製造一場場空間風暴海洋，就那一次，我們所有人就死定了。”　　圖老祖聽的痴痴獃呆，更似乎張口想問什麼，但也有人馬上猜到了圖老祖的疑惑，直接開口解釋了出來。　　圖老祖頓時默然，但默然一瞬間才又古怪的看向郭正陽，“怎麼回事？難道還有另外一個郭兄？不死不滅？不可能吧！”　　“你們是在說我？哈，多謝，沒想到我離開這麼久，還有這麼多人想着我。”就是隨着圖老祖的話，一道身影突兀的就出現在了殿內，風度翩翩的一身白衣，不管是外觀和氣息都和郭正陽一模一樣，分辨不出絲毫差異。　　而隨着來人的輕笑，大殿瞬間陷入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是看看來人，再看看依舊坐着的郭正陽，滿臉震驚和駭然。　　哪怕真正的郭正陽已經向八枯小目這些人解釋過，以前製造空間風暴的那個不是他，而是有人假冒他，但說真的，那些烈火星域的長生境也未必就是所有人都相信了。　　直到現在真看着又出現了一個郭正陽，而且兩個郭正陽站在一起，不管是外觀還是生命氣息都分辨不出絲毫異常，那些之前有懷疑的，似乎才終於相信了什麼。　　而郭正陽自己，卻是端着一杯圖氏送上來的靈液，喝一口，再苦笑一聲，這貨怎麼也來了？他不是還在迦藍星參悟時間意志么？　　而且對方一出現，竟然是直接出現在圖氏大本營？　　“郭小子，原來你要和別人換功法典籍啊，你不早說啊，咱們兩個也可以換啊，你以前隨身洞府的陣法禁制就不錯，但也只是不錯而已，對上我根本不夠看，我好幾次闖進去，你都發現不了，這就說明我在陣法上，比你高明的多，你想要典籍，找我啊，只要你願意讓我玩玩你那件能千變萬化的先天靈寶，或者玩玩那件能左右時間的先天靈寶，我所有珍藏的典籍全都給你。我草，你不厚道啊，原來你竟然有兩件先天靈寶，也不早說，太不把我當朋友了。”　　其他人傻眼，郭正陽苦笑時，冒牌貨則鬱悶不已的傳音過來，更直直盯着郭正陽。　　可不是么，上界山眾人和冒牌貨經常在迦藍星遇見……然後最初相遇時，一群化身合道期修士，短短時間全都變成了長生境，冒牌貨自然不可能覺得這些都正常，所以後來又一次次跟蹤潛伏，終於被她發現了什麼。　　等發現郭正陽手裡有兩件先天靈寶時，冒牌貨哭了，一把鼻涕一把淚的站在郭正陽面前哭着說郭正陽坑她，若是早知道他有兩件先天靈寶，當年打死她一百次她也不該立下那個天道誓言。　　再然後，這貨幾乎用盡各種死皮賴臉的手段，求着郭正陽讓她玩那兩件先天靈寶。　　“還真有兩個郭道友？”在冒牌貨雙眼閃亮的盯着郭正陽時，才有人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嘆，這一次驚嘆的，卻是八枯小目身後一位藍色髮膚的長生境強者。　　“我記得你，你叫南央禾，是北齊宗宗主，家裡有一個道侶，三個小妾。”驚呼一聲后，正關注郭正陽的冒牌貨才突然轉身看向那藍色髮膚的長生境強者，而後詭秘一笑，身子一晃，就變成了另一個南央禾，還是不管外形或生命氣息，全都和真正的南央禾毫無差別。　　南央禾傻了。　　其他眾多長生境也是大眼瞪小眼，而在傻眼中，南央禾本身突然一個機靈清醒過來，“郭……不對，這位道友，我到底該怎麼稱呼你？還有，你現在這是？”　　“既然郭小子不喜歡外變成他的樣子，我也就不煩他了，以後我就以這面目出現了，現在你們繼續商討大業吧，我回去幫你照顧下你的妻妾，恩，在你家裡，肯定別有一番風味，再見。”冒牌貨哈哈一笑，就消失在了當地。　　剩下眾多強者，卻又是一番面面相覷。　　面面相覷中郭正陽才苦笑着開口，“八枯宗、南宗主，你們現在總該相信我了吧，以前，我就是單純的受害者。”　　“啊～哎，他媽的，他不會真的……我……”郭正陽的苦笑也終於驚醒了南央禾本身，再跟着，南宗主頓時從原地急的跳了起來，口中也是急的語無倫次。　　冒牌貨要假冒他的樣子，回家玩他的道侶和妾室？那傢伙還真做得出這種事啊，他現在真相信了郭正陽以前只是個受害者，但那個假冒的，卻真的劫走過不少修士的道侶回去玩弄啊。　　是，郭正陽在帶着諸人來之前，雖然向他們解釋過冒牌貨本身是多寶獸，但並沒有解釋多寶獸是女的，因為不好意思說，如果他說了，就等於說冒牌貨在利用靡陰樹侵犯清始小焉時，他自己也在一旁看了好久？看清始小焉在靡陰樹刺激下，不斷自摸，甚至用自己的法寶破了自己的處女身？　　那多尷尬！　　因為不好意思多解釋，所以他只是解釋了冒牌貨是一隻多寶獸的問題。　　那現在南央禾不急都不行了。　　而在南央禾急的跳腳時，八枯小目等人卻是各個或抬頭看屋頂，或低頭搓手，完全像看不到南央禾着急一樣。　　因為，他們惹不起啊……　　安全區又有哪個修士不知道冒牌貨的諸多惡跡？誰也不敢招惹那種皮賴貨啊，剛才南央禾只是叫了一聲真有兩個郭道友，就被冒牌貨化成他的樣子，還擺明了說要回家玩對方道侶侍妾，回他家鵲巢鳩占的玩，這樣的傢伙誰敢惹。　　而在這幫大能形色詭異時，圖氏老祖卻摸着自己光禿禿的下巴，也是一臉詭異，雖然他還不知道太多事，可看着冒牌貨光明正大化身成某個長生境的模樣，擺明了說要回家玩你老婆，這麼多長生境竟然都對此躲閃不已，南央禾自己也是急的只會跳腳，而不敢馬上追回去，這情況，真讓人心寒的吐血啊。　　那個冒牌貨的可怕就這一瞬間，已經展現的淋漓盡致了。　　“郭道友，救我！”　　就這麼詭異的持續了幾個呼吸后，急的正亂跳的南央禾才突然走到郭正陽身前，一彎腰一鞠倒地，差點是淚眼汪汪的開口求助了，“那位現在不敢冒充郭道友，肯定是郭道友有牽制他的手段了吧，郭道友，你可要救我！”　　好吧，好好一場大批長生境圖謀新地盤的大事件，因為冒牌貨的曇花一現，主題馬上就大變了樣。

# 第四百六十八章 怪不得！

　　“你考慮好了？”　　“恩，還是用吧，雖然用了之後，肯定會破壞眼前的社會結構，不過我已經讓家裡那邊和眼下的世俗大佬們談過了，他們也不反對，畢竟他們也是人，有機會追求更長久的壽元，而且遠比靠科技手段追求來的壽元更輕鬆方便，那隻要咱們不干擾普通社會的秩序，就沒關係。”　　……　　一個月後，地球，帶着充足的資源滿載而歸，郭正陽手裡握着一枚水藍色光團，輕微低語幾聲后才拋開光團，捏動發決運轉，短短几個呼吸，一股偉力驀地降臨在光團上，牽引着光團就向地下急墜，而光團在接觸到地面那一刻，也瞬間沒入地表。　　轟～　　又是片刻后，或許普通人感覺不到，但以郭正陽和劉夏為首的上界山眾修士，還是清晰感覺到一股恐怖的生機在地底深處爆發，海嘯一樣的生機流動，一股股濃郁無比的粘稠大霧也逐漸從地底湧現，快速填充向整個天地。　　伴隨着大霧湧起，地面上許多普通植被亦或者靈植，都像是煥發了新生一樣，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開始瘋長，原本各地的妖獸，靈獸，也在被那些濃郁的大霧覆蓋后，像是喝醉了一樣，步履蹣跚，蹣跚片刻就噗通一聲癱倒在地上。　　就是眾多修士，在被濃霧籠罩后一樣都精神大震，有不少人都選擇盤膝而坐，快速運轉功法吸納着左右暴增的濃郁靈氣。　　是的，這濃郁的幾乎能阻隔人視線的大霧，就是靈氣！　　郭正陽剛才置入地底的，是一顆旺盛的星球之心，是把一顆旺盛期的星球之力，全部提取煉化出來凝結在一起，這樣的恐怖異寶，一旦置入一顆純粹的死寂星球，都能讓那星球變成生機勃發的生命星球。　　而當那樣的東西置入地球，走到衰弱期的地球，一樣會重新煥發新生。　　就像是當初對抗妖蟲入侵時，星河老祖調動起來萬重星的星球之力，而在安青節下令給萬重星填充星球之力后，片刻而已，那顆一片死寂的星球就演化出了造物神奇，從最初完全不適合生命居住的死寂荒涼星空，直接催化出單細胞生物，直到演化出各種植被、海洋、催生更高級的生命。　　那種蓬勃的星球之力在最初爆發時，所引起的天地巨變，足以讓任何人動容。　　不過郭正陽此刻置入地球的星球之心，因為在置入之前也做了些準備，所以這顆星球之心爆發后，它四散的星球生機只會爆發在靈域內，並不會入侵世俗，等爆發中的星球生機在靈域內穩定了，才會通過靈域的陣法禁制，緩慢而穩定的飄向世俗，一點點潛移默化的改善世俗環境。　　畢竟世俗里還有幾十億接受現代科學教育長大的人類，如果郭正陽不控制一下，直接讓這顆星球之心在地球全面開花，那肯定會引起世俗社會的大動蕩。　　別的不說，你讓幾十億現代人到處都能看到原本的野草呼啦啦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漲到一兩米高下，粗壯的像是小樹一樣，而原本小樹又暴增到十多米，幾十米高下，甚至普通家畜野獸，也在這股恐怖的生機下變的體型更強壯，能力妖孽。　　那不引起社會動蕩才是不可思議。　　但只把這星球生機爆發控制在靈域內，等穩定以後再緩慢輸入世俗，潛移默化，就簡單多了，會這麼做，也是因為郭正陽還有濃郁的家鄉情結，這也幾乎是任何一個人都具有的情懷，否則以他現在的能力，若是想給自己人找到一個更適合修鍊發展的環境，真的太容易了。　　過去的一個月里，烈火星域安全區剩餘的那些修士宗門，已經開始大規模入侵比圖星域，至於多寶獸鬧得那麼一出鬧劇，在郭正陽解釋過那傢伙是一隻母獸，其實只喜歡惡作劇后，風波也就平息了不少。　　而入侵戰開始，113位長生境、一個二劫散仙，一個三劫散仙，幾十萬合道期，這樣一股力量入侵比圖星域，根本就是無可阻擋的恐怖偉力，至少毫無準備的比衛族是不可能頂得住的。　　在圖氏的幫助下，烈火星域勢力只是用了兩三天，就把比衛族、星沙族等徹底從比圖星域掃了出去，隨後就是大規模遷移。　　這種遷移直到現在都還沒有徹底完成，依舊在遷移中。　　畢竟那是幾十萬億修士的遷移，還只能靠上品以上的星際傳送陣傳送，那樣的傳送陣，每一個造價都不菲，安全區那幫大能也最多在烈火星域和比圖星域兩邊打造出百套左右的傳送陣，一次也最多傳送十來人，一百套傳送陣，一次最多傳送千多人，可想而知要持續多久才能把幾十萬億修士轉移完。　　那邊的傳送情況進入穩定期，隨後幾十個長生境鎮守傳送陣，開闢新領空，外加幾十波勢力分配從比衛族和星沙族手裡搶來的地盤，此外還有圖老祖帶着十幾個巨頭，去附近一些大勢力內一一登門拜訪。　　畢竟烈火星域的傢伙都是外來人，一來就玩殘了原本比圖星域的霸主種族比衛族，這樣一股勢力，強大的足以嚇死人，若不安撫一下左右勢力，肯定會人心惶惶，而不管是圖老祖還是烈火星域修士，也都絕不想引起左右本土勢力的聯合抵禦。　　所以這一個環節，也是必須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郭正陽若只是想給地球上界山修士尋找一個比靈域更好的修鍊環境，以上界山如今一門七長生的震懾力，絕對能輕鬆搞來幾十顆生命星球做地盤。　　但郭正陽沒有那麼做，而是高價購買了幾顆星球之心，然後帶着從燎雲宗、北齊宗等烈火星域大宗門內換來的各種珍藏典籍回了地球。　　他的心思就是改造一下地球，讓地球重新煥發新生，宗門根本依舊還是落戶在地球，以地球為根據地發展。　　若是只有這一個還不夠的話，大不了再在太陽系內尋一顆星球，再次改造成後備倉庫。　　而在動手布置限制星球之心擴散趨勢的陣法禁制時，郭正陽也讓爺爺父親等人給世俗那些執掌國度的大佬們透了氣，透氣內容也簡單，他會改造地球，讓地球適合修真發展，但修士不會幹預世俗社會運轉。　　這一點結果倒也算不錯，修真界不干擾世俗，很久以前就在地球成型了，維持百千年運轉的格局值得信賴，而世俗里那些大佬，又有哪個不喜歡真能多活幾百年？　　所以這件事談的很輕鬆。　　“走吧，接下去，就好好修鍊吧，周師兄他們已經出去歷練，估計你也差不多了。”　　在原地又呆了一陣子，操控禁制之力控制着蓬勃的生機穩定在靈域內爆發，形成循環后，郭正陽才笑着招呼劉夏。　　上界山的一切，現在都步入了一個穩定蓬勃發展的大趨勢下，也很少再有什麼能影響到這裏了，不過郭正陽並沒有鬆懈，他還是準備趁着飛升之前，靈時府還能運用時，抓住機會讓自己所能掌握的知識、實力更廣博些。　　否則一等飛升，靈界時、歪葫蘆等先天靈寶都會暫時失去效用，必須要用大量混沌之氣再輔以特殊手段洗鍊才能使用。　　那在凡界多用點心思，遠比飛升后再用心更輕鬆的多。　　……　　“啪～”　　時光悠悠，對於用心修鍊的修士來說，時間這東西，的確經不起推敲，郭正陽自己躲入靈時府都不知道過去了多久，而他的修為也已經在以前一次次揣摩典籍的閑暇里，穩步提升到了長生境大圓滿，只是沒有修鍊至大圓滿巔峰而已。　　這麼長時間過去，郭正陽的進展也不止在於修為，最可怕的，還是他在陣法、煉器、丹道上的進展，如今他都也不清楚自己進展到了什麼地步。　　不過他可以肯定，就算是在他最弱的丹道一項上，恐怕也早已超出了以前的星河老祖，至於天賦還湊合的煉器一道，一樣是遠超火府主人。　　畢竟融會貫通了無數個超級勢力內珍藏的典籍，那收穫絕對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到的。　　不過就在又一次參悟觀摩中，郭正陽卻突然被一聲脆響驚醒，醒來后，先是疑惑的看了看左右，發現左右也還有一批上界山修士在靈時府內修鍊，似乎其他人並沒察覺出異樣，他才又閉上了眼感應了下。　　感應的結果卻讓郭正陽臉色一變，快速起身到了靈時府外。　　再然後盯着置放在靈時府陣法內的靈界時，郭正陽才皺眉苦笑起來。　　靈界時，崩壞了！　　嚴格來說靈界時不是壞了，而是因為長期使用消耗，讓原本一枝三恭弘=叶 恭弘的靈界時，潰散了一恭弘=叶 恭弘。　　而旺盛時期的靈界時，一枝九恭弘=叶 恭弘，打造成靈時府後，府外一天就是府內一年，三恭弘=叶 恭弘，只是靈界時的衰弱形態，府外三天府內才一年，現在因為長時間使用，讓靈界時一直都沒得到時間休養，竟然用散了一片枝恭弘=叶 恭弘。　　而想用靈界時打造靈時府，至少也得是三恭弘=叶 恭弘才行，三恭弘=叶 恭弘下，靈界時會徹底失去效用。　　也就是說，從現在開始靈界時已經不能用了，必須得給它時間去休養，等它恢復三恭弘=叶 恭弘后才能用。　　“現在是什麼時間？從我置入星球之心，把地球改造一次后，到現在總共過去了多久？”片刻后，郭正陽才又一閃身，隨意在附近找了個上界山弟子開口發問。　　“回稟七祖，從您老人家改造地球到現在，已經過去了一千四百三十七年。”那弟子原本正在巡山，被突然出現的郭正陽嚇了一大跳，但隨後還是馬上恭敬的回應。　　郭正陽啞然，一千四百多年了？怪不得，怪不得自己都忘了時間。　　府外一年，府內一百二十年，府外百年府內就是一萬二千多年，他雖然在以前的那些年裡，並不是時刻都在府內，也有百年左右是在府外過的，但估計也有一千三百年是在靈時府內渡過的……一百二十年，再乘以一千三百倍，恐怕自己都在靈時府參悟了十五六萬年吧。　　怪不得！　　怪不得自己連時間都記不清了，而且連靈界時都被損耗的潰散了一恭弘=叶 恭弘。　　也當然，十五六萬年時間在靈時府內一直參悟各種典籍傳承，可想而知，就算郭正陽在丹道上天賦很差，但你花了那麼多時間，一樣能擁有驚人的造詣，遠超一千多年前的星河老祖都是正常的。　　至於煉器和陣法造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到了哪一步，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以前修士們劃分這些造詣的陣法師、大師、宗師、大宗師等階段，肯定不適合他了。

# 第四百六十九章 飛升之前

　　一千多年過去，郭正陽幾乎是兩耳不聞窗外事的狀態，很多事，的確並不清楚。　　直到這次靈界時潰散一恭弘=叶 恭弘，不能再繼續使用了，他才不得不走出了靈時府，稍微一打聽，外界變化，也的確讓他驚訝的不行。　　比如眼前情況下，地球人早已到了能靠着純粹科技走出太空的地步。　　而上界山的發展也到了一個變態到嚇死人的地步，眼前的上界山，長生境足有四十多人，輩分最高的無疑是郭正陽、劉夏、星河老祖、周易青等老祖，郭正陽自己雖然只收過宋依依一個徒弟，但宋依依卻是廣開山門，現在宋依依的徒孫的徒孫的徒孫，向下扯了六七代的弟子里，最強的一人已經修鍊至合道期……　　也只是上界山，長生境修士就有四十多人，小小地球也早已不適應山門發展了，如今的太陽系內，天王星和土星早被改造成了適合生命居住的星球，造成了上界山另外的后花園。　　就是靈域，也呈現在了世俗人眼前，現在世俗內幾乎人人都知道修真界存在，有資質的基本都是想盡一切辦法想拜入山門，沒資質的也盡可能希望多修鍊一下，至少也要到真人境階段，那就能延長一倍壽元。　　地球人如今也發展到了近千億人口，分別盤踞在了地球、土星、天王星三顆星球。　　正是有了龐大的人口基礎，上界山才會發展的那麼快。　　當然，一千多年過去，外界發生的並不是只有好事，比較壞的消息就是，原本上界山八祖里，有兩個都死了。　　死的是李長慶和杜雲博。　　這兩位在晉陞到長生境後期巔峰，在外遊歷百千年歲月，覺得自己已經有實力也有了信心渡劫后，就嘗試着渡劫，結果還是隕落在了天劫下。　　不只是原本的八祖里有兩個死在天劫下，其他比如周扶那些二代弟子，一樣有兩個人死在了天劫下。　　有死的，就有飛升了，周易青飛升了！此外還有一個二代弟子也飛升了。　　上界山八祖，兩死一飛升，剩下五人都還在凡界，剩下的也就是星河老祖、郭正陽、劉夏、木傑以及劉光。　　兩死一飛升的概率，已經比正常長生境渡劫九死一生的概率強出了許多許多，主要是上界山修士背靠迦藍星，很多人都感悟了天地意志，大大增強了渡劫的可能性，但這樣的概率，還是嚇住了不少人，讓不少人對天劫畏之如虎，再不敢輕易談渡劫，還是準備繼續磨練遊歷一陣子后再說渡劫的事。　　就算是最老的星河老祖，如今壽元也只是一千八百歲，還有一千四百年左右的壽元可用，只要壓制住境界不突破進入長生境大圓滿，都很容易熬下去。　　而郭正陽這些年，幾乎從沒有缺過修鍊典籍，他手裡積攢的那些來自超級大宗門珍藏的各種典籍就有數百上千之多，就是因為周易青等人在外遊歷時，知道郭正陽有這心思，那隻要交好了一些宗門，他們就會想辦法繼續給郭正陽收集。　　所以郭正陽參悟過的各方典籍，可不只是來自於原烈火星域那幾十個大宗門珍藏了，而是幾乎收編了整個混亂星系所有超級勢力珍藏。　　而且如今的混亂星系，又和千多年前截然不同，大變了模樣。　　比如混亂星系周邊的毒輪星系、長懈星系等等，許多星系被蟲災破滅，又有或個別或連綿成群的修士從外星空逃過來避難，那些人過來時帶不來各種資源，但卻能輕鬆帶來不少以前珍藏的典籍。　　可想而知，郭正陽在十五六萬年的參悟里，到底參悟了多少頂尖的陣法、丹道典籍。　　那數量究竟有多少，他都記不清了。　　蟲災到現在，在混亂星系早已經是人盡皆知的大災厄，不過蟲災的事也得到了一定限制，首先就是，自從蟲災本因是仙界被飛升者打壓的族群下來破滅飛升者根基的原因在郭正陽授意散播出去后，最終也有人飛升者把消息把帶入了仙界，所以在一千多年前，掌握在虛族手裡那個不太穩定的兩界通道，已經在沒有虛族和陰墟母獸下凡。　　源頭上，蟲災已經被控制。　　現在在凡界肆虐的蟲災，也就是最初下來的那幾批虛族，那幾批就是上界仙人都沒好辦法，只能靠凡界修士自己。　　沒人知道那些虛族到底破滅了多少星空，但混亂星系卻有很多人知道，蟲災不敢入侵混亂星系，這一帶也就成了附近多個大星系的最後溫床。　　而外出遊歷的上界山修士，比如劉夏，已經嘗試着前往更遠的星系追求更強大殘酷的歷練了，這一點郭正陽也不擔心，劉夏是刀意圓滿、空間意志圓滿的存在，還跟着郭正陽一起學習了不少虛族的意志力修鍊掌控技巧。　　劉夏現在單靠意志力，都能像虛族一樣煉化操控母巢，外加空間遁術精湛的已經不輸於千多年前的多寶獸，隨時可以藉助暗世界逃逸，那安全性自然也大了無數倍。　　這方面多寶獸也不遑多讓，其實只要掌握了虛族的意志力修鍊方式，還有運轉技巧，而修士意志力又足夠強大，的確是可以不靠萬妖譜就能操控母巢和妖蟲的，就是這個條件很苛刻，比如至少得是兩種天地意志圓滿的修士，在意志力才能和操控母巢。　　雖然只是掌控一種圓滿意志的修士，意志力就遠超虛族景和將臣之流，但問題是虛族的意志力太純粹，它們是生於混沌中，純意志體，修鍊參悟的意志也是和混沌類似，乾淨純凈到直指萬物本源，卻又能演化萬物，在等級上要比空間時間等意志都更強得多，所以修士想學習它們各種技巧，自身意志力卻要超出虛族無數倍后才能去做。　　所以就算這麼多年過去，能像虛族那種直接以意志力操控煉化母巢的修士，也只是屈指可數。　　“靈界時破碎一恭弘=叶 恭弘，想再次使用，要麼飛升、要麼就是等，等這先天靈寶靠時間吸納星空精華，自動恢復，不過等的話，誰知道要等多久……以前這靈界時是掌握在一位散仙手裡，被他渡劫時使用，被天劫打碎，那位散仙也不知道幾千年前的人物，這東西可能就是恢復了三四千年左右才恢復到三恭弘=叶 恭弘，那我要是等，恐怕飛升那一天也等不到，看來，是要準備飛升的事了。”　　一問就是千多年時間過去，自己竟然在靈時府渡過了十幾萬年，郭正陽在隨後，也在當地愣了好久，心下充滿了感慨。　　就在他感慨中，一聲驚喜而又充滿敬畏的聲音也馬上從遠處響起，“大哥！”　　郭正陽的臉，也隨着這一聲呼喊黑了下去。　　是啊，一千多年過去，不止上界山和混亂星系變化很大，郭正陽家裡的情況，變化一樣極大極大。　　最大的變化就是，原本郭正陽是郭家三代獨苗，他大伯一家只有郭玲玲和郭小柔兩個女兒，而郭自強這邊只有郭正陽一個男丁，但等郭家人真的被帶入靈域，開始修鍊以後，郭家人丁又迎來了一個詭異的蓬勃發展期。　　郭母還是四十齣頭的時候，就接觸了修鍊，那時候她還只是中年，修為也一路突飛猛進，郭父修鍊上比不上郭正陽母親，但也早進入了道君境。　　所以就算父親在七十多歲退休時，他還是正值青壯，畢竟那時候的他足有四百年壽元，七十多歲時，可不就是青壯？　　結果，也就是一千兩百多年前，郭正陽就多了一個弟弟，一千一百多年前，多了個妹妹。　　都是親弟弟親妹妹！　　這不是讓郭正陽臉黑的地方，如果來的是郭正陽的妹妹，那他肯定是笑臉相應，但這一位……生在上界山這樣的地方，是郭正陽的親弟弟，一出生地位就尊崇到極限，而且性子很不堪，至少是青少年時很不堪，都是被郭父郭母寵壞了。　　郭正陽小時候還只是受母親寵溺，父親對他一直很嚴厲的，但這傢伙從小就備受二老寵溺，郭正陽至今和劉夏還是膝下無子，這傢伙倒好，如今已經是四十多個孩子的父親了，用三宮六院七十二妃來形容他，絕對不誇張！！　　郭家這個修真家族，在他手裡才是發揚光大到了極點！　　當然，郭正陽看不慣他的並不是這一點，而是其他各種惡跡，一千年前這貨闖的禍太多，郭正陽都不理父母求情，親自出手把他囚禁在一處磨練宗門弟子心性的凶地過百年，才把這個二世祖收拾的屁滾尿流，從此以後徹底改了性子。　　而那段時間不止是爺爺、父母等人一而再在郭正陽面前求情，就是這貨的一個個老婆、孩子，都天天來說情哭訴，但郭正陽一概不理，直到折磨他百年時間，才放了出來。　　所以眼下的郭家要說誰最可怕，估計任何一個郭家子弟只要一提到郭正陽，都會嚇得腿軟的。　　“大哥，你出關了？嘿，恭喜大哥。”在郭正陽臉黑時，一名帥氣瀟洒、眉目也和郭正陽有五六分相似的中年人才快速趕了過來，燦笑着開口，不過可以看出，他就算在笑的時候，眼底深處那敬畏到骨子里的懼意依舊無法消散。　　“一千多年，你才修鍊到合道初期？”而郭正陽則皺着眉打量對方一眼，一個眼神，就讓中年嚇的臉色凄白，吶吶無言，低着頭一身不吭。　　可不是么，這個弟弟郭承宗，如今也是一千多歲了，有郭正陽打造的背景，還有頓悟觀想法在手，竟然只是合道初期，這種修為真有些讓人鬱悶。　　要知道郭承宗有一個兒子一個女兒，都已經是長生境，還有好幾個孫子孫女都比他修為高得多。　　如今的郭家，也不缺高手，雖然郭正陽的爺爺、大伯父親等人資質極差，但靠着頓悟觀想法，如今也都是合道期修為，當然，郭正陽也明白，爺爺恐怕時日無多了，爺爺已經一千五百多歲，靠着頓悟觀想法外加靈時府輔助，還有其他無數資源，也只是勉強修鍊至合道初期，而合道期只有一千六百年壽元。　　老爺子恐怕是絕無可能修鍊至長生境了，而不入長生境，那等壽元大限降臨時，就會……　　雖然郭正陽可以煉製延壽類丹藥，但現在靈界時破損，就算再給爺爺延壽，區區幾百年，他也絕無可能修鍊至長生境的。　　不止爺爺如此，父親和大伯情況也差不多，都是即便延壽一次，也很難有希望突破進入長生境的。　　但除此之外，母親卻已經是長生境，一個只有修為，毫無磨練的長生境，戰力恐怕不值一提，但郭正陽一個侄子一個侄女，卻都是實力很不錯，也在外歷練很久的長生境。　　加上劉夏，這是標準一門四長生，一千多年發展，都能比得上以前的圖氏了。　　就算郭正陽現在飛升，也不用擔心家裡的情況了。　　他也的確打算飛升了，因為在凡界已經再無所求，吸納融合了那麼多珍貴典籍，他也知道自己在陣法煉器等造詣上，早已達到了極限巔峰，就是繼續留下來收集更多典籍，也不肯能在進步了。　　那等劉夏遊歷回來，再陪父母等人過一陣子平常生活，他就準備飛升仙界了。

# 第四百七十章 我先走一步

　　“七祖飛升，把握應該很大吧？”　　“肯定的，七祖的實力，絕對是八位老祖中最強的一個，而這些年他老人家一直在靈時府閉關，府外千多年，府內十多萬年，誰都不知道他老人家在各方面的造詣到底到了哪一步，我看就是天劫，也奈何不了七祖的。”　　“七祖能成功飛升應該是一定的，咱們多觀摩下他老人家的渡劫過程，以後也可以拿來參考。”　　“來了，劫雲來了……嘶，怎麼，怎麼這劫雲這麼恐怖，不是吧！”　　……　　一晃又是幾十年，靈界時破損后，靈時府再無法運轉，這幾十年時間也就是正常的地球時間，不分晝夜的太空里，距離太陽系足有數萬光里的一片茫茫太空，一道道身影呈圓球形、遙遙懸立在太空中，而不管是分散在圓球形哪個方位的身影，此刻都是分外關注圓球中央的圓心位置。　　那裡是一片虛無的空間，郭正陽的身影就正安靜的站在空中，等待着什麼。　　也就是在等待中，一層層充滿滅世威壓的恐怖黑雲，在極短的時間內就布滿了虛空，劫雲之大，幾能覆蓋數個地球的面積，雲層在太空翻滾，恐怖的威壓下，距離劫雲層比較近的一顆星球，竟然只是在這濃郁的威壓下就轟的一聲炸裂，星球爆炸的餘波席捲向四面八方，包括席捲向劫雲下的郭正陽，如此一幕，也駭的原本對郭正陽渡劫還充滿信心的上界山修士，紛紛臉色大變。　　可不是么，上界山的崛起就是郭正陽一手帶出來的，而郭正陽的實力無疑也是所有上界山修士里最強的，沒有之一。　　所以最初對於郭正陽渡劫，每個人都充滿了信心，這些人出現在這裏，說是要替郭正陽的渡劫護法，但其實大家心下更覺得這是一場觀摩，觀摩郭正陽渡劫，好學些心得，畢竟眼下能出現在這裏的，除了郭正陽的親人外，就全是上界山的長生境修士，一共四十多位長生境加上幾十個郭家人，都遠離渡劫之地數光里之外，確保不會影響到郭正陽渡劫的同時，還能靠各種術法之力清晰觀看到渡劫現場。　　但等劫雲真的出現，卻發現那劫雲覆蓋的面積竟然能覆蓋住數個地球大小，而且剛一出現后的劫雲，竟然只是靠那股滅世的威壓，就讓附近一顆死寂星球炸裂。　　這恐怖的威勢也真讓所有人都嚇得魂不附體，哪怕是也對郭正陽充滿信心的劉夏等人，都忍不住面色發白，頭皮發麻。　　過去一千多年，上界山已經有六個人渡劫了，四死二飛升，外加很多人也都在星空下遊離磨練，一樣見過不少其他人的渡劫情況，所以對於天劫，眼前的上界山修士已經知道的很多了，比如劫雲這東西，覆蓋面積越大，其醞釀出來的天劫就越可怕。　　但據眾人所知，除了散仙劫之外，一般的長生境渡劫，劫雲面積最大的，也最多就是覆蓋十分之一個地球的劫雲……可現在郭正陽渡劫時匯聚來的劫雲，竟然覆蓋了足有四五個地球大小的空間，這至少是以前他們所知的長生境渡劫所遇劫雲的四五十倍啊！！　　如何讓人不惶恐？　　而且劫雲剛一出現，只靠威壓就碾碎一顆星球，星球爆炸之力，就在郭正陽身側不足一光里之地……那恐怖的爆炸波動如潮水一樣席捲而下，郭正陽自身在那波動下，反而變得極為渺小，渺小的犹如螻蟻一樣。　　所有人都驚得面無血色，根本想不通也理解不了郭正陽渡劫時怎麼會遇到如此恐怖的天劫，但就在人群駭然中，視線盡頭的郭正陽才突然動了。　　一抬手，伸出一根手指點向涌過來的星球爆炸波動。　　就像是普通的凡俗世人對着太陽一抬手，遙指太陽的姿勢，不見一點火氣，正瘋狂席捲的爆炸波動，突兀的就從星空下消失，消失的乾乾凈凈，不留一點痕迹。　　那不是被強橫的力量黏滅了，而是突兀消失，在場所有人，包括劉夏在內都根本看不懂，那些東西究竟消失去了哪裡。　　本還在驚呼的人群，瞬間愕然。　　人群愕然中，郭正陽再次動了，又是一抬手，伸出一根遙點向高空劫雲。　　這一次卻是所有人都能感受到的，隨着這一點，他們附近所在虛空，突兀的就震顫了一下。　　郭正陽在幾光裡外點了點手指，眾多強者都能清晰感應到附近的虛空震顫了下，這空間震顫，就像是一個普通人打了個哆嗦一樣，轉瞬即逝。　　再然後……　　原本正在翻滾醞釀着天劫的劫雲，瞬間消散。　　原本覆蓋面積足足籠罩了四五個地球大小的恐怖劫雲層，就這麼突然消失了，比暴雨澆上火柴焰，比真火拋入普通雪人中蒸發冰雪的速度都更快捷，諾大一片只靠滅世威壓就能摧毀一整顆星球的劫雲層，徹底消失了！！　　消失的乾乾凈凈。　　無數人瞠目結舌中，郭正陽頭頂上方，原本劫雲層存在的地方，突兀的就降下一道金光籠罩向郭正陽，而郭正陽的身子則在向上漂浮時，看了眼幾光里以外的眾多身影，輕笑着開口，“我先走一步，在仙界等你們。”　　話語清晰落入每一個人耳中，雖然相隔幾光里，但眾人卻感覺像是郭正陽在面前輕語一樣，期間都感應不到一絲法力波動。　　再然後，郭正陽已經被金光扯入光芒的源頭，消失不見。　　“……”　　可直到郭正陽消失了足足一盞茶的功夫，所有圍觀七祖渡劫的修士，還是傻愣愣呆在原地，滿臉不知所措的表情。　　“阿噗～七祖飛升了？”　　“大伯已經飛升成功了？劫雲都還沒蓄勢出第一道天劫，就被大伯抬手一指，打散了劫雲。過了天劫？？”　　“嘶……”　　……　　痴傻了許久許久，一道道充滿震撼的驚呼才驟然揚起，伴隨着驚呼聲的，卻是一個個備受摧殘的心靈。　　哪怕都是郭正陽師兄弟、親人亦或者晚輩徒子徒孫，哪怕早知道郭正陽的實力是上界山之最，這一千多年裡要不是郭正陽坐鎮，相助，上界山也不可能發展到眼下這一步。　　他的實力絕對不用懷疑，大家也都相信郭正陽能渡過這飛升劫。　　但問題是這也太扯了吧！！　　飛升劫啊，所有修士最恐慌最害怕的天地大劫難，像是以前感悟了一種圓滿天地意志的三祖李長慶和五祖杜雲博，也在混亂星系遊歷百千年，在整個星系間闖出了赫赫威名，但那樣的強者，一樣隕落在天劫下。　　而且當時那兩位渡劫，所遭遇的天劫劫雲，只是籠罩二十分之一個地球面積，那已經抹殺了威震星空的兩個老祖。　　就是後來周易青渡劫，面對籠罩十分之一個地球面積的劫雲，渡過九道天劫后，自身也是奄奄一息，更只剩下半個身子，可以說危險到了極點，好不容易才飛升的。　　而上界山飛升概率，兩死一飛升，已經是遠超正常水準了，外界長生境渡劫，才是真正的九死一生，十個威震星空的長生境最多能有一個飛升，其他九個都會死！　　那些大能們面對的天劫，劫雲面積也最多只是剛才郭正陽所遭遇劫雲的四五十分之一大小，所以劫雲一出，那麼恐怖的覆蓋範圍，劇烈翻滾中的雲層只靠氣勢威壓就碾碎一顆星球，而且那肯定只是劫雲的氣勢餘波，因為劫雲主要力量是針對郭正陽而去的，輻射向那顆星球的最多只是餘波，就那都能瞬間把一顆星球碾碎成虛無，可想而知劫雲層的真正力量有多誇張，如此恐怖的一幕幕，足以讓任何人不寒而栗。　　這麼恐怖的天劫，卻在郭正陽一指之下，還沒來得及發力就被打碎？　　然後郭正陽順順利利飛升？　　哪怕早知道七祖實力是上界山最強，而且很可能強出別人不止一籌兩籌，但觀看了這樣一場飛升劫后，所有人都還是被震驚的嚴重崩潰，心靈都受到了史無前例的摧殘。　　因為所有人都無法想象，郭正陽的實力，到底強到了哪一步……　　“這個變態，到底走到哪一步了？老夫是不是走錯了路？如果過去那些年，我沒有去外星空磨礪，而是也和他一樣一直留在靈時府參悟各種典籍，恐怕一樣能走到他今天的高度吧？可惜，可惜靈界時已經破損了，還被這傢伙帶去仙界修復了。”　　“古往今來，恐怕真沒有比這傢伙渡劫渡的更容易的了，只是隔空一指，天劫還沒發力，就被打碎了。嘖嘖……”　　“剛才的天劫，恐怕就是真正的靈仙巔峰，亦或者真仙下凡，遇到之後也未必能輕鬆度過吧？他還沒有飛升，就能破的那麼容易……他的實力，難道已經比真仙還更強了？到底怎麼做到的？”　　……　　不只是一些晚輩被郭正陽震撼到內傷，就是星河老祖、木傑以及劉夏等郭正陽平輩的修士，這時候也基本都是滿心崩潰，無語望蒼天，渡劫渡的這麼誇張，恐怕那小子真已經改寫了星空史了！

# 第四百七十一章 這就是仙界

　　“這就是仙界？”　　揮別一眾親人和上界山眾修士，郭正陽被金光吸扯着消失后，再次出現的地方，是一片密林。　　一顆顆高達數百米的大樹，模樣奇特，彷彿一個個彎着腰、瀑布一樣的青絲從頭頂的垂落的美人，樹榦曲線玲瓏的犹如畫卷，大樹林里，郭正陽的身子卻忽實忽虛，細細看下，就能看出那是他的身軀在不斷分裂，每一寸毛孔髮膚都像正在被無形的力量吸扯着裂開，然後重新癒合。　　在這個過程里，痛苦什麼的並不強烈，似乎有什麼力量自主驅散了那苦楚，而在左右還有大量濃郁的金黃色氣流，海水一樣涌過來，匯入郭正陽的肉身。　　這是剛飛升后的仙氣淬體？　　輕鬆忍受着身軀忽崩忽愈的輕痛，郭正陽剛想打量下左右，但卻眼前一黑，踉蹌跌坐下去，因為靈海也崩了。　　仙氣淬鍊凡界飛升修士軀體，不止包括肉身，還包括靈海。　　身軀忽碎忽合、靈海忽崩忽愈，郭正陽此刻就算想感應周邊天地，也不容易做到，因為肉身靈海崩裂的一瞬，他對左右的視覺聽覺感知都會消散，只有癒合那一瞬間才會恢復。　　如此情況，持續了數百個呼吸，數百次崩裂癒合，郭正陽才突然在又一次彌合中聽到兩道破空聲。　　“還真是飛升者在吸納仙氣淬體，怪不得！”　　“嘖嘖，這傢伙真倒霉，竟然飛升到這裏，我們怎麼辦？”　　……　　郭正陽不止聽到破空聲，還聽到了兩道語氣截然不同的話音，一個是感慨，一個卻是幸災樂禍。　　再然後，他又肉身崩裂，靈海破碎，再感應不到。　　這種情況是很危險的，若是來人有惡意，那就麻煩了，郭正陽只能趁着肉身彌合的一瞬間出手。　　“既然都是飛升者，那幫他護下法吧，這一帶可不平靜。”　　“幫他護法？”　　……　　失去一切感知的下一瞬間，對世界的感覺重新煥發，郭正陽又聽到了兩句話，這話卻讓郭正陽一喜，過來的兩個也是飛升者？　　那他的運氣，還不算太差。　　雖然對仙界了解很少，但他也從虛族景口中得知過，飛升者飛升后，若是一不小心落入下遺族地盤，下場往往極為凄慘。　　而自己剛飛升，遭遇的前兩個生命就是飛升者，對方還準備看在同是飛升者的身份上幫他護法，運氣真不錯的。　　當然，郭正陽並沒有完全放鬆戒備，雖然對世界感知斷斷續續，但他也不是毫無自保之力的。　　又一次分裂、彌合，郭正陽倒是微微驚了一下，因為他清晰感覺到隨着左右大量仙氣席捲而來，有一隻異獸也在仙氣潮流中飛奔而來。　　但下一刻，他卻又失去了對世界的感知。　　等再次能感應左右時，他已經發現那隻異獸被兩個護法者誅殺。　　……　　斷斷續續，又過了一陣子，郭正陽才終於察覺到自己的肉身在又一次彌合后，就再沒有分裂，靈海也穩固了下來……　　徹底掌控對左右世界的感知。　　閉目感應出去，他倒是心下一嘆。　　因為他清晰知道，在仙氣淬體的這段時間里，總共有四五十或是異獸或者仙人之類的存在隨着他吸納仙氣淬體捲起的仙氣潮流趕來。　　不過此刻，那些后趕來的傢伙，基本已經伏誅，只有零星幾個逃了出去。　　“恭喜道友成功淬體，成為仙界一員！”　　輕嘆中，還沒有來得及細細查看身體變化，兩道身影也快速從數裡外遁來，為首一個，是一個兩米高下，膚色深黑，一顆腦袋上三張面孔，上半身生有四臂的傢伙，而這三面四臂的，每張面孔眉心位置，都時隱時現着一道雷電印記。　　另外一個，猛一看去卻像是直徑一米五的圓形大肉球，肉球中央一張人類大小的臉龐水一樣流動，不停變換方位，渾身上下還時刻向外淌着黑水，黑水滴下后又快速霧化，再次流入肉球內。而這個大肉球，不管面孔如何流動，眉心位置一樣有一道時隱時現的雷電印記。　　三面族，混亂星系霸主之一。　　毒輪族，毒輪星系的霸主！　　開口向郭正陽道喜的正是那三面族仙人，對方說的，還是混亂星系通用語言，所以郭正陽才能輕易聽得懂。　　“在下郭正陽，多謝兩位前輩援手。”雖然對郭正陽而言，就算沒有這兩位的護法，他也未必不能應付，哪怕只靠着身軀恢復感知的一瞬間，他都有信心做不少事，但對眼前兩位，他一樣懷有不少感激。　　沒有他們，那這一次仙氣淬體的過程，他就算能應付，恐怕也會重傷。　　“不客氣，你我同為飛升者，援手本就是應該，些許小事也不足掛齒。”三面族仙人三張嘴同時大笑，大笑中更是拍手擲來一張玉簡，“道友剛剛飛升，恐怕很多事都不清楚，這玉簡里很多事都有記載，道友盡可以先行參悟觀摩，等你好了咱們再敘話，這段時間，我和安琥師弟會幫道友照看着左右。”　　安琥，應該就是那毒輪族仙人的名字。　　已經乘了這兩位的不小的人情，郭正陽也就沒再推脫，再次笑着道謝一番，才盤膝坐下開始查看玉簡。　　而在查看玉簡的同時，他也在仔細體會肉身的變化，他可以清晰感覺到，自己的肉體力量時刻都蘊含着一股雷霆之力，渾身肌膚骨骼更是強橫到了一種匪夷所思的地步，而靈海……他的靈海已經變得金燦燦，仿若金光打造的海岸一樣，不過面積卻縮小了許多，還比不上凡界時的大小，不過靈海里已經不再是靈識，而是一縷縷金氣流轉。　　等感應一瞬，郭正陽更發現自己額頭眉心位置，也多了一道時隱時現的雷霆印記。　　他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以前虛族景說過，在仙界里飛升者和下遺族，從外觀上很容易就能分辨，每一個飛升者額頭都會有雷霆印記？　　渡劫飛升之後，每個飛升者都吸納了一定的滅世雷劫之力。而這些力量在飛升后，也在體內保存延續。　　那種蘊含一絲滅世雷劫氣息的印記，卻是任何術法都難以模仿的，術法可以模仿出雷霆印記，但真正天劫的滅世威壓，卻無法模仿。　　所以只從外觀，就能清晰分辨飛升者和下遺族！　　觀摩肉身變化時，郭正陽也快速翻看起了玉簡，這玉簡是用凡界手段煉製的，也是翻看時，郭正陽才明白過來，一個飛升者最危險的時候就是剛剛飛升，正在淬鍊仙體的時刻，這個時候的飛升者因為肉身靈海都會時崩時愈，會一閃一閃的失去對世界的感應，那要是被偷襲，危險的確很大。　　而且那不只是你對周邊世界感應會斷斷續續，更因為剛飛升的修為，一切的凡界手段都無法施展，凡界是以靈氣為基礎，催動術法、法寶之力。　　而仙界卻是以比靈氣更高檔無數倍的仙氣為基礎施展術法、仙器，所以在沒有學會如何轉化改造自己的所學術法時，你捏動凡界術法，只會在仙術還沒成型時就直接潰散……　　最簡單的例子，如果把一個術法構架比喻成紙杯，靈氣是倒入紙杯的沸水，那麼紙杯的確可以裝得下滾水，再被你拿着紙杯舉着沸水潑向別人，就是術法爆發。　　但同樣的紙杯，一旦你往裡面倒的不是沸水熔點100攝氏度，而是熔點1535度的鐵水，那紙杯能扛得住鐵水的高溫么？到時候那不止不能再被你用來殺敵，還是傷到自己。　　只有等你適應了仙界的特性，把自己所掌控的術法經過一些改造，重新構架，比如把紙杯變成熔點3000多度的鑽石打造的杯子，才能撐受的住鐵水的高溫，才能繼續運轉術法。　　不只是術法，凡界的法寶、後天靈寶，一進入仙界一樣無法使用，你必須要吸引周邊仙氣重新淬鍊一下，才能使用。　　術法、法寶、陣法禁制之力、你在凡界的一切所得，在剛飛升時都無法使用的，那再強大的修士也會在這時候變成失了一切爪牙的老虎，加上對左右天地感應斷斷續續，一旦被襲擊，基本是十死無生。　　所以剛飛升的修士，若是處於安全環境中，無人打擾，自然可以輕鬆完成淬體，以後再想辦法或自己推敲仙界與凡界的不同，自己改造掌握的術法法寶等，亦或者從其他仙人手中購買改造之法，習慣了一切，才能蛻變為真正仙人。　　但你若是置身不安全的環境，那……　　郭正陽運氣不錯，一飛升就遇到兩個飛升者，還主動幫他護法，但他的運氣也不算多好，就是淬體的那段時間，左右就有幾十個趕來想襲殺他的！　　而這玉簡里除了開篇介紹之後，剩下的就是改造術法、法寶等各種手段的知識。　　看到這裏，郭正陽才笑了。　　因為他早已經自行推演出了這些知識！　　在自己身體崩裂癒合四五十次、兩個護法者還沒敢來時，他就已經推演出了如何改造所知的幾種簡單術法為仙術，隨着時間延續，他所能改造的術法也越來越多……　　這不奇怪！　　天地初開時，本就沒有仙界，仙界本就是飛升者開闢的，開闢之後，最初凡界的術法法寶也是無法在仙氣繚繞的環境里施展的，所以各種改造之術，也全是一個個飛升者自行推演出來的，他們推演的基礎，也是靠凡界的知識理論！　　所以只要你有足夠的知識理論，飛升后一樣可以自行推敲改造術。　　而郭正陽對於凡界知識理論的掌握？　　看看他渡劫的時候，一指破滅遠比普通長生境恐怖幾十上百倍的劫雲，讓劫雲剛出現就潰散，就足以說明他的各種造詣有多變態了。　　當時施展那一指，也只是郭正陽結合周邊天地，一指帶動周邊數千小行星系之力，一次震顫，數千小行星系巨力爆發，碾碎了天劫。那靠的就是丹道陣法造詣結合，類似於用丹藥調動星球之力，再用陣法禁制催發控制星球之力。　　但因為他各種造詣已經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所以並不需要提前研究左右空間，也不需要陣法輔助，就能瞬間調動數千小行星系的恐怖偉力。　　有這樣的造詣基礎，郭正陽的確是在身體改造剛開始，體內吸納一點仙氣基礎后，就快速靠着恐怖的知識造詣分析出仙氣的特性，和靈氣的差異，在對周邊世界感應的斷斷續續時，已經推敲出了合適的改造之術，更嘗試把凡界掌握的一些低級術法改造的可以在仙界施展。　　所以他才會有自信，就算沒有那兩個前輩仙人的護法，自己面對後來者的襲殺也有自保之力。　　當然，這一切若是被外人得知，恐怕就算是仙王在此，也會被他的速度給震傻的。　　第一批飛升后開闢仙界，推敲出改造術的仙人，哪個不是耗費數月或數年才能勉強推敲出改造術？　　而後來飛升者可以繼承前人智慧，但就算是拿着典籍去學習，最快也要半天左右才能掌握，改造幾種普通術法，慢的更是需要好幾天才能初次嘗試改造普通術法為仙術吧！　　像是郭正陽這樣，剛飛升，身體淬鍊剛開始幾十個呼吸，就已經推敲出了改造術，這已經不是嚇人，而是可以活活嚇死仙人的！　　但這對郭正陽來說，卻沒什麼值得奇怪的，當一個天資不錯的傢伙，花費十五六萬年去參悟無數最頂級的典籍傳承，再把眾多傳承融會貫通在一起，形成自己的新有體系，有這樣的知識底蘊，他早已在很多方面，徹底超出無數人的想象了。　　畢竟郭正陽得到的那些典籍，每一卷都是各大宗門的壓箱底秘典，都是一個超級宗門一代代前人積累匯總出來的寶貴知識，隨便一卷都貴重的足以讓無數人眼紅，但他卻參悟了成千上萬，來自好幾個龐大星系的所有貴重知識。　　十五六萬年學習推演……　　不誇張的說，有些方面郭正陽對天地的理解，已經快直追造物的天道的。　　否則他也不會在渡劫時，一指點出，瞬間調動數千小行星系的偉力。　　那是丹道和陣法手段相結合的後果，但他在丹道上的理解，已經不需要使用什麼奇珍異寶提煉其精華煉製成丹藥，只需要一指，就能在抬手間震動、調動一片片天地之力，也不再需要什麼昂貴的陣基靈物按照玄妙手段排列凝聚，去掌控運用那些天地之力，只需要一指，配合自身靈識激發誘導，就可以掌控。　　也只需要一指，撼動身邊天地規則，就可以把遠在無數光里之外的力量，瞬間挪移到自己手指間。　　這些手段，真的快到比肩造物主的神奇了。　　所以在郭正陽飛升后，有人感慨他這些年外出遊歷磨練自己的戰力，尋找各種異寶的路子是不是走錯了，其實很有道理。　　如果把各方面造詣都參悟到郭正陽這種程度，真的不需要任何寶物輔助，只靠自己對天地的理解，就能一個意念間改天換地，爆發出足以讓任何人都驚得吐血的恐怖威能，不需要任何法寶術法，只靠知識造詣，瞬息調動周邊無數天地偉力，那就是最恐怖的殺機。

# 第四百七十二章 飛影國

　　“�崾π鄭�雖然每一個飛升者都不是弱者，有新的飛升者出現，也都是各方勢力會爭取的對象，但現在我們的情況，似乎沒必要對一個剛飛升的傢伙這麼用心吧？”　　“你說的也沒錯，不過既然遇到了，順手幫一把也沒什麼，咱們就算現在就趕回宗門，對大勢影響也不大，那就幫他一把了。”　　……　　郭正陽繼續體悟着身體變化，繼續觀看着那三面族仙人送來的玉簡，同一時間，他卻也清晰聽到了三面族仙人和毒輪族仙人的對話。　　這兩個人在說話時，是傳音……　　而且這兩位的修為，肯定要比郭正陽的高的多，但如此傳音，還是毫無障礙的就被郭正陽聽了個一清二楚，因為他已經對周邊天地有了不少了解。　　聽到什麼后，郭正陽倒是笑了笑，但隨後又皺起了眉，難道這兩位所屬勢力，正遭遇着什麼麻煩？　　不過這個問題他沒有深究，而是很快就又開始了自己的體悟，這些體悟，就是靠自己的智慧，拿着推敲出來的改造術，把自己所知的各種術法全部改造成適合在仙界施展的仙術，以及再推敲如何用仙氣淬鍊法寶，使各種法寶全部改造成仙器，亦或者自己以前融會貫通的各種陣法丹道造詣，又該怎麼改造。　　這些，都是不小的麻煩事，就算以郭正陽的底蘊，做起單一的事很快很快，比如他早在淬體時已經改造了飛行術、聚靈術等各種低級術法，但他現在掌控的各種攻防迷惑輔助術法有多少？說的不誇張，那可能比凡界一個大型星系的星辰數量還多……就算有了改造術，那也需要一個個去單獨改造。　　更別提法寶改造和陣法丹道早已推演改造了。　　因為要做的事太多太複雜，所以隨後，足足過了三天三夜后，郭正陽才終於從原地站起，而後運轉飛行術快速趕向兩人所在位置。　　三天三夜，他依舊沒有把自己所學全部轉化成可以在仙界使用的手段，而只是改善了半成左右的手段，這應該已經足夠應付不少事了。　　至於為什麼不繼續推敲下去，是因為這些時間里，兩個幫他護法的，已經又斬殺上百個趕來這裏的生命，那些未必全是仙人，也有一些修為和凡界修士差不多的低級下遺族。　　這無疑讓郭正陽明白，這地方真不是什麼好地方。　　既然如此，還不如換地方！　　尤其是他又聽到了那個叫安琥的毒輪族仙人不止一次的抱怨……　　“嘿，郭道友，你可總算好了，這也太慢了吧！我當年剛得到改造術之後，只是一天一夜就能御使飛行術了。”　　“安琥師弟。”　　……　　郭正陽剛動身，遠處兩道身影也瞬間靠近，不過安琥師弟臉上卻寫着不耐和揶揄，反倒是�崾π值閃慫�一眼，略有不喜，安琥師弟這才閉了嘴。　　不過就算閉上了嘴，安琥師弟看向郭正陽的視線，還是有些不爽。　　可不是么，正常飛升者，花費半天時間學會改造術，更能改造御使一些基本術法，是絕頂天才，極為少見，但通常情況下，飛升者也只需要一两天就能做到這些了。　　郭正陽竟然一坐就是三天三夜，真的是比較差勁的水準了。　　當然，如果被安琥知道，郭正陽在過去的三天三夜，不只是剛學會改造術，也不止是改造了幾種基礎術法，而是改善了所有凡界所學的術法秘術，包括推敲了一部分法寶改造術以及陣法丹道各方面改造之術，那恐怕……　　飛升者想做到改善完一身所學所有術法，包括各種陣法丹道各方面造詣，那基本是需要以年計算的時間的，你所學越多，時間就越長。　　“抱歉，讓兩位前輩久等了。”　　在安琥不爽的看來時，郭正陽才笑着向兩人行了一禮，而�崾π忠殘ψ嘔乩瘢�更開口道，“郭道友既然能行動了，那咱們就走吧，這個地方真不適合長久逗留，等進了咱們的地盤，到時候郭道友是去是留，盡可隨意。”　　“算你運氣好，遇到我們兩個，否則就憑你飛升到這雙目河一帶，恐怕早稀里糊塗或被抓或橫死了，根本沒機會回咱們飛升者地盤。”隨着�崾π值幕埃�安琥再次一翻眼珠，面孔在肉球上旋轉流動，很不爽的道。　　郭正陽啞然，安琥語氣不好，但他也沒有要和對方計較的心思，因為不管話語態度如何，至少安琥這傢伙，在之前幫他護法時，都是盡心儘力誅殺阻擋來犯之敵的，沒有絲毫偷懶，所以這位，可能就只是一個說話比較沖，但心地並不壞的傢伙吧。　　“郭某剛剛飛升，雖然得益於前輩援手，知道了不少改造術，但對左右情況還是一抹黑，還希望兩位前輩多指點下……”啞然之後，郭正陽才又笑着看向兩位異族仙人。　　�崾π忠蒼俅未笮Γ�“好說，這個你不提，我也是要說一下，不過咱們回去的路上再說吧。”　　“走吧，就憑你這水平，一個剛飛升的傢伙，趕路也是拖累，等下我帶你遁行。”安琥也再次翻了個白眼，肉球一顫，一股黑霧卷着郭正陽就向前方遁去。　　郭正陽再次笑，沒有阻止安琥的幫忙，而是在閑暇里打量左右環境，同一時間，�崾π趾桶茬�也你一眼我一語，開始介紹左右境況。　　仙界，因為是一代代飛升者在混沌中開闢出來的，而飛升者都是來自凡界，所以這裏的一切，都有着凡界的影子。　　比如郭正陽此刻置身的位置，向左右查探，也是一片仙山大川，和許多凡界的星球風光類似，不過就是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比如空氣中濃郁的氣體，經常乍現一縷縷金光，而且各種植物或者獸類都長得奇形怪狀，很獨特。　　再比如仙人們使用的語言，也基本是凡界語言……只是因為出身不同，大家所使用的語言也都和各自出身有關。　　但仙界的大概形狀，也和凡界截然不同，凡界里就是前後左右上下八方，立體式的星空，一片片茫茫虛空中漂浮着一顆顆星球，而仙界卻是在虛空漂浮着一塊塊大陸，大陸與大陸之間，是各種災難性質的事物組成的海洋。　　仙人轉化混沌之氣開天闢地，遠比不上造物主的神奇，他們在分解一部分混沌之氣后，會有不少事物殘餘下來，形成充滿各種兇險的廢氣，大陸與大陸之間的海洋，就是這些造物剩餘的廢氣組成，在仙界被統稱為死海。　　開天闢地、生機演化之後殘餘的有害物質，足以讓無數仙人一進去就死無葬身之地，所以那些地方，誰也不敢輕易涉足，死海之命就是由此得來。　　不過這隻是統稱，不同位置的不同死海，也各自有自己的獨有名稱，比如地球上海洋可以統稱為海洋，但各自名稱卻有東海、南海、加勒比海等等，這就沒辦法一一細說了。　　一顆顆發光發亮的類似於恆星樣的天體，在大陸上空運轉移動，照耀天空。　　烈陽高照時是仙界的白日，烈陽墜入死海，則是黑夜，這裏的黑夜可沒有月亮之類的衛星，也沒有漫天星光，有的只是黑暗，或者一些奇異仙寶，在地面上天空里發光發亮。　　而仙界通用時間，一年等於地球三年多，分為九個月，每個月又分為八十一天。　　仙界的一天一夜，基本等於地球上40個小時，仙界半天，差不多等於地球10個小時。　　整個仙界，共計有一百三十二塊大陸，或大或小，或上或下漂浮在死海中。　　132塊大陸，六成被飛升者盤踞，三成被下遺族佔據，而不管是各大陸，或者死海內，也有地方還擁有純粹的混沌之氣。　　那些純粹的萬物之源盤踞的地方，地點不定，也往往是虛族，陰墟母獸等族群生存地，佔據了大陸和死海一成多地帶。　　郭正陽飛升過來的大陸，名字叫做玉守大陸。　　玉守大陸大小……比凡界混亂星系至少大上十倍。　　但這在仙界132塊大陸中，卻也並不算最大的，只是中規中矩的一個，仙界是不大，只有凡界十分之一左右的大小，這還指的是包括仙界各大陸和各方死海的總面積。　　但凡界有多大？　　這個問題就真不好說了，至少郭正陽知道，像是混亂星系那樣的星系，在凡界里恐怕是以千、萬為單位計算的。　　所以，只有132塊大陸的仙界，那隨便一塊大陸，面積都足以大的嚇死人。　　這麼一塊大陸，當然不止一顆恆星圍繞着運轉，一塊玉守大陸，擁有的照亮天體，至少得以萬計，不過這些都是大仙人創造出來的，所以那些天體起伏運轉的效率，也基本都是按照玄妙陣法支撐，擁有完全一樣的效率。　　恐怖的仙界大陸，因為太過廣袤無邊，這裏的計量距離的單位也是光里，一里指的就是一光里，因為是大仙人創造的發光恆星，所以這裏的光速，在仙界空氣中遁形的速度，和凡界光在太空的速度都是一樣的。　　而玉守大陸長多少里，寬多少里，恐怕也沒人清楚。　　磅礴的玉守大陸，如今就是飛升者和下遺族共同統治，在仙界132塊大陸，七成是飛升者地盤，但不巧的是在這裏，飛升者和下遺族幾乎是人均一半，雙方經常交戰廝殺。　　郭正陽飛升后所處雙目河，就是一塊飛升者和下遺族實力犹如犬牙交錯一樣交叉的地帶。　　凡界修士飛升，渡劫后被吸入仙界，出現的地點是多變的，比如混亂星系、毒輪星系等凡界星空修士，飛升后雖然都會出現在玉守大陸，但出現的地點卻是玉手大陸隨意一地。　　雙目河就是在大陸東部邊緣，這一帶再向東數百萬光里，就已經是大陸外的死海了。　　而玉守大陸最強的自然是仙王勢力，整個大陸共有11位仙王，其中四名飛升者仙王、七名下遺族仙王，雙目河一帶，就是飛升者里的妖羽王建立的飛影國和下遺族森江王建立的萬林國邊疆交界地。　　每一個仙王統治的疆土，基本都要比混亂星系還大些。　　因為妖羽王是在五萬個仙界年、相當於地球十五六萬年前從混亂星系飛升的大妖，所以眼下的飛影國，通用語言就是混亂星系的星際標準語。　　否則郭正陽剛飛升后，還真不一定能聽得懂身邊兩位的話語。

# 第四百七十三章 一邊涼快去吧

　　“咱們飛影國，高高在上的自然是妖羽王，不過那個離咱們太遠了，而陛下的統治，也不是一個人直接掌控整個國度，陛下麾下，是一個個大宗門或者大世家盤踞各方，宗門和世家從一到九劃分品級，九品為最，每個品級的勢力有相應的考核標準，全部由上級勢力核定，比如九品宗門或家族是直接有陛下欽點，八品宗門考核則是由九品勢力敲定，以此類推。”　　“不過通俗來說，七八九品勢力，往往都是由仙君坐鎮的。四五六品勢力，則是基本由真仙坐鎮，一二三品全是靈仙主掌，或者也有真仙，卻沒能達到晉陞四品勢力的標準……雙目河一帶，最大的是雙界城，由三品勢力央奇宗控制，而雙界城麾下各一二品宗門，都是直接向央奇宗納貢稱臣。現在咱們要去的地方，是由我定海宗掌控的定海城，到了那裡，道友就可以在多了解些情況后，自主決定去留。”　　……　　飛遁中，�崾π趾桶茬�的解釋，也聽得郭正陽連連點頭。　　不過點頭中，隨着持續的飛遁，他也終於發現了一件比較有趣的事，那就是一路飛過，他們一行幾乎沒遇到什麼人，遇見的全是遍地仙山仙林，各種寶物資源隨地可見。　　好吧，這就是飛升者勢力範圍內的常態。　　在這裏，飛影國面積比混亂星系還大，而混亂星系中央一帶，數百星域只佔了整個星系不到一成左右面積，其他全是死寂星空，也就是說整個混亂星系，差不多是一萬左右星域的結合。　　一個星域，又是數萬小行星系的結合。　　而飛羽國內，共有七個九品勢力，一個九品勢力，基本盤踞着近千星域之地，一個九品勢力，又基本統轄十個左右的八品勢力。　　每個八品勢力，盤踞百數星域之地，統轄十個左右七品勢力。　　以此類推，一個二品勢力，就盤踞着十個左右像太陽系一樣的小行星系般大小的疆土範圍，而且這種範圍內可沒有茫茫太空，有的只是一個平面上，各種山川仙地，如果說太陽直徑是280光里左右，那麼一個二品勢力，疆土面積基本就是長寬各2800光里左右。　　那麼龐大的地帶，沒有太空，只有一片片仙山大川，以及無盡仙珍稀仙寶。　　而二品宗門，基本就是有數百或數千靈仙組成……簡單來說，就是這數百數千飛升者，佔有着如此面積的仙土。　　人口比例稀少的令人髮指。　　當然，這也不是說一個二品宗門內只有數百或數千仙人，裏面也有一部分飛升者飛升后兩兩結合，在仙界誕生的子嗣，但這些並不是下遺族。　　以前只是聽虛族景一個無名小卒敘述，郭正陽對下遺族的了解也並不深，現在聽真正的仙人講述，他才知道真正的下遺族，是指生下他們的那些前輩仙人已經隕落，失了飛升者靠山的下遺族再和其他失了靠山的下遺族結合，一代代繁衍發展起來的種族。　　飛升者老祖已經逝世，只剩下遺落的血脈，才是下遺，下等遺族的簡稱。　　像是這種生下他們的飛升者還在世的，有老祖以及老祖們的好友照顧着，雖然往往實力一樣無法和飛升者相比，但他們並不會被稱為下遺族，而是被稱為仙脈族。　　下遺族和仙脈族，性質一樣，區別只是老祖是否還在世。　　一旦自家老祖隕落，又沒有和老祖關係好的飛升者照顧，那麼仙脈族很快就也會變成下遺族，被驅逐出飛升者地盤。　　定海宗、定海城，是�崾π趾凸�正陽等人的目的地，那裡距離郭正陽最初時的飛升地，差不多相隔一千多光里，也就是在一個平面上，數個太陽系的直徑相加的距離。　　不過隨後足足飛遁了幾十個小時，一行人才終於遙遙看見了定海城的輪廓。　　這是因為在仙界，濃郁的仙氣環境下，空間限制壓迫，讓仙人的速度反而並不一定能比的上凡界，飛升者在凡界，能飛升的幾乎都能輕鬆在太空御使出幾十倍光速，但在這裏，你飛遁的速度卻會受到不少阻力，比如濃郁粘稠的仙氣阻隔，從而暴跌許多。　　至少以郭正陽判斷，�崾π趾桶茬�兩人的速度，別說幾十倍光速了，一倍光速都沒達到。　　要不然，一光里只是光飛遁100秒，一分半鍾多些，一千光里也只是光在太空中飛遁一千多分鐘的距離，十多個地球時的時間。　　這兩位卻足足飛遁了一天一夜，四十個地球時左右。　　也是看到了定海城，郭正陽才終於發現附近的人多了些，定海城很大，仙人數量也遠比荒野多，但事實上再仔細看看，那些人數量也有限，只有幾萬個生命氣息。　　幾萬人，盤踞數個太陽系大小的疆土，擁有一切資源，還真是……　　而如果換了下遺族所在國度，這樣大小的疆土裡，人口數量就是幾十億上百億了。　　幾千飛升者靈仙、外加幾萬仙脈族後代，所享有的資源，卻和幾十上百億下遺族相當，可想而知雙方的矛盾根本是什麼了。　　就算換了郭正陽是下遺族，也受不了這樣的吐血分配規則。　　而來的一路上，他還知道了�崾π趾桶茬�的修為，這兩位，安琥是靈仙中期，�崾π質橇橄珊篤凇�　　雖然猛一看去，他們修為並不比郭正陽高出多少，至少郭正陽現在也是靈仙初期了。　　但千萬別小看這一點差異……　　最簡單一句話，一個飛升者靈仙，壽元一萬年，等於三萬多地球年，而凡界長生境，也只有三千兩百年壽元，一個靈仙壽元，足以是凡界十代長生境修士交替！　　但漫長壽元下，也並不是每個靈仙都能晉陞到真仙，相反，就算是飛升者，想從靈仙晉陞真仙，也基本是幾十分之一概率，下遺族仙人的概率更低，遠比百里挑一更稀少的多。　　這是多麼恐怖的差異？　　所以在仙界，靈仙中期和靈仙初期的差距，其實並不比凡界長生境和合道期的差距小。　　靈仙中期巔峰和靈仙初期巔峰相比，只修為差距就是九倍左右。　　靈仙後期巔峰，修為足以是靈仙初期巔峰的八十一倍左右，靈仙大圓滿巔峰，只修為就比靈仙初期巔峰渾厚七八百倍！　　在仙界，一個靈仙初期能和靈仙中期斗個旗鼓相當，已經很了不起了，而一個靈仙初期能從靈仙大圓滿手下或者逃掉，那已經是小神話了。　　至於靈仙戰真仙之類？　　仙界誕生以來，都幾乎沒幾次這種真正的神話！　　郭正陽以前在凡界時，初入合道期，靈海面積就能和合道後期巔峰媲美，但現在初入靈仙，經過仙化的靈海，面積也只是和靈仙中期相當罷了。　　而就算他修鍊到初期巔峰，隨便來個靈仙大圓滿，修為依舊比他強大渾厚八十多倍。　　“到了，郭道友，進了定海城，你可以隨便找個地方休整下，或者多打探些信息，等熟悉了環境后，以你飛升者的身份，隨便就可以在附近尋找到宗門加入，絕大部分一二三品宗門，對於飛升者都是很歡迎的。不過我們定海宗這陣子有不小麻煩，所以我就不留你了，若是日後沒事了，�崮吃偃フ業烙研鵓傘！�　　定海城，是漂浮在一片汪洋大海上的城池，大海面積比圓形的地球伸展成平面后攤開了還大，而定海城則是一座雖然陷入海水，卻不斷在淡紫色的海水上漂浮，面積比中國疆域還大的城池。　　這麼一座城池，只有幾萬人，自然是寬闊的厲害。　　帶着郭正陽進入定海城后，�崾π炙盜艘瘓洌�除了定海城個別地方，諸如中國七八個省份大小的山脈府邸不能亂闖，其他地方，來往仙人都可以隨意尋找一處落腳休整，也根本不需要繳納什麼費用。　　說完這些，他和安琥才沖郭正陽一抱拳，就準備離開。　　“兩位前輩。”直到這時，郭正陽才笑着開口，“不知道兩位前輩所屬宗門，有什麼麻煩？如果用得上郭某的話……”　　“呵，多謝道友美意，不過那件事，倒是不用道友費心了。”　　“噗，小子，一邊涼快去吧，就你一個剛飛升的靈仙，熟悉改造幾個基礎術法就用了三天三夜，還想幫我們定海宗？快走吧，否則你這條小命都會丟的不明不白。”　　……　　郭正陽是感念兩位仙人最初時的護法之恩，還有一路上毫無保留的指點介紹之情，所以若是對方宗門真有什麼大麻煩，若能幫得上忙，他自然會出力幫忙。　　但他話語落地后，�崾π至餃巳捶追籽迫弧�　　啞然後，�崾π只購茫�只是笑着擺擺手，很委婉客氣的表達了不需要，但比較毒舌的安琥則翻着怪眼，大聲恥笑。　　恥笑后，安琥也不等郭正陽回應，就用肉球似的身體一滾，輕撞了下�崾π鄭�才飛遁而去。　　�崾π忠蒼俅緯騫�正陽笑了笑，轉瞬消失。　　郭正陽自己，則是伸出手指摸了摸鼻頭，搖頭失笑。　　“算了，還是先把我所學的東西全部參悟改造下，等完全適應了仙界環境，再看形勢吧。”　　可不是么，把凡界術法、法寶以及所學陣法丹道造詣改造的適合在仙界施展，這還真是麻煩事，而且你懂得越多，改造起來就越繁瑣……　　之前三天三夜，郭正陽才把一身所學改造了不足半成，這還是他擁有旁人想都想不到的大智慧，效率遠超一般飛升者的結果呢。　　所以就算定海宗真有什麼事，他也真想幫忙，但也要等實力恢復巔峰才有希望。　　否則以他現在只能發揮自己不足半成的實力，隨便跳出來一個靈仙後期修為就是他十倍或者幾十倍……　　而定海宗飛升者靈仙更足有百千人，對方的麻煩，似乎還是什麼大麻煩，那真不是現在的他能插手的。

# 第四百七十四章 回生花

　　“嗆～”　　定海城，翠綠色的清秀湖水一畔，青草地上，一顆形如美人彎腰垂髮的大樹下，盤坐在樹下的身影，身前懸浮一把水光流溢的飛劍。不過等身影伸出中食二指，貼上劍尖部位輕輕撫動，十幾個呼吸，當手指緩慢拂過劍體，原本還是水光流溢的飛劍就爆發出一道刺目金光，飛劍也大變了模樣，原本一米多長兩指併攏寬的水光飛劍，直接變成一柄八九十厘米長，金氣繚繞的飛劍。　　而一指拂過，盤坐着的身影氣息也萎靡了不少。　　“不行，很多手段都沒來得及改造，沒能適應仙界這環境，這麼簡單的事就差點耗空我一身半數修為，看來還是等徹底熟悉了一切后再動手吧。”　　雖然身影臉上寫滿了鬱悶，口中的話語也是在對這麼簡單的事就消耗那麼多修為而抱怨，但如果剛才一幕被一些熟知情況的飛升者看到，恐怕直接會驚的魂飛魄散的。　　因為這身影展示出來的手段，已經超出了正常仙人能理解的範疇了！　　對方這是在把從凡界帶上來的法寶，改造成偽仙器啊！　　凡界法寶採取凡界靈材鍛造，都是靈氣孕育的靈材，修士御使起來也是催發的靈力波動，所以一旦到了仙界，就無法和左右濃郁的仙氣環境溝通融合，法寶也會變成廢的，只有等你重新改造一番，讓構築那些凡界法寶的材質經過一次次仙氣淬鍊，改善，才能讓它融入仙界環境，讓它在仙界發揮威能。　　這樣的改造，只是把凡界法寶改造成偽仙器，因為改造后，只是讓無法在這裏使用的法寶變得可以使用，它的威能並不會提升太多。想要真正的仙器，則需要收集生長在仙界的各種奇珍異寶，再用手段打造錘鍊，才能造出仙器。　　而不管是把凡界法寶改造成偽仙器，還是打造真正的仙器，仙人們知道的慣有手段就是開爐熔煉，搭配特殊的手法施為。　　像是改造凡界法寶的過程，就是搞一個熔煉爐，先把凡界法寶丟進去，熔煉成材質形態，再牽引大量仙氣融匯進那些材質里，重新鍛造……　　這個過程不管是誰來做基本都是一樣的，就算仙界的七八品煉器大宗師過來，也就是做的更快，更輕鬆罷了。　　可像是背靠樹下的傢伙，拿着一把凡界法寶，伸出手指從法寶上撫過，十幾個呼吸，凡界法寶就吸納熔煉了足夠的仙氣蛻變成了可以在仙界御使的偽仙器，這……熔煉鍛造過程呢？還有就是，他從哪吸納的仙氣融入那飛劍的？　　什麼過程都沒有，就那麼輕輕一撫，甚至在他身邊的仙氣都不見匯入飛劍，他周邊的仙氣還是平靜無波，沒一點動靜，就這樣，那飛劍已經在一撫后完成了蛻變？？　　這樣的手段的確是能活活嚇死人的，恐怕就算是有真仙、仙君在此也會驚得目瞪口呆，會以為自己產生幻覺了呢！　　但這真不是幻覺，一般人也根本感覺不到，在剛才身影撫摸飛劍劍身時，雖然他身邊的仙氣並無波動，可遠在定海城數百光里之外，一片荒野密林中的仙氣，突兀的就稀薄了一大層。　　身在定海城，手指輕撫，周邊不見絲毫異動，數百光裡外的濃郁仙氣已經被牽引到了手指，悄無聲息匯入凡界飛劍體內，改造其材質，令其容納無數仙力淬鍊，產生質的蛻變，這無疑是一種匪夷所思的手段。　　但郭正陽的確能做到！　　來到定海城已經一天了，到了仙界后他也習慣了仙界的時間，又是一天參悟，推敲改造，他在凡界一身所學，也多少又有了一小部分被改造的適合在仙界環境里施展，加上以前在雙目河附近的參悟，郭正陽現在也能勉強發揮出本身的半成實力了。　　但可惜的是哪怕已經可以發揮自身所學的半成實力，他嘗試着第一次動手改造自凡界帶來的法寶，卻依舊有些吃力。　　“還是繼續參悟吧，按照這種狀態，四天改造半成所學，我都還需要七八十天才能把一身所學全部推演過來，不過七八十天也就是一個月時間，倒也不用急。”　　進入仙界，他現在計較時間流逝時，也改用了仙界通用時間，而不再用地球時間計量，仙界里一個月八十一天，所以若只用七八十天就能把凡界所學全改善過來，真的不算慢。　　“等參悟完畢，若是定海宗的大麻煩能解決，那我就該離開這裏，去打聽一下周師兄和林師侄的下落了，他們兩個比我早飛升了三四百年，來仙界也有三四百年了……恩，算成仙界時間，他們也都是飛升上來一百多年的傢伙了。”　　“但問題是，想找他們恐怕也不容易，從混亂星系飛升，飛升后出現的地方可能是玉守大陸任何一個地點，玉守大陸又比混亂星系大了十倍不止，在這裏想找兩個靈仙，絕對很難。”　　“不過總是要嘗試一下，除此之外就是尋找混沌之氣，我手中兩件先天靈寶，想要恢復不止要推敲出淬鍊術，還要吸納大量純粹的混沌之氣。”　　……　　一天前和�崾π至餃朔摯�，郭正陽隨意找了個偏僻之地推演改善一身所學，同時也關注着定海宗的情況，畢竟在知道定海宗可能有大麻煩的情況下，如果有能力，他自然會出手幫忙。　　如果定海宗能自行解決宗門的大麻煩，那郭正陽也會在推演完一身所學后離開這裏，畢竟他還有很多事要做。　　和他同出一門的周易青還有另外一個林姓師侄，在仙界時間一百多年前飛升上來，他現在也飛升了，有可能的話自然是找到那兩位才好，除此之外，就是火府主人也是要尋找一下的。　　郭正陽能有現在的一切，有很大原因都是得益於火府主人，而那位卻是在自己六七千地球年前飛升，換成仙界時間也是兩千多年前，哪怕對方不知道郭正陽，郭正陽心下也覺得那是一位師長般的存在，當然也要尋找！　　嘆息幾聲，又抬頭看了眼西方一片連綿群山，他才又沉下心神開始推敲所學。　　西方遠處的連綿群山，正是定海宗山門所在，到了定海城一天後，他也終於知道了定海宗遭遇的麻煩是什麼，那還真不是一般的小麻煩，如果不能解決，可能就是滅宗之禍。　　大禍起因，就是定海宗得罪了湯氏。　　定海宗所屬定海城，是歸屬三品勢力央奇宗統轄，而央奇宗也是雙目河一帶的霸主，但湯氏卻是一個更恐怖的霸主，連央奇宗都是在四品勢力湯氏下的一員。　　一個四品人族仙人世家，有真仙坐鎮，統轄十個諸如央奇宗般的三品勢力，定海宗不過是央奇宗麾下一個小勢力，現在定海宗卻深深得罪了湯氏，可想而知這是多麼恐怖的麻煩。　　定海宗沒有直接被湯氏立刻掃平，是因為湯氏給了他們三個月時間補救。　　一個月前，湯氏內一個仙脈族真仙級女仙，在為湯氏如今的家主夫人準備賀壽大禮時，意外於定海宗附近發現了一株回生花的下落，頓時驚喜的不能自己，但卻在小心翼翼捕捉那回生花時，被定海宗幾個仙人驚走了回生花，從而惹得對方大怒，定海宗自然是誠惶誠恐，由宗主和宗內一個長老出面，幾乎傾盡所有求情求饒，多少消減了湯氏女仙的一點點怒火。　　不過當時那位湯氏女仙怒火稍減，只是因為對方需要定海宗人手去搜尋那逃掉的回生花，畢竟她當時是意外在定海宗附近發現回生花，身邊跟着的人手並不多……所以對方已經明言，三個月內定海宗找不到那株回生花的蹤跡，就要夷平定海宗。　　現在這三個月期限，也已經過去了一個月。　　定海宗內主要人物也都還在各地奔波，尋找那株被驚走的回生花下落。　　回生花，是一種生長在仙界，雖然只是仙家藥草，也沒有靈智，並不算智慧生命，卻天生感知敏銳，稍微一點風吹草動就會逃竄，極為罕見的仙植。其更是煉製回溯丹的主葯，而回溯丹就是可以幫仙人回溯青春的奇丹。　　一個修士或仙人，根據境界提升可以延長壽元，壽元一旦延長，衰老程度就會緩慢許多，比如郭正陽以前三四十歲修鍊至合道期，但因為他足有一千多地球年壽元，所以三四十歲時，還只是二十左右的面容。　　但郭正陽飛升之前已經近一千五百歲，而長生境壽元不過是三千二百年，所以他如今的外觀已經是中年人模樣。這個時候他可以藉助一些丹藥永葆青春，比如讓自己的外觀容顏一直停留在中年人形態，那以後就算壽元耗盡死亡之時，一樣會是如此模樣。　　這種永葆青春的丹藥凡界就有，雖然極為稀少但的確是有的，劉夏就在自己容顏三十歲左右時，尋了一顆如此丹藥，至今還是三十歲的成熟少婦姿容。　　可凡界里最多也只是有永駐眼前青春的丹藥，若是你想把中年人的形態恢復到青少年時，卻根本做不到，那就是異想天開。　　但回溯丹就是仙界里提取各種奇妙靈材，煉製出來的可以讓一個白髮蒼蒼的老翁都能回溯到青少年時期，並且以後一直到死，都可以以青春形象示人的仙丹。　　這樣的丹藥，這樣的仙材，的確是很貴重的。　　猛一看去只是回溯青春，用處不大？但你細想一下，一個生命隨着存活的時間越來越長，就會越來越衰老，這是天道規律法則，回生花卻是回溯青春，讓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能恢復到青少年時期，以青壯身姿應對一切，這雖然比不上起死回生，但也是逆天改命，逆轉天道法則之威了。　　所以若有大修士拿來用它參悟天道，追求仙主那個與兩界同壽的至高境界，也是有一定效果的，哪怕效果很微弱，微弱的可以忽略不計，但那畢竟是有用。　　你得到回生花之後，就算不拿它煉製回溯丹而是出售，也能換來驚人的財富，別說是一個四品勢力，就是一個五品勢力，掏空自身一半財富都未必買得起，恐怕也只有仙君仙王級角色，才能輕易購買，畢竟這玩意用來參悟，效果太微弱，也不可能貴到讓仙君側目，對仙君仙王來說那就是個可有可無的雞肋。　　但回生花對於仙君以下仙人卻極為貴重的，也極為罕見，罕見的令人髮指。　　那可想而知，定海宗闖的禍有多大。也怪不得郭正陽來定海城之前，兩個出身定海宗的仙人，對拉攏郭正陽這樣的飛升者都興趣缺缺。甚至他們會出現在郭正陽飛升之地，也就是外出找那株逃掉的回生花下落，定海宗仙人，有不少都在分散着尋找，等尋找無果才會返回宗門，彙報一下情況，然後重新出去前往另外的地方找。　　這一切都是郭正陽在之前一天內偷聽來的。雖然如今的定海宗山門外也有防護大陣，但那陣群，卻無法阻隔恢復了半成實力的郭正陽的窺探，而定海宗內也還有幾萬仙人交流交談，他自然可以輕鬆打探出想知道的消息。　　就是這樣的消息，讓郭正陽也很無語。好在那還有兩個月緩衝時間，兩個月後，郭正陽應該已經可以徹底恢復一身所學，應該可以做很多事了。　　當然，他也有一點疑惑的，比如�崾π趾桶茬�是從外尋找回生花下落無果返回宗門時遇到他的，在滅頂之災的壓力下，那兩位沒心思拉攏他這樣的飛升者很正常，但那兩位卻為他這樣一個素不相識的剛飛升者浪費幾天時間，幫他護法什麼的……　　在滅頂之災的壓力下，�崾π只褂行乃甲穌庵質攏空獾娜啡萌艘苫蟆Ｏ袷前茬�在當時，不止一次表露出不耐煩的情緒，應該才是正常的吧。　　不過就算疑惑，�崾π植凰擔�郭正陽也沒辦法猜到真相。　　事到如今他能做的，就是儘快恢復一身所學，等實力達到巔峰時，如果有可能就嘗試着去幫定海宗一把。不管當初的�崾π質淺鯰謔裁蔥奶�順手幫了他，他也都會領這個人情的。

# 第四百七十五章 來晚了一步

　　時間一晃，又是一個多月過去，距離湯氏給定海宗下達的期限只剩下四五天，兩個多月搜尋依舊是無果，定海宗內也到處都是一片愁雲慘淡的景象。　　三個月內找不到回生花，就會被滅宗！　　如此壓力下沒人還能笑得出來，因為距離期限已經極度接近，所以原本外出四散着尋找回生花的眾多定海宗強者，也有不少都回了宗門。　　就是回來以後，等眾長老聚集在山門大殿內，彼此輕語幾番后，就全都陷入了沉默中，沉默的氣氛讓殿內眾仙人也壓抑的厲害。　　又過了片刻，一名站在某人族仙人身後的嬌俏女仙才忍不住輕咳一聲，開口道，“這次的禍事都是我闖下來的，如果時間到了還找不到回生花，不如諸位師伯把我的遺體送去湯氏，或許也能讓景秀仙子再消點氣，再求些緩衝時間。”　　說這句話時，年約二十左右嬌俏女仙卻是滿臉苦澀，但清脆的話音也充滿了堅定。　　定海宗的禍是她闖出來的，確切的說不是她一個人闖的禍，而是和其他幾位師兄弟一起闖的禍，意外闖入湯氏那位景秀仙子圍捕回生花的場地，驚走了回生花。　　不過除了她之外，她其他幾個師兄弟早已經慘死。　　當場就被景秀仙子在盛怒下誅殺，而景秀仙子留她一個活口，只是要打探出她背後勢力，等打探出來后，定海宗宗主以及該女仙的父親則親自出面，耗盡家財求情，才求來了三個月期限，她也得以被父親帶回了宗門。　　不過和她一起回來的還有那個三個月的噩夢期限，這些時間，她也一直都在宗門內受盡了白眼。　　畢竟定海宗的禍事全是她們闖出來的，其他人都是無端被牽連。　　“你想得倒好，就算殺了你也於事無補，回生花那麼貴重，就你一條命哪能賠償的起，之前景秀仙子沒殺你，已經壓着惡氣了，而且是需要咱們定海宗的人手，現在若還一直找不到，那肯定是要屠了我整個定海宗才能出氣。”　　隨着嬌俏女仙的話，不遠處一名懸浮在低空的大肉球才一翻白眼，悶聲悶氣的開口。　　其他仙人就算沒說話的，也有不少都是臉色鬱悶，看得出就是在這大殿內，也有不少人對那嬌俏女仙心懷不滿的。　　“好了，現在說這些都沒用，咱們還是繼續想辦法吧。”氣氛詭異中，坐在主位一名人族仙人才開口冷喝。　　呵斥下，大殿又瞬間恢復了寂靜，寂靜一陣子才又有一個渾身金光流淌，方方正正的金屬族仙人道，“不如逃吧，雖然咱們身下都被下了禁制，但真仙禁制，並不是絕對沒希望破解……”　　當初回生花初逃之後，景秀仙子震怒，雖然定海宗宗主前去求饒，那邊也沒有立刻斬殺定海宗眾人，但的確是因為景秀仙子身邊人手不太夠，當時跟在她身邊只有寥寥四個湯氏靈仙大圓滿，搜尋起來需要定海宗的仙人出力，人多好辦事，不過在命令定海宗眾人搜尋之前，景秀仙子和他身邊幾個高手已經出手對定海宗眾人下了禁制。　　畢竟誰都不傻，仙界這麼大，如果定海宗前腳說出去幫忙搜尋，後腳又腳底抹油逃竄，那怎麼辦？　　而一個真仙下的禁制，對於靈仙雖然恐怖，但那也不是絕對沒希望破解。　　現在眼看期限就要快到了，搜尋卻依舊無果，那有人主張要逃也不奇怪。　　就是這句話后，殿內其他眾仙卻只是紛紛白了那金屬族仙人一眼，根本沒人接話。　　那金屬族仙人見狀，卻也只能訕訕一笑，不再多言。　　他們幾個都是靈仙大圓滿，身上就算有真仙禁制在，逃掉后不是沒有希望能破解，但希望有大有小，這禁制一到三個月期限就會爆發，直接會要人命，現在只剩下幾十天，幾十天內破解那禁制的希望絕對低於百分之一。　　另外一點就是，體內被下禁制的可不止他們幾個，而是整個定海宗所有人。　　這麼多人都有真仙禁制在，景秀仙子也都能感應出大家所在方位，那你要逃，除非是一個人逃，否則若是帶着眾多門人一起逃，必然會立刻露餡，到時候景秀仙子也會直接殺過來。　　這道理沒人不明白，提出逃亡建議的人肯定也明白，所以對方說的逃，肯定是指的單獨逃，拋開那些門人弟子和子孫後代，獨自逃亡。　　那其他仙人全對他翻白眼以作回應，也就不奇怪了。　　大殿內又一陣子死寂，不過就在壓抑死寂中，一道身影突然就從殿外遠處遁來，等遁入大殿門口時，身影才伸出四條手臂兩兩抱拳，“掌門師伯，各位師叔，景秀仙子來了。”　　“什麼？”　　“不是還有四五天……”　　……　　轟的一聲，殿內眾人紛紛驚起，更全被嚇得面色凄白。　　景秀仙子現在來了？那對方來，肯定不是問他們找沒找到回生花的，因為只要他們發現消息，絕對第一時間就會去彙報，那需要一個真仙大駕光臨親自來問？　　所以現在景秀仙子過來，意義恐怕不言而喻。　　這是來滅宗，來殺人！　　不過在最初的震驚之後，一群仙人里，從殿宇主位上起身的人族仙人還是壓抑着驚悸，輕笑一聲，“該來的總是要來，眾位師弟，走吧，去迎接景秀仙子大駕。”　　說罷，人族仙人才踏步起身到了殿外。　　其他人雖然面色驚懼，有的人更是忍不住雙腿打顫，但最終也都咬牙硬着頭皮走了出去。　　片刻后，等定海宗眾多強者紛紛到了山門外，也輕鬆看到了雲端上，一輛由三頭飛禽仙鳥拉扯着一座的華美仙宮從遠處緩緩而來。　　三頭飛禽各個一對七彩羽翼，揮舞彩翼飛行時，把各自漂亮華美的身姿更襯出了幾許高貴雅緻的氣質，身後那仙宮面積不算太大，但也有一座小山大小，構架在一片片潔白的雲團上，充滿華貴尊崇的大氣，卻又帶着几絲小巧靈秀的女兒風情。　　在湯氏統治的地盤內，只要見到這移動仙宮，那大部分仙人都能明白這是景秀仙子的座駕，畢竟整個湯氏統治的上千星域範圍，只有四大真仙，而景秀仙子，就是其中唯一的仙脈族真仙，是湯家眼下家主和家主夫人最疼愛的小孫女，她的威名，至少在湯氏下是無人不知的，甚至這位雖然只是仙脈族真仙，論戰力根本比不上那些飛升者真仙，但她的威懾力，並不比湯家家主弱太多……　　據說這位麗色足以艷蓋帝國南部的景秀仙子，一直在被好幾個四五品大勢力的少主之類仙人追求，她身邊那些追求者，積聚起來就是一股足以讓一個四品宗門都得心顫的恐怖力量。　　而此刻在這仙禽拉扯的仙宮兩側，還有四名賣相出眾的人族女仙伴駕而行。　　唰唰唰！　　等景秀仙子仙宮雲駕逼近時，站在山門口的定海宗仙人，就呼的一聲全都跪拜了下去。　　“恭迎景秀仙子云駕！”　　跪下去參拜，雖然每個定海宗強者都是面色凄白，但還是由一聲整齊嘹亮的喝聲泛響。　　“殺！”　　但伴隨着這整齊的參拜，一道清脆悅耳的冷冽嬌斥卻自雲駕內傳出。　　一瞬間，下方眾多參拜者就紛紛勃然色變，而仙宮雲駕兩側，四名嬌俏女仙卻齊聲嬌斥，眨眼之後，四柄劍器就猶若游龍一樣，呼嘯着直刺而下。　　“仙子饒命！”　　“快逃！”　　……　　跪拜的仙人群紛紛亂了，有的是白着臉汗如雨下，大聲求饒，有的是慘叫一聲就向後逃，但也有人怒喝一聲，揮手甩出一件件仙器就迎了上去。　　但那些有膽氣迎上去的，還是一批修為最高的靈仙大圓滿，卻剛跳起身子就咔啪啪碎裂崩塌，一個個大好肉身直接化為肉渣，但他們的確不是被仙劍所傷。　　另一些跳起來迎敵的，修為只是靈仙中期或者後期，才是被游龍一樣的仙劍撲飛切割，幾乎毫無阻擋之力，就被斬殺了數十人。　　亂！　　定海宗宗門前，徹底亂成了一團，求饒的，逃竄的，或者被輕鬆抹殺的，臨死前一瞬間的怒吼聲，匯聚在一團，形成一股奇異的死亡樂章。　　高空上動手的四個伴駕女仙，卻絲毫不為所動，只是對着一道道身影誅殺。　　仙宮內更是毫無反應。　　從始至終，除了那一聲殺，再無絲毫動靜。　　“賤人，我和你拼了！”　　……　　嘭，又是一道身影就仙劍絞首，一分為二的頭顱屍身間，噴發一片熱血，熱血濺上附近的毒輪族安琥身上，怒的這毒輪族仙人目茲欲裂，一張面孔都彷如要從那肉球樣的身體上掙扎出來，隨後安琥肉球樣的身體瘋狂旋轉，一縷縷黑色煙氣也犹如龍捲風一樣席捲向高空一名女仙，而高空上那女仙卻是淡淡操控仙劍一轉，就刺向安琥。　　另一側不遠處，三面族�崾π值姆從Ρ冉掀婀鄭�看着左右一個個同門死傷，�崾π至成纖漵猩爍校�但也只是淡淡的哀傷，六目中更多的，反而是史無前例的堅定，堅定閃身出現在一個獃獃跪坐的人族女仙和一柄對着那女仙刺下的飛劍中央，四臂揮舞中，身軀爆發一團金芒，以身擋劍。　　可是不管是�崾π值淖璧玻�還是安琥的反撲，都在隨後瞬間受到了重創。　　兩把撲下的仙劍劍身，還沒真的降臨兩人身上，兩人肉身就已經向被百劍凝刺一樣，噗噗噗浮現一道道創口。　　巨大的實力差別下，兩人在那伴駕女仙手中根本毫無反抗之力。而能和那些伴駕女仙爭鋒的，定海宗內靈仙大圓滿強者們，卻早在戰鬥一開始時，就紛紛詭異的隕落。　　眼下的廝殺，只是一場單方面的屠殺。　　眼看就要死在撲來的仙劍下，�崾π趾桶茬�反應也截然不同，安琥只是一如既往的瘋狂，對自身被洞穿出的數十個血洞不理不顧，只是瘋狂旋轉着身子，操控黑煙撲向某個女仙，�崾π秩詞潛砬榧岫ǖ牡蒼諛掣鋈俗迮�仙身前。　　“師兄？”　　那一直正在發獃的人族女仙直到這時才發現了不妥，頓時驚叫着起身，也撲向�崾π幀�　　“這不是你的錯，你不要自責了。”　　�崾π終獠帕成�一變，四臂中分出一手向後一推，就推開對方，向後的一張面孔也淡淡一笑。　　同一時間向他刺下的飛劍，已經噗的一聲斬斷他伸出去阻擋的兩條手臂，直入胸前心臟位。　　但就在這一刻。　　眼看仙劍就要貫穿�崾π秩饃恚�一隻手突兀的就在一側冒出，一把抓住仙劍，又把那劍體從�崾π痔迥誄槌觥�　　下一刻，大手的主人卻站在了�崾π稚砬埃�又向前一伸手，原本正在人群中刺殺其他仙人的三柄飛劍，就呼呼呼落入手中。　　而仙宮雲駕一側，四名女仙則同時張口噴出一道血箭，仙宮內，一道劍氣直撲而下，對着突然出現的身影就奔騰而下。　　身影又只是一招手，從仙宮內撲下的劍氣就呼的一下轉了個彎，原本剛直凌厲的劍氣，竟然也像是彎曲的小蛇一樣瞬間縮小，落入身影手心盤旋遊走。　　“接近圓滿的劍意？”　　直到這時，身影才詫異的開了口。　　而在身影身後，原本以為必死無疑的�崾π鄭�則震驚的看向身前。　　不止是他，就是左右正或奔跑或抵抗或已經死了一半的眾多定海宗仙人，也紛紛震驚的看向當地。　　哪怕是前方雲端，四個吐過血后的伴駕女仙，以及仙宮深處，都有一道道犹如實質的目光直射而來，死死盯着那挺拔的人族身軀。　　“抱歉，來晚了一步。”直到這時身影才一轉身，看了眼被刺透兩條手臂，就連胸前也被此處血洞，只差一點就要被刺穿心髒的�崾π鄭�滿臉無奈。　　毋庸置疑，身影正是郭正陽。　　郭正陽也的確沒想到，在自己把凡界一身所學都和仙界環境融會貫通，可以在仙界發揮出百分百實力后，因為還有不少時間，他才想着也出去找找那株在定海宗附近消失的回生花，如果能找到，那定海宗的麻煩也就能解決了。　　可自己還在找呢，突然就感應到定海宗這裏出現了大禍。　　距離景秀仙子定下的期限不是還有四五天么？　　看一眼左右，短短時間，定海宗已經有數百人喪生，郭正陽心下真是鬱悶的厲害。

# 第四百七十六章 異想天開？！

　　“郭……郭道友？？？”　　“不會吧？你是郭正陽？”　　……　　郭正陽轉身帶着歉意開口，但此刻的�崾π秩瓷盜耍�愣愣看着郭正陽，似乎根本不相信眼前這位會是他兩個月前順手幫過一次的郭正陽……　　就是不遠處也差點被誅殺，在死亡線上被拉回一條小命的安琥同樣充滿震驚，一樣傻傻看着郭正陽，不可能不傻，安琥和�崾π侄際喬籽劭醋毆�正陽在飛升后重塑身軀的，他們還順手為郭正陽護法了，所以很清楚，郭正陽的修為只是初入靈仙境。　　但一個初入靈仙境的傢伙，竟然輕鬆奪了四個靈仙大圓滿的仙器，把他們從死亡線上救了回來，甚至還擋下了一個真仙一擊？？　　這，這簡直就像是做夢，太不可思議了！　　“�嶁鄭�安琥兄，你們先療傷。”而在這兩位極度的震驚中，郭正陽才再次開口，說了一句，他也轉身看向前方高空的仙宮雲駕。　　“景秀仙子，雖然定海宗驚擾了仙子所追的回生花，但如今定海宗，也付出了數百人性命做代價，這件事，可否就此了結？”　　一句話，雲駕一側四名陪駕人族女仙頓時紛紛大怒，不過那四位女仙在盛怒中，看向郭正陽的視線也充滿驚疑。　　她們雖然只是景秀仙子身邊的弟子，但個個都是靈仙大圓滿巔峰，修為比郭正陽高出太多，所以清楚能感應出這傢伙只是初入靈仙初期，但問題是一個靈仙初期，輕鬆從他們手中奪走了正在御使的仙器，讓她們因為煉化的仙器被奪，都受了輕微反噬。　　這不管怎麼看都是不可能發生的事，卻真的發生了，自然讓她們想不驚疑都難。　　驚疑的厲害，幾個盛怒的女仙倒是沒多說什麼，只是死死盯着郭正陽。　　而仙宮內也響起一聲清脆的冷斥，“你是要和我湯氏為敵？”　　聲線冰冷，近乎不帶一絲感情，郭正陽也聽得皺起了眉頭，不過他沒有多說什麼，只是靜靜站在那裡，視線平靜的看去。　　“我不知道你什麼來歷，但你區區一個靈仙，也敢插手此事？真是不自量力！”　　仙宮內又是一道冷斥響起，而伴隨着冷斥，郭正陽臉色不變，右手卻一閃彈到身前，而後嗆的一聲，他伸在身前的手指就像是碰觸到什麼金器似的，暴起一聲金鐵脆鳴。　　事實也的確如此，此刻在郭正陽身前，正有一柄完全透明，普通仙人別說用肉眼去看，就是真的散發出仙識探索，恐怕都探索不到蹤跡的仙劍，而此刻那仙劍劍尖，就正刺在郭正陽手指間。　　“這把劍不錯。”　　一指抵下劍器，郭正陽平靜的贊了聲，才又一彈抵着仙劍的手指，清脆的劍鳴泛響，彷彿無影無形的仙劍就倒飛跌出。　　雲駕內也響起一聲震驚莫名的低呼，“你真是靈仙？竟然能接下我蘊含五成修為的一擊？”　　之前郭正陽揮手奪下四個靈仙大圓滿的仙劍，雲駕內景秀仙子綻放劍氣誅殺，但當時的一道劍氣也只是蘊含了她兩成修為的一擊，被郭正陽輕鬆打散已經讓她很震驚，沒想到現在運轉仙器出擊，而她所練仙器更是奇詭莫名，無影無形，就算同樣是真仙的強者，哪怕是一些飛升者真仙，在這樣詭異的劍器下也有不少人都會吃虧，卻沒想到郭正陽不止能輕鬆發現劍器誅殺，還真輕鬆自如的接下了這一擊。　　靈仙，她現在真的懷疑這傢伙是不是真仙假冒的靈仙，一個修為遠比她強大的真仙把自己修為壓制在初入靈仙境了……　　但下一刻郭正陽又臉色一變。　　屈指一彈，一股無形氣浪自他身前如氣球一樣漲出，漲成半圓球，不過這半圓球的氣罩上卻有七處凹痕。　　彷彿七柄仙劍正深深刺在那裡，刺的氣罩幾欲破裂。　　不過氣罩卻頑強的阻隔着此來的劍器，穩穩把七柄透明的仙劍擋下。　　局面僵持一分鐘左右，深深刺在氣罩的仙劍驟然消失，氣罩恢復圓滿狀態的半球形，郭正陽才又平靜看向高空。　　“你可知道回生花之貴重？區區定海宗，即便所有人都被誅殺，也難敵回生花一片殘恭弘=叶 恭弘。”僵局不復，仙宮內倒是又響起一聲充滿羞惱的低斥，而聽聲音，說話之人的氣息也微微有些紊亂。　　不過她說的話倒也沒錯，回生花就算拿出去出售，也要一個五品勢力傾盡一半財富才能購買，一個五品勢力的一半財富有多驚人？就是眼下的湯氏傾盡所有，也比不上人家十分之一……那更別提定海宗這樣的二品宗門了。　　那還真是把整個定海宗買了，都買不上回生花一片殘恭弘=叶 恭弘。　　郭正陽明白這些，但今天的安琥等人，他卻一定會保。　　默默不語只是站在定海宗眾人身前，平靜看着上空仙宮雲駕，靜默幾分鐘，仙宮內才又響起一聲充滿震怒的嬌斥，“就算你能擋下我一劍又如何，我若要誅殺這些螻蟻，只需催動引發他們體內禁制即可，你真要與我湯氏為敵？”　　郭正陽身後眾多仙人紛紛臉色大變，各個都是變的面如土色，就是郭正陽也眉頭大皺，其實，他在出現后收繳四個陪駕女仙仙器，卻沒有直接護着身後的安琥等人讓他們逃，而是開口和景秀仙子談……　　就是因為定海宗上下數萬人，體內全被景秀仙子下了歹毒禁制。　　之前的定海宗那些靈仙大圓滿，在戰端初開時一個個莫名其妙化為碎肉，自然就是被景秀仙子催發了體內禁制。　　雖然郭正陽不清楚對方為什麼不催動禁制，把所有人直接誅殺，而是只用禁制誅殺了十幾個靈仙大圓滿，然後讓身側陪駕女仙御劍誅殺其他人。　　但不管原因如何，有那些禁制在，郭正陽就不得不忌憚。　　這些禁制他若是全力去解，未必不能解開，但奇怪的是，他發現自己只能一個個人的去解除那些禁制，而無法做到批量解除，做不到運轉天地之力后，一下子解除幾萬人禁制，甚至運轉天地之力后，一次解除兩個人身上禁制都做不到。　　那一個個去解，幾萬人的禁制解下來，兩三個月都未必能完成，所以在幾十天前恢復一身修為時，他才嘗試着也出去尋找回生花，希望能找到回生花，讓定海宗渡過難關。　　因為幫定海宗仙人解除禁制，幫助他們逃亡的話太耗費時間，不等他解開多少人的禁制，那些禁制就爆發了。　　“我欠定海宗一個人情，希望仙子能賣郭某一個面子，日後定當奉還。”因為禁制問題，郭正陽就算對上一個真仙都不會落下風，可此時也只能投鼠忌器。　　“你一個人情，能抵一株回生花？異想天開！”不過在郭正陽話語后，仙宮內卻又響起一道充滿嘲弄的嬌斥。　　伴隨着嬌斥，一股血紅色氣潮彷彿大霧一樣，呼的一下就從宮內漲出，那血霧漲出后，並沒有撲向郭正陽，只是氣泡一樣漲了一下，漲出仙宮外數十米。　　但郭正陽卻眉頭大皺，伸出手指在身前一畫。　　他身前之地原本寧靜的虛空，就亮起一道光幕，彷彿一道直入雲霄的牆壁，把郭正陽等人和前方仙宮阻隔開來。　　不過就算郭正陽動作不慢，但有些東西卻是無影無形，就在裂縫出現那一刻，在他身後眾多定海宗修士，還是直接由千人左右都嘭的一聲炸裂，化為一片肉泥。　　“怎麼可能？”　　瞬間消散上千仙人性命，而且各個都是直接炸為肉泥，如此場面也讓後方眾多定海宗修士再次一陣驚慌的呼叫。　　不過更震驚的卻是仙宮內的身影。　　剛才她就是運轉修為激發了剩餘的所有定海宗修士體內被她埋下的禁制秘術，是要一瞬間斬殺所有人的，但郭正陽揮手一畫竟然打斷了她，不是打斷，是把她運轉的秘術，和那些人體內的禁制聯繫阻隔開了。　　“給我殺！”　　驚呼之後，雲駕內再次暴起一聲怒斥，伴隨着怒斥，無影無形的仙劍也再次對着郭正陽迎頭刺下。　　不過這一次卻是景秀仙子全力出手對付郭正陽，而在雲駕外的幾個陪駕女仙，則動手撲殺向其他定海宗修士，郭正陽也怒了。　　眼中寒光一閃，右手屈指連連彈動，在他身前就嘭嘭嘭炸裂出幾道脆響，雲駕內噗的一聲吐血聲泛起。　　郭正陽無暇理會景秀仙子是否受創，張口一吐，四道劍氣直撲四個斬殺定海宗弟子的陪駕女仙，嗆嗆嗆。　　陪駕女仙再次御使出來的飛劍瞬間被斬碎，而劍氣依舊一往無前，噗噗噗沒入四個陪駕女仙體內。　　一擊下，四個靈仙大圓滿都身子一顫，呼的一聲從高空墜落。　　而一擊之後郭正陽也臉色發白，身子都搖晃了一下。　　修為還是太低了，他雖然在陣法丹道上造詣足以震古爍今，恐怕仙王來了也有所不及，讓他可以在彈指間調動附近無數天地之力，但調動御使那些天地之力也需要修為支撐，就像是御使一個陣群，都需要修士仙人不斷耗費修為才能操控。　　修為低，那在瘋狂運轉大陣時，龐大的損耗一樣會讓人氣血翻滾。　　眨眼間擊潰四個靈仙大圓滿，甚至和一個真仙硬拼之下也能佔據上風，但如此作為，也讓郭正陽損耗了不少修為。　　但，在郭正陽身子搖晃時，他卻又不得不再次動手，伸出手向前一探，只聽嗆嗆嗆一串清響，接連幾道無形仙劍就被他抓在了手裡。　　下一刻，郭正陽又對着手中幾把無形劍氣尾端張口一吹，前方雲駕中就暴起一聲尖叫。　　“你竟然奪了我本命飛劍？小賊，我和你勢不兩立！”　　尖叫中，一團血光瞬間就從雲家裡遁出，彷彿瞬間移動一樣消失消散。　　不過郭正陽卻探出左手向前一抓，不知道已經遁出多遠的血光竟又彷彿時光倒流似的，怎麼遠遁的就怎麼倒飛了回來。　　幾個呼吸，血光啪的一聲消散，也露出了一道嬌美驚艷的足以讓驕陽失色的動人倩影，就是倩影此刻已經昏了過去，氣機也萎靡倒了極限。　　“噗～”　　同一時間，看着景秀仙子被抓，郭正陽身後，卻是接連泛起好幾道吐血的聲音。　　這自然是親眼目睹眼前一戰的�崾π趾桶茬�等人，活活被眼前一幕幕驚吐血了。

# 第四百七十七章 再次飛升？仙王奪舍？

　　“郭……”　　“多謝前輩救命之恩。”　　……　　片刻后，景秀仙子的身子已經跌落在雲端仙宮屋頂，昏迷不醒，她的四個伴駕女仙也是跌落在大地上一動不動，等郭正陽轉身回望時，後方一大片還活着的數萬定海宗修士，也紛紛亂了。　　認識郭正陽的兩個都是驚得痴痴無語。　　不過其他人的反應就輕鬆多了，幾乎所有人都是急忙跪拜下去，一個勁謝恩。　　數萬人大部分都在扣頭拜謝，還在發獃的�崾π趾桶茬�才也清醒，安琥一樣是納頭就拜，不過郭正陽卻伸手攔住了他。　　至於安琥？好吧，像是安琥這種毒輪族，體型就是一個大肉球，沒手沒腳的，郭正陽還真看不出那廝有沒有叩拜，也就沒動作，只是在攙起�崾π質彼�才道，“�嶁鄭�事情緊急，你還是下令收拾一下，等我讓景秀仙子解除你們體內禁制，你就帶着其他人走吧，定海城一帶，恐怕已經不適合諸位了。”　　他能以看似很輕鬆的姿態擊敗擒拿下景秀仙子，但其實這一戰，他也損耗極大。　　而最大的問題是，景秀仙子背後還有那麼多強者不說，定海宗眾仙人體內的禁制也是大隱患，因為就算景秀仙子不激發，四五天後這些禁制也會全面爆發，所以只有讓景秀仙子出手，全面解除那些禁制才是正途，否則讓郭正陽自己去解，只能一個個人解除，那耗費的時間太多……　　若不是這樣，他也不會擒下景秀仙子了。　　“好，我這就去辦！”�崾π終獠乓瘓�，馬上點頭。　　不過點頭之後這位並沒有立刻離去，而是突然用很詭異的眼神看了郭正陽一眼，才開口道，“郭前輩，你該不會是真仙或者仙君下凡后，再次飛升的吧？”　　“……”　　郭正陽瞬間無語，無語的看了�崾π忠謊郟�才搖了搖頭。　　“我也覺得不可能，仙君和真仙就算下凡后再次飛升，也不會吸納仙氣淬體，因為他們本就是仙軀了，可……可……”�崾π忠倉�道自己剛才說的很荒謬，凡界修士飛升後會吸納仙氣淬體，那是因為之前他們擁有的是肉體凡胎，一入仙界，才會吸納來大量仙氣重塑身軀。　　所以就算是仙君再次下凡，再次飛升一次，一樣不會再吸納來仙氣淬體的，因為他們本就是仙軀。　　而一兩個月前才親眼看着郭正陽飛升后淬體，眼前這位也必然是初入靈仙境無疑，但……但……這他媽怎麼可能會是一個初入靈仙境的剛飛升者？　　景秀仙子可是真仙啊！！就算她只是一個仙脈族真仙，戰力基本比不上那些飛升者真仙，那也是貨真價實的真仙啊！　　一個靈仙初期巔峰，修為是初入靈仙境的九倍，靈仙中期巔峰，又是靈仙初期巔峰的九倍，一次次突破，就是一次次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一個真仙初期巔峰，只談修為，甩開了郭正陽多少？　　這恐怖的差距根本不敢讓人去想，初入靈仙境的仙人，和景秀仙子那樣的存在比起來，根本就是拳頭大的頑石和一顆星球的區別了。　　這麼大的力量差距下，景秀仙子反而在郭正陽面前毫無反抗之力？　　自己本命仙器都被郭正陽輕鬆奪走、剝離！運轉秘術逃竄，人家伸手一抓，你怎麼跑的，就又怎麼被抓了回來……　　雖然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可之前看到的一幕幕，還是讓活了幾千年的�崾π侄伎吹耐耆�無法理解、甚至接受不了。　　在仙界，一個靈仙初期巔峰能活着從靈仙大圓滿手下逃掉，那已經是近乎神話的妖孽了。　　而一個靈仙初期巔峰能從一個真仙手中逃掉，更已經是真正的神話，仙界有史以來都沒發生過幾次。　　那像是郭正陽之前做的，又是什麼？？？　　“你是不是仙王奪舍的？”�崾π紙郵懿渙耍�安琥也差不多，這時候大肉球也到了郭正陽身前，同樣古里古怪的瞪眼看來，不過還沒等郭正陽回答，安琥就也連連顫抖着肉球身子，像是在搖頭一樣，“不對，就算是仙王奪舍了某個下界修士，還有一身寶貝，但修為擺在這裏，你有寶貝也用不了，也不可能打的真仙毫無還手之力啊。”　　郭正陽懶得理他們了。　　只是擺擺手，一閃身就到了景秀仙子的雲駕仙宮之巔。　　掃一眼身前，面色凄白無比的景秀仙子，雖然這位已經暈了過去，但郭正陽還是眼角一跳，心下升起一股由衷的感慨，怪不得聽說有許多四五品勢力的少主都拜在了景秀仙子裙下，這位的姿容，真是讓郭正陽這種也見慣了絕色的人都深感震撼。　　景秀仙子的美，是純凈和清秀，純的一眼看去，幾乎是人類所能想象的最純美姿態，完美無瑕的五官，甚至比以前郭正陽見過的所有美人都更勝一籌。　　這種純美，近乎已找不到言語去形容。　　哪怕此刻她裙衣上也沾染了不少血污，面色凄白的彷彿沒有一絲血色，氣息也萎靡到了極限，給人一種病懨懨的凄美感，但依舊有着令人熱血沸騰的動人美色，讓人心顫難平。　　當然，郭正陽也只是感慨了一聲，就一揮手，一片仿若細雨一樣的液體就揮灑而下，噗噗噗濺落在景秀仙子身上，雨滴帶着濃郁的葯香，滴落在景秀仙子身上后，更直接沒入了對方體內。　　肉眼可見的，下方頻臨死亡的女子，也逐漸恢復了一絲生氣，沒辦法，如果不幫她恢復一下，恐怕等上幾個月，這位可能都是一直昏迷，本命仙器被剝離，就是丟了半條命，在施展大型逃遁仙術，對自身損傷也不小，更別提她在施展仙術逃遁時，還被郭正陽一把抓了回來，又打斷了那仙術，現在這位一條命已經丟了九成九還多了，不療傷，等上幾個月她都醒不來，甚至可能直接就死了。　　而看着身下人氣息恢復了些，郭正陽才又一招手，灑落在景秀仙子身上的雨幕，自自然然分出一波灑向郭正陽自己，但這一波雨滴卻在灑來的過程里突然霧化，更變幻了一些顏色。　　霧氣湧入郭正陽體內，他原本也有些疲憊的身軀才又變得神采奕奕起來。　　彷彿當初郭正陽把凡界後天靈寶鍛造成偽仙器，不需要開爐熔煉，不需要重新鍛造，只需要手指抹過器身就行，現在他喂別人或者自己一些丹藥，一樣不需要採集仙植開爐煉丹，意念一動，天地之力運轉，左右適合煉製成丹藥的仙材仙植，就會自動潰散在天地間，潰散成他需要的各種有效藥力，自然融合，融匯過來。　　這種種匪夷所思手段，的確已經在某些方面快直追天道了，但這也遠比不上可以造物創世的天道，至少郭正陽還沒辦法無中生有。　　比如一株幼苗期的仙植，利用各種天地偉力，他一樣可以加速這些玩意生長，但若你連苗都沒有，他也沒辦法憑空創造。　　否則他也不用在之前花費那麼多時間去尋找回生花，導致景秀仙子來滅宗時晚來一步，讓定海宗隕落了數百仙人。　　“嗯～”　　郭正陽一身修為盡數恢復，身下景秀仙子也在迷迷糊糊中輕吟一聲，逐漸恢復了清醒，清醒后，她也很快就從原地浮起，充滿駭然和驚慌的看向郭正陽。　　“你……”俏臉依舊還很凄白，景秀仙子死死盯着郭正陽，滿目都是駭然和震撼。　　“你在那些人體內下的禁制，我解起來很麻煩，而且我只能一個個人去解，沒辦法做到一次解除幾萬人禁制，你幫他們解掉吧。”郭正陽倒是很平靜的看着景秀仙子開口。　　“休想，你就算殺了我，我也不會放過他們，那些禁制最多再有四五天就會爆發，他們死定了！”而隨着郭正陽的話，正驚駭的景秀仙子才俏臉一變，冷冷看來，不過看了幾眼，她才又嗤笑一聲，“虧你也是個飛升者，我還真沒見過像你這麼無恥的飛升者，明明修為遠在我之上，卻偏偏偽裝成一個初入靈仙境的仙人。”　　郭正陽啞然。　　啞然之後他才皺着眉看去，“我能推敲出解除你下在他們體內禁制的手段，但為什麼只能一個個解？而沒辦法對一批人一起解除？難道你這些禁制，還和什麼異寶有關？必須搭配那異寶，才能批量操作？”　　這個疑惑，他的確早就有了。　　當初修為恢復，隨便在暗中觀察了一個定海宗小修士體內的禁制，他能在觀摩之後推敲出解救之法，但在推敲中，解除法卻只能針對一個個仙人單獨去做。　　而且那還不是修為限制。　　但景秀仙子一次在幾萬人體內下禁制，剛才催發那些禁制時，也是一次就要所有倖存者全部去死……　　隨着郭正陽的話，景秀仙子頓時臉色一變。　　郭正陽這才笑了，“我只是不想對你用強，既然你不說，那我就自己動手了。”　　笑語下他向前一招手，自前方女子瀑布一樣垂落的黑色髮絲上，就飄來一顆黑點，黑點起初只是芝麻大小，但飄來的過程里卻逐漸變大，變得足有掌心大小，更展露出一片縮小無數倍的仙山風景。　　景秀仙子瞪直了眼，傻愣愣看着自己的隨身仙府輕易被奪，郭正陽則快速掃視仙府。　　“不要！我幫他們解……”　　沉默十來個呼吸，景秀仙子才尖叫一聲，伸手就撲向郭正陽，一張美輪美奐的絕美俏臉上也紅的一塌糊塗。　　郭正陽愕然，不過他沒有阻止對方奪仙府的動作，只是怪怪的瞄了一眼過去，因為他已經看到了這隨身仙府內的一些境況，這位幹嘛那麼緊張？那仙府里不就是貼身衣物多些了，大驚小怪。

# 第四百七十八章 真替飛升者丟臉？

　　“快，沒用東西的不用拿了。”　　“把幾位師伯的屍骨收集一下，帶上宗內收藏的典籍、仙植院內成熟的隨便挖掘一下，一切都要快。”　　……　　一刻多時間后，定海宗山門，到處遊走的身影，快速利用各自的隨身仙府收攏着能帶走的事物，也有幾道身影來回穿梭，指揮着下方收拾財物的仙人們動手。　　郭正陽則是懸浮在雲端，看着下方仙人倒騰。　　他猜得沒錯，湯景秀設在定海宗眾仙人體內的禁制，的確是需要搭配異寶才能做到大批量的操控，或立刻激發或解除那些禁制，不過在湯景秀願意出手解除這些仙人的禁制時，也只是半刻鐘，定海宗眾修士體內的禁制就被全部解除。　　接下去，無疑就是定海宗的大轉移和大逃亡了。　　如今該宗十多個靈仙大圓滿早已全部隕落，坐鎮指揮的已經是�岷：桶茬�等為首的靈仙中後期。　　收拾一下該收拾的，再用隨身仙府把其他門人收起來，只需要一個人在仙府外帶路，就可以轉移宗門，這也算極為快捷的。　　幫人幫到底，郭正陽既然因為�岷０茬�兩人把來滅宗的湯景秀拿了下來，他也準備順手再送他們一程，畢竟他在飛升后，也沒有固定的去處，就是打探周易青和火府主人等人的下落等事，那在仙界哪裡都可以打探。　　“郭兄，馬上就收拾好了，咱們等下就可以出發，不過你打算怎麼處理這賤人？”就在郭正陽看着下方定海宗仙人收拾折騰時，一道身影才快速遁來，是安琥，翻着一雙怪眼，這位毒輪族仙人幾乎是咬牙切齒的盯着氣息虛弱面色慘白的湯景秀。　　說的也是，所有師門長輩全部被殺，還死了上千同門，現在定海宗任何一人，都幾乎對湯景秀恨得咬牙切齒了。　　而一聲賤人，也瞬間讓湯景秀怒瞪俏目，絲絲殺意從美眸里綻放，若不是忌憚郭正陽，恐怕她已經出手了，但安琥所問的話，同樣讓湯景秀聽的心跳加速，在怒視安琥時也不着痕迹瞥了郭正陽一眼。　　她也很怕這傢伙在隨後護着定海宗餘孽轉移時，順手殺了她。　　“郭兄，我的建議，等咱們離開后還是放了她為好。”不過郭正陽還沒來得及回答，遠處聽到動靜的�岷＞退布浞啥荻�來，此刻的�岷＃�四臂中有兩臂都被斬斷，面色也並不大好，看向湯景秀的視線一樣充滿了仇恨，但他說的話卻有些奇妙，直接聽的湯景秀一喜，而安琥卻是大肉球一翻，怪叫道，“放了她？”　　“她背後還有湯氏，三大真仙都是飛升者真仙，實力遠超她，不提湯氏，就沖那些追求她的四五品勢力內的眾多強者，一旦她有什麼閃失，引來的就會是一場極為恐怖的風暴，郭兄能出手挽救咱們，已經是天大的恩德，若是再因為她被那麼多強者追殺，�崮橙蘸罌刪馱倌研陌擦恕！�岷Ｈ純戳稅茬�一眼，才開口道，“而且我定海宗隕落這麼多同門，如此血仇自是親手去報才能解恨，不如等下咱們離開時，郭兄就放了她，等日後我定海宗若有崛起之日，也還有機會親手手刃此人，以祭奠諸位長輩。”　　一番話語后，原本還在怪叫的安琥頓時沉默了。　　在情在理，�岷Ｋ檔畝際嗆芏緣摹�　　只抓住一個景秀仙子，的確不是解決了所有麻煩，她背後還有那麼多強者在……而郭正陽能幫他們擋下景秀仙子，已經是天大恩情，沒必要再讓他去為了他們被那麼多強者追殺，若是那樣，稍有良心的都會不安心的。　　再有，這麼大的死仇，還是親手去報才能更快意，更解恨。　　雖然眼前的定海宗面對湯氏實力不值一提。但只要大家能活着離開，日後未必沒機會報仇的，現在定海宗內飛升者靈仙也還有幾百人，仙脈族更還有兩三萬。　　指不定哪天有誰就能晉陞真仙呢，就算等上一萬年，只要有機會那也值得等。　　一番話語，不止說的安琥沉默，就是郭正陽也默默看看�岷＃�又看看湯景秀，到底怎麼處置這個俘虜，其實郭正陽在下手的時候，也沒有決定呢。　　最初得知定海宗麻煩時，他的確早有了還定海宗人情，幫他們擋下這一劫的打算，不過當時他的想法，最好還是能幫對方找到那株回生花，和氣收場。　　只是事情發展不如意，發展到這一步，他也根本沒得選了。　　不過現在對於湯景秀，是殺還是在護着定海宗餘下的仙人逃離后再放，他也還在猶豫。　　殺一個湯景秀真不算什麼，他唯一忌憚的是湯景秀背後那些人，這是湯氏唯一的仙脈族真仙，也是湯氏四大真仙其中之一，只要殺了她，後續會有什麼可想而知。　　“哼，你們還算有點骨氣。”就在郭正陽默然中，在他身後的湯景秀倒是冷哼一聲，眼底深處喜色一閃即逝，不過話語卻是冷冰冰，依舊充滿了高傲，甚至不屑，不屑不止針對�岷０茬�等人，還包括郭正陽，“這次算你們定海宗運氣好，遇到一個多管閑事的傢伙，不過堂堂一個真仙，實力都暴露了，到現在還非要把自己偽裝成靈仙初期，真替飛升者丟臉！”　　可不是么，到現在她都覺得郭正陽是在偽裝修為。　　否則她不可能敗得那麼慘。　　那一個強大無比的飛升者真仙，卻在人前偽裝成初入靈仙境的傢伙，而且實力都暴露了，還在她面前繼續偽裝，這的確讓她很不屑，以及不恥。　　“哈哈，笑死我了，明明是你不堪的厲害，開了仙界先河，還非要污衊郭兄，我安琥可以立下天道誓言為證，兩個月前親眼看着郭兄剛在飛升后吸納仙氣淬體，郭兄也本就只是初入靈仙境的仙人，仙界有史以來，能有靈仙初期在真仙初期手中活着逃離的，都沒發生過幾次，而你一個堂堂真仙初期巔峰，卻在郭兄面前毫無反抗之力，我看你這樣的真仙，才會被釘在仙界恥辱柱上吧！”湯景秀諷刺的話才剛落地，正沉默中的安琥就翻着怪眼大聲嘲笑，更是開口要以天道誓言為證。　　一下子，湯景秀頓時瞪直了眼。　　就是直眼中，郭正陽剛想說什麼，就突然抬頭看向北方，那是之前湯景秀前來的方向，眼中也閃過一絲愕然，“有人來了，氣息很強，是真仙，還不止一個！”　　錯愕了一瞬，郭正陽才又猛地轉頭看向湯景秀，“是你？”　　“什麼？來了真仙，還不止一個？”　　“不會吧？”　　……　　湯景秀剛隨着郭正陽的話驚喜起來，�岷：桶茬�就馬上震驚的大呼，而郭正陽也馬上轉身，“別收拾了，所有東西都捨棄，快把那些人收入仙府。”　　又有人來，還不止一個真仙，郭正陽雖然並不認識那些真仙，但還是第一時間想到了這是為了湯景秀而來的。　　雖然他也有些疑惑，湯景秀殺向定海宗，到他出手擊潰湯景秀，都只是不久前才發生的事，擊潰湯景秀到現在，也不過只是過了仙界一兩刻的時間，地球上半個多小時而已，事情怎麼會傳的這麼快？　　但再想一下，這很可能是湯景秀在施展仙家秘術逃遁之前，就已經做了最壞打算，比如在她逃離前就捏碎什麼傳訊玉符之類。　　那現在有人趕來，也就不意外了。　　“現在你們還奢望逃？已經晚了？你知道我向誰求助么？不是我湯氏，而是以前弈星宮、飛仙宗、莫伊氏內那些追求我的人求助的，現在就有第一批人趕來，很快也會有下一批，你就算是真仙又如何？我就不信你能擋得住那麼多四五品勢力的圍剿。”　　郭正陽猜的也沒錯，湯景秀的確是在本命仙器被奪，施展遁術逃亡之前，就捏碎了隨身帶着的幾個求救玉符，畢竟在當時，自己煉化的本命仙器突然就被奪走了，和她生命間的聯繫都被斬斷，如此手段連她這個真仙都即震驚又驚恐。　　所以她就算自信於自己的逃亡遁術，可受了之前驚嚇也並不敢百分百確信自己能逃掉，在逃之前以防萬一，就已經動手求救了，而且她捏碎的求救玉符，還不是向家裡人求助，是向以前那些覬覦她美色、家世等的大勢力內的傑出英才求助。　　這才更看出了大名鼎鼎的景秀仙子的心機，生死一線時，還能權衡出以郭正陽展現的實力，就算自家長輩前來，能救出她，恐怕也會付出很大代價，既然如此，還不如讓那些英才們出動，有損傷也不會損傷到湯氏的實力。　　而只要那些英才們感受到是她在求助，感應出她大致方位，利用傳送陣趕來，速度也一定不慢，至少不管是遠在幾十萬光裡外的，還是上百萬光里之地的真仙，只要啟動傳送陣，直接就可以傳送到兩三千光裡外毗鄰定海宗的另一個湯氏下二品宗門所屬地盤。　　所以在聽到郭正陽所說，有不止一個真仙在快速趕來這裏時，她才終於放下了心中的擔憂驚懼，變的神采飛揚起來。

# 第四百七十九章 還有什麼值不值的

　　“還真是在定海宗這裏？”　　“是景秀仙子！”　　“不知道是哪位道友在此，之前景秀若有得罪之處，在下奕星宮班若青，可以代景秀向道友賠罪，什麼事都可以商量，只要道友放了景秀，班某必然會深記在心，他日也必定償還這個人情。”　　……　　定海宗內，自郭正陽說出有不止一個真仙遠遁而來，�岷０茬�等人也紛紛下令眾門人捨棄一切，只是用隨身仙府快速收起其他人，不過兩三萬定海宗仙人，才收了八半，三道身影就從天際遠處飛遁而下。　　唰唰凝立在定海宗山門外，看了前方一眼，三道身影眼中明顯都有着驚訝，這三道身影，只有一個是人族，另外兩個一個是天炎族仙人，一個是郭正陽並不認識的種族，而這兩位額前也都有時隱時現的雷霆印記，一眼就可看出是飛升者。　　反觀那人族青年，額前並沒有雷霆印記，對方在看到郭正陽身後的湯景秀后，也很快就沖山門方向一抱拳，視線沒有在郭正陽身上停留，而是在不斷遊走，似乎在搜尋什麼。　　說的也是，在他感應下，郭正陽不過是靈仙初期，他可不覺得是郭正陽擒下了湯景秀，他還以為附近有哪個強者隱藏在暗中呢。　　“笨蛋，就是他動的手，他是真仙偽裝的靈仙，別和他廢話，殺了他。”　　在那青年抱拳掃視時，湯景秀才怒斥一聲，直指郭正陽，雖然之前安琥差點以天道誓言為證，證明郭正陽是剛飛升的，但湯景秀並沒有完全相信。　　這也是廢話，安琥畢竟沒有真的立下天道誓言，甚至就算他立了，都未必靠譜，郭正陽幫了定海宗那麼大的忙，救了那麼多人，那就算有人豁出性命願意立一個假誓也不出奇。　　可不是么，若郭正陽真的只是剛飛升的靈仙，就有實力輕鬆擊潰她一個真仙初期，這意義……這是什麼意義？　　仙界有史以來，一個靈仙初期能從真仙初期手中活着逃掉，這種事都沒發生過幾次，而一旦發生，那些能創造出如此神話的仙人，只要後期不意外隕落，那無一不是能登上仙王寶座的存在，而且就算在大量仙王中也是名震八方的超級強者。　　所以若郭正陽真的只是靈仙，就能輕鬆擊潰她一個真仙初期，這意義已經不敢想了，至少那若是真的，湯景秀都不敢和這樣的人為敵了，這樣的人只要不意外隕落，恐怕板上釘釘能成為仙王的。　　這樣的人，她哪敢真的和對方死磕下去，不死不休？　　所以郭正陽到底是一個靈仙初期，還是一個真仙偽裝的靈仙，意義很重大的。　　只要能確信他是靈仙，湯氏所有強者都在這裏，也不敢隨便與這樣的人為敵，那以郭正陽對定海宗的大恩，真未必沒人願意立下一個天道假誓去嚇唬人，大不了日後一直被天道困鎖壓制，反正那也不會直接就死。　　所以就算安琥以天道誓言為名，說過郭正陽是剛飛升的，她除了最初的震驚之後，一樣沒怎麼相信，心下還是認為他只是一個真仙偽裝的。　　而前來的三個真仙也紛紛被湯景秀的呵斥給驚的愕然不已，全都愣愣看向郭正陽，看了幾個呼吸，為首的班若青才臉色一變，變的很古怪，他看上去倒沒有對湯景秀的語氣覺得不滿什麼的，有的只是詫異，甚至一絲哭笑不得，“原來是你？真仙偽裝靈仙？你這是準備嚇唬人么？”　　說了一句，班若青才又深情款款的看了湯景秀一眼，“景秀，現在什麼都沒有你的安全重要，還是先救出你再說，這位道友，只要你放了景秀，我班若青可以保證，讓你安全離開。”　　郭正陽啞然，他倒沒想到這批人出現后，身為階下囚的湯景秀反而那麼狠辣。　　也看了湯景秀一眼，郭正陽才又看向班若青，“那等我離開后呢？”　　班若青這才臉一寒，很認真的盯着郭正陽，“你傷了景秀，就是和班某結了不死不休的大仇，我可以給你一天時間隨你逃亡，一天後不管你身在哪裡，我都會盡全力追殺，必定將你斬殺。你一個真仙，不設防的讓你隨意逃竄一天，也算是給你很大機會了。”　　郭正陽再次無語，自己有人質在手，對方竟然還這麼囂張，竟然直言不諱的講出這些……　　不過對上眼前三個真仙，其中還有兩個是飛升者真仙，若真的爆發廝殺，他還真沒必勝的把握。　　“不行！他現在絕對不敢殺我，動手！”　　郭正陽還在思索，他身後湯景秀卻又一聲怒斥。　　搞得郭正陽當場火大，媽的，這到底誰是誰的俘虜？火大中，郭正陽一轉身就伸手罩向湯景秀。　　班若青才也怒斥一聲，一甩手，一副畫卷就飄上高空，幾乎是同一時間，周邊世界就大變了模樣，原本是漂浮在一片大海上的定海城景象，突兀的轉化為一望無盡的茫茫雪原。　　郭正陽倒是面色不變，只是繼續伸手罩向湯景秀的同時，左手向背後屈指一彈。　　茫茫雪原瞬間消散，就是班若青也憑空消失。　　而他另一隻手，也罩在湯景秀俏臉十多厘米外，嘶嘶嘶的，一道道肉眼不可見的靈光就沒入湯景秀體內。　　“班師弟？”　　“班師弟呢？該死！”　　……　　同一時間，郭正陽身後也響起兩聲怒斥，卻是和班若青同來的兩個仙人紛紛震驚莫名的尋找着班若青的下落，但不管他們怎麼找，都找不到。　　找不到，兩人才驚怒不已的也對郭正陽下了手，一座巴掌大的巍巍青山迎頭飄揚，砸落，雖然山體只有巴掌大，但還未落下，郭正陽心頭就升起強烈的心悸感，身子一閃消失不見。　　而湯景秀則在此時嬌軀亂顫，不止發出一聲慘絕人寰的尖叫，嬌軀體外也驟然炸出十多道血洞。　　“這小子扎手。”景秀仙子的慘叫，連兩個飛升者真仙聽了也有些不寒而栗，那天炎族真仙也在此時大手一張，不過卻不是抓向郭正陽，而是抓向還在收攏門人的�岷５熱恕�　　呼的一聲，�岷！�安琥眾人就被距離拉扯着飄向天炎族真仙大手。　　至於另一個不知名種族真仙卻快速遁向湯景秀。　　亂相呈現，消失的無影無蹤的郭正陽倒是又突兀出現，直接出現在那天炎族真仙背後，一指點下，天炎族真仙同樣憑空消失，被他正抓攏中的�岷５熱瞬胖沼諢指醋雜傘�　　“怎麼回事？”　　一點就消失一個，消失的無影無蹤，快撲到湯景秀身側的那不知名種族的真仙頓時驚得亡魂皆冒，連撲向湯景秀的動作也慢了下來。　　郭正陽卻再次消失，不過剛消失，他就又出現在了原地，更驚悸的回頭看了一眼，看去的方向，正是班若青幾人趕來的方向。　　“又有人來了！該死，這也太快了，好不容易才搞定兩個，耗空了我一身修為，現在都還沒恢復，再來幾個，我可應付不了了。”　　“怎麼辦？等這批新來的趕到，若是班若青幾個也回來，這麼多人聯手，我別說要護住�岷Ｋ�們，自己能不能逃掉都不一定。”　　……　　腦海中快速閃過一串思緒，郭正陽一咬牙，雙眼中殺機四溢，從出手開始，他還是第一次迸發真正的殺機。　　趕來的強者近乎源源不斷，若是再不動殺手，他就絕不可能再護住定海宗這些門人，甚至等趕來的仙人聚集在一起，越聚越多后，恐怕他自己能不能活着離開都會成問題。　　而現在趁着班若青和另一個天炎族真仙被送走的機會，湯景秀又重傷，不成戰力，他只面對這一個不知名種族仙人，想斬殺把握還是很大的，因為之前的班若青三人里，只有這個修為最低，那三個裡，班若青修為最強，可能是真仙中期巔峰，另一個剛入中期，還沒到真仙，只有這個是真仙初期，不到巔峰的程度。　　而郭正陽之前也只是把班若青和另一個天炎族真仙送回了原路，類似於當年多寶獸一轉身，把周易青從迦藍星送回烈火星域，那種空間逆轉神通，郭正陽也可以靠着陣法做到，就是消耗太大了，他對班若青兩人施展如此手段，幾乎等於一個小螞蟻撬翻了地球，只送走一個班若青，一身修為直接耗空九成，送走班若青后他消失，就是在煉化運轉左右一些仙植，煉製成恢復藥物補充修為。　　而一身修為還沒恢復多少，又不得不快速送走另一個。　　現在，現在他修為都不足以在施展那種手段了，那種手段，比直接斬殺一個真仙消耗都更大的多。　　所以唯一問題就是，值不值？　　如果真開了殺戒，就是不死不休了，只是為了償還�岷：桶茬�的護法之情，值不值得徹底得罪湯氏和弈星宮，被他們不死不休追殺？　　停頓一個呼吸都不到的時間，郭正陽才伸手一抓，對着那不知名種族仙人下了殺手。　　還有什麼值不值的？　　沒聽班若青所說，就算他現在放了湯景秀抽身離去，對方也會天涯海角不間斷追殺他？　　一抓之下，那還在驚駭莫名的不知名種族真仙，突兀的就一分為四，分離崩裂的肉身之後，才隱約可見一縷呈十字的輕風拂過。　　就是這一縷看上去再正常不過的微風，瞬間秒殺一個真仙初期。　　但等那真仙分屍慘死時，郭正陽的身子也驟然跌落，重重跌下高空。　　“郭兄？”　　“郭兄，你怎麼了？”　　……　　見狀，�岷０茬�等人也紛紛大驚，急急趕來，郭正陽卻虛弱的一擺手，“快，最多十幾個呼吸，就會有人趕來。”　　�岷０茬�再次大驚，毫不猶豫轉頭，以最快的速度收攏眾多門人。　　而郭正陽周邊也浮現一縷縷青霧，快速向他體內湧入，十個呼吸，虛弱到極點的郭正陽才恢復了幾許生氣，安琥�岷Ｒ倉沼詘閹�有宗門仙人全部收入仙府。　　“走！”　　郭正陽一閃身，抓着仙府把兩人也收進去，轉瞬消失。　　他消失的一瞬間，又是兩道身影疾馳而來。　　“景秀？”　　“嘶，這是弈星宮令吉？死了？”　　……　　前來的兩道身影全都是人族仙人，一中一青，青年仙人剛來這裏，就急忙驚呼着撲向渾身炸裂出一道道血洞，不斷向外溢血，慘叫聲幾乎慘絕人寰的湯景秀，另一个中年仙人卻是看着被分屍的那個弈星宮仙人，滿眼驚駭。

# 第四百八十章 我一定替你討個公道

　　“好傢伙，竟然有人在景秀體內布下了一座劍陣……九九八十一柄細如髮絲的無形飛劍，只要景秀一運轉修為，就會觸動劍陣，就連外人散發仙力進去，一樣會觸發劍陣，到時這些劍陣就會隨着景秀的血管脈絡不斷散發劍意，肆意摧毀她體內一切，好傢伙，真歹毒。”　　郭正陽臨走前，已經沒時間再殺湯景秀，因為他剛消失，兩個湯景秀搬來的救兵就到了現場，只是毫釐之差而已。　　也是因為湯景秀周身不斷溢出鮮血，一直承受着非人的折磨，讓她痛不欲生，所以兩個新來的人族真仙反而也沒辦法捨棄湯景秀再去追殺郭正陽，不得不留下來照看湯景秀。　　結果幾十個呼吸后，那青年仙人查看不出頭緒，他只知道自己仙力一探入湯景秀體內，就會讓湯景秀的痛苦更加深數倍，無奈之下只能急的在一旁亂轉，任由和他一起來的中年仙人探索。　　而那中年仙人在探索幾次后，才忍不住臉色發白的感慨。　　感慨於在湯景秀體內布下這劍陣的傢伙的心狠手辣。　　“怎麼會這樣？那我們現在怎麼辦？”隨着中年仙人感慨，青年仙人也臉色大變，看他焦急心疼的樣子，似乎也能看出這青年是真的喜歡關心湯景秀。　　“想讓她減輕痛苦，最快最直接，讓她散去一身修為，不是說讓她自毀靈海，只是讓靈海內所有仙識抽空，處於虛弱狀態，以後再想其他辦法。”　　中年仙人眼光見識似乎也不錯，很快給出結論。　　隨着這句話，一直在慘嚎的湯景秀倒是馬上明白了，急急忙忙散去靈海內的修為，結果等一身修為枯竭，體內再無絲毫仙識，湯景秀才終於止住慘叫，原本都扭曲萬分的俏臉也恢復一絲平緩。　　“景秀，是誰？誰敢這樣對你？”　　直到這時，那青年仙人才激動的開口，聽那口氣，似乎是恨不得把誰給碎屍萬段都不能解氣的。　　不過面對這追問，湯景秀並沒有回答，只是在弱弱喘息。　　“弈星宮有人來過……”中年仙人這才也看向不遠處，被分屍成四段的某仙人遺體，弈星宮也是四品宗門，而且是毗鄰湯氏的一個四品宗門，宗內十二個真仙，那死掉的令吉就是其中之一。　　飛影國或者整個玉守大陸，一個宗門或家族是幾品勢力，主要是看能否完成規定的考核，但有時候某些仙人數量的多寡，也能大致看出其品級範圍。　　比如一品勢力，幾乎就是沒有靈仙大圓滿，只有一些靈仙前中後期組成，而二品勢力，基本都擁有幾個或者十幾個，甚至三四十個靈仙大圓滿。　　三品勢力，通常情況下靈仙大圓滿都是在百人以上。　　一等有了真仙，哪怕只有一個真仙初期，基本就可以嘗試去衝擊四品勢力了。　　不過四品勢力中，強弱差距一樣很大，你有一兩個真仙，或者二三十個真仙，基本都是四品勢力，只有宗內有近百真仙，或者有好幾個真仙大圓滿坐鎮的勢力，才是五品勢力劃分水準。　　至於六品，往往真仙大圓滿都至少十個左右，所有真仙數量加起來也有數百個或更多。　　眼下的兩人出身飛仙宗，而飛仙宗、湯氏、弈星宮、莫伊氏等四品勢力，強弱差距一樣很大，人數最少的是湯氏，只有四大真仙，不過湯氏並不算特別弱，湯氏家主及其夫人全是真仙後期。　　有這兩個在，幾乎隨便一個都能比得上八九個真仙中期。　　所以哪怕弈星宮有12名真仙，但因為只有一個真仙後期巔峰，其整體實力並不比湯氏強多少。　　飛仙宗則更強些，三大真仙後期坐鎮，此外還有二十二個真仙初中期，但這樣的武力，一樣不敢輕視湯氏，畢竟大宗門也有大宗門的難處，人多了，容易派系林立。　　所以身為湯氏家主及其夫人心頭肉的湯景秀，不止是因為其自身美貌才引來了那麼多人追逐，其背後的力量一樣是引人覬覦的原因之一。　　或許也只有統轄湯氏、飛仙宗等眾四品宗門的五品勢力護夕宗內，某位權勢長老之子一力追求湯景秀，才沒有太看重湯氏武力，只是看中她美色吧。　　而中年在看到弈星宮令吉的屍首時，眼中的確帶着濃濃的驚愕，這不是驚愕於弈星宮會有人比他們先來，而是驚愕於弈星宮來人的話，必然不會是令吉一個過來吧？令吉不是人族，弈星宮內追求湯景秀的也並不是令吉，而是其宗主之子班若青。　　所以弈星宮若來人，應該是班若青和令吉等人一起來吧？　　但現在這裏只有令吉的屍體，班若青呢？他們感應到湯景秀救助，也不過是一兩刻時間前，弈星宮來人最多比他們快幾十或幾百個呼吸，難道之前讓湯景秀求助的，還在她體內下了那劍陣的傢伙，能在那麼短時間里幹掉了班若青等多名真仙？　　“之前是班若青和令吉，還有天炎族炎烈三個一起來的，我不知道那個人施展了什麼手段，反正班若青和炎烈都莫名其妙消失了，而令吉則被他擊殺，不過他在讓班若青和炎烈消失，以及殺了令吉后，自身也受創不輕。”中年仙人還在疑惑，緩緩喘息幾口后的湯景秀才終於開了口，不過在吃力的講出這段話時，湯景秀一雙秀美的美眸里，卻漸漸展露出深邃到刻骨銘心的仇恨之意。　　不說郭正陽阻止她斬殺定海宗餘孽，就只衝那位奪了她本命仙器讓她丟掉半條命，還有在她體內布下那劍陣，讓她吃了那麼大苦頭，這麼大的虧，從她出生到現在都沒吃過呢。　　“班若青？那個廢物，他都來了竟然還讓景秀你吃這麼大苦頭，該死。”隨着湯景秀的話，中年仙人頓時輕鬆了不少，看來事情並不是他想的那樣，那個未知對手並沒有在短時間就斬殺好幾個真仙的實力，而青年仙人則是震怒不已的破口大罵。　　罵聲里，湯景秀倒是在臉上閃過一絲激動，剛想說什麼時，中年仙人就猛地看向後方。　　十來個呼吸，兩道身影就從遠方飛遁而來，正是班若青和炎烈。　　看到是這兩位，中年仙人先是靜靜盯着兩人看了幾個呼吸，才徹底輕鬆了。　　這兩位根本連傷都沒受，氣息還都在巔峰狀態，看來之前在戰場中，那個對手把他們搞的消失，只是類似於把他們送走了，而送走兩個仙人，又殺了一個還不到真仙初期巔峰的令吉，那對手就也受創不輕，這實力，並不可怕，應該只是真仙初期或者中期的實力，只是手中有些特別手段需要人提放。　　眼眸深處閃過一縷精光，中年仙人才哈哈大笑，“景秀，我和你父親相識一場，你也算是我從小看着長大的，今天這事你放心，我一定替你討個公道，那人肯定沒走遠，我這就去替你把他抓回來，任你處置。”　　笑了一聲，中年仙人才又看向和他一起趕來的青年仙人，“小九，景秀受傷不淺，你可要好好照顧好她，最好先把她送回湯氏，讓湯前輩出手，替她徹底解除體內禁制。”　　“奇師叔放心，我一定會護着景秀的。”小九也馬上點頭，點頭中，還對着趕來的班若青兩人瞪了一眼。　　不過這一眼，就不止有憤怒，更有一些得意了。大家都是競爭者，這一次卻是他河九和三師叔一起救了湯景秀，那位來得早，卻反而不止幫不上忙，還損失一位真仙，真是白忙了。　　“令吉師弟他……景秀？”　　中年仙人和河九言語間，趕回來的班若青兩個卻怒瞪雙目，先是看了眼被分屍的令吉，跟着班若青就快速閃身到了湯景秀身側，而炎烈則是滿臉陰沉的替令吉收屍。　　“你還有臉過來？來的那麼早，不止沒能救出景秀，讓景秀吃那麼大苦頭不說，還讓那人跑掉，真是廢物。”河九不等湯景秀開口，就大刺刺冷眼嘲諷，一句話就讓班若青一張帥氣的臉孔漲成了豬肝色。　　“河九，不怪若青，是那傢伙手段太奇詭。”湯景秀這時才勉強一笑，沖班若青笑笑。　　班若青頓時連連點頭，“是太詭異了，那位不知道施展了什麼手段，點了我一下，就把我送回了名豐城，連炎烈也是如此。”　　解釋一句，他才又馬上陰森的道，“不過景秀你放心，就算走遍整個玉守大陸，我也一定要把那賊子活捉回來，好讓你出氣。”　　“說的倒是好聽……”河九一聽，心下也是一驚，那位對手什麼手段？點了班若青一下，把他從定海城送到了名豐城？那可是相隔幾千光里的兩座城池啊，但驚歸驚，他依舊不會放過如此大好機會貶低情敵。　　班若青臉色也又難看了許多，就是剛想再說什麼，在場眾人又紛紛看向後方遠處。　　這一次，卻又是七八道身影分成三波遠遁而來。　　這些身影里不全是人族，但遁行在最前方的都是人族，還各個都是或清秀或帥氣的美男子一類，身影們剛一出現，為首的幾位就紛紛驚呼着景秀的名字趕了過來。　　湯景秀眼中深處一直充盈的恨意，也在這一刻終於化為驚喜。　　這麼多真仙前來，那個郭正陽就算先走了片刻，也絕對插翅難逃吧，而且就算到現在，這也不是她所有追求者都來了。　　至少五品宗門護夕宗那位權勢長老之子還沒來了，雖然她最討厭的就是那位，否則以對方五品宗門的背景地位，也根本不用選了，但此刻若是那位來了，追殺郭正陽的把握也無疑更大了幾倍不止。　　驚喜中，湯景秀剛想揚起身子去迎接下來者，卻動了下嬌軀，就猛地一翻白眼暈了過去。　　“景秀？”　　“該死，是誰把景秀傷成這樣？我一定要他碎屍萬段，再抓住他的殘魂折辱萬年，讓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　　湯景秀一暈，尤其是直到現在這位景秀仙子都是滿身血污，氣息萎靡的幾乎和死人差不多，一群護花使者才紛紛大怒。

# 第四百八十一章 劫殺意念

　　“一個二品勢力，是統轄十個左右小行星系的範圍，長寬各兩三千光里範圍，三品勢力的統治範圍基本是二品勢力的十倍左右，而四品勢力又是三品勢力的十倍左右，湯氏，湯氏麾下領土就是千個小行星系左右，長寬各二三十萬光里，不過這一次，回來追殺我的不止是湯氏，還有湯景秀的護花使者們。想要安全離開，只有徹底離開湯氏之上的五品勢力護夕宗疆域範圍，才算安全。”　　“五品勢力護夕宗的統治疆土，基本是一萬左右小行星系，快接近凡界一個小星域了。我只要一路向西，沿着飛影國和萬林國交界線逃，想離開這裏也並不難。”　　……　　幾百個呼吸后，靠着瞬間移動一直閃爍在仙界領空，郭正陽已經在逃遁中徹底恢復了一身修為，像是他這樣的恢復力，一旦傳出去恐怕又會讓無數仙人驚得瞠目結舌。　　而此刻的郭正陽對於怎麼逃，一樣有着很清晰的打算。　　他不敢把自己的速度發揮到極限，因為一旦發揮到極限的話，引起的空間波動太大，必然會驚動那些追殺者，但就算在施展瞬間移動時還要顧及隱蔽性，他的速度一樣很快很快，快的嚇人。　　正常靈仙後期，持續飛遁中保持一倍光速就不錯了，靈仙中期想保持一倍光速，則必須要極為擅長遁術，或者有獨特手段輔助才能做到，比如之前青海和安琥帶着他趕往定海城時，那兩位一个中期一個後期一直保持一倍光速飛行，其中�岷Ｊ鞘粲謖�常狀態，而安琥則是擁有着讓普通靈仙中期難以望其項背的速度優勢，才能做到那些。　　不過仙界仙人間差距極大，靈仙後期能保持一倍光速，靈仙大圓滿基本都能輕鬆御使九倍光速，真仙初期就是八十一倍光速，是一個呼吸0.8光里的速度，真仙中期七百多倍光速，一個呼吸就能遁行七八光里，真仙後期速度更會快上八九倍，一個呼吸就能越過五六十光里。　　這種速度下，一個真仙初期全力飛遁也需要兩三天時間，才能從五品勢力護夕宗疆域西部抵達東部，直線穿透一次。　　而郭正陽自己雖然只是初入靈仙境，但他靈海面積卻和靈仙中期差不多，再靠着圓滿的空間意志，還有一身鬼神莫測的陣法造詣等等，在飛遁中都可以調動之力輔助自己遁行，那他就算不敢保持急速趕路，一個呼吸也能輕鬆越過一兩光里，比真仙初期的速度都更恐怖。而一旦達到極速的話，他也絕對可以施展出能和真仙中期比肩的速度。　　就是後方有眾多追殺者的情況下，他不敢那麼做。　　可即便如此，幾百個呼吸后郭正陽已經飛躍近千光里，快要離開定海宗範圍了，按照這速度，只要不遇到意外，他只需要仙界一天多，凡界六七十個小時左右，就能離開安全離開。　　當然，這也幸虧是他帶路，否則若是�岷５熱舜�路，速度至少得是他百倍以上，就算毫無阻攔，也要幾百天才能走那麼遠。　　身子不斷在虛空中閃爍，一次跳過一兩光里，過程里也小心翼翼遮掩着空間波動，務求不引人注意，郭正陽在持續的逃遁中，又逃了幾十個呼吸，突然就感應到後方有一股股龐大的威壓掃下。　　他這才苦笑一聲，身子出現在一顆大樹下，身軀也化為透明。　　剛才那一切，看來還真只是理想狀態了……　　“那小子，實力應該介於真仙初期和中期之間，但手段卻很詭異，大家記住，只要發現他就立刻傳訊，除了真仙後期，千萬別和他單獨廝殺。”　　“奇前輩放心，咱們會小心的，哈哈，咱們可不想落得班兄那樣下場！”　　“你？”　　“算了，別和他計較，我已經通知了父親大人，令吉隕落，我弈星宮就算傾盡全力，也要把那小子拿下。”　　“哈哈，等你弈星宮其他人趕來，那小子早就落入咱們手中，哪還需要勞煩班宗主……”　　……　　郭正陽隱身在樹下時，一股股龐大仙識也從他身邊掃過，包括從他軀體上掃過。　　這些仙人哪怕在郭正陽身上掃過，都沒人發現他的存在，但郭正陽卻清晰分辨出這是五個真仙！　　而且五個真仙還在隨後又分成了三波。　　其中那奇前輩是獨自一人上路，剩餘四個則兩兩而行，其中一對還是郭正陽認識的，弈星宮班若青以及那天炎族仙人，另一波他不認識，但靠氣息感應，也能感應出那兩個可能都是在真仙中期，兩個也全是人族。　　“咦？”五個真仙一分為三，就在郭正陽附近又分散向三個方向趕路，郭正陽自己也打算在他們離去后再悄悄趕路。　　但沒想到還在等待中，郭正陽卻猛地一驚，愕然看向自己西南方，略指向萬林國的方向。　　只因為，劫殺意念出現了！！　　他真的沒想到劫殺意念會在這時候出現，這玩意有多久沒出現了？其實自從他脫離地球以後，基本就沒遇到過幾次，主要就是郭正陽在修鍊中，遭遇的人並不多，走的地方也不算多，後來靠着靈時府，在裏面鑽研各種典籍，更是一呆十幾萬年基本足不出戶，那就更不可能遇到劫殺意念了。　　所以在劫殺意念突然蹦出來時，郭正陽還以為是自己出現了幻覺了，畢竟在他印象中，這東西可是十幾萬年都沒出現過了。　　不過愕然一個呼吸，郭正陽才又馬上興奮起來。　　劫殺意念出現，目標還是一個真仙中期，是在仙界出現的！　　這說明那個目標中的真仙中期，會在未來幾個小時候或幾十個小時內，遇到大機緣？一個真仙中期的機緣？　　原本郭正陽只是想平平穩穩，先帶着�岷５熱稅踩�離開這裏就行，可現在他卻心動了。　　心動中又停了幾個呼吸，等分成三波的仙人都在感應中消失，連那劫殺目標也消失后，郭正陽才毫不猶豫就朝着目標消失的方向趕去。　　真仙中期的機緣，想一想就讓人心跳啊！　　……　　“那個傢伙到底跑哪裡去了？怎麼還沒絲毫髮現。”　　“瑜兒，這個你可不用擔心，從之前景秀仙子和班若青等人講述的情況來判斷，那人實力是在真仙初期巔峰，或者真仙中期，這樣的實力單獨對上咱們任何一人都不佔優勢，而他雖然提前逃遁了片刻，但他若是為了遮掩氣息小心翼翼逃亡，必然會牽連的速度大跌，遠不及我等，若是他不顧一切全力逃遁，也必然會引起極大動靜，剛才咱們是由奇前輩帶着趕路，而奇前輩是真仙後期巔峰，若是周邊有大法力波動，必然瞞不過奇前輩的感應，奇前輩沒發現不妥，那就是說那位姓郭的在小心翼翼遮掩氣息逃亡，他必然就在附近一帶。只要咱們細心一些，肯定能有發現。”　　“希望如此吧，不過該死，我一接到景秀的求助，就馬上和你一起趕了過來，沒想到還是慢了這麼多，白白讓河九撿了個大便宜，這一次是河九和姓奇的在最危險的時候把景秀救了下來，現在也是河九那小子送了景秀回湯氏……晚了一步，真太便宜河九了。如果我早來一步，哪還有河九什麼事。”　　“瑜兒，不可輕敵，雖然那姓郭的實力只在真仙初中期，咱們是兩個真仙中期，但看之前班若青，他們實力也不弱，卻吃了那麼大虧。”　　“哈哈，這個經叔叔盡可放心，那姓郭的一直藏頭露尾也就罷了，只要他被我找到，我一定把他活捉起來送去湯氏，但就怕他藏得太深，畢竟咱們莫伊氏可不是弈星宮那幫廢物，就算不說我，有經叔叔在，只要發現他就沒他跑的。”　　……　　和飛仙宗奇姓仙人以及弈星宮班若青等人分開后，兩名人族仙人直朝着萬林國方向飛掠而下，沿途更是散發出仙識細細搜尋。　　而在搜尋中，面對身側中年仙人略帶謹慎的話語勸告，那青年仙人卻是毫不在意，更在言語間極盡鄙夷。　　不止沒把郭正陽放在心上，就是和他一起出來追殺的弈星宮眾仙，一樣鄙夷的厲害。　　說的也是，不提弈星宮只有12名真仙，而他們莫伊氏則足有16名真仙，就是單獨提到實力，莫伊氏不管是在凡界時，還是在仙界都是獨霸一方的強者。　　比如莫伊瑜身側的莫伊經，是凡界飛升者，更是當代莫伊氏家主的親兒子，而且這還是莫伊氏當代家主在凡界生下莫伊經，飛升之後在仙界創立莫伊氏，而凡界的一眾子孫，又有莫伊經等四人飛升。　　這種概率絕對是極為稀有的，拿湯氏來說，家主夫人也是湯氏家主飛升后才找的飛升者道侶，而湯家四名真仙，除了湯家家主以及其夫人外，剩下就是一個湯景秀，仙界仙脈族，另一個則是一個飛升者娶了那位家主在仙界的某個女兒，入贅湯氏。　　所以嚴格說起來，湯氏只有湯家家主是姓湯的飛升者，但莫伊氏除了老祖之外，還有四個是從凡界飛升的莫伊氏子孫，飛升后歷盡千萬年才尋到老祖，重新入門，而莫伊家仙脈族真仙也還有三個，其他才是入贅莫伊氏的。　　這就已經看出莫伊氏的實力有多恐怖了，在附近一帶眾多四品勢力里，莫伊氏不是人數最多的，但提到威懾力，絕對是最強者之一。而莫伊瑜，在莫伊老祖眾多出眾子孫內，隱隱被立為少主，包括他幾個從凡界飛升的叔叔輩，都被他壓了下去……可想而知這是什麼樣的條件，才能讓莫伊瑜走到這一步的。　　就算在平時，莫伊瑜也從沒把弈星宮班若青等放在心上，現在看到自己晚來一步，被飛仙宮河九佔了大便宜，而來的最早的班若青反而出了大丑，他也就更看不起飛仙宮那幫人了。　　只不過大氣四溢的話語中，一直在細心搜尋左右的莫伊瑜以及莫伊經，卻根本不知道他們要搜尋的目標就正一直小心翼翼跟在他們身後遁行。　　他們是追殺者，和眾多真仙一起出來追殺郭正陽，但這一刻，卻早已不知不覺成了別人的獵物。

# 第四百八十二章 擊殺

　　“兩個真仙中期，其中那個莫伊瑜是目標，莫伊經並不是，那難道說若沒有我干預，這兩個一直在一起行動的仙人，在後面會分散開？只有莫伊瑜得到了機緣？”　　暗中跟着莫伊氏兩人，因為前方兩人言談並沒有遮掩，所以郭正陽也清晰聽到了他們的對話，得知了這兩位是莫伊氏內的真仙中期強者，不過讓郭正陽疑惑的是，兩人里只有那個較為年輕的莫伊瑜是劫殺目標，而這兩人卻在一起尋找他的下落，看來這兩位會在隨後分開？　　不過這也不一定，也可能是兩人發現了同一件珍寶，然後莫伊經大方的只讓莫伊瑜收取……　　想到這個可能郭正陽才皺起了眉，他該怎麼下手？　　對於這兩位要追殺他的仙人，郭正陽下手劫殺絕對沒有絲毫顧慮，唯一的難題就是，兩個真仙中期，他的實力可沒辦法做到毫無壓力的吃下。　　他現在的實力，因為自身修為有限，能調動的天地之力也有極限，若是對上一個真仙初期，能比較輕鬆的擊敗，但對上一個真仙中期，就可能會糾纏一陣子，還不一定能斬殺，對上兩個，麻煩會很大。　　更別提只要他和這兩位陷入持久戰，那麼對方一旦發現不對，必然會呼喚幫手，這一帶可不只有這兩個追殺他的仙人。　　一旦郭正陽無法做到速戰速決，這兩位又發現拿不下他，呼喚之前分開的奇姓仙人還有班若青幾個，郭正陽恐怕還是只能逃。　　所以劫殺的話必須要速戰速決！　　但速戰速決？難道再施展類似空間逆流的神通，把莫伊經先送走，等剩下莫伊瑜一個時，再全力擊殺？　　這個，他送走一個真仙中期，自身修為一下子就會消耗八九成，那剩下的若是全力爆發，可以擊殺初入真仙境的強者，因為初入真仙境不久，還未到初期巔峰的，其實修為並不比靈仙大圓滿強太多，所以之前他才能在近乎油盡燈枯時，還能快速擊殺弈星宮的令吉。　　可這裏的兩個，全都是真仙中期巔峰！　　“還是嘗試用陣法分開他們，我最擅長的就是陣法禁制，而且我現在布施陣法，並不需要再提前拿出陣基勾畫布施，只需要輕微改善左右天地環境，就能讓天地形成自然奇陣，做的小心一些，布施一座幻陣對付他們兩個，讓他們自然分開，再單獨對莫伊瑜下手。這不一定能成功，他們也有可能在我布陣時發現異動，那就會發現我，但這個可能性並不大，值得試一試，大不了失敗，我再逃了就是。”　　盯着前方兩道身影又一次思索，郭正陽也很快下定了主意。　　直接出去面對兩個真仙中期不合適，用特殊手段神通先把一人送走，再全力對付另一個，也不大合適，把握不大，那就用幻陣迷惑，讓他們分隔開。　　陣法一道，最初的發展，修士不只需要尋找各種陣基靈物，還要刻意尋找適合的天地環境，等陣法繼續發展，就已經可以不局限於環境，任何環境都可以布施你想要的陣法，只需要有陣基靈物就行，再發展，陣法一道更已經可以不局限於空間，方寸之地就能布施無數陣法。　　而郭正陽現在更是把陣法一道發展到了極限，他現在布陣，都不需要什麼支撐陣法的陣基靈物了，只需要意念一動，分析出左右天地特性，然後稍微做些修改，就可以讓天地自動營造出各種所需殺機，自從運轉。　　更能篡改的無影無形，悄無聲息。　　不過這種篡改也只能在一定範圍能做到無影無形，若是對方修為太高，也未必不能發現天地的細微變化。　　所以他也不確定，自己能不能瞞過前面兩個真仙中期的耳目感應，畢竟他們本就在細細搜尋左右，只要左右稍微有些風吹草動，恐怕就會驚動他們。　　但現在他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只能試一試，靠着自己在陣法造詣上的精通，嘗試一下，就算在布陣過程中的天地小動靜被發現，他大不了就是逃，等等再繼續現身追蹤。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在繼續追蹤中果斷出手，而他的出手也小心到了極限。　　一陣類似於自然的輕風吹過，左右天地里需要作出的改造，就在這自然風勢里悄無聲息變化。　　又或者天空上偶爾飄來一團白雲，看似和自然雲朵毫無差別，實際上卻是他操控天地凝結，改善左右天地結構的。　　他做着，前方兩個真仙中期卻一直在移動，所以在隨後郭正陽無奈的發現，自己明明已經快布施好了，可目標卻已經遠離了陣法能影響的範圍，不得不放棄這裏的改造，繼續追上去。　　連續失敗兩次，郭正陽都有些鬱悶，但同樣有很多驚喜，畢竟就算失敗了兩次，可每次小動作，前面兩個真仙中期都沒發現絲毫異常，這也本就是一次次勝利。　　這讓他很驚喜，照這形勢，那就算自己屢屢失敗，可堅持下去，總有成功的時候，畢竟他們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移動。　　不過在第三次布陣之前，郭正陽還是又頓了下，他不能等機會，要主動創造機會才是。　　所以在第三次布陣，眼看對方兩個又快要在陣法成型前離開時，郭正陽就又操控一處天地，驀地在莫伊經的搜尋中，極輕微的暴露了些不尋常。　　那就是製造一個假象，在那裡搞些小動作，讓莫伊經誤以為有了發現……　　一個誘餌，莫伊經果然中計，沒有急着離開，停下來重新搜索，這次搜尋莫伊經更不止是探出仙識搜尋，還主動在之前郭正陽搞小動作的地方放出仙器絞殺，但那也肯定只是百忙一場。　　而這一次，郭正陽也終於在莫伊經第二次細細搜尋中，徹底完成了幻陣的布施。　　“走，不是那姓郭的，是一隻妖獸。”　　郭正陽製造的小動作也是盡善盡美，就是在莫伊經掃過的時候，從左右轉移來一隻妖獸，偶爾綻放一絲生命氣息，又馬上收斂讓他搜尋不到。　　直到他第二次搜尋，更用仙器地毯式絞殺時，才把那妖獸送到他仙器下被誅殺。　　看到只是殺了一隻在仙界土生土長的妖獸，莫伊經才鬱悶的對莫伊瑜招手，繼續向前趕路。　　只不過這一次莫伊經在走出去后，明眼看着他是向前方還未探索的地方趕去，實際上他卻又在走出半光里后，驀地轉了個彎，就在當地打轉。　　而他本人也還沒發現不妥。　　至於莫伊瑜，則是在走出一陣子后，又折返了回來。　　兩個莫伊氏真仙，在此刻分散的也並不算很開，只是相隔一光里左右，對於一個呼吸就能飛遁七八光里的真仙中期巔峰，這根本不算距離，但這已經足夠了，因為他們深陷幻陣之中！！　　郭正陽長長輸了一口氣。　　眼中興奮的同時，卻也殺機四溢。　　再次操控左右天地，彙集調動大量天地之力，最後凝聚成一束陽光，一束外觀看上去就和普通陽光一般無二的光線，郭正陽才把這絲光線藏入正常光線，對着莫伊瑜就照射了下去。　　莫伊瑜，卻也在光線降臨中突然抬頭，滿眼茫然看着空蕩蕩的天空，一頭霧水。　　就是在疑惑中，那一束光線才降臨到身上。　　噗～　　很輕微的響動，莫伊瑜體外防禦光澤瞬間融化，不過融化的剎那，一直茫然不已的莫伊瑜也臉色大變，竟是馬上又重新撐起一層防禦光澤，把整個人隱藏其中，更是揮手放出一顆星球，無限壯大，星球在壯大的過程里，當地環境也直接變成了一片茫茫太空，整個太空左右全是死寂和黑暗，只有這一顆星球上充滿生機光明。　　“經叔，快動手，那小子竟然還敢主動暗算……經叔？”　　哪怕是被暗算，莫伊瑜的反應也快到了極點，不止在被暗算中並沒吃太大虧，更主動對着左側虛空低呼。　　就是呼聲響起一半，他才愕然呆立，莫伊經呢？不知不覺深入幻陣，莫伊瑜所看所感應到的世界，其實還是他和莫伊經結伴而行，在搜索左右，但自從那星球型仙器出現后，改造周邊半光里左右的天地時，才被他發現原本站在他左側不遠處的莫伊經消失的無影無蹤。　　“又是一件造物仙寶，不知道祭戀到什麼程度了，不過他只是真仙中期，這造物仙寶最多只是下品吧。”　　莫伊經愕然中，郭正陽倒饒有興趣的在數光裡外看着演化星空的莫伊瑜，多看了兩眼，才再無保留，一捏法決，數千光裡外之地，大片大片天地之力被調動，一揮劍指，郭正陽身前驟然浮現一柄無影仙劍，噗的一聲刺入莫伊瑜創造的造物仙寶中，也就是那片被演化成凡界星空的數光里之地，咔咔咔的一片碎裂聲，那片世界直接被一劍斬碎。　　莫伊瑜面色發白中，周邊天地恢復正常形態，郭正陽才又催動極遠處天地之力瘋狂運轉，把上千光裡外大片仙界天地震顫的犹如大地震中的普通房屋，轟隆隆調動無儘力量匯入自己御使的仙器內，圓滿劍意全力催發，所有力量都匯聚在一線，那原本的無影仙劍，也在承載了無儘力量后，嗡的一聲浮現，顯出金燦燦的身影，仿若一道不可直視的毒辣日光，緩慢直刺莫伊瑜。　　但劍體還未到莫伊瑜身前，距離莫伊瑜還有數百米，郭正陽就臉色一白，張口噴出一口血箭，金燦燦的劍器也驟然停止前行，但在數百米外，莫伊瑜體外防禦光澤已經被無窮凶煞劍意一擊潰散。　　在對面驚駭莫名時，郭正陽也快速調來一捧細雨融入自身，再次催動劍器撲殺。　　劍器緩慢而充滿威壓的碾壓下，莫伊瑜逃，卻無路可逃，他逃來逃去都是在原地轉圈，逃亡的過程里，更是不斷拿出各種寶物禦敵，防禦仙器，撐起來就碎，碎裂在緩慢前行的劍器劍意之下，攻擊器物，御使出來剛飛出手中就也直接被碾碎。　　在這把緩慢而穩定前行的劍器下，其所攜帶出來的氣勢才是真正的無堅不摧，無物不破。　　直到幾個呼吸后，莫伊瑜也才眼睜睜看着那煌煌劍器直刺入他額頭。　　過程里，郭正陽也連連噴出三四道血箭，劍器也停頓了三四次，每一次停頓時，郭正陽的狀態都虛弱到了極限，這時候恐怕隨便來一個靈仙，都有擊殺他的可能。　　但最終郭正陽還是在三四個呼吸后，瘋狂調集上千光裡外無窮天地之力，以無窮無盡的毀滅滅地之力，加上自身圓滿劍意絞殺，徹底擊殺了自己要獵殺的目標。　　一擊成功，在莫伊瑜屍體墜落時，郭正陽沒有立刻撲上去，他已經無力前撲，等在原地又恢復調養十幾個呼吸，他才閃身到莫伊瑜身前，快速吸納其體內席捲來的磅礴罪孽。　　沒時間立刻改造靈海，等吸納完灰氣罪孽后，郭正陽才又快速消失。　　直到這時，一光裡外，莫伊經依舊在暈頭轉向的轉圈子。　　而上千光裡外，一道道身影卻早已經被當地的大動靜驚動，全都快速急遁過去。

# 第四百八十三章 滅世一劍

　　“怎麼回事？”　　“嘶！！”　　……　　郭正陽調動天地之力的地方，就在定海城外，向西延伸出數百光里長，數十光里寬的地帶之外，此刻正有好幾道身影或前或后趕來。　　這些趕過來的也正是出身飛仙宗的奇姓仙人，出身弈星宮的班若青、炎烈，出身海天閣、語定宗等等四品勢力內的眾多真仙。　　這些人加起來，已經有了十多人，全是真仙修為，而十多個真仙之前就是沿着定海城方向向左右四方搜尋郭正陽的下落，在剛才感應到這一帶瘋狂的天地震動時，眾仙人才也紛紛趕了過來。　　就是此時看着定海宗城外的一片廢墟，所有真仙都是忍不住驚得目瞪口呆。　　這裏，眾人不久前都還見過，甚至路過過，到處都是一片華美的仙山仙林，景色秀美無雙，但此刻卻是山塌地陷，林崩圓毀，有的只是一片廢墟。　　甚至這長數百光里，寬數十光里之地，連仙氣都稀薄到了極點，此時左右更遠處的天地間，大量仙氣也正在瘋狂流動匯入此地，重新填補這一帶的虛空。　　突然間數百光里之地都被摧毀，摧毀的只剩下渣，這是發生了什麼事？十多個被此地情況驚動的真仙卻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全都茫然不解。　　有人在這裏大戰？　　不應該啊，按說他們這十多人是從四面八方趕過來的，幾乎無死角，若有人在這裏大戰，那他們趕來的時候，就算一個人發現不了，其他人也能發現，但沒人有什麼停留，都是差了幾個或十幾個呼吸就趕來，看來根本沒因為什麼事而受耽擱。　　沒人大戰，那此地……　　當然，若是在郭正陽施展那無堅不摧、無物不破的緩慢一劍時，有人在這裏，就會看到更驚駭的場景，那場景就是隨着郭正陽御使的劍器向前刺出，飛劍刺出幾米，這裏就會有以光里計的天地崩塌淪陷，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像是鏡子一樣碎裂消散，再憑空消失，包括仙氣也是如此。　　郭正陽御使的劍器刺出一米，就會有東西向幾十光里，南北向數十光里的天地全部被摧毀崩塌，所有力量全部憑空消失。　　郭正陽御使的劍器飛出幾百米，緩慢而穩定摧毀莫伊瑜拿出來的一件件仙器，這裏的天地就是從定海城外開始，一路向西，一切盡數崩滅，等那一劍真的誅殺莫伊瑜時，這裏的崩滅趨勢才也消散。　　如果有人看着郭正陽出劍，那麼只會看到郭正陽平平一劍刺出，莫伊瑜拿出什麼就被破滅什麼，那把劍器除了亮一點，刺眼一點，你在一旁根本感覺不到絲毫壓力，什麼都發現不了，如果有人當時只在這裏，看不到郭正陽出劍，也只會看到這裏的天地不斷崩滅，崩滅着劃出一道長數百光里的廢墟帶。　　只有將兩地景象同時收入眼中，才會看到那劍氣飛出一米，就會摧毀汲取另一地寬闊地帶一切事物，一切世界之力的滅世一劍。　　不過這裏的眾多真仙來的還是晚了，畢竟那一切只是發生在極短時間內，這裏的幾個真仙後期一感應到不對就全力飛遁過來，也根本沒來得及發現那滅世一劍。　　這時候，在場的十多位真仙有的只是驚駭，疑惑。　　摧毀一方天地，他們不是做不到，但就是幾個真仙後期心下估摸，自己應該也做不到在那麼短時間里，就把這麼寬闊的地帶一切都摧毀毀滅。　　疑惑的驚問幾句，卻沒人能給什麼答案。　　這時候眾人只能沉默，沉默着思索。　　沉默了幾十個呼吸，才突然又有人詫異的看向左右，看看各個方向停立的十多個仙人後，終於微微變了臉色。　　“莫伊氏那兩位道友呢？”　　“……”　　“是啊，莫伊經和莫伊瑜，可都是真仙中期強者，尤其莫伊瑜，雖然只是仙脈族，但那小子的修鍊天賦，簡直是變態，要不然也不會力壓莫伊氏好幾個飛升者晚輩，被老傢伙立為莫伊氏少主，他們不可能感應不到這裏的動靜吧？”　　“到底怎麼回事？”　　……　　有人發現莫伊氏叔侄兩個竟然沒回來，那難道是他們兩個已經走得太遠，沒感應到這裏的天地巨變？不可能，他們雖然應該走遠了，但這裏的天地巨變卻太強烈，真仙中期不可能感應不到。　　就彷彿一個地球上的普通人，雖然正常視力只能看清楚身側一百多米內的情況，但在你前方几十裡外，一座幾千米高的大山突然崩塌了，你能不能發現？你會不會感受到千米高大山崩塌墜落時，那天搖地晃的震顫？　　剛才他們也早走遠了，仙識感應範圍也早已感應不到這裏了，就是感覺出這裏的天地崩滅的大動靜才紛紛趕了回來查看的，他們既然能發現，莫伊氏兩個沒理由發現不了！！　　可他們十多人，六七股勢力中來的最晚的也回來一陣子了，怎麼莫伊氏還沒動靜？　　驚疑不定中，飛仙宮奇姓仙人才開口道，“跟我來，莫伊氏兩個是沿着創息山一路走向西南的。”　　話語落地，奇姓仙人更是率先飛遁，其他仙人見狀也紛紛跟了上去。　　幾十個呼吸后，正飛遁中的十多個真仙才紛紛止步，愕然看着前方，前方，莫伊經也正肆意搜索着左右，這種肆意搜索，不止是散發仙識，更不斷放出仙器攻殺左右，還邊搜邊大呼着莫伊瑜的名字。　　“經兄？”　　“怎麼回事？”　　……　　等十多個真仙里有人開口后，莫伊經才也停下動作，快速飛遁過來，臉色陰沉到了極點。　　“瑜兒不見了！就在我身邊，我帶着瑜兒一路向西南方、萬林國疆域搜尋，但走着走着，瑜兒突然就消失了。問題還不止是這些，關鍵是在瑜兒消失后，我才發現，自己至少有十來個呼吸時間，一直在一個地方原地打轉。”　　奇姓仙人和班若青等人頓時傻眼了。　　兩個真仙中期結伴而行，走着走着其中一個突然消失了？開玩笑吧？　　當然，這也不是不可能，至少在場的都知道，他們正追殺的郭正陽，有種奇怪的能力，只要指一下誰，就可以把人送到幾千光裡外，那你要是兩人結伴，郭正陽突然出現，把其中一人送到幾千光裡外，對於另一個人來說，看到的也會是同伴突然消失。　　可問題是，問題是莫伊經還說，等莫伊瑜消失后，他才發現自己之前至少十來個呼吸一直在原地打轉！！　　當在莫伊瑜消失之前，莫伊經卻以為自己一直在向前搜尋，都搜尋出了很遠，一個真仙中期，一個呼吸輕鬆能跨越七八光里的……　　所以這兩個問題加在一起，就嚴重多了！！　　不止是莫伊瑜憑空消失，等傻眼中的眾仙人又突然想起定海城外那被摧毀成渣的數百光里之地。奇姓仙人才突然皺眉看向莫伊經，“莫伊瑜是什麼時候消失的？”　　奇姓仙人突然發現問題有些大條了，或許他們正在追殺的郭正陽，並不只是一隻待宰的羔羊。　　而等莫伊經回答了一聲，奇姓仙人等又結合了一下自己感知的情況，就又有無數人驚得面色發白。　　同一時間，莫伊經像是中了幻術一樣，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原地打轉，而遠在千光里之外，一大片天地被徹底摧毀，莫伊瑜應該也是那個時間消失的吧？如果莫伊經是中了幻術，那他最後看到的莫伊瑜應該就是假象，真正的莫伊瑜，就是在他中幻術，定海城外天地被毀時消失的。　　這全部發生在同一時間？？　　所有人都驚得面色凄白，甚至有不少人都隱隱猜到了什麼。　　可這結果他們卻又有些不敢相信！　　“如果真是那姓郭的下的手，在不知不覺中讓經兄中了幻術，殺掉莫伊瑜，但他又怎麼可能在一千多裡外，摧毀那麼一大片天地？”　　“難道姓郭的身邊，不止他一個，而是還有真仙同伴？一個暗中埋伏，襲殺莫伊瑜，一個在定海城外搞出大動靜吸引咱們的注意力？”　　“不會吧，兩個？姓郭的還有幫手？可是，可是莫伊瑜可不是范范之輩，能在那麼短時間內被殺？”　　……　　一眾仙人，此刻全都被自己推測出來的結果驚得心驚肉跳，面沉如水。　　但就在眾人驚疑不定時，遠在此地數百光裡外，另一道身影卻是驚喜的不能自己。　　“只是殺了莫伊瑜一個，我的靈海竟然擴展了三倍？這也太誇張了，就算獵殺的修士或仙人修為越高，所能斬獲的罪孽就越多，但這一次，也太多了……我原本靈海就是能和靈仙中期媲美，現在一次自擴展三倍，那等我修鍊至巔峰時，也基本等於擁有正常靈仙中期四倍修為，比起靈仙後期，也快接近對方的一半大小了，這收穫，還真是恐怖啊。”　　殺了人就逃，終於在其他追殺者被各種他事吸引時，有了時間療傷和煉化新得的罪孽，但煉化的結果，真是讓郭正陽驚喜莫名。　　他早就知道斬殺的目標修為越高，所獲罪孽就越多，比如以前殺一個普通人，只能收穫一份罪孽，那些罪孽煉化進靈海，只能讓靈海擴展一個平方，殺一個真人境修士，能獲得一兩百份罪孽，能讓靈海擴展一兩百平米。　　但殺一個真仙中期，這收穫，好吧，郭正陽在飛升之前，靈海面積已經大的嚇死人，都應該用平方公里計算，是真正的汪洋大海，也很難再用普通数字形容。　　不過飛升后靈海仙化又縮小了不少，但剛飛升時和真仙中期相當的靈海，也至少有百萬平方公里，一次獵殺煉化，靈海面積暴增三倍左右，暴增幾百萬平方公里……　　這收穫，還真是讓他驚喜的幾乎歡呼起來。　　那個莫伊瑜還真是死的太值了，就算不提對方的機緣，只是這種修為暴增，一樣讓郭正陽喜到了極點。

# 第四百八十四章 小賊該死！！

　　逃遁匿藏，療傷，煉化罪孽擴展靈海，一串事情下來，郭正陽足足用了數百個呼吸才把局面穩住，不過在驚喜於靈海的瘋狂擴展時，他體內的傷勢也並沒有徹底恢復。　　他的傷勢是由於用力過度引起的，而且是一而再的持續脫力，在誅殺莫伊瑜的時候，差不過連續脫力三四次，每次都來不及休養就又拼了命繼續發力，堆積下來也算是不輕的傷勢了，這也看出了莫伊瑜的恐怖，別看郭正陽殺他的時候並不難，只是一劍刺出，停頓幾次后就斬殺了目標。　　但這一劍已經是他全力施為，還不斷脫力，比較起來，之前被郭正陽所殺的弈星宮令吉，在莫伊瑜面前根本就是渣渣一樣的存在，不值一提，就是那個湯景秀，和莫伊瑜比起來一樣是天差地別。　　斬殺令吉和湯景秀，郭正陽根本不需要徹底吸空一大片天地之力，只需要在大片天地範圍，輕微調動一些天地之力凝聚起來就行，斬殺莫伊瑜，難度增加了可不只八九倍，而是幾十倍。　　以郭正陽推算，就算真的讓他去斬殺一個飛升者真仙中期，都應該比莫伊瑜容易的多。　　但不管怎麼說，莫伊瑜終歸還是難逃他滅世一劍，此刻已經被誅殺，接下去怎麼辦？他傷勢雖然沒全部恢復，但也恢復了七八成，此刻也還有七八成實力在身，若是逃亡的話，影響並不大。　　可他現在若直接向西逃竄的話，說不定逃着逃着，意念就會提示他來收穫機緣，那一個真仙中期的機緣，他捨得放棄么？如果不逃，在這裏等，等意念出現后收繳了機緣再走，那又需要等多少時間？　　其他什麼都不說，他現在已經殺了令吉和莫伊瑜，湯景秀也是重傷，體內還有他留下的劍陣禁制在，只要等上一刻，弈星宮、莫伊氏、湯氏內的眾多真仙恐怕就會傾巢而出，現在在定海城一帶，來追殺他的真仙還只是湯景秀的護花使者，雖然那也是出身好多個勢力的，但每個勢力基本也就是來上兩三人。　　可眼下有好幾個真仙或死或重傷，弈星宮那些勢力，必然會傾巢而出來報復的，畢竟就算是四品勢力，真仙也是很有限的，一個四品勢力往多了說，也就只有二三十真仙，隨便被他宰殺一個，都是足以肉疼的厲害。　　只要他等一陣子，在定海城附近追殺他的真仙，數量可能又會暴增幾倍，甚至更多的！　　此刻或許只有十幾個真仙在這裏追殺他，但等等，至少得有三四十真仙出現吧？　　擊殺一個莫伊瑜真仙中期，以有心算無心，他都付出了不小代價，若是真的被一大群真仙發現，圍困住，其中還有不少真仙後期，那危險係數也是成倍成倍暴增的。　　“逃！不能再在這裏呆了，先逃遠了再說，機緣這東西雖然貴重，但和小命相比還是太不重要了，還是先逃出去，等下弈星宮或者莫伊氏等傾巢出動時，一旦在這裏發現不了我，那也必然會追蹤，他們追蹤下去，就也會離開這裏，只要離開了，定海城一帶就又空了，把他們引走後若是有機會，我再折返回來收繳機緣，如果沒機會，大不了捨棄。”　　很快就下定了主意，郭正陽二話不說，直接就向西遁去。　　一個真仙中期的機緣，對於靈仙來說必然是很貴重的，郭正陽還真舍不得隨便放棄，但留在這裏等的話危險又太大，所以還是先逃再說，離得遠了，把追蹤者都吸引到遠處，他大不了再等意念提示着來收繳機緣時，再悄然折返就是了。　　當然，那也看情況，有機會他就折返，沒機會那就放棄，沒什麼好猶豫的。　　……　　“誰能告訴我，究竟發生了什麼事？？瑜兒怎麼會死？？”　　郭正陽選擇逃，更是在逃亡的初期，幾乎沒遇到絲毫障礙，他都已經感應不到身後有追殺者了，不過這也不奇怪，第一批趕過來的護花使者們，最多兩三人結伴，其中真仙後期更只有寥寥兩三人。　　但就是這樣彼此結伴的情況下，莫伊瑜和莫伊經一起動身，其中一個還在另一個眼皮子底下憑空消失，如此詭異情況，自然是嚇住了剩餘的追殺者，讓他們也不敢輕舉妄動了。　　這種情況足足持續了半刻，隨着一波12位仙人從遠處飛遁而來，一直聚集在定海城外那處廢墟地前的眾仙才紛紛被驚動，急忙迎了上去。　　就是剛迎接上去，新來的一夥仙人里，為首一名看上去五六十歲黑髮黑眼的矍鑠老者才怒喝一聲，絲毫不顧及在他面前的眾仙人也有不少其他大勢力的大人物，一身磅礴的威壓就犹如星海一樣碾壓而下，竟是當場壓得好幾個真仙中期都呼呼從空中墜落，狼狽跌下雲頭，癱在地上瑟瑟發抖。　　而毋庸置疑的是，這一次前來的正是莫伊氏內的眾多真仙，為首那黑髮黑眼的老者，正是莫伊氏當代家主莫伊空，不止是讓凡界的莫伊氏昌盛到極點，更是在仙界一手創立莫伊氏，從無到有，直到雄霸一方的四品勢力。　　一方霸主的威勢，外加修為已經是隱隱步入真仙大圓滿，半隻腳都垮了進去，已經比在場眾多仙人都強上一籌，更是攜帶滔天怒火而來，莫伊氏這位家主的凶威，在第一時間就展現的淋漓盡致。　　“空前輩息怒……”　　莫伊空怒火焚天，他身後一眾仙人一樣是各個面如萬年寒冰，青綠的嚇人，這種姿態下，就是同樣出身莫伊氏的莫伊經都不敢答話，只是也在莫伊空威壓下墜落雲端，癱在地上瑟瑟發抖，也只有出身弈星宮的奇姓仙人才尷尬的一抱拳，意圖勸說。　　“息怒？息個屁，你知不知道瑜兒是誰？他是我莫伊氏少主！是我莫伊氏未來！是誰？到底是誰殺了瑜兒？”莫伊空卻再次咆哮一聲，巨大的聲浪直從口中呼嘯而出，都吹的奇姓仙人也狼狽倒退好幾步，再不敢言語。　　不過眾人倒也理解莫伊空的盛怒。　　在仙界，飛升者和仙脈族亦或者下遺族，的確是有很大區別的，每一個飛升者都是在凡界歷經九死一生，從無數仙人中脫穎而出，幾乎每一個都曾經是縱橫一方的霸主，比較起出生就在仙界的仙脈族或者下遺族，起步相差何止千萬里？修鍊一道也更困難千萬倍，而一旦能飛升，那比起仙脈族或者下遺族也自然強橫的多。　　否則的話仙界也不會是飛升者佔據霸主地位，哪怕下遺族和仙脈族加起來，數量比飛升者多了百萬倍，可一樣無法撼動飛升者的霸主地位。　　如此情況下，莫伊氏內除了莫伊空之外還有四五個飛升者，四五個莫伊空曾經在凡界造出來的子孫，又能成功飛升，可面對那些飛升者子孫，莫伊瑜都能脫穎而出，被立為少主，那可絕對不是因為受到莫伊空疼愛就被立為少主那麼簡單的。　　而是他的確擁有連飛升者都忌憚無比的實力。　　簡單來說，莫伊空今年一萬三千多歲，才修鍊至真仙後期，除他之外，五個飛升者子孫包括莫伊經在內，修鍊到真仙時，基本也都是用了五六千年不等，這也都是指的仙界年。　　而莫伊瑜，從出生到修鍊至真仙，只用了兩千年！　　就算是修鍊至真仙中期巔峰，莫伊瑜如今也只有兩千六百多歲，那面對擁有兩萬年壽元的真仙來說，這真的是超級天才了。　　那也絕對是整個莫伊氏內，最有希望突破至仙君境的天才，不止是修鍊天賦強大，莫伊瑜就是在戰力上，一樣不輸於幾個飛升者的叔叔、侄孫等，大部分情況下，他一個仙脈族和飛升者身份的叔叔、侄孫等切磋，都能取得或大或小優勢。　　如此天才自然是整個莫伊氏的寶貝，說是莫伊氏的未來也不誇張，所以突然接到莫伊瑜死訊，莫伊空會如此震怒，絲毫不顧忌在場的有不少其他勢力強者，絲毫不顧及是他兒子的莫伊經，肆無忌憚的揮灑一身怒氣了。　　“說！！到底怎麼回事？瑜兒怎麼死的？”一口怒嘯吹得真仙後期的奇姓仙人踉蹌後退，莫伊空在隨後更一探右手，直接就把癱在地上發抖的莫伊經抓在手心，卡着這親兒子的脖頸怒吼，哪怕莫伊經在此刻都被抓的連連抖顫，面孔也扭曲成了一團，莫伊空卻依舊毫不在意，只是在肆意發泄怒氣。　　“父親……父親大人。”　　倒是莫伊空身後驀地遁出幾道身影，是其他四個從凡界飛升的莫伊氏子孫急忙勸阻。　　……　　“郭正陽？哪裡蹦出來的小子，敢對瑜兒下手，不管他逃到哪裡，我都要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小賊該死！！”　　……　　片刻后，依舊是定海城外，伴隨着一聲驚天動地的怒嘯，連定海城外無窮海面都被這怒嘯激起千重巨浪，莫伊空身側，卻是一道道狼狽逃遁的身影。　　不過這時候，定海城外的真仙，已經足有三十多人！　　最初接到湯景秀求助趕來的護花使者團，只有十多人，但莫伊瑜一死，驚動莫伊氏又來12人，這也不是莫伊氏舉族出動，莫伊氏公共有16真仙呢，不過雖然莫伊瑜的死訊給莫伊氏帶來震動極大，可也有兩個真仙並不在家族內，所以此刻在場的莫伊氏，加上莫伊經在內也只有13人。　　而在莫伊經等人解釋莫伊瑜的死訊時，弈星宮內9位真仙也紛紛抵達，這一個倒是舉宗傾巢而出了，除此之外，出身五品勢力護夕宗的某位權勢長老之子，也帶着四個真仙抵達。　　紛紛明白事情原委后，眾多後來者自然是心思各異，但莫伊空卻壓根沒在意在場其他人的心思，只是又一次仰天長嘯。

# 第四百八十五章 完全沒感覺

　　“已經一刻多了，也是地球上半個多小時時間，我都又遁行四五千光里了，怎麼還沒有人追上來？”飛影國南，再次從虛空中閃現，郭正陽看着左右依舊秀麗非凡的仙界景色，卻沒有急着再向前遁行，而是多少帶着詫異之色看向後方。　　自從傷勢恢復的七七八八，也煉化了新得的罪孽后，郭正陽就開始西逃，一開始沒再感應到背後追殺者的痕迹，他不奇怪，或許那幫人是被他獵殺莫伊瑜的行為嚇到了，暫時不敢輕舉妄動，但現在他已經又逃了一刻多時間，後方還是平平靜靜，就不得不讓郭正陽疑惑了。　　畢竟他還指望靠着自己把追殺者全部吸引的遠離定海城一帶，然後才好等意念出現時，再折返回去收穫機緣呢。　　不過很快郭正陽就又消失在了當地，他已經殺了兩個真仙，那幫人是肯定不可能就這麼算了的，所以就算現在還沒有追殺者出現，但那也是遲早的事，趁這機會還是儘快遠離吧，離開的越遠，等他們追上來時，他才能把這些人引得更遠，到時候自己再折返回去收穫機緣也就更輕鬆了。　　一次次憑空閃現，一個呼吸跳過一兩光里之地，等又向西方遁出幾十光里，郭正陽再次出現后，才突然止住前行的步子，而後身子快速虛化，化成一片透明色。　　幾乎是同時，自他前方也掃來幾道強橫的仙識……　　“師兄，咱們傳送到敏蓋城，再折回來搜索，有效果么？”　　“有沒有效果誰也不知道，但咱們現在只能碰運氣。”　　“說的也是，不過師兄，那個姓郭的現在是闖了潑天大禍，竟然殺了弈星宮令吉和莫伊氏莫伊瑜，搞的那兩邊幾乎傾巢而出，他只要不傻，肯定是想盡辦法逃竄，要我說那邊實力到底怎麼樣，是真仙初期還是中期，又或者是一個真仙還是兩個，咱們都不能清楚，這趟渾水，還是不趟才更好吧？”　　“哈，營師弟，你這膽子也太小了吧？現在咱們可是四個真仙一起出動，兩個真仙初期，兩個真仙中期，這你也怕？要我說咱們若能遇到那姓郭的才是最好，只要找到他，也不需要咱們殺掉他，只需要通知莫伊氏，然後拖住他讓莫伊氏眾人趕過來，莫伊空就願意拿出兩千萬中品源晶做報酬！！這還只是莫伊氏的厚報……其他弈星宗、湯氏，可也都有酬勞呢！”　　“就是，我看營兄是被那姓郭的嚇傻了吧？兩千萬中品源晶啊！！咱們還是四個人一起，怕也只應該怕那小子不在這一帶。”　　……　　幾道強橫仙識掃過，隨後就有四名仙人從高空雲端上顯現，緩步而來，在搜尋的過程里，四名真仙也一直在彼此交談。　　交談中，等輕微的話語落入下方天地，某棵樹下已經隱形的身影才心下一驚。　　從前方過來的？　　驚了一下郭正陽才又釋然，可不是么，他自己是靠着空間遁術一點點橫跨仙界，而追殺他的那批人，卻可以通過傳送陣挪移的。　　如果那批人覺得自己可能已經逃遠了，的確會直接跨過幾千上萬光里，出現在極遠處的城池后，再轉身回來搜尋。　　而頭頂四個仙人的交談也讓郭正陽聽出了不少有用信息，比如此刻追殺他的仙人里，的確是有人被嚇住了，似乎已經對追殺他不太熱衷。　　這不意外，因為追殺他的人，不是每一個都是景秀仙子追求者，也不是每一個都出身弈星宮、莫伊氏。　　那被人看到郭正陽連殺令吉、莫伊瑜兩個真仙之後，同為真仙的他們，會有人害怕也正常。　　不過這樣的人似乎並不多，比如頭頂上的四個真仙，那個營師弟剛透漏出一絲退縮之意，馬上就招來了其他三人的嘲笑。　　而另外三人所述，莫伊氏已經開價兩千萬中品源晶做報酬，只要有誰發現郭正陽，這就是酬勞？　　仙界仙人之間，貨幣當然不可能再是凡界的靈石靈晶之類了，而是源晶。　　凡界里普通靈氣濃郁粘稠的化為固體，凝結在一起后形成靈石礦脈，個別靈石礦脈內更有礦脈之魂凝聚，則可以稱之為靈晶。　　下品靈晶就是單純的礦脈之魂，中品靈晶則是蘊含某種力量的礦脈之魂，比如蘊含金土水火土玄妙的靈石礦脈之魂，就是中品靈晶，蘊含雷光生命等天地玄妙的礦脈之魂，被稱為上品魂晶，蘊含空間時間等玄妙的是極品魂晶。　　這些蘊含力量的礦脈之魂，比如蘊含土系力量玄妙的靈晶，修士吸收起來，只要不斷積累，積累到恐怖的數量，就可以讓你在御使土系術法、法寶時變得越來越恐怖，威能越來越強，而且損耗也越來越低，這些東西才是任何修士都不會嫌多，都需要的，靈晶也才能稱之為貨幣。　　仙界也是如此，濃郁仙氣化為固體結晶，稱為仙晶，不過仙景幾乎沒幾個人會把那些當貨幣使用。仙界太大太廣了，尤其是飛升者地盤，地廣人稀，資源近乎無限，簡單的仙晶，在強大的飛升者眼中也就和垃圾差不多。　　只有仙晶礦脈里誕生的一些礦脈之魂，才能被他們看重。　　而單純的仙晶礦脈之魂就是下品源晶，蘊含金土水火土力量之源的是中品源晶，蘊含雷光生命等力量之源的是上品源晶，蘊含時間空間力量之源的是極品源晶。　　一個仙人若是擁有無限量的某一系源晶，不斷吸納吞食，也的確有可能讓你在最後感悟到某一種力量之源。　　感悟力量之源后的效果，就是举手投足，意念一動，就可以輕鬆號令左右大片天地里的該系力量，輕鬆運轉使用，到時候你就是某系力量之主！！　　不過想感悟到那程度，需要的源晶數量極為恐怖就是了，至少仙界到現在都沒太多人能真正感悟到某系力量之源，最多是領略到不同程度的皮毛罷了。　　這種力量之源的感悟累積，也並不是天地意志，但它在某種程度上，倒和天地意志有着類似。　　而作為仙界通用貨幣，下品源晶也不怎麼值錢，至少在飛升者地盤是如此，隨便一個真仙都可能擁有幾億幾十億下品源晶，而下品源晶兌換中品的大致比例，是一萬比一，而且一萬比一很多時候都換不來，只有你拿着大批下品魂晶偷偷去下遺族地盤兌換，才能換來較多中品魂晶，因為下遺族地盤，是人多資源少，下品魂晶也有很大市場。　　因為仙界資源廣袤，仙晶礦脈很多，單純的下品源晶又沒太多用處，購買力很低下。　　中品源晶的購買力就較強了，一個真仙初期，通常能擁有幾十萬中品源晶，已經算是小康水準，上百萬已經是小富。　　一個四品勢力，總資產能有幾千萬中品源晶，也算是比較正常的表現了。　　中品源晶兌換上品源晶，大概比例就是一百比一，上品兌換極品也是這個比例，只有下品源晶的兌換比例很誇張。　　而莫伊氏現在開出兩千萬中品源晶的價格，不求誰擊殺郭正陽，只需要找到發現他，再通知呼叫其他人，拖到莫伊氏趕來就給這麼多，這的確能讓大部分真仙初中期都眼紅了。　　人為財死鳥為食亡，這就是在仙界也是一個顛不破的真理，那營師弟心有退縮時，會立刻招惹來三個同伴的嘲笑，也不算意外。　　而郭正陽從頭頂上空幾個仙人口中了解的信息，還不止這些，那四個仙人一直在說話，他也一直在偷聽。　　聽了一陣子，等那些仙人漸行漸遠時，郭正陽的臉色才變得古怪起來。　　原來現在追殺他的人，都已經是變成小隊集結，一個小隊至少四五名真仙初中期聚集，又或者你修為到了真仙後期的話，才基本是一人一個方位。　　不止追蹤他的真仙多了，更有幾個大勢力聯手下令，在附近一帶施展禁空陣，防止郭正陽靠傳送陣逃離。　　恩，禁空陣已經發動了！　　此刻除了個別城池內的傳送陣還可以用，大部分城池傳送陣都無法啟動，仙人也很難再施展空間遁術或啟動隨身仙府內的傳送陣。　　唯一的問題就是，郭正陽壓根沒感覺到禁空陣的效果……　　所以他的心情很古怪，靠傳送陣逃離？他當然知道這是好辦法，唯一問題就是他剛剛飛升，根本對仙界一無所知，想靠傳送陣逃也不知道逃去哪啊，他完全不知道其他地方的傳送陣坐標都是什麼。　　至於定海宗眾多門人，�岷５熱俗鈐兜囊簿褪搶肟�湯氏地盤不遠，至少絕對沒離開過護夕宗範圍。　　或許之前的幾個靈仙大圓滿有人到過更遠的地方，知道一些更遠處的某些勢力的傳送陣，可那批人早就死乾淨了。　　�岷５熱耍�最多知道湯氏麾下一些二三品勢力的傳送陣坐標，但那些地方無疑是不能去的，要不然郭正陽在之前安全逃亡的一刻多時間里，早就讓青海等人自己運轉傳送陣逃離了。　　所以他自己還真沒辦法靠傳送陣逃，也沒想過。　　畢竟他還打算吸引那些人遠離定海城一帶后，再返回去收穫機緣呢，現在一聽，人家已經啟動禁空陣了？很多仙人已經無法施展空間遁術和無法啟動隨身現付內的傳送陣了？　　他完全沒感覺啊，一路上還是不斷在進行瞬間移動逃竄！　　這感覺，真的很怪異。　　好吧，搖了搖頭后，郭正陽才又再次運轉瞬間移動，跳向了更西方。　　圓滿級空間意志，或許真的很變態吧。

# 第四百八十六章 這水準，太愁人了

　　“……”　　“難道我太精通遁術，搞的那些傢伙都沒能力發現我了？那怎麼辦？還真讓我故意露出些破綻才能把他們吸引過來？現在已經過了這麼久，說不定劫殺意念會隨時提示我去收穫機緣的，如果我錯過，反而很可能被其他仙人撿便宜呢。”　　……　　又是兩刻時間晃過，郭正陽一直小心翼翼空遁，把速度壓制的很低，但就算如此，他也在兩刻時間里跳過了近一萬光里的距離，一萬光里，加上之前一刻多的行進，他離開定海城已經一萬另五六千光里了。　　這麼長的距離，最初也就算了，是沒人追，但自從遇到那一波傳送到敏蓋城再折回搜索的仙人後，在這兩刻時間，郭正陽也又遇到了三波搜索者。　　有從他身前出現，有從他身後出現的，還有一波是從他北方出現搜索而下，三股追殺者，有的是閉口不言，有的是邊搜索變交談，也讓郭正陽又知道了不少事，比如因為莫伊氏開出只要找到拖住郭正陽就送2000萬中品源晶的酬勞，原本只有兩三個真仙前來追殺他的一些宗門內，也再次驚動了不少真仙出巢，現在在這一帶追殺他的真仙，恐怕數量已經到了六七十之多。　　畢竟開出懸賞追殺他的不止是莫伊氏，隨着時間流逝，弈星宮和湯氏也對外開出了不少酬勞，哪怕比不上莫伊氏，但也不少，三方加起來，外加還有不少人是湯景秀追求者，那酬金，真的足以讓任何一個真仙初中期心跳眼熱的，所以此刻追殺他的人，也越來越多。　　也所以在短短兩刻內，他就又遇到了三波追殺者。　　最初聽聞那些消息時，郭正陽也有些心驚肉跳，畢竟這真仙數量太多了，但隨後不管遇到那一波，哪怕其中兩撥都是真仙後期強者路過……　　卻還是毫無發現，被他輕鬆欺瞞了過去。　　那現在遠遁了一萬多光里后，郭正陽雖然走的平平安安，卻也讓他心情變得古怪不已。　　能安全逃遁自然是最好的，否則一旦被發現陷入困局，那他也會變得極度危險，沒人能發現他，也足以說明他的逃遁隱匿能力有多變態。　　但沒人發現，他也不好吸引人了。　　畢竟在這一帶遊盪的真仙越來越多，六七十個真仙追殺他一個，如果不把這些人引開，一旦等到意念提示機緣出現，他還真不敢隨便折返回去了，而原本平靜的虛空出現對真仙都是機緣的事件，此刻卻有六七十真仙在四處遊盪，那郭正陽不回去，很容易被正搜索他的人截糊，白白佔了大便宜。　　所以在又一次從虛空中跳出后，思索幾個呼吸，郭正陽還真有些啼笑皆非的感覺。　　這局面讓他即自豪又有些小尷尬，看來現在想吸引走那幫傢伙，必須要他主動露出一些破綻了。　　想到這裏，郭正陽剛在嘴角又露出一絲古怪笑意，就馬上臉色一變。　　呆在原地等了幾個呼吸，一股強橫意念才從前方掃來，憑感覺，這又是一個真仙後期在進行地毯式搜索。　　從虛空中跳出的那一刻郭正陽的身子已經透明化，所以此刻並沒有做太多動作，只是靜靜站在原地等。　　等着等着，前方上空雲端遁來的真仙後期，龐大浩瀚的仙識一點點鋪滿周邊天地，一點點搜尋，十幾個呼吸后，那位才又準備向更遠處搜尋。　　郭正陽無奈一嘆，看來他不得不主動暴露，才能讓這幫傢伙發現了。　　“主動暴露吧，也不知道若是被他們知道真相的話，這幫人又會是什麼心情。”　　古怪的一嘆，郭正陽才又消失在當地，下次出現時，又出現在了那真仙後期強者仙識搜索的正前方。　　整個過程，空間跳躍的波動都沒能讓那位有一絲色變，郭正陽無疑對這個搜尋着又白了一眼，在他眼皮子底下進行空間跳躍，他都發現不了，這水準，太愁人了。　　惆悵里，等上空仙人仙識再次掃到郭正陽身上，郭正陽才故意製造一絲破綻，很輕微的破綻，那仙人第一時間還沒察覺，直到等仙識掃過去，掃到郭正陽更前方后才突然一頓，又猛地把磅礴的仙識籠罩在了郭正陽身側附近。　　郭正陽再次露出一絲絲破綻，同時還觀察那真仙的反應，結果很明顯看到對方轟的一下，就向下砸落一道長河，直衝他而下。　　“好傢伙，夠果斷。”　　眼皮一跳，郭正陽才很粗糙的激發空間跳躍，激蕩起比較醒目的空間波動，瞬間遠離。　　“姓郭的，果然真是你！！這次看你往哪裡跑！哈哈！！”　　郭正陽是不再顧忌遮掩什麼的跳躍，這一次也跳的很遠，一次七八光里，依舊是向西，剛出現后那仙人也已經急速趕來，真仙中期的修為，普通狀態下長途奔波，都能維持一個呼吸七八光里的速度，這樣的距離對於真仙後期自然也是小兒科，眨眼間就追到了郭正陽身後，那仙人再次感應到空間波動時也驚喜的大笑出聲，一邊笑，一邊捏碎一塊傳訊玉符，同時再次揮舞長河砸向下方。　　郭正陽這才又激發空間之力，在當地激起比較大的空間波動，自己更刻意把氣息搞得很亂，不過下一刻出現時，他的氣息卻是平平穩穩，再沒牽扯出絲毫引人關注的空間波動。　　“咦？”　　那仙人也再次急遁，只不過一次飛掠數光里之地，卻找不到新的空間波動，無法確定郭正陽出現的地點，只能在大範圍內搜索感應，更是怒的臉都紅了。　　“該死，難道那小子施展了大型秘術？第一次他跳躍時，空間波動並不大，一次跳躍七八光里，這一次他離開時空間波動卻很強，而且氣息也有些亂，難道這一次，他跳的更遠？”　　因為是郭正陽一點點刻意誤導，製造出來的景象，那仙人也很輕易的中計。　　畢竟他不可能想到，如果郭正陽願意的話，就算在他眼皮底下跳躍空間他都絲毫感應不出，他不可能往那方面想的，畢竟誰也不願意把自己想的那麼無能不是？　　所以根據他感應中的郭正陽幾次空間跳躍間的對比，他會猜測這一次是郭正陽施展了大型空間秘術，一次就跳的極遠極遠，這也就不意外了。　　想到這些，這位就是想不怒都難，已經發現了郭正陽的蹤跡，他怎麼可能再讓這小賊從他眼皮子底下逃掉？　　所以在隨後，這位人族真仙後期就把自身速度提升到了極限，快速趕向更西方。　　直到這時，郭正陽也滿意的點點頭，轉身向定海城方向逃遁而下。　　恩，那仙人已經捏碎了傳訊玉符，自己也是該回頭了，這裏距離定海城一帶已經足有一萬五六千光里，橫跨了五六個二品勢力疆域，只要把那些真仙全吸引到這，他的確有把握回去收穫機緣了。　　……　　“恩？找到了？”　　“好，好！是語定宗蒙前輩發現了那小賊位置，蒙前輩現在在……快！！”　　……　　某位真仙後期以為靠實力逼出了郭正陽下落，正在某一帶瘋狂來回穿梭，四下尋找目標的氣息波動，而郭正陽卻在他眼皮底下又原路返回定海宗。　　而在郭正陽設局之地北方兩千光裡外，四五道結伴搜索的仙人，同時都拿出了一道道玉符。　　一看玉符內容，幾個仙人頓時大喜，狂喜，瘋狂的喜意下，這幾位臉上還都有着強烈的猙獰之意，因為這幾位就是莫伊氏真仙。　　在仙界，也的確有一些手段可以讓遠在兩地的仙人彼此交流。　　凡界里，兩個不同地方的仙人，只要製作同樣的玉符，一個人捏碎，另一個人就能感應，不過凡界那種交流很粗糙，而仙界卻先進了很多，同出一源的玉符，一個人捏碎，在捏碎前更把自己一縷意念，相當於一句話攝入玉符，其他持有玉符者，都能清楚聽到這句話。　　所以這幾位，都是清晰聽到了某位大仙人所說……發現郭正陽下落。　　毫無疑問的，在得到這信息后，幾個莫伊氏仙人狂喜一瞬間后，就全都起身紛紛遁向捏碎玉符者此刻所在方位，這個方位也好判斷，那一片玉符捏碎時，其他持有同出一源的玉符者，都能靠手中玉符感應出那碎裂玉符的大概位置和距離。　　找到了郭正陽下落，他們不可能不激動，不欣喜！　　……　　“找到了？好！孟道友是真仙後期，那小賊就算有斬殺瑜兒的實力，但在孟道友面前，就算能立於不敗，也必然會被孟道友拖住，只要拖上片刻，老夫就行趕過去，郭小賊！！”　　……　　又是另一個方向，距離語定宗蒙姓仙人捏碎玉符之地足有四五千光里，一道正搜尋的身影猛地就發出一聲充滿冷冽冰寒之意的大笑，更轉身就朝着目標地趕去。　　這一位，也正是莫伊氏當代家主莫伊空。　　他的實力，就算能對上快速斬殺莫伊瑜的郭正陽，也有足夠自信能擊潰對方，所以他只是一個人在搜尋。　　當然，在這一刻，想抓住郭正陽或者讓郭正陽去死的，也不止莫伊氏這幾個，其他湯氏、弈星宮等勢力，也無一不是想把郭正陽碎屍萬段的，所以附近數萬光里之地內，此時到處都有遁起的身影，從各地急速趕向目標地。

# 第四百八十七章 回生花

　　“出現了？果然……要不是我動手的及時，再拖一陣子，就算想動手恐怕也沒機會了。”　　……　　又是近兩刻時間后，在郭正陽折返向定海城方向時，剛跨過一萬光里之地，腦海中蟄伏的意念就驟然出現，提示他去收穫機緣。　　這時候郭正陽距離定海城也還有五六千光里，不過在感應了一番意念提示的方位后，他也發現收穫機緣的地點本就是遠離定海城的，那應該是定海城西南方數千光裡外，可能已經是萬林國疆域了。　　沒有猶豫，郭正陽直接改道向著目標地趕去，就是在遁形中他心下也有一絲慶幸，兩刻前主動暴露，吸引了那批追殺者的注意，他在返回的路上，都遇到過四五波追殺者從身邊路過，看來真有不少人都被吸引了過去。　　現在那些人都聚集在他主動暴露的地點，這一帶應該空曠了。　　自然也容易他辦事了。　　而如果不是在當時主動暴露，沒有吸引那些追殺者都聚集過去，現在這一代應該也還有許多追殺者在遊盪，那等機緣出現，他就算再想有動作，也很可能已經被機緣附近的仙人捷足先登了呢。　　看來這時機選的還是不錯的。　　快速朝着目的地飛遁，郭正陽依舊不敢張揚，小心翼翼跳躍空間，一路上沒再遇到搜索左右的仙人，大致又用了一刻時間，他才終於接近了機緣所在地。　　直到這時，腦海中意念依舊在提醒着他去收穫機緣，說明機緣還沒有被人抓走，他才按捺着喜意再次前遁。　　就是這一次等他剛跳躍出來，就猛地一凜。　　有人！　　前方山谷內不止有仙人，還不止一個，而且那兩個仙人還在興奮的交談。　　“沙師兄，你確定？真的是回生花？這裡有回生花？”　　“我看清了，真的是回生花，而且這株回生花似乎還有了些損傷，要不然我剛才已經驚走它了，嘖嘖，太好了，回生花啊，這應該就是前陣子景秀仙子驚走的那株回生花吧？沒想到會出現在這裏，算是便宜了咱們！”　　“太好了，回生花啊，一株回生花，輕鬆就能換來一個五品勢力的一半財富，真是……幸虧咱們沒有按着語定宗蒙前輩的傳訊趕過去，不然就和這株回生花失之交臂了。”　　“哈哈，不是咱們不想去，是咱們實力不夠，沒他們跑得快，該死的，京陽他們兩個直接甩開咱們飛遁過去，同門師兄弟也不說帶咱們一程，無非就是嫌棄咱們速度慢，怕拖累他們，現在好了，若是被他們知道咱們跑得慢，卻能在這裏僥倖遇到這株回生花，那樂子就大了。”　　“那沙師兄，咱們動手？既然這株回生花感應受損，不再像以前那麼敏銳，不會隨便有些風吹草動就遁走，正是咱們下手的好時機啊。”　　“恩，不過也還要小心些，這株回生花似乎受了損傷，感知沒有正常時期敏銳，但那也是有限度的，若是太大動靜，還是會驚走它，慢慢來。”　　……　　一句句話語從遠處傳來，山谷外郭正陽卻聽得一陣瞠目，回生花？他感應中，這次要收穫的機緣就是在前方山谷更前方的山體后。　　而這兩個仙人則是在山谷內，距離他不到0.1光里。　　難道這一次要收穫的機緣，就是那株回生花？幾個月前在定海宗附近出現，卻被驚走的回生花？引起定海宗差點滅宗的罪魁禍首？　　好吧，得知這機緣竟然是回生花后，郭正陽心下其實有些小失望的。　　因為回生花雖然貴重，輕鬆能賣出一個五品勢力的一半財富，站在巔峰的那些大仙人更能靠着回生花去參悟天道。　　可用它參悟天道的話，收穫實在太少，對仙君仙王幾乎是雞肋般的存在。　　所以一般仙人得到回生花，基本都是出售，或者煉製成回溯丹用來恢復青春。　　那對郭正陽來說，他對外貌形象並不在意，就算現在以中年人形態出現，但他如今有一萬載壽元，換算成仙界年齡，他如今更只有五六百歲，至少未來幾千年內不用擔心繼續老化，那以中年人形態出現也沒影響。　　所以回溯丹什麼的，他不感興趣的。　　至於出售？對於普通財物，郭正陽一樣並不是太感興趣。　　那總結一下，這次機緣若是回生花，還真會讓人有些失望。　　而在微微失望中的，郭正陽也又樂了，因為他真沒想到，還是有人比他提前一步發現了回生花，那更是追殺他的那些仙人發現的。聽起來，山谷里兩個真仙是因為修為低，速度跟不上原本的同伴，才被同伴甩脫……　　那這兩個也真是走運了。　　當然，因為速度太慢，被別人嫌棄，誤打誤撞遇到回生花是山谷內兩個仙人的運氣，可這也是他們的不幸，畢竟郭正陽就在附近，已經趕了回來，他自然也不會放過前方兩人了。　　追殺他的真仙，還是修為較低的兩個真仙初期，落單之後被他遇到，他當然不會客客氣氣的當做沒看見。　　畢竟這樣的追殺者，殺兩個是殺，殺四個還是殺，山谷內兩個，只是真仙初期呢。　　不過郭正陽也沒有立刻衝出去斬殺兩人，因為他怕驚走了回生花。哪怕在得知這次機緣是一株回生花之後，郭正陽有些失望，可這畢竟是一筆巨款。　　一個五品勢力的財富，正常情況下都是遠超四品勢力十倍或者更多。　　而一個四品勢力，大部分情況下都能價值十億或者更多的中品源晶，恩，你若是讓大部分四品勢力直接拿出中品源晶，拿出這種現金，他們能拿出三四千萬中品源晶已經是資產不錯的了，但這資產只是指的現金。　　而一個四品勢力的總財富並不是只有現金，還有各種礦脈資源等等不動產，所有財富加在一起，至少要是他們能拿出的現金幾十倍。　　所以一個四品勢力真正財富，把所有靈植礦脈等不動產算在一起，通常都有十億左右中品源晶，五品勢力的話又在這個資產上翻上十倍以上，那就是百億左右的中品源晶。　　就是換算成上品源晶，也是上億的数字。　　而一株回生花，至少也能價值四五千萬上品源晶。　　郭正陽就算不愛財，但至今為止他身上幾乎沒有絲毫仙界財帛，那遇到一株回生花，自然還是會收取的。　　所以前面兩個真仙是他的目標，回生花他一樣不會放走。　　有這樣的目標，他也就不能輕舉妄動，還是讓那兩個真仙先收取了那株回生花，他再做黃雀。　　拿定了主意，郭正陽不急着現身，只是靜靜觀摩前面兩個仙人小心翼翼靠近回生花。　　回生花這玩意沒有什麼靈智，只是仙界藥草罷了，就是天生對危險的感知極度敏銳，稍微一些風吹草動就會逃遁，直接化為虛無，逃遁到遠處，所以想真正抓到一株回生花，並不容易，好在這一株回生花似乎受了損傷，感知力受到影響。　　幾百個呼吸后，兩個真仙初期也終於接近了回生花，而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放出一件寶物就把當地縮禁，回生花此時再想逃，已經來不及了。　　兩個真仙中期，卻也驚喜的放生大笑。　　“發了，這次是真的發了。”　　“這件事不要告訴任何人，找個機會，咱們前往其他國度，再把這株回生花給賣掉，到時候平分收益。”　　“沙師兄說的是，私底下發財才是美事。”　　……　　看得出，這兩個真仙也是很追求悶聲發大財的境界的，就是在他們大笑中，郭正陽也動了，一樣是笑着出手。　　操控左右天地之力運轉，轟然凝聚在兩人身上，頓時也驚的兩個仙人勃然色變，色變中，他們再想有什麼動作時，卻根本難以打破那施加在身軀上的巨力，只是輕微顫抖幾下身軀，就被出現在他們後方的郭正陽一指點下，噗的一聲，了結了其中一人性命。　　另一個眼睜睜看着身側的師兄慘死，卻根本連轉下身子都做不到，身軀更是被禁錮的連仙識都散發不出，所以他一樣是直到死，都不知道到底是誰出手偷襲了他們。　　“太輕鬆了，這兩個果然不愧是因為修為太低，讓其他人怕被拖累，才甩下來的，斬殺的真是輕鬆啊。”　　雖然在斬殺兩個真仙初期后，郭正陽的氣息也虛弱了不少，一下子就虛弱了一半左右，但這和他當初斬殺莫伊瑜比起來，難度卻暴跌了幾十倍，無疑讓他感慨的厲害。　　感慨之後，郭正陽又啞然一笑，一伸手，就把前方一株仙植從泥土中連根拔出，囚禁在了身前低空。　　“想跑？就是跑的太慢了。”　　可不是么，在兩個真仙初期伏誅后，他們之前囚禁回生花的手段自然是失效了，郭正陽感慨的那一瞬間，這回生花就立刻有了逃竄趨勢，但他第一時間就有所感應，再次封禁左右天地，終於把這株惹出不少風雨的回生花抓到了手。

# 第四百八十八章 太坑了啊

　　“蒙兄，你真的不是在逗我們玩？我們幾十位道友，已經把這附近數千光里之地搜了那麼多遍，如果那小賊真在這裏，難道說我們這麼多人，沒一個人有能力發現他？”　　“莫伊兄，這種事，我怎麼會逗你們玩，你若不信，老夫可以對天道起誓，之前是真的發現了他，只是那小賊在後來施展了一次大型空間遁術，一次跳過太遠距離，老夫當時只有一個人，也不知道他遁向哪個方向，或許是追錯了方向，才會讓那小賊又逃掉了吧！那個小賊，在空間之力上肯定不是一般的精通，咱們已經啟動了禁空陣，封禁了這一帶的虛空，可他還能隨意施展空間遁術，這很不一般，看來咱們要加強一下禁空陣才行。”　　“蒙道友說的不錯，那小賊在空間之力上肯定比咱們所有人都精通，否則也不會一指點出，就可以把人送到上千光里之外，弈星宮班若青和炎烈都中過招，都能體會出那是空間遁術，這種手段簡直匪夷所思，說不定他自己在施展大型禁術后，也能一次跳過上千光里呢，那蒙道友就算修為不弱，可不知道方向的話也很難搜尋，咱們還是來得太晚了，看來只有再加強一下禁空術了，不惜一切也要多加強禁空術，才能封禁住他。”　　……　　郭正陽黃雀在後，斬殺兩個真仙又收繳回生花的時候，某地，卻是一道道身影來回穿梭，犬牙式交錯搜錯着天空大地，不過在眾多身影搜尋的時候，也有幾道身影圍聚到了一名白髮老者身側，或開口喝問質疑或勸說。　　可不是么，自從語定宗蒙姓仙人通過玉符傳音，讓在其他各地搜尋的仙人紛紛趕來這裏后，眾多仙人已經把這一帶數千光里之地都翻了個遍，而且不止翻了一次，這都兩三刻時間了，卻再沒人能發現郭正陽的蹤跡。　　這由不得人不疑惑，疑惑某個姓蒙的，是不是發錯消息了？　　死了最疼愛也是最有前途的孫子的莫伊空，此時連看向蒙姓仙人的視線都變的有些羞惱起來。　　好在也有人比較理智，仔細思索后，根本找不到蒙姓仙人會欺騙他們的理由，又想起郭正陽曾經在定海城外，一指點出就先後讓班若青和炎烈被甩到上千光里之外的另一座城池，那再結合蒙姓仙人所說，郭正陽最後一次似乎施展了大型空間遁術，不止空間波動強烈，自身氣息也變得很紛亂，那說不定就是那小賊一次跳過太遠距離，他可以把別人瞬間送過上千光里之地，估計也可以把自己送的那麼遠呢。　　而且小賊出逃，可是東西南北隨意找一個方向逃，而當時的蒙姓仙人只有一個人，一旦超出他感應範圍，他只能選擇一個方位搜索追蹤，追丟了，也不稀奇。　　所以怪也只能怪他們的禁空術太乏力，根本禁不住那姓郭的小賊的空間遁術。　　“現在看來，的確是要再加強禁空術，而且一個真仙後期，雖然不懼那小賊，但也未必能困住他，我們再搜索的話，是不是要重新安排一下？”　　等有人又說了一句，正惱怒中的莫伊空才冷哼一聲，不再說話。　　他真是肺都快氣炸了，原本在剛到蒙姓仙人傳訊時，說發現了郭正陽下落，他當時可真喜的渾身顫抖，喜得滿心猙獰，只想着怎麼儘快抓住郭正陽，好替孫子報仇，但結果興緻勃勃的以最快的速度趕過來后，卻發現蒙姓仙人也只是像無頭蒼蠅一樣在到處亂搜，而最初一刻聽了他的解釋時，莫伊空也沒懷疑，一樣只是在附近全力搜索，可搜索到現在，搜索了這麼久還毫無結果，他心下都對在這一帶能搜索到郭正陽下落不抱希望了。　　這的確很打擊人，一個人在充滿希望的時候，以最快的速度趕來等着享受成果，到了地方才發現只是鏡花水月，一場空歡喜，那滋味真的太噁心了。　　不過現在說什麼都沒用，畢竟語定宗姓蒙的可不是他麾下的真仙，人家也是語定宗長老，真仙後期，並不比他弱太多。　　現在他能做的，恐怕只能壓下心中快要爆裂的鬱悶抓狂，重新安排布置搜尋事宜了。　　但就在這時，一道身影卻快速從遠處直掠而來，唰的一下停立在莫伊空等人身側，停下的身影沒有開口說話，只是拿着陰沉的可以滴出水來的臉色不斷掃視莫伊空幾人。　　“涯兄？出了什麼事？”　　正準備安排追殺的莫伊空幾人才也紛紛一驚。　　“我門下有兩個真仙弟子，命符碎裂，就在剛才。而他們也是這次出來追殺那姓郭的小賊的，之前和我門下另外兩個真仙中期的師弟一起在搜索，只是在蒙道友發出訊息后，那兩個真仙中期的師弟因為怕速度被那兩個真仙初期拖累，直接甩開他們趕了過來，沒想到……蒙道友？你不是說那小賊在這一帶么？他怎麼會出現在一萬多光裡外，定海城西南方斬殺了我海天閣兩大真仙？”　　隨着驚問，來人才死死盯着蒙姓仙人，一臉表情糾結的都扭曲成了一團，而聽這位語氣中的怨憤，那更似乎是恨不得撲上來和姓蒙的大戰一場是的。　　海天閣雖然足有19位真仙，但也只有19個真仙，一次就死了兩個，這是坑爹呢？　　當然，這件事也不全是蒙姓仙人的錯，如果在接到蒙姓仙人的傳訊后，他海天閣內那結伴而行的四個真仙里，兩個修為高的若沒有甩脫兩個真仙初期，而是帶着他們一起趕來這裏，恐怕就不會讓兩個真仙初期落單，但若不是蒙姓仙人發出訊息，就更不會有眾多真仙趕路趕來這裏的情況發生了。　　現在好嘛，蒙姓仙人說在這裏發現了郭正陽下落，結果大家眼巴巴趕過來，搜索這麼久，卻有人在上萬光裡外，定海城西南方大概深入萬林國的地方殺了他海天閣兩個真仙！！　　雖然他不能百分百確信是郭正陽的下的手，但也知道八成就是那小賊了。　　“什麼？你海天閣有兩位小友在定海城西南方被殺？距離這裏足有一萬多光里？”　　“該死！”　　……　　隨着海天閣涯姓仙人的話，當地就有好幾道身影驚得差點蹦起來，每個人的臉色都是綠的嚇人，在這裏白忙一場，這麼多人在這裏搜索了那麼久，卻毫無結果，這已經是讓人很受傷的事了。　　尤其是對於那些興緻勃勃充滿激情就等着誅殺郭正陽的人來說，更是失望到了極點，現在好了，他們不止是失望一場，竟然又被那小賊在定海城西南方殺了兩人？　　這麼說，這就是完完全全的上當受騙，被耍了？　　想到這些，那還真是誰也無法再淡定下去。　　“我蒙徒可以對天道起誓，之前是真的在這一帶發現了那小賊下落，絕無虛言……”　　語定宗蒙姓仙人也急了，張口吐出一口老血，更捏起法決就開始起立天道誓言。　　太坑了啊。　　他現在的處境原本就不是很妙，因為莫伊空等人看他的視線已經很憤懣了，以為他在逗人玩呢，現在好嘛，又來這一出？　　如果他再不表個態，那恐怕就是海天閣的人也會徹底記恨上他的，所以這一刻，他真被驚的氣的吐血了。　　……　　“回生花，這回生花還真是奇妙，真的是逆生長。”某處真仙聚集地，因為海天閣兩個真仙的命符碎裂，搞的一眾追殺者里最強大的幾個真仙全都臉色發綠時，郭正陽自己卻在萬林國某地，細細打量着眼前的一株仙草，眼中充滿了驚疑。　　雖然在得到回生花之前，他也早聽說了這聲名極大的寶葯是逆生長，就是和普通靈植仙藥由種子發芽，緩慢生長再開花結果的過程截然相反。　　但聽說歸聽說，聽說和親眼看到，一樣有很大區別的。　　此刻在他面前凌空懸浮的藥草，外觀雖然也很奇特，但更奇特的還是當郭正陽調轉天地之力，加速催化這仙草生長時，它卻是由盛放的開花形態，逐漸縮減成花苞，然後花苞也開始收縮……　　再然後郭正陽就無力為繼了。　　他雖然可以靠着在陣法丹道等方面的造詣，搭配調動左右天地之力，讓一株靈植像是加速了時間一樣，以不正常的生長速度生長，但那的確極耗精力。　　偶爾嘗試一下可以，持續為之，恐怕會把他累死。　　不過這也足夠了，親眼看到這種逆生長寶葯，郭正陽也覺得自己算是大開眼界了，回生花，一出生也是種子形態，不過種子之後，下一瞬間就會變成完全成熟體的寶葯，花恭弘=叶 恭弘綻放，青枝曼妙，花朵枝恭弘=叶 恭弘構成的葯體，猛一看去就像是一個長裙飄飄，飛天而上的女仙一樣，但隨後再生長，就是一點點回縮成種子形態。　　成為種子后再一次綻放，繼續逆生長，如此循環九次，才會開枝散恭弘=叶 恭弘，分裂出新的回生花種子。　　現在這一株回生花，郭正陽也不知道它逆生長了幾次，但不管幾次，他現在也沒時間細細研究了，畢竟他才剛殺了兩個真仙，說不定很快又會有仙人趕來這一帶搜尋呢。　　所以在感慨一聲后，郭正陽才又調動力量給自己揮灑來一捧細雨，等雨水融入體內，氣息恢復中，他才閃身消失在了當地。　　在真的用肉眼看到回生花的逆生長后，他突然就有了深入研究這寶葯的興緻，畢竟這是仙界名聞遐邇的寶物，可以讓仙君仙王等用來參悟天道，雖然用處很小，小的犹如雞肋，但總是有用，郭正陽又沒辦法立刻把它賣掉，那拿在手裡的時候，先研究一下也不是壞事。　　不過這還需要找個安全的地點才行。

# 第四百八十九章 空間壓制

　　“咦，不對勁，這裏空間壓制怎麼變強了這麼多……”　　又是一刻多時間后，飛影國南部邊疆，等從萬林國疆域運轉瞬間移動跳入飛影國，強大的空間壓制感，讓郭正陽廢了不小力氣才破開空間出現，那感覺和之前相比，的確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在出現后郭正陽也猛地一驚，怎麼回事，短短時間后，這空間壓制可強大了幾十倍啊，雖然他依舊可以施展瞬間移動，但卻比之前艱難了許多，帶起來的空間波動也無疑更強烈了。　　驚疑的看了眼左右，郭正陽才面色一變，轉身又向萬林國方向逃竄。　　雖然在得到回生花后，郭正陽很心癢，畢竟他在丹道上的造詣是極為恐怖的，但正因為造詣高深，突然遇到回生花這種玄妙無比的逆生長、經歷九次輪迴的寶葯，他想研究的興趣也才會更大，但就算心癢，他也知道必須要逃到安全的地方才能放心去研究，而對他來說，什麼樣的地方才是安全？　　只有徹底甩脫那些追殺者，離開五品勢力護夕宗範圍才算是安全，這不是一天两天做到的，護夕宗統治着長兩三百萬光里，寬兩三百萬光里的龐大地帶，郭正陽的速度，在小心翼翼飛遁中，也就是能維持一個呼吸兩光里，一分鐘120光里，一小時7200，仙界一天不過能飛遁二三十萬光里，他想從護夕宗東部沿直線飛掠至護夕宗西部，都至少要十天。　　這還是理想狀態，實際情況卻不可能這麼順利，所以研究回生花的事，郭正陽也是打算十多天後，離開護夕宗範圍再動手。　　而之前一兩刻時間，他一直就在萬林國內穿梭內，直到……直到在移動中發現了集結起來的萬林國真仙，郭正陽為了避免衝突，才準備返回了飛影國趕路，卻沒想到剛一踏足這裏，竟發現此刻有了如此變化。　　雖然還不清楚情況，但猜也猜得到，這是飛影國眾多真仙加強了禁空術吧。　　之前他們施展的禁空術，對郭正陽而言幾乎就感覺不到效果，可現在那效果卻很醒目，這對郭正陽也很不利，還是去萬林國趕路吧。　　那個下遺族建立的國度，雖然此刻也有不少真仙集結，但那邊只要沒有這麼強烈的禁空術，就不是太大問題。　　郭正陽也是在不久前飛遁中，才發現萬林國真仙在邊疆集結起來的。　　說的也是，萬林國和飛影國疆域交界處，平時少有真仙出現，距離疆域線最近的湯氏等四品勢力，其主城和疆域線也有一二十萬里光里，族內真仙平時也鮮有踏足疆域線的，但在之前的一段時間里，飛影國數十名真仙一直在疆域線附近遊盪搜索，如此動靜，不可能瞞得過萬林國內的真仙耳目，那麼此刻萬林國也會有大批量真仙聞風而動，集結到邊疆也不意外。　　郭正陽就是在穿梭中發現一波波萬林國的下遺族真仙，才放棄在萬林國遁行的打算轉回來的，畢竟他一個飛升者，只要一露面很可能就是被下遺族真仙圍殺，那在飛影國內已經被數十真仙追着，他也真不想又惹翻幾十個下遺族真仙。　　但現在，發現飛影國一帶的空間壓制變強了那麼多，他還是當機立斷，選擇去下遺族地盤。　　只不過，在郭正陽又努力破解空間禁制準備進行跳躍時，一道華光突然就從他身後極遠處射來。　　“是郭正陽，快！！他出現了！”　　華光以驚人的速度射下，還帶着恐怖的殺意，同時也有一聲驚喜的呼喝響起，伴隨着呼喝，更有六道遁光快速逼下。　　郭正陽當場苦笑起來。　　若是此地沒有那麼多空間壓制封鎖，他早已經在華光初現那一刻就消失了，可現在，他破開空間壓制進行跳躍，不止很費力，時間也會出現延遲，就像是之前他施展瞬間移動，彷彿在大路上奔跑。　　現在卻需要先用力推開一道石門，才能繼續奔跑。　　這一耽擱，雖然只需要一兩個呼吸就行，可耽擱的一兩個呼吸，激蕩的空間波動已經變得很引人注意，已經被發現不說，背後更有追殺者襲來。　　他還要一個呼吸才能破開空間禁制，但他也相信在自己破開的剎那，後方的殺機也會落在他身上。　　“有得必有失！”　　鬱悶的感慨一聲，若沒有之前故意暴露，吸引眾多追殺者的一幕，估計那邊也不會把禁空術加強這麼多，所以他雖然靠着之前的計策得到了回生花，但現在也嘗到了苦果。　　感慨中，郭正陽驟然轉身，抬手甩出一把飛劍，劍器驟然變得彷如恆星一樣耀眼刺目，左右，大量天地之力也瘋狂運轉，天塌地陷。　　一次崩塌潰散長數十里，寬數十里的天地，期間的一切一切都化為虛無，驟然消失，全部匯入那劍器，等劍器也徐徐向前刺出一米。　　正襲來的華光頓時嘭的一聲炸裂。　　不止是這一道華光炸裂，華光后，另外五道形色各異的仙器，一樣紛紛潰散碎裂。　　“噗～”　　“怎麼可能！”　　……　　一人面對六個真仙初中期強者，一劍刺出，只是刺出一米，還沒有刀兵相接，六個真仙釋放的攻殺仙器已經全被那股無堅不摧的毀滅氣息摧毀？　　恐怖的一劍，驚得六個全速飛遁來的真仙，全都猛地止住身子，紛紛嚇得面色凄白不已。　　就是這一瞬間，郭正陽繼續操控天地之力，再次遙控劍器向前刺出，再次吸納潰散了數十光里的天地偉力，一劍下，六個真仙也紛紛怪叫着後退。　　而且在後退中，這六人里已經有三道身影都炸碎了體外的防禦仙器，口噴熱血。　　但郭正陽並沒有乘勝追擊，而是在那邊急退中又運轉天地巨力，轟的一聲打破左右空間枷鎖，身子一閃就消失在了當地。　　下一次出現時，郭正陽已經出現在了近千百光里之外，但剛一出現，他就直接從虛空跌落，也張口噴出一道血箭，氣息萎靡的嚇人。　　這不是剛才滅世一劍帶來的損傷，而是在施展滅世一劍，體內修為耗空六七成時，又強行施展了一種對自身損傷很大的空間遁術，否則他也不可能一次跳過近千光里之地。　　不過郭正陽也知道，這已經是剛才最好的選擇了。　　如果不這麼選擇，一次面對六個真仙，他無力擊殺，更會因為左右天地的空間壓制，讓他被六個真仙抓住機會拖在那裡，如果不速戰速決的話，那下場就真的慘了，因為要不了多久，過去追殺他的肯定會越來越多。　　所以他才第一時間就強勢碾壓的六個真仙逃遁，後撤，趁着那一兩個呼吸的自由，抓住機會逃脫，若不抓住機會，真等左右冒出來幾十個真仙圍剿，後果絕對不堪設想。　　“這裏也不能久留，還是要逃。”　　氣息萎靡中，郭正陽才一邊調集左右天地間的仙草仙藥，化為療傷靈液匯入體內，一邊再次施展空間遁術逃竄。　　這一次的空間遁術倒是施展的很輕鬆，因為這裡是已經萬林國疆域，並沒有那種強烈的空間壓制氣息。　　一邊療傷一邊逃，郭正陽也真是鬱悶了，怎麼在這麼短時間后，飛影國那邊的空間壓制會變得這麼強？　　如果他們有辦法把空間壓制提升的這麼恐怖，為什麼不在一開始就施展？　　當然，這也是郭正陽不知道，一開始追殺他的人，並不知道郭正陽的空間造詣這麼變態，而且把禁空陣的空間壓制提升到如此效果，需要耗費不少極為驚人的珍寶，那些東西對於各個四品勢力的大佬來說也是很肉疼很肉疼的，所以最初時才沒人下那麼大血本。　　雖然他們也知道郭正陽點上一指，就能讓一個仙人挪移到上千光裡外，但敘述這些情況的湯景秀，卻說郭正陽在做了這些后也受了重傷。那些追殺者以為他根本無法輕易施展那種手段，所以在被耍了一次，追殺者們才發現全都小噓了那傢伙的空間遁術，那在莫伊氏、弈星宮、以及剛剛被斬殺兩個真仙的海天閣一幫大人物支持下，就是再肉疼，也還是有人拿出了一批極貴重的陣寶，大幅度提升了禁空陣效果。　　當然，就算不被郭正陽戲耍，如果那幫仙人追蹤一两天還絲毫找不到郭正陽的蹤跡，一樣會猜到這一點，加強空間禁制的，畢竟誰也不是傻子，郭正陽耍了那邊一次，只是讓莫伊空等人提前加強了空間禁制而已。　　“還好萬林國這裏沒有那種禁空陣，不然我就真麻煩了。”快速逃遁中，緩緩逃了幾百個呼吸，郭正陽的傷勢也恢復了六七成，直到這時，他才慶幸不已的感慨一聲。　　如果連萬林國這邊也有那麼嚴重的空間壓制和封鎖，他還真危險了。　　現在什麼都不用說了，他只能全力逃亡。　　這一逃，又是幾十個呼吸后，郭正陽才突然一驚，而後咬着牙消失，一直悶頭趕路，足足過了幾十個呼吸，氣息再次變得一團亂，郭正陽才在一片密林間顯出身影，更驚疑不定的看向後方。　　“萬林國和飛影國那幫傢伙對上了？會是什麼後果？是兩國開戰？還是……”剛才他突然不顧損傷的玩命逃竄，就是因為感覺到自東南方和東北方，各自有十幾道或數十道強橫氣息，對撞在了一起。這肯定是飛影國的追殺者在肆意尋找他的氣機，然後驚動了剛集結起的萬林國真仙……那麼大一批真仙集結，他想不逃也不行啊。　　而現在，郭正陽也萬分希望那兩幫對上的傢伙，直接火拚開展吧，若是真的爆發兩國爭端，那才是美事啊。　　不過在看了一眼收回目光后，郭正陽才又鬱悶的摸了摸腦袋，繼續轉身就逃。　　指望對撞在一起的兩國真仙直接開戰，恐怕不大現實，他還是儘早逃離這一帶，才更安全。

# 第四百九十章 聯手

　　“莫伊氏莫伊空，湯氏湯陽末，語定宗蒙徒……嘶，連護夕宗的人也有這麼多？”　　“這幫飛影國的真仙是想做什麼？和我萬林國開戰么？”　　“該死，他們雖然很強，但咱們人也不少，和他們拼了！”　　……　　誠如郭正陽所料，飛影國和萬林國眾多真仙，若是一碰面直接爆發生死大戰，的確不大現實，因為此刻聚集在這邊境線的真仙太多了。　　如果只是一個飛影國飛升者真仙，遇到一個萬林國下遺族真仙，那麼直接開戰可能性還是很大很大的，大於九成，因為飛升者和下遺族，關係真的很惡劣。　　但此刻呢？　　現在聚集在某地的一大群真仙，飛影國這邊並不是所有人都來齊了，之前郭正陽破開空間時波動大，引起了六個真仙追殺，而那六個真仙也在隨後通知了其他人，不過眾多追殺者都是分散開的，有遠有近，所以並不是所有人都馬上趕了過去。　　但這時候，飛影國一方也有二十多位真仙，幾乎全是飛升者真仙聚在一起，肆意散發出仙識搜索掃蕩。　　直到萬林國受驚的眾仙也趕過來，在高空中相隔一里多，和二十多個飛影國真仙遙遙相對，雙方才陷入了詭異的寧靜中。　　萬林國一次面對二十多個飛升者真仙不敢輕舉妄動，飛影國一方也不敢輕舉妄動，因為對面一里多外，雲頭上竟然乍隱乍現着一百多位真仙！！　　可不是么，每一個飛升者都是在凡界歷經九死一生才飛升仙界，戰力都很不凡，比起直接出生在仙界的下遺族來說，同境界的飛升者大部分都能以一當十，但下遺族的優勢，是人多！！　　凡界三千地球年，一片星域中無數修士爭相競爭，最終才可能有寥寥幾個長生境成功飛升，但仙界一千年，彼此兩個同族陰陽交合搞一場，就能在短時間內生一個後代，哪怕靈仙晉陞真仙不容易，可架不住人家人多，人口基數大的恐怖，所以下遺族國度里的仙人數量，往往要比飛升者多出好幾倍的。　　飛影國這邊聚集幾十個真仙，已經是好多個四品勢力的傾巢而出的結果。　　但萬林國，可能隨便搞出來一個四品勢力，都能有幾十個真仙。　　而此刻在兩方對峙中，誰也不敢輕舉妄動，等待中又是一道道身影，快速從兩個陣營後方趕來，等了不到一刻時間，飛影國一方飛升者陣營，已經匯聚起七八十真仙，萬林國下遺族真仙，更已經彙集出四五百真仙。　　飛升者陣營里是各個面目陰沉，不言不語。　　萬林國下遺族陣營里，卻有一道道驚疑而惱怒的聲音響起，有那脾氣火爆的，已經是氣機翻滾，叫嚷着準備開戰死磕了。　　不過就在一團紛亂的話語間，下遺族真仙陣營里，一名人族老者才突然一揚手，後方數百真仙頓時就安靜下來，那老者也輕咳一聲，笑看向對面，“諸位道友突然齊聚邊界，是準備和我萬林國開戰么？”　　“挎老兒，你也太看的你自己了，若要和你開戰，我們早就殺進你萬寶城了！哪還會給你們時間集結。”　　黑髮老者輕語后，飛影國眾真仙里才有一道笑聲揚起，那也是一個人族真仙，頂着額頭的滅世雷霆印記，人族中年飛身遁到眾真仙身前，才開口道，“我們在這裏，是為了追殺一個飛升者，並不是針對你們。”　　一句話，對面挎姓老者就眉頭一揚，很詫異的看來。　　“挎道友，我們這次的確不是針對你萬林國，而是追殺一個人族飛升者，如果挎道友願意協助我們追殺那人，莫伊空願意奉上厚禮答謝。”這一次是人群后的莫伊空突然遁出來，很客氣的對前方行了一禮，雖然莫伊空平時根本看不上這些下遺族，但這時候，他絕不想和這幫傢伙開戰，白白便宜了郭正陽。　　隨着他的話，一眾下遺族真仙頓時嘩然。　　“噗，我沒聽錯吧？莫伊老兒想讓咱們幫他們追殺一個飛升者？”　　“這莫伊老頭是腦門內砸扁了？這種荒誕的話都說得出口？”　　“哈哈，笑死我了！”　　……　　不少下遺族真仙轟然大笑時，莫伊空雖然也變了下臉色，但還是馬上笑着開口，“五千萬中品源晶，誰能擊殺此人，我莫伊氏以及湯氏、弈星宮、海天閣，願意聯手出五千萬中品源晶作為酬勞。”　　……　　死一樣的寂靜，瞬間席捲全場。　　五千萬中品源晶？這……　　一個飛升者陣營里的四品勢力，誰能一下子拿出三四千萬中品源晶現金，已經是很不錯的富有宗門了，這還是指一個勢力，而不是單獨的真仙。　　那落到單獨真仙頭上，誰能拿出三四百萬中品源晶現金，已經是很富有的真仙了。　　這還是飛升者地盤裡的情況！！　　那五千萬中品源晶，對於下遺族，根本就像是地球上你對一個租房子住，只能溫飽的傢伙說你幫我殺一個人，我給你五十億美金的衝擊力差不多！！　　而開口說話的，還是你認識的，熟悉的，很有地位很強勢的一個大人物。　　所以在這句話后，別說是普通的下遺族真仙，就是幾百下遺族真仙里的領頭羊，那位挎姓仙人也是雙目放光，眼中閃過一絲深深的貪婪。　　大家平時雖然也是打生打死的敵對勢力，甚至這裏幾百真仙，都有不少是仇怨很深的對頭，比如你殺了他幾個弟子，他宰過你一些親信門人什麼的，若不是這裏匯聚的人太多，絕不能輕易開戰，否則早就有不少人捉對廝殺了。　　可就算這樣的關係基礎，一聽到五千萬中品源晶如此一筆巨款，一樣震得眾多下遺族仙人倒抽冷氣，心跳加速了幾十上百倍。　　“你們如果不信，我和莫伊兄可以當著你們的面立下天道誓言，我海天閣、莫伊氏、湯氏、弈星宮聯手，五千萬中品源晶，絕對拿得出來。”　　在對面一群真仙紛紛眼紅心跳時，莫伊空身後也有走出來一人，正是海天閣宗主。　　“什麼樣的真仙？”終於，挎姓仙人不再矜持，都有些口乾舌燥的開了口。　　“他叫郭正陽，實力在真仙中期，極為精擅空間遁術，戰力也很可怕，一個人對上四五個飛升者真仙中期都能活着離開，對上你們下遺族，最好是三十名以上真仙中期結伴而行，……如果你們願意幫忙，最好還是開啟萬寶城北部一帶的禁空陣，而且必須把禁空陣發揮到極限，這方面你們也不用擔心，催髮禁空陣極限之力的寶物，我們來出。只要你們照做，就算事後殺不了那小子，只要你們能發現，牽制住他，等我們來援，我們也會拿出一千萬中品源晶做酬勞。”直到這時莫伊空才笑着一揮手，隨手凝結出郭正陽的外觀形象，乃至生命氣息都毫無差異。　　雖然莫伊空沒親眼見過郭正陽，但早在他過來之前，已經重傷的湯景秀就把郭正陽的外貌形象轉告了其他所有人。　　一番話，又聽得對面數百下遺族真仙紛紛目瞪口呆，他們若動手，最要是三十名以上真仙中期結伴而行？這……這的確給眾多下遺族真仙帶去了無盡壓力。　　已經驚的不少人心下生出了退意。　　但又聽到只要發現郭正陽，拖住對方等莫伊空等人前去，就能得到千萬中品源晶，又是刺激的一群下遺族口乾舌燥。　　……　　“我擦，看來他們不止沒打起來，竟然還聯手了！這下真是糟了，萬林國這邊的空間壓制和封鎖也變得這麼強了，我現在雖然離開了定海城兩萬光里左右，但兩萬光里，都還遠沒有離開飛影國那邊對應的湯氏範圍，該死。”　　又是兩刻多時間后，再一次從虛空中跳出，郭正陽突然就臉色大變，愁眉緊縮，眼中也全是鬱悶。　　他現在還是在萬林國疆域內，可剛才跳出虛空時，卻明顯感覺到這裏的空間也變得極為穩固，壓迫感極強，也讓他費了不小力氣才打破那枷鎖。　　所以就算沒看到兩刻多前，某地的眾多仙人互相對峙的局面，但郭正陽也明白了，他期望中的兩國真仙大打出手，互相攻殺的情形不止沒有出現，甚至那兩幫傢伙還聯手了。　　那他現在怎麼辦？　　雖然他已經一路遠遁上萬光里，更離開了定海城兩萬多光里，可問題是，從以前偷聽來的消息里得知，這一帶施展的禁空陣，並不是完全禁縮所有空間之力，至少某些城市內的傳送陣還是能用的。　　那些追殺者現在可能全在他身後上萬光裡外，但他們也可以從城池內的傳送陣跳到他前方，再轉回來圍殺。　　這形勢，也已經變成了很惡劣的局面。　　愁眉緊鎖，郭正陽在當地停留了幾個呼吸，才運轉正常遁術，劍意加身，讓自己的身軀透明化，不再進行跳躍，而是以正常遁術向前飛掠。　　飛遁幾個呼吸，他才又停下身子默默不語。　　圓滿級的劍意，加上頂級的飛遁秘術，郭正陽施展這種遁術一樣速度不慢，不過想要在飛遁中還完全遮掩住氣息，效率比起以前就又降低了許多。　　普通飛遁，遠比不上空間跳躍的。　　現在若是想保持隱藏能力的同時還在飛掠，他的速度自能維持在一個呼吸半光里左右，比瞬間移動慢了三四倍。　　而且這隱藏能力，也達不到一動不動時的效果。　　不過他現在也根本沒得選擇了，因為現在施展空間遁術，帶起的空間波動太大，已經吃了一次虧，他現在只能靠普通遁術飛遁了。

# 第四百九十一章 真倒霉

　　“快！只要找到那小子就發了！”　　“說的是，雖然說那人很恐怖，但咱們四十二個真仙在一起，遇到他就算殺不掉，纏住他還不輕鬆么？”　　“就是，現在禁空陣發揮到了極限，他不能空間跳躍，只能靠普通遁術飛遁，一定很容易發現的，只要有運氣咱們就能發現，拖住他，那就是一千萬中品源晶，媽的，那幫飛升者真是財大氣粗，要不是干不過那些傢伙，還不如直接去搶了他們呢。”　　……　　呼啦啦，連綿的身影從一片海面上飛掠而過，一道道情緒各異的呼聲也在左右天地間揚起，這是整整四十二個下遺族真仙在結伴而行，遁行的過程里也在盡全力搜索着左右，不止是一個個仙人散發出仙識搜索，更有十多個仙人運轉秘術，把氣機牽連在一起，共同發力搜尋。　　海面下，郭正陽只靠着靈覺感應天上的一群仙人，心下更苦笑連連。　　這麼多萬林國仙人都只因為財帛就來追殺他，而且一出現就是幾十個，那聲勢……　　心情有些無奈，郭正陽只能盡量遮掩氣息，埋伏在海水下一動不動，打算等這群仙人掠過後再飛遁。　　這也已經是自從發現萬林國內也有了嚴重的空間壓制后，郭正陽遇到的第三波下遺族真仙了，又是兩刻時間，他只靠普通遁術飛遁，速度下跌了幾倍，兩刻時間才飛出一千多光里，按照這速度，想安全離開這一帶，需要的時間就更漫長了四五倍啊。　　原本十多天就能離開護夕宗範圍，但此刻他的速度，至少需要四五十天。　　不過他根本沒得選擇。　　靜靜收斂氣息藏身，一股磅礴的意念也透過海綿掃視而下，等一次掠過郭正陽身邊后，郭正陽也剛鬆了一口氣，就又身子一凜，神情也凝重了許多。　　因為那股意念竟又回來了！！　　難道被發現了？　　這不是不可能，下遺族仙人雖然普遍比不上同境界的真仙，但那只是正常情況下，下遺族裡，也不是不可能誕生妖孽的，要不然下遺族哪還有資格和飛升者爭鋒，哪裡還有那麼多仙王級強者？　　億萬萬下遺族裡，偶爾蹦出來幾個比飛升者還變態的，也不奇怪，而此刻搜索這一帶的仙人有沒有妖孽他不清楚，但十多個下遺族真仙聯手施展搜索秘術，估計還真有可能超越一般飛升者的能力。　　身子凜然中，上空驟然就響起一串大笑聲。　　同一時間，正在大笑的十多個仙人，一揮手齊齊祭出十多面旗幟，迎風一擺，左右數十光里之地就出現一層無形氣牆。　　郭正陽就算再傻，也明白自己被發現了。　　一次面對四十多個下遺族真仙，這……　　輕叱一聲，一把劍器也驟然從海水下浮現，瞬間變得犹如恆星一樣刺向高空，同一時間，無形氣牆內的數十光里天地，轟隆隆崩塌碎裂。　　啪啪啪～　　無形砌牆碎裂，十多個面旗幟當場崩壞七柄，十多個正在肆意大笑的真仙也齊齊噴出一口熱血。　　在其他真仙還正手忙腳亂的祭出仙器時，郭正陽深吸一口氣，一次崩滅更遠處長寬各上百光里的天地，天地潰散那一瞬間，郭正陽就臉一白，張口吐出一道血箭。　　不過他還是穩穩御使劍器刺上高空。　　滋～　　被劍器遙遙指着的一位下遺族真仙，幾乎就像是液體蒸發一樣，瞬間消失，而他身邊好幾道身影也連連顫抖着身子瘋狂遠遁。　　其他正在祭出仙氣的下遺族真仙一樣紛紛驚叫着顧不得再攻殺郭正陽，只是玩命的退，邊退邊尖叫。　　無可匹敵！　　一次崩滅大片天地之力，把所有天地之力都匯聚在一劍之中，那種毀滅氣勢，還有瘋狂的天地偉力，就算還沒加身，也已經讓大部分真仙感受到由衷的死亡氣息了。　　雖然早知道郭正陽很恐怖，不然那些飛升者也不會開出這麼厚重的懸賞，可這第一批發現目標的下遺族真仙，還是發現自己等人太低估這位了。　　而郭正陽則在操控劍器再次撲出幾米后，又把兩個下遺族真仙初期的修士直接蒸發。　　自己才抓住人群後退的機會，再次調集力量破開當地的空間壓制，瞬息向西方千裡外跳去。　　他已經顧不得，也沒有心思再顧忌這樣的施為是否會引起仙人們關注了。　　這種時候只有抓住機會，在左右追殺者沒趕來之前逃遁，否則等待他的，就是死路一條了。　　也是等郭正陽消失。　　一群正在慌亂逃竄的下遺族真仙才齊齊穩住身子，而後紛紛震驚莫名的看向下方。　　下方長上百光里，寬上百光里的地帶已經全部化為虛無，一切都不復存在，有的只是一個絕對的死寂地帶。　　所有事物都被摧毀的一干二凈，山脈大海憑空蒸發，那滅世景象的確極為駭人，更駭人的是，目標就在剛剛的一瞬間，接連斬殺他們三個真仙初期，還是在四十多個下遺族真仙結伴而行時，一氣斬殺三人，再瞬間逃遁。　　這……　　剩下39個下遺族真仙全都嚇得面色凄白，久久無語。　　“我草他奶奶的，老子不幹了，這傢伙太變態了！”　　“殺了他？別開玩笑了，諸位，再會了。”　　……　　無語片刻，兩道身影才怪叫着架起遁光就向更南方遠去。　　……　　“噗通！”　　西方千里之外，又斬殺三個真仙的郭正陽卻帶着一身血跡破開虛空，剛一出現就重重砸落向地面。　　等重物墜地聲泛響時，他才急忙調動左右大片仙植仙草化為藥液，快速向體內融匯。　　只不過剛剛療養兩三個呼吸，他就又臉色大變，駭然看向左側。　　又有人？　　身子虛弱的一塌糊塗，郭正陽還是不得不撐着身子虛化消失。　　“快！很強烈的空間波動，而且剛才這裏也有一個很強烈的生命氣息在波動，一定是他。”　　“真是那個姓郭的？應該不會吧？就在剛才，韋林宗那幫傢伙還傳訊讓咱們趕去東邊呢。”　　“你傻了？不知道那個傢伙極為精通空間之力么？肯定是他發現被圍困后，施展大型遁術逃了過來，剛才那生命氣息可是很微弱的，一定是他，而且受了重傷！這是天大的好機會啊！”　　“那要不要通知其他人？”　　“先別通知，看情況再說，他受了重傷，我們卻是三十七個真仙一起，難道還拿不下一個受重傷的？”　　……　　郭正陽消失後幾十個呼吸，又是一道道身影就從北方疾馳而來，同時還有一道道呼喝聲，一片片強橫仙識橫掃而下。　　隱身暗中的郭正陽卻是眉頭大皺。　　只不過在皺眉中，他卻也知道這一次就算想不拼都不行了，他一直害怕被人困住，拖住，然後左右又有大量仙人追殺而來，一旦陷入幾十上百人的包圍圈，那他能力再逆天也是必死的。　　所以之前兩次，他都是剛被發現就施展最強力的一擊，先打退來犯之敵，然後抓住敵方大亂的機會強行破開空間，一次跳過上千光里逃遁。　　他沒得選，若是不施展大型空間遁術的話，只逃出幾光里，幾十光里？那面對大量真仙追殺，隨便就會被對方靠着遁術追蹤過來。　　可現在他已經無力施展大型空間遁術了，他已經是重傷之軀，還怎麼施展？這些傷勢至少也要幾百個呼吸才能恢復六七成的。　　甚至在這種狀態下，他都破不開左右的空間壓制封鎖之力了。　　“真倒霉！”　　對於自己施展大型遁術，卻直接出現在另一群追殺者附近，這種倒霉事他都有些無力抱怨了，只能在心下嘀咕一聲后，就再次運轉左右天地之力。　　不過這一次的調動運轉，卻並不劇烈，因為他不是要抽調所有天地之力，而是要布陣！　　不管這三十多個真仙會不會通知其他人，他暫時都被困在這裏了，那自身又是重傷之軀，他只能靠布陣來禦敵了。　　但左右天地之力剛剛被調動，郭正陽就張口咳出一口血箭，身形也從虛化狀態跌出。　　“哈哈，真是他！”　　“這小子氣息這麼低迷？咱們太走運了！”　　“殺！”　　……　　轟轟轟，一片笑聲里，一道道仙器光華就從前方鋪天蓋地砸了下來，郭正陽雖然虛弱，但也只能盡量施展劍意把自己速度提升到極限，忽實忽虛在虛空閃爍遊走。　　可那些仙器太多了，其中還有不少大範圍的攻殺器物。　　噗噗！　　嗆！　　轟～　　短短几個呼吸，郭正陽就在躲閃中連連受創，直接被七八個形色各異的仙器重重擊在身上，體外防禦仙器碎裂，肉身受創。　　他的身子也在隨後又揚空拋飛，但剛拋飛一半，就又被一座仙光流轉的大山轟的一聲砸落，砸向地下，地下，卻又有一片尖銳的金器直刺而上。　　嗆的一聲，犹如肉餅一樣，郭正陽后心被一劍一矛此中，前面卻壓着一座大山。　　左右更有一柄柄充滿殺機的仙器圍剿而下。　　眼看就要有機會把這目標斬殺，更似乎看到了無窮財富對着他們招手而來，眾多下遺族真仙也紛紛瘋狂了，猛烈的攻殺中，肆意的驚喜笑聲也快速泛濫。　　但，連連受創，面色已經凄白的嚇人的郭正陽卻突然消失，從幾件仙器夾擊中潰散不見。　　下一刻，天旋地轉，數百光里之地竟化為一片殺氣騰騰的迷陣。　　左右再不能視物，連仙識都無法穿透出去多少。　　一群瘋狂中的真仙才紛紛愕然，而後齊齊色變。　　“怎麼可能？這裏怎麼會有陣群？”　　“該死，這到底怎麼回事？”　　……　　色變之後，眾真仙才紛紛瘋了，有的是急忙對外傳訊，更多的則是集結起來，開始攻殺左右陣群。

# 第四百九十二章 反撲

　　“轟隆隆～”　　一陣陣仙力跌宕起伏，三十多真仙攻殺左右迷霧，但這也不全是蠻力衝殺，其中大部分都還是在攻殺中帶着試探，更靠着自己的所學去分析分辨陣群構成。　　而在眾多仙人攻殺中，陣群一樣起了極大的波瀾，許多霧層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衰弱，稀薄，似乎隨時都會被破滅一樣。　　這樣的景象，才讓原本突然被陣力籠罩而有些慌了手腳的眾仙大喜，情緒也有了些平緩。　　這也不奇怪，郭正陽是在重傷狀態下，於短短十幾個呼吸內分析左右天地構成，再在被大量仙器攻殺中改造天地結構，雖然他在陣法上的造詣很變態妖孽，可那麼短時間，還是在那狀態下布施出來的迷陣，自然也不可能強的太離譜。　　不過，郭正陽並不是希望靠着這樣的陣群圍殺三十多真仙，他只是在爭取時間，爭取時間療傷休養。　　所以在陣群被激蕩的幾乎有潰散趨勢中，郭正陽一邊療傷休養，一邊也瘋狂繼續深入研究左右天地架構，為陣群增強威力。　　又是十幾個呼吸，陣群內幾名仙人再再一次攻殺中，終於破開前方層層迷霧，重見晴朗白日，頓時就發出一聲聲歡呼，更快速沖向陣外。　　只不過在飛刺的過程里，這些仙人剛離開迷霧層，前方大片天地，又瞬間被更多的迷霧籠罩。　　幾個飛出去的真仙頓時也紛紛氣的破口大罵。　　不過罵聲里，他們也不得不繼續破陣。　　郭正陽則也是持續着之前的動作，他不止要先用這迷陣困住，迷惑這一群真仙，同時也要調動力量去對抗左右的禁空之力。　　若是解除那禁空之力，再輔以大量陣群相助，他才有機會反撲！　　是，雖然現在傷勢已經嚴重的讓他頻死，可他卻有着其他仙人難以企及的優勢，那就是他本身就是一個丹道妖孽，能在最短時間內分析出體內傷勢，用那些仙界藥草來療傷才最合適，最有效果，更能在幾個呼吸內就在附近荒野中尋找出合適的藥草，煉製成靈液療傷。　　所以不管是修為耗空還是受了傷，他都能以最快的效率恢復，遠超其他仙人想象的速度恢復，而只要先拖住這些傢伙一陣子，恢復修為，再搭配陣群的力量，他其實並不懼怕這些已經陷入陣中的真仙。　　“如果只是逃，按照眼前的趨勢，有禁空大陣在，我無法施展瞬間移動，只靠普通遁術速度太慢，要幾十天才能徹底離開這一帶，但幾十天？我現在才逃了不到一天時間，就遇到這麼多追殺，好幾次重傷，這種情況，我活着離開的希望太低了，只有反撲把他們殺怕了，才更安全！”　　身體內的傷勢驚人，郭正陽卻想着反撲，但這不是犯傻，而是仔細衡量后，不得不去做的選擇。　　追殺者那麼多，那麼多人為了財帛來追殺他。　　如果不展現出足夠的猙獰，按照目前的情況，他真的很難有希望活着逃出去。　　所以眼前的三十多個真仙，已經成了他的目標了！！　　若只有這三十多個真仙，他也是全盛時期靠着陣群之力，他真有絕對把握逐一擊破，到最後再全部斬殺，不過現在那些人也已經在陣群出現時，有好幾個都對外散發出訊息，那他只能盡量去殺。　　又是幾十個呼吸后，等困在迷陣內的眾仙又有人闖出一條出路，剛撲出迷陣範圍，更遠處就又有新的陣力形成，再次把人群圍困，一番即驚又怒的罵聲里，郭正陽卻一眯眼睛，雙眼中殺機四溢。　　他現在只恢復了兩成修為和傷勢，依舊是重傷之軀，但從那些人發出訊息到現在已經過了幾十個呼吸，說不定下一刻就又有新的追殺者出現，那就算還帶着傷，也該出手了，他要爭取在新的追殺者出現前，能殺幾個就是幾個。　　張口一吐，咳出一口熱血時，郭正陽前方迷霧也隨之一盪，原本因為迷霧層出現后仙識感知都大受影響，而已經分散開的仙人群里，直接就有一個真仙初期，甚至還不到初期巔峰的下遺族仙人被挪移到陣群一腳。　　郭正陽也撐着傷勢飛遁了過去。　　……　　“該死，這些大陣到底是什麼時候布置的？竟然這麼多？”　　“那個傢伙，到底是什麼怪物？！”　　“快，再加把勁，我就不信他提前在這裏隱藏了數不盡的陣法，只要在再加把勁，總有徹底衝出去的時候！”　　……　　又是幾百個呼吸后，依舊在迷陣內衝殺破解的一群仙人，再次紛紛破口大罵。　　沒辦法，他們已經連續六七次衝出迷霧層，已經看到了晴朗的天地，卻又眨眼間陷入陣中，所有人都驚疑的厲害，根本不知道這裏什麼時候埋伏了這麼多大陣，因為沒人相信會有人在轉眼間不利用陣基寶物，只需要意念一動就可以改造左右天地，讓天地自行結成一方方大陣。所以直到現在，眾人也以為這是郭正陽提前在這一帶埋伏下了一片片陣力。　　那自然沒人想得通，那傢伙到底什麼時候在這裏布了這麼多大陣。　　不過就算想不通，他們也只需要去衝殺就是了，因為也沒人相信郭正陽能提前在這裏埋伏無窮無盡的陣法。　　既然他們已經破解了不少，那持續下去，總有徹底破解的時候。　　轟～　　就在眾人又一次怒罵著衝殺后，前方霧層再次劇烈翻滾跌宕，幾道身影也終於衝出了霧層，而且這次衝出去后，再沒有新的霧層出現，這變化頓時讓幾人大喜，狂喜。　　只不過就在他們驚喜的放聲大笑里，一道道身影又從前方遠處遁來，那是一個個飛升者真仙，加起來足有七八人。　　不止是前方，就是在另一個方向，也有另一波身影遁來，那是幾十個下遺族仙人。　　“哈哈，幫手來了！”　　“這下好了，就算那小子提前在這裏布施再多陣群，有這麼多人在，還怕什麼？快，先把這裏的陣法全部破掉，抓了那小子再說！”　　……　　本就因為徹底破開陣群而驚喜，現在又看到大量幫手遁來，幾個仙人紛紛驚喜的不能自己，又轉身對着陣群開始了攻殺。　　而那些新來的，雖然來到之後發現這裏竟然有迷陣，也因此愣了一瞬，但很快也紛紛加入了攻殺破陣行列。　　大量生力軍加入，外加此刻陣群內也有不少仙人在，而這些陣力本就是郭正陽倉促間布施起來的，所以在隨後，陣法也終於在幾十個呼吸里被瘋狂的眾多仙人徹底打散。　　陣力消散的瞬間，一切也都清晰映入了眾多仙人眼帘。　　只不過映入眾仙人眼帘的一幕幕，卻讓在場所有人又紛紛倒抽一口冷氣，全都變了臉色。　　因為此刻下方大地一處處山峰之上，竟掛着五名下遺族真仙之屍。　　最初圍住本就重傷的郭正陽瘋狂攻殺的三十七名真仙，不知不覺間竟已有五人隕落。　　五具屍體就像是肉乾一樣，被插在一座座削尖了山峰之巔，外面也還有一層玄力流轉，似乎在防止這些肉乾被盲目攻殺的真仙們摧毀。　　而除了五具屍首外，郭正陽的氣息，卻早已消失不見。　　“怎麼會？不可能！他當時已經受了那麼重的傷勢，已經是頻死狀態，就算有能力激發早就埋伏在這裏的陣法，但怎麼還有餘力斬殺五個真仙？”　　“他是怎麼做到的？”　　……　　後來的幾波仙人，並不清楚郭正陽的狀態，所以只是被五具插在山尖的真仙屍首嚇了一跳，但最初圍殺郭正陽的三十多個真仙，卻各個都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各個都嚇得魂飛魄散。　　只有他們才清楚，郭正陽在剛被他們發現時就受了極重極重的傷勢，傷的面對他們的攻殺已經毫無還手之力了。　　而且也被他們這麼多人瘋狂追打了幾個呼吸，就算只是幾個呼吸，那也至少有七八個仙人運轉仙器在他身上擊殺了許多次。　　那種奄奄一息的拚死狀態下，對方就算激發了陣力，也最多休養幾百個呼吸，怎麼可能還有餘力反過來撲殺？　　雖然這死去的五個，都是一群仙人里修為最低的，但這恐怖的太不合情理了吧？　　更恐怖的是，直到這時候他們才發現那傢伙又逃了，逃得無影無蹤！　　“追，他既然受了重傷，還敢在那種情況下逞強，肯定又會傷上加傷，快追，現在咱們這裏匯聚了這麼多人，只要追上，必定會把他徹底絞殺。”　　“追！”　　……　　三十多真仙都驚恐的頭皮發麻，心底直冒寒氣，而他們的話語落入其他後來者耳中，也讓這群人明白了什麼，各個臉色都更凄白了許多，但還是有人咬牙切齒的開口大喝，更率先追了出去。　　可不是，郭正陽在那種狀態下，都又反殺了他們五個仙人，可對方的逞強，必然也會更大的惡化他體內的傷勢。　　而他們的同伴卻比之前更多了許多，實力又增強許多，隨後更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趕過來，怕什麼？　　那傢伙再妖孽，也接近油盡燈枯了！

# 第四百九十三章 他是個瘋子！！

　　“媽的，怎麼又有迷陣出現了？這是怎麼回事？”　　“那個小子到底什麼時候在這一帶布下的大陣？剛才那裡有，現在只是過了一千多光里之地，怎麼又冒出來這麼多迷陣？”　　“不好，快逃！”　　“慌什麼，別慌！你要知道，咱們現在有23名飛升者真仙，我下遺族真仙也有121人，這麼多真仙在一起，他一個真仙布置的陣群，彈指即可破，都冷靜！”　　……　　片刻后，萬林國北疆某地，等一片連綿身影從東部飛遁而下，飛在最前方的幾名仙人剛發現郭正陽的氣息，就大喜着向前衝殺。這些追殺者的猜想也的確不錯，雖然之前拖着重傷之軀斬殺了五個下遺族真仙，但郭正陽也是傷上加傷，根本沒逃出多遠，就又被追殺者發現了蹤跡。　　但就在飛在最前方修為最高的一批真仙剛操控仙器或術法撲殺向郭正陽，就只見郭正陽一甩手，左右天地間驟然浮現出無窮迷霧，一下子就把一百多追殺者里的六成仙人都困在了霧層內，而重傷逃遁的郭正陽，無疑也再次從眾仙人視線感知中消失。　　同一時間，一群仙人也紛紛嘩然。　　有的是氣的破口大罵，根本不理解這裏怎麼又出現了迷陣群。　　有的卻是之前第一時間圍殺郭正陽的三十多真仙之一，看到彷彿和不久前相似的一幕出現，本就嚇破了膽的一批仙人，頓時紛紛怪叫着就要逃，可不是么，剛才他們三十七個劫殺郭正陽，而對方在剛出現時就已經重傷垂危，又接連承受他們三十多真仙的瘋狂攻殺，殺個正着，那種狀態下，誰都能看得出那小子是重傷垂死，可就是垂死的狀態，郭正陽反而又靠着突然出現的迷陣群迷惑眾人試聽，不知不覺斬殺他們其中五個，然後又在其他幫手趕來之前逃掉，這本就讓其中一部分驚得差點魂飛魄散，追來的時候已經心驚肉跳的厲害，那現在，突然又發現自己再次置身迷陣中，想不慌都難。　　當然，慌亂着尖叫要逃的仙人畢竟是少數，迷陣內外，更是很快就又紛紛有人開口呵斥亂相，一番話語也很快起了作用，總算讓那些分散在陣內外紛紛尖叫要逃的仙人安靜了些，是啊，現在他們可不只是有三十多個下遺族真仙在這裏，現在這裏可是23個飛升者真仙，121個下遺族真仙。　　這股力量可比上一次強大出了太多太多！　　“都別動，聽指揮行事，你們看到沒，上一次那小賊激發的迷陣，若是咱們不動，就能完全封閉視聽以及感知，只有在我們全力攻殺時陣群才會出現浮動，讓咱們能看到聽到近處的情況，但這一次，我們七八十個真仙入陣，還沒有攻殺陣群，就已經能小幅度聽到看到左右，這說明他的陣群，絕對困不住咱們這麼多人，大家不要隨意攻殺，以免誤傷了同伴，統一聽老夫指揮調度。”　　慌亂的情緒情緒被壓制時，陣群內，又響起一道沉穩的話音，也再次讓陣內陣外眾多仙人猛地精神大震。　　只不過眾人精神剛振奮了一下，呼的一聲，左右又席捲出無窮迷霧，把之前還留在陣外的幾十名仙人也籠罩進了陣中，而且這一次陣群威力似乎也增加了許多，原本不需要攻殺陣群就能聽到看到左右近處景象的眾仙人，當場陷入了完全的封閉狀態中！！　　而上一刻還在叫着讓大家聽指揮的仙人，也當場綠了臉。　　“轟～”　　該仙人在綠臉中還只是散發出磅礴的威壓撼動陣群，否則他也怕直接攻殺誤傷到同伴，但毋庸置疑的是，這一百多真仙並不是所有人都有他這麼冷靜，尤其是第一次被郭正陽拉入陣中的那一批下遺族真仙，早已經在徹底失去感知視聽的那一刻，已經驚懼不已的開始對左右瘋狂攻殺。　　……　　十幾個呼吸后，等籠罩在當地的迷陣群被徹底撕破，明朗的陽光下，眾多剛脫困的仙人才一看清左右景象，就又紛紛驚得大呼。　　只因為，這一波飛升者和下遺族加起來足有144名的真仙群體，又有一人變成了冷冰冰的屍首，被插在消尖了的一座山峰上，變成了肉乾！　　“又死了一個？又死了一個！”　　“那位那麼重的傷勢，還是在咱們100多真仙的追殺下，竟然又殺了我們一個人？而且，他又不見了？逃了？”　　“嘶，怎麼會這樣，他到底有多變態？在咱們一百多真仙追殺下，自身身受重傷，還敢繼續對咱們下手？”　　……　　這一次郭正陽布置出來的陣群，面對一百多真仙的攻殺，的確只維持很短時間，只是十幾個呼吸就被撕碎，畢竟一來郭正陽身受重傷，只是倉促間布陣，二則一百多真仙這樣一股武力太恐怖太強大，會這麼快被徹底撕碎，絕對很正常。　　而這一次，眾多真人的損傷也並不大，至少死在郭正陽手下的只是一人……恩，也有部分真仙被同伴誤傷，但那些大多都只是誤傷，遠不足以致命，這一點很容易解釋，在迷陣中徹底失去視聽那一刻，修為高的對自己有自信的，自然不會太盲目攻殺左右，明知道周邊還有一百多同伴，他們自然不怕。　　也只有第一批被郭正陽嚇破了膽的下遺族真仙才比較衝動，比較毛躁，但那批人修為並不高，實力也並不是特別出眾，就算盲目攻殺，對上同樣是真仙的其他人，一樣起不到致命威脅，而且亂相只是持續幾個呼吸，在那麼多真仙共同發力下，已經讓陣群起了劇烈動蕩，讓眾多仙人恢復了一部分視聽，能看到聽到后，自然也不會有人在盲目攻殺同伴的。　　所以這一次，被困入陣中的144名真仙，只有七八人傷在同伴手中，輕中等程度的傷勢，絕對不算嚴重，死在郭正陽手裡的也只有那一個被插在削尖了的山峰之上的下遺族真仙。　　死傷不多。　　但不得不說的是，這件事的衝擊力卻絕對不小，甚至比之前郭正陽連殺五個下遺族真仙的衝擊力更強。　　一百多真仙啊！！！　　他們一百多真仙，23名飛升者，全是真仙中期以上，121名下遺族真仙，這加起來是多麼恐怖的一股力量，就是這樣的力量，去追殺一個重傷垂死的真仙中期？雖然直到現在還沒人能確定郭正陽的修為，但大部分也都認為那傢伙是真仙中期。　　這是從對方以往的戰績上推斷出來的，恩，雖然很多人都感應到，郭正陽的修為氣息是靈仙初期，但說真的，所有人都覺得那是那貨在故意噁心人罷了，沒人相信。　　一百多真仙去追殺一個垂死的“真仙中期”，追上來后，竟然又被對方在垂死狀態殺了一個？而且對手又在殺人之後逃了！！　　那個傢伙到底是有多狠？？多兇殘？　　那還是對自己狠，對自己兇殘！　　他重傷垂死下，用陣力短暫困住一百多真仙，不急着跑，而是還要反撲殺追殺者，那種情況下，他隨便施展點術法或運轉下仙器，都會讓自己傷的更嚴重，更不利於逃亡吧？　　而且被困這麼多仙人，他們幾個呼吸就讓陣群開始激蕩，露出破綻，隨時都可能破陣，就是在這情況下，那傢伙都不急着逃，而是玩命似的不顧一切，也要反撲殺他們？　　這種兇殘，這種狠，真是讓在場所有人都有種不寒而栗的感覺。　　感覺輕的，就是覺得心底冒寒氣，感覺重的已經雙眼亂轉，有了退縮之意。郭正陽的兇殘，已經讓個別真仙哪怕站在一百多同伴中央，都依舊覺得有股死亡陰影揮之不去，徹底被嚇破了膽。　　“追！咱們被困，只是被困住十幾個呼吸，而那姓郭的還在這段時間里又殺了我們一人，必然會浪費不少時間，這說明他逃離的時間，絕不超過十個呼吸，快，他就在眼前！我看這次他失去了陣法依託，還能玩出什麼花樣！”　　一百多真仙形色各異，但很快，還是有人爆喝一聲，當先就向前方遁去。　　這一聲爆喝下其他人才也紛紛驚醒，而後有的人是快速急追，有的是猶豫了幾個呼吸，才也終於動身追了上去。　　……　　“我不是做夢吧？我真不是在做夢？”　　“這，這不可能！”　　“他又逃了！！”　　“該死，他怎麼可能在這裏還提前布置的有陣群？那傢伙到底在這一帶布置了多少大陣？還有，他到底是不是根本不在意自己能否活下去了？每次都是不抓住機會逃，而是盡可能反撲殺我們？”　　“瘋子，他是個瘋子！！我親眼看到他斬殺吉陌道友了，他完全對吉陌道友攻殺向他的仙器不管不顧，一直磕着血撲上去，生生把吉陌道友的腦袋扭下來了，那時候他小腹都被吉陌道友洞穿了，但那瘋子根本不在意，反而還想殺我，要不是……瘋子！”　　……　　又是幾十個呼吸后，又一片朗朗乾坤下，141名真仙全都是獃獃凝立在虛空，各個臉色都不正常，也有好幾個真仙都驚恐不已的尖叫。　　尖叫中，不少人的視線落腳處，就是下方兩座又被削尖了的山頂，山頂上，削成錐子樣的山石上，兩具冰冷的屍體破布一樣在風中顫慄。

# 第四百九十四章 我只說兩句！

　　“他不可能提前布置這麼多大陣的，難道之前困住咱們三次的迷陣，是陣寶？而不是真正的大陣群？”　　一百多真仙站在一起，面對一個重傷垂危之後又傷上加傷逃遁的郭正陽，卻沒有立刻追上去，而且更全都感覺到一股透徹心扉的冷意，就這麼呆了幾個呼吸，才終於有人冷靜的開口，不再只是像那些受驚過大的仙人一樣無意義的尖叫。　　隨着那仙人的話，在他左右沉默的人群里才也紛紛有人點頭，“是，突然出現的陣群，毫無徵兆，如果只有一次，還可以說是他提前布置下的，但咱們已經接連被困了三次，他哪有時間提前布置這麼多陣群？而且每每都能把咱們困進去？但說是陣寶，也不太可能吧，陣寶的力量，遠比不上真實的大陣群，一般仙人的陣寶哪能困住咱們一百多真仙那麼久？還有就是，咱們前兩次破陣都是靠蠻力破開，讓那些陣群之力潰散，而不是因為他離開，帶走了那些迷陣……這就更不像陣寶了，若是陣寶，早就被咱們撕碎了。”　　郭正陽如今陷入眼前的處境，都是一次次意外牽引出來的，從他最初阻止湯景秀滅殺那些定海宗仙人到現在，連一天時間都沒過去呢，期間就是各種各樣的事，一次次把眼前的局面持續擴大，都是發生在不久前。　　這段時間里郭正陽也一直在被追殺，所以若說這一帶的陣群都是被他提前布置的，那麼就必須是郭正陽在插手定海宗一事之前提前布下的。　　一個真仙，會提前閑的沒事干，跑到兩國交界處一帶的荒山野嶺布陣？還布置那麼多，而且全部只有迷陣？這不合理啊。　　如果他只是在某地布置一處陣法，還能解釋的過去，說不定是人家在當地有什麼圖謀，或者發現了什麼寶貝，開始布陣研究，只是因為時間短暫，只是布下一層迷陣群就爆發了這件事，那當地只有迷陣，也說得過去。　　但連續這麼多地方，都是只有迷陣，這就說不過去了。　　根本沒辦法解釋。　　所以現在真有人起了疑心，懷疑之前接連困住他們三次的不是真實的大陣群，而是陣寶一類。　　但陣寶的猜測也又引起了不少疑惑，首先就是，陣寶威力比大陣群低，一個真仙布置的大陣群，只有迷陣的話，能困住一百多真仙十幾個呼吸已經很了不起了，而比真實陣群弱了許多的陣寶，怎麼可能困住這麼多人十幾個呼吸？　　再則不少人都能清晰感覺到，之前幾次圍困最後結果都是他們徹底撕碎了陣群，而不是被人帶走……那就更不應該是陣寶了，若是迷陣型陣寶，他們一撕碎，就是摧毀了陣寶，對方哪還能一二再使用？　　隨着反駁，最先提出疑惑的仙人也默然了，默然幾個呼吸才開口道，“萬一，他手裡的陣寶是因為有特殊的寶物輔助，讓它在催發迷陣時能激發出極為強大的效果，真能比肩真實迷陣呢？至於前兩次困住咱們的陣群，都是被咱們撕碎，而不是被人帶走就消失，這也可以解釋，比如他手裡有一件可以大幅度增強迷陣威能的重寶，然後因為這寶物，他就鍛造了許多件迷陣型陣寶，拿出一件困住咱們十幾個呼吸，就算被毀，他也可以拿出第二件，只要增幅迷陣效果的至寶不毀，普通迷陣陣寶，並不會讓人太可惜。”　　“有這個可能！”　　“那怎麼辦，若真是這樣，豈不是他手裡還能隨時製造迷陣，而且不管他逃到哪裡，都能在當地布陣，咱們現在就算再追上去，也只會再次被他困住？那個瘋子，根本就是不要命的傢伙，你也聽到了，他完全是不計損傷，有機會逃得時候不急着逃，反而拼着再承受更嚴重的傷勢，也要多殺咱們幾個人，如果現在追上去，他再製造一場迷陣，說不定又會死傷幾人！”　　……　　那仙人的解釋也合乎情理，總算是讓眾多疑惑的仙人紛紛恍悟，但恍悟之後，卻又有人苦笑起來。　　那個瘋子的可怕，真讓在場任何一人都覺得有些心寒啊，你沒聽到之前某人的尖叫，他親眼看到郭正陽斬殺吉陌的場景了，斬殺吉陌的時候，安全不理會吉陌攻殺向他的手段，一直磕着血承受着吉陌的攻殺撲上去，在吉陌的仙氣貫穿對方小腹時，才生生扭斷了吉陌的腦袋……　　那個時候，郭正陽也是重傷垂危的，一百多真仙在瘋狂破陣，大陣就是搖搖欲墜的情況，隨時都會被破，要不然也不會有人能看到郭正陽斬殺吉陌的場景。　　他一條命死了九成九，保命的迷陣眼看就要崩潰，左右一百四十多個要殺他的真仙，隨時都會破開陣群徹底要他的命，這種狀態下他還不顧一切，不理會那麼重的傷勢，不理會對手是否洞穿的小腹，非要擰掉人家腦袋才肯走……　　這他媽還是仙人么？？　　就算在場任何一個真仙，尤其是那些飛升者無一不是歷經無數磨礪廝殺，見過無數血腥才走到今天的，可任何一人，以前恐怕都沒見過如此兇殘如此讓人膽寒的兇徒。　　所有人都在不寒而栗中，也清楚知道以及肯定，那個被他們追殺的郭正陽，絕對是豁出命了，現在的目標，根本不在意自己生死了，估計那邊只想着在臨死前多撲殺他們幾個，多殺一個就多賺一個吧。　　他這是要拉更多人和他一起陪葬？　　這種狀態下的仙人，絕對是能讓任何強者都忌憚的心驚肉跳的，尤其是，對方不止有那種瘋狂的決心，還有那種實力！！　　只有決心沒實力，那也沒人會把郭正陽當回事，但問題是他已經在多次被追殺中，接連斬殺好幾個仙人再成功逃掉……　　所以這一刻，任此地還有一百多真仙在場，所有人都似乎像是忘了繼續追殺似的，只是在發獃，從郭正陽逃掉已經有幾十個呼吸了，眾人還是沒有急着去追。　　不過就在發獃中，自眾仙人後方卻又遁來一道道身影，一下子就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等眾人轉身看去時，一群臉色陰晴不定的飛升者才同時一喜，因為這一次來的，正是莫伊氏的幾位強者，莫伊空、莫伊經以及其他幾位飛升者，加起來足有七人。　　“恩？河兄？你在這？之前有人傳訊說郭小賊在這裏，他人呢？”　　眾多仙人轉身看去時，趕過來的莫伊空才把視線落在一名仙人身上，那也正是飛仙宗河九的父親，如今飛仙宗宗主河陽烈。　　但隨着這話，河陽烈的表情卻變的古怪起來，因為他很不想承認，自己帶着一百多真仙追殺郭正陽，追了幾次后竟都有些不敢再輕易追出去了，畢竟在之前，飛仙宗還沒有人死在郭正陽手裡。　　臉色古怪的一瞬間，河陽烈才輕咳一聲，快速向莫伊空傳音解釋，解釋起了之前三次追殺，接連八名下遺族真仙死在郭正陽手上，包括那些迷陣被他們懷疑是陣寶什麼的，全都解釋了清清楚楚，甚至還有此刻眾多仙人的忌憚心理等等。　　“莫伊兄，我不是不想追，只是這裏已經有很多人被嚇到了。”解釋之後，河陽烈才又輕咳一聲，笑着補充了一句，他絕對不會承認，自己也是被郭正陽的兇殘和瘋狂嚇住的仙人之一。　　而解釋之後，莫伊空一張臉也是來回變幻，變得極為精彩。　　但很快，莫伊空還是深深吸了一口氣，放聲大笑。　　一聲大笑，一下子就把所有心思各異的仙人吸引的紛紛看去，不少人眼中也都帶着疑惑，因為沒人明白這個時候莫伊空在笑什麼，難道是在笑他們沒膽？一百多人都被一個人嚇住的事太可笑？想到這裏，不少仙人的臉色也變得陰沉起來，他們是有些怕了郭正陽，但也不會在郭正陽之外見人就怕。　　“諸位，我只說兩句！”人群色變時，莫伊空才大聲開口，“首先，我也不得不承認，那個小賊是夠狠，夠瘋狂，而且是對自己夠狠，他已經在重傷垂死狀態下，被一百多位真仙追殺還接連反殺我們八人，這種事在下也很吃驚，忌憚，但就是因為忌憚，我才不得不繼續追殺下去，否則若被小賊逃掉，等他養好傷勢，再一一回來找我們麻煩，誰擋得住？？”　　轟～　　莫伊空第一句話落地，原本還是心思各異的仙人們才全都色變，全都變的即驚恐又慌亂，是啊，重傷中的郭正陽都那麼狠那麼瘋狂，讓他們都被嚇住了，很多人已經萌生退意，但萬一真讓他活着逃了，等小賊養好傷勢回來複仇？到時候他們分散開了，被那傢伙一一找上，誰擋得住？？　　“其次，小賊畢竟是重傷！重傷之下，我們這裏又有近150位真仙，而且持續下去，咱們的幫手會越來越多，他的傷勢卻會越來越重！只要再加一把勁，就能徹底解決這個禍患，而我莫伊氏之前對大家的承諾，誰殺了小賊，就有五千萬中品源晶奉上，也絕不會食言！”　　“我的話說完了，願意跟老夫繼續追殺的，就跟我來，而哪位道友若是不想再趟這渾水，也盡可以離開。”　　……　　講完之後，莫伊空為首外加其他幾個莫伊氏仙人，就紛紛動身向郭正陽之前逃竄的方向趕去。　　幾個呼吸，剩下的仙人群才紛紛動了，九成九都動身追向了莫伊空。　　可不是么，莫伊空說的話不多，但每一句都說到了眾仙人心坎，讓原本猶豫的仙人，也不敢猶豫了，他們是被郭正陽嚇住了，但他們更怕若不能徹底斬殺目標，等郭正陽傷勢痊癒后的反撲，會讓人更受不了，既然如此，還不如一條路走到黑了。

# 第四百九十五章 一種名叫恐懼的情緒

　　“又有迷陣？該死，第四次了，看來這果真是陣寶，不然不可能隨時隨地出現！”　　“還沒入陣的快後退，在迷陣之外防止小賊逃脫，只要支持片刻就行，那小賊的陣寶撐不了多久！”　　……　　幾百個呼吸后，等近150名真仙分散着追索下去時，在最前方以莫伊氏為首的幾十名仙人剛發現郭正陽的氣息，當地就又浮現一層層迷霧，快速把幾十個仙人籠罩了進去。　　不過這一次，還在後面正飛遁來的眾仙人卻不再前撲或者攻陣，而是以最快的速度後撤！　　能走到真仙位置的都不傻，已經吃了兩次虧，知道對方的迷陣能主動擴散，會盡量把所有人籠罩進去，然後趁着陣外沒人時，郭正陽才又會抓住機會逃脫。　　經歷幾次這樣的事件后，這一眾真仙在來的路上已經有人提議一旦在追蹤到郭正陽，沒被陣法困住的仙人要盡量遠離，離得遠遠的從四面八方包圍住迷陣，再在陣外等候，這意見也無疑得到了所有人的認同。　　所以這次追蹤時，前面以莫伊氏為首的幾十名真仙就是主力，而後方近百真仙卻是分成三四波，最後一波距離莫伊空等人間隔足有幾十光里，以他們想來，這麼遠的距離就算是陣寶也不可能籠罩到，夠他們迴旋了。　　而等迷陣真的再次出現時，也的確只有莫伊空等五六十名真仙被籠罩了進去，大部分還都是實力強勁的飛升者真仙，其中還有好幾名真名後期強者，這樣一股武力也絕對不弱，足夠有快速破陣的實力，而後面眾仙人則在撤離中繞着圈子包抄。　　等又是幾個呼吸過去，近百仙人已經圍在迷陣外四面八方，各自都有數十光里遠，幾乎把當地圍得水泄不通，近百仙人更是聯手施展禁空秘術，以防萬一，而中央迷陣內也是陣雲翻滾跌宕，看起來似乎隨時都可能被徹底撕裂，眾多陣外的仙人才紛紛大喜起來。　　“成了！看來這一次，能徹底圍殺那廝了，陣內有那麼多強者，陣外，咱們近百真仙圍困，就等着他出逃，我就不信這一次那姓郭的還能活着逃掉！”　　“希望的確很大，大家小心，一旦給這傢伙活着逃掉，以後咱們恐怕沒人能安穩修鍊了，不想亡命逃亡的，就要盡全力擊殺他！”　　“姓郭的雖然精擅空間遁術，但他如今已經是重傷之身，頻死的狀態，施展小型空間遁術根本離不遠，施展大型空間遁術，有強力的禁空陣壓制，外加咱們近百真仙再在這一帶聯手施展禁空術，他也絕對無力施展大型空間遁術，只能靠普通遁術逃逸，機會就在現在了！”　　……　　一道道驚喜的呼聲在迷陣外圍傳揚，此刻的眾多圍殺者，都對能否徹底斬殺郭正陽充滿了信心，信心十足下眾仙人自然也再不畏懼退縮了，有的只是長長的放鬆。　　但等幾十個呼吸后，眾人圍困中央的迷霧層徹底被撕破，晴朗的天地也再次映入眾人眼帘時，所有人卻當場又驚得魂飛魄散，甚至有好幾個本是興高采烈的下遺族真仙，當場就驚得氣機大亂，轟然從高空墜落。　　只因為在清澈的陽光下，原本的迷陣封鎖之地，又多出了四座被削尖成錐子狀的山峰，而山峰上也再次掛上了四具屍首！　　其中三人是下遺族真仙，一具更是飛升者真仙，還是剛剛跟隨莫伊空而來的一名莫伊氏飛升者！　　而在晴朗的天空下，眾人卻看不到郭正陽的身影，也感覺不到那股氣機。　　又逃了？　　“不可能！這不可能！附近一帶有那麼強力的禁空陣，我們近百真仙還聯手施展禁空秘術，只是籠罩在了這數十光里之地，雙重壓迫下，空間禁制強的可怕，他怎麼可能又逃了？又施展空間遁術逃了？而且還逃得那麼遠？他不是重傷垂死後又傷上加傷么？他怎麼做到的？不可能！”　　“又死了四個？？怎麼會這樣？他現在的狀態又殺了四個？還能斬殺之後成功逃逸？”　　“這還怎麼追殺？把握這麼大的一次圍殺都失敗了？這還怎麼殺？”　　……　　不管是仙界還是凡界，不管是凡俗中的普通世人，還是高高在上的仙人，所有人都逃脫不了一個定理，那就是當你對一件事充滿希望時，希望越大，可一旦發現最後的結果是失敗，那心裏的落差和失望，就越大的恐怖。　　所以當所有人都信心十足的以為這一次一定可以斬殺郭正陽，那個瘋子也再沒機會逃亡時，卻看到人家不止逃掉，還在林逃掉之前又斬殺了他們四個真仙，又殺了他們四個同伴，那種衝擊力，真的連真仙都扛不住啊。　　史無前例的毛骨悚然之感，驚粟的寒氣從心底不斷湧現，在這一刻，真有仙人扛不住心理那一關，抓狂了。　　一聲聲尖叫中，西方最外圍里幾個勉強撐着身子停立在雲頭的下遺族真仙也發出一聲充滿心悸的尖叫，而後頭也不回就向遠方遁去。　　殺？繼續追殺？　　他們不玩了！　　追殺這麼一個瘋狂的瘋子，重傷垂死狀態下都一而再再而三的創造奇迹，他們真的不玩了，他們絕對肯定再玩下去，死的就是他們！　　雖然他們也害怕，害怕現在不徹底殺掉郭正陽的話，一等郭正陽傷勢痊癒，修為恢復，再去找他們報復，那絕對會更恐怖，但……　　但那也不是絕對沒希望躲過，跑啊！　　仙界這麼大，就算讓他們放棄家業親族，逃離萬林國一帶，哪怕以後在仙界做個無根野草，也絕對比直接死在這裏強！　　至於莫伊氏等飛升者開出來的懸賞，坑爹去吧。　　他們發誓，可以對天道誓言起誓，再也不跳這個坑了！　　而很多事，一旦有和你同進同退的人開了頭，那麼很容易就會引起連鎖反應，這一刻，事情也差不多，當第一波屁滾尿流狼狽逃竄的仙人出現后，其他方向的一些仙人，也紛紛反應過來，再跟着，就是一道道身影驟然遁起。　　“老子不幹了，媽的，追殺這麼一個超級變態，還這麼瘋，你們去死吧！老子不幹了，大不了日後逃離萬林國，仙界那麼大，我不信他會滿仙界追殺老夫，媽的！”　　“你們陪那個瘋子玩吧，你們都去死吧！在下恕不奉陪了！”　　“快走！”　　“這個坑，誰愛跳誰跳，你們就是拿出來再多財寶，老夫也不陪你們跳了！操他奶奶的！”　　……　　呼啦啦的，原本就算又死了四個真仙，但依舊還是有着一百多位真仙的追殺者，卻在眨眼間就有不下三十道遁光亡命逃竄，還是逃竄向各個方向。　　而在逃竄的過程里，一個個逃亡的真仙更不斷破口大罵，罵聲里，那種發自肺腑的恐慌慌亂，那種來自靈魂深處的崩潰和瘋狂，卻是誰都能聽得出來，同樣帶動一些還沒決定是否就此逃亡的真仙也變的面無血色，渾身亂顫不止。　　是啊，一百多真仙追殺一個真仙啊，還是一個重傷垂危之後，又屢屢傷上加傷，到現在都沒人知道郭正陽到底重傷到了哪一步，這種狀態下的被追殺者，不管怎麼看都是會手到擒來一樣被擒殺吧。　　可事實卻是在一而再的追殺后，一百多追殺者真仙里，卻有一個個真仙再不顧平時的風度和威嚴，再不顧忌自己高高在上的真仙身份地位，全都犹如喪家犬一樣尖叫着潰逃，那種場面落入本也就受了無數驚嚇的仙人眼中，所能產生的衝擊力絕對很強！　　“莫伊兄，怎麼辦？”　　這樣的場面，就是飛仙宮河宗主也看的一陣心驚肉跳，不過更讓他無奈的卻是在這一刻，接連追殺郭正陽多次，帶着那麼多人追殺，但到現在他自己就算想不承認也絕對瞞不過自己，他心下真對那個傢伙產生了由衷的恐懼之意。　　他已經在想，是不是趁着飛仙宮還沒有仙人隕落，趕緊收兵走人，他沒有走，一是因為抹不開面子，畢竟他是飛仙宗宗主啊，飛仙宗也是護夕宗麾下數得着的強橫勢力，上百真仙追殺人家一個，若最後他卻扛不住嚇，逃了，那以後他也別再飛影國呆了，還是趕緊跑到沒人知道的地方打發餘生吧。　　而除了面子之外，他同樣不想就這麼離開，一旦離開，恐怕他也真要帶着飛仙宗四處躲藏逃竄，唯恐被郭正陽找上門算賬了……　　隨着河宗主的話，面色陰沉無比的看着數十仙人犹如喪家犬一樣逃竄的莫伊空，卻張了張嘴，根本沒說出什麼來，因為他真不知道此時該說什麼，張了張嘴后又猛地回頭看向下方，下方那裡，卻是他在凡界的孫子莫伊錄，原本一個大好真仙，此刻卻被人像是死魚一樣插在一座山峰，洞穿心臟，不斷向外溢着熱血。　　莫伊空也快瘋了，不知道是怒瘋了，還是心疼瘋了，又或者連他自己也不得不重視的是，他心下有一種名叫恐懼的情緒，正在一點點滋長。

# 第四百九十六章 所有人都瘋了

　　“郭兄，郭兄……”　　……　　迷迷糊糊中，郭正陽聽到耳畔響起一陣急切的呼喚，跟着他才逐漸恢復意識，但恢復意識后，郭正陽第一反應卻是張口噴出一道血箭，才疲憊不堪的睜開了眼，入目可見的，在他身側就是�岷！�安琥等定海宗弟子，同一時間，身體上一股股劇痛也襲遍了全身。　　“太好了，你終於醒了！”　　“郭兄，嚇死我了，你終於醒了。”　　……　　看着左右驚喜的視線，郭正陽剛想說什麼，就又張口吐了一道血箭，下一刻，急忙閉上眼查看體內情況，而身體的糟糕狀態，卻也讓他自己都忍不住倒抽一口冷氣。　　身前左胸位置，一道劍傷深入肌肉半指，傷口還在不斷腐化，看上去那雖然也經過了一些藥物敷貼，但藥力卻遠沒有遏制住創傷。　　後背火辣辣的疼痛，一刀刀痕幾乎沿着脊椎把他上半身撕成兩截，那裡傷勢一樣在詭異的不斷加深。　　這是兩處最嚴重的肉身傷勢，一處是差點撕裂他脊椎，一處是差點洞穿心臟，其他肉身小傷，更是多達十幾處。至於靈海，一樣有許多處都崩裂出裂痕，近乎潰散的趨勢。　　可不是么，之前的他，雖然做出了驚人的偉業，一個靈仙初期，就在一百多真仙的追殺下，不止活着逃了出來，還一而再翻過去撲殺，最終驚得一百多真仙都有不少屁滾尿流的逃竄，嚇傻了無數人，但他自己所付出的代價，也絕對是極為驚人的。　　畢竟那是一百多真仙，不是什麼阿貓阿狗，郭正陽的實力也就是能和一個強大的真仙中期或後期正面抗衡，就算靠着陣法之力，可以讓他戰力暴增，但之前一次次布陣，畢竟只是他在重傷垂危下，調動左右天地之力倉促間布施出來的陣群，還每次都是來不及療傷，就又被追殺上來，一次次傷上加傷，他能在莫伊空等人圍困下，再次活着逃出來，也是再次施展了大型空間遁術，一次跨過了近千光里，不過那一次逃遁，剛從虛空中跌出，郭正陽就已經當場暈了過去，之後發生什麼事，他都已經完全不知道了，但看情況，這是被他帶着的定海宗隨身仙府內的安琥等人出手把他救回了仙府。　　深吸一口氣，疼的撕心裂肺，郭正陽雖然肉體強度比靈力修為都更可怕，但那麼多真仙的圍殺也的確不是吃素的，真仙初中期在和你玩命的時候，御使最強力的仙器攻殺，一樣可以傷到他。　　不過在劇烈的痛楚下，郭正陽還是不得不散發出靈識搜尋左右，這一座定海宗鍛造的隨身仙府，面積也不小，而且仙府內也不乏一些仙草仙藥之類。　　操控着靈識搜尋時，郭正陽再次身子一顫，不過這次倒霉吐血，而只是疼得他面色驟然一緊，麵皮都扭曲在一起的時候，又差點活生生被那巨疼折磨的暈厥，破裂處大量裂痕的靈海，你再散發出仙識搜尋左右，其實就像是普通人雙腿骨骼碎裂無數裂痕時，你還撐着去跑步一樣，那感覺，真能讓人爽的欲仙欲死。　　不過郭正陽還是靠着強橫的意志力壓下痛楚，快速搜索。　　幾十個呼吸后，等郭正陽身子一顫，又暈了過去時，一捧細雨才突兀出現，快速灑落在郭正陽身上，匯入他身體各處。　　“這……”　　“又暈了？郭兄的實力那麼恐怖，他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廝殺，才會傷的這麼重？”　　……　　一直都被郭正陽帶在隨身仙府里，�岷：桶茬�等人的確並不清楚外面都發生了什麼事，這不是郭正陽阻隔了仙府內眾人的視聽，而是外面發生的大戰都是真仙級的對決，一群靈仙，你就是讓他旁觀，他們都看不懂，看不清。　　所以直到現在，�岷０茬�等人也沒人清楚郭正陽在外面都經歷了什麼。　　不過看到郭正陽傷的這麼重，他們也已經拿出了定海宗最好的療傷丹藥給他醫治，卻根本起不了太大效果，最多是遏制了一些傷勢惡化的速度，再看着郭正陽好不容易蘇醒，幾十個呼吸后就又暈了過去，�岷Ａ餃艘步粽諾撓行┦腫鬮藪搿�　　不過就在兩人驚呼中，暈過去的郭正陽只是暈了幾秒鐘，就又睜開了眼，而且看臉色，已經比上一次好了些，至少那張臉上已經有了一絲血色和紅潤。　　“現在外面情況怎麼樣？我暈了多久？”　　清醒后的郭正陽，也很快就開口問詢。　　“你第一次暈了一百多個呼吸時間，我們發現不對，才把你接進了仙府，然後派了一個平時很少和外界接觸的靈仙初期在外面帶着仙府在趕路。剛才這次，你只暈了二三十個呼吸。”�岷＜泵�回答，隨後才又緊張的道，“郭兄，你的傷勢怎麼樣？怎麼會傷的這麼重？”　　“飛升者還是仙脈族？”郭正陽頓時鬆了一口氣，他兩次加起來都沒暈多少時間，加上最後一次出逃，是一次跳躍上千光里，而那幫追殺者又不知道他跳向哪個方向，那看來他們也沒那麼快追上來，隨後郭正陽也沒有回答�岷５幕埃�只是繼續發問，就是開口說話的時候，又牽扯到一些傷口，讓他疼的再次連連抖顫。　　不過還好的是，郭正陽之前已經調動了力量煉化一些仙草仙藥，而且是針對他眼前的傷勢最有效的丹藥，就算他煉製的療傷靈液，也只是從定海宗仙府內採取的仙草寶葯，但可以肯定，以他在丹道上的造詣，同樣的藥材他所煉製的療傷靈液，絕對遠比定海宗仙人煉製的丹藥強出十倍不止。　　這就好比地球世俗內一个中醫大國手，和一個普通醫院小中醫拿着同一套針灸給人治病，效果也絕對不一樣。　　“飛升者？”�岷Ｔ俅位卮穡�郭正陽也苦笑一聲，“讓仙脈族去，我們現在在萬林國。”　　交代一聲，在�岷５熱嗣偷匾瘓�，而後急忙去安排人手時，他才再次調動左右天地間的仙草寶葯，再次煉製靈液為自己療傷。　　幾十個呼吸后，隨着一蓬蓬藥液融入身軀，原本碎裂出無數裂痕的靈海也以肉眼可見的速度癒合，雖然那離痊癒還很遠，但郭正陽在驅動仙識時，也已經沒有之前那麼痛苦了。　　接下去，郭正陽意念再動，十幾個呼吸后煉製出一批新的靈液，靈液一出現，就匯入胸前劍傷，還是肉眼可見的速度，那裡一直在腐化的傷口，很快就停止腐化，更逐漸開始癒合。　　不止是胸前劍上，前後左右身體各處的創傷，隨着一波波來自不同仙草寶葯煉製的不同靈液一波波灑下，前後幾百個呼吸過去。　　郭正陽一身傷勢，從外觀上看去已經恢復了不少。　　但也只是外觀，之前在重傷垂死中一次次又拼了命施為，一次次傷上加傷，而且每一次都很嚴重，他的一身傷勢，想要完全痊癒，就絕對不是一時片刻能做到的了，至少以眼下定海宗仙府內的這些仙草寶葯，還遠做不到讓他快速痊癒。　　“噗～”　　“郭兄，我能不能問你一個問題？”　　……　　當郭正陽已經可以忍着痛楚站起身子，輕微行動時，一側卻是一道道噴飯聲，還有安琥震驚莫名的怪叫。　　“什麼？”郭正陽詫異的看去，安琥則連抽着麵皮，抬起手指指了指，最終才頹然放下，“你真的是人族？不，不只是人族，世間萬族，再強橫的也沒有你這種變態能力吧？你之前受的傷，我們都檢查過……普通仙人，不躺個幾年根本不可能起身的，就算是身邊有仙界最好的丹道大師來治療，沒個幾天也休想有絲毫行動能力吧？？你剛才調來的那些靈液，是從哪來的？”　　“從你們仙府內找的仙草寶葯煉製的。”郭正陽啞然，隨後一口回答，卻又驚得安琥等人連翻白眼，甚至有人因為巨大的刺激，都差點驚暈過去。　　從他們仙府內找到仙草寶葯當場煉製的？這……郭正陽什麼時候煉丹了？那就算不是丹藥，而是靈液，但看得出這些靈液絕對遠比一般丹藥更恐怖的多！　　雖然早知道郭正陽剛飛升幾個月，就能力戰湯景秀那樣的真仙初期，還是輕鬆戰勝，這根本就是無法形容的超級妖孽，他們也以為自己在面對郭正陽時，已經有了充足的承受力，可現在，所有人也都還有些接受不了如此一幕。　　“郭兄，外面？你怎麼受了這麼嚴重的傷勢？”長久的驚愕之後，過了幾十個呼吸，�岷２胖沼諢毓�神，而後即緊張又擔憂的反問。　　郭正陽看了�岷Ｒ謊郟�才苦笑着搖頭，“詳細解釋的話，太耗時間，我只能以最簡單的方式來說，那就是外面有八九十個飛升者真仙，和四五百下遺族真仙一直在追殺我，他們分散開追殺，力量雖然沒有集中在一起，但我之前也被一百四十多個真仙圍困住我，連續被圍兩三次，我才傷成這樣。”　　“五六百真仙追殺你一個？？媽呀……”　　“噗～”　　“這……”　　“你……”　　……　　一句簡單解釋，在場所有人都瘋了。　　郭正陽一個靈仙初期，能在一對一的時候戰勝一個真仙初期，這已經是放在整個仙界都能用神話來形容了，可現在五六百真仙追殺他？這，這絕對是從仙界開闢一來，都絕對沒有過的恐怖景象啊。　　更恐怖的是，郭正陽竟然在那麼多真仙追殺下，還活着逃了出來？　　當然，那些真仙分散開了，可沒聽郭正陽說么？他之前就算沒有面對所有真仙的圍殺下，也被一百多真仙圍住了，圍了兩三次？郭正陽一個靈仙初期，在一百四十多個真仙包圍絞殺下，連續兩三次成功逃脫？　　聽到這些，�岷５熱司退鬩彩竊綬繕�了上千年的老牌仙人，可還是全都瘋了，更已經又好幾個人都直接嚇暈了。

# 第四百九十七章 前因

　　“好了，我現在出去代替那個仙脈族趕路。”　　�岷５熱巳�都被郭正陽所說的嚇瘋了，有人直接暈了過去，沒嚇暈的也只是在死死發獃，完全就像失了魂魄一樣，再無絲毫反應，而看着眾人的震驚，郭正陽倒是無奈一嘆，再次開口。　　一句話說出去，青海等人依舊毫無反應，似乎沒聽到一樣，郭正陽這才翻了個白眼，閃身到了仙府外，府外，一個出身定海宗人族仙脈族女仙正在帶着仙府小心翼翼遁行。　　等看到郭正陽出現，那女仙才一驚，剛想說什麼，郭正陽就擺擺手，“我來帶路，你回去吧，萬林國萬寶城，還有飛影國護夕宗，自從布下禁空大陣開始，就已經在這一帶下了死令，任何仙人不得外出，但凡被他們遇到，真仙以下直接殺無赦的。”　　他的傷勢距離痊癒還早得很，現在的他若是再遇到戰鬥的話，恐怕最多也只能發揮半成實力，現在就是再被一個真仙發現，都危險的很。　　可郭正陽也沒辦法，之前在逃亡中他早知道了邊界一帶的兩個五品勢力下了命令，只要是這一帶的仙人就不得走出城池，否則一旦遇到就是毫不猶豫斬殺，這也不奇怪，那邊誰不知道郭正陽是帶着上萬定海宗仙人一起逃掉的，若是郭正陽自己躲在仙府里，隨便挑一個定海宗仙人帶路，那找個眾真仙都不認識的太容易了。　　所以有這樣殺無赦的禁令，很正常。　　而郭正陽從上次逃出近一百五十名真仙的包圍圈到現在，昏迷過去和療傷的時間，已經有十多分鐘，仙界半刻時間，那就算他跳出上千光里之地，其實對於眾多追殺者來說，也已經很長了，上千光里，隨便一個真仙中期都能保持一秒鐘七八光里，一分鐘幾百光里……　　就算他們不知道自己逃向哪裡，可對方那麼多人，只要分散一下，絕對可以在幾分鐘內搜遍四面八方。直到現在還沒人趕過來，斬殺掉在外面帶着仙府趕路的這位定海宗仙脈族，這已經是很大的運氣了。　　不過郭正陽也能猜出，這可能是自己的瘋狂反撲，嚇住了不少人，讓那些人不敢分散太開，不敢再輕易追蹤……　　但就算如此，半刻時間過去，說不定原本還在各地的追殺者，又有不少人匯聚到了某地，到時候五六百真仙集結，膽子無疑會變大。　　那他真是想不出來都不行！　　再遲，就又會有大麻煩的。　　而且走出來自己帶路，郭正陽也是希望能在外面多找到一些更有用的仙草寶葯療傷，定海宗隨身仙府內的那些藥草，不是絕對沒有貴重的，但九成九情況下，那些藥草價值也很有限，畢竟定海宗只是一個二品宗門，偶爾能在外面發現一些極品藥草移植回宗門還正常，但大量的珍貴藥草，就絕對不可能有了。　　反而在外界的荒天野地中，卻可能有不少奇寶，比如回生花之類，不就是在荒野中生長的么？　　為了儘快恢復傷勢，也是為了保命，郭正陽不得不親自出來趕路。　　說到這裏，也不得不說的就是，郭正陽雖然前前後后斬殺了12個真仙，但那12個真仙的儲物戒指亦或者隨身仙府，他一個都沒收繳。　　原因很簡單，真仙的儲物戒指雖然貴重，裏面的好東西肯定要比定海宗強上許多，也很可能有不少對郭正陽有用的丹藥或者仙草寶葯，但郭正陽怕，怕那些仙人的儲物戒指或隨身仙府里，隱藏什麼可以被追蹤感應的寶貝。　　那些人，身邊都不缺乏真仙級師長之類，萬一有人彼此交換什麼可追蹤感應的印記，等自己有危險時可以讓其他人趕去救助，那郭正陽在殺人後把那些東西收起來，麻煩就大了，幾百真仙追殺他，他哪敢帶個能被人確定方位的東西在身上？　　雖然那些儲物戒指或隨身仙府里，並不一定存在可以被人追蹤反應方位的東西，但也有不小可能有，郭正陽沒時間也沒精力去一一分辨分析，自然就不可能收繳了。　　否則，他也不需要現在在荒野中尋找可用的草藥了。　　“郭兄，你怎麼出來了？你的傷勢那麼重……”　　“是啊，雖然我們知道你很……很沒法說，但你現在的傷勢？”　　……　　就是在郭正陽吧那仙脈族女仙送回仙府，自己也隱去身影，再次小心翼翼趕路時，仙府內，�岷：桶茬�激動的聲音才馬上傳了出來。　　那兩位剛才的確太震驚，根本沒聽清郭正陽的話，直到他消失了，出來了，兩人才反應過來。　　郭正陽無奈，只能再次解釋一番。　　一番解釋，也頓時讓兩人又紛紛啞然。　　啞然幾個呼吸，�岷２毆毆值母鋅�，“郭兄，這次真是我們拖累你了，要不是我們，你也不會……”　　他真不知道說什麼了，有真仙以下的誅殺令，�岷５娜訪靼字揮泄�正陽帶着趕路才是最安全的，但他也實在內疚的厲害，畢竟郭正陽的傷勢有多重，他很清楚。　　“�嶁鄭�你當初在有滅門之禍的壓力下，為什麼還會出手幫我一個剛飛升的素不相識的靈仙護法？”郭正陽也隨着�岷５幕俺聊�了幾個呼吸，才突然笑着反問。　　他會落得現在這個地步，就是因為還�岷：桶茬�一個護法之情，但他的確一直在疑惑，當時的�岷＃�滅門之禍壓力下，為什麼還有心思幫他一個剛飛升的，甚至不惜在當地逗留了幾天，那時候安琥的表現才是正常的，安琥可不止一次催促兩人快點回宗門。　　就算安琥在為郭正陽護法的時候，也從沒偷過懶，也都是儘力幫郭正陽阻攔那些來犯的傢伙，但若是沒有�岷Ｔ冢�那傢伙肯定不會管他死活，早就走了。　　“嘿，我飛升后，拜在令師門下，令師也對我有過再造之恩，而那次的禍，是小師妹闖出來的，就算是死，但若是因為小師妹和令師，我也絕無怨言，那個時候我們也已經外出尋找了一個月的回生花，毫無下落，以回生花的秉性能力，恐怕早不知道逃到哪個安全之地了，我當時對尋找到回生花也根本不報多少希望，只是等死，而令師和小師妹都是人族，你也是人族，我也向來對人族觀感挺好。”沒想到這時候郭正陽會問這個問題，�岷６倭艘幌攏�才古怪的解釋起來。　　一番解釋郭正陽聽的愕然，愕然之後是失笑，隨後更很快搖搖頭，繼續遠遁。　　前遁中，一邊通過自己對天地間的精深感悟，感應着大片範圍內是否有各種奇珍草藥存在，他才一邊對�岷；鞀埃�“沒有你們護法，我剛飛升時肯定會很麻煩，這次的事，我也會幫你們扛過去。不要再說話了，萬一等有人搜索來，發現你的傳音波動，麻煩就大了。”　　說過一句，他才繼續趕路。　　幾十個呼吸后，他沒能從左右找到有用的東西，但這幾十個呼吸里，也沒有發生追殺者出現的事，倒讓郭正陽詫異了一番，難道那群仙人，真被自己徹底嚇破膽了？這麼久還沒人追來搜索？　　但這是好事，他只會對此暗樂。　　再一次小心翼翼趕路，郭正陽因為身上傷勢太重，太恐怖，還要在飛遁中盡量遮掩身影氣息，所以他的速度也一驚降低到了極限，現在他的速度，一秒鐘幾乎只能維持0.01光里，慢的嚇死人，但他也根本別無選擇。　　等又飛掠出幾百個呼吸，郭正陽才突然身子一凜，停下身子后就小心翼翼遮掩所有氣息。　　再跟着又過了十幾個呼吸，後方天地間才呼啦啦遁來一大片身影，一次，一百多真仙連綿成群，掃蕩搜索着左右。　　郭正陽苦笑連連，但他還是冷靜應對，只是儘力維繫隱藏着的身影，而等一百多真仙細細搜索，最後毫無結果的揚長而去時，郭正陽才長舒了一口氣。　　“看來運氣不錯，那個極為擅長搜索的傢伙並不在這群人里。”　　不久前郭正陽隱藏在那一片海底，上空飛過幾十個下遺族真仙，就有人發現了他，當時他還沒有重傷呢！　　也正因為那次被發現，郭正陽才會在隨手一而再又重傷、傷上加傷。　　而這一次，一百多真仙從他頭頂飛過，其中不乏一些飛升者真仙後期，也不缺氣息連綿在一起，運轉聯合秘術搜索的，卻沒人發現他，不是這群人沒用，是那次發現他的那個仙人太妖孽罷了。　　郭正陽的隱藏能力，早已經過一次次證明，如果他不故意暴露，就是飛升者真仙後期也會一次次失手，所以那些人發現不了他，才是正常。　　畢竟他的能力是經過十幾萬年鑽研后得到的，那個第一次在聯合左右十幾個下遺族真仙的氣機后就能發現他的，才是在搜索秘術上有妖孽級的能力的。　　好在這一次，那位並不在上空，否則郭正陽又要玩命逃了。　　不過這也不奇怪，郭正陽從一千多裡外跳過虛空，逃逸方向可能是四面八方任何一個方向，而那群追殺這裏估計也只有那麼一個在搜索術上有妖孽能力，那會準確選擇到郭正陽逃亡的方向追來，概率只是七八分之一，甚至那個在搜索術上有妖孽能力的傢伙，現在都不一定還在，或許已經被郭正陽殺了，也或許被嚇跑了呢？　　所以他這次沒被發現，看起來是運氣，其實細細推敲一下也正常。　　長舒了一口氣，而後等這那批仙人走得遠了，他才再次小心翼翼向前飛遁，不過飛遁中，他更多心思還是花在搜索左右天地間的仙草寶葯上，只有儘快恢復傷勢，他才有更大把握逃亡。

# 第四百九十八章 奇葩仙植

　　“不錯，總算又找了些有用的藥草。”　　距離頭頂上飛掠過那一百多真仙追殺者，已經又過去了一刻，一刻時間里郭正陽小心翼翼前行，只飛遁了十光里左右，不過他飛遁的距離雖短，但在持續的搜尋下，卻已經發現了一二十株對自己傷勢有用的仙草寶葯。　　畢竟他就算站在原地不動，以自身對天地的了解，也可以查看感應到周邊數百光里之地，雖然在重傷垂危的狀態下，這種事做起來很吃力，但為了療傷，吃力也要做，搜遍前後左右各三四百光里之地，這麼大一片地帶，他也只發現了一二十株比定海宗隨身仙府內大部分藥草都更好些的東西，而且這些東西也有不少都隱藏的很深，是他靠着精深的天地造詣才能發現，但這也正常，若不是那樣的話，這生長在荒野中寶葯，恐怕早就被一些外出遊歷磨練的仙人們搜略光了。　　而一二十株有用的藥草，郭正陽更是物盡其用，哪怕不是所有的仙草寶葯都可以煉製療傷靈液，但他也在盡量調配搜尋可以輔佐的低階仙草，利用自己的丹道造詣去調配融匯。　　到現在，他也有了完整而完善的方案，如何把那些東西的功效發揮到極限。　　感慨一聲后，郭正陽才停下身子呆在一顆巨型山石后，發出仙識催化那些藥物。　　十幾個呼吸，等一波波靈液憑空出現，直接沒入隱藏着身形氣機的郭正陽體內，一股強烈的舒適感才讓他忍不住輕吟了一聲。　　之前的傷的確太重太重了……而只是勉強恢復了半成傷勢，就又不得不出來趕路，躲避追殺，那種滋味絕對不好受。　　不過現在隨着新的靈液匯入身軀，郭正陽身體內外的傷勢，也再次以肉眼可見的速度開始復原。　　又只是幾十個呼吸后，等左右不再出現靈液，郭正陽才神色一震，嘴角露出了一絲笑意。　　這不是說他的傷勢已經完全復原了，那才是開玩笑，不過到現在，他一身傷勢也恢復了兩成，就算再遇到廝殺，也有了一定的自保之力。　　這才只是一刻時間，就又讓傷勢恢復了一成多，如果再給他幾刻或者一節時間，讓他可以不受打擾的尋找仙草寶葯來療傷，估計他也真能儘快恢復到全盛時期的。　　這樣的療傷休養速度，他也很滿意，畢竟之前�岷：桶茬�等人所說的都是很正確的，像他之前昏迷時的那種傷勢，換了其他仙人接受一般療傷，不躺個幾年恐怕連起身都做不到，就是來了丹道大宗師，沒個幾天治療也達不到讓人起身行走的程度。　　郭正陽只是用幾百個呼吸就能行動，又過了這麼短時間，就能恢復兩成傷勢……這也本就是另一種神話了。　　恢復了一定的傷勢，郭正陽的速度也快了些，至少比剛才那種慢吞吞的，一個呼吸只能維持行進0.01光里的水準快多了。而附近範圍能用的仙草寶葯，也被搜颳了乾淨，接下去他就是全力趕路，以期等到了更遠的地方，再尋找新的有用藥物。　　……　　“咦，這些是什麼？”　　又是幾刻時間后，郭正陽突然出現在一座寧靜的山谷間，這山谷長寬面積不大，一眼可收入眼底，谷深處是一片從天奔騰而下的長河匯入深潭，譚外只有一片片長勢普通的綠草地。　　只不過在綠草地中央，大約長寬各幾百米的地帶，卻是一片荒土，荒土間生長的是一株株奇怪的仙植。　　這些仙植長相奇特，蔓延出大地的部位繁茂粗壯，盤根糾錯，向上則延伸出細嫩柔軟的火紅色枝桿，而在它枝幹之外，還有大片大片的綠恭弘=叶 恭弘灑落，猛一看去，就像是一個盤膝坐着的人影體外批了一件綠色大衣，人影有大有小，大的彷如成年男性盤膝端坐，小的則如嬰幼兒盤坐一樣。　　如此外觀雖然也算奇妙，但郭正陽來了仙界這麼久，各式各樣再奇特的花草也見得多了，若這些東西只有外形古怪，那他還真不會感興趣。　　真正讓郭正陽詫異，甚至在發現這些仙植后不惜繞路趕過來查看的原因，是因為這些東西生長形勢，很詭異。　　一株細小如嬰兒披着綠意盤坐的仙植，枝恭弘=叶 恭弘一顫，就彷彿人類吸氣一樣，左右大片大片濃郁的仙氣就會被盡數吸入其體內，一口磅礴的仙氣吸進去，等枝恭弘=叶 恭弘又一顫，彷彿人類悄無聲息吐一口氣，原本只有嬰幼兒盤坐大小，氣息也只是和凡界道君境初期相當的仙植靈力波動，就會直接跳躍到可以和道君境中期媲美。　　第一個呼吸是這樣，第二個呼吸，枝恭弘=叶 恭弘兩顫，兩個呼吸，它所散發的仙植靈力波動就會蔓延到道君後期的程度。　　就是這樣一次次跳躍，一二十個呼吸，這種仙植就會生長到犹如成年人盤坐下來時的大小，然後體內所散發的仙植靈力波動，也會攀升到長生境巔峰的程度。　　再然後，嘭的一聲，就死了！　　化為一片枯枝落恭弘=叶 恭弘，腐爛的枝恭弘=叶 恭弘融入大地，等上兩個呼吸左右，在之前的位置附近又會出現一株新生的，犹如嬰幼兒一樣大小，靈力波動也很微弱的仙植。　　這新出現的也已經不是之前那株，而是嶄新的一株，畢竟不同的生命之間有不同的生命氣機烙印，凡界地球上無數楊柳樹，你恐怕把它們全部堆積在一起，也找不到完全一模一樣的，這裏的仙植也是，雖然每一個外觀看上去都大致差不多，但各種細微差別以及不同的生命氣機，也很容易被分辨出來。　　這才是讓郭正陽驚愕的原因，雖然見多了各種各樣的奇妙仙草寶葯，外形什麼的再奇葩，若只有外觀他也絲毫不會驚訝。　　可眼前這玩意，一株仙植從誕生那一刻起，到鑽出泥土生長，再到化為枯枝落恭弘=叶 恭弘腐化，其一生竟然只有幾十個呼吸時間？？　　而就是在這幾十個呼吸內，其靈力波動氣息不斷攀升，從最初只能和道君初期相當的靈力藥性波動，幾十個呼吸后就達到巔峰，可以和長生境媲美，再直接腐化，孕育出下一代新的仙植，這東西真的好奇葩！　　而此刻在這山谷間，因為一代代的奇怪仙植不斷隕落、誕生，速度太快，所以你還真不好去查這裏共同有多少這玩意，郭正陽數了一下，這裏的這些奇怪仙植大概情況就是同一時間能保持二三十株數量。　　二三十株不斷生長滅亡，時時刻刻在吞噬着左右大片仙氣，導致這山谷一帶數光里之地，仙氣基本都比較稀薄，雖然仙氣被吞食一空后，馬上又會有更遠處的仙氣匯聚而來，填補這一代的虛空，但這些奇怪仙植也在時時刻刻吞噬，所以這裏就像是一個長期存在的小黑洞一樣，附近數光里內，的確是除了這二三十株奇怪玩意，再無其他成氣候的仙草寶葯。　　就彷彿一片土地上，有幾株參天大樹生長，然後遮掩吸收了所有陽光水分，搞得這裏其他植物很難生存生長，就算有，也只是一些小草苔蘚之類。　　“這些玩意生死交替，以及生長速度太誇張了吧？”　　本就是因為這裏的仙植太奇葩才趕過來看看，等真的看到這些之後，郭正陽心下的好奇心無疑更大了，生命這麼短暫，卻能生長的這麼快，繁衍的這麼快，一二十個呼吸，就會是一代植被的交替，那一天呢？一年呢？　　他都不敢想象繁衍發展這麼快的傢伙，一年內會經歷多少代繁殖。　　也幸虧這些東西基本是死了一株后，也只會繁衍出一株新的，否則若是它能一株繁衍兩三株，要不了多久就會把整個仙界侵佔吧？你沒看這些玩意只是二三十株，靈力波動氣息也不強，但幾乎已經把附近數光里之地的仙氣吸食的稀薄無比？　　還有就是，它這一生雖然短暫，但也未免太燦爛了！　　一個呼吸循環下來，一呼一吸就能壯大一個等階？從只是散發出和道君初期相仿的靈力藥性波動，到壯大到能和長生境媲美的靈力藥性波動，只需要一二十個呼吸？　　這生長速度，嚇死人啊！　　到底是什麼樣的結構，才會導致如此奇相？如果修士或者仙人修鍊時能有這進展……　　“咦？”還在感慨中，郭正陽剛想到什麼就突然神色一震，腦海中也蹦出了一個奇妙的念頭。　　而剛蹦出來這念頭時，他除了感慨之外，也只有啼笑皆非的感覺，覺得自己想太多了，那根本是扯淡。　　可仔細一想，他卻發現，自己似乎不是不可能把幻象變成現實，雖然不知道這些仙植到底是什麼樣的內部構造，才能讓它們的一生變得如此華麗而詭異，那也絕對是修士模仿不來的，可但問題是，他一身造詣在不少方面已經是直追天道的高度，未必不能研究一下，嘗試着去模仿模仿！　　人類模仿動植物或者野獸，創造各種奇特技藝的事，絕對是很正常的，比如凡界普通武者都可以觀摩蛇虎之類捕食的過程，創造一些普通人演戲的武技，再比如科技社會，人類根據蝙蝠的聲波研製聲波探測什麼的……　　這種模仿學習，的確是很多的，只要郭正陽對天地的理解，在丹道禁制等方面的造詣足夠，未必不能研究揣摩這奇葩仙植的生長方式，用來提升自己的實力。　　如果他能研究出這些奇葩仙植是如何在鯨吞仙氣的同時，把那些仙氣轉化為自身的靈力藥性，飛一樣的速度壯大自身，只要有一點收穫，就算比不上這奇葩植物的程度，但哪怕只有其千分之一的功效，他一樣可以在提升修為上擁有令人瞠目的效果的。　　若是修為有了大提升，那後果呢？

# 第四百九十九章 問仙子

　　“這……這東西好奇怪，一生竟然這麼短暫，而且生長速度這麼誇張，我聽都沒聽過。”　　“我也不知道。”　　“我想起來了，這是問仙子。一種數量極少，很罕見的仙植，我只是隱約聽人說過問仙子，聽說這種問仙子生長起來，只有等某一代突破到適合靈仙使用的寶葯，才有大用處，至於普通問仙子，雖然很奇特，但基本沒什麼用，只能被一些還未修鍊到靈仙境的下遺族或仙脈族用來煉製提升類丹藥，不過因為這玩意太稀少了，也沒人真會用這些煉製提升類丹藥，真要得到了，還不如帶入隨身仙府培育，一旦有哪一天，等某株問仙子生長到成熟體時不化為枯枝，而是突破自身枷鎖，靈力藥性達到靈仙適用時，就會有大用處。”　　……　　郭正陽準備拿這山谷內的奇葩仙植做參考，用以推演自身修鍊，不過在隨後，他也沒有立刻行動，而是走到諸多仙植身側，傳音向定海宗的那隨身仙府，問詢�岷５熱聳欠裰�道這是什麼。　　最初問詢時，�岷０茬�等卻紛紛瞠目搖頭，都沒見過甚至聽都沒聽過如此奇葩的仙植，等那兩位又把其他定海宗仙人召集過來，大面積問詢中，才終於有一名定海宗靈仙恍然大悟般的開口，給了郭正陽一個答案。　　問仙子，極為稀有罕見的仙植，不過普通狀態的問仙子雖然罕見，卻基本沒大用，只能煉製一些讓靈仙以下下遺族或仙脈族使用的提升類丹藥？只有等它們偶爾間有哪一株打破自身至酷，不在靈力波動氣息和長生境媲美時就腐化死亡，而是直入更強境界，才有大用？　　那時候的問仙子，究竟有什麼大用，那個仙人也並不清楚，他只是道聽途說罷了。　　而得到這樣的答案，雖然並沒有讓郭正陽徹底滿意，可他也知足了。　　接下去，郭正陽才一邊監聽着左右天地，一邊站在一株問仙子身側，開始觀摩研究其內部結構。　　是，他沒有直接把這些東西收入仙府的打算，因為那不可行，如果把二三十株問仙子全部收入仙府，那憑這些玩意鯨吞仙氣的本事，就是一座仙氣充盈的仙府，也會在短時間內被問仙子吸納一空。　　到時候仙府內仙氣枯竭，他怎麼辦？他要麼利用仙府去吸納正常天地間的仙氣，到時候一樣會產生大片天地靈氣被鯨吞的大景象，要麼就讓這些問仙子失去了繁衍生長的條件，只能先用術法禁錮封存，可被禁錮封存的問仙子，還怎麼研究？　　所以郭正陽想研究，最好的就是在這片天地間，在這二三十株問仙子不斷生長隕滅新生的過程里研究，才能把它們的特性研究透徹。　　至於呆在這裏研究會不會太危險？他已經監聽着左右天地了，等追殺者出現在這一帶，他再把這些東西封印起來，挪入仙府逃逸也不遲。而根據他推斷，那些追殺者也應該不會太快出現，之前幾刻時間，他已經摸出了那些真仙的部分規律。　　自從他玩命反撲了幾次后，那幫人的確是被嚇住了不少，現在他們搜索，就是從一個原點，那個原點就是郭正陽被莫伊空等人圍住的地點，從那個點開始，五六百追殺者分成了四波，每波一百多人，各自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搜尋。　　等向西方各搜索一刻多時間，那些人又會返回來，繼續搜回原點，然後彼此間再交換方位。　　之前幾刻時間，郭正陽又搜略一部分仙草寶葯，讓一身傷勢恢復了四成，從頭到尾，也只是遇到三波搜尋者。　　第一波就是他第一次出來療傷時那一百多真仙，那批人向西三刻多時間，才又第二次遇到了郭正陽，但依舊是毫無發現的離開，第三次，又是另外一百多真仙從他後方掠過。　　現在那批仙人也只是離開一百多個呼吸，郭正陽推斷那些追殺者是以為他上次即便逃了，也因為傷勢傷的太重逃不遠，所以已經把搜索範圍只鎖定了附近一帶，一遍遍來回交叉搜尋。　　他們是猜對了，但可惜的是那麼多仙人里，有能力發現他的實在太少。　　根據經驗，剛才從他後方掠過，再次搜索向西方的才離開100多個呼吸，估計還需要兩三刻時間才會返回來。　　這麼長時間，足夠他慢慢研究了。　　把仙識探入一株剛誕生的問仙子體內，隨着問仙子的生長去研究它的一切變化，一二十個呼吸后，這株問仙子化為腐恭弘=叶 恭弘消散，又催生了新一代問仙子，郭正陽也靜靜閉目，又思索了幾十個呼吸才盤膝坐下，手指牽引左右天地變化，自己的呼吸節奏也變得奇妙起來。　　輕呼一口氣，他體內都會傳來一陣嘩嘩聲，就像是問仙子吸納鯨吞左右天地間的仙氣時，枝恭弘=叶 恭弘輕顫的聲響一樣。　　但聲音模仿的一樣，郭正陽卻並沒有成功吸納來磅礴的仙氣。　　再次睜開眼，他才又把仙識探入另一株剛誕生的問仙子體內。　　……　　“嘩嘩～”　　一百多個呼吸后，等郭正陽再次盤膝坐在大地上，輕吸一口氣，這一次他體內卻不止已經產生了類似於問仙子枝恭弘=叶 恭弘輕顫的聲響，頻率也和身側那株正在生長的問仙子一模一樣，甚至他同樣在吸氣的時候，彷彿長鯨吞食海水一樣，把左右天地間的仙氣海量吸入體內。　　但下一刻，他卻張口吐出一口熱血。　　身子也劇烈抖顫，維持幾個呼吸，郭正陽又急忙把吸入體內的仙氣吐了出來。　　“竟然差點被磅礴的仙氣漲死，我根本來不及去模仿問仙子轉化吸納那些仙氣的方式，就被那些仙氣給撐傷了，真悲劇。”　　等終於緩過了勁，他才忍不住苦笑一聲，自己又受傷了，因為一次吸納來太多仙氣，來不及轉化，差點被那些仙氣撐漲了身軀，這主要也是因為他本就是重傷狀態，否則身體的承受力不會這麼弱。　　現在好了，本就重傷的身軀因為這一漲，好不容易才恢復了三四成的傷勢，反而又加重了些。　　糾結的厲害，但郭正陽還是很快又投入到了研究中。　　剛才是沒把握好，下次少吸納一些。　　……　　“嘩嘩～”　　又一次實驗，等這一次郭正陽一個吸氣后，吸入體內的仙氣數量並不多，至少他只是臉色一白就撐了下去，但隨後他又很快身軀亂顫，身子就像是千瘡百孔的破水桶，大量仙氣呼啦啦從體內流失出來。　　抖顫一陣子，他才又擦了擦嘴角的血色。　　不行，只是模仿問仙子鯨吞海量仙氣容易，但模仿它們轉化仙氣為自身靈力藥性，卻太難。　　……　　“噗～”　　“我不會自己把自己玩死吧？”　　……　　一刻后，平平穩穩試驗了一刻，郭正陽早已經能讓自己在吸氣的時候輕鬆鯨吞左右仙氣，但如何瞬間轉化那些仙氣為修為，卻接連失敗了十多次，一次次失敗，每一次都會讓身軀受點傷，到現在他原本恢復了三四成的傷勢，反而又惡化了許多。　　一次次失敗，也真讓他懷疑起來，自己再這樣下去，會不會把自己玩死。　　再次擦了擦嘴角的熱血，郭正陽緩慢行走在一株株問仙子身側，也開始思索自己還要不要繼續下去。　　先把這些東西移植進仙府，等養好傷之後，再動手研究？他怕自己沒時間。　　已經推測出那批仙人搜索的方式，郭正陽知道他們是輪流交叉搜索，4個隊伍，1隊來回搜索一次西方，下一次就是2隊過來搜，第三次是3隊，第四次是4隊。　　那第一隊和第二隊沒人能發現郭正陽，但第三隊第四隊裏面呢？　　郭正陽不會忘記在那些真仙裏面，有一個下遺族真仙，在搜索方面極為精通，上一次他還沒怎麼受傷，那個下遺族真仙就在和十幾位真仙聯手施展秘術時，把他搜了出來，雖然郭正陽也懷疑對方可能已經死在自己手裡，或者已經被嚇走了，但那只是一個可能，也可能人家就在第三隊或者第四隊裏面。　　所以他看似已經安全了好幾刻時間，但危機還是在的。　　以他現在的狀態，若是再被發現，恐怕形勢比之前還惡劣，所以在要麼儘快逃離這一帶，但想逃談何容易？他現在速度慢的嚇人，那些真仙往返搜索一次能飛遁三四刻，那是搜了多遠？幾千光里絕對是有的。　　沒辦法比追殺者跑得更快，郭正陽再按照緩慢的方式一點點療傷，的確太慢了。　　正因為這樣，他才會在發現問仙子后突發奇想，想儘快提升修為，一旦修為提升了，能操控更大面積的天地之力，他在短時間內布置的陣法威能就越大，也更有把握面對殺局。　　但問題是這一次次嘗試不斷失敗，不斷讓他傷勢繼續惡化，反而又給他帶來了更大的壓力。　　“我估計還有一兩刻時間，第二隊追殺者就會從西方返回這裏，這一兩刻，我是繼續試驗，還是逃？逃的話，肯定逃不了多遠，但繼續試驗，萬一繼續失敗，繼續讓傷勢惡化怎麼辦？”　　就算他心性堅定異常，這時候面對如此局勢，也很無奈的有了猶豫。

# 第五百章 瘋狂誇張的有限

　　“繼續，以我現在的傷勢，就算是逃也逃不快的，繼續研究，一旦出了成果，修為提升后，能操控更廣闊的天地之力，那才有更大把握。”　　“不過就算繼續，也不能再像之前那樣子單獨演化了，那條路不通！”　　“又該用什麼辦法推演？有了……像是萬妖譜可以讓人演化妖獸那樣，如果我能推敲出一種術法，改造自己，把自己改造的和問仙子一樣，豈不是就可以了？萬妖譜讓人演化妖獸，只要吞食到足夠的妖獸屍體，就是徹底的演變，包括能擁有該類妖獸的一切能力！！”　　……　　猶豫了幾個呼吸，郭正陽才下定了主意，還是繼續推演，不過怎麼繼續推演？那肯定不能再像之前十幾次那樣，那條路試驗了十幾次，一直都是失敗，而以他如今的天地造詣，在推敲出方案后，嘗試十多次都失敗，足以說明此路不通了。　　所以在思索間，郭正陽突然想到萬妖譜，就覺得眼前一亮，找到了一條新思路。　　萬妖譜，他在凡界得到萬妖譜已經一千多年，對那寶物的猜想推測，郭正陽最初時卻基本是猜一次錯一次，直到後來他在靈時府推演各種知識十多萬年，一身各方面造詣達到讓人驚嘆的地步，他才又重新研究過一番萬妖譜。　　而在一身造詣達到巔峰時的研究，也讓郭正陽又對這寶物有了新推測新猜想。　　他猜想……萬妖譜是混沌靈寶！！　　而且並不是單純的混沌靈寶，是一種混沌靈寶被精通煉器的仙人經過鍛造、改造，形成了一以混沌靈寶為根基的仙寶。　　這個新猜想對不對，郭正陽不知道，但也只有類似的猜想，才能解釋一件擁有着無窮妙用的寶物，幾乎能幻化演化任何一種妖獸，卻連聚靈期修士都能煉化使用……越強大的寶物，想煉化使用就需要越高的修為。　　這幾乎是定理，先天靈寶也不例外，只有萬妖譜在郭正陽長生境時還能大放異彩，還能擁有無窮妙用助人，但在郭正陽聚靈期時就煉化了這玩意，就這一點，那就是凡界仙界無數靈器、法寶、後天靈寶亦或者仙器、造物仙寶等等都遠無法比擬的。　　就這一點，它已經超出了一切人造寶物的界限，所以郭正陽才會推測它可能是混沌靈寶，雖然他也不知道混沌靈寶有沒有這樣的特性。　　不過萬妖譜這東西上卻有明顯的人工痕迹，被人打造成了一卷書籍，書籍封面上還有字體，這人工痕迹明顯的東西，卻又和先天靈寶之類截然不同，而就算先天靈寶蛻變成混沌靈寶，應該也不會誕生出太多人工痕迹的。　　所以郭正陽才推測，這是一件混亂靈寶為根基仙材，打造出來奇妙寶物。　　雖然這還只是他的猜測，對不對並不一定，但等郭正陽在仙界尋找到混沌之地后，把自己身上的歪葫蘆和靈界時也改造成靈界時的話，到時候就能驗證這猜測是否準確了。　　那些事，他現在做不來。　　但現在卻可以嘗試一下萬妖譜演化操控萬妖的能力。　　藉助那個思路，以他自身一身所學為根基，推敲一種類似的能力！　　甚至這個思路他以前在地球時也想到過，只是每次推敲一番后，總是無疾而終，根本無法把想象中的東西化為現實。畢竟若萬妖譜真是有人以混沌靈寶為根基，改造出來的寶物，那郭正陽就算能力在妖孽，也很難做到靠普通秘術禁制之類模擬出來的，但做不到歸做不到，他也因此而對模擬萬妖譜有了一定的認知。　　現在再把那些認知修改一下，很多手段都可以直接拿來用的。　　坐在原地又沉默了幾百個呼吸，郭正陽才輕吸一口氣。　　一身氣機突然詭異的化為問仙子氣機，和一株新生的問仙子幾乎一模一樣，但那也只是幾乎，等郭正陽在努力嘗試調整，想把自身生命氣機和那問仙子氣機做到完全同步時，那問仙子就成長到頂，噗的一聲化為一片枯枝腐恭弘=叶 恭弘，死了。　　郭正陽頓時苦笑起來。　　不過他倒也不氣餒，而是重新選擇一株新生的問仙子，繼續模擬推演。　　一二十個呼吸，再次失敗……　　失敗兩次三次，直到失敗了四五次，郭正陽一身氣機才在再次變化中，達到和一株新生的問仙子完全同步，再分不出絲毫差異，但這情況也只維持了一個呼吸就又變了，因為那株問仙子在一個呼吸后，隨着個體的生長又有了不少變化，就像是一個人從嬰兒長大到少年時，方方面面的變化絕對很大。　　等郭正陽繼續改造自身氣機，想追着那問仙子的氣機變化而變化時，卻總是會慢上一兩步，比如他剛追上上一刻的問仙子氣機，結果那邊已經又從少年變成了青年……　　連續嘗試，又是一百多個呼吸過去，郭正陽還是沒辦法做到連變化速度也和對方同步，真搞的他頭大不已，這東西太難伺候了。　　不過他也只感慨了一聲就又追了下去。　　足足近一刻時間再次晃過，等郭正陽又把自身氣機演化成問仙子時，才終於可以做到隨着一株問仙子不斷生長繁衍，他每時每刻都能和對方的氣機完全一致，完全同步。　　下一個呼吸，郭正陽才正式動手。　　隨着一株新的問仙子誕生，他直接把氣機演化的和對方一模一樣，而後運轉秘術驟然把自己的生命氣機入侵到問仙子體內，兩者徹底合一。　　嘩嘩～　　一陣枝恭弘=叶 恭弘顫抖聲響過，海量仙氣從遠處吸納而來，郭正陽也是吸了口氣，和問仙子一起鯨吞了大量仙氣。　　轉瞬間，等問仙子體內一股股玄妙的變化產生，把那些仙氣直接轉化為自身成長的靈力藥性時，郭正陽體內仙氣，卻也直接跳躍成修為……　　“成了！”　　瞬間大喜，狂喜。　　不過狂喜和驚喜中，他也並沒有影響到眼前的狀態，而是繼續和問仙子一起生長，雖然之前那一口氣，他吸來的仙氣不少，其實也只是和問仙子吸的那口仙氣相仿，只能讓一個道君初期的傢伙直接跳躍到道君中期，而郭正陽哪怕也轉化來了同樣程度的修為，但這對現在的他來說，根本就是沙漠中的一顆沙，汪洋中的一滴水，少的可憐。　　所以他期待的，還是後面……　　越到後面問仙子吸納來的仙氣就越多，增長就越大。　　“嘩嘩嘩～”　　問仙子一次次晃動枝恭弘=叶 恭弘，郭正陽也一次次吸氣，一株仙植和一個仙人，從左右天地間汲取來的仙氣數量也越來越龐大，越來越浩瀚，仙氣入體后問仙子是一段段暴增着生命氣息，郭正陽卻是一點點暴增着修為，雖然這些修為增長的不明顯，但每一個呼吸后的下一次，他所能暴增轉化的修為就越來越多。　　等二十多個呼吸過去，那株問仙子直接殞滅，郭正陽的氣息才與之分離，分離之後，他眼中也閃過一道精光。　　不過很快，他就又一驚……　　“怎麼會這麼少？”　　可不是么，一次次汲取轉化，越到後面吸納轉化的境界也越來越高，理論上來說，他應該可以直接讓修為暴增一倍左右，但實際上他此刻的修為，只是增加了一成左右！　　一個剛飛升的靈仙，進入靈仙境后壽元延長了，也把靈力修為轉化成了仙力修為，但嚴格說起來，剛踏入這門檻的靈仙，修為還是和長生境巔峰差不多一樣的。　　而一個修士從道君初期一直跳躍到長生境巔峰，這中間又增加了多少修為？如果郭正陽一次吸納轉化來這麼多修為，他的修為至少會暴增一倍，可實際上，他此刻增加的修為只是比之前多了一成。　　如果說郭正陽原本的修為是1，他隨着問仙子一起生長繁衍，吞吐那麼海量的仙氣之後，他轉化來的修為就會變成2，都此刻只有1.1左右……　　“奇怪，難道之前推演的還是不完善？還有很大紕漏？不然不會把吸納來的仙氣，只轉化百分之五左右。”疑惑的低語一聲，低語中，郭正陽才突然一拍腦袋，搖頭苦笑。　　自己是傷勢太重傷的傻了么？　　他雖然也是初入靈仙，但修為本就比初入靈仙者強得多，他在長生境巔峰時，修為是普通巔峰的九倍，飛升后靈海面積和靈仙中期相當，修為也是和初入靈仙中期的差不多，是初入初期的仙人九倍，所以……　　問仙子所散發的靈力藥性波動，只是和正常長生境初期巔峰一樣，那他從頭到尾和問仙子一樣跳過一各個階段，算起來也就是吸納了一個正常的長生境初期巔峰的修為，可不就是他自身修為的一成左右？　　明白是自己犯了傻，郭正陽才又興奮起來。　　不可能不興奮，因為這又是一個奇迹啊。　　一個靈仙壽元一萬年，若初入靈仙初期修為是1，初期巔峰就是9，中期巔峰81，後期巔峰729，大圓滿巔峰6561。　　而就算是飛升者，想從靈仙晉陞到真仙，也基本是幾十個飛升者才有幸能有一個晉陞，這不只是因為瓶頸恐怖，也包括個境界修為差距太龐大，你就算一直吞服丹藥修鍊，一樣需要海量時間。　　簡單來說，一個初入靈仙初期的，不斷吞服丹藥修鍊，也需要十幾年、幾十年或者幾百年才能修鍊至初期巔峰，就是他們把修為從1修鍊至9，基本需要十幾年、幾十年、幾百年，越到後面時間還會變的更長，這也都是指的仙界年。　　郭正陽呢，利用自己所學模擬推演問仙子的生長，竟然幾十個呼吸，就把修為從1變成1.1，這有多可怕？他靈海面積雖然比普通仙人大，但修鍊起來一樣更麻煩，比普通仙人修鍊的更困難，現在卻演繹出這樣的奇迹。　　這事一旦傳出去，所能帶來的震撼性絕對不比他一個靈仙能從上百真仙圍殺下活着逃掉差了，甚至更強大。　　所以在過了最初的疑惑階段后，郭正陽剩下的就只有狂喜。　　“按照這種速度，我豈不是很快就能修鍊至靈仙初期巔峰？到時候修為暴增那麼多，能運轉的天地之力也會變得更龐大的多……咦？不對！！”無邊的狂喜中，郭正陽剛想着能嚇死人的前景，卻又一驚，因為他發現之前和他同生同體的那株問仙子在這一次隕滅后，並沒有催生新的問仙子！！　　這頓時讓他大驚。　　沒辦法不驚，如果問仙子一直生生死死，一代代交替，這裏的問仙子就用不完，他可以一直用來瘋狂提升修為，但若是被他融合過的問仙子用一次就死了，徹底死了，不再孕育後代，那豈不是很快就會把這一帶所有問仙子全部消耗完？　　這差別絕對很大很恐怖的，畢竟這一帶的問仙子數量基本都只能維持二三十個，死一個生一個，一直循環。　　若是他用一次，被用過的就不再催發新生命，豈不是幾百個呼吸，所有問仙子就會全部耗空？那他就算也能持續提升修為，所能提升的修為也很有限？？！　　驚了一下，郭正陽又急忙沉下心神，繼續思索推敲之前構想出來的術法，但來回推敲多次，卻根本找不出一絲破綻，直到這時，他才無奈一嘆，看來，這從萬妖譜模擬出來的手段，也多少帶了一些萬妖譜的特性，萬妖譜就是完全吞食某一種妖獸的屍首，吞的渣都不剩，他現在模擬幻化，也是一次演化，就會徹底斬斷一株問仙子的全部生機，看來，他也只能提升到很有限的修為了。　　不過，他一樣清楚，這個有限，也是一種極為瘋狂誇張的有限！說出去能活活嚇死仙人的有限！

# 第五百零一章 現在呢？

　　“行了，不能再提升了，剩下這幾株問仙子，要封禁起來等以後研究，現在我的修為也已經提升了兩倍，再廝殺起來也比之前更強的多了，足以做很多事了。”　　又是幾百個呼吸后，山谷間，郭正陽一株株的去模擬同化問仙子，這裏的問仙子，雖然每一段時間內的數量都一直在變化，但大致情況還是不變的，比如一株問仙子從出生到死亡只有一二十個呼吸，這一個呼吸因為死了幾株，死掉的也還沒有孕育出下一代問仙子，所以數量可能只有21，但下一刻新的孕育出來，又會變成23，再等一個呼吸又有問仙子覆亡，數量又變了……　　但整體來說，那就是一株問仙子死，還會孕育出新一代問仙子，死一個生一個，一對一，所以若把所有生長出來的問仙子用術法秘術封禁起來，不讓它們生長死亡，那最後就可以得到26株問仙子。　　郭正陽在剛才那段時間里，總共利用自己推敲出來的手段，讓20株問仙子徹底消散在天地間，不再孕育新生命，而他的修為也在一次次堆積累加中，幾百個呼吸，就提升到了3！　　恩，初入靈仙境是1的話，郭正陽現在就是3，這變化絕對是極為驚人的。　　有更大的力量，就可以調動更龐大寬廣的天地之力，若只能他只能調動查看周邊天地數百光里，現在一下子就又翻了三倍，若之前他在倉促間能布置出來的陣法，只能困住幾十個真仙幾十個呼吸，那現在他再在倉促間調動天地之力，他至少能困住同樣數量實力的真仙上百個呼吸。　　若以前他玩命催發天地之力，徹底摧毀一切，吸納來的力量只能勉強斬殺一個強大的真仙中期，而且斬殺的時候還會一而再脫力，讓自己不斷受傷，比如當初斬殺莫伊瑜時就是如此，但現在，他有了比之前更龐大的多的力量根基，再做這些時就會很輕鬆……　　短短時間，幾百個呼吸而已，修為就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郭正陽卻也充滿了感慨，問仙子這種東西，的確是太神奇了。　　雖然在別的仙人眼中，靈力藥性波動只在靈仙以下的問仙子根本沒什麼用，但對他來說，這絕對是極品寶貝。　　可惜這裏只有26株，如果再多出來些，若這裏真有幾百株上千株，說不定他都能在短時間內直接把修為提升到初期巔峰了。　　可惜他靈海面積已經比靈仙中期的仙人還大得多，如果說他剛入靈仙初期時，修為是1，修鍊到正常巔峰就是9，但之前劫殺莫伊瑜，卻又讓他靈海擴大幾倍，現在他靈海足足是36，真想靠問仙子提升，沒有幾百株也絕對做不到。　　但這玩意似乎很稀有？？　　至少定海宗那麼多仙人，問了一大圈只有一個仙人道聽途說過問仙子的名字，可想而知這東西的稀有程度了。　　所以郭正陽也不得不留下來一些問仙子，以備後用。　　收起剩下被封禁，也還活着的6株問仙子，郭正陽才閃身離開了這一帶，而且在離開的時候，他的速度也增加了些。　　雖然他的傷勢反而比修為提升前更重了，但因為力量變大了，御使起術法也就更輕鬆了，一減一加，他還是比之前更快了。　　不過也就在他離開後幾百個呼吸，一大群連綿的仙人突然就從遠處遁了過來，這也正是在這一帶搜索的一百多真仙。　　出現在原本問仙子生長的山谷上空后，一群仙人卻紛紛愣了。　　“不對，這裏的那些問仙子呢？”　　“之前還在現在卻沒了，是被收走了？還是被摧毀了？”　　“郭正陽，是郭正陽，他就在這裏，快！”　　……　　眾多追殺者在郭正陽上次逃走後，採取的搜索手段就是和他判斷的一樣，五六百仙人分成四個隊伍，輪流交替向四個方向搜索。　　而在之前的搜索過程里，也早已有人發現了這裏的問仙子，雖然就算是這些真仙，認識問仙子的也很少，但也的確有人聽說過，知道這東西。　　他們沒收走問仙子，就是因為收繳起來浪費時間……他們可不是郭正陽，以郭正陽對天地的理解和造詣，用術法秘術封印問仙子，眨眼就可以做到，但普通仙人想收繳，卻需要浪費很多時間。　　因為問仙子一直都是生生死死交替，一直在鯨吞大量仙氣，一旦你用普通手段封印，讓它們無法吸納仙氣交替輪迴，所有的問仙子都會枯死，所以想真的收起封印這些東西，是需要很獨特很麻煩的手段。　　郭正陽的能力可以不需要陣基憑空布陣，瞬間即成，普通仙人絕對做不到。　　收繳問仙子也是這樣，普通仙人不花個一天半天，那根本收不起來。　　所以在急着追殺郭正陽的時候，就算他們也發現了問仙子，卻根本沒心思去收，尤其這東西在沒能打破自身枷鎖時，作用又那麼小……　　可現在又搜索回來時，卻突然發現原本在這裏的問仙子全部消失了，那白痴也知道，肯定是有人下手了，要麼是有人收走了，要麼是有人毀了這些問仙子。　　是收還是毀，在場的仙人們並不在意，關鍵是這一帶有誰能在他們的搜索下動手？　　郭正陽，除了郭正陽沒有其他可能了，因為這一帶早已有眾多勢力聯手發布的誅殺令，真仙以下，不得出城。　　或許在下達誅殺令的時候，只有在各個城池內的仙人才會守令不出，而在城池外的，根本不知道命令，還在城外遊盪，但那些遊盪的也早已經被眾多真仙殺了個乾乾凈凈。　　可以說如今的飛影國和萬林國交界地，除了一些花花草草，任何能跑能動的生命都已經被徹底清掃乾淨了。　　所以是誰動了這批問仙子，還用懷疑么？　　一下子，眾多真仙就沸騰了，沸騰中很快就有人向其他幾個小隊傳訊，同樣有人高聲大喝。　　“動手！那小賊隱匿能力出眾，他既然在這一帶，咱們卻有兩個真仙隊伍搜索過去都沒能發現，說明只有第一次發現他的�Φ烙巡龐心芰Ψ⑾炙�，但發現不了也沒關係，只要咱們全力摧毀這裏的一切，就能把他逼出來！”　　……　　一聲令下，一百多真仙各自運轉一方方仙器或者造物仙寶，就從這一帶開始，瘋狂開始攻殺向左右原本寧靜的虛空，一切的一切，都沒有絲毫遺漏。　　既然確定那小賊就在這一帶，而且知道對方在接連兩撥真仙搜索下都躲了過去，那對方的隱匿能力也不用多說了，正常方式發現不了，找不到他，那就摧毀一切吧。　　只要瘋狂攻殺，大範圍的撲殺，那小賊隱藏能力再出眾，也不可能無視一切攻擊，總能把他逼出來的。　　“那小賊傻了么？如果他不收走這些問仙子，咱們還不知道他就在這個方向呢！他卻自爆下落，真是找死！”　　“一定要把他逼出來，以他的實力，若是這次被他逃掉，就是咱們生不如死了！”　　“殺！”　　……　　瘋狂攻殺，也是摧毀着視線範圍內的一切，眾多仙人卻也有不少在攻殺中紛紛大笑，說真的，就算他們一百多人在一起，也沒人覺得有太多安全感，因為這些仙人真被殺怕了。　　被郭正陽之前的一次次反撲嚇怕了。　　那位在那麼嚴重恐怖的傷勢下還能一次次反撲殺，前後殺了那麼多人，若是等他痊癒，恢復，再一個個去復讎，在場任何一人，都是怕的厲害的。　　所以這一次若不能徹底斬殺郭正陽，就真是他們下場凄涼了，要麼被對方找到，被殺，要麼就是帶着所有關係密切的仙人逃，而且以後還不能暴露行蹤，一直要隱姓埋名。　　那對於過慣了高高在上生活的眾仙人來說，還真不是誰都能接受的，加上知道郭正陽傷重，逃不遠，他們才會繼續追殺。　　可追殺了搜索這麼久，那麼多仙人一次次失望，有不少人心下已經猶豫動搖，已經有了小絕望，生怕那小賊已經逃遠了，他們也已經準備逃了，誰想到這裏的問仙子卻突兀消失，無疑等於給一眾恐慌害怕的仙人們指出了一盞明燈！！　　這又讓人如何不驚喜？　　只不過就在一百多真仙分散開來，向四面八方摧毀一切時，剛摧毀了一段範圍內的諸多山川密林，一股磅礴大霧就突然浮現，一下子就在場數十真仙籠罩進去。　　而被籠罩進陣中的真仙們，頓時紛紛大驚。　　反而是沒有被籠罩進去的真仙卻全都狂喜，大喜！　　“是他，他果然在這裏！”　　“快，分散起來，禁空術！只要支撐幾百個呼吸，其他方向的人就會趕來，五六百真仙追殺，我就不信他還有能力逃！”　　……　　大喜狂喜中，附近的一群仙人沒人願意進入迷霧中支援，只是紛紛四散向各個方位，依舊是採取圍困姿態。　　迷陣內郭正陽卻也無奈一嘆，他比這一批仙人提前幾百個呼吸離開的，但問題是，他的速度太慢了……　　雖然此刻的速度已經比之前略有提升，但他的速度也最多是一個呼吸0.05光里左右，而真仙中期，長途趕路都能維持一個呼吸七八光里，在激動狀態下全力飛遁呢？所以，他就算逃得早，還是很快就被漫天攻殺被波及到了。　　這一刻，他也只能再拼一次了。　　不過這一次的衝突，雖然是因為問仙子消失引起的，但他也絕對不後悔，因為他現在能操控的天地之力足足是之前三倍，他也絕對有信心，哪怕再承受一次重傷昏迷的結果，也能給這一批追殺者帶來更恐怖更深刻的教訓。　　之前的一次次被追殺反撲，他一次最對斬殺對方三四人，現在呢？

# 第五百零二章 不玩了

　　“快，發現了，是湯道友他們發現的！他們此刻所在的位置距離咱們也並不遠，所有真仙後期先行，速度一定要快！”　　“走！”　　……　　郭正陽此刻是在當初被莫伊空等人圍殺之地西方一千多光裡外，再次被圍困，被圍困住的那一剎那，自然早有仙人把訊息散發了出去，散播給了其他三個真仙隊伍，所以就是大霧出現的后一個呼吸，圍殺地西南方近一千五白光里之地，一群正搜索游弋的真仙紛紛大喜，狂喜，以莫伊空、飛仙宗河宗主等為首的真仙後期各自都是在高呼中施展出最強遁速，飛身趕往目的地。　　而在飛遁中，莫伊空河宗主等人，也顧不得他們的速度太快是否會把其他修為較弱的真仙初中期仙人摔在後面。　　說的也是，甩開就甩開吧，有什麼關係？　　當地劫殺郭正陽的已經有一百多人，只要他們這一批真仙後期再趕過去，力量會暴增許多，已經足夠斬殺那小賊了，只要能斬殺那小賊，那有沒有他們身側的那些真仙初中期，根本無影響。　　而真仙後期的速度……一個真仙中期，長途跋涉基本都能維持一秒鐘八九光里的速度，真仙後期巔峰，長途跋涉時速度也能再暴增八九倍，一個呼吸七八十光里，所以就算他們此刻位置距離湯氏家主傳訊發現郭正陽的位置足有一千五百光里左右，但只要玩了命催發飛行秘術，那隻需要十幾個呼吸就能趕過去。　　而之前圍殺郭正陽的那些真仙，有人叫嚷說只要圍住郭正陽幾百個呼吸，其他同伴就會紛紛趕來，這種說法也是針對的所有追殺者，包括那些修為較低的真仙初中期，只要幾百個呼吸，他們就能全部趕過去。　　但最快的一批人，當然不在此列！　　啪啪啪。　　一串串急躁的虛空炸裂聲，直到一道道流光遠遠馳離天地消失的無影無蹤，才在虛空中紛紛炸裂。　　眾多追殺者修為最強的那一批人，此刻都已經在玩命趕去馳援，那也不止是在南部搜索的隊伍，就是在北方以及東方搜索的兩個隊伍里，一些最強大的真仙後期一樣在飛速趕往事發地。　　不過這些人哪怕都是真仙後期，但在施展起最迅猛的遁形術法時，一樣是有快有慢，而且他們幾個隊伍距離一百多真仙圍困郭正陽之地，也是有遠有近，所以一批批援手，還是以原本在南部搜索的莫伊空和河宗主等人最先抵達。　　就是十四五個呼吸而已，一連七八道身影已經跨越上千光里之地，抵達了圍殺地點。　　眾人剛一出現，看到當地中央數十光里範圍，迷霧翻滾，外圍則有一百多真仙呈圓形把迷霧外圍得水泄不通，還在聯手施展着禁空秘術，頓時紛紛驚喜的大笑出聲。　　“快，禁空術！那小賊之前每每都是重傷頻死，我就不信他還能施展大範圍的空間跳躍！”　　“加強禁空術，一定要把他困在這裏！”　　……　　大笑中，新來的七八個真仙後期也紛紛祭出一件件能大幅度加強周邊空間穩固，以及封鎖虛空的異寶，不止祭出一件件寶物，幾人更是以最快的施展所知的最強禁空秘術，務求要把這小賊一身妖孽級的空間跳躍能力給封鎖死。　　又是幾個呼吸，又有七八個道身影紛紛從北方遁來，一看到這裏的景象，新來的那些仙人也全都大喜，沒什麼說的，能封鎖穩固空間的寶物，秘術，也在最短時間內施展。　　轟～　　就在這裏的空間越來越穩固，穩固的幾乎變態時，一百多真仙圍困住的中央地帶，那綿延數十里的迷霧層也隨着一陣劇烈抖顫，終於碎裂消散。　　碎裂消散那一瞬間，外圍眾多仙人也紛紛大喜，更全都運轉着手中最強殺機蓄勢待發，務求只要看到郭正陽身影，就會發動最強攻勢！　　但下一刻，中央一帶的情況清晰落入眾多真仙眼中后，在場所有人卻紛紛像是一個普通人穿着單衣站在寒冬臘月天里，還額外被人迎頭澆了一盆冰水一樣，集體石化。　　散開的迷霧層中央，一座座在被削尖了的山峰上，一具具屍體彷彿壓垮了眾仙人最後一道心理防線的稻草，轟的一聲，在最初的死寂和無邊驚駭之後，就是一聲聲怪叫，尖叫揚空而起，同時還有一道道身影瘋了一樣相似處逃竄。　　七具屍首！！　　這一次，被迷霧層短短圍困了二三十個呼吸罷了，但被困在裏面的真仙，竟然又有七人隕落，比之前任何一次都多！　　不止是眾多追殺者里又有七個真仙被誅殺，關鍵是迷霧潰散后，那小賊又消失了！！　　消失的無影無蹤！　　“不可能！我們施展這麼強的禁空術，還有這麼多重寶輔助，根本沒感覺到那小賊有反抗撼動的力量發出，他怎麼又逃了？”　　“第一次5個，但那一次只有三十多個下遺族真仙圍住他，等第二次圍殺他的人躲起來后，只死了一個，第三次是兩個，第四次是四個，這一次，這一次還是一百多真仙圍殺，竟然又被他殺了七個？？而且時間還這麼短，他的傷勢恢復了？？他的傷勢恢復了！！怎麼可能那麼快！！”　　……　　一道道身影尖叫着逃逸，但也有一道道身影只是獃獃凝立在高空，面無血色的大叫。　　可不是么，從和郭正陽有了衝突那一刻算時，單獨死在他手上的弈星宮令吉不算，後來被郭正陽暗算殺掉的兩個海天閣真仙也不算，因為這些都不是大部隊圍殺，而是單人面對郭正陽，就只計算大批真仙一起圍殺他，第一次三十七個下遺族真仙，發現他后，圍殺，等其他真仙趕來前，郭正陽已經反撲殺五人隨後逃逸。　　第二次，圍殺他的力量更多了，郭正陽只殺了一人就逃了，第三次是殺了兩個，第四次是四個。　　只計算這數十或上百真仙一起圍住他撲殺，在這種狀態下，之前四次已經有12個被郭正陽反殺。　　正是這一次次被圍困的死居中反撲殺，才一次次嚇破了不少仙人的膽子，已經讓幾十名真仙在上一次圍殺失敗后紛紛驚得潰逃。　　而現在所有人都以為郭正陽的傷勢已經嚴重的不能再嚴重了，這也又是一次以一百多真仙圍殺一人的局面，結果對方竟然又在短短時間內，擊殺了七個真仙，再次逃逸？　　這種事的衝擊力，真讓眾多仙人在巨大的驚駭中，似乎又嗅出了一絲讓他們更加驚恐驚駭的大事件，郭正陽的傷勢恢復了？　　不然他這一次怎麼可能在那麼短時間里，又斬殺了那麼多人？而且這一次的圍殺，眾人施加在迷霧群外的禁空術，也絕對是史無前例的強大，絕對是這麼多次追殺一來，最強的一次，沒有之一。　　可，可他依舊殺了人之後逃了！！　　這無一不在說明那小賊的傷勢在恢復！　　這樣的事，自然也衝擊的哪怕是一批真仙後期強者，都有些搖搖欲墜，連一批仙人中和郭正陽仇恨最深的莫伊空等人，此刻都忍不住有種掉頭逃竄的衝動。　　前前後后，那麼多真仙追殺郭正陽一個，而前前後后，不管是何種形勢面對上郭正陽，卻被他反殺的真仙，再在一起已經有了22人之多！！　　這是一個何其恐怖的数字？？　　從頭到尾，他們追殺郭正陽開始到現在，連一天一夜都沒過去啊，可就是在一天內的追殺，追殺者反而被誅殺了22個真仙！！　　對方呢？對方依舊在活蹦亂跳！　　“走！”　　“這件事，讓他們去折騰吧，我們走，回到宗門馬上收拾家當，帶齊人手，逃離萬林國！”　　“就這麼走？那咱們以後豈不是都再不敢光明正大露面了？那也未免太屈辱了！”　　“你個白痴，那姓郭的傷勢恢復了，你真要我宗門數萬年基業葬送在他一人手裡？”　　“傷勢恢復……怎麼會，他之前那麼重的傷勢，就算是在強大的丹道總是幫他療養，也不可能只是幾刻時間就恢復的這麼快吧？”　　……　　可不是么，郭正陽之前一次次重傷，一次次傷上加傷，他的傷勢到底有多嚴重，大家就算不能百分百確定，但也都心裏有說的，不然誰還敢在這裏繼續追殺？　　那種傷勢下，雖然眾真仙足有好幾刻時間都沒能發現郭正陽的下落，也等於給了對方好幾刻時間療養，但以真仙的眼力見識來說，別說是幾刻了，就是來一個仙界最頂尖的丹道大宗師幫他療養，沒有幾天休養調理，也別想讓他恢復行動能力吧。　　所以剛發現這一次發現郭正陽后，對方還能操控迷霧群困人，不少仙人也只是以為那是郭正陽的垂死掙扎，回光返照，捨棄生命前的最後一撲，只要他們撐得過去……　　可，可撐過去了，眾人等來的結果，卻又讓無數人驚得魂飛魄散。　　呼啦啦～　　原本還困在外圍的近一百真仙，眨眼間就走了一半！　　如果說上一次圍殺，還只是驚走嚇瘋了一成左右的仙人，這一次，那就像是真正的敗軍大潰逃一樣。　　不玩了，此刻已經有半數或更多的仙人，再不敢玩下去了，哪怕要他們放棄以往尊嚴有度的生活，哪怕要他們從此遠走他鄉，一直過着藏頭露尾的生活，他們也絕對不敢再玩下去了。

# 第五百零三章 你是被人打傻了，還是怎麼的？

　　“沒暈？不錯，修為暴增之後，所能帶來的好處也的確涵蓋了許多方面，這一次進行大範圍空間跳躍，竟然只是用了八成力道，就跳出了兩千多光里，而且那麼重的傷勢下我再進行空間跳躍，也沒有暈過去，就是因為施展空間跳躍時還有餘力支撐。”　　……　　就在某地的追殺者因為暴露在陽光下的七具真仙屍首，其中半數人都轟的一聲四散逃竄，剩下的也全被嚇得魂不附體時，北方某處，剛剛又施展了一次大型空間遁術，從而遠離圍殺地的郭正陽卻驚喜的看向左右。　　不可能不驚喜，以他身上的傷勢，在又用力斬殺七名真仙后，那些傷勢無疑也更加重了，頻危狀態下，又強行施展負擔極大的空間遁術，後果就是受到秘術反噬，再次傷重的一塌糊塗，不過這一次逃亡比起上一次，也已經有了質的飛躍。　　首先就是以前郭正陽全力施展大型空間遁術，也最多只能跳躍一千多光里，還只是一千光里出頭的距離。　　而且上一次跳躍之後，郭正陽更直接暈了過去，暈了幾百個呼吸，才在�岷０茬�等人的救助下恢復了神智。　　而這一次，他跳過兩千多接近三千光里的距離，是上次的兩倍多，跳躍之後竟然還能保持清醒，這變化，的確極大。　　有這樣的變化，自然是因為郭正陽修為暴增導致的，他現在修為是上一次逃離時的三倍，而就算郭正陽感悟了圓滿級的空間意志，在施展空間遁術時修為一樣是根本，修為越高，所能催發的秘術效果就越強，跳躍的距離就越長。　　三倍修為支撐，他輕鬆能超越以前全力才能跨過的距離，也正是因為三倍的修為支撐，以前郭正陽跳一次，往往都需要全力施為，全力施為就是不留餘地，施展之後，自己的狀態自然也很難把握，但當時的他又不得不全力施為，因為就算全力一次只能跳躍一千光里多些，那對於真仙後期來說，一個呼吸七八十光里，十來個呼吸就能跨過那麼長距離，若是不全力施為，跳躍的距離太近，對他根本就是一場災難。　　現在好了，跳躍那麼長距離后還能清醒……　　驚喜過後，郭正陽很快就靠着對天地的感應操控，一邊用僅余的氣力讓自己隱藏蹤跡，一邊感應搜索附近天地間的能對他傷勢有幫助的靈草寶葯。　　“不到三千光里，我的傷勢也又加重了許多，這麼點距離，如果那些追殺者再次全力飛撲，也還需要很短時間就能趕上來，不過，他們一來不知道我逃想哪個方向，必然要分散開尋找，二來，他們都知道我隱藏能力極為出眾，那些人也需要一點點仔細搜尋，不會只是隨便選一個，不搜不略直線飛遁，所以我至少還有幾百個呼吸可以療傷。必須要抓緊時間！”　　……　　一邊隱藏蹤跡一邊思索中，郭正陽也把自己所能發揮的氣力發揮到了極限，務求能儘快恢復。　　幾十個呼吸，他已經找到了好幾株能用的仙草寶葯，幾百個呼吸后，等郭正陽揮手研製出一批批靈液匯入自身，一身又傷重垂危的傷勢，又恢復了兩成多。　　這狀態，也就是比他剛拿下那一批問仙子時好了一些，還不如發現問仙子之前的狀態。　　而根據郭正陽估算，這個時間那些追殺者應該也會結伴搜索到這一帶了，不管那些人會不會發現他，但以他們的搜索速度，應該快要搜來了。　　所以接下去的時間他一直在小心翼翼戒備着，連給自己尋找寶葯療傷都放緩了些。　　但事實卻出乎預料。　　直到又過了幾百個呼吸，前後加起來，從他斬殺七個真仙逃離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刻，而他的傷勢也恢復了三成多，至今還沒有追殺者趕來。　　“怎麼回事？難不成那些傢伙真被嚇怕了？”　　有些詫異，但郭正陽也不可能再跑回去查看，所以帶着詫異的心情，他依舊選擇了悄無聲息的飛遁，逃離。　　不管那麼些人為什麼沒有追來，他都不可能放鬆。　　再次逃向西北方，郭正陽此刻已經逐漸進入了飛影國疆域，進入飛影國后，讓他最欣喜的卻是，左右天地間的有用的仙草寶葯，越來越多了。　　這也不奇怪，飛影國和萬林國，一個是飛升者國度，人少地多，荒野間的寶貝無疑也保存的更完好。　　萬林國卻是下遺族國度，人多資源少，同樣的面積下，人口基數是飛影國百萬倍以上……那前者荒野間有用的仙草寶葯會比後者多，在正常不過。　　可以選擇的仙草寶葯多了，郭正陽在搜刮那些寶貝用來療傷時，效率也無疑加快了許多。　　短短兩刻時間，他一身傷勢就有在不間斷的療傷下，恢復到了六成左右。　　而直到現在，他竟然還沒遭遇一次追殺者搜索荒野的行動。　　等再次渡過了兩三刻，郭正陽不止一身傷勢恢復了七成多，更已經又向西飛掠了一兩千光里，這個時候，他就算不藉助空間遁術，只靠圓滿劍意輔助普通秘術，速度也能輕鬆達到一秒鐘接近一光里的速度了。　　仙界一刻，卻足有近兩千個呼吸，所以他在一邊搜索藥草一邊療傷的時候，還能在兩三刻里飛掠出一兩千光里，只是很正常的表現。　　但離開這麼遠，一直沒遇到追殺，反而讓他有些驚疑不定了，那一群可是六七百真仙聚集在一起追殺他的啊，不會真的被他斬殺了二十多人後就徹底潰散，不再敢追殺了吧？　　驚疑中郭正陽也的確不知道，那些追殺者沒有徹底潰散，只是逃逸了一半人左右，原本飛升者加仙脈族加下遺族，三種真仙合起來足有六七百人，在他被莫伊空等聯手合圍絞殺那一次，已經有數十人徹底嚇破了膽，逐一離去，而再經歷剛才一戰，他一次斬殺七真仙，還再一次逃逸，無疑向眾真仙釋放了一個小賊正在痊癒的信號，所以那麼多真仙，這一次就逃竄了三百多……　　剩下的三百人，就算沒逃，但也苦逼了。　　沒人敢隨便追擊，要追，也是只能集結在一起追殺。所以那剩下的三百多人，只是分成了兩波，追殺向兩個方向。　　而且這一次的眾真仙追殺，不再只是簡單的搜索，而是一路走，一邊釋放各種術法仙器攻殺摧毀所能看到的一切天地。　　那些追殺者里，有許多都是出於一種在強大壓迫下近乎瘋狂的心理狀態中，明知道大部分人不管怎麼搜，都破不開郭正陽隱匿的能力，那他們會在這一次選擇一邊走一邊摧毀所能見到的一切，也就不奇怪了。　　只可惜，因為郭正陽以前每一次逃逸，都只是逃向西，只有這一次，他才是利用空間遁術跳向北方，所以在三百多仙人分成兩撥，選擇兩個方向追殺時，他們其中一部，是毫不猶豫選擇向西，另一部，只能靠運氣在東南北三個方向選其一，結果沒能選中北方，而是向東了……　　這也就是郭正陽逃出去那麼久，一身幾乎垂死的傷勢在不間斷療養中，已經恢復了七成，卻在沒遇到一波追殺者的緣故。　　當然，就算郭正陽不知道這些，但他至少可以感覺到自己一直都是平平安安，這也就足夠了。　　接下去的時間，他也一直都又在全力尋找可以療傷的仙草寶葯。　　隨後又向西逃竄了五六千光里，也是三四刻時間晃過，郭正陽的傷勢，才恢復了九成，距離痊癒還有一定距離。　　不過這也足夠了，對於現在的郭正陽來說，一身傷勢恢復九成，那幾本也和全好了差不多了，就算再遇到衝突廝殺，他所能發揮的戰力也基本不怎麼受影響了。　　恢復了九成傷勢都再受到滋擾，郭正陽也徹底輕鬆了。　　輕鬆感應着左右天地，郭正陽心下甚至又升起了另一種心思，那就是再反殺回去，在那幫仙人手中吃了那麼大的虧，多次險死還生，現在一身重傷接近痊癒，他還真想狠狠出一口惡氣后再走。　　不過反撲的話，他現在也絕對沒能力把那些仙人全部誅殺的。　　那到底要不要回去？　　猶豫中，一道道熱鬧不已的話音卻突然從極遠處傳入了郭正陽耳中，頓時分散了他的注意力。　　“你們知道咱們這一代，為什麼有禁殺令么？”　　“當然知道，是有個真仙在護衛定海宗，引來了景秀仙子那些護花使者的震怒，才讓大批真仙出面準備斬殺那人，呵呵，那人真是吃了天膽啊，竟然為了一個定海宗，就敢激怒景秀仙子，虧他還是真仙呢，也太沒眼力了。”　　“哈哈，你這消息也太落伍了，你不知道么？咱們護夕城麾下，包括護夕宗在內，還有十個四品勢力集結了八九十個飛升者真仙，外加還有萬林國萬寶城麾下集結的四五百下遺族真仙，總共六七百人聯手追殺那個護衛定海宗的，結果失敗了！”　　“噗～”　　“開玩笑，你是被人打傻了，還是怎麼的？這種話你都說得出來？六七百真仙追殺一個，會失敗？”　　“說你們孤陋寡聞，你們還不承認？你們不知道么？現在湯氏、弈星宮、飛仙宗、海天閣那些四品勢力內，到處都有卷着家當逃亡的真仙，都是被那人嚇崩潰的。”　　……　　郭正陽現在，就是出現在湯氏下一個三品勢力附近，他沒入城，但在感知左右天地時，的確能輕易感知到那三品勢力城內的情況，所以剛一聽到這些消息時，郭正陽還真是愣了。

# 第五百零四章 名動一方

　　“這件事，竟然傳的這麼快？”　　隨着身側那三品勢力統轄城池內聽來的一段段話音，郭正陽的確愣了一下，因為他沒想到這次的追殺與被追殺事件，會傳的那麼快，現在竟然連停留在湯氏麾下的一個三品勢力城池中，已經有大量人在熱烈議論起了他的事。　　要知道這件事，從郭正陽阻止湯景秀屠殺定海宗仙人開始到現在，還不到一天……　　不過這件事會傳的這麼快，也是有很多原因造成的。　　這些原因，首先就是護夕宗下一批批真仙匯聚而起，在護夕宗南部下達禁殺令，真仙以下不得出城，否則一旦發現即是殺無赦，這樣的禁殺令，也早已經在護夕宗南部一帶出現了一兩節時間，禁殺令一出，自然會引起無數震動，畢竟這玩意出現的次數可不多。　　有了禁殺令的出現，再有一批批四五品宗門內的真仙匯聚而來，到處搜索搜略，包括沿途搜略無數城池，殺氣騰騰。　　那恐怕只要是在這一帶的仙人，就都能感覺到出了大事了。　　出了大事，一般的仙人，至少是真仙以下的仙人，基本是沒能力也沒渠道知道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也只有那些同樣出身各個四五品宗門的真仙或者一些精銳重要靈仙，才能隱約知道一些事情端倪。　　不過這隻是之前的情況，自從郭正陽不斷反撲，一次次在眾多真仙包圍絞殺下反撲殺一個個真仙，又一次次逃逸，那這些事的衝擊力，也真是嚇懵了追殺他的人，所以等一節時間前，第一批逃逸的幾十個仙人里，有一個出身某四品宗門的飛升者剛返回宗門，就大肆搜略轉移自己在宗門內的一切財物，包括侍妾、子嗣……折騰完，馬上屁滾尿流的落荒而逃，通過傳送陣直接傳送到飛影國帝國中部……　　那場面，只要有點腦子的就知道這是對方要跑，拋棄宗門徹底逃離護夕宗一帶。　　那麼，本就因為眾多真仙出動、而且還在南部頒布的禁殺令而關注於此事的那些未參与到這場追殺中的真仙或者很有地位的靈仙們，自然是大驚。　　大驚之下必然要紛紛出動起來打探消息。　　這樣一打探，消息自然會走漏！　　比如最初第一波潰逃的某個飛升者真仙，是出身海天閣，他跑回去收拾一切財富帶着所有和自己關係親密的人物跑路時，海天閣內一些不重要的仙人去問，人家自然懶得理你，但若是其他未參与此戰，卻又和海天閣關係不錯，實力同樣驚人的真仙過去問呢？他在逃亡途中不敢生事，自然要說……　　被第一個真仙問出來，真仙自然會告訴身邊關係好的人，那些人不止包括同輩真仙，自然也包括小輩靈仙什麼的。　　一傳十十傳百，消息自然傳的很快。　　這還是第一波，等郭正陽又在上一次上百真仙圍殺下，反撲殺七個真仙，那一次，才是眾多真仙心理防線徹底崩潰，大逃亡的時刻，那一次參与圍殺他一事的八九十個真仙，只要是還活着的，也有一半，差不多三四十人紛紛屁滾尿流的趕回自己的宗門，回去之後，他們和最先潰逃的那個海天閣真仙所做事情也差不多，那就是收拾一切能帶走的財物，能帶走親朋好友，通過傳送陣亡命遠遁。　　好嘛，第一次只有一個人逃，已經很讓人震驚了。　　而這一次，一次逃回來三四十個真仙，所有逃回來的人還都是不顧一切，不再顧忌宗門，不再顧忌體面尊嚴，只是收拾東西逃。　　這對於本就很關注這件事的旁觀者來說，無疑也引起了更大更恐怖的轟動。　　再然後又是一傳十十傳百……雖然最初只有和那些潰逃真仙地位相當的真仙才能打聽出詳細，但真仙們轉告自己的靈仙親友，那些靈仙也未必沒有關係極好的靈仙。　　所以眼下，對於整個護夕宗範圍內來說，郭正陽的名字，已經是犹如最不可一世的耀眼恆星驕陽，火速攀升，還已經攀升到了一個足以讓護夕宗內任何人聽到都會忍不住勃然色變的程度。　　沒辦法，這一次的事，轟動性和震動性真的太大太大了。　　八九十個飛升者真仙，還和四五百下遺族真仙聯手，這麼多真仙聯手，只是追殺一個郭正陽！！結果竟然一而再被郭正陽反殺了二十多個真仙，還活蹦亂跳的逃走了！　　這是什麼？　　飛升者就算恐怖，但正常情況下，飛升者面對下遺族也就是以一當十，能以一當二三十個同境界下遺族真仙，已經是很了不起的了。　　郭正陽倒好，他自己一個飛升者，竟然以一擋下八九十個飛升者真仙，外加四五百下遺族真仙？在眾多真仙追殺下不止屢屢逃脫，更能不斷反撲殺，在被上百真仙圍住時，不只能跑，還能在跑掉之前不斷在一百多真仙圍攻下斬殺對手，這樣的事竟然接連上演許多次。　　最後更殺的那麼多追殺者有一半都被嚇破了膽膽子，哪怕放棄家業，放棄宗門，就此遠走他鄉隱姓埋名的苟且偷生？　　這幾乎讓任何一個初聽到這件事的仙人都驚得目瞪口呆，再然後就是一股深深的恐怖和震撼油然而生。　　這樣的傢伙，太妖孽了。　　這樣的事，可想而知在廣泛傳播之後，會引起什麼樣的轟動！！　　“郭正陽？這位到底是從哪裡冒出來的？他應該不是咱們護夕宗一帶的真仙吧？咱們護夕宗一帶，哪有這麼恐怖的傢伙，就算是護夕宗那位老祖出手，也不可能做到這一點啊！”　　“廢話，護夕宗那位老祖雖然也是真仙大圓滿，但讓他一次面對五六百真仙，其中至少有二三十位真仙後期巔峰，那位老祖也早被玩死了，嘖嘖，這個傢伙，真是不可思議死！”　　“他到底是什麼修為？一個真仙怎麼會那麼恐怖？該不會是仙君吧？”　　“仙君？要是真有仙君，哪可能會被幾十個真仙擊傷？沒聽說么？那些人第一次發現圍困住他的時候，只有三十多個下遺族真仙，就把他打傷了，後來他也一直都是傷上加傷絕地反撲，每次看着都是快死了，但就是不死，不止不死，還能不斷斬殺那些追殺他的，他若是仙君，絕對能輕鬆掃平幾十個下遺族真仙！”　　“不是仙君，那就是真仙了？可他到底什麼修為？”　　“這個倒不知道，說來也怪了，我打聽來的消息，沒人知道那位到底什麼修為，因為追殺他的那些人，不管是誰去看去感應，感應出來的那傢伙修為只是初入靈仙境……不過他的實力，大家倒是能確定，是在真仙中期或者後期之間。”　　“噗～初入靈仙境的氣機？”　　“這肯定是假的，應該是那位故意偽裝起來麻痹敵人的，不過要說那麼多追殺他的人，早就知道他的修為實力了，也根本沒人再敢小噓他，他就算想偽裝成靈仙騙人也不可能實現了，但他為什麼還一直偽裝成初入靈仙境的氣機？”　　“好吧，這位真狠！”　　“何止是很，就憑這一戰，就足以讓他名動一方了，哪怕在整個飛影國，能以一戰數百的真仙，也絕對不超出一手之數，恐怕就是咱們飛影國的十大真仙境高手，也未必能在他手中討的好去，這樣的真仙，肯定不是咱們護夕宗一帶的，說不定都不是咱們飛影國的，而是其他國度或者可能是其他大陸的頂尖真仙。”　　……　　消息傳得很快很快，郭正陽又在隨後默默聽聞了片刻，所能聽到的，就是他一戰數百真仙的事，最初只是在這城池個別地方被人講出，而後短短時間，一刻都不到，就已經席捲了整個城池，席捲了數萬仙人的視聽。　　這座城池內所有仙人，幾乎都在最短時間內被這件事撼動，從而產生了無數議論。　　而且不管哪一個仙人，只要一提起郭正陽的名字，就會立刻產生深深的敬畏和恐懼之情，甚至還有不少仙人已經在不斷拿着郭正陽去比較飛影國內成名已久的十大真仙高手。　　在討論到底是這個先冒出來的郭正陽強，還是那些老牌的帝國真仙更強。　　從這一刻起，郭正陽還真是應了某些仙人評論他的話語，開始名動一方了，當然，郭正陽自己在聽了些許感慨和議論后，卻很快又哭笑不得起來。　　名動一方什麼的，他並沒有在意。　　至於他和飛影國以往的什麼十大高手又到底孰強孰弱，他更加不會在意，這根本就是扯淡，他也從道聽途說間聽說那些名震飛影國的十大高手，各個全是真仙大圓滿……而他，實際修為只是靈仙初期。　　這有什麼可比性？　　但這些旁人的閑言碎語，對他來說也不是沒有一點用處，至少從這些話語間，他聽出了，在剛才又斬殺了七個追殺者之後，並不是所有追殺者都放棄了對他的追殺，好像那些追殺者也只有一半逃了回來。　　那剩下的另一半呢？　　“只剩下一半了……人數少了那麼多，我也是該真的給他們一點更慘烈的教訓了！”這個消息的確對郭正陽很有用，原本還在猶豫自己是就此靠着接近痊癒的修為直接逃離這一帶，還是再動身更慘烈的反撲，現在突然得知追殺者只剩下了一半，那還有什麼好猶豫的？　　數次險死還生后，傷勢終於接近痊癒，戰力還有了幾杯提升，不好好回饋一下那些追殺者，豈不是太不厚道了？！

# 第五百零五章 去看看也不錯！

　　“少主，少主！”　　……　　飛影國南，遠離護夕宗一帶的一座宏偉城池內，這一座城池就足有長數光里，寬數光里之地，龐大的城池內，是比一顆星球伸展開后還要大的城區，各種建築點綴在群山或犹如繁星一樣多的湖泊之間，烘托出一副極為漂亮的仙家景象。　　而這座龐大城池的繁華，一樣是遠超護夕宗一帶任何一座城池。　　這一點倒也毋庸置疑，因為這本就是飛影國南方一帶霸主，八品宗門星湖宗所在地。　　星湖宗，雖然只是八品宗門，屈居於九品勢力之下，但其實這些年，星湖宗也一直在努力嘗試衝擊九品勢力這道坎，而一旦成為九品勢力，那才是……　　而提起星湖宗，不得不提的就是一個人，就是當代星湖宗宗主湖青萊，兩萬多年前的星湖宗，只是一個小小的四品勢力，正是因為湖青萊一人一劍，殺遍帝國一路崛起，從真仙殺到仙君境，生生闖出無邊威名，更為宗門吸引來無數被湖青萊折服的高手，從而使一個四品勢力一路崛起，兩萬年後已經是在嘗試衝擊九品勢力的超級巨頭。　　不過兩萬年後，星湖宗最出名的已經不再是湖青萊，而是湖青萊之子，星湖宗眼下少主，雖然只是仙脈族，可一身修為卻也算驚天動地，曾經一人一劍，在真仙後期力戰二百名真仙後期以及大圓滿，被譽為帝國南部最傑出的青年強者，也是真仙境十大高手排名第九的湖語成。　　在仙界，高高在上的仙王，基本都是震懾武力，很少有值得仙王出面的事件或場合，就是仙君，一樣都是各方仙王麾下坐鎮一方的封疆大吏，這都是類似於地球世俗內核武器一樣的存在，走到那個地步的也往往都是韜光養晦，輕易再難有人見其一面。　　因為這些人，大部分時間都在嘗試衝擊更高的境界，已經很少有值得他們出手的地方。　　而靈仙卻基本都是剛剛飛升不久，或者正在底層掙扎的，所以真仙，才是仙界的中堅力量，也是波動最大，最活躍的力量。　　但凡有什麼大事或者盛舉，基本也都是在真仙之間進行。　　而如今已經是名震八方，被譽為帝國最強的十名真仙之一，同樣也是最有希望晉陞仙君，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湖語成，不管出現在哪裡，往往都能引起無數仙人爭相觀看，以期能目睹這帝國內風頭最盛的青年強者一面。　　但常人卻不知道，湖語成雖然在奠定盛名之前，很喜歡四處挑戰那些成名已久的強者，但成名以後，他卻經常呆在星湖宗足不出戶，只是喜歡躺在一片湖水上隨波蕩漾，閱讀一卷卷丹道典籍。　　不過今天，就在湖語成像往常一樣，躺在星湖宗核心深處一片湖泊水面隨波逐流，觀玩着手中一卷典籍時，一道嬌俏秀美的身影卻急急從遠處遁來，發出一聲聲清脆悅耳的低叫。　　“什麼事？”伴隨着那前來的人族女仙即興奮又激動的話音，正在閱讀丹道典籍的湖語成才猛地看去，看過去時，那一雙犹如繁星般明亮的眼眸深處，也閃過一絲疑惑。　　畢竟前來的雖然只是他一個婢女，但身為星湖宗少主的婢女，那眼力見識也不是一般的寬曠，很少有什麼事能讓他這嬌俏婢女如此興奮的。　　“少主，有好事，你肯定會感興趣的。”那婢女在真的到了湖語成面前後，倒也不見拘束什麼的，只是嘰嘰喳喳像是快樂的雲雀一樣，飛一樣撲入湖語成懷抱，才嬌憨的皺起瓊鼻，“少主你不是最喜歡挑戰各方強者么？只是最近這些年，沒什麼高手值得你出手，才讓你不得不深居簡出，不過這一次，又有新高手冒出來了，你肯定會感興趣！”　　“哦？什麼樣的高手。”湖語成一聽，頓時來了興緻，笑着伸出跳起嬌俏秀美女仙的下顎，先是輕輕在女仙額頭吻了下，才笑着開口。　　是啊，他這些年深居簡出足不出戶，不是徹底改了好戰的性子，只是在如今的飛影國一帶，幾乎已經沒什麼值得他出手的對象了，青年一輩，也就是指的仙君以下的真仙強者，翻來覆去也就是十大高手最強。　　湖語成名列第九，對於前面八人，他不是沒野心取而代之，只是他也知道那八位，實力太恐怖，他根本沒把握。　　至於他後面的……更不用說了，本就是在他崛起的道路上被他逐一踩在腳下的失敗者。　　就是飛影國附近幾個國度，一些真仙境的超級強者，湖語成也都挑戰過不少，至少附近一帶幾個國度的強者，他都不陌生。　　也正因為熟悉，知道那些人要麼是自己出手之後沒把握戰勝，要麼是絕對壓制，他才不得不天天呆在家裡。　　他不是沒想過走向更遠的地方挑戰八方，若真能靠着自己一人一間轉戰仙界，那種情況，想一想就足以讓人激動，可惜……可惜就是因為自己太優秀，已經是星湖宗的未來和希望，所以他那位父親大人，根本不允許他亂跑，別的不說，他畢竟只是個真仙，一旦離開飛影國一帶，遇到什麼不測，比如被仙君之類或者大量真仙圍殺，一旦隕落，那星湖宗根本承受不起這個損失。　　至於磨練？他一人一劍廝殺到如今地步，已經有了充足的磨練。　　所以附近沒有值得出手的對象，或者就是出手后沒把握，湖語成經常都覺得很寂寞。　　現在突然聽到自己這貼身婢女如今興奮的話語，他心下，卻也猛地升起了一絲波瀾，畢竟懷裡這位也不是沒眼力見識的，若她說的對象沒有他值得出手的地方，對方絕對不會興奮跑來打擾他參悟。　　“就在今天，在南邊的護夕宗麾下，突然出現了一個真仙，被六百多真仙追殺，雖然那些追殺他的真仙分散開了，但他也連續有四五次被上百真仙圍剿誅殺，不止都能逃出，還能次次反撲殺好幾個真仙，最多一次是在一百多真仙，包括二三十位真仙後期追殺下，殺了那邊七人。少主，這個真仙夠厲害吧？都快追上你當年的戰績了！值不值得你出手？”那秀美女仙也不繞彎子，而是興緻勃勃的講起了聽來的內容，“而且他也是人族呢，似乎也極為精通劍意，據那些潰逃的真仙所述，他最強的一擊，就是能一劍逼退三十多個真仙，劍還沒到，就能讓三十多位真仙潰逃，甚至有人被誅殺，太像你了！”　　可不是么，被郭正陽嚇瘋嚇逃的那一群真仙，的確有部分親眼目睹過郭正陽的滅世一劍，就算沒目睹，至少也聽說過。　　人族真仙，一人一劍，面對數百真仙追殺還能屢屢反撲，最終把六百多追殺者嚇得潰逃了一半，嚇跑三百多人，這和飛影國最強的青年高手之一湖語成當年何其相似？　　這位也是人族，也是一人一劍轉戰整個飛影國，最強一戰就是一個人獨面二百多真仙……　　“當真？他什麼修為？”　　隨着這女仙的敘述，湖語成頓時大喜，眼中更直接露出一股懾人的亮光。　　他當年獨佔二百多真仙，當然也不是全是飛升者，同樣也不是從正面擊潰二百多真仙，那是扯淡，否則一個真仙後期，若能一人一劍正面擊潰二百多飛升者真仙後期或大圓滿，那根本就是笑話了。　　仙界有史以來都沒這麼恐怖的人。　　他當年的情況，也和郭正陽現在差不多，就是追追逃逃，最終靠着不斷斬殺背後的真仙，在殺了三十多人後，最終嚇瘋了一群真仙，才一戰成名，轟動帝國。　　而那一戰，也是湖語成一生中最輝煌燦爛的一次大戰，至今也還每一想起來就引以為傲，現在突然聽到有人竟然創造出比他更恐怖……哦，不是，他當年力戰的那些基本都是真仙後期或大圓滿，現在那位如果不是，自然沒有他做出的事那麼恐怖，但這也要看對方的實力。　　而且對方一次面對的真仙更多，一個人面對六百多真仙啊！！　　“不知道，這個人好下流的，和他交戰廝殺過的那些真仙，都能判斷出他的實力是真仙中期或者後期，但他卻一直以初入靈仙境的氣機示人，嘻嘻，他就算一開始是想讓別人低估自己，故意隱藏了修為氣機，那還是戰術，但現在每個人都知道他有多恐怖了，卻還一直讓自己以初入靈仙境的氣機示人，這不是故意噁心人么，噁心那些要殺他的真仙。”在湖語成雙目泛光的反問時，那秀美女仙才嘻嘻一笑，更嬌憨的吐了吐丁香小舌。　　好吧，這也的確是郭正陽名動一方后……最讓人吐槽的地方。　　你一個真仙，若是面對好多真仙追殺，一開始隱藏氣機偽裝成低階仙人，來麻痹敵人，這是戰術！　　可你已經殺了那麼多人，殺怕了嚇瘋了那麼多真仙，竟然還一直這麼做，可不就是故意噁心人了么。　　“……”　　就是湖語成，在聽到這句話后一樣瞬間無語。　　無語瞬間，湖語成才突然皺眉，“難道他不是故意偽裝，而是真的初入靈仙境？”　　思索一瞬，湖語成才突然笑了，瘋狂大笑，自己怎麼會那麼想？他真為自己有那樣的念頭而感到好笑，那個突然乍現的高手，怎麼可能只是初入靈仙境？仙界有史以來，靈仙初期能從真仙初期活着逃掉，都沒發生幾次，就是湖語成當年在初入靈仙境時，也最多能和一個靈仙大圓滿鬥上一斗就要潰逃，碰上真仙初期，他都是必死無疑的。　　所以，這隻是那個傢伙的惡趣味吧！　　畢竟世界大了，什麼樣的人都有。　　“好，總算有了一個實力相當的新強者出現！可惜，他現在可能只是靈仙中期或後期，若是等他晉陞到靈仙大圓滿，倒也值得我出手了，不過這樣的傢伙，去看看也不錯！”　　大笑中，湖語成凌空踏在高高雲端，手一招，原本他飄蕩流波的龐大湖泊，突然就從地面一躍而起，無窮湖水更在轉瞬間凝縮，最終，凝縮成一柄水光四溢的仙劍。　　仙劍成型后，湖語成才大笑着向南方遁去。　　或許，郭正陽對於飛影國內的什麼十大高手之類，並不感興趣，但這的確不代表，人家對他也不感興趣。　　至少湖語成現在就對郭正陽升起了濃濃的興趣。　　甚至他都覺得這樣的高手，就算現在不是自己對手，但若是自己出面，能把這樣的高手收入麾下，就像是當年他父親那樣，一身轉戰玉守大陸，收攏無數被折服的追隨者，才造就了眼下強盛的星湖宗。　　他，也是有這樣的野望，甚至比父親更龐大的野心的。

# 第五百零六章 厚道人

　　“找不到，還是找不到！”　　“從他上次逃掉，到現在已經接近一節時間了，這麼長時間都沒找到，那小賊，肯定已經徹底走遠了吧！”　　“他走遠了，徹底逃離了這一帶，咱們怎麼辦？難道真要我們都帶着所有財富和親眷，逃離飛影國，從此過着隱姓埋名的生活么？”　　“不走怎麼辦？那小賊這麼可怕，咱們這麼多人聚集在一起都是這樣的下場，一旦等他傷勢痊癒，然後修為精進，再殺回來複仇，咱們誰擋得住？該死……早知道就不該貪圖那一點財物，我真是自己找死！”　　“這件事，說起來還是湯氏引起的，要不是湯宗主那位女兒要滅了人家定海宗，哪會發展到這一步？該死！”　　……　　郭正陽傷勢恢復九成，聽說追殺者已經有一半潰逃，剩下的也只有一半人還在追殺他時，頓時起了做一個厚道人的心思，反而轉身殺了回來。　　除了郭正陽之外，遠在無數光里之外的星湖宗，也有一個名動帝國的超級強者對郭正陽升起了諾大興趣，哪怕覺得郭正陽還不是他的對手，但卻也起了折服郭正陽收為己用的心思，從而帶着一個貼身婢女前來護夕宗一帶。　　但在兩國邊境一帶，卻有一道道身影懸立在高空之上，一個個都是神色或慌亂或憤恨，各式各樣的言語脫口而出，其中不乏有部分仙人帶着憤恨的視線看向仙人中的湯氏家主。　　怕了！　　現在在這裏的一百多真仙也真的膽寒了，都也快被嚇瘋了，如果說上一次真仙大潰逃時，他們還沒瘋，但在接近一刻時間都搜索不到郭正陽下落時，他們就真的再扛不住心下的恐懼，徹底崩潰了。　　之前那一波真仙大潰逃，還有一半人留下來，有的是因為不甘就這麼放棄一切遠走他鄉隱姓埋名苟且偷生，但也有不少是因為仇恨，畢竟郭正陽也殺了二十多真仙，那些人，無一不是在場某些人的師兄師弟或者子嗣之類……　　沒有這些顧慮的，上一次大潰逃已經走得乾乾凈凈了。　　所以他們才又一次留了下來，但現在一直都找不到，接近一節時間啊，沒人還能再對找到郭正陽抱有希望了，而找不到他，後果是什麼？　　所有人用屁股想都能想得出來！　　所以到了這一刻，憤恨埋怨之類，也是必然的了。　　大家原本過的好好的，都是一方主腦，統治着大片疆土過着高高在上的生活，現在好了，諸人再想活下去的話，只要一想起郭正陽，那麼就誰都知道最好的辦法就是學那些潰逃的仙人一樣，回家收拾財物帶上親近的人逃遁，遠離這一帶，而且以後還不能輕易拋頭露面，畢竟惹了郭正陽那麼一個恐怖的仙人……如果他們逃到其他地方還光明正大出現，可不就是等着被郭正陽殺過去么？　　甚至，所有人也都清楚明白，郭正陽在這一戰之後，絕對會徹底轟動兩國，甚至轟動玉守大陸，以他一個真仙修為，面對六百多真仙絞殺還能活着離開，更殺的一群真仙屁滾尿流，這樣的仙人，絕對是超級妖孽，絕對會受到無數大勢力跑出來的橄欖枝，如果他們逃出去后不隱姓埋名，那麼絕對不排除一些有仙君坐鎮的超級勢力都會因為對郭正陽感興趣，而主動幹掉他們向那位示好……　　所以現在，逃是必須的，以後還必須得苟且偷生！　　怎麼會變成這樣？　　現在的眾多追殺者，無一不覺得世事太無常，這件事起初只是湯氏麾下湯景秀為了誅殺定海宗，被郭正陽阻止，然後就一步步發展到了現在，發展到讓他們這麼多人不得不心慌意亂只想着該怎麼逃遁？　　不得不放棄以前的一切，從此夾着尾巴去做仙？　　這樣的後果只要一想起來，對於大部分仙人來說，足以壓下他們心中的不少仇恨，更深深為眼前的局面不值起來。　　太不值了啊！　　而覺得不值的時候，也有不少仙人看向湯氏家主的視線都變得凶厲起來，他們從此就要過喪家犬的生活了，那麼作為一切源頭，一步步把他們拖累到這一步的湯家……是不是可以先幹掉他出氣？　　他們干不掉郭正陽，甚至對郭正陽升起了由衷的恐懼之情，但湯家那位？　　“諸位，現在說再多也沒用，老夫也知道是我湯氏拖累了大家，為了以表謝意，老夫願意散盡家財，對大家略做補償，而我們現在最重要的，也應該是考慮以後退向何方……”湯家家主被不少仇視憤恨的目光盯上，頓時也毛了，急忙輕咳一聲。　　好吧，這位的確有不錯的眼力見識，每每隻要一開口，都能把話題點到要害，一下子，本有不少憤恨抱怨的，頓時又被轉移了不少心思。就算不是所有人被轉移了心思，但……也有大把是如此。　　不過就在湯家家主安松一口氣的時候，一股磅礴大霧，一下子覆蓋左右數百光里之地，直接把在場一百多真仙全部籠罩了進去。　　處在對搜索郭正陽近乎絕望狀態的真仙們，這時候已經不再像以前那麼分散的很遠，而只是都聚集在這百光里以內。　　所以下一刻原本還是心思各異的人，頓時就紛紛大驚，大驚中，也有一道道驚呼響起。　　“怎麼回事？他就在這裏？”　　“找到了！我還以為再也找不到了呢，原來他就在這裏，快！”　　“……”　　“我怎麼覺得不對勁，這會不會是他傷勢痊癒之後，來反撲了？？”　　“不……不會吧？？？你別嚇我？他就算傷勢痊癒，也不該有膽子直接設計咱們一百多人吧？”　　……　　被迷霧圍困住的眾多真仙，一開始的確有不少人都在興奮的大呼，之前還在絕望的想着以後該怎麼夾着尾巴做人呢，現在目標就出現了，這是給他們最後的機會擊殺？這讓人不能興奮。　　但叫囂中卻也有人在停頓了幾個呼吸后，就猛地色變着尖叫，因為他們想到了另一個可能，而這樣的猜測，也頓時讓之前正興奮的仙人們再次大驚，驚得亡魂皆冒。　　亡魂皆冒中眾仙卻又突然發現，左右天地變了，原本籠罩左右的迷霧，還只是讓他們在有限距離失去感知感應，可幾個呼吸后，只要他們不發動攻勢，不去撼動左右迷陣，就會徹底對左右的一切感知感應，這是迷陣在加強！！　　眾人頓時又懵了，也更恐慌了，不過恐慌中還是有一聲聲色厲內荏的尖叫伴隨着一道道攻殺手段撲向左右。　　“轟～”　　“呼～”　　……　　一百多真仙玩命撲殺，上百仙氣縱橫撕裂，那種威勢也的確極為恐怖，恐怖的就算是郭正陽修為暴增了幾倍，傷勢也接近痊癒，但還是在短時間內就又被撼動的迷陣鬆懈。　　鬆懈的迷陣劇烈翻滾跌宕，一些仙人也逐漸又恢復了對左右天地間的感知。　　不過這些感知距離和範圍也是有限的。　　而這些對郭正陽來說，也足夠了！　　一次籠罩數百光里之地，把上百真仙圍困住，剛動手時他的確只能盡量鋪大迷陣範圍，現在他卻已經透過陣法之力把分散的散仙運送到了數十光里之內，把迷陣也收縮了不少。　　現在這陣力雖然也困不住上百真仙，但已經能讓他抓住機會，開始收割生命！　　並不知道有一個同樣是人族、同樣是用劍的超級青年強者在趕來的路上，還意圖收復他，郭正陽一出手，也依舊是劍。　　閃身到一名慌亂攻殺左右的真仙中期身側，郭正陽一劍刺出，迷陣外大片天地之力被調動，又瞬間化為虛無，所有被吸納來的天地之力瘋狂匯入這一劍，一劍刺出，前方正向左右撲殺的下遺族真仙中期，噗的一聲就被一擊洞穿心臟，磨滅所有生機而隕落。　　就是這一幕發生時，左右迷陣也已經因為承受附近太多真仙攻殺，呼啦啦的近乎潰散，甚至遠處已經好幾個真仙差點闖出迷陣範圍，而附近也有好幾個真仙都看到了郭正陽誅殺那真仙的一幕，紛紛即驚又怒的撲殺而來。　　郭正陽卻淡然一笑，驟然消失。　　消失的同時，那真仙中期的屍首也被帶走，而左右原本接近潰散的迷陣，也又一次在晃蕩間恢復平緩，變得穩固，就是快要逃遁出去的幾個真仙，也有被陣法之力運轉挪移，再次深入陣群中央。　　“現在運轉威能接近當初能誅殺莫伊瑜的一劍，對我來說只是損耗四五成修為，用來誅殺一般真仙中期，都是一擊必殺。而損耗的修為……”　　消失之後郭正陽再次出現時，身側已經出現一捧靈液匯入體內，被損耗的修為也在瘋狂滋長。　　以前這樣的一劍，足以讓他接連脫力，從而受傷，可現在，對他只是比較輕鬆的就能承受的損耗，損耗中還能繼續控制陣法運轉，這就是修為暴增后最大的好處之一。　　沒有暴增幾倍的修為，他還真不敢返回來一次把上百真仙納入陣中，因為若修為沒有暴增，就算他這麼做了，也只會轉眼被大量真仙撕碎迷陣衝出去，而他一擊之後也會受傷。　　可現在，這一切擔憂都不再存在！　　“雖然，我也沒能力把這裏的真仙全部誅殺，要不了多久，在瘋狂的攻殺下，他們一樣會破開陣群，但在破開陣群衝出去之前，他們又會有多少死在我劍下？”眼中寒光四射，郭正陽在修為以瘋狂的速度恢復中，也再次出手。

# 第五百零七章 崩盤

　　“轟～”　　處在眾真仙瘋狂攻殺下的迷陣，終於再也承受不住狂暴的仙氣術法波動，一下子炸裂消散，只不過等天地間恢復晴朗時，剛驚喜大叫着衝出迷陣的眾多真仙，隨隨便便向後一看，就又各個都驚得魂飛魄散。　　“他傷勢痊癒了！痊癒了！！”　　“不可能，怎麼會這麼快？他那麼重的傷勢，一天都沒到就痊癒了？而且還真敢回來追殺我們這麼多人？”　　“十六個，十六個真仙被殺？天啊……就這麼短短時間？”　　……　　溫暖的陽光下，之前被迷陣封鎖住的大片天空里，又有十六座山峰被削尖，削成錐子一樣的形狀，而這些鋒利的山巔之上，卻逐一插着十六具種族修為各自不同的真仙屍首。　　看到這一幕，那還真是就算再傻的人，也都能發現郭正陽的傷勢痊癒了！　　那個瘋子這一次竟然把一百七十多名飛升者和下遺族真仙困在迷陣中，主動出手困人？然後就在眾多真仙瘋狂攻殺大陣，破開陣群之前短短几十個呼吸里，接連誅殺了十六個真仙？　　那豈不是說，他每兩三個呼吸，就能誅殺一人？　　雖然那些死去的真仙，大多都是真仙中期，雖然裏面八成都是下遺族……可下遺族真仙中期也是真仙啊！　　如此驚粟的一幕，真的讓在場所有人都驚得魂不附體，而在驚愕中，第一批反應過來的真仙，頓時紛紛怪叫着一哄而散。　　跑！　　跑出去的這些，也基本都是下遺族真仙，這個時候天大地大，都絕對沒有自己的小命大！這就是眾多潰逃的下遺族真仙唯一的心思。　　一個重傷垂危的郭正陽，已經在之前被他們追殺的過程里一次次創造奇迹，一次次打翻眾仙人的推測推斷，把六七百追殺者嚇跑了一半，現在，卻是已經痊癒的郭正陽，敢直接對着一百多真仙主動下手，而且第一戰就一次誅殺16人，如此恐怖的事，徹底把那些下遺族真仙嚇破了膽子。　　雖然他們還有很多戰力，一百七十多人只是死了十多個，但關鍵是郭正陽傷勢恢復后，主動反撲的行為所代表的意義，徹底嚇懵了他們。　　之前那廝一次次重傷，眾多真仙還一次次圍殺住他，都能讓他不斷擊殺他們的同伴，然後再活着離開，現在是痊癒的郭正陽，他們現在就算還有很強戰力，就算再圍住他？又有什麼用？既然沒用，那自己不跑，在這裏等死么？　　就是這樣的心態，也讓眾真仙的處境又一次惡化。　　若他們不跑，真不是沒有一戰之力，如果眾人齊心協力，拼着不惜損傷來反殺，郭正陽的情況也絕對會變的惡劣，他再強，一次迷陣圍困那麼多人，也只能圍困這些人幾十個呼吸，連續的誅殺后他一樣會有損耗，就算恢復修為的手段逆天也恢復不及那些損耗，只要逃出陣中的真仙都集結起來，瘋狂對着左右天地攻殺，跑的也只會是郭正陽。　　他最初過來撲殺，就是打算殺一批，逃一次，再反回來繼續，一點點磨死他們，爭取磨死盡可能多的仙人。　　但問題是這批傢伙卻直接被嚇得再無鬥志，只剩下逃竄之意，那接下去會發生什麼，也就顯而易見了。　　地球世俗內冷兵器戰爭，幾十個士氣旺盛的精銳，都可以把上千隻知道潰逃、士氣鬥志全無的敗軍殺的血流成河，而且這樣的戰例還並不罕見。　　所以，當還沒有恢復修為的郭正陽見到破開迷陣的一百多真仙，呼啦啦當場潰逃一大半，只剩下寥寥三四十人呆立在原本迷陣範圍之外，想繼續攻殺卻根本組織不起來有效的反撲，反而就是剩下的三四十人里，也有不少被那大潰逃的趨勢影響的神色慌亂，郭正陽頓時大喜，大喜中再次調動左右天地之力，把自己能發揮的修為發揮到極限，又攜帶出無窮迷霧，呼啦啦籠罩向還呆立在虛空中沒跑的眾真仙。　　“媽的，又來？他沒一點損傷么？”　　迷霧一現，還沒籠罩住呆立的三四十人，裏面本就被影響的猶豫不定的十多個真仙，頓時也紛紛嚇得從原地跳了起來，而後再不猶豫，轉身就逃。　　逃得快的自然是瘋狂逃離了當地，逃得慢的，卻徹底被迷霧籠罩。　　而最初逃得更遠的回頭一看，發現後方迷陣又出現了，自然是深恨自己少生了一對翅膀，再次玩命向更遠處逃。　　還是那句話，如果他們不逃，組織起有效的攻殺，郭正陽現在布施出來的迷陣，絕對撐不了多久，但迷陣外的只知道逃，迷陣內這一次只有二十多個真仙被陣法籠罩。　　就算郭正陽修為還沒全部恢復，但一次只是面對二十多個被困的真仙，哪怕這些真仙大部分都是真仙後期，還有不少飛升者，比如湯氏家主、莫伊空等等巨頭，但……　　敗軍就是敗軍，已經潰敗的只知道逃命的大軍，就算以前再精銳，也很容易像是土雞瓦狗一樣被遠少於對方數量的軍隊殺的血流成河。　　這的確是世俗內很多普通將領都明白的道理。　　……　　“咦？”　　“怎麼回事？”　　……　　幾百個呼吸后，一大群集結成群的仙人，從天際間急速劃過，向著郭正陽之前出現的地點飛奔而下，但就在他們快要靠近當地時，卻紛紛一頓，壓下了各種秘術。更全都愕然不已的看向前方。　　前方卻是一道道十多個身影，像是喪家之犬一樣毫無尊嚴的飛奔。　　“谷兄？你們……”　　“陽和兄？”　　……　　十多道身影哪怕是看到站在雲端的眾多同伴，一樣絲毫沒有停下的意思，反而還有不少直接繞道奔逃，這形勢嚇住了不少人，讓不少仙人的臉色都變得奇妙起來。　　而一百多仙人群里，也很快響起一聲聲呼喝。　　“快逃吧，那小賊傷勢痊癒，來反撲了！”　　“他傷勢痊癒了，主動出來用迷陣圍殺我們一百多人，死了，都死了……”　　“能逃多遠是多遠，快走！不然就是死路一條！”　　……　　被呼喝的幾名仙人停都沒停，只是在繼續飛遁中，對着那群還算鬥志旺盛的仙人大呼，呼一聲，就飛竄的不見了蹤影。　　再然後，正充滿希望準備撲殺向前和友軍合作，誅殺郭正陽的一百多仙人，徹底懵了，亂了……　　這些人的確是在之前正與另外一地搜索時接到了傳訊，說郭正陽出現了。　　那也是郭正陽剛操控迷陣現身，第一次把眾多仙人圍困住，當時還有仙人以為是他們主動發現了郭正陽，大喜之下立刻傳訊給他們，再然後，就是大軍潰逃。　　某一地到底發生了什麼事，已經再沒人有心思給友軍通報，直到一百多仙人化為喪家犬紛亂逃竄，等這一波亂逃的衝到這裏，才讓這批來援的仙人對前方情況多了些了解。　　但問題是，這些了解還真不如不了解了！　　依舊是連地球世俗內冷兵器戰爭時，普通將領都能知道的道理，麾下軍隊只要有一側潰敗，潰逃的大軍亂沖己陣，就算沖陣的人數不多，可那種喪家犬一樣只知道崩逃的氣勢，絕對會給己陣里尚算完好的軍隊帶去無窮的意志衝擊，連累拖累的還沒潰敗的軍隊也士氣大跌，軍心大亂。　　現在這一幕就是如此。　　郭正陽的恐怖，誰都知道的！畢竟這些人都是曾經一次次追殺他，一次次親眼看着郭正陽如何在絕地反撲，如何一次次化不可能為可能，重傷垂危的郭正陽都是如此，那若是痊癒狀態的郭正陽，還能主動跳出來設計誅殺他們一百多人……　　看看那十多個毫無鬥志，只知道玩命逃竄的友軍，一百多正充滿希望飛奔的仙人團，也當場崩盤了。　　畢竟他們這些仙人，並沒有太嚴格的統帥，都是來自不同陣營勢力，只是因為同樣的目的集結。說他們是紀律嚴明的軍隊，那是扯淡，說他們是湊在一起卻個個實力不錯的烏合之眾還差不多。　　轟的一聲，軍心大亂中直接就有二三十人，也是和之前從側方奔逃出去的十幾個仙人交好的仙人，怪叫着就尾隨他們的步伐逃竄。　　畢竟那些傢伙逃竄中叫的話語太誇張，郭正陽傷勢痊癒，主動反撲，主動用迷陣圍困他們一百多人，死了，全死了？？　　那一隊的實力，絕對不比他們這一隊弱的，若是那一隊都全死了，他們去了豈不也是找死？　　一百多仙人第一次潰逃二三十人，剩下的卻也全都面面相覷，更有着深深的驚駭，那些傢伙說的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假的？不像啊，畢竟他們沒理由騙他們，大家立場都是一樣的。　　那是真的？　　猶豫着猶豫着，又是一道道身影神色慌亂的奔逃。　　逃亡潮一現，一隊原本還是戰力滿滿的真仙隊伍，就被從身側路過的十幾個敗軍驚嚇的不攻自破。　　就算那些不想就這麼走的，可看着原本的隊伍已經散了，到處都是奔逃的身影，也不得不即鬱悶又心慌意亂的開始潰逃。　　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也絕對是郭正陽都沒想到也沒料到的，他絕對沒想到自己剛一出現，第一次用陣困殺，只是殺了十幾人，就徹底嚇瘋了所有追殺者。　　從而讓原本還有着極強戰力的仙人團大潰敗，大逃亡。　　不過這真的不意外，因為留下來的這些仙人，本也就是早就被他驚嚇了無數次，而且剩下的這些人，心下最怕的就是郭正陽痊癒之後找他們算賬反撲，都是因為仇恨或者不甘心放棄地位榮譽什麼的，硬着頭皮在追殺，結果怕什麼來什麼，他們最怕郭正陽痊癒后的反撲，結果他一出現，就表明了這趨勢……

# 第五百零八章 絕代強者

　　“湖前輩，那郭正陽雖然也絕非一般仙人，但還遠不至於勞煩您大駕親臨吧，就算前輩看重那位，想給他一場機緣，只要說句話就行，咱們這些人一定會為前輩辦的妥妥帖帖，現在前輩卻親身降臨，實在是太給那位面子了，若被他知道必然也會欣喜若狂的，景某就在這裏預祝前輩又收得一員悍將。”　　“那是，那位郭正陽雖然實力強悍，一人之力就能在六百多真仙手中數次逃亡，不止是逃掉，還能屢屢反殺，這的確已經快媲美湖前輩當年一戰了，不過這和湖前輩當年一戰，也還有不小差距，當年湖前輩所遇儘是真仙後期或者大圓滿巔峰，一人力戰二百餘人，而現在郭正陽雖然是一人獨面六百多真仙，但那些真仙里有九成都是真仙初期中，根本無法和當年的湖前輩媲美，這還是湖前輩當年一戰，現在前輩早已經是真仙大圓滿，比起當年也早已不是一個層次，肯屈尊降貴親臨此地，卻是那位天大的榮幸了。”　　……　　飛影國南，護夕宗一帶，等兩道身影透過傳送陣出現在定海宗原址附近一座城池內，再次騰空而起時，在兩道身影身側的一名名仙人，各個都是笑顏如花，小心陪襯在側。　　如果在場有人能認出這些作陪的仙人，必然會大感震驚，因為這幾位全是護夕宗內的權勢人物，除了當代護夕宗宗主之外，其餘的也全是真仙大圓滿境界的權勢長老。　　這些人隨便拉出來一個，在護夕宗一帶都是高高在上的土皇帝，不過此刻土皇帝們卻個個一臉謙卑恭順的笑容，小心迎合著前方一名帥氣飛揚的青年。　　因為他們的迎合，青年雖然面色不動，只是一片淡然，陪着青年身側的一名秀美女仙卻時而露出一絲吃吃的笑意，看情況，這秀美女仙倒是對這些大人物的迎合，覺得很好笑。　　而在這一行人之後，更後方還有一道道身影尾隨，不過那些身影卻離得遠遠的，全都是一副即敬畏又興奮期待的表情，似乎在等着什麼好戲上場一樣。　　這也不奇怪，若是有人明白那一對人族青年男女的身份，就絕不會為護夕宗幾位大佬狗腿的表現而驚訝了，這兩位女的也就算了，只是那人族男性青年的婢女，但那位青年，身份地位就實在嚇人了。　　不說他背後的星湖宗，是威震南疆的八品勢力，如今更在衝擊九品勢力，不說他背後那位長輩當年是如何在飛影國叱吒風雲，就單是這一位，曾經一人一劍殺遍飛影國，在真仙後期就創下一人獨面二百多真仙，最後反而誅殺幾十位真仙，大勝的戰績，就足以讓護夕宗一帶所有仙人寒顫的。　　護夕宗不過是五品勢力，一個五品勢力，基本就是一二十位真仙大圓滿坐鎮……而且其所有真仙數量不過百人左右，九成還是真仙初中後期，那可想而知，整個護夕宗所有力量加一起，都不夠眼前這位人族青年虐的，更別提那還是他在上千年前創下的戰績，那時候對方只是真仙後期，現在已經是真仙大圓滿，名動整個帝國的絕代高手啊！！　　護夕宗內眾多仙人都絕對沒想到，郭正陽隨着今天一戰名動一方后，一個真仙獨佔六百多真仙，這樣的威勢還正在橫掃護夕宗一帶，也有無數仙人正在拿這個剛剛聲名鵲起的超級強者和帝國老牌的十大青年高手作比較呢，帝國內十大青年強者里排名第九的湖語成就到了這裏……　　湖語成的到來不管是其自身實力，還是其背後的恐怖背景，都足以讓護夕宗眾仙彷彿一個小縣城的官員去接待副國級幹部一樣，誠惶誠恐了。　　而最初護夕宗這些仙人，也根本不敢打探湖語成到底是什麼來意，反倒是他身側的婢女主動開口問詢郭正陽下落，然後說自己少主聽聞這聲名鵲起的強者的事迹后，生了興趣，準備去見一見，收下那一位，眾多護夕宗仙人才紛紛恍然，恍然之後，就是馬屁如潮。　　這些馬屁當然不會讓湖語成失態，畢竟以他的身份實力，再多更馬屁的話語也聽得多了，所以對這些湖語成只是平平淡淡，毫不在意。　　反倒是他身側的婢女聽得連翻白眼，吃吃嬌笑中也對着湖語成傳音，“少主，這些傢伙真是老不休，那個護夕宗宗主，聽說八千多歲才修鍊至真仙境，現在到真仙大圓滿，更已經一萬七千多歲了，可比你大得太多了，竟然還口口前輩前前輩后的，都把你叫老了，還有另外幾個，哪個不是年紀一大把……最少的年紀也比你大得多呢。”　　一身黑衣御空飛行的湖語成聞言，頓時啞然失笑，這倒是事實，身側那些護夕宗強者，幾乎每一個都要比他大得多。　　但他當然不會為這些分神，笑了一聲湖語成才也傳音道，“你這丫頭，竟然還有心思關心這個，你還不如擔心下，那位郭道友有沒有徹底逃離護夕宗一帶，我其他的並不擔心，怕只怕那位在嚇走了三百多真仙后，趁着追殺他的人力量不足時，徹底遠離，若是找不到他，可就白來一趟了。”　　“哼，那有什麼怕的，現在才只是一天不到，護夕宗南部一帶有禁空陣封鎖，他肯定逃不遠，就算少主在這裏找不到他，但只要你發句話，讓他知道有少主你看重他，還不乖乖趕過來投靠。”秀美婢女這才一吐香舌，嬌憨的撒嬌。　　“哪有你說的那麼簡單，到了那種程度的強者，都有自己的自信和自傲，我就算想收服他，肯定也是要動手壓制住他，而且若他修為只有真仙後期，那就算被我壓制也未必服氣，這不是一時片刻能解決的。我這次來，一是有找他練手的意思，但也真心想收他為己用，那是要費不少功夫的。”湖語成再次啞然，再次失笑一聲才道，“走吧，是該走快一點了，聽消息說他上次出現的地點，距離這裏可有幾萬光里，走得慢了，真讓他逃遠了就不好了。”　　而在湖語成加快了遁速后，在他後方的護夕宗眾強者，以及更遠處的其他真仙級強者，一樣紛紛加快了速度。　　不過在飛遁中眾人的心思也各不一樣，護夕宗內的多少有些憂慮，畢竟這一次他們就算沒插手追殺郭正陽的事，護夕宗內也只是出去了一個權勢長老之子帶着一批仙人追殺，那是對方自作主張，和他們沒關係，但那畢竟也是護夕宗的人，在得知郭正陽這麼妖孽后，他們不可能不擔心，尤其是現在的郭正陽似乎還被湖語成看上了……準備收為己用？　　如果郭正陽答應了，靠攏向湖語成，到時候湖語成為了安撫這悍將，萬一拿護夕宗開刀出氣呢？　　所以護夕宗宗主在內的一批強者，此刻都有些心驚膽顫，更紛紛下定主意，一定要在這過程里，好好巴結好這位帝國南部的絕代強者。　　但更遠處其他一批尾隨來觀看的仙人，就沒那麼多複雜的心思了。　　這一批仙人也是護夕宗麾下，但並不屬於護夕宗，而是像湯氏、莫伊氏等依附於護夕宗的一些四品勢力內的真仙。　　護夕宗統轄十個四品勢力，這些勢力內，只有弈星宮、湯氏、莫伊氏、飛仙宗、語定宗、海天閣六個勢力參与了追殺郭正陽一事，其他還有四個四品勢力對此事完全沒幹預，自然也就談不上和郭正陽有仇怨，他們此刻完全抱着局外人的身份，來觀戰。　　觀什麼戰？　　湖語成的貼身婢女說是自家少主看上了郭正陽，準備把他收為己用，拉入星湖宗……　　那像是郭正陽這麼妖孽的實力，會隨便屈居人下么？　　“太興奮了，接下去，會不會就是一場曠世大戰了？不久前還有那麼多人爭論，到底是這個突然崛起的郭正陽強，還是那些老牌的十大青年強者更強，現在湖語成就跑了過來，這位也是在真仙後期時創下轟動帝國的一戰的絕代強者，他要收復那個郭正陽，對方肯定不會就這麼答應，到時候肯定還要動手，絕代強者之間的爭鬥，真是想一想都讓人興奮啊！”　　“其實你也別抱太大希望，我還是覺得湖語成更強，畢竟他當年一人力戰二百多真仙，戰的全是真仙後期大圓滿啊，這一次那姓郭的，戰的卻有九成都是真仙初中期，而隨便一個真仙大圓滿，都能橫掃幾十個真仙初期……更別提，那還是湖語成在真仙後期時的戰績！現在他有多強？又有誰知道？”　　“那倒不一定，就算郭正陽現在還不是湖語成的對手，但以後也未必，關鍵還是看他的修為實力，沒人知道那位是什麼修為，大家只是斷定他是在真仙中期和後期之間，如果他是真仙後期巔峰，看起來似乎是比當年的湖語成弱一些，但若他只是真仙中期……嘖嘖，這就絕對是比湖語成還可怕的存在啊！”　　“我也看好那位，嘿嘿，這一次的事，弈星宮那幫傢伙算是玩崩了，最初只是幾個小輩為了討好湯景秀，結果捅出這麼大亂子，真是精彩啊！”　　“你還是別說了，你一說我就忍不住想笑，幸虧我們逐天閣內沒有強大人族，不然萬一也有誰被湯景秀迷住，下場就是和現在的莫伊氏等一樣了，哈哈……”　　“說那些都沒用，關鍵還是湖語成和郭正陽，到底誰更強，這位絕代高手想收服那位，絕對沒那麼容易！”　　“你這是想太多了，如果湖語成沒絕對的把握，會讓他的貼身婢女隨口把來意說明么？他不怕丟人么？所以我斷定，這一次那位有八成希望會被湖語成折服，被收攏進星湖宗的。”　　“我也這麼認為！但不管如何，他們之間肯定有一戰，等着看好戲吧！”　　……　　紛紛擾擾的傳音中，更後方的一批仙人，各個都興奮的面色潮紅。　　畢竟絕代強者之間的爭鬥，太罕見了啊！

# 第五百零九章 正面擊潰

　　“咦？”　　心思各異的湖語成一行，在離開定海宗一帶后剛向西遁形了幾千光里，飛在最前方的湖語成就猛地頓足，而後詫異的看向前方天際盡頭，更開口輕咦了一聲。　　隨着湖語成的停頓，在他身側的秀美女仙還有護夕宗眾仙人也紛紛頓足，哪怕更後方的一些出身四品宗門的真仙們也紛紛停下，全都疑惑的看去。　　不過倒也沒人開口發問什麼的，畢竟這裏湖語成是實力最強的，他會突然這麼做肯定是發現了什麼，所有人在停下后，都帶着疑惑看向前方天際盡頭。　　等頓了十幾個呼吸，兩道光影才在遠處盡頭出現，而後像燃燒的火雲一樣飛奔而來。　　見到這身影，湖語成沒說什麼，而護夕宗眾仙人以及後面的一些真仙卻紛紛大驚。　　“蒙道友？涯道友，你們？”　　……　　趕過來兩人氣息紛亂而跌宕，一張張潮紅色的面容下，也寫滿了恐慌驚懼，其中一人更是嘴角溢血，胸膛像是風箱一樣劇烈起伏，這兩位，湖語成自然是不認識的，但其他人卻都認得，那正是語定宗蒙長老，以及海天閣的閣主涯飛瀚。　　不管怎麼看，這兩位真仙後期都是在喪家犬一樣玩命逃竄，或許正是施展了什麼負擔極大極大的恐怖秘術，一次逃出極遠的距離后，受到秘術反噬，才會像現在這麼狼狽。　　這也自然讓人驚得不輕！　　這兩位，不是聯合三百多真仙在繼續追殺郭正陽么？　　之前的中追殺者潰逃，也只是潰逃了一半而已。剩下的人還在集結着繼續追殺郭正陽，只是力量比以前變小了許多而已。　　那突然看到這兩位也……　　在場不少仙人都紛紛臉色大變。　　“蒙道友，涯道友，我來給你們介紹下，這位是星湖宗湖語成湖前輩，是咱們南國的驕傲。”就在眾多仙人色變，而趕過來的涯飛瀚兩人也猛地停下身子打量眾人時，護夕宗宗主才馬上踏前一步，恭恭敬敬指向湖語成。　　一句話，蒙長老和涯飛瀚全都大驚。　　“見過湖前輩！”　　大驚失色中，兩人也急急恭敬而謙卑的向湖語成行禮。　　“發生了什麼事？你別告訴我，你們三百多真仙聚集在一起的時候，又被那個郭正陽給嚇的崩潰逃竄了。”湖語成根本不在意這些，只是開口發問。　　“回前輩，事情還真不止是這樣，那個小……那個郭正陽竟然在短短一節時間內，把一身頻死的傷勢徹底恢復，而後趁着我們三百多人分散時，主動出擊，一次對着一百多七十多名真仙下手，斬殺無數人，我估計莫伊空、弈星宮班道友，飛仙宗河宗主他們可能都已經死在了郭正陽手中，那一波人能逃出來極少。”　　“我們是正在趕去接應的時候遇到了潰敗的一些仙人，跟着我們一群人也是人心大亂，當場就跑了一半，剩下的還沒來得及逃得太遠，就被那人追上，一次七十多位真仙，被那位用迷陣圍困，等我們衝出迷陣時，已經有三十多人死在他劍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　　隨着湖語成的問詢，蒙長老和涯飛瀚卻全又先魂飛魄散的看了身後一眼，似乎生怕後方有什麼妖孽蹦出來，一口把他們吞掉一樣，等看一眼發現後方平平靜靜，並沒有什麼兇險的事發生，這兩位才你一言我一語，把他們所知道的事講了出來。　　但隨着講述，原本是信心十足等着去收復郭正陽，只是生怕郭正陽趁着追殺他的力量大為降低而趁機逃遠的湖語成，頓時瞪直了眼。　　“你說什麼？你在開玩笑吧？那個郭正陽，在你們追殺者力量大減后，不止沒有趁機逃走，還追殺了回來？而且他一個人，敢直接對你們一百七十多位真仙下手？還差點把那些真仙全部誅殺了乾淨？”　　湖語成都驚得瞪直了眼，更別提其他人了，在湖語成身側那婢女頓時驚得跳了起來，尖着嗓子怪叫。　　這的確是活活嚇死人啊。　　就算是名動帝國的絕代強者湖語成，當年成名一戰，雖然是一人獨戰二百多真仙，那也不是正面擊潰，而是類似於之前郭正陽的游擊戰，打打逃逃，每次在逃走前殺掉幾個，然後在誅殺了三十多個真仙，自己還依舊能逃能跳，才嚇得剩餘所有仙人一哄而散，這一戰，也奠定了湖語成絕代強者的盛名和地位，就是從那一戰開始，他開始被隱隱封為帝國十大青年強者之一，後來又經過幾次較量，才最終坐穩了第九高手的位置。　　但那的確是湖語成一直在搞游擊戰，打打逃逃，最終擊潰所有仙人心理防線，嚇跑了剩下的那些人，而不是他從正面擊潰所有對手……　　開玩笑，湖語成再自大，也知道自己絕對不可能正面擊潰那些人的。　　而之前郭正陽一戰，雖然已經讓他心動，覺得這是一個很強的傢伙，但因為對方實力還不確定，而且和他作戰的真仙大部分都只是初中期，所以他依舊有十足信心能拿下郭正陽。　　現在好嘛，正在趕過去收復郭正陽的路上，突然又聽到了如此境況？？　　這一次，是郭正陽真的從正面擊潰了剩餘的追殺者？主動對一百七十多位真仙下手，幾乎殺光了所有真仙？僅余的逃亡者又嚇跑了剩下一支隊伍里的一半人，而第二隊伍里的七十多真仙，被郭正陽圍困，一次斬殺一半？？　　這……　　這是真真正正的正面擊潰啊。　　你有實力正面擊潰上百仙人，和你打游擊戰，逃逃殺殺，最後磨的對手士氣膽氣全無，嚇的一哄而散，這意義絕對是截然不同的，前者所代表的意義，所代表的恐怖，絕對遠超後者十倍不止！　　你一個仙人，能從正面擊潰一百多真仙，一戰而定，擊潰后還有餘力繼續追殺其他數十名真仙，和你一個真仙在一百多真仙圍殺下逃走，意義能一樣么？　　“噗～蒙道友，你們兩個在開玩笑吧？你確定，他是正面擊潰你們？”　　“正面擊潰？他一個人？差點把你們三百多真仙全殺乾淨？”　　……　　湖語成和他的婢女都嚇得不輕，就更別提其他人了。　　跟着湖語成兩人一起來的護夕宗以及其他四品宗門的仙人們，卻也紛紛嚇得汗毛倒豎，更有人毫不猶豫的提出了自己的懷疑，他們真懷疑這是對方在開玩笑。　　“他究竟殺了多少人，我們並不知道，他在獵殺第一隊那一百七十多位仙人時，我們並沒親眼看到，只是看到了幾個從他手中逃出來的，不過我們那一批，我可以對天道起誓，他一個人就直接對我們七十多人下手，我們七十多人，有十二個真仙後期，剩下也基本全是中期巔峰，但這麼多仙人，一次就被他殺了一半……那個瘋子，那個瘋子根本不是人，他和人爭鬥的時候，根本就不在意自己的性命，一直都在以傷換傷，不斷用傷勢換取我們一個個仙人隕落。”　　“他不正常，我從沒見過像他這麼狠的人，最初的時候他身受重傷，若不是以傷換傷，把生死置之身外，恐怕也很難一次次逃離，但現在不一樣，現在他已經佔盡了優勢，是他在獵殺我們啊，他竟然還毫不在意自己是否有損傷，完全不在意自己的性命，每次都是豁出命也要拉我們一個個去為他陪葬，那個變態……”　　……　　眾人質疑中，蒙長老和涯飛瀚卻又像是想起了什麼最恐怖的事，一邊滿臉驚慌的解釋，一邊瑟瑟發抖，能把兩個真仙後期嚇成這樣子，可想而知他們到底經歷了什麼樣的事。　　“少主……那個姓郭的，太變態了吧？一個人正面擊潰幾百真仙？這……”　　隨着兩人的解釋，湖語成等人又是好一陣子無語。　　無語的沉默了許久，湖語成那名婢女才忍不住驚駭瞪圓了俏目開口，語氣中也帶着深深的驚駭，或許在之前，她還對自家少主能否收下郭正陽，折服那個傢伙讓他投靠少主而深信不疑，但現在……她怎麼覺得這事，有點不靠譜了？　　隨着她的驚呼，湖語成也當場抽了抽嘴皮子，他也真被驚到了，還是那句話，你能從上百真仙手中活着逃掉，和能正面擊潰意義區別太大了，他已經在仔細衡量，自己能不能做到這種事，就算是現在的他，對上一二百和他修為一樣的真仙大圓滿，他一樣做不到正面擊潰，那還是只能打打逃逃，搞游擊戰罷了，若是像郭正陽那樣對上一二百真仙中後期，他倒是有把握正面擊潰。　　畢竟真仙大圓滿和真仙初中期，差別很大的。　　可就算能做到，他肯定也要付出一定代價，但聽這兩位這麼說，郭正陽在正面搞定第一波仙人後，竟然像是沒事一樣又一次面對七十多真仙，一次斬殺三十多？　　“那傢伙，到底什麼修為？若是真仙大圓滿，能做到這些也不算太駭人，我能做到，其他那幾個傢伙也能做到，但若他只是真仙中後期，那可是比我們當年還要恐怖的多啊。”突然的，湖語成就覺得自己這次來的有些草率了，那麼一個恐怖的傢伙，他現在還真沒有絕對把握能收復壓制住了。　　不只是未必能收復壓制，說不定自己還會鬧出什麼笑話呢，比如身側許多仙人都知道自己是聽聞郭正陽的名字后，覺得對方是個高手，興緻勃勃來收復對方的，可萬一等下子，敗在郭正陽手裡，那可就成了笑柄了……　　到現在，他真覺得自己有了一點失敗的可能。　　畢竟從眼前兩人描述中，他已經判斷出了那個傢伙，是多麼瘋狂多麼狠的仙人，那麼兇殘那麼狠的傢伙，實力也那麼強，一旦自己露出收復的心思，人家不服氣，也和他瘋狂死拼到底，反而搞定他，那就扯淡了。　　湖語成自己也是個狠人，不然走不到今天的位置，不然當年不會一戰奠定盛名，但聽了涯飛瀚等人的描述，他卻明白，自己做不到郭正陽那麼狠……他在垂死的時候，可以對自己狠，不惜一切去誅殺重創對手，但若是在自己佔據上風時，還對自己那麼狠的人，這真是變態啊。　　而兩個實力差不多的仙人，若是一個人沒有另一個狠，那結果？？　　湖語成現在，的確已經判定郭正陽差不多能和他旗鼓相當了，又是這麼一個狠的角色，那他還真是自己都覺得有了失敗的可能……　　自己這一次前來，可千萬不要真成了笑話啊。

# 第五百一十章 恩威並施？

　　“第一次十六人，第二次三十一人，第三次八人，第四次五人，第五次三十二人，總共三百多真仙，又被我殺了九十二個，嘿，這下子，那些傢伙肯定再不敢追殺我了吧。”　　……　　郭正陽並不知道極遠處，正又有大批真仙前來尋找他，此刻的他也只是明大明站在一處山巔，先是尋找了一批仙草寶葯給自己療傷，等傷勢恢復中他才長舒了一口氣。　　這一次反撲，郭正陽取得的成果的確很驚人……　　第一次獵殺一百七十多位真仙，在陣法被攻破之前，他誅殺了16名真仙，第二次，衝出迷陣的真仙轟然逃竄，他已經及時出手了，但第二次也只是把三十一名真仙籠罩進了迷霧中。　　因為其他傢伙跑得太快！　　不過他第二次動用陣法把那三十一個真仙籠罩進去后，取得的成果，卻是全殲！！　　一百七十多個真仙，被迷陣困住，還用了幾十個呼吸才撕碎大陣，可想而知等只有三十多人被陣法籠罩后，他們需要多久才能撕裂陣群，而這段時間里，郭正陽卻能利用陣法把三十多個聚在一起的真仙逐一分散，然後一一擊殺。　　單對單，他真的誰都不怕。　　一個人直接攻殺向三十多個真仙，他當然無力做到擊殺，擊潰，但迷陣之內一次挪移，能把一個單獨的敵人挪移到附近，對上普通敵人，郭正陽只要調動天地之力，就像是莫伊瑜那種很出類拔萃的中期巔峰，都已經可以做到比較輕鬆斬殺，普通真仙後期，也只需要八九成力氣，就可以靠滅世一劍誅殺或者重傷。　　所以陣法輔助，大部分情況都是單對單，他的確能取得極為驚人以及令人驚粟的戰果。　　因此第二次沒有及時跑掉的真仙，全都死在了郭正陽手上。　　只不過那一波之後，郭正陽再想殺人，效率就暴跌了。　　因為他再次從迷陣內走出后，左右仙人已經跑了個乾乾凈凈，他用盡全力追逐，也只是又追上一批八人結伴的下遺族真仙中期，還有五個飛升者真仙中期。　　兩次依舊是全殲。　　最後，才遇到了另一批七十多人的隊伍。　　沒什麼說的，郭正陽再次出手，一次把所有人籠罩進陣中，盡可能誅殺，甚至最初時他都不計自身損傷，只求儘快殺敵，對敵人攻殺來的手段只要盡量避開要害，就以傷換傷誅殺敵手。　　這麼做，不是郭正陽有自虐傾向，而是七十多個真仙聚集在一起，也是一股很強的力量，他想盡可能多的誅殺，卻又顧忌那些人的臨死反撲。　　畢竟那是真仙，狗急了還跳牆，你把一個普通逼到絕路，一樣很可怕，何況是想把七十多真仙逼到絕路？如果郭正陽不展露足夠的猙獰，那要麼就是這批真仙跑掉七八成，他再想追都很難再追到，要麼就是讓他們恐慌害怕到極點，就算知道自己死亡幾率超過一半，也不敢臨死反撲。　　所以他一開始刻意展露出足夠的凶厲和殘暴，還刻意把自己誅殺幾個真仙的場面放給其他仙人看。　　就是要從心理上磨滅他們最後的勇氣，磨滅他們垂死反撲的勇氣，讓他們不敢再和他廝殺，只敢逃。　　這計劃最後也算成功，郭正陽又靠着一身重傷為代價，把七十多個真仙斬殺了近一半。除了最初斬殺那幾個真仙的時候受到的反撲很劇烈，隨後不管他追上誰，對方都很難再升起垂死掙扎的勇氣，而只是玩命在迷霧中橫衝直闖，逃得比什麼都快。　　剩下的好不容易破陣后更是一哄而散，一個比一個逃得急。　　不過那些人逃了之後，郭正陽付出的代價也很慘烈，雖然比不上昏迷那次的傷勢，可也只是比那次輕了兩籌罷了。　　好在，這一帶再不敢有什麼仙人繼續追殺他，郭正陽也有了充足的時間和精力去尋找各種療傷藥物，不過這一次他也已經不再在荒野中搜尋，而是搜羅起了自己的戰利品。　　這一場追殺與逃逸剛開始時，郭正陽就算也斬殺過不少人，但因為怕那些人的隨身仙府內有可以被感應的寶物，怕被那些仙人的親友長輩發現他的位置，他殺了人也不敢收拾那些戰利品，只能丟棄。　　但現在他卻沒有這樣的顧慮了，從跳出來主動設計開始，他每殺一人，對方的儲物戒指也就被郭正陽收繳了起來，九十多個真仙的儲物戒指、隨身仙府，裏面又有多少好東西？　　這些寶貝，至少遠超定海宗仙府內的寶貝無數倍的。　　幾百個呼吸，郭正陽就搜索到大量對自己目前傷勢有用的仙草寶葯，更把這些東西煉製成療傷靈藥，匯入自身體內。　　等一身傷勢又在一刻時間內痊癒了七成時，他才長長鬆了一口氣。　　不過在隨後，郭正陽依舊在搜刮著這些仙人的隨身仙府，一遍遍搜索后他卻有些失望。　　“沒有，九十二個真仙的儲物戒指隨身仙府，竟然連一株問仙子都沒有……就算問仙子這東西比較罕見，但這也太罕有了，那麼多真仙，不乏飛升者，都沒有收集到一株？這麼說，我之前能在那個山谷內搜刮到26株問仙子，還真是走了大運了。”　　這一次搜索郭正陽是在尋找問仙子，畢竟這玩意對他來說，用處太大了，只要有足夠的問仙子，他就可以靠着自己十多萬年精研出來的天地造詣，讓自己的修為瘋狂提升。　　雖然他現在已經擊潰了那批追殺者，可若能讓修為再大幅度提升一次，他也只會更驚喜的。　　但搜遍所有儲物戒指，他都沒有找到。　　失望了一瞬，郭正陽就又振作起來，再一次搜羅出一批療傷用的仙草寶葯，煉化成靈液給自己療傷。　　靜靜的盤坐中，又過了兩刻左右，因為有充足的仙草寶葯，至少那些對於他的傷勢是足夠用的，所以郭正陽一身傷勢，也在短時間內幾乎接近痊癒。　　不過就在他把傷勢休養的差不多了，準備離開這一帶時，卻猛地頓足看向前方。　　前方天際盡頭，也很快出現了一道道身影，這些身影加起來，也有近百人，而且各個都是氣機恐怖的真仙。　　郭正陽驚了一下，才森然看去，難道那些人還沒有被徹底殺怕？又來了？　　“他就是郭正陽？嘶……”　　“他身後那些……”　　……　　郭正陽臉色微變的時候，那些真仙也快速靠近，最後更在郭正陽前方一光裡外頓足，但他們的視線更多的並不是落在郭正陽身上，而是落在了郭正陽身後，一座座被削尖了的山峰上，肉串一樣被插着的屍首。　　這一批屍首足有三十二個，也正是郭正陽最後一次擊殺的那批真仙。　　這場面真有些森然有些恐怖，哪怕對面來的最低也是真仙，可看到和他們修為差不多的真仙們，一個個落得如此下場，三十多個真仙就這樣被插在山峰上，暴屍荒野，那種衝擊力……　　“果然是聞名不如見面，郭道友，在下湖語成，聽了道友的事迹后，頗為道友的風采折服，所以特地從星湖宗趕來一見。”　　大部分仙人都被郭正陽身後一座座山峰震懾的毛骨悚然，但飛遁在最前方的湖語成，卻並沒有太多色變，而是很快洒然一笑，對着郭正陽行了一禮。　　只不過面對這場面，郭正陽自己卻皺起了眉，這一批，不是來殺他的？　　“郭道友，湖前輩乃是我帝國南部最強真仙，就是在整個帝國內，也是絕代強者之一，被封為帝國十大青年強者，位列第九，湖前輩這次來，就是想邀請道友加入星湖宗的，這可是天大的好事，只要道友願意，什麼莫伊氏湯氏，不過是土雞瓦狗罷了，老夫在這裏倒是要恭喜郭道友了。”郭正陽疑惑中，湖語成身後護夕宗宗主也馬上笑着向郭正陽解釋。　　頓了一下，護夕宗宗主更尷尬的道，“郭道友，在下宗盛，添為護夕宗宗主，此來除了是瞻仰湖前輩和郭道友的風采，也是來向郭道友賠罪的，之前宗內有無知小兒，冒犯道友，我等起初也並不知情……”　　郭正陽默然，看看宗盛又看看湖語成，視線中也多出了不少玩味之色。　　這些人真不是來追殺他，而是拉攏？星湖宗？他還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宗門，又是幾品宗門，畢竟他剛飛升不久，一直都在定海宗一帶廝混，只是多少了解附近一帶的情況罷了，不過那一句帝國十大青年強者，卻讓郭正陽動容。　　一個仙家國度的青年強者就是指仙君以下，因為仙君及仙王都是高高在上的老牌霸主，輕易不出面，只有真仙才是仙界最活躍的力量，這點常識他還是知道的，而一個帝國的十大青年高手，基本也就是一個仙家國度里，最強的真仙了。　　這樣的人他當然不會輕視。　　但加入星湖宗？他可真沒打算，就算他有加入某個仙界宗門的念頭，也不可能因為別人隨便說一句，就在一頭霧水的情況下答應不是？他又不傻。　　“原來是湖前輩，抱歉，郭某並沒加入貴宗的打算，看來要前輩白走一趟了。”思索一番，郭正陽暫時沒理會和護夕宗的恩怨，而是衝著湖語成一抱拳，客氣的回了一句。　　一句話，湖語成面色看去依舊是毫無變化，依舊笑着，不過在他眼底深處，卻也閃過了一絲苦笑，果然是需要動手么？要拉攏折服郭正陽，他最初本意就是來了后，以仰慕郭正陽的威名，提出切磋，在以絕對武力碾壓，讓那傢伙為自己的實力震撼，心生敬畏時，自己再以禮相待，推心置腹什麼的，讓他即敬畏又感恩，最終拜倒在自己風採下，反正他父親以往為宗門拉攏眾多強者，基本都是一手寶貝一手大棒，恩威並施收攏了一批人，他也覺得這方式不錯。　　郭正陽不可能因為他一句話而加入星湖宗，他親自跑來一趟，當然也不可能因為郭正陽一句拒絕就拍拍屁股走人，所以最初計劃，還真是在郭正陽拒絕後，他再主動提出想和對方友好切磋，畢竟他湖語成好戰之名是帝國皆知的，並不擔心被郭正陽誤解是刻意找他麻煩。切磋后，恩威並施拉關係，就算還不能把他直接拉入星湖宗，但至少也能加深不少感情，讓他多出更多把握。　　可現在對上郭正陽，他真沒有太大把握了，萬一等下戰敗，怎麼辦？那就別扯什麼恩威並施了，只會成為笑話。　　而在湖語成猶豫中，他身後，一群仙人則紛紛興奮激動起來。

# 第五百一十一章 此劍名為星海劍

　　其實，能走到今天這一步，湖語成並不怕輸，如果今天這局面是聲名鵲起的郭正陽，主動去星湖宗挑戰他，那輸就輸，贏就贏，他真的不會太在乎。　　他曾經在崛起的過程中，把一個個老牌強者踩在腳下，而就算他再自負，也絕對不會以為自己的資質實力能冠絕仙界，就算被新的後期之秀踏着自己的肩頭踩上去，他也只會引以為鑒，再奮起直追。　　所以若只是一般挑戰，是郭正陽去主動挑戰他，就算他敗了也沒什麼。　　問題的關鍵在於，他這次來，來之前已經對自己的婢女說了，郭正陽還不是他的對手，他來一是對這個突然冒出來的強者起了興趣，想練練手，但更重要的是想折服收復郭正陽……而在來了護夕宗之後，他那個貼身婢女又主動把事情說了出來，說出他來是收復郭正陽的，說給了護夕宗那幫人聽。　　當時可能是那婢女為他而驕傲，主動在炫耀，他也有絕對的自信，也就沒阻止。所以事情大條了，護夕宗以及那麼多四品宗門內的真仙，都知道他來是帶着絕對把握收復折服郭正陽的，如果他敗了，那可就不單隻是被一個新的後起之秀擊敗，而會徹底淪為笑柄。　　如果是郭正陽主動去挑戰他，輸贏無所謂，贏了他不會在意，會覺得理所當然，輸了他也會引以為戒，作為激勵自己更加向前的動力，面子上並不會難看，畢竟郭正陽的妖孽已經得到了證實。　　自從他能在六百多真仙追殺下每每逃脫，這就已經奠定了郭正陽的盛名和地位，若對方去主動挑戰他，他就算輸了，也不會掉多少面子。　　可現在這場面，卻是他不遠億萬里趕來護夕宗，主動找郭正陽，找來之前還放了大話出去，說要折服人家，萬一失敗，那就是徹底顏面掃地，只會被人恥笑不自量力。　　同樣的事用不同的方式去做，的確是會擁有截然不同的意義。　　所以在剛聽到郭正陽拒絕的話語后，雖然知道對方的拒絕很正常，但湖語成還是有些苦笑，當然，苦笑了一瞬湖語成馬上又變的平淡起來，因為有些事到了現在已經是勢在必行，身後那麼多仙人已經知道他要折服收復郭正陽，現在人家拒絕，如果自己就這麼回去，同樣會是大笑話。　　某些話早已經說了出去，還被那麼多人聽到，現在就算他心下有了擔憂，怕自己會輸，可到現在也是箭在弦上，根本沒迴旋的餘地。　　在後方一群仙人因為郭正陽的拒絕，而變得興奮期待時，湖語成才也燦爛一笑，“郭道友，是否加入我星湖宗，倒是不急在一時，不過湖某向來仰慕各方強者，今日得見道友如此風采絕佳之人，而恰好湖某也是人族，也是用劍，更加也精擅丹藥，各方面都和道友有極大相似，那不若你我來一場較量切磋？以武會友？”　　“好！今生能有幸得見湖前輩和郭道友如此人物切磋，實乃宗某榮幸，如此盛世，自當浮一大白！”　　“郭道友和湖前輩都是一方俊傑，遲早都是要名震仙界的大人物，我們能有幸目睹兩位交戰風采，以劍會劍，的確是榮幸！”　　……　　湖語成終於開了口，發出了切磋較量的邀請，而這句話剛落地，在他身後一位位真仙，就紛紛激動的喝彩，更在喝彩中快速後退。　　他們的喝彩倒也不是虛言，像是湖語成這樣的人物，本就是高高在上，算是真仙中最頂尖的超一流強者，普通真仙，還真是一生都難以見到這種級別的較量對決。　　畢竟一個真仙想晉陞仙君，概率是很低的，而就算是他們哪天看到仙君廝殺搏鬥，恐怕也只會有能逃多遠就逃多遠的心思，因為那一不小心就會被波及死，就算不逃，以仙君的實力，白熱化的廝殺爭鬥，他們想看恐怕也難以看個明白，所以最強真仙之間的對決，已經是他們能看到，也是能看清的最強對決了。　　要不然來的一路上，這些人也不會那麼興奮激動期待。　　紛紛快速遠退，更做好了觀戰準備，但就在這時湖語成卻不等郭正陽開口，而是在郭正陽微微愣神的時候，再次笑道，“當然，我們只是公平切磋，道友之前剛經歷大戰，現在的狀態也未必適合切磋對決，只要道友答應，那盡可以先做療傷。”　　頓了一下湖語成更是道，“只要道友答應，那不管你我之間是誰獲勝，我湖語成都可以對天道起誓，從此以後定海宗的一切，都有湖某照看，在我星湖宗一帶，再無人敢滋擾定海宗仙人！就算定海宗惹上再大的麻煩，哪怕湖某力有不逮無法照拂，但我背後的星湖宗，乃是堂堂八品宗門，如今更在衝擊九品宗門，而且有不小把握，那隻要我父親開口，就是陛下也會賣幾分薄面，絕對可以讓定海宗固若金湯！再無後顧之憂！”　　“……”　　郭正陽頓時啞然。　　他剛才在湖語成的笑語和一群真仙交好中，愣了一下，本就是在思索，對方是真的想和他正常切磋，還是有其他目的，他也已經在思索，如是自己拒絕，又會怎麼樣？如果自己拒絕這樣的對決邀請，湖語成是會任由他離開，還是強行逼迫他切磋。　　他也正準備開口問一句，如果自己不想切磋會怎麼樣。　　卻沒想到對方根本還沒等他發問，就主動說出了這句話。　　只要他答應切磋，湖語成就會成為定海宗的守護者？　　而這湖語成出身的星湖宗，是八品宗門，更是在衝擊九品宗門的超級八品？　　這真讓郭正陽再次愣了，猶豫了！　　如果拒絕，就算湖語成任由他離開，讓他帶着定海宗遠離這一帶，到了仙界其他地盤，但一個二品宗門，而且宗門內所有靈仙大圓滿已經死乾死凈，只要郭正陽不是一直守護着定海宗，那麼定海宗眾人一樣會需要小心翼翼夾着尾巴做仙人，萬一再闖什麼禍，一樣會有滅頂之災，畢竟對於一個處在仙界最底層的二品宗門來說，太容易被覆滅了。　　相反，若是有一個超級真仙，最強的超一流真仙以天道誓言起誓，包括其背後勢力在內都會捍衛定海宗，那麼……定海宗以後還真會固若金湯，至少在飛影國範圍內，他們絕對不會再有什麼大麻煩。　　畢竟郭正陽根本不可能一直照顧着定海宗眾人，他還有很多事，比如尋找周易青，尋找那位林姓師侄，還有尋找火府主人這個師長般的存在。　　愣了幾個呼吸，郭正陽才也大笑一聲，“好，那我就卻之不恭了，既然湖前輩不遠千萬里前來，郭某自然也不會讓前輩掃興，不過我並不需要休養，咱們直接開始就行。”　　他不會輕視湖語成，這麼恐怖的真仙，泛帝國超一流真仙，輕視這樣的人那是找死，畢竟郭正陽真實修為只是靈仙初期。　　但既然對方說了，這次切磋不論輸贏，他都會護衛定海宗，那他還擔心什麼？　　因為如果湖語成若是想對他不利，比如想誅殺他什麼的，完全可以直接動手，沒必要說這些廢話，既然對方不是想殺他，那切磋一番，自然無所謂。　　“恩？難道道友已經恢復到了巔峰？”隨着郭正陽的笑聲，湖語成倒是一愣，愕然看去。　　他此刻既然開了口，要和郭正陽決戰，那自然也拋開了一切顧慮，畢竟不管之前擔心什麼，一旦進入戰鬥狀態，那就必須要全力以赴，以最佳的狀態全力以赴，這是他多年一來早已養成的習慣。　　可他卻沒想到，郭正陽竟然連休息一下都不需要？　　“湖前輩也說了，我同樣很擅長丹道，些許傷勢以及修為損耗，自然不足掛齒。”郭正陽也再次一笑，雖然這一場約戰來的莫名其妙，他真覺得莫名其妙，自己完全對什麼十大高手不感興趣的，結果人家就蹦出來一個要找他切磋。　　但到了這一步他更看重湖語成所說，以後會永遠庇護定海宗的好處。　　這一戰後湖語成若實現諾言，他也就算徹底償還了定海宗的人情，從此可以天高海闊，自由翱翔了。　　至於湖語成會不會食言，既然他是帝國聞名的最強真仙之一，而且背後宗門還是八品勢力，那當著這麼多仙人說出來的話，應該不會食言。　　“哈，郭兄果然爽快，那這一戰，不管是輸是贏，郭兄這個朋友，在下也交定了！”等聽到郭正陽所說后，湖語成也眼前一亮，大笑一聲，一把仙劍就驟然懸浮在了湖語成身前，這把仙劍，就是一米多長，三指併攏寬，瑩瑩劍身，彷彿流淌的海水一樣，不斷波動變化，“此劍名為星海劍，從湖某初入真仙境，就隨我轉戰四方，敗盡飛影國數百成名強者，也是我一直在煉化溫養的造物仙寶，郭兄請了！”　　“……”　　郭正陽默然，沉默了幾個呼吸，才揮手放出一把飛劍，卻是無影無形，更古怪的解釋道，“此劍乃無影劍，是我從湯景秀手中奪得一套無影仙劍，重新煉製而成。”　　切磋什麼的，就算兩人都是用劍高手，難道還需要介紹一下自己的仙器？妹的，他剛飛升，哪有什麼好劍，一直用的就是從湯景秀手裡搶來的一套無影劍而已，而且那些劍器，還在他和湯景秀廝殺中被他毀了幾把，他也只是在後來又把剩餘的幾把重新熔煉煉製罷了。　　所以這一番介紹劍器，郭正陽還真有不好意思，如果是不知底細的，恐怕還以為他根本看不起對手呢……　　事實也的確如此，原本還是笑的很溫和的湖語成，隨着他的話，笑容直接就僵硬了。

# 第五百一十二章 好劍

　　“噗～這樣的對決，對戰湖前輩，郭道友竟然只隨手拿出一把奪來的劍器？還是奪自湯景秀？湯景秀雖然也是用劍的，但她的劍器……哪配在這種場合出現？”　　“有沒有搞錯！”　　……　　隨着郭正陽的話，笑意盎然的湖語成僵了臉，而退得遠遠的正興緻勃勃準備觀戰的一群真仙卻也紛紛噴了。　　不可能不噴，如此境界的超級真仙廝殺對決，還都是極為擅長用劍的強者，那拿出自己的最強劍器對決，也是對對手的尊重，沒看湖語成連追隨他轉戰帝國的劍器都拿了出來么？　　郭正陽倒好，隨隨便便拿出一把剛搶來不久的劍器……還只是從一個很普通的真仙初期手中搶來的。　　這是他根本不在乎這場對決，還是看不起湖語成？　　“難道郭兄常用的劍器，在之前一戰中受了損傷？”不少噴了的時候，湖語成才又再次開口，帶着疑惑看向郭正陽。　　郭正陽依舊沉默，他能說自己最常用的劍器，還只是偽仙器么？還遠不如手中這把無影劍？至少這無影劍自從被他得到后，不只是把剩下的幾把無影劍重新熔煉在一起鑄成新劍，期間還夾雜了一些其它仙界材質用以加強。　　沉默了一下，郭正陽沒承認也沒否認，只是笑道，“這把劍其實也很不錯，而且我雖然也擅長劍道，但更擅長空間造詣。這附近一帶的禁空陣既然已經解封，對我沒了壓制效果，所以就是用這把劍，一樣可以把我的實力發揮到極限。”　　可不是么，自從那些真仙大潰逃之後，郭正陽就已經感覺到左右的空間壓制被解除了，這或許就是逃得最快的那些人，回去把那些加強空間壓制效果的至寶取走了。　　“原來如此，好！”　　隨着郭正陽的話，湖語成才臉色大緩，而後又變得凌厲堅韌，“那湖某就討教一下郭兄的空間造詣！”　　一句話講出，湖語成仙力運轉，平平一劍刺出，出劍速度看起來不快，實際上卻快到了極點，而伴隨轉瞬及至的星海劍，郭正陽視線範圍內所能看到，以及感知到的一切，就徹底變了，從最初遙立在山巔上空，身後還有幾十座消尖的山峰上插着一具具屍首的冷冽環境，直接變成了一片汪洋大海。　　碧藍色的汪洋，一股股潮水澎湃流轉，竟然在轉瞬間凝聚出密密麻麻近乎無數的劍意波濤，伴隨着來自天際遠處的星海劍，在那一劍下方海面上，無窮波濤殺劍也錚錚脆鳴，脫離海面尾隨而下。　　一劍出，萬劍猙獰，數萬波濤殺劍更在快速飛遁中匯容澆灌，齊齊沒入原來的星海劍內，沒入一股波濤殺劍，其劍意就會攀升一個台階，等數萬劍里只是有百十劍匯入星海劍，郭正陽身側天地已經咔啪啪碎裂，只是那股猙獰的殺意，已經刺破天地，摧毀虛空，就是郭正陽撐起來的防禦仙器，也已經在這股恐怖的氣機下轟然炸裂。　　恐怖的一劍也讓郭正陽臉色一變，並沒有運轉自己的無影劍迎接，而是伸出手指一點，王海大海，已經前方飛奔下的無窮殺劍，都瞬間消散。　　下一刻，天地恢復晴朗，郭正陽依舊置身在數十插着屍首的山巔上空，湖語成也依舊站在他對面。　　而之前刺來的星海劍，此刻卻奇詭的出現在了湖語成後方。　　但那一劍之前，一條上百里長的劍痕溝壑橫貫大地，深不見底。劍痕過處，山脈密林全被誅滅，劍痕不遠處，卻是近百個跌落雲端，都癱在地上瑟瑟發抖，滿目惶恐的真仙。　　這也正是觀戰的近百真仙。　　原本他們以為已經離開的夠遠了，是安全距離，但等湖語成刺出的一劍被郭正陽利用空間挪移挪移向後之後，那些正瞪着眼觀戰的真仙，頓時就紛紛驚得毛骨悚然，不少人都在感應到一股毀天滅地的殺機時，只是被那殺機餘波籠罩，就搞得自身氣機大亂，不由自主跌落雲頭。　　近百真仙，所看到的那一劍，在他們眼中就是平平靜靜刺出，可真的等那一劍被挪移后，那股綻放的殺機，才讓他們領略到了什麼是絕代真仙的劍意。　　那一劍，是貼着他們身側數裡外席捲而下的，但那恐怖的氣機就是宗盛這護夕宗宗主，也有一股明悟，若他不是在劍痕之外，而是在其正前方，那絕對是瞬間被誅殺的下場。　　那恐怖的一劍，根本無可匹敵無可阻擋。　　“好劍！”　　就在一群觀戰者瑟瑟發抖，渾身冷汗時，郭正陽才猛地一嘆，毫不吝嗇自己的讚美，的確是好劍，這一劍他都沒辦法硬接，只能靠空間造詣挪移。　　湖語成，竟然也是劍意圓滿級的強者！！　　從之前那一劍之下，他已經感覺除了這是圓滿劍意下才有的恐怖威勢，而湖語成這一劍，對方究竟運轉了繼承修為發力，他也並不清楚，但他的確清楚，自己接不下這一劍。　　原因很簡單，這不是郭正陽劍意弱於對方，而是雙方修為差距太大！！　　郭正陽只是靈仙初期啊，就算他這個靈仙初期，現在在修為上已經是普通靈仙初期巔峰的三倍，但隨便跳出來一個靈仙中期巔峰，修為就是他三倍，後期巔峰是他27倍修為，大圓滿巔峰是他243倍修為，這還是靈仙大圓滿巔峰的修為，是他二百多倍，湖語成呢？這位是真仙大圓滿……　　兩者修為差距幾乎百萬倍以上，這根本就是超級巨坑。　　所以郭正陽再自大，也知道湖語成隨便揮手一劍，所能御使的力量，已經是恐怖的無法形容，他真沒辦法硬解。　　而挪移剛才一劍他也並不只是靠着空間造詣實現的。只靠空間造詣能力，他根本挪不開差距如此巨大的一劍，就像是一個螞蟻，根本撬不翻一座樓房一樣。剛才只是平平移開那一劍，他已經動用了大量天地之力，再加圓滿的空間意志，以及無數空間秘術。　　對於這樣的對手也只是從剛才一劍，郭正陽就明白不能和他正面硬攻，他就算全力施展天地之力，在修為暴增之前，也只能勉強誅殺莫伊瑜那樣比較出類拔萃的真仙中期巔峰，修為暴增之後，他才能比較順利斬殺莫伊瑜那樣的真仙中期巔峰，能誅殺或者重傷一般的真仙後期。　　這是他全力強攻的手段，但那些程度的力量，對上可以輕鬆誅殺一般真仙後期巔峰的湖語成，差距還是太大太大。對於這樣的對手，他只能靠技巧取勝。　　“郭兄才是好手段！”在郭正陽讚歎中，其實對面的湖語成比他心下的震撼更大，贊了一聲，湖語成才也大笑，“郭兄再接我一劍！”　　笑聲里，在他後方的星海劍就突然出現在了湖語成身前，而後劍身一顫就消失在虛空。　　這一次的星海劍竟也是無影無形，不過這種無影無形，可遠比郭正陽手中的無影劍高明多了，郭正陽奪自湯景秀的無影劍，只是因為鑄造材質的關係，使其外觀透明，普通仙人就算用仙識感應也很難搜出來，但只要無影劍殺機綻放，仙人自然也可以感應到殺機來源，可以判斷出無影劍的位置。　　但這一刻消失的九把星海劍，在消失之後，郭正陽頓時就感覺到四方天地間處處都是澎湃殺機洶湧而下，彷彿他身邊隱藏了數萬仙劍直刺而來，不管哪裡都是劍，都是誅殺之劍，根本判斷不出哪裡是真哪裡是假。　　一道道猙獰劍氣，在昂揚劍意下還未真的降臨，郭正陽就再次被撕碎了防禦仙器，那股駭人窒息的凌厲感，更是讓他有種下一瞬間就會被徹底撕成渣滓的感覺。　　臉色凝重中郭正陽張口一吐，體外又多了一層橢圓型氣流，像是蛋殼一樣把他維護起來，下一刻，噗噗噗的彷彿暴雨灑落一樣，那橢圓型氣流上，到處都是密集的凹點。　　一瞬間身中萬劍，但看似被隨意吐出來的氣流，卻擋下了所有殺劍。　　甚至當一道道殺劍誅殺在氣流上之後，就徹底消失不見。　　而對面湖語成的臉色，也在這一刻變得精彩至極！　　完全是瞠目結舌的看着郭正陽，滿臉不可思議的表情。　　因為只有他自己清楚，自己攻殺下的一劍劍，在刺到那氣流時，竟像是被隨機傳送一樣，突兀的出現在遠處各處天地間。　　這裏一劍那裡一劍，此刻兩人交戰當地毫無波瀾，但若是有外人從高空之上俯瞰下來，就會發現一道道猙獰劍意，或在兩人交戰地西方數百光裡外乍現，噗的一聲刺穿大地，深不見底，或在兩人交戰地東方千裡外，驟然浮現，撕裂虛空直衝雲端，又或者在兩人交戰地北方上千裡外，一劍乍現，直接撕碎一座連綿十數里的山脈，才力道耗盡煙消雲散。　　上一劍是萬劍歸一，驚粟的一劍被郭正陽挪移到了後方擊空，這一次卻是以一化萬，雖然威能降低了些，但絕對能做到犹如狂風暴雨一樣，一劍接一劍連綿不斷，摧毀一切壁壘。　　至少自從他崛起之後，能擋下這一劍的絕對是屈指可數。　　但像是今天這樣，所有殺劍都被突兀轉移，轉移到身側左右數千光里內，對目標幾乎沒有太大影響，還真是讓他太震撼了。　　郭正陽這廝空間造詣到底變態到了什麼地步？？哪怕到現在他也沒有用盡全力，這兩劍，也多是試探，都是只有他七八成修為的一擊，可前後兩次都被破的這麼乾脆，還是讓湖語成驚的目瞪口呆。

# 第五百一十三章 我輸了！

　　“不能再這樣下去了，要想辦法速戰速決！至不濟，也要唬住這傢伙。”　　湖語成被郭正陽的空間造詣驚的有些瞠目，郭正陽其實也並不輕鬆，雖然接下了對方兩劍，但問題是這兩劍卻耗費了他太多修為。他的防守算是以巧破力，類似於四兩撥千斤，但四兩撥千斤的時候，若是對方的力量太強太恐怖，一樣充滿了危險，還會帶來強大的損耗。　　雖然這不至於讓他一身修為直接枯竭，但若是再讓對方發個幾劍，恐怕郭正陽就算守得住，就算毫髮無傷，但也真會力竭。　　畢竟兩人修為差距太大了。　　如果郭正陽能和湖語成修為相當，那對面這個絕不是他對手，問題就在於他修為差了那位太多太多，上百萬倍的修為差距，就算郭正陽不是直接以自己的力量應對，而是利用自己的力量和天地造詣，溝通調動大片天地之力來接招，但那一樣很費勁。　　眼中閃過一絲凌厲，郭正陽才大笑一聲，“湖前輩，也接我一擊。”　　笑聲里，他並沒像以前那樣，用仙識操控無影劍擊出滅世一劍，因為他清楚，就算是他以最大力量運轉滅世一劍，也根本不可能傷到湖語成，那樣的一劍他現在全力施為，連強大些的真仙後期都無法斬殺，更何談給湖語成造成威脅？　　所以這一次在笑聲里，郭正陽是抓着無影劍劍柄，接連向身前平平刺出，雖然這刺出來的劍很平緩，並不帶多大殺機，但威勢，卻極為駭人。　　一劍刺出，方圓數十光里風起。　　又一劍刺出，左右大片天地雲動。　　第三劍平刺，帶來的就是天搖地晃、彷彿是天地塌陷了一樣的感覺。　　第四劍，嘭的一聲，湖語成還在皺眉呢，因為郭正陽之前三劍，雖然看起來威勢驚人，可他根本感覺不到殺機，同樣的，到他這種地步的仙人，那三劍帶來的什麼風勢雲勢，以及天搖地晃所造成彷彿天塌了一樣的感覺，都不會對他造成影響，那他就不可能不疑惑，郭正陽刺出這樣幾劍是在搞什麼了。　　就是在這樣的心態下，面對郭正陽刺出來的第四劍，砰地一聲，湖語成就受了傷……　　伴隨一聲輕微的炸裂聲，湖語成駭然發現，自己防禦仙器，碎了！！　　他自身並沒有受到太強大的攻擊，所以那傷只是被自己煉化的仙器碎裂，而帶來的反噬，因為不是本命仙器被毀，所以這傷對他來說也很輕微，至少能輕鬆忍受。　　但這不是關鍵，關鍵是自己都沒感覺到攻擊降臨，怎麼自己的防禦仙器碎了？　　完全沒感覺啊！　　未知的才是最恐怖的，根本不知道對方平平刺出一劍到底有什麼玄虛，護身仙器就碎了，這真的太讓人震撼了。　　巨大的駭然中，湖語成還是不得不急忙撐起新的防禦仙氣護身，但就在這一刻，郭正陽再次出劍，又一劍刺出，風捲雲動、天搖地晃中，湖語成的防禦仙器再次碎了。　　碎的莫名其妙……　　湖語成懵了！　　他徹底懵了！　　但更讓他發懵的還是後續，在接連五劍之後，郭正陽依舊是抓着無影劍在揮刺，而且揮刺速度也比之前快了許多倍。　　噗噗噗！　　一連串劍氣刺在虛空產生的輕響，湖語成卻是明顯感覺到自己的儲物戒指，隨身仙府，驟然就和他失去了聯繫，不止是這些隨身寶物失去了和他本人間的聯繫，被他帶在儲物戒指和隨身仙府里的眾多仙器，一樣啪啪啪接連碎裂。　　短短時間內，竟然有十多劍被煉化的仙器破碎，一而再受到反噬，湖語成的臉色也終於白了，白的滲人，不過，那倒不全是反噬之力造成的，而是因為太心驚，太震撼，把他整個人都嚇瘋了。　　怎麼可能？　　郭正陽這到底是什麼劍？　　風捲雲動，天搖地晃什麼的，說起來若是面對普通凡俗世人，或者修為低些的修士，那種感覺的確很恐怖，就像是世界末日一樣，能給人很強的壓抑感。　　但問題是這樣的情況對於超一流真仙而言，根本就是小兒科。　　可就是在這樣小兒科的背景下，郭正陽的後續劍技，卻完全超出了湖語成的理解，他哪怕是以劍器稱雄，曾經一人一劍橫掃帝國真仙層，闖出赫赫威名，提到用劍的話，整個飛影國仙君之下他絕對是第一人，這是無可爭議的。　　但眼前這些，一劍斬碎他一劍所練仙器，還是來的無影無形，完全看不到也感覺不到那種攻殺，毫無反抗之力就被郭正陽逐一剝落擊碎那麼多仙器，那感覺太讓人毛骨悚然了。　　差點都驚得魂飛魄散。　　湖語成都忘了反擊，甚至就算他記起要反擊，也根本不知道該如何反擊啊……　　就那麼愣愣抓着星海劍，懸立在虛空中，直到再感覺不到自己的仙器碎裂，又呆了十幾個呼吸，湖語成才突然抬頭看向前方，前方，郭正陽已經收起劍勢，抓着無影劍平靜看來，就是左右天地間，一樣不再有風捲雲動，天搖地晃的感覺，已經恢復了平靜。　　“我輸了……”　　看一眼，看着郭正陽平靜的面容，湖語成才大大苦笑一聲，整個人都像是霜打的茄子一樣，再不復神采。　　他輸了，他突然明白為什麼自己那麼多仙器碎裂，自己手中抓着的星海劍卻沒事，因為，星海劍是他的本命仙器，一旦這東西也被斬碎，那他直接就會丟掉半條命，或許郭正陽也知道這一點，才只是一劍劍斬碎他的防禦仙氣、斬的他在感應不到自己隨身仙府以及儲物戒指，斬碎他儲物戒指里一件件被煉化仙器，卻沒對他的星海劍下手吧。　　這是對方手下留情了？雖然湖語成不想承認，但他卻不得不承認，郭正陽既然能斬碎他那麼多仙器，若對他手中星海劍下手，估計星海劍也扛不住，一旦那樣，自己就是重傷垂死，若是那樣，自己可不就是輸了么？　　輸不可怕，關鍵是對方這一擊，來的未免太神秘，來的未免太匪夷所思了。　　直到現在他依舊不敢相信世間竟然會有如此劍技……這根本是超出了他的想象範圍。　　而且這樣的劍技施展起來時，他完全感應不到攻擊來自何處，郭正陽是如何下手的，那就更別提反擊了。　　你不知道人家怎麼出手的，那怎麼反擊？　　這不止是輸，更是輸的一敗塗地。　　“多謝郭兄手下留情，不過……不過郭兄這是什麼劍技？”整個人都失去了神采，湖語成在隨後又皺眉苦思幾個呼吸，才猛地抬頭。　　就是隨着這一問，郭正陽卻並不答話，只是微笑看去。　　湖語成動了動嘴皮子，卻也沒有再追問，只是又像是霜打的茄子一樣蔫了下去，“郭兄大才，如此劍技湖某一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我看就只這一套劍技，就足以讓郭兄縱橫八方，虧我還是什麼飛影國十大高手排名第九的，恐怕我們十個一起出手，也不是郭兄對手。”　　“噗～”　　“噗通！”　　……　　就在湖語成感慨中，一片剛剛飛遁過來的身影，當場就有半數以上的仙人被這句話驚得噴了，還有不少人直接驚得從空中掉了下去。　　“少主，你輸了？你怎麼會輸？怎麼輸的？不可能，是不是我聽錯了，還是眼花了……”不少剛飛奔來的仙人被驚的三魂不見七魄時，跟着湖語成一起趕來的那個秀美女仙，也急急掠到湖語成身側，滿眼都是無法理解的表情。　　說起來她也不是接受不了湖語成會輸的事實，畢竟跟着湖語成很久了，她也早見過湖語成層敗在其他八個飛影國超一流真仙手中的場面，甚至在來的路上，聽到那些被郭正陽嚇瘋的真仙，所描述的郭正陽從正面擊潰那麼多仙人的事迹后，她也已經知道郭正陽這貨，真不是他們剛從星湖宗動身時所想的那麼簡單，在真的見到郭正陽時，她也知道這一次自家少主未必能穩贏。　　可問題是兩人這一戰，未免太詭異，太神秘了。　　首先是湖語成一劍刺出，攻擊莫名其妙被轉移，等湖語成第二劍，郭正陽吹口氣，吹出來的氣罩上點點凹痕閃過，就沒了……　　再然後郭正陽出手，他們就是看着那傢伙抓着一把劍在身前平刺，一劍接一劍，除了左右風捲雲動、天搖地晃的氣勢外，根本都沒見到郭正陽真的攻殺向湖語成，甚至也沒人看到湖語成抵抗或反擊，就那麼平刺幾劍后，湖語成就認輸了？　　這樣的局面，的確太奇葩太詭異了。　　怎麼莫名其妙的湖語成就輸了？郭正陽就贏了？　　怎麼輸的，怎麼贏的？　　“輸就是輸了，這一點沒什麼好說的，郭兄的劍技，真是精妙的匪夷所思，我甘拜下風，而我之前所說也不會食言，從現在起，湖某就會全力照看定海宗安危，在我星湖宗範圍內，絕對再沒人敢動定海宗絲毫！”在那秀美女仙驚呼時，湖語成也再次練練苦笑，不過說著說著就又神色堅定的看向郭正陽。　　雖然他也覺得輸的莫名其妙，輸的無法理解，但他的確是輸了。

# 第五百一十四章 賭的很成功

　　“總算把他嚇走了，他要是不主動認輸，我就栽了。”　　湖語成主動認輸，更是在他那婢女一頭霧水的追問中，也不做解釋，開口向郭正陽保證一番從此以後會照顧定海宗剩餘仙人安危，就快速離去。　　這方面倒沒什麼好說的，畢竟只要想想這位超一流真仙的來意，再看看眼前局面，就知道他很難再有麵皮留下來了，輸不可怕，可怕的是他千里迢迢趕過來準備收復郭正陽，而在見到郭正陽之前，他更已經把話放了出去，被不少人知道，現在卻主動認輸，那恐怕是個人都難以承受如此心理落差，只會儘快遠遁。　　也是在湖語成帶着隨身婢女遠去后，郭正陽才在心下長舒了一口氣。　　是啊，湖語成要是不認輸，輸的就是他了。　　剛才他施展的那一套手段，在湖語成眼中匪夷所思，都是無法理解的劍技，但其實那也根本不是劍技，只是郭正陽故布疑陣罷了，剛才接連斬碎對手所煉化仙器，哪是什麼劍技，而是郭正陽丹道、禁制、煉器各方面造詣以及對天地的理解完全施展，毫不保留的出擊，在多方面技巧之下，才勉強達到那樣的效果……　　凡界的時候，曾經在靈武大陸，丹宗、位越等化神期強者操控一批批巨屍傀儡攻殺禁地長老會的防禦陣群時，郭正陽就曾經拿出過一種丹藥斬神丹，只要吞下丹藥，對着敵人和起所煉化的法寶器物之間虛空一斬，就能暫時斬斷對方和那些法寶器物的聯繫。　　這種奇妙丹藥，還只是當年的烈火星域某位丹道大宗師練出來的丹藥。　　郭正陽剛才施展的“劍技”，手段多少和斬神丹有些類似，但卻遠不止於斬神丹那種層次，以他研究了十多萬年無數丹道珍貴典籍的造詣來說，早已可以輕鬆煉製出比斬神丹更可怕的丹藥。　　至少效力要比那個強上無數倍。　　所以之前幾劍，郭正陽就是先在三劍刺出、風捲雲動以及天搖地晃中，藉著左右天地搖晃的掩飾為自己服下一顆丹藥，快速暫時斬斷湖語成和其所煉化的一些仙器寶物的聯繫，這隻是暫時斬斷，然後郭正陽就藉助左右被調動起來的天地偉力，煉器！　　是的，那些被暫時斬裂和湖語成之間聯繫的仙器會一一碎裂，是郭正陽在揮劍的時候，私底下在煉器……　　當然，他不會真傻的幫湖語成把那些仙器錘鍊鑄造一番變得更強，只需要先利用自己在煉器方面的造詣，以最快速度了解那些仙器的構造特性，然後融掉，就行了。　　所以剛才那些手段哪是劍技，而是靠着奇詭丹藥和煉器手段在糊弄人而已，之前他刺出來的一劍劍，只是表象。　　就是左右天地異象也是裝樣子嚇唬人，更是以此來掩飾他服用丹藥以及煉器的行為，同樣也是在更好的調動天地之力。　　不過做到這些，就算郭正陽各方面造詣驚人，損耗一樣很大，畢竟湖語成修為太高了，所煉化使用的仙器檔次也太高，隨便熔煉一件，都不止要耗盡郭正陽無數心機，同樣會讓他修為大幅度損耗。　　耗費的心機是一瞬間研究透徹那些仙器特性，用腦過度，修為損耗則是那麼多高階仙器，就算他是煉器高手，熔煉起來也很吃力。　　這樣的手段，也的確是在嚇唬人的時候最好用，若是真正攻殺時，起到的效果並不會太大，至少只要敵人的本命仙器沒被摧毀，就很難形成太大殺傷力，而郭正陽就算想熔煉湖語成的本命仙器，恐怕也根本沒能力做到，因為一個仙人的本命法寶，也是和仙人同生同死，榮辱與共的，而且該仙人修為越強，其本命法寶就越強。　　以他的修為，就算調動再多天地之力，也很難熔煉一個修為超過他無數倍的仙人的本命法寶，而且本命法寶和仙人間聯繫太緊密，他研製出來的丹藥就算功效神奇，也很難斬裂其間的聯繫。　　所以他之前沒對湖語成的本命仙器下手，不只是因為湖語成想的那樣，他不想把切磋變成要命的廝殺，而是就算郭正陽想那麼做，也基本沒把握能做到。　　湖語成的認輸多半也只是自己嚇自己，主要是郭正陽施展的手段太匪夷所思，把他嚇住了。　　而選擇用這樣嚇唬的方式去面對湖語成，郭正陽也是迫不得已啊，雙方修為差距太大，他施展滅世一劍最多只能誅殺一個實力普通的真仙後期，強大一些的真仙後期都只能傷，那面對湖語成這樣的妖孽，最強的超一流真仙，郭正陽就算真的全力進攻，都未必能傷的了對方絲毫，或許他全力一擊，可能會被對方隨意擊潰。　　所以就算他也有許多不靠蠻力，而是能用技巧施展出來的各種手段，可局面一旦僵持下去，郭正陽遲早會因為對方的殺劍耗空修為，一樣是敗，所以那還不如賭一把。　　現在看來，這一賭也還是很成功的！　　至於這樣的方式是不是有些偷奸耍滑，別扯淡了，一個真仙大圓滿蹦出來要和他一個靈仙初期切磋，他怎麼不去找仙王切磋？　　這種狀態下，郭正陽可絲毫沒什麼不好意思的。　　百萬倍的修為差距，對方都好意思說和他公平切磋，他還有什麼事不好意思去做？　　鬆了口氣的時候，郭正陽更在悄無聲息的又從收集來的那些儲物戒指煉製靈液，給自己恢復修為，同一時間，他也把視線落在了護夕宗那批仙人身上。　　可不是么，湖語成認輸走了，但這批仙人可沒走。　　此刻，近一百真仙都完全像是看怪物一樣看着他。　　畢竟他們可是都是清楚聽到湖語成認輸的話語的，這些人對於眼前局面，一樣是充滿了震驚震撼，完全就是徹底呆愣了的感覺。　　他們也和之前湖語成的婢女差不多，完全對剛才一戰理解不了，根本不知道湖語成怎麼輸的，而且就算他們中間也有人會覺得湖語成不一定能強過郭正陽，本就有人覺得郭正陽可能比十大高手更強，但湖語成會認輸的這麼快，簡直是用潰敗來形容，還是震傻了在場所有人的心靈。　　不過一片痴傻中，等郭正陽視線掃過，下方一群仙人里才有人猛地驚醒，而後嗖的一聲就漂浮上天空，誠惶誠恐，心驚膽顫的來到郭正陽身前納頭就拜，“恭喜郭前輩大勝，前輩能在這麼短時間內擊敗湖前輩，真是讓我等大開眼界，前輩大名，也必定會在短時間名震仙界，威震一方，我看就算是稱前輩為最強真仙也不為過……”　　參拜之後該仙人可謂馬屁如潮，不斷恭喜恭賀，說著一串串最討喜的話。　　這位無疑也正是護夕宗宗主宗盛，在宗盛狂拍馬屁道喜時，其他也還在發獃的仙人才轟的一下也亂了，紛紛清醒，紛紛趕上來道喜道賀。　　可不是么，這位以前從沒在飛影國想起過的名字，經過之前力戰六百多真仙一事，已經開始名動一方，讓無數人震驚震撼了，但那也還遠沒有把郭正陽的聲望推到頂點，畢竟一人力戰六百多真仙，雖然恐怖，但這樣的人的確稱不上最強。　　至少以前的湖語成就也在真仙後期時，力戰過二百多真仙後期和大圓滿仙人，那一戰的局面，未必比眼前的郭正陽差。　　所以之前一戰，郭正陽就算聲名鵲起，也只能算是名動一方。　　許多人也還在拿着他和帝國內那十名超級真仙作比較，許多人覺得郭正陽可能比那十名超級真仙還強，但也有不少人覺得郭正陽還比不上那十名超級真仙，可現在，被這些仙人親眼看到郭正陽和湖語成切磋，前後不到十個呼吸，湖語成就失魂落魄的認輸……　　他們雖然沒有打的太激烈，不是生死相搏，但若不是了解到差距，湖語成也不可能認輸！　　湖語成既然在那麼短時間內認輸，那就算兩人之間並沒有誰受到重傷，也足以說明郭正陽是遠在湖語成之上！　　甚至，甚至湖語成臨走之前還說過，虧他還是什麼飛影國十大高手排名第九的，恐怕就是他們十個一起出手，都不是郭正陽對手。　　這樣的話，衝擊力真的太強了。　　或許那有些誇大的成分，恩，眾人也能感覺出湖語成在誇大，但也足以說明郭正陽的恐怖了。　　經此一戰，加上那句話，也絕對會讓郭正陽真正轟動帝國，成為最耀眼的新星的！　　這樣的強者，也的確是有實力靠一人之力就能掃平眼前一百多真仙的，因為湖語成就有那樣的實力……　　面對如此強者拍拍馬屁自然是很正常的，不過在馬屁如潮的話語間，宗盛卻又突然苦笑一聲，再次對着郭正陽深深行了一大禮，“前輩，雖然現在說這些話有些晚了，不過這些話的確是宗某肺腑之言，當初追殺前輩的，只是我護夕宗一無知小兒，那件事我們當時也根本不知道，我們這些人也真的沒有冒犯前輩之意，還希望前輩見諒，只要前輩點個頭，宗盛馬上就會把那小兒抓來任前輩宰割，同樣，我們護夕宗也會奉上大禮，向前輩賠罪……”　　湖語成敗得這麼快，也的確讓宗盛心中的壓力更大了。　　大的他都有些心慌意亂，屁滾尿流，他現在可知道護夕宗絕對經不起郭正陽的問罪的。

# 第五百一十五章 有好東西，就要和朋友一起分享嘛

　　“少主，剛才那一戰，到底怎麼回事？你怎麼輸的？”　　在郭正陽面對着護夕宗眾仙人時，另一邊，剛剛離開決戰地的兩道身影，在快速飛遁遠離中，那秀美女仙再也忍不住心下疑惑，開口問向身側之人。　　直到現在，她也有些接受不了自家少主會輸的那麼快，那麼匪夷所思的結果。　　而剛才她也已經問過一次，當時的湖語成並沒有回答，但那可能是身邊人太多，這種事他當著那麼多人的面難以啟齒，不過現在只剩下他們兩個了。　　“你自己來看。”　　……　　隨着問詢，湖語成先是沉默了幾個呼吸，而後才精神一震，快速帶着秀美女仙遁向側前方某地，遁出幾十光里，那女仙才忍不住驚呼一聲，因為這裏一座綿延十多里長的山脈，被一道劍氣直接從中間攔腰震斷，而直到現在斬斷山脈的劍氣劍意，依舊盤桓在當地凝聚不散，充滿了驚粟的殺機。　　但這不是讓人震驚的，讓人震驚的是斬斷這山脈的劍氣，秀美女仙很熟悉，只是停了一個呼吸，她就認出了，這是自家少主的劍氣！　　“再跟我來！”　　湖語成則在女仙驚呼中，又帶着她快速飛遁，這一次是向前飛奔出數百光里，才又停下，而這一次映入兩人眼帘的，是另一道從上空直插入大地的劍氣，在大地上貫穿出一個深不見底的劍痕。　　劍痕內，那驚粟的劍氣劍意依舊沒有潰散，秀美女仙也再次驚呼，這還是湖語成的劍氣。　　一道兩道凝聚不散的劍氣劍意，三道四道，在隨後的時間里，湖語成就帶着秀美女仙來回在方圓數千里內奔走，讓她親眼了目的了數十上百道全是出自湖語成之手，橫貫天地的猙獰劍意。　　那些凶厲劍意也都是到現在還猙獰畢露，盤旋在天地間不曾消散。　　“郭正陽的防禦能力，簡直駭然聽聞，我的一化萬劍，一接觸到他的防禦網，就會被隨機傳送到我們交戰地附近數千光里內任何一地，我斬出多少劍，就會被挪移多少劍，根本對他形不成有效的殺傷力，這種手段簡直變態，那隻要他不是修為耗盡，就憑這一劍，我就很難傷到他！想破他這種防禦能力，就必須要壓制封鎖左右空間！”　　在那秀美女仙一次次震驚中，湖語成才苦笑一聲，做起了解釋。　　“但這不是我認輸的原因，關鍵還是他出手時施展的那種劍技，那種劍技真的太匪夷所思了……”　　先是解釋了郭正陽的防禦能力之後，湖語成才提到了郭正陽出劍時，所帶出的“絕妙劍技”，一劍點出，湖語成完全感覺不到什麼攻擊，被自己煉化的仙器就會一件件碎裂，到最後身上除了本命仙器之外就再無他物，如此不可思議的事，等細細講出來后，那秀美女仙也徹底傻了。　　她這一刻甚至都升起一股荒誕的感覺，若不是講這些的是自家少主，是她最信任也是最親近的人的話，她根本不會相信會有這種劍技。　　“我也覺得這種劍技奇詭的讓人難以理解，超出了想象，但這是事實，事實就是最後除了我的本命仙器星海劍之外，身上其他所有器物都被他一劍劍剝離斬裂，而我卻從沒發現攻擊來自何方，所幸他及時收手，否則若是再對我星海劍下手，那我們兩個就不再是切磋，而是生死搏殺了。”　　“若是真正的生死搏殺，就算他真對我的星海劍下手，我也根本沒把握能擋下那麼奇詭的劍技，因為我完全感應不到攻擊來自何處，這樣的劍技，搭配那種防禦能力，我的確輸了，輸的很徹底！”　　……　　秀美女仙也再次默然，沉默了片刻才撲進湖語成懷裡，脆生道，“少主，你也彆氣餒啊，他不是沒有對你的星海劍下手么？如果他真那麼做了，也未必能斬裂星海劍和你之間的聯繫的，未必能摧毀你的星海劍的，畢竟星海劍是你的本命仙器，和你的靈魂性命一榮俱榮，也和被你煉化的普通仙器截然不同，再說了，這還是你的造物仙寶呢，就算他真的出手，想直接剝離你和星海劍的聯繫，也遠比之前做的那些要困難無數倍，到時候你肯定能發現端倪，那誰輸誰贏就不一定了，所以嚴格說起來，這一次切磋你雖然破不了他的劍技，但也不算是輸，只是因為本命仙器牽扯太大，不合適在打下去，你只是落了一點下風而已。”　　秀美女仙的話透漏着濃濃的關切和安慰味道，但她說的也不錯，本命仙器和普通仙器之間，的確差別很大很大的。　　更別提這還是造物仙寶！　　凡界修士所使用的法寶法寶，分為靈器、法寶、後天靈寶、先天靈寶，在仙界仙人手中，卻只有仙器、造物仙寶、混沌靈寶三種。　　仙器，是和凡界修士所使用的各種器物差不多，只是威能更強，分為下、中、上、極四個品級，越強大的仙器，也需要越恐怖的修為去支撐才能運轉，通俗來說，靈仙只能御使下中品仙器，真仙則能御使上極品仙器。　　但造物仙寶卻很不一樣。　　在凡界，下品法寶都要比一切靈器強得多，下品後天靈寶都要比一切法寶更強，但仙界造物仙寶，一開始並不會說一定比仙器強，一件下品造物仙寶，別說是一定比極品仙器強，它甚至未必能比一件下品仙器強出太多。　　因為判斷一個造物仙寶的強弱，關鍵是看其世界完善了多少。　　造物仙寶就是選一件仙器培養，把一件仙器培養成一個世界，比如湖語成的星海劍，就是把星海劍培養出一個世界，然後容納世間萬劍，打造出一個完整的劍之世界，若世界大成，那麼星海劍本身在這世界里就是絕對主宰，那時候就可以稱星海劍為極品造物仙寶了。　　不過達到那種程度，絕不是一天两天能做到的，這麼說吧，就是整個仙界，仙王們手中的造物仙寶，都未必能達到極品程度。　　在仙界，靈仙真仙、所能培養出來的基本都是下中品造物仙寶，這範圍內的造物仙寶，御使起來威能也是不定，有的只比普通下品仙器強一點，有的卻已經強過極品仙器，而仙君仙王們，則往往御使的都是上品造物仙寶。　　湖語成手中的星海劍，也是一件中品造物仙寶，其劍之世界已經有了一定規模，這時候星海劍，可以輕鬆帶動其世界中的萬萬劍威力全部匯入星海劍，也可以瞬間讓星海劍化成上萬萬真實的仙劍，比如之前他攻殺郭正陽的第二擊，其實擊出來的時候，本就是星海劍真正化為上萬真實的仙劍，等這些仙劍被挪移后，擊向四面八方，遺落在左右，但因為星海劍還在湖語成手裡，他只要意念一動，那些飛出去的仙劍，就會瞬間在當地潰散，重回星海劍的劍之世界，所以他們此刻來這裏看的時候，也只看到遺留的劍氣劍意。　　御使萬劍，也只需要操控一劍的修為，這就是造物仙寶的奇妙。　　這時候的星海劍雖然也只是中品造物仙寶，但它已經可以演化一方世界，而且這一方世界里，還被湖語成丟進去過上萬真正的名劍，在無數年裡被星海劍孕養同化，這樣的仙寶，本就強出普通的仙器太多太多，更是他的本命仙器，所以那秀美女仙所說，郭正陽就算對星海劍下手也未必能像之前那樣輕鬆斬斷它和湖語成之間的聯繫，並不只是安慰之語，而是事實。　　就是隨着秀美女仙的話，湖語成卻猛地一愣，跟着就放聲大笑，“你難道怕我經過這一戰，就一蹶不振么？我承認，剛見到那匪夷所思的劍技時，我的確受了不小打擊，不過以我的心性，早就恢復了。”　　“啊？”秀美女仙這才也一驚，不過卻是驚喜，驚喜的盯着湖語成看了片刻，才猛地又抱着湖語成撒嬌，“原來你早好起來了，害我白擔心了，你不知道當初你那模樣，那麼沮喪的說恐怕就算你們十個一起出手，都不是那個姓郭的對手，真嚇死我了，讓我真以為你徹底被他打擊到了呢。”　　“哈哈，打擊是有，這一點沒必要隱瞞，不過那句話卻是我故意誇大的。”湖語成再次一笑，以他曾經一人一劍轉戰帝國，挑戰過無數強者的經歷而言，和郭正陽這一戰，打擊的確是有的，也不小，但以他的心性，早就穩穩的承受了下來。　　“故意？”秀美女仙又瞪直了眼。　　“我如果不那麼說，帝國內那排在我前面的八個超一流真仙，怎麼會對郭正陽下手？我自己看不出他那一劍的蹊蹺，但若是其他八人也逐一出來約戰郭正陽，我只要旁觀一下，遲早能揣摩出那一劍的玄妙。我承認，第一次見到那樣的劍技，因為心下受到的震動太大，所以心神都不平靜，也錯失了觀摩那一劍玄妙的機會，若是再向他討教，不大合適，但只要再有像我這樣檔次的強者向他挑戰，他全力施為也必然會露出破綻。”湖語成再次一笑，笑聲里更是充滿了得意，“再說，那八位，一直都是高高在上，意氣風發，連我也沒一點把握能戰勝他們，現在也該讓他們也嘗嘗那種恐怖的滋味，有好東西，就要和朋友一起分享嘛！這種挫敗感，更應該和他們好好分享一下，我已經那麼說了，就算他們原本沒有挑戰郭正陽的心思，現在恐怕也不得不逐一出手了！”　　笑過後，湖語成才又看向懷中佳人，“所以接下去，我和他一戰後主動認輸一事，咱們不止不能隱瞞，還要主動散播出去，讓那八位儘快動身來挑戰郭正陽，我幫他承擔下永久看護定海宗的事，會說到做到，但也要他拿出點利息才行。”

# 第五百一十六章 轟動八方

　　“噗～你說什麼？湖語成敗了？敗在了郭正陽手中？不會吧，湖語成可是咱們飛影國排名第九的青年強者，最強的真仙之一，他怎麼會敗在郭正陽手裡？”　　“這有什麼奇怪的？郭前輩也不弱啊，你當郭前輩是什麼？那可是在六百多真仙追殺下，還能殺個幾進幾齣，不斷斬殺追殺者，最終嚇的六百多仙人逃了一半，這樣的戰績足以說明郭前輩的恐怖了，我也早就說了，就算是那些老牌強者也未必是郭前輩對手，現在看來果然如此，連湖語成都敗了，他可是咱們南國最強真仙！”　　“好吧，其實就算湖語成會敗在郭正陽手裡，也不算太不可思議，問題是，就在今天，不是弈星宮、湯氏那些真仙剛開始追殺郭正陽，這件事還在持續么？怎麼湖語成又和那位交手了？難道之前追殺郭正陽的不只是湯氏、莫伊氏那些人，還有星湖宗？如果星湖宗出手，那姓郭的再強，也不可能活着離開啊，星湖宗可不止一個仙君坐鎮的！”　　“哈哈，這你就不知道了，不是湖語成在追殺郭前輩，而是郭前輩擊潰六百多真仙的事情傳了出去后，遠在星湖宗的湖語成聽聞，就主動前來找郭前輩切磋的。”　　“湖語成主動來找他切磋？這……這還能解釋，畢竟當年湖語成崛起，就是一人一劍殺遍帝國真仙層，他好戰之名倒也不假，只是他真的敗了？今天才剛發生六百多真仙追殺郭正陽一事，湖語成就算好戰，等他去的時候，那姓郭的也應該是重傷吧？難道直接動手，湖語成還直接敗了？這會不會太搞笑了？湖語成不遠億萬里跑過去，就是只求一敗么？”　　“搞不搞笑我不知道，不過湖語成敗在郭前輩手裡的事絕對不假，嘖嘖，這位郭前輩也太兇悍了，原本是被六百多真仙追殺，一次次反撲，殺的六百多真仙嚇跑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他又主動出擊，一次從正面擊潰一百七十多名真仙，從頭到尾那六百多追殺他的，恐怕也死了一二百人，連場大戰下來，還能從容擊敗前去切磋的湖語成，這到底是什麼程度的妖孽啊？他才是最強真仙吧！！怪不得湖語成在失敗之後會說，恐怕帝國十大青年強者一起出手，也不是他的對手！這才是絕代高手的風采啊！”　　“噗～真的假的？這都是什麼時候發生的事？”　　“哈哈，你消息太落伍了！！”　　……　　湖語成敗了，敗在了郭正陽手中，而因為這位星湖宗少主心懷其他密謀，不止沒有對這樣的敗績遮掩或封鎖消息什麼的，反而在暗中推波助瀾宣揚這一敗，所以這件事，也在最短時間內以驚人的速度在南國範圍內傳播。　　可想而知，本就因為被六百多真仙追殺，反而又殺了幾進幾齣，嚇瘋了三百多真仙亡命潰逃而聲名鵲起的郭正陽，再加上戰敗湖語成一事，他所帶來的轟動又是多麼震撼人心了。　　幾乎每一個第一次聽到這消息的仙人，不管是身在何地，不管是什麼身份地位，都深深為郭正陽這個名字而震撼。　　一天之內，先是被六百多真仙追殺，每每都在被圍困住的時候不止能逃掉，還能不斷擊殺追殺者，接連多次下來嚇得追殺群體一哄而散，直接有半數人潰逃，等追殺者只剩下三百多，分成兩撥搜索他時又主動出擊，一次伏擊一百七十多真仙，從正面擊潰擊殺，等再次又驚潰了另一隊一百多真仙，讓裏面一半人逃掉時，跟着就對剩下的七十多人下手，又一次斬殺半數仙人。　　如此戰績只能用瘋狂，驚粟來形容了。　　而做到如此驕人戰績之後的郭正陽，不止沒有停歇，反而又攜帶着大勝之勢，快速擊敗帝國排名第九的超級真仙湖語成，簡單的對決，就讓湖語成心甘情願認輸，甚至還主動說出虧他是什麼排名第九的青年強者，恐怕就是他們十個一起上，都不是郭正陽對手。　　這樣的郭正陽，也的確是驚懵嚇呆了無數仙人。　　太兇殘了，他們恐怕這輩子都還沒見過凶威如此凌厲的仙人，在仙界也不是沒有大規模戰爭，若是飛升者國度和下遺族國度爆發國戰，那就是一戰死傷千萬仙人也是有的，但一人之力創造出如此駭人戰績的，卻絕對不多。　　至少眼下的飛影國，就算是那高高在上的十大超級真仙，也從沒有人能創造下如此戰績的。　　而郭正陽的名字，也在短短一天內，再一次引起史無前例的轟動。　　一天前郭正陽是誰？那恐怕根本沒人知道，但不久前郭正陽屢屢從六百多追殺者手裡逃脫，更不斷反殺，嚇走一半仙人時，那就已經是聲名鵲起，名動一方，至少他的威名是徹底震懾了護夕宗一帶所有仙人耳目。　　不過那時候，郭正陽的名字也只是名動一方。　　還有不少人懷疑那時的郭正陽雖然已經很強，已經很恐怖，但也不是誰都覺得他能和老牌的十大超級真仙媲美。　　但隨着和湖語成一戰，那排名第九的超級真仙輸的乾脆利落，甚至還主動說他們十個一起出手，都不是郭正陽對手，這就真真正正讓郭正陽轟動八方，威名直接震動整個帝國了。　　爆炸性的信息從護夕宗乃至星湖宗一帶快速向外傳播，雖然這消息也不可能在一天之內就傳遍整個帝國，但至少在八品勢力星湖宗一帶，還是有太多太多人，都在第一時間就得知了郭正陽這個大名，然後下到只是堪比化神期、合道期的仙脈族，又或者上至那一批最強的超級真仙，亦或者一些仙君，全都深深為這個名字而震撼的瞠目結舌。　　無數仙人雖然不認識郭正陽，可現在只要提起這個名字，就幾乎都是即心驚膽顫，又敬畏羡慕，心驚膽顫的，自然是因為郭正陽凶威太盛，一個人徹底打垮了六百多真仙，這是多麼變態的戰績啊。　　那麼多仙人，要麼是離鄉背井徹底逃遁，要麼就是被殺，如此凶威足以嚇得絕大多數人心驚肉跳了。　　但毋庸置疑，越是強者就也越容易引起眾多仙人的羡慕崇敬。又有多少仙人不想自己有一天也能像郭正陽那樣威名八面，一個名字就震動帝國？　　又有多少人不想自己也能擁有那般實力？　　就是實力遠在真仙境之上，雄霸一方方疆域的那些仙君級大佬，也幾乎都在收到消息的第一時間就驚得目瞪口呆，但這已經不是心驚肉跳，害怕敬畏什麼的，而是驚得他們都眼紅……一邊深深感慨於這新崛起的傢伙實力真夠妖孽，對方做到的那些，他們當年年輕時都根本做不到，一邊心生覬覦，若是能把這樣擁有無窮潛力的超級妖孽拉在身邊，收入麾下，那又該是多麼美妙的事。　　這也不奇怪，仙君們畢竟都不傻，無冤無仇的情況下，看到一個突然崛起的超級妖孽，如今實力還比不上他們，而一打聽，又知道郭正陽會受到六百多真仙追殺，只是為了替一個二品宗門出面，償還人家人情，好嘛，實力這麼變態還這麼有人情味，重情義，那對上如此晚輩，他們如果不起了收復拉攏的心思，才是不可思議呢。　　郭正陽還只是“真仙”，就有如此驚粟的戰績，一旦他進入仙君，又該會多恐怖？　　所以，趁着對方還未成長為參天大樹時動手拉攏，若能拉進自己門內，拉到自己身邊，那等對方徹底成長，還是一個比較重情義的傢伙，好處簡直不敢想象啊。　　所以在事情飛速傳播中，在星湖宗附近，一批批獨霸一方的仙君，在剛聽到這消息后，除了有不少人驚得目瞪口呆，隨後更很快也有一道道命令從各個城池洞府內發出……前往護夕宗！　　這種超級人才，這種無法形容的後起之秀，手快有手慢無，既然人家在身邊，不去拉攏就太笨了。　　就算拉攏不成，只要能交好一番對他們也不是壞事啊。　　雖然並不是每一個真仙都能晉陞到仙君境，而且真仙進仙君的概率正常情況下還很低，幾十個飛升者真仙都未必能有一個成為仙君。　　但通俗的說，像是湖語成那些能在整個帝國幾十上百萬真仙中站在最巔峰的超級真仙，他們能晉陞仙君的概率基本都大於九成九，而剩下的一點可能，還是指的在成長過程里因為意外而隕落。　　這樣的真仙只要不發生意外，好好看護着，幾乎都能成為仙君，而且成為仙君后一樣遠比普通仙君可怕無數倍。　　所以像是湖語成那批超級真仙，就算在平時遇見不是自己宗門內的仙君，只要雙方認識，仙君們也會給予其極高禮遇的，誰都不會小視。　　可想而知，在飛影國內突然又蹦出來一個如此妖孽，連湖語成也戰敗，還能讓湖語成說出那種話的“真仙”，只要不是腦子進水的，就絕不會放棄交好的機會。

# 第五百一十七章 一定不會讓前輩失望！

　　“媽的，湖語成那個廢物，自己不行，還要把我們一起拉下水，他這是什麼意思？那個郭正陽真有那麼強？我們十個一起出手都不是他的對手？這話也未免太誇大了，我還真不信，有哪個仙人能在真仙境就擋住十個超級真仙一起出手，別說是十個，若不是湖語成太廢物，恐怕隨便挑出來一個，就能拿下那小子！”　　“宇師弟息怒，依我看，湖語成在戰敗之後會說那句話，不外乎兩點，一是他想拉你們一起下水，同樣是帝國十大超級真仙之一，如果郭正陽只勝他一個，大家會覺得是湖語成不行，但如果你們因為那句話也動了手，萬一敗在郭正陽手裡，就不是他不行，而是郭正陽太妖孽，那湖語成的敗也就無所謂了。二來，估計他也是想給郭正陽添點麻煩，他不遠億萬里從星湖宗跑到護夕宗一帶，本是找那人切磋，卻當場戰敗，就算沒有受什麼嚴重的傷勢，但湖語成自己無疑是出醜出大了，如果你們真受不了這句話去挑戰郭正陽，無疑也是給姓郭的添麻煩，那他故意誇大對方的實力，而且消息還傳的這麼快，必然是他在暗中推波助瀾，所以……”　　“我知道，我知道那個廢物沒安好心，是想讓我們也忍耐不住主動出手，問題是就算我知道又怎麼樣？如果對這個不做反應，豈不是對外默認了湖語成的話？那個傢伙還真是姦猾。若郭正陽只是一個普通仙人，就算他自己主動叫囂說我們十大真仙不是他對手，也沒人會在意，只會嘲笑他不自量力，根本不需要我去理會，但現在的郭正陽卻是一戰而勝六百多真仙，還在隨後快速擊潰湖語成，這樣的武力，絕對是和我們一個層面的，那若是咱們再對外界瘋狂的他在我們十大真仙之上不做任何回應，就只會讓外界以為是我宇蒼默認了自己不如那姓郭的，但若我回應了，又會中了湖語成那廝的奸計。”　　……　　郭正陽隨着一場持續的征戰廝殺而名動八方，在這盛名廣泛傳播的時候，帶來的影響，也不只是讓無數普通仙人對郭正陽又敬又畏，不止是讓不少仙君級強者都準備動手拉攏郭正陽，同樣的，也有部分人為此而羞惱。　　這些羞惱的當然也不簡單，最先為此惱羞成怒的，就是距離八品宗門星湖宗最近的一個九品勢力毒輪宗內，一名正在深山中潛修的毒輪族真仙。　　毒輪宗，就是以凡界毒輪星系霸主種族毒輪族族群為名，這樣的名字代表的涵義，也不難理解，因為毒輪宗最強一批仙人，全是出自毒輪族，而九品勢力毒輪宗，其實也正是星湖宗名義上的掌控者，不過到現在，毒輪宗也只是名義上的星湖宗掌控者，因為星湖宗這些年實力擴張太劇烈。　　當然，就算已經不能完全壓制星湖宗，但身為老牌九品勢力，毒輪宗一樣是底蘊深厚，宗門內更是藏龍卧虎，不提那些高高在上的仙君級強者，就是在真仙境內，一樣有了不得的超級強者。　　毒輪族宇蒼，就是如今飛影國真仙層內，擁有極大威名的十大青年強者之一，而且他的排名，比湖語成更靠前，一直都是在十大里位居第六。　　一個第六，一個第九，雖然猛一看去差別不大，但實際上這卻是一次次較量中，宇蒼每次都能力壓湖語成而換來的威名。　　能次次力壓湖語成，更是在整個帝國幾十上百萬真仙中脫穎而出，被譽為最強的真仙之一，宇蒼的實力不用多提，就算這位並不是毒輪宗少主，但不管是在毒輪宗內還是宗外，宇蒼的威名和震懾力，都要遠勝那位少主許多，當然，因為如今的毒輪宗宗主，也是宇蒼的恩師，所以這位倒也並不計較這些。　　而宇蒼今天就是正在潛修中，突然聽到了身為毒輪宗少主的沽師兄話語，才得知了如今正在以最恐怖的威勢席捲向整個帝國的那個名字，包括湖語成戰敗，以及所說的話，他也都從身側這位少主師兄口中了解的一清二楚。　　聽到這些，宇蒼自然是震怒不已。　　當然，這更多的震怒還是對湖語成而發，畢竟他和湖語成才是一直在角力的勁敵，至於剛剛崛起的郭正陽，他完全不認識……就算有怒，也不如對湖語成的怒意強烈。　　幾乎每一個成名強者，都是在崛起的過程中踩着一個個成名前輩的威名上位的，而在他們崛起，以及奠定盛名之後，就算一時片刻不會有也被新人踩下去的憂慮，但時間長了，總是會有類似的危機。　　現在的情況就是郭正陽崛起的太快，太兇殘，竟似乎有一下子把宇蒼等人全部踩下去，踩着他們腦袋成名的趨勢，宇蒼對此自然也有不滿，但要不是湖語成主動說出那句話，那這一次郭正陽就算是崛起了，也不會立刻有把他們所有人都踩下去的趨勢，只會是踩着那六百多真仙和湖語成腦袋名動八方。　　但因為湖語成的話，若是他不作反應，就基本等於間接默認了湖語成的話是對的？他也遠不如郭正陽？　　這，就算宇蒼此刻也能明白湖語成應該是故意那麼說，故意挖坑讓他們跳，此刻還是有是憋了一肚子火。　　“那怎麼辦？即要不損師弟威名，又不能就這麼中了湖小賊的奸計，不能被他當槍使……”在宇蒼瓮聲瓮氣的開口，滿腹羞惱時，他身側的毒輪宗少主才也忍不住皺眉，一張圓臉在肉球似的身軀上不斷翻滾。　　名利名利，就算是仙人，也未必是誰都能看破名利之爭的，堂堂帝國十大超級真仙里排名第六的宇蒼，不只是他自己的驕傲，也是整個毒輪宗的驕傲，更是整個帝國內毒輪族族群的驕傲，這樣的驕傲，當然不可能輕易被人踩着。　　但若是做出反擊，又中了湖語成的奸計……　　“哼，反正被拉下水的不止我一個，咱們先等着看看形勢，看消息傳到其他地方時，那幾個老傢伙是什麼反應，那個郭正陽雖然實力肯定不弱，但能戰勝湖語成，也不算什麼，湖語成在我們幾個之間也只是一個墊底的罷了，能勝他的多得是，如果不是不想就這麼順了那小賊的奸計，我現在就會動身去讓那姓郭的嘗嘗厲害，不過比起姓郭的，湖小賊才是該死，咱們先等等，等幾天也不遲。我們這幾個人要說最姦猾的，不是星湖宗那湖小賊，但要說脾氣最火爆的卻也不是我宇蒼！我先不動，後面也肯定有人會動的。”　　毒輪族少主抑鬱中，宇蒼才也冷笑一聲。　　就算是他也不得不承認，在連續做出一系列事件后，郭正陽的實力已經得到了明證，就是他也覺得郭正陽很強，可同樣覺得郭正陽就比他強。如果是郭正陽主動挑戰到他身上，事情就好辦了，他會以秋風掃落恭弘=叶 恭弘的姿態，要那傢伙好看，但現在情況並不是那樣，而是一直在和他較勁的勁敵湖語成在搞鬼，想把他無端拉下水，他就算窩火，不想就這麼被郭正陽踩在腳下，但也不會衝動的直接出手教訓郭正陽。　　還是再等等，等幾天看看其他幾個超級真仙的反應，再做反應。　　一句話后，這次的事也就定下了基調，不過定下調子時，這位毒輪族的驕傲，也已經把兩個名字都在心中翻滾了無數次，湖語成，以後一定要再給那小賊一些教訓，讓他知道什麼叫偷雞不成蝕把米，就是郭正陽，兩人哪怕無冤無仇，可那傢伙現在要踩着他的威名上位，只要有機會，他一樣會讓對方知道厲害。　　……　　“山門損壞不嚴重，只要休整一下，就可以重新居住了，郭前輩，若是沒事，那我們就去了？”　　“去吧。”　　……　　外界，因為郭正陽的一串持續大戰而震撼震動，無數仙人也因為這些傳聞而有着各式各樣的心思動態，不過外界這些，對於郭正陽本人來說，其實影響並不大。　　郭正陽甚至暫時還不知道，有些事已經在星湖宗推波助瀾下在快速傳播，現在的他，只是剛帶着�岷０茬�等人回到定海宗不久。　　而後等�岷Ｖ諶擻執�着眾門人進入山門整理收拾的時候，郭正陽才轉身看向了山門外，此刻的山門外也並不冷清，護夕宗那一幫真仙全都在愁眉苦臉，誠惶誠恐的等着什麼。　　可不是么，自從開始向郭正陽一邊拍馬屁，一邊認錯的時候，郭正陽基本就沒對此事作出回應，不管那邊是說要把之前冒犯郭正陽的人五花大綁過來讓他發落，還是要說送上厚禮向郭正陽賠罪，他都沒同意也沒反駁，只是晾着。　　如此一來，可真哭了這幫仙人，既不敢走也不敢多問，只是在一旁小心翼翼候着。　　到現在，郭正陽也晾了這群人不少時間了，那究竟該怎麼處置這些護夕宗的仙人？都殺了？沒那個必要，有時候直接把敵人全部殺光，還未必留着對方替自己辦點事來的更實在，更別提護夕宗宗盛等人，所說的話也並不是全錯，這件事一開始，護夕宗並不是所有人都參与了進來，如果護夕宗舉宗出動，當初追殺他的就絕對不是八九十個飛升者真仙了，護夕宗一門就有一百多真仙，若是護夕宗要舉宗追殺郭正陽，當初追殺他的飛升者真仙，至少得兩三百人。　　所以宗盛等人，嚴格說來並不算他的敵人，但護夕宗宗盛等對於其宗內某權勢長老之子追殺他的行為，恐怕也絕不是如他們所說的完全不知情，那是扯淡，禁空陣一處，禁殺令一發，他們能不知道？只是當時他們覺得沒必要為他一個無名小卒干擾自家內部人發出的命令，所以是不聞不問吧。　　那樣的行為也是助長了追殺者的氣焰的，所以要說這幫人和他一點仇怨都沒，也不合適。　　所以郭正陽才在對方一開始求饒賠罪時，就一直採取冷處理狀態，晾着這批人，因為他心下早有主意該怎麼處理。　　直到現在，�岷０茬�等已經入宗收拾，郭正陽才看向宗盛，更是對宗盛招了招手。　　“前輩……”一次招手，宗盛急急飛來，欲哭無淚的看着郭正陽，眼中全是祈求寬恕的神色。　　“我也知道，這件事不能完全怪你們，但要說你們沒有一點責任，我也真不信。”郭正陽笑着開口，等一句話說的宗盛臉色凄白時，郭正陽才又道，“這樣吧，我想收集一些問仙子，如果你們能找來一批，這件事咱們就兩清。”　　“問仙子？好，好！我馬上去，我馬上去，一定不會讓前輩失望！”臉色凄白的宗盛這才大喜，狂喜，他不怕郭正陽有要求，就怕對方沒要求啊，現在一聽，自然是狂喜。

# 第五百一十八章 一個開端

　　“郭，郭前輩，這次的事，真是多謝你了，你的大恩大德，�岷Ｊ翟諼摶暈�報，以後只要前輩開口，不管什麼事，�岷１囟�會全力以赴，哪怕一死也不足惜。”　　……　　護夕宗宗盛等人，帶着郭正陽想要問仙子的消息興高采烈的紛紛遠遁而去，而定海宗眾人對於山門的整理收拾也算簡單，就是簡單休整一下一些殘破的地方，然後把之前死在湯景秀手中的那些師門長輩的屍骨安葬起來，就差不多結束了。　　等其他定海宗弟子也各自返回原本的居所生存之地時，�岷２藕桶茬�，還有另外幾個定海宗仙人聯袂來到郭正陽身前，一群人先獃獃看了郭正陽片刻，�岷２懦峽業撓窒蜆�正陽叩拜而下。　　不得不說，這些定海宗門人的心思真的很複雜很複雜，尤其是�岷＃�哪會想到當時只因為自己對人族的一些好感，順手幫了一個剛飛升的傢伙一把，結果……卻幫出了這麼一個無法形容的，空前絕後的超級妖孽來。　　外界因為郭正陽一戰六百多真仙，再力敗湖語成而震撼震驚到不行，無數人都對郭正陽這個名字充滿了敬畏。　　但外界又有誰知道，郭正陽根本不是真仙？而只是一個剛飛升兩個多月的靈仙初期？？　　那麼多人覺得郭正陽是真仙中後期，只是喜歡隱藏修為，但就算都認為他是真仙，就已經對郭正陽有了那麼多複雜的觀感，那可想而知在清楚郭正陽只是靈仙，卻又做出那麼多驕人的戰績時，那就算明知道眼前此人對他們恩重如山，�岷５熱酥灰�一見到郭正陽，還是都會愣的不知所措，很多時候大腦都無法運轉。　　對於這樣的郭正陽，感恩感激是必須的，只是�岷Ｒ倉�道以郭正陽的實力，恐怕以後一生也未必有需要他們幫忙的時候，所以他就算想報答，都不知道怎麼去做。　　“�嶁鄭�你還是叫我郭兄，可別叫什麼前輩，那可把我叫老了。”隨着�岷５幕埃�在他身側也在發獃的安琥等人才也紛紛一動，都清醒過來要說什麼，但這卻被郭正陽揮手打斷，先是笑着開了開�岷５耐嫘Γ�郭正陽才又道，“現在湖語成已經在那麼多仙人面前親偶承諾，以後會永久照顧定海宗安危，他那樣的身份地位，說出來的話應該也不會食言，那我對�嶁旨溉說陌參＃�也算是放心了。”　　“你要走？”這句話剛落地，安琥才也急忙開口。　　“我飛升之後，還有些事要做，在我之前，我已經有一個師兄和師侄在一百多年前飛升，現在定海宗無事，我要去尋找一下他們的下落。”郭正陽倒也不隱瞞，很直白的給出了答案。　　聽了這話后，安琥等人才也紛紛恍然，雖然他們都有些不想郭正陽就這麼離開，但對方有這麼重要的事要做，他們自然也不可能再開口請他留下了。　　“原來郭兄還有一個師兄和師侄在一百多年前飛升？那以郭兄如此實力，想必你那兩位同門修為也不會差到哪去，一百多年，估計那兩位也應該闖出了一定威名，郭兄要尋找，應該也不難打探，玉守大陸雖然大，但以郭兄實力，不管到哪裡也都會受到厚待的，只是找人，很多人都會出力的。”　　頓了一下，�岷２乓殘ψ趴�口，“那我們就預祝郭兄早日心想事成。”　　可不是么，如果郭正陽默默無名，那想在茫茫仙界找兩個以前飛升的仙人，絕對很難，但現在，郭正陽的威名足以威震帝國，甚至在他一戰之威徹底遠播大陸后，就算是整個大陸，一樣會有無數人對郭正陽以禮相待，拋出無數橄欖枝的，那郭正陽只是想找人，絕對輕鬆的很，會有無數人願意幫忙的。　　像郭正陽這樣的超級妖孽，就算外人都以為他是真仙，也會有無數仙君級角色都會對他爭相拉攏，就算是雄霸大陸的仙王，一樣會對他另眼相看。　　那只是想找人，消息只要一傳出去，還愁沒人幫手？　　怕只怕……　　“我只怕他們飛升時，不小心落入下遺族地盤，如果遇到危險，就麻煩了。”郭正陽也明白什麼情況才是最可怕的，那就是飛升者剛飛升時若遇到危險，或直接落入下遺族地盤，所以周易青和那個林師侄，此時若都是在飛升者地盤，以他現在的名氣，估計還真不是很難找，會有不少人主動幫他找，這也是他在一戰之前都沒想到的好處。　　但怕只怕，周易青和那位師侄剛飛升時就遇到了意外。　　這不是不可能，而是有不小可能的事。　　仙界雖然是飛升者勢大，飛升者以少於下遺族百萬倍的人口基數，佔據對方兩倍多的資源地盤，可以想見飛升者的恐怖，但那指的是整個仙界132塊大陸的大體局面。　　在玉守大陸，飛升者和下遺族卻是一半一半，飛升者四個仙王建立的國度，統治大陸一半疆土，下遺族七個仙王建立的下遺族國度則佔據另一半，也就是說，周易青和那個林師侄飛升之後，有五成幾率會出現在下遺族國度，就是郭正陽剛飛升時，也是出現在飛影國和萬林國交界處的！！　　這件事，只能拼運氣。　　那要說郭正陽不擔心，也是在騙自己，不過就算他擔心也沒辦法，畢竟周易青和林師侄都已經飛升一百多年了，這還是仙界年。　　“有些事沒辦法，只能看運氣，我現在也不會立刻離開，還準備在這裏多逗留幾天，因為之前我已經讓護夕宗那幫人幫我去搜集問仙子了，等待的這段時間，�嶁只故嵌轡�我介紹一些仙界情況如何？上一次，你們可是只幫我介紹了定海宗附近的情況，這一次，我想盡可能多知道一些有關整個大陸的局勢，還有就是，我也想拜託�嶁趾桶茬�兄一些事，那就是我是靈仙初期的事，最好還是不要外傳……”　　想起周易青兩人，郭正陽心下也多有無奈，他們現在是生是死只能碰運氣，不過除了這些之外，他也還有部分事要做。　　那就是盡可能多打探大陸局勢，畢竟上次�岷：桶茬�，只幫他說了些定海宗附近的情況，那時候兩人哪知道他那麼恐怖，介紹的時候也不會介紹太多事。　　還有，自己的真實修為，既然外界一直都誤以為自己是真仙偽裝成的靈仙，那他是靈仙初期的事，還是不要暴露了……　　畢竟在仙界，一個靈仙初期能從一個真仙初期手中活着逃掉，已經是有史以來都沒發生幾次的神話，但沒發生幾次，也是說明它發生過的，還有就是，一個真仙中後期一戰擊潰六百多真仙，雖然也極為罕見駭人，但這些事一樣發生過，比如湖語成就曾經在真仙後期時，一戰二百多真仙後期和大圓滿。　　所以外界現在對郭正陽的評價，雖然充滿了震撼震驚敬畏什麼的，但至少所有人還都覺得這些事都是正常範圍的，即便發生了，也只是讚歎一聲郭正陽真變態，真妖孽，並沒覺得太不合理。　　可萬一被外人確定他是靈仙初期，那就真是仙界開闢以來，從沒發生過的神話，一旦被確定，或許就會有太多人都覺得不可思議，認為根本不正常，那對現在的他反而並不是好事，一旦被確定，他修為又不足以應付所有事，那萬一有仙君仙王想把他抓起來拷問他為什麼能做到這些，就真是麻煩了。　　所以，郭正陽才會叮囑�岷０茬�這麼說。　　再有就是，外界那麼多人都以為自己是真仙，那以後等宗盛眾仙尋找來問仙子，等郭正陽利用問仙子瘋狂提升修為時，那不管他提升的再快，也一樣不會讓外人驚訝……　　畢竟別人本就以為他是真仙，那就算郭正陽一天內就從靈仙提升到真仙境，一樣不會有人有絲毫懷疑。　　“這個好說，郭兄放心，就算我等身死，也絕不會對外透漏半句。”隨着郭正陽的話，�岷Ｒ猜砩系閫罰�畢竟他也不傻，以前在剛和湯景秀起衝突時，面對湯景秀的嘲諷，他和安琥都曾或在明面或在心下反駁過，想試圖證明郭正陽是剛飛升的，但那時候的情況和現在比，的確沒法比。　　所以他也知道郭正陽的真實修為，現在還是不暴露才好。　　笑了一聲，�岷２龐致砩系潰�“那郭兄，咱們裏面說，我們雖然也對大陸的整體情況了解不多，但只要是我們知道的，一定知無不言。”　　郭正陽這才也點點頭，笑着和�岷５熱艘黃鶥げ健�　　隨後的時間，�岷：桶茬�，乃至定海宗一些曾經遠遊過的一些靈仙，但凡有對外界有所了解的，也基本都把自己所知的一切，事無遺漏的向郭正陽解釋。　　雖然因為他們這些靈仙也真沒人離開過定海宗一帶太遠，但很多事，都是可以用聽說來了解的，比如你只要到過湯氏，在湯氏就可以從其他仙人口中得知更遠處的一些情況……　　諸如此類，就算定海宗剩下的仙人只了解一些大陸的基本局勢，但等所有人都講述一遍后，郭正陽也收穫了大量有用信息。　　也就是在信息整理中，一聲大笑才突然從定海宗外響起。　　“郭道友在否？在下樑氏梁飛成，聽聞道友仙家在此，特來拜會。”　　“梁氏？是星湖宗麾下的七品人族勢力梁氏？郭道友，看來你的威名是徹底傳出去了，這幾天，就算你想清靜，恐怕清靜不了了，這梁飛成可是仙君啊……真夠給面子，竟然親自來拜訪你。不過我估計，這梁飛成恐怕也只是一個開端。”宗門外的笑聲還在泛揚，正在向郭正陽講解所知的�岷＞吐砩弦瘓�，而後苦笑着開口。　　郭正陽也一愣，仙君拜訪？口氣還這麼和善？

# 第五百一十九章 讓人驚喜的煩惱

　　星湖宗麾下七品勢力梁氏，一族六大仙君，真仙上萬名，雖然這些人族勢力並不是全都姓梁，但毋庸置疑，姓梁的仙君也必然是梁氏的極重要角色。　　等郭正陽和�岷５熱擻�出去后，所見到的就是一名英氣勃勃的黑髮中年，帶着兩個真仙正在門外恭候。　　這個時候時間雖然已經流轉到了第二天，就是郭正陽剛和湯景秀等人發生衝突時的第二天，但梁氏已經從無數距離外出動一名仙君來訪，這速度動作，也真的夠快了。　　郭正陽等人剛迎出去，前來三人里為首的黑髮中年就大笑一聲，沖郭正陽一抱拳，“郭道友，在下樑飛成，不請自來，還望道友勿怪。”　　“不敢，梁前輩親來，郭某倒是受寵若驚。”　　“哈哈，道友太客氣了，以道友如今威望，就算梁某如今已經是仙君，但也只是比道友提前半步，甚至輪到真實戰力，還未必能比得上道友……”　　在郭正陽客氣中，梁飛成一樣很客氣，甚至在這位笑着客套中，更已經悄然上前和郭正陽站在一起，沒幾句話已經把關係攀到了很親近的地步，攀關係？簡單啊，不管是仙界還是凡界都是萬族爭霸，而他和郭正陽都是人族，只衝這一點，像這些活了上萬年的老怪物想拉近彼此關係，那就是滿口我人族又多了一份驕傲，出了道友如此風采絕佳之人什麼的……　　簡簡單單，就算郭正陽還不大適應這麼熱情的客套，但面對滿臉熱情燦笑的梁飛成，他也只能在面子上也很客氣表示了一份親熱。　　“我聽說郭兄在讓護夕宗那些小傢伙幫你收集問仙子？還真是巧了，問仙子這東西，雖然在整個仙界來說也不算太多，但那畢竟不是特別名貴的仙草寶葯，雖然我梁氏內並沒有打破自身至酷的問仙子，但普通問仙子還是有不少的，得知郭兄想尋求這些，所以這次來，我也帶了一批。”　　關係拉近了一些之後，梁飛成也再次大笑，更是在笑聲里向後一擺手，站在他身後一名人族青年就馬上笑着送上來一枚儲物戒指。　　郭正陽愕然。　　這位仙君出動親自過來拜訪他，竟然還帶了見面禮，還是他目前最想要的問仙子？　　雖然有些心動，但郭正陽又怎麼可能真的就這麼接受？所以在隨後，他也很客氣的婉拒，問仙子的確是稀有，稀有的上萬定海宗仙人，竟然只有一個人隱約聽過其名，其他人更是聞所未聞，但問仙子也畢竟不是太名貴的寶貝。　　普通問仙子也只是對靈仙以下仙脈族或下遺族有用處，所以這些東西，定海宗這樣的二品勢力內的仙人聞所未聞，但對於遠比定海宗更強大的宗門勢力來說，只要用心去找，還是能收集來的，當初郭正陽在向宗盛等人說自己想收集問仙子時，也問過對方有沒有把握搞來，當時宗盛就拍胸脯說沒問題，問仙子雖然很少，若大批量去搞，他也沒能力，但若是數量不大，只要他發動關係，去向一個個熟悉的朋友求購，或者去超級城池裡一些大勢力開設的靈材坊市裡求購，也絕對能搞來一部分。　　正是因為有這樣的答案，郭正陽才會準備留下來幾天，等宗盛的好消息，只是他萬萬沒想到，這聽聞他盛名之後趕來拜見的梁氏仙人，剛見面就送來一批問仙子。　　“郭兄，可別客氣，你若是太客氣，不收這份見面禮，我接下去的話可就不好意思說了。”在郭正陽推脫中，梁飛成再次一笑，笑的很爽朗。　　郭正陽這才一愣，詫異的看去，“不知道梁前輩有什麼事？”　　“是這樣的，聽聞郭兄精擅丹道，而我這個侄孫，也對丹道頗為痴迷，所以這次來，也有想向郭兄討教一下的意思，若郭兄不收這份禮物，我可真不好讓他向你討教了。”梁飛成一句話落地，奉上裝載問仙子的儲物戒指的那青年也馬上笑道，“是啊，雖然紅魚不敢奢望拜在郭前輩門下，但也想找機會聆聽一下國前輩教誨，只是不敢貿然想請，得知前輩在收集問仙子，我才厚着臉皮央求叔爺爺帶我一起來的，……”　　單純的送禮物，和帶着禮物來求人討教，意義是截然不同的，至少前者的話，雙方第一次見面，郭正陽根本不會接受這種大禮，但後者，若是自己指點一下對方丹道造詣，有付出有收穫，那就不會讓人覺得欠了對方什麼，這種公平交易，郭正陽可不會有太多顧忌。　　思索了片刻，郭正陽才笑着道，“那好，我就收下了。”　　畢竟現在的他，的確很需要問仙子這東西，收下的時候，他也用仙識掃了下這無主的儲物戒指，結果就是大喜，這裏面竟然有一百多株處於封禁狀態的問仙子……　　若郭正陽剛飛升時修為是1，10株問仙子能讓他修為提升到2，現在他的修為則是3，那若想晉陞到靈仙初期巔峰，他則需要把修為提升到36，需要360株問仙子。　　雖然這裏的問仙子，也還不夠讓他提升到靈仙初期巔峰，一樣會讓他修為再提升不少倍，這裏面足有127株，加上原本六株，他修為可以直接提升到16啊！　　這讓他如何不喜？　　“哈哈，收下就好，郭兄，以你的修為實力，絕不是范范無名之輩，應該早已在大陸闖出赫赫威名才對，可是以前梁某卻從未聽說過郭兄大名，難道你並不是我飛影國仙人？”見郭正陽收下了禮物，梁飛成沒有直接讓那個梁紅魚討教丹道造詣，而是主動開口問起了他事。　　一句話，郭正陽卻也笑了。　　笑了一聲他才道，“還真不是，其實我是出身百戰大陸，這次來玉守大陸只是意外，隨後重傷時乘了定海宗�嶁趾桶茬�兄的人情，才出手幫了定海宗一把。”　　既然已經決定暫時對外界隱瞞自己的修為，那隱瞞的事就要做全套，之前在從�岷０茬�等人口中打探大陸信息時，他們也考慮了這一點，像是郭正陽這麼戰力彪悍的人，若不說是剛飛升的，那不管在哪都不應該會默默無名，所以他的來歷最好還是要編造一番，仙界132塊大陸，玉守大陸在西，百戰大陸在中部偏東，相隔距離龐大的無法想象，而且百戰大陸更是整個仙界都聞名的混亂大陸。　　原因就是那裡的幾個仙王經年累月在發動戰爭彼此廝殺，不止飛升者仙王和下遺族仙王殺的厲害，飛升者仙王之間也經常有大戰爆發，具體原因沒人知道，至少安琥等人不知道，他們只聽說過百戰大陸是眼前仙界最亂的大陸，動輒就是以萬計的仙人大軍爆發大戰，無數命苦仙人東躲西藏什麼的，天天為了尋求安身地而奔波。　　若把來歷推到那裡，那遠在仙界西部的玉守大陸仙人，就算是仙王想去查，恐怕也會無疾而終。　　仙王去查，倒是可以跳過一塊塊大陸，但你到了，那裡仙人今天在這裏聚集，明天在哪裡，很多都是流動不定，郭正陽隨便推說一些，只要不說多，別自己說出破綻就不用怕，仙王以下，就是仙君想跳過一塊塊大陸都不容易。　　仙界大陸都是廣闊無邊，但死海也不小，甚至更大，跨大陸遊走就要跨越一片片死海，那若沒有傳送陣，仙君都不敢輕易橫渡死海的。但大陸與大陸之間的傳送陣，也不是每個大陸都有，很多大陸相鄰的大陸，各方仙王手中的確是有傳送陣，但仙王以下根本建不起，也只能通過仙王控制的傳送陣遊走，或者發現一些遠古仙王遺留的傳送陣……　　郭正陽若是推說自己是其他大陸來客，而且是通過一些上古傳送陣意外出現，那才能解釋他為什麼有如此妖孽實力，以前卻在這裏一直默默無聞了。　　所以在編造這些來歷后，郭正陽出來見人之前，也用秘術把的修為氣機模擬成了真仙後期，至於梁飛成等人會不會看出破綻，這可能性倒也不算太大。　　而再說到郭正陽想尋找周易青或者林師侄的事，他也完全可以推到�岷５熱松砩希�他可以說認識的定海宗仙人里，有人提出想求郭正陽幫忙找一找自己以前飛升的幾個同門……以郭正陽那麼出力護衛定海宗的行為來說，他就算真請人幫忙，一樣不會有人懷疑，只會出力。　　“怪不得，原來郭兄是百戰大陸的，那地方我聽說過，但也沒去過，只知道那裡很亂，怪不得湯家那幫蠢貨，會這麼沒腦子，為了區區一株回生花就要追殺郭兄，真是……”聽了郭正陽的話，梁飛成卻也愕然，但愕然之餘他也沒多想，反而覺得這很正常。　　主要還是郭正陽這麼彪悍，以前卻從不曾在飛影國聞名，本就讓人懷疑他不是這裏的仙人。　　說笑一聲后，等梁飛成還想繼續圍繞這個話題多說，似乎想多問一些百戰大陸的情況，但郭正陽卻不給他這個機會了，因為多說多錯，他根本對百戰大陸不了解，自然是說的越少，越不容易露餡。　　郭正陽很自然把話題扯到了梁紅魚和丹道上，這時候，那邊的反應倒是出乎預料了，雖然梁飛成不再堅持百戰大陸的話題，但對於指導梁紅魚丹道造詣一事，反而推脫起來。　　“不合適，我就說不合適吧，這幾天郭兄肯定是很忙的，來拜訪郭兄的也絕對不止我梁氏，我可不敢獨自霸佔郭兄，這樣吧，若是有時間，郭兄一定要來我梁氏，到時候再指導紅魚也不遲。”梁飛成推脫中，郭正陽還沒問出什麼原因，遠處就又有一道道身影遁來。　　遁來的人，剛一到就大聲笑罵，好你個梁飛成，跑的真快……　　梁飛成也隨着這罵聲大笑，更笑着向郭正陽引薦，這來的又是哪個勢力內的仙君，恩，這也是星湖宗麾下的一個七品勢力內的仙君，新來的仙君所屬勢力，是宗門，其宗內不再是像梁氏這樣的世家一樣基本全是人族，而是成分複雜，各族強者都有，但這來的卻一樣是幾個人族仙人，一個仙君帶隊，幾個真仙隨行。　　彼此一番介紹，認識之後，那邊的人族仙君也哈哈大喜着，送上來一份賀禮。　　甚至人家說的話都和梁飛成差不多，那就是聽聞郭道友正在尋求問仙子，而他們宗門內剛好也收集了一些，所以特地送了過來。　　郭正陽無語，這一刻他也真不知道自己是該喜還是該苦惱了，問仙子多了，自然是大喜事，但問仙子多了，若是全收下，恐怕就是又欠下了一份份人情啊！　　這，就是讓人驚喜的煩惱吧。

# 第五百二十章 瘋狂提升

　　“聲名大震，的確是有好處，也有壞處，好處不用說了，短短两天，就是在等着宗盛幾個給我帶回問仙子呢，結果就有三四十個出身七品宗門或家族的勢力內，三四個八品勢力，都有仙君來訪，而且這些仙君，雖然並不是所有人都帶來了問仙子，但也有一半以上都有送到，這裏面的好處毋庸置疑，但每收一份問仙子，就是欠下了一份人情。”　　“還有的好處就是，三四十個七品勢力，三四個八品勢力，已經也有不少都答應幫我尋找周師兄和林師侄，這麼多人願意幫忙，我能找到他們的可能性也比我自己去尋找，大了無數倍啊，我可以繼續請人幫我尋找周師兄和林師侄的下落，但他們送來的問仙子，卻不能再收了，只是讓人幫忙找人，那找的到才是人情，找不到也就無所謂了，問仙子，卻一旦收下就是人情，不能隨便再收了，而且對我來說，越到後面，就是收攏再多問仙子也只是無用。”　　……　　兩天後，遠離定海宗上萬光里之地，一片荒山野嶺之中，郭正陽靠着空間遁術憑空閃現后，閉目查看左右一番，確定左右沒有人跡，才隨便找了處偏僻地坐下，取出了一枚儲物戒指，取出戒指的時候他還真是即驚喜又鬱悶。　　驚喜的是，自從自己擊潰那六百多追殺者，又擊潰前來挑戰的湖語成之後，從返回定海宗原址，梁氏梁飛成來訪開始，在這两天內竟然足足有三四十波七品勢力內的仙人來訪，還包括除了星湖宗之外的四個八品勢力，這些勢力，也全多是由仙君出面，然後，並不是所有人都帶來了問仙子做見面禮，但也有七八成仙人都帶了。　　全都是以各式各樣的借口，有的說是想請郭正陽指導下某個晚輩的丹道造詣，有的說是想請他指導一下某個晚輩的空間造詣……反正各式各樣借口從不間斷，那些人總是想把手中問仙子先塞給他再說，到現在，這一枚儲物戒指里，普通的問仙子就足有三萬多株。　　這是何其恐怖的一個数字？　　一開始，郭正陽也的確是充滿了驚喜，畢竟問仙子越多，他的修為增長就也越恐怖，而修為實力才是在仙界立足的根本，郭正陽最初時也不會嫌多，既然是公平交易，那就收下吧。　　結果等看到來的人越來越多，他也就坐不住了，終於在又把幾個來訪的仙君送走後，抽時間遠離定海宗，準備先煉化這些問仙子。　　畢竟只是放在手裡的問仙子，遠不如先把它們轉化為修為更實在。　　而且來的人那麼多，雖然郭正陽一開始偽裝成真仙後期的修為時並不怕，但來的多了，未必不會出意外，萬一被人認出他是偽裝的，那就多少有些不美了，既然如此，還是先提升修為再說。　　三萬多株問仙子啊，這的確是他以前遠遠沒有想到的恐怖数字。　　他從靈仙初期想提升到靈仙巔峰，也只需要360株問仙子呢。不過越到後期，問仙子就是再多，也沒辦法讓他快速提升修為了，而在两天內來了那麼多仙君來訪后，事情也並沒有結束，直到現在那些來訪者似乎還有源源不斷的趨勢，郭正陽也只能先避一避了。　　所以現在來說，這好事也真讓人變成頭大的煩惱了，畢竟每收下一家勢力送來的問仙子，基本就等於他也乘了人家人情，以他的心性來說，這些人情自然是要還的。　　反倒是在尋找周易青和那位林師侄的事情上，郭正陽並不怕欠人人情，他因為擔心那兩位遇到什麼意外麻煩之類，這種事只要能有人幫他找到，那就是欠再多人情也是值得的，所以之前來訪的每一個勢力，只要是答應幫他找人的，郭正陽也都記在心裏，只要對方真的去找了，那不管找不找得到，他都會記得這份人情。就是以後有更多勢力來訪，他一樣會繼續託人。　　不過問仙子是絕對不能收了。　　為什麼說越到後期，問仙子越沒用？　　很簡單啊，初入靈仙初期，若修為是1，他需要36才能提升到巔峰，那等到中期時，靈海一下子擴大九倍，他想提升到中期巔峰，那和初入靈仙初期時相比時就是324，等進入靈仙後期的話，那他的靈海還會再一次擴大九倍，到時候想提升到巔峰，和初入靈仙境相比，修為就是2916，等進入靈仙大圓滿，他再想繼續提升到巔峰，那時候和初入靈仙境相比，就需要提升到26244。　　這数字變遷，是何其恐怖？？　　而十株問仙子，才能把他修為從1提升到2，所以在靈仙初期他只需要360株問仙子就能提升到靈仙初期巔峰，但到了中期，就是需要3000左右問仙子才能提升到中期巔峰，到了後期，就是兩三萬問仙子才能提升，到了靈仙大圓滿境界，他更需要二十多萬問仙子才能提升……　　畢竟每一株普通問仙子，最多只是提供一個長生境巔峰的修為。　　所以，郭正陽收集問仙子，也只是在最初時能幫他快速提升修為，一旦到了靈仙後期或者大圓滿，那種提升已經變緩了許多許多，這就更別提到真仙境時的變化了。　　可想而知，三萬多株問仙子雖然已經能用海量來形容，但他也最多只能把自己修為提升到初入靈仙大圓滿左右，想提升到靈仙大圓滿巔峰……這還遠遠不夠，差的太遠了！　　那每一個來訪的實力，每一個平均只是送一百株問仙子，根本就是杯水車薪，遠不如等郭正陽修為提升后，再去尋找混沌之地把靈界時改造成混混沌靈寶，讓靈界時在煥發新生，用以修鍊的效率快。　　既然如此，為了一二百問仙子而欠別人人情，這就遠遠不值得了。　　“還是儘快提升修為吧，我手裡現在31274株問仙子，若是全部用掉的話，已經能讓我修為提升許多許多倍，那就算遇上極為強大的仙君，也不是沒有一拼之力了，這修為也足以應付了，到時候就該全力尋找周師兄他們下落……”　　抓着儲物戒指，又用仙識掃了一邊儲物戒指里的眾多問仙子，郭正陽才輕笑一聲，之前在面對梁飛成等人時，他只是利用自己的天地造詣，把修為偽裝成真仙後期，就不怕被他們看破，主要就是因為他的修為雖然低，但實力也能和湖語成等人一較高下，雖然並不一定能勝，但也並不比湖語成等人差多少，而湖語成那些人，能在數十上百萬真仙中脫穎而出，其實他們已經有了能戰勝不少仙君的能力！　　畢竟在整個仙界，雖然靈仙初期能在真仙初期手中逃命的，有史以來都沒發生過幾次，但靈仙大圓滿巔峰能戰勝真仙初期的，卻並不少，因為從修為上來計算，靈仙初期巔峰是1，中期巔峰就是9，後期巔峰就是81，真仙初期巔峰則是6561，所以靈仙初期巔峰能從真仙初期巔峰手中逃掉，已經是神話，因為這之間修為差距太大太大，達到足有六七千倍差距，但若是靈仙大圓滿和真仙初期巔峰相比，雙方修為相比只是差了九倍，這種差距，的確遠比前者縮小了近千倍，那靈仙大圓滿巔峰，就是能戰勝真仙初期巔峰的，在仙界也不是太稀罕的事。　　同樣的道理，真仙大圓滿巔峰能戰勝仙君巔峰的，雖然情況不多見，可一樣不算太罕見。　　因此，像是湖語成那些能在整個帝國數十上百萬真仙中脫穎而出，站在整個真仙層最巔峰的存在的仙人，若說他們某天擊敗了某個仙君初期真的不算奇迹，而是比較容易實現的。　　這也是當初梁飛成剛見到郭正陽時，會說他只是比郭正陽提前走出一步，若論到實力，未必就比郭正陽強的原因，因為這陣子從各方勢力中走出來拜訪郭正陽的仙君，基本都是仙君初期。　　那郭正陽利用自己對天地造詣的理解，調動天地之力來偽裝自己修為，才會有信心能瞞過那一批批仙君初期。　　但他也怕，怕自己見過的仙君多了，總會遇到某個妖孽，能發現自己在偽裝修為氣機。　　這也是他在接受了上萬問仙子后，會先離開定海宗，來提升自己修為的原因。　　只要等修為瘋狂提升，再提升個幾十倍上百倍，那郭正陽還真是遇到妖孽級的仙君初期，也並不怕對方會看破自己的偽裝了。　　而這些，也都需要問仙子來實現！　　“一株問仙子，只需要一二十個呼吸，差不多一二十秒，準備來說是15秒，就能讓我的修為提升0.1呢，現在手裡三萬多株，理想狀態只需要三天多，我就能把修為提升到極限，那時候沒有幾十上百萬問仙子，對我根本沒用，而我的修為那時候也足夠用了！”　　觀察一邊問仙子后，郭正陽才快速拿出一株株問仙子，快速解開封印，更運轉自己推敲出來的秘術，把氣機和問仙子練為一體，快速提升修為。　　15秒消化一株問仙子，修為提升0.1，那修為提升1，就是用150秒，兩分半鍾，消化10株問仙子，25分鐘，消化100株問仙子，修為提升10，這樣的效率，的確只能用神話來形容。　　只是幾刻時間，郭正陽已經提升到了靈仙初期巔峰，修為比起和湖語成決戰時，也已經又提升了12倍，這時候天劫也如期降臨，不過靈仙初期進中期的天劫，對郭正陽來說幾乎是形同虛設，被他輕鬆渡過，隨後就又開始了再一次瘋狂提升。

# 第五百二十一章 不敢出來見我？

　　“�嶙謚鰨�請問郭道友什麼時候會回來？”　　“是啊，咱們這些人，來的早的已經在這裏呆了三天多了，就算是來得晚的也有一天半天，但郭道友卻一直不曾露面，難道是看不起我們這些人？”　　“那郭正陽雖然是以勢不可擋的趨勢崛起，但也未免太目中無人了，我們這麼多仙君來訪，他竟然避而不見，這架子也太大了吧！”　　“之前梁氏、會武宗那些道友前來，我聽說郭道友都是以禮相待的，怎麼到了我們，差距就這麼大？連見郭道友一面都這麼難？難道說我們利洋宗和梁氏那些人比起來，就不值一提么？”　　“諸位前輩，千萬不要誤會，郭前輩真是有要事暫時離開，並不是看不起諸位前輩，郭前輩也在離開之前告訴過�崮常�他很快就會回來，諸位前輩息怒。”　　……　　時光一晃，又是三天多過去，定海宗內外依舊是人來人往，熱鬧繁絡，郭正陽聲名鵲起后，两天內就有三四十個七品勢力以及三四個八品宗門內都有仙君來訪，而這些，也的確遠沒有結束，在郭正陽又離開定海宗尋找偏僻之地煉化收穫來的問仙子時，短短三天，定海宗內又有來自八九十個七八品勢力內的仙人來訪。　　這也不奇怪，一個九品勢力麾下，就有十個八品勢力，上百七品勢力……而飛影國內直接被仙王陛下統轄的九品勢力也有好幾個呢，那以郭正陽如此盛名，的確不可能只有區區三四十個七品勢力來訪。　　但因為郭正陽不在，所以後續的這些來訪者，也只是暫時被升為定海宗宗主的�岷５雀涸鸞喲�。　　而�岷Ｖ皇且桓雋橄珊篤冢�一下子接待來自這麼多巨頭勢力內的仙君們，如此境況，還真是給了他諾大壓力，壓得他一直都有些春不過氣，一直都在小心翼翼伺候着眾多仙君們。　　還好的是在這些後來者里，大部分仙君還都是比較持重的，就算因為自己來了以後見不到郭正陽，而心生不滿的也基本不會和�岷＜平希�尤其是在�岷Ｒ歡�再解釋郭正陽是因為突然有要事急事離開，很快就回來時，大部分出身各大宗門世家的仙人也都會耐心等待，但人多了，自然是什麼樣的人都有。　　老成持重的仙君們很難會去為難�岷Ｕ庋�的靈仙，但一些跟隨仙君們前來的真仙，卻逐漸有部分人開始不斷髮出抱怨，甚至是冷嘲熱諷，雖然這樣的仙人也並不多，但還是搞得�岷Ｖ荒苄⌒囊硪砼獠皇牽�安撫眾仙。　　等又一次從一座仙峰上退下，�岷８詹亮稅牙浜梗�就迎上了另一座仙峰上退出的安琥，定海宗因為湯景秀一事，以前的靈仙大圓滿長老什麼的死乾死凈，因為郭正陽受過�岷：桶茬�兩人的恩情，才出手搭救定海宗，所以間接一點來形容，這兩位才是剩餘定海宗修士的救命恩人，正是因為這樣，他們兩個如今也被推選為了宗主以及長老。　　而負責接待安撫那些來訪者的，也的確不是�岷Ｒ桓鋈四芨愣ǖ模�畢竟來的人太多。　　“掌門師兄，情況怎麼樣？”　　“還不是老樣子。”　　“哼，又不是郭兄自己請他們來的，明明是他們自己非要不請自來，現在郭兄有要事離開，也已經說明了他們若不想等盡可以離去，這些人既然留了下來，那就等幾天唄，真仙和仙君，各個幾萬年壽元，等幾天有什麼，那麼多人都那麼好伺候，連幾個來自八品勢力的幾位前輩都不在意，就這利洋宗、御星族盒氏一批人嬌貴么？雖然到現在只有幾個真仙發牢騷，但我就不信那些仙君不知道。”　　“別亂說。”　　……　　兩人見面后，安琥隨口一問，等得到和想象中差不多的答案時，頓時就憤懣的傳音，但一句話解說中，�岷Ｈ醇泵Υ蚨希�更沖安琥使了使眼色，他們雖然是傳音，但兩個靈仙的傳音，若是山上那些真仙仙君有心竊聽，還是很容易的。　　“本來就是這樣子！”安琥被喝了一聲，雖然有些鬱悶，但還是再次嘀咕一聲。　　郭正陽聲名鵲起后，又不是主動去邀請這些強者來拜會他，完全是對方自發前來的，那他既然有了要事需要暫時離開，你不想等就走，既然留下來就等幾天又如何，而那麼多七八品勢力內的仙君們留下來后，都是靜心等待，就只有利洋宗以及御星族盒氏那一批，好像有多嬌貴似的，難不成有些絕世強者一旦成名，就必須要等在家裡等着你，好好接待一番才行？期間任何事都得放下？　　“行了，別說了。”�岷５掛怖斫獍茬�的鬱悶，因為他的心裏也是這麼想的，但想歸想，這些話還真不能亂說。　　不過也就在兩人交流中，一道充滿霸氣的笑聲卻突然從宗門外傳來，頓時打亂了這一宗主一長老的交談。　　“郭正陽，聽聞湖小兒誇你，我們飛影國十大真仙一起出手，都不是你的對手，本尊御星族嶺方，特意來試試你的盡量，還不快滾出來拜見！”　　……　　肆意的笑聲傳入定海宗宗門每一個角落，�岷Ａ餃艘蔡�得一清二楚，跟着就齊齊色變。　　“御星族嶺方？帝國十大超級真仙里排名第四那個？”　　“嘶，這是來找茬的，媽的，他嶺方可是出身御星宗，堂堂九品勢力，郭兄現在已經離開三天了，我就不信他不知道這件事，他就算是不服氣湖語成那句話，前來挑戰郭兄，但他不等郭兄回來后再現身，而是現在過來，這又是什麼意思？”　　……　　色變中，�岷Ｒ約鞍茬�也都忍不住眉頭大皺，安琥更忍不住低罵一聲，自從郭正陽聲名鵲起后，隨着一個個七八品勢力內的大人物們逐一前來拜訪，其實不止他們想到了，一些之前的拜訪者也在和郭正陽拉近了關係后，直言不諱的說，郭正陽這次出名雖然好處不少，但恐怕也會引起一些人的不滿。　　那些人，無疑就是和湖語成同位帝國十大超級真仙的一批強者了，能在數十上百萬真仙，還大多是飛升者真仙中脫穎而出，被譽為最強者的一批人，無一不是各大勢力內的天之驕子，也無一不是在真仙境都備受各方仙君尊敬禮遇，就是仙王也會另眼相看，那些人，平時也都受盡了尊崇，但郭正陽和湖語成一戰，卻被湖語成說出就算他們十個一起動手，也不是郭正陽對手，不說這句話也就算了，除了湖語成之外，其他人就算重視郭正陽，也未必會來貿然挑戰他，但有了這句話意義就截然不同了。　　你說十個高高在上受盡尊崇的超級高手，加起來都不是另一個突然崛起真仙的對手，這羞辱性太大。偏偏這還是同為老牌超級真仙的湖語成說出來……很容易讓無數普通仙人相信，那恐怕遲早會有其他十大超級真仙里的強者前來挑戰郭正陽。　　所以對於有人來挑戰郭正陽的事，�岷：桶茬�都早有心理準備，但這一來就是排名第四的御星族嶺方？這多少出乎兩人預料。　　御星族嶺方，這的確是個極為了不起的人物，在他崛起的一路上，也干過不少轟動的事，但最轟動的莫過於兩千多年前，還只是真仙後期的嶺方，一戰二敗兩名仙君初期巔峰。　　那一戰，引起的轟動性甚至比當年湖語成一人力敗二百多真仙後期和大圓滿帶來的轟動更大，畢竟一個真仙大圓滿，修為就是後期巔峰九倍，一個仙君初期巔峰，修為是後期巔峰81倍，這還都是凝聚在一起的力量，一個仙君初期，就算從正面出擊，基本都能橫掃幾十上百個真仙後期，嶺方當年卻在正面擊敗兩個仙君初期，可想而知這是多麼恐怖的事。　　所以他成名一戰，不止在威名上比當年湖語成成名一戰更恐怖，就是真正戰力，也是力壓湖語成不少的，否則他不會位列十大超級真仙的第四人，而湖語成只是第九了。　　在�岷５熱訟肜矗�就算是十大超級真仙里有人忍不住來挑戰，應該也是第六第七那些妖孽過來，卻沒想到第一個跑來的，竟然就是嶺方……　　而且這傢伙身後背景那麼恐怖，必然是知道現在的郭正陽不在定海宗的，他卻不等郭正陽回來，現在跑來？　　即駭然又心驚了幾個呼吸，�岷Ａ餃瞬哦允右謊郟�快速趕向山門外。　　等到了山門外后，兩人卻發現能看到的不止是一個人，而是一群人，一群仙人里，站在最前方的是一個四四方方兩米多長、半米多粗的柱子型，沒手沒腳，甚至也看不到面孔的異族，這就是御星族，凡界內也曾經統治一方大星系，仿若毒輪族那樣的霸主種族之一，御星族。　　這應該就是御星族嶺方了，但嶺方身後，還有一個鼻青臉腫，面色極為尷尬狼狽的人族仙人，正是湖語成。　　此外還有其他好幾道身影，他們也都不認識。　　“郭正陽呢？不敢出來見我？還是跑的沒影了？湖小兒屁話連篇，自己沒本事，竟然還敢詆毀我們，本尊已經把湖小兒也帶了過來，就是讓他開開眼界，讓他親眼見證下自己口中的絕代強者到底有沒有那麼強，郭正陽該不會受到風聲，嚇的屁滾尿流逃竄了吧？我三天前揍了湖小兒一通，他就三天前有事離開，讓本尊等了三天還不現身，有沒有那麼巧？若是他藏在定海宗只是不敢見本尊，就快點滾出來認輸，承認湖小兒說的是屁話，嶺某倒也不介意放他一馬。”　　�岷Ａ餃舜蛄可矯磐庵諶聳保�方柱子才再次哈哈大笑，笑聲直震得前方整個山門都瑟瑟發顫。　　而隨着他的話，山門內也又有無所人遁出，嶺方后鼻青臉腫的湖語成，卻是臉色越發尷尬狼狽。

# 第五百二十二章 十個呼吸

　　“嶺方在三天前戰敗湖語成？”　　“這有什麼奇怪的？嶺方本就是十大超級真仙里排名第四的，而湖語成不過是第九，這位一直都被嶺方壓得死死的，就是再敗在嶺方手裡，有什麼奇怪？”　　“我的意思是，三天前湖語成戰敗，然後到現在竟然還鼻青臉腫……而他的氣機，卻不見有衰敗之意，也就是傷勢不重，現在卻以這般模樣示人，三天前一戰，絕對不止是湖語成戰敗那麼簡單！”　　“咦，這倒是……他本就不是嶺方對手，嶺方就算去找他，他自己也肯定有預感會敗，還有，那邊真是三天前交戰？那邊一交戰，定海宗這裏郭道友就有了急事外出，也太巧了吧？”　　……　　一批批仙人在嶺方笑聲里從定海宗內飛遁而出，這也正是這些天來拜見郭正陽卻沒能見到人後，留在定海宗等待的那些出身各方七八品勢力的強者，而眾多來訪者在此時，也都是由仙君出面帶領其他仙人一起走出山門的。　　畢竟嶺方這樣的超級真仙來了，於情於理他們這一批大多只是仙君初期的仙人，都需要親自出面迎接。　　不過在走出定海宗后，又聽到嶺方所說的話，眾多仙人卻紛紛啞然，雖然沒人直接把心中的疑惑說出口，但也有不少仙人在心下亂嘀咕，同樣有不少相熟的仙人們彼此傳音。　　有老牌的十大超級真仙之一來挑戰郭正陽，不奇怪，就算來的是嶺方這排名第四而不是其他排名六七位的，雖然讓人有些意外，但也不至於讓眾仙君震驚，真正讓人錯愕的是，嶺方身後跟着的雖然沒受重傷，卻鼻青臉腫的湖語成……　　還有嶺方所說，他三天前戰敗湖語成，郭正陽就恰好在三天前消失，是真有急事，還是收到什麼風后，覺得自己不是嶺方對手而躲了起來？　　畢竟以湖語成的現在的情況來看，三天前這兩位超級真仙的一戰，絕不是普通爭鬥那麼簡單，否則湖語成不會頂着一張豬頭臉出現，尤其他傷的並不重。　　“郭正陽？你還不出來？嶺某再給你十個呼吸時間考慮，你直接走出來，承認不如我，承認當初湖小兒說的全是屁話，嶺某就不在這麼多道友面前羞辱你，放你一馬，但若十個呼吸后再不出現，就別怪我進入定海宗把你找出來，給你更大的難看了！”眾多仙君驚疑不定中，嶺方再次大笑一聲，衝著定海宗山門呼喝。　　一番呼喝，眾多看戲的仙君神色奇妙，而�岷０茬�卻苦笑起來，苦笑中，�岷８�是硬着頭皮上前，“嶺前輩……”　　“哈哈，放心，我還不會和你們這些小娃娃計較，我就算進去也只是把當姓郭的找出來，不會難為你們。”不過�岷；案湛�口，嶺方就身子一轉，揮出一卷氣流，卷着�岷＞拖�失在了當地，而�岷Ｏ麓緯魷質保�卻已經被一團氣團困在後方山門內某座山峰上，看上去並無受傷，只是被困的口不能言，像是坐進了囚籠一樣。　　“嶺前輩，為何湖前輩會以如此面目出現？”　　定海宗根本沒人能打擾嶺方，其他那些來訪者的仙君，肯定也不會因為這個去得罪嶺方，就算他們要結交郭正陽，也不會交惡同樣是超級真仙的嶺方，所以在一片無聲中，根本沒人對嶺方所說表達絲毫不滿，但隨後過了兩個呼吸，突然就有一個也是御星族的仙人飛出人群，晃着身子向嶺方發問。　　一句話，場內無數人都紛紛樂了，帶着奇妙的視線看看嶺方又看看湖語成，全是滿眼興奮八卦的心態。　　嶺方隨着這一問也再次笑了，笑的很大聲，“湖小兒無知，自己技不如人，就妄誇海口，竟然連嶺某等也詆毀進去，所以三天前我就和他對賭，若我能在十個呼吸內擊潰他，他就任我處置。”　　“嘶……”　　“噗～不會吧？雖然嶺方是超級真仙里排名第四的，一直都能力壓湖語成，可也不會變態到十個呼吸就能擊潰他吧？”　　“這……難道是嶺方又有了什麼大機緣？十個呼吸擊潰同樣是超級真仙的湖語成？這就是排名第一那位，也做不到吧？”　　“怪不得，怪不得嶺道友會說，他三天前擊敗湖語成，郭道友卻恰好在那時候有事離開，難道真是郭道友耳目通暢，提前知道這事才躲了起來？免得在人前受辱？”　　……　　一聲笑語，眾多正關注此事的仙君真仙們，紛紛嘩然，更有不少仙君都驚得倒抽冷氣。　　帝國內十大超級真仙，雖然根據排名位次就可以看得出誰強誰弱，排名第四的，肯定是要搶過排名第九位那個的。　　但差距也不可能這麼大啊！　　整個帝國十大超級真仙，除了排名第一那位之外，其他九個就算有差距，其實也不是特別大，比如排名第六的毒輪族宇蒼，能勝過湖語成是一定的，那通常也就是壓下一兩籌，雙方爆發對決廝殺個一陣子，那邊能壓下，但也最多能傷到湖語成，想斬殺卻很難，排名第四嶺方的對上宇蒼，也是差不多的情況。　　那就算嶺方對上湖語成能擊敗很正常，可十個呼吸內就擊潰？？　　這真的不可思議，至少以前的嶺方絕對不會這麼恐怖，否則他就不是排名第四了！　　整個帝國真仙層，排名第一那位都應該沒這實力吧？　　當然，這也不一定，因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第一那位究竟強到了哪一點！　　飛影國排名第一的超級真仙，不止是強，還一直都很神秘，那是一個九階散仙飛升者，凡界散仙的苦逼不用多說，但你成了散仙還能真正飛升的，那就真的是超級妖孽了，那位一飛升就是真仙不說，更是剛到真仙初期巔峰，就幾乎橫掃帝國真仙層，但那時候的他，也只是幾乎橫掃，並沒有真正橫掃，還有就是也沒有做出過像是湖語成或嶺方那種驚世戰績，就被仙王陛下收為弟子。　　再跟着，就是各方仙君也沒見過那位幾次，只是嶺方、毒輪族宇蒼、湖語成等這些一個個超級真仙紛紛去挑戰他，卻全都敗在那位手裡，而且事後更對如何落敗、具體過程如何絕不宣揚，這才造就了那位第一人最強，卻也是最神秘的境況。　　他第一的實力究竟有多強，外界沒人知道。　　所以在提到那位時，眾人知道他強，但他是否能強到十個呼吸內就能擊潰湖語成，眾人還真不知道，但也基本覺得他應該沒那麼強。　　也因此，嶺方竟大咧咧說十個呼吸擊敗湖語成，湖語成賭輸之後就聽他的話，以這種面目來示人，才會引起這麼大的震動。　　這真的就是連排名第一那位都應該做不到的，嶺方什麼時候這麼強了？　　眾多仙人震動，震驚，嶺方卻依舊只是笑，笑着等待十個呼吸的期限，至於湖語成卻是臉更紅了，似乎都快臊的想找個地洞鑽進去了似的。　　震撼中，突然就又有人看向嶺方，“嶺道友，你竟然能在十個呼吸內擊敗湖道友？這，豈不是你才是我帝國真仙第一人？”　　“不，我不如他。”等那仙人問出話后，紛亂的場面才突然變得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是興奮不已的看向嶺方，期待着答案，畢竟這裏所有人對於以前那位第一人，都太陌生了，也沒人知道他的實力，只有嶺方這種和他交過手的，才知道深淺吧。　　可在眾人期待下，嶺方卻一顫身子，雖然語氣有些發悶，可還是很直白的承認自己不如他。　　這個他，即便不道姓名，也能讓人清楚是誰。　　所以接下去，眾多仙君真仙也紛紛再次嘩然。　　“不會吧？你能在十個呼吸擊敗湖語成，竟然還不如他？那他還是真仙么？”　　“他到底有多強？就算他是散仙飛升，還被陛下收為弟子，但他真強的那麼變態？湖道友至少也能壓下不少仙君初期的，你能十個呼吸擊敗湖道友，竟然還不如他？”　　……　　嘩然中，無數仙君都震驚的一片痴獃。畢竟以前對那位第一真仙，大家都知道他強，但也不知道他強到什麼地步，所以在聽過湖語成評價郭正陽的話時，大家雖然知道那話有誇大，可也大致覺得，那位第一應該也不會強的太離譜，應該也就是比湖語成等強出一兩籌左右。　　可現在……　　竟然大錯特錯？　　就在亂相呈現時，嶺方也苦笑一聲，“既然你們都對他這麼感興趣，而我來之前，也問過他的意見，他也對湖小兒的話有些不滿，所以就算把他的事告訴你們一些也沒什麼，那個傢伙，實力究竟有多強我們真不知道，只知道他一直都是深不可測，不管是排名第九的湖語成，還是我，又或者其他人去挑戰他，每一次都是剛好被他壓制一頭，三千年前，我被他壓制一頭，兩千年我自以為修為精進，再去挑戰還是如此，就是前些年我又覺得修為大進，再去挑戰他，還是如此，湖語成他們次次去，也都是這樣的結果，沒人知道他究竟有多強，湖小兒這白痴，故意誇口那麼說，估計也是讓他出來試試郭正陽的水，好從旁觀看他到底有多強，但其實哪裡需要他動手，我一個就夠了！”　　苦笑后，嶺方才又驀地看向前方，“十個呼吸到了，郭正陽，你既然還不出來，那我就進去了！若是你被我找出來，可就別怪我在人前羞辱你了！”　　伴隨着話語，嶺方的身子才驟然撲入定海宗。　　但他身後，一群仙君真仙卻紛紛獃滯不已，甚至都有種無端端的心寒心悸感湧現。　　要不是郭正陽聲名鵲起，湖語成去挑戰，更放出十大真仙一起出手都比不上郭正陽，那他們現在，還真的沒機會知道這麼多事啊，沒機會知道嶺方已經強到這種程度，恐怕嶺方已經足有絕對壓制第二第三那兩位的實力了，但就是這樣的嶺方，竟然還比不上那位第一。　　而那位第一，嶺方介紹雖然不多，可短短話語間展露出的恐怖，也真是讓所有人都心驚膽顫了。　　這樣的情況，就算所有人來之前走知道湖語成曾經說過的話是有故意誇大成分，可現在再去回想，才更加肯定，那似乎就是個玩笑了。　　郭正陽是強，但估計也強不過現在的嶺方吧？更別提和那位一直深不可測的第一比了，那還用說他們十個超級真仙一起出手？　　這件事，眾仙君真是發現越來越有趣了。

# 第五百二十三章 絕世劍技、獨步仙界？

　　“真沒想到，真沒想到，這些真仙竟然一個個都變態到這種地步，虧我們還是仙君，但現在一聽，比起這些真仙都可能遠遠不如啊！”　　“是啊，雖然這些傢伙都是在整個帝國數十上百萬真仙中脫穎而出的，肯定不簡單，而我們也都只是仙君中的低層，可是差距竟然這麼大，實在不可思議，畢竟咱們很多也是飛升者啊！”　　“老夫連湖語成都比不上，湖語成卻在十個呼吸內被嶺方擊潰，嶺方自認不如那第一人，嘖嘖，我這樣的仙君，若是對上那位第一人……又是什麼景象？就算他是九劫散仙飛升，這也太不可思議了！”　　“嘿，這下有好戲看了，當初湖語成稱讚郭正陽，是有誇大，但我當時也還覺得誇大的並不算太厲害，因為我還真以為他們十人，也都是和湖語成差不多的層次，最多強出幾籌，所以郭正陽能擊敗湖語成，讓他說出那種話，就算郭正陽做不到一人力戰十大真仙，但應該也能單對單壓下其他所有人，卻沒想到樂子大了，連嶺方都這麼變態，更何況那個第一人？”　　“郭道友該不會真的是提前收到消息被嚇走的吧？”　　“這個難說！”　　……　　嶺方在十個呼吸期限抵達后，沖入定海宗找人，同一時間，正在心悸和震驚的眾多仙人才紛紛回過心神，快速交流傳音，各個都是一臉的感慨和震撼之色。　　也有不少仙人真在這一刻懷疑起來，郭正陽是真有要事急事離開了定海宗，還是被嚇跑了，嚇得躲起來了。　　就在一陣切切私語中，嶺方也還在定海宗內搜索，一道身影就驀地閃現，身影剛一出現，原本有些紛亂的場面就唰的凝滯下來，所有人都是目光灼灼看去，神色也全變得奇妙起來。　　郭正陽？　　這剛閃現出來的，可不就是郭正陽么！　　真巧啊！　　幾乎所有人都升起了相似的感慨，因為沒人感覺出郭正陽是從哪裡遁過來的。所以郭正陽在嶺方沖入定海宗肆意搜索時才出現，還真是讓人想不懷疑這傢伙前幾天是故意躲了起來都難。　　嶺方剛在星湖宗以恐怖的優勢快速擊潰湖語成，下一步就準備來找郭正陽麻煩呢，這位就說有要事急事，明明知道這些天會有不少人來拜訪他，但他還是消失了。　　現在等嶺方來了后，說出十個呼吸期限讓他出來，雖然他沒在期限內出來，可等嶺方一衝進去搜索，他就出來了，這，真的只是巧合么？　　不少人看着郭正陽的視線都怪怪的，看的剛剛回來的郭正陽也有些愕然，愕然中，他更快速把視線落在了鼻青臉腫的湖語成身上，神色同樣的奇怪的厲害。　　而湖語成卻只是尷尬的一抱拳，不吭不語。　　“郭小子，你終於肯現身了？還真是我不硬闖進去，你就不露頭，麵皮可真夠厚的！哈哈……不過你總算沒有不堪的直接逃離定海宗。”郭正陽也正在疑惑時，自山門內才又響起一陣大笑，伴隨着笑聲，四方柱子一樣的嶺方就從山門內遁出，快速懸浮在了郭正陽身前數百米外，“既然你出現了，我也就不廢話了，聽湖小兒說你有一門驚世劍技，堪稱舉世無雙，獨步仙界，來吧，讓嶺某領教下你的絕世劍技。”　　“你是？”隨着嶺方的笑語，郭正陽依舊充滿了疑惑，不過疑惑中他也很快恍然大悟，因為有一個定海宗仙人快速趕了過來，把事情來龍去脈告訴了郭正陽。　　這樣的事無疑讓他驚了一下，但很快郭正陽就又神色古怪的看向嶺方。　　挑戰什麼的，他自然早有心理準備，不過他也沒想到來挑戰他的嶺方會如此妖孽，十個呼吸就擊潰湖語成？　　這，若是在他收集到那麼多問仙子，瘋狂提升修為之前，這位來挑戰，恐怕他還真的絕不是這位對手了！　　畢竟上一次郭正陽擊敗湖語成，其實只是嚇唬，嚇得湖語成認輸，然後敗走。　　嚴格說起來那時候的他，其實並不是湖語成敵手。　　但可惜這位來得有些晚了。　　現在的他和湖語成一戰時，實力又發生了多少變化？恐怕仙界任何一人都絕對想不到，郭正陽在短短三天多時間里，把一身修為從初入靈仙境不久，提升到初入靈仙大圓滿，而且他這個靈仙大圓滿，本就和一般大圓滿不同。　　他在初入靈仙初期時，修為就和正常的初入中期仙人相當，靈海面積也是和靈仙中期一樣，後來一次獵殺，靈海又增加三倍。　　所以現在的他就算也只是初入靈仙大圓滿，但靈海面積已經是真仙初期的四倍，修為雖然沒有滿溢，但也已經和初入真仙境的一樣了。　　不說這個，單說和自己相比，郭正陽現在的修為比起和湖語成一戰時，已經也又提升了近千倍！他初入靈仙境時修為是1的話，和湖語成一戰時就是3，現在卻是2916，九百多倍差距，所能調動御使的天地之力，也比以前擴大了近千倍。　　若再和湖語成一戰，他也絕對不需要再嚇唬什麼的了，絕對有實力輕鬆擊潰，那就是眼前的嶺方實力一樣遠超湖語成，可郭正陽也絲毫不怕。　　誰能想到，他能在短短三天多里提升的這麼誇張？就是有靈時府在手，郭正陽也沒辦法在三天內就提升這麼多修為的，用問仙子修鍊的效率，的確是遠比靈時府更大。　　恩，至少在郭正陽是靈仙時，效果是如此。　　後面，後面就真不行了，畢竟越到後面他需要的問仙子數量就太龐大了，想修鍊至大圓滿巔峰需要二三十萬問仙子，想修鍊至真仙初期巔峰恐怕又需要幾百萬問仙子，一個境界就是九倍擴張，那還真是給他再多問仙子，也不行了。　　不過也就在郭正陽感慨着嶺方來的不是時候時，嶺方卻又哈哈一笑，“都這個時候了，還裝什麼裝？我就不信你是真的剛從外面回來，難道不是怕我直接把你搜索到擒拿出來，你才从里面靠空間遁術主動現身的？這裏的事，還有什麼好裝的？快動手吧，真要我出手，也就沒你出手的機會了！”　　“……”　　郭正陽再次無語。　　無語中，附近卻有不少仙人紛紛輕笑起來，看那笑意彷彿這裏大部分人都還是比較認同嶺方的話的。　　那主要也是事情太巧了，巧的讓他們想不往那方面想都難。　　“既然嶺前輩要討教郭某劍技，那我就獻醜了！”　　郭正陽也知道自己出現的太巧，這時候讓太多人都有了懷疑，不過他也知道這些懷疑，自己用嘴解釋根本沒用，只有用實力解釋才行。　　而現在看情況若他不和嶺方一戰，恐怕也根本平復此事，那戰就戰吧！　　笑着說了一聲，郭正陽才取出無影劍，沖嶺方一抱拳。　　“哪來這麼多廢話，快動手吧！”嶺方卻滿口的不耐煩。　　至於其他仙人，一看這是要爆發決戰的節奏，頓時就紛紛遠退。　　不過很多人在遠退中，卻也是充滿了疑惑和興奮。　　“郭道友是靠什麼劍技擊敗湖語成的？”　　“不知道，當時的情況，只有湖語成和郭正陽知道，其他觀戰的根本看不明白，所以到現在，恐怕也沒幾個人知道郭正陽的劍技是什麼。”　　“那你說這劍技在嶺方面前，會有什麼效果？湖語成也是用劍大家，他都說郭正陽掌握的是驚世劍技，足以獨步仙界呢？”　　“嶺方嬴面更大吧，他既然能在十個呼吸內擊潰湖語成，還和湖語成在一起呆了三天，咱們不知道那劍技，但嶺方肯定已經從湖語成口中得知了，現在還這麼自信，肯定是有不少把握的！”　　“那倒不一定，難道你就肯定當時和湖語成決戰時的郭正陽，用了全力么？絕世劍技獨步仙界？現在倒是可以開開眼，什麼樣的劍技，才能當得起如此讚譽！”　　……　　一片紛亂的傳音中，無數仙人一邊遠退一邊目不轉睛的盯着在山門外的郭正陽兩人，不管是看不看好郭正陽，但被湖語成讚譽為舉世無雙、獨步仙界的劍技，還是足以讓人興奮的，畢竟湖語成本就是所有超級真仙里，最擅長用劍的大家。　　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郭正陽也終於動了！　　就是單手抓着無影劍，輕輕平刺，一劍出，方圓說十里內風動，一劍出，方圓數十里內雲卷，第三劍，天搖地晃中，給人的感覺就像是天涯地陷了一樣。　　不過這樣的動靜對於真仙都沒什麼威脅，仙君們就更不用提了，所以眾多觀戰者此刻反而都是疑惑的看向左右。　　就是在觀看中，郭正陽平次的長劍，速度突然加快。　　“噗噗噗！”　　還是平抓着仙劍刺出，然後眾多圍觀者甚至都感覺不到有什麼殺機氣勢湧起，郭正陽數百米外，本是大咧咧等待着的嶺方，突然就渾身亂顫。　　恩，御星族沒有手腳四肢，甚至也看不到什麼面孔之類，外觀只是一個四方柱子，所以表情什麼的根本無從判斷。　　但這一刻，嶺方的身子卻一直在顫抖，還有氣息也突兀的就跌弱了不少。　　再然後，郭正陽收劍而立，靜靜含笑看着嶺方。　　嶺方還是在輕顫。　　眾多圍觀者卻徹底傻了，這，這是什麼情況？　　郭正陽的絕世劍技，獨步仙界的絕世劍技，已經施展完了？

# 第五百二十四章 這也太玄了吧！

　　不少圍觀者紛紛傻眼，看看收劍而立的郭正陽，再看看一直在輕顫的嶺方，真是完全不明白剛才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這就是被劍道大家湖語成評價為絕世無雙、獨步仙界的劍技？　　到底什麼意思？　　看着看着，眾仙人才終於發現嶺方不抖顫了，只是靜靜懸浮着一動不動，就這麼又多了十來個呼吸，嶺方才突然開了口，“怎麼不繼續了？”　　這句話無疑是問向郭正陽的，郭正陽也皺着眉看了嶺方一眼，才笑道，“嶺前輩，再繼續，就不只是簡單切磋了。”　　“我不信你還能繼續，再來！如果你真能做到，那我就算重傷也毫無怨言，畢竟重傷又不是死！但若你只有這些力道，那這你劍技距離獨步仙界，還差得遠呢。來吧，你若不動，那我就是全力反撲了！”嶺方聲音沉穩而凝重，再不復最初的張狂。　　等這句話落地后，郭正陽也又皺了下眉，才失笑道，“真要繼續？”　　“哪有那麼多廢話，來吧！”　　嶺方再次一喝，郭正陽才無奈搖頭，搖頭中他也再次出劍，一劍劍連綿不斷，在十分之一個呼吸都不到的時間里，接連刺出十多劍，十多劍一出，嶺方頓時轟的一聲氣機大亂，而後他那四方柱子一樣的身軀，顫抖也比之前劇烈了無數倍，甚至顏色也有了巨大變化，原本的嶺方身軀是墨黑色，但這在這一刻，卻快速化為一片殷紅，也真紅的開始噗噗噗向下淌出一片鮮血一樣的液體。　　而他的氣機也從強大的近乎深不可測的程度，降落到近乎垂死的程度。　　“不是吧，你真能做到？？”嶺方重傷的一瞬間，一聲充滿震撼的驚呼才驟然揚起，卻是遠遠退開，只是在觀戰的湖語成在驚呼。　　驚呼中湖語成更快速飛遁到嶺方身側，伸手在那滴血的紅柱子上捏碎幾顆丹藥摸了上去，隨後才又死死看着郭正陽，眼中全是恐懼！　　別的人根本看不明白，也看不懂，郭正陽剛才到底在做什麼，因為外人真的沒人知道郭正陽的劍技，到底是什麼。　　但湖語成哪能不懂？因為懂，他才更加驚粟，郭正陽真的一劍斬碎了嶺方的本命仙器？據他所知，嶺方的本命仙器也是早已經被煉化孕養成造物仙寶了。　　這都能被郭正陽斬碎？而且還是來的鬼神莫測，毫無痕迹可言？要不然，以嶺方能在十幾個呼吸內擊潰他的實力來說，不可能就這麼就重傷垂危了。　　上一次面對郭正陽，他雖然也知道對方的劍技堪稱變態，變態到了極點，在第一時間也把他震懾的差點魂飛天外，可事後認真想了想，他卻覺得，郭正陽的劍技就算全力施展，也未必能真的斬碎他的本命仙器才對。　　畢竟本命仙器和仙人一榮俱榮，一損俱損，遠比普通被煉化的仙器氣機更強大，更別提那還是造物仙寶，所以現在看到嶺方突兀的變成頻死狀態，而他一直在一旁觀戰，卻依舊沒能感覺出郭正陽到底是如何出手的，他的劍技又是如何施展釋放的……　　這，這也真的太讓人驚粟了。　　“真的做到了，原來上次你對湖小兒停手，並不是沒把握，而是真的能做到，只是不想傷他？怎麼會有這樣的劍技？世上怎麼會真有如此劍技？舉世無雙獨步仙界？嘿……”湖語成滿眼恐懼的看着郭正陽，就是在他看着的時候，嶺方吞服下幾顆仙丹后，氣息也終於有了一絲回升，氣機回升中，他卻也充滿了驚粟和恐懼的開口尖叫。　　那聲音中的迷茫和敬畏，也真在這一刻被烘托到了極限。　　原本以為湖小兒實力太低，才會那麼快敗在郭正陽手裡，甚至上一次的事，說不定也都是湖語成自己被自己嚇到了……可真的面對郭正陽這一劍技，真的被他打碎了本命仙器后，嶺方也真的嚇毛了。　　這他媽到底什麼變態劍技？連他這種層次的人，都絲毫感覺不到郭正陽如何出手的，就連本命仙器都被人打破了，然後完蛋了？　　驚粟的尖叫后，嶺方才又勉強壓下心悸，對着郭正陽再次開口，“我輸了，輸的一敗塗地，你這劍技的確當得上獨步仙界之稱！看來湖小兒之前對你的評價並沒錯，就是我們一起出手，也未必是你對手，就只是這一套劍技，我們根本就無力阻擋！”　　說話開口的時候，原本因為丹藥效力揮發，而讓傷勢有所恢復的嶺方，卻又噗踏踏的加劇了方柱子身子向下淌血的趨勢。　　“那位第一人是不是你對手，能不能擋下你這劍技我不知道，但我們九個絕對沒能力！嶺方都敗了，……”湖語成卻也苦笑一聲，而後揮手釋放一層氣流，在卷帶起嶺方后，就又對着郭正陽一抱拳，轉身就走。　　和他們來的一些仙人，也就是在短短几個呼吸內，徹底遠遁而去，消失不見。　　但直到嶺方和湖語成消失，其他本是來拜訪郭正陽的一批仙人，卻依舊是痴痴愣愣，各個都是一臉迷茫！！迷茫的就連郭正陽對着左右說了幾句話，眾仙人都像是沒聽到一樣，搞得郭正陽也無語，轉身進入了宗門。　　“什麼告訴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是啊，到底發生了什麼？”　　“這就結束了？嶺方已經敗了？突然間就重傷垂死，我怎麼絲毫感覺不到，郭道友是怎麼出手的？怎麼打傷嶺方？”　　“噗～這也太玄了吧？真仙之間的交戰，咱們一群仙君，完全看不明白？這還是飛影國么？”　　……　　久久的迷茫之後，人群才又徹底亂了，一群仙君帶着一大批真仙，都當場在空中凌亂了。　　不少人都是迷茫的抓着頭髮鬍子左看右看，更有不少人也已經不再是傳音交流，而是直接開口出聲，可不管是自己查看尋找交戰蹤跡的，還是對左右發問的，看來看去、問來問去，依舊是一團迷茫。　　甚至有個別仙君都快哭了，這到底怎麼回事啊！　　真仙之間的交戰他們竟然完全看不懂，看不明白？要不要這麼誇張？　　嶺方啊！　　嶺方有多強？之前他們已經體會的一清二楚，幾乎在場所有仙君都是自認不如的，那樣一個恐怖強者，在被大家知悉其大致實力后，在場也有不少人都以為郭正陽完蛋了，要出醜了，要在眾多強者面前被嶺方堂堂正正擊敗了。　　可問題是，事情發展的也太詭異了吧？　　這也只是十來個呼吸？恩，不說中間嶺方停頓的時間，兩人真正交戰時間或許還不到十個呼吸吧。　　嶺方就敗了，而且是重傷垂死的一敗塗地，甚至這麼多仙君在場，都沒一個人看得懂郭正陽施展的那套絕世劍技到底是什麼情況？　　之前嶺方說十個呼吸擊敗湖語成，而他又自認不如那第一人，不少仙君已經覺得大受打擊，感覺自己完全看不透這真仙層了，現在，一群仙君都快被打擊死了。　　坑人也不用坑吧？　　這是真正的讓人情何以堪啊！　　不過在各個仙君面色難看無比時，郭正陽卻已經出現在了定海宗深處，也把玩着手中一枚儲物戒指，充滿了感慨。　　他剛才施展的真不是劍技啊，不過經此一戰，恐怕這劍技之名又要揚名不少了。　　不過這也真不怪他，怪只怪嶺方來得太晚，運氣太背了吧。　　什麼時候不來，非要在郭正陽修為大進，於短短三天多時間就從靈仙初期跨入大圓滿之後，修為暴增近千倍的情況下來挑戰，還非要點名要領教他幾天前嚇走湖語成的劍技，甚至還一而再要求郭正陽對他的本命仙器下手，否則就要主動撲殺郭正陽，你說你倒霉就算了，還要自己硬來着找死，能怪誰？　　不過感慨一聲后，郭正陽才又皺起了眉，現在的他已經不需要問仙子了，不過卻已經託了那麼多人去打探周易青兩人下落，那麼，自己是不是還要在這裏多逗留些時間，等消息？　　“也不用一直等在這裏，還是先尋找下混沌寶地，找到之後，我也就不用為混沌之氣太少而發愁了，雖然先前也收集了一些混沌之氣，但那些東西最多用來培育造物仙寶，去洗鍊先天靈寶還遠遠不夠，也多虧那些混沌之氣，我才能把頓悟觀想法推敲的能在仙界適用，才能在幾天內接連撕破幾道瓶頸，要不然也不會有這麼多進展，但想讓靈界時和歪葫蘆煥發新生，的確還需要更多混沌之氣。”　　郭正陽之前三天，能一路從初入靈仙境不久提升到靈仙大圓滿，的確不只是藉助了問仙子之力，畢竟問仙子只是提升修為，而修為提升之後，還有瓶頸需要突破呢。　　他能一路輕鬆撕裂靈仙初期進中期，中期進後期的幾個瓶頸，靠的還是頓悟觀想法，而且已經不再是得自地球的，而是他自主靠着一身所學重新推敲創造出來的。　　地球的頓悟觀想法只適合凡界，而且用得多了，越到後期頓悟起來就越難，等飛升仙界后，那根本就沒辦法用了，因為凡界仙界的創立從根本上就不同，但這一點以郭正陽一身所學造詣以及對天地理解來說，想藉助地球那套頓悟觀想法重新推演適合仙界的功法，也真的不算太難。　　他在剛飛升改造一身所學時就在嘗試改造了，不過那時候頓悟觀想法被他改造的還比較籠統，不能徹底完善，後來，也就是前两天，那麼多仙君來訪，有不少郭正陽也和他們交流的很愉快，所以他也問了些混沌之氣的情況，他原本是想尋找混沌寶地改造靈界時等先天靈寶的，但那些仙君卻是大方的送了他不少混沌之氣。　　因為仙人們把普通仙器，改造成造物仙寶，就是需要把混沌之氣容納進去，讓仙器自開天地，再推演造物……　　因為得了部分混沌之氣，也在那两天里一次次嘗試了如何運轉造物仙寶，如何轉化混沌之氣，體驗了混沌之氣演化萬物，開演世界的感覺，郭正陽才又結合以前改造的頓悟觀想法，最終徹底推演出近乎完美的頓悟法則。　　要不然，他哪可能在短短時間內不止修為瘋狂提升，還一次次視若無物的破開幾個瓶頸？　　不過那些得來的混沌之氣，也只是被他研究一下，或者嘗試改造一下無影劍看能否讓其化為造物仙寶后，就浪費的差不多，用來洗鍊真正的先天靈寶，卻是遠遠不夠的。　　所以接下去，他雖然不需要在這裏等着收問仙子，但也的確需要去尋找一下混沌寶地，改造混沌靈寶了！

# 第五百二十五章 拔節山、混沌地

　　“這裏就是拔節山？飛影國內蘊含大量混沌之氣的寶地？”　　“郭兄，拔節山到了，你若想在裏面研習，盡可以隨意，老夫可就不陪你，也免得打擾到郭兄的雅興。”　　……　　又是一天後，飛影國極東之地，八品勢力宇界門更東方，毗鄰死海的一片連綿山脈之前，幾道身影疾馳而來后，看着前方遮掩在一片奇色中的山脈，郭正陽還在眺望那籠罩大山的奇異氣團，隨着郭正陽前來的幾名仙人里，為首一人族老者就一抱拳，朗聲大笑。　　這老者，也正是宇界門內一位仙君級長老，同樣是幾天前前往定海宗拜訪郭正陽，因為郭正陽不在就在定海宗逗留幾天，還目睹了郭正陽和嶺方一戰的仙君。　　毋庸置疑，老者之前會帶人前往定海宗拜訪郭正陽，就是衝著郭正陽的驚人實力去的，想結交一下如此強大卻又頗重情義的強者，那等郭正陽和嶺方一戰後，這種心思……無疑又放大了無數倍！　　之前他們還不清楚郭正陽到底有多強，只知道他能戰敗湖語成，去了之後一次觀戰，開戰前的嶺方已經讓他們驚得不行，而施展獨步仙界的絕世劍技快速擊潰嶺方的郭正陽，更是讓他們震撼的吐血。　　因為真仙級交戰，幾十個觀戰的仙君竟然完全看不明白人家怎麼交手的，這種震撼，可想而知！　　這種情況下，一聽說郭正陽準備去混沌地培養下造物仙寶，那老者自然是極盡熱情的力邀郭正陽前來宇界門一帶，雖然宇界門東的拔節山，並不是飛影國內唯一的混沌地，但的確是距離定海宗最近的。　　所以在老者力邀下，郭正陽也就在今天和老者一道而來。　　至於其他幾十個出身七八品勢力的拜訪者？郭正陽也在來之前一一會面，過程很祥和，就是在他回來前對他突然離開而讓他們等了好幾天，因此而有些抱怨的幾個宗門強者，在郭正陽和嶺方一戰後，對他的態度一樣是親熱的不能再親熱，甚至還都帶着一絲恭謙。　　而那些人在拜訪了郭正陽后，不少也準備了問仙子前去的仙君們，倒是沒能再把問仙子送出來，因為郭正陽已經不缺那個了。　　但就算自己帶的禮物人家沒收，可九成九宗門人士離去的時候，也都是滿懷欣喜激動離開的，因為郭正陽雖然沒收問仙子，但還是都拜託了那些仙人們，尋找周易青和林師侄的下落，有關兩人的相貌和眼前大致境界，以及擅長什麼，郭正陽都介紹的比較清楚。　　這也的確讓眾仙人興奮不已。　　又一次見證了郭正陽的強大，強大到無比妖孽的程度，而這還是一個很重情義的傢伙，這一點從他受了定海宗幾個靈仙小恩惠后甘願替人家背上滅宗之禍，不惜和六百多真仙開戰，就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所以替郭正陽辦事，大家沒一個不興奮的，甚至有不少仙人們在離開前都是在心底暗暗發著誓離開的，私底下發著誓一定要盡最大努力，幫郭正陽找到這兩個人的下落，一旦找到，那就是真的交好了這位絕世妖孽啊。　　整個拜訪，就是在這種很和美熱切的氛圍下結束，郭正陽的心情也比以前輕鬆了不少，畢竟前後加起來已經有上百個七八品勢力願意幫他打探消息，就算這上百個七八品勢力，放在整個飛影國不過是其一成都不到的國力，放在整個大陸，更是不足大陸全盤武力的千分之一……但那也很可觀了，畢竟這些勢力還可以繼續托關係的。　　這種情況下去尋找周易青兩個，絕對要比他自己親自跑來跑去尋找容易了無數倍。　　也是因為這些，郭正陽此刻才會來拔節山，才會準備吸納混沌之氣去洗鍊手中的先天靈寶。　　當然，對外時的借口他肯定不會說是洗鍊先天靈寶，只會說是準備培養造物仙寶……他對那些仙人所言就是自己在遇到意外從百戰大陸抵達此地時，原本的造物仙寶徹底破碎，不得不重新培養。　　這也是很容易就能讓人相信，別的不說，因為和他一戰，本命仙器破碎的嶺方，回家養好傷以後肯定也要重新培養造物仙寶，若他手裡沒有足夠的混沌之氣，一樣要求購，或者來混沌之地搜集。　　“陰兄說笑了，以陰兄的身份地位，我可巴不得你多留下來一陣子，也好多向陰兄請教一些煉器上的心得體會。”隨着那宇界門仙君長老的話，郭正陽也才回過神，從拔節山上收回視線，笑着向對方開口。　　這倒也不全是客套和虛言，雖然他一身天地造詣堪稱驚天動地，說是凡界之最也不為過，而在飛升之前，郭正陽也明白以他當時的水準，就算再在凡界呆的時間再長，再去參悟更多典籍，恐怕也難讓自己對天地理解有提升了。　　不過現在這裡是仙界，仙界雖然是以凡界飛升者為根基創造出來的，但其從誕生到現在，也誕生了太多各式各樣更奇妙的功法、煉器、丹道知識等，這些知識也都是脫始於凡界知識，卻又和仙界環境契合，雖然未必能全面超越凡界一切，但也有不少是足以讓郭正陽動容，或者聽誰說一斷煉器知識后，能讓他茅塞頓開的，讓自己對天地理解更進一步的。　　最簡單的，仙界的造物仙寶，利用混沌之氣把仙器孕養為一方世界，不斷培養壯大這世界，然後再大幅度提升仙人戰力，這種煉器手段，雖然也是從凡界煉器手段中延伸出來的，但卻也遠超越了大部分凡界知識。　　煉器上是如此，其他丹道陣法等方面，一樣差不多。　　當初他說要來混沌地，說自己之前造物仙寶破碎，這些仙人頓時紛紛開口，有的是介紹去哪裡，有的是介紹培養造物仙寶的，他們手中有獨特秘訣，而且不介意向郭正陽分享。都是簡單說上幾番，就又讓郭正陽多出不少新的領悟。　　讓他對天地理解又加深了不少。　　而他身側的宇界門陰長老，就是一位煉器大家，郭正陽還有幸見了他的造物仙寶……那一放出來就是一座宏偉城池，城池內甚至也建立了完整的生死輪迴，雖然沒有智慧生命存居，可除了智慧生命外，已經是一個真正完善的小世界，精妙的讓郭正陽也大為感慨。　　“郭兄說笑了，我也就只是在造物仙寶的培養上比你走快了一步，其他方面，你的煉器造詣，卻造詣全面超過我了。不過造物仙寶上，能說的我也都說過了，呵，我還是先回宗門，替郭兄打探一下那兩位小友的下落，若是有了結果我再來通知郭兄。”等郭正陽笑語之後，陰長老也再次一笑，客套的說了幾句，就和郭正陽揮手告別。　　“等洗鍊過靈界時，重新打造出靈時府後，有機會，也要再多收集一些仙界典籍了，雖然我在天地造詣上已經超過了不少仙人，但那些人在某些方面也是超過我不少的，若是能多收集典籍，一一觀摩，還能讓我對天地的理解提升不少呢，雖然我以前也已經在不少方面都接近天道水準，但那畢竟只是接近，真比起來還是差不少的，若是再收集大量典籍鑽研，才有希望繼續提升，讓我真在個別方面追上天道。”　　看着陰長老等人離開，郭正陽在心下也又感慨了一聲，才再次轉身看向拔節山。　　拔節山，是一座綿延上萬光里的宏偉山脈，這裏的地形也很奇特，許多外圍山峰都像是地球上的竹子一樣，一節一節的，還有不少都是長歪的。　　正是因為這些奇特的山形，這裏才被成為拔節山。　　而拔節山外綿延上萬光里之地，到處都籠罩着一種猛一看去，幾乎沒有任何顏色，卻能阻隔人視線，等你細細看下，卻幾乎也能從那些無色氣體中發現世間任何一種顏色在流轉，那，就是混沌之氣。　　演化萬物的混沌之氣。　　混沌之氣並不貴重，至少在眼下的仙界，這些東西都是只要你想來取，就可以取走的，所以各處的混沌寶地，幾乎也都是無主形態自由放任。　　畢竟在仙界，混沌之地都還佔據着一成面積，132塊大陸，中等身形的玉守大陸都足足有凡界十多個混亂星系那麼大，那所有大陸加在一起多大？這根本沒人知道，而仙界死海面積也比大陸更大，所有大陸和死海加在一起，才是混沌地的九倍。　　那你可以想象仙界還有多少地方都盤踞着混沌之氣。　　這情況下，要說有那個宗門守着混沌地不讓別人隨意進入，那才是笑話……　　不過混沌之地雖大，但仙人卻絕對不敢輕易深入，就算來收集混沌之氣煉化造物仙寶，大多也只是在外圍動手。　　你要深入混沌之地，那一不小心就是被困死了！　　混沌之地，不僅不能用視線穿透，靈識也無法深入，仙人若進去后也會像封閉了五官視聽和一切感知的瞎子聾子一樣，甚至許多術法或仙器都無力施展，因為那是未開化的混沌地，術法仙器卻需要在仙氣環境下施展，這就像是凡界修士剛飛升后，面對仙界環境，幾乎一切凡界手段都不能用一樣。　　但混沌地裏面，卻有不少於混沌地誕生的土著，有能力在裏面生存遊走。　　所以但凡來到混沌地的仙人，基本都只是在外圍行動，沒人敢亂闖。

# 第五百二十六章 好消息壞消息

　　觀看了幾眼混沌之地，郭正陽就飛身而起，選了一處空曠無人的邊緣，又揮手在左右釋放一層陣法，才開始準備煉器。　　這裏因為是無主之地，仙界誰想來都可以採集混沌之氣，所以整片混沌地還真有不少人的，不過因為一個拔節山外圍就綿延了上萬光里，想找一塊無人地也很簡單。　　郭正陽下落之處，左右一二百光里內都沒人，等他又在身側布下一層陣法后，那也無疑更安全了。　　畢竟以他現在的能力，布置出來的防禦陣法若是不想被人看破，那就是仙君中後期來人，都未必有那能力。準備好后，他才從隨身的火府內取出了靈界時，而靈界時直到現在，也還只是一根翠綠樹枝、上面掛了兩片恭弘=叶 恭弘子。　　對於如何洗鍊先天靈寶，他也暫時還不知道，還需要自己推敲一下，畢竟這種事也不好問人，不過以他的天地造詣想推敲術法也不難。　　拿着靈界時觀摩了片刻，郭正陽才又一捏法訣，開始發力。　　靈界時他本就不陌生，混沌之氣，之前那些拜訪的仙君，一開始也有人送了他一部分，同樣被他研究過，所以只是幾百個呼吸后他就大致推敲出了方案。　　隨着法決牽引，左右以及身後也還是正常的仙界空間，很容易能調動來可利用的天地之力，一團團混沌之氣，也隨着他的發決牽引而翻滾沸騰。　　又是幾個呼吸，前方翻滾沸騰的混沌氣就彷彿奔騰而下的瀑布，呼啦啦就衝擊向靈界時。　　靈界時在混沌瀑布衝擊下，一時間到也沒見什麼變化，它就像是一團海綿在吸納着霧水，不動聲色間，已經吸融了無數混沌氣。　　……　　“成了？終於成了，噗～真是不可思議，就這麼一根樹枝一樣的小傢伙，竟然讓我足足洗鍊了一個月，一個月里，一直在鯨吞海量的混沌氣，期間都讓我耗盡了無數次修為。”　　時間一晃就是一個月後，等郭正陽視線再次落入手中異物中時，眼中除了有濃濃的驚喜之外，同樣也有不少錯愕。　　他的確沒想到，推敲洗鍊先天靈寶的法決容易，但真的去做時，卻足足用了他一個月時間，才把手中靈界時洗鍊成混沌靈寶。　　這時間真的好長，仙界一個月可是八十一天啊，一天就等於地球40個小時左右的。　　這玩意吸納的混沌之氣，也多的幾乎計算不清了，而蛻變成混沌靈寶的靈界時，外觀也變了模樣，雖然猛一看去它依舊像是一根樹枝，但卻不再是翠綠色，而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色彩，就彷彿混沌氣一樣，它的顏色猛一看去是無色，但細細打量，卻又能分辨找出世間任何色彩，這是混沌色？　　混沌色的樹枝，上面還掛着九片混沌色的恭弘=叶 恭弘子。　　九恭弘=叶 恭弘，基本就代表着這東西恢復到了全盛時期，郭正陽在打量中還真是有些心動，想看看在仙界蛻變為混沌靈寶的靈界時，還是全盛時期的它，又能發揮多強的功效。　　不過隨後他還是收起了靈界時，一個月過去了，他也只是洗鍊了靈界時，還有歪葫蘆要重新洗鍊呢，而外界那麼多人都在幫他尋找周易青和林師侄的下落，說不定也會在最近有消息呢，所以收起靈界時后，郭正陽也快速拿出歪葫蘆繼續洗鍊。　　但這一次讓他意外的是，他只是用了十多天，就把歪葫蘆洗鍊成功。　　蛻變后的歪葫蘆，還是一副長殘了的歪嘴葫蘆模樣，但卻多出了一根藤蔓，一根葫蘆藤上掛着一個歪嘴葫蘆，樣子也是混沌色。　　成型后，郭正陽也巴砸着嘴看了片刻，才苦笑道，“洗鍊靈界時用的時間是歪葫蘆的六倍左右，看來是因為靈界時本就是受損的，所以在之前，我不只是在讓它吸納着混沌之氣洗鍊，還是在幫它恢復，怪不得。”　　兩件先天靈寶都洗鍊成功，這是大喜事，代表着郭正陽所能發揮出的戰力，也肯定要比以前更強。　　歪葫蘆只要吸納了某件人造器物的氣息，就可以幻化成該類寶物，因為它是混沌靈寶，還能讓幻化出來的寶物超強發揮威能，這，的確是寶貴的無法形容的重寶啊。　　就是靈界時，也不只是可以用來輔助修鍊，以郭正陽現在的實力，一樣是可以運轉它去戰鬥廝殺的。　　抓着這東西一刷，不管別人攻擊來的是什麼術法仙寶，都會在無限延長的時間流速中化為灰燼，法力盡失，這是何其犀利的寶物？　　隨意把玩一陣子，他才又收起兩件至寶，思索一番后就拿出無影劍，嘗試去把無影劍培養成造物仙寶。　　無影劍雖然只是他隨手搶來的，不過這把劍器也不錯，至少是上品仙器，材質也很獨特。　　若是用心培養的話，也未必不能成長為強大的助力。　　當然，這方面就是郭正陽也需要極為漫長的時間，才能一步步去孕養培育，現在他已經把靈界時洗鍊成功，可以鍛造出靈時府，那隻要先收集到足夠的混沌之氣，完全可以等日後進入靈時府再一點點培育。　　又是幾天後，郭正陽幾乎把自己帶着的整個火府都裝填滿混沌之氣，而原本的無影劍也正化為一方巴掌大的白雲，在他頭頂飄蕩懸浮時，幾道身影才從遠處飛奔而來，一下子就讓郭正陽一驚，而後揮手撤掉身側外的陣法，快速迎了上去。　　那幾道快速趕來的身影，其中一人是宇界門陰長老，另外兩個，則是帝國中南部一個七品宗門化墟宗的仙君，也是之前拜訪過郭正陽，答應幫他尋找周易青兩人下落的。　　前前後后，這些人幫他尋找周易青兩人也過去一百多天了，難道有消息了？　　迎上去的時候，郭正陽心下也充滿了期待。　　只不過等真的快迎接到陰長老三人時，郭正陽卻又心下一緊，因為到這時他才看清過來的三人，臉上表情有喜有憂，而且憂大於喜。　　“陰兄、化兄。”　　雖然有了些不好的預感，但郭正陽還是到了三人身前，行了一禮。　　“郭兄，我們這次來是想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但同時，那也不算是太好的消息，你可要有個心理準備。”隨着郭正陽的招呼聲，陰長老頓時苦笑一聲，也沖郭正陽抱了下拳。　　“怎麼？找到了？”　　郭正陽也皺着眉反問時，出身化墟宗的化姓仙人才也沖郭正陽行了一禮，苦笑道，“我也不知道是該驚喜該是擔憂，就在幾天前，我們終於從一個路過化墟城的仙人口中，打探到了郭兄想要尋找的那位周道友的下落，但那位周道友的處境，卻真的不算好。”　　接下去不等郭正陽追問，化姓仙人就繼續解釋起來。　　一番詳細的解釋后，郭正陽也懵了。　　因為根據打探來的消息，周易青現在竟然是在做奴隸……　　在一樣是距離飛影國不遠的一個下遺族國度中，和其他一批飛升者一樣，被一個很強大的仙君勢力看管着，奴役他們開礦或者當做葯鼎之類。　　他們是活着，但往往卻是過着生不如死的生活。　　“想必郭兄也是知道的，咱們玉守大陸對應凡界混亂星系、毒輪星系、御星星系等十多個星系，而下屆仙人飛升后卻是會出現在玉守大陸任意一地，而我們大陸局勢，有半數都是被下遺族統治，所以飛升者若是運氣不好，就算在凡界歷經無數磨難才飛升，可一旦飛升到下遺族地盤，也是九死一生之局，運氣差的直接被殺，運氣好的可能會逃過一劫，經歷艱辛再輾轉來到飛升者控制的區域。但也有很多，是會被那些下遺族內的強大仙人抓起來，或是奴役他們做些苦力活，比如開礦什麼的，又或者是更殘酷的磨難，比如仙界就有一些生長條件很陰損的寶葯，在種子時期，需要種植在強大的生命體內，隨着生長，不斷汲取該生命的生命力，直到成熟時，就會徹底抽空該生命的一切生機，花開結果日，就是那生命隕落之時，這樣的寶葯雖然生長條件比較陰損，但卻往往都有極為獨特的奇用，而對於載體來說，再沒有什麼比強大的仙人，尤其是飛升者更合適了。”　　“你那位定海宗的黎小友的同門晚輩，運氣真的不太好，據我打探來的消息，他就是剛一飛升，就飛升到了萬湖國國境，等他洗鍊過仙軀之後，直接就被抓去奴役着開礦，這還是幸運的，沒想到就這麼過了幾十年後，他竟然又因為得罪了一些人，被當做葯鼎去為千道真君培養寶葯了。”　　……　　整個解釋過程，趕過來的幾個仙君都是滿臉苦笑着解釋的，之前他們也用了不少心力去打探周易青兩人下落，更是抱定了以此來結交交好郭正陽的，卻也真沒想到，這打探出來的消息，會是如此情況。　　這情況，也真不算多好的消息了。　　就是郭正陽也聽得臉色陰沉無比，在看到這幾位的臉色時，他就有了一定的預感，而且在託人尋找之前他也有一定心理準備，畢竟下界修士飛升，五成可能飛入下遺族國度，這樣的概率下，他不可能不提前做好心裏準備，但現在真得到這樣的答案，還是讓郭正陽心情壓抑到了極點。　　就連成功洗鍊先天靈寶的喜悅，也在這消息被徹底沖淡了。　　他真沒想到，比他提前飛升了一百多仙界年的周易青，竟然一直都在仙界過着這樣的生活。　　凡界上界山八個老祖，現在加上郭正陽也就是四個人渡劫，兩個死在天劫下，周易青和他飛升，但這飛升后……

# 第五百二十七章 唏噓命途

　　“不管怎麼樣，還是多謝化兄了，這雖然不是太好的消息，但也不壞，至少周易青在飛升之後並沒有死，這就行了。”心緒有些壓抑，但持續了幾個呼吸后郭正陽還是驀地笑了，笑着向這位化墟宗的化長老行了一大禮。　　要不是他們打聽到周易青的下落，只靠郭正陽自己去打探，茫茫仙界還真不知道何時才能有結果，早一天打探周易青下落，郭正陽也能早一天把周易青救出來，助他脫離苦海。　　那位周師兄飛升之後的百多年，先是被人抓去奴役着當苦力採礦，又被當做葯鼎培養仙界寶葯，雖然境遇已經很凄涼了，但那畢竟沒死！　　只要沒死，哪怕他是被仙君控制着，又如何？以郭正陽現在的實力，對上仙君也不是沒有自保之力，甚至對上不少仙君時，他都能佔據絕對優勢！　　而這一刻，郭正陽也是真心感激這位化長老，若不是對方讓他及早知悉這些，真等養在周易青體內的那寶葯成熟，就是他身死之日啊。　　不過因為郭正陽表面上告訴這些仙人的信息是，他在幫定海宗一個自己比較看中的仙人尋找對方飛升后的同門，是他在幫人找，所以此刻他也不好把感激表露的太明顯，不好表露的太激動，但這些人情，他卻是會記在心底的。　　“呵，郭兄，這可使不得，我們也沒做什麼，只是順手幫你打探一下消息而已。”化長老見到郭正陽突行大禮，倒是有些受寵若驚，慌了手腳似的急忙伸手攙扶，仙君對真仙的行禮受寵若驚？這猛一聽去有些荒誕，但面對郭正陽這種超級妖孽，還真是如此，至少化長老清楚知道，郭正陽的兇悍已經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人家和人決鬥廝殺時，光明正大站在他眼前動手，他都看不懂。　　這樣的真仙，真是很嚇人的。　　“郭兄，如果你想把那位救出來，恐怕要小心衡量一番才行，因為這個千道真君，並不簡單，他可是萬湖國驚海王麾下弟子，而驚海王在我玉守大陸七大下遺族仙王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強者，就算對上咱們飛影王也不遑多讓，所以萬湖國也算是平時面對咱們飛升者，最硬氣的帝國之一，正因為這樣，就算咱們很多人都知道，千道真君之類一批仙君，經常抓的有飛升者奴隸，但也很少有人敢去招惹，……”　　在化長老受寵若驚的去拉郭正陽時，和化長老一起過來的另一名化墟宗仙君才也急忙開口，懇切的向郭正陽解釋，不過可以看得出，這位雖然表面上是帶着濃濃的擔憂，似乎在為郭正陽出謀划策，但他所講述的話語里，卻多多少少夾雜了一絲喜意，雖然這喜意很快就消散了，但也的確存在過。　　當然，這種喜肯定不是他在幸災樂禍，而是驚喜於郭正陽會為了那個周易青對化長老行如此大禮，說明他很看重那個姓周的，那化墟宗這次投資，還真是投對了。　　也是在這位話語間，郭正陽才再次站直身子，細細聆聽。　　剛才的時候，這幾位一番解釋，也只大致解釋了一些周易青的目前狀況，很多事還沒講清楚呢，比如到底是誰知道了周易青下落，比如千道真君的實力等等……　　這些郭正陽也都不知道，他只是在以前問詢�岷５熱舜舐驕質剖保�從�岷？謚刑�說過，玉守大陸11仙王，其中四個是飛升者，七個下遺族，從數量上看飛升者仙王比下遺族少，但飛生者卻佔據了大陸一半疆土資源，說明大部分下遺族仙王，都是不如飛升者仙王的。　　但大部分也不是全部。　　那七名下遺族仙王里，也有兩個比較硬氣比較強悍，而萬湖國驚海王就是七名下遺族仙王中排名第二的，萬湖國也是七個下遺族國度里，面對飛升者時最硬氣的國度之一。　　但他也只知道驚海王實力不錯，並不知道千道真君底細，所以現在一聽，千道真君竟然是驚海王弟子，這就讓郭正陽有些凝重了。　　不過說的也是，若不是實力極為恐怖，或者有大背景的，恐怕也不敢明目張膽抓飛升者做奴隸或葯鼎。　　哪怕飛升者和下遺族向來是死敵，一見面就經常打殺，但敢殺飛升者的下遺族，和明目張膽抓你做奴隸，做葯鼎的，意義卻絕對不一樣。　　你敢殺飛升者算什麼？只要你有那實力，然後擊殺的時候可以做的乾淨，不被飛升者抓住把柄，那你就算殺了也沒人知道，再加上雙方不同陣營，平時見了面就是廝殺，所以這樣的下遺族，就算殺再多飛升者，也往往不會被飛升者陣營針對性打擊。　　但你敢明目張膽的去抓飛升者做奴隸，做葯鼎，還是批量的，這問題就大多了，你把一批批飛升者抓起來，毫不遮掩的奴役羞辱，這種事是很容易引起全體飛升者的敵視的。　　就算你不出自家地盤，也可能會遇到一批批飛升者去刺殺你之類。　　所以能抓飛升者做奴隸的下遺族，基本都是很強力的下遺族，不過這種強力，一樣分等級，有的只是一批仙君實力集結，這樣的下遺族就算也敢抓飛升者做奴隸，可一旦遇到強大外力介入，一樣不敢做的太過分。　　但有那背後有仙王做靠山的，尤其背後的仙王還很強力，那做事就會肆無忌憚。　　“整個玉守大陸，7個下遺族國度里，敢明目張膽抓飛升者做奴隸的，也就是上百波勢力，這上百波勢力中，最弱的就是那幾個仙王較弱的國度，他們基本只敢抓剛飛升的仙人，進入他們地盤后抓了去奴役，那樣的勢力，若是由咱們飛影國內幾方仙君一起出面下個通牒，向他指名道姓要哪個奴隸，應該就九成把握，不戰就能讓其屈服。”　　“但裏面最強的，你想讓他放掉某個飛升者奴隸，就是咱們飛影王出面開口，都未必能讓對方答應，只會和你死戰。至於萬湖國千道真君，雖然不是這裏面最強最囂張的檔次，但也一樣很棘手，若能求得飛影王出面，指名道姓的話他肯定會放人，但這樣的事，咱們也恐怕請不動陛下，而若陛下不出面，就是咱們幾十個七八品宗門聯手去壓迫，那邊也根本不會屈服，因為千道真君身邊，可不止他一個仙君，而是一個宗門，他建立的千羽宗，是九品宗門，一個下遺族的九品宗門，仙人數量可是遠超飛升者的，仙君數量也是如此，還有就是，千羽宗雖然距離萬湖國皇城也並不算很近，可若是爆發大規模的仙君級廝殺爭鬥，一樣會引起大動蕩，一旦驚動皇城內的強者，就真的完了，所以咱們只能智取，也最好別引起爭鬥！”　　“至於千道真君羈押周道友的地方，現在具體在哪裡咱們還真不知道，那位見過周道友的，也是一個奴隸，不過卻是踏池國一個八品勢力內的飛升者，在萬湖國一帶被抓，輾轉流入千道真君麾下，後來他的宗門長輩悄悄潛了進去，費了不少心機才把他救了出來，救出來后，他在宗內療養了一陣子，外出遊歷到我化墟城，見了我們對外頒布的信息，才告知了我們周道友下落，但他已經被救出二十多年，只知道二十年前周道友在何地，現在在哪裡，真不確定。”　　……　　見郭正陽聽的認真，兩個化墟宗的仙君也在隨後解釋的很詳盡，不止是解釋，更是在幫郭正陽出謀划策。　　而在細細聆聽了一陣子后，郭正陽才也默默一嘆，嘆息周易青的命運，真不知道是好還是不好。　　說他命不好？他能飛升已經是運氣，當初飛升時都是勉強渡過飛升劫，比起另外兩個師弟來說命已經很好了，他飛升后，飛入下遺族地盤，比起更多飛入下遺族地盤直接被殺的仙人來說，命一樣很好了，至少他沒死。　　但奴役他的勢力，卻又那麼恐怖，坐鎮的仙君是玉守大陸最強力的幾個仙王之一的麾下弟子，所建宗門千羽宗還是九品勢力，雖然距離皇城並不是特別近，可爆發大規模爭鬥也會引起皇城注意，到時候都有可能引出仙王插手的。　　這又是何其悲劇？　　不過比起那些直接落入最強也是最仇恨飛升者的下遺族勢力手中的飛升者而言，他的命也算不錯了，沒聽對面兩位仙君說么，玉守大陸敢明目張膽奴役飛升者的勢力，足有上百之多，裏面最強的，就是飛影王出面讓他放一個奴隸，人家都不甩你，可以想象落入那些強者手裡的飛升者，下場又會何其凄涼。　　至少抓住周易青並奴役他的千道真君所在勢力，還沒有那麼變態，還有希望把他成功救出來，之前不就有一個踏池國飛升者被抓走後，又被師門長輩救了出來么。　　不管怎麼看，周易青飛升后這命途，都充滿了讓人唏噓的資本。　　而嘆息一聲后，郭正陽才突然皺着眉反問，“那個說出周易青下落的仙人，二十多年前就被救出，已經二十多年不知道他的情況，那現在的他，會不會？”　　“這個郭兄應該可以放心，那位知情的踏池國仙人，當年是和周道友一起做葯鼎的，種在他們體內的寶葯，要真正成熟怕不是需要百年才行，而周道友只是在四十年前才被種下，現在還處於生長階段，想成熟還需要六十年左右呢，所以他的性命應該是無憂的。”知道郭正陽在擔心什麼，化長老才再次開口，“就算當年那個踏池國仙人被救走後，惹得千道真君一方震怒，要殺一批飛升者泄憤的話，他們應該也不會對葯鼎下手，畢竟那些寶葯都是很貴重的，他就算泄憤殺人，基本也只會對那些挖礦的奴隸下手。”

# 第五百二十八章 千羽宗、仙寶湖

　　“郭兄，你看，這裡是萬湖國皇城，其皇城內不止有驚海王這個超級強者坐鎮，也有不少依附於皇族的仙君，隨便計算一下，這裏面的仙君都有數萬人，而且不乏妖孽級的存在。”　　“而這裡是千羽宗，千羽宗距離萬湖國皇城，有十幾億光里，猛一看去很遠，但對仙王來說，就算驚海王只是仙王初期巔峰，但他實力卻極為出眾，這點距離對他根本就不值一提。”　　“所以，千羽宗只要有大規模的仙君作戰，驚動了驚海王，他絕對能以最快的時間趕過去。”　　“咱們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去救人，但這也並不容易，因為不提萬湖國皇城內的那些恐怖勢力，只說千羽宗吧，千羽宗雖然是千道真君創立，也是他最強，但他麾下還有上千仙君。雖然那都是下遺族仙君，大部分人比起飛升者仙君都很弱，可那麼多仙君聚在一起，也是一股驚粟至極的力量。所以去的時候絕不能驚動太多人，最好是悄無聲息的去，再悄無聲息的走。”　　“唯一還好的就是，以前千羽宗看管周道友等人的，只是一個權勢長老帶着十來個仙君在看管，因為他並不是最重要的那一批奴隸。”　　“那些飛升者奴隸生存的地方，大致可以分成三種，一種是苦力，這種苦力居住地點是不定的，派遣他們去哪裡做事，他們就在哪裡，剩下的就是被當做葯鼎的，一般的葯鼎，都在千羽宗右側邊緣，一個叫仙寶湖的地方，那裡的葯鼎，培育的寶葯雖然也有獨特功效，但並不是特別貴重的奇寶，之前那個踏池國仙人，還有周道友都是這種葯鼎，他們用性命培育出來的寶葯對仙君雖然也很有用，但算不上特別珍貴，最後一種葯鼎，培育出的寶葯絕對是仙君大圓滿也極為看重，甚至願意不惜一切代價求購的，這種葯鼎已經不是在仙寶湖，而是位於千羽宗宗門最深處，周邊數百仙君，包括千道真君都環伺左右，但想做這種葯鼎，也不是修為高深就行的，葯鼎還必須極為精通丹道，需要用自己的性命還有精深的丹道造詣去小心翼翼伺候那些寶葯生長，你不願意也不行，不願意就會讓你生不如死，願意的話，至少還能多活些年頭，也幸虧周道友並不是特別擅長丹道造詣，更只是一個靈仙，沒資格去培育那種最頂級的寶葯，才被滯留在仙寶湖一帶，否則若是被擱置在千羽宗重地，那還真是只能求陛下出面才有機會救他的。”　　“所以若想救周道友，只要能小心翼翼潛入仙寶湖一帶，瞞過當地看守的那些仙君，把他帶出來就行，當然，這些都只是二十年前千羽宗的情況，到現在有沒有大變化，咱們還真不能太確定，就算動手，也要先做好最壞的打算，比如就算周道友在仙寶湖，但因為那裡出過一次葯鼎被救走的事，那咱們就要做好當地護衛力量加強的心理準備。”　　……　　又是半天後，郭正陽已經遠離拔節山，到了宇界門內，化長老、陰長老等人則是拿出一副地圖，詳盡的給他解釋情況。　　千羽宗位於萬湖國中部一帶，外觀地形猛一看去就像是一隻翩翩起舞的神駿仙禽，仙禽兩翅層次分明的披掛上千華美翎羽，千羽宗，也是因此而得名。　　當然，實際上那些外觀看上去漂亮動人的上千華美翎羽，只是大地上點綴的一座座漂亮的湖泊，至於上千湖泊中央，形似仙禽軀幹頭顱的則是華美仙山。　　千羽宗宗門最核心之地，就是那些仙山所在地，而周邊上千華美翎羽，則大多是宗門一些重要長老或者普通仙君的洞府。　　這一帶，距離萬湖國皇城足有十幾億光里，数字猛一看去很恐怖，其實細想一下也真的不算遠，別的不說，在仙界一般真仙中期長途趕路，速度都能維持一個呼吸七八光里，真仙後期則是一個呼吸六七十光里，大圓滿六七百、仙君初期，一個呼吸就是五六千，中期五六萬，後期五六十萬，等到了仙王境，就是普通的仙王初期，長途跋涉時能維持的速度，都可以達到一個呼吸上千萬光里。　　雖然在玉守大陸的11個仙王，也只有三人是仙王中期，其他全是初期，包括驚海王也是仙王初期，但普通仙王長途跋涉，都能維持一個呼吸上千萬光里的速度，更別提驚海王這種在眾初期仙王中比較出類拔萃的了。　　若真有事，對方全力催發速度秘術之類，速度是要遠超普通仙王的。　　所以千羽宗距離皇城十幾億光里，真的不遠。　　這十幾億光里，放在凡界也是一百多個正常星域左右的距離了，但凡界一個混亂星系就是上萬星域大小，而仙界，玉守大陸比十個混亂星系還大，萬湖國又是強國，其疆土面積也遠超一個混亂星系的，十幾億光里的距離，對普通真仙仙君來說都很漫長，但對萬湖國而言，只是其疆土一隅，對驚海王，更像是一個普通人從卧室門口走到自家大門口一樣。　　這也是化長老等人一直忌憚的，那裡根本不能爆發大規模仙君爭戰的原因，只建議在救周易青時用智取手段的根本原因。　　不過就算不觸動萬湖國皇城內的力量，只計算千羽宗，那也是個龐然大物啊，飛升者地盤內人煙稀少，七品宗門往往只有幾個仙君，八品幾十個，九品一二百仙君已經頂天，但下遺族人口基數是飛升者百萬倍，雖然那麼多下遺族，最多只有九牛一毛能晉陞仙君，可一個九品宗門，還是仙王弟子建立的宗門，其宗內仙君也有千人以上。　　那麼多仙君，又不能爆發大規模廝殺作戰，就只能偷偷摸摸的辦事。　　唯一還好的是，至少以他們得來的消息，二十年前看管周易青等普通葯鼎的地點就是千羽宗外圍一片翎羽湖泊、仙寶湖。　　那距離其宗門重地，比如千道真君起居地還是很遠的，仙寶湖也只有一個權勢長老帶着十多個仙君在鎮守。　　如果你能力出眾，能在那些仙君眼皮子底下溜進去，悄無聲息把人帶走，營救也就成功了。　　以前那個踏池國飛升者，其師門長輩救他的時候就是用的這辦法。　　不過現在化長老等人介紹的，是二十年前所知的千羽宗情況，現在那裡的情況有沒有大變化，看管那些飛升者奴隸的力量有沒有加強，他們就真的不知道了。　　畢竟千羽宗是位於萬湖國中央一呆，靠近皇城的地方，而萬湖國又是一大強國，他們就算想收集情報也很難收集的太清晰。　　“是先要做好最壞的打算，既然二十年前，那位踏池國仙君已經闖進去成功救過一個人，那就要考慮到他們已經把防禦力量加強了不少。但只是看管一些飛升者靈仙和真仙，他們就算加強力量，也不可能派遣上百個仙君一直坐鎮，那也未免太浪費了，就算那裡的力量有加強，也應該是從十幾個變成幾十個。不過我最怕的，還是他們經過上次時間后，已經把那些普通葯鼎從仙寶湖轉移了……當地地形那麼複雜，上千星海一樣的龐大湖泊連綿集聚，若是他們不用仙寶湖做羈押場所，隨便轉移一個，而那裡又有那麼多仙君，想尋找就難了。”細細聽完化長老等人的解說，郭正陽才也點着頭開口。　　做最壞的打算的話，他的確不怕仙寶湖力量加強，怕只怕千羽宗轉移了周易青等普通葯鼎的羈押地。　　隨着這話，化長老等人也是一陣沉默，但很快化長老就又笑着開口，“這個可能性並不大，據那位踏池國內曾經做過葯鼎的仙人說，千羽宗以前會把仙寶湖作為羈押葯鼎的居所，並不是沒有原因的，而是因為仙寶湖的地形奇特，很適合寶葯生長，這樣的奇地，就算是在千羽宗也不多，所以他們那些葯鼎才會是在仙寶湖，那畢竟是千羽宗外圍，若是沒有特殊原因，以前是不是成為葯鼎生存地的。雖然經過了一次營救行動，千羽宗就算有提放，應該也只是加強力量，而不會輕易轉移。”　　頓了一下，化長老還是指着地圖解釋，“而為了以防萬一，千羽宗內其他對葯鼎門最有好處的幾處寶地，我也問過那仙人了，據他所言，這種寶地只有三處，一處就是那些最貴重的葯鼎生存之地，位於千羽宗最中央，周邊數百仙君，包括千道真君都在附近，不過這個地方會羈押普通葯鼎可能性很低，因為寶地若是被太多葯鼎分攤威能，只會削弱那些最頂級寶葯的效力，這個點可能性低於百分之一，另外就是飛星湖，不過若是他們把羈押周道友等人的地點轉移到飛星湖，反而是好事，因為飛星湖才是最外圍，比仙寶湖靠外的多，就在千羽宗左翼數百湖泊翎羽最下方。我估計他們會在這裏設置羈押點，可能性也是低於一成的。”　　千羽宗地形就是一隻大鳥伸展羽翅飛翔的模樣，鳥頭和大鳥脊背出的仙山，是千羽宗宗門最核心之地。　　兩翅眾多湖海，是外圍。　　仙寶湖在右翅邊緣，再向右十多個星海一樣的大湖之後就是千羽宗之外了。　　但左翅飛星湖卻本就是在最外側，出了飛星湖，就是千羽宗之外了。　　聽到這些解釋，郭正陽才一喜，心下的擔憂也減輕了不少。

# 第五百二十九章 心動

　　“前面再走幾萬光里，就是千羽宗了，從現在開始就要小心了。”　　幾天後，大陸中東部地區，萬湖國內，逐漸靠近了千羽宗左翼湖海，一直在進行大幅度空間跳躍的郭正陽才在又一次現身後，平心靜氣的把本就收斂的很微弱的氣機又收斂了許多，收斂到他目前所能做到的最強程度，才又小心翼翼趕路。　　自從從化墟宗內幾位仙君口中得知周易青的大概情況后，他的確是有些迫不及待想把周易青救出來了，那天之後，他就謝過化長老等人，再通過一座座傳送陣跳躍至飛影國邊疆，孤身趕來了萬湖國。　　救周易青，面對千羽宗上千仙君之威，還距離萬湖國皇城那麼近，不能力敵只能智取，所以就算他趕來之前，結交他的那些飛升者仙君也紛紛表示就算這事不好辦，他們也願意出力，但郭正陽還是拒絕了那些人的好意，因為有時候人多，並不一定代表好辦事！　　而以他現在的速度，就算是壓抑着氣息跳躍空間，一次也能跳躍出被六百多真仙追殺時的千倍距離，輕鬆一兩千里。　　所以從萬湖國邊疆抵達其中部千羽宗一帶，雖然路途極為漫長，他還是一個深入下遺族國度的飛升者，但幾天時間，他也順利抵達了目的地外幾萬里處。　　又是幾十個呼吸后，等郭正陽再次從跳躍一段空間，出現的那一刻，他已經是處於最佳的隱形狀態，而在向前看了一眼后，他也輕吸了一口氣，心下閃過一絲欣喜。　　千羽宗，終於到了！　　此刻在他前方，所能看到感覺到的已經是一片片磅礴的大湖，而且這些湖泊之外，還有濃郁的陣法禁制氣息。　　“這片淺紫色的湖泊，是紫衣湖，沿着紫衣湖向前再斜跨過十個大湖，就是仙寶湖了。”隱藏着氣機身影，溝通左右天地感知了一下，郭正陽才認出了眼前湖泊，千羽宗左右兩側上千湖泊，其湖水色澤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多姿多彩，不過在左翼下方最外圍，只有一座紫衣湖是紫色湖水。　　而這些湖泊說是湖，其實那是對強大仙君而言像湖，仙君，能輕鬆在一個呼吸內跨越幾千或者數萬光里，像是那些比玉守大陸還大的死海，才被他們稱之為海，內陸這些雖然覆蓋面積也有幾十萬光里，比凡界數百小行星系加在一起還龐大的水域，對他們而言卻是能輕鬆跨越，一樣只被稱之為湖。　　“這裏的護宗禁制，也有些意思，一座護衛紫衣湖的陣法禁制群，猛一看去，雖然只是護衛者紫衣湖一個，但卻和左右各大湖的禁制彼此相連，硬闖的話若紫衣湖的禁制能壓制，就不會驚動左右陣群，若是紫衣湖的陣群壓不住，才會牽一發而動全身，引來左右護衛上千大湖的禁群。”　　細細感應中，郭正陽不止在分辨眼前湖泊名字，還包在分析括護衛它的陣群。　　這裏的陣群也的確不簡單，細細感應后，郭正陽雖然把陣群分析出了一些底細，也有一定把握能悄無聲息潛進去，但這把握，卻只有六成。　　因為他感覺到這裏的陣群，雖然本身的感知封禁困鎖力量不是特彆強，但似乎有什麼很厲害的寶物在監控着天地間的一舉一動。　　這隻是一種感應，他還沒找到確切的證據，但以他現在的天地造詣來說，這種感應，恐怕也絕不是錯覺。　　所以細細分辨后，郭正陽有些鬱悶了。　　有厲害的監聽天地的異寶在陣中，稍有風吹草動就能發現不妥，而他也只有六成把握能矇混過去，那該不該冒險？　　仔細思索后，他還是決定不冒進，而是悄悄離去，到了紫衣湖前方另一座外圍湖泊處，再一次分辨感應。　　這一次在細細感應探索后，郭正陽卻又是眉頭大皺，因為這裏的結果，和紫衣湖一樣。　　陣群並沒有高深的讓他完全看不懂，可冥冥中卻能感應到這裏也有什麼厲害的異寶在監聽天地。　　第二次也不行，郭正陽再次移動，又沿着下一個外圍湖泊探索。　　但……　　“全都不行？全都有異寶監聽天地？到底是什麼寶貝？連我都只能隱約感知到，……不對，這裏的情況並不是每一個湖泊陣群內都有一件厲害的異寶在監聽天地，而是可能有一件寶物，監聽着整個千羽宗所有地帶。”　　前後搜索了十多個外圍湖泊，每一個湖泊的情況都和紫衣湖一樣，郭正陽真有些鬱悶了，鬱悶中他也恍然大悟，但很快又皺緊了眉頭。　　仙界異寶，都有什麼是他不知道的？這還真是多了去了，仙界里誕生的各式各樣的奇寶，恐怕郭正陽連萬分之一都沒見過，現在這千羽宗，就有一件很恐怖的監聽類異寶，監聽着整個千羽宗，只要天地間有任何不正常的風吹草動都會發現不妙，他還真不敢隨便亂闖了。　　六成把握，看起來不小，可他現在做的事，真的不能隨便出差錯了啊。　　“不能從外圍溜進去，那難道從正門？正門，好麻煩的……”　　皺着眉思索解決之道，想了一陣子，郭正陽還是有些束手無策，從千羽宗外圍湖泊直接創進球，是最近的。　　因為仙寶湖就在左翼外圍，若不從這裏而是走正門，那就麻煩大了，千羽宗地形像是一隻展翅飛翔的大鳥，正門就在鳥尾處，那裡才是千羽宗仙人出入宗門的地方，郭正陽若是從那裡進去，隨時可能遇到仙君不說，就算進了鳥尾，一樣要繞過一座座湖泊抵達左翼外圍的仙寶湖。　　若從紫衣湖過去，他只需要跳過十來個湖泊。　　但若從正門去仙寶湖，隨時會遇到仙君從他身邊路過不說，他還要一個個去闖那些湖泊外的防護監控陣群。　　“怎麼辦？”　　又想了想，郭正陽還是悄悄趕向千羽宗正門出入口，這不是他要從正門進去，而是想竊聽一下千羽宗此時的情況。　　幾百個呼吸后，等到了目的地，郭正陽把一身氣機收斂到極限，才隱藏在暗中打量着下遺族國度的九品宗門形勢。　　千羽宗正門，就是大陣環衛之間，於一處連綿山脈尾部，露出一個陣法門戶，門戶口，有四名下遺族真仙級仙人在鎮守。　　這情況和大部分大宗門形勢都是一樣的，鎮守仙人在無事的時候，也都是神色冷峻一聲不吭，盡職盡責，而郭正陽也並不敢隨意去感知監聽千羽宗內部的情況，畢竟在知道裏面有監控天地的異寶時，他再那麼做，真的太危險了。　　所以他在隱藏蹤跡后，只是在靜靜等待。　　等了一陣子，等宗門內有一道身影遁出時，那四名鎮守仙人才馬上參拜，這是一個仙君級強者，郭正陽平心靜氣，看着那仙君離開宗門后，就向著東方遁形，根本沒向他隱身之地多看一眼，他這才鬆了一口氣。　　又等了一陣子，郭正陽才又發現一批仙人從外部趕來千羽宗，是一群真仙級仙人，那些仙人更是在飛遁中不斷言談。　　他這才默默去監聽那些仙人的言談。　　“沒什麼有用信息，只是這些真仙在外歷練的事。”等這一群仙人也抵達千羽宗，而後和鎮守仙人們寒暄幾句入了宗門，郭正陽才在心下輕嘆一聲，這一次監聽，的確沒聽到絲毫有用的信息。　　不過他不急，現在沒聽到什麼有用的信息，繼續等就是了。　　……　　“黃師弟，你說這次宗主他們追隨陛下前往大衍國，什麼時候才會回來？”　　“這個誰知道，這是大衍國回道王邀請陛下去聯手探索上古仙王的府邸，在裏面都會遇到什麼事，誰也不知道啊，他們已經去了一年多，說不定宗主今天就能回來，但說不定也要好幾年才能回來呢。”　　“嘿，這倒也是，上古仙王洞府啊，也不知道裏面都有什麼好東西，宗主已經是大圓滿巔峰，若是能在裏面得到大機緣，突破進入仙王境，那咱們可就水漲船高了。”　　“還是別提那些了，這一次宗主追求陛下過去時，還帶着咱們宗門一批最頂尖的高手，現在咱們千羽宗，力量可是大跌，要小心出什麼亂子，咱們只要在這段時間看護好宗門，讓一切都平平穩穩，妥妥噹噹，那等宗主回來時，有好處也絕對不會忘記咱們的。”　　“哈，黃師弟，你這也想得太多了，就算宗主臨走時幾乎把所有大圓滿的仙君都帶走了，但眼下咱們千羽宗也還有一千多仙君，雖然不是所有仙君都在宗門內，但門內時刻也有數百仙君坐鎮，能出什麼事？再說，咱們陛下可是整個大陸都數得着的強大王者，宗主身為陛下親傳弟子，誰敢真的來惹事？就算有事，也最多是會出現幾個小賊，根本不值一提。”　　……　　一天後，等隱身在暗中的郭正陽依舊悄無聲息的監控着左右時，從千羽宗東方，卻突然飛遁來兩道身影，兩道身影氣機都是在仙君境，更是在飛遁中傳音交談。　　而在把這兩位仙君的交談內容竊聽過來時，郭正陽才猛地大喜，狂喜！　　千道真君此刻不在千羽宗？甚至不止是千道真君，就是萬湖國那個驚海王，其實也不在皇城？而是受了大衍國回道王邀請，去探索一個上古仙王的遺府？　　剎那間，郭正陽不止是喜，眼中也閃過一絲難以遮掩的心動。

# 第五百三十章 真仙了

　　“驚海王不在萬湖國、千道真君也不在千羽宗，而且千羽宗此刻幾乎沒有仙君大圓滿存在，這宗內一千多仙君，此刻也只有數百人在，好機會啊！這樣的千羽宗，就算我進去以後被發現，也未必不能離開。”　　等兩個用傳音交談的仙君進入千羽宗后，郭正陽的監聽也告一段落，而前後一天多監聽，這一次聽來的消息，也總算證明了他的監聽打探沒有白忙。　　那現在怎麼辦？直接從紫衣湖一帶溜進去？就算被發現，以現在千羽宗的實力，他也不是沒機會再活着逃出來的。　　仔細思索一番后，郭正陽就快速離開了千羽宗宗門出入口，但他也沒有直接前往紫衣湖，而是到了一處距離千羽宗較遠的荒野，隨後閃身遁入了仙府。　　“雖然此刻的千羽宗只有幾百仙君在，但還是不能冒險，我在靈仙初期時，雖然對上幾百真仙就能大勝，但那是指的一直多多逃逃，在不斷逃亡中連續反撲，而且那時候也從沒有一次面對數百仙君的，現在，我雖然修為已經到了靈仙大圓滿，但若是直接對上數百仙君，其實能活着離開的把握，還不如當時被莫伊空等人追殺時大呢。”　　可不是么，他雖然在初入靈仙境不久就能殺的幾百真仙初中期後人仰馬翻，闖出赫赫威名，但現在他若進入千羽宗被發現，被幾百仙君圍住，形勢絕對比當初莫伊空等人追殺時更惡略的多。　　因為上一次被追殺逃亡，他最初一次只面對一百多真仙，就要狼狽逃竄，利用自己對天地造詣的領悟，布施出強大的陣法相助，一樣會在短時間內被真仙們破陣。　　現在，他修為雖然比起剛被追殺時提升了許多許多，提升了千倍左右，但此刻千羽宗內的眾多仙君比起那些真仙，何嘗不是各個又恐怖了千倍左右？　　更重要的一點，他現在若是闖進千羽宗被發現，那些仙君，還可以利用千羽宗護宗大陣對付他，反而他若是想布陣對付那些仙君，卻艱難了無數倍。　　仔細衡量后，哪怕知道眼下的千羽宗實力空虛，而且他就算在這裏鬧的再大，也不會引起仙王來出手，但若他就這樣入宗，一旦被發現還是九死一生之局。　　“試試靈時府吧，靈界時已經蛻變成混沌靈寶，可以重新開啟靈時府，我雖然沒辦法再用問仙子修鍊，但在靈時府內，效果也一樣驚人，只要修為再提升些，我再闖進去時把周師兄救出來的才會更大。”　　……　　來之前他是想靠自己一身天地造詣悄悄闖進去，在不驚動千羽宗眾仙君情況下救人，可現在發現裏面有極厲害的監聽異寶，他沒把握悄無聲息進去，那就必須要提前做好硬拼的打算。　　還好靈時府已經可以重新啟用了，否則就算是他想快速提升修為，恐怕也不行。　　而以前他斬殺了那麼多真仙，收集了不少真仙的儲物戒指，隨身仙府，只要遁入靈時府，就不用為修鍊丹藥擔憂。　　他現在唯一需要憂慮的只是自己在修鍊中，千道真君等人就回來了，一旦那樣，問題就大條了……　　不過他眼前也沒有太多選擇，只能盡可能去努力。　　……　　“變成混沌靈寶的靈界時，再催發靈時府竟然還是外界一天，府內一年？不過，這的確也已經比凡界時強出不少了。”　　把隨身仙府遮掩在荒野中，郭正陽潛入靈時府不斷煉化提升類丹藥供自己吞服，等計算着時間，在府內晃過一年時，他才遁出仙府，跟着就發現外界時間已經過去了一天。　　全盛時期的混沌靈寶，府內一年外界一天，猛一看去和凡界一樣？　　其實不然！　　凡界全盛時期的靈時府，外界一天府內一年，指的是地球年。　　這裏指的是仙界年！　　仙界一天只等於地球一天半，四十個小時左右，而仙界一年，等於凡界地球三年的。　　所以仔細對比后，還是能發現化為混沌靈寶的靈時府，效率又比凡界時提升了許多。　　而在明白時間流速變化后，郭正陽才又遁入靈時府內，再一次開始瘋狂修鍊。　　時間一晃，靈時府內就是近百年過去，府外時間也已經流逝了近一百天，一個月還多些，直到這時他才又遁出仙府，眼中也充滿了感慨。　　“我一直在吞服丹藥修鍊，而且以我的丹道造詣，絕對要比絕大多數靈仙級強者所能煉製的提升類丹藥強大的多，但就算是這樣，我從初入靈仙大圓滿，修鍊至巔峰，竟然足足用了九十七年！！就算我的靈海比一般靈仙大圓滿大了許多倍，可一直服用丹藥就煉化了九十七年，我的提升類丹藥，效率至少是正常靈仙服用的丹藥的十倍以上啊，那豈不是說，一般靈仙大圓滿，一直服用丹藥，也可能動輒數百年才能提升到巔峰？”　　一個多月不間斷煉化各種仙材寶葯，化為提升類靈液匯入身軀，郭正陽也終於讓自己的修為提升到了大圓滿巔峰。　　但這時間，還真是嚇了他一大跳。　　但感慨之後他還是很快又遁回仙府，嘗試去衝擊真仙境。　　以他如今的天地造詣，對天地的理解，自己也嘗試過用混沌之氣開天闢地，再加上受到凡界時的頓悟觀想法影響，被指明了一些方向和思路，從而綜合推演而出新的功法，的確很容易就能讓他頓悟，至少在前幾次突破中，他快了瞬間撕裂瓶頸，慢了也只是幾刻時間就行。　　不過等這次當郭正陽去突破時，卻又足足用了两天兩夜，才終於和冥冥中的天道契合接近，一舉撕裂瓶頸。　　依舊是在仙府內渡劫，輕鬆扛過天劫后，郭正陽又吸納了新的雷劫之力淬鍊身軀，才從當地一躍而起。　　真仙了！　　從飛升到現在不過幾個月時間，他就一路從靈仙境突破至真仙境，這種進度，真是駭人聽聞。　　現在他卻也有些慶幸從自己剛一出現時，外界仙人就幾乎全都把他誤以為是真仙，否則若被人知道這種恐怖進度，恐怕也真會引得無數仙王出手來探索他的秘密吧。　　而現在他已經是真仙，雖然只是初入真仙，但因為曾經斬殺過莫伊瑜，掠奪來了一些罪孽，所以他的修為，已經比真仙初期巔峰還強大四倍，若是現在再讓修為提升到真仙初期巔峰，那他的修為還會暴增九倍，比一般真仙中期還強大四倍，是真仙後期的近一半……　　是繼續修鍊，還是現在就去千羽宗救人？　　仔細衡量之後，郭正陽還是決定繼續修鍊。　　因為這一次救人，是在千羽宗宗門內動手，他不止會有直接面對數百仙君圍剿的風險，還會面對千羽宗建立起無數年的陣群禁制絞殺的風險，而他當初哪怕在被數百真仙追殺途中，靠着問仙子快速提升一次修為後，一次最多也只是能用陣群困住一百多真仙幾十個呼吸。　　現在的情況，卻和當時差不多呢！　　……　　“誰？是誰闖我紫衣湖？”　　時間一晃，又是兩個多月過去，而此刻的千羽宗依舊是平平靜靜，和郭正陽最初抵達這一帶時，幾乎看不出絲毫差異，但這種平靜，卻很快就被一道驚疑的爆喝打破。　　隨着爆喝，一道三頭六臂的身影也驟然破開紫衣湖湖水，凌空懸浮在了一片紫色汪洋之上，三顆頭顱，每顆頭顱上都有着一隻神光閃爍的獨目，同一時間掃視向四面八方，而那三張面孔上，此刻也都充滿了驚怒。　　只不過掃視一番后，正驚怒驚疑的身影卻又三眼齊瞪，沒發現？　　不應該啊，剛才他還正和幾個師兄弟探討煉器一道造詣，突然就接到宗內監控至寶發來一道波動，提示他有外來者在紫衣湖遊動……　　“陽烏兄，怎麼回事？有人擅闖你紫衣湖？”　　“不會吧？我怎麼沒感覺到動靜？”　　……　　就在身影疑神疑鬼時，從下方湖面里又有三名仙人破水而出，三仙飛上高空后，也全都是散發出仙識掃蕩周邊，但掃來掃去沒發現，三名仙君才齊齊看向那三頭六臂的仙人，各個都是驚詫不已。　　“不，一定有人，剛才可是天魂目給我傳達了警示，絕不會錯！”　　“天魂目？那可是上次咱們被踏池國那老兒偷襲后，宗主大人親自去陛下那裡求來的至寶，咱們一宗上下所有人都被天魂目汲取了一縷氣息，只要不是被他汲取過氣息的生命，擅入我宗，就都會被發現排斥，這一定不會錯了，真有外人擅闖紫衣湖？”　　……　　隨着陽烏仙君的話，其他三名仙君也紛紛大驚，而後全都目光森然的看向左右虛空，而陽烏仙君也大聲冷笑着道，“朋友，不用躲了，我不得不承認，你的隱匿能力能出眾，已經進入我紫衣湖都沒觸發我護府仙陣，但只要我一捏法訣，就能通過天魂目鎖定你的蹤跡！你再躲下去，也根本沒意義的。”

# 第五百三十一章 連殺

　　“沒想到修為提升這麼多，還是剛一進來就被發現了，那個什麼天魂目，到底是什麼寶貝？”　　幾個千羽宗仙君戒備警惕，陽烏仙君也在大聲冷笑時，躲在虛空中的郭正陽倒是無奈的輕嘆一聲，他的確沒想到，自己已經在千羽宗外荒野中用靈時府修鍊了三個多月，而外界三個多月，足足是府內兩多百年，修鍊到現在，他修為比起剛來到這裏時又精進了八十多倍，現在的他也已經是真仙初期巔峰，因為靈海面積恐怖，論修為更是普通真仙後期的近一半程度了，可就算如此，他才潛過紫衣湖大陣沒多久，就被發現了！　　而就算現在的陽烏仙君等人找不到他，但只要捏動發決激發天魂目，就能鎖定他？　　這一點郭正陽倒並不是太懷疑，因為若不是那天魂目，自己從這紫衣湖上走過，恐怕這幾位還一無所覺呢，而聽他們所說，天魂目是上次踏池國那仙君潛進來救走某個葯鼎后，千道真君特地去向驚海王求來的監聽天地的至寶？　　一位強勢仙王拿出來的寶貝？郭正陽還真覺得對方並沒有騙自己。　　不過他也沒有真的現身，只是嘆息后，再次催動身法遠遁，就是遠遁中，他也在時刻提放左右。　　但只是幾個呼吸后，就只聽後方陽烏仙君再次冷笑一聲，雙手也瞬間舞動，伴隨着仙力波動，一道突如其來的光線，唰的一下就射向了郭正陽隱身之地，他也是剛驚覺過來準備動手，那光芒就沒入他體內，瞬間讓他體外顯出一道金燦燦的人形輪廓。　　“在那！”　　“殺！”　　……　　郭正陽是利用天地造詣把身形遮掩的成透明狀，還能阻隔仙識探索，可現在體外驟然出現一層金光，自然是再也遮掩不下，陽烏仙君等人也立刻發現了他，頓時就怒吼着揮舞一件件仙器轟殺而下。　　郭正陽再次一嘆，揮手斬出無影劍，但並不是曾經擊敗湖語成和嶺方的絕代劍技，因為那些根本不是劍技，是丹道煉器手段齊齊施展的效果，而且那手段針對一個人時還好，能從容去做，一旦面對多人，他也沒能力一下子攻殺到所有人，所以這一次出劍，他只是調動左右天地之力，綻放的普通劍技搭配圓滿劍意罷了。　　“噗噗噗！”　　接連幾道劍光閃過，一道道劍氣縱橫而下，前方四個仙君撲殺來的仙器，也全在這幾劍下被擊潰。　　但就在這時，幾個被擋下殺機的仙君卻沒有再次撲殺，反而都齊齊頓住身子，愕然看向郭正陽，似乎都在發愣。　　“真仙？”　　“只是一個真仙？飛升者真仙？氣機是真仙後期？”　　“噗～開什麼玩笑，一個真仙後期，也敢闖我千羽宗？？”　　……　　是愣了，從郭正陽還擊那一刻開始，他的修為氣機已經暴露了出來，他的真實修為，是真仙初期巔峰，和普通真仙後期差不多，而他對外顯露的氣機，也依舊只是真仙後期。　　等被幾個仙君感應清楚后，陽烏仙君等人不止是愣住了，甚至都快懵了。　　如果不是明確感應到郭正陽的氣機就是真仙後期，他們都懷疑自己是在做夢！　　千羽宗可是萬湖國九品宗門啊，宗內宗主千道真君，是驚海王的親傳弟子，同樣也是整個帝國內數得着的超級強者，就算千道真君此刻不在宗門內，但他們千羽宗也還有數百仙君坐鎮呢，這隻是仙君！　　加上真仙、靈仙或者其他不是仙人的下遺族，整個千羽宗，用龍潭虎穴來形容也絕對不誇張，所以突然發現闖進來的竟然是一個真仙，他們能不懵么？　　這到底是這小子膽子大的無邊無際，還是他們千羽宗的威名已經低弱到了這種可憐的地步，連一個真仙都敢闖宗？　　愣愣的開口驚叫一聲后，陽烏仙君等人才又紛紛清醒，而後，就是滔天怒火從心底直直湧現！　　“該死！我千羽宗成什麼了？堂堂九品宗門，竟然連一個飛升者真仙都敢擅闖？”　　“幾位師弟，不用你們動手，我一個人就行，我要親手擒下這小賊，把他折磨的但求一死而不可得，一個真仙，也敢亂闖我紫衣湖，天殺的！”　　……　　陽烏仙君幾個徹底爆了，怒意爆裂的幾乎快要把胸肺都撕裂開似的。　　一個真仙都敢闖宗，這種羞辱性，真的太大太大了！　　就算他們也都明白這個真仙絕對不簡單，絕對不是一般的真仙，否則之前他隱匿身形的時候，他們幾個不可能發現不了，而就是他們剛才撲殺的攻勢，一樣被對方擋了下來，這無一不說明了這個真仙的變態。　　而且他們也都知道，在仙界真仙後期或者大圓滿就能戰勝仙君初期的，雖然不是太多，可一樣不少，至少每個國家都能出現幾個類似的妖孽。　　但明白歸明白，知道他不簡單歸知道，在得知現在闖陣的只有一個真仙時，幾人還是憤怒的都瞬間失去了理智。　　恩，他們宗門內此刻鎮守天地的天魂目，是從驚海王手中討來的至寶，那就是上一次踏池國那仙人劫走一個葯鼎后，讓千道真君怒不可遏，才特地去求來的寶貝，畢竟，就算上次的踏池國仙人是仙君，可一個仙君就潛入上千仙君坐鎮的超級宗門，悄無聲息救走了一人，這對千羽宗來說，一樣是種難以承受的羞辱。　　一千多仙君啊，被一個仙君潛進來救人，人家救走了人你還不知道，事後發現那葯鼎不見了，才知道人家來過，這何止是打臉？已經是把千羽宗的尊嚴徹底摔在地上狠狠踐踏百千遍了，所以千道真君才會厚着臉皮去向驚海王求助，而驚海王拿出來天魂目時，也說過只要把這東西放在一方天地間，做好準備之後，就是一般的仙王不經同意而潛進千羽宗，都至少有八成把握會被發現。　　所以，既然陽烏仙君只從天魂目那裡得到一次指示，說闖進紫衣湖的只有一個外來者，只有眼前這一個真仙，可想而知他的憤怒有多強烈。　　就是其他仙君，一樣差不多。　　畢竟他們都是千羽宗的仙君，超級強者。　　上次被一個仙君把一千多人都耍了一次，已經顏面掃地，被他們認為是生平最大的羞恥之一了，現在看到一個飛升者真仙都又敢孤身闖宗，那真刺激的有人差點瘋掉。　　怒喝一聲，陽烏仙君才揮手放出一張大網，“小賊，我看你往哪裡跑！欺人太甚！！”　　一網出，郭正陽也驟然發現那網並不是只從前方撲來，而是瞬間溝通左右天地，從四面八方齊齊向他收攏而下，躲無可躲，避無可避。　　他更發現隨着陽烏仙君那句話，其他幾個仙君還真是不動手了，只是全都雙目幾欲噴火的死死盯着他，似乎就等着他被陽烏仙君拿下之後，在過來找他瀉火。　　而面對這情況，郭正陽所能做的，只能是報以苦笑。　　苦笑中，他的神情卻也瞬間凌厲起來，既然不能悄無聲息潛過去，那就只能殺過去了！　　只有陽烏仙君一個人動手？這是找死啊！　　神色凌厲中，郭正陽抓着無影劍唰唰唰刺出幾劍，一劍出，左右蜂擁而下的天地之力，直接匯聚在劍身，搭配磅礴的圓滿劍意，瞬間撕裂前方大網，繼續撲向陽烏仙君，而劍氣還沒真的撲上身，陽烏仙君就身子一顫，更怪叫着就躲，但他身子剛挪移出幾百米處，就被另一道驚粟的劍氣轟的一聲從胸前穿過而下。　　剎那之間，堂堂仙君就此隕落！　　畢竟在郭正陽修為提升之前，他已經能輕鬆擊敗嶺方那樣的超級真仙，而嶺方就已經能碾壓大部分仙君初期的。　　現在他修為又提升八十多倍，而陽烏仙君也不過是一個仙君中期，還只是下遺族仙君。他面對此刻的郭正陽，修為雖強，但等郭正陽調動起磅礴的天地之力后，在那股天地大勢下，一樣是土雞瓦狗一樣的存在。　　兩劍斬殺陽烏仙君，郭正陽才一捏發決，無影劍化為一團雲朵，一分為三，驟然消失，再次出現已經從另外三個還懸浮在紫衣湖上空的下遺族仙君體內貫穿而出。　　那三個，也只是仙君初中期罷了。　　等以驚人的手段連殺四大仙君，郭正陽才又快速遁向仙寶湖方向，不過這時候，他體外始終籠罩着一層刺目的金光，根本無法在做到隱匿身形。　　當然，這也只是無法隱去身影悄無聲息行進，對他的實力並無影響壓制。　　……　　“啊！！”　　“師祖，師祖死了！”　　“快，快傳訊，有外敵入侵！”　　……　　等郭正陽帶着一層金芒急急掠過紫衣湖，侵入下一座大湖上空時，遙遙後方，一道道身影才有從紫衣湖下潑水而出，不過這些只是陽烏仙君的麾下弟子等，他們出來的時候，所見到的就已經是四大仙君喪命，屍首墜落的局面。　　這局面，也當場刺激的眾多仙人紛紛驚恐的呼喝起來。

# 第五百三十二章 破陣

　　作為一個全帝國一流的超級宗門，千羽宗的反應不可謂不快，郭正陽剛斬殺陽烏仙君四人，飛身離開紫衣湖進入下一個大湖，後方也是剛響起一陣陣紛亂的呼聲。　　郭正陽立身之處，所在大湖轟的一聲就在天搖地晃中，演化為一片迷霧重重的殺陣。　　而且這一次的陣法湧現，並不只是郭正陽腳下的藍澤湖一處陣群被引發，而是包括附近十多個大湖的禁群全部發動，和當地陣群相輔相成，組成了連綿無盡的殺機。　　重重迷霧中，郭正陽也是剛放出感應辨識左右陣力，自他前方就轟的一聲砸下一座大山，山體面積不大，但渾身玄光流轉，看上去充滿了滲人的威壓，郭正陽也毫不懷疑，哪怕是一個強大仙君若是被這山砸上一下，至少也會被砸的吐血，若是修為實力不濟，恐怕一下就會被砸成肉餅。　　不過他雖然覺得自己也有餘力抵抗這神山轟砸之威，但他卻不會傻的真去硬解，在陣群中，你硬解一擊攻殺，只會浪費時間換來一波接一波連綿不斷的殺機。　　所以他的應對手段，是以陣對陣。　　在神山砸落之前，郭正陽已經快速分析出左右天地間一些特性，而後揮手溝通天地，布施出來一層挪移陣法，也就是一層同樣很玄妙的雲層，等神山砸上雲層，嗖的一下就挪移到了遠處。　　同一時間，郭正陽前方卻又出現三座神山砸落。　　但他的注意力已經不再這裏，而是快速破解左右千羽宗的陣法構架。　　轟轟轟～　　等一座座神山砸落雲層，又被挪移到不知何處后，郭正陽眼中才驀地一喜，喜色綻放時，一捏法決左右困着他的天地一次晃蕩，迷霧層就流轉消散，而他身邊的迷霧層卻驟然加大。　　“什麼人闖陣？這麼大膽，竟然敢擅闖我千羽宗？”　　“別廢話了，是一個飛升者真仙，快來幫忙！”　　“噗～真仙？？不可能吧，真仙，你用大陣對付他？還溝通了那麼多地方的陣群？還要我幫忙？”　　“你個白痴，陽烏仙君等四個人已經死在他手裡了，被秒殺的！我們陣群也出現破綻了！這個妖孽！”　　……　　千羽宗藍澤湖湖主發動起來的陣群，已經有了鬆懈，所以郭正陽也很快就感知到了一段段對話，不只是對話聲，他還能感覺到有一道道身影正從左右紛沓而至，那些趕過來的仙人，也全都是一個個氣息在仙君境的強者。　　“果然被困在陣中了，還有大批量仙君過來。”　　早知道自己一旦在這裏被發現，面對的局面絕對很惡劣，郭正陽此刻並不驚慌，而是在又一次快速分析解構這裏的陣群時，體外金光一閃，就消失在了當地。　　等下一次出現時，他卻一下子就出現在了藍澤湖邊緣，一次跳過幾千光里，郭正陽出現后，還是直接出現在了兩個下遺族仙君身側。　　“你……”　　“不好，快逃！”　　……　　那兩個也正在交流的仙君頓時全都大驚，驚慌中其中一人更瞬間消散，可他剛消散，郭正陽卻探手一抓，就又把他抓了出來，而後右手五根手指滋滋滋射出五道劍光，瞬息把這仙君斬成六段。　　另一個，他卻是頭也不回，無影劍盤旋而過，就一劍兩段！　　紫衣湖、藍澤湖，全都只是在千羽宗外圍，就算是守在這裏的仙君，往往也只是並不強大的仙君，不止修為大多是初中期，還都是在下遺族仙君中也是比較弱的檔次。　　對於現在的郭正陽來說，真的沒有什麼難度。　　再一次斬殺兩個仙君，他這次也沒有急着再向仙寶湖遁行，而是抓出那兩個仙君的隨身仙府，隱藏了起來。　　紫衣湖一戰，他還想趁着對方措手不及時，一路殺到仙寶湖，先把周易青救出來再說，但剛跳躍一個大湖，敵人就徹底反應過來，直接動用殺陣困殺他，這反應太快了，他還是準備先找出這裏的禁群典籍，研究一下再說。　　因為現在只是十多個湖泊的陣群連綿疊在一起，那種力量他還能破解，可一旦等整個千羽宗所有陣群一起發動，這陣力絕對會暴增百千倍，到時候若是還對左右陣群一點不了解，只靠自己造詣去破解，難度也絕對會增加無數倍。　　仙識探入那仙君的隨身洞府，郭正陽調動所能發揮的能力極限，去搜索想要的東西，這個時候，他也不是一個個玉簡翻看，而是意念一動，就把能記載知識的所有典籍就從仙府內震出，而後意念再動，所有典籍內只要是用仙識記載而不是文字記載的，就紛紛被震出一縷縷仙識。　　等他龐大的靈識掃過，一瞬間就抓出了數百張和陣法有關的典籍。　　又只是幾個呼吸，郭正陽就快速研讀起了某張典籍，這也正是藍澤湖一帶的陣法禁制總綱，若不是有這種速度，他也不可能在這時候才想着去研究陣法典籍。　　當然，他現在觀看這些典籍，也不是要徹底把裏面的知識融會貫通化為自己的知識，而只是找竅門。　　比如有的人開鎖，只靠着對鎖器的理解，隨便拔根鋼絲都能在摸索中開鎖，郭正陽現在，只是粗略通讀一邊，然後找鑰匙開鎖。　　十幾個呼吸后，等他再次放下典籍，才又抓出一座界碑隨手一拍，已經和左右湖泊陣群連綿在一起的藍澤湖陣群，頓時從其他陣群中分離而出，當地的陣法力量也幾乎消散乾淨，郭正陽也清晰感知到了此刻藍澤湖邊緣，已經出現在了數十名仙君。　　這數十仙君，不再只是仙君初中期，其中有三個都是仙君後期！　　“在那？”　　“該死，他真的是真仙？就算是飛升者真仙，怎麼會這麼快就擊殺六個仙君？還破了這裏的陣群？”　　“他再強也只是一個人，殺！”　　……　　數十個仙君都只是剛剛趕來不久，畢竟不是所有仙君都是處於無事可做狀態的，有的在大戰剛起時，還在修鍊，有的在大戰剛起，還在煉丹什麼的，這些也都是感覺到這裏的戰鬥波動，才紛紛放下事情趕過來的。　　但他們趕過來后，已經又被人告知，這個闖入千羽宗的飛升者，已經強勢斬殺了千羽宗六個仙君，而對方修為氣機，卻只是一個飛升者真仙。　　對於這樣的情況，幾乎每一個剛得知的都是被震得目瞪口呆，完全不敢相信。　　但在藍澤湖陣力消散九成九，只有郭正陽所在地附近還有一層迷霧籠罩時，眾多目瞪口呆的仙君，還是紛紛驚怒不已的怒吼，同時更有十多人都放出了仙器攻殺。　　撲來的殺機不止是前方，還有左右各處，郭正陽深吸一口氣，劍起，整個藍澤湖的湖水、湖下世界，乃至附近凝聚的濃郁仙氣，都在一瞬間崩塌碎裂。　　一劍出，郭正陽也並不是斬向一方，而是一劍化為四劍，撲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　　四道絕世殺劍，向前踏出數米，眾多攻殺來的仙器，就當場有八成紛紛碎裂，更有好幾個仙君張口噴出一道熱血。　　但這也已經是郭正陽能做到的極限了！　　擊潰八成絞殺來的仙器，他才一閃身，在世界還處在崩滅的趨勢中，出現在了七八個仙君身後，甩手刺出一劍。　　噗噗噗一陣穿透聲，一名仙君當場隕落，三人重傷，其他四人，最好的只是退了一步，另外則各有輕傷。　　一擊后郭正陽再次消失，他現在一直被天魂目鎖定，沒法徹底隱藏蹤跡，所以下一刻，他已經又出現在了另一批仙君身後，無影劍一化九，磅礴劍意洶湧而出，直接斬碎三人護身仙器，又擊殺一人，才再次遠遁。　　“在這裏耽擱的時間越長，我就會陷入持久的僵持戰中，但僵持戰，對我已經是最好的情況了，因為只有藍澤湖一帶的陣群被我徹底摧毀，若我再遁入其他湖泊，當地殺陣恐怕已經和左右上百陣群連接，再想破解，絕對沒有之前那麼容易，在陣群內被圍殺，和陣群外被圍殺，意義可不一樣，以藍澤湖為根基擊殺來敵時，再找機會破壞和藍澤湖相連的陣群！”　　再一次遠遁后，郭正陽卻不再是去擊殺其他仙君，而是把攻殺力度發揮到極限，轟的一聲，就斬向另一座陣群。　　但這一劍之下，那陣群迷霧卻只是一次翻滾，就徹底沒了聲息。　　就彷彿全力一拳打在棉花上，被柔韌的卸開。　　郭正陽頓時臉色一變，真是怕什麼來什麼，這麼快，左右陣群的力量已經全被調動起來了么？　　那就是呆在這裏，也不安全了。　　必須要儘快破陣，破解盡可能多的陣群！　　畢竟在凡界時，凡界修士都可以做到讓陣力流動，一個圓圈，就算某個點的陣法被徹底搗毀，左右附近的陣力也能全部流過來，到時候一樣可以發揮全部威能，那何況是仙界？現在左右的陣力還沒流過來，可能就是那些仙君在蓄勢待發。　　不能再指望蠻力破陣，郭正陽才再次把自己所能發揮的感知發揮到極限，而後一邊解析陣群，一邊轉身又殺向一波六人集結在一起的仙君！

# 第五百三十三章 一個人！

　　“大長老，大長老，出大事了！！”　　……　　千羽宗，宗門最深處，一座華美仙山之外，一道身影急急遠遁而來，等發現自己急遁下時，仙山內也並沒有動靜，身影才急忙停身發聲。　　呼聲沒入仙山，又過了十幾個呼吸，山內才驀地遁出一道身影，卻是一名人族老者。　　等老者掃了來人一眼后，才啞然道，“還沒搞定？這次來我宗鬧事的，有多少人？是哪方勢力？就算宗主不在宗內，陛下一樣不在，但萬湖國內又有誰敢來我千羽宗鬧事？”　　白髮老者身為千羽宗大長老，雖然並不是驚海王弟子，但一身修為實力一樣是妖孽級存在，因為和千道真君交好，所以才在千道真君創立千羽宗后受邀入宗，擔任大長老之職，而現在，在千道真君離開宗門之時，也正是老者在主持宗內事務。　　千羽宗被人入侵，就算老者之前一直在潛修，但還是第一時間就隨着左右護宗大陣的發動而感知到了。　　不過因為一開始，宗門禁制只是小批量被引發，而此刻千羽宗也還有七百多仙君全在宗內，外加這還是千羽宗，誰不知道宗主是驚海王親傳弟子，所以他也不覺得是什麼大勢力來鬧事，只以為是什麼小打小鬧，就沒太關注，只是讓下面那些人自行處理。　　那些人處理后，也肯定會來向他彙報，所以他也就沒動身。　　可是沒想到等了一陣子，卻等來了宗內一位道君，九長老動身趕過來，還直呼出大事了？而現在再感應一下，整個千羽宗大陣也已經啟動了小半，也就是說事情還沒結束？　　這就讓他不得不疑惑了，什麼樣的人敢對千羽宗下手？而且事情已經發生幾百個呼吸了，宗內七百多仙君就是誰都能立刻動身敢過去，但至少在第一時間也能有幾十人動手吧？而且那還激發了陣群之力呢。　　疑惑中問了身前九長老一句，但老者卻突然發現，隨着這句話，九長老的臉一下子就漲紫了，九長老並不是人族，而是黑水族仙人，黑水族是混血，人族和魔紋族的混血後代，但其大致外觀還是和人族一樣的，只是體外多了一層層奇妙的紋路罷了，所以看到九長老臉色漲的青紫，大長老頓時眉頭大皺，“到底怎麼回事？”　　“稟大長老，這次入侵我千羽宗的只有一人！”這時候，九長老不管心情在尷尬，也只能急忙回答。　　“一個？什麼修為？是哪裡的？”大長老明顯楞了一下，一個外敵入侵？竟然現在還沒被拿下？　　“一個人族真仙，是飛升者。”九長老臉色更狼狽了。　　不能不狼狽啊，一個真仙而已，侵入泛帝國超一流的九品勢力，他們竟然沒能快速拿下，反而被對方接連斬殺十多名仙君，到現在還在糾纏，這種事，說出去，都足以讓眾多強者活活臊死的。　　隨着九長老狼狽交加的話音，大長老也徹底呆了。　　呆了幾十個呼吸，他才猛地驚醒，而後眼中射出一層史無前例的寒光，“你確定是真仙，而不是對方隱匿了氣息？”　　“確定，其實說起來我們從外面觀察，他的修為是真仙後期，但後來經過天魂目辨別，才發現他的修為只是真仙初期巔峰，可以偽裝成了真仙後期……”九長老都覺得自己有些說不下去了。　　大長老也再次暈了。　　天魂目辨識不會出錯，至少驚海王都說過就算是一般仙王來，也有八成把握會被天魂目發現的。　　“不可思議！不可思議！”　　暈了一下，接連講出兩聲不可思議，大長老的臉色也陰沉到了極點。　　堂堂千羽宗，宗內就算正處於力量薄弱時，也還有七百多仙君坐鎮啊，真仙更不計其數，這樣的超級宗門被一個外敵入侵，幾百個呼吸還沒搞定，已經是驚天醜聞了，一旦事情流傳出去，必然會讓堂堂千羽宗成為笑柄。　　當年踏池國那個仙君潛入千羽宗，一個仙君欺瞞上千仙君，從他們眼皮子底下把一個葯鼎救走，事情傳出去后千羽宗已經是聲名大跌，很多時候都會被人恥笑的無地自容，也正是因為那樣，千道真君才會厚着臉皮去求驚海王的，求來了天魂目那樣的重寶。　　現在好了。　　一個飛升者真仙都敢闖進來？還真是真仙初期巔峰？闖進來后被發現了幾百個呼吸，千羽宗都動用了大陣之力，竟然還沒拿下？還讓九長老現在跑過來說出大事了？難道情況還很糟糕？　　這樣的事若是傳揚出去，千羽宗會徹底成為全大陸，甚至整個仙界的笑柄！！　　“不管如何，一定要把他拿下！！絕對不能讓他跑了，他現在……現在在藍澤湖一帶？要加強陣群之力，絕不能讓他從紫衣湖那邊衝出去，而且這件事，絕對不能傳揚！”　　臉色陰沉的幾乎可以滴出水來，大長老才冷冰冰的呵斥。　　但這句話說完之後，他卻又突然發現，九長老的臉色再次變得怪異起來，怪異的整張臉都扭曲在了一起。　　而這一次不等他繼續發問，九長老就崩潰的開口，“大長老，那人，似乎沒有離開的意思，看他的意思，是要以藍澤湖為根基，一人力戰我整個千羽宗！！而事實上，藍澤湖附近的不少陣群已經被他接連破解，而且在剛才那段時間，咱們過去幾十個仙君，已經被他斬殺了十多人，剩下的仙君，都是躲在陣群內藉助陣法之力和他較量，那個傢伙，太妖孽了！”　　“噗～”　　一番解釋，大長老直接吐血了。　　他現在最怕的就是被那個真仙逃掉，然後事情一旦傳開，千羽宗就會威嚴盡喪，徹底成為笑柄，現在一聽，好嘛，人家根本沒逃的意思？不止不逃，還留露出一個真仙力戰整個千羽宗數百仙君的氣勢？　　這，這是瘋子還是傻子？　　“好，好！我倒要看看，這個瘋子到底有多妖孽！”直接被驚吐血了，大長老隨後才又大笑一聲，一身氣機蓬勃而發，竟是瞬間就像在當地捲起一場滅世風暴似的，不止直接轟的九長老揚空拋飛，就是一座仙山也在這恐怖下崩塌碎裂半數。　　“大長老息怒，其實這也是咱們最初過去的一批人，基本全是普通仙君，並沒有您這樣的超級強者的緣故，只要您老出手，一定可以把他拿下，那個狂妄小兒，敢如此羞辱我千羽宗，等下一定要他生不如死！”　　在大長老怒意翻滾時，九長老才也急急穩住身子驚呼。　　說的也是，到現在雖然震驚於那個變態竟然沒有逃得意思，而是流露出一人力挑千羽宗的氣勢，但他也覺得郭正陽不可能成功的，哪怕那個妖孽的實力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但對方一樣不可能成功！　　畢竟到現在為止，趕過去圍殺郭正陽只有四五十個普通仙君，還是在下遺族仙君里都很普通的存在。　　那根本連千羽宗千分之一的力量都沒發揮出來呢！　　只要去一個超級高手，絕對能拿下那個妖孽的。　　而他不是去請其他眾多仙君，不是去拉攏上百仙君對付郭正陽，而是直奔大長老這裏，也是因為臉面問題。　　被一個真仙殺入宗內，若是出動數百仙君才拿下，就算拿下了，千羽宗一樣會顏面掃地，丟人的不能再丟人了，但若是出動一個高手就拿下，那顏面上，總算是好看點！　　隨着九長老的話，大長老也再次怒斥一聲，才一閃身就消失在了當地，等下一刻出現時，他已經到了藍澤湖一畔。　　而入目可見的，就是一片坍塌碎裂的天地，天地間一層雲霧籠罩四方，但那並不是千羽宗大陣，應該是敵人布置出來的。　　千羽宗陣群之力，也正從四面八方匯聚而下，碾壓沖盪那一批外來陣群。　　“大長老？！”　　“大長老，你來了！！”　　……　　大長老還在試圖看破那在千羽宗大陣衝擊下跌宕起伏的外來陣力時，左右就馬上遁來一道道驚喜不已的聲音。　　“撤陣，我來對付他！”不過面對那些驚喜的仙人，大長老卻沒有絲毫好臉色，就是這幫廢物，把千羽宗的宗門威望，徹底給踐踏的點滴不剩了，就算那個人很妖孽，但幾十個仙君，藉助自家宗門護宗大陣之力和對方博弈，不止拿不下，還被殺了十多個，這得多廢物！　　“是，是！”　　一聲怒斥，眾多仙君自然不敢反對，急忙應是，大長老也只是冷冷懸立在虛空，就等着陣力波動停止時以雷霆之勢出手，最快解決那小子。　　只有這樣，宗門威嚴才能勉強保留一絲。　　但，十幾個呼吸后。　　他卻又猛地看向左右，眼中全是驚怒，怎麼到現在，陣力還沒停下？　　“不，不好了……”　　“怎麼會，怎麼會這樣？該死，咱們控制不了這陣群了，天啊，咱們的護宗大陣，不會被那怪物掌控了吧？”　　……　　就在他驚怒中，一聲聲充滿競速的尖叫，才又從左右響起，這些驚叫卻也讓大長老再次傻了。　　傻傻中，他也的確感應到，左右籠罩整個宗門的臉面陣群，在藍澤湖一帶，竟然有數十個湖泊的陣群禁制突然從整個宗門大陣群中分離，獨立，然後，他就失去了對左右的感知。

# 第五百三十四章 還能不能再丟人些？？

　　“我還是太小看自己了，沒想到還真做到了！不過，這也不只是因為我小看了自己，更是因為高看了那幾個傢伙……這裏的陣群力量並不弱，關鍵是控陣的幾個傢伙，能力有點渣！倒是便宜我了！”　　千羽宗幾個控陣的仙君，以及剛剛趕來準備以雷霆之勢擒拿郭正陽的大長老，突然都被左右陣群變化驚呆，迷霧層內郭正陽卻是大喜，狂喜。　　因為在這之前，他的確沒想到自己能把千羽宗護宗的陣群搶過來，被自己所用。　　他不是傻子，也不是白痴。　　就算他實力強橫，對天地的理解也遠超絕大部分仙人，但以他只是真仙初期的修為，就算加上天地之力，若是在千羽宗陣群內圍殺，一樣是必死無疑。　　所以從戰端初開那一刻起，他就一直在選擇最佳的方案迎敵，一開始他是想悄無聲息溜過去，結果失敗，他就改為以最快速度強闖，但還是不行，千羽宗反應速度太快，他只是剛走出一個湖泊距離就被攔下，左右陣群之力也在瘋狂被調動，所以他也再次放棄原本打算，改為以陣控陣，再毀陣。　　先把這裏的陣力摧毀，就算左右陣法之力一樣可以流轉過來撲殺他，但只要他持續摧毀附近的陣群，摧毀的多了，使當地空缺越來越大，那左右陣力就算還可以流動過來撲殺他，但力度一樣會減弱。　　就像是在凡界時，一群大陣圍成一圈，100個陣法里三層外三成，外層某個1被毀，其他99個陣力還能完好融合過去，百分百發揮威力，但那只是99陣力融合，不是100了，等當地被破壞陣法為2，剩下只有98個陣法之力能流過去，到時候當地空缺大，剩餘的陣力也變少，力度就會越來越弱。　　這個道理，在仙界也是一樣的。　　郭正陽做的，就是盡可能摧毀更多大陣，然後再在當地建立起自己的陣群，以陣對陣。　　否則他再自大也不會真以為自己一人一劍，就可以站在藍澤湖力戰七八百仙君外加無數陣群之力，那絕對是找死的。　　當時的他，也沒嘗試要去把千羽宗的護宗陣群化為己用，因為他怕自己做不到，這裏的陣群之力他雖然能看懂，能看透，但你看懂和看透，和你能不能把陣法掌控權奪過來，卻完全是兩回事啊。　　因為這裏的陣群並不是死的，而是有一個個仙君在掌控着運轉流動的。　　別人正在運轉操控的陣群，你去奪，比你直接毀陣要難的多的，你毀陣，只需要分析出大陣特性，找到關鍵點，再發力破壞就行。　　但奪陣……在你找到關鍵點后，就不能只想着摧毀，還要溝通天地之力去影響，改造，改造的別人用不了，你才能奪過來。　　這個過程里人家本就掌控着陣群，那隻要你做點改造動作，基本就會被掌控着陣群的仙人發現，人家只要一運轉陣力消除你的改造，消除你對陣力的影響，你就是白忙。　　而一開始操控左右陣力對付郭正陽的也不止一個仙君，而是幾十個，那郭正陽哪敢奢望把這陣群之力奪過來。　　只是在爭鬥過程里，他才漸漸發現，左右操控陣法之力圍殺他的仙君，在陣法造詣方面，真的太渣了，他們在陣法上的造詣應該都是很粗糙的，只是知道如何操控運轉大陣，在郭正陽也操控自己打造出的陣力與之抗衡時，就算不奢望能從對手手裡多來控制權，但也一樣會靠着自己在陣力上的造詣，對對方的陣群下手做點手腳，哪怕被對方發現后再運轉陣力消除，但也會讓他們多些麻煩，多些麻煩，他們就沒辦法全力操控調集陣群之力撲殺他，可以給他更多時間為自己布陣。　　結果好嘛，自己一邊動手腳影響對方的陣力，一邊給自己瘋狂布陣，搞着搞着才發現自己在那邊陣力上做的手腳，幾十個控陣仙君完全沒察覺！！　　這種情況下郭正陽才樂了，不止是樂，更瞬間明白，他不是沒機會直接奪陣。　　一開始不去奪，是怕奪不來，白忙一場浪費時間后就會讓形勢變得極度惡劣，那樣子是找死，但不代表他不想啊。　　畢竟他一個個摧毀對方陣力，還要給自己布陣，難度絕對比直接奪人家陣群大得多。　　他一個個摧毀，幾百個呼吸后也只是摧毀了藍澤湖附近四五個陣群，給自己布置出來的陣力，也只是比摧毀掉的那些陣群力度強出兩三籌，遠無法和現有的千羽宗護宗大陣比擬。　　可現在，他卻一下子就奪來了三四十個陣群的控制力！　　只要把這些陣群快速集體改造一番，讓那些傢伙再也控制不了，這一帶，也就徹底成了他的地盤了！！　　狂喜中一邊感慨，他也在瘋狂調動所能運轉的力量極限，去加大改造陣力的效率。　　現在這幾十個陣群，的確還是有希望會被奪回去的。　　因為，這些陣群的陣法樞紐還都在對方手裡，他之前做出來的改造，可以影響那些陣法樞紐對陣群的影響力，控制力，但也並不是絕對。　　就像是凡界的火府，一個鎮府界碑是絕對中樞，掌有火府全部陣群的絕對掌控力，你做些手腳影響了鎮府界碑對陣群的控制力，讓它變得不太靈光，但不表示徹底打消了它的影響。　　如果這時候，再來一個在陣法造詣上和郭正陽差不多，拿着那些陣法樞紐再和他爭奪控制權，真的有希望重新把陣法奪回去。　　但可惜真的想在陣法造詣上能和郭正陽比肩的，恐怕整個千羽宗也不多，郭正陽畢竟研究了各種造詣十幾萬年，就算那算成仙界時間也有五六萬年，而仙界下遺族，靈仙才五千年壽元，仙君不過兩萬年……下遺族仙人沒有天劫，壽元的確比飛升者少了一半。　　仙君都還要修鍊呢！　　就算他們手中不缺乏各種修鍊典籍，甚至各種典籍可能比郭正陽在凡界收集來的還更好，就算他們陣法資質也不差，但又有哪個仙君可以把時間全用在研究陣法上？　　所以郭正陽剛奪來陣群掌控之力時，感慨自己說太小看自己，倒也不錯，之前控陣的那些仙君，並不是各個都在陣法上毫無建樹，而只是他自己太變態，所以那些仙君里就算平時也有能算陣法大家的，和他一比，還是沒能力發現他做出的手腳。　　“你們這幫廢物，操控自家陣群殺不了一個真仙也就算了，竟然還被他把護山陣群搶走了？該死！！”　　而在郭正陽瘋狂改造陣力時，被他控制的陣群區域，才突然響起一聲震怒不已的咆哮，卻是那位大長老終於清醒了，清醒之後，這位也崩潰了。　　他現在真是憤怒的恨不得把之前圍殺郭正陽的一群仙君全部宰了了事了。　　太坑了啊！　　一個真仙而已，殺上千羽宗這樣的一流宗門，幾十個仙君過來圍殺，還調動了護宗禁制都殺不了他，反被他殺掉十幾個仙君，這已經是千羽宗建宗以來都從沒有有過的恥辱，卻沒想到，現在竟然連自己家辛辛苦苦創立的大陣，都被對方奪走了控制權？　　還能不能再丟人些？？　　當然，極度的憤怒中，大長老卻也深深駭然於郭正陽的變態和恐怖，畢竟他就算再憤怒，也能明白，你一個外人闖入別人盤踞上萬年的宗門，把別人辛辛苦苦打造出來的陣群奪走，這又是多麼不可思議的事。　　尤其是這還是在宗門內有幾十個仙君都在操控運轉陣群的時候，你還能搶走，這簡直就是不可思議。　　對方在陣法上的造詣，到底妖孽到了什麼程度，才能做到這一點？　　而若是這樣的妖孽，在真的徹底掌控數十座湖泊外的陣群之力后，就算他所掌控的也只是千羽宗整個宗門大陣的百分之二三，可以他的妖孽，未必不能又創造出更不可思議的奇迹的。　　所以在怒吼中，大長老還是馬上從隨身仙府取出一方玉碑。　　這玉碑，就是整個千羽宗所有陣群禁制的控制樞紐，在以前是享有對整個千羽宗所有陣群的絕對控制權的。　　只不過他剛拿出護宗界碑，還沒來得及運轉，就突然一瞪眼，快速消失。　　“那是類似於鎮府界碑的存在，絕不能讓這老傢伙動手！否則他就算沒能力從我手中再搶走這些陣群的控制力，也能直接毀掉這幾十座大陣，到時候缺口雖然更大了，這一帶都會空曠，左右能流轉來的陣力也會被分攤的更稀薄，力度也弱了很多，但現在可絕不能讓他這麼做！”　　大長老剛一消失，郭正陽就也憑空閃現，連暫時對陣群的改造都放緩，只是快速出劍，對着大長老消失的方位快速連斬。　　但讓他意外的是，他現在施展出來的手段，已經是當初斬碎嶺方本命仙器的手段，而他現在修為和當初對付嶺方時，無疑也有更變強了許多倍，但他竟然只是剛斬斷對方和本命仙器之間的聯繫，只是影響的那位大長老身影頓了一下，就又被那位重新恢復了和本命仙器間的聯繫。　　“嘶，這是個超級強者！仙君里的超級強者！”　　一瞬間，郭正陽額頭都冒出了冷汗，幸虧自己動手的快，不然第一時間就對上那老傢伙，事情絕不會發展到這一步的。　　不過現在已經發展到了這一步，對方也絕對沒機會了。　　他的手段就算只能成功一瞬間，但卻可以連續不斷施展，根本不會給那位施展手段的機會。

# 第五百三十五章 寒意

　　“怎麼回事？不是只有一個人么？闖進來的不是只有一個真仙么？大長老也出手了，怎麼現在咱們反而看不透這裏的陣力了？”　　“那小賊，到底是從哪冒出來的？難道奪了咱們數十座大陣？”　　“不可能吧！這些陣法，可是咱們一代代門人花費上萬年打造出來的，就算在咱們整個千羽宗，能把這護山陣群徹底研究透徹的，也不超過一手之數，一個外來的，從出現到現在，還不到一刻時間，怎麼可能把咱們的陣群控制權奪走？”　　“不是的話，你怎麼解釋現在的情況？？”　　……　　藍澤湖紫衣湖附近，連綿圍護着數十個湖泊的大陣群內，郭正陽一邊不斷追殺大長老，一邊快速改造左右陣群。　　當然，他對千羽宗大長老的行為倒也說不上追殺，準確來說是阻擾對方利用鎮宗界碑搶奪或破壞這一帶陣群，不給他機會出手。　　而這一帶陣群之外，一道道身影卻也紛紛踏步而來，短短時間里就有一百多仙君聚集在陣群外，不過這些仙君面對前方的陣群，卻也全都止住了前沖的步子，只是色變着驚呼。　　在千羽宗，仙君一樣是最頂尖的力量，這些才趕來的仙君們，就算並不是都精通陣法，或者說裏面恐怕只有少數人才精通陣法，但就算不精通的，身為千羽宗門人一樣都會對自己的護宗大陣有了解的。　　換了平時，就算是大陣運轉再劇烈，他們一樣可以按照特定的方式出入或觀察左右形勢。　　但此刻他們卻完全看不透，看不明白前方到底到底發生了什麼了，按照以前察辯大陣群的方法，根本對前方陣法無反應。　　這也正是讓晚來的仙君們驚駭的原因。　　自家的陣法運轉之後，他們看不懂，看不明白，完全像是觀察其他宗門的陣群一樣，這種衝擊力和顛覆性也真的太嚇人了，嚇得原本是知道有人擅闖宗門而趕來的仙君們都不敢亂動了。　　尤其是在他們得知這次闖宗的只是飛升者真仙，一個真仙，他們這邊卻是數十仙君出動，更激發了陣群之力，最後連宗門內僅次於千道真君的大長老都出手了……情況卻變成這樣？？　　那還真是再強大的真仙，也有些暈頭轉向，根本不知道作何反應了。　　“咱們千羽宗整個護宗大陣，共計有護衛一千零三百湖泊洞府的陣群，還有護衛主宗門的陣群，現在這裏的數十個陣群，肯定是出了亂子，被那個闖進來的傢伙奪走了控制權，我看不如趁現在，趕快調集其他陣群之力，把這一帶陣力徹底摧毀！”　　而在一眾仙君紛紛驚得魂飛天外，完全理解不了眼前一幕時，一道聲音倒是突兀的在寂靜的人群中響起。　　不得不說，這一位所說的話還是很有道理的，這也是應付眼前局面最有效的方式。　　因為就算理解不了，但豬都明白自家陣群被外人奪走，就算只是真仙，可對方能在數十仙君圍殺下還能做到這些，對方在陣法方面的造詣，恐怕已經超出了他們的想象，那若是不趁對方立足未穩時果斷出手，一等他徹底改造掌控當地陣力，再以此為依託搶奪其他陣群的控制力，那後果……絕對不堪設想！　　這一點千羽宗大長老也想到了，才會在發現不妥的第一時間拿出鎮宗界碑準備動手，而此刻就是在外圍被嚇蒙的一群仙君，一樣不是沒有眼力的。　　可等這句話落地后，人群里卻又馬上響起一聲聲怪叫。　　“你瘋了？這裏面還有咱們幾十個同門師兄弟呢，大長老還在裏面，若是全力催動其他陣群攻殺，萬一把那些人也誤傷了怎麼辦？”　　“你這個白痴，若是調動那麼多陣力，有能力摧毀那些陣群的力量，也絕對會把裏面一切都毀滅，裏面也不只是有咱們幾十個師兄弟和大長老，而且還有無數靈仙真仙級弟子呢！”　　……　　幾聲喝罵，最先果斷開口的仙人頓時沉默了，就是其他人正準備開口的也沉默了。　　是啊，雖然經過那一說后，許多人也明白過來這個建議的重要性，絕不能給那個在陣法造詣上堪稱絕世妖孽的傢伙站穩腳步的機會，但，但誰又敢真的調動那麼多陣群之力下手？　　紫衣湖、藍澤湖等上千千羽宗湖泊，大多都是一個個仙君的洞府，一個仙君洞府只有仙君一個人居住么？當然不可能。　　數十個湖泊之地，此刻裏面就足有以億為單位計算的千羽宗弟子，還有幾十個仙君級長老。　　“要相信大長老，大長老在裏面，還隨身帶着鎮宗界碑，對全宗陣力都有絕對控制權，就算這裏陣群被奪，也應該相信大長老能應付。”　　“那不一定，你看只是一刻不到時間，那人就能在數十個仙君調集陣力圍殺他的時候，還奪走陣群控制權，這樣的妖孽，大長老也很難對付的，我覺得還是當斷則斷，只要咱們注意力度，不是完全摧毀這一帶陣群，而只是打破一部分，讓他們無法協調運轉，那以大長老等人的實力絕對可以存活下去，至於那些弟子，斷臂總比喪命的好！如果真讓他站穩陣腳，以他的陣力造詣，你們敢想那後果么？”　　……　　沉默幾十個呼吸，人群頓時又亂了，有的是堅決表態要相信大長老，有的是準備發狠動手，這裏的陣群，雖然只是整個千羽宗陣群的百分之二三之力，但關鍵是裏面的人太妖孽，也絕對是一個能威脅到整個千羽宗安全的超級毒瘤，不現在發狠，一旦等他……　　“轟～”　　就是在人群爭吵中，前方完全無法看透，卻又不斷翻滾沸騰的迷霧裡，突然就伴隨着一陣陣劇烈波動，快速衝出幾人。　　一看到那幾人，在場仙君頓時大喜。　　因為裏面就正有千羽宗大長老。　　“快！全力動手，調集左右所有大陣之力，把這一帶全毀掉！”　　衝出來的千羽宗大長老，雖然氣機並不見衰減，但他的臉色卻寫滿了深深的驚懼，短短時間里，他雖然並沒有被郭正陽真的傷到多少，可時時刻刻被莫名其妙的力量突然斬斷自己和本命仙器之間的聯繫，雖然他還能快速恢復，但那種感覺，真的太恐怖了啊。　　本命仙器對於仙人，就彷彿普通人思維和肉身的關係一樣，都是一命一體，如果一個普通人突然發現自己意識清醒，卻無法掌控身體，會有什麼感覺？　　更關鍵的是，他完全不理解郭正陽是如何做到那些的。　　在裏面爭鬥了那麼久，就因為那種詭異的手段，他一直都在逃，一邊逃一邊爭取機會去嘗試奪取或摧毀那一帶陣力，可是整個過程他只有逃得份，都沒機會做其他事啊，直到現在衝出陣群，都沒機會真的去運用鎮宗界碑對付那陣群。　　甚至那一段時間，連被他掌控的鎮宗界碑都也遇到好幾次突然和他失去聯繫的時候，明明把那東西抓在手裡，帶在身上，卻突然感覺無法掌控……就是現在已經逃了出來，他也很難再利用鎮宗界碑調集運轉左右陣群了，因為在之前界碑幾次失控的時候，已經有了些破損，要不是這樣，他根本沒時間和這些人廢話，只會直接在外面運轉界碑調集其他陣力，現在界碑有破損，那隻能靠大家群策群力，才能在最短時間內把其他外圍的所有陣力全調集過來。　　而這詭異莫名的情況，真是讓人心寒心驚到了極點。　　“啊？”　　隨着大長老的話，正驚喜的眾仙君才齊齊一愣。　　“發什麼愣？你們這幫廢物！快！現在不知這裏陣群被奪，連鎮宗界碑在我手裡也被那小子破壞了一部分！”　　大長老卻怒吼一聲，臉色猙獰而凄厲。　　一下子，眾多仙君才紛紛動了，全都忙不迭點頭，而後又紛紛遠去，只不過在遠去的時候，所有人心底都忍不住升起一股透徹心扉的寒意。　　畢竟沒有鎮府界碑的話，只靠他們用普通手段調集，一個仙君，也真的調集不起整個宗門的所有陣法之力。　　“轟轟轟～”　　隨後幾百個呼吸，原本不少地帶還算寧靜的千羽宗，就徹底翻滾沸騰起來。　　若是從天空俯瞰下來，這隻伸展着七彩羽翼趴伏在大地上的巨鳥，原本只有左翼翼斷一帶是迷霧翻滾，彷彿煮開了的沸水一樣跌宕驚人。　　但此刻卻是整個大鳥周身每一寸肌膚，都流動沸騰，除開左翼翼端那一帶的力量，其他部位的雲層逐漸形成了一個驚人的螺旋，在原地瘋狂流轉，擴散，最後所有力量會匯聚在一起，沖盪的左右無數光里之地，都掀起一片驚濤駭浪的滅世景象，而這匯聚起來的一擊，也轟的一聲就向左翼翼端砸落。　　再然後……　　左翼翼端一帶，雖然也是一下就像是要被徹底搗毀一樣，那一帶無數湖泊雲霧彷彿都要被砸出天地，遠遠甩脫出去，可向外伸展一瞬后，其他地方匯聚來的驚人威力，卻又噗的一聲消散。　　下一刻。　　千羽宗宗外，方圓上萬里之地，卻到處都是突兀的殺機砸落。　　這裏一點那裡一點，這裏一擊那裡一擊，前後左右各延伸出上萬光里地帶，被一舉摧毀成廢墟。　　而原本千羽宗附近卻依舊是那隻大鳥趴伏着，猛一看去，還是完好無損的形態。

# 第五百三十六章 求助？？

　　“擋住了，擋住了！”　　“幸虧以前劫殺的那些真仙，還有之前劫殺的部分仙君隨身仙府里，都也有一些不錯的空間異寶，那些寶貝搭配我的空間造詣，勉強可以把那擊來的一擊，九成九都轉移掉。要不是能擋下這一擊，就真的完蛋了。”　　“不過還是要再加強一些陣法，現在這陣群可並不安全！畢竟我改造的時間太短了，也幸虧在剛才破壞了那個仙君操控的鎮宗界碑，讓他們就算想調集整個千羽宗的護宗大陣群，也需要一定時間，沒有那些時間緩衝，還真不行啊。”　　……　　恐怖的一擊，被郭正陽操控的數十個大陣群又合力甩脫到了周邊上萬光里範圍，擋下一擊后，郭正陽也欣喜的無以加復，畢竟他操控的這一點陣群，只是原本千羽宗百分之二三的陣力，能擋下其他百分之九十七八的陣力全力一擊，真的很懸，太懸了！　　如果不是他已經在剛才對這些陣法有了不少改造，而且還是改造的空間之力，就是搜羅了一批以前獵殺來的隨身仙府，找了一批蘊含空間屬性的仙寶，再用他的空間意志和造詣操控，直接把攻擊轉移，否則，後果絕對會是一擊就被擊潰當地所有陣群。　　但擋下后郭正陽也沒有鬆懈，剛才那一擊還是很危險的，差點在還沒把那些力量甩脫出去時，就被擊破了陣群。　　這陣法，還是要加強！　　……　　“怎麼可能？怎麼會！”　　“那些陣群竟然擋下了？”　　“他才奪走那些陣力多久？只有半刻多些，他竟然能操控那百分之二三的陣力，擋下幾十倍的力量一擊？”　　“快！別發傻了！繼續！”　　……　　就在郭正陽繼續搜尋更多的空間異寶加強陣力時，他所控制的陣群外，眾多千羽宗仙人卻全都瘋了，抓狂了。　　不過卻是被震驚的發瘋，被震驚的抓狂。　　這太不可思議了啊，雖然誰都知道這個真仙的陣法造詣很變態，但那麼短時間他才搶走那些陣群控制力幾百個呼吸，就算能改造那些陣力，也不應該一下子就讓那裡的陣力變得那麼強大，威能提升幾十倍吧？　　不過在發瘋和抓狂中，還是千羽宗大長老最沉穩，很快就怒喝一聲，聲響傳遍整個千羽宗，而在一聲喝令下，眾多仙君才也齊齊驚醒，再次運轉操控陣力，瘋狂流轉流動，又快速凝聚，再一次朝着藍澤湖一帶轟殺而下。　　但這一次情況卻和上次一樣，瘋狂的陣力，恐怖的殺傷力量，又只是在最初衝擊的當地陣群飄蕩不定了片刻，就又齊齊消散，全部被轉移到宗外上萬光里內，瘋狂破壞着一切。　　第二次還是如此，第三次第四次……　　一次次攻殺中，雖然前方陣群，也有幾次都被能那恐怖的力量震撼的搖搖欲墜，形勢極為惡劣，可等多次攻殺后那邊數十個大陣群，卻逐漸趨於穩定。　　直到連續攻殺了幾十次后。　　等眾多千羽宗仙君再次合力發動攻勢，結果竟是很輕鬆就被承受了下來，那處的陣群簡直是連晃動都不見有大晃動，所有攻殺力道，就全部被拋灑轉移到了宗外。　　也是直到這時，眾多仙君才又傻了。　　這，這還怎麼打？　　到現在，他們也發現了自己運轉的陣法之力攻殺下去后，全都被挪移到了宗門外，若第一次攻殺，那些轉移走的力量落腳點還都比較遠的話，這麼多次下來，也總有一些是出現在宗門邊的。　　所以清楚知道，原來那傢伙竟然可以把他們運轉的所有攻殺之術都轉移出去，散亂而無須的分割成千份萬份，全都傾灑在宗門外，這還讓人怎麼搞？　　那片地帶的陣群，原來根本不受力啊。　　“怎麼辦？這小子不止實力超凡，陣法造詣變態的嚇死人，竟然就連空間之力也運轉的這麼出神入化？咱們所有攻擊都被分散轉移，根本傷不到他啊！”　　“大長老，現在怎麼辦？我們根本拿不下那片陣群啊，而且拖得時間越久，他肯定就會把那裡的陣法加強的更恐怖，咱們只會越來越無力？”　　“該死！這是從哪冒出來的？整個玉守大陸，也沒聽說過有這麼變態的真仙啊！”　　“是啊，咱們七八百仙君，加上護宗大陣，被他一個真仙闖進來，竟然束手無策？”　　……　　在發現己方的反擊越來越無力之後，雖然到現在位置，千羽宗的強者損傷並不是太多……恩，至少他們到現在也只死了幾十個仙君，而且死去的還都是很普通很弱的仙君，在下遺族仙君裏面也都是比較普通比較弱小的那種。　　這對於整個千羽宗來說是損失，但對整個千羽宗來說也並不算重傷，可問題是到現在他們根本拿人家沒辦法啊。　　見到一次次攻殺無效，都不止有一個仙君心下都產生了一種無力的感覺，面對那個傢伙，他們這些仙君，似乎也真的太沒用了。　　而此刻留守在千羽宗內的眾仙君，大長老也無疑是最強的人，沒有之一！　　或許在千道真君離開之前，能和大長老比肩的超級強者也還有好幾個，都快接近兩位數了，但千道真君一走，和陛下一起去大衍國探索上古仙王的遺府後，宗門內最頂尖的力量，的確是十去八九！　　“九長老，你去皇城求助！”　　“什麼？求助？咱們一個九品宗門？七八百仙君坐鎮，被一個真仙闖進來，還要向外人求助？”　　在眾人無語無力中，大長老卻在陣中一咬牙，就快速向著距離他並不遠的九長老傳音。　　可是這句話后九長老卻當場驚得跳了起來，差點沒驚的魂飛魄散。　　這是開玩笑么？　　“要不是你們這幫廢物，沒在第一時間拿下他，我們會落得如此田地？此子在陣法上造詣太恐怖，只有去皇城請來摩西氏的陣法大宗師相助，才有希望和他抗衡，否則他若藉助當地的陣力，逐步蠶食我們現在還掌控的所有陣群，再對我千羽宗下殺手，誰擋得住？你難道要等我們全都逃掉么？”　　大長老再次怒斥一聲，怒斥中，他的心情卻也是充滿了悲憤和憋屈感，是啊，要不是給了那傢伙時間，讓他逐步搶走了那數十個陣群的控制權，如果是他剛闖進宗門那一刻，他們就穩定住局勢，直接有超級高手出面拿下對方，事情哪會發展到這一步？　　到現在，他們已經對那數十個陣群無能為力了。　　而且也沒人知道這個突然闖進來的真仙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對方是要逐步蠶食吞併千羽宗護宗大陣群，再藉助這些護宗大陣，要滅絕千羽宗？他們擋得住么？現在對方掌控的陣群，是只能擋下其他陣力的攻擊，還無力反撲，但如果他在這裏經營幾天，逐步蠶食吞併剩下的護宗陣群呢？　　擋不住，就只能逃！　　可若是堂堂萬湖國第一流的九品宗門，宗內七八百仙君坐鎮，真仙靈仙不計其數，最後卻被一個飛升者真仙闖進來，逼迫的眼下眾多仙君只能逃，這消息一旦傳遍仙界，千羽宗也就真的沒存在的必要了。　　不管活了幾萬年的老怪物，不管臉皮再厚的仙人，恐怕也絕對沒臉再承認自己是千羽宗仙人……　　所以現在出去求助，雖然一樣是丟人丟到了極點，但只要能在最後斬殺郭正陽，他們總算能多少保留一點顏面。　　“再說，你也知道咱們之前的攻殺，全部被那傢伙轉移走了，轉移到了宗門外，恐怕此刻許多人已經知道我千羽宗發生了巨變，你就是想瞞，能瞞得住？所以去向我萬湖國在陣法造詣上最頂尖的摩西氏求助，去的時候，你只要不說侵犯我千羽宗的只有一個真仙，他們就不知道，這就行了！”怒斥一聲，大長老才又開口爆喝，這一下，驚得跳起來，更是騷的無地自容的九長老才終於又身子一顫。　　是啊，若郭正陽來這裏的意思是要一步步蠶食他們護宗陣群，再屠滅千羽宗，誰擋得住？只有求助才最安全，而只要他們不說入侵的只是一個真仙，誇大一些對方實力，那最後再把那小子擊殺，也就多少能遮掩些這驚天醜聞。　　“我這就去！”顫了下身子，九長老才面紅耳赤的就飛向宗內傳送陣所在地。　　有些事可以瞞得過外人，但你總是沒辦法騙自己的。　　……　　“好了，這裏的陣力總算大致穩定了，現在，現在可以去見周師兄了，周師兄極可能在仙寶湖，畢竟這裏只有三個目的地，只要我去了仙寶湖，能找到他，就可以帶他離開了。”　　而就在外界的九長老離開宗門前往萬湖國皇城時，藍澤湖一帶陣群內的郭正陽卻是長舒了一口氣，這裏的陣群總算穩定了。　　這數十個陣群里，也包括護衛仙寶湖的陣群，他現在可以前去尋找周易青下落，然後帶着周易青走人了，畢竟他來這裏的目的，並不是要斬滅所有千羽宗仙人，他只是救人。　　別看他對上千羽宗眾多仙人，並不落太多下風，可這畢竟是實力處於衰弱期的千羽宗，萬一正在廝殺的時候，前去大衍國探秘的驚海王以及千道真君等人回來的話，他的處境一樣會變得極度危險，對上一個超一流的仙君，他都沒把握對付，何況是驚海王那樣在仙王里都很出類拔萃的存在？　　所以郭正陽眼下，就只有救人遠遁的心思，就算要為周易青抱了這百年來的大仇，也並不急在這一時的。　　鬆了口氣，他才一閃身就出現在了仙寶湖。　　但，等在仙寶湖上空停頓了幾個呼吸后，郭正陽卻臉色大變。　　不在！！　　周易青不在仙寶湖！

# 第五百三十七章 血腥鎮壓

　　來之前，郭正陽已經聽化墟宗那幾位仙君說過，整個千羽宗最適合葯鼎生存的寶地只有三處，除了仙寶湖之外，就是飛星湖以及其宗門最深處，鳥頭部位的寶地。　　但那時候化墟宗的幾位長老分析，因為鳥頭部位那最貴重的寶地，若是生存了太多葯鼎，只會分攤當地的寶地功效，導致那些最頂級的寶葯藥性損失，所以即便以前有過一個踏池國仙君救人的事，那鳥頭部位的寶地，還是不大可能被當做囚禁周易青等普通葯鼎的地點。　　至於另一個飛星湖卻在仙寶湖對面，另一個羽翅最外圍，比仙寶湖還靠外的多，從千羽宗宗門外進入仙寶湖，還要經過十多個湖泊陣群，但若是從另一側外圍想進入飛星湖，直接就能進去，所以那裡也不可能會被當做囚禁周易青等人的地點。　　但在這一刻郭正陽還是發現，他們失算了。　　周易青並不在仙寶湖！　　而且以他眼下對天地的理解來判斷，眼前的仙寶湖只是一個很普通的洞府，雖然這裏仙氣一樣濃郁的驚人，一樣適合仙人修鍊存居，但他也感應不出這裏的環境，能對寶葯之類起到什麼激化性的效果。　　懸立在仙寶湖上空，郭正陽已經控制了左右陣群，也能輕易查遍整個天地，但他在這裏不止沒發現周易青，更是連一個飛升者都看不到。　　“怎麼回事？那個闖進宗內的還沒被擒下？那麼多仙君級師長出面，還沒得手？”　　“是他！他就在那，他是飛升者！”　　“啊……”　　……　　郭正陽查看着仙寶時，下方湖水下，卻快速遁出一道道身影，氣息基本都是靈仙真仙，這些仙人臉上也寫滿了慌亂。不少人在慌亂中突然發現郭正陽，更是當場就嚇得臉色大變，轉身就逃。　　但也有人在看到郭正陽后，突然就一咬牙對着左右冷喝，“各位同門，今日有外敵入侵，雖然我等不是這妖孽對手，但身為千羽宗仙人，自該為宗門效命，他只有一個人，殺啊，只要殺了他，一定會得到宗門重賞的！”　　可不是么，仙寶湖這些湖泊仙府，還真有太多太多靈仙真仙級弟子，以及一些還不是仙人的下遺族。　　一個飛升者六品宗門，真仙可能就有數百上千人，七八品宗門只會更多，九品飛升者宗門，除了坐鎮的頂級仙君之外，真仙至少也能有數千或者數萬。　　等到了下遺族地盤，下遺族的九品宗門裡真仙靈仙數量，就真多的嚇死人了，百萬倍于飛升者的人口數量，堆積出來的絕對是可怕的嚇人的数字。　　仙寶湖這樣平時有幾個仙君坐鎮的洞府，除了仙君外，靈仙真仙也還有幾萬，加上這些仙人繁衍的一代代後人，數量可能都已經是數百萬或者上千萬了。　　一個仙寶湖是如此，如今數十個大湖泊加起來，所有生命數量的確是以億為單位的。　　最初出事的時候，因為眾多千羽宗弟子都知道即便有事也會有師門長輩出面，而那麼多仙君出手應該很快就能搞定一切，所以沒有哪個靈仙仙君出手，這些人也全都是躲在湖水下或者湖泊間的海島上的。　　只是後來形勢不斷變化，變到他們也完全看不透左右的自家陣法時，這些仙人才感覺出不妙，有不少人出來查看形勢。　　這一刻，別說是仙寶湖內遁出了不少仙人，一批密密麻麻四散紛亂懸立在空中的仙人，隨便看一眼就能幾千或上萬的數量，就是仙寶湖附近一些其他大湖上空，一樣跳出了大批量仙人。　　這些人，也終於有人在郭正陽沒有維持高速移動狀態的情況下發現了他。　　畢竟郭正陽被天魂木鎖定，根本遮掩不了那一身耀眼的金光和翻滾的氣機。　　而看到他，有仙人逃正常，也有人在發現郭正陽只有一個人後，又看看左右以千、萬計的眾多同門，頓時就來了膽氣。　　哪怕人人都知道郭正陽必然是超級妖孽，對方還可能控制了他們自家的陣力，但他畢竟不是只有一個人么？而他們，雖然都是下遺族靈仙、真仙，但人多啊。　　一個人不是對手，只要幾萬或者幾十萬靈仙真仙一起上，那還真是強大的仙君也要退避三尺的。　　而他們也是有這個數量的！　　仙寶湖上空沒有，可左右數十個湖泊加起來，絕對有幾十萬靈仙真仙的！　　一陣陣怒吼聲里，雖然那些話並沒有激起仙寶湖上空所有仙人的勇氣，正在四散逃逸的仙人也是超過萬數，但也的確有以萬計的仙人穩住身子，全都綻放出殺機看向郭正陽，還有一百多真仙已經在怒吼聲里，快速揮灑出一件件仙器撲殺向郭正陽。　　郭正陽卻也在這撲殺攻勢下，眉頭大皺，他這次來主要目的是救人，不是要屠滅顛覆千羽宗，但特殊的情況下，他也根本沒機會做太多選擇。　　眼光寒光一閃，郭正陽才瞬間消失，而後操控左右陣群，就對着撲來的數百真仙絞殺而下，千羽宗建宗以來上萬年裡，被一代代仙君打造出來的護宗大陣有多可怕？更別提此刻這些陣法之力還被郭正陽又加強改造了不少，那威能在這一擊里，已經被展現的淋漓盡致。　　一百多真仙，就彷彿虛空中翻滾的氣泡，一剎那就被一道橫貫長空的劍氣斬的支離破碎，徹底被抹除。　　再然後，還正在綻放殺機的仙人群頓時亂了，亂了一瞬，裏面當場又有一批人轉身就逃，不過那一擊也並沒有讓所有人失去勇氣，隨後還是又有數千人暴起發難，不過這數千人就不全是真仙了，還有不少靈仙期強者。　　郭正陽也沒有絲毫猶豫和顧忌，而是再一次瘋狂調集陣群之力，連綿覆蓋數十座湖泊的陣群之力翻滾流轉，力量跌宕凝聚之後，再次化為一道足以撕裂天地的劍氣橫貫而下。　　又只是一擊，撲殺來的數千人直接就被抹除半成！　　但緊跟着又是第二道第三道驚粟劍氣絞殺而來，數千靈仙真仙，十幾個呼吸內又被殺了個乾乾凈凈。　　這一下子，就是之前再有勇氣的也是渾身發毛，紛紛在被驚嚇的面無人色時，轉身就逃。　　如果這附近數十個湖泊里的所有靈仙真仙，全部齊心協力一起反抗撲殺，結成殺陣在這一帶反撲郭正陽，的確會給郭正陽造成極為恐怖的麻煩。　　螞蟻多了也能咬死大象，何況這些還都是仙人！！　　而且這些仙人里不乏修為並不比郭正陽弱，甚至比他還更強的？　　但還好的是那麼多仙人，你不可能奢望他們每一個都是懦夫，但同樣不可能指望他們每一個都擁有捨命一戰的勇氣。　　在展現出足夠恐怖的一幕後，仙寶湖一帶的眾多仙人，頓時就潰散了，因為最有勇氣的那一批已經快被殺了乾淨。　　郭正陽也沒有持續追殺，只要這些仙人不搗亂，他真的不介意放這些真仙靈仙一條生路，畢竟這裏生命太多了，除了這些靈仙真仙，還有以億計的下遺族，難道全都殺光么？　　沒有繼續追殺，只是感應着自己控制的地帶內的陣群，郭正陽才有一探手就從前方抓來了一個仙人。　　“那些飛升者葯鼎現在在哪裡？”　　被郭正陽抓出來的只是一個人族靈仙，這位靈仙也早已在之前幾擊中被徹底嚇破了膽膽子，被抓后當場就哭着在雲端跪下，“前輩饒命，前輩饒命啊！”　　這也直看得郭正陽眉頭大皺，再次冷冷開口，“以前囚禁在這仙寶湖的飛升者葯鼎，現在在哪裡？”　　冰冷的不夾雜一絲感情的聲線，似乎只要再不回答就會立刻被斬殺，那靈仙才猛地一顫，“前輩饒命，我真的不知道啊。二十多年前踏池國那仙君救走一個葯鼎后，宗主不止前往皇城求陛下賜來了天魂目，還又請了摩西氏好幾個陣法大宗師，合力把原本的仙寶湖挪移走了，現在的仙寶湖，是從其他地方挪移來的，我們一般弟子根本不知道原本對那些葯鼎生長有幫助的仙寶湖被挪移到哪了。”　　頓了一下，那仙人才再次急急的道，“像是現在的仙寶湖內，只有幾個仙君，還有那些仙君級師長最看重的親傳弟子才有可能知道，不過這樣的人，加起來可能都不到十個。”　　郭正陽頓時默然，一個仙寶湖，所有生命加起來上千萬，靈仙真仙也有幾萬個，這麼多生命里，知道周易青等葯鼎下落的可能都不到十人？他徹底鬱悶了。　　鬱悶中他甩手丟開這靈仙，又抓來一個靈仙問詢，可得來的答案卻是一樣的。　　這也讓郭正陽恍然，看來這件事是真的了，怪不得他之前在千羽宗外竊聽了一陣子，卻從沒從哪個仙人交談中聽到有關葯鼎一事的。　　經一事長一智，現在的千羽宗竟然連九成九以上的自家人都不知道周易青等葯鼎是在哪裡藏身！　　這還是因為有不少陣法大宗師一起出力，把千羽宗一帶改天換地，把原本仙寶湖的和其他湖泊混合調整又重新打亂位置，卻又能保證仙寶湖不失寶地功效！　　就這麼又過了一陣子，郭正陽再次抓了不少俘虜，才終於從幾個俘虜口中打探出了原仙寶湖下落。　　而在這過程里，也又有不少湖泊內的眾多仙人聚集起來，準備在內部結成殺陣衝擊左右陣力，對這些，郭正陽自然又是殺雞儆猴，血腥鎮壓。　　這種時候，他真的沒得選擇，絕不能手軟，一旦手軟，只會有更多仙人起來反抗，一旦數十個湖泊內數十萬靈仙真仙發現他的軟弱，然後全都聯手結成殺陣衝擊陣群，外面再有其他千羽宗仙人出手，里應外合，等着的就是他死了。

# 第五百三十八章 不對勁

　　“大長老，裏面？”　　“裏面應該是那些靈仙真仙級弟子在發力反撲！”　　“這不是好機會？我們要不要動手？里應外合，說不定能破開陣法呢！”　　“不用，現在我們最重要的是集結起所有力量，再全力反撲，裏面那些靈仙真仙級弟子的反撲，正好可以給咱們爭取時間和機會！別管他們，讓下面那些人快點！”　　“啊……”　　“是那些人重要？還是我們在外面的更重要？我知道裏面有我千羽宗數十萬靈仙真仙，裏面也不乏一些有希望晉陞到仙君境的，但那些不過是我千羽宗不足一成的子弟，在外面，才是宗門大根基！如果不趁着這機會，讓他繼續蠶食大陣，在摩西氏來之前就被他蠶食大半陣力，我們剩下的人怎麼辦？”　　“是！”　　……　　郭正陽於數十個陣群內，一邊追問周易青等葯鼎的下落，一邊大舉屠刀血腥鎮壓那些那些起來衝擊陣群的千羽宗仙人，陣外一道道身影也凝聚在一起，有仙人看了眼前方后，就馬上疑惑的看向大長老，大長老也目光深邃的看前方一眼，開口道出了答案。　　前面陣群他們看不透，因為那已經被郭正陽掌控了，但他們卻能感覺到，那數十個陣群群體內，陣力流轉跌宕起伏不定，肯定是有什麼大事正在發生。　　而在那些被郭正陽控制的陣群里會發生什麼大事？只要不傻的，恐怕都能猜到。　　裏面有大量靈仙真仙集結起來攻陣？這的確是好機會啊！　　所以在大長老也肯定的說出這話后，頓時就有不少仙君意動了，準備再次嘗試反撲，但大長老卻冷冷拒絕。　　一番話再次讓不少人震驚，可等大長老再次怒喝一聲后，眾仙君才紛紛默然，跟着，就領命而去。　　是，明知道裏面的眾多靈仙真仙可能在反撲，郭正陽可能在屠殺千羽宗弟子，他們卻真的不能亂動，還是趁機會調集起更多力量后，再反撲的話才更有把握。　　在之前，大長老命令九長老去皇城救助之前，他們已經調集其他地帶的陣群，全力攻殺了郭正陽控制陣群多次，到最後那攻殺卻越來越無力。　　這的確讓當時不少人都心慌意亂，心生無力和恐慌感。　　但不得不說的是，那也不是千羽宗已經把所有力量都全部凝聚在一起了。　　簡單來說，當時的全力攻殺，只是千羽宗其他陣群的全力攻殺，只是陣力的全力，但千羽宗除了陣力之外，還有仙君們的力量，真仙靈仙們的力量。　　如果把全宗上下，七百多仙君凝聚起來結成殺陣，如果把此刻其他地帶的幾十萬真仙全部調集出來，結成殺陣攻殺，再把以百萬為單位計算的靈仙也徵調出來，一樣結成殺陣攻殺，再輔以其他所有陣力。　　這所有力量加在一起，才是千羽宗此刻的全力！　　而這樣的力量，也絕對要比前陣子他們控陣攻殺的力度大上幾十倍。　　就算他們之前調集其餘所有陣力都攻不破前方陣群，可一旦他們能徵調的力量在擴大幾十倍，後果又是如何？　　這一點，幾乎所有人也都還有充足的信心的。　　或許有人會說，既然很多人還都有信心，一旦調集起其他所有力量后，他們攻陣的力度還會暴增幾十倍，也絕對既有希望破滅前方陣群，那為什麼還要派人去求助？　　這一點，大長老再讓九長老去皇城時就已經點明了。　　因為他們怕郭正陽以藍澤湖一帶數十陣群之力為根基，一步步蠶食其他陣群，從而得到以及掌控更龐大的陣力。　　這種害怕，也是因為想把現在的千羽宗所有力量都調集起來，需要的時間太長！　　開玩笑，幾十萬真仙集結殺陣，不需要時間么？百萬級的靈仙集結殺陣，同樣需要時間，還有就是因為千羽宗原本的鎮宗界碑被破壞，沒有了這掌控全宗的陣法中樞，那麼他們想要調集起所有陣力，就需要一個個仙君分散開去控制其他陣群。　　想把這些操控運轉其餘大陣群的仙君解放出來，去集結成殺陣攻殺，一樣需要提拔一批真仙代替這些仙君控陣……這一樣需要時間。　　那麼多人徵調匯聚，需要的時間真的不短，畢竟千羽宗從沒經歷過這麼扯淡的事啊，被人殺到宗門內搶了自家陣法，這在以前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他們想都沒想到過，那他們在平時，雖然也會訓練一些仙人聯合演習殺陣，卻真的沒真正遇到過這種突發的恐怖事件，調集眾多仙人的時候，自然不會太嫻熟。　　所以若是在他們徵調力量的時候，郭正陽就以藍澤湖一帶的陣群為根基，快速蠶食剩餘的其他陣群，等他們力量還沒調集起來，人家就控制了大面積陣群，比如控制了千羽宗一半或者更多陣力，那一樣是他們承擔不起的後果。　　所以大長老才會下令九長老去向全帝國最擅長陣法的摩西氏求助。　　到現在，九長老已經離開半刻了，他們也已經着手安排布置了半刻時間，可距離把宗門內所有力量都徵調起來還差得遠呢。　　到現在，他們只是安排了幾千個核心級真仙，剛剛把原本在控陣的幾百仙君替換下來，而且那幾千真仙也都還沒能熟練運轉其餘大陣呢。　　至於幾十萬真仙、數百萬靈仙的調度，更是連一成都沒完成。　　所以就算知道，郭正陽可能正在前方大肆屠殺他們千羽宗弟子，大長老還是冷冷看着，根本沒有打亂部署調度，和那邊合力里應外合的意思，畢竟他們現在調度起來的力量，最多只是解放了幾百仙君，這幾百仙君結成殺陣，全力攻殺下，威能或許已經比之前所有陣群之力聯合都不弱多少了，但那幾千真仙控陣，卻還不嫻熟，估計還無法發揮出之前的陣群威能。　　總結起來，他們現在就是全力出擊，也最多發揮出之前陣力全力一擊的幾倍左右力度，那距離一舉搗毀前方陣群，似乎還不夠！　　只有那幾十萬真仙，百萬級的靈仙全部匯聚起來，全力發揮出的攻殺力量，才能讓他們戰力再次暴增，那也絕對比幾百仙君匯聚的力量都更大，畢竟，那是幾十萬真仙百萬計靈仙集結殺陣啊。　　若真把所有力量爆發，全部匯聚在一起，恐怕仙王也不敢硬抗，只能退避！　　而調度安排，就離不開仙君們去掌控全局，畢竟那些靈仙真仙都是一個個仙君麾下，平時也只聽他們仙君師長的話，若仙君不出面調度，隨便派些真仙靈仙，那些真仙靈仙未必能認識所有人不說，說出的話，做出的安排，也未必能得到貫徹執行。　　那隻要反擊，也必然會拖累的眾仙君無法安排調度。　　而就在眾仙人領命而下，繼續調度宗內弟子時，藍澤湖一帶陣群內，郭正陽卻也在屠殺中眉頭一皺，不對勁。　　“不對勁啊，我調集運轉這麼多陣力去屠殺這些靈仙真仙，按說他們絕對能發現端倪的，這可是他們里應外合，攻殺我的好機會，怎麼外面那些人沒動靜？”　　是太不對勁了！　　正常情況，不管怎麼想那邊都該抓住機會反撲，可他們卻沒有，那恐怕這批人就是在策劃什麼更大的圖謀。　　皺着眉思索一瞬，同時更在思索中又屠殺沖潰了一批集結起來的靈仙真仙，郭正陽才突然身子一顫，渾身汗毛都驚得倒豎起來。　　“靈仙，真仙！”　　“外面那些傢伙，恐怕是在調度人手吧，如果真給他們充足的時間把所有靈仙真仙也集結起來，結成殺陣，再配合其他陣群之力攻陣，我……我不可能擋得住的！”　　“我雖然陣法造詣出眾，但能用原本千羽宗百分之二三的陣力，再經過我加強改造后擋下其餘陣力一擊，雖然沒到我的極限，但如果那種攻殺力量再加強幾十倍，我絕對擋不住啊！”　　“一個靈仙大圓滿，修為是初入靈仙境的幾千倍，一個真仙大圓滿，修為也是初入真仙境和幾千倍，也就是靈仙大圓滿的幾千倍，但幾千個靈仙大圓滿經過殺陣融合，把所有力量匯聚之後，所能發揮攻殺力量絕對超過一個真仙大圓滿，同樣的道理，幾千個真仙大圓滿演練殺陣，只要所修習殺陣夠強，他們配合的夠好，就能把一個仙君大圓滿打的狼狽逃竄的。千羽宗幾十萬真仙，一旦全部調動起來，集結成殺陣所能發揮出的恐怖威能，絕對要超過一千個仙君之力了。所練殺陣越強，那所能發揮的力量就越強，靈仙呢？他們的靈仙級強者，更是多的嚇死人啊……”　　……　　從此刻在自己控制的湖泊內所集結起來撲殺的眾多靈仙和真仙身上，郭正陽也終於猜到了什麼，而後就毛骨悚然。　　畢竟他再自大，也知道自己不可能擋得下百萬計靈仙、幾十萬真仙匯聚之力，更別提此外還有七八百仙君，還有那些陣群。　　藍澤湖一帶那些真仙靈仙，並不是所有人都起來反撲了，起來集結反撲的只是總人數的一成左右，但那已經讓郭正陽忙的不行，前前後后跑了許多地方，調集運轉陣群之力前後撲殺，才鎮壓了下去。　　外面，卻又更多更多靈仙真仙啊！　　“該死，不能讓他們集結，否則我現在控制的陣群，絕不可能擋下那樣的一擊，如果周師兄還在仙寶湖的話，我現在已經可以把他就出來，離開這裏了，但現在周師兄卻在原驚波湖位置，那個位置是靠近大鳥脊背的地方，距離這裏還有上百個湖泊的距離。”　　毛骨悚然中，郭正陽就也快速向其他還被千羽宗控制着的陣群下起了手，恩，到現在他已經把自己地盤內集結起來的那些靈仙真仙擊潰的差不多了，剩下的已經翻不起大風浪，而他也問出了周易青的位置，本就正準備繼續蠶食對方陣群呢，結果突然想到外面眾仙人的圖謀后，也無疑刺激的他更加劇了心中所想的實施過程。

# 第五百三十九章 一定是他

　　“恩？小賊果然賊心不死，來掠奪我更多陣群，有我在這裏，總不會再讓你輕易得逞！”　　片刻后，整個千羽宗還未淪陷之地，依舊是一群群身影來回飛遁集結，那是眾多仙君在調度整理以萬計的靈仙真仙，也就在這樣的調度下，一直並沒有參与調度，而是位於最前線的大長老才眉頭一皺，而後怒喝一聲，就快速牽引左右陣群變化流轉。　　是，雖然大長老已經派人去請全帝國範圍最出類拔萃的陣法大家，但在那些大家來之前，一樣需要有人防備着郭正陽對距離藍澤湖一帶較近的陣群下手，所以大長老在讓其他幾百名仙君調度人手時，他自己則是帶着十幾個此刻全千羽宗最擅長陣法的仙君一直鎮守在最前線。　　而大長老本身能在千道真君不在宗門內時掌控鎮宗界碑，代理宗內一切事宜，除了是他修為高深可怖之外，他在陣法上的造詣一樣極為出眾。　　也就是靠着出眾的陣法造詣，他才會鎮守在前線防止被郭正陽搶奪更多陣力。　　而現在突然感覺到左右自己等人立身的陣群突然有了一些微妙變化，他也頓時明白這是那小賊在發力奪陣了，怒喝中，快速運轉陣力流動打消郭正陽做出來的改造影響，大長老也對着左右大喝，“快，他動手了！千萬不要再讓他奪走大量陣力！就算沒辦法完全阻止，也要盡可能壓制！”　　“大長老放心，那小賊在陣法上的造詣的確恐怖，恐怕已經遠超我們所有人，但咱們也不是泥巴捏的，此刻這裏的陣群，本就是咱們打造出來的，只要全力以赴，絕對能把他奪陣的效率壓低到極限！”　　“是，只要壓制住，等摩西氏來援，支撐到咱們把所有力量都調度起來，就是他的死期！”　　……　　隨着大長老的呼喝，左右陣群里也很快響起一聲聲堅定的話語。　　此刻的千羽宗，的確是再自大的仙君也絕對不敢輕視郭正陽的，甚至每個人都知道對方的陣法造詣都在他們之上，不然他就做不到奪走藍澤湖一帶數十個陣群主控權的事，但他們一樣不會氣餒。　　只要全力以赴，把郭正陽奪陣的效率壓低到極限，等到摩西氏那些全帝國最強的陣法宗師趕來，再讓他們出手拖攔阻止，然後給他們提供充足的時間調集充沛的力量，那就是反撲斬殺那小賊之時。　　充滿信心和鬥志的回應下，十幾個千羽宗此刻最擅長陣法禁制之力的仙君，也快速在左右陣群內遊走，更是時刻感受着這一帶陣力，只要哪怕發現一丁點變化，就會馬上出手。　　如此一來，另一片陣群內的郭正陽倒是很快皺緊了眉頭。　　外面的情況的確對他很不利啊，他在這一帶陣群里做的手腳和小動作，雖然並沒有那些仙君全部找出來，但也的確有八成都是剛呈現就被找出，破壞。　　然後他想繼續搶奪這些陣群控制權，也的確要比以前耗費更多時間心力。　　而時間，又是現在的他耗不起的！　　“不能只奪陣，這效率太低，而我能做的可不止是奪陣！”　　略一思索，郭正陽就目露寒光，眼中殺機大起，之前試圖改造搶奪外面一圈陣力時，他的確已經在改造之前，就把那一帶幾十個陣群的構造研究了一遍，若是不研究透徹，也根本不可能有機會去改造搶奪的。　　所以外面那些陣力，對他來說不能說是不設防，只要那些仙君控制着陣力流轉，那對他一樣有很多阻礙，但這些阻礙卻也真的不算太大。　　既然這裡有一批擅長陣法禁制的仙君在壓制他奪陣的效率，那他就殺的他們不敢在這一帶逗留，看他們還如何阻止壓制。　　想到就做，郭正陽也沒有放緩奪陣的速度，而是一心二用，一邊繼續研究那一帶陣力，一邊抓起無影劍就向前斬去。　　噗噗幾聲輕響，前方陣群內正遊走的十幾道身影里，突然就有人身子一顫，駭然看向郭正陽所在位置。　　就是左右其他仙人也紛紛一驚，全都看了過去。　　“那小賊……”　　“他从里面斬出幾道劍氣？那些劍氣，看起來威力好弱？這是做什麼？”　　……　　郭正陽此刻施展的，依舊是當初斬裂嶺方本命仙器的手段，換了平時以他的天地造詣，這種攻擊絕對是無影無形，外人根本難以發現，但此刻他斬出的劍氣卻是要掠過被這十多個仙君控制的大陣群。　　就算郭正陽也能看穿這些陣力，但那些陣力也全是被對方掌控的，所以那些劍氣雖然輕微，還是被對方馬上察覺。　　只是察覺后，除了那個被劍氣遙指的仙人外，其他人根本是茫然不解，他們察覺了那輕微的異動，看得出這似乎是來自郭正陽的攻擊，但，剛才那劍氣，卻真的太微弱了，微弱的根本對仙君造不成傷害，甚至都讓人升不起太多警惕提放之意。　　那郭正陽斬出這幾道劍氣是做什麼？　　大長老等人還在愕然，遙遙遠處，又是幾道劍氣噗噗射來，眨眼之後，被鎖定的那仙君，就當場身子一顫，張口噴出一道熱血，氣機一下子就徹底萎靡了下去，那竟是直接就從全盛時期跌落到重傷垂死的狀態。　　一下子，還在疑惑的大長老等人才紛紛大驚。　　“固師弟？”　　“怎麼回事？你怎麼了？”　　……　　“我……我……本命仙器被……斬碎了！”　　固師弟在重傷垂死中，卻是連凌空飛遁都在難以維持，直接就從陣群里向下跌落，而在跌落的過程里也有一個離他較近的仙君飛身趕下，快速接住了他，直到這時，固師弟才勉強撐着垂死的身子，張口說出一句斷斷續續虛弱不堪的話，一句話講完，就差點又累得他暈死過去。　　而這句話雖然微弱的驚人，可其內容還是一字不漏的落入其他所有人耳中，再跟着，所有人就又紛紛驚的面色大變，包括大長老在內都是驚得差點面無人色。　　本命仙器被斬碎？這怎麼可能！　　固姓仙人可是一個仙君中期啊！　　他的本命仙器也是強大無比的，怎麼可能就這麼被斬碎了？　　而且剛才從被郭正陽控制着的陣群里傳出來的幾道劍氣，他們也都感受的一清二楚，那些劍氣的威力很微弱很微弱，除了又快又疾，快的讓人幾乎反應不過來之外，威能真是低弱的可憐，就是對上仙君初期，恐怕連給人家饒痒痒都算不上，那樣的劍氣，怎麼可能直接斬碎一個仙君中期的本命仙器？　　這是開玩笑么？　　但這玩笑絕對一點都不好笑！　　“噗噗噗！”　　就在一眾仙君驚駭的毛骨悚然時，又是幾道快到極限的劍氣從郭正陽控制的陣群內射出，對着另一個雖然精通陣法，其陣法造詣在整個千羽宗也是數得着的，但真實修為卻只是仙君中期的仙人射去。　　劍氣初動那一刻，那仙人就也馬上從無邊的驚駭中反應過來，而後放聲尖叫着逃竄，可他身子剛動，就猛地又停止在半空連連巨顫，顫抖中更張口噴出一片熱血，氣機瞬間也萎靡到了極限。　　“不好！”　　“這是什麼手段？”　　“怎麼可能！”　　……　　又一个中招的，還是在一眾不管怎麼看都是分外不可思議的微弱劍氣下，直接被打的重傷垂死，雖然那沒有真的喪命，可這種莫名其妙的劍氣，完全不被人理解的恐怖劍技，卻真嚇得其他仙君徹底毛了。　　“郭正陽！他是郭正陽？前陣子在飛影國一人力敗六百多真仙，然後又擊潰湖語成、嶺方兩個超級真仙的郭正陽！”　　“啊？”　　“是他，一定是他！我聽說他手上就有一門劍技，被同樣是劍道大家的超級真仙湖語成評價為舉世無雙、獨步仙界，嶺方去討教，也是眨眼間就重傷，一群飛升者根本都看不穿這劍技來歷，但後來有人傳音，嶺方被擊傷之後，好不容易休養恢復一些，就開始重新煉製培養本命仙器，一定是他！”　　……　　毛骨悚然，更是快驚得魂飛魄散時，才突然有仙君尖叫着開口，不過尖叫中，那仙君卻一邊解釋一邊飛速後退，似乎是要徹底遠離這一帶。　　郭正陽的名字，此刻在飛影國已經是轟動八方，早已隨着他一次次征戰徹底崛起，但仙界太大了，就算仙界很多地方都有傳送陣，但一些事的傳播也絕對不會太快，所以此刻的萬湖國內，還真是並沒太多人知道這個名字。　　但那仙君卻是幾個月前外出時，偶爾聽到了這個名字，當時他還有些不信，有些嗤之以鼻，根本不相信什麼劍技真能獨步仙界。　　可此刻看到接連兩個自己的師兄弟都在那幾道微弱劍氣下瞬間被斬碎本命仙器，他才終於明白原來世間真有這麼可怕的劍技。　　“噗噗噗！”　　在那仙君快速逃竄中，被郭正陽控制着的陣群內，又有一連幾道輕響撲出，結果就是在這細微的幾乎連仙君都聽不到的輕響中，又一名陣法高手，再次被當場斬碎本命仙器，重傷垂危中吐着血衰落。　　而大長老等人所在的這一帶陣群里，剩餘還完好的眾仙君也再次懵了，崩潰了。

# 第五百四十章 是么？

　　郭正陽被尊為獨步仙界的劍技，真的不是劍技，而是丹道、煉器等各種手段凝結起來的綜合絕技。　　這種力量究竟有多強？它雖然有極限，但至少極限遠不在一般的下遺族仙君身上，在還是靈仙的時候，郭正陽施展此類技巧，已經可以快速斬滅嶺方那種超級真仙的本命仙器，可想而知，當時的他就算對上飛升者仙君初期，一樣幾乎擁有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成功率。　　因為嶺方可是在真仙後期就曾擊敗兩個飛升者仙君初期的。　　當時的郭正陽在這方面，就是對上飛升者真仙中期，恐怕一樣擁有極大的勝算可以把手段完全施展出來，這就更別提此刻的郭正陽和嶺方一戰時，修為又提升了八九十倍，渾厚的修為支撐，就足以讓他在施展這手段時更強力，更快捷迅速。　　再然後此刻他面對的還只是幾個下遺族仙君，而普通的飛升者仙君對上下遺族仙君，很多都是能以一當十的存在！甚至飛升者仙君中期能戰平一個下遺族仙君後期，這也都是很常見的事。　　所以，此刻就算因為他對面的仙君全都處於自己控制的陣法內，但因為那些陣法被郭正陽研究了透徹，對他的影響有，卻並不算太大，一加一減，在對上這幾個仙君時，他還是擁有極為恐怖的殺傷力。　　而為什麼在此刻他還是以劍氣方式施展，那也是無奈。　　像是斬神丹之類，你想斬斷某個修士與自己煉化的法寶之間的聯繫，必須要在修士和法寶之間迎空一斬，才能斬裂聯繫，然後再去煉化暫時無主的法寶，郭正陽此刻煉製的斬裂丹藥，雖然遠超曾經的斬神丹，可一樣需要斬一斬，才能斬斷那些聯繫，才能暫時斬開外面那些仙君和其本命仙器之間的聯繫，讓他們的本命仙器暫時處於無主狀態，方便他下黑手。　　而這一斬，用圓滿劍意來支撐着施展時，無疑才能做到最佳。　　“外面那十多個擅長陣法造詣的仙君里，只有那個大長老是真正的妖孽，當初他在我控制的陣群中，我全力施展這手段，都只能勉強斬開他和本命仙器之間的聯繫一瞬間，就又會被他重新掌控，那現在他在自己控制的陣群里，我的手段也受到了影響削弱，這斬神手段，對他也更加沒用了。不過除了他之外，剩下的那些仙君我看還有誰還敢留在這裏！”　　外圍陣群里，大長老等十多個仙君短短時間就有三個仙君被斬碎本命仙器，還有人嚇得慌忙逃竄，另一片陣群里郭正陽卻也冷笑一聲，又一次揮舞無影劍刺出。　　一串輕響下，外面頓時就又有一個仙君猛地跌落。　　“啊～”　　“快逃！這什麼鬼劍氣？太可怕了，快逃！”　　“穩住！慌什麼？！”　　……　　等第四個仙君中招，再次變成垂死狀態，剩餘的仙君才又轟的一聲又亂了，除了大長老之外，其他仙君就是連去護衛那幾個重傷的仙君都顧不得了，全都崩潰慌亂向遠處逃竄。　　沒辦法，這短短時間里，郭正陽給他們的打擊真的太大了。　　那幾乎大到了無邊無際，讓這一群仙君都再不敢逗留在郭正陽控制的陣群附近了，那傢伙施展出來的劍氣快的讓人根本反應不來，而那麼快的劍氣快的躲不開，威能卻又這麼恐怖，隨便幾劍就能斬碎一個仙君的本命仙器，讓你變的重傷垂死，這太坑了啊。　　近十道身影慌亂潰逃，也只有大長老還留在當地，更開口對着那些逃竄的仙君呵斥，但此刻他的呵斥聲卻根本無法安撫住那些信心盡失，幾乎充滿了惶恐的仙君。　　亂相呈現中，大長老臉上也突然浮現一層絕望。　　不過很快大長老就又神色一震，猛地看向郭正陽方向，“小賊，你這劍技，雖然可怕，但恐怕還奈何不得老夫，否則之前你不會屢屢追殺失敗，就算只有老夫一個人在這裏，也會把你奪陣的希望壓制到最低！”　　“是么？”　　郭正陽卻哈哈一笑，嚇走了幾個收為陣群的仙君，此刻只有大長老一個，雖然這位陣法造詣也很不錯，但在之前較量中他也已經大致摸清了對方的水準的。　　只有這一個，他奪陣的效率會被壓制，但也絕對不會被壓制的太狠。　　而在大笑中，郭正陽也快速對左右陣力快速改造起來。　　甚至這一次改造，他已經不再是偷偷摸摸，而是明大明肆無忌憚，溝通左右天地之力后，快速入侵前方陣群，一剎那間，那一帶十多個陣群就接連晃蕩震動，有大片陣力都在被這天地之力篡改改造。　　“你……”大長老勃然大怒，但此刻他也沒時間震怒，只能急忙也調動陣力運轉，快速去撲滅那些正在被篡改改造的陣力。　　可是在運轉陣力后，大長老才會駭然發現，此刻的陣群已經運轉的不太流暢，他一下子能發現幾十處正在篡改改造的陣力，可是運轉陣法去修補撲滅時，卻只能勉強調動陣力撲向十多處，而就是這十多處撲殺的地方，一樣有半數在運轉中突然莫名其妙的潰散，根本無法影響那些改造。　　他當然不知道，之前就算他們十多個人一直在護陣，也只是把郭正陽做出來的手腳找出了八成。　　剩下的兩成雖然數量少了些，但只要一經郭正陽引發，一樣全都是在陣群一些樞紐位置爆發，能瞬間讓原本連綿不斷接連運轉的陣群出現大幅度的紕漏，運轉不暢，無力調度。　　“快回來！你們只要離得遠一點，在遠處操控影響，他就攻擊不到！”　　深深的駭然中，大長老才手忙腳亂的操控陣法，一邊盡可能去撲滅更多被篡改改造的地方，一邊對着後方逃竄的仙君們大喝。　　這一聲大喝，加上那些仙君也逃了一陣子，逃得遠了，感覺不到危險后，自然也就有了些清醒，清醒狀態下，那些仙君才紛紛被喝止住了身子。　　再然後有的人依舊是心有餘悸的向後張望，似乎覺得這裏並不是太安全，但也有人終於開始嘗試着壯大膽子，在遠處運轉陣群。　　可不是么，這裏護衛一個湖泊的陣群就佔地數百上千光里，他們已經直線逃出了好幾個湖泊，這麼遠了……　　“噗噗噗！”　　就在一個仙君剛嘗試着運轉他挺身之地的陣群，通過陣群對陣群的影響，逐步把陣力撲向大長老所在地時，在他身側卻突然憑空出現幾道劍氣，瞬間撲入那仙君體內，再然後，那仙君卻也怪叫一聲，就又吐着血跌落。　　郭正陽的斬神手段，雖然以劍意運轉催發時速度才最快，但若是距離太遠，那就是空間意志輔以劍意，才是最神秘莫測的襲殺手段。　　一下子，剛停下來的其他還在猶豫的仙君頓時又懵了，紛紛發懵的再次遠遁逃散。　　大長老不怕這手段，可他們真的怕啊，不逃，就算留下來也是被斬碎本命仙器，變成重傷垂死，那留下來又有什麼意義？　　這一點就是大長老也清楚，所以看着那幾個仙君在此潰逃，他雖然人都快氣炸了，可也知道就算把他們硬留下也於事無補，只能壓下火氣，再次一邊運轉陣力去撲滅修正那些被改造的地點，一邊再次怒吼。　　“讓其他地帶的陣群全都調動起來！”　　之前，因為要調度整個宗門的力量，所以原本控陣的仙君都退了下去，換了一批真仙控陣，那些真仙因為力量小，配合也不熟練，所以其他上千陣群也真的已經被分割成了一塊一塊，除了挨着郭正陽所在地的幾十個陣群被大長老等人控制，其他地方的都是被真仙控制着正在熟悉中，還無法和這裏幾十個陣群完美融合。　　騰出來的仙君，也全都在調度十萬百萬計的真仙靈仙。　　雖然若讓那些其餘的陣力全部運轉，全部和他所在地的陣法完美合一的話，必須還要那些真仙靈仙暫時放緩調度，可現在，他不那麼做也不行了。　　不那麼做，就要眼睜睜看着又要被郭正陽奪走更多陣群了！　　這裏被他控制的幾十個陣群，已經又有了徹底失控的局勢，就是這麼短時間，這裏的陣力他已經無法隨意指揮，而是一個意念下去，往往只能實現一半目的。　　“該死！九長老怎麼還沒把摩西氏請回來？！”　　對後方怒喝中，大長老也在心下破口大罵。　　罵著罵著，那些逃遠的仙界也紛紛在此回過神，而後快速去頒布大長老的新命令。　　短短時間后，整個千羽宗也再次亂了，調集調度靈仙真仙的仙君紛紛又放開手頭的事，重新去控制陣群。　　整個千羽宗大陣也又一次開始完美融合匯聚，一片片連綿陣群最終匯聚在一起，快速湧向大長老所在地。　　“噗～”　　可是這些陣力還沒真的流動過去，那裡就是一陣迷霧幡滾沸騰，正在控陣的眾多仙君頓時紛紛大驚，因為就在這一瞬間，他們又失去了對當地的感知。　　迷霧翻滾中，大長老也磕着血從霧層中飛遁而出。　　那一帶的幾十座陣群，也快速和藍澤湖一帶數十陣群融匯在了一起。

# 第五百四十一章 不止能防守

　　“摩西氏怎麼還不來？九長老怎麼還不回來？”　　“快撐不住了！外圍靠近他的那一批陣力又要失控了，咱們就算操控剩下的所有陣群之力，竟然還沒辦法完全抹除他在那一帶做出來的手腳？該死！”　　“快想辦法啊，不然又要被他奪走一部分陣力了！”　　“能有什麼辦法，那小賊在陣法上的造詣太恐怖，我看還不如快點派人去皇城催一下九長老，快點讓摩西氏的人過來幫忙！”　　……　　又是片刻后，千羽宗護宗大陣群，眾多仙君已經暫時壓下了調度靈仙真仙的事，而是全力操持着宗門內其他陣力，運轉調度着去撫平緊挨着淪陷陣群一帶內那些被篡改的陣力。　　可誰想到就算他們已經全力去對付那一帶陣力了，還是遏制不下郭正陽篡改陣力的速度，這也不奇怪，畢竟郭正陽奪陣靠的是技術，他們在操控其餘地帶陣力后，完美融合在一起，調度起來所能發揮的力量雖然極為強大，但技術上發現不了郭正陽做的手腳，一樣搞不定啊。　　全力運轉調度陣群，最大的好處其實只是讓那些擅長陣法造詣仙君，能遠遠躲在後方操控前線陣群。　　比如以前上千陣群散亂被調動，無法融合匯聚，那擅長陣力的一批人只能在挨着淪陷陣群的幾十個陣群里遊走操控，才能感知那一帶的陣力，現在因為所有陣群都被調動，而千羽宗陣力卻是一環扣一環，控一環而影響帶動下一環，所以現在那些人，就算是躲在上百個陣群之外，也能通過各處陣力運轉疊加的力量，去查看調動最前線的陣群。　　所以等放下調度靈仙真仙一事，所有陣力都流轉起來后，他們最大的好處，只是讓那些最擅長陣力的仙君能遠遠躲在最後方遏制郭正陽。　　可問題是這時候的千羽宗，最擅長陣力的一批仙君，已經損失了一半……　　他們沒有損失時，都還在前線遏制郭正陽，十多個最擅長陣力的仙君加在一起，也只能發現郭正陽八成小動作和改造行為，現在其中一半人都被斬碎了本命仙器，剩下的也是心有餘悸，心思起伏不定，沒辦法全力投入，現在郭正陽在對他控制的陣群外的一批陣力下手搞鬼時，外面那些人加起來，也只能發現五成。　　雖然這一樣壓制了郭正陽的竊取，可搞一次動作能保留下五成成果，再搞一次，循環疊加，他還是短短半刻多時間后，又把前方几十個陣群改造的近乎面目全非，而這些改造還都是那些敵人無力發現的。　　那等覺得可以了，突然再催動之前布下所有的手段，眨眼之間，那裡幾十個陣群就又猛地大變，變的近乎面目全非，至少千羽宗那些仙君再以以前的控陣手段遙控時，幾乎是十成力氣，才能勉強讓一兩成陣力按心目中所想的方式運轉。　　如此自然又讓剩餘的眾仙君大驚。　　還不行？又要被奪走一片陣群？　　他們已經都在這裏防護了，竟然還是在眾目睽睽下，被對方又要奪走一片陣群，這對千羽宗眾仙君的心理打擊，一樣是巨大的。　　巨大的心理打擊下，也真有一道道身影都起了驚慌情緒。　　“毀掉！把那一帶陣群毀掉，與其被他奪取，加大這小賊實力，還不如趁着他還沒能全力掌控時，全部給我毀掉！”　　就在眾多仙君恐慌中，大長老威嚴的聲音才猛地響起。　　一下子，頓時震得不少仙君紛紛大驚，毀掉？　　但很快還是有不少仙君都反應過來，而後主動斬斷自己還能完美控制的陣力與那一帶失控陣力的聯繫，然後再調集運轉其餘陣力，快速攻殺向當地。　　是啊，與其再看着那裡的陣群被郭正陽奪走，增加那廝的實力和籌碼，還真不如先毀掉呢，只要毀掉，就可以給他們在郭正陽之間騰出一片間隔帶，有了間隔帶可是好事，看那小賊還怎麼繼續奪陣。他敢走出被他控制的陣群範圍奪陣么？　　這麼一想，雖然要親手毀掉自家陣群，是一件讓人很糾結的事，可好處卻絕對遠遠壞處。　　陣群沒了大不了重建，就是那一帶的弟子門人在雷霆之勢下被殺，一樣可以重新招收，畢竟下遺族國度最不缺的就是生命！　　而且那一帶的靈仙真仙，在剛才半刻多時間里已經有大部分都被調集走了。　　“毀掉就毀掉吧，這個時候必須要果斷！”　　“毀掉陣群！趁那小賊還沒徹底掌控當地……”　　……　　轟轟。　　一聲聲怒吼里，眾仙君操控的陣力就瘋狂攻殺下當地，郭正陽也還沒完全掌控那裡的陣力呢，他這一次絕對擋不住！　　可惜就在這無窮殺機就要傾灑上去時，讓所有仙君大跌眼鏡的是，自那一帶陣群後方，被郭正陽完全控制住的陣力範圍內，突然就湧出大片迷霧，一下子把還未被他徹底掌控的陣力完全籠罩，形成了一個迷霧幡滾的防護帶。　　在這迷霧防護帶下，他們攻殺過去的力量，卻是眨眼間又被紛亂傳送到千羽宗外，上萬光里內。　　“噗～”　　等攻殺潮過去，看着那一帶依舊是迷霧幡滾，似乎毫髮無傷的樣子，當場就有無數仙人被刺激的口噴熱血。　　毀掉都不行？？　　但說的也是，郭正陽最初是盤踞了三四十個陣群，向外擴張時，自然是呈環形擴張，第一次是吞了藍澤湖等湖泊外圍的一圈三四十個陣力，第二次也就是這一次，還是如此，那也就是兩個半圓形的圓環。　　只是兩個圓環，雖然這兩個圓環的陣力他還沒能徹底掌控，還無法熟練掌控，但只要他想，也的確可以激發已經被他徹底掌控的陣力向前撲一兩圈，雖然前撲之後的陣力，會被削弱些，可依舊有能力擋下眾多仙君的一擊，畢竟他此刻能控制的陣群，已經比剛開始時更擴大了一倍，等再次置入大量空間屬性至寶改造后，所能發揮的能力也更強了。　　“大長老，怎麼辦？毀都毀不掉？”　　“現在被他控制的陣力，已經快接近咱們整個護宗大陣群的一成了，咱們也已經被他奪走了一百多湖泊洞府外的陣群了！”　　……　　真是毀都毀不掉，不少仙君在吐血之後，也徹底崩潰了。　　“那就不等他繼續對咱們的陣群下手，先毀掉一批，和他距離較近的那批，他還沒辦法影響，咱們先毀掉，和他清理出一條隔離帶再說！”　　大長老倒也果斷的驚人，說出來的話更是嚇住了不少仙君，還沒有被郭正陽染指的那批陣群，也先毀掉？　　這還真不是一般的果斷了！　　只是在驚嚇之後，眾多仙君還是咬着牙就再次操控陣力運轉流動，準備撲殺，提前摧毀即將被郭正陽吞併的陣力。　　但意外也在此刻又一次發生了！　　眾仙君剛在調集陣力時，前方被郭正陽控制的陣群內，一樣是陣力翻滾跌宕，而後，浩浩蕩盪的煙雲，並沒攜帶多少肅殺之氣，就彷彿飄渺的仙雲一樣，呼的一聲在當地消失，下一刻這些煙雲出現時，卻出現在了千羽宗控制着的陣群各地，這裏一塊，那裡一塊。　　而不管是哪一帶出現了仙雲，當時正奔騰流轉的陣力，就彷彿突然身邊蹦出來一個空間巨獸一樣，嗖的一下，大量大量偉力就被鯨吞蠶食。　　說的也是，從來沒人說過，空間能力只能用來防守的！　　空間之力一樣可以用來進攻，製造出大片大片空間挪移波動，在敵人的力量還在調集運轉中，就出現在一個個點上，直接把那些還在流淌的力量挪移到千羽宗外，這就等於破壞了對方陣力的運轉循環。　　甚至在那些仙雲出現后，被它們挪移的不止是正在奔騰的陣力，還有大量仙人。　　有的仙雲一出現，就是出現在連綿成群的真仙靈仙身側，而後一次顫動，當地數百上千仙人就消失不見，下次出現時已經到了千羽宗宗門外數千光里處，方位更也是飄忽不定。　　奔騰的挪移仙雲，頓時徹底打亂了千羽宗眾仙君的既定步驟，不止很快就讓在循環流轉的在運動中潰散，沒能完成這次陣力調度。　　就是原本被調度起來的那些仙人大軍，一樣被甩脫出了不知道多少人。　　“轟～”　　眾人還沒來得及震驚，郭正陽控制的陣群里，就又是一陣煙雲翻滾，再一次噴洒出大量蘊含極強空間屬性的陣力，再一次揮灑上去。　　這一次，因為當地的陣力運轉潰散，所以並沒有太多力量被挪移走，但卻已經有零星的陣法本身都被挪移走一部分陣基仙寶，使得陣力出現空檔，更還有大片大片仙人，再次被挪移出千羽宗。　　“轟轟轟～”　　……　　隨後又是短短片刻，郭正陽控制陣群不斷髮力爆發，一次次釋放出來大片挪移之雲，雖然到最後這些挪移之力所產生的直接殺傷力並不大，至少在這樣的力量下，並沒有多少仙人真的被斬殺，真正死在這上面的幾乎等於零，可千羽宗一帶陣群卻遭殃了。　　不止是剩下的上千大陣群有太多被破壞了局部，就是那幾十萬上百萬的靈仙真仙，一樣有以萬計的被挪移出了千羽宗。　　原本都快要匯聚起來的仙人們，徹底成了一盤散沙。

# 第五百四十二章 找到了

　　“摩西兄，到了，這次可真要全……額。”　　“嘶，怎麼回事？怎麼才這麼點時間，就……”　　……　　又是片刻后，千羽宗宗門最深處，隨着一陣傳送光華閃過，幾道身影也立刻顯出了身形，顯出身影那一刻，其中一人還正在激動的說著話，那聲音里表達的意思似乎就是有了身邊這群人，事情應該就可以安穩下來，大禍就可以被遏制消弭似的。　　但這句話還沒講完，等那人又轉身看向左右時，卻當場呆了。　　就是他身邊幾個，也很快傻眼了。　　入目可見，這幾位所能看到的境況，就是一大片一大片陣群沉寂的趴伏在虛空，左右更已經感覺不到多少正在運轉的陣力。　　這情況就好像是幾個普通人結伴抵達一座龐大的客運飛機前，然後一抬頭，看到這客機機身身上，密密麻麻洞穿着無數指肚大小的坑洞，這裏缺一塊那裡破了一點，地上還有不少螺絲之類的零件散落掉落。　　這樣的飛機自然是嚇人的，恐怕只要有點常識的就知道坐上去絕不能讓他起飛的。　　而眼前這幾位所看到的千羽宗陣群就是這樣，這裏少一點陣基，那裡少一塊構造，雖然對於整個龐大的陣群來說，所缺少的那些地方就像是大客機身上的小拇指肚大小的小洞洞一樣，可問題是這樣的洞洞，已經足以影響的客機不能安全起飛，而這些陣群被破壞的地方，也足以影響的這些陣群無法運轉。　　所以他們看到的就是死氣沉沉，幾乎全都停下來的陣群。　　失去了大陣群的遮掩和籠罩，一切迷惑阻擋效果不再存在，千羽宗大部分情況也清晰暴露在了陽光下，陽光下，前方以光里計算的範圍內，這裏一群那裡一群的仙人們，全都是痴痴獃呆愣着，不管是靈仙還是仙君，似乎都被這境況驚得無法應對，只剩下發傻了。　　此刻整個千羽宗範圍，也只有邊角一帶還有不少陣群在散發著強烈的陣力波動，但，那裡似乎和這死寂陣群處根本就不是一個世界，靠近那一帶幾千光里範圍，根本沒一道身影立足。　　“噗～”　　傻愣愣看了幾眼，剛出現在傳送陣內，還沒走出來的幾道身影里，直接就有一人張口噴出一道熱血，當場暈了過去。　　“恩？”　　“九長老？是九長老回來了，還有摩西氏幾位陣法大宗師！”　　“他們……他們現在回來有什麼用？”　　……　　隨着那身影暈厥，距離傳送陣較近的地帶里，才終於有一道道身影從沉默中驚醒，而後看一眼，就發出了一聲聲呼聲。　　但驚喜之聲卻又在最短時間內又變成了崩潰。　　是啊，現在的九長老回來了，又有什麼用？　　郭正陽已經搶走了千羽宗近一成陣力，搶走了藍澤湖一帶上百大陣群不說，更是把他們還掌控者的眾多陣群破壞的近乎全部癱瘓，甚至連千羽宗那麼多仙人，都有十幾萬人消失不見。　　這樣的情況下，就算九長老帶着摩西氏內的陣法大家回來了，又有什麼用？　　“應該還有用吧，我能感覺出剛才那廝發出的只是空間挪移的力量，而且我們掌控的陣群，被他破壞的地方還不足百分之一，只要抓緊時間修復……”　　“就算我們修復了，萬一他再來一次，豈不還是白忙？”　　“……不應該吧，他剛才做出那些事，應該也有不少損傷才對。”　　“這個你能肯定？”　　“……”　　……　　崩潰中，倒也有新的話語響起，似乎是帶着希望，但這希望很快又被附近不少話語給打擊的吶吶無言。　　現在他們掌控的陣群，只是被破壞了不足百分之一的程度，就像是一架打飛機上被拆下來百分之一的螺絲釘，雖然會給飛機帶來了巨大的安全隱患，根本不敢讓人再駕駛者飛機起飛，少了百分之一左右的螺絲釘，很多還是關鍵部位的，這樣的飛機誰敢駕駛它飛上天？　　但只要抓緊時間把螺絲釘補上去，還能很快恢復的。　　畢竟這裏還有那麼多人，而且連摩西氏內的陣法大宗師也來了好幾位，他們修復陣群的能力，就絕對等於地球上最頂尖的飛機製造維修大師。　　但問題是郭正陽可以來一次，未必不能來第二次，萬一他們剛修好，或者正修着的時候人家再來一次，又拆掉你大把零件，怎麼辦？　　剛才郭正陽操控着陣群的反撲之力，雖然造成的直接殺傷力很微弱，可以說在剛才那反撲中，幾乎沒有一個仙人隕落，到現在不少仙君中後期只要運轉一下術法，都可以看到宗門外有大批仙人正散亂分部在四面八方，零零散散，那也全是被挪移走的仙人。　　可那樣的反撲對於眾人的打擊，卻真的是史無前例的恐怖了！　　只這一手，人家不殺你，卻可以把你的力量打散的潰不成軍，根本無法聚攏。　　“摩西兄。”　　死一樣的寂靜又席捲了全場，寂靜了片刻，之前一樣在發獃的大長老才猛地閃身到了傳送陣附近，對着摩西氏幾位仙人行了一禮。　　“大長老，我看貴宗之禍，我摩西氏根本無能為力了，這些人的陣法造詣，絕對已經超出了我們，能在你們控制着陣群廝殺時，就改造奪取陣群控制力，這一點我們就做不到，不過來之前，我們還以為可以藉助你們這裏剩餘的陣群防守，可這些陣群幾乎處於癱瘓狀態，只有那些人控制的陣力還在，這怎麼守？”　　摩西氏幾名仙人里，也馬上有人苦笑着回應。　　三長老去請人，從這裏抵達皇城其實很快的，只需要幾十個呼吸他就抵達了摩西氏，但到現在過了好幾刻才回來，也不意外。　　畢竟摩西氏也要考慮權衡，要不要插手，或者該派誰來，而那些最頂尖的陣法大宗師，也不可能人人都正處於閑得發慌的時刻，考慮，聚集人手，這肯定需要時間。　　幾刻時間趕過來，這已經是極為迅捷的速度了。　　只是剛一來，他們就發現自己似乎白來了。　　大長老頓時默然，他雖然明白對方說的是事實，但事情發展到這一步，他真的崩潰了。　　還有就是，現在怎麼辦？？　　那人還在，甚至他們還不清楚對方的目的，所以，接下去他們該怎麼辦？　　崩潰中都沒有什麼應對之策，大長老才也很快又一驚，因為就在這時，這裏的情況又有了新變化。　　這變化就是被郭正陽控制着的陣群，又動了，這一次那裡是輻射出大量雲霧，向前探索籠罩，又一次把幾十座陣群籠罩進了雲霧間。　　“嘶，他們還在吞食陣群，看來就算我們不修復陣群，他們也是要把這裏的陣群全部吞掉？他們到底想干什麼？難道真要趁着陛下和千道真君不再，覆滅你千羽宗么？”　　看到那陣群一動，大長老也震驚回望時，摩西氏內一名仙人才抽着冷氣開口。　　家醜不好外揚，九長老去請人時的確不是說的事實，而是說有一群飛升者真仙趁着千道真君和驚海王不在國內時，殺來了千羽宗。　　“這些飛升者，真敢這麼做？大長老，我看現在事情緊急，雖然陛下和歸宗宗主都不在，但他們趕在我萬湖國中央一帶做出如此惡事，真把咱們當成泥巴捏出來的了？不如大長老還是前往皇城，邀請多方強者前來，就算他們再恐怖，只要咱們聚集起數千仙君，就不信能讓這些傢伙給跑掉。”　　隨着驚呼，另一名摩西氏仙人也再次開口。　　可不是么，雖然都知道這次千羽宗的敵人很恐怖很強大，若那些人是下遺族，以前千羽宗在下遺族內的其他強敵來犯，他們還未必會插手，可在知道那是“一群飛升者真仙”時，摩西氏眾仙倒是也都有同仇敵愾的憤懣。　　“不妥，現在最重要的是，是維護我宗門弟子安危，依老夫之見，還是先把剩餘的門人轉移。”就是這同仇敵愾的憤懣，又嚇了大長老一跳，驚嚇中急忙擺手，他才馬上對着左右喝令，“快，掩護我宗門弟子撤離。”　　開玩笑，如果那真是一大群飛升者仙君入侵，大長老真不介意使出渾身解說，去求皇城內眾多強者出面，但問題是敵人只有一個，一個飛升真真仙啊……　　如果真的去皇城請來眾多幫手，事情徹底曝光出去。　　千羽宗也別混了，從此解散宗門，隱形埋名該躲哪躲哪去吧。　　一聲令下，不止大長老亂了，其他千羽宗長老也紛紛大喝，快速呼喝着在還沒淪陷的陣群內飛來飛去，調度剩餘的無數仙人，還有修為並未抵達仙人境的快速撤退。　　甚至這些人的調度，還在故意製造亂相，以避免摩西氏把淪陷地看得太清楚。　　也就是在這樣瘋狂調度中，郭正陽操控的陣群也在一步步擴張，擴張一點，修復一批，等他控制的陣群陣力一直覆蓋到接近大鳥脊背的位置時，郭正陽才終於不再擴張，而是在籠罩住一批新的陣群后，都不去修復，而是閃身衝進了那座大湖。　　“終於找到了！”　　終於找到了這個遠仙寶湖，原來千羽宗囚禁那些普通葯鼎的寶地，而且也在第一時間就搜索到了周易青下落，郭正陽此刻，也徹底大喜起來。

# 第五百四十三章 明極草？

　　“周師兄？”　　終於找到了周易青，郭正陽大喜中也快速一閃身，就出現在了一座島嶼中心的別院內，此刻這別院里也不止周易青一個，還有另外三道身影，全都是額頭閃現着滅世雷霆印記，也全是人族。　　不過在閃身後，郭正陽並沒有留意其他三個仙人，只是把視線落在了周易青身上，看着看着，郭正陽的心也逐漸變的冰冷徹骨。　　找到周易青的驚喜，在真的面對這位師兄看到他的情況后，又被刺激的徹底消散。　　此刻的周易青，還真是太慘了。　　在郭正陽記憶中，剛認識這位師兄，他就是一宗之主，靈域道君，站在最巔峰的人物，而且年紀也不算大，只是中年，所以在他記憶中，周易青一直都是風度翩翩，丰神俊朗。　　可此刻他所見到的，卻是一個形色枯槁、枯瘦如柴的老者。　　這位師兄的面容，猛一看去就是滿臉枯皺肌膚的垂暮老者，精神狀態也彷彿世俗中被毒癮摧殘了一切的癮君子一樣，糟糕的不能再糟糕了，但枯槁垂暮的外表下，周易青體內卻有着一股強大的勃勃生機，正在向外散發著驚人的生氣。　　那種體內的昌盛和他外形的沒落一比，也更加顯得駭人。　　四十年，可不是么，在郭正陽得來的消息里，種植在周易青體內蓬勃生長的那仙界寶葯，已經在他體內紮根生養了四十年，而那寶葯似乎還是百年成熟，此刻正處於最健壯最強盛的時節，所以周易青體內的生機會如此旺盛也就不奇怪了，但那寶葯的蓬勃生機，造就出來的卻是周易青本人的劫難。　　“郭師弟……”就在郭正陽盯着周易青呆看時，原本正和身邊幾個人族仙人交談着的周易青也猛地一驚，轉身回望的剎那，整個人也徹底傻了。　　傻了片刻，周易青才突然又驚醒過來，伸手在自己大腿上掐了一下，疼得他齜牙時，他才突然放聲狂笑起來，“真是你？你飛升了？我就知道，咱們上界山就算其他人都無法飛升，你也肯定可以做到，但我真沒想到，有生之年還能再見到你！”　　大笑中周易青直接笑的涕淚橫流，更是大步上前，伸手就拍在了郭正陽肩頭。　　而這一巴掌也充滿了一股狂暴的力道，那種力量大的驚人，以郭正陽的感覺，這甚至比普通的飛升者真仙初期帶來的威懾都更大。　　但在他感應中，周易青卻只是靈仙後期而已。　　是的，飛升百多年，周易青還一直在做奴隸，做葯鼎，此刻竟然到了靈仙後期，這簡直有些不可思議，畢竟郭正陽清楚知道，這位師兄能飛升，其實也是靠無限時間堆積出來的境界，若不是有靈時府，以他的資質領悟力，恐怕到老死都飛升不了。　　這足以說明，周易青在很多方面，連一般的飛升者都比不上，但此刻他一個靈仙後期，情緒激蕩之下揮出來的一巴掌，竟然比一般真仙初期的一擊還可怕。　　就在郭正陽驚訝中，正激動的周易青卻突然雙眼一翻，突兀的就暈了過去。　　這才讓他大驚，急忙攙扶住周易青，剛散發出靈識探入周易青體內查看，之前和他一起的另外三個人族飛升者就馬上上前，更有一道身影關切的開口，“易青是情緒太激動，激發了體內寶葯的力量，但他身子可能承受不住那種藥力才導致他暈厥的，不過沒事，我體內的寶葯和他所養的本就是相輔相成，只要幫他滋養一下，就能平復。”　　郭正陽這才抬頭看了對方一眼，一眼后才發現這人族女仙，情況和周易青差不多，也是外形枯槁，體內卻生機旺盛。　　就是其他兩個也差不多。　　而且看情況，這三個人族仙人都和周易青關係不錯，此刻眼中都有擔憂的情緒。　　在那女仙從郭正陽手中接過周易青，雙手抓着他右手渡氣時，另一個原本關切看着周易青的男仙人才猛地一拍腦袋，“哎，我差點忘了，咱們現在似乎不用害怕牽動藥力而被懲罰了？”　　“是啊，現在的千羽宗，似乎遇到了大麻煩？！”另一個男性仙人才也一拍大腿，驚喜的看向郭正陽，“你……你也是飛升者，難道是特地來救周道友的？你們來了多少人？來了多少仙君級前輩？竟然殺的千羽宗這麼慘？可惜，可惜不能一直觀看那些孽畜的慘狀！”　　可不是么，雖然這些人都是葯鼎，左右陣群也是困他們，而不能被他們看破，但在郭正陽利用空間之力把沒被他控制的陣力一片片挪移破壞時，左右陣群力量已經癱瘓，他們這些葯鼎也看到了不少事，看到了整個千羽宗被摧殘的千瘡百孔，無數下遺族仙人狼狽逃竄集結後退。　　而那樣的一幕幕，也絕對是這些葯鼎做夢都想看到的。　　“這位道友，你就是郭正陽吧？我就早就聽易青不止一次提到過你，在下樑敏之，真沒想到你會前來救易青，不過恐怕你來的有些晚了，易青體內的寶葯已經和他同生同體四十多年，現在早已和他的一切都牽連在了一起，再無法分割，你就算救出他，只要祛除不了他體內的明極草，他一樣難逃一死，我們這些人八成也都是如此，就算出去也必死無疑，所以道友恐怕白來一趟了，不過，你能讓我等在有生之年見到千羽宗那幫孽畜有此大禍，我們這些人就是死也無憾了！”上一個仙人話語剛落地，正在給周易青渡氣，平復他體內澎湃藥力的那女仙也脆聲聲開口，臉上也閃現出一絲不正常的暈紅。　　“明極草？沒事，我會儘力幫他取出這株寶葯的，不過這裏並不是說話的地方，我也只是趁着萬湖國驚海王和千羽宗內那些頂尖的仙君都不在，才趕來救人，但他們隨時都可能從大衍國回來，所以還是先離開這裏再說，我這就帶你們走，這一路上，倒是要麻煩仙子替我先照顧一下周師兄了。”　　隨着那女仙的話，郭正陽倒是在心下閃過一絲詫異，因為不管怎麼看，他都覺得這叫梁敏之的女仙和周易青關係有些不大普通，當然，這些在現在都不重要，他既然來了，還是從另一個以前做葯鼎的仙人口中得知周易青下落，自然也知道這些用生命去孕養寶葯的葯鼎，若是被解救的早，還能有活下去的希望，比如那個踏池國葯鼎就是如此，可一旦他們體內生長的寶葯生長時間太長，就會再難以分割。　　不過，郭正陽也對自己的丹道造詣有信心，只要給他時間，就算周易青體內的明極草已經在他體內生長了四十多年，他也有把握能把那寶葯剝離出來。　　但這些事可不能在千羽宗內進行，所以還是先離開這裏再說，畢竟他清楚知道別看他把千羽宗鬧的雞飛狗跳，可一旦千道真君那一批最頂尖的超級強者回來，那麻煩就大了。　　現在最重要的還是先把人救出去，再找地方慢慢為周易青調養取葯。　　而既然已經來了，一個人也是救，百個人也是救，郭正陽倒是想把這裏的所有葯鼎全都救走的。　　這個湖泊內，他輕鬆感應一下，就已經發現了三四百個飛升者葯鼎的。　　“你要帶我們一起走？”　　“你能替我們解除體內的寶葯？噗～郭道友，不是在下小看你，其實我也沒資格小看你，你雖然比周道友飛升的更晚，但此刻卻能帶着人殺進千羽宗宗內，讓那麼多千羽宗仙人狼狽逃竄，足以證明你背後有多麼恐怖的強者在，但此刻就是仙王出手，也未必能把我們這些人體內的寶葯剝離出來了，幾十年孕養下，從種子狀態就是汲取我們的血肉靈魂生長，幾十年後，這些藥物已經和我們同生同死，所有的一切都合為一體，再無法分割，就是仙王，恐怕也做不到的，所以你若是為了周道友好，還不如多殺一些千羽宗孽畜，只要能讓我們親眼看到那樣的場面，老夫等人就真的死而無憾了。”　　“是啊，道友的好意，我們很感動，但到現在，老夫等也都知道自己的命途，恐怕再無力扭轉，不管是在千羽宗內還是在千羽宗外，都難逃被體內寶葯抽干一切生機隕落的下場，既然如此，還不如讓我們多欣賞一下那些下賤遺族的滅世之禍。”　　……　　郭正陽是想救走所有葯鼎，可是等他這句話落地后，梁敏之等人卻紛紛一怔，而後全都笑了，這種笑情緒很複雜，三個人的笑容都包含了無窮含義，有感激有感動，但也有無奈，絕望和落寞，同樣還有刻骨的猙獰。　　說的也是，他們都是飛升者啊！　　這些飛升者在凡界時哪一個不是縱橫星空，獨霸一方的超級霸主？哪一個不是歷經無數磨難才從億萬萬生靈中脫穎而出？最後更是戰勝天地殺劫才僥倖飛升。　　原本以為自此以後可以海闊天空，翱翔在更廣闊的天地里追求長生、不死不滅的大道真意，卻又有誰曾經想過剛飛升后就被人抓去做奴隸，然後更在體內種植下各種陰毒的寶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只能眼睜睜看着自己的生機被那些藥物汲取滋長，靜靜等死，還動輒就會受到無數折磨羞辱。　　可以想象這些人對於千羽宗的“感情”，能有多深刻了！　　別說他們不覺得郭正陽能救他們，全都以為自己已經是必死無疑了，就算此刻真有一條生路擺在面前，但若是這條生路，可以換取屠殺無窮千羽宗下遺族仙人的機會的話，他們恐怕都會毫不猶豫的放棄生機，只會去追求屠滅整個千羽宗的。

# 第五百四十四章 你們肯定聽錯了

　　“等等……”　　就在三個飛升者神情豐富的開口時，一道微顯虛弱的話音才突然在人群中響起，一句話，幾人也馬上齊齊看去。　　“易青，你醒了？”　　“呵，周兄，你這可不能太激動，就算見了……”　　……　　開口的是周易青，在被梁敏之渡氣休養后，剛蘇醒的他還算虛弱狀態，但他卻沒理會身側幾人的話語，而是充滿愕然的看向郭正陽，“郭師弟，你剛才是說，你趁着千羽宗虛弱才趕來救我？你帶我們走？不是你們？”　　一句話，本是關切看向周易青的三個人族飛升者也愣了，全都愣愣看向周易青，才又看向郭正陽。　　“這次的確是我一個人來的。”郭正陽倒是笑了下，很肯定的道。　　結果本就在發愣的三個飛升者也當場全炸了。　　“噗～不是吧？你出現在這裏，不是請了一群強大的仙君出面，才把千羽宗搞成這樣？而是你一個人？”　　“怎麼可能？你比易青飛升的還晚吧？現在還不足百年？你最多是靈仙吧？一個人，敢殺上千羽宗？”　　……　　可不是么，囚禁這些葯鼎的這座大湖，是很空曠的，郭正陽在感應到這裏后，就已經發現這佔地以光里計算的大型湖泊，只居住了三四百人，基本還全是葯鼎，這和那些動輒居住百千萬下遺族的湖泊相比，絕對有着極大差距。　　所以現在這些人根本不知道之前戰亂詳細，也不奇怪。　　既然他們不知道，卻看到過千羽宗整個大陣群幾乎被破滅，然後無數千羽宗仙人在一批批仙君帶領下轉移撤退，像是要卷着鋪蓋逃離宗門似的，那恐怕任何一個正常人，都會覺得這是一批強大的仙君過來破宗的。　　那突然聽到其實這次來的只有郭正陽一個人，而和周易青相熟的更是知道郭正陽飛升的比周易青還晚得多，可想而知，這樣的消息對他們多震撼！　　“我還是那句話，這裏不是久留之地，我先把你們救出去，一切都等離開再說，不然等千道真君那批頂尖仙君回來，我也未必能輕易離開，咱們先走吧。”　　在幾人震驚中，郭正陽卻沒有詳細回答解釋，只是笑了笑，就看向周易青。　　周易青的臉色也古怪到了極點，但還是很快點頭，“好！”　　別人相不相信郭正陽他不知道，但對周易青來說，他卻是絕對相信郭正陽的。　　而現在其他事也根本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先離開再說。　　隨着周易青的話郭正陽也再次點頭，而後放開隨身仙府就把其他幾個還在發獃的仙人收了進去，甚至整個湖泊內那三四百葯鼎，郭正陽都在隨後以最快的速度，把他們全部帶走，當然，帶那些人時他可沒時間一一解釋，而是讓周易青出面幫忙解說。　　這一切也只是幾十個呼吸就搞定了，他控制着左右陣群之力，一次發力把其他人全部挪移來，然後由周易青出面解釋一下，也不管那些仙人是什麼心情，郭正陽要做的只是收人進仙府。　　等把這些人全部收入仙府，他也沒有立刻離開，而是放眼看向了陣群外，此刻的這群外，眾多千羽宗仙人也依舊是亂成一鍋煮似的，一個個仙君都在快速游弋，把一個個宗門仙人收入仙府。　　當然那些仙人對這一帶，依舊充滿了戒備和警惕。　　“要不要把那些最貴重的葯鼎也救走？不過，這個不容易做，那些最貴重的葯鼎是在他們宗門最深處，鳥頭位置的仙山裡，那裡到處都是仙君，我要救的話，必須要一點點把陣群蠶食過去才行，可他們若是看到我向那裡蠶食，會不會提前收走那些葯鼎逃竄？若是那樣，我根本追不上。”　　郭正陽能在這裏救走周易青，其實已經是很幸運的事了，這幸運就幸運在，在他操控陣群蠶食左右時，眾多千羽宗仙君只顧着去收攏宗門重要弟子，還沒有人太靠近周易青等人所在地，或許在那些仙君心目中，這些普通葯鼎雖然對仙君們也有不少用處，還比不上眾多弟子的死活吧。　　當然，關鍵也是因為那些人都知道郭正陽就算在陣群里也有一套獨步仙界的詭異劍技，可以快速斬碎仙君的本命仙器，而周易青等人所在湖泊，距離郭正陽控制的陣群並不遠，所以他們也不敢輕易靠近？　　這才給了郭正陽機會。　　但現在郭正陽距離千羽宗鳥頭位置的仙山，還是很遠很遠的，那裡又是眾多仙君林立，若沒有大陣之威，他也根本不敢殺過去，但依靠大陣蠶食，他速度再快也要好幾刻才能過去，這麼長時間，足夠那些仙君收走那些最昂貴的葯鼎了。　　畢竟他們要帶人走，只需要用仙府一收就行。　　仔細衡量后郭正陽才無奈一嘆，轉身向千羽宗外遁行，就算他也想救，但恐怕也根本救不到，畢竟他對上一個仙君不怕，對上幾百仙君，沒陣群之力真的擋不下的。　　而且他也怕自己再在這裏逗留下去的話，千道真君等強者卻突然殺了回來，那麻煩只會更大。　　“如果那幾百仙君，分散在宗門外，再在皇城啟動禁空大陣，封鎖壓制空間，我就算想逃，也會很麻煩，一不小心就會和上次被莫伊空等人追殺時一樣，九死一生。還是趁着現在他們正在護衛眾多弟子時離開，就算周師兄的大仇必然要報，也可以等以後修為提升了再說。”　　郭正陽快速消失在陣群內，不過當地的陣力他並沒有馬上摧毀，而是暫時還保留着，讓那些千羽宗仙人不敢輕舉妄動。　　這情況足足持續了幾刻，千羽宗內，一群仙君才紛紛把該收起的眾多宗門弟子全部收入了仙君的隨身仙府，而此刻千羽宗上空也只剩下六七百仙君聚集，依舊是充滿警惕和戒備看向那陣雲翻滾之地。　　但他們畢竟也不傻，看到那一帶陣雲已經有好幾刻都不再擴張時，所有人也都充滿了疑惑。　　“這麼長時間沒動靜？難道那人走了？”　　“不應該吧，他不是趁着宗主等人不在，我宗實力不在巔峰時來滅我宗門的么，不會就這麼輕易離開吧？”　　“他也從沒說過要滅宗，這一切都是我們猜測，你看，幾刻前他停留在原仙寶湖，現在的仙翼湖一帶就再沒有擴張，而那裡是我們囚禁普通葯鼎的地方，他難道是來救人的？救那些葯鼎？”　　“不可能！如果只是救一個葯鼎，哪裡需要和我千羽宗結這樣的死仇？以他的實力，如果只是為了一個葯鼎而來，只要他說一聲，咱們送給他就行，哪裡有必要鬧這麼大？”　　“噗～你說的好聽，這是經此一戰後咱們知道了他的實力，你才會有這樣的想法吧？如果一開始，看見只有他一個飛升者真仙來我宗光明正大要人，你會放人？不抓了他也去做葯鼎才是怪事！”　　……　　可不是，從頭到尾千羽宗仙人根本沒人知道郭正陽的來意！　　郭正陽剛一出現，入侵之後千羽宗仙君就跳出來要殺他，反而被他斬殺，然後戰爭就不斷擴大，很快就演變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而在看到郭正陽不斷操控陣群侵蝕千羽宗大陣時，許多仙君也真以為郭正陽是來滅他們宗門的，要不然也不會急着一直在外面收攏弟子大撤退。　　可現在看到那一帶持續好久都沒動靜，而對方最後擴張到的位置，也正是千羽宗儲藏圈養那些普通葯鼎的寶湖，這樣的情況下才終於有人懷疑起來，難道郭正陽殺上門，真不是滅宗？而只是要救某個葯鼎？　　如果是這樣，那樂子就大了。　　只是一個葯鼎，那個傢伙就瘋狂的殺上千羽宗，斬殺千羽宗幾十個仙君？死在他手裡的靈仙真仙更是不計其數？甚至還嚇得剩餘幾百仙君玩命收攏弟子，準備撤出宗門？　　如果對方只是為了救某個葯鼎，就把事情玩的這麼大，他們也真嚇得收攏能收起所有弟子的要逃離宗門，這事情傳出其……後果真的不堪設想啊。　　所以這一刻，還真是有太多千羽宗仙君都忍不住去期望，對方千萬別只是來救某一個葯鼎那麼簡單啊，如果只是那樣的來意，就把千羽宗搞成這樣，他們真會崩潰的。　　“你們說什麼？這次入侵千羽宗的，只有一個人？還只是一個真仙？？開玩笑吧？”　　“噗～這一次來千羽宗，把你們搞成這樣的，不是一群實力極為妖孽的仙君？只是一個真仙？”　　……　　就在眾多千羽宗仙君紛紛驚的不行時，卻突然又有幾道崩潰的聲線響起，卻是剛才那些千羽宗仙君在驚訝疑惑中，有不少人不小心吐露了底細，被幾個來源的摩西氏仙君聽到了。　　所以，摩西氏內幾個名震帝國的陣法大宗師，也全都傻了。　　“啊？”　　“不是，不是一個真仙，怎麼可能，是一群仙君！”　　“是啊，幾位摩西兄，你們肯定聽錯了。”　　……　　在摩西氏幾人震驚的話語中，眾多千羽宗仙君又紛紛大驚，急忙否認。　　“好了，我去看看，看他還在不在。”　　否認中，千羽宗大長老一張臉瞬間就紅到了極限，而後又快速平復，更輕咳一聲，就要遁向那陣力瀰漫處查探。　　但他剛動身那一帶原本瀰漫的陣雲，突然就轟的一聲，徹底潰散。　　潰散之後，當地一切也徹底暴露在了眾人眼底。　　看一眼，千瘡百孔的眾多湖泊下，其他地帶自然是景象驚人，而某個囚禁眾多普通葯鼎的寶湖，更是空蕩死寂的嚇人，原本的幾百葯鼎全都消失不見。　　這一幕也當場看的不少仙君再次愣住了，愣了一陣子，一個個仙君才又紛紛忍不住巨大的打擊，當場就暈了一片。

# 第五百四十五章 爭當試驗品？

　　“諸位，到了，這裏就是四國交界地，大家現在去留可以隨意，想走的現在就可以走，想暫時留下的，我也會儘力幫大家把體內的陰毒寶葯取出來，不過這方面我也沒有太大把握，只能盡量去嘗試。”　　又是幾天後，飛影國、萬林國、踏池國與萬湖國四國交界地，一片荒野之中，郭正陽把隨身仙府隱藏在虛空一角，就閃身進入府內，在他進來的那一刻，聚在一起的三百多飛升者葯鼎也立刻停止了原先的交流，齊齊看去，郭正陽倒也不廢話，直接講明了來意。　　從千羽宗逃來交界地的這幾天里，他已經把打算告訴了周易青，再讓他轉告其他人，那就是他會帶着這一批葯鼎抵達安全地，然後去留就任由這三百多仙人自己選擇。　　現在，一路無驚無險的抵達了四國交界地，這問題也是該解決了。　　隨着他的話，靜靜看來的三百多仙人雖然神色各異，但基本也只是保持着沉默，沉默了十來個呼吸，一名人族真仙才猛地起身，先是對着郭正陽一鞠倒地行了一大禮，才恭敬的道，“黃鶴願意從此追隨前輩左右。”　　一個人開口，接下去的時間里三百多仙人也呼啦啦起來一大片，全都對着郭正陽恭敬行了一禮，而後開口說出來的也和最初的黃鶴一般無二。　　尤其是聽語氣，這些仙人表達的含義，可不只是追隨郭正陽這麼簡單，而似乎在表達着一份從現在起，就把命交給郭正陽的意思。　　當然，這也不是所有人都是如此，這一批起來參拜開口的，只是佔了在場仙人的七八成，另外還有兩三成沒開口，只是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沉默了一陣子，才有一個金屬族仙人對着郭正陽道，“前輩大恩，金瑩沒齒難忘，不過我本是踏池國歸元宗仙人，眼下體內寶葯距離成熟期也只有一兩年時間，恐怕仙王也回天乏力，金某想在這最後的餘生里，回宗門看看……希望前輩見諒。”　　可不是么，這一批葯鼎很多都是飛升者，剛一飛升就被抓了，然後去做奴隸，做葯鼎，這些人飛升后一直都是苦逼的不能再苦逼，在仙界也基本是無牽無掛，但也的確有一部分是飛升者國度里的仙人在外歷練時被抓。　　隨着金瑩的話，郭正陽倒是愣了下，而後才閃身到了金瑩面前，“金道友，可否讓我看一下你體內的情況？”　　這金瑩，似乎還是一個女性。　　“前輩請便。”金瑩倒是很爽快的點頭。　　郭正陽也不扭捏，就站在金瑩面前放出仙識探入了金瑩體內，隨後足足過了幾十個呼吸，他才皺着眉頭一嘆。　　這位體內的情況還真是挺棘手的，以郭正陽此刻的天地造詣來說，只有一成把握，能在把她體內寶葯取出來后，還能保住她的命。　　一成把握真的太低了，這是九死一生。　　隨着郭正陽皺眉，金瑩倒是面色不變，似乎早知道是這樣的結果，但這三百多人里，也的確有一部分在眼中露出了一絲失望，畢竟此刻的眾人已經知道了郭正陽締造出了一個真仙就殺入千羽宗，殺的幾百仙君潰敗的驚天偉業，知道郭正陽有多妖孽，所以也真有不少人還對自己是否能活下去，也抱了一些希望的。　　這也是廢話，雖然在遇到郭正陽之前，大家都知道就算自己能離開千羽宗，因為早和體內各種寶葯同氣連枝，一切都捆綁在了一起，那他們出去也是必死無疑，可遇到郭正陽后，知道這位有多妖孽了，那無疑又會燃起了一絲新的希望。　　可現在看到郭正陽都眉頭大皺，那些剛燃起希望不久的仙人，無疑也是倍受打擊。　　不過這也只是一部分仙人在眼中閃過失望之色，更多的還是平淡，因為有不少都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只想着怎麼在有生之年，如何償還郭正陽的大恩，又或者如何給千羽宗饋贈一份厚禮。　　而在人群心思各異時，郭正陽倒是也果斷的開口，“金道友，你體內的寶葯已經快到了成熟期，再想把它和你剝離的確有很大難度，我只有一成把握能做到，風險太大，不過我倒是有三成把握，可以暫時遏制你體內寶葯的生長，一旦遏制住它的生長，那麼只要它不邁向最後的成熟，你的性命就暫時可以保住。當然，就算是這個我也只有三成把握，能不能做到，一樣有不小風險，若是做不到反而會讓你受到重創，一不小心，甚至可以把你拖累死，你自己可以考慮一下。”　　這些葯鼎體內的寶葯，一直都在生長，就像是普通植物進行光合作用一樣，一直在吞吸着這些仙人的生命力，他們若想活下去，就必須要經常進補，防止生命力被那些寶葯吞食乾淨，郭正陽暫時做不到徹底剝離，但的確有更多一些的把握，封禁遏制那些寶葯的生長，就是這把握一樣不大，而且一不小心還可能起到反作用。　　“什麼？”這句話落地，金瑩才身子一顫，頓時激動起來。　　不止是金瑩激動，就是左右三百多仙人，也頓時全激動起來。　　“你要想清楚，我只有三成把握封印那株寶葯，若封印成功，至少一二十年內，它們不會再危及到你的性命，可一旦封印失敗，不止可能會讓術法在你體內胡沖亂闖，讓你重傷，也有可能激化那寶葯加速生長，瞬間抽空你所有生命力，如果你願意我會儘力幫你，但如果你有顧慮，那就放棄。”他雖然想幫這些命運凄慘無比的葯鼎，但究竟動不動手，還是看他們自己的意思吧。　　再一次解釋后，正激動的金瑩也瞬間糾結了。　　不只是她，很多仙人都陷入了糾結中。　　倒是在糾結中，突然就有人大笑一聲，踏步走了過來，“郭前輩，我體內那株寶葯，是二百多年成熟，現在我只剩下一年半載壽元，我估計情況應該和金道友差不多，不過我和她不同，我是剛飛升就被抓了去，在仙界也無牽無掛，而金道友還想回去看一看宗門親友，那讓我我先來吧。”　　這一位，也是之前並沒有開口表態的仙人，他在許多人表示願意追隨郭正陽時，只是在和金瑩等仙人一樣在沉默，不過他沉默的原因只是覺得自己活下去希望太小，而他只是一個靈仙後期，就算用盡餘生去報復千羽宗，一樣難有絲毫建樹，所以剛才一直在思索該怎麼報答郭正陽，現在聽了郭正陽所說后，倒是也讓他又產生了不少新的念頭。　　隨着笑聲，郭正陽才也笑着看向那仙人，更很快也把仙識探入對方體內，結果只是幾十個呼吸，他就苦笑着搖頭，“你的情況比金道友還惡劣，就算只是壓制封印，我也只有一成多把握，因為你體內那株寶葯，比金道友體內的寶葯更凶厲的多，藥性特別凶烈澎湃。如果是想把這東西從你體內剝離，還要保住你的命，我連百分之一的把握都沒有。”　　可不是么，雖然這些都是葯鼎，但體內寶葯的藥性卻有溫和、凶烈之分，難度自然也大不一樣。　　“沒事，前輩動手吧。”　　那仙人倒是毫不在意，只是果斷點頭。　　郭正陽也隨着對方的點頭，又認真看了這位幾眼，才同樣點點頭，“我盡量試試。”　　點過頭，左右不少仙人頓時紛紛後退，似乎是生怕打擾郭正陽，那準備拿自己做實驗品的仙人也穩穩坐了下來，郭正陽則是揮手向空中一招，就招來一股清澈香甜的溪流，沖刷向了面前的仙人。　　幾十個呼吸，那仙人就被溪流淋得濕透，而他體內一直呈現着蓬勃生機的那股狂暴寶葯氣息，也在這溪流沖刷下變得緩和平穩起來，郭正陽這才雙手連動，在虛空中捏出幾個發決，在虛空中凝結出一個個充滿玄妙氣息的符文。　　呼的一聲，等成型的九個符文又被向前一按，依次沒入那仙人身體各大穴竅，再次過了幾個呼吸，那仙人體內磅礴生機，竟是漸漸收斂，消散……　　郭正陽頓時大喜，但喜色剛一展露，原本正在收斂的藥性，就轟的一聲又炸裂開來，肉眼可見的，那仙人原本就枯皺的肌膚以及生命氣息，更在以驚人的速度開始消散，全都被那炸裂的寶葯快速抽取。　　郭正陽頓時大急，又快速在空中凝結出一道符文，伸手按進了仙人體內。　　幾個呼吸，地上已經快被吸得變成一具枯骨的仙人才驀地一翻白眼就暈了過去。　　不過暈過去的時候，他依舊還是活着的。　　“好險，差點讓他直接被寶葯抽干所有生命力，直接隕落。”郭正陽這才伸手擦了擦額前冷汗，苦笑出聲，苦笑中他也再次把仙識探入了對方體內，結果就又壓抑的厲害，雖然最後還是保住了他的命，但他的情況無疑又惡化了許多，如果說動手前，他可能還能活個一年半載，但現在，恐怕只剩下兩三個月命了。　　“失敗了？”　　“失敗了。”　　“沒事，我來吧，我估計我的情況也和金道友他們差不多，就算現在不動手，也活不了多少天，郭前輩，你可以拿我再嘗試下。”　　……　　第一次動手封印寶葯，郭正陽無疑失敗了，這失敗的結果，自然也瞞不過眾多觀看的仙人，但失敗之後，雖然有人失望，可更多的還是有一個個仙人突然踏步走出，很平靜的說著讓郭正陽對自己下手。　　郭正陽頓時愕然，愕然之後，才古怪的搖頭。　　合著，他們現在都在爭搶着當自己的試驗品，幫他練手？

# 第五百四十六章 徹底瘋了

　　“諸位，有緣再見。”　　又是幾刻后，四國交界地，郭正陽對着身前三十多道身影一抱拳，對面仙人們也齊齊行禮，一次大禮之後，三十多個形色枯槁的仙人才紛紛轉身，向不同方向遁去。　　直到這些人消失在天地間，郭正陽才輕嘆一聲，也向飛影國方向遁去。　　救都已經把這些葯鼎救了出來，如果有能力，郭正陽不介意再把他們體內的寶葯全都取出來，可惜總共372個葯鼎，郭正陽在逐一查看問詢之後，也只對其中四十多人有把握能直接救治，因為只有那四十多個仙人，是被人種植下寶葯不久，那些寶葯還沒和他們的性命交纏在一起，比較容易分離。　　除了那些，其他仙人都至少已經孕養了二三十年寶葯，已經是郭正陽也暫時無力剝離的，他最多能壓制其體內寶葯的生長。　　這幾刻時間，郭正陽一一嘗試，成功封印了三十多人體內的寶葯，讓他們不至於在兩三年內就步向死亡，但也有十多人被封印失敗，直接處於頻死狀態，更有兩人因為體內寶葯藥性太敏感火爆，他在嘗試封印着失敗后，救都救不急，直接被抽幹了所有生命力隕落。　　而剛才離開的三十多人，有的是封印失敗的，有的是已經救治好的，有的是封印成功的，這一別，恐怕又至少會有十來人可能在未來幾個月內死亡。　　但郭正陽也沒辦法，他已經儘力了。　　嘆了一聲，他在飛遁中也逐漸把一身速度發揮到極限，朝着化墟宗趕去，他現在的丹道造詣還是不夠，還要加強，只有讓自己的丹道造詣更進幾步，才有把握把還跟着他的那批葯鼎體內的寶葯全都抽離出來，而就算是其他葯鼎不是太重要，但周易青……卻是必須要救的。　　所以他這次去化墟宗還是求助的，求助那些大宗門，借閱他們珍藏的丹道典籍！　　當然，郭正陽也知道直接去說借閱人家珍藏的丹道典籍，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用屁股想也知道，就算那些仙君比較看重他，也想結交他，但大家認識的時間那麼短，你直接開口說要借閱人家珍藏的最貴重的典籍，恐怕那邊就算不趕你滾蛋，也絕不會同意，但他心下自然也有計策。　　“借閱典籍不是容易的事，但總是可以爭取的，只要爭取到，問題就解決了大半，畢竟現在靈時府已經復原，還是在全盛時期，只要求來足夠的丹道典籍，我就算在丹道上天賦不怎麼樣，一樣能用時間堆積出充足的知識。”　　而從邊境到化墟城，郭正陽也只用了幾刻時間，這不是說化墟宗宗門所在地距離邊境很近，而是進入飛影國后，郭正陽只要隨意抵達一座大型城市，就可以使用傳送陣……　　“勞煩道友通稟一聲化長老，郭正陽前來拜訪。”　　站在化墟宗外，郭正陽笑着向那鎮守山門的弟子行了一禮，輕微的話語中，兩個鎮守弟子卻傻了，傻愣愣看了郭正陽片刻，才齊齊怪叫一聲，其中一人急忙飛奔向宗門內，另一個卻是即激動又誠惶誠恐的向郭正陽行禮。　　可不是么，他在萬湖國干出來的事，雖然還沒有傳播到飛影國，但就沖他以前在飛影國的名頭，也足以讓任何一個宗門的普通弟子拿來當神跡看待了。　　“郭兄？哈哈，……”　　在那鎮守弟子誠惶誠恐的接待者郭正陽時，化墟宗內也很快也響起一串大笑聲，還有好幾道身影飛遁而出，而且這出來的也不止化長老一個，而是一下子就走出來九個仙君。　　化墟宗也是一個七品宗門，宗內只有十多位仙君坐鎮，現在這一次差不多是傾巢而出了。　　出來后一番客套，化長老才熱情的向郭正陽介紹了其他仙君，包括化墟宗宗主在內，更在介紹中邀請郭正陽入內。　　等到了宗門大殿內，眾人逐一落座，郭正陽才笑着道，“化宗主，化長老，郭某要多謝幾位道友援手，告知周道友下落，才讓郭某有機會把周道友從千羽宗內救出。”　　“真的救出來了？”　　“你成功了？”　　……　　一句話，化墟宗眾多仙君也紛紛一驚，而後全都驚喜的看來，眼中更帶着不少感嘆，他們知道郭正陽是去救人了，他還是個妖孽，但現在聽到對方真的營救成功，還是讓眾仙君倍感震動，畢竟這是一個真仙混進上千仙君坐鎮的宗門救人啊。　　當然，若是被他們得知郭正陽不是按照原定計劃悄悄溜進去救人，而是明大明殺了過去，……恐怕這些人就不只是簡單的震動了，而是會瘋的。　　還好那些事也不可能傳的那麼快。　　所以這些仙君就算覺得震動，可情緒也還算在正常範圍。　　“人是救出來了，不過依舊有不小麻煩，他體內生長的寶葯，早已經和他的一切都糾纏在了一起，以我的丹道造詣也根本沒辦法在不危及他生命的情況下把那些寶葯取出來，所以這次來，郭某還是想請幾位道友援下手，想借閱一下貴宗收藏的丹道典籍，當然，這件事非同小可，我也知道歸宗珍藏的典籍貴重無比，所以我願意拿出等價的事物交換。”　　等郭正陽再次開口后，原本還在震動的化墟宗眾仙君，頓時就齊齊一愣，而後面面相覷，似乎有些不知道怎麼回答了。　　這也正常，郭正陽來之前也早考慮到了這點，在眾仙君無語中，他才又笑着一揮手，放出了幾十個巴掌大小的隨身仙府，“這些是我在千羽宗獵殺了四十多個仙君后，收繳的戰利品，雖然他們全是下遺族仙君，修為也基本在仙君初中期，不過其一生珍藏應該也不差，只要有諸位道友看的上的，可以隨便挑選。”　　一聲輕笑，殿內還正在思索思考的眾多十多個化墟宗仙君頓時紛紛就從座位上跳了起來，更各個都驚的差點魂飛魄散。　　“不會吧？你去救人，還殺了千羽宗四十多個仙君？”　　“你不是悄悄溜進去，悄悄就走人的？還被發現了？被發現了，你還能活着回來？？”　　……　　突然出現的這些隨身仙府，外加郭正陽的話，真的把化墟宗幾位仙君都刺激的瘋了。　　郭正陽卻苦笑一聲，“我是想悄悄救人，但剛一進入千羽宗就被發現了，因為經過上次那踏池國仙君救人後，千道真君竟然去向驚海王救助，求來了一件異寶監控着整個宗門，據說連一般仙王私自闖入，都未必能躲過那異寶的監控，我自然無法倖免，剛一進去就被發現，還好我在陣法造詣上也有不錯的心得，在起初被追殺時，奪了千羽宗一批陣群的控制權，最後才依仗那些陣法從仙寶湖把人救了出來。”　　郭正陽已經盡量簡化了自己的經歷，但這些話語，還是刺激的幾個化墟宗仙人接連翻起了白眼，更有人都忍不住發出仙識去搜索那些仙府，因為他們根本不敢相信。　　可是等動手搜索的幾個仙君搜索一番后，才又臉色凄白的怪叫起來，“真是仙君的隨身仙府，這些仙府里的事物，基本都是對仙君有用的，不是假的……”　　“千羽宗建宗千萬年，一代代仙君打造出來的護宗陣群，你一個外人闖進去，裏面還有那麼多仙君在控陣，你竟然能奪取陣群控制權？噗～你在開玩笑么？再恐怖的陣法大宗師，也做不到這些吧？”　　……　　就是在這時，郭正陽才拋出了自己最後的底牌，“我的陣法造詣，的確能做到這一點，若是諸位不信，咱們可以試驗一次，幾位可以控制貴宗陣群來封殺我，我再嘗試奪陣？如果能成功的話，就能證明這些了，到時候我也可以把我的陣法造詣書寫出來，只要諸位道友願意，我就用這些陣法心得，來換取貴宗珍藏的丹道典籍。”　　用自己獵殺來的戰利品換取對方珍藏的丹道典籍，也未必能成功。　　畢竟郭正陽獵殺的只是四十多個下遺族仙君，還都是在千羽宗內實力地位比較低的仙君，他們手中應該有好東西，但好東西肯定也不會太多。　　未必能打動化墟宗眾人拿自己宗門珍藏來換，還有就是，就算他們樂意，只是一個化墟宗珍藏的丹道典籍，也未必能幫助郭正陽把自己的丹道造詣提升太多，他在這裏換了典籍后，還準備繼續求購呢。　　所以用自己一身所學去換被人的東西，才是比較靠譜的。　　那樣子的話，他不止可以用自己所學換化墟宗一個宗門的珍藏，還能持續換下去的。　　當然，在換之前也必須要讓人家知道自己的所學值不值的他們心動才行。所以就算郭正陽並不想太張揚，可此刻也沒有太好辦法。　　只能嘗試着去張揚一次！　　再然後，又過了幾刻時間，等九個操控着自家辛辛苦苦打造出來的陣群封殺郭正陽，卻在不到一節時間里，就被人家篡改了陣群，從而被郭正陽奪陣的化墟宗仙君，真的徹底瘋了。

# 第五百四十七章 明買明賣

　　“秒，精妙！老夫從來沒想到，陣法還可以施展！”　　“我已經是化墟宗內，最擅長陣法一道的了，但郭兄書寫出來的這些陣法心得，我竟然連一成都理解不了，……太深奧了。”　　“厲害，厲害啊！怪不得我們布置這麼多年的陣群，在郭兄面前卻如此不堪，郭兄的陣法造詣，真是駭人聽聞。”　　……　　又是幾天時間后，化墟宗內，一個個仙君捧着郭正陽整理書寫出來的陣法心得，基本都是一片痴迷之色，更有好幾人都是在一邊痴迷的研讀觀看中，一邊拍手讚歎。　　也是真的到了這一刻，他們幾位仙人才終於明白過來，郭正陽的陣法造詣到底有多出眾，有多妖孽了。　　那種出眾和妖孽已經超出了幾位仙君的想象，哪怕是整個化墟宗內最擅長陣法一道的某長老，此刻隨便抓起一張玉簡觀看，都最多能讀懂看透其中不足一成，更多的，對他而言完全像是看天書一樣。　　但就算這些他們基本看不懂也看不透，可其珍貴价值卻是毋庸置疑的，因為裏面他們能隱約看懂的一小部分，只要細細品味一下，就會立刻讓人有種恍然大悟，彷彿以前參悟了很久都參不透的難題，就在這隱約的品味中，突然被悟了個透徹！　　那種徹底明了，之前一直蔽塞在心中的難題一朝疏通而獲得解脫，從而身心都處於前所未有的明朗輕快狀態的感覺，絕對不是假的，也騙不了自己。　　再有就是雖然他們很多地方都看不懂，可郭正陽書寫的這些心得里，一些涉及到大方向大理論的東西，卻一樣會給人一種茅塞頓開，彷彿在封閉的虛空中突然多出了一條坦途大道，那種明朗感，一樣讓人倍感激動。　　所以哪怕都看不懂多少東西，可這些陣法心得的價值，卻已經在幾位仙君心目中無限放大。　　就這麼參悟觀看，時而拍手讚歎，足足又過了一刻多，化墟宗內一名毒輪族仙君才身子一顫，托起在身前懸浮的玉簡，即激動又苦笑的看向郭正陽，“郭兄，你這……嘿，見了你這些陣法心得之後，景某才算明白什麼叫天外有天，你若是想用這些陣法心得來換取我化墟宗內珍藏的丹道典籍，我們自然是百分百願意的，唯一的問題就是，老夫等人也不能太不要臉皮，你這些陣法心得，隨便截取出來百分之一，一小節片段，其價值就已經遠超我宗珍藏的丹道典籍，若我們只拿那些來換取真是佔了太大便宜，大的老夫等人根本不好意思接受了。”　　“是啊，我們以前也自以為底蘊深厚，其實一開始郭兄你這麼說時，老夫心下還升起了不滿，覺得郭兄你太不知所謂，就這麼大刺刺要翻閱我珍藏典籍，太過欺人，可現在……看了這些，反而是老夫羞愧難當，以我宗珍藏的價值，根本承受不起如此厚禮啊。”　　……　　隨着那毒輪族仙君的話，另一個也是剛從那些陣法心得中掙脫出心神的仙君，頓時也大大苦笑起來。　　可不是么，在郭正陽剛說出來某些話時，這些化墟宗仙君的表情表現只是無語，面面相覷，不知道怎麼回話。　　但他們心底下的情緒絕對是很複雜的，這種複雜也和郭正陽所料差不多，就算他們看重郭正陽，想結交他，可大家也沒認識多深，你張口就那麼說，脾氣溫和心機深的，只想着怎麼委婉拒絕，脾氣火爆還真差點要翻臉了，更是在心下大罵這傢伙不知好歹，虧他們對你這麼好，你竟然提這麼過分的要求。　　不過等事情演變成到現在，眾人之前的心思自然已徹底煙消雲散，郭正陽提議雖然突兀，還有些驚人，可真的見識過對方的陣法造詣，而且對方也把自己的陣法心得整理成系統的知識書寫出來，並得到眾仙君的驗證后，他們才發現郭正陽的提議，其實是讓他們佔了天大便宜，這便宜大的臉皮再厚的人，都不好意思去佔了。　　是不好意思，雙方實力地位基本是持平的程度，甚至化墟宗可能還弱些，那這樣的情況，郭正陽拿出價值幾百倍於己方珍藏的寶貝來換東西，他們真有些扛不住。　　“幾位道友太客氣了。”　　也就在化墟宗眾人都是尷尬無比的發言中，郭正陽才再次一笑，笑着道，“其實我拿出這些陣法心得，除了想換取貴宗珍藏的丹道典籍外，還有一事想求幾位道友幫忙？”　　“什麼忙？”　　“郭兄儘管說。”　　……　　一句話，幾個化墟宗長老頓時也激動了，那明顯是恨不得郭正陽馬上講出條件，他們再馬上跑去做，做好了，就可以安心接受這些陣法心得了似的。　　說的也是，在了解這些典籍的價值后，他們都清楚人家開出來的條件太優越，都也不好意思接受，但這不代表他們不想要這些陣法心得。　　不想要才是白痴的心態，這麼寶貴的東西，只要徹底參透了之後，就可以讓在場幾個仙君在陣法造詣上的領悟百倍數百倍提升，那是提升的實力，說不定有一天，他們也能做到郭正陽那樣，入侵一個大宗門，然後輕鬆把對方打造出來的陣群奪過來變成自己的，那這對幾人個人實力的提升，簡直是無法想象的恐怖。　　在仙界，實力也就是一個仙人或者宗門立身的根本。　　那這樣的好東西，還真是除非腦子進水，徹底成了痴獃貨，才會不想要。　　他們想要，只是不好意思接受如此貴重的陣法心得，那現在一聽郭正陽還有要求，只要他們能做到，說不定就能心安理得接受這次交換，為自己再鋪開一條坦途光明的前景大道，這又讓幾人如何不激動？　　“是這樣的，我想幫周道友取出其體內的陰毒寶葯，恐怕只有貴宗的丹道典籍還不夠，所以，我不止想拿這些陣法心得去換取歸宗珍藏的丹道典籍，也想換取其他一些大宗門內，更多的珍藏，不過這件事做起來頗為麻煩，所以才想託付幾位道友幫忙，而且其他宗門來換的時候，咱們不用一次把所有典籍都交出去，可以分段交割，他們拿出什麼價值的丹道典籍，咱們就從這些陣法典籍里抽取價值略高的一段，回贈過去。”　　郭正陽書寫出來的陣法心得，經過系統整理后，的確是可以分為許多個篇章的，比如有的是側重防禦陣群，有的是側重攻殺陣群，有的是側重迷惑陣群。　　還有的是側重改造天地，讓天地自演殺機，但也有的側重如何把普通陣基物盡其用，使其能發揮出超越一般陣群數十倍的威能。　　林林總總，這些陣法知識輕鬆可以劃分為幾十個分類，而且也都是相對獨立的，就算是彼此拆分開拿出去交換，也不會讓人有拿到某一段后，沒頭沒尾完全看不懂的顧慮。　　這樣一來，郭正陽想用自己的陣法知識換取更多丹道典籍的事，也就有了可行性和操作性，只要你拿出足夠的丹道典籍，就可以換取價值差不多的陣法典籍，就算不是所有人都會心動，但心動的肯定也不會少。　　不過他卻打算把這件事交給化墟宗來操作的，畢竟這個工作可是很繁瑣的，郭正陽有那時間還不如早點拿着化墟宗的丹道典籍進入靈時府做研究。　　當然，讓他們幫忙做其實也是便宜他們，這件事一樣會給化墟宗帶來無數好處，首先就是，郭正陽會把所有陣法心得造詣都交給化墟宗一份，到時候對方等於掌握了全盤，只這好處就大的無法想象，否則，想全盤購買郭正陽書寫的陣法典籍，別說是化墟宗，一個九品宗門傾盡所有，都未必買得起。　　其次，化墟宗這麼做的時候必然會有無數宗門找上來，恩，只要外界眾多宗門知道郭正陽書寫的陣法典籍的價值，必然會有無數人聞風而動的，到時候也無疑幫助化墟宗擴大了太多太多的影響力。　　他們原本只是一個七品宗門，雖然不弱但也不算太強，可只要這件事張揚出去，讓外界知道這些典籍的貴重，那就算是大部分九品宗門，恐怕都會求到化墟宗頭上……　　這對他們也絕對是好事。　　至於那些九品宗門找上來后，是公平購買還是強行掠奪？郭正陽已經擺明了明買明賣，加上他的影響力和赫赫威名，估計只要不是腦子進水的，就很難會放棄公平對等的機會，把郭正陽這麼一個潛力無窮的超級妖孽得罪到死的。　　所以化墟宗做這事的話，災禍可能會有，說不定真有哪個特別不正常的大宗門不來購買交換，而是仗勢強奪，但這可能卻絕對很小，遠不如無形中為化墟宗增添的影響力大。　　又一番解釋，化墟宗幾位仙君卻又是面面相覷，久久無語。　　無語了片刻，最先接觸過郭正陽的化長老才猛地一嘆，苦笑道，“我還以為能幫你什麼忙，沒想到你這又是讓咱們欠你更大人情了，又是白送了一場好處給咱們，這……”　　“不能這麼說，若不是諸位，我也沒辦法把周道友救出來，這個人情也是很大的。”郭正陽卻再次一笑，看情況那邊很心動，而他計劃的事，似乎也馬上要步入正軌，所以他此刻心情倒也不錯。

# 第五百四十八章 郭氏陣典

　　“宗主，宗主！”　　“易長老？出了什麼事？”　　“是出大事了，若不是大事，我也不敢打擾宗主潛修，是這樣的，就在剛才，化墟宗有一位仙君來訪，言說從今日起，化墟宗內開始對外出售《郭氏陣典》。”　　“……化墟宗？什麼郭氏陣典？”　　“是郭正陽郭道友把自己的陣法心得領悟，詳細整理之後書寫出來的陣法典籍。”　　“郭正陽？呵，那小傢伙可有些了不起的，不過，不過他竟然把自己的陣法心得領悟整理之後拿出來出售？沒搞錯吧？還有，這也算大事？我知道那小傢伙實力超凡，真仙期就殺的數百真仙潰不成軍，還輕鬆擊潰了湖語成和嶺方，算是帝國第一真仙了，但聽說他最擅長的是丹道，以前在那幾百真仙追殺他時，每每在垂死之際都能以最短的時間內回復，其丹道造詣絕對很恐怖，除此之外，還有就是他那一套被譽為獨步仙界的劍技，也不簡單，但他現在出售自己的陣法心得？”　　“宗主，千萬不要小看那位的陣法造詣，你可能不知道，他在陣法上的造詣有多恐怖！就在幾個月前，郭正陽對外求助，想請人尋找兩個飛升者下落，結果化墟宗幫他找到一人，對方是被萬湖國千羽宗抓去做了葯鼎，囚禁在千羽宗宗門內……現在郭正陽竟然進去千羽宗把人救了回來，因為那個葯鼎體內的寶葯生長時間太長，早已經和他的一切都糾纏在了一起，很難根除，郭正陽才在尋求各方珍藏的丹道典籍，對外開出來的條件就是，用他整理出來的自己對陣法方面的心得領悟，換取各大宗門手中珍藏丹道典籍。”　　“恩？一個被萬湖國千羽宗囚禁的飛升者？被郭正陽救了出來？這麼說來，他的陣法造詣也不錯了？千羽宗，那可是萬湖國內的超一流九品宗門啊！而萬湖國雖然只是下遺族國度，但那也是強國，裏面的超一流九品宗門，可是比咱們虛息宗還強大的多啊，他竟然能悄悄潛進去把人救出來？”　　“……”　　“怎麼？我說的有什麼不對？”　　“郭正陽不是悄悄潛入千羽宗把人救了出來，而是他剛進去，就被發現了，受到千羽宗仙君追殺，但在被追殺時他卻反殺了三四十個千羽宗仙君，還竟然把千羽宗打造了千萬年的護宗陣群奪了過來，化為己用，最後仗着千羽宗的護宗陣群，逼的剩餘仙君不得不逃，最後，他則輕鬆帶着那葯鼎逃了回來。”　　“……”　　“宗主？”　　“……”　　……　　虛息宗，是飛影國內一個八品宗門，也正是統轄着化墟宗的八品宗門，而在此刻的虛息宗深處，隨着一段段話語響起，一身紫色仙袍，面容剛毅俊朗的魔紋族仙君，也正是虛息宗當代宗主的息宗主，徹底傻了。　　愣愣呆在原地，任由他身側的一名人族仙君低呼幾聲，甚至伸手在息宗主眼前晃了晃，這位名震一方的霸主仙君才終於猛地一驚，而後當場跳了起來，“噗～開什麼玩笑？郭正陽那個傢伙，我知道他很妖孽，但他也不可能恐怖到這種程度吧？他就算是最強真仙，也沒能力直接殺入千羽宗那樣的九品宗門，再從百千仙君手中奪走人家打造千萬年的護宗大陣吧？”　　“我哪敢消遣您，這是真的！”在息宗主跳着大罵時，易長老才也大大苦笑一聲，好吧，其實他倒是很理解自家宗主的心情，因為在之前來拜訪的那位化墟宗仙君把事情說出來后，他和其他幾個剛聽到這消息的仙君，也是根本不敢相信，也基本全都是傻愣愣呆了半天。　　再然後，那位來訪的仙君，就是拿出了一段截取自郭氏陣典的知識，讓虛息宗內最擅長陣法的仙君品鑒。　　等那位仙君稍微看了一點，就……凌亂了。　　時而激動，時而茫然，時而放聲大笑，時而眉頭緊鎖，看着看着，他才長長一嘆，言稱郭正陽的陣法造詣，真的是太超乎想象，這樣的陣法典籍，絕對值得虛息宗拿出一切來交換購買，哪怕他看的只是一個片段，但那片段里涵蓋的一些知識，已經讓那仙君觸類旁通，從而獲得了不少領悟。　　現在那仙君，更是在把玉簡交還給那位化墟宗仙君后，放下一句話就跑去了化墟宗。　　“真的是真的？”　　“千真萬確，間師弟稍微閱讀了郭氏陣典內一點片段，就大受觸動，迫不及待跑去了化墟宗，而他臨走前所言，就是說若他能全閱郭氏陣典，恐怕一身陣法造詣，都能再提升數十倍不止。”　　“……”　　“去化墟宗！”　　……　　再三確認都是一樣的回答，息宗主才也猛地身子一顫，徹底激動了。　　激動中更是一揮手，就閃身飛遁向外。　　開玩笑，郭正陽的陣法造詣竟然那麼恐怖？他闖進一個超一流的一品宗門，竟然都能把對方打造千萬年的護宗陣群給奪過來，這他媽得是妖孽到什麼程度的陣法造詣，才能支持他做出如此豐功偉績？　　畢竟他奪陣的時候，千羽宗不可能在一旁只是干瞪眼的看着，肯定是會控陣絞殺郭正陽，可就是這樣，對方還奪走了人家的陣群？　　這樣的事簡直就是不可思議，也足以說明郭正陽的陣法造詣，要遠遠超越千羽宗那群仙君不止一兩個等級。　　而千羽宗的陣法造詣是什麼水準？那畢竟是一個很強大的下遺族帝國里的超一流九品宗門，千道真君更是驚海王的親傳弟子！　　那千羽宗在陣法上的累積，絕對不會輸于飛影國內任何一個九品宗門。　　那像是虛息宗這樣的八品宗門，和千羽宗比起陣法心得來，也絕對是有着驚人的差距的，如此簡單一比較，那郭正陽把一身所學整理書寫出來后，其價值有多貴重，真的足以讓任何一個虛息宗仙人心驚肉跳，垂涎三千丈的。　　這樣的東西只要有機會，哪怕不惜一切都是要搶過來的，可現在竟然不需要去冒犯誰，不需要去搶，只需要那丹道典籍去換就行？　　這麼好的事，還去哪找？　　雖然直到動身的那一刻，息宗主還是有些不敢相信，郭正陽竟然能做到那些，不過理智的思索一下，這件事恐怕還真是千真萬確的，如果不是郭正陽真做下了那些事，他也絕不會這麼對外宣揚。　　畢竟這事太大了啊，你闖進一個帝國超一流宗門，把人家護宗大陣搶過來，還殺了幾十個仙君，這麼大的事根本是瞞也瞞不過去的，如果是假的，隨便哪個仙君去萬湖國打探一下就能看透真相，那再傻的人，撒謊也不會撒這種極容易被戳穿的謊言。　　所以在理智的思索后，息宗主又徹底激動了。　　此事既然不假，那代表的含義，就真的太大太大了啊！　　如果能得到郭正陽的一身陣法所學，也把自身的陣法造詣參悟到那種程度，那是什麼後果？什麼意義？　　意義就是一個這樣的大宗師，就足以讓任何一個九品宗門深深忌憚，不安，從而你能獲得的地位的影響力，也絕對會百千倍增長。　　所以前去化墟宗購買郭氏陣典，真的是宜早不宜遲，畢竟白痴也知道，郭正陽雖然打算用這些換取丹道典籍，但他肯定不會一直不停的兌換下去，去的早了你才能搶到好處，去的晚了，就什麼都沒有了啊。　　而在飛遁中，息宗主卻也不止一次有深深的感慨震撼起了郭正陽的恐怖，那個傢伙，還是真仙么？他以前在飛影國做出來的一串事，已經足以讓所有人轟動，聽說就是仙王陛下都因此而投來了關注的目光，因為那廝以前做的事，已經太妖孽了。　　而不少人也以為以前那些事，已經是郭正陽的極限了。　　可誰想到他卻又輕鬆打破了這麼極限！　　一個人就殺上一個超一流的九品宗門，殺了人家幾十個仙君，哪怕是下遺族仙君，那也是仙君啊，還奪走了對方護宗大陣群，……這豈不是說他不止是最強真仙，就算是對哪個九品宗門下手，對方都未必扛得住？一不小心就可能像千羽宗一樣被搞得灰頭土臉？　　這傢伙的恐怖，真是徹底超出了所有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了！　　那小子前陣子剛撼動了一次前帝國的仙人，把所有人都驚得不輕，但可以肯定，這一次之後，他恐怕又會把整個帝國都驚的天搖地晃，無法安寧的。　　而事實上，息宗主的想象和現實情況也差不多……　　等化墟宗一批仙人逐一走出仙門，對外宣揚郭正陽要用郭氏陣典換取丹道典籍，同時還為了驗證郭氏陣典的底蘊，而把郭正陽曾經在千羽宗做出的事已經簡化了不少才講出去后，整個飛影國，都在最短時間內，被震得一片死寂。　　幾乎每一個第一次聽到這消息的仙人，感應都是一片獃滯傻愣，再跟着就是發懵發慌，等好不容易反應過來后，卻也有太多太多仙人，都以最快的速度趕向化墟宗，當然，也有不少人急忙派人去萬湖國打探消息。　　再等被派出去打探消息的那些仙人回來，把消息帶回帝國后，整個帝國，就又一次史無前例的沸騰了。

# 第五百四十九章 成了

　　“成了，總算把手頭這些典籍參悟完了，果然，這些仙家珍藏的丹道典籍，對我的幫助還是很大很大的，我現在的丹道造詣，到底又到了哪一步？”　　“不過還是先把這些東西整理完善一下再說，三年了，仙界一年是729天，而靈時府外一天，等於府內一年，外界過去三年，我在府中也又過去了兩千多年，這還是指的仙界年，若是換算成凡界的地球年，這就又是六千多年歲月啊。”　　……　　時光一晃又是三年過去。　　三年後，一直借住在化墟宗潛修的郭正陽，於靈時府內又推敲完畢手中一卷丹道典籍，才猛地舒了一口氣，長身而起。　　仙界三年過去，他自從主動對外用陣法典籍換取丹道典籍開始，陸陸續續收來的典籍，數量多的都有些驚人，那些典籍，也不是每一卷都對他有用，但裏面有用的也真不少，足足用了府內兩千多年，才粗略的把一套套典籍觀看推敲完。　　哪怕還沒有進行系統的疏離整頓，郭正陽一樣感覺到自己的丹道造詣有了極大進展。　　參悟之前，他的丹道造詣已經直追天道，參悟之後，他的丹道造詣一樣無法和真正的天道媲美，但說起來一前一后，這差距一樣是天與地的差距。　　三年平平穩穩的參悟，就在化墟宗中，郭正陽沒有受到什麼滋擾，至少在飛影國內，從沒人打擾他，這也說明他在出售陣法典籍時的猜想並沒出錯，雖然無數飛影國仙人都知道他手中的陣典是寶貝，但那些仙人們有正常途徑可以換取購買后，還真是沒人起什麼強奪心思，甚至在開始出售陣典一個月後，就連飛影國那位妖羽王陛下，都派遣了一個仙人過來，主動用自己收藏的丹道典籍來換取郭正陽的陣典。　　妖羽王陛下都這麼明大明的採取公平交易的方式，可想而知，就算其他宗門勢力什麼的偶爾有人想強奪，在妖羽王來了一手后，也絕對不會再有任何異心了。　　而妖羽王派人來購買交換他的陣典，無疑也把郭正陽的聲望再次推高到了一個極限，一個前所未有的恐怖極限。　　這甚至比郭正陽曾經靠着陣法造詣奪了千羽宗護宗陣群，殺的千羽宗潰不成軍所造成的轟動還大。　　畢竟妖羽王也是活了五六萬仙界年的超級存在，他的一身實力並不是玉守大陸所有仙王中最強的，但在眾多仙王中，妖羽王的陣法丹道造詣卻是數一數二的，就是這樣的存在，在最初不知道誰向他進獻了一卷郭氏陣典的殘卷后，他都受到了不少啟發，更主動拿自己珍藏來交易，這事造成的轟動，恐怕到現在都還沒有消退呢。　　飛影國內，現在的郭正陽，聲望的確是只在妖羽王之下，以一個真仙的底蘊，論風頭卻是把好幾個九品宗門都壓了下去。　　而除了飛影國之外，就是附近的踏池國內，一樣有不少宗門拿着不少典籍來求購郭氏陣典。　　不過那些明買明賣的公平交易，對郭正陽本身並沒有多大影響，他一直都是在靈時府參悟，把那些瑣事交給化墟宗幾位仙君幫忙打理而已。　　至於郭正陽的大敵……也就是被他坑的體無完膚，幾乎再沒臉出來見人的千羽宗？這幾年裡倒是平平靜靜，從來沒有來找郭正陽報復的念頭，因為一連三年，千羽宗內那位千道真君，還有驚海王等人都一直是毫無音訊，依舊沒有從大衍國回來。　　最強的武力一直銷聲匿跡，千羽宗那幫仙人只要不傻，就絕不會派人來自取其辱。　　若非如此，郭正陽也真不會順順利利一直參悟下去。　　而不管怎麼說，現在又參悟了那麼多典籍，丹道造詣再次突飛猛進，郭正陽對於是否能解決周易青等人體內的寶葯，也有了不小把握。　　所以在起身放鬆似的於靈時府遊走了片刻后，他才又重新坐了下去，準備把之前所有新得的知識，和原本擁有的知識系統梳理一下，把所有的一切徹底融匯在一起。　　這件事也不簡單，同樣是很繁瑣浩瀚的工程。　　郭正陽又足足在靈時府參悟了一年，恩，外界一年，府內七八百年時間，他才終於一躍而起，一閃身就出現在了周易青等人所在的洞府內。　　劫殺了那麼多真仙仙君后，郭正陽所控制的隨身仙府，此刻的確是多的不計其數。　　而在出現后，看到一樣在潛修的周易青，郭正陽才靜靜站在那裡等候。　　等待中，一道倩影倒是突然從遠處而來，見了郭正陽先是一驚，很快就又笑着問好。　　“梁道友？你來的正好，我最近在丹道典籍上有了新突破，也正準備一個個去找你們呢。”在那倩影問好中，郭正陽才笑着開口。　　這來的是梁敏之，和周易青關係有些不淺的女仙……　　不過說起來這兩位的關係會有些曖昧似的發展，根本原因還是在千羽宗，因為周易青體內的明極草，還有梁敏之體內的暗虛草，本就是同出一源，一光明一陰暗，彼此相輔相成，才能發揮到最大功效。　　當初兩人逐一被選為葯鼎，配對孕養后，即便他們原本不認識，可在千羽宗壓迫下，卻不得不被迫心心相交，一切都交合在一起，互相滋養體內兩株寶葯。　　如此境況下過了一年又一年，加上兩人本就是同屬人族飛升者，同是葯鼎的同病相憐，才導致本屬於被迫的一男一女，逐漸發展出了真正的相依為命的感情。　　不過這些原因在現在並不重要了，笑着說了一句后，郭正陽才走到梁敏之身前，先是散發出仙識探入梁敏之體內，細細推敲一番后，他才又閉目思索，頓了幾十個呼吸，郭正陽手一招，自手指間就湧現一股清流，順勢一牽，沒入梁敏之前額。　　又是幾十個呼吸過去，梁敏之的外觀，就驟然出現了大變化。　　原本她的形態還是比較枯槁，面色凄白無力，身軀枯瘦，但在這清流沒入后，逐漸就變得豐盈光潔起來。　　郭正陽同樣能感覺到梁敏之體內的暗虛草，彷彿時光倒流一樣逐漸縮減，原本抽取了梁敏之無數生命力而誕生壯大的暗虛草，竟是一點點退回種子形態，而被它汲取來的生命力，又逐一流入梁敏之體內。　　變化持續了百來個呼吸，郭正陽再次一招手，從梁敏之體內就飛出一枚種子，正是暗虛草的種子，而梁敏之已經成了一個風姿綽約，神采飛揚的絕美婦人。　　關鍵是神采，她的神采再不復之前的枯瘦乾涸，而是充滿了明媚生機。　　“啊～沒了？真的沒了？”　　同樣清晰感受到了體內的變化，梁敏之在恢復全省姿態后，當場就激動的掩着櫻唇放聲大哭。　　“怎麼了？怎麼……”　　或許是哭聲太大，驚動了之前正在潛修的周易青，下一個呼吸，周易青已經從府內遁出，但遁出來后，他驚疑的話語才說了一半，就猛地盯着梁敏之發起了呆。　　“周師兄，該你了。”郭正陽才也一笑，轉身看向周易青。　　果然是可以了。　　雖然在來之前，已經對自己的丹道造詣有了十足的信心，不過沒有經過實踐證明的信心，畢竟還不是那麼堅固，可現在親眼看到徹底把那株陰毒寶葯從梁敏之體內抽出來，郭正陽的心情，也徹底變得驚喜起來。　　哪怕直到現在，他動手的對象也只是梁敏之這樣只溫養了四十多年寶葯的葯鼎，若是對上那些毗鄰成熟體的葯鼎，還未必有絕對把握，但他估計，就算對上那些接近成熟的葯鼎，他至少也能做到封印。　　事實也的確如此，又是半天後，等把所有葯鼎都聚在一起逐一動手，最後三百多葯鼎，足足三百出頭的，都被郭正陽徹底剝離了其體內的陰毒寶葯，也只有寥寥二三十人，郭正陽還沒有絕對把握取出那些寶葯，但也基本都封印成功。　　處於封印狀態下的葯鼎，還是有着潛藏的生命危險的，但只要封印不破，他們就能生存下去，也能修鍊突破。　　只是等於體內時刻多了一個炸彈罷了。　　而哪怕事情到現在也沒有盡全功，可在做完這些后，以前被圈養的一眾葯鼎，也都激動的或放聲大哭，或一直跪在郭正陽面前不停叩拜，哪怕是郭正陽拉都拉不起來。　　“諸位，之前你們體內有寶葯，就算離開了這裏也隨時可能喪命，所以郭某才留下大家，不過現在你們體內的藥物基本都被取了出來，從此以後也算天大地大，盡可隨意翱翔，現在想離開的，也可以隨意，……”　　場面亂成一團，大把曾經在凡界雄霸星空的霸主們都是或哭的撕心裂肺，或不斷磕頭叩拜，郭正陽在無奈之下才又輕咳一聲，笑着開口，希望轉移這些正處於激動狀態的仙人的注意力。　　只不過等他一句話落地后，正哭的仙人倒是不哭了，不過卻全都擦着淚恭敬站在郭正陽面前，一聲不吭，那些在地上叩拜的，也是漸漸起身，同樣拿着沉默姿態看來。　　沒有人說話，但幾乎每個人臉上都擺明了寫着不願意走，願意就此追隨郭正陽的心態。

# 第五百五十章 還沒有消息么？

　　“終於回來了，回道兄，這次可真要恭喜你了，得了如此重寶，恐怕道兄就是想在玉守大陸登頂，也不是沒希望。”　　“還說我，你的收穫，似乎也不差嘛！”　　……　　晴朗的天空下，玉守大陸中部一帶，大衍國皇城，隨着幾道光影憑空閃現，看一眼下方磅礴城池，高空中才響起一聲大笑。　　發出笑聲的是一團波浪似的水光，那就彷彿一片方圓各有數千米的小池塘被搬上了天際，不斷在虛空跌宕起伏。　　隨着那水光里的笑聲，另一側，一名風度翩翩的人族中年也笑着回話。　　回來了，他們這一行，積聚了大衍國和萬湖國最頂尖一批戰力的仙人群體，在歷經五年多后，終於回來了。　　五年時間，對於壽元動輒上萬年的仙人來說，絕對不長，但想起五年來眾人的經歷，就是這縱橫兩國的一批頂尖強者，一樣是心有餘悸，不過比較起這一次的收穫來說，卻幾乎是每一個人都深感值得。　　“什麼人？！！……陛下？參見陛下！”　　“恭迎陛下回歸！”　　……　　也是在笑聲里，下方大衍國皇城內也遁出來一道道身影，但那些遁出來的身影，剛有人喝了一聲，就馬上大驚，跟着所有遁出的身影就紛紛在虛空中叩拜。　　全都叩拜向那丰神俊朗的人族中年。　　那一位，也正是整個大衍國之主，回道王！　　而回道王不止是大衍國之主，更是全玉守大陸內，所有下遺族仙王中的最強者，沒有之一，他一手創立的大衍國，國力強盛的比飛影國踏池國那樣的飛升者帝國還要強大。　　“哈，回道兄，你這幫孩兒，可是太沒眼力了，竟然都感覺不出你的氣機，看到了你才知道是你……”　　在一群大衍國仙人恭敬的叩拜中，回道王附近的那一團水光倒是波浪一閃，放聲大笑。　　很明顯，這隻是對方心情不錯時，打趣一下大衍國仙人罷了。　　只是隨着這笑語，一群正在參拜的仙人才突然紛紛側目，竟全都是視線古怪的看向了那水光，不止是看着那一片水光，就是水光後方一群仙人里，也有一名仙人吸引了不少古怪的視線。　　“咦？”　　見了這一群仙人的古怪反應，水光倒是一顫，很驚訝的輕咦了一聲。可不是么，他剛才只是笑着打趣一聲，而按照常理，在自己打趣后，那幫傢伙應該也是誠惶誠恐的向他參拜一番，才是正理，畢竟他也是堂堂仙王，雖然實力比不上回道王那麼妖孽，但他也是所有下遺族仙王里數得着的，實力比起飛影國、踏池國那飛升者仙王也不差多少的萬湖國驚海王！　　這幫傢伙誠惶誠恐向他參拜才是正理，可他們現在不止不參拜，反而全都拿着那麼怪異的眼神看來？不只看他，還有他身後？那是千道真君？？他的得意弟子？　　在驚海王驚訝中，在他後方被注視的千道真君一樣是疑惑不已的瞪圓了眼看來，怎麼回事？　　“放肆！”倒是回道王也在眼中閃過一絲詫異后，才皺着眉輕喝，呵斥那群無禮的仙人。　　這一下子，一群仙人才紛紛大驚，而後全都一邊參拜一邊說著賠罪的話。　　“哈，你們這幫小傢伙，到底怎麼回事？難道本王哪裡出了丑么？讓你們這麼注視？”　　驚海王倒不以為意，只是笑着反問。　　而一群失禮的大衍國仙人當然是不敢亂說，也一個勁繼續賠罪認錯。　　“說吧，到底怎麼回事？難道在我們離開這些年，發生了什麼？”這一次，又是回道王冷聲開口。　　伴隨着這位帝王的發問，一群仙人才再不敢隱瞞，直接就有人先小心翼翼的看了驚海王和回道王一眼，才又怪怪的看向千道真君，“稟陛下，在你們離開的這些時間，是出了些事，不過出事的是千道真君麾下千羽宗……千羽宗，被人破宗了。”　　“什麼？”　　“我宗門被破宗？？”　　……　　這一下子，剛返回來的一群仙人頓時紛紛大驚，不過個人反應也大不相同，回道王一方只是略顯驚訝，但千道真君卻直接就毛了，還有他身邊好幾個仙君，都當場驚得跳了起來，更是在一瞬間就綻放出無窮殺機。　　就是原本像是一汪春水一樣肆意蕩漾的驚海王，同樣猛地凝滯下來，伴隨着那波浪平息，四周虛空都突然像是被凍結了一樣。　　畢竟，千道真君可是他最看重的親傳弟子之一，而這次也是他帶走了千道真君乃至其宗門內一批最頂尖武力，若是在這樣情況下其宗門被毀，那驚海王這做師尊的，一樣會惱羞成怒的。甚至就算這不是因為他帶走了千羽宗一批頂尖戰力，才導致千羽宗被破，可千道真君身為他親傳弟子，就這麼被人破宗，那一樣是在打他驚海王的臉啊。　　所以他的震怒，也絕對不是虛的。　　只不過情緒變化正劇烈的一群仙人，卻又隨着彙報者的后一句話，當場就懵了。　　“不過，不過千羽宗被破宗，損傷倒是不大……因為破千羽宗的只是一個真仙，一個飛升者真仙殺進千羽宗內，在千羽宗有七百多仙君鎮守的情況下，奪了其護宗大陣，斬殺三四十名仙君，然後又驚得其他千羽宗仙君落荒而逃，……”　　彙報事情的仙君，在逐漸彙報中的確是小心翼翼，時刻提放着驚海王等人的情緒，似乎生怕對面聽到這些消息后失控一樣，隨時準備跑路似的。　　而他們看向驚海王和千道真君等人的視線，一樣是充滿了詭異。　　對驚海王也就算了，這種詭異隱藏的很深，很複雜，因為他們不敢，但對上千道真君一批仙君時，這種詭異就不用那麼忌憚畏懼，可以多少釋放出來一些，而那裡面所蘊含的憐憫、鄙夷、甚至忍俊不禁等神色，也精彩到了極點。　　說的也是啊，一個足有七八百仙君坐鎮的宗門，被一個真仙殺上門，竟然殺的你們落荒而逃……這，這還真是前所未有的滑稽荒誕事件了，這件事在讓郭正陽的威名無止境攀升中，與之相對的千羽宗，卻真的成了整個大陸的笑柄！　　畢竟事情已經過去了好幾年，有些事也的確是瞞都瞞不住，哪怕千羽宗內那些仙君想隱瞞，可因為郭正陽要彰顯自己的陣法造詣值得其他仙君們拿寶貝去換，所以對這事不止沒有刻意遮掩，還主動宣揚了一些，所以這些事也早已在全大陸範圍宣揚。　　“噗～”　　驚海王、千道真君等人被這一個回答搞懵時，回道王卻噴了，從鼻子里噴出來一團水霧，而後一張臉也瞬間扭曲，詭異到了極限。　　開玩笑吧？這就是此刻回道王心中唯一的想法，但他卻知道自家仙君在如此場合下，根本不可能拿這種事開玩笑，所以那就是真的了？　　而堂堂千羽宗，驚海王這樣的強勢仙王麾下極為看重的真傳弟子所創立的超一流宗門，雖然宗內頂尖力量被抽調乾淨，可畢竟還有七百多仙君坐鎮，還有打造了千、萬年的護宗大陣，如此宗門竟然被一個真仙給破了？　　知道這不是開玩笑，回道王也真噴了！　　他總算明白，這剛遁出來的一批自家仙君，為什麼看向驚海王等人時臉色會這麼古怪了。　　“轟～”　　就是在回道王噴氣時，一股磅礴的殺機，才突然就從驚海王體內湧現，殺機初放，回道王才馬上大驚，揮手放出一方夜幕，把驚海王都籠罩了起來，“驚海道友，息怒。”　　“息怒？無恥小兒，仗着本王不在，如此欺我弟子，你要我怎麼息怒！！”　　隨着回道王的勸慰，夜幕內倒是翻滾出一片凄厲的話音。　　後方千道真君等人，一樣是紛紛即怒又臊，雖然沒說話，可表情也都精彩到了極點。　　而回道王，則在瞥了即怒又臊的千道真君等人一眼后，才又急忙苦笑着開口，“我當然不會阻止你出手復讎，但現在那飛升者真仙又不在我大衍國皇城，……”　　好吧，回道王也不知道自己此刻什麼心情。　　他真的想捧腹大笑，堂堂一方仙王的真傳弟子，建立的宗門竟被一個真仙破滅，這還真是把千道真君和驚海王等強者給刺激的若不發動反擊，恐怕就再沒臉在大陸立足了吧。　　不過他此刻一樣在感慨，那到底是一個多麼妖孽的真仙啊，竟然只是真仙境，就做出了這麼恐怖的事，他雖然還不知道那個飛升者真仙的名字，但此刻也忍不住蛋疼起來，這到底是從蹦出來一個這樣的妖孽？　　真仙竟然都欺負到仙君仙王頭上了，還把人家的臉面都撕的支離破碎。　　他是踩着千羽宗上位了，但這一次，也的確是把千道真君和驚海王得罪到死了吧。　　“還沒有消息么？這麼多年打探，都沒有一點消息，看來，林師侄倒是凶多吉少了。”連回道王都在驚嘆這到底是從哪裡蹦出來一個這樣的妖孽時，被人念叨着的妖孽，此刻卻正在飛影國化墟宗內，皺着眉嘀咕。　　是啊，郭正陽並不知道千道真君以及驚海王等一批超級強者已經回歸，此刻的他，卻正在為林師侄的下落髮愁，多年過去，有那麼多仙人幫他打探消息，可直到他基本都把周易青等一批葯鼎體內的寶葯取了出來，還是沒人有林師侄的下落，這情況，真讓人有些擔憂。　　連他都不得不懷疑，那位飛升的師侄，是不是運氣差的早已經隕落了。

# 第五百五十一章 澎湃熾烈

　　“以你現在的名望，有那麼多大宗門大勢力幫忙尋找，找了這麼多年都還一直沒消息，恐怕咱們真要做好最壞的打算了，李師弟這一脈，還真是有些不幸啊！”　　化墟宗內，等郭正陽把再一次搜尋無果的消息告訴周易青后，周易青卻也苦笑起來，“說起來，我雖然一飛升就被人抓去奴役，但比起李師弟這一脈，也已經算好的了。”　　可不是么，他雖然在飛升后的遭遇凄涼的驚人，先是被奴役了幾十年去做苦力開礦，後來又被抓去做葯鼎，但比起上界山八祖中的李長慶一脈，已經算好的了。　　上界山八祖，已知的四個渡劫者，郭正陽和周易青是飛升的，李長慶和杜雲博死在了天劫下，而那個林師侄也正是李長慶的弟子，到現在都還沒他的消息，只要有點理智的，恐怕就都知道那位是凶多吉少，極有可能已經隕落。　　“是要做好最壞的心理準備，但事情也並不一定，玉守大陸這麼大，說不定他就正躲在什麼地方呢，而幫我打探消息的也多是飛影國的大勢力，未必能把耳目布滿其他十個國度。”周易青苦笑中，郭正陽也笑着搖頭，雖然到現在，尋找林師侄的事已經進入了僵局，能得到好消息的可能性很低，但這事也不是沒有一點希望，至少他們也沒得到那位林師侄的死訊，“就算用普通方式找下去，一直都找不到他，但等我修為提升，提升到仙君境，再用秘法嘗試一下，說不定就能找到呢。”　　“秘法？”周易青愣了下。　　郭正陽再次笑着開口，“你忘了？當年咱們鎖定馮輝的氣機時，可是用過生死台的。”　　一句話，周易青也恍然大悟。　　可不是，他們還沒走出靈域的時候，郭正陽當年和馮輝之間鬧的不死不休，就是靠着生死台鎖定了馮輝氣機，逼得對方不得不和郭正陽一絕生死。　　而生死台那種東西，就是只要能煉化你一縷氣機，那不管你躲到哪裡，都能感應出你的方位。　　“以我現在的能力，在定人方位的手段上，早已經超脫了生死台那種寶物，只要煉化誰一縷氣機，就能感應出其大概方位，而不再需要像生死台那樣一旦鎖定感應之後，就必須要分出生死，不過這種手段也有兩個缺陷，首先就是若距離太遠，那我就感應不到，又或者目標身邊有極強的干擾之力，一樣容易感應不到，當然，如果我修為足夠的話，不管是距離還是干擾，也都是能削弱的。”　　郭正陽再次笑着解釋。　　他在託人尋找周易青等人下落之前，就已經施展過類似秘術去追蹤兩人方位，但都失敗了而已。　　這也不奇怪，這種追蹤感應秘術，距離近了還好說，但距離一旦太遠……比如當初郭正陽在飛影國定海宗催動術法感應，而周易青卻在萬湖國，這距離就像是凡界毒輪星系和混亂星系之間的距離。相隔的那麼那麼遠，他感應不到再正常不過。　　而在後來，郭正陽抵達千羽宗外時，隱藏起來的那些天，一樣催動秘術感應過，但依舊是失敗，否則他就不會第一次撲了個空，而那一次失敗就不是距離太遠，而是干擾之力太大，這種干擾，一是因為隔着千羽宗布置了那麼多年的陣群，秘術感應會被陣群之力削弱，另外就是周易青的生命力已經快被體內寶葯抽干抽凈，雖然那寶葯生機旺盛，但寶葯在抽取了他的生命力后，已經衍生出了另一種新的生機，和他本人還是不同的。　　周易青自身生機，在寶葯氣機壓制下，被遮掩的極深。　　兩種方式的干擾，才讓郭正陽再次感應失敗。　　不過這影響感應的兩個方面的因素都是可以削弱的，只要郭正陽修為不斷變強，越來越強大，就可以感應到更遠距離的空間，也可以靠強大修為削弱那些干擾。　　只要那位林師侄沒死，等郭正陽進入仙君境，所能感應的距離就會再一次大幅度加強，而就算仙君初期不行，可他還能修鍊到仙君中期、後期。　　只要林師侄不死，總有一天，能感應出的他的方位的。　　“這倒是，那咱們現在？”在郭正陽笑語下，周易青才也驚喜的點頭，他的確是把這點給忘了。　　“現在是該向化墟宗這幾位道友道別了，我在這裏，能潛修到把你們體內的寶葯剝離出來，已經很不錯了，若是再在這裏提升修為，恐怕並不合適，因為指不定哪天，萬湖國那幫人就會殺過來的。咱們能有感應人的秘術，那些站在最巔峰的仙君仙王，一樣不會卻此類秘術，而我上次去千羽宗時，氣機已經被那天魂目鎖定，只要等在大衍國探寶的驚海王和千道真君等人回歸，絕對有能力感應出我的大概方位，所以咱們是要離開，然後尋一處安穩之地，我再布置下一些迷惑干擾的陣法禁制，爭取再多提升下修為。”　　郭正陽也再次一笑，他當然不會忘記自己大鬧千羽宗的事，也絕不會天真的以為那件事就這麼過去了。　　前幾年千羽宗內無人來找他麻煩，只是那邊頂尖戰力基本都不在。　　一旦等那些最頂尖的戰力回歸，麻煩絕對會紛沓而至。　　畢竟，他有可以靠着某位仙人一縷生命氣機，就能感應出對方方位的秘法秘術，那些最頂尖的仙君仙王能沒有么？　　這類秘術可是連凡界的不少大修士都會的，仙君仙王必然也都修習的有，差別只是各自秘術強弱，或者施展秘術后能感應的範圍是大還是小罷了。　　而郭正陽也絕對不會小看那些最頂尖的仙君以及仙王，在此類手段上的造詣。　　前幾年一直逗留在化墟宗，是因為他要靠着化墟宗幾位仙君幫忙，來交換收取更多的丹道典籍，也是需要花時間去參悟那些典籍，去救周易青等人。　　現在事情已經做完，他的確該走了。　　也要防備自己被突然回歸的千道真君、驚海王等人鎖定氣機，突然殺到眼前。　　說做就做，在隨後郭正陽就輕車上陣，用仙府裝載周易青等人，和化墟宗幾位仙君一一拜別，再通過化墟城的傳送陣，遠離化墟宗，最後幾經輾轉，隨意在飛影國某地尋了處偏僻場所，他才開始布陣。　　而就在郭正陽找到靜修地點開始布陣時，萬湖國千羽宗。　　宗門最深處，一道道身影全都是黑着臉站在一顆異樹下，寂靜無聲。　　一片寂靜中，千道真君倒是閉目感應了一番，才猛地攤手一抓，前方異樹里，一顆奇異果實里就被抓出一股股無形波動，被千道真君抓在了手心。　　“這就是那小兒的生命氣息？不管他此刻身在哪裡，老夫一定要把他找出來，千刀萬剮！”　　天魂目，是千道真君從驚海王那裡求來的異寶，一顆高約幾千米的龐大奇樹，筆直的樹榦上方是雨傘華冠一樣伸展的翠綠色枝恭弘=叶 恭弘，而在無窮的繁茂枝恭弘=叶 恭弘間，凝結出來的，卻是一顆顆類似於人類眼珠似的果實。　　把這種異寶載種在一方天地間，此物就能和該處天地徹底融為一體，彷彿靈魂入住肉身，和當處天地完美融合，不分彼此。　　這樣的情況下，的確是稍微有些風吹草動，都逃不過天魂目的監控。　　而一旦有陌生的生命入侵，天魂目那些眼球狀的果實，就都會抽取那些生命的一縷氣機，就是仙王來了，一樣很容易被竊取監控。　　原本是歷經艱險，從某個上古仙王府邸內探險而歸，伴隨着巨大的收穫，千道真君一行的心情，也是史無前例的興奮。　　可這種興奮在突聞災厄之後，就徹底煙消雲散。　　堂堂千羽宗，竟然被一個飛升者真仙破了宗門，最後更驚得數百仙君都在卷鋪蓋準備逃亡，這樣的事，真是讓千道真君都臊的想死。　　哪怕這是因為那個真仙太妖孽，哪怕這是因為當時的千羽宗不在巔峰狀態，最強的一批武力幾乎都不在宗內，只有大長老一個在，其他實力和大長老差不多的十多個頂尖仙君，都隨着驚海王一起去了大衍國。　　若是當時他們都在宗內，那郭正陽再想做到那樣的豐功偉績，也絕對很難很難。　　別的不說，像是千羽宗大長老這樣的強者，郭正陽全力施為，都無法對他造成太大傷害，那種斬神絕技對大長老影響都不大，但他當初能逐漸吞食一批批陣群，也基本是靠那戰神絕技驚走了一批最擅長陣法的仙君，才能順利實現，若是當初其他十多個實力和大長老的頂尖仙君也都在宗內，一直在附近防護阻止，郭正陽再想逐步蠶食千羽宗陣群，難度絕對會暴增十多倍。　　所以千羽宗會落得那樣的下場，的確是因為頂尖戰力都不在家，被人鑽了空子的緣故。　　可就算明白這些又如何？　　事實就是千羽宗這樣的超一流宗門，竟然被一個真仙給破了。　　外界那些仙人，可不會管你頂尖戰力在不在，他們只知道，當時千羽宗還有七八百仙君，就被一個真仙欺負的屁滾尿流。　　宗門上萬年才樹立起來的威嚴，就在那一朝盡喪，徹底成了整個大陸的笑柄！　　可想而知這一刻，千道真君等人對郭正陽的感情，又有多澎湃熾烈！

# 第五百五十二章 動手吧！

　　對郭正陽的恨意已經無法再用簡單的言語來形容，所以在從天魂目內抓取到郭正陽一縷氣機后，千道真君也很快展開秘術，去感應郭正陽的下落。　　但片刻時間后，千道真君一張臉卻又徹底陰沉了下來。　　“找不到，我竟然感應不出那小兒的方位？？”　　“什麼？找不到？”　　“掌門師兄，你的實力施展最強的感應秘術，就算搜不遍整個大陸，但我萬湖國距離飛影國並不遠……”　　……　　隨着千道真君的話，其他一些圍在附近的千羽宗仙君也紛紛大驚。　　“應該是他早有提放，施展了什麼手段干擾了，以那小兒的陣法造詣，若是在身邊布下重重禁制，我感應不出來，也不算太奇怪。”千道真君倒是在左右話語中，沉吟片刻，才再次開口。說著話的時候，他的臉色卻也更加陰沉，想報仇，都找不到對方的下落？大致方位都感應不出？　　“看來，只有請師尊出面了，若是師尊施展此類秘術，那隻要郭小兒不離開玉守大陸，就絕對逃不出師尊感應！”　　丟下一句話，千道真君才封印住手中郭正陽的一縷氣機，快速走向傳送陣。　　找不到目標雖然讓他惱怒，但畢竟早知道郭正陽的陣法造詣驚人，所以他也有一點心理準備，現在，他也不得不請驚海王出手了。　　而請驚海王出手倒也並不麻煩，畢竟在回來之前，驚海王對於千羽宗宗門被破一事，也是充滿羞怒的，只是一開始千道真君覺得這種事若能不請驚海王出手，就最好不請。　　其他什麼都不說，一個堂堂仙王，雄霸大陸的強橫角色，若是主動對一個真仙下手，傳出去也是一個笑話，也會讓驚海王面子掉落不少的。所以若是他自己能解決，他也真不想請師尊出面。　　但現在就是不想請驚海王出手也不行了！　　通過傳送陣抵達萬湖國皇城，又只是幾刻后。　　連綿無盡的皇城深處，一聲驚疑的話音就驀地響了起來。　　“好傢伙，這小賊的陣法造詣果然夠妖孽，竟然連我都無法鎖定他的準備方位？”無盡殿宇中，伴隨着一道驚疑的話音，站在一片水光不遠處的千道真君等人才紛紛大驚。　　不過那水光也很快就再次開口，“你們放心，我已經確定了他的大致方位，那小賊現在還在飛影國，大約是飛影國中部……恩，應該是兩個八品宗門之間。”　　這句話后，千道真君等才紛紛大喜。　　只是喜色過後千道真君才又一皺眉，“只有大概方位，還是在飛影國內，恐怕也有些不妥吧？如果是在我萬湖國，就算把那一帶天地都徹底摧毀，咱們也不用顧忌，但在飛影國，若是……”　　可不是，雖然確定了郭正陽的大概方位，但這也真無法徹底解決問題啊，畢竟飛影國內還有一個妖羽王在，若是他們鬧出太大動靜，妖羽王能眼看着他們一群下遺族去鬧事而無動於衷？　　“妖羽王交給我！本王這次收穫也算不錯，正好可以去找他試驗下成果，我拖住妖羽王，你們再去找那小兒算賬。”　　隨着千道真君的話，一片水光才驟然沸騰翻滾，翻滾中更是殺機四溢。　　目標只是一個真仙，驚海王這樣的超級巨頭，還真是也不好意思向郭正陽下手，不過若是他出手拖住妖羽王，再讓千道真君等一批最頂尖的仙君去尋找郭正陽的下落，也足夠了。　　一句話后，驚海王才又冷眼看向前方，“木坤、青理，你們帶領驚波衛和千道一起動身，務必要把那小兒拿下！”　　“是！”　　幾個被仙君，立刻齊聲應是。　　倒是千道真君動了下嘴角后，才也急忙開口道謝。　　只是鎖定了郭正陽大致方位，他們去那裡之後想把郭正陽找出來，恐怕只有把當地一切都摧毀，才能把郭正陽從茫茫虛空中逼出來，而一旦那樣子的話，事情無疑會鬧的很大的。　　就算飛影國妖羽王會被驚海王纏住，無力脫身。　　但飛影國除了妖羽王外，其他仙君們會不會坐視不理？這畢竟是一群下遺族仙君深入飛升者地盤鬧事，萬一惹來大批飛升者仙君截殺，那就算千道真君也很自負，一樣不覺得自己能力抗飛影國大量仙君。　　所以，若他不止帶着宗門內十多個最頂尖的仙君動身，而是再帶上皇城內，驚海王麾下一批最頂尖仙君，集結起來一股讓誰都無法忽視的力量，那飛影國仙君們就算看不慣，也未必會出手阻攔他們。　　開玩笑，若是只有十多個最頂尖的仙君巔峰深入飛影國鬧事，那隨便來三四十個超一流飛升者仙君，就能吃下他們。　　但若是他們去上幾十近百個最頂尖仙君呢？這樣一股武力，任何一個九品宗門也不敢貿然插手？他們就算想交好郭正陽，也絕不會冒這種生命危險，大戰一起，數十上百最頂尖的超一流仙君動手，動輒就會有隕落可能的。　　所以驚海王這命令，讓麾下一批最頂尖仙君動身一起去，並不只是為了截殺郭正陽，而是用這股恐怖的武力，去震懾的那些飛升者仙君不敢輕舉妄動。　　想明白這些，他自然也就不會拒絕了，只會感激。　　一聲令下，一道道身影才快速集結，動身。　　通過一個個傳送陣，包括驚海王在內還有八九十名仙君，很快就抵達了萬湖國邊境，就算這時，眾人也沒有分開，而是還有驚海王帶着快速遁入飛影國深處。　　直到驚海王抵達了帝國深處，他才笑着把千道真君等人放了出來。　　“那小賊就在這一帶，長寬各三四萬光里範圍，你們動手吧，只要把這一帶徹底摧毀，他就再無法藏身，我現在就去飛影國皇城，妖羽老兒就算知道這事，也難有能力分心。”　　大笑一聲，驚海王才快速遁向飛影國皇城，換了以前他也就是和妖羽王半斤八兩，兩個仙王站在一起基本是平分秋色，這種情況下，他是絕對不敢殺進妖羽王老巢的，不過這一次去大衍國那上古仙王洞府探索，他可是得了不少好處，他現在也有絕對底氣能纏住妖羽王。　　等驚海王一走，千道真君才也馬上看向前方，目光深沉的看向天際盡頭，幾眼后，他才收回視線，對着幾名仙君大笑，“木坤兄，青理兄，接下去可要多勞煩兩位兄長了！”　　驚海王麾下驚波衛，無疑是整個萬湖國內，除了驚海王之外的最強武力，是仙王近衛，這八十名驚波衛也全是仙君大圓滿，雖然談到個體武力，或許裏面能超越千道真君的並不多，最多只有寥寥幾個，但驚波衛卻極擅長合擊群戰，隨便一小隊五個仙君一起，就能碾壓千道真君。　　而驚波衛的正副首領，就是木坤和青理兩大仙君巔峰。　　他們的實力，也絕對絲毫不遜於千道真君，同樣的，就算是飛升者仙君，能超越他們的也沒多少，畢竟普通飛升者雖然遠比一般下遺族可怕，但他們在場的，又有哪一個不是下遺族最出類拔萃的？　　這樣一群武力全力發動后，足以碾壓飛影國內一個九品宗門了！　　所以就算會在這裏掀起大動靜，也不用太顧及飛影國仙君會強勢鎮壓。　　這不是他們鎮壓不了，而是一旦來鎮壓，就算飛影國所有九品宗門集結起來，也至少要隕落一兩成仙君吧？他們會為郭正陽拚命么？　　“千道兄說笑了，那小賊敢破你千羽宗，可不只是踐踏你的尊嚴，就是陛下的顏面，也被他落了個乾淨，他敢做這種事，就等着受死吧！”　　“說的是，當日咱們不在皇城，這次，看那小賊往哪裡逃，動手吧！”　　“動手，那小賊極為擅長空間禁制，先把這一代的空間封印，再徹底摧毀一切！”　　……　　怒笑幾聲，一群聚集在一起的仙君才紛紛分散開，驚波衛是五人一組，分成十六個小隊，而千羽宗最頂尖的十多個仙君，一樣分成兩批，跟着就快速沖向西面八方，布陣！　　這是布施的禁空大陣。　　一種種平日里足以讓任何仙人看了就眼饞的空間至寶，也在最短時間內被紛紛打入陣群，或者虛空之中，來封禁壓制空間。　　陣法一成，周邊數萬光里之地，徹底被鎮壓。　　八九十名仙君才又紛紛長笑一聲，又從各個方向開始，紛紛發動最強力的工殺手段，快速摧毀這一帶所有一切。　　哪怕這一帶荒野中也有部分飛升者仙人在游弋，或者還有幾個小宗門在。　　但這些根本沒人顧忌！　　轟～　　一道道驚濤駭浪般的殺機，從八方湧現，瘋狂合圍着摧毀向中央。　　而殺機也是剛起，一道道震驚的身影就紛紛在大陣中或者附近閃現。　　“怎麼回事？”　　“什麼人？”　　……　　仙王帶着一批最頂尖的仙君出現，布殺陣摧毀天地，一般仙人當然發現不了，所以這一帶的飛升者還真是現在才發現不妥。　　可就在一道道身影遁出后，在殺陣外的還好說，只是瞠目結舌，渾身發冷的看向遠處的天地被瘋狂摧殘破滅，而殺陣內的，卻是眨眼間就被屠殺乾淨。

# 第五百五十三章 繼續

　　“果然來了！嘿，幸虧早有提放。”　　飛影國某地，八九十個仙君大圓滿巔峰布下禁空大陣，更開始着手摧毀那一帶的一切，準備把郭正陽從茫茫虛空中逼出來。　　但就在他們不顧一切攻殺中，遙遙遠處，距離當地大約上千萬光里之地，一片虛空中，藏身仙府內修鍊的郭正陽才突然睜開眼，神色奇異的看了眼西方，嘴角也露出一絲笑意。　　“怎麼了？”　　在郭正陽輕笑中，在他一側的周易青才也猛地睜開眼，詫異的看去。　　“是千羽宗。”　　等他再次講出一句話，原本還充滿好奇的周易青，一張臉也徹底陰沉了下去，千羽宗？雖然他現在已經被取出了體內的寶葯，但一聽到這個名字，明顯還是無法再淡定的。　　“幸虧早料到千道真君那批人一旦回來，肯定會來找我麻煩，所以我才在另外一地布下了一個假體，他們就算利用我的氣機來推演我的下落，也只會先推演到那假體上，想找到我的真正落腳點，卻沒那麼容易。”　　郭正陽再次一笑，千羽宗來找麻煩了？離開化墟宗的時候他就提放着這一點，也知道對方大概會利用什麼方式來搜索他的下落，所以他在最初抵達某地后，開始布陣，壓制氣機什麼的，也只是布施出來一個空殼。　　而他本身則在布施好那空殼后，又帶着周易青等人抵達了另外一處偏荒之地。　　就在剛才，他明顯感覺到自己布置在那些虛空中的陣群，在被摧毀，甚至他還透過那些陣法，遙看了當地幾眼，自然也就對遠處正發生的事，一清二楚。　　輕笑之後，郭正陽才站起身子對周易青道，“周師兄，你先修鍊，我出去再布個假體。就算他們摧毀了上一處地帶，但發現我依舊沒死後，一樣會繼續追查的。”　　笑着說了一句，郭正陽才離開了靈時府，閃身到了正常天地間，而後伸出右手中食二指，點在胸前，向上一劃，手指緩緩劃過肌膚直到唇邊，他才又張口一吞，吐出來一株賣相奇異的仙植寶葯。　　而在吐出這寶葯后，郭正陽本身的氣機已經近乎空靈，此刻恐怕就算是有個仙王再次，眼睜睜看着郭正陽就站在那裡，都未必能發現感應出的他的存在。　　那株仙植寶葯，反而一身生命氣息和真正的他一模一樣，毫無差異。　　這就是郭正陽布置出的假體，利用自己的丹道造詣，吞掉一個用生命溫養的寶葯種子后，用自己的生機做葯鼎，等那種子發芽生長，就會吞噬他的生機……當然，這隻是假象，以他現在的丹道造詣，完全可以讓那些寶葯只吞食他的生機氣息，幻化出一個不管怎麼看怎麼感應，都和他毫無差別的生命。　　但這些寶葯成熟后，對他自身卻沒有絲毫損害，因為它吞的只是生命氣息，而不是他真正的生機，至於這些寶葯生長時汲取的養分，卻是他利用其它藥物填充的。　　簡單來說這東西外觀和他一樣，內在是汲取其他強大仙植的生命力。　　只有一個空殼！　　這就足夠了，在其他人抓着他一縷氣機推演他的下落時，只會推演出這株氣機和他一樣的寶葯的下落。　　吐出寶葯后，郭正陽才又快速散發出仙識沒入周邊天地，溝通之前已經布置好的陣群，把寶葯放入其中，隨後才又快速隨身仙府消失。　　“雖然我不知道他們一群下遺族仙君怎麼敢在飛影國亂來，難道他們就不怕飛影王和其他飛升者出手？但就算他們一開始沒這個顧忌，可第一次摧毀一大片飛影國疆土，是白忙一場，第二次在這麼來一次，第三次來這麼來？我就不信飛影國那些飛升者，一直都沒意見！”　　……　　快速遠遁的時候，郭正陽心下也充滿了冷笑，現在的他實力還只是剛踏入真仙中期，若是直面那麼多最頂尖的仙君，還是太兇險了。　　畢竟以前他已經試驗過，自己現在的實力只對上千羽宗大長老，也就是半斤八兩，若是提前布置好陣群，襲殺千羽宗大長老一人，那也肯定能成功，但若是能和千羽宗大長老比肩的仙君一下子跳出來幾十個，他就算提前布置陣群，也很危險。　　所以現在的他，也沒有直面那些傢伙的打算。　　畢竟他不傻，有機會去暫時躲開那些強大仙人的追殺，積攢到足夠實力后再反撲的話，他也不會非要在實力不足時，就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險現在就去面對。　　“上一次從初入真仙境提升到初期巔峰，用了兩個月，府內一百多年，現在想從初入中期提升到中期巔峰，雖然我已經可以使用更強大的仙植煉製成提升類丹藥，比以前的承受力更快，但恐怕也需要三四個月，府內二三百年時間。等想提升到仙君境，就是一直呆在靈時府，也至少需要外界兩三年時光！”　　“府外兩三年，府內兩三千年，一般真仙壽元是兩萬年，嘿，這兩三年是必須要等的，一旦我到了仙君境，修為百千倍提升，就是在正面對上一般的仙王初期也不用怕，至於千道真君那些人，自然更不用怕了！”　　……　　快速消失在天地間，郭正陽這陣子，的確是打算只積攢實力，這不只是為了在面對千道真君等人的報復時，能有更大自保之力，也是為了儘快有實力推演林師侄的下落，同樣的，還有火府主人呢，那個在他心目中算是師長的存在，有了足夠實力，他一樣要推演對方下落。　　至於現在的千道真君等人，就讓他們隨便鬧騰吧！　　只要對方不介意一次次被耍，他當然也不會介意。　　……　　“下遺族？是下遺族仙君？該死，他們好大的膽子，竟然敢來我聽謝宗鬧事？”　　“幹掉他們！”　　“等等，這裏的下遺族仙君，不簡單，人有些多吧？”　　……　　郭正陽再次遠遁后，某處天地間，伴隨着八九十個強大仙君毀天滅地的聲威，自更遠處也快速遁來一道道身影。　　等這些身影出現后，一看到這一帶正動手的仙君，頓時紛紛大怒。　　雖然他們沒辦法第一時間認出這些人的身份，可飛升者和下遺族之間，有無滅世雷霆氣息的差異，卻是根本無法遮掩的。　　所以在認出這是下遺族仙君在瘋狂摧殘天地后，一群遠來的仙君頓時全都大怒，性子急的已經祭出仙器就準備衝殺上去了，不過也有一些性子沉穩的，突然伸手攔住了同伴。　　因為前面那群下遺族仙君，似乎並不是簡單的下遺族仙君，而是每一個都氣機強大深邃，似乎不止不比他們弱，還要更強的多……　　“幾位聽謝宗道友，在下木坤，添為驚海王陛下麾下驚波衛首領，此次木某率驚波衛和千羽宗幾位道友前來，並不是針對貴宗，只是要抓到郭正陽小兒，希望幾位道友賣個面子。”就在趕來的飛升者仙君目光陰沉，心思閃爍的看過去時，一隊隊正在合圍着摧毀天地的仙君里，也很快遁出來幾道身影，對着聽謝宗眾仙君一抱拳，很客氣也很霸道的冷喝。　　一句話，一群飛升者仙君頓時大驚。　　“驚波衛？驚海王麾下驚波衛？還有千羽宗的人？”　　“這是來找郭道友麻煩的？郭道友在這裏？我怎麼不知道？”　　“千羽宗果然不會就此罷休啊，咱們怎麼辦？”　　……　　飛升者遇到下遺族，若是單對單，基本不需要猶豫，直接動手廝殺就是了，但一旦是大規模相遇，就真的不能輕舉妄動了，否則就可能是大片疆土被摧毀，大把宗門被夷平，那已經是大規模超級戰爭了。　　這也是那些趕來的飛升者仙君里，有人會阻止那些脾氣暴躁的仙君動手的原因，現在一聽，這一群竟然是赫赫有名的仙王近衛，自然更加讓人心驚。　　其他什麼都不說，只憑趕過來的這一群聽謝宗仙君，對上驚波衛還有千羽宗最頂尖的仙君，真的動手，百分百是聽謝宗被滅宗！　　聽謝宗只是一個八品宗門，仙君不過幾十人，而且大部分都是仙君初中期，能達大圓滿的不超過一手之數。　　而前面呢？？　　前面是一大帝國仙王，從無數下遺族仙君中挑選出來的最出類拔萃的近衛，還有千羽宗那上千仙君坐鎮的超級勢力里挑出來的最頂尖的十多個仙君！　　那別說一個聽謝宗不是對手，就是聽謝宗背後的九品宗門舉宗出動，一樣不是對手。　　除非有三四個九品宗門一起出手，傾盡全力來絞殺，才有把握滅殺這股武力，可就算那樣，他們也會死傷慘重。　　那在對方擺明了不是找他們的事，而是找郭正陽時，他們怎麼辦？　　一群聽謝宗仙君，頓時全都沉默下來，雖然沉默中也有人不斷在心下大罵，似乎咽不下去這口氣，可面對這麼一股絕強武力，在對方擺明“善意”后，他們只要不想死，就不能輕舉妄動。　　“繼續！”　　另一方面，見到聽謝宗幾十個仙君全都沉默，率隊出來解釋的木坤才輕笑一聲，一揮手，就帶着小隊仙君快速向後撲殺。

# 第五百五十四章 他們丟的人還不夠大么？

　　“怎麼辦？咱們就這麼看着他們囂張？一群低賤的下遺族，就看着他們在我飛影國深處肆無忌憚的出手破壞？”　　“為兄，你什麼意見？我是有點忍不下去了，你看，反正咱們這裏也聚集起了這麼多人？”　　“人多也不一定有把握啊，我們這裏雖然也有了幾百個仙君，但這些仙君，大部分只是仙君初中期，哪怕是飛升者仙君，正常情況也就是能跨越一階挑戰下遺族，但他們八九十人，卻全是仙君大圓滿巔峰啊！”　　“還是問問離宗主的意見吧？你們聽謝宗，還有我華陽宗全都是在拜武宗麾下，讓離宗主做主！”　　……　　時間一晃，又是幾刻過去。　　八九十個下遺族仙君依舊在肆無忌憚摧毀着方圓數萬光里內的一切，而且到現在他們的摧殘已經到了尾聲，當地一切幾乎都被破滅成了虛無，而在戰團之外，趕過來的飛升者仙君們也越聚集越多。　　從最初只有這附近的聽謝宗幾十個仙君，很快就聚集到了數百仙君，這不止包括幾個八品宗門的仙君，還有雄霸這一帶的九品宗門拜武宗，一樣是傾巢而出。　　粗略一看，此地的飛升者仙君已經足有七八百人，八品宗門基本都是幾十人前來，拜武宗一宗就出動了三四百仙君。　　在人數上，飛升者仙君們已經力壓下遺族仙君八九倍，因為人多，不少飛升者仙君的膽子也大了起來，看向前方虛空中的下遺族仙君的視線，也逐漸變得狠辣殘忍，似乎隨時都有人準備撲上去似的。　　但這也只是一個趨勢，而且這趨勢也並沒有佔據大流，還只是少部分人的心態，還是那句話，他們人雖然多，但很多都只是仙君初中期，仙君初期巔峰修為是1，中期就是9，後期是81，大圓滿巔峰就七八百。　　那七八百仙君里，仙君初中期就佔了七八成，這樣的武力對上八九十個仙君大圓滿一樣不佔優勢，更別提誰都知道前方的還是驚海王的仙王近衛團。　　所以此刻數百仙君也只是圍在那被破滅的天地外，沒人輕舉妄動。　　不過這不代表眾仙君不窩火，看了一陣子后，幾個八品宗門的宗主，還是紛紛趕到拜武宗宗主等人身前，請示要不要動手。　　“真的動手，就算我們能勝，死傷也太大了，更何況還未必能勝，該死。”面對這請示，拜武宗宗主倒是緊皺着眉低罵，這位宗主一樣對眼前的局面深感震怒，惱羞成怒的真想直接率眾撲殺上去的。　　可他心下的理智卻告訴他不能那麼做，畢竟這批下遺族只是來找郭正陽的，他們若是為了郭正陽一個外人，就豁出幾十數百個仙君的性命？這根本是扯淡啊。　　郭正陽雖然實力出眾，天資妖孽的驚人，他的陣法造詣連妖羽王都受到不小啟發，不然也不會派人去購買郭氏陣典，可那對拜武宗來說，郭正陽還只是一個外人，若對方是自家宗門的仙人，有那樣一個妖孽，他真不介意和眼前這幫人血拚，哪怕死傷無數也值得，但郭正陽不是拜武宗仙人，只是一個外人，和他們關係也不親近，他又怎麼可能那麼做？　　“那就這麼算了？拜宗主，我堂堂飛升者，難道就這麼看他們一群下遺族在咱們家門口耀武揚威？”　　隨着拜宗主的話，華陽宗宗主也鬱悶的開口。　　驚海王推敲出來的郭正陽的藏身地，是在兩個八品宗門之間的荒野地，而這兩個八品宗門，指的就是華陽宗以及聽謝宗，所以對方說的也沒錯，這一群下遺族仙君，真是在他們家門口肆無忌憚的破壞。　　“別急，我在等消息。”華陽宗宗主話語落地，拜武宗宗主才皺着眉擺手，他也不想這麼算了，但也真不敢輕舉妄動。　　這句話落地，對面幾人才紛紛神色一動，等消息？等華陽宗宗主剛開口想問等什麼時，拜武宗宗主就猛地一喜，而後一揮手，從他隨身仙府內就遁出一道身影。　　“師兄，果然不出你所料，這次這批驚波衛敢來我帝國深處鬧事，就是因為得了驚海王支援，驚海王現在竟然殺進了皇城，對方雖然沒有大開殺劫，但也限制住了皇城內仙人出入，陛下哪怕靠着皇城內的陣法禁制之助，也只是和驚海王平分秋色，甚至還稍落下風，否則陛下也必然會派出近衛團的。”　　那身影出現后不等其他人發問，就急忙掃了眼前方戰場，才又陰鬱的說出了一段話。　　結果不管是早在等消息的，還是來請示應對之策的仙君們，全都瞬間死寂下來。　　“這麼說，這次驚海王和回道王他們前去上古仙王遺府探秘，都得了大好處？否則他不可能有壓制陛下的實力，以前的驚海王就算在外面遇上陛下，也是稍落下風的，現在他卻能主動殺進我皇城？連陛下靠着皇城禁制抗衡，都稍落下風？”　　“麻煩大了，怪不得他們敢這麼肆無忌憚！原來是驚海王實力暴增？”　　……　　死寂之後，一群仙君才又紛紛鐵青着臉開口。　　他們得到這消息前就有類似的猜想，否則拜武宗宗主也不會說在等消息，可現在真的證實了自己的猜想沒錯，眾仙君還是紛紛苦笑的厲害。　　看來妖羽王那邊是不可能支援他們了，而妖羽王不支援，指望其他九品宗門援助？恐怕其他九品宗主，也沒那麼好心！　　若沒有外援只靠他們，還真是吃不下這一股武力。　　“看來，郭道友只能自求多福了。”　　“媽的，真不甘心，就這麼看着他們一群下賤遺族在這裏耀武揚威！”　　……　　苦笑后又是幾聲低罵，但原本還有衝上去拼殺心思的仙君，此刻也徹底偃旗息鼓了。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一群仙君又是默默在原地等候，看着前方驚波衛以及千道真君等人繼續絞殺天地。　　又過了幾百個呼吸，當地一切都被徹底摧毀，眾飛升者仙君也紛紛瞪直了眼，準備看那充滿傳奇性色彩的郭正陽被逼出來，和一群下遺族仙君龍爭虎鬥時，場面，卻又突兀的陷入了僵局。　　破壞了一切的八九十下遺族仙君，全都突然靜立下來，默默無聲。　　沉默了片刻，才有一聲聲怪叫響起。　　“怎麼會？他不在這裏？”　　“該死，我們已經施加了最強力的禁空大陣，他不可能悄無聲息逃掉，但現在我們已經把這裏的一切都摧毀了，怎麼還沒找到他？”　　“他不在？開玩笑吧？這可是陛下推演出來的方位！！怎麼可能會錯？”　　……　　八十名驚波衛，還有十多個千羽宗仙君，真的有些懵了，費了這麼大勁，甚至為了讓他們能安穩在這裏圍殺郭正陽，連驚海王都主動殺向了飛影國皇城去和妖羽王交手。　　但忙了這麼久？那目標竟然不在這裏？　　所有人在這一刻都有種深深的荒謬感湧現，這太不合理了，畢竟推演郭正陽下落的可是驚海王啊，驚海王怎麼會出錯？　　但事實卻證明，他們似乎真的錯了。　　他們在之前摧毀左右天地時，能感覺到這一帶天地有極高深的陣群之力存在，但破滅了陣群后，卻又發現不了郭正陽，……　　絕對沒人會認為，郭正陽已經在之前他們的瘋狂撲殺中隕落了，畢竟郭正陽的妖孽，早已經一次次得到了證明，他們來這麼多人，一旦發現對方，絕對是有能力滅殺郭正陽的，可也沒人會覺得那麼妖孽強大的郭正陽，會在不知不覺間就被抹殺。　　“噗～”　　“哈哈，不會吧？郭道友不在這裏？開玩笑吧？聽他們的意思，這還是驚海王出手，推演出了郭道友下落？這都錯了？”　　“嘖嘖，堂堂仙王出手，推演一個真仙下落，竟然推演錯誤，笑死我了！”　　……　　就在一群下遺族仙君瞠目結舌，根本不敢相信也沒法接受這事實時，一方被摧毀的天地之外，眾多圍觀的飛升者仙君卻全都笑了，幾乎每一個人都是用了最大的聲線，把嘲諷和嘲弄之情擺到了台前。　　他們雖然不敢輕起戰端，但現在七八百飛升者仙君匯聚，也真不表示他們害怕畏懼對方，不輕啟戰端只是不想承受無謂的重創，這也不表示他們心裏沒火，可以說每一個飛升者仙君，此刻都是窩火的厲害的。　　畢竟在仙界，飛升者才是佔了大勢的。　　以下遺族仙人百萬分之一的數量，卻統治着兩倍於對方的仙界疆土資源，飛升者也往往是拿着輕視的眼神打量下遺族的，所以今天這事，的確讓每一個仙君都窩火的想吐血。　　那突然看到對方出了大丑，他們不盡情嘲諷一下，真會良心不安的。　　“怎麼辦？他不在，咱們接下去怎麼辦？”　　眾多飛升者目露嘲諷時，一群下遺族仙君也紛紛怒了，但也只是怒，他們一樣不敢主動和外面的仙君群體開戰，不值啊，所以就有不少仙君直接看向千道真君以及兩個驚波衛主腦。　　“我再推演一下。”氣氛瞬間變得詭異至極，千道真君強壓着怒意開口，更再次抓出被封印起來的那一縷郭正陽的氣機，開始重新推演。　　可片刻后。　　千道真君卻又一臉崩潰的道，“我推演不出，只能確定那小賊果然不在這裏，恐怕還要陛下推演才行。但，但……”　　但什麼的他們沒有說，就是這意思在場所有人都一清二楚，那就是若再請驚海王出手推演，再推演錯了怎麼辦？這一次，他們丟的人還不夠大么？

# 第五百五十五章 同樣的當，我可不會上第二次！

　　“退了？師尊，他走了？”　　“恩，走了！”　　“怎麼回事？他突然又走了？”　　……　　飛影國皇城，原本演化一片海域，把整個皇城都困在一片碧波中的局面突然消散，等驚海王退走後，皇城深處，一道身影才急忙抵達高空，對着另一個龐然大物疑惑的開口發問。　　那龐然大物也正是飛影國一代帝王妖羽王，妖羽王是混亂星系大妖飛升，在踏入仙王境后，這位仙王一旦以本體出現，就是一頭體型不知綿延多少里的恐怖巨獸，而在驚海王退走後，妖羽王原本陰沉而壓抑的雙眸，才突然隨着遁來身影的話語顯出一絲笑意。　　笑意擴大中，妖羽王也搖身一晃，化為一名人族中年形象，放聲大笑，“沒想到，真是沒想到，連驚海那老傢伙出手，都栽在了郭正陽手裡。”　　身為一方仙王，還是飛升者仙王，以往都是有着壓下驚海王一籌的實力，但這次卻被對方明大明殺上家門，哪怕他靠着自家打造了無數年的陣法禁制之力，一樣險險的有被驚海王壓一籌的危機，這樣的事，不管事出原因是什麼，對妖羽王來說都是一種刻骨的恥辱了。　　所以他之前眼眸里儘是陰冷，是很正常的表現。　　但這股陰冷，也的確在得知了驚海王退走的原因后，化為壓都壓不住的笑意。　　“什麼？驚海王栽在了郭正陽手裡？”　　隨着妖羽王的大笑，一側身影才頓時大驚。　　“驚海那老鬼這次來，就是為了纏住我，好方便他麾下的驚波衛和千道真君一幫仙君去圍殺郭正陽，可萬萬沒想到，驚海老鬼推演出的郭正陽藏身之地，竟然是假的，讓他們白忙一場，真是滑稽！”　　妖羽王則在身影大驚中，笑着開口解釋。　　他雖然並沒有親眼看着所有事發生，但在驚海王退走之前，皇城外來了一批下遺族仙君，和驚海王傳訊交流之後驚海王才退走，他還是能看的一清二楚的。　　再有就是，在那批下遺族仙君來的時候，他們後面也跟了不少人，跟來的則是飛升者仙君，就是拜武宗那些傢伙。　　那些人則在盡情嘲諷下遺族眾仙君，也是因為這些，妖羽王才把事情原由聽了個一清二楚。　　而這消息也的確讓他的怒火散去了不少。　　帶給他巨大恥辱的大敵，還是堂堂一方仙王，竟然栽在了他們一個飛升者真仙手裡，推演人家下落只是推演出一個假地點，這的確有夠讓人捧腹的。　　隨着妖羽王的笑聲，他一側的身影也再次聽了個瞠目結舌，完全反應不過來的狀態。　　倒是妖羽王又在笑過後，才驀地一嘆，轉身看去，“熙兒，你可是徹底被他壓下去了，為師現在都在後悔，當初不該顧忌驚海王的存在，去把郭正陽收入門下了，那小子，真是個超級妖孽啊。”　　“……”　　一句話后，身影依舊是無語，不過無語中臉上卻也浮現出了大大苦笑。　　這一位也正是以往的飛影國第一真仙，凡界九劫散仙飛升，被妖羽王收為弟子，以往在其他超級真仙心目中也都深不可測的空熙兒，而當年在某人被郭正陽擊敗，還放出什麼“大話”后，身為超級真仙之一，他也不滿過，甚至還以為對方根本不值得他出手，所以還指示嶺方去挑戰，那時候的他，的確還沒把郭正陽太放在眼裡。　　可現在一次次見證那傢伙又不斷創造新的奇迹，就算是再心高氣傲的人，也不得不對那傢伙失去了所有語言描述能力。　　“走吧，栽在了郭正陽手裡，驚海那老傢伙，恐怕是要氣吐血的，雖然這次我也丟了大人，但那也是我還沒完全參悟完郭氏陣典，只要完全吃下，我的陣法能力就也會再次大幅度提升，這個仇以後再報也不遲。就是可惜錯過了那一次，以後就再沒機會收那小子為徒了，他現在就有了讓仙王也栽跟頭的實力，而且還只是一個真仙，真不敢想象以後他會走到哪一步，以他的天地造詣，遲早是要晉陞仙君的，仙王一樣有九成把握，可惜，錯過了……”　　不同於某個曾經的飛影國最強超級真仙吶吶無語，妖羽王卻是充滿了感慨，不斷感慨中還有着悔意。　　是啊，他早在剛聽到郭正陽擊敗湖語成、擊敗嶺方后，就關注起了郭正陽，也動了收他為徒的心思，畢竟這樣的超級妖孽，仙王會心動也是正常。　　但他收徒也不會那麼隨意，而是準備先派人去百戰大陸打探一下郭正陽的底細，結果……去百戰大陸打探郭正陽底細的人還沒回來，對方就又干出了超級驚天動地的事，那以後，妖羽王再想收郭正陽為徒的心也越發熾烈了，可熾烈歸熾烈，他的顧忌也大了。　　畢竟只要不傻就知道，郭正陽做出來的事雖然足夠轟動，可也是把驚海王一方得罪到死了，而且他當時也知道驚海王不在萬湖國，是和回道王一起去某個上古仙王遺府尋寶。　　那當時他就算再想收郭正陽為徒，也不得不顧忌驚海王回歸后，會不會為了郭正陽和他死磕，他也怕對方真得到什麼重寶，或者讓實力大幅度提升后，能壓下他。　　一旦那樣，就算明知道郭正陽是個超級妖孽，前途無可限量，但他一樣怕在郭正陽成長起來之前，就被對方拖累的很慘。　　所以收徒的念頭最終還是沒有實施，他也只是一直保持局外人身份旁觀。　　但現在他卻真後悔了，後悔自己不該旁觀，因為他萬萬沒想到，現在的郭正陽就能讓驚海王栽跟頭啊。　　哪怕他知道郭正陽陣法造詣極為出眾，也可能會利用陣法能力去保護自己，防止被人查探到下落，但他真沒想到對方能瞞過驚海王。　　畢竟說起來郭氏陣典他也看了，雖然極為高深，但他也能完全看懂，他現在閱讀郭氏陣典，只是在從不同理論中汲取可以啟發自己的東西。　　他能看得懂的郭氏陣典，自然也不覺得那能瞞得過驚海王，也一直猜想只要驚海王出手，就不會失手。　　可誰想到那個小傢伙也再一次讓他感到了震驚，現在就又創造了一個新奇迹。　　早知道他現在就妖孽的能讓仙王栽跟頭，那他當初就真不該顧忌驚海王而錯失機會，現在，那卻是再也沒機會了。　　“雖然錯失了好機會，錯失了一個超級妖孽，但還好的是本王也從未與他交惡，而且我交換過去的丹道珍藏，也應該給了他不小幫助，算是一個小小善緣，那以後他成長起來，也是可以發展成助力的，這對我也不是壞事，就算頭疼，也該讓驚海那老鬼去頭疼吧，而且現在，他應該不止是頭疼了！”　　心下再次轉過一個念頭，妖羽王才瞬間帶着空熙兒遁回了仙王府。　　就是在妖羽王消失的瞬間，遙遙遠處，飛影國一片空曠荒野間，此刻還真是有一道身影被刺激的連連吐血。　　不過因為吐血的身影並不是人族，而是一團水光，他的血液也並不是紅色，而是深藍色，所以猛一看去，這一片籠罩了數千米方圓的水光，只是在不斷翻滾着深藍色液體，不知內情的，完全看不出那是怎麼回事。　　但可惜的是，此刻在這水光附近的卻全都是知道內情的，所以一群仙君看着自家仙王不斷吐血，也真是面面相覷，而後又紛紛誠惶誠恐的厲害。　　“怎麼會，怎麼會？？怎麼會出錯？”　　“那小兒竟然不在那裡？”　　“他不止人不在，而且也真在那一帶布置過陣力，說明那是他刻意留下來的假體？在有意提放着我的推演？而我也沒看穿那假體，上了惡當？我竟然被一個真仙耍了一次！！！”　　……　　水光中藍色液體翻滾跌宕，驚海王不止氣的吐血不止，思緒心神也都快活生生氣炸了。　　他也真不敢相信之前推演出了錯，還是被人家刻意耍了一次。　　堂堂仙王都被戲耍，栽在了一個小小真仙手裡，那種感覺真的太刺激了！！　　在驚海王不斷咆哮中，千道真君以及木坤等仙君也一直都是戰戰兢兢，苦笑不止。　　這個時候，他們也真不知道還能說什麼做什麼。　　就這麼靜靜看着驚海王咆哮震怒，過了好一陣子，被刺激的快暈死過去的驚海王才一翻水浪，對着千道真君咆哮，“把他的氣機拿來，我再推演一次。”　　等千道真君急忙應是，更恭敬的拿出被封印起來的郭正陽的氣機時，驚海王才又翻滾着水浪把那氣機納入水光里。　　再次翻滾一陣子，驚海王才突然大聲冷笑，“好，好！果然又多了一個假體，不過同樣的當，我可不會上第二次！走！”　　上一次，他根本沒想過推演會出錯，也沒想到郭正陽現在就有能力期滿他，那上一次當，雖然給人的刺激很大，可只要能誅殺那小賊，也就能泄憤了。　　現在他的推演，也的確是更用心了許多，幾乎用盡了手段，推演的結果就是，一開始他推演到一個方位，但細細分析之後也能感覺出一絲不妥，最後再動用一種種秘術異寶輔助，也終於確信自己剛推敲出的地方，是空殼，而他更越過空殼，又推演出了另一個很真實的地點。　　已經看破了一個假象，找到了另一個更真實的地點，他就不信，這一次還是假的！　　那小兒讓他一方仙王都栽了大跟頭，這恥辱，他一定要百萬倍的奉還給小賊。

# 第五百五十六章 該不會又被耍了吧？

　　“到了，這一次我親自動手！”　　幾刻時間后，飛影國又一片荒山野嶺之間，等一片水光驟然在虛空中浮現，一次翻滾，八九十名仙君就被甩脫到了一側，水光里也泛起一陣話音。　　伴隨這話語，眾多仙君先是一驚，跟着就紛紛恍然。　　一代仙王親自動手？看來陛下還真是快被氣瘋了。　　否則他也不會說出這種話。　　第一次的時候，驚海王把他們帶到推演出來的地點就閃身離開，除了是去拖住妖羽王之外，恐怕也是不屑以及不想親自動手，否則他完全可以在那裡動手，就算驚動了妖羽王等人，扛下來就行，還何必跑去飛影國皇城？　　那也不奇怪，不管郭正陽以前表現過再多妖孽之處，他畢竟只是一個真仙，堂堂仙王親自動手的話，真會掉身份的。　　就像是地球世俗內，一個孔武有力的小市民跑到市長家門口拉屎，哪怕你這行為把市長氣的要死，氣的想殺了你泄憤，人家也不會和你當街上演全武行不是？就算再怎麼氣，也會有下面人幫忙搞你，市長真當街揍你，反而自己會大失體面，掉身份。　　不過現在一切都不一樣了，經過一次被戲弄，驚海王的面子已經丟大了，那就算再親自動手，傳出去后也不會有多大影響了，因為該有的惡略影響本就有了，那還怕什麼？　　眾仙君恍然中，驚海王也搖身一變，無窮水域快速擴張，一次就把方圓幾萬光里之地，徹底籠罩其中，跟着水波蕩漾，肉眼可見的速度，籠罩在水光的一切一切，就快速崩塌碎裂。　　仙王出手也的確和仙君出手，有着天與地的差距，畢竟驚海王本就是一個極為強大的仙王，而且還剛有過一次大機緣，實力飆升了許多呢。　　短短時間，連一刻都不到，這幾萬光里之地，就盡數被摧毀成渣。　　再然後……　　一直在跌宕翻滾的水域，就那麼靜止了。　　就是在水域外一直旁觀的千道真君以及木坤等仙人，也紛紛傻了。　　“噗～又是假的？？”　　“怎麼會？怎麼可能？？！我竟然又上了那小賊的惡當？我已經看穿了一個假體，從假體背後推演出了這裏，怎麼還是空的？”　　……　　愣了幾個呼吸，無窮水域內，才突然又翻滾出一片片深藍色水光，還有一聲聲震怒不已的咆哮。　　驚海王真的氣瘋了，本以為不可能在出錯了，不可能在被那個真仙算計了，可事實卻無疑又給了他一次殘酷的打擊。　　“快看，是驚海王他們？”　　“他們又在尋找郭正陽？該不會又被耍了吧？”　　“快跑，別被他遷怒到，咱們可只是仙君，不是陛下。”　　……　　就在驚海王怒的發瘋時，一道道遁光倒是由遠及近，出現在天際盡頭，可很快的，那些遁光在發出一聲聲驚叫后，就又轉身逃竄。　　那也正是附近的一些飛升者仙君，因為就算是驚海王摧毀一方天地，也用了近一刻的光景呢，而摧毀數萬光里之地，那動靜自然也瞞不下去。　　只不過這些仙君趕來后，雖然又被這裏的情況搞得有些捧腹，卻也再不敢像上一次只是面對驚波衛和千道真君時的飛升者仙君們圍在一旁虎視眈眈了，畢竟，這一次有仙王啊。　　還是實力大進的驚海王！　　所以這些人來的雖然快，但逃遁時，逃得也更快。　　但就算他們來得快，去得也快，也沒人說太多，因為不敢在這裏多逗留，可這匆匆一現的身影，還是再次刺激的本就在瘋狂狀態的驚海王，震怒的徹底失去了理智。　　又被耍了，又被那個真仙耍了一次，還再次丟人現眼的被不少人發現？難道他這次氣勢洶洶殺來飛影國，只是來做小丑的么？被一個真仙一次次戲耍？　　無邊驚怒中，驚海王所化水域又驟然擴大，更是以比剛才更誇張的速度，瘋狂摧毀着一切。　　這種震怒中，連千道真君等人都有不少被殃及池魚，好幾個仙君都在這憤怒中被那恐怖氣勢給摧殘的重傷……　　“呼～”　　接連好幾道身影都重傷吐血，氣息萎靡時，瘋狂的水域才驟然收攏、消散，而驚海王也只是演化一片數百米大小的水光，靜靜凝立虛空不再亂動。　　“陛下？”　　驚波衛首領木坤這才也急忙上前，膽顫心驚的開口。　　就是在這問詢下，驚海王卻依舊一動不動，只是靜立。　　寂靜持續片刻，驚海王原本平穩的水色內，卻又突兀出現好幾股深藍色水流。　　一下子，木坤等仙君再次大驚，陛下不是已經冷靜下來了么？怎麼突然又吐血了？　　“好，好！！這一次推演，我竟然推演出四個不同方位，而且再也難以分辨出真假，那小賊好手段，好手段！！”　　震驚中，驚海王才又凄厲的咆哮一聲，算是變相給一群麾下仙君解釋了再次被氣吐血的原因。　　第一次推演可以說他毫無防備，從沒想過會失誤，推演出郭正陽下落後就趕來，那是粗心大意吧？既然粗心，那被耍一次雖然不可饒恕，雖然已經展露出了郭正陽的變態和可怕，但他也以為自己只要用心，一定不會再被耍。　　但第二次他已經用心了，甚至看破了一個假象，自然以為再不會錯，結果又被坑了。　　現在好嘛，人家已經赤裸裸同時營造出四處假象，一個人的氣機，可能會同時出現在相隔那麼遠的四處不同方位么？　　這種情況，也無疑表明了郭正陽一直都在暗中一步步算計他，一步步坑他這個仙王。　　對方不止在靠着一身所學製造假象坑他，還在坑他的過程里不斷玩着心理暗示，挖更大的坑？？　　明白這些后，他不被氣得吐血才怪了。　　“走，先回去再說！”怒嘯之後，驚海王才又一翻身，就把千道真君等人捲入水光，快速消失在了天地間，而他這一次也已經不再是向著感應出的目標方位而去，是趕向萬湖國方向。　　“陛下，就這麼算了？”　　也感覺出了他們是在回國，木坤才古怪的開口。　　是啊，就這麼算了？　　若是這樣回去，豈不是承認他們這次出來獵殺，是白忙一場？除了丟人丟到萬湖國無數仙君眼前之外，再無任何收穫？　　“我也不想算了，但那小兒在隱匿方面實在太可怕，他還只是真仙啊，一旦成長起來，後果絕對不堪設想，我們不能再在這裏繼續和他耗下去，恐怕我還要求回道王幫忙才行。我唯一顧忌的是，回道王願不願意出手！”　　驚海王倒也不在自己心腹面前藏着掖着，而是很直白講出了打算。　　在接連兩次被戲弄被耍之後，第三次感應更感應到四處不同方位，他用儘力氣也分不出真假，那他若再不明白根本找不出郭正陽下落的話，就太白痴了。　　所以他選擇回去，並不是逃避，不是想就這樣和郭正陽算了。　　那才是扯淡，這樣的郭正陽，不止讓他驚怒的厲害，驚怒的差點失去所有理智，同樣讓他心下產生了莫名的恐懼，這還只是真仙啊，都這麼變態，連他都被一而再戲耍，若是對方成長起來，後果真的太不堪設想了。　　所以他自己發現不了郭正陽下落，那就算去求助，求人幫忙，也要繼續追殺下去。　　但現在的問題是，他拉下麵皮去求助回道王，對方會答應幫手么？　　他和回道王關係是不錯，可就算大家關係不錯，回道王願意就這麼對上一個超級妖孽級的飛升者？　　可不去也不行，他真的被郭正陽嚇到了。

# 第五百五十七章 福禍相依

　　“中期巔峰了！”　　時間一晃，又是三個月過去，靈時府內的郭正陽才一躍而起，平平穩穩修鍊至真仙中期巔峰，修為又暴增八九倍，這的確值得驚喜，現在的他就算再單獨對上千道真君等一批頂尖仙君，恐怕也有了足夠的把握可以快速擊殺，而不再是半斤八兩的局面。　　這種安身立命的保證，誰也不會嫌太多。　　“三個月平安修鍊，肯定不是驚海王那批人放棄了對我的追殺，所以在他們再次殺來之前，還是要盡量提升修為。”　　三個月前，驚海王帶着那批下遺族仙君趕來飛影國，兩度被郭正陽戲耍之後就再也沒露面，而堂堂驚海王這樣的強者，都在郭正陽這裏栽了兩次跟頭，如此大事還是被許多仙人看到的，這也再次讓郭正陽的名望被推升到了一個新的高峰，但這些，對於一直在靈時府修鍊的郭正陽來說，根本沒投去絲毫關注，他也不會以為驚海王等人就此偃旗息鼓，再不對他進行追殺了，他們現在消失，肯定只是因為沒把握，一旦有了新的把握，那麼那一群頂尖仙人也肯定會再次殺回來。　　所以在提升到真仙中期巔峰后，郭正陽也沒有懈怠的心思，而是準備走出靈時府渡劫。　　就是在離開之前，看了一眼不遠處正在參悟陣法典籍的周易青，郭正陽才又一皺眉，而後搖頭苦笑。　　“以周師兄的天賦，原本就不足以在百年內從初入靈仙境提升到靈仙後期，那全是他做葯鼎時借了那些寶葯的幫助，才接連突破瓶頸，但在我把他體內寶葯取出來后，藥性倒流，他的境界倒是又跌回去了，而修鍊到後期，突破每一個瓶頸時不止是在比拼天資運氣，更是在比拼仙人對天道的感悟，感悟越深，突破就越容易，現在一晃240多年，也不知道他參悟到什麼程度了。”　　可不是，郭正陽在剛遇到周易青時，這位師兄的修為是靈仙後期，他當時還驚訝了一番，因為以他所知，周易青天賦真的不怎麼樣，那他飛升不過一百多年，又一直在做奴隸苦力，做葯鼎，竟然還在那麼短時間里提升到靈仙後期，實在讓人驚訝。　　也是後來他才明白這是周易青體內的明極草不斷生長壯大，因為他的一切已經和明極草混合在一起，而明極草又是對仙君而言都很強大的寶葯，所以是那株陰毒寶葯帶動了周易青不斷突破瓶頸，但等郭正陽把明極草從他體內抽出來后，施展的是逆生長之類的逆天手段，那就算搞定了明極草，周易青的境界反而又跌了回去，跌倒了靈仙初期。　　這種情況很尷尬，更尷尬的是在周易青初入靈時府，修鍊一陣子后，哪怕去學郭正陽在仙界重新推敲出來的頓悟觀想法，都學不會……　　因為郭正陽重新推敲出來的東西，是需要渾厚的天地感悟去支撐，才能觀摩感悟，而周易青在這方面的理解卻太低，學都學不懂，那就更別提利用那個去突破瓶頸了，所以在兩人商討之後，周易青才也認真研究起了郭正陽書寫的陣法典籍。　　現在一晃三個月，府內243年，周易青究竟學會了多少東西，郭正陽還真不清楚。　　“不過，只要能保證安全，加上靈時府在，他總有一天能達到我現在的境界。”看一眼后收回目光，郭正陽這才閃身離開靈時府，更隨意進入自己以前獵殺來的另一個空蕩仙府，開始感悟突破瓶頸。　　一次感悟，幾刻時間而已，郭正陽就撕裂瓶頸迎來了新的天劫誅殺。　　這一次天劫對他同樣是很輕鬆就渡了過去，等正式踏入了真仙後期，他才又驀地拿出了一柄凡界法寶。　　這是那位林師侄飛升之前留下的，也是對方親自煉製的，郭正陽有關對方的生命氣機，就是封鎖在了這一件法寶里。　　但就在他準備感應時，卻突然身子一凜，瞬間看向仙府之外。　　因為在這一刻，他突然感覺到自己似乎被冥冥中一股莫名的力量鎖定，鎖定他的那股力量還在西方極遠處，遠的他幾乎感應不出大概位置，但他的確是被鎖定了。　　凜然中，郭正陽又一翻手，就拿出一顆奇形怪狀的種子吞了下去。　　隨後又調動左右仙府內無數靈植化為靈液匯入體內，他才伸出手指抵在胸前，微微發光的手指不斷輕微顫動，顫動片刻，他又滑動手指從胸前移向唇邊，向外一引，一株氣息磅礴的成熟寶葯就脫口而出，而他自身也再次像消失了一樣，再無絲毫氣機遺漏，所有的氣機都被轉移到了那株靈植上。　　可問題是就算如此，郭正陽依舊能感應出那股鎖定他的力量，並沒消失，依舊還鎖在他本體上。　　“糟了！”　　郭正陽頓時臉色大變，自己把所有生命形態氣息都轉移到了眼前靈植身上，還沒有甩脫之前的鎖定？這隻能說明，這一次真的麻煩了。　　而想都不用想，這次要鎖定他的，還是驚海王一方。　　為什麼以前一直沒事，現在對方卻能發現鎖定他，這也不難解釋，要麼，是驚海王剛剛請了極恐怖的強者出手幫助，那超級強者還剛好在這一刻出手，要麼就是他剛才渡劫時泄露了真正的氣機，才被對方用什麼極厲害的陣寶抓住他的真正氣機，前面那些時間，郭正陽就算在修鍊時，一身氣機也被遮掩到了極限，原本的一切都轉移到了其他寶葯上，只有在渡劫時，他哪怕面對天劫時很輕鬆，可一身氣機也再無法遮掩，徹底暴露了出來。　　就是這一瞬間，才被對方用什麼厲害寶物抓住鎖定了他！　　仔細思索了一下，後者的可能性更大，畢竟他就是在剛渡過天劫之後，還沒來得及遮掩氣息，就被發現鎖定。　　“麻煩大了。”思索明白后，郭正陽才皺着眉思索該怎麼辦。　　他在初入真仙中期時，對上千道真君等頂尖仙君，都能平分秋色，而一個仙王初期巔峰，修為也只是仙君大圓滿巔峰的九倍，這是不是說，當郭正陽修為再次大幅度提升后，能和仙王初期巔峰媲美？　　不是。　　一個仙王的恐怖，可遠遠不止修為是仙君大圓滿的九倍修為那麼簡單，而是能走到仙王境界的，每一個人對天地的感悟，幾乎也都是直追天道的境界。　　感悟不到那一步，他們就無法突破到仙王境。　　比如郭正陽以前書寫的郭氏陣典，無數仙君看着就像是看天書，因為他們對天地的領悟還不到那一步，但對於飛影王那種王級強者而言，卻都是可以看透吃透，只是想從郭正陽對天地的感悟中印證自己的觀感，互相印證下想得到新的啟發。　　而郭正陽以往能不斷越級挑戰，最大的原因就是以低弱的修為溝通大片天地之力，就像是槓桿原理，他可以用1的力量撬動百千倍的天地巨力幫助自己。　　這在面對那些無法藉助、或者只能藉助極微小天地巨力的仙人時，自然能不斷越級斬殺，創造一個又一個神話，可對上仙王，這一招就被會被大大削弱。　　因為對方一樣可以藉助運用大片大片天地偉力。　　而以仙王的修為來說，就算對方在天地感悟上比不上郭正陽，可對方自身力量太大，就算感悟不夠，能藉助的天地偉力一樣極為恐怖強大。　　正是因為這一點，一個仙王才能雄霸一方，統轄以萬計的仙君強者，否則，若仙王只是在修為上比一個仙君大圓滿強大九倍，又怎麼可能隨便一個仙王麾下，都能擁有成千上萬的仙君為其效命？　　若仙王只有自身強大，那隨便十幾個擅長合擊的仙君大圓滿，就能在聯手之後，發揮出能比肩甚至超越仙王初期巔峰的力量了。　　但事實就是每一個仙王麾下，至少是匯聚千、萬仙君。　　因為十多個最頂尖的仙君聯手，也只能發揮出能比肩仙王本身的力量，一旦仙王運轉操控左右大片天地偉力，卻也能調動百倍於自身的力量。　　所以郭正陽就算隨便對上一個仙王初期，現在都不一定有勝算，更別提是對上驚海王那種仙王里數一數二的強者了。　　三個月前的兩次側面交手，郭正陽也能斷定，驚海王在天地感悟上還是比他差了些，不然就不會被他連番戲耍，可這種差距也是有限的，若是當著驚海王的面，郭正陽藉助天地之力也肯定會被對方發現，甚至出手干擾破壞，以及和他搶奪對左右天地的控制權。　　就算他無法壓制郭正陽藉助天地偉力，但也能成倍成倍削弱郭正陽的借力。　　那若不能破解甩脫鎖定在他真身上的那股力量，他現在恐怕只能逃了，他可以不再懼怕千道真君等仙君，但對上驚海王，別說贏，能活着逃掉的把握都很低。　　陰沉着臉，又細心感悟了一下那股冥冥中鎖定他的力量，郭正陽才又接連出手，不斷調動左右天地偉力去誅滅那股力量。　　但隨後一刻多時間，不管他怎麼出手，都無法徹底斬除那股力量，而在這一刻多里，那股遠的無法形容的力量，卻在不斷靠近接近。　　郭正陽在又試了幾次后才終於苦笑着收手，而後閃身遁出仙府，捲起仙府就快速逃亡。　　能突破是好事，但他也沒想到自己會在突破的瞬間，因為天劫的緣故，而被對方徹底鎖定真身。　　這還真是福禍相依了！

# 第五百五十八章 一天，一天就夠了！

　　逃，往哪裡逃？　　郭正陽在被驚海王第一次率隊來追殺時，就考慮過有一天是否會被對方鎖定，那個時候，他已經有了大致的逃亡計劃，畢竟面對一個仙王的怒火，沒人會不留條後路，而以前多次考慮，他不管怎麼想，都還是覺得逃向死海更安全。　　因為死海里，到處都是那些上古仙人開闢仙界之後，從混沌之氣里分離出來的廢氣毒氣，那種廢氣毒氣，形成的詭異世界對正常仙人都擁有鬼神莫測的殺傷力，這種情況下，強大的仙君進去都是九死一生，只有仙王境才有把握橫渡。　　這也還是因為仙王境對天地的感悟已經到了極為恐怖的程度，就算是那些毒氣廢氣形成的世界，也是一個世界，不再是混沌，只要你對天地領悟夠深，一樣可以利用那裡的天地之力。　　當然，因為那些毒氣廢氣危險性太大，所以仙王進去所能調動運轉的天地之力，和在一片大陸上相比時也微弱的多。　　而且還要抽出不少力量去防止自己被那些毒氣廢氣侵染，受創。　　那進入死海中的仙人，相互比拼的雖然也還有各自實力之分，但更大的分別，已經是各自對天地大道的領悟了。　　你對天地領悟的越深，那在死海里就只需要分出微薄力量就能不被死海侵蝕，也能調動更大面積的天地之力，你領悟的越淺，就要分出更大的力量去保護自己，能調動的天地之力也越小。　　而郭正陽在天地造詣上的理解，卻是超越驚海王的。　　若他們都進去，郭正陽的優勢就會變大，驚海王的優勢就會變小！　　所以在離開隨身仙府後，郭正陽也是直線逃向死海。　　而他此刻的速度，一樣是一種超級變態的速度，在他剛飛升進入靈仙境時，藉助天地之力，搭配自己的空間造詣，全力壓制氣息下一個呼吸就能跨越一兩光里之地，若是不壓制氣息，全力飛奔，速度就會提升十倍左右，那就是一個呼吸一二十光里。　　如果他不顧損傷，瘋狂施展所能展現的最強空間秘術，一次就能跨越一千多光里，是壓制氣息小心飛掠時的千倍距離，就是這樣的最強秘術，一次施展就會讓他傷重垂危。　　但這隻是他剛飛升時的速度！　　在他獵殺了一個劫殺目標，靈海擴大幾倍，又提升到靈仙初期巔峰時，修為提升36倍，能藉助的天地之力也更大，那他就算壓制氣息一次就能跨越四五十光里，不壓制氣息全力跳躍，一次四五百光里，不顧損傷，以重傷垂危為代價，一次大型跳躍就是四五萬光里。　　現在呢？他現在已經是初入真仙後期，和當初靈仙初期巔峰時相比，修為又瘋狂提升了六千多倍。　　所以現在他就算壓制着氣息，小心翼翼進行空間跳躍，一次也能跳躍三十多萬光里，不壓制氣息全力跳躍，一個呼吸三百多萬光里，而若是以自身重傷垂危為代價施展最強秘術，他一次就能跳出三十多萬光里再乘以一千倍的距離，三億多光里！　　這又怎麼會不變態？　　因為普通的仙君大圓滿巔峰，長途跋涉時，所能維持的速度也就是一個呼吸也就是四五百萬光里，只是比郭正陽不壓制氣機全力飛遁快了一半。　　一個仙王初期巔峰長途跋涉能維持的速度，也就是一個呼吸三四千萬光里，是郭正陽的十倍罷了。若普通仙王初期短距離衝刺，速度還能提升幾倍，但也就是郭正陽全力飛遁時的三四十倍速度。　　就算驚海王不是普通仙王，而是仙王里的強者，對方短期衝刺速度也最多是他五六十倍，郭正陽也有逃亡的可能，不至於完全無望。畢竟驚海王本就在他後方極遠處。　　而現在逃亡，他已經被身後那股力量徹底鎖定，根本沒有再壓制氣機的必要，把所能發揮的力量完全發揮，一次大型空間跳躍就是三百多萬光里，只是十幾個呼吸，郭正陽在下一次出現后，到了飛影國東部邊陲，毗鄰死海之地。　　站在死海外，快速散發出仙識，剖析死海內死氣毒死構成，又是幾個呼吸后，郭正陽就再次消失，下一秒，他已經到了死海內，死海內那些充滿腐蝕腐化力量的死氣毒氣，對他雖然也有影響壓制，但那種影響卻遠不足以致命。　　因為他每次都能在瞬息分析出左右毒氣構成，剖析天地后，再藉助那些死氣毒氣的力量，對抗左右。　　就是如此一來，他的速度也瞬間被壓制了下來。　　一次出現，他要先解析分析左右天地，停頓一個呼吸，然後才能藉助左右天地之力進行空間跳躍，而且能藉助來的力量，也比在玉守大陸上衰減了許多許多。　　在玉守大陸，他一個呼吸能跳出三百多萬光里，現在卻是兩個呼吸一次跳躍，還只能跳躍五十多萬光里，平均一個呼吸二十多萬，比大陸上速度慢了十倍還多！　　不過這情況卻讓郭正陽不驚反喜，以他對天地的理解領悟，進入死海后速度都暴跌十多倍，那驚海王對天地的理解造詣還不如他，他進來，速度只會跌下去更多更多。　　驚海王在大陸上能甩開他幾十倍的速度，在這裡會被壓制到十倍以內呢！　　仔細衡量后覺得前景還不錯，郭正陽就再次消失，隨意選擇了一個方向逃了下去。　　也就在他消失幾刻后，一道身影就也抵達了飛影國死海邊緣，而後閉目一感應，身影才臉色陰鬱的破口大罵。　　“這小賊，速度怎麼這麼誇張？還逃入了死海？”　　罵了一聲，身影才又一咬牙就沖入了茫茫海域。　　就算知道郭正陽逃入死海，他也不會放棄追殺，而且到現在，他也知道了郭正陽在天地造詣上甚至已經超越了他，在死海里，對方受到的壓制估計比他還低，可就算如此，他一樣不會放棄。　　畢竟他本身是仙王，就算天地造詣不如郭正陽，但渾厚的修為支撐一樣是巨大優勢，而且死海這種地帶，他早不是第一次入內，早知道在大部分死海中，他長途跋涉的速度也能維持在一個呼吸百萬光里左右，雖然這還不如普通仙君後期在大陸上的衝刺速度，但他也能肯定，郭正陽的速度必然也比不上他。　　“一天，一天就夠了！原本我和這小賊相隔的距離，幾乎是凡界一個大星系的直線寬度，但我只用了幾刻就跨了過來，就算現在他逃入死海，在死海內我的速度會暴跌無數倍，而他也先逃進去了好幾刻，但一天時間，就足以抓到那小賊了！”　　“他現在只是真仙，對天地的理解感悟就可能超越了我，有這種感悟作支撐，他以後突破起來，至少突破進仙王境，幾乎都沒有太大的障礙，絕不能讓他再成長下去，一天內，本王必殺你！”　　……　　仙界一天，足有八十一刻，驚海王用了幾刻就跨越從混亂星系最東部之大最西部的距離，這種速度下，他的確有足夠的自傲和自信，能在最短時間內擒殺郭正陽。　　而在進入死海后，靠着鎖定郭正陽方位的那件至寶，驚海王一路飛奔，沿途過處，雖然他速度也直線暴跌，一如郭正陽所想的那樣，從原本幾十倍的差距被直直壓入三四倍差距，可也只是又過了一兩刻，他就越追越近，眼看就要追上了郭正陽。　　就在這時，飛遁中的驚海王卻突然發現，左右天地突然倒卷而下，無數充滿攻擊性的毒氣廢氣驟然翻滾運轉，對着他就襲殺而下。　　“殺陣？媽的？那小賊還有時間在這裏布置殺陣？”　　突然發現天翻地覆，自己進入了陣中，而且無數充滿殺傷力的毒氣廢氣更是彼此融合，形成殺傷力更恐怖的毒氣，連他都有些忌憚，這的確讓驚海王臉都綠了。　　不過在綠着臉的時候，他還是不得不急忙停住身子，靠自己對天地的理解，去分析抵抗左右陣力。　　幾百個呼吸，伴隨着一陣劇烈的響動，天地間殺陣被破滅，驚海王才又黑着臉衝出大陣，視線透過五彩駁雜的氣流障礙看向前方遠處。　　“又跑遠了？該死！明明快要追上了，卻被這殺陣阻擾，讓他又跑了幾百個呼吸……”破口大罵一聲，驚海王才又急急追了上去。　　不過他才剛動身，飛掠出幾個呼吸跨過幾百萬光里罷了，左右就又轟的一聲，天地反覆，又一座殺陣驟然湧現。　　“我操，他就算布置殺陣，怎麼會接着上一處就布置？”　　又陷入了陣中，驚海王這一次不止是臉綠，而是直接氣的在虛空中跳腳大罵了，甚至對於左右陣力攻殺他都沒有反撲，而是任由那些攻殺撲上了身。　　第一次陷入陣中，耽擱了幾百個呼吸，把眼看就快要追上的小賊又逃出很遠，吃了這一次虧，驚海王當然也有了提放，不過在他想來，等自己快要追上小賊時，才可能會再次落入新的殺陣中，他只需要在快追上對方時，小心提放戒備左右就行了。　　誰又想得到，自己才剛從上一個陣群中衝出來，就又落入了下一個陣群？　　這豈不是說那小賊接連在這一帶布置了兩個陣群？　　算計了他一次，接着就是第二次？　　這些殺陣，在沒有人操控主持的情況下，以驚海王的實力，加上對天地的理解造詣，的確沒有太大殺傷力，可是短短時間被算計兩次，這種窩火卻讓驚海王差點氣得吐血。　　幾百個呼吸后，等他又破陣而出，倒是沒有在追蹤，而是黑着臉看向前方。　　“他是直線逃亡，一條路上，隔了兩三步距離就接連布下兩座殺陣，那前面呢？前面若是有殺陣，那是會在我快上他時，他再布置，還是再隔幾步就又布下了新的殺陣？”　　同樣的錯誤，他可以犯第一次，第一次是不小心，但馬上又犯了第二次，那就是不可饒恕了，現在第三次有沒有？他還真心虛了，萬一同樣的錯誤在短時間內接連犯上三次，那就可以去死了。　　那小賊到底會不會在這一路上，一小段距離內接連布下三次險境陣法？　　想了想，驚海王還是猛地饒了路子，從側方追了上去。　　可是幾個呼吸后，等左右天地再一次反覆翻轉，新的陣法湧現，驚海王當場就氣的吐血了。

# 第五百五十九章 還真跑錯了

　　“咦？”　　幾十天後，一次閃爍，郭正陽再次出現在一片色彩斑駁的毒氣層內，不過這一次出現后，他卻突然驚疑出聲，因為前方有仙人。　　感應中，前方數千光裡外，正有一個人族真仙，以及一個不知名種族仙人，在辛苦抵抗着左右毒氣侵襲，而且還有一兩種奇異的毒獸在圍殺兩個仙人，死海內的毒氣是混沌初開，演化世界剩餘的所有凶厲毒烈物質匯聚演化，毒性的確是幾乎能抹殺仙王以下任何強者，但這種毒性，在不同位置也有強弱，並不是說死海任何一處的毒氣都能毒殺強大的仙君，正常情況下，毗鄰各大陸的毒氣帶，毒性往往比較弱，而遠離大陸的死海深處，毒氣毒性就會更猛烈兇殘。　　而且這種毒，不止對仙人本身有效，更有侵襲任何正常事物的功效，比如仙人所用的法寶、隨身仙府等等，一旦沾染上毒氣都會被侵襲的效力大跌或者損壞。　　所以在死海內，仙人一旦逗留的久了，別說自身會被侵染的重傷垂危，就是一身器物大部分也會被消磨的不能使用運轉。　　那在看到前方數千光裡外突然有兩個仙人，還基本都是真仙境，而且是普通真仙時，郭正陽想不驚訝都難。　　“難道，我已經到了下一塊大陸邊緣？”　　驚訝后，腦海中閃過一道意念，郭正陽才又藉助左右天地之力，去查探前方更遙遠處的一切，兩個呼吸，他才驚喜的點頭，“還真是，這麼說，我已經被驚海王那傢伙從玉守大陸追殺到下一塊大陸邊緣了！”　　前方數萬光里之外，就是另一片仙界大陸邊陲之地。　　在仙界，132快大陸全是從混沌之氣中被開闢孕育出來的，混沌之氣內的有益成分演化大陸，有害成分演化死海，死海，也的確要比大陸更大的多，因為大陸上大部分事物都是固態凝聚，死海卻大部分都是氣態。　　那就算一片混沌氣內蘊含的有益物質和有害物質一樣多，分化之後，氣態性質的死海也的確遠超大陸面積。　　就算沒人知道死海到底比大陸大出多少，但死海比大陸大卻是共識。　　像是驚海王那種強者，一個凡界混亂星系大小的區域，他若是直線穿透下去，在大陸上只需要幾刻，而玉守大陸哪怕比凡界十多個混亂星系加起來都大，可若驚海王直線飛掠的話，從大陸西部直接抵達東部，恐怕也只需要幾節時間就能飛過。　　所以就算他進入死海后，速度暴跌了許多，而死海也比大陸更大，但連續幾十天飛掠追逐，要穿過一片死海抵達另一片大陸，也不是不可能。　　而現在他真的抵達了另一片大陸，那就是大喜事了，早在最初逃亡時，他就對逃亡有了絕對計劃，而逃入死海是最佳方案，但他不可能一直在死海里逃來逃去，還是要尋找可以安身立命，徹底甩脫驚海王的地方的。　　這地方，在郭正陽計劃中就是玉守大陸北上方的雲上大陸，雲上大陸，是飛升者獨霸天下！一個大陸七大仙王，全是飛升者仙王，在那裡，根本沒有下遺族立身之地。　　而且雲上大陸七大飛升者仙王之間，還是很平緩友好的局勢，少有征戰，這種情況下，郭正陽一個飛升者自然可以在飛升者地盤內走來走去，但一個下遺族仙王敢殺進去鬧的整個大陸雞飛狗跳么？　　所以他最初的本意，就是橫穿死海逃亡雲上大陸。　　現在看到了新大陸邊緣，自然值得驚喜。　　驚喜中，郭正陽也一閃身，遁向兩個仙人方向，“兩個進入死海的普通真仙，都是飛升者不說，還有一個是人族，看到了就幫一把吧，不幫他們的話，這兩個絕對都死定了。”　　當然，若是郭正陽這心態被後面追殺他的驚海王知道，恐怕也會再次氣的吐血不止的，一個個堂堂仙王追殺一個真仙，追殺了幾十天都沒有讓人家真的受到什麼損傷，一直在後面吃灰不說，被追殺的在快要抵達目的地后，還有心思幫一下路邊的過客，這又是多打擊人的形勢？　　但對郭正陽來說，經過幾十天較量，他還真沒把後面的驚海王太放心心上，除了要一直逃竄，不能停下來休整之外，驚海王也就那樣了，這一路追殺，反而是對方屢屢被郭正陽算計。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郭正陽對天地造詣的領悟，是丹道、陣法、煉器全方位的領悟提升，而驚海王似乎只是在煉器一道上有着直追天道的感悟。　　如此一來，郭正陽意念一動就可以讓左右天地自成殺陣，還能在殺陣蓄勢待發的時候不露一點破綻，做到最完美的隱匿，驚海王卻對陣法一道領悟不夠，不踏進陣中就發現不了，所以他一路上布下的殺陣，雖然有五成都被驚海王躲了過去，沒有撞進去，可一樣有五成算計成功，每次都能拖延那邊幾百個呼吸。　　幾十天追殺，看着那位仙王一次次闖入自己布置的陣群，被自己算計了百千次，郭正陽都樂的不輕。　　而幾十天追殺與被追殺，也讓郭正陽對驚海王的很多事都有了一定了解，比如根據對方一直鎖定他氣機的那件寶物，郭正陽已經能靠那力量感應大致估摸出雙方距離，也能判斷出驚海王大致需要多長時間才能飛遁來。　　現在他也感應清楚，驚海王想從後方殺到這個位置，至少還要兩刻時間。　　足夠讓他休息一下，辦點小事什麼的。　　所以順手救一下前面兩個真仙的話，不止是看在同族之宜，出手幫一把，更可以讓郭正陽問清楚，這片新大陸是不是就是雲上大陸。　　恩，他雖然知道自己在進入死海后，一直是向著北方直遁，走的也是直線，但整個過程里，到底有沒有走彎路，亂了方向，這還真不一定。　　在剛從大陸進入死海時，他能確定方向，可在死海內逃了幾十天，這就真的無法確定了。　　仙王在死海內，都沒有辨別方向的能力。　　這也是仙王哪怕有很強的實力，並不懼怕死海的威脅，可一樣不會隨便深入的原因。　　茫茫死海，近乎無邊無際，而且沒有絲毫分辨方向的標識，你進去以後，運氣不好，都可能會和一快塊大陸擦肩而過，卻根本到不了真正的落腳地。　　就彷彿一群赤身裸體的普通人搞個小木船在汪洋大海中漂流，還不能藉助日出日落辨明方向，那怎麼確定自己一直走的是直線？？是向目的地趕去的？　　郭正陽見了新大陸驚喜的厲害，但也怕自己早在幾十天時間里，不知不覺亂了自己的方位。　　噗的一聲，等郭正陽再次出現時，已經抵達了現場。　　到了現場，這裏的情況也被他更清晰的看了個透徹，這裏就是兩個氣機萎靡、勉強撐着力氣在和毒氣、毒獸廝殺的仙人，一個已經一條命去了八九成，另一個稍好，也只剩下半條命。　　而圍攻他們的兩種毒獸，加起來卻是足有幾十隻。　　這些毒獸，氣機都在靈仙境，就是在死海內被毒氣廢氣孕育出的妖物，沒有絲毫靈智，有的只是毒戮廝殺的本能慾望。　　郭正陽剛一出現，看了一眼。　　那兩個快死的仙人就也發現了他，跟着就紛紛大喜，嘰里呱啦說出來的話，郭正陽完全聽不懂，但卻能看到他們在見到他時，又在頻死的頹勢中爆發出了新的力量，至於那些毒獸，也立刻分出十多隻撲向郭正陽。　　但毒獸撲殺下，郭正陽只是笑着伸指一點，左右大片色彩斑駁的毒氣驟然凝聚，化為幾根長矛穿刺而下，瞬間了解十多隻毒獸，同一時間，也有更多毒矛湧現，一個呼吸就把圍殺兩個真仙的毒獸也殺了個乾淨。　　兩個正驚喜，還湧現出新力量，像是回光返照似的真仙也懵了。　　在他們發懵時，郭正陽才又一招手，兩個真仙就不由自主到了郭正陽身前，等他再次一伸手虛抓，兩個真仙體內就漂離出大量色彩駁雜的毒氣。　　伴隨着毒氣逸散，兩個真仙的生命氣機也直線好轉。　　“這是哪裡？哪個大陸附近？”　　郭正陽這時才笑着開口，不過這一次，卻是直接讓仙識侵入對方腦海，和他們進行靈魂上的交流。只有這樣，才能祛除言語之分。　　“稟前輩，這裡是棋武大陸西部。”　　兩個真仙明顯被郭正陽的妖孽能力嚇呆了，愣了一瞬后，才急忙驚喜不已的回應，更感激涕零的拜謝。　　“棋武大陸？”　　郭正陽卻暈了，更差點吐血！　　因為，因為他還真走錯方向了，而且錯的離譜！　　雲上大陸那個純粹飛升者地盤，在玉守大陸北上方，而棋武大陸，卻是在玉守大陸東下方，他初入死海時，是一直向北直遁，怎麼饒了幾十天，竟然跑到了棋武大陸？　　而棋武大陸，也只是一個飛升者與下遺族共治天下的地方。　　“我擦，白跑了幾十天。”剎那間就有些欲哭無淚，但這一刻，他除了選擇繼續向北逃之外，恐怕也別無他法了。

# 第五百六十章 有什麼好談的？

　　“白跑了幾十天，現在只能重新選擇方向，我在這裏，倒是可以確定北在哪裡，可一旦在逃出去的久了，說不定又會重新亂了方位，怎麼辦？”　　從兩個被自己解救出來的飛升者真仙口中得知亂了方位，郭正陽心情的確很鬱悶，鬱悶中，又從兩個真仙口中分辨了左右方位，他才揮手把兩人送出了死海，驚海王最多兩刻就會追來，他還真不敢和他們耽擱太久。　　而送走那兩位，他倒是又沉默了下來。　　因為方向，實在是個大難題啊。　　有過一次在死海中前往雲上大陸，卻莫名其妙就繞到了棋武大陸的經歷，他真有些束手無策了。　　如果能解決在死海中辨明方向的問題，之前幾十天早解決了，而解決不了，他現在就算再選擇好北方逃下去，要不了多久就可能又莫名其妙跑向不知哪個方位了。　　一直這樣下去，的確不是辦法啊。　　哪怕他不怕會被驚海王追上，可就這麼追追逃逃逃下去，沒有一刻清靜，那也讓人受不了的。　　郭正陽不怕在死海中被困的時間久了，會撐不下去，他雖然也只能藉助死海內的天地之力殺敵困敵，卻無法利用死海內的毒氣廢氣來修鍊，因為這些東西，根本就是造物之後的最毒烈事物，正常仙人事物都不可能受的了。　　可就算如此，以他以前斬殺了那麼多真仙、仙君，狩獵來的隨身仙府的底蘊，別說在死海里被困幾個月，就是被困幾百年，資源一樣取之不盡。　　問題是難道他真就這麼被一個仙王追殺着逃亡幾十年幾百年？　　“不行，得想個辦法，若不能解決方位問題，就必須解決後面的追殺。”沉默片刻，郭正陽才一咬牙，又向北方逃去。　　但這一次，他只是在逃離棋武大陸一帶后，就又停了下來，而後，着手在周邊認真而嚴密的布施陣群。　　以前困守驚海王的陣法，都是他在逃亡中隨手布下的，一個陣群最多不過布施幾十個呼吸，簡單輕便，卻也沒辦法對驚海王造成太大困擾。　　但這一次他卻是用盡了所有手段，準備在這一帶布置出一個能最強陣群，然後，和驚海王好好談一談。　　……　　“咦？那小賊怎麼停下了？已經一刻多了，竟然都沒在遠離？難道，難道他被困住了？還是遇到了什麼大麻煩？”　　就在郭正陽開始認真布陣，準備藉助自己所能布施的最強陣群和驚海王談一談時，就這麼過了一刻多，在他後方一路又破開好幾個陷阱追殺下來的驚海王才突然一驚，猛地停下了身子。　　可不是么，追殺了郭正陽幾十天，前面的傢伙可從沒出現過接連一刻多時間，都在一地逗留的情況。　　這如何讓驚海王不疑惑？　　但疑惑了瞬間后，他就又大喜狂喜起來。　　死海內的危機，的確不止有毒氣，還有毒獸。　　而毒獸的危險哪怕有限制，比如仙人想晉陞仙王境，必須都要仙人在天地感悟上有極為恐怖的造詣，某方面領悟到了直追天道的造詣，才有希望晉陞，但毒獸這種秉承開天闢地以來最凶毒氣息孕育出的怪物，根本沒有靈智，所以它們也就談不上對天地感悟，最強只能比仙君強，卻無法對仙王造成大威脅。　　可就算如此，若是成批量的最強大毒獸在死海內圍困住一個仙王，也足以讓仙王喝一大壺的。　　而就算是仙王，一旦感應到有大批量最強毒獸在附近，一樣只能提前躲開……　　所以若郭正陽是被大批量毒獸圍困住，也不是不可能，雖然這可能性不大，但的確有。　　而且除了毒獸之外，死海內也有一些先天而成的絕地，比毒獸都更危險。　　天地初開時，能演化一方方奇地凶地自稱殺局，這是常態。　　死海內的天地就算不同於外界天地，一樣可以自行演化殺局。　　那種地方，也有一部分是足以困住甚至抹殺仙王的。　　又或者，一些上古仙王的遺府隕落在死海內，變成凶煞遺迹？　　想到這些，又知道這是郭正陽幾十天來第一次在某地逗留那麼久，驚海王如何不喜？　　狂喜中，他那一片水光似的軀體都變成了深藍色，這卻不是吐血，而是激動的渾身充血！　　開玩笑啊，他好不容易從回道王那裡借來一件至寶，好不容易鎖定了郭正陽本身，然後追殺過來，不管怎麼想，以他堂堂仙王之能出手，最多一天就會抓到郭正陽，可事實卻是他一個仙王不止追殺了郭正陽幾十天都沒成功，見都沒見到那傢伙，反而一而再被那傢伙布下的險境坑住，被坑了百千次啊！！　　哪怕那些坑也沒讓他受損，但那種靈魂上的羞辱，卻早已讓驚海王氣的吐血了無數次了。　　也幸虧他沒有人類軀體內的心肝脾肺腎什麼的，要不然心肝都早被氣炸無數次了。　　那現在突然發現目標似乎被困住了？只要他過去，似乎就能或擒殺小賊，又或者在一旁坐收漁利，這讓他如何不激動？　　萬分激動下，驚海王再一次飛掠而出。　　直到又過了半刻多時間，渾身充血的驚海王才突然一驚，放滿了速度。　　再然後，停下身子在死海中小心翼翼觀摩左右天地，不管怎麼觀察，都很難發現不妥，他才又前進幾步，疑神疑鬼的看向前方。　　而前方卻是郭正陽正平平靜靜站在死海毒氣層內，似乎在等他一樣。　　“怎麼回事？小賊停下不是因為被困？怎麼像是在這裏等我？”　　驚疑的厲害，驚海王一時間倒也不敢貿貿然出手了。　　“驚海王，咱們追追逃逃持續了幾十天，想來你也能明白，就算你全力出手，想追上我也不是那麼容易，不如咱們好好談一談？”　　這邊驚疑不定時，郭正陽才也感慨的看向驚海王，說起來，已經和這位仙王交手不少次，但真的面對面，還真是第一次。　　“談？有什麼好談的？”驚海王卻瞬間大怒。　　原本不敢貿然出手，可是看到一個真仙，當著他的面直說他用盡全力都追不上，外加這本就是事實，而他一方仙王的顏面，也在這一句話下就被踐踏蹂躪的點滴不剩，驚海王頓時又被勾起了無窮怒火，瘋狂咆哮。　　再然後，左右天地瞬間繁複。　　那卻只是因為驚海王怒意泄露，殺機膨脹時，自動激發了郭正陽布置了兩刻的陣群之力。　　大陣運轉，一片片天地偉力被瘋狂調動運轉，一環勾一環，一環扣一環，最短時間內，已經是數不清的偉力爆發，對着驚海王層層涌下。　　驚海王自然也是震怒出手，小賊難道是在布陣，準備圍殺他？　　這，這傢伙到底狂妄到了什麼程度？　　水光翻滾，一口大鐘浮出水面，一聲鐘響，跌宕出一層聲浪，聲浪擴散中，一個個世界衍生，瞬間禁錮了所有無數涌下的偉力。　　郭正陽眉頭一皺，但他還是控制着左右陣力運轉，禁錮驚海王的同時，再次笑道，“只要我小心對付，就算殺不了你，你也根本追不上我，不如我們就此罷手？難道你真想在死海中追殺我百千年？”　　“就是追殺你萬年，本王也要把你挫骨揚灰！”驚海王身上鐘聲再起，又是一次聲浪翻滾，再次衍生出一個個繁華世界，更是和之前的世界重疊，也讓那些世界越發變得清晰明了。　　世界清晰，大鐘一次旋轉，那些世界竟像是活了過來一樣，彷彿一個個怪獸大開血盆巨口，咔咔咬下左右一片片天地之力，全部納入世界。　　郭正陽再次眉頭大皺，因為就這兩下，對方已經吞掉了他一成的天地偉力。　　這，這麼恐怖？　　看來他還是小看了驚海王。　　按照這效率，最多幾個呼吸，自己之前辛辛苦苦布置的陣群都會被蠶食乾淨？他調動無數天地之力，但驚海王竟然靠着那口鐘，直接把附近的一片片天地吞入鐘聲演化的造物世界里？　　而驚海王的語氣，也讓他明白雙方根本沒有握手言和的可能。　　皺着眉，郭正陽才一閃身就到了極遠處，同樣分析結構更廣闊的天地之力，他還真不信，驚海王那個造物仙寶，能無限制鯨吞真實世界。按照之前他那大鐘吞食世界的頻率，一口就能咬下他之前兩刻所布施調動的一成天地，這效率的確很嚇人，但那只是理想狀態，你吞下一口，消化需要時間吧？不可能馬上就來第二口吧？　　看看是對方鯨吞的快，還是自己調動的更快？　　但幾十個呼吸后，郭正陽就又苦笑着閃身，快速遠遁。　　“他的造物仙寶，雖然並無法一直無限制鯨吞真實世界，可納入一片世界后，竟然能快速被煉化成新的仙寶，哪怕這中間有停頓，但只要新的仙寶一出，卻又讓鯨吞的力量變大……該死，還是要逃，我現在和他比起來，還遠不是對手。”　　“不過，他想徹底破解這裏的殺陣，可也沒那麼容易。”　　……　　等郭正陽閃身消失，又足足過了一刻，驚海王才終於破滅最後一層殺陣，脫身而出。　　可是脫身後，他卻不止沒有絲毫喜色，反而更加震怒。　　不可能不震怒，好不容易追上那小子，也是第一次和那小子面對面，可現在破陣竟然又用了一刻多。　　對方兩刻時間布下的殺陣。他竟然也用了一刻才破滅？　　“該死，不管怎麼說，總是拉近了不少距離，只要他稍微出一點意外，本王就能追上，讓我追殺你百千年？做夢去吧！”　　震怒中，驚海王才又一閃身，快速追了上去。　　可十幾個呼吸后，驚海王就又身子一顫，軀體內再次翻滾出一層層深藍色水浪。　　“媽的，怎麼又有陣群？這才幾步距離？天殺的……”　　這是多少次被那小賊布下的陷阱困住了？他都記不清了。而且那小賊總是在他最想不到的地方布陣，讓他一次次上當，這種心力上的挫敗感，真快把堂堂仙王氣瘋了。

# 第五百六十一章 歸虛大陸

　　“周師兄，你現在情況怎麼樣了？”　　“還行，不過和你比起來，還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要知道，我才只參悟了幾千年時間，而且哪怕是直接參悟你總結書寫出來的體系，那也是你十多萬年的智慧結晶，我的陣法天賦卻只是一般，最多只有你兩三成水準吧。”　　“那也不錯了，看起來只要再過些時間，你也就差不多了。”　　“這倒是，靈時府這東西實在太恐怖了。對了，你怎麼樣？”　　“我……蛋疼，不說了，他又來了。”　　……　　時間一晃，就是三年過去，一片色彩斑駁的毒氣海洋中，郭正陽百無聊賴的和周易青聊了幾句，也只是幾句后，他就又臉色一變，臉上顯出無比的糾結鬱悶之情。　　不可能不糾結啊，三年了！　　驚海王那傢伙在他身後整整追殺了他三年！　　三年來，除了郭正陽刻意露面見驚海王那次之外，對方就一直被他甩在身後，幾乎再沒有照面的機會，這樣的追逐逃竄也真讓人蛋疼的不行。　　他也基本沒有什麼悠閑的時候，往往都是甩開後面的傢伙，休息幾十幾百個呼吸，就不得不繼續逃竄。　　那種一直被逼着逃逸的局面，也讓郭正陽不止是糾結鬱悶，更被追殺的火大不已，可不管再火大，對上驚海王，他卻知道自己的實力根本不夠看，還是只能逃。　　或許他一個真仙被一個仙王追殺三年多，都只是讓對方跟在屁股後面吃灰，這樣的事若是傳出去，肯定會又引起整個仙界，而不再只是一方大陸的轟動，但那有屁用，現在的郭正陽只是悶得抓狂，感覺自己就像是被一條瘋狗咬上了一樣，怎麼甩都甩不脫。　　唯一的好消息就是，在郭正陽拚命逃竄的時候，藏身在他所帶的隨身仙府里的周易青卻不受影響，還可以平平穩穩在靈時府修鍊。　　而仙界一年，是729天，三年就是2000多天，周易青已經在府內修鍊了兩千多年，而仙界一年又是凡界三年，算成地球時間，周易青也參悟郭氏陣典六七千地球年了。　　他直接參悟的還是郭正陽從無數典籍中匯總出來的成熟體系，比郭正陽當年憑空推演時要容易簡單的多，那就算他天資不怎麼樣，這麼多年過去，他的陣法造詣一樣在不斷突飛猛進。　　就算周易青現在還無法和郭正陽比，但估計也能有其兩三成水準。　　若是這樣持續下去，說不定再過幾年，等周易青在陣法上的造詣能追上他時，他們兩個就可以聯手布陣，去狙擊驚海王的追殺了。　　而以之前三年多情況來看，郭正陽能每每甩開驚海王，那就算想再安全逃亡幾年應該也是可以做到的。　　“不過，難道真要再這樣逃個幾年？這也太坑了！”　　再一次閃身逃逸中，郭正陽還是忍不住破口低罵一句，而讓他覺得坑的也不止這一點，另一點就是，在之前這三年裡，他竟然再沒有遇到其他大陸……　　這說明什麼？　　第一次離開玉守大陸，他只用了幾十天就抵達了棋武大陸邊緣，按照這種效率，他也只需要一兩個月左右，恐怕就能抵達另外一片新大陸，可整整三年，他一直在死海里逃來逃去，再沒見到過絲毫新大陸。　　這隻能說明，他要麼是在一片地方一直繞圈子打轉，要麼就是和一個個大陸擦肩而過。　　徹底迷失在死海，說的就是這種情況了！　　“難道我已經抵達了一片超級龐大的大陸附近的死海？大陸越大，與之相對應死海就越大，以前的玉守大陸，只是仙界132塊大陸中，不大不小的一塊，大陸面積相當於凡界一個混亂星系，那與之對應的死海可能就是幾十個混亂星系大小，我運氣好沒有迷失，可能幾十天就橫渡到了另一邊，現在，若是我在一個超級大陸附近的死海遊盪，方向不對的話，還真是很容易出現連續幾年甚至十幾年都找不到邊際的情況。”　　再一次閃現，郭正陽又快速動手，在附近死海中溝通天地之力布施陣群，而且他這一次布施，是接連一片，左右上下遊走，算是在這一帶豎起了一道陣牆，驚海王抵達后，只要不繞個幾十個呼吸的路程，就肯定會陷入陣群內。　　陷阱搞定，他才又繼續飛身前行。　　也只是又飛遁了幾十個呼吸，再次出現的他就詭異一笑，眼中閃過一絲得意，那傢伙果然又中計了，又被陷阱困住了，恩，前後逃亡這麼久，能讓郭正陽在不斷窩火中失笑的，也只有每每戲耍驚海王的短暫瞬間了。　　一笑后，再次在周邊布陣，又搞定一片陣群，他才繼續前行。　　不過在走走停停中，郭正陽卻突然一驚，而後大喜，狂喜。　　“大陸？嘶……我還以為還會被再困個幾年，終於看到大陸了！就是不知道眼前這塊大陸是哪一個。”　　他現在的心情，真的就像是在無邊汪洋中漂流了好幾年的普通人，突然發現新大陸時的驚喜一樣。雖然這一次他沒有再在大陸邊緣的死海里發現什麼仙人，但還是毫不猶豫就沖向大陸。　　幾個閃身後，等郭正陽站在一片山林上空，呼吸着清新秀美的仙氣，整個人都彷彿輕鬆了無數倍。　　當然，這種輕鬆和驚喜，他也根本不敢保持。　　死海里，憑藉自己的天地造詣，他在裏面的優勢會放大，而驚海王的優勢則會縮小，最簡單的，郭正陽在大路上和驚海王比，速度只是其幾十分之一，死海內，卻是對方三四分之一，所以若不趕快搞清楚這塊大陸是什麼大陸，又是什麼形勢，他還是必須馬上轉身逃回死海的。　　閉目一感應，郭正陽才又消失在天地間。　　“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呼吸，大陸某處邊緣，一個正在荒野中搜尋寶葯的仙人就猛地一驚，駭然抬頭看向身側。　　“別怕，我沒有惡意，只是想問下你這裡是哪個大陸。”　　那仙人也是郭正陽不認識的種族，不過其額頭的雷霆印記卻說明這是飛升者，郭正陽這才急忙開口安撫了對方一下。　　“歸虛大陸？”仙人這才壓下心驚，恭恭敬敬起身向郭正陽行了一禮。　　郭正陽出現的太突兀，但正因為突兀，對方才明白眼前之人修為恐怕遠在他之上。　　“歸虛大陸？？”郭正陽一愣，才又喜得放聲大笑，不過笑聲里，他還是驟然運轉秘術，瞬間迷惑住那仙人，“真是歸虛大陸？”　　“是。”這一次仙人的回答，已經是痴痴獃呆，只是机械的應是。　　“歸虛大陸，這一次，看他驚海王還怎麼追殺我，借他十個膽子，恐怕他也不敢在歸虛大陸亂來，就是他拉上回道王一起，恐怕也不敢深入歸虛大陸。”　　原本自己最初的目的地，只是玉守大陸北上方的雲上大陸，但他也真沒想到逃亡了三年，三年不曾遇到過新大陸，不知道饒了多少彎路后，竟然抵達了歸虛大陸。　　這，簡直是好的不能再好的好消息了。　　如果說雲上大陸那地方，還是七個飛升者仙王各開一國，由飛升者獨霸天下，那麼歸虛大陸就絕對是整個仙界所有大陸中，最強盛的飛升者聖地。　　在這個大陸，足有二十多位仙王，但卻只有兩個國度！　　二十多個飛升者仙王，分別匯聚在兩個超級仙王麾下，而據說那兩位超級仙王，都是仙王大圓滿的存在，都早已經在追逐造物仙主、與仙凡界同壽的無上大道。　　那樣的仙王，隨便打個噴嚏，就能抹殺一般的仙王初期了。因為能走到哪一步的，也早已經不只是修為上比仙王初期渾厚多少倍那麼簡單，而是一身各方面造詣，都有不少能抵達比肩天道，是真正的比肩，而不再只是追逐。　　那兩個仙王坐鎮的歸虛大陸，在仙界132塊大陸中，都是最龐大，也是實力最渾厚恐怖的飛升者聖地。　　若郭正陽真的進了雲上大陸，七個飛升者仙王坐鎮，足以震懾的驚海王那種下遺族強者不敢輕易深入，不敢在那裡隨意追殺飛升者，那麼現在進入歸虛大陸，別說是驚海王了，就是玉守大陸上七個下遺族仙王結伴，恐怕都不敢踏足這片大陸。　　也正是因為歸虛大陸如此強勢，郭正陽甚至都有些不敢相信自己在亂飛了幾年後，會誤打誤撞跑到這裏，所以才對眼前的飛升者施展了一些秘術拷問，生怕對方在忽悠自己。　　現在確認對方沒說謊，他才很快又大笑着閃身遁向大陸深處。　　在這一片真正的大陸上，他的速度也不再只是一個呼吸二三十萬光里，是徹底發揮到了極限，一個呼吸三百多萬光里，絲毫不壓制氣息，以最快的速度沖入所能感應到的最近一座城池。　　再然後，在一群飛升者有些瞠目和敬畏的視線下，郭正陽才開口問詢，他們這裏的傳送陣所能抵達的最安全之地。　　也是直到郭正陽消失在傳送陣內，另一片水光才驟然出現在了大陸邊緣。　　幾乎是沿着郭正陽的路線出現，甚至同樣找到了某個剛恢復神智的飛升者仙人，驚海王一樣是毫不猶豫施展秘術，開口問詢這是哪裡。　　再然後，堂堂仙王當場驚得連噴熱血。

# 第五百六十二章 先去看看

　　“終於安全了！”　　一座繁華的大城附近，郭正陽看了眼後方城市，眼中閃過的全是輕鬆以及慶幸，到了歸虛大陸，真的算是安全了。　　這隻從後方城池的外貌就大致可以看出一些，不同於玉守大陸，玉守大陸上一個城池，其外基本都有城牆，城牆環衛一片區域，再有宗門在城牆內開闢洞府，而那些城牆，也不是簡單的在一片地方外樹立起一片牆壁，而是構建的陣群環衛。　　也就是說玉守大陸那裡的城池宗門基本都是雙保險，宗門外一層護衛陣群，城牆再是一層。　　而在他後方那片城市，卻沒有什麼城牆之說，就是一座座仙山府邸、或者懸空的仙島漂浮在雲端聚集成群。　　一群群仙人進出遊走，都是不設防狀態，這也間接反映了一個地區的自信以及昌盛。　　不過說的也是，堂堂歸虛大陸，整個仙界所有飛升者的聖地，兩大仙王麾下各自又有十多個仙王級追隨者，這樣的勢力，才是真正的超級勢力啊。　　在這樣的國度里，的確不需要有太大防禦力量去顧忌外敵入侵什麼的。　　通過在大陸邊緣某城池的傳送陣抵達這座城池后，郭正陽剛抵達城外，就也清晰感應到驚海王鎖定自己的那股莫名力量，已經在遠遠退散，退散的他幾乎都再感應不到，說明驚海王在得知這是歸虛大陸后，的確不敢深入，而是選擇了退走。　　郭正陽也徹底輕鬆了。　　被追殺了三年多，總歸還是擺脫了那傢伙！　　至於現在？　　“後方歸元宗，是道啟帝國的一個八品宗門，雖然也只有仙君坐鎮，不過只要我在歸元宗附近隨便找一個地方潛修，不被打擾的狀態下，修鍊個幾年就能穩步提升修為，而只要修為提升了，一切就都好說。”　　歸虛大陸是飛升者最大，局勢雖然清晰明了，就是兩大帝國比較和睦的相處，但毋庸置疑，若要詳細研究這塊大陸，也絕不是一時片刻能做到的，郭正陽也根本沒有詳細研究這片大陸的打算。　　他現在想做的，只是找一塊荒野，隱藏仙府後，再去潛修。　　畢竟修為才是根本。　　等到了足夠的境界，再返回玉守大陸尋找感應那位林師侄以及火府主人的下落，他才有把握不怕驚海王的追殺。　　……　　“怎麼辦？那小子也太妖孽了，我足足在死海內追殺了他三年多，結果還是被他逃掉了，現在好了，他一逃入歸虛大陸，我根本就不敢再追了。”　　“回道兄？你說我現在怎麼辦？他還只是真仙，就這麼變態，在對天地達到的感悟上竟然已經超過我不少，以這種感悟，他想晉陞仙王都也只是遲早的事，那如果不把他扼殺在搖籃里，恐怕後果不堪設想。”　　……　　郭正陽所料不錯，就在他于歸虛大陸歸元宗外尋找偏僻地潛修時，玉守大陸大衍國皇城，已經回歸的驚海王，卻是壓抑着嗓音悶聲悶氣的開口，聽那口氣，就可以理解現在的驚海王有多抓狂。　　歸虛大陸啊，那還真是借驚海王十個膽子，他也不敢去鬧事。　　可若是就這樣讓他眼睜睜看着郭正陽逍遙自在，他不止無法平息心中的怒火，同樣也徹底驚懼起來，對於郭正陽的驚懼，在經過三年多追殺后，驚海王也真是驚到了極點。　　畢竟在以前，他根本不敢相信郭正陽那廝能在這時候，就擁有這麼變態的實力。　　而現在雙方的關係，基本也是不死不休了，就算他想從此和那邊罷手言和，恐怕反而是郭正陽不樂意了呢。　　隨着驚海王憋悶的話音，一側回道王卻也苦笑一聲，連連搖頭，“你親自去追殺，還讓他一路逃進了歸虛大陸，那我能有什麼辦法？那裡可是整個仙界里的飛升者聖地。”　　三年多前，郭正陽能靠着一身天地造詣，接連幾次戲耍驚海王，讓驚海王都找不出對方的真身所在，那已經是超出回道王的預想，等驚海王前來求助時，回道王也壓根懶得幫忙。　　就算他們關係很好，他也不願意平白招惹一個在真仙時就能戲耍仙王的超新星啊。　　不過後來驚海王開出了很不錯的條件，讓他心動的都不想拒絕，這才拿出一件至寶去幫忙，原本還以為這件事就這麼了解了，只要徹底鎖定對方氣息，以驚海王之能，那就算是飛影國的妖羽王出手護住郭正陽，驚海王也能幹掉那傢伙。　　誰想到郭正陽壓根沒去求妖羽王，而是直接逃進死海，更在死海內逃亡三四年，最終更逃入了歸虛大陸。　　這情況，太讓人震驚了。　　這也是遠超三年多前他兩次戲耍驚海王一事無數倍的恐怖事件啊。　　畢竟你能在仙王推演時隱藏自身氣息，雖然也足以說明對方有多恐怖，可那也可能是身上有了不得的隱匿至寶，結果現在都被鎖定氣息了，卻能靠着速度甩開一方驚海王，讓仙王追殺幾年都追不上。　　這樣的傢伙，還真是讓回道王這個玉守大陸的下遺族最強仙王都心裏發毛。　　那現在怎麼辦？現在這事，他還真是再不想插手了。　　但想是這麼想，事情會不會這樣發展下去，可並不一定，畢竟他已經插手了一次，若不是他插手，驚海王也未必能鎖定郭正陽氣息，如果以後郭正陽真的修為大進后，在擁有力壓驚海王的實力時，再殺回來，那驚海王會不會把他也拉下水？　　所以在苦笑之後，回道王也緊緊皺起了眉頭，皺過眉后，他才突然又神色一動，緩緩看去，“其實，你現在也不是完全沒辦法，至少還有好幾個方面，值得你注意下。”　　“什麼？”驚海王這才一驚，愕然看去。　　“他不是曾經為了護衛定海宗出了大力么？你可以先去把飛影國定海宗抓在手裡？”　　“……”　　驚海王再次一呆，才愕然道，“這不好吧？不說我對上一個真仙，還要用威脅手段逼他出來，有些太丟面子，傳出去后，恐怕我都再無顏在整個仙界立足，就是真的那麼做了，那小子也未必會出來啊。畢竟聽說他只是欠了定海宗幾個仙人的人情，那在上次定海宗滅宗之禍時，他做的，已經等於償還了定海宗的一切，而且從那以後，他也在沒和定海宗有過瓜葛，就算現在用定海宗做要挾，也未必有效。”　　“不，我不是讓你把定海宗抓緊手裡做要挾，而是探明一件事，那小子曾經托無數飛影國仙君出力，幫他打探兩個仙人下落，其中一個就是曾經被你麾下千羽宗抓取做葯鼎的那個，而他對外解釋，那是定海宗內某個仙人的同門。但我覺得這事未必靠譜，如果那真只是定海宗內某個被他賞識的仙人的同門，他真不應該冒那麼大風險去千羽宗救人，說不定這裏還有其他玄機。”　　“我的意思就是，你在抓了定海宗后，去查問這件事。至於定海宗那批人，真沒必要和他們為難，畢竟你我都是仙王，對一個真仙還要抓人質才把對方逼迫出來，的確太丟臉。”　　回道王再次開口，而這一次驚海王也聽得微微點頭。　　說的也是，那件事細細思量一下，的確有些蹊蹺，說不定有什麼玄機呢。　　不過若裏面沒有絲毫玄機，他也真不好拉下臉去用人質逼迫一個真仙，那又該怎麼辦？　　“如果這件事沒用的話，也好說，你還是走吧，別再玉守大陸呆了，去神跡大陸。歸虛大陸是飛升者天堂，那麼神跡大陸就是我下遺族的天堂，以你堂堂仙王身份，若是願意放下玉守大陸的一切，去神跡大陸投靠一位超級仙王，那就算那小子以後成長到仙王境，也不可能去神跡大陸鬧事。”　　回道王卻似乎明白驚海王的顧慮，很快就又笑着開口。　　在仙界，是兩大陣營對立爭雄，既然下遺族能和飛升者爭鋒，而且哪怕下遺族一直都處於劣勢，但既然他們能站穩陣腳，就也的確說明着下遺族的底蘊。　　下遺族這邊，也的確是有那種已經修鍊至仙王巔峰，比肩天道的超級存在的，否則下遺族也不可能佔據那麼龐大的地域資源。甚至那種超級仙王的數量，下遺族也不比飛升者少，飛升者只有三個超級仙王，而下遺族裡的超級仙王也足有三人。　　尤其是，一旦走到那個位置的仙王，不管是下遺族還是飛升者，其實實力都是差不多的。　　在這種最頂尖的力量上，飛升者只是和下遺族旗鼓相當。　　不過飛升者依舊佔據了更廣闊的資源空間，最大的原因就是，下遺族仙王，只有四萬年壽元，飛升者仙王卻有八萬年壽元……　　下遺族仙王能修鍊至最巔峰的儘管有三個，可其中一個卻處於壽元怠盡的地步，根本不敢和飛升者死磕。另外兩個的壽元也不寬裕，哪有心情出來爭霸？　　但就算形勢是這樣，若驚海王真的怕了，的確可以放下玉守大陸的一切，去神跡大陸投靠一個超級仙王的，畢竟他也是仙王，這樣的強者只要肯放下顏面，就是超級仙王也會看重的。　　幾句話后，驚海王也再次眉頭大皺，放下一切，去神跡大陸投靠一個超級仙王？這，這可不是什麼好建議。　　“我還是先去定海宗看看。”

# 第五百六十三章 這個只能碰運氣

　　“回道兄，回道兄！”　　時間一晃，又是半天多后，玉守大陸大衍國皇城深處，一片水光急急遁下，更在遁來時焦急的連連低呼。　　“出了什麼事？”剎那后，回道王也從洞府深處遁出，驚疑的看向驚海王。　　“變態，變態，回道兄，這次出大事了！而且不是一般的大事……你自己看吧。”隨着回道王的話，驚海王先是慌亂的說了一句，才又馬上一翻水光，就丟出兩道身影。　　兩道昏迷的身影只是靈仙修為，而且全都是昏迷狀態。　　回道王疑惑的掃了眼兩個飛升者靈仙，才詫異的道，“這是那兩個和郭正陽有關係的定海宗飛升者？”　　“恩，他們就是�岷：桶茬�。”驚海王肯定的回答，就是回答的過程里，還是有着難掩的慌亂和緊張。　　回道王也又深深看了驚海王一眼，才把視線投向兩個昏迷靈仙，下一刻，一道光華從回道王口中吐出，更深深沒入兩仙人體內。　　光華流動，又過了幾十個呼吸，回道王才身子一顫，當場就從原地跳了起來，“靈仙？那個郭正陽在八年前，他聲名鵲起時，才只是剛剛飛升的靈仙？而不是從百戰大陸流落到這裏的真仙？？”　　“是，是靈仙！眼前這兩個是親眼看着他飛升后塑體的，而姓郭的在受到那六百多真仙追殺時，只是靈仙初期修為！！”驚海王也壓抑着嗓音開口，就算壓抑，那聲音依舊在劇烈顫抖！　　可不是么，半天多前回道王給他兩個建議，一個就是去定海宗查看下，看看郭正陽一直在大力尋找的兩個仙人，究竟有沒有什麼玄機，而他也真去了，但他怎麼也沒想到，會查出這麼恐怖的事。　　郭正陽在一人力戰六百多真仙時，並不是真仙修為，只是靈仙？　　一個靈仙，竟然能殺的六百多真仙丟盔棄甲，潰不成軍？　　好吧，其實認真想一想，以郭正陽的天地造詣，在真仙時就能逃過驚海王的追殺，那他在靈仙時能擊潰真仙，似乎並不是什麼太奇怪的事？　　但問題的關鍵不在這裏，問題的關鍵在於。　　“他在受到飛影國和萬林國六百多真仙追殺時，只是初入靈仙境，而三個月多后，他去千羽宗救那周易青，已經是真仙初期巔峰！！三四個月時間，他怎麼可能……怎麼可能晉陞的那麼快？”　　以郭正陽的天地造詣，就算在靈仙境就能輕易擊殺靈仙，也不奇怪，畢竟他的天地造詣太恐怖了，真仙境時仙王都不怕，靈仙時恐怕就有媲美仙君的實力也不奇怪。　　問題是他怎麼可能在短短几個月里，就從初入靈仙境，提升到真仙初期巔峰？要知道郭正陽去千羽宗鬧事時，可是天魂目鎖定了他的氣息，準確判斷出那是真仙初期巔峰的修為！！　　這才是最恐怖的！　　恐怖的不像話！　　現在的驚海王最怕什麼？他在深入了解了郭正陽后，已經知道以對方的天地感悟，以後能提升到仙君以及仙王境，恐怕都沒多大難題，所以在真仙時那小子就那麼妖孽，讓他追殺三四年都追不上，一旦等那小子成長起來，後果絕對不堪設想，但在他想來就算那小賊天地造詣再恐怖，想真正成長起來，至少也得好久好久以後，他還有很多時間去面對。　　可現在去了一趟定海宗，直接搜查�岷：桶茬�兩個仙人的靈魂記憶，查出來的事，真是讓他徹底嚇毛了。　　幾個月時間，郭正陽就提升了一個大境界？這對於正常仙人來說，都是需要百千年才能做到的啊，他竟然只是幾個月？？　　這豈不是說，再給那小賊幾年，他很可能就已經是仙君或者仙王境了？　　他也真怕了，甚至根本不敢相信，就算對方再妖孽在修鍊上也得一步步來吧，怎麼可能這麼快？？　　“他剛飛升時，幾個月就把凡界一身所學改造完畢？又用了三四個月，就從初入靈仙境提升到了真仙初期巔峰？這……嘶，這不可能！”　　驚海王驚慌的都有些不知所措了，回道王其實也差不多，他也同樣被嚇得臉都白了，不管怎麼想，都想不通郭正陽怎麼會這麼快提升到那麼恐怖的修為。　　還是那句話，不管你一身天地造詣多妖孽，但畢竟不是真正比擬天道不是？那修鍊突破什麼的，也得一步步來啊，天地造詣妖孽，只是讓你在修鍊時，比其他人更快，突破時，比別人更輕鬆，瓶頸壓制小。　　可那也不能快到這程度吧？　　驚駭中，回道王突然就又神色一動，“問仙子？那小賊曾經收購過不少問仙子？”　　“問仙子？怎麼了？”驚海王也一愣，愕然看去。　　回道王則沒有回答，只是一擺手，身前就多了十幾株被封印的問仙子，而後在驚海王注視下，回道王也做起了什麼……　　他做的就是和郭正陽同化問仙子提升修為時的手段一樣。　　解封問仙子，再把自己氣機和問仙子合二為一，然後，在一株問仙子衍生幻滅時，驚海王也鯨吞了大片仙氣，更瞬間轉化為自己的修為。　　“這……”　　驚海王關注着整個過程，而看了一次后也直接驚得瞠目結舌，這也可以？　　他可是眼睜睜看着回道王在幾十個呼吸里，同化一株問仙子，然後相當於提升了一個凡界長生境巔峰的修為。　　“對於一般的靈仙初期，巔峰時修為只是長生境巔峰的九倍，只要同化九株問仙子，就能提升到初期巔峰，但中期就需要81株、後期是729株，大圓滿6561，真仙初期巔峰則需要近六萬株，他三個月時間，從初入靈仙境提升到真仙初期巔峰，就算一直在吞食問仙子，也需要吞下六萬七千多株，這樣來解釋的話，他的確有能力在幾個月內瘋狂提升！！”　　在驚海王瞠目中，回道王才緩緩吐了口氣，眼中也閃過深深的心悸。　　他能做到同化問仙子，隨着問仙子的生死而直接暴增一次相當於一個長生境大圓滿巔峰的修為，這沒什麼，因為他是仙王。　　對仙王來說這一點修為，根本是螞蟻肉都算不上。　　但郭正陽也有這能力的話就太變態了，就算他不知道郭正陽的靈海面積和一般同境界仙人不同，卻也能計算出若郭正陽施展這手段，的確可以讓修為在短時間里瘋狂提升。　　“他的丹道造詣也這麼變態，以前雖然他也顯露過一部分丹道修為……但我還以為他的丹道造詣離這一步還差得遠，只有陣法造詣有這種程度。那怎麼辦？有這種底蘊，他根本不需要多少時間就能提升到仙君境了吧？”驚海王同樣很快計算了清楚。　　“如果只是正常問仙子，倒不用顧慮，……”回道王再次開口，此刻他也不只是心悸，而是感到了恐懼了！　　畢竟這樣的郭正陽，成長的太快了！　　雖然只有問仙子並不用顧慮，或許郭正陽靠問仙子，幾個月就能從初入靈仙提升到真仙，但以後每一個小境界提升，都是上一個境界的九倍時間。　　那一樣是用年計算的，否則，郭正陽八年前救出周易青，一晃八年後，也不會還留在真仙境。那以後等他想跨入仙君，時間只會更長，動輒百年數百年也是正常，到時候還不如正常修鍊的速度呢。　　所以問仙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若郭正陽找到打破自身至酷的問仙子，又或者其他類似的寶物呢？　　那以他這份丹道能力，的確是有實力隨時跨入仙君或者更高境界！一旦那時候，恐怕就是驚海王的噩夢了。　　“你現在只能加快步伐了，現在已經不止該考慮怎麼把他扼殺在搖籃中，而是要防備他突然就進入了仙君或仙王境。”說了幾句后，回道王才有看向驚海王。　　半天前他們還在考慮該怎麼把躲着的郭正陽找出來，怎麼把對方扼殺在搖籃中，可現在一看，一切都截然不同了！　　“我知道，既然他在尋找的周易青和林景，一個是他師兄，一個是他師侄，這關係就很不一樣了，怪不得他願意為了周易青殺入千羽宗……我這就去神跡大陸，找靠山，另外還希望回道兄再幫我一個忙，就是勞煩其他幾位仙王幫我搜尋那林景的下落，以前姓郭的託了那麼多人尋找都沒找到，但他所託畢竟只是飛影國一國內的部分仙君，如果是我們仙王出手尋找，把握肯定更大些。當然，我也不會讓回道兄白忙一場……”　　“恩，不止我玉守大陸七大下遺族仙王，就是附近幾個大陸，比如棋武大陸，也要託人去找一下，雖然那個林景應該沒那麼變態，但萬一他飛升后誤入什麼遺府，被傳送到附近其他大陸，也不是不可能。”　　“只有先策劃好後路，再把那個林景抓在手裡，安全把握才更大。但就是不知道最後能不能找到那個林景。”　　“這個只能碰運氣。”　　……　　說著說著，兩大仙王都是長吁短嘆，心情陰鬱的嚇人。

# 第五百六十四章 簡單

　　“大圓滿巔峰了，這段時間總算平穩渡了過來，對上下遺族，歸虛大陸還真是個好地方！”　　……　　時間一晃，又是一年多后，等郭正陽緩緩睜開眼，眼中才閃過一絲強烈的驚喜。　　真仙大圓滿巔峰了，距離仙君只差一個瓶頸，而且真仙大圓滿巔峰和初入仙君境，本就是一樣的修為，區別只是前景，這又讓他如何不驚喜。　　現在的他修為比起剛被驚海王追殺時又提升了八十一倍，那豈不是說，再面對驚海王，若是死海內，那邊就算使勁了吃奶的力氣，恐怕也再無法對他造成多少困擾了？　　甚至就算是在大陸上面對驚海王，他現在都不用太懼怕了。　　至少以他的了解，以前的驚海王在仙界大陸上的速度就是不到他百倍程度。　　他隨着修為提升，現在若是展開極限速度，也比之前又提升了八十倍左右，那至少在速度一項上，應該能和驚海王持平了。　　只要速度提了上去，他的底氣自然也會充足起來。　　“大圓滿巔峰了，接下去怎麼辦？是繼續修鍊，突破到仙君境，還是先回玉守大陸看看？以我現在瘋狂提升的修為，若是在玉守大陸嘗試着尋找林師侄或者火府主人，說不定就已經有了不小把握。”　　修為瘋狂提升后，再去施展感應秘術的話，他所能感應的範圍的確會擴大許多倍，而他以前的設想中，也是想等着進入仙君境，應該就能在大陸上找到那兩位的方位。　　想到這裏，郭正陽才驟然起身，還是先回去看看吧。　　因為他現在想回玉守大陸的話，並不需要再一次次橫渡死海，而是使用傳送陣直接傳送回去就行！　　傳送陣這麼便捷的東西，可並不耽擱時間。　　不過下一刻，郭正陽也沒有直接透過仙府內的傳送陣返回玉守大陸，而是遁出仙府，在道啟帝國歸元宗一帶搜索游弋，等尋了一處偏僻之地，也在這裏布下一座傳送陣之後，他才又進入仙府了。　　畢竟郭正陽本身還一直被驚海王利用什麼異寶鎖定着。　　他現在依舊能感應出那股鎖定力量，雖然那股鎖定力量很遠很遠，遠的他幾乎感應不出方位，但那應該還在玉守大陸，只要自己回去，恐怕驚海王也會第一時間得知。　　那搜索過兩人下落後，若是驚海王追殺來，說不定他還要逃，畢竟他只是在速度上應該能和驚海王比肩，真正戰力還不一定。又或者萬一驚海王又有了新幫手，一樣是大麻煩。　　所以郭正陽回去之前，還是先準備好後路才更妥善。　　他已經來了一次歸虛大陸，只要在這裏留下傳送陣，那再想回來，一樣只需要用傳送陣就行。　　“呼～”　　又是片刻后，飛影國某地，隨着天空一次亮光閃爍，郭正陽的身影就憑空出現，這裏的傳送陣也正是他以前戲耍驚海王時留下來的。　　而在出現后郭正陽也立刻閉目感應，但不是感應林師侄和火府主人的下落，而是感應驚海王鎖定他的那股力量，感應后他才當場苦笑起來。　　“我擦，反應真快！”又低罵一聲，郭正陽才一翻手，拿出一件凡界法寶，快速捏動發決打入法寶體內。　　十幾個呼吸，郭正陽頓時大喜，但喜色流露時他卻也大驚。　　“怎麼回事？林師侄，林師侄沒死，這是好事，但他的氣息……他的氣息竟然和驚海王糾纏在了一起，還在快速靠近？”第一次感應之後，他低罵了一聲，就是因為感覺出驚海王鎖定他氣息的那股力量，正在從萬湖國方向快速趕來。　　這無疑是在他剛返回時對方就起了感應，然後第一時間趕來追殺。　　所以他才會開口低罵。不過他覺得只要自己速度快些，也能在那邊趕來之前就找一遍林師侄和火府主人。　　誰想到感應中，他這一次也的確因為修為大增，所能感應的範圍變寬闊，終於感應出了林師侄的位置，發現對方沒死。　　但那位師侄也在快速靠近，而且對方快速接近的方向和速度，無一不显示着對方是和驚海王在一起的，至於火府主人，他還沒來得及動手呢。　　而現在看來，他也沒時間繼續感應了，因為他必須為面對驚海王做一些準備，若是這一次感應無果，那他還會在驚海王追殺來之前，就利用傳送陣再次返回歸虛大陸繼續修鍊，等修鍊到更高深的境界再回來試探。　　若是感應有結果，他則會先嘗試着和驚海王拼下速度，看能不能甩開對方去見林師侄，若是甩得開就爭取，甩不開就還是要回歸虛大陸背靠那些大樹去修鍊。　　現在好了……　　他是發現了林師侄，卻沒想到對方竟在驚海王手裡！　　快速布陣準備防守姿態，就這麼過了片刻，郭正陽才停下手中動作，而後靜靜凝立虛空。　　在他停下幾十個呼吸后，兩道光影就唰唰出現在了半里之外。　　那兩道光影，一個正是驚海王，另一個，郭正陽並不認識，但能看出對方是一個人族，而且一身修為氣息一樣是深不可測。　　對面兩位停下后，也只是靜靜看着郭正陽，看了幾個呼吸，那人族仙人才顫聲道，“真仙大圓滿巔峰？”　　一句話，就聽得水光模樣的驚海王波浪翻滾，看樣子是情緒波動極為劇烈。　　劇烈波動幾次，驚海王才哈哈一笑，“好，好！！郭道友，厲害！沒想到只是一別年余，你竟然又從初入真仙後期修鍊到真仙大圓滿巔峰，這又是近百倍的修為提升啊！靈界時，靈時府，看來，在凡界里你那件先天靈寶，已經被洗鍊成混沌靈寶了吧？？現在你再來提升修為，已經不需要藉助問仙子之類寶物，而是完全可以依仗靈界時之助了！”　　郭正陽也當場聽得眉頭大皺，靈界時？他們竟然知道了靈界時和靈時府？不過，不過在發現林師侄落入驚海王手中后，他還真是已經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　　對於仙王來說，要強行搜索一個普通仙人的靈魂記憶，真的太輕鬆了。　　“怪不得，怪不得你一個剛飛升不久的仙人，一身天地造詣竟然到了如此匪夷所思的地步，原來竟有如此重寶！破損的靈界時，竟然就能打造出外界三天，府內一年的時空府邸，還不影響壽元，而你在凡界時更收集了無數丹道、陣法、煉器典籍，足足參悟了十五六萬年，算成仙界也有五六萬年了，道友區區一個真仙，但嚴格說起來，卻是活的比老夫還長久的多了，老夫至今不過兩萬多歲罷了，在這裏，老夫還要恭敬稱呼道友一聲老前輩呢！可惜你那幫師兄弟，卻全是廢物，有如此寶府在側，竟然不去融會貫通天地大道，而只是簡單提升修為，浪費啊，只有道友才是明智之人，知道什麼才是最佳選擇！”在郭正陽皺眉時，驚海王一側的回道王也大笑着向郭正陽一拱手，風度翩翩的行了一禮，但行禮的時候，回道王雙眼中卻全是狂熱的慾念。　　“我那位師侄，現在怎麼樣？”郭正陽則長長一嘆。　　強行搜索一個仙人的靈魂記憶，的確可以把對方的一切一切都查探個清清楚楚，而周易青這樣曾經被人奴役做奴隸做葯鼎的傢伙都沒被人強搜過靈魂記憶，原因也簡單，強搜靈魂記憶，對仙人損傷太大，一般仙人被這麼來上一遭，九成會變成白痴，剩下一成情況好的，也會變的腦子不靈光，清醒時刻都是斷斷續續，瘋瘋癲癲的。　　只有仙王級強者，對天地造詣的感悟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才可以保證在搜索一個人靈魂記憶時，不對該仙人造成后遺性創傷。　　所以周易青這種奴隸葯鼎，因為當年的千羽宗還要用他，就不會輕易把他折磨成瘋子，那千羽宗那些仙人，也最多會用些迷魂術法之類對付周易青，但那種秘術最多是你想問什麼時，對方才會回答什麼，就算千羽宗仙人問詢周易青，也很難對一個普通仙人問詢你有沒有混沌靈寶，你下界的同門有沒有！　　這些問題根本就是扯淡，仙界那麼多仙人，若是你隨便逮到一個就那麼問，累死你也沒有絲毫答案。　　那隻要周易青不主動流露出自己曾經使用過先天靈寶的意義，就沒人會往這方面想，也沒人會往這個方面問。　　千羽宗不會主動往這方面問，也不會隨便強行使用靈魂搜索秘術，那即便周易青被抓了百多年，也沒人知道某些秘密，都是很正常的。　　可眼前的林師侄，是真的被仙王抓了。　　仙王有能力保證即便強搜你靈魂記憶也不傷害你，這種情況下，若是對方想從那邊更清楚知道他的情況，直接動用這種手段，也很正常。　　所以即便知道暴露了，郭正陽也真在片刻前有了一定的心理準備，他現在更關心的還是那位林師侄的情況。　　“道友放心，你那位林師侄，情況還是很好的，說來也是僥倖，你當初託了那麼多飛影國仙君幫忙，都沒打聽到那位下落，我還以為他已經死了呢，當初也只是托回道兄請多位仙王出手，想碰下運氣，卻沒想到還真走了大運！！”隨着郭正陽的話，驚海王再次笑着一揮手，一道身影就懸浮在了他身前。　　雖然那身影被禁錮着，但卻是清醒的，而且看其神態也很正常，並沒受到什麼靈魂損傷。　　“你們想怎麼樣？”郭正陽再次鬆了口氣，跟着就又看向驚海王和回道王。　　“簡單，道友既然是這麼重情義的人，那咱們做個交易如何？他給你，你的靈界時給我們，既然那寶貝可以讓多人使用，我和回道兄連分都不用分了，只要你答應，我們可以保證，從此以後再不犯道友絲毫！！”　　“只要你願意，就是讓咱們兩個立下天道誓言，老夫都可以答應道友！”　　……　　驚海王看不出表情變化，但回道王此刻，去真是紅着眼開口的。

# 第五百六十五章 這到底是誰在要挾誰？

　　“好，那就立天道誓言，靈界時歸你們，林師侄還給我。”　　在兩大仙王你一言我一語，全都紅着眼開口時，郭正陽也馬上點頭，回答的很果斷，就是這句話一落地，正激動的渾身充血的兩大仙王就齊齊一愣，全都懵了。　　什麼？對方答應了？　　開玩笑吧？　　他們自從得知靈界時那一刻起，就對這先天靈寶垂涎的不行，做夢都想郭正陽快點出現，然後擒下他奪走至寶，也正是因為在意外擒下林景后得知了靈界時、靈時府的存在，回道王才不再屈居幕後，不再只是暗助驚海王，而是跳到了台前，之前更一感應到郭正陽回來玉守大陸，他們就以最快的速度趕了過來。　　而剛才，他們說拿林景交換靈界時，可真沒指望郭正陽會答應，只是想壓一壓對方的氣焰，讓他看到林景在他們手中后，心生忌憚……　　也就是在兩大仙王驚愕時，郭正陽才突然動了，意念一動，原本被困在驚海王身前的林景就驟然消失。　　這一下，驚呆的兩仙王才齊齊一怔，而後紛紛大怒。　　“好小子，玩陰的！”　　“該死！”　　……　　齊聲怒罵，回道王反手一按，消失在虛空的林景就又噗的一聲跌出虛空，但此刻他的距離已經不是在驚海王身前數米處，而是到了對峙雙方中間。　　同一時間，一道水牆卻憑空出現，像是簾幕一樣把虛空中四個仙人隔開，而且剛好是把林景和郭正陽，與兩大仙王隔開。　　“郭正陽，我在他身上下有秘術，意念一動，他就必死無疑！”　　分割性質的水幕出現，回道王再次一翻手向前一推，水牆頓時連連顫抖，卻沒有破損，而驚海王卻大怒，驚怒交加的怒吼。　　不可能不怒啊，他們兩個是帶了人質過來，準備拿人質要挾郭正陽的，卻沒想到被那小子鑽了空子，先是在言語上讓他們呆了一下，跟着就火速出手，現在他竟然已經用陣力把雙方分隔開，而且這分割的水牆，也沒有被回道王一擊擊碎，可想而知，只要耽擱一個呼吸，恐怕那林景就又落入郭小賊手中了。　　堂堂兩大仙王，帶着人質過來要挾，竟然幾個呼吸就被人家奪了人質？這也太不像話了！　　不過在驚海王怒吼中，郭正陽的笑聲卻響了起來，“你不敢，如果你殺了林師侄，我就再無顧忌，轉身逃入歸虛大陸，隨便在大陸找一地潛修，只要幾十年，對我就是幾十萬年歲月，輕鬆可以跨入仙王境，你敢么？”　　一聲大笑，原本怒意勃發要挾郭正陽的驚海王又傻了。　　傻愣愣的呆了一瞬，才尖叫一聲，也去攻殺分割雙方的水牆。　　他媽的，這到底是誰在要挾誰？　　不過郭正陽說的沒錯，他還真不敢直接斬殺林景。　　畢竟他最怕的也就是剛才郭正陽所說的一幕。　　而同一時間，郭正陽也在水幕另一邊，連連出手打出一道道印記，快速湧向林師侄身側以及體內，封禁！　　別看他說得輕鬆，其實他真怕驚海王下手，所以現在他要把林景徹底封印起來，以自己所能，把他的一切都和外界隔絕，等徹底隔絕後，再想辦法去解析研究驚海王在對方體內下的禁制。　　“小賊，你狠！”　　另一聲怒罵，卻也在此刻驟然揚起，卻是回道王一樣在連番攻殺無果后徹底怒了，怒嘯一聲，一伸手，這位下遺族仙王手中突然多出了一張弓。　　一把造型奇特，彷彿凡界彎月一樣的漂亮弓器，等驚海王伸手一拉，一箭射出，噗的一聲就刺在了水牆上。　　咔咔咔的輕響，也在此刻泛響，不過這輕響卻不是來自水牆，而是來自周邊天地。　　蛛網一樣的裂痕，驟然出現在一片片天地間，伴隨着蛛網不斷擴大，在雙方交戰的四周，一片片天空大地直接崩塌碎裂，以光里計算的範圍直接化為廢墟，所有的一切都煙消雲散，崩塌泯滅。　　郭正陽布下這水幕，的確是他在之前等待的時間，溝通左右大片之力布施的陣群，一樣是他另一個極限，否則何談困擾仙王。　　不過此刻哪怕是匯聚了千萬光里之地的宏偉巨力，竟也有在回道王一箭下崩滅的趨勢。　　郭正陽也在左右天地崩滅中臉色一變，就是色變中他也沒有停止對林景施法，一邊繼續施法，一邊張口一吹，扎在水牆上的箭雨就驀地一顫……　　“轉移不了？”　　原本想藉助空間之力，搭配陣群把這還在發威的一劍挪移向他處，可一擊后竟然轉移不了，郭正陽才再次大驚。　　大驚中單手對着林景布施封印，郭正陽另一手則探手一抓，就抓着一根混沌色樹枝向前刷下。　　輕輕一刷，他一身巔峰修為以肉眼可見的速度潰散虛弱，但前方一隻箭也終於噗的一聲，直接潰散。　　靈界時的確不止可以用來打造靈時府，更可以當做攻殺利器的。　　“還愣什麼？動手！滅了林景！再等，就讓他逃了！”　　一箭隕，回道王也身子一顫，跟着就怒吼出聲，怒吼中他同樣再次舞動雙臂，一拉一放，另一道箭支就爆射而出，驚海王同樣大怒，怒吼中水光一翻，一股玄妙的力量就透過一切阻隔，包括那分割雙方世界的水牆也無法阻止，快速卷向林景。　　但就在這雙向攻殺下，郭正陽卻再次一揮，就是抓着手中樹枝刷了一下，前方兩種攻勢，眨眼間又煙消雲散。　　“走！”　　兩刷靈界時，郭正陽一身氣機也萎靡倒了極點，跟着就低喝一聲，捲起被封印了無數層的林景，消失在了天地間。　　就是在他消失之後，伴隨着另一聲怒吼，回道王又是一箭射出，噗的一聲刺在水牆上，水牆周邊上萬光里之地，就同時咔咔咔崩塌碎裂。　　一箭之下，那幾乎相當於徹底毀滅了凡界數百個太陽系範圍，而且這還不是普通虛空，是被布施了無窮陣法，遠比平時堅固可怕的多的天地，但就算如此，在回道王這一箭下，所有的一切還是快速崩滅。　　就在天地崩滅的時候，一側的驚海王卻已經是渾身泛紫的怒嚎起來，“逃了？那小賊又帶着那林景逃回了歸虛大陸！”　　這一聲怒嚎，充滿了震怒和崩潰之意，甚至也帶着不少無法接受的驚怒。說的也是，他們兩個帶着人質趕來時，絕對做夢都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這一步，他們是拿着人質準備讓那小賊投鼠忌器的，結果反而被對方威脅了一次，現在也真的救走了林景？　　人質沒了，小賊也逃了？　　這……這樣的場面還真是仙王都接受不了！　　怒嚎中，驚海王再次意念翻滾，催動體內秘術要去抹殺林景，但是這意念發動之後，卻彷彿石沉大海一樣，久久都感應不到結果，這一次是感應不到結果，而不是像上次那般在意念傳遞中被郭正陽擊潰。　　這也不意外，仙王施加在靈仙身上的秘術，一個意念就能取其性命，若是在一個大陸上，那不管對方在哪，只要仙王動下心意，對方就會立刻橫死。　　可問題是現在雙方相隔卻太遠太遠……　　一個在玉守大陸，一個在歸虛大陸？這中間有多遠？誰也不知道。仙王的秘術在相隔了這麼遠的距離后，一樣需要不短時間恐怕才能激發。　　“回道兄，怎麼辦？咱們兩個一起來，竟然還被那小賊奪走了林景？現在失去了那個人質，那小賊也逃進了歸虛大陸，咱們怎麼辦？”都被這情況搞得有些崩潰，驚海王才惱怒不已的看向回道王。　　“我怎麼知道？就算把那小子手中有靈界時這種至寶的事說出去，但他一心躲藏的話，也沒人能找得到他在哪裡，更何況這種事如果說出去，咱們也就和那至寶徹底無緣了，還不能隨便對外說，我怎麼知道怎麼辦？”回道王也是氣得不輕，實在沒想到局面會演化到這一步，而真的到了這一步，他也沒辦法了。　　就算他現在自信一身修為實力還遠在郭正陽之上，這隻從郭正陽布置了這麼久的陣群，在幾個呼吸內就被他徹底破滅，就可以看出雙方差距有多大。　　問題是，就算他強過郭正陽不少又如何？人家已經逃了，逃到了歸虛大陸，他們還能追殺過去？兩個下遺族仙王，敢那麼做么？　　既然不敢，那現在怎麼辦？　　就此對此事置之不理？那肯定不行，一來他們害怕郭正陽卷土重來，二來也真對靈界時那至寶有所覬覦，不想就這麼和至寶擦肩而過啊。　　但就算不想放棄，他們也真沒辦法了，歸虛大陸，別說他們這兩個下遺族仙王，就是下遺族裡的超級仙王，都未必敢深入歸虛大陸肆無忌憚搜尋追殺郭正陽吧？　　這真的太讓人崩潰了。　　就算他再足智多謀，此刻也有些束手無策的感覺。　　當然，這不是絕對束手無策，只要把郭正陽身懷靈界時的消息傳出去，相信肯定能讓仙界震蕩，從而引來無數人覬覦追殺郭正陽，問題就是一旦那麼做，就等於他們和靈界時徹底無緣了。　　這樣的決定，再果斷的人恐怕也無法隨意下達。

# 第五百六十六章 真的安逸么？

　　“郭師叔，都是我的錯，要不是我……”　　“別說這個了，咱們都是自己人，就算你沒被他們抓住，我和他們之間的事，也總是要有個了斷，現在還是先保住你的命。”　　……　　片刻后，歸虛大陸某地，已經恢復一身被耗空修為的郭正陽剛出現在林景身前，這位也是出身上界山的飛升者就垂頭喪氣，一臉狼狽的和懊惱的開口。　　見到林景這模樣，郭正陽卻笑着擺手，或許這位師侄對因為他而把靈界時以及靈時府暴露出去的事深感歉疚，但郭正陽可不會因為這個怪罪他，否則也就不會救他了。　　現在那些都不重要，重要的還是先斬出驚海王下在他體內的秘術。　　擺過手后，郭正陽就散發出仙識探入了林景體內。　　但細細研究了一陣子，郭正陽就又皺起了眉頭。　　“我當時被他抓了以後，一醒過來，他就已經對我做過了手腳，到底是怎麼做的，我也不清楚。”看着郭正陽皺眉的樣子，林景才再次羞愧的開口。　　不過這種羞愧卻實在讓人很無奈，畢竟林景哪怕也飛升了一百多年，可至今也只是靈仙，還只是靈仙初期……　　那落在一個仙王手裡，被對方在體內動了手腳也毫無察覺，這真的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他在你下的秘術印記，應該是藉助什麼至寶動的手，沒有差不多的寶物相助，我也很難解除，不過還是試一試吧。”　　郭正陽也再次開口安撫，就是說話的時候，他眼中也有着無奈。　　可不是，一個仙王，手中珍藏的各種奇寶真的太多了，那些寶貝或許比不上混沌靈寶，但也會在某些方面有着讓人束手無策的能力，否則郭正陽在被對方鎖定氣機后，也不會直到現在都束手無策。　　現在的林景和他的情況差不多，驚海王在他體內動的手腳，也是靠奇寶完成的，至少他感覺，自己真的沒辦法把那從林景體內徹底抹除。　　又是幾刻后郭正陽才頹然放棄，果然不行，沒有寶物相助，真沒辦法把那些秘術從林景體內抹消，但他很快又重新振作起來，繼續在林景體內體外布下一層層封印，就算無法徹底抹除，至少也要保證那些東西被壓制下來，不至於驚海王意念一動，就會被他取了性命。　　這一次在又忙了幾刻后，郭正陽才長舒了一口氣，滿臉都是疲累的站起了身子。　　“行了，現在就算驚海王在你面前，他想靠那秘術取了你的命，也沒那麼容易，至少會被這些封印把他的意念阻隔在外一刻時間，你只要不離開我太遠，我就在旁隨時幫你抹除那意念。”　　笑着說了一句話，郭正陽才又開口道，“對了，你飛升后，到底飛升到了哪裡？”　　林景這才也苦笑着起身，“我飛升后，運氣應該比周師伯好吧，飛升到了揚衣國，然後就暫時在一個二品宗門附近獨自修鍊，……”　　揚衣國也是玉守大陸的飛升者國度，還是玉守大陸最強的飛升者帝國，不過卻在大陸最西部，和飛影國的位置剛好相反，橫跨了整個大陸的距離。　　在他敘說中，郭正陽也哭笑着搖起了頭。　　林景這傢伙，還真是……　　他飛升后的命運要比周易青好多了，一半的幾率，他撞到了好的一半，直接飛升入揚衣國，在飛升者地盤內平平穩穩修鍊了百多年，然後直到郭正陽聲名鵲起，他的盛名更不斷在玉守大陸傳播，最終落入林景耳中，這位師侄才大喜，大喜中更快速從揚衣國趕向飛影國方向。　　然後途中，出了事。　　誤入一個隕落的仙人遺府，被困了。　　就是在被困的時候，驚海王突然出現了……　　事情就是這麼扯淡，郭正陽當初若是修為足夠，能推演更大的範圍和距離，絕對可以輕鬆吧這位林師侄下落推演出來，但他當年沒那實力，而若是他當初所託的不是一批仙君，是一個個仙王的話，恐怕一樣可以輕鬆把他找出來。　　但他當年也托不動一方方仙王，只有在他和驚海王結了死仇后，驚海王以及回道王都發動全力去找他，才在他被困后，找到他的大概方位，把他抓了起來。　　這麼說起來，若不是郭正陽和驚海王之間的關係變得那麼惡劣的話，這位林師侄還未必會落到眼前局面呢。　　“算了，事情都過去了，現在咱們還是抓緊時間修鍊，等實力足夠了再回玉守大陸。有靈時府在手，就算咱們壓力很大，但也能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實力。”苦笑后，郭正陽才又對林景道。　　現在他已經把周易青和林景都救了出來，帶到了自己身邊，還需要回玉守大陸么？　　當然需要！　　畢竟凡界上界山一眾修士，只要飛升，對應的都是玉守大陸，這種情況下，郭正陽就不可能放棄玉守大陸的。　　尤其是現在，驚海王已經搜索了林景的靈魂記憶，那就是林景從出生到現在的一切記憶，都被驚海王查看了清楚，對方也肯定知道了郭正陽的道侶，還有其他師兄弟等都在凡界，說不定什麼時候都會飛升。　　這種情況下就算歸虛大陸再安逸，郭正陽最後都要離開，重回玉守大陸坐鎮！　　不過，歸虛大陸真的安逸么？　　“他們已經知道了我手裡有靈界時，如果他們奪不走這寶貝，恐怕也絕對不會就這麼看着我在歸虛大陸安安穩穩修鍊，肯定會給我找麻煩，關鍵還是看他們舍不捨得，如果他們對靈界時還有覬覦，就暫時不會把這寶貝宣揚出去，可一旦他們對奪取靈界時絕望的話，恐怕就會把我手裡有靈界時的事鬧得仙界皆知，一來那樣，麻煩就大了！”　　“而我現在的修為實力，也就是能在仙王初中期手中比較輕鬆的逃命，還不佔多少上風，一旦他們真把靈界時的時宣揚出去，惹得無數仙王追殺我，一樣太危險了，甚至，如果驚海王把鎖定我氣機的異寶交給一個頂尖仙王，我恐怕連逃都逃不掉，那些存在，才是真正在不少方面和天道平分秋色的……”　　“現在怎麼辦？現在是一直躲在靈時府修鍊，還是，還是出去走走，最好也尋找一些異寶，解除打散鎖定我的那股力量？”　　……　　雖然輕聲笑語的安撫林景一切都過去了，但郭正陽卻明白事情沒那麼簡單，換了以前，歸虛大陸對他來說只是一個庇護港灣，他也壓根沒打算在歸虛大陸露面，只想在這裏不斷潛修。　　但現在他卻知道，靈時府的事暴露了，麻煩和危機就更大了，遠比之前一年多內大了無數倍，就算現在的驚海王兩人沒把這寶貝宣揚出去，但不表示他們以後不會。　　一旦他們那麼做了，說不定歸虛大陸眾多飛升者仙王都會出面搜索追殺他，到時候歸虛大陸就再也不是能庇護他的港灣了。　　這還不可怕，畢竟歸虛大陸眾多飛升者仙王就算要追殺他，茫茫大陸，還是歸虛大陸這麼大的地帶，超級仙王也不一定能把他搜出來。　　可驚海王手中還有一件鎖定了他的寶貝，萬一對方把這寶貝交給一個下遺族的超級仙王，郭正陽恐怕實力提升再快，短期內也無法和那樣的仙王抗衡，那真是想逃都毫無希望。　　所以在現在，周易青和林景都可以在靈時府內安穩修鍊，但他似乎不能了，說不定真要在歸虛大陸走走轉轉，看能不能在驚海王和回道王那麼做之前，也找到一些奇妙寶物，打散鎖定自己的那股力量。

# 第五百六十七章 鎖魂子

　　“前輩，不知道有什麼可以幫您的？”　　“我先隨便看看。”　　“以前輩的修為，恐怕一般的東西也根本不入您的法眼，前輩想轉轉的話，也最好去三層，那裡出售的各種奇寶，才配得上您這樣的仙君級強者。”　　“行。”　　……　　歸虛大陸道奇帝國，一座龐大的城池聚集區，等郭正陽抵達一座懸浮的仙島上，入目可見的就是仙島中央一座華美漂亮的山峰，山體不算很高，通體寶光流轉，在山腳處，則是一座修葺如洞府一樣的門戶，那裡，正有一個個仙人隨意出入。　　這就是道奇帝國十品宗門驚域宗開設在驚域城的坊市所在地了，看了一眼，郭正陽就走向坊市，剛一到入口處，一名漂亮的人族女仙就笑着迎了上來，很客氣的行禮指引。　　時間又過去了幾天，郭正陽在救出林景后，仔細思索幾番，他還是決定先在歸虛大陸轉一轉，尋找一下能解除自己體內鎖定他那股力量的異寶。　　而尋找那種東西，若是漫無目的，在荒山野嶺里尋找的話，能找到的可能性絕對很低，低的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畢竟驚海王鎖定他的異寶，肯定是仙王也要側目的，否則以他的天地造詣，就是不需要寶物相助也早就破解了。　　那他現在尋找破解之物，需要的異寶恐怕也差不多，也得是仙王都看重的檔次。　　就算歸虛大陸再富饒，想在荒山野嶺中尋找仙王級強者都看重的寶貝，這概率也絕對是扯淡的很。　　所以最快的辦法，無疑是去各大宗門開設的坊市內轉轉看看才是便捷。　　而去這種地方，修為低了，恐怕根本看不到高級寶物，所以動身之前，郭正陽又在仙府內呆了一陣子，等把真仙大圓滿巔峰的修為提升到初入仙君境，才走向附近宗門。　　哪怕初入仙君境，實力和真仙大圓滿巔峰是一樣的。但其內在意義卻截然不同，一個是真仙，一個是仙君，走出去的時候受到的待遇也絕對不一樣。　　之前郭正陽已經走過了幾個九品宗門所開設的坊市，沿途那一切，也清晰印證了這些，別人只要一看他是仙君修為，就會直接請他進入坊市最高層，也是出售寶物最貴重的區域去遊走觀看。　　不過在那幾個九品宗門坊市內轉了幾圈后，郭正陽依舊沒發現能對自己有用的寶物，他這才馬不停蹄趕來了道奇國西部一帶，最強盛的驚域宗。　　“驚域宗，十品宗門，宗主是仙王初期，他們開設的坊市，對外出售的寶物，就算是仙王級強者所需的，應該也有不少吧。”　　在又一次被接引仙人很客氣引向坊市頂層時，郭正陽眼中也充滿了期待。　　歸虛大陸道奇帝國統治模式和玉守大陸飛影國一樣，都是仙王下一個個宗門或家族勢力層次分明的管轄帝國，但這裏面區別也很大，區別就是飛影國最強是九品宗門，而道奇帝國因為那位超級仙王麾下還有十多個仙王，所以這裏，還有七個十品宗門。　　驚域宗一宗兩仙王，這一個宗門，就是比飛影國還強橫的勢力！　　“前輩，到了，這就是三層，三層對外出售的珍寶，基本都是仙君境界強者所需，您需要哪方面的，都可以隨意看看。”　　在郭正陽心下隱含期待時，帶着她步行的接引女仙也終於把他引領到了三層，這坊市，雖然看上去是開鑿在山體內的空間，但你真的走進來后，才會發現山內另有世界。　　就比如眼前三層，一眼看去卻是一片晴朗虛空下，名山大川連綿無盡，彷彿到了一處新星空，一眼望不到邊。　　郭正陽在提升到仙君境，準備遊覽坊市之前，也已經尋了一個大陸仙人，學會了歸虛大陸的語言文字，此刻倒是能清晰聽懂看得懂這裏的語言和文字標識。　　看一眼，這一片名山大川中，就是籠統被劃分為幾個區域，典籍區、仙植寶葯區、鍛器仙材區等等。　　而在名山大川之間，也有一道道身影來回踏步遊走，似乎就是正在選購寶物的遊客。　　“我一個朋友，被一個強大仙君在體內下了感應秘術，而且對方施展這秘術時，應該也搭配了奇物施展以增強效力，以我的能力也無法解除那秘術，不知道有沒有這方面的寶物？”看一眼后，郭正陽才笑着向接引女仙開口，龐大的坊市，其內寶物多的不計其數，與其瞎看，遠不如直接開口問詢來的方便，這些也正是身側這些接引仙子的職責。　　隨着郭正陽的話，那接引仙子倒是愣了下，隨後皺着俏眉思索片刻，才笑道，“這樣啊，那前輩請跟我來，或許明老那裡對外出售的奇珍區，有這樣的東西。”　　“恩。”郭正陽也點點頭，跟着這女仙步伐就向前走去。　　幾十個呼吸，等兩人在一片秀美的山谷瀑布前停下，那女仙就盈盈向前方瀑布一拜，“明老，這位前輩有朋友被人下了感應秘術卻無法解除，特地來尋購一些解除追蹤感應秘術的異寶。”　　郭正陽卻在這女仙說話時，詫異的打量着左右，那明老在哪？以他的造詣，都感應不到明老位置？　　左看右看，幾眼后郭正陽才恍然大悟般的看向那從奇駿山峰上墜落下來的銀河一般的瀑布，不會吧，這明老？就是這條瀑布？　　“咦？小傢伙眼力不錯啊？竟然能看穿本君身位？”下一刻，那垂落的瀑布也搖身一晃，從山體上飛起，凝縮，直接化為一個一兩米高，不斷流轉翻滾的水流，水流上更幻化出一張人類臉孔，詫異的打量起了郭正陽。　　隨着他的話，就是陪着郭正陽的那接引女仙也大驚的看來。　　“老夫乃凡界一道水瀑開了靈智，破空飛升，往日里就是一般的半步仙王，都未必能看得穿老夫所在，你這小子，區區一個初入仙君境的強者，很不簡單啊。”明老再次開口，打量着郭正陽時，眼光卻越來越興奮，好奇。　　因為他就是半步仙王，半步仙王，指的就是雖然還困在仙君境，但對天地的理解造詣也達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已經半隻腳跨入仙王境，只要再加深一些感悟，就能真正立地成王。　　這樣的強者，一旦隱匿在天地間，想被人看穿看透，可真不是容易的事。　　而面對明老的掃視，郭正陽只是客氣的笑了笑，並沒有多說什麼。　　“哈哈，你這小子不止眼光不錯，到了本尊面前，還扯什麼謊？分明就是你被人鎖定了生命氣機，無法破解。”郭正陽輕笑時，明老卻突然臉色一變，跟着就又放聲大笑。　　這一次郭正陽才也一驚，跟着就大喜。　　不會吧？眼前這位，眼力竟然這麼毒？　　但如果對方能看穿他體內被驚海王施加的感應秘術的話，那是不是說，他也看到了破解那感應秘術的希望？　　雖然知道這是兩大飛升者仙王坐鎮的超級宗門，這樣的超級宗門對外開設的坊市，裏面應該有不少好東西，可自己才剛來，就有一個仙君看穿了他體內的不同尋常，還是讓郭正陽在驚喜中，又有些不敢相信的感覺。　　“別反抗，我來幫你看看。”　　在郭正陽既驚喜又有些不敢相信時，明老才又笑着開口，而後自他身上就飛出一股水流，快速撲向郭正陽，郭正陽也沒反抗，任由那水流像是透明的薄膜一樣把他全身都籠罩住，籠罩后的水幕，更在不斷流轉翻騰。　　幾十個呼吸，水幕才驟然撤離，明老卻怪叫一聲，整個由水流組成的身軀都差點潰散，“鎖魂子？”　　郭正陽愕然，鎖魂子是什麼？不止是他，就是領着他過來的那女仙，一樣是一臉茫然。　　“噗～小傢伙，你到底得罪了什麼人？竟然奢侈到用鎖魂子來鎖定你的氣機？這也太浪費了吧？那玩意，可是真正的仙王都極為看重的重寶，鎖魂子成熟之後，凝結之果實，最大的功效，可是能封鎖溫養一縷殘魂，足以讓潰散的只剩一縷殘魂的仙人重新凝結魂魄，塑體重生的，比如提煉你一縷氣息，煉化成命牌，等你本身在外隕落，命牌碎裂時，只要抓住命牌內即將逸散的一縷殘魂，孕養千年時光，就可以讓你靈魂重鑄、塑體重生！這樣的重寶，絕對是真正的仙王也垂涎三尺的，竟然有人奢侈的為了鎖定你的下落，用鎖魂子來動手？這玩意用來鎖定感應一個人的下落，一樣有着無上功效，只要抓住你一縷氣機，用鎖魂子鎖定，那任你上天下地，哪怕逃到凡界去，也再難躲過感應，可是，可是誰會白痴的用那種至寶，去感應他人下落？”兩人茫然中，明老身軀重新癒合，不過卻依舊尖叫着開口，言語間充滿了震驚和震撼。　　等這句話落地后，郭正陽是瞪直了眼，而後默然不語。　　至於那女仙，一樣是驚得當場綳直了身子，傻傻看來。

# 第五百六十八章 不便宜，就是有了？

　　“小子，你到底得罪了什麼人？竟然讓別人不惜用第二條命來感應追蹤你的下落，嘖嘖，你這得是把人得罪到什麼程度，什麼地步，才會讓對方下這種血本啊……”　　郭正陽默然中，明老卻再次驚嘆不已的開口，上下來回打量郭正陽，眼中全是古怪。　　鎖魂子這東西說是第二條命，真的不為過。　　他也真想不通，鎖定感應郭正陽下落的那位得是多恨他，才會下這種血本。　　“那前輩，到底有沒有可以解除這鎖魂子感應的寶物？”明老感慨中，郭正陽也苦笑着開口，驚海王到底有多恨他？這還真不好說。　　就算不說千羽宗的事，驚海王後來兩次追殺他，都被他戲耍的灰頭土臉，這還是暴露在無數仙人眼前的事，那也算是讓驚海王這堂堂仙王徹底顏面掃地，恐怕對方若不殺他，就再難有臉在玉守大陸出現……　　所以這一刻，哪怕郭正陽也能明白驚海王有多恨他，也終於恍然了鎖定他氣機的那寶物到底是什麼，但這些畢竟都是過去式，眼下最關鍵的還是如何解除這氣機感應，眼前的明老既然看透了是什麼在作怪，那到底對方有沒有把握幫他解除？　　郭正陽還真是有些期待。　　“哈哈～”就是隨着他的話，明老卻突然笑了，放聲大笑，笑了好一陣子，才詭異的看向郭正陽，“先不提那個敗家的東西到底有多恨你，才奢侈的用鎖魂子做這種事，就算咱們有幫你解除這感應的寶物，你買得起么？鎖魂子這種東西，可是你再多源晶也買不起的啊，這種對於仙王也是第二條命的至寶，是能用源晶衡量的么？”　　“……”　　郭正陽頓時傻眼了。　　可不是，他的財富說起來也是不錯的，獵殺了那麼多真仙仙君，眼下要是在仙府里找一找，也能輕鬆找出海量的源晶。　　在飛影國，一個四品勢力能拿出三四千萬中品源晶已經是不錯的勢力了，五品翻十倍就是三四億、六品再翻十倍三四十億，七品又是十倍的差距，那一個有幾個或者十多個仙君坐鎮的宗門，能一下子拿出三四百億中品源晶，都是比較富有的宗門了。　　而三四百億中品環境折算一下，就是三四百萬極品源晶。　　這是需要十多個飛升者仙君掏空現金，才能拿出來的財富。　　而他獵殺了三四十個下遺族仙君，雖然那是下遺族，但畢竟是九品宗門裡的下遺族，所以郭正陽搜刮一下自身現金，也能湊出五六百萬極品源晶，相當於五六億上品源晶。　　一個仙君初期如能擁有這麼多現金，也絕對是仙君初期里的大富豪了，若是把那些傢伙珍藏的其他寶物全部出售，倒騰一下，這資產還能翻上許多，至少還能翻十倍。　　可這些資產，能買得起對仙王來說也是第二條命的重寶么？買不起鎖魂子，那麼能解除問仙子鎖定的東西，恐怕也是和鎖魂子差不多的至寶，價值也是差不多的。　　一株回生花那樣的東西，對仙君仙王來說差不多是雞肋般的存在，都能價值四五千萬上品源晶呢。　　“你小子，到底惹了什麼人？說來聽聽？”明老在郭正陽傻眼中，才擠眉弄眼的大笑，更是幻化出一條水臂，啪的搭在郭正陽肩頭，一臉八卦的樣子。　　郭正陽無語。　　哭笑不得中，還是笑着道，“我應該買不起吧，不過明老能不能指點下在下，想解除鎖魂子的鎖定，需要什麼至寶才行？”　　他的一身天地感悟，的確是比許多仙王都不差了，但他最大的軟肋就是，對仙界了解太少，仙界里到底有多少奇珍異寶，有多少擁有奇妙功效的至寶，他所能知道的，絕對是九牛一毛都比不上。　　至少要不是明老解惑，他就根本不會知道驚海王鎖定他時用的是鎖魂子。　　他同樣不知道，有什麼寶物能對解除鎖魂子的感應鎖定有幫助，所以就算驚域宗坊市有此類寶物，他也買不起，但若能知道什麼寶物有用的話，對他一樣是不小的幫助。　　“這個就比較多了，滅靈溪，是一種水系仙寶，一條滅靈溪流過，方圓以光里範圍計的生命都會被磨滅生機，這簡直是滅世災難，只要你有能力擒拿煉化，以滅靈溪為引，讓自身氣機處於絕對的假死狀態，就能徹底抹除鎖魂子的鎖定，不過滅靈溪這種東西，一樣是了不得的重寶，就是被仙王得了，一樣可以煉製成恐怖無比的造物仙寶，到時候，其威能恐怕不會比滅世天劫低……”　　“再有就是道衍乳，可以幫仙人練就身外化身，一滴道衍乳，完全可以孕養煉化出一個實力修為和本身完全一致的身外化身，到時候你就可以把鎖魂子的鎖定感應轉移到華身上，再捨棄化身就行。”　　……　　明老此刻也沒有藏私，很隨意的就把自己所知的講了出來，而這些寶物的奇妙之處，卻也聽得郭正陽連連驚嘆。　　同樣的，只聽這些東西的奇妙，他也就能明白這些寶物，都不是能用源晶來購買的，這些寶物的價值已經都是無價。　　“我剛才說的這些東西，至少咱們驚域宗坊市內，是絕對沒有的，或許宗主和大長老會有，但你想從他們手中購買這些東西，嘿嘿……”　　解釋了幾句后，明老也很誇張的怪笑了幾聲。　　就是在明老怪笑的時候，郭正陽才又突然一愣，眼中也閃過一絲奇異的光澤，滅靈溪，一條滅靈溪流過，方圓以光里計的……滅靈溪這種東西，若能擒拿煉化，就可以讓自身氣機處於絕對的假死狀態，而它的滅世氣機，都不比滅世天劫低？　　剛才聽到這些時，他還沒有想太多，可現在細細思索，他才突然發現滅靈溪還是比不上天劫的。　　這豈不是說，若是用天劫來動手，效果比滅靈溪都更好？　　普通仙人自然不可能再遇上天劫，因為在仙界，就根本不存在天劫，而你想去凡界搜集，仙王下去也是九死一生，運氣不好更是十死無生。　　但這對郭正陽，卻不是問題啊！　　他每突破一個小境界，都是可以遇到天劫的，以前的他，也只是去直接破滅天劫，但如果下次時他直接擒拿煉化一截天劫的話，豈不是比滅靈溪更好用？　　“明老，如果我能擒拿煉化一截滅靈溪的話，又該怎麼使用，才能讓自身氣機處於絕對的假死狀態？”想到這裏郭正陽才轉身看向明老，一臉期待。　　這種異寶的使用方式，或許他也能在細緻的研究之後推演出來，但這畢竟不一定。　　所以，既然眼前有一個見識見聞遠比他多無數倍的仙君，還不如詳細問一問。　　“恩？”正怪笑的明老這才也一呆，詫異的看向郭正陽，“你知道哪裡有滅靈溪？”　　郭正陽笑着搖頭，“我只是想有備無患，免得以後即便發現了，也不知道如何運用。”　　這句話，對方信不信郭正陽不知道，但他也不怕對方懷疑，以他的手段，就算明老懷疑他有滅靈溪後會悄悄跟蹤他，他也根本不怕。　　只要知道了如何運用滅靈溪，那他完全可以走人，然後隨意藏起來修鍊，等迎來下一次天劫時再煉化使用。　　“嘿嘿……”明老也再次笑了，怪笑着又打量了郭正陽幾下，才笑道，“不管你有沒有，我只知道你這傢伙不簡單，算了，就當老夫發發善心，交好一下一個潛力無窮的晚輩吧。”　　笑過後，他才拿出一張空白玉簡，而後仙識一動，就把滅靈溪的使用方式綉刻了上去，綉刻完畢，他才又把玉簡遞了過來。　　郭正陽也笑着接過，“那就多謝明老了，若以後有機會，在下一定償還這個恩情。”　　頓了一下，也不等明老開口，他就又笑道，“對了，不知道歸宗有沒有打破自身枷鎖的問仙子？”　　他現在才提升到初入仙君境，相應來下次天劫，還要修鍊至仙君初期巔峰才行，這就是有靈時府在手，至少也得半年多以後才能抵達那個境界，而他又根本不知道驚海王和回道王會不會給他那麼多時間……　　對方已經知道了他有靈時府，那他們就算舍不得放棄靈時府，也絕對會在短期內做出下一步決定，不會給他太多時間修鍊緩衝的。　　所以若此刻能搜集來一些打破自身枷鎖的問仙子，對他的修鍊幫助才更大。　　這一點，郭正陽在之前幾個九品宗門的坊市裡也問過了，但那些九品宗門方式內都沒有如此寶物。　　不過眼前可是十品宗門，兩大仙王坐鎮的超級勢力開設的坊市！　　“打破自身枷鎖的問仙子？”明老也又看了郭正陽一眼，才笑道，“有是有，不過，這些東西可也不便宜啊。”　　郭正陽頓時一喜，不便宜，就是有了？　　“普通問仙子，沒什麼大用，不過若是打破了自身枷鎖之後的問仙子，能在幾百個呼吸或一兩刻時間，就能不斷撕裂瓶頸生長到靈仙巔峰或者真仙巔峰，又或者仙君巔峰，在他們不斷撕裂突破時，若是仙人丹道造詣足夠，能同化同仙子，同生同體，那就算無法向像仙子那樣提升修為，也有不小几率讓人感悟如何突破瓶頸，你要哪一種？不同品階的問仙子，價格也是不一樣的。”明老此刻的目光很奇妙，但在奇妙的注視下，還是笑着向郭正陽解釋起來。

# 第五百六十九章 我恨啊

　　“回道兄，那小賊已經逃回歸虛大陸好幾天了，咱們到底該怎麼辦？必須要趁早做決定啊，你也知道，他有靈時府在手，多拖個一年半載，說不定他就又實力飆升一大截了……”　　“我知道，但是，但是這個決定，怎麼下？”　　“……”　　……　　又是幾天後，玉守大陸，大衍國皇城之內，兩大仙王盤踞於一座富麗堂皇的宮殿內，但大氣奢華的殿宇，卻一直都籠罩着一層陰雲。　　沒辦法，在得知郭正陽不止可以靠着一身驚天動地的丹道造詣去藉助一些異寶提升修為，他竟然還有靈界時那樣的混沌靈寶后，那白痴都知道每過去一年半載，對方的修為都會大幅度提升。　　而前幾天的郭正陽，已經可以從他們兩大仙王圍殺下逃逸，若是等他再提升，豈不是就有了正面抗衡，或者反壓制他們的實力？　　所以，兩大仙王此刻就是想不發愁都難。　　而他們發愁的也正是下一步該怎麼辦！　　下一步的選擇，其實也很多，比如直接前往神跡大陸，把靈界時的事和鎖定郭正陽氣息的至寶上貢給一名超級仙王，若是有那樣的存在出手，就算郭正陽藏身於歸虛大陸，只要他們動作夠快，一樣可以拿下。　　不過這個選擇，不管是驚海王還是回道王，都不大願意選擇。　　因為這樣的選擇有風險，說不定他們剛把事情說出去，就被超級仙王滅口了呢？超級仙王啊，屠殺他們絕對能像是碾滅一隻螻蟻一樣簡單，而靈界時這樣的重寶，絕對有值得人滅口的動力！　　可就算不選這個，他們也可以把郭正陽手裡有靈界時這混沌靈寶的消息徹底宣揚的仙界皆知，到時候，就會有無數仙王聞風而動，包括歸虛大陸的飛升者仙王，那郭正陽一樣會陷入絕境。　　但問題是，這兩種辦法，都基本等於拱手把靈界時送給了別人，只要他們做，恐怕就會徹底和靈界時無緣，錯失了這至寶了。　　那誰又會輕易有那份決心，捨棄這機會？　　畢竟到現在，他們又何嘗不明白靈界時的功效，只要有了這東西，就幾乎等於擁有無窮無盡的壽元，然後只要你收羅足夠多的典籍，就算天資不夠，也能靠時間消磨出無窮感悟，那就能讓人一步步提升，直到仙王巔峰。　　就是那個與仙凡兩界同壽、化身兩界主宰的仙主境界，一樣有了希望。　　這樣的機會擺在眼前，誰能輕易下決定？正是因為明白，他們才怕若不把事情徹底宣揚開的話，會被滅口。　　而也因為這，哪怕只要還有萬分之一的可能，能讓他們奪取靈界時，兩人都不想放棄的。　　所以兩人自從郭正陽逃離后，就一直在猶豫，一直在想辦法，卻直到現在都毫無頭緒，空耗了近十天時間。　　畢竟郭正陽逃到了歸虛大陸，只靠他們的手段，根本不可能殺過去。　　“凡界，凡界……如果那小賊的親友再從凡界飛升幾個，該多好，只要再抓些人質在手，咱們也不再像上次那樣大意，就還有機會。”　　“等那些上界山修士飛升，誰知道等到什麼年月，我還真恨不得親自下界，可是，可是危險太大，該死！”　　……　　可不是么，苦思冥想毫無辦法，兩大仙王也把主意打到過凡界上，畢竟已經搜索過林景的靈魂記憶，他們也清楚了郭正陽的來歷。　　知道在凡界里，不止有郭正陽的師兄弟什麼的，還有他的道侶，以及親人。　　但就算知道他們也只能望洋興嘆，下面的人不飛升，他們有什麼辦法？仙王是能破開兩界通道，但只要下界，馬上會遇到天劫，而且是針對你當前境界的天劫。　　這種情況下，運氣好你飛升到荒無人煙的星空，可以九死一生，運氣不好，飛升到人多的星球，直接是十死無生啊。　　甚至就算你渡過天劫，也會立刻再次飛升。　　那就算仙王下界又如何？你只能祈禱一下界，剛好出現在上界山附近，而且不能太近，必須確定不會被上界山修士拖累，迎來千千萬生靈的天劫，卻又要確保在破開自己天劫后，能在飛升的瞬間，把上界山的人抓了一起帶上來。　　但，凡界修士飛升后，混亂星系附近十多個星系的修士都會出現在玉守大陸隨意一地，仙界仙人下凡也是一樣的道理，會出現在混亂星系附近十多個大星系隨意一地，那你想在下界后剛好出現在上界山附近，談何容易？　　這概率，絕對低於億萬分之一。　　更何況就算出現了，一切都是犹如走了驚天狗屎運一樣到了理想中的一步，但你能真的渡過天劫？　　這一點，驚海王和回道王都沒一點把握！　　郭正陽當初可以靠着一身天地造詣，發動天地之力輕鬆破滅天劫，但驚海王和回道王，卻絕對沒辦法也破滅的那麼輕鬆。　　郭正陽是以比一般仙王還恐怖的天地造詣，面對可以誅殺長生境的天劫……能不輕鬆么？　　這兩位一旦下去，面對的卻是整個凡界調集過來，足以抹殺仙王的天劫！而他們的天地造詣也本就比郭正陽差。　　這意義能一樣么？　　所以即便下界的辦法都想過，可兩人還是不敢輕易去試，連萬分之一的把握都沒有。　　思來想去，除了苦笑還是苦笑，兩大仙王根本是束手無策！　　“他就算有靈時府，也最多是府外一天，府內一年，看他在凡界時，參悟了十五六地球萬，也就是仙界五六萬年，才把天地感悟感悟到這一步，比咱們高深幾籌的境界，那現在就算他也有靈時府，沒有一兩年時間，也根本走不到仙王境，咱們還有時間，這段時間，只要是能想的辦法，都要試一試。”　　束手無策之下，回道王再次開口，說出來的也只是繼續拖，再多想一些時間，畢竟以他們所知，就算是靈時府也不是立刻能讓那小賊擁有壓倒他們的實力，只要他們繼續能感應鎖定郭正陽的下落，就隨時可以走下一步。　　“這倒也是……”　　驚海王聽了，雖然氣苦但也只能同意，不過他這句話還沒說完，就突然身子一顫，水光似的身軀劇烈翻滾中，驚海王也當場驚叫起來，“怎麼會，該死！我失去了對那小賊的感應！！”　　“什麼？”　　回道王也當場大驚，滿臉不敢置信的表情，“你可以用了鎖魂子鎖定他的氣機，這種至寶……”　　“失去了，鎖魂子破碎了，它一破碎，只能說明要麼是那小賊徹底死了，要麼是被他擺脫了。”驚海王再次心驚膽顫的開口，話語里都湧起了一絲欲哭無淚的感覺，他們一直在想辦法，遲遲不想就這麼放棄爭奪靈界時的打算，還想繼續努力一下，最大的依仗就是手中的鎖魂子一直徹底鎖定着郭正陽的氣機方位。　　只要鎖魂子鎖定着，那他們就算不敢去歸虛大陸，也可以知道郭正陽的動向！　　而鎖魂子的貴重，兩人也是心知肚明，更深切相信，只要郭正陽沒能找到和鎖魂子差不多的頂級至寶輔助，就算他天地造詣在深刻，也很難只靠自身手段解除這感應。　　可……　　“林景呢？”驚海王顫着嗓音回話時，回道王更身子一晃，差點驚嚇的暈過去，他可不覺得這一次鎖魂子破碎，是那小賊死了。　　“我對他林景施加的秘術還在……啊，該死，也被破了！這一次林景身上的秘術，是被強勢解除，看來一定是那小賊出手，他竟然真的破解了鎖魂子鎖定，又破解了我在林景身上的秘術，怎麼辦？”　　伴隨着回道王的問話，驚海王先是慶幸的說了一聲，但很快就又驚粟的尖叫起來。　　他們本就不相信鎖魂子破碎是因為郭正陽死了才導致的結果，現在連林景身上的秘術也被強制解除，那就更不用懷疑了。　　尖叫中，回道王再次身子一晃，臉上也失去了所有血色，再然後，急促喘息了片刻，回道王才也崩潰而無奈的道，“走吧，鎖魂子鎖定被破滅，那小賊就此藏身歸虛大陸，必然是一直在潛修，咱們已經沒機會了，去神跡大陸，不然他下次殺回來，麻煩就大了！”　　以前擒拿的郭正陽的氣機，造詣徹底練入鎖魂子，現在就算他們再想拿捏郭正陽的氣機重新推演對方的方位，也做不到了。　　一旦失去了這個，現在他們能做的，也只有逃。　　再無法奢望把靈界時從郭正陽手中奪取過來了。　　“他真做到了，之前一年多，他都破解不了，早知道他真破開，還不如把這東西早早交給那些超級仙王。對方就算不可能讓他們一直分享靈時府，甚至有可能殺咱們滅口，但至少也能誅滅小賊啊……我恨啊！”　　驚海王卻也怒嚎一聲，話語中充滿了驚怒和凄涼。　　但是現在，他就算後悔也晚了，畢竟郭正陽已經破解了鎖魂子的鎖定，他們也失去了對對方的感應，現在還能怎麼辦？只能逃！

# 第五百七十章 你們繼續

　　“終於破開了，再不用擔心一直被他們感應到方位了，這一次的事，可真是要多謝那位驚域宗的明老了，要沒有他指點，我還真沒辦法破解鎖魂子這種至寶的鎖定。”　　……　　玉守大陸里，兩大仙王已經被郭正陽的解脫驚得面無人色，而歸虛大陸某地荒野，郭正陽則是長長鬆了一口氣，大笑出聲。　　他只想一直安安穩穩修鍊，等有了足夠實力再不懼任何人時，再返回玉守大陸，但因為體內那股鎖定力量在，也生怕驚海王兩人把靈界時的事捅出去，從而又給他帶來無窮禍患，所以他只能儘早去破解體內的鎖定力量。　　現在，終於破解了難題，郭正陽也是前所未有的輕鬆。　　而他能破解鎖魂子的鎖定，正是因為又渡過了一次天劫，煉化了一截天劫之力，所以現在的他，修為已經是初入仙君中期！　　短短几天，就把初入初期的修為提升到了中期，當然也得益於購買來的那些打破自身枷鎖的問仙子了。　　哪怕因為購買問仙子，都差點掏空了他以前劫掠來的所有總財富，可這換來的收穫，卻遠遠大於付出。　　也是因為在得到明老指點，又購買了一批問仙子后，郭正陽才又把林景從仙府內送出，再次請教明老，又得了一番指點，才解開了林景體內的秘術。　　這秘術，驚海王同樣藉助了一些異寶施展，不過那異寶卻遠遜色於鎖魂子，所以再有了方案后，為了不提前打草驚蛇，郭正陽才直到自己進入仙君中期破解鎖魂子感應后，才幫林景解了危機。　　現在無事一身輕，他的確可以安心修鍊了。　　“不過我現在破開鎖魂子鎖定，肯定已經驚動了那兩位，他們知道這些后，會不會再無顧忌，把靈界時的時宣揚出去？一旦那樣，想追殺我的恐怕就不止兩個下遺族仙王了……所以安心修鍊，也要找一個最安穩的地方才行，而最安穩的地方，整個仙界，還有哪裡比茫茫死海更安全？”　　一想到這裏，郭正陽才又遁出仙府，頭也不回趕向死海。　　他其實能理解驚海王兩人的心思，對方一開始沒有把靈界時的事宣揚出去，肯定是抱有搶奪靈界時的心思，當時的他們也有那樣的實力，只是沒機會。　　所以沒宣揚，估計就是那兩位在等或者創造機會。　　可現在鎖魂子鎖定破滅，基本也等於向那兩位宣告，他們再無緣奪取靈界時，這種情況下，郭正陽真不得不防備對方把靈界時宣揚的仙界皆知，到時候就算他隨意匿藏在歸虛大陸荒野中，可一旦有超級仙王搜略而過，恐怕一樣容易被發現。　　所以想修鍊的話，現在就是在歸虛大陸也不安全了。　　歸虛大陸雖然大，可對超級仙王卻真的不大，就比如曾經玉守大陸，相當於凡界十多個混亂星系大小，但仙王出手的話，驚海王那樣的傢伙，幾節時間就能從大陸西部直飛到東部，就算把整個大陸地毯式搜索一遍，也最多幾十天吧。　　那哪怕歸虛大陸遠比玉守大陸還大了十多倍，可一旦超級仙王出手，地毯式搜索，也最多幾十天就能搜索一遍。　　這種情況下，歸虛大陸這個避風港反而也不安全了，最安全的，其實莫過於死海！！　　因為死海里，仙王進去也沒有方向感，大陸上仙王可以地毯式搜索，從西向東或者從東向西，死海內，仙王進去也是搜着搜着就會亂了方向，只要運氣不差，超級仙王動手，找到他的機會也極小！　　現在的他已經是仙君中期，而以他對天地理解和感悟，只要有充足的時間，進入仙王境也不是太困難的事。　　等晉陞仙王境之後，那就算郭正陽也未必能比上那些超級仙王，卻也足夠有自保之力了！　　……　　時間一晃，就又是十多年後。　　玉守大陸飛影國邊緣，毗鄰死海之地，幾道身影正在狼狽的逃竄，而在這些身影之後，卻是一群仙人瘋狂追殺。　　一追一逃，兩批仙人直直掠過天際。　　但就在逃逸者又被圍堵上，拚死反擊時，又一道身影卻突兀的出現在戰團內，當場驚得兩幫人齊齊愕然，攻殺之勢都凝滯了一瞬間。　　凝滯之後，人群里才又驟然響起一片片驚呼。　　“郭前輩？是郭前輩！”　　“郭正陽？他是郭正陽？”　　……　　驚呼聲里，一群追殺者認出來人後，全是驚喜之色，而一群準備拚死反撲的，卻全都偃旗息鼓，氣勢降落到了極限，竟是連反抗的勇氣都崩滅了。　　剛剛出現的郭正陽也一愣，詫異的打量一行人一眼，才笑道，“你們繼續。”　　他也沒想到閉關十多年，剛一出來，竟然遇到一群飛升者在追殺一群下遺族。　　不過在說笑一聲后，郭正陽心下卻也閃過一絲詫異。　　因為這兩幫仙人，在看到他時表現有些奇怪。　　好吧，那些表現其實是正常的，只是在郭正陽心目中，他們的表現應該不止於此，才會覺得奇怪。　　在郭正陽預想中，自己躲在死海內潛修了十多年，這麼長時間，足夠驚海王和回道王把他懷有靈界時的事鬧的整個仙界皆知，沸沸揚揚了，若是那樣，自己一出現，只要被人認出來，那麼就算明知道遠不是他對手的低階仙人，表情也會隱含貪婪什麼的。　　畢竟靈界時這種至寶，沒人能不心動。　　可問題是這一群認出他的仙人，不管是那些飛升者，還是下遺族，都沒有絲毫這方面的傾向，飛升者只是激動崇敬的看着他，下遺族卻只有恐慌害怕。　　難不成這些人根本不知道他懷有靈界時？但不應該啊……　　疑惑一閃即逝，郭正陽還是快速消失在了當地，下一刻出現時，他已經出現在了另一座大城池邊緣。　　這是飛影國和萬林國邊境的城池。　　沒有入城，郭正陽只是在城外靜靜聆聽監控整個城池。　　監聽片刻，他才再次驚訝的不行。　　這城池裡仙人不少，往來者所談論的各種事情，也有很多，但卻沒有一人提到靈界時什麼的……　　他們提到的更多的，卻是玉守大陸萬湖國和大衍國的覆滅。　　那就是十多年前，差不多是郭正陽躲入死海潛修的時候，驚海王和回道王突然帶着一群嫡系從大陸上消失，然後兩王麾下的疆土以及無數下遺族仙人，紛紛併入其他一些下遺族國度。　　當然，在這種情況下，幾個飛升者國度也沒少并吞那些疆土。　　畢竟回道王和驚海王本就是整個玉守大陸里最強大的下遺族仙王，其他幾個修為差得多，現在最強兩個一消失，原本還能和飛升者平分秋色，五五瓜分大陸資源的下遺族，直接就陷入絕對頹勢，最近十年，大陸局勢變化最大的就是四個飛升者國度，已經鯨吞了大陸七成之地，而剩下的五個下遺族國度，卻只佔據大陸三成之地。　　這件事，的確是全大陸最轟動最震撼的事。　　哪怕事情已經過去了不少歲月，可依舊是大家最熱衷的話題，談到這些時，更有不少仙人對於驚海王和回道王的消失充滿了各種猜測。　　那些猜測也有很多人都猜測到了郭正陽身上。　　畢竟外界所知的，驚海王最後一次在大眾面前露面，就是於多年前深入飛影國追殺郭正陽，卻接連被郭正陽耍了兩次。　　從那以後，外界已經基本不聞驚海王訊息，跟着那位更是直接帶着底細近衛以及一些弟子從大陸消失。　　“他們兩個，竟然沒有把我擁有靈界時的事宣揚出去？”　　認真聆聽后，本是充滿戒備走出死海的郭正陽才眉頭一皺，眼神中也充滿了狐疑。　　這一次走出死海，他已經修鍊到了一個瓶頸，再無法輕易提升修為，也做好了一旦出來，一旦露面就會被無數仙人包括仙王追殺的局面，可真的出來后，卻發現大陸除了兩國崩滅之外，竟絲毫沒人知道他有靈界時的訊息，這還真讓郭正陽疑惑的厲害。

# 第五百七十一章 來，叫聲師叔聽聽

　　“那兩個傢伙，在搞什麼鬼？”　　疑惑了一陣子，郭正陽才突然又搖頭失笑，他真不知道驚海王和回道王兩個人為什麼沒有把他擁有靈界時的消息傳播的沸沸揚揚，但沒有傳播對他也是好事，所以隨後，他就從手裡拿出了一件件凡界法寶。　　“時間一晃就是二十多年了，飛升了二十多年，凡界就是六七十年，不知道這段時間，有沒有其他人飛升？”　　可不是么，從他初入仙界到現在已經是二十多年過去，期間種種事情，就是他想起來也是有些匪夷所思，以前也從沒想過只是飛升這麼點時間，就一路招惹了那麼恐怖的強敵，創下了那麼多戰績……　　但現在，那些都不重要。　　修為達到了瓶頸，常規手段已經無法提升，他現在的確是可以尋找一下火府主人的下落了，當然，在這之前順手看一看上界山修士還有沒有其他人飛升也是有必要的。　　畢竟他飛升之前，上界山不少修士都是已經到了長生境後期，只是在壓制境界繼續積攢實力。　　一件件法寶試下去，靠着法寶內被封印的那些熟人的氣機，郭正陽很快就把手中所有法寶都試了一遍，卻毫無收穫。　　這結果很明顯，劉夏、木傑、劉光以及星河老祖都還沒有飛升，就是其他一些比較出類拔萃的上界山修士一樣是如此。　　逐一實驗后，郭正陽才最終拿出一片紅恭弘=叶 恭弘，笑着道，“紅恭弘=叶 恭弘，到你了。”　　“快動手吧。”　　飄在郭正陽身前的正是一片紅恭弘=叶 恭弘，那個火府主人煉製出來的，在他飛升后掌控火府運轉的器靈，聽了郭正陽的話，紅恭弘=叶 恭弘倒也激動不已的開口，似乎是迫不及待想等着郭正陽搜尋其主人下落。　　郭正陽再次一笑，意念一動，術法自動成型流轉，幾十個呼吸后，他才猛地一喜！　　找到了！　　果然，以前是修為太低，感應的範圍太小，他才找不到啊。　　……　　“嘶～”　　“阿嚏～”　　……　　茫茫仙界，玉守大陸北。　　一片飄渺而空曠的山野之間，冒着絲絲寒氣的深潭裡，等兩道身影驟然從潭水內遁出后，卻都是當場冷的要麼倒抽冷氣，要麼狂打噴嚏。　　打了幾個噴嚏，等兩道身影互相對視幾眼后，又紛紛樂的放聲大笑。　　“混師弟，這一次，看你還犟不犟，哈哈，這碧磷潭真不是人呆的地方。”　　“你還說，要不是因為你，我哪會得罪那位，阿嚏，趕快吞幾顆丹藥驅驅寒意，該死，那傢伙明顯是公報私仇。”　　……　　大笑之後，兩人又紛紛盤坐在水潭草地上，更各自拿出幾顆丹藥吞服下，等丹藥的暖流席捲過時，兩人被凍的發青的面色才略顯好了一些。　　“我是無所謂，反正光棍一個，倒是你，若一直駐守在這碧磷潭採礦，小心你的如花美眷被人趁虛而入。”臉色迴轉時，混師弟才又大笑着開口，一臉戲謔的看向身側。　　一句話，另一名仙人臉色立變，不過還是馬上不屑的冷哼一聲，“這個你放心，我對自己有信心！那小狗就算公報私仇，把我調出宗門來這裏採礦，他也沒機會！不過倒是拖累你了……”　　“一家人別說這種話，休息好了，咱們繼續？只要採集到足夠的鱗波礦，咱們就可以回去了，就當這是一場歷練吧。”混師弟卻在身側仙人語氣突轉時，再次大笑一聲，站起了身子。　　說說笑笑里，另一人也站了起來，恢復平緩的臉龐緩緩看向碧磷潭，眼中雖然有一絲心悸，但還是很快就點頭道，“咱們繼續！”　　就是這句話剛落地，那人就又猛地一驚，驟然轉身看向身後，“誰……”　　一聲呼喝剛脫口而出，那人就瞬間愕然，愣愣看着數百步外一道身影發起了呆。　　而混師弟也大驚，大驚中向後看去時，卻也一愣，“你是誰？”　　數百步外，此刻正站着一名丰神俊朗的人族中年，含笑看着兩人，而且那人族中年身前，還飄着一片火紅色的恭弘=叶 恭弘子，這不是混師弟發愣的地方，讓他發愣的是那紅色恭弘=叶 恭弘子，向外逸散的氣機明顯還只是凡界法寶。　　恭弘=叶 恭弘子無所謂，而看恭弘=叶 恭弘子身後的人，對方似乎也並不含惡意，混師弟在回過神后，才眉頭一皺，鬆懈下氣機，剛想再說什麼，就只見身側師兄唰的一下就沖了上去，站在那紅恭弘=叶 恭弘子身前，激動的身子都有些顫抖。　　“見過古前輩。”　　幾乎是同時，那含笑而立的中年才也對着衝去的身影一鞠倒地，行了一大禮。　　“古師兄，這是？”基本確定了前來之人沒惡意，混師弟才又疑惑的摸了摸腦袋，也閃身到了前方，詫異的看向自家師兄。　　而在他問詢下，古師兄卻依舊激動，激動的渾身輕顫，輕顫幾個呼吸，才放聲大笑，“這，這是我當年在凡界煉製的法寶？”　　“是，在下在凡界偶的古前輩火府傳承，後來一路道途，也多得前輩火府相助，飛升后，本就想尋找前輩，只是以前一直感應不到前輩下落，沒想到今天，終於感應到了前輩氣機。”火府主人，大名古培元，並不是地球修士，但也的確是人族修士，而現在這一次感應，終於感應到對方氣機后，郭正陽一路趕來，也終於見到了這位師長級的存在，此刻心情一樣有些激動。　　玉守大陸四大飛升者國度，最東部的是飛影國、挨着飛影國的是踏池國，最西側是揚衣國，現在，郭正陽則是身處大陸北疆雪河國北。　　古培元在凡界七八千年前已經飛升，郭正陽也曾想過，對方是否會因為運氣不佳或者其他願意什麼的，早已經隕落……但現在終於見到了本人，他才長舒了一口氣，心下只有喜意。　　一番解釋后，郭正陽又笑着拿出了火府，遞向古培元。　　古培元也神色激動的接過火府，雙目中神采不斷變幻，直直盯着火府不斷凝視，似乎被這東西勾起了不少回憶似的。　　“噗～不會吧，你在凡界時的道統繼承人？還真也飛升了？”古培元激動中，混師弟卻是看看自家師兄，又看看郭正陽，滿臉錯愕。　　但錯愕了一瞬后，混師弟就又眼珠子一轉，哈哈大笑，更伸手拍向郭正陽，“好小子，這麼說，古師兄可算是你師尊了？那本尊也算是你師叔了？來，叫聲師叔聽聽！”　　“……”　　郭正陽頓時愕然。　　“愣着干什麼，快啊，你小子，多叫幾聲，叫的好聽點，把師叔叫的高興了，以後師叔就罩着你，也免得你一個剛飛升的到處被人欺負。”混師弟卻也一瞪眼，即凶巴巴又帶着一絲鬼祟看向郭正陽。　　“好了，你這傢伙，別嚇唬他了。”也是直到這時，古培元才猛地驚醒，把視線從火府上移開，更順手把火府抵還給郭正陽，“別聽他亂說，咱們以前畢竟從沒見過，就算你得了我一點傳承，但那也是凡界的事了，現在大家都已經飛升，也都是靈仙，對了，咦？你是靈仙么？我怎麼看不透你的修為？你飛升多久了？”　　“飛升了幾十年。”古培元原本是想客套幾句，打消什麼徒弟師尊之類的關係，這倒不是不想認郭正陽這樣的徒弟，而是雙方以前真的從沒見過，一上來那麼叫的確有些不好意思，而且就算他飛升的比較早，現在依舊只是靈仙，應該還是和郭正陽一個境界……就是在客套中，他才突然發現，自己竟然看不透郭正陽的修為氣息，這才猛地驚了。　　而在他驚問中，郭正陽也笑着點頭回應。　　是啊，眼前的火府主人，飛升后的時間就算按仙界年計算，也有兩三千年了，若是加上他在凡界時的壽元，此刻已經有三千五百多歲了，不過這對於擁有一萬年壽元的靈仙來說，還只是青壯期。　　就算古培元在凡界時也是驚天動地的霸主級強者，可在仙界，熬到壽元大限都不能晉陞真仙境的飛升者也是比比皆是。　　像莫伊瑜那種一兩千年就能從無到有，直入真仙後期的畢竟是極少數。　　所以在郭正陽感應下，感應到對方修為只是靈仙大圓滿，還是剛入大圓滿不久，他還真有些不好意思直接說明自己的修為了，他好意思說自己這個剛飛升幾十年的傢伙，已經是仙王境了么……也幸虧，對方只是問了句他飛升了多久。　　“剛飛升幾十年？那我和古師兄竟然看不透你的修為？嘖嘖，看來你小子在隱藏氣機方面，有一手啊，估計在凡界時得到的好東西可不少吧，哈哈，人家都說江山代有才人出，不過像你這樣，一出現就把老師傅拍死的，也不多見啊。”隨着郭正陽的話，一側混師弟倒再次哈哈大笑起來，大笑着拍打郭正陽的肩頭，“而且你小子運氣也真不錯，也飛升到了雪河國，估計也離咱們大騎宗不遠吧？要不是這運氣，恐怕你飛升個上萬年，也找不到這裏。”　　“來，別說這個了，好不容易遇見故人，咱們也算故人了吧，坐下來聊聊，現在凡界怎麼樣了？一晃千萬年了……”隨着混師弟的話，古培元也再次開口，笑着招呼郭正陽。

# 第五百七十二章 你以為你是郭正陽啊

　　“凡界這些年，倒是受了不少災，據說是居住在混沌之氣中的虛族找到了一條比較穩固的兩界通道，然後派了一批族人……”　　經過最初的相識、客套之後，三個人族仙人就盤坐在碧磷潭不遠處的草地上，混師弟還熱情的拿出了一批仙液，這也都是仙界仙植寶葯釀造，口感極為不錯，三人一邊喝一邊談，因為古培元率先提起想了解下他飛升后這些年裡凡界的情況，郭正陽也把自己所知的，都娓娓道來。　　他雖然在凡界時遊走的不多，但自己的媳婦還有一幫師兄弟，經常在外面歷練遊歷，各自歷練上千年，回來后也不免把各種風景都講述給他聽，所以提到這個，那就是講上三天三夜都講不完。　　這一番講述，同樣引來了不少感慨，因為在提到凡界鬧起來的那次蟲災時，郭正陽才得知混姓仙人是出身混亂星系附近一個大星系的修士，而他的家鄉，已經在蟲災中被破滅。　　情況讓人感慨感觸。　　但好在郭正陽飛升前，已經有不少飛升者把蟲災的事帶到了仙界，也有仙界強者出手奪下了那穩固的兩界通道，所以那些事，其實很多仙人已經知道了不少，眼前的混姓仙人就是早知道自己家鄉被毀，該悲傷的也早已悲傷過，此刻也只是又感慨緬懷了一番而已。　　“對了，你們大騎宗……我聽說大騎宗可是六品宗門，很昌盛的大宗門，兩位前輩怎麼在這裏？以古前輩的能力，就算大騎宗是大宗門，但也應該在宗內受到重視才是。”混姓仙人緬懷中，郭正陽倒也笑着開口，看向古培元。　　雪河國大騎宗，他以前從沒聽說過，但以他如今的修為，意念一動就能感應查看無數地帶，在之前聊天喝酒的時間里，他已經感知了不少事，對大騎宗有了一定了解。　　甚至來到之後、出現之前，他也對古培元兩人眼前在做的事有了一定了解，所以對眼前兩人的張狂，也有些好奇。　　大騎宗是一個六品宗門，算是比較昌盛，宗內二三百真仙，數萬靈仙。　　以古培元的資質，飛升后兩千多年就從初入靈仙境修鍊至靈仙大圓滿，這就算放在大量飛升者里，也算是不錯的了。　　這樣的弟子，放在大騎宗算不上最頂尖的，一流都算不上，但至少也是二流接近一流，數萬靈仙中能擠進前千人，也是有不小希望晉陞真仙的，至於那個混姓仙人，甚至修鍊資質乃至實力都要比古培元更好一些。　　飛升后一千多年就修鍊至靈仙大圓滿，放在整個宗門都是一流弟子。　　這樣的弟子，談不上受到宗門特別重視，不會被那些真仙大佬們視為衣缽傳人，但至少也不該被發配到這裏採礦吧，還是採集鱗波礦這種吃苦受累，卻價值不高的異礦？　　還是那句話，他對仙界了解不多，但意念一動，就能查看監聽太多事。　　他已經知道鱗波礦是生長在一種奇寒無比的深水潭中的礦物，比如眼前的碧磷潭寒氣之盛，真仙也不敢進去時間太長，時間長了，不止是你肉身軀體會被凍傷、靈海都會被凍結，甚至有被凍的碎裂的危險，那就別提靈仙了，靈仙……靈仙運轉全身修為，撐起最強大的防禦仙器，一次最多下去十個呼吸就必須得出來，否則就是死，直接被凍成虛無。　　而下去一次出來后，也要吞服丹藥療傷一陣子才能繼續下去。　　如此凌厲的寒氣下，在裏面採集鱗波礦，難度也的確極大極大，下去一百次有九十九次都是白忙，因為鱗波礦就像是水波一樣不斷在深潭內遊動的礦物，極難採集，就是你採集上來了，價值還不算多高……　　這明顯是被人故意刁難的情況啊。　　“別說這個，一說起來就火大，還不是宗內那個沒用的廢物，仗着他背後師尊比較強勢，而我們師尊比較軟弱，整天沒事找事，甚至還……，遲早有一天，我要讓他知道我混放的手段！”隨着郭正陽的問話，原本正傷感的混放頓時大怒，猛地灌了一大口酒，怒氣沖沖的開口，就是說著說著，猛地看了古培元一眼，他才又壓下了話頭。　　再次灌了一口仙液，混放才又突然哈哈大笑，“算了，不提這些了，不過今天總算是遇到點好事，師叔我看你也算順眼，怎麼樣？你飛升也沒多久，還是遊盪散仙吧？要不要考慮加入我們大騎宗，雖然我和古師兄在宗內地位也不算太高，但照顧一下你還是可以的。就算是那個傢伙，也最多做點這些雞毛蒜皮的小事噁心一下我們罷了。”　　郭正陽頓時失笑，看起來這個混放，性子是比較豪爽也比較直那種。　　就是古培元也笑了，笑着看了混放一眼，“你這小子，……咦，對了，咱們都聊了都這麼久，我們這還不知道你名字呢？”　　古培元本是笑混放的，也是笑着笑着才想起了什麼，而後怪怪的看向郭正陽，幾人坐下來喝酒聊天，都有一兩節時間了，都是郭正陽在講凡界，他們在聽，緬懷，而直到現在，郭正陽也從沒介紹過自己的情況，他講的時候，也大多是講各地大形勢什麼的。　　然後引起誰的共鳴，就是大家一起討論。　　從頭到尾，他還真沒怎麼介紹自己的情況。　　“是啊，你這都見了長輩，見了師尊師叔了，你倒好，到現在連自己名字也沒介紹下？”古培元這麼一說，混放才也一瞪眼，又伸手在郭正陽肩頭拍了下，一臉憤懣。　　郭正陽頓時啞然。　　他沒講名字？這個，他是怕驚到這兩位啊。　　畢竟這裏也是玉守大陸，他的大名早已經無限傳播，就算在雪河國也是響的不能再響亮，如果此地只有古培元一個，他真不會藏着掖着，直接就說了，就是靈界時靈時府，他都不會隱瞞，畢竟當年能得到靈界時，也多虧了古培元曾經在火府內留下了介紹玉簡，教會他如何收取運用，他才能在迦藍星收取靈界時，隨後更直接能用。　　所以真的找到了古培元，郭正陽也是打算和他共享靈界時的。　　問題是這裡有一個混放。　　那自己才說過剛飛升幾十年，再說自己是郭正陽的話……　　“不是吧，小子，你連一個名字都這麼扭捏。”　　在郭正陽默然時，混放卻愕然看去。　　正常情況下，不認識的人聚在一起，首先介紹的就是彼此姓名之類吧，至少也能有個稱呼，而之前聊了那麼久，他和古培元也早說了自己情況，郭正陽沒說，他們沒在意，現在問了，這小子還扭捏？似乎有些不好意思講？　　愕然之後，混放才又哈哈大笑，“你小子，你以為你是郭正陽啊，說個名字都這麼不好意思？”　　好吧，郭正陽更加無語了。　　無語了一瞬，才也笑道，“我還真是。”　　“噗～”　　這一次混放卻噴了，直接噴向郭正陽，差點噴了他一臉仙液，這也只是差點，在那些仙液撲過來時，早就被一股無形氣流撐開。　　“哈哈，哈哈，笑死我了，就你，你還想冒充郭前輩？”郭正陽撐開仙液，更笑着承認時，混放卻猛地站起了身子，放聲大笑，笑的前仰后合。　　就是古培元也在楞了一下后，忍俊不禁。　　忍俊不禁后，古培元才笑着開口，“說起來，那位郭前輩，才是仙界最大的奇迹啊，老夫也飛升這麼多年了，卻從來想到，有哪個真仙能在真仙境時，就做到郭前輩所創下的一連串奇迹，第一次出手，就一人力戰六百多真仙，殺的六百多真仙潰不成軍，第二次是以一套獨步仙界的絕世劍技擊潰湖語成、然後是嶺方，這些，雖然恐怖，咱們也以為那已經是極限了，誰想到……”　　“郭前輩是個妖孽啊，太妖孽了，誰能想到，他一個真仙為了救一個葯鼎，竟然直接殺進千羽宗，那可是九品宗門啊！數百仙君坐鎮，郭前輩直接殺了進去，奪了千羽宗護宗大陣，更斬殺四十多仙君，這還是不是人啊，他也是人族啊，咱們人族有這麼變態么？”一提起郭正陽，古培元和嶺方也不再糾結於問郭正陽的名字了，反而全都把話題轉移到了這方面，全都是一臉敬仰敬畏、憧憬不已的開口讚歎。　　那眼神、那臉色語氣，還有那聲線里的顫抖……　　郭正陽徹底暈了。　　“你小子，也飛升了幾十年了，也是一直在我雪河國附近的吧，郭前輩的名字和事迹，肯定也聽了不少次，畢竟那位郭前輩也就是在這一二十年裡創下了那一連串奇迹的，就算你把郭前輩當做偶像，也不用這麼傻的冒充他老人家吧？”　　郭正陽發暈的時候，混放才又在一番感慨后，笑着坐了下來，伸手搭在郭正陽肩頭，一臉捧腹狀的戲謔之色。　　“我真的就叫郭正陽啊。”郭正陽一臉糾結和崩潰。　　“額……”　　“哈哈，哈哈……”　　“喝酒喝酒，你小子，幸虧咱們都是自己人，你也算我師侄了，師叔大度，也不是老古板，所以不和你計較這些。”　　……　　下一刻，混放和古培元卻又紛紛哈哈大笑。

# 第五百七十三章 我不是姦細

　　混放和古培元放聲大笑，擺明了是只覺得郭正陽在開玩笑逗樂，但這情況讓郭正陽很無奈，無奈中，只能和兩人舉杯。　　就是仙液倒在口中還沒咽下去的時候，郭正陽就又一滯，有人來了？　　有人來了，混放和古培元還沒察覺，這也不奇怪，以他如今的修為，已經是仙王境，能比這兩位提前發現左右動靜太正常了。所以在滯了一下后，他才又平緩咽下了口中之物。　　“好了，小子，不開玩笑了，你到底叫什麼？師叔可是想罩着你，引薦你進宗門的，……”　　暢飲一番后，混放才又笑着開口。　　郭正陽再次無語，不過這一次，似乎已經不用他回答了，事情也不出所料，混放笑聲還在響着，話都沒說完，一聲冷斥就驟然響起，“好啊，宗門看得起你們，才讓你們來這裏擔當大任，你們兩個倒好……混放、古培元，任職期間玩忽職守，可還記得宗門戒律？”　　伴隨着冷斥，混放和古培元兩人才猛地一驚，齊齊循聲看去，再跟着混放就揮手把手中杯盞砸向地上，“放屁，來這裏挖鱗波礦，屁的重任？將逸子，你這廢物又想耍什麼詭計？”　　“混師弟！”　　混放破口大罵時，古培元倒是臉色一變，拉了混放一把，更連連向他使眼色。　　反觀對面趕來的幾道身影，為首兩人里開口說話的也是人族，就是混放口中的將逸子了，另外一個則是不知名種族，除這兩位外，他們後面還跟了兩個仙人，四個人都是靈仙，在混放破口大罵中，將逸子是臉色一變，微微發綠，其他幾仙人卻也臉現慍色，不過卻都拿着高高在上的眼神冷眼掃來。　　“我耍什麼詭計？說的真是好笑，我只是特地來恭喜你們，師尊有命，近來鱗波礦缺口較大，特命你們在十年內務必要湊出十方鱗波礦罷了。至於你們玩忽職守，和我沒關係，畢竟風紀堂幾位師兄弟就在此地，凡事都有錄陽師兄定奪。”神色變幻一番，將逸子才又哈哈大笑。　　一聲笑，古混二人都是大驚，大怒。　　“十方鱗波礦？”　　“將逸子，你少在這裏胡攪蠻纏，你一個靈仙來試試？十年十方鱗波礦？”　　……　　驚怒不已的怒叫幾聲，古混二人的視線卻都又凜然不已的看向其他幾仙人，混放更是惱羞成怒的開口，“錄陽渠，你什麼時候又成了風紀堂的人了？”　　方，是鱗波礦這種礦物的衡量單位，正常情況一個靈仙大圓滿，十年辛苦下來能採集一方鱗波礦已經是很艱難的任務了，已經算是難為人。　　至於風紀堂，聽名字也差不多能知道，這是大騎宗內執掌宗門戒律、維護宗門法紀的所在。　　但在混放怒喝后，錄陽渠卻淡然一笑，似乎根本不屑於回答似的，只是看了身後一眼，“混放、古培元二人，值守期間攜帶，扣宗門貢獻1000點。”　　“是！”　　……　　在古混二人又聽得大怒時，錄陽渠才驀地看向郭正陽，看一眼，眼中也閃過深深的玩味之色，“這人是誰？不是我大騎宗弟子吧？”　　問了一句也不等誰回答，錄陽渠就又淡笑起來，“混放、古培元二人，未經允許引外人入宗門重地，扣宗門攻陷20萬點，來啊，把他拿下，本仙要親自審問，看他是不是我大騎宗死敵派來的姦細。”　　令下，錄陽渠後方兩仙人頓時高聲領命，直接繞過錄陽渠撲了出來。　　“放屁！錄陽渠，你找死！”　　“我看你們誰敢動手！”　　……　　動輒就大扣宗門貢獻，而且一上來就給兩人安了一堆罪名，還要擒拿審訊郭正陽，這一次，就是古培元也怒了，怒騰騰閃身到了郭正陽面前，仙器都祭了出來，更氣的面紅耳赤。　　“阻擾風紀堂執法，再扣宗門貢獻5000！”　　不過兩人的大怒，落入錄陽渠眼中，卻只是讓這位又曬然一笑，冷聲開口。　　將逸子更是笑得嘴都歪了，只是戲虐不已的在一旁看戲，至於兩個領命而來的風紀堂靈仙，卻也開口怒斥。　　“你們真要阻擾我等維護宗門戒律？”　　“好大的膽子，混放、古培元，是否要我們稟告風紀堂長老，拿你們下刀獄？”　　……　　隨着兩仙人的怒斥，混放和古培元又是大怒，但他們沒和這兩人糾結，全都是祭出仙器怒視後面兩人。　　“將逸子、錄陽渠，少在這裏仗勢欺人，十年十方鱗波礦，虧你們敢開口，這件事，就是捅到風紀堂首座宇長老那裡，老子也不怕！”　　“這位道友也不是什麼宗門死敵的姦細，乃是古某凡界時的一朋友，將逸子，有什麼事沖我來，不要牽連他人！”　　……　　“少廢話，是不是我宗門死敵派來的姦細，等本仙拿下他拷問一番，自然水落石出！”　　面對兩人的怒斥以及辯解，錄陽渠卻輕咳一聲，壓根不在意的樣子，而後更是聲音微微發厲，“你們兩個，還不動手？”　　怒斥下，兩個仙人頓時呼的撲了上來，對於混放兩人祭出來的仙器，也只是戒備，並不畏懼，說的也是，風紀堂首座可是整個大騎宗最權勢的真仙長老之一，他們還真不信眼前兩個比較普通的一流弟子，能有膽子反抗風紀堂執法。　　事實也的確如此，古培元兩個哪怕在震怒，也只是怒，並沒有真的動手祭着仙器攻殺，這不止是因為畏懼風紀堂，而是因為就算真動手，他們也沒把握，能入選風紀堂的，至少得是靈仙大圓滿。　　所以真動手廝殺起來，不止沒把握取勝，還可能一不小心誤傷了郭正陽。　　古培元和混放也只能在惱怒不已時，一揮手釋放出來一道術法，想要把郭正陽拉到身後護起來。　　只不過這術法釋放過去時，郭正陽卻輕咳一聲，震散了術法，而後笑着解釋，“我不是姦細。”　　在這幾個仙人出現之前，他已經察覺出了有人來，但他也真沒想到對方一來，就噼里啪啦給古培元兩人安了那麼多罪名，還直接要抓他，這局勢演變的真的有些太快了。　　快的他有些目不暇接。　　這樣的場面也讓他很無奈，無奈於好不容易見到了心目中那位亦師亦友的前輩，原本談的正暢快，卻被這樣的傢伙攪了局。　　“恩？”　　郭正陽一聲咳嗽，一句話，頓時驚到了一片人，混放和古培元驚在自己釋放出去保護郭正陽的術法，竟然輕鬆被震散，而對面卻是驚在這位沒一點張皇失措的表情……難道對面這人，不知道他們大騎宗的威名？　　但驚了一瞬錄陽渠卻又大怒，“是不是姦細，你空口白話，又怎麼證明？還是乖乖跟我走一趟吧！拿下他！”　　怒斥中，兩個風紀堂仙人也紛紛大喝一聲，兩人同時一揚手，兩張大網就撲了出來。　　但郭正陽卻依舊只是輕笑，笑容乍現，撲出來的大網煙消雲散，彷彿不曾出現過，兩個面色猙獰的執法仙人也如遭雷擊，呼呼從半空墜落，生死不明。　　“你敢攻擊我風紀堂弟子？好，好！”　　突變之下，混放古培元二人再次大驚，驚得傻眼，至於將逸子兩個卻也驚得目瞪口呆，隨後錄陽渠才大怒着一張口，射出一道火光，直撲郭正陽。　　而這一擊下，他已經殺機四溢，目露凶光。　　只是面對這殺機郭正陽依舊只是一笑，火光消散，錄陽渠也噗的一聲從半空墜落，狼狽摔在地上青草間，臉色凄白的嚇人。　　“你……你是真仙？你到底是什麼人？？”場面徹底獃滯了。　　從頭到尾，根本沒人感覺到郭正陽出手，也沒人知道他是怎麼出手的，所有人只是看着郭正陽笑了兩下，兩個笑容下，三個凶光四射的靈仙大圓滿就紛紛潰敗，要麼不知生死要麼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氣一樣，癱在地上站都站不起來。　　這場面真有些滲人，滲的還懸浮在半空的將逸子滿腦子發懵，痴痴獃呆。　　“你連我是什麼人都不知道，就動手。”　　郭正陽卻連連搖頭，一臉哭笑不得。　　“我不管你是什麼人，你知不知道我是誰？這是哪裡？這是我大騎宗重地，就算你是真仙怎麼了？你敢對我大騎宗弟子下殺手？”在他哭笑不得中，將逸子才又怪叫一聲，色厲內荏的怒斥。　　是啊，他雖然被郭正陽輕鬆擊潰錄陽渠幾人的手段嚇到了，也懷疑起了對方是真仙，可真仙怎麼了？他們大騎宗可是有好幾百真仙的，晾這傢伙也不敢亂來。　　怒斥中，將逸子的膽子也徹底回來了，而且是膽子越來越足，更轉頭看向古培元，“你們兩個，竟然勾結外門真仙擅入宗門重地，擊傷風紀堂弟子，好大的膽子！！就等着宗門諸位長老的震怒吧！”　　瞪了一眼，他才又“惡狠狠”看向郭正陽，“還有你，就算你是真仙，也未免太不把我大騎宗看在眼裡了，我大騎宗數百真仙強者，豈是你能任意欺凌的？你以為你是郭正陽么？你給我等着，我這就稟告宗門眾位前輩！”

# 第五百七十四章 這到底怎麼回事？

　　“你……你……您該不會真是郭前輩吧？”將逸子雖然心虛，卻還在鼓着膽氣怒斥時，一側，突然傳來一聲弱弱的驚呼。　　這卻是混放，等郭正陽轉身看去時，就發現此刻混放除了一臉的瞠目結舌之外，還帶着許多不知所措的神色。　　就是古培元，一樣是茫然中帶着一臉驚疑。　　可不是，之前他們問詢郭正陽的名字時，郭正陽說了，他們卻都只是當笑話聽的，根本不相信他就是郭正陽，但現在呢？現在看到郭正陽碾壓三個靈仙大圓滿的手段簡直就是神鬼莫測，輕輕一笑，三個靈仙就潰不成軍了。　　能施展這樣手段的，當然不能說明太多事，可關鍵是他之前承認了自己是郭正陽啊。　　所以，混放和古培元也真有些發懵了。　　難道對方剛才真不是在開玩笑？？他真是那個在真仙境就創下無數神話的郭前輩？　　“我真是郭正陽，不過前輩就不敢當了。”兩人發懵發獃的時候，郭正陽才也尷尬一笑，很痛快的承認。　　結果，混放和古培元都是面面相覷，而後紛紛怪叫着跳了起來。　　至於正怒斥過來的將逸子卻懵了，懵懵的看看左右，滿臉茫然。　　他剛才放狠話的時候，說大騎宗幾百真仙，豈是任你欺凌之輩，你以為你是郭正陽啊，那樣的狠話會提到郭正陽，只因為那位名震大陸的郭仙人，最初建立凶名的一戰，就是一個真仙力戰六百多真仙，還一戰擊潰……　　因為這樣，他才會在放狠話時提到郭正陽的名字。　　可那只是放狠話的時候說一說罷了，現在這是什麼情況？？怎麼混放和古培元都是這種反應？而那個不知來路的傢伙，還真說自己是郭正陽？　　尼瑪……這是坑人么？　　“哈，你這鼠輩，襲擊我大騎宗弟子也就算了，竟然還敢冒充郭前輩招搖撞騙？真是活得不耐煩了！”真的懵了，茫然一會後，將逸子才又大笑，大笑着看向郭正陽，他真不信。　　郭正陽那種凶威滿大陸的超級凶人，怎麼會出現在他面前？這不可能，那樣的超級妖孽，怎麼會和他宗內兩個普通靈仙坐在一起喝酒說說笑笑的？他來的時候，所見到的不就是古培元和郭正陽三人在說笑么？看起來關係還不錯。　　這不可能！！　　所以，這也絕對不是真的。　　冒充的，這一定是對面的傢伙冒充的，否則後果不堪設想啊……如果不是冒充的，這後果想一想，他都會嚇得冒屎冒尿的，就是他那個在大騎宗內縱橫跋扈的師尊過來，也會嚇得屁滾尿流的。　　郭正陽頓時又無奈了，剛想說什麼，他卻又突然臉色一變，一閃身就到了還在怪叫的古培元兩人身前，同一時間，在三人頭頂還驟然落下一層細雨，就像是防護網一樣把三人籠罩在內。　　“咦？”　　郭正陽動作剛完，一道驚疑聲就在左右天地間響起。　　這驚咦，更彷彿直接響在所有人心底一樣，來的突兀，卻又毫無蹤跡，直接嚇了所有人一跳。　　嚇得原本昏迷過去的兩個大騎宗弟子都猛地驚醒，古培元兩人也不再驚叫，而是驟然止住身子，愕然看向左右。　　至於將逸子同樣一驚，也茫然看向左右。　　再然後一道身影就突兀出現在了當地，眾人之側。　　“他沒有騙你們，他的確是郭正陽。”　　出現后，身影淡笑一聲，如刀的目光也落在了郭正陽身上，至於郭正陽，看了那身影一眼后，卻直接又看向左右，看不到什麼就閉上了眼感應。　　“仙脈族？你又是誰？”　　……　　郭正陽閉目感應，其他幾個飛升者仙人卻全都大驚，紛紛驚愕的看向來人。　　他們分辨不出來人的修為氣機，但對方身上沒有滅世雷霆氣息，卻是不問自明，而玉守大陸四大飛升者帝國，其他三個都和下遺族國度有毗鄰的疆土，只有雪河國是在大陸之北，根本沒有和下遺族國度連接的疆土。　　所以在雪河國內出現下遺族的身影，真的很稀有，幾人也想當然以為這新來的是仙脈族。　　不過在幾人驚問時，郭正陽卻突然睜開了眼，笑着搖頭，“他不是仙脈族，是下遺族，下遺族大衍國回道王。”　　頓了一下，郭正陽才又看向回道王，“你不是逃出玉守大陸了么？怎麼又回來了？”　　郭正陽的話，頓時讓左右幾道身影紛紛一震，全都傻了，傻傻的一臉不知所措的表情。　　而他也再次狐疑的看向回道王，“剛才出手的也不是你，你沒有那個實力。”　　他剛才動手，就是感應到虛空中有一股力量要去抓人，抓古培元。　　所以才動手阻止，但他卻也能肯定，之前要抓古培元的不是回道王。　　“厲害，剛才的確不是我，是明珠王，連陛下動手，你都能感覺到？厲害！”回道王哈哈一笑，在他大笑聲里，一道身影也驟然浮現，是出現在遙遙後方，那也是一個人族老者，白髮白須，看上去慈祥和藹，而他站在那裡，你看得見，卻又感覺不到絲毫存在的痕迹，給人一種很怪異的感覺。　　老者出現后，也只是直直看着郭正陽，一臉的興緻盎然，除了感興趣之外，似乎還有一絲隱藏的貪婪，“老夫離開神跡大陸，在這裏足足等了你十多年，你終於出現了，倒也不枉我等這一場。”　　“古前輩，沒時間和你解釋了。”　　隨着明珠王的話，郭正陽卻向古培元兩人傳音一聲，把兩人收入隨身仙府，臉色也變得凝重起來。　　明珠王？棘手了啊！　　怪不得以前這些年，回道王兩人並沒有把他身懷靈界時的消息宣揚的沸沸揚揚，原來對方是一直隱藏在玉守大陸，一直等着他出現？　　說的也是，回道王和驚海王都搜略過林景的靈魂記憶，知道他還有不少親友都在凡界，那隻要守着這裏，也一定會守到他吧。　　而明珠王，這個名字郭正陽是聽過的，他以前雖然在仙界遊歷的不多，還基本都在玉守大陸帶着，但有些事就算不出門也能聽到，比如地球上，哪怕沒出過一省之地的國人，也有不少知道大洋彼岸的美國總統是誰。　　在仙界，你哪怕連132塊的名字都叫不齊全，但有幾個仙王的名字，你必然是聽過的，因為那幾位才是整個仙界的巔峰存在，沒有那幾位，下遺族和飛升者就不會處於大致對等僵持的局面。　　明珠王就是一位超級仙王，一身修為抵達仙王巔峰，不少方面造詣能和天道比肩，捏死一般仙王都像是捏死螞蟻一樣容易，明珠王這類強者，才是整個下遺族的最強依仗。　　就算郭正陽也到了仙王境，對上回道王和驚海王，已經不再懼怕，甚至都有把握能反壓那兩位，可對上以為超級仙王，他還真是……　　“回道王、明珠王？？？郭正陽……這……”　　“你們……我們……”　　……　　在郭正陽臉色凝重的收起古培元兩仙時，位於幾個絕頂強者之間的四個大騎宗弟子，卻是都快瘋了。　　將逸子幾個，這時候也真是覺得腦子都不夠使了。　　這到底怎麼回事？　　剛才攜帶着宗門虎皮，過來欺壓古培元兩個，突然發現和古培元站在一起的有個郭正陽，他們已經驚得不輕，根本不敢相信這是郭正陽，如果那是真的，後果他們都根本承擔不起，更足以把他們嚇得屎尿橫流了。　　現在呢？現在突然蹦出來兩個下遺族仙王？　　坑爹啊，這到底怎麼回事？　　他們只是幾個很普通的飛升者靈仙啊。

# 第五百七十五章 好強！

　　“你們已經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被突然出現的兩大仙王身份驚的話都說不完整，將逸子幾個想逃，卻也沒有逃的勇氣，在仙王級存在和郭正陽這樣的超級妖孽面前，如果對方不同意，他們真是逃都不可能逃得掉，所以此刻這幾位只是戰戰兢兢，滿心惶恐。　　就在這樣的情況下，遙遙遠處的明珠王卻突然笑了，一聲笑語，原本還在惶恐的將逸子四仙，頓時分崩離析。　　四個仙人肉身乃至靈魂，突然就像是潰散的碎屑一樣，直接消失在了天地間。　　仙王出手，一句話抹殺四個靈仙，真的不奇怪，但在四個仙人隕落時，郭正陽卻臉色大變，因為他竟然絲毫感應不出，明珠王究竟是如何動手的！！　　他如今也是仙王，一身實力加上對天地的感悟，不可謂不深，自以為就算在面對驚海王和回道王兩人聯手，他都有反壓制的能力，可現在現身的明珠王，當著他的面抹殺四仙，他卻根本感覺不出對方是如何動手的？？　　郭正陽臉色大變中，明珠王卻再次一笑，笑着看向郭正陽。　　一眼下，郭正陽突然就身子一顫，眼睜睜看着左右天地崩塌碎裂，眨眼間，視線範圍內所有的一切一切都像是鏡子一樣破碎成虛無，諾大天地化為一片死寂黑暗的虛無之地，而在天地碎裂中，郭正陽更是發現自己的身子竟然也在破碎。　　被無數次天劫煉化淬鍊過的強橫肉身，就在明珠王的一個笑容下，咔咔咔炸裂出一道道裂痕，支離破碎。　　肉身碎裂趨勢乍起，等郭正陽驚駭看去時，就發現他所有一切都已崩滅，包括靈魂思緒都已經不再完整，好像那也已經崩裂成無數碎片，要徹底在世間消散成虛無。　　“咔啪～”　　意識險險就要迷失，一團白雲突然就懸空而出，漂浮在郭正陽頭頂，雲層內，一道雷電驟然射出，化為劍型直刺而下。　　一劍過，原本崩滅的天地卻突然復原，變得和崩滅前一模一樣，郭正陽正在潰散中的肉身以及靈魂也驟然癒合，恢復如初。　　至於前方正在淡笑的明珠王卻眉頭一皺，一眼看向撲出的雷劍，啪的一聲，雷劍崩。　　但他眼中，也閃過一絲了驚疑。　　“這是……”　　“好手段！”　　隨着明珠王驚疑不定的話音，郭正陽也低喝一聲，目光灼灼的看向明珠王，剛才對方的手段，的確不簡單啊，那不是真正崩滅了天地，而是把郭正陽對左右天地的掌控，直接剝離，他已經是仙王境，而且來得早，自身氣機早已經和左右天地融為一體，隨時可以調動操控左右所有天地之力。　　只不過在明珠王一個笑容下，那種交融的趨勢卻被快速分散剝離。　　甚至在分散剝離的過程里，若不是郭正陽及時反撲，恐怕他的靈魂也真會像是碎片一樣化為虛無。　　而關鍵是明明知道對方出了手，還差點死在這一擊下，他依舊感應不出，感應不到對方是如何出手的！　　這就是超級仙王的實力？身為仙王，還不是一般的仙王，至少他已經能力壓回道王這種仙王中期的實力，對天地造詣的理解也達到了極為精深的程度，這樣的底蘊下，面對明珠王的誅殺，他完全感覺不到殺機來自哪裡，怎麼施展的？？　　驚嘆中郭正陽都有些心下發緊，這超級仙王的手段，真的只能用無影無形來形容。　　“你也不簡單。”明珠王也突然笑了，笑着贊了一聲，跟着就看向郭正陽。　　又是一眼，郭正陽突然身子一顫，竟駭然發現一身抵達仙王境的境界修為，在快速崩塌倒流，快速從仙王中期跌落潰散向初期。　　還是那句話，明明感覺到了攻擊的降臨，他卻完全發現不了這攻擊是怎麼來的，甚至不知道落在了身上哪裡！　　修為倒退，實力暴跌。　　郭正陽在駭然中，突然靈光一現，身子一顫，揮拳向前一擊，一拳出，自他體內就閃現出一道道雷光，剎那間的光華，讓他整個人都好像變成了一個雷電人。　　等光華一閃即逝，他在瘋狂倒流的修為境界也再次恢復如初。　　而明珠王也再次眉頭大皺，深深看着郭正陽，“你身上，怎麼會有那麼濃郁的天劫之力？那件仙器也就算了，就連你肉身，竟然也充滿了滅世雷霆氣息？就算你是飛升者，也不可能蘊含這麼多天劫之力？！”　　可不是，明珠王兩擊殺機來的無影無形，完全無跡可尋。　　而郭正陽兩次出手，破滅殺招靠的也都是天劫之力，第一擊，從雲團中飛射來的電光，就是他用混沌之氣和無影劍孕養出來的造物仙寶，在之前十多年潛修中，府外一年，就是府內七八百年，府外十年，府內七八千年。　　他當初剛剛開始培養不久的造物仙寶也早達到了一個極限，而且這個造物仙寶，還因為他曾經被鎖魂子鎖定，從而引出煉化的天劫念頭，有那念頭后，以後每一次渡劫，他都不在只是簡單打散天劫，而是收攏煉化，最後又把所有收納的天劫全部融入無影劍……　　現在的無影劍，已經不止是一個劍之世界，更蘊含無窮天劫之力。　　至於他的肉身，一次次天劫淬體煉化，蘊含的天劫之力更不用多說。　　他在這之前，也並不知道天劫之力可以抗衡超級仙王的誅殺，只想着用來增強自己的手段，但現在卻是摸索出了一些端倪。　　短短交手幾個呼吸，他已經發現，那些無影無形的攻殺，恐怕就是明珠王感悟到的天道殺機，這種超級仙王，在天地感悟上已經有部分真正和天道比肩的能力，那兩記無形殺機，都可以算是天道旨意。　　一念下，就是真正的天道規則，法天封地。　　所以你只要不是天道，就不可能感覺出絲毫端倪，抗衡這樣的力量，恐怕也只有同樣的天道旨意才行。　　這就是他之前靈光一現想到的推測，事實也證明，自己體內的天劫之力，剛好可以與之抗衡，因為天劫，本就是真正的天道凝聚出來的最強誅殺法則。　　想通了這些，也得到了一些證實，郭正陽才猛地一笑，“你猜！”　　笑聲里，他又一揮拳，狠狠擊向前方。　　此刻的他，距離明珠王還有百千步距離，但平平一拳揮出，速度也不見快，鐵拳砸出時，明珠王就臉色一變，冷聲輕哼。　　“彭！”　　明珠王冷哼下，郭正陽拳勢卻好不受阻，一拳砸向了明珠王肉身。　　空間什麼的，在這一刻根本已徹底扭曲。　　兩人明明隔着百千步距離，郭正陽也只是站在百千步外平平揮拳，可卻真的砸上了明珠王前胸，而且是一種很錯亂的轟擊，一眼看去，他似乎站在遠處砸在虛空，但細看又像是站在明珠王身前，砸在他胸口，兩種詭異的錯亂感，若是修為差的仙人在此，怕不是多看幾眼都會看的頭昏腦漲，靈海崩亂。　　但這一擊的確是攻擊到了，明珠王也再不復之前的飄渺瀟洒，而是怒哼一聲，伸手拍掉了胸前的鐵拳。　　就像是拍打蒼蠅一樣，輕輕一拍，錯亂的時空就恢復如初，百千步外的郭正陽手臂一抖，卻又驟然揚起，揮拳轟擊。　　“看來，你身上可不止是擁有靈界時那麼簡單。”明珠王臉色已經冰冷下來，不再暗中運轉什麼天道法旨去抵擋這一拳，因為之前那一拳，他一聲冷哼已經運轉了法旨，卻根本沒有徹底阻止住，只是打消了那一拳上的氣力，否則就不會真被攻擊到前胸。　　而那雖然已經徹底打消了一拳之力，可身子真被攻殺到，對他已經是一種羞辱。　　所以這一次在冰冷的低喝中，明珠王也揮拳一擊。　　剎那間，當地空間再次大亂。　　兩個人都是平靜站在虛空出拳，手臂也沒有變長，可猛一看去卻像是隔着百千步轟然對接了拳力。　　一拳下，明珠王身子紋絲不動，郭正陽卻當場拋飛。　　拋飛的過程中，他身子向後拋出一里，自他掠過之處，所有的一切一切就無聲消散，直接化為純粹的虛無。　　這一次，已經是真正的天地崩滅。　　而且所有的崩滅趨勢，都是無聲無息，一絲輕響都沒有。　　而拋飛之後，郭正陽也在一裡外瞬間穩住身子，凝重的看向前方。　　好強！　　這超級仙王，也未免太恐怖了。　　他可以肯定對方之前一擊，絕對沒有用出全力，因為不管怎麼看，明珠王那一擊都是隨手施為的樣子，就彷彿普通人隨意撥弄下亂髮，可這隨意一擊，即便沒傷到他，也讓他用盡全力，才把所有力量都傾瀉在天地間，一方天地承受那種偉力，都直接崩滅了那麼多。　　當然，這也幸虧他不是普通仙王，換了普通仙王在此，恐怕明珠王這樣的強者連真正的動彈手腳都不需要，一道無影無形的天道法旨，就足以誅殺了。多虧他體內積攢了海量了天劫之力，才能抵擋壓制那些無形法旨。　　否則，就算他是仙王中期，恐怕連讓這種超級仙王真正動下手指的資格都沒有。

# 第五百七十六章 什麼人在爭鬥？

　　明珠王的恐怖，真讓人有些心驚肉跳。　　郭正陽在身子站穩，凝重的看了前方一眼后，就意念一動，啟動隨身仙府內的傳送陣，準備逃。　　而下一刻，他的身子也驟然消失在了虛空。　　只不過等熟悉的空間跳躍感湧來，才剛剛開始就又驟然倒流，等他再次站在虛空時，身前卻響起一聲輕笑。　　“想走？我等了你十幾年，哪能讓你這麼輕易離去。”　　一句話，郭正陽再次心驚不已，自己已經啟動傳送陣開始了空間跳躍，而傳送陣還是在他隨身仙府內布置的，那無疑是被他徹底掌控的空間，可根本感應不到什麼動靜，明珠王竟然又把跳躍中的他拉了回來！　　知道這位恐怖，但恐怖到這地步……　　“轟～”　　就在郭正陽心驚中，一根手指就驟然點在了郭正陽額頭。　　一下子，他整個身子就犹如墜落的星辰一樣，狠狠砸上地面，一路撕裂無數土層，破開無數或堅硬或疏鬆的阻礙，久久久久后，才噗的一聲，跌入另一片虛空。　　等他忍着疼感應左右時才發現剛才那一指輕按，竟然把他直接打入地底，砸穿了整個大陸！！　　剛才還在大陸正面，現在卻是穿透整個大陸，抵達了大陸下的死海中！　　疼？額前的疼痛很強烈。　　不過他的肉身依舊是完好無損的，畢竟經過無數次天劫淬鍊，他的肉身強度已經無法準備的去衡量到底有多堅硬。　　就是明珠王那一指，一樣做不到打破他的肉身，留下的也只是疼痛感，可那種一擊就擊的他砸穿大陸的威勢，還是讓人驚得心裏發毛。　　仙界大陸就是一塊塊或方形菱形或不規則陸地漂浮在雲霧狀的死海里，一塊大陸究竟有多厚，也不好說，有的大陸可能厚幾光里，有的可能只有半里厚，更有的厚達幾十光里，而且一塊大陸不同地域的厚度一樣不等。　　但不管是厚是淺，仙界大陸的地面，可不是地球上的泥土層啊，那都是蘊含在仙氣中被仙氣滋養淬鍊無數年的大地，堅硬度絕對很驚人的。　　郭正陽還在忍着疼驚嘆，就又突然感到身子一晃，再次出現在了明珠王附近！　　是他出現在了明珠王附近，也就是說，是他從大陸下面的死海里，又回到了正面雪河國大騎宗附近，而不是明珠王殺到了大陸下面。　　沒有絲毫仙力波動，也感應不到什麼術法波動，他就突兀的又反穿了回來。　　而這也絕對不是他本意！　　“不可思議，你的肉身竟然這麼強橫？”　　同一時間，明珠王也竟然一聲，因為他的確比郭正陽更驚，剛才那一指，他是想碾碎郭正陽的，結果對方根本沒事，反而下方無數陸地土層都被他貫穿，而不是在強烈撞擊下，讓郭正陽肉身破碎。　　驚嘆中明珠王卻又一指點出，不過這一次，郭正陽卻意念一動，頭頂白雲層轟的炸射出一道雷霆，撞上明珠王手指。　　啪！　　雷霆之劍碎裂消散，明珠王探來的手指也驟然中止，更在指尖顯出一絲焦黑，就連他身子都顫了一下。　　郭正陽則在臉色陰沉中身子一閃，消失在虛空，在他消失時，一大片烏黑雲團，直接籠罩了方圓數十里，雲層中雷霆翻滾，滅世威壓轟然降臨，就彷彿，突然出現了無窮劫雲。　　直到這時，明珠王眼中才終於閃現一絲心驚！　　從頭到尾，這是這位超級仙王第一次出現驚色，當然，驚不等於怕，而在吃驚中，明珠王眼中更多的還是疑惑。　　至於回道王，一樣是瞠目結舌看向上空。　　這，這是怎麼回事？　　郭正陽能在明珠王這樣的超級仙王手中支撐上好幾個回合，已經讓他震驚的不行，都有些接受不了，可現在好端端的天際里突然冒出來無窮充滿滅世威壓的劫雲？這無疑更加讓人駭然。　　天劫？　　不可能！仙人怎麼能運轉出天劫？就算是仙王也不可能啊。　　哪怕是超級仙王也不可能調動天劫之力的，更別提這還是仙界。　　“噗通～”　　無比的震驚中，回道王更突然身子一顫，在上空翻滾的越來越劇烈的劫雲中，轟然墜落，卻是連他在那股恐怖的威壓下，都感受到了無窮的誅殺意念，都有些承受不起，被壓制的一身修為氣機驟然收斂，連飛行都有些飛不動，墜下虛空。　　“轟～”　　在回道王駭然時，劇烈翻滾的雲層中也打落一道光，似雷，又是劍型，一把充滿滅世威壓的雷霆巨劍，撕裂天際劈向明珠王。　　而明珠王的臉色，也在這一刻變得凝重無比。　　凝重的揮起鐵拳，一拳砸向高空，雖然看上去那鐵拳極為渺小，和恐怖的雷劍相比根本不成比例，但一拳下，撕裂天際的雷劍卻又被直接誅散。　　不過打散雷劍后，明珠王的臉色反而更加凝重。　　因為被打散的巨大雷劍，直接分化為無窮細若遊絲的電蛇，紛紛又沒入雲層，而雲層也在隨後再一次急劇翻滾，不斷醞釀攀升着威勢，變得越發恐怖駭人。　　說的也是，郭正陽現在已經是仙王中期，他自從第一次嘗試着擒拿煉化天劫后，就不斷把一次次渡劫時的天劫收押融入無影劍，那前前後后積攢的天劫之力，也的確恐怖到了極點，畢竟他一次渡劫，可不只是能遇到一道劫雷，而是逐步遞增的，比如他聚靈初期進中期的天劫只有一道，中進后就是兩道，後進大圓滿就是三道，這是每一個境界提升，他遇到的天劫數量都比上一次多一道，可以想象他一旦進入仙王境，突破的時候，哪怕只是仙王初期進中期，所能遇到的劫雷，都是四五十道。　　而且每一道天劫幾乎都有誅殺一般仙王的實力，那若是把幾十道分別都能誅殺一般仙王劫雷全部擒拿住，煉化進法寶，再把這樣的雷霆全部融合起來，凝結在一起，其所能發揮的威勢，恐怕仙王後期大圓滿，也能誅殺！　　可惜的是，他現在還無法把所有劫雷全部熔煉在一起，他現在能做到的極限，一次也最多把五道針對仙王初期的熔煉成一束，但就算如此，那能發揮的攻殺一樣極為強橫，畢竟他運轉的不止是劫雷之力，還附加了劍力，一把經過無數混沌之氣孕養，鍛造出來的劍之世界，傾世之力外加圓滿劍意，綜合在一起后，所能形成的威壓，足以讓超級仙王也不得不重視。　　“怎麼回事？”　　“誰？”　　……　　就在郭正陽匿藏在無影劍中，不斷提升醞釀着無影劍的劍力以及天劫之力，準備撲殺出最強一擊時，在遙遙遠處，一道道身影卻驟然從山林間飛遁而出。　　而後眾多身影看着遙遙遠方徹底漆黑下來的天機，感受着遙遠處那可怖之極的滅世威壓，也全都驚駭的魂飛魄散。　　這一群，無疑是大騎宗仙人了。　　無數正在各做各事的大騎宗仙人，都是被這遠處不斷攀升的恐怖氣機驚恐，才飛遁出來的，只要不是傻子，就都知道出事了，估計還不是小事，畢竟郭正陽和明珠王戰鬥之地，距離大騎宗真正的山門所在還是極遠極遠的。　　當初將逸子等人一到那裡，就污衊說古培元幾人擅自帶人入宗門重地，那不過是為了給古培元等人栽贓罪名，實際上，碧磷潭一帶距離大騎宗宗門，足足相隔了近萬光里，可就算如此，此刻大騎宗附近等仙人還是感受到了極遠處的恐怖氣機，恐怖的足以讓所有人膽寒。　　一片紛亂的驚叫中，還有仙人想鼓起勇氣去看一下，但才剛動身，但突然面色大變，驚叫一聲，又匆忙後退，但後退中已經身子連顫，張口連噴鮮血，至於其他的也差不多，就算沒前去觀看打算的，也突然身子猛顫口噴熱血。　　因為遠處那股恐怖的氣機在逐漸攀升，攀升着攀升着，哪怕是相隔了那麼遠，其逸散過來的氣機餘波，都差點讓以萬計的仙人深受重創。　　至於這一帶的山野大川，更是在那股恐怖威壓下，一片片崩塌潰散。　　這也無疑把在場的眾多仙人都快嚇瘋了，隔了那麼遠，遠處那股黑雲的氣機只是逸散一些過來，都這麼驚人？　　“到底是什麼人在爭鬥？這威勢……”　　“快逃！”　　……　　恐怖至極的驚嚇中，有人還在疑惑的發問，更多人卻是大叫一聲，就紛紛逃竄，明眼人都看得出，遠處的戰鬥已經不是他們這些靈仙真仙能旁觀的，旁觀的資格都沒有。　　“轟～”　　也就在大騎宗一帶一片紛亂驚呼中，極遠處，醞釀片刻的滅世劫雲，也終於再次攜帶着殺機轟擊而下，一道雷霆現，方圓數萬里之地，都驟然失去了所有光澤。　　在那一刻，一切的一切都被那一道雷霆遮掩。　　不過雷霆撲殺時，附近所有逸散的恐怖威壓，卻齊齊消散，彷彿所有逸散之力都被那雷霆驟然汲取，所有的力量都匯聚在了一起，收斂成一束，再無絲毫外泄。　　而這恐怖的一擊，在降臨下來時，劫雲下方的明珠王卻一張口，天地，驟然又恢復平靜！　　“噗～這個老變態。”　　一瞬間，隱藏的劫雲中的郭正陽驚的差點吐血，自己醞釀了那麼久的一擊，就這麼沒了？不止是郭正陽，就是極遠處大騎宗宗門所在地，無數正心膽俱裂，都在幻想着如此恐怖一擊下，又該是會引起多麼驚人局面的仙人們，同樣猛地一顫，全傻了。　　之前那一擊，氣機醞釀的時候都那麼恐怖，真的出擊時，所有殺機都驟然收斂，再無泄漏，那可想而知其降落時，又會多凶厲，但事實卻是真的擊落時，突兀的消散？世界又詭異的恢復了平靜？　　這不可能不讓人發傻！　　而同一時間，明珠王卻巴砸了一下嘴皮子，邪異的看向天空，似乎意猶未盡一樣。

# 第五百七十七章 我就不信拿不下你！

　　“轟～”　　“啪！”　　……　　大騎宗一帶，伴隨着一陣陣或驚天動地的響動，又或者是突然間的詭異死寂，大地崩裂、星辰破碎，毒雲翻滾。　　恐怖到極點的戰鬥，真真算是把一片天空打的千瘡百孔，也驚得不少旁觀仙人紛紛失去了所有血色，來了走，來了走。　　可不是，前方的戰鬥，已經持續了好一陣子，最初這一帶的大騎宗仙人，也只有靈仙真仙級強者，但那些人很快就被嚇跑了，而這些逃跑的仙人，卻也把這裡有至強者廝殺的事情傳播了出去，而後就有一些他地的仙人趕來觀看。　　這些趕來的也基本都是仙君，但就算是仙君，在看到極遠方的戰鬥后，還是很快就有人心驚膽顫的逃離。　　到現在還留在這一帶附近觀戰的，無一不是仙君大圓滿巔峰，修為再低的根本不敢逗留。　　而哪怕是留下來的仙君大圓滿巔峰，也最多只敢在數萬或十多萬光裡外運轉術法遙遙注目，而且一旦遠處的戰鬥有移動的趨勢，就會馬上驚得仙君們也快速逃逸。　　“陛下？陛下來了！”　　“陛下，這裡是有仙王爭鬥么？這威勢太恐怖了，他們竟然打破了大陸的陣群，連天上的星辰都打碎了，讓外界的毒雲都入侵了進來，這到底是哪裡的仙王？”　　……　　又過了片刻，等又有一道身影突然出現在附近，注目觀看戰團時，左右正在心驚不已觀看的仙君們才突然大驚，而後就齊齊圍了過去。　　這新來的正是雪河國仙王白衣王，隨着左右驚呼，白衣王也遙看了前方几眼后，才也臉色大變。　　他其實也看不大清楚前方的戰局，不過在戰團外圍的一切卻足以讓白衣王也膽寒的，那裡的陸地，大片大片深不見底的坑窪，似乎都洞穿了整個大陸的厚度，從深坑中不斷逸散出一層層死海內的毒雲，就是那兩人頭頂上方的照明星辰，也早已經崩滅。　　如此威勢，無一不說明着這是仙王級強者在廝殺爭鬥。　　“不知是哪兩位道友在此？有事可以慢慢商量……”心驚肉跳時，白衣王才輕咳一聲，朗聲開口，此刻的他的確充滿了鬱悶，這到底是從哪裡蹦出來的兩個仙王啊，竟然在他雪河國大打出手，如果能制止，他還真是要出手勸阻的，否則仙王間爭鬥，真有不小可能整個雪河國摧毀的。　　畢竟對於仙王來說，即便是仙王初期，也能輕鬆在一個呼吸內跨越百千萬光里之地，雖然直到現在，前面兩人的戰鬥波動都還屬於很克制的階段，都是收攏在幾萬光里之內，並沒有逸散的太遠，但這隻能說明裡面有人修為實力遠超另一人，能把一切都壓制在身側。　　可他們從爭鬥初起，到現在也有好幾刻了卻依舊在廝殺，也能說明那實力更強橫的，就算可以壓制另一人，卻沒辦法輕易拿下，這樣的情況下，如是對方不顧一切全力爆發，很容易把戰團不斷擴大，到時候整個雪河國被打的滿目蒼涼，遍地破碎也不是不可能。　　那白衣王就算不想管這破事，都不得不管一下。　　“少在這裏呱噪！”　　就是隨着白衣王的傳音，遙遙遠處突然響起一聲怒喝，怒斥下，原本正謙和傳音的白衣王頓時身子一顫，轟的一聲就從高空墜落，更張口噴出幾口血箭，氣機也萎靡到了極點。　　這明顯是在對方一聲喝下，直接重傷！！　　再然後，白衣王頓時傻了……　　又驚又傻，整個大腦都懵了。　　至於一群仙君們，原本看到自家仙王趕來還以為來了靠山，結果，莫名其妙的白衣王就重傷墜落，仙君們才轟的一聲炸了鍋，而後轟然四散，再也不敢觀看了。　　“我就不信拿不下你！”　　同一時間，戰團內的明珠王又是怒吼一聲，站在虛空中一揮拳，一拳砸在郭正陽胸前，而在郭正陽身後也驟然浮起一層氣牆，防止他被砸飛出太遠導致力量被轉移傾斜。　　一聲巨響，郭正陽的身子重重砸上氣牆，張口吐出一道血箭，他直感覺整個身子都快碎了。　　爭鬥到現在，不得不說的是，這個超級仙王的實力太妖孽了，幾刻廝殺，郭正陽一直都處於絕對的下風。　　更有八九成時間都在挨打，偶爾反擊一兩下，也最多是給對方饒痒痒一樣，根本形不成有效的殺傷力。　　這局面同樣讓他有些崩潰。　　不止是一直處於挨打的局面，他就是想逃都逃不掉，每一次嘗試逃離，無影無形的天道法旨就會降臨，莫名其妙就讓他一次次中止退路，又出現在明珠王附近，只能迎接下對方的一次次轟殺，哪怕直到現在，他仗着強橫到妖孽的肉身而沒有受到太嚴重的傷勢，可被動挨打的局面，也真太憋屈！　　“不行，不能這樣下去，要想辦法。”　　眼中閃過一絲心悸，郭正陽在前方明珠王再一次襲來時，就一咬牙，伸手抓出一根混沌色樹枝，揮手一刷。　　正襲來的明珠王頓時戛然而止，彷彿被定住了身子一樣，徹底凝立在了虛空。　　“有效？”　　郭正陽這才大喜，看來面對這樣的超級仙王，不止是滅世天劫之力有效，就是靈界時這種混沌靈寶一樣可以發揮出奇妙偉力的。　　大喜中郭正陽想了想，還是立刻催動傳送陣，快速消失。　　也是在他消失后大約十來個呼吸，一直被釘在虛空的明珠王才身子一顫，彷彿一座石像突然復蘇般恢復了靈動生機，只不過在恢復后，這位超級仙王卻勃然大怒，震怒的視線看向身前虛空，冷冷注視下，前方空間也泛起一層層劇烈漣漪。　　只可惜漣漪過後，明珠王的臉色卻越發陰沉起來。　　“該死，真讓他逃了？剛才，剛才那是時間之力的鎮壓？難道那就是靈界時？”陰沉着臉嘀咕一聲，明珠王眼眸中又湧起一層火熱，而後也驟然消失。　　……　　“逃出來了？終於逃出來了，我現在已經到了歸虛大陸，那個明珠王應該不敢殺過來吧？這裏畢竟是飛升者聖地，有兩個飛升者超級仙王坐鎮呢！”　　下一瞬間，歸虛大陸某地，等虛空中漣漪閃爍，郭正陽的身影出現后，感應一下左右，臉上也閃過一絲慶幸。　　幸虧靈界時有效，封禁了明珠王的時間，不然這一次，他恐怕真的很難逃脫出來。　　而現在他已經抵達了歸虛大陸，應該安全了吧？　　感受着左右平靜安寧的氛圍，他才快速收起靈界時，而後查看調集天地間的一些奇妙靈植，化為靈液為自己療傷，之前一番大戰，他受到的傷勢並不算太嚴重，不過那也的確是有傷的，能治療，還是要治療一番的好。　　靜靜站在虛空接受靈液洗禮，幾十個呼吸，他就又恢復了所有神采，只可惜就在傷勢盡復那一刻，他就又臉色大變。　　色變着看向左手邊，那裡突兀的就冒出一隻鐵拳，轟的一聲，砸在了他臉上。　　身子揚空拋飛，剛飛出幾十米，就又重重砸上一片堅不可摧的氣牆上，撞擊的郭正陽肉身一陣劇顫。　　“想跑？上天下地，就算你跑到凡界，你也逃不出本王手心！”　　一聲冷斥也在郭正陽耳畔響起，這熟悉的話音，頓時讓他鬱悶的不行，又追來了？怎麼會這麼快？　　雖然都有些理解不了，但郭正陽還是一咬牙，唰的一聲，抓着靈界時又刷了下去，不過這一次，他卻刷了個空。　　不止沒刷到明珠王，反而他右側肩頭又冒出一隻鐵拳，重重砸落。　　轟的一聲，等郭正陽再次揚空拋飛時，他才一抖手中靈界時，九恭弘=叶 恭弘齊齊一顫，方圓無盡空間，都被全部封印。　　一切的一切都被鎮壓，郭正陽又轉身看去時，卻愕然發現根本看不到明珠王在哪，左右虛空一片空蕩，根本沒那超級仙王的身影，不只是看不到，感應一樣感應不到。　　但毋庸置疑的是，明珠王肯定是在這一帶的！　　“擦，這個傢伙也太變態了，怎麼辦？我通過傳送陣直接從玉守大陸逃到歸虛大陸，幾十個呼吸，他竟然也趕了過來，他怎麼追來的？難道他手裡也有通往歸虛大陸的傳送陣，然後到了大陸，感應出我的方位后，只是幾十個呼吸就追了過來？”　　絲毫感應不到敵人在哪，郭正陽還是準備逃，可問題是，他現在也不知道該逃向哪了。　　畢竟剛才一次逃離，橫跨大陸的距離，對方都只用了幾十個呼吸就追了過來！　　咬着牙冷眼看了下左右，他才又閃身消失在了當地，還是往死海逃吧，對於明珠王這種超級仙王來說，估計仙界所有大陸，對方都去過，也都在各處設置的有傳送陣。　　這雖然只是他的猜測，但可能性也很大的。　　那也只有死海才比較安全。　　又是十幾個呼吸后，等郭正陽早已消失的無影無蹤，當地被封印的大片空間才驟然活了過來，而明珠王的身影也再次出現，出現的那一刻，這位仙王依舊是滿目陰沉，又被他逃了？　　冷喝一聲，明珠王才也閃身消失。　　就是在繼續追殺時，明珠王卻也有些頭大，甚至都有些想罵娘，因為他真的沒料到，那個郭正陽這麼難纏。　　對方的肉身堅硬的簡直不可理喻，自己怎麼打都打不碎，手中還有鎮壓時空的至寶，這樣下去，也不是事啊。　　堂堂超級仙王，站在整個仙界最巔峰的存在，親自出手，卻廝殺好幾刻都拿不下對方，還接連兩次被他逃脫，這樣的事，的確讓明珠王怒了，怒火萬丈。　　而等明珠王也消失后，又過了幾十個呼吸，一連多道身影才突然閃現，更驚疑不定的看向左右。　　“怎麼回事？剛才這一帶無數光里之地，怎麼突然被鎮壓了？”　　“那股力量，好可怕，是誰？”　　……

# 第五百七十八章 這兩位，到底是有什麼仇怨？

　　“呼～”　　一大片陸地坍塌碎裂，外圍不遠處，磅礴的毒雲席捲而下，但所有的一切又在一瞬間全部靜止。　　萬物沉寂中，一道身影又快速消失，十幾個呼吸，凝滯的一切重新煥發活力，崩裂趨勢中的大地繼續崩壞，席捲而下的毒雲繼續席捲，另一道身影也一咬牙，同樣消失的無影無蹤。　　而在這兩道身影之後，卻是一道道影像閃現，全都瞠目結舌的看向前方。　　“那兩個，到底是誰？”　　“該死，他們這也太肆無忌憚了吧？就算是仙王又如何？在咱們道奇國這麼亂來？這一路，被他們破壞摧殘了多少事物？”　　“可是，可是那兩個，好像不是一般的仙王啊，普通仙王爭鬥廝殺，恐怕遠達不到這種程度吧？”　　……　　時間又已經過去了好幾刻，郭正陽一路逃逸，明珠王則是一路追殺，斷斷續續從驚域宗一帶直接蔓延到了大陸邊緣死海處，而兩人一路過去，無一不是打穿大陸、打碎星辰的恐怖景象，如此動靜，自然也早引起了不少歸虛大陸強者的關注。　　這樣的關注也一如當初兩人在玉守大陸廝殺時的景象，不過這一次，敢追過來看的只有仙王級強者。　　從驚域宗兩大仙王開始，一個個仙王都聞風而動趕過來查看，到現在也只有那位道奇帝國的超級仙王沒動身了，其他人幾乎全都趕了過來，圍觀着恐怖的一戰。　　而兩人的廝殺就是對於眾仙王來說，也絕對是足以讓他們心驚膽戰的恐怖景象。所以雖然對於那一路過去的兩強者廝殺，崩滅破壞了無數屬於他們的領土而感到憤懣，但這群仙王，也最多在後面咒罵幾聲，根本不敢靠近。　　“是明珠王！”　　就在一眾道奇帝國仙王神色變幻時，一道身影又突兀的出現在了人群前方，輕聲開口。　　“明珠王？下遺族的明珠王？竟然是他？嘶！”　　“陛下，明珠王怎麼敢肆無忌憚的殺進咱們歸虛大陸？他這也太放肆了吧？”　　“明珠王啊，那和明珠王廝殺的那人是誰？他竟然能和明珠王那樣的超級仙王廝殺這麼久？哪怕他一直在逃竄，可這也太嚇人了吧？”　　……　　新出現的身影一句話，頓時讓左右眾王大驚，而在向那身影恭敬的行李中，各方仙王也都紛紛驚疑不定的開口。　　明珠王可是超級仙王，整個仙界只有六個站在最巔峰的強者，屠殺一般仙王都能像是捏死螞蟻一樣的超級存在，怪不得前方的廝殺讓他們那麼驚懼。　　但是明珠王怎麼敢殺入歸虛大陸？　　還有被明珠王追殺的，這又是哪裡的妖孽？　　“另一個我也不知道，好像是新崛起的仙王吧？雖然明珠王壽元殆盡，很多時候做起事來都會無所顧忌，讓我也頗為忌憚，但他這次敢深入我道奇國追殺一個飛升者仙王，事情也絕對不簡單！”隨着左右問詢，身影卻也皺着眉頭，疑惑不已的開口。　　郭正陽以為逃到歸虛大陸就算暫時安全，卻沒想過幾十個呼吸，明珠王就大搖大擺殺了過來，竟然不顧及歸虛大陸的兩位超級仙王，這一點，郭正陽是很疑惑的。　　而他也的確不知道，那是因為明珠王壽元殆盡，一個下遺族仙王只有四萬年壽元，如今的明珠王，已經是三萬九千多歲……　　正因為這樣他真要想做什麼事，反而都可以放開顧忌，就是幾個飛升者超級仙王也不敢輕易去阻止。　　畢竟仙界三個飛升者仙王，最大的也只是五萬多歲，距離他們壽元耗盡還有兩三萬年，誰也不會輕易和一個快死的傢伙死磕。　　這是明珠王敢肆無忌憚追殺進來的底氣。　　而這新出現的身影也正是道奇帝國大乾王，皺眉之後，眼看兩道身影已經殺入了死海深處，一路過去毒雲不斷翻滾，大乾王才也冷哼一聲，追了上去。　　就算明珠王是快死的人，很多時候他做事都毫無顧忌，大乾王也懶得和對方死磕，因為不值，可像是今天這樣一路打碎了道奇帝國不知多少光里路途的事，那邊也絕對不會輕易去做。　　畢竟這是在狠狠踐踏大乾王的尊嚴啊，這一路，可是有太多道奇國宗門仙人都被波及致死，如此肆無忌憚的事，難道明珠王不怕惹他震怒？所以這件事，絕對不簡單。　　“走！上去看看，有陛下在，咱們可不怕那老傢伙發瘋！”　　“我倒是好奇，那個一路被明珠王追殺的到底是誰，那位手中好像有鎮壓時空的至寶？每每都是鎮壓了左右的時間，才壓制住明珠王讓他逃逸的。”　　……　　大乾王一走，剩下的一群仙王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才也紛紛動身追了上去。　　……　　“噗～還在打，這兩位，到底是有什麼仇怨？”　　“鬼知道，他們這都一路殺過了多少大陸？那個人到底是誰？這也太變態了吧，好像只是仙王中期，竟然和明珠王接連廝殺了這麼久？”　　“難不成他強睡了明珠王的閨女么？這是讓明珠王有多震怒，才會不顧一切追殺到現在？”　　……　　幾天後，仙界茵曼大陸，兩道身影一前一后沿着大路西側邊緣而過，一路過去，整個大陸西部都差點被徹底打踏打碎。　　而在兩人後方卻是一群上百道身影，全都神色詭異的跟在那裡，各個都是一副匪夷所思的驚嘆之色。　　不可能不驚嘆啊，這都七八天了！　　前面那兩位竟然一路從歸虛大陸直接殺入死海，然後在死海內整整廝殺了一天，又出現在天音大陸，繞過天音大陸下去，再次殺入死海，又一路追殺廝鬥……　　這麼久下來，這兩位的戰鬥根本就沒有停歇過，更是一路驚起來好幾個大陸上上百名仙王的震動。　　到現在也的確有太多人都無法理解，那兩位到底有什麼深仇大恨，才會產生這麼大的糾葛，這一追一逃的兩位人族仙王，雖然一路上都是明珠王壓着郭正陽打，郭正陽很多時候都毫無反抗之力，但不得不說，廝殺這麼久，眾多追來觀戰的仙王也確認了一件事，那就是被追殺的傢伙肉身強度恐怖到了無法形容的地步，前前後后被明珠王攻殺了這麼多天，都破不開那位的防禦。　　這樣的場面，的確驚得無數人都心裏發毛，哪怕是追過來的大乾王這種超級仙王，一樣對郭正陽的肉身防禦感到深深的心悸，那傢伙就是一個超級烏龜殼，不管怎麼打都打不到重傷，更別提斬殺了。　　按說在這樣的情況下，久攻無果，明珠王早應該放棄了，可那位卻偏偏死咬着不放，一路追殺，如此境況真讓後面追過來觀察的仙王們無語。　　這樣的一場戰鬥，從一塊大陸打到另一塊大陸，從這片死海打到另一片死海，瘋了一樣的征戰，的確讓人都不知道怎麼形容了。　　而此刻，也有太多仙王都徹底狐疑起來，明珠王追殺的那個到底是誰啊，仙界什麼時候又冒出來這麼一個妖孽？明明只是仙王中期，肉身竟然強橫的讓超級仙王都束手無策？　　“轟～”　　就在一群觀看者持續的驚嘆和疑惑中，前方一追一逃兩道身影，在又一次遠離大陸深入死海的搏殺里，突然就觸發了什麼，而後在茫茫毒雲中突然暴起一層絢麗的光華，直接把兩人都攝入了進去。　　一下子，在極遠處的觀戰的仙王們全都呆了，傻了。　　愣愣呆傻瞬間，眾仙王才又紛紛驚呼起來。　　“不是吧？這也可以？”　　“噗～他們打着打着，竟然打出了一座隱藏在死海里的仙府？”　　……　　可不是，在那兩位消失后，前方毒雲層里若隱若現的光華，可不就是一座飄渺的府邸？而能在死海里存在的隨身仙府，恐怕也只有仙王級強者的洞府了。　　“快，去看看！”　　“仙王級遺府，竟然還有這好處，跟上去看看！”　　……　　驚呼之後，人群又紛紛亂了，不少身影都又激動不已的追趕了上去。　　就在人群靠近的時候，前方絢麗光華中的仙府又是砰地一聲炸裂成無數碎裂，跟着兩道身影又一前一后脫籠而出，再次消失在了茫茫毒雲層內。　　眾多觀戰者又傻了，這麼快就打碎了仙府？　　不過說的也是，若兩個超級仙王廝殺，進入一般仙王洞府的話，可不就是眨眼間就能摧毀么？　　又紛紛止住身子無語靜立，片刻后才有人古怪的開口，“這兩位真的太強大了，他們廝殺爭鬥，餘波都足以抹殺一般仙王，咱們到底還要不要跟上去？”　　一直追着觀戰到現在，的確有人心怯了，想退縮。　　只是在這句話后，一道道身影卻根本理都沒理那位，直接就趕向前方死海深處。　　這些觀戰者，有很多可不只是為了簡單的觀戰跟過來的，而是別有心思，比如大乾王就很懷疑明珠王為什麼敢肆無忌憚對郭正陽下手，一直死咬着不妨，這裏面到底有什麼吸引的以為超級仙王不顧一切？　　為了探究原因，就值得他追看下去。　　另一方面，郭正陽一路而來，一直被壓着打，而他所展露的強橫手段也只有兩種，一個是堅不可摧的肉身，一個就是鎮壓時間的混沌色樹枝，每每都能壓制封鎖超級仙王，能封鎖鎮壓超級仙王的寶貝？？　　這，已經有足夠的理由讓眾仙王追下去了。　　就是追下去的時候，眾人的心情卻沒有一個能保持平靜的，因為這一場趟過了多個大陸的廝殺，真的太驚人了。

# 第五百七十九章 一線生機

　　“雖然超級仙王都是仙界最強，但這也太強大了吧，一直這樣下去，靈界時的法力可是會損耗的，而一旦無法藉助靈界時鎮壓，我就逃不出他手心，那就算一時間他無法打破我的肉身，可若是連綿不斷的攻殺，遲早也會出事，該死，沒完沒了么？”　　兩個人一路廝殺，已經吸引了上百位仙王的關注，都在兩道身影身後的廝殺線上一路觀戰，而再一次利用靈界時鎮壓明珠王逃逸的郭正陽，心下也閃過一絲焦慮。　　一直這樣下去，也的確不是事啊！　　他必須要想出徹底解決問題的辦法，不然就算短時間內不會有性命之憂，可一直持續下去，必然會徹底落敗。　　交戰到現在，明珠王這超級仙王的恐怖，的確已經清晰展現了出來，在這樣的仙王面前，郭正陽唯一能引以為傲的也只有兩點，強橫的肉身和靈界時。　　尤其是靈界時這混沌靈寶，若是沒有它，他的肉身也不可能一直防禦下去，畢竟明珠王每一次轟殺，雖然不至於讓他肉身直接崩毀，但那劇烈的震蕩一樣能給他帶去一定傷勢，一次轟殺無所謂，兩次也無所謂，但若是連綿不斷承受成百上千次轟殺，他的肉身一樣會出現裂痕，有被打碎的危險。　　所以他能在明珠王追殺下，連續逃逸這麼多天，主要就是靠着靈界時鎮壓，靈界時鎮壓對方十幾個呼吸，他就一邊逃一邊療傷，祛除體內積累的一絲絲傷勢，恢復如初后，再重新承受轟殺也是重新積累。　　如果靈界時一旦失效，不能打斷明珠王的轟殺，那樂子就真大了。　　而毋庸置疑的，眼下的靈界時雖然還是巔峰狀態，可也絕對經不起持續不斷的消耗，一旦消耗的太大，它就會效力大跌，比如從九恭弘=叶 恭弘變成八恭弘=叶 恭弘？？　　凡界的時候，靈界時支撐了上千年靈時府運轉，就損耗的從三恭弘=叶 恭弘變成兩恭弘=叶 恭弘，那它變成混沌靈寶，還是九恭弘=叶 恭弘的混沌靈寶的話，若只是用來支撐靈時府運轉，恐怕用上幾千年才會衰退也是正常，但問題是現在郭正陽一直在用它來鎮壓超級仙王，鎮壓一個在某方面能比肩天道的超級仙王，鎮壓這種恐怖存在，隨便一刷，所付出的力量都是極為猛烈龐大的，若一直這樣下去，別說千年了，說不定幾十天或者更短時間，它就會從九恭弘=叶 恭弘變成八恭弘=叶 恭弘，到時候除非再汲取大量混沌之力重新淬鍊，否則……　　甚至郭正陽也能明白，明珠王在每每追殺無果后，卻還一直死咬着他不放，估計就是在等待着他手中的靈界時效力大跌吧？　　所以別看他此刻沒有性命危險，但還真是潛藏着無數危機的，如果不想辦法儘快解決眼前局面，必然也會真等來必殺之局。　　可一時間，他也真沒好辦法去擺脫這局面。　　畢竟已經和明珠王爭鬥了那麼久，若是有辦法，他早就用了！　　超級仙王，真的太恐怖了！　　連靈界時這種混沌至寶，還是巔峰時期的混沌至寶，他一個仙王之身全力揮灑，一次也只能鎮壓封禁他十幾秒，這是何其恐怖的存在？　　所以在低罵之後，郭正陽還是只能盡量逃，盡量在逃竄中想辦法。　　不過只是逃了十幾個呼吸，後方就轟的就乍現一絲殺機，他頓時無奈的轉身揮灑靈界時。　　又一次鎮壓之後，再次狼狽逃竄，郭正陽也鬱悶到了極點。　　曾幾何時，他在靈仙境就能誅殺數百真仙，真仙境就能從仙王初期手中逃掉，這是何其偉岸的壯舉，不過等他進了仙王境，還是仙王中期，修為比起當年暴增無數倍，可面對一個仙王巔峰依舊沒什麼還手的局地，這猛一看去有些不合理？　　但實際上，卻是很正常的局面。　　因為他當年在靈仙境和真仙境等創下的壯舉，最大的依仗就是天地造詣，那時候他一身天地造詣就能媲美仙王中期，甚至超越一般的仙王中期，所以哪怕境界微弱，可在藉助無窮的天地之力后，總能發揮超乎想象的戰力。　　不過等他真的到了仙王中期，他的天地造詣卻沒有提升太多，還是當年差不多的水準，依舊是和大部分仙王中期媲美的程度，那他的實力，也就是比一般的仙王中期強大罷了。對上仙王中期他能橫掃，就是對上後期他也不怕，估計也能戰勝。　　但對上超級仙王，境界比人家低，天地造詣的領悟感悟也沒人家深邃，他能藉助天地之力，那些超級仙王一樣可以，所以……　　再一次快速逃逸，一次又不知道逃出多遠距離，郭正陽還在一邊逃一邊思索解決辦法，卻突然眼神一動，愕然看向前方。　　“這……”　　因為巨大的驚愕，郭正陽連逃竄的步伐都猛地停頓了下來，只是愣愣看向讓他驚愕的所在地。　　由不得他不驚愕，此刻在他前方數百光裡外，無窮的毒雲層內，竟然懸浮着一塊島嶼。　　恩，應該是島嶼吧？　　那猛一看去，就是一個方圓幾萬米的島嶼，島上青山綠水，和正常大陸上所能見到的景色風光幾乎一般而二。　　可問題是這裡是死海啊，死海里怎麼會漂浮着一塊景色和正常大陸一樣的島嶼？　　仙界132塊大陸，能漂浮在死海中，是因為大陸外圍都有陣法存在，那些陣法阻隔着外界的毒雲無法入侵大陸，才能讓眾多仙人生存繁衍。　　或許那種陣法普通仙人感覺不出，甚至仙人自由出入，都不受阻攔，因為那些也都是以往一代代超級仙王、在某方面比肩天道的仙王布下的陣法，所以大陸邊的陣法，不會阻止人出入，只起到隔離毒雲的效果。　　那樣的東西，一般仙人自然感覺不到，但卻是真實存在，以郭正陽如今的修為以及天地感悟，都能清晰分辨出來，而之前和明珠王一路廝殺，哪怕只是被動挨打局面，大部分都是明珠王出手，他也感覺到有許多大陸邊緣的陣法都被明珠王打碎，讓毒雲侵襲入了大陸。　　所以對於那些隔離毒雲的陣法，郭正陽真的不陌生。　　而若是沒有那些，一塊塊大陸早已經被死海內的毒雲層侵蝕的不像話了吧，所以，他才會對前方懸浮的島嶼如此驚愕，那漂浮的小島嶼外圍，根本沒有絲毫陣力波動。　　沒有隔離毒雲的力量，它卻能靜靜漂浮在死海中，還不受毒雲侵蝕？　　這簡直不可思議！　　就是之前在被追殺中，他誤闖進去的那個仙王遺府，外圍一樣有陣力隔離，才保證洞府不被毒雲侵蝕的。　　“這麼詭異？難道它真的不用什麼力量保護，就能不受死海內毒雲侵蝕？還是，那個小島嶼上的防禦力量，已經高深的我都感受不出來？”　　驚愕中，郭正陽腦中驀地閃過一絲念頭，而後就是大喜。　　雖然有些看不透前方小島，但看不透卻也無疑給他帶來了一絲希望，這個漂浮在死海中的奇詭小島，說不定還真是他的一線生機呢。　　想到這裏，他才猛地又沖向前方小島。　　如果小島外真的沒有力量防護，卻天生不受毒雲侵襲，那麼這地方絕對是先天奇地，這種地方，也可能擁有着無窮玄妙，未必沒希望阻止明珠王的誅殺，畢竟仙界雖然是一個個仙人開闢，但仙人也不是完全掌控了所有造物過程，很多奇妙寶地都是在他們分化混沌時，意外而不受控制的誕生的。　　如果這小島是有力量防護，但那力量卻高深的他完全看不出一絲端倪，那麼這一樣是極為喜人的局面，因為那說明其防護力量已經遠遠甩開了郭正陽的所知，這一樣有很大可能組織明珠王的追殺。　　所以，哪怕一個未知的島嶼內也可能充滿了兇險，但比起後方的明珠王來說，他總是還有生機。　　不然一直這樣逃下去，靈界時遲早會因為力量大損而跌落到八恭弘=叶 恭弘甚至七恭弘=叶 恭弘，一旦靈界時失效，封禁不住明珠王，後果就不堪設想。　　呼的一聲，郭正陽瞬息穿越數百里路途，直接遁入小島上空，再然後，他卻突然身子一晃，失去了對左右天地感知，這卻讓他又驚又喜。　　驚的是以他現在修為，竟然會在剎那徹底失去對天地感知？這是什麼意義？　　不過這也是喜，因為小島越恐怖，那能困住或者壓制明珠王的可能性就越大。　　驚喜中，等他又恢復對天地感知時，才突然臉色大變。　　“這，這是什麼地方？”　　定定站在一處地表，看向左右時，他的確被嚇到了，他之前是記得自己沖入了一個詭異莫名的小島，那小島和外界任何一處正常島嶼都沒有絲毫差異，可現在，他卻發現自己立身之處，是一片昏暗無光的世界，一眼看不到邊的平坦大地幾乎沒有絲毫起伏，天空昏暗壓抑，大地上，趴伏着一具具未知名的屍首。　　那些屍首，不管是完好無損，猛一看去彷彿睡着了一樣的，還是只剩下一片枯骨的，大部分都是氣息莫測，彷彿無盡的深淵大海，恐怖至極。　　細細看幾眼，郭正陽才忍不住驚呼出聲。　　因為左右入目可見，無數屍骨中，竟然有七成都是仙王級強者的屍骨……隨意一看，至少能看到上千名仙王伏屍在此！　　郭正陽真的被嚇到了。

# 第五百八十章 葬王地

　　“咦？這裏怎麼會有這樣一座小島……”　　郭正陽闖入島嶼后，所面對的一切當場讓他驚得汗毛倒豎，島嶼外，再次震破靈界時鎮壓的明珠王也在繼續追殺中猛地止住身子，而後愕然看向前方，他所觀看到的，無疑也正是郭正陽闖進去的小島。　　看到島嶼后他也當場驚愕呆立。　　因為在他眼中，一樣感應不出這島嶼有絲毫防護力量，但沒有絲毫防護力量的島嶼，卻在死海內不受毒雲侵蝕，這意義？　　古怪的島嶼，都讓明珠王也有些震驚，是這島嶼真的沒有一絲防護力量，就能不受毒雲侵蝕，還是那防護力量連他也感覺不出絲毫端倪？　　呆了一瞬間明珠王才臉色大變，巨變，變得即充滿了驚恐，又洋溢着一絲狂喜。　　“葬王地，這是葬王地？”　　在明珠王的震驚中，在他後方，卻也驟然響起一聲聲驚呼。　　“小島？這裏怎麼會有一個這麼奇怪的島嶼？”　　“那個郭正陽闖了進去，卻消失了，難道這又是什麼上古仙王遺府，只是以島嶼形勢呈現出來了？”　　“不對，這島嶼，我怎麼感應不到一絲防護力量？我可是仙王後期，卻感應不到一絲防護力量，超級仙王的洞府也沒這麼可怕吧？”　　……　　“難道，難道是葬王地？”　　……　　一聲聲驚呼聲里，最開始響起的聲線只是充斥了一些驚訝，但很快一些驚訝就變成了許多，最後伴隨着另一句話，眾人直接陷入一片死寂般的沉默，最終，才又有一聲尖銳不已的驚叫響起。　　自那驚叫出，場面就徹底亂了！　　可不是，看到一個島嶼漂浮在死海，島嶼上的事物不受毒雲侵襲，大家第一時間都是懷疑這是什麼仙王遺府，若只是仙王遺府，那就不值得太震驚，畢竟此刻追過來的基本都是仙王，裏面還有大乾王這樣的超級仙王呢！　　若只是以前一些死去的普通仙王的遺府，真沒什麼太值得驚訝的。　　不久前那兩位一路追逃，不久衝進了一個洞府，而後幾個呼吸就打碎了洞府遁出？　　遇到了第一個，那就是遇到第二個也不奇怪。　　但等有一個仙王後期強者驚呼出聲，說連他感應不出絲毫防護力量后，眾多仙王就徹底駭然了，仙王後期強者都感應不到絲毫力量，這真是超級仙王也做不到吧，至少超級仙王打造的洞府丟入死海，若是沒有超級仙王坐鎮，讓那洞府自行運轉着防止左右毒雲侵蝕，那仙王後期絕對能清晰感應到力量波動。　　那前方小島竟這麼詭異，不能不讓人震驚。　　震驚之後等再有仙王提起葬王地，就真讓所有人都懵了。　　發懵之後，絕大多數仙王的反應都是和明珠王一樣，即驚恐又狂喜……　　驚恐和狂喜兩種截然不同的表情流露中，不少追上來觀戰的仙王更是直直看向大乾王，在場也只有大乾王一個是超級仙王，看一眼，眾仙王才又紛紛一震，激動了。　　因為大乾王看向前方島嶼的神色，也是即驚恐又狂喜，和大部分仙王一樣。　　“我也感應不到絲毫力量波動，看來真是葬王地了！”　　大乾王也不負眾望，很快就壓抑着心頭激動開口道。　　一句話，左右眾仙王也紛紛嘩然。　　真的是葬王地？大乾王都這麼說，那就肯定不會錯了！　　畢竟仙人能修鍊到的最高境界，就是仙主，那個與兩界同壽，同樣是主宰的最高境界，而仙主也根本沒有什麼前中後期之分，你只要跨越仙王境到了仙主，就已經是兩界主宰，一念間制定萬物規則……　　但有史以來，仙界卻從來沒有出現過仙主，那麼，仙主之下的超級仙王，已經是最強！　　或許超級仙王里也有強弱之分，比如一個參悟陣法參悟到比肩天道的超級仙王，和同時參悟丹道煉器抵達比肩天道程度的超級仙王比起來，可能會弱一些。　　但超級仙王之間，再強的，也不可能說你布下一個阻隔毒雲的場所，讓其他超級仙王都感應不出一點力量波動。　　所以大乾王若也感應不到前方有力量波動，那麼就只有一個可能了，這根本不是人力布置出來的島嶼。　　不是人力布置，就是先天而成！　　仙界雖然大，大的也算是無邊無際，但有史以來，能讓超級仙王也感應不到絲毫力量波動就能阻隔毒雲的，只有一個地方，葬王地！　　這裏的眾多仙王，畢竟不是郭正陽那種飛升後幾十年就抵達仙王境，過程里更幾乎沒有絲毫遊歷的仙王，他們這些人，最少的也在仙界呆了上萬年，所見所聞自然超越郭正陽無數。　　所以，郭正陽不知道這小島究竟，他們，卻幾乎每一個人都能清楚，葬王地是什麼地方！　　這的確是一個讓人即驚恐到極點，又狂喜到極點的地帶。　　葬王地的恐怖，從它的名字就可以窺探出端倪，從古至今，葬身在這裏的仙王恐怕都多的不計其數。　　仙界誕生有多久了？這個問題絕對沒人能回答，而眼下的仙界，132塊大陸，小一點的大陸有六七個仙王坐鎮，大些的足有二三十，那所有大陸加起來，同一時期，恐怕至少有接近千位的仙王存在。　　但這隻是同一時期啊，以飛升者為例，八萬年一個時代，八萬年裡整個仙界差不多千名仙王左右，那仙界歷史多久？　　而仙界有史以來，恐怕有一成左右仙王都是死在葬王地的。　　這如何不讓人驚懼？　　這也是葬王地的名字由來！　　不過這的確又是一個讓仙王趨之若鶩的地帶。　　你若是能進入葬王地，再出來，只要不死，普通仙王甚至有可能晉陞到超級仙王境界，而超級仙王，也不是沒希望晉陞仙主境界。　　唯一的問題就是，仙界還沒有哪個仙王真在裏面晉陞到仙主境罷了，但普通仙王晉陞到超級仙王后再出來的，絕對有，還不止一個！　　這個地方，也真不是誰想進去就能進去的，它的地點並不是固定的，而是一直在死海內漂流，茫茫死海無邊無際，有太多仙王都在壽元殆盡時想進去衝擊一下，看有沒有希望晉陞仙主境，但這些壽元殆盡的仙王，五個裡面都未必有一個能真的能找到葬王地，最終只是在尋找過程里就隕落，所以死海里才會有一個個仙王遺府，那八成都是壽元快耗盡的仙王在死海尋找葬王地，卻還沒找到呢就自然隕落。　　這個地方，也的確是讓無數仙王又愛又恨的場所。　　“這兩位一路追逐，竟然誤打誤撞跑到了葬王地這裏，真是……”　　“怎麼辦？葬王地啊，這可是充滿危機，既有無窮兇險，又有無數機會的寶地，咱們怎麼辦？”　　“葬王地是好，但大部分都只是壽元快耗盡的仙王才來尋找，本王至今才只是活了兩萬年多，還有大把壽元，我可不想進這裏面博那一線生機！”　　“是啊，雖然說也有普通仙王入內后，以超級仙王之身遁出，雄霸一方，但仙界同一時期近千仙王，都未必有一個是在這裏面晉陞超級仙王的，這機會太渺茫了，而若是進去以後，走不出來，就是死，若咱們壽元悠長的話，還真是沒必要進去。”　　“現在不進去，若是等它繼續漂流，那就算咱們想進去恐怕也找不到機會了。”　　“嘖嘖，真是不可思議，那個被明珠王追殺的竟然跑進了葬王地，現在樂子大了，我看明珠王現在怎麼辦。”　　“噗～這是明珠王的大喜事啊，他本來就壽元殆盡，現在竟然巧遇葬王地，根本不用懷疑，他肯定會追進去的。”　　“……，這倒也是，不過明珠王就算進去，也未必能活着出來，要知道超級仙王也不是一定能出來的。”　　……　　葬王地很神奇，它所充盈的無窮誘惑，最大原因就是，裏面是一片天道混亂之地，比如一片諾大空間，你所站地方，是時空混亂，時間空間混雜一起，雜亂無序。　　你若想出來，就必須把時間空間造詣全部推演到和天道比肩的地步，然後，那一帶再無法對你造成困擾，你就出來了。　　所以進去裏面的仙王，想出來，必須把某方面推演到和天道比肩的程度，才有資本出來，那就是超級仙王！　　而仙人把某方面參悟的和天道比肩，也不止局面於陣法、丹道煉器三個方面，其他還有時間空間相加、生命之力與死亡之力以及輪迴之力相加，金木水火土五行相加等等。　　除了陣法、丹道、煉器三大造詣，其他的造詣，的確都是犹如凡界天地意志里的王品意志一樣，只要你能把某種王品意志參悟到極限，也是不輸於三大輔助造詣的。　　當然了，其他力量，就沒有單一的，比如時間空間結合，基本是等於凡界上品意志的相加，從而成王，亦或者中品力量里生與死，以及超脫生死的輪迴之力，三種極端的中品力量全部參悟到堪比天道，融會貫通，才是一種王品造詣。　　這些不管是術法秘術，只要你無限推演，能推演到那一步，就都能成為超級仙王。　　那普通仙王進去，想活着出來，就必須把你立身之地混亂的天道規則推演到極限，才能走出。　　但若是超級仙王進去？　　未必不能出來，但也未必能出來。　　比如你一個把丹道推演到比肩天道的超級仙王，進去以後出現的地方，卻是時空混亂，或者是生死輪迴之力混亂，那你的丹道造詣根本無效，或者效果不大……那就要重頭推演，重新把立身地的力量也推演的和天道比肩，才能走出。　　至於晉陞仙主？至今，也沒人知道到底怎麼樣才能晉陞。　　有的仙人是猜測，你必須把所有能力都推演的和天道比肩，才能成為仙主，有的則是懷疑只要推演九種，九種能力比肩天道，然後九九歸一，融會貫通，就會直接立地成主宰。　　所以從古至今，進入葬王地的仙王不少，在裏面晉陞到超級仙王的也有，至少那是兩隻手都數不過來的，但在裏面晉陞仙主的，還是一個都沒有。

# 第五百八十一章 五行世界

　　“嘭～”　　“嘶！一道風而已，竟然有這種威能？差點撕碎我的肉身？這到底是什麼地方，這麼多仙王屍首……”　　……　　外界，上百仙王都為葬王地的出現而感到驚恐興奮，葬王地內，站在昏暗的大地上，郭正陽身子突然向後一退，更伸手摸向胸口，此刻他胸口位置，卻是一道觸目驚心的疤痕，彷彿被刀劍斬傷的一樣，斬的那裡肌膚皮開肉綻。　　這樣的一幕讓郭正陽大驚，差點把眼睛都瞪出眼眶，要知道他的肉身強橫程度，在被明珠王追殺的那麼多天里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那是超級仙王都打不碎的，至少被明珠王全力一擊，他也最多是疼，根本不會真的留下傷痕傷口，可就在剛才，他還在關注左右那些屍骨時，身前緩緩乍現一縷輕風，一縷金色的輕風對着他胸前吹來，因為絲毫感覺不到那縷風裡有什麼殺機，感覺不到絲毫危險，郭正陽就並沒有太在意，只是饒有興緻的移回目光多看幾眼，而後，那縷金風突然加快速度，快的他都反應不及，一下吹在他胸膛，直接斬出一道深有兩三厘米的傷口。　　這樣的風，還真讓人心裏發慎。　　驚嘆中，郭正陽又小心看了左右一眼，發現左右一片空曠，這才急忙調集隨身仙府內的仙植化為靈液療傷。　　只不過就在傷口復原時，郭正陽又一驚，更戒備不已的看向身前左側方數十米外，那裡，又在虛空中突兀冒出三四道金風，金色的風就像是鐮刀一樣徐徐吹來，也並不是每一縷都朝着他吹下，四道金風，如果不改變運動軌跡，估計就只有一道會吹到他身上。　　但這一樣讓他如臨大敵，哪怕那些風給他的感覺依舊沒有危險，但吃過一次虧，他可不會再上當。　　身子一閃，閃出四縷鐮刀一樣的金風吹過的路途，原以為這樣簡單的閃避，應該效果不大，但讓人詫異的是那四縷鐮刀金風就這麼輕輕從他身側拂過，竟然真過去了。　　郭正陽還在驚疑，就突然腳心一癢，愕然低頭時，他才發現腳下之地，突然冒出一株株嫩芽，清脆的嫩芽彷彿再普通不過的小草，正是有一株嫩芽頂在他左腳下，才給他微癢的感覺。　　而此刻，他立身之地方圓數千米範圍內，都是一層層翠綠的嫩芽小草，剛剛冒出地面幾個呼吸，所有的青草就飛速生長，眨眼間就把枯黃的大地鋪滿，變成了青草地。　　這些青草地依舊沒有絲毫危險感，郭正陽也踩在了一株株青草上，除了微癢之外毫無異常。　　“奇怪，這裏……嘶！”　　還正在驚疑中，下方草地突然冒起一層大火，瞬間把所有青草燒的乾乾凈凈，火勢連綿暴起，他都反應不及就被燒到了雙腳，劇烈的痛楚，似乎是雙腳都被燒化了一樣的感覺，讓郭正陽大驚中急忙飛遁而起。　　就在這時，左側天空突然就轟隆隆墜下一片隕石，那是毫無目的的灑落，並不是針對他，也輕鬆被他閃開。　　可這短短時間內的一連串變化，卻陣讓郭正陽狐疑到不行，這裏到底是什麼地方，怎麼一切都這麼奇怪？　　不只是奇怪，還充滿了兇險，很普通的風吹過就能斬裂他肉身，突然暴起的火焰，能差點燒得他雙腳融化？　　而看起來這些輪番出現的事物，都不是針對他，只是漫無目的的隨意出現？　　思索片刻，郭正陽又治療了腳上傷勢后，就御空而行，想把這片大地探索清楚，以他如今仙王中期的速度，一旦施展開來，的確是極為駭人的，但隨後幾刻時間，飛來飛去，他卻根本探索不到一點頭緒。　　這根本就是無邊無際的荒蕪世界，完全沒有盡頭。　　而且在探索的時候他又遇到了好幾次兇險，比如正飛着，立身之地突然嘩啦啦下起大雨，蔓延整個天地的雨水，躲都躲不及，噗噗噗幾滴落在頭上，就像是世俗中普通雨水一樣，但等再淋上幾滴，突然就讓他如遭雷擊，張口噴血，那就好像某一滴水是蘊含了無窮水世界的力量輕砸而下，一波接一波連綿不斷，一滴水飽含的力量，差點能把他轟成肉渣。　　再或者，一顆大樹突然從地底冒出，茁壯生長，眨眼間幻化成參天大樹，汲取左右天地一切養分，透過虛空的汲取，都差點把郭正陽一身生命力抽干。　　充滿詭異的世界，殺機無處不在，但卻並不具有目的性，只是隨意閃現，隨意晃過……　　如此情況，真讓郭正陽即驚又狐疑，滿頭霧水越來越濃。　　當然，他畢竟是一方仙王，所以就算沒從前人口中聽說過葬王地的存在，可在歷經幾刻探索，也經歷了不少次兇險后，郭正陽才突然在心下閃過一道靈光。　　“難道，這個地方就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輪迴交替，混亂無序的衍化天道？”　　他沒聽人解說過葬王地的神奇，但幾刻探索卻也發現這個世界只充盈着五種力量，就是金木水火土基礎五行，五行之力乍起乍滅，毫無頭緒規則，而且同一時期閃現的力量，也是力量強弱極為懸殊，比如一場大雨，一部分是普通雨水，一部分卻能蘊含着無窮無盡的毀滅力量，彷彿包含了兩界最純粹的水之力精華凝聚，一滴雨水差點能滅殺仙王，那是何種威勢？　　而五行交替出現，或者兩兩合併混合出現時，席捲天地的景象也並沒有目的性，至少那些東西都不是針對他而來，所以他會有如此猜測推斷，也就不奇怪了。　　思索中，郭正陽還在繼續觀察，就突然一驚，愕然看向左手邊極遠處，那裡，竟也閃現一道身影，卻是一個不知名種族仙王，在出現后急忙撐起防禦力量，小心翼翼戒備左右。　　這又讓郭正陽喜了，對於那個新出現的仙王他有印象，對方也是之前追着他觀戰的先王之一。　　身子一閃就到了那仙王附近，但他還沒開口問詢什麼，正戒備着的仙王頓時臉色大變，如臨大敵的看向郭正陽，更是滿臉苦笑，“道友，我和你無冤無仇，既然咱們有幸能進入葬王地，還是抓緊時機參悟，莫浪費了機緣。”　　看得出，這仙王此刻對郭正陽充滿了深深的忌憚，那張類人類的面孔上更寫滿了糾結。　　說的也是，他只是普通仙王中期，而後見到郭正陽和明珠王那樣的超級仙王一路廝殺……自然之道自己遠非郭正陽之敵。　　更悲劇的是，他還是一個下遺族仙王！　　面對眼前這個被下遺族仙王追殺了七八天的妖孽級存在，他真怕對方拿自己瀉火。　　郭正陽啞然，心下啞然時他的表情卻很淡漠，“葬王地？你能不能為我解說一下這裏的情況？”　　“道友竟不知道葬王地？”那仙王也驚了，很錯愕的看來。　　郭正陽和明珠王一路追逃，驚起了上百仙王的關注，那麼多仙王里，的確偶爾有人認出了郭正陽，但也並不是全部。　　畢竟郭正陽之前的追逃路線沒有經過玉守大陸，大致認出他的，基本就是和玉守大陸幾仙王關係不錯，曾經從玉守大陸仙人口中略聽到過什麼的，但那些人即便認出他，也沒有宣揚的人盡皆知，大部分只是傳音交流告訴一些好友罷了。　　所以直到此刻，三位數的觀戰仙王里，一樣不乏對郭正陽來歷一無所知的。　　“不知道。”見對方錯愕，郭正陽倒是不在意，很直白的承認了自己的孤陋寡聞。　　那仙王也再次一愣，但很快就解釋道，“葬王地，是一處天道混亂無序的地帶，在這裏各種天道規則極為雜亂，很混亂的展現，不過這種展現，卻也很容易能被人拿來參悟觀摩，提升自己的感悟，所以仙王級強者，也有不少很希望來此感悟……”　　雖然很狐疑，但郭正陽的威懾力太大，所以他也不敢怠慢，很快就把自己所知的一切都講了出來。　　天道混亂之地，各種天道規則展現的淋漓盡致，蘊含不少殺機，卻容易被仙人拿來參悟？　　這也不奇怪，比如天道所能施展的極限金之力，換了平時，就算把金之力參悟到那程度的仙王，也不會把自己的力量輕易示人，一旦全力示人，怕不就是生死搏殺之時，這種時候，你想學習參悟，絕對很難。　　但在這裏，極限之力卻很容易出現，而且是階梯型出現的，比如最微弱的金之力，一步步提升到極限金之力，無數個階段輪流展現，而且並不是有目的的追殺你，完全可以讓你在躲開那些殺機時，在一旁細心參悟推演。　　這就是良機，這就好比天道在逐一展現金之力的強大，一點點分階段層次演化，在一旁給你當導師一樣。　　不過這個導師也很冷酷就是了，它演化一切時，雖然並沒有誅殺目的，但卻來得無影無蹤，毫無規律，任何一處地帶，上一個呼吸是安全的，下一刻就可能出現足以誅殺仙王的殺機，一不小心仙王都會被真的殺死。　　所以，從古至今才會有那麼多仙王死在這裏，也所以郭正陽才進來幾刻，就受了好幾次傷。　　而葬王地的世界更都是獨立存在，比如眼下兩人所處的世界是金木水火土五行世界，你進來后所能看到的只有這些，其他的生死輪迴世界、時間空間世界、丹道世界、陣法世界等等，都在這個世界之外，除非你把一身五行造詣推演到比肩天道，才能離開葬王地，當然，等你真到了那一步也不是非要離開葬王地，也可以從五行世界進入另外的世界繼續感悟。　　也只有你把五行造詣推演到極限時，才能看得到其他世界，到時候更可以隨你所願進入任何一個想進入的世界，比如郭正陽一旦把五星造詣推演比肩天道，看到其他世界時，想徹底脫離這裏一念即可，想進入其他地方，也是一念即可。　　而外界仙人進入葬王地，就是完全隨機的，在這裏你能不能遇到其他人，能遇到什麼人，都是看運氣。

# 第五百八十二章 前人遺府

　　“好神奇的葬王地，不過這個地方，的確可以讓我暫時擺脫明珠王的追殺了，就算他也進來，但能進入這五行世界的幾率也不大。……”　　從那未知名種族仙王口中了解了葬王地的大概，郭正陽也是即喜又優。　　之前在看到這古怪島嶼時，感覺出這裏的奇妙，他就知道這可能是他的一線生機，是他擺脫明珠王的機會，現在猜測得到了證實，的確是喜事。　　不過得知葬王地的情況后，他也不可能不優，這裏的確蘊含了大機遇，不過若不能把某種力量參悟到極限，也就等於會一輩子困死在這裏，或者直接死在葬王地誅殺下啊。　　而他現在進入了五行世界，也就是說想離開這裏，必須要把五行之力推演參悟到和比肩天道的地步，才能活着離開！　　這一點，也真不容易啊。　　容易的話，葬王地也不會被稱為葬王地了。　　仙界同一時期近千仙王，都未必真有一人是在這裏提升到超級仙王境的，可想而知這有多難了。　　不過暫時來說，這還是好事，至少他擺脫明珠王了。　　雖然他也不知道葬王地到底有多少個世界，可至少是不下兩位數的，明珠王就算進來，會進入五行世界的概率也很低的。　　但那也不是絕對安全，這裏的世界，有五行、生死輪迴、時空、丹道、陣法、煉器等，也有力量速度循環世界，還有光暗色彩世界、情感世界等等，雖然世界很多，可明珠王自身本就是超級仙王，就算他進來后，直接出現在五行世界的概率不大，但若是進入一個他本就參悟到極限的世界里呢？　　這麼多天廝殺，郭正陽也知道了明珠王所感悟的力量，是力量速度循環，在力與速以及循環之力上，他已經比肩天道，此外就是恐懼、瘋狂等等這種情緒之力，明珠王一樣快參悟到了比肩天道的程度。　　若是他一進來，直接進入力速循環世界，那豈不是他馬上就能離開，或者以那個世界為跳板，隨意進入其他任何世界？　　哪怕這個可能性也不大，但的確是有的。　　又或者，就算明珠王進入了一個完全陌生的世界，但有句話卻叫做觸類旁通，他在某方面造詣堪比天道，學習起其他力量來，以自身底蘊做支撐，也能很輕易看的透徹，學起來事半功倍。就算對方被困一個陌生世界，以他的實力底蘊，未必不能比郭正陽更快吃透所處世界的力量。　　畢竟郭正陽在五行之力上，也不算多精通！要依仗五行之力為根基直追天道的話，他還只是門外漢呢。　　“就算暫時遇到危險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得加快學習，盡量提升修為才行。”　　認真思索后，又看了眼側方遠處，看到那個未知名種族仙王正在快速布陣，郭正陽才也心念一動，溝通左右天地之力布施陣群。　　是，在這葬王地內充滿了無數不可預測的兇殺危機，任何一地在下一瞬間都可能擁有抹殺仙王的力量，那仙王想要在這裏參悟，對自身防護是必不可少的，打造一個諾大的陣群，認真監控天地一切，爭取在陣法內參悟推演，身邊不管有任何異動都能第一時間感知，這是進入葬王地內的仙王，最常用的手段。　　但真的去布陣時，郭正陽才又很快眉頭大皺。　　他是一個極為擅長陣法的傢伙，以前在外界時，意念一動左右天地自成殺陣，根本不需要陣基靈物，可現在他卻發現麻煩大了，因為這裏的天地，所充盈的力量變換太頻繁太劇烈，根本無法藉助天地之力自成殺陣。　　依託天地布陣，靠的就是分析解構天地內的力量構架，然後改造牽引，讓他們按照自己理想中的形勢運轉流動，變成殺陣。　　那前提的得你分析解構清楚了才能改造，可這裏，你前一秒對左側天地分析解構清晰了，剛轉身軀解析右側時，左側天地結構就自己變了，變得面目全非……　　嘗試幾次都沒成功，郭正陽才哭笑不得的看向不遠處那位下遺族仙王，對方是真的從隨身仙府內拿出一件件陣基，單純靠陣基寶物的力量布陣的。　　這也只說明那一位，是準備的很充分的。　　這也不奇怪，正常仙王縱橫一方，不知道搜羅了多少寶貝，拿出陣基寶物布陣再輕鬆不過，但郭正陽這個仙王……區區幾十年底蘊，大部分都在修鍊，哪有太多寶物？　　“郭道友，下方這些前人遺骨，你可以搜羅一下，說不定還能搜出不少好東西。”在郭正陽默然中，遠處那位下遺族仙王突然就沖這裏一笑。　　一句話，郭正陽頓時眼前一亮，但眼中也有不少疑惑。　　似乎看透了他的疑惑，那位仙王才笑道，“葬王地這地方的確很玄妙，我也不清楚原因，但有一點，一旦是被這裏的天道力量誅殺的仙王，其屍骨就不再受傷害，至少若只是單純的屍骨，葬王地這裏的天道之力就不會再去侵犯，當然，若是你想站在這屍骨上躲避左右殺機，這條規則就失效了。”　　頓了一下，那仙王才再次解釋道，“我也曾經得到了一位超級仙王的遺府，從他遺留下來的玉簡里得知了不少事，他就是當年活着離開葬王地的仙王之一，推測說一旦被這裏天道力量誅殺的仙王，其一身感悟會主動被葬王地汲取吸收，或許正是因為吸收了其一身感悟，這裏的天道規則才越來越完善，越來越強大，也是因為汲取吸收，葬王地才不再對那些死去的仙王動手……很多進來的仙王，一旦自身寶物用完之後，都會打那些死去的仙王的主意，他們人雖然死了，但所攜帶的隨身仙府之類未必就破滅了，只要收了仙府，就還能繼續，所以這裏的屍骨，哪怕基本都被人搜過了，但上次死在這裏的一批人，肯定還沒人動。”　　一次次解釋，郭正陽頓時聽得大為驚奇。　　怎麼聽着這解釋，好像這葬王地像是有靈一樣？死在這裏的仙王就不會被繼續摧殘遺體？是因為葬王地吸收了那些仙王一身感悟，融入自身，因為得了那些死去的好處，所以大發慈悲留人家一個全屍？　　真有這麼詭異？　　怪不得，他之前還在懷疑，既然這裏隨時隨地可能出現誅殺仙王的極限力量，為什麼那些死去的仙王還能讓屍骨保存下來。　　原來只要一死，單純的屍首，就不會被繼續誅殺？　　滿心驚奇中，郭正陽倒是很快就不在意了，畢竟這先天而成的奇妙寶地，就算再不可思議一些，也沒什麼，因為這裏本就是一個無法解釋的奇景奇地。　　壓下疑惑，他也很快遁向一個個趴伏在地上的遺骨，散發出仙識搜索。　　一個過去，毫無收穫，兩個也是無收穫……　　好幾刻時間，期間他都又不小心受了幾次傷，更不知道查探了多少具遺骨，才終於從一具不知名仙王的遺骨身側，找到了一個隱藏的仙府。　　探入仙府一看，郭正陽頓時大喜。　　這個仙府里還有很多好東西，說的也是，第一批死在這裏的仙王，所有的一切遺物恐怕都會被第二批仙王收拾乾淨，第二批又會被第三批仙王收拾乾淨，但他進入這五行寶地之前，剛死在這裏的仙王遺物，卻絕對沒人收拾的。　　此刻他所收穫的這隨身仙府，裏面各種寶物幾乎多的驚人，讓他都看的眼花繚亂。　　大喜中，郭正陽才又看了遠處那下遺族仙王一眼，對方這是故意在向自己示好么？但不管如何，對方這建議的確是幫了他一個大忙。　　若沒有足夠的寶物作支撐，他真沒辦法在附近布下強大陣法啊。　　現在一旦能布施陣法，在陣法內感應觀摩一切變化，就算依舊有危險，但也絕對比直接站在天地間安全了許多。　　尤其是，一旦布施起來陣法的話，他豈不是可以也順手把靈時府搭建起來？畢竟靈時府也是用的陣力揮發靈界時的功效，他完全可以把靈時府也隱匿在陣群中，到時候就可以以無限時間來應對這五行世界，盡情參悟觀摩。　　一旦那樣，就算他現在對五行之力感悟並不算太深邃，可無限時間堆積下去，也足夠他一步步提升，直到巔峰的。　　“轟～”　　就在郭正陽分辨手中仙府內的諸多寶貝時，一座大山突然在極遠處拔地而起，瞬間衝上雲霄，結果那突起的山峰就像是錐子一樣，直接插入了那下遺族仙王布下的陣群里，雖然山峰只是插入陣群一腳，卻當場讓快要成型的陣群直接崩散，更害的那仙王損失了幾件寶貝。　　郭正陽頓時又看的一陣心驚。　　不過心驚之後，他還是繼續分析收來的仙府里眾多寶物。　　幾刻后，等新的陣群成型，同時也真的把靈時府隱入陣中，郭正陽才大喜着參悟觀摩左右。　　五行世界的五行之力，的確是混亂無序的，隨時都能出現在任意一地，包括他搭建的陣群內，就比如陣群剛成型，在他左側突兀就冒起一片細雨，這是水的力量。　　郭正陽意念一動，操控陣力就把那雨水包裹起來一波，拿到身前參悟。　　但這批雨水剛被包裹來，剩下的一批繼續傾灑，呼啦啦傾灑在陣群上，大部分都是對陣群毫無影響，可其中一滴水，卻當場激的陣群劇烈搖晃，差點被撕裂開來，郭正陽頓時又大驚，急忙運轉陣力兜轉傾斜，好不容易才把那一滴水的力量卸開，而後看看左右，他才長舒一口氣。　　看來自己的陣法造詣，還是比那位下遺族仙王強很多的，不然剛布好的陣群直接就被擊潰，那就白忙了。

# 第五百八十三章 這就足夠了

　　“明珠老兒，到底是什麼事？你把我們這些人都叫了過來，若不給咱們一個交代，事情可就沒那麼簡單了。”　　“明珠道友，你說事關晉陞仙主的機遇，到底真的假的？這裏近千仙王，話可不能隨便亂說啊！”　　“葬王地么？雖然葬王地內，的確有讓人突破進入仙主境的可能，但有史以來還沒人真在裏面突破，如果只是葬王地，明珠王，你這話可有些名不副實啊。”　　……　　葬王地內，郭正陽布置好陣法應對左右，更抓攏來陣內的天道之力去參悟觀摩，葬王地外，此刻卻形勢大變。　　原本只是一百多個追在明珠王和郭正陽身後觀戰的仙王群，此刻卻暴增了數倍，足足近千道身影，都飄在無盡的毒雲層內，繞着葬王地和明珠王站立，近千仙王，此刻大部分都是充滿了激動和狐疑，更有部分並不畏懼明珠王的頂尖仙王，神色各異的開口。　　是，這些仙王，除了一百多是主動觀戰追過來的之外，其他的，全是明珠王在郭正陽進入葬王地後主動邀請來的。　　明珠王畢竟是一方超級仙王，整個仙界的六大主宰之一，他邀請其他仙王前來，若是普通理由，那麼就算能把所有下遺族仙王邀請過來，但飛升者仙王的話……肯定沒辦法盡數請來，但明珠王在派人邀請眾仙王時，卻主動說出事關晉陞仙主境的機會。　　一個超級仙王開口，說事關晉陞仙主境，就算九成九被邀請的仙王都是不敢相信，可依舊不得不動身，畢竟明珠王的身份也擺在那裡。　　所以就在郭正陽進入葬王地的幾節時間內，眾多仙王就紛紛趕了過來。　　這趕過來的方式無疑是傳送陣，明珠王畢竟還帶着回道王在側的，他仙府內有通往各大陸的傳送陣，讓回道王通過傳送陣前往各大陸，消息送出，再讓那些仙王通過傳送陣抵達他身側，效率自然極高。　　短短几刻，仙界眾多仙王，基本已經有九成以上都聚集在了此地！　　當然，在回道王去請人的時候，也有部分原本就在葬王地附近的仙王，根本不等明珠王把事情講出來，就進入了葬王地，那些也是部分本就壽元殆盡，想進去找機會的，但那些仙王對明珠王而言根本沒有影響，畢竟那進去的只是極少數。　　而被回道王邀請的仙王，就算不是人人都有空，哪怕有的是在修鍊，可只要把事情說出來，是明珠王邀請，事關晉陞仙主境，就沒人擋得住這誘惑！！　　唯一的問題就是，眾多仙王趕來之後，真的很少有人相信這一點，實力一般的不敢直接開口質問，但實力強橫的自然無所顧忌，直接就開口問詢，言語間也不太客氣。　　一片問詢下，明珠王卻笑了，笑了掃了左右近千仙王一眼，才開口道，“諸位，你們有誰知道郭正陽的名字？”　　一句話，部分仙王是眉頭緊鎖，似乎並不奇怪這個名字，但更多的卻是一片愕然，似乎完全沒聽過。　　畢竟眾多仙王來自132塊大陸，大陸與大陸之間，聯通方式只在仙王手中，不管郭正陽在玉守大陸闖出多大威名，只要玉守大陸眾仙王不主動傳播，就傳不到其他大陸，而玉守大陸仙王所知的郭正陽，還是十幾年前只是真仙境的郭正陽……　　“我知道，郭正陽似乎是出身百戰大陸，以真仙境修為，先是一人力敗六百多真仙，而後輕鬆擊潰玉守大陸飛影國幾個超級真仙，最後更殺入萬湖國一個九品宗門，奪了該宗護千萬年打造的宗陣群，斬殺數十仙君，後來更能在仙王境手中逃命，他一個真仙能做到這些，真的有些匪夷所思！”　　大部分人都還在疑惑中，倒也有仙人很快口，把所知的一切說了出來，結果，那些並沒有聽到過這名字的仙王紛紛嘩然。　　嘩然的犹如沸水一樣，畢竟這一連串戰績，真的太驚粟了，真仙能做到這些，的確太不可思議！　　“你們知道的，大部分都是錯誤的！”就在眾仙王嘩然中，明珠王才笑着開口。　　隨着他的話，站在明珠王身側的回道王也笑道，“本尊是玉守大陸回道王，在此可以立下天道誓言為證，郭正陽以一人之力獨戰六百多真仙，并力敗之時，只是靈仙境！而他從飛升到現在不過二三十年，二三十年時間，除了創下那一連串堪稱神跡的戰績之外，他如今更已經修鍊至仙王中期！！”　　“噗～你說什麼？”　　“你開玩笑吧？一個靈仙，擊潰六百多真仙？二三十年修鍊至仙王境？”　　“嘶，你這真的立下天道誓言了？這種滑稽的事，你也……”　　……　　回道王的言語，頓時讓本就在嘩然的眾多仙王全都瘋了。　　就算是以前聽過郭正陽的名字，對他有所了解的仙王們，此刻也全都炸了鍋，近千仙王全都徹底沸騰，根本不相信這是真的。　　但這真的是一方仙王，在他們面前立下天道誓言后所說……　　就算是仙王，只要不是自己跟自己過不去，也根本不會拿天道誓言說事。　　“他說的沒錯，他的確只是用了二三十年就從靈仙境修鍊至了仙王境，為什麼？因為他手中有一件混沌靈寶，靈界時！之前老夫為什麼會肆無忌憚追殺他？就是為了靈界時！”　　“相信之前一路觀戰的眾多道友，也清楚看到那小賊手中有一鎮壓時間的至寶，那就是靈界時，但那寶物的功效不止是可以鎮壓時間，他最大最恐怖的功效，卻是可以用陣法之力打造出修鍊洞府，府外一天，府內一年，完全不影響壽元！所以小賊哪怕只是飛升二三十年，但有靈時府在手，府外一年，府內就是七百多年，府外二三十年，府內就是一兩萬年！！這就是他為什麼能在短短二三十年內，從靈仙境修鍊至仙王境的依仗！！老夫同樣可以對此立下天道誓言為證！諸位，你們明白了為什麼我會說這是咱們晉陞仙主境的機會了么？？”　　“小賊現在已經進入了葬王地，或許以前從沒人在葬王地晉陞到仙主境，但那更多的原因，卻是因為時間不夠，沒有足夠的時間，你就無法一步步參悟感悟，把多方面的能力提升的足以比肩天道，可一旦有靈時府在手……這是什麼意義？”　　“這樣的秘密，老夫之前也只想獨吞，只希望能斬殺他，奪來靈界時，但他進入了葬王地，我就算追進去，能進入他所在世界的可能性也太小，所以才會邀請眾位道友一起前來，葬王地內世界雖多，但咱們足有近千仙王，只要一起入內，就算會被分散，但至少也有部分道友會和小賊一樣進入同一個世界，到時候只要奪來靈界時，府外一天府內一年，完全不影響壽元，那隻要不被葬王地誅殺，用無窮的時間堆積出足夠的天地造詣，這就是咱們的機會！”　　“你們，誰願意放棄這樣的機會？”　　……　　一連串呼喝，從明珠王口中發出，隨着他的話語，原本正在犹如沸水一樣翻滾的眾仙王，也徹底陷入了一片死寂。　　因為明珠王所說的一切太過匪夷所思，讓他們根本都不敢相信。　　靈界時？混沌靈寶，可以左右時間流速？不影響壽元？？　　好吧，這真的太震撼了。　　但問題是明珠王和回道王都以天道誓言起誓了啊！！而且之前的追逐中，也的確有三位數仙王都親眼看到郭正陽無數次揮灑靈界時，鎮壓時間，鎮壓的明珠王這超級仙王都屢屢被困！！而那靈界時的確是混沌色的至寶……　　原本，像是大乾王那種仙王就在懷疑到底是什麼原因，才導致明珠王不顧一切追殺郭正陽，現在他們也似乎得到了明確的答案。　　“這就是晉陞仙主境的機會，只要大家入內，劫殺了小賊，搶來靈界時，那麼，就有很大希望可以在葬王地內參悟無數規則，最終成為仙主，統轄兩界！而老夫還要說的就是，靈界時打造的靈時府，並不只是局限於一人使用，隨時可以讓百千位仙人共同主宰，大家進去以後，都可以彼此守望相助，一起獵殺小賊，然後共分至寶！！”　　“不管你們信不信，老夫是肯定要入內的，只是因為入內后，能進入那小賊所在世界的概率太小，而老夫已經和小賊結了死仇，所以才邀請眾位一起前來，接下去究竟該怎麼辦，大家可以自由決定，想走的，不想趟這次渾水，沒人會阻攔，但你們是否真的願意放棄這可能是唯一一次晉陞仙主境的機遇，嘿嘿……;”　　……　　在眾仙王一片死寂中，明珠王再次大笑幾聲，才轉身進去了就奔向葬王地，幾乎不容剩餘眾仙王質疑，他就徹底沒入了葬王地。　　可不是，剛從回道王口中得知靈界時存在時，明珠王所想的只是壓下消息，獨吞這至寶，哪怕他壽元快耗盡了，但也還有幾百年可活，若是能抓住靈時府，那外界幾百年，就是府內幾十上百萬年。　　這樣的刺激，絕對足以讓他不顧一切，可問題是，在玉守大陸等了那麼久，就算等來了小賊，最後還是被他一次次逃脫，更在最後逃入了葬王地。　　這樣的結局，明珠王真有些接受不了，而到現在他也知道只靠他自己，恐怕很難再從郭正陽手中奪走靈時府了，那麼把消息公之於眾，就是他最大也是最後的機會了。　　只要消息公布出去，他就不信其他仙王不動心，只要他們動心，進去之後，恐怕真不乏大把仙王圍殺郭正陽的。　　那若是郭正陽一直被追殺，就算有靈時府也沒時間安靜參悟，到最後他再藉助這時間，說不定就能把某種力量再參悟到極限，到時候，就可以繼續追殺了。　　再不濟，就算他一直都沒機會再遇到郭正陽嗎，而是死在葬王地，但有無數仙王心動時，那小賊也絕對不好過，至少他也能拉對方陪葬！！　　這就足夠了！

# 第五百八十四章 幾乎秒殺

　　“水，可以以陰柔之力緩衝化解無窮力量，一樣可以滋養萬物，還可以一波接一波，連綿不斷累積出無窮力量，成為世間最兇悍的偉力，這都是水之力。”　　“土之力，是厚重，沉穩，……”　　……　　葬王地，並不知道外界發生的事，郭正陽在建立起陣法之後一直都在參悟五行之力，不過短短一天時間，他所構建的陣法哪怕極為強大，可也被隨意而混亂的五行之力給摧毀了三四次，期間還有多次重傷，損耗了一件件至寶后，郭正陽一天時間其實只有六節多是在參悟，不過就算如此，他一樣對五行之力有了不少新的領悟。　　畢竟他每一次布施陣法之後，都搭配了靈時府。　　府外一天，府內一年，就算他認真參悟的時間只有六節多，也就是三分之二天多些，但換算成府內時間，也是一晃六七個月，大半年過去了。　　大半年時間，他自身也有着一定的底蘊，觸類旁通下，加上左右天地意志在展現着一層層五行之力，足以讓他對五行之力的感悟飛速提升。　　如果一直這樣持續下去，郭正陽的確有信心，能在短時間內把五行造詣提升的比丹道陣法造詣還恐怖。　　也是預見了此類前景，他現在的確是充滿了幹勁，充滿了激動。　　當然在激動中，郭正陽也都在小心戒備着左右，畢竟這葬王地太兇險了！　　“還好我有靈界時在手，陣外一天就是陣內一年，若沒有這時間差，那麼就算我有再多至寶也不夠這五行世界摧毀的啊，短短一天，就被毀掉了好幾件寶貝，怪不得以前那麼多仙王，都從沒人能在這裏參悟到仙主境。不過現在，我倒是有機會了……”　　即興奮又期待，郭正陽再一次觀摩感悟，時間一晃又是一節，一節后，新布置出來的陣群又被突然乍現的五行之力瘋狂摧殘，崩塌碎裂。　　他雖然無奈，但也已經有了些習慣，只能搖着頭繼續重新布陣。　　“咦？郭正陽？”　　不過就在他重新布陣時，遠處突然遁來一道身影，跟着就大喜的驚呼，驚呼中，那仙人更是拿出一張玉簡，快速捏碎。　　再然後，頭也不迴轉身就逃。　　“……”　　詭異的一幕直接看的郭正陽目瞪口呆，但愣了幾個呼吸，他才臉色一變。　　“五行世界又來了人？而且看起來，這新來的傢伙……”　　色變中他隱隱猜到了什麼，但卻也沒法確定，又思索幾個呼吸，郭正陽才轉身就遁向遠方，不管是不是自己多疑，這一帶恐怕都不安全了。　　……　　“快，那小賊就在附近，咱們……咱們進入五行世界的，竟然這麼多？”　　“他真在這裏？嘿嘿，咱們十多個仙王，雖然最強只是仙王後期，但想來要拿下那小賊，應該問題也不大。”　　“在哪？老夫可是冒了九死一生的危險進來的，我的壽元還充足，若不是明珠王立下天道誓言，老夫根本不會來走這一趟，希望不要讓我失望。”　　“兩個仙王都以天道誓言起誓，還有那麼多道友親眼看到那小賊一次次施展鎮壓時間的異寶，再有，他在玉守大陸的一切也得到了證實，肯定不會有假，那些沒進來的，很快就該哭了，這是機會，晉陞仙主的機會，只要殺了他，拿到靈界時，到時候咱們十多人一起共享，就算不能晉陞仙主境，至少也能晉陞超級仙王吧？”　　“追！”　　……　　片刻后，一道道身影圍聚在郭正陽消失之地不遠處，各個都是一臉興奮激動。　　沒辦法，從明珠王和回道王口中得知了一切，那些消息，絕對能讓任何一個仙王激動的手舞足蹈的，不過就算激動，之前圍聚在葬王地外的近千仙王，也不是全都進來，而是只進來了一半左右。　　因為也有不少仙王知道郭正陽多變態，在一個超級仙王追殺下，被追殺了那麼多天都依舊逃了出去，那樣的郭正陽，實力絕對不是一般的仙王能抗衡的。　　所以在明珠王講明一切進入葬王地后，外圍近千仙王哪怕各個都被那些消息震驚的語無倫次，激動的靈魂發顫，可最後真的選擇進來的，也只有四五百人。　　而且就算進來的，也知道自己能在葬王地遇到郭正陽的概率，並不是特別高，只有幾十分之一罷了。　　現在好了，這十幾位仙王竟然發現郭正陽和他們一樣都在五行世界。　　接下去還用說么？　　簡單幾句話語，十多個仙王結伴而行，就快速向著前方撲殺而下。　　郭正陽、靈界時，這一刻無疑成了十多位仙王心目中唯一的目標！！　　一場搜索式的追逐，又持續了片刻，十多名仙王才紛紛大喜。　　“在那？快！”　　……　　很多人已經知道了郭正陽的實力，是能從超級仙王手中逃命的，自籌實力不濟的，也根本沒進來，而進來的基本都是仙王中後期或者大圓滿，這十多人都是如此，所以他們不管是修為還是天地感悟，其實都不比郭正陽差太多，有的還更強。　　同樣的，郭正陽在最初覺得事情不妙，快速遠遁的過程里也並不是風平浪靜，而是隨時會遇到左右天地間的五行力量阻擾，狙殺，所以速度並不算特別快。　　這也就給十多名仙王製造了機會！　　讓他們終於在追逐搜索了片刻后，發現了郭正陽的存在，此刻在他們前方，正有一場遮天蓋地的龍捲風暴席捲天幕，彷彿把整個天地都一分為二，一邊是在風暴中被肆虐的天地，一邊就是郭正陽和他們站立的天地。　　而看上去那些風暴是向著前方席捲的，並沒有向他們所在方位襲來，這無疑讓十多名仙王狂喜的厲害。　　唰唰唰！　　十多道身影結伴而下，更是在飛撲過程里彼此守望相助，哪怕沒有結成殺陣什麼的，但卻也採取了彼此照應照顧的姿態，更是半包圍式的各自祭出自身仙寶，對着前方就撲殺而下。　　“該死，這一次，明珠王和回道王才是把我擁有靈界時的事全部講了出去吧，不過還好，這一批仙王里，並沒有超級仙王。”　　同一時間，面對眾仙王絞殺，郭正陽也一驚，事情果然和他猜測的那樣，有些兇險了，現在他已經不再只是被明珠王一個追殺，而是一群仙王出手，其中更是飛升者和下遺族都有，到這地步，他就算不知道外面發生了什麼事，但也猜得出來。　　所以在臉色陰沉中，郭正陽先是低罵一聲，才突然笑了，笑着開口道，“諸位，你們是為了靈界時而來？既然諸位聯手誅殺郭某，那麼想必明珠王也把有些事都告訴了諸位，那就是靈界時打造的靈時府，不止能讓一人受益，而是可以讓多人受益，既然如此，大家何不直接和我共享靈時府？為什麼非要動手？”　　“啊～”　　“這……是啊。”　　……　　隨着一聲大笑，正氣勢洶洶準備圍殺他的眾仙王，頓時齊齊一滯，殺機都驟然停止，全都在半空止住身子，一臉詭異。　　可不是？他們十多人即便聯手殺了郭正陽，也很難說有誰可以獨吞靈時府，還是要共享，既然如此，還何必要殺了郭正陽？如果對方願意直接和他們共享，豈不更加輕鬆？畢竟，誰都知道郭正陽是屢屢從明珠王手中逃脫的，而捫心自問，十多個聯手的仙王里，哪怕最強大的那個，也不覺得自己能在明珠王那樣超級仙王的盛怒下或者逃逸七八天。　　這足以說明郭正陽的實力，其實很變態的。　　那就算他們十多人一起聯手獵殺，也未必能殺得掉，甚至可能會被對方反殺不少，就算死的那個不一定是自己，但也有不小可能是。　　既然如此，為什麼還要殺？如果對方願意直接共享……　　“就是現在！”　　在十多個仙王愕然中，郭正陽卻神色一變，一抬手，手心一團白雲，轟的一聲就射出一道雷剛，直奔其中一位仙王而下。　　雷光撲出，還在發愣的仙王才又一驚，大怒。　　但大怒中，那仙王卻又駭然發現，一股恐怖至極的死亡氣息已經把他徹底籠罩，根本是逃都來不及逃，只能硬抗！　　“轟～”　　那仙王剛撐起最強防禦，雷光就直直轟擊上去，一聲震撼的滅世雷爆音響里，一個仙王中期當場連噴鮮血，氣機也萎靡到了極點，但在這時，又一道雷光奔騰而下，直接轟擊上去，瞬息就把身受重創的那仙王抹殺成渣。　　仙王中期幾乎被秒殺？不意外，因為郭正陽釋放的，是融合多道滅世天劫的雷力，當初這樣隨意一道基本都能抹殺仙王初期的天劫，他融合了五道，去轟殺明珠王，都能被對方輕易破滅，像是給他饒痒痒一樣。　　但明珠王畢竟是明珠王，和一般仙王中期還是截然不同的！　　現在，郭正陽也在五行之地參悟了半年多，雖然時間短，但他陣法丹道造詣擺在那裡，觸類旁通，加上天道演示，半年收穫一樣極大。　　這收穫遠不至於讓他直接突破什麼的，但卻足以讓以前只能融合五道天劫之力的力量，變成能一次融合六道。　　六道天劫之力相加，每一道都是能抹殺一般仙王初期巔峰的，對上普通仙王中期，真有莫測神威！　　第一次六道雷霆出手，還是屬於偷襲式，殺了對方一個措手不及，直接重創，跟着就在他重傷時再一次撲殺……

# 第五百八十五章 付出與收穫

　　“衛衣兄……”　　“死了？仙王中期就這麼……”　　……　　一瞬間抹殺一個仙王中期，因為靠的是以前積攢下來的天劫之力，這對郭正陽來說並不覺得意外，但這樣的一幕，卻真讓其他十多個仙王嚇懵了。　　就算他們來之前也知道郭正陽不簡單，能在超級仙王手中不斷逃掉的傢伙能簡單么？因為知道他的不簡單，之前就算聽了靈界時的消息，外界近千仙王還是只有一半左右進來，這就說明很多問題了，可他們還是有些不敢相信，一個仙王中期，就這麼沒了。　　那是被徹底誅滅，大家也都是仙王，自然能分得清之前那位死沒死！　　無比的震驚中，剩餘十多位仙王更都還有種毛骨悚然的感覺。　　也就是在這感覺下，郭正陽再次動了，一晃手，又一道凝聚了六雷之力的天劫對着另一個仙王中期就撲殺了下去。　　轟～　　那仙王也在瞬間大驚，急忙撐起最強防禦，但一擊下還是當場身受重創，直接被打碎了一片防禦仙寶，氣機萎靡，再跟着又是接連幾道劫雷先後撲殺，總共四道雷光幾乎是一道挨一道，根本不給他反應機會，又一個仙王就又被抹殺。　　“嘶！！”　　第二個死去的仙王明顯比第一個強大些，只看第一個只撐了兩雷，而他卻撐了四雷就看得出區別了，但不管這是撐了幾雷，在其他人眼中的事實就是，前後兩三個呼吸罷了，郭正陽就快刀斬亂麻，直接在他們錯愕中連斬兩個仙王中期。　　所以剩下的十幾位徹底瘋了！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片倒抽冷氣中，十多個仙王頓時紛紛怪叫一聲，轉身就逃。　　眨眼間十多個仙王就只剩下一人還呆在原地，其他的全都逃了個無影無蹤，而最後那位，卻也是滿臉崩潰的看着郭正陽，等郭正陽也把視線投向他時，那仙王才身子一顫閃身消失。　　“媽的，你狠！”　　消失的那一瞬間，還有一道話音響起，但除了一聲咒罵之外，他的確也不敢留下了，雖然那位是前來圍殺的十多個仙王里唯一一個仙王大圓滿，但他距離明珠王那種超級仙王來說，還是有很大一段距離的。　　所以在清楚郭正陽能不斷從明珠王手中逃逸后，他也從沒想過靠自己一人之力能斬殺郭正陽，恐怕重傷都難以重傷的，畢竟明珠王那超級仙王一路追打廝殺，都從沒見他真的把郭正陽打成重傷，何況是他？　　他來之前也就知道，除非是他們十多人一起聯手，否則根本不可能拿下郭正陽的。　　結果好嘛，來了之後，十多人直接就被這小賊詐了一句，詐的發獃，也就是發獃的幾個呼吸，就接連被他斬殺兩人？更嚇跑了其他仙王中後期？只剩他一個……　　這局面太出乎預料，也讓他根本無力對抗了！　　“總算唬走了。”　　就在最後一個仙王也消失后，郭正陽才突然長舒了一口氣，大感慶幸。　　可不是，他又是唬走了這群仙王。　　以他現在的能力，若是在外界布置好大陣群，對上一般仙王中後期真不怕，問題是，五行世界太混亂，布陣太難。　　所以他面對仙王時，最大的優勢已經被削弱了不少，而能形成最強也是最有效殺傷力的，也只剩下以前積累的天劫之力了，不過那些天劫之力也有限。　　他之前渡過仙王初期進中期的天劫，只積攢了四五十道劫雷，這樣的劫雷，也只有一次積累五六道，才對仙王中期有一定殺傷力，但對上後期或者大圓滿，恐怕還是差很遠。　　在被明珠王追殺時，他已經浪費了五六道，剛才兩次斬殺，也用了三十道左右，所以別看那雷霆兩擊很恐怖很恐怖。　　但他手中積累幾乎已經快耗光了！　　而就算他以前積累的天劫不止是有仙王初期進中期時的天劫，還有仙君進仙王時的，仙君境界內的小境界提升的天劫，但是那些天劫，威力太小，就算把仙君境天劫全部融合在一起，威力也未必比得上之前的一擊。　　他們要是不跑，剩下的就是持久戰了！　　那就算他不怕被那十多個仙王圍殺至死，可若一直追追逃逃廝殺下去，又是浪費無數時間啊。　　他的敵人也絕對不止這一波，萬一其他地方有人感悟到超級仙王境，再跳入五行世界，樂子就更大了。　　還好現在在自己展露雷霆兩擊后，起到的威懾效果還是足夠恐怖的，說的也是，趕過來的仙王只有16個，兩三個呼吸就被他殺了兩個仙王中期，剩下的14也有13個都是仙王中後期，不慌才怪！　　鬆了一口氣后，郭正陽才快速向著之前龍捲風暴捲去的方向逃逸。　　時間，只要給他足夠的時間，讓他把五行之力的感悟也提升到仙王境，那他實力就又會大大提升！！　　這很簡單，一個普通仙王，若只是在一方面的天道感悟直追天道，堪比仙王中期境，而郭正陽卻在四個方面都有如此深度的感悟，加上他靈海面積本來就更大，那優勢還用多說么？　　離開這裏后，他也再次拿出一批寶物布陣，開始研究起了左右天道規則。　　……　　“生死輪迴世界，該死，完全陌生的世界，那小賊似乎也沒有在這裏，看來要重頭開始推演了……”　　就在郭正陽布陣感悟時，葬王地另一片世界，一道身影細細感悟了左右片刻，才眉頭大皺的開口低罵。　　這身影正是明珠王，就算早知道進入葬王地后，他未必能有幸進入郭正陽所在世界，可是他進來前也畢竟抱了一定希望，但等真的在這生死輪迴世界遊盪一圈，卻找不到郭正陽的下落時，明珠王心下也充滿了失落。　　他擅長力速循環以及情緒之力，但對生死輪迴，就算不是一竅不通，也很少有涉獵，現在看來只能靠着自己對天道的理解，重新研究這裏的一切才行了。　　低罵一聲，明珠王才也快速開始布陣，研究左右世界。　　他知道自己沒有靈時府，時間上肯定比不上郭正陽，不過他也有優勢，這優勢就是他自身在力速循環上已經真的比肩天道，一法通，萬發明，很多事都可以觸類旁通的，就算他重頭研究生死輪迴，也比一般仙王領悟的更快。　　尤其是現在那麼多仙王進入這裏，肯定也有不少人是和郭正陽在一個世界的。　　那隻要有人拖住郭正陽，讓他不能安心感悟，這就是他的機會！　　而在這一刻，也不止是明珠王一個人在破口大罵。　　另一片時間空間混論的世界里，快速搜索大片地域，一樣找不到郭正陽下落的大乾王才也破口大罵。　　他是在丹道上比肩天道，現在突然進入時空世界，郭正陽那個目標似乎也不在這裏，一樣要重頭推演，才有希望離開。　　“還好，就算我沒有和他同處一個世界，但肯定有其他人和他一起，時空方面，我也有一定涉獵，以丹道造詣為基礎，提升起來也不困難，只要和那小子在一起的仙王能拖延他一陣時日，讓我……那就還有機會！”　　……　　而除了明珠王、大乾王之外，其他仙界四大超級仙王，此刻的情形到也和他們差不多，這些人進來之後，遭遇的世界基本也都不是自己熟悉的世界，這也不奇怪，這種世界在葬王地內足有幾十個，他們各自最多把一種推演到比肩天道，想進來后靠隨機碰運氣，就遇到自己擅長的力量，那可能性就是四五十分之一，哪有那麼巧。　　所以在一道道身影都發現自己進入的世界，和自己所擅長力量截然不同，只能從頭推演時，他們也只能一邊大罵，一邊把希望寄托在和郭正陽同處一世界的仙王，希望那些傢伙能幫他們多爭取些時間！　　畢竟，以前仙界能在葬王地提升到超級仙王境界的雖然不多，一個時期基本只有一兩個，甚至一個都沒有，但那前提是同一時間仙王，其實最多只有一兩成找到葬王地下落。　　而且那些大多是壽元殆盡的，並沒有充足的時間去提升。　　而此刻仙界半數仙王都進來了，這概率肯定要比以前大得多。　　尤其是那些在外界就能提升到仙王境的，在這裏面以自身感悟為基礎，他們的確有信心，一樣可以把並不熟悉的力量提升到極限。　　他們現在顧忌的，也只有時間。　　當然，此刻也根本沒幾個人知道，被眾王寄以厚望的和郭正陽同處一世界的傢伙們，竟已經被殺的寒了膽子四散逃竄。　　若他們知道，那些希望們只是一照面，就被郭正陽先誘敵再以雷霆之勢擊的潰逃，那肯定會有無數人後悔進入葬王地的！　　他們不知道這些，所以此刻還是有不少人都開始儘力去感悟觀摩，提升自己實力。　　也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時間一晃，就是兩年過去。　　兩年後，五行世界內。　　於一片虛空中猛地睜開眼，郭正陽雙目神采四射，渾身都是喜洋洋的。　　兩年了，兩年來，他終於把五行造詣，提升到了和陣法丹道比肩程度，真的不容易啊。　　畢竟這兩年裡，為了參悟觀摩他可是受了無數次重傷，好幾次都險險隕落，而同樣是兩年裡，之前搜繳來的那仙府，裏面無窮寶物，更是被他在使用中損耗的乾乾凈凈……被破滅一個陣群，就損失一批寶物。　　這消耗，真的太大太恐怖了！　　不過損耗雖大，過程也充滿了兇險，但和收穫一比，還絕對都是值得的！

# 第五百八十六章 超級仙王

　　“兩年了，兩年裡我只有六成多時間是在感悟，但府外兩年府內就是一千四百多年，只是六成，也有八九百年，這麼短時間就把五行造詣提升到這種程度，也多虧了我以前的丹道陣法造詣墊底。”　　“現在還得重新搜羅寶物才行，雖然我的五行造詣提升迅速，但這也只是和鑽研五行之力的仙王中期相當，想提升到超級仙王境，恐怕至少還要幾十倍時間。該死，現在都沒東西布陣了，……”　　……　　驚喜之後郭正陽又很快苦惱起來，在這裏提升的速度快，但消耗的確太大。　　他不得不重新動起來。　　不過現在，他再在五行世界里遊走，就容易多了，畢竟他自身在這方面造詣提升了，對於天地間突然冒出來的兇殺危機，已經有很多都能提前預知。　　想到就做，閃身消失在當地后，郭正陽快速搜索着大地上一具具遺骨，想從這些傢伙再找到什麼隨身仙府，不過這一次搜索卻足足用了半天都毫無收穫。　　“咦？”　　就在郭正陽鬱悶時，卻突然驚訝的止住身子，皺眉看着下方一道身影。　　那個身影好熟悉。　　看了幾眼，他才發現這個像是被一道金風斬碎腦袋的不知名種族仙王，正是兩年前圍殺他的仙王之一。　　愣了幾個呼吸，郭正陽才有發出仙識搜索，結果，空的。　　“葬王地不愧是葬王地，進來的那些仙王，這麼快就有人隕落了，而且，他隨身仙府都被掠奪了。”　　無語的搖搖頭，郭正陽才又繼續向前方搜索了下去。　　又是半天後他才突然大喜，更快速從身下一個造詣化為白骨的仙王身側，抓起了一個隨身仙府。　　這裏的世界大的幾乎無邊無際，雖然只是一個平面，但四面八方也躺了無數屍骨，並不是所有方向都能被搜索乾淨，搜索這種事也看運氣的。　　收貨了新的仙府，郭正陽檢索一番，發現這個仙府里的寶物，雖然比不上他第一次收羅的仙府存貨多，但一樣能支撐他用上一年半載時，他這才大喜起來。　　不過想了想，他也沒有直接開始布陣參悟，而是繼續搜索了下去。　　……　　“媽的，早知道就不進來了，那個變態那個恐怖，咱們別說圍殺他，不被他追殺就不錯了，現在好了，一身寶物快用光了，咱們距離提升到超級仙王境也是遙遙無期，難道真要死在這裏？”　　“呸！真是被明珠王坑慘了，要不是他，咱們哪會落到這步田地。”　　“也不能只怪明珠王，要怪也怪咱們貪心，當初若不是咱們動了貪念，哪會進來，哎……”　　“想那些也沒用，當年咱們十六個進入這五行世界，死在他手裡兩個，剩下十四個，只是十多年，竟然就又有五個隕落在五行之力誅殺下，該死。還是盡量參悟，還有活着出去的希望！”　　……　　時間一晃又是十多年後，茫茫大地，一片陰雲之下，九道身影聯手布施陣群，一邊應對着天地間突然出現的殺機，一邊相互交流着自己的心得，共同參悟推演五行之力。　　不過交流着交流着，就突然有人大罵起來。而這罵聲也很快引起了一片共鳴，是啊，誰想到他們這些雄霸八方的仙王們，如今會落得如此下場？　　當年十六個仙王在一起，剛聚集起來的時候，是多麼激動興奮？以為只要殺了郭正陽就能奪得靈時府，然後……　　可事實卻是區區十多年，十六個仙王如今就只剩下九個！　　人死了不少不說，他們也根本從沒對郭正陽造成多少影響，唯一的影響，恐怕就是逗那位一樂吧，當年氣勢洶洶去圍殺，眨眼后就被人家殺的丟盔棄甲，慌亂逃竄。　　這是何其悲劇的結局？？　　尤其是現在他們能不能活着出去，也是未知數啊，就算他們也在這十多年裡收穫不菲，自從他們聚在一起，彼此交流心得體悟，一起參悟推演五行之力后，靠着各自底蘊，一行人都在這方面突飛猛進。　　但再天才的人，區區十來年也不可能吧五行之力提升的直追天道，再給他們一百年，恐怕都未必能到那一步，這就更別說是比肩天道，離開這裏了。　　但區區十幾年，他們卻死了那麼多，近一小半啊，那誰還能有充足的信心？　　“算了，現在想再多也沒用，還是繼續參悟吧，到現在，咱們也根本……郭正陽？？”　　低罵片刻，一名仙王才突然又長長一嘆，很無奈的開口，就是感慨中，他卻又突然身子一凜，驚恐的看向遠處。　　遠處也正有一道身影憑空閃現，愕然看向這裏。　　那不正是郭正陽？　　剎那間，那仙王頓時就從原地跳了起來，其他人也在隨後紛紛大驚，全都齊齊看去，一張張臉孔也全都變得精彩無比。　　十多年了，其實自從那一次被他以雷霆之勢抹殺兩仙王后，這批人再重新聚集時，也不是沒有想過再回去試試，正因為郭正陽殺人殺的太利索，他們才懷疑其蘊含無窮偉力的擊殺之力，並不能輕易施展，也很難持續無限制的施展，尤其是能瞬間抹殺仙王中期的力量，也未必能抹殺仙王後期或大圓滿。　　但就算有這樣的懷疑，疑惑，可到最後，這批人還是沒能繼續尋找搜索，因為懷疑歸懷疑，想試試歸想試試，但真的去做時，還是有更多人深感顫慄，畢竟他們這批人，數量最多的還是仙王中期。　　你就算懷疑郭正陽釋放能誅殺仙王中期的雷霆之力無法持久，不可能沒限制，但那些數量最多的仙王中期，也絕不會願意自己成為人家第一個下手的目標。　　所以猶豫過無數次，他們最終還是沒殺回去。　　現在。　　十多年後再遇郭正陽，十多年前那恐怖的一幕幕也無疑又湧上了眾人心底，跟着馬上就又有一道身影在呆了幾個呼吸后，怪叫一聲，就快速逃了個無影無蹤。　　“我操他奶奶的。”　　“該死。”　　……　　就算其他人不想就這麼逃，可人心士氣也很快就被第一個逃竄的人影響，低罵幾聲，剩下八人才也紛紛一窩蜂逃竄。　　這一幕，頓時看的郭正陽樂了。　　他的確沒想到又遇到這批人，但既然遇到了，過了最初的驚愕時，郭正陽心下也是殺機驟起，畢竟這是一批為了追殺他進來的，當初他雖然以言語詐了對方一番，說是想和他們共享，但那畢竟只是詐術，方便自己突襲罷了。　　從對方圍殺他的那一刻起，他就沒想過妥協，畢竟這種人你只要軟一次，那他們未必不會得寸進尺，他就算願意和那些人和平共處，也難保那些人不會再利用靈時府提升到超級仙王境后，有了絕對的底氣，再進行強奪！　　所以從他們進來圍殺的時候開始，他和這批仙王已經是生死之敵，他也沒想過手軟。　　但現在一照面就逃竄，還是四散而開亂逃。　　他還真有些無語！　　“明珠王把事情宣揚出去，估計也是想多拉一批人進來，最好讓部分人阻擾我不能專心參悟，就是不知道若被他知道這批人這麼不堪，又會是什麼想法。”　　見對方逃得快，郭正陽也沒打算直接追下去。　　與其現在追，還不如一步步感悟，等修為提升到足夠的境地，比如提升到把五行之力的造詣真的和天道想等時，那他就會在眼下世界如魚得水，能掌控一切。　　到時候在滅殺，也不遲。　　“十多年了，之前府內八九百年，我就把五行之力的感悟從門外漢的級別，提升到堪比仙王中期，但後面又過去八九千年，我才只是把它們提升的和一般仙王後期的感悟差不多，看來至少還要幾十年……”　　“不過這個也不急，至少明珠王他們提升肯定沒我快！”　　……　　冷笑之後，郭正陽才繼續搜尋了下去，他這一次會抵達這一代，的確還是在又耗光了一身寶物后，再重新搜索那些遺骨所攜帶的隨身仙府的。　　現在的他，也到了仙王後期，又煉化了幾十道中進后的天劫，甚至此刻因為五行造詣的瘋狂提升，再加上陣法丹道造詣感悟，他一次都能把仙王中進后時所遇到的天劫，做到12合一。　　這樣的劫雷，就算是滅殺仙王後期巔峰，恐怕一道就有九成九把握秒殺。　　如果剛才那幫傢伙不是轉眼就逃了個乾淨，他的確有極大希望再秒殺幾人的！　　……　　時間一晃，又是五十年後！　　從郭正陽初入葬王地，到現在已經足足過了六十多年，六十多年裡，進入整個葬王地的數百仙王，恐怕也早已因為各式各樣的原因，隕落了許多。　　五行世界，當初一起進入這裏的十六個仙王，此刻已經死的只剩下三人。　　三大仙王雖然在這段時間里，一身五行造詣也飛速提升到了驚人的地步，但不管怎麼看，聚在一起的三位，現在都是一臉惶恐和沮喪。　　可不是，這一次進入這裏的仙王，數量遠比以前多，那能在這裏晉陞超級仙王的概率，也肯定比以前多，但那也不會說隨便十來人，都有一個能晉陞的。　　眼看希望越來越渺茫，死去的同伴越來越多，沒人能不受打擊。　　也就在一片沮喪和慌亂中，周邊世界卻突然一次晃動，轟的一聲，天空中金木水火土五行之力，驟然齊現，從天際盡頭突然乍現的五行之力，每一道都是到了極限，彷彿五道并行彩虹，直直跨越天空，沒入另一端盡頭。　　一次閃爍五彩消失，整個世界，嘩然沸騰！　　原本正在惶恐沮喪的三大仙王，才頓時齊齊瞪直了眼，面面相覷一番，跟着就紛紛怪叫起來。　　“有人晉陞超級仙王，徹底把五行之力推演到了和天道相等的地步！”　　“是……是他……”

# 第五百八十七章 兩界之主【大結局】

　　“早知今日，何必當初。”　　“進來時咱們聚集了十九個仙王，現在只剩下五個，而且也不知道還有沒有希望活着出去，哎。”　　“真不該為了那一時貪念，誤入這葬王地，明珠王害人不淺啊！”　　……　　陣法世界，這個世界算是整個葬王地內最兇險的世界之一了，這不是說此地混亂無序的力量遠比其他世界更兇殘，而是其他世界，仙王抗拒世界之力時，大多都是構建陣群抗衡，但在這個世界，你卻很難利用陣群之力去硬抗左右凸起的一個個殺陣迷陣。　　因為這片天地每一次力量波動，每一次異軍突起，都是一個個陣群凸顯，雖然那威能或大或小，不是哪個都對仙王構成威脅，但卻都是渾然天成的陣群，一下子，一片渾然天成的陣群出現，出現在你所布施的陣群內外，直接打亂了你構架的陣群力量……讓你構建的陣群不受自己控制，或者直接崩壞。　　所以這個世界，危險性遠比其他世界更大。　　而此刻的陣法世界內，聚在一起的五名仙王，無一不是充滿了懊悔。　　當初雖然受了靈界時刺激，哪怕知道他們進來后，能和郭正陽同處一世界的概率並不大，但晉陞仙主的機會，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大家也都覺得可以拼一拼。　　所以他們在思量之後，還是壓不住心下的貪婪慾念，進來了。　　結果幾十年過去……　　連郭正陽一根毛都沒找到，當初聚在一起的十九個仙王，卻逐漸隕落了十四位。　　剩下五個，也不過是一直在苟延殘喘，根本就是在熬時間，而且沒人有信心到最後能真的活着出去。　　這樣的局面，的確讓人心寒！　　只不過在心寒中，一道身影卻突然出現在了五名仙王左側不遠處，那身影剛一出現時，就也立刻對此地投來了關注的目光。　　結果，五個正在心寒沮喪的仙王，頓時紛紛一怔，而後全都大驚大喜。　　“郭正陽？他是郭正陽？”　　“該死，他真的在陣法世界？我還以為他不在呢！”　　“哈哈，你這小賊，匿藏了幾十年都沒出現，老夫還以為再也沒機會了，沒想到你倒自己送上門了！好，好！！動手！”　　……　　愕然之後，是瘋狂的驚喜，他們真的以為自己再沒機會活着出去了，卻沒想到，就在近乎絕望的心情下，郭正陽竟然出現了？　　五六十年都沒見到他一根毛，現在他卻自己送上門？這不奇怪，整個陣法世界無邊無際……幾十年裡，他們也並沒有把整個世界搜羅乾淨，畢竟這裏可沒有超級仙王，所以此刻郭正陽突然出現在眼前，他們也只以為是以前這小子躲的太深，他們沒找到，而現在卻碰巧出現在了他們面前。　　下一刻，在瘋狂的驚喜中，五大仙王直接破開陣群，全都祭出自己最強力的造物仙寶，激動的朝着郭正陽撲殺而下。　　郭正陽啞然。　　但現在的他面對這樣的圍殺，已經不再畏懼。　　一道破裂虛空的刀光襲來，郭正陽揮手一拳，就打碎了寶刃，又一揚手，一道雷光撲出，直接抹殺刀光主人。　　一張河圖展開，無窮無盡的星空世界，要把它吞食進去，郭正陽也只是一拳，轟然打碎河圖星空，而且這一拳下在他背後的仙王同樣如遭天劫擊殺一樣，當場潰散成一片片裂痕。　　……　　眨眼之後，五個仙王後期或者大圓滿，盡皆伏誅。　　郭正陽則是拿着五個無限縮小的隨身仙府，眼中閃過一絲笑意。　　“收穫不錯，這五個仙王，也在這陣法世界搜羅了不少寶物呢，倒是不用我再刻意去尋找什麼隨身仙府了……”　　停頓了一個呼吸，他才又笑着看向左右天地，一層層先天而成的奇妙殺陣，在左右或遠或近之處飄蕩起伏。　　“這陣法世界雖然兇險，不過我的陣法天賦，在各種天賦中都是最強的，學習起來，也絕對更快，這一次，估計用不了六十多年了！”　　……　　而事實，也的確如此！　　只是四十多年後，等陣法世界一片風起雲涌，整個世界的力量都在翻滾跌宕時，郭正陽才驟然漂離在整個世界上空，放目看向左右。　　“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過去，我的五行之力已經參悟的和天道比肩，陣法之力一樣如此，而數十個世界，我也參悟了兩個，現在就算在對上明珠王，恐怕也能壓下他一頭了，畢竟我已經有兩種力量參悟到了極限，他以前才只是一種多些。”　　“現在是繼續參悟，還是先回去看看？一百多年，也不知道劉夏她們有沒有飛升……”　　……　　把某個世界的力量徹底參悟完畢之後，郭正陽的確可以立身在世界之巔，看清葬王地內其他所有世界。　　現在一眼看去，他就能看清楚左右數十個世界情形，這不只是能分辨出左右世界是什麼世界，還能看清楚那些世界里的具體情況，比如都有哪些活着的仙王在內。　　他也看清了明珠王所在，對方正在生死輪迴世界參悟，不過郭正陽沒有直接尋找明珠王的打算，因為他不急。　　他只是在思索，下一步怎麼辦。　　以前的那些前輩仙人，對於如何晉陞仙主境界，的確只有猜測而無實證，因為葬王地內總共有四五十個大世界，所以他們才會覺得或許要把所有世界都參悟齊全才行。　　又因為修士晉陞，小境界和大境界，都是三九為界，而仙人晉陞，不管是小世界還是大世界，都是九為極，跳躍一個境界就是九倍提升，所以也有人覺得只要參悟九種力量，就能晉陞！　　但不管是哪一種，對於以前的仙人來說，終其一生，也最多有三四種力量參悟圓滿，從沒有人真的掌控九種或者更多的圓滿力量。　　而現在的郭正陽快了三四十年，慢了六七十年，平均五十年下來，就能參悟一種世界之力，他現在更只有幾千歲，距離仙王八萬年壽元還遙遠的很，的確有機會全部掌控。　　唯一的難題就是他現在是繼續參悟，還是先回玉守大陸看看。　　畢竟仙界百年，就是凡界三百年，萬一自己在修鍊晉陞時，劉夏等人飛升，卻不幸飛升到下遺族地盤遇到意外隕落，那就是晉陞到仙主境，也絕對是彌補不來的損失！　　但若是現在回去，葬王地又一直在死海內游弋漂流，現在走了，下次可不知道還能不能找到了！！　　認真思索之後，郭正陽才突然一揮手，就站在世界之巔，把周易青喚到了身側。　　“郭師弟……”　　百年來周易青也早知道左右一切，此刻見到郭正陽把他拉出來，頓時疑惑的開口。　　郭正陽卻只是一笑，伸手一點，周易青一身原本只是在靈仙境的修為，頓時嘩啦啦提升，修為不斷潮水一樣累積，瓶頸也一連串突破。　　短短時間后。　　郭正陽一身修為氣機，已經衰弱了許多，而周易青卻傻愣愣看看自己，又看看郭正陽……　　“我就算在部分方面已經比肩天道，但想把這些感悟傳給你，一樣會讓自身失去，不過也沒什麼，我現在就算在五行之力上，又跌回了仙王初期，但你一身感悟，已經提升到了仙王後期，有你回去坐鎮玉守大陸，應該足夠了！”　　這才是真正比肩天道的威能，天道，就是天地間的一切主宰，主宰之力，不知可以讓人瞬間衰老死亡，也可以造物新生，郭正陽哪怕只是在五行和陣法上比肩天道，還做不到無中生有，無法做到起死回生，但若把一身感悟灌輸給別人，還是可以的。　　失去的，他同樣可以再重新學習去拿回來！　　當然，灌輸一類也不可能超越極限，比如一個天道，不可能平白創造出另一個天道，他在五行感悟上堪比天道，但即便全力灌輸，也最多讓周易青提升到直追天道的地步。　　已經飛升一百多年，凡界也過去了四五百年，哪怕自己飛升的時候，劉夏等人因為之前的上界山修士四死兩飛升的恐怖概率而對天劫畏懼無比，但他們當時至少也有一千五六百歲，現在過去那麼久，未必沒人再重新嘗試。　　那讓周易青回玉守大陸坐鎮，他才能安心在這裏提升。　　送走了周易青，郭正陽才繼續選了一個沒有超級仙王的世界進入參悟，之前感悟兩種圓滿的力量，比肩天道，他已經有了不懼怕任何人的底氣，不過現在送給了周易青一種，他的實力恐怕又跌回和明珠王差不多的境界。　　所以，他依舊不急着去尋找明珠王，再次掃視一番左右，郭正陽才進入了丹道世界。　　……　　“哈哈，成了！”　　時間一晃，又是數百年之後，生死輪迴世界，隨着一片生死輪迴之力翻滾跌宕，在世界之巔，突然就暴起一聲肆意的笑聲。　　伴隨着笑聲，明珠王也遙遙脫離在生死輪迴之外，放目看向左右，幾百年了，他的一身壽元都快要耗到了盡頭，終於成了，徹底參悟到了生死輪迴之力的極限，站在了可以和天道比肩的地步，當然，因為他只是超級仙王，還不是仙主，所以這個生死回輪之力的巔峰，也只是表示他對其他人的生死能擁有堪比天道的掌控力，對自己的壽元，依舊無效。　　不過就算如此，明珠王一樣是實力大增！　　終於成了，雖然他的壽元也只剩下一二百年，但如果斬殺郭正陽奪來靈界時，以他之前推演參悟的效率來看，剩下的一二百年，也足以讓他再參悟許多世界之力。　　到時候，未必不能在壽元耗盡之前晉陞仙主境！！　　“幾百年過去，老夫已經在這裏耽擱了幾百年，也不知道那郭正陽……咦？”　　幾百年過去，雖然最終成功了，但他的確害怕郭正陽藉著靈時府的功效，取得了更恐怖的成就，所以他只能希望那些進入郭正陽所在世界的仙王，能對他造成足夠大的影響吧，只不過，站在生死輪迴世界之巔看向左右，看來看去，他卻沒發現郭正陽的身影，這頓時又讓明珠王一愣，跟着就大驚。　　難道，郭正陽已經死了？　　死在這一個個大世界內的天道誅殺之力下，還是已經被其他仙王們圍殺致死？　　但，就在明珠王色變着繼續觀看搜尋時，左右天地間卻突然傳來一陣晃蕩，就像是平靜的大地突然一顫，跟着就紛紛破碎。　　他立身之地，身下的生死輪迴世界，直接碎裂。　　不只是生死輪迴世界，包括整個葬王地，此刻都在這一顫之下，當場破碎！　　下一刻，茫茫死海之內，破碎的葬王地當場消散，一道道身影也紛紛色變着出現在了毒雲層里，更全都愕然不已的看向左右。　　“怎麼回事？我怎麼出來了？”　　“我出來了？出來了！！我竟然真的出來了？”　　“咦，我並沒有把情緒之力感悟到極限，怎麼活着出來了？”　　“葬王地呢？葬王地破碎了？”　　……　　愕然一個呼吸，眾多脫困的仙王才紛紛大驚，全都即驚喜又迷茫的看向左右。　　當然，此刻這個眾多仙王，和當年他們進入葬王地時的眾多相比，卻縮水了十倍不止，當年四五百仙王入內，此刻還活着出現在左右毒雲層里的，只有二三十人！　　一聲聲驚呼里，眾仙王看左看右，還在驚疑，明珠王就臉色大變……　　“難道？？”　　難道有人晉陞仙主？可是也沒聽說過，只要有誰在葬王地晉陞仙主，就會讓葬王地也破碎啊。　　“呵～”　　就在明珠王神色大變時，一聲輕笑突然在天地間泛響，伴隨着輕笑，還在驚恐的明珠王，突然就也像鏡子一樣碎裂，崩散。　　一帶超級仙王，就這樣煙消雲散，其他二三十名仙王頓時全都白了臉。　　“原來，只要參悟九中力量，九次之後，就會主動吸納葬王地所蘊含的其他所有力量感悟，融為一體。”　　眾仙王大驚時，又一聲感慨才也泛起。　　一句話，在場所有人就紛紛震得渾身發顫，但發顫的仙王反應卻也大不相同，有的只是面如死灰，痴痴獃立，或目光變幻不定，有的卻是在顫了一下后，馬上跪拜而下，對着虛空行跪拜大禮。　　再跟着，又是一聲輕笑。　　所有還在站着的仙王，紛紛犹如鏡花水月一樣分崩離析，徹底消散在天地間，諾大毒雲層里，也只有寥寥四五個夠機靈的，跪在那裡渾身發顫，汗如雨下。　　尤其在看到脫困的二三十名仙王，眨眼間又隕落了七八成，只剩下他們還活着時，剩餘的幾位才更加惶恐到了極點。　　被困在葬王地幾百年，還能活着的，絕對是眼下全仙界最頂尖的存在，畢竟當年進來的那一半，本就是最強的一半……　　可這麼強大的一批仙王，竟然就在那一聲輕笑里，再不復存在？？　　這說明了什麼？　　說明兩界主宰，真的出現了！！　　他們要麼臣服，要麼死！！　　至於那主宰是誰，已經不重要了……　　……　　“還是晚了一步，我剛一晉陞，找到你們后就趕了回來，沒想到還是晚了。而就算是仙主，對於已經徹底隕滅的生命，也不可能再讓其復活，就算是復活了，那也已經是一個全新的生命，再不是以前的他們了。如果早回來一些年，在他們剛離去時就出現，那時候，說不定還有希望……”　　“沒事的，他們走的時候，其實已經再無遺憾。”　　“哎！”　　……　　幾刻時間后，凡界，靜靜站在地球某地，看着人來人往的神山仙府之內，一座高高聳立的宗祠地，郭正陽臉上卻是一臉遺憾。　　還是來晚了，晉陞仙主之後，成了真正的兩界主宰，一念間可制定左右兩界規則，他在誅殺了明珠王等人後，直接就回了玉守大陸，更以最快的速度找到了已經飛升的劉夏，還有坐鎮大路的周易青等人。　　結果也從劉夏等人得知了凡界不少事，比如在很多年前，他的爺爺父母等親人，已經因為壽元耗盡離世。　　上界山八族，最終也只有劉夏和星河老祖飛升，就連木傑也死在了天劫下。　　就算成為了主宰，早已經死去許多年的生命，一切的一切都徹底煙消雲散，所以郭正陽也不可能再讓他們復生，或者說，即便重新塑造一個完全和以前的父母等人一樣的生命，那本質上，也已經是新生命……　　所以在上界內，看着如今已經發展到無限的郭氏一族，入目看去，幾乎所有面孔他都幾乎不認識，郭正陽心情，去也不知道該怎麼形容。　　輕嘆一聲，他才轉身對劉夏一笑，“走吧，回仙界。”　　“你不進去看看？”劉夏倒是一愣，指了指發展成超級世家的郭氏大本營。　　那裡，雖然只是郭正陽弟弟一脈不斷傳承下來的，但畢竟也是郭家人。　　“不了，看不看其實都沒有什麼區別，還是不干預他們了。”　　郭正陽緩緩搖頭，才又瞬間消失。　　而此刻的上界山內無數修士，卻也從沒人知曉，有一位前輩仙人回歸，觀看，只是依舊在各做各事，各有各的精彩。　　（全書完）